|  |  |  |
| --- | --- | --- |
|  |  |  |

# 前言

【校录：擎骥】

【复校：擎骥】

## 三国志集解序例

三国志集解序例

昔杜元凯专精《左传》，其《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何平叔《论语集解·序》云：“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裴世期《上三国志注表》云：“事宜存录，毕取以补其阙；辞有乖杂，抄内以备异闻，言不附理，矫正以惩其妄。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其子龙驹【龙驹，裴骃之字。】《史记集解·序》云：“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时见微意，有所稗补。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号曰集解，未详则阙。”诸氏所论，玉律金科，注家所宜奉为圭臬者也。

自晋灼集注班书，【见颜师古《汉书序例》。】颜监得所依据。【颜监，颜师古曾任秘书监，故云。】李贤招集诸儒，同注范史，菁英荟萃，蔚然钜观。松之父子，注解马、陈，【松之注

《三国志》，子骃著《史记集解》。】网罗放失，出自一门，一为龙门功臣，【龙门，指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一为承祚诤友。两代闳儒，千秋盛业，师古、章怀，同垂不朽。洵绍述之美谭，艺林之佳话矣。

近代纂辑，群推葵园，【葵园，王先谦别号。】两汉注解，【指王氏《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稗益来学。其《郡国志》注云，《国志》刊补，曾有私愿。设天假之年，当已成书，惜留阙遗，全功未竟。不佞治陈志有年，爰踵前规，纂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区区之愚，亦犹葵园之意也。

或谓陈志简洁，注释宜详，裴注明通，奚事诠解；不知世期所采，都为魏、晋名编，流传到今，悉成故书雅记。温公《通鉴》，【温公，为司马光受追赠之爵号。】摘取颇多，身之音注，【身之，胡三省之字。】亦极畅达，【《通鉴》多采裴注，胡氏于所采者多有注。】理宜蒐罗，藉便浏览。注家有疏，已成先例，曲折剖判，不厌求详。亦有裴注偶误，间存商榷，疑滞埽除，敷畅厥指，亦学者所有事也。

不佞所据《国志》各本及征引各注，略见《覆胡绥之先生书》中。【见本书附录。】【绥之，胡玉缙之字。】王注两汉，身当清代，推崇官本，别具苦衷，实则官本沿明北监之误，远逊毛本；卢抱经《续考证》抨击官本之短，【抱经，卢文弨别号。】洵为诤臣，当时顾忌，竟未流布。宋、元旧刊，可资参证，间有误失，贵能鉴别。衢本初印，已难餍意，三朝修补，益失庐山。冯氏精校，世称善本。【明南监冯梦祯校刊本，沈家本校勘记即据此本。】俗书破体，讹夺亦多。西爽无足齿数，陈本纰缪百端。金陵翻雕汲古，后胜于前，世人贵远贱近，浅识盲从，第悦皮相，无足取焉。

诸家笺注，东潜最为繁富，【东潜，赵一清别号。】然秕稗留遗，愆违盈目，随文纠正，无所隐饰，推之众说，亦复云然。或谓既知乖舛，即宜芟除，奚为存录，徒秽篇章？不知摭拾不周，人疑阙漏，匡矫不力，虑失真诠，虽云辞费，实非贸然。

各家采录群籍，悉冠以某氏所云，其未加者，皆不佞所征引也。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耳，不必尽出之己也。不佞无似，远稽杜何二裴之说，近仿葵园之例，黾勉以赴，颇竭寸心。

拙稿纂成，承绥之先生审阅十余卷。【绥之按语，具录书中。】秋间绥之南归，不获质疑，不佞才质驽钝，误谬良多，见闻狭隘，采辑未详，异日续有所获，拟仿王氏范书集解校补例，别本单行。颜监班书注，成时年六一，不佞卒业是书，齿亦相若，自惭固陋，何敢妄附前贤，积岁编摩，窃愿希踪曩哲。大雅闳达，幸匡不逮。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重九日，沔阳卢弼撰。

## 三国志集解序

三国志集解序

昔章学诚之籑《文史通义》也，泰半臆说，余取其两言，曰：六经皆史；曰：才、学、识三者兼，必知史德。前者本王通《中说》，而类推之，姑勿赘论；后者本邱濬《大学衍义补》，而小变之。作史然，注史亦何独不然？苟知史德，作者何惧人祸天刑，注者孰非蜂蜜萍实也？吾友卢慎之评事，【慎之，卢弼之字。】钻研陈寿书有年，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引称浩博，辩证详明。综贯全文，则评人每概夫生平，述事务明其始末，如行陈之钩联蟠曲，各有条理；稽譔成说，则考异必衷于一是，知新辄得其大通，如解牛之批却导窾，因其自然。

试以武、文二纪言之，如：

献帝聘操三女，据范书《献穆曹皇后纪》，三女为宪、节、华，后立节为后。证以本纪建安二十年，帝立操中女为后，《陈留王奂纪》景元元年，故汉献帝夫人节薨，知立为后者乃节非宪。丕升坛即阼，据《受禅碑》为辛未，非庚午，又据《通鉴考异》说，知宋时所见陈志，传写已误。【十一月癸卯令葬士卒死亡，与受禅事无涉，惟“一”字为衍文，故下文书十一月癸酉，抹去前文“一”字，则前后皆贯。惟庚午、辛未，相差一日，他书作十一月受禅，盖未细认后文“十一月”字，或袭误本陈志，或后人据误本妄改，诸说纷纷，殊嫌词费。】则国史有钩稽。

建安元年费亭侯之封，据《类聚》载献帝两诏及操上书，正“封”为“袭”字之误。注引《魏武故事》载操令称“孤祖父以及子桓兄弟”五句，乃历序累世承恩之语，举子桓以概余人，下文“封三子为侯”二句，则别为一事，明“子桓”不当改“子植”。又鄄城侯曹植诔，据本传黄初四年已徙封雍邱王，乃七年仍称鄄城侯，是裴注之失。则家乘有厘订。

出关过中牟，为虎牢关，非函谷关。西入山攻毒等本屯，即西入黑山，非西山。九江郡治所在，自西汉东汉汉末及三国魏吴分据，或治阴陵，或割入庐江，或曰淮南，而以治寿春居多。剖析极细。睢阳渠即在睢阳，故《祀桥玄文》云“北望贵土”，乃商邱而非陈留。袁尚若循西山来，西山当即鼓山，亦即滏山，下文“临滏水为营”可证。尚保祁山，祁山即滥口，非今巩昌府之祁山。白狼山在石城、平冈之东，非在石城西，非在凡城，又非在今建昌。刘备走夏口，此夏口在江北。两汉江夏郡治西陵，建安中江夏太守刘琦合江夏战士万人，与备俱到夏口，此后魏、吴并置江夏郡。文聘屯石阳，别屯沔口。嘉平间荆州刺史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而汉末及魏、吴之江夏郡治，非复汉治之旧。操至赤壁，此赤壁当在江南，今言赤壁者有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当以嘉鱼之赤壁为合。延康元年黄龙见谯，谯本汉县，在今安徽颍州府毫州治，《水经·获水注》有“龙谯固”，无改谯县为“龙谯国”之事。龙谯固在今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东北，亦两不相涉。循蔡、颍，浮淮、盖，自颍口入淮，若蔡阳则阻碍山川，无相入之理。自谯循涡入淮，此以今怀远县北之涡口为入淮之口。若至睢陵，或至淮阴入淮，则已至徐州界，下文不必言“从陆道幸徐”。凡此，或准地望，或案军情，或行踪，皆融会上下文而得。则地理有讲求。

吕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李”宋本作“季”，据本书《李典传》所称，知李为乘氏大姓，“季”乃误字。注引《英雄记》“孔伷字公绪，陈留人”，与“孔宙字季将，为鲁国人”者不相涉。引《曹瞒传》有眭元进，非即眭固，固字白兔，前已为史涣斩于犬城。又自注云“潘勗字元茂，陈留中牟人”，“陈留”二字误，本书《卫觊传》“河南潘勗”下引郡国志及晋书本传，辩别极当。则人物有考核。

其论官制，谓：洛阳县有尉，无都尉。济南国十余县，因领县时有增损，故言“余”以为不定之词。大将军位在公上公下，视人为转移，又或在太尉上。军师祭酒，时操为司空，知此为司空之军师祭酒。五官中郎将，黄初后仍置。散骑常侍司章表、诏命、手笔之事，非不典事。延康元年注引丕令，后有癸丑宣告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语，谓督军与御史中丞似为两官。钩析致为分晓。

考工政，则：建安二十一年注引《魏书》有“车马幸长水南门”句，谓渭水注之安门，非长门，长门与长水无涉，安门亦与长水南门无涉。“文帝出长安门”，即长门亭，非长安城之安门，亦非长安门之长门。黄初元年自注门曰：“承明，谓建始殿，在北宫，为后官出入之门，门曰‘承明’，直庐即曰承明庐。”论断亦见了当。

释书目，则谓：注引《曹瞒传》非“被山”作，细读《类聚》自见。袁晔《献帝春秋》虽曰“不经颇资”，异闻为《通鉴》所采。鱼豢《魏略》其《西戎传》，殊方绝域，最为翔实，近张鹏一辑本所采诸传甚多。张华《博物志》即《博物记》，据《钟会传》注引《记》所载王粲事，与今本《志》文同，不得分记、志为二。意指又复周密。

此类遽数之不能终其物，而大要尤在，不没人之善。以故于操，则纳张济妻诸事，以为闺门紊乱，宜国祚短促。因烧营事尽杀百官，以为与屠戮徐州同一残酷。而盛称其能用枣祇、韩浩屯田之议，曰“知本有远谋”。又称其示攻董卓兵，以天下形势，曰“此取三面合围之计，地理、兵谋瞭如指掌，所以为一世之雄。惜无周公、管仲之志。”于丕，则甄后之卒，以为开国之初，不能容一妇人，事涉离奇。任城王之薨，以为实为所害，天性凉薄，宜享国不永。而以金策藏之石室，叹为善政。灾异勿劾三公，推为卓识。后族不得与政，即引承祚语，以表其贤。而深慨齐王之废，高贵乡公之卒，皆假太后命以行，贻谋虽臧，莫之或守，此之谓恶而知其美。因孙权上书称臣，而以坚、策为豪俊。谓麇竺能识英雄。谓魏讽有才智，不能以事之无成而贬于。《齐王芳纪》“何晏奏”下引李光地、何焯说，谓为平情之论。于《高贵乡公纪》“幸太学，问诸儒下”，谓知人论世，不宜苛论。于《武宣卞皇后传》“本倡家”下谓“倡乐，不似后世之淫业贱流。卞后一生，传无贬词，《世说》且列之贤媛，不能以深恶曹瞒，而亦苛词丑诋。”而王淩诸人传，特用李善《文选》注之例，曰：“此皆魏之忠臣、义士，君子平情论事，不以成败相绳。不佞考订事实，不为空论，特发凡于此。”是尤深切著明者也，是所谓史德也。

昔郑君注《礼》，往往驳正经文，史自马、班，已不能无舛，陈书遂亦难免，端赖后人订补。如太后及弘农王之杀，非一时事，此在史家为类序之法，有“及”字以为联属，即以为区异，文义亦未凿，然不得谓非失之略。“东略陈地”，陈实在兖州西南。“九月车驾之出”，据范书《献帝纪》“八月幸操营”。冀州之平，由袁谭之破，据《献纪》“操破谭于青州”。“东”字、“九”字、“冀”字疑有误。巴东、巴西，据本书《张郃传》及《刘璋传》，不待以朴胡、杜濩为太守，始置二郡。下辩之役，吴兰被破，其时两军相距阳平，张飞等无走汉中之理，故《通鉴》但称“张飞、马超走”，今“走”下有“汉中”二字，当衍。至“兵不满万”，裴

注有疑词，然观上文荀攸，下文许攸说，及《荀或传》所称，实为以少敌众，《钟繇传》虽有送马一千余匹语，当繇马未至之先，仅有六百余骑，又复何疑？此则分别本传之得失，亦可云犁然有当于人心者矣。【《通鉴》建安四年采本书《（魏）**[**卫**]**觊传》课盐之策，《陈群传》延康元年制九品官人之法，《彭城王传》黄初五年诏政诸王皆为县王，陈意此虽大事，而全书通为传体，〖详后附记。〗故但分见各传。今本已窜改操、丕等传为“纪”，则以为失“书”也亦宜。】

虽稽古同天，郑君本《论语》古义，高贵乡公主其说，书疏以为非笃论，与本文违异，此尚沿误，当引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今古文注疏》。“予有乱十人”，《论语》、《春秋》、古文《尚书》同，《释文》云：“本或有‘臣’字，非。”此于注引《刘虞别传》未正，当引刘宝楠《正义》。馗，古“逵”字，尚少疏证，当引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见《兔罝篇》。凡经小学说颇繁，此取其切合者。】此类殆若干事。

顾炎武《日知录·十三》论曹植闻魏代汉，发服悲哭，以为懿亲之贤。严元照《蕙櫋杂记》议曹植为丕母弟，上疏言“恩隆父母”为失辞。阎若璩《困学纪闻·笺十三》称后主诛李邈，非他庸主及其毫发。朱珔《古文彙钞·九十六》载刘绍攽论，又称其任亮不少衰，伊、周不能得之于太甲、成王，语有分寸，视袁枚“胜齐桓”之说为优。俞正燮《癸巳存稿·七》以《魏书》李苗、毛修之两传论诸葛亮为确当，而下引裴度语，李、毛本抑亮，得裴说而益见亮之高远。俞文豹《吹剑录》谓亮不明大义，不忠汉室，《四库提要》已斥其妄，但其说采入陶宗仪《辍耕录·廿五》。陶书近颇盛行，当申明《提要》，以正后学。惠栋《九经古义·十二》讥陈寿未知营陵是姓，顺帝前已见于碑，何至孔融时始改“氏”为“是”。俞氏《癸巳类稿·十四》言《胡化经》晋宋间撰，裴松之托言魏明帝序。又赵翼《陔余丛考·六》以赤壁、肥水之战，《武纪》、《孙权传》先后互异，而主《权传》。王应麟《困学纪闻·十三》以王淩诸人虽败，而千载下犹有生气。今所见俱与之合，似宜征引其说。此类殆又若干事，全书度亦无多，他日校补刊行，益臻美善。

考证之学无穷，其体本然也。书仿王祭酒【王祭酒，王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两汉书例，视《集解》有过之，视《补注》亦无不及，足与王书鼎峙而三。余见夫王氏《荀子集解》刊行，而后从事子书者颇夥，上焉者采录王念孙《杂志》、俞樾《平议》，虽少发明，而排比清晰，尚便翻检；下焉者据王、俞说，改易正文，案语往往不举出原书，令人眯惑。甚或就空泛之疏，衍空泛之说，袭他处征实语，全书中只三四见，鄙彼成书之易，乃益叹此之成书匪易。

司马迁论次传记为《五帝纪》，曰：“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难为浅见寡闻道。”范晔

《后汉书·自序》曰：“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虽注与作迥异，而其意固已近之也已。

己卯十二月立春前三日，吴县胡玉缙谨书于虎山桥畔之鄦，时年八十有一。

## 附

附

案《武纪》称操曰“太祖”，建安元年封武平侯后称“公”，进爵为魏王后称“王”，而称公下无一语斡旋或缴明，殊嫌倒置，是文例之最不可通者，陈寿何致出此？或谓不如概称 “太祖”，陈氏又岂不知，而竟遗斯巨谬，断无是理，盖经后人窜改也。《志》本传体，无纪之一目，犹《汉志·高祖传》、《孝文传》之比，而称为书。以魏、蜀、吴鼎峙皆各，未能浑一，遂三国之，无所谓帝某伪某也。又系私史，意在数十百年后传之其人，以明尊蜀微尚。

【详后。】不谓卒后即由尚书郎范頵上表，遂入于官。今本非頵即刘宋人改窜，而以后说为近。何以言之？頵任尚书郎，当惠帝元康末，未几八王、五胡俶扰，殆无暇改易。惟魏、晋虽假禅让为攘夺，皆未加害故君。刘裕篡位，废恭帝为零陵王，旋即以被掩杀之，媚者以宋承晋统，晋承魏统，为操讳饰，实为裕地步。贸然改易，致与原书大相违异，而前后逐致不伦，凡“太祖”字及“刘备阴与董承等谋反”、“吉本、耿纪、韦晃等反”、【据范书《献帝纪》是“起兵诛操”，凡若此类，观赵翼《廿二史答记》“论陈、范二书书法不同”条可见。盖后汉在三国前，范成书在陈后百余年，虽未必全袭陈书，而大意当亦不远。陈书经宋改，范不尔者，则以魏尚与宋接近，后汉已隔两朝，人不经意，殆天之假手于范以正操罪，并以正后之凡为操者也。赵氏读今本《魏纪》而不悟其文例之不可通，一则曰“创为回护之法”，再则曰“不得不多所回护”。【◎《廿二史答记》卷六曰：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而陈氏冤矣。】《董卓传》“语在《武纪》”之类是也。其首行当如《孙坚传》例，书“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也，盖相国参之后”，下称曹丕、曹叡，不冠某帝字。惟刘备、刘禅称“先主”、“后主”为异。【详后。】其曹丕受禅后称帝，“帝”字皆“丕”字所改，如孙权称帝后仍书名之例。权固自称，丕虽由汉禅，实恶其迫胁篡夺，所谓“朕守空名以窃古义，顾视前事，犹有惭德”者也。【“朕守”一句，见

《文纪》裴注引《献帝传》“庚午册诏魏王”文语。盖以此诏文系曹丕令卫觊僭作，以之昭示曹丕篡逆行径甚为不堪也。】蜀、吴二《志》称操为“曹公”，几百数十见。《孙权传》云：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此数语为特笔，为原本。试思操已封魏王，何以但称曹公？王之一字，一若靳之于操，宁公之丕也者，盖恶其称王后冠服制度已同于天子也。然则不书“武皇帝”可知，不书“太祖”亦可知。大致“武平侯”以前，“太祖”字原是“操”字，方与下文称“公”称“王”融洽。余“太祖”字是“公”字，方与蜀、吴二

《志》称“曹公”灌注。“语在《武纪》”，“武纪”是“操传”二字。为此书本传礼也。丕本受掸，何以不称“受禅践帝位”，但云“称尊号”，一若出于自称也者。《先主传》建安二十五年下，亦有“魏称尊号”语，为迫胁不容美以禅代也。然则不书“文帝”可知，余“帝”字作“丕”字亦可知。赵翼以蜀后主即位，书是岁“魏黄初四年”；吴孙亮即位，书是岁“魏嘉平四年”，欲以见正统在魏。不知此第表明蜀之建兴元年，吴之太元二年，犹曩者中国纪年下注明即西历若干年。不然，《武纪》称操起兵已吾曰：“是岁中平六年”。上文熹平、光和，下文初平、兴平，皆汉帝纪年。中平亦汉年，将何以说？先主、后主之称，意欲帝蜀。观《先主传》评云：“盖有高祖之风”。《杨戏传》称戏著《季汉辅臣赞》，并引《赞》语云： “世主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可以概见。而不帝之者，痛乎汉禅已为丕夺，先主自称帝，史法不能帝之也。惟不能帝之，遂三国之也，此《春秋》谨严之旨也。总之，本

系传体，无纪之一目；又系私史，非奉敕撰。明乎此例，就今窜改本读之，尚可得其厓略。自误以寿为晋臣，晋承魏统，不得不帝魏，而其旨晦。误以寿曾任蜀，先主、后主之称，仅不忘故主，而旨愈晦，岂非读陈志者一大憾事欤？若夫总目，显系妄人伪撰。四卷下注“三少帝”，实非所施。六卷下注列传，又为赘设。凡史传附见其人不妨多，其目则往往略举其要，附传人又必有事可记。今廿一卷王粲下胪列十有八人。卫觊下潘勖、王象但云与觊并以文章显，然犹可曰有文字关系。六十二卷胡综下徐详但载其字与里，而曰先综死，其目自可从略。而书内本传下一如总目，断为妄人增益无疑。凡此臆见，前人似未尽道及，【宋元本、冯本分为三目，与今通行本异，亦妄人增益之一证。】傥俊哲洪秀伟彦之伦，匡而正之，则幸甚！玉缙又书。

## 覆胡绥之先生书

覆胡绥之先生书

展诵惠书，承示拙著《三国志集解》，许以精深浩博，在长沙王氏两汉书注解之上，且云“考征议论，兼擅其胜，地理尤精”云云，奖借逾量，益增惭惶。鄙衷所欲求教于大君子者，在摘我谬误，免贻讥评，此时不敢遽为定本，尚拟广搜旧闻，藉补疏陋。承允宠锡序言，至为忻跃，谨抒积愫，幸垂清听。

昔年读葵园祭酒两汉注解，谓其便益学人，陈志简洁，裴注赡详，诸家疏证，互有瑜瑕，妄不自量，拟踵王书。绵历岁时，纂成巨帙，藏山秘宝，我愧弗知；低回乡贤，前趋后步。略述轶闻，藉资谭助。不佞雅爱典籍，性喜收藏，某年偶得曹锡龄旧藏何义门评校冯梦祯刊本《国志》，【义门，何焯之号。】朱书细字，工整异常，【《章实斋遗书》中有“湖北按察使冯廷丞《家传》，【实斋，章学诚之字。】冯女适汾阳曹编修锡龄”云云，汪容甫《述学》中有冯君碑铭，所云亦同，始知曹君本末，是为文字之缘。】校订精审，多《义门读书记》所无。获此珍籍，草创权舆。官、私、宋、元刊本而外，兼录诸家校本，有杨惺吾师旧藏批本二部，【惺吾，杨守敬之字，为卢弼之师。】【近藏北平北海公园松坡图书馆。】不知谁氏手笔，择尤甄录，冠以“或曰”，【采录他书不知谁某者，亦同此例。】虽云存疑，实不掠美。又有顾千里校本、【千里，顾广圻之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惜无印记，未知确为顾校否。】卢抱经校本、【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藏精钞本卢文弨撰《三国志续考证》一卷。】李越缦校本、

【越缦，李慈铭之字。】【北平图书馆藏，《札记》已印行，尚有多处为印本所无，拙著开卷所引即是。】朱邦衡校本、刘家立校本、沈均玱校本、沈家本校本、【是书校语极精，惜未刊行，友人沈羹梅藏。惟讹夺满目，校正数十百条归之。】及近日时贤校本，或系手稿，或为传钞，或假友人，或谋估客，只义片辞，苟有采获。援颜注《汉书》之例，悉举诸家姓字。此可为我公告者一也。

竹汀、【钱大昕别号，卢采其《廿二史考异》。】晦之，【钱大昭之字，卢采其《三国志辨疑》。】昆仲济美，如论精覈，弟逊于兄。少章、【陈景云之字，卢采其《三国志辨误》。】慕庐，【韩菼别号。】能见其大。大宗《补注》，【大宗，杭世骏之字，卢采其《三国志补注》。】精义无多。安溪侃侃，【安溪，李光地籍贯，今存毛氏汲古阁刊本有其批语。】义正辞严。瓯北、【赵翼之号，卢采其《廿二史札记》。】西庄，【王鸣盛别字，卢采其《十七史商榷》。】谈锋犀利。稚安《考证》，【稚安，潘眉之字，卢采其《三国志考证》。】多详日月。东潜《注补》，

【卢采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包贯众流。侯、姚《艺文》，姚为繁富。【侯，侯康，卢采其

《补三国艺文志》。姚，姚振宗，卢采其《三国艺文志》。】沈引《书目》，【沈，沈家本，卢采其《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后来居先。梁氏《旁证》，【梁氏，梁章钜，卢采其《三国志旁证》。】喜摭异闻。《琐言》晚出，【卢采沈家本《三国志琐言》。】持论衡平。《援鹑笔记》，【卢采姚范《援鹑堂笔记》。】非其专长。孟慈《职官》，【孟慈，洪饴孙之字，卢采其《三国职官表》。】颇称明备。洪、谢、吴、杨，【洪，洪亮吉，卢采其《补三国疆域志》。谢，谢钟英，卢采其《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吴增仅，卢采其《三国郡县表》。杨，杨守敬，卢采其《三国郡县表补正》。】详述疆域。刘氏《知意》，【刘氏，刘咸炘，卢采其《三国志知意》。】专主实斋。官本《考证》，剽窃何、陈，【何，何焯。陈，陈景云。】专攻明监，所见已隘，纪传莫辨，廪禄虚糜。诸家成书，短长互见。“被山”《曹瞒》，误于句读；祁山遁走，不辨山川。

事实倒颠，年月歧异，捧腹解颐，指不胜屈，具见篇中，无俟缕述。钩稽探讨，剖辨详明，但析疑似，期获真诠，丑诋深文，窃所不取。此可为我公告者二也。

马彪续书，《郡国》厘然；【谓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沈约《宋志》，颇详三国。考订沿革，取材二书。有《清统志》，纲维目张，援古证今，可知得失。或谓既释今地，宜遵时制，不知今日版图，迄无成书，间有坊本，难资依据。世事风云，日蹙百里，地非瓯脱，势等燕、云，姑存告朔，无忘在莒。景范《纪要》，【景范，顾祖禹之号，卢采其《读史方舆纪要》。】悉准明志，前贤可师，非我作古。此可为我公告者三也。

辅嗣《易》注，【辅嗣，王弼之字。】蔚为大师，方在妙龄，怪其早慧，钩考本末，寻厥由来。伯喈万卷，【伯喈，蔡邕之字。】都付仲宣，【仲宣，王粲之字。】家学渊源，师承有自，史无明文，推勘可得。王、【朗、肃】杜【预】盛行，奉为圭臬，康成经说，【康成，郑玄之字。】竟尔式微。尊尚学术，亦缘内宠，里堂痛论，不为无因。至若文举【孔融】已死，尚录遗文；平叔云亡，仍刊《集解》。【谓何晏《论语集解》。】斯则直道犹存，不似后世之焚燬者矣。诸如此类，摘抉隐微，读书得閒，轶事可传。此可为我公告者四也。

史家三长，尤重史德，尊论如是，仆亦谓然。曹掾魏讽，誓歼阿瞒，当时交游，咸为英俊，倾动邺都，见赏元常，【钟繇】陈祎败谋，孤忠郁结。淮南三贤，前仆后继，志匡君国，加以叛名，毌丘勋绩，纪功丸都，彦云、公休，勇烈千古。邓艾耄年，裹毡履险，报国精忠，允宜彰表。子鱼、景兴，【华歆、王朗】丧师失土，文休【许靖】反覆，恋慕爵荣，谬窃虚声，坐登台辅。文和【贾诩】谲险，士季【钟会】诪张，《春秋》笔伐，黜贬奸回，此则我公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也。

凡此诸端，粗陈崖略，如荷采录，撰入序言，点石成金，荣幸何似。翘首旧京，伫盼椽笔，贺诗实不敢当，既承高咏，敢不拜嘉？附呈《覆王季芗书》、【季芗，王葆心之字。】《致家兄木斋书》【木斋，卢靖之号。】二通，亦论《国志》事，统祈教正。

## 覆王季芗书

覆王季芗书

手教敬悉。尊论纠葵园之失，不啻示下走之良规。葵园两汉书注，班书《补注》在先，精力尚能贯串；范书《集解》成于暮年，又经兵乱转徙，假门弟子之手，违失繁多。走所摘举，录于书眉，触目皆是。以葵园之博洽，著述之闳富，犹难逃后学之乘瑕抵隙，走之无似，其能免乎？

尝论考订诸家之失，厥弊有四：一曰成书之速；二曰不检原书，沿讹袭误；三曰不察当时情势，详稽年月；四曰不审地望，究用兵行师之涂。略举数端，以资谐谭。如《拾遗记》所载之贾景伯，本东汉之经师，赵东潜以为同一贾逵，遂指为治河之贾梁道。又如邺下初平，甄姬掩面事在建安九年，子建年才十三。词客惑于“宓妃留枕”之艳辞，遂疑陈思，有不谨之嫌，此真千古奇冤，应为昭雪。黄州赤壁，误自坡公。南阳诸葛，非其本贯，世俗耳食，未遑深论。大别、小别，沔口、鲁口，宜远稽善长之注，【善长，郦道元之字。】近参稚存之文。【稚存，洪亮吉之字。】洪《志》、吴《表》，【洪《志》，洪亮吉《三国疆域志》。吴《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创始维艰，谢《注》、杨《补》，【谢《注》，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杨《补》，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程功较易。【洪氏《补志》本于《晋志》，误处极多。】谢号详瞻，后来居上，杨称精核，著墨无多。然以凉州西平郡之事实，引为汝南西平县之资料，谢既误矣，王复因之。【详参《王肃传》“西平县”条集解。】汉兴一郡，置于建安之末，见《献帝起居注》。李申耆《舆地》、《今释》竟阙其名。【申耆，李兆洛之字。

《舆地》，《皇朝舆地韵编》。《今释》，《历代地理韵编今译》。】汉之焦先，《焦山志》误为“焦光”，欲以夸耀志乘，不觉厚诬来者。诸如此类，指不胜屈。若今日有刘子玄，【子玄，刘知几之字。】将不知讥评至何地矣！

至若魏明之崩年方卅六，溯厥诞降，迹涉两端，袁胤曹嗣，深滋疑窦，此承祚狡绘之笔也。魏王、魏公之号，皆董昭所创，此承祚诛心之论也。子鱼江东归来，勋庸未建，竟代文若坐跻三公，一代伟人，后世难继，此承祚之曲笔也。临菑闻魏代汉，发服悲哭，见《苏则传》，本传不赘一辞，此承祚之省文也。是在读者为之发微抉隐，互证旁通。庶几良史孤怀，千秋同契。又如阿瞒家世，难审本末。宫省事秘，莫识由来。绣女、济妻，再联姻娅。开国母后，本自倡家。大书特书，无所隐讳，藉兹龟鉴，以示方来，上承马、班，文辞质美，蔚宗藻丽，莫能及焉。管、蠡所测，率臆披陈，发盲振聋，幸垂明教。

## 致伯兄木斋书

致伯兄木斋书

比来两月，朝夕治史，欲罢不能。今日始将《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集解卒业，仅此一卷，不计原文，已盈百纸。数月精力，全萃于此。初藳甫竣，心神怡然，掩卷回思，历历在目，此中甘苦，可得略言。

乌丸、鲜卑，密迩边陲，纪载较详，程功尚易。句骊、濊貊、夫余、沃沮，立国有新旧之殊，疆域有广狭之判，失毫厘而谬千里，混鸭绿而为大同。以李申耆、杨惺吾师之最详沿革，亦多依违，不若近人丁益甫之精。【益甫，丁谦之字，卢采其《〈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考证》之言。】至订正三韩之误，《满洲源流考》多有特识。前代纪录，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稍近翔实。然輶轩采录，只纪当时；考献征文，无关往古。大抵古时四裔交通，悉由陆道，涉及海外，荒诞迷离，蓬莱咫尺，望若神仙，传信传疑，羌无左证。隋、唐以降，往来频繁，载籍足征，版图可考。公度新志，【公度，黄遵宪之字。新志，《日本国志》。】冠冕群流，寻摭菁英，充盈篇幅。此补注《东夷传》之大略也。

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足弥陈志之阙，殊方绝域，如数家珍，古之大秦，实为罗马，声教所被，远暨欧西。凡邹衍所不能详，甘英所不能至，靡不胪列异闻，详述土物，国凡数十，言近三千，词约旨丰，难能可贵，按之今图，大端无爽。然欲加注释，必先熟读两汉《西域传》。盖古之西域，即今之新疆，南北天山，中亘戈壁，西逾葱岭，东起玉门。班书序述，精密谨严，后世纷纷著作，莫能越其范围。定远父子，久居彼邦，【班超封定远侯，与子班勇久在西域。】道里远迩，胜兵多寡，河山险要，城郭缮完，耳闻目睹，织悉周知，故能懋建殊勋，播为实录。【范蔚宗【范晔之字。】《西域传》本诸班勇《西域风土记》。】每读两汉史传，益叹班氏祖孙、父子、兄妹、弟昆，文才武略，萃于一门，不独孟坚闳篇巨制，炳耀千古。俯仰低徊，为之向往者久之。乾、嘉诸儒，考证精审，星伯后起，【星伯，徐松之字，卢采其《汉书西域传补注》。】尤为颛家。文卿《证补》，【文卿，洪钧之字，卢采其《元史译文证补》。】似近穿凿。旁征博考，订误析疑。纂辑成篇，杀青可付。此补注《西戎传》之大略也。

小斋静寂，晤对古人，移晷忘餐，为状至乐。镫下涉猎群籍，参阅新著，偶或倦极思寐，解衣就寝，寒冬夜永，旋复起坐，展卷娱目，辄至深更。近人姚振宗有辑录《七略》、《别录》佚文，《汉艺文志理董》、《拾遗》各若干卷，《隋经籍志考证》五十余卷。博览闳通，可与惺吾师相比肩者。《汉艺文志》、《儒林传》可称古代学术史，为学者必读之书，得此君疏证，真有益学人。又阅《畴人传》有江夏《刘湘煃传》，刘为梅文鼎高足，著违繁富，而均失传。章实斋极称之，鄂人不能道其姓字。穷毕生之精神，以付诸无何有之乡，可谓天下之至愚。然如弟之孳孳不辍者，亦不自知其愚者之流也。

## 总目

总目

陈寿三国史凡六十五篇总六十五卷【毛氏汲古阁本〖后省称毛本。〗卷首所题如是。金陵局覆刻毛本〖后省称局本。〗改题为“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余是书虽依据毛本，然局本校改之善者多从之。复以历朝官私刊本，及各家评校本，参校分注于下。】

魏志三十卷【局本改作魏书、蜀书、吴书。】蜀志十一卷

吴志二十卷裴松之注

## 三国志目录

三国志目录【◎宋本、元本、冯梦祯本、〖即南监本，省称冯本。〗吴氏西爽堂本、〖省称吴本。〗目录俱分上、中、下，分载各书之前，各自为卷，与毛本异。宋、元本、冯本第二行书“晋平阳侯相陈寿撰”，毛本无之。黄荛圃《藏书题识》有宋咸平刊本《吴志》二十卷，阅目录牒文，知为专刻本。◎卢文弨曰：《史》、《汉》、《三国》目录，皆宋人无识者妄为之。南监本、毛本虽亦沿讹，而每卷标题尚如承祚之旧，后人尤得考而复焉，今本则无一不谬矣。】

魏书

一卷【宋、元、冯、吴本作“卷第一”，下同。元本“卷第一”旁书“帝纪”二字。】武帝操【宋、元本“操”字旁书，下同。】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三少帝【宋本“三少帝”三字作大字，“后妃”二字同。】齐王芳

高贵乡公髦陈留王奂

五卷 后妃武宣卞皇后文昭甄皇后文德郭皇后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宋、元、冯、吴本作“明帝郭皇后”，误。】

六卷 列传【宋、元本无此二字，冯、吴本有之。】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绍 子谭 尚袁术

刘表

七卷【◎何焯曰：陈登与陈容不同，此四人合传也。◎卢文弨曰：何说误。此卷本作“吕布张邈臧洪传”，陈登自是附见，不当大书。】

吕布

张邈 陈登臧洪 陈容

八卷

公孙瓒【◎何焯曰：刘虞当附见。】陶谦

张杨【毛本“杨”作“扬”。】

公孙度 子康 康子晃【宋本“晃”作“恭”，误。】 渊 康弟恭张燕

张绣张鲁

九卷

夏侯惇 韩浩 史涣夏侯渊

曹仁 弟纯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弟羲 训【◎各本无“弟”字。◎卢文弨曰：羲、训皆真子，无“弟”字是。】 何晏 邓飏 丁谧 毕轨 李胜

夏侯尚 子玄【宋本“玄”作“宣”，误。】

十卷

荀彧 子恽 孙甝 霬荀攸

贾诩

十一卷袁涣

张范 弟承【宋、元本无“弟承”二字。】涼茂【冯本、毛本“涼”作“凉”。】

国渊田畴王修邴原

管宁 胡昭 王烈 张臶【宋本“（珔）**[**臶**]**”作“臻”，误。】 焦先【◎何焯曰：胡昭当在张臶之后。焦先乃裴注中人。◎弼按：王烈当在胡昭之前，元本、冯本“焦先”作“焦光”。】

十二卷

崔琰 娄圭 孔融 许攸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颙 鲍勋 司马芝

十三卷 钟繇 子毓华歆

王朗 子肃 周生烈 董遇 隗禧【◎何焯曰：隗禧乃裴注中人，不应附见。◎卢文弨曰：前所载焦先，后所载李孚、杨沛、留赞诸人，皆裴注中人。始为此目者，失考甚矣。】

十四卷 程昱 孙晓郭嘉

董昭刘晔蒋济

刘放 孙资

十五卷【◎何焯曰：此卷名刺史。】刘馥【◎何焯曰：子靖应附见。】 司马朗

梁习【◎何焯曰：王思应附见。】张既【元本“既”作“盶”，误。】温恢

贾逵 李孚 杨沛【◎何焯曰：杨、李乃裴注中人，不应附见。】

十六卷【◎何焯曰：此卷名守。】任峻

苏则

杜畿 子恕 孙预【◎卢文弨曰：预亦见裴注中。】郑浑

仓慈

十七卷张辽 乐进 于禁 张郃

徐晃【◎吴本、毛本“晃”作“冕”，误。◎何焯曰：朱灵当附见。】

十八卷李典 李通

臧霸 孙观文聘

吕虔许褚典韦

庞德

庞淯 母娥亲【◎宋、元本、冯、吴本“亲”作“英”。◎何焯曰：淯母见裴注中，若据本传， “亲”字衍。】

阎温 张恭 恭子就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 萧怀王熊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宋、元本“武文世王公”五字大书，下列诸王公作小字。◎卢文弨曰：夹行小书，全无义例。南监本皆大书。◎弼按：各本次序，多不依本传，今改从南监本大书于下。】

丰愍王昂

相殇王铄【元本“殇”作“荡”，误。】邓哀王冲【毛本“冲”作“仲”，误。】彭城王据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衮济阳怀王玹陈留恭王峻范阳闵王矩赵王干

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

刚殇公子勤 谷城殇公子乘郿戴公子整 灵殇公子京 樊安公均

广宗殇公子棘东平灵王徽 乐陵王茂

赞哀王协 北海悼王蕤

东武阳怀王鉴【宋本“王”作“三”，误。】东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礼【宋、元本“礼”作“札”，误。】

邯郸哀怀王邕【◎卢文弨曰：“哀”当从本传作“怀”。】清河悼王贡

广平哀王俨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陈琳 阮瑀 应玚 刘桢【吴本作“祯”，误。】 邯郸淳 繁钦 路粹 丁仪 丁廙【宋本“廙”作“之”，误。】 杨修 荀纬 应璩 应贞【宋、元、冯、吴本无应贞。】 阮籍 嵇康 桓威 吴质

卫觊 潘勖 王象刘廙

刘劭 缪袭 仲长统 苏林 韦诞 夏侯惠【宋本“惠”作“东”，误。毛本夏侯惠在孙该下，与本传次第异。】 孙该 杜挚【吴本“挚”作“望”，误。】

傅嘏

二十二卷【◎卢文弨曰：此卷题“桓二陈徐卫卢传”，泰自是附见，当从南监本旁注为是。】桓阶

陈群 子泰【宋、元、冯、吴本皆如是。毛本列陈泰，误。】陈矫

徐宣卫臻卢毓

二十三卷和洽

常林杨俊杜袭赵俨

裴潜 子秀【◎卢文弨曰：杜预、裴秀自合在《晋书》，陈寿亦未为作附传。为目录者，全不谙全书之体例。】

二十四卷韩暨

崔林高柔孙礼王观

二十五卷辛毗

杨阜

高堂隆 栈潜

二十六卷满宠

田豫牵招郭淮

二十七卷徐邈

胡质 子威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冯本“八”作“七”，误。】王淩 令狐愚

毌丘俭

诸葛诞 唐咨邓艾 州泰 钟会 王弼

二十九卷 方伎【宋、元、冯、吴本，无此二字。】华佗 吴普 樊阿

杜夔【◎何焯曰：杜畿不当在方伎之列。】朱建平

周宣管辂

三十卷乌丸 鲜卑

东夷 夫余 高句丽 东沃沮 挹娄 濊【冯本作“濊貊”。】 马韩 辰韩 弁辰【宋、元、冯、吴本作“弁韩”。】 倭人【宋本作“偻韩”，元本、吴本作“偻人”。】

蜀书

三十一卷 二牧【宋本作“刘二牧”，大书；“刘焉 子璋”，小书。】刘焉

刘璋

三十二卷

先主备【宋本“备”小书，下“禅”字同。元本、冯本大书“刘备”。】

三十三卷后主禅

三十四卷 二主妃子【元本此四字大书，下书“甘后 穆后 敬哀后 张后 刘永 刘理 后主太子璿”。】

先主甘后【宋本作“甘皇后”，下同。】先主穆后

后主敬哀后【宋本作“敬哀张皇后”。】后主张后

先主子永【宋本作“刘永”，冯本同。】先主子理【宋本作“刘理”，冯本同。】后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诸葛亮 子乔【宋本无“乔”字，误。】 瞻 董厥 樊建

三十六卷【◎何焯曰：五人名将同传，关、张旧德，赵有护储大功，孟起助平成都，汉升力攻汉中，俱为开国元勋，故并列焉。】

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

三十七卷【◎何焯曰：二人盛年早丧，未竟厥施，故同传。】庞统

法正

三十八卷【◎何焯曰：此传俱负时望者。】许靖

糜竺【毛本“糜”作“麋”，误。】孙乾

简雍伊籍

秦宓【宋本小注“音密”。】

三十九卷【◎何焯曰：此俱毗佐宫府，敭历中外，清能贞亮之人。】董和

刘巴

马良 弟谡【宋本作“良弟谡”。】陈震

董允 黄皓 陈祗吕乂

四十卷【◎何焯曰：七人皆以才而不令终同传。】刘封

彭羕廖立李严刘琰魏延杨仪

四十一卷

霍峻【◎何焯曰：子弋应附见。】王连

向朗 兄子宠张裔

杨洪费诗

四十二卷【◎何焯曰：文学之士同传。】杜微

周群 张裕杜琼

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譔谯周郤正

四十三卷黄权

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

四十四卷【◎何焯曰：三人继武乡之任，与蜀相存亡者。】蒋琬 子斌 斌弟显【元本无“斌弟”二字。】 刘敏

费祎姜维

四十五卷邓芝

张翼

宗预 廖化【元本大书，误。】

杨戏 王嗣 常播 卫继【◎卢文弨曰：王嗣等三人皆见裴注，不当著于目。】吴书

四十六卷【元本大书“破虏讨逆”四字。】孙坚

孙策

四十七卷

吴主权【各本俱作“吴主孙权”。】

四十八卷 三嗣主【元本此三字大书。】孙亮【元本无“孙”字，下同。】

孙休

孙皓【宋本作“晧”。】

四十九卷刘繇 子基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匡【冯本作“壹子匡”，元本无小注。】

五十卷 妃嫔【元本“妃嫔”大书，下列“吴夫人”等小书。】孙破虏吴夫人 夫人弟景

吴主权谢夫人【宋本“谢夫人”以下无“吴主”二字，误。】吴主权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吴主权步夫人吴主权王夫人吴主权王夫人吴主权潘夫人孙亮全夫人 孙休朱夫人 孙和何姬

孙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元本“宗室”大书，下列“孙静”等小书。】孙静 子瑜 皎 奂

孙贲 子邻孙辅

孙翊孙匡孙韶孙桓

五十二卷

张昭 子承 休 弟子奋【元本无“弟子”二字，误。元本无小注，下同。】顾雍 子邵 邵子谭 承

诸葛瑾 少子融步骘 少子阐

五十三卷

张纮 子玄 玄子尚【◎弼按：秦松、陈端应附见。】严峻 裴玄

程秉 征崇 阚泽 唐固 薛综 子珝 莹

五十四卷周瑜

鲁肃吕蒙

五十五卷程普

黄盖韩当蒋钦周泰

陈武 子表董袭

甘宁淩统徐盛潘璋丁奉

五十六卷朱治

朱然 子绩【宋本无此二字。】吕范 子据

朱桓 子异【宋本“异”作“爽”。】

五十七卷

虞翻 子汜 忠 耸 昺

陆绩【宋本有“子宏 叡”三字】张温

骆统陆瑁吾粲朱据

五十八卷陆逊 子抗

五十九卷 吴主五子【宋本无此四字，元本大书“吴主权”，小书“孙登”等五人，误。】

孙登【◎卢文弨曰：登后附谢景，今不书，是其例不一。】孙虑

孙和孙霸孙奋

六十卷贺齐 全琮 吕岱 周鲂

钟离牧【冯本钟离牧在周鲂前，误。】

六十一卷潘濬

陆凯 弟胤【冯本、吴本“陆胤”大书，误。】

六十二卷是仪

胡综 徐详【冯本、吴本“徐详”大书，误。】

六十三卷吴范

刘惇赵达

六十四卷诸葛恪

滕胤【宋本“胤”作“鬀”，误。】孙峻 留赞【元本无此二字。】

孙綝 濮阳兴

六十五卷王蕃

楼玄贺邵韦曜华覈

# 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魏书一【◎潘眉曰：○魏，《说文》作“ ”，收嵬部。○徐铉曰：今人省山，以为魏国之“魏”。○眉按：魏、蜀、吴之“魏”本作“ ”，故《文帝纪》注引《易运期》曰【《易运期》，《易运期谶》，谶纬之书。】“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此“魏”有“山”字之证。

◎钱大昭曰：古“魏”字作“巍”，故有“鬼在山，禾女连”之说。《说文》“ ，从嵬，委声”，汉人作“魏”字，或姓或郡，皆有“山”字，见于洪氏《隶释》者，【洪氏，洪适。】不可胜计。◎弼按：○本志《武纪》：建安九年平邺，天子以曹公领冀州牧。十八年，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为魏公。○魏之建国始此。◎《史通·称谓篇》云：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李慈铭曰：此“书”字及后“蜀”下、“吴”下“书”字，皆后人所妄加，非承祚本有。◎弼按：《蜀志·杨戏传》云“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赵幼文曰：〖◎余按：余私引赵、吴诸人之说，皆裁剪其言，省去部分论据，详皆见其本作。〗○姚振宗《三国志艺文志》曰：王崇尝取资于《辅臣传》，而陈《志》亦取资于《蜀书》。○则《杨戏传》之蜀书乃王崇所著。卢失之。】《董允传》注云“《魏书》总名《诸夏侯曹传》”，又陆云《与兄书》云“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

《华阳国志》云“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蜀、吴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是承祚本有“书”字，李说非是。◎又按：宋、元本、冯本均作“魏书”，北监本始改为“魏志”，官本承其误。】

三国志一【宋、元本、冯本均作“国志”，后同。】武帝纪第一【◎官本《考证》张照曰：史家之例，帝曰本纪，臣曰列传，始自马迁，述于班固。《晋书》则以十六国为载记，历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国志》既无本纪之称，并无列传之目，不别异吴、蜀以他称，统名之曰“三国志”。然则陈寿之意，亦可见矣。紫阳生于南宋，【紫阳，朱熹别号。】其遇比于蜀汉，故谆谆以正统与蜀，作诗曰：“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岂真挪揄陈寿哉！今考证悉遵寿原书例，不书纪、传等字。◎卢文弨曰：陈寿于魏诸帝皆曰“纪”，吴、蜀各主皆曰“传”，今南雍本、毛本每篇首题目，皆陈寿所定，其总目则后人妄撰耳。《史通》云“魏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志，编为魏纪”，又曰“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是寿书有纪有传之证。况目录六卷下注云“列传”，而猥云纪传不分，良所未喻。既不能改正旧刻总目之失，〖◎弼按：指北监本。〗而当篇标题，又复普为更易以从之，古意荡然尽矣。今知篇首旧题，确为陈寿本文者，以其体例一本马、班，且考之《史通》，又复相应故也。后有学者，宜知今本之误，不当复仍其失。◎又曰：旧本皆作“武帝纪”，今本改作“武帝操”，不书“纪”，所以自实其无纪传之言，谬妄如此，古书之蟊贼也。◎弼按：卢说痛论官本之失，不知官本实沿明北监本之讹也。◎沈家本曰：张说盖据北监本，每卷之首不书某纪、某传，然南雍及毛本皆有纪、传字，不知北监本何以删去。考本书董卓、袁绍、公孙度、荀攸、贾诩、鲍勋、华歆、程昱诸传并有“语在《武纪》”之文，列传中称“语在某传”者，尤不胜枚举。然则陈寿原书，非无纪传之目。目录六卷下明注“列传”二字，裴注中称“某纪”、“某传”亦屡

见，张说非。◎刘咸炘曰：是书之有纪传，不必他征，即一翻《董卓传》，即云“语在《张杨传》”、“语在《武纪》”，此固承祚原文也，岂可掩乎！◎弼按：《隋书·经籍志》云“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惟魏帝为纪。其功臣并吴、蜀之主，并皆称为传”，是唐时所见《国志》，本有纪、传之名，益证张说之误。◎又按：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均依汲古本，因附列己名，参用官本。是书一准王书列名之例，惟陈寿实为平阳侯相，自署衔名，见《蜀志·诸葛亮传》。宋本、冯本署衔亦如此。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自署中书侍郎、西乡侯。今均从之。又冯本裴注大字低格，今亦依之。】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成刚】

【复校：擎骥】

##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易培基曰：绍兴本无“太祖武皇帝”五字。】【◎《史通·称谓篇》云：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必无惭德，其惟武王。故陈寿《国志》，独呼武曰祖。至于文、明，但称帝而已。自晋已还，窃号者非一，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国之庸主，犹曰祖、宗，孰云其可！◎弼按：刘知几此论，由后比较而言，读者无以辞害意。◎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此书于曹操，始称太祖。及汉帝迁许，以操为大将军，则改称公，盖天子三公称公也。既进爵为王，则改称王，即曹丕未篡之先，亦称王而已，明其为汉王公也。为汉王公而卒乃帝，其为篡也章矣。陈寿仕晋，而晋继魏，故微其辞，以此知陈寿意中，隐以正统予蜀，如《纲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陈寿不美于《春秋》，迁、固之罪”，言其体难袭《史》、《汉》之旧，而书法则容，有合于《春秋》也。◎纪昀曰：此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于魏文，而托始于曹操，实不及《魏书》序纪之得体，所谓可已而不已者也。◎弼按：曹魏开国，与元魏情势各殊，当建安之际，芟夷群雄，潜移国祚，皆宜特书，垂为信史。若如纪说，拘于史例，而无史识。◎梁章钜曰：○《史通·称谓篇》：周之亶父、季历，晋之仲达、师、昭，位乃人臣，迹参王者，追尊建名，比诸天子，可也。当涂所出，宦官携养，帝号徒加，人望不惬。故《国志》所录，无异匹夫，应书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陈氏直笔，赖子玄而著也。】沛国谯人也，【◎《续汉志·郡国志》：【《续汉志》，本司马彪《续汉书》八志，采补入范晔

《后汉书》。】豫州沛国谯，刺史治。◎刘昭注：谯，平阳邑。《左传·僖二十三年》楚所取。乾溪在南。◎赵一清曰：曹参封河东平阳，其后绍封，食邑于沛之谯，故曰“谯，平阳邑”。

◎惠栋曰：○《春秋传·僖公二十三年》：楚伐陈，取焦、夷。○杜预注：今谯县。焦、谯，古字通。◎弼按：○《一统志》：谯县故城，今安徽颖州府亳州治。秦置谯县，汉属沛郡，后汉属沛国，豫州刺史治。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太史令单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中平四年，曹操生子丕于谯。建安中，置谯郡。二十二年，沛穆王林徙封谯，改为国。延康元年，黄龙复见谯，既而丕大飨谯父老于邑东。魏黄初元年，以谯国与长安、许昌、邺、洛阳为五都。五年，改封诸王为县王，复还国为郡。◎吴增僅曰：《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春三月，省州并郡，详载豫州得八郡，其时尚无谯郡名。疑因建安十八年夏五月，魏国既建，乃特立谯郡，比丰、沛耳。王粲诗“既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

当在建安二十一年，从曹公征吴时作也。互见《许禇传》。】姓曹，讳操，字孟德，【◎潘眉曰：班史帝纪不书讳，班氏以汉人撰《汉书》，故讳不书，《史记》于前代本纪皆书名，至高祖但书字，此古例也。陈寿在易姓后修史，例得书讳。◎姚范曰：○《荀子·劝学篇》：夫是之谓德操。○又陆德明《礼记音义》云：魏武名操，陈思王诗云“修阪造云日”，是不讳嫌名。◎弼按：司马德操命名义亦同此。世俗读平韵者，误也。节操、贞操之操，读如造；操作之操，读平声，例如《左传》“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之类是也。】汉相国参之后。【◎《汉书·曹参传》：参，沛人。高祖六年，剖符赐参爵列侯，食邑平阳，世世勿绝。孝惠九年，代萧何为相国。◎钱大昭曰：《汉郃阳令曹全碑》以曹参为出自曹叔振铎，以国为氏。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故陈思王作武帝诔云：“于穆武王，胄稷胤周。”魏武与曹参同是沛人，其为参后，似无疑矣。然洪适所载《费亭侯曹腾碑》又云曹出自邾，则与王沈

《魏书》所云以姓为氏之说同矣。◎弼按：○本志《蒋济传》云：侍中高堂隆以魏为舜后，推舜配天。济以为舜本姓妫，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诘隆。○裴松之云：蒋济《郊议》称《曹腾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书》述曹氏胤绪亦如之。魏武《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陈思王诔曰“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从高堂隆议，谓魏为舜后。后魏为《禅晋文》，称“昔我皇祖有虞”，则其异弥甚。○顾炎武《日知录》二十三云：汉时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据。魏蒋济《郊议》、王沈《魏书》俱云曹出自邾；魏武《家传》、陈思王诔则又云姬姓之后，以国为氏；明帝从高堂隆议，以魏为舜后。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况于士大夫乎！】【◎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太平御览》卷九十三引《魏志》注“太祖”上有“《曹瞒传》曰”四字。【何焯校本从之。】◎官本《考证》李龙官曰：裴注所引，皆有书名，此为脱落无疑。◎弼按：裴注无书名者为自注，如《吴志·张昭传》注论旧君讳事即不引书名也。又如《武纪》初平元年“袁遗”注、“鲍信”注，建安二十年“夏侯渊屯汉中”注，《文纪》黄初三年“椑音扶历反”，皆未引书名，皆为自注。

【◎吴金华曰：考裴注可知，凡首引某书，书名前必冠以作者姓名；凡作者姓名不详者，则说明情况，此为裴注引书常例。例下文“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注云“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其中“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均为裴注中首次引用文献，故而于书名之前介绍作者。自此以后，裴注引《曹瞒传》及《世语》者，不可胜数，而“吴人”及“郭颁”之名不复见矣。“太祖一名吉利„„”十字为开篇第一条注文，当为裴氏自注。《世说新语·假谲》注引《曹瞒传》曰“操小字阿瞒”，既无“一名吉利”四字，又不称操为“太祖”，可见裴此注非引录《曹瞒传》原文。《太平御览》卷九十三仅有书名“《曹瞒传》”而无“吴人作”之类，显与裴例不合。《通鉴》卷六十四“某甲”下胡注“裴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瞒”，胡不疑其文脱漏。元郝经《续后汉书》卷二十五《曹操列传》注引此文无“曹瞒传曰”四字，盖所见宋时文本如是。◎吴氏又举本书中裴自注之例而论之，说详《校诂订补》。】】◎王沈《魏书》曰：【◎沈，《晋书》作“沉”。◎《晋书·沉传》：沉字处道，太原晋阳人也。正元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高贵乡公好学，号沉为文籍先生。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沉告知之。沉驰白帝，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隋书·经籍志》：《魏书》四十八卷，晋司空王沈撰。◎

《史通·直书篇》云：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曲笔篇》云：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郭延年曰：沈不忠于魏，故甄后之贬，滥述其事，彰曹丑也。◎又《史通·书事篇》云：王沈、孙盛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正史篇》云：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多为时讳，殊非实录。◎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水经·颖水注》引《魏书·郡国志》，疑沈书固有志，特阙《五行》、《律历》也。◎卢文弨曰：裴注凡别引一书及自下意，皆空一字。】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国语·郑语》韦昭

注云：陆终第五子曰安，为曹姓，封于邹。◎《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五曰曹姓。

◎《集解》引《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赵岐曰：邹本邾子之国。】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侠，宋、元本、冯本、吴本作“快”，《唐书·宰相世系表》作 “挟”，均误。◎孔颖达曰：谱云：邾，曹姓。颛顼之后有六，终产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居邾，今鲁国邹县是也。◎颜真卿《家庙碑》：颛顼之孙祝融，融孙安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颜。】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马骕曰：《路史》云邾并于鲁，邹灭于楚，非一国也，未详孰是。】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汉书·曹参传》：参生获魏王豹，取平阳，尽定魏地，赐食邑平阳。◎《地理志》：河东郡平阳。◎《一统志》：平阳故城，今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南。】世袭爵土，绝而复绍，至今適嗣国于容城。【◎《汉书·地理志》：涿（城）**[**郡**]**容城。【参卢弼引书之例并《汉书》原文，知此“城”为“郡”字之误。】◎《一统志》：容城故城，今直隶保定府容城县北十五里城子村。◎《汉书·曹参传》：哀帝时，封参玄孙之孙本始为平阳侯，子宏嗣。◎《后汉书·韦彪传》：建初二年，封曹参后曹湛为平阳侯。◎《和帝纪》：永元三年，诏曰：“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须景风绍封。”◎钱大昕曰：班《表》、《韦传》皆云“平阳侯”，此诏称“容城侯”，可疑。◎侯康曰：此必章帝建初二年复封曹湛，已改国容城，未几又绝，故诏云然，《韦传》偶沿旧名而误耳。据《后纪》，明帝永平三年，封皇女奴为平阳公主。建初八年，公主子袭主爵为平阳侯。一地固不容两封，同时不应有两平阳侯也。◎赵一清曰：绍封之后，盖仍平阳旧号，而食邑于谯，其后复续，遂改号容城也。◎弼按：赵说误，侯说为有据。】】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续汉志·百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曰：【本注，《续汉书》八志原注，并入范《书》后，前加“本注曰”以别之，列入正文。】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弼按：《后汉书·宦者传》序云“汉兴，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迄乎延平，中常侍增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是中常侍有定员也，与《百官志》不合。◎惠栋曰：○卫宏《汉旧仪》云：中常侍得出入卧内，举法省中。省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贵重，朝中讳禁曰省。◎李祖楙曰：西京初惟有常侍，元、成后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兴用宦者，又稍异焉。朱穆《疏》“旧制，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用阉人，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泛滥骄溢，制愈乖矣”，是中兴初尚用士人，后改制，则不复旧也。】大长秋，【◎《汉书·百官公卿表》：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师古曰：秋者，收成之时。长者，恒久之义。故以为皇后官名。中人，奄人也。◎《续汉志·百官志》：大长秋，一人，二千石。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后汉书·顺烈梁皇后纪》：阳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封费亭侯。【◎《续汉志·郡国志》：豫州沛国酂。◎刘昭注引《帝王世纪》曰：曹腾封费亭侯，县有费亭是也。◎胡三省曰：酂县，魏属谯郡。◎《一统志》：酂县故城，今河南归德府永城县西南酂县乡。◎谢鍾英曰：费亭当在今永城县南。◎弼按：○《水经·淮水注》：涣水又东迳酂县故城南，又东南迳费亭南。汉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国曹腾，为侯国。腾字季兴，谯人也。永初中，〖◎《后汉书·质帝纪》作“本初”，《通鉴》同。《水经注》作“永初”，各本皆然。◎弼按：袁绍字本初，若质帝年号本初，绍必不以命字。◎又按：东汉安帝已有永初年号，质帝不得又有此号，则又当以本初为是也。〗定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又《阴沟水》注：濄水又东迳谯县故城北，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庙北有二石阙，阙北有圭碑，题云：“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弼按：据碑文，腾官长乐太仆，可补史传之阙。〗○《隶释》载碑阴云：惟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太后曰：“其遣费亭侯之国。”◎洪适曰：呜呼！东汉之亡也以

阉官，虽小人道长，作福作威，履霜坚冰，势之必然者，盖上失其道尔。高帝约，非有功不侯，自和帝封郑众而苴茅裂土者相踵至，有同日十九侯者。顺帝又听其养子袭爵，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其养子嵩至于窃位台辅，至孙操，遂问鼎矣。】【◎司马彪《续汉书》曰：【◎

《晋书·司马彪传》：彪字绍统，高阳王睦长子也。博览群籍，注《庄子》，作《九州春秋》。汉氏中兴，讫于建安，时无良史。彪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隋书·经籍志》：《续汉书》八十三卷，晋秘书监司马彪撰。◎弼按：彪《书》今仅存姚之骃辑本四卷，汪文台辑本五卷，其八志附于范《书》，【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至今尚存。◎梁郯令刘昭《注补〈续汉书·八志〉序》云：司马续书，总为八志，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接继班书，通其流贯。◎又云：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四库提要》云：自八志合并范《书》之后，诸书征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也。】腾父节，字元伟，【◎官本《考证》卢明楷曰：宦官有曹节，曹腾之父亦名节，名同耳。◎赵一清曰：《后汉书·宦者传》“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疑彼是别一曹节，此则《宋书·礼志》所谓处士者也。◎侯康曰：

《后汉书·皇后纪》“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此书《三少帝纪》“景元元年六月，故汉献帝夫人节薨”，若腾父名节，操不应复以名其女。◎梁章钜曰：《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续汉书》“曹腾父萌”，节、萌字形相近，或本作“萌”，而误作“节”欤？◎周寿昌曰：宦者曹节是南阳人，曹腾为沛人，籍各异。◎又曰：孙盛《杂语》谓“操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后人遂谓本名“节要”，因避讳，而易为“接”，殆不然矣。◎弼按：

○《通典》卷七十二云：魏明帝太和三年六月诏曰：“自我魏室上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高皇之父处士君，精神幽远，号称罔记，其令公卿会议号谥。”○所云处士君，即节也。余见《陈留王纪》景元元年。】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吴金华曰：“辞谢”为近义之字平列，“辞”亦“谢”也。谓承认错误，表示歉意，与通常所言“推辞”、“辞退”之义有别。】节笑而受之。【以上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引《续汉书》，“曹节”皆作“曹萌”。】

【◎余按：此事与西汉直不疑偿金之事如出一辙。〖事见《汉书·直不疑传》。〗又曹魏先君、诸王事例往往与前人行径相类，如曹冲称象、曹衮责言，并在嫌疑。〖说见诸王传。〗盖为史官附会之笔。】由是乡党贵叹焉。【◎赵幼文曰：郝《书》“贵”作“赞”。】长子伯兴，次子仲兴，次子叔兴。腾字季兴，【◎赵一清曰：○《后汉书·蔡衍传》：劾奏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鼎者，中常侍曹腾之弟也。○一清按：曹节四子，腾最少，不得更有弟，或是其兄。◎弼按：本志《曹洪传》注引《魏书》云“洪伯父鼎为尚书令”，是鼎为曹腾之侄，未知孰是。

◎又按：《水经·阴沟水注》“谯郡有腾兄冢，冢东有碑题‘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本志《曹仁传》注引《魏书》云“仁祖褒，颍川太守”，即其人。是腾兄名褒可证。】少除黄门从官。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续汉志·百官志》：黄门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诸宦者。丞、从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从丞主出入从。中黄门，比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曾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董巴曰：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李祖楙曰：曹腾除黄门从官，迁小黄门。从官，疑即从丞也。】配皇太子书，【◎《后汉书·曹腾传》：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吴金华曰：配皇太子书，谓陪伴皇太子读书。“配”乃随侍、陪伴之义，范《书》“配”作“侍”，可互参。又“书”指读书、学习，盖当时口语。】腾应其选。太子特亲爱腾，饮食赏赐与众有异。顺帝即位，为小黄门，【◎《续汉志·百官志》：小黄门，六百门，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以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或曰：汉之小黄门，犹明之司礼监秉笔太监。】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安、顺、冲、质四帝。至桓帝时，

为五帝矣。】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续汉志·郡国志》：兖州陈留郡治陈留。◎《一统志》：陈留故城，今河南开封府陈留县治。◎《后汉书·虞延传》：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延从曾孙放，字子仲。少为太尉杨震门徒。及震被谗自杀，顺帝初，放诣阙追讼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时为尚书，以议诛大将军梁冀功，封都亭侯。后为司空，坐水灾免。性疾恶宦官，遂为所陷。灵帝初，与长乐少府李膺等俱以党事诛。】边韶、【◎《后汉书·文苑列传》：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弟子嘲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后为陈相，卒官。◎《一统志》：韶墓在今开封府杞县东三里。】南阳延固、

【◎《续汉志·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治宛。◎《一统志》：宛县故城，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后汉书·延笃传》：笃字叔坚，南阳犨人。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徙京兆尹。后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卒于家。◎弼按：“延固”疑为“延笃”之讹，郡望相同，笃、固音亦相近。《御览·四百五十二》引谢承《书》云“延笃字叔固”，则笃与固或为一人。◎胡玉缙曰：东汉杜操字伯度，魏代避讳，易为杜度，今延笃字叔固而称延固，正与之同例，岂裴氏家讳邪？】张温、

【◎《后汉书·窦武传》章怀注引《汉官仪》曰：温字伯慎，穰人也。封互乡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诛死，董卓取温笞杀于市而厌之。◎弼按：温事又见本志《董卓传》。《吴志》张温别为一人。】弘农张奂、【◎《续汉书·郡国志》：司隶弘农郡治弘农。◎《一统志》：弘农故城，今河南陕州灵宝县南。◎《后汉书·张奂传》：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以功内徙，属弘农华阴，故始为弘农人。举贤良，对策第一，拜议郎。桓帝永寿元年，迁安定属国都尉。后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赏遂不行。灵帝建宁元年，振旅而还。中常侍曹节等作乱，矫制使奂率五营士围杀陈蕃、窦武等，迁奂少府，拜大司农，以功封侯。奂深病为节所卖，封还印绶，以党罪禁锢，归田里。董卓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颍川堂谿典等，【◎

《续汉志·郡国志》：豫州颍川郡治阳翟。◎《一统志》：阳翟故城，今河南开封府禹州治。

◎《后汉书·曹腾传》：腾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赵典等。〖何焯、王鸣盛、惠栋俱云“赵”字衍。〗◎《蔡邕传》：五官中郎将堂谿典。◎章怀注：○堂谿，姓也。○《先贤行状》曰：典字子度，〖《延笃传》注作“字季度”。〗颍川人。为西鄂长。◎《延笃传》：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注○引《风俗通》曰：吴夫概王奔楚，封唐谿，因以为氏。○“唐”与“堂”同。◎《先贤行状》曰：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唐谿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粮尽，辞归。典曰：“卿欲写传，何故辞归？”笃曰：“已讽之矣。”典闻之叹曰：“嗟乎延生！虽复端木闻一知二，未足为喻。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君当编名七十，与游、夏争匹也。”◎洪适曰：《石经》自堂谿典以下别有赵数人，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续汉志·郡国志》：益州蜀郡治成都。◎《一统志》：成都故城，今四川成都府成都县治。◎《续汉志·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岁尽遣吏上计。◎《礼仪志》：郡国计吏会陵，最后亲陵，遣计吏。】益州刺史种暠【◎

《郡国志》：益州广汉郡雒，刺史治。◎吴增仅曰：刘焉为益州牧，徙治棉竹，后又徙治成都。◎《一统志》：雒废县，在今四川成都府汉州北。◎《百官志》：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钱大昕曰：汉官制以委任为重，不依秩禄之多寡。郡国守相皆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后汉书·种暠传》：暠字景伯，河南洛阳人，仲山甫之后。举孝廉，辟太尉府，举高第。顺帝末，为侍御史，出为益州刺史。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畏服汉德。延熹四年，迁司徒。推达名臣桥玄、皇甫规等，为称职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

于函斜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后汉书·曹腾传》：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间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按罪。◎弼按：函谷关在弘农郡，非益州刺史辖地，当以斜谷为是。“上太守”亦当从范《书》作“上奏太守”，盖上奏蜀郡太守赂遗内臣之事也。【◎徐绍桢曰：〖诸引徐说，皆自《校笺》而来。〗○《释名》：下言于上曰表，又曰上。○此云“上太守”，盖谓上太守之事于天子，省其文，但曰“上”耳。汉人奏事有不敢直达帝所而因尚书以闻者，亦谓之“上尚书”，此则与“上太守”文相类而事不同也。】】帝曰：“笺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乃寝暠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暠，以为得事上之节。暠后为司徒，语人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后汉书·种暠传》无此语，暠数劾大将军梁冀，生平不肯阿附权贵，绝不为此语也。《后汉书·孙程传》章怀注《东观记》“自此以下十九人，与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承等威权，故曲为文饰。◎王鸣盛曰：曹腾，宦者中之最奸狡误国者，而范《书》传中不著其恶，反多美词。以《三国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马彪之文，而蔚宗袭之。司马氏或因《东观记》原文，或魏代人润色也。】腾之行事，皆此类也。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著，【吴金华据童书业说，以臣忠于君主亦称“孝”，故“忠孝”得构成同义复词，专指忠于君主而言。】封费亭侯，加位特进。【◎《宋书·百官志》：特进，前汉世所置。前后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太和三年，追尊腾曰高皇帝。【◎本志《明帝纪》：太和三年夏六月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姜宸英曰：内臣追尊皇帝惟此。】】养子嵩嗣，【◎《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胡三省曰：曹操阶之，遂移汉祚，其所由来者渐矣。

◎弼按：顺帝童稚，为孙程等所拥立，十九人同时封侯。阉宦定策，政柄潜移，袭爵承荫，职为历阶，造端伊始，君子所慎也。】官至太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续汉志·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后汉书·曹腾传》：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华峤《书》同。〗◎《袁绍传》讨曹操檄文云：父嵩，乞丐携养，因臧买位，舆金辇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章怀注引《续汉志》曰：灵帝时卖官，嵩以货得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水经·阴沟水注》：谯郡城南有曹嵩冢。】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潘眉曰：陈《志》于《武帝纪》云 “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列传则以诸夏侯曹为一卷，显以夏侯氏为宗室矣。◎弼按：《武纪》云“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三少帝纪》云“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卞皇后传》云 “文帝母本倡家”，此皆承祚之直笔也。◎或曰：疑以传疑，省多少吕政、牛睿秽污缃素也。】

【◎《续汉书》曰：嵩字巨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见后建安元年。】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后汉志·百官志》：大司农，一人，中二千石，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周礼》“象胥”，干宝注曰“今鸿胪”。◎应劭《汉官仪》曰：鸿胪，景帝置。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代崔烈为太尉。【【◎《孔彪碑》云：烈字威考。】◎《后汉书·崔骃传》：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论者嫌其铜臭。后拜太尉。及李傕入长安，为乱兵所杀。◎弼按：烈子州平，见《蜀志·诸葛亮传》。【烈长子钧，下文裴注提及其与袁绍常著缣巾事。】】黄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本志《文帝纪》：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吴人作《曹瞒传》【◎《唐书·经籍志·杂传类》：

《曹瞒传》一卷，吴人作。◎《艺文志·杂传记类》：《曹瞒传》一卷。◎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曹瞒传》一卷，不著录。案传名曹瞒，又系吴人所作，其言“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又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及遣华歆入宫收伏后事，语皆质直，不为魏讳，故《世语注》、《文选注》所引皆称操名，《类聚》、《御览》所引亦或称操，惟《魏志注》多称太租，自系裴松之所改，非吴人原本。◎侯康曰：书出敌人之口，故于曹操奸恶，备载无

遗。世所传操为夏侯氏子，及破壁收后等事皆出此书。其中筑沙城以渡渭一事，裴松之颇有疑辞，而终不敢斥为非，盖其书纪事多实也。◎梁章钜曰：裴注但言《曹瞒传》为吴人所作，不著其名，今书亦不传，明人小说家所演，即据此耳。◎姚振宗曰：按《艺文类聚·百谷部》引“被山《曹瞒传》”，则作是传者姓被名山，吴人也。书虽名“传”，实与魏人所作《魏武本纪》相类。书中亦兼及众人事，与别传记一人事迹者不同。◎弼按：《艺文类聚·百谷部》引《风俗通》云“旅谷弥望，野茧被山”，下接“《曹瞒传》”云云，是“被山”二字属上句读。姚氏以“被山”为姓名，误。◎胡玉缙曰：汪之昌辑《曹瞒传》，见《青学斋集》。】及郭颁《世语》【◎颁，各本皆同，毛本作“班”，古盖通用。◎《隋书·经籍志》：《魏晋世语》十卷，晋襄阳令郭颁撰。◎《旧唐志》避太宗讳，“世”作“代”。《新唐志》作“《代说》”，

《史略》作“《世论》”，“论”、“说”二字，均为“语”字之讹。《初学记·卷五·地部·石类》引作《魏晋俗语》，亦避“世”字讳作“俗”也。本志《三少帝纪》正元二年注引《世语》“大将军奉天子征毌丘俭”事，裴松之谓检诸书都无此事，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有之。◎《世语·方正篇》注：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魏晋世语》，事多详核，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官本《考证》何焯曰：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渊子衡亦娶曹氏，则谓“嵩，夏侯氏之子”者，敌国传闻，盖不足信。◎姚范曰：案陈氏以夏侯及诸曹同一列传，毋亦有是疑乎？◎又按：陈矫，刘氏子，而婚于刘颂，则未得以吴人作传而遂以为妄也。◎周寿昌曰：陈矫本刘氏子，出养于姑，改姓陈氏，后娶刘颂女。颂与矫固近亲也，魏武拥全之，特下令禁人诽议。殆以同姓为婚。禁人议即以便已私也。【◎吴金华曰：《吴志·吴主传》注引

《魏略》载孙权与浩周书曰“今子当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为可上连缀宗室若夏侯氏”，此时孙权称臣于魏，魏臣浩周以为孙权之子“可上连缀宗室若夏侯氏”，足见曹嵩出自夏侯氏一事并非敌国传闻。本志《文帝纪》载延康元年“夏侯惇薨”，裴注引《魏书》曰 “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又引孙盛之评曰“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孙盛为东晋时人，以“良史”著称于世，此评直以曹丕、夏侯惇为“同姓”，亦足见此事在孙盛时代仍为人所共知。又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安徽毫县城南出土之曹氏墓砖，其刻辞有“夏侯右”者，亦其佐证。】◎弼按：○《后汉书·袁绍传》讨曹操檄云“操奸阉遗丑”。○钱大昕曰：奸，当作“赘”。《汉书》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做奴婢，名曰‘赘子’。”操父嵩，本夏侯氏，为中常侍曹腾养子，故云“赘”也。○《三国志》注及《文选》并是“赘”字。◎又按：《御览》引此“弟”下有“也”字。】】嵩生太祖。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吴金华曰：不治行业，《世说新语·假谲》注引孙盛《杂语》作“不修行业”。此“行业”犹言品行，指讲道德、行仁义之具体表现。行，读为“德行”之“行”。】故世人未之奇也；【◎《世说新语·容止篇》：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之。匈奴使答曰：“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

◎《世说·假谲篇》：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又云：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又《忿狷篇》云：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刘昭《幼童传》云：太祖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谯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毕浴而

还，弗之言也。后有人见大蛟，奔退，太祖笑之曰：“吾为蛇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众问乃知，咸惊异焉。】【◎《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卢文弨曰： “太祖”之称，非《曹瞒传》本文如此。此传作于吴人，直斥其小字，岂肯称曰“太祖”？此与下称“公”、称“王”，皆裴注随正文为称耳。【◎赵幼文曰：《御览》卷九十三、卷三百六十七、卷五百一十二引“太祖”二字俱作“操”。疑作“操”者乃传旧文也。】】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潘眉曰：○《一切经音义·六》引《通俗文》：斜戾曰喎。喎，俗字，正作咼。○许慎《解字》云：咼，口戾不正也。◎梁章钜曰：○《玉篇》：咼，口淮切，口戾也。○喎同。】叔父怪而问其故，【◎赵幼文曰：《御览》卷九十三、卷五百一十二引“怪”下俱无“而”字。】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易培基曰：有所告，绍兴本作“所有告”，宋本作“有以告”。◎赵幼文曰：《御览》卷三百六十七、卷七百四十三引“告”字俱作“言”。】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惟梁国桥玄、【◎《后汉书·桥玄传》：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灵帝光和元年，官至太尉。光和六年卒，年七十五。◎本志《武纪》：建安七年，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续汉志·郡国志》：豫州梁国睢阳。◎《一统志》：睢阳故城，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南。◎惠栋曰：“桥”或作“乔”，见《陈球碑》，古文通。◎弼按：《寰宇纪·卷十二》引《魏志》亦作“乔”。】南阳何颙异焉。【◎

《后汉书·党锢传》：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少游学洛阳。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党事起，多离其难，颙广设权计，全免者甚众。及党锢解，颙辟司空府。董卓逼颙为长史，不就，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他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初，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尝称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为尚书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颙尸，而葬之爽冢傍。◎《颙别传》云：颙有人伦鉴。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将为良医。”卒如其言。◎仲景名机。◎《郡国志》：荆州南阳郡襄乡。◎《一统志》：襄乡故城，今湖北襄阳府枣阳县东北。◎颙事又见《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荀攸传》注引张璠《汉纪》。】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后汉书·桥玄传》：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李膺传》：子瓒，位至东平相。曹操微时，瓒异其才，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赵一清曰：识操于微时，尚有汝南王隽。◎弼按：王隽，事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又有卫兹亦然，见《卫臻传》。】【◎《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赵幼文曰：《世说·识鉴篇》注引无“天下名”三字。】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原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世语·识鉴篇》：曹公少时见桥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刘孝标注以《世说》所言为谬。

◎弼按：刘注是。若桥公谓为奸贼，魏武必不祀以太牢矣。】◎《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于人物。【◎赵幼文曰：《世说》注引作“长于知人”。】◎张璠《汉纪》曰：

【◎《隋书·经籍志》：《后汉纪》三十卷，张璠撰。◎袁宏《后汉纪·自序》曰：予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谬同异，谁使正之？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本志《三少帝纪》裴注云：张璠，晋之令史，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经典释文·易·叙录》：张璠《集解》十二卷。璠，安定人。东晋秘书郎，参著作。】玄历位中外，【◎《后汉书·桥玄传》：玄举孝廉，补洛阳左尉，迁齐相，再迁上谷太守、汉阳太守。征为司徒长史，拜将作大匠，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迁司空，转司徒。】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

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续汉志·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韦昭《辨释名》曰：太中，大夫在中最高大也。】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后汉书·桥玄传》：玄性刚急，无大体，然谦谨下士，子弟亲宗无在大官者。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当时称之。子羽，官至任城相。】◎《世语》曰：玄谓太祖曰： “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后汉书·许劭传》：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续汉志·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平舆。◎《一统志》：平舆故城，今河南汝宁府汝阳县东南六十里。◎劭事详见本志卷二十三《和洽传》注。】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后汉书·许劭传》：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初，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胡三省曰：后置州郡中正，本于此。◎《（枹）**[**抱**]**朴子》曰：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议论，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嫉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孙盛《异同杂语》云：【◎《晋书·孙盛传》：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起家佐著作郎，补浏阳令。历参陶侃、庾亮、庾翼、桓温军事，赐爵安怀县侯，进封吴昌县侯。累迁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沈家本曰：此书《隋志》不著录，《唐志》“孙寿《魏阳秋异同》八卷”，疑即此书。夏侯玄、吕虔、姜维三人传注，

《世说·识鉴篇》、《假谲篇》注，并引孙盛《杂语》。章宗源以为省“异同”二字。《假谲篇》注“入张让宅”事，与《武纪》注同，自是一书。其曰“孙盛《异同评》”，又曰“孙盛《评》”者，恐即《杂语》之异名。又裴注但称“孙盛曰”，而不著书名，当亦是评语。◎丁国均曰：

《三国异同评》、《异同杂语》、《孙盛杂语》疑皆一书。◎黄逢元曰：他传注或引作《孙盛杂事》、《孙盛杂记》，皆是书篇名小异。《唐志》讹作“孙寿”，《史略》又讹作“陈寿”，陈寿无撰《魏阳秋异同》之事。◎弼按：严可均《全晋文》引作《魏氏春秋评》、《魏氏春秋异同评》。至《唐志》之《魏阳秋异同》，疑别为一书。高似孙《史略》于“孙盛《魏氏春秋》二十卷”下云“又有《魏阳秋异同》八卷，陈寿撰”，则明为二书。诸家以《魏阳秋异同》为即《孙盛杂语》，皆沿章氏《隋志考证》而误。◎胡玉缙曰：《史略》“陈寿”当为“孙寿”之讹，黄说是也。】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宅，【【◎赵幼文曰：毛本“室”作“宅”。《世说·假谲篇》注引“让”下无“室”字，有“宅中”二字。】◎《后汉书·宦者传》：张让，颍川人。灵帝时迁中常侍，封列侯。杀大将军何进，劫天子走河上，自投河死。】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

【◎官本《考证》卢明楷曰：接，似应作“节”，或以祖名节而讳之与？◎何焯曰：曹氏讳节，故作“接”。◎弼按：周寿昌谓为不然，说见前。◎侯康曰：《隋志》作“《接要》”，《唐志》作“《捷要》”，《御览》作“《辑要》”。◎姚振宗曰：《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魏武兵书辑略》。◎潘眉曰：《御览》引《魏武兵书接要》，多占验语。【◎吴金华《考释集锦》引周一良曰：接亦撮取之意。孟德之“接要”即撷取其精华之义，非为讳“节”而改，“接”字不误。◎赵幼文曰：○《隋书·李德林传》：《霸朝杂集》序：“汉光数行之札，魏武《接要》之书，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可知隋代以前俱作“《接要》”矣。】◎弼按：魏武有《太公阴谋解》三卷，见《隋志》。【◎《隋经籍志》：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又有

《司马法注》，见《文选注》。【◎余按：此卢引《文选理学权舆》之说，然观《文选注》，曹操所释《司马法》仅“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一条，又不言为“注”，似为曹操他书之语。】】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四库提要》曰：《史记·孙子列传》载武之书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乃载《孙氏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故张守节《正义》以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亦谓武书本数十万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史记》称“十三篇”在《汉志》之前，牧言未可为据。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

叶适以其人不见《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然《史记》载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武所著也。◎魏武《孙子兵法序》云：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又互见建安二十五年注。】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胡三省曰：言其才绝世也。天下治则尽其能为世用，天下乱则逞其智为时雄。◎弼按：○二语实为确论，无愧汝南月旦之评。○《蜀志·许靖传》：靖与曹公书云：“自窜蛮貊，成阔十年。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是魏武与子将昆仲夙有雅故。少年即与名流结纳，可知其人。◎胡玉缙曰：二语恐孙盛因晋承魏祚，有所避忌，加以窜改，当以范《书·许劭传》为得其实。后丕深嫉月旦，欲取其首，未始不由于此，况劭本鄙操者乎。】太祖大笑。】年二十，举孝廉为郎，【◎《续汉志**·**百官志》：郡国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李祖楙曰：○《汉书》：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郎中，中废。中兴，和帝永元十四年，复补郎官。当时帝以所举孝廉每与郡口不均，乃从丁鸿议，令郡口二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弼按：○《百官志》：令史十八人。○刘昭注引《决录注》曰：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邯补焉。邯称疾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盖当时以举孝廉为荣，以辅郎史为羞也。】除洛阳北部尉，【◎《郡国志》：司隶河南尹雒阳。◎《一统志》：洛阳故城，今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东北二十里。◎鱼豢《魏略》曰：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而加“水”，变“雒”为“洛”。◎孙志祖曰：《三国志详节》“部”下有“都”字。

◎弼按：○《百官志》：郡有都尉，县有尉。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应劭曰：每有剧贼，临郡时置都尉，事迄罢之。○又曰：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据此，则洛阳为县，不得有都尉，孙说误。◎又按：注称“入尉廨”，后建安十三年及二十一年注“梁鹄以公为北部尉”，又据后建安二十一年注引王隐《晋书》云“司马防举魏武为北部尉”，二十四年冬十月注“脩治北部尉廨”，均无“都”字。◎又按：○《百官志》刘昭注引《汉官》曰：雒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魏武以孝廉为郎，故得除洛阳尉也。】迁顿丘令，【◎师古曰：以丘名县也。丘一成为顿丘，谓一顿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郡国志》：兖州东郡顿丘。◎胡三省曰：魏属魏郡。◎《一统志》：顿丘故城，今直隶大名府清丰县西南。◎《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弼按：魏武为顿丘令，时年二十三，见本志卷十九《陈思王传》。】【◎《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何焯曰：依《广韵》注，“棒”应改“棓”。【◎吴金华曰：“棒”乃“棓”之俗体，无烦改字，皆在《广韵·去声·三讲》，步项切。】】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赵幼文曰：《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四、《御览》卷三百五十七引“皆”字俱作“辄”。】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乐资《山阳公载记》曰：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八校尉皆统于蹇硕。◎袁宏《后汉纪》云：硕壮健有武略，故亲任之，使为元帅，典护诸将，大将军以下皆令属焉。】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征拜议郎。【◎《续百官志》：议郎，六百石，无员。◎《汉官》曰：五十人，无常员。◎《后汉书·刘陶传》：司徒东海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其言忠切。

◎《通鉴考异》云：耽已为司徒，不应与议郎同上言，王沈《魏书》曰“是岁，以灾异博问

得失，太祖因此上书切谏”，不云与耽同上言也。】【◎《魏书》曰：太祖从妹夫 彊侯宋

奇被诛，【◎《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彊。◎《一统志》： 彊故城，今河南许州临颍县东。◎谢鍾英曰：当在西华县西。◎梁章钜曰：宋奇之封，不见于《后汉书》，熊方补表亦失载。考《后汉书·后纪》，灵帝宋皇后父酆封不其乡侯。光和元年，后废，酆父子并被诛。则彊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后汉书·窦武传》：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融玄孙。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郎中。贵人立为皇后，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拜城门校尉。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时内官专宠，李膺、杜密等为党事考逮，武上疏谏，上还印绶。有诏原李膺、杜密等。灵帝立，拜武为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密谋宦官，共定计策。天下雄俊，知其风旨，延颈企踵，思奋智力。会日食，蕃复说武曰： “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可因日食斥罢宦官。”武乃白太后，太后曰：“但当诛有罪，岂可尽废邪？”长乐五官史朱瑀盗发武奏，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谋诛武等，武自杀。◎《陈蕃传》：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举孝廉，除郎中。母忧弃官。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迁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闻风引去，蕃独以清绩留。后代杨秉为太尉，坐救李膺等免。永康元年，窦后临朝，诏曰：“前太尉陈蕃，忠清直亮。其以蕃为太傅，录尚书事。”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天下想望太平。因与窦武谋诛宦官，事泄，为曹节等矫诏所杀。】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是后诏书敕三府：【◎崔寔《政论》曰：三公乃天子之股肱，掾属则三公之喉舌，故三府掾乃言行之本，祸福之主。及其迁除，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举奏州县政理无効，民为作谣言者【◎李贤曰：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免罢之。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刘陶传》：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太祖疾之。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感悟，以示三府责让之，诸以谣言征者皆拜议郎。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光和末，黄巾起。【◎《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有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拜骑都尉，【◎《续百官志》：骑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本监羽林骑。】讨颍川贼。【◎《后汉书·皇甫嵩传》：嵩、雋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嵩奔击贼陈，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嵩、操与朱雋合兵更战，大破之。】迁为济南相，【◎《续郡国志》：青州济南国，十城，治东平陵。◎《一统志》：东平陵故城，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东。◎《续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王国之相亦如之。◎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按《魏武故事》所载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济南，后征为都尉，此拜骑都尉乃在济南相之先，似当以操自叙为正。◎弼按：陈《志》不误。据《后汉书·皇甫嵩传》“骑都尉曹操适至”，是时嵩讨黄巾为中平元年，操年三十；迁为济南相亦在是年，故《让县自明本志令》云〖此令见后建安十五年注。〗“去官之后，年纪尚少，同岁中年有五十，从此却去二十年，乃与同岁始举者等”，正谓此也。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乃连类叙述之辞。操为典军校尉，在中平五年，年已三十四矣。】国有十余县，【◎钱大昕曰：

《续汉志》“济南国领十县”，或汉末更有增置之县，故云“十余县”。◎潘眉曰：“余”字衍，

钱说非。《御览·九十三》引《魏志》云“国有十县”，无“余”字，知宋本作“国有十县”，今本妄增“余”字。◎沈家本曰：《续志》“济南郡十城”，不曰“国”，国除为郡之后，属县亦割隶不同，迨郡复为国，属县必有变更，故得十余县，恐“余”字非衍文也。〖沈钦韩说同。〗◎弼按：鲍刻本《御览》有“余”字，不知潘氏所据何本。宋本《国志》亦有“余”字。◎又按：《汉书·地理志》“济南郡十四县”，《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建武三十年，益济南国六县，明帝削五县。章帝建初八年，复还所削地。桓帝永兴元年，国除”，《河间孝王开传》“灵帝熹平三年，拜河间安王子康为济南王”，是济南国领县时有增省，言“余”者，不定之词。】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御览》“八”下有“九”字。】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吴金华曰：“闻”字当属上句读，“举闻”连文，谓检举奏闻也。】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

【即诛诸吕之朱虚侯刘章也。】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琅邪孝王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数下言宫中多不便利。】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潘眉曰：此即后世迎神赛会之类。】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应劭《风俗通》曰：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岁弥久，莫之匡纠。唯乐安太傅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然政清。陈、曹之后，稍复如故。】】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郡国志》：兖州东郡治濮阳。◎《一统志》：濮阳故城，今直隶大名府开州西南。】不就，称疾，归乡里。【◎易培基曰：以注证之，“归乡里”上宜有“告”字，此当书附。卷三引此志有“告”字。】【◎赵一清曰：○《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琅邪顺王容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长安，盛称东郡太守曹操忠诚于帝，操以此德于邈。○一清案：操虽不就东郡之命，当时犹以此称之也。◎杭世骏说同。】【◎《魏书》曰：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冯本作“外城”。】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水经·阴沟水注》云：谯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文帝以汉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云如车盖，终日乃解，即是处也。◎《御览·一百五十九》引《魏略》云：太祖于谯东五十里泽中筑起精舍，读书射猎，闭绝宾客，即谓之谯东。◎《元和志》：魏文帝祠在谯县东五里，即太祖故宅。◎《一统志》：魏武故宅在亳州东。◎又详见建安十五年注。】】顷之，冀州刺史王芬、【◎《续郡国志》：冀州常山国高邑，刺史治。光武即位于此。◎《寰宇记》：后汉桓、灵之间，冀州刺史常治邺。◎《一统志》：高邑故城，今直隶赵州柏乡县北。】南阳许攸、

【攸，事见建安五年注，又见本志卷六《袁绍传》、卷十《荀彧传》、卷十二《崔琰传》注。】沛国周旌等【◎《续郡国志》：豫州沛国，治相。◎《一统志》：相县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宿州西北。】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合肥，见后建安十三年。◎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不详其名，不知始封之年。◎康发祥曰：董卓废少帝之前，又有王芬等谋而未成，史备书之，以见汉之末造如此。】以告太祖，【◎胡三省曰：以此谋告操，盖亦知操之为时雄矣。◎赵绍祖曰：天下事尚未可知，以此告之，宜其不从也。】太祖拒之。芬等遂败。【◎本志卷十三《华歆传》：王芬阴呼华歆、陶丘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详见《歆传》。】

【◎司马彪《九州春秋》曰：【◎司马彪，事见前。◎《隋书·经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马彪记汉末事。◎《史通·六家篇》云：汉室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录其行事，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直斋书录解题》云：彪记汉末州郡之乱，司、冀、徐、兖、青、荆、扬、凉、益、幽，凡盗贼僭叛皆纪之。◎章宗源曰：“司”即司隶，不在九州之数。《白帖》卷二十九引“刘表攻西鄂”事，题《魏九州春秋》，“魏”字误增。◎沈家本曰：建安十八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彪之称本此。

荀绰《九州记》亦同。】于是陈蕃子逸【◎《后汉书·陈蕃传》：陈留朱震弃官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觉，系狱，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后赦党人，逸官至鲁相。◎惠栋曰：○田鲁《襃记》云：逸字子游。】与术士平原襄楷【◎《后汉书·襄楷传》：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乱，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延熹九年，楷上书切谏，下狱。灵帝即位，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贵族灭矣。”【◎《通鉴》“贵”作“真”。】逸喜。芬曰：“若然者，芬原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胡三省曰：帝先为解渎亭侯，有旧宅在河间。◎弼按：《艺文类聚·六十四》有

《灵帝河间旧庐碑》，河间张超撰。】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续百官志》：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魏书》载太祖拒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胡三省曰：此等语，岂常人所能及哉。】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局本“睹”作“观”，误。】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卢文弨曰：此事不可信。废立何事，而昌言拒之，操不如是之疎也。】】

金城边章、韩遂【◎《郡国志》：凉州金城郡治允吾。◎《一统志》：允吾故城，今甘肃兰州府皋兰县西北。◎边章、韩遂，事见后建安二十年注引《典略》。】杀刺史郡守以叛，【◎

《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征、金城太守陈懿。◎《通鉴》：灵帝中平元年，金城人边章、韩遂素著名西州，群盗诱而劫之，使专任军政，攻烧州郡。四年，韩遂杀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十余万。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遂，行至狄道，州别驾反应贼，害鄙。鄙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与韩遂合。◎弼按：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交马语京都旧故，拊手欢笑。见后建安十六年。是遂本为世家子弟，何以起而从贼？盖由国家昏乱，群贼迫胁，初非本志也。又当时攻杀刺史、郡守，不独黄巾为然。〖渔阳张纯攻杀太守等，亦在此时。又并州杀刺史张益，见《蜀志·刘焉传》。〗如孙坚之杀荆州刺史王叡、南阳太守张咨，刘岱之杀东郡太守桥瑁，张鲁之杀汉中太守苏固，孙权之杀吴郡太守盛宪，张猛之杀雍州刺史邯郸商，袁绍之杀冀州牧壶寿，袁术之杀扬州刺史陈温，李术之杀扬州刺史严象，刘备之杀徐州刺史车胄，比比皆是。天下大乱，互相残杀，纲纪荡然，可哀也已。】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征太祖为典军校尉。【◎此西园八校尉之一，注见前。◎杭世骏曰：○《操别传》云：拜操典军都尉，还谯。沛士卒共叛，袭击之。操得脱身亡走，窜平河亭长舍，称曹济南处士，卧养足创八九日。谓亭长曰：“曹济南虽败，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车牛相送，往还四五日，吾厚报公。”亭长乃以车牛送操，未至谯数十里，骑求操者多。操开帐叱之。皆大喜，始悟是操。】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即少帝辩，何后所生。】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毛本“大”作“太”，误。】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黄恩彤曰：何皇后，进之女弟也。何皇后生皇子辩，王贵人生皇子协。灵帝以辩轻佻，欲立协，属黄门蹇硕辅之。帝崩，硕谋诛进而立协，不果。辩既即位，何后临朝，进以衔硕之故，谋诛宦官。与陈蕃、窦武事同情异，以忠私之分也。藉国事以快私仇，鲜有不败者，况如进之优柔寡断哉。】【◎《魏书》曰：太祖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何焯曰：此注乃事后虚词掠美。厥祖何人，斥言阉竖？◎弼按：《通鉴》作“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赵幼文

曰：《通鉴》、《后汉纪》、郝《书》“外将”俱作“外兵”。】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后汉书·何进传》：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故事久不决。袁绍等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陈琳谏曰：“将军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进不听。◎弼按：陈琳料事之明，与魏武不谋而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宜魏武之爱其才也。详见本志卷二十一《王粲传》。】】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即废少帝辩而立陈留王协也。】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赵一清曰：○《续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宋书·百官志》：骁骑、材官别有营。○一清案：此时无骁骑将军，曹公盖以校尉典营兵也。其后乃置骁骑将军。【◎赵幼文曰：《册府》卷五、《御览》卷二百三十八引“校尉”作“将军”。窃疑操前已为典军校尉，卓欲操与共计事，必当宠以将军之职，无缘独以校尉命之也。】

◎弼按：○《续汉志》、《宋书·百官志》皆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宋志》又云：汉光武初，改屯骑为骁骑，建武十五年，复旧。汉东京五校，典宿卫士。魏、晋犹领营兵。五营校尉，秩二千石。】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郡国志》：司隶河南尹成皋。◎《一统志》：成皋故城，今河南开封府汜水县西北。◎《水经注》：河水经成皋县北县治伾山上，荥带伾阜，岸绝峻周，高四十许丈，即虎牢也。◎《一统志》又云：大伾山在汜水县西北一里。◎弼按：宦官吕强亦成皋人，伯奢或为其族人欤？】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赵幼文曰：毛本“刃”作“刀”。】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冯本无“在”字，误。【◎赵幼文曰：冯本、陈本均无“皆”字。】】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梁章钜曰：《魏书》、《世语》，大同小异，《杂记》近是。“负人”、“负我”二语，遂为千古口实。〖钟惺说同。〗◎周寿昌曰：吕氏子弟宾客果有劫操之心，则杀人已有备，操一人何能敌之？惟伯奢五子皆以父友待操，并无机心，操自疑，故乘其不备而杀之耳。负人负我，灭绝天良，正是天良不能昧处。此事自以郭、孙两说为确，《魏书》全为操文饰，隐其恶以诬吕氏，不足信也。◎赵一清曰：○《御览》卷四百七十八引梁祚《魏国统》曰：初，太祖过故人吕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观君有奔惧之色，何也？”太祖始觉其异，乃悉告之。临别，太祖解佩刀与之，曰：“以此表吾丹心，愿二贤慎勿言。”〖杭世骏引同。〗】】出关，过中牟，【◎《郡国志》：司隶河南尹中牟。◎《一统志》：中牟故城，今河南开封府中牟县东。◎钱仪吉曰：○赵氏云：关，即函谷关也。◎弼按：魏武由洛阳东归，经成皋、中牟而至陈留，所出者为虎牢关。《一统志》： “重险则有虎牢。”在汜水县，一名成皋关。故出关而至中牟，若函谷关，在洛阳之西，非东行所经。钱、赵说均误。】为亭长所疑，【◎《续百官志》：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赵幼文曰：郝《书》无“邑中”二字。】为请得解。【◎《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胡三省曰：白中牟令也。◎《水经·渠水注》：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间行出中牟，为亭长所录。郭长公《世语》云为县所拘，功曹请释焉。】】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

【◎《后汉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初平元年正月癸酉，董卓杀弘农王。◎《董卓传》：废帝为弘农王，迁太后于永乐宫，遂以弑崩。◎又云：及闻东方兵起，乃鸩杀弘农王。◎《通鉴》：中平六年九月丙子，卓鸩杀何太后。初平元年正月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鸩杀弘农王辩。◎是卓杀何太后及弘农王非一时之事，相距数月，而陈《志》连类而书，均系于中平六年，似失之略。本志《董卓传》云“寻又杀王及何太后”，其失亦同。】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郡

国志》：兖州陈留郡己吾。◎《一统志》：己吾故城，今河南归德府宁陵县西南。】【◎《世语》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赵幼文曰：《册府》卷五引“众有”二字乙。】◎卫兹，事详见本志卷二十二《卫臻传》及注。◎弼按：糜竺以奴客、金银、货币助刘备，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孙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皆此识英雄于微时者也。】】是岁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续百官志》：有前、后、左、右将军。◎蔡质《汉仪》曰：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袁术，传见后。】冀州牧韩馥、【◎《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刘焉传》：焉以刺史威轻，建议改置牧伯。】【◎《英雄记》曰：【◎《隋书·经籍志》；《汉末英雄记》八卷，王粲撰，残阙，梁有十卷。◎《唐经籍志》：《汉书英雄记》十卷，王粲等传。〖“书”字当为 “末”字之误。〗◎姚振宗曰：《郡国志》“会稽郡”注引《英雄交争记》言初平三年事，似即此书，本名《英雄交争记》，后人省“交争”字，加“汉末”字。又其中不尽王粲一人之作，故《旧唐志》题“王粲等撰”。◎沈家本曰：裴注但称《英雄记》，省文。】【◎余按：此为全书首引《英雄记》处，若依裴氏之例，似应连书“王粲《英雄记》”。可知裴氏或不以此书为王粲所作，或此所引《英雄记》别为一书，与王书无涉，或《英雄记》本不知著者，后人臆加王粲之名。】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续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御史大夫之丞也。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后又属少府。◎互见《鲍勋传》。】董卓举为冀州牧。【◎《蜀志·许靖传》：董卓秉政，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之在勃海，【◎《郡国志》：冀州渤海郡治南皮。◎《一统志》：南皮故城，今直隶天津府南皮县东北。】馥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

【◎《后汉书·袁绍传》建安元年，绍上书云“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不得踵系”，盖谓此也。◎《续百官志》：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胡三省曰：部从事，部郡国从事也。勃海一郡，遣部从事数人守之，恐绍起兵也。◎弼按：斯时首倡义者，实为臧洪，说张邈兄弟，约刘岱、孔伷、桥瑁，始有酸枣之盟。〖详见后《臧洪传》。〗而桥瑁遂移书州郡矣。】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续百官志》：诸州皆有从事史、假佐，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后汉书·袁绍传》作“治中刘惠”。】“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惭色。【“而”疑作“面”。【◎赵幼文曰：而，犹乃也，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卢说疑非。】】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后汉书·袁绍传》章怀注引《英雄记》曰：刘子惠，中山人。兖州刺史刘岱与其书，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阿凶逆，宁可得置？”封书与馥，馥得此大惧，归咎子惠，欲斩之。别驾从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愿并见斩，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扫除宫门外。】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通鉴考异》曰：范《书》、《魏志》具有此事，范《书》在举兵之后，

《魏志》在举兵之前。若在举兵后，时绍已为盟主，馥何敢禁其发兵？若在举兵前，则近是也。今从《魏志》。◎弼按：馥为冀州牧，本董卓所举，勃海为其所属，故钤制绍之动摇。迨内有三公之移书，外有州郡之蜂起，始听绍举兵，此殆逢纪所谓庸才耳。】】豫州刺史孔伷、

【◎章怀注引《九州春秋》“伷”为“胄”。豫州刺史，见《贾逵传》。◎吴增僅曰：○沈《志》：豫州，汉治谯，魏治安成。○钱大昭据《郡国志》，谓豫州刺史治谯，魏武立谯郡，改治汝南项县。○案诸说，各言一时事。《贾逵传》“文帝出征，逵从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是

魏初犹治谯。“明帝即位，时州军在项”，是明帝时，徙治项。徙治安成，当在正始、嘉平之际。】【◎《英雄记》曰：伷字公绪，陈留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五“承师”门内云“泰山都尉，鲁孔宙季将”，下注云“王粲《汉末英雄纪》、张璠《汉纪》，宙字公绪”。

◎弼按：朱说误。范《书·孔融传》“父宙，泰山都尉”，伷为陈留人，孔融为鲁国人，绝不相涉。孔宙，事见本志《崔琰传》注引《续汉书》。】◎张璠《汉纪》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李贤曰：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吴金华《考释集锦》引唐长孺说，以清谈为清议，说详彼。】】】兖州刺史刘岱、【◎《郡国志》：兖州山阳郡昌邑，刺史治。◎马与龙曰：兴平中，曹操领兖州牧，徙治鄄城。魏兖州自鄄城移治廪丘，见《寰宇记》。◎《一统志》：昌邑故城，今山东济宁州金乡县西北四十里。】【岱，刘繇之兄，事见《吴志》。【◎《后汉书·刘宠传》：岱在公山，繇字正礼，兄弟齐名称。董卓入洛阳，岱从侍中出为兖州刺史，虚己爱物，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贼入兖州，岱击之，战死。◎《献帝纪》：黄巾击杀岱于东平。】】河内太守王匡、【◎《郡国志》：司隶河内郡治怀。◎《一统志》：怀县故城，今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南。】【◎《英雄记》曰：匡字公节，泰山人。【◎《郡国志》：兖州泰山郡治奉高。◎《一统志》：奉高故城，今山东泰安府泰安县东北十七里。】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后汉书·何进传》：进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弼按：据《何进传》，“东发其郡强弩”之文，当为泰山郡。泰山郡属兖州。裴注引《英雄记》之“徐州”，当为“兖州”之误。】【◎吴金华曰：查考汉制，三府掾属中并无“进符使”之职。此文当于“府”字绝句。】会进败，匡还州里。【◎宋本、元本、冯本、官本，“州”作“乡”。◎弼按：范书《袁安传》“见敬于州里”，《荀淑传》“州里称其知人”，《九州春秋》“韩遂语樊稠曰：与足下州里人”，本志《吕布传》“王允以布州里壮健”，盖当时称“乡里”为“州里”，作“州”不误。【◎吴金华曰：作“乡里”，是。乡里，指所居之乡。“州里”一词，通常泛指一州范围，亦指同出一州之人。则卢氏“作‘州’不误”之说断难成立。】】起家，拜河内太守。◎谢承《后汉书》曰：【◎《吴志·妃嫔传》：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弟承，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会稽典录》曰：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隋书·经籍志》：《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章宗源曰：史无帝纪，惟闻此书。《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承《书》有《风教传》，亦创见也。◎姚振宗曰：《隋志》云“无帝纪”，似谓其亡秩。《唐志》多出三卷，似即帝纪之佚存者。◎沈家本曰：谢《书》有志，《舆服》、《百官》见《史通》，《地理》见《郡国志》注。有传，《风教传》见《书钞》，《东夷传》见《御览》。◎姚之骃曰：谢《书》，东汉第一良史，凡所载忠义、名卿及通贤、逸士，其芳言懿钜，半为《范书》所遗。◎侯康曰：《匡谬正俗》卷五谓承《书》失实，洪亮吉亦云《承书》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纰缪非一端。姚之骃谓谢《书》极博，蔚宗过为删除，其说甚当。盖谢之胜范在此，不及范之精严，亦在此。◎弼按：谢《书》有姚之骃辑本四卷，孙志祖辑本五卷，〖见《读书脞录》。〗汪文台辑本八卷。承撰《后汉书》事，互见《吴志·妃嫔传》。】匡少与蔡邕善。【邕，事见后《董卓传》注。】其年为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毛本“胡”作“何”，误。◎《续百官志》：执金吾，一人，二千石，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吾，犹御也。◎应劭曰：执金革以御非常。◎胡母班，事见本志《袁绍传》注。】班亲属不胜愤怒，与太祖并势，共杀匡。】【◎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按后文所列诸人屯兵处，独缺王匡、鲍信，信名位微，又其传曰“协规太祖”，其统属于操无疑。匡所以阙如，必是见并于操，如谢承之说。◎弼按：范《书·袁绍传》“绍与王匡屯河内”，陈《志》或以匡在本境，故不必言其屯兵之处耳。本志《董卓传》 “河内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阳津，将以图卓”，是匡有屯兵处，可证。李说殆未审耳。◎又按：本志卷二十三《常林传》“匡遣诸生于属县微伺吏民罪负，便收之，考责钱谷赎罪，

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是匡自有取死之道，谢《书》盖竟言其事耳。若谓起兵之初即见并于操，恐不然也。◎沈家本曰：鲍信时为济北相，相与太守同为二千石，不得谓之名位微。刘岱为兖州刺史，济北属兖州，故信属于岱。至传言“协规太祖”，乃指信迎操为兖州牧事，非谓起兵时事。】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胡三省曰：瑁音冒。◎何进召瑁屯成皋，见前注。】【◎《英雄记》曰：瑁字元伟，玄族子。【玄，事见前。】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续汉志·五行志二》刘昭注引应劭曰：关东义兵先起于宋、卫之郊。东郡太守桥瑁负众怙乱，陵蔑同盟，忿嫉同类，以殒厥命。陈留、济阴迎助，谓为离德，弃好即戎，吏民歼之。◎弼按：此盖指刘岱杀瑁事也，事见后。】山阳太守袁遗、【山阳郡治昌邑。昌邑，注见前，盖与兖州刺史同治。】【◎遗字伯业，绍从兄。【◎《后汉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曰：遗，绍从弟。】为长安令。【◎《郡国志》：司隶京兆尹长安。◎

《一统志》：长安故城，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县西北十三里。】河间张超尝荐遗于太尉朱儁，【◎此张超与后广陵太守张超别为一人。◎《后汉书·文苑传》：张超字子并，河间鄚人，留侯良之后。有文才。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儁征黄巾，为别部司马。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朱儁传》：儁字公伟，会稽上虞人。熹平中，举孝廉。光和元年，拜交阯刺史，以功封都亭侯。及黄巾起，与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悉破平之。嵩归功于儁，进封西乡侯，拜右车骑将军。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称遗“有冠世之懿，幹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俦。”事在超《集》。【◎《隋书·经籍志》：别部司马张超《集》五卷，亡。◎严可均《全后汉文》辑超文凡五篇。】◎《英雄记》曰：绍后用遗为扬州刺史，【◎《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历阳，刺史治。◎刘昭注引《汉官》云：刺史治寿春。◎顾野王《舆地记》：刺史先理历阳，后理寿春，后又徙曲阿。◎钱大昕曰：刘注引《汉官》刺史治，与《志》不同。以予考之，汉末州治，实在寿春。初平四年，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遂据淮南。淮南，即寿春也。《志》所书者，顺帝永和以前之制，而应劭撰《汉官》在献帝之世，故有不同。刘繇为刺史，又徙治曲阿。群雄交争，各据形便，未可执一为定也。◎《一统志》：历阳故城，今安徽和州治。】为袁术所败。【见后《袁术传》注。】◎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语在文帝《典论》。【见后《文纪》注。】】济北相鲍信【◎《郡国志》：兖州济北国，治卢。◎《一统志》：卢县故城，今山东济南府长清县南二十五里。◎《通鉴》：何进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皆泰山人。进使还乡里募兵。】【信，事见子勋传。【见本志卷十二。】】同时俱起兵，【◎赵幼文曰：《文选》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李善注、《御览》卷九十三引“起”下俱无“兵”字。】众各数万，【◎赵一清曰：○《后汉书·崔寔传》：寔从兄烈，烈子钧，少交结英豪，有名称，为西河太守。献帝初，钧与袁绍俱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狱，锢之。○卷末裴注引《傅子》曰“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即其人。盖亦与诸人同起兵者，而承祚遗之。◎弼按：是时同起兵者，尚有广陵太守张超、长沙太守孙坚、青州刺史焦和，见《后汉书·袁绍传》、《臧洪传》、袁宏《后汉纪》、《吴志·孙坚传》。又本志《刘表传》“表亦合兵，军襄阳”，《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云“刘备亦起军从讨董卓”。】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洪饴孙曰：奋武将军一人，第四品。】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郡国志》：兖州陈留郡酸枣。◎《一统志》：酸枣故城，今河南卫辉府延津县北十五里。◎《后汉书·袁绍传》“绍与王匡屯河内，伷屯颍川，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枣”，是曹操、鲍信俱屯酸枣也。下文“酸枣未易攻”，可证。】术屯南阳，【◎《通鉴》云：术屯鲁阳。◎胡注：鲁阳，属南阳郡。】伷屯颍川，馥在邺。【◎《郡国志》：冀州魏郡治邺。

◎《一统志》：邺县故城，今河南彰德府临彰县西。◎弼按：当时屯兵形势，袁绍进兵在诸

军之前。】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二周，东西周也。◎《史记·周本纪》索隐云：西周，河南也。东周，巩也。高诱曰：“西周王城，今河南。东周成周，故洛阳之地。”

◎《世本》：西周桓公居河南，东周惠公居洛阳。◎贾谊《过秦论》“吞二周而亡诸侯”李善注引《史记》曰：始皇灭二周，置三川郡。◎《通鉴》作“向使董卓倚王室，据旧京”，似不如陈《志》之明确。魏武此言，盖谓向使卓初闻兵起，即据二周之险也。】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由酸枣西进，拟据成皋之险。】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郡国志》：司隶河南尹荥阳。◎《一统志》：荥阳故城，在今河南开封府荥泽县西南。◎《汉书·高帝纪》：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宋祁曰：“荥”旧本作“熒”。◎王念孙曰：凡《史记》、《汉书》中“荥”阳字作“滎”者，皆后人所改。◎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熒泽字，古从火，不从水。《周官经》“其川熒雒”，

《诗·定之方中》郑笺“及狄人战于熒泽”，《尔雅》注“圃田在熒泽”，皆从“火”。《玉篇·焱部》熒字下云“亦熒阳县”。汉《韩勑后碑》“河南熒阳”，《刘宽碑阴》“河南熒阳”，然则熒泽、熒阳，古无从水者。经典、《史记》、《汉书》、《水经注》，“熒”字多作“荥”，盖天宝以前确知不当从水，而其后浅人以为水名，不当从火，遂尔纷纷改窜，然善本亦时有存者。◎谢鍾英曰：○班《志》：汴水，在荥阳西南。○《水经注》：《春秋》“晋、楚战于泌”。泌，音卞。○鍾英案：荥阳汴水即渠水，今荥阳县北。《水经注》“渠水出荥阳北河”是也。】遇卓将徐荣，【徐荣，玄菟人，为董卓中郎将，见《公孙度传》。】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

【卫兹战死荥阳，见本志《卫臻传》。】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赵幼文曰：《御览》卷九十三引“乘”上无“所”字。】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胡三省曰：中，竹仲翻。被，皮义翻。创，初良翻。从，才用翻。◎弼按：○本志《曹洪传》：洪曰：“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遂步从到汴水。○《水经注》：济水又东迳荥阳县北，曹太祖与徐荣战不利，曹洪授马于此处也。◎赵一清曰：○王嘉《拾遗记》：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让帝。其马号曰“白鹄”，【诸书引之，或作“白鹤”。】此马走时惟觉耳中风声，足似不践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马共济，行数百里，瞬息而至，马足毛不湿。时人谓乘风而行，亦一代神骏也。谚曰：凭空虚跃，曹家白鹄。】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渤海引河内之众【◎胡三省曰：渤海，谓袁绍也。】临孟津，【◎《郡国志》：司隶河内郡河阳。◎杜预曰：县南孟津。◎《春秋传》云：天王狩于河阳。◎《十三州志》云：治河上。◎郦道元云：孟津河也。◎《一统志》：孟津，在今河南怀庆府孟县南十八里。◎

《书·禹贡》：导河，又东至于孟津。◎《水经注》：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故曰 “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史记》：汉王军荥阳，取敖仓。◎孟康曰：敖，地名，在荥阳西北山上，临河，有大仓。◎《郡国志》：河南尹荥阳，有敖仓。◎刘昭注：周宣王狩于敖，《左传·宣十二年》“晋师在敖、鄗之间”，秦立为敖仓。◎《括地志》：敖仓，在荥泽县西北十五里。】塞轘辕、太谷，【◎胡三省曰：塞，悉则翻。轘，音環。◎李贤曰：大谷、轘辕在洛阳东南。◎《郡国志》：河南尹缑氏有轘辕关。◎《一统志》：轘辕关，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师县东南轘辕山上，东接巩县，南接登封县界。◎《吴志·孙破虏传》：进军大谷，拒雒九十里。◎《一统志》：大谷关在今河南府洛阳县东南大谷口，今为水泉关。两岸陡绝，山径崎岖，可以戍守。◎何焯云：太谷当作大谷。◎弼按：灵帝中平元年，置八关都尉。八关，谓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胡三省曰：此谓袁术也。◎弼按：

称将军者，术时为后将军也。◎赵一清曰：袁术屯南阳，而与绍不相能，故不与河北之军合，操盖谋兼用之。】军丹、析，入武关，【◎《郡国志》：南阳郡丹水，故属弘农。析，故属弘农，有武关，在县西。◎《一统志》：丹水故城，在河南南阳府淅川县西。析县故城，在南阳府内乡县西北。武关，在陕西商州东。◎《寰宇记》：丹水，汉因水名置县，今废，城在内乡县西南。其城南临丹水。◎《史记》：楚襄王元年，秦发兵出武关，取析。汉置析县，因析水为名。◎《战国策》：苏秦说楚威王曰：“秦一军出武关，则鄢、郢动矣。”◎《史记》：楚怀王三十年，秦遗楚王书“愿会武关”，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应劭曰：武关，秦南关，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弘农界。◎《商州志》：关在州东武关山下，北接高山，南临绝涧，去河南内乡县一百七十里。】以震三辅：【◎《后汉书·光武纪》：三辅豪杰共诛王莽。◎章怀注：三辅，谓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共在长安中，分领诸县也。◎《续百官志》：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胡三省曰：观操之计，但欲形格势禁，待其变起于下耳，非主于战也。◎何焯曰：此项羽战河北，高祖西入关之势也。卓兵方盛，未挫于外，故坚壁勿战，待衅内作而后乘之。◎弼按：魏武此策，取三面合围之计，当时地利、兵谋瞭如指掌，此习读书传、究心兵略之效，所以为一世之雄。惜其无周公、管仲之志耳。】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惇时为奋武将军司马，见《惇传》。】刺史陈温、【陈温，事见后《袁术传》及注。温为术所杀，此与陈泰之弟温别为一人。】丹杨太守周昕【◎ “杨”当作“阳”。◎《郡国志》：扬州丹阳郡治宛陵。◎《一统志》：宛陵故城，今安徽宁国府宣城县治。◎袁术以吴景领丹阳太守，讨周昕，据其郡，见《吴志·妃嫔传》。王郎使周昕与孙策战，策破昕，斩之，见《吴志·宗室传》。昕，事详见《吴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郡国志》：豫州沛国龙亢。◎《一统志》：龙亢故城，今安徽凤阳府怀远县西七十五里。◎《曹洪传》：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阳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士卒多叛。【◎

《魏书》曰：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毛本“十”作“千”，误。】余皆披靡，【◎《史记·项羽纪》：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正义》云：靡，言精体低垂也。】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至铚、建平，【◎《郡国志》：沛国铚、建平。◎《一统志》：铚县故城，今凤阳府宿州西南四十六里。建平故城，今河南归德府永城县西南。】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胡三省曰：从袁绍也。】

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

《郡国志》：幽州广阳郡治蓟。本燕国。刺史治。◎《一统志》：蓟县故城，今顺天府大兴县西南。◎虞，事见本志卷八《公孙瓒传》。】太祖拒之。【◎何焯曰：以杀君讨卓，无故又改立君，是二卓也。】【◎《魏书》载太祖答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胡三省曰：昌邑，谓昌邑王贺也。】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监本、官本“君”作 “军”，误。】我自西向。【◎胡三省曰：幽州在北，长安在西，故操云然。◎何焯曰：虞在幽州，故云北面，长安为行在所，故云西向。】】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赵一清曰：《后汉书·徐璆传》注，举玺向肘者，乃是袁术逼夺孙坚妻之物。魏武曰：“我在，不听汝乃至此。”其事为有征。今以弟移作兄，陈承祚之疏也。◎沈钦韩曰：绍之事在共讨董卓时，其云“玉印”，不必定是传国玺。又术拘坚妻夺玺，在坚殁后，距讨卓时已三年。术在淮南，何缘举向曹操？此注合二袁两事为一，大谬。◎弼按：沈说是。初平元年，术在南阳，与操隔绝。术拘坚妻夺玺，范《书·术传》在初平四年。是时，术方与操战于匡亭，更无举玺向操之事。范《书·徐璆传》章怀注误引卫宏之说，赵氏又误引此注，陈《志》实

不误也。〖卫宏说，见建安十三年注。〗】太祖由是笑而恶焉。【◎《魏书》曰：太祖大笑曰： “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

【◎何焯曰：绍此时仅为一郡守，并未得韩馥让州，未应意盛若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

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夏四月，卓还长安。【◎赵一清曰：《续五行志》：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详见《绍传》。】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眭，申随反。【◎赵一清曰：此裴注音释，后同。◎弼按：范《书·朱儁传》“眭固”作“畦固”。】】十余万众【◎《后汉书·朱儁传》：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号曰飞燕。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本志卷八《张燕传》同。〗◎杜佑曰：汉朝歌县西北有黑山。◎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黑山，在封丘县北三里。〖◎弼按：里数似误。〗○曹学佺《名胜志》：黑山，一名墨山，在淇县西北五十里，墨子昔居于此。◎弼按：○《一统志》：黑山在河南卫辉府濬县西北七十里，周五十里。○《名胜志》：黑山多削壁怪石，迴溪曲涧，盘郁其中。】略魏郡、【魏郡治邺，注见前。】东郡，王肱不能御，【◎钱大昭曰：“东郡”下当有“太守”二字。【◎余按：下文明言“击白绕于濮阳”，则黑山亦寇东郡无疑，似不当加“太守”二字。】】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濮阳，东郡治，注见前“东郡”下。】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郡国志》：兖州东郡东武阳。◎《一统志》：东武阳故城，今山东曹州府朝城县西。〖姚范云“今东昌府朝城”，误。朝城不属东昌。〗◎钱大昭曰：东郡本治濮阳，曹公改治，故特书之。臧洪为东郡太守，亦治东武阳。】

三年春，太祖军顿丘，【顿丘，注见前。】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胡三省曰：毒等时掠魏郡，屯于西山。◎弼按：曹公西入山者，即西入黑山也。黑山为毒等本屯，胡注谓“入西山”，似误。】【◎《魏书》曰：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太祖曰： “孙膑救赵而攻魏，【◎《史记·孙武传》：孙膑生阿、鄄之间，孙武之后世子孙也。魏伐赵，赵请救于齐。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大破梁军。】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后汉书·耿弇传》：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张步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菑。弇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遂攻临淄，半日拔之。◎章怀注：西安，县名，属齐郡，故城在今青州临淄县西北。】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赵幼文曰：郝《书》 “败”字作“拔”。】虏不能拔武阳必矣。”遂乃行。】毒闻之，弃武阳还。【◎赵一清曰：东武阳，魏属阳平郡。至拓拔魏，始去“东”字。此云“武阳”，盖蒙上文而言也。】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於夫罗于内黄，【◎胡三省曰：内黄县属魏郡，陈留有外黄，故加“内”。◎

《一统志》：内黄故城，今河南彰德府内黄县西北。◎姚范谓“内黄，今大名府属”，误。】皆大破之。【◎何焯曰：乌巢之役，袁氏之谋略同而成败异焉，故用兵贵知彼己也。】【◎《魏书》曰：於夫罗者，南单于子也。【◎潘眉曰：於夫罗父南单于名羌渠，见《晋书·刘元海传》。◎《后汉书·南匈奴传》：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於夫罗立。◎弼按：○章怀注：於夫罗，前赵刘元海之祖。元海为乱晋之首。】中平中，发匈奴兵，於夫罗率以助汉。会本国反，杀南单于，於夫罗遂将其众留中国。因天下挠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章怀注引薛莹《书》曰：黄巾郭泰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时谓之白波贼。◎惠栋曰：西河在洛阳北千二百里。《通鉴》胡注据宋白《续通典》以为在河南府河清县者，非。】破太原、河内，【◎《郡国志》：并州太原郡治晋阳。◎《一统志》：晋阳故城，今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治。◎河内，注

见前。】抄略诸郡为寇。】

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毛本“吕”误作“李”。】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汜等杀允，攻布。布败，东出武关。【武关，见前。允、布杀卓，傕、汜杀允事，俱详见后卓、布传。】傕等擅朝政。

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赵幼文曰：《文选·册魏公九锡文》李善注引作“青州黄巾众有百余万人兖州”。《御览》卷九十三引作“青州黄巾众百余万”。卷二百九十引《通典》亦作“百余万”。疑此“百”下脱“余”字。下文“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可证。】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郡国志》：兖州任城国，治任城。东平国，治无盐。

◎《一统志》：任城故城，今山东济宁州治。无盐故城，今山东泰安府东平州东二十里。】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赵幼文曰：《御览》卷二百九十引《通典》“后”上有“然”字。】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赵幼文曰：《御览》卷九十三、

《册府》卷五五引“为”下有“贼”字，似应据补。郝《书》作“为贼所杀”，亦有“贼”字。】◎何焯曰：光武击铜马于鄡，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此成败之可参质者也。明季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此谋，督促出战，遂皆为刘岱之续。】【◎《世语》曰：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陈宫，字公台，东郡武阳人，详见本志《吕布传》及裴注引鱼氏《典略》，又见《后汉书·吕布传》。】“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通鉴》作“宫请说州中纲纪”。

【郝《书》同。】◎胡注：纲纪，谓州别驾及治中诸从事也。】明府寻往牧之，【◎操为东郡太守，陈宫为东郡人，故称明府。◎胡三省曰：牧之，谓为州牧也。】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宋书·百官志》：刺史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治中从事史一人，主财谷簿书。◎杜佑曰：旧解以为别乘传车，故曰“别驾”。◎应劭《汉官》曰：功曹从事，即治中也。◎治中，注又见前。】“天下分裂而州无主。【一本 “天下”上有“今”字。】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信乃与州吏万潜【潜后以长史共署名劝进魏王，事见后。又据《文纪》引丁亥令，潜后为少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易培基曰：牧，《通鉴》作“刺史”。】【◎《后汉术·袁绍传》：建安元年，绍上书云：“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域。臣辄承制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是操之牧兖州，虽由陈宫、鲍信等之推戴，然亦假藉朝命也。◎又按：

○范《书·吕布传》注引《典略》云：金尚，金兆人，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部，而太祖已临兖州，尚依袁术。○是此时群雄割据，虽有朝命，亦不承受也。又《绍传》云“黄巾十万”，与上文言“黄巾百万”不合，未知何以相悬若是。观下文“受降卒三十万余万”，则《绍传》误也。】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郡国志》：东平国寿张。◎《一统志》：寿张故城，今东平州西南。】信力战斗死，【◎信力战，事见子勋传注。◎《水经·汶水注》：汶水又西至寿张故城东，潴为泽渚。初平三年，曹公击黄巾于寿张东，鲍信战死于此。】仅而破之。

【◎《魏书》曰：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太祖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贼稍折退。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操为济南相，禁断淫祀，事见前。】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宋本、冯本、监本“乙”作“一”。【◎赵幼文曰：郝《书》“黄”字作“皇”，“乙”字亦作“一”。】

◎潘眉曰：太乙者，天之贵神。黄巾张角自称黄天，此“中黄太乙”当既黄巾之美号。】似若知道，今更迷惑。【◎吴金华曰：更，犹却也，反也，转折之词。】汉行已尽，黄家当立。

【◎姚范曰：黄巢后亦称黄家。】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见檄书，呵骂之，【◎赵幼文曰：绍兴本作“呵之罪”，郝《书》作“呵数其罪”。】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退走。】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冯本无“众”字，《通鉴》同。【◎吴金华曰：《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七引《魏志》亦无“众”，而《册府元龟》卷四百二十四有“众”。据本志《鲍信传》注引《魏书》观之，令人“购求信丧”者，曹操也；令人“刻木如信形状”者，曹操也；“祭而哭焉”之主事者，亦曹操也。然则“刻木”之前忽有一“众”字，实属可疑。◎赵幼文曰：陈本、《白帖》卷五十二、《御览》卷三百九十六引俱无“众”字。又郝《书》、《御览》卷三百九十六引“形”下无“状”字，疑“形”、 “状”二字当衍其一。】】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济北，注见前。】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胡三省曰：所降者，青州黄巾也，故号青州兵。◎何焯曰：魏武之强，自此始。◎弼按：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人入渤海，公孙瓒破之于东光界，斩首三万，见范《书·瓒传》及《水经·淇水注》。】

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

【◎《郡国志》：青州平原郡平原、高唐。兖州东郡发干。◎《一统志》：平原故城，今山东济南府平原县西南五十里。高唐故城，今济南府禹城县西南境。发干故城，今山东东昌府堂邑县西南。◎刘备先后为高唐令、平原令、领平原相，见《蜀志·先主传》。】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何焯曰：外为绍用，实所以保据兖州也。◎弼按：操是时纳毛玠之言，遣使至长安，董昭、钟繇皆为操道地，详玠、昭、繇传。】

四年春，军鄄城。【◎《郡国志》：兖州济阴郡鄄城。◎《一统志》：鄄城故城，今山东曹州府濮州东二十里。◎《通鉴》作“甄城”。◎胡三省曰：甄音绢，蜀本作“鄄”，为是。

◎《水经注》：沇州旧治，魏武创业始于此。河上之邑，最为峻固。◎《续汉志》：兖州刺史治昌邑。◎宋白曰：汉献帝于鄄城置兖州，盖曹操以刺史始治此。◎严衍曰：沇，即“兖”字。◎赵一清曰：东汉兖州刺史本治昌邑，魏武移治鄄城。◎惠栋曰：○鄄，卫邑，从邑，垔声。案《汉隶字源》，“鄄”亦作“甄”，古字通也。○《春秋》：庄十四年，单伯会齐侯于鄄。○杜预云：今甄城。】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郡国志》：荆州武陵郡汉寿，刺史治。南郡襄阳。◎吴增僅曰：荆州故治汉寿，刘表领荆州，治襄阳。◎《一统志》：汉寿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东北六十里。襄阳故城，今湖北襄阳府襄阳县治。】术引军入陈留，【陈留，注见前。】屯封丘，【◎《郡国志》：兖州陈留郡封丘。◎《一统志》：封丘故城，今河南卫辉府封丘县治。◎胡三省曰：○宋白云：封丘，古封国之地，《左传》所谓“封父之繁弱”是也。汉为封丘县。】黑山余贼及於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郡国志》：陈留郡平丘，有匡。注曰：匡人之亭，曹公破袁术处。◎《一统志》：平丘故城，今直隶大名府长垣县西南五十里。】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郡国志》：陈留郡襄邑。◎《一统志》：襄邑故城，今河南归德府睢州西一里。】追到太寿，【◎赵一清曰：太寿不见于两汉志，大约在宁陵、襄邑之间。◎详《夏侯惇传》。】决渠水灌城。【◎谢鍾英曰：决睢阳渠水也，《夏侯惇传》“断太寿水作陂”，陂在今睢州东。】走宁陵，【◎《郡国志》：豫州梁国宁陵。◎《一统志》：宁陵故城，今归德府宁陵县南。◎胡三省曰：古宁城，汉高祖改为宁陵县。】又追之，走九江。【【何校改“走”作“至”。】◎王先谦曰：据《淮水注》，秦立郡治寿春，兼得庐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汉淮南王都寿春，郡治亦当在此。◎《续志》：后汉治阴陵。◎吴增僅曰：九江郡治寿春。◎谢鍾英曰：寿春，班《志》“九江郡治”，沈《志》“魏淮南郡治”。◎弼按：九江郡，西汉治寿春，东汉治阴陵，汉末治寿春，三国魏、吴分据，吴割入庐江，魏改曰淮南，仍治寿春。汉末扬州刺史亦治寿春。◎《一统志》：寿春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夏，太祖还军定陶。【◎

《郡国志》：兖州济阴郡治定陶。本曹国，古陶尧所居。◎《一统志》：定陶故城，今山东曹州府定陶县西北四里。】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郡国志》：徐州下邳国，治下邳。◎《一统志》：下邳故城，今江苏徐州府邳州东三里。◎谢鍾英曰：今宿迁县西一百里，旧邳州是。◎李贤曰：○《风俗通》云：阙，姓也，承阙党童子之后，纵横家有阙子著书。◎顾炎武曰：谶文言“代汉者，当涂高”，当涂而高者，阙也。故阙宣自称天子。◎孙愐曰：阙姓出下邳，汉有荆州刺史阙翊。◎《通鉴考异》云：范《书·陶谦传》作“阎宣”。】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郡国志》：徐州东海郡郯，刺史治。◎吴增僅曰：汉末徙治下邳。

◎《一统志》：故郯城，今山东沂州府郯城县西二十里。◎《城冢记》：郯城周十余里，西南去邳州八十里，今与邳州接界。】取泰山华、费，略任城。【◎泰山、任城，俱见前。◎《汉书·地理志》：泰山郡华。◎王先谦曰：○《续志》：后汉省。◎吴卓信云：《后汉·光武十王传》“永平二年，以华县益琅邪”，是明帝时尚有华县。《三国志》称“臧霸，泰山华人”，郭班《世语》言“曹嵩在泰山华县”，《泰山尉孔宙碑阴》所列门生故吏，诸名亦有题“泰山华”者，然则东汉原有华县，殆省并旋复耳。◎《郡国志》：兖州泰山郡费。◎《一统志》：华县故城，今山东沂州府费县东北六十里。费县故城，今费县西北二十里。◎班《志》：费，故鲁季氏邑。◎华、费，互见《曹仁传》。华，又见《臧霸传》。】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通鉴》：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陶谦击杀之。

◎《通鉴考异》云：《魏志·武纪》言谦“与宣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谦传》亦云“谦始与合从，后遂杀之，并其众”，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借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盖谦别将与宣共袭曹嵩，故曹操以此为谦罪而伐之耳。◎牛运震《读史纠谬》卷四曰：谦亦州牧，安有与贼党举兵略城之理？据范《书》本传，乃知谦因贼势盛，以计取之，初与连和，而后遂并之也。】是岁，孙策受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胡三省曰：建业谓之江东。◎弼按：○《汉书·项籍传》：方今江西皆反。○顾炎武云：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今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江西。又按《项籍传》：“召平谓项梁曰：‘江东已定，宜急引兵西击秦。’梁乃渡江而西。”谓渡江而北也。】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易培基曰：后，《通志》作“复”。】董卓之乱，避难琅邪，【◎《郡国志》：徐州琅邪国，治开阳。◎《一统志》：开阳故城，今山东沂州府兰山县北。◎余见《卞后传》。】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曹嵩之死，在初平四年，陈《志》盖追言之，故曰“初”。本志《陶谦传》亦在初平四年，《通鉴》同。◎《水经·泗水注》：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虑、睢陵、夏丘等县。以其父避难，被害于此，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自是数县无人行迹，亦为暴矣。◎本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所云亦同。◎本志《陶谦传》注引《吴书》云：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谦不奉诏，曹公得谦上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是操虽报私雠，亦假借王命，遂诬谦与阙宣合谋，庶师出有名耳。然以所过残戮，故郡县皆叛应吕布，孟卓、公台反颜为敌，非有文若、仲德三城之固守，操几于不免矣。】【◎《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赵幼文曰：《御览》卷三百七十八引“千”字作“十”。】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后汉书·宦者传》：嵩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赵一清曰：嵩少子名疾，或别为一人。】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宋本、冯本、监本，“能”作“时”。【◎吴金华曰：时，及时。不时，相当于“不即”，犹言不能及时。】】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后汉书·应奉传》：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子劭，字仲远。少笃学，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中平三年，举高第，

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众入郡界，劭连与贼战，贼皆退却。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泰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韦曜《吴书》曰：【◎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吴志》有传。◎《隋书·经籍志》：《吴书》二十五卷，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阙。◎《唐经籍志·编年类》：

《吴书》五十五卷，韦昭撰。◎《艺文志·正史类》：韦昭《吴书》五十五卷。◎《史通·正史篇》：吴大帝之季年，始命撰《吴书》。至少帝时，更勅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沈家本云：隋、唐志作“昭”，从其本名。迨唐出全本，至宋又亡。据《吴志》本传及《薛莹传》，韦书未成，华、薛续成之，《史通》云“曜终其书”，殊非事实。惟书非成于韦手，而体例皆韦所定，不为孙和作纪，乃其一端，故书成仍属韦耳。◎章宗源曰：昭书名吴，自以吴为主。然裴注所引，称魏为帝，坚、策、权、晧称名，窃疑称名之法，非昭原本。】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胡三省曰：重，直用翻。两，音亮。◎弼按：此为招祸之媒。】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余按：闿奔淮南，投袁术也。前袁术为曹操所败，走据淮南，闿新杀操父，惧操见伐，故往依之。范《书·孝明八王传》注引谢承《书》曰“袁术使部曲将张闿阳私行到陈，之骆俊所，俊往从饮酒，因诈杀俊”，即其人。】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后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钱大昕曰：案《应劭传》谓“谦使轻骑追杀嵩”，二说互异，当以《谦传》为正。操欲吞并徐部，文致谦罪，以为出兵之名耳。韦曜《吴书》谓“归罪于谦”者，得之。◎沈家本曰：裴注引《世语》、《吴书》两说，当以《吴书》为是。】】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东海郡、郯，均见前。】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曹豹后为下邳相，为张飞所杀，见本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郡国志》：徐州东海郡襄贲。◎《一统志》：襄贲故城，今山东沂州府兰山县西南百二十里。】所过多所残戮。【◎康发祥曰：承祚《魏志》每多回护，此言“多所残戮”，直笔也。】【◎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何焯曰：以报仇兴师，实志在并兼，所过杀戮，所以不能定徐。◎韩菼曰：兖州甫定，遽行忿兵，几失根本，操之不危幸矣。】】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荀彧传》：初平三年，太祖领兖州牧，彧常以司马从。兴平元年，太祖征陶谦，任彧留事。◎

《程昱传》：太祖临兖州，以昱守寿张（今）**[**令**]**。太祖征徐州，使昱与荀彧留守鄄城。◎

《郡国志》：兖州东郡东阿、范。◎《一统志》：东阿故城，今山东兖州府阳谷县东北五十里阿城镇。范县故城，今山东曹州府范县东南二十里。◎二县固守事，详见彧、昱传。昱本东阿人，黄巾之起，有全城之功，故东阿为之固守。】太祖乃引军还。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胡三省曰：东平国当亢父、泰山之道。亢父本属东平，章帝元和元年分属任城。◎《一统志》：亢父故城，今山东济宁州南五十里。《战国策》苏秦所谓“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是也。

◎弼按：此即阻操由徐州还兖州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何焯曰：所收黄巾精锐尚未习练，猝遇勍敌，则偏败众携。先犯之者，由宫、邈素知虚实也。】太祖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姜宸英曰：不言烧东门，不知何缘突火。后民无椎冰，同此书法，是有意为简练。

◎沈家本曰：阵中何自有火，此语未明。注引袁暐言“烧东门”，足补史文之缺。】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典韦传》：太祖讨吕布于濮阳，布自搏战，韦将应募者数十人当

之。矢至如雨，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会日暮，太祖乃得引去。】【◎袁暐《献帝春秋》曰：【◎沈家本曰：《隋志》“《献帝春秋》十卷，袁晔撰”，《唐志》同，惟“献”上多一“汉”字。《吴志·陆瑁传》“广陵袁迪”注“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与隋、唐二志合。《续汉志》注、《后汉书》注、《文选》注、《御览》诸书并作“袁晔”，然裴氏他卷屡称“袁暐”，疑不能明也。〖◎弼按：高似孙《史略》作“袁晔”。〗◎侯康曰：裴注作“袁暐”，所引凡二十余条，深不满其书。如《袁绍传》注云：“乐资、袁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马超传》注云：“袁暐、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殆不可胜言。”《荀彧传》注斥其“虚罔”。《张纮传》注讥其“虚错”。皆毁诋之辞。◎姚振宗曰：晔祖迪与张纮过江，当在献帝初年，下至吴亡，凡九十余年。晔生长于吴，故所作多传闻异词，其人或未尝入晋。◎弼按：袁氏书虽不经，颇资异闻，《通鉴》亦采之。】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赵幼文曰：《御览》卷八百九十四引作“答曰骑黄马者是也”。《事类赋》卷二十一引作“缪曰骑黄马者是也”。疑此 “乘”当作“骑”，“马”下衍“走”字。】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赵幼文曰：《册府》引作“复进攻之”。】◎胡三省曰：既自力劳军，又促军进攻者，恐既败之后，士气沮丧也。劳，力到翻。复，扶又翻。】与布相守百余日。【◎吴金华曰：相守，双方对峙也。】蝗虫起，百姓大饿，【◎赵一清曰：○《续五行志》：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秋，长安旱，是时李傕、郭汜专权纵肆。】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秋九月，太祖还鄄城。布到乘氏，【◎胡三省曰：乘氏县属济阴郡。◎应劭曰：《春秋》 “鲁败宋师于乘丘”，即其地。◎宋白曰：今济州钜野县西南五十七里，乘氏故城是也。乘，绳证翻。◎《一统志》：乘氏故城，今山东曹州府钜野县界。】为其县人李进所破，【◎官本

《考证》曰：宋本作“季进”。◎弼按：○本志《李典传》：典从父乾，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吕布之乱，太祖遣乾还乘氏。○又云：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是李姓为乘氏大姓。弼所见宋、元本皆作“李”，不知官本何据也。宋本误字，不必从。】东屯山阳。于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王鸣盛曰：绍，宋本误“同”，元修本作“为”，疑“伪”字。一云当作“紿”，亦通。◎卢文弨曰：绍，疑作“紿”。◎朱邦衡曰： “绍”上疑脱“袁”字。◎弼按：“绍”字不误。◎《程昱传》：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邺。〖《通鉴》同。〗◎姚范曰：绍是时盖欲招操而臣之也。云“连和”者，旧史讳之，而承祚仍其文耳。袁、曹是时未构兵，何连和之有？◎弼按：姚说是。《臧洪传》“众人以为袁、曹方睦”，自无连和之可言。《程昱传》昱谓操“虑之不深，自度不能为袁绍之下”，则绍之欲置操于邺，当日情势可见。【◎徐绍桢曰：绍即本初也。王氏以太祖方与吕布战，上文适云“布东屯山阳”，疑布欲与连和，故为此说，失之疏矣！然此志方叙太祖击刘详，征陶谦，攻吕布，忽及绍事，自宜明著其语曰“袁绍”，庶乎易明。意传写或夺失欤？观王氏所云宋本作“同”，元修本作“为”，则古刻多讹乱，读史者不可不详审也。】】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详见《昱传》。】【◎赵幼文曰：○《文选·袁绍檄豫州文》李注引谢承《后汉书》：操围吕布于濮阳，为布所破，投绍，绍哀之，乃给兵五千人，还取兖州。】冬十月，太祖至东阿。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陶谦死，刘备代之。

二年春，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济阴郡治定陶，注见前。◎顾祖禹曰：济

阴城本定陶县地。◎或曰：汉济阴郡亦治此，世谓之左城，以在左山南也。后魏谓之孝昌城。

◎沈钦韩曰：退保南城，或即此处。◎赵一清曰：南城，即定陶之南城。】未拔。会吕布至，又击破之。夏，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郡国志》：兖州山阳郡钜野，有大野泽。◎刘昭注：《春秋》西狩获麟之所。《尔雅》十薮，鲁有大野。◎何承天云：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旧县故城，正在泽中。◎《一统志》：钜野故城，今山东曹州府钜野县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薛姓条下：兖州别驾兰，为曹操所杀。子永，字茂长，从蜀先主入蜀，为蜀郡太守。永生齐，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户五千降魏，拜光禄大夫，徙河东汾阴，世号蜀薛。〖本自吴金华引。〗◎余按：范《书·党锢列传》下有山阳张俭同乡薛兰，距此不远，颇疑与此为一人。则吕布以薛兰别屯钜野，盖以其为本郡人之故。据《世系表》，布将薛兰曾祖固为山阳太守，亦于此时徙居欤？】太祖攻之，布救兰，兰败，布走，【◎易培基曰：败，《通志》作“放”。】遂斩兰等。【◎《李典传》：布别驾薛兰、治中李封招李乾，欲俱叛，乾不听，遂杀乾。太祖使乾子整将乾兵，与诸将击兰、封。兰、封破，从平兖州诸县有功。◎《荀彧传》：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荀彧谓： “河、济为天下要地，今已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一举而布可破。”太祖乃止。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布败走，兖州遂平。◎是兖州之平，荀彧、程昱之功也。】布复从东缗【◎《郡国志》：山阳郡东缗。《一统志》：东缗故城，今山东济宁州金乡县东北二十里。】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夏侯惇传》：太祖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魏略》曰：军中呼为盲夏侯。】【◎《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元本“能”作“及”。【◎吴金华曰：“能”字不误。元本作“及”，当出自臆改之笔。不能，犹言不及。】】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谲，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汉书音义》曰：乘，登也。】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易培基曰：鼓车，绍兴本作“龙车”。】追至其营而还。”【◎何焯曰：布盖使人蹋伏，见无兵，乃复来。操预料其然，设伏以待。布兵见乘堤者猝起，出不意，夺气，遂为所败也。】】布夜走，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备时代陶谦为徐州牧。】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郡国志》：兖州陈留郡雍丘。本杞国。◎《一统志》：雍丘故城，今河南开封府杞县治。】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钱大昭曰：初平三年，鲍信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盖权领之耳。至是为真。◎弼按：此董昭为魏武作书与长安诸将，各随轻重致殷勤之效也。】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兖州平，【毛本“兖”作“衮”，误。】遂东略陈地。【◎陈地在兖州西南，此云东略，“东”字疑误。◎《郡国志》：豫州陈国，治陈。◎《一统志》：陈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淮宁县治。】

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后汉书·献帝纪》：王师败绩，幸曹阳。◎苏舆曰：此沿春秋书法，时天子无兵，称非其实也。◎章怀注：曹阳，涧名。在今陕州西南七里，俗谓之七里涧。崔浩曰：“自南山，北通于河。”◎《郡国志》：司隶弘农郡弘农，有曹阳亭。◎刘昭注引晋灼曰：县东十三里，献帝东归败处，曹公改曰好阳。◎王先谦曰：曹阳在今河南陕州灵宝县东。◎《县志》：十里好阳铺。◎互见《董卓传》。】渡河幸安邑。【◎

《郡国志》：司隶河东郡安邑。◎《一统志》：安邑故城，今山西解州夏县北。◎范《书·董卓传》：河内太守张杨贡饷。帝乃都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郡国志》：陈国武平。◎《一统志》：武平故城，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西北四十里。◎官本《考证》曰：《太平御览》无“平”字。◎卢文弨

曰：武平，县名，属陈国，正与下文“陈相降”相合。此书言临孟津、官渡之类，不一而足，岂可以临武为地名乎？◎沈家本曰：上文“东略陈地”，武平既为陈属县，则今本有“平”字为是。《御览》多删节或传写讹夺也。◎弼按：卢、沈二说均是，下文“封武平候”，即此。】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文若之劝迎，乃心汉室者也，故《彧传》详载其劝迎之词。仲德之劝迎，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操谋者也，与说操之杀刘备同一用意者也。当时劝操迎汉帝者，尚有丁冲。操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见《陈思王传》注引《魏略》。冲，丁仪、丁廙之父也。】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通鉴》作“据险据之”。】洪不得进。【◎《通鉴考异》曰：《魏志》此事在正月，而《荀彧传》迎天子在都雒后，今从传。◎赵一清曰：《后汉书·董卓传》言“董承患韩暹乱政，潜召操”，此云承拒曹洪，二文不同。然召曹公，本谋出杨奉，《董昭传》可审也。】

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官本《考证》李龙官曰：建安五年，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则此时未得斩也。又《于禁传》亦云“斩辟、邵等”，疑有误。何焯校本“衍‘辟’字”，良是。◎钱大昕曰：刘辟又见《蜀先主传》，纪文有误。◎沈家本曰：此文疑本云“斩邵等，辟、仪及众皆降”，传写错乱。“辟”字误在“邵”字之上。】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赵一清曰：建德，盖杂号将军也，后不复置。◎《宋书·百官志》：镇东将军，后汉末魏武帝居之。◎《续百官志》注：献帝以操为南中郎将。【◎余按：此卢据官本之失，他本《续志》注作“献帝以曹植为南中郎将”。《宋百官志》“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中，以临淄侯曹植居之”，本志《曹植传》“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明此为南中郎将者是植非操。】】封费亭侯。【◎费亭，注见卷首。◎《郡国志》：山阳郡湖陆。◎刘昭注引《地道记》曰：县西有费亭城，魏武帝初所封。◎胡三省曰：操祖曹腾封费亭侯，养子嵩袭爵，今以操袭嵩爵也。◎《郡国志》：沛国酂县，有费亭，曹腾所封也。◎《晋地道记》：湖陆县西有费亭城，魏武所封。◎何焯曰：费亭乃曹腾故封，刘昭注误引《地道记》。◎马与龙曰：《魏志》“建安元年，封操费亭侯”，不云“绍封”，知别一费亭，何说非是。◎赵一清曰：《董昭传》云“袭父爵费亭侯”，宜在沛国，而湖陆县注则又在山阳矣。〖钱仪吉说同。〗

◎弼按：刘昭注、胡三省注皆引两说，赵、钱亦然，何、马则各持一说。按《董昭传》，杨奉与诸将共表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通鉴》同。〗或史文“封”字为“袭”字之误。《艺文类聚》卷五十一载后汉献帝两诏，一云“今以操为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袭父费亭侯嵩爵，并印绶符策”，一云“显授上将鈇钺之任，复食旧土，双金之宠，董统一州，委成之重”，操上书让费亭侯云“既录臣微功，乃复退述先臣。〖“退”宜作“追”。〗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是操之袭爵为有据，可以释诸说之疑矣。又因其奉迎有功，且屯军武平，故转瞬又封武平侯也。】秋七月，杨奉、韩暹【毛本“暹”作“ ”，误。】以天子还洛阳。【◎《献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阳，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后汉书·宦者传》：赵忠，安平人。桓帝时为小黄门，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灵帝时，迁中常侍，领大长秋。帝常云：“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灵帝崩，张让、赵忠等杀何进。袁绍勒兵斩忠。】使张杨缮治宫室，名殿曰杨安殿。【◎《后汉书·献帝纪》：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董卓传》：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章怀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旧时宫殿悉坏，仓卒之际，拾摭故瓦材木，工匠无法度之制，所作并无足观也。】八月，帝乃迁居。】奉别屯梁。【◎《郡国志》：司隶河南尹梁。◎《一统志》：梁县故城，今河南汝州西四十里。】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后汉书·董卓传》：暹矜功盗（雎）**[**睢**]**，董承潜召操，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晋

书·职官志》：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犹古冢宰总已之义。◎赵一清曰：此曹公创为新制，任兼内外，总览百揆，故既假节钺，又录尚书事也。】【◎《献帝纪》曰：【◎《隋书·经籍志》：汉灵、献二帝纪三卷，汉侍中刘芳撰，〖“芳”为“艾”之误。〗残缺。梁有六卷。◎《唐经籍志》：汉灵献二帝纪六卷，刘艾撰。◎《唐艺文志》同。◎侯康曰：《隋志》称侍中。考艾官，侍中在献帝兴平年间，〖见《后汉书·献帝纪》。〗又为陕令，〖见《三国志·董卓传》注。〗为董卓长史，

〖见《后汉书·董卓传》。〗为宗正，又以宗正使持节行御史大夫。〖见《魏志·武纪》注。〗而《隋志》但称侍中者，岂著书在兴平年间耶？今考《后汉书·灵纪》、《献纪》、《董卓传》注，《三国志·武纪》、董卓、张杨、贾诩、刘焉、孙坚诸传注，屡引此书，皆兴平及建安初年事，艾官至行御史大夫，以后更不见其事迹，盖未尝入魏。献帝之名，当是后人追加耳。

◎姚振宗曰：《袁纪》“建安元年八月，封彭城相刘艾为列侯”，是艾由侍中出为彭城相，封侯，又入为宗正也。◎又曰：章宗源举《初学记》、《御览》引“《汉帝传》”、“《献帝传》”归之刘艾，自是以“献”为“汉”，以“纪”为“传”，称引偶误。考《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又言山阳公薨，自是魏、晋人作，别为一书。艾既为献作纪，又为作传，是必不然。〖姚说见《后汉艺文志》卷二。〗◎余详建安二十一年“《献帝传》”注。】又领司隶校尉。【◎《百官志》：司隶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孝武帝初立，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元帝去节。成帝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李祖楙曰：建安元年，曹操领司隶校尉。十八年省，以所部分属雍州。盖操于是年为魏公，因省。】】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郡国志》：豫州颍川郡许。◎刘昭注引杜预曰：献帝徙都，改许昌。◎王英麟曰：汉颍川许县，本许国，魏文帝改曰许昌。◎《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郦元云：魏承汉历，改名许昌。◎赵一清曰：许昌以魏黄初二年改，刘昭注误。〖周寿昌说同。〗◎《一统志》：许昌故城，今河南许州西南。】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轘辕关，见初平元年。

◎《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春秋》曰：车驾出洛阳，自轘辕而东，杨奉、韩暹引军追之。轻骑既至，操设伏兵要于阳城山狭中，大败之。◎《后汉书·献纪》：八月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袁《纪》、《通鉴》同。〗◎《陈志》系于九月，疑“九”字误。】以太祖为大将军，【◎《续百官志》：将军，不常置，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晋书·职官志》：汉东京大将军不常置，为之者皆擅朝权。◎《宋书·百官志》：大将军一人，汉东京自为官，位在三司上。◎韦昭《辨释名》云：大将军，将军之大者。汉时贵戚为之，或录尚书事。◎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封武平侯。【武平，注见前。◎《水经注·阴沟水注》：濄水又东迳武平县故城北，魏武王初封于此，终以武平华夏矣。◎胡三省曰：武平县属陈国，此取其以神武平祸乱也。◎《艺文类聚》卷五十一载操上书让增封武平侯及费亭侯曰：伏自三省，委质顽素，材志鄙下，进无匡辅之功，退有拾遗之美。虽有犬马微劳，非独臣力，皆由部曲将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续袭爵士，祖考蒙光照之荣，臣受不赀之分，未有丝发以自报效。昔齐侯欲更晏婴之宅，婴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继之。”卒违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顾省，不克负荷，食旧为幸。虽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叶累宠，皆统极位，义在殒越，岂敢饰辞！◎按据此书，益证费亭侯之为袭封矣。】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于曹阳，【◎曹阳，注见前。】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续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袁宏《后汉纪》：初平四年，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过度，无有变色。”朝臣皆贺。帝密令尚书候焉，未晡一刻而蚀。尚书贾诩奏： “立伺侯不明，疑误上下。”◎赵一清曰：王立即贾诩所劾者，宜其献谀若此。】“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

关东出。【◎《一统志》：轵关在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北十五里。关当轵道之险，因曰轵关。

◎《述征记》：太行八陉，第一曰轵关陉。】立又谓宗正刘艾曰：【◎《续百官志》：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吴金华曰：《易·革》象辞曰“泽中有火，革”，革卦之象，兑上离下。兑为金，离为火，故云“金火交会”。】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此而谓之曰忠，直可谓忠而曹氏而已。】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此时根基未固，故戒勿多言。逮羽翼已成，则侈陈符命矣。】】

天子之东也，【◎周寿昌曰：《三国志》多复调，建安元年“天子之东也”，二年“公自舞阴还也”，三年“布之破刘备也”、“张邈之叛也”，四年“备之未东也”，六年“绍之未破也”，八年“公之去邺而南也”，九年“公之围邺也”，此调凡八见。◎弼按：此调甚多，不止八见。】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以前俱称太祖，自此以下，始称公。

◎姜宸英曰：前此无专官，故称太祖。至此，始改称公。◎何焯曰：自为大将军后始称公，盖天子三公称公也。◎王鸣盛曰：《武帝纪》前段但称太祖。自建安元年为大将军，则三公矣，改称为公。至二十一年进爵魏王，则改称王。虽似有理，愚以为既为作本纪，跻之帝王之列，自不如概称太祖为直截，省却多少葛藤。至其后，欧阳公于朱温亦倣此例，则殊觉无谓。◎康发祥曰：一纪中三异其称，何如始终称太祖。《晋书》称司马懿“宣帝”，师“景帝”，昭“文帝”，最为爽捷耳。◎弼按：称公称王，所以著其篡之迹也。《文帝纪》亦然。由王而天子，由臣而跻君位，隐寓《春秋》笔伐之意，此所以为良史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云：非三公不得称公，史家之文，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宋公弘、第五公伦、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在三公之位无书公者。◎弼按：顾说是，何说本此。然亦有非三公而称公者，详见《吴志·周瑜传》桥公注。】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

【◎《后汉书·董卓传》：杨奉、韩暹欲要遮车驾，不及，曹操击之，奉、暹奔袁术，遂纵暴杨、徐间。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沈钦韩曰：大将军位在丞相下，霍光奏废昌邑王，次于丞相扬敞之下。《后汉书·窦宪传》云“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自后梁冀为大将军，增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沿习已久。故绍为太尉，犹耻其班在下也。◎弼按：○《续汉志》云：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位在公下。明帝初既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是大将军位之高下，恒视人为转移。○又本志《曹爽传》注引《魏书》云：爽表曰：“臣位冠朝首，处太尉懿之右。”○时爽为大将军。是汉魏之际，又以大将军在太尉之上矣。】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本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曰：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天子拜公司空，【◎《续汉志》：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行车骑将军。【◎车骑将军，见前“大将军”注。◎《后汉书·献纪》云：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已以听。】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程昱传》：东阿令枣祗己率厉吏民，拒城坚守。◎《任峻传》：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又注引《颍川文士传》：祗本姓棘，先人避难，易为枣。◎

《夏侯惇传》：韩浩，河内人。以忠勇显，官至中护军，掌禁兵，封列侯。◎又注引《魏书》

曰：浩字元嗣。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何焯曰：屯田议始祗、浩，成于峻、渊。〖◎弼按：即夏侯渊。〗不忧运馈，则可与贼持久，伺变施巧，胜算常在我矣。◎弼按：足食足兵，立国要义。诸葛武侯之屯田渭滨，亦此意也。魏武能用此议，可谓知本矣。方握国柄，即有远谋，见事之捷，赴功之敏，诚不可及。】【◎《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钱仪吉曰：宋本“自”上有“而”字。◎弼按：宋、元本无“而”字。】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

【◎冯本“食”作“给”。◎胡三省曰：椹，桑实也。其始生也色青，熟则色黑，可食。椹，音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胡三省曰：蠃，蚌属，卢戈翻。】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史记·秦本纪》：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内务耕稼，孝公善之，开阡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上屯田便宜十二事。◎《西域传》：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后汉志》刘昭注引《魏志》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本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罢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当时屯田之官分置于郡县也。余详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置田官事互见《任峻传》。◎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云：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赘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大无小，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以枣袛、任俊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先束手擒戮。并州削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盗，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詟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吕布袭刘备，取下邳。【◎下邳，见前。◎胡三省曰：布去年奔备，盖屯于下邳之西。】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本志《郭嘉传》注引《傅子》云“嘉言于太祖：备终不为人下”，其说与昱同。又引《魏书》，其说与昱相反。《通鉴》从《魏书》。◎弼按：以郭嘉料事之明，及后劝操之速征备，又策刘表之必不能用备袭许之计，合数事观之，其说必与昱同也。◎又按：董昭亦谓“备勇而志大”，其说亦与昱同。此皆为操谋，曹氏之忠臣也。】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蜀志·先主传》：是岁，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先主与吕布战，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本志《张绣传》：绣，武威祖厉人，骠骑将军济族子也。董卓败，济与李傕等击吕布，为卓报仇。绣随济，迁建忠将军，封宣威侯。济屯弘农，士卒饥饿，南攻穰，为流矢所中死。绣领其众，屯宛。◎《董卓传》：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屯弘农，饥饿，至南阳寇略，为穰人所杀，从子绣摄其众。】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南阳郡宛，见前。】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绣传》：太祖南征，军淯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绣还保穰。◎《典韦传》：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韦战死。

◎《于禁传》：绣复叛，太祖与战不利，谓禁曰：“淯水之乱，吾其急也。”◎文帝《典论》

自叙时年十岁，乘马得脱。则当时操军大败可知。◎弼按：操纳济妻，又纳何进子妇尹氏，

〖见《曹爽传》及注，即何晏之母。〗又纳秦宜禄之妻，〖见《曹爽传》注及《关羽传》注。〗又为子丕纳袁熙妻甄氏。〖见《后妃传》。〗既纳张绣之族母矣，又为子均娶绣女，闺门紊乱，宜其国祚之促也。◎又按：刘备纳刘瑁妻吴氏为后，孙权纳陆尚妻徐氏为妃，不解当时风尚，何以毫无顾忌如此。且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娶人嫠归乎？【钱校以“归”作“妇”。作“归”文意亦通，似无烦改。】◎周锡恩曰：汉兴，吕娥姁为高祖正后，有辟阳之幸。而薄后为魏王豹妃，再嫁而生文帝。王后嫁金王孙，生一女矣，再嫁而生武帝。儒者重言女节，其义甚严，其说起于南宋以后，汉人或未之重也。孝文、孝武为大汉令名之辟，顾皆出于再醮之妇，抑又奇已。若卫皇后子夫以讴者进，李夫人、尹婕妤之属皆以倡见，奚足论哉！〖见《传鲁堂文集·读外戚世家》。〗◎周氏此论，可与拙说相参证也。◎赵一清曰：昂字子修，即丰愍王，有传。太祖之弟无闻。《东平灵王徽传》云“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后”，《樊安公均传》云 “奉叔父蓟恭公彬后”，不知二人谁是安民之父。◎弼按：操弟一名德，见前兴平元年注。一名疾，见《后汉书·宦者传》。昂，事又见《卞后传》注。樊安公均，即取张绣女者也。】

【◎《魏书》曰：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语》曰：昂不能骑，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郡国志》：荆州南阳郡舞阴、穰。◎《一统志》：舞阴故城，今河南南阳府泌阳县西北。穰县故城，今南阳府邓州外城东南隅。】与刘表合。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周寿昌曰：绣之悔降，以操纳其叔济之妻也。操之奸雄，为色所迷，卒至兵败身伤，且以一子一侄殉之。尚不自悔，靦然对诸将云云，犹是当时无赖行状。据文帝《典论》云“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安民遇害。余十岁，乘马得脱”，是此役，文帝已在行中矣。】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然则何以有赤壁之役？殆英雄欺人语耳。】遂还许。【◎《世语》曰：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吴金华曰：前，指拜见天子或尊长。】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后汉书·伏后纪》：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袁术欲称帝于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本志《吕布传》：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遣使韩胤以僭号议告布，并求迎妇。沛国陈珪说布绝婚，械送韩胤，枭首许市。】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陈县，见兴平二年注。】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何焯曰：“乐就”下当有“拒公”二字。◎弼按：○范《书·袁术传》云：留桥蕤拒操。】公到，击破蕤等，皆斩之。【◎《通鉴考异》曰：范《书·吕布传》云“布生擒桥蕤”。此又一桥蕤？将蕤被获又还也？然《魏志·吕布传》无桥蕤事，当是范《书》误。】术走渡淮。公还许。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郡国志》：南阳郡章陵、叶。◎《一统志》：章陵故城，今湖北襄阳府枣阳县东。叶县故城，今河南南阳府叶县南三十里旧县店。】数为绣、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书》曰：临淯水，【◎淯水，见《于禁传》。◎胡三省曰：○《水经注》：淯水出弘农庐氏县攻离山，东迳宛县南，曹军败处也。

○淯，音育。】祠亡将士，歔欷流涕，众皆感恸。】表将邓济据湖阳。【◎《郡国志》：南阳郡湖阳。◎《一统志》：湖阳故城，在河南南阳府唐县南八十里，古蓼国地也。】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还许，【◎胡三省曰：攻张绣而还也。】初置军师祭酒。【◎赵一清曰：

○《宋书·百官志》：祭酒，晋官也。汉吴王濞为刘氏祭酒。夫祭祀以酒为本，长者主之，故以祭酒为称。汉之侍中、魏之散骑常侍，高功者并为祭酒。公府祭酒，盖因其名也。○一清案：祭酒之称，周末有之，《史记》“荀卿三为祭酒”是也。军师祭酒，本汉官，见《后汉书·邓禹传》。曹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于三年置军师祭酒。然考之诸臣传中，无全称军师祭酒者。荀攸为军师在建安三年以前，无论矣。后此郭嘉为司空军祭酒，无“师”字。《劝进笺》董昭结衔为军师祭酒，而《昭传》云“拜司空军祭酒”，则知嘉亦军师祭酒也。又《笺》以荀攸为中军师，钟繇为前军师，凉茂为左军师，毛玠为右军师。征孙权，表华歆为军师，而非祭酒。至王粲、陈琳、阮瑀、路粹号军谋祭酒，皆记室之任。杜夔以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其任益轻。刘桢、荀纬为军谋掾，并军谋之属官。想因军师名位太尊，故降而称军谋耶？至为丞相，亦设丞相军祭酒，无军师之号。外此杨俊为征南军师，赵俨为征东军师，杜袭为大将军军师，则亦比于公府之职矣。六朝时有军谘祭酒，盖即军谋之易名耳。◎弼按：○建安元年，曹操为司空。建安三年，初置军师祭酒，盖司空之军师祭酒也。邓禹拜前将军，《禹传》之军师祭酒，前将军之军祭酒也。名同实异，赵说似未允。前无是官，故云初置也。郭嘉、董昭为司空军师祭酒，传文无“师”字者，避晋讳也。至荀攸、钟繇以下诸人，洪饴孙

《三国职官表》有列丞相府属者，有列司空府属者。○洪《表》又云：司空府属军师祭酒，一人，第五品。建安三年，太祖为汉司空时置。或称军祭酒，或称军谋祭酒，皆避晋讳也。】三月，公围张绣于穰。【◎《水经·湍水注》：湍水又迳穰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张绣之所筑也。】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荀攸传》：攸曰：“绣仰食于表，势必离。若急之，必相救。”太祖不从，表果救绣，军不利。太祖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献帝春秋》曰：袁绍叛卒诣公云：“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绣围。【◎《后汉书·袁绍传》：绍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既不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不尔，终为人所禽，悔无益也。”绍不从。◎周寿昌曰：叛卒此言，虽以败绍谋而启操心，操卒以此策定天下，是亦天之所启也。】】公将引还，绣兵来，【◎官本《考证》云：

《御览》“来”下有“追”字。【◎吴金华曰：○《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叙此事云：张绣率众追之。○《通典》卷一百六十二《兵十五》“追师勿遏”条下叙此事云：绣兵来追。○足见自唐至北宋，古本尚未脱落“追”字。】】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绣兵来追，决不止日行数里，疑有误。】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

【◎《郡国志》：南阳郡安众。◎《一统志》：安众故城，今南阳府镇平县东南。◎《水经·湍水注》：涅水又东南迳安众县，堨而为陂，谓之安众港。魏太祖破张绣于是处。与荀彧书曰 “绣遏吾归师，迫我死地”，盖于二水之间，以为沿涉之艰阻也。◎又《淯水注》：梅溪水出南阳宛县北紫山，南迳杜衍县东。土地垫下，湍溪是注，古人于安众堨之，令游水是潴，谓之安众港。◎谢鍾英曰：安众港在安众县东北，今南阳府城西南。】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张绣用贾诩策，收散卒追曹公，果以胜还。见《贾诩传》。】秋七月，公还许。荀彧问公：“前以策贼必破，何也？”公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

【◎兵法曰：归师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吾是以知胜矣。”【《御览》“是以”作 “以是”。】

吕布复为袁术使高顺攻刘备，【高顺，事详见《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备为顺所败。【◎《蜀志·先主传》：顺复虏先主妻子送布。】九月，公东征布。

【◎《荀攸传》注引《魏书》曰：议者云表、绣在后，而还袭吕布，其危必也。攸以为表、绣新破，势不敢动。布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

冬十月，屠彭城，【◎《郡国志》：徐州彭城国，治彭城。◎《一统志》：故城，今江苏徐州治。◎洪亮吉曰：○《地形志》：吕布自下邳与魏武相持，筑城于此。○《元和郡县志》：吕布城在吕梁西岸，一名吕布固。曹公城，魏武所筑，在吕梁东岸。◎谢鍾英曰：吕布城在今徐州府铜山县东五十里。曹公城在今铜山县东南五十六里。】获其相侯谐。进至下邳，【◎《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太祖到下邳，广陵太守陈登率郡兵为军先驱。】布自将骑逆击。大破之，获其骁将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陈宫等沮其计，求救于术，劝布出战。战又败，乃还固守，攻之不下。时公连战，士卒罢，欲还，【欲还者，亦恐绍乘其后也。】用荀攸、郭嘉计，遂决泗、沂水以灌城。【◎《郡国志》“下邳”注引戴延之《西征记》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泗，别下迴城南，亦注泗。旧有桥处，张良与黄石公会此桥。◎《元和郡县志》：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十二里，中城周四里。魏武擒布于白门，即大城之门也。魏武决泗水灌城，既此处。◎胡三省曰：泗水东南流过下邳县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县西，而南入于泗，故并引二水以灌城。◎《水经注》：沂水于下邳县北西流，分为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迳城东，屈从县南，亦注泗，谓之小沂水。水上有桥，张良遇黄石公处也。操于此处引沂、泗灌城。】月余，布将宋宪、魏续等执陈宫，举城降，【魏武纳秦宜禄妻杜氏，在下邳城陷之时，见《明纪》青龙元年注引《魏氏春秋》。】生禽布、宫，皆杀之。【◎《通鉴考异》曰：范《书·布传》云“灌其城三月”，《魏志》传亦云“围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杀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宜从《魏志·武纪》。◎赵一清曰：《后汉书·献帝纪》斩布在十二月癸酉，《布传》亦云“堑围之三月”，是也。◎弼按：《布传》缚陈宫者，尚有侯成。又按上文已云“执陈宫”，下文云“生禽布、宫”，“宫”字疑衍。《布传》注引《英雄记》云“布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高顺所将兵以与续”，而续竟背之，亦见布之无谋也。】太山【◎卢文弨曰：“太”当作“泰”，范《书》避家讳，作“太”，不当从。】臧霸、孙观、

【孙观，事见《臧霸传》注引《魏书》。】吴敦、尹礼、昌豨【宋本、元本、毛本、官本“豨”作“狶”，误。】各聚众。布之破刘备也，霸等悉从布。【◎互见《荀攸传》注引《魏书》。◎胡三省曰：○《姓谱》：昌姓，昌意之后。○豨，许岂翻，又音希。】布败，获霸等，【◎《陈群传》：群随父纪避难徐州，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公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琅邪国，见前兴平元年注。东海郡，见前初平四年“徐州牧”注。◎《郡国志》：青州北海国，治剧。◎《一统志》：剧县故城，今山东青州府昌乐县西五十五里。◎洪亮吉曰：城阳郡，汉置城阳国。中兴后，省入北海。魏复分北海置。◎吴增僅曰：《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详载徐州八郡，其一城阳。《通鉴》胡注云“置郡时属徐州，后移属青州”，与《起居注》合，今据之。◎谢鍾英曰：○《寰宇记》：城阳郡徙理东武。○《邓艾传》：艾嘉平中为城阳太守。

○《一统志》：东武故城，今山东青州府诸城县治。○《郡国志》：徐州东海郡利城、昌虑。

◎洪亮吉曰：利城，汉旧县。建安三年，魏武升县作郡。至文帝黄初六年，利城郡兵蔡方等反，杀太守徐质，此后不复见，疑因方反郡遂废也。昌虑，汉旧县，建安三年升作郡，十一年，复旧。◎谢鍾英曰：省昌虑郡并东海，见《魏氏春秋》。◎《一统志》：利城故城，今江苏海州赣榆县西北六十里。昌虑故城，今山东兖州府滕县东南六十里。◎余见《臧霸传》。】

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东平，见初平三年注。晋吏部毕卓之父亦名谌，别为一人。】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吴金华曰：○谢，犹今语“道歉”。遣，犹今语“打发”。○《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三引《曹操别传》亦叙此事：帝见谌，曰： “孤绥抚失和，闻卿母弟为张邈所执，人情不相远，卿可去。孤自遣，不为相弃。”谌涕泣曰：“当以死自效。”帝亦垂涕答之。○曹操以“绥抚失和”自责，即致歉之语也。】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谌生得，众为谌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何焯曰：孟德待毕

谌尚尔，况昭烈之于元直乎！】以为鲁相。【◎《郡国志》：豫州鲁国，治鲁。◎《一统志》：鲁县故城，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治。】【◎《魏书》曰：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后汉书·杨震传》：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曾孙彪，字文先。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熹平中，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彪发其奸，奏诛甫，天下莫不惬心。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代黄琬为司徒。卓大会公卿，议迁都长安。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卓因灾异奏免琬、彪等。后从入关。李、郭之乱，尽节卫主，几不免于害。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袁术僭乱，曹操言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孔融救之，得理出。〖彪子修，事见《陈思王传》及注。〗】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续百官志》：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孔融，事见卷十二《崔琰传》及注，又见卷十《荀彧传》注。】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冯本作“豪杰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蹈，【◎各本“蹈”作“陷”。

◎何焯曰：宋本作“蹈”。】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雠，而群情以安，【监本“情”作“臣”。】如何忘之？”绍以为公外托公义，内实离异，深怀怨望。◎臣松之以为杨彪亦曾为魏武所困，几至于死，孔融竟不免于诛戮，【宋本、元本、吴本“戮”作“灭”。】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梁章钜曰：○王士桢《咏史诗》云：太息王髦剑，前年杀孔融。曾言赦雍齿，地下愧袁公。○《九曜齐笔记》云：操妒才嫉能，孔融、杨脩，世有大小儿之目，而操皆除之，诗意盖谓诛之无已也。】】

四年春二月，公还至昌邑。【◎昌邑，见初平元年注。◎赵一清曰：山阳郡首昌邑，【此云“首”，言“昌邑”在《续志》“山阳郡”条下首项，盖以之言为郡治也。下同。】刺史治。盖太守与刺史并治也。】张杨将杨丑杀杨，眭固又杀丑，【此即黑山贼之眭固，见前初平二年。】以其众属袁绍，屯射犬。【◎《后汉书·光武纪》：更始二年，光武破赤眉于射犬。◎注引《续汉志》云：野王县有射犬聚。◎《水经·清水注》：长明沟水又东迳射犬城北，汉大司马张杨为将杨丑所害，眭固杀丑，屯此。◎《一统志》：射犬城在今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东北。】夏四月，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史涣，字公刘，沛国人，见卷九《夏侯惇传》及注。】固使杨故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潘眉曰：“缪”当为“樛”。《文选》荀彧《檄吴将校部曲》云“薛洪、樛尚，开城就化”，字正作“樛”，从“木”旁。李善注“樛音留”。

◎弼按：《董昭传》作“缪”。】留守，自将兵北迎绍求救，与涣、仁相遇犬城。交战，大破之，斩固。【互见卷八《张杨传》。】公遂济河，围射犬。洪、尚率众降，【◎《董昭传》：昭单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举众降。】封为列侯，【下文劝进表薛洪署爵“都亭侯”。】还军敖仓。【敖仓，见前初平元年注。】

以魏种为河内太守，【◎胡三省曰：种，音冲。】属以河北事。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

【张邈举兖州附吕布，事见兴平元年。】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 “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水经·清水注》“不置汝也”作“不汝置也”，“唯其才也”作“难其才也”。【◎吴金华曰：《水经注》作“难其才也”，当属传写者臆改之文。《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孺子秩被废立之事，以“唯其才也”称羯之美，意谓唯其有才，故立之。此即语源所出。】】释其缚而用之。【◎何焯曰：释毕谌、魏种而用之，皆假以怀四方之士，于时宿儒世胄大抵在河北、汉南。评所谓“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指此类也。】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青、冀、幽、并四州也。】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

诸将以为不可敌，【◎《荀彧传》：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殆难克乎！”】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吴金华曰：分画，指职守范围而言。】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適足以为吾奉也。”【操与绍少同游处，又同为西园校尉，又同起兵讨董卓，故深知绍之为人。然当吕布纵横淮、泗，张绣反覆南阳，操亦虑绍之侵扰其后，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故出入动静，异于寻常，几于失措。迨兖州已平，布死绣败，始得专力制绍，故敢为此壮言也。】秋八月，公进军黎阳，

【◎《郡国志》：冀州魏郡黎阳。◎《一统志》：黎阳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濬县东北。◎范《书·邓训传》：诏训将黎阳营兵。◎章怀注引《汉官仪》曰：中兴以幽、豫、并州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弼按：据此，黎阳实为重镇也。】使臧霸等入青州，【◎《通鉴》：使臧霸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扞东方。◎胡注：臧霸起于泰山，称雄于东方者也，故使之为扞。袁氏虽欲自平原而东，无能为矣。◎何焯曰：入青州者，扰绍之左，以分其兵。】破齐、北海、东安，【◎《郡国志》：青州齐国，治临菑，刺史治。徐州琅邪国东安。◎北海，见前。

◎《一统志》：临菑故城，今山东青州府临菑县北八里。东安故城，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南。】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李贤曰：官渡，即古之鸿沟也。于荥阳下引河东南流，在今中牟县北官渡口是也。◎裴松之《北征记》：中牟台下临汴水，是为官渡。袁绍、曹操垒尚存。◎郦元《水经》云：莨荡渠经曹公垒北，有高台，谓之官渡台，在中牟城北，俗谓之中牟台。◎杜佑曰：郑州中牟县北十二里有中牟台，是为官渡城，袁、曹相持之所。◎《一统志》：官渡城在今河南开封府中牟县东北。◎互见《袁绍传》注。】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袁绍遣人招绣，贾诩劝绣降操，见卷十《贾诩传》。】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

袁术自败于陈，【陈县，见兴平二年注。】稍困，袁谭自青州遣迎之。【袁谭时为青州刺史，屯平原。建安五年，刘备走青州，随谭到平原是也。】术欲从下邳北过，【下邳，见初平四年注。】公遣刘备、朱灵要之。【◎《蜀志·先主传》：先主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会术病死。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董昭亦言“备勇而志大”。】公悔，追之不及。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袁宏《后汉纪》亦云：承等谋杀曹操，发觉，伏诛。◎是所谋者，谋杀操也，非反汉也。而此云“谋反”，与后二十三年“吉本、耿纪、韦晃等反”同一书法，承祚之予人以口实者，以此。种辑前谋诛董卓，见《荀攸传》。】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

【◎《通鉴考异》曰：《蜀志》先叙董承谋洩，诛死，备乃杀车胄。《魏志》备杀车胄后明年，董承乃死。袁《纪》备据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误也。◎侯康曰：《蜀志》系此事于董承死后，此则在承死前，故《通鉴考异》谓“《蜀志》误”。《关羽传》亦叙先主杀车胄于建安五年前，与此纪合。然窃意先主本与董承等密谋诛曹操，假使其谋未洩，必不先背曹操杀车胄，恐当以《先主传》为是，而余皆误也。◎弼按：本志《袁绍传》叙备杀车胄在建安五年前，范《书·袁绍传》“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互有异同，未知孰是。然就当日情势论，自以侯说为近。】举兵屯沛。【◎《先主传》：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李贤曰：高祖本泗水郡沛县人，及得天下，改泗水为沛郡，小沛即沛县。◎《郡国志》：豫州沛国沛，有泗水亭。◎刘昭注：亭有高祖碑，班固为文，见《固集》。◎《水经·泗水注》：泗水过沛县东，昔许由隐于沛泽，既此县也。县取泽为名。◎《一统志》：沛县故城，今江苏徐州府沛县东。】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何焯曰：两刘岱俱字公山。正礼之兄乃东莱牟平人，初平三年与黄巾战死，此更是一人。〖钱大昭说同。〗】【◎《献帝春秋》曰：备谓岱等曰：“使汝百人来，其无如我何；【《通鉴》无“其”字。】曹公自来，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钱大昕曰：《魏武故事》，不详撰人。◎章宗源曰：《魏武故事》卷亡，不著

录。《武纪》十五年、二十三年及刘表、枣祗、陈思王各传注并引之。◎姚振宗曰：《魏武故事》必是黄初后魏之臣子所编录，以为台阁掌故，其后文、明、三少帝五朝亦必各有故事，则诸书所引《魏武故事》，魏旧事是也。◎沈家本曰：《类聚·人事部》引《魏武杂事》，未知亦即此书否。】岱字公山，沛国人。以司空长史【◎《续百官志》：司空长史，一人，千石。】从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风人，【◎《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治槐里。

◎《一统志》：槐里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兴平县东南十里。】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啖人，随辈南向武关。【武关，见初平元年注。】值娄子伯【娄圭，字子伯，见《崔琰传》注。】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击之，【宋本“伍”作“仵”。【◎吴金华曰：“伍”、 “仵”通作。等伍，犹言等辈、等类。此指与王忠结伴南行之辈也。】】夺其兵，聚众千余人以归公。拜忠中郎将，【◎《续百官志》：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左中郎将，比二千石。右中郎将，比二千石。◎李祖楙曰：凡称中郎将者，盖即三署之郎将，省其署名耳。】从征讨。五官将知忠尝啖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冢间髑髅系著忠马鞍，【官本“系”作“击”，误。】以为欢笑。【王忠为扬武将军，都亭侯，见建安十八年劝进文。】】庐江太守刘勋率众降，

【◎《郡国志》：扬州庐江郡治舒。◎吴增僅曰：建安四年，刘勋移治皖，见《吴志·孙策传》注。◎《一统志》：舒县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庐江县西。】封为列侯。【◎勋，事见《司马芝传》及注引《魏略》，又见《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潘眉曰：刘勋封华乡侯，见劝进表。◎弼按：卫觊课盐之策，与枣袛屯田之议同为当时要政，《通鉴》采《卫觊传》编入建安四年，《武纪》未书，似失之。】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通鉴辑览》曰：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图卓之举，非独自杀其身，适足以危其主，所谓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董承，与正名讨贼者不可同日语矣。】公将自东征备，【一本“将自”作“自将”。】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胡三省曰：言绍方来寇，乃弃而不顾，而东征备也。】绍乘人后，【◎吴金华曰：绍乘人后，犹言袁绍乘机袭我军之后背也。此“人”表示第一人称复数。】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何焯曰：备有雄才，加之宗室，如与绍连兵，备必袭许以迎天子，众心归仰，操事去矣。故不得不急破之也。】【◎孙盛《魏氏春秋》云：【◎孙盛，事见前。◎《隋书·经籍志》：《魏氏春秋》二十卷，孙盛撰。◎新、旧唐志卷同，惟“魏氏”作“魏武”，误。◎章宗源曰：○《魏志·武纪》注引《魏氏春秋》，裴松之谓语“非其类”。又《臧洪传》注，松之谓酸枣之盟“止有刘岱等五人。《魏氏春秋》横内刘表等数人，皆非事实”。《陈泰传》注，松之谓“孙盛诸所改易，非别有异闻，自以意制，徒长虚妄”。○愚按：《袁绍传》注引绍檄州郡文，与《文选》、

《后汉书》所载，词句互有不同。◎黄逢元曰：《荆楚岁时记》“六月伏日”条案语、《水经·渭水注》、《续汉书志》注、《书抄》、《初学记》、《御览》屡引存，又屡引《魏氏春秋》评，或即是书纪、传后评语。】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吴金华曰：《世说新语·文学》“裴散骑”条载太尉王衍语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李详注云：“按晋世寡人，上下通称，不以为僭。”】◎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吴金华曰：《左传·哀公二十年》载吴王夫差语曰“句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曹操即承用此语。】尤非其类。】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郭嘉传》注引《傅子》云：嘉劝太祖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袁绍传》：田丰说绍袭操，绍不从。】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刘备妻子再虏于吕布，一虏于曹操。为布虏者，失而复得。为操虏者，不知所终，史亦不详其姓氏。《蜀志》先主、甘后传“先主数丧嫡室，甘氏随先主于荆

州，产后主”，据此，则以前之妻子尽丧亡矣。操长子昂死而有丕，备嫡子死而有禅，一能继志，一不克荷承先业。所谓生子当如孙仲谋者，不其然欤？】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关羽传》：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昌豨叛为备，【◎各本“豨”皆作“狶”，误，局本不误。《通鉴》亦作“豨”。◎胡三省曰：据《蜀志》，昌豨即昌霸，吕布之败，太山诸屯帅皆降于曹操，独豨反侧于其间，盖自恃其才略过于臧霸之徒也。】又攻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果如魏武、郭嘉所料，后郭嘉策刘表不能用刘备袭许之计，事亦相同。】

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琼为西园八校尉之一，见前。】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

【◎《郡国志》：兖州东郡白马。◎《一统志》：白马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二十里。◎赵一清曰：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盖是时县为东郡治。东郡本治濮阳，太祖为东郡太守，徙治东武，至是又徙治白马也。濬、滑间渡河处，主河南而言，则曰白马，【◎余按：赵氏既云白马为南渡之所，则三将攻刘延于白马顺理成章，似不能据此断言白马为东郡郡治。】主河北而言，则曰黎阳。◎互见《袁绍传》注。】绍引兵至黎阳，【黎阳，注见上年。】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章怀注：○郦元《水经注》曰：汉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大发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谓此口也。又东北谓之延津。◎胡三省曰：○杜预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唐卫州新乡县有延津关，关盖在延津北岸，曹操所向乃延津南岸。◎《一统志》：延津关在河南卫辉府新乡县东南。◎互见《袁绍传》、《于禁传》。】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延津在白马、黎阳之西。】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胡三省曰：趣，良喻翻。】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关羽传》：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张辽传》未载此事，实为羽一人之功。◎《水经·河水注》：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关羽为曹公斩良以报效，即此处也。】徙其民，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胡三省曰：○《水经注》：白马县有神马亭，实中層峙，南北二百步，东西五十余步。自外耕耘垦斫，削落平尽。正南有躔陛（陛下）**[**陟上**]**，【此据官本《水经注》注言改。】方轨。西去白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马县故城可五十里。即《开山图》所谓白马山也。○南阪，其在山之南欤？此时操兵循河已入酸枣界，当考。】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荀攸传》：攸曰：“此所以禽敌，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辎重饵贼，贼竞奔之，阵乱。乃纵步骑击，大破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宋元本“丑”下又有“良”字，误。】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吴金华曰：此“禽”作斩、杀解。】绍军大震。【◎《通鉴》作“绍军夺气”。◎注：三军以气为主，气夺则其军不振。】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郡国志》：司隶河南尹阳武。◎刘昭注：秦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水经·渠水注》：○服虔曰：博浪，阳武南地名也。○张良为韩报仇，以金椎击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车于此。◎《一统志》：阳武故城，今河南开封府阳武县东南。】关羽亡归刘备。【◎《羽传》：羽杀颜良，曹公重加赏赐，羽尽封所赐，拜书告辞，奔先主于袁军。】

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七：开封府阳武县，秦博浪沙地。袁绍依沙塠为屯，或云即博浪沙。○《水经·渠水注》：渠水又左迳阳

武县故城南，东为官渡水，又迳曹太祖垒。北有高台，谓之官渡台。渡在中牟，故世又谓之中牟台。建安五年，太祖营官渡，袁绍保阳武，绍连营稍前，依沙堆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相御，合战不利。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垒。公亦起高台以捍之，即中牟台也。今台北土山犹在，山之东悉绍旧营，遗基并存。】东西数十里。【范《书·袁绍传》章怀注引此作“连营稍进前，依沙塠东西四十里为屯”。】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习凿齿《汉晋春秋》曰：【◎《晋书·习凿齿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以文笔著称。荆州刺史（温桓）**[**桓温**]**辟为别驾，出为荥阳太守。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临终上论：“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也。”◎《隋书·经籍志》：《汉晋阳秋》四十七卷，〖晋简文宣郑太后讳阿春，故改“春秋”为“阳秋”。〗讫愍帝。晋荥阳太守习凿齿撰。◎新、旧唐志：《汉晋春秋》五十四卷，习凿齿撰。◎《史通·直书篇》云：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

◎《探赜篇》云：习凿齿以魏为伪国者，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周济《晋略》云：自习氏创为绌魏绍汉之说，后世正统之论起焉。习氏比魏于共工、秦政，夫共工、秦政皆尝统一区宇，当以比晋，不当比魏也。魏、晋之有天下，以言人心，均有未安。习氏绌魏伸晋，彼晋臣固然尔，后世曷为歱之乎？桀放鸣条，厥后为獯鬻。箕子违难，开国朝鲜。申习氏之指，皆当侪诸蜀汉，然则商、周盛朝，将不得纪年矣。】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围取之。”攸怒。

【◎《后汉书·袁绍传》：许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为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不能用。】】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冯本、监本“坑”作“抗”，误。】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何焯曰：上固云分营相当矣，此则但指自将之亲兵也。然亦必有一、二万人，云“不满万”，则非其实。◎林国赞曰：案《本纪》及曹仁、曹洪、鲍勋、程昱、任峻、乐进、卫臻、满宠等传，又孙坚、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彼时遣兵助操者，实亡虑四万余人。若张辽、于禁、李典、李通、许禇等各举众降，而史未著其多少者，不在数内。裴说诚是。《张范传》“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

《刘晔传》“明公以步兵五千，北破袁绍”，证以裴说，均非事实。◎弼按：何、林二说诚然，然案上文“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下文“许攸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又案《荀彧传》云“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又云“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袁《纪》、《通鉴》同。〗此皆为操以少敌众之证。裴注所云，似为未审。惟操所统数十万众，未必悉屯许下，何以不调赴官渡，此则事之不无可疑者耳。】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弼按：《钟繇传》云“繇送马一千余匹给军”，裴注云“送马二千余匹”，误。本因马匹之少，故操与繇书云“得所送马，甚应其急”。且两军对峙，时逾半年，长安、官

渡相距甚远，繇马未至之先，仅有六百余骑，又复何疑？裴注云云，似未为得。】】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李贤曰：○楯，今之旁排也。○杨雄《羽猎赋》曰：蒙楯负羽。《献帝春秋》曰：绍令军中各持三尺绳，曹操成禽，但当缚之。◎胡三省曰：楯，食尹翻。】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后汉书·荀彧传》：议欲还许，以致绍师。◎李贤曰：○致，犹“至”也。

○兵法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后汉书·荀彧传》：彧报曰：“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本志《彧传》同。】公从之。

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吴志·孙策传》：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弼按：孙策不亡于刺客，周瑜不死于巴丘，关羽不败于临沮，皆可逐鹿中原，争雄天下，则曹丕之篡，或有待乎。】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公使曹仁击破之。备走，遂破辟屯。【◎刘辟，事见建安元年注。◎梁章钜曰：此事亦见《蜀志·先主传》。辟于建安元年已死，何以复有此人？或别有一刘辟也。【梁氏不明前文“辟”字衍，说见前。】】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徐晃传》：晃与史涣击袁绍运车于故市，功最多。】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曰：“却十五日，【◎胡三省曰：却，后也。】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冬十月，绍遣军运谷，

【官本“军”作“车”，钱校从之。】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

《御览》“营”上有“军”字。◎《后汉书·袁绍传》：琼等时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章怀注：乌巢在酸枣城东。】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御览》“足”作“用”。】来奔，【◎

《后汉书·袁绍传》：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阵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胡三省曰：○许攸字子远，今呼为子卿，贵之也。○或曰：操字攸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于文为顺。】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柰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胡三省曰：据《水经》，乌巢泽在陈留酸枣县东南。

◎惠栋曰：○《晋太康地理记》云：乌巢泽在酸枣东南，昔曹太祖纳许攸之策，破袁绍军处也。◎赵一清曰：○《水经·济水注》：济渎又东迳酸枣县之乌巢泽，泽北有故市亭。○一清案：故市，汉县，属河南郡。后汉县废。在今郑州北。◎弼按：○《一统志》：乌巢泽在今河南卫辉府延津县东南。故市在今延津县界。○赵氏所云，为故市废县，在今郑州西北三十五里，与此故市无涉。】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监本“口”作“日”，误。】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吴金华曰：语，当为“绐”之形讹。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六十引作“绐”，原注曰“音怠”。是唐人所见《曹瞒传》写本作 “绐”无疑，当据正。】“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斩督将眭元进、【◎《范书》

注引《曹瞒传》作“睢元进”。◎惠栋曰：睢，当作“眭”，即眭固也。◎弼按：眭固字白兔，史涣斩于犬城，见前建安四年，又见《张杨传》及注，惠说误。】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未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怛惧。时有夜得仲简，将以诣麾下，公谓曰：“何为如是？”仲简曰：“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公意欲不杀。【◎何焯曰：琼与魏武皆西园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许攸曰：“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赵一清曰：鉴镜不忘，谓已割其鼻也。】乃杀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卢文弨曰：《御览》“攻”作“破”。【◎吴金华曰：○ “攻”当作“破”，字之误也。○本志《张郃传》：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合纪、传以观之，袁绍是郭图而非张郃，语意甚明。今检《后汉书·袁绍传》、《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此句均作“就操破琼”，可据正。】】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胡三省曰：就，即也。言即使操破淳于琼，而我攻拔其营，将无所归也。】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潘眉曰：荀彧《檄吴将校部曲》云：张郃、高奂举事立功。◎李善注：《魏志》高览，此云高奂，盖有二名。】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献帝起居注》曰：【◎《隋书·经籍志》：《汉献帝起居注》五卷，◎又云：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以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新、旧唐志卷同。◎章宗源曰：

《三国志》注、《续汉志》注、《后汉书》注、《初学记·职官部》、《御览·职官部》、《通典·礼门注》并引《献帝起居注》，共数十事。◎侯康曰：《唐六典》：汉献帝及西晋以后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录。《魏志·文纪》注引一条，称曹操为太祖，则此书成于魏时也。◎姚振宗曰：起居注惟天子得有此制，献帝自逊位之后，自不得再有起居注。起居所注，自不得连及山阳就封之后。其记后事，别有《汉献帝传》、《山阳公记》诸书在焉。书中称太祖，书名题献帝，则碻为魏人手笔。《史通》云“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意即是彪所存。是书关涉魏事，故魏臣改其名曰“太祖”。青龙之前，亦当称“汉帝起居注”，其后乃加“献”字耳。】公上言：“大将军邺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局本“大”作“人”，误。】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郡国志》：冀州钜鹿郡任。◎《一统志》：任县故城，今直隶顺德府任县东南。◎《续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本志卷二十四《王观传》：观为任令。当是彼时户口增加，改称令也。】为说命录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鄄城，【冯本、监本“鄄”作“甄”。鄄城，见初平四年。】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南兄谓术，北兄谓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胡三省曰：此光武安反侧之意，英雄处事，世虽相远，若合符节。◎弼按：本志卷二十三《赵俨传》注引《魏略》云：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莫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者。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李通书疏。】】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馗，古逵字，见《三苍》。【◎弼按：○

《隋书·经籍志》：《三苍》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杨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访作《滂喜篇》，〖“访”当作“鲂”。〗故曰《三苍》。◎徐铉《说文韵谱·叙》曰：贾鲂以三仓之书，皆为隶字，隶字始广，而篆籀转微。◎姚振宗曰：鲂既撰《滂喜篇》，又隶写合《苍颉》、《训纂》为《三仓》三卷，三仓之名自鲂始。◎沈家本曰：○《汉志》：《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

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玉海》〖四十四〗引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为小篆，造

《苍颉》九章；赵高造《爰历》六章；胡母敬造《博学》七章；后人分五十五章，三卷，为上卷。至哀帝元寿中，杨子云作《训纂》，为中卷。和帝永元中，贾叔郎接记《滂喜》，为下卷。故称《三苍》。○其说与《隋志》同。《说文系传》以《苍颉》、《爰历》、《博学》为《三苍》，盖本《汉志》为说。◎阎百诗曰：《三苍》之名，以《隋志》为定，盖《爰历》、《博学》并于《苍颉》已久，而不复可别识矣。《新唐志》“李斯等《三苍》，三卷，郭璞解”，《旧志》 “斯”作“轨”者，传写误也。】】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吴金华曰：○秦汉以来，受天命而平乱为王者亦称“真人”。○本志《文帝纪》注引

《献帝传》载许芝等说谶纬：《易运期谶》曰：“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赵一清曰：○《续天文志》：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野）**[**也**]**，时袁绍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绍军为曹公所破。七年夏，绍死，后曹公遂取冀州。◎弼按：天文、五行之说，刘知几《史通》辨之详矣，以后类此者，不录。】

六年夏四月，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胡三省曰：绍盖遣军屯仓亭津。◎《一统志》：仓亭津在今山东曹州府范县东北，古大河济渡处，久湮。◎《水经·河水注》：河水于范县东北流为仓亭津。◎《述征记》曰：仓亭津在范县界，去东阿六十里。◎《魏土地记》曰：津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津，河济名也。◎本志《程昱传》“昱遣别骑绝仓亭津，陈宫至，不得渡”，既此。◎《方舆纪要》卷十六：仓亭在直隶大名府南乐县西三十五里，其地有仓帝陵及造书台亭，因以名。或以为山东范县之仓亭津，误矣。◎是仓亭别为一地，非仓亭津也。沈钦韩以仓亭津为南乐之仓亭，梁章钜又引其说，均误。〖南乐之仓亭，《一统志》作“苍亭”。〗◎谢鍾英曰：仓亭津，今曹州府朝城县东北。】破之。绍归，复收散卒，攻定诸叛郡县。九月，公还许。【◎何焯曰：绍地广众盛，谋议之士附者尚多，其兵虽破，未可取也。故归许以养威俟衅。且以其间翦刘备复起之势，得以全力徐收河北，莫能牵制耳。】绍之未破也，使刘备略汝南，汝南贼共都等应之。【◎钱大昕曰：《蜀·先主传》作“龚都”，“龚”与“共”古字通。◎郁松年曰：○《广韵》：龚，晋大夫龚坚后。共，郑共叔段后。○龚、共虽通，姓自有别。】遣蔡扬击都，不利，为都所破。【蔡扬，《先主传》作“蔡阳”，并言“为先主所杀”。】公南征备。备闻公自行，走奔刘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军谯，【谯，见前。】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冯本“祀”作“视”。】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遂至浚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胡三省曰：浚仪县属陈留郡，睢水于此县首受莨荡渠水，东过睢阳县，故谓之睢阳渠。睢，音虽。玄识操于微时，故祀之。◎赵一清曰：○《续郡国志》：陈留郡浚仪，本大梁。○刘昭引《通俗文》：渠在浚仪曰莨荡也。○《方舆纪要》卷四十七及卷五十云：盖因睢水而作渠。睢水于浚仪首受茛荡水，东过睢阳，故曰睢阳渠。○《水经·睢水注》：睢阳城北五、六里，便得汉太尉桥玄墓，冢东有庙，即曹氏孟德亲酹处。◎谢鍾英曰：睢阳渠在今陈留县东北四十里。

◎弼按：○《一统志》：浚仪故城，在今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西北。睢阳故城，在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南。睢阳渠在睢阳故城东南。○胡注极为明晰，谢说谓在陈留，误。《方舆纪要》于商丘、陈留两存其说，盖谓睢水所经，非谓睢阳渠在两地也。赵氏因上文“遂至浚仪”之语，遂引刘昭注以实之，亦与睢阳渠无涉。盖操南征刘备，还军至谯，操为谯人，桥玄为睢阳人，睢阳在谯县之北，故有“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之言，且践“斗

酒相酹”之约，故因治渠而祀玄，则渠实在睢阳也。◎梁章钜曰：操凄怆致祭，以申宿怀。

《水经注》言操亲酹，据此，则非遣使矣。◎周寿昌曰：祀文云“北望贵土”，则明系遣使。又《宋书·礼志》云“建安中，遣使祀玄以太牢。文帝黄初六年，又以太牢祀之”，皆遣使，非亲祀。《水经注》所云，不过引为遗迹，非事实也。◎弼按：《后汉书·桥玄传》云“操经过玄墓，辄悽怆致祭奠”，与《本志》“遣使”异，未知孰是。】【◎《褒赏令》载公祀文曰：故太尉桥玄，【范《书》“玄”作“公”。】诞敷明德，汎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范《书》作“懿德高轨，泛爱博容”。《文选·头陀寺碑》注引此文同。】吾以幼年，【范《书》“吾”作“操”。】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范《书》作“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范《书》“助”作“勗”。】犹仲尼称不如颜渊，【◎《论语》：孔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子曰：“吾与汝俱不如也。”】李生之厚叹贾复。【◎《后汉书·贾复传》：复少好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曰：“贾复，将相之器也。”】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范《书》作“徂没之后”，《水经注》同。】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范《书》“怪”作“怨”，《水经注》同。】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诒己疾，怀旧惟顾，【◎李贤曰：惟，思也。】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沈铭曰：此人臣墓，亦称陵，与《樊宏传》之称敕，《赵咨传》之称顾命，古人文质，今则当有所避矣。◎顾炎武曰：陈思王上书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国之任，屋名为宫，冢名为陵。”是人臣称陵，古多有之，不以为异。○吕东莱《大事记》：墓之称陵，古无贵贱之别。○《国语》：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是凡民之墓亦得称陵。《水经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又引《风俗通》言王公坟垅称陵，书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诸王公妃之陵甚多。○《西京杂记》：董仲舒之墓称下马陵。】裁致薄奠，公其尚飨！】进军官渡。

绍自军破后，发病，欧血，夏五月死。【◎范《书·献帝纪》：建安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绍薨。】小子尚代，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郭缘生《述征记》曰：黎阳城西袁谭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谭之所筑。】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攻黎阳之郭也。◎范《书·袁绍传》：谭、尚与操相拒于黎阳，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战城下。】乃出战，击，大破之，谭、尚夜遁。夏四月，进军邺。【◎赵一清曰：《续郡国志》“魏郡”首“邺”，盖郡治。是时，袁绍以州牧治此。◎谢鍾英曰：

○《地形志》：【凡云《地形志》，则谓《魏书·地形志》。】冀州，后汉治高邑。袁绍、曹操为冀州，治邺。魏、晋治信都。○《元和郡县志》：黄初中，以邺为五都之一，始移冀州治信都。◎《一统志》：邺县故城，今河南彰德府临彰县西。◎范《书·袁绍传》：谭、尚夜遁，还邺。操进军。尚逆击，破操。◎胡三省曰：此诸葛孔明所谓“逼于黎阳”时也，必有破操军事，魏人讳而不书耳。◎弼按：○本志《绍传》云：追至邺，收其麦，拔阴安，引军还许。

* 《郭嘉传》：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郭嘉曰：“急之则相持，缓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是操军未败也。诸葛所谓“逼于黎阳”者，盖谓两军相持半年之久，操军不得前进耳。】五月，还许，留贾信屯黎阳。己酉，令曰：【《文馆词林》卷六百九十五载此令，题曰《魏武帝军将败抵罪令》。】“《司马法》【◎《汉书·艺文志·礼类》：《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周礼疏》云：齐景公时，大夫穰苴作《司马法》。◎《史记·穰苴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四库总目提要》云：据《穰苴传》，是书乃齐国诸臣所追辑，隋、唐诸志以为穰苴撰者，误也。班固独以此书入《礼类》，岂非以其为古

来五礼之一欤？◎张澍《司马法序》曰：古有《司马法》，非穰苴始作。威王时，附《穰苴兵法》于《司马法》中，非附《司马法》于《穰苴兵法》中也，《周礼疏》误矣。《汉志》百五十五篇，今存五篇，他书所引，亦有不见五篇中者，皆逸文也。】‘将军死绥’，【张澍《司马法逸文》引此语。】【◎《魏书》曰：【◎吴金华曰：冯本作“曰”，金陵活字本、标点本递相沿袭。然宋本、元本、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等皆作“云”，《册府元龟》卷六十二所引亦作“云”。足见古本作“云”不作“曰”。】绥，却也。有前一尺，无却一寸。【◎《文选》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文》云：臣闻将军死绥，咫步无却。◎李善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杜预《左传·文公十二年》注：古名退军为绥。◎周寿昌曰：裴氏此注，亦本古说。然案《说文》“绥，车中把也”，故《礼记·曲礼》“执策绥”，《少仪》“车则说绥”，又有“良绥”、“散绥”。《仪礼·士昏礼》“授绥”，《既夕记》“约绥”，似古者多用车，战车前进，无后退，故“将军死绥”，借此“绥”字也。◎又案：○《礼记·檀弓》：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公队。佐车授绥。○足征兵车之以绥为进退也。◎胡玉缙曰：○周说似是而非。○黄以周《军礼司马法考征》云：绥，读如交绥之绥。贾逵注“其辟军三舍”引《司马兵法》“从遯不过三舍”，今本亦作“从绥”。然则将军死绥，谓将兵者尽命于将退，不逃亡也。后人以交绥为交战，死绥为死于车绥之下，殊失其意。《荀子·议兵篇》“将死鼓，御死辔，士大夫死行列”，各死其所职也。车绥何与于将军，而曰将军死绥耶？○其说甚覈。佐车授绥，亦欲队者挽之而上耳，未可傅会。【吴金华引王宁说谓“绥”即旌麾，说详《校诂》。】】】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史记》：赵王将使赵括为将，其母上书曰：“括不可使将。”王曰： “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乎？”王许诺。】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何焯曰：始犹乌合，故多宽假。至此乃议罚，为立国经久之计。】【◎《魏书》载庚申令曰：【◎《文馆词林》题曰《魏武帝论吏士行能令》。】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文馆词林》无“任”字、“之”字。】所谓“可与適道，未可与权”。【《文馆词林》下有“者也”二字。】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文馆词林》无“于”字。】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

【《文馆词林》“治”作“乂”。盖许敬宗等奉敕编此书，避唐讳也。下同。】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文馆词林》“治”作“太”，“赏”作“贵”。】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文馆词林》作“一似筒窥兽矣”。◎赵一清曰：《晋书·王献之传》有“窥豹”之语，似因避唐讳而改。◎梁章钜曰：此言窥虎，今人但知窥豹矣。】】

秋七月，令曰：【《文馆词林》题曰《魏武帝修学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盖自中平六年计。】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脩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文馆词林》“俊造”作“隽选”。】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周寿昌曰：曹氏父子文才超绝，实非当日诸臣所及，故尚知留心文学。所谓仁义礼让者，不过借作开宗语，其实何曾举有笃行一人。观下十五年、十九年之令，即可知其用人底裹。】

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胡三省曰：西平县属汝南郡。从郭嘉之谋也。◎《一统志》：西平故城，今河南汝宁府西平县西四十五里。】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平原，见初平三年注。】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辛毗至西平说操，乃许谭平。详见本志卷二十五《辛毗传》。】诸将皆疑，荀攸劝公许之，【语详《攸传》。】

【◎《魏书》曰：公云：“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纵谭挟诈，不终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乃许之。【据本志荀攸、辛毗传，操欲先平荆州，闻荀攸、辛毗之言，乃引军北还，与《魏书》异。】】公乃引军还。冬十月，到黎阳，为子整与谭结婚。【本志卷二十有《郿戴公子整传》。】【◎臣松之案：绍死至此，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吴金华曰：“出后”乃晋人常语，今谓之“过继”。】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礼，悖矣。魏武或以权宜与之约言，今云结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礼。【◎官本《考证》李清植曰：明年九月明记“女还，然后进军”，则其成礼于此时必矣。操、谭乌得与论礼哉！◎姜宸英曰：谭、尚兄弟为仇，岂知此礼？魏武欲乘其乱而取，亦不暇顾忌名教，裴驳迂甚。◎朱邦衡曰：袁、曹结婚，乃彼此相饵之计。◎周寿昌曰：操不惜为子结婚仇敌，售其诈谋，岂尚可绳以礼法？◎弼按：操为子整娶袁谭之女，为子均娶张绣之女，皆为一时权谋之计。至为子丕纳袁熙之妻，则不免贻羞后世耳。】】尚闻公北，乃释平原还邺。东平吕旷、吕详叛尚，【东平，见初平三年。官本“详”作“翔”，本志《袁绍传》作“吕翔”，范《书·袁绍传》作“高翔”，《通鉴》从之。】屯阳平，【◎《郡国志》：兖州东郡阳平。◎《一统志》：阳平故城，今山东东昌府莘县治。】率其众降，封为列侯。【◎《魏书》曰：谭之围解，阴以将军印绶假旷。旷受印送之，

【◎范《书·袁绍传》：谭复阴刻将军印以假旷、翔，操知谭诈，乃以子整娉谭女以安之，而引军还。◎胡三省曰：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谭之心，况复有诱旷、翔之事乎！娉其女为子妇以安之，所谓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也。】公曰：“我固知谭之有小计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间略民聚众，比尚之破，可得自强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水经·淇水注》：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曰枋头。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功。淇水又东北流，谓之白沟。◎胡三省曰：袁尚在邺，操将攻之，故通粮道。◎吴熙载曰：淇水古由卫辉府濬县西南八十里宿胥对岸入河。今操欲通漕于邺，遂下枋断淇水入河之口而决之，使入白沟，径内黄、临漳入漳。◎《通鉴辑览》云：今淇水入卫，自濬县以下谓之白沟。王幼学、冯智舒以为宋、辽分界之白沟，其说非是。】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公进军到洹水，【◎《战国策》：苏秦说赵肃侯，令天下将相盟于洹水之上。◎《史记》注：○应劭曰：洹水在汤阴县界。○瓒曰：在今安阳县北。◎胡三省曰：○《水经》：洹水出上党泫氏县，东过隆虑县北，又东北出山，径邺县南。○洹，于元翻，又音桓。◎《一统志》：洹水在今彰德府北四里，源出上党故垣氏县，经林虑山而洑，复瀑于善应、高平二山，自彰德府城西南遶而东下流入卫河。◎本志《袁绍传》：到洹水，去邺五十里。◎《方舆纪要》：洹水在今彰德府临彰县西南四十里，自安阳县流入。】由降。【◎潘眉曰：荀彧《檄吴将校部曲》云：将军苏游，反为内应。◎李善注：“游”与“由”同。】既至，攻邺，为土山、地道。武安长尹楷屯毛城，【◎《郡国志》：冀州魏郡武安。◎《一统志》：武安故城，今彰德府武安县南。〖互见《曹爽传》。〗毛城在武安县西。◎《彰德府志》：毛城即毛岭，在涉县西四十五里。◎本志卷十六《仓慈传》注引《魏略》云：令狐邵暂出到武安毛城中，太祖破邺，遂围毛城。◎又本志卷十七《徐晃传》“别讨毛城”，即此。】通上党粮道。【◎《郡国志》：并州上党郡治长子。◎《元和志》：后汉末，董卓作乱，移理壶关。◎《一统志》：长子故城，今山西潞安府长子县城西。◎本志《绍传》“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通上党粮道”者，与高幹相应也。下文“沮鹄守邯郸”者，与袁熙相应也。】夏四月，留曹洪攻邺，公自将击楷，破之而还。尚将沮鹄守邯郸，【◎《郡国志》：冀州赵国邯郸。◎《一统志》：邯郸故城，今直隶广平府邯郸县西南十里。◎胡三省曰：沮，子余翻。邯郸，音寒丹。】【沮音菹，河朔间今犹有此姓。鹄，沮授子也。【◎纪昀曰：裴注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于此沮鹄特注“沮音菹”。又如“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

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 “绥爰”字、“率俾”字、“昬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專”，《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云。】】又击拔之。【◎何焯曰：破楷，则高幹并州之援北断；拔邯郸，则袁熙幽州之援东绝。击楷自将者，运道不通，则坚城大众有自溃之势，所系尤大也。】易阳令韩范、【◎《郡国志》：赵国易阳。◎《一统志》：易阳故城，今直隶广平府永年县西十五里。】涉长梁岐【◎《郡国志》：魏郡沙。◎《一统志》：涉县故城，在今彰德府涉县西北二里。本汉沙县，后汉末始改曰涉。◎王念孙曰：○《水经》浊漳、清漳二水注，“沙”并作“涉”。赵东潜谓两汉志本作“沙”，至三国时，始有涉名。念孙案：赵说非。○《水经》：清漳水东过涉县西，屈从县南。○注云：《地理志》魏郡之属县也。漳水于此有涉河之名，盖名因地变也。○是善长所见《汉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县而有涉河之名，则涉县之名由来已久。不然漳水何以无沙河之名乎？《魏志》称“涉长梁岐”，则涉乃汉时旧名，非自三国时始。○《元和志》云：涉县本汉旧县，因涉河水为名。○亦不言本名沙县，后改为涉也。赵氏以两汉志皆作“沙”，遂谓涉县本名沙，今考《王子侯表》云“离石侯绾后更为涉侯”，则涉乃西汉旧名，而今本两汉志作沙，皆传写之误，明矣。】举县降，赐爵关内侯。【◎《徐晃传》：易阳令韩范伪以城降而拒守，晃为陈成败。范悔，晃辄降之。既而言于太祖曰：“愿公降易阳以示诸城，则莫不望风。”】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壍，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范《书·袁绍传》：操乃凿壍围城，周回四十里，一夜濬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胡三省曰：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凿壍围城，绝其内外，以久困之。堑，七艳翻。

◎《水经注》：漳水过邺县西，魏武堨以围邺。◎《一统志》：漳水东经临漳县西，北流入直隶成安县界。◎弼按：操攻太寿，决渠水灌城；攻下邳，决泗水、沂水灌城；攻邺，决漳水灌城；善利用水者也。周瑜赤壁之战，陆逊夷陵之役，善利用火者也。此皆兵谋家所不可不知者也。】秋七月，尚还救邺，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兵法曰：归师勿遏。】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胡三省曰：从大道来，则人怀救根本，不顾胜败，有必死之志；循山而来，则其战可前可却，人有依险自全之心，无同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谓“观敌之动”者也。◎赵一清曰：西山当指太行山。《续郡国志》魏郡邺县注引《魏都赋》注曰“县西北有鼓山，时时自鸣，鸣则兵”。案本传有西唐山。又邺北太行山，西北去，不知山所极处，亦如东海不知水所穷尽也。◎谢鍾英曰：西山当在今临漳县西北，磁州南境。◎弼按：西山当即鼓山，亦即滏山，下文“临滏水为营”是也。袁尚由平原西还救邺，冀州诸县或降或拔，故不能不绕道西山耳。

◎《一统志》：鼓山在彰德府武安县南三十里，一名滏山。◎《魏书·地形志》：临漳有鼓山。

◎《元和志》：鼓山亦名滏山，滏水出焉，亦名滏口，即太行第四径也。山岭高深，实为险阨。】尚果循西山来，临滏水为营。【◎《郡国志》：邺有滏水。◎左思《魏都赋》曰：北临漳滏，则冬夏异沼。◎注云：○《水经》：邺西北滏水热，故名滏口。◎《元和志》：滏水出滏山，泉源奋勇，若滏之扬汤，故以滏口名之。◎《一统志》：滏水在临漳县西十五里。◎本志《袁绍传》：尚去邺十七里，临滏水，举火以示城中。◎滏水，又互见《袁绍传》注。】

【◎《曹瞒传》曰：遣候者数部，前后参之，皆曰“定从西道，已在邯郸”。公大喜，会诸将曰：“孤已得冀州，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诸君方见不久也。”】夜遣兵犯围，公逆击，破走之，遂围其营。未合，尚惧，**[**遣**]**故豫州刺史阴夔及陈琳乞降，【◎钱大

昕曰：“故”上当有“遣”字。◎何焯说同。◎赵一清曰：《袁绍传》有之。】公不许，为围益急。尚夜遁，保祁山，【◎本志《绍传》“尚还走滥口”，范《书》作“蓝口”。◎章怀注：安阳县界有蓝嵯山，与邺相近，盖蓝山之口。◎《通典》：安阳县有蓝嵯山。蓝口，蓝山之口也。◎顾祖禹曰：蓝嵯山在彰德府城西，或谓之祁山，诸葛公谓曹操“危于祁连”者，盖即蓝口之战云。◎姚范曰：尚保祁山。祁山，今巩昌府西河县东北。◎弼按：在今巩昌府之祁山，为诸葛武侯用兵之地，与此无涉。姚说误。又互见《袁绍传》“滥口”注。】追击之。其将马延、张顗等临陈降，【◎余按：单凭字义，顗训庄、静。本志《袁绍传》引《先贤行状》有张子谦，亦先于邺破而降，其字之义正与“顗”字相切，当为一人欤？】众大溃，尚走中山。【◎《郡国志》：冀州中山国，治卢奴。◎《水经·滱水注》：○卢奴城内西北隅，有水渊而不流，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卢，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一统志》：卢奴故城，今直隶定州治。】尽获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御览·三百五十六》引《魏武破袁尚上事》云：臣前上言：“逆贼袁尚还，即属精锐讨之。”今尚人徒震荡，部曲丧守，引兵遁亡。臣陈军被坚执锐，朱旗震曜，虎士雷譟，望旗眩睛，闻声丧气，投戈解甲，翕然沮坏。尚单骑迸走，捐弃伪节、鈇钺、大将军邟乡侯印各一枚，兜鍪万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盾弓戟，不可胜数。】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范《书·绍传》：审配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

《水经·浊漳水》注：邺城有七门，东曰建春门。◎胡三省曰：内，读曰纳。】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配，事详见《袁绍传》注。】邺定。公临祀绍墓，【◎《元和志》：袁绍墓在临漳县西北十六里。】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廪食之。【◎孙盛云：昔者先王之为诛赏也，将以惩恶劝善，永彰鉴戒。绍因世艰危，遂怀逆谋，上议神器，下干国纪。荐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踬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骖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昔汉高失之于项氏，魏武遵谬于此举，岂非百虑之一失也。【◎赵一清曰：○《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攻屠邺，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观此，则史多饰词，孙盛之评，殆为赘述。◎唐庚曰：刘、项受命怀王，约为兄弟，而绍与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绍又为盟主，虽道乖好绝，至于相倾，然以公义讨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义，亦不以义废恩，是古之道也，何名为失哉！◎或曰：操之破绍，岂真吊伐之举，而必荐社汙宅，然后为快耶？孙氏之讥，所谓强生议论，甚无谓也。◎弼按：唐说迂，赵氏与或说均是。◎又按：○《世说新语·惑溺篇》：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据此，则所谓祀墓慰劳者，皆伪也。】】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胡三省曰：辑，犹集也，集成也。观绍此言，则起兵之时固无勤王之心，而有割据之志矣。】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何焯曰：绍见光武资河北以定海内，故图据之。】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傅子》曰：【◎《晋书·傅玄传》：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幹，魏扶风太守。〖燮、幹，事见后建安十九年注。〗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魏时选入著作，撰《魏书》。封鹑觚男。晋武帝受禅，进爵为子。玄上疏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天下无复清议。宜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退虚鄙，以惩不恪。”泰始四年，为御史中丞。五年，迁太仆，转司隶校尉。免，卒于家，年六十二，谥曰刚，追封清泉侯。玄少时避乱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

子》，为内、外、中篇，凡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玄初作内篇成，示司空王沉。沉曰：“省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也。”◎《隋书·经籍志》：《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唐志》同。◎《四库提要》云：宋《崇文总目》仅载二十三篇，《宋史·艺文志》仅载有五卷，其后惟《遂初堂书目》尚有其名，元、明之后，藏书家遂不著录。今检《永乐大典》中，得文义完具者十二篇，未全者十二篇，总为一卷。其有《大典》未载，见于他书者，得四十余条，别为附录。此书所论，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理名言，往往而在，《论衡》、《昌言》皆当逊之。◎严可均曰：余以《群书治要》所载二十四篇校《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许字，又从《三国志》注写出六千三百余字，广为二卷。又遍搜各书，为补遗二卷。】太祖又云：【答绍之言。】“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郭嘉传》注引《傅子》云“语在《武纪》”，此所云云，当即《傅子》之《武纪》中语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魏书》载公令曰：【《文馆词林》题曰《魏武帝收田租令》。】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文馆词林》“应命”作“毕负”。】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文馆词林》“至”下有“微”字，属上句读。】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文馆词林》“其”下有“令”字。】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文馆词林》令中“民”字皆作“人”， “治”作“乂”，均避唐讳。】】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范《书·献帝纪》：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袁宏《后汉纪》：或说操曰：“宜复古制，置九州，则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操将从之，荀彧言：“宜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操曰：“微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寝九州之议。〖本志《彧传》同。〗◎本志《董昭传》：以昭为冀州牧。〖当在建安四年。〗◎《贾诩传》：以诩为冀州牧。〖亦在建安四年。〗冀州未平，留参司空军事。河北平，太祖领冀州牧，徙诩为太中大夫。◎冀州未平以前，则以昭、诩为牧。既平以后，则自领之。】公让还兖州。【◎胡三省曰：当时政自操出，领则真领，而让非真让也。◎梁章钜曰：按下十三年云“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公为丞相”，又十八年云“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又二十一年云“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书法并同。而《后汉书·献帝纪》则曰“操公自领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自进号为魏王”，盖陈《志》作于范《书》前，且百余年，不能无所回护。范《书》修于宋时，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其所值之时不同也。◎或曰：封殖之谋始此。兖在囊中，故无嫌于让也。】公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间。【◎《郡国志》：冀州清河国，治甘陵。安平国，治信都。河间国，治乐成。◎刘昭注：清河国，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一统志》：甘陵故城，今山东东昌府清平县南。信都故城，今直隶冀州治。乐成故城，今河间府献县东南。◎渤海郡治南皮，见初平元年注。】尚败，还中山。谭攻之，尚奔故安，【◎《郡国志》：幽州涿郡故安。◎《一统志》：故安故城，今直隶易州东南。】遂并其众。公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至此，而真情毕露矣。】女还，然后进军。【◎胡三省曰：袁尚破走，操于是始讨谭。】谭惧，拔平原，【平原，见初平三年注。】走保南皮。【◎

《水经·淇水注》：清河迳南皮县故城西，建安中魏武擒袁谭于此城。】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诸县。

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曹纯麾下骑斩谭首，见《曹仁传》。◎赵一清曰：邺虽破，而谭犹扰其东偏，故必斩谭，而后书“冀州平”。◎弼按：范

《书·献帝纪》：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谭于青州，斩之。则“冀州平”应作“青州平”也。

【◎余按：前文“谭走保南皮”，南皮属冀州，不属青州，范《书》言“破袁谭于青州”，失之。观本志《臧霸传》“霸数以精兵入青州。太祖破袁谭于南皮，霸等会贺”，云“会贺”而不云“并攻”，似因青州之平在谭破之后。又《王脩传》“谭之破，诸城皆服”。因谭之见诛南皮，青州谭党望风而靡，故臧霸得平定青州，转往会贺，范氏本意盖如此。然如赵说，此处作“冀州”文义亦通，似无烦改。】】【◎《魏书》曰：公攻谭，旦及日中不决；公乃自执桴鼓，士卒咸奋，应时破陷。【◎《英雄记》曰：操于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本志《卷十一·王修传》注引《傅子》曰：太祖既诛袁谭，枭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其妻子。”王修哭之，哀动三军。◎又见《御览》卷四百二十一。】】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宋书·礼志二》云：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

《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是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焦触、张南，事详见《袁绍传》。】初讨谭时，民亡椎冰，

【◎说见兴平元年“烧左手掌”注。◎康发祥曰：此盖言民苦椎冰，道亡耳。裴注分明。】

【臣松之以为讨谭时，川渠冰冻，【宋本“冰”作“水”。】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惮役而亡。】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无为吏所获。”民垂泣而去。后竟捕得。【◎或曰：法有免首之科，魏武既矜其情，罪赦之可也。既纵而复捕之，进退无据，非法之中。◎弼按：此与唐太宗之释囚徒同一用意，惟彼终赦，此则终捕，一宽一刻，于此见之。】

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为列侯。故安赵犊、霍奴等【故安，注见上年。】杀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余按：本志《袁绍传》“焦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而后《隶释》载《魏公卿上尊号奏》有“征虏将军都亭侯臣触”，疑即焦触，则此幽州刺史别为一人。】三郡乌丸攻鲜于辅于犷平。【◎胡三省曰：三郡乌丸，辽西蹋顿、辽东苏仆延、右北平乌延也。◎服虔曰：犷，音巩。◎师古曰：音九勇翻，又音鑛。◎弼按：鲜于辅，事见本志卷八《公孙瓒传》及卷二十六《田豫传》，又见建安十八年注。】【◎《续汉书·郡国志》曰：犷平，县名，属渔阳郡。【◎《一统志》：犷平故城，今直隶顺平府密云县东北。◎盖在潮河西，近古北口地。潮河，即古鲍丘水也。◎本志《刘放传》：渔阳王松据涿郡，太祖克冀州，放说松。建安十年，与松俱至，乃以放参司空军事。◎胡三省曰：此为刘放因此管魏机密以乱魏张本。】】秋八月，公征之，斩犊等，乃渡潞河，【◎《郡国志》：渔阳郡潞。◎《一统志》：潞县故城，今顺天府通州东，以潞水为名。◎《水经注》：鲍丘水迳潞县故城西，汉光武遣吴汉、耿弇等破铜马、五幡于潞东，即此。◎《魏土地记》云：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救犷平，乌丸奔走出塞。

九月，令曰：【《文馆词林》题曰《整齐风俗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论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集解》云：忠信为周，阿党为比。】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急就章》：分别部居不杂厕。】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汉书·直不疑传》：不疑，南阳人。或毁不疑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范《书·第五伦传》：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建武二十七年，补淮阳国医工长，从王朝京师。帝谓伦曰：“闻卿为吏篣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帝大笑。】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汉书·谷永传》：永字子云，长安人。是时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议者多归咎焉。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乃言：“骨肉大臣

有申伯之忠。”◎胡三省曰：申伯，宣王之舅，谷永以之况王凤也。】王商忠议，【◎吴金华曰：忠议，南宋潘自牧所撰《记纂渊海》卷四十九引作“忠义”。古书“义”、“议”通用，此文当以“义”为本字。】张匡谓之左道，【◎《汉书·王商传》：蜀郡张匡，其人佞巧，上书言丞相商作威作福，执左道以乱政。】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冬十月，公还邺。【◎王鸣盛曰：○《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魏略》： “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谯特因是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邺、洛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阳迎天子，迁都许，备见《武帝纪》中，并每有征伐，事毕，辄书“公还许”。至九年灭袁氏之后，则又迁都于邺矣。纪虽于此下屡书“公还邺”，或书“至邺”，而尚未能直揭明数语，使观者醒眼。〖《后汉书·献纪》亦无此。〗至二十四年则书“还洛阳”，二十五年又书“至洛阳”，其下即书“王崩于洛阳”。至其子丕受禅即真位，皆在洛，盖操之末年，又自邺迁洛矣。〖◎沈约《宋书》三十三卷《五行志》：魏文即位，自邺迁洛，终黄初不复还邺。〗纪所书亦宜再加醒眼之句。予尝恨《新唐书》本纪于武后、中宗之在长安、在洛阳全不分明。陈寿意主简严，尚令读者稍蒙昧，较《新唐书》则已远胜之。◎弼按：王氏意谓建安元年迁都许，后又迁邺，迁洛阳。而陈《志》、范《书》均失载也。不知《魏略》所云之五都为魏之五都，非汉之五都也。书操还邺者，冀州牧本治邺也，还洛阳者，军行所至也。《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尚有“军还长安”之文，然则可谓迁都长安乎？《文纪》延康元年，筑坛繁阳，受禅。黄初元年，初营洛阳宫，始幸洛阳。是为由许迁洛之证，初不如王氏所云迁邺迁洛也。建安以后，政柄固移曹氏，然犹奉汉正朔，不得以操之行止即谓为汉都之迁移也。王氏为失辞矣。】

初，袁绍以甥高幹领并州牧，【◎高幹，字元才，陈留圉人，见本志《高柔传》注，又见《袁绍传》及《刘劭传》仲长统注。◎《郡国志》：并州太原郡晋阳，刺史治。◎《一统志》：晋阳故城，今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治。】公之拔邺，幹降，遂以为刺史。幹闻公讨乌丸，乃以州叛，执上党太守，【上党，注见上年。】举兵守壶关口。【◎《郡国志》：并州上党郡壶关。《上党记》曰：关城，都尉所治，去郡六十里即壶关。◎《一统志》：壶关故城，今山西潞安府长治县治壶口山下。山川相错，地形如壶。◎《浊漳水》注：有壶口关，故曰壶关。

◎互见《袁绍传》“壶口关”。】遣乐进、李典击之，幹还守壶关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闻之，乃留其别将守城，【◎本志《袁绍传》：幹乃留其将夏昭、邓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匈奴，事见初平三年注。◎范《书·南匈奴传》：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寇河内诸郡，乃止河东。◎章怀注：遂止河东平阳也。◎本志卷十六《杜畿传》云：会白骑攻东垣，高幹入濩泽。◎弼按：濩泽县属河东郡，高幹盖由壶关而平阳，而濩泽，而上洛，欲南奔刘表。时豫州已为操所据，故绕道雍州也。】公围壶关三月，拔之。【◎《上党记》：曹公围壶关，起土山于西城，内筑界城遮之。◎《元和志》：壶关县东南百二十里有曹公垒，为攻高幹时所筑。】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胡三省曰：上洛县，前汉属弘农，后汉属京兆，峣关在县西北，故置都尉。◎刘昫曰：言县在洛水之上，故以为名。◎《一统志》：上洛故城，今陕西商州治。◎弼按：至是而并州悉平，操乃以梁习为刺史，边境肃清，长老称咏。详见本志卷十五《习传》。上洛都尉，又互见《袁绍传》。是时魏武有《明罚令》云“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绝火寒食，云为介之推。北方沍寒，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有刑”，此令当在拔壶关之时。】

秋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郡国志》：青州北海国淳于。◎《一统志》：淳于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安丘县东北三十里。】遣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割东海之襄贲、郯、戚以益琅邪，省昌虑郡。【◎东海郡治郯，见初平四年“徐州牧”注。琅邪国

治开阳，见兴平元年注。昌虑郡，建安三年置，注见前。◎《郡国志》：东海郡襄贲、戚。

◎《一统志》：襄贲故城，今山东沂州府兰山县西南百二十里。戚县故城，今山东兖州府滕县南七十里。◎范《书·献帝纪》：建安十一年，立故琅邪王容子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阴、平原八国皆除。◎胡三省曰：八国皆除而独立熙继琅邪者，容先遣弟邈至长安贡献，操时在东郡，邈盛称其忠诚，操以此德容，故为容立后。除八国者，渐以弱汉宗室也。◎赵一清曰：东海郡郯，刺史治，亦太守治。今割入琅邪，未知太守更治何县。◎钱大昕曰：光武封子彊为东海王，传国最久，中间无改国为郡之事。《续汉志》“东海郡”，“郡”字当为“国”之讹。◎洪颐煊曰：《东海恭王传》“帝以彊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是彊封东海，而国都在鲁，故终东京之世，鲁称国，置相，而东海仍为郡，钱说非也。◎马与龙曰：彊都鲁称国，故东海仍为郡，然终东京之世，亦不别置守。◎又云：东海太守徐璆，见《魏志》建安十三年注。盖自献帝都许以后，东海遂不属鲁矣。◎弼按：据洪、马二说可以释赵、钱之疑。然据范《书·徐璆传》“璆转东海相”，是东海仍为国，钱说为是。◎又案：琅邪王熙在位十一年，坐谋欲过江，被诛，国除。见范《书·光武十王传》。】【◎《魏书》载十月乙亥令曰：【《文馆词林》题曰《魏武帝令掾属等月旦各言过令》。严可均辑《全三国文》题曰《求言令》。】夫治世御众，【《文馆词林》作“化俗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诗·大雅·抑篇》之诗。◎

《楚语》：卫武公作《懿戒》以自警。◎韦昭：懿，读为抑。】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吴金华曰：“开”谓开辟进贤门路，“延”谓招聘延请。“开延”合成一词，亦汉末魏晋之语。】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名其失，【《文馆词林》“名”作“言”。】吾将览焉。【◎《初学记》卷二十一“纸类”载魏武令曰：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三郡”上疑脱“初”字。】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通鉴》“害”作“寇”。】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冯本、吴本“泒”作“派”。◎钱大昕曰：“派”当作“泒”，从瓜得声，今讹为支派字。】】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泃，音句。】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范《书·光武纪》 “呼沱河”注：呼沱河，旧在饶阳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水，所以今在饶阳县北。◎胡三省曰：○《说文》：泒水出雁门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经注》：泃水出右北平无终县西山，西北流，过平谷县而东南流，又南流入于潞河，又东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筑也。◎渠东至海阳县乐安亭南，与濡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县，皆属渔阳郡。◎赵一清曰：○《水经·鲍丘水注》引陈寿《魏志》曰：曹太祖从泃口凿渠，迳雍奴、泉州以通河海。○《濡水注》曰：濡水自雍奴县承鲍丘水东出，谓之盐关口。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世谓之新河。陈寿《魏志》曰：“以通河海也。”○道元两引《陈志》，俱有“河海”字，与今书不同。河即呼沱河也。◎吴熙载曰：平虏渠在今直隶深州饶阳县。泉州渠在今顺天府宝坻、武清二县境。◎《一统志》：平虏渠在今直隶天津府沧州北。泉州渠在宝坻县东南。◎弼按：吴说平虏渠在饶阳者，言其源也。《一统志》云在沧州者，言其委也。◎又按：“通海”，《通鉴》作“通运”，《玉海》引此句，下注云：一云“通运”，两说皆通，以 “通运”为胜。盖当时凿渠，意在通运，与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用意相同。《董昭传》 “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可证。◎《一统志》：泉州故城，在武清县东南。◎平虏、泉州二渠，互见《董昭传》。】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淳于，注见上年。◎赵一清曰：袁谭既死，尚、熙

远遁，尚有高幹倔强肘腋。既斩幹，而袁氏亲属尽矣。乃始经营邺都也。】丁酉令曰：【严可均题曰《封功臣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中平六年起兵于己吾，至建安十二年为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本志《荀攸传》：十二年，大论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何焯曰：封功臣，乃徐议自尊矣。】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复”有偿还、报答、归反诸义，又有蠲除赋役、复除繇役诸义，见于经注、史传者甚多。《汉书·高帝纪》“复勿租税二岁”注：“复者，除其赋役也。”“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注：“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役也。”《汉书·刑法志》“中试则复其户”注：“复，谓免其赋税也。”】【◎《魏书》载公令曰：【《文馆词林》题曰《分租赐诸将令》。】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史记·赵奢传》：赵王以奢子括为将，括母言于王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奢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窦婴传》：上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姜宸英曰：士大夫，谓将士也，见《李广传》。〖◎弼按：《史记·李广传》：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赵一清曰：《邴原传》注引《原别传》，亦有此称。◎弼按：上文引《赵奢传》“军吏士大夫”，亦同。】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夷险平乱，【夷，平也。】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畴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入，将大与众人悉共飨之。】

将北征三郡乌丸，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劝公行。【◎《郭嘉传》：嘉曰：“表，坐谈客耳，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贵神速，宜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卢毓传》注引《续汉书》云：太祖北征柳城，过涿郡，令告太守修卢植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魏武于军行之际，犹知尊礼先贤。后钟会入蜀，亦遣人祭诸葛亮之墓。当时俗尚犹有式闾之遣风焉。】夏五月，至无终。【◎胡三省曰：无终县属右北平郡，春秋无终子之国。◎宋白曰：无终，唐为蓟州玉田县。◎惠栋曰：○《魏土地记》：无终在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一统志》：汉无终故城，今顺天府蓟州治。唐无终故城，今玉田县治。】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郁松年曰：“秋七月”当在下“引军出卢龙塞”上。《田畴传》“旧北平郡治平冈，道出卢龙”，则无终去卢龙不过数百里，而无终乃出塞大道，畴故云“虏谓大军当由无终”。操轻兵趋利，五月至无终，何故不进，以至秋水梗道？且操署路旁表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大水不在秋，明矣。盖操至无终，适值大水，顿军久之，始易道而进。及出卢龙，则已七月，故以八月登白狼也。◎弼按：○《田畴传》：畴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盖军行至无终，适值夏雨，军不得进。秋初已成大水，傍海道不通，始绕道卢龙耳。】田畴请为乡导，【◎胡三省曰：乡，读为向。◎弼按：《畴传》云“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与此云“畴请为乡导”异。】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水经·濡水注》：濡水又东南迳卢龙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清陉。〖清陉，《方舆纪要》作“青陉”。〗卢龙之险，峻坂萦折，故有九 之名矣。〖，一作“峥”。〗濡水又东南迳卢龙故城东，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顿所筑也。◎《方舆纪要》卷十七：卢龙塞在永平府西一百九十里，有卢龙镇，土色黑，山似龙形，即古卢龙塞云。◎吴熙载曰：卢龙疑今喜峰口。◎谢鍾英曰：濡水，今名热河。卢

龙塞疑即今龙井关，塞道自遵化州东北出也。◎弼按：○《一统志》：滦河即古濡水。○谢云今热河，误。喜峰口关在今永平府迁安县西北一百七十里，西南去遵化州七十里，明时驻兵戍守，为蓟边重地。龙井关在迁安县西北一百九十里，西接遵化州之洪山口，陡峙边外。

○聚珍本《水经注·卷首》“滦河”考证云：无终为今玉田，林兰陉盖今喜峰口，清陉即今冷口。○即此以证，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畴引曹操回军卢龙塞之处，亦可得其大概矣。】塞外道绝不通，乃壍山堙谷五百余里，【◎冯本、官本“壍”作“堑”。《说文》无“壍”字，作“堑”为是。◎《庄子·外物篇》：然则厕足而垫之，至黄泉。◎《释文》云：垫，本又作堑，七念反，掘也。◎《左传·襄二十五年》：井堙木刊。◎堙，塞也。◎《山海经·北山经》：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堑山堙谷直通之。】经白檀，【◎《汉书·地理志》：渔阳郡白檀。◎《李广传》：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一统志》：白檀故城，今承德府西南，古北口东北一百四十里滦河之滨。◎《方舆纪要》云：白檀废县，在密云县南。◎案：此后魏之白檀县，非汉之白檀也，《纪要》误。

◎吴熙载曰：白檀，今直隶承德府滦平县。◎谢鍾英曰：曹公由徐无出塞，历白檀东南境耳。其故城在滦平，非军行之地。◎钱大昕《通鉴注辩正》云：胡注“白檀县属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案《汉志》，白檀县属渔阳郡，非右北平也。《水经注》 “濡水东南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北”，濡水，今滦水也，白檀为滦水所经，当在今古北口外滦河之滨，非唐之檀州地矣。后汉省白檀县，元魏复置县，为密云郡治，而郡实治提携城。则白檀亦治提携，非汉故县矣。宋白所称，亦后魏故城耳。】历平冈，【◎《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治平冈。◎后汉北平郡移治土垠，平冈县省。◎《水经·濡水注》云：卢龙东越清陉，至凡城二百许里，自凡城东北出，趣平冈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则五百里。平冈在卢龙东北远矣。◎吴熙载曰：平冈在今直隶永平府西北。◎李兆洛曰：在永平府卢龙县东北四百里。◎谢鍾英曰：当在哈喇沁中旗界。◎杨守敬《沿革图》：在哈喇沁左旗。◎弼按：当以李、杨二说为是。】涉鲜卑庭，【◎胡三省曰：此时鲜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盖慕容廆之先也。】东指柳城。【◎《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后汉省。◎《一统志》：柳城故城，即后魏及唐之营州，辽、金之兴中府，在今锦州边界。〖杨《图》同。〗◎

《通鉴辑览》：柳城在今热河塔子沟。◎李兆洛曰：柳城在今永平府境。◎吴熙载曰：在今奉天锦州府宁远州。◎谢鍾英曰：在今承德府建昌县北哈喇右翼界。◎马与龙曰：当在建昌县东北。◎弼按：据《武纪》及《田畴传》，准以地望，以在锦州边界为是。互见本志《乌丸传》。】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钱大昕曰：以乌丸、鲜卑传考之，右北平单于乃乌延，非能臣抵之。其名能臣氐者，则代郡乌丸，非右北平也。“氐”与“抵”音相近。】将数万骑逆军。八月，登白狼山，【◎《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白狼。◎师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县。◎胡三省曰：○《水经注》：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县西。○《乌丸传》：逆战于凡城。○则白狼山盖在凡城。◎《一统志》：曹操登白狼山望柳城，其山必高峻，可附览二百里之远。今哈喇沁左翼东三十里，白鹿山近之。

◎吴熙载曰：白狼山在今永平府建昌县。◎谢鍾英曰：○《热河志》：在建昌县南，今名布祜图山。◎弼按：○《水经·大辽水注》：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迳石城县故城南。○《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县，北屈迳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据此则白狼山实在石城之东。胡注引《水经》云“白狼山在石城西”者，误也。○《田畴传》：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据此，则白狼山实在平冈之东。

○《水经·濡水注》：凡城东北出，趣平冈，可百八十里。○则胡注云“白狼山在凡城”，误。盖白狼县在石城、平冈之西，而白狼山实在石城、平冈之东，即《水经注》与《一统志》所云“即白鹿山”是也。若如吴、谢二说，白狼山在今建昌县，则去柳城决不止二百里，与当日情势不符矣。】卒与虏遇，【◎胡三省曰：卒，读曰猝。】众甚盛。公车重在后，【◎胡三省曰：车重，即辎重。】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

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水经·大辽水注》：引

《英雄记》曰：曹操于是击马鞍，于马上作十片。即于此也。◎《博物志》曰：魏武于马上逢狮子，使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狮子吼呼奋越，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上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而还。未至洛阳四十里，洛中鸡狗皆无鸣吠者也。◎弼按：操军还邺，未至洛阳，《博物志》所言似不足据。】辽东单于速仆丸【◎胡三省曰：速仆丸，即苏仆延，语有轻重耳。◎钱大昕曰：《乌丸传》作“苏仆延”，译音无定字也。彼传前称“乌丸大人苏仆延”，后称“速附丸”，亦即一人。古音“附”如“仆”。】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禽”与“擒”同。】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艺文类聚·五十九》、《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载陈琳《神武赋》并序云：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东征乌丸，六军被甲，云辎万乘，治兵易水，次于北平，可谓神武弈弈，有征无战者已。夫窥巢穴者，未可与论六合之广；游横污者，又乌知沧海之深。大人之量，固非说者之所可识也。伫盘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后征，觐狄民之故土，追大晋之遐踪。恶先縠之惩寇，善魏绛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盖礼乐而思终。陵九城而上济，起齐轨乎玉绳。车轩辚于雷室，骑浮厉乎云宫。晖曜连乎白日，旗旐继于电光。旆既轶乎白狼，殿未出乎卢龙。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虏已溃崩。克俊馘首，枭其魁雄。尔乃总辑瑰珍，茵毡幕幄，攘璎带佩，不饰雕琢，华璫玉瑶，金麟牙鹿，文贝紫瑛，缥碧玄绿，黼锦缋组，罽毼皮服。◎弼按：至是而袁绍所据之冀、青、幽、并四州，悉为操有，此陈琳所以有《神武赋》之作也。】【◎《曹瞒传》曰：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战事在八月，又值大雨之后，何以云时寒且旱？似不足信。】既还，科问前谏者，【◎胡三省曰：科，条也。问前谏者，科具其姓名也。】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宋元本“故”作“顾”，《通鉴》同。】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世说新语·假谲篇》：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八云：曹操攻柳城不下，周不疑进十计，攻城即下也。【时刘先未归曹，不疑乌能于柳城画策？卢于《刘表传》注处已驳之。】】】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本志《牵昭传》：辽东送袁尚首，县在马市，招睹之悲感，设祭头下。太祖义之，举为茂才。】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此与建安八年，郭嘉谓袁谭、袁尚急则相持，缓则相争，情势相同。】十一月，至易水，【◎《郡国志》：涿郡故安，易水出。◎《水经·易水注》：易水迳故安城南城外东流。世又谓易水为故安河。◎故安，见前建安九年注。】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郡国志》：幽州代郡，治高柳。◎《一统志》：高柳故城，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北。◎杨氏《沿革图》：高柳故城，在阳高县西南。】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郡国志》：并州上郡，治肤施。◎《一统志》：肤施故城，在今陕西绥德州东南五十里。◎杨氏《沿革图》：肤施故城，在今绥德州西北。◎王先谦曰：汉末郡废，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上郡属雍州，见《献帝起居注》。汉末上郡郡县皆废，见《舆地广记》。魏武省上郡，见《晋志》及《通典》。【◎余按：“上郡”疑为“上谷”之误。时上郡已废，十八年复后旋省，史家亦不当以追称论之。他处亦不见上郡乌丸名目。本志《乌丸传》有上谷乌丸大人难楼，“那”、“难”音近，似为一人二译。】】将其名王来贺。【◎《田畴传》：军还入塞，论功行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畴固让，使夏侯惇喻意。畴曰：“畴，负义逃窜之人耳，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

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肄，以四反。◎《三苍》曰：肄，习

也。【〖《三苍》，注见前。〗】】【◎《水经·洹水注》：洹水西迳魏武玄武故苑。苑旧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鱼梁钓台，竹木灌丛。今池林绝灭，略无遗迹矣。◎胡三省曰：邺城有玄武苑，操凿池其中。◎弼按：幽州既平，将南征荆州，故豫治水师。惜北人不习水战，故终为孙、刘所败耳。◎《一统志》：玄武池在河南彰德府临漳县西南。】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范《书·献帝纪》：六月癸巳，曹操自为丞相。八月丁未，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胡三省曰：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哀帝元寿二年，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中兴以来，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今虽复置丞相、御史，而操自为丞相，事权出于一矣。◎弼按：操改官制，及并十四州为九州，皆藉复古而以自便私图。三公既罢，孔融就戮，既除同列，又锄异己，此所谓托名汉相，实汉贼也。◎马端临曰：后汉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至魏晋以来，三公遂为具员，故必择老病不任事、依违不侵权者居之。东汉之末，曹公为丞相，而三公则杨彪、赵温也。东汉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处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处司马师、昭。丞相既不为宰相之任，而常为嬗代之阶。◎弼按：马说于当日情势诚然。以曹操为丞相时，杨彪、赵温已先后罢免。魏于甘露三年，始命司马昭为相国，炎继之。马氏云“魏于正始置丞相，以处司马师、昭”，均误。【吴金华引申胡适之说，以此自立丞相为应谶之谋。说详《校诂》。】◎赵一清曰：

《宋志》“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长史而已”，此谓于汉旧仪之外，别增二官，非谓尽省前职也。历观诸臣传中，多有为参军、掾属者，一时人材无不网罗入府。】【◎《献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绶。【◎《续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不领中丞，置长史一人。【◎御史中丞，见初平元年注。◎《续百官志》刘昭注：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虑免，不得补。〖◎弼按：《宋书·百官志》作“不复补”。〗◎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沈约《宋书·百官志》：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二曰御史中丞。献帝时更置御史大夫，自置长史一人，不复领中丞也。】◎《先贤行状》曰：【◎《隋书·经籍志》：《海内先贤传》四卷，魏明帝时撰。◎《旧唐志·经籍志》：《海内先贤传》四卷，魏明帝撰。《海内先贤行状》三卷，李氏撰。◎《唐书·艺文志》：《海内先贤传》五卷，魏明帝时撰。李氏《海内先贤行状》三卷。◎三志所载，不同如此。◎《世说新语·德行篇》注所引有《先贤行状》，有《海内先贤传》，是明为两书。《御览·人事部》引四事，称《海内先贤行状》，《职官部》引一事，称《汉魏先贤行状》，一多“海内”二字，一多“汉魏”二字。◎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先贤行状》，亦称《颍川先贤行状》。未知裴注所引究为何书也。】璆字孟平，广陵人。【◎《范书·徐璆传》：璆字孟玉，广陵海西人。◎章怀注：璆音仇。◎本志《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云：广陵徐孟本来临汝南。◎弼按：作“平”、作“本”均误，以作“玉”为是。◎《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治广陵。◎《一统志》：广陵故城，今江苏扬州府东北。】少履清爽，立朝正色。历任城、汝南、东海三郡，【三郡均见前。】所在化行。

【◎范《书·璆传》：璆迁荆州刺史，董太后姊子张忠为南阳太守，璆举奏忠臧余一亿，又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臧污者，悉征案罪，威风大行。后迁汝南太守，转东海相，所在化行。】被征，当还，为袁术所劫。术僭号，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终不为屈。术死后，璆得术玺，致之汉朝，拜卫尉、太常。【◎范《书·璆传》：献帝迁许，以廷尉征，道为袁术所劫。璆曰： “龚胜、鲍宣，独何人哉？守之必死！”术不敢逼。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东海二郡印绶。◎章怀注引卫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又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汉高祖定三秦，子婴献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败时，仍带玺绂，杜吴杀莽，不知取玺。公宾就斩莽首，并取玺。更始将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玺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孙坚从桂阳入洛，〖◎弼按：桂阳，当为“南阳”之误。〗讨董卓军于城南，见井中有

五色光，军人莫敢汲。坚乃浚得玺。袁术有僭盗意，乃拘坚妻求之。术得玺，举以向肘。魏武谓之曰：“我在，不听汝。”乃至此时，璆得而献之。◎弼按：此事互见初平元年注。《续百官志》：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宫门卫士，宫中征循事。】公为丞相，以位让璆焉。

【◎范《书·璆传》：璆后拜太常，使持节拜曹操为丞相。操以相让，璆不敢当。卒于官。

◎弼按：操盖以司空位让璆也。时罢司空，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注见前。璆不就，始以郗虑为御史大夫也。】】

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郡国志》：荆州南郡襄阳。◎荆州刺史刘表治此。《水经·沔水注》“魏荆州刺史治襄阳”，盖据魏初言之。

◎沈约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之山都，立襄阳郡。◎《荆州图》云：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始置襄阳郡。以地在襄山之阳，故名。◎《一统志》：襄阳故城，今湖北襄阳府治。◎又互见《刘表传》注。樊城在襄阳县北，与襄阳隔水对峙。】九月，公到新野，【◎《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新野。◎王先谦曰：三国魏改属义阳郡。荆州都督治新野，见《元和志》。正始中，王昶督荆州，以为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有急不能相赴，乃表徙治新野。见《昶传》。◎《一统志》：新野故城，今河南南阳府新野县治南。】琮遂降，【◎范《书·刘表传》：蒯越、韩嵩、傅巽等说琮归降。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

〖本志《刘表传》同。〗◎此云公到新野，琮遂降，盖操之前军抵襄阳，琮即降矣。】备走夏口。【◎《左传·昭公四年》：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即今夏口也。◎《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山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盖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旧治安陆，吴乃徙此。山左即沔水口，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鲁口。◎胡三省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沔口以沔水得名，鲁口以鲁山得名，实一处也。其地在江北。自孙权置夏口督，屯江南。故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贤注亦谓“夏口戍在今鄂州”，于是相承以鄂州为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一统志》：汉口在湖北汉阳府汉阳县东，汉水入江之口也。亦曰夏口、沔口、鲁口。◎梁履绳《左通补释》引吴省钦《白华前稿·十八》云：【钱校不知《白华前稿》为书名，竟臆改“白”为“曰”。】○江夏，故汉郡。江，大江。夏，汉也。○《汉志》：武都东汉水，一名沔，至江夏入江，谓之夏水。○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汉水始出嶓冢为漾，南流为沔，襄阳以下为夏。○《左传·昭十三年》：沿夏欲入鄢。○鄢即今宜城。顺流曰沿，是宜城以上之汉亦曰夏。举尾以该首曰夏，犹举首以该尾曰沔也。夏口即沔口，以其经鲁山，故亦曰鲁口，今曰汉口。又江夏、南郡二郡间别有一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其受江处为夏首。《楚辞》〖《哀郢》〗“过夏首而西浮”，是已夏水为荆之一沱，今江陵中夏口是其入汉处，曰堵口，今沔阳州长夏河是。其合汉又东入江处，即为夏口，今汉口是。◎弼按：○《魏志·文聘传》：聘为江夏太守，屯沔口。○

《吴志·鲁肃传》：肃子淑，为夏口督。○胡三省谓自孙权置夏口督，屯江南，而江北之夏口晦。诸葛亮曰：“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此数语，于当日情势最为了然，故沔北之安陆、新市、云杜、竟陵，黄武中皆入魏，与魏以汉水为界。文聘在江夏数十年，名震敌国，贼不敢侵，见《聘传》，可证。】公进军江陵，【◎《郡国志》：荆州南郡治江陵。◎《一统志》：江陵故城，今湖北荆州府江陵县治。】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即蒯越等，见《表传》。】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江夏，互见《聘传》。◎《郡国志》：荆州江夏郡，治西陵。◎建安中，刘表以黄祖为江夏太守，治沙羡。〖见《孙策传》注及《范书·刘表传》。〗时孙策亦以周瑜领江夏太守。〖见《瑜传》及《孙策传》注。〗祖死，表子琦为江夏太守。〖见《表传》及《诸葛亮传》。〗琦合江夏战士万人，与刘备俱到夏口。〖见《先主传》及《诸葛亮传》。〗此后魏、

吴并置江夏郡，文聘屯石阳，别屯沔口，在江夏数十年，郡治安陆。〖见《元和郡县志》。〗至嘉平中，荆州刺史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见《基传》。〗是汉末及魏、吴之江夏郡治，非复汉郡之旧矣。〖吴江夏郡治武昌。〗◎《一统志》：西陵故城，今湖北黄州府黄冈县西北。安陆故城，今湖北德安府安陆县治。上昶故城，今安陆县西北。〖◎谢鍾英曰：当在今孝感县东南。〗石阳故城，今德安府应城县东南。】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義等。

【◎韩嵩，事见本志《刘表传》注。邓義，《表传》作“邓羲”，《范书》作“義”。刘表好士，招诱有方，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范《书·表传》。◎本志《表传》：太祖以蒯越为光禄勋，韩嵩大鸿胪，邓羲侍中，刘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卫恒《四体书势·序》曰：【◎卫恒，字巨山，《晋书》有传，又见本志《卫觊传》注。◎《隋书·经籍志》：《四体书势》一卷，晋长水校尉卫恒撰。◎弼按：《晋书》本传，全载序文，裴注所引，乃节录也。分见本志《刘昭传》注。】上谷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郡国志》：幽州上谷郡，治沮阳。◎《一统志》：沮阳故城，今直隶宣化府怀来县南。◎南唐张怀瓘《书断》云：○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萧子良云：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二家俱言后汉，而两帝不同。且灵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广，殊非隶书。既云古书，岂得称隶？若验方广，则篆、籀有之。变古为方，不知其谓也。○案《序仙记》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异志，少年入学，屡有灵奇。年未弱冠，变仓颉书为今隶书。始皇时，官务烦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征不至。始皇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出在槛外，翻然长引，落二翮于山上，今为大翮、小翮山。〖◎弼按：《水经注》所云，与此略同。〗○又《魏土地记》云：沮阳县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又杨固《北都赋》云：王次仲匿术于秦始，落双翮而冲天。○按数家之言，明次仲是秦人，既变仓颉书，即非效程邈隶也。按蔡邕《劝学篇》“上谷王次仲初变古形”，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数书，小篆古形，犹存其半，八分已灭小篆之半，隶又灭八分之半，故知隶不能生八分矣。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式。○或云后汉亦有王次仲，为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至灵帝好书，世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甚矜其能，

【◎《晋书·卫恒传》“而师宜官为最”下有“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云云。◎《书断》云：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牌》，术所立，宜官书也。】每书，辄削焚其札。【《晋书·卫恒传》作“每书，辄削而焚其柎”。〖下“札”字亦作“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鹄卒以攻书【◎胡玉缙曰：“攻”与“工”通。◎卢文弨曰：《晋书》无“攻”字。】至选部尚书。【◎《晋书·职官志》：后汉光武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于是公欲为洛阳令，鹄以为北部尉。【◎事见卷首，又见后二十一年注。◎赵一清曰：○《续百官志》注引《汉官》曰：洛阳孝廉左右二尉。○盖时以孝廉为郎者居之。曹公举孝廉，为议郎，正当作尉。此云“欲为令”，非也。】鹄后依刘表。及荆州平，公募求鹄，【◎《襄阳耆旧传》：刘琮之败，帝造其家，入蔡瑁私室，呼见其妻、子，谓曰：“德珪，故忆往昔共见梁孟星，孟星不见其人时否？闻今在此，那得面目见卿邪？”◎此“孟星”即“孟皇”之讹。】鹄惧，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续百官志》：军司马，一人，比千石。又有军假司马，为副贰。】使在秘书，【◎卢文弨曰：《晋书》无“使”字。】以勤书自效。【◎何焯曰：宋本《书苑菁华》“勤”作“勒”。】公尝县著帐中，【县，读曰“悬”。】及以钉壁玩之，谓胜宜官。鹄字孟黄，【◎何焯曰：宋本“黄”作“皇”。◎赵一清曰：《水经注》、《书断》并作“皇”，盖古字通。◎钱仪吉曰：“黄”字是。】安定人。魏宫

殿题署，【毛本“宫”作“公”，误。】皆鹄书也。【◎《水经·谷水注》：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翫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书断》云：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皇甫谧《逸士传》曰：【◎《晋书·皇甫谧传》：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曾孙。带经而农，博综百家之言。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耽翫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隋书·经籍志》：《逸士传》一卷，皇甫谧撰。◎本志《荀彧传》、《文选·反招隐诗》、《演连珠》、《七启》、

《陶征士诔》、《郭有道碑》、《世说·品藻篇》、《排调篇》各注，均引此书，《书钞·十五》、

《御览·四百九十六》、唐刘赓《稽瑞》亦引之。】汝南王儁，字子文，少为范滂、许章所识，与南阳岑晊善。【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岑晊字公孝，南阳棘阳人。俱见《后汉书·党锢传》。【◎余按：皇甫谧《高士传》引汝南许章评荀靖、荀爽兄弟之语。本志《荀彧传》裴注引之，而“《高士传》”作“《逸士传》”，“许章”作“许子将”。子将，即劭字。则章为劭之别名。】】公之为布衣，特爱儁；儁亦称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绍与弟术丧母，归葬汝南，【◎本志《袁绍传》注引《魏书》云：绍即逢之庶子，术异母兄也，出后成为子。◎范《书·袁绍传》云：绍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周寿昌曰：案绍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献帝春秋》云“董卓收绍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人余人，下狱死”，足征绍之生母惨死在后。◎弼按：据此，则绍、术之葬母，为其嫡母无疑。】儁与公会之，会者三万人。公于外密语儁曰：“天下将乱，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何焯曰：历世持权，宾客翕集，其人又小有才，鲜不为乱者。二袁，即前汉之王氏也。】欲济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济天下者，舍卿复谁？”相对而笑。儁为人外静而内明，不应州郡、三府之命。【三府，三公府也，注见前。】公车征，不到，避地居武陵，

【◎《郡国志》：荆州武陵郡，治临沅。◎《一统志》：临沅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县西。

◎邹安鬯曰：在县西南七十里。】归儁者一百余家。帝之都许，复征为尚书，又不就。刘表见绍强，阴与绍通，儁谓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就远，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表不从。儁年六十四，以寿终于武陵，公闻而哀伤。及平荆州，自临江而迎丧，【◎何焯曰：宋本无“而”字。】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是时曹操兵威已及荆州，故刘璋始受征役。璋先后遣阴溥、张松致敬于曹公，并送叟兵三百人，即所谓“遣兵给军”也。◎何焯曰：时曹骎骎有取蜀之势。】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合肥。

◎曹魏以合肥为重镇，魏明帝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必有所争也。”◎《水经·施水注》：○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迳合肥县。○应劭曰：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阚骃亦言：出沛国城父，东至此合为肥。○余按：川殊派别，无沿注之理，方知应、阚二说非实证也。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胡三省曰：肥水北注淮，而施水东南入漅湖，已自分流；惟夏月暴水涨溢，则二水合于合肥县界，故合肥以此得名。郦元之说，庶乎有征。◎《通鉴地理通释》：淮水与肥水合，故曰合肥。◎《一统志》：合肥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东北金斗城。◎弼按：

《吴志·孙权传》权围合肥在赤壁战后，〖《通鉴》同。〗当日大敌在前，顺流而下，非降则战，决无不迎敌而攻合肥之理。合肥之役，当在赤壁战胜之后，可无疑也。孙盛之说为允。

〖孙说见下。〗】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郡国志》：荆州南郡华容，云梦泽在南。◎刘昭注引：○杜预曰：枝江县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东南有云梦城。○或曰：华容县东南亦有云梦。巴丘湖，江南之云梦也。《尔雅》十薮，楚有云梦。○郭璞曰：巴丘湖是也。◎《水

经·湘水篇》云：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郦注：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立巴陵县于此。城跨冈岭，滨阻三江。◎杜佑曰：巴陵，汉下隽县地，古巴丘也。有君山、洞庭湖、巴丘湖、青草湖。◎《括地志》云：巴丘湖中有曹公州，即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舡处，在巴陵县南四十里。◎谢鍾英曰：○洪亮吉据《元和志》谓“吴分下隽立巴陵县”。○鍾英案：《郭嘉传》“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周瑜传》“瑜卒于巴丘”，《孙权传》“建安十九年，鲁肃以万人屯巴丘”，裴注“巴丘，今巴陵”，

《宗预传》“东益巴丘之戍”，《朱绩传》“自巴丘上迄西陵”，《孙晧传》“右丞相彧上镇巴丘”，据《国志》及裴注，吴未尝改巴丘为巴陵县也。《舆地广记》“太康元年，以吴巴丘邸阁置巴陵县”，是巴陵晋县。洪氏从《元和志》谓“吴所置”，非也。◎《一统志》：巴丘故城，今湖南岳州府巴陵县治。◎互见《蜀志·宗预传》。】遣张憙救合肥。【《蒋济传》、《孙权传》“憙”均作“喜”。〖《通鉴》同。〗【时同名者，有故司空张喜，为操所废，似不应续为操遣，盖别一人。】】权闻憙至，乃走。【◎见《蒋济传》。此事《通鉴》编于建安十四年。◎《考异》曰：

《刘馥传》云“攻围百余日”，《孙权传》云“逾月不能下”，由此言之，权退必在十四年，明矣。】公至赤壁，【◎赤壁所在，聚讼纷如。今据《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李贤注、胡三省注、《方舆纪要》所载，以辨俗说之惑。◎《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左迳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迳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处所也。〖◎郑苏年云：左迳者，江北也。右迳者，南岸也。〗◎《通典》云：○《括地志》：今鄂州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按《三国志》，曹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遂至赤壁。孙权遣周瑜水军数万，与备并力迎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将黄盖诈降，战舰数十艘，因风纵火，曹公大败，从华容道步归，退保南郡，瑜等复败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径北归。○而《汉阳郡图经》云：赤壁一名乌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川县西八十里，跨南北。○此大误也。曹公既从江陵水军沿流已至巴丘，则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军败方还南郡，刘备、周瑜水军追蹑，并是大江之中，与川西殊为乖角。今据《括地志》为是。当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

《汉阳图经》及流俗悉皆讹谬，所以备录《国志》，以为证。○据《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故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是也。○又云：赤壁草市在川县西八十里，古今地书，多言此是曹公败处，今据《三国志》，则赤壁不在川也。〖◎按：吉甫引《国志》不录。〗何则？曹公既从江陵水军至巴丘，赤壁又在巴丘之下，与川殊为乖谬。盖川居人见崖岸赤色，因呼为赤壁，非曹公败处也。◎李贤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胡三省注云：〖◎弼按：胡注所引，与上文同者不录。〗○《武昌志》：赤壁山在今嘉鱼县，对江北之乌林。黄州赤壁非是。○《方舆纪要》云：赤壁山在嘉鱼县西七十里。○

《元和志》谓“山在蒲圻县西”者，时未置嘉鱼也。〖◎弼按：五代南唐始置嘉鱼县。〗苏轼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误矣。时刘备据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也。今江、汉间言赤壁者有五：汉阳、川、黄州、嘉鱼、江夏也，当以嘉鱼之赤壁为据。◎又按胡珪云：○子瞻谪齐安时所游，乃黄州城外赤鼻矶，当时误以为周郎赤壁耳。○东坡自书《赤壁赋》后云：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即今复州；一在齐安郡步下，即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按《三国志》，备与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非竟陵之东与齐

安步下矣。○宋李壁诗：赤壁危矶几度过，沙洲江上郁嵯峨。今人误信黄州是，犹赖《水经》能正讹。○可知东坡当日作赋时之误矣。◎又按尹民昭云：○周瑜言于孙权曰：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为将军破之。○夏口居黄州上流二百里，若赤壁在黄州，岂得言“进夏口”耶？操既败走华容，北归之路，黄州直通汝、颍，最为径捷，安得复经华容也？则赤壁非黄州明矣。〖上二说见《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杨惺吾师云：○有谓赤壁即乌林者。○《御览》〖一百六十九〗引《荆州记》：临漳山南峰谓之乌林，亦谓之赤壁。○此以赤壁在江北。又有谓赤壁在汉川县西八十里者，李吉甫已驳之。《御览》〖七百七十一〗引《英雄记》，谓曹操北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从汉水下，出大江浦口。此亦以赤壁在江北。然《周瑜传》言“遇曹公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则赤壁在江南审矣。且张昭明言“操得刘表水军，蒙冲斗舰以千数”，何谓无船。然今嘉鱼下有簰洲，当亦因此得名。○《文选》注〖三十〗引盛宏之《荆州记》：蒲圻县治沿江百里南岸有赤壁。○此《元和志》“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所本，在江南岸，与操败引次江北似合。然此山自名蒲矶山，故《一统志》驳之。惟《水经注》“在百人山南，谓即黄盖诈魏武处”，而其上又云“黄盖败魏武于乌林”，相去几二百里，遂疑其自相矛盾。余以为此不必疑也。盖操以水陆军沿江而下，声言八十万。据《周瑜传》注，实有二十三、四万。以二十三、四万之众，夫岂一、二山林所能容。且《水经注》言赤壁之下有大军山、小军山，又其下有黄军浦，《水经注》亦言是黄盖屯军所。夫吴以三万人拒操，其屯兵已及百里，盖赤壁为操前锋所及，乌林为操后军所止。吴军以蒙冲鬭舰数十艘，从南岸引次俱前，同时发火。〖观此，则知自赤壁至乌林，同时发火。〗是《水经注》所据，于当时军势至合，其他方志附会之辞，正不必一一辨论也。〖杨说见《晦明轩稿》。〗◎《一统志》：赤壁山在嘉鱼县东北江滨，与江夏县接界，上去乌林且二百里。自《元和志》以赤壁与乌林相对，遂以为在嘉鱼县西南，盖误以古蒲矶山为赤壁矣。】与备战，不利。【◎姚范曰：此不言吴人，使周瑜何也？◎姜宸英曰：赤壁大败，《魏书》讳之。◎弼按：赤壁之役，详见刘先主、诸葛亮、孙权、周瑜诸传，所谓互文见义，陈《志》所以称简要也。若云“为魏讳”，似失之。】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御览》卷十五引《英雄记》云：曹公赤壁败，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路。◎《江表传》云：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见《周瑜传》注。〗】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先主传》：先主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胡三省曰：荆江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地也。◎《晋书·地理志》：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及败于赤壁，南郡以南属吴，吴后遂与蜀分荆州，于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为蜀，江夏、桂阳、长沙三郡为吴。南阳、襄阳、南乡三郡为魏。而荆州之名，南北双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刘备没后，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复属吴。◎弼按：赤壁战后，南郡以南，刘备据有四郡。

《晋志》谓“南郡以南属吴”，其误一。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使吕蒙袭取荆州，是时刘备尚存，荆南已失，《晋志》言“备没后，四郡属吴”，其误二。盖备之有荆州江南四郡，乃征讨所得，非尽由孙权所假。建安二十年，吴、蜀连和，分疆画界。逮吕蒙生衅，盟好不终，事实昭然。《晋志》为官书，故错违如此。】【◎《山阳公载记》曰：【◎本志《文纪》：黄初元年，奉汉帝为山阳公。◎《隋书·经籍志》：《山阳公载记》十卷，乐资撰。◎章宗源曰：○

《史通·杂述篇》：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此之谓偏记者也。《魏志·袁绍传》注引审配事，《蜀志·马超传》注超呼备字事。裴松之谓袁暐、乐资等记载，秽杂虚谬。○愚按：《后汉书·灵纪》注载西园八校尉，《献纪》注郭汜攻李傕事，可与刘艾《灵献纪》互证。又“侍中台崇”作“壶崇”，《冯异传》注“闟顿王”作“碓王”，《董卓传》注“段珪”作“殷珪”，可考范《史》之异。◎姚振宗曰：载记之目，班氏始以系平林、新市、公孙述、隗嚣之流，即后世霸史、伪史之类。山阳公乃亦被以此名，所未喻也。〖姚说见《隋

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袁宏《后汉纪·序》称《山阳公记》。【此则全书首引《山阳公载记》处，依裴氏之例，似当连书“乐资《山阳公载记》”。然观《袁绍传》裴注引是书处先书乐资之名。系裴氏本以《袁绍传》注处为首引，此注为后加，又不复查备，故此失之。】】公船舰为备所烧，【此关羽所谓“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戮力破魏”者是也。吴人专有其功可乎？】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胡三省曰：华容县属南郡，从此道可至华容县也。

◎杜佑曰：古华容在竟陵郡监利县。◎《一统志》：华容故城，今湖北荆州府监利县西北。】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胡三省曰：泞，乃定翻。羸，伦为翻。】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 “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孙盛《异同评》曰：【《异同评》，即《异同杂语》，注见前。】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记”疑作“纪”。】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谯，见卷首。◎胡三省曰：自赤壁还也。】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胡三省曰：○班《志》：淮阳扶沟县。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水经注》曰：至下邳淮陵县入淮。〖◎弼按：胡注“淮”作“睢”。〗

○师古曰：涡，音戈，又音瓜。狼，音浪。汤，音徒浪翻。◎王先谦曰：涡，《说文》、《水经注》并作“濄”，字同。◎赵一清曰：今凤阳府怀远县东北十五里有涡口城，又东北四十五里有向城，即濄水入淮之处，与《汉志》合。故道元以《经》言“下邳淮陵入淮”为非。

◎《一统志》：涡水俗曰涡河，在怀远县北一里，自颍州府蒙城县流入，又东入淮，谓之涡口。◎《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出肥水，【◎《一统志》：肥水在今安徽凤阳府寿州凤台县东北，自庐州府合肥县界西北流入，至肥口北入淮，俗曰东肥河。】军合肥。【◎合肥，见上年。◎吴熙载曰：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盖历今安徽亳州、蒙城、怀远、凤阳、寿州至合肥也。◎魏文帝《浮淮赋序》云：〖《书钞》、《御览》“浮”作“泝”。〗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军”一作“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泊”一作“洎”。〗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乃作斯赋云：泝淮水而南迈兮，泛洪涛之湟波。仰嵓冈之崇阻兮，经东山之曲阿。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扬云旗之缤纷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钟，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钺扈扈。武将奋发，骁骑赫怒。于是警风泛，涌波骇。众帆张，群櫂起。争先遂进，莫适相待。〖见《书钞·一百三十七》、《类聚·八》、《初学记·六》、《御览·七百七十》。〗】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置扬州郡县长吏，【◎本志《刘馥传》：太祖表馥为扬州刺史。馥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建安十三年卒。◎《蒋济传》：大军南征，还，以温恢为扬州刺史，济为别驾。◎《魏略》：时苗为寿春令，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见本志卷二十三《常林传》裴注。〗】开芍陂屯田。【◎《水经·肥水篇》：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北入芍陂。◎郦注：芍陂水上承涧水，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陂有五门，吐纳川流。陂水北迳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郡国志》“当涂县”注引《皇览》云：楚大夫子思造芍陂。◎李贤曰：芍陂今在寿州安丰县东，陂径百里，灌田万顷。◎《华夷对境图》：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与阳泉、大业陂并孙叔敖所作。开沟引渒水为子午渠，开六门，灌田万顷。◎何焯曰：由此，淮南遂为重镇。◎《一统志》：芍陂水在寿州南，一名期思陂。◎《寿州志》：西自六安州龙穴山，东自濠州横石，东南自龙池山，其水悉会于陂。】十二月，军还谯。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文馆词林》“治”作“化”，避唐讳。】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不求，《文馆词林》作“求取”。】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此《论语》记孔子之言。◎《集解》云：公绰，鲁大夫。赵、魏皆晋卿，家臣称老。公绰性寡欲，赵、魏贪贤，家老无职，故优。滕、薛小国，大夫职烦，故不可耳。】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文馆词林》“世”作 “乎”，亦避唐讳。◎胡三省曰：管仲富拟公室，筑三归之台，塞门反坫，镂簋朱纮，桓公用之而霸。】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文馆词林》“怀”下有“珠”字，“未遇无知”作“未逢知遇”。◎《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以鱼钓奸周西伯，西伯遇于渭之阳，载与俱归，立为师。◎《陈丞相世家》：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闻平家居时，盗其嫂。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汉王以让魏无知，无知曰：“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立国家不耳。盗嫂受金，何足疑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书·尧典》曰：明明扬仄陋。◎扬，举也。

《文馆词林》“仄”作“侧”。】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是年初置丞相征事二人，以邴原、王烈选补，见《邴原传》注引《献帝起居注》。◎顾炎武《日知录·论两汉风俗》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偏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不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何焯曰：王莽谓“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此莽罗致屏弃不齿之人，被以望外过恩，使为己用耳。曹操亦谓“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伯世”，篡贼所求，往往必于其类，以为此属，皆计不反顾，不得不奋效鸣吠，以图富贵一时，乃可惟我所使也。◎周寿昌曰：汉制杂霸，而求贤诸诏尤知以孝弟仁义为重。故党锢之余，风节弥厉。魏武此令，专务狡诈，蔑弃廉隅，宜乎华歆、王朗从逆，诸臣腼然，以老成自重；幼安诸老，屡征不至，亦早见其本颠而枝必坏也。卒之立国甫及二世，而废篡相寻，旋即亡灭，谓非魏武之有以启之哉。◎弼按：○顾、何、周诸说，于风俗人心，极有关系，诚为名论。○然据《毛玠传》云：玠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文帝为五官将，属所亲眷，玠不奉命。○《先贤行状》云：玠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四海翕然，莫不励行。○《和洽传》云：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幹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据诸传所载，则当时选用之风尚可知，似有不可以概论者。然当群雄割据之时，不能不网罗倜傥不羁之士，造端不慎，流弊无穷。魏武此令，遂为世所诟病矣。】冬，作铜雀台。【◎《水经·浊漳水注》：○汉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邺县。后分魏郡，置东、西部都尉，故曰三魏。魏武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尽。○《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邺西三台是也。○谓台已平，或更有见，意所未详。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台成，命诸子登之，并使为赋。陈思王下笔成章，美捷当时。南则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左思《魏都赋》曰：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御览·一百七十七》引《魏志》曰：武帝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十八年作金虎台，又作冰井台。◎《河南通志》云：铜雀台在彰德府临漳县西，魏曹操筑，并金虎、冰井二台，相去各六十步。其上複道、楼阁相通，中央

悬绝。铸大铜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楼顶。临终遗令：“施繐帐于上，朝脯，使宫人歌吹帐中，望吾西陵。”西陵，操葬处也。后楼台俱毁，土人掘地得瓦，色颇青，内平莹，印工人姓名，皆八分隶书。◎《砚谱》云：人得此瓦为砚，数日不渗。】【◎《魏武故事》【见建安四年注。】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曰：【严可均《全三国文》题曰《让县自明本志令》。】孤始举孝廉，年少，【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注见卷首。】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通鉴》作“恐为世人之所凡愚”。◎胡注：恐时人以凡愚待之也。】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誉，【各本均作“建立名誉”，《通鉴》作“以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通鉴》“以”下有“是”字。】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同举孝廉，称同岁。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是也。◎卢文弨曰：同岁，如今同年也。】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四”疑作“是”。◎胡玉缙曰：“四”字似不误，观下文“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可见。】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注见卷首。◎《水经·阴沟水注》：城东有曹太祖旧宅，负郭对廛**,**侧隍临水。文帝延康元年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坛前树《大飨碑》。碑之东北濄水南有谯定王碑。◎据《郦注》所云“负郭对廛”，则魏武故宅似不在谯东五十里。所云“侧隍临水”即濄水也。又按《元和志》、《寰宇记》俱云“魏武筑室于谯县东五里”，与此言谯东五十里不合，似以五里为是。抑或居宅在谯东五里，而精舍在谯东五十里耶？】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注见卷首。】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 “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见前初平元年。◎林国赞曰：操初起兵，但鲍信一人已举兵二万助之，卫兹、曹仁、曹洪亦共合兵得七千余人，然后进攻荥阳。续到扬州更募，又得四千余人。焉得如《魏武故事》所说？】此其本志有限也。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见前初平三年。】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建安二年，术僭号，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见范《书·术传》。】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

【谓术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也。】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在建安四年。】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建安五年破绍，十年斩谭，十二年斩尚。】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卢文弨曰：当作“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吴本、官本“当”作“荆”。】孤复定之，遂平天下。【◎何焯曰：孙、刘方睦，而云“遂平天下”，盖其器限之也。史家评操攻伐，至克绍而止，过此则鼎足虎争，非复所能戡定矣。】身为宰相，【◎《汉书·百官公卿表》有相国、丞相，而无宰相之名。然《曹参传》“始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何武传》“武为郡吏，太守何寿知武有宰相器”，《后汉书·李通传》“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是当时三公已有宰相之称。又《汉书·鲍宣传》“宣钩止丞相（椽）**[**掾**]**史，摧辱宰相，事下御史”，公孙贺等传赞云“若夫丞相、御史两府之士，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朱博传》“何武建言：‘今政事繁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不治。宜建三公官’”，此皆为汉三公称宰相之证。◎钱大昭曰：御史大夫亦称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胡三省曰：言其将篡也。】妄相忖度，每用耿耿。【◎胡三省曰：○毛公云：耿耿，犹儆儆也，又忧也。】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

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姚范曰：此事未详所本。】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史记·蒙恬传》“以”下有“不”字。】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元本、冯本“桓”作“植”。◎官本《考证》何焯曰：《文类》作“子桓”，“植”字乃“桓”字传写之讹。对臣下不以称子之字为嫌，观《陈思王传》中诸令屡称“子建”，则此为“子桓”决也。◎钱大昕曰：○陈景云云：此令言“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及明年，三子并封，植为之首。则分封植等，在下令之先，朝廷已有成命，故自述世受汉恩，有“至于子植兄弟”之语也。封植等而不及丕者，丕为冢嗣，当袭父爵，如桓階三子皆赐爵关内侯，【钱校分裂“桓”、“階”二字，大谬。】其长子佑以嗣子不封，即其证也。或疑舍丕举植，紊长幼之序，据《陈思王传》注中载太祖令屡称“子建”，以证子植当为子桓之讹，殆不然矣。◎潘眉曰：张溥《汉魏名家文集》作“子桓”，此义门所本。然考是时方封曹植、曹据、曹豹为侯，所谓“前朝恩封三子为侯”是也，“植”字不误。曹丕于十五年未受朝职，至十六年，始为五官中郎将，张、何二家改“子植”为“子桓”，但据兄弟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后，皆似是而实非者也。◎周寿昌曰：令中固有称子号者，然此正指子植兄弟，即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见十六年春正月注，可证。盖操意丕以世子，袭爵为固然，惟子植兄弟恩封，出常制外，故云“及子植兄弟为三世”也。◎沈家本曰：曹操此令在十五年十二月己亥，而曹植等封侯在十六年正月庚辰。注中“前朝恩封三子为侯”，明指前事，潘氏误会其语，遂谓是时方封，非也。何据兄弟次序改“植”为“桓”，其说正，未可非。且何云《文类》作“子桓”，考《三国文类》乃宋人所作，〖不著名氏。〗皆采《三国志》之文，故何据以订正。潘氏谓何本张书，亦误。◎弼按：诸说皆泥于下文“封三子为侯”之语，遂多不能自圆其说。鄙意：令言自“孤祖父以至孤身”，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乃历序累世承恩之语，应指子桓，言举子桓可以概余人，亦与上文引蒙恬“积信于秦三世”之语相应。至下文“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与介推避封、申胥逃赏相应，别为一事，文义两不相蒙。据此推论，以作“桓”为是。】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欲明心迹，何至令妻妾改嫁？择言不慎，一至于此。然临终遗令卖履分香，登台奏伎，闺房恋恋，至死不忘，乃知汝曹出嫁之言，为奸雄欺人之语。】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胡三省曰：鬲，胸鬲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冯本、监本、毛本“縢”作“謄”，误。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史录其册祝之文，藏于金縢之匮，因以《金縢》名篇。】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武平，见建安元年。】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

【上文“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之言，皆欺人语耳。】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黄恩彤曰：方操夷袁绍，下荆州，天下大势，骎骎乎折而入于己。惟其丧师赤壁，十年精锐，付之一炬。孙权既雄据江东，刘备复奄有荆楚，鼎足势成，始知大物不能骤致。邺中下令鳃鳃，以臣节自明，其令中所云“人见孤强盛，言有不逊之志”，此乃其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陈《志》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左传》：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楚子赏申包胥，胥曰：“吾为君，非为身也。”遂逃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

【然则汴水之战，何以为流矢所中？濮阳之围，何以坠马烧掌？淯水之难，何以丧昂及安民？乌林之役，何以狼狈北归？潼关北渡，何以为马超所困？志骄气盈，言大而夸。】遂荡平天

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

【◎胡三省曰：谓孙、刘也。】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

【◎《郡国志》：豫州陈国阳夏、柘、苦。◎《一统志》：阳夏故城，今河南陈州府太康县治。柘县故城，今归德府柘城县治北。苦县故城，今归德府鹿邑县东十里。〖◎谢鍾英曰：当在亳州东南。〗】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十六年春正月，【◎《魏书》曰：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豹，即沛穆王林，解见《武文世王公传·沛王传》，◎潘眉曰：武二十五子，无名豹者。考十六年所封饶阳侯，沛穆王林也。豹即林之初名。◎平原，见初平三年。◎《郡国志》：幽州涿郡范阳。冀州安平国饶阳。◎《一统志》：范阳故城，今直隶保定府定兴县南四十里故城镇。饶阳故城，今直隶深州饶阳县东。】食邑各五千户。】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续百官志》：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胡三省曰：汉五官中郎将，主五官郎而已，未尝置官属也。领属光禄勋，未尝为丞相副也。◎赵一清曰：魏、晋更无其官，殆以曹丕始居之，故废耳。◎洪饴孙曰：汉建安十六年，文帝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有长史凉茂、邴原、吴质，〖《魏略》。〗文学徐幹、应玚、〖《王粲传》。〗刘廙、苏林、〖《刘劭传》。〗夏侯尚，司马赵戬，〖《蜀志》注《魏书》。〗门下贼曹卢毓、郭淮，功曹常林。践祚以后，不置。◎弼按：○本志卷二十三《裴潜传》注引《魏略》云：严幹，黄初中转五官中郎将。○又本志卷十五《梁习传》注引《魏略》云：安东将军司马宣王西征，路经弘农，招太守刘類入为五官中郎将。○据《魏略》所载，是黄初后仍置五官中郎将，洪饴孙谓“文帝践祚以后不置”者，误也。赵一清谓“魏、晋更无其官”，亦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郡国志》：并州太原郡大陵。◎《一统志》：大陵故城，今山西太原府文水县东北二十五里。◎吴增僅曰：《晋书·北狄传》：建安中，魏武以匈奴中部居此。◎弼按：《徐晃传》作“太陵”。】遣夏侯渊、徐晃围破之。张鲁据汉中，【◎

《郡国志》：益州汉中郡治南郑。◎《一统志》：南郑故城，今陕西汉中府南郑县城东。◎《元和志》：后汉末，张鲁据汉中，改汉中为汉宁郡。曹公讨平之，复为汉中郡。蜀先主破魏将夏侯妙才，遂有其地，为重镇。魏延、蒋琬、姜维相继屯守。按汉中当巴蜀捍蔽，故先主初得汉中，谓人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南郑，互见《张鲁传》注。】三月，遣钟繇讨之。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郡国志》：司隶河东郡，治安邑。◎《一统志》：安邑故城，今山西解州夏县北。】

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成宜等叛。【◎宋本“ ”作“堪”。◎官本《考证》曰：监本作“李”。后云“斩成宜、李堪等”，又马超、张鲁传皆作“堪”，则作“李”误也。◎本志《高柔传》：太祖欲遣钟繇等讨张鲁，柔谏以为今猥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已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繇入关，遂、超等果反。◎胡三省曰：操舍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遣曹仁讨之。超等屯潼关，【◎《蜀志·马超传》注引《典略》云：建安十六年，超与关中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凡十部，俱反，其众十万，同据河、潼，建列营阵。◎《左传》：晋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杜预注：桃林在华阴县东，即潼关。◎

《水经》：河水南至华阴、潼关，渭水从西来注之。◎注云：○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河水自潼关东北流，水侧有长坂，谓之黄巷坂。坂傍绝涧。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郭缘生《记》曰：【记，《述征记》。】汉末之乱，魏武征韩遂、马超，连兵此地。今河西有曹公垒。◎《通典》：潼关本名冲关，河自龙门南流，冲激华山，故以为名。

◎《元和志》：潼关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河之北岸则风陵津，北至蒲关六十余里。河山之险，迤逦相接。◎《寰宇记》：自函谷至于潼关，高出云表，幽谷秘邃，深林茂木，白日成昏。◎《一统志》：潼关故城，今陕西同州府潼关厅东南。】公敕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秋七月，公西征，【◎

《魏书》曰：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公谓诸将曰： “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胡三省曰：在我而不在敌，故可以制胜，此未易与常人言也。】】与超等夹关而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阪津，据河西为营。【◎胡三省曰：蒲阪津在蒲阪县西，河西即唐之蒲津关。◎

《郡国志》：河东郡蒲阪。◎《一统志》：蒲阪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东南，蒲津关在蒲州府永济县西，黄河西岸，一名临晋关，一名河关，跨陕西地，诚山、陕之要隘也。◎《通鉴考异》曰：○《徐晃传》：太祖至潼关，恐不得渡，召问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阪，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太祖曰： “善。”○按：《武帝纪》潜遣二将渡蒲阪，皆太祖之谋，而《晃传》云皆晃之策。盖陈氏各欲称其功美，不相顾耳。◎弼按：画策者晃，遣晃者操，据事直书，各不相掩，非不相顾也。】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丁斐字文侯，丁谧之父，见《曹爽传》注引《魏略》。◎《许禇传》：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举马鞍蔽太祖，右手棹船，仅乃得渡。是日，微褚几危。】

【◎《曹瞒传》曰：公将过河，前队適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沈钦韩曰：“几为小贼所困”，乃光武之语，操引之以自解耳。◎姚范曰：此葛相所云“殆死潼关”也。】】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拒渭口，【◎《水经·渭水篇》：渭水东过华阴县北，东入于河。◎注云：○《春秋》之渭汭也。○《左传·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杜预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肃云：汭，入也。◎《雍录》：渭口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五里。◎胡三省曰：○

《前书》：【即《汉书》，别于范《书》，故称前。】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后汉省船司空，属华阴县。渭口之东即潼关也。◎《一统志》：渭水自西安府渭南县流经华州北，又东迳华阴县，北入黄河。其入河处谓之渭汭。】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赵一清曰：○《水经·渭水注》：渭桥，秦置，亦曰便门桥。旧有忖留神像。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更修之。桥广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马见之，惊，又命下之。○弼按：郦注所云之渭桥在长安，魏武修桥当在关中既平之后。此时与马超交战，载兵入渭，所为浮桥，当在渭水入河之处，距长安尚远。赵氏所引，失之。】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通鉴》“信”作“使”。◎钱大昭曰：

○信，谓使者也。○《史记·韩世家》：陈轸说楚王，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故遣信使晓谕百姓。】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曹瞒传》曰：时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御览》“多”作“纯”。《水经·渭水注》“垒”作“城”。】娄子伯说公曰：【娄圭字子伯，见《崔琰传》注。】“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官本《考证》曰：“可一夜而成”五字，《御览》作“须臾，冰坚如铁石，功不达曙，百堵皆立，虽金汤之固未能过也”二十四字。◎沈家本曰：《御览》凡三引此事，《七十四》引与此同，《一百九十二》引作“一夜可立”，《三百三

十五》引即官本《考证》所引，语意较畅。然《御览》只称《魏志》，不曰《曹瞒传》也。

◎弼按：《水经·渭水注》作《曹瞒传》，“可一夜而成”作“一宿而成”。】公从之，乃多作缣囊以运水，夜渡兵作城。【《水经·渭水注》作“乃多作缣囊以湮水，夜汲作城”。《御览·一百九十二》“以运水”三字作“以盛土偃水”。【吴金华以“运水”作“摙水”，说见彼。】】比明，城立，【◎《崔琰传》注引《吴书》曰：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方舆纪要》卷五十四：沙城在华州蒲城县东，沮水侧。】由是公军尽得渡渭。◎或疑于时九月，水未应冻。臣松之按：《魏书》“公军八月至潼关，闰月北渡河”，则其年闰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本志

《董卓传》：韩遂、马腾自还凉州，更相寇。后腾入为卫尉，子超领其部曲。十六年，超与关中诸将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遂奔金城，为其将所杀。超据汉阳，腾坐夷三族。◎《蜀志·马超传》注引《典略》云：马腾之入，使超领腾营，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又按《超传》：超临没上疏云：“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据诸传及《典略》所云，是马腾家属已全徙邺，尚不足置信，而超求送任子，乃可信耶？况超置父不顾，〖超谓韩约曰：“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见《张既传》注引《魏略》。〗而恤其子耶？以操之明，自不为所绐矣。】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钱大昭曰：同岁，即今所谓同年也。】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胡三省曰：遂与樊稠交马语，而得以毙稠，与曹操交马语，乃以自毙。然后知遂之所以遇稠者，非用数也。若马超等之疑遂，则李傕之疑稠耳。◎弼按：魏武与遂交马语，时阎行在后，太祖谓行曰：“当念作孝子。”见《张既传》注引《魏略》。◎又按：韩、樊交马语事，见本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拊楹而歌。

◎《释文》：拊，拍也。】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

《通鉴考异》曰：○《许褚传》：太祖与韩遂、马超等会语，左右皆不得从，唯将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超不敢动。○按时超不与遂同在彼，故疑遂此说妄也。◎弼按：《马超传》所载亦同。或操与遂语时，超距离稍远，故不闻其语也。】【◎《魏书》曰：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汉官仪》曰：光禄大夫属光禄勋，门外特施行马以旌别之。】公然之。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

【◎胡三省曰：重，直龙翻。◎《通鉴释文》曰：重沓，重足着地也。◎胡三省《辨误》云：

《汉书》为“重足而立”，言人畏惧之甚，不敢并足着地，故重足而立也。此谓人夙知曹操威名，聚而观之，前后重沓，安有重足着地之事哉！】公笑谓贼曰：“尔欲观曹公邪？【冯本、官本“尔”作“汝”。】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胡前后大观。又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阵，精光耀日，贼益震惧。】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胡三省曰：二者皆所以离之也。】公乃与克日会战，【◎胡三省曰：克日者，剋定其日也。】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何焯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其挑战者，乃游军也。【◎吴金华曰：“轻兵”乃贱而勇者所率之轻锐部队。何氏以“弱者”、 “游军”说之，未能审谛。】】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郡国志》：凉州安定郡，治临泾。◎《一统志》：临泾故城，今甘肃泾州镇原县南五十里。◎弼按：下文注引《魏略》，杨秋封临泾侯，即此。】关中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胡三省曰：缺，谓缺而不备也。】不从河东击冯翊【◎《郡国志》：司隶左冯翊，治高陵。◎《汉官解诂》曰：冯辅翊蕃，故以为名。◎潘岳《关中记》曰：三辅旧治长安城中，长吏各在其县治民。光武东都之后，扶风出治槐里，冯翊出治高陵。◎王先谦曰：三国魏冯翊郡，自建安初移治临晋。◎《一统志》：高陵故城，今陕西西安府高陵县西南。】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二将，徐晃、

朱灵也。】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

【◎臣松之案：○汉高祖二年，与楚战荥阳京索之间，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荥阳、敖仓见初平元年注。◎《郡国志》：司隶河南尹京。◎刘昭注：郑共叔所居。◎《左传》云：谓之京城大叔。◎应劭曰：有索亭，楚、汉战京索。◎《一统志》：京县故城，今河南开封府荥阳县东南二十一里。】○应劭曰：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筑垣墙，但连车树栅，以扞两面。】既为不可胜，【◎胡三省曰：○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胡三省曰：《淮南子》之言。】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始，贼每一部到，【关中诸将，凡十部，注见前。】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適主，【◎胡三省曰：適，丁历反。】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胡三省曰：当此之时，关西之兵最为精强，而破于操者，法制不一也。】

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魏略》曰：【◎《旧唐书·经籍志》：《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新唐书·艺文志》：鱼豢《魏略》五十卷。◎《史通·正史篇》：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张鹏一云：其记载迄于陈留王奂时，《史通》谓“事止明帝”，殊非事实。〗◎又《题目篇》：鱼豢魏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牓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又《称谓篇》：鱼豢、孙盛等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高似孙《史略》曰：魏氏别史五家，盖可与陈寿《志》参考而互见，亦一时记载之隽也。而鱼豢《典略》特为有笔力。◎钱大昕曰：鱼豢《魏略》，今已不存，其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如董遇等为《儒宗传》，〖《王肃传》注。〗常林等为《清介传》，〖《常林传》注。〗脂习等为《纯固传》，〖《王修传》注。〗孙宾硕等为《勇侠传》，〖《阎温传》注。〗王思等为《苛吏传》，〖《梁习传》注。〗田畴等为《知足传》，〖见《梁书》。〗东里衮为《游说传》，〖《高贵乡公纪》注。〗王粲诸人合传，焦先、扈累、寒贫诸人合传，亦当有目，今不可考矣。若秦朗、孔桂之为《佞幸传》，〖《明帝纪》注。〗则沿迁、固之旧目也。

◎章宗源曰：《魏略》有纪、志、列传，自是正史之体。《文选·景福殿赋》注引《魏略·文纪》，《初学记·天部》引《五行志》“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余日，魏有天下乃霁，将受大祚之应也”，列传以贾逵、李孚、杨沛为一卷，〖《贾逵传》注。〗以徐福等十人共卷，〖《裴潜传》注。〗陈寿《志》韩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传。〖同上。〗《世说·文学篇》注引“天竺城中有临儿国”，《通典·边防门》注“西夜并属疏勒”，二事皆题《魏略传》。《御览·人事部》引短人国事，《寰宇记》引莎车国事，皆作《西域传》。豢之论赞，实称曰议，裴注多引其词，而《西戎传》议尤可考见。◎弼按：《魏略·西戎传》，殊方记载，最为翔实。近人张鹏一有《魏略》辑本，钱氏所引之外，所辑诸传甚多。余详建安二十年注引《典略》。】杨秋，黄初中迁讨寇将军，【◎赵一清曰：杨秋于延康年为冠军将军，与张郃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见《郭淮传》。◎《宋书·百官志》：讨寇将军在四十号之列，后汉及魏所置。◎弼按：上尊号奏云“冠军将军好畤侯臣秋”，即杨秋也。】位特进，【◎《晋书·职官志》：特进，汉官也。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封临泾侯，【临泾，见前。】以寿终。】十二月，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礼记·曲礼篇上》云：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又云：毋践屦。◎又云：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屦，跪而迁屦，俯而纳屦。

◎《玉藻篇》云：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取屦，隐辟而后屦，坐左纳右，坐右纳左。◎《左

传·宣公十四年》：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邵宝《左觿》云：屦人进屦，追及于窒皇，前此未及屦也。剑人进剑，追及于寝门之外，前此未及剑也。盖与师之速如此。◎《说苑》：晋平公置酒虒祁之堂，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贾谊《新书》：二世胡亥下阶，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汉官旧仪》：掾见脱履，公立席后答拜。◎魏武《春祠令》云：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赐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徐乾《古履议》云：○正会，大司马问剑履上殿义。徐言所以，遂见从，著履上殿。将入见，咸议云：“古无履，但有舃。著舃上殿，不宜著履。”按《周礼》，天王赤舃、黑舃，后素葛履。○郑君注曰：複下曰舃，单下曰履。是则古有履也。○蔡谟《答台符》分别履、舃之名事曰：被符小会仪注，侍臣剑履升殿。○而挚虞《决疑》言剑、舃、履之名宜审。○谨案：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为屦。○《左传》曰：踊贵屦贱。○《礼》曰“户外有二屦”，不言二履。贾谊曰“冠虽敝，不以苴屦”，亦不言“苴履”者，犹足所践履耳。○《诗》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践之通称。先代以来优崇重臣，言剑履则包舄也。又大臣升殿，不惟朝会，或私觌独见，临时所著，不必是舄，故总言履，以明不跣而己。挚虞中朝宿臣，多识往行，亲觌其礼，退而书之，即是晋之故典。今《决疑》言舄者，书时事也。《仪注》言履者，举总名也。寻文总意，所称虽异，其制一也。◎《辍耕录·屦舄履考》云：古人舄、屦、履至阶必脱，唯著袜而入。《礼》“户外有二屦”，是脱屦而入者也。汉赐剑履上殿，是不赐则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谏不行则纳履而去。纳，结也。言纳履，则在外明矣。是脱履而入者也。】如萧何故事。

【◎《史记·萧相国世家》：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汉书·萧何传》同，然均无赞拜不名之事。◎康发祥曰：此殊礼，在汉不独萧何，梁冀、董卓亦然。◎胡玉缙曰：赐履上殿剏自汉高，实本于周公之赤舃几几，韩侯之玄衮赤舃。详冯景《解舂集》。萧何于汉家勋实第一，操之剑履上殿，将奚取焉？】马超余众梁兴等屯蓝田，【◎《郡国志》：司隶京兆尹蓝田，出美玉。◎《一统志》：蓝田故城，今陕西西安府蓝田县西三十里。】使夏侯渊击平之。【◎范《书·献帝纪》：是年夏五月癸未，诛卫尉马腾，夷三族。◎《袁纪》、《通鉴》同，又见《马超传》注引《典略》。】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一统志》：荡阴故城，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西南。朝歌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淇县东北。林虑故城，今彰德府林县治。

◎朝歌又见《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顿丘，见卷首。东武阳，见初平二年。发干，见初平三年。◎《一统志》：卫国故城，今山东曹州府观城县治。】钜鹿之廮陶、曲周、南和、【◎《郡国志》：冀州钜鹿郡治廮陶。◎《一统志》：廮陶故城，今直隶赵州宁晋县西南二十五里。曲周故城，今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东北。南和故城，今直隶顺德府南和县治。】广平之任城，【◎赵一清曰：○《续郡国志》“钜鹿郡”注云：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广平国，以其县属。○《汉书·地理志》：任属广平国。○此时无广平国，而犹袭旧文，何也？广平郡以魏黄初二年置，亦不得于此先书之。◎钱大昕曰：光武并广平国入钜鹿郡，此后未见复置，疑“广平”下衍一“之”字。任城属兖州，不当以益魏郡，盖亦衍一“城”字。或据刘昭注《续汉志》引此文作“广平之广平、任城”，似当时已有广平郡。然《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冀州部三十二郡，不数广平。《晋志》亦云“广平郡，魏置”，则刘注“广平之”三字，明是衍文，不足据以为证。闽本《后汉书》无此三字也。

◎弼按：赵、钱二说均是。自应以属钜鹿郡之广平、任二县当之，惟钱云“属兖州者，不当以益魏郡”，则东郡固属兖州，河内亦属司隶，盖当时惟割毘连魏郡之地以益之，固不问其隶属何州也。任城在今山东济宁州治，与魏郡相距甚远，故决知其误也。◎《一统志》：广平故城，今直隶广平府鸡泽县东。任县故城，今直隶顺德府任县东南。】赵之襄国、邯郸、易阳【◎赵国治邯郸。邯郸、易阳，见建安九年。◎《一统志》：襄国故城，今直隶顺德府邢台县西南百泉村。】以益魏郡。【◎范《书·献帝纪》：是年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

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曰：时许靖在巴郡，闻立诸王，曰：“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冬十月，公征孙权。【◎梁章钜曰：《文选》有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当即此时所作。◎凌延堪曰：

○此檄仅见《文选》，陈《志》裴注皆未载。按《武纪》建安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皆有征孙权事，此檄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荀彧传》：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孙权，彧疾留寿春，薨。○此檄首称“尚书令彧告江东诸将校部曲”，则是荀彧尚存，其为建安十七年征权时，无疑也。然檄中所云，皆彧薨以后之事，未审檄文何以详载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吴之檄，则距彧薨已五年，檄首不应仍称“尚书令彧”也。窃恐“彧”字或误。然李善所见，本已是“彧”字，故注引《彧传》以证之。岂孔璋之檄是齐、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取以入《选》欤？不然，承祚、世期何以不录也？◎张云璈曰：彧卒在十七年，檄中夏侯渊讨马超在十八年，讨宋建在十九年，韩遂之斩、张鲁之降在二十年，皆在彧卒之后。檄首列彧名，未详。◎姜皋曰：○“彧”当是“攸”之讹。○《武纪》建安十八年注：以荀攸为尚书令。○然《攸传》云：从征孙权，道薨。○注云：时建安十九年。○则又与文中事不符，疑攸卒于二十一年，则于檄中情事皆合耳。◎弼按：《文选》载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书云“按兵守次，遣书致意，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按此书，当在十七年征权时所作，是时尚欲招徕，措辞甚婉。至檄文之丑诋，当为后作，即孙辅一事，已可证其先后也。

〖书中言“辅为权所执”，檄中则言“权已杀辅也”。〗书檄辞繁，不录。】

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寰宇记》：濡须水源出巢县西巢湖，东南入江，与含山县分中流为界。◎《通鉴地理通释》：濡水与和州含山县分中流为界。濡须山在含山县西南七十五里，与无为军、七宝山对峙，中为石梁，凿石通水，山川险阻，旧志亦名天河。自巢湖东口流经巢县南，又东南经七宝、濡须两山间，亦曰东关水。◎胡三省云：○李贤曰：濡须，水名，在今和州历阳县西南。孙权夹水立坞，状如偃月。○杜佑曰：濡须水在历阳西南百八十里。○余据濡须水出巢湖，在今无为军北二十五里。濡须坞在今巢县东南四十里。

◎《一统志》：濡须水在今安徽庐州府巢县南，源出巢湖，东南流经无为州，东入江。濡须坞在无为州东北五十里。◎赵一清曰：○《御览·七十五》引《续搜神记》曰：庐江筝笛浦，浦中昔有大船覆水内，鱼人宿旁，闻筝笛之声及香气氤氲，是曹公载妓覆船于此。◎弼按：此为不经之谈，船既覆没，何来筝笛之声？神怪之说，不足信也。】攻破权江西营，【◎胡三省曰：大江东北流，故自历阳至濡须口皆谓之江西，而建业谓之江东。◎顾炎武曰：○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史（纪）**[**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吴主传》：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今之江北，昔之江西也。《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获权都督公孙阳，乃引军还。【◎《吴志·孙权传》：权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整肃，乃退。◎注引《吴历》云：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乃彻军还。】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范

《书·献帝纪》：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兖州，并荆州、益州。〖◎弼按：“兖”当作“交”。〗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九数虽同，而《禹贡》无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续百官志五》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复《禹贡》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平、钜鹿、河间、清河、博陵、常山、赵国、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安襄、雁门、云中、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谷、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凡三十二郡。省司隶校尉，以司隶部分属豫州、冀州、雍州。省凉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敦煌、西海、汉兴、永阳、

东安南，凡二十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属荆州，荆州得交州之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与其旧所部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凡十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广汉、汉中、巴郡、犍为、蜀郡、牂柯、越巂、益州、永昌、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今并得交州之郁林、合浦，凡十四郡。豫州部郡，本有颍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今并得河南、荥阳都尉，凡八郡。徐州部郡得下邳、广陵、彭城、东海、琅邪、利城、城阳、东莞，凡八郡。青州得齐国、北海、东莱、济南、乐安，凡五郡。◎弼按：据

《献帝起居注》所载，省州并郡，其列举郡名者，为冀、雍、荆、益、豫、徐、青七州，兖、扬二州当无所增损。其省并者，司、梁、并、幽、交五州也，与诏书并十四州为九州适合。

◎胡三省曰：十四州，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弼按：“梁”当作“凉”。〗雍、并、幽、交也。复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弼按：“司州”当作“司隶”，下同。〗皆入冀州。凉州所统，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农、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荆州。则省司、凉、幽、并，〖◎弼按：“并”下当有“交”字。〗而复《禹贡》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赵一清曰：《郡国志》首司隶，次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合得十三州，与此云十四州不合。《献帝春秋》云“省兖州”，然兖州未尝省，而又十三州之中独不及交，岂即兖州之讹欤？盖十四州当数雍州，建安中分凉州置，见《晋书·地理志》。

◎赵翼曰：○《荀彧传》：建安九年，或说曹操宜复古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彧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关右诸将必谓以次见夺，将人人自保，恐天下未宜图也。”操乃寝九州议。○至是乃重复之，盖是时幽、并及关中皆已削平，操自为张本，去年已割荡阴等郡以益魏郡，是年又以河东等十郡封操为魏公，可见复九州亦正为禅代地也。◎唐寅曰：三桓讽鲁作三军，合《周礼》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夺之权。曹操讽汉复九州，合《禹贡》矣，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凡奸人欲济其邪谋者，类能引经术而称古谊，既不可尽信，亦不可全疑，要在察之而已。】夏四月，至邺。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曰：○史炤《释文》：郗，绮戟切。

○余谓：丑之翻。若绮戟切，则“郄”字也。史炤于字画亦不审谛如此。○《姓谱》：郗为高平望姓。】持节策命公为魏公，【◎策，《文选》作“册”。◎李善注引《说文》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也。◎何焯曰：关中定，而后魏公九锡之事成矣。魏公之命及丕禅受之际，但录册书，而不著其伪让，承祚之微词，所以殊于他史也。◎梁章钜曰：○《后汉书·荀彧传》：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献帝纪》云：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盖操之觊觎久矣。萧常《续后汉书》亦书操自为之。◎弼按：《文选》册文前有“制诏使持节丞相领冀州牧武平侯”十四字。】【◎《续汉书》曰：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山阳郡，见初平元年。◎《一统志》：高平故城，今山东兖州府邹县西南。】少受业于郑玄，建安初为侍中。◎虞溥《江表传》曰：【◎《晋书·虞溥传》：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除鄱阳内史，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隋志》不著录。◎《旧唐志·杂史类》：《江表传》五卷，虞溥撰。◎《新唐志·杂史类》作“五卷”，《杂传记类》作 “三卷”。◎《魏志·三少帝纪》注云：鄱阳内史虞溥撰《江表传》，粗有条贯。◎邵博《闻见后录》曰：予官长安时，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传》，焚之，世今无此书矣。◎章宗源曰：此书裴松之征引最多，皆述魏、蜀、吴事，而吴事尤详。◎沈家本曰：《江表传》所录有汉末人。书名江表，故详于吴。】献帝尝特见虑及少府孔融，【融，事详见本志卷十二《崔琰传》注。】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適道，未可与权。”【《论语》孔子之言。】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公以书和解之。【◎范《书·融传》：曹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宽恕，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

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仇怨。操故书激厉融，融报书修好如初。◎王補曰：操书意在交搆，非平怨也，融答书正堕术中。传言“宽容少忌”，信然。】虑从光禄勋迁为大夫。

【见前十三年注。】】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文选》“愍”作“闵”。】越在西土，迁于唐、卫。【◎李善曰：献帝初平元年，迁都长安。兴平二年，车驾东归，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幸闻喜。七月，车驾至洛阳。河东郡有安邑县、闻喜县，然自闻喜入洛必涂经河内，河内本卫国，河东本唐尧所封，故曰唐、卫也。◎赵一清曰：此卫，即康成《书注》“分卫为并州”之卫，指常山之卫水也。◎弼按：献帝由长安至洛阳，安得至常山之卫水？赵说误。】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公羊传》曰：君若赘旒然。◎何休云：【◎沈家本曰：○《汉志·春秋家》：《公羊传》十一卷。○原注：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公羊传》何休《序》：传《春秋》者非一。○《疏》：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是也。”○又《隐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何休注：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四库总目》据此二说，并称：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皆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案：此说似是而实非。戴《序》上文言“春秋之说，孔子口授子夏”，下文云“著于竹帛”。何注上文云“其说口授相传”，下文“始记于竹帛”，皆无“公羊寿作传云”之文，是其为实有已成之传，世相口授，《汉志》以为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直至汉代景帝之时，始登竹帛，传之于世，则寿与子都之力。正如《论语》为孔子之言，《孟子》为孟子之言，而实则门弟子记之，遂得谓非孔、孟之言邪？○《春秋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

《释文》引桓谭《新论》亦云：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此汉人皆以为公羊高，魏、晋以后，亦毫无异说。至“子沈子曰”等云云，自非传之正文，故特标名以别之。即“子公羊子曰”，亦必非正传所有，故亦标“子公羊子”以别之。又如《谷梁》引沈子自述《公羊》之语，传之者遽以属之沈子，亦此时有之事，皆不足疑也。◎《隋志》：《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汉谏议大夫何休注。◎二唐志作十三卷，《释文》作十二卷，《宋志》、《读书志》、《通考》同《释文》。《崇文目》作二十二卷。今本与徐彦《疏》合为二十八卷。】赘，犹缀也。【“赘犹缀也”四字，各本皆在“何休云”之上，误，局本改正。《文选》注在“何休云”之下。】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为下所执持东西也。】宗庙乏祀，社稷无位；群凶觊觎，分裂诸夏，【《文选》六臣本作“连城带邑”。】率土之民，【《文选》作“一人尺土”。】朕无获焉，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郑玄云：【◎沈家本曰：○《隋志》：《古文尚书》九卷。○《释文》、新、旧唐志并同。《宋志》不录，盖已亡。近人辑本，有焦循《禹贡郑注释》二卷，孙星衍有《马郑尚书注辑》二卷。裴注所引《盘庚》、《君爽》、《文侯之命》，皆不标《尚书》之名，省文也。】先正，先臣。谓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文选》无“能”字。【◎吴金华曰：《尚书·文侯之命》“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乃九锡文所本。此处多一“能”字，疑衍。】】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

“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释位【监本、官本“后”作“臣”。】以谋王室，【◎左氏传

曰：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服虔曰：【◎《汉书序例》云：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沈家本曰：○《隋志》：《春秋左传解谊》三十一卷，汉九江太守服虔注。○二唐志、《释文》并作三十卷。《宋志》不录，盖已亡。○《后汉·儒林传》：服虔，字子慎，作《春秋左氏传解》，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六十条。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隋志》所录《解诂》之外，有：《春秋左氏膏育释痾》十卷。《春秋成长说》九卷。《春秋塞难》三卷。梁有服虔、杜预音三卷。《春秋汉议驳》二卷，服虔撰，亡。二唐志《释疴》、《成长说》、《塞难》三书卷同，而别有《音隐》一卷，《驳何氏春秋议驳》十一卷。则《隋志》以为亡而后出者。然《释文》录《服虔音》一卷，不知《隋志》何以云亡也？

○《隋志》云：晋时，《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而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今殆无师说。○是唐初服氏不行，侵寻到宋，其书遂亡。近人有马宗梿、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本。《韩暨传》注引《春秋传》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庙所以藏主石室者”，乃庄十四年《左传》文，杜预注“宗祏，宗庙中藏主石室”，与所引注文所异者仅一、二字，裴氏不标何传，亦不言何人之注，皆省文。前卷引服虔注，则此注当亦服注。杜说亦本于服也。】言诸侯释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后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青、冀、兖也。】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君则致讨，克黜其难，遂迁许都，【《文选》“迁”作“建”。】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李善注：○《周礼》曰：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曰：兆，为坛之营域也。○《左氏传》：伍员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天地鬼神，于是获乂，【◎《尔雅·释诂》：乂，治也。】此又君之功也。袁术僭逆，肆于淮南，慑惮君灵，用丕显谋，蕲阳之役，【事见前建安二年九月。◎范《书·袁术传》：术率兵击陈国，曹操自征之。术走渡淮，留桥蕤于蕲阳。◎章怀注○引《水经》曰：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郦注：即蕲山也。西南流经蕲山，又南对蕲阳，注于大江，亦谓之蕲阳口。◎胡三省曰：术时侵陈，操东征之，术留桥蕤等拒操，蕤等败死，术乃走渡淮，盖战于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蕲阳哉？此盖沛国之蕲县，范史衍“阳”字耳。◎赵一清曰：胡氏本李善注，善云“蕲县属沛，在陈之东”。◎谢鍾英曰：○《水经注》：蕲水东南迳蕲县。○县在蕲水北，故三国时称蕲阳也。〖◎弼按：见《水经·淮水注》。〗◎《一统志》：蕲县故城，在安徽凤阳府宿州南。

◎蕲阳，互见《何夔传》注。】桥蕤授首，棱威南迈，【◎官本“棱”作“稜”。◎卢文弨曰：

* 《汉书·李广传》：威棱憺乎邻国。】术以陨溃，【《文选》“迈”作“厉”，“陨”作“殒”。】此又君之功也。回戈东征，吕布就戮，乘辕将返，张杨殂毙，眭固伏罪，张绣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绍逆乱天常，【《文选》作“袁绍逆常”。】谋危社稷，凭恃其众，称兵内侮。当此之时，王师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执大节，【袁宏《纪》“执”作“秉”。】精贯白日，奋其武怒，运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歼丑类，【◎《诗》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郑玄云：【◎沈家本曰：○《隋志》：《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二唐志：郑玄笺《毛诗训诂》二十卷。○《释文》：《毛诗故训传》二十卷，郑氏笺。○《宋志》同。

○《隋志》：《毛诗》二十卷，毛苌传，郑氏笺。○二唐志有《毛苌传》十传。是唐时《毛传》有单行者。至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孔《疏》引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然则郑笺特因《毛诗》而表识其旁，如今人之签记，故谓之笺。其书本合于《毛传》，非别行也。】届，极也。◎《鸿范》曰：鲧则殛死。】俾我国家拯于危坠，此又君之功也。济师洪河，拓定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谭、高幹，咸枭其首，海盗奔迸，【迸，散也。】黑山顺轨，此又君之功也。乌丸三种，【三郡乌丸也。】崇乱二世，【◎《尚书》：周公曰：“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孔安国曰：崇，重也。】袁尚因之，逼据塞北，束马县车，【◎《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悬车束马，逾太行，至卑耳之山。◎《史记·封禅书》：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涉）**[**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韦昭曰：将上山，缠束其马，悬钩

其车也。】一征而灭，此又君之功也。刘表背诞，【◎吕延济曰：诞，欺也。】不供贡职，王师首路，威风先逝，百城八郡，【◎范《书·刘表传》：蒯越谓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也。”◎章怀注引《汉官仪》曰：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洪亮吉曰：案诸地志，皆不言章陵郡何时所置，惟《弥衡传》“黄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魏志·赵俨传》“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刘表传》注引《傅子》言“蒯越拜章陵太守”，事又在射、俨前，疑郡亦建安时所立也。又“江陵”应作“江夏”，《表传》凡言“江夏”者三，《官仪》作“江陵”，误。◎沈家本曰：○《郡国志》：荆州刺史部，郡七，县邑、侯国百一十七。○此云百城，举成数言。至所称八郡，与

《续志》不合。章陵之名，晋、宋志皆不见，不知何时立，又何时省也。◎《武纪》：建安二年，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献帝起居注》：荆州有章陵郡。〖注见前”九州“下。〗

◎吴增僅曰：黄初三年，封曹据为章陵王，其年徙封义阳王，义阳似即章陵之改名也。◎又互见《刘表传》注。】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境，【◎《文选》“境”作“城”。〖袁《纪》同。〗】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鲜卑、丁零，重译而至，单于、白屋，请吏率职，【◎李善注：○鲜卑、丁零，二国名。○张华《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秽貊，三曰密吉，四曰箄于，五曰白屋。○白屋，今靺鞨。箄于，今契丹也。本并以“箄于”为“单于”，疑字误也。箄，音必计反。○刘渊林《魏都赋》注：北羁单于、白屋。○范晔《后汉书》：单于谓耿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沈家本曰：上文鲜卑、丁零，二国名，与此句相对，不当作单于，李注是。】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风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怀慝；【◎《文选》“无怀”作“不回”。◎杜预曰：回慝，恶也。】敦崇帝族，表继绝世，【《文选》“表”作“援”。】旧德前功，罔不咸秩；虽伊尹格于皇天，【◎《尚书》曰：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毛苌曰：蔑，无也。】

“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卫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文选》“静”作“靖”。】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文选》“赐”作“锡”。◎杜预曰：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履，所践履之界。】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孔颖达曰：齐之西境，当在九河之最西，徒骇盖是齐之西界。其东至于海，当尽乐安、北海之东界也。◎梁履绳曰：今济南东北境皆滨海，青州之博兴、寿光滨渤海，沂州之日照滨大海。登、莱二府三面距海，当其北者，为渤海，当其东南者，大海也。齐桓公时，未能有登、莱之地，后灭莱，则东尽于海矣。西至于河，是河在齐西北流也。】南至于穆陵，【◎顾栋高曰：穆陵关在今青州府临胊县东南一百五里，亦曰大岘关。刘裕征慕容超，过大岘关，喜形于色，即此。◎高士奇曰：穆陵关在大岘山上，山高七十丈，周迴二十里，道径危恶，一名破车岘。其左右有长城、书案二岭，峻狭仅容一轨，故为齐南天险。◎梁履绳曰：○《元和志》：穆陵关西至白沙关八十里，在麻城县西北一百里。○案穆陵关在穆陵山上。或曰“齐之四履，南至穆陵”，即此。◎弼按：《一统志》山东、湖北均有穆陵关，然春秋时齐地决不能至湖北麻城县境，当以在青州临胊者为是。】北至于无棣，

【◎高士奇曰：○伏琛《齐地记》：无棣在汉渤海高城县，隋改高城为盐山。○《通典》：盐山，春秋之无棣邑也。〖姚培谦说同。〗◎顾栋高曰：今直隶天津府庆云县、山东武定府海丰县，皆春秋时无棣之地。◎梁履绳曰：无棣，沟名，今庆云、海丰皆与盐山接壤，皆有无棣沟。然《水经注》无棣沟所迳郡县非一，不能尽指为春秋之无棣也。】五侯九伯，【◎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长也。】实得征之，【◎李善曰：此《左氏传》管仲对屈完之辞也。◎弼按：此管仲对楚使之言，非对屈完之辞。屈完与齐盟在后，李注误。】世祚太师，以表东海；【◎《左传》：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世祚太师，以表东海。”◎杜

预曰：表，显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五月，晋侯献楚俘于王。王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杜预曰：以策书命晋侯为伯也，《周礼》“九命作伯”。大辂，金辂也。戎辂，戎车也。二辂各有服。彤，赤弓。玈，黑弓。诸侯赐弓矢，然后专征伐。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大启南阳，世作盟主。【◎《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王，王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杜预曰：在晋山南河北，故曰南阳。◎梁履绳曰：

○南阳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内、济源、修武、温县地。〖四县并属怀庆府。〗○《孟子》：遂有南阳。○赵注：山南曰阳，岱山之南谓之南阳也。○二南阳所指各不同。○《文公元年》：晋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然则南阳地极宽大，不止晋有矣。盖本周圻内地，文公始受之，故曰启。◎马融曰：晋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为东阳，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应劭曰：河内，殷国也，周名之为南阳。◎徐广曰：河内修武，古曰南阳。◎刘原父曰：修武有古南阳城，今河南修武县北有南阳故城。】故周室之不坏，繄二国是赖。今君称丕显德，【丕，大也。】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导扬弘烈，缓爰九域，【袁宏《纪》“爰”作“宁”。】莫不率俾，

【《文选》“莫”作“罔”。】【◎《盘庚》曰：绥爰有众。◎郑玄曰：【◎卢文弨曰：官本“玄”改作“康成”，亦不尽改。】爰，于也，安隐于其众也。【◎姜西溟曰：隐，即“稳”字。】◎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无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于伊、周，而赏卑于齐、晋，【《文选》两“于”字均作“乎”字。】朕甚恧焉。

【恧，女六切。】朕以眇眇之身，托于兆民之上，【◎《汉书·文帝纪》：遗诏曰：“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师古曰：眇眇，犹言细末也。】永思厥艰，若涉渊冰，【◎卢文弨曰：《通志》、《文选》作“水”。【吴金华详论“冰”应作“水”，说详彼作。】】非君攸济，朕无任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吴增僅曰：甘陵郡，故清河国。◎《郡国志》注：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范《书·献帝纪》：建安十一年，国除为郡。◎《舆地广记》：魏复为清河郡。◎沈家本曰：是年并十四州为九州，故冀州属郡与《续汉志》不同。然《续百官志》注冀州得郡三十二，独无中山，岂彼注有讹夺欤？◎弼按：甘陵、清河本为一郡，《续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冀州三十二郡中，既有清河，又有甘陵，知其必有一误矣。】封君为魏公。【◎元本、毛本、吴本无“君”字。《文选》“魏公”下有“使使持节御史大夫虑授君印绶、册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凡三十一字。◎梁章钜曰：盖因前已云“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云云而删也。】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

【◎李善注：○《尚书纬》曰：天子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皆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为社。○《毛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苌曰：契，问也。○郑玄曰：契灼其龟。○《毛诗》曰：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毛苌曰：冢土，大社也。◎吕向曰：诸侯有功，则各以其方土赐之，裹以白茅。魏在北，故云玄也。爰，于。契，灼也。言于此灼汝龟以卜，用立冢社也。冢社立，如天子社稷然也。】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文选》“如故”下有“今更下传玺，肃将朕命，以允华夏。其上故传武平侯印绶。今”二十三字。】又加君九锡，【◎《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有司奏议曰：“古者，诸候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应劭曰：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百人，七曰鈇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锡与，但数少耳。◎张晏曰：九锡，《经》本无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曰：九锡备物，伯者之盛礼，齐桓、晋文犹不能备，今三进贤便受之，似不然也。当受进贤之一锡。《尚书大传》云“三適谓之有功，赐以车服弓矢”是也。◎师古曰：总列九锡，应说是也。进贤一锡，瓒说是也。◎《王莽传》：公卿大夫等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师古曰：○《礼含文嘉》云：九锡者，车马、衣服、乐悬、朱户、纳陛、武贲、鈇钺、弓矢、秬鬯也。◎《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八年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章怀注引《礼含文嘉》所云九锡，与上文同。◎梁章钜曰：九锡之数，莫先于公羊说，盖篡臣先以此为窃国之资，自王莽始。然《周礼》有九仪、九命之说，《书·文侯之命》有秬鬯、彤弓之赉，莫非后世藉口者。若如《韩诗外传》所云，则文、景之世已著九锡之说矣。】其敬听朕命。【◎《文选》“朕”作“后”。◎李注引《左传》：宰孔曰：“且有后命。”【◎吴金华曰：九锡文多仿《左传》之辞，后诸九锡文无不仿此，其文皆作“其敬听后命”，可为旁证。】】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劝分务本，穑人昏作，【◎《文选》“穑人”作“啬民”。◎李善注：○《左传》：臧文仲曰：“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杜预曰：劝分，有无相济也。】【◎《盘庚》曰：堕农自安，不昏作劳。◎郑玄云：昏，勉也。】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君衮冕之服，！【吴本、毛本“衮”作“兖”，误。】赤舄副焉。【◎李善注：○韦昭《汉书注》曰：衮，卷龙衣，玄上纁下。冕，冠也。○

《周礼》曰：王之服屦，赤舄、青絇也。◎胡三省注：○毛苌曰：赤舄，人君之盛屦也。释舄，复履也。○郑玄曰：复下曰舄。○郑众曰：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六佾之舞。【◎李善注：○《周礼》曰：小胥掌正乐悬之位，诸侯轩悬。○郑司农曰：轩悬，去一面也。○《左传》：公问羽数于众仲，众仲对曰：“诸侯用六。”○杜预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吕（尚）**[**向**]**注：轩悬，诸侯乐也，佾也，谓以舞为行列，有六行，行六人也。◎胡三省注：○《周礼》：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郑众曰：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县，读曰悬。舞佾之数，天子八，诸侯六。○杜预曰：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傅隆曰：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佾，音逸。】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袁宏《纪》“发”作“及”。】远人革面，【◎《文选》“革”作“囘”。◎李善注：○《剧秦美新》曰：海方遐方，囘面内向。】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服虔《汉书注》曰：朱户，天子之礼也。朱户，赤户也。】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汉书·王莽传》：朱户纳陛。◎孟康曰：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孟说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内之于霤下也。◎陈景云曰：○宋均《礼含文嘉》注云：动作有礼，纳陛以安其体。○《文选》李周翰注：纳陛者，致于殿两阶之间，便其上殿。○

《宋史·吕端传》：真宗以端躯体宏大，宫庭阶戺稍峻，特令梓人为纳陛。○是纳陛为安体而设，信矣。】君秉国之钧，正色处中，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

【◎《尚书·牧誓》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孔安国曰：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皆百夫长。◎《续百官志》注云：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贲，故名焉。】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纠虔天刑”语出《国语》。◎韦昭注曰：【◎沈家本曰：○《汉志·春秋家》：《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史通》云：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佚文，纂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为《外传国语》。○《隋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二卷，韦昭注。又有贾逵注、虞翻注、孔晁注、唐固注，今惟韦昭注尚存，为二十一卷，首尾完具。○《隋志》作二十二卷，误。】纠，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关干纪，莫不诛殛，【◎李善注：○《左传》：季孙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胡三省曰：玈与卢同，黑色也。】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思，是用锡君秬鬯一卣，圭瓒副焉。【◎师古曰：秬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音羊九反。以圭为勺末，曰圭瓒。◎吕延济曰：瓒，杓也，以珪为柄。】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

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往钦哉，【《文选》“往”上有“君”字。【吴金华引诸证，以“君”字为衍。】】敬服朕命！简恤尔众，时亮庶功，【袁宏《纪》“功”作“工”。】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吕向曰：对，当。扬，明。休，美也。言当明我高祖之美命也。】【◎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辞也。【◎《续百官志》：尚书，六人，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录文书期会。◎蔡质《汉仪》曰：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勖，事详见本志卷二十一

《卫觊传》及注。◎康发祥曰：策中将前事总叙，瞭如指掌，虽为潘勖之辞，必得操之授意，方能委曲详尽如此。◎弼按：勖策魏公九锡之文，口含天宪，假托朝命，终不能逃后世之清议。至其从子岳构愍怀太子之文，趋利忘义，更不足道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云：有王莽之篡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世说谓“潘元茂作魏武册命，人谓与训、诰同风”，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故大禹谓“巧言令色孔壬”，与驩兜、有苗同类也。】勖字元茂，陈留中牟人。【“陈留中牟人”似误，说见《卫觊传》注。】◎《魏书》载公令曰：“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后三让。【◎《艺文类聚·五十三》载操《让九锡表》云：臣功小德薄，忝宠已过，进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锡大礼，臣所不称，惶悸征营，〖“征”一作“怔”。〗心如炎灼。归情写实，冀蒙听省。不悟陛下复诏褒诱，喻以伊、周，未见哀许。臣闻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处位，计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损无从。〖“损”一作“殒”。〗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过谬，其谓臣何。

◎ 侯康曰：注云“前后三让”，《操集》仅载其一表。◎弼按：表文当为第二次所上也。【吴金华以“三让”为“三上辞让之表”，故表文仅一。】】于是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宋本、元本、冯本作“中军师王淩、谢亭侯荀攸”。◎官本《考证》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谢”当为“陵树”。○荀攸本传：冀州平，太祖表封为陵树亭侯也。◎陈景云曰：下文皆云 “攸等”，则“王”字衍文。彦云于太祖时未得为中军师也。荀攸封陵树亭侯，此错误之显然者。◎赵一清曰：下云“攸等所大惧也”，明是公达为首，而非彦云矣。◎弼按：彦云此时资望尚浅，不足统率群僚，参与机要。公达为军师，封侯，俱见本传。局本已改正。】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中、前、左、右军师，皆操所置。钟繇、凉茂、毛玠，各见本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刘勋见建安四年，又见《司马芝传》，〖《司马芝传》作“征虏将军”。〗又见《文纪》评注引《典论》，又见《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及《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又见《吴志·孙策传》注。】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

【《文帝纪》注作“辅国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惇传》作“高安乡侯”。】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王忠，见建安四年注。】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潘眉曰：当依《典论》作“邓展”。所谓“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者，即其人也。◎弼按：见《文纪》评注引《典论》。◎沈家本曰：○师古《汉书序例》：邓展，南阳人。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然则“乐乡侯”上夺“高”字。】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辅，事见建安十年及本志《公孙瓒传》。《魏公卿上尊号碑》作“虎牙将军南昌亭侯臣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监本“诩”作“翊”，误。《诩传》作“都亭侯”。诩后进爵魏寿乡侯，自以作都亭侯为是。】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昭传》作“军祭酒”。】都亭侯薛洪、【洪，事见建安四年。】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巽，事见《傅嘏传》、《苏则传》，又见《文纪》注引《献帝传》及本志《刘表传》注引《傅子》。】祭酒王选、袁涣、【《涣传》作“丞相军祭酒”。】王朗、【《朗传》作“军祭酒”。】张承、【承，事见《张范传》，作“丞相参军祭酒”。】任籓、杜袭、【《袭传》作“丞相军祭酒”。】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本志《荀彧传》：表封彧为万岁亭侯，子恽嗣侯。◎胡三省曰：○《九城志》：郑州有万岁亭，荀彧所封也。◎然则韩浩何以称万岁亭侯乎？◎又按《武文世王公传·乐陵王茂传》：建安二十二年，封曹茂为万岁亭侯。◎浩，事见《夏侯惇传》。】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吴金华曰：○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

云：无一人有《道机经》，唯以此为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军督王图所撰耳，非古人也。图了不知大药，正欲以行气入室求仙，作此《道机》，谓道毕于此，此复是误人之甚者也。”○所谓“魏世军督王图”，即此“领护军将军王图”。盖“护军”职在监督，故葛洪称之为“军督”。】长史万潜、谢奂、【《文纪》注作“少府谢奂、万潜”。】袁霸

【霸，事见《袁涣传》。】等劝进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兴，封秩辅佐，皆所以褒功赏德，为国籓卫也。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余年，书契已来，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业，高枕墨笔，【◎《管子·霸形篇》：桓公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注云：方，谓版牍也。凡此欲书其论定也。◎《韩诗外传》：周舍欲见赵简子，简子使问之，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伺君之过。”】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过二年，【◎《文选》曹植《求自试表》李注：○《尚书》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命。○孔安国曰：三监，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属。○《史记》曰：成王东伐淮夷徐奄。】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据八百诸侯之势，

【◎《史记·周本纪》：武王兴师，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然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周公八子，并为侯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通志·氏族略》云：蒋氏，周公第三子伯龄所封之国也。】白牡骍刚，郊祀天地，【◎《诗·鲁颂》：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传》云：骍，赤也。◎《郑笺》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鲁郊祭天，其牲用赤牛纯色，与天子同也。】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今比劳则周吕逸，【◎余按：周吕，周吕侯吕泽，为吕后之兄，史不录其功，唯言“佐定天下”，似因诸吕故封侯，故言其劳逸。今观诸标点本皆于“周吕”间加顿，颇失之。下文“长沙”亦不与“齐、鲁”相对，古人行文本如此。】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犹怀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诸将，幸攀龙骥，得窃微劳，佩紫怀黄，盖以百数，亦将因此传之万世，而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陈仁锡曰：抑周吕以伸操，诸公贪一日富贵，何不顾千秋？◎何焯曰：勖辞可以削略，注复载《劝进笺》，不亦赘乎？】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攸等复曰：“伏见魏国初封，圣朝发虑，稽谋群寮，然后策命；而明公久违上指，不即大礼。今既虔奉诏命，副顺众望，又欲辞多当少，让九受一，是犹汉朝之赏不行，而攸等之请未许也。昔齐、鲁之封，奄有东海，疆域井赋，四百万家，基隆业广，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勋，立一匡之绩。今魏国虽有十郡之名，犹减于曲阜，【◎《史记》曰：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公。】计其户数，不能参半，以籓卫王室，立垣树屏，犹未足也。且圣上览亡秦无辅之祸，惩曩日震荡之艰，托建忠贤，废坠是为，原明公恭承帝命，无或拒违。”公乃受命。◎《魏略》载公上书谢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卢文弨曰：何改作“殆”。】意望毕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几显达。会董卓作乱，义当死难，故敢奋身出命，摧锋率众，遂值千载之运，奉役目下。当二袁炎沸侵侮之际，陛下与臣寒心同忧，顾瞻京师，进受猛敌，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诚不自意能全首领。【◎《史记·项羽本纪》：沛公谢项王曰：“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赖祖宗灵祐，丑类夷灭，得使微臣窃名其间。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局本“禄”作“礼”，误。】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口与心计，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遗付子孙，自托圣世，永无忧责。不意陛下乃发盛意，开国备锡，以贶愚臣，地比齐、鲁，礼同籓王，非臣无功【◎赵一清曰：无，微也。无功，谓微功也。】所宜膺据。归情上闻，不蒙听许，严诏切至，诚使臣心俯仰偪迫。【冯本、官本“偪”作“逼”。】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将黜退，令就初服。今奉

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天威在颜，悚惧受诏。】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晋书·礼志上》云：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又云：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差。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宋书·礼志》同。〗◎《宋书·乐志二》云：魏《俞儿舞歌》四篇，魏国初建所用，后于太祖庙并作之。王粲造。】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范《书·皇后纪》：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禅陵。◎王先谦曰：○《续汉书》云：孝献皇后，丞相魏王操之女，名宪。建安十八年，上纳操二女宪、节于后宫，皆为贵人。明年，宪为皇后。帝禅位于魏，宪拜山阳公夫人。○见《御览·百三十七》。○先谦案：宪无薨年，节安得为后？禅位之后，仍是宪拜夫人，置节何地？显然谬误，所当驳正。

◎弼按：○本志《武纪》：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三少帝纪》：景元元年夏六月己未，故汉献帝夫人节薨。○胡三省亦曰：操三女，长宪，次节，次华，节后立为皇后。○是则立为后者，为中女节，非宪也。王说误。◎梁章钜曰：此山阳公所以自结于曹也。《陈思王集》有《叙愁赋》序云“时家二女弟，故汉皇帝聘以为贵人，家母见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赋”，则非曹氏所甘心，明矣。◎弼按：子建赋云“委微躯于帝室，充末列于椒房”，当是二女弟初为贵人时所赋，然则称故汉皇帝，何也？此举当出于操意。梁说谓山阳欲自结于魏，恐未必然，董承谋泄之后，嫌怨已深矣。】少者待年于国。【◎李贤曰：留住于国，以待年长。】【◎《献帝起居注》曰：使使持节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晋书·职官志》：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介者五人，皆以议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九月，作金虎台，【◎金虎台，见前“铜爵台”注。◎潘眉曰：凡受九锡者，必有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公以是年受九锡，金虎台之作，所以彰锡命也。金虎台去铜爵台六十步。】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水经·淇水注》：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又《浊漳水注》：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白沟，又见前建安九年注。】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七年，割河内、东郡、钜鹿、广平所属以益魏郡，地既广大，故分为东西部也。◎《水经·浊漳水注》：分魏郡置东西部都尉，故曰三魏。◎本志《文帝纪》：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续百官志》：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武帝又置三辅都尉。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赵一清曰：此魏国之官也，故曰初置。《宋书·百官志》“尚书，古官也。魏世有吏部、左民、民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侍中，本秦丞相史，掌奏事，直侍左右，应对献替。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不主数，秩比二千石”。至六卿者，按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王国省廷尉、少府、宗正三卿，此汉旧仪也。然裴注于二十一年引《魏书》曰“始置奉常、宗正官”。二十二年引《魏书》曰“初置卫尉官”，斯时九卿咸备其职，且所省者亦非廷尉、少府，故始建国即以大理钟繇为相国。大理，廷尉也。十九年注魏送贵人，有少府，则汉代王国所省之三卿俨然在列。盖始犹存谦益之名，继有帝制，自为之渐随意置省，元不拘拘于汉旧仪也。六卿之名，略见黄初元年所改。】【◎《魏氏春秋》曰：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尚书令，见《荀攸传》。◎《续百官志》：尚书令，一人，千石，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文书众事。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宋书·百官志》：尚书令，任总机衡。仆射、尚书，分领诸曹。◎应劭《汉

官仪》：仆射，秦官也。仆，主也。古者重武，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课之。◎又曰：仆射，秩六百石，铜印青绶。公为之，加至二千石。◎蔡质《汉仪》曰；仆射主封门，掌授禀，假钱谷。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豫相回避，卫士传不得迕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毛玠传》、《何夔传》均言为尚书仆射。】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

【◎胡三省曰：自是以后，侍中遂以四人为定员。】】马超在汉阳，【◎《郡国志》：凉州汉阳郡，治冀。◎胡三省曰：冀县属汉阳郡，郡及凉州刺史治焉。◎弼按：凉州刺史本治陇，灵帝中平以后至建安末治冀，《阎温传》“马超围州所治冀城”，《杨阜传》“惟冀城奉州郡固守”是也。◎《一统志》：冀县故城，今甘肃巩昌府伏羌县南。】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氐王千万，事详见本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屯兴国。【◎《一统志》：兴国城在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后汉初平中，略阳氐帅阿贵自称兴国氐王。建安十八年，马超据冀，氐王千万应超，屯兴国。】使夏侯渊讨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汉书·文帝纪》：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

◎应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韦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臣瓒曰：景帝诏曰“朕亲耕，后亲桑”，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籍，为蹈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续汉志·礼仪志》：正月，始耕。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刘昭注引《月令》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躬耕帝藉。◎是考之古礼，征之汉制，皆应天子帅诸侯躬耕。今史书始耕籍田，乃魏公之耕于邺，非汉帝之耕于许。是则求如 “政由季氏，祭则寡人”者，亦不可得矣。又按后文“二十一年，公亲耕籍田”，则是年尚系遣代也。又详见《明纪》太和元年“帝耕籍田”注。】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超，【◎详见阎温、杨阜传。◎《郡国志》“汉阳郡”注引《秦州记》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

《寰宇记》：后汉末，于豲道县置南安郡。◎《一统志》：豲道故城，在甘肃巩昌府陇西县东北，渭水北。◎谢鍾英曰：当在巩昌县府城东南。◎弼按：班《志》、《郡国志》均作“ 道”，《魏志·庞悳传》作“狟道”，《魏略·西戎传》作“獂道”。小颜音“完”，【小颜，即颜师古，其叔父颜游秦亦注《汉书》，为别之，故称小。】作“ 道”，误。互见《庞悳传》。】枭其妻子，超奔汉中。【汉中，见建安十六年注。】韩遂徙金城，【金城，见卷首。】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西平郡，互见《齐王纪》嘉平五年。◎吴增僅曰：《通典》、《元和志》、《寰宇记》云西平郡建安中置。《水经注》谓魏黄初中置。考《魏志·王修传》注引《魏略》，郭宪建安中为西平郡功曹，又《杜畿传》畿为西平太守，《张既传》注引《魏略》云“韩约使阎行别领西平郡”，考其时均在建安中，则郡为建安中置无疑。◎弼按：○《元和志》云：建安中分金城置西平郡。○胡三省说同。○

《一统志》云：西平郡故城，今甘肃西宁县治，本汉临羌县地，后汉末析置西都县，兼置西平郡。】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省安东、永阳郡。【◎卢文弨曰：二郡不知何时置，《郡国志》亦未详。◎钱大昕曰：○《献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汉阳为永阳郡。○安东之名，则前志无之，惟《晋志》载灵帝置南安郡，亦汉阳郡地也。○《续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雍州领二十二郡，东安南居其一。予初疑为“南安”之讹。此纪上文有“南安”字，似所省之安东，亦即南安之讹矣。然《明帝纪》“太和二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则南安仍未并省也。何承天以为南安郡，魏分天水立，然

《魏志》亦无明文，或者建安已省，而复置于魏初乎？◎赵一清曰：○汉、魏之际，别无安东郡，疑是东安之讹。东安郡，盖分琅邪立，不知置于何时。○《续郡国志》注引《献帝起

居注》：初平四年，分汉阳、上郡为永阳，以乡亭为属县。◎洪亮吉曰：○《魏志》：建安四年，使臧霸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杜畿传》注引《傅子》：郭智为东安太守。○盖汉末置郡。◎吴增僅曰：《曹植传》注引挚虞《文章志》“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东安置郡，史无明文。《武纪》“建安十九年，省安东、永阳郡”，“安东”盖“东安”之讹。◎沈家本曰：东安本琅邪属县，故赵氏谓分琅邪立。据《杜畿传》注、《陈思王传》注，皆建安中有东安郡之证，则此文“安东”必为“东安”互倒。钱氏疑东安为南安，其说非。魏时有南安郡，不得云省。◎马与龙曰：建安十九年因夏侯渊破羌、胡，省安东、永阳郡，地当在凉州，与琅邪之东安无涉。吴说非。◎弼按：○省并之郡县，皆地域相连，如后文“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是南安、永阳皆汉末增设，战后萧条，故复省并。○

《晋书·江统传》云：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可知当时之迁徙、省并，自有其故。若徐州琅邪之东安，与凉州之永阳毫不相涉。钱说疑汉末省南安，而复置于魏初，较为近情，马说亦是。赵、洪、吴、沈以安东为东安，似均误。】安定太守毌丘兴将之官，【安定，见建安十六年注。兴，黄初中为武威太守，见子俭传。】为公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梁章钜曰：此与前注引《魏书》“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语意相同。】【◎《献帝起居注》曰：【曰，毛本作“由”，误。】使行太常事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各本无“亭”字。◎官本《考证》曰：“安阳”下疑脱“亭”字。◎钱大昭曰：“策命魏公”注亦引《献帝起居注》作“安阳亭侯”，此注疑脱。◎弼按：局本已改正。】与宗正刘艾皆持节，介者五人，赍束帛驷马，及给事黄门侍郎、【◎本志《卫臻传》：臻为汉黄门侍郎，会奉诏命，聘贵人于魏。◎《续百官志》：黄门侍郎，六百石，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李祖楙曰：中郎给事黄门，见《卓茂传》，给事黄门，见《赵熹传》，皆侍郎官。《史通》称《汉书》有称郎中给事黄门者，〖《刘向传》。〗侍郎给事黄门者，〖《孔光传》。〗给事黄门侍郎者，〖《李寻传》。〗亦同官异称之证。】掖庭丞、【◎

《续百官志》：掖庭令，一人，六百石，宦者，掌后宫贵人采女事。左右丞。◎应劭《汉官仪》曰：掖庭，谓后宫所处。◎李祖楙曰：○《汉书》：掖庭七丞。【◎《汉百官表》：掖廷八丞，宦者七丞。】】中常侍二人，【毛本“二”作“土”，误。】迎二贵人于魏公国。二月癸亥，又于魏公宗庙授二贵人印绶。甲子，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魏遣郎中令、【◎胡三省曰：郎中令，汉光禄勋之职。◎弼按：黄初元年，仍改为光禄勋。◎《袁涣传》：魏国初建，为郎中令。】少府、【少府，见建安三年注。◎《文纪》延康元年注引《魏书》：故少府谢涣、万潜。】博士、【◎《续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御府乘黄厩令、【◎赵一清曰：刘逵《魏都赋注》：邺城西下有乘黄厩。◎《宋书·百官志》：乘黄令一人，掌乘舆车及安车诸马，魏世置，属太常。】丞相掾属侍送贵人。癸酉，二贵人至洧仓中，【◎自邺至许，无须十日，盖驱从众多，行程稽迟也。◎赵一清曰：

○《水经·洧水注》：洧水又东入汶仓城内，俗以是水为汶水，故有汶仓之名，非也。盖洧水之邸阁耳。◎《一统志》：洧仓城在河南许州东南。】遣侍中丹将冗从虎贲前后骆驿往迎之。乙亥，二贵人入宫，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将大夫、议郎会殿中，魏国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与汉公卿并升殿宴。【◎赵一清曰：二卿，即郎中令、少府也。中郎，虎贲中郎也。】】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汉书·百官公卿表》：诸侯王，金玺，盭绶。◎如淳曰：盭音戾，绿也。以绿为质。◎晋灼曰：盭，草名，似艾。可染绿，因以为绶名。◎师古曰：玺之言信也。古者印、玺通名，今则尊卑有别。《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谓刻云“某王之玺”。◎俞樾曰：据此，知赐匈奴

单于印称玺，比之于诸侯王也。《后汉·徐璆传》注引卫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敢用”，其说非也。◎《续汉志·舆服志》：诸侯王赤绶。◎徐广曰：太子及诸王金印、龟钮、纁朱绶。◎弼按：据此，则前汉诸侯王为绿绶，后汉为赤绶矣。◎《舆服志》又云：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柳从辰曰：徐广《舆服杂注》云“天子杂服，远游冠，五梁，太子三梁”，是又不第为诸王服矣。又《淮南子》“楚庄王通梁组缨”，高注“通梁，远游冠也”，是此冠亦楚制。◎弼按：《舆服志》云“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

（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据此，远游冠所异于通天冠者，无山、述耳。◎黄山曰：○徐广《舆服杂注》：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帻，金博山。○徐爰《释问》：通天冠，金博山，蝉为之，谓之金颜。○是山即金博山，饰于冠前，如帻前之有颜题也。法冠以纚为展筩，远游冠横之于前，其式未闻。○《庄子·天地篇》：皮弁鹬冠。○《释文》：鹬，徐音述，本又作“鶐”，音同，鸟名也，一名翠。出郁林，取其羽以饰冠。○《说文》无鶐，遹、述同字，省鸟为述，犹（即）**[**脊**]**令、晨风之例也。【脊令、晨风，并鸟名。】◎赵一清曰：三者皆诸侯王之制。曹公是时虽未膺王爵，而已具其制度矣。】【◎《献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持节、印授之。【左中郎将，见建安四年注。茂为裴潜之父，见《董卓传》，又见《裴潜传》注引《魏略》。】】秋七月，公征孙权。【◎《吴志·孙权传》：建安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本志《陈思王传》：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九州春秋》曰：参军傅幹谏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孔传云：干，楯也。羽，翳也。皆舞者所执。修阐文教，舞文舞于宾主阶间，抑武事。◎孔疏曰：○《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经言“舞干羽”，亦即舞武也。传言“舞文”者，据器言之。文武俱用为舞，而不用于敌也。】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幹字彦材，【◎章怀注：○《幹集》曰：幹字彦材。◎幹，事见《钟繇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北地人，【◎范《书·傅燮传》：燮字南容，北地灵州人，为汉阳太守。贼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子幹年十三，从在官舍，进谏。燮呼幹小字曰：“别成，汝知吾必死邪？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麾左右进兵，临阵战殁，谥曰壮节侯。幹知名，位至扶风太守。◎《晋书·傅玄传》：玄字休弈，北地泥阳人。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幹，魏扶风太守。◎《郡国志》：凉州北地郡泥阳、灵州。◎灵州，汉末废。泥阳，汉末寄治冯翊，见《一统志》。幹有《王命叙》，见《艺文类聚》卷十，文多不录。北地、泥阳，又详本志《傅嘏传》注。】终于丞相仓曹属。【◎《续百官志》：仓曹，主仓谷事。】有子曰玄。【◎玄，事详见前建安九年注。】】

初，陇西宋建【◎《郡国志》：凉州陇西郡，治狄道。◎《一统志》：狄道故城，今甘肃兰州府狄道州西南。◎范《书·献帝纪》作“朱建”。◎钱大昕曰：《天文志》作“宋建”，

《董卓传》作“宗建”，何焯校本作“宗”。◎弼按：《夏侯渊传》、《张郃传》俱作“宋建”，

《通鉴》同。【下文引《典略》作“宋扬”，盖建本名，似与韩约、边允例同，为避募购，遂至改名。】】自称河首平汉王，聚众枹罕，【◎李贤曰：建以居河上流，故称河首也。◎胡三省曰：枹罕县，前汉属金城郡，后汉属陇西郡。枹，音肤。赐支河首在金城河关之西。建自

以居河上流，故以为号。◎赵一清曰：○河首，地名也。○《水经·河水注》引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邓展曰：枹，音鈇。罕，一作。○小颜：读如本字。◎《一统志》：枹罕故城，今甘肃兰州府河州治。◎吴增僅曰：《皇舆表》引《名胜志》“宋建因凉州乱，据河、湟，魏武讨平之。枹罕诸县废，为旷野”云云。后姜维伐魏，往往经此。盖诸县废于汉末，及至蜀、魏，遂为两境弃地，故城多为氐、羌所居。】改元，置百官，三十余年。遣夏侯渊自兴国讨之。冬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渊传》：斩建及所置丞相以下，河西诸羌尽降，陇右平。】公自合肥还。

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讨）**[**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承，事在建安四年。】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范《书·皇后纪》：献帝伏皇后，讳寿，琅邪东武人，大司徒湛八世孙也。父完，沉深有大度，袭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阳安公主，为侍中。初平元年，后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立为皇后。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十四年，卒，子兴嗣。〖兴，一作“典”。〗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姙，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废后，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以忧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或曰：陈《志》明书所坐操不臣之迹，无可逃矣。微词亦特笔也。◎彭孙贻曰：伏后之弑，古今未有。陈寿书法，强缀无义。明操之恶，忧帝之危，有何丑恶？不曰事泄，而曰发闻，谁发之？谁闻之？身实弑之，而曰废黜，君黜后可也，臣岂可黜后邪？【◎吴金华曰：发闻谓其事显见，被人闻知也，即“事泄”之谓。卢氏分“发闻”为揭发与闻知二义，非是。】】【◎《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胡三省曰：华子鱼有名称于时，与邴原、管宁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歆所为乃尔，邴原亦为操爵所縻。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呜呼**!**】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胡三省曰：汉御史大夫，三公也，故以呼之。】天下宁有是邪！”【官本“邪”作“乎”。】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袁宏《纪》云：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余人。◎官本《考证》何焯曰：“完”字衍，完死在十四年。◎赵一清曰：“完”疑作“典”，典，完之子也。

◎沈家本曰：此注上文未言典，不应突言典也。◎弼按：○《本志》言“坐昔与故屯骑校尉完书”，则完已前死，此“完”字或为“兄弟”字之讹。○《寰宇记·七》云：五女冢在许昌县南二十里，曹操轼皇后伏氏并姊妹四人，葬于此。◎《山阳公载记》曰：刘备在蜀，闻之，遂发丧。◎严衍《资治通鉴补》云：伏氏自伏生至完，历十五世，世传经学，清净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至是而国灭宗衰，遂以不振。◎严衍又为华歆辩护，详见《华歆传》注。

◎师古《汉书叙例》云：伏俨，字景宏，琅邪人。◎孙星衍《建立伏博士始末》：○《伏氏世系》云：十五世完，十六世典，十七世严。○注云：当作“俨”，注《汉书》。◎姚振宗曰：按世系，伏俨乃完之孙，其人当在魏世，或非本支，或幸而得全。】】十二月，公至孟津。【孟津，见初平元年。】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虡。【◎《宋书》卷十八《礼志五》云：魏命晋王建天子旌旗，置旄头云罕。是知云罕非旌旗也。案《周礼》辨载法物，无不详究，然无相风、罼网、旄头之属，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谓战国并争，师旅数出，悬乌之设，务察风祲，宜是秦矣。晋武尝问侍臣：“旄头何义？”彭推对曰：“秦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旄头，故虎士服之。则秦制也。”张华曰：“有是言，而事不经。臣谓壮士之怒，发踊冲冠，义取于此。”挚虞《决疑》无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张之说，各言意义，无所承

据。按天文，毕昴之中，谓之天街，故车驾以罼罕前引，毕方昴员，因其象。《星经》，昴一名旄头，故使执之者冠皮毛之冠也。◎《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云：康帝建元元年，纳皇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奉令〖《宋书》卷十四“奉令”作“奏今”。〗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续郡国志》“武都郡故道”注引干宝《搜神记》曰：有奴特祠，秦置，旄头骑起此。◎赵一清曰：

* 《周颂·有瞽》之诗云：设业设虡。○《毛传》：画之植者为虡。○《尔雅·释器》：木谓之虡。○郭注：县钟磐之木，植者名虡。◎弼按：○陆德明《音义》云：虡，音巨。○《广韵》：虡，同。飞，天上神兽，鹿头龙身。○《说文》：钟鼓之柎也。饰为猛兽。
* 《释名》云：横曰栒，纵曰。○《玉篇》：钟磐之柎，以猛兽为饰也。】乙未，令曰：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文馆词林》“进取”作“进趣”，下“岂”字作“宁”，“邪”作“也”。】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史记·苏秦传》：秦说齐王曰：“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王曰：“善。”乃归燕之十城。】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参阅十五年春令注。◎何焯曰：如此则所得者不过从乱如归之徒，虽取济一时，东汉二百年之善俗俄焉尽矣。由此篡乱相循，神州左祍，岂非中国礼教信义为操所斲丧而然耶？】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属。【◎《高柔传》：魏国初建，拜柔为丞相理曹掾。◎胡三省曰：理曹，汉公府无之，盖操所置。】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详见建安十八年注。◎范《书·献帝纪》：立贵人曹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一级，孝悌、力田二级。赐诸侯王、公卿以下谷，各有差。◎《皇后纪》：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弼按：《通鉴考异》辨此说为妄，详见《文纪》延康元年注。】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东汉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隶属并州。建安十八年省并州入冀州。二十年，省并四郡为四县，合为新兴郡。黄初元年，复置并州，然县名虽同，非复四郡之故地，今列举于下：故云中郡，在今山西归化城土默特西，黄河东岸。新云中县，在今山西代州惇县西南七十里，忻州西北境。故定襄郡，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县南。新定襄县，在今山西忻州定襄县治。故五原郡治九原，在今乌喇忒旗北。新九原县，在今山西忻州治，亦即新兴郡治也。故朔方郡治临戎，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黄河向北流之东岸。◎范《书·顺帝纪》：永和五年九月，徙朔方治五原。◎《舆地广记》：朔方郡，汉末没于戎、狄，然新设之县，亦无朔方之名也。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二云：忻州即汉太原郡之阳曲县，黄河千里一曲，此当曲之阳，故曰阳曲。后汉末置新兴郡。◎《十三州志》云：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尽云中、雁门之间遂空。建安中，曹操集荒郡之户以为县，聚之九原界，以立新兴郡，领九原等县，属并州。即此。】三月，公西征张鲁，至陈仓，【◎《郡国志》：司隶右扶风陈仓。◎刘昭注引《三秦记》：秦武公都雍，陈仓城是也。◎《水经》：渭水又东过陈仓县西。◎郦注云：○县有陈仓山，山上有陈宝鸡鸣祠。○荣氏《开山图注》：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陈仓水出陈仓山下，东南流注于渭水；渭水又东与绥阳溪水合，其水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绥阳溪，北届陈仓，入渭水。○故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一统志》：陈仓故城，在今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东二十里。◎互见《明纪》

太和二年。】将自武都入氐；【◎《郡国志》：凉州武都郡治下辨。◎《一统志》：下辨故城，今甘肃阶州成县西。◎《华阳国志》：建兴七年，丞相诸葛亮平武都、阴平二郡，还属益州。亮及魏延、姜维等多从此出秦川。◎吴增僅曰：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取汉中，以逼下辨。魏武以武都孤远，徙郡小槐里，以杨阜为太守。〖见《杨阜传》。〗太和初年，又以韦诞为太守，

〖见《晋书·卫恒传》。〗时武都尚属魏，故置太守遥领。迨蜀建兴七年，地遂入蜀。◎胡三省曰：武都本白马氐所居之地，武帝开以为郡。◎或曰：“氐”字疑衍，自武都入者，谓自武都入汉中也。◎武都、下辨，互见《夏侯渊传》。】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元和郡县志》：散关在宝鸡县西南五十二里。◎《宋中兴四朝志》：大散关为秦、蜀往来要道，自关距和尚原才咫尺，两山关控斗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表裹之形势也。◎旧县志：大散关亦曰散关，在县西南大散岭上，为秦、蜀襟喉。南山自蓝田而西，至此方尽。又西则陇首特起，汧、渭萦流。关当山川之会，南北之交。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至河池。【◎《郡国志》：武都郡河池县。

◎《一统志》：河池故城，今甘肃秦州徽县西十五里。】氐王窦茂众万余人，【《张郃传》作“兴和氐王窦茂”。】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西平，见上年。金城，见《武纪》卷首。《通鉴》“麴”作“麯”。】共斩送韩遂首。【◎斩遂首，事见《王脩传》注引《魏略》。◎范《书·董卓传》：遂走金城羌中，为其帐下所杀。◎林国赞曰：据《王脩传》注引《魏略》，《张既传》注引《典略》，《周群传》注引《续汉书》，韩遂实病死，诸将不过于身后斩送其首耳。又此作“麴演、蒋石”，《魏略》作“田乐、阳逵”，亦互异。】【◎

《典略》曰：【◎《隋书·经籍志》：《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旧唐书·经籍志》：《典略》五十卷，鱼豢撰。◎杭世骏曰：《唐艺文志》有《魏略》而无《典略》，《隋志》无《魏略》。裴注引《魏略》，又引《典略》，盖一书也。《御览》直称《魏典略》。◎章宗源曰：《典略》所载，惟裴注、章怀注专引汉末及三国事。《史记索隐》、〖《苏秦传》〗《初学记》、

《书钞》、《文选》、《魏都赋》注、《御览》所引，纪载既广，体裁亦杂，与《魏略》断代为书者，一为正史，一为杂史，杭大宗乃误以为一书。◎姚振宗曰：《新唐志》有《魏略》五十卷，卷数与旧志《典略》同，疑《新志》“《魏略》”是“《典略》”之误。◎又云：《魏略》有纪、志、列传，自是正史体裁；《典略》，《隋志》列之史钞一类中，明是别为一书。杭氏以《御览》引《魏典略》，遂谓一书，不知《御览》称《魏典略》者，所以别于唐人之《三国典略》。〖见《通考》。〗且裴氏奉诏注书，凡所称引例必画一，必不使一书两称，自贻诘问也。◎又云：《隋志》“《典略》八十九卷”，即《旧唐志》之“《魏略》三十八卷，《典略》五十卷”也，两书合并，凡八十八卷。《隋志》或有录一卷，故多出一卷耳。〖姚氏前说，见《三国艺文志》卷二，后说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沈家本曰：裴注引鱼书最多，其言汉末事，如董卓、袁绍、公孙瓒、吕布、韩遂诸人，凡未臣于魏者，并称《典略》，昭烈亦在《典略》之中。又如荀彧、王粲、陈琳、阮瑀、刘桢、繁钦、路粹诸人，皆卒于建安中，亦称《典略》。其言曹氏事，则称《魏略》。是《典略》、《魏略》实是二事，其事相续，其文相接，故其书亦合行，正如孔衍《汉魏春秋》本是一书，而《唐志》分汉、后汉、魏为三也。隋录《典略》而不复列《魏略》之名，统言之也。《旧唐志》分列《典略》、《魏略》，其卷数视《隋志》仅少一卷，盖析言之也。《新志》删正史类之《魏略》，而改杂史类之《典略》为

《魏略》，恐失其实。李善《文选》亦分引《典略》、《魏略》，明非一书。◎弼按：《魏略》详见建安十六年注。】遂字文约，始与同郡边章俱著名西州。【◎范《书·董卓传》章怀注引

《献帝春秋》曰：梁州〖◎弼按：“梁”应作“凉”。〗义从宋建、王国等反，诈金城郡降，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从事韩约。约不见，太守陈懿劝之使往，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懿出，国扶以到护羌营，杀之，而释约、允等。陇西以爱憎露布，冠约、允名以为贼，州购约、允各千户侯。约、允被购，“约”改为“遂”，“允”改为“章”。◎弼按：韩遂，事又见《张既传》注引《典略》。】章为督军从事。遂奉计诣京师，何进宿闻其名，特与相见。

遂说进使诛诸阉人，进不从，乃求归。会凉州宋扬、北宫玉等反，【◎范书《灵纪》、《董卓传》均作“北宫伯玉”。】举章、遂为主，章寻病卒，【◎范《书·董卓传》：中平三年，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遂连和，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而（耿）**[**鄙**]**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叛。◎据此，则边章之死，为韩遂所杀，《通鉴》所载亦同，而此言章病卒，何也？】遂为扬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为乱，积三十二年，至是乃死，【◎《文选》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注引《典略》作“积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年七十余矣。【时曹操亦年六十一矣，故与遂言“同时侪辈”也。】◎刘艾《灵帝纪》曰：章，一名元。【◎赵一清曰：“元”是“允”之讹。◎潘眉说同。】】秋七月，公至阳平。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乃引军还。【◎《水经·沔水注》：沔水东迳白马戍南，濜水入焉。濜水北发武都氐中，南迳张鲁城东。城因崤岭，周回五里，东临浚谷，杳然百寻；西北二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从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濜水南流入沔，谓之濜口。其城西带濜水，南面沔川，城侧二水之交，故曰濜口城。◎杜佑曰：阳平关在汉中褒城县西北。◎章怀注引《周地图记》曰：褒谷西北有古阳平关，其地在今梁州褒城县西北。◎《一统志》：白马城在陕西汉中府沔县西北，即汉阳平关也。◎按：今宁羌州界有阳平关，盖后代移置。或谓即白马城，非是。在宁羌者为古阳安关，近代改置阳平关，仍汉旧名耳。《明统志》以为即古阳平关，误。】贼见大军退，其守备解散。公乃密遣解、高祚等乘险夜袭，大破之，斩其将杨任，进攻卫，卫等夜遁。【◎《刘晔传》：太祖征张鲁，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太祖曰：“吾军少食，不如速还。”晔策鲁可克，不如致攻。遂进兵，鲁奔走，汉中遂平。◎

《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载董昭表云：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及往临履，不如所闻。攻阳平山上诸屯，既不时拔，便欲拔军截山而还。◎又杨暨表云：武皇帝征张鲁，对兵三日，欲抽军还，天祚大魏，鲁守自坏。◎又引《世语》云：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高祚等误与卫众遇。卫以为大军见袭，遂降。◎《通鉴考异》曰：《董昭表》所述，必得实，今从之。◎何焯曰：操诚善兵，以诸传考之，独此役幸成，非实录也。】鲁溃，奔巴中。【◎胡三省曰：今兴元府，古汉中之地也，兴元之南有大行路，通于巴州，其路险峻，三日而达于山顶，其绝高处，谓之“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孤云、两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仓山，下视兴元，实孔道也。◎《一统志》：大巴山在南郑县南，亦名巴岭山。○《元和志》：巴岭在南郑县南一百九里，东傍临汉江，与三峡相接，山南即古巴国。○旧志：在南郑县南一百九十里，西乡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绵亘数百里，冬夏积雪，中包孤云、两角、米仓诸山，南接四川巴州界。米仓道在南郑县南，通四川巴州境。○《图经》：张鲁奔南山，入巴中，又张郃守汉中，进军宕渠，皆由此道。自兴元经此达巴州，不过五百里。◎巴中，互见《张鲁传》。】公军入南郑，【南郑，见建安十六年“汉中郡”注。】尽得鲁府库珍宝。【◎《魏书》曰：军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险阻，军人劳苦。公于是大飨，莫不忘其劳。】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范《书·刘焉传》：朝廷拜张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章怀注引袁山松《书》：建安二十年，置汉宁郡。◎钱大昕曰：曹公破张鲁在建安二十年，而鲁领汉宁太守乃在其前，则汉宁之名，由来已久，大率刘焉父子所表授耳。《山松书》盖据曹公破汉中之岁书之。《魏志》“建安二十年，复汉宁郡为汉中”，得其实矣。◎沈涛曰：据《魏志》，复汉中在二十年，则汉宁之置必在其前，《袁书》以为二十年置，误。◎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建安二十年，复汉宁郡为汉中”疑是此前改汉中曰汉宁也。◎潘眉曰：刘昭注引《袁松山书》云“建安二十年，复置汉宁郡”，知刘注所引为误。◎弼按：范《书·刘焉传》、本志《张鲁传》俱言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亦由先主之据有汉中，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也，是早有汉宁之名。章怀注、刘昭注皆误引《袁书》也。】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局本

下“城”字误作“域”。】置太守。【◎《宋书·州郡志》：安康令，汉安阳县，属汉中。汉末省，魏复立，属魏兴。晋太康元年更名。◎《一统志》：安阳故城，在今汉中府城固县东。按《水经》云“汉水自城固又东过安阳县南”，则汉安阳本在今城固东界。自魏、晋分属西城，改名安康，乃渐徙而东。今汉阴境有故城，乃晋之安康，非汉之安阳也。◎马与龙曰：汉安阳县地属蜀，非魏境所及，魏复立属魏兴之安阳，即晋之安康，距汉县甚远。沈《志》以蒙汉安阳，非是。◎《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西城县故城南，《地理志》汉中郡之属县也。汉末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以申仪为西城太守，仪据郡降魏，魏文帝改为魏兴郡，治故西城县之故城也。◎谢鍾英曰：建安二十年，曹公分安阳、西城为西城郡，是为西城立郡之始。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以申仪为西城太守，是为西城属蜀之始。黄初元年，申仪降魏，魏假仪魏兴太守，是为西城还魏，改名魏兴之始。◎《一统志》：西城故城，在陕西兴安府西北。】分锡、上庸郡，置都尉。【◎潘眉曰：○“郡”字衍文。盖安阳、锡、上庸皆汉中属县，魏武分安阳、西城二县置西城郡，又分锡、上庸二县置都尉。上庸本非郡，不应有“郡”字。○钱氏《考异》云：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则上庸亦置太守也。○眉按：《刘封传》注引《魏略》云：“申耽遣使诣曹公，曹公使领上庸都尉”，是上庸置都尉之始。至建安末，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耽初为都尉，至是称太守，则已改为郡矣。先主命耽领太守如故，是蜀以上庸为郡也。黄初元年，并于新城。太和二年，又立。四年，又省。景初元年，又立，旋又废。至甘露四年，分新城郡，复置上庸郡，此魏上庸郡废置之颠末也。当建安二十年，锡、上庸俱是县，不当有“郡”字。◎弼按：吴增僅说与此相同，今参合两说，摘录于此。◎又按沈家本云：《续汉志》刘昭注引袁山松《书》“建安二十年，分锡、上庸为上庸郡，置都尉”，似此文“郡”字上夺“为上庸”三字。郡本置太守，上庸虽为郡，而但置都尉，故上文云“为西城郡”，下特书“置太守”，而此书“置都尉”以别之。他处史文立郡，无言“置太守”者，而此特言之，为下文而书也，然则“郡”字非衍文。◎此又一说也。◎弼按：《郡国志》云“唯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据此，则沈说亦可通。◎

《一统志》：锡县故城，今陕西兴安府白河县东，古麋国地。《左传·文公十一年》“楚伐麋，至于锡穴”是也。上庸故城，今湖北郧阳府竹山县东南，古庸国。《书·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也。】八月，孙权围合肥，【合肥，见建安十三年注。】张辽、李典击破之。【操先有密教，见《张辽传》。是役，权几不免。】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范《书·南蛮传》：板楯蛮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华阳国志》“督”作“昝”。◎《广韵》：音七感反，姓也，出蜀郡。◎《风俗通》云：巴有賨人，剽勇，高祖募賨人定三秦。所发賨人，卢、朴、沓、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胡三省曰：此所谓七姓夷王也。◎范《书·南蛮传》又云：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章怀注：賨，牂冬反，南蛮赋也。◎扬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

◎《晋书·李特载记》：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魏武帝剋汉中，李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孙盛曰：朴，音浮。濩，音户。】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三巴记》云：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华阳国志》：献帝初平元年，征东中郎将安汉赵颖〖《蜀志·刘焉传》作“赵韪”。〗建议分巴为二郡。颖欲得巴旧名，故白益州牧刘璋，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江南庞羲为太守，治安汉。以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北至巴郡江州县东。◎郦注云：江州县，故巴子之都，秦置巴郡，治江州。汉献帝初平元年，分巴为三郡，于江州则永宁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刘璋纳蹇胤之讼，复为巴郡，以严

颜为守。◎吴增僅曰：试以今地明之，从峡江泝流西上至夔府为鱼服，又西上至云阳为朐忍，此常氏所谓朐忍至鱼服之固陵郡也。由云阳西南至忠州为临江，又西南至重庆府为江州，此常氏所谓江州至临江之永宁郡也。自重庆泝嘉陵江北上至合州为垫江，又北至顺庆府为安汉，又北至保宁府为阆中，此常氏所谓垫江以上之巴郡也。建安十九年，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泝流克巴东，此巴东即固陵郡所改者也。既克巴东，遂至江州，破巴郡太守严颜，此巴郡即永宁郡所改者也。既下巴郡，遂克巴西，此巴西即巴郡所改者也。或曰魏武分巴郡为巴东、巴西，似刘璋既分复合，至魏武又复分者。今考建安十八年法正上刘璋笺，略言巴东、巴西已为先主所有。十九年，张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其非魏武所置可知。而《魏志》云“于是始分”者，自张鲁降魏，三巴属县或有改省，旧史书之，承祚作《志》，当据其文也。◎钱大昕曰：巴东、巴西二郡乃刘璋所分，久属益州，但遥假以名耳。朴胡、杜濩寻为先主所杀，曹公不能有其地也。◎赵一清曰：魏之分邑但有虚名，以羁縻属夷耳。

◎弼按：《通鉴》与朴胡、杜濩同降者有任约。〖《华阳国志》作“袁约”。〗是时，以约为巴郡太守。◎胡三省云：后三人皆为刘备所破。◎倪焯曰：建安六年，分置巴东、巴西。潘眉辨蔡邕未为巴东太守，其说甚当。但《武纪》云“建安二十年，于是分巴郡为巴东、巴西”，亦误也。是年，张鲁初降，张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可知巴东、巴西前已置郡，不因以朴胡、杜濩为太守始立也。◎《一统志》：江州故城，在今四川重庆府巴县西，汉巴郡治也。阆中故城，在今四川保宁府阆中县西，汉末巴西郡治也。永安故城，〖即汉鱼服县。〗今四川夔州府奉节县东北，汉末巴东郡治也。◎巴东、巴西二郡，互见本志《张郃传》及《蜀志·刘璋传》。】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孔衍《汉魏春秋》曰：【◎《晋书·儒林传》：孔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避地江东，元帝引为安东参军。中兴初，补中书郎，领太子中庶子。出为广陵相，卒于官。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隋书·经籍志》：《汉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旧唐志》：《汉春秋》十卷，《后汉春秋》六卷，《后魏春秋》九卷，孔衍撰。◎《新唐志》同。◎沈家本曰：是书断代分卷，故《唐志》分列为三，其总名为《汉魏春秋》，实一书。惟《隋志》九卷，而《唐志》分卷如此之多，为不可考耳。◎黄逢元曰：或有引作“孔演”者，因

《七录》避梁武帝讳也。】天子以公典任于外，临事之赏，或宜速疾，【《御览·六百三十三》 “于”作“守”、“疾”作“乎”。】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诏曰：“夫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善惩恶，宜不旋时，故《司马法》曰‘赏不逾日’者，【吴金华详别“逾日”、“逾时”之异同，并论及古之引文书法，说详彼作。】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事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宋本“则”下有“出”字。】权达损益，【《御览》作“斯则世祖明权达变”。】盖所用速示威怀而著鸿勋也。【《御览》作“而克成洪勋者也”。】其《春秋》之义，【《御览》“其”作“切”。】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御览》“所”作“可”。】况君秉任二伯，师尹九有，实征夷夏，军行蕃甸之外，失得在于斯须之间，【《御览》“失得”作“得失”。】停赏俟诏以滞世务，【《御览》“世”作“时”。】固非朕之所图也。自今已后，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御览》“便”作“使”。【◎吴金华曰：天子以为“临事之赏，或宜速疾”，故诏文有云“劝善惩恶，宜不旋时”。此“便”犹言立即，与上文密合。《御览》非也。】】假授，咸使忠义得相奖励，【《御览》“相”作“共”。】勿有疑焉。”】

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魏书》曰：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

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师古曰：五大夫，大夫之尊也。关内侯，言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也。通侯，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也。◎《续汉书·百官志》：关内侯，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寡，各有户数为限。◎刘昭注引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也。◎刘昭《爵制》曰：大夫以上至五大夫，比大夫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子男之义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钱大昕曰：黄初元年，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二年，封孔羡为宗圣侯，皆名号侯也。◎潘眉曰：关内侯系旧爵，非新置，当作“又置关外侯”，衍“内”字。然关外侯不见纪、传。◎李祖楙曰：汉明帝即位，赐天下男子人二级，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级。后各帝即位及诸庆典，据为常宪。是爵为二十等，非赐不得有也。至安帝永初三年，令吏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及五大夫等。桓帝延熹二年，占卖关内侯、五大夫，钱各有差。由是开鬻爵之风。◎弼按：《纪》言“始置”，则前此未有也，盖汉制爵凡二十级，今始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关内外侯爵十六级，五大夫爵十五级，合旧列侯、关内侯共六等，因更张旧制，故特书之。又按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有关内侯说，谓关内非指崤、函，其说甚辨，文繁不录。惟俞氏引《宋书·礼志》云“关内、关中及名号侯，金印紫绶。关外侯，银印青绶”，《隋书·百官志》云“梁、陈制，县、乡、亭、关内、关中又名号侯，金印龟纽紫绶。关外侯，银印珪纽青绶”，此关外侯之有明证者，可以释潘说之疑。又按俞氏所引，见《隋书·礼仪志六》，《癸巳类稿》作“《百官志》”，误。】◎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赵一清曰：○《困学（记）**[**纪**]**闻》卷十二云：《汉书·樊哙传》： “赐爵封号贤成君。”颜注云：“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受空爵。”则虚封非始于建安也。】】十一月，鲁自巴中将其余众降。【◎范《书·献纪》、袁宏《后汉纪》皆作“秋七月，张鲁降”，《通鉴》作“十一月”。◎按：阳平之役在七月，鲁奔巴中，遣人慰喻，乃始出降。以时度之，当在十一月也。◎《通鉴》：程银、侯选、庞德皆随鲁降。◎胡注：程银、侯选，关中部帅也。庞德，马超将也。渭南、冀城之败，皆奔张鲁。】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鲁封阆中侯，见《鲁传》。“及”字疑衍。范《书·刘焉传》作“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本志《鲁传》同。】刘备袭刘璋，取益州，遂据巴中；遣张郃击之。

【◎《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九年夏，先主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是备之有益州在十九年，此因遣张郃击备而追述之也。是时，刘晔、司马懿皆劝操破汉中之后进攻蜀，操不从。郃与巴西太守张飞战于瓦口，败，还南郑。】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曰：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李善曰：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

【◎服虔曰：獯鬻，尧时匈奴号也。】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

【《文选》：“山岳”作“丘山”。】酒肉逾川坻，【◎《左传》：晋侯投壶。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军中多饶饫，【《文选》作“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何焯曰：如此与作贼何异？何如昌黎“士饱而歌，马腾于槽”八字为有雅颂风格。】拓土三千里，【《文选》“土”作“地”。】往反速如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仲宣从军诗》五首，此为第一首之前半，其二云“桓桓东南征”，三云“讨彼东南夷”，四云“率彼东南路”，五云“朝入谯郡界”，当为二十一年，曹公讨孙权至谯时所作，裴注但摘取西征事耳。】】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魏书》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勋于庙。甲午，始春祠。令曰：“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临祭就洗，【◎《御览·七

百六十一》“就”作“执”。◎《三礼》曰；洗，高三尺，口径尺五寸，足径三尺。士铁，大夫以上铜为之，诸侯白金饰，天子黄金饰。◎《仪礼》曰：设洗于阼阶东南。】以手拟水而不盥。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向）**[**而**]**不盥之礼，且‘祭神如神在’，【《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祭”上有“祭如在”三字。】故吾亲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礼讫，下阶就幕而立，【◎

《文馆词林》“幕”作“坐”。◎卢文弨曰：宋本作“蕞”。【◎吴金华曰：推寻事理，此字当作“菆”，乃“丛”之异体。丛社是祭神之所。】】须奏乐毕竟，似若不愆烈祖，【◎《文馆词林》“愆”作“衎”。◎《尔雅释诂》：衎，乐也。】迟祭不速讫也，【◎钱仪吉曰：“不”字疑衍。】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也。受胙纳神，【《文馆词林》“神”作“袖”，下“神”字同。】以授侍中，此为敬恭不终实也。【◎官本考证云：不终，《文类》作“终不”。】古者亲执祭事，故吾亲纳于神，终抱而归也。仲尼曰‘虽违众，吾从下’，诚哉斯言也。”】三月壬寅，公亲耕籍田。【详见建安十九年“始耕籍田”注。】【◎《魏书》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宋书·礼志一》云：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马”疑作“驾”。《续礼仪志》注引此作“车驾幸长安水南门”。【◎吴金华曰：《宋书·礼志》亦以“十月都试”为句，“车马”当作“车驾”，属下句读。】◎赵一清曰：○《水经·渭水注》：长安城十二门，南出东头第二门，本名安门，亦曰鼎路门。○《史记音义》“文帝出安门”注云：在霸陵县。

○有安门故亭，即《郡国志》所谓长门亭也。○《史记》曰：霸、滻、长水也。◎弼按：赵说误以安门为长门，又误以长门与长水混而为一水。《水经·渭水注》“长安城十二门”，本诸《三辅黄图》其所云安门，与长水南门无涉，其误一也。《史记·封禅书》“文帝出长门”，

《集解》引徐广曰“在霸陵”，如淳曰“亭名也”，《正义》引《括地志》云“长安门故亭在雍州万年县东北苑中，后馆陶公主长门园。武帝以长门名宫”，即此。《汉书·郊祀志》“文帝出长门”，《郡国志》“霸陵有长门亭”，刘昭注“前书‘文帝出长门’”，据此，则文帝所出者，为长安门。《汉书》作“长门”。赵说谓“文帝出安门”，又以此为长安城之安门，其误二也。《汉书·东方朔传》“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献长门园。武帝大说，更名窦太主园为长门宫”，如淳曰“园在长门，长门在长安城东南。园可以为宿馆处，故献之”，又《外戚传》 “孝武陈皇后退居长门宫”。据此，则公主、后妃之所居，决非讲武阅兵之地。赵说乃以霸陵之长门亭为长安城之安门，其误三也。《史记·封禅书》“霸、滻、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索隐》引《百官表》有长水校尉，沈约《宋书》云“营近长水，因以为名”，

《水经》云“长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是也”，《两京道里记》曰“荆溪，本名长水。后秦姚兴避讳改”，是《史记》所云之长水，与长门两不相涉，亦非长安门之长门。赵氏删易字句，牵连附会，其误四也。按《汉书·百官公卿表》“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续百官志》注引韦昭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既为胡骑屯营，当时或讲武于此，似为近之。】会五营士【◎《续百官志》：北军中侯掌监五营。◎又云：监五营胡骑并长水。】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续礼仪志》：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刘昭注引《月令》：孟冬讲武，习射御，角力。◎卢植注曰：角力，如汉家乘之，引关蹋踘之属也。】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已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宋书·礼志一》“奏可”下有“是冬治兵，魏王亲金鼓以令进退”十三字，盖本《魏书》，见后。◎何焯曰：春祠令讲武奏，俨然以天子议礼自处矣。】】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范《书·献帝纪》：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本志《董昭传》：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

《献帝传》载诏曰：【◎章宗源曰：《献帝传》卷亡，《隋志》不著录。《魏志·武纪》注引诏词、《文纪》注“禅代众事”、《明纪》注“秦朗父宜禄”、“青龙二年，山阳公薨”、《袁绍传》注、《续汉·礼仪志》注、《水经·渭水注》、《后汉书·董卓传》注、《艺文类聚·服饰部》并引《献帝传》，无撰人名，惟《初学记·鸟部》引题“刘艾《汉帝传》”。愚按《汉志》有

《高祖传》、《孝文传》，艾既为献作纪，又更为传，其名盖仿于此。《御览·车部》引《献帝传》“董卓以地动问蔡邕”事，与《魏志》注所引《献帝纪》同。◎沈家本曰：据此，则《献帝传》即《献帝纪》，非二书也。他卷或作《献帝纪》，或一卷之中纪、记错见，“记”盖“纪”之讹也。◎姚振宗曰：《明纪》青龙二年注引《献帝传》，则是书当成于是年之后。◎又云：

《初学记》引称《汉帝传》，似是刘艾书之本名。至魏明帝青龙二年，山阳公薨之后，乃更名《献帝传》。入晋以后，与《灵帝纪》合为一帙，乃定名《灵献二帝纪》。《隋志》云“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忘”，即谓此也。《献帝传》载山阳公薨事，已入魏十四年，或为艾书所本有，或出后人增补，莫得而详矣。〖姚氏前说见《三国艺文志》卷二，后说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与自撰《后汉艺文志》所云立说各异，盖前后所见不同也。〗◎互见建安元年“《献帝纪》”注。】“自古帝王，虽号称相变，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勋，建立功德，光启氏姓，延于子孙，庶姓之与亲，

【◎赵一清曰：“亲”上当有“宗”字。】岂有殊焉。昔我圣祖受命，创业肇基，造我区夏，

【宋本“夏”作“宇”。】鉴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尽封山川，以立藩屏，使异姓亲戚，并列土地，据国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万嗣，历世承平，臣主无事。世祖中兴而时有难易，是以旷年数百，无异姓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继序弘业，遭率土分崩，群凶纵毒，自西徂东，辛苦卑约。当此之际，唯恐溺入于难，以羞先帝之圣德。赖皇天之灵，俾君秉义奋身，震迅神武，捍朕于艰难，获保宗庙，华夏遗民，含气之伦，莫不蒙焉。君勤过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谦让，守之以弥恭，是以往者初开魏国，锡君土宇，惧君之违命，虑君之固辞，故且怀志屈意，封君为上公，欲以钦顺高义，须俟勋绩。韩遂、宋建，【◎卢文弨曰：何校改“宋”作“宗”。】南结巴、蜀，群逆合从，图危社稷，君复命将，龙骧虎奋，枭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胄，深入险阻，芟夷蝥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悬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夏”一作“宇”。】盖唐、虞之盛，三后树功，文、武之兴，旦、奭作辅，二祖成业，英豪佐命。夫以圣哲之君，事为己任，犹锡土班瑞，以报功臣，岂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济，而赏典不丰，将何以答神祇、慰万民哉？【◎何焯曰：宋本“民”作“方”。】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玄土、白茅，见前十八年注。】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汉书·文帝纪》：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从简易也。◎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使，音所吏反。◎钱大昭曰：○《说文》：琥，发兵瑞玉，为虎文。○用兵取其威武，故玉、铜皆用虎。】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玺绶符策。敬服朕命，简恤尔众，克绥庶绩，以扬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又手诏曰：“大圣以功德为高美，以忠和为典训，故创业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义，使力行可效，是以勋烈无穷，休光茂著。稷、契载元首之聪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虽经营庶官，仰叹俯思，其对岂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绩，茂之如此，是以每将镂符析瑞，陈礼命册，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违朕命，固辞恳切，非所以称朕心而训后世也。其抑志撙节，勿复固辞。”◎《四体书势序》曰：梁鹄以公为北部尉。【见建安十三年注。】◎《曹瞒传》曰：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尚书右丞，见建安十八年“尚书左丞潘勖”注。】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 “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司马防，事见本志卷十五《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臣松之案司马彪《序传》，【◎沈家本曰：○司马彪

《序传》，隋、唐志不著录。○章宗源云：当是《续汉书》分篇。○今按：此注所引为司马防事，《司马朗传》所引及朗事，朗为防长子，懿之兄也。懿之弟进，进之子谯王逊，逊之弟高阳王睦，彪为睦长子，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彪撰《续汉书》，仿班氏《汉书》

之例为《序传》。然则《序传》者，《续汉书》之《序传》，非分篇也。赵氏《劄记》别出《序传》一目，亦误。】建公不为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隐《晋书》云赵王篡位，欲尊祖为帝，博士马平议称“京兆府君【防为京兆尹。】昔举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如此则为有征。】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代郡乌丸，见建安十二年注。】天子命王女为公主，

【以后称王。王女，即前云“待年于国”者。】食汤沐邑。【◎《公羊·隐八年·传》“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注：当沐浴洁齐以致其敬，故谓之汤沐邑也。◎师古曰：凡言汤沐邑者，谓以其赋税供汤沐之具也。◎《续百官志》：公主所食汤沐曰国。◎钱大昕曰：“国”当作“邑”。

◎李祖楙曰：○《汉书·百官公卿表》：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秋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匈奴南单于，事见初平三年注。◎《后汉书·南匈奴传》：单于於夫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韩暹等侍卫天子，拒击李傕、郭汜。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章怀注：呼厨泉即刘元海之叔祖，留呼厨泉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阳，监其五部国。◎《晋书·刘元海载记》：於夫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夫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胡三省曰：分为左、右、前、后、中五部，分居并州诸郡，而监国者居平阳。◎弼按：右贤王，匈奴官号，见《史记·匈奴传》。】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建安十三年置丞相，此汉之丞相也。十八年，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汉诸侯王之制，此魏之丞相也。二十一年，改丞相为相国。黄初元年，改相国为司徒。大理，即汉之廷尉。◎《钟繇传》：魏国初建，繇为大理。黄初元年，改大理为廷尉。】【◎《魏书》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奉常，即汉之太常。黄初元年，改奉常为太常。】】冬十月，治兵，【◎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九：讲武城在河南彰德府临漳县，故邺城北漳水上。磁州南二十里亦有讲武城，皆曹操所筑也。】【◎《魏书》曰：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遂征孙权，【◎赵一清曰：《文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当在此时。◎梁章钜说同。◎弼按：此书云“离绝以来，于今三年”，且言“赤壁之役，烧船自还”，而绝无一语言及二十年合肥之役权败之事。则是书当在十七年征权之时。余见十七年注。】十一月至谯。【◎范《书·献帝纪》：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郡国志》：扬州庐江郡居巢。◎《一统志》：居巢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巢县东北五里。◎《寰宇记》：古居巢城陷为巢湖。◎胡三省曰：○居巢县，春秋之巢国。○宋白云：今无为军，本巢县之无为镇，曹操攻吴筑城于此，无功而退，因号曰无为。○城临濡须水上壖地，秦、汉为居巢，春秋但名巢，辞有详略耳。◎赵一清曰：

○刘昭注引《广志》云：有二大湖。○《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巢湖在庐州府东五十里，占合肥、舒城、庐江、巢四县之境。建安中，曹操数与孙氏争衡于此，诸葛武侯所谓“四越巢湖不成”者也。○一清案：四越，一在十四年，一在十八年，一在十九年，并此为四。而吴遂外托称臣，得肆意取荆州矣。◎弼按：○《一统志》：巢湖在巢县西十里，周迴四百余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纳诸水以注大江，为淮西巨浸。一名漅湖，一曰焦湖。○《通鉴考异》云：《孙权传》曹公次居巢，攻濡须，并在去冬。】二月，【◎赵一清曰：○《续礼仪志》引

《献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弼按：○《续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惠栋曰：○《侯霸传》：每春下宽大书，霸所建也。】进军屯江西郝溪。【◎谢鍾英曰：郝溪在居巢东，濡须之西。◎弼按：江西，谓大江之西也，又见前建安十八年引胡注。】权在濡须口【濡须口，见建安十八年注。】筑城拒守，【◎胡三省曰：孙权所保者，十七年所筑濡须坞也。】遂逼攻之，权退走。【◎赵一清曰：《文选》陈琳为魏武《檄吴将校部曲文》即在此时。◎梁章钜说同。◎弼按：檄中事实，诚如赵、梁所云，惟梁氏又云“在十七年，征权时作”，则自相矛盾耳。互见十七年注。】三月，王引军还，

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夏侯惇传》：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孙权传》：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严衍《资治通鉴补》云：有甘宁斫营之事，以破操之胆，随即使人请降以狃之，此兵机也，故操亦即受其降而不与敌。《通鉴》原文置权请降于班师之后，夫操既班师，权何畏于操而请降哉？】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十七年，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十八年，封魏公，加九锡。十九年，位在诸侯王上，授金玺、赤绂、远游冠，置旄头，设钟虡。二十年，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二十一年，进封魏王。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冕十二旒，乘金根车。举凡刑赏大权、冠服制度，与天子无殊，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与王莽之居摄何异？尚欲假托周文以欺天下后世，真可谓千古之奸雄矣。◎《续舆服志》云：天子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刘昭注○引郑众曰：太常，九旗之画日月者。

○郑玄曰：七尺为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宋书·礼志五》引《汉仪》曰：出称警，入称跸。说者云车驾出则应称警，入则应称跸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为警者，警戒也；跸者，止行也。今从乘舆而出者，并警戒以备非常也。从外而入乘舆相干者，跸而止行也。】五月，作泮宫。【◎《宋书·礼志一》云：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邺城南。】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范《书·献帝纪》：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钱大昕曰：

《魏志·华歆传》“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刘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考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建安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受御史大夫，其说信矣。

《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

《魏书》曰：初置卫尉官。【卫尉，见建安十三年注。◎赵一清曰：合前岁所置二卿，于是九卿官备，与朝家相埒矣。】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伊尹名挚。◎《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遂）**[**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易培基：声著，绍兴本作“著声”。◎吴金华曰：宋本、元本、《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刘氏嘉叶堂本并作“著声”。】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史记·吴起传》：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起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为人猜忍，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其母死，起终不归。”魏文侯以起为将，击秦，拔五城。楚悼王以起为相，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吴金华曰：文俗，指通晓吏法、明于习俗并且善于用吏法苛求于人。】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冬十月，【◎赵一清曰：○

《后汉书·献帝纪》：二十二年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五行志》注引《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陈思王常说疫气云：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一清案：二十三年注，瘟瘑在冬，操是以有廪贷复家之令。】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胡三省注引董巴《舆服志》曰：金根车，轮皆朱班重牙，贰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筩，鸾雀立衡。虡文画辀，羽盖华蚤。建大旂十二斿，画日月升龙。驾六马，象镳镂锡，金鑁、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缨，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为之，在左騑马轭上，大如斗，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白马者，朱其髦尾为朱鬛云。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鑁，亡范翻。釳，许乙翻，铁孔也。鑁，马首饰。◎赵一清曰：○《续舆服志》：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冕，广七寸，长尺

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宋书·礼志》：秦独取殷制，古曰桑根车，秦曰金根车。应劭《汉官卤簿图》，乘舆大驾，则御凤皇车，以金根为副。又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名）**[**各**]**五乘。建龙旂，驾四马，施八鸾，余如金根之制。其车各如方色，所谓五时副车，俗谓“五帝车”也。○又《宋书·礼志》：魏、晋之制，太子、诸王公驾四。○今驾六马，则纯乎帝制矣。】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辩；【下辩，为武都郡治，见建安二十年“武都”注。时刘备纳法正之策，将进兵汉中，故分屯武都也。】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续百官志》：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

◎《风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后，汉有汉中太守吉恪。◎赵一清曰：《后汉书·耿秉传》作 “吉” ，注“或作‘平’”，则“本”字误也。◎惠栋曰：隶法，“ ”、“平”字相似，《三辅决录》又作“本”也。◎《三国志辨误》曰：东汉杜操字伯度，魏代避讳，易为 “杜度”。裴氏引《决录》注，本子邈、穆之字亦具载，而独逸本字，殆亦以字易名，如杜度之例，故不可并书耶。◎李慈铭曰： 、本二字，每易相乱，如《后汉书·循吏传》刘宠父丕，而《续汉书》作“本”是也。◎弼按：《常林传》注引《魏略》、《邓艾传》注引

《世语》均作“吉本”，或魏臣避文帝讳，改为本，陈《志》仍其旧文也。】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袁宏《纪》作“少府耿熙”。◎范《书·耿秉传》：曾孙纪，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纪以操将篡汉，建安二十三年，与太医令吉丕、丞相司直韦（况）晃（晔）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众矣。】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胡三省曰：魏王操犹领汉丞相而居邺，故以必为长史，典兵督许。】【◎《魏武故事》载令曰：领长史王必，【《御览·二百四十八》“领”作“府”。】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舍骐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杜袭传》有“释骐冀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二语，盖两令皆有之。】故教辟之，【《御览》“故”上有“今”字。】已署所宜，便以领长史统事如故。】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胡三省曰：颍川典农中郎将屯田许下。◎弼按：建安元年注引《魏书》云：募民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三辅决录》注曰：【◎《隋书·经籍志》：《三辅决录》七卷，汉太仆赵岐撰，挚虞注。◎范《书·赵岐传》：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娶扶风马融兄女，为京兆尹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岐数为贬议。后玹为京兆尹，收岐家属宗亲，尽杀之。岐逃难四方，卖饼北海市中。北海孙宾石藏之复壁中，【孙宾石，即本志《阎温传》注引《魏略》之“孙宾硕”。】因赦乃出。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

《三辅决录》传于时。◎章怀注引《决录序》曰：三辅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赀，皆以陪诸陵。五方之俗杂会，非一国之风，不但系于《诗·秦》、《豳》也。其为士好高尚义，贵于名行。近从建武以来，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书，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谓之“决录”矣。◎《晋书·挚虞传》：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史通·书志篇》：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司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补注篇》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章宗源曰：据《决录》自序，并昔人征引逸篇，其书不类谱牒。至挚虞之注，与陈寿等三书亦不相侔。《史通》所考未精也。◎侯康曰：据范《书·隗嚣传》注所

引其书，似有韵语作赞。《魏志·荀彧传》注称岐作《三辅决录》，恐时人不尽其意，故隐其书，唯以示同郡严象。则当时盖甚自矜重。今见于诸书所引者尚夥，然每与挚虞注相紊。◎沈家本曰：裴注所引，皆叙事之文，盖是虞注。东汉风气，好以韵语品藻人物，赵之《决录》多取品藻之词，故简。虞注则详叙事迹，故繁。此又录与注之区别也。◎张澍辑本《序》曰：诸书所引录与注不尽分晰，余钞撮特分别之。◎茆泮林辑本得《决录》九十四事，注三十六事，黄奭亦有辑本。】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范《书·献帝纪》注引《决录》作“字德伟”。

◎卢文弨曰：何校改作“伟”，下同。】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汉书·金日磾传》：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武帝奇之，拜马监，迁侍中、光禄大夫。莽何罗谋为逆，袖白刃从东箱上，日磾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伏辜。繇是著忠孝节。◎师古曰：磾，音丁奚反。】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纪字季行，少有美名，为丞相掾，王甚敬异之，迁侍中，【纪为侍中，见本志《杜畿传》注引《傅子》。】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祎慷慨有日磾之风，又与王必善，【◎《初学记》引《决录》云：金祎为郡上计，留在许都。时魏武使长史王必将兵，卫天子于许都。祎与必善，必见祎有胡婢善射，必尝请之从后也。】因以闻之，【◎何焯曰：闻，宋本作“间”。】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蜀志·先主传》“先主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等皆降”注引《决录》注云：金旋字元机，京兆人，领武陵太守，为备所攻劫死。子祎。◎弼按：若旋为备所攻劫死，饿祎之南援备似不近情，当从陈《志》，以旋降备为是。【◎余按：德伟为匡汉室而倾身陷于万劫，又岂是因私怨而废大义之辈？即德伟怨玄德而不与结，然首谋则在季行，德伟亦不得干涉也。卢以此断言《决录》说为误，似武。】】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文然等率杂人及家僮千余人夜烧门攻必，祎遣人为内应，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为谁，以素与祎善，走投祎，夜唤德祎，祎家不知是必，谓为文然等，错应曰：“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祎，【◎官本考证曰：“或曰”诸本误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当是两说传疑，作“或曰”为是。◎卢文弨曰：何校改作“一”。】其帐下督谓必曰：“今日事竟知谁门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胡三省曰：许昌之南城也。】会天明，必犹在，文然等众散，故败。后十余日，必竟以创死。◎《献帝春秋》曰：收纪、晃等，将斩之。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晃顿首搏颊，以至于死。

◎《山阳公载记》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宋本、冯本、监本、官本“者”作“乃”。】实贼也，皆杀之。【操为汉相而召汉百官诣邺，目中尚有汉帝乎？烧营之事，罪及主谋可耳，乃尽杀百官，此与屠戮徐州同一残酷者矣。王必，事又见《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余按：《王肃传》裴注引《魏略·儒宗传》云“至二十二年，许中百官矫制，遇虽不与谋，犹被录诣邺”，姚振宗以“二十二”当作“二十三”，即指此事。然则董遇当在不救火者之列。】】

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是役为曹休之功，见《休传》。】三月，【官本“三”作“五”，误。】张飞、马超走汉中，【◎《通鉴》无“汉中”二字。◎胡三省曰：情见势屈，宜其走也。

◎弼按：是时夏侯渊屯兵汉中，两军相拒于阳平，飞等似无走汉中之理，《通鉴》省此二字为是。】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郡国志》：益州广汉属国阴平道。◎《一统志》：阴平故城，今甘肃阶州文县治。】夏四月，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等叛，【◎代郡、上谷，见建安十二年、十三年。◎钱大昕曰：《任城王彰传》止言代郡乌丸反，疑“上谷”二字衍。无臣氐，即“能臣氐”之讹。◎钱大昭曰：《乌丸传》但言代郡，不言上谷，疑衍“上谷”二字。】遣鄢陵侯彰讨破之。【详见《任城王传》。】【◎《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

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汉书·王子侯表上》：德哀侯广，玄孙猛，诏复家。◎师古曰：复家，蠲赋役也。】】

六月，令曰：【◎《宋书·礼志二》云：魏武帝作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水经·浊漳水注》：漳水自西门豹祠北迳赵阅马台西，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娶妇，幸来告知。”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豹往会之，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淫祀虽断，地留祭陌之称焉。】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 ‘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郑注云：○王公曰丘，诸臣曰封。○《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弼按：据此，可破堪舆迷信之谈。】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是时，刘备屯兵阳平关。】九月，至长安。【◎《刘廙传》：太祖在长安，欲亲征蜀，廙上疏谏太祖。报曰：“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宛为南阳郡治，见前。】执南阳太守，劫略民吏，【◎官本《考证》曰：宋本“民吏”作“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樊城，见建安十三年。】是月，使仁围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曹瞒传》曰：是时南阳间苦繇役，【◎胡三省曰：繇，读曰徭。苦于供给曹仁之军也。】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裦，【◎《三少帝纪》：甘露四年，诏云：“昔南阳郡山贼扰攘，欲劫质故太守东里衮，功曹应余独身捍衮，遂免于难。余颠沛殒毙，杀身济君。”◎官本《考证》曰：《通鉴》作“东里衮”。◎胡三省曰：郑子产居东里，支子以为氏。】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赵一清曰：南阳功曹是应余。◎弼按：应余已死，说音者为宗子卿，郡功曹不止一人也。】“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戳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与太守收余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灭之。【◎《田豫传》：豫迁南阳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众数千人，在山中为群盗。前太守收其党与五百余人，表奏皆当死，豫悉破械遣之。诸囚即相告语，一朝解散。】】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阳平，见建安二十年。】为备所杀。【渊屯兵汉中已四年，与备相拒亦踰年，备有必得之心，而渊持匹夫之勇。渊既授首，而备遂有汉中矣。】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

【◎《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武功，有斜谷。◎刘昭注引《西征赋》注曰：褒斜谷在长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长百七十里。其水南流。◎《一统志》：斜谷在陕西凤翔府郿县西南。

◎《史记·货殖传》：巴蜀四塞，然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华阳国志》：世祖遣臧宫征公孙述，从斜谷道入。◎《蜀志·诸葛亮传》：建兴六年，扬声由斜谷道取郿。

◎本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资曰：“昔武皇帝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宋李文子《蜀鉴》：斜谷中皆穴山，架木而行。◎《方舆纪要》卷五十六云：褒斜道，今之北栈。南口曰褒，在褒城县北十里。北口曰斜，在凤翔府郿县西南三十里。总计川、陕相通之道，谷长四百七十里。昔秦惠王取蜀之道也。◎互见《曹真传》。】军遮要以临汉中，【◎胡三省曰：○斜谷道险，操恐为备所邀截，先以军遮要害之处，乃进临汉中。

○或曰：遮要，地名。◎《方舆纪要》卷五十六云：曹操城在汉中府北十七里，蜀先主取汉

中，操驰救，军遮要以临汉中，即此城也。【◎吴金华曰：遮要非具体之地名，所谓“曹操城”者，盖后人就其屯军之地名之耳。胡注分释为“遮要害之处”，最为可取。】】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因”一作“固”。】【◎《九州春秋》曰：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修，事详见《陈思王传》注引《典略》。】】夏五月，引军还长安。【◎《先主传》：先主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乃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何焯曰：朱温末路，大败于李存勖，后嗣弥以不振。乃知操之敛军而退，为善持盈也。】

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毛本“王”作“皇”，误。◎钱大昭曰：太祖时为魏王，当作“王后”也。】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于禁传》：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满宠传》：宠谓曹仁曰：“闻关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关羽传》：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通鉴》：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荆州刺史胡脩、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当日情势可见。魏武还军洛阳，南救曹仁，设无司马懿、蒋济进权躡羽后之谋，蜀、吴之好如故，则羽之得志，未可知也。】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胡三省曰：此魏相国府之西曹掾也。】

【◎《世语》曰：讽字子京，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钟繇由是辟焉。大军未反，【征汉中之军尚未反邺。】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赵一清曰：○《汉书·百官公卿表》：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续百官志》：其中长信、长乐宫者，置少府一人，及余吏皆以宫名为号。长乐又有卫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萧常《续后汉书》曰：讽潜结义勇之士，与长乐卫尉陈祎、列侯张泉等谋袭邺诛操。】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袁宏《纪》：丞相掾魏讽谋诛曹操，发觉，伏诛。讽有威名，潜结义士，坐死者数十人。◎《通鉴》作“连坐死者数千人”，各本皆同，未知孰是。

◎本志《刘廙传》：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特原不问。

◎《王粲传》：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互见《钟会传》注引《博物记》。◎《蜀志·尹默传》：宋仲子子与魏讽谋反，伏诛。◎萧常《续后汉书》云：宋忠字仲子，南阳人。其子与魏讽谋诛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又本志《刘表传》注引《傅子》云：魏讽以才智闻，傅巽谓之必反。◎《刘晔传》注引《傅子》云：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晔一见讽，谓为必反。◎《张绣传》：绣子泉，坐与魏讽谋反，诛。◎《毌丘俭传》注引《魏书》云：魏讽反，文钦坐与讽辞语相连，下狱。】◎王昶《家诫》曰【即《昶传》戒子侄书。《郭嘉传》注及《御览·六百九十四》均引作“王昶《家诫》”。隋、唐志不著录。】“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晋书·郑袤传》：济阴魏讽为相国掾，名重当世，袤同郡任览与结交。袤以讽奸雄，终必为祸，劝览远之。及讽败，论者称焉。◎弼按：据各传所载，讽之忠烈、才智可知，不能以其事之无成，遂加贬词也。】】

冬十月，军还洛阳。【◎何焯曰：○陆机《吊魏武帝文》云：当建安之三八，实大命之所艰。虽光昭于曩载，将税驾于此年。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举旗。踰镐京而不豫，临渭滨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弥四旬而成灾。咏归途以反旆，登崤、渑而朅来。次洛汭而大渐，指六军曰念哉。○观此，则操实以西行不得志而发病，及襄、樊围急，狼狈还救，偃息不遑，登顿而死，史不尽书耳。◎又曰：○陆机此文，与《魏志》不同，史盖讳言之也。○诸葛武侯《正议》云：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以此互证，知武侯之言也信。◎弼按：《正议》见《诸葛亮传》注引《亮集》。】【◎《曹瞒传》曰：王更修

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洛阳北部尉，见卷首。】】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胡三省曰：据《水经》，摩陂在颍川郏县，纵广可一十五里。魏青龙元年，有龙见于陂，于是改曰龙陂。◎《一统志》：摩陂在河南汝州郏县东南。】【◎《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孙坚兴兵讨董卓，孙策见袁术僭号，即与之相绝，且欲阴袭许都，奉迎汉帝，此皆大义，昭垂，不愧江东豪俊。以视权之俯首孟德，称臣献媚，腼然无耻者，有愧父兄多矣。】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胡三省曰：著，直略翻。盖言汉以火德王，权欲使操加其上也。然操必以权书示外者，正欲以观众心耳。】侍中陈群、尚书桓階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適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此言盖失之夸。当时蜀有益州，吴有荆、扬、交、广，安得谓十分天下有其九乎？或以吴适称臣，仅益州未服，遂谓“有其九”耳。】以服事汉，群生注望，【◎胡三省曰：注，犹属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谓王曰： “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魏武引孔子语，而意则谓实权在握，不必尸其名也。】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司马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武功既成，文德亦洽。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教立于上，俗成于下。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然犹不至于亡者，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階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孙盛评曰：夏侯惇耻为汉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义直之节。考其传记，世语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任城王彰传》：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姚范曰：操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世语》曰：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吴金华曰： “而树”二字似误倒。《宋书·五行志》此句作“伐濯龙祠树而血出”，于文较顺。】◎《御览·九百五十二》引《元中记》曰：百岁之树，其汁赤如血。】◎《曹瞒传》曰：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御览·九百六十九》引《曹瞒别传》作“根尽血出”。】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宋书·礼志二》载魏武临终遗令曰：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又云：魏武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至是皆省矣。◎《文选》陆机《吊魏武帝文序》引《遗令》

云：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又云：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伎。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共分之。〖《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及

《御览》所引与此同者，不录。〗◎《御览》引《遗令》云：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见八百五十九。〗◎又云：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帻特）**[**持**]**大服如存时勿遗。◎陆云与兄书云：一日案行，视曹公器物，有一介帻如吴帻。〖见六百八十七。〗◎赵一清曰：○孙能传《剡溪漫笔》云：〖◎弼按：明孙能传《剡溪漫笔》五卷，见《益智编》附刻本。〗司马温公语刘元城：“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子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操心直为温公剖出。今《魏志》所载遗令，寥寥数语，其分香卖履、处置家人婢妾皆无之，裴松之注亦不载，岂所见有别本邪？◎弼按：魏武遗令，陈《志》仅摘录关紧军国数语，观陆机序，见魏武遗令，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则当时自有全文，后乃散见各书，非温公所见《魏志》有别本也。◎何焯曰：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此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时令也。奈何不从其治命乎？◎弼按：○陆机《吊魏武帝文序》云：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然而婉娈房闼之内，绸缪家人之务，则几乎密与！◎叶树藩曰：汉高祖手敕太子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弼按：此敕见《古文苑》卷五。〗喁喁儿女之情，汉高亦复不免，何论阿瞒。】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胡三省曰：高陵在邺城西，操令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陵是也。◎赵一清曰：○《元和郡县志》：魏武帝西陵在邺县西三十里。○杨奂《山陵杂记》：曹操没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操有疑冢七十二处，在河南彰德府临漳县故邺城北漳水上，自讲武城外，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余万言，【◎官本作“十万余言”，误。魏武《兵法接要》及《孙子兵法注》，皆见卷首。◎《隋志·经籍志》：《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略要》九卷，均魏武帝撰。又《魏武帝兵法》一卷。◎日本国人佐世《见在书目》：《魏武帝兵书》十三卷。◎《隋志》：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文选理学权舆》曰：选注所引群书，有曹操《司马法注》。【说见上。】】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杜牧注《孙子》序曰：曹公所注解，十不释一，盖惜其所得，自为《新书》尔。◎《蜀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杨修以公所撰兵书示张松，宴饮之间一看便暗诵。】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陈，意思安间，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胡三省曰：眩者，目无常主，难眩以伪，谓人不能乱其明。◎赵一清曰：何云以操之难眩以伪，而犹有孔珪之事？◎弼按：应作“孔桂”，见《明帝纪》青龙元年注，赵氏作“孔珪”，当为刊本之误。】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钱仪吉曰：○《砚北杂志》：曹公作倚案，卧视读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隋书·经籍志》：《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又《魏武帝集新撰》十卷。◎文帝《典论》自序云：上雅好诗书，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文心雕龙·时序篇》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钟嵘《诗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严可均《全三国文》辑存文一百五十篇。冯惟讷《诗纪》辑存乐府十四篇，二十一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郝经《续后汉书》作“三十六头”。】及造作宫室，缮制器械，【宋本、元本、吴本“制”作“治”。】无不为之

法则，皆尽其意。【◎赵一清曰：○崔豹《古今注》：魏武帝以玛瑙石为马勒，车磲为酒碗。

◎虞荔《鼎录》：魏武帝铸一鼎于白鹿山，高一丈，纪征伐战阵之能。古文篆书，四足。更作鼎与太子，名曰孝鼎，画刻古来孝子姓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本志《崔琰传》注引《世语》云：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卫觊曰：武皇帝时，后宫衣不用锦绣。◎见《觊传》。】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宋本“美”作“靡”。【◎吴金华曰：百衲本及唐魏征《群书治要》卷二十五“美”均作“靡”。“美丽”为辞略无贬义，“靡丽”则不然。曹操雅性节俭，是以无取于“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秦宜禄之妻何以不赐关羽？王沈所云，或多溢美之词。】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沈家本曰：○《御览》“自”下有“为”字，“终”上有“送”字，无“亡”字。○案：“终亡”当从《御览》作“送终”，《御览》“为”字则衍文也。◎弼按：魏武父子亲见汉帝诸陵无不发掘，故皆以厚葬为戒。】◎《傅子》曰：太祖愍嫁取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皁帐，从婢不过十人。【◎《世说新语·贤媛篇》云：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曰：“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张华《博物志》曰：【◎《晋书·张华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华学业优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赞伐吴功成，封广武县侯。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出为幽州都督，征为太常。惠帝即位，为太子少傅。楚王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封壮武郡公，拜司空。贾后诬太子，华固争，得免死，废为庶人。华后为赵王伦矫诏所杀，年六十九。家无余财，惟有文史。天下奇秘，悉在华所。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王嘉

《拾遗记》曰：晋张华生挺聪慧，好观奇异图纬之学，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 “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隋书·经籍志》：《博物志》十卷，张华撰。《张公杂记》一卷，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杂记》十一卷，张华撰。◎《四库提要》云：刘昭《续汉志》引《博物记》，与《博物志》灼然二书。◎弼按：《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所载王粲事，与今本《博物志》相同，实为一书。◎沈家本曰：《续汉志》引《博物记》极多，《郡国志》所引有四十八条， “邯郸”下称“张华曰”，知所引即张华书也。《提要》欲分为二，未见其是。◎丁国钧曰：

《北史·常景传》有“删正《博物志》”语，是世所传本已非张氏之旧。段公路《北户录》及《文选》注所引多出今本之外，疑据景未删之旧笈也。〖◎弼按：《常景传》见《魏书·八十二》，《北史》无传，丁氏误。〗】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卢文弨曰：“实”当作“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晋书·卫恒传》：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结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张怀瓘《书断》云：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师于杜度，点画之间，无不调畅。伯英祖述之，其骨力精熟过之也。崔寔字子真，瑗之子也。为五原太守。章草雅有父风，张茂先甚称之。张芝字伯英，敦煌人，徙居弘农华阴，尤善章草，又创为今草，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魏武帝工章草，雄逸绝伦。子植亦工书。】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范《书·桓潭传》：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性嗜倡乐，博学多通，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

◎《蔡邕传》：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本志《明纪》青龙元年注：孔桂性便辟，晓博弈，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又好养性法，【◎赵一清曰：○《太霄经》：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道士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弼按：○《隋书·经籍志》：《彭祖养性经》一卷，又《彭祖养性》一卷。○案下文“亦解方药”之语，当为医家之法，赵说似误。】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郄俭无不毕至。【华佗见后《方伎传》，左慈、甘始、郄俭俱见《佗传》注。】又习啖野葛，至一尺，【◎《本草经》曰：钩吻，一名野葛。味辛温，生山谷。◎桓谭《新论》曰：余与刘子骏言养性无益，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杀人药，必有生人药也。”余曰：“钩吻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生也。”◎《岭表录异》曰：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误食之则用羊血浆解之。◎《南方草木状》曰：冶葛，毒草也，蔓生，叶如罗勒，光而厚，一名胡蔓草。寘毒者多杂以生蔬进之，悟者速以药解，不尔，半日辄死。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盖物类有相伏也。◎又曰：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编苇为茷，作小孔浮于水上。种子于水中，则如萍，根浮水面。及长，茎叶皆出苇茷孔中，随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亦得少多饮鸩酒。

◎《傅子》曰：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幅巾，详见《华歆传》。】是以袁绍、崔豹之徒，【◎官本《考证》曰：“豹”当作“钧”，《宋书·礼志》可据。钧与袁绍起兵山东，见《后汉书·崔骃传》。◎卢文弨曰：此何屺瞻门人陈少章之说，不当窃之而没其名也。】虽为将帅，皆著缣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宋书·礼志五》“帢”作“ ”。】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宋书·礼志五》作“本施军饰”。】非国容也。【◎《博物志》：汉中兴，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造白帢，于是遂废，唯二学书生犹著也。◎《中华古今注》：军，魏武所制，以军中服之轻便。又作五色，以表方面也。】◎《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杭世骏曰：○《乐府解题》曰：魏武帝宫人有卢女者，故将军阴叔之子也。七岁入汉宫，学鼓琴，琴特鸣异，善为新声。】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

【◎《礼·内则》：男鞶革，女鞶丝。◎注：小囊，盛脱巾者。】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杭世骏曰：○《英雄记》云：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于绍，绍知操有图国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弼按：此语见

《御览·三百六十七》所引，似不类王粲之言。】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官本“杯”作“柸”，误。】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本志《崔琰传》：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叹）**[**痛**]**惜，至今冤之。◎《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文士传》曰：杨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为答对数纸，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连答之。”已而风吹纸乱，守者不别，而遂错误。公怒推问，脩惭惧，然以所白甚有理，终亦是脩。后为武帝所诛。◎又互见《陈思王传》注。】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世说新语·方正篇》：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楚国先贤传》：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魏武屡造其门，捉手请交，拒而不纳。武帝平冀州，从至邺，陈群等皆为之拜，帝犹以旧情介意，薄其位而优其礼。】

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范《书·文苑传·边让传》：让字文礼，除留浚仪人。少辩博，能属文。大将军何进召署令史，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议郎蔡邕深敬之。让后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初平中，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黄山曰：

○《御览·六百九十一》引《让别传》：孔融荐让于武帝。○未知让因融荐被辟不屈邪？抑融知操忌让，藉荐以为之开说也？】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於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侯康曰：○《御览·四百四十七》引张辅《名士优劣论》曰：魏武安忍无亲，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按：桓文林者，桓晔之字。《后汉书·桓晔传》“客交阯，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不云死于曹操也，疑张辅误以“桓邵”作“桓晔”，当从《曹瞒传》为正。袁忠事附见《后汉书·袁闳传》，但云“浮海南投交阯。献帝都许，征为卫尉，未到，卒”，亦不言为曹操所杀，或范《书》略之也。◎黄山曰：袁忠子祕既先死黄巾之难，忠弟宏又不应征辟，终于家，则忠族无几矣。且忠弃官避乱，就令与桓邵同投交阯，未必皆能以其族往，操又何从尽族之乎？况据《桓荣传》，初平中客交阯者为桓晔，初不名邵，桓晔虽以诬死合浦狱，亦无被族诛事，自系《曹瞒传》传闻之误。】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梁章钜曰：《御览·八百三十六》引作“持麦以相付”，文理较胜。【◎吴金华曰：残宋本《册府元龟》、百衲本、刘氏嘉业堂影抄宋本《魏志》皆作“持麦以相付”，盖宋人所见本不作“付麦以相持”也。】】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本志《高柔传》：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要能刺举而辨众事。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杀之以谢于柔。】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卢文弨曰：何校改“棒”作“棓”。◎《世说新语·假谲篇》：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世说新语·假谲篇》：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卢弼《补卷》曰：此条已见前，此宜删。】】其酷虐变诈，皆此之类也。【◎冯本无“之”字。◎《曹子建集·武帝诔》云：于惟我王，承运之衰，神武震发，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韦。九德光备，万国作师，寝疾不兴，圣体长归，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沈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乃作诔曰：于穆我王，胄稷胤周。贤圣是绍，元懿允休。先侯佐汉，实惟平阳，功成绩著，德昭二皇。民以宁一，兴咏有章。我王承统，天姿时生，年在志学，谋过老成。奋臂旧邦，翻身上京，袁与我王，平交若神，张、陈背誓，傲帝虐民，拥徒百万，虎视朔滨。我皇赫怒，戎车列陈，武卒虓阚，如雷如震，搀抢北扫，举不浃辰。绍遂奔北，河朔是宾。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承相，总摄三公，光受上爵，君临魏邦，九锡昭备，大路火龙，玄监灵蔡，探幽洞微，下无伪情，奸不容非，敦俭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纯朴。圣性严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过雷霆，喜逾春日，万国肃虔，望风震慄，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万国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宽克众，每征必举，四夷宾服，功逾圣武。翼帝王世，神武鹰扬，左钺右旄，威凌伊、吕，年踰耳顺，体

愉忠肃，乾乾庶事，气过方叔。宜并南岳，君国无穷，如何不吊，祸钟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仰愬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乘，曷时复形。】】

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袁山松曰：献帝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终于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善乎庄生之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信矣。◎郝经曰：尧、舜以禅让帝，汤、武以征伐王，桓、文以力而伯，羿、莽以盗而篡，此自昔有天下国家之大端也。桓、灵之际，天下已无汉矣，操之机神权略不世出，戡定祸乱，康济斯民，慨然自为，岂不足王？乃崎岖诡谲，阴贼险狠，以西伯自处，使其子为舜、禹之事，将谁欺哉！为盗而恶盗之名，则又羿、莽之不若也。鸣呼！世衰道微，自晋而下十余代，千有余年，往往有汤、武之仁义，桓、文之功烈，而终用操窃国之术，自以为得而不知其非，悲夫！或谓操取天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不知操劫迁天子，弑母后，杀贵人，酖皇子，诛大臣，戮名士，自加九锡，为公，为王，非取之于汉室，而孰取之哉？谚曰“巧诈不如拙诚”，有大功而以伪丧之者，操是也。操自谓智，予谓不智也。◎又曰：操出赘阉，龙断瞰晲，诡人矜谲，蔑文逞智，假义勤王，图篡挟帝，不作齐桓，甘为田常，贼款盗模，仍误后王，毋谓弗知，代远益彰。】

# 卷二·魏书二·文帝纪第二

魏书二

文帝纪第二

三国志二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成刚】

【复校：擎骥】

## 文帝丕

文皇帝讳丕，【◎潘眉曰：阚泽云“不十为丕”，字当作“ ”，今作“丕”者，非。

◎胡玉缙曰：○潘说非也。○《说文·一部》：丕，大也。从一，不声。○段注：丕，隶书中直引长，故云“丕之字不十”。汉《石经》作“ ”，可证。非与“丕”殊字也。○段说甚瞭，潘氏以隶变驳篆文，颠矣。】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钱大昭曰：文帝为高祖，明帝为烈祖，见景初诏中。承祚文、明二纪俱不称祖，盖德不相副，且无功可录，削而不书，史笔之谨严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谯。【◎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十二：魏文帝祠在谯县东五里。初，太祖以议郎告疾归乡里，筑室于此。文帝生于此宅。◎弼按：魏武故宅，详见《武纪》卷首及建安十五年注。】【◎《魏书》曰：帝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水经·阴沟水注》：谯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文帝以汉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云如车盖，终日乃解，即是处也。◎本志《卞后传》注引

《魏书》云：后生时有黄气满室。◎此皆谶纬附会之词，不足信也。】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文帝《典论》自序云：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举茂才，不行。◎《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三**]**年，为司徒赵温所辟。【◎赵一清曰：○《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五”疑当作“三”。◎弼按：○《通鉴考异》云：十三年罢三公官，温不至十五年也。】太祖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使侍中守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温官。【◎官本“郗”作“郄”。◎卢文弨曰：郗，音絺。郄诜，晋大夫郤縠之后。郗鉴，汉郗虑之后。姓源既异，音读各殊，不可因俗书而遂相混也。

◎郗虑，事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范《书·赵典传》：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温字子柔，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惠栋曰：忠臣，犹中臣，谓中朝臣也。《李固传》“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

得为吏、察孝廉”，故操以是奏免温也。◎周寿昌曰：○《功臣表》“阳都敬侯丁复”注“为将军，忠臣，侯”，亦有“忠臣”字。时操封武平侯，是知功臣列侯得称忠臣，必汉制如此。不然，操劾奏人岂自称为忠臣耶？○《鲍昱传》：帝报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案：昱父永封关内侯。○《羊续传》：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按：续先世，并未以忠节著，是世卿之家亦可称忠臣。《吴芮传》高祖称芮为“忠”，功臣之名“忠臣”，或肇于此。◎弼按：周说近是，惠说失之牵强。若谓忠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然则操何以举孝廉乎？此盖操藉故去温，温免之后，乃罢三公，大权操于一人矣。◎胡三省曰：操以温辟其子，怒而免之，驾言选举不以实耳。】】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高堂隆传》：文帝为太子，耽乐田猎，晨出夜还。栈潜谏止，太子不悦，自后游出差简。】【◎《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陈思王传》：植既以才见异，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然植任性而行，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又见崔琰、毛玠、刑颙、贾诩传。】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问：“寿几何？”元吕曰： “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各本皆误作“皇太子”，冯本、局本不误。】至年四十而薨。【◎何焯曰：此与朱建平事相类，或所传异也。◎朱建平，事见后《方伎传》。】】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贾逵传》：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鄢陵侯彰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陈矫传》：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袁宏《汉纪》【◎《晋书·袁宏传》：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孙。〖猷为陈郡阳夏人。〗宏有逸才，文章绝美。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镇牛渚，秋夜乘月微服泛江，闻舫中讽咏，乃宏诵其

《咏史诗》，迎与谈论，引参军事。迁桓温记室，入为吏部郎，出守东阳郡。撰《后汉纪》三十卷。◎宏自序云：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记》、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纪》、《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后见张璠所撰书差详，复采而益之。

◎《隋书·经籍志》：《后汉纪》三十卷，袁彦伯撰。◎《史通·正史篇》：袁宏依荀悦体著

《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而已。◎《郡斋读书志》云：宏在晋末为一时文宗，虽为桓温礼遇，每不阿屈。以东京史籍不伦，谢承、司马彪之徒错谬同异，无所取正，惟张璠《纪》差详，因参摭记传以损益之，比诸家号为精密。◎《四库提要》云：璠《书》已佚，惟《三国志》注、《后汉书》注间引数条，取与此书互勘，互有详略，核其文义，此书为长。体例虽仿荀悦，而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悦矣。◎沈家本曰：裴注但称“《汉纪》”，省文。】载汉帝诏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显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绩，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负扆【◎《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谓垂衣拱手也。◎《礼·明堂位》“天子斧扆南乡而立”，为扆状如屏风，绣为斧文，天子依之而立，负之而南面对诸侯也。】二十有余载。【今本袁《纪》“二”作“三”，误。盖操迁帝都许二十五年也。【◎吴金华曰：卢说误。考之史事，汉献帝自中平六年九月即位，至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禅让，首尾凡三十一年。袁宏《后汉纪》卷三十又载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诏曰“朕在位三十有二年”，所叙在位年数正与正月诏文相应。】】天不慭遗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潜神，哀悼伤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绍熙前绪。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方今外有遗虏，遐夷未宾，旗鼓犹在边境，干戈不得韬刃，斯乃播扬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岂得修谅闇之礼，【◎《晋书·礼志》云：尚书杜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暗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卢钦、魏舒问预证据。预曰：“《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暗

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燕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暗之节也。此皆既葬除服谅暗之证。”又云：“魏氏革命，以既葬为节，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谅暗，同讥前代。”◎周寿昌曰：丕居操丧而诏谓为谅暗，盖当时秉笔者，已无一汉臣矣。后晋武帝诏山涛曰“山太常虽居谅暗”，则直以君诏其臣矣。】究曾、闵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忧怀，旁祗厥绪，【◎钱仪吉曰：旁，疑作“方”。】时亮庶功，【《袁纪》“绪”作“序”， “庶功”作“天功”。】以称朕意。於戏，可不勉欤！】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范《书·献帝纪》：三月，改元延康。◎胡三省曰：此汉改元魏志也。】

元年二月，【◎沈家本曰：○《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按：三月始改元，而书“元年二月”，追书也。操以正月卒，则二月以后之事当系于丕，延康虽汉号，而丕所改也。】【◎《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苏林曰：折竹以绳绵连禁籞，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栖鸟，鸟入中则捕之。◎应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瓒曰：籞者，所以养鸟也。设为藩落，周覆其上，令鸟不得出，犹苑之畜兽、池之畜鱼也。】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辛亥，赐诸侯王将相以下大将粟万斛，帛千匹，金银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掊克暴虐者，举其罪。】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中大夫，秩比千石。〖《续汉志》同。〗◎太尉，见《武纪》卷首。◎《续汉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郑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书中候》云“舜为太尉”，束晢据非秦官，以此追难玄。◎刘昭曰：纬候众书，宗贵神诡，出没隐显，动挟诞怪。图谶纷伪，其俗多矣。太尉所职，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称太尉，乃《中候》之妄，盖非官之为谬。康成渊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礼》而忘舜位，岂其实哉！广微之诮，未探硕意。◎弼按：《本志》黄初二年，日食，奏免太尉，诏“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汉末，魏武罢三公，欲权归于一人也。魏复置三公，将为禅代之事也。】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继钟繇之后。】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胡三省曰：散骑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为一官，曰散骑常侍，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后遂为显职。散骑侍郎，自魏至晋与散骑常侍、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弼按：胡氏所云，本《宋书·百官志》，其云“散骑常侍不典事”，本《魏略》。按《初学记》引《齐职仪》云“魏文帝复置散骑之职，与中常侍合为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骑常侍，置四人，典章表、诏命、手笔之事”，据此，则散骑常侍非不典事也。◎又按：是时，尚书陈群制九品官人之法，此为国家选举大政，《纪》未书，失之。】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胡三省曰：谓左右中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黄门、掖庭、永巷、御府、钩盾、中藏府、内者等署也。◎赵一清曰：○《续百官志》：黄门令，一人，六百石。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皆四百石。○《宋书·百官志》：黄门令，魏、晋以来四人。◎弼按：《纪》言“诸署令”，以胡氏所列举为是。】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近惩五侯、十常侍之祸，此魏文之善政也。】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姚范曰：桓帝建和元年，亦书“沛国言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玄，事见《武纪》卷首。玄，熹平时为光禄大夫。◎《续百官志》：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汉官仪》曰：光禄大夫，属光禄勋，门外特施行马，以旌别之。◎荀绰《晋百官表》曰：光禄大夫，古官也，职掌言议，毗亮论道，献可替否，赞扬德化。】问太史令单飏：【◎太史令，见《武纪》建安元年注。◎范《书·方术传》：单飏，字武宣，山

阳湖陆人。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又《蔡邕传》：时妖异数见。光和元年七月，诏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就问灾异。】“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赵一清曰：熹平之朝，谯尚为县，属沛国。占候者即云其国，若豫知当途受命改制之事。史氏多诬，此其验矣。〖说见《水经·获水注》。〗【◎余按：前既有追书改元之事，此预谯为国，盖亦追书，或依沛国言之，赵说似武。】】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内黄，见《武纪》初平三年注。】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赵一清曰：○《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又郡国十三言黄龙见。○盖魏以龙见为受命之符，至改谯县为龙谯国。然以龙兴，亦以龙亡。假托象兆，后遂为妖，所谓其气焰有以取之也。龙谯国，见《水经·获水注》。◎梁章钜、钱仪吉说均同。◎周寿昌曰：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时改为龙谯国，见《水经·获水注》，而陈《志》未载，何也？◎弼按：《宋书·符瑞志》历举黄龙、白龙、青龙、黑龙出，见者数十次，其不足为妖祥，诚如赵说。然赵、周二氏谓改谯县为龙谯国，见《水经·获水注》，则二氏均误。按《水经·获水注》作“获水又东迳龙谯固”，并无改谯县为龙谯国之事。且上文有“获水又东迳长乐固北”，则当时地名之称某固者，甚多。◎又按：龙谯固在今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东北，谯县在今安徽颍州府亳州治，两不相涉。赵、周二说，真嚮壁虚造矣。】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姜宸英曰：殷登默记，当以此时献之，安知非附会符命以要爵赏者乎？◎弼按：○《武纪》建安五年云：桓帝时，有黄星见于宋、楚之分，辽东殷馗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其事与此相类，而皆验于五十年之后，其虚妄可知。】【◎《魏书》曰：王召见登，谓之曰：“昔成风闻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为公室辅。”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成风，庄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辞。】邓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纳光武。【◎范《书·邓晨传》：晨字伟卿，南阳新野人。王莽末，宛人蔡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登以笃老，服膺占术，记识天道，岂有是乎！”赐登谷三百斛，遣归家。】

己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大将军、前将军，俱见《武纪》建安元年注。】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濊貊诸国，详见《乌丸鲜卑东夷传》及裴注引《魏略·西戎传》。】【◎《魏书》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时。【◎此《尚书·尧典》之词。◎《孔传》云：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陆氏音义》云：重，少昊之后。黎，高阳之后。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臣松之案：《魏书》有是言而不闻其职也。◎丁亥令曰：故尚书仆射毛玠，奉常王修、凉茂，郎中令袁涣，少府谢奂、萬潜，【《武纪》建安十八年注作“长史萬潜、谢奂”，毛本、吴本“萬”作“万”，局本作“方”，均误。】中尉徐奕、国渊等，【◎尚书仆射，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奉常，见建安二十一年注。郎中令，见建安十九年注。少府，见建安三年注。◎洪饴孙曰：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中尉，黄初元年改为执金吾。◎执金吾，见初平

元年注。】皆忠直在朝，履蹈仁义，并早即世，而子孙陵迟，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为郎中。

【◎《续百官志》：五官郎中，比三百石。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李祖楙曰：宿卫要地，故用郎官，而郎非公卿、校尉、尚书诸臣子弟不得补，凡称除一人为郎，以一子为郎者，皆指三署诸郎，非尚书郎之职也。◎弼按：《徐奕传》注引《魏书》云“诏以其族子统为郎，以奉奕后”，诏为郎者，即拜郎中也。又互见《臧洪传》。】】

夏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雉见。【◎洪亮吉曰：○饶安，汉旧县。○《元和志》：汉灵帝

时，于千童县置饶安。○《水经注》云：后汉改千童县为饶安县。○今考千童县，中兴后省，灵帝盖于千童故处立县，改名饶安也。◎吴增僅曰：据《魏志·文纪》“饶安白雉见”注云 “赐勃海郡百户牛酒”，则为灵帝时置，属渤海，尚可征信。◎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十三·北直》：沧州东北七十里有饶安城，战国时齐邑。○《史记》：赵悼襄王四年，庞煖攻齐，取饶安。○汉为千童县地，属勃海郡。后汉灵帝改置饶安县于此。○一清案：《郡国志》勃海郡无此县，盖缺失也。◎弼按：曹赞封饶安王，即此，见《武文世王公传·北海悼王蕤传》。◎李兆洛曰：饶安故城，今直隶天津府南皮县东南八十里。◎谢鍾英曰：今天津府盐山县西南五十里。】【◎《魏书》曰：赐饶安田租，渤海郡百户牛酒，【渤海郡，见《武纪》初平元年。】大酺三日。【◎《汉书·文帝纪》：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颖曰：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师古曰：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字或作脯。】太常以太牢祠宗庙。【《武纪》建安二十一年注引《魏书》“始置奉常”，《文纪》黄初元年十一月“改奉常为太常”，则此时应书“奉常”也。】】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魏书》曰：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孙盛曰：在礼，天子哭同姓于宗庙门之外。哭于城门，失其所也。【◎何焯曰：魏未尝以夏侯为同姓，故与之婚姻，孙盛所议非也。◎彭孙贻曰：是时汉献在御，遽责曹丕以天子之礼，不亦悖乎！◎见《茗香堂史论》卷一。周寿昌说同。】】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王祖”宋元本、冯本作“皇祖”，误。

◎胡三省曰：王祖，汉太尉曹嵩也。】夫人丁氏曰太王后，【◎《通典》卷七十二：魏文帝即王位，尚书令桓階等奏：“臣闻尊祖敬宗，古之大义。故六代之君，未尝不追崇始祖，显彰所出。先王应期拨乱，启魏大业，然祢庙未有异号，非崇孝敬、示无穷之义也。太尉公侯，宜有尊号，所以表功、崇德、发事、显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与天地合。臣等以为太尉公侯，诞育圣哲，以济群品，可谓资始，其功德之号，莫过于太王。”诏曰：“前奏以朝车迎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侯神主，然君侯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车也。礼有尊亲之义，为可依诸王比，更议。”博士祭酒孙钦等议：“案《春秋》之义，五等诸侯卒葬皆称公，与王者之后宋公同号，乃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侯，诞育太王，笃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号，莫过太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车，又宜先遣使者上谥号为太王。”于是汉帝追谥为太王。◎弼按：桓階等奏谓“太尉宜有尊号”，指曹嵩言也。汉帝诏云“大长秋特进君宜上谥号”，指曹腾言也。奏与诏不相应，似为二事，《通典》连类书之。】封王子叡为武德侯。【◎《水经·河水注》：河水自武德县。汉献帝延康元年，封曹叡为侯国，即魏明帝也。◎《郡国志》：司隶河内郡武德。◎《一统志》：武德故城，今河南怀庆府武涉县东南。】【◎《魏略》曰：以侍中郑称为武德侯傅，【吉茂为武德侯庶子，见《常林传》注引《魏略》。】令曰：“龙渊、太阿出昆吾之金，【◎《史记·苏秦传》“龙渊、太阿”

《集解》云：○《吴越春秋》曰：楚王召风胡子而告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寡人欲因子请此二人作剑，可乎？”风胡子曰：“可。”乃往见二人作剑，一曰龙渊，二曰太阿。】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璞耳。良工修之，则为荐国之宝。◎《韩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于楚山，献厉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慢，刖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献之，复相曰：“石也。”刖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三日三夜，泣尽，继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宝玉焉，名曰和氏之璧。】砻之以砥砺，错之以他山，故能致连城之价，为命世之宝。【《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命世”作“旷代”。】学亦人之砥砺也。称笃学大儒，勉以经学辅侯，宜旦夕入侍，【《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侍”作“授”。】曜明其志。”【◎何焯曰：曜，当作“昭”，避晋讳改。◎姚振宗曰：《续汉舆服志》有侍中郑称答魏武帝问金辂一事。其注《孝经》，亦惟徐彦《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解《孝经》与郑称同，与康成异”一语为据，别无他证。】】是月，冯翊山

贼郑甘、王照率众降，皆封列侯。【◎冯翊，见《武纪》建安十六年。◎赵一清曰：《晋书·地理志》：魏文帝即位，改京兆尹为太守，冯翊、扶风各除左、右。】【◎《魏书》曰：初，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范《书·西羌传》：烧何豪时为卢水胡所击。◎《窦固传》：固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章怀注：湟水东经临羌县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即其地也。◎沈钦韩曰：○《明志》：甘州卫东南有卢水，亦曰沮渠川。○《北史》：沮渠蒙逊世居张掖临松卢水。即此川。】王得降书以示朝曰： “前欲有令吾讨鲜卑者，吾不从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讨卢水胡者，吾不听，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谋而当，有自得之色，见讥李悝。【◎《荀子·尧问篇》：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楚庄王谋事而当，君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庄王曰： ‘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德。”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马骕曰：《新序》、《吴子》同《吕览》作“李悝”。】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郡国志》：凉州酒泉郡治福禄。张掖郡治觻得。◎惠栋曰：觻，孟康音“鹿”。得，一作惪，见《广韵》。◎《一统志》：福禄故城，今甘肃肃州治。觻得故城，今甘肃甘州府张掖县城西北。◎福禄，互见《庞淯传》。】各执太守以叛。【《苏则传》作 “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金城郡，见《武纪》卷首。◎《曹真传》：张进等反于酒泉，真遣费曜等讨破之，斩进等。】华降。【◎

《张既传》：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麹演各逐故太守，举兵应之。张既进兵为苏则声势，故则得以有功。◎弼按：是役实为苏则之功，详见《则传》，曹真、张既遥为声势而已。《本纪》大书“金城太守苏则讨进”，亦实录也。】【华后为兖州刺史，见《王淩传》。】

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魏书》曰：公卿相仪，王御华盖，视金鼓之节。【◎《宋书·礼志》作“亲令金鼓之节”。◎钱仪吉曰：○《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治兵。

○注引《魏书》云：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宋书》为是。】】庚午，遂南征。【是时，孙权破关羽，定荆州，曹公表权领荆州牧，权遣校尉梁寓奉贡，曹、孙方睦，何以有南征之事？何焯谓“丕将行禅代之事，托词南征，治兵以备非常”，诚然。】【◎《魏略》曰：王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曰：【◎洪饴孙曰：度支中郎将，一人，二千石，掌诸军兵田。

《书钞》、《御览》引《魏略》云“司农度支校尉，掌诸军兵田”，则度支中郎将职亦应同。

◎赵一清曰：○《晋书·地理志》：新平郡，汉置。○《续郡国志》注引袁山松《书》曰：兴平元年，分安定鹑觚、右扶风之漆置新平郡。○《方舆纪要》卷五十四：建安中置新平郡，置漆县。○又云：兴平元年分安定、扶风置新平郡。○今陕西西安府邠州是也。◎《一统志》：漆县故城，今邠州治。】“臣闻文王与纣之事，是时天下括囊无咎，【◎《易》：括囊，无咎无誉。◎《正义》曰：括，结也。囊所以贮物。闭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显物，故曰无誉。不与物忤，故曰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讯。今大王体则乾坤，广开四聪，使贤愚各建所规。伏惟先王功无与比，而今能言之类，不称为德。故圣人曰‘得百姓之欢心’，兵书曰‘战，危事也’，是以六国力战，强秦承弊，豳王不争，周道用兴。【◎官本《考证》曰：豳王，谓太王也。监本作“幽”，非。《文类》、宋本俱作“豳”，今改正。】愚谓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而今创基，【冯本、毛本“今”作“令”，误。】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臣谓此危，危于累卵。昔夏启隐神三年，《易》有‘不远而复’，《论》有‘不惮改’。诚原大王揆古察今，深谋远虑，与三事大夫

【◎《书》：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胡三省曰：古者谓三公为三事。《诗》曰 “三事大夫”，谓三公也。】算其长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复受重任，虽知言触龙鳞，阿谀近福，窃感所诵，危而不持。”奏通，帝怒，【此时尚未受禅，不应称“帝”。】遣刺

奸就考**[**竟**]**，【◎《续百官志》：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竟）杀之。【◎吴金华曰：“竟”当属上为句。“考竟”乃刑讯之称。】既而悔之，追原不及。【◎何焯曰：霍性所言凡近，无可采。“危于累卵”，言之又过。先王不称为德，犯其所忌。性之死，非不幸也。丕将行禅代之事，治兵以备非常，又欲饰其迹，托之南征，性不喻而赘言沮众，丕遂莫能容忍耳。】】

秋七月庚辰，令曰：“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管子》曰：【◎《汉书·艺文志》“道家”：《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师古曰：“筦”读与“管”同。】黄帝立明台之议者，【《初学记·十三》、《艺文类聚·十一》引“明台”作“明堂”。】上观于兵也；【◎今本《管子·桓公问篇》 “兵”作“贤”。◎或曰：“兵”疑作“宾”。盖明堂朝会诸侯之所，以宾礼亲邦国，故曰“宾”。与下“民”字对。】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今本《管子》“民”作“人”，下“民”字同，当为唐房玄龄注本所改。《御览·三十二》引“立”作“有”，无两“者”字。】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诉讼也；【◎今本《管子》“而备诉讼也”作“而备讯唉”。◎房注：讯，问也。唉，惊问也。◎戴望曰：《三国志》注作“备诉讼”，于义为长。◎《书钞·九》引“禹置敢谏之鼓”。【诸籍所载设敢谏之鼓之人不一，或尧，或舜，或禹。】】汤有总街之廷，以观民非也；【今本《管子》作“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囿，

【◎今本《管子》“囿”作“复”。◎房注：复，谓白也。◎戴望曰：《类聚》引作“灵台之宫”，与上“总街之庭”句相对，《初学记》引作“灵台之候”，即今本“复”字之讹。】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

孙权遣使奉献。蜀将孟达率众降。【达与副军将军刘封不协，率部曲四千余家降魏。详见《明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武都，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汉阳，见《武纪》建安十八年。】【◎《魏略》载王自手笔令曰：吾前遣使宣国威灵，【◎官本《考证》曰：吾，宋本作“日”。】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

《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曰仪父，贵之也。】即封拜达，【◎《蜀志·刘封传》：魏文帝善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使还领新城太守。

【◎《郡国志》：益州汉中郡房陵。◎注引《巴汉志》曰：建安十三年，别属新城郡。◎《水经·沔水注》：堵水东历新城郡。郡，故汉中之房陵也，汉末以为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为新城郡，以孟达为太守，治房陵。◎《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三：孟达既降魏，魏文帝合三郡为新城郡，理上庸，后移理房陵。◎谢鍾英曰：○按《刘封传》，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陆逊传》：建安二十四年，攻房陵太守（刘）**[**邓**]**辅。○《刘封传》：孟达降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达领新城太守。○是魏时始有新城郡，《巴汉志》说非也。○又按《晋书·宣帝纪》：孟达叛，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蘭塞以救达。○是孟达为新城太守治西城，故吴兵越房陵、上庸而北。郦注谓“治房陵”，乐史谓“治上庸”，皆误。◎吴增僅曰：魏文帝合上庸、西城、房陵三郡，置新城郡。是时三郡尚属蜀，文帝盖遥置郡名使达领之耳。至是年冬月，夏侯尚袭破刘封，平三郡九县，于是以申仪为魏兴太守，孟达为新城太守。据此，推求其于西城故地置魏兴，以上庸、房陵为新城，均黄初元年冬月事也。◎马与龙曰：郦注谓“治房陵”，据其后言之也。◎弼按：新城、魏兴、上庸，均详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注。新城，又见《明纪》太和元年注。◎《一统志》：房陵故城，今湖北郧阳府房县治。】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帝王世纪》云：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史记·周本纪》云：古公去豳，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

公。】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卢文弨曰：与谁，宜作“谁与”。】】

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水经·阴沟水注》：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坛前树碑，碑题云《大飨之碑》。◎《隶释》卷十九载碑文云：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龙兴践祚，规恢鸿业；构亮皇基，万邦统世。忿吴夷之凶暴，灭蜀虏之僭逆。于赫斯怒，〖严可均《全三国文》“于”作“王”。〗顺天致罚。奋虓虎之校，简猛锐之卒。爰整六军，率匈奴暨单于、乌桓、鲜卑引弓之类，持戟百万，控弦千队。玄甲曜野，华旗蔽日。天动雷震，星流雷发。戎备素辨，役不更藉。农夫安畴，商不变肆。是以士有拊噪之欢，民怀惠康之德。皇恩所渐，无远不至；武师所加，无强不服。故宽令西飞，则蜀将东驰；六旆南徂，则吴党委质。二虏震惊，鱼烂渚溃。将泛自三江之流，

〖《全三国文》“自”作“舟”。〗方轨邛来之阪。斩吴夷以染钺，血蜀虏以衅鼓。曜天威于遐裔，复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灾孽，去圣皇之宿愤。次于旧邑，观衅而动。筑坛壝之宫，置表著之位，大飨六军，爰及谯县父老男女。临飨之日，陈兵清涂，庆云垂覆，乃备跸御，整法驾，设天宫之列卫，乘金华之鸾路。达升龙于太常，张天狼之威孤。千乘风举，万骑龙骧。威灵之饰，震曜康衢。既登高坛，荫九增之华盖，处流苏之幄坐；陈旅酬之高会，行无算之酣饮。旨酒波流，肴烝陵积，瞽师设县，金奏赞乐。六变既毕，乃陈秘戏。巴俞丸箭，奇舞丽倒；冲夹逾锋，上索踏高。鼎缘橦，舞轮擿镜。骋狗逐兔，戏马立骑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鱼龙灵龟，国镇之怪兽，瑰变屈出，异巧神化。自卿校将守以下，下及陪台隶圄，莫不歆淫宴喜，咸怀醉饱。虽夏启均台之飨，周成岐阳之獀，高祖邑中之会，光武旧里之宴，何以尚兹！是以刊石立铭，光示来叶。其辞曰：赫王师，征南裔。奋灵威，震天外。吴夷詟，蜀虏窜。区夏清，八荒艾。幸旧邦，设高会。皇德洽，洪恩迈。刊金石，光万世。◎洪适曰：○大飨之碑篆额在亳州谯县，魏文帝延康元年立，相传为梁鹄书。碑字有不明者，唐大中年亳守李暨再刻，故有文可读。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是时，汉鼎犹未移也。丕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谓无君之罪人也。武王载西伯神主于军中者，吊民伐罪之师也。丕以奸贼之心，欲吞吴翦蜀，遂攘神器。尔操之肉未寒，而置酒高会，酣歌无算，金奏间作秘戏毕陈，夸辞谀语，无所忌惮，可谓无父之罪人也。士大夫椟藏其碑者，特以字画之故尔。碑云“八月至谯”，而史作“七月”，亦不必多辨也。◎弼按：洪氏所论，义正词严，惟谓丕“改元延康，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此语殊误。按范《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是改元延康者，乃汉帝之改元，魏虽建国，仍奉汉朔，并未纪元，何所庸改？宋儒考订之疏如是。◎严可均曰：○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云：《大飨碑》，卫觊文并书。○《天下碑隶》引《图经》云：曹子建文，钟繇书。○今姑录入《子建集》，俟考。【◎此《全三国文·陈王植七》之严说。◎《全三国文·卫觊》并引此文，严氏又曰：疑《图经》之言非也。《隶释》四又有《大飨残碑》，云“繇文为书”，则《大飨》非一碑，当以碑阴为实。】◎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十二：《大飨碑》，钟繇篆额，曹子建文，梁鹄书，时人称为三绝。○《困学记闻》卷十三：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魏文喜跃于为嗣之初，大飨于忧服之中，不但以位为乐，而已其篡汉也，哆然自以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魏书》曰：设伎乐百戏，【◎赵一清曰：《宋书·乐志一》：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焉。

◎潘眉曰：时所陈百戏，备载《大飨碑》中。】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卢文弨曰：皆，疑作“乐”。【◎吴金华曰：○《御览》卷五百三十九引《魏书》“皆”作“云”，“所”下有 “自”，颇与《礼记》之文相合。○《礼记·檀弓上》：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

忘其本。”○又《礼器》：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曹丕之令即本此义。】】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吴金华曰：《御览》“出”作“土”。】其复谯租税二年。”【复，除也。】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丙申，亲祠谯陵。【◎《宋书·礼志三》：魏文帝亲祠谯陵，此汉礼也。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后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弗改。陵上称寝殿，象生之具，古寝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至今，陵寝遂绝。】◎孙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内节天性，外施四海，存尽其敬，亡极其哀，思慕谅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义惇，臣子之恩笃，雍熙之化隆，经国之道固，圣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伦，显至教，敦风俗，斯万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丧礼素冠，郐人著庶见之讥；【◎《毛诗·郐》：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毛传》云：庶，幸也。素冠，练冠也。棘，急也。栾栾，瘠貌。◎《郑笺》云：觊幸一见素冠急于哀戚之人，形貌栾栾然膄瘠也。】宰予降期，仲尼发不仁之叹；【◎《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子颓忘戚，君子以为乐祸；

【◎《左传·庄公二十年》：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偏舞。郑伯曰：“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鲁侯易服，君子知其不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易衰，衰祍如故衰。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岂不以坠至痛之诚心，丧哀乐之大节者哉？故虽三季之末，七雄之弊，【◎胡三省曰：三季，谓三代之季也。秦、赵、韩、魏、齐、楚、燕为战国七雄。】犹未有废缞斩于旬朔之间，释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胡三省曰：○麻，绖也。居父丧苴仗。○《礼》：既葬而反哭。○《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为甚。】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宋书·礼志二》云：汉文帝始革三年丧制。临终诏曰：天下吏民临三日，皆释服。自是之后，天下遵命，无复三年之礼。案《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然则圣人之于急病，必为权制也。但汉文治致升平，四海宁晏，废礼开薄，非也。】缞素夺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尚书·舜典》：四海遏密八音。◎《孔传》云：遏，绝。密，静也。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孔疏》云：四海之人，皆绝八音，而不复作乐也。】义感阙于群后，大化坠于君亲；虽心存贬约，虑在经纶，至于树德垂声，崇化变俗，固以道薄于当年，【以、已同。】风穨于百代矣。【穨、颓同。】且武王载主而牧野不阵，晋襄墨缞而三帅为俘，【◎《史记·周本纪》：武王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陈师牧野，纣师皆倒兵以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子墨衰绖，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杜注云：晋文公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从戎，故墨之。】应务济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汉制，替其大礼，处莫重之哀而设飨宴之乐，居贻厥之始【◎《夏书》曰：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而坠王化之基，及至受禅，显纳二女，【◎献帝禅诏云：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釐降二女，以嫔于魏。◎弼按：魏武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见

《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世说新语》。彼既无所顾忌，则显纳二女不足为怪也。】忘其至恤，以诬先圣之典，天心丧矣，将何以终！是以知王龄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常山石邑。○《方舆纪要》卷十四：石邑城在真定府获鹿县西南，汉县，后汉省。○一清案：《续郡国志》无石邑县，此《志》有之，疑是复立。◎王先谦曰：战国赵地。董阏于行石邑山中，见《韩非子》。后入中山，武灵王复攻取之，见《赵世家》。亦名石城，秦拔之，见《廉颇传》。秦、楚之际，李良略地至此，见《陈馀传》。◎《一统志》：石邑故城，今获鹿县东南。】

冬十一月癸卯，令曰：【◎《集古录》云：《魏受禅碑》，世传为梁鹄书，而颜真卿又以为钟繇书，未知孰是。按《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称天子。又按

《魏志》，是岁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犹称令。是月丙午，汉帝使张音奉玺绶。庚午，王升坛受禅。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三家之说皆不同。今据裴注，备列汉、魏禅代诏册书令、群臣奏议甚详，盖汉实以十月乙卯策诏魏王，使张音奏玺绶，而魏王辞让，往返三四而后受也。又据侍中刘廙奏问太史令许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可治坛场。又据尚书令桓階等奏云“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盖自十七日己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汉、魏二纪皆缪，而独此碑为是也。《汉纪》乙卯逊位者，书其初命而略其辞让往返，遂失其实尔。《魏志》十一月癸卯犹称“令”者，当是十月，衍“一”字尔。丙午，张音奉玺绶者，辞让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坛最为缪尔。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为十一月，此尤缪也。禅代，大事也，而二纪所书如此，则史官之失以惑后世者，可胜道哉！◎官本作“十月癸卯，下令曰”。◎卢文弨曰：十一月，“一”字衍，当存而论之。今径删去，而复妄增一“下”字则过矣。◎官本《考证》李龙官曰：按后云：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癸酉。且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己未”，又云“今十月斗之建”，则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一月”，误。◎潘眉曰：○十一月，当作“十月”。○《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志·文昭甄皇后传》：黄初元年十月，帝践祚。○《魏受禅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五代史·张策传》：曹公薨，改元延康。是岁十月，文帝受禅。○是皆十月受禅之证。《纪》先书“十一月癸卯”，后又书“十一月癸酉”，两书“十一月”，既于文为馥，而癸卯、癸酉相距三十一日，亦无同在十一月之理。《宋书·礼志》云“汉延康元年十一月，禅帝位于魏”，《册府元龟·帝王部》云“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禅”，并沿陈《志》之误。朱竹垞跋《孔羡碑》云“魏受禅在延康元年十一月”，亦失于不考耳。◎沈家本曰：《御览》引《魏志》而节其文曰“延康元年十月，升坛即阼”，亦陈寿本作“十月”之证。他书作“十一月”，当据误本陈《志》，非陈之误。◎弼按：○《通鉴》云：冬十月乙卯，汉帝使张音奉玺绶于魏王。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十一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考异》云：陈《志》 “丙午，行至曲蠡，汉帝禅位。庚午，升坛即阼”，袁《纪》亦云“庚午，魏帝即位”，按《献帝纪》“乙卯始发禅册，二十九日，登坛受命”，又《文帝受禅碑》至今尚在，亦云“辛未受禅”，陈《志》、袁《纪》误也。是宋时所见陈《志》其误已如是，不必为之讳也。】“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槥，音卫。】送致其家，官为设祭。”【◎《汉书》高祖八月令曰：【此汉高祖八年十一月令，此作“八月”，误。】士卒从军死，为槥。◎应劭曰：【应劭注《汉书》，见黄初三年。】槥，小棺也，今谓之椟。◎应璩

《百一诗》曰：槥车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陆机《大墓赋》曰：观细木而闷迟，睹洪椟而念槥。】丙午，行至曲蠡。【◎《郡国志》：豫州颍川郡颍阴。◎刘昭注：○《左传·文九年》：楚伐郑师于狼渊。○杜预曰：县西有狼陂。○献帝遣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文帝即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绶，以进于王。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帝王世纪》云：魏文帝登坛受禅于曲蠡之繁阳亭，为县曰繁昌，亦《禹贡》豫州之域，今许之封内，今颍川繁昌是也。○《北征记》曰：城在许之南七十里。东有台，高七丈，方五十步。台南有坛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终之坛也。◎《水经·颍水注》：颍水迳繁昌故城，县北曲蠡之繁阳亭也。◎《魏书·国志》曰：文帝以汉献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坛受禅于是地。改元黄初，其年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城内有三台，时人谓之繁昌坛。坛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禅于此，自坛而降，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铭曰：“遂于繁昌筑灵坛也。”◎萧常《续后汉书音义》云：颍川郡颍川县有繁阳亭。先是，曹丕使其党逼献帝禅位于己，因南至颍阴，阳不与知。

张音等奉玺绶于丕，丕篡位以此，因以其地为繁昌县。◎《一统志》：颍阴故城，今河南许州治。繁昌故城，今许州临颍县西北。◎弼按：亦即曲蠡所在也。】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汉纪》载汉帝诏曰：【◎袁《纪》：冬十月乙卯，诏曰。◎弼按：十月乙卯诏，见后。◎严可均曰：○《魏志·（魏）**[**卫**]**觊传》云：顷之，还汉朝，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是献帝诸禅诏，皆卫觊作也。】朕在位三十有二载，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曜明德【今本袁《纪》“曜”作“裕”。】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

【◎卢文弨曰：欧阳皆作“愔”，或据碑文如此也。】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今本袁《纪》“兹”作“滋”。】群凶肆逆，宇内颠覆。【今本袁《纪》作“宇宙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今本袁

《纪》“灵”作“天”。】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今本袁《纪》作“君其祗奉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今本袁《纪》作“以肃天道”。◎袁宏曰：献帝幼冲，少遭凶乱，流离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后生，未有过也，其上者悲而思之，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曰：左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国，在境外者闻之未审，皆以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

【武都，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汉中，见《武纪》建安十六年。【◎吴金华《考释集解》引杨明照说：武都李庶姜〖字〗合〖名〗，即李素姜。《抱朴子内篇·论仙》云“素姜之说谶纬”，“素”与“庶”为同音字，“素姜”即“庶姜”也。】】谓臣曰：‘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鲁亦问合知书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沈钦韩曰：○《隋经籍志》：梁有《孔老谶》十二卷，《孔子王明镜》一卷。○《后汉书·张衡传》注：《遁甲开山图》曰：“禹游于东海，得玉珪，碧色，长一尺二寸，圆如日月，以目照，自达幽冥。”○言此谶预知来数，亦如玉珪，故名为玉版。◎弼按：○《张衡传》云：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又云：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据此，则孔子玉版之说为无稽。】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辞。合长于内学，

【内学，见后引《四库提要》论谶纬事。】关右知名。鲁虽有怀国之心，沈溺异道变化，不果寤合之言。后密与臣议策质，国人不协，或欲西通，鲁即怒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合先迎王师，往岁病亡于邺。【◎姜宸英曰：张鲁能为鬼道，又值合已死，故附会以成篡夺之谋。】自臣在朝，每为所亲宣说此意，时未有宜，弗敢显言。殿下即位初年，祯祥众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见。然圣德洞达，符表豫明，实乾坤挺庆，万国作孚。臣每庆贺，欲言合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况臣名行秽贱，入朝日浅，言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泽被四表，灵恩格天地，海内翕习，殊方归服，兆应并集，以扬休命，始终允臧。臣不胜喜舞，谨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当也；斯诚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階，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赵一清曰：○《晋书·礼志》云：太

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闻前母久丧，当追成服，求平议。○即此人也。◎钱大昭曰：董遇字季直，见《王朗传》。】“臣伏读左中郎将李伏上事，考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尧称历数在躬，璇玑以明天道；周武未战而赤乌衔书；【◎《吕氏春秋》：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史记·周本纪》：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官本《考证》曰：宋本作“赤鸟”。】汉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史记·高祖本纪》：母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已而有身。】孝宣仄微，字成木叶；【◎《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后立宣帝，帝本名病已。】光武布衣，名已勒谶。【◎范《书·光武纪》：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章怀注：图，河图也。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

◎又《光武纪》论云：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是天之所命以著圣哲，非有言语之声，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县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汉德之衰，渐染数世，桓、灵之末，皇极不建，暨于大乱，二十余年。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践阼未期，而灵象变于上，群瑞应于下，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唯惧在后，虽典籍所传，未若今之盛也。臣妾远近，莫不凫藻。”【◎范《书·杜诗传》：将帅和睦，士卒凫藻。章怀注：言其和睦欢悦，如凫之戏于水藻也。◎《刘陶传》：是故灵台有子来之人，武旅有凫藻之士。◎章怀注：凫得水藻，言喜悦也。◎惠栋曰：○郑氏《太誓》云：惟丙午，王还师。前师乃鼓譟，师乃慆，前歌后舞。○《魏大飨碑》云：士有拊譟之欢。○“拊譟”与“ 譟”同，汉人读为“凫藻”，言如凫之噪呼。○章怀注云：如凫之戏于藻。○非《尚书》之义也。◎胡玉缙曰：○

《周礼·大司马》：车徒皆譟。○郑注：吏士鼓譟，象攻敌克胜而喜也。譟，讙也。○《书》曰：前师乃鼓譟，亦谓喜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字书无字，当为拊。○《文选》马季长《长笛赋》“拊譟踊跃”，即用此文。拊者，拊手，字同抚。○《释名》云：抚，敷也。敷手以拍之也。○王逸注《天问》云：言武王三军，人人乐战，并前歌后舞，凫藻讙呼，奋击其翼。凫藻讙呼，一云如鸟喿呼，案“凫”亦相假借字也。○据此，则“凫藻”二字，其正字当为“拊譟”，言拍手讙呼也。诸家泥假字为释，皆非。○王鸣盛《尚书后案》云：私心喜悦，或有鼓，或有，而讙噪。○孙诒让《周礼正义》取之。唯王以鼓、拊并列，与他文叚“凫藻”为“拊譟”者，未融洽。当以星衍说为长。】王令曰：“犁牛之駮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此数语为魏文虚伪之谦辞，然按诸当日情事，则为实录。】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书仆射宣告官寮，咸使闻知。【◎姜宸英曰：“于是”与下文气不接，疑讹。】辛亥，太史丞许芝【◎《续百官志》：太史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四库提要》云：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

谶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谶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图，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谶、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谶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何焯曰：此可为无“坚冰”二字之证。◎姚范曰：本义已引此证，加“初六”二字何指？郭京《易举正》言之耳。】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

【蝗虫亦为符瑞，则世无妖孽矣。】又曰：‘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浃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又曰：‘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宋书·符瑞志》“净”作“静”，无“福”字。】厥应麒麟来。’《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钱大昕曰：即上文所云“孔子玉版”也。】‘代赤者魏公子。’【◎元本、冯本作 “赤眉”。◎官本《考证》曰：宋本无“眉”字。◎潘眉曰：赤眉，东汉贼号，谶言“代赤眉”，甚无谓也。考《宋书·符瑞志》引《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公子”，无“眉”字。盖汉火德，属赤，故云“代赤”，多“眉”字。】《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白马，见《武纪》建安五年注。◎李云，事详见本志《王肃传》注。

◎又《水经·淇水注》：清河之右有李云墓。云字行祖，甘陵人，好学，善阴阳，举孝廉，迁白马令。中常侍单超等立掖庭民女毫氏为后，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云上书移副三府曰：“孔子云：‘帝者，谛也。’今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帝怒，下狱杀之。后冀州刺史贾琮使行部过祠云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尚存。】‘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当涂高，解见《蜀志·周群传》。】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宋书·符瑞志》“孙”下有“直”字。】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昏，【《宋书》“昏”作“惑”。】以弱亡。或以杂文为蒙【◎毛本“文”作 “之”，误。◎钱大昕曰：○古书“蒙”与“厖”通。○《诗·秦风》：蒙伐有苑。○郑云：蒙，厖也。画杂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又《邶风》“狐裘蒙戎”，《春秋传》作“厖茸”，故蒙有杂文之训。○《易·杂卦传》：蒙杂而著。】其孙当失天下，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范《书·何后传》：王美人生子协，董太后自养之，号曰董侯。◎弼按：协，即献帝也。】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卢文弨曰：《宋书》无“之”字。】《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各本“横”字下空格，无“一”字，宋本有之。◎官本《考证》曰：《宋书》“绝”作“纪”。◎李清植曰：火光者，炎也。炎汉之运，至是而终。《宋书》“绝”作“纪”，非是。不横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讳，见于图谶”也。◎钱大昭曰：○《说文》： ，狱之两也。在廷东，从曰。○徐锴曰：以言词治狱也，故从曰。○谶文以“曰”为“日”，此俗儒之误。◎周寿昌曰：日载东，曹也。

〖孙志祖、潘眉说同。〗绝火光，火光者，炎也；言炎汉之运，至是而绝也。不横一，丕也，所谓“魏王姓讳，著见图谶”者也。辞义鄙浅，不足道。予谓即以谶言之，正谓曹氏绝于炎也。炎即晋武帝之讳也，盖于其兴即其兆其亡矣。】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易运期谶》曰： ‘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宋书·符瑞志》“反”作“及”。

◎李清植曰：主反为辅者，言汉反臣于魏也。作“及”，非是。】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钱大昕曰：《说文》昌“从日，从曰”，不从两日。尹敏谓谶书中多近鄙别字，如“土乙力”为“地”，“人十四心”为“德”，及此类皆是。◎潘眉曰：魏以土德王，故曰黄气。受五八四十者，魏享国年数。自黄初元年庚子至甘露四年己卯，得四十年。次年，司马氏弑高贵乡公矣。又文帝年四十崩，亦五八四十之数。◎钱大昭曰：言汉祚四百余年，运数已绝，当有

黄气受之。】《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钱大昭曰：古“魏”字作“巍”，故有是说。《说文》“巍从嵬，委声”，汉人书“魏”字，或姓或郡，皆有“山”字，见洪适

《隶释》者，不可胜计。】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潘眉曰：轨者，世轨也。世轨有二：一为唐尧世轨，以七百六十岁为一轨；一为文王世轨，以七百二十岁为一轨。其推算之法同。】有德者过之，【宋本、元本、冯本、监本 “过”作“遇”，误。】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冯本、监本“六”作“二”。】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征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自是以来四十余年，又荧惑失色不明十有余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卢文弨曰：《献纪》“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食”，《续汉志》、《晋志》皆不载，芝云丙午，而《纪》作丁末，互异。◎潘眉曰：“丙午”二字当衍。《宋书·符瑞志》载许芝曰：“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蚀。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蚀。日者阳精，月为侯王，而以亥子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盖日为阳精，亥子属水，故为水灭火。若丙午日蚀，丙午属火，与亥子有别，而曰水灭火，其义不合。《宋志》载许芝之言，亦不及丙午。

《后汉书·献帝纪》载日食甚详，建安至延康，日食凡八，有己亥、壬子，而无丙午，足证此“丙午”二字之误。◎梁章钜曰：○《御览》卷十一引《魏略·五行志》云：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余日。魏有天下乃霁，魏将受祚之应也。○此亦水灭火之兆。◎弼按：日蚀可推算而得，与五行生克无涉。当时穿凿附会，文饰篡窃，不能欺天下后世也。】殿下即位，初践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黄龙数见，凤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后献见于郊甸；甘露醴泉，奇兽神物，众瑞并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举风后以治民。◎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汉书·艺文志》：《风后兵法》十三篇，图二卷。】舜、禹有天下，凤皇翔，洛出书；汤之王，白鸟为符；【◎元本、吴本、毛本“鸟”作“乌”。◎沈家本曰：○《玉海·一百九十九》引作“乌”。○《吴志》：张纮书曰：“殷汤有白鸠之祥。”○《宋书·符瑞志》：白鸠，成汤时来至。○则作“鸟”为是。】文王为西伯，赤鸟衔丹书；【宋本、元本、吴本、毛本，“鸟”作“乌”，误。解见前。】武王伐殷，白鱼升舟；高祖始起，白蛇为征。巨迹瑞应，皆为圣人兴。观汉前后之大灾，今兹之符瑞，察图谶之期运，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附，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春秋大传》曰：【◎马国翰曰：《春秋大传》撰人缺。汉、隋、唐志均不著目其书，亦佚。惟《史记·三公世家》褚少孙补引一节，余知古《渚宫旧事》引一节。褚在宣、元之世已引其说，则此书为汉初经师所撰。◎弼按：马氏辑佚书，未录此注所引，失之。】‘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汪继培辑本《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

〖见《长短经·懼戒篇》。〗◎汪氏又云：《汉书·艺文志》“杂家”：《尸子》二十篇。隋、唐志并同。宋时全书已亡。◎王应麟《汉书考证》云：李淑《书目》存四卷，《馆阁书目》止存二篇，合为一卷，其本皆不传。近所传者，有震泽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阳湖孙氏本。】京房作《易传》曰：【◎《汉书·儒林传》：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繇是《易》有京氏之学。】‘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应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伏惟殿下体尧、舜之圣明，【宋本、冯本“圣”作 “盛”。】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授，【冯本“授”作“受”，误。】河洛

所表，图谶所载，坦然明白，【元本、冯本“坦”作“昭”。】天下学士所共见也。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征，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书》美其人。【◎《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孔传》云：周公尽礼致敬，言我复还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归政而退老。】吾虽德不及二圣，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若夫唐尧、舜、禹之迹，皆以圣质茂德处之，故能上和灵祇，下宁万姓，流称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幸承先王遗业，【宋本、冯本、官本、监本“遗”作“余”。】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庶欲保全发齿，长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国，下见先王，以塞负荷之责。望狭志局，守此而已；虽屡蒙祥瑞，当之战惶，五色无主。若芝之言，岂所闻乎？心慄手悼，

【◎何焯曰：“悼”疑作“掉”。◎孙志祖曰：悼，震悚也。似不应作“掉”。【◎吴金华曰：手悼，即俗所谓手抖也。今谓“悼”当为“掉”之借字，何，孙二说均为未达。】】书不成字，辞不宣心。【冯本、监本、官本“心”作“口”。】吾间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冯本“从”作“纵”。】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周公因成王之幼，乃有复子明辟之事。汉献帝即位三十余年，复子明辟，真不知所谓矣。】庶欲守此辞以自终，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赤心。”于是侍中辛毗、刘晔，散骑常侍傅巽、【巽，事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及《苏则传》、《傅嘏传》，又见《刘表传》注引《傅子》。】卫臻，尚书令桓階，尚书陈矫、陈群，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等【◎给事，宋本、元本、冯本作“给事中”，后文“苏林、董巴上表”亦称“给事中”。苏林，见《刘劭传》注引《魏略》，云为“博士给事中”。◎《汉书·百官公卿表》：给事中，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续百官志》：骑都尉，比二千石，本监羽林军。◎刘昭注《续汉志序》云：司马《续书》总为八志，《律历》之篇仍乎洪、邕所构，车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谓《续汉舆服志》即取蔡邕、董巴所作也。◎《隋书·经籍志》：《大汉舆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撰。】奏曰：“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令书恳切，允执谦让，虽舜、禹、汤、文，义无以过。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辞者，诚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诚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应录者代兴于前，失道数尽者迭废于后，《传》讥苌弘欲支天之所坏，【◎《左传·定公元年》：晋女叔宽曰：“周苌弘将不免。苌叔违天，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哀公三年，周人杀苌弘。

◎杜预曰：天既厌周德，苌弘欲迁都以延其祚，故曰违天。◎王应麟曰：以苌弘为违天，是人臣不当扶颠持危也。】而说蔡墨‘雷乘乾’之说，【◎《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杜预曰：蔡墨，晋大夫。蔡史墨即蔡墨。◎又曰：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臣大强壮，若天上有雷也。】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宋本、官本“建”作“逮”。

◎《考证》云：监本作“建”，误。】今汉室衰替，帝纲堕坠，天子之诏，歇灭无闻，【操为汉相，而汉诏无闻，谁之罪欤？】皇天将舍旧而命新，百姓既去汉而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拨乱平世，将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当历数之运，即位以来，天应人事，粲然大备，神灵图籍，兼仍往古，休征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黄》、《运期》姓（纬） **[**讳**]**之谶，【◎钱大昭曰：纬，当作“讳”。】斯文乃著于前世，与汉并见。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书·舜典》：禋于六宗。◎《说文》：

禋，洁祀也。一曰精意以享为禋。】兆民颙颙，咸注嘉原，惟殿下览图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义，辄宣令外内，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谦虚之意。”【“而”字疑误。【◎吴金华曰：而，犹“与”也、“及”也。不误。】】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于览馀辞，岂余所谓哉？【毛本“余”作“馀”，误。】宁所堪哉？诸卿指论，未若孤自料之审也。【冯本“吾”作“孤”。】夫虚谈谬称，鄙薄所弗当也。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裋，各本皆作“短”，官本作“裋”。裋，音竖。褐，音曷。◎

《汉书·贡禹传》：禹上疏曰：“臣禹年老家贫，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师古曰：裋者，谓僮竖所著布长襦也。褐，毛布之衣也。】罪皆在孤；是以上惭众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议，无重吾不德，使逝之后，不愧后之君子。”癸丑，宣告群寮。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林国赞曰：《晋书·宣帝纪》称“魏文即位，帝为丞相长史，魏已受禅，始为督军御史中丞”，殆非也。陈《志》书“即位”，皆指即王位，本注所列职名，如辛毗、桓階、郑浑、贾诩等，核以本志诸传，皆系之文帝即位之下，于此适合，不应懿为督军御史中丞，独以践阼后之职名追书，故知《晋书》为误。◎弼按：○御史中丞，见《武纪》初平元年注。督军与御史中丞似为两官。《晋书·宣帝纪》云“黄初二年，督军官罢”，止云省督军，不云省督军御史中丞也。《晋书·职官志》“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然亦非督军御史中丞也。◎李祖楙曰：中兴初，征伐四方，权置御史监军，曰督军御史；以他官监军，曰监军使者。事讫罢。至桓、灵后，兵事日多，复置之。】侍御史郑浑、羊祕、鲍勋、武周等【◎《续百官志》：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钱大昭曰：浑、勋自有传。武周，字伯南，见《胡质传》注。羊祕未闻。◎弼按：祕为羊祜之伯父，官至京兆太守，见《晋书·羊祜传》。】言：“令如左。伏读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臣等闻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则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桓、灵荒淫，禄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久矣。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群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颙颙，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义也；所有余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贱所不足，贵所有余，故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孤虽寡德，庶自免于常人之贵。【◎赵一清曰：贵，当作责。】夫‘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刘子》卷七《大质章》：故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强变者也。◎义亦本此。】丹石微物，尚保斯质，况吾托士人之末列，曾受教于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为富，【◎《世说》注引皇甫谧《高士传》：陈仲子，字子终，齐人。兄戴相齐，食禄万钟。仲子以兄禄为不义，乃适楚，居於陵。】柏成子高以义为贵，

【◎《庄子·天地篇》：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潘眉曰：伯成，作“柏城”与“柏成”并误。《田畴传》注与《庄子》合。◎沈家本曰：柏、伯，成、城，古人往往通用。】鲍焦感子贡之言，弃其蔬而槁死，【◎《新序》：鲍焦衣弊肤见，挈畚将蔬，遇子贡于道。子贡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焦曰：“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子贡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士。今吾子污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将其蔬，谁之有哉？”鲍焦曰：“呜呼！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廉者易丑而轻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薪者讥季札失辞，皆委重而弗视。【◎《韩诗外传》：季子游于齐，见遗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当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季子请问姓字，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字哉！”遂去。】吾独何人？昔周武，大圣也，使叔旦

盟胶鬲于四内，使召公约微子于共头，【宋本、元本“召公”作“公召”，误。】故伯夷、叔齐相与笑之曰：‘昔神农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坏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为周之伐殷以暴也。【◎各本“暴”作“恭”，误。◎《吕氏春秋》：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德非周武，而义惭夷、齐，庶欲远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夺，迈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贵，执鲍焦之贞至，遵薪者之清节。故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吾之斯志，岂可夺哉？”乙卯，册诏魏王禅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夫命运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来尚矣。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安、顺已降，世失其序，冲、质短祚，三世无嗣，皇纲肇亏，帝典颓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灾，遭無妄厄运之会，【◎無，应作“无”。◎潘眉曰：○京房说：《无妄》，大旱之卦，万物皆死，无所复望。○《汉书·谷永传》：遭《无妄》之卦运，值百六之灾厄。○韦昭《吴书》曰：天地反易，遭无妄之运。】值炎精幽昧之期。变兴辇毂，祸由阉宦。董卓乘衅，恶甚浇、豷，【◎宋本“豷”作“ ”，误。◎《左传·襄公四年》：魏绛曰：“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夷羿收之，以为己相。浞因羿室，生浇及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

《帝王世纪》云：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灭豷于戈。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羿于戈，有穷遂亡。

◎马骕曰：浇，即奡也。】劫迁省御，太仆宫庙，【◎官本《考证》朱良裘曰：“太仆”二字，于义无取，或“火扑”之讹。】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夏鼎沸，蝮蛇塞路。当斯之时，尺土非复汉有，一夫岂复朕民？幸赖武王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区夏，保乂皇家。今王缵承前绪，至德光昭，御衡不迷，【◎《汉书·律历志》云：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

◎《书·舜典》：烈风雷雨弗迷。◎《孔传》云：不有迷错愆伏也。】布德优远，声教被四海，仁风扇鬼区，【◎赵一清曰：鬼区，即九区也。古九、鬼同字。】是以四方效珍，人神响应，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之绩，而重华禅以帝位。【◎《帝王世纪》：尧名放勋，舜目重瞳，故名重华。】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祇，绍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嫔于魏。【◎《书·尧典》：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孔传》云：降下嫔妇也。◎弼按：操女适汉献帝为皇后，献帝女适曹丕，本志《后妃传》不见其名。所谓“釐降二女”者，皆袭唐、虞禅让之故事而已。】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

【即张音也。】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敬御天威，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敬之哉！”于是尚书令桓階等奏曰：“汉氏以天子位禅之陛下，【前犹称殿下，此则直称陛下矣。】陛下以圣明之德，历数之序，承汉之禅，允当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违，臣请会列侯、诸将、群臣陪隶，发玺书，顺天命，具礼仪列奏。”令曰：“当议孤终不当承之意而已。犹猎，还方有令。”尚书令等又奏曰：“昔尧、舜禅于文祖，【◎《书·尧典》：受终于文祖。

◎《孔传》云：文祖，尧文德之祖庙。】至汉氏，以师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虽云迫不及待，亦预定之计也。】今当受禅代之命，宜会百寮群司，六军之士，皆在行位，使咸睹天命。营中促狭，可于平敞之处设坛场，奉答休命。臣辄与侍中常侍会议礼仪，太史官择吉日讫，复奏。”令曰：“吾殊不敢当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刘廙、

常侍卫臻等奏议曰：“汉氏遵唐尧公天下之议，【◎卢文弨曰：议，当作“义”。】陛下以圣德膺历数之运，天人同欢，【宋本、冯本“欢”作“忻”。】靡不得所，宜顺灵符，速践皇阼。问太史丞许芝，今月十七日己未直成，可受禅命，【◎各本“直”作“宜”。◎官本《考证》卢明楷曰：○《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注：自叙始生祯祥曰：“乙未直成，予生。”○又曰：厥日直成，应嘉名也。○《汉书·王莽传》：以戊辰直定即真天子位。○师古曰：以建除之次，其日当定。○直成之义，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误。◎钱大昭曰：魏文帝受禅，以十月二十九日辛未直成日成定，皆取吉祥。◎周寿昌曰：今日者书，以除危定执为吉，建满平收为次，成开亦吉，闭破则凶，足知其法自汉已然。莽信时日小数，故取诸此也。《隋律历志》云“后魏景明中，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一枚，上铭八十一字”，中有“戊辰直定”四字作权，亦莽是日所制也。】辄治坛场之处，所当施行别奏。”令曰；“属出见外，便设坛场，斯何谓乎？今当辞让不受诏也。但于帐前发玺书，威仪如常，且天寒，罢作坛士使归。”既发玺书，王令曰：“当奉还玺绶为让章。吾岂奉此诏承此贶邪？昔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亦让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或退而耕颍之阳；或辞以幽忧之疾；或远入山林，莫知其处；或携子入海，终身不反；或以为辱，自投深渊。【◎《庄子·让王篇》：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高士传》：许由，字武仲，阳城槐里人也。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于是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庄子》：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因自投清冷之渊。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高士传》：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北面师之。及舜，又以天下让卷，卷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且颜斶惧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斶，各本均作“烛”，误。樸，当作“璞”。【吴金华以“璞”为“樸”之俗字，说详彼。】太，宋本作“天”，误。◎《战国策》：颜斶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再拜而辞去。君子曰：“镯知足矣！归真反璞，则终身不辱。”】王子搜乐丹穴之潜处，被熏而不出；【◎各本“熏”作“重”，误。

◎《庄子·让王篇》：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语见《孟子》。柳下惠，鲁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谥惠也。宋本“位”作“贵”。】曾参不以晋、楚之富易其仁。【◎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亦见《孟子》。

◎《韩诗外传》：曾子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斯九士者，咸高节而尚义，轻富而贱贵，故书名千载，于今称焉。求仁得仁，仁岂在远？孤独何为不如哉？义有蹈东海而逝，不奉汉朝之诏也。亟为上章还玺绶，宣之天下，使咸闻焉。”己未，宣告群僚，下魏，又下天下。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潘眉曰：《魏公卿上尊号奏》作“清苑乡侯”，当以碑为正。考刘若，武帝时为清苑亭侯，至是进爵乡侯矣。】百二十人上书曰：“伏读令书，深执克让，圣意恳恻，至诚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户、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义，事不经见者，是以史迁谓之不然，诚非圣明所当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勋之禅，夏禹亦无辞位之语，故《传》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诚圣人知天命不可逆，历数弗可辞也。伏惟陛下应乾符运，至德发闻，升昭于天，是三灵降瑞，人神以和，休征杂沓，万国响应，虽欲勿用，将焉避之？而固执谦虚，违天逆众，慕匹夫之微分，【◎吴金华曰：○分，当作“介”。○《周礼·春官·大宗伯》：士执雉。○郑玄注：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释文》云：介音界，或作分，扶问反。○是二字易讹之证。○《后汉书·崔骃传》载《慰志赋》云：岂无熊憭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歼夷。○亦以“微介”连文。介，谓耿介、贞介，指不违礼义之志节。】背上圣之所蹈，违经谶之明文，信百

氏之穿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众望也。臣等昧死以请，辄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别写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辞夏禹而匿野，【注见前。】颜阖辞鲁币而远迹，

【◎《尚友录》：颜阖，鲁人，守道不仕。鲁君遣使致币，阖曰：“恐听误而遣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问，复来求之，则不得矣。】夫以王者之重，诸侯之贵，而二子忽之，何则？其节高也。故烈士徇荣名，义夫高贞介，虽蔬食瓢饮，乐在其中。是以仲尼师王骀，【◎《庄子》：鲁有兀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而子产嘉申徒。【◎《庄子》：申徒嘉，兀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申徒嘉曰：“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称。”】今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则诸卿游于形骸之内，而孤求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为上章还玺绶，勿复纷纷也。”辅国将军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闻符命不虚见，众心弗可违，【冯本“弗”作“不”。】故孔子曰：‘周公其为不圣乎？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万物也。’是以舜乡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气尽，炎上数终，帝迁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晳，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应，虽有虞仪凤，成周跃鱼，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违天命以饰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圣人达节之数，下孤人臣翘首之望，非所以扬圣道之高衢，乘无穷之懿勋也。臣等闻事君有献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鳞固争之义，臣等敢以死请。”令曰：“太古圣王之治也，

【冯本、局本“太”作“夫”。】至德合乾坤，惠泽均造化，礼教优乎昆虫，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气有生之类，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风雨应节，祯祥触类而见。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鳏者未室，寡者未嫁；权、备尚存，未可舞以干戚，【◎《帝王世纪》：有苗氏负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方将整以齐斧；【◎潘眉曰：○《易·旅卦》释文张轨注云：齐斧，黄钺斧也。○《晋书音义》引张晏曰：齐斧，征伐斧也，以整齐天下也。】戎役未息于外，士民未安于内，耳未闻康哉之歌，目未睹击壤之戏，婴儿未可托于高巢，余粮未可以宿于田亩：【《文类》无“以”字，解见后。】人事未备，至于此也。【《文类》：“于”作“如”，宋本同。】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元本“真”作“贞”。】河未出龙马，山未出象车，蓂荚未植阶庭，【宋本“庭”作“涂”。】萐莆未生庖厨，王母未献白环，渠搜未见珍裘：灵瑞未效，又如彼也。昔东户季子、容成、大庭、轩辕、赫胥之君，【◎《庄子·胠箧篇》：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轩辕氏、赫胥氏。◎司马云：此皆古帝王也。◎罗泌《路史》云：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群玉之山，庸成所守，册府所在，庸成是立，故号曰庸成氏。曰容成者，非也。方是时，人结绳而用，托婴巢中，棲粮陇首，实有季子仪马而产子，身人也，而尾蹄马，是为三身之国。◎子思子言：东户季子是也。◎《路史》又云：大庭氏之膺录也，适有嘉瑞，都于曲阜，故鲁有大庭之库。◎又云：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号曰轩辕氏。◎又云：赫苏氏是为赫胥，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时，人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脯而嬉。◎弼按：此皆上古帝王，荒邈难稽，未可尽信。】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诸卿独不可少假孤精心竭虑，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众事备，群瑞效，然后安乃议此乎，何遽相媿相迫之如是也？【宋本“媿”作“愧”。】速为让章，上还玺绶，无重吾不德也。”侍中刘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圣之纯懿，当天命之历数，观天象则符瑞著明，考图纬则文义焕炳，察人事则四海齐心，稽前代则异世同归；而固拒禅命，未践尊位，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辄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让，人无得而称焉，仲尼叹其至德，孤独何人？”庚申，魏王上书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玺书，伏听册命，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臣前上还相位，退守藩国，圣恩听许。臣虽无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实其私愿。不寤陛下猥损过谬之命，发不世之诏，以加无德之臣。且闻尧禅重华，举其克谐之德，舜授文命，【◎《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陆德明《音义》：先儒云： “文命，禹名。”◎《史记·夏本纪》：禹名曰文命。◎《大戴礼记》：鲧产文命，是为禹。】

采其齐圣之美，犹下咨四岳，上观璿玑。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历数之谘，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无德以称。且许由匹夫，犹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诏。臣虽鄙蔽，敢忘守节，以当大命，不胜至愿。谨拜章陈情，使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奏，并上玺绶。”

【◎《晋书·职官志》：太后三卿，卫尉、少府、太仆，汉置，皆随太后宫为官号，在同名卿上。魏改汉制，在九卿下。◎本志《后妃传》：文帝尊卞后曰皇太后，称永寿宫。◎《汉书·东方朔传》：粪土愚臣，忘生触死。◎《宋书》卷十四有“都乡侯粪土臣何琦”。陆云《盛德颂》称“晋太子舍人粪土臣云上书皇帝陛下”。【◎《宋书·礼二》：辞关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临官。稽首再拜辞。”】】辛酉，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王公之国，各有所属，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岁星行历十二次国，【《宋书·符瑞志》“国”上有“所在”二字。】天子受命，诸侯以封。【◎李锴《尚史·天文志》云：《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邑，各有分星，以观妖祥。而《春秋传》曰“参为晋星，商主大火”，《国语》亦有“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是分野之说，所从来久矣。康成则谓其书已亡，所存非古，数然，则《周官》之所谓分星，不知其何等也。至以二十八宿分主九州，则有疑焉。夫恒星为天体，而二十八宿天体尽矣。中国九州，于地特十分之一耳。以周天之星，囿于一隅之地，是隘视天，广视中国。如此以定妖祥，未必然也。】周文王始受命，岁在鹑火，【《宋书·符瑞志》“岁”下有“星”字。】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故《春秋传》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为时将讨黄巾。【◎《宋书·符瑞志》“为”下无“时”字。◎赵一清曰：为，当作“于”。【◎钱剑夫曰：○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于，犹“为”也，于、与为同义。

○又卷二曰：为犹于也。○所引书证极多，其言至确。盖“为”、“于”两字古常通用，不当妄改。《宋书·符瑞志》略去“时”字，亦非。】】是岁改年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钱大昕曰：按古法，岁星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依《三统术》，汉元年，岁在鹑首；孝武太初元年，岁在星纪；至太始二年，超寿星入大火。则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当超大火入析木；献帝兴平元年，当超析木入星纪。依此推算，中平元年，岁当在元枵，建安元年，岁当在娵訾，与苏林等所言差二、三次。其故何在？盖后汉用《四分术》，岁星日行四千七百廿五分之三百九十八，约三百九十三年而超五次，则每七十八、九年即超一次。自汉元年岁在鹑首，至中平之元，凡三百九十年，当超五次，故中平初得在大梁也。】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宋书·符瑞志》“王”作“武”。】今年青龙在庚子，《诗推度灾》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宋书·符瑞志》“滋”作“兹”。】圣命天下治。’【《宋书·符瑞志》作“圣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圣人制治天下，【《宋书·符瑞志》“治”作“法”。】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与时协矣。【◎《宋书·符瑞志》“改”作“政”，“时”作“诗”。◎潘眉曰：上引《诗推度灾》云云，故当云“与《诗》协”。《宋志》“是”作“时”，字误。【◎吴金华曰：《诗推度灾》系谶纬之书，不可简称为“诗”。“时”字不误。上文“今年青龙在庚子”云云，言天时已至；所谓“与时协”者，谓人事与天时相协也。下文载相国华歆等上言曰“人事协于天时”，可作“与时协”之注脚。】】颛顼受命，岁在豕韦；卫居其地，亦在豕韦。故《春秋传》曰：‘卫，颛顼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则颛顼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禅，【《宋书·符瑞志》无“始”字。】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验也。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本志《明纪》景初元年十月乙卯诏云：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宋书·符瑞志》“会”作“合”。】臣闻天之去就，固有常分，圣人当之，昭然不疑。故尧捐骨肉而禅有虞，终无恡色，【《宋书·符瑞志》“恡”作“吝”。】舜发陇亩而君天下，【◎《宋书·符瑞志》“君”作“居”。◎弼按：“君”字是。】若固有之。其相受授，【冯本作“授受”。】间不替漏；【《宋书·符瑞志》作“其相授

间，不稽漏刻”。】天下已传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宋书·符瑞志》“天下”上有“明”字。】今汉期运已终，妖异绝之已审，阶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征，【“告”疑作“吉”。【◎吴金华曰：○告征，显示征兆也。○本篇延康元年载汉献帝册曰：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诗·小雅·十月之交》：日月告凶。○郑玄笺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征也。○此亦“告”、“征”连文之例。卢氏疑“告”为“吉”，未是。】】丁宁详悉，反覆备至，虽言语相喻，无以代此。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逆天命，下违民望。【《宋书·符瑞志》“逆”作“稽”，“望”作“情”。】臣谨案古之典籍，参以图纬，魏之行运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验，在于今年此月，昭晰分明。【晰，《宋志》作“皙”。《宋志》“明”下有“谨条如左”，上文“天有十二次”云云，在下文“天下幸甚”之下。】唯阶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天帝，而告天下，【《宋书·符瑞志》作“显告上帝，布诏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圣德，【冯本“皆”作“背”。】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天瑞虽彰，须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当之？今让，冀见听许，外内咸使闻知。”壬戌，册诏曰：“皇帝问魏王言：遣宗奉庚申书到，所称引，闻之。朕惟汉家世逾二十，年过四百，运周数终，行祚已讫，天心已移，兆民望绝，天之所废，有自来矣。今大命有所厎止，神器当归圣德，违众不顺，逆天不祥。王其体有虞之盛德，应历数之嘉会，是以祯祥告符，【宋本“告”作“吉”。】图谶表录，神人同应，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违，众不可拒。且重华不逆尧命，大禹不辞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载圣籍，固非皇材帝器所当称慕。今使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陟帝位，无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于是尚书令桓階等奉曰：“今汉使音奉玺书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渎。周武中流有白鱼之应，不待师期而大号已建，舜受大麓，【◎《书·舜典》：纳于大麓。◎《孔传》云：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几之政。】桑荫未移而已陟帝位，【◎《尸子》：有虞氏身有南亩，妻有桑田。】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史记》“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何尝亟登帝位也？】故无固让之义，不以守节为贵，必道信于神灵，符合于天地而已。

《易》曰：‘其受命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宋本、吴本、毛本“精”作“赜”。】其孰能与于此？’今陛下应期运之数，为皇天所子，而复稽滞于辞让，低回于大号，非所以则天地之道，副万国之望。臣等敢以死请，辄敕有司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令曰：“冀三让而不见听，何汲汲于斯乎？”甲子，魏王上书曰：“奉今月壬戌玺书，【◎壬戌，各本皆作“戊戌”，误。◎官本《考证》卢明楷曰：十月中无戊戌，前云“壬戌册诏”，“戊戌”乃“壬戌”之讹。】重被圣命，伏听册告，肝胆战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禅代重事，故尧将禅舜，纳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帝王世纪》：禹治水毕，天赐玄珪。】烈风不迷，九州攸平，询事考言，然后乃命，而犹执谦让于德不嗣。况臣顽固，质非二圣，乃应天统，受终明诏；敢守微节，归志箕山，不胜大愿。谨拜表陈情，使并奉上玺绶。”侍中刘廙等奏曰：“臣等闻圣帝不违时，明主不逆人，故《易》称‘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伏惟陛下体有虞之上圣，承土德之行运，当亢阳明夷之会，应汉氏祚终之数，合契皇极，同符两仪。是以圣瑞表征，天下同应，历运去就，深切著明；论之天命，无所与议，比之时宜，无所与争。故受命之期，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是乃天道悦怿，民心欣戴，而仍见闭拒，于礼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宋本“可”下有“以”字。】神器不可以斯须无统，故臣有违君以成业，下有矫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请。”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统，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岂小事，且宜以待固让之后，乃当更议其可耳。”丁卯，册诏魏王曰：“天讫汉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陈历数于诏册，喻符运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辞拒，皇位不可以谦让，稽于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万机不可以斯须无统，【宋本“无”作“乏”。】故建大业者不拘小节，知天命者不系细物，是以舜受大业之命而无逊让之辞，圣人达节，不亦远乎！今使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钦承，以答天下响

应之望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潘眉曰：○《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初置尚书、侍中、六卿。二十一年，置奉常、宗正二卿。二十二年，又置卫尉卿。○是时魏已备九卿。然考《魏公卿上尊号奏》，署名者，奉常臣贞〖邢贞〗、郎中令臣洽

〖和洽〗、卫尉臣昱〖程昱〗、太仆臣夔〖何夔〗、大理臣繇〖钟繇〗、大农臣霸〖袁霸〗、少府臣林〖常林〗，惟有七卿，无大鸿胪、宗正。此云九卿，亦约举之耳。】“臣等被召到，伏见太史丞许芝、左中郎将李伏所上图谶、符命，侍中刘廙等宣叙众心，人灵同谋。又汉朝知陛下圣化通于神明，圣德参于虞、夏，因瑞应之备至，听历数之所在，遂献玺绶，固让尊号。能言之伦，莫不抃舞，《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而陛下性秉劳谦，体尚克让，明诏恳切，未肯听许，臣妾小人，莫不伊邑。【◎《汉书·成帝纪》赞：言之可为于邑。◎师古曰：于邑，短气貌，读如本字。◎后文“伏读诏书，于悒益甚”，

《隶释》作“于邑益甚”，此作“伊邑”，其义一也。】臣等闻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唐、虞历数，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虽怀克让之意迫，群后执玉帛而朝之，兆民怀欣戴而归之，率土扬歌谣而咏之，故其守节之拘，不可得而常处，达节之权，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逊位而不恡，或受禅而不辞，不恡者未必厌皇宠，不辞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禅之后，则唐氏之子为宾于有虞，虞氏之胄为客于夏代，然则禅代之义，非独受之者实应天福，授之者亦与有余庆焉。汉自章、和之后，世多变故，稍以陵迟，洎乎孝灵，不恒其心，虐贤害仁，聚敛无度，政在嬖竖，视民如雠，遂令上天震怒，百姓从风如归。【“风”疑作“乱”。】当时则四海鼎沸，既没则祸发宫庭，宠势并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节，犹择圣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犹思良工而刊之，【楚人卞和得玉璞，注见前。】况汉国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圣哲，固其宜也。汉朝委质，既愿礼禅之速定也，【◎吴金华曰：礼禅，宋、元、明、清诸本均作“禅礼”。】天祚率土，必将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谓论德无与为比，考功无推让矣。【◎何焯曰：“无”下有脱字。】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不可久违，臣等慺慺，不胜大愿。伏请陛下割撝谦之志，修受禅之礼，副人神之意，慰外内之愿。”令曰：“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己巳，魏王上书曰：“臣闻舜有宾于四门之勋，【◎《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孔传》云：穆穆，美也。四门，四方之门。舜流四凶族，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无凶人。】乃受禅于陶唐，禹有存国七百之功，【◎《淮南子》：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乃承禄于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圣，猥当天统，不敢闻命。敢屡抗疏，略陈私愿，庶章通紫庭，得全微节，情达宸极，永守本志。而音重复衔命，申制诏臣，臣实战惕，不发玺书，而音迫于严诏，不敢复命。愿陛下驰传骋驿，召音还台。【还御史台也。】不胜至诚，谨使宗奉书。”相国歆、太尉诩、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隶释》载《魏公卿上尊号奏》云：相国安乐乡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诩、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节行都督督军车骑将军■■臣仁、辅国将军清苑乡侯臣若、虎牙将军南昌亭侯臣辅、轻车将军都亭侯臣忠、冠军将军好畤乡侯臣秋、渡辽将军都亭侯臣柔、卫将军国明亭侯臣洪、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镇西将军东乡侯臣真、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征南将军平陵亭侯臣尚、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徐州刺史镇东将军武安乡侯臣霸、使持节左将军中乡侯臣郃、使持节右将军建乡侯臣晃、使持节前将军都乡侯臣辽、使持节后将军华乡侯臣灵、匈奴南单于臣泉、奉常臣贞、郎中令臣洽、卫尉安国亭侯臣昱、太仆臣夔、大理东武亭侯臣繇、大农臣霸、少府臣林、督军御史将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领军中阳乡侯臣楙、中护军臣陟、屯骑校尉都亭侯臣祖、长水校尉关内侯臣淩、步兵校尉关内侯臣福、射声校尉关内侯臣质、振威将军湟乡亭侯臣题、征虏将军都亭侯臣触、振武将军尉猛亭侯臣当、忠义将军乐乡亭侯臣生、建节将军平乐亭侯臣圃、安众将军元就亭侯臣神、翼卫将军都亭侯臣衢、

讨夷将军成迁亭侯臣慎、怀远将军关内侯臣巽、绥边将军常乐亭侯臣俊、安夷将军高梁亭侯臣昺、奋武将军长安亭侯臣丰、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臣褚等稽首言：臣等前上言，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因天命以固请，而陛下违天命以固辞，臣等顽愚，犹知其不可，况神祗之心乎？宜蒙纳许，以福海内欣戴之望。而丁卯制书诏臣等曰：“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虏未灭，若以群贤之灵，得保首领，终君魏国，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弼按：以上云云，裴注未载，今补录于此。以下“臣等伏读诏书”云云，于裴注同。〗◎王昶《金石萃编》云：碑前段所列诸臣衔名，微有剥落，然证之《隶释》，尚可全读。其著于《魏志》者，臣歆即华歆，臣诩即贾诩，臣朗即王朗，臣仁即曹仁，〖■■据本传当是“陈侯”二字。〗臣洪即曹洪，臣真即曹真，臣休即曹休，臣尚即夏侯尚，臣霸即臧霸，臣郃即张郃，臣晃即徐晃，臣辽即张辽，臣洽即和洽，臣昱即程昱，臣夔即何夔，臣繇即钟繇，臣林即常林，臣昭即董昭，臣褚即许褚，皆有传。臣辅者，鲜于辅；臣柔者，阎柔，附《公孙瓒传》。臣秋者，杨秋，见《郭淮传》。大农臣霸者，袁霸，附《袁涣传》。臣巽者，傅巽，臣若者，刘若，并见《武帝纪》注。臣忠者，王忠，见《王粲传》注。臣灵者，朱灵，见《武帝纪》及《齐王芳纪》。臣贞即邢贞，见《文帝纪》。〖元年改奉常为太常，故二年称“太常邢贞”。〗臣淩即戴陵，见《文帝纪》；。〖“陵”当依碑作“淩”。〗臣圃即阎圃，见《张鲁传》。《晋书·阎缵传》云：圃封平乐乡侯。盖由亭侯进封乡侯。《魏略》所谓“黄初中，增圃爵邑”是也。臣泉即呼厨泉，因来朝留魏，见《武帝纪》。余如臣楙，疑即夏侯楙，惇之子，附《惇传》。臣祖疑即郭祖，见《吕虔传》。臣福疑即任福，见《文帝纪》。臣触疑即焦触，见《武帝纪》。臣衢疑即赵衢，臣俊疑即李俊，皆见《杨阜传》。其生平官爵，与碑不甚相合，或史有缺漏，不敢质以为实也。臣生，或以为温恢子，考恢在文帝时未有侯爵，卒后赐恢子生关内侯，则此乐乡亭侯非温生也。臣质，或以为吴质，考《王粲传》注太子与质书云“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则此关内侯非吴质也。以及臣陟、臣题、臣当、臣神、臣慎、臣昺、臣丰，并当阙疑，以俟博考也。】“臣等伏读诏书，于悒益甚。【冯本“悒”作“邑”，《隶释》亦作“邑”。】臣等闻

《易》称‘圣人奉天时’，《论语》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后帝者有禅代。是以唐之禅虞，命在尔躬，【《隶释》作“命以在尔”。】虞之顺唐，谓之受终；尧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禅舜，舜知历数在躬，【《隶释》少一“舜”字。】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禅，奉天时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汉朝虽承季末陵迟之余，犹务奉天命，以则尧之道，【《隶释》无“之”字。】是以愿禅帝位而归二女。而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隶释》无“而”字。】抑虞、夏之达节，尚延陵之让退，而所枉者大，【《隶释》“退”作“体”，无“而”字。】所直者小，所详者轻，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皆为陛下陋之。【宋本“皆”作“犹”。】没者有灵，则重华必忿愤于苍梧之神墓，【◎《隶释》“苍”作“仓”。◎《史记》：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大禹必郁悒于会稽之山阴，【◎《隶释》“禹”作“夏”。◎《史记》：禹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武王必不悦于商陵之玄宫矣。【《隶释》“商”作“高”，魏武葬高陵，以作“高”为是。禹、舜之忿悒，为强词夺理，魏武之不悦，则如见肺肝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请。且汉政在阉宦，【《隶释》“阉”作“奄”，各本“宦”作“官”，误。】禄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宫殿，而二京为之丘墟。【《隶释》“墟”作 “虚”。】当是之时，四海荡覆，天下分崩，武王亲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栉风，为民请命，则活万国，为世拨乱，则致升平，鸠民而立长，筑宫而置吏，元元无过，罔于前业，【官本“于”作“干”，误。】而始有造于华夏。【《隶释》“夏”作“裔”。】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隐，视之如伤，惧者宁之，劳者息之，【《隶释》“息”作“休”。】寒者以暖，饥者以充，远人以恩复，【《隶释》“恩复”作“德服”。】寇敌以恩降，迈恩种德，光被四表；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光被四表，汉末之文已如此。建安、黄初间为将相者，必非临文时甫就经师取料，则其为东汉以来传诵如此之本，无可疑者。而戴东原必谓古本《尧典》

作“横被四表”，“横”转写作“桄”，“桄”又脱误为“光”，以此矜言复古，其亦可以不必矣。《吴禅国山碑》亦有“格于上下，光被八幽”之文，平心论之，借使古本有作“横被”者，亦当两存，以相参质，不必定斥“光”字之非。况于义理，“光”字更为足乎！】稽古笃睦，茂于放勋，网漏吞舟，弘乎周文。【◎《隶释》“弘乎”作“裕于”。◎《史记·酷吏传》：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此云“周文”，俟考。◎胡玉缙曰：○网漏于吞舟之鱼，始见《史记·酷吏传》，其文承上汉兴而言，盖以喻汉之宽政。《汉书·酷吏传》袭之，作“号为罔漏吞舟之鱼”。绎“号为”二字，似前无所因专属诸。《汉刑法志》云“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其斥高帝也，明矣。王鏳《述古诗》曰“汉弘吞舟网，廉耻蠲隐慝”，本迁、固说也。今华歆等以属周文，非误记，即劝进不屑言汉高耳。○《后汉书·王龚传》附子畅传：功曹张敞奏记曰：“夫明哲之君，网漏吞舟之鱼，然后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敞虽不言高祖，亦不言周文也。姑志所见，俟识者审订。】是以布政未期，人神并和，皇天则降甘露而臻四灵，后土则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隶释》“皆”作“咸”。】雉鸠燕雀，【《隶释》“雀”作“爵”。】亦白其羽，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珍祥瑞物，杂沓于其间者，【《隶释》“沓”作“遝”。】无不毕备。【◎赵一清曰：○《御览》卷八百十四、九百九及九百三十一引《魏略》曰：文帝受禅，野蚕成丝，九尾狐见于谯都，神龟出于灵芝池。○《宋符瑞志》曰：延康元年，麒麟十见郡国。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饶安县言白虎见；又郡国二十七言白虎见。黄初元年，郡国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见。魏文帝初，郡国三十七言甘露降；郡国二言醴泉出。黄初元年，郡国三言嘉禾生；郡国二言木连理；朱草生文昌殿侧。黄初中，郡国十九言白兔见。魏文帝初，郡国十九言白雀、白鸠见；镬中生赤鱼。○刘逵《魏都赋》注曰：延康元年，芝草生于乐平郡。黄初元年十一月，黄龙高四五丈，出云中，张口正赤，泽马见于上党郡，瑞石灵图出于张掖之柳谷。延康元年，三足鸟见于郡国。】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鱼乎！’微大魏，则臣等之白骨交横于旷野矣。【《隶释》 “交”上有“既”字，“野”作“墅”。】伏省群臣外内前后章奏，【《隶释》：“外内”作“内外”。】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隶释》“符”作“苻”。】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隶释》“据”作“授”。】因汉朝之款诚，宣万方之景附，可谓信矣省矣；【《隶释》作“可谓信矣、著矣，■矣、裕矣、高亦、邵矣”。“省”字当为“著”字之误。】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民命之悬于魏政，三十有余年矣，【◎《隶释》作“民命之悬于魏邦，民心之系于魏政，卅有余年矣”。◎《中州金石记》云：此是传写脱文。】此乃千世时至之会，万载一遇之秋；达节广度，宜昭于斯际，拘牵小节，不施于此时。【《隶释》“拘牵”作“攀狭”。】久稽天命，【官本“久”作“仰”。】罪在臣等。辄营坛场，具礼仪，择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翁方纲曰：“昭”上阙一字。】秩群神之礼，须禋祭毕，会群寮于朝堂，议年号、正朔、服色，当施行。”【◎《隶释》作“当所以施行”，下接“臣谨拜表朝堂，臣歆、臣诩、臣朗、臣仁、臣若、臣辅、臣忠、臣秋、臣柔、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郃、臣晃、臣辽、臣灵、臣泉、臣贞、臣洽、臣昱、臣夔、臣繇、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淩、臣福、臣质、臣题、臣触、臣当、臣生、臣圃、臣神、臣衢、臣慎、臣巽、臣俊、臣昺、臣丰、臣褚，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死罪死罪。”◎《集古录》云：《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书，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尔，未知孰是也。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与？不然，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隶释》云：《公卿上尊号奏》篆额在颍昌，相传为钟繇书，其中有“大理东武亭侯臣繇”者，即其人也。曹氏父子睥睨汉祚，非一朝夕，势极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踪，窃箕山之节，后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妫汭，纳汉二女，丰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恶于无穷也。当时内外前后劝进之辞不一，此盖刻其最后一章。《魏志》注中亦载此文，有数字不同，非史臣笔削之辞也，皆当以碑为正。◎《隶续》云：《魏公卿上尊号奏》篆额二行。◎《金石萃编》云：额题“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篆书阳文，今在许州繁城镇。◎

翁方纲曰：《魏上尊号奏》亦名《劝进碑》，今与《受禅碑》并在许州南三十里樊城镇汉献帝庙中。二碑皆南向，此在东侧，《受禅碑》西侧也。】上复令曰：“昔者大舜饭糗茹草，将终身焉，斯则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尧禅，被珍裘，【◎《史记》云：尧乃赐舜絺衣，与琴。◎梁同书曰：珍裘，即《孟子》所云“袗衣”也。袗，训单，无盛服之义，当以珍裘为正。◎胡玉缙曰：○《说文·衣部》：袗，禅衣也。一曰盛服，从衣，声。○是“袗”字亦有盛服之义，梁说非。◎段玉裁注：○ ，本训稠发，凡声字多为浓厚。○《上林赋》：磐石裖崖。○孟康曰：裖，袗致也，以石致川之廉也。○是裖与、稹字义同。○《孟子》：被袗衣。○袗衣，亦当为盛服。赵云“画衣者”，不得其说，姑依《皋陶谟》作“绘”言之。◎段说甚瞭，特未引珍裘以证盛服耳。】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则顺天命也。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庚午，册诏魏王曰：“昔尧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犹睹历运之数，移于有虞，委让帝位，忽如遗迹。今天既讫我汉命，乃眷北顾，帝皇之业，实在大魏。【宋本、冯本“在”作“有”。】朕守空名以窃古义，顾视前事，犹有惭德，【◎何焯曰：此四语为迫胁篡夺之实录。】而王逊让至于三四，【冯本“让”作“位”，毛本“让”作“汉”。】朕用惧焉。夫不辞万乘之位者，知命达节之数也，虞、夏之君，处之不疑，故勋烈垂于万载，美名传于无穷。今遣守尚书令侍中顗喻王：【◎赵一清曰：○顗，当作“觊”。○《卫觊传》云：稍迁尚书。魏国既建，拜侍中。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此为伯儒无疑也。】其速陟帝位，以顺天人之心，副朕之大愿。”于是尚书令桓階等奏曰：“今汉氏之命已四至，【宋本“四”作“曰”，误。】而陛下前后固辞，臣等伏以为上帝之临圣德，期运之隆大魏，斯岂数载？传称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诗》序商汤，追本玄王之至，【◎《诗·商颂》：玄王桓拨。◎《毛传》云：玄王，契也。桓，大。拔，治也。◎郑《笺》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谓契为玄王。广大其政治也。】述姬周，上录后稷之生，【谓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汉氏衰废，行次已绝，三辰垂其征，史官著其验，耆老记先古之占，百姓协歌谣之声。陛下应天受禅，当速即坛场，柴燎上帝，【◎《书·舜典》：柴，望秩于山川。◎《孔传》云：燔柴，祭天告至也。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

◎《礼·月令》：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诗·小雅》：庭燎之光。◎《释文》云：在地曰燎，执之曰烛。】诚不宜久停神器，拒亿兆之愿。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三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令曰：“可。”】乃为坛于繁阳。【◎繁阳，见前“曲蠡”注。◎《隋书·礼仪志》：魏受汉禅，设坛于繁昌，为在行旅，郊坛乃阙。◎胡三省曰：时南巡至颍川颍阴县，筑坛于曲蠡之繁阳亭。是年，以繁阳为繁昌县。】庚午，【庚午日误，见前“癸卯”注。】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宋书·礼志》：文帝成祀而反，未有祖配之事。◎《通鉴考异》曰：○范《书》云：魏遣使求玺绶，曹皇后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按此乃前汉元后事，且玺绶无容在曹后之所，此说妄也。◎弼按：此纪及注屡言“使张音奉玺绶”，往反再三，群臣共睹，当为实录，《通鉴考异》辨之是也。曹后，事详见《武纪》建安十八年、二十年。】改延康为黄初，【◎《宋书·符瑞志》：有黄鸟衔丹书，集于尚书台，于是改元为黄初。◎梁章钜曰：○《艺文类聚》卷十引魏傅（遐）**[**嘏**]**《皇初颂》云：天子乃登彫辇，戴羽盖，佩玉锵锵，銮声哕哕。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祚，导神气。于是建皇初之上元，发旷荡之明诏。眚灾肆赦，荡涤瑕秽。○是当时“黄初”亦通作“皇初”。】大赦。【◎《献帝传》曰：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卢文弨曰：文帝实以辛未即阼，

《献帝传》所纪是也。】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

五岳、四渎，【◎《尔雅·释山》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陆德明《音义》云：泰山一名岱宗，在兖州界，汉在泰山博县，又云在奉高县。华山在豫州界，汉在弘农华阴县。霍山一名衡山，在荆州界，汉在长沙湘南县，又云在庐江潜县。恒山在并州界，汉在常山上曲阳县，以犯汉文帝讳，改为常山。嵩高在豫州界，汉在河南。◎《尔雅·释水》云：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曰：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书·汤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宋本“三”作“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卢文弨曰：何校疑“比”作“皆”。】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宪章有虞，【◎《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孔传》云：各有军事，故曰六事也。◎郑玄曰：变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军吏下及士卒也。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军事，故六事之人为总呼之辞。】外及将士，洎于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

【官本“机”作“几”。】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汉书·文帝纪》：大臣使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于是代王乃诣长安。◎应劭曰：龟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龟文正横也。】筮之三易，【◎

《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群僚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书·舜典》：肆类于上帝。◎《孔疏》云：类，祭名。◎《诗》云：是类是禡。◎《周礼·肆师》云：类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所云类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类而祭也。】唯尔有神，【宋本“神”作 “禅”，误。】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诏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风俗，然百姓顺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诸不当得赦，皆赦除之。”【◎《隶释》载《魏受禅表》云：维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禅于汉氏。上稽仪极，下考前训，书契所录，帝王遗事，义莫显于禅德，美莫盛于受终。故《书》陈纳于大鹿，《传》称历数■■（■）。【四库本《隶释》“历数”下注“阙二字”，正合于上文。】是以降世且二百，年几三千，尧舜之事，复存于今。允皇代之上仪，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昭德■义焉。皇帝体乾刚之懿姿，绍有虞之皇裔，九德既该，钦明文塞。齐光日月，材兼三极。及嗣位先皇，龙兴飨国，抚柔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宽之政，迈恺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拟阳春以播惠。开禁仓，散滞积。冢臣■■■■■之锡，众兆陪台，蒙赒饩之养。兴遗勋，继绝世。废忘之劳，获金爵之赏，襁褓之孤，食旧德之禄。善无微而不旌，功无细■■■。■

■戎士，哀矜庶狱。罢戍役，焚丹书。囹圄虚静，外无旷夫。玄泽云行，冈不沾渥。若夫覆载简易，刚柔允宜。乾坤之德，阴阳■■■■■■类育物，奋庸造化之道，四时之功也；宽容渊嚜，恩洽群黎，皇戏之质，尧舜之姿也。孜孜业业，迈德济民，伯禹之劳，■■■■■。叡智神武，料敌用兵，殷汤之略，周发之明也。广大配天地，茂德苞众圣。鸿恩洽于区夏，仁声播于八荒。虽象胥所■■■，■■■和而来王。是以休征屡集，和气烟煴。上降乾祉，下发坤珍。天关启闱，四灵具臻。涌醴横流，山见黄人。所以显受命之■■，■■■之期运也。其余甘露零于丰草，野蚕茧于茂树，嘉禾神芝，奇禽灵兽，穷祥极瑞者，期月之间，盖七百余见。自金天以■■■■，■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汉氏睹历数之去已，知神器之有归。稽唐禅虞，绍天明命，厘嫔二女，钦授天位，皇帝谦退，让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群公卿士佥曰：陛下圣德，懿侔两仪，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兴，地出大蝼；夏后承统，木荣冬敷，殷汤革命，白狼衔钩；周武观■，■■■■。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犹以一至之庆，宠神当时。绍天即祚，负依而治，况于大魏灵瑞若兹者乎。盖天

命不可以辞■，■■■■以意距，大统不可以久旷，万国不可以乏主。宜顺民神，速承天序。于是皇帝乃回思迁虑，旁观庶征，上在璿玑，筮之《周易》，卜以守龟，龟筮袭吉，五反靡违。乃览公卿之议，顺皇天之命，练吉日，■■■，■唐典之明宪，遵大鹿之遗训。遂于繁昌筑灵坛，设壝宫，跱圭璧，储牺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纳言诸节、岳牧邦君、虎■

■■、■匈奴南单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王侯君长之群，入自旗门，咸旅于位。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袭衮龙，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策祝，燔燎棫朴，告类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偏于群神，■■■晏，祥风来臻，乃诏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正始。开皇纲，阐帝载，殊徽帜，革器械，修废官，班瑞节，同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鸿，创■作则，永保天禄，传之冈极。◎洪适曰：《魏受禅表》篆额在颖昌，亦曰钟繇书。所谓表者，盖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汉隶字源》云：《受禅表》，黄初元年立，在颍昌府临颍县魏文帝庙。◎刘禹锡《嘉话》：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严可均曰：今据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则《受禅表》卫觊撰并书。按牟准去魏未远，语尤可信也。◎《金石后录》云：丕直以已无愧于舜、禹，而是时公卿大臣，又以天下后世为可欺，复勒此表。

《说文》云“表，识也”，所以揭其事而记之也。成汤放桀曰：“予有惭德，恐来世以为口实。”魏之君臣，良心陷匿，至于乃尔，遂借尧、舜为口实。唐、虞受禅，果若是乎？◎《两汉金石记》云：碑中有熊、夏后云云，盖皆出于谶记。东汉之儒竞言谶讳，卒致三分之际，曹魏受禅，孙吴封山，皆托谶以为文，且欲以炫于后世，斯经师之流弊，史册之炯戒也。◎《中州金石记》云：《汉隶字源》谓“碑在魏文帝庙内”，今为汉献帝庙者，后人毁斥文帝像，复为之也。◎《金石萃编》云：碑额题“受禅表”三字，篆书阳文，今在许州繁城镇。◎《娥术编》云：按表乃表揭其事，特标黄初元年，斯真魏受命之第一事也。较之《大飨碑》、《公卿上尊号奏》行于汉延康未改新号时，尤大彰明较著。乃陈寿尽削不载，所载惟汉帝册文，不及百字。〖◎弼按：当作“不及二百字”。〗若《蜀志》于先主为汉中王，群下上汉帝表、先主为汉中王上言汉帝，及群臣述符命上言、先主即位告天文，均全载之。〖◎互见《蜀志·先主传》注。〗◎弼按：王鸣盛《娥术编》论石刻事，多收入《金石萃编》，而《娥术编》中无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干宝《搜神记》曰：【◎《晋书·干宝传》：宝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王导荐领国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三十卷，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既而嫁之，生子。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隋志》入《史部·杂传》，《旧唐志》同。《新唐志》入《子部·小说》，俱作三十卷。《宋志》作《搜神总记》十卷。◎《崇文总目》则云：《搜神总记》十卷，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干宝撰，非也。◎《四库提要》引胡应麟《甲乙剩言》云：此不过从《法苑》、

《御览》、《艺文》、《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其说允矣。今本存二十卷，多宝以后事，或为后人所采辑也。】宋大夫邢史子臣明于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卢文弨曰：“十”字衍，《宋书》无之。】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其年数则错，未知邢史失其数邪，将年代久远，注记者传而有谬也？】

黄初元年【◎梁虞荔《鼎录》：文帝黄初元年，铸受禅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书。】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范《书·献帝纪》：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章怀注：山阳，县名，

属河内郡。浊鹿，一名浊城，亦名清阳城，在今怀州修武县东北。◎《元和志》：浊鹿故城，在修武县东北二十三里。◎《寰宇记》：浊鹿城周回十五里。◎《一统志》：山阳故城，在河南怀庆府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献帝陵在修武县北三十五里浊鹿城后小风村，名禅陵。◎《帝王世纪》：在浊城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山阳十五里。◎范晔论曰：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彭孙贻《茗香堂史论》云：既袭虞、夏之迹，名受汉帝之禅，乃封帝为山阳公，在昔舜、禹受终，岂尝削其帝号、退就诸侯之国哉！◎朱葵之云：三代以下，王莽以居摄学周公，曹丕以禅让学舜、禹，借经训以文篡夺之迹，读之曷深浩叹。】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御览·五百六十》载魏文帝诏曰：朕承符运，受终革命。其敬事山阳公，如舜之宗尧，有始有卒，传之无穷。前群司奏处正朔，欲使一皆从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阳公于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乐，自如汉。】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钱大昕曰：晋史臣避景帝讳，称京师为京都，或曰京邑。◎弼按：○《续百官志》：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非避晋讳也。】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后汉书·献帝纪》云：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本志《卫臻传》：时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潘眉曰：是时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弼按：互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时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因尚书陈群奏而止，事见《后妃传》。】赐男子爵人一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二级。【◎爵二十级，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注。◎《汉书·文帝纪》：赐民爵一级。◎师古曰：赐爵者，谓一家之长得之也。◎《文帝纪》又云：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

◎师古曰：虽非己生正嫡，但为后者，即得赐爵。◎何焯曰：当为父后，正谓嫡长耳。颜注非。其曰非己生，尤乖于理。◎《后汉书·明帝纪》：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章怀注：○《前书音义》曰：男子者，谓户内之长也。商鞅谓秦制爵二十级，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钱大昭曰：自公士至公乘，民之爵也。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凡言赐民爵者，即此。自五大夫至彻侯，则官之爵也。】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崇德侯为名号侯，见《武纪》二十年注。◎范《书·赵孝王良传》：建安十八年，徙珪为博陵王。魏初，以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

【注见前。】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胡三省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今复旧。◎赵一清曰：○《晋职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古官也。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弼按：详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大理为廷尉，【奉常、大理，见《武纪》建安二十一年注。郎中令，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注。】大农为大司农。【◎近人某氏藏敦煌出土旧钞《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

《张温传》“大司农刘基”作“大农刘基”，遂谓吴承汉制，大农为汉官名，大司农为魏官名。

◎弼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王莽改曰羲和，后更为纳言。○《续百官志》：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是东汉复为大司农，见于各纪、传者甚多。○又按《魏都赋》注：建安十八年，魏国始置大农，至黄初元年，改大农为大司农。○是大司农本汉官名，大农为魏国名，显然无误。某氏所云，似不足据。】郡国县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续舆服志》：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本志《董卓传》“卓乘青盖金华车”注引《献帝纪》：蔡邕谓卓曰：“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卓改乘金华皁盖车。◎《宋书·礼志五》云：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张衡《东京赋》“纡黄组，腰干将”，然则人君至士人，又带剑也。◎《续舆服志》：佩刀之饰，至孝明皇帝，乃

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舆落以白珠。◎赵一清曰：魏文赐呼厨泉青盖车，则诸王之乘也。乘舆、宝剑、玉玦，则逼近天子之制也。盖即位之初，以此宠异招徕之耳。◎《寰宇记》卷四十二：离石县，后汉末荒废为南单于庭左国城，黄初三年复置。】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盖自繁阳还洛阳也。◎本志《辛毗传》：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辛毗力谏，帝徙其半。◎胡三省曰：时营洛阳，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实之。◎《郡国志》：司隶河南尹雒阳，周时号成周。◎刘昭注：○《公羊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挚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阳。◎《晋书·地理志》：光武都洛阳，司隶所部，与前汉不异。魏氏受禅，即都汉宫，置司州。晋仍居魏都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东有建春、东阳、清明三门，南有开阳、平昌、宣阳、建阳四门，西有广阳、西明、阊阖三门，北有大夏、广莫二门。司隶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内也。◎《一统志》：洛阳故城，今河南河南府洛阳县东北二十里。◎《汉书·文帝纪》：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车驾所至，臣民以为侥幸。故曰幸。】【◎臣松之案：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惠栋曰：东京有南北宫，相去七里，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南宫有玉堂前后殿、却非殿、宣室殿、嘉德殿、崇德殿、云台殿、九龙殿、广德殿、安福殿、龢欢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凰殿、翔平殿、竹殿、黄龙千秋万岁殿。又侍中寺、中黄门寺、画室署、丙署及云台、謻台，皆在南宫。北宫有德阳殿、章德殿、章德前殿、宣明殿、温明殿、含德殿、天禄殿、寿安殿、迎春殿、永宁殿、温勅殿、章台殿、章台下殿。又蚕室、掖庭、永巷署、朔平署、增喜观、九子坊，皆在北宫。东观在南宫，白虎观在北宫。尚书闼在南宫，尚方在北宫。两宫各有卫士主之。尚书省在神仙门内，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内。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殿，五营校尉、前后左右将军府皆在城中。旧文残阙，举其大略如此耳。◎弼按：东京宫殿虽为董卓所焚，然当时旧址犹存，故魏武至洛阳起建始殿，魏文帝得于是朝群臣也。】门曰承明，陈思王植诗曰“谒帝承明庐”是也。【◎《汉书·严助传》：君厌承明之庐。◎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合外。直宿所止曰庐。◎沈钦韩曰：○《说苑·修文篇》：天子左右之路寝。谓之承明何也？曰：承乎明堂之后者也。○或谓子建诗本此，非承明门也，裴注误。

◎弼按：○《文选》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云：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吾常怪“谒帝承明庐”，问张公。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又按：○应璩《百一诗》云：三入承明庐。○李善注：璩初为侍郎，又为常侍，又为侍中，故云三入。直庐在承明门侧。○据此，则建始殿在北宫，故为后宫出入之门；门曰承明，直庐曰承明庐也。裴注不误。】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魏书》曰：以夏数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黄。【◎本志《辛毗传》：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於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胡三省曰：自是之后，遂皆以建寅为正。◎《宋书·礼志一》云：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階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弼按：明帝景初元年，改正朔，详见《明纪》。齐王芳正始元年，复用夏正朔，以建寅为岁首，详见《三少帝纪》。】◎《魏略》曰：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次为土，【宋本“土”作“士”，误。】土，水之牡也，【毛本“牡”作“土”，

误。】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胡玉缙曰：去“水”加“佳”为肊造。段玉裁《经韵楼集·伊雒字古不作洛考》谓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汪之昌《青学斋集·伊雒字古不作洛解》谓洛，水名。是本字“雒”，殆“洛”之借字。说虽不同，而各有征引。段说甚碻，汪说亦通，皆不取“雒”为汉所改之说。以此见奸雄欺人，丕绰有父风也。】】是岁，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汉书·百官公卿表》：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师古曰：长水，胡名也。宣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又曰：长水，校名。宣曲，宫名也。并胡骑所屯。今鄠县东长水乡即旧营校之地。◎见《刘屈髦传》注。◎《续百官志》：长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韦昭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名。◎蔡质《汉仪》曰：主长水宣曲胡骑。◎《汉官》曰：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王先谦曰：长水、宣曲皆胡骑，屯长水者，谓之长水胡骑，屯宣曲者，谓之宣曲胡骑，各为营校。《刘屈髦传》“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可证。◎赵一清曰：戴陵，明帝时与张郃拒诸葛亮与上邽，见《蜀志·诸葛亮传》注。◎梁章钜曰：《魏公卿上尊号奏》有“长水校尉关内侯臣凌”，当即此人。《宋书·五行志》作“戴凌”，皆一人也。◎赵一清曰：○《宋书·礼志》：猎车，一名蹋猪车。魏文帝改曰蹋虎车。○《续舆服志》“蹋”作“闒”。】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宋书·五行志一》：魏文帝居谅闇之始，便数出游猎，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故戴凌以直谏抵罪，鲍勋以迕旨极刑。天下化之，咸贱守节，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本志《鲍勋传》：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如何在谅闇之中，修驰骋之事乎！”帝手毁其表而竞行猎。◎《辛毗传》：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范《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

◎章怀注：○《大戴礼》云：明堂者，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上，上圆下方。赤缀户也，白缀牖也。○《汉官仪》曰：明堂四面起土作堑，上作桥，堑中无水。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续祭祀志》刘昭注：○郑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孝经援神契》曰：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温湿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土不镂，示民知节也。○《吕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俭节也。

* 《新论》曰：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胡广曰：古之清庙，以茅盖屋，所以示俭也。今之明堂，茅盖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以上诸说见

《续祭祀志》注。〗◎《水经注》云：谷水又迳明堂北，中元元年立。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魏缪袭议曰：“汉有《云翘》、《育命》之舞，不知所出，旧以祀天。今可兼以《云翘》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泽。〖见《续祭祀志》注。〗◎《宋书·礼志三》云：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甲戌，校猎至原陵，【◎范《书·明帝纪》：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有司奏上尊庙曰世祖。

◎章怀注引《帝王世纪》曰：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

◎《一统志》：汉世祖原陵在河南河南府孟津县西。◎弼按：董卓发掘诸陵，而原陵犹在，当由薄葬之故。】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御览·五百六十》：○魏文帝《为汉帝置守冢诏》云：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乙亥，朝日于东郊。【◎《宋书·礼志一》：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东门之外。按《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秋分夕月于西。今正月，非其时也。◎《续礼仪志》刘昭注引《魏文帝诏》与此同。《南齐书·礼志上》所引，较此为详。◎《晋书·礼志上》云：黄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东郊之外，违

礼二分之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礼。】

【臣松之以为礼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寻此年正月郊祀，【冯本“此”作“比”，误。】有月无日，乙亥朝日，则有日无月，盖文之脱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礼文，故知此纪为误者也。【◎冯本“误”作“脱”。◎潘眉曰：《明帝纪》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用春分，此乙亥朝日，乃在正月，于春分礼自别。盖是年二月无乙亥，乙亥，正月初四日也。裴世期不通历术，故疑乙亥在二月，遂以《纪》不书二月为文之脱。黄初元年十月大癸卯朔，十一月小癸酉朔，十二月大壬寅朔，二年正月小壬申朔，二月大辛丑朔，是年六月小庚子朔。下文云“六月庚子，初祀岳渎，戊辰晦，日有食之”。◎钱仪吉曰：○文帝虽有采周春分之诏，

〖见《南齐书·礼志上》。〗其实未尝施行。是岁祭日实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后先殊制，不可强同。裴氏不考当代礼制，遂为史有阙文，疏已！○《尚书大传》云：古者帝王以正月迎朝日于东郊，辞曰：“惟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东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于伏氏之意与？然不可得详矣。】】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续百官志》：凡郡国，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今令郡国口满十万举一人，是（陪）**[**倍**]**于汉制，盖藉此示恩也。】辛巳，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为列侯。【◎《御览·一百八十一》引《魏公奏事》云：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宅。】壬午，复颍川郡一年田租。【◎《魏书》载诏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许县为许昌县。【◎许县，见《武纪》建安元年注。◎《元和志》：魏迁都洛阳，宫室、武库犹在许昌。】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魏郡，见《武纪》初平元年“邺县”注，又见建安十七年、十八年注。◎《水经·淇水注》：白沟水北迳乔亭城西，东去馆陶县故城十五里，县即《春秋》所谓冠氏，魏阳平郡治也。◎《晋书·地理志》：司州阳平郡，治元城。◎《元和志》：魏于元城县置阳平郡。◎又云：馆陶县，汉属魏郡，魏文帝改属阳平郡，石赵移阳平郡理此。◎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吴增僅《三国郡县表》、杨守敬《三国郡县图》均以馆陶为魏阳平郡治。◎《一统志》：馆陶故城，在今山东东昌府丘县西南四十里。元城故城，在今直隶大名府元城县东沙麓旁。

◎吴增僅曰：○洪《志》：阳平县，建安十七年移属魏郡。○然《魏武纪》建安十七年以诸郡增益魏郡，无阳平县，洪氏误也。惟魏初既以阳平立郡，似阳平县当隶本郡。《晋志》阳平郡属有阳平县，当是魏初立郡时自东郡移入。◎赵一清曰：○《晋志》：广平郡治广平。

○《魏书·地形志》：魏广平郡治曲梁。◎《一统志》：曲梁故城，今直隶广平府永年县治。

◎广平，见《武纪》建安十七年注。◎王先谦曰：案《一统志》，广平前汉国，魏置郡，仍治广平，后魏移治曲梁。元城，三国魏为阳平郡治，晋因之，石赵移治馆陶，后魏因之。洪

《志》、吴《表》并以“后魏”为“曹魏”，非也。】【◎《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水经·浊漳水注》：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王鸣盛曰：长安久不为都，谯因故乡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邺、洛耳。◎余说见《武纪》建安十年注。】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赵一清曰：

○《续郡国志》：弘农郡宜阳。河内郡野王，有太行山。南阳郡鲁阳。东海郡郯。○《袁绍传》：阳平亭，去邺十七里。◎谢鍾英曰：○《水经·洛水注》：昌涧水迳宜阳故郡南，旧阳市邑，故洛阳典农都尉治此，后改为郡。○《杜氏新书》：杜恕去官，营宜阳一合坞，因其堑垒之固，小大家焉。◎《一统志》：宜阳故城，今河南府宜阳县西。野王故城，今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治。太行山，一名五行山，河内、济源、修武三县皆在其麓，东接卫辉府辉县界，北接山西泽州府界。◎《括地志》：太行山南属怀州，北属泽州，又东北连亘河北诸州，凡数千里，为天下之脊。◎《通鉴地理通释》：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

指太行。太行在汉属河内郡野王、山阳之间，今属怀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焉。

◎《一统志》：鲁阳故城，今河南汝州鲁山县治。◎东海郡郯，见《武纪》初平四年“徐州牧”注。阳平见上，又见《武纪》建安八年注，赵氏指阳平亭，误。】令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后又增其复。】

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隶释》“资”作“姿”。】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隶释》“在”作“■生乎”。】教化乎洙、泗之上，【《隶释》“洙”作“汶”。】悽悽焉，遑遑焉，【◎《隶释》“凄凄”作“栖栖”，“遑遑”作“皇皇”。◎潘眉曰：○悽悽，《论语》作“栖”。○《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赞“悽悽硕人，陵阿穷退”注：悽悽，饥病貌。○《文选·答宾戏》“棲棲遑遑”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悽悽训饥病，字义不合，当从《文选》作“棲”，从“木”旁。“棲”与“栖”同。】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隶释》“于”作“当”，无“之”字。】乃退考五代之礼，【《隶释》“退”作“追”。】脩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隶释》“宗”作“采”，《宋书·礼志四》同。】仰其圣以成谋，【《隶释》“仰”作“卬”。】咨！【◎《金石后录》云：咨，叹声，一字为句。东魏孔庙

《李仲璇碑》亦有“咨，可谓开辟之儒圣，无穷之文宗者矣”，意当时文体如此。《虞书》二典用“咨”发端者甚多，古人重其事，重其词，则为嗟叹之声，以耸人听，非若后世之用噫、嘻、吁等字，止于悲凉感慨也。◎《金石存》云：○《尔雅释诂》：兹、斯、咨、呰、已、此也。○邢昺疏云：咨，与“兹”同。○《汉隶字原》云：义作“兹”，盖非假借，“咨”实有“此”义也。】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隶释》无上“之”字，“也”作“已”。】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宋志》“坏”作“废”。】旧居之庙，毁而不脩，褒成之后，绝而莫继，【◎范《书·儒林传·孔僖传》：汉平帝时，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光武建武十三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子损，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阙里不闻讲颂之声，【◎《汉书·梅福传》：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师古曰：阙里，孔子旧里也。◎《郡国志》：豫州鲁国，鲁有阙里，孔子所居。】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隶释》“蒸”作“烝”。】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隶释》“礼”作“化”，下有“嗟乎！朕甚闵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范《书·儒林传·孔僖传》李贤注：魏封孔子二十一叶孙羡为崇圣侯。◎惠栋曰：注作“崇”，误。◎弼按：○《宋书·礼志四》云：晋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可证李注作“崇”之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脩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宋志》“户”作“石”。《隶释》“百户吏卒”作“百石吏卒”。◎《金石文字记》云：○《鲁相乙瑛置孔子庙百石卒史碑》，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汉书·儒林传》：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兒宽传》：补廷尉文学卒史。○臣瓒曰：汉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辅卒史则二百石。○《黄霸传》：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举其石之多寡以别之。《水经注》载此，为后人不通者改作“百夫卒史”。〖◎弼按：聚珍本《水经·泗水注》作“百石吏卒”。〗杜氏《通典》作“百户吏卒”，

《三国志》监本同。◎侯康曰：○百户吏卒，当作“百石卒史”。汉有《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此盖仍汉制也。○《续百官志》注引《汉官》曰：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何焯曰：百户吏卒是守卫之人，与桓帝永兴元年《鲁相乙瑛碑》置孔子庙百石卒史不同。彼以孔子孙为之。◎翁方纲曰：洪氏所释《孔羡碑》已作“吏卒”，则此二字之误，自汉碑已然，无惑乎《三国志》之作“吏卒”矣。今谛视石本泐迹，“卒”上一字似是“史”字，未敢臆定。◎弼按：作“百户吏卒”，或作“百石卒史”，均可通。若如《隶释》作“百石吏卒”，则殊费解矣。】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隶释》载《魏修孔子庙碑》文云：维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轩辕之高纵，绍虞氏之遐统，应历数以改物，扬仁风以作教。于是辑五瑞，班宗彝，钧衡石，同度量。秩群祀于无文，顺天时以布化。既乃缉熙圣绪，昭显上世，

追存二代三恪之礼，兼绍宣尼褒成之后，以鲁县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诏三公曰：〖诏文见纪，不录。〗于是鲁之父老、诸生、游士，睹庙堂之始复，观俎豆之初设。嘉圣灵于髣髴，想贞祥之来集。乃慨然而叹曰：大道衰废，礼学灭绝卅余年。皇上怀仁圣之懿德，兼二仪之化育。广大苞于无方，■恩沦于不测。故自受命以来，天人咸和，神气烟煴。嘉瑞踵武，休征屡臻。殊俗解编发而慕义，遐夷越险阻而来宾。虽大晧游龙以君世，虞氏仪凤以临民，伯禹命玄宫而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为周文，尚何足称于大魏哉！若乃绍继微绝，兴脩废官，畴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内之所欢欣也，岂徒鲁邦而已哉！尔乃感殷人路寝之义，嘉先民泮宫之事，以为高宗、僖公，盖嗣世之王、诸侯之国耳，犹著德于名颂，腾声乎千载。况今圣皇，肇造区夏，创业垂统，受命之日，曾未下舆，而褒崇大圣，隆化如此，能无颂乎？乃作颂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将。并体黄虞，含夏苞商。降厘下土，上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纲。嘉彼玄圣，有邈其灵。遭世雾乱，莫显其荣。褒成既绝，寝庙斯倾。阙里萧条，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寻其世武。乃建宗圣，以绍厥后。修复旧堂，〖《艺文类聚·三十八》“堂”作“庙”，宋本、《曹子建集》同。〗丰其甍宇。莘莘学徒，爰居爰处。王教既备，群小遄沮。鲁道以兴，永作宪矩。洪声登假，神祗来和。〖《艺文类聚》“和”作“祜”，宋本、《曹子建集》作“祐”。〗休征杂遝，瑞我邦家。内光区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译，搏拊扬歌。于赫四圣，运世应期。仲尼既没，文亦在兹。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并于亿载，如山之基。◎洪适曰：右鲁孔子庙之碑。篆额，嘉祜中郡守张稚圭按图经题曰：“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误也。

《孔僖传》注以羡为崇圣侯。亦误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圣，刊写琬琰，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经之道，则岂止鼎峙之业而已哉？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甚有石经《论语》笔法。《大飨碑》盖不相远，若繁昌二碑，则自是一家，亦有以为梁鹄书者，非也。◎朱彝尊曰：洪氏以碑文作“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谓误在史。考魏王受禅，在汉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坛即祚，事讫，改延康为黄初，而碑辞叙“黄初元年，大魏受命，应历数以改物，秩群祀于无文，既乃辑熙圣绪，昭显上世，则诏三公”云云，原受禅之始，岁且将终，碑有“既乃”之文，则下诏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误。◎钱大昕曰：碑文称“追存二代三恪之礼，兼绍宣尼褒成之后”，《魏志》只载封孔子后诏书，而不及存三恪事，乃史之阙漏耳。◎顾炎武曰：《封孔羡碑》，八分书，今在曲阜县孔子庙中。后人刻其下曰“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谬也。◎弼按：《艺文类聚》卷三十八载曹植《孔子庙颂》，即此文之颂，当有所本。顾氏所云，或未深考也。】

春三月，【上文有“春”字，此“春”字衍文。】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车骑将军，见《武纪》建安元年“大将军”注。】初复五铢钱。【◎胡三省曰：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今复之。◎潘眉曰：汉世，五铢钱行最久，董卓坏之，更铸小钱，至是始复。是年，因谷贵旋罢；明帝太和元年复行。【钱剑夫疑此五字原在《武纪》“夏六月，以公为丞相”之下，传写错乱，误置于此。说详其作《秦汉货币史稿》中《五铢钱制的延续和消灭以及年号钱制的代兴》一节。】】夏四月，以车骑将军曹仁为大将军。【继夏侯惇之位也。】五月，郑甘复叛，【上年甘降。】遣曹仁讨斩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五岳四渎，注见前延康元年“改元为黄初”注引《献帝传》。】咸秩群祀。【◎《书·舜典》：望秩于山川。◎《孔传》云：如其秩次望祭之。】【◎《魏书》：甲辰，以京师宗庙未成，帝亲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执馈奠，如家人之礼。【◎《宋书·礼志三》云：○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祠武帝于建始殿。○何承天曰：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胡三省曰：建始殿，帝所起，以建国之始命名。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安有用家人礼者哉！◎弼按：○《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世语》云：太祖自汉中还洛阳，起建始殿。○是建始殿为魏武所起也。胡注误。◎周寿昌曰：魏文篡汉，

未周一年，宫庙之修，猝难治办，不能责其非礼也。】】丁卯，夫人甄氏卒。【◎《通鉴》：太祖之入邺也，帝为五官中郎将，见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悦之，太祖为之聘焉，生子叡。及即位，安平郭贵嫔有宠，甄夫人留邺不得见，失意，有怨言。郭贵嫔谮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赐夫人死。◎胡三省曰：为明帝立，郭太后以忧崩张本。◎弼按：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在建安十六年，平邺在建安九年，《通鉴》言“太祖入邺，文帝为五官中郎将”，误也。〖盖延

《世说新语》之误。〗惟甄后之卒，本传言“遣使赐死”，故书“卒”，不书“崩”。〖他后皆书“崩”，毛后赐死，亦书“卒”。〗其致死之由，史言“后失意，有怨言”，然参合前后情势，尚有数因，列举如下，以资佐证。据《世说新语·惑溺篇》所载，曹公屠邺，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曹公有“今年破贼正为奴”之语。子桓之久不得立为太子，或亦以是之故。《郭后传》言“文帝为嗣，郭后有谋”，大位既践，迁怒于甄，其因一也。甄后初纳，年方少艾，逮至黄初，色衰齿长。《郭后传》言“甄后之死，由郭后之宠”，其因二也。明帝之崩，时年卅六，袁胤曹嗣，深滋疑实，杀母留子，藉以灭口，其因三也。〖《明纪》注引《魏末传》文帝射杀鹿母，问对之语，可玩味也。〗宫省事秘，隐奥难窥，开国之初而不能容一妇人，事涉离奇，读史者不能不为之推寻也。】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胡三省曰：仍东汉中世之制也。】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左传》：臧文仲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何焯曰：自此遂无水旱劾三公之事，燮理之意微矣。◎弼按：日月之蚀，推算可得，与政治无涉。魏文下诏罪己，不劾三公，诚为卓识，然亦不失敬天戒惧之意。至水旱之灾，则人事未尽，实为三公之责，不能诿诸天时也。】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本志《刘晔传》：吴遣使称籓，朝臣皆贺。晔曰：“吴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吴志·虞翻传》注引《吴书》曰：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曰：“禁身为降虏，又不能死，不如斩以令三军。”权不听。】丁巳，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冬十月，授杨彪光禄大夫。【◎光禄大夫，见延康元年。◎《晋书·职官志》：光禄大夫，汉置，无定员，多以为拜假赗赠之使，及监护丧事。魏氏已来，转复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其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显职，复用加之。】【◎《魏书》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汉太尉杨彪，待以客礼。诏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赐，所以宾礼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兹嘉赐。【宋本“赐”作“锡”。】公故汉宰臣，乃祖已来，世著名节，【范《书·杨彪传》注“节”作“绩”。】年过七十，行不踰矩，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章旧德。其赐公延年杖及冯几；【◎袁宏

《纪》作“其锡公延年杖及伏几”。◎胡三省曰：冯，读曰凭。】谒请之日，【袁《纪》“谒”作“延”。】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辞让不听，竟著布单衣、皮弁以见。【◎《续舆服志》：皮弁，以鹿皮为之。】◎《续汉书》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胡三省曰：挛，闾缘反，牵缩也。】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范《书·杨彪传》：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袁《纪》作“尝已为汉三公”，《通鉴》作“尝为汉朝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让，帝不听，又为门施行马，【◎胡三省曰：○魏、晋之制，三公及位，从公门施行马。○程大昌曰：行马者，一木横中，两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于门，以为约禁也。《周礼》谓之“梐枑”，今官府前叉子是也。】致吏卒，以优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袁宏曰：王室大乱，彪流离播越，经历艰难，以身卫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胡三省曰：杨彪有愧于龚胜多矣。◎《通鉴辑览》曰：杨彪以汉三公不受魏爵，托于大义自持，则何不骂贼而死乎？观其于光禄大夫之拜，赐几仗，施行马，恬不知耻，辞十万而受万，尚得谓无亏全节耶？既贪生，复好名，千秋以下，正论难逃，终于进退无据而已。◎沈钦韩曰：彪之苦节幽贞，始终如一，在魏代

欲饰美谈，以掩篡迹耳。◎钱大昕曰：《魏纪》惟太傅、太尉、大司马、大将军、司徒、司空、骠骑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免、除、薨皆书，杨彪为光禄大夫，朝见位次三公，故特书之。】◎子修，事见《陈思王传》。】以谷贵，罢五铢钱。【胡三省曰：复五铢钱无几何而罢。】【◎《魏书》曰：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宋书·百官志》：镇西将军，一人。后汉初平三年，韩遂居之。】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卢水胡，见前延康元年注。◎本志《张既传》：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既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是平胡者，张既也。【◎吴金华曰：“叛胡治元多卢水”七字疑有误倒，本文似应作“卢水叛胡治元多”。】】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帝初闻胡决水灌显美，【◎《郡国志》：凉州武威郡显美。◎《一统志》：显美故城，今甘肃凉州府永昌县东。】谓左右诸将曰：“昔隗嚣灌略阳，【◎略阳，各本皆误作“洛阳”，宋本、元本、吴本、局本不误。◎《郡国志》：凉州汉阳郡略阳。◎《一统志》：略阳故城，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九十里。◎互见《夏侯渊传》。】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灭之。【◎范《书·来歙传》：建武八年，歙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乃激水灌城。光武乃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嚣众溃走。】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于帷幕之内，诸将奋击于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契。【冯本“契”作“节”。】前后战克获虏，未有如此也。”】己卯，以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续百官志》：世祖即位，为大司马。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晋书·职官志》：大司马，古官也。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宋书·百官志》：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李祖楙曰：《光武纪》建武二十七年，司马去大，寻改太尉。献帝时，李傕自为大司马，与太尉并置，而位在三公之右。后以张杨为大司马，太尉杨彪罢，始不复置。◎赵一清曰：魏以曹仁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惠栋曰：○韦昭《辨释名》云：大司马者，马，武也；大总武事也。○训马为武者，取其健行也。大司马掌军，古者一车四马，故以马名官。】十二月，行东巡。【◎本志《杨俊传》：黄初二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余详《俊传》。】是岁，筑陵云台。【◎《水经·谷水注》引《洛阳记》曰：陵云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对洛阳垒者也。◎胡三省曰：据《水经》，陵云台在洛阳城中金市之东。◎《御览·一百七十七》引杨龙骧《洛阳记》曰：陵云台，高二十三丈，登之见孟津。◎又《一百七十八》引《述征记》曰：陵云台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砖作道，通至台上，登**[**台**]**逈眺，究观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极也。◎《世说新语·巧艺篇》：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秤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刘注引《洛阳宫殿簿》曰：陵云台，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楼方四丈，高五丈，栋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王子年

《拾遗记》曰：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得之，以献文帝。文帝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曰：魏明帝起陵云台，躬自掘土，群臣皆负畚锸，天阴冻寒，死者相枕。◎弼按：○《拾遗记》所云，皆不足据。咸熙为陈留王年号，距黄初时已四十余年，则咸熙元年献美人之说不攻自破。

○本志《高堂隆传》：明帝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是陵云台为魏文所筑，明帝修饰之耳。《拾遗记》谓“明帝起陵云台”，亦误。】

三年春正月【◎《宋书·礼志一》云：○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

○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丙寅朔，日有食之。【◎官本“食”作“蚀”。◎卢文弨曰：上文作“食”。◎何焯曰：日食正朝，应在昭烈伐吴丧败。◎弼按：此为不明日月盈亏之理，若谓应在人君，群雄鼎峙，将何所应乎？】庚午，行幸许昌宫。诏曰：“今之计、

考，【◎《通鉴》作“计、孝”。◎胡三省曰：计、孝，上计吏及孝廉也。◎弼按：○《续百官志》：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通鉴》作“计、孝”，是也。】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范《书·顺帝纪》：阳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左雄传》：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弼按：魏武年二十举孝廉，是未拘年四十以上之例也。】是吕尚、周晋不显於前世也。【◎胡三省曰：吕尚年八十余，文王以为师。周太子晋，少有令名。◎弼按：太子晋，周灵王子。◎《尸子》云：太子晋，生八年而服师旷。】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何焯曰：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复变，欲以诱进锐进之士，壹志事已也。】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胡三省曰：故不以实，谓用意为奸欺者。】【◎

《魏书》曰：癸亥，孙权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郡国志》：荆州南郡秭归。◎杜预曰：夔国。◎《水经·江水注》：○袁山松曰：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县城东北，依山即坂，周回二里，高一丈五尺，南临大江。古老相传，谓之刘备城，盖备征吴所筑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擣衣石犹存。○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一统志》：秭归故城，今湖北宜昌府归州治。】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帝报曰：“昔隗嚣之弊，祸发栒邑，【◎范《书·冯异传》：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栒邑。未至，嚣使其将行巡乘胜取栒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异曰：“虏若得栒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卒击鼓建旗而出，大破之。于是北地诸豪长悉畔隗嚣降。◎《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栒邑。◎《一统志》：故城，在今陕西邠州三水县东北。】子阳之禽，变起扞关。【◎范

《书·公孙述传》：述字子阳。李熊说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述遂使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建武十年，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城邑皆开门降。◎《水经·江水注》：江水自江关东迳弱关、捍关。捍关，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藉险置关，以相防捍。◎又云：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楚之西塞也。汉建武十一年，公孙述遣任满等据险为浮桥，横江以绝水路。光武遣吴汉、岑彭击荆门，直冲浮桥，遂斩满等。◎章怀注○引《史记》曰：楚肃王为捍关以拒蜀。○故基在今硖州巴山县。

◎惠栋曰：○《续汉志》云：巴郡鱼复县，扞水有扞关。○李文子云：《史记》：“张仪说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记索隐》以为扞关即鱼复江关，今瞿唐关。颜师古注、《舆地广记》、《郡县志》皆仍其说，惟李贤以为峡州巴山县。○乐史《寰宇记》：峡州长扬县有古扞关城存，即巴山县地。○此为得之。扞关实楚地，《史记》称“楚肃王所筑”，今巫郡江关乃属巴地，故张仪云“拒扞关，则黔中、巫郡非楚之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关之外也。盖扞关乃楚之扞关，江关乃巴、蜀之江关也。述拒扞关，则荆门、虎牙在扞关之内，皆其设险之地，岂肯先自隘而但守鱼复之江关哉？故辨之以正地理志阙。◎弼按：《水经注》“扞关在江关之东”，确为两地无疑。◎《一统志》：古扞关在今湖北宜昌府长阳县西。瞿唐关在今四川夔州府奉节县东，即古江关。】将军其亢厉威武，勉蹈奇功，以称吾意。”】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鄯善、龟兹、于阗俱详见本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龟兹，音丘慈。】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应劭《汉书注》曰：【◎沈家本曰：○《隋志》：《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裴氏此卷上言“《汉书》”，下言“应劭注”，他卷或但称“《汉书音义》”，不知是否仍用劭注。《隋志》

别有韦昭《汉书音义》七卷、萧该《汉书音义》十二卷也。《唐志》“班固《汉书》一百一十五卷”，不言何人注，“应劭《汉书集解》二十四卷”，与《隋志》同。是应书本单行，《隋志》所录众家音注，亦各单行，故卷各不同。○颜师古《汉书叙例》云：《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 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据此，则隋、唐志所录，并是臣瓒书，非应劭书，特应注亦在中耳。◎弼按：应劭，事见《武纪》兴平元年注引《世语》。劭集解《汉书》，见《王粲传》注引《续汉志》。】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戊己校尉治高昌，见《魏略·西戎传》。

◎《汉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师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吴仁傑曰：颜注《百官表》有戊校尉、己校尉，其究不然。屯田始置校尉，领护田卒，但以屯田校尉为称。后乃为戊己校尉。《表》初不言有戊校、己校两官，独《乌孙传》云“徙己校屯乌墨”。是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则兼戊己为官称也。《马融传》“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注谓“戊己，居中坚也”。《诗》曰“中田有庐”，苏黄门谓田中为庐，以便田事。二校之设，自兵屯言之，则以其中坚而命名可也。然二校之外，乃无所谓甲乙诸屯，则其命名之意，殆如《诗》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晋书·地理志》：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胡三省曰：汉自安帝以后，未尝不欲通西域，讫不能通。今虽置戊己校尉，亦不能如汉之屯田车师也。】

三月乙丑，立齐公叡为平原王，【叡，即明帝，黄初二年为齐公。齐国，见《武纪》建安四年。平原，见《武纪》初平三年。】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鄢陵，见《任城王传》。◎《通鉴》：黄初二年，皇弟鄢陵侯彰、宛侯据、鲁阳侯宇、谯侯林、赞侯衮、襄邑侯峻、弘农侯幹、寿春侯彪、历城侯徽、平舆侯茂皆进爵为公。◎钱大昕曰：今以诸王传考之，是年以皇弟封王者，任城王彰、章陵王据、下邳王宇、谯王林、北海王衮、陈留王峻、河间王幹、弋阳王彪、庐江王徽，凡九人。《纪》云“十一人”，似误也。鄄城王植以四月戊申封，与任城诸王不同日，且是县王，非郡王，〖任城诸王皆由公进封，惟植以罪贬侯，故不得郡王。〗故不在此数。又考文帝子，以黄初三年封王者六人，平原王叡、河东王霖、京兆王礼、淮南王邕、清河王贡、广平王俨。本纪惟载叡、霖二人，亦未免阙漏。】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晋书·地理志》“公”下有“侯”字。《通鉴》胡注引此，“公”下亦有“侯”字，见卷七十六。◎周寿昌曰：○亭伯制，终魏世未见其人。○《晋书·职官志》：定制，非皇子不得封王，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以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此承魏制而加详，无所谓亭伯也。】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河东，见《武纪》兴平二年“安邑”注。】甲午，行幸襄邑。【襄邑，见《武纪》初平四年注。】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鄄城，见《武纪》初平四年注。◎《通鉴》：是时，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各有老兵百余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诸侯王过恶日闻。◎弼按：此皆魏文猜忌残忍，有以致之。此

任城王所以不得其死，而陈思亦几不免也。】癸亥，行还许昌宫。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通鉴》：以江南八郡为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胡三省曰：既以孙权为荆州牧，统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诸郡置郢州。吴自立，则郢州废矣。】闰月，【◎潘眉曰：《纪》以闰月书于五月之下，是年闰六月也。】孙权破刘备于夷陵。【◎《郡国志》：荆州南郡夷陵。有荆门、虎牙山。◎刘昭注：○《荆州记》曰：荆门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如齿牙，荆门上合下开。◎《水经·江水注》：○夷陵故城南临大江，秦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应劭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后复曰夷陵。○《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十许丈，林木高茂，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荆州记》：自夷陵泝江二十里入峡口，名为西陵峡，长二十里。◎《吴志·陆逊传》：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胡三省曰：自三峡下夷陵，连山垒嶂，江行其中，回旋湍激，至西陵峡口，始漫为平流，夷陵正当峡口，故以为吴之关限。◎《一统志》：夷陵故城，在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东。】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何焯曰：兵势恶分，敌乘其间，则救御难。】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潘眉曰：○苞，与“包”通。○《易·泰卦》：包荒。○《释文》云：本作“苞”。○《姤卦》：包瓜。○《子夏传》作“苞瓜”。○包有鱼。

* 《释文》云：本作“苞”。○《书·禹贡》：草木渐包。○《释文》云：本作“苞”。○《礼记·乐记》：包之以虎皮。○《史记·乐书》作“苞”。】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胡三省曰：上事，谓上奏言兵事也。】后七日，破备书到。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振之。八月，蜀大将黄权率众降。

【◎《蜀志·黄权传》：先主将东伐吴，权请为先驱，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弼按：○《夏侯尚传》：尚领荆州刺史，奏刘备别军在上庸，山道险难，宜以奇兵出其不意。遂击破上庸，平三郡九县。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然则黄权之不得西还者，或水道为吴所阻，陆路为魏所制，进退失据乎？不然刘、葛推诚相信，何竟不战而降也？】【◎《魏书》曰：权及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诣荆州刺史【时荆州刺史为夏侯尚。【时已分荆州为郢州，此言 “荆州”，盖史家追书。】】奉上所假印绶、棨戟、幢麾、牙门、鼓车。权等诣行在所，【时魏文在许昌。】帝置酒设乐，引见于承光殿。权、郃等人人前自陈，帝为论说军旅成败去就之分，诸将无不喜悦。赐权金帛、车马、衣裘、帷帐、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权传》：封育阳侯。】即日召使骖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胡三省曰：与，读曰豫。】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胡三省曰：横，户孟翻。】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魏文因汉外戚擅权，故有此诏。承祚所谓“鉴往易轨”，于斯为美者也。然齐王之废，高贵乡公之卒，皆假太后令以行，盈庭诸臣无一申引此诏以相纠正者，何耶？岂以曹魏开国本由篡盗，君以此始，亦以此终，贻谋虽臧，莫之或守矣。】【◎孙盛曰：夫经国营治，必凭俊喆之辅，贤达令德，必居参乱之任，故虽周室之盛，有妇人与焉。然则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从之礼，谓之至顺，至于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昔在申、吕，实匡有周。【◎《列女传》：太姜者，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道，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韦昭注：齐、许、申、吕，四岳之后，太姜之家。】苟以天下为心，惟德是杖，则亲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远之哉？【冯本“哉”作“或”，误。】二汉之季世，王道陵迟，故令外戚凭宠，职为乱阶。于此自时昏道丧，【“于”字疑衍。】运祚将移，纵无

王、吕之难，岂乏田、赵之祸乎？而后世观其若此，深怀酖毒之戒也。【“酖”字，各本皆误作“酸”，局本作“酖”。【◎吴金华曰：酸毒，悲酸痛恨也。局本作“酖”，疑属校刻者臆改。】】至于魏文，遂发一概之诏，可谓有识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议。【◎周寿昌曰：魏取诫两汉，殷鉴不远，吕、王既祸于前，梁、窦复害于后。延至末造，而何进召乱，宗社遂移。故文帝特颁，以警后嗣，何得谓非帝者之宏议哉！◎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云：魏文帝丧未踰年，大设宴乐，又猜忌骨肉，动见贬削，伦纪之际，盖多悖德。乃践祚后诏令，多可昭法守。如宦人为官，不得过署令；天地有眚，勿劾三公；海内初定，有复私仇者，族之。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辅政，尤关社稷大计。观三国以后，贾后乱政，而司马氏之外患迭起；胡后擅国，而拓跋氏之大业遂倾；武则天浊乱朝廷，而唐之天下遂更姓改物而为周。文帝此诏，若预睹祸败，为先事之防。而孙盛立论，不能表扬其杜乱弭患之深心，乃谓妇女不妨预政，后族不当斥远，可谓不达古今之变者矣。】】庚子，立皇后郭氏。【文帝定为嗣，郭后有谋，故虽无子，而得立为后。栈潜上疏，言：“因爱登后，贱人暴贵。”帝不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水经·河水注》：河水迳平县北，南对首阳山，

《春秋》所谓“首戴”也，上有夷、齐庙。◎《元和志》：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旧志》：即邙山。最高处去孟津县东南三十里。◎胡三省曰：在洛阳东北。】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椑，音扶历反。◎臣松之按：礼，天子诸侯之棺，各有重数；棺之亲身者曰椑。】存不忘亡也。【冯本“不”作“下”，误。】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吕氏春秋》：【◎沈家本曰：○《汉志》“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隋、唐志“二十六卷，高诱注”，其题曰“吕不韦撰”，非其实也。今本亦二十六卷。凡十二纪、八览、六论。纪所统子目六十一，览所统子目六十三，论所统子目三十六，实一百六十篇。《汉志》但举其纲耳。】尧葬于谷林，通树之；【◎《郡国志》：兖州济阴郡成阳。有尧冢。◎刘向曰：尧葬济阴丘龙山。◎《皇览》云：尧冢在济阴成阳。◎皇甫谧云：谷林即成阳也。◎《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水经·瓠子河注》

* 引《帝王世纪》曰：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墨子》以为尧葬巩山之阴，

《山海经》谓尧葬狄山之阳，二说各殊。以为成阳近是尧冢也。◎又云：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一统志》：唐尧陵在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东北五十里，旧雷泽城西，与濮州接界。高四丈五尺，广二十余丈，上有庙。】舜葬于纪，市廛不变其肆；【◎

《史记·五帝本纪》：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皇览》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帝王世纪》云：舜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为纪市。◎《论衡》云：舜葬苍梧，象为之耕。◎

《山海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墨子》：舜道死，葬南已之市。◎

《郡国志》：荆州零陵郡营道。南有九疑山。◎刘昭注：舜之所葬。◎《水经·湘水注》：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山，西流迳九嶷山下，蟠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一统志》：帝舜陵，今湖南永州府宁远县东南。永州府即汉零陵郡，宁远县即汉营道县也。◎赵一清曰：○《困学纪闻》云：苍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纪。○《九域志》：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山海经》：都州在海中。○郭璞注：在东海朐县界。世传此山自苍梧徙来。其说多不经，未采。】禹葬会稽，不变人徒。【◎《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刘向传》：禹葬会稽，不改其列。◎郑氏曰：不改树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陇也。◎晋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苍梧，不变其肆”，言不烦于民也。◎师古曰：郑说是，《淮南子》云“不变其肆”，肆，故也。◎沈钦

韩曰：○《吕览·安死篇》：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颜说非。◎《水经·渐江水注》：会稽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山东有有湮井，去禹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东游者多探其穴。◎《越绝书》：禹巡狩大越，死，葬会稽。苇槨桐棺，穿圹七尺，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吴会分野记》云：禹年九十三，崩，葬山阴临江之丘。名曰富陵。◎《一统志》：大禹陵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南会稽山。山在会稽县东南十三里。】】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孔子家语·相鲁篇》：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王肃注：不聚土起坟，不植松柏。◎《汉书·刘向传》：《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杜预曰：烧蛤为炭以瘗圹。《周礼·掌蜃》“掌敛互物、蜃物，以共闉圹之蜃”，郑司农说以《春秋传》曰“始用蜃”，言僭天子也。】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礼记·檀弓》曰：涂车蒭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蒭灵者善，为俑者不仁。◎《释名》曰：束草为人马，以神灵名之也。◎《续礼仪志》云：天子崩，刍灵三十六匹。◎郑玄注《礼记》曰：刍灵，束茅为人马，谓之刍灵，神之类。◎陆机《士庶挽歌辞》曰：埏埴为涂车，束薪作刍灵。】棺但漆际会三过，【◎《礼记·丧大记》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君里棺用朱绿，用杂金鐕。君盖用漆，三衽三束。】饭含无以珠玉，【◎《周礼·天官·冢宰》曰：太宰之职，大丧，赞赠玉、含玉。◎《说文》曰：含，送死口中玉也。◎《释名》曰：含以米（具）**[**贝**]**，含其口中也。◎《礼记·杂记下》曰：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饭，含也。此盖夏制。周礼天子饭含用玉。

【此为郑玄说。】】无施珠襦玉匣，【◎范《书·梁竦传》：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汉仪注》：王侯葬，腰已下玉为札，长尺，宽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镂为之。◎“匣”字或作“柙”也。【此六字当为李贤所注，钱剑夫《校点记》已辩之。】◎《梁商传》：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章怀注云：唅，口实也。】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璵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孔子家语·子贡问篇·第四十三》：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璵璠敛，赐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历级，遽登阶，不聚足。〗曰：“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左传·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璵璠敛。◎杜预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乐莒，

《左传》作“乐举”。】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汉书·文帝纪》赞曰：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师古曰：霸陵在长安东南。◎《晋书·索（琳）**[**綝**]**传》：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愍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军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也。”◎《敬斋古今黈》卷四云：应劭《风俗通义》载霸陵薄葬，亦被发掘。而其陵中物，乃与前书本纪绝不同。据劭、（琳）**[**綝**]**之言，知霸陵所谓薄葬者，特比余陵差少耳。劭说与前书不同者，前书盖从史笔，劭说盖从所闻见，容有一误。然质诸《晋书》，则劭说为得其实。◎弼按：据魏文此诏，则霸陵未发掘。据应劭所云，则霸陵亦被掘，二说各殊。然今本《风俗通》无此语，似以魏文所云为足据。至《索（琳）**[**綝**]**传》所云，则晋愍帝时事也，此可为汉末未掘之证。】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范《书·光武纪》：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明帝纪》：葬光武皇帝于原陵。◎《帝王纪》

曰：原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霸陵之完，功在释之；

【◎《汉书·张释之传》：文帝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此真千古通论。】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御览·五百五十五》引《西京杂记》云：汉帝及诸王葬，皆珠襦玉匣，形于铠甲，连以金缕。匣上皆缕为蛟龙、鸷凤、龟麟之象，时谓蛟龙玉匣。】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汉书·张延寿传》：延寿孙临，亦谦俭。每登阁殿，常叹曰：“桑、霍为我戒，岂不厚哉！”薄葬不起坟。◎师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骄奢致祸也。】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礼记·檀弓上》云：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延陵葬子，远在嬴、博，【◎《礼记·檀弓下》云：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嬴、博，齐地，泰山县也。】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卢文弨曰：《文类》“为”作“而”。】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胡三省曰：其副本在尚书及秘书及三公府也。◎卢文弨曰：《文类》“书”作“省”。◎赵一清曰：《隋书·经籍志》有《魏朝杂诏》二卷，《录魏吴二志诏》二卷，梁有《三国诏诰》十卷，皆有别行之书。◎弼按：赵氏所引，见《隋志》“总集类”。

◎梁章钜曰：○后人以此为魏文之达，而不知其为忧生之嗟也。○魏文《与吴质书》云：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时帝年方三十，而叹老嗟衰如此，宜应不十之兆矣。字为“不十”，吴阚泽语也。

◎弼按：○《晋书·礼志中》云：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

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宋书·礼志三》同。】

是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胡三省曰：是年二月，置郢州，吴畔，复为荆州。

◎弼按：置郢州在五月，胡云“二月”，误。是年九月，魏文有《报孙权书》，见《吴主传》；又有《责权诏》，见《吴主传》注引《魏略》。】帝自许昌南征，【◎《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载魏文帝《伐吴诏》云：制诏：昔轩辕不为涿鹿之师，则蚩尤之妖不灭；唐尧不兴丹水之陈，则南蛮之难不平；汉武不行吕嘉之罚，则横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嚣、述之诛，则陇、蜀之乱不清。故曰“非威不服，非兵不定”。孙权小丑，凭江悖暴，因有外心，凶顽有性。故奋武锐，顺天行诛。骁骑龙骧，猛将武步，或修句践潜涉之■顽，或图韩信夏■之诳愚。接舡以水攻陈，六军以陆横击。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舡，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大司马及征东诸将卷甲长驱，其舟队今已向济。今车驾自东为之瞻镇，云行天步，乘衅而运。贼进退道迫，首尾有难，不为楚灵乾溪之溃，将有彭宠萧墙之变。必自鱼烂，不复血刃。宜慎终节，动静以闻。】诸军兵并进，【是时三道进兵，见《吴主传》黄武元年。】权临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岁，穿灵芝池。【◎《水经·谷水注》：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右，宫门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弼按：黄初二年，筑陵云台。三年，穿灵芝池。五年，穿天渊池。七年三月，筑九华台。已开明帝大治宫观之渐矣。】

四年春正月，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艺文类聚·三十三》、《御览·四百八十一》均载《禁复私雠诏》云：丧乱以来，兵革纵横，天下之人，多相残害者。昔田横杀郦商之兄，张步害伏湛之子，汉氏二祖下诏，使不得相雠。贾复、寇恂，私相怨憾，至怀手剑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舆而载。今兵戎始息，宇内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则锋刃之余，当相亲爱，养老长幼。自今以后，宿有雠怨者，皆不得相雠。敢有复私雠者，皆族之。】筑南巡台于宛。【◎

《水经·淯水注》：淯水又南迳宛城东，秦白起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荆州刺史治，故亦谓之荆州城。今南阳郡治大城，城西三里有古台，高三丈余，文帝黄初中南巡行所筑也。】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何焯曰：四月癸巳，汉昭烈帝崩。◎弼按：《晋书·天文志下》云“是年十二月丙子，月犯心大星”，而丕、权俱无恙，然则又主何吉凶也？何说不攻自破矣。】【◎《魏书》载【官本“载”作“曰”，误。】丙午诏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今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则斩首四万，获船万艘。大司马据守濡须，【濡须，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其所禽获亦以万数。中军、征南，攻围江陵，【◎钱大昭曰：三道，谓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也。征东诸军，谓征东大将军曹休也；大司马守濡须，谓曹仁也；中军、征南，攻围江陵，谓中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也。】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曹真传》：真与夏侯尚击牛渚屯，破之。◎《夏侯尚传》：诸葛瑾瑾渡入江中渚，尚于下流潜渡，破之。】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厉）**[**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吴本、毛本“旋”作“施”，误。孟津，见《武纪》初平元年。】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范《书·光武纪》：建武八年，帝自征嚣，河西太守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颍川盗贼寇没属县，京师骚动。帝自上邽晨夜东驰，车驾还宫。◎《郡国志》：凉州安定郡高平。◎《一统志》：高平故城，今甘肃平凉府固原州治。◎弼按：此与山阳之高平同名异地。】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

【吴本、毛本“网”误作“纲”。】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张采曰：及江不得渡而归，此所谓大言欺众耳。◎弼按：

* 《曹休传》：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曹真传》：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时，全军南征，三道并进，无功而还，尚欲藉诏令粉饰，究何益哉？贾诩谓“群臣无备、权之对”，其信然矣。】】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宋书·五行志五》云：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诗》：维鹈在梁，不濡其翼。

◎《毛传》云：鹈，洿泽鸟也。梁，水中之梁。鹈在梁，可谓不濡其翼乎？◎郑《笺》云：鹈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尔雅》：鹈鴮鸅。

◎郭璞注：今鹈鹕也。好群飞，沈水食鱼，故名洿泽，俗呼之为淘河。◎陆《疏》：鹈，水鸟，形如鹗而极大，啄长尺余，直而广。口中正赤，颔下胡大如数升囊。若小泽中有鱼，便群共抒水，满胡而弃之，令水竭尽，鱼在陆上，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本草》：鸟大如苍鹅，颐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缩由袋，中盛水以养鱼。身是水沫，惟胸前有两块肉，如拳。云昔为人窃肉入河，化为此鸟，今犹有肉存也，因名逃河。◎《庄子》：鱼不畏网，而畏鹈鹕。网者，公平无私。鹈鹕有心，故鱼畏之。】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元本、吴本、毛本“诗”误作“时”。】《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赵一清曰：○《困学纪闻》引叶氏云：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黄初四年诏“《曹诗》‘刺远君子而近小人’”，盖诗序至此始行。◎全祖望曰：是时始立学官故也。◎弼按：○范《书·儒林传·卫宏传》：宏字敬仲，东海人。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惠栋曰：○《经籍志》云：毛苌善诗，自谓子夏所传，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

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九经古义》云：《六经奥论》云：“汉氏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魏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之语，盖诗序至是而始行。”○叶氏说同。○栋案：《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见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服虔

《解谊》云：“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狩之事，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此《秦风·车邻》序也。太尉杨震《疏》云：“朝无《小明》之晦。”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铭》云：“挈壶失节，刺流在诗。”在《齐风·东方未明》序也。蔡邕

《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章，尽录诗序。服、杨、李、蔡皆东汉儒者，当时已用诗序，何尝至黄初时始行邪？自范史以诗序出自卫宏，后人遂有斥诗序而用其诗说者，为辨而正之。

◎胡玉缙曰：○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此《鱼丽》序也。是西汉人已引之。○《孟子·万章篇》说《北山之诗》云：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

○即小序说也。是战国时人已引之，一见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一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惠说尚未尽。】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晋书·五行志中》云：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按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诏举俊德、茂才，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此所谓睹妖知惧者也。◎《宋书·五行志二》同。】【◎《魏书》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太皇帝庙，大长秋特进侯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也。【◎《宋书·礼志三》云：邺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明帝太和三年，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令丞奉荐。而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任城王传》注引《魏氏春秋》云：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陈思王传》注引《魏氏春秋》云：是时待遇诸国法峻。任城王暴薨。诸王怀友于之痛。〖参阅《任城王传》注引《世说新语》。〗◎是任城王之死，实为魏文所害，当时陈王亦几不免。天性凉薄，宜其享国之不永也。】甲申，太尉贾诩薨。太白昼见。【◎《晋书·天文志下》云：黄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昼见。案刘向

《五行纪论》曰：“太白少阴，弱，不得专行，故以己未为界，不得经天而行。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是时孙权受魏爵号，而称兵距守。◎弼按：孙权背魏，在黄初三年，与四年之太白昼见何涉？以是知天文、五行、符瑞诸志，多不足据也。】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赵一清曰：○《水经·伊水注》：伊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盖记水之涨减也。○《晋书·五行志上》云：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杀人。初，帝即位，自邺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太祖神主犹在邺。尝于建始殿飨祭如家人礼，终黄初不复还邺。又郊社神祗，未有定位。此简宗庙、废祭祀之罚也。

〖何焯引《宋书·五行志四》所载，与此同。〗◎弼按：简宗庙、废祭祀为一事，不修堤防又为一事，虽立宗庙而不治水利，其溃溢如故也。虽无水旱之灾，而祭祀终不可废也。要当分别论之耳。◎《晋书·傅祗传》：祗为荥阳太守，自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祗乃造沉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傅玄传》：时颇有水旱之灾，玄上疏曰：“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偏。可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魏书》曰：七月乙未，【冯本、监本、官本“七月”作“十月”，误。《晋书·礼志上》作“七月”。】大军当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晋书·礼志上》云：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祠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江左则废。】◎臣松之按：魏郊祀奏

中，尚书卢毓议祀厉殊事，【◎宋本、元本、吴本作“祀厉殃事”。◎何焯曰：作“祀厉殃事”于文义较显。◎沈家本曰：《通典·吉礼门》“魏祀五郊六宗及厉殃”，亦其证。】云：“具牺牲祭器，如前后师出告郊之礼。”如此，则魏氏出师，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钟繇为太尉。【◎《高柔传》：黄初四年，迁为廷尉。◎盖继钟繇之后也。】【◎《魏书》曰：有司奏改汉氏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局本“容”作“荣”，误。】云飜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潘眉曰：云飜，当依《宋书·乐志》作“云翘”。“文昭”、“大昭”两“昭”字皆误，“文昭”当作“文始”，“大昭”当作“大韶”。两汉有文始，无文昭。文始，本韶乐，故改文始为大韶。◎弼按：○《宋书·乐志一》云：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使创定雅乐。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与本志《杜夔传》相同。】】辛未，校猎于荥阳，【◎荥阳，见《武纪》初平元年。◎《苏则传》：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陛下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遂皆赦之。】遂东巡。论征孙权功，诸将已下进爵增户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许昌宫。【◎《魏书》曰：十二月丙寅，赐山阳公夫人汤沐邑，公女曼为长乐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户。【◎钱大昭曰：是时献帝为郡公，其女安得为郡主？且郡亦无长乐之名，此“郡”字疑或“乡”，或“亭”之讹。◎赵一清曰：长乐郡亦是虚封。◎弼按：○《齐王芳纪》：嘉平五年，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钱说是。】是冬，甘露降芳林园。◎臣松之按：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为华林。【◎《御览·百九十七》引《魏志》曰：有芳林园、桐园。芳林后避少帝讳，改为华林。◎《晋宫阁名》：洛阳有琼圃园、灵芝园，邺有鸣鹤园、蒲陶园、华林园。◎弼按：华林园，又见《明纪》青龙三年注。】】

五年春正月，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是年，诏改诸王皆为县王，见《彭城王据传》。此国之大事，又为郡国延革之变迁，《文纪》何以不书？】三月，行自许昌还洛阳宫。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范《书·光武纪》：建武五年，初起太学，车驾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儒林传》：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先访儒雅，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章帝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续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汉官仪》：博士，秦官也。博者，博通今古，士者，辨于然否。◎陆机《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挚虞《决疑要注》：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一经者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每试不通者，各随后辈复试，试通如前补用。◎本志《王肃传》注引《魏略·儒宗传》序云：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胡三省曰：博士课试之法，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东都，五经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顺帝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听断大政，论辨得失。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为水军，亲御龙

舟，循蔡、颍，浮淮，【◎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陈留扶沟县有蔡河。○《水经》：蔡河自陈留浚仪东南流而入于颍。颍水出颍川阳城县少室山，东南流至新阳，与蔡河合，又东南至慎县东南，入于淮。◎吴熙载曰：蔡河上流，即汴河，经河南开封府、中牟、祥府、通许、尉氏、扶沟、西华、陈州府入颍，即沙河也。颍水出河南河南府登封县，经密县、禹州、新郑、长葛、许州、临颍、西华、商水、陈州府、项城、沈丘，入安徽颍州、阜阳、颍上，入淮，在涡水南也。◎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南阳郡蔡阳。○应劭曰：蔡水所出，东入淮。颍川郡阳城阳乾山，颍水所出，东至下蔡入淮。○《方舆纪要》卷二十一：颍水在寿州西北四十里，其入淮处，谓之颍尾，亦曰颍口。魏主丕盖自颍口入淮也。◎弼按：胡注合于古地，吴说合于今地，惟赵氏所引南阳郡蔡阳应说“蔡水所出，东入淮”，实与地势不合。蔡阳在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与淮水阻碍山河，实无相入之理。应说既误，赵氏不审，复延其讹耳。】幸寿春。【◎寿春，详见《武纪》初平元年“扬州刺史”注，又见初平四年“九江郡”注。◎《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寿春。◎《一统志》：寿春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广陵，【◎广陵，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汉末广陵郡治广陵。广陵故城，在今扬州府东北。自三国魏、吴分据，汉郡遂废。魏广陵郡徙治淮阴，见《通鉴》胡注。◎《一统志》：淮阴故城，今江苏淮安府清河县南。

◎《刘晔传》：黄初五年，幸广陵泗口，命荆、扬州诸军并进。◎《水经》：淮水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注淮、泗之会，即角城也。左右两川，翼夹二水，决入之所，所谓泗口也。◎谢鍾英曰：泗口在今清河县北。◎弼按：据《纪》及《刘晔传》，则魏文浮淮至广陵泗口，实当日之淮阴，今日之清河也。然《吴志·孙权传》“黄武三年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注引干宝《晋纪》曰“魏文帝在广陵，吴人临江为疑城，自石城至于江乘，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徐盛传》 “盛建计从建业筑围，围上设假楼。文帝到广陵，望围愕然”，注引《魏氏春秋》云“文帝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据以上所云，魏文已由泗口南进至广陵废郡，即今扬州府江都县地。若仅至泗口，不能望大江，亦不能望围愕然，临流而叹也。又按《鲍勋传》 “六年秋，帝欲征吴，勋曰‘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据此，则魏文已至大江中流矣。】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冬十月乙卯，【◎卢文弨曰：《宋志》作“十一月辛卯”。】太白昼见。行还许昌宫。【◎《王朗传》注引《魏书》：诏三公曰：“车驾当以今月中旬到谯，淮、汉众军，亦各还反，不腊西归矣。”】【◎《魏书》载癸酉诏曰：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局本“弊”作“敝”。】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礼记·檀弓篇》：孔子过太山侧，有妇人哭于墓侧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 “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吾备儒者之风，【◎吴金华曰：备，当作“被”，宜据《册府元龟》卷六十二校改。“被”字与下句“服”字相对，“被”犹言沐浴，“服”犹言遵奉，皆古人恒言。】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廪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宋书·礼志四》“祀”作“礼”。】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元本、吴本、毛本、局本脱“著于令典”四字。◎侯康曰：○《通典·吉礼门》云：魏祀五郊、六宗及厉殃。何晏议：“《月令》，季春磔禳大傩，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国有大故，可祈于南郊；至于祈禳，自宜止于山川、百物而已。王肃云：‘厉殃，汉之淫祠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师旷自是乐祖，

无事于厉殃。汉文除秘祝，所以称仁明也。”○案：二议不系年月，或即在是时乎？◎弼按：明帝青龙元年，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何、王之议，究在何时，未能定也。】是岁，穿天渊池。【◎《水经·谷水注》：其水东注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九华台，殿（中）**[**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钓台于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渊池东出华林园。】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沛国，见《武纪》。◎吴增僅曰：汉末除国为郡。◎详见《司马芝传》注。】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汉书·文帝纪》：其议所以振贷之。◎师古曰：振，起也，为给贷之，令其存立也。诸振救、振赡，其义皆同。今流俗作从“贝”者，非也。】【◎《魏略》载诏曰：昔轩辕建四面之号，【◎《尸子》：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周武称“予有乱臣十人”，【《书·泰誓》之辞。】斯盖先圣所以体国君民，亮成天工，多贤为贵也。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则军中宜有柱石之贤帅，辎重所在，又宜有镇守之重臣，然后车驾可以周行天下，无内外之虑。吾今当征贼，欲守之积年。其以尚书令颍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宋书·百官志》：镇军将军，一人，魏以陈群为之。抚军将军，一人。魏以司马宣王为之。中、镇、抚三号比四镇。◎赵一清曰：下云“给中军兵骑六百人”，盖初设此号，以中军将之兵给之也。时曹真为中军大将军。◎洪饴孙曰：镇军大将军，一人，第二品，黄初六年置，后不常设。抚军大将军，一人，第二品。黄初五年置。◎弼按：○《晋书·宣帝纪》：黄初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向”字疑当作“西”。〗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六年，天子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

【◎《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脱“众军录”三字，《通鉴》有之。◎胡三省曰：魏、晋之制，大将军不开府者，品秩第二，其禄与特进同。置长史、司马、主簿、诸曹官署。行尚书，谓尚书之随驾者。后台，谓尚书台之留许昌者也。】皆假节鼓吹，【◎《晋书·职官志》：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

◎《晋书·乐志下》云：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宋书·乐志一》云：鼓吹，盖短箫铙哥。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

《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振旅，凯而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哥。”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哥，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哥。”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又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谓之鼓吹矣。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吾欲去江数里，筑宫室，往来其中，见贼可击之形，便出奇兵击之；【《文馆词林》无“兵”字。】若或未可，则当舒六军以游猎，【《文馆词林》“舒”作“纾”。】飨赐军士。】三月，行幸召陵，

【◎监本“陵”作“陆”。◎《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师古曰：即桓公伐楚次于召陵者也。召，读曰邵。◎《一统志》：召陵故城，今河南许州郾城县东三十五里。◎《元和志》、《方舆纪要》作“四十五里”。】通讨虏渠。【◎胡三省曰：通讨虏渠，以伐吴也。◎顾

祖禹曰：讨虏渠在郾城县东五十里。◎吴熙载曰：疑河南陈州府商水县之小汝水也。】乙巳，还许昌宫。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梁习传》及《鲜卑·轲比能传》均未载此事。】辛未，帝为舟师东征。【时宫正鲍勋谏，帝怒，左迁勋为治书执法。见《勋传》。】五月戊申，幸谯。壬戌，荧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利成，见《武纪》建安三年注，又见《臧霸传》。◎《诸葛诞传》：利成郡反，推唐咨为主。咨后亡入吴。】杀太守徐质。【《诸葛诞传》作“徐箕”。】遣屯骑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续百官志》：屯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赵一清曰：福、昭盖将禁旅以往也。】与青州刺史讨平之；【◎时王淩为青州刺史，见《淩传》。◎

《吕虔传》：虔迁徐州刺史，讨利城叛贼，斩获有功。】其见胁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秋七月，立皇子鉴为东武阳王。【东武阳，见《武纪》初平二年。】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此即魏武自涡入淮之故道也，详见《武纪》建安十四年注。◎胡三省曰：

○《水经》：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蒗荡渠，东南至沛为涡水。涡水东迳谯郡，又东南至下邳淮阴县，入于淮。◎弼按：胡注于建安十四年引《水经》云“至下邳睢陵入淮”，此注又云 “至淮阴入淮”，二者皆误，仍当以今怀远县北之涡口为入淮之口也。若至睢陵入淮或淮阴入淮，则已至徐州界，下文即不必言“从陆道幸徐”也。】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胡三省曰：广陵故城，谓之芜城，今其处不可考。◎赵一清曰：

○《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广陵故城，在扬州府城东北，后汉为广陵郡治，三国移治淮阴，而以故城为边邑，后入于吴。◎弼按：广陵，见上年注，即今扬州府城东北之广陵废郡。魏之广陵既移治淮阴，故谓前郡治为“故城”。胡注谓“不可考”，殆未细审耳。】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或曰：魏文始终有志于吴，远胜偏安暇逸者矣。】【◎《魏书》载帝于马上为诗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二：城子山在扬州府仪真县北六里，山形如城，魏文帝筑乐游台，立马赋诗于此。】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从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录》曰：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潘眉曰：○李吉甫云：广陵在江都县北四里，州城正直（其）**[**齐**]**上。大江西北自六合县界流入，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里。文帝诗曰：“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杭。”正谓此处也。】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翦殷商。【◎《诗·鲁颂》：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左传·襄公二年》：孟献子曰：“请城虎牢以逼郑。”知武子善之，遂城虎牢，郑人乃成。◎《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成皋，故虎牢，或曰制。◎《穆天子传》：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献天子，天子畜之东虢，是曰虎牢。◎《一统志》：成皋故城，今河南开封府汜水县西北。】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上屯田奏，复上留田便宜十二事。充国所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赵一清曰：○

《文选》又有魏文《杂诗》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其心怯于吴人如此。】】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蒋济传》：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帝不从，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详见《济传》。】十一月，东武阳王鉴薨。十二月，行自谯过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汉太尉桥玄。【◎梁国桥玄，见《武纪》。◎赵一清曰：曹氏再世祀桥公。】

七年春正月，【◎《晋书·礼志上》云：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艺文类聚》卷十五引魏韦诞《皇后亲蚕颂》曰：于时明庶扇物，鸟帑昏正，躬耕帝藉，迈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庙之至敬，命皇后以亲蚕，俾躬桑于外坰，考时日于

巫咸，诏太卜以献祯，御坤德之大辂，翳翠葆以扬旌，尔乃皇、英参乘，涂山奉舆，总姜、任于后陈，载樊、卫于贰车，千乘隐其雷动，万骑粲以星敷，启前路于三官，命蚩尤而清衢，游青虬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崇坛而正位，觌休气于朝阳，步雕辇而下降。手柔条于公桑，嫔妾肃以莅事，职蚕植而承筐，供副袆之六服，昭孝敬于烝尝，盛华礼于中宇，神化驰于八方。乃延群妾，宴赐于前，降至贵以逮下，布恺悌之渥恩。礼仪备序，巾车回辕，班中黄之禁财，散束帛之戋戋，神泽霈以雨施，洪恩布于膴原，同硕庆于生民，发三灵之永欢，苞繁祜于万国，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于亿载，岂百世之曾玄。】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壬子，行还洛阳宫。三月，筑九华台。【◎赵一清曰：○《宋书·后妃传》赞云：汉氏昭阳之轮奂，魏室九华之照曜。○则九华台亦内宫游幸处也。】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宋书·百官志》：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赵一清曰：汉时已有征东、征南、征西之号，是不始于魏武，或至魏始备四征之号，故鱼豢曰“镇北，魏黄初、太和中置”，是其例也。◎又案：《晋书·宣帝纪》云“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其时有陈群、曹真，无曹休。且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则非四人可知。即《曹休传》亦无受遗诏辅政之事。【吴金华以曹休并在顾命，说详彼。】◎洪饴孙曰：中军大将军，一人，第二品，黄初三年置，后不常设。】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本志《后妃传》：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昭仪比县侯。◎《世说新语·贤媛篇》载魏文悉取武帝宫人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本志《朱建平传》：建平相文帝，寿八十，至四十有小厄。文帝年四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顷之，果崩。◎弼按：此与高元吕所言相同。高元吕，事见卷首注引《魏略》。】【◎《魏书》曰：殡於崇华前殿。【◎官本作“殿前”。◎卢文弨曰：当作“前殿”。】】六月戊寅，葬首阳陵。【◎《寰宇记》卷五：魏文帝陵在河南偃师县首阳山南，庙在县西北十八里。◎胡三省曰：葬于洛阳东北首阳山，因以名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晋书·礼志中》云：魏氏故事，国有大丧，群臣凶服。◎又云：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有鼓吹。◎又云：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魏氏春秋》曰：【监本、官本“氏”作“书”，误。】明帝将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孙盛曰：夫窀穸之事，【◎《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子告大夫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注云：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犹长夜，长夜谓葬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杜预曰：言同轨，以别四夷之国。】夫以义感之情，犹尽临隧之哀，况乎天性发中，敦礼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华元厚葬，君子以为弃君于恶，群等之谏，弃孰甚焉！◎鄄城侯植为诔曰：【◎《陈思王传》：黄初二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是时当书“雍丘王”，裴注书“鄄城侯”，误。】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潘眉曰：帝以丁巳日崩，推是年五月辛丑朔，十七日乃得丁巳，诔当云“五月十七日”，今本脱“十”字也。】大行皇帝崩，呜呼哀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宋书·天文志一》：黄初四年二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十二月丙子，月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王者恶之。”七年五月，文帝崩。黄初四年，月晕北斗，占曰：“有大丧。”黄初五年十月，岁星入太微，逆行积百三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从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忧。”黄初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历轩辕。案占，孛、彗异状，其殃一也。】百姓呼嗟，万国悲伤，【各本“呼”作“吁”，“伤”作“悼”。】若丧考妣，恩过慕唐，【《艺文类聚》作“思慕过唐”。】擗踊郊野，【◎《孝经》：擗踊哭泣。】仰想穹苍，【《艺文》“想”作“愬”。】佥曰何辜，早世殒丧，呜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灭，永弃万国，云往雨绝。【◎吴金华曰：云往雨绝，犹言雨散云飞，比喻亲朋长别。】承问荒忽，【◎吴金华曰：承，犹“闻”也。承

问，犹言得知消息，】惛懵哽咽，袖锋抽刃，叹自僵毙，【宋本、《曹子建集》“叹”作“欲”。】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风，【《三国文类》“惟”作“恨”。】惟以郁滞，终于偕没，指景自誓。考诸先记，寻之哲言，生若浮寄，【◎胡玉缙曰：○《古文苑》刘歆《遂初赋》云：抱奇内光，自得真兮。宠幸浮寄，奇无常兮。○《文选》：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李善注：《尸子》曰：“老莱子曰：‘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也。】唯德可论，朝闻夕逝，孔志所存。皇虽一没，【◎卢文弨曰：“一”当作“殪”。】天禄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周礼·春官·司常》：通帛为旃。】何以咏功？宣之管弦。乃作诔曰：皓皓太素，两仪始分，中和产物，肇有人伦，爰暨三皇，实秉道真，降逮五帝，继以懿纯，三代制作，踵武立勋。季嗣不维，网漏于秦，【吴本“网”作“纲”，《子建集》同。】崩乐灭学，儒坑礼焚，二世而歼，【毛本“二”作“三”。】汉氏乃因，弗求古训，嬴政是遵，王纲帝典，【局本“纲”作“网”，误。】阒尔无闻。【冯本“阒”作“閴”。】求光幽昧，【宋本、吴本“求”作“末”，《子建集》同。】道究运迁，乾坤迴历，【《子建集》“迴”作“回”。】简圣授贤，乃眷大行，属以黎元。龙飞启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纪，【各本“五”作“正”，误。宋、元本不误。】改号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风偃物，德以礼宣；祥惟圣质，

【《艺文类聚》“祥”作“详”。】嶷在幼妍。【一作“岐嶷幼龄”。】庶几六典，【庶，一作“研”。】学不过庭，潜心无罔，抗志青冥。【《艺文类聚》“罔”作“内”，“青冥”作“高明”。】才秀藻朗，如玉之莹，听察无乡，瞻睹未形。【《艺文类聚》“乡”作“飨”，〖《子建集》同。〗“睹”作“视”。】其刚如金，其贞如琼，如冰之洁，如砥之平。爵公无私，【《艺文类聚》“公”作 “功”，“私”作“重”。】戮违无轻，心镜万机，揽照下情。【揽，一作“鉴”。】思良股肱，嘉昔伊、吕，搜扬侧陋，举汤代禹；拔才岩穴，取士蓬户，唯德是萦，【萦，一作“索”，一作“荣”。】弗拘祢祖。宅土之表，【各本“土”作“士”，误。宋本作“土”，《子建集》同。表，一作“中”。】道义是图，弗营厥险，六合是虞。齐契共遵，下以纯民，【《艺文类聚》作 “宅土之中，率民以渐，道义是图，弗营厥险。六合通同，齐契共检。导下以纯，民由朴俭”。】恢拓规矩，【宋本“拓”作“折”，《子建集》同。】克绍前人。科条品制，褒贬以因。乘殷之辂，行夏之辰。金根黄屋，【监本作“黄根金屋”，误。】翠葆龙鳞，紼冕崇丽，衡紞维新，尊肃礼容，瞩之若神。【《艺文类聚》“瞩”作“瞻”。】方牧妙举，钦于恤民，虎将荷节，镇彼四邻；朱旗所剿，九壤被震，【《艺文类聚》“被”作“披”。】畴克不若？孰敢不臣？县旌海表，万里无尘。虏备凶彻，【◎何焯曰：彻，疑作“辙”。】鸟殪江岷，权若涸鱼，【监本“权”作“土”，误。宋本作“摧”，《子建集》同。当为“权”字之讹。】乾腊矫鳞，【《子建集》作 “乾若脯鳞”。】肃慎纳贡，越裳效珍，条支绝域，侍子内宾。【《子建集》“侍”作“众”。】德侪先皇，功侔太古。上灵降瑞，黄初叔祜。【◎何焯曰：叔，疑作“攸”。◎赵一清曰：当作“俶”。◎官本《考证》陈浩曰：叔祜，当作“俶祜”。俶，始也。祜，福也。言黄初受禅，始受福也。】河龙洛龟，凌波游下；【下，叶音户。】平钧应绳，神鸾翔舞；数荚阶除，系风扇暑；皓兽素禽，飞走郊野；神钟宝鼎，【冯本“钟”作“鐘”。】形自旧土；云英甘露，瀸涂被宇；【◎毛本“瀸涂”作“谶图”，误。◎《尔雅·释水》：泉一见一否为瀸。【◎赵幼文曰：○《说文·水部》：瀸，渍也。○瀸涂，犹言浸渍道路，似较密切。】】灵芝冒沼，硃华阴渚。【冯本“阴”作“荫”。】回回凯风，祁祁甘雨，稼穑丰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

《诗·大雅·桑柔篇》：维此惠君，民人所瞻。◎郑《笺》云：惠，顺也。维至德顺民之君为百姓所瞻仰。】户蒙慈父。图致太和，洽德全义。【官本“洽”作“浴”。】将登介山，【◎潘眉曰：○《子建集》作“将登泰山”。按“介山”不误。○司马相如《封禅文》云：以登介丘，不亦恧乎！○介山犹介丘，即谓泰山。◎弼按：宋本《子建集》作“将登介山”。◎

《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鱼为瑞，登太山封禅，不以恧乎！◎沈钦韩曰：○《册府元龟·封禅·三十五》：高宗乾封元年，帝登于泰山，封玉牒于介山。○按此，则介山本山名，服注非。】先皇作俪。镌石纪勋，兼录众瑞，方隆封禅，

归功天地，宾礼百灵，勋命视规，【此四字疑误。】望祭四岳，燎封奉柴，【◎《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孔传》云：燔柴祭天告地，至如其秩，次望祭之。】肃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尝，元侯佐祭，献璧奉璋。鸾舆幽蔼，龙旂太常，爰迄太庙，鐘鼓锽锽，【《子建集》“鐘鼓”作“钟皷”。】颂德咏功，八佾锵锵。皇祖既飨，烈考来享，神具醉止，降兹福祥。【局本作“兹降”，误。】天地震荡，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纮绝维，大行纲之；神器莫统，大行当之；礼乐废弛，【宋本“弛”作“ ”。】大行张之；仁义陆沈，大行扬之；潜龙隐凤，大行翔之；疏逖遐康，【◎宋本、元本、冯本“逖”作“狄”。◎赵一清曰：狄、逖古通。】大行匡之。在位七载，元功仍举，

【《艺文类聚》“元”作“九”。【吴金华并举二义，以作“九”义长，说详彼。】】将永太和，

【永，一作“承”。太，一作“大”。】绝迹三五，宜作物师，长为神主，寿终金石，等算东父，【◎曹植《远游篇》：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又《驱车篇》：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茕茕，靡瞻靡顾。嗟嗟皇穹，胡宁忍务？【《艺文类聚》 “务”作“予”。】呜呼哀哉！明监吉凶，体远存亡，【《艺文类聚》“远”作“达”。】深垂典制，申之嗣皇。圣上虔奉，是顺是将，乃创玄宇，基为首阳，【“为”一作“于”。】拟迹谷林，追尧慕唐，【《艺文类聚》“慕”作“纂”。】合山同陵，【《艺文类聚》“陵”作“阪”。】不树不疆，涂车刍灵，珠玉靡藏。百神警侍，【《子建集》“侍”作“待”。】来宾幽堂，耕禽田兽，望魂之翔。于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练元辰之淑祯，潜华体于梓宫兮，冯正殿以居灵。顾望嗣之号咷兮，【望，一作“皇”。】存临者之悲声，悼晏驾之既疾兮，【宋本“疾”作“修”，吴本、元本作“候”，《子建集》同；顾千里校本作“往”。】感容车之速征。【速，一作“修”。】浮飞魂于轻霄兮，就黄墟以灭形，【灭，一作“藏”。】背三光之昭晰兮，归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閟闼之长扃。咨远臣之眇眇兮，【冯本“眇眇”作“渺渺”。】（成）**[**感**]**凶讳以怛惊，心孤绝而靡告兮，纷流涕而交颈。【颈叶平。】思恩荣以横奔兮，阂阙塞之峣峥，顾衰绖以轻举兮，迫关防之我婴。欲高飞而遥憩兮，【《子建集》“憩”作“憇”。】惮天网之远经，遥投骨于山足兮，【《文选》潘岳《寡妇赋》注引“愿投骨于山足”。】报恩养于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惧施重而命轻，嗟微驱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几司命之伇籍兮，【◎元本“伇”作“役”，宋本、冯本、毛本作“伇”，吴本作“没”。◎沈家本曰：《说文》、《篇韵》无“伇”字，《集韵》同“役”。】先黄发而陨零，天盖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听。独郁伊而莫愬兮，追顾景而怜形，【《艺文类聚》“追”作“廹”，一作“廻”。】奏斯文以写思兮，结翰墨以敷诚。呜呼哀哉！【◎《文心雕龙·诔碑篇》：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又云：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旨言自陈，其乖甚矣。

◎盖谓“咨远臣之渺渺兮”以下，皆自陈之词也。】】

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注引《魏书》云：帝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见本卷首。〗◎钟嵘《诗品》曰：文帝诗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新奇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文心雕龙·才略篇》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隋书·经籍志》：《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唐志》：十卷。◎《宋志》：《魏文帝集》一卷。◎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本四卷，《典论》一卷。冯惟讷《诗纪》乐府诗四十二首。】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本志《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杨俊传》注引《魏略》曰：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

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曹爽传》注引《魏略》曰：桓范延康中与王象等典集《皇览》。◎《御览》卷六百一引《三国典略》曰：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史记索隐》曰：《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史记集解》引《皇览》云：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隋书·经籍志》：《皇览》一百二十卷，缪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又有《皇览钞》二十卷，梁特进萧琛钞，亡。◎《唐经籍志·类事类》：《皇览》一百二十二卷，何承天撰。又八十四卷，徐爰并合。

◎《艺文志·类书类》：何承天并合《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览》八十四卷。

◎《玉海·艺文》曰：类事之书，始于《皇览》，韦诞诸人撰。◎侯康曰：《御览·礼仪部·三十九》引《皇览·冢墓记》二十余条，《水经》注引《皇览》十三条，言冢墓者十之九。《冢墓》盖即四十余部中之一。《御览》卷五百九十又引《皇览记·记阴谋》，疑亦书中篇名也。

《论语·三省章》释文称“《皇览》引《鲁读》六（字）**[**事**]**”，则兼及经义，此《魏文帝纪》所谓“撰集经传，随类相从”者。盖后世类书之滥觞，故无所不包矣。◎姚振宗曰：《皇览》当是千余卷，至梁存六百八十卷，至隋存一百二十卷，至唐惟有何、徐两家钞合本，而魏时原本亡，至宋并钞合本亦亡。◎又曰：《御览》数引《皇览·逸礼》，即《汉志》所谓《礼古经》，多三十九篇。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称《逸礼》三十九是也。王莽时立博士，汉末尚未亡，故《皇览》亦具载之。又《陈思王传》注臣松之按“田巴事出《鲁连子》，亦见《皇览》，文多不载”，是《皇览》中有《鲁连子》。又说郛中有缪袭《尤射》一篇，亦是《皇览》逸文，其所收集者多矣。◎沈家本曰：王象所撰集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与《纪》言千余篇相合。象时领秘书监，故属之象，非象一人手撰也。象之外，可考者有刘劭、缪卜、缪袭、桓范、韦诞诸人，即《纪》所谓诸儒也。李善《文选》注引《皇览·圣贤冢墓志》，当是《皇览》之一篇，非别一书。《索隐》所引亦即是书，但云“记先代冢墓”，似《皇览》专记此一事，其说非也。】【◎《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此书当在建安二十二年冬，是时文帝方为魏太子，王朗适继钟繇为大理也。】“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宋本、元本、吴本、监本“唯”作“为”。《御览》 “棺”作“抔”。◎《淮南子·精神训》云：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文帝《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官本《考证》曰：《御览》“城”作“成”。

【◎吴金华曰：○《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初学记》卷二十一亦作“肃成”。○《全梁诗》卷十四萧统《同泰僧正讲诗》曰：舒金起祇苑，开筵慕肃成。○《文选·上文选注表》赞昭明曰：居肃成而讲艺，开博望以招贤。○似此，“肃成”当系东宫殿室之名，太子延儒讲学之处也。】】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御览·卷九百五十一》载魏文帝《与王朗书》曰：蚤虱虽细，虐于安寝；鼷鼠至微，犹毁郊牛。◎又卷三百五十四《与王朗书》曰：丕白：不受江、汉之珠，而爱巴、蜀之钩，此言难得之贵宝，不若易有之贱物。】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赵一清曰：○《水经·渭水注》：华山下有汉文帝庙，庙有石阙数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汉镇远将军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汉给事黄门侍郎张昶造，昶自书之，魏文帝又刊其碑阴二十余字，二书有重名于海内。】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汉书·景帝纪》：丞相臣嘉等奏：“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宋本“佗”作“他”。】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资，【宋本“资”作“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御览》卷八十八引《典论》曰：文帝慈孝，宽弘仁厚，躬修玄默，以俭帅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又曰：文帝思贤甚于饥渴，用人速于顺流。】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班《太宗论》于天下，【冯本“班”作“颁”。】明示不原征伐也。

【力足以服尉佗，而不用武者，汉文是也；力不足以制孙权，而欲藉文字以折服之，魏文是也。彼狡谋之孙仲谋，其能俯首乎？】他日又从容言曰：“顾我亦有所不取于汉文帝者三：杀薄昭；幸邓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书囊为帐帷。以为汉文俭而无法，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王念孙曰：○立木以示人，谓之仪，又谓之表。○《说文》：檥，干也。从木，义声。

○经传通作“仪”，故《尔雅》云“仪，干也”。○《吕氏春秋·慎小篇》注：表，柱也。○故德行足以率人者，亦谓之仪表。○《缁衣》：是民之表也。○郑注：言民之从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是仪即表也。○《管子·形势解篇》：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淮南·主术篇》：言为文章，行为仪表。○《左传·文六年》：陈之艺极，引之表仪。○或言“仪表”，或言“表仪”，其义一也。】

◎胡冲《吴历》曰：【◎《吴志·胡综传》：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子冲，平和有文幹，天纪中为中书令。◎《吴录》曰：冲后仕晋尚书郎、吴郡太守。◎《旧唐书·经籍志·杂史类》：

《吴历》六卷，胡冲撰。◎《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胡冲《吴朝人士品秩状》八卷，又《吴历》六卷。◎高似孙《史略》：胡冲《吴历》六卷。◎黄逢元曰：裴注屡引，《后汉·袁术传》注、《文选·奏弹曹景宗》注、《辨亡论》注、《御览》卷一百十八、又四百六十七、又六百六、又八百十九均引之。◎沈家本曰：《隋志》不著录。】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潘眉曰：注引《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后于《孙权传》中又引之，《蜀先主传》两引《江表传》“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明帝纪》及《关羽传》两载“羽乞娶秦宜禄妻”，皆是重复不检之病。◎弼按：《孙权传》注引《吴历》“饷孙权《典论》及诗赋”事，乃序他事连类及之。《蜀先主传》两引《江表传》，当为传抄之讹。《明帝纪》及《关羽传》所载“乞秦妻”事，一引《魏氏春秋》，一引《蜀记》，明为两书，不为重复，潘说失之。素书，解见《孙权传》。】】

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典论》【◎本志《明帝纪》：太和四年，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云：刊灭《典论》。◎侯康曰：○《抱朴子·论仙篇》：魏文帝躬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此魏文本《列子·汤问》所载而论，切玉之兵即锟铻剑，颇疑 “刀”当作“刃”。】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康案：《齐王芳纪》注但云“无火浣布”，不及切玉刀。毁论在齐王芳时，不在文帝时，与此亦异。又按《艺文类聚》卷十六据卞兰《赞述太子表》，知是书成于为太子时。◎严可均曰：○《隋志·儒家》：《典论》五卷，魏文帝撰。○旧、新唐志同。明帝时刊石，详《搜神记》。○又《齐王芳纪》注：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御览·五百八十九》引戴延之《西征记》：《典论》六碑，今四存二败。○《隋志·小学类》有《一字石经·典论》一卷。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世所习见，仅裴注之帝《自叙》，及《文选》之论文而已。孙冯翼尝有辑本，罣漏甚多，又误以《典略》当《典论》。今覆检各书，写出数十百事，有篇名者十三，聚其复重，会其离散，依《意林》次第之，定著一卷。其遗文坠句无所系属者，附于后。◎黄以周《儆季杂著·子叙》曰：《典论》刻石太学，与石经并列，凡六碑，晋乱已毁其二。《隋志》著录一卷，非全碑也。其简编之书是时尚存，《隋志》、《唐志》子部儒家有《典论》五卷，与《意林》所题合。《魏志》言“帝好著述，自所自所勒成垂百篇”，此兼诗、赋言之，非《典论》有百篇也。裴注引王沈《魏书》云“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可证。孙凤卿辑是书，【凤卿，孙冯

翼之字。】以百篇即《典论》，非也。《典论》篇数，今不可知，其篇名可考者，曰《奸谗》，曰《内戒》、曰《酒诲》、曰《论文》、曰《太子》、曰《终制》、曰《自叙》七篇。篇皆有序，则其余可知矣。孙氏因《文选》载《论文》、《魏志》注引《论郤俭事》，谓《典论》“分目皆以‘论’为篇题，与各书所载篇目不合”，亦非也。今依《群书治要》及《意林》二书所录次第，排比逸文，其书首《论禅让》，次《论学术》，三《论汉帝得失》，四《论政治》，五《奸谗》，六《内诫》，七《酒诲》，八《论剑》，九《论文》，十《论养生》，十一《终制》，十二

《自叙学术》。爰取孙辑，补遗删复，勒为一卷。后见严氏文目复订之。】帝《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事在中平六年，此云“初平”者，下文皆述初平之事也。杀主，

《御览》作“弑帝”。】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左传·隐四年》：卫州吁弑君而立，卫人杀之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汉书·蒯通传》：范阳令先降而身死，必将婴城固守。◎孟康曰：婴，以城自绕。◎王先谦曰：○《文选》曹植《责躬诗》李注引《说文》曰：婴，绕也。○婴城固守，谓绕城守御耳。○《陈汤传》：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环城，犹绕城也。训为以城自绕则非。它皆类此。】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冯本“灭”作“并”。】会黄巾盛于海、岱，【冯本、官本、监本“岱”作“岳”，误。】山寇暴于并、冀，【谓黑山贼及西河白波贼也。】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毛本“骨”作“国”，误。】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骑，一作“乘”。】八岁而能骑射矣。【冯本“能”作 “知”，误。】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御览》作：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伐，余乘马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

【事在建安二年。】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艺文类聚·七十四》 “常”作“出”。《御览·七百四十六》无“驰”字，作“射常出”。】日多体健，心每不厌。

【《御览·九十三》作“日夕体倦，心犹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仲春、季春同。〗◎郑注：此仓精之君，木官之臣。大皞，宓戏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为木官。】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曹真字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曲蠡，见前延康元年。】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赭白马赋》：经玄蹄而雹散，历素支而冰裂。◎注：玄蹄，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马既良，射者亦中，故马蹄雹散，月支冰裂也。◎邯郸淳《艺经》曰：马射左边，为月支二枚，马蹄三枚也。◎曹植诗：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彧喜笑曰：【冯本“笑”作“咲”，各本作“ ”，均误。】“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御览·九十三》“若”下游“夫”字。】赴丰草，要狡兽，【《御览·七百四十六》“要”作“逐”。】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御览·七百四十六》作“斯乃妙尔”。】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拊，击也，拍也。◎《书·益稷篇》：予击石拊石。◎《蔡传》云：重击曰击，轻击曰拊。◎《御览》“拊”上有“俱”字。】“善”。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书·立政篇》：缀衣、虎贲。◎《传》云：虎贲以勇力事王。◎《续百官志》：虎贲中郎将，主虎贲宿卫。◎刘昭注：○《前书》：武帝置期门，平帝更名虎贲。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孔安国曰：若虎贲兽，言甚猛。】称于京师。

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御览·九百五十三》“之”下有“甚”字。】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刘勋，事见《武纪》建安四年，又见建安十八年注，又见《吴志·孙策传》注。】奋威将军邓展等【邓展，事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所云“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即邓展也。】共饮，【《初学记·九》“饮”下有“酒”字。】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

【◎《周礼·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芉蔗，【◎《艺文类聚·八十七》作“干蔗”，《御览·七百十》又《九百七十四》作“甘蔗”。◎潘眉曰：○芊蔗，当为“竿蔗”。○《上林都赋》“诸柘”注曰：诸柘，甘柘也。○《广志》作“竿蔗”。○《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荆州出竿蔗。○竿，古寒反，音干。或又作“甘蔗”，或又作“甘柘”。盖诸柘、甘柘、甘蔗、干柘、竿蔗并通，惟不作“芊蔗”耳。《御览·五百九十二》引《典论》亦作“（竿）**[**芊**]**蔗”，盖沿误久矣。】便以为杖，【《御览·三百四十二》作“便以习之”。】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原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吴金华引徐复说，以“鄛”当做“勦”，谓退步疾速，又以当做“摷”，谓挥剑侧抹，说并详彼。】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史记·仓公传》：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少女缇萦上书：“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複，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御览》作“两镶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吴志·周鲂传》：鲂密表曰：“臣知无古人单复之术。”◎《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曰：常有单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曰【先，一作“告”。曰，一作“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於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碁略尽其巧，少为之赋。【◎各本“碁”作“棊”。◎《艺文类聚·七十四》载魏文帝《弹棊赋》曰：惟弹棊之嘉巧，邈超绝其无俦。苞上智之弘略，允贯微而洞幽，局则荆山妙璞，发藻扬晖，丰腹高隆，庳根四颓，平如砥砺，滑若柔荑。棊则玄木北幹，素树西枝，洪纤若一，脩短无差，象筹列植，一据双螭，滑石雾散，云布四垂，然后直叩先纵，二八次举，缘边间造，长邪迭取。尔乃详观夫变化之理，屈伸之形，联翩靃绎，展转盘萦，或暇豫安存，或穷困侧倾，或接党连兴，或孤据偏停。于时观者，莫不虚心竦踊，咸侧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战悸而不能语。】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世说新语》注引《典论》作“昔京师少工有二焉，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御览·九十三》作“每定省”。】从容，常言： “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袁遗，字伯业，山阳太守，见《武纪》初平元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隋书·经籍志·杂传家》：《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又曰：魏文帝作《列异》以叙鬼物奇怪之事，相继而作者甚众。◎侯康曰：裴氏注《三国志》凡两引此书，《华歆传》引一条，记“歆自知当为公”，《蒋济传》引一条，记“济亡儿为泰山录事”。惟济于齐王时始徙领军将军，而书中已有“济为领军将军”之语，则非出自文帝。又《御览·七百七》引一条景初时事，卷八百八十四引一条甘露时事，皆在文帝后，岂后人又有增益邪？又《史记·封禅书》索隐引一条，记秦穆公获陈宝；《水经·渭水注》、《后汉书·光武纪》注引一条，记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则所载不独时事也。◎姚振宗曰：《唐经

籍志·杂传家》有《列异传》三（家）**[**卷**]**，张华撰。《唐艺文志·小说家》有张华《列异传》一卷。意张华续文帝书，而后人合之。《御览》所引文帝后事，当出张华。《初学记·果木部》引魏文帝《列异传》，言袁本初时事，则实出文帝也。◎《隋志》：《士操》一卷，魏文帝撰。◎姚振宗曰：魏武讳操，而魏文著书不讳操，未喻其故。◎沈家本曰：《御览·九十三》“靡不毕览”下有“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三十四字。案《自叙》云“所著凡六十篇”，与本纪“自所勒成垂百篇”，及《魏书》所载《与王朗书》云“百余篇”者不合。◎《隋书·经籍志》：

《海内士品》一卷，不著撰人。◎《唐经籍志》：《海内士品录》二卷，魏文帝撰。】◎《博物志》曰：帝善弹碁，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著葛巾角撇碁。【◎《世说新语·巧艺篇》：弹棊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棊，妙逾于帝。◎刘孝标注○引傅玄《弹◎赋叙》曰：汉成帝好蹴鞠，刘向以为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棊。今观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则弹棊之戏，其来久矣。且《梁冀传》：冀善弹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谬矣。◎《唐经籍志》：《皇博经》一卷，魏文帝撰。】】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郝经曰：汉献帝流漂而东，为曹操所挟，以为盗资，芟夷残灭二十余年。操死，丕直取自为可也，乃从容禅让，自以为舜、禹复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乱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谓为土龙、刍狗，宜哉！◎又曰：臣篡君废，父窃子夺，骄淫矜夸，憙奸贾恶，斐斐謏伎，沾沾浅识，露根无基，甫得已失。】

# 卷三·魏书三·明帝纪第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三国志三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森林守望者】

【复校：擎骥】

## 明帝叡

明皇帝讳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魏书》曰：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诗·大雅·生民篇》：克岐克嶷。◎《毛传》云：岐，知意也。嶷，识也。◎郑《笺》云：能匍匐，则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识别也。◎

《朱传》云：岐嶷，峻茂之貌。】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周礼·春宫·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会曰会，殷见曰同。

◎郑注云：时见者，言无常期。**.**殷，犹众也。】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裴注谓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都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弼按：信如裴说，则至延康元年应作“年十六”也。武德，见《文纪·延康元年》。郑称为武德侯傅，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魏略》。吉茂为武德侯庶子，见《常林传》注引《魏略》。】黄初二年为齐公，三年为平原王。以其母诛，【甄后赐死在黄初二年。】故未建为嗣。【◎卢文弨曰：《御览》“嗣”下有“也”字。◎赵一清曰：宜书“甄后生帝”。】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无子，诏使子养帝。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后不获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长御问起居，郭后亦自以无子，遂加慈爱。【◎《晋书·阎（讚）**[**缵**]**传》：魏明帝因母得罪，废为平原侯，为置家臣、庶子、师友、文学，皆取正人，共相匡矫。兢兢慎罚，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谨，闻于天下，至今称之。◎弼按：据此，则甄后死后明帝不特未建为嗣，且废为侯，可补陈《志》之阙。】文帝始以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钱大昭曰：京兆王礼，徐姬子也。】故久不拜太子。◎《魏末传》曰：【◎《隋书·经籍志》：《魏末传》两卷，梁又有《魏末传》并《魏氏大事》六卷，亡，无撰人姓名，

◎《唐志》无。◎章宗源曰：○《魏志·明帝纪》注引射鹿子事、《类聚·兽部》、《御览·皇王部》、《皇亲部》、《资产部》，《世说·言语篇》注俱引之，大同小异。○《曹爽传》注：何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臣松之按：《魏末传》此搢绅所不忍言，虽楚王之妻嫂不是过也。设令此言出于旧史，犹将莫之或信，况底下之书乎！案《诸王公传》，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与沛王同生，焉得言与晏同母？○《诸葛诞传》注：诞杀乐綝，

表曰：“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诸语。○臣松之以为《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世说·言语篇》注引此云：文帝射鹿母，应弦而倒。复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文帝曰：“好语动人心。”遂定为嗣。◎梁章钜曰：此即裴松之所谓“甄后杀害，事有明审”者也。◎弼按：裴松注此语见《甄后传》注。】】七年夏五月，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文帝九子，其四已前死，余子皆短世。东海王霖爱宠异于诸国，而性又麤暴。至病笃时始立明帝为太子，非本志也。苦心图篡，厥后不昌，天之报施，其不爽乎！】丁巳，即皇帝位，【文帝以丁巳崩，明帝即于是日即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卞后也。】皇后曰皇太后。【郭后也。】诸臣封爵各有差。【◎《世语》曰：帝与朝士素不接，【◎毛本“素”作“数”，误。◎弼按：上文注引《魏书》云“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此言“与朝士素不接”，似两说相歧。然细按之，“与近臣并列”在魏武时，黄初以后则“与朝士不相接”矣。】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

【◎梁章钜曰：传评谓“秦皇、汉武，宫馆是营”，盖即采用晔语。考青龙以后，始动土木，竟日之谈，以罄其蕴，晔之远识不可阶矣。】】癸未，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详见《甄后传》。“癸未”上应有“六月”，《文纪》“六月戊寅，葬首阳陵”，癸未在戊寅后五日，为六月无疑。盖葬文帝后始追谥甄夫人也。◎卢文弨曰：癸未及下壬辰皆不当在五月中。下“八月”上亦少“秋”字。】壬辰，立皇弟蕤为阳平王。【潘淑媛所生，本传作“阳平县王”，盖黄初五年改封诸王皆为县王也。】

八月，孙权攻江夏郡，【江夏郡，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太守文聘坚守。【◎胡三省注：○文聘时屯石阳。○祝穆曰：魏初定荆州，屯沔阳，为重镇。晋立沔阳县，江夏郡自上昶移理焉。今临嶂山在汉阳军西六十里，晋沔阳县治也，意石阳即此地。◎弼按：祝穆所云 “沔阳”当为“沌阳”之误。《一统志》“沌阳故城，在汉阳县西”，《元和志》“晋于沔州西临漳山下置沌阳县，江夏郡自上昶移理焉”，又按《文聘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孙权传》亦云“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

据此，则聘所坚守者实为石阳，与沌阳别为一地。】朝议欲发兵救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严衍曰：下船，犹言舍船。◎赵一清曰：以上岸为下船。】几掩不备也。

【《通鉴》“几”作“冀”。】今已与聘相持，【《通鉴》“持”作“拒”。】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各本“敢”均作“可”，宋本、元本作“敢”，《通鉴》同。】先时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晋书·职官志》：汉宣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谓之治书侍御史，盖其始也。◎《宋书·百官志》：治书侍御史，掌举劾官品第六已上。汉宣帝斋居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因谓之治书御史。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魏、晋以来则分掌侍御史所掌诸曹，若尚书二丞也。◎洪饴孙曰：荀禹，《北堂书钞》引《魏氏春秋》作“荀寓”。◎弼按：荀寓字景伯，仕晋位至尚书，见本志《荀彧传》注，非荀禹也，洪说误。】禹到，于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胡三省曰：乘，登也。】权退走。辛巳，立皇子冏为清河王。【◎赵一清曰：冏，

《诸王传》作“贡”。◎弼按：清河悼王贡为文帝子，黄初四年薨，无子国除。冏为明帝子。明帝子本志无传，赵说误。】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晋书·宣帝纪》：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迁骠骑将军。】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

【◎《汉书·高帝纪》：项梁尽召别将。◎师古曰：别将，谓小将别在他所者。◎《郡国志》：扬州庐江郡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胡三省曰：此江北之寻阳，汉故县地。◎《一

统志》：寻阳故城，今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北。◎阎若璩曰：○汉寻阳县在大江北，今黄州府蕲州东浔水城是。东晋成帝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县西十五里是。○杜佑云：温峤所移也。

◎徐松曰：○庐江郡无江以南地，洪氏亮吉立五证以明之。钱氏谓“在九江府城西”者误。

* 《地理通释》云：晋惠帝时分庐江、武昌立寻阳郡，治豫章之柴桑，而寻阳之名乱。成帝移江州治寻阳，而江南之寻阳著，江北之寻阳益晦，久之，遂废寻阳入柴桑。◎吴增僅曰：
* 《吴志·周瑜传》：建安四年，从攻皖城，拔之。复攻寻阳，破刘勋。○此为寻阳入吴之始。其后皖城虽复入魏，而寻阳依然属吴。十九年吴以吕蒙为庐江太守，屯寻阳，是时寻阳属庐江可知。二十五年由庐江改属武昌。黄武二年，又由武昌改隶蕲春。盖终吴之世未尝属魏也。◎寻阳，互见《曹休传》，又见《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论功行赏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晋书·职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钟繇为之。】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歆让为于管宁，帝不许，遣缪袭喻指。】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吴志·诸葛瑾传》：孙权咨瑾曰：“叡不如丕，犹丕不如操。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续百官志》：将军，不常置，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钱大昭曰：太和元年，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四年，骠骑将军司马宣王为大将军，骠骑下无“大”字，疑衍文。◎周寿昌曰：懿本抚军大将军，或因晋骠骑，遂留“大”字，此一时事，故后仍旧制去“大”字。◎又案：其时镇军、征东据称大将军，殆魏初制未定也。◎弼按：《晋书·宣帝纪》亦作“骠骑将军”。】

太和元年【◎《宋书·礼志一》：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

《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明帝不从，乃诏曰：“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今名年可也。”于是尚书奏：“《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侯康曰：○此有月无日，晋、宋《礼志》及《通典》皆作“丁未”。汉制，郊、堂不同日举行，同日自此始。○《南齐书·礼志上》载：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蔡仲熊据此以为魏郊、堂不同日之证。然是年则实同日，或隆此议不见用，或用在太和以后，未可知也。◎赵一清曰：○《晋书·礼志》：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齐王亦行其礼。○今《齐王纪》不书。】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江夏郡，见《武纪》建安十三年。】西平麹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郡国志》：凉州金城郡临羌。◎《一统志》：临羌故城，在甘肃西宁府西宁县西。西平郡故城，今西宁县治，本汉临羌县地，后汉末析置西都县，兼置西平郡。◎吴增僅曰：○《元和志》：魏分破羌立西都县，属西平郡。○洪《志》不录破羌县。○沈《志》云：西都，魏分破羌立。○云“分立”，

明魏有破羌县。◎弼按：西平郡，见《武纪》建安十九年、《齐王纪》嘉平五年。】遣将军郝昭、鹿磐讨斩之。二月辛未，帝耕于藉田。【◎详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始耕籍田”注。

◎《晋书·礼志上》云：魏氏惟天子耕耤，藩镇阙诸侯百亩之礼。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耤田百亩，躬执耒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临国，宜依修耕耤之义。”然竟未施行。◎《宋书·礼志四》云：魏氏三祖皆亲耕耤，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异闻，宜从汉仪。执事告祠以太牢。◎《宋书·百官志》：籍田令一人。丞一人，掌耕宗庙社稷之田，于周为甸师。汉文帝初立籍田，置令、丞各一人。汉东京及魏并不置。◎王先谦曰：○藉、籍古书假借通用，故“藉”或为“籍”，当正作“耤”。○《说文》“耤”下云：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从耒，昔声。○“藉”下云：祭藉也。一曰草不编，狼藉。

○“籍”下云：簿书也。】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于邺。【◎胡三省曰：甄后赐死于邺，因葬焉。】丁亥，朝日于东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通典》卷八云：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明帝代，〖◎弼按：应作“世”，避唐讳。〗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于事为便。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甲申，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见《甄后传》。◎沈家本曰：按后文“三年十一月，庙始成，迎神主于邺”，是文帝之世未尝立庙矣，而《文纪》黄初四年夏五月注《魏书》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太皇帝庙，大长秋特进侯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也”，是黄初时已立庙，与此《纪》不符。将无黄初时造庙于邺，此时始立于洛阳耶？观此《纪》云“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此邺有庙之证。黄初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舍。《宋书·五行志》云“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帝初即位，自邺迁洛，营造宫室，而不起宗庙，太祖神主犹在邺。常于建始殿飨祭，如家人之礼，终黄初不复还邺，而员丘方泽、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其罚也”，此又洛阳洛阳未有宗庙之证也。顾操死于洛阳，而神主在邺者，盖操于建安十八年为魏公即立，魏宗庙于邺，故死而神主亦送至邺。《魏略》言“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可见文帝之世尚未定都，故时而幸许，时而幸洛，终岁无常所，既立庙于邺，自不必于洛阳别起宗庙，至明帝定都洛阳，自不得不别营宗庙。《宋书》谓“文帝不起宗庙”者，似未得其实，惟庙在邺而身未尝至邺，则其简宗庙、废祭祀，诚难免讥议矣。】秋八月，夕月于西郊。【◎梁章钜曰：“八月”下脱“己丑”二字，《宋书·礼志》可证。◎钱大昭、潘眉说同。是年六月，诏司马懿屯宛，加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见

《晋书·宣帝纪》。】冬十月丙寅，治兵于东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

《晋书·五行志上》云：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弼按：南，应作“内”。〗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为后。【“典虞车工卒”误，详《毛后传》引吴金华说。】后本仄微，非所宜升。◎本志《夏侯玄传》：玄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是月下诏征管宁。】十二月，封后父毛嘉为列侯。【◎《毛后传》：封嘉博平乡侯。【陈寿特书此事，盖欲与前《文纪》文帝

诏令“后族之家不得横受茅土之爵”相对，以讥明帝不遵先皇诏令之失。】】新城太守孟达反，

【新城郡，详见《文纪》延康元年注。】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三辅决录》曰：【《三辅决录》，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注。】伯郎，凉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范《书·宦者传》“他”作“佗”。】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宋本无“下”字。】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

【◎《汉书·西域传》：大宛国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御览·九百七十二》载魏文帝诏曰：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又酿以为酒，甘于麴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即他方之果，宁有疋者！

◎据此，则当时蒲萄酒之珍贵可知。】即拜凉州刺史。【◎范《书·宦者传·张让传》所载与此略同。◎《西域传》云：灵帝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他生达，【达，字子敬，改字子度，见《刘封传》。】少入蜀。◎其处蜀事迹在《刘封传》。【在，一作“见”。《御览》引司马彪《续汉书》载孟他事与此同。】

◎《魏略》曰：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弼按：○应作“伊挚背夏而归商”，各本皆误。○《史记·殷本纪》：伊尹去汤適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索隐》云：《孙子兵书》：“伊尹名挚。”孔安国亦曰“伊挚”。】百里去虞而入秦，【◎《孟子》：百里奚，虞人也。晋假道于虞。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弼按：百里奚事，《左传》、《史记》、《说苑》、《论衡》所载各殊，当孟子时已传闻异辞矣。】乐毅感鸱夷以蝉蜕，

【◎《史记·乐毅列传》：乐毅报遗燕惠王书云：“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王遵识逆顺以去就，【◎范《书·隗嚣传》：王遵字子春，霸陵人，少豪侠，有（少）**[**才**]**辩，虽与嚣举兵，而常有归汉意，数劝嚣遣子入侍，嚣不从，故去焉。】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史记·虞卿列传》：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担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史记·陈丞相世家》：汉王与平语而说之，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吴金华曰：边，百衲本作“风”。当时恒称寇警、变乱之事为“风尘”。“边尘”于义为狭，疑非旧作。】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任。【◎陈景云曰：资，当作“质”。魏制，凡镇守部曲将及外州长吏并纳质任，有家口应从坐者，收系保官。时帝特欲抚慰孟达初附，故为此华言耳。◎官本《考证》引此作何焯说。◎李慈铭曰：○保官，当作“保宫”。○《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居室，武帝更为保宫。○《苏武传》曰：老母系保宫。○又魏制，郡县分剧、中、平三等，惟外剧郡长吏须纳质任，中、平郡则不然，见《王观传》。】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疏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时魏文军次于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赵一清曰：○《晋书·舆服志》：辇，自汉以来为人君之乘，魏晋御小辇，出即乘之。】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本志《刘晔传》：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晔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晋书·宣帝纪》：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階、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官本《考证》云：诸本均作“桓、尚”，误。应作“阶、尚”为是。【吴金华举诸例证“桓、尚”不误，说见彼。】】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亮与达书，详见《蜀志·费诗传》。◎《华阳国志》卷七云：亮还至汉阳，与魏降人李鸿相见，说新城太守孟达委仰于亮无已。亮方北图，欲招达为外援，谓参军蒋琬、从事费诗曰：“归当有书与子度相闻。”〖达字子度。〗◎又卷二云：诸葛亮将北伐，招达为外援，故贻书曰：“嗟乎孟子度！迩者刘封侵凌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叹。每存足下平素之志，岂虚托名载策者哉！”都护李严亦与书曰：“吾与孔明并受遗诏，思得良伴。”吴主孙权亦招之。达遂背魏通吴、蜀，表请马、弩于文帝。抚军司马宣王以为不可许。帝曰：“吾为天下主，义不先负人，当使吴、蜀知吾心。”乃多与之，过其所求。

◎《御览·三百五十九》引司马彪《战略》：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言：“玉

玦者，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者，言事已合。”】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魏兴，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注。】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幾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晋书·宣帝纪》：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干宝《晋纪》曰：【◎宝，事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搜神记》。

◎《晋书·宝传》：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三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隋书·经籍志》：《晋纪》二十三卷，干宝撰，讫愍帝。◎《旧唐志》作二十二卷，又六十卷刘协注。◎《新唐志》“正史类”：干宝《晋书》二十二卷。◎“编年类”：干宝《晋纪》二十二卷。刘协注干宝《晋纪》六十卷。〖《新志》“二十二卷”两见，疑为重出。〗◎《史通·二体篇》曰：晋世干宝著书，盛誉丘明，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论赞篇》曰：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序例篇》曰：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又曰：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书事篇》曰：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正史篇》曰：干宝撰《晋纪》，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二年，凡二十二卷，甚为当时所称。◎章宗源曰：干宝论武帝革命及《晋纪·总论》，昭明列于《文选》。房乔修《晋书》全取《总论》，而微有删节。高贵乡公之弑，《通鉴》从干宝而著于《考异》，《世说·方正篇》注亦引之，《选》注所引有《武纪》、《惠纪》、《怀纪》、《愍纪》。】达初入新城，登白马塞，【◎毛本“马”作“云”。

◎《水经·沔水注》：魏文帝以孟达为新城太守，治房陵故县。有粉水，县居其上，故曰上粉县也。堵水之旁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侧水谓之白马塞。孟达为守，登之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音韵哀切，有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隋书·经籍志》有《孟达集》三卷。】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斩达，传其首。【◎《魏略》曰：宣王诱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贤等开门纳军。达被围旬有六日而败，焚其首于洛阳四达之衢。【◎《晋书·宣帝纪》：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分新城之上庸、武灵、巫县为上庸郡，锡县为锡郡。【◎灵，宋本作“陵”，各本皆误。◎何焯曰：宋刻一本无“巫”字。◎卢文弨曰：无“巫”字非，《宋志》作“武陵、巫县”。◎钱大昕曰：黄初元年，并西城、房陵、上庸为新城郡，以孟达为太守。至是达诛，复其地为三也。武灵，当作“武陵”，本前汉旧县，属汉中，后汉并省，疑蜀先主更置也。巫县亦蜀所置，《晋志》谓之“北巫”，以南郡有巫县也。◎赵一清曰：《晋书·地理志》上庸郡统北巫，盖与吴建平郡之巫县对立也。◎吴增僅曰：洪《志》上庸郡有北巫，盖据《晋志》。案太和二年魏所分新城之“巫”上无“北”字，吴虽有巫县，与魏分立，无取南北以为识别，及晋武平吴，始于巫县之在北者，加“北”

字，以别于南。◎《一统志》：武陵故城，在湖北郧阳府竹溪县东。◎谢鍾英曰：巫县地缺。

◎李兆洛曰：当在湖北郧阳府境。◎上庸、锡，见《武纪》二十年注。】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天水，见《王肃传》注引《魏略》。◎胡三省曰：汉阳郡至晋方改为天水，史追书也。◎洪亮吉曰：○《晋地理志》：晋始复汉阳为天水郡。○今考《魏志》曹真等传已作天水，盖由后言之。◎吴增僅曰：《蜀志·姜维传》“诸葛亮向祁山，天水太守出案行”，裴注引《魏略》云“天水太守马遵”，《魏志·邓艾传》有天水太守王颀，此不得云由后言之也。《志》于《文帝纪》则书云“武都氐王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于《明帝纪》则书云“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以是证之，凡史文于魏末代汉之先，皆书汉阳而不书天水，文帝即位之后，则书天水而不书汉阳，犂然有别。盖魏初已复旧名，《志》失载耳。◎谢鍾英曰：○黄初以前郡名汉阳，黄初以后郡名天水。《蜀志·法正传》“正子邈，官汉阳太守”，蜀承汉制，故曰“汉阳”，可为魏改汉阳为天水之证。○《一统志》：汉阳郡，魏复名天水。○洪氏引《晋志》孤证，疑天水由后追书，非也。◎弼按：

吴、谢云云，诚足以正胡、洪之误。案《魏志·阎温传》“温为天水西城人”，此在黄初以前；

《魏略·佞幸传》“孔桂，天水人”，此在建安初年；《蜀志·马超传》注引《典略》云“桓帝时，马腾父子硕为天水蘭干尉”，此在桓帝时；然则将何辞以解乎？汉阳郡，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南安郡，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安定郡，见《武纪》建安十六年。】【◎《魏书》曰：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岐山也。】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胡三省曰：○《兵法》云：善战者致人。○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宋书·百官志》：左、右、前、后将军，周末官，秦、汉并因之，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来复置。◎本志《张郃传》云“以郃为左将军”，不云“为右将军”也。◎《汉书·地理志》：天水郡街泉。◎《郡国志》：凉州汉阳郡略阳有街泉亭。◎刘昭注：街泉故县省。◎《寰宇记》：俗名汉街城，在陇城县东北六十里，马谡为张郃败处。◎胡三省曰：《续汉志》汉阳略阳县有街泉亭，前汉之街泉县也，省入略阳。

◎《一统志》：街泉废县、略阳故城，均在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巩昌府志》“今秦州东南七十里，地名街子口，即古街亭”，误。】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曹真传》：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三郡皆平。◎《张郃传》：诸葛亮出祁山。遣郃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应亮，郃皆破平之。】丁未，行幸长安。【◎胡三省曰：亲帅师继郃之后以张声势。】【◎《魏略》载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亮为琅邪阳都人。】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赵一清曰：《后主传》字公嗣，此云刘升之兄弟，岂别字邪？又后主小名阿斗，与升之字亦合。】守空城而己。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为亮仇敌。

【◎《蜀志·后主传》：建兴元年，越隽夷王高定背叛。◎《通鉴》：汉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亮由越巂入，斩雍闿及高定。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此云“瓦解”，为仇者敌国之言，不足置信。◎赵一清曰：青羌，青衣羌也。◎弼按：《诸葛亮传》注有賨叟、青羌。◎胡三省曰：青羌，亦羌之一种。】而亮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適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

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而亮怀李熊愚勇之智，【◎南宋本“智”作“志”。◎范《书·公孙述传》：功曹李熊说述宜改名号。述于是自立为蜀王，都成都。熊复说述，宜即大位。述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以李熊为大司徒。】不思荆邯度德之戒，【◎范《书·公孙述传》：述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宜以此时发国内精兵，冀有大利，述然邯言。蜀人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述乃止。◎按《述传》所载，与此不合。】驱略吏民，盗利祁

山。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高祥，《曹真传》、《郭淮传》俱作“高详”，【《诸葛亮传》注、《李严传》注并作“高翔”。】未知孰是。◎《郭淮传》：太和二年，蜀相诸葛亮出祁山，遣将军马谡至街亭，高详屯列柳城。张郃击谡，淮攻详营，皆破之。◎谢鍾英曰：柳城当与街亭相近。】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猛锐踊跃，咸思长驱。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贞良，【◎吴金华曰：据百衲本及《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三，“千”当作“十”，《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说苑·谈丛》“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十室之邑忠信贞良”即本此义。】与夫淫昏之党，共受涂炭。【共，宋本作“同”。】故先开示，以昭国诚，勉思变化，无滞乱邦。巴蜀将吏士民诸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听束手。】夏四月丁酉，还洛阳宫。【◎《魏略》曰：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及帝还，皆私察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赦系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论讨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郡国、贡士，见《文纪》黄初三年。◎《汉书·儒林传》序云：丞相公孙弘等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敎，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秋九月，曹休率诸军至皖，【◎《汉书·地理志》：庐江郡睕。◎《郡国志》：扬州庐江郡晥。◎《吴志·孙权传》：建安十八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权克皖城，自是属吴。◎胡三省曰：皖水自霍山县东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谓之皖口。◎王鸣盛曰：“睕”从“目”，《后书·马援传》作“晥”，

从“日”。李贤注“晥，今舒州怀宁县”，俗作“皖”，遂盛行，幸《汉书》可考。◎《一统志》：皖县故城，今安徽安庆府怀宁县治。◎李兆洛曰：今安庆府潛山县治。】与吴将陆议战于石亭，【◎周寿昌曰：陆议，即陆逊也。《吴志》题目称“陆逊”，惟《传》内云“本名议”，而通传祇称“逊”，无称“议”，此忽称“议”而不称“逊”，令人疑别一人，不可解。此殆

《史记》、《汉书》如“周章”忽称“周文”之类。或谓陆逊本以议著名，原书皆作“陆议”，因宋时避太宗嫌名，凡宋本《国志》俱作“逊”，间有未改尽者，仍为“议”也。◎弼按：

《吴志·陆逊传》“逊字伯言，本名议”，据此，则字与名相应，《魏志》称“议”不误。本志青龙三年、《蜀志·黄权传》俱称“陆议”，周氏引《史记》、《汉书》周章、周文例，又谓避宋讳，皆失之凿矣。◎胡三省曰：时吴王在皖口，遣陆逊等与曹休战于石亭，则其地当在今舒州怀宁、桐城二县之间。◎《一统志》：古石亭在今潜山县东北。】败绩。【◎赵一清曰：

○《晋书·宣帝纪》：帝朝于京师，天子问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盖时忧于硖石之败，故魏君臣谋吴甚急。仲达之言极中切要。然亦以孔明尚在，未敢议蜀。兵家所谓知彼知己也。◎弼按：魏之攻吴，三道进兵，本用懿策，曹（真）**[**休**]**统帅无方，遂有夹石之败。赵氏言魏君臣怵于硖石之役，谋吴甚急，则前后事实颠倒矣。仲达此策盖在攻破孟达之后、街亭战胜之前，若马谡已败，三郡俱平，魏明必不询二虏宜讨何者为先矣。】乙酉，立皇子穆为繁阳王。庚子，大司马曹休薨。【◎《休传》：休战不利，上书谢罪，帝遣慰谕。休痈发背薨。◎胡三省曰：败军者必诛，焉可以宗室而不问邪？】冬十月，诏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陈仓，见《武纪》建安二十年。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陈仓故城，在宝鸡县东二十里。】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拒之。【曜，

《曹真传》作“耀”，《通鉴》同。】【◎《魏略》曰：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

围昭，不能拔。【◎《曹真传》：真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亮果围陈仓，已有备而不能克。◎《寰宇记》卷三十：陈仓有上下二城相连，上城是秦文公筑，下城是郝昭筑。◎《方舆纪要》卷五十五：陈仓城在宝鸡县东北二十里。后汉兴平二年，樊稠败韩遂，追至陈仓，此上城也。魏太和二年，郝昭守陈仓，此下城也。】昭字伯道，太原人，【太原，见《武纪》初平三年。】为人雄壮，少入军为部曲督，【◎洪饴孙曰：部曲督，无员，第七品。】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续百官志》：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宋书·百官志》：杂号将军，凡四十号。◎洪饴孙曰：○《官品》云：诸杂号宣威将军以下，皆第五品。○盖将军之无名号者。】遂镇守河西十余年，民夷畏服。亮围陈仓，使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之，昭于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胡三省曰：科，条也。练，习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寰宇记》卷三十引《魏略》云：太和中，魏遣将军郝昭筑陈仓城，适讫，会诸葛亮来攻；亮本闻陈仓城恶，及至，怪其整顿，闻知昭在其中，大惊愕。亮素闻昭在西有威名，念攻之不易。初，太原靳详少与昭相亲，后为蜀所得。及亮围陈仓，祥为亮监军，使于城外呼昭喻之。昭于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曩时高刚守祁山，坐不专意，虽终得全，于今诮议不止。我必死矣！卿还谢诸葛亮，便可攻也。”】详以昭语告亮，亮又使详重说昭，言“人兵不敌，无为空自破灭”。【◎吴金华曰：○刘淇《助字辨略》曰：无为，犹云莫如此。○其说近是。犹今之口语“无须”、“犯不着”。】昭谓详曰：“前言已定矣。我识卿耳，箭不识也。”

详乃去。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胡三省曰：魏兵救陈仓者自东来，故曰“东救”。】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

【◎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楼橹板木上，瓢败油散，因烧矢内簳中，射油散处，火立然。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橹尽焚。谓之“火箭”。】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胡三省曰：磨，石硙也。】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胡三省曰：以木交构，若井栏状。】以土瓦填堑，【◎宋本“瓦”作“丸”，“堑”作“壍”，《通鉴》同。◎钱仪吉曰：作“瓦”亦通。】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胡三省曰：地突，地道也。◎潘眉曰：○突，如《墨子·备突》之“突”。○《墨子》言：城百步一突门，突门各为窑灶，窦门中吏主塞突门，用车两轮，以木束之，涂其上，维置突门内，为橐，充灶状柴艾，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橐而熏之。○《墨子》所谓“突”，系守城之突，非攻城之突。攻城者穿其城使若突门，然亦可谓突也。◎孙诒让曰：○城百步一突门，乃守者所为。疑突与穴略同，但穴为穴地，突为突城，二者小异耳。○《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伐陈，宵突陈城。○杜注：突，穿也。○《三国志·魏明纪》注载诸葛亮为地突，郝昭于城内穿地横截之。则突亦穴地矣。◎黄安涛曰：魏武攻邺为地道，审配于内作堑以当之。配将冯礼开突门，内太祖兵。配从城上以大石击突中栅门，栅门闭，入者皆没。魏武为地道通突门，故冯礼得开突门内兵。地道，犹地突也。】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救至，引退。【◎《张郃传》：诸葛亮急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因问曰：“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县军无谷，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

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方舆纪要》卷五十五：石鼻城在宝鸡县东北三十里，诸葛武侯所筑。◎《水经·渭水注》：研水对亮城，武侯与郝昭相御处也。◎俗谓之石鼻寨，亦曰云壁，又为石壁。◎祝穆曰：石鼻寨行人自北入蜀者，至此渐入山；自蜀趋洛者，至此渐出山。故苏轼诗云“北客初来试新险，蜀人从此送残山”也。】诏嘉昭善守，赐爵列侯。【◎胡三省曰：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尚论其才，则全城却敌者，其才非优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故曰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及还，帝引见，慰劳之，顾谓中书令孙资曰：“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孙资亦太原人，与郝昭同乡里，故云然。】【吴金华释“尔曹”之义为“这种”、“这等”，又释“快人”为“有抱负、有能力之人”，说见彼。】为将灼如此，朕复何忧乎！”仍欲

大用之。会病亡，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晋书·舆服志》：魏已来名为五时朝服，又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随官受给。】且人，生有处所耳，【冯本无“耳”字。】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辽东太守公孙恭兄子渊，劫夺恭位，遂以渊领辽东太守。【详见《公孙度传》。时侍中刘晔言因其新立，以兵临之，可不劳师而定。明帝不从，后渊竟反。】

三年夏四月，【是年春，诸葛亮拔取武都、阴平二郡。夏四月，孙权即皇帝位，改元黄龙。《魏志》均未书。】元城王礼薨。六月癸卯，繁阳王穆薨。【◎钱大昭曰：明帝子有清河王冏、繁阳王穆、安平哀王殷，〖追封谥。〗虽曰早薨，然既有封地，自可于《王公传》中备书，今传但载武、文，不及明帝者，以宫省事秘，莫知其所由来。亦由班史于孝惠后宫子三王、三侯不书于表、传中也。】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通典》卷七十二云：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司空陈群等议，以为：“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为王，是时周天子以王为号，追尊即同，故谓不以卑临尊也。魏以皇帝为号，今追号皇高祖中常侍大长秋特进君为王，乃以卑临尊也。故汉祖尊其父为上皇，自是以后诸侯为帝者，皆尊其父为皇也。大长秋特进君宜号高皇，载主宜以金根车，可遣大鸿胪持节，乘大使车，从驺骑，奉印绶，即邺庙以太牢告祠。”从之。〖《通典》又引明帝诏及刘晔议，已见本志《刘晔传》，不录。〗侍中缪袭议以为：“元者，一也，首也，气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统三正。又《谥法》曰：‘行义悦人曰元，尊仁贵德曰元。’处士君宜追加谥号曰元皇。”太傅钟繇议：“案《礼·小记》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乃唐尧之所以敦叙于九族也。其礼上杀于五，非不孝敬于祖也；下杀于五，非不慈爱于其孙也；旁杀于五，非不笃友于昆弟也。故为族属，以礼杀之。处士君其数在六，于属已尽，其庙当毁，其主当迁。今若追崇帝王之号，天下素不闻其受命之符，则是武皇帝栉风沐雨、勤劳天下为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袭此议，处士君明神不安此礼。（令）**[**今**]**诸博士以礼断之，其议可从。”诏从之。◎何焯曰：与其追尊曹腾，自实其为赘阉乞养，不如丕之杀于礼矣。此自为叡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后之亲，为后来劝，与下七月诏书连类而观，可以得其情矣。】

秋七月，诏曰：“礼，皇后无嗣，【◎卢文弨曰：《文类》“皇”作“王”是也。此本《左传》语。】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各本“大”均作“太”，误。◎胡三省曰：嫡子之出为宗子，庶子之出为支子。支，岐出也。】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钱大昭曰：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太子。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统，当共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及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皇。师丹议：“礼，子亡爵父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魏武帝未立太子，崔琰言：“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齐王芳废，群臣奏：“高贵乡公，文皇帝之孙，宜承正统。”盖古人言正统者，皆主嫡子承祧，及为后大宗之义。《丧服·传》云：“大宗者，尊之统也。”又云：“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正统二字，实出于此，后儒纷纷聚讼，皆郢书燕说也。】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汉书·戾太子传》：宣帝初即位，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踰闲。愚以为亲谥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谥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钱仪吉曰：○《宋书·礼志》作“或误朝仪”。○仪吉案：或，即“惑”。◎弼按：《通鉴》“或”作“惑”。】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僣差无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

致丁、傅焚如之祸。【◎《汉书·哀帝纪》：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十七立为皇太子。成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定陶恭王为恭皇，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长信宫、中宫。建平二年诏曰：“定陶恭皇之号不冝复称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恭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外戚传》：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为恭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制度，序昭穆于前殿。

◎《师丹传》：董宏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丹与王莽共劾奏宏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称尊号，于是追尊定陶恭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自是之后，相踵行之。【◎胡三省曰：谓汉安帝尊父清河孝王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间孝王为孝穆皇、父蠡吾侯志为孝崇皇，灵帝尊祖河间王淑为孝元皇，父解渎亭侯苌为孝仁皇，其妃皆尊为后也。】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左传·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君子以为失礼。】宋国非度，讥在华元。【详见《文纪》黄初三年注。】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胡三省曰：帝无子，知必以支孽为后，故豫下此诏，以约饬为人子、为人臣者。◎何焯曰：继统之说，魏明尚知之，何后世之纷纷也？称皇不已，而称宗，称宗不已，而祔享太庙，蔑礼渎伦甚矣！◎或曰：三少帝为明帝后，皆非其子。异哉！其早计也。】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水经·谷水注》：其水自天渊池东出华林园，迳听讼观南，故平望观也。◎《一统志》：平望观，在故洛阳城中。】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晋书·刑法志》；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裸露故也。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通鉴》：尚书卫觊奏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胡三省曰：《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书令》，用之于国。《军中令》，用之于军。】初，洛阳宗庙未成，神主在邺庙。【◎

《韩暨传》：时新都洛阳，制度未备，宗庙主祏皆在邺都。暨奏请迎邺四庙神主，建立洛阳庙。】十一月，庙始成，【◎胡三省曰：元年，初营宗庙，至是而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胡三省曰：高帝，汉大长秋曹腾；太帝，汉太尉曹嵩。】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庙。【◎臣松之按：黄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庙，太皇帝大长秋与文帝之高祖共一庙，特立武帝庙，百世不毁。今此无高祖神主，盖以亲尽毁也。此则魏初唯立亲庙、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庙之制。【◎《宋书·礼志三》云：邺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世不毁，然则所祠止于亲庙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令、丞奉荐。而使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按：处士，曹节也。】◎孙盛曰：事亡犹存，祭如神在，迎迁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大月氏，详见本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胡三省曰：谓殷尚质，周尚文，名随教而变也。】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胡三省曰：二典三谟也。】

岂训导未洽，【《御览》“岂”下有“朕”字。【吴金华据百纳本及《类聚》所引并诸文例，以有“朕”字为正。】】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胡三省曰：郎吏，谓尚书郎也。◎《御览》：尚书琅琊诸葛诞、中书郎南阳邓飏等结为党友，更相题表。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贵尚敦朴忠信之士。”乃免诞、飏等官。】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典论》，见《文纪》黄初七年注。《典论》刻石，事见《齐王芳纪》景初三年注。◎《水经·谷水注》：谷水又东，迳国子太学石经北。汉、魏以来，置太学于国子堂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洛阳伽蓝记》：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余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

《公羊》、《礼记》四部，又讚学碑一所，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碑。◎《隋书·经籍志》：《一字石经·典论》一卷。◎梁章钜曰：此举实为笑柄，宜有火浣布之讥，不但《自序》之贻口实也。◎弼按：魏明帝以《典论》附于经典之次，开后世刊刻论旨之端，过于尊崇君父，而不审其本质，遂自忘其妄矣。】癸巳，以大将军曹真为大司马，【◎继曹休之后。◎按：休死于太和二年，迟至四年始以真继之者，何也？】骠骑将军司马宣王为大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为车骑将军。【◎赵一清曰：○《渊传》：拜扬烈将军。○《宋书·百官志》：扬烈将军，建安中以假公孙渊。○亦非也。盖误以太和为建安耳。

【◎余按：渊拜扬烈将军在太和二年，至四年，则升为车骑将军矣。卢引赵说于此，失之，似当注于前二年“遂以渊领辽东太守”下。】】夏四月，太傅钟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

【◎钱大昕曰：○《武宣卞后传》云：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太和四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此作“六月”，异。◎潘眉曰：推太和四年五月无戊子，当是《后妃传》误。】丙申，省上庸郡。【上庸，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又见前太和二年。】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礼·檀弓》云：周公盖祔。◎又云：孔子曰：“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郑注：祔，谓合葬也。◎高陵，见《武纪》。】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宣王伐蜀。

【◎《晋书·宣帝纪》：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泝沔而上，遇雨，班师。

◎互见《蜀志·后主传》建兴八年。】八月辛巳，行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宋书·礼志二》云：古者天子巡狩，布在方策。秦、汉巡幸，多非旧典。后汉诸帝，颇有古礼焉。魏文帝值参分初创，方隅事多，皇舆亟动，略无宁岁。盖应时之务，又非旧章也。明帝凡三东巡，所过存问高年，恤人疾苦，或赐谷帛，有古巡幸之风焉。◎《一统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县北，古曰外方，又名嵩高，亦曰太室。◎《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汉书·武帝纪》：元丰元年，等嵩高，以山下为奉邑，曰崇高。

◎《白虎通》：中央之岳，加嵩高字者何？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记》：东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其总名也。】【◎《魏书》曰：行过繁昌，

【繁昌，见《文纪》黄初元年。】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执金吾见《武纪》初平元年。】以特牛祠受禅坛。◎臣松之按：汉纪章帝元和三年，诏高邑县祠即位坛五成陌，【◎范《书·光武纪》：建武元年，光武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章怀注：坛，谓筑土。场，谓除地。秦法，十里一亭，南北为阡，东西为陌。其地在今赵州柏乡县。◎《章帝纪》：元和三年三月，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郡国志》：冀州常山国高邑，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即位于此。◎《一统志》：高邑故城，今直隶赵州柏乡县北。】比腊祠门户。【《宋书·礼志三》无此五字。【郝《书》“比”作 “北”。】】此虽前代已行故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

【冯本“祀”作“祭”。】求之义典，未详所据。【裴注所论，诚然。然据范《书》所载，章帝“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则所祠者为光武，非祠坛也。裴说似失之。】】乙未，幸许昌宫。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诏真等班师。【◎《华歆传》：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车驾东幸许昌。歆上疏谏。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王肃传》：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蜀。肃上疏曰：“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杨阜传》：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 “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冬十月乙卯，行还洛阳宫。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岁星。【《晋书·天文志》“月”下有 “壬戌”二字。】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阳陵。【◎胡三省曰：帝以旧陵庳下，改葬朝阳陵，亦在邺。】丙寅，诏公卿举贤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侯康曰：《御览·五百三十七》引缪袭《许昌宫赋》云“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藉”，则是时魏帝频岁耕藉也。陈《志》六年不书，岂略之耶？抑《御览》误“五年”为“六年”耶？又《晋书·礼志》称“魏之三祖亦皆亲耕”，据陈《志》，则武帝、明帝有耕藉事，文帝独无，疑亦史略也。】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天水，见前太和二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礼·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郑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夏四月，鲜卑附义王轲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兒禅诣幽州，贡名马。【◎本志《鲜卑传》：文帝立，比能为附义王。◎丁零，详见本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复置护匈奴中郎将。【◎

《续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主护南单于。◎李祖楙曰：建安六年，匈奴遣使奉献，使中郎将韩统报命，中兴与匈奴通，始此。十四年，中郎将刘襄使匈奴报命。此皆以中郎将权其事也。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彬授南单于玺书，设官府，令入居云中，将兵西河美稷以卫护之，乃置真焉。或称护匈奴中郞将。◎弼按：魏陈泰、田豫、孙礼、鲁芝、石鉴皆以并州刺史兼是官。◎又按：○《晋书·五行志》：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以妾为妻之罚也。○按此指立毛后事，见太和元年。】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蜀志·诸葛亮传》：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裴注引《汉晋春秋》云：亮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又云：宣王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弓）**[**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据此，则魏兵大败，而乃以亮退走，封爵增位，是真赏罚不明、掩耳自欺者矣。】【◎《魏书》曰：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郡国志》：凉州汉阳郡上邽，故属陇西。◎《一统志》：上邽故城，在今甘肃秦州西南。◎《水经注》：上邽县，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其乡民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钱坫曰：上邽故城，今秦州东南四十二里。】帝皆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晋书·宣帝纪》：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天子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淩、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王鸣盛曰：亮大举北伐，虽马谡小挫于街亭，而斩王双，走郭淮，遂平武都、阴平二郡，安得被魏俘斩万计邪？懿从不敢与亮交锋，总以案兵不动为长策，遗之巾帼犹不知耻，假托辛毗杖节止战，制中论之甚明。此《纪》特晋人夸词，在当日为国史，故应尔尔。今《晋书》成于唐人，而犹仍其曲笔，何也？◎林国赞曰：《魏书》此文非也。是役李平谲称粮尽，召亮还，懿强遣张郃追之，郃遂被杀。《汉晋春秋》言武侯前后两破魏军，魏既失一大将，复尽丧军资，上

邽麦亦适为蜀有。《魏书》云云，其虚妄更不待辨。但《魏书》自宜为魏讳，陈《志》亦云尔者，其事涉司马懿也。◎又曰：司马懿畏蜀如虎，甘受恶辱，武侯前后五出，惟街亭失利，外此未尝败衄。习凿齿以晋人撰《汉晋春秋》，略不为司马懿回护，诚所谓公道在人者，其说当可信。如《晋书》说则与习氏说相反，且陈《志》犹载射杀张郃事，彼则一字不及也。

◎胡三省：懿实畏亮，又以张郃尝再拒亮，名著关右，不欲从其计。及进而不敢战，情见势屈，为诸将所笑。◎弼按：身之此论，可为王、林二说之证。】】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艺文类聚·四十五》引夏侯玄《皇胤赋》曰：在太和之五载，肇皇胤之盛始，时惟孟秋，和气淑清，良辰既启，皇子诞生。◎《陈思王传》：时法制待藩国峻迫。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问亲戚。诏报：“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已敕有司，如王所诉。”植复上疏陈审举之义，帝辄优文答报。】

八月，诏曰：“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胡三省曰：惟，思也。自文帝黄初元年遣植等就国，至是十二年。】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適子一人朝。【◎胡三省曰：適，读曰嫡。】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监本“令”作“今”，误。◎《陈思王传》：五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晋书·礼志下》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冬【宋本、元本、冯本、官本无“冬”字，误。】十一月乙酉，月犯轩辕大星。戊戌晦，日有蚀之。【◎《晋书·天文志中》云：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许芝奏，日应蚀，与太尉于灵（星）**[**台**]**祈禳。帝曰：“盖闻人主政有不德，则天惧之以灾异，所以谴告，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蚀，明治道有不当者。朕即位以来，既不能光明先帝圣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勅政自修，有以报于神明。天之于人，犹父之于子，未有父欲有责其子而可献盛馔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与太史令俱禳之，于义未闻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职。有可以补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镇星。戊午，太尉华歆薨。

六年春二月，【◎钱大昭曰：《晋书·天文志》“**|**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见《吴历》。又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三年四月戊戌朔、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朔、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景元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晋志》并云“日有蚀之”，史皆失书。◎赵一清曰：○《鼎录》：太和六年，铸一鼎，三足，名曰万寿鼎，小篆书。】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诗·大雅·板之章》：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

◎郑《笺》云：宗子，谓王之适子也。】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黄初五年改封诸王皆为县王，至是复改封诸王以郡为国。互见本志卷二十《彭城王据传》。◎钱大昭曰：是年改封郡王者，任城王楷、〖彰子。〗陈王植、彭城王据、燕王宇、沛王林、中山王衮、陈留王峻、琅琊王敏、〖范阳王矩子。〗赵王幹、楚王彪、东平王徽、曲阳王茂、北海王蕤、东海王霖、梁王悌、〖元城王礼嗣子。〗鲁阳王温，〖邯郸王邕嗣子。〗凡十六人。】三月癸酉，行东巡，【◎孙志祖曰：《文选·景福殿赋》注“行”下有“幸”字。】所过存问高年、鳏寡、孤独，赐谷帛。乙亥，月犯轩辕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许昌宫。【时帝爱女淑殇，追谥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将自临送，陈群、杨阜疏谏，均不从。】甲子，初进新果于庙。【◎侯康曰：○《通典·四十九》引高堂隆云：案旧典，天子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则四时之祭也，三牲、黍稷、时物咸备。其仲月、季月，皆荐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将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备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则唯其时宜，鱼、雁可也。皆有黍稷。《礼器》

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余。”羔豚，则荐新之礼也。太牢，则时祭之礼也。《诗》云：“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周之四月，则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献羔开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仲夏之月，天子乃尝鱼，咸荐之寝庙。”此则仲春、季月荐新之礼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谥安平哀王。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卫尉，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昭太和四年行司徒事，至是拜真。】九月，行幸摩陂，【◎摩陂，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胡三省曰：○史炤《释文》云：摩陂，地名，在古郏鄏，即汉之河南县。○余按《水经注》摩陂在颍川郏县，纵广可一十五里。此岂河南之郏鄏哉！以下文治许昌宫观之，可以知史炤之谬矣。许昌宫在颍川许县，魏改许县曰许昌。】治许昌宫，【◎《御览·五百三十七》引缪袭《许昌宫赋》序云：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藉，发趾乎千亩，以率先万国。乃命群牧守相，述职班教，顺阳宣化，烝黎允示，训德歌功，观事乐业。是岁甘露降，黄龙见；海外有克捷之师，方内有丰穰之庆；农有余粟，女有余布；选秋来享，殊俗内附，穆乎有太平之风。】起景福、承光殿。【◎《水经·洧水注》：洧水东迳许昌县。《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也。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余万。◎《文选》何晏《景福殿赋》云：岁三月，东巡狩，至于许昌。立景福之秘殿，备皇居之制度。远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云。其南则有承光前殿，赋政之宫。虽咸池之壮观，夫何足以比雠**!**◎《典略》曰：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

《洛阳宫殿簿》曰：许昌宫景福殿七间，承光殿七间。】冬十月，殄夷将军田豫【◎胡三省曰：殄夷将军，魏置，然不在沈约《志》所谓四十号将军之数。◎赵一清曰：《宋书·百官志》四十杂号，无殄夷之名，盖一时之制。】帅众讨吴将周贺于成山，【◎胡三省曰：班《志》成山在东莱郡不夜县，后汉省不夜县。◎《括地志》：成山在莱州文登县西北百九十里。◎弼按：“西北”应作“东北”，详见《田豫传》注。】杀贺。【公孙渊数与吴通，吴使周贺往辽东，与渊相结。贺还，至成山，为豫所败。】十一月丙寅，太白昼见；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庚寅，陈思王植薨。【◎潘眉曰：《宋志》载在十二月。按十二月无庚寅，《魏志》是也。◎钱大昕曰：诸王薨例不载谥，此“思”字衍。】十二月，行还许昌宫。

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摩陂，见上年。◎《初学记》卷三十引缪袭《青龙赋》：懿矣神龙，其知惟时。览皇代之云为，袭九泉以潜处；当仁圣而觌仪，应令月之风律。照嘉祥之赫戏，敷华耀之珍体，耀文采以陆离，旷时代以稀出。观四灵而特奇，是以见之者惊骇，闻之者崩驰，观夫仙龙之为形也。盖鸿洞轮硕，丰盈修长；容姿温润，蜲蜿成章。繁虵虬蟉，不可度量。远而视之，似朝日之阳；迩而察之，象列缺之光。爚若鉴阳，和映瑶琼， 若望飞，云曳旗旌。或蒙翠岱，或类流星；或如虹霓之垂耀，或似红兰之芳荣。焕璘彬之瑰异，实皇家之休灵；奉阳春而介福，赍乃国以嘉祯。◎《宋书·符瑞志中》：青龙见郏之摩陂井，帝亲与群臣共观之，既而诏书工图写，龙潜不见。◎又《五行志五》云：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晋武不贺，是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也，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龙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又云：晋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龙见于武库井中。帝见龙，有喜色，百僚将贺。刘毅独表曰：“昔龙漦夏庭，祸发周室；龙见郑门，子产不贺。”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贺也。◎孙盛曰：龙，水物也，何与于人？子产言之当矣。但非其所处，实为妖灾。夫龙以飞翔显见为美，则潜伏幽处，非休祥也。◎潘眉曰：摩陂只一处，此独言郏之摩陂者，文有详略也。史炤之误，胡

三省已辨之矣。】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于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赐爵，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注及《文纪》黄初元年注。】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三月甲子，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缪袭《神芝赞》曰：青龙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生于长平之习阳，许昌典农中郎将蒋充奉表以闻。其色紫丹，其质光曜，高尺八寸五分，散为三十六茎，枝干连属，有似珊瑚之形。诏御府匮而藏之，具尽其形，遂以名园，为之赞曰：帝德允臻，厨不难致。煌煌神芝，吐葩扬荣。曩披其图，今握其形。永章遐纪，载之颂声。◎见《艺文类聚》九十八，《御览》八百七十三、九百八十六。】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钱大昭曰：车骑将军是程昱追赐之官，生时止为卫尉。】【◎《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冯本无“禄”字。】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宋本、元本、冯本“祀”作“祠”。】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通典》卷五十引高堂隆议曰：案先典祭祀之礼，皆依生前尊卑之叙，以为位次。功臣配食于先王，象生时侍讌。燕礼，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则位于庭，其余则与君同牢。至于俎豆荐羞，唯君备。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勋，以劝嗣臣也。议者欲从汉氏祭之于庭，此为贬损，非宠异之谓也。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原注：凡牲体，前贵後贱。〗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贵贱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谓之勇。”〖◎原注：共用，死国用。〗言有勇而无义，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义，位在堂之明审也。下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则脱屦升堂，不在庭也。凡献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礼大夫三献，太祝令进三爵，于配食者可也。】于是以惇等配飨之。【◎何焯曰：“之”字疑衍。】】戊寅，北海王蕤薨。闰月庚寅朔，日有蚀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诸王女皆为邑主。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宋书·礼志四》作“不在祀典者勿祠”。元本下“祠”字作“祀”。】六月，洛阳宫鞠室灾。【◎胡三省曰：鞠室者，画地为域，以蹴鞠，因以名室。】

保塞鲜卑大人步度根【◎本志《鲜卑传》：步度根保太原雁门郡，黄初五年，诣阙贡献，一心守边。】与叛鲜卑大人轲比能私通，【◎《鲜卑传》：青龙元年，比能诱步度根深结和亲。

◎弼按：太和五年，轲比能尚诣幽州贡名马，何以年余之间，忽尔叛魏？虽因戎狄叛服无常，然推究其故，一由明帝之羁縻两部〖步度根、轲比能〗，不勤远略；一由诸葛亮之招诱轲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事见本志《牵招传》及《汉晋春秋》，可为左证。比能众既疆盛，遂诱布度根同叛魏也。】并州刺史毕轨表，辄出军【轨，东平人，见《曹爽传》及裴注引《魏略》。】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为比能所诱，【以、已，古通用。下“以出军”、“以进军”同。】有自疑心。今轨出军，適使二部惊合为一，何所威镇乎？”促敕轨，以出军者慎勿越塞过句注也。【◎胡三省曰：○汉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并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兴郡，自陉岭以北并弃之，故以句注为塞。○应劭曰：句注，山名，在雁门阴馆县。○杜佑曰：句注山，即雁门县西陉岭。○句，伏俨音俱，包恺音钩。◎《一统志》：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州西北。◎《吕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晋咸宁元年句注碑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外内也。汉高祖伐匈奴，逾句注，困于平城，谓此地也。◎李璋《河东记》：句注以山形句转，水势注流而名，亦曰陉岭。自雁门以南谓之陉南，以北谓之陉北。汉中平以后，陉北之地皆为荒外，魏、晋中并以句注为塞，分别外内，实南北巨防。◎《新志》：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上为太和岭，后为白草沟。】比诏书到，轨以进军屯阴馆，【◎《郡国志》：并州雁门郡阴馆。◎《一统志》：阴馆故城，今代州西北四十里。◎宋白曰：后汉雁门郡阴馆，今句注山北下馆城是。◎潘眉曰：句注在阴馆，明帝敕勿过句注，而轨屯阴馆，则已在句注矣。】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步度根部落，

与尚、弼相遇，战于楼烦，【◎《郡国志》：雁门郡楼烦。◎胡三省曰：阴馆、楼烦二县，汉皆属雁门郡，而《晋志》无之，盖弃之荒外矣。◎《一统志》：楼烦故城，在今山西代州崞县东十五里。古楼烦国及汉所置楼烦县，俱在今雁门关北，晋徙于此。】二将没。【◎《鲜卑传》：临阵害尚、弼。◎何焯曰：“没”上当有“败”字。【◎吴金华曰：没，有败亡义、被俘义、为敌所困义，各本《魏志》并《册府》、《通鉴》引皆无“败”字，不烦臆增其字。何说无据，未可遽从。】】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与比能合寇边。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

【◎《晋书·职官志》：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汉杂号将军也。魏置为中军。◎《宋书·百官志下》云：骁骑将军，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潘眉曰：骁骑将军掌禁军，故云将中军。中军者，禁军也。】虏乃走漠北。【◎《鲜卑传》：布度根为比能所杀。青龙三年，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韩龙刺杀比能。】

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司马宣王遣将军胡遵等追讨，破降之。【胡遵，安定临泾人，见《钟会传》注引《晋诸公赞》。】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诣并州降，朗引军还。【◎《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兴人。【新兴，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晋书·秦秀传》作“新兴云中人”。】◎《献帝传》曰：【裴注引书名，各本皆空格，此注未空，当系《魏氏春秋》引《献帝传》也。《蜀志·关羽传》注引《蜀记》，载此事云“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可证。】朗父名宜禄，【◎《宋书·百官志》云：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朗父名宜禄，或与此偶合欤？】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下邳，见《武纪》初平四年。】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武文世王公传》有杜夫人，未知即秦宜禄妻杜氏否？杜夫人生沛穆王林，又生金乡公主。何晏母尹氏，亦为魏武所纳，魏武妻晏以金乡公主，魏武谓秦朗为假子，魏文亦呼何晏为假子。二人皆随母在公宫，情事相同，辗转讹传，故世误以金乡公主为晏同母妹也。此事互见《蜀志·关羽传》注引《蜀记》。◎又按：○《文选》陆机《吊魏武文》刘善注引《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据此，则杜夫人生二女，不止金乡公主一人也。

◎赵一清曰：此裴世期所谓底下之书，何足据也乎！孟德自取其妻，乃欲以之诬污贤者哉！】宜禄归降，以为铚长。【铚，见《武纪》初平元年。】及刘备走小沛，【小沛，见《武纪》建安四年。】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过铚县也。】“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游遨诸侯间，历武、文之世而无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骁骑将军、给事中，【给事中，见《文纪》延康元年。】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本志《杜恕传》：乐安廉昭好言事。恕上疏极谏曰：“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陛下当思阐广朝臣之心，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每顾问之，多呼其小字阿蘇，【宋本“蘇”作“稣”。《世说》注引《魏略》作“阿鳔”。】数加赏赐，为起大第于京城中。四方虽知朗无能为益，犹以附近至尊，多赂遗之，富均公侯。【景初二年注引《汉晋春秋》云：刘放言：“陛下方病，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乃免官。】◎《世语》曰：朗子秀，劲厉能直言，为晋武帝博士。【◎博士，见《文纪》延康元年。◎《晋书·秦秀传》：秀，字玄良，少敦学行，以忠直知名。咸宁中为博士。何曾卒，下礼官议谥。秀议曰：“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曾之行己，皆与此同，宜谥缪丑公。”时虽不同秀议，而闻者惧焉。秀性忌谗佞，素轻鄙贾充。及充薨，

秀议曰：“《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不从。秀为博士，前后垂二十年，卒于官。】

◎《魏略》以朗与孔桂俱在《佞幸篇》。【金陵局活字本“《魏略》”上空格，今从之。】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天水，见前太和二年。】建安初，数为将军杨秋使，诣太祖，太祖表拜骑都尉。【骑都尉，见《文纪》延康元年。】桂性便辟，【《御览》作“便妍”。】晓博弈、蹹鞠，

【◎范《书·梁冀传》：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之戏。◎章怀注引刘向《别录》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埶也，所以讲武，知有材也。◎《干禄字书》：蹹，通作“蹋”。◎《孟子》：蹴尔而与之。◎赵岐注：蹴，蹋也。】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桂察太祖意，喜乐之时，因言次曲有所陈，事多见从，数得赏赐，人多馈遗，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爱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于五官将，将甚衔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黄初元年，随例转拜驸马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驸马都尉，掌驸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师古曰：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为副马。一曰：驸，近也，疾也。◎《续百官志》：驸马都尉，比二千石，无员，掌驸马，属光禄勋。】而桂私受西域货赂，许为人事。事发，有诏收问，遂杀之。◎鱼豢曰：为上者不虚授，处下者不虚受，然后外无

《伐檀》之叹，内无尸素之刺，【◎《诗·魏风·伐檀篇》小序曰：《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仕进尔。】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显矣。而佞幸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无德而荣，无功而禄，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赏，明皇帝之持法，而犹有若此等人，而况下斯者乎？】

十二月，公孙渊斩送孙权所遣使张弥、许晏首；【◎《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三月，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大臣皆谏，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以渊为大司马乐浪公。【◎《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朝鲜。◎应劭曰：故朝鲜国，箕子故都也。◎师古曰：乐，音洛。浪，音狼。

◎《（大辽）**[**浿**]**水注》：乐浪郡治朝鲜。【◎钱剑夫曰：此为《水经·浿水注》之文，原作 “其水西流，径故乐浪朝鲜县，即乐浪郡治。”卢引误，盖混“浿水”亦为“大辽水”，其间尚有“小辽水”也。】◎《括地志》：高丽王险城，即古朝鲜。◎《一统志》：○王险城即平壤城。○薛瓒曰：王险在乐浪郡浿水之东。汉初燕人卫满渡浿水，都王险。武帝元丰二年，其孙右渠拒命，遣将诛之，取其地，改置朝鲜县，乐浪郡治焉。】【◎《世语》曰：并州刺史毕轨送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奴云：“霍显，光后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汉书·外戚传》：孝宣霍皇后，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光女也。母显，使淳于衍阴杀许后，显因为成君衣补，治入宫具，劝光内之，果立为皇后。◎《霍光传》：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因劝光内成君，代立为后。

◎又云：霍禹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晋灼曰：汉语，光嫡妻东闾氏，生上官安夫人，昭后之母也。东闾氏亡，显以婢代立，素与冯殷奸也。◎师古曰：监奴，谓奴之监知家务者也，殷者，子都之名。◎周寿昌曰：以情事推之，疑东闾氏无子，仅一女为上官安妻。显生子禹，故光以为后妻也。◎弼按：《汉书·霍光传》“自昭帝时，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又云“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又有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若据《世语》所云，明友妻为光前妻女，则东闾氏所生不止一女也。惟《霍光传》既云“光长女为上官桀子安妻”，则长女婿自为上官安，而本传又云“长女婿邓广汉”者，何也？【盖上官桀、安父子反霍伏诛后，光长女再嫁广汉，故有二长婿。】◎《博物志》：汉末发范明友冢，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似。奴常游走于民间，无止住处，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闻之于人，可信而目不可见也。】◎《博物志》曰：时京邑有一

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其父曾作远方长吏，官徙送彼县，令故义传供食之；【传，疑作“从”。【吴金华以“传”字不误，而“传供”当即“传共”。传供食之，即轮流饴其饭食之意。】】一二年中，一乡中辄为之俭。【◎《博物志》：大司马曹休所统中郎谢璋部曲义兵奚侬息女，四岁病，疫故，埋葬五日复生。太和三年，诏令休使父母同时送女来视。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入采桑，闻儿生活。今能饮（酒）**[**食**]**如常。

◎弼按：《明纪》太和二年“九月庚子，大司马曹休薨”，《博物志》云“太和三年，诏休送女”，不辨而知其妄矣。】◎《傅子》曰：时太原发冢破棺，【吴金华引王华宝说，以“太原”下有“民”字。】棺中有一生妇人，【《御览·五百五十八》作“中有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御览》无此二语。】送之京师，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冢上树木可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于地中邪？【《御览》无“于”字，“邪”作“也”。】将一朝欻生，偶与发冢者会也？【◎《说文》：欻，有所吹起也。◎《玉篇》：欻，忽也。◎《御览》“欻”下有 “然”字。】】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荧惑。【◎钱大昕曰：《宋书·天文志》作“己未”。按下文有 “癸酉”，乙未与癸酉相去三十九日，不得在一月，当从《宋志》。◎潘眉曰：推是年二月无乙未，当从沈《志》。】癸酉，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于令。”【◎《晋书·刑法志》：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裸露故也。】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范《书·献帝纪》：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帝王纪》曰：禅陵在浊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刘澄之《地记》云：以汉禅魏，故以名焉。◎何焯曰：山阳公薨书日。山阳以三月薨，及秋而丞相亮适亦卒于渭滨，天之于汉数，讫于是矣。◎王先谦曰：献帝弃位，安受魏封，范《书》于卒书薨，而被以魏年号，皆以示贬。或疑当准《春秋》 “公薨于乾侯”例，仍书帝崩。然昭公孙齐，鲁固未尝别立君也。】帝素服发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华殿灾。【◎胡三省曰：是岁复修，改崇华曰九龙殿，引谷水过九龙，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弼按：改崇华殿曰九龙殿为青龙三年事，事见后。若此时已改名九龙，则后不应复书“崇华殿灾”也。《晋书·五行志》上云“青龙二年四月，崇华殿灾，延于南阁，缮复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据此，则崇华殿实二次被灾也。胡注谓是年改名九龙，误。】丙寅，诏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庙。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王肃传》：肃议称皇，以配其谥，明帝不从，乃追谥曰汉孝献皇帝。】【◎《献帝传》曰：帝变服，率群臣哭之，使使持节行司徒太常和洽吊祭，又使持节行大司空大司农崔林监护丧事。【◎钱大昭曰：是时不遣司徒董昭、司空陈群自往山阳，而但以太常、大司农行，未免有名无实矣。“司空”上“大”字疑衍。】诏曰：“盖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先帝命公行汉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礼，言事不称臣，此舜事尧之义也。昔放勋殂落，四海如丧考妣，遏密八音，【◎陆德明《音义》云：放勋，尧名。一云，放勋，尧字。◎《孔传》云：殂落，死也。考妣，父母也。遏，绝也。密，静也。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四夷绝音三年，则华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远。◎李巡曰：殂落，尧死之称。◎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称，故《书》尧曰“殂落”，

舜曰“陟方乃死”。谓之殂落者，盖殂为往也，言人命尽而往。落者，若草木叶落也。】明丧葬之礼同于王者也。今有司奏丧礼比诸侯王，此岂古之遗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谥公汉孝献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庙，曰：“叡闻夫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亲亲，咸有尚焉。今山阳公寝疾弃国，有司建言丧纪之礼视诸侯王。叡惟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己，深观历数允在圣躬，传祚禅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黄

初受终，命公于国行汉正朔，郊天祀祖、礼乐制度率乃汉旧，斯亦舜、禹明堂之义也。上考遂初，皇极攸建，允熙克让，莫朗于兹。盖子以继志嗣训为孝，臣以配命钦述为忠，故《诗》称‘匪棘其犹，聿追来孝’，【◎《诗·大雅·文王有声篇》作“匪棘其欲，遹追来孝”。◎郑《笺》云：棘，急。来，勤也。此非以急成从己之欲，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进其业也。

◎《礼记·礼器篇》作：“《诗》云：‘匪革其犹，聿追来孝。’”◎郑注云：革，急也。犹，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巳之道，乃追述先祖之业，来居此为孝。◎胡玉缙曰：○棘、革皆急之叚字，欲、聿正字，犹、遹亦叚字。○王引之《经义述闻》云：遹，辞也。来，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称，非谓孝弟之孝。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从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业也。前世之美德，故为往孝，犹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下历引古书，谓往为来之证。其说甚得《诗》义，《笺》、《注》失之。】《书》曰‘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尚书·大诰篇》作“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孔传》云：在布阵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叡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灵。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监本“绂”作“绶”，官本同。】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史记》：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集解》：

○如淳曰：主穿壙填瘗事者。◎《索隐》：复，音伏。谓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为坟，故云复土。复，反还也，又音福。◎郝《书·历象录中上》：主兆域殡葬、丘墓、园陵、复土、倚卢、苫块之事，《周官》墓人，汉复土将军也。】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丧葬所供群官之费，皆仰大司农。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

《汉书·律历志》：故历数三统。◎范《书·周举传》：仰承三统。◎章怀注：天统、地统、人统谓之三统。事见《白武通》。◎钱大昕曰：三统术，天统首曰甲子，地统首甲辰，人统首甲申，合于天施、地化、人生之数，故云。◎胡玉缙曰：○此用今文《春秋》说，盖本于班、郑。○《礼记·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孔《疏》引异义《公羊》说：存二代之后，所以通天三统之义。○古《春秋左氏》说：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后以为上公，封黄帝、尧、舜之后，谓之三恪。○许慎谨案云：治《鲁诗》丞相韦玄成，治《易》施雠等说引《外传》曰：“三王之乐，可得观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与《左氏》说同。○郑驳之云：所存二王之后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礼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圣而封其后，与诸侯无殊异，何得比夏、殷之后？○是郑用今文《春秋》说。◎《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所有，谨敬谦让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礼乐，永事先祖。《诗》曰：“厥作裸将，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周颂》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后，若有圣德受命而王，当因其改之邪？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运次者。◎卢文弨校本云：此有脱误，疑是当因其故，抑改之邪？下云天之所废，安得受命也？且非其运次者，盖即一姓不再兴之意。是班先用今文《春秋》说，于以见魏之能缘饰经术矣。】永为魏宾。”于是赠册曰：“呜呼，昔皇天降戾于汉，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灭京都，劫迁大驾。于时六合云扰，奸雄熛起。【◎《说文》：熛，火飞也。◎《史记·淮阴侯传》：熛至风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兹洛邑。畴咨圣贤，聿改乘辕，又迁许昌，武皇帝是依。岁在玄枵，皇（帝）**[**师**]**肇征，迄于鹑尾，十有八载，【◎

《尔雅·释天》：玄枵，虚也。◎郭注云：虚在正北。◎《埤雅》：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鶉火、鹑尾也。◎陸德明《音义》云：子为玄枵，巳为鹑尾。◎弼按：建安元年为丙子，十八年为癸巳，故云“岁在玄枵，迄于鹑尾，十有八载”也。】群寇歼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兹魏国，大启土宇。爰及文皇帝，齐圣广渊，仁声旁流，柔远能迩，殊俗向义，乾精承祚，坤灵吐曜，稽极玉衡，【◎《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孔传》云：璿，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允膺历数，度于轨仪，克厌帝心。乃仰钦七政，【七政，解见上。】俯

察五典，【◎《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孔传》云：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笃行斯道，举八元使布之于四方，五教能从，无违命。】弗采四岳之谋，【◎《孔传》云：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不俟师锡之举，【◎《尚书·尧典》：师锡帝曰。◎《孔传》云：师，众也。锡，与也。众臣知舜圣贤，耻己不若，故不举。乃不获已而言之。】幽赞神明，承天禅位。祚建朕躬，

【吴本“建”作“逮”。】统承洪业。盖闻昔帝尧，元恺既举，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后百揆时序，【◎《尚书·舜典》：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孔传》云：揆，度也。度百事，总百官，纳舜于此官。舜举八纳，使揆度百事。百事时叙，无废事业。】内平外成，授位明堂，退终天禄，故能冠德百王，表功嵩岳。自往迄今，弥历七代，【唐、虞、夏、商、周、秦、汉。】岁暨三千，而大运来复，庸命厎绩，纂我民主，作建皇极。念重光，绍咸池，继韶夏，超群后之遐踪，邈商、周之惭德，【◎《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可谓高朗令终，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汉、魏与天地合德，与四时合信，动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于此乎？朕惟孝献享年不永，钦若顾命，考之典谟，恭述皇考先灵遗意，阐崇弘谥，奉成圣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传亿载不朽之荣。魂而有灵，嘉兹弘休。呜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禅陵，见前，又详见《文纪》黄初元年。】置园邑。葬之日，帝制锡衰弁绖，【◎《仪礼·丧服》曰：锡衰何也？麻之有锡者也。十五升抽其半，无事其缕，有事其布，曰锡。〖谓之锡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礼记外传》：锡衰者，先缉锡白之谓也。〖锡衰，君之吊服也。〗◎《周礼·司服》曰：凡吊事，弁绖服。◎郑注：君为臣服，吊服也，此天子之吊服也。】哭之恸。適孙桂氏乡侯康，嗣立为山阳公。】【◎《通典》“桂”作“杜”，未知孰是。◎范《书·献帝纪》：太子早卒，孙康立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为胡贼所杀，国除。◎赵一清曰：

○《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一月，罢山阳公国督军，除其禁制。○盖曹氏之防范如此，然犹未加弑逆之事。○又：泰始四年二月庚子，增置山阳公国相、郎中令、陵令、杂工、宰人、鼓吹车马各有差。◎侯康曰：○《通典》卷七十二：魏尚书奏，以故汉献帝嫡孙杜氏乡侯刘康袭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夺情）**[**秦静**]**议：“案：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玄冠绛衣一服而已。有丧凶之事，则变吉服以从简易。故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为王，则玄冠缞绖，服素以承诏命，事讫，然后反丧服。考之前典，则差周书；论之汉室，则合常制。”王肃议：“尊者临卑，不制缞麻，故为之素服。今康处三年丧，在缞绖之中，若因丧以命之，则无复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则吉服以拜受。案《尚书》，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毕，又以吉服出应门内，以命诸侯。皆出，然後王释冕服。故臣以为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礼，处三年之丧，而当除父兄之丧服，除服卒事，然後反丧服。则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丧服，即位而哭，既合于礼，又合人情。”诏从之。】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斜谷，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屯渭南，【◎渭水之南也。

◎《晋书·宣帝纪》：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

【◎《蜀志·诸葛亮》：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分兵屯田，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晋书·宣帝纪》：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胡三省曰：《字书》：“帼，古获反，妇人丧冠也，又古对反。”据刘昭注补

《舆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绀缯帼。”盖妇人首饰之称，不特丧冠也。◎潘眉曰：○帼，

《仪礼·士冠礼》注作“蔮”，《后汉书·乌桓传》作“簂”。幗、蔮、簂同字。○《说文》：帼，妇人首饰。从巾，帼声。○徐铉音：古对切。○扬升庵曰：古画妇女有头施绀羃者，即此制也。◎惠栋曰：○《广雅》：簂谓之。○《释名》：簂，恢也，恢廓覆发上也。鲁人曰頍。頍，倾也。齐人曰幌，饰形貌也。◎钱大昕曰：○《士冠礼》注：滕、薛名蔮为頍。

* 《晋书·宣帝纪》：诸葛亮遣帝巾帼妇人之饰，“蔮”即“帼”之异字。◎胡玉缙曰：《士冠礼》注之“蔮”为“簂”之讹字，即本经之缺，非妇人首饰。潘引《说文》“帼”字，为新附字，非许《书》所有。《说文·（本）**[**木**]**部》“椢，匡当也”，段注引《礼注》、《释名》以为郑、刘所说椢之一耑耳，是也。潘说殊未分晓。】以怒宣王。宣王将出战，辛毗仗节奉诏，勒宣王及军吏已下，乃止。【◎《晋书·宣帝纪》：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宣王见亮使，唯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胡三省曰：懿所惮者，亮也。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以觇寿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问邪？◎弼按：懿问戎事，使者必不见答，惟问寝食及事之烦简，以觇其动静，非谓其寿命也。是时武侯年止五十四，不能以八月病卒，遂谓懿有先见也。】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御览·六百五十》引《晋阳秋》曰：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亲决，宣王闻之，喜曰：“吾无患矣！”】所啖食不过数升。”【◎《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此作“所噉食不至数升”，《通鉴》同。◎《汉书·律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槩。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王鸣盛曰：○古尺小于今尺，是以步数、亩数、里数皆古小今大。古量亦小于今量。○《后书·南蛮传》：军行日三十里为程，人日禀五升。○李注：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后汉时量小于今甚远。○《魏志·管宁传》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县官给稟，日五升，不足。○《晋书·司马懿纪》：与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使至，帝问诸葛公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传注作“食不至数升”。宋王楙《野客丛书·十一》历引《周礼·廪人》注、魏李悝、汉赵充国、《匈奴传》、及后汉《南蛮传》，与晋顾臻之言证古量之小，又引《北史》库伏连性吝，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饥色。南北朝量比汉、魏前已略大，然比今则尚小。】宣王曰：“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梁章钜曰：小说家演此事，有食少事烦四字。明冯梦祯亦有“武侯食少事烦”论，皆不知何所据。正史中实无此语。◎弼按：《通鉴》有之。】】

五月，太白昼见。【◎赵一清、梁章钜俱引《晋书·天文志》云：五月丁亥，太白昼见，积三十余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则楚也云云。◎弼按：《晋志》此事书于青龙三、四年之后，附会青龙二年之事。年月颠倒，事实错误，此类盖不采录。】孙权入居巢湖口，【◎居巢，见《武纪》建安二十二年。◎胡三省曰：○巢湖口即今栅江口也，在和州历阳县西南百五十里，水导源巢湖。○裴松之曰：巢，祖了翻。○今巢湖与焦湖通，焦、剿音近，故有剿音，今读如字。◎《一统志》：○巢湖在合肥县东南六十里，庐江县北七十里，舒城县东北一百三十里，巢县西十里。○《旧志》：东口在巢县西南十里，其水由此入江。】向合肥新城，

【◎合肥，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合肥新城，见《满宠传》。◎胡三省曰：○即太和六年满宠所筑新城也。○《华夷对境图》：魏合肥新城，今为庐州谢步镇。◎弼按：○《满宠传》：青龙元年，宠上疏言：“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达寿春，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是宠上疏请筑新城在青龙元年，《通鉴》误编于太和六年，胡注复沿其误也。◎《一统志》：合肥新城在今

合肥县西北三十里。】又遣将陆议、【◎陆议，即陆逊，说见前太和二年。◎又按：《孙权传》及《通鉴》俱作“逊”。】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吴志·孙权传》：嘉禾三年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弼按：淮阳当作淮阴。〗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通鉴》：吴人入居巢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入淮，向广陵淮阴。◎赵一清曰：淮、沔之淮，本作“睢”，亦作“沮”，即柤中也。◎弼按：诸葛亮遣使约吴同时大举，吴分三路，孙权围合肥新城为一路，陆逊屯江夏沔口为一路，孙韶向淮阴为一路，故曰“各将万余人入淮、沔”，《吴志·孙权传》及《通鉴》可证。赵氏谓淮为睢，失之远矣。】六月，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刘放传》：孙权与诸葛亮连和，边候得权书，放改易其辞，与征东将军满宠，若欲归化，封以示亮。权惧亮自疑，深自解说。】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寿春，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见《文纪》黄初五年。】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县据略阳，【略阳，见《文纪》黄初二年。《通鉴》无“县”字。】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水经·漾水注》：汉水北，连山秀举，罗峰竞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迳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垒之左右，犹丰茂宿草，盖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严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众阜之中，亦非为杰。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本志《牵招传》：诸葛亮在祁山，遣使连结轲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一统志》：○祁山在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西北。○《府志》：在县北七十里。】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胡三省曰：合肥、襄阳以备吴，祁山以备蜀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秋七月壬寅，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议、韶等亦退。【◎《孙权传》：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满宠传》：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群臣以为大将军方与诸葛亮相持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将军以制之，【◎《通鉴》作 “大军足以制之”。◎赵一清曰：“以”上疑脱“足”字。◎沈家本曰：《御览·九十四》“以”作“必”。】吾无忧矣。”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何焯校改“曜”作“耀”。】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寿春诸军。辛巳，行还许昌宫。【过项入贾逵祠，事见《逵传》。】

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晋书·宣帝纪》：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

冬十月乙丑，月犯镇星及轩辕。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从东南来，隐隐有声，摇动屋瓦。十二月，诏有司删定大辟，减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卢文弨曰：正月首书戊子，至乙亥四十八日，安得复在是月？然

《宋志》亦同，或是闰月，俟考。】以大将军司马宣王为太尉。【◎继华歆之后也。◎《晋书·宣帝纪》：三年，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己亥，复置朔方郡。【◎《武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赵一清曰：建安二十年省朔方郡，而此复置志。然《晋书·地理志》无之，盖旋置而旋废耳。◎吴增僅曰：青龙三年，复置朔方郡。甘露中，以并州诸郡封晋公，内无朔方，盖旋立旋废也。领县未详。◎弼按：

甘露三年，以并州诸郡封晋公，见《晋书·文帝纪》。】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郭后传》注引《汉晋春秋》云：明帝数泣问甄后死状，遂逼杀之。】乙亥，陨石于寿光县。【◎

《郡国志》：青州乐安国寿光。◎《一统志》：寿光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寿光县东。】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营陵于首阳陵涧西，【首阳陵，见《文纪》黄初三年。】如终制。【◎顾恺之《启蒙注》曰：【◎《晋书·文苑传》：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博学有才气，好谐谑，善丹青，图写特妙。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义熙初，为散骑常侍，年六十二，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矇记》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启蒙记》三卷，晋散骑常侍顾恺之撰；《启疑记》三卷，顾恺之撰。◎《唐志》作“《启疑》三卷”，无《启蒙》，今存马国翰辑本一卷。◎沈家本曰：蒙、矇通。《晋书》本传不言著《启疑》，似《启蒙》、《启疑》为一书二名，故《唐志》但录其一，《隋志》复见也。裴氏记作注，或是传写之讹。】魏时人有开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经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语；年可二十。送诣京师，郭太后爱养之。十余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余而死。【◎赵一清曰：事亦见《博物志》，云是“发前汉宫人冢”。】】

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水经·谷水注》：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御览·一百七十五》引山谦之《丹阳记》曰：太极殿，周制路寝也。秦、汉曰前殿，今称太极曰前殿，洛宫之号始自魏。案《史记》，秦王改命宫为庙，以拟太极。魏号正殿为太极，盖采其义而加以太，亦犹汉夏门魏加曰太夏耳。◎又引

《舆地志》曰：洛阳昭阳殿，魏明帝所治，在太极之北，铸黄龙高四丈，凤皇二丈，置殿前。】筑总章观。【◎《礼记·月令篇》：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郑注云：总章左个，大寝西堂南偏也。◎《尸子》：皇帝合宫，有虞总章，殷人阳馆，周人明堂。◎《文中子》：舜有总章之访。◎《洛阳宫殿簿》：总章观、阁十三间。◎《通鉴释文》云：观，古玩切。◎《尔雅》曰：观，谓之阙，于上观望。◎胡三省曰：舜有总章之访，相传以为总章即明堂也。观，阙也。总章观盖在太极殿前。】百姓失农时，【◎胡三省曰：诸葛亮死，帝乃大兴宫室。晋士燮所谓“释楚为外惧”者，【此士燮乃指春秋时晋臣。】此也。◎何焯曰：诸葛亮既卒，边鄙无事，而叡遂恣淫荒矣。孟子之论中人者，不亦信乎？】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官本“常”作“帝”，误。时司空陈群、廷尉高柔、卫尉辛毗、散骑常侍蒋济、中书侍郎王基、右仆射卫臻、尚书孙礼，皆先后上疏谏，各见本传。】【◎《魏略》曰：是年起太极诸殿，【◎《御览·一百七十五》引《魏略》云：青龙三年，起太极殿。洛阳故渭宫有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皇殿、嘉德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

〖竹，一作行。〗◎又引《舆地志》云：洛阳有显阳殿，皇后正殿也。魏明帝所建。◎《御览·五十一》引《魏志》云：魏明帝增崇宫殿，雕镂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弼按：本志《高堂隆传》及《水经·谷水注》引孙盛《魏春秋》与此略同，均指为景初元年事，又云：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已下，莫不展力。】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芳林园，见《文纪》黄初四年注。◎周寿昌曰：○《文选》应贞《华林园集诗》注引《洛阳图经》云：华林园，魏明帝起名。○寿昌案：明帝实名芳林，至齐王芳始易名华林。】楫櫂越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三引《魏书》云：明帝于宫西凿濛氾池以通御沟，义取日入濛氾以为名。○《水经·谷水注》：谷水入华林园，历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为之，以缁石为口，工作精密，犹不变古，灿焉如新。又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结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飙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实为神居矣。

○《晋书·食货志》：明帝不恭，淫于宫篽，百寮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详见本志《后妃传》，胡三省注同。◎沈家本曰：《御览》“石”作“名”。”】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御览·二百四十五》作“可传信者”。】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胡三省曰：汉东都之末，宫中有女尚书，处当奏事；有不合上意，区处其当而下之也。画可，画从其所奏。】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如淳案《列女传》曰：周室姜后脱簪待永巷，后改为掖庭。◎应劭《汉官仪》曰：掖庭，谓后宫所处。◎

《汉官目录》曰：郡国献女未御者，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通鉴释文辨误》曰：○韦昭云：在掖门内，谓之掖庭。○宫掖二字，人通言之，盖居者谓之宫，附左右者谓之掖，下文“内之掖庭”，谓未得班于六宫也。】各有千数。通引谷水过九龙前，【◎《通鉴》作“九龙殿前”，官本增“殿”字。◎《水经·谷水注》：谷渠东历东金市南，直千秋门，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寰宇记》卷三引《魏略》“九龙”下有“池”字。】为玉井绮栏，

【◎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三引《洛阳记》：璇华宫有玉井，皆以白玉垒饰是也。】蟾蜍含受，【◎毛本“含”作“舍”，误。◎《通鉴释文》云：蟾，时占切；蜍，常如切；虾蟆也。为蟾蜍以受龙水。】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官本考证》云：《杜夔传》注“马均”作“马钧”。司南车，监本车误作“军”，今改正。◎潘眉曰：“均”与“钧”同，然字当作“钧”。《杜夔传》注“马钧字德衡”，钧、衡字相应。◎胡三省曰：○司南车，即指南车也。○崔豹《古今注》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蚩尤作大雾，士皆迷路，乃作指南车，以正四方。○《述征记》曰：指南车上有木仙人，持信旛，车转而人常指南。◎严衍曰：周成王时，越裳氏重译来献，使者迷失归路，周公锡軿车以指南，后其器俱亡。汉张衡、魏马钧继作，其器无传。宋武平长安，得此车制不就，祖冲之复造之。后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弥年不就，又命马岳造，垂成而为善明鸩死，其法遂绝。唐元和中，典作金公元以是车及记里鼓上之宗，以备法驾。◎潘眉曰：○司南，即指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

○《晋舆服志》：司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大驾出行，为先启之乘。】水转百戏。【胡三省引傅玄序，详见《杜夔传》注。】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晋书·王戎传》：戎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水经·谷水注》：○《竹林七贤论》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与之搏，纵百姓观之。戎年七岁，亦往观焉。虎乘间薄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亭然不动。帝于门上见之，使问姓名，而异之。◎潘眉曰：○蔡质《汉仪》云：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作九宾彻乐。舍利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游戏于庭，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中，头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对面道逢，切肩不倾，又蹹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钟磐并作，乐毕，作鱼龙曼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罳。【◎《汉书·文帝纪》：七年，未央宫东阙罘罳灾。◎如淳曰：东阙与其两旁罘罳皆灾也。◎晋灼曰：东阙之罘罳独灾也。◎师古曰：罘罳，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宋祁曰：江南本“罳”作“思”。

◎王念孙曰：江南本是也。《说文》无“罳”字，《汉书》作“罘思”，《考工记·匠人》注作 “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书或作“罘罳”者，皆因“罘”字而误加网也。且颜注罘字有音，而罳字无音，则本作“思”，明矣。◎王先谦曰：○《五行志》作“罘思”。◎《通鉴》胡注：○《古今注》云：罘罳，屏也。○又云：罘者，复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复思所奏之事于其下。○孔颖达曰：屏谓之树，今浮思也，《释宫》文。汉时谓屏为浮思，解者以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谓

角浮思也。汉时东阙浮思灾，以此诸文参之，则浮思小楼也，故城隅、阙上皆有之。然则屏上亦为屋以覆屏墙，故称屏曰浮思。○苏鹗《演义》曰：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谓织丝之文，轻疏虚浮之貌，盖宫殿门阙有此物也。○余谓苏鹗之说，有见于唐禁中之罘罳。唐太和甘露之变，宦者奉乘舆、决罘罳北出者也。此罘罳当以旧注为正。◎弼按：○《水经·谷水注》：引《广雅》云：“复思谓之屏。”《释名》：“屏，自障屏也。罦思在门外，罦，复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汉末兵起，坏园陵罦思，曰“无使民复思汉也”。故《盐铁论》曰“垣阙罦思”，言树屏隅角所架也。】太子舍人张茂【◎《续百官志》：太子舍人，二百石，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晋书·职官志》：舍人十六人，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赵一清曰：《宋志》谓魏世无东宫，此太子舍人盖虚置也。◎李祖楙曰：太子舍人，西京时常以岁课列乙科者二十人为之，中兴后殆无此制。◎弼按：○《汉书·儒林传》序：博士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盖虽未建太子，而舍人常置，以成材实难，非可猝致也。】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胡三省曰：录，收也。【吴金华以“录夺”为词，为政法术语，指强行收取而言。】】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文类》“色”作“首”，《通鉴》同。◎胡三省曰：姿，谓有色者。首，谓鬒发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册府》“举”作“则”。【吴金华以 “举”与“假”、“贷”等同义平列，不当据《册府》改。】】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汉书·霍光传》：霍禹曰：“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如淳曰：县官，谓天子。】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通鉴》作“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尠不危殆。【局本“尠”作“尟”。】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元本“千”作“十”。】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胡三省曰：非员，谓出于员数之外者。无录，谓宫中录籍无其名者。】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

【《通鉴》“兴”作“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胡三省曰：谓其费与给军之费相半也。】昔汉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胡三省曰：掘地为海，谓开昆明池；封土为山，谓作三神山渐台也。】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犹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念崇节约，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燿【◎《续百官志》：尚书令一人，六百石，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胡三省曰：

* 《晋志》：少府统中、左、右三尚方。◎惠栋曰：○《六典》又云：及宝玉作器。○又云：其后分为中、左、右三尚方。】后园，建承露之盘，【◎《御览》卷十二引《魏志》曰：明帝铸承露盘．茎长十二丈．铜龙绕其根，立于芳林园．甘露乃降。◎又曰：明帝与东阿王诏曰： “昔先帝时，甘露屡降于仁寿殿前，灵芝生芳林园中。自吾建承露盘以来，甘露复降芳林园仁寿殿前。”】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愿陛下沛然下诏，万机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如是，吴贼面缚，蜀虏舆榇，不待诛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陛下可无劳神思于海表，军师高枕，战士备员。今群公皆结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献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擢臣为太子舍人；且臣作书讥为人臣不能谏诤，今有可谏之事而臣不谏，此为作书虚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

躯没身，【《册府》“身”作“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茂字彦林，沛人。【◎赵一清曰：○《晋书·刑法志》：卫觊奏：“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岂即其人邪？】】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解见上年诏问高堂隆何咎，详见《隆传》。】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三少帝纪》云：明帝无子，养齐王芳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弼按：景初三年，齐王芳年八岁，秦王九岁，见裴注引《魏氏春秋》，则当生于太和五、六年。然太和五年，皇子殷生，纪中大书特书，以后并无皇子芳、皇子询生之文，此可为不知所由来之证一。凡新帝初立，例皆推崇所生，齐王芳即位，并无尊称生母之文，而明帝毛、郭二后，又无生子之事，此可为不知所由来之证二。又按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果如或言，任城王当被恩宠。按《任城王传》，青龙三年，楷坐私作禁物，削户二千，决无立其子为嗣之事。况文、明二帝，皆深忌藩国，陈思之章疏，白马之歌词，以及任城之暴毙，皆可为魏氏猜疑骨肉之证。以此推论，齐、秦二王决非任城之裔。阿瞒作俑，启南北朝篡夺之端，未及再传，国统已绝，不待司马氏之攘窃，而皇祚已非曹氏所有矣。◎又按：明帝虽无子，而有女。《晋书·任恺传》“恺尚魏明帝女”，又云“恺妻齐长公主得赐魏时御器”。【齐主先适李丰子韬，详《诸王传》。】】丁巳，行还洛阳宫。命有司复崇华，改名九龙殿。【◎《高堂隆传》：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又云：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通鉴》系此事于青龙三年，据《晋书·五行志》，则事在景初元年也。】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衮薨。壬申，太白昼见。十一月丁酉，行幸许昌宫。【是年，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见《孙权传》。】【◎《魏氏春秋》曰：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张掖郡，见《文纪》延康元年。◎《郡国志》：凉州张掖郡删丹。◎《一统志》：删丹故城，今甘肃甘州府山丹县治。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故以名县。金山在山丹县西南。】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马七，【◎何焯曰：马有七，其宣、景、文、武、惠、怀、憨之祥乎？

◎赵一清曰：《宋书·符瑞志》作“石马十二”，与此不同，其余文亦稍异。】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宋志》“羁绊”作“骑靽”。】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宋志》下有“其五成形”一句。】有玉匣关盖于前，【《宋志》“关”作“开”。】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东，凤鸟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苍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讨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匹在中，大告开寿，【◎何焯曰：据《搜神记》，“大金马”当作“大司马”。“大告”当作“大吉”。◎潘眉曰：《宋书·符瑞志》作“中正大吉关寿”，当从之。程猗赞曰“体正而王，中允克明，关寿无疆，于万斯龄”，即用“中正关寿”等字，足证此注之伪。】此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宋志》作“凡三十五字”。◎弼按：凡“中”字六、“金”字十者，谓有六“中”字、十“金”字也。下文引《搜神记》谓其字有“金”、有“中”者是也。《宋志》云凡“三十五字”者，总计字数也。】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胡三省曰：宿，音秀。】◎《世语》曰：又有一鸡象。◎《搜神记》曰：初，汉元、成之世，先识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当有开石于西三千余里，【《宋志》“十”作“千”。】系五马，文曰“大讨曹”。【◎胡三省曰：石图之文，天意盖昭昭矣。】及魏之初兴也，张掖之柳谷有开石焉，【◎监本、官本无“焉”字。◎

《一统志》云：《甘镇志》，柳谷在甘州东南一百里，与山丹卫接界，即金山也。◎赵一清曰：

○《困学纪闻》云：《书》“宅西曰昧谷”，虞翻谓当为柳谷。魏明帝时，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即其地也。○《方舆纪要》卷六十三：大柳谷在甘州卫东南百里，与山丹卫接境。

《隋志》，张掖县有大柳谷。张掖废县，即今卫治，汉为觻得县。◎谢鍾英曰：大柳谷，疑张掖之洪水河。】始见于建安，形成于黄初，文备于太和，周围七寻，中高一仞，苍质素章，龙马、麟鹿、凤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晋代兴之符也。【◎唐庚曰：河

图洛书之说，欧阳永叔攻之甚力。今此图与河图洛书亦何以异？惜乎时无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义，而陋者以为魏、晋之符。彼魏、晋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畴之类也？造化之所为，犹有幸有不幸焉，而况于人乎。】至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以留郡本国图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谨具图上。【◎《隋书·经籍志》：《张掖郡玄石图》一卷，高堂隆撰。◎姚振宗曰：《通典·五十五》载魏尚书薛悌奏“凉州刺史所上《灵命瑞图》，下洛阳留台，使太尉醮告太祖”，即此事也，亦称《灵命瑞图》。《隋志》又有《张掖郡玄石图》一卷，孟众撰，疑即凉州刺史所上之本。】按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人平上帻，执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开寿”，其一成行，曰“金当取之”。◎《汉晋春秋》曰：氐池县大柳谷口【◎《郡国志》：张掖郡氐池。◎《一统志》：氐池故城，在山丹县西南。◎胡三省曰：删丹、氐池二县，《汉志》皆属张掖，《晋志》无之，当是并省也。《五代志》：“甘州张掖县有大柳谷。又后周废金山县入删丹县。”盖历代废置无常，疆土有合离合也。◎吴增僅曰：《通鉴》云“张掖谷口涌石负图”，此与《魏氏春秋》所云“玄川涌溢”，即是一事。或云删丹，或云氐池，盖二县境地相接，同属张掖也。又《晋书·崔游传》“魏末游为氐池长，有惠政”，据此，是魏时氐池明属张掖，洪《志》张掖郡不录氐池，盖据《晋志》而误也。】夜激波涌溢，其声如雷，晓而有苍石立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画之，【之，疑作“文”。【吴金华发其说，以作“文”为是，说见彼。】】为十三马，一牛，一鸟，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讨曹，【◎《宋书·五行志二》云：魏世张掖石瑞，虽是晋氏之符命，而于魏为妖。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刘歆以为金石同类，石图发非常之文，此不从革之异也。晋定大业，多敝曹氏，石瑞文“大讨曹”之应也。】適水中，甲寅”。帝恶其“讨”也，使凿去为“计”，以苍石窒之，【《宋志》“窒”作“塞”。】宿昔而白石满焉。【◎昔，疑作“夕”。【赵幼文以“昔”、“夕”古通，说见彼。】◎《宋志》云：当时称为祥瑞，班行天下。处士张臶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事，此盖将来之休征，当今之怪异也。”〖◎弼按：此张臶答任令于绰语，见《管宁传》。〗既而晋以司马氏受禅，太尉属程猗说曰：“夫大者，盛之极也。金者，晋之行也。中者，物之会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马氏之王天下，盛德而生，应正吉而王之符也。◎胡三省曰：后人以此为晋继魏之征；牛继马，又以为元帝本牛氏继司马之后。◎本志《管宁传》：青龙四年辛亥，诏书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图，文字告命，粲然著明，事班天下。◎《通鉴辑览》曰：文既曰“大讨曹”，犹诏班天下，以为嘉瑞，叡虽下愚，肯为之哉？于此可征稗野之谬。】至晋初，其文愈明，马象皆焕彻如玉焉。【◎赵一清曰：○《拾遗记》：魏明帝时，泰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如人雕镂。自上及下皆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土石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

四年春二月，【◎卢文弨曰：《宋志》作“三月己巳”。】太白复昼见，月犯太白，又犯轩辕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王肃传》：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馆祭酒。】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肃慎氏献楛矢。【◎《国语》：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韦昭注：隼，鸷鸟也。楛，木名。砮，镞也，以石为之。八寸曰咫。楛矢贯之，坠而死也。肃慎，北夷之国，故隼来远矣。《传》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后汉书·东夷传》：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自汉兴以后臣属夫余。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惠栋曰：○《肃慎国记》云：石山在国东北，取

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铁。◎沈钦韩曰：○《元史·地理志》：沈阳路本挹娄故地，又开元路古肃慎之地。○《通典》：其国在不咸山北。◎《一统志》：长白山在吉林乌喇城东南，古名不咸山，今奉天府铁岭县、承德县及宁古塔、黑龙江并挹娄国地。挹娄故城，在今铁岭南六十里，◎余见《陈留王纪》景元三年，又详见本志《东夷传·挹娄传》。】

六月壬申，诏曰：“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应劭曰：二帝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师古曰：《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着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象而画之，犯宫者屝，罪大辟者布衣无领。墨，谓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髌，去膝盖骨也。宫，割其阴也。屝，草屦也。劓，音牛冀反，字或作“ ”，其音同耳。髌，音频忍反。屝，音扶味反。错，置也，音千敌反。】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条，多所蠲除，【见青龙二年十二月。】思济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国蔽狱，【◎宋本“蔽”作“毙”。◎《左传·昭公十四年》：叔鱼蔽罪邢侯。◎杜注云：蔽，断也。◎卢文弨曰：蔽狱，犹断狱。《汉志》云“断狱四百”，正与此同。彼总天下计之，故以为少，此以郡国言之，故以为多。“蔽”字见《尚书》，宋本讹字，不足据。】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及乞恩者，或辞未出而狱以报断，【以、已，古通用。】非所以究理尽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以定，非谋反及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晋书·刑法志》载魏明帝修改旧律，见前太和三年注。◎弼按：魏明自即位以来，屡下慎刑之诏，可谓明主。然按《王肃传》云：“景初间，宫室盛美，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高堂隆传》：“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通鉴》云：“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又云：“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是当时之滥刑可知，何其言行之相背也？】

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宫，当作“位宫”，解见《高句丽传》。】甲寅，太白犯轩辕大星。冬十月己卯，行还洛阳宫。甲申，有星孛于大辰；【◎胡三省曰：○《公羊传》曰：大辰者何？大火也。○何休注：大火与伐，天之所以示民时早晚，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谓之大辰。○蔡邕曰：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谓之大火。○陈卓曰：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布卯。◎弼按：○《高堂隆传》：是岁有星孛于太岁，隆上疏谏。】乙酉，又孛于东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见，犯宦者天纪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陈群薨。乙未，行幸许昌宫。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潘眉曰：是年正月无壬辰，当作“二月”。〖引《宋志》见下。〗】山茌县言黄龙见。【茌，音仕狸反。】【◎《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茌。◎应劭曰：茬山在东北。音淄。◎师古曰：又音仕疑反。◎宋祁曰：茬，当作茌。◎《郡国志》：兖州泰山郡茌，侯国。◎《晋书·地理志》：泰山郡山茌，茌山在东北。◎《宋书·符瑞志》：景初元年二月壬辰，山茬县言黄龙见。◎《水经·济水注》：济水又东北与中川水合，水东南出山茌县之分水岭溪。◎胡三省曰：山茌，前汉曰茌县，后汉及魏、晋曰山茌，属泰山郡。◎惠栋曰：

* 《前志》作“茬”，此与济北之茌平，皆当作“茬”也。○《说文》：茬，从草，在声，济北县也。○孙愐云：俗作茌。◎《一统志》：山茌故城，在今山东济南府长清县东北。汉置茌县，三国魏改曰山茌。《明纪》景初元年“山茌县言黄龙见”，是也。晋升平三年，慕容隽

以贾坚为太山太守，屯山茌。◎《寰宇记》：废茌县在长清县东北四十里。◎官本《考证》曰：《御览》作“太山茌县”。◎卢文弨曰：山茌属泰山郡。《宋志》云“汉旧县”，今若举郡言之，当云泰山山茌县，不当仅增“太”字。◎谢锺英曰：《郡国志》“泰山郡嬴有铁山”，句，“茌，侯国”，洪氏误以“山茌”为句，遂名县曰“山茌”，非也。《晋志》作“山茌”，盖亦读破句而误。◎杨氏《三国郡县表补正》云：《杨叔恭残碑》作“山茬”。◎弼按：据此，则“茌”当作“茬”。或谓《御览》作“泰山茌县”，本文“山”字上夺“太”字者，误也。谢锺英指洪亮吉读《郡国志》误读破句，尤失之武断矣。】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唐庚曰：世言夏得人统，以建寅为正；商得地统，以建丑为正；周得天统，以建子为正。其说非也。以《尧典》羲和、《舜典》巡狩观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为正矣。至夏后之时，其法尤备，其书传于后世，谓之夏小正，孔子得之于（ ）**[**杞**]**，以为可用，非谓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时，始用建子为正，然犹不废夏时，谓之正岁。后之学者以为夏以建寅为正，周以建子为正，商居其间，不应无所变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为正。而三统之说兴焉。夫夏后以建寅为正，吾于《论语》见之矣；周以建子为正，吾于《春秋》见之矣；商以建丑为正，于经既无所见，于理亦复不通。夫以建子为正者，取二十四气之首也；以建寅为正者，取四时之首也；以建丑为正，其取义安在哉？◎胡玉缙曰：○《书·尧典》“正月上日”孔疏引郑注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宋书·礼志》引《推灾度》云：【《推灾度》，《诗推灾度》之省，又作“《诗推度灾》”。】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白虎通·三正篇》引《尚书·大传》云：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是三正迭用，古有明征。唐氏乃谓“建丑为正，于理不通”，不亦异哉！】【◎《魏书》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文帝用夏正，见《文纪》黄初元年注引《魏书》。】帝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著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甲子诏曰：“夫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毛本“王”作“正”，误。】以明三正迭相为首。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考之群艺，厥义章矣。其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宋书·礼志一》云：魏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

《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

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凤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幹、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缺〗以为不宜改。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狞、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维新之命。於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闻知，称朕意焉。”◎本志《高堂隆传》：隆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易）**[**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旂，【◎官本“旂”作“旗”。◎卢文弨曰：旗，当作“旂”，下同。】朝会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为土行，故服色尚黄。行殷之时，以建丑为正，故牺牲旂旗【官本“旂”作“旌”，误。】一用殷礼。《礼记》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骍。”郑玄云：“夏后氏以建寅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为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马也。《易》曰【◎《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古十二篇。◎《经典释文·叙录》曰：宓牺氏始画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为十翼。汉初言《易》者，有施、孟。梁丘之学。◎沈家本曰：汉世已无经文单行本，隋、唐各志所录，各家传注本也。】‘白马翰如’。”《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宋书·礼志一》云：服色尚黄，据土行也。牺牲旂旗，一用殷礼，行殷之时故也。《周礼·巾

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诏曰：“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骍。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于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又诏曰：“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同。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骍，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畅矣。】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宋书·律志序》云：窃以班氏《律历》，前事已详，自杨伟改创《景初》，而《魏书》阙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议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书。

◎又《历志（上）**[**中**]**》云：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定历数，以建丑之月为正，改其年三月为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祭祠、烝尝，巡狩、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皆以建寅为正。三年正月，帝崩，复用夏正。杨伟表曰：“臣揽载籍，断考历数，时以纪农，月以纪事，其所由来，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则玄鸟司分；颛顼、帝喾，则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则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则世有日官。日官司历，则颁之诸侯，诸侯受之，则颁于境内。夏后之代，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则《书》载《胤征》。由此观之，审农时而重人事者，历代然也。逮至周室既衰，战国横骛，告朔之羊，废而不绍，登台之礼，灭而不遵。闰分乖次而不识，孟陬失纪而莫悟，大火犹西流，而怪蛰虫之不藏也。是时也，天子不协时，司历不书日，诸侯不受职，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废弃农时。仲尼之拨乱于《春秋》，托褒贬纠正，司历失闰，则讥而书之，登台颁朔，则谓之有礼。自此以降，暨于秦、汉，乃复以孟冬为岁首，闰为后九月，中节乖错，时月纰缪，加时后天，蚀不在朔，累载相袭，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寤其缪焉。于是改正朔，更历数，使大才通人，造《太初历》。校中朔所差，以正闰分；课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为正朔，以黄钟之月为历初。其历斗分太多，后遂疏阔。至元和二年，复用《四分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蚀，率常在晦，是则斗分太多，故先密后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余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验之食朔，详而精之，更建密历，则不先不后，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协日正时，允厘百工，咸熙庶绩也。欲使当今国之典礼，凡百制度，皆韬合往古，郁然备足，乃改正朔，更历数，以大吕之月为岁首，以建子之月为历初。臣以为昔在帝代，则法曰《颛顼》，曩自轩辕，则历曰《黄帝》。暨至汉之孝武，革正朔，更历数，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历》。今改元为景初，宜曰《景初历》。臣之所建《景初历》，法数则约要，施用则近密，治之则省功，学之则易知。虽复使研、桑心算，隶首运筹，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验日月，究极精微，尽术数之极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历数，皆疏而不密，自黄帝以来，改革不已。”◎何焯曰：景初历，尚书郎杨伟所造，事详《宋书·历志》。曹爽有参军杨伟，疑即斯人。《宋书》又载黄初中太史丞韩翊尝造《黄初历》，时陈群为尚书令，奏以为是非得失，当一年决定，今注家于《群传》遗之。杨伟历施用暨于晋、宋，而名字翳然，亦采掇之缺略也。◎弼按：杨伟，事见《高堂隆传》注引《魏略》云“诏使隆与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参共推校”，何氏谓“注家采掇缺略”，殆未细检耳。】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宋书·礼志》作“礿祀烝尝”，《历志》作“祭祀烝尝”。◎《尔雅·释诂》：禋、祀、祠、蒸、尝、禴，祭也。◎郭璞注：《书》曰“禋于六宗”，余者皆以为四时祭名也。◎陆德明《音义》：祠，春祭名；蒸，冬祭名；尝，秋祭名；禴，又作“礿”，夏祭名。◎《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郭璞注：祠之言食也。礿者，新菜可汋。尝者，尝新谷也。蒸者，进品物也。◎《诗·小雅·天保》：禴祠烝尝。◎《毛传》云：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郑注云：○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为殷祭。《诗·小雅》曰“礿祠烝尝，于公先王”。此周时祭宗庙之名。○孔《疏》引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鲜薄也。○《诗·天保篇》谓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诗》先言（灼）**[**礿**]**后祠者，从便文，尝在烝下，以韵句也。】巡狩、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

五月己巳，行还洛阳宫。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继董昭之后也。】尚书左仆射卫臻为司空。【◎继陈群之后也。尚书令、尚书仆射，见

《武纪》建安十八年。◎胡三省曰：○《晋志》云：尚书仆射，汉本置一人，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自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若左右并阙，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赵一清曰：○据臻本传及《宋书·百官志》，“左”当作“右”。○《宋书·百官志》：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二仆射分置自兹始。

○一清案：荣、卫先后不同时，荣曾为左仆射，卫曾为右仆射，史家引以为证，则可。以为二人分任，则谬也。○《续百官志》注云：献帝分置左、右仆射，以荣郃为尚书左仆射。○则不与卫同时分任可知。○又引《献帝起居注》云：郃卒官，赠执金吾。○亦非由执金吾为左仆射。休文误矣！【休文，沈约之字。】◎弼按：○《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四年，初置尚书左右仆射。○惠栋曰：应劭《汉官仪》以执金吾荣郃为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李善云 “荣郃，一作‘荣邵’”，误也。郃，乌合切。时郃为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见《汉官仪》。

○据此，则沈《志》所云，实本于《汉官仪》，不能遽指休文为误也。◎又案：卫臻本传虽无为汉仆射之文，然献帝时臻已为汉黄门侍郎，奉诏聘贵人于魏，赵氏谓荣、卫不同时，似亦失之。】丁未，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上庸郡。省锡郡，以锡县属魏兴郡。

【◎魏兴、锡、上庸，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钱大昭曰：魏兴郡，《志》不言何年立。以《刘封传》证之，当在黄初元年。魏阳县，晋、宋二志皆无之。◎弼按：○吴增僅云：魏兴立郡，在黄初元年冬月。○说见《文纪》延康二年。◎赵一清曰：○魏阳，当是魏昌之伪。

○《水经·沔水注》：魏昌县以黄初中分房陵立。○而新城郡有昌魏，见晋、宋二志，是昌魏即魏昌也。○《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昌魏城在湖广郧阳府房陵县西南。○安富未详，当亦是魏所置。○《水经·涢水注》：涢水东南流，会富水。○岂取此以名县欤？◎《一统志》：昌魏故城在房县西南，魏昌即昌魏之讹。◎杨氏《水经注疏要删》云：按《华阳国志》、《左传》杜注及晋、宋、齐志，并作“昌魏”，而郭璞《山海·中山经》注则作“魏昌”，以“汉昌”、“晋昌”例之，则作“魏昌”为是。◎弼按：○《宋书·州郡志》云：魏明帝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为上庸郡。景初元年，又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郡。

○疑是太和后省，景初又立也。据《宋志》所云“分魏兴之魏阳”，与本志同，是魏阳不误也。特未知今地所在耳。似不能遽指魏阳为魏昌，又倒文为昌魏也。◎李兆洛曰：安富故城，当在今湖北郧阳府境。】

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之舞。【◎章武，当作“章斌”。◎周寿昌曰：章武为昭烈帝纪元，魏臣敢以此二字为乐舞名，触明帝之忌邪？即此可断“武”为“斌”字之误。◎侯康曰：○《宋书·乐志一》云：明帝太和〖当作“景初”〗初诏曰：“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舞） **[**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缀兆之制，声哥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于是公卿奏曰：“太祖武皇帝乐，

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哥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宋书·礼志三》：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晋书·五行志中》云：景初元年，有司奏：“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并为不毁之庙。”从之。案，宗庙之制，祖宗之号，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礼。故虽功赫天壤，德迈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盖言之不从失之甚者也。后二年而宫车宴驾，于是统微政逸去。◎《宋书·五行志二》所载与此同。◎侯康曰：○《隋书·礼仪志二》云：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设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代。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按；景初庙制，乃是郑义，盖以武帝拟后稷，以文、明二帝拟文、武二祧，即郑君注《王制》“天子七庙”之说也。若王义，则加二祧为九庙，不立七庙矣。是时王学尚未行，故郊丘、明堂、宗庙之大礼皆从郑义。《隋志》非也。】【◎孙盛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胡三省曰：群司，百执事之臣也。◎又曰：明帝在阼，而其下先拟定庙号，非礼也。◎《通鉴辑览》曰：曹叡方在，而先定庙号，可笑无过此者！◎钱大昭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当于身后定之，讵有生为魏主，而有司遂豫拟为烈祖邪？陈矫、卫臻之徒，不学无识，乃至于此。◎王鸣盛曰：盛知魏人生存而豫为庙号之非，然未尽也。礼，祖有功宗有德，自李唐始，无代不称宗，其滥斯极，要未有若魏之三世，连成为祖，尤振古未闻。不但叡不能称此名，即丕亦因父业，何功之有！《三少帝纪》景初三年十二月诏书，及《管宁传》陶丘一奏，皆称烈祖明皇帝。高贵乡公即位诏，则直称三祖，亦见《刘放传》，又见《晋书·礼志》。陈寿于《武纪》称“太祖武皇帝”，而文、明二纪，但书“文皇帝”、“明皇帝”，没其祖称，是有深意。◎彭孙贻曰：明帝于魏，顾命非人，使典午得以乘之，真亡国之始基也，恶得为不毁之祖！自古未有及身称祖配天者，有司贡谀，庸主报可，不顾见嗤末世。贾谊与文帝时而曰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在谊导主于善，忠谠无讳。魏臣便欲勒为典制，厚颜何甚！】】

秋七月丁卯，司徒陈矫薨。孙权遣将朱然等二万人围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质等击之，然退走。【◎本志《胡质传》：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勒兵临围，城中乃安。◎《吴志·朱然传》：魏将蒲忠、胡质各将数千人，图断然后，然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忠战不利，质等皆退。◎所云与《魏志》相反，而年月亦彼此歧异。孙盛《异同评》已驳之矣。】初，权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诸军及鲜卑、乌丸屯辽东南界，

【◎《郡国志》：幽州辽东郡治襄平。◎《一统志》：襄平故城，今奉天府辽阳州北。】玺书征公孙渊。渊发兵反，俭进军讨之，会连雨十日，辽水大涨，诏俭引军还右北平。【◎《郡国志》：幽州右北平郡治土垠。◎《一统志》：土垠故城，今直隶遵化州丰润县东十里南关城。】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居辽东，【《乌丸传》注引《魏略》作“王护留叶”。】率部众随俭内附。己卯，诏辽东将吏士民为渊所胁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毌丘俭传》：俭迁荆州刺史。青龙中，帝图讨辽东，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

辽隧。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等率众降。公孙渊逆与俭战，不利，引还。】辛卯，太白昼见。渊自俭还，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称绍汉元年。

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在所开仓振救之。【◎卢文弨曰：赈，当作“振”。◎侍御史，见《文纪》延康元年。◎《晋书·五行志上》云：九月，淫雨，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杀人，漂失财产。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崇饰宫室，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至是弥甚，号令逆时，饥不损役。此水不润下之应也。◎《宋书·五行志》所载与此同。】庚辰，皇后毛氏卒。【◎毛后赐死，见《后妃传》。◎钱大昕曰：案，嘉平三年，皇后甄氏书 “崩”，此悼后以不得其死，故变文书“卒”也。文帝黄初二年，夫人甄氏非后，而亦书“卒”，盖以子贵录其母。然两后书葬，而甄夫人不书葬，至追谥为后，改葬，乃书。◎周寿昌曰：既称皇后，似应书“崩”。后虽赐死，未之废也。置陵赠谥，全用后礼，可见。】冬十月丁未，月犯荧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胡三省曰：○《谥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无礼曰悼。】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礼记·郊特牲》孔颖达《正义》曰：祭天之处，冬至则祭圜丘。圜丘所在，虽无正文，应从阳位，当在国南。故魏氏之有天下，营委粟山为圜丘，在洛阳南二十里。◎《郡国志》注引《魏氏春秋》曰：雒阳有委粟山，在阴乡，魏时营为圜丘。◎《寰宇记》卷三云：委粟山在洛阳县南二十里，魏明帝景初元年十月，营洛阳委粟山为圜丘，今形制犹在。◎《一统志》引《寰宇记》云：在县东南三十五里。】【◎《魏书》载诏曰：“盖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则禘郊祖宗之制备也。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见《汉书·武帝纪》及《郊祀志》。◎师古曰：五畤，五帝之畤也。◎又曰：名其祭处曰畤也。】神祇兆位，多不见经，是以制度无常，【《宋书·礼志三》作“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晋志》同。】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祀。【◎《晋志》、《宋志》、《通鉴》“祀”均作“礼”。◎胡三省曰：○礼，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审谛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异于祫者，毁庙之主，陈于太祖庙，与祫同，未毁庙之主，则各就其庙以祭，此其异也。○《春秋》：吉禘于庄公。○《左传》：晋人曰：“寡君之未禘祀。”

○杜预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庙。○杜预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礼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观之，则此乃《礼记·祭法》所谓“郊禘”之“禘”。

○郑氏注曰：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系世，【宋本“系”作“繫”，《宋志》作“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胡三省曰：舜妃，尧女也。尧，伊祁氏。◎潘眉曰：○吴仁傑《汉书刊误补遗》：乐黡取范氏实陶唐之裔，曰乐祁，舜妃当曰祁氏。○眉按：《世纪》“尧母庆都寄于伊长孺家，尧从母所居为姓”，

《灵台碑》云“庆都兆会，穹精，氏姓曰伊”，然则作“伊氏”者是也。”】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晋宋二志、《通鉴》“后”上有“皇”字。】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侯康曰：○《通典》：时高堂隆上表云：“古来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闻配食于郊者也。汉文初祭地祗于渭阳，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阴，亦以高帝配。惟王莽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地郊，〖◎弼按：一作“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谓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彭孙贻曰：魏明帝诏方丘配以舜妃伊氏，地郊配以武宣后，乃是效王莽以吕氏配郊坛也。《诗》、《书》所载甚明，不此之效，而乱贼是宗，盖曹氏事事效莽也。】至晋泰始二年，并圜丘、方丘二至之祀于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晋、宋二志云：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圆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弼按：所谓“政由季氏，祭则寡人”者，曹氏亦不得而有之矣。】丁巳，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邔，音

其己反。】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临沮”上当有“之”字。襄阳，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晋书·地理志》云：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氏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吴增僅曰：沈《志》引《魏略》云“魏文帝立”，今考《蜀志·关羽传》“先（生） **[**主**]**收江南诸郡，以羽为襄阳太守”，是时先主固未有襄阳也。三国诸臣，遥领敌郡，皆实有其地，从无虚领其名者。知《魏略》之言为不可信也。◎《郡国志》：荆州南郡临沮，侯国。◎《关羽传》：孙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即此。◎《一统志》：临沮故城，今湖北安陆府当阳县西北。◎钱坫曰：今远安县西北。◎《郡国志》：南郡宜城，侯国。◎魏改属襄阳郡。◎《一统志》：宜城故城，今湖北襄阳府宜城县南。◎吴增僅曰：洪《志》以宜城为襄阳郡治，盖据《晋志》。今考《魏志》“分襄阳之宜城，置襄阳南部都尉”，襄阳如治宜城，安得分隶都尉乎？《方舆纪要》云“魏治襄阳，晋初移治宜城”，知为有据。《晋书·地理志》南郡旌阳。《宋书·州郡志》南郡太守下有旌阳。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枝江，二汉无旌阳，见《晋太康地志》，疑是吴所立。◎钱大昕曰：旍阳，即“旌阳”。◎洪亮吉曰：

《广韵》“旍同旌”，则属一县无疑。盖魏时属襄阳，至晋受禅后，方移属南郡也。沈《志》疑吴所立。考《乐进传》“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太，皆大破之”，则旌阳或系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吴时所分置。又考魏始立襄阳郡，盖无临沮、旍阳二县，故《吴志》朱然、潘璋等传皆云到临沮禽关羽，盖羽败后，南郡复入吴，二县或以此时隶魏也。◎《一统志》：旌阳废县，在湖北荆州府枝江县北。◎《方舆纪要》：在枝江县南三里。◎谢鍾英曰：枝江在江南，魏地不能踰江，二说皆非。按其地望，当与临沮相近。◎赵一清曰：旍阳不见两汉

《志》，当是魏置。《隋志》“梁有旌阳县，后改名惠怀”，在宜城县境，或因县旧名。《水经注》“晋平吴，割临沮之北乡、中庐之南乡，立上黄县，治軨乡”，軨、旍字相近，或亦旍阳之旧地。◎周寿昌曰：○本书《袁绍传》注“援旌擐甲”，《后汉书》作“援旍”，足证“旍”与“旌”本一字。又注引“干旌”作“干旍”。邔，两汉《志》属南郡，晋、宋志属襄阳。

○孟康曰：邔，音忌。○师古曰：音其己反。○《说文》：从邑―巳声。○周成《杂字解诂》：音跽。○章怀：音其纪反。◎《元和志》：邔城东临汉江。古谚曰：“邔无东。”言其东逼汉江，其地短促。◎《一统志》：邔县故城，在今湖北襄阳府宜城县东北。◎《续百官志》：唯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分襄阳郡之鄀、叶县属义阳郡。【◎《汉书·地理志》：南郡若，楚昭王畏吴，自郢徒此，后复还郢。◎师古曰：《春秋传》作“鄀”，其音同。◎《郡国志》；南郡鄀，侯国。◎《一统志》：若县故城，在宜城县东南。◎叶县，见《武纪》建安二年。◎谢鍾英曰：叶，两汉《志》属南阳。襄阳在南阳之南，叶县在南阳之北，地望隔绝，无悬属襄阳之理。◎又曰：襄阳郡不能越南阳而有叶县，义阳在襄阳之东，亦不能越南阳而有叶县，是叶县无缘自襄阳来属，疑衍“叶”字。

◎《水经·沔水注》：沔水南迳安昌故城东，故蔡阳之白水乡，汉为舂陵县，光武改为章陵县。魏黄初二年，更今名，故义阳郡治也。◎《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二云：《魏志》，文帝分南阳立义阳郡，居安昌城，领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平春五县。故《蜀志》曰：“先主征吴，退军，时义阳傅肜断后拒战，兵人已殚，吴将勒令降，肜骂曰：‘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遂战没。”晋武帝泰始元年，割南阳之东鄙，复置义阳郡，封安平献王孚次子望为义阳王。◎本志《武文世王公传》：彭城王据，黄初三年封为章陵王，其年徒封义阳。◎弼按：据以上所云，魏文帝于黄初三年改章陵为义阳，郦注云“二年”者，当为刊写之讹。义阳郡治安昌，安昌即前汉之舂陵，东汉之章陵。范《书·刘表传》注“荆州八郡”，一为章陵。魏文改为义阳，故曹据初为章陵王，旋为义阳王也。惟义阳魏时已废，故《寰宇记》有 “晋武帝泰始复置义阳郡”之文。《晋志》，义阳郡治新野，不治安昌，叶县仍属南阳，〖《左传》杜注同。〗已非魏时义阳郡之旧矣。◎《一统志》：舂陵故城，在襄阳府枣阳县东，亦即义阳郡治之安昌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义阳城在河南信阳州南四十里，汉南阳郡平氏县之义阳乡也。◎弼按：此为义阳县故城，非义阳郡治也。】【◎《魏略》曰：

是岁，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骆驼，

《通鉴》作“槖佗”。◎史炤《释文》曰：簴，其举切。《说文》：“钟鼓之柎也。”饰为猛兽之足于下，故从虎、从异。，通作“簴”。槖佗，上他各切，下徒何切。匈奴奇兽名。

◎胡三省曰：簴，音巨。佗，徒河反。霸城，即汉京兆霸陵县故城也。◎《郡国志》：司隶

京兆霸陵。◎《晋书·地理志》作“霸城”。◎吴增僅曰：汉时三辅诸县凡以陵名者，皆先帝陵寝所在，因以立县者也。魏氏受禅于京兆之杜陵县，则去陵为杜；于高陵县，则改陵为陆；于扶风之平陵县，则改为始平；意谓夷汉陵为平陆耳。晋室得之于魏，何嫌于汉？诸书多谓霸城之改，长陵、阳陵之废，皆在晋时，不知杜陵、高陵、平陵等县，曹氏亦既恶而改之矣，其他凡以陵名县者，岂能一仍其旧乎？诸书略魏言晋，未敢执也。◎谢鍾英曰：○《魏志》：杜畿京兆杜陵人。○《地形志二》：汉杜陵，晋曰杜城，后魏改杜。○据此，则魏名杜陵，谓“魏改杜者”，误以元魏为曹魏耳。◎又按：○《魏志》：张既冯翊高陵人。○是魏县仍名高陵也。至平陵之改始平，《寰宇记》云“黄初元年改”，又云“晋太始中改”，自相岐误，书之不可尽信如此。◎弼按：霸陵改为霸城，有《魏略》可据。至长陵、阳陵、安陵、茂陵俱未改，吴说误，谢说是。◎《一统志》：霸城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东。】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晋书·五行志上》云：景初元年，发铜铸为巨人二，号曰翁仲，置之司马门外。按，古长人见，为国亡。长狄见临洮，为秦亡之祸。始皇不悟，反以为嘉祥，铸铜人以象之。魏法亡国之器，而于义竟无取焉。◎《水经·谷水注》：迳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寰宇记》卷三引陆机《洛阳记》云：汉铸铜驼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夹路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陌上集少年。”言人物之盛也。◎赵一清曰：○何平叔

《景福殿赋》“建淩云之层盘”注：淩云，层盘名也，为之以承甘露也。○是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侯康曰：○陈思王《承露盘颂》曰：皇帝铸承露盘，茎长十二丈，大十围。

〖◎弼按：宋本《子建集》作“《承露盘铭》”，“大十围”作“本围”。〗上盘径四尺，下盘径五尺。铜龙绕其根，龙身长一丈，背负两子，自立于芳林园。甘露乃降。◎弼按：据此，则甘露盘当作于太和六年以前，起景福、承光殿亦为太和六年事也。◎沈钦韩曰：《山堂肆考》载翁仲姓阮，身长一丈二尺。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击振匈奴，秦人以为瑞。翁仲死，遂铸铜象，置咸阳司马门外。◎弼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应劭曰：古者以铜为兵。○《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兆。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魏志·董卓传》云：椎破铜人十及钟鐻，以铸小钱。○《关中记》云：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英雄记》云：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至董卓而铜人毁也。◎王鸣盛曰：古来铸金人者三：其一秦始皇铸铜人十二，见《史记·本纪》；其二汉武帝筑通天台，去地百余丈，云雨悉在其下。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见《三辅黄图》第五卷；其三则魏明帝也。秦所铸铜人，已为董卓椎破，见《后汉书》及《三国志》卓本传。则似景初所毁，当为汉武帝之金人。然

《李长吉歌诗》卷二《金铜仙人辞汉歌》自序，以明帝徒盘为青龙元年八月事，年月与《魏略》不合。故西泉吴正子注长吉诗，辨之：据《黄图》言，始皇所造为董卓所销，尚余二人未毁，明帝欲徒洛阳，重不可致，留霸城。仙不可言狄，知长秋未可非。青龙元年所徒，是汉武铜仙；景初元年所徒，是秦皇铜人也。吴说如此。然则《魏略》言景初所徒，不当言有承露盘，此微误也。◎又曰：魏人造陵云台，见《文纪》黄初二年，又见《高堂隆传》、《卫觊传》。据诸文与《魏略》参观，则知魏人于青龙既徒秦铜人不可致；至景初又徒汉铜仙，

又不可致；愤怒，遂又大发铜自铸仙人掌、承露盘，名曰淩云盘，而又造淩云台，置于其上焉。淩云，即通天意也。其侈如此。其所铸翁仲，制名与仙人绝不同，且既言列坐司马门外，则非台上之仙人可知。◎弼按：王说似辩，然按之事实，则不如是。盖建淩云台为黄初二年事，铸承露盘为太和六年事，铸铜人为景初元年事，王氏并为一谈，徒骋笔锋为快耳。又按

《高堂隆传》“西取长安大钟”，实在青龙中。《魏略》所云“是岁”，亦未确指为何年，不能以裴注编于景初元年，即断为景初元事也。】又铸黄龙、凤皇各一，【◎卢文弨曰：《文类》 “一”作“二”。】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事类赋》卷十八作“五丈”。】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水经注》：大夏门内东侧际城有景阳山，即华林园西北陬也。◎芳林园，即华林园，见《文纪》黄初四年裴注。】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高堂隆传》：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赵一清曰：○《拾遗记》：魏明时，苑中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一茎，谓之神草。】捕山禽杂兽置其中。【◎《拾遗记》：明帝即位二年，起灵禽之园，远方国所献异鸟、珍兽，皆畜此园也。昆明国贡嗽金鸟，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而色黄，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故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畜于灵禽之园，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鋳之可以为器。昔汉武帝时，有人献神雀，盖此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屋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精为户牖，使内外通光。宫人争以鸟吐之金用饰钗佩，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于是媚惑者，乱争此宝金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幸也。魏氏丧灭，池台鞠为煨烬，嗽金之鸟亦自翱翔。】

◎《汉晋春秋》曰：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胡三省曰：闻，音问。】金狄或泣，【◎何焯曰：金狄泣者，叡死魏亡之妖也。】因留于霸城。【◎《宋书·五行志》云：魏明帝青龙中，盛修宫室，西取长安金狄，承露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泣，于是因留霸城。◎王鸣盛曰：奉金狄为董卓所毁，魏欲徒，后留霸城者，蓟子训尝摩挲叹息，见《后汉方术传》。后苻坚又毁其一为钱，其一百姓推置陕北河中，见李石《续博物志》第七卷。其余汉武、魏明所铸，竟无下落，史籍记载，从未一及。又金狄留霸城者，胸前有铭，见陶宏景《真诏》第十七卷。古今谈金石文字者，亦从未一及。◎弼按：○《水经·河水注》云：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投处。”又云：“石虎载经，于此沈没。”二物并存，水所以涌，所未详也。或云：“翁仲头髻常出，水之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髻不复出，今惟见水异耳。嗟嗟有声，声闻数里。案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故卫恒《叙篆》曰：“秦之李斯，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余以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踬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此可以补史所未及。】

◎《魏略》载司徒军议掾河东董寻上书谏曰：【◎胡三省曰：汉公府无军议掾，此官魏置也。

◎侯康曰：寻字文奥，见《御览·二百四十九》引《魏志》。〖志，当作“略”。〗“司徒军议掾”七字，明陈仁锡本均脱去。又后“孔子曰”以下至“将奏淋浴”一百二十字，及“为贝丘令”下“清省得民心”五字，陈本均无之。陈本至陋，略举其误于此。】“臣闻古之直士，

【《御览·四百五十三》引《魏略》“直”作“贞”。】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

桀、纣，【◎《汉书·周昌传》：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上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刘辅譬赵后于人婢。【◎《汉书·刘辅传》：成帝欲立赵倢伃为皇后，辅上书言：“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通鉴》从荀《纪》，“卑人”作“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御览》“殚”作“单”。】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土山、渊池，【《御览》“土”作“玉”。【吴金华以作“土”不误，土山即魏明所起景阳山。】】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参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刚，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胡三省曰：方，穴土为方也。《汉书》所谓“方中”，亦此义。

◎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四云：○穿方者，穿土为方也。○《黄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其术皆以立方定率，穿土为方，则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胡三省曰：了鸟，衣冠摧敝之貌。◎李冶曰：了、鸟，当并者去声。今世俗人谓腰膂不支、不相收拾者谓之了鸟，即此语也。音料掉。】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怀郁结，使阴阳不和，灾害屡降，凶恶之徒，因间而起，谁当为陛下尽言事者乎？【事，宋本、冯本作“是”，元本无。】又谁当千万乘以死为戏乎？【◎卢文弨曰：千，当作“干”。】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胡三省曰：○司马迁《答任安书》云：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秉笔流涕，【《御览》“秉”作“发”。】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后为贝丘令，【◎《郡国志》：冀州清河国贝丘。◎《一统志》：贝丘故城，今山东东昌府清平县西南。】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诏太尉司马宣王帅众讨辽东。【◎《晋书·宣帝纪》叙此事于青龙四年，误。《公孙渊传》亦作景初二年也。◎《通鉴》：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胡三省曰：讨公孙渊也。留司马懿于长安，以备蜀也。诸葛亮死，乃敢召之远略。◎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六十三：深州饶阳县有州理城，晋鲁口城也。公孙渊叛，司马宣王征之，凿滹沱入泒水以运粮，因筑此城。盖滹沱水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一清案：建安十一年，太祖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则不始于懿，特更修治之耳。

○又《方舆纪要》卷三十六：山东登州府黄县东北二十里，有大入城，司马懿伐辽东，将运粮入新罗，筑此城贮之，以“大入”为名。○《元和志》作“大人城”。】【◎干宝《晋纪》曰：帝问宣王：“度渊将何计以待君？”【陈本作“卿度公孙渊”，妄增三字，实则无此三字，文义自明。于此，益知明人之妄自增删古书。】宣王对曰：“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辽东郡治襄平，襄平在今奉天府辽阳州北，在辽水之东，故云“据辽水”也。◎《通鉴》作“据辽东”，胡三省曰：当作“辽水”。】坐守襄平，此为成禽耳。”【《晋书》、

《通鉴》“禽”作“擒”，无“为”字。】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县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帝曰： “往还几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顾炎武曰：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司马懿所云，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公孙渊传》“六月，军至辽东。八月，破渊”，果如所言。◎《晋书·宣帝纪》：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讌饮累日。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魏名臣奏》【◎《隋书·经籍志·刑法类》：《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陈

寿撰。◎又《总集类》云：梁有《魏名臣奏》三十卷，陈长寿撰。〖◎章宗源曰：当是重出， “长”字误增。〗◎《魏志·陈群传》注引《魏书》曰：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钱大昕曰：裴松之注所引书，有《魏名臣奏》，不详撰人。◎姚振宗曰：《唐艺文志·故事类》有《魏名臣奏事》三十卷，不著撰人，盖亦是陈寿之本。自陈寿编次之后，而正始诏撰之本遂不可考。◎弼按：正始诏撰之本，或为官书未成，陈寿撰《魏志》，遂编定此书，即《隋志》所著录者也。】载散骑常侍何曾表曰：【曾字颖考，夔子。曾，事见《夔传》及注。】“臣闻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晋书·何曾传》作“必全于慎”。】故建官授任，则置假辅；【《曾传》作“则置副佐”。】陈师命将，则立监贰；宣命遣使，则设介副；临敌交刃，则参御右。盖以尽谋思之功，防安危之变也。是以在险当难，则权足相济；陨缺不预，则才足相代。【◎才，各本皆作“手”，误。◎官本《考证》朱良裘曰：应从《何曾传》作“才”，与上句文义相谐。】其为固防，【《曾传》“固”作“国”。】至深至远。及至汉氏，亦循旧章。韩信伐赵，张耳为贰；【◎《汉书·韩信传》：汉王与信兵三万人，遣张耳与俱进击赵、代。】马援讨越，刘隆副军。【◎《后汉书·马援传》：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辞诛罪，步骑数万，道路回阻，四千余里，虽假天威，有征无战，寇或潜遁，消散日月，【《曾传》“散”作“引”。】命无常期。人非金石，远虑详备，诚宜有副。今北边诸将【《曾传》“边”作“军”。】及懿所督，皆为僚属，名位不殊，素无定分，【《曾传》“定分”下有“统御之尊”四字。】卒有变急，不相镇摄。存不忘亡，圣达所戒，宜选大臣名将威重夙著者，盛其礼秩，遣诣懿军，进同谋略，退为副佐。虽有万一不虞之灾，【《曾传》“灾”作“变”。】军主有储，则无患矣。”【◎何焯曰：当是亦疑懿权重，故须置贰以参之。观孔明没而军几乱，颖考置副之议，盖老谋也。】◎《毌丘俭志记》云：

【◎《隋书·经籍志》：《毌丘俭记》三卷，不著撰人。◎少一“志”字。◎卢文弨曰：毌，音贯。】时以俭为宣王副也。【◎《何曾传》：帝不从。◎是未置副也。然《毌丘俭传》云“帝遣太尉司马宣王统中军及俭等众数万讨渊，定辽东，俭以功进封安邑侯”，以此证之，知《晋书》为误。】】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韩暨为司徒。【因卢毓之荐，继陈矫之后也。】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钱大昕曰：《宋志》“癸丑”作“己丑”，误。】夏四月庚子，司徒韩暨薨。壬寅，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虹，音绛。】十县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郡国志》：豫州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洨、虹。汝南郡山桑、宋。陈国苦。◎《一统志》：萧县故城，今江苏徐州府萧县西北。相县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宿州西北。竹邑故城，今宿州北。符离故城，今宿州治。蕲县故城，今宿州南。铚县故城，今宿州西南四十六里。龙亢故城，今凤阳府怀远县西七十五里。洨县故城，今凤阳府灵璧县南五十里。虹县故城，今安徽泗州五河县西。山桑故城，今安徽颍州府蒙城县北。宋县故城，今颍州府太和县北七十里。苦县故城，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东十里。汝阴故城，今颍州府治。◎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山桑属沛，

《续郡国志》属汝南，盖魏时仍改属沛国。《地理志》“虹”作“ ”，莽曰“贡师”，古亦音贡，后亦曰绛城。◎钱大昕曰：按《晋志》，汝阴郡统八县，与此无一同者，疑此有误。宋县即宋公国，后汉属汝南，晋属汝阴。◎洪亮吉曰：汝阴郡，魏黄初三年分汝南置。景初二年，以沛郡十县来属，共领县十八。《通典》“司马懿使邓艾屯田于此”，《元和郡县志》“魏文帝黄初三年以汝阴县属汝阴郡”，则郡当亦此年分立。惟沈《志》云“晋武帝分汝南置”。今考《晋志》汝阴郡下云“魏置郡，后废，泰始二年复立”，何承天《志》汝阴县亦云“故属汝阴，晋武改属汝南”，合此数条及明帝景初二年《纪》，则魏时有汝阴郡明甚。沈《志》盖误以复立时为始置时也。◎谢鍾英曰：承祚书“刘馥沛国相人”，武周、薛综沛国竹邑人，

刘元沛郡蕲人。《寰宇记》“虹县”下云“魏初属汝阴郡”，是十县魏末已还属沛国。◎又曰：魏分汝南置汝阴郡，其后郡废，县还属汝南，所以晋武复分汝南置汝阴郡也。◎吴增僅曰：

《魏志·明纪》景初二年分沛国萧、相、符离、竹邑、蕲、铚、龙亢、山桑、洨、十县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诸家据为汝阴郡之始。洪氏则以魏初已立汝阴，是年沛国十县来属。今案志文及洪说皆可疑。《元和志》云“黄初三年，以汝阴县属汝阴郡”，明立郡不得在景初，一也。郡名汝阴，属县当近汝水，而十县皆在涡水北，与汝水不相涉，二也。割度属县，必视形便，如谓是年以十县来属，而十县之在涡水，与洪《志》所录郡属诸县之在汝水者中隔二百余里，不能相属，三也。《晋志》所列汝阴属县无一与十县同者，四也。反复审正，知志文为汝阴郡，“为”字衍也。《志》凡例，书以某某县属某郡，均不加 “皆”字，如只宋、苦二县移属谯郡，则亦如鄀、叶二县之移属义阳，不必言“皆”也。今曰“皆属”，则统上十县言之矣。《元和志》铚、山桑二县皆云“魏属谯郡”，《晋志》谯郡属尚有铚、蕲、山桑、龙亢四县，可知魏明帝末年，移沛国十县属谯，至晋初又分竹邑等六县还属于沛也。谯为曹氏丰、镐，名列五都，故割度多县，蔚成大郡。晋受禅后，徒其属县，所以削其本根也。今移十县入谯郡。◎又案：《晋志》云“魏置汝阴郡，后废；太始二年置”，

《舆地广记》同。《寰宇记》“魏置汝阴郡，司马懿使邓艾屯田于此，后废”，邓艾屯田，据本传在正始中，是后汝阴郡事不著史志。疑汝阴省郡，当在嘉平五年齐王省郡时也。◎王先谦曰：吴氏谓《明纪》文衍一“为”字，明帝合沛国萧、相等县属谯郡，说既无据，洪、谢据《明纪》移属汝阴，省郡仍还汝南。然《淮水注》明言文帝以城父、山桑等县置谯郡，则汝阴省郡时，山桑应还属谯也。◎弼按：汝阴置郡，诚无疑义。惟萧、相等十县是否属汝阴，则竹汀已疑志文之误。吴氏畅论其故，极有新解，可谓读书得间。然如吴说，萧、相等十县皆属沛国，苦县属陈郡，均见《郡国志》，惟宋县属汝阴，《魏志》无明文，然宋县实密迩汝阴废郡，晋、宋二志皆以宋县隶汝阴，必黄初汝阴置郡时，由汝南改隶汝阴。洪《志》则直云宋、汉旧县，魏属汝阴，景初二年移属谯郡，当必有所据。如此，则吴说全通矣。至《淮水注》所云魏黄初中文帝以酂、城父、山桑、铚置谯郡，则又与志文不合。山桑、铚既隶谯郡，此不当云属沛国。或山桑、铚黄初时曾隶谯郡，旋又还属沛国欤？】以沛、杼秋、公丘、彭城丰国、广戚，并五县为沛王国。【◎《郡国志》：沛国，沛、杼秋、公丘、丰。彭城国广戚。◎《一统志》：沛县故城，今徐州府沛县东。杼秋故城，今徐州府砀山县东六十里。公丘故城，今山东兖州府滕县西南十四里。丰县故城，今徐州府丰县治。广戚故城，今沛县东。

◎钱大昕曰：丰本属沛，今系彭城之下，恐误。丰尝为王国，故有丰国之称。◎洪亮吉曰：沛国秦泗水郡，汉改今名。魏景初元年作国，领县五。◎谢鍾英曰：丰国当是魏初移属彭城，故系彭城下，非误也。〖潘眉说同。〗沛王林封于太和六年，洪氏谓“景初元年作国”，非也。

◎吴增僅曰：以沛、杼秋、公丘等五县为沛王国者，乃承上文分沛国萧、相等十县而言。又丰国、广戚二县，新自彭城移属沛国，故特书之。洪《志》误会其意，谓是年始改国，则上文当云“分沛郡等十县”，不得云“分沛国”矣。况曹林先已封此乎？◎弼按：志文“丰”字当在“彭城”之上，则全文皆通。丰为王国，在嘉平六年曹琬承袭之后，〖琬此时封长子公。〗此时不当称国也。沛、杼秋、公丘、丰本属沛，何必列举？因沛国本二十一城，〖据《郡国志》。〗已分十县入他郡，余县或省并，只余沛、杼秋、公丘、丰四县，合彭城之广戚，并五县为沛王国，故史特书之耳。彭城国，见《武纪》建安三年。】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潘眉曰：《宋志》“乙亥”作“己亥”，此与前改二月“癸丑”作“己丑”，皆《宋志》误也。《宋志》盖以夏正二月无癸丑，五月无乙亥耳。考魏景初用丑正，二月、五月，夏正之正月、四月，正月有癸丑，四月有乙亥，《魏志》是也。】【◎《魏书》载戊子诏曰：昔汉高祖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穨，童儿牧豎

【各本“穨”作“颓”，“豎”作“竖”，误。】践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

祖、光武陵四面百步，【吴本“面”作“围”。】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六月，省渔阳郡之狐奴县，复置安乐县。【◎宋本、元本、冯本、监本“置”作“致”。◎官本《考证》曰：监本讹作“致”，今改正。◎卢文弨曰：置与致通。◎赵一清曰：○《续郡国志》：渔阳郡狐奴、安乐。○今云“复置安乐”，盖县废于东汉之末也。◎弼按：安乐，即刘禅所封之地。渔阳郡治渔阳。◎《一统志》：渔阳古城，今顺天府密云县西南三十里。狐奴故城，今顺天府顺义县东北。安乐古城，今顺义县西南。】秋八月，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叛，凉州刺史率诸郡攻讨，斩注诣首。【◎《后汉西羌传》：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本志《徐邈传》：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候。◎《纪》所云“凉州刺史”，当即邈也。】癸丑，有彗星见张宿。【◎《宋书·天文志一》云：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见张，长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灭。占曰：“为兵丧。张，周分野。洛邑恶之。”◎何焯曰：其占与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张同。天将除曹氏矣。】【◎《汉晋春秋》曰：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恶之。”于是大修禳祷之术以厌焉。◎《魏书》曰：九月，蜀阴平太守廖惇反，

【◎阴平，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潘眉曰：“惇”乃“淳”字之伪。廖化本名淳，见蒋琬、宗预二传。《蜀志》不言化为阴平太守，史缺略。】攻守善羌侯宕蕈营。【◎赵一清曰：宕蕈，胡号也。宕，即石宕水。蕈，即蕈垲川。见《水经·河水二》注“洮水”下。《魏书·地形志》“洪和郡有蕈川县”，此羌盖即地名以立号。】雍州刺史郭淮遣广魏太守王赟、【◎赵一清曰：○广魏，故广汉也，盖曹氏改名广魏，即后汉初平四年所置永阳郡，改治临渭。○《方舆纪要》卷五十九：秦州秦安县东南八十里，有临渭城。◎吴增僅曰：○《郡国志》注引《献帝起居注》云：初平四年，分汉阳置永阳郡，以乡亭为属县。○《方舆纪要》引此下云：曹魏改永阳为广魏。○又于《州域形势》“魏秦州”下注云：广魏治临渭。◎洪亮吉曰：广魏郡，魏武分汉阳置。临渭，《晋太康地志》有，疑魏立。◎马兴龙曰：建安十九年省永阳郡，见《魏志》。《纪要》云“魏改永阳曰广魏”，非也。广魏郡，魏立，见沈《志》。◎弼按：○

《水经》：涪水出广魏涪县西北。南至小广魏，与梓潼水合。○郦注云：小广魏，即广汉县地。○弼按：此为汉益州广汉郡之广汉县，与曹魏雍州广魏郡之治临渭者，绝然两地。赵氏谓广魏故广汉者，盖误指益州之广汉为此地耳。◎《一统志》：临渭废县，在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南，汉陇县地，魏析置临渭县，又置广魏郡。】南安太守游奕【南安郡，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将兵讨惇。淮上书：“赟、奕等分兵夹山东西，围落贼表，破在旦夕。”帝曰： “兵势恶离。”促诏淮敕奕诸别营非要处者，还令据便地。诏敕未到，奕军为惇所破；赟为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马宣王围公孙渊于襄平，【襄平，见上年“辽东郡”注。】大破之，传渊首于京都，海东诸郡平。【详见《渊传》。】冬十一月，录讨渊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议遣宣王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胡三省曰：议臣，当时谋议之臣也。】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续汉志》：辽东郡在洛阳东北三千六百里。】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

【◎《晋书·宣帝纪》：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诏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擒渊可计日待也。”

【◎钱大昕曰：承祚书称司马懿必曰宣王，惟此称名，盖述帝语，不得云宣王也。然亦后人追改。《蜀后主传》“魏使司马懿由西城，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李严传》“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吴主传》“闻司马懿南向，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诸葛恪传》“加司马懿先诛王淩，续自陨毙”，皆后人所追改也。《魏三少帝纪》书“中抚军司马炎”者二，书“中垒将军司马炎”、“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晋太子炎”者各一。寿为晋臣，不当斥武帝名，盖亦后人所改。◎钱大昭曰：“司马懿”三字，当是后人追改。寿为晋臣，无不避

讳之理。若以为史述帝语，不得不书其名，则如齐王芳诏曰“太尉体道正直”，何独非帝语，而称其官乎？以此知寿之本文，亦是称其官也。】卒皆如所策。【◎胡三省曰：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闭壁，若无能为者；及讨公孙渊，智计横出。鄙语有云“棋逢敌手难藏行”，其是之谓乎！】

壬午，以司空卫臻为司徒，【继韩暨也。】司隶校尉崔林为司空。闰月，【◎卢文弨曰：

《宋志》是日癸丑。】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巳，立皇后。【◎周寿昌曰：皇后下疑脱“郭氏”二字。◎弼按：○《通鉴》书“立郭夫人为皇后”。○本志《后妃传》：齐王即位，尊为太后，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此与前汉托词于元后，情事相同。】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毛本“赐”作“使”，误。】鳏寡孤独谷。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拜、免仅四日。】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

【◎《汉晋春秋》曰：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宋书·百官志》云：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魏武为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又云：武卫将军无员。初，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文帝践阼，改为卫将军，主禁旅。◎胡三省曰：魏制，领军将军主中垒、五校、武卫等三营。武卫将军，盖领武卫营也。太祖以许褚典宿卫，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后又迁武卫将军，于是武卫始有将军之号。晋泰始初，罢武卫将军官。◎领军将军，互见《曹休传》。】屯骑校尉曹肇、【屯骑校尉，见《文纪》黄初六年。】骁骑将军秦朗等【骁骑将军，见前青龙元年。】对辅政。【《刘放传》作“共辅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刘放传》：魏国既建，放、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明帝即位，尤见宠任。◎《宋书·百官志》：汉桓帝延熙二年，置秘书监。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典尚书奏事。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胡三省曰：中书有监、令，自此始。自魏及晋，遂为要官，荀勖所谓“凤皇池”也。】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放传》注引《世语》曰：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惧有后害，因图间之，【宋本、元本、冯本“因”作“阴”。】而宇常在帝侧，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气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议，未还，而帝少间，惟曹爽独在。放知之，呼资与谋。资曰：“不可动也。”放曰：“俱入鼎镬，

【◎《汉书·刑法志》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师古曰：鼎大而无足曰镬，以鬻人也。】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见帝，垂泣曰：【◎《放传》言：帝引见放、姿，入卧内。◎案：魏明帝病已气微，安能从容引见？放、资突前，于事实当为近之。】“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帝曰：“卿不闻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此则魏文猜忌骨肉，一念之差，遂启亡国之祸。】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与才人侍疾者言戏。【朗，事见青龙元年注引《魏略》。朗随母氏畜于公宫，与才人相狎，或亦事之所有。】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卢文弨曰：○古无“刁”字，旧本《汉书》可证。○《复古编》云：作“刁”字，非。】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统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劳怨之民，陛下不远虑存亡，而近系恩旧。委祖宗之业，付二三凡士，寝疾数日，外内擁隔，【◎擁，一作“壅”。◎卢文弨曰：当作“ ”。】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谁可任者？”放、资乃举爽代宇，【◎时惟爽犹在，且利其庸懦，故举之。◎《放传》：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资因赞成之。】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放传》：辽东平定，放、资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候。◎则早已与司马氏有因缘矣。此裴松之所谓“魏室之亡，祸基于此”也。】帝从之。放、资出，曹肇入，泣涕固谏，帝使肇敕停。肇出户，放、资趋而往，复说止帝，帝又从其言。放曰：“宜为手诏。”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强，其两反。】遂赍出，大言曰： “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按：《放传》

所云，与此多异。◎《通鉴考异》曰：陈寿当晋世作《魏志》，若言放、资本情，则于时非美，故迁就而为之讳也。今依《汉晋春秋》，似得其实。】】初，青龙三年中，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牛运震曰：登，疑是人名。【吴金华发其说，以“登”即《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言徐登。】】当营卫帝室，蠲邪纳福。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甚见优宠。及帝疾，饮水无验，于是杀焉。【◎此与孙权之信王表相同。◎或曰：一宠一杀，失刑赏矣。◎《水经·河水注》：自砥柱以下，合有十九滩，自古为患。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监运谏议大夫寇慈，帅工五千人，岁常脩治，以平河阻。◎今录是年末，可补史缺。】

三年【监本、官本“三年”未提行，误。吴本、监本“三年”误作“二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河内，见《武纪》初平元年。◎《晋书·宣帝纪》：先是诏帝便道镇关中；及次白屋，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通鉴》：是时司马懿在汲，帝令给使辟邪赍手诏召之。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轵关西还长安，事已施行。懿斯须得二诏，前后相违，疑京师有变，乃疾驱入朝。◎胡三省曰：时自辽东还师，次于汲也。汲县自汉以来属河内郡。】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

【◎《晋书·宣帝纪》：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问疾，天子执帝手，目齐王曰： “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魏略》曰：帝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胡三省曰：辟邪，给使之名，犹汉丞相仓头呼为“宜禄”也。】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以施行。【元本“以”作“已”。】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魏氏春秋》曰：时太子芳年八岁，秦王九岁，

【详见前青龙三年注。】在于御侧。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魏文疾笃，受遗诏者为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当时魏明已年二十余岁，为英年有为之主，故仲达不敢肆其野心。及幼主嗣立，曹爽昏庸，政柄潜移，遂袭阿瞒之故智矣。】】即日，帝崩于嘉福殿，【◎《魏书》曰：殡于九龙前殿。【◎《通典》：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殡于九龙殿。】】时年三十六。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周婴《卮林》曰：《志》称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时为延康元年，则叡盖以建安十一年生，计黄初、太和、青龙合年十七，而景初强为三年，凡二十年。则裴云“强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为建安十年生，则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陈、裴皆为舛也。◎侯康曰：裴注不误。明帝实生于建安十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十五，次年改元延康，又改元黄初，黄初凡七年，太和六年，青龙四年，景初三年，年恰三十五。周方叔谓“若建安十年生，则可三十六者”，【方叔，周婴之字。】误分延康元年、黄初元年为二年也。惟其议陈《志》谓十年生，不得言十五封武德，此说则是。十五，当改“十六”。◎弼按：侯氏谓周方叔误分延康元年、黄初元年为二年，其说诚是。惟诸家皆拘泥“延康元年，年十五，封武德侯”之文，遂疑志文前后参差。按《文纪》黄初元年以前，多追述往事，不尽为延康元年之事，魏明封武德侯，当在延康以前。按《常林传》注引《魏略》云“吉茂转为武德侯庶子。二十三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会钟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是吉茂之为武德侯庶子为建安二十三年事，魏明之封武德侯亦当在此时。若此事与志文年十

五封侯相合，则景初三年年三十六，亦不误矣。窃谓承祚此文，实为曲笔，读史者逆推年月，证以甄夫人之赐死，魏明之久不得立为嗣，则元仲究为谁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又按：潘眉说亦误，不录。】】癸丑，葬高平陵。【◎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见《齐王纪》嘉平元年注。◎赵一清曰：○《晋书·礼志》：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

○又：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魏书》曰：帝容止可观，望之俨然。自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何焯曰：不交朝臣，不问政事，此不独免于文德之谗，亦万古毓德潜邸正法也。潜思书籍，事其违者大者，而不徒用资文藻，则才识开益，不待接人临事，胸中自有权衡矣。】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冯本“得”作“许”。监本、官本“ ”作“贸”。

◎案：○“ ”与“贸”同。○《尔雅·释言》：贸，市也。【◎吴金华曰：贸，犹言颠倒、混淆。卢引《尔雅》训“市”，未洽。】】务绝浮华谮毁之端，【吴金华《考释集锦》发周一良《札记》之说，以浮华乃不务本实之谓，作为政事用语，则为互相吹捧、拉帮结派之义。】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孙盛曰：【《御览》作“《魏氏春秋》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胡三省曰：吃，言蹇也。】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胡三省曰：谓使曹休镇淮南，曹真镇关中，司马懿屯宛也。】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胡三省曰：○《诗》曰：宗子维城。○此言帝猜忌宗室以亡魏。】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郝经曰：曹丕一时伪定，享国日浅，而叡承之，叨据中夏，汉人来讨，吴兵亟至，殆无宁岁，正君臣旰食之秋，乃遽为秦皇、汉武之事，罷民以逞，至使公卿百官负土。虽姿度英法，有帝王之概，鲁昭之童心，殆未除之。秦人佳兵，血流海内，而吕政乱其胤。楚人僭王，冯陵诸夏，而幽王祝其宗。操以夏侯，冒曹氏，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劫迁弑逆，隐谋篡汉，仅一再传，而芳亦莫知其所由来，于是知有天道。叡忍死待懿，举家赀而托之盗，其明不足称也。呜呼！欺孤而亡于托孤，孤其可欺哉！】

# 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

魏书四

三国志四

三少帝纪第四【◎监本、官本作“齐王芳、高贵乡公髦、陈留王奂”。◎赵一清曰：此卷陈承祚本题云“《三少帝纪》”，故《史通》云“天子见黜者，汉、魏以后谓之少帝”，是也。今刻失其义矣。◎沈家本曰：官本先列“齐王等”一行，即赵所谓今刻也。冯、毛本题曰“《三少帝纪》”，尚是承祚原文。】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齐王芳纪 校录：唐并儿】

【高贵乡公髦纪 校录：**eaglefly213**】

【陈留王奂纪 校录：**le\_minuit**】

【复校：擎骥】

## 齐王芳

齐王讳芳，字兰卿。明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说见《明纪·青龙三年》。◎郭龙兴曰：“莫知其所由来”与《武纪》所云“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语意正同。】【◎《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龙三年，立为齐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甚病，乃立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辅政。【◎《晋书·宣帝纪》云：齐王即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晋书·职官志》云：持节都督，无定员。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又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又云：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魏、晋以后，公卿权重者为之。◎胡三省曰：录尚书事，汉东都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都中外诸军，又录尚书事，则文武大权尽归之矣。自此迄于六朝，凡权臣壹是专制国命。】诏曰：“朕以眇身，【◎《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曰：朕以眇身。◎师古曰：眇，微也。】继承鸿业，茕茕在疚，【◎《左传·哀公十六年》：茕茕余在疚。◎谓致我茕茕然，若在疚病之中也。】靡所控告。【◎《左传·襄公八年》：翦焉倾覆，无所控告。◎杜注：控，引也。】大将军、太尉奉受末命，夹辅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辅总率百寮，以宁社稷，其与群卿大夫勉勖乃心，称朕意焉。诸所兴作宫室之役，皆以遗诏罢之。【◎《晋书·宣帝纪》云：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胡三省曰：以者，非遗诏真有此指也。】官奴婢六十已上，免为良人。”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

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寮。【◎《异物志》曰：【◎《隋书·经籍志》：《异物志》一卷，后汉议郎杨孚撰。《交州异物志》一卷，杨孚撰。《南州异物志》一卷，吴丹阳太守万震撰。《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撰。◎章宗源《隋志考证》：列举《异物志》甚多。裴注所引之《异物志》未著撰人，不能断定为何人所著。◎侯康曰：据《广州先贤传》、《百越先贤志》诸书，杨孚为章、和时人，然未知所本。刘昭注《续五行志》引“杨孚《卓传》”，谓董卓也，则又似汉末人，未知孰是。《水经注》三十七卷所引者又称杨氏《南裔异物志》，余诸书引者甚多。

◎姚振宗曰：○《百越先贤志》：杨孚，字孝元，南海人，枚举物性灵悟，指为异品，著为

《南裔异物志》。○《隋志》似敚“南裔”二字。南裔所包者广，合交州七郡言之，似其书之总名。】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傅子》曰：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冀阳争酒，失杯而污之，伪怒，解衣曰：“烧之。”布得火，炜烨赫然，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宋、元本“絜”作“洁”。◎范《书·南蛮西南夷传》论章怀注引《傅子》与此同，惟“若用灰水焉”，作“如水浣也”。◎章怀注又云：火毳，即火浣布也。】◎《搜神记》曰：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赵一清曰：○《水经·漯水注》：黄水又东注武州川，（又）**[**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导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亦名荧台。○又《潍水注》引《齐地记》云：东武城东南有卢水，水侧有胜火木，方俗音曰柽子，其木经野火烧死，炭不灭。故东方朔云：“不灰之木者也。”○则火山、火井、火木亦不一处矣。】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着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列子·汤问篇》：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于诬理哉？”◎卢重元曰：动植之类，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杀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风生之兽，得风而活。人约空立，鱼约水存。然则火浣之纑，非纻非麻，用火鼠毛，布名与中国等，与此复何足为怪也？果于自信，不达矣夫！◎何焯曰：以魏文之识，岂未读《列子·汤问篇》，乃著论以明其不然耶？《法苑珠林》载文帝语云：“火功尚能铄石销金，何为不烧其布？”此语亦当有所本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有火浣布说，辞繁未录，亦有与以上所引互见者。】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

【◎《典论》，见《文纪》黄初七年注。《典论》刻石，见《明纪》太和四年。◎潘眉曰：《典论》凡六碑，见《水经注》卷十六。按汉蔡邕《石经》在太学讲堂前东侧，魏正始《石经》在太学讲堂前西侧。明帝刊《典论》时，魏《石经》尚未刊立，诏令与《石经》并，应在堂东。而郦道元云魏《石经》“树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典论》六碑附于其次”，是郦元所见《典论》石碑在堂西。魏《石经》之次，初不与汉《石经》并也。大抵初刊《典论》时，诏立堂东，与汉《石经》并。后魏自刻《石经》，乃迁《典论》石碑于堂西，自与魏《石经》并耳。◎又曰：魏《石经》有二，一为《三字石经》，一为《一字石经》。考《隋书·经籍志》，《一字石经周易》一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金石家咸谓一字、三字俱齐王正始年刊。眉以《隋志》目次考之，《一字石经》当刊于明帝太和四年。是时诏以《典论》刊石，与《石经》并，所谓《石经》，即魏《一字石经》也。至正始年，又刊《三体石经》，与《一字石经》并立，

后人不考，遂以为俱在正始年刊，失其实矣。◎弼按：汉魏《石经》之辨，聚讼纷如。其开后世争议之端者，始于《后汉书·儒林传》序“熹平四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之语，学者遂执此文，谓《三体石经》为汉《石经》之证。然《水经·谷水注》“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赵明诚《金石录》云：《儒林传序》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蔡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见。◎刘传莹《汉魏石经考》云：郦道元作《水经注》，身在洛阳，目验《石经》，其纪汉《石经》不言三体，下乃云“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体”，玩其文义，汉《石经》非三体可知。《隶释》据残碑以汉《石经》为隶书，其说最确。

《经义考》、《石经考异》皆从之，以为三体者，范蔚宗误记耳。《伽蓝记》、《刘芳传》、《集古录目》皆沿此而误。◎又曰：东京《左传》不立学官，熹平刻经，以息博士之争，无缘刻及《左传》，即此可决《三体左传》非蔡邕书，而汉《石经》非三体也。◎钱大昕《十架斋养新录》云：万季野执《后汉书·儒林传》序【季野，万斯同之字。】“为古文、篆、隶三体以相参检”一语，谓蔚宗得于目睹，必不诬。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书在宋文帝之时，其时洛阳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经》而睹之？若云目睹在义熙、永初之前，则蔚宗未尝官洛阳。晋世膏梁公子，【梁、粱古通，钱校改“梁”为“粱”，甚无谓。】岂有无故而跳身边徼，更无此情理矣。◎朱彝尊《经义考》云：汉立《石经》，蔡邕所书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北史·刘芳传》因之，唐窦蒙、宋郭忠恕、苏望、方匋、欧阳棐、董逌、姚宽等，均仍其误。独张縯谓邕以三体参检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其义为允。载考卫恒及江式传、郦道元《水经注》，皆以一字为汉《石经》，迨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辨之甚详，足以征信。其载《一字石经》遗文，后列堂谿典、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经》出于魏，当更列正始中正字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诸人于经文之后哉？又史家体例，以时代为先后，《隋志》列《一字石经》于前，次魏文帝《典论》，然后叙《三字石经》于后，是一字属汉，而三字属魏，不待辞说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盖雕本相沿，偶讹“三”字为“一”字尔。◎姚晋圻《汉魏石经考序》云：《石经》之说，汉为一字，魏为三体，谅矣。其纷谬之故，昔人咎始范史，窃谓蔚宗所据，有华峤、袁崧、谢承之旧文，非必率妄云尔。考《卢植传》，始刻《石经》时，植上书求立古学，且以今之《礼记》特多回（穴）**[**冗**]**，欲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得失，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夫曰“合”、曰“考”，盖当时今文诸家多作别字，不协古文、篆、隶相承之意，植意欲合三体考定。邕等书经，即沿其例耳。东京古文，不列学官，读经皆以隶字，然隶之为字，或从古变，或从篆出，体质虽殊，而点画迭代，不可虚造。今立此碑，革时俗之乱易，依篆、古以正作。务使源流相应，雅俗区别，故云“为三体，相参检”。非如魏《石经》，一碑中三体俱书一字也。说蔡邕书者，谓割隶二分，取其八分，八分之名，不纯乎隶。而卫恒序篆书亦云“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矣”，曹魏之世，遂推此旨，直作三体。后来华峤之徒亦各晓汉时是正文字之例，并载于书，范史因之，其或小有窜易，而后人直以为误，则非也。◎弼按：据以上诸说，汉《石经》为一字，魏《石经》为三体，已有定论。证以近日出土之石：一字者，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皆隶书，并有汉末诸臣姓名；三体者，为《尚书》、《春秋左氏传》。此与《隋志》所载《一字石经》、《三字石经》相合，兼有实物可证。朱、姚二氏谓汉《石经》乃以三体参校其文，非如魏《石经》之一字具书三体，虽本张縯之说，而能发挥三体参校之义，尤为善解《儒林传》序。至潘氏所论，以《三体石经》为魏正始年刊，是也。以《一字石经》为魏太和四年刊，殊为无据。太和四年，惟以《典论》刊石尔。诏与《石经》并者，谓《典论》与《石经》并立，非谓并刊《石经》也。其云“金石家谓一字、三字俱正始年刊”者，殆惑于《隋志》“魏

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之语，朱氏已辨之矣。张国淦《历代石经考》辨析极详，可资参证。】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据《抱朴子·论仙篇》言，文帝自毁，见《文纪》黄初七年注。】◎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宋书·裴松之传》：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传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诏为世子洗马。”◎《宋书·武帝纪》：公乃戒严北讨，加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水经·谷水注》：渠水南出，迳铜驼街，渠左是魏晋故庙地。◎《宋书·礼志三》：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二年正月，有司奏营建七庙。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奏议：“舜承尧禅，受终文祖，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庙。”奏可。七月，又诏曰：“主者前奏就魏旧庙，诚亦有准。然于祇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崇正永制。”于是改创宗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又东方朔《神异经》曰：【◎毛本“又”字上不空格，“经”作“记”。《水经·漯水注》引此作“东方朔《神异传》”。东方朔，《汉书》有传。◎《隋书·经籍志》：《神异经》一卷，东方朔撰，张华注。◎《四库提要》云：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共四十七条。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极斥此书之伪。今考朔本传历叙所撰述，言凡刘向所录朔书，俱是世所传，他事皆非。其赞又言“后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云云，则朔书多出附会，在班固时已然。《晋书·张华传》亦无注《神异经》之文，则华注亦属假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类，《唐志》列之子部神仙类。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异于舆图，亦无关于修炼，今从《文献通考》，列小说类中，庶得其实焉。】南荒之外有火山，长三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吴金华曰：时时，偶尔之意。】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续其毛，【◎吴金华曰：“续”为“绩”之形讹。凡纺织之事，收集丝、毛之类而辑短为长者谓之“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引《神异经》正作“绩”，当据改。】织以为布。【◎范《书·南蛮西南夷传》论章怀注引《神异经》曰：南方有火山，长四十里，广四五里，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然，得烈风不猛，暴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绩其毛，织以作布，用之若污，以火烧之，则清洁也。

◎与裴注所引，字句少异。◎杭世骏曰：○《梁四公记》云：有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至于布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二是绢木皮所作，一是绩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可别也。以阳燧火山、阴柘木热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吴录》曰：南北景县有火鼠，取毛为布，烧之而精，名火浣布。◎弼按：火浣布，即今之石绵也，互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魏略·西戎传》。】】

丁丑诏曰：“太尉体道正直，【◎钱大昭曰：太尉，即司马宣王也。因诏书中不便称司马宣王，故不书姓名。他如甘露五年、咸熙元年、二年书“司马炎”者，皆后人所改。】尽忠三世，【武、文、明也。】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隽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

【◎《曹爽传》：丁谧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晋书·宣帝纪》：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弼按：《爽传》及《晋书·宣纪》皆谓爽阳尊懿为太傅，阴收奏事先由己之权，不知志文明言“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兵权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桥，即可为所欲为，爽岂懿之敌乎？】三月，以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夏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

《郡国志》：幽州辽东郡沓氏。◎本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载渊表作“沓津”，又作“沓”。

《通鉴·青龙元年》载陆瑁疏云“沓渚去渊道里尚远”，蒋济对明帝亦云“沓渚之间，去渊尚远”。◎胡三省曰：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景初三年，东沓县民渡海，即沓渚之民也。◎吴增僅曰：东沓、沓氏，似是一地。然《魏略》作“沓”，不曰“东沓”，亦不曰“沓氏”，疑汉末去“氏”为“沓”。魏以齐郡立有新沓，故于辽东之沓加“东”以别之。承祚或由后言之耳。◎谢鍾英曰：沓氏县城南临海渚，亦谓之沓渚，故城在今奉天府金州厅东南。新沓故城，在今山东济南府淄川县西六十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十九：淄州淄川县有故反踪城。《齐记》云：“齐景公失马，寻踪，遂失于此，故有反踪城。”○一清案：《续郡国志》有沓氏，此云“东沓”，疑魏改。】秋七月，上始亲临朝，听公卿奏事。【八岁小儿，如何能听公卿奏事？此真以国事为儿戏也。】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镇南将军黄权为车骑将军。【◎黄权降魏及拜镇南将军，见《文纪》三年及注引《魏书》。◎《蜀志·权传》：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钱大昭曰：车骑将军特书除授，始见于此。而前此曹仁、张郃，不知何以不书。】

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宋书·礼志一》云：景初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潘眉曰：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齐王即位，踰年改元为正始。以今考之，实踰两年。盖魏景初以建丑为正月。春正月者，夏正之十二月也。明帝以三年正月崩，于夏正为二年十二月。齐王以是月即位后仍用夏正，以三年正月为二年后十二月，至三年之十二月，不得复为正月，故再踰年，而后改元也。明帝崩与齐王改元，相距凡十四月。】

正始元年【◎《晋书·宣帝纪》：魏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重译纳贡，焉耆、危须诸国，弱水以南，鲜卑名王，皆遣使来献。】春二月乙丑，【◎潘眉曰：二月，当为“正月”。是年二月无乙丑，乃正月十六日。◎沈家本曰：下文书“丙戌”，乙丑、丙戌相去二十一日，乙丑为正月十六日，则丙戌不得同在一月。疑二月非误，而“乙丑”为“乙酉”之讹。】加侍中中书监刘放、侍中中书令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侍中见《武纪》建安元年。中书监令，见《明纪》景初二年注。◎《晋书·职官志》：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绶。◎洪饴孙曰：光禄大夫，青龙中分置左右，后还复旧。汉属光禄勋，魏时位次三公，则不当复属矣。】丙戌，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郡国志》：幽州辽东郡汶。青州齐国临菑、西安、昌国。◎《通鉴》胡注：汶县故城，在平郭西。◎《一统志》：○平郭故城，今奉天府盖平县南。北丰城，今奉天府承德县西北。临菑故城，今山东青州府临菑县北八里。西安故城，今临菑县西三十里。昌国故城，今济南府淄川县东北三十五里。○《齐乘》：南丰县，即古益城。○益县故城，今青州府寿光县西。◎赵一清曰：《郡国志》辽东郡有汶而无北丰，疑公孙氏所立。○《方舆纪要》卷三十五：山东青州府寿光县西四十里有益城。晏谟云：“司马宣王伐公孙渊，徙丰人于益县，

谓之南丰城。”一云：“南丰城在县西二十里，亦曰丰城。”○又卷三十七：北丰城在沈阳中卫西北，后汉末公孙度据辽东，置城于此，谓之丰城。司马懿伐辽东，丰人南徙青、齐，其留者曰北丰。○新汶无考。◎谢鍾英曰：汶县故城，今盖平县西。新汶故城，今临淄县界。】

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诏令狱官亟平冤枉，理出轻微；【◎潘眉曰：自去冬十二月至三月不雨也。陈《志》以此句属之二月之下，读者误以为二月，不知“二月”既是 “正月”之讹，又乙丑与丙寅相距六十一日，丙寅乃三月十八日也。平冤枉、求谠言，正为不雨。◎沈家本曰：《宋书·五行志》“魏齐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然则上文“二月”不误，“丙寅”上夺“三月”耳。】群公卿士谠言嘉谋，各悉乃心。夏四月，车骑将军黄权薨。秋七月，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八月，车驾巡省洛阳界秋稼，赐高年、力田各有差。【◎《后汉书·明帝纪》：赐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章怀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人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员。】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后汉书·光武纪》：中元元年，起明堂、灵台、辟雍。◎《汉官仪》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乡射礼。辟雍以水周其外，以节观者。诸侯曰泮宫。东西南有水，北无，下天子也。◎《后汉书·儒林传》序云：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坐明帝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汉官仪》曰：辟雍四门外有水，以节观者。门外皆有桥，观者水外，故云圜桥门也。◎郑氏《诗》笺云：辟雝者，筑土雝水之外，圜如壁。四方来观者均也。◎孔颖达云：辟雝之宫，内有馆舍，外无墙院，故得圜门观之也。】以颜渊配。【◎《宋书·礼志》：齐王毎讲经，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弗躬亲也。◎周寿昌曰：齐王十岁即通《论语》，知祀孔子，以颜渊配，其质性亦非凡矣。】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襄阳、樊城，俱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干宝《晋纪》曰：吴将全琮寇芍陂，【◎芍陂，见《武纪》建安十四年。◎《吴志·孙权传》：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琮与魏将王淩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战死。◎本志《王淩传》：正始二年，吴大将全琮数万从寇芍陂，淩率诸军讨逆，与贼争塘，力战连日，贼退走。】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本志《胡质传》：质迁荆州刺史。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曰：“樊城卑下，兵少，当进军为外援。”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诸葛瑾、步骘寇柤中；【◎《吴志·朱然传》注引《襄阳纪》曰：柤，音如“租税”之“租”。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卢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通鉴释文辩误》曰：○史炤《释文》云：柤，之加切。《春秋》“鲁襄公会吴于柤”，即此。○余按：《春秋》柤之会在沂、沭间，此柤中在沔上，非《春秋》会吴之地也。○杜佑《通典》曰：柤中在襄州南漳界。○以此言之，史炤误矣。◎周寿昌曰：柤，即《汉地理志》汉中郡房陵之沮水也。《说文》沮：“水，出汉中房陵县，从水，且声”，本作“雎”，《左传·襄六年》“江、汉、雎、漳，楚之望也”，

此作“柤”与沮、雎同一字。自“柤中”之“柤”字出，后遂少有作沮、雎者矣。◎段玉裁曰：沮，《左传》作“雎”，皆七余反，后讹为“柤”，读曰“租”。今襄阳沮水左右地皆曰沮中，亦谓之柤中。◎《方舆纪要》：八叠山在南漳县东南六十里。自八叠山西北山溪险阻，古所谓柤中也。】琮已破走而樊围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议者咸言：“贼远围樊城不可拔，【《晋书·宣帝纪》

作“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宣王曰：“军志有之：将能而御之，此为糜军；【《宋本》“糜”作“縻”。】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今疆埸骚动，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六月，督诸军南征，车驾送津阳城门外。【◎《水经·谷水注》：谷水又南，东屈迳津阳门南，故津门也。◎《续百官志》：雒阳城十二门有津门。◎

《伽蓝记》：汉曰津门，魏、晋曰津阳门。◎钱大昭曰：雒阳南面西门也。】宣王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乃令诸军休息洗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然等闻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胡三省曰：三州口，谓荆、豫、扬三州之口。魏荆州之地东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弋阳，扬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当在其间。又按

《王昶传》“昶督荆、豫诸军事，自宛徙屯新野，习水军于三州”，则三州盖地名。口，水口。

◎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襄阳城东有东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方舆纪要》卷七十九：白河在襄阳府东北十里，其入汉之处，名三洲口。

◎吴熙载曰：三州口疑在襄阳府襄阳县。◎谢鍾英曰：三州口当在樊城南汉水中。◎弼按：

* 胡氏谓三州口“为荆、豫、扬三州之口”，近于穿凿。又谓“王昶习水军于三州，当指此地”，其说诚是。○《晋书·宣帝纪》：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此即王昶习水军之地也。赵说是。】大杀获。【◎《晋书·宣帝纪》：天子遣侍中常侍劳军于宛，增封食邑，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东将军王淩为车骑将军。【◎官本作“己酉”。◎李龙官曰：本月有辛丑，不得有己卯。据《王淩传》，贼退即封南乡侯，迁车骑将军，其非他月可知。】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宋书·五行志》作“十一月”。南安郡，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是年，邓艾建议开广漕渠，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见《艾传》。】

三年春正月，东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满宠薨。【◎《晋书·宣帝纪》：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谓初冠加上服也。◎师古曰：如氏以为衣服之服，此说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三年，皇帝加元服。◎章怀注：○元服，谓加冠也。

* 《士官礼》曰：令月吉辰，加尔元服。○郑玄云：元，首也。◎《宋书·礼志一》云：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七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民，尊极德备，岂得复与士同？此言非也。夫以圣人之才，犹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学，便谓德成，无所劝勉，非理实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三）**[**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赐群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后为文昭皇后兄俨之孙女。◎《宋书·礼志一》云：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晋太康八年，尚书朱整议：“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太始十年，将聘拜三夫人、九嫔，诏：“依魏氏故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钱大昭曰：齐王后甄氏及高贵乡公后卞氏、陈留王后卞氏，并位列中宫，母仪天下，自应作传。然三少帝历年未久，享位不终，诸后亦无事可纪，故于文昭甄后、武宣卞后传末附见之。◎弼按：齐王甄后，嘉平三年七月崩。四年二月，立皇后张氏；六年三月废。四月，立皇后王氏；至九月，而齐王归藩矣。高贵乡公被弑，卞后亦不知所终，此亦史之阙文也。】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钱大昭曰：《晋志》作“五月丁丑朔”。】秋七月，诏祀故大司马曹真、【《监本》“真”作“直”，误。】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郃、左将军徐晃、【《晃传》作“右将军”。】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

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于太祖庙庭。【◎《晋书·宣帝纪》：四年秋九月，帝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冬十二月，倭国女王俾弥呼遣使奉献。【详见《乌丸鲜卑东夷传》。】

五年春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夏四月朔，【◎钱大昭曰：脱“丙辰”二字。】日有蚀之。五月癸巳，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赐太傅、大将军及侍讲者，各有差。【◎赵一清曰：○《晋书·扶风王骏传》：骏，字子臧，幼聪慧，年五六岁，能书疏，讽诵经籍。魏景初中，封平阳亭侯。齐王芳立，骏年八岁，为散骑常侍侍讲焉。】丙午，大将军曹爽引军还。【◎《晋书·宣帝纪》：尚书邓飏、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无功而还。◎本志《曹爽传》：正始五年，爽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乃引军还。◎《汉晋春秋》曰：费祎据三岭以截爽，爽争崄苦战，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又详见《蜀志·王平传》。】秋八月，秦王询薨。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交黎，东部都尉治。◎应劭曰：今昌黎。◎《续郡国志》：辽东属国昌辽，故天辽，属辽西。◎《水经·大辽水注》：白狼水又东北，迳昌黎县故城西。

《地理志》曰“交黎也，东部都尉治”，应劭曰“今昌黎也”。◎齐召南曰：《前志》辽西无天辽县，顾炎武《考古录》疑《续志》“昌辽，故天辽”五字当作“昌黎，故交黎”，是也。又考《安帝纪》注“鲜卑攻夫黎营”，章怀注“夫黎，县名，属辽东属国”，《鲜卑传》作“扶黎”，注文同。然则前汉交黎，后汉名夫黎，又改昌黎也。◎王先谦曰：据应说，后汉为昌黎。窃谓昌辽即昌黎，辽、黎双声转变，夫、扶一字，“天”乃“夫”之误也。◎马与龙曰：据《大辽水注》“白狼水〖◎《一统志》：即今大凌河。〗迳昌黎城西”，故城当在今锦州府义州西北境。或谓“汉交黎县，今永平府昌黎县地”，误。◎周济云：魏昌黎县，今锦州府宁远州东北三十里。◎洪亮吉曰：昌黎郡，汉辽东属国都尉，魏升作郡。◎吴增僅曰：据《齐王纪》，则辽东属国汉已省废。《魏志·公孙瓒传》“瓒为辽东属国长史”，时在光和前。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献帝起居注》所载幽州属郡犹有辽东属国，盖废于公孙氏，至是复置也。

《晋志》“昌黎县，汉辽东属国，魏置郡”，是汉有昌黎也。◎杨守敬曰：《地形志》“晋分辽东置昌黎郡”，是魏无昌黎郡。《晋志》误也。〖◎谢鍾英曰：洪氏从《晋志》，非也。〗《寰宇记》“交黎城，后汉改为昌黎县”，《汉志》“交黎县”下应劭曰“今昌黎”，则“昌辽”之误，不待辨矣。◎赵一清曰：据应说，则知东京之季，已立是县，旋废，而魏复立耳。】冬十一月癸卯，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臣松之以为：故魏氏配飨，不及荀彧，盖以其末年异议，又位非魏臣故也。【◎李安溪曰：即此一端，可以为文若昭雪。】至于升程昱而遗郭嘉，先钟繇而后荀攸，则未详厥趣也。【◎官本《考证》云：《文类》作“先钟、华”。华，盖谓歆也。◎何焯曰：遗郭嘉者，亦以非魏臣也。景元三年，复祀嘉，盖司马氏以厉其党。

◎赵一清曰：是时，配飨不及郭嘉，何焯以为非魏臣之故，而后景元三年，仍以嘉祀太祖庙庭，盖司马氏以厉其党。此语不可解，岂误记郭淮为奉孝族属乎？此则颍川，彼乃太原人也。奉孝子奕，亦非典午之党。【◎余按：郭淮有弟镇，其子亦名奕，为晋臣，何氏误以其与嘉子奕为一人欤？】◎又按：四年所诏定从祀庙庭者，自曹真以下，至典韦二十人后，即继以荀攸，其中并无程昱，且终魏之世，程昱并未升配。而裴注以为升程昱而遗郭嘉，未详厥趣，则窃所未解矣。◎潘眉曰：松之此论，以功臣配祀，有程昱而无郭嘉。然郭嘉后终得与配祀之典。至从祀二十一人，其中实无程昱，不知松之何所见而云然？◎周寿昌曰：赵一清驳裴注云“终魏之世，程昱并未升配”，赵氏此语，殆忘检《明帝纪》青龙元年之诏耶？◎陈景云：郭嘉与程、钟、荀三人，其配飨但有先后，非独遗也。景元三年诏可证。】徐佗谋逆而许褚心动，【徐佗，《许褚传》作“徐他”。他、佗古通。】【事见《褚传》。】忠诚之至，远同

于日磾，【◎《汉书·金日磾传》：莽何罗谋为逆，日磾阴独察其动静。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矫制夜出，杀使者，发兵。明旦，上未起，何罗亡何从外入。日磾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褏白刃从东箱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磾得抱何罗，投何罗殿下，得禽傅之。繇是著忠孝节。】且潼关之危，非褚不济，【事见《褚传》。】褚之功烈，有过典韦，今祀韦而不及褚，又所未达也。【◎何焯曰：祀典韦者，以其死事也。】】己酉，复秦国为京兆郡。【◎《郡国志》：司隶京兆尹治长安。◎本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为京兆太守，京兆丰富，为雍州十三郡最。◎是曹魏以京兆隶雍州，改尹为太守矣。◎吴增僅曰：黄初二年，封曹礼为秦公，以京兆郡为国。三年，改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县王，国还为郡。青龙三年，封皇子询为秦王，改京兆郡为秦国。正始五年，询卒，复秦国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晋书·五行志》：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连年地震，是其应也。◎弼按：《明元郭皇后传》云“齐王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初非曹爽专政所迁，与连年地震毫不相涉。弼于五行休咎多不录，因各家多引此条，特为辨明于此。】丙子，以骠骑将军赵俨为司空。【◎蒋超伯曰：《山左金石志》有魏铜炉，隶书二十二字，云“正始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尚方造铜香炉，重三斤，第廿六”。】夏六月，俨薨。【《冯本》“六月”作“四月”。】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为司空。癸巳，以左光禄大夫刘放为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孙资为卫将军。【◎《续百官志》：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钱大昭曰：卫将军特书除授，始见于此。是后惟胡遵为卫将军，书之于纪。此外如司马景王、文王及司马望，并为此官，史不备载。】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庙，【◎《说文》：祫，大合祭先祖亲疏远近也。◎《礼记·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郑注云：祫，合也。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正义》云：天子之祭，当祫之岁，以春物未成，不为祫祭，唯犆为时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时，先为祫祭，后为时祭，故云祫禘、袷尝、祫烝也。◎《后汉书·章帝纪》：有司奏言，四时禘祫于光武之堂，如孝文皇帝祫祭高祖故事。◎章怀注引《续汉书》曰：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为言禘，禘，审昭穆尊卑之义。祫者，合也。冬十月，五谷成，故骨肉合饮食于祖庙，谓之殷祭。】始祀前所论佐命臣二十一人。【合青龙元年从祀之三人，当为二十四人。】十二月辛亥，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本志《朗传》：朗注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朗子肃传：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隋书·经籍志》：《周易》十卷，魏卫将军王肃注。◎侯康曰：《齐王纪》“诏王朗《易传》，学者得以课试”，则当时甚重其书。又《北魏书·阚骃传》称“骃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则其学并行于数百年后矣。◎姚振宗曰：朗之原本，与所作春秋、孝经、周官传，当时或合为一帙，其后肃取以重订，遂别出一本，而归之肃，隋、唐志所载是也。阚骃所著，或犹是朗之原书。◎弼按：

* 《王肃传》注引《世语》云：肃女適司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晋武帝、齐献王攸。○又

《肃传》云：时大将军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据此，是肃与司马氏为姻亲，且左袒仲达矣。《后汉书·郑玄传》“玄孙名小同”章怀注引《魏氏春秋》有司马文王酖小同事，而王肃之学专与康成立异，是当时，不但政争有党派之分，即学术亦存门户之见也。】乙亥，诏曰：“明日大会群臣，其令太傅乘舆上殿。”【◎《晋书·宣帝纪》：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诏帝朝会，乘舆升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讨高句骊，夏五月，讨濊貊，皆破之。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事见《毌丘俭传》及《东夷传》。】秋八月戊申，诏曰：“属到巿观见所斥卖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遣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振给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诏“官奴婢六十以上免为良人”，既有此诏，则宜遂为永制。七、八年间，而复货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残病，并非可售之物，而鬻之于巿，此皆事之难解。】

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当期于通利，闻乃挝捶老小，务崇修饰，疲困流离，以至哀叹，吾岂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庙邪？自今已后，明申敕之。”【纪中载连日两诏，皆有勤政爱民之意，不似汉昌邑王也。】冬十二月，讲《礼记》，通，【◎何焯曰：帝即位五年，

〖◎弼按：当作“七年”。〗凡通三经；自八年以来，颇事游燕；继以君臣相猜，学荒而位亦替矣。】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习凿齿《汉晋春秋》曰：是年，吴将朱然入柤中，【柤中，见前正始二年注。】斩获数千；柤中民吏万余家渡沔。司马宣王谓曹爽曰： “若便令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晋书·宣帝纪》：七年春正月，吴寇柤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宋本“修”作“备”。】留民沔北，非长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柤中，君将何以救之？”爽不听，卒令还。然后袭破之。【◎《晋书·宣帝纪》：爽不从，卒令还。南贼果袭破柤中，所失万计。】袁淮言于爽曰：【◎姚范曰：淮，疑作“准”，见《袁涣传》。】“吴楚之民，脃弱寡能，【◎《后汉书·循吏传》：许荆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脃薄。◎章怀注：脃薄，犹轻薄也。】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贵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今宜捐淮、汉以南，【官本“捐”作“损”。】退却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使我国富兵强，政修民一，陵其国不足为远矣。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以近贼疆界，易钞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远绝其间，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晋书·天文志》：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蚀之。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转改法度，会有日食之变，诏群臣问得失，蒋济上疏，〖疏见《济传》。〗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终至败亡。】夏五月，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郡国志》：司隶河东郡，二十城。◎建安十八年，郡属冀州。魏复置司隶，自冀州移还。至是复分汾北十县为平阳郡，治平阳。◎《一统志》：平阳故城，今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南。◎见《武纪》卷首。◎洪亮吉据《晋志》，谓平阳郡领县十二：平阳、杨、端氏、永安、蒲子、狐讘、襄陵、绛邑、濩泽、临汾、北屈、皮氏。◎吴增僅曰：平阳只领十县，何时增益二县，史志无考，似不得率据《晋志》。考端氏县在沁水东，濩泽县在沁水西，皆非汾北之地。《泽州志》云“端氏、濩泽二县属河东郡，后汉及魏皆因之，晋改平阳郡”。《一统志》沿革表于 “曹魏平阳郡”下亦不列此二县，较为近实。◎弼按：钱大昕以平阳郡为文帝时置，见《徐邈传》注，已驳之。】

秋七月，尚书何晏奏曰：“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论语》：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何晏盖本此。晏有《论语集解》，于正始中奏上。】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论语》：颜渊问为邦。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季末闇主，不知损益，斥远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远，便辟亵狎，乱生近昵，譬之社鼠；【◎《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讬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考其昏明，所积以然，故圣贤谆谆以为至虑。舜戒禹曰‘邻哉邻哉’，言慎所近也，【◎《书·益稷篇》：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孔传》云：邻，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须而成。】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书·洛诰篇》：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传》云：少子慎其朋党，少子慎其朋党，戒其自今以往。】《诗》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书·吕刑篇》之辞。“诗云”当作“书云”，《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诏引此，亦作“书云”。】可自今以后，御幸式乾殿

【◎胡三省曰：参考魏晋所记，式乾殿当在皇后宫。坤为母，乾为父，言皇后为天下母，以乾为式，从夫之义也。】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李安溪曰：晏之言，自可传缅。惟曹爽、何、邓之狱，盖亦懿、昭势成之后，录其瑕，甚其罪，当日是非之实，未必尔也。◎何焯曰：史家于平叔等既附见《曹爽传》，不能为之平反，特录此奏于纪，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尽没其实于异同之口耳。◎姚范曰：诸纪不载奏谏，而此录之者，盖何晏、孔乂所论，与后少主之废以耽淫游晏相发，故晋臣著魏事者录之，而陈氏仍其故，岂为平叔辈申其惋抑乎！果尔，则孔乂又何以云也？其切著明直，何如《明纪》注中诸疏！大凡承祚之书，能芟薙繁芿，检核事实而已。李、何诸君以《春秋》五体求之，亦已过矣。◎蒋超伯《南滣楛语》卷六曰：观晏此奏，蔼然儒者之风，《鲁论》一书，晏功犹钜，非丁谧、邓飏一流可比。王坦之《废庄论》以荀卿、扬雄、何晏为三贤，非过誉也。范武子乃以晏与王弼罪深桀纣，【武子，范宁之字。】过矣。陈寿于魏末事多为典午回护，毫无直笔；《魏末传》、《魏略》等书亦多失实，甚至谓晏“好服妇人之服”，冤哉！◎弼按：李、何二说，极为平情之论。观《王肃传》曹爽戒何晏等之语，未尝不自警惕，适遇仲达巨奸，狼顾猜忍，而膏梁子弟非其匹敌，又骄奢无度，犊昏庸，遂为所诛夷耳。】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奏曰：【◎散骑常侍，见《文纪》延康元年。◎《续百官志》：谏议大夫，六百石。◎《齐职仪》曰：汉武帝始置谏议大夫，皆名儒宿德为之。光武增“议”字，为谏议大夫，置三十人。◎孔乂，各本均作“孔晏乂”。

◎官本《考证》曰：孔乂，字元儁，见后《仓慈传》注中，下文“晏、乂咸因阙以进规谏”，谓何晏及乂也。此“晏”字疑衍。◎何焯、杭世骏、钱大昭、潘眉、梁章钜诸家说同。】“礼，天子之宫，有斲砻之制，【◎《国语》：赵文子为室，斲其椽而砻之。张老夕焉而见之，不告而归。文子闻之，驾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对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砻之，加密石焉。诸侯砻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备其物，义也；从其等，礼也。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吾惧不免，何敢以告。”】无朱丹之饰，宜循礼复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当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审赏罚以使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晏、乂咸因阙以进规谏。【◎《晋书·宣帝纪》：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点禁兵，多树亲党，

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胡三省曰：据后魏起永宁寺于铜驼街西意，即前魏永宁宫故处也。又据陈寿《志》，太后称永宁宫，非徙也。意者，晋诸臣欲增曹爽之恶，以“迁”字加之耳。《晋书·五行志》云“爽迁太后于永宁宫”，盖亦承晋诸臣所记也。】

九年春二月，卫将军中书令孙资，癸巳，【“癸巳”二字，疑在“二月”之下。【◎吴金华曰：卢氏疑“癸巳”二字当在“二月”之下，则孙资、刘放为同日逊位矣，推绎事情，似未必然。本志《刘放传》注引《资别传》曰“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固称疾。九年二月，赐诏养疾于第”，似此，孙资独自称疾求退而诏书许之，当在刘放“癸巳”日逊位之前。稽之古历，正始九年二月朔为“甲子”，晦为“癸巳”。“九年春二月”之下当有干支二字，当于“甲子”以后、“甲辰”以前之二十九日中求之。】】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胡三省曰：鸡栖树之言固中，而三马食一槽矣。】四月，以司空高柔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固辞不受。【◎魏之三公，多以老病充数，就位数月，旋即死亡。故徐邈有“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之言也。卢钦称邈志高行洁，诚无愧矣。◎沈家本曰：“固”字上当有“邈”字。】秋九月，以车骑将军王淩为司空。冬十月，大风发屋折树。【◎杭世骏曰：○《魏略》云：正始元年，商风大起数十日，发屋拔树，动太极东阁。正会大风，又甚倾楹。案，曹爽将诛之征。◎侯康曰：正始九年事，《艺文类聚》及《御览》引《魏略》作“元年”，当是传写之讹。◎赵一清曰：○宋、晋五行志：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数十日，发屋折树，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动太极东阁。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树木，昏尘蔽天，此大臣执政之忧也。后踰旬，而曹爽等诛灭。○一清按：正月朔是壬辰，则十二月晦当作“辛卯”矣。】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车驾谒高平陵。【◎《宋书·礼志二》云：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弼按：仲达深谋远虑，或亦有鉴于齐王谒陵，闭之城外，为人所乘者乎？◎梁章钜曰：齐王在位九年，而谒陵止此一举，故郑重书之。◎弼按：此为族灭曹爽之机，司马氏潜移政柄之关键，皆因此而起，不专为谒陵典礼而大书特书也。】【◎孙盛《魏世谱》曰：【◎沈家本曰：孙盛《魏世谱》，《隋唐志》不著录。此纪所引三条，嘉平元年一条引作“《魏世籍》”，“籍”字为“谱”字之讹；余二条，不称“孙盛”，省文也。

《文选》注引之，首见《魏都赋》，又见陆机《答贾谧诗》，不及此纪所引之详。《御览·皇王部》亦引《魏世谱》，皆不著撰人。】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水经·伊水注》：伊水迳大石岭南，《开山图》所谓大石山也。山在洛阳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三：大石山，一名万安山，在洛阳西南四十五里。魏武乐府《城南篇》云“南上大石山”，即此山也。】】太傅司马宣王奏免大将军曹爽、爽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黄门张当付廷尉，考实其辞，爽与谋不轨。又尚书丁谧、邓飏、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皆与爽通奸谋，夷三族。语在《爽传》。【◎《晋书·宣帝纪》：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安得复长远？”

◎何焯曰：莽之杀贤，懿之族爽，皆稔知其中外殚微，猝起乘之。◎弼按：懿责爽兄弟典兵，然是时司马师为中护军，深谋密策，阴养死士三千，一朝而集，将兵屯司马门，懿列阵阙下，据武库，屯兵洛水浮桥，将何辞以说耶？】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马宣王为丞相，固让乃止。【◎《晋书·宣帝纪》：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奏事不名。固让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固让九锡。◎弼按：此与建安时，以曹操为丞相加九锡，情事相同，所谓美恶不嫌同调也。阿瞒亦悔其作俑乎？】【◎孔衍《汉魏春秋》曰：诏使太常王肃册命

太傅为丞相，增邑万户，【《晋书》作“二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

《汉书·宣帝纪》：地节二年，大司马大将军光薨，诏书不称名。◎师古曰：尊之，故不名。】太傅上书辞让曰：“臣亲受顾命，忧深责重，凭赖天威，摧弊奸凶，赎罪为幸，功不足论。又三公之官，圣王所制，著之典礼。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汉氏因之，无复变改。【◎丞相，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今三公之官皆备，横复宠臣，违越先典，革圣明之经，袭秦汉之路，虽在异人，臣所宜正，况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书十余上，诏乃许之，复加九锡之礼。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汉氏崇重，故加九锡，此乃历代异事，非后代之君臣所得议也。”又辞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蒋济薨。【◎《济传》注引《世语》曰：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为太尉。【◎《淩传》：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淩为太尉，假节钺。◎《通鉴》：即拜王淩为太尉。◎胡三省曰：即拜者，就寿春拜为太尉。】庚子，以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礼为曹爽所劾，爽诛后，入为司隶校尉，迁司空。】

二年【◎《晋书·宣帝纪》：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肜**]**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请，毎有大事，天子亲幸第以谘访焉。】夏五月，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淮传》：嘉平元年，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二年，诏曰：“淮在关右三十余年，功绩显著，今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冬十月，以特进孙资为骠骑将军。十一月，司空孙礼薨。十二月甲辰，东海王霖薨。【《霖传》作“嘉平元年薨”。此书月日，当为《霖传》之误。】乙未，征南将军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皆引还。◎《朱绩传》：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纪南去城三十里，〖纪南，在今江陵县西北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诸葛融不进，绩后失利。◎本志《王昶传》：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贼大将施绩〖朱绩本姓施氏。〗夜遁入江陵。◎胡三省曰：吴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为桥以渡水。◎弼按：《纪》云“王昶渡江”，指渡汉水言，非渡大江也。吴荆州南郡、江陵在江北，可证。】

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州泰，各本皆作“陈泰”，误。◎官本《考证》卢明楷曰：陈泰，正始中为并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为雍州刺史，未尝典新城，何有与王基同破吴之事？或作“州泰”。《邓艾传》中“州泰”注云“宣王擢为新城太守”，是其人与？◎陈景云曰：玄伯本传具载前后历官，未尝典郡。嘉平中，方代郭淮为雍州刺史，安得与基同建破吴之功乎？◎弼按：《王昶传》云“遣新城太守州泰”，《晋书·景帝纪》云“嘉平四年，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是“陈泰”为“州泰”之误无疑。】降者数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县以居降附。【◎宋本、冯本、监本“置”作“致”。◎赵一清曰：当作“置”。南郡夷陵，本汉旧县，魏武平荆州，置临江郡于此；赤壁败归，地入于蜀，先主改曰宜都。章武元年，猇亭之役，地又为吴陆逊所取。今此所置，盖与吴对境，而各立名耳。◎弼按：《王基传》“基为荆州刺史，随征南王昶击吴，纳降数千口，移其降民置夷陵县”，即此。此魏之夷陵也。至吴之夷陵，详见《文纪》黄初三年。魏夷陵，详见《王基传》。】三月，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

【◎《晋书·安平献王孚传》：孚，字叔达，宣帝次弟也。初为魏陈思王植文学掾，迁太子

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号哭。孚曰：“天下恃殿下为命，柰何效匹夫之孝乎？”群臣号哭，无复行列。孚曰：“今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魏明帝选度支尚书，问左右： “孚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迁尚书令。及宣帝诛曹爽，孚与景帝屯司马门，以功进爵长社县侯，迁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胡三省曰：以破吴兵进位也。◎钱大昭曰：征南将军特书除授，唯见于此；而前此之夏侯尚何以不书？】壬辰，大赦。丙午，闻太尉王淩谋废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马宣王东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杀。六月，彪赐死。【◎事见《淩传》。◎《晋书·宣帝纪》：以淩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淩乎曰：“贾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至项，仰酖而死。收其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天子遣侍中韦诞持节劳军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鸿胪太仆虞嶷持节策命帝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前后食邑五万户，侯者十九人。固让相国、郡公，不受。◎《琅琊王伷传》：伷为宁朔将军，监守邺城。◎《石苞传》：魏世王侯，多居邺下。◎弼按：王淩之狱，为千古疑案，已于《淩传》中论之。谓彦云以幼主制于强臣，曹爽横被诛戮，欲清君侧，则有之；谓其勾结朱虎，恐出入于事后周内，藉此为翦除魏氏宗室之计。不然，魏诸王公何罪，奚必悉录置邺下乎？】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马孚为太尉。戊寅，太傅司马宣王薨，【◎《晋书·宣帝纪》：六月，帝寝疾，梦贾逵、王淩为祟，甚恶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师，时年七十三。九月庚申，葬于河阴，谥曰文贞，后改谥文宣。◎唐太宗曰：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也。◎胡三省曰：史以懿死为王淩之祟，信乎？倘其果能然，固忠勇之鬼也。《通鉴》不语怪，今著之，以示为人臣者。◎潘眉曰：“戊寅”上当有“八月”，此阙文。

◎梁玉绳曰：司马懿谥宣文，《晋书·文帝纪》可据，《礼志》亦同，而《宣帝纪》云“谥文贞，后改文宣”，恐误。◎钱大昕曰：○《晋书·礼志》：魏朝初谥宣帝为文侯，景帝为武侯。文王表不宜与二祖同，于是改谥宣文、忠武。然则初谥文，无“贞”字也，《礼志》及《文帝纪》并称“舞阳宣文侯”，《宣帝纪》作“文宣”者，转写之误。◎弼按：本志《陈留王纪》 “咸熙元年五月癸未，追命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可为谥“宣文”之证。《晋书·宣帝纪》误也。】以卫将军司马景王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晋书·宣帝纪》云：景帝讳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宣帝薨，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抚军大将军辅政。◎胡三省曰：魏晋之制，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位皆从公；至录尚书事，则专制朝政矣。】乙未，葬怀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骠骑将军孙资薨。十一月，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或曰：千古谄谀，自能随时撰成典章，可为太息。】十二月，以光禄勋郑冲为司空。【◎《续百官志》：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卫宫殿门户。◎《晋书·冲传》：字文和，荥阳开封人。魏文帝为太子，命为文学。大将军曹爽引为从事中郎，转散骑常侍、光禄勋。嘉平三年，拜司空。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与侍中郑小同俱被赏赐，俄转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寿光侯。魏帝告禅，使冲奉策。武帝践阼，拜太傅，进爵为公。◎王鸣盛曰：《论语集解》正始中所上序称“光禄大夫臣郑冲”，本传但云“光禄勋”，不言“光禄大夫”，史文略也。】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抚军大将军司马景王为大将军。【◎《晋书·职官志》：大将军，古官也。汉东京不常置，为之者皆擅朝权。至景帝为大将军，亦受非常之任。◎《宋书·百官志》：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晋宣帝自大将军为太尉，然则大将军在三司下矣。其后又在三司上。晋景帝为大将军，而景帝叔父孚为太尉，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后还复旧。】

二月，立皇后张氏，【◎《通鉴》：后，故凉州刺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召缉拜光禄大夫。◎胡三省曰：为司马师杀缉张本。】大赦。夏五月，鱼二，见于武库屋上。【◎《宋书·五行志四》云：此鱼孽也。王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后果有东关之败。干宝又以为高贵乡公兵祸之应，二说皆与班固旨同。】

【◎《汉晋春秋》曰：初，孙权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后征淮南，坏不复修。【◎巢湖，见《武纪》建安二十二年、《明纪》青龙二年。◎《吴志·诸葛恪传》：初，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筑东兴堤遏湖水。后征淮南，败以内船，坏不复修。◎胡三省曰：谓正始二年芍陂之败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师，而反为湖内之船所败，故废不置。】是岁诸葛恪率军【宋本“率”作“帅”。】更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诸葛恪传》：恪以建兴元年〖◎按：即嘉平四年。〗十月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通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

◎胡三省曰：今栅江口有两山，濡须山在和州界，谓之东关；七宝山在无为军界，谓之西关。两山对峙，中为石梁，凿石通水。《唐志》，庐州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侠，读曰“夹”，古者“侠”、“夹”二字通。◎又曰：东关即濡须口，亦谓之栅江口，有东、西关。东关之南岸，吴筑城；西关之北岸，魏置栅。后诸葛恪于东关筑大堤以遏巢湖，谓之东兴堤，即其地也。〖见《通鉴·魏纪·太和二年》。〗◎《魏书·任城王澄传》：梁频断东关，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余里，东关合江之际，广不过数十步。◎《水经·沔水注》：湖水又东迳右塘穴北，为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城，故东关城也。昔诸葛恪作东兴堤以遏巢湖，傍山筑城。塘即东兴堤，城亦关城也。◎《通鉴地理通释》：东关东南有石渠，凿山通水，是名关口。相传云夏禹所凿，一号东兴。今其地高峻险狭，实守阨之所。◎《一统志》：东关，在今安徽和州含山县西南七十里，濡须坞之北，与庐州府巢县接界。其地峻险，周围皆山，三国时为戍守重地。◎濡须口、濡须坞，见《武纪》建安十八年。】诸葛诞言于司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吴金华曰：语出《孙子兵法·实虚》。】此之谓也。今因其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昶字文舒。毌丘俭字仲恭。】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景王从之。】冬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征吴。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

【◎此所谓东关之役也。◎本志《诸葛诞传》：诸葛恪兴东关，遣诞督诸军讨之，与战，不利，还。◎《毌丘俭传》：诸葛诞战于东关，不利。◎《吴志·诸葛恪传》：魏以吴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围攻两坞，图坏堤遏。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救。◎《水经·沔水注》：魏遣司马昭督镇东诸葛诞，率众攻东关三城，将毁堤遏，诸军作浮梁，陈于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军丁奉等登塘鼓噪奋击，朱异等以水军攻浮梁。魏征东胡遵军士争渡，梁坏，投水而死者数千。塘即东兴堤，城亦关城也。◎案：是役诸葛诞实督诸军，而纪文不书诞者，或以诞为镇东，在征东胡遵之下耶？】【◎《汉晋春秋》曰：毌丘俭、王昶闻东军败，【◎《通鉴》：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十万攻东兴。◎胡三省曰：时三道击吴，东关最在东，故曰东军。】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诸葛诞字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

【◎三道进兵，本用公休之策，所谓“不听公休”者，或别有兵略也。◎严衍《通鉴补存疑》云：伐吴之议，倡自诸葛诞，而谏止之者惟傅嘏耳。嘏字兰石，则“公休”当作“兰石”，不然“不听公休”当作“误听公休”，两者必有一误。◎姚范曰：前云攻两城从诸葛之言，此又云“我不听公休”，未详其事。】诸将何罪？”悉原之。时司马文王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晋书·文帝纪》：文帝讳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为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进号都督，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坐失侯。◎《宋书·百官志》：晋世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本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曰：司马文王为安东，王仪为司马。关东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

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耶？”遂杀之。】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胡，各本皆作“恪”，误。◎官本《考证》陈浩曰：东关之败，与并州无涉，注中所引，明是二事。宋本作“并力讨胡”，则“恪”字为“胡”字之讹。◎弼按：《通鉴》作“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

《通鉴》“郡”下有“胡”字。◎胡三省曰：雍州在并州西南，而雁门、新兴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相去远。汉末，曹公集塞下荒地为新兴郡。◎《郡国志》：并州雁门郡治阴馆。

◎王先谦曰：汉末郡荒废，三国魏移郡南度句注，见《寰宇记》；治广武，见《魏志·牵招传》。◎《一统志》：阴馆故城，今山西代州西北四十里。广武故城，今代州西十五里。新兴郡，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陈泰字玄伯。

《通鉴》作“非陈雍州之责”。】于是魏人愧悦，【◎胡三省曰：司马师承父懿之后，大臣未附，引咎责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权耳。盗亦有道，况盗国乎！】人思其报。◎习凿齿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胡三省曰：二败，谓东关师败及并州胡反也。】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丧，息浪反。】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合肥新城，见《明纪》青龙二年，又见《满宠传》。】诏太尉司马孚拒之。【◎《晋书·孚传》：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十二万防禁之。孚次寿春，遣毌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人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吴志·诸葛恪传》：恪有轻敌之心，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意欲曜威淮南，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不拔，士卒疲劳，病者大半，死伤涂地，魏进救兵，恪引军而去。】

【◎《汉晋春秋》曰：是时姜维亦出围狄道。【狄道，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司马景王问虞松曰：【虞松，事见《钟会传》注引《世语》，又见《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注。】“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胡三省曰：谓吴攻淮南，蜀攻陇西也。狄道县属陇西郡。】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昌邑，山阳郡治，见《武纪》初平元年。◎《汉书·周勃传》：景帝三年，吴楚反。亚夫至，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吴、楚既饿，乃引而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王濞。凡相守攻三月，而吴、楚破平。】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胡三省曰：致者，犹古所谓致师也。】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

【县，读曰“悬”。】投食我麦，【◎胡三省曰：谓维军后无转饷，投兵魏地，拟其麦以为食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姜维闻淮进兵，军食少，乃退屯陇西界。【◎《蜀志·姜维传》：延熙十六年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围南安。魏雍州刺史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胡三省曰：果如虞松所料。】】秋七月，恪退还。【◎是时，张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产，涿郡人。【◎《郡国志》：幽州涿郡治涿。◎《一统志》：涿县故城，今顺天府涿州治。】先时领牙门，【◎《通鉴》：扬州牙门将涿郡张特守新城。◎洪饴孙曰：牙门将军，或称牙门将，无员，第五品，黄初中置。《诸葛诞传》“诞被征请，诸牙门置酒饮宴”，是牙门将军所置甚多，无定员也。】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毌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

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胡三省曰：言虽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通鉴》无“名”字。】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而与之。【各本“而”均作“以”，《通鉴》无“而”字。】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吴金华曰：《通鉴》“夜”前有“投”字。投夜，犹言趁夜。】补其缺为二重。【重，直龙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杂号将军，见《明纪》太和二年。】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晋书·地理志》：豫州安丰郡，魏置，统县五，治安风。◎《一统志》：安风废县，在今安徽颍州府霍丘县西南二十里。汉置县，属六安国，后汉属庐江郡。晋初为安丰郡治，安帝时，与郡俱废。◎《方舆纪要》卷二十一云：三国魏置安丰郡，治安风县。正元二年，毌丘俭举兵寿春，进屯项。司马师遣豫州刺史诸葛诞自安风向寿春是也，后省。◎杜佑曰：霍丘城北有安风津，曹魏安风都尉理。毌丘俭败走安风津见杀处也。或讹“风”为“丰”。◎弼按：《宋书·州郡志》云“安丰太守，治安丰，魏文帝分庐江置”，又于“寻阳太守安丰县”云“晋武帝立为安丰郡”前后两岐。又云“安丰县，前汉无”，不知班《志》实有此县。此盖沈约之误，不足置辨。安丰郡，又互见《王基传》、

《毌丘俭传》。】】

八月，诏曰：“故中郎西平郭脩，【◎《通鉴》作“中郎将郭偱”。◎《续百官志》：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无员。◎西平郡，详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水经·河水注》：湟水又东，迳西平城北。魏黄初中，立西平郡，凭倚故亭，增筑南、西、北三城，以为郡治。◎洪亮吉曰：西平郡，汉末分金城置。《通典》、《元和志》、《寰宇记》，建安中，立西平郡，魏晋因之。◎谢鍾英曰：《水经注》谓黄初中立，《晋志·序列》谓魏武所置，皆非也。《通鉴》 “郭修”作“郭偱”。◎胡三省曰：○偏考字书无“偱”字，又考《三国志·三少帝纪》、《蜀志·张嶷传》均作“郭脩”，裴注亦云“脩字孝先”，《费祎传》、《后主传》均作“郭循”。今

《三国志》旧本凡书“循”者，多从“偱”。余谓此“偱”，即“修”字之误也。后人以“偱”字无所出，又改“亻”为“彳”，遂为“循”字耳。○盘洲洪氏曰：【盘洲，洪适之号。】自东汉以来，凡“盾”字皆作“偱”字。○又曰：汉隶“循”、“脩”颇相近，隶法“ ”、 “ ”只争一画。◎潘眉曰：“脩”、“循”字形相近，故易误。如《后汉书·袁绍传》“吴循”，《魏书》作“吴脩”；《吴书·孙晧传》“滕循”，《禅国山碑》亦作“滕循”，王隐《交广记》及《晋书》皆作“滕脩”。凡此之比，不可枚举。】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钞脩郡，【◎《后主传》：延熙十三年，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郡国志》：益州广汉郡葭萌。◎《晋书·地理志》：刘备据蜀，分广汉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县，改葭萌曰汉寿，又立汉德县以为梓潼郡。太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改汉寿为晋寿。◎《华阳国志》：梓潼郡，本广汉属县，建安二十二年，分广汉置梓潼郡。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汉寿”。◎

《一统志》；晋寿故城，在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南。◎李兆洛曰：在今保宁府广元县东南五十里。◎葭萌，见《蜀志·刘璋传》。】请会众宾，脩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费祎传》：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勇过聂政，【◎《史记·刺客列传》：聂政独行，仗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功逾介子，【◎《汉书·傅介子传》：诏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之北阙，以直报怨。】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所以奖劝将来。其追封脩为长

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续百官志》：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掌御乘舆车。】赐银千鉼，【◎潘眉曰：○“鉼”字不误，一本作“饼”者，非。《陈矫传》注引《世语》“以金五鉼授之”，亦作“鉼”。○《尔雅·释器》：鉼金，谓之钣。○司马温公《类篇》：鉼，金鉼。○《法苑珠林》：树神以金一鉼赐之。○《音释》：鉼，金钣也。

* 《墨庄漫录》：韩滉与担夫白金一版。○按：“版”与“钣”同。“一版”犹言“一钣”，即 “一鉼”也。正作“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脩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脩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祎焉。脩臣松之以为：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诏所称聂政、介子是也。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其狂也且，【◎《诗·齐风·东方未明篇》：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毛传》云：柳，柔脃之木。樊，藩也。圃，菜园也。折柳以为藩园，无益于禁也。】此之谓也。】

自帝即位至于是岁，【凡十四年。】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不可胜纪。【◎赵一清曰：○《晋书·荀勖传》：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水经·河水注》：柏谷水出弘农县南石堤山，山下有石堤祠。铭云：魏甘露四年，散骑常侍、征南将军、豫州刺史、领弘农太守、南平公之所建也。○魏时弘农属司隶，不属豫州，岂所谓“置省，复还”者邪？石铭如是，足以相证。】

六年春二月己丑，镇东将军毌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语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骂曰：‘死狗，此何言也！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求苟活，逐汝去也。【各本皆作“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他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或以语恪，恪遣马骑寻围迹索，得像还。四五人旳头面缚，【◎旳，宋本作“的”，或疑作“拘”。◎潘眉曰：似当为“靮”，言羁靮其头。【吴金华以“的”、“靮”通，说详彼。】】将绕城表，敕语像，使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毛本“如”作“知”，误。】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闻知。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诏曰：“夫显爵所以褒元功，重赏所以宠烈士。整、像召募通使，

【◎吴金华曰：召募，《御览·六百三十三》作“占募”，宜据正。自愿应募者曰占。◎吴氏又细论“召”、“占”二字易致误之由，说详彼。】越蹈重围，冒突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临难不顾，毕志传命。昔解杨执楚，有陨无贰，【◎《左传·宣公十五年》：宋人告急于晋，晋使解杨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对曰：“受命以出，有死无霣，又可赂乎？”楚子舍之以归。】齐路中大夫以死成命，【◎《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张晏曰：路中大夫，姓路，为中大夫。三国，胶西、菑川、济南也。◎《索隐》云：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顾氏按《路氏谱》，中大夫名卭也。】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事详《夏侯玄传》。前已诛夷曹爽，禁锢魏之宗室，此则魏之亲旧肺腑亦不能容。太初已早见及此，而不与其从叔仲权同赴蜀，可谓视死如归矣。◎又案：是狱在嘉平六年二月，亦见《玄传》。《晋书·景帝纪》书“正月”，误。】辛亥，大赦。三月，废皇后张氏。【◎《晋书·景帝纪》：三月，乃讽天子废皇后张氏，因下诏曰：“奸臣李丰等靖谮庸回，阴构凶慝。大将军纠虔天刑，致之诛辟。周勃之克吕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过之。其增邑九千户，并前四万。”帝让不受。◎胡三省曰：曹操杀汉后伏氏，而司马师杀魏后张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弼按：废与杀异，不能谓废即杀也。胡注“杀魏后张氏”，“杀”字疑误。】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车都尉王夔为广明乡侯、光禄大夫，位特进，【◎《续百官志》：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无员，掌御乘舆车。◎《晋书·职官志》：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妻田氏为宣阳乡君。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晋书·景帝纪》：天子以玄、辑之诛，深不自安。而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魏永宁太后。】【◎《世语》及《魏氏春秋》并云：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帝于平乐观以临军过。【◎范《书·灵帝纪》：中平五年，耀兵于平乐观。◎章怀注：平乐观在洛阳城西。◎薛综《东京赋注》：平乐，观名也，为土场于上以作乐，使远观之，谓之平乐观，在城西也。】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杀之，勒其众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顾炎武曰：鸭者，劝帝押诏书耳。时以亲署为押，南北朝谓之书敕。】帝惧不敢发。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谋废帝。【◎胡三省曰：平乐观在洛阳城西，昭已过军，复引入城，帝事去矣。】◎臣松之案《夏侯玄传》及《魏略》，许允此年春与李丰事相连。丰既诛，即出允为镇北将军，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追杀之。允此秋不得故为领军而建此谋。【裴说是。齐王此举，为何等重大之事，许允既不与谋，岂有左右二三小臣能建此议者？果有此举，师、昭等岂不大肆杀戮？当时矫太后之令，及师、昭等之上言，焉有不叙述之理，如《高贵乡公纪》所载者？且《晋书》景、文两纪亦无一字及此，有以知《世语》及《魏氏春秋》所云为不足据，宜承祚之不采录也。】】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潘眉曰：○沈漫，《晋书·景帝纪》作“沈嫚”，当从“女”旁。○《贾子·道术》云：接遇肃正谓之敬，反敬为嫚。◎胡玉缙曰：○“沈漫女德”与上“耽淫内宠”并列，犹言沈溺女色耳。《晋书》“漫”作“嫚”，乃叚字。○《方言》卷十三郭注：漫、淹，皆谓水潦漫涝坏物也。○《史记·晋世家》：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齐女告重耳语。〗○可证其义。潘说泥“德”字，谓当从女旁，失之。】日延倡优，【◎《晋书·景帝纪》“延”作“近”。◎弼按：注引《魏书》云“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以作“延”为是。】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柔时为司徒，故曰“兼”。】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郑注云：元，头也。武，迹也。◎《正义》云：牛若肥则脚大，脚大则迹痕大，故曰一元大武也。】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姚范曰：承祚书魏末事，皆仍旧载，盖以亡国之俘，羁事新朝，不敢自遂，故有愧于直笔也。◎何焯曰：芳临御数载，非若昌邑始征，若果君德有阙，播恶于众，师何难执以为辞？今称太后之令，发床第之私，有以知其为诬矣。◎梁章钜曰：齐王临御之初，即罢宫室工作，免官奴婢六十以上为良人，出内府金银销冶以供军用；二年通《论语》，五年通《尚书》，七年通《礼记》，三祀孔子，以颜子配；良法美政，史不绝书。今矫太后之令，有以知其非事实矣。◎赵翼曰：据《魏略》，司马师遣郭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乃《魏纪》反载此令，其诬

亦太甚矣。◎弼按：禅让之诏、劝进之章，皆伪也。存其伪，使后世得以烛其奸，乃为良史。诸家议承祚之载此令，过矣。】【◎《魏书》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会议，【◎胡三省曰：矫太后令，以召群臣。】群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

【《晋书·景帝纪》“济”作“清”。】二代行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诸君所以望师者重，师安所避之？”于是乃与群臣共为奏永宁宫曰：【◎《明元郭后传》：齐王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守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孚、【司马孚也，见前嘉平三年注。】大将军武阳侯臣师、【◎潘眉曰：〖下文省作“潘曰”。〗司马师也。《景帝纪》 “初封长平乡侯，嘉平四年，迁大将军”，不载进封武阳侯，当据此奏补之。是年三月，增邑九千户，并前四万户，则已有三万一千户，其非乡侯可知。◎弼按：“武阳”当作“舞阳”。司马懿封舞阳侯，师袭爵。本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五月癸未，追命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舞阳忠武侯为晋景王”，《通鉴》亦书“舞阳忠武侯司马师卒于许昌”，以作“舞阳”为是。潘说误。】司徒万岁亭侯臣柔、【◎潘曰：高柔也。本传初封延寿亭侯，后太傅诛曹爽，以功进封万岁乡侯。由亭侯进封，当为乡侯，此作“亭侯”者，误。】司空文阳亭侯臣冲、

【◎潘曰：郑冲也。《晋书》本传不言封文阳亭侯，当以此奏补之。】行征西安东将军新城侯臣昭、【◎潘曰：司马昭也。《文帝纪》“景初二年，封新城乡侯，转安东将军，东关之败，坐失侯。后行征西将军，降北虏，以功复封新城乡侯”，至高贵乡公立，始进封高都侯，奏永宁宫时实乡侯，非邑侯也。此脱“乡”字。于书例当云“安东将军行征西将军新城乡侯”。

◎弼按：潘说“新城侯”脱“乡”字，是。惟书例实不误，应以“行征西”在前，本官在后，

《上尊号碑》可证。其例甚多，上文司马孚太尉本官，亦在下也。】光禄大夫关内侯臣邕、

【◎潘曰：孙邕也。管宁、鲍勋等传中屡见。《论语集解·序》有“光禄大夫关内侯臣孙邕”，后由关内侯进封建德亭侯，见《任城太守孙夫人碑》。】太常臣晏、【◎钱大昕曰：〖下文省作 “钱曰”。〗：○《晋书·任恺传》：父昊，魏太常。○“晏”、“昊”字形相似，疑即其人。】卫尉昌邑侯臣伟、【◎潘曰：○满伟也。○《满宠传》：宠封昌邑侯，子伟嗣，官至卫尉。】太仆臣嶷、【◎潘曰：庾嶷也。《晋书·宣帝纪》“齐王嘉平三年，天子使兼大鸿胪太仆庾嶷持节，命帝为相国”，《魏志·张臶传》亦载“太仆庾嶷”。】廷尉定陵侯臣繁、【◎陈景云：繁，当作“毓”，此钟毓也，本传可考。◎潘曰：钟繇封定陵侯，子毓嗣。《毓传》云“为侍中廷尉”。】大鸿胪臣芝、【◎潘曰：○鲁芝也。○《晋书·良吏传》：芝以绥辑有方，迁大鸿胪。高贵乡公即位，赐爵关内侯。◎弼按：鲁芝，见《曹爽传》注引《世语》。】大司农臣祥、

【◎潘曰：○王祥也。○《晋书》本传：累迁大司农。】少府臣裦、【◎陈景云：裦，当作“袤”。袤时为少府，将作大匠浑之从子也，名见《浑传》注。其历官及迎立少帝事，并详晋史。◎潘曰：○郑袤也。下注云“少府裦”，字亦误。○《晋书》本传：拜侍中，迁少府，迎高贵乡公于元城。】永宁卫尉臣祯、【◎潘曰：何桢也。永宁，太后宫名。甘露二年，司马昭奉天子及皇太后征诸葛诞，假廷尉何桢节。按，“祯”字误，当从木旁。《张臶传》“宏农太守何桢”，注引《文士传》云“桢，字元幹”，“桢”、“幹”字相应，从木旁作“桢”是也。】永宁太仆臣闳、【◎钱曰：闳，未详其族姓。◎潘曰：此张阁也，“闳”字讹，《邴原传》“永宁太仆东郡张阁”，即此人。阁字子台，“台”、“阁”字相应，故知“闳”字误也。】大长秋臣模、

【◎钱曰：模，未详其族姓。◎潘曰：此疑是尹模。《晋书·何曾传》云“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朝野畏惮”，亦见《程晓传》。◎赵一清曰：○《宋书·百官志》：太后三卿，各一人。应氏《汉官》曰：“卫尉、少府，秦官。太仆，汉成帝置，皆随太后宫为号，位在正卿上，无太后乃阙。”魏改汉制，在九卿下。大长秋，皇后卿也，有后则置，无则省。】司隶校尉颍昌侯臣曾、【◎潘曰：○何曾也。○《晋书》本传：嘉平中为司隶校尉，正元中进封颍昌侯。○以此奏考之，则此时已封颍昌侯，《晋史》恐误。】河南尹兰陵侯臣肃、【◎潘曰：

* 王肃也。○本传：嗣父朗爵兰陵侯，为河南尹。◎赵一清曰：○《续百官志》：河南尹，

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秩中二千石。◎惠栋曰：○应劭《汉官仪》：河南尹所治，周地也。雒阳本成周，周之衰微，分为东、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汉，始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徙雒阳，故号为尹。尹，正也。《诗》曰：“赫赫师尹。”】城门校尉臣虑、【◎《续百官志》：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雒阳城门十二所。◎钱大昕《考异》“虑”作“宪”。◎潘曰：其人未详。◎钱仪吉曰：盖郗虑。◎弼按：建安十八年，郗虑已为御史大夫，不应此时尚作城门校尉，决非此人。】中护军永安亭侯臣望、【◎《晋书·职官志》：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潘曰：○司马望也。○《高贵乡公纪》注：中护军司马望。

* 《晋书》：司马望封永安亭侯，迁护军将军。】武卫将军安寿亭侯臣演、【◎武卫将军，见

《明纪》景初二年。◎潘曰：○曹演也。○《曹仁传》：仁弟纯，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领军将军。◎沈家本曰：钟繇弟演，文帝封为列侯，但不详侯名、官号，此当存疑。若曹演，则官、爵并与此不同，恐非。◎互见《曹仁传》。】中坚将军平原侯臣德、【◎赵一清曰：司马懿奏曹爽罪状云“破坏诸营，近据禁兵”**,**谓毁中坚、中垒二营，以属中领军也。今此复有二将军之号，盖复置。德，郭德，即为甄氏后者，袭公主爵，为平原侯，见《文昭甄皇后传》。◎洪饴孙曰：中坚将军，一人，第四品。】中垒将军昌武亭侯臣廙、【◎《续百官志》：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中兴省中垒，但置中候。◎洪饴孙曰：中垒将军，一人，第四品，掌宿卫兵。案，西汉有中垒校尉，营垒门内，又外掌西域。后汉省中垒，但置北门中候。魏置中垒将军，盖亦因此。《晋志》“中领军领五校、中垒、武卫三营”，则亦掌宿卫兵也，《晋书·宣纪》“正始六年，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即此。◎钱曰：荀彧孙霬与司马景王、文王亲善，官至中领军。此奏有中垒将军昌武亭侯廙，疑即霬也。◎潘曰：《夏侯玄传》注引《世语》云“散骑常侍荀廙”，《晋书·侯史光传》亦作“荀廙”。◎赵一清曰：司马朗封昌武亭侯，子遗嗣。“遗”、“廙”声相近。】屯骑校尉关内侯臣陔、【◎屯骑校尉，见《文纪》黄初六年。◎钱曰：陔，当是武陔。◎潘曰：《晋书·武陔传》“累迁司隶校尉”，“司隶”即“屯骑”之讹。◎弼按：武陔，事见《胡质传》注，又见《陈泰传》。】步兵校尉临晋侯臣建、【◎步兵校尉，见《文纪》黄初六年。

◎钱曰：建，当是郭建。◎潘曰：○《明元郭皇后传》：甄惪及建，皆封列侯，并掌宿卫。】射声校尉安阳乡侯臣温、【◎《续百官志》：射声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服虔曰：工射也。冥漠中闻声，则射中之，故以为名。◎温，即甄温，见《文昭甄皇后传注》引

《晋诸公赞》。◎赵一清曰：○《文昭甄皇后传》云：父逸，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千户追封，適孙像袭爵。像薨，子畅嗣，又封畅弟温、韡、艳为列侯。○裴注引《晋诸公赞》曰：咸熙初，封温本国侯，领射声校尉。○似此时畅既失爵，温附司马氏，故得还封本国，以支庶而夺大宗。○又《文德郭皇后传》云：后蚤丧兄弟，以从兄表继后父永后，封表安阳亭侯，进爵乡侯，又进爵观津侯。○甄氏本封始于安城，不应冒郭氏安阳之号，抑或表既进封观津，而以安阳乡封温乎？然云“本国侯”，则故是安城，而非安阳也。疑“阳”字是“城”字之误。◎沈家本曰：案《甄后传》，畅以嘉平三年薨，子绍嗣。是畅初未失侯，嘉平五年，绍尚在也。惟郭表以青龙三年进封观津侯，温封侯亦在是年。其为表改进封而更封温，事正相接，初非甄氏冒郭氏之号，“阳”字不误，赵说非。】越骑校尉睢阳侯臣初、【◎《续百官志》：越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晋灼云：取其才力超越也。◎臣昭曰：越人非善骑所出，晋灼为允。◎钱曰：初，未详其族姓。◎潘曰：疑是曹初，曹仁孙也。】长水校尉关内侯臣超、【◎长水校尉，见《文纪》黄初元年。◎钱曰：超，未详其族姓。◎潘曰：○疑是徐超。○《唐书·宰相世系表》：徐超，魏散骑常侍。】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赵一清曰：小同，郑小同。顗，荀顗。酆，赵酆，赵咨子。◎潘曰：侍中郑小同，见《高贵乡公纪》。侍中荀顗，见甘露元年注。〖◎弼按：顗，见《荀彧传》，又见《晋书》本传。〗赵酆，晋骠骑将军，封东平陵公，见《司马朗传》注。《晋书·景

帝纪》“嘉平四年，赵酆、张缉预朝议”，即此人也。】博平侯臣表、【◎赵一清曰：表，华歆子。◎潘曰：○《晋书》本传：累迁侍中。高贵乡公立，表惧祸作，称疾归下舍。○此“侍中臣表”，即华表，史不言封博平侯，略也。◎吴士鉴曰：嘉平六年，表为侍中，既已封侯，乃《晋书》本传于“迁尚书”之后云“封观阳伯”，疑有误。然司马瑰初封亭侯，改乡侯，又封固始子，是亭侯、乡侯尚在子爵之下，或表之“博平侯”亦为“乡侯”、“亭侯”，注引

《魏书》脱一字耳。】侍中中书监安阳亭侯臣诞、【◎潘曰：○韦诞也。〖钱、赵说同。〗○《刘劭传》注：韦诞，太和中补侍中。○《文章叙录》曰：稍迁侍中、中书监，以光禄大夫逊位。

◎弼按：诞，字仲将，见《荀彧传》注及《刘劭传》注。◎又按：张怀瓘《书断》云“诞，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是奏永宁宫时，诞已前卒，其云“年七十五”，亦与《文章叙录》所载相同，然则列名之诞是否为仲将，殊不能无疑也。】散骑常侍臣瑰、【◎钱曰：当是司马孚之子瑰。◎潘曰：○《晋书》：司马瑰，魏长乐亭侯。】臣仪、【◎钱曰：未详。◎潘曰：

* 《王脩传》：子忠，官至东莱太守、散骑常侍。○注引王隐《晋书》曰：脩一子，名仪。
* 据此，则脩惟一子，实名仪，官散骑常侍。《王裒传》亦云“祖脩，有名魏世。父仪，高亮雅直”，此奏有“散骑常侍臣仪”，爵同名同，其即是此人无疑。◎又按：王隐《晋书》言东关之败，仪欲归罪元帅，为文帝所杀，此失实之言。时司马氏方自引咎，何至一言，遽加杀戮？或是因衔恨，后借他故诛之。知者以为由论东关事忤指，故及此耳。奏永宁时，王仪犹存，足证《晋书》之诬。◎弼按：○《晋书·王裒传》：父仪，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文帝斩之。裒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三征七辟，皆不就。○本志《王脩传》注引《汉晋春秋》亦云“裒以父为文王所滥杀，终身不应征聘，未尝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晋也”。是王仪之死，实死于东关之役，为司马昭所滥杀。至司马师引过之言，乃一时牢笼人心之计；杀仪者昭，不能因师之引咎，遂谓昭之未滥杀也。昭耻于削爵，委罪王仪，引出就戮，岂能待至数年之后？潘氏所云不足据也。◎又按：《王脩传》官散骑常侍者为王忠，似不能臆断，谓忠即仪，潘氏所谓“爵同名同”，俱不足信。】关内侯臣芝、【◎赵一清曰：○此郭芝也。《明元郭皇后传》“从父芝，迁散骑常侍、长水校尉，封列侯”，芝与上“臣瑰、臣仪”皆官至散骑常侍，而芝自有封爵，故以关内侯别之。此人即司马师遣之白太后废帝者。
* 《魏略》云：芝先时，自以他功封侯。】尚书仆射光禄大夫高乐亭侯臣毓、【◎潘曰：○卢毓也。○本传：吏部尚书，封高乐亭侯，转仆射，加光禄大夫。】尚书关内侯臣观、【◎《毛本》“臣”作“陈”误。】臣嘏、【◎潘曰：○王观、傅嘏也。○《观传》：司马宣王诛曹爽，赐爵关内侯，复为尚书。○《嘏传》：迁尚书，嘉平末，赐爵关内侯。】长合乡侯臣亮、臣赞、臣骞、【◎潘曰：此袁亮、崔赞、陈骞也，并见《高贵乡公纪》。◎弼按：崔赞，又见《夏侯玄传》。陈骞，《晋书》有传，又见《陈矫传》。】中书令臣康、【◎潘曰：○孟康也。○《杜恕传》注：孟康，嘉平末从渤海太守征入为中书令。◎弼按：孟康，又见《汉书·序例》。

【《汉书·序例》，谓颜师古《汉书注·序例》。】】御史中丞臣钤、【◎钱曰：未详。◎潘曰：

* 石鉴也。“钤”字误。○《晋书》本传：仕魏，至御史中丞。】博士臣范、【◎钱曰：未详。】臣峻等【◎潘曰：○庾峻也。《高贵乡公纪》：尚书博士庾峻。○凡四十六人，钱氏未详者八人。今考出“永宁太仆臣闳”为张阁之讹，“散骑常侍臣仪”为王仪，“御史中丞臣钤”为石鉴之讹，至如尹模、曹初、徐超三人，官爵未有确证，不敢遽定。又“城门校尉臣虑”、“博士臣范”，则全无依据，姑阙之，以俟后之博古者。】稽首言：臣等闻天子者，所以济育群生，永安万国，三祖勋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又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帝于观上以为讌笑。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使保林李华、刘勋等与怀、信等戏，清商令令狐景呵华、勋曰：【◎赵一清曰：清商，殿名，盖主殿之官。《宋书·五行志》

“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事应在明悼毛皇后，则知殿为王后所居。◎洪饴孙曰：清商令，一人，六百石，第七品，所掌如掖庭令，魏所置，汉无此官。丞，一人，二百石，第九品。】‘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职，何以得尔？’华、勋数谗毁景。帝常喜以弹弹人，以此恚景，弹景不避首目。景语帝曰：‘先帝持门户急，今陛下日将妃后游戏无度，至乃共观倡优，裸袒为乱，不可令皇太后闻。景不爱死，为陛下计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与我事！’使人烧铁灼景，身体皆烂。甄后崩后，帝欲立王贵人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语景等：‘魏家前后立皇后，皆从所爱耳，太后必违我意，知我当往不也？’后卒待张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阳君丧，【◎钱大昕曰：太后母，杜氏也。《后妃传》作“郃阳”。

◎赵一清曰：据《明元郭后传》，当作“郃阳”。】帝日在后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清商丞庞熙谏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忧，水浆不入口，陛下当数往宽慰，不可但在此作乐。’帝言：‘我自尔，谁能奈我何？’皇太后还北宫，杀张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语景等： ‘太后横杀我所宠爱，此无复母子恩。’数往至故处啼哭，私使暴室厚殡棺，【◎《续百官志》：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汉官仪》曰：暴室在掖庭内，丞一人。◎师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织作染练之署，故谓之暴室，取暴晒为名耳。◎应劭曰：暴室，宫人狱也。今曰薄室。】不令太后知也。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后园竹间戏，或与从官携手共行。熙白：‘从官不宜与至尊相提挈。’帝怒，复以弹弹熙。日游后园，每有外文书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视。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讲学，不欲使行来，【◎吴金华曰：行来，犹言出行。“不欲使行来”五字当作一句读之，谓太后不欲使少帝外出游乐也。】帝径去；太后来问，辄诈令黄门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复止，【局本“止”作“上”，误。】更共谄媚。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浸盛。臣等忧惧倾覆天下，危坠社稷，虽杀身毙命，不足以塞责。今帝不可以承天绪，臣请依汉霍光故事，收帝玺绶。帝本以齐王践祚，宜归藩于齐。使司徒臣柔持节，与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庙。臣谨昧死以闻。”奏可。】是日迁居别宫，【迁于金镛城也。】年二十三。【齐王，景初三年年八岁，见《明纪》注；至是为二十三岁，《通鉴》胡注言“时年二十一”者，误也。】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制度皆如藩国之礼。【◎赵一清曰：○《水经·清水注》：重门城，昔齐王芳为司马师废之宫于此，即《魏志》所谓“送齐王于河内重门”者也。城在共县故城西北二十里。○《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城在河南辉县北二十里。◎潘眉曰：重门，地名。《晋书·景帝纪》云“舍河内之重门”，有“之”字。《御览·九十四》引《魏志》作“营齐王宫于河内之重门”。宋本有“之”字，今本脱。陈仁锡以“重门制度”四字为一句，盖不知是地名，而误以为宫室之制度也。】【◎《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胡三省曰：彭城王据，文帝子，此何等语？芝，太后之从父也，故使之入胁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胡三省曰：王莽篡汉，遣王舜求玺于元后，其辞气何至如此！】太后意折，【◎胡三省曰：折，屈也。】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胡三省曰：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谓当时侍御之在旁侧者。】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胡三省曰：王莽、司马师、萧鸾同是心也。国之奸贼，必有羽翼，有天下者，其戒之哉！】又遣使者授齐王印绶，当出就西宫。

【《通鉴》“当”作“使”。】帝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胡三省曰：王车，诸王所乘青盖车也。】始从太极殿南出，【◎《晋书·景帝纪》：王就乘舆副车，群臣从至西掖门。】群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王出后，景王又使使者请玺绶。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胡三省曰：之，往也。】且明皇帝当绝嗣乎？吾以为高贵乡公者，文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胡三省曰：太后谓明帝绝嗣，盖谓以据为后，则兄死弟及。又礼，兄弟不得相入庙也。文帝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

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侯，〖当作“亭侯”。〗公侯之庶子为亭伯。】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其详议之。”【◎胡三省曰：世嫡为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为小宗。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景王乃更召群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胡三省曰：定迎者，议始定而迎之也。】是时太常已发二日，待玺绶于温。【◎《郡国志》：司隶河内郡温。◎《一统志》：温县故城，今河南怀庆府温县西南三十里。】事定，又请玺绶。太后令曰： “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胡三省曰：太后欲立高贵乡公，必见其小时意气异于诸王子，故欲立之，岂知禄去帝室而终无益乎？】明日我自欲以玺绶手授之。”】

丁丑，令曰：“东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诸子，与国至亲，高贵乡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为明皇帝嗣。”【◎《魏书》曰：景王复与群臣共奏永宁宫曰：“臣等闻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为人后者，为之子也。东海定王子高贵乡公，文皇帝之孙，宜承正统，以嗣烈祖明皇帝后。率土有赖，万邦幸甚，臣请征公诣洛阳宫。”奏可。【◎《晋书·景帝纪》：与群臣议立彭城王据，太后欲立高贵乡公髦，固争不获，乃从太后令。◎所云与此奏相反。】使中护军望、兼太常河南尹肃持节，与少府裦、

【裦，当作“袤”，注见前。】尚书亮、侍中表等奉法驾，迎公于元城。【◎元城，见《文纪》黄初二年“阳平郡”注。◎胡三省曰：元城县，汉属魏郡，魏属阳平郡。时魏王公皆录置邺，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弼按：邺在洛阳之东北，元城又在邺之东，本欲迎之西来，又何必出之于元城？或由东海郯县西来，道经元城，法驾奉迎于此欤？◎又按：后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东武阳在元城之南，或当时往来通衢必由此欤？】◎《魏世谱》曰：【解见嘉平元年。】晋受禅，封齐王为邵陵县公。【邵陵，见《文纪》黄初六年。曹真封邵陵侯，真死，爽嗣，改封武安侯。】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谥曰厉公。【◎胡三省曰：《谥法》：“杀戮无辜曰厉，扈蒙曰暴，慢无亲曰厉。”帝以失权为司马氏所废，以其不终，加以恶谥。陈寿《志·三少帝纪》皆书本爵，《通鉴》书见废后之爵，惟高贵乡公书本爵，盖见弑之后不复有他号也。

◎赵一清曰：○《刀剑录》：齐王芳以正始六年铸一剑，常服之，无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后有禅代之事，兆始于此。寻为司马氏所废。○《晋隐逸传》：范粲，字承明，陈留外黄人，汉莱芜长丹之孙也，为太宰中郎。齐王芳被废，迁金镛城，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时景帝辅政，召群官会议，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时望，优容之。粲又称疾，阖门不出，因佯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孙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辄密谘焉。合者则色无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以太康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载，终于所寝之车。◎弼按：齐王芳被废，迁金镛城，史不载，据此可补。◎又按：○《吴志·孙奂传》：孙壹降魏，魏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杀壹及邢氏。○是时齐王犹在，乃不能庇其贵人，竟赐予降虏，司马氏之专恣真无忌惮矣！】】

## 高贵乡公髦

高贵乡公讳髦，字彦士，文帝孙，东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县高贵乡公。【郯县，见《武纪》初平四年“徐州牧”注。高贵乡，在今山东沂州府郯城县境。】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公。【时年十四。】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馆，【◎胡三省曰：○郦道元云：魏氏立玄武馆于芒垂，盖馆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八：玄武馆在北芒之尾，直故洛城北。◎亦见《辛毗传》。】群臣奏请舍前殿，【◎胡三省曰：玄武馆之前殿也。】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庚寅，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胡三省曰：

傧，必刃翻，赞导者也。仪不拜者，谓于仪不当答拜也。】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御览·百八十三·居处部》引《洛阳故宫名》有南止车门、东西止车门。

◎《玉海·百七十·宫室部》：后汉、两魏皆有止车门。】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胡三省曰：言唯天子可乘舆入止车门，吾方被征，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余观高贵乡公，盖小慧而知书，故能为此。若以为习于礼，则余以为犹鲁昭公也。】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胡三省曰：谓公之足与有为也，而卒死于权臣之手，呜呼！余观汉文帝入立之后，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陈平、朱虚、东牟虽有大功，其权去矣；夫然后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见邪！◎弼按：汉文帝即位之时，年已二十三矣，当时又无如司马氏之权臣，故能操纵自如。若高贵乡公，以十四岁小儿周旋中礼，已属难能，岂能以彼例此乎？◎又按：汉宣帝即位，年方十八，以久在民间，习知霍氏专恣。然当霍光稽首归政，犹谦让委任，迨光殁后，始亲政事。禹、云谋逆，咸服其辜，诚不愧为中兴令主。而曹魏则两世幼君，师死昭继，政柄潜移，由来久矣。高贵乡公若韬光养晦，或免于毒手，乃远慕少康，锋芒未敛，祸变及身，惜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或曰：此语之锋，锐于成济之剑，读之如被疾雷。◎弼按：魏明初立，群臣亦问刘晔“为何如”，似此，尚不足为司马师之罪。】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姚范曰：高贵乡公死于此语矣。】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晋书·景帝纪》：天子受玺惰，举趾高，帝闻而忧之。◎李慈铭曰：《国志·三少帝纪》称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迎立，其下备述公之辞让有礼。又云即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此明言高贵之为令主。而《景帝纪》则言帝本欲立彭城王据，太后不听，乃迎高贵。高贵受玺惰，举趾高，帝心忧之。其下又备载帝训高贵之言，浮词谵语，皆当时司马之党如王沈辈者丑诬妄造，其后孙盛、王隐、朱凤之流，传播秽言，以为信史；承祚身仕晋武之世，羁旅孤危，其时典午方隆，王沈诸党逆之徒咸据高位，其书盛行，乃悉归刊削，绝不顾忌，此所以为良史也。裴世期注徧搜异说，而于《高贵纪》中未有《晋书》所称一字，《彭城王据传》亦不注司马师本欲迎立之言，盖晋人多诬，世所共悉，而高贵贤明好学，见酷逆臣，亦古今所共痛。唐修《晋书》何嫌何疑，而舍承祚之直笔，拾王沈之奸唾，满纸丑言，自成秽史，许敬宗辈真犬彘也！】】诏曰：“昔三祖神武圣德，应天受祚。齐王嗣位，肆行非度，颠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纳宰辅之谋，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惧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训，恢中兴之弘业，战战兢兢，如临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辅，四方征镇宣力之佐，【◎潘眉曰：○

《宋书·百官志》：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谓之四征；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谓之四镇。鱼豢曰：“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魏制秩二千石，位次三公，四镇在四征之下。汉末有镇东、镇南、镇西，而无镇北，镇北魏置。】皆积德累功，忠勤帝室；庶凭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盖闻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润泽施四海，先之以慈爱，示之以好恶，然后教化行于上，兆民听于下。朕虽不德，昧于大道，思与宇内共臻兹路。《书》不云乎：‘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书·皋陶谟》之辞。】大赦，改元。【以上皆嘉平六年事，自是为正元元年。】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赵一清曰：○《汉书·百官公卿表》：尚方、御府属少府。○《续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御府令，一人，六百石，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二官各有所司，此言尚方、御府统为掌内府制造之事，非有分也。】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节分適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癸巳，假大将军司马景王黄钺，【◎潘眉曰：○魏朝惟曹真于黄初三年假节钺，曹爽于景初三年假

节钺。节钺者，节传、斧钺也。曹休为征东大将军，得假黄钺。凡节将有三，一使持节，一持节，一假节。○沈约云：使持节得杀二千石；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惟军事得杀犯军令者。至假黄钺，则可以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晋书·景帝纪》有以司马师“为相国，进号大都督，假黄钺”诏。】戊戌，黄龙见于邺井中。甲辰，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事详《毌丘俭传》。】戊戌，【《通鉴》作“戊午”。】大将军司马景王征之。【◎何焯曰：乙丑、癸未之中不应有“戊戌”，当是 “戊辰”之误。◎潘眉曰：戊戌日误，《晋纪》作“戊午”，亦误。◎吴云璈曰：此纪正月乙丑，俭、钦反；戊戌，司马景王征之。闰月己亥，破钦；甲辰，斩俭；壬子，赦淮南。二月丁巳，司马文王为大将军。月日与《晋书·景帝纪》多不合，当以《魏志》为正。惟戊戌在癸未后，今在癸未前，知非戊戌。◎沈家本曰：俭、钦以乙丑起兵，自淮至许，必数日方得反问，又必粗为部署，方能出师。乙丑至戊辰才四日，恐不能如是之速，何说非也。《晋书·景纪》作“戊午”，是月有乙丑，不得有戊午，则《晋纪》亦误。当是“戊寅”之讹，戊寅在癸未前，据乙丑十四日，十四日而师出，已云神速。且《晋纪》下文云“倍道兼行，甲申，次于桥”，甲申在戊寅后七日，若戊辰则相距十七日，又何倍道兼行之有？】癸未，车骑将军郭淮薨。闰月己亥，破钦于乐嘉。【◎胡三省曰：○《水经注》：颍水过汝阳县北，又东南过南顿县， 水注之，又南迳博阳故城东。城在南顿县北四十里，汉宣帝封丙吉为侯国，王莽更名乐嘉。◎赵一清曰：○两汉志无乐嘉县。○顾祖禹曰：即《汉志》汝南郡之博阳，王莽更名乐嘉者也，后汉省。○今本《汉书》“嘉”作“家”，盖误字。《水经注》、《三国志》、《晋书》俱作“乐嘉”。◎杨守敬曰：此必魏时立乐嘉县，史文不得以王莽县名纪事也。◎熊会贞曰：《郡国志》无乐嘉县，诸地志亦不言后世置乐嘉县。《魏志》“破文钦于乐嘉”，《毌丘俭传》“邓艾督诸军至乐嘉”，《吴志·孙峻传》亦言乐嘉，盖因王莽乐嘉之名，艳传人口，相沿称之，故《水经·颍水注》云“水于乐嘉县入颍”，犹称为乐嘉县，非郦氏时果有此县也。◎《一统志》：博阳故城，今河南陈州府商水县东北四十里。◎《方舆纪要》作“东南四十里”。◎《寰宇记》：博阳城在宛丘县西南四十里。魏正元中，兖州刺史邓艾击毌丘俭于项城，进至乐嘉，即其地。】钦遁走，遂奔吴。甲辰，安风淮津都尉斩俭，传首京都。【◎安风津，见《齐王纪》嘉平五年“安丰太守”注。◎胡三省曰：○《水经注》：淮水东过安丰县东北，又东为安丰津，水南有城，故安丰都尉治，后立霍丘戍。○杜佑曰：安风津，在寿州霍丘城北。◎赵一清曰：“淮”字衍。安风津，见《毌丘俭传》。◎潘眉曰：《毌丘俭传》“从安风津拟寿春”，又“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诸葛诞传》“使都督豫州诸军，渡安风津”，皆无“淮”字。安风津在淮南。又按，杀俭者，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此不书张属，亦纪载之疏。◎谢鍾英曰：安风津在今正阳关北颍水入淮处。】【◎《世语》曰：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郡国志》：豫州汝南郡项。◎《一统志》：项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项城县东北六十里之槐芳店，半在沈丘县界。◎洪亮吉曰：项，汉旧县，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陈郡，《晋地理志》又属梁国，今从杜预《左传·僖十七年》注“项国，今汝阴项县”，汝阴郡本汝南分置，则县移属汝阴较是。】俭既破，天子先还。◎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案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郡国志》：扬州豫章郡鄱阳。◎刘昭注：建安十五年，孙权分立鄱阳郡，治县。

◎《一统志》：鄱阳故城，今江西饶州府鄱阳县东六十里故县镇。◎《晋书·职官志》：郡皆置太守，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

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张璠《后汉纪》、郭颁《世语》，均见《武纪》卷首。虞溥《江表传》，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壬子，复特赦淮南士民诸为俭、钦所诖误者。【◎《说文》：诖，误也。◎《博雅》：诖，欺也。◎《汉书·王莽传》：为吕宽等所误。◎又云：臣莽当被诖上误朝之罪。◎《后汉书·桓谭传》：欺惑贪邪，诖误人主。】以镇南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司马景王薨于许昌。【◎《晋书·景帝纪》：闰月疾笃，使文帝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时年四十八。有司议，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马之号以冠大将军，增邑五万户，谥曰武公。文王表让，谥曰忠武。◎沈家本曰：《晋书》作“辛亥，崩于许昌”，则当在上文“壬子”云云之前。】二月丁巳，以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晋书·文帝纪》：毌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帝固辞不受。◎弼按：据《晋纪》所载，是当时朝命本命司马昭镇许昌，傅嘏帅六军还洛阳。昭则不奉中诏，自帅军还屯洛阳，始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是当日拥兵胁迫之事历历可见。参阅傅嘏、钟会传，则情势瞭然。群凶继轨，掌握朝权，魏祚之衰，嗟何及矣。】

甲子，吴大将孙峻等众号十万至寿春，诸葛诞拒击破之，斩吴左将军留赞，【赞，见《吴志·孙峻传》注。注引《吴书》作“左护军”。】献捷于京都。三月，【◎《宋书·礼志一》：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 “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立皇后卞氏，【后，武宣卞皇后弟秉之曾孙女也。】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为列侯。【《卞后传》作“封睢阳乡侯”。】甲戌，以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秋七月，以征东大将军胡遵为卫将军，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征东大将军。

八月辛亥，蜀大将军姜维寇狄道，【狄道，见《武纪》建安十九年。】雍州刺史王经与战洮西，【◎《郡国志》无雍州。◎范《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六月，分河西四郡为雍州。◎本志《武纪》：建安十八年，并十四州为九州，省凉州，以其郡并入雍州。◎《张既传》：魏国既建，既为雍州刺史。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距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位，复置凉州。◎雍州所部京兆、冯翊、扶风、北地、新平、陇西、天水、南安、安定、广魏，凡十郡。其详见吴增僅《建安以来雍凉二州分合考》。顾祖禹谓雍州领郡六，洪亮吉谓雍州领郡五，皆未细考也。雍州刺史治京兆长安。长安故城，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县西北十三里。经，事见《夏侯玄传》、《陈泰传》。洮西，洮水之西也。】经大败，【◎何焯曰：自师、昭秉政，与二方对敌，东关、洮西丧师最甚。】还保狄道城。辛未，以长水校尉邓艾行安西将军，【◎长水校尉，见《文纪》黄初元年。◎赵一清曰：○《宋书·百官志》：鱼豢曰：“四安，魏黄初太和中置。”

○一清案：《志》既云汉末陶谦为安东，段煨为安西，则不应云“四安魏置”也。或安南、安北，至魏始全耳。】与征西将军陈泰并力拒维。戊辰，【◎陈景云曰：戊辰不当系辛未后，殆传录者倒其文耳。】复遣太尉司马孚为后继。九月庚子，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维退还。【洮西之役，详见《陈泰传》。】冬十月，诏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贼陆梁边陲。【◎《史记·秦始皇纪》：三十三年，

略取陆梁地。◎《正义》云：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洮西之战，至取负败，将士死亡，计以千数，或没命战场，冤魂不反，或牵掣虏手，流离异域，吾深痛愍，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军各部大吏【◎本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罢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诸官分置郡国及诸县也。◎洪饴孙曰：○《元和郡县志》引《魏略》云：安夷护军，一人，第五品，治美阳，典降氐。抚夷护军，一人，第五品，治云阳，典降氐。】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其力战死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

十一月甲午，以陇右四郡及金城【陇右四郡，谓陇西、南安、天水、广魏也。】连年受敌，或亡叛投贼，其亲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诏曰：“往者洮西之战，将吏士民或临阵战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弃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冯本、监本 “征西”下有“将军”二字。】安西将军，各令部人于战处及水次钩求尸丧，收敛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龙见轵县井中。【◎《郡国志》：司隶河内郡轵。◎《一统志》：轵县故城，今河南怀庆府济源县东南十三里。】乙巳，沛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群臣於太极东堂，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赞，见《夏侯玄传》。】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虞松，见《齐王纪》嘉平五年注。】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问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官本《考证》曰：《御览》“殆”作“殄”。】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左传·襄公四年》：魏绛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夷羿收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以取其国家。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又《哀公元年》：伍员曰：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帝王世纪》云：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使奡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贵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收斟寻二国余烬，杀寒浞，立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俊，芟夷秦、项，包举宇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何焯曰：慨慕少康，则浇、豷有在矣，其亦机事不密之端乎？◎钱大昕曰：少康之论，意常在司马氏也，聪明太露，终为权臣所忌，失艰贞自晦之义。能处此者，其后周武帝乎？】顗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圣德应期，然后能受命创业。至于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贤圣之分，所觉县殊。【吴金华据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五之说，以“觉”与“较”同，详彼。】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较实，【宋、元本“较”作“校”，《御览》“较”作“核”。】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故所名之功异耳。少康生于灭亡之后，【后，一作“余”。】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杖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御览》

“卫”下有“其”字。】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诸卿具论详之。”翌日丁巳，讲业既毕，顗、亮等议曰： “三代建国，列土而治，当其衰弊，无土崩之势，可怀以德，难屈以力。逮至战国，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争。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后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诗》、《书》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吴金华以此大雅为有德者之称，详彼。】少康功美过于二宗，其为大雅明矣。少康为优，宜如诏旨。”赞、毓、松等议曰：“少康虽积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遗泽余庆，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谗慝，不德于民，浇、豷无亲，【宋本“豷”作“ ”，毛本“豷”误作“殪”。】外内弃之，以此有国，盖有所因。至于汉祖，起自布衣，率乌合之士，以成帝者之业。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语资则少康易，校时则高祖难。”帝曰：“诸卿论少康因资，高祖创造，诚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济勋如彼之难；秦、项之际，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岂必降于高祖哉？但夏书沦亡，旧文残缺，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何焯曰：愆，各本皆误作“行”，今殿本已改正。】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具存，行事详备，亦岂有异同之论哉？”于是群臣咸悦服。中书令松进曰：“少康之时，【冯本“时”作“事”。】去世久远，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议论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隐而不宣。陛下既垂心远鉴，考详古昔，又发德音，赞明少康之美，使显于千载之上，宜录以成篇，永垂于后。”帝曰：“吾学不博，所闻浅狭，惧于所论，【◎何焯曰：宋本“论”作“谛”。】未获其宜；纵有可采，亿则屡中，又不足贵，无乃致笑后贤，彰吾闇昧乎！”于是侍郎仲会退论次焉。【◎胡三省曰：呜呼！帝固有志于少康矣，然而不能歼浇、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也。予观帝之所以论二君优劣，书生之谭耳，未能如石勒辞气之雄爽也。◎或曰：君虚憍而臣容谀，欲以少康自况，过矣。適足以促祸耳。】】

夏四月庚戌，赐大将军司马文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胡三省曰：九锡之渐也。】丙辰，帝幸太学，问诸儒曰：【◎何焯曰：陈氏详书幸学问难于《纪》，盖亦深致嗟惜之

意。】“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后圣重之为六十四，立爻以极数，凡斯大义，

罔有不备，而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曰《周易》，《易》之书，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曰：【◎博士，见《文纪》黄初五年。◎《宋书·百官志》：魏置十九人，不知掌何经。】“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故《易》者，变易也，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官本《考证》云：《御览》作“似山出内云气”。【吴金华详引古籍，论不必据《御览》加“云”字，详彼。】】

《归藏》者，万事莫不归藏于其中也。”【◎《周礼·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

《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郑注云：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

◎贾《疏》云：《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山海经》：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曰：《连山》，伏羲；

《归藏》，黄帝。◎桓谭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烦而殷《易》

简。◎又曰：《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隋书·经籍志》云：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

《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孔颖达曰：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虽有此释，更无所据。按《世谱》等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 “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盖取岐阳地名，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犹是殷世，故题周以别于殷。《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朱彝尊曰：《连山》、《归藏》，惟其不著时代，致儒者纷纶，或以为宓羲，或以为神农，或以为黄帝，或以为夏、商之书，迄无定说。《周易》成于殷之末世，虑其与《归藏》淆也，爰以代名，灼然共信为文王、周公、孔子之作述。郑氏“周普”之义，殊为牵率。◎顾炎武曰：《连山》、《归藏》非《易》也。《周官》云“三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犹之《墨子》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周、燕、齐、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鲁史以名之也。◎黄与坚曰：《易》，周之所命名，则《连山》、《归藏》亦周以《易》名之，而谓之“三易”也。◎弼按：《连山》，《唐志》十卷，司马膺注。《归藏》，《隋志》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今俱佚，惟有马国翰辑佚本。】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古史考》：太古之初，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帝王世纪》：燧人氏没，庖犧代之。◎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俊不能答。帝又问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

《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晁说之曰：颜师古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则《彖》、《象》、

《文言》、《系辞》始附卦爻，而传于汉欤？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则费氏初变乱古制时，犹若今《乾》卦《彖》、

《象》系卦之末欤？杜预分《左氏传》于经，宋衷、范望辈散《太玄赞》与《测》于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观其初，乃如《古文尚书》，司马迁、班固《序传》，杨雄《法言·序篇》云尔。◎吕祖谦曰：据淳于俊之言，则郑未注六经之前，《彖》、《象》不连经文矣。自康成合《彖》、《象》于经，故加“彖曰”、“象曰”以别之，诸卦皆然。◎李慈铭曰：此言“今

《彖》、《象》不与经连”，是魏末经文尚无合《彖》、《象》之本。又言“而注连之”，明言郑注与经连文，非合《彖》、《象》于经也。俊对郑君合《彖》、《象》于经，辞气与问不贯，盖本当作“合注于经”，此乃后人习见王注之本，故妄改之。观下文，帝又言“若圣人以不合为谦，郑君何独不谦”，则合经者只注，而非《彖》、《象》，其事益明。若谓郑君本合《彖》、

《象》于经，则《彖》、《象》是孔子所作，于郑君何与，而以为不谦邪？合《彖》、《象》于经始于王弼，孔氏《正义》明言之，今纷纭之说，以为始于郑君者，由误读此志误文。以为始于费直者，由误会《郑志》文义也。◎胡玉缙曰：古者经、注别行，惟马融《周官传》始合注于经。章如愚《山堂考索》引融自序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而就经为注”是也。若郑君《易注》，盖亦经、注别行，淳于俊云“郑玄合《彖》、《象》于经”句，径承帝问“注连之，何也”句为对，即就郑注言之，其经文《彖》、《象》仍不与经文相连也。细绎问答语气，本自相应，而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兪樾《诂经精舍自课文》及李氏此说，皆以为“合《彖》、《象》于经”本当作“合注于经”，说固较为明显，究嫌泥视俊语，轻改陈

《志》。刘履恂《秋槎杂记》：“高贵乡公云云，是注连《彖》、《象》，经不连《彖》、《象》，经、注各别，非如马融之注《周礼》也。”刘氏此语最瞭。】帝曰：“若郑玄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

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俊对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帝又问曰：“《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农之世为无衣裳。但圣人化天下，何殊异尔邪？”俊对曰：“三皇之时，【冯本、毛本“皇”作“王”，误。】人寡而禽兽众，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众而禽兽寡，是以作为衣裳以济时变也。”帝又问：“乾为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与细物并邪？”【◎《易·说卦传》：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孔颖达曰：乾既为天，天动运转，故为圜。为君为父，取其尊道，而为万物之始也。为玉为金，取其刚之清明也。为寒为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为大赤，取其盛阳之色也。为良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马，取其行健之甚。瘠马，骨多也。驳马，有牙如倨，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为木果，取其果实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程逈曰：为圜，天之体也。为君，居上而覆下也。为玉，德粹也。为金，坚刚也。为寒，位西北也。为冰，寒之凝也。为木果，以实承实也。】俊对曰：“圣人取象，或远或近，近取诸物，远则天地。”

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 ‘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峻，事见《管宁传》注引

《庾氏谱》。】“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冯本“至”下有“者”字。】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官本《考证》云：《御览》“折中”上有“文质”二字。】裁之圣思。”

【◎《尚书正义》曰：郑玄信纬，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言“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论语》称惟尧则天，《诗》美文王“顺帝之则”，然则圣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岂待同天之语，然后得同之哉？《书》为世教，当因之人事，以人系天，于义无取，且“古”之为天，经无此训。高贵乡公皆以郑为长，非笃论也。◎《晋书·庾峻传》：字山甫，颍川鄢陵人。好学，有才思。太常郑袤举为博士。时重《庄》、《老》而轻经史，骏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峻援引师说，发明经旨，申暢疑滞，对答详悉。迁秘书丞。◎钱大昕曰：王肃卒于是年，而其说已为博士所习，进讲人主之前。盖肃兼通诸经，强辨求胜，又以三公之子，早登显要，易为人所信从也。◎潘眉曰：易博士淳于俊讲《易》用郑注，礼博士马照亦宗郑学，惟书博士庾峻从王肃义，盖庾峻系郑袤所举，袤党司马氏，故峻亦宗王黜郑也。◎弼按：当时颇重王学，见《齐王纪》正始六年“诏王朗

《易传》课试”注。】次及四岳举鲧，【◎《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孔传》曰：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鲧，崇伯之名，朝臣举之。】帝又问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峻对曰：“虽圣人之弘，犹有所未尽，故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圣贤，缉熙庶绩，【◎《书·尧典》：庶绩咸熙。◎《孔传》云：绩，功。咸，皆。熙，广也。言众功皆广也。◎《尔雅·释诂》：缉熙，光也。】亦所以成圣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圣人。若不能始，何以为圣？其言‘惟帝难之’，然卒能改授，盖谓知人，圣人所难，非不尽之言也。经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若尧疑鲧，试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谓之圣哲？”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汨陈五行，民用昏垫。【◎《书·洪范篇》：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孔传》云：陻，塞。汩，乱也。治水失道，乱陈其五行。◎《书·益稷篇》：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孔传》云：言天下民昏瞀垫溺，皆困水灾。】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次及“有鳏在下曰虞舜”，【◎《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孔传》云：尧有禅位之志，故明举明人在侧陋者，广求贤也。师，众。锡，与也。无妻曰鳏。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帝问曰：“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贤圣济斯民之时也。舜年在既立，圣德光明，而久不进用，何也？”峻对曰：“尧咨嗟求贤，欲逊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复使岳扬举仄陋，然后荐舜。荐舜之本，实由于尧，此盖圣人欲尽众心也。”帝曰：“尧既闻舜而不登用，又时忠臣亦不进达，乃使狱扬仄陋而后荐举，非急于用圣恤民之谓也。”峻对曰：“非臣愚见所能逮及。”

于是复命讲《礼记》。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脩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潘眉曰：即马昭也。高贵乡公讲《尚书》，两驳王肃之说，知马昭申郑难王诸论作于是时。◎梁章钜曰：《毛诗正义》中往往载马昭之说，殆即其人。◎姚范曰：《诗》、《礼》疏引郑志有马昭，“照”疑误，或避晋讳。◎侯康曰：诸经引《圣证论》者往往兼引马昭、张融说，《高贵乡公纪》有博士马照，钱氏《考异》谓即马昭也。】“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吴本、毛本“皇”作“王”，误。◎《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礼》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五帝者何谓也？《礼》曰：“皇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潜夫论》：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尚书大传》：燧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礼含文嘉》：三皇，虙戏、燧人、神农。◎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墳。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陆德明《音义》：○伏犧， “伏”故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戏”，一号庖犧氏，三皇之最先，风姓，即大皞也。神农，炎帝也，姜姓，三皇之二。黄帝，轩辕也，三皇之三。○《史记》云：姓公孙，名轩辕，一号有熊氏。○少昊，金天氏，己姓，黄帝之子，五帝之最先。颛顼，高阳氏，姬姓，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五帝之二。高辛，帝喾也，姬姓，五帝之三。唐帝，尧也，姓伊耆氏，帝喾之子，五帝之四。虞帝，舜也，五帝之五。◎《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

○郑玄注《中候勅省图》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图》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犧、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白虎通》：三王者何谓也？夏、殷、周也。◎陆德明《音义》：夏，禹天下号，三王之最先。商，汤天下号，亦号殷，三王之二。周，文王、武王有天下号，三王之三。】以礼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邪？时使之然乎？”照对曰：“诚由时有朴文，故化有薄厚也。”【◎胡三省曰：帝与淳于俊论《易》，庾峻论《书》，马照论《礼记》，考其难疑答问，不过擿抉经义及王、郑之异同耳，非人君之学也。◎或曰：诸问肤浅，非大义所关，露才扬己，无沈密之机，失谘访之意，此其所以得祸也。轻浮躁动，虽士人尚病其非蓄德之资，况帝王乎。取败非不幸也。◎弼按：高贵乡公是时年方十六，博学好问，祯祥自叙，文采斐然，才同陈思，当时已有定评。《文心雕龙·时序篇》云“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设得贤宰辅，诚有为之君。乃受制权奸，深忌其才，英年惨死，可为浩叹。读史者知人论世，不宜加以苛论也。】【◎帝《集》载帝自叙始生祯祥曰：

【◎《隋书·经籍志》：梁有《高贵乡公集》四卷，亡。又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亡。

◎赵一清曰：《经典释文·庄（二）**[**四**]**年》“梁溠”引高贵乡公《音》“侧嫁反”，则唐人犹或及见之矣。◎《唐经籍志》：《魏高贵乡公集》二卷。◎《艺文志》同。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本凡赋、诏、论、叙，综二十四篇。◎姚振宗曰：○《文心雕龙·谐讔篇》云：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云。○按刘勰言，则文帝、陈王、高贵乡公集中皆有谜语，至公博举品物，犹多于前云。】昔帝王之生，或有祯祥，盖所以彰显神异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谬为灵祇之所相祐也，岂敢自比于前喆，聊记录以示后世焉。其辞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钱大昕曰：高贵乡公以甘露五年遇弑，岁在庚辰，年才二十，计其生年，当在正始二年辛酉，此云“三年”者，传写之讹也。考《通鉴目录》，正始二年九月正是辛未朔，是岁闰六月，立冬在九月望后，月建于亥，故未直成日。◎潘眉曰：推正始三年九月朔丙寅，非辛未，惟二年九月朔乃辛未，此“三年”系“二年”之讹。考帝以甘露五年卒，《纪》云 “年二十”，正始三年至甘露五年止得十九年，然则帝生正始二年无疑矣。◎周寿昌曰：直成，言直成日也，《汉书·王莽传》“直定”与此同。】于时也，天气清明，日月辉光，爰有黄气，烟煴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论之曰：未者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应嘉名也；烟煴之气，神之精也；无灾无害，蒙神灵也。齐王不吊，【◎官本“吊”作“弟”，误。◎周寿昌曰：不吊，犹言不矜恤国家之意。】颠覆厥度，群公受予，绍继皇祚。以眇眇之身，质性顽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临深履冰，涕泗忧惧。古人有云，惧则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尝。◎傅畅《晋诸公赞》曰：【◎畅，见本志《傅嘏传》注。◎《晋书·傅玄传》：畅字世道。年五岁，父友见而戏之，解暢衣，取其金环与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赏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为秘书丞。寻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恒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隋书·经籍志》：《晋诸公讚》二十一卷，晋秘书监傅畅撰。◎《唐志》作二十二卷。◎章宗源曰：此《纪》注引畅《晋诸公赞》云“王沈、王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干宝《晋纪》“王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世说·贤媛篇》注谓傅畅、干宝二家所记深得之。《水经·谷水注》题“傅畅《晋书》”，《左传·庄公·正义》题“《晋语诸公赞》”，“语”字误增，他书征引，或称“傅畅《晋赞》”，省“诸公”二字。◎沈家本曰：《唐志》与本传卷合，疑《隋志》“一”字误。】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秀为儒林丈人，沈为文籍先生，望、会亦各有名号。帝性急，【◎周寿昌曰：甘露二年，侍中和逌等作诗稽留，有司奏罚。帝之性急，信有征矣。其后受祸，未尝不因性急害之。以帝之才，而遵时养晦，勤治图成，魏祚其庶几可少延乎。】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卒五人，【◎胡三省曰：○望为中护军，其职在外。○《傅子》曰：追锋车，施通幰，遽则乘之，令虎贲五人舁之也。○《晋志》曰：追锋车去小平盖，加通幰，如轺车，驾二马。追锋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弼按：追锋车，又见《刘放传》注引《世语》。◎又《晋书·杜预传》：给追锋车，第（一）**[**二**]**副马。】每有集会，【元本“集会”作 “使命”。】望辄奔驰而至。】

五月，邺及上谷并言甘露降。【◎《郡国志》：幽州上谷郡治沮阳。◎《一统志》：沮阳故城，今直隶宣化府怀来县西。◎赵一清曰：《宋书·符瑞志》“谷”作“洛”。上洛，今陕西商州治。】夏六月丙午，【“夏”字衍，上文已书“夏四月”、“五月”。】改元为甘露。【◎胡三省曰：盖以甘露降而改元也。】乙丑，青龙见元城县界井中。【元城，见《文纪》黄初二年。】秋七月己卯，卫将军胡遵薨。

癸未，安西将军（郑）**[**邓**]**艾大破蜀大将姜维于上邽，【上邽，见《明纪》太和五年。】

诏曰：“兵未极武，丑虏摧破，斩首获生，动以万计，自顷战克，无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赐将士，大会临飨，饮宴终日，称朕意焉。”

八月庚午，命大将军司马文王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是年四月庚戌，赐衮冕；八月庚午，加号。与《晋志》所载互有详略，月日亦歧异。】癸酉，以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龙见温县井中。【温县，见《齐王纪》嘉平六年。】三月，司空卢毓薨。夏四月癸卯，诏曰：“玄菟郡高显县吏民反叛，【◎《郡国志》：幽州玄菟郡高显。故属

辽东。◎徐养原曰：疑在今奉天开原县境。】长郑熙为贼所杀。民王简负担熙丧，晨夜星行，

远致本州，忠节可嘉。其特拜简为忠义都尉，【◎洪饴孙曰：忠义都尉，一人，第五品。】以旌殊行。”

甲子，以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司空。【◎欲解其兵柄也。◎《诞传》：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

五月辛未，帝幸辟雍，【辟雍，解见《齐王纪》正始二年。】会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

【逌，见《和洽传》注。《御览》“逌”下有小注“音由”二字。】尚书陈骞等【毛本“骞”作“蹇”，误。】作诗稽留，【◎潘眉曰：“诗”下脱“赋”字。《御览·九十四》引《魏志》云“作诗赋稽留”，宋本有“赋”字，下言“广延诗赋”，则此句有“赋”字是也。◎沈钦韩曰：○《金楼子》：高贵乡公赋诗，给事中甄歆、陶成嗣各不能著诗，受罚酒。○即此事也。】有司奏免官，诏曰：“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后，群臣皆当玩习古义，脩明经典，称朕意焉。”

乙亥，诸葛诞不就征，发兵反，杀扬州刺史乐綝。【◎事详《诞传》。◎胡三省曰：征东将军与扬州刺史同治寿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为储帅，故诞疑綝间己。】丙子，赦淮南将吏士民为诞所诖误者。丁丑，诏曰：“诸葛诞造为凶乱，荡覆扬州。昔黥布逆叛，汉祖亲戎；【◎《史记·黥布传》：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发兵反，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布军败走。番阳人杀布。】隗嚣违戾，光武西伐；【◎范《书·光武纪》：建武七年，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八年，帝自征嚣，陇右溃，隗嚣奔西域。】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吴、蜀，【◎

《明纪》：太和二年，帝幸长安。青龙二年，帝亲御龙舟东征，遂进军幸寿春。】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与朕暂共临戎，速定丑虏，时宁东夏。”【◎《晋书·文帝纪》：诸葛诞以淮南作乱，议者请速伐之，帝曰：“诞以毌丘俭轻疾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胡三省曰：昭若自行，恐后有挟两宫为变者，故奉之以讨诞。◎王（呜） **[**鸣**]**盛曰：诞乃宿将，非王淩、毌丘俭、文钦之比，故昭不肯从众议，轻遽用师，必挟天子，兴重兵，厚集其势，以遏其锋。然是时吴国内乱，孙綝辅政，多行无礼，将士不附。诞无外援，故卒至灭亡耳。若吴无内衅，则淮南三叛成败未可知也。】己卯，诏曰：“诸葛诞造构逆乱，迫胁忠义，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骑督偏将军路蕃，【◎洪饴孙曰：平寇将军，一人，第三品。偏将军，无员，第五品。】各将左右，斩门突出，忠壮勇烈，所宜加异。【加，一本

作“嘉”。】其进会爵乡侯，蕃封亭侯。”

六月乙巳，诏：“吴使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羡侯孙壹，贼之枝属，位为上将，畏天知命，深鉴祸福，翻然举众，远归大国，虽微子去殷，【◎《史记·殷本纪》：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乐毅遁燕，【◎《史记·乐毅传》：乐毅攻入临菑，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燕惠王固已疑乐毅，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无以加之。其以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晋书·职官志》：开府仪同三司，汉官也。殇帝延平元年，郑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弼按：仪同三司，互见《蜀志·黄权传》。】依古侯伯八命之礼，衮冕赤舄，事从丰厚。”【◎胡三省曰：崇异孙壹者，以招携贰也。◎何焯曰：时淮南引吴为援，壹適来奔，故司马氏滥以爵宠之，冀以招诱来者耳。】【◎臣松之以为：壹畏逼归命，【孙綝诛滕胤、吕据。据、胤，皆壹之妹夫。綝使朱异潜袭壹，壹奔魏。】事无可嘉，格以古义，欲盖而名彰者也。【名，官本作“弥”。】当时之宜，未得远遵式典，固应量才受赏，足以畴其来情而已。【畴，官本作“醻”，当作“酬”。】至乃光锡八命，礼同台鼎，不亦过乎！于招携致远，又无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将守，与时无嫌，终不悦于殊宠，坐生叛心，以叛而愧，【愧，当作“贵”。】辱孰甚焉？如其忧危将及，非奔不免，则必逃死苟存，无希荣利矣，然则高位厚禄何为者哉？魏初有孟达、黄权，【◎《文纪》：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黄初三年，蜀大将黄权率众降。】在晋有孙秀、孙楷；【◎《晋书·武帝纪》：泰始六年，吴夏口督前将军孙秀帅众来奔，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咸宁二年，吴京下督孙楷帅众来降，以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达、权爵赏，比壹为轻，秀、楷礼秩，优异尤甚。及至吴平，而降黜数等，不承权舆，岂不缘在始失中乎？】

甲子，诏曰：“今车驾驻项，【项，见前正元二年。】大将军恭行天罚，前临淮浦。【◎《诞传》：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屯丘头。】昔相国大司马征讨，【司马师追加大司马，故云。】皆与尚书俱行，【尚书傅嘏同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秋八月，诏曰：“昔燕刺王谋反，韩谊等谏而死，汉朝显登其子。【◎《汉书·燕刺王旦传》：旦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杀义等。】诸葛诞创造凶乱，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此征东将军之主簿、部曲督也。◎洪饴孙曰：主簿，一人，第八品。部曲督，无员，第七品。】秉节守义，临事固争，为诞所杀，所谓无比干之亲而受其戮者。【◎《史记·殷本纪》：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王子比干谏，弗听。纣愈淫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 “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其以隆、絜子为骑都尉，加以赠赐，光示远近，以殊忠义。”

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吴大将全端、全怿等率众降。【详见《钟会传》。】

三年春二月，大将军司马文王陷寿春城，斩诸葛诞。【◎《诞传》：诞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灭。】三月，诏曰：“古者克敌，收其尸以为京观，【◎《左传·宣公十二年》：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杜注：筑军营以彰武功，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观，去声。】所以惩昏逆而章武功也。汉孝武元鼎中，改桐乡为闻喜，新乡为获嘉，以著南越之亡。

【◎《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十月，行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师古曰：左邑，河东之县也。桐乡，其乡名也。汲，河

内县。新中，其乡名。◎《汉书·地理志》：河东郡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更名。◎应劭曰：今曲沃也。秦改为左邑。武帝于此闻南越破，改曰闻喜。

◎《地理志》又云：河内郡获嘉，故汲之新中乡，武帝行过更名也。◎《一统志》：闻喜故城，今陕西绛州闻喜县西南。〖◎邹安鬯曰：今闻喜县东三十里。〗获嘉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新乡县西南十二里。】大将军亲总六戎，营据丘头，内夷群凶，外殄寇虏，功济兆民，声振四海。克敌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头为武丘，【◎《水经·颍水注》：○颍水东迳丘头，丘头南枕水。○《魏书·郡国志》曰：宣王军次丘头，王淩面缚水次，故号武丘。◎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云：此所引《魏书·郡国志》，当是王沈《魏书》。然《齐书·礼志》言“王沈

《魏书》无志”，所未详也。改丘头为武丘，《魏志·少帝纪》为司马昭克诸葛诞事，而《元和志》则谓司马懿讨克王淩所改，《寰宇记》又云司马师讨克毌丘俭所改。三事皆在汝、颍间，故传闻异辞，然应以讨诞为得实。◎洪亮吉曰：○豫州汝阴郡固始县有武丘。○《寰宇记》：一名丘头，在沈丘县东六十里。○诸地志“项县”下亦有“武丘”，诸说不同，以昭讨诞事为是。◎邹安鬯曰：武丘，在今河南陈州府沈丘县东南，颍水北。】明以武平乱，后世不忘，亦京观二邑之义也。”

夏五月，命大将军司马文王为相国，【◎胡三省曰：○《汉书·百官表》：相国、丞相皆秦官。○又按《萧何传》“何自丞相拜相国”，则相国尊于丞相。】封晋公，食邑八郡，【◎胡三省曰：○《晋书·文帝纪》：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凡八郡，封为晋公。】加之九锡，文王前后九让乃止。【◎《晋书·阮籍传》：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文选》阮嗣宗《为郑冲劝进王牋》云：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明公宜承圣旨，受兹介福。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何必勤勤小让也哉。◎臧荣绪《晋书》曰：魏帝封晋太祖为晋公，太原等十郡为邑，进位相国，备礼九锡，太祖让不受。公卿将校皆诣府劝进，阮籍为其辞。◎魏帝，高贵乡公也；太祖，晋文帝也。◎《世说·文学篇》曰：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

〖应作“司徒”。〗驰遗信就籍求文。时籍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窜，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弼按：《晋书·文帝纪》载此牋于景元四年，然据《文选》注谓魏帝为高贵乡公，而牋中亦无征蜀献捷之事，以此知《晋书》为误。又按《阮籍传》，籍景元四年冬卒，则此牋为高贵乡公时所作无疑。】

六月丙子，诏曰：“昔南阳郡山贼扰攘，欲劫质故太守东里衮，【衮，一作“褒”，详见

《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曹瞒传》。】功曹应余独身捍衮，遂免于难。余颠沛殒毙，杀身济君。其下司徒，署余孙伦吏，【褒应余，官其孙。】使蒙伏节之报。”【◎《楚国先贤传》曰：

【◎《隋书·经籍志》：《楚国先贤传赞》十二卷，晋张方撰。◎《新唐志》同，无“赞”字。

《旧唐志》“传”作“志”，杨方撰。◎章宗源曰：《文选》应璩《百一诗》注引、《艺文类聚·礼部》引，并称“张方《楚国先贤传》”，无称杨方者。《世说·德行篇》引百里奚、《初学记·居处部》引熊宜僚、《御览·鳞介部》引宋玉，皆上及春秋战国。裴松之、章怀注史所引，则皆汉、魏、晋时事。◎沈家本曰：《文选》应璩《百一诗》注引作“张方贤《楚国先贤传》”，与隋、唐志异。或疑李注“贤”字为传写衍文，然李注下文又称“方贤之意”，似非衍也。

◎黄逢元曰：《晋书》有《张方传》，河间人，为河间王顒将。是书疑非顒将张方所撰。◎弼按：《楚国先贤传》善化陈运溶辑本，见《麓山精舍丛书》。】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义。建安二十三年，为郡功曹。是时吴、蜀不宾，疆埸多虞。宛将侯音扇动山民，保城以叛。

余与太守东里衮当扰攘之际，迸窜得出。音即遣骑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贼便射衮，飞矢交流。余前以身当箭，被七创，因谓追贼曰：“侯音狂佞，【宋本“佞”作“狡”。】造为凶逆，大军寻至，诛夷在近。谓卿曹本是善人，素无恶心，当思反善，何为受其指挥？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创，【宋本“以”作“已”，古“以”、“已”通用。】若身死君全，陨没无恨。”因仰天号哭涕泣，血泪俱下。贼见其义烈，释衮不害。贼去之后，余亦命绝。征南将军曹仁讨平音，表余行状，并脩祭醊。太祖闻之，嗟叹良久，下荆州复表门闾，赐谷千斛。衮后为于禁司马，见《魏略·游说传》。【《魏略》，详见《武纪》建安十六年注。】】

辛卯，大论淮南之功，封爵行赏各有差。

秋八月甲戌，以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昶传》：昶字文舒，诞既诛，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诞传》注引《世语》云：诞曰：“我作公当在王文舒后，今便为司空，使以兵付乐綝，此必綝所为。”乃攻綝。◎可知当日以诞为司空，实夺其兵柄，促其举事耳。】丙寅，【◎潘眉曰：丙寅在甲戌前，纪文倒误。】诏曰：“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礼记·文王世子》：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郑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无数，其礼亡，以乡饮酒礼言之，席位之处，则三老如宾，五更如介，群老如众宾必也。◎《正义》云：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更”字为“叟”。叟，老称。又以三老为三人，五更为五人，非郑意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称，但尊此老名，特属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养之者，以天子冕而总干而舞，执酱而馈，是父兄事也。◎《白虎通》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陈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临辟雍，亲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谒者奉几杖，授安车輭轮，供绥执授。兄事五更，宠接礼交加客谦敬顺貌也。《礼记·祭义》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学者，所以教诸侯之悌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寿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历者众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几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汉书·礼乐志》云：显宗即位，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廱。◎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邓展曰：汉直以一公为三老，用大夫为五更。◎《续汉志·礼仪志》云：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汉官仪》：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卢植《礼记》注曰：选三公老者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为五更，亦参五之也。◎《月令章句》曰：三公，国老也。五更，庶老也。

◎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余说见后。◎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一曰：永平中充此选者李躬、桓荣。明帝诏曰：“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建初中充此选者伏恭、冯鲂。《伏恭传》：“建初二年，肃宗行飨礼，以恭为三老。”《冯鲂传》：“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肃宗许之。其冬，为五更。”此外则袁逢尝为三老，见《袁安传》；李充年八十八以为国三老，安帝尝特进见，见《李充传》；杨统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年九十卒，见《杨厚传》；士孙瑞为国三老，光禄大夫，每三公缺，杨彪、皇甫嵩皆让位于瑞，见《王允传》。与逢、充、统、瑞同时为五更者，盖不可考。充仅郎将，似不必定用三公。充会因妇离间，白母出之，亦不必定有首妻也。三老又称三德，《大戴礼·曾子本孝篇》“任善不敢臣三德”，卢辩注：“三德，三老也。”】

乞言纳诲，著在惇史，【◎《礼记·内则》：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郑注：宪，法也。养之为法其德行。有，读为“又”。又从之求善言可施行也。惇史，史惇厚是也。微其礼者，依违言之，求而不切也。◎《正义》云：五帝宪者，言五帝养老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者，言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从求乞善言。五帝奉养老人，就气息身体，恐其劳动，故不乞言。老人有善德行则记录之，使众人法，则为惇厚之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宜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

【◎《诗·鲁颂》：享祀不忒。◎郑《笺》：忒，变也。】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焉。【◎《宋书·礼志一》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二”当作“三”。〗车驾亲率群司行养老之礼于太学。于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今无其注，然汉礼具存也。◎《通鉴辑览》曰：养老乞言本非急务，其失与井田、封建等。况高贵乡公当多事之秋，应措施者多矣，而乃拘牵古义，其迂可笑，亦可悯。】【◎《汉晋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晋书·祥传》：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祥事别见

《吕虔传》。小同，郑玄孙也。◎《玄别传》曰：【◎章宗源曰：《郑玄别传》见《三国志》注，《后汉书》注亦引之，隋、唐志不著录。◎侯康曰：本传注引之，《世说·文学篇》注及

《御览》引数事，本传不载。】玄有子，为孔融吏，举孝廉。融之被围，往赴，为贼所害。有遗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岁生，故名曰小同。【◎《后汉书·郑玄传》：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陨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惠栋曰：《别传》云，玄以太岁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与玄相似，故名之曰小同也。◎潘眉曰：○康成惟一子名益恩，適孙小同是遗腹子。○《真诰·协昌期》云：郑子真，则康成之孙也，患两脚不授积年，其晚用针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考康成止有一孙，子真即小同字。】◎《魏名臣奏》载太尉华歆表曰：臣闻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美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左传·宣公四年》：子文之孙克黄自拘于司败。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汉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上愍其学且绝，征江公孙为博士。】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范《书·郑玄传》：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沈铭彝曰：○先君《濼源问答》云：先生未尝为大司农，以有公车之征，后人遂以大司农称之。如华歆《荐小同表》云“故大司农郑玄”是也。】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適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小同年逾三十，少有令质，学综六经，【◎《隋书·经籍志》：梁有《礼义》四卷，魏侍中郑小同撰，亡。《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后汉书·郑玄传》：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孝经正义》云：郑君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著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郑之弟子，分证门徒，各述师言，更为问答，谓之《郑记》。◎刘知几云：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为问答，谓之《郑记》。◎《四库提要》云：《隋志》与范《书·郑玄本传》其说不同。范蔚宗去汉未远，其说当必有征。《隋志》根据《七录》，亦阮孝绪等所考定。疑追录之者，诸弟子；编次成帙者，则小同。《后汉书》原其始，《隋志》要其终。观八篇分为十一卷，知非诸弟子之旧本也。◎郑珍《郑学录》曰：康成卒时，小同仅四、五岁，安能记述祖时师弟问答？必是康成殁未久，诸弟子即各出所记，分五经类而萃之，为《志》八卷。后来小同更有所得，增编为十一卷，自题己名，故《隋志》归之小同撰耳。◎弼按：聚珍版丛书有《郑志》辑本三卷，问经堂丛书有《郑志补遗》辑本一卷，均题郑小同撰。】行著乡

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气量。【宋本“气”作“器”。】迹其所履，有质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静默，色养其亲，不治可见之美，不竞人间之名，斯诚清时所宜式叙，前后明诏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顿，无益视听，谨具以闻。【明帝即位，拜歆为太尉。此表当为太和中上。】◎《魏氏春秋》曰：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吴金华曰：屏，扫除收拾之义。】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

【◎范《书·郑玄传》注引此作“文王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梁章钜曰：此与操杀吕伯奢语相似，奸雄家法，略同如此。◎弼按：小同时官侍中，出入禁中，掌侍左右，纵有密疏，亦得寓目，况在疑似之间乎？乃竟擅行酖毒，惨无人道，经师后嗣不得良死，此与文举之被戮，同为千古奇冤。且当时三老、五更，一为新朝佐命，一则横遭毒手，密疏见否亦系藉词。小同虽死，无愧忠贞矣。】◎郑玄注《文王世子》曰：【◎《玄传》：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

《乾象历》。◎范《书·儒林传》：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礼记》二十卷，汉九江太守戴圣撰，郑玄注。◎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注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胡玉缙曰：小戴无删大戴之事，陈语失实。《隋志》欲以小戴所录补大戴阙篇，遂谓《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马融所足。重纰貤缪，黄以周已辨之，见《礼书通故》。】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乐记》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郑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正义》曰：○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三德，谓正直、刚、柔。五事，谓貌、言、视、听、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义相包矣。】◎蔡邕《明堂论》曰：【◎《隋书·经籍志》：《月令章句》十二卷，汉左中郎将蔡邕撰。◎严可均曰：本集《说郛》有《月令问答》、《明堂论》、《月令篇名》等三篇，皆《月令章句》之文。】更，应作“叟”。叟，长（年）**[**老**]**之称，字与“更”相似，书者遂误以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为“更”，以此验知应为“叟”也。【◎

《月令问答》：问：“《记》曰‘养三老五更’，子独曰‘五叟’；《周礼》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误也。叟，长老之称也。其字与‘更’相似，书者转误，遂以为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声，何得以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为‘叟’也。妻者，齐也，惟一適人称妻，其余皆妾，位最下也。是以不得言‘妻’云也。”】◎臣松之以为：邕谓“更”为“叟”，诚为有似，而诸儒莫之从，未知孰是。【◎周寿昌曰：“更”疑作“叟”，且引俗书作“ ”字以证之，此恐后人伪造，中郎未必如此浅陋也。裴氏以诸儒莫从，似亦无识。◎弼按：三老、五更以《白虎通》所释于义为长。叟与老义同，宜《孔疏》不取也。】】是岁，青龙、黄龙仍见顿丘、冠军、阳夏县界井中。【◎顿丘，见《武纪》卷首。阳夏，见《武纪》建安十六年。

◎《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冠军。◎《一统志》：冠军故城，今河南南阳府邓州西北四十里。】

四年春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界井中。【宁陵，见《武纪》初平四年。】【◎《汉晋春秋》曰：是时龙仍见，咸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见而恶之。【◎《晋书·五行志下》云：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兴废之应也。魏，土运。青，木色，而不胜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能多见者，君德国运内相克伐也。故高贵乡公卒败于兵。”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魏世，龙莫不

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高贵乡公著《潜龙诗》，即此旨也。◎胡三省曰：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揜，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以于权臣之手乎？】】夏六月，司空王昶薨。【◎《晋书·文帝纪》：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使石苞都督扬州，陈骞都督豫州，钟毓都督徐州，宋均监青州诸军事。】秋七月，陈留王峻薨。【◎《晋书·五行志》：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复置上庸郡。【◎新城，见《文纪》延康元年。上庸，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钱大昕曰：景初元年复置上庸郡，自后未见并省之文。◎赵一清曰：上庸郡省于明帝太和四年六月，复置于景初元年五月，此后未尝书省，两云“复置”，未审其由。◎弼按：《齐王纪》嘉平六年云“自帝即位至于是岁，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据此纪所言，则时有并省，不足为异也。】十一月癸卯，车骑将军孙壹为婢所杀。【◎二年，孙壹来降。◎《吴志·孙奂传》：魏以壹为车骑将军，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杀壹及邢氏。◎弼按：《吴志》言壹黄初三年死者，误也。】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晋书·天文志》：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蚀之。京房《易占》曰：“日蚀乙酉，君弱臣强。司马将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济之变。◎梁章钜曰：“朔”字上当据晋、宋志补“乙酉”二字。】夏四月，诏有司率遵前命，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胡三省曰：遵前年之命也。】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史通·直书篇》：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何焯曰：○《公羊传》：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书“高贵乡公卒”，其犹有良史之风欤？抽戈犯跸，若直书之，则反得以归狱于成济。今公卒之下，详载昭表，则其实自著而司马昭之罪益无可逃。所谓微而显，顺而辨也。

《史通》之论，盖未识变例之旨。◎赵一清曰：干宝直书成济抽戈，而移之凿齿，亦《史通》之误。◎浦起龙曰：“抽戈犯跸”之上疑脱“干令升亦斥以”六字。◎赵翼曰：或谓承祚仕晋，不得不为本朝讳。然齐王芳之废，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于皇太后，则贾充之事亦何妨略见端倪？乃但书卒之月日，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各书以注之，则竟似考终寝殿者乎！然犹曰为本朝讳也。乃若伏后之被弑于华歆，郭后之被逼杀于明帝，此皆魏朝故事，亦复何所忌讳？而于《华歆传》并无一语及弑后事，于《郭后传》但书“青龙二年，后崩于许昌”，遂使暴崩者同于善终，行弑者泯其逆节，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梁章钜曰：前此幸太学、幸辟雍，皆称帝，至此忽改从旧号，且明系成济刺死，而但书卒，皆不可解。◎弼按：○梁氏不识变例，亦如何氏所讥。○《春秋·隐公十一年》：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杜注：实弑君，书“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讳也。○又《庄公三十二年》：秋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杜注：路寝，正寝也。公薨，皆书其所，详凶变也。○又《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寝。○杜注：小寝，内寝也。

○又云：小寝，夫人寝也。讥公就所安，不终于路寝也。○此《春秋》书法之有例可援者。

《汉书》帝纪书“高帝崩于长乐宫”，“武帝崩于五柞宫”，惠、文、景、昭、宣、元、成、哀、平各帝皆书“崩于未央宫”，平帝为王莽所鸠，故葬不书日，以示变例。即以本志论，

《武纪》“王崩于洛阳”，文、明二纪均云“帝崩于嘉福殿”，此皆为常例。今高贵乡公不称帝而称旧号，不书“崩”而书“卒”，又不书地，此则事之奇变，出于常理之外，有不骇人听闻者乎？承祚此文深合《春秋》笔法，刘知几好骋笔锋，殆未细审也。】【◎《汉晋春秋》曰：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胜，音升。】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经字彦伟，清河人，见《夏侯玄传》及注。】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胡三省

曰：言路人亦知其将篡。】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胡三省曰：“卿”下当有“等”字。】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胡三省曰：鲁季氏世执鲁国之政。至昭公时，伐之，不胜，公孙于齐，次于阳州，死于乾侯。事见《左传》。】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此为当日实情。】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世说》注引此作“寸刃无有”。】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胡三省曰：重，再也。详，审也。】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御览》“惧”下有“恨”字。】况不必死邪！”【◎《晋书·文帝纪》：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何焯曰：或以公是举失之轻脱，正使隐忍不发，亦不过作陈留王耳，吾殊健其勇决也！◎弼按：据晋史所载，当时实将有废立之事，昭之密疏或即为此。郑小同之鸠死，虑其漏泄也。小同事见前。】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胡三省曰：帝礼遇王沈，呼为文籍先生，而临变乃尔，吁！】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此则视同儿戏矣。司马氏父子兄弟掌握兵马，积威之权臣，岂数百僮仆所能御邪？以此知汉宣帝之诛霍氏为不可及也。】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宋本、冯本“弟”作“第”，误。◎官本《考证》曰：弟，监本讹作“第”，今改正。◎《御览》“伷”下有小注“音胄”二字。】遇帝于东止车门，【帝出东止车门。司马昭上言亦言“向臣所止”，可证太后令“举兵入西宫”之语为诬。】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太子舍人，见《明纪》青龙三年注。◎胡三省曰：○《晋志》：太子舍人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时未立太子，不应置东宫官属。济本昭之私人，授以事官耳。】“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晋书·景帝纪》：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可知司马氏之图篡，自曹爽时已然矣。】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晋书·文帝纪》：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赵一清曰：赵高以后复见此事。王莽、梁冀阴行鸠毒，未有如此之显者也。】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胡三省曰：○枕帝于股也。○《左传》：齐崔杼弑其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涌而出。】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林国赞曰：司马孚为司马懿弟。懿害曹爽，孚实与闻。孚在齐王芳时为太尉，在高贵乡公时为太傅。芳废，孚仅一哭送之。高贵弑，孚又仅一哭尽之。七年之间，两见此事。入晋后，又父子并为上公，名教扫地，至此极矣。◎又曰：蜀无叛臣，亦无以下谋上者。黄元之反汉嘉，彭羕、杨仪之肆逆言，卒就刑戮，皆彼人自取，非国有缺事也。魏、吴则弑逆废立，纷如弈棋矣。又殉义之士，惟蜀独多。如赵广殉姜维沓中之败，马良、傅彤、程畿、王国山殉先主秭归之败。其亡也，北地王谌、李昭仪、诸葛瞻、诸葛尚、张遵、董崇、李球、傅佥皆死之。昭仪以妃嫔自杀，固为奇节，北地王之言，尤千古有生气。武侯与瞻、尚，三世死国。关、张父子，彤、佥父子，皆两世死国。吴之亡，死国者惟张悌一人；魏之亡，死国者并无其人，惟王裒、范粲、司马顺等，能不事异姓而已。魏以篡逆得国，未亡之前，虽有毌丘俭、诸葛诞发愤讨贼，然旋起旋灭，卒縻凶燄，驯至覆亡，则篡弑相仍，绝不为怪矣。】◎臣松之以为：习凿齿书虽最后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载习语，以其余所言微异者次其后。◎《世语》曰：王沈、王业驰告文王，尚书王经以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世说·贤媛篇》注：○引干宝《晋纪》曰：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案：傅畅、干宝所记则是经实忠贞于魏，而《世语》既谓其正直，复云因沈、业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何焯曰：○正直，谓正当入直也。○

《夏侯太初传》注引《世语》曰：王业之出，不申经意。◎赵一清曰：王经之死，天变见于

上。《晋书·文帝纪》亦云“杀尚书王经贰于我也”，可谓直笔。◎或曰：经若果申意，得祸必轻。《世语》所云，殆即沈、业之徒自耻失节，故肆其丑正之词，以厚诬忠烈。郭颁无识，遂笔之于书耳。◎弼按：正直，当如本字意，若如何说“正当入直”，则高贵乡公何必召之？干宝之言可证，何说殊为曲解。【吴金华以“正直”为专用名词，指值班官员之首，与“次直”相对而言，说详其作《世说新语考释》贤媛篇第十九。】◎又按：○《晋书·王沈传》：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据《沈传》所云，告密者既可封侯，申意者当可免死，乃竟刑衣东市，以此知《世语》之言为诬也。◎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四云：士大夫大节，不必观其所为，但观其所不为，足矣。当髦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成败之机，在于呼吸。沈、业反复变诈，真魏之贼也。沈、业以不泄谋为贼，则王经之不泄，信为魏之忠臣矣。斯时魏如缀旒，诚不暇甄录已死之人，然秉董狐之笔者可不特为一传，以劝后之人乎？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传沈等。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晋诸公赞》曰：沈、业将出，呼王经。经不从，曰：“吾子行矣！”◎干宝《晋纪》曰：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

《汉仪》曰：出称警，入则跸。说者云，车驾出则应称警，入则应称跸也。】◎《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宋书·百官志》：冗从仆射，汉东京有中黄门冗从仆射，非其职也。魏世因其名而置冗从仆射。◎互见《夏侯玄传》。】黄门从官焦伯等【黄门从官，见《武纪》卷首。】下陵云台，【陵云台，见《文纪》黄初二年。】铠仗授兵，欲因际会，自出讨文王。会雨，有司奏却日，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胡三省曰：○《说文》：素，白致缯也。○此“黄素诏”者，盖以白緻缯染为黄色以书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当决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剑升辇，【◎《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从，在车前引之。◎《汉书·袁盎传》：陛下从代来，郎官者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又《外戚传》：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班倢伃同辇载。◎《宋书·礼志五》云：辇车，

《周礼》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

《汉书·鲍宣传》：苍头庐儿，皆用致富。◎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汉名奴为苍头，非纯黑，以别于良人也。诸给殿中者所居为庐，苍头侍从因呼为庐儿。◎《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勅制僮御。◎《广雅》曰：僮、御，皆使者也。】击战鼓，出云龙门。

【◎《御览·百八十三》《洛阳故宫名》有云龙门。◎《水经注》：神兽门东对云龙门，二门衡栿之上，皆刻云龙、风虎之状。◎《典引》：永平十七年，与贾逵等召诣云龙门。◎《东京赋》注：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又互见《夏侯玄传》注引《世语》。】贾充自外而入，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众莫敢逼。充帅厉将士，骑督成倅弟成济以矛进，【◎胡三省曰：骑督，督骑兵。】帝崩于师。时暴雨雷霆，晦冥。◎《魏末传》曰：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置帐下都督。】“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仗，剑戟总名。◎本志《钟会传》：姜维令兵悉放器仗。◎

《蜀志·姜维传》：乃投戈放甲。◎《通鉴》：姜维得汉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宫殿重叠，举弩遥射，岂能中项？虚伪之词，不攻自破。】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

前后数次。【宋本“次”作“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行鸩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据《汉晋春秋》、

《魏氏春秋》所载，皆言“帝入白太后”，可证“举兵入西宫”之语为诬。】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世语》曰：【《世语》，各本皆误作“《国语》”，宋、元本不误。】业，武陵人，【武陵，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后为晋中护军。【◎赵一清曰：《钟会传》注有王业字长绪，为王粲族兄凯之子，刘表之外孙。粲子被诛，文帝以业嗣粲。疑即其人也。◎梁章钜说同。◎李慈铭曰：魏有两王业，一山阳人，王弼之父，刘表外孙，官尚书郎，见《钟会传》注。◎弼按：山阳之王业为别一人，此王业为武陵人，赵说误。】】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说苑》曰：晋灵公造九层之台，费用千金，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斩。”荀息闻之，上书求见。灵公张弩持矢，见之。曰：“臣不敢谏也，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子为寡人作之。”荀息正颜色，定志意，以棋子置下，加九鸡子其上。左右惧慴息，灵公气息不续。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复有危于此者。”公曰：“愿见之。”荀息曰：“九层之台，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织，国用空虚，邻国谋议将兴，社稷亡灭，君欲何望？”灵公曰：“寡人之过也，乃至于此！”即坏九层台也。】吾老寡，岂复多惜余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何焯曰：观此二语，沈、业方为司马借以谢于天下，几与成济同戮矣。】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出云龙，便非向太后。殒前锋，则狱有归宿。】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汉书·昌邑哀王传》：群臣议，白孝昭皇后，废昌邑王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国除为山阳郡。宣帝元康三年，封贺为海昏侯。】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此令欲盖弥彰，天下后世耳目岂能尽掩邪？適以增其丑耳。】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经，事见《夏侯玄传》注。】

庚寅，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臣等备位，不能匡救祸乱，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于位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杜注：襄王也。天子以天下为家，故所在称居。天子无外，而书出者，讥王蔽于匹夫之孝，不顾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难书出，言其自绝于周。】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从之。【◎或曰：“从之”二字中几许血泪。】【◎《汉晋春秋》曰：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水经》：瀍水出河南谷城县北山，东与千金渠合。又东过洛阳县南。又东过偃师县。又东入于洛。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入于洛。《周书》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即是谓也。】下车数乘，不设旌旄，【◎宋本 “旄”作“旐”。◎周寿昌曰：下车数乘，不设旌旄。虽曰王礼，实用民礼也。司马昭之凶威何所不至，裴氏疑为过甚之言，亦何其不达邪！又案《御览》引《帝王世纪》曰“高贵乡公为太子舍人成济所害，年二十，以公礼葬之”，是并无王礼之说。】百姓相聚而观之，曰：

【相，一本作“擁”。】“是前日所杀天子也。”【◎赵一清曰：详味此言，与故长安天子之语何异邪？呜呼！◎弼按：晋愍帝降于刘聪，聪使帝戎服执戟前导。见者指之曰：“此故长安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臣松之以为：若但下车数乘，不设旌旐，何以为王礼葬乎？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后。【◎何焯曰：以亲疏论，

是时丕后尚有人。璜为宇之子，则操后也。当时惟昭之指，昭穆远近，莫敢议矣。】辛卯，群公奏太后曰：【◎胡三省曰：群公，自上公、三公至诸从公也。】“殿下圣德光隆，宁济六合，而犹称令，与藩国同。请自今殿下令书，皆称诏制，如先代故事。”【◎赵一清曰：欲以小节虚文欺媚明元，举朝皆贼党也。】

癸卯，大将军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宠。太后诏曰：“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

戊申，大将军文王上言：“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洛阳伽蓝记》：延年里刘腾宅东有太仆寺，寺东有乘黄署，署东有武库署，即魏相国司马文王府。】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或曰：自道逆迹，于其展转处见之。“向臣所止”，讨贼明矣；“敕无杀害”，用兵审矣；“横入兵阵”，行弑逆矣；“诚欲守死”，转抗战矣。天使贼臣，自供其丑。成济之事，史家隐之，但备载书诏，而昭弑君之实不可掩矣。】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济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丑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殪。【宋、元本、冯本“方”作“乃”。】】太后诏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儿岂复成人主邪？吾妇人不达大义，以谓济不得便为大逆也。然大将军志意恳切，发言恻怆，故听如所奏。当班下远近，使知本末也。”【◎《晋书·文帝纪》：庚寅，帝奏：“成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济家属付廷尉。”太后从之，夷济三族。◎丁国钧曰：文帝借济以掩人耳目，非真讨贼也。

《魏志》言“收济家属，付廷尉，正罪”，《晋纪》言“夷族”，皆空文欺世。《荀勖传》有“今成倅刑止其身”语，乃当时实录，可证纪文之诬也。】【◎《世语》曰：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得见司马宣王，宣王知焉。【◎《晋书·石苞传》：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贩铁于邺市。迁景帝中护军司马。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赵一清曰：《世语》以为受知宣帝，似为乖爽。】后擢为尚书郎，历青州刺史、镇东将军。甘露中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中尽日。文王遣人要令过。文王问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发至荥阳，数日而难作。【◎《苞传》：苞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语尽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数日而有成济之事。◎《晋书·华表传》：正元初，〖正元初，当作“甘露中”。〗石苞来朝，盛称高贵乡公，以为魏武更生。时闻者流汗沾背。表惧祸作，频称疾归下舍。◎《御览·三百八十七》引王隐《晋书》曰：侍中石苞朝出，表问国家何如，苞曰：“武帝更生也。”表闻，汗出沾背。◎姚范曰：司马昭废立之计蓄之已久，而石苞更促之，故高贵乡公云“吾不能坐受废辱”。云龙门之举当迫于势，不能须臾耳。】】

六月癸丑，诏曰：“古者人君之为名字，难犯而易讳。今常道乡公讳字甚难避，其朝臣博议改易，列奏。”【监本“奏”作“奉”，误。】

## 陈留王奂

陈留王讳奂，字景明，武帝孙，燕王宇子也。【至是明帝无嗣矣，尚谓“嗣明帝后”，将谁欺邪？】甘露二年，【宋本“二”作“三”，《水经注》及《御览》引同。】封安次县常道乡公。【◎《郡国志》：幽州广阳郡安次。◎《一统志》：安次故城，今顺天府东安县西北四十里。◎《水经·圣水注》：圣水又东，左会白祀沟，沟水出光阳县之娄城东，东南迳常道城西，故乡亭也。西去良乡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一统志》：常道乡，今东安县西北五十里。◎洪亮吉曰：燕国，汉置，后国除作广阳郡，魏因之；至太和六年，复作国，下邳王宇徙封此。安次，汉旧县，属广阳郡，至魏属燕国也。】高贵乡公卒，公卿议迎立公。【◎公时年十五。◎《晋书·武帝纪》：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通鉴》：迎常道乡公璜于邺。】六月甲寅，入于洛阳，见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太极殿，见《明纪》青龙三年。】大赦，改年，赐民爵及谷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增封二郡，并前满十，加九锡之礼，一如前奏；【◎潘眉曰：前甘露三年封邑八郡。八郡者，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也；此增二郡，则司州之弘农、雍州之冯翊，皆晋故壤。◎梁章钜曰：前甘露三年夏五月，命大将军司马文王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锡，文王前后九让乃止，故此云“一如前诏”。各本皆误作“奏”。◎沈家本曰：景元二年、四年并有“一如前诏”之文，此“奏”当作“诏”之证。】诸群从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文王固让，乃止。己未，故汉献帝夫人节薨，【◎陈景云曰：

《续汉书》“曹腾父名节”，太和诏书所称“处士君”者也，于献穆为高祖，不应上犯祖讳，必有一误。◎赵一清曰：处士之称，不见太和诏书，【本志《刘晔传》载明帝诏“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脩德让，行动神明”，少章盖据此。赵说“不见太和诏书”，误。】见于《宋书·礼志》，然既号为处士，则非阉宦矣，与《后汉书》之“曹节，字业伟”者是两人。〖◎弼按：“业”当作“元”。〗但祖讳不避，则不得其说耳。【说又见《武纪》卷首“腾父节”、 “《兵书接要》”诸处集解。】】帝临于华林园，【华林园，见《文纪》黄初四年注。】使使持节追谥夫人为献穆皇后。【◎《谥法》曰：布德执义曰穆。◎何焯曰：高贵乡公弑崩之事，献穆犹亲见之；常道乡公薨于晋太安元年，则又晋室大乱，赵王伦盗篡反正之后也，噫！】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范《书·献穆曹皇后纪》：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癸亥，以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冬十月，观薨。

十一月，燕王上表贺冬至，称臣。诏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将宜依此义。表不称臣乎！又当为报。夫后大宗者，降其私亲，况所继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礼典处当，【◎吴金华曰：处当，犹今语“办理”、“处置”之类。】务尽其宜。”【《通典·六十七》载此招，字句稍异，录于下。诏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不称臣乎！又当为报答。夫系大宗者，降其私亲，况所系者重邪！若使同之臣妾，朕所未安。其皆依礼据典，当务尽其仪。”】有司奏，以为“礼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通典》作 “制莫重于王典”。】陛下稽德期运，抚临万国，绍大宗之重，【宋本“大”作“太”。】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体尊戚属，【《通典》“体”作“礼”。】正位藩服，躬秉虔肃，率蹈恭德以先万国；其于正典，【《通典》“正”作“王”。】阐济大顺，所不得制。圣朝诚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礼。臣等平议【《通典》“平”作“评”。】以为燕王章表，可听如旧式。【◎何焯曰：章表称臣，于心有所不安，不臣可也。当更取北魏清河王事参之，不至如周世宗之野差顺耳。】中诏所施，或存好问，准之义类，则‘宴觌之族’也，【◎宴，一作“燕”。◎何焯曰：○《礼·文王世子篇》云：与族燕，则公与父兄齿。○又曰：公与族燕则以齿，而孝弟之道达矣。○又曰：公族朝于内朝，虽有贵者以齿。○所谓燕觌之敬，“宴”、“燕”通用，“族”乃“敬”字之讹。】可少顺圣敬，加崇仪称，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问大王侍御’。

至于制书，国之正典，【《通典》“正”作“旧”。】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轨仪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诏燕王’。凡诏命、制书、奏事、上书诸称燕王者，可皆上平。【《通典》作“皆云上字”。】其非宗庙助祭之事，皆不得称王名，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姚范曰：向以为生者不得言讳，此云“吏民不得触王讳”，则生言讳亦有本。】以彰殊礼，加于群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宋本“正”作“王”；《通典》同。】俯顺圣敬烝烝之心，【《通典》作“俯顺圣旨敬承之心”。】二者不愆，礼实宜之，可普告施行。”

十二月甲申，黄龙见华阴县井中。【◎《郡国志》：司隶弘农郡华阴，故属京兆，有太华山。◎《一统志》：华阴故城，今陕西同州府华阴县东南。】甲午，以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三云：陈留王奂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十三州志》云：京师之州，司隶校尉掌焉，故曰“司州”。◎洪亮吉曰：司州，魏受禅都洛阳，陈留王奂以汉司隶所部三河、宏农四郡，及分河东所立之平阳，分河南所立之荥阳，置司州，治河南。

◎吴增僅曰：○《后汉书·百官志第五》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省州并郡，复《禹贡》九州。○省司隶部，以其郡分属豫、冀、雍三州。豫得河南郡，雍得京兆、扶风、冯翊、宏农四郡，冀得河东、河内二郡。其后三辅遂长隶雍州，而司隶何时复置，三河、宏农何时还属，史无明文。据《晋志》“魏氏受禅，置司州”，然魏因汉旧，但有司隶校尉，无司州刺史；又并、凉等州皆复置于黄初元年，以是互证，知《晋志》所云“魏置司州”者，即复置司隶也。案《晋志》云“魏氏受禅，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宏农、平阳，【“平阳”上脱“冀州之”三字。】合五郡，置司州”，晋遂定名司州。而《元和志》、《寰宇记》则云“陈留王合三河、宏农、平阳五郡，置司州”，《资治通鉴》云“太康元年，以司隶部置司州”。今考司州之名，魏时屡见，《吴志·孙权传》“吴、蜀通好，交分天下，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此司州之名载之当时盟约者；《晋书·文帝纪》“魏甘露三年，以司州之河东、平阳等郡，封司马昭为晋公”，此司州之名载之当时诏策者；《魏志·杜畿传》杜恕上疏，以兖、豫、司、冀四州并称，此司州之名载之当时疏奏者。皆非由后言之也。以《晋志》、

《通鉴》之文证之，可见魏时司隶但通称曰“司州”，至晋太康元年始定名耳，洪《志》误据《元和志》等书，又误增荥阳一郡，今不从。◎谢鍾英曰：《杜恕传》、《孙权传》所言，皆纪当时语，是司州置于文、明之世。洪氏从《晋志》、《元和志》，谓“陈留王置”，非也。

◎弼按：○《晋书·王祥传》：高贵乡公即位，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从讨毌丘俭，迁太常，封万岁亭侯。天子幸太学，命祥为三老。及高贵乡公之弑也，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泗交流。顷之，拜司空。○据晋史，祥由太常拜司空，与《魏志》不合。】

二年夏五月朔，【“朔”上当据晋、宋志补“丁未”二字。】日有食之。秋七月，乐浪外夷韩、濊貊各率其属来朝贡。【◎乐浪，见《明纪》青龙元年。韩、濊貊，见后《东夷传》。

◎《通鉴》云：是岁，鲜卑索头部大人拓拔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贡，因留为质。力微之先，世居北荒，后南迁，居匈奴故地，复徙居定襄之盛乐，部众浸盛，诸部皆畏服之。◎胡三省曰：拓跋氏始见于此，鲜卑轲比能与魏为敌者也。轲比能死，北边差安，而拓拔氏盛矣，为后魏张本。汉定襄郡有成乐县，后汉属云中郡，建安二十年并云中、定襄、五原、朔方为新兴郡，郡止置一县，以属新兴，而盛乐故县弃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后魏既盛，南都平城，置盛乐宫于其地，永熙中又置盛乐郡。◎弼按：此为是年关系重要之事，特补注于此。】八月戊寅，赵王幹薨。甲寅，复命大将军进爵晋公，加位相国，备礼崇锡，一如前诏；又固辞，乃止。【◎陈景云曰：以戊寅推之，是月不当复有甲寅，两“寅”字定有一误。《晋书·文帝纪》“致晋公茅土九锡”，《通鉴》“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并系甲寅，则似误在戊寅也。◎潘眉曰：甲寅当系在九月，戊寅、甲寅相去四十七日也。】

三年春二月，青龙见于轵县井中。【轵县，见《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夏四月，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肃慎，见《明纪》青龙四年，又详见本志《东夷传·挹娄传》。

◎《晋书·四夷传》：肃慎氏，一名挹娄，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褥）**[**傉**]**鸡锦罽、绵帛。】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将姜维寇洮阳，【◎《水经·河水注》：○洮水东北流，迳洮阳曾城北。○《沙州记》曰：嵹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城临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临洮，上遣马防、耿恭救之，诸羌退聚洮阳，即此城也。◎胡三省曰：○洮阳，洮水之阳也。洮水之阴魏不置郡县，维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记》曰：嵹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临洮水，曰洮阳城。○杜佑曰：临洮郡城本洮阳，城临洮水。○洮，土刀翻。◎《方舆纪要》卷六十：临潭城在陕西洮州卫西南七十里，即古洮阳城，亦谓之曾城。姜维伐魏，侵洮阳，即此。◎董祐诚曰：今甘肃巩昌府洮州厅西南七十里故城，即洮阳城。◎张庚《通鉴纲目释地纠谬》云：《集览》、

《质实》以洮阳为广西桂林府全州之洮阳县，【《集览》，元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质实》，明冯智舒《通鉴纲目质实》。】误。◎弼按：吴熙载泛指洮阳在洮水西北，青海和硕特前头旗之东者，亦误也。】镇西将军邓艾拒之，【◎《邓艾传》：甘露元年，为镇西将军。二年，迁征西将军。◎今犹书“镇西”者，误也。】破维于侯和，【◎胡三省曰：○《水经注》：洮水迳洮阳城，又东迳共和山南。〖共，一作“洪”。〗城在四山中，又东迳迷和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方舆纪要》卷六十：侯和城在洮州卫南，一曰泥和城。案，侯和、迷和、泥和、洪和即一城也，音转耳。◎董祐诚曰：今岷州西。◎谢鍾英曰：今洮州厅南，洮水之南。

◎弼按：《通鉴纲目》谓“侯和”为“佚和”，《一统志》谓“洪和故城，今洮州卫治”，张庚谓“侯和在洮州卫东”，吴熙载谓“侯和在岷州西北”，均误。谢说是，盖据《水经注》“洮水又东迳迷和城北”之语也。】维遁走。【◎《蜀志·维传》：维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不复还成都。◎《华阳国志》：维恶黄皓恣擅，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胡三省曰：司马昭因是决计绊维于沓中而伐蜀。】是岁，诏祀故军祭酒郭嘉于太祖庙庭。【军祭酒，详见《武纪》建安三年。】

四年春二月，复命大将军进位爵赐一如前诏，【◎胡三省曰：如元年之诏也。】又固辞，乃止。

夏五月，诏曰：“蜀，蕞尔小国，【◎《左传·昭公七年》：子产曰：“郑虽无腆，抑谚曰： ‘蕞尔国’。”◎杜注：蕞，小貌。】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往岁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维耕种沓中，注见前。◎胡三省曰：沓中在诸羌中，即沙漒之地。晋张骏据河西，因前赵之乱，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门、侯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后赵分境。乞伏炽盘攻漒川，师次沓中，则侯和之地在塞内，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谢鍾英曰：沓中在洮州西南西倾山之南。】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经；【◎《左传·宣公十二年》：随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杜注：昧，昏乱也。经，法也。】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孙子·虚实篇》：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王晢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劳；致于人者，以劳乘其佚。】蜀所恃赖，唯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用力为易。今使征西将军邓艾督帅诸军，趣甘松、沓中【甘松在今四川松潘厅西北三百里，洮州厅之西南，江水发源处，详见《邓艾传》。】以罗取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趣武都、高楼，【◎《文馆词林》“武都”作“武街”。武都，见《武纪》建安二十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他楼城在平凉府镇原县北百里。○“高”、“他”，

声之转。◎弼按：平凉府远在东北，与武都无涉，非诸葛绪进兵之道，赵说误。《晋书·文帝纪》“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本志《钟会传》“绪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通鉴》“诸葛绪督三万余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李贤曰“下辨县属武都郡，旧名武街城”，盖绪由祁山趣武都，又由武都至桥头。武都，今甘肃阶州成县。桥头，今阶州文县。若东北之平凉，何能绝其归路乎？◎谢鍾英曰：武都，即武街。高楼，桥头之讹也。◎桥头，见《邓艾传》。】首尾踧讨。【“踧”与“蹙”同。】若擒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也。”又命镇西将军钟会由骆谷伐蜀。【◎骆谷，在陕西西安府盩厔县西南百二十里，详见《曹爽传》、《钟会传》。◎《晋书·文帝纪》：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帝斩以徇。】

秋九月，太尉高柔薨。【时年九十。】冬十月甲寅，复命大将军进位爵赐一如前诏。【◎

《晋书·文帝纪》：东十月，天子以诸侯献捷交至，〖“侯”当作“将”。〗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获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难，不明于训。曩者奸逆屡兴，方寇内侮，大惧沦丧四海，以堕三祖之弘业。惟公经德履哲，明允广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辅乂皇家。栉风沐雨，周旋征伐，劬劳王室，二十有余载。毗翼前人，乃断大政，克厌不端，维安社稷。暨俭、钦之乱，公绥援有众，分命兴师，统纪有方，用缉宁淮浦。其后巴蜀屡侵，西土不靖，公奇画指授，制胜千里。是以段谷之战，乘衅大捷，斩将搴旗，效首万计。孙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车首路，威灵先迈，黄钺未启，鲸鲵窜迹。孙壹构隙，自相疑阻，幽鉴远照，奇策洞微，远人归命，作藩南夏，爰授锐卒，毕力戎行。暨诸葛诞，滔天作逆，称兵扬、楚，钦、咨逋罪，同恶相济，帅其蝥贼，以入寿春，凭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胄，龚行天罚，玄谋庙算，遵养时晦。奇兵震击，而朱异摧破；神变应机，而全琮稽服；取乱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战不穷武，而大敌歼溃；旗不再麾，而元憝授首。收勍吴之隽臣，系亡命之逋虏。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万积尸成京。雪宗庙之滞耻，拯兆庶之艰难。扫平区域，信威吴会，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获乂。乃者王室之难，变起萧墙，赖公之灵，弘济艰险。宗庙危而获安，社稷坠而复宁。忠格皇天，功济六合。是用畴咨古训，稽诸典籍，命公崇位相国，加于群后，启土参墟，封以晋域。所以方轨齐、鲁，翰屏帝室。而公远蹈谦损，深履冲让，固辞策命，至于八九。朕重违让德，抑礼亏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载。上阙在昔建侯之典，下违兆庶具瞻之望。惟公严虔王度，阐济大猷，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劝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养之德，鳏寡蒙矜恤之施，仁风兴于中夏，流泽布于遐荒。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雠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海隅幽裔，无思不服；虽西旅远贡，越裳九译，义无以逾。维翼朕躬，下匡万国，思靖殊方，宁济八极。以庸蜀未宾，蛮荆作猾，潜谋独断，整军经武。简练将帅，授以成策，始践贼境，应时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溃，禽其戎帅，屠其城邑。巴汉震叠，江源云彻，地平天成，诚在斯举。公有济六合之勋，加以茂德，实总百揆，允厘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训。而靖恭夙夜，劳谦昧旦，虽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劳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选建明德，光启诸侯，体国经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齐、鲁之封，于周为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之难，桓、文以翼戴之劳，犹受锡命之礼，咸用光畴大德，作范于后。惟公功迈于前烈，而赏阙于旧式，百辟于邑，人神同恨焉，岂可以公谦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弘农，雍州之冯翊，凡十郡，南至于华，北至于陉，东至于壶口，西逾于河，提封之数，方七百里，皆晋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实纪纲诸夏，用率旧职。爰胙兹土，封公为晋公。命使持节兼司徒司隶校尉陔即授印绶策书，金兽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之玄土，苴以白茅，建尔国家，

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并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酂侯萧何，实以相国，光尹汉朝。随时之制，礼亦宜之。今进公位为相国，加绿綟绶。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礼，仪刑作范，旁训四方，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道和阴阳，敬授人时，啬夫反本，农殖维丰，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显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顺，庶尹允谐，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镇靖宇宙，翼播声教，海外怀服，荒裔款附，殊方驰义，诸夏顺轨，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简贤料材，营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严恭寅畏，底平四国，式遏寇虐，苛厉不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简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纠不虔，是用锡公鈇钺各一。公爰整六军，典司征伐，犯命陵正，乃维诛殛，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飨祀蒸蒸，孝思维则，笃诚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锡公秬鬯一卣，圭瓒副焉。晋国置官司以下，率由旧式。往钦哉！祗服朕命，弘敷训典，光泽庶方，永终尔明德，丕显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将校皆诣府喻旨，帝以礼辞让。司空郑冲〖“司空”当作“司徒”。〗率群官劝进，帝乃受命。◎胡三省曰：始受相国、晋公、九锡之命。】癸卯，立皇后卞氏，【卞太后弟秉之孙女也。】十一月，大赦。

自邓艾、钟会率众伐蜀，所至辄克。【详见邓艾、钟会传。】是月，蜀主刘禅诣艾降，巴蜀皆平。【◎《晋书·文帝纪》：十一月，邓艾帅万余人自阴平踰绝险至江油，破蜀将诸葛瞻于绵竹，斩瞻，传首。进军雒县，刘禅降。天子命晋公以相国总百揆，于是上节传，去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之号焉。】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郑冲为太保。【◎《晋书·职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

《冲传》：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冲虽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弼按：此所以酬劝进也。】壬子，分益州为梁州。【◎《郡国志》：益州，领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广汉蜀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益州刺史部，郡、国十二，县、道一百六十八。◎《晋书·地理志》：益州按《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厄也。”言其所在之地险厄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灭蜀置郡，以张若为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汉初有汉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广汉，凡为四郡。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统焉，益州盖始此也。及后汉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诸道置蜀、广汉、犍为三郡属国都尉。及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献帝初平元年，刘璋分巴郡立永宁郡。建安六年，改永宁为巴东，以巴郡为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刘备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为巴东郡，巴西郡为巴郡，又分广汉立梓潼郡，分犍为立江阳郡，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以犍为属国为朱提郡。刘禅建兴二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广汉属国为阴平郡，分建宁、永昌立云南郡，分建宁、牂牁立兴古郡，分广汉立东广汉郡。魏景元中，蜀平，省东广汉郡。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汉中属焉。益州统蜀郡、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越嶲、牂牁八郡，县四十四；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八郡，县四十四。泰始七年，又分益州置宁州，统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四郡，县四十五。◎《宋书·州郡志》“魏景元四年，平蜀，复立梁州，治汉中南郑；益州治成都”，与本志相合，而《晋志》言泰始二年立梁州，〖又云“三年”。〗何以互相歧异？盖景元四年已届年终，虽有此诏，未及施行，而咸熙、泰始之间，本止两年，中经邓、钟之乱，扰攘数月，且时方经营禅代，无暇计及建设，故分疆书界至泰始三年而始定也。】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将军邓艾为太尉，镇西将军钟会为司徒。【◎胡三省曰：赏平蜀之功也。】皇太后崩。【◎宋、元本“五年”提行，误。◎官本《考证》卢明楷曰：各本俱误以“五年”为纪年之五年。按景元四年十一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邓艾、钟会等爵，并非隔年之事，盖此“复

除租赋之半五年”，即如文帝黄初二年注中“令天下听内徙，复五年”之意。◎钱大昭曰： “复除租赋之半五年”者，谓五岁之内，每岁租赋尽复除其半也。癸丑与乙卯仅隔一日，汲古阁本以“五年”提行，非也。景元无五年，《文献通考·国用门》引此条，不连“五年”二字，知宋本已误矣。◎潘眉曰：推是年十二月壬辰朔；癸丑，二十二日；乙卯，二十四日也。今本以“乙卯”为五年乙卯，大谬。后募蜀人内徙，至复除二十岁。◎李慈铭曰：“五年”二字误衍，当以“乙卯”接“半”字下。◎弼按：《邓艾传》“十二月，诏以艾为太尉”，

《钟会传》“十二月，诏以会为司徒”，《明元郭后传》“后于景元四年十二月崩”，此皆四年十二月事，无可疑者。《晋书·文帝纪》“表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亦系于景元四年，

《通鉴》亦同。平吴之后，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则此“复五年之半”犹为少也。李说误。景元本有五年，《钟会传》“会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蜀志·后主传》“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策命刘禅为安乐县公”可证。至五月甲戌，始改元咸熙，诸说谓“景元无五年”者，亦误。】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官本《考证》李龙官曰：按前乙卯，后甲子，中间不应有壬辰，作“壬戌”为是。今据何焯校本改正。◎陈景云曰：下文“二月辛卯”，则知辛卯是二月朔，壬辰为二月二日也。】槛车征邓艾。【◎刘熙《释名》：槛车上施栏槛，以格猛兽，亦囚禁罪人之车也。◎《晋书·文帝纪》：钟会潜谋叛逆，因密使谮艾。◎本志《钟会传》：会内有异志，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槛车征艾。】甲子，行幸长安。【◎《晋书·文帝纪》：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长安。是时，魏诸王侯悉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于邺。◎何焯曰：郭太后在殡，盖墨绖而出也。◎弼按：此仍袭讨诸葛诞挟两宫以行之策，而又防制邺中，权奸谋虑，可谓周矣。】壬申，使使者以璧币祀华山。【◎《尚书·武成》：归马于华山之阳。◎《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

《山海经》：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华阴县，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一统志》：太华山在华阴县南，即西岳也。◎华阴，后汉改属弘农郡，见前景元元年。】是月，钟会反于蜀，为众所讨；邓艾亦见杀。【详见邓艾、钟会传。】二月辛卯，特赦诸在益土者。【◎《通鉴》：二月丙辰，车驾还洛阳。◎《纪》失书。】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尚书左仆射荀顗为司空。【顗，见《荀彧传》。】己卯，进晋公爵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甘露三年封晋公，食邑八郡，景元元年增封二郡，至是又增封十郡，凡二十郡。】【◎《汉晋春秋》曰：晋公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并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胡三省曰：何侯，谓何曾。一朝之臣，谓举魏朝之臣也。◎《晋书·何曾传》：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致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

◎钱大昕曰：高柔卒于景元四年，司马昭未为晋王；至咸熙元年封王，其时三公则太尉王祥、司空荀顗也，《传》误。◎弼按：诸史所载虽有异同，然何曾屈膝则为不可掩之事实也。】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位势，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通鉴》作“王、公”。】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王夫之曰：骤闻此言，未有不以岳立屹屹，可以为社稷臣者。冯道之劳郭威曰“侍中此行不易”，亦尤是也。炎篡而祥为太保于晋，威篡而道为中书令于周，则其亢矫以立名，而取合于新主，大略可知。设遇朱温，岂能尔哉！】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见顾之重！”【◎《晋书·王祥传》以此为晋武帝为晋王时事，与此异。◎何焯曰：祥知拜之不可，然其自处，何以并在杨彪下也？厥后冯道受郭威之拜，复折而事周，是以唯大节不可夺为难。◎姜宸英曰：祥于晋、魏篡弑之际，唯唯无所短长，而靳此一拜，所谓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欲自附于汲长孺耶？◎赵一清曰：○《晋书·祥传》：高贵乡公之弑，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

无状。”涕泪交流。○观祥之所为忠，与其事后母之所为孝，一生都是假。晋朝优容之者，以其为无用之物耳。◎王鸣盛曰：祥庸贪小人，名仕魏室，实为晋臣，乃以不拜自重乎？史家盛夸其孝友名德，此史家妙于立言。范蔚宗传胡广，欧阳永叔传冯道，皆如此矣。以不拜为高，与高贵乡公被弑而号泣为忠，正复一类。昭、炎佯敬之，明知如傀儡，相与为伪而已。禄位之昌，名寿之高，子孙之蕃衍，古今少比。鄙夫例多福，无怪志于鄙夫者之多也！◎弼按：据《晋书》王祥、郑冲、何曾、荀顗传，当咸熙、泰始之际，祥等皆年届八十，在魏已位至三公，而皆眷恋爵秩，佐命新朝，与钟繇、华歆、王朗前后一辙。操、懿创篡夺之局，而开国宰辅尽属庸流，宜其国祚之不永也。】】丁亥，封刘禅为安乐公。【◎赵一清曰：此即景初二年所置渔阳郡之安乐县。◎弼按：策命之辞，见《蜀志·后主传》。】夏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奏复五等爵。【◎《晋书·文帝纪》始建五等爵在七月之后，与此异。◎《通鉴》：五月庚申，晋王奏复五等爵，封骑督以上六百余人。◎胡三省曰：赏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秦废五等爵；汉列侯以户为差。献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号侯以赏军功，虚封自此始矣，今虽复五等爵，亦虚封也。◎潘眉曰：

○《御览·一百九十九》引《魏志》云：咸熙元年，相国晋王奏建五等，诸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一千八百户，置相一人，典祠、典书、典卫、典礼各一人，妾六人，车前司马十人，旅贲四十人；诸侯地方七十里，邑千六百户，官属同诸公，妾五人，车前司马八人，旅贲三十六人；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户，妾四人，车前司马六人，旅贲二十八人；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户，相一人，典祠令、典书丞、典卫丞各一人，妾三人，车前司马四人，旅贲二十人；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户，相一人，典祠长、典书丞各一人，妾二人，车前司马二人，旅贲十二人；又次国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户。○今《魏志》无之，此必当时奏议之文也。○

《晋地理志》：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建立五等之制。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与《御览》所引《魏志》略同，惟不载置相、典祠、司马、旅贲人数。又按《晋志》，侯有大国侯、次国侯，伯有大国伯、次国伯，子有大国子、次国子，较《御览》为详；而《晋志》于男但云“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无大、次之分，《御览》则云“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户；次国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户”，男亦有大国男、次国男之别矣。】甲戌，改年。【◎胡三省曰：始改元咸熙。】癸未，追命舞阳宣文侯为晋宣王，舞阳忠武侯为晋景王。六月，镇西将军卫瓘上雍州兵于成都县获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归禾之义，【◎《史记·鲁周公世家》：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孙盛曰：昔公孙述自以起成都，号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后汉书·公孙述传》：述自立为天子，号“成家”。◎章怀注：以起家成都，故号“成家”。◎王先谦曰：以“成”为国号也，与袁术称“仲家”同义。】】

初，自平蜀之后，吴寇屯逼永安，【◎永安，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巴东郡”注。◎

《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改鱼服曰永安。◎《华阳国志》：鱼服县，巴东郡治。◎《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许里，江山迥阔，入峡所无。江水又东迳诸葛图垒南，又东迳赤岬城西，又东迳鱼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一统志》：鱼服故城，今四川夔州府奉节县东北。永安宫城，今奉节县治。】遣荆、豫诸军掎角赴救。【◎《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支驹对曰：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犄之，与晋踣之。”◎杜注：犄其足也。】七月，贼皆遁退。【◎

《晋书·罗宪传》：宪字令则，襄阳人。迁巴东太守，守永安城。吴使步协西征，宪大破其

军。吴又使陆抗助协，宪据守经年，救援不至。会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弼按：宪事又见《蜀志·霍峻传》注引《襄阳记》。】八月庚寅，命中抚军司马炎副贰相国事，【◎胡三省曰：依五官将故事也。◎赵一清曰：魏置中护军、中领（事）**[**军**]**，又有抚军将军，此云“中抚军”，盖特改旧制，以尊晋王之子耳。寻自中抚军为抚军大将军。◎弼按：中抚军即抚军将军，犹中领军之资重者为领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也。】以同鲁公拜后之义。

癸巳，诏曰：“前逆臣钟会构造反乱，聚集征行将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谋，发言桀逆，

【◎《潜夫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逼胁众人，皆使下议，仓卒之际，莫不惊慑。相国左司马夏侯和、【此夏侯和，或疑即夏侯渊七子，即后之河南尹，详《渊传》。】骑士曹属朱抚【◎《宋书·百官志》：晋文帝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骁骑将军，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主薄四人，舍人十九人，参军二十二人，参战十一人，掾属三十三人，散属九人。◎赵一清曰：骑士曹属亦相国府官，《宋志》所谓“散属九人”也。◎弼按：《宋志》相国府掾属中有骑兵掾二人，属一人，骑士曹属当指此，非散属也，赵说误。】时使在成都，中领军司马贾辅、【◎洪饴孙曰：中领军司马，一人，六百石，第七品。】郎中羊琇各参会军事；和、琇、辅皆抗节不挠，拒会凶言，临危不顾，词指正烈。

【◎《晋书·外戚传》：羊琇字稚舒，景献皇后之从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琇少举郡计，参镇西钟会军事，从平蜀。及会谋反，琇正言苦谏，还，赐爵关内侯。◎赵一清曰：琇母，即辛宪英也，琇入蜀事亦见《辛毗传》注。】辅语散将王起，说‘会奸逆凶暴，欲尽杀将士’，又云‘相国已率三十万众西行讨会’，欲以称张形势，感激众心。起出，以辅言宣语诸军，遂使将士益怀奋励。宜加显宠，以彰忠义。其进和、辅爵为乡侯，琇、抚爵关内侯。【◎胡三省曰：琇，司马师夫人之从父弟，故以谏会为功而得封。】起宣传辅言，告令将士，所宜赏异。其以起为部曲将。”【◎林国赞曰：据《钟会传》，会谋尽坑魏军，胡烈密语其子渊，渊因聚会众杀会。《陈留纪》则云贾辅密语王起，起因宣传辅言，是年凡婴会害者，皆与辅、起并被爵赏。渊、烈最为功首，猥无名字，《会传》注引《晋诸公赞》亦不言其见录。】癸卯，以卫将军司马望为骠骑将军。九月戊午，以中抚军司马炎为抚军大将军。

辛未，诏曰：“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孙休遣使邓句，敕交阯太守【◎《郡国志》：交州交趾郡治龙编。◎刘昭注：武帝置，即安阳王国，雒阳南万一千里。◎《水经·叶榆河注》云：○《尚书大传》曰：尧南抚交趾，于《禹贡》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

《周礼》南八蛮，雕题、交趾，有不粒食者焉。秦始皇开越岭南，立苍梧、南海、交趾、象郡。汉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启七郡，于是乃置交趾刺史以督领之。◎又云：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龙蟠编于、南北二津，故改龙渊，以龙编为名也。◎《元和郡县志》云：元封五年，置刺史以部之。名曰交趾者，交以南诸夷，其足大趾广，两足并立则交焉。汉本定为交趾刺史，不称州，以别于十二州。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太守，共表请立为州，自此始称交州焉。◎周济曰：在今广西太平府凭祥州南七百五十里。◎邹代钧曰：交趾郡有今越南河内、兴安、南定、宁平、海东、北宁、谅山七道。龙编，今河内道治。◎王先谦曰：交踁国见《山海经》，交趾见《礼·王制》。《颛顼纪》作“阯”，通借字。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瓯骆也。详《南越传》。】锁送其民，发以为兵。【◎赵一清曰：邓句，《晋书·陶璜传》作“邓荀”，即所云“察战邓荀，擅调孔雀三千头”者， “句”当是“荀”之误。◎侯康曰：《陶璜传》“交趾太守孙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按“句”与“荀”字形相近，未知孰是。至谓“发民为兵”，则敌国传闻之讹也，《吴志》亦云“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与《陶璜传》同。

◎弼按：裴注“察战”，吴官名号。余详见《吴志·孙休传》永安五年。】吴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

《陶璜传》：郡吏吕兴杀太守孙谞及邓荀，以郡内附。】九真、日南郡【◎《郡国志》：交州九真郡治胥浦。日南郡治西卷。◎刘昭注：九真郡，武帝置，雒阳南万一千五百八十里。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阳南万三千四百里。◎丁谦曰：九真，今越南清华省。日南，今越南乂安省。◎邹代钧曰：九真郡为今越南顺化、广南、清化、乂安、河静、广义六道。日南郡为今越南归化、富安、广和、平顺四道。】闻兴去逆即顺，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郡国志》：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刘昭注：合浦，武帝置，雒阳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一统志》：合浦，今广东廉州府合浦县东北。】告以祸福；遣都尉唐谱等诣进乘县，【◎《汉书·地理志》：牂柯郡进桑，南部都尉治，有关。

◎《郡国志》：交州牂柯郡进乘。◎《水经》：叶榆河入牂柯郡西随县北为西随水，又东出进桑关。◎郦注：进桑县，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关，故曰“进桑关”也。故马援言，从 泠水道出进桑王国，至益州贲古县，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叶榆水又东南，绝温水，而东南注于交趾。◎王先谦曰：○《汉志》作“进桑”。《续志》作“进乘”，盖误。三国蜀因，改属兴古郡。○阮元云：故城当在今越南交冈境。○谢鍾英曰：当在今云南临安府阿迷州南境。○案：当在临安府东南境，接越南界。◎李兆洛曰：进乘县在云南元江州东南。】因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自陈。【◎霍弋，字绍先，南郡枝江人，领建宁太守。蜀并于魏，弋与巴东领军罗宪各保全一方，事见《蜀志·霍峻传》。◎《汉晋春秋》云：晋文王拜弋为南中都督，后遣将兵救援吕兴，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又交址将吏各上表，言‘兴创造事业，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连诸郡，惧其计异，各有携贰。权时之宜，以兴为督交阯诸军事、上大将军、定安县侯，【◎《汉书·地理志》：交趾郡安定。◎《郡国志》：交趾郡定安。◎惠栋曰：《前志》作“安定”，《林邑记》云“外越安定纪粟望都”，《州郡志》仍作“安定”。◎赵一清曰：疑“定安”为误。亦见《蜀志·张嶷传》。◎李兆洛曰：在交州府境。◎弼按：《张嶷传》之安定不在交阯境内，当别为一地。】乞赐褒奖，以慰边荒’。乃心款诚，形于辞旨。昔仪父朝鲁，《春秋》所美；【◎《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窦融归汉，待以殊礼。【◎《后汉书·窦融传》：融决策东向，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帝因授融为凉州牧。】今国威远震，抚怀六合，方包举殊裔，混一四表。兴首向王化，举众稽服，万里驰义，请吏帅职，宜加宠遇，崇其爵位。既使兴等怀忠感悦，远人闻之，必皆竞劝。其以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定安县侯，【◎赵一清曰：南中大将军是特建号，非古制也。】得以便宜从事，先行后上。”策命未至，兴为下人所杀。【◎《陶璜传》：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

◎《通鉴》作“王统”，亦有作“李统”者。】

冬十月丁亥，诏曰：“昔圣帝明王，静乱济世，保大定功，文武殊涂，勋烈同归。是故或舞干戚以训不庭，或陈师旅以威暴慢。至于爱民全国，康惠庶类，必先脩文教，示之轨仪，不得已然后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汉分崩，九土颠覆，刘备、孙权乘间作祸。三祖绥宁中夏，日不暇给，遂使遗寇僭逆历世。幸赖宗庙威灵，宰辅忠武，爰发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浃时，一征而克。自顷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汉平定，孤危无援，交、荆、扬、越，靡然向风。今交阯伪将吕兴已帅三郡，万里归命；武陵邑侯相严等【武陵，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纠合五县，请为臣妾；豫章、庐陵山民举众叛吴，【◎《郡国志》：扬州豫章郡治南昌。◎《一统志》：南昌故城，今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东灌城乡城隍庙桥西。◎《郡国志》：豫章郡庐陵。◎刘昭注：兴平元年，孙策分立庐陵郡。◎《吴志·孙策传》：策分豫章为庐陵郡。◎《水经》：赣水又东北过石阳县西。◎郦注：汉献帝初平二年，〖◎弼按：“初平”应作“兴平”。〗吴长沙桓王立庐陵郡，治此。◎《一统志》：石阳故城，今江西吉安府

吉水县东北。◎豫章、庐陵二郡，详见《吴志·孙策传》。】以助北将军为号。又孙休病死，主帅改易，【时孙晧新立。】国内乖违，人各有心。伪将施绩，贼之名臣，怀疑自猜，深见忌恶。【《吴志·朱绩传》，绩时拜左大司马。猜忌之说，敌国离间之词。绩本姓施，故曰施绩。】众叛亲离，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征若此之甚。若六军震曜，南临江、汉，吴会之域必扶老携幼以迎王师，必然之理也。然兴动大众，犹有劳费，宜告谕威德，开示仁信，使知顺附和同之利。相国参军事徐绍、水曹掾孙彧，【◎《晋书·文帝纪》“徐绍”作“徐劭”。

◎胡三省曰：水曹掾，吴相府所置。吴未尝置相国，魏人以晋王为相国，因亦称吴丞相参军为相国参军。◎弼按：相国参军、水曹掾，皆魏相国之官属也，见《宋书·百官志》，注见前。吴无此官，胡注误。盖徐绍在吴为南陵督，降魏后为相国参军也。】昔在寿春，并见虏获。绍本伪南陵督，【◎《方舆纪要》卷二十七云：南陵戍在太平府繁昌县西南，下陵江渚。江州东界尽于南陵，盖滨江津要处，非今宁国府之南陵县。晋陶侃领荆、江二州刺史，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路不拾遗，谓南陵也。◎洪饴孙曰：吴于濒江要地皆置都督，权轻者但称督，领兵屯守。其领营兵者亦称督。】才质开壮；彧，孙权支属，忠良见事。其遣绍南还，以彧为副，宣扬国命，告喻吴人，诸所示语，皆以事实，若其觉悟，不损征伐之计，盖庙胜长算，自古之道也。其以绍兼散骑常侍，加奉车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关内侯。绍等所赐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听自随，以明国恩，不必使还，以开广大信。”

【◎胡三省曰：言吴不必使还，以广中国之信，携吴人之心。◎《晋书·文帝纪》：奏遣吴人相国参军事徐劭、散骑常侍水曹属孙彧使吴，喻孙晧以平蜀之事。◎《吴志·孙晧传》：晋文帝为魏相国，遣昔吴寿春城降将徐绍、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晧。◎《汉晋春秋》载此书，见《孙晧传》注。◎《文选》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晧书》云：相国晋王辅相帝室，主上钦明，委以万机。小战江介，则成都自溃；曜兵剑阁，而姜维面缚。开地五千，列郡三十，师不逾时，梁、益肃清。夫虢灭虞亡，韩并魏徙，此则前鉴之验，后事之师也。又南中吕兴，深睹天命，蝉蜕内向，愿为臣妾。外失辅车唇齿之援，内有毛羽零落之渐，而徘徊危国，冀延日月，此犹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兴亡，则所美非其地也。方今国富兵强，六军精练，修造舟楫，简习水战，然主相眷眷未便电迈者，以为爱民治国，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开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蹶然改容，祗承往告，北面称臣，伏听告策，则世祚江表，永为藩辅，丰报显赏，隆于今日矣。◎臧荣绪《晋书》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辅政，都督扬州诸军事。太祖遣徐劭、孙郁至吴，将军石苞令孙楚作书与孙晧。劭至吴，不敢为通。】

丙午，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晋书·武帝纪》：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羊琇传》：初，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琇密为武帝画策，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是岁，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置屯田官事详见《武纪》建安元年及《任峻传》。◎何焯曰：法久渐敝，当时罢之，必有以也，当合《司马芝传》参观之。◎洪饴孙曰：《武纪》建安元年注及《晋书·食货志》、《通鉴》皆云“建安元年，郡国例置田官”，即指典农中郎将、校尉、都尉诸官也。正元二年，诏所在郡典农慰恤死事。《毌丘俭传》注“臣辄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安慰所部吏民”，《晋宣帝纪》“景初二年，敕郡守、典农皆往会焉”，是各郡皆有典农也。“咸熙元年，诏罢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中郎将、校尉分列诸郡国，典农都尉分列诸县也。其或置中郎将，或置校尉，则郡国大小之别，诸传及传注有为是官者可证。又典农属大司农，见《司马芝传》。又《曹爽传》注桓范为大司农，谓

洛阳典农“（召呼）**[**呼召**]**如意”，亦典农属大司农之证。◎谢鍾英曰：典农之见于史者，《赵俨传》“俨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卢毓传》“毓为睢阳典农校尉”，《徐邈传》“邈为颍川典农中郎将”，《裴潜传》“潜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王昶传》“文帝时昶为洛阳典农”，《毌丘俭传》“俭为洛阳典农”，《高柔传》有“宜阳典农刘龟”，《管辂传》有“列人典农王宏**[**直**]**”，《魏略》黄朗“黄初中为襄城典农中郎将”，凡此皆魏置典农之地，其改为太守者，惟原武、野王、宜阳三县，余皆无明文。《后妃传》“毛曾为原武典农”，《晋书·河间王（颙）**[**洪**]**传》“（颙）**[**洪**]**仕魏，历典农中郎将、原武太守”，《水经注·沁水篇》“野王县石门，司马孚为魏典农中郎将所造”，《晋书》“太原王辅，魏末为野王太守”，《洛水篇》“昌涧水迳宜阳故郡，旧阳市邑，故宜阳典农都尉治此，后为郡”，《晋书·魏舒传》“舒魏时为宜阳太守”，皆咸熙中罢典农为太守事。◎弼按：谢氏所举，不如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所载之详，学者可参阅之。】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安弥、福禄县各言嘉禾生。【◎《郡国志》：凉州酒泉郡安弥。◎《一统志》：安弥故城，今甘肃肃州东。◎福禄见，《文纪》延康元年“酒泉郡”注。】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县获灵龟以献，归之于相国府。【◎《郡国志》：益州巴郡朐忍。◎《蜀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赵韪进攻荆州，屯朐。○上蠢，下如振反。◎《晋书·宣帝纪》：太和四年，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

◎《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右得将龟溪口。○《华阳记》曰：朐忍县出灵龟，咸熙元年〖“元年”当作“二年”。〗献龟于相府，言出自此溪也。○江水又东，右迳朐忍县故城南。○常璩曰：县在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县治故城，跨其山阪，南临大江，江之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侧江濆。◎胡三省曰：○朐县属巴郡。○师古曰：朐，音“劬”。○

《晋书音义》：朐，音“蠢”。，如允翻。○贤曰：朐故城，在今夔州云安县西，万户故城是也。，音“闰”。○刘昫曰：开州盛山县，汉朐地，余据今云安军汉朐县地，土地下湿，多朐虫，故名。○刘禹锡曰：朐，蚯蚓也。◎钱大昭曰：○《郡国志》、《曹全碑》并作“朐忍”，颜音“朐”为“劬”，是也。○阚骃《十三州志》乃云： ，音“春”。，音“闰”。其地下湿，多 虫，因以名县。○既有 “春”音，则字已近“ ”。然《玉篇》尚无“ ”字。《通典·州郡门》作“朐”， “朐”音如顺切，“ ”音如尹切，读如“闰蠢”。杜虽用阚音，字犹未变。至徐铉校定



《说文》，竟于“肉部”附入“朐”、“ ”二字，可谓好信异说矣。◎卢文弨曰：当作“ ”。

◎徐友兰曰：古无“ ”，小颜音“劬”，是“朐”确矣。先儒谓朐虫，见《十三州志》，即“蚯蚓”转音，“丘”、“区”声近，郑君道之“区”、“句”古音同部，皆确证。◎王

先谦曰：前汉县，三国蜀改属巴东郡。◎《一统志》：朐 故城，今四川夔州府云阳县西。

◎朐，互见《蜀志·刘焉传》注。】庚戌，以虎贲张修昔于成都驰马至诸营言钟会反逆，以至没身，赐修弟倚爵关内侯。夏四月，南深泽县言甘露降。【◎《郡国志》：冀州安平国南深泽，故属涿。◎钱大昕曰：中山有深泽县，故云“南”以别之。《元和志》“定州深泽县，本汉南深泽县，以涿郡有深泽县，故此加‘南’以别之”，然则中山之深泽有“南”字，涿郡之深泽无“南”字矣，与今本互异。以地望准之，中山实在涿郡之南，然《续志》“安平国南深泽，故属涿”，似今本元不误。◎又云：《前志》涿郡、中山皆有深泽县，而涿郡加“南”字；《续志》有南深泽，无深泽。◎《一统志》：南深泽故城，今直隶定州深泽县东南。】吴遣使纪陟、弘璆请和。【◎《通鉴》“弘”作“洪”，误。◎《吴志·孙晧传》：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随绍、彧报书。◎《晋书·文帝纪》：孙晧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胡三省曰：璆，渠尤翻。】

五月，诏曰：“相国晋王诞敷神虑，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则威盖殊荒，流风迈化，则旁洽无外。愍恤江表，务存济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风向慕，遣使纳献，以明委顺，方宝纤珍，欢以效意。而王谦让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从其款愿也。孙晧诸所献致，其皆还送，归之于王，以协古义。”王固辞，乃止。又命晋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六马，备五时副车，【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六马、备五时副车，俱详见《武纪》建安二十二年。】置旄头云罕，【◎旄头，详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注。◎赵一清曰：○《宋书·礼志五》云：薛综《东京赋》注以云罕九游为旌旗别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晋王建天子旌旗，置旄头云罕，是知云罕非旌旗也。徐广《车服注》以为九游，游车九乘。云罕疑是罼罕。《诗叙》曰：“齐侯田猎罼弋，百姓苦之。”罼罕大施游猎，遂为行饰乎？潘岳《藉田赋》先叙五路九旗，次言琼钑云罕。若罕为旗，则岳不应频句于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钣戟，宜是今罼网明矣。○一清案：《续舆服志》注引徐广曰“武王克纣，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故薛综以为旌旗别名。】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钟虡，详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晋书·文帝纪》“宫县”下有“位在燕王上”，其尊崇过于天子之父矣。】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如旧仪。

【◎《晋书·文帝纪》作“皆如帝者之仪”。◎又云：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国晋王薨。【时年五十五。】壬辰，晋太子炎绍封袭位，总摄百揆，备物典册，一皆如前。是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郡国志》：凉州陇西郡襄武。◎范《书·安帝纪》：永初四年，金城郡移治襄武。五年，陇西郡徙治襄武。◎《一统志》：襄武故城，在今甘肃巩昌府陇西县东五里。】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柱杖，【官本“柱”作“拄”，毛本“杖”作“秋”，误。吴本作“ ”亦误。】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晋书·武帝纪》：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告县人王始曰：“今当太平。”◎《水经·渭水注》云：○《魏志》：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见，身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十二月，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遂迁魏而事晋。◎潘眉曰：《御览》两引《魏志》，并云“长三丈余”，《宋书·符瑞志》同，《法苑珠林·六道篇》引《魏志》亦同，知古本“三丈”上有“长”字，今脱。】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以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征东大将军石苞为骠骑将军，【◎苞，事见《高贵乡公纪》注引《世语》，又见《邓艾传》注引《世语》。◎《晋书·石苞传》：苞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及禅位，苞有力焉。】征南大将军陈骞为车骑将军。【◎骞，事见《陈矫传》注。◎《晋书·骞传》：

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车骑将军。◎弼按：晋史所载事实实如此，惟骞为车骑将军在受禅之前，语殊倒置。】乙亥，葬晋文王。【◎《通鉴考异》曰：《晋书·文纪》作“癸酉”，今从《魏志》。◎严衍《通鉴补》云：自乙未至乙亥，凡四十一日，疑大赦与为丞相及葬文王三事，非尽九月中事，当详之。◎或曰：臣不书葬。书葬，以天子相待也。◎赵一清曰：○

《晋书·石苞传》：文帝崩，贾充、荀勖议葬礼未定。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葬礼乃定。○一清案：观此，则未禅位之先，居然行天子之礼，又与孟德不可同年而语矣。◎弼按：立晋王世子之时，司马昭即言“此景王之天下”，盖久已据为己有矣，岂仅身后之葬礼耶？】闰月庚辰，康居、大宛献名马，【康居、大宛，详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魏略·西戎传》。】归于相国府，以显怀万国致远之勋。

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册，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如汉魏故事”五字，包括无穷意义，省却多少文辞。】甲子，使使者奉策。【◎《晋书·武帝纪》：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祗，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请，乃从之。◎严可均曰：○

《御览·二百二十》引《晋阳秋》云：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书监。魏禅晋，使整与中书令刘良共为诏。若然，则禅策亦必此二人所撰。◎《宋书·礼志三》云：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遂改次于金墉城，【◎《水经·谷水注》：谷水又东，迳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弼按：齐王芳被废，迁金墉城，是此城竟为专处废帝之地矣。晋杨后及愍怀太子、贾后之废，皆徙金墉，亦此地也。】而终馆于邺，时年二十。【◎胡三省曰：困敦上章，魏文帝始受汉禅，传五世，历四十六年而亡。】【◎《魏世谱》曰：【《魏世谱》，见《齐王纪》嘉平元年。】封帝为陈留王。【◎《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丁卯，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除魏氏宗室禁锢。二年夏五月戊辰，诏曰：“陈留王操尚谦冲，每事辄表，非所以优崇之也。主者喻言，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通典》卷七十四载《封魏帝为陈留王诏》曰：“明德昭融，远鉴天命，钦象历数，用禅厥位。敢咨询故训，以敬授青土于东国，永为晋宾，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以承王显祖之禋祀。”又诏王上书不称臣，答报不为诏，一如宾礼。◎潘眉曰：汉献帝初封陈留王，常道乡公禅晋后亦封陈留王，魏之天下得于陈留王者，失亦于陈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赵一清曰：

* 《晋书》：成帝咸和元年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孙曹劢为陈留王，以绍魏。穆帝升平二年冬十月乙丑，陈留王曹劢薨。○《通典》“劢”作“励”。○《宋书·礼志》：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陈留王曹虔季长兄虔嗣早卒，季袭封之后，生子铣以继虔嗣。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子？为应立次子锴？”右丞徐爰议：“铣本长息，宜还为虔季世子。”诏如爰议。】】

评曰：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

【◎或曰：此亡国所由，史家于此盖低徊而不能释云。】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

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深致惋惜之意。】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评亦允当。】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宋、元本作“宰辅”，各本作 “辅宰”。】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数语寄慨无穷。◎何焯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评语可谓绞而婉矣。◎顾炎武曰：晋无公族而六卿分，秦无子弟而阎乐弑，魏削藩王而陈留篡于司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也。】

# 卷五·魏书五·后妃传第五

魏书五

三国志五

后妃传第五【◎冯本、监本、官本分列诸后，宋本、元本、毛本无之。◎《礼记·曲礼》曰：天子之妃曰后。◎郑注：后之言后，言在夫之后也。◎《白虎通》曰：天子之妃谓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曰后也。◎郝经曰：魏、吴不得称为后妃，取欧阳修《五代史》例，与其诸子总为《魏家人传》。◎潘眉曰：陈《志·后妃传》惟武帝卞皇后、文帝甄皇后、郭皇后、明帝毛皇后、郭皇后有传，齐王芳以下皇后皆不立传。按齐王以正始四年四月立皇后甄氏，嘉平三年七月皇后甄氏崩，葬怀甄后于太清陵；四年二月立皇后张氏，六年三月废；四月立皇后王氏。高贵乡公以正元二年立皇后卞氏。常道乡公以景元四年十月立皇后卞氏。俱见《三少帝纪》。齐王皇后甄氏附载《文昭甄皇后传》，高贵乡公皇后卞氏、常道乡公皇后卞氏并附载《武宣卞皇后传》。】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擎骥】

【复校：擎骥】

《易》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易·家人》彖辞。】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故二妃嫔妫，虞道克隆，【◎《尚书·尧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孔传》云：女，妻也。刑，法也。降，下也。嫔，妇也。尧以二女妻舜，观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观治国。舜为匹夫，能以义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妫水之内，使行妇道于虞氏。◎孔《疏》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西流至蒲扳县，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赐陈胡公之姓为妫，为舜居妫水故也。◎颜师古曰：厘，理也。《尚书·尧典》称舜之美，云“厘降二女于妫汭”，言尧欲观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列女传》：有虞二妃，帝尧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任、姒配姬，周室用熙，【◎《诗·大雅·思齐篇》：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太似嗣徽音，则百斯男。◎《列女传》：太任者，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又云：太姒者，有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太姒号曰文母。文王理阳道，以治外；文母理阴道，以治内。◎师古曰：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废兴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说》云天子十二女，诸侯九女，【◎《春秋纬保乾图》曰“唯天子娶十二女”，

《公羊传·成公（九）**[**十**]**年》何休注引此。◎徐彦《疏》云：《保乾图》文。◎《白虎通》曰：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适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无所不

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无子，百亦无益也。《王度记》曰：“天子、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万物必生也。”◎《后汉书·荀爽传》：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等，事之降也。◎《刘瑜传》：古者天子一娶九女。◎章怀注引《公羊传》云：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

汉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余内官十有四等。【◎《汉书·外戚传》序：汉兴，因秦之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后汉书·皇后纪》序：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章怀注：婕妤一，娙娥二，容华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仪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长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顺常十三；舞涓、共和、娱灵、保林、良娣使、〖◎弼按：据《汉书·外戚传》序，应作“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为一等。】魏因汉法，母后之号，皆如旧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宋书·后妃传》序：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国所制。】有昭仪，【◎师古曰：昭显其仪，示隆重也。】有婕妤，【◎宋本作“倢伃”。◎师古曰：倢，言幸接于上也。伃，美称也。倢，音接；伃，音予；字或从女，其音同耳。】有容华，有美人。

【◎侯康曰：魏国既建，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皆与汉廷无异，故内官亦得置夫人、昭仪以下五等。《太平御览·三十一》引陆云《与兄书》，疑魏武不得有婕妤。周方叔《卮言》又据遗令，谓曹公当时颇夺汉宫嫔御，皆未知当日制度者。魏武遗令明言“吾婕妤、伎人皆著铜雀台”，此有婕妤之证也。◎赵一清曰：○《宋书·乐志三》云：《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澈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文帝增贵嫔、【◎孔颖达曰：嫔，妇人之美称，可宾敬也。◎胡三省曰：六宫置贵嫔始此。】淑媛、脩容、顺成、良人。【◎师古曰：良，善也。◎赵一清曰：○《拾遗记》：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也。父邺，为酂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旁。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邺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灵芸年十五，容貌绝世，邻中少年夜来窃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以献文帝。◎弼按：此《拾遗记》之误，已见《文纪》黄初二年注。】明帝增淑妃、昭华、脩仪；除顺成官。太和中始复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贵嫔、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昭仪，比县侯；昭华，比乡侯；脩容，比亭侯；脩仪，比关内侯；倢伃，视中二千石；【◎师古曰：中二千石，实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满也。月得百八十斛，是为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举成数耳。】容华，视真二千石；【◎师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千八百石耳。】美人，视比二千石；【◎师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良人，视千石。【◎《续百官志》：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九十斛。◎弼按：《武文世王公传》尚有贵人、姬，《毛后传》有才人，均未知列于何等，此未言及。】

## 武宣卞皇后

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开阳，见《武纪》兴平元年“琅邪”注。◎《郡国志》：

开阳，故属东海。建初五年属。◎《水经·沂水注》：沂水南迳开阳县故城东，县故鄅国，后更名开阳。《春秋·哀三年·经》书“城启阳”是矣。县故琅邪郡治也。】文帝母也。【◎

《武文世王公传》：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本倡家，【◎《史记·冯唐传》：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索隐》曰：《列女传》云“邯郸之倡”也。◎《正义》曰：赵幽王母，乐家之女也。◎《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师古曰：倡，乐人，音昌。◎《后汉书·光武郭皇后纪》“倡饮甚欢”章怀注《说文》曰：倡，乐也。

《声类》曰俳。◎《桓谭传》“性者倡乐”章怀注：倡，俳优也。◎史游《急就篇》“倡优俳笑”，是优、俳一物而二名也。【此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之语，卢盖误以“是优、俳一物而二名也”九字为《急就篇》之文。】◎周寿昌曰：曹操之父嵩既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操后卞氏又本倡家；丕之甄后，明帝之母也，又本袁熙之妇；其家世内外本末，概可想见。承祚详叙之，绝不为讳，不可谓非直笔也。◎林畅园曰；【畅园，林茂春之号。】以开国之后，而出于倡家，何以示后？◎弼按：李延年善为新声，桓君山精通音律，雅掺新弄，当日习尚如此，所谓倡乐，不似后世之淫业贱流。颜注训为乐人，于义得之。卞后一生行事传无贬词，

《世说》且列之贤媛，不能以世人之深恶曹瞒，而于其妃嫔之家世亦加以苛词丑诋也。又按

《夏侯惇传》“赐伎乐名倡”，比于“魏绛受金石之乐”，其非卑贱可知。】【◎《魏书》曰：后以汉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齐郡白亭，【后生于延熹三年，魏武生于永寿元年，长后五岁。后崩于太和四年，年七十一。齐郡治临菑，见《武纪》建安四年。白亭，未详。】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问卜者王旦，【《世说》注作“王越”。】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时汉灵帝光和二年，魏武已为顿丘令矣。】太祖于谯纳后为妾。【◎《世说·贤媛篇》注：年二十，太祖纳于谯。性约俭，不尚华丽，有母仪德行。】后随太祖至洛。【冯本“太祖”下有“左右”二字，系剜补误，各本均无之。】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时汉献帝中平六年，后年三十，已生文帝矣。】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吴金华曰：至，《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八作“在”，甚合事理。疑此“至”涉上文“后随太祖至洛”而误。】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苦，疑作“害”。【吴金华以此“苦”字不误，“何苦”犹言“何害”，习用于当时口语，】】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左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杜注：元妃死，则次妃摄行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夏侯惇传》：惇子楙，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汉书·外戚传》云：窦姬为皇后，女为馆陶长公主。◎师古曰：年最长，故谓长公主。◎《后汉书·皇后纪》云：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其后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章怀注：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长公主”，建武十五年封武阳公主为长公主，即是帝女尊崇亦为长，非惟姊妹也。”《舆服志》曰“长公主赤罽軿车，与诸侯同绶”也。】刘早终，丁养子修。子修亡于穰，【◎《武文世王公传》：丰愍王昂，字子修，弱冠举孝廉，随太祖南征，为张绣所害。◎昂事又见《武纪》建安二年。】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修，丁视后母子不足。后为继室，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延以正坐，【监本、官本“正”作“上”。】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谢曰：“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其后丁亡，后请太祖殡葬，许之，乃葬许城南。后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魏书》曰：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

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珰数具，【◎监本“珰”作“取”，误。◎《诗》“采采卷耳”《疏》：卷耳，草，四月中生子，如妇人耳中珰。今或谓之耳珰。◎《古诗为焦仲妻作》：耳著明月珰。◎《文选·洛神赋》：献江南之明珰。◎李善注引《通俗文》曰：耳珠曰珰。】命后自选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问其故，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林畅园曰：出自倡家，而所见如此，宜其为后耳。】】文帝为太子，【◎《武纪》：建安二十二年，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胡三省曰：汉皇后宫有旁侧长御。】 “将军拜太子，【◎胡三省曰：丕为五官将，故称之为将军。】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胡三省曰：藏，徂浪反。】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古文苑》载曹公卞夫人与杨太尉夫人袁氏书云：卞顿首，贵门不遗，贤郎辅位，每感笃念，情在凝至。贤郎盛德熙妙，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宝用无已。方今骚扰，戎马屡动，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计，事须敬咨，官立金鼓之节，而闻命违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辄行军法。卞姓当时亦所不知，闻之心肝涂地，惊愕断绝，悼痛酷楚，情自不胜。夫人多容，即见垂恕，故送衣服一笼，文绢百匹，房子官锦百斤，私所乘香车一乘，牛一头。诚知微细，以达往意，望为承纳。】

二十四年，拜为王后。【◎《武纪》：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通鉴》：诏以魏王操夫人卞氏为王后。◎弼按：立后策文，当为魏国之策命，非汉天子之诏也。策文“减国内死罪一等”，减魏国国内死罪也，《通鉴》误。】策曰：“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世说新语·贤媛篇》载魏文帝悉取武帝宫人，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践阼，尊后曰皇太后，称永寿宫。【◎《晋书·职官志》：太后三卿，卫尉、少府、太仆，汉置，皆随太后宫为官号，在同名卿上，无太后则阙。魏改汉制，在九卿下。◎钱大昭曰：《文帝纪》注延康元年十一月，已有永寿少府毛宗，则永寿宫之称不自文帝践阼始矣。】【◎《魏书》曰：后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后植犯法，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车都尉兰持公卿议白太后，太后曰： “不意此儿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及自见帝，不以为言。◎臣松之案：文帝梦磨钱，欲使文灭而更愈明，以问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则太后用意，不得如此书所言也。【◎何焯曰：卞亦有权数，若显救植，则外廷必有武姜、叔段之议，不以为言而动以意，或可为耳。◎弼按：○《陈思王传》：黄初二年，有司请治植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方伎传·周宣传》：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参阅两传，实为黄初二年事。至徙封东阿，则在明帝太和三年。此书于文帝时，称“东阿王植为有司所奏”，则年月与称谓均误。《世说·悔尤篇》载文帝毒杀任城王，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其误亦与此同。要之，魏文之猜忌骨肉，刻薄寡恩，事实俱在，非赖卞后，子建亦几不免，惟称谓错误，则为史家之疏耳。】◎《魏书》又曰：太后每随军征行，见高年白首，辄住车呼问，赐与绢帛，对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时也。”太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御览·一百三十八》“望”作“妄”，“佚”作“勉”。】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官本“当”作 “常”。◎范《书·宦者传·单超传》：帝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章怀注：外舍，谓皇后家也。◎《马融传》：外舍诸家，每有忧疾，圣恩普劳，遣使交错。◎胡三省曰：后妃谓其外家为外舍。】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胡三省曰：言罪加于常人犯法者一等也。】莫望钱米恩贷也。”帝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此与下文注中《魏略》所云“请给卞秉钱帛”事不

类，裴注已论之，见《甄后传》注。】】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

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书陈群奏曰：“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胡三省曰：○《礼记》：妇人无爵，从夫之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诏下藏之台阁，【◎《通鉴》作“仍著定制，藏之台阁”。◎胡三省曰：台阁，尚书中藏故事之处。】永为后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谥太后祖父广曰开阳恭侯，父远曰敬侯，祖母周封阳都君，【◎阳都，见《诸葛诞传》。◎《独断》曰：异姓妇女以恩泽封者曰君，比长公主。】及恭侯夫人，皆赠印绶。【◎陈景云曰：祖母，“祖”字疑衍。以疏封之，次言之。卞后母于文帝为外祖母，若“祖母”，则为外曾祖母。明帝推恩，理应先封太后母，不当反舍太后母而封太后祖母也。况下文有“及恭侯夫人”语，其文义尤明乎。◎卢明楷曰：上文追谥太后祖父广曰开阳恭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即后祖母也。然则“祖母周”，“祖”字衍文。◎姚范说同。◎钱大昭曰：太后，当作“太皇太后”。恭侯夫人，当作“敬侯夫人”，又失书其姓。卞后之祖父与父，明帝既追封为县侯，则后之祖母与母并当追封为县君，况上云“祖母”，即恭侯夫人矣，不应重复言之，其为“敬侯”之误无疑。◎周寿昌曰：明帝既封卞后之祖与父，自不能不封其祖母与母，若阳都君为其母，而云“及恭侯夫人”，岂不妇姑倒置乎？窃疑“祖”字不误，误在“敬侯夫人”作“恭”字耳。

◎弼按：钱、周二说是，惟钱云“太后”应作“太皇太后”，与下文不合。】其年五月，后崩。

【◎《明纪》作“六月戊子崩”，说见《明纪》太和四年。◎侯康曰：魏收《魏书·礼志二》云：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时行事，而犹未禘。王肃、韦诞并以为今除即吉，故特时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礼。高堂隆亦如肃议，于是停不殷祭。】七月，合葬高陵。【◎高陵，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曹植《上卞太后诔表》云：大行皇太后，资坤元之性，体载物之仁，齐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内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气受润，庶鍾元吉，永膺万祚。何图一旦早弃明朝，背绝臣庶？悲痛靡告。臣闻铭以述德，诔尚及哀，是以冒越谅暗之礼，作诔一篇，知不足赞扬明明，贵以展臣《蓼莪》之思，忧荒情散，不足观采。◎又《卞太后诔》云：率土喷薄，三光改度。陵颓谷踊，五行互错。皇室萧条，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婴儿号慕，若丧考妣，天下缟素。圣者知命，殉道宝名。义之攸在，亦弃厥生。敢扬厚德，表之旐旌。光垂罔极，以慰我情。乃作诔曰：我皇之生，坤灵是辅。作合于魏，亦光圣武。笃生帝文，绍虞之绪。龙飞紫宸，奄有九土。详惟圣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览万机，兼才备艺。汛纳容众，含垢藏疾。仰奉诸姑，降接俦列。阴处阳潜，外明内察。及践大位，母养万国。温温其仁，不替明德。悼彼边氓，未遑宴息。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为天下式。樊姬霸楚，书载其庸。武王有乱，孔叹其功。我后齐圣，克畅丹聪。不出房闼，心照万邦。年逾耳顺，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绨练。日昃忘饥，临乐勿宴。去奢即俭，旷世作检。慎终如始，蹈和履贞。恭事神祇，昭奉百灵。跼天蹐地，祗畏神明。敬微慎独，执礼幽冥。虔肃宗庙，蠲荐三牲。降福无疆，祝云其诚。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图凶咎，不勉斯年。尝祷尽礼，有笃无痊。岂命有终，神食其言。遗孤在疚，承讳东藩。擗踊郊甸，洒泪中原。追号皇妣，弃我何迁？昔垂顾复，今何不然。空宫寥廓，栋宇无烟。巡省阶途，髣髴棂轩。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毁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苍者天！遂臻魏都，游魂旧邑。大隧开途，灵将斯戢。叹息雾兴，挥泪雨集。徘徊輀柩，号咷弗及。神光既幽，伫立以泣。】

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钱大昕曰：东京人封都乡侯者甚多。都乡者，近郭之乡，班在乡侯之上。】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洪饴孙曰：昭烈将军，一人，第五品。】【◎《魏略》曰：初，卞后弟秉，当建安时得为别部司马，【◎《续

百官志》：其别领营属，为别部司马。】后常对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与我作妇弟，不为多邪？”后又欲太祖给其钱帛，太祖又曰：“但汝盗与，不为足邪？”故讫太祖世，秉官不移，财亦不益。】秉薨，子兰嗣。少有才学，【◎《隋书·经籍志》：梁又有游击将军卞兰

《集》二卷，录一卷，亡。◎《唐经籍志》：卞兰《集》二卷。◎严可均《全三国文》辑录

《赞述太子赋》、《许昌宫赋》、《七牧》、《座右铭》四篇。◎《座右铭》云：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堂，将乱汝神。厚味来殃，艳色危身。求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审慎汝口，戒无失人。从容顺时，和光同尘。无谓冥漠，人不汝闻。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守玄执素，无乱大伦。常若临深，终始惟纯。】【◎《魏略》曰：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昔舜以蒸蒸显其德，周旦不骄成其名，岂因南面之尊以发称，假鼎足之盛以取誉哉？夫至尊至贵，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誉，故桀不能变龙逢之心，纣不能易三仁之意，怀近服远，非德无施。今太子博纳多容，海渟岳峙，学无常师，惟德所在；恩无所私，唯德所亲；观士察人，秋毛无失。望色则知其情，览始则达其终，遏伪辨于未言，绝谗巧于未形。其所以包罗殊类，鉴观成败，德生于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诚不复须臣赞扬懿美，褒称盛行，然后令夜光之璧显于金匮，隋侯之珠彰于韫椟者也。今相钟繇、大理王朗，海内英儒，国家柱臣，博物多识，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永，听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于无穷，布芳阴于四远，譬若麟龙发足，群兽追踪，鸾凤举翼，众鸟随风。赋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圣之弘基。耽八素之秘奥，遵二仪于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当世之旧仪。禀休和之上性，应五百之运期。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论古贤以叹息，觌懿德以欢娱。历精思于训籍，忽日移而忘劬。虽明略而无上，犹博纳以自扶。宾故老以劝俗，讽六经以崇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严厉，扬恺悌之和舒。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余。信清风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虚。乃作颂曰：明明太子，既睿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猗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谀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于古，见之于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垂此休风。】太子报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汉书·吾丘寿王传》：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寿王黄金十斤。】何武等徒以歌颂，【◎《汉书·何武传》：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娄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襃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哉！”以襃为待诏，武等赐帛。】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由是遂见亲敬。】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奉车都尉，见《齐

王纪》嘉平六年。散骑常侍，见《文纪》延康元年。◎《晋书·职官志》：游击将军，汉杂号将军也，魏置为中军。】兰薨，子晖嗣。【◎《魏略》曰：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蜀、吴也。】而帝留意于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帝虽不能从，犹纳其诚款。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御览》“用”下有“咒”字。◎钱大昭曰：巫女即青龙三年寿春农女妻也。◎弼按：见《明纪》景初二年。】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吴金华曰：意，犹故也，今谓之“缘故”。】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又分秉爵，封兰弟琳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步兵校尉，见《文纪》黄初六年。】兰子隆女为高贵乡公皇后，隆以后父为光禄大夫，位特进，封睢阳乡侯，妻王为显阳乡君。追封隆前妻刘为顺阳乡君，后亲母故也。琳女又为陈留王皇后，时琳已没，封琳妻刘为广阳乡君。

## 文昭甄皇后

文昭甄皇后，【◎范《书·袁绍传》：宜徙都甄城。◎章怀注：甄，音绢。◎《汉隶字源》：甄、鄄，古字通。◎《鸡肋篇》载《甄氏旧谱》甄复所记云：舜子商均后，周封于陈，为楚惠王所灭。至烈王时，有陈通奔周，王以为周将，以舜居甄陶之职，命为甄，皆通之后，而居中山，于邯郸为近。许氏《说文》：“甄，陶也，从瓦垔，音居延反。”《吴书》孙坚入洛，屯军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气，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音协，以为受命之符。即三国以前，未有音为之人切者矣。江左诸儒为吴讳，转而音真。《说文》“颠”、“蹎”、“滇”、 “阗”以“真”为声，“烟”、“咽”以“甄”为声，“驯”、“（涎）**[**紃**]**”以“川”为声，“侁”、 “駪”以“先”为声，此先、（中）**[**真**]**韵中互以为声也，况吴人亦以“甄”为“旃”，则愈近矣。◎《万姓统谱》云：舜陶甄河滨，因氏。音真。◎又云：音坚，为中山著姓。】中山无极人，【◎《郡国志》：冀州中山国毋极。◎《寰宇记》：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改毋为无。

◎《唐志》：县有无极山。◎《一统志》：无极故城，今直隶正定府无极县西二十五里新城村，遗址犹存。无极山，本在元氏县西，距无极县一百六十余里。县以山名，实无山形也。◎《寰宇记》：甄丰、甄邯、甄逸、甄像等坟，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明帝母，汉太保甄邯后也，

【◎《汉书·王莽传》：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建议定策，封为承阳侯。居摄元年，以邯为太保。翟义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莽以太保甄邯为大将军，领天下兵。始建国元年，按金匮以太保、后丞、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四年二月死。】世吏二千石。父逸，【◎赵一清曰：《世说·惑溺篇》注引《魏略》作甄会女。◎梁章钜说同。◎弼按：各书皆作逸，无作会者，赵、梁俱误，说见下。】上蔡令。【◎《郡国志》：豫州汝南郡上蔡。◎《一统志》：上蔡故城，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西十里。】后三岁失父。【◎后生于光和五年，三岁失父，则逸当死于中平元年。◎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六十：无极县有后汉给事中甄逸坟。◎弼按：《寰宇记》本作“后魏给事中甄逸坟”，盖后魏甄璨，字思伯，曾官给事黄门侍郎，《寰宇记》误以甄璨之官书于甄逸之上，赵氏以“后魏”为“后汉”之误，遂改“魏”为“汉”，不知甄逸果官给事中，陈《志》必书于传中，今仅言为上蔡令，则所云“官给事中”者误也。

《世说·言语篇》注云“甄后父逸上蔡令，追封上蔡君”，按追封上蔡君，当为逸妻张氏也。】

【◎《魏书》曰：逸娶常山张氏，【◎《郡国志》：冀州常山国治元氏。◎《一统志》：元氏故城，今直隶正定府元氏县西北。】生三男五女：长男豫，早终；次俨，举孝廉，大将军掾、

【◎《续百官志》：大将军掾属二十九人。】曲梁长；【曲梁，见《文纪》黄初二年“广平郡”注。】次尧，举孝廉；长女姜，次脱，次道，次荣，次即后。后以汉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

【后生于光和五年，魏文生于中平四年，后长魏文五岁。后死于黄初二年，年四十。】每寝寐，家中髣髴见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李善《神女赋》注：髣髴，见不审也。◎沈钦韩曰：○《韩非·内储说下》：共立被玉衣，含杜若。○然善衣谓之玉衣，犹云玉食。】逸薨，加号慕，【◎吴金华曰：号慕，为哀悼尊长之辞，魏晋习用。号，谓哀号泣呼。慕，谓哀念思慕。】内外益奇之。后相者刘良相后及诸子，良指后曰：“此女贵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长，不好戏弄。年八岁，外有立骑马戏者，家人诸姊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诸姊怪问之，后答言：“此岂女人之所观邪？”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赵一清曰：○炙毂子云：【炙毂子，李唐诗人王叡之号。】《塘上行一日》、《塘上辛苦行》，魏文帝甄后作。】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御览》“学”作“览”。】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或曰：既知贤女未有不学，何学焉而不知从一而终之义乎？】】后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余岁，白母曰：“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宝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丧中兄俨，悲哀过制，事寡嫂谦敬，事处其劳，捬养俨子，【宋本、冯本“捬”作“拊”，监本、官本作“抚”。】慈爱甚笃。后母性严，待诸妇有常，后数谏母：“兄不幸早终，嫂年少守节，顾留一子，以大义言之，待之当如妇，爱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与嫂共止，寝息坐起常相随，恩爱益密。】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事在建安九年八月。】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世说新语·惑溺篇》引此文“熙出在幽州”上有“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娶甄会女，绍死”数语。盖本作 “娶甄逸女，会绍死”，因刊本之误，遂讹谓甄后父名会也。】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吴金华疑此“室堂”当为“堂皇”之误，说见彼。】】文帝入绍舍，【《世说》注“文帝”作“五官将”，下同。】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世说》注下有“擅室数岁”四字。◎梁章钜曰：○此史之饰辞也。○《世说》云：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此当得其实也。◎弼按：○范《书·孔融传》云：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据此，则当日见侵略者不独甄氏，谓为“私纳”，非迎取可知，战胜之后恣意虏掠，匆匆将去，何暇议婚娶之礼乎！】◎《世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世说》注作“使命揽发，以袖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内，有宠。【宋本“内”作“纳”，《世说》注“宠”作“子”。】◎《魏书》曰：后宠愈隆而弥自挹损，后宫有宠者劝勉之，其无宠者慰诲之，每因闲宴，常劝帝，言“昔黄帝子孙蕃育，【◎《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盖由妾媵众多，乃获斯祚耳。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嘉焉。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请于帝曰：“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顺，前后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请曰：“妾受敬遇之恩，众人所知，必谓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惧有见私之讥，下受专宠之罪，愿重留意！”帝不听，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潼关马超、韩遂之役。】武宣皇后从，留孟津，【孟津，见《武纪》初平元年。】帝居守邺。时武宣皇后体小不安，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左右骤以差问

告，后犹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动，辄历时，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忧愈甚。后得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欢悦。十七年正月，大军还邺，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武宣皇后见后如此，亦泣，且谓之曰：“新妇谓吾前病如昔时

困邪？吾时小小耳，十余日即差，不当视我颜色乎！”嗟叹曰：“此真孝妇也。”二十一年，太祖东征，【冯本、官本“二十一年”下有“十月”二字。】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邺。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纪》作“三月，王引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怪问之曰：“后与二子别久，下流之情，不可为念，而后颜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讳等自随夫人，【◎顾炎武曰：此“讳”字明帝名，当时史家之文也。《宋书·武帝纪》“刘讳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宇文讳忠诚奋发”，并合称名，史家不敢斥之尔。◎沈均瑲曰：讳，谓曹叡也。史臣作史，故云讳也。◎沈家本曰：《魏书》乃魏王沈所作，故以“讳”字代之。】我当何忧！”【◎吴金华曰：当，读为“尚”。】后之贤明以礼自持如此。【◎或曰：后以失意怨望赐死，此所云云，皆溢美之辞也。】】延康元年正月，【◎范《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此书“延康元年正月”，究其终也。】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文德郭皇后传》：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

◎李贵人，见《武文世王公传》。】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史通·曲笔篇》：王沈

《魏录》滥违贬甄之诏。◎郭延年曰：王沈不忠于魏，故甄后之贬，滥述其诏，彰曹丑也。

◎浦起龙曰：沈所撰《魏书》已逸，述甄事无考。◎周寿昌曰：此诏裴注未引。】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方伎传·周宣传》：帝曰：“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弼按：甄后赐死之因，详见《文纪》黄初二年。◎赵一清曰：○《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不遂，后作《感甄赋》，明帝改为《洛神赋》。◎弼按：此为小说《感甄记》之语，已辨其诬，详见《陈思王传》。】【◎《魏书》曰：有司奏建长秋宫，

【◎《后汉书·皇后纪》：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章怀注：皇后所居宫也。长者，久也。秋者，万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请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宫称之。】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令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敢守微志。”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邺。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臣松之以为：《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吴金华疑“不”应作“必”，说详彼。】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

【元本“论”作“录”。】陈氏删落，良有以也。【◎梁章钜曰：《志》盛称甄后在室之孝友，裴注所引各书亦具述后之贤明不妒，乃忽以怨言赐死，前后未免不相应。而《魏书》〖裴注所引。〗但云“疾笃，崩于邺”，益不可信。总之后之归帝，本不以正，其不获令终，固无足怪。裴松之所称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知当时已有定评矣。◎弼按：《甄后传》言“赐死”，

《明帝纪》言“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事实昭然，无可讳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别立寝庙。【◎《明帝纪》：太和元年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于邺。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王朗传》：使至邺省文昭皇后陵。◎《宋书·礼志三》云：文帝甄后赐死，故不立庙。明帝即为，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 “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邺。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邺庙。◎杭世骏曰：○《隶续》云：甄皇后识坐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识坐板函”八字。绍圣丙子年，邺民耕地，得一绿石匣，广八寸又半，长倍之，厚三之一，鹿项笏头盖，其上有此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坐前之物也。】【◎

《魏书》载三公奏曰：“盖孝敬之道，笃乎其亲，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谓生

则致其养，殁则光其灵，诵述以尽其美，宣扬以显其名者也。今陛下以圣懿之德，绍承洪业，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罹殷忧，【宋本、冯本“罹”作“离”。】每劳谦让。先帝迁神山陵，大礼既备，至于先后，未有显谥。伏惟先后恭让著于幽微，至行显于不言，化流邦国，德侔

《二南》，故能膺神灵嘉祥，为大魏世妃。虽夙年登遐，【◎《列子·黄帝篇》：黄帝登假，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张湛注：假，当为“遐”。】万载之后，永播融烈，【◎《诗·大雅·既醉篇》“昭明有融”注：融，明之盛也。】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谥法：‘圣闻周达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谥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万嗣，【《宋书·礼志》“万”作“后”。】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宋书·礼志》“祀”作“妃”。】

而克让允恭，固推盛位，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礼，【《宋书·礼志》“礼”作“祀”。】非所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并奏可之。【“之”字疑衍。】】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户千，追封逸，谥曰敬侯；適孙像袭爵。【◎

《汉书·地理志》：中山国苦陉。◎应劭曰：章帝更名汉昌。陉，音邢。◎《郡国志》：冀州中山国汉昌，本苦陉，章帝更名。◎《魏书·地形志》：中山郡魏昌，魏文帝改，有魏昌城、安城。◎《寰宇记》卷六十：魏文帝改汉昌为魏昌。◎《水经注》云：○安城，即魏之安乡也。○《魏志》云：明帝太和元年，封外祖甄逸为安乡侯，嫡孙像袭爵；青龙二年，追谥后兄俨为安乡侯。○即此城也。◎《一统志》：魏昌故城，在无极县东北。安乡城，在无极县东南六里。◎谢鍾英曰：《水经注》“白渠枝水东经下曲阳城北，又经安乡城南”，是安乡城与下曲阳正相对也。】四月，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又尝梦见后，于是差次舅氏亲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赏赐累钜万；以像为虎贲中郎将。【◎《续百官志》：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主虎贲宿卫。◎刘昭注：

○《前书》：武帝置期门，平帝更名虎贲。◎《宋书·百官志》：《周官》有虎贲氏。汉武帝微行出游，选才力之士执兵从送，期之诸门，故名期门。无员，多至千人。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贲，故以“奔”为“贲”。◎张照曰：○《牧誓》：虎贲三千人。○孔安国曰：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岂古字亦作“奔”欤？】是月，后母薨，帝制緦服临丧，百僚陪位。【◎侯康曰：○《通典》卷八十一云：魏太和元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乡敬侯夫人之丧。太常韩暨奏：“天子降周，为外祖母无服。”尚书奏：“汉旧事亡阙，无外祖制仪。三代异礼，可临毕，御还寝，明日反吉便膳。”尚书赵咨等奏：“哭敬侯夫人，张帷幕端门外之左。群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帻，进贤冠，皂服。十五举声则罢。”诏问汉旧仪云何？散骑常侍缪袭奏：“后汉邓太后新野君薨时，安帝服缌，百官素服。安帝继和帝后，邓太后母即为外祖母也。但太后临朝，安帝自藩见援立故也。又案，后汉寿张恭侯樊宏以光禄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亲临丧葬。准前代，宜尚书、侍中以下吊祭送葬。”博士乐（祥）**[**详**]**议：“《周礼》，王吊，弁绖，锡缞。礼有损益，今进贤冠，练单衣。”又诏：“当依《周礼》，无事更造。”】四年十一月，以后旧陵庳下，使像兼太尉，【尉，疑作“常”。太常，掌祭祀也。盖既为太尉，下文不得云“迁散骑常侍”矣。又或太尉为校尉之误，下文有“复为射声校尉”之语。【◎余按：颇疑此“太尉”二字不误，而“兼”字实做暂行其事为说。若依陈《书》之例，时甄像官名，似当作“行太尉虎贲中郎将”。】】持节诣邺，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阳陵。【◎《寰宇记》卷五十五：邺县有三陵，即魏武帝、文帝、甄皇后三陵。◎《一统志》：甄后陵在河南彰德府临漳县西。旧志，甄后陵在县西南灵芝村。◎弼按：魏文帝葬河南偃师县西北首阳山南，《寰宇记》、《一统志》所载均同，

《魏志》所云“首阳陵”者是也。而《寰宇记》又云“邺县有魏文帝陵”，殊误。】像还，迁散骑常侍。青龙二年春，追谥后兄俨曰安城乡穆侯。夏，吴贼寇扬州，以像为伏波将军，【◎

《宋书·百官志》：伏波将军，汉武帝征南越始置此号，以路博德为之。】持节监诸将东征，还，复为射声校尉。【射声校尉，见《齐王纪》嘉平六年。】三年薨，追赠卫将军，改封魏昌

县，谥曰贞侯，子畅嗣。又封畅弟温、 、【吴本作“鞾”。】豔皆为列侯。四年，改逸、俨本封，皆曰魏昌侯，谥因故。封俨世妇刘为东乡君，又追封逸世妇张为安喜君。【安喜，见《蜀志·先主传》。】

景初元年夏，有司议定七庙。冬，又奏曰：“盖帝王之兴，既有受命之君，又有圣妃协于神灵，然后克昌厥世，以成王业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世本》：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生契。次妃陈酆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次妃訾陬氏之女，曰常仪，生帝摰。】而帝挚、陶唐、商、周代兴。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诗·周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笺》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宫庙，世世享尝，《周礼》所谓‘奏夷则，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郑注：夷则，阳声第五，小吕为之合。小吕一名中吕。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灵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庙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释文》云：妃，本亦作“配”。〗是以特立庙而祭之，谓之閟宫，閟，神之。◎又云：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诗人颂之曰：‘厥初生民，实维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诗·大雅·生民篇》《毛传》云：生民，本后稷也。姜嫄，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又曰：‘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诗·鲁颂·閟宫篇》《毛传》云：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侐，清静也。实实，广大也。枚枚，砻密也。◎郑《笺》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庙曰神宫，赫赫乎显著姜嫄也，其德贞正，不回邪。】《诗》、《礼》所称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运，继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弥隆，庙祧之数，实与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无穷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灵符，诞育明圣，功济生民，德盈宇宙，开诸后嗣，乃道化之所兴也。寝庙特祀，亦姜嫄之閟宫也，而未著不毁之制，惧论功报德之义，万世或阙焉，非所以昭孝示后世也。文昭庙宜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永著不毁之典，以播圣善之风。”于是与七庙议并勒金策，藏之金匮。【◎《宋书·礼志四》云“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庙禘袷”，即此议也。文思，即文昭。◎又《乐志一》云：侍中缪袭奏曰：“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尚书奏曰：“礼，妇人继夫之爵，同牢配食者，乐不异。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于宫县乐器音均，宜如袭议。”奏可。】

帝思念舅氏不已。畅尚幼，景初末，以畅为射声校尉，加散骑常侍，又特为起大第，车驾亲自临之。又于其后园为像母起观庙，名其里曰渭阳里，以追思母氏也。【◎《秦诗·渭阳篇》：我送舅氏，曰至渭阳。◎《毛传》曰：母之昆弟曰舅。◎郑《笺》云：渭水，名也。秦是时都雍，至渭阳者，盖东行送舅氏于咸阳之地。◎《世说·言语篇》云：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钟情舅氏，宜以‘渭阳’为名。”◎刘孝标注：○《秦诗》曰：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按《魏书》：帝于后园为象母起观，名其里曰渭阳。○然则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阳为馆名，亦乖旧史也。◎侯康曰：此说与史小异，故刘孝标讥之，然其名起于缪袭，则正可补史之遗也。】嘉平三年正月，畅薨，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恭侯；子绍嗣。太和六年，明帝爱女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取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

《宋书·礼志四》云：魏明帝有爱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谥为平原懿公主，

葬于南陵，立庙京师。无前典，非礼也。◎曹植《平原懿公主诔》云：俯振地纪，仰错天文。悲风激兴，霜飙雪雰。凋兰夭蕙，良幹以泯。于惟懿主，瑛瑶其质。协策应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实朗实一。在生十旬，察人识物。仪同圣表，声协音律。骧眉识往，俯瞳知来。求颜必笑，和音则该。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笫床。专爱一宫，取翫圣皇。何图奄忽，罹天之殃。魂神迁移，精爽翾翔。号之不应，听之莫聆。帝用吁嗟，呜咽失声。呜呼哀哉！怜尔早没，不逮阴光。改封大郡，惟帝旧疆。建土开家，邑移蕃王。绲珮惟鲜，朱绂斯煌。国号既崇，哀尔孤独。配尔名才，华宗贵族。爵以列侯，银艾优渥。成礼于宫，灵轜交毂。生虽异室，殁同山岳。爰构玄宫，玉石交连。朱房皓壁，暠曜电鲜。饰终备位，法生象存。长埏缮修，神闺启扉。二柩并降，双魂孰依？人谁不没，怜尔尚微。阿保激摧，上圣伤悲。城阙之诗，以日喻岁。况我爱子，神光长灭。扃关一阖，曷其复晰。】以夫人郭氏从弟惪为之后，承甄氏姓，封惪为平原侯，袭公主爵。【◎孙盛曰：于礼，妇人既无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惪自异族，援继非类，匪功匪亲，而袭母爵，违情背典，于此为甚。陈群虽抗言，【◎《群传》：群上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杨阜引事比并，【◎

《阜传》：帝将自临送，早阜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然皆不能极陈先王之礼，明封建继嗣之义，忠至之辞，犹有阙乎！诗云：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诗·小雅·节南山篇》之辞。◎《毛传》云：赫赫，显盛貌。师，大师，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为大师。具，俱也。瞻，视也。】宰辅之职，其可略哉！

◎《晋诸公赞》曰：惪字彦孙。司马景王辅政，以女妻惪。妻早亡，文王复以女继室，即京兆长公主。【◎《晋书·文明王皇后传》：后生京兆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赵一清曰：司马锐意篡魏，至结宫中之援。齐王之废也，奏中多列甄、郭之名，其答渭阳之情者如此，呜呼！◎弼按：王莽媚元后之术也，何足异哉。】惪虽无才学，而恭谨谦顺。甄温字仲舒，与郭建及惪等皆后族，以事宜见宠。咸熙初，封郭建为临渭县公，惪广安县公，邑皆千八百户。【◎临渭，见《明纪》景初二年“广魏郡”注。◎沈钦韩曰：

* 《晋志》：略阳郡，治临渭。○广安县无考，或有误。】温本国侯，进为辅国大将军，【◎

《宋书·百官志》：辅国将军，汉献帝以伏完居之。◎洪饴孙曰：辅国大将军，一人，第二品，咸熙元年置，不常设。】加侍中，领射声校尉，惪镇军大将军。【元本“惪”下有“领”字。】泰始元年，晋受禅，加建、惪、温三人位特进。惪为人贞素，加以世祖姊夫，【晋武帝庙号世祖。】是以遂贵当世。惪暮年官更转为宗正，迁侍中。太康中，大司马齐王攸当之藩，惪与左卫将军王济共谏请，时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惪，由此出惪为大鸿胪，加侍中、光禄大夫。寻疾薨，赠中军大将军，开府侍中如故，谥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历中书郎、右卫将军、侍中，位至辅国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喜与国姻亲，而经赵王伦、齐王冏事故，能不豫际会，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静免之。】青龙中，又封后从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为列侯。毅数上疏陈时政，【◎侯康曰：○《御览》卷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驸马都尉甄毅奏曰：“汉时公卿皆奏事选尚书郎，试，然后得为之。其在职，自赍所发书，诣天子前发省便处当，事轻重口自决定。或天子难问，据案处正，乃见郎之割断材伎。魏则不然。今尚书郎皆天下之选，材伎锋出，亦欲骋其能于万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处当。”】官至越骑校尉。嘉平中，复封畅子二人为列侯。后兄俨孙女为齐王皇后，后父已没，封后母为广乐乡君。

## 文德郭皇后

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也。【◎安平，见《武纪》建安九年。◎胡三省曰：汉广宗县属巨鹿郡，《晋志》始属安平，盖魏氏割度也。◎钱大昕、赵一清说同。◎弼按：○本志《杜恕传》注引《魏略》云：孟康，安平人。黄初中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盖后姊適孟氏，故云“九亲”。○又按颜师古《汉书叙例》云：孟康，安平广宗人。○此皆为广宗属安平之证。◎《一统志》：广宗故城，今直隶广平府威县东。◎《方舆纪要》：今顺德府广宗县治。】祖世长吏。【◎《魏书》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谥敬侯。【监本、官本“侯”作“后”，误。】母姓董氏，即堂阳君，【◎《郡国志》：冀州安平国堂阳，故属巨鹿。◎《一统志》：堂阳故城，今直隶冀州新河县治。】生三男二女：长男浮，高唐令；【高唐，见《武纪》初平三年。】次女昱；【即孟武之母。】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汉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后长魏文三岁，后崩于青龙三年，年五十二岁。】生而有异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 “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字。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左传·成公九年》：晋执郑伯于铜鞮。◎《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铜鞮之宫数里。”◎《昭公二十八年》：灭羊舌氏，乐霄为铜鞮大夫。◎杜注：铜鞮，晋别县，在上党。◎《郡国志》：并州上党郡铜鞮。◎《上党记》曰：晋别宫，墟阙犹存。北城去晋宫二十里，羊舌所邑。◎《一统志》：铜鞮故城，在山西沁州南。◎钱坫曰：今沁州治南四十里。】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阼，为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黄初三年，将登后位，文帝欲立为后，【冯本“为”作“郭”。】中郎栈潜上疏曰：【◎胡三省曰：○汉三署中郎及虎贲、羽林中郎，皆秩比六百石。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将登极，省五官将，惟左右中郎及虎贲、羽林中郎。栈，仕限反。○丁度曰：姓也。何氏《姓苑》：“栈姓出任城。”栈潜，任城人也。盖自潜始著。◎弼按：栈潜，事详见

《高堂隆传》。】“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故西陵配黄，【◎《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正义》云：西陵，国名也。】英、娥降妫，【英、娥，事见前《后妃传》叙。】并以贤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祸阶末喜；【◎监本、官本“末”作“妺”。◎《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史记·夏本纪》：汤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括地志》：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汉书·外戚传》序：桀之放也，用末喜。◎颜师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于色，薄于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于是汤伐之，遂放桀与末喜，死于南巢。】纣以炮烙，怡悦妲己。【◎《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刑有炮烙之法。

◎皇甫谧曰：妲己，有苏氏美女。◎《国语》：有苏氏女；妲，字；己，姓也。◎《列女传》曰：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诗·大雅·文王篇》：聿修厥德。◎《毛传》云：聿，述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易·家人》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太子，国人始恶之。◎杜注：荆，哀公庶子也。宗人，礼官也。】齐桓誓命于葵丘，【◎《左传·僖公九年》：齐侯盟诸侯于葵丘。

◎杜注：陈留外黄县东有葵丘。◎《郡国志》：兖州陈留郡外黄有葵丘，齐桓公会此城中。

◎《一统志》：葵丘聚，在今河南归德府考城县东三十里。◎弼按：此与山东青州府临淄县西之葵丘同名异地。】亦曰‘无以妾为妻’。【见《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下》：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今后宫嬖宠，

常亚乘舆。【《通鉴》“今”作“令”，“常”作“当”。】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胡三省曰：非度，犹言非法。】乱自上起也。”文帝不从，遂立为皇后。【黄初三年九月庚子立。】【◎《魏书》曰：后上表谢曰：“妾无皇、英釐降之节，又非姜、任思齐之伦，【皇、英、姜、任，俱见前。】诚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处中馈之重任。”后自在东宫，及即尊位，虽有异宠，心愈恭肃，供养永寿宫，以孝闻。【卞太后称永寿宫。】是时柴贵人亦有宠，后教训奖导之。后宫诸贵人时有过失，常弥覆之，有谴让，辄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为之顿首请罪，是以六宫无怨。性俭约，不好音乐，常慕汉明德马后之为人。【◎范《书·皇后纪》：明德马皇后，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显宗即位，以为贵人；永平三年，立为皇后。】】

后蚤丧兄弟，以从兄表继永后，【◎《鲍勋传》：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史不书名，或亦为后从弟也。】拜奉车都尉。后外亲刘斐与他国为婚，后闻之，敕曰：“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还乡里，【孟康为后外属，注见前。】求小妻，【◎《汉书·外戚传·许后傅》：废后姊孊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因为之小妻。◎《佞幸传·淳于长传》亦云：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妻。

◎又《佞幸传》序：张彭祖为其小妻所毒毙。◎范《书·陈球传》：球小妻，程璜之女。◎苏舆曰：汉世谓妾为小妻。《枚乘传》“取皋母为小妻”。三国时犹然。魏郭后姊子孟武求小妻是也，亦称傍妻。◎范《书·赵孝王良传》：私娉小妻。◎章怀注：小妻，妾也。◎《吴志·孙晧传》天纪元年注引《江表传》：张俶取小妻三十余人。】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何焯曰：此时当别有科禁，今不可考矣。青龙中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当亦缘此为辞耳。】

【◎《魏书》曰：后常敕戒表、武等曰：“汉世椒房之家，【◎《汉书·孝昭上官皇后传》：而有椒房之重。◎师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宫，皇后所居。◎《尔雅翼》：椒，实多而香，汉世皇后称椒房，取其实蔓延盈升，以椒涂屋，亦取其温煖。】少能自全者，皆由骄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东征，后留许昌永始台。【◎《文选》何晏《景福殿赋》云：镇以重台，实曰永始。复阁重闱，猖狂是俟。京庾之储，无物不有。不虞之戒，于是焉取。◎李善注：永始，台名，仓廩所居也。】时霖雨百余日，城楼多坏，有司奏请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贞姜留渐台，江水至，使者迎而无符，不去，卒没。【◎《列女传》：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与宫人约，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曰：“水方大至，还而取符，恐后。”夫人曰：“贞女之义不犯约，勇者不畏死，守一节而已。妾知从使者必生，留必死，然弃约越义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于是使者反取符，还，则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义死节，不为苟生，处约持信，以全其贞。”乃号曰贞姜。】今帝在远，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群臣莫敢复言。六年，帝东征吴，至广陵，【广陵，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后留谯宫。时表留宿卫，【郭表也。】欲遏水取鱼。后曰：“水当通运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汉书·五行志七·中之上》云：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蜀志·糜竺传》：竺进奴客二千。◎《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许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雠。◎《唐书·食货志》：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则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当复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车所不足者，【表官奉车都尉。】岂鱼乎？”

明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安宫。太和四年，诏封表安阳亭侯，又进爵乡侯，增邑，

并前五百户，迁中垒将军。以表子详为骑都尉。其年，帝追谥太后父永为安阳乡敬侯，母董为都乡君。迁表昭德将军，【◎洪饴孙曰：昭德将军，一人，第五品。】加金紫，【◎《宋书·百官志上》云：光禄大夫，银章青绶，其重者加金章紫绶，则谓之金紫光禄大夫，旧秩比二千石。◎赵一清曰：杨彪及齐王芳后父王夔只云“加光禄大夫”，是银章青绶也。此云“加金紫”，是金紫光禄大夫也。不言“光禄大夫”者，史省文也。】位特进，表第二子训为骑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魏文葬首阳陵。】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三年正月丁巳崩。】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监本、官本“薨”作“葬”，误。】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甄后死于黄初二年，明帝年已十七矣，岂不知其死状，尚待李夫人之陈说乎？◎何焯曰：注引《魏略》云云，按郭太后没，其宗亲恩礼无改，故陈氏不取其说。然毛后赐死，会犹迁官，曹氏之酷虐变诈，难以常理推也。】◎《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 “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魏书》载哀策曰：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宋本“二年”作“三年”，是，各本皆误。◎潘眉曰：是年三月无壬申，“三月”当为“二月”，郭后以二月壬申启殡，三月庚寅葬。】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哀子皇帝叡亲奉册祖载，

【◎梁玉绳曰：哀子之称见此，其《士虞礼》及《礼杂记》，凡虞以前之祭称哀子，则非对母而言也。《温公书仪》谓“母亡称哀子，唐以后始有之”，似忘考裴注。然蔡邕《袁夫人碑》 “哀子豁达”，又在魏前。◎胡玉缙曰：○梁谓“虞以前祭称哀子，非对母而言”，是已，而义犹未尽。○黄以周《丧祭通故》云：孝子、孝孙、哀子、哀孙皆宗子之称；其众子、众孙之助祭者，曰哀显相，不得直称哀子、哀孙。《士虞记》：“哀子某，哀显相。”显有别矣。今众子亦称哀子，误也。又有父孤母哀之说，尤属不经。】遂亲遣奠，叩心擗踊，【◎吴本“擗”作“躃”，误。“躃”或书作“躄”，跛躃也。◎《礼记·檀弓下》云：辟踊，哀之至也。◎郑注：辟，拊心也。◎《孝经》：擗踊哭泣。】号咷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就黄垆而安厝。呜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嫔周，圣善弥光，既多受祉，享国延长。哀哀慈妣，兴化闰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罹灾殃。愍予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通典》卷七十九云：文德皇后崩，侍中苏林议皇后皆有谧，未葬，宜称大行。诏曰：“称大行者，所以别存亡之号，故事已然，今当如林议，称大行。”】】帝进表爵为观津侯，【◎《郡国志》：冀州安平国观津。◎

《一统志》：观津故城，直隶冀州武邑县东南。】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迁详为驸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为观津敬侯，世妇董为堂阳君。追封谥后兄浮为梁里亭戴侯，都为武城亭孝侯，成为新乐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详嗣，又分表爵封详弟述为列侯。详薨，子钊嗣。

## 明悼毛皇后

明悼毛皇后，河内人也。【◎河内，见《武纪》初平元年。◎钱大昭曰：明悼毛皇后、明元郭皇后，皆书郡不书县，非史例也。◎弼按：○《蜀志·二主妃子传》：先主甘皇后，沛人。先主穆皇后，陈留人。○《吴志·妃嫔传》：吴主权王夫人，琅邪人。吴主权王夫人，南阳人。○是书郡不书县者甚多。○又按《汉书·外戚传》：高祖薄姬，父吴人。孝武钩弋

赵倢伃，家在河间。史良娣，家本鲁国。○是皆不书其县。又“孝成越皇后，本长安宫人”，即其郡亦不书。大抵出自微贱，或自幼没入宫中，失其里贯，乃从阙文。钱氏谓非史例，过矣。】黄初中，以选入东宫，明帝时为平原王，进御有宠，出入与同舆辇。【◎《汉书·外戚传》：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班倢伃同辇载，倢伃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汉官仪》曰：皇后、倢伃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及即帝位，以为贵嫔。太和元年，立为皇后。后父嘉，拜骑都尉，后弟曾，郎中。

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胡三省曰：武帝立卞后，文帝立郭后，皆非正室。◎何焯曰：周天子逆后于妫、姜之国，汉诸侯皆同姓，不可拘以旧制。然景立王，武立卫，安于立贱矣，此等皆汉事，与三代始判分处。】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礼记·昏义篇》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或曰：言虽怨怼，然深明夫妇人伦之本、兴替所由。】虞氏遂绌还邺宫。进嘉为奉车都尉，曾骑都尉，宠赐隆渥。顷之，封嘉博平乡侯，迁光禄大夫，曾驸马都尉。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吴金华曰：卒暴，今语所谓“突然”、“忽然”。】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騃，【◎蚩，赤之切，凡无知者皆以蚩名之。◎《御览》：騃，侯楷切。◎《广雅释诂》：騃，痴也。】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宋本“笑”作“ ”，误。夏侯玄耻与毛曾同坐，见《玄传》。】【◎孙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对扬至德，恢王化于《关雎》，致淳风于《麟趾》。及臻三季，并乱兹绪，义以情溺，位由宠昏，贵贱无章，下陵上替，兴衰隆废，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诗》云：“絺兮绤兮，凄其以风。”【◎《诗·邶风·绿衣篇》。

◎《毛传》云：凄，寒风也。◎郑《笺》云：缔绤所以当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其此之谓乎！】后又加嘉位特进，曾迁散骑侍郎。青龙三年，嘉薨，追赠光禄大夫，改封安国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谥曰节侯。四年，追封后母夏为野王君。【◎《郡国志》：司隶河内郡野王。◎《一统志》：野王故城，今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治。】

帝之幸郭元后也，后爱宠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后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胡三省曰：曲宴，禁中之宴，犹言私宴也。】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乃禁左右，使不得宣。

【◎胡三省曰：宣，布也，露其事也。】后知之，明日，帝见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胡三省曰：后园在洛城北隅。】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赐后死，【◎《明纪》：九月庚辰，皇后毛氏卒。】然犹加谥，【◎《谥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无礼曰悼。◎《晋书·安平献王孚传》：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孚以为：“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流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隐公三年·经》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称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国之君也。‘八月庚（戌）**[**辰**]**宋公和卒’，书国称名，所以异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经》曰‘刘夏逆王后于齐’，不曰‘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异乎列国之夫人也。至于列国，则曰‘夫人姜氏至自齐’，又曰‘纪伯姬卒’，书国称姓，此所以异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称皇帝，赫赫无二，何待于魏乎？尊称皇后，

彰以谥号，何待于姓乎？议者欲书‘魏’者，此以为天皇之尊，同于往古列国之君也。或欲书姓者，此以为天皇之后，同于往古之夫人也。乖经典之大义，异乎圣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训将来，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遂从孚议。】葬愍陵。【十月癸丑葬。】迁曾散骑常侍，后徙为羽林虎贲中郎将、【◎《续百官志》：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主羽林郎。◎虎贲中郎将，见《甄后传》。】原武典农。【◎《郡国志》：司隶河南尹原武。◎《一统志》：原武故城，今河南怀庆府阳武县治。◎典农，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

## 明元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西平，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又见《齐王纪》嘉平五年。】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明帝即位，甚见爱幸，拜为夫人。叔父立为骑都尉，从父芝为虎贲中郎将。帝疾困，遂立为皇后。齐王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

【◎《晋书·宣帝纪》：正始八年，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胡三省引此传驳之，说见《曹爽传》。】追封谥太后父满为西都定侯，【西平郡治西都。今甘肃西宁府西宁县治。】以立子建绍其爵。封太后母杜为郃阳君。【◎《郡国志》：司隶左冯翊郃阳。◎《一统志》：郃阳故城，今陕西同州府郃阳县东南。】芝迁散骑常侍、长水校尉，【◎

《魏略》曰：诸郭之中，芝最壮直。【芝，事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魏略》。】先时自以他功封侯。【监本、官本“侯”作“爵”。】】立，宣德将军，【◎洪饴孙曰：宣德将军，一人，第五品。】皆封列侯。建兄惪，出养甄氏。惪及建俱为镇护将军，【◎赵一清曰：镇护将军，谓或为镇军将军，或为护军将军也。然《宋志》魏世有中护军及护军，无护军将军。傥即所谓资重者为将军者邪？◎洪饴孙曰：镇护将军，一人，第三品。◎弼按：《传》言惪、建俱为镇护将军，则不止一人。】皆封列侯，【惪封广安县公，建封临渭县公，见《甄后传》注。】并掌宿卫。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即废立大事也。】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废立谱令，皆假其名以行。】毌丘俭、钟会等作乱，咸假其命而以为辞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五年二月庚申葬，即咸熙元年也。高平陵，见明纪景初三年。】【◎《晋诸公赞》曰：建安叔始，有器局而强问，泰始中疾薨。子嘏嗣，为给事中。】

评曰：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鉴往易轨，于斯为美。追观陈群之议，栈潜之论，【◎林国赞曰：潜谏立郭后，见此传。群谏追封平原公主，见《陈群传》，此传一字未及，而传评忽云，首尾殊不应。他如《刘放传》讥放抑辛毗而助王思，实见《辛毗传》；据《放传》，则于毗一字未及。又《刘焉传》评讥焉求婚吴氏，实见

《二主妃子传》；据《焉传》，则求婚事一字未及。】適足以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矣。

【◎或曰：人臣进谏纳规，不用于当时，仍利于后世。用与不用，均之有厚赖焉。】

# 卷六·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第六

魏书六

三国志六

董二袁刘传第六【◎宋本、元本、冯本作“董二袁刘传第六”，监本、官本分列诸人名，后同。◎杭世骏曰：○董卓之死在献帝初平三年，操未秉政，三国未分。谢承、华峤、司马彪、袁山松之徒撰《后汉书》，皆为立传。陈寿乃阑入《魏志》，何也？○刘知几云：汉之有董卓，犹秦之有赵高。昔（军）**[**车**]**令之诛，既不列汉史；何太师之毙，独刊魏书？○或曰：《魏志》之首传董卓，明祸首也。傥亦西汉世家项籍之意乎？◎周寿昌曰：董卓、袁绍、袁术、刘表诸人，皆非魏臣，而《魏志》特为列传者，盖卓首乱者也。卓擅乱时，操尚未秉政，三国未分，似卓全无关于魏，不知因卓之乱，而操始擅朝政，魏与蜀、吴分鼎，汉遂以亡。纪卓，所以纪乱源也。至绍、术、表，则皆操交兵拓地之所，魏之强由此，故亦传于魏臣之前。又案，卓此传较诸《后汉书》稍略，盖卓前半立功边城，及其强很暴虐弑逆之罪，俱在汉朝，故范史不能不详载，以著其所以倾汉者。若陈《志》则详记于何进召之入京以后，其翦裁去取，足征史笔之洁。◎王鸣盛曰：董卓、袁绍、袁术等传以范《书》较之，范之详几倍于陈寿。凡裴松之所采以入注者，皆范氏取入正文者也。陈之精简，固胜于范，然范瞻而不秽，亦不厌其繁。】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董卓传、袁绍传 校录：魔纱兔】

【袁术传 校录：成刚】

【刘表传 校录：鬼谷王诩】

【复校：擎骥】

## 董卓

董卓字仲颖，【◎章怀注引《卓别传》曰：卓父君雅，为颍川轮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颖，旻字叔颖。◎刘攽曰：案注言，卓与弟旻生颍川，明当作“颍”。◎何焯校作“颍”。】陇西临洮人也。【◎《郡国志》：凉州陇西临洮。◎《水经注》：洮水东迳临洮县故城北。◎

《元和郡县志》：故城，即岷州城。◎《一统志》：临洮故城，今甘肃巩昌府岷州治。】【◎《英雄记》曰：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郡国志》：豫州颍川郡轮氏县，建初四年置。◎齐召南曰：《前志》颍川郡有轮氏，疑县不自建初所置也。但《前志》作“纶”，此《志》作“轮”。◎《一统志》：纶氏故城，今河南河南府登封县西南七十里。◎《续百官志》：县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尉主盗贼。◎李祖楙曰：汉时守、相、丞、尉皆命于朝廷，曹掾以下则用本郡之人，由郡县自辟除之，常居门下，故诸掾常以门下为号。】有三子：长子擢，

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吴书》曰：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续百官志》：州刺史皆有从事史、假佐。◎沈家本曰：后汉本传言为州兵马掾。】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熲，毛本作“颖”，误。】司徒袁隗辟为掾。【◎《续百官志》：司徒掾属三十一人。】】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续百官志》：羽林郎，比三百石，常宿卫侍从，常还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卓有才武，【才，监本、官本作“材”。】膂力少比，【宋本、元本“膂”作“旅”。膂，脊骨也。】双带两鞬，左右驰射。【◎章怀注：○引《方言》曰：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鞬。○《左氏传》云：右属櫜鞬。】为军司马，【此中郎将之军司马也。范《书·卓传》“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可证。】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梁章鉅曰：《后汉书·董卓传》“从张奂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案汉阳在凉州，此云“并州”，恐误。◎潘眉说同。◎弼按：范《书·张奂传》“奂督幽、并、凉三州，先零羌钞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三州清定”，是不专指凉州也。】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范《书·卓传》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

◎《张奂传》：奂有勋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遣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迁广武令，

【◎《郡国志》：并州雁门郡广武。◎三国魏移雁门郡治此。◎《一统志》：广武故城，今山西代州西四十五里。】蜀郡北部都尉，【◎《郡国志》：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沈家本曰：蜀郡北部尉，《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卓迁此官在桓帝末，故尚为北部都尉也。】西域戊己校尉，【◎范《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章怀注：元帝置戊己校尉。戊己，中央也，镇覆四方，见《汉官仪》。亦处西域，镇抚诸国。】免。征拜并州刺史、河东太守。【◎《英雄记》曰：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迁中郎将，讨黄巾，军败抵罪。【◎范《书卓传》：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惠栋曰：○《江表传》：卓不从鉅鹿太守郭典计，故败。◎弼按：○《续百官志》刘昭注：汉末又有四中郎将，皆帅师征伐，不知何时置。董卓为东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献帝以曹操为南中郎将。〖◎案：操，疑作“植”。〗

◎《通鉴》胡注云：汉有三署中郎将：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将。北中郎将创置于此时，盖以讨河北黄巾也。◎又云：卓为东中郎将，四中郎将始于此。◎李祖楙曰：汉末中郎将有加号者，如《朱雋传》镇贼中郎将、平难中郎将是；《刘焉传》镇夷、征东二中郎将，乃随征伐之事，还则免焉。◎弼按：范《书》于卓还迁中郎将，加一“东”字，较陈《志》为密，故《通鉴》采之。】韩遂等起凉州，【韩遂，事见《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注引《典略》。】复为中郎将，西拒遂。于望垣硖北，【◎潘眉曰：“西拒遂”句绝。时张温别使卓讨先零羌于望垣硖北，为羌胡所围。韩遂自在榆中，非拒遂于望垣硖北也。榆中属金城郡，望垣属汉阳郡。◎沈家本曰：潘说诚是，然范《书》云“边章、韩遂等大盛，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拜卓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屯美阳。章、遂亦进兵美阳，温、卓与战，辄不利。十一月夜，有渡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照章、遂营中，驴马尽鸣。贼以为不祥，欲归金城。卓闻之喜，明日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章、遂败走榆中”，此西拒遂之事，此传略而不言，遽接云“于望垣硖北为羌胡所围”，语太简，则不明也。

◎弼按：○榆中，在今甘肃兰州府金县西北。〖◎钱坫云：在东北。〗望垣，在今甘肃秦州西北。○范《书·卓传》：张温使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卓于望垣硖北为羌胡所围。○据此，潘说为是。】为羌胡数万人所围，粮食乏绝。卓伪欲捕鱼，堰其还道，【◎范《书·卓传》“堰”作“鄢”。◎章怀云：其字义同，但异体耳。】当所渡水为池，使水渟满数十里，默从堰下过其军而决堰。比羌、胡闻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

还，屯住扶风。【◎《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治槐里。◎建安十八年属雍州。◎《一统志》：槐里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兴平县东南十里。◎《吴志·孙坚传》：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温西讨章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孙坚前耳语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不纳。坚数卓三罪，温不忍发。◎语见《坚传》。】拜前将军，【◎范《书·卓传》：中平五年，拜卓前将军。◎在封侯之后。】封斄乡侯，【◎章怀注：斄县故城，在今雍州武功县。字或作“邰”，音台。◎《郡国志》：右扶风郿有邰亭。◎刘昭注：○《史记》曰：封弃于邰。

* 徐广曰：今斄乡。◎李殿学曰：邰、斄，古同音，俱读如今斄字。◎马与龙曰：○《左传·昭九年》杜注：骀，在武功县所治斄城。○《括地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寰宇记》：后汉省斄县，复自渭水南移武功县于斄故城，因谓之武功城。○据此，则斄与武功为一地。董卓封斄乡侯，即此。◎弼按：斄为郿属，故卓进封郿侯。◎《一统志》：郿县故城，今陕西凤翔府郿县东北。◎胡玉缙曰：○《说文·邑部》“邰”云：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斄县是也。《诗》曰：“有邰家室。”○段注：【段注，谓段玉裁

《说文》注。】周人作邰，汉人作斄。古今语小异，故古今字不同。《郡国志》无斄县，郿下曰“有邰亭”，盖斄县并入郿也。邰亭，杜预谓之釐乡，徐广谓之斄乡，今陕西乾州武功县县西南二十二里故斄城，是段说视李、马说为瞭。◎惠栋曰：○《山阳公载记》云：孤昔与周慎西征，慎围边、韩于金城。孤语张温，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驻，温不听。孤上言其形势，知慎必不克。温又使孤讨先零叛羌，以为西方可一时荡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后果如孤策。○其以此封都乡侯也。】征为并州牧。【并州牧，见《武纪》建安十年。】【◎《灵帝纪》曰：中平五年，征卓为少府，【◎范《书·卓传》：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敕以营吏士属左将军皇甫嵩，诣行在所。卓上言：“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吏士踊跃，恋恩念报，各遮臣车，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也。辄且行前将军事，尽心慰恤，效力行陈。”【◎范《书·皇甫嵩传》：中平五年，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贼众疲敝，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谓不可。嵩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卓大惭恨，由是忌嵩。】六年，以卓为并州牧，【◎侯康曰：范《书》征卓为少府及拜并州牧同在六年，此则征少府先一年，小有参差。】又敕以吏兵属皇甫嵩。卓复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乐为国家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州，效力边陲。”卓再违诏敕，会为何进所召。【◎范《书·皇甫嵩传》：嵩从子郦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蹰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

灵帝崩，少帝即位。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诸阉官，太后不从。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通鉴考异》曰：《何进传》“召卓屯关中上林苑”，按时卓已驻河东，若屯上林，则更为西去，非所以胁太后也。今从《卓传》。◎杭世骏曰：○《后汉书·种劭传》：董卓至渑池，而进意更狐疑，遣劭赍诏止之，卓不受，遂前止河南。劭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劭，劭怒称诏大呼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章怀注：夕阳亭在河南城西。】并密令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公羊传》：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书之？无君命也。】

臣辄鸣钟鼓如洛阳，【◎章怀注：鸣钟鼓者，声其罪也。】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卓未至，进败。【范《书·卓传》“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云云，与此小异。】【◎《续汉书》曰：进字遂高，南阳人，太后异母兄也。进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后，进以妹倚黄门得入掖庭，有宠，光和三年立为皇后，进由是贵幸。【◎范《书·灵帝纪》：光和三年，立贵人何氏为皇后。◎章怀注：南阳宛人，车骑将军何贡女也，◎洪亮吉曰：贡，当作“真”，传写误。后本屠家，立一岁后使赠此职，此注即云“车骑将军女”，恐非。◎弼按：○范《书·皇后纪》：光和四年，追号何后父真为车骑将军。○不作“贡”。】中平元年，黄巾起，拜进大将军。◎

《典略》载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章怀注引此“侮慢”作“慆慢”，“操擅”作“擅操”，“便获”作“高获”。】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范《书·宦者传》：张让、赵忠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当之官者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至使怨气上蒸，妖贼蜂起。臣前奉诏讨於扶罗，【於夫罗，事见

《武纪》初平三年注引《魏书》。】将士饥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诣京师先诛阉竖以除民害，从台阁求乞资直。臣随慰抚，以至新安。【◎《郡国志》：司隶弘农郡新安。◎《一统志》：新安故城，今河南河南府渑池县东，今改为搭泥镇。◎《方舆纪要》：今新安县西。】臣闻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前书》：枚乘谏吴王曰：“欲汤之沧，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沧，音则亮翻，寒也。】溃痈虽痛，胜于养肉，【◎范《书》作“胜于内食”。◎《通鉴》胡注：言癕疽蕴结，破之虽痛，胜于内食肌肉，浸淫滋大也。】及溺呼船，悔之无及。】中常侍段珪等【章怀注引《山阳公载记》“段”作“殷”，范《书》、

《通鉴》俱作“段”。】劫帝走小平津，【◎章怀注：小平津在今巩县西北。◎杜佑曰：巩县西北有小平县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范《书·灵帝纪》“中平元年置八关都尉官”，小平津八关之一。◎《方舆纪要》：小平津城在孟津县西北，汉平阴县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张让等将帝步出榖门，至小平津，让等投河死。帝夜从小平津步至雒舍。雒舍在芒山之北，驿舍也。◎《水经注》：平县俗谓之小平，小平津亦曰河阳津。】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水经·榖水注》引《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台见孟津，侍中辛毗谏而止。◎严衍曰：北芒山在河南府城北七十里，连亘四百余里，东汉诸陵多在焉。◎《一统志》：北邙山在河南府洛阳县，东接孟津、郾师、巩三县界，亦作芒山。◎谢鍾英曰：芒山在今河南府北二十里。】还宫。【◎范《书·灵帝纪》云：让、珪等复劫少帝及陈留王。◎

《卓传》云：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黄山曰：少为未成乎帝之名。帝辩，安帝嫡长，〖◎弼按：“安”字误。〗即位已再改元，未闻失德，贼臣董卓废而弑之。卓诛，原当复号立谥，遭时纷乱，大礼未行，岂奚齐庶孽可比？】【◎张璠《汉纪》曰：帝以八月庚午为诸黄门所劫，步出榖门，【◎《水经·榖水注》：榖水又东迳广莫门北，汉之榖门也，北对芒阜，连岭修亘，苞总众山。◎胡三省曰：榖门，位在子，雒阳正北门也。】走至河上，诸黄门既投河死。时帝年十四，【◎范《书·灵帝纪》云：年十七。◎《皇后纪》：何后生皇子辩，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献帝春秋》曰“灵帝数失子，不欲正名，养道人史子助家”，故年龄记载互异。又按《皇后纪》，帝初平元年死，时年十八，则十七为是。】陈留王年九岁，【◎范《书·皇后纪》：光和四年，王美人生皇子协；中平六年，封陈留王。】兄弟独夜步行欲还宫，闇暝，逐萤火而行，数里，得民家以露车载送。【◎胡三省曰：露车者，上无巾盖，四旁无帷裳，盖民家以载物者尔。】辛未，公卿以下与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范《书·灵帝纪》云“辛未，让、珪等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下文又云“辛未，还宫”，盖误。◎《通鉴》云：庚午，让、珪等将帝与陈留王步出榖门；辛未，帝还宫。】◎《献帝春秋》曰：先是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芒。”【◎《续五行志一》云：献帝未有爵号，

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弼按：献帝是时已封渤海王，徙陈留王，安得谓非王乎？

《五行志》所载，多不足信。】卓时適至，屯显阳苑。【◎胡三省曰：显阳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阳西。◎惠栋曰：○《蔡邕集》：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饥，不得其命者甚众。】闻帝当还，率众迎帝。◎《典略》曰：帝望见卓兵，涕泣。群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 “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胡三省曰：东都群臣谓天子为国家。】何却兵之有！”俱入城。◎《灵帝纪》曰：卓与帝语，语不可了。【◎胡三省曰：了，晓解也。】乃更与陈留王语，问祸乱由起；王答，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卓大喜，乃有废立意。◎《英雄记》曰：河南中部掾闵贡扶帝及陈留王上至雒舍止。【◎《汉官仪》：诸郡置五部督邮以监属县，河南尹置四部督邮，中部为掾。】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于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导。卓将步骑数千来迎，【局本“千”误作“十”。】烈呵使避，卓骂烈曰：“昼夜三百里来，何云‘避’，我不能断卿头邪？”前见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邪？”又趋陈留王，曰：“我董卓也，从我抱来。”乃于贡抱中取王。◎《英雄记》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与王并马而行也。】时进弟车骑将军苗为进众所杀，【◎《英雄记》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五行志》作“皇后异父兄朱苗”。◎惠栋曰：○陶宏景云：苗字叔达。】进部曲将吴匡，【匡子班，为吴壹族弟，见杨戏《季汉辅臣赞》注。】素怨苗不与进同心，又疑其与宦官通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车骑也。”遂引兵与卓弟旻共攻杀苗于朱爵阙下。【◎潘眉曰：○《古今注》：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宫朱爵南司马门。○《百官志》：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

* 《汉官典职》曰：偃师去洛四十五里，望朱爵阙其上，郁然与天连。○朱爵阙，北宫之南门也。时袁术与吴匡烧南宫九龙门，欲胁出张让等。让等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从复道走北宫。何苗、袁绍屯北宫朱爵阙下，吴匡等遂引兵攻杀苗于阙下。◎弼按：范《书·灵帝纪》、

《何进传》“朱爵”作“朱雀”，“爵”与“雀”同。】】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故京都兵权唯在卓。【◎章怀注引《英雄记》曰：原字建阳，为人粗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辞，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前。】【◎《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

先是，进遣骑都尉太山鲍信【宋本、元本、冯本、官本作“先是”，吴本、毛本作“先时”。信，事见子勋《传》。】所在募兵，適至，信谓绍曰：“卓拥强兵，有异志，今不早图，将为所制；及其初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信遂还乡里。

于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刘弘而卓代之，【◎章怀注引《汉官仪》曰：弘字子高，安众人。◎汪文台曰：○《御览·百九十六》引《续汉书》云：卓住兵屯显阳苑，使者就拜司空。】俄迁太尉，假节钺虎贲。【◎范《书·献帝纪》、《卓传》迁太尉假节钺，在废帝之后，《献帝纪》作“加鈇钺虎贲”。◎章怀注：○引《礼记》曰：诸侯赐鈇钺，然后专杀。○《说文》曰：鈇，莝刀也。○《苍颉篇》曰：鈇，斧也。○加鈇钺者，得专杀也。】遂废帝为弘农王。寻又杀王及何太后。【◎范《书·皇后纪》：董卓议太后踧破永乐宫，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于永安宫，因进酖，弑而崩。董卓令帝出奉常亭举哀，公卿皆白衣会，不成丧也。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讌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穨，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

〖袁宏《纪》“奈”作“悼”。〗因泣下呜咽，坐者皆歔欷。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立灵帝少子陈留王，是为献帝。【◎范《书·盖

勋传》：勋与卓书曰：“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献帝纪》曰：卓谋废帝，会群臣于朝堂，议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陈留王，何如？”尚书卢植曰：“案《尚书》，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尚书·太甲上篇》：营于桐宫。◎《正义》曰：经称“营于桐宫，密迩先王”，知桐是汤葬地也。往居墓侧，与放逐事同，故亦称“放”也。】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余，故霍光废之。今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罢坐，欲诛植，侍中蔡邕劝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复大会群臣曰：“太后逼迫永乐太后，令以忧死，【◎范《书·卓传》作“太后蹙迫永乐太后，至令忧死”。◎章怀注：太后，灵帝何皇后也。永乐太后，孝仁董皇后，灵帝之母也。】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左传》曰：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天子幼质，软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著在典籍，佥以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陈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宋本、元本、冯本作“宜即尊皇祚”。◎范《书·卓传》：卓因集议废立，百僚大会，卓乃奋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对。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坐者震动。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罢坐。明日复集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 “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乃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又议太后蹙迫永乐太后，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迁于永安宫，遂以弑崩。◎袁宏

《后汉纪》云：卓以废帝议示太傅袁隗，隗报如议。◎又云：太傅袁隗解帝玺绶。◎《通鉴》采之。】◎《献帝起居注》载策曰：“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杜注：言其嬉戏无度也。】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而乃有阙，罪之大者。陈留王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居丧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声美称，天下所闻，宜承洪业，为万世统，可以承宗庙。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尚书读册毕，群臣莫有言，尚书丁宫曰：【◎范

《书·王允传》：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洪亮吉曰：丁宫，疑即丁彦思，但无确据耳。◎柳从辰曰：《灵纪》中平四年，光禄勋沛国丁宫为司空，注云“宫字元雄”，不云“字彦思”也。案，宫中平五年迁司空，六年七月始罢，董卓废帝迁太后即九月事，宫甫能罢相，何以在尚书？是《起居注》亦有未足据者矣。◎惠栋曰：宫先为苍梧太守，见《吴志·士燮传》。◎弼按：据《士燮传》，宫为交州刺史，非苍梧太守也，惠说误。】“天祸汉室，丧乱弘多。昔祭仲废忽立突，《春秋》大其权。【◎《春秋·桓公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杜注：听迫胁以逐君，罪之也。忽，昭公也。突，厉公也。◎《公羊传》：贤祭仲，以为知权也。◎丁宫盖用《公羊》说。】今大臣量宜为社稷计，诚合天人，请称万岁。”卓以太后见废，故公卿以下不布服，会葬，素衣而已。【◎李慈铭曰：“请称万岁”句下有脱文，“卓以太后见废”以下乃言弑何太后后事也。】】卓迁相国，【◎黄山曰：自孝哀改丞相为大司徒，光武承之，不更置相。献帝复置相，自董卓始，至曹操终矣。卓为相国而不省司徒，务自矜高，于官制惽然也。司徒王允卒能以其权阴制之。操为丞相，并废三公，使大权归于一己，固自以为优于卓，而实则甘心为卓之所为而已。】封郿侯，【郿县，见前“斄乡侯”注。】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剑履上殿，解见《武纪》建安十七年。】又封卓母为池阳君，【◎《郡国志》：司隶左冯翊池阳。◎《一统志》：池阳故城，今陕西西安府泾阳县西北。】置家令、丞。【◎范《书·卓传》作“置丞、令”。◎刘放曰：案《汉书》内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沈家本曰：○《续汉志》：公主每立家令一人、丞一人。○此比其母于公主乎？】

卓既率精兵来，適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杭世骏曰：《元和郡县制》：洛阳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辄得金玉宝玩。后魏邢峦掘得丹砂及钱，铭曰“董太师之物”。】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魏书》曰：卓所愿无极，语宾客曰：“我相，贵无上也。”【◎胡三省曰：自言非人臣之相，其悖逆如此。】◎《英雄记》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胡三省曰：扰龙，姓也，盖古扰龙氏之后。】立挝杀之，京师震动。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何焯校云：“节”下疑有脱字。】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弃尸于苑枳落中，不复收敛。

【◎梁章钜曰：上文言“杀苗于阙下”，此言“弃苗母之尸”，明是两事，而《后汉书·何进传》言“吴匡等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盖范史误合之。◎弼按：○范《书·盖勋传》：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勋长揖争礼，见者皆为失色。卓问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允曰：“唯有盖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乃以为越骑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复出为颍川太守。未及至郡，征还京师。时河南尹朱雋为卓陈军事。卓折雋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戏之耳。”勋曰：“不闻怒言可以为戏。”卓乃谢雋。勋虽强直不屈，而内厌于卓，不得意，疽发背卒，时年五十一，遗令勿受卓赙赠。】】尝遣军到阳城，【◎《郡国志》：豫州颍川郡阳城。◎《水经注》：颍水经阳城县故城南。◎《一统志》：阳城故城，今河南府登封县东南。】时適二月社，【◎《礼记·月令篇》云：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郑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农业也。祀社日用甲。◎《月令广义》云：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汉书·陈平传》：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社日，又见《王脩传》。】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上文言“遣军到阳城”，下言“连轸而还洛”，系入洛阳之城门。案《续百官志》，雒阳城十二门，有开阳门。此为入洛阳城之开阳门，“城”字疑衍。观前言“帝出榖门”，不言 “出榖城门”，可证。然范《书·卓传》有“孙坚进洛阳宣阳城门”之语，则释为入洛阳之开阳城门，亦可通。】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胡三省曰：甲兵，谓甲兵之士。】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范《书·卓传》：是时洛中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范《书·列女传》：皇甫规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后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清，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悬轭，鞭扑交下。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后人图画，号曰“礼宗”云。】

初，卓信任尚书周毖、【◎范《书·卓传》作“吏部尚书汉阳周珌”。章怀注引《英雄记》 “珌”作“毖”，音祕。◎钱大昕曰：○王懋竑云：汉时尚书六曹止称尚书，不以曹名官也。吏部则东汉初无此称，此范史之误。○予案：灵帝末，梁鹄为选部尚书，见《续汉百官志》注，而《蜀志·许靖传》亦云“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似汉末已有吏部之称矣。《英雄纪》云“周毖，武威人”，范《书》与《蜀志》俱云“汉阳”，未知孰是。◎惠栋曰：袁宏《纪》云“侍中周毖”。◎弼按：范《书·献帝纪》云“董卓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珌”，章怀注“珌，音必”，又引《东观记》曰“周珌，豫州刺史慎之子也”，“《续汉书》、《魏志》并作‘毖’，音祕”。一书所引，前后歧异如此。又按本志《袁绍传》作“侍中周毖”。余详见

《蜀志·许靖传》。】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资、张邈等，出宰州郡。【◎范《书·卓传》：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章怀注：馥字文节，颍川人。岱字公山，东莱牟平人。伷字公绪，《九州春秋》“伷”作“胄”。《献帝春秋》“咨”作“资”，后为孙坚所杀。◎《通鉴》作 “以韩馥为冀州牧”。】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范《书·卓传》：初平元年，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珌阴为内主。卓欲徙都长安，伍琼、周珌又固谏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遂斩琼、珌。】

【◎《英雄记》曰：毖字仲远，武威人。【◎《郡国志》：凉州武威郡治姑臧。◎《一统志》：姑臧故城，今甘肃凉州府武威县治。】琼字德瑜，汝南人。◎谢承《后汉书》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门下，解见前。◎《晋书·职官志》：郡置书佐。】其本邑长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邮收之。【◎《续百官志》：郡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谏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长乎？更乞授他吏。”太守奇而听之。后大将军何进辟为东曹属，【◎《续百官志》：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名）**[**石**]**，属比二百石。◎《汉书音义》曰：正曰掾，副曰属。】稍迁侍中、河南尹、越骑校尉。董卓作乱，百僚震栗。孚著小铠，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语阕辞去，【◎阕，终也，止也，尽也。◎《礼记·文王世子篇》：有司告以乐阕。】卓送至閤中，【◎《尔雅·释宫》：小闺谓之閤。】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却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遂杀孚。

◎谢承记孚字及本郡，则与琼同，而致死事乃与孚异也，【◎吴金华曰：前既云“则与琼同”，则后当云“乃与琼异”，后一“孚”字当为传写之误。】不知孚为琼之别名，为别有伍孚也？盖未详之。【◎范《书·卓传》：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章怀注引谢承《书》曰：伍孚字德瑜，汝南吴房人，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何焯曰：孚与琼疑是一人，因其被害，时人造此事以归之耳。裴注采谢承《书》，亦致疑及此。◎惠栋曰：依范《书·卓传》，则孚与琼为两人。◎陈景云曰：城门校尉伍琼被杀在关东义兵初起、卓未西迁之前，而《荀攸传》载卓徙都后，攸与越骑校尉伍琼等同谋刺卓，事垂就而觉，则当日自有两伍琼。谢承所记乃与荀攸同谋刺卓之人，故称孚，官悉与《志》合，则孚为琼之别名无疑也。至二人名字并同者，是犹同时有二刘岱皆字公山也。◎侯康曰：蔡中郎《京兆樊惠渠颂》有伍琼，光和时为京兆县令。】】

河内太守王匡，【冯本、官本“内”作“南”，各本俱作“内”，范《书》、《通鉴》作“内”。袁宏《后汉纪》作“南”。按《郡国志》首列“河南尹”，《百官志》亦曰“河南尹”，盖京尹别于外郡之太守也。此称“太守”，自以作“河内”为是。《武纪》初平元年及《夏侯惇传》注引《魏书》俱称“河内太守王匡”。匡，事详见《武纪》初平元年注。】遣泰山兵屯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若将于平阴渡者，潜遣锐众从小平北渡，绕击其后，【◎范《书》“平”下有“津”字。◎《水经注》：平县俗谓之小平。◎注见前。】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范《书·卓传》：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群兵讨卓。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吴志·孙坚传》：卓遣李傕等来求和亲。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县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

将与乃和亲耶！”】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

【◎范《书·卓传》：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惠栋曰：○魏文帝《典论》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柙金缕，骸骨并尽。◎王補曰：纵兵发掘帝陵，滔天之罪，汉之董卓、唐之温韬，一也。韬赐死于德州，卓然脐于郿坞，天道不爽矣。】【◎华峤《汉书》曰：【◎《晋书·华峤传》：峤字叔骏，才学深博，少有令闻。元康初，迁尚书。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转秘书监，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统之。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而改名《汉后书》，奏之。诏朝臣会议，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藏之秘府。元康三年卒，追赠少府，谥曰简。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永嘉丧乱，峤书存者五十余卷。◎《隋书·经籍志》：《后汉书》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残缺，晋少府卿华峤撰。◎《唐志》作“三十一卷”。◎《文心雕龙·史传篇》云：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史通·正史篇》云：推其所长，华氏居最，晋室东徙，三惟一存。◎《序例篇》云：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章宗源曰：蔚宗撰史，实本华峤，故亦易《外戚》为《后妃》，而《肃宗纪》论、二十八将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刘赵淳于传》序、《班彪传》论，章怀并注为华峤之辞。◎沈家本曰：本传称“《汉后书》”，《隋志》曰“《后汉书》”，裴注但称“《汉书》”，其省文欤？】卓欲迁都长安，【◎范《书·杨彪传》：关东兵起，董卓惧，欲迁都以违其难。◎章怀注：违，避也。】召公卿以下大议。司徒杨彪曰：“昔盘庚五迁，殷民胥怨，【◎章怀注：盘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迁都于亳，殷人相与怨恨。汤迁亳，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盘庚五迁也。】故作三篇以晓天下之民，而今海内安稳，【何焯校“而”作“今”。】无故移都，恐百姓惊动，麋沸蚁聚为乱。”

【◎章怀注：○如麋粥之沸也。○《诗》云：如沸如羹。】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今徙西京，设令关东豪强敢有动者，以我强兵踧之，可使诣沧海。”【◎章怀注：言不敢避艰险也。】彪曰：“海内动之甚易，安之甚难。又长安宫室坏败，不可卒复。”卓曰：“武帝时居杜陵，【◎《郡国志》：司隶京兆尹杜陵。◎《一统志》：杜陵故城，今西安府咸宁县东南。】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局本“窑”作“窯”。】引凉州材木东下，【监本“州”作 “川”，误。】以作宫室，为功不难。”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计邪？边章、韩约有书来，【◎潘眉曰：○边章，即边允。韩约，即韩遂。○《献帝春秋》云：陇西以爱憎露布冠韩约、边允名，以为贼。州购约、允，各千户侯。约、允被购，约改为遂，允改为章。◎弼按：互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注。】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来下，【◎何焯校本作“东下”。

◎陈景云云：此言边、韩自两州拥兵而来，故曰“东下”。】我不能复相救，公便可与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径也，顾未知天下何如耳！”议罢，卓敕司隶校尉宣璠以灾异劾奏，因策免彪。【◎范《书·杨彪传》作“宣播”，《献帝纪》称“廷尉宣播”，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播”作“璠”。◎《卓传》：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章怀注：璠，音烦，又音甫袁反。◎惠栋曰：播后为廷尉，李傕之乱，为所杀也。】◎《续汉书》曰：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俱诣卓，卓言：“昔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中兴，更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通鉴》作“《石包谶》”。◎胡三省曰：当时纬书之外，又有《石包室谶》，盖时人附益为之，如《孔子闭房记》之类。◎惠栋曰：石包室中之谶也。苏竟与刘龚书曰“孔丘秘经，为汉赤制。元包幽室，文隐事明”，盖此类也。】宜复还都长安。”坐中皆惊愕，无敢应者。彪曰：“迁都改制，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

之宜。昔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晓之。往者王莽篡逆，变乱五常，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圣主，光隆汉祚，而无故捐宫庙，弃园陵，恐百姓惊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蚁聚以致扰乱。

《石苞室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作色曰：“杨公欲沮国家计邪？关东方乱，所在贼起。崤函险固，国之重防。又陇右取材，功夫不难。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宫室官府，盖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谓卓曰：“此大事。杨公之语，得无重思？”【◎范《书·杨彪传》：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小解。爽私谓彪曰：“诸君坚争不止，祸必有归，故吾不为也。”】卓罢坐，即日令司隶奏彪及琬，皆免官。【◎范《书·黄琬传》：琬退而驳议之曰：“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郡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时人惧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谏之。琬对曰：“昔白公作乱于楚，屈庐冒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齐，晏婴不惧其盟。吾虽不德，诚慕古人之节。”琬竟坐免。】大驾即西。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惠栋曰：东京有南北宫，相去七里，中央作

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来左右，十步一卫。◎杭世骏曰：○《太平御览》引《续汉书》曰：卓烧南北宫，雒阳城无支瓦尺木。○《古今刀剑录》曰：董卓少时耕野，得一刀，无文字，四面隐起作山云文，削玉如泥。及卓贵，示五官郎将蔡邕，邕曰：“此项羽之刀也。”】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献帝记》曰：【记，应作“纪”。】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馀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范《书·卓传》：卓所得义兵士卒，皆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获袁绍豫州从事李延，煮杀之。【◎范《书·卓传》：生禽颍川太守李旻，烹之。◎惠栋曰：○《英雄记》：卓攻得李旻、张安，毕圭苑中生烹之，二人临入鼎，相谓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卓所爱胡，恃宠放纵，为司隶校尉赵谦所杀。卓大怒曰： “我爱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隶都官挝杀之。【◎元本“都”作“部”，误。◎范《书·献帝纪》：初平元年二月，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章怀注引谢承《书》曰：谦字彦信，太尉赵戒之孙，蜀郡成都人也。◎与司隶校尉赵谦当别为一人。◎《续百官志》：司隶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蔡质《汉仪》曰：都官，主雒阳百官朝会，与三府掾同。◎《博物记》曰：中兴以来，都官从事多出之河内，掊击贵戚。】】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潘眉曰：○汉制，三公之上惟有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应劭《汉官仪》曰：太师，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见授。诏太师无朝，十日一赐餐，赐灵寿杖，省中施坐设几，太师入省中用杖，自是而阙。○至卓自尊为太师，位在太傅上。范《书》云“位在诸侯王上”。◎杭世骏曰：○虞荔《鼎录》曰：董卓为太师，铸一鼎，其文曰“太师鼎”，古隶书。】乘青盖金华车，爪画两轓，时人号曰竿摩车。【◎章怀注：金华，以金为华饰车也。爪者，盖弓头为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广雅》云：“车箱也。”画为文彩。《续汉志》曰： “轓长六尺，下屈广八寸。”又云：“皇太子青盖金华蚤画轓。”竿摩，谓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谓之“相干摩”。【周一良以“车”、“爪”二字误倒，说详彼。】◎《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引《献帝春秋》云：初平二年，地震，董卓问蔡邕，邕曰：“天为阳，故转运于上；地为阴，故安靖于下。震是失其性，以阴而为阳也。明公车不当青盖，宜改之以应变。”卓改为绿盖。◎范《书·蔡邕传》：邕对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皂盖车。】【◎《魏书》曰：言其逼天子也。◎《献帝纪》曰；卓既为太师，复欲称尚父，以问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为师，辅佐周室，以伐无道，是以天下尊之，称为尚父。今公之功德诚为巍巍，宜须关东悉定，车驾东还，然后议之。”乃止。京师地震，卓（入）**[**又**]**问邕。邕对曰：“地动阴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卓从之，更乘金华皂盖车也。】卓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

《郡国志》：司隶右扶风鄠。◎刘昭注：古扈国。◎《一统志》：鄠县故城，今陕西西安府鄠县北二里。】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典兵；宗族内外并列朝廷。【◎范《书·卓传》：其子孙虽在髫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引《卓别传》云：卓孙年七岁，爱以为己子，为作小铠胄，使骑駃騠马，与玉甲一具，俱出入，以为麟驹凤雏；至杀人之子，如搔虱耳。】【◎《英雄记》曰：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孙女名白，时尚未笄，封为渭阳君。于郿城东起坛，从广二丈余，高五六尺，使白乘轩金华青盖车，都尉、中郎将、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轩簪笔，【◎《史记·滑稽传》：西门豹簪笔罄折。

◎《正义》云：簪笔，谓以毛装簪头，长五寸，插在冠前，谓之为笔，言插笔备礼也。】为白导从，之坛上，使兄子璜为使者，授印绶。】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胡三省曰：○三台，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也。○《晋书》曰：【胡氏此引，当为谢灵运之《晋书》。】《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范《书·蔡邕传》：三日之间，周历三台。◎钱大昕曰：《百官志》“御史中丞为御史台率”，《风俗通》云“尚书、御史台皆以官苍头为吏”，是尚书、御史皆称台也。又

《百官志》“谒者仆射为谒者台率，符节令为符节台率”，则汉时称台亦不止尚书、御史矣。

《袁绍传》“坐召三台”注曰引《晋书》云“《汉官》以尚书、御史、谒者为三台”，然伯喈未授谒者，何以便有三台之称？】【◎《山阳公载记》曰：初，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韩遂，各不相下。后卓征为少府、并州牧，兵当属嵩，卓大怒。及为太师，嵩为御史中丞，拜于车下。卓问嵩：“义真服未乎？”【◎嵩字义真。◎范《书·皇甫嵩传》：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卓风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义真犕未乎？”◎犕，古服字。】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张璠《汉纪》曰：卓抵其手谓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对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默然，遂与嵩和解。【◎何焯曰：《山阳公载记》之语尤近实。观义真后此，其气已衰，未必能为是言，仅足以避凶人之锋耳。】】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范《书·卓传》：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章怀注：今按，坞旧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一百步。◎惠栋曰：○《风俗通》云：营居曰坞，安古切。◎潘眉曰：按长安城高三丈五尺，〖见《三辅黄图》。〗依章怀说，坞仅高一丈，不能与长安城埒。盖章怀所见者，唐时故基，非卓时之丈尺也。当时实高三丈五尺，与长安城正相等。范史云“高厚七丈，号‘万岁坞’”，其坞高三丈五尺，厚亦三丈五尺，故云“高厚七丈”也。◎弼按《通鉴》云“高厚七丈”，多一“皆”字。】积谷为三十年储，【◎

《英雄记》曰：郿去长安二百六十里。【◎《元和郡县志》：在郿县东北十六里。◎《水经注》：渭水自郿县故城又东迳郿坞北。◎《通典》曰：郿，汉县，秦宁公徙居平阳，即此。斜水自北入渭，董卓郿坞在此，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云：董卓一败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筑京于易，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不知卫梯舞于楼上，城岂可保耶？曹爽自谓“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横，音光。】【◎赵一清曰：○

《三辅黄图》：长安北出西头第一门曰横门。○即光门也。】卓豫施帐幔饮，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郡国志》：凉州北地郡治富平。◎《一统志》：富平故城，今西安府富平县东北，汉县在今甘肃宁夏府界，三国魏移置于此。◎《宋书·傅弘之传》：北地郡，汉末失土，寄寓冯翊，置富平县。】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煮之，【◎杭世骏曰：○《卓别传》云：卓会公卿，召诸降贼，责曰：“何不鑿眼？”应声眼皆落地。】未死，偃转杯案间。会者皆战栗亡失匕箸，【◎匕，音比。◎《说文》：相与比叙也，亦用以取饭。◎《蜀志·先主传》：先主方食，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范《书·卓传》：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张温时为卫尉，

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变，欲以塞咎，使人言温与袁术交关，遂笞杀之。【◎范《书·卓传》：前温出屯美阳，令卓与边章等战，无功，温召，又不时应命。既到，而辞对不逊。孙坚劝温斩之，温不能从，而卓犹怀忌恨，故及于难。温字伯慎，少有名誉，累登公卿，亦与司徒王允共谋诛卓，事未及发而见害。◎《汉官仪》曰：温，穰人，封互乡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诛死，董卓取温笞杀于而压之。〖见《窦武传》注。〗◎胡三省曰：张温不能斩卓于西征之时，反死于卓手，可哀也已。】【◎《傅子》曰：灵帝时牓门卖官，于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熲数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杰才，陵能偶时，皆一时显士，犹以货取位，而况于刘嚣、唐珍、张颢之党乎？【◎范《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崔寔传》：寔从兄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寮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桓范《世论》云：灵帝置西园之邸卖爵，号曰“礼钱”，钱积如屋，封涂漆书。◎华峤《书》：曹嵩时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风俗通》曰：【应劭撰《风俗通》，详见《王粲传》注引华峤《汉书》。】司隶刘嚣，以党诸常侍，致位公辅。◎《续汉书》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张颢，中常侍张奉弟。【◎范《书·宦者传》：唐衡，颍川郾人，为小黄门史。与诛梁冀，衡迁中常侍，封汝阳侯。五人同日封，谓之“五侯”。◎又《蔡邕传》：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奸邪闻。太尉张颢，为玉所进。】】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书》曰：卓使司隶校尉刘嚣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有应此者皆身诛，财物没官。於是爱憎互起，【吴本、毛本“互”作“立”。】民多冤死。】悉椎破铜人、钟虡，【钟虡，解见《明纪》景初元年注。】及坏五铢钱。【◎李贤曰：光武中兴，除王莽货泉，更用五铢钱。◎孔颖达曰：五铢者，其重五铢，凡十黍为一参，十参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钱边作五铢字。◎《献帝春秋》曰：灵帝作钱，犹五铢，面有四道，连于边轮。识者以为妖，窃言：“钱有四道，京师将破坏，此钱四出，散于四方乎？”还如其言。】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尔雅》：肉倍好谓之璧。◎郭注：肉，边也。好，孔也。】无轮郭，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至风气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曰平乐馆。董卓悉销以为钱。◎范《书·卓传》：卓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章怀注：○钟虡，以铜为之，故贾山上书云“悬石铸钟虡”。

* 《前书音义》曰：虡，鹿头龙身，神兽也。○张璠《纪》曰：太史灵台及永安候铜兰楯，卓亦取之。◎惠栋曰：○潘岳《关中纪》云：秦取天下兵器，铸以为铜人十二，置之诸宫。汉时皆在长安，卓坏以为钱，余二人徙在青门台东宫前。钟虡四枚，皆在汉高祖庙中。◎赵一清曰：○《太平御览》卷七百十二引《三辅故事》：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又《洛阳伽蓝记》：修梵寺北有永和里，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

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范《书·王允传》：士孙瑞，字君策。◎《三辅决录》注：瑞字君荣。◎详见后。按《王允传》，当时同谋者尚有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

泰、尚书杨瓒。】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三：未央宫在西安府西南十八里，长安故城西南隅。萧何起，王莽改曰“王路堂”，更始初被焚，董卓劫迁车驾入长安，复辑未央宫居之。◎潘眉曰：未央宫之殿，载在《长安志》者甚多，此指前殿路寝，见诸侯群臣处也。】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章怀注引《献帝纪》曰：肃，吕布同郡人也。◎《通鉴考异》云：袁《纪》作“李顺”。】将亲兵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吴金华曰：所在，尤何在。】布曰：“有诏！”【◎牛运震曰：范书作“有诏讨贼”，语意为备。】遂杀卓，夷三族。【◎本志《吕布传》注云“四月二十三日杀卓”，范《书·献帝纪》作“四月辛巳”，

《通鉴》作“丁巳”。◎章怀注引《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谊、陈卫、李黑等伪作宫门卫士，持长戟。卓到宫门，黑等长戟挟叉卓车，或叉其马。卓惊呼布，布素施铠于衣中，持矛即应声刺卓，堕于车。】主薄田景【范《书·卓传》作“田仪”，【《通鉴》亦作“田仪”。】《九州春秋》作“田景”。】前趋卓尸，布又杀之。凡所杀三人，余莫敢动。【◎范《书·卓传》：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扞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通鉴》胡注：使尚书仆射自书诏，惧谋泄也。〗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坞，杀得母妻男女，尽灭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满）**[**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谷）**[**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英雄记》曰：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续五行志一》云：献帝践阼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又云：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刘昭注引杨孚《卓传》曰：卓改为“董安”。◎又引《风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死者千数。【◎《通志》曰：《董逃行》，古辞。云吾谒从高山，山头危险，道路难言，五岳之上皆以黄金为宫阙，多灵兽仙草，以人君多欲寿，考求长生不死之药，故令天神拥护。疑此辞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者，古仙人也，后汉游童竞歌之，有董卓之乱，卒以“逃亡”，此则谣谶之言，因其所尚之歌，故有是事实，非起于后汉也。】◎《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引华峤《后汉书》曰：有人书“回”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又卷七百三十五引《幽明录》云：董卓信巫，军中尝有巫，都言祷求福利，言从卓求布，仓卒无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便书 “布”上，如作两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举卓曰：“慎此也！”后为吕布所杀，乃知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行其中。【◎胡三省曰：魏秘书监秦静云： “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绛衣而已。”晋名曰五时朝服，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马踬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胡三省曰：衷甲者，被甲于内，而加衣甲上。】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还，为其群

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袁氏门生故吏，改殡诸袁死于郿者，【袁氏为卓所戮，事详《袁绍传》。】敛聚董氏尸于其侧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胡三省曰：炷，灯也，烬所著者。】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长安士庶咸相庆贺，

【◎杭世骏曰：○《卓别传》云：吕布杀卓，百姓相对欣喜抃舞，皆卖家中珠环、铱服、牀榻以买酒食，自相庆贺。长安酒肉为之踊贵。】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谢承《汉书》曰：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虽以不忠，【局本“以”作“似”。】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瞽，非盲者，意不达理事也。晏子曾云：“弃老取少谓之瞽”，与此同。）谬出患入，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范《书·邕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

◎章怀注：犹《前书》十志也。◎胡三省曰：邕乞续《汉书》诸志，盖其所志者在此。】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李贤曰：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缗榷酤之类是也。《班固集》云：“史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讥刺，贬损当是，非义士也。”】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范《书·邕传》：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钱大昕曰：范史本是“治书”，章怀避讳，改作“持”。〗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不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魏书·地形志》：邕冢在陈留小黄县。◎乐史云：在开封县东北四十五里。邕死狱中，葬于此。◎柳从辰曰：○《河南通志》：邕墓在今尉氏县东北二十五里。◎沈铭彝曰：邕荐董卓表，极为推重，收邕时不闻以此罪之，当由王允未见此表耳，而流传至今，为后世增一口实，才之为累如此。〖◎弼按：邕表，见本集。〗◎韩菼曰：栾布哭彭，朱诩葬董，伯喈一叹，未足为累。且十年亡命，三日尚书，朝廷伸国讨，国士感私恩，不妨并美也。◎《通鉴辑览》曰：邕始节尚有可观，后附董卓，隐忍依违，坐上之叹，遂至噬脐。古称不息恶木阴，何未之闻也？】◎臣松之以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斯世，【宋本、元本无“斯”字。】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惠栋曰：○《商芸小说》云：初，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后允诛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何焯曰：裴松之以为伯喈“不应发叹于

子师坐，此谢承妄记”，是则商芸所载为得其实也。】◎张璠《汉纪》曰：初，蔡邕以言事见徙，【◎官本《考证》曰：以言事见徙，各本俱误，从《后汉书》改正。◎陈景云曰：“从”当作“徙”。邕徙朔方事，详范史。】名闻天下，义动志士。及还，内宠恶之。【◎范《书·邕传》：邕自徙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密告邕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恐，乃亡命海滨，往来依太山羊氏，【◎范《书·邕传》：邕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晋书·景献羊皇后传》：后，泰山南城人。父衜，上党太守。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何焯曰：羊祜为蔡邕外孙，盖以婚姻依之。】积十年。卓为太尉，辟为掾，以高第为侍御史治书，三日中遂至尚书。【◎胡三省曰：邕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治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柳从辰曰：袁宏《纪》作“三月之间”，是也。《御览·二百十二》、《书钞·六十》引谢承《书》亦作“三月”。迁转虽速，亦当无一日一台之理。范《书》既云“周历”，则是已历三官，非未拜而又徙官，自不可以日计。作“月”固较长，但范《书》后论云“信宿三迁”，似仍作“日”也。】后迁巴东太守，

【◎巴东，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注。◎潘眉曰：蔡邕以初平三年卒，时未有巴东郡，当依范史作“巴郡太守”。至建安六年，始分巴郡为巴东、巴西二郡，邕已殁九年矣。】卓上留拜侍中，至长安为左中郎将。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将杀邕，时名士多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婿中郎将牛辅【◎胡三省曰：《姓谱》：牛，本自殷，周封微子于宋，其裔司寇牛父败狄于长丘，死之，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典兵别屯陕，【◎《郡国志》：司隶弘农郡陕。◎《一统志》：陕县故城，今河南陕州治。】分遣校尉李傕、郭汜、【◎胡三省曰：傕，克角翻。汜，音祀，又孚梵翻。】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卓死，吕布使李肃至陕，欲以诏命诛辅。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肃。【◎范《书·卓传》：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雋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魏书》曰：辅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锧致其旁，欲以自强。见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气与不，又筮知吉凶，然后乃见之。中郎将董越来就辅，辅使筮之，得兑下离上，筮者曰：“火胜金，外谋内之卦也。”即时杀越。◎《献帝纪》云：【宋本“纪”作“记”，误。】筮人常为越所鞭，故因此以报之。】其后辅营兵有夜叛出者，营中惊，辅以为皆叛，乃取金宝，独与素所厚友胡赤儿等【◎陈景云曰：范《书·卓传》注引《魏志》作“攴胡”，当从之。攴胡乃胡号，赤儿其名也。《晋书·怀帝纪》有“攴胡五斗”。◎弼按：范《书·卓传》注乃引《献帝纪》，非引《魏志》，乃作“支胡”，与陈说异。何焯校本“友”改“攴”，云“攴胡，胡号也”。◎赵一清曰：支胡，胡号也，“友”字误，支字亦非。◎吴翊寅曰：支即氐之误，古氐、支同音，“月氐”亦作“月支”，可证。赵氏以为胡号，是也。【唐长孺以“支胡”为“月氏胡”之省称，说详彼。】】五六人相随，踰城北渡河，赤儿等利其金宝，斩首送长安。【◎范《书·卓传》注：○《献帝纪》曰：辅帐下支胡赤儿等素待之过急，尽以家宝与之，自带二十余饼金，大白珠璎。胡谓辅曰：“城北已有马，可去也。”以绳系辅腰，踰城悬下之；未及地丈许，放之。辅伤腰不能行，诸胡共取其金并珠，斩首诣长安。】

比傕等还，【◎胡三省曰：傕等自陈留、颍川还也。】辅已败，众无所依，欲各散归。既无赦书，而闻长安中欲尽诛凉州人，忧恐不知所为。用贾诩策，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比，及也。】众十余万。【◎范《书·卓传》：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弼按：“其”字疑衍。〗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之。牛辅既败，众无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遗使诣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傕等益怀忧惧，不知所为。武威人贾诩时在傕军，说之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

州人，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傕等然之，各相谓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抄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众以为然，于是共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王允闻之，乃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于新丰，荣战死，轸以众降。◎谢承《后汉书》云：董卓死，陕中诸将共相要，遣使诣长安相闻，求乞大赦。尚书令王允等以为杀卓时已赦，今复求乞，一岁不可再赦。傕等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可得天下；不克，则抄三辅妇女财物，西上陇西归乡里，作贼延命，尚可数年！”于是帅兵西向长安。◎本志《贾诩传》裴注云：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非由贾诩片言乎？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通鉴辑览》曰：傕、汜之变始于贾诩报仇一言，诩虽自为救命计，而其祸至于不可收复，则罪实浮于傕、汜。◎黄山曰：范《书·卓传》云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案《献帝纪》初平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四月诛卓，五月又大赦天下，李傕等陷长安，六月又大赦天下。方傕等乞赦时，是岁已再更赦矣《允安得为是言乎？且卓诛后，允原无意罪其部曲，故胡轸、徐荣并得无嫌，是其证也。惟傕、汜复从牛辅拒败李肃军，又杀并州男女数百人，新有罪。及辅败，从求特赦，事容有之。允固疑特赦非所以安之，故仍不许。傕、汜辈因造此言以胁众耳。◎又曰：允遣卓故将往，仍欲自明无猜，而适以僨事，坐轻敌致败也。不思傕、汜之来，求生于死，正所困兽之思鬭，诚令皇甫嵩深沟高垒拒之于前，而使朱雋率一军以规其后，更遣徐荣等诱降其众，贾诩虽智，尚安所施乎？◎柳从辰曰：○袁《纪》：允与士孙瑞议赦卓部曲。

* 案，允既虑特赦反启其疑，必无更议罢凉州兵事，当是或疑凉州人内不自安，有议罢者，抑有议抚留者耳。惟允果不欲启其疑，即当奏帝请诏一切不问，并简拔其材俊抚而用之，则人情自安，何为茫无料理，傕等乞赦反拒之邪？则史言前后不讐矣。】【◎《九州春秋》曰：傕等在陕，皆恐怖，急拥兵自守。胡文才、【胡轸字文才，见《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轸事又见本志《张既传》引《三辅决录》注。】杨整修【◎惠栋曰：杨整修，即杨定也，兴平元年为安西将军，二年迁后将军。】皆凉州大人，【◎章怀云：大人，谓大家豪右。◎又曰：大人，长老之称，言尊事之也。】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东解释之，不假借以温颜，谓曰：“关东鼠子【◎严衍曰：时董越屯渑池，牛辅屯安邑，皆在潼关之东，故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卿往呼之。”【范《书·卓传》注引此作“即往晓之”。】于是二人往，实召兵而还。】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袁宏《纪》曰：蒙后为傕所杀。】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范《书·卓传》：长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众得入。城溃，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杀卫尉种拂等。吕布战败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于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为将军。遂围门楼，共表请司徒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乃下，后数日见杀。】【◎张璠《汉纪》曰：布兵败，驻马青琐门外，【◎《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注云：琐，门镂也。门如连琐，以青画之，则曰“青琐”。◎章怀注引《前书音义》曰：以青画户边镂中，天子制也。

◎《三辅黄图》：未央宫有青琐门。◎卫瓘注《吴都赋》曰：青琐，户边青镂也。一曰天子门内有眉，格再重，里青画曰琐。】谓允曰：“公可以去。”【范《书·允传》“去”下有“乎”字。】允曰：“安国家，吾之上愿也，【范《书·允传》作“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若不获，则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为也。努力谢关东诸公，以国家为念。”【范《书·允传》“幼主”作“幼少”，“不为”作“不忍”，“诸公”下有“勤”字。】傕、汜入长安城，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馗，音逵。范《书·献帝纪》作“鲁旭”。◎《鲁恭传》：长子谦，谦子旭，官至太仆，与司徒王允谋诛董卓。及李傕入长安，旭与允俱遇害。◎赵一清曰：旭，即“馗”也，字异耳。】大鸿胪周奂、【◎《三辅决录》注曰：奂字文明，茂陵人。】城门校尉崔烈、【烈为故太尉，其输钱为公、导送少帝事并详前。】越

骑校尉王颀，【颀，音祈。范《书·献帝纪》“太仆鲁旭”上有“太常种拂”，“校尉王颀”下云“并战殁”。范《书·卓传》云“卫尉种拂”，与此异。】吏民死者不可胜数。【◎范《书·献帝纪》吏民死者万余人。◎又云：李傕杀司隶校尉黄琬。◎《琬传》：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同谋诛卓。及卓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遂收琬下狱，死，时五十二。】司徒王允挟天子上宣平城门避兵，【◎《三辅黄图》曰：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宣平门。◎庾子山云 “望宣平之贵里”，【子山，庾信之字。】言贵戚所居也。】傕等于城门下拜，伏地叩头。帝谓傕等曰：“卿无作威福，而乃放兵纵横，欲何为乎？”【◎袁山松《书》云：允谓傕等曰：“臣无作威作福，将军乃放纵，欲何为乎？”傕等不应，自拜署为将军。◎《通鉴》云：帝谓傕等曰：“卿等放兵纵横，欲何为乎？”】傕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卓报雠，弗敢为逆也。请事竟，诣廷尉受罪。”允穷逼出见傕，傕诛允及妻子宗族十余人。长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范《书·允传》：允死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赵戩弃官营丧。戩字叔茂，长陵人。【戩，事详范《书·王允传》所附传。】◎惠栋曰：戩，岐从子也。】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郡国志》：并州太原郡祁。

◎《一统志》：祁县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府祁县东南五里。】少有大节，郭泰见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虽先达，遂与定交。三公并辟，历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为从事，迁河南尹、尚书令。及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节，自天子以下，皆倚赖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范《书·允传》：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华峤曰：夫士以正立，以谋济，以义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权，伺其间而弊其罪。当此之时，天下之难解矣，本之皆主于忠义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不义，伺间不为狙诈，是以谋济义成，而归于正也。【◎范《书·允传》论亦同，盖蔚宗本华峤《书》也。◎范《书》赞曰：子师图难，晦心倾节。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亦工拙。◎章怀注：矫性屈意于董卓。诛卓为工，被杀为拙也。◎《通鉴辑览》曰：诛首恶，赦胁从，非特自安，亦所以安朝廷也。允不审权变，自复骄傲，且议赦议罢，毫无断制，以致酿成乱阶，无足深惜。】】葬卓于郿，大风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椁。【◎范《书·卓传》：傕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章怀注引

《献帝起居注》曰：冢户开，大风暴雨，水土流入，杼出之。棺向入，辄复风雨，水溢郭户。如是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风雨益暴甚，遂闭户，户闭，大风复破其冢。◎周寿昌曰：《献帝纪起居注》所云更详悉痛快，足见天生恶人以造乱，而流毒过甚，亦天之所痛恨，而不能稍贷也。◎赵一清曰：○《北齐书·魏兰根传》：丁母忧，将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树。兰根以卓凶逆不道，不应遗祠至今，乃伐柏树以为椁材。人或劝之不伐，兰根尽取之，了无疑惧。】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隶校尉，假节。汜为后将军、美阳侯。稠为右将军、万年侯。【◎池阳，见前。◎《郡国志》：右扶风美阳。左冯翊万年。

◎《一统志》：美阳故城，今陕西乾州武功县西南。万年故城，今西安府临潼县东北七十里。

◎钱坫曰：汉美阳县在今扶风县北二十五里崇正镇。今武功县西北七里美阳城，乃后魏徙置也。】傕、汜、稠擅朝政。【◎范《书·卓传》：傕加稠、汜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章怀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举，若一违之，便忿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举，先是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举终不见用。◎王先谦曰：此时实五府并建，盖多拥空名。】【◎《英雄记》曰：傕，北地人。汜，张掖人，一名多。【◎刘艾

《献帝纪》曰：傕字稚然。◎北地，见前。张掖，见《文纪》延康元年。傕、汜皆边鄙小人，董卓余孽，误于贾诩之策，遂为乱阶。】】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平阳，见《武纪》卷首。】

屯弘农。【◎范《书·献帝纪》、《卓传》皆云“张济为镇东将军”，与此异。◎赵一清曰：作 “镇东”是。后乃骠骑耳。】

是岁，韩遂、马腾等降，率众诣长安。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凉州，腾征西将军，屯郿。侍中马宇与谏议大夫种邵、左中郎将刘范等谋，【◎范《书·卓传》作“右中郎将”。◎惠栋曰：本纪及《种邵传》皆云“左中郎将”。◎李贤曰：范，焉之子。】欲使腾袭长安，己为内应，以诛傕等。腾引兵至长平观，【◎章怀注引《前书音义》曰：长平，陂名也，上有观，在池阳宫南，去长安五十里，今泾水南原眭城是也。〖见《献帝纪》兴平元年注。〗◎又曰：长平，阪名也，在池阳南。有长平观，去长安五十里。〖见《卓传》注。〗◎又云：长平，陵名也，有观，在长安西十五里。〖见《种邵传》。〗◎弼案：章怀此注，同一事实，同一地名，而一释为陂，一释为阪，一释为陵；一云去“长安五十里”，一云“在长安西十五里”；一云 “在池阳宫南”，一云在“池阳南”。前后歧异如此。】宇等谋泄，出奔槐里。【槐里，见前。】稠击腾，腾败走，还凉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范《书·卓传》：初，卓之入关，要韩遂、马腾共谋山东。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兴平元年，马腾从陇右来朝，进屯霸桥。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邵、中郎将杜禀合兵攻傕，连日不决。韩遂闻之，乃率众来，欲和腾、傕，既而复与腾合。◎《种暠传》：种子拂，字颖伯。初平元年，代荀爽为司空，以地震策免，复为太常。李傕、郭汜之乱，长安城溃，百官多避兵冲。拂挥剑而出曰：“为国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贼兵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战而死。子邵，字申甫，为侍中。卓既擅权，而恶邵强力，遂左转议郎，出为益、凉二州刺史。会父拂战死，竟不之职。服终，征为少府、大鸿胪，皆辞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国，吾为臣子，不能除残复怨，何面目朝觐明主哉！”遂与马腾、韩遂及左中郎刘范、谏议大夫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报其仇。与汜战于长平观下，军败，邵等皆死。腾、遂还凉州。◎《献帝纪》注引袁宏《纪》曰：是时马腾以李傕等专乱，以益州刺史刘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共诛傕。焉遣子范将兵就腾。故凉州刺史种邵，拂之子太常也，拂为傕所害，邵欲报仇，遂为此战。】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范《书·卓传》云：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献帝纪》云：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縻，经日而死者无数。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縻，乃知非实。◎章怀注引袁宏《纪》曰：时敕侍中刘艾取来米豆五升，于御前作縻，得满三盂，于是诏尚书曰： “米豆五升，得满三盂，而人委顿，何也？”】【◎《献帝（记）**[**纪**]**》曰：是时新迁都，宫人多亡衣服，帝欲发御府缯以与之，李傕弗欲，曰：“宫中有衣，胡为复作邪？”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司农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 “我邸阁储偫少。”乃悉载置其营。【◎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四云：邸阁者，乃军屯蹊要，储蓄资粮之所。此二字他书无有，见于汉末及《三国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李傕曰‘我邸阁储偫少’”，又《张既传》“置烽燧、邸阁以备胡”，又《王基传》“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又《毌丘俭传》“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

【此亦《王基传》之语，李氏失之。】又蜀后主建兴十一年，运米集斜谷口邸阁。又《魏延传》“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又《邓芝传》“芝为郫邸阁督”，又《孙策传》“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又《孙权传》赤乌四年“烧安城邸阁”，又赤乌八年“通会市，作邸阁”，又《周鲂传》“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云云。◎余详见《王基传》注。】贾诩曰： “此上意，不可拒。”傕不从之。】

诸将争权，遂杀稠，并其众。【◎《九州春秋》曰：马腾、韩遂之败，樊稠追至陈仓。

【陈仓，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遂语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胡三省曰：韩遂金城人，与樊稠皆凉州人也。】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相与善语以别。邂逅万一不如意，后可复相见乎！”俱却骑前接马，交臂相加，共语良久而别。傕兄子利随稠，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范《书·卓传》：遂、腾走还凉州，稠等又追之。韩遂使人语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与州里，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共一言。”乃骈马交臂相加，笑语良久。军还，利告傕曰：“樊、韩骈马笑语，不知其辞，而意爱甚密。”于是傕、稠始相猜疑。◎袁宏《纪》：初，樊稠击马腾等，李利战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头，何敢如此！我不能斩卿邪？”利等怒，共谮之于傕。傕见稠勇而得众心，亦忌之。】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于坐杀稠。【◎章怀注引《献帝纪》曰：稠果勇而得众心，疾害之。醉酒，潜使外生骑都尉胡封于坐中拉杀稠。】】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

《典略》曰：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官本《考证》云：袁宏《汉纪》“婢妾”下多“私”字。】思有以离间之。会傕送馈，【◎胡三省曰：饷食曰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通鉴》“摘”作“擿”。◎胡三省曰：擿，挑也。】“一栖不二雄，【◎沈钦韩曰：○《韩非子·扬



权篇》：一栖两雄，其斗 。○惠氏引此，误作“《有度篇》”。】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胡三省曰：以鸡为喻，一栖而两雄，必斗。】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胡三省曰：粪汁解众毒。】乃解。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傕质天子于营，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置其家。【《山阳公载记》曰：时弓弩并发，矢下如雨，及御前所止，高楼殿前帷簾也。】【◎《献帝起居注》曰：初，汜谋迎天子幸其营，【◎范《书·卓传》：安西将军杨定者，故卓部曲将也，惧傕忍害，乃与汜合谋迎天子幸其营。】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将数千兵围宫，以车三乘迎天子。【范《书》作“迎天子皇后”。】杨彪曰：“自古帝王无在人臣家者。举事当合天下心，【范《书》作“当上顺天心”。局本无 “下”字。】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将军计定矣。”于是天子一乘，贵人伏氏一乘，贾诩、左灵一乘，其余皆步从。【◎范《书·卓传》：帝于是遂幸傕营，彪等皆徒从。乱兵入殿。掠宫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宫府，居人悉尽。】是日，傕复移乘舆幸北坞，【◎章怀注：○引服虔《通俗文》曰：营居曰坞，一曰庳城也。○《山阳公载记》曰：时帝在南坞，傕在北坞。时流矢中傕左耳，乃迎帝幸北坞，帝不肯从，强之乃行。◎胡三省曰：据傕、汜和后，然后帝得出长安宣平门，则北坞盖在长安城中，傕、汜于城中各筑坞而居也。◎惠栋曰：○《献帝春秋》：使虎贲王曹等三百人以轺车三乘载帝及伏后幸傕营，

及迎宫人、公卿家属入坞。○栋案：王曹，当作“王昌”。◎赵一清曰：○范《书·献帝纪》：兴平二年三月丙寅，李傕胁帝幸其营，焚宫室。夏四月甲午，立贵人伏氏为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坞。○则幸傕营与幸北坞不同日也。○又《卓传》注引《献帝纪》曰：汜与傕将张苞、张龙谋诛傕，汜将兵夜攻傕门，候开门纳汜兵，苞等烧屋，火不然，汜兵弓弩并发，矢及天子楼帷帘中。】使校尉监坞门，内外隔绝。诸侍臣皆有饥色，时盛暑热，人尽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沈钦韩曰：牛骨之肩全者为一具。】傕曰：“朝餔上饭，何用米为？”乃与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诘责之。

【◎章怀注引《献帝纪》曰：傕令门设反关，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饥渴流离。上以前移宫人及侍臣，不得以谷米自随，入门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为食，赐宫人左右。傕不与米，取久牛肉、牛骨给，皆已臭蟲，不可啖食。】侍中杨琦上封事曰：“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辅车驾幸黄白城以纾其愤。【吴金华疑“辅”当作“转”，说详彼。】臣愿陛下忍之，未可显其罪也。”帝纳之。初，傕屯黄白城，故谋欲徙之。【◎范《书·卓传》：傕寻复欲徙帝于池阳

黄白城。◎《水经·渭水注》：黄白城，本秦曲梁宫也。◎惠栋曰：○乐史云：黄白城在耀州三原县西南十五里，秦曲梁宫在城内。三原，本汉池阳地。○王伯厚云：李傕乱政，天子东迁，三辅饥歉，乃移保黄白城，即此。◎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三：黄白城在西安三原县西南二十里。◎潘眉曰：黄白城在池阳，时李傕封池阳侯，故欲帝幸黄白城。】傕以司徒赵温不与己同，【◎赵一清曰：○《后汉书·赵典传》：温字子柔。】乃内温坞中。温闻傕欲移乘舆，与傕书曰：“公前托为董公报仇，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释也。今争睚眥之隙，【◎章怀注：○睚，音语解反。眥，音仕懈反。○《广雅》：睚，裂也。○或谓裂眥嗔目貌。○《史记》曰：范睢睚眦之怨必报。◎胡三省曰：○睚，牛懈翻，怒视也。眥，疾智翻，目际也。○毛晃曰：厓眥，举目相忤貌。亦作“眦”，士懈翻。】以成千钧之仇，【◎章怀注：二十斤为钧，言其重也。】民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诏命不行，恩泽日损，而复欲辅乘舆于黄白城，此诚老夫所不解也。于《易》，一过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胡三省曰：○《易·大过》上六曰：过涉灭顶，凶。○温依此而分一、再、三之义。◎章怀注引王弼曰：处大过之极，过之甚者也。涉难过甚，故至于灭顶，凶也。〖见范《书·赵典传》。〗◎惠栋曰：○《风俗通》：涉始于足，足率长十寸，十寸则尺，一跃三尺，法天地人，再跃则涉。所谓一为过，二为涉。○章怀引王注与温语无涉。】不如早共和解，引兵还屯，上安万乘，下全生民，岂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温。其从弟应，温故掾也，【◎赵一清曰：《赵典传》作“董卓从弟应”，盖范史之疏。】谏之数日，乃止。帝闻温与傕书，问侍中常洽曰：“傕弗知臧否，温言太切，可为寒心。”对曰：“李应已解之矣。”帝乃悦。【◎常洽字茂尼，江原人，为傕所杀。赵温，蜀郡成都人。◎《华阳国志》云：曹公入徙天子都许，政出诸侯，礼待温，居公位十五年。◎范《书·赵典传》：建安十三年，温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傕使公卿诣汜请和，汜皆执之。【◎范《书·卓传》：帝使杨彪与司空张喜等十余人和傕、汜，汜不从，遂质留公卿。◎惠栋曰：○袁宏《纪》：尚书王隆、光禄勋刘渊、卫尉士孙瑞、太仆韩融、廷尉宣璠、大鸿胪荣郃、大司农朱雋、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等。○邵，一作“劭”。】【◎华峤《汉书》曰：汜飨公卿，议欲攻傕。杨彪曰： “群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将杨密及左右多谏，汜乃归之。【◎范《书·卓传》：汜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国家，吾岂求生邪！”】】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献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又于朝廷省门外为董卓作神坐，数以牛羊祠之，讫，过省閤问起居，【◎袁宏《纪》：傕信鬼神，昼夜祭祀，为董卓设坐，三牲祠之。祠毕，过问帝起居。】求入见。傕带三刀，【官本“三”作“二”。】手复与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见傕带仗，皆惶恐，亦带剑持刀，【何焯校改作“刃”。】先入在帝侧。傕对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为帝说郭汜无状，帝亦随其意答应之。傕喜，出言：“明陛下真贤圣主。”意遂自信，自谓良得天子欢心也。【◎胡三省曰：良，信也。】虽然，犹不欲令近臣带剑在帝边，谓人言：“此曹子将欲图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祯，傕州里，【州里，解见

《武纪》初平元年注。】素与傕通，语傕：“所以持刀者，军中不可不尔，此国家故事。”傕意乃解。天子以谒者仆射皇甫郦【◎《续百官志》：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汉官仪》曰：秦官也。谒，请也。仆，主也。古重武事，故设主射以督课之也。◎郦，嵩从子。袁宏《纪》“郦”作“丽”。】凉州旧姓，有专对之才，遣令和傕、汜。郦先诣汜，汜受诏命。诣傕，傕不肯，曰：“我有吕布之功，【袁宏《纪》“吕”上有“诛”字，《册府元龟》“吕”上有“讨”字。】辅政四年，三辅清静，天下所知也。郭多，盗马虏耳，何敢乃欲与吾等邪？必欲诛之。君为凉州人，观吾方略士众，足办多不？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胆自知之。”郦答曰：“昔有穷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难，以至于毙。近董公之强，明将军目所

见，内有王公以为内主，外有董旻、承、璜以为鲠毒，【◎“鲠毒”二字疑误。袁宏《纪》作“内有三公以为主，外有纵横以为党”。◎胡玉缙曰：○鲠，读为更。毒，读为督。言外有旻、承、璜以更相督治也。○《后汉书·段熲传》“至今为鲠”李贤注：“鲠”与“梗”同。

○《周礼》“女祝以时招梗，禬禳”之事，杜子春读“梗”为“更”。是同声相通。○《汉书·张骞传》：身毒在大夏东南。○师古曰：今之天竺。○后汉杜笃《论都赋》“摧天督”李注：即天竺国。○是毒、督只一声之转。◎赵一清曰：卓弟旻，兄子璜。此云“旻、承、璜”，岂谓董承邪？承是河间人，不与卓同郡望，盖因卓同姓，故遂及之。《卓传》云“李傕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则是时承实在行间也。】吕布受恩而反图之，斯须之间，头悬竿端，

【袁宏《纪》作“身首异处”。】此有勇而无谋也。今将军身为上将，把钺仗节，【袁《纪》作“抱钺持节”。】子孙握权，宗族荷宠，国家好爵而皆据之。今郭多劫质公卿，将军胁至尊，谁为轻重邪？张济与郭多、杨定有谋，又为冠带所附。杨奉，白波帅耳，犹知将军所为非是，将军虽拜宠之，犹不肯尽力也。”傕不纳郦言，而呵之令出。郦出，诣省门，【◎胡三省曰：天子所居曰禁中，亦曰省中。省门，即禁门也。】白傕不肯从诏，辞语不顺。侍中胡邈为傕所幸，呼传诏者令饰其辞。又谓郦曰：“李将军于卿不薄，又皇甫公为太尉，李将军力也。”郦答曰：“胡敬才，卿为国家常伯，辅弼之臣也，语言如此，宁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将军意，恐不易耳！我与卿何事者？”郦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帏幄，君辱臣死，当坐国家，为李傕所杀，则天命也。”天子闻郦答语切，恐傕闻之，便敕遣郦。郦裁出营门，傕遣虎贲王昌呼之。昌知郦忠直，纵令去，还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固持节拜傕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章怀注亦引《献帝起居注》，“李固”作“李国”。◎潘眉曰：大司马即太尉，既改大司马为太尉，又置大司马在太尉之上，非古制也。】傕自以为得鬼神之力，乃厚赐诸巫。】

傕将杨奉与傕军吏宋果等谋杀傕，事泄，遂将兵叛傕。傕众叛，稍衰弱。【◎胡三省曰：果如皇甫郦之言。◎袁宏《纪》云：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与傕将杨奉、军吏杨帛谋共杀傕，会傕以他事诛帛，奉将所领归汜。】张济自陕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丰、霸陵间。【◎范《书·杨震传》：长子牧，牧孙奇，灵帝时为侍中、卫尉，从献帝西迁。李傕胁帝归其营，奇与黄门侍郎钟繇诱傕部曲将宋晔、杨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东。◎《卓传》：张济欲迁帝权幸宏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敦请傕，求东归，十反乃许。◎章怀注引袁宏《纪》曰：济使天官令孙笃、校尉张式宣谕十反。

◎弼按：袁《纪》作“使太官令狐笃、绥民校尉张裁宣谕十反”，与章怀注所引多异。◎又按：○袁《纪》云：羌胡数来阙省，问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美女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中刘艾谓宣义将军贾诩曰：“卿前奉职公忠，故仍升荣宠。今羌胡满路，宜思方略。”诩乃召大帅饮食之，许以封赏，羌胡乃引去，傕由此单弱。”◎《郡国志》：司隶京兆尹新丰。◎《一统志》：新丰故城，今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东北。◎霸陵，见《明纪》景初元年“霸城”注。】【◎《献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门，当度桥，【◎胡三省曰：宣平门，长安城东出北门第一门。◎赵一清曰：○《水经·渭水注》：霸水又北迳枳道，在长安县东十三里。水上有桥，谓之霸桥。◎潘眉曰：○《三辅黄图》：宣平门外有饮马桥。】汜兵数百人遮桥，问：“是天子邪？”车不得前。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左右，侍中刘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帝言诸兵：“汝不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桥，士众咸呼万岁。【◎袁宏《纪》曰：七月甲子，车驾出宣平门，汜兵数百人前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将戟欲交。侍中刘艾前曰：“是天子也。”使参乘高举帷。**[**帝曰**]**：“诸兵何敢逼至尊邪？”汜兵乃却，士众皆称万岁。夜到霸陵，从者皆饥，张济赋给，各有差。傕出屯河阳。◎弼按：范《书·卓传》作“李傕出屯曹阳”，《通鉴》作“屯池阳”。】】郭汜复欲胁天子还都郿。【郿县，见前。】天子奔奉营，奉击汜，破之。汜走南山，

【◎胡三省曰：自新丰骊山西接终南，谓之南山。◎袁宏《纪》云：郭汜欲令车驾幸高陵，公卿及济以为宜幸弘农，大会议之，不决。诏尚书郭浦谕汜曰：“朕遭艰难，越在西都，感惟宗庙灵爽，何日不叹！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谋，今得东移，望远若近，视险如夷。弘农近郊庙，勿有疑也。”汜不从。◎章怀注引《帝王纪》曰：帝以尚书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须留之。溥因骂汜曰：“卿真庸人贱夫！为国上将，今天子有命，何须留之？吾不忍见卿所行，请先杀我以章卿恶！”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奉及将军董承以天子还洛阳。傕、汜悔遣天子，复相与和，追及天子于弘农之曹阳。【◎曹阳，见《武纪》兴平二年。◎惠栋曰：○晋灼《汉书注》：曹阳亭也，在弘农东十二里。○杜佑云：陕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阳涧。◎杭世骏曰：○《太平寰宇记》云：李傕、郭汜等追乘舆，与战于东涧，天子幸曹阳墟次田中，今谓之“曹阳涧”，武帝改为“好阳涧”。◎王補曰：○是时沮授劝袁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见《绍传》。○補按：《绍传》车驾为李傕所追于曹阳，授进是谋。考之袁《纪》、《通鉴》，实为兴平二年之冬十二月。及曹操奉迎车驾，则帝已还洛阳，时为建安元年八月。帝以庚申出轘辕而东，己巳幸曹操营，遂迁都许。是授谋发于操未奉迎之前者且数月矣，格于郭图、淳于琼之梗议，绍不果从，而遂为操所先，卒如授料。】奉急招河东故白波帅韩暹、胡才、李乐等合，与傕、汜大战。【◎薛莹《书》曰：黄巾郭泰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时谓之白波贼。】奉兵败，傕等纵兵杀公卿百官，略宫人入弘农。【◎赵一清曰：

* 《后汉书·灵帝纪》：傕、汜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儁。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右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车驾乃进。傕等复来追战，王师大败，杀略宫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皆战殁。○又《卓传》：张济合傕、汜共追乘舆，大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射声校尉沮儁被创坠马。李傕谓左右曰：“尚可活不？”儁骂之曰： “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杀之。承、奉密遣使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众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乘舆乃得进。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一清案：此所叙，似误合两战为一事。】【◎《献帝纪》曰：时尚书令士孙瑞为乱兵所害。◎《三辅决录》注曰：瑞字君荣，【荣，一作“策”，见范《书·王允传》。惟本传前云“尚书仆射”，此云“尚书令”，范《书·献帝纪》又作“卫尉”。】扶风人，世为学门。瑞少传家业，博达无所不通，仕历显位。卓既诛，迁大司农，为国三老。【三老，见《高贵乡公纪》甘露三年。】每三公缺，瑞常在选中。【◎范《书·王允传》：瑞以允自专讨董卓之劳，故归功不侯，所以获免于难。◎司马光曰：士孙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谓之智乎？】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赵温，司空杨彪、张喜等为公，皆辞拜让瑞。天子都许，追论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赵一清曰：○范《书·卓传》注引《三辅决录》云：萌封津亭侯。◎弼按：王粲诗有“悠悠澹澧”之语。】萌字文始，亦有才学，与王粲善。临当就国，粲作诗以赠萌，萌有答，在《粲集》中。【◎《三辅决录》赵岐注云：萌年十五，能属文。父瑞知王允必败，京师不可居，乃命萌将家属至荆州依刘表。去无几，果为傕等所杀。及天子都许昌，追论诛董卓之功，封萌为澹津亭侯。】】天子走陕，

【◎陕，见前。◎杜佑曰：陕，春秋虢国之地，所谓北虢也。◎《水经·河水注》：李傕、郭汜追战于弘农涧，天子露次曹阳。杨奉、董承外与傕和，内引白波李乐等破傕，乘舆得进。复来战，奉等大败，兵相连缀四十余里，方得达陕。】北渡河，【◎范《书·献帝纪》作“夜度河”。◎《伏后纪》：帝乃潜夜度河走。◎章怀注：○度所在今陕州陕县北。○《水经》曰：铜翁仲所没处，是献帝东迁潜度所。◎汪文台曰：○《御览·八百十七》引华峤《书》云：董承夜潜过，白：“先具舟船为应。”帝步出营，临河岸，高不得下。时伏德扶中宫，一手持十匹绢，乃取德娟连续挽而下，余人匐匍岸策，或自投而亡。】失辎重，步行，唯皇后、贵人从，至大阳，止人家屋中。【◎范《书·卓传》：同济唯皇后、宋贵人、杨彪、董承及后父

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其宫女皆为傕兵所掠夺，冻溺死者甚众。既到太阳，止于人家。◎《郡国志》：司隶河东郡大阳。◎《一统志》：大阳故城，在今山西解州平陆县东北十五里。】【◎

《献帝纪》曰：初，议者欲令天子浮河东下，【◎袁宏《纪》曰：是时虎贲羽林行者不满百人，傕、汜绕营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乐惧，欲令车驾御船过砥柱出孟津。】太尉杨彪曰：“臣弘农人，从此已东，有三十六滩，非万乘所当从也。”【◎《水经注》：河水迳大阳县南，又东过底柱间。底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三穿既决，水势疏分，指状表目，亦曰三门。山在虢城东北，大阳城东。自底柱而下，至五户滩，其间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滩，水流濬急，破舟船，自古所患。河水又东过平阴县北，又东过河阳县南，则孟津也。】刘艾曰：【袁《纪》作“宗正刘艾”，范《书》作“侍中刘艾”。】“臣前为陕令，知其危险，有师犹有倾覆，况今无师？太尉谋是也。”【◎袁《纪》云：旧故有河师，犹时有倾危。】乃止。及当北渡，使李乐具船。天子步行趋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谋欲以马羁相续以系帝腰。时中宫仆伏德扶中宫，一手持十匹绢，乃取德绢连续为辇。【◎范《书·伏后纪》：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行军校尉尚弘多力，【袁宏《纪》作“向弘”。】令弘居前负帝，乃得下登船。其余不得渡者甚众，复遣船收诸不得渡者，皆争攀船，船上人以刃栎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袁宏《纪》：既至河边，士卒争赴舟，董承、李乐以戈击破之。傕见河北有火，遣骑候之，適见上渡河，呼曰：“汝等将天子去邪？”董承惧。射之，以被为幔。既渡，幸李乐营。】】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安邑，见《武纪》兴平二年注。◎惠栋曰：○《献帝春秋》：乘舆到安邑，使侍中史跱、太仆韩融奉诏，诏张济悉遣宫人、公卿以下、妇女及乘舆、服物、车马诸见略者，皆诣安邑。】御乘牛车。太尉杨彪、太仆韩融近臣从者十余人。【◎范《书·卓传》：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范《书·韩韶传》：子融，字元长，献帝初至太仆。◎互见《管宁传》注引《先贤行状》。】以暹为征东、才为征西、乐征北将军，并与奉、承持政。【◎袁宏《纪》：拜胡才为征北将军，领并州牧；李乐为征西将军，领凉州牧；韩暹为征东将军，领幽州牧。皆假节、开府如三公。◎范《书·卓传》：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群竖，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或赍酒肉就天子燕饮。】遣融至弘农，与傕、汜等连和，还所略宫人公卿百官，及乘舆车马数乘。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袁宏《纪》作“后宫食枣菜”。◎范《书·伏后纪》：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枣栗为粮。◎范《书·卓传》：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魏书》曰：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诸将或遣婢诣省閤，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侍中不通，喧呼骂詈，遂不能止。又竞表拜诸营壁民为部曲，求其礼遗。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范《书·卓传》章怀注引此作“诸将或遣婢诣省问”。◎刘攽曰：问，当作“閤”。◎周寿昌曰：此时天子居棘篱中，有何省閤可诣乎？省问，即存问，恐《魏书》本如是，不必作“閤”字也。】】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粮食尽。奉、暹、承乃以天子还洛阳。出箕关，下轵道，【◎赵一清曰：○《水经·河水注》：濝水出垣县王屋西山濝溪，夹山东南流，迳故城东，即濝关也。献帝自陕，北渡安邑，东出濝关，即是关也。○《方舆纪要》卷四十一：箕关，在山西绛州垣曲县东北七十里。○又卷四十九：河南怀庆府济源县南十三里有轵城，即轵道也。】张杨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马。语在《杨传》。【◎范《书·卓传》：建安元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乃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扞外难，何事京师？”遂还野王。杨奉亦出屯梁。乃以张杨

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吴金华曰：自卫，百衲本、殿本并袁《纪》等作“自为”，于义为长。自为有营私自立之义。】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续百官志》：尚书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蔡质《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或饥死墙壁间。

太祖乃迎天子都许。【◎范《书·卓传》：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于是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曹操以洛阳残荒，遂移帝幸许。◎惠栋曰：○王应麟云：汉颍川许县，本许国，魏文帝改曰许昌。○《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郦元曰：魏承汉历，改名许昌。

◎王補曰：备叙群凶劫持车驾流离颠沛之状，及曹氏挟帝之由，以明卓虽伏诛，其祸实卓致之也。】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扬间，为刘备所杀。【◎范《书·卓传》：杨奉、韩暹欲要遮车驾，不及，曹操击之，奉、暹奔袁术，遂纵暴扬、徐间。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英雄记》曰：备诱奉与相见，因于坐上执之。暹失奉，势孤，时欲走还并州，为杼秋屯帅张宣所邀杀。【◎杼秋，见《明纪》景初二年。

◎章怀注引《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与千余骑欲归并州，为张宣所杀。◎弼按：○

《通鉴》作“特与十余骑归并州，为杼秋令张宣所杀”。【◎余按：卢引《通鉴》，张裂“孤特”一词，失之。孤特，孤立也。】○胡注：杼秋县，前汉属梁国，后汉属沛国。】】董承从太祖岁余，诛。【◎范《书·卓传》：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弼按：承召操在建安元年，承死在建安五年，不止岁余也。】建安二年，遣谒者仆射裴茂率关西诸将诛傕，夷三族。【◎裴茂，事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注，又见《裴潜传》引《魏略》。◎范《书·献帝纪》：建安三年，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三族。◎惠栋曰：○茂，字巨光，河东闻喜人，裴潜之父也。○《世系》云：燉煌太守裴遵，自云中从光武平陇、蜀，徙居河东安邑。安、顺之际，徙河东闻喜。曾孙晔，并州刺史、度辽将军，生子茂也。◎孙愐曰：裴，伯益之后，封乡，因以为氏。后徙封解邑，乃去“邑”从“衣”。至燉煌太守裴遵，始自云中徙居河东。◎胡三省曰：董卓之党，于是尽矣。◎范《书·卓传》：以段煨为安南将军，封閺乡侯。◎章怀注：閺乡，今虢州县也。《说文》“閺”，今作“阌”，流俗误也。◎赵一清曰：安南，当作“安西”。】【◎《典略》曰：傕头至，有诏高县。】汜为其将五习所袭，死于郿。【◎范《书·卓传》：为其将伍习所杀。◎钱大昭曰：五、伍，古字通。《左氏传》“伍参”，《汉书·人表》作“五参”。】济饥饿，至南阳寇略，为穰人所杀，【穰，见《武纪》建安二年。】从子绣摄其众。【◎《通鉴》：张济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穰县属南阳郡。〗为流矢所中，死。济族子建忠将军绣代领其众。】才、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杀，乐病死。遂、腾自还凉州，更相寇。后腾入为卫尉，子超领其部曲。十六年，超与关中诸将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语在《武纪》。遂奔金城，为其将所杀。【遂为鞠演、蒋石等所杀，见《武纪》建安二十年。】超据汉阳，腾坐夷三族。赵衢等举义兵讨超，超走汉中从张鲁，后奔刘备，死于蜀。

## 袁绍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郡国志》：豫州汝南郡汝阳。◎《前书》作“女阳”。

◎师古曰：女，读曰“汝”。◎《水经》：颍水东过西华县北，又南过女阳县北。◎郦注云：

* 县故城南有汝水支流，故县得厥称。○阚骃曰：本汝水别流，其后枯竭，号曰“死汝水”，故其字无“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随读改，未必一如阚氏之说，以穷通损字也。◎《一统志》：汝阳故城，今河南陈州府商水县西北。】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胡三省曰：袁安为司空、司徒，子敞为司空，孙汤为司空、司徒、太尉，汤子逢为司空，少子隗亦为三公，是累世贵宠也。◎朱邦衡曰：绍虽与卓、术有间，然无匡辅汉室之志，而又刚愎无谋，以丧厥身，皆乱贼之无成者耳。陈氏列为一传，可为特识。◎弼按：绍之误国，在召卓兵，合传之意，或在于此。】【◎华峤《汉书》曰：安字邵公，好学有威重。明帝时为楚郡太守，【◎《郡国志》：徐州彭城国。◎刘昭注：高帝置为楚，章帝改。◎钱大昕曰：袁安为楚郡太守，然则国除之后本为楚郡，至肃宗遗诏徙封六安王恭为彭城王，乃更彭城国也。◎彭城，见《武纪》建安三年。】治楚王狱，所申理者四百余家，皆蒙全济，【◎范《书·袁安传》：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复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安遂为名臣。章帝时至司徒，生蜀郡太守【蜀郡，见《武纪》卷首。】京。京弟敞为司空。【京，字仲誉。敞，字叔平。】京子阳，太尉。【◎阳，范《书·袁绍传》作“汤”，各本皆作“阳”，官本作“汤”。◎潘眉曰：《桓帝纪》“司空袁汤为司徒”，又“司徒袁汤为太尉”，又“太尉袁汤免”，字皆作“汤”。◎周寿昌曰：作“阳”者，因“汤”字近而误。◎弼按：汤字仲河，子逢字周阳，隗字次阳，似无父名阳而子以阳为字者，以作“汤”为是。又按汤初为陈留太守，有《陈留耆旧传》，见袁宏《纪》。】阳四子：长子平，【范《书·袁安传》“汤长子成，早卒；次子逢，逢弟隗”不言有长子平，然章怀注引《风俗通》云“汤有子十二人”，则当有长子平也。】平弟成，左中郎将，【◎范《书·袁安传》作“左中郎”。◎钱大昕曰：“左中郎”似失之。◎何焯云：“左中郎”当有“将”字，范《书·袁安传》作“五官中郎将”。】并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为公。【◎惠栋曰：案《西岳华山碑》，逢尝历弘农、京兆二郡太守，在桓帝延熹中。】◎《魏书》曰：自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绍即逢之庶子，术异母弟也，【宋本、元本、冯本“弟”作“兄”。】出后成为子。【◎章怀注：
* 引袁山松《书》曰：绍，司空逢之孽子，出后伯父成。○《魏书》亦同。◎洪亮吉曰：案

《魏书》并云“术异母（弟）**[**兄**]**”，观术与公孙瓒书言“绍非袁氏之子”，则“孽子”之言或信。〖◎弼按：公孙瓒上疏数绍罪云“绍母亲为传婢，地实微贱”。〗然案《英雄记》，绍生而父死，后追行父服。范史亦载幼孤追服之事。今考逢以灵帝光和二年罢司空，复为执金吾而卒。绍中平三年〖◎弼按：“三”字当系“五”字之误。〗已为佐军校尉，相距不过九年，且前又历官郎令，复遭母忧，与追父服，六年后更历侍御史、虎贲中郎将而为校尉，则逢卒时绍久已逾成人，安得云“幼孤”与“生而父死”之说乎？绍断非逢子可知。《魏书》为“术异母兄弟”亦无所征，当以陈、范两书为是。裴松之注陈《志》，于绍为逢子犹置疑词，盖亦不深考也。◎弼按：范《书·袁安传》云“成子绍，逢子术”，又云“逢卒，子基嗣”，又云“卓忿绍、术背己，遂诛隗及术兄基等”，《献帝纪》章怀注云“基，袁术之母兄”，陈《志·术传》云“术为绍之从弟”，皇甫谧《逸士传》云“袁绍与弟术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

当时各家纪载传闻异辞，裴注存疑，盖有故矣。】◎《英雄记》曰：成字文开，壮健有部分，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范《书·绍传》：绍壮健，好结交，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何焯曰：此指其父成，衍“绍”字。◎洪亮吉曰：案《英雄记》所云，则范《书·绍传》“壮健”、“好结交”二语当属绍父成，下云“绍少为郎”，始叙明绍。】故京师为作谚曰：“事不谐，问文开。”】绍有姿貌威容，【宋本、元本、冯本“貌”作“儿”。】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大将军掾，见《甄后传》。侍御史，见《文纪》延康元年。】【◎《英雄记》曰：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郎，见《武纪》卷首。】弱冠除濮阳长，【◎濮阳，见《武纪》初平二年。◎范《书·许劭传》：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与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有清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

【◎周寿昌曰：绍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汉臣久不服亲丧，绍为母服三年丧，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绍少年养名之时也。观《献帝春秋》云“董卓收绍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足征绍之生母惨死在后，而绍荡然忘哀，视行嫡母服时又一人矣。】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何焯云：游侠之归，必为乱首，诸袁是已。曹操所语王儁者，上之人当图之于未形也。◎儁，事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惠栋曰：孟卓名邈，伯求名颙，子远名攸，子卿未详其名。◎弼按：何颙，事见本志《武纪》卷首，又见荀彧、荀攸传及注。《隋志》有《何颙使君家传》一卷。《英雄记》德瑜名琼，谢承《后汉书》德瑜名孚，见前《董卓传》注。】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范《书·绍传》：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惠栋曰：《英雄记》：绍举高第，迁侍御史，弟术为尚书，绍不欲为台下，告病求退。◎沈家本曰：范《书·绍传》云“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与此注不同。】◎臣松之案：《魏书》云“绍，逢之庶子，出后伯父成”。如此记所言，则似实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礼无其文，况于所后而可以行之！二书未详孰是。】稍迁中军校尉，【◎范《书·绍传》：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乐资《山阳公载记》曰：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洪颐煊曰：《何进传》作 “中军校尉袁绍”，《盖勋传》、《五行志》俱作“佐军校尉袁绍”。】至司隶。【范《书·何进传》及《通鉴》皆言“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在召董卓之后。】

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官，【◎《续汉书》曰：绍使客张津说进曰：

【◎惠栋曰：津字子云，南阳人，后为交州刺史，见《吴志》。】“黄门、常侍秉权日久，又永乐太后与诸常侍专通财利，【◎范《书·何进传》：黄门、常侍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章怀注：灵帝母董太后居长乐宫。◎弼按：范《书·董后纪》“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又云“请永乐宫迁宫本国”，以作“永乐”为是。】将军宜整顿天下，为海内除患。”进以为然，遂与绍结谋。】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范《书·公孙瓒传》：瓒上疏曰： “袁绍昔为司隶，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绍罪一也。”

◎《续汉书》曰：绍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上事以诛赵忠等为辞，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何焯曰：绍劝进召董卓，为谋不臧，汉室破坏，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常侍、黄门闻之，【常侍、黄门，见《武纪》卷首。】皆诣进谢，唯所错置。时绍劝进便可于此决之，【◎胡三省曰：劝进于此时悉诛之也。】至于再三，而进不许。【◎何焯曰：进意既同，绍为司隶，乘让、忠之出，选爪牙武吏执取渠魁，尽之于狱，反掌可以集事。徒王甫既诛，阳球旋亦受祸，欲措其身于万全之地，惟望进之早

断，不敢自决耳。◎弼按：绍时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可行其职权，不必谋进，何说是也。◎又按：何进之谋诛阉官乃与黄门蹇硕争权，欲藉以除之耳，非真有扫清奸秽之志、为国家去毒贼也。蹇硕既诛，中常侍郭胜等又亲信何氏，故其计久不决，绍谋亦不用也。】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又令绍弟虎贲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赵一清曰：○杨子《方言》：燕、齐之间，养马者谓之娠。○郭注：今之温厚也。】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中常侍段珪等矫太后命，召进入议，遂杀之，宫中乱。【◎范《书·何进传》：进与绍定筹策，而以其计白太后。太后不听。进难违太后意。绍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遂召董卓屯上林苑，桥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惟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甥也。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八月，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张让等使人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让等诘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九州春秋》曰：初，绍说进曰：“黄门、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内，前窦武欲诛之而反为所害，但坐言语漏泄，以五营士为兵故耳。【◎《续百官志》：北军中候，一人，掌监五营。◎谓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也。】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范《书·窦武传》：营府兵素畏服中官。◎胡三省曰：营府，谓五营校尉府也。】今将军以元舅之尊，二府并领劲兵，【范《书·何进传》作“兄弟并领劲兵”。时进为大将军，弟苗为车骑将军。】其部曲将吏，皆英雄名士，乐尽死力，事在掌握，天赞其时也。今为天下诛除贪秽，功勋显著，垂名后世，虽周之申伯，何足道哉？【◎章怀注：○申伯，周申后父也。○《诗·大雅》曰：唯申及甫，唯周之翰。】今大行在前殿，【◎章怀注：○人主崩，未有谥，故称大行也。○《前书音义》曰：大行者，不反之辞也。】将军以诏书领兵卫守，可勿入宫。”【范《书·何进传》作“将军宜受诏领禁兵，不宜轻出入宫省”。】进纳其言，后更狐疑。绍惧进之改变，胁进曰：“今交构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进不从，遂败。】术将虎贲烧南宫嘉德殿青琐门，欲以迫出珪等。【◎章怀注：嘉德殿在南宫九龙门内。◎范《书·绍传》：术烧南宫九龙门。◎袁宏

《纪》作“青琐门”。青琐门，解见《董卓传》注引张璠《汉纪》“吕布驻马青琐门外”。】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陈留王走小平津。【小平津，见《董卓传》。】绍既斩宦者所署司隶校尉许相，【◎侯康曰：○《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六年，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此云“司隶校尉许相”，误也。许相以谄事宦官，致位台司，封侯，见范《书·许劭传》。◎沈家本曰：疑此传“司隶校尉”下夺“樊陵河南尹”五字。】遂勒兵捕诸阉人，【◎章怀注引《山阳公载记》曰：绍与王匡等并力入端门，于承明堂上格杀中常侍高望等二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严衍曰：发露者，自解下衣，举其阴以示人，明非宦官也。】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范《书·何进传》：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者二千余人。◎刘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时宦官死者二千余人耳。若无须发露得免者二千余人，则死者何可胜计矣！◎惠栋曰：依《魏志》，“免”下脱一“死”字。】

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范《书·灵帝纪》：尚书卢植追让等，斩数人，其余投河而死。

◎章怀注引《献帝春秋》云：河南中部掾闵贡见天子出，率骑追之，北到河上，〖《御览》作 “比晓，到河上”。〗天子饥渴，贡宰羊进之，厉声责让等曰：“君以阉官之隶，刀锯之贱，越从污泥，扶侍日月，卖弄国恩，阶贱为贵，劫迫帝王，荡覆王室，假息漏刻，游魂河津。自亡新以来，奸臣贼子未有如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杀汝！”让等惶怖，叉手再拜叩头，向天子辞曰：“臣等死，陛下自爱！”遂投河而死。】帝得还宫。

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赵一清曰：○范《书·绍传》注引《英雄记》曰：绍揖卓去，坐中惊愕。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一清案：

《续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曰：“司隶校尉每会，后到先去。”绍时为司隶，故用此仪径去。】【◎《献帝春秋》曰：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非万乘之主。【◎冯本“乘”作 “机”。◎官本《考证》曰：监本讹作“万机”，今改正。】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宋本、元本“少”作“小”，《通鉴》同。】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胡三省曰：且尔，尤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废汉自立。】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范《书·绍传》：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章怀云：毒，恨也。◎惠栋曰：献帝为董太后所养，故云“董侯”。】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通鉴》无“来久”二字，何校改作“永久”。

【◎吴金华曰：来久，表示由来已久，当时习语。何校失之。】】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嫡立庶，【宋本、元本、冯本“嫡”作“適”。】恐众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 “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范《书》作“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范《书》作“横刀长揖径出”，《通鉴》作“引佩刀横揖径出”。】◎臣松之以为：绍于时与卓未构嫌隙，故卓与之谘谋。若但以言议不同，便骂为竖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绍复答，屈强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绍此言，进非亮正，退违诡逊，而显其竞爽之旨，以触哮阚之锋，有志功业者，理岂然哉！此语妄之甚矣。【◎郝经曰：时卓暴戾，气凌一时，决计废立而绍忤之，故致忿骂。绍亦一时之杰，揖之而去，亦其宜也。是不为妄。

◎弼按：竖子之语，正类犷悍武夫所言。《英雄记》言“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可释松之之疑。】】绍既出，遂亡奔冀州。【◎范《书·绍传》：绍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胡三省曰：悬所假司隶节也。】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通鉴》作“尚书武威周毖、城门校尉汝南伍琼”。◎《考异》曰：范《书》云“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袁

《纪》“侍中周珌”，今从《魏志》及《英雄记》。◎弼按：范《书·绍传》作“侍中周珌、城门校尉伍琼”，《献帝纪》作“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珌”。◎章怀云：○珌，音必。

* 《东观记》曰：周珌，豫州刺史慎之子也。《续汉书》、《魏志》并作“毖”，音袐。◎余见

《董卓传》。】议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何焯曰：东汉崇尚信义，一时名士风流最盛。凶暴如卓，亦信用之，习俗之移人如此。】而阴为绍，乃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拜绍勃海太守，封邟乡侯。【◎勃海，见《武纪》初平元年。◎范《书·黄琼传》“封琼为邟乡侯”章怀注：○《说文》云：邟，颍川县也。○汉颍川有周承休侯国，元始二年更名曰邟，音亢。◎沈钦韩曰：二汉志颍川均无邟县，

《说文》盖讹乡为县也。◎弼按：○范《书·绍传》：绍犹称兼司隶。后绍上书云：“卓结外援，即臣勃海，申以军号。”○章怀注引《山阳公载记》曰：董卓以绍为前将军，封邟乡侯。绍受侯，不受前将军。】

绍遂以勃海起兵，将以诛卓。语在《武纪》。绍自号车骑将军，主盟，【◎《通鉴》：绍自号车骑将军，诸将皆板授官号。◎胡注：时卓挟天子，绍等罔攸禀命，故权宜板授官号。】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何焯曰：绍此举更误。方起兵讨卓，以废弑少帝为辞，乃欲尊立疏宗，蹈其覆辙，终以献帝君臣之好不固，狐疑未即奉迎。曹操先之，使号令为他人所假，不战而成败异势矣。】遣使奉章诣虞，虞不敢受。后馥军安平，【◎《郡国志》：冀州安平国安平，故属涿。◎《一统志》：故城，今直隶深州安平县治。】为公孙瓒所败。瓒遂引兵入冀州，以讨卓为名，内欲袭馥。馥怀不自安。【◎《英雄记》曰：逢纪说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答云：“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辨，【官本“辨”作“办”。】无所容立。”纪曰：“可与公孙瓒相闻，导使来南，击取冀州。公孙必至而馥惧矣，因使说利害，为陈祸福，馥必逊让。于此之际，可据其位。”绍从其言，而瓒果来。【◎范《书·绍传》：绍客逢纪谓绍曰：“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会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延津，见《武纪》建安五年。】因馥惶遽，使陈留高幹、颍川荀谌等说馥曰：【◎范《书》作“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幹及颍川荀谌等说馥”，《通鉴》作“使外甥陈留高幹及馥所亲颍川辛评、荀谌、郭图等说馥”。◎谢承《书》：幹字元才，才志宏逸，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赐司隶校尉。◎范《书·臧洪传》：昔张景明登坛喢血，奉辞奔走，卒使韩馥让印。◎章怀注：○引《英雄记》云：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与绍。○然则馥之让位，景明亦有其功。◎赵一清曰：景明名导，见《水经注》。】“公孙瓒乘胜来向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通鉴》胡注：自河内至延津为东向。】此其意不可知，窃为将军危之。”馥曰：“为之奈何？”谌曰：“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若两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也，当今为将军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袁氏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必厚德将军。冀州入于亲交，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愿将军勿疑！”【◎范《书·绍传》：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 “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勃海虽郡，其实州也。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势，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馥素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通鉴考异》曰：《九州春秋》作“耿彧”。】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章怀注引《英雄记》曰：耿武字文威，闵纯字伯典。后袁绍至，馥从事十人弃馥去，惟恐在后，独武、纯仗刀拒，兵不能禁。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钱大昕曰：范《书·绍传》亦载此事。同时进谏者有骑都尉沮授，而无李历。◎王補曰：《魏志》言谏者有李历而无沮授，《通鉴》从之。观授之附绍，意当日未必谏也，当以《魏志》为是。◎柳从辰曰：据袁《纪》，谏馥者实四人，沮授、李历皆在。】“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胡三省曰：鼻息，气一出入之顷也。鼻气嘘之则温，吸之则寒，故云然。】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从事赵浮、程奂【范《书》作“涣”。】请以兵拒之，馥又不听。乃让绍。【◎《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从事赵浮、程奂将强弩万张屯河阳。【范《书》、《通鉴》均作“屯孟津”。】浮等闻馥欲以冀州与绍，自孟津驰东下。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胡三省曰：据《水经》，清水出河内修武县，迳获嘉汲县而入于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则迳朝歌耳。盖俗亦呼淇水为清水。据《九州春秋》，绍时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东下，则两军皆舟行大河而向邺也。清水口即淇口，南岸即延津。

◎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五十六：清水与淇水合，东入白沟。淇口水出共山，东至卫县西

一里，又南流二十三里，与清水合入河，谓之淇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英雄记》“鼓”上有“骇”字。】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已离散，【《英雄记》“已”作“欲”。】虽有张杨、於扶罗新附，【◎吴本、毛本作“於浮罗”，误。◎钱大昭曰：《张杨传》作“於夫罗”，“浮”、“夫”声相近。】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自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閤高枕，【《英雄记》“开閤”作“闭户”。】何忧何惧？”馥不从，乃避位，出居赵忠故舍。遣子赍冀州印绶于黎阳与绍。】绍遂领冀州牧。【◎范《书·绍传》：绍承制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

从事沮授【沮，音菹。】说绍曰：【◎范《书·绍传》：绍引沮授为别驾，因谓授曰“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吾历世受宠，志竭力命，兴复汉室。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今欲与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将何以匡济之乎？”◎胡三省曰：沮，千余翻，又音诸，姓也，黄帝史官沮诵之后。◎《存砚楼集》，近宜兴储大文撰，有《沮授补传》，见《史通通释》卷二小注。】“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范《书》“怖”作“惧”。】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范《书》“首”作“服”。◎章怀注：稽，音启。】振一郡之卒，【范《书》“振”作“拥”。】撮冀州之众，【◎

《广雅》曰：撮，持也。】威震河朔，【范《书》“震”作“陵”。】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范《书》“名重天下”下作 “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扫；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章怀注：黑山，在今卫州卫县西北。◎弼按：章怀又引《九州春秋》载张燕事，与本志《张燕传》同，不录。黑山，见《武纪》初平二年。】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范《书》“众”作“师”，“丧”作“禽”。◎柳从辰曰：袁《纪》作“刘虞必丧”。今按，授欲使绍合四州之地，而绍夺冀州在初平二年，其实幽州南属刘虞，不属公孙瓒，袁《纪》作“刘虞”，似亦可通。然虞不喜争战，非绍所忌”，《魏志》原作“则公孙必丧”，陈《书》出袁《纪》前，自可信。】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范《书》“必从”作“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官本《考证》云：监本 “州”误作“川”。】收英雄之才，【范《书》“才”作“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

【范《书》“西京”作“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范《书》“以”作 “诛”。】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或曰：授此说甚正，绍若能从之，河汾复唐之功也。惜绍既非其才，又怀挟自私，遂至败亡。】绍喜曰：“此吾心也。”【◎《左传》：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为监军、奋威将军。【◎范《书》作“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通鉴》从之。◎潘眉曰：前汉任千秋为奋威将军，汉末魏武行奋武将军，奋威、奋武皆有，未知孰是。◎赵一清曰：范《书·绍传》作“奋武将军”是也。时以韩馥为奋威将军，不得回授沮生也。◎周寿昌曰：范《书·绍传》明云“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是仅畀以虚衔，而不与军事。至授则表为此官，即以监护诸将，安知非绍特以此相形，激馥使去邪？据此，作“奋威”为是。◎弼按：吕布为奋威将军，《宋书·百官志》云“奋武将军，吕布为之”，盖此类杂号将军本无定员，故记载亦互有歧异也。】【◎《献帝纪》曰：沮授，广平人，【广平，见《武纪》建安十七年。】少有大志，多权略。仕州别驾，

【州别驾，见《武纪》初平三年。】举茂才，【◎《续百官志》：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考殿最。◎刘昭注：○胡广曰：州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弼按：郡国举孝廉，口二十万人举一人，按人口比例；茂才则州举一人，视孝廉尤殊异也。】历二县令，又为韩馥别驾，表拜骑都尉。【骑都尉，见《武纪》卷首。】袁绍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记》曰：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卓遣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脩赍诏书喻绍，绍使河内太守王匡杀之。【◎郑樵《通志》卷二十七《氏族略》：胡母氏，妫姓，齐宣王封母弟于母乡，其乡本胡国，因曰胡母氏。◎范《书·献帝纪》章怀注引《风俗通》云：胡母，姓，本陈胡公之后也，公子完奔齐，遂有齐国。齐宣王母弟别封母乡，远

本胡国，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史记索隐》：胡母，姓也。母，音无。◎赵一清曰：

* 范《书·绍传》：卓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瑰譬解绍等诸军。绍使王匡杀班、瑰、吴循等，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注引《海内先贤传》曰：韩融字元长，颍川人。○《楚国先贤传》曰：阴循字元基，南阳新野人。○一清案：循、脩二字，古多以形近相乱。◎钱大昕曰：范《书·献帝纪》“循”皆作 “脩”，《魏志》亦作“吴脩”，当以“脩”为正。◎弼按：《通鉴》亦作“吴脩”。王匡，事见《武纪》初平元年注。◎沈家本曰：范《书·献帝纪》袁术、王匡杀胡母班等在初平元年六月，而绍得冀州在二年七月，此叙杀班等于得冀州之后，与范《书》不同。】【◎《汉末名士录》曰：【◎沈家本曰：《汉末名士录》，《隋唐志》不著录，此注所引及《刘表传》注、《荀攸传》注所引，皆汉末人也。】班字季皮，【章怀注引此作“季友”，《风俗通》卷三作“胡母季皮”。【◎吴金华曰：陶潜《集圣贤群辅录》载汉末之语“海内珍奇，胡母季皮”，“皮”、 “奇”二字古韵同隶支部，而“友”字古韵属止部，与“奇”字不叶，然则班字必为季皮无疑。】】太山人，少与山阳度尚、东平张邈等八人【太山、山阳，见《武纪》初平元年。东平，见《武纪》初平三年。】并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世谓之八厨。【◎范《书·党锢传》：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谢承《后汉书》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诏到河内，解释义兵。匡受袁绍旨，收班系狱，欲杀之以徇军。班与匡书云：“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刘向传》曰【冯本“刘”上空格，误。】‘掷鼠忌器’，器犹忌之，况卓今处宫阙之内，以天子为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讨？仆与太傅马公、太仆赵岐、少府阴脩俱受诏命。【◎侯康曰：○《通鉴考异》云：范《书》初平元年六月，遣韩融等安集关东，袁术、王匡各执而杀之；三年八月，遣马日磾及赵岐抚慰天下。袁《纪》遣马、赵亦在三年八月，时董卓已死，而此书云“与马、赵俱受诏”，又云“恚卓迁怒”，自相乖迕，疑非班《书》。○案：温公之疑是也，马日磾为太傅在董卓诛后，赵岐为太仆，本传虽未明系何年，而本纪初平元年有太仆王允、太仆袁基，二年有太仆鲁旭，〖◎弼案：太仆鲁旭在初平三年，“二”字误。〗其下乃称太仆赵岐，则歧必代鲁旭为太仆者，亦在董卓伏诛后。今胡母班奉卓命抚集关东，而称马、赵为“太傅”、 “太仆”，岂非妄哉？】关东诸郡，虽实嫉卓，犹以衔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独囚仆于狱，欲以衅鼓，此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有何亲戚，义岂同恶？而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难，【章怀注引此“甚”作“其”，“死”下有“者”字。】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祸福之机，今日著矣。曩为一体，今为血仇。亡人子二人，【章怀注引此作“亡人二女”。】则君之甥，身没之后，慎勿令临仆尸骸也。”匡得书，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狱。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卓闻绍得关东，乃悉诛绍宗族太傅隗等。【◎范《书·献帝纪》：初平元年三月戊午，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章怀注：隗，绍之叔父。基，袁术之母兄。◎又《绍传》注引《献帝春秋》曰：卓使司隶宣璠尽口收之，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又引《卓别传》曰：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而加书焉。又恐有盗取者，复以尸送郿藏之。◎范《书·袁安传》：诛隗及术兄基等男女二十余人。◎《通鉴》作 “尺口以上五十余人”。◎胡三省曰：尺，谓婴孩也。◎沈家本曰：时绍方得冀州，地在大河之北，而称“关东”者，对关中言也。范《书》本传卓之诛隗等在绍起山东之时，此叙于绍得冀州之后，先后不同。《献纪》书此事于初平元年三月戊午，日月皆备，似范《书》为是。然《卓传》注引《英雄记》“卓既死，诸袁门生故吏改殡诸袁死于郿者”，范《书·绍传》注引《卓别传》“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而加书焉。又恐有盗取者，复以尸送郿藏之”。青城门、东都门，并长安城门，见《黄图》。又似诸袁之死实在卓既入关之后者。或者卓先驱之入关，后又杀之乎？《袁术传》注引《吴书》绍与术议立刘虞为帝事，绍、术书中有“室家见戮，门户灭绝”之语，是隗等之死在绍等议立刘虞之先。《武纪》两书袁绍、韩馥谋立

刘虞为帝，一在初平元年，一在二年春，并在绍得冀州之先。然则隗等之死，范《书》所载年月不误。】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宋本、元本、冯本“蜂”作“锋”，范《书》作“蜂”。】莫不假其名。馥怀惧，从绍索去，往依张邈。【◎《英雄记》曰：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都官从事，见《董卓传》。◎胡三省曰：绍置都官从事，则犹领司隶校尉也。】汉先时为馥所不礼，内怀怨恨，且欲邀迎绍意，【宋本“邀”作“徼”，范《书》、

《通鉴》同。】擅发城郭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槌折两脚。绍亦立收汉，杀之。馥犹有忧怖，故报绍索去。】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与邈耳语。馥在坐上，谓见图构，无何起至溷自杀。【◎范《书·绍传》：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因共耳语。馥时在坐，谓见图谋，无何，如厕自杀。◎章怀注引《九州春秋》曰：至厕，因以书刀自杀。

◎周寿昌曰：韩馥前忌绍，后以冀州让之，乃绍反噬无恩，逼馥走死。后上表汉朝，犹言“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又云“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其肆口诋讪，几同丧心，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绍真无人心哉！】【◎《英雄记》曰：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广宗，见《后妃传·文德郭后传》。范《书·绍传》作“还屯槃河”，本志《瓒传》作“屯磐河”。】改易守令，【◎《瓒传》：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置诸郡县。】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

【◎范《书·献帝纪》：初平三年正月，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章怀注：今贝州宗城县东有古界城，近枯漳水，则界桥在此也。◎《水经·河水注》：大河古渎，东北迳广宗县故城南，又东北，迳界城亭北。◎胡三省：○此盖于河渎上作桥。○《水经·淇水注》：清河东北，迳界城亭东。水上有大梁，谓之界城桥。◎《一统志》：古界桥在今直隶广平府威县北。◎谢鍾英曰：据《水经注》，当在威县东北，广宗之东，老漳河上。】瓒步兵二万余人为方阵，【宋本、元本“二”作“三”，范《书·绍传》亦曰“瓒兵三万，列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范《书·绍传》：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汉尚书令鞠谭子閟，避难西平，改姓麹氏。义本韩馥将，叛降绍。】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范《书·绍传》云：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瓒殿兵还战桥上，【范《书》作“敛兵”。】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章怀注：○《真人水镜经》曰：凡军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坚；若有折，将军不利。○牙门旗竿，军之精也。即《周礼·司常职》云“军旅会同置旌门”是也。◎惠栋曰：○《国语》云：执枹鼓，立于军门。○韦昭云：军门，立旌为门，若今牙门矣。○丁度云：古者军行有牙，尊者所在，后人因以所治为衙。】营中余众

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瓒已破，【◎范《书·绍传》：闻瓒已破，发鞍息马。】不为设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自随。瓒部迸骑二千余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范《书·绍传》：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却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瓒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却；会麹义来迎，乃散去。【◎范《书·绍传》：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麹义来迎，骑乃散退。三年，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弼按：据范《书·绍传》，界桥之战实在初平二年冬，范《书·献纪》、《通鉴》皆系于三年正月，究其终也。】瓒每与虏战，常乘白马，追不虚发，数获戎捷，虏相告云“当避白马”。【◎范《书·瓒传》：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因虏所忌，简其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马，瓒有健骑

数千，多乘白马，故以号焉。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洛津，【◎《史记》：赵武灵王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范《书·绍传》：绍引军南还。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

《郡国志》：冀州安平国经县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水经·浊漳水注》：漳水又历经县故城西，水有故津，谓之薄落津。昔袁本初还自易京，上巳居此，率其宾从禊饮于斯津。◎

《寰宇记》：落漠水即古薄落津，语讹为落漠。◎《一统志》：古薄落津即漳水，在今广宗县界，非即落漠水也。◎《方舆纪要》：今顺德府广宗县西。◎赵一清曰：○《续汉志》：廮陶县有薄落亭。○《一统志》：薄落亭在今赵州宁晋县东南，盖以漳水一名薄落河而名。】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魏郡治邺，见《武纪》初平二年。】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贼十余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坐上诸客有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以啼泣。【宋本“以”作“起”。】绍容貌不变，自若也。【◎《献帝春秋》云：绍劝督引满投壶，言笑容貌自若。】贼陶升者，故内黄小吏也，【内黄，见《武纪》初平三年。】有善心，独将部众踰西城入，闭守州门，不内他贼，【◎范《书·绍传》：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独反诸贼，将部众踰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以车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卫，

【冯本“扞”作“杆”，误。】送到斥丘【◎章怀注：○斥丘县属钜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县东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卤，故曰斥丘。◎黄山曰：斥丘，前、续志均属魏郡，章怀或因《续志》钜鹿郡有斥章，故误记耳。◎惠栋曰：○斥，音尺，一音昌夜反。○阙骃云：在魏郡东八十里。○前志及《刘宽碑阴》皆作“ ”。◎谢鍾英曰：斥丘，两汉志属魏郡，魏《管辂传》“辂从兄孝国居于斥丘”，即此。◎《水经注》：漳水迳平阳城北，又东迳斥丘县北。◎《元和郡县志》：故城在成安县东南三十里。◎《一统志》：斥丘故城，今广平府成安县东南。】乃还。绍到，遂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场，宋本作“塲”，范《书·绍传》作“肠”，《郡国志》作“腹”。◎钱大昕曰：腹，当作“肠”。◎朝歌，见《武纪》建安十七年。范《书》“歌”作“哥”。◎章怀注：○朝歌故城，在今卫县西。○《续汉志》：朝歌有鹿肠山。◎两汉志朝歌县属河内郡。◎《元和郡县志》：魏黄初中置朝歌郡，属冀州。〖分河内郡置移属冀州。〗◎按：在今河南卫辉府淇县东北。◎谢鍾英曰：○朝歌故城，疑在淇县西北，地志相仍，以为在东北者，恐误。○《方舆纪要》：鹿肠山在濬县西北，与黑山相接。◎赵一清曰：○《水经·清水注》：清水又东与仓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山西有仓谷，谷有仓玉珉石，故名焉。】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壺寿。【冯本“壺”作“壼”。】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发丈八等，皆斩之。【◎范《书·绍传》作“左髭文八”。◎潘眉曰：《张燕传》注引张璠《汉记》，《后汉书》朱儁、袁绍传，皆作“左髭丈八”，〖◎弼按：《绍传》作“文八”。〗此作“左发”，字之误也。此是一种贼号，《汉纪》谓左校、郭大贤、左髭丈八三部，盖左校一部，郭大贤一部，左髭丈八一部也。】又击刘石、青牛角、【◎潘眉曰：“青”字误，当为“张”。张燕本姓褚，以冒牛角姓为张，故《张燕传》及章怀《后汉书》注引《九州春秋》并云“博陵张牛角”。

◎沈家本曰：《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无“青”字，范《书·袁绍传》、《朱儁传》并有 “青”字。据《张燕传》，张牛角先死于灵帝之世，则尔时之青牛角当别一贼号，不得遽谓 “青”字误。】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张燕传》引《典略》：饶须者自称于羝根，眼大者自称李大目。】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邺。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沈家本曰：范《书·献纪》日磾等之使在三年八月，故《绍传》云“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虽叙于四年，而冠以“初”字也。此云“四年”，恐误。】岐别诣河北，绍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绍营，移书告瓒。瓒遣使具与绍书曰：“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宽，亲俱陛见，同舆共出，时人以为荣。【◎范《书·寇恂传》：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恂戮之。复曰：“见

恂，必手剑之！”帝征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共车同出，结友而去。】自省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此福，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幸也。”【◎范《书》“眷”作“羞”，“幸”作“愿”。◎惠栋曰：“羞”字误，当依《英雄记》作“眷”。】麹义后恃功而骄恣，绍乃杀之。【绍杀义，事见《瓒传》注引《汉晋春秋》，谓义为瓒所诱也。范《书·绍传》绍大会薄落津及讨平魏郡黑山诸贼皆在初平四年天子使赵岐和解之后，《通鉴》从之。】】

初，天子之立非绍意，及在河东，绍遣颍川郭图使焉。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

【◎《献帝传》曰：沮授说绍云：【◎范《书·绍传》：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傕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迎天子。】“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胡三省曰：○播，流也，迁也。越，颠坠也，走也。○贤曰：播，迁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范《书》作”内实相图”。】未有存主恤民者。【范《书》作“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通鉴》作“州域”。◎胡注：谓冀州之域也。◎范《书》是句下有“兵强士附”四字。】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胡三省曰：○不庭，谓不朝者。○杜预曰：下之事上皆成礼于庭中。○一曰：庭，直也。不庭，不直者。】谁能御之！”【◎章怀注：○《左传》：周襄王出奔于郑，狐偃言于晋文公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文公从之，纳襄王，遂成霸业。】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九州春秋》：图字公则。◎《曹瞒传》：琼字仲简。】“汉室陵迟，【◎胡三省曰：王肃注《家语》曰：言若丘陵之渐逶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范《书·绍传》作“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章怀注引《史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何焯曰：后之权衡不审，为此二语所误者多矣。】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胡三省曰：绍不能从授之言，果为曹操所先。帝既都许，乃欲移以自近，不亦晚乎！◎赵一清曰：前载沮授说绍有“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之语。则奉迎汉帝，本沮生之谋。窃谓《献帝传》所言为审。◎弼按：《通鉴考异》云“从范《书》”，亦采沮授说绍迎天子之语。】◎案：此书称郭图之计，则与本传违也。【◎陈景云曰：“郭图”当作“沮授”。此书，谓《献帝传》，

◎弼按：裴注所云之“本传”，皆谓陈志之传，如《袁术传》“术杀陈温”注云“本传”，《张邈传》“邈自杀”注云“本传”，皆同。◎林国赞曰：《献帝传》所云，与本传相反，《献帝传》是也。授初见绍，已劝绍迎天子计，授凡六出奇策，绍率不从。授谏绍勿兴官渡之役，图力折其说，绍遂举兵，寻又惑谮，分授兵与图及琼，寻又衔授辞疾，复尽省其兵属图。图于授，无一不相水火。袁氏诸臣，田丰外，莫忠于授，后以身殉。然正惟策出于授，绍故不从；若图，则无不从矣。图无计不左，末构谭攻尚，谭、尚拟和，又坚沮之，竟覆冀州，生平愦愦，焉能如此？范《书》从《献帝传》，似较精核。】】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杭世骏曰：○《典论》：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子弟宴饮。常以盛夏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鄄城，见《武纪》初平四年。◎或曰：此同儿戏，可以谲操乎？止见其可笑耳。】太祖拒之。天子以绍为太尉，转为大将军，封邺侯，【◎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曰：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之邺，拜太尉绍为大将军，封邺侯。】【◎《献帝春秋》曰：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胡三省曰：曹自荥阳汴水之败，收兵从绍于河内，绍表为东郡太守。吕布袭取兖州，绍复与操连和，欲令其遣家居邺也。】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章怀注：太尉，位在大将军上。初，武帝以卫青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

尊宠之，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去病、王凤等皆然。明帝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大将军，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窦宪征匈奴，还迁大将军，在公上，以勋戚者。不拘常例焉。◎范《书·绍传》：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曰：“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悲哭而崩城者。每读其书，谓为信然，于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事，至乃怀忠获衅，抱信见疑，昼夜长吟，剖肝泣血，曾无崩城陨霜之应，故邹衍、杞妇何能感彻？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侵夺朝威，贼害忠德，扇动奸党。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义心赫怒，以臣颇有一介之节，可责以鹰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谘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惮强御，避祸求福，与进合图，事无违异。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太后被质，宫室焚烧，陛下圣德幼冲，亲遭厄困。时进既被害，师徒丧沮，臣独将家兵百余人，抽戈承明，辣剑翼室，虎吆群司，奋击凶丑，曾不浃辰，罪人斯殄。此诚愚臣效命之一验也。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臣父兄亲从，并当大位，不惮一室之祸，苟惟宁国之义，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时卓方贪结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军号，则臣之与卓，未有纤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扬波，偷荣求利，则进可以享窃禄位，退无门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无倾夺，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猾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鸟兽之情，犹知号乎。臣所以荡然忘哀，貌无隐戚者，诚以忠孝之节，道不两立，顾私怀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国之二验也。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域。臣乃旋师，奉辞伐畔。金鼓未震，狡敌知亡，故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张杨、黑山，同时乞降。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会公孙瓒师旅南驰，陆掠北境，臣即星驾席卷，与瓒交锋。假天之威，每战辄克。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来，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得免罪戾。臣非与瓒角戎马之势，争战陈之功者也。诚以贼臣不诛，《春秋》所贬，苟云利国，专之不疑。故冒践霜雪，不惮劬勤，实庶一捷之福，以立终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诚耻之。太仆赵岐衔命来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细故，与下更新，奉诏之日，引师南辕。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验也。又臣所上将校，率皆清英宿德，令明显达，登锋履刃，死者过半，勤恪之功，不见书列。而州郡牧守，竞盗声名，怀持二端，优游顾望，皆列土锡圭，跨州连郡，是以远近狐疑，议论纷错者也。臣闻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伤心，志士愤惋。是以忠臣肝脑涂地，肌肤横分而无悔心者，义之所感故也。今赏加无劳，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众望。斯岂腹心之远图，将乃谗慝之邪说使之然也？臣爵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岂敢窥觊重礼，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诚伤偏裨列校，勤不见纪，尽忠为国，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白起歔欷于杜邮也。太傅日磾位为师保，任配东征，而耗乱王命，宠任非所，凡所举用，皆众所捐弃。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仇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臣虽欲释甲投戈，事不得已。诚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聪之听，有所不闻。乞下臣章，咨之群贤，使三槐九棘，议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权为衅，则桓、文当有诛绝之刑；若以众不讨贼为贤，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臣虽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则伏首欧刀，褰衣就镬，臣之愿也。惟陛下垂《尸鸠》之平，绝邪谄之论，无令愚臣结恨三泉。”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邺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何焯曰：先下诏责绍，所谓名其为贼也。然操以绍耻班在其下，遽让大将军于绍，则仍蓄力俟时，不先动以挑

强寇，故能从容取布破备，无后忧耳。】】绍让侯不受。顷之，击破瓒于易京，并其众。【◎事在建安四年，详见本志《瓒传》。◎章怀注：《前书》易县属涿郡，《续汉志》属河间。瓒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归义县南十八里。◎惠栋曰：○《水经注》云：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今楼基尚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瓒所保也。◎《一统志》：易县故城，今直隶保定府雄县西北。】【◎《典略》曰：自此绍贡御希慢，【吴金华疑“希慢”应作“希简”，说详彼。】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绍以苞密白事【◎胡三省曰：白事，所白之事也。】示军府将吏。议者咸以苞为妖妄，宜诛。绍乃杀苞以自解。

【◎范《书·绍传》“苞”作“包”。◎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曰：袁，舜后，黄应代赤，故包有此言。◎王補曰：范《书·绍传》赞中“窥图讯鼎”，盖指此事。绍虽杀包以弭其迹，然以包白事示僚属，则其心可知矣。◎何焯曰：绍虽失计，不迎天子，然既已据有四州，若能外修职贡，内抚其民，以待时机，纵曹氏难图，犹足宰制大河以北，未至一败涂地也。】

◎《九州春秋》曰：绍延征北海郑玄而不礼，【◎何焯曰：许靖犹当加礼，况郑康成乎？◎弼案：○范《书·玄传》：袁绍总兵冀州，遣使邀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 “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本传所载如此，并无不礼之事。】赵融闻之曰：【◎姚范曰：何屺瞻云“赵”下当有脱字。余按，何意为“孔融”也。然《后书·何进传》有赵融为助军校尉，与袁绍同列西园八校尉，亦见《张杨传》注。】“贤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礼贤，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为之君，不敢失万民之欢心，况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难乎以有为矣。”◎《英雄记》载太祖作《董卓歌》，辞云：“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王鸣盛曰：此乃曹欲甚袁之罪，故造此语。玄本传称“绍与曹操相拒官渡，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而卒”，安有“行酒气绝”之事？◎梁章钜曰：此与前言“绍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之言相矛盾。】郭景图命尽于园桑。”如此之文，则玄无病而卒。余书不见，故载录之。【◎《水经·河水注》：袁绍与曹操相御于官渡，绍逼大司农郑玄，载病随军，届此而卒。郡守已下受业者，衰绖赴者千余入。◎弼按：谓郑玄卒于元氏县之沙邱堰。】】出长子谭为青州，沮授谏绍：“必为祸始。”绍不听，曰：“孤欲令诸儿各据一州也。”【◎何焯曰：绍不从迎天子之谋，所以先败；不听出长子之谏，所以速亡。史家撮举之，乃一传之纲也。】

【◎《九州春秋》载授谏辞曰：“世称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章怀注：○《慎子》曰：兔逐于街，百人追之，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未为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子思子》、《商君书》并载，其词略同。】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章怀注引《左传》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均以德，德钧以卜。】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绍曰：“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赵一清曰：绍三子谭、熙、尚，连外甥高幹数之，故云“四儿”。◎周寿昌曰：本传末注引《吴书》“尚有弟买，与尚俱走辽东”，是绍本有四子，或时尚幼，故以幹领并州而未授买。】以观其能。”授出曰：“祸其始此乎！”【◎胡三省曰：谭、尚之争，沮授固知之矣。】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胡三省曰：田楷，公孙瓒用为青州刺史。】东攻孔融，【◎范

《书·孔融传》：融为北海相，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曜兵海隅，是时百姓无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群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穑之艰难。华彦、孔顺皆奸佞小人也，信以为腹心；王脩等备官而已。【王脩，《传》见后。】然能接待宾客，慕名敬士。使妇弟领兵在内，至令草窃市井而外虏掠田野。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

如猎鸟兽。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招命贤士，不就；不趋赴军期，【宋本“趋赴”作“强弃”。】安居族党，亦不能罪也。】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幹为并州。【幹，陈留圉人，见《高柔传》注引谢承《书》。】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谌为荀彧之弟，见《彧传》及注。】颜良、文丑为将军，【宋本、元本、冯本“军”作“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世语》曰：绍步卒五万，骑八千。◎孙盛评曰：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州）**[**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献帝传》曰：绍将南师，沮授、田丰谏曰：【范《书》、《通鉴》俱作“沮授进谏”。】“师出历年，

【范《书·绍传》此句上有“近讨公孙”四字。】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胡三省曰：王路，谓尊王之路也。】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何焯曰：师曲为老，欲其出有名也。】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胡三省曰：使绍能用授言，曹其殆乎！】审配、郭图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章怀注：十倍则围之，五倍则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强众，【跨，范《书》作“连”，《通鉴》作“引”。】以伐曹氏，譬若覆手。【◎章怀注：○《前书》：陆贾谓南越王曰：“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今不时取，后难图也。”授曰：“盖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章怀注：○《前书》：魏相上书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人庶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骄兵者灭。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淮南子》曰：运筹于朝堂之中，决胜乎千里之外。】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章怀云：○《前书》：新城三老说高祖曰：“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音义》曰：有名，伐有罪也。◎惠栋曰：○《礼记·檀弓》云：陈太宰噽曰：“师必有名。”】窃为公惧之！”图等曰：“武王伐纣，不曰不义，况兵加曹氏，而云无名？且公师武臣竭力，【◎沈家本曰：师武臣力，本《左传》，“竭”字衍文。】将士愤怒，人思自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虑之失也。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章怀注：

* 《史记》：范蠡谓句践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惠栋曰：《太公金匮》文也。】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亡也。监军之计，计在持牢，【◎范《书·绍传》“持牢”作“将军”，

《通鉴》作“持牢”。◎胡三省曰：绍使授监护诸将，故称为监军。持牢，犹今南人言把稳也。◎梁玉绳云：范《书》“持牢”作“将牢”，〖◎弼按：范《书》各本皆作“将军”，当系梁氏所见之本不同。〗疑“持”字误，《晋书·姚苌载记》“陛下将牢太过耳”，可证。◎李良裘云：“将军”二字，传写之误。◎惠栋云：牢，重也。◎沈家本曰：持牢，盖持重之意。 “持”字不误。】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绍从之。图等因是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范《书》、

《通鉴》俱作“夫臣与主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胡三省曰：臣与主同，言作威作福，与主无别也。《黄石》，即张良于下邳圯上所得之书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

《淮南子》曰：国不可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御。】绍疑焉。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刘备诣徐州拒袁术。术死，备杀刺史车胄，【胄，元本、冯本作“胃”，误。】引军屯沛。绍遣骑佐之。太祖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范《书·绍传》：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田丰说绍曰：“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

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胡三省曰：绍攻公孙瓒而操乘间东取吕布，操击刘备而绍不能袭许，此其所以败也。◎何焯曰：若用田丰之言，即使许不可拔，而绍据临大河以争其北，徐州出兵扰其东南，过于彭越之在梁地，操奔命不遑矣。】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范《书·绍传》：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王補曰：沮授、田丰智略与荀彧等，而彧言如石投水，授、丰所谋如枘凿之不纳，此袁、曹成败所由异也。】太祖至，击破备；备奔绍。【◎《蜀志·先主传》：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

《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曰：【◎胡三省曰：案《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盖帝都许，许属颍川郡，豫州部属也。故《选》专以“檄豫州”为言。◎沈家本曰：《文选》此文檄首有“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云云，如为所告之人，则其时偏檄州郡，不应独举豫州，如为立言之人，则檄乃绍之辞，不应称“左将军”云云也。未详其义。◎弼按：《通鉴》作 “移檄州郡”，是时备方奔绍，自以“移檄州郡”为是。《文选》“左将军豫州刺史郡相国守”云云，乃以豫州刺史列郡国相守之前，仍通告文字，《文选》此文篇末有“州郡各整戎马”之语，可证。【◎余按：窃以为《文选》“左将军领豫州刺史”与“郡国相守”间脱一“告”字。刘备为朝廷策立之豫州刺史，又逢奔绍，故绍借其名以告喻豫州诸郡国，以示正道也。】】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文选》下有“是以有非常之人”六语。【六语为：“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文选》“命”作“权”。】威福由己，

【《文选》下有“时人迫拹，莫敢正言”二语。】终有望夷之祸，【◎文选“祸”作“败”，下有“祖宗焚灭”四字。◎李贤曰：○胡亥斋望夷宫，赵高令其婿阎乐逼胡亥自杀。○张华曰：望夷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东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汙辱至今。【《文选》下有“永为世凿”四字。】及臻吕后，【《文选》下有“季年”二字。】禄、产专政，【◎《文选》下有“内兼二军，外统梁、赵”二语。◎李贤曰：吕后以兄子禄为赵王、上将军，产为梁王、相国，各领南北军。】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乱，【《文选》“威”作“兵”，“乱”作“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文选》作“王道”。】兴隆，光明显融，【范《书》作“融显”。】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李善曰：明表，谓明白之表仪也。】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文选》作“祖父中常侍腾”。】与左琯、【宋本作“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李贤曰：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伤化虐民。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范《书》“假”作“买”。◎惠栋曰：《陈琳集》作“假”。◎何焯曰：○范《书·宦官传》：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舆金辇璧，【范《书》“璧”作“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李善曰：○《周易》曰：鼎金铉。○郑玄《尚书注》曰：鼎，三公象。】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范《书》“赘”作“奸”。

◎钱大昕曰：○奸，当作“赘”。○《汉书》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曰赘子。

* 操父嵩本夏侯氏，为中常侍曹腾养子，故云“赘”也。◎李善曰：赘，谓假相连属也。】本无令德，【《文选》“令”作“懿”。】僄狡锋侠，【◎《方言》曰：僄，轻也。◎锋侠，言如其锋之利也。【上卢引“《方言》”、“锋侠”二语，当出自章怀注。】◎《文选》作“ 狡锋协”。】好乱乐祸。幕府昔统鹰扬，【◎《汉书·霍光传》：又擅调益幕府校尉。◎师古曰：幕府，大将军也。◎李善注引《汉书音译》曰：卫青征匈奴，大克获，帝就拜大将军于幕中，故曰幕府。◎钱大昕曰：汉制，将军出征有莫府，而列将军在京师者亦有莫府之称。范《书》、

《文选》“昔”作“董”。◎向曰：【向，吕向也，为注《文选》之六臣之一。】幕府，谓绍也。董，督也。鹰，鸷鸟也。言绍督理鸷鸟，扫除阉官也。】扫夷凶逆。【◎《文选》“夷”作“除”。

◎李贤曰：谓绍诛诸阉人也。】续遇董卓侵官暴国，【◎《左传》：栾鍼谓栾书曰：“侵官，冒也。”◎吕延济曰：暴国，谓卓迁献帝于西京也。】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惠栋曰：东夏，即勃海也。绍于勃海起兵。】方收罗英雄，弃瑕录用，【《文选》无“方”字，“录”作 “取”。范《书》“收”作“广”。】故遂与操参咨策略，【《文选》作“同谘合谋”，下有“授以裨师”四字。】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文选》“虑”作“略”。】轻进易退，伤夷折衄，【宋本作“衂”，《文选》同。】数丧师徒。【◎李贤曰：操引兵西，将据成皋，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战不利，士卒死伤多，操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曹洪以马与操，得夜遁。又为吕布所败。】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李善注本无“太守”二字，六臣注本有之。【六臣本《文选》，宋人合五臣注本与李善注本为一，故称六臣本。六臣者，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并李善为六也。】】兖州刺史，【《文选》作“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续汉志》曰：虎贲将冠鹖冠，虎文单衣。◎李善注：羊质虎文也。】授以偏师，【《文选》无此句。】奖蹙威柄，【◎范《书》“蹙”作“就”。

◎惠栋曰：就，亦训“成”，与“蹙”同义。蹙，子六反。◎李善曰：蹙，成也。言奖成其威柄也。◎官本作“奖就”，据陈琳本集改正。◎朱臶曰：当本作“就”，误加“足”旁坐“蹴”，又误为“蹙”耳。】冀获秦师一克之报。【◎《文选》“克”作“剋”。◎《左传》：晋败秦师于殽，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霸西戎。】而操遂乘资跋扈，肆行酷裂，【元本“裂”作“烈”。范《书》无“操”字。《文选》“乘”作“承”，“酷裂”作“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让，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曹瞒传》。】英才俊逸，【《文选》“逸”作“伟”。】天下知名，【范《书》无此句。】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被枭县之戮，【◎《文选》作“身首被枭悬之诛”。◎臣瓒《汉书注》：悬首于木曰枭。】妻孥受灰灭之咎。【◎李善注引《魏志》曰：太祖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胡克家曰：袁本《文选》“《魏志》”作“《魏书》”，【袁本《文选》，谓明嘉靖袁褧本《文选》。】但未必非引王沈《魏书》也。】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范《书》作“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官本作“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唯【五臣本《文选》作“推”。】强幹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

《左传》：且不登叛人。◎杜预注曰：登，成也。◎李周翰曰：叛人，谓吕布也。】故复援旌擐甲，【范《书》“旌”作“旍”。“旍”与“旌”本一字，解见《明纪》景初元年“旍阳”注。】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布众破沮，【◎《文选》“赴”作“起”，“破”作“奔”。◎李善曰：绍征吕布，诸史不载，盖史略也。◎惠栋曰：章怀注以为操破布，失之。】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文选》“任”作“位”。】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范

《书》无“之民”二字。】后会銮驾东反，群虏乱政。【范《书》“后会”作“会后”。《文选》 “东反”作“反旆”，“乱政”作“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李贤曰：

* 北鄙之警，谓公孙瓒攻绍也。○《左传》曰：局，部也。○杜预注：远其部曲为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何焯曰：绍不听郭图、沮授之言，天子在曹阳，去邺甚近，不肯奉迎，乃为操所先，故檄中极意弥缝，然天下人岂可尽欺乎？】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文选》作“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范《书》作“威劫省禁，卑侮王僚”。官，宋本作“宫”。◎陈景云曰：若作“王宫”，复上“省禁”，疑系“官”字之误。◎官本《考证》同。】败法乱纪，坐召三台，【◎《文选》“召”作“领”。◎应劭《汉官仪》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沈家本曰：《董卓传》“召呼三台尚书以下”，所谓“坐召三台”也，则“召”字是。】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范《书》“恶”作“怨”。◎李贤曰：五宗，谓上至高祖，下至孙。三族，谓父族、母族、妻族。】群谈者蒙显诛，【《文选》“蒙”作“受”。】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寮钳口，【《文选》此二句倒。】尚书记朝会，【◎范

《书》“朝”作“期”。◎章怀注：贾谊曰：“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

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历典三司，【◎冯本“三”作“二”，范《书》、《文选》作“二司”。◎章怀曰：○《续汉书》曰：彪代董卓为司空，又代黄琬为司徒。◎赵一清曰：彪为司空、司徒，故曰“二司”，“三”字误。◎沈家本曰：彪又为太尉，太尉即大司马更名，与司空、司徒为东汉之三公，彪实历典三司，未可遂以“三”字为误。】享国极位，【范《书》 “享国”作“元纲”。】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文选》作“因缘眦睚”。】榜楚并兼，【《文选》作“参并”。】五毒俱至，【《文选》作“备至”。】触情放慝，【《文选》作“任忒”。】不顾宪章。

【《文选》作“宪纲”。】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文选》“议”作“义”。】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文选》作“加饰”。】操欲迷夺时权，【《文选》“权”作“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弟，【《文选》作“母昆”。】坟陵尊显，松柏桑梓，【◎顾炎武曰：《容斋随笔》谓《小雅》“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并无乡里之说，后人文字作乡里事用。愚考之张衡《南都赋》云“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礼焉”，汉人之文，必有所据。魏钟会与蒋斌书“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按古人桑梓之说，不过敬老之义，此于《诗》为兴体，言桑梓尤当敬养，而况父母为人子之所瞻依。】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今）**[**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何焯曰：此事不知信否。《文选》注《曹瞒传》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似缘此檄而实之。】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又署，《文选》作“操又特置”。◎杭世骏曰：○《宋书·废帝》曰：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所过堕突，

【《文选》“堕”作“隳”。】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文选》“官”作“位”。】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范《书》、《文选》“殄”作“汙”，“流”作“施”。】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缯缴充蹊，【◎范《书》“缯”作“矰”，《文选》作“罾”。◎沈家本曰： “矰缴”之“矰”，当从“矢”，古人借用“缯”字。《淮南·俶真》“今缯缴机而在上”，《三辅黄图》“饮飞具缯缴以射凫雁”，是也。罾，渔网也，与“矰缴”字异义。】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文选》“蹈”作“触”。】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范《书》“民”作“人”，“嗟吁”作“呼嗟”。】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

【《文选》作“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意含覆，【《文选》作“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

【《文选》作“摧挠”。】孤弱汉室，除灭中正，【范《书》作“除忠害善”，《文选》“中”作 “忠”。】专为枭雄。往岁伐鼓北征，讨公孙瓒，强御桀逆，【《文选》无“讨”字，“岁”作 “者”，“御”作“寇”。】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相掩袭，【《文选》作“外助王师，内相掩袭”。范《书》“相”作“见”。】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其行人发露，【各本均误作“路”，官本作“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坐缩，【范《书》、《文选》皆作“挫缩”。】厥图不果。屯据敖仓，阻河为固，【◎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曰：操引军造河，托言助绍，实图袭邺，以为瓒援。会瓒破灭，绍亦觉之，以军退屯于敖仓。◎惠栋曰：

○《太康地志》云：秦建敖仓于成皋。○《括地志》云：敖仓，在荥阳县西五里，石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文选》“厥图不果”下有“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质，争为前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于是操师震慴，晨夜逋遁”八语。】乃欲以螳蜋之斧，御隆车之隧。【◎章怀注：○《韩诗外传》曰：齐庄公猎，有螳蜋举足将持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对曰：“此螳蜋也。此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轻就敌。”○

《庄子》曰：螳蜋怒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隧，道也。】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冯本“千”作“于”，误。】奋中黄、育、获之材，骋良弓劲弩之势，【◎李善注引《尸子》：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吕延济曰：中黄伯、夏育、乌获，皆古之力士也。】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汎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章怀曰：绍甥高幹为并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来助。绍长子谭为青州刺史。济、漯，二水名。荆州，谓刘表，与袁绍交，故云“下宛、叶”。】雷震虎步，

并集虏庭，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灭者哉？【◎范《书》“焫”作 “焚”，“沃”作“注”。◎《声类》曰：焫，烧也。◎《说文》曰：熛，火飞也。◎《文选》无“消”字，此句下有“操军吏士，其可战者”八十六字。【其文曰：“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余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杨之遗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仇敌。若回旆方徂，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当今汉道陵迟，纲弛纪绝。【《文选》“当”作“方”。范《书》作“纲弛网绝”，《文选》作“纲维弛绝”，此句下有“圣朝无一介之辅”四十八字。

【其文曰：“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搨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执，【局本“以”作“肆”。范《书》“执”作“质”。《文选》作“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文选》“祸”作“萌”，此下有“操又矫命称制”百五十字。【其文曰：“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而给与，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书到荆州，便勒现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州郡各整戎马，罗落境界，举武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宜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如律令。”〖因不知卢氏所用《文选》版本为何，故上诸补文多与卢氏计字数不合。〗】】此陈琳之辞。】

绍进军黎阳，【◎黎阳，见《武纪》建安四年。◎杭世骏曰：○《古今刀剑录》云：袁绍在黎阳，梦神授一宝刀，及觉，果在卧所，铭曰“思召”。绍解之曰：“思召，绍字也。”

* 袁绍遗垒在滑县东北十五里，每大营左右环以二小营，大营九，小营十八。】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白马，见《武纪》建安五年。◎章怀注：白马，县，属东郡，今滑州县也，故城在今县东。◎惠栋曰：○高诱云：白马，津名。○《水经注》云：河过黎阳县南，为白马津，津之东南有白马城。○李吉甫云：白马故关，在卫州黎阳县一里，后更名黎阳津。◎黄山曰：今卫辉府滑县东二十里。案，杜预《左传注》：“东郡白马县有黎阳津，有滑台。”

《括地志》：“黎阳津一名白马津，在滑州白马县北三十里。”《后汉书·绍传》与《魏志》皆但云“白马”，不言“白马津”，又举县自可概津。章怀释为县名，系依传例，不必如惠氏说也。如必说白马为津，则黎阳亦可说津，转嫌无别矣。】沮授又谏绍：“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太祖救延，与良战，破斩良。【◎章怀曰：○《蜀志》云：曹操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诸将莫能当，遂解白马围。】

【◎《献帝传》曰：绍临发，沮授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惠栋曰：魏武帝《军策令》云“袁本初铠马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故云不敌也。】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众实疲弊，而将骄主忲，【◎胡三省曰：忲，他盖翻，侈也。】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杨雄有言，‘六国蚩蚩，为嬴弱姬’，今之谓也。”【◎章怀注：《法言》之文也。赢，秦姓。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国悖惑，侵弱周室，遂为秦所并也。】】绍渡河，壁延津南，【◎延津，见《武纪》建安五年，又见《于禁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延津关，旧在卫辉府新乡县东南，所谓大河北岸之延津也。袁绍以颜良败于白马，自黎阳渡河，迫操军屯延津，谓此延津也。】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再战，禽绍大将。绍军大震。【◎《献帝传》曰：绍将济河，沮授谏曰：“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官渡，见《武纪》建安四年。范《书》作“官度”。◎章怀注云：官渡，在今郑州中牟县北。◎赵一清曰：

* 《方舆纪要》卷四十七：官渡水在中牟县北中牟台下。鸿沟自荥阳下分为二渠，一为官渡

水。又北则为黄河。○胡氏谓官渡即黄河，故沮授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案，袁绍败后，幅巾渡河，则黄河在官渡北矣。◎黄山曰：官渡，在今开封府中牟县东六里。】若其克获，还迎不晚，【◎胡三省曰：还迎留屯大军也。】设其有难，众弗可还。”绍弗从。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范《书》作“吾其济乎”。◎惠栋曰：言不反也。】遂以疾辞。【范《书》作“遂以疾退”。】绍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属郭图。】太祖还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范《书》“数”作“虽”，“南”下有“军”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范《书》“货财”作“资储”。】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范《书》“搏”作“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逼官渡，合战，太祖军不利，复壁。【范《书》作“复还坚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章怀曰：○《释名》云：楼橹者，露上无覆屋也。○今官度台北土山犹在，台之东绍旧营遗基并在焉。楯，今之旁排液。○扬雄《羽猎赋》曰：蒙楯负羽。○《献帝春秋》曰：绍令军中各持三尺绳，曹操诚禽，但当缚之。◎刘攽曰：诚，当作“成”。】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章怀曰：以其发石声震烈，呼为霹雳，即今抛车也。〖《通鉴》胡注作“砲车”。〗◎张晏曰：○《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操盖祖其遗法耳。【此为胡三省注文。】】【◎《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旝动而鼓”，《说》曰【◎《官本考证》云：《太平御览》引作“《说文》曰”。◎赵一清曰：“说”下脱“文”字。】“旝，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侯康曰：《左传·庄五年》〖◎弼按：“庄”当作“桓”。〗《正义》贾逵以旝为发石，一曰飞石，引《范蠡兵法》作飞石之事证之，《说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槌敌”，与贾同。◎潘眉曰：○《释文》云：旝，《说文》作“檜”。○按，今《说文》作“旝”，在部，与《释文》所引异。◎胡玉缙曰：○侯氏引《说文》，以为与贾逵同，其说良是。官本《考证》及赵氏未知“说曰”即贾说，以为“说”下脱文字，非也。○黄以周《礼说·旝》云：《说文》“旝”字次“旞”之后，在“旃”之前。旜为旗，而旃为旗之曲柄，所以旃〖◎段云：当为“展”。旃、展双声。〗表士众，旝厕其间，以为旗之大木，所以发磓石者也。“旝建大木”，连篆读之，其义自明。〖《说文》多此例。〗其引《春秋》者，存师说也。并引《三家诗》“其旝如林”者，明师说之所自也。盖《三家诗》必有说“所建发石车之木，其多如林”者矣。《大唐类要·武功部》载《魏武帝令》引《春秋传》“檜动而鼓”，《说文》曰“檜，发石车也”，此即《释文》所谓“亦作‘檜’”之本也。《太平御览·兵部》亦引此令，“檜”字作“旝”，而注曰“一云从木，会声”〖今本“木”误“衣”。〗此即据《类要》文以校之也。严氏、王氏又据此，以为《说文》篆下有“发石车也”四字，殊不知《魏武（今）**[**令**]**》之作“檜”，从贾读也。

其所引“说”，即贾说也。《说文》作“旝”，不作“檜”，其引《说文》曰“檜”，文字衍也。

〖古人引注多云“说曰”。〗《魏志》“太祖乃为发石车”，裴注引《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传言‘旝动而鼓’，说曰：‘发石也。’于是为发石车”，“说”下无“文”字，“发石”下无“车”字，此可订《类要》、《御览》之讹，并可决严、王之非矣。○黄说考辩甚核。】】绍为地道，欲袭太祖营。太祖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又遣奇兵袭击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赵一清曰：《武帝纪》云“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曹仁传》“仁与史涣等钞绍运车”，即此传所谓“奇兵”。】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沮授说绍：“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章怀曰：以支军为琼等表援。◎胡三省曰：支，别也。表，外也。】绍复不从。琼宿乌巢，【◎乌巢，见《武纪》建安五年。◎黄山曰：乌巢，唐酸枣县，今卫辉府延津县治。◎弼按：范《书·绍传》是时许攸进袭许之策，绍不能用，攸遂奔操，说使袭取淳于琼等。范《书》详述于此关键，最为重要。曹用其谋而胜，袁拒其言而败，宜曹公闻许攸

来，跣足出迎也。】去绍军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候夜潜往攻琼。绍遣骑救之，败走。破琼等，悉斩之。【◎惠栋曰：○《献帝起居注》曰：斩大将淳于琼等八人。】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张郃有传，见后。】绍众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范《书·绍传》：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至帐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焉。众闻绍在，稍复集。】余众伪降，尽坑之。【◎张璠《汉纪》云：杀绍卒凡八万人。【◎《通鉴》云：前后所杀七万余人。◎胡三省引《献帝起居注》：曹公上言，凡斩首七万余级。】】沮授不及绍渡，为人所执，诣太祖，【◎《献帝传》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为军所执耳！”太祖与之有旧，逆谓授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通鉴》胡注：○引皇甫谧曰：黄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国也。○分，扶问翻。圮，当作“否”。否，隔也。】不图今日乃相禽也！”授对曰：“冀州失策，【◎胡注：绍牧冀州，故称之。】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见禽耳。”太祖曰：“本初无谋，不用君计，今丧乱过纪，【◎章怀曰：十二年曰纪。】国家未定，当相与图之。”授曰：“叔父、母、弟，县命【县，读曰悬。】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太祖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太祖厚待之。后谋还袁氏，见杀。

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范《书·绍传》：曹操畏绍过河，乃急击刘备，遂破之。绍于是进军攻许。田丰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王補曰：曹操击刘备于沛，丰劝绍举军袭其后。及备败奔绍，绍进军攻许，丰力沮之。此兵机之微也。】“曹公善用兵，【◎范《书·绍传》此句上有“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二语。◎弼按：操击备，许下空虚，故可袭许；官渡之役，两军相持，操悉师拒绍，故许攸亦进袭许之谋。】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章怀云：○《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注云：正者当敌，奇者击其不备。】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通鉴》胡注：○定策于庙堂之上。○《孙子》曰：未战而庙胜，得算多也。】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通鉴辑览》曰：田丰乘虚迭出之谋，与晋荀罃三驾敝楚之术同。罃计行而晋霸，丰不用而绍亡。明人所见略同，成事在乎审势，信矣。】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王補曰：既拒沮授之谏，又不纳田丰之策而械系之。绍之败形已决，故操闻丰不从戎而喜也。】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范《书·绍传》：田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迕之。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怨，内忌将发。若军出有利，当蒙全耳；今既败矣，吾不望生。”◎《通鉴辑览》曰：既知不用人之言而致败，乃以见笑杀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终，幸矣，尚冀子能克家哉！◎杭世骏曰：○《水经注》曰：渠水又东迳田丰祠北，袁本初惭不纳其言害之，时人嘉其诚谋无辜见戮，故立祠于是，用表袁氏覆灭之宜。】【◎《先贤行状》曰：丰字元皓，钜鹿人，或云勃海人。【《先贤行状》，见《武纪》建安十三年。钜鹿，见《武纪》建安十七年。勃海，见

《武纪》初平元年。】丰天姿瑰杰，权略多奇。少丧亲，居丧尽哀，日月虽过，笑不至矧。

【◎《礼·曲礼》：笑不至矧。◎郑注：齿本曰矧，大笑则见。】博览多识，名重州党。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待御史。阉宦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以为别驾。劝绍迎天子，绍不纳。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绍军之败也，土崩奔北，师徒略尽，军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绍谓逢纪曰：“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纪复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

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初，太祖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绍奔遁，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孙盛曰：观田丰、沮授之谋，虽良、平何以过之？故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则霸王之业隆，臣奉闇后，则覆亡之祸至：存亡荣辱，常必由兹。丰知绍将败，败则己必死，甘冒虎口以尽忠规，烈士之于所事，虑不存己。夫诸侯之臣，义有去就，况丰与绍非纯臣乎！《诗》云“逝将去汝，適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可也。【◎王補曰：禄山闻房琯诸王分镇之谋，拊膺叹曰：“吾不能得天下矣！”曹操闻丰不从戎而喜，又言“向使绍用其别驾计，尚未可知。”一谋之善，足以破贼胆而挫雄心，握军政者须于此探其几焉。◎又曰：曹操征乌桓，群臣谏之不从，及见克而归，召前谏者厚赏之，曰“孤乘危以侥幸，虽得之不可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也，是以相赏，后勿难言。”观袁绍既败于官渡，必杀田丰，可知二人之兴亡所由矣。】】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

冀州城邑多叛，绍复击定之。自军败后发病，七年，忧死。【◎潘眉曰：《魏志》载荀彧沮董昭等九锡议，太祖心不能平，彧以忧薨。裴注引《傅子》言“明帝疏刘子扬，遂发狂以忧死”。两处“忧”字不误，此传云“七年忧死”，“忧”乃“夏”字之讹，绍以夏五月死，见《武纪》。◎周寿昌曰：予案《后汉书》作“七年夏，薨”，潘氏谓“忧死”之“忧”为“夏”字之误。然绍以兵败发病忧死，亦合情事。观《刘表传》只称“表病死”，亦未详何月。若书“夏”，则“五月”二字不可省。又按《献帝纪》书“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绍薨”，不独纪年月，并详其日矣。【吴金华以“忧”字不误，“病”、“忧”互为因果，而足以致死，说详彼。】◎赵一清曰：○《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曰：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惠栋曰：○乐史云：绍墓在相州临漳县西北十六里，汉之邺也。◎杭世骏曰：○《冢记》云：袁绍墓在临漳县西北十八里。绍为冀州牧，卒，藏此。】

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典论》曰：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刘氏爱尚，数称其才，绍亦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监本、吴本、官本“死”作“妻”，误。】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以为死者有知，当复见绍于地下，乃髡头墨面以毁其形。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范《书·绍传》：官渡之败，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孟岱与配有隙，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亦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邺。】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己害，缘绍素意，乃奉尚代绍位。【◎范《书·绍传》：配等矫绍遗命，奉尚为嗣。◎何焯曰：袁氏倾覆，以纪、配立少促之，配虽难抗节，不足多也。】谭至，不得立，自号车骑将军。【◎胡三省曰：袁绍初起兵，自号车骑将军，故谭亦称之。】由是谭、尚有隙。太祖北征谭、尚。谭军黎阳，尚少与谭兵，而使逢纪从谭。谭求益兵，配等议不与。谭怒，杀纪。【◎《英雄记》曰：纪字元图。初，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后审配任用，与纪不睦。或有谗配于绍，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卒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范《书·绍传》：纪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通鉴》胡注：逢纪能为审配言，而不肯救田丰之死，果为国事乎？】】

太祖渡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欲分兵益谭，恐谭遂夺其众，乃使审配守邺，尚自将兵助谭，与太祖相拒于黎阳。【◎杭世骏曰：○《述征记》：黎阳城西南七里有袁谭城，城西南

三里又有一城，曹操攻谭时筑。○《元和郡县志》：袁谭故城在黎阳县西南一百步，曹操故城在县西南一百里。○《濬县志》曰：袁谭城，今呼为团城。◎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十六：袁谭城在大名府濬县西。○又《水经·浊漳水注》曰：衡水又北为袁谭渡，盖谭自邺往还所由济，故得厥名。】自二月至九月，大战城下，谭、尚败走，入城守。太祖将围之，乃夜遁。【◎钱大昭曰：按，范《书》作“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考《武帝纪》建安七月，〖◎弼按：《武纪》无“七月”二字，“月”当为“年”字。〗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征之。八年春三月，拔其郭，大破之，谭、尚夜遁。据此，则范史为是，此传误也。◎潘眉曰：绍以五月死，公征谭、尚在是年九月，至明年三月，乃大破之，此“二月至九月”倒误，当作“自九月至明年三月”，《后汉书》作“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较明晰，然“二月”亦误。盖以三月破之，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也。◎弼按：○《通鉴考异》亦云：当云自九月至二月。】追至邺，收其麦，拔阴安，引军还许。【◎《郡国志》：魏郡阴安。◎《一统志》：今直隶大名府清丰县北。◎范《书·绍传》云：谭、尚遁还邺，操进军，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胡三省曰：此诸葛孔明所谓“逼于黎阳”时也，必有破操军事，魏人讳而不书耳。◎弼按：《武纪》“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既进攻至邺，非军挫败，岂有旋进旋退之理？观范《书·绍传》袁谭有“及其未济，出兵掩之”之语，及刘表与袁谭书有“摧严敌于邺都”之语，又操己酉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之令，可互证操军之败。】太祖南征荆州，军至西平。【西平，见《武纪》建安八年。】谭、尚遂举兵相攻，谭败奔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诣太祖请救。【辛毗说魏武，见《毗传》。荀攸亦劝与谭和，见

《攸传》。】太祖乃还救谭，十月至黎阳。【◎范《书·绍传》：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许，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此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谭然之，遂引兵攻尚，战于外门。谭败，乃引兵还南皮。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请救。】【◎《魏氏春秋》载刘表遗谭书曰：【◎章怀注云：刘表二书，见《王粲（传）**[**集**]**》。◎弼按：盖仲宣代刘表作。】“天笃降害，【笃降，范《书》作“降灾”。】祸难殷流，【范《书》此句下有“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迴）**[**逈**]**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九十一字。】尊公殂殒，【范《书》“尊公”作“太公”。】四海悼心。贤胤承统，【范《书》此句下有“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四十二字。】遐迩属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虽亡之日，犹存之年也。【宋本、元本、冯本“年”作“愿”。】何寤青蝇飞于干旍，无极游于二垒，【◎范《书》 “干旍”作“竿旌”，“无极”作“无忌”。◎章怀云：《史记》“费无忌日夜谗太子于王”，《左传》作“无极”。竿、旌二垒者，谓谭、尚也。】使股肱分为二体，背膂绝为异身！【范《书》 “背膂”作“匈膂”，此句下有“初闻此问，尚不谓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五十字。】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父子相残，盖有之矣；【◎李光地曰：“父子相残”云云，背谬如此，表丧其心矣。】然或欲以成王业，【◎章怀云：若周公诛管、蔡之类。】或欲以定霸功，【◎章怀注云：若齐桓公杀子纠也。◎范《书》此句下有“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十五字，无下二句。】或欲以显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弃亲即异，拔其本根，【◎拔，宋本、元本作“抗”，冯本作“扤”，范《书》作“兀”。◎沈家本曰：○扤，当从“手”。○《说文》：扤，动也。○《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引郭璞曰：扤，摇也。○此言动摇其本跟也。】而能崇业济功，垂祚后世者也。若齐襄复九世之雠，【◎赵一清曰：“若”乃“昔”字之讹。】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文公

之忿曹；宣子之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章怀云：○《公羊传》曰：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之也。孰灭之也？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于周，纪侯谮之。远祖者几代？九代矣。○

《左传》曰，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伐齐。济河，病目出，及卒，而视不可含。士匄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有如河！”乃瞑受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匄也。◎钱大昭曰：○“文公”当从范《书》作“太公”，案范《书》作“宣子之臣承业”。○官本《考证》云：衍一“臣”字。◎周寿昌曰：《仲宣集》有“臣”字，言以臣承业，未若以子继统。有“臣”字对勘，语更显。】且君子之违难不適雠国，【◎《左传》：公山不狃曰：“君子违难，不適讐国。”◎杜预曰：违，奔亡也。】岂可忘先君之怨，弃至亲之好，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胡三省曰：表与袁绍同盟。】冀州不弟之慠，【◎《左传》曰：段不弟。◎尚据冀州，故称之。】既已然矣；仁君当降志辱身，以匡国为务；虽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也。然庄公有大隧之乐，象受有鼻之封。愿弃捐前忿，远思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章怀曰：鼻国在永州营道县北，今犹谓之鼻亭。◎《史记》曰：舜名重华。◎惠栋曰：○丘光庭云：案《虞书》，傲是不恭之称，非两字名。○栋案：傲不必象名，而可兼称也。】又遗尚书曰：“知变起辛、郭，【《古文苑》此句上有“表顿首顿首将军麾下。勤整六师，芟讨暴虐，戎马厮养，罄无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当路，虽遣驿使，或至或否，口使引领，告而莫达。初闻郭公则、辛仲治通内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协，奸衅并作，闻之谔然，为增忿怒。校尉刘坚、皇河、田买等前后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书，又得贤兄弟显雍及审别驾书，陈叙事变本末之理”云云。】祸结同生，追阏伯、实沈之踪，【◎《左传》：子产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忘《棠棣》死丧之义，【章怀注作“常棣”。】亲寻干戈，僵尸流血，闻之哽咽，虽存若亡。【章怀注作“若存若亡”。】昔轩辕有涿鹿之战，周武有商、奄之师，【◎《史记》：蚩尤作乱，黄帝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禽杀蚩尤。周公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蒲姑。◎章怀注“武”作“公”。◎沈家本曰：“武”字误。】皆所以翦除秽害而定王业，非强弱之事争，喜怒之忿也。【范《书》注衍“事”字。】故虽灭亲不为尤，诛兄不伤义。【范书注无“为”字、“义”字。】今二君初承洪业，纂继前轨，进有国家倾危之虑，退有先公遗恨之负，当唯义是务，【◎范《书》作“当唯曹是务”，《古文苑》作“当唯曹氏是务”。◎惠栋曰：曹，众也。《王粲集》云“唯曹氏是务”，此后人妄加也。】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胡三省曰：金能胜木，然执柯伐柯，非木无以成金斲削之利。水能胜火，然水在火上，非火无以成水烹饪之功。此类非一，可以概推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谭据青州，故称之。】仁君度数弘广，绰然有余，当以大包小，以优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曲直之计，【范《书》注“卒”作“平”，“计”作“评”。】不亦善乎！【《古文苑》作“且当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议兄弟之怨，使记注之士定曲直之评，不亦上策耶”。】若留神远图，克己复礼，当振旆长驱，【范《书》作“振旅”。】共奖王室，若迷而不反，违而无改，【范《书》“违”作“遵”，《古文苑》作“遂”。】则胡夷将有诮让之言，况我同盟，复能戮力为君之役哉？【范《书》“为”作“仁”。】此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者也。

【◎胡三省曰：淳于髧说齐威王曰：“韩卢者，天下之俊犬也；东郭兔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卢逐东郭狻，腾山者五，环山者三，兔极于前，犬疲于后，犬兔俱疲，各死其处。田父见而获之，无劳苦而擅其功。”】愤踊鹤望，【《古文苑》此句上有“表与刘左将军及北海孙公佑共说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今整勒士马”云云。】冀闻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王補曰：表与尚书，详见章樵注本

《古文苑·十》，韩旡咎本无之，【旡咎，韩元吉之字。元吉重编《古文苑》。】其书七百七十九字。章怀注及《魏志·绍传》注引《魏氏春秋》，仅录其半，且互有删节。】谭、尚尽不从。

【◎王補曰：谭求救于曹，表以弃亲即雠为言，尚环攻谭，又规其失义自亡。厥后谭、尚均为操所擒而袁氏尽堕，二书所戒其不信乎！然表竟自忘覆辙，废长立爱，以丧荆州，是又所谓明不见眉睫也。范史合传，意在于斯，故赞结以“矜强少成，坐谈奚望。回皇冢嬖，身颓业丧”，垂鉴深矣！◎或曰：景升二书，可谓切至矣。卒之家事与袁氏若出一辙，绝不反而自思，何也？】◎《汉晋春秋》载审配献书于谭曰：“《春秋》之义，【范《书》此句上有“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愿将军缓心抑怒，终省愚辞”云云。】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图危宗庙，败乱国家，王纲典律，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狱，【◎范《书》“而蔽”作“以蔽”。◎惠栋曰：斃，当作“弊”，断也。或作“蔽”，义同。】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鸩。【◎钱大昭曰：○鍼叔，《左氏传》作“鍼季”，范《书》作 “叔牙之诛”。○《公羊传》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称弟？杀也。为季子讳杀也。】何则？义重人轻，事不得已也。昔卫灵公废蒯瞶而立辄，蒯瞶为不道，入戚以篡，卫师伐之。《春秋传》曰：‘以石曼姑之义，为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终获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犹然，岂况兄弟乎！【辄，蒯瞶之子，出公也，灵公適孙。鲁哀公三年，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昔先公废绌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適嗣，【◎范《书》“適”作“嫡”。◎姚范曰：观前沮授之谏，似未出后者。】上告祖灵，下书谱牒，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何焯云：观此二语，则汉末称本生之亲不复系以父母之名矣。◎梁玉绳曰：此古者本生父母不称父母之证。】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将军斩衰居庐，而将军斋于垩室，【◎《礼·杂记》：三年之丧，庐垩室之中。】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时凶臣逢纪，【◎范《书》作“何意凶臣郭图”。◎或谓：《英雄记》云“配与纪更相为亲善”，似不当言“凶臣逢纪”。◎又按：本传云“评、图与谭比”，此文后又有“图等干国乱家”及“图头不县，军不旋踵”之语，似指郭图为是。◎又按：黄山驳钱大昭语，意亦相同，辞繁未载。

◎沈家本曰：谭杀逢纪，故下文云“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云云。下文“凶险谗慝之人”方指郭图，盖谭尚相攻，图实搆之也。范《书》删“将军奋赫然之怒”一段，故改“逢纪”为“郭图”，以就文义，然非真原文矣。配、纪并与尚比，而目为凶臣者，殆归罪于纪以自解欤？】妄画蛇足，【◎章怀云：○《战国策》：楚有祠者，赐其舍人酒，请各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乃左手持酒，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巵，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足？”遂饮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将军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李慈铭曰：“将军”上当有“我”字。盖谭诛逢纪后令尚诛其妻子。◎黄山曰：两言“将军”，既嫌无别；“奉命承旨”，又曰“淫刑”，亦不可通。】自是之后，痈疽破溃，骨肉无丝发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强胡，简命名将，料整器械，选择战士，殚府库之财，竭食土之实，其所以供奉将军，何求而不备？君臣相率，共卫旌麾，战为雁行，赋为币主，虽倾仓覆库，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劳。何则？推恋恋忠赤之情，尽家家肝脑之计，唇齿辅车，不相为赐。谓为将军心合意同，混齐一体，必当并威偶势，御寇宁家。何图凶险谗慝之人，造饰无端，诱导奸利，至令将军翻然改图，忘孝友之仁，听豺狼之谋，【范《书》作 “袭阏、沈之迹”。】诬先公废立之言，违近者在丧之位，悖纪纲之理，不顾逆顺之节，横易冀州之主，欲当先公之继。遂放兵钞拨，【范《书》“拔”作“突”。】屠城杀吏，交尸盈原，裸民满野，或有髡剃发肤，割截支体，冤魂痛于幽冥，创痍号于草棘。【范《书》“号”作“被”。】又乃图获邺城，许赐秦、胡，财物妇女，豫有分界。【范《书》“界”作“数”。】或闻告令吏士云：‘孤虽有老母，辄使身体完具而已。’【◎官本《考证》云：辄，宋本作“趣”，范《书》亦作“趣”。】闻此言者，莫不惊愕失气，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懑于堂室，【范《书》作“忧哀愤隔”。】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叹，【◎范《书》“假”作“监”。◎《桓帝纪》：监寐寤叹。◎钱大昭曰：监寐，犹假寐也。监、假声相近。】无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师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贻太夫人不测之患，【◎章怀曰：贻，遗也。】陨先公

高世之业。【范《书》作“损先公不世之业”。】且三军愤慨，人怀私怒，我将军辞不获已，以及馆陶之役。【◎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曰：谭、尚遂寻干戈以相征讨，谭军不利，保于平原。尚乃军于馆陶，谭击之，败。尚走保险，谭追攻之，尚设奇伏，大破谭军，僵尸流血，不可胜计，谭走还平原。】是时外为御难，内实乞罪，既不见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陈景云曰：“辱”字衍文。屠各，匈奴种。是时袁尚攻谭，倚匈奴为助。及交兵之后，谭兵击其前，屠各叛于后，故下云“进退无功，首尾受敌”也。】临陈叛戾。我将军进退无功，首尾受敌，引军奔避，不敢告辞。亦谓将军当少垂亲亲之仁，贶以缓追之惠，【◎《谷梁传》：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而乃寻踪蹑轨，无所逃命。困兽必斗，以干严行，【◎吴金华曰：

○朱起风《辞通》谓“严行”与“颜行”声近义通。○《汉书·严助传》“蒙死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文颖注曰：颜行，犹“雁行”，在前行，故曰颜也。】而将军师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后又望将军改往修来，克己复礼，追还孔怀如初之爱；而纵情肆怒，趣破家门，企踵鹤立，连结外雠，散锋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遗城厄民，引领悲怨，虽欲勿救，恶得已哉！故遂引军东辕，保正疆埸，虽近郊垒，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叹？配等备先公家臣，奉废立之命。而图等干国乱家，礼有常刑。故奋敝州之赋，以除将军之疾，若乃天启于心，早行其诛，【范《书》作“若乃天启尊心，革图易虑”。】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体以待斧钺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国毙，图头不县，军不旋踵。愿将军详度事宜，锡以环玦。”【◎章怀云：○《孙卿子》曰：绝人以玦，反人以环。◎范书《绍传》“以及馆陶之役”以下有“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睹兴败之征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高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仇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与此互有删节。】◎《典略》曰：谭得书怅然，登城而泣。既劫于郭图，亦以兵锋累交，遂战不解。】尚闻太祖北，释平原还邺。其将吕旷、吕翔叛尚归太祖，【◎吕翔，见《武纪》建安八年。◎潘眉曰：吕翔，当依范《书》作“高翔”，《武纪》亦误。】谭复阴刻将军印假旷、翔。太祖知谭诈，与结婚以安之，【◎范

《书·绍传》：乃以子整娉谭女以安之。】乃引军还。尚使审配、苏由守邺，复攻谭平原。太祖进军将攻邺，到洹水，去邺五十里，【◎洹水，见《武纪》建安九年。◎赵一清曰：○《水经·洹水注》：《魏土地记》曰：“邺城南四十里有安阳城，城北有洹水东流者也。】由欲为内应，谋泄，与配战城中，败，出奔太祖。太祖遂进攻之，为地道，配亦于内作堑以当之。配将冯礼开突门，【◎范《书》“礼”作“札”。◎陈景云曰：札，当作“礼”，古“禮”字也。

◎钱大昕曰：闽本作“冯礼”。◎章怀云：○《墨子·备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门，突门用车两轮，以木朿之涂其上，维置突门内。度门广狭之，令人入门四尺，中置窐突，门旁为橐，充灶状，又置艾。寇即入，下轮而塞之，鼓橐熏之也。◎康发祥曰：○《三辅黄图》：长安九市，四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水经注》云：光门，一名突门。○是突门不独邺城有也。◎突门，又互见《明纪》太和二年注。】内太祖兵三百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突中栅门，栅门闭，入者皆没。太祖遂围之，为堑，周四十里，【范《书》作“凿堑围城”。】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争利。太祖一夜掘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漳水，见《武纪》建安九年。◎《水经·浊漳水注》引《献帝春秋》曰：司空邺城围，周四十里，初浅而狭，如或可越。审配不出争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修，广深二丈，引漳水以注之，遂拔邺。◎谢鍾英曰：○《水经注》：漳水过邺西。○按，今临漳县西二里。】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邺急，将兵万余人还救之，依西山来，【西山，见《武纪》建安九年。】东至阳平亭，【◎赵一清曰：○《续郡国志》：邺有平阳城。○《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平阳城在彰德府临漳县西二十五里。○阳平亭，即平阳也。】去邺十七里，临滏水，【◎康发祥曰：吴起云：“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注：“水若出于釜，故名滏”。◎谢鍾英曰：○旧志：滏有二源，一出神麕小黑龙

洞口，一出武安鼓山南岩下，合流迳磁州南关，绕城东南，至临漳县四十五里入漳水。○《方舆纪要》：今临漳县西四十五里，永乐中，漳河自张固村决入滏水，成化中漳水复挟而东南出，滏水之旧流几绝。◎弼按：○聚珍本《水经注》案语云：《太平御览》引《水经注》曰： “滏水发源出石鼓山南，岩下泉奋涌，滚滚如汤。其水冬温夏泠。崖上有魏世所立铭，水上有祠，能兴云雨。滏水东流注于漳，谓之合河。○原本及近刻并脱落。滏水，又互见《武纪》建安九年注。】举火以示城中，城中亦举火相应。配出兵城北，欲与尚对决围。太祖逆击之，败还，尚亦破走，依曲漳为营，【◎章怀云：漳水之曲。】太祖遂围之。未合，尚惧，遣阴夔、陈琳乞降，不听。尚还走滥口，【◎滥口，见《武纪》建安九年“祁山”注。◎胡三省曰：

* 陈寿《魏武纪》作“祁山”，《袁绍传》作“滥口”，范史《袁绍传》作“蓝口”。○贤注曰：相州安阳县界有蓝嵯山，与邺相近，盖蓝山之口。◎赵一清曰：○《水经·浊漳水注》：绛水西出谷远县，为滥水。○滥水之名以此。○《方舆纪要》卷四十九：蓝嵯山或谓之祁山，诸葛武侯谓曹操“危于祁连”，盖即蓝口之战。◎潘眉曰：○蓝、滥，古字通。《郡国志》东海昌虑有蓝乡。○刘昭注引《左传·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滥，即蓝乡也。滥口之滥，音蓝。◎谢鍾英曰：○《方舆纪要》：今彰德府西。○鍾英按，当时兵势，祁山即滥口，一地两名，犹之木门、青封也。】进复围之急，其将马延等临阵降，众大溃，尚奔中山。【中山，见《武纪》建安九年。】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其家，【范

《书》作“以示城中”。】城中崩沮。配兄子荣守东门，【◎范《书》：荣为东门校尉。】夜开门内太祖兵，与配战城中，生禽配。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

《先贤行状》曰：配字正南，魏郡人，【◎沈钦韩曰：○《隶释·陈球碑阴》：故吏阴安审配。

* 则配是魏郡阴安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袁绍领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为治中别驾，【治中别驾，解见《武纪》初平三年。】并总幕府。初，谭之去，皆呼辛毗、郭图家得出，而辛评家独被收。及配兄子开城门内兵，时配在城东南角楼上，望见太祖兵入，忿辛、郭坏败冀州，乃遣人驰诣邺狱，指杀仲治家。【辛评字仲治，毗之兄。】是时，辛毗在军，闻门开，驰走诣狱，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缚配，将诣帐下，辛毗等逆以马鞭击其头，骂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杀汝也！且汝今日能杀生我邪？”【◎胡三省曰：言生杀由曹操，不由辛毗。】有顷，公引见，谓配：“知谁开卿城门？”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荣耳。”【◎卢明楷曰：上正文云“配兄子荣”，此“文”字疑为“子”字之讹。◎《册府元龟》亦作“子”，何焯校改同。】配曰：“小儿不足用乃至此！”公复谓曰：“曩日孤之行围，【局本“日”作“者”。】何弩之多也？”配曰： “恨其少耳！”【◎胡三省曰：谓射操不中也。◎范《书·绍传》：配令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尔也。”有意欲活之。配既无挠辞，【◎胡三省曰：挠，奴教翻，曲也。◎惠栋曰：○《法言》云：越兴亢眉，终无挠辞。】而辛毗等号哭不已，乃杀之。初，冀州人张子谦先降，【子谦，疑即张顗，说见《武纪》。】素与配不善，笑谓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厉声曰：“汝为降虏，审配为忠臣，虽死，岂若汝生邪！”【《通鉴》“若”作“羡”。】临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胡三省曰：袁绍下士，能尽死以效节者，审配一人而已。我君在北，谓袁尚已北奔也。◎何焯曰：配于废立之际从主于昏，虽能死，不得与沮授比。】◎乐资《山阳公载记》及袁暐《献帝春秋》并云：太祖兵入城，审配战于门中，既败，逃于井中，于井获之。◎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高幹以并州降，复以幹为刺史。

太祖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攻尚于中山。尚走故安从熙，【甘陵、

安平、勃海、河间、故安，俱见《武纪》建安九年。】谭悉收其众。太祖将讨之，【◎胡三省曰：袁尚破走，操于是始讨谭。】谭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龙凑。【◎《通鉴》：初平三年，公孙瓒击袁绍至龙凑。◎胡三省曰：龙凑，地名，在平原界。《汉晋春秋》载绍与瓒书曰“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则龙凑盖河津也。详味绍书，龙凑宜在勃海界。又袁谭军龙凑，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盖在平原界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三十一：龙凑城在德州东北，盖河津置戍处。何氏曰：“在平原勃海间，为河津要口。”◎谢鍾英曰：当在今山东济南府平原县南。《一统志》谓在德州北，非也。】十二月，太祖军其门，谭不出，夜遁奔南皮，临清河而屯。【◎胡三省曰：○《水经》：清河过南皮县西。】十年正月，攻拔之，斩谭及图等。【◎曹纯麾下骑斩谭首，见《曹仁传》。◎胡三省曰：郭图、审配各有党附，交斗谭、尚，使寻干戈，以贻曹氏之驱除。谭、尚既败，二人亦诛，祸福之报为不爽矣。◎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六十五：沧州南皮县有曹公固，即汉京兆尹隽不疑葬所，魏太祖因冢为固，以攻袁氏，因为曹公固焉。又县东有观台，袁谭所筑，魏武擒谭于此。○范《书·绍传》云：操急攻之。谭欲出战，军未合而破。谭被发驱驰，追者意非恒人，趋奔之。谭坠马，顾曰：“咄，儿过我，我能富贵汝。”言未绝口，头已断地。于是斩郭图等，戮其妻子。】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丸。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命者斩！”众莫敢语，各以次歃。至别驾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夫兴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励事君。”高幹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口关。【◎《武纪》作“壶关口”。◎章怀注：潞州上党县有壶山口，因其险而置关焉。◎《一统志》：壶口关在长治县东南十六里壶口山下，山川相错，地形如壶。◎又互见《武纪》建安十年。】遣乐进、李典击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将夏昭、邓升守城，自诣匈奴单于求救，不得，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斩之。【◎上洛，见《武纪》建安十年。◎《方舆纪要》卷五十四：商州上洛废县，汉末以县在武关、峣关之间，置上洛都尉。】【◎《典略》曰：【范《书》注作“《典论》”，宋本、元本、冯本、官本同。】上洛都尉王琰获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而夺己爱故也。】十二年，太祖至辽西击乌丸。尚、熙与乌丸逆军战，败走奔辽东，公孙康诱斩之，送其首。【◎《典略》曰：尚为人有勇力，欲夺取康众，与熙谋曰：“今到，康必相见，欲与兄手击之，有辽东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计曰：“今不取熙、尚，无以为说于国家。”乃先置其精勇于厩中，然后请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缚之，坐于冻地。尚寒，求席，熙曰：“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范《书》“熙曰”作“康曰”，“曰”下有“卿”字。◎周寿昌曰：范《书》作公孙康语，情事稍不合。尚寒求席，熙故作此愤语也。】遂斩首。谭，字显思。熙，字显奕。【◎范《书》作“显雍”。◎惠栋云：案《王粲集》，粲

《为刘表与尚书》云“得贤兄贵弟显雍及审别驾书”，熙为尚兄，不应称“贵弟”，《吴书》云“尚有弟名买”，或字显雍，然则熙字当从《魏书》也。◎潘眉曰：雍、熙字相应，“奕”字误。】尚，字显甫。◎《吴书》曰：尚有弟名买，与尚俱走辽东。◎《曹瞒传》云：买，尚兄子。◎未详。】太祖高韩珩节，屡辟不至，卒于家。【◎《先贤行状》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丧父母，奉养兄姊，宗族称孝悌焉。【◎章怀注引此无“孝”字。◎梁章钜曰：既云“奉养兄姊”，则“孝”字宜衍。】】

## 袁术

袁术字公路，【◎胡三省曰：术字公路，当读如《月令》“审端径术”之“术”，音遂。】

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惠栋曰：○《北堂书钞》引《魏志》云：术为长水校尉，好奢绮，盛车马，以气高人。谣曰：“路中悍鬼袁长水。”○今《魏志》不载。】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夏侯惇传》：惇迁折冲校尉。◎《孙策传》：袁术表策为折冲校尉。◎《甘宁传》：拜折冲将军。◎《书钞》引《魏志》云术作长水校尉，与此异。】虎贲中郎将。【◎虎贲中郎将，解见《甄后传》。◎范《书·术传》：术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灵帝纪》：张让等杀何进，虎贲中郎将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又《何进传》：进被杀害，宫阁闭。袁术与吴匡共斫攻之，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杭世骏曰：○《九州春秋》云：袁术为虎贲中郎将，张让杀何进，术斫阁起火。】董卓之将废帝，以术为后将军；术亦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术得据其郡。【◎张咨，事见《吴志·孙坚传》注引《英雄记》及《吴历》。◎《通鉴考异》曰：○范《书·术传》云：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表传》云：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得至荆州。○《魏志·术传》：孙坚杀张咨，术得据南阳。○《魏武帝纪》初平元年二月，已云“术屯南阳”。盖术初奔鲁阳，此春孙坚取南阳，术乃据之，犹以鲁阳为治所也。◎弼按：《武纪》诸军大会酸枣，魏武云“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者，当指此时。◎赵一清曰：○《水经·洛水注》曰：合水东北流，注于公路涧，世俗音（伪）**[**讹**]**，号光禄涧，非也。上有袁术固，四周绝涧，迢递百仞，广四五里，有一水，渊而不流，故溪涧即其名也。○又曰：九山溪水北迳袁公坞东，盖公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寰宇记·卷五》：袁术固，一名袁术坞，在河南缑氏县西南十五里，四面绝涧，甚险。〖◎《一统志》：今偃师县西南。〗◎《宋武北征记》：少室西山有袁术固，可容十万众。一夫守隘，千夫莫当。又有公路垒、公路涧，在县西南三里。〖在今偃师县西南。〗】南阳户口数百万，而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既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范《书·术传》：术表孙坚领豫州刺史，击破董卓军于阳人。袁绍因坚讨卓未反，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术怒，击昕，走之。绍议欲立刘虞为帝，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何焯曰：二事亦是撮举其败亡之由。】【◎《吴书》曰：时议者以灵帝失道，使天下叛乱，少帝幼弱，为贼臣所立，又不识母氏所出。幽州牧刘虞宿有德望，绍等欲立之以安当时，使人报术。术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绍复与术书曰：“前与韩文节【韩馥字文节。】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见再兴之主。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于西。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史记》：伍子胥，名员，父曰伍奢，兄曰伍尚。费无忌谗太子建于楚平王，杀之。奢为太傅，并杀奢及尚。员奔吴，事吴王阖庐，导之伐楚，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违天不祥，原详思之。”术答曰：“圣主聪叡，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乱尚未厌，复欲兴之。乃云今主‘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先人以来，奕世相承，忠义为先。太傅公仁慈恻隐，虽知贼卓必为祸害，以信徇义，不忍去也。门户灭绝，死亡流漫，幸蒙远近来相赴助，不因此时上讨国贼，下刷家耻，而图于此，非所闻也。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雠，况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

【◎何焯曰：献帝幼冲，董卓擅命，何可比于子胥？术书虽非本旨，于情理稍分明。】】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周寿昌曰：术虽不善，固绍之弟，乃绍与曹操合击以破其军，此何心哉？厥后谭、尚争战，同底于败，亦绍之贻谋导之也。】术以余众奔九江，

【九江，见《武纪》初平四年。】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扬州刺史治，见《武纪》初平元年。◎范《书·术传》：初平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於扶罗等佐

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术退保雍丘，又将其余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赵一清曰：◎《郡国志》：汝南项。注：有公路城。◎《水经·颍水注》：颍水东侧有公路城，汝水别渎又东迳公路台北，皆袁术所筑也。】【◎臣松之案：《英雄记》： “陈温字元悌，汝南人。先为扬州刺史，自病死。袁绍遣袁遗领州，败散，奔沛国，为兵所杀。【袁遗，事见《武纪》初平元年。】袁术更用陈瑀为扬州。瑀字公玮，下邳人。【◎范《书·陈球传》：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历世著名。子瑀，吴郡太守；瑀弟琮，汝阴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广陵太守：并知名。◎谢承《书》曰：珪字汉瑜，举孝廉，剧令，去官。举茂才，济北相。珪子登，字元龙，学通古今，处身循礼，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资异略，一领广陵太守。】瑀既领州，而术败于封丘，【封丘，见《武纪》初平四年。】南向寿春，瑀拒术不纳。【◎沈钦韩曰：彪《志》“扬州刺史治历阳”，刘昭注引《汉官》称“治寿春”，盖彪《志》只据顺帝时耳，中叶后实已移寿春。术用瑀为扬州刺史，瑀拒术不纳，术退保阴陵，则刺史固在寿春。◎弼按：○《通鉴》胡注引《续汉志》：扬州本治历阳，盖中世以后徙治寿春也。】术退保阴陵，【◎《郡国志》：扬州九江郡阴陵。◎《一统志》：阴陵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定远县西北。◎《水经注》：淮水北迳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后汉九江郡治。◎《吴志·孙贲传》“贲依袁术，术从兄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绍与术不协，术遣贲攻破昂于阴陵”，即此。】更合军攻瑀，瑀惧走归下邳。”如此，则温不为术所杀，与本传不同。【◎赵一清曰：○范《书**·**献帝纪》：初平四年三月，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据淮南。

* 《术传》亦云：杀扬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陈球传》：子瑀，吴郡太守。○注引谢承《书》曰：瑀举孝廉，辟公府，洛阳市长，后辟太尉府，未到。永汉元年，就拜议郎，迁吴郡太守，不之官。○一清案：《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建安二年，敕孙策与吕布及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同讨袁术。而瑀阴图袭策，策攻瑀于海西，大破之。”则不得不之官也。◎梁章钜曰：案范《书·献帝纪》、《术传》，皆言术杀温，与《志》合，不得以《英雄记》之言为疑。◎弼按：○《通鉴考异》：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术以瑀领扬州。”盖“陈祎”当为“陈温”，实以三年卒，今从之。○据此，则与裴注引

《英雄记》相合。◎周寿昌曰：术更用陈瑀为扬州，则亦非遽自领矣。◎弼按：范○《书·郑太传》：太与何颙、荀攸谋杀董卓，事洩，脱身自武关走，东归袁术。术上以为扬州刺史，未至官，道卒。○袁宏《纪》此事在初平三年，当在陈瑀为扬州之先也。】】以张勋、桥蕤等为大将军。【◎官本《考证》云：监本作“大将军”。《吕布传》云“遣大将张勋攻布”，“军”字衍文。◎弼按：范《书·术传》亦云“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毛本“阳”作“杨”，误。◎《郡国志》：豫州颍川郡治阳翟。◎《一统志》：阳翟故城，今河南开封府禹州治。】假节，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

【◎范《书·献纪》：初平三年七月，太尉马日磾为太傅。八月，遣日磾及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术夺日磾节，【◎《周礼·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郑注曰：王有命，则别其节之用以授使者。辅王命者，执以行为信。◎《后汉书》注曰：节所以为信，以竹为之，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眊三重。◎《汉书·苏武传》：武杖汉节而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拘留不遣。【◎《三辅决录》注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范《书·马融传》：族孙日磾，献帝时位至太傅。】少传融业，以才学进。与杨彪、卢植、蔡邕等典校中书，历位九卿，遂登台辅。◎《献帝春秋》曰：术从日磾借节观之，因夺不还，备军中千余人，【范《书·孔融传》注引此，作“条军中十余人”，《通鉴》同。【◎吴金华曰： “备”字无义。条，谓分条陈述也。此言袁术欲使“千余人”受辟，亦不合事理。当以作“十余人”者为得实。】】使促辟之。日磾谓术曰：“卿家先世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谓公府掾可劫得乎！”从术求去，而术留之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恚而死。【◎范《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十二月，太傅马日磾薨于寿春。◎范《书·孔融传》：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师。日磾深自恨，

遂呕血而毙。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孔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皆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以上，皆应知情。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朝廷从之。◎袁宏《纪》：日磾、赵岐俱在寿春。岐守志不挠。日磾颇有求于术，术侵侮之。从日磾借节视之，因夺不还。日磾欲去，术又不遣，病其所守不及赵岐，呕血而死。◎《通鉴》：日磾病其失节，呕血而死。◎胡注引杜预曰：病者，以为己病也。◎弼按：当时割据自雄者，皆欲屈服前朝显宦以自重，如曹丕之以钟繇、华歆、王朗为三公，刘备之以许靖为太傅，与袁术之欲屈日磾，事正相同。◎又按：术又欲以故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尚不屈，逃去，为术所害。见《本志·吕布传》注引《典略》。】】

时沛相下邳陈珪，故太尉球弟子也。【◎珪事见前注。◎赵一清曰：○《魏书·地形志》：下邳郡归正县有陈珪墓。○在今江南邳州境。】术与珪俱公族子孙，少共交游，书与珪曰： “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归。【袁宏《纪》“归”作“福”。】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乂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实为吾心膂。”珪中子应时在下邳，术并胁质应，图必致珪。珪答书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乱也。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征矣。【◎何焯曰：当时人心归操，其言至此，早知其为汉贼者，不过数人而已。】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备旧知，故陈至情，虽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兴平二年冬，天子败于曹阳。【曹阳，见《董卓传》“李傕、郭汜追天子于弘农之曹阳”。

◎范《书·**·**献纪》：兴平二年十一月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术传》：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术会群下谓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章怀注：袁安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汤、汤子逢并为司空。】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众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叁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章怀注：○《国语》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诗·国风》序曰：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论语》：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章怀注：○奕，犹重也。○《诗》曰：不显奕代。○又曰：克昌厥后。】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范《书》“未”作“孰”，“虽”作“衰”，“暴”作 “敝”。】术嘿然不悦。【◎范《书·术传》：术嘿然，使召张范。范辞疾，遣弟承往应之。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人之众，欲徼福于齐桓，拟迹于高祖，可乎？”承对曰：“在德不在众。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用河内张烱之符命，【烱，范《书》作“炯”。】遂僭号。【◎《武纪》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云：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赵一清曰：○范《书·献帝纪》：建安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九月，杀陈王宠。○《陈敬王羡传》：义兵起，宠率众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袁术遣客诈杀国相骆俊及宠。○《寰宇记》卷十六：泗州招信县，本汉淮陵县，有公路城，在县北六十里。袁术僭号九江，率兵击杀陈王宠。曹操征之，术渡江，筑此城以自据。】【◎《典略》曰：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范《书·术传》作“以黄代赤，德运之次”。◎章怀注：陈大夫辕涛涂，袁氏其后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黄代赤”。】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章怀注：当涂高者，魏也。然术自以“术”及“路”皆是“涂”，故云应

之。】乃建号称仲氏。【◎范《书**·**术传》：建安二年，术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章怀注：仲，或作冲。◎钱大昕曰：冲家，犹冲人、冲子也。当以“冲”为是。◎沈涛曰：“仲”乃术所僭国号，其称曰“家”，犹汉室之称“汉家”耳。《公孙述传》“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亦是僭国号曰“成”也。又《魏志·术传》注引《典略》曰“乃建号称仲氏”，则或作“冲”者非也。◎弼按：○范《书·术传》：术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孙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曹操毒被于东徐，刘表僭乱于南荆，公孙叛逆于朔北，正礼阻兵，玄德争盟，是以未获从命，橐弓戢戈。当谓使君与国同规，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讨纣，曰“殷有重罚”。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忠言逆耳，驳议致憎，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术不纳，策遂绝之。○此书与《吴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所载稍有删节，文亦小异，故备录于此。】】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沈钦韩曰：○九江郡，魏复曰淮南郡。○《魏志·楚王彪传》：楚国除为淮南郡。○陈寿《志》中或称九江，或称楚国，或称淮南，其例自乱。

◎弼按：沈说殆未细审，陈《志》所称皆据当时名称。◎洪亮吉云：淮南郡本汉九江郡，汉初为淮南国，后复故，魏复改今名。◎谢鍾英云：○班《志》：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国。武帝元狩元年，复故。○《袁术传》：术兴平元年建号，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

* 《魏略·杨沛传》：太祖辅政，沛迁九江太守。○是建安中术改九江为淮南，魏武并术，复淮南为九江。○《邯郸王邕传》：邕，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为国。三年，进封淮南王。○《楚王彪传》：太和六年，自白马改封楚。嘉平元年，国除为淮南郡。○是魏以九江为淮南国，后改楚国，又为淮南郡。《国志》所书九江、楚国、淮南，皆据当时之名也。】置公卿，【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以鲁肃为东城长，瑜、肃皆弃官从孙策，见《吴志》周瑜、鲁肃传。】祠南北郊。荒侈滋甚，【◎范《书·杨彪传》注引华峤《书》曰：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隶冯方女，【◎钱大昭曰：按，冯方，疑即冯芳。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芳为助军右校尉，见《灵帝纪》及《袁绍传》注。此作“冯方”，疑误。◎弼按：《灵纪》注引《山阳公载记》作“冯方”。】国色也，避乱扬州，术登城见而悦之，遂纳焉，甚爱幸。诸妇害其宠，语之曰：【◎钱大昭曰：○语，（从当）**[**当从**]**《后汉书·术传》作“绐”。依《说文解字》，当作“诒”。诒，相欺诒也。○《列子·黄帝篇》：既而狎侮欺诒。○郭璞注《方言》云：汝南人呼欺为讉訰，亦曰诒。○《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应劭曰：绐，欺也，音殆。○盖借用“丝劳即绐”之“绐”耳。】“将军贵人有志节，当时时涕泣忧愁，必长见敬重。”冯氏以为然，后见术辄垂涕，术以有心志，益哀之。诸妇人因共绞杀，悬之厕梁，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殡敛。】而士卒冻馁，【馁，宋本作“餧”，古“馁”字。】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范《书·术传》：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术前为吕布所破，【◎范《书·术传》：术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聘布女。布执术使送许。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后为太祖所败，【◎范《书·术传》：曹操自征术，术闻大骇，即走渡淮，留张勋、桥蕤于蕲阳〖◎《通鉴》胡注：此盖沛国之蕲，范史衍“阳”字。〗以拒操。操击破斩蕤，勋退走。术兵弱，大

将死，众情离叛。】奔其部曲雷薄、陈兰于灊山，【◎范《书·术传》：四年夏，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灊山。◎章怀曰：灊县之山也。灊，今寿州霍山县也。灊，音潜。◎详见《何夔传》注。◎潘眉曰：雷薄，《刘馥传》作“雷绪”。◎沈家本曰：《夏侯渊传》亦有雷绪，未知绪即薄否？】复为所拒，忧惧不知所出。将归帝号于绍，欲至青州从袁谭，【◎赵一清曰：○《水经**·**淮水注》：淮阴城西二里有公路浦，袁术将东奔袁谭，路出斯浦，因以为名。】发病道死。【◎范《书·献纪》：建安四年夏六月，袁术死。】【◎《魏书》曰：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李贤曰：青、冀、幽、并。】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绍阴然之。【◎范《书·术传》：术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吴书》曰：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櫺床上，

【范《书·术传》作“坐篑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宋本“而”作“遂”。◎范《书·术传》：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妻子依术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袁术死，术从弟胤、女婿黄猗等畏惧曹公，不敢守寿春，乃共舁术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刘勋于皖城。◎《通鉴考异》曰：○《吴志·孙策传》云：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与诸书不同。】孙策破勋，【刘勋，事见《武纪》建安四年。】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吴志·妃嫔传》注引《吴录》云：袁夫人者，袁术女也。有节行而无子。步夫人薨，权欲立之，固辞不受。】子燿【范《书·术传》“燿”作“曜”。】拜郎中，燿女又配于权子奋。

## 刘表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山阳郡，见《武纪》初平元年。高平，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又互见《王粲传》。故城在今山东兖州府邹县西南。◎范《书·刘表传》云：鲁恭王之后也。◎周寿昌曰：○章怀注：恭王，景帝子，名馀。○表系宗室近支，传中似宜叙述。◎弼按：鲁恭王，即治鲁灵光殿，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经传者，《汉书》有传。】少知名，号八俊。【◎范《书·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杭世骏曰：案《党锢传》，表、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后不同。◎惠栋曰：○《党锢传》云：张俭乡人朱并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以俭及檀彬等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等人为“八顾”，刻石立墠，共为部党。◎沈家本曰：“八俊”注作“八顾”，范《书·表传》及《党锢》亦作“八顾”，疑“俊”字误。《党锢传》列“八俊”，人名前后二说，并无表名。】【◎张璠《汉纪》曰：【吴本、毛本“纪”作“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陈景云曰：褚，当作“绪”◎钱大昭曰：○《后汉书·党锢传》作“公绪”。○李贤曰：公绪，姓也。○此作“公褚”，误。《广韵·一东》作“山阳公堵恭”，亦误。】刘祗、田林为八交，【何焯校改“八友”。】或谓之八顾。◎《汉末名士录》云：表与汝南陈翔字仲麟、【◎范《书·党锢传》：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少知名，拜侍御史，奏大将军梁冀持贵不敬，请收案罪，时人奇之。坐党事，考黄门北寺狱，以无验见原，卒于家。】范滂字孟博、【◎范《书·党锢传》：滂，汝南征羌人。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事释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建宁二年，大诛党人，滂自诣狱，时年三十三。】

鲁国孔昱字世元、【◎范《书·党锢传》：昱字元世，鲁国鲁人。少习家学，后遭党事禁锢。灵帝即位，补洛阳令，以师丧去官，卒于家。】勃海苑康字仲真、【◎范《书·党锢传》：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少受业太学，与郭林宗亲善。举孝廉，再迁颍阴令，有能迹，迁太山太守。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览诬康诈上贼降，征诣廷尉，减死罪一等。后原，还本郡，卒于家。◎钱大昭曰：荀淑、窦武传并作“苑康”。

◎黄山曰：唐柳宗元有《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是苑姓至唐尚有闻。范《书》作“范康”，误。】山阳檀敷字文友、【◎范《书·党锢传》：檀字文有，山阳瑕丘人。补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惠栋曰：○本传及《韩敕碑阴》皆作“敷”。○《三君八俊录》云：语曰：“海内通士檀文有。”】张俭字元节、【◎范《书·党锢传》：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赵王张耳之后也。延熙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郡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放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不得通，由是结仇览等。乡人朱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南阳岑晊字公孝【◎范《书·党锢传》：岑晊字公孝，南阳棘阳人。太守成瑨下车，闻晊名高，请为功曹。宛有富贾张汎，赂遗中宫，用势纵横。晊劝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于是中常侍侯览使汎妻讼冤，征瑨下狱死，晊遁逃。】为八友。【◎赵一清曰：○七人《后汉书》俱有传，皆不及当涂之难，惟张俭以年高见征。○《俭传》云：建安初，征为卫尉，不得已而起。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閤门悬车，不豫政事。岁余，卒于许下，年八十四。◎梁章钜曰：此一交游之末耳，而或为八俊，或为八顾，或为八友，纪载岐互如此。◎沈家本曰：○范《书·党锢传》张俭乡人朱并上书所列八顾姓名，与《汉纪》同。《传》中前一说列八及名，与《名士录》所列同，惟无范滂，而有翟超。朱并所列八及，名与此全异。○范《书》云：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八交、八友并无意义，疑“交”与“友”皆“及”字之讹。】◎谢承《后汉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范《书·王龚传》：龚字伯宗，山阳高平人，世为豪族。初举孝廉，迁汝南太守，好才爱士，引进郡人黄宪、陈蕃。后迁司空，拜太尉。龚深疾宦官，上书极言其状，请加放斥，诸黄门使宾客诬奏龚罪。后以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畅，字叔茂，初举孝廉，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拜南阳太守，纠发豪党，豪右大震。后迁司空。子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粲，以文才知名。◎弼按：表既受学于畅，又同乡里，宜仲宣之往荆州也。】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毛本“乎”作“于”。◎范《书·畅传》：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汪文台曰：○《书钞·七十四》谢承《书》云：畅拜南阳太守，计日受俸，不瞰鱼肉。○又云：羊皮庇身，车毁不改，马羸不易。】表时年十七，进谏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章怀注：○引《论语》：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言仲尼得奢俭之中，而夷、齐饥死，是末操也。】无乃皎然自遗于世！”【范

《书·畅传》“遗”作“贵”。】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宋本“貌”作“ ”，后同。范《书》作“温伟”。】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候。

【◎范《书·表传》：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续百官

志》：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监五营。◎《宋书·百官志》：汉有南、北军，卫京师。武帝置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光武省中垒校尉，置北军中候，监五校营。◎惠栋曰：○高诱云：中候，候望者也。◎钱大昭曰：汉官制以委任为重，不依秩禄之多寡。五营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监之；郡国守相皆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潘眉曰：凡军皆有候。南军领于卫尉，其候官为卫候。北军领于中垒校尉，其候官名中候。南军不属中尉，惟北军属中尉，故但有北军中候，而无南军中候。或称“中候”，或称“军中候”，或称“北

军中候”，或称“北军军中候”。◎胡玉缙曰：○潘说似未尽。○黄以周《史说略·汉南北军两宫卫考》云：两宫之地，一东一西，不相连属。两宫之中有御道，道之左右有九市。《三辅黄图》云“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是也。《汉书·胡建传》“建守军正丞，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斩之”，则北军近于市，其所屯之地在两宫之中，于此有明证矣。《百官公卿表》云“中尉属官有中垒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属焉”，又云 “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中垒者，北军之垒也。中尉属官有两中垒尉、一中垒校尉，则中尉领北军，于此有明证矣。北军之垒近市，市夹御道，故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又属焉。中垒之有校尉，虽始武帝，而北军之称中垒，实袭旧名。盖以南北言，其军在两宫之北，故曰“北军”；以东西言，其军在两宫之中，故曰“中垒”。合观诸文，北军所驻之地可得见矣。

* 据此，则但有北军中候之意乃明。◎弼按：北军中候，又互见《崔琰传》注。】灵帝崩，代王叡为荆州刺史。【◎范《书·表传》：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叡，事见《吴志·孙坚传》注。◎惠栋曰：○《镇南碑》云：辟大将军府，迁北军中候，在位十旬，以贤能特迁拜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襄阳，见《武纪》建安十三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九、卷八十：后汉荆州刺史治汉寿。常德府城东四十里有汉寿城。初平二年，刘表为荆州，徙治襄阳。○《水经·沔水注》：水南有层台，号曰“景升台”，盖刘表治襄阳之所筑也。表盛游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鹰，常登此台，歌《野鹰来曲》，其声韵似孟达《上堵吟》矣。】【◎司马彪《战略》曰：【◎沈家本曰：此书隋、唐志不著录，所记亦汉末事。◎黄逢元曰：《国志》注作“《战略》”，《御览·目》作“《战经》”，《兵部》又作“《战略》”，当即一书异名，今存黄奭辑本一卷，题作“《战略》”。

◎丁国钧曰：彪有《兵记》二十卷，疑《战略》、《战经》皆其书中篇目也。◎弼按：司马彪

《战略》，据黄奭辑本所载傅幹、孟达、司马懿、蒋济、傅嘏、王基各条，则所记不尽为汉末事，沈说未允。】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章怀注云：宗党共为贼。◎何焯曰：宗，当与“巴賨”之“賨”同义，南蛮号也。◎惠栋曰：《吴志》注引《江表传》“鄱阳氏帅别立宗部”，又云“海昏县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盖汉末丧乱，人民结聚，劫掠郡县。自下言之，谓之宗部、宗伍。自上言之，谓之宗贼。不必皆南蛮贼也。何说未审。【唐长孺细论“宗贼”之事，说详彼。】】袁术屯鲁阳，【◎《郡国志》：荆州南阳郡鲁阳。◎盛弘之云：其地重险，楚之北塞也。◎《一统志》：鲁阳故城，今河南汝州鲁山县治。◎又互见《毛玠传》、《韩暨传》。】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郡国志》：荆州长沙郡治临湘。

◎《一统志》：临湘故城，今湖南长沙府城南。】贝羽为华容长，【华容，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各阻兵作乱。表初到，单马入宜城，【◎宜城，见《明纪》景初元年。◎章怀注：宜城县属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郡国志》：荆州南郡中庐，侯国。◎《襄阳耆旧传》云：古卢戎也。◎魏改属襄阳郡。◎《一统志》：中庐故城，今湖北襄阳府襄阳县西南。◎《方舆纪要》：今襄阳府南漳县东北五十里中庐镇。◎惠栋曰：良字子柔，越字异度，见后注引《傅子》。】襄阳人蔡瑁与谋。【◎《襄阳耆旧传》：蔡瑁字德珪，襄阳人。性豪自喜，少为魏武所亲。刘琮之败，帝造其家，入瑁私室，呼见其妻子，谓曰：“德珪，故忆往昔共见梁孟星，孟星不见人时否？闻今在此，那得面目见卿邪？”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適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弼按：黄承彦女即诸葛亮妻，见《亮传》注引《襄阳记》。〗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水经·沔水注》：沔水东南迳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为大鹿状，甚大，头高九尺，制作甚工。】表曰： “宗贼甚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顾问越，【官本“顾”作“复”。】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残

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范《书》“君”上有 “使”字。】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荆州八郡，互见《武纪》建安十八年。◎章怀注引《汉官仪》曰：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通鉴》：章陵太守蒯越劝刘琮降曹。◎胡三省云：四亲园庙在章陵，时以为郡，置守。◎钱大昭曰：江陵即南郡所治。章陵即舂陵，南阳属县。《郡国志》“荆州七郡”有江夏，无江陵、章陵。《三国志》“建安二十年，刘备与孙权连和，分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不言南阳。“建安二十四年，吴分宜都、秭归二县为固陵郡。二十五年，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魏黄初三年，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权叛，复郢州为荆州”，此皆以后之事。刘表为荆州刺史尚在初平元年也，窃疑《汉官仪》之“江陵”是“江夏”之讹。而章陵之郡，不知置于何时，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时，已有章陵，见《献帝起居注》。◎赵一清曰：《续郡国志》荆州只是七郡，而无章陵，疑是汉末立。下文裴注云“诏书拜越为章陵太守”是也。曹魏因之，故赵俨亦为章陵太守。然《魏武纪》云“建安二年，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则其时尚未为郡，当在是年之后。◎黄山曰：案，《续志》刘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复《禹贡》之九州。荆州得交州之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与其旧所部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零陵、长沙、桂阳，凡十三郡”。据此，则《官仪》“江陵”却为“江夏”之误，而“章陵”亦旧郡也。疑光武改舂陵为章陵县后，车驾屡幸，亲祠园林，尝升为郡，旋又并省，桓、灵时因而复置。傕、汜乱长安，图籍尽亡，遂无可征也。观表于初平元年至荆州，蒯越即云“荆州八郡”，已数章陵矣，安得云“郡为建安时立”乎？《续志》断自孝顺，故荆州仍止七郡。】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晋狐偃字子犯，为公子重耳舅，故曰“舅犯”。

◎《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篇》云：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舅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舅犯之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之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通鉴辑览》云：蒯良兄弟数语，当时所仅闻，昭烈偏安之业，有与此暗合者，表不能善用之耳。然表在荆州虽无弥乱之心，而抚辑凋敝，藉以稍安，或此说有以启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范《书》作“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范《书》“生”作“坐”，误。】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通鉴》：初平元年，刘表徙治襄阳，镇抚郡县，江南悉平。◎胡三省曰：荆州刺史本治武陵汉寿。襄阳县属南郡。荆部在江南者，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也。为刘表专制荆州张本。◎范《书·表传》：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惠栋曰：谓长沙太守苏代、华容长贝羽等也。】】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表州，使坚攻表。坚为流矢所中死，军败，术遂不能胜表。【◎范《书·（术）**[**表**]**传》：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袁术与其从兄弟绍有隙，而绍与表相结，故术共孙坚合从袭表。表败，坚遂围襄阳。会表将黄祖救至，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

◎黄祖杀孙坚，事详见《吴志·孙坚传》及注。】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刘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惠栋曰：○《镇南碑》云：遣御史中丞钟繇即拜镇南将军，锡鼓吹、大车，策命褒崇，谓之伯父。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开府辟召，仪如三公。复遣左中郎将祝融授节，以增威重，并督扬、交二州。○栋案，《镇南表》先拜安南将军也。】封

成武侯，【◎吴本、毛本“成”误作“城”。◎《经典释文·序录》作“南城侯”。◎《郡国志》：兖州济阴郡成武，故属山阳。◎李兆洛曰：成武故城，今山东曹州府城武县治。】假节。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范《书·表传》作“侍中从事邓羲”。◎陈景云曰：“侍中”当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误。◎钱大昕曰：章怀讳“治”为“持”，此“治中”改为“持中”，校书者妄易为“侍”耳。◎钱大昭曰：《后汉书》作“侍中”，非也。时州牧有长史，有别驾，有治中，至侍中乃中朝官，非刘表所得有也。】【◎《汉晋春秋》曰：表达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大义也。【宋本“大”作“达”，《通鉴》同。】治中独何怪乎？”【◎何焯云：此曹操所谓“乍前乍却，以观世事”者也。】】羲辞疾而退，终表之世。【◎范《书》作“终表世不仕”，语较完。

◎或曰：邓羲可谓洁身之士，高于田丰、沮授数等矣。兰以香焚，膏以明煎，可不自珍乎！】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穰城，见《武纪》建安二年。】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胡三省曰：言无郊劳授馆之礼也。】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服从。【◎范《书·表传》：建安元年，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走南阳，因攻穰城，中飞矢而死。◎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曰：济引众入荆州，贾诩随之归刘表。襄阳城守不受，济因攻之，为流矢所中。济从子绣收众而退。刘表自责，以为己无宾主礼，遣使招绣，遂屯襄阳，为表北藩。◎本志《贾诩传》：诩说绣与表连和。◎注引《傅子》曰：诩南见刘表，表以客礼仪待之。诩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长沙太守张羡叛表，【长沙太守孙坚举郡人桓階孝廉，坚击刘表战死，階说羡拒表。】【◎《英雄记》曰：张羡，南阳人。先做零陵、桂阳长，【◎《郡国志》：荆州零陵郡零陵，桂阳郡桂阳。◎《一统志》：零陵故城，今广西桂林府全州北。桂阳故城，今广东连州治。◎邹安鬯曰：零陵在今桂林府全州西南七十八里。◎潘眉曰：县官千石至六百石称令，五百石称长。长为令之次。零陵、桂阳皆荆州郡，此“长”字误也，章怀注引《英雄记》作“零陵、桂阳守”，当依之。◎弼按：○《续百官志》：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潘说误。零陵、桂阳为零陵、桂阳二郡之属县，故称“长”也。】甚得江、湘间心，然性屈强不顺。【◎胡三省曰：屈强，梗戾不顺从貌。】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羡由是怀恨，遂叛表焉。【◎《通鉴考异》曰：

* 《魏志·桓階传》：袁、曹相据于官渡，階说羡附曹拒表。○按，范《书·刘表传》“建安三年，羡拒表”，在官渡前也。】】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范《书·表传》：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周寿昌曰：按《魏志》云“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是表未能攻破羡，至张怿时始能平之耳。】南收零、桂，【零陵、桂阳也。范《书》作“南接五岭”。】北据汉川，【◎胡三省曰：汉川，谓襄樊上下、汉水左右之地也。】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通鉴》：建安五年，表攻张怿，平之。表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舆焉。◎袁宏《纪》张昭为孙策与袁术书亦云：刘表僭乱于南。◎何焯曰：刘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传》。◎王補曰：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事见范《书·孔融传》，而《表传》略不之载。】【◎《英雄记》曰：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学立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本志·陶谦传》注引谢承《书》云“赵昱就处士东莞綦毋君受《公羊传》”，未知即闿否？◎李贤曰：闿，音开。◎惠栋曰：○《经典序录》云：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五等从事。○“衷”与“忠”通。◎姚振宗曰：○萧常《续后汉书》云：宋忠子与魏讽谋诛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蜀志·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云：刘琮乞降，命宋衷诣备宣旨，备大骇，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遣忠去。○又《尹默传》注云：宋仲子后在魏。《魏略》曰：“其子与魏讽谋反伏诛。”○梓潼李仁、尹默并从宋忠受古学，王肃从宋忠读《太玄》。

忠之事迹，略可考见者如此。◎汪师韩曰：《选》注所引群书，有宋衷《易纬注》、《乐纬注》、

《春秋纬注》、《孝经纬注》。】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范《书·表传》：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瞻，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本志《杜夔传》：夔以世乱奔荆州，刘表令为汉主合雅乐，乐备，表欲庭观之，夔谏，表乃止。◎赵一清曰：○《隋书·经籍志》：《周易》五卷，汉荆州牧刘表章句。梁有汉荆州五业从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又有汉荆州刺史刘表定《礼》一卷。○《后汉书·儒林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晋书·天文志》“杂星气”条云：刘表命武陵太守刘叡集天文众占，曰《荆州占》。◎马国翰辑本刘表《丧服后定》一卷，序云：《隋志》有刘表《新定礼》一卷，“新定”即“后定”，题小异而。《唐志》不著，佚已久。《通典》引六节，或仅题刘表，或称《后定丧服》。◎惠栋曰：○王粲《荆州文学记》云：荆州牧刘君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镇南碑》云：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数。洪生巨儒，朝夕讲论，訚訚如也。○又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烦重，赞之者用日少，而探微知机者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毕集，充与州闾。◎弼按：惠氏所引王粲《荆州文学记》系节录，兹据《艺文类聚·三十八》补录于下：天降纯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时迈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国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屡戡寇侮，诞启洪轨，敦崇圣绪，典坟既章，礼乐咸举，济济搢绅，盛兹阶宇，祁祁髦俊，亦集爰处，和化普畅，休征时叙，品物宣育，百谷繁芜，勋格皇穹，声被四宇。◎周寿昌曰：后人谓汉儒文学盛于西北，自晋人渡江之后东南人才始盛，景升实启其端。◎何焯曰：丧乱中经籍不遂泯绝，实赖有此，非可以表无远略，嗤为不急。】】

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何焯曰：表不助绍以缀操后，则失和从之势，遂欲保江、汉间，其可得乎？】从事中郎韩嵩、【◎胡三省曰：汉制，惟司隶校尉有从事中郎，至汉末，则州牧亦有从事中郎矣。◎弼按：○《续百官志》司隶校尉与州刺史皆有从事史，而无从事中郎。○范《书·王允传》：大将军何进召允为从事中郎。【◎吴金华曰：○《镇南碑》云：遗御史中丞钟繇即拜镇南将军，锡鼓吹大车，策命褒崇，谓之伯父，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开府辟召，仪如三公。○刘表时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故既有隶属州刺史之属官，又有隶属将军之属官，韩嵩之为从事中郎，乃属镇南将军麾下之职。】】别驾刘先说表曰：“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大将蒯越亦劝表，表狐疑，乃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嵩还，深陈太祖威德，说表遣子入贡。表疑嵩反为太祖说，大怒，欲杀嵩，考杀随嵩行者，知嵩无他意，乃止。【◎《傅子》曰：初，表谓嵩曰：“今天下大乱，未知所定，曹公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嵩对曰：“圣达节，次守节。【◎胡三省曰：《左传》曹公子欣时之言。】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命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左传》：策名委志，贰乃辟也。】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

世之利，楚国实受其祐，使嵩可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胡三省曰：重思，犹言三思也。】无负嵩。”表遂使之，果如嵩言，天子拜嵩侍中，迁零陵太守，还称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为怀贰，大会僚属数百人，陈兵见嵩，【◎惠栋曰：○《鲁语》：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韦昭云：谓臣有大逆，则被甲执兵而诛之，若今陈军也。】盛怒，持节将斩之，【◎胡三省曰：持节以示将斩，犹不敢专杀，存汉制也。】数曰：“韩嵩敢怀贰邪！”众皆恐，欲令嵩谢。嵩不动，谓表曰：“将军负嵩，嵩不负将军！”具陈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表乃弗诛而囚之。】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类也。

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范《书·表传》：建安六年，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汉晋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刘备说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谓备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胡三省曰：尤言大机会也。】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胡三省曰：豪杰之言，故自与常人不同。】】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武纪》：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范《书·表传》：表疽发背卒。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何焯曰：费尽于养士，亦不厚敛于民，故能保境殁身也。◎惠栋曰：○《镇南碑》云：年六十七。】

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琮为嗣。琦与琮遂为仇隙。【◎遂，宋本作“还”。【吴金华细举诸例，以作“还”为是，说详彼。】◎魏文帝《典论》曰：刘表长子曰琦，表始爱之，称其类己。久之，为少子琮纳后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宠，其弟蔡瑁、表甥张允并幸于表，惮琦之长，欲图毁之。而琮日睦于蔡氏，允、瑁为之先后。琮之有善，虽小必闻；有过，虽大必蔽。蔡氏称美于内，瑁、允叹德于外，表日然之，而琦日疏矣。出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瑁、允阴司其过阙，随而毁之，美无显而不掩，阙无微而不露。于是表忿怒之色日发，诮让之书日至，而琮坚为嗣矣。故曰“容刀生于身疏，积爱出于近习”，岂谓是邪？◎范《书·表传》：表初以为琦瑁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姪，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其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常与琅琊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遂以琮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新野，琦走江南。◎赵一清曰：《典论》称“琦性慈孝”，且表之亡也，南土已危，宁暇为谭、尚之争乎？“作难”之言，似为足据。

◎侯康曰：表尚有子名修，字季绪，官至东安太守，见《魏志·陈思王传》注引挚虞《文章志》。子建所谓“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既其人也。◎杭世骏曰：○《典略》云：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大雅受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设大针于坐端，客有醉酒寝地，辄以划刺，验其醒醉。】【◎《典论》曰：表疾病，琦还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越、嵩及东曹掾傅巽等【《续百官志》三公有东西曹掾，州牧无之。巽辟公府，当为公府东曹掾，时客荆州也。】说琮归太祖，【◎王粲亦劝琮归太祖，见《粲传》。◎刘攽曰：范《书·表传》“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下文云“释嵩之囚”，则此时嵩方见囚，何得有说？明多“韩嵩”二字。

若嵩有说，亦当见封也。◎《通鉴考异》曰：嵩时见囚，必不预谋。◎官本《考证》曰：○

《日知录》云：是表卒之后，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乃释嵩之囚”，此史家欲归美于操，而不顾上下文之相戾也。◎何焯曰：《魏志》云“知嵩无他意，乃止”，是则嵩未尝见囚，实劝琮降也。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书》兼采《傅子》“弗诛而囚”之说，后又补“释嵩之囚”一语，而仍陈氏“越、嵩及东曹掾”云，乃不觉违反也。“韩嵩”二字，宜存而论之。】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胡三省曰：当，如字，言不敌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赵一清曰：与，疑作“如”。】琮曰： “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王鸣盛曰：陈寿总求简严，然若刘表二子琦、琮，若于琦竟一字不提，亦已矣；乃上文既并出琦、琮，而下文但叙琮降曹后事，琦竟不见颠末，不特事迹不全，行文亦无结束。不如范蔚宗于传尾兼及琦云“操后败于赤壁，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较为完善。◎柳从辰曰：○《一统志》：琦墓在今汉阳县东。○《水经注》：鲁山县中有琦墓。◎弼按：琮以节迎曹公，诸将疑其诈，娄子伯谓其至诚，遂进兵，见《崔琰传》注。】备走奔夏口。【◎夏口，见《武纪》建安十三年。◎章怀云：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傅子》曰：巽子公悌，【◎巽，事见

《武纪》建安十八年注。◎《隋书·经籍志》：魏尚书傅巽集一卷，录一卷。】瑰伟博达，有知人鉴。【章怀注引此“鉴”下有“识”字。】辟公府，拜尚书郎，后客荆州，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

【◎《潜传》：潜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

◎又《杜袭传》：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之以宾礼。袭谓繁钦曰：“吾与子俱来者，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乎？”】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讽，事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巽谓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别有传。◎《汉晋春秋》曰：王威说刘琮曰：“曹操得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解驰无备，【冯本、官本“懈”作“解”，误。】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徼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天下，【宋本、元本“天下”作“四海”。】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传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琮不纳。

【◎胡三省曰：使琮用威言，曹其殆哉。◎何焯曰：人心瓦解，遣之比相率而溃，将又凡材，岂能儌一时之幸？琮之势比于张绣之素能拊循其众者，又已异矣，徒而覆宗，琮不纳为愈。】

◎《搜神记》曰：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宜城县有太山，建安三年崩，声闻五六十里，雉皆屋雊。县人恶之，以闻侍中庞季。季云：“山崩川竭，国土将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荆州，沔南彫散。◎弼按：兵乱之后，自然彫散，十年以前，表势方盛，灾祥之说，不免傅会。】言自中兴以来，

【◎陈景云曰：兴，当作“平”。中平元年，黄巾起，天下始乱。】荆州独全，乃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八年、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表前妻死于建安八、九年，后乃娶蔡氏，又旋为子琮纳后妻蔡氏之姪。表以十三年卒。据此，则琦、琮皆为前妻所生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表又当死，因以丧破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容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格垒在襄阳谷城县南十二里冈上。《旧志》：“冈东临汉水。汉末，刘表将李氏甚富，有奴仆数百，立垒保此。”○一清案：李氏，疑即立也。】】

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迁徙荆州，则去其根据地矣，再徙为谏议大夫，则为无土之人矣。】【◎《魏武故事》载令曰：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服先强，【宋本“服”作 “复”。官本《考证》据何焯校改作“服”。◎沈钦韩曰：○《谷梁·庄十年·传》：荆者，楚也。何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强。○所谓“后服先强”也。】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镇南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体，敦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余祚；【宋本“朽”作“ ”，误。】鲍永之弃并州，【◎范《书·鲍永传》：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人。父宣，任司隶校尉，为王莽所杀。更始二年，征永，再迁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将兵，安集河东、并州、朔部。既知更始以亡，封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窦融之离五郡，【◎范《书·窦融传》：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后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因授融为凉州牧。】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荣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蒯越等候者十五人。【◎“蒯”字可省。◎何焯云：封列侯者十五人，此子布等所以望风劝权迎操也。然琮本凡才，不失为保族之计，傅巽、谯周亦难同论，在人所审处。】越为光禄勋；【◎《傅子》曰：越，蒯通之后也，【◎《汉书·蒯通传》：通，范阳人。◎师古曰：通本燕人，后游齐，故曰“齐辨士蒯通”。◎越为中庐人，当由齐迁徙于楚。】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辟为东曹掾。越劝进诛诸阉官，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诏书拜章陵太守，【◎章陵，见前“荆州八郡”注，又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赵一清曰：章陵，故舂陵，本南阳之属县也，《续志》有，晋、宋志无。《方舆纪要》“曹魏时省入蔡阳”，此云 “章陵太守”，盖后汉尝立为郡。章帝元和元年，和帝永元十五年，桓帝延熙七年，俱幸章陵。蒯越作守，则建安时犹有此郡，故《武纪》建安二年书“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其后又以赵俨为章陵太守。嗣后无闻，则郡县皆废省矣。◎洪亮吉曰：○义阳郡治安昌。安昌，汉章陵县。○《水经注》：魏黄初二年改今名。○考章陵汉末曾升作郡，疑魏平荆州后方省也。◎王先谦曰：章陵，汉末置郡，见《刘表传》注及《百官志》注。魏文改章陵曰安昌，立义阳郡治，见《沔水注》及《寰宇记》。◎义阳，互见《明纪》景初元年“义阳郡”注。】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建安十九年卒。临终，与太祖书，托以门户。太祖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嵩，大鸿胪；【◎范《书·表传》：释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用之。】【◎《先贤形状》曰：嵩字德高，义阳人。【◎赵一清曰：○

《方舆纪要》卷五十：义阳城在河南信阳州南四十里，汉南阳郡平氏县之义阳乡也，魏文帝置县，属义阳郡。◎《一统志》：义阳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府桐柏县东。】少好学，贫不改操。知世将乱，不应三公之命，与同好数人隐居于郦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难南方，刘表逼以为别驾，转从事中郎。表郊祭天地，嵩正谏不从，【◎赵一清曰：○《后汉书·孔融传》：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融上疏：“宜且讳之，以崇国防。”○《晋书·刘弘传》：刘景升以礼乐崩坏，命杜夔为天子合乐。乐成，欲庭作之。夔曰：“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恐非将军本意。”○事亦见《杜夔传》。】渐自违忤。奉使到许，事在前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鸿胪印绶。】羲，侍中；【羲，章陵人。】

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范《书》作“刘光”。◎惠栋曰：即别驾刘先也。◎赵一清曰：○《后汉书·窦武传》：武孙辅，年二岁，曹节等捕之急，武府掾桂阳胡腾及令史南阳张敞共逃辅于零陵界，诈云已死。腾以为己子，而使聘娶焉。后举桂阳孝廉。建安中，刘表辟为从事，使还窦姓，以事列上。会表卒，曹操定荆州，辅与宗人徙居于邺，辟丞相府，从征马超，为流矢所中死。】

【◎《零陵先贤传》曰：【◎《隋书·经籍志·杂传》：《零陵先贤传》，一卷，不著撰人，

◎《唐志》同。◎章宗源曰：《三国志》所注引《零陵先贤传》皆记刘曹时事，《艺文类聚·祥瑞部》引周不疑作《白雀颂》，亦系魏人。惟《水经·湘水注》郑产为白土啬夫，上言除民口钱事，乃汉末先贤。◎弼按：陈运溶辑本《零陵先贤传》一卷，尚有汉李融一人。】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为刘表别驾，奉旨诣许，见太祖。时宾客并会，太祖问先：“刘牧如何郊天也？”先对曰：“刘牧托汉室肺腑，处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群凶塞路，抱玉帛而无所聘頫，【◎頫，《周礼》作“覜”，他弔切。◎《说文》：诸侯三年大相聘曰覜。覜，视也。◎《周礼·春官·大宗伯》：时聘曰问，殷覜曰视。◎郑注：殷覜，谓一服朝之岁，以朝者少，诸侯乃使卿以大礼众聘焉。◎典瑞“以覜聘”郑注：大夫众来曰覜，寡来曰聘。◎《曲礼》孔疏云：覜，亦见也。为来见王起居，故曰覜也。】修章表而不获达御，是以郊天祭地，昭告赤诚。”太祖曰：“群凶为谁？”先曰：“举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先曰：“汉道陵迟，群生憔悴，既无忠义之士，翼戴天子，绥宁海内，使万邦归德，而卒阻兵安忍，【◎《左传·隐公四年》：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视，众叛亲离，难以济矣。◎杜注：恃兵则民残，民残则众叛，安忍则刑过，刑过则亲离。】曰莫己若，既蚩尤、智伯复见于今也。”【◎《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杜注：知伯帅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韩、魏反与赵氏谋，杀知伯于晋阳之下。】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为汉尚书，后为魏国尚书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贤传》称不疑幼有异才，聪明敏达，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当。太祖爱子仓舒，夙有才智，谓可与不疑为俦。及仓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谏，以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驾驭也。”乃遣刺客杀之。【◎本志《武文世王公传》：郑哀王冲，字仓舒，建安十三年亡。◎不疑之死，当在是时。赤壁战败，又丧爱子，故倒行逆施也。◎《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八云：曹操攻柳城不下，图画形势，问计策，周不疑进十计，攻城即下也。◎弼按：不疑死时年十七，征柳城时年十六。不疑为零陵人，十余岁之童子何缘从军至柳城？亦事之可疑者也。◎或曰：不疑之死，可与杨脩为类。】◎挚虞《文章志》曰：【挚虞，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三辅决录》”注。◎沈家本曰：○《隋志》：《文章志》四卷，挚虞撰。○二唐志同。《晋书》本传同。◎黄逢元曰：《魏志·陈思王传》注、《后汉书·桓彬传》注、《文选·长笛赋》注与《魏文帝牋》、《答东阿王牋》注均引存，《世说》各篇注屡引。】不疑死时年十七，著文论四首。【《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零陵先贤传》曰：周不疑，字文直，〖◎姚振宗曰：元直、文直，其字互异，未详孰是。〗长安人。〖长，疑“重”字之讹，汉零陵郡有重安县。〗始婴孩时已有奇异，至年十三，曹公闻之，欲拜识；既见，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时有白雀瑞，儒林并以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异而奇之。◎侯康曰：○《艺文类聚》九十九引《零陵先贤传》曰：周不疑，曹公欲以为议郎，不就。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颂，援纸笔，立令复作，操异奇之。○按，此即是文论四首之一也。】◎《世语》曰：【章怀注引此作“《代语》”，盖避唐讳改。】表死后八十余年，至晋太康中，表冢见发。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闻数里。【◎《水经·沔水注》：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大妻〖大，一作“夫”。〗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竭，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惠栋曰：○《从征记》云：

〖杭世骏、赵一清所引皆作“《述征记》”。〗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数十石，〖杭引作“数十觔”，赵引作“数十斛”。〗著棺中。〖杭、赵引有“苏合消疫之香毕备”八字。〗永嘉中，郡人卫熙发其墓，见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柳从辰曰：刘表墓，

《水经注》谓在襄阳，太康中为人所发，香闻三四里，与《世语》所引相同。《述征记》谓在高平，永嘉中郡人卫熙发其墓，香闻数十里。惠氏亦取其说入《补注》。《一统志》遂两存

之。从辰以为，表卒荆州襄阳，《一统志》载表墓在县东，于理可信。高平，汉县，属安定郡，晋属高平郡，今平凉府固原州，《一统志》亦载表墓在州西。此距荆襄千数百里，琮何以能葬表及表妻于此？傅会无理，不解惠氏何反舍《水经注》而引之？今案，章怀注本有兼存异说之例，惠氏以《从征记》详著香之由来，及发墓者之姓名，故特取之。《搜神记》载表前妻死在建安八、九间，《魏志》载表卒在建安十三年八月，琮九月既降，表前妻原葬何所不可知，后妻犹存，表时卒未久，操兵已逼襄阳，捣香而葬，当然不在是时。琮以娶于蔡氏，见爱后母，而与兄琦固同为表前妻子。与表合葬，亦未知为前妻，抑为后妻也。如为前妻，则是琮求还荆州后迁改合葬，宜在襄阳。如为后妻，则先主得荆州，琮与蔡旂以降曹故，不自安，或表柩尚未葬，载之出走，远至高平，及后母卒，遂合葬焉，亦事所偶有者。要之，襄阳、高平必皆有表一妻墓在，故一事两传也。◎弼按：据《述征记》所云“捣香入棺中”，当然在表卒之时。柳云“捣香而葬，不在卒时”，误。《一统志》所引系据《寰宇记》，《寰宇记》亦本《从征记》。窃疑高平为山阳郡之高平县，即刘表之故里，狐死首丘，似为情之所有。后人因“高平郡”之误，遂至辗转讹传。然据《蜀志·先主传》注引《典略》“备过辞表墓”，则确在襄阳也。】】

评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殊）**[**殆**]**未之有也。【◎范蔚宗论曰：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及残寇乘之，倒山倾海，崐冈之火，自兹而焚，《版》、《荡》之篇，于焉而极。呜呼，人之生也难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又赞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无礼虽及，余祲遂广。矢延王辂，兵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英雄记》曰：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千石，置廷宫中。◎《汉书·五行志》：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互见《明纪》景初二年注引《魏略》。】临洮生卓而铜人毁；世有卓而大乱作，大乱作而卓身灭，抑有以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范蔚宗论曰：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不能得也。谋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变诈妄生矣。况复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虽假符僭称，归将安所容哉！】【◎臣松之以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众恶乃著。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实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但评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袁术无豪芒之功，纤芥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虽复恭俭节用，而犹必覆亡不暇，而评但云“奢淫不终”，未足见其大恶。】袁绍、刘表，咸有威荣、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官本《考证》曰：监本脱“表”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蹶，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范蔚宗论曰：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志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韩非》曰：“佷刚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刘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又赞曰：绍姿弘雅，表亦长者。称雄河外，擅强南夏。鱼俪汉舳，云屯冀马。窥图讯鼎，禋天类社。既云天工，亦资人亮。矜强少成，坐谈奚望。回皇冢嬖，身颓业丧。】

# 卷七·魏书七·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魏书七

三国志七

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钱大昭曰：范《书》张邈事即附在《吕布传》中，故张邈之前布事未终，张邈之后仍叙布事，且其作赞言布不言邈，大略与《魏志》同，盖蔚宗因承祚之旧故也。《魏志》本以张邈、陈登附《布传》，以陈容附《臧洪传》，后之校书者见有“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十一字，不及细检，辄于卷首改题云“吕布张邈臧洪传”，而于目录则云“张邈〖陈登〗、臧洪〖陈容〗”，皆误。◎潘眉曰：《魏书》为董卓立传，兼及李傕、郭汜者，叙亡汉之原委，为二袁、刘、吕、张、公孙、陶、张等立传者，叙同时割据、魏武兼并之始末。若臧洪未与魏武交兵，其人与魏事无涉，在《魏书》中当为附传，不应立传。观其初为盟词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及为绍所执，又曰“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盖汉末义烈之士，汉书立传宜也。◎姚范曰：《史记》后班史即人自为传，不复错综成之。【班《书》陈平、王陵二传叙述相错，例同本传。姚云“不复错综”，失之。】《甘陈传》以俩人之功本一事耳。承祚复用互体，如吕布张邈、刘放孙资是也。◎或曰：《吕布传》写布不能自定处亦生动，但子长以飘忽之才写生易，此以简洁之笔写生难，读者不可不审而妄置低昂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森林守望者】

【复校：擎骥】

## 吕布张邈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按文多一“郡”字。五原郡，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郡有九原县，汉末废。◎王先谦曰：○《河水注》：河水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其城南面长河，北背连山，秦始皇逐匈奴，并河以东，属之阴山，筑亭障为河上塞。徐广曰：“阴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一统志》据《水经注》：故城在今乌喇忒旗北。○按，汉九原县其北即阴山。◎阚骃《十三州志》：建安中，魏武集荒郡之户以为县，聚之九原界，以立新兴郡。◎谢鍾英曰：《十三州志》之九原，即汉阳曲县地，非五原郡之九原也。◎赵一清、梁章钜所引顾祖禹说，皆为新兴郡之九原县，不录。】以骁武【范《书·布传》作“以弓马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范《书·布传》作“原屯河内”。◎刘攽曰：案文下“原”字，宜在上“原”字下。◎沈家本曰：《张杨传》“以武勇给并州”，则此传当亦以“州”字句绝，不必补“原”字，范《书》衍下“原”字耳。】以布为主簿，【◎潘眉曰：盖原为骑都尉，以布为主簿也。刺史属吏惟有主簿、功曹、簿曹、书佐等，骑都尉秩比二千石，非刺史所得置。吕布为骑都尉在杀丁原后，此时未得为也。《后汉书》误移“原”

字在“为骑都尉”下，此传并脱去“原”字，当补入。】大见亲待。灵帝崩，原将兵诣洛阳。

【◎袁宏《纪》：进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将兵向京师。◎范《书·何进传》：进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续汉书》曰：绍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上事以诛赵忠等为辞，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章怀注：武猛，谓有武艺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弼按：本志《张杨传》“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取义亦同。】【◎英雄记曰：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南”字上下疑有脱文，两汉地志无南县，范《书·董卓传》注引此无此语。】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与何进谋诛诸黄门，拜执金吾。进败，董卓入京都，将为乱，欲杀原，并其兵众。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通鉴》：卓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弼按：董卓入京，步骑不过三千，丁原不死，卓犹有所惮也。】

布便弓马，膂力过人，【◎胡三省曰：膂，脊骨也。】号为飞将。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胡三省曰：手戟，小戟，便于击刺者。◎惠栋曰：○《释名》曰：手戟，手所持摘之戟也。】布拳捷避之，【◎《国语·齐语》：有拳勇股肱之力。◎注：人勇为拳。

◎胡三省曰：勇力为拳，迅疾为捷。】【◎《诗》曰：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注：拳，力也。

【此《诗·小雅·巧言》之辞。】】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

《尔雅·释宫》：小者谓之闺，小闺谓之閤。】布与卓侍婢私通，【◎范《书·布传》作“私与傅婢情通”。◎潘眉曰：“侍婢”与“傅婢”同，无误字。◎弼按：范《书·公孙瓒传》云 “袁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是傅婢即侍婢也。◎汪继熊曰：○李长吉《吕将军歌》：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殆即世所传貂蝉也。】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范《书·王允传》：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章怀注：祁，今并州县也。◎弼按：州里者，谓同为并州之人。如韩遂谓樊稠曰： “与足下州里人，今虽小违，要当大同。”胡三省曰：“韩遂，金城人，与樊稠皆凉州人也。”又如本传布谓张杨曰：“布，卿州里也。”同属并州也。】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士孙瑞，事见《董卓传》注引献帝纪。】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 “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范《书·布传》：允曰：“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布遂许之，手刃刺卓。语在《卓传》。允以布为奋威奋武将军，【◎《通鉴》作“奋武将军”。◎胡三省曰：奋武将军，始于汉元帝用任千秋为之。◎潘眉曰：○“奋威”当作“奋武”。○《宋书·百官志》：奋武将军，汉末吕布为之。

○《后汉书》亦误作“威”。】假节，仪比三司，【◎胡三省曰：犹仪同三司也。】进封温侯，

【◎温县，见《齐王纪》嘉平三年。王允封温侯在初平二年，至是改封吕布也。◎胡三省曰：温县属河内郡，周大夫苏忿生之邑。】共秉朝政。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英雄记》曰：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 “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长安。【监本、官本无“李”字。】卓死后六旬，布亦败。

【◎臣松之案：《英雄记》曰诸书，【“曰”字疑衍。】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范《书·献纪》作“四月辛巳”，袁《纪》同，《通鉴》作“丁巳”。】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闰，不及六旬。】将数百骑出武关，【武关，见《武纪》初平二年。】欲诣袁术。

布自以杀卓为术报雠，欲以德之。【◎陈仁锡曰：杀丁原之德安在？】术恶其反覆，拒

而不受。【◎范《书·布传》：布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北诣袁绍，【◎沈家本曰：范《书》布去术，从张杨，方投绍，与此异。】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曹瞒传》曰：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阵，遂破燕军。而求益兵众，将士钞掠，绍患忌之。布觉其意，从绍求去。绍恐还为己害，遣壮士夜掩杀布，不获。事露，布走河内，【◎范《书·布传》：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英雄记》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何焯曰：布事王官，又除董卓，故兖、徐之士往往附之。曹、刘天下英雄，然其始众心未一者，犹有擅相署置之嫌耳。】布求还洛，绍假布领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胡三省曰：○《说文》：筝，乐也，鼓弦竹身。十三弦，蒙恬所造。

* 一说：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以为名。○案，筝制与瑟同，瑟二十五弦而筝十三弦，故云然。○《风俗通》：筝，秦声，五弦筑声。筝者，上圆象天，下平象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拟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改也。○《释名》：筝，施弦高，筝筝然，音争。】绍兵卧，布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斫布床被，

【毛本“斫”作“砍”，误。】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

【◎臧洪《答陈琳书》云：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云何罪？复见斫刺，滨于死亡。】】与张杨合。绍令众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何焯云：当连下作一传，本末始具。◎弼按：范《书·布传》布从张杨在前，投袁绍在后，后又归张杨，与此互异。◎黄山云：范史于董卓以下至吕布九列传本依陈《志》，独《布传》增入“袁术待之甚厚”一节，又谓未诣袁绍之前以诣张杨。杨谋之，乃诣绍，绍谋之，复归杨，术又与书，皆不近事理，实为大谬。夫布惟见忌于绍，乃往投杨，先过张邈，邈深相结，因杨部曲不相容，乃仍受邈之招耳。术亦惟始未与相接，故以书通耳。如前已尝受杨之窘，何肯后再归杨？术果先尝相厚，何为至与书始颂其功，而书又绝不复道前日之雅耶？此必当从陈《志》者也。】【◎《英雄记》曰：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潘眉曰：布，五原人。张杨，云中人。五原、云中皆并州郡。】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毛本“川”作“州”，误。◎范《书·布传》：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其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傕等爵宠。”杨以为然。】】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也。【◎范《书·党锢传》：度尚、张邈等为八厨。◎语曰“海内严恪张孟卓”是也。【语见《陶渊明集》所载《太学中谣》。】◎沈家本曰：吕布、张邈事首尾相连，故合传。范《书》附邈传于布。此句上云“道经陈留，太守张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临别把臂言誓”，方接“邈字孟卓”云云，文法颇密。此以张邈另提，而叙布过邈于后，与范不同。钱大昭以此为校者之误。【◎余按：既“张邈字孟卓”之上并无半语及邈，忽又言之，不得关联，亦难成相附之例，明张邈当成一传。并传互叙之例已见于《汉书》中陈平、王陵二传，不可逾定为非。】◎东平、寿张，俱见《武纪》初平三年。◎《水经注》：汶水迳寿张县故城东，县有寿聚。◎《方舆纪要》：在寿张县东南五十里。】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骑都尉，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汴水之战，邈遣卫兹将兵随太祖。【卫兹，事见《武纪》卷首。邈遣卫兹，事见《武纪》初平元年。】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议责绍。绍使太祖杀邈，【◎范《书·布传》：绍既怨邈，且闻与布厚，乃令曹操杀邈。】太祖不听，责绍曰：

“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谦，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其亲如此。

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兴平元年，太祖复征谦，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

【◎范《书·布传》：兴平元年，曹操东击陶谦，令其将武阳人陈宫屯东郡。宫因说邈。◎本志《高柔传》：柔谓乡人曰：“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吾恐变乘间作，欲与诸君避之。”众人皆以张邈与太祖善，不然其言。◎《通鉴》：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尝讥议操，操闻而杀之，并其妻子。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陈宫内亦自疑。】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范《书·布传》作“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章怀云：陈留地平，四面受敌，故谓之四战之地也。】抚剑顾眄，【《通鉴》“眄”作“盼”。】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胡三省曰：谓曹兵征徐州也。】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范《书·布传》“牧”作“据”。】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东迎布为兖州牧，【《通鉴》“东”作“潜”。】据濮阳。【◎濮阳，见《武纪》初平二年。◎《水经注》：

瓠子河出东郡，濮水迳其南，故曰濮阳。◎《括地志》：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钱坫曰：今大名府开州西南二十里。】郡县皆应，唯鄄城、东阿、范为太祖守。【鄄城，见《武纪》初平四年。东阿、范，见《武纪》兴平元年。】太祖引军还，与布战于濮阳，【毛本“于”作“与”，误。】太祖军不利，相持百余日。是时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布东屯山阳。【◎《武纪》：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山阳郡，见《武纪》初平元年。】二年间，太祖乃尽复收诸城，击破布于钜野。【◎《武纪》：布将薛兰、李封屯钜野。◎钜野，见《武纪》兴平二年。】布东奔刘备。【◎《英雄记》曰：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胡三省曰：布，五原人。备，涿郡人。五原、涿郡皆边地。】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邈从布，留超将家属屯雍丘。

【雍丘，见《武纪》兴平元年。】太祖攻围数月，屠之，斩超及其家。【◎钱大昭曰：○《武纪》：雍丘溃，超自杀。则非为魏武所斩也。【◎余按：于敌死后获其首亦曰斩，其例《史》、

《汉》中屡见，钱说失之。】】邈诣袁术请救，未至，自为其兵所杀。【◎《献帝春秋》曰：袁术议称尊号，邈谓术曰：“汉据火德，绝而复扬，德泽丰流，诞生明公。公居轴处中，入则享于上席，出则为众目之所属，华、霍不能增其高，渊泉不能同其量，可谓巍巍荡荡，无与为贰。何为舍此而欲称制？恐福不盈眦，【◎眦，元本作“皆”，误。◎班固《答宾戏》：朝为荣华，夕为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李奇曰：当富贵之间，视之不满目。】祸将溢世。庄周之称郊祭牺牛，养饲经年，衣以文绣，宰执鸾刀，以入庙门，当此之时，求为孤犊不可得也！”【◎《庄子·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按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邈死于兴平二年，术僭号于建安二年，谏称尊号之说不足信。】】

备东击术，布袭取下邳，【下邳，见《武纪》初平四年。】备还归布。布遣备屯小沛。【◎小沛，见《武纪》建安四年。◎胡三省曰：沛国，治相县，而沛自为县，属沛国，时人谓沛县为小沛。】布自称徐州刺史。【◎范《书·布传》：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术欲引布击备，乃与布书，布得书大悦，即勒兵袭下邳，获备妻子。备败走海西，饥困，请降于布。布又恚术运粮不复至，乃具车马迎备，以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号徐州牧。术惧布为己害，为子求婚，布复许之。】【◎《英雄记》曰：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

术报书曰：“昔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术门户，术举兵关东，未能屠裂卓。将军诛卓，送其头首，为术扫灭雠耻，【◎章怀云：董卓杀隗及术兄基等男女二十余人。】使术明目于当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部，【◎范《书·布传》：昔金元休南至封丘。◎钱大昭曰：当作“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术复明目于遐迩，其功二也。术生年已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术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复致；若兵器战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书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与同郡韦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号为三休。【◎陶渊明《群辅录》引《三辅决录》云：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兖州刺史。〗上计掾长陵第五巡，字文休。〖兴先之子。兴先名种，司空伯鱼之孙，名士也。不详巡位所至，时辟太尉掾。〗上计掾杜陵韦端，字甫休。〖位至凉州牧、太尉。〗同郡齐名，时人谓之京兆三休。◎据此，则金尚为京兆杜陵人，“尚”当作“敞”；“韦休甫”当作“韦甫休”，方与三休合。】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刘攽曰：刺史不当言 “郡”，当是“部”字。◎惠栋曰：○《续志》：兖州刺史治山阳昌邑。○所云之“郡”，谓之山阳郡也。】而太祖已临兖州。尚南依袁术。术僣号，欲以尚为太尉，不敢显言，私使人讽之，【元本“讽”作“谓”，误。】尚无屈意，术亦不敢强也。建安初，尚逃还，为术所害。其后尚丧与太傅马日磾丧【毛本“磾”作“殚”，误。下同。】俱至京师，天子嘉尚忠烈，为之咨嗟，【监本、官本“嗟”作“ ”，误。】诏百官吊祭，拜子玮郎中，而日磾不与焉。

◎《英雄记》曰：布水陆东下，【◎胡三省曰：布去年奔备，盖屯于下邳之西。】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曹豹，陶谦故将。】益德杀豹，【《蜀志·刘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所云与此异。】城中大乱，不相信。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门内，【◎赵一清曰：白门，下邳之城门，即布受擒于曹公处也。 “城”字当在“西”上。◎梁章钜曰：“城门”二字当互乙。◎弼按：《水经注》“下邳城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四碑，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云云，与赵、梁二说异。【吴金华细论城门称名之例，以作“白城门内”为是，说详彼。】】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阳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閤外，同声大呼攻閤，閤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胡三省曰：科头，不冠露髻也。今江东人犹谓露髻为科头。】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不？”【◎吴金华曰：隐，谓揣度之也。】布言“河内儿声”。顺言“此郝萌也”。顺即严兵入府，弓弩并射萌众；萌众乱走，天明还故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斫萌一臂。【毛本“斫”作“砍”，误。】顺斫萌首，床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言“萌受袁术谋”。 “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性言“萌常以此问，性言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击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谓性曰：“卿健儿也！”善养视之。创愈，使安抚萌故营，领其众。】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备，备求救于布。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诸将，【◎胡三省曰：太山诸将，谓臧霸、孙观、吴敦、尹礼辈。】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严步兵千、骑二百，【◎范《书·陈纪传》：不复辨严，即时之郡。◎章怀注：严，读曰装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策奉诏治严。◎又云：策被诏讨袁术、刘表，军严当进。◎范《书·布传》：便率步骑千余。】驰往赴备。灵等闻布至，皆敛兵不敢复攻。布于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铃下请灵等，【◎元本、冯本“铃”作“钤”，误。◎胡三省曰：○铃下，卒也，在铃阁之下，有警至则掣铃以呼之，因以为名。○《续汉志》曰：五百、

铃下、侍阁、门阑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程大昌《续演繁露》曰：铃下威仪，殆今典客之吏。】灵等亦请布共饮食。【◎严衍《通鉴补注》云：《通鉴》原文“布屯沛城西南，遣铃下请灵等，灵等亦请布，布往就之，与备共饮食”，是时和议犹未成，备焉敢同布共饮食于纪灵之座？陈《志·布传》云“布遣铃下请灵等，灵等亦请布共饮食。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云云。是射戟事只在灵座上为之，备不与闻也，恐亦非议和之体。范《书·布传》曰“布遣铃下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饮食”，最为得情，故从之。◎弼按：范《书》作“布遣人招备”。】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胡三省曰：言不喜合人之斗，喜解人之斗也。】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续汉志》：门有门候。◎又云：城门，每门候一人。】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章怀注：○《周礼·考工记》曰：为戟博二寸，内倍之，胡参之，援四之。

* 郑注云：援，直刃。胡，其孑也。○小支，谓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范《书·布传》：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布弯弓顾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布即一发，正中戟支。灵等皆惊，言“将军天威也”。◎《通鉴》从之。◎林畅园曰：吕布一武人，不料亦有此深沈之几，蕴藉之度。】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

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布许之。【◎沈家本曰：上文言术拒布不受，而此云灵等闻布至敛兵，又云术为子索布女，情事不相接。范《书》于刘备拒术之下，采《英雄记》补叙术报布书一事，方为完密。】术遣使韩胤以僭号议告布，【范《书·布传》“议”作“事”。】

并求迎妇。沛相陈珪【珪，事见《袁术传》注引《英雄记》。】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胡三省曰：术领扬州，布领徐州。】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累卵，解见《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事见初平三年。】女已在涂，追还绝婚，【◎惠栋曰：一说劝布绝婚为陈元方事，见《鸿胪陈君碑》。

◎弼按：○碑文为邯郸淳撰，见《古文苑》，文云：袁术恣雎，僭号江淮，图覆社稷，结婚吕布，斯事成重，必不测救。君谂布不从，遂与成婚，送女在塗。君为国深忧，乃奋策出奇，以夺其心，卒使绝好，追女而还。离逖奸谋，使不得成，国用乂安，君之力也。○然按下文 “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之语，仍为陈珪之谋。】械送韩胤，枭首许市。【◎范《书·布传》：执胤送许，曹操杀之。】珪欲使子登诣太祖，布不肯遣。会使者至，拜布左将军。布大喜，即听登往，并令奉章谢恩。【◎《英雄记》曰：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建安二年夏，诏敕孙策曰：“定得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布上袁术所造惑众妖妄。布前后上策乃心本朝，欲还讨术，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同时赴讨。”】封平陶侯。【◎《郡国志》：并州太原郡平陶。◎《一统志》：平陶故城，今山西太原府文水县西南。】使人于山阳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书厚加慰劳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瓒、袁术、韩暹、杨奉等。布大喜，复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答太祖曰：“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印绶来拜布。太祖又手书与布曰：“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元本“送”作“道”。】国家无好金，【◎国家，见《臧霸传》注引《魏略》。◎胡三省曰：东都群臣谓天子为国家。】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籍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陈景云云：止，当作“上”。】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布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绶答太祖。】登见太祖，因陈布勇而无计，【◎或曰：

四字的评，虽千百言无以易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

【◎李贤曰：○《左传》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视之，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胡三省曰：汉制，王国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则秩视九卿。】拜登广陵太守。【◎何焯曰：据徐、扬之中。】临别，太祖执登手曰： “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阴合部众以为内应。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范《书·布传》“牧”下有“不得”二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公，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一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为卿所卖耳！卿为吾言，其说云何？”登不为动容，徐喻之曰；“登见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术怒，与韩暹、杨奉等连势，遣大将张勋攻布。【◎范《书·布传》：袁术怒布杀韩胤，遣其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连势，步骑数万，七道攻布。布时兵有三千，马四百匹，惧其不敌。】布谓珪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珪曰：“暹、奉与术，卒合之军耳，【◎胡三省曰：卒，读曰猝。】策谋不素定，【◎李贤曰：素，旧也。】不能相维持，子登策之，比之连鸡，势不俱栖，【◎《战国策》：秦惠王曰：“夫诸侯之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上于栖。”】可解离也。”布用珪策，遣人说暹、奉，使与己并力共击术军，军资所有，悉许暹、奉。于是暹、奉从之，勋大破败。【◎《九州春秋》载布与暹、奉书曰：“二将军拔大驾来东，【范《书·布传》作“二将军亲扶大驾”。何焯校本“扶”改“拔”。【吴金华引卢弼此言，下有“谓拔出险难。范《书》作‘扶’，乃形近而误，何氏改之是也”连语，而影印本正文、补卷并无之，未详其所由来。】】有元功于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于天下，此时不可失也。”暹、奉得书，即回计从布。布进军，去勋等营百步，暹、奉兵同时并发，斩十将首，杀伤堕水死者不可胜数。【◎范《书·布传》：暹、奉大喜，遂共击勋等于下邳，大破之，生禽桥蕤，余众溃走。◎弼按：○《武纪》：建安二年九月，曹公击破蕤等。○《通鉴考异》云：此又一桥蕤，将蕤被获又还也？《魏志·吕布传》无桥蕤事，当是范《书》误。】◎《英雄记》曰：布后又与暹、奉二军向寿春，水陆并进，所过虏略。到锺离，【◎胡三省曰：锺离县属九江郡，距寿春二百余里。◎《郡国志》：扬州九江郡锺离，候国。◎《一统志》：锺离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凤阳县东。】大获而还。既渡淮北，留书与术曰：“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宋本“造”作“告”。】相去不远，可复相闻。”布渡毕，术自将步骑五千扬兵淮上，布骑皆于水北大咍笑之而还。【◎胡三省曰：咍，呼来翻。楚人谓相啁笑曰咍。】时有东海萧建为琅邪相，治莒，【◎胡三省曰：前汉莒县属城阳国，后汉属琅邪国。◎弼按：《郡国志》琅琊国本治开阳，殆汉末徒治莒。◎《一统志》：莒县故城，今山东沂州府莒州治。】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余里，【“五”字当为“三”字之讹。】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吴金华以“自”为“何”字之误，说详彼。】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郡国志》：青州北海国即墨。◎《一统志》：即墨故城，今山东莱州府平度州东南康王城。】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建得书，即遣主簿赍牋上礼，贡良马五匹。建寻为臧霸所袭破，得建资实。布闻之，

自将步骑向莒。高顺谏曰：“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畏服，不宜轻自出军；如或不捷，损名非小。”布不从。【◎范《书·布传》：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许布财币以相结，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将高顺谏止曰：“将军威名宣播，远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赂，万一不克，岂不损邪？”布不从。既至莒，霸等不测往意，固守拒之，无获而还。】霸畏布引还抄暴，【◎何焯云：“引还”二字疑衍。】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

【官本“拔”作“救”。】引还下邳。霸后复与布和。】

建安三年，布复叛为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通鉴》：吕布复与袁术通，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顺等破沛城，虏备妻子。】太祖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见《惇传》。】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十五：吕布城在徐州彭城县东南五十里。◎弼按：○《武纪》：建安三年九月，公东征。十月，屠彭城，进至下邳。○《传》言“城下”者，则下邳城也。】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陈宫等自以负罪深，沮其计。【◎《献帝春秋》曰：太祖军至彭城。【彭城，见《武纪》建安三年。】陈宫谓布：“宜逆击之，以逸击劳，无不克也。”布曰： “不如待其来攻，蹙著泗水中。”【◎《水经》：泗水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又东南过吕县南，又东南过下邳县西。】及太祖军攻之急，布于白门楼上谓军士曰：【◎洪亮吉曰：○下邳，汉旧县，有白门楼。○《元和郡县志》：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十二里，中城周四里，魏武擒吕布于白门楼，即大城之门。魏武決泗水灌城，即此处。】“卿曹无相困，我自首当明公。”

【◎赵一清曰：“当”字宜在“自首”上。】陈宫曰：“逆贼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岂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于术，术自将千余骑出战，【◎赵一清曰：上“术”字当作“袁”，范《书·布传》亦云“遣人求救于袁术”。◎卢明楷曰：下“术”字疑衍。◎梁章钜曰：下接“术亦不能救”，文义甚明。◎周昌寿曰：下云“术亦不能救”，是术并未发兵可知。】败走，还保城，不敢出。【◎《英雄记》曰：布遣许汜、王楷告急于术。【◎胡三省曰：汜，音祀。】术曰：“布不与我女，理自当败，何为复来相闻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为自败耳！布破，明上亦破也。”术时僭号，故呼为明上。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绵缠女身，缚著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术，与太祖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粮道。布妻谓曰：“将军自出断曹公粮道是也。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宋本、元本、冯本“守城”作“城守”。】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愿将军谛计之，无为宫等所误也。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魏氏春秋》曰：陈宫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为势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术亦不能救。布虽骁猛，然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但信诸将。诸将各异意自疑，故每战多败。太祖堑围之三月，【◎本志《武纪》：决泗、沂水以以灌城。月余。◎《通鉴考异》云：范《书·布传》云“灌其城，三月”，《魏志》、《传》皆云“围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杀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宜从《魏志·武纪》。】上下离心，其将侯成、宋宪、魏续【◎各本“宪”作“虑”。毛本“续”作“绩”。◎钱大昭曰；裴注引

《英雄记》中“魏续”凡三见，作“绩”疑误。《武帝纪》作“宋宪”、“魏续”。“宪”与“虑”形相涉而讹。】缚陈宫，将其众降。【◎《九州春秋》曰：初，布骑将侯成遣客牧马十五匹，客悉驱马去，向沛城，欲归刘备。成自将骑逐之，悉得马还。诸将合礼贺成，成酿五六斛酒，猎得十余头猪，未饮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诣布前，跪言：“间蒙将军恩，逐得所失马，诸将来相贺，自酿少酒，猎得猪，未敢饮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酿酒，

诸将共饮食作兄弟，共谋杀布邪？”成大惧而去，弃所酿酒，还诸将礼。由是自疑，会太祖围下邳，成遂领众降。【◎范《书·布传》：布将侯成使客牧其名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马，诸将合礼以贺成。成分酒肉，先入诣布而言曰：“蒙将军威灵，得所亡马，诸将齐贺，未敢尝也，故先以奉贡。”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酝酿，为欲因酒共谋布邪？”成忿惧，乃与诸将共执陈宫、高顺，率其众降。】】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李贤曰：○《宋武北征记》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吕布所守也。魏武禽布于白门。白门，大城之门也。

* 郦元《水经注》曰：下邳城南门谓之白门，魏武禽陈宫于此。◎宋白曰：下邳中城南临白楼门。◎赵一清曰：前注引《英雄记》，白门是下邳西城门，〖弼以辨正，见前。〗又《寰宇记》云“大城周二十里半，中城周四里”，所说不同。】兵围急，乃下降。【◎范《书·布传》：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李贤曰：○杜预注《左传》曰：颔，摇头也。○音五感反。◎胡三省曰：颔之者，微动颐颔以应之。◎于慎行曰：吕布，剑客之雄耳，非大豪也。然使得为操用，夏侯惇、许褚之流远出其下，何至如丁原、董卓哉？而玄德不肯一言，非忌布也，乃忌操也。先主此等识见又操所不能参耳。】布因指备曰：【◎范《书·布传》作“布目备曰”，

《通鉴》从之。◎赵一清曰：范《书》此言得之。布已受缚，不得用手指也。【吴金华以“指”字不误，而“因”乃“目”字之讹，说详彼。】】“是儿最叵信者。”【◎范《书·布传》作“大耳儿最叵信”。◎李贤曰：○《蜀志》曰：备顾自见其耳。◎胡三省曰：○叵，普火反，不可也。○洪迈曰：叵为不可，此以切脚称也。◎周寿昌曰：当时劝杀布者，尚有主簿王必，不止一昭烈也。】【◎《英雄记》曰：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魏武纳秦宜禄妻在下邳城陷时，见《明纪》青龙元年注引《魏氏春秋》。◎梁章钜曰：注中前后引《英雄记》，所云“布以绵缠女身，缚著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术”，又云“布将河内郝萌反，布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又云“布妻谓曰‘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今不须顾妾也’”，又云“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合此观之，为布妻女者亦极不幸，亦布之生平宜有此报耳。】◎《献帝春秋》曰：布问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识孤？”布曰：“昔在洛，会温氏园。”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齐桓舍射钩，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为公前驱，可乎？”布缚急，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语，而诉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宽缚。主簿王必趋进曰：【王必，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布，勍虏也。其众近在外，不可宽也。”太祖曰：“本欲相缓，主簿复不听，如之何？”】于是缢杀布。布与宫、顺等皆枭首送许，然后葬之。【◎《英雄记》曰：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遗。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官本《考证》云：监本“斗”误作“阚”。】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元本、官本作“内外之亲”，《通鉴》同。

◎何焯云：然则布妻乃魏氏也。】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毛本“及”作“反”，误。】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胡三省曰：布疏顺而亲续，其后执顺以收布者，续也。】】

太祖之禽宫也，问宫“欲活老母及女不？”【◎沈家本曰：《典略》言宫有妻、子，不独女也，宫言“不绝人之祀”，则有子明甚，恐此传有误。范《书》从《典略》。】宫对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太祖召养其母

终其身，嫁其女。【◎鱼氏《典略》曰：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范《书·布传》：兴平元年，曹操令其将武阳人陈宫屯东郡。◎是宫为东郡武阳人。】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为布画策，布每不从其计。下邳败，军士执布及宫，太祖皆见之，与语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谓宫曰：“公台，卿平常自谓智计有余，今竟何如？”宫顾指布曰：“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黄山曰：宫谓布不用其言，亦综平昔所言论耳。至谋使布自以步骑出屯于外，布尝自将千余骑出战而败矣。其言岂可用乎？】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当云何？”宫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宫曰：“宫闻将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宫曰：“宫闻将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复言。宫曰：“请出就戮，以明军法。”遂趋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宫不还顾。宫死后，太祖待其家皆厚如初。【◎胡三省曰：操厚陈宫之家而不肯存孔融之嗣，必陈宫之妻子可保其无能为也。】】

陈登者，字元龙，【登，事见《袁术传》注引《英雄记》。】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杜注：掎其足也。掎，居绮反。】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登病亡事，见本志《华佗传》。】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襄阳耆老记》：许汜是杨虑同里人，少师虑，为魏武从事中郎，事刘备。昔在刘表坐论陈元龙者，其人也。◎弼按：杨虑，事见《蜀志·杨仪传》注。】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潘眉曰：《世说补》引云“陈元龙，淮海人士”，疑明人所见善本《三国志》“湖海”为“淮海”，故所引如此。元龙下邳人，作“淮海”是也。◎周寿昌曰：湖海之士，犹今俗言江湖之士，盖轻之之辞也。汜岂尚虑昭烈不识为下邳人乎？◎何焯曰：于时谓骄为豪。《魏略》“毕轨在并州，名为骄豪”是也。

◎弼按：陈登谓袁绍骄豪，见《蜀志·先主传》，义亦相同。又按本志《陈矫传》，亦谓登“骄而自矜”。】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何焯曰：○安溪师谓：元龙于昭烈一见倾心，然登父子始终为曹，未谓知人。使永厥年，岂能自洁于汉、魏之间乎？○按，昭烈固当归曹氏，当其奉迎都许，从扫地赤立之中，使天复有尊安之势，天下颙颙，孰不仰望？及后乃知其志在自封耳。使登尚在，当昭烈复据徐州，必戮力合规，同奖王室，或可不至失土北奔也。惜其早殁，不得与孔明、孝直并列《季汉辅臣赞》中，决不随公达辈配食魏庙耳。】

【◎《先贤行状》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元本“综”作“习”。】年二十五，举孝廉，除东阳长，【◎《郡国志》：徐州广陵郡东阳。◎《一统志》：东阳故城，今安徽泗州天长县西北。◎详见《陈矫传》。◎杭世骏曰：○钟玩《良吏传》：陈登为东阳令长，视民如子。】养耆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典农校尉，见《武纪》建安元年。陶谦死，登劝刘备领徐州，见《蜀志·先主传》。】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治广陵。◎《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射阳，见《臧洪传》。】令阴合众以图吕布。登在广陵，【登位太守，辟陈矫为功曹，见《矫传》。】明审赏罚，威信宣布。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束手归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爱之。【◎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二十三：爱敬陂在江都县西十五里，〖◎谢鍾英曰：今江都县西五十里。〗陈登初开此陂，百姓爱而敬之，因以为

名，亦号陈登塘。○《方舆纪要》卷二十三：陈公塘在扬州府西，周回九十余里，散为三十六汊，为利甚溥。○《唐食货志》：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又

《纪要》卷二十二：高家堰在淮安府西南四十里，陈登筑堰防淮，此其故址也。】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为军先驱。时登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质执登三弟，欲求和同。登执意不挠，进围日急。布刺奸张弘，【◎《续百官志》：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惧于后累，【元本“于”作“为”。】夜将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琦城。【◎赵一清曰：匡琦似是人姓名，如高迁屯、白超垒之类。《陈矫传》作“匡奇”。案，建安十三年，孙权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塗，而《张昭传》注引《吴书》云“别讨匡琦”，则匡琦城即当塗城也。

◎谢鍾英曰：《江表传》“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孙权攻登宜在射阳，则匡琦当与射阳相近。

◎弼按：此为建安五年事，《通鉴考异》已详辨之。登有吞灭江南之志，故孙策攻登。登时为伏波将军，故有“马文渊在斯位”之语。本志《陈矫传》云“郡为孙权所围于匡奇”，当为字句之脱误。◎严衍曰：孙策尝破走陈瑀，而登即瑀之兄子也，故结连严白虎，以报从父之仇，斯为得之。】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于郡兵，【倍，毛本作“诸”，误。】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斯位，谓马援为伏波将军也。】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指贼营，【元本“指”作“诣”。】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九江郡东城县。○后汉省，故《续志》无之。未闻立郡也。此“城”字疑“郡”字之误。登由广陵迁东郡，既去，而淮南遂虚，曹公故追恨不用其计也。若仍在九江，则何叹恨之有之？◎钱仪吉曰：此正是东城作郡之据耳，诚夫先生偶未审此。【诚夫，赵一清之字。】◎谢鍾英曰：○东城废县，班《志》属九江，《郡国志》属下邳，《先贤行状》“陈登迁东城太守”，《吴志》“鲁肃临淮东城人”，盖汉末升作郡，三国时地当兵冲，遂废。○《元和郡县志》：故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王先谦曰：○《晋志》：复置作东城，改属淮南郡。○《一统志》：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定远县东南。◎沈家本曰：《续汉志》“东城”作“东成”，属下邳国，未尝省也。城、成之异，二字屡见。《晋志》属扬州淮南郡，亦作“东城”，中间不闻为郡。赵说是。◎弼按：下文有“广陵吏民拔郡相随”之语，当仍为下邳之东城，地望相近，故能相随。若为兖州之东郡，则距离甚远，何能拔郡相随乎？又按，本志《方技传·华佗传》云广陵太守陈登得病死，不言其为东城太守也。

◎胡玉缙曰：拔郡相随，犹言从之者如归市耳，原不拘远近，况下文即称“晓语令还”乎？赵说似未可废。】广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随登，老弱襁负而追之。登晓语令还，曰：“太守在卿郡，频致吴寇，幸而克济。诸卿何患无令君乎？”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肃为郎中。【息，子也。登事又互见本志《陈矫传》、《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 臧洪

臧洪字子源，【◎惠栋曰：《唐赠工部尚书臧怀恪碑》历叙臧氏，作“子原”。案，字从厂、从泉，后人添三点，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广陵射阳人也。【◎胡三省曰：○射阳，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应劭曰：在射水之阳。○今楚州山阳县有射阳湖，即其地。

◎顾祖禹曰：射阳，汉县，三国时废，晋复置。在淮安府盐县城西九十里。◎《一统志》：射阳故城，今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东南。◎惠栋曰：范《书·臧洪传》全用王仲宣《英雄记》。】父旻，历匈奴中郎将、中山、太原太守，【◎《续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

◎沈家本曰：“使匈奴中郎将”乃官名，不当去“使”字，疑夺。◎赵一清曰：后汉中山是王国，当云“相”。中山国都治卢奴，注云“为卢奴令”是也，恐《传》有误。◎沈家本曰：旻为卢奴令在先，不得以此为疑。范《书·灵纪》“熹平三年，中山王畅薨，无子，国除”，是熹平之后，中山国已除为郡，故有太守。旻为扬州刺史在熹平元年；至三年，迁使匈奴中郎将；六年，为中山太守，在国除为郡之后，《传》文不误。◎弼按：本志《王淩传》云“稍迁至中山太守”，又《范书·刘虞传》云“前中山相张纯”，而《南匈奴传》、《乌桓传》俱云 “前中山太守张纯”，称相称守，为例不纯，史文往往有之。中山，见《武纪》建安九年。太原，见《武纪》初平三年。】所在有名。【◎谢承《汉书》曰：【一本作“《后汉书》”。】旻有幹事才，达于从政，为汉良吏。初从徐州从事【◎范《书·第五伦传》：兖州刺史第五种，坐徙朔方，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辟司徒府，除卢奴令，【卢奴，今定州治。】冀州举尤异，迁扬州刺史、丹阳太守。【◎扬州、丹阳，均见《武纪》初平元年。◎范《书·灵帝纪》：熹平元年，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遣杨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讨破之。◎又《臧洪传》：熹平元年，拜旻扬州刺史。旻率丹阳太守陈夤击会稽妖贼许昭，连战三年，破平之。

◎又《续汉志·天文志》：熹平三年冬，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攻盗贼苴康，斩首数千级。◎据此，则丹阳太守为陈寅，或旻亦为丹阳太守也。旻，事又见《吴志·孙坚传》。】是时边方有警，羌、胡出寇，三辅举能，【◎宋本、元本、冯本“辅”作“府”。◎案：三府，三公府也。三辅，京兆尹、左冯翎、右扶风也。二说皆可通。】迁旻匈奴中郎将。讨贼有功，

【◎范《书·鲜卑传》：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将万骑，出塞二千余里。大败，丧节传辎重，将数千骑〖《通鉴》作“数十骑”。〗奔还。◎《续汉志·五行志》：臧旻将南单于讨鲜卑无功，还者少半。◎所云俱与谢承《书》决异。】征拜议郎，还京师。见太尉袁逢，

【◎范《书·袁安传》：逢为司空，卒于执金吾。◎据此，逢未为太尉也。袁汤官太尉在桓帝时，不在熹平以后也。】逢问其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五，【◎范《书·西域传》：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稍散至百余国；其国大小，道里近远，人数多少，风俗燥湿，山川、草木、鸟兽、异物名种，不与中国同者，悉口陈其状，手画地形。逢奇其才，叹息言：“虽班固作《西域传》，何以加此？”旻转拜长水校尉，【长水校尉，见《文纪》黄初元年。】终太原太守。】洪体貌魁梧，有异于人，【◎李贤曰：魁梧，壮大之貌也。梧，音吾。◎惠栋曰：

○《前书·张良传》赞：以为其貌魁梧竒伟。○应劭曰：魁梧，丘虚壮大之意。○苏林曰：梧，音悟。○师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惊悟。今人读为吾，非也。○王念孙曰：师古以梧为惊悟，则义与魁大不相属。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吴也，《方言》：“吴，大也。”魁梧奇伟四字平列。魁与梧同义，奇与伟同义。】举孝廉为郎。【◎范《书·洪传》：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举孝廉。◎李贤曰：○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续汉书》曰：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左雄并奏拜童子郎。】时选三署郎以补县长；【◎《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秦官，武帝更名光禄勋。属官有郎，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续百官志》：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蔡质《汉仪》曰：三署郎见光禄勋，执板拜；见五官左右将，执板不拜。于三公诸卿无敬。◎钱大昕曰；班史纪传称郎者，皆指宿卫之郎，非尚书郎也。以其分隶五官、左、右中郎将，故又称三署郎。三署者，五官中郎一署，左中郎一署，右中

郎一署，而统属于光禄勋焉。◎李祖楙曰：宿卫要地，故用郎官，而郎非公卿、校尉、尚书诸臣子弟不得补。范《书》凡称一人为郎，以一子为郎者，皆指三署郎，非尚书郎之职也，

◎又互见《文纪》延康元年。】琅邪赵昱为莒长，【琅邪，见《武纪》兴平元年。莒，见《吕布传》。昱，事见《陶谦传》注。】东莱刘繇下邑长，【◎《郡国志》：青州东莱郡治黄。◎《一统志》：黄县古城，今山东登州府黄县东南。◎刘繇为东莱牟平人，《吴志》有传。◎沈钦韩曰：《续汉志》“梁国治下邑”，《元和志》云“后汉无下邑”，其疏如此。◎钱坫曰：今归德府夏邑县治。◎《一统志》：下邑故城，今江苏徐州府砀山县东。◎《寰宇记》：自汉至晋，梁国治睢阳。】东海王朗菑丘长，【◎东海，见《武纪》初平四年“徐州牧”注。王朗，本志有传。◎《郡国志》：徐州彭城国菑丘。◎《一统志》：菑丘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宿州东北六十里。】洪即丘长。【◎《郡国志》：徐州琅邪国即丘，侯国，故属东海，《春秋》曰“祝丘”。

◎《一统志》：即丘故城，今山东沂州府兰山县东南。】灵帝末，【范《书·洪传》云“中平末”。】弃官还家，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

董卓杀帝，【范《书》“杀”作“弑”。【吴金华以“杀”、“弑”二字古通用，说见彼。】】图危社稷，洪说超曰：“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章怀注：谓超为广陵，兄邈为陈留也。】今王室将危，贼臣未枭，【范《书》作“贼臣虎视”。】此诚天下义烈报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动枹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倡先，义之大者也。”超然其言，与洪西至陈留，见兄邈计事。邈亦素有心，会于酸枣，【酸枣，见《武纪》初平元年。】邈谓超曰：“闻弟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数优超，超甚爱之，海内奇士也。”邈即引见洪，与语，大异之，致之于刘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绪，【◎范《书》作“乃使诣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王鸣盛曰：刘岱字公山，孔伷字公绪，见《太祖纪》。此段乃陈寿自执笔敘臧洪事，非词命比，何为于二刺史称字乎？汉季风气好称人字，此必寿沿袭他人记载之言，未及改正耳。◎姚范说同。◎胡玉缙曰：名字错出，《左传》有此义例。陈《书》则似别有微意。二刺史称字者，从“致之于”三字贯下，乃述张邈之意，邈固不称岱、称伷也。其他《公孙瓒传》“朝议以刘伯安既有德义”云云，下文则称“刘虞”；《彭羕传》“惟敬秦子勅，荐之于许靖”，下文则称“秦宓”；又《秦宓传》“荐儒士任定祖”，下文则称“任安”；盖称字所以述荐贤之意也。《管宁传》“并敬善陈仲弓”，此明宁之尊，实与“华歆、邴原相友”微别。《潘濬传》“从宋仲子受学”，《尹默传》“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顾雍传》“蔡伯喈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士燮传》“事刘子奇，治《左氏春秋》”，此于诸人各有师道，故称字也。《许靖传》“宋仲子与王商书曰‘文休有当世之具’”，《张裔传》“许文休入蜀，谓裔是钟元常之伦”，皆以其表彰贤哲。“元常”二字，仍当时口吻。《秦宓传》“谯允南录其言于《然否论》”，以其能述宓之学也。后人概欲以史法绳之，失承祚之旨矣。】皆与洪亲善。乃设坛场，方共盟誓，诸州郡更相让，莫敢当，咸共推洪。【◎沈钦韩曰：○《左氏·襄二十七年·传》：叔向谓赵孟曰：“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注云：小国主办具。○《正义》云“如哀十七年执牛耳之类，皆小国主备之法”，当小国执牛耳，亦曰尸盟。“哀公与齐侯盟于蒙，孟武伯问于高柴‘诸侯盟，谁执牛耳？’而武伯当之”，是也。国君以次雍容受歃而已。今此诸牧守同盟，去古未远，犹晓其制，故洪以郡掾尸盟，非是推让，莫敢先洪也。◎胡玉缙曰：○黄以周《礼说》 “执牛耳”条云：尸盟执牛耳，为盟主之事也，无与小国。《玉府》疏云“若诸侯相与盟，则大国戎右执牛耳”，此说是也。《襄二十七年·传》“且诸侯盟小国，〖句。〗固必有尸盟者”，

杜注“小国”属下读，云“小国主辨具”，非。《哀十七年·传》“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云云。武伯以尸盟执牛耳者为诸侯事，季羔答以鄫衍、发阳二役，明其时执牛耳者皆其臣为之，故武伯曰“然则彘也”。上言“诸侯”，下言“彘”，语意相贯。杜注不体传文，遂谓“时执者无常”，非季羔意，后人规杜申杜，纷纷聚诉，亦非左氏意。○据此，

则注疏之误，沈氏虽未及辨，而谓“非是推让，莫敢先洪”，古意今情，固甚分晓也。】洪乃升坛操槃歃血而盟曰：【范《书》作“洪乃摄衣升坛，操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章怀注：纠，收也。】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章怀注：○《左传》曰：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廷，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祚国。”】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辞气慷慨，涕泣横下，闻其言者，虽卒伍厮养，莫不激扬，人思致节。【◎臣松之案：于时此盟止有刘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横内刘表等数人，皆非事实。表保据江、汉，身未尝出境，何由得与洪同坛而盟乎？【◎弼按：酸枣之会，虽止刘岱等五人，而同时起兵讨董卓者尚有袁术、袁绍、袁遗、韩馥、王匡、鲍信、曹操、刘表诸人，共推袁绍为盟主。事实具在，未可诬也。】】顷之，诸军莫適先进，而食尽众散。

超遣洪诣大司马刘虞谋，值公孙瓒之难，至河间，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达。而袁绍见洪，又奇重之，与结分合好。会青州刺史焦和卒，绍使洪领青州以抚其众。【◎《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和务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为民保障，引军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贼不得渡，【◎范《书·洪传》：和恐贼乘冻而过，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惠栋曰：○《前书·郊祀志》云：坚冰淖弱。○晋灼曰：方士诈以药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经籍志》曰：扁鹊《陷冰丸方》，一卷。】祷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范《书·洪传》：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入见其清谈干云，【◎范《书·洪传》：和好立虚誉，能清谈。◎洪亮吉曰：“清谈”二字始此，然则东汉之末渐尚玄虚，其风不自魏、晋始也。】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群盗奔走。绍叹其能，【◎范《书·洪传》：洪收抚离叛，百姓复安。任事二年，袁绍惮其能。◎钱仪吉曰：范《书》作“惮”，得之。】徙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范《书·洪传》“治”作“都”。东武阳，见《武纪》初平二年。◎钱大昭曰：郡治本在濮阳，故特书“都东武阳”。◎吴增僅曰：东郡故治濮阳；

《魏武纪》初平二年，徒治东武阳；建安中，东武阳移魏郡，疑遂还治濮阳。◎弼按：东武阳，汉旧县，属东郡，建安十七年移属魏郡，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

太祖围张超于雍丘，【雍丘，见《武纪》兴平二年。】超言：“唯恃臧洪，当来救吾。”众人以为袁、曹方睦，【范《书》“睦”作“穆”。】而洪为绍所表用，必不败好招祸，远来赴此。

【范《书》作“恐不能败好远来，违福取祸”。】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不背本者，但恐见禁制，不相及逮耳。”洪闻之，果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兵，又从绍请兵马，【范《书》作 “并勒所领，将赴其难。自以众弱，从绍请兵”。】求欲救超，而绍终不听许。超遂族灭。【◎

《武纪》：兴平二年，张邈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魏武八月围雍丘，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惠栋曰：○《水经注》云：今东武阳城四周绍围郭尚存。水匝隍堑，于城东北合为一渎。】绍令洪邑人陈琳书与洪，喻以祸福，责以恩义。【◎李贤曰：○《献帝春秋》曰：绍使琳为书八条，责以恩义，告喻使降也。】洪答曰：

“隔阔相思，发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间耳，【◎李贤曰：○《尔雅》曰：武，迹也。】而以趣舍异规，【范书“趣”作“趋”。】不得相见，其为怆恨，【何焯校“恨”作“悢”。】可

为心哉！前日不遗，【◎吴金华曰：不遗，犹言不弃。】比辱雅贶，【◎李贤曰：比，频也。】述叙祸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学薄才钝，不足塞诘；亦以吾子携负侧室，息肩主人，【◎李贤曰：洪常寓于绍，故谓之主人也。】家在东州，仆为仇敌。以是事人，虽披中情，堕肝胆，犹身疏有罪，言甘见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穷该典籍，岂将闇于大道，不达余趣哉！然犹复云云者，仆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将以救祸也。必欲算计长短，辩谘是非，是非之论，言满天下，陈之更不明，不言无所损。又言伤告绝之义，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纸笔，一无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计定，不复渝变也。重获来命，援引古今，纷纭六纸，虽欲不言，焉得已哉！

“仆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窃大州，【◎赵一清曰：寇，范《书·臧洪传》作“遂”。【吴金华细论“寇窃”之例，见彼。】】恩深分厚，宁乐今日自还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抚弦搦矢，【◎李贤曰：搦，捉也，音女卓反。】不觉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辅佐主人，无以为悔。【◎刘攽曰：案文“悔”字无义，未详何字。或曰，悔，当作“益”。◎陆宗楷曰：案“无以为悔”，犹言内省不疚也。义本明显，解者失之。】主人相接，过绝等伦。当受任之初，自谓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岂悟天子不悦，【◎沈家本曰：范

《书》无“天子不悦”四字。案，操之灭超，志在并吞，非有天子之命，故范《书》删之。】本州见侵，郡将遘牖里之厄，【◎《史记·周本纪》：纣囚文王于羑里。◎《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胜传》：文王拘于牖里。◎“牖”与“羑”通。◎范《书·史弼传》“昔文王牖里”章怀住：牖里，殷狱名。或作“羑”，亦名羑城。◎《明**[**一**]**统志》：羑里在彰德府汤阴县北九里，一名牖城。◎袁宏《纪》作“使洪故君有羑里之厄”。◎胡三省曰：郡将，谓张超也。】陈留克创兵之谋，【“克”字疑误。】谋计栖迟，丧忠孝之名，杖策携背，亏交友之分。揆此二者，与其不得已，丧忠孝之名与亏交友之道，轻重殊涂，亲疏异画，故便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侧席，去者克己，不汲汲于离友，信刑戮以自辅，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范《书·洪传》云：岂悟本州见侵，郡将遘厄，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灭。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来者侧席，去者克己，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李贤曰：来者侧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责，不责人也。吴王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何以效之？昔张景明亲登坛喢血，【◎赵一清曰：○张景明名导。○《水经·浊漳水注》：张导字景明，以建和三年为钜鹿太守。漳津泛滥，土不稼穑，导披按地图，与丞彭参、掾马道嵩等，原其逆顺，揆其表里，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绩有成，民用嘉赖。题云《漳河神坛碑》。○即是人也。建和，当作“建安”。◎弼按：此述兴平二年以前事，非建安也。“建和”或为“光和”之误。】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然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旋时之间，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臣松之案：《英雄记》云：“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惠栋曰：郭图字公则，高干字元才。】说韩馥，使让冀州。”然馥之让位，【范《书·洪传》注引此“然”下多一“则”字。】景明亦有其功。其余之事未详。】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去何罪？复见斫刺，滨于死亡。【布事见前。】刘子璜奉使踰时，辞不获命，畏威怀亲，以计求归，【各本“计”作“诈”。】可谓有志忠孝，无损霸道者也；然辄僵毙麾下，不蒙亏除。【范《书》“畏威”作“畏君”，“以计”作“以诈”， “无损”作“无捐”，“僵毙”作“僵尸”。【吴金华据晋写残本，以“畏君”、“以诈”、“无损”为正，并论“僵毙”、“僵尸”例得两通，说详彼。】】【◎臣松之案：公孙瓒表列绍罪过云“绍与故虎牙将军刘勋【《瓒传》注作“虎牙都尉刘勋”，监本“勋”作“动”，误。又按当时有俩刘勋，其一为庐江太守，见《武纪》建安四年。】首共造兵，勋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勋，绍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仆虽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见终，睹微知著，窃度主人之心，岂谓三子宜死，罚当刑中哉？实且欲一统山东，增兵讨雠，惧战士狐疑，无以沮劝，故抑废

王命以崇承制，慕义者蒙荣，待放者被戮，【◎吴金华曰：慕义者，指依附袁绍、愿意服役之辈。待放者，则谓已在绍军而求离去之客。】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愿也。故仆鉴戒前人，困穷死战。仆虽下愚，亦尝闻君子之言矣。此实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弃国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违，不適敌国故也。【◎《左传》：公山不狃曰：“君子违，不適敌国。”◎杜注：违，奔亡也。】是以获罪主人，见攻踰时，而足下更引此义以为吾规，无乃辞同趋异，非君子所为休戚者哉！【各本“君”作“吾”。】

“吾闻之也，义不背亲，忠不违君，故东宗本州以为亲援，中扶郡将以安社稷，一举二得以徼忠孝，何以为非？而足下欲使吾轻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为吾兄，分为笃友，道乖告去，以安君亲，可谓顺矣。若子之言，则包胥宜致命于伍员，不当号哭于秦庭矣。苟区区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见城围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惟平生之好，以屈节而苟生，胜守义而倾覆也。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生，

【◎章怀注：崔杼杀齐庄公，欲劫晏子与盟，以戟拘其颈，剑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释之。事见《晏子》。《左传》曰：“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故身著图象，名垂后世，况仆据金城之固，驱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匡困补乏，以悦天下，何图筑室反耕哉！【◎《左传》曰：楚子围宋，筑室反耕。◎杜预注曰：筑室于宋，反共耕田，示无还意也。】但惧秋风扬尘，伯珪马首南向，【公孙瓒字伯珪。】张杨、飞燕，膂力作难，【张杨以所将兵略诸县，众至数千。张燕僄悍，捷速过人，军中号为“飞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后助公孙瓒与绍争冀州。】北鄙将告倒县之急，股肱奏乞归之诚耳。【◎诚，范《书》作“记”。◎章怀云：股肱，犹手足也。言北鄙有仓卒之急，股肱之臣将告归自救耳。】主人当鉴我曹辈，【范《书》“我”作“戒”。】反旌退师，治兵邺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下哉？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加飞燕之属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钜野，【◎章怀云：○《前书》：彭越将其众居钜野中，无所属，汉王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也。】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卒能龙飞中兴，以成帝业，苟可辅主兴化，夫何嫌哉！况仆亲奉玺书，与之从事。

“行矣孔璋！【陈琳字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盟主，谓袁绍也。】臧洪策名于长安。【帝在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悲哉！本同而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王補曰：范《书》此书较《魏志·洪传》少四百四十余字。多出者亦四十余字。◎《通鉴辑览》曰：洪守东郡，事迹极类唐张巡，其

《答陈琳书》义正词严，慷慨有烈士风，终能死不失节，可谓言行相顾之士矣。】

绍见洪书，知无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谷以尽，外无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今诸君无事空与此祸！

【◎胡三省曰：与，读曰豫。◎范《书·洪传》：“诸君”作“诸军”。◎何焯曰：应作“诸君”。【吴金华据刘淇《助字辨略》之说，以“无事”作“不必”解。】】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胡三省曰：将，如字，领也。】将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本朝郡将之故，自致残困，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吴金华曰：此“煮筋角”者，即《后汉书·耿弇传》所谓“煮弩为粮”也。◎筋角，说详《王基传》“今者筋角弩弱”集解。】后无可复食者。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中分稍以为糜粥，【◎范《书》作“饘粥”。◎杜预曰：饘，糜也。】洪叹曰：“独食此何为！”使作薄粥，众分歠之，杀其爱妾以食将士。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范《书》“千”作“十”，袁《纪》、

《通鉴》俱作“千”。】莫有离叛。

城陷，绍生执洪。绍素亲洪，盛施帏幔，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此！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范《书》作“嗔目”，《通鉴》从之。】“诸袁事汉，四世五公，

【◎胡三省曰：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为司徒，子敝为司空，孙汤为司空，曾孙逢为司空，隗为太傅，凡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欲因际会，希冀非望，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亲见呼张陈留为兄，【张陈留，谓超兄邈也。】则洪府君亦宜为弟，同共戮力，为国除害，何为拥众观人屠灭！惜洪力劣，【劣，弱也。】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公羊传》：事君犹事父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范《书》“原”作“赦”。】见洪辞切，知终不为己用，乃杀之。【◎柳从辰曰：○《山东通志》：洪墓在朝城县南二里。】【◎徐众《三国评》曰：【◎《隋志》：《三国评志》三卷，徐爰撰。◎《唐志》：《三国评》三卷，徐众撰。◎《新唐志》：徐众《三国评》三卷。◎章宗源曰：裴松之注《臧洪传》、《程昱传》、《黄权传》、《顾雍传》、《全琮传》、《周舫传》、《钟离牧传》、《是仪传》并引徐众《三国评》。《隋志》作“徐爰”，“爰”疑“众”字之讹。◎杭世骏曰：徐众，当是“徐爰”。◎赵一清说同。◎沈家本曰：是书《隋志》在正史，《唐志》在杂史，此与《汉书驳议》之类相似，在正史为是。《隋志》“《三国评志》”，疑“评志”二字误倒。当曰“《三国志评》”。其但称“《三国评》”者，省文。章、杭二说相左，莫衷一是。考徐爰在《宋书·恩幸传》“领著作郎，踵成国史”，《隋志》“《宋书》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是也。史言“字长玉”，《经典释文》言“字季玉”，微有不同。而爰之名可考，众之名则无可考。第裴氏此注表上元嘉平六年，至二十八年卒，徐则卒于元徽三年，后于裴二十三年，上距裴上书之年凡四十六年。爰之年资，实在裴后，即有著述，未必为裴所采，则以为“徐爰”者，恐未可从。裴注所引始终称“徐众”，〖〖二唐志同。〗当非无本矣。◎弼按：《通典》卷八十，东晋成帝咸康中有黄门郎徐众驳王濛奔丧议。又卷九十五，有晋徐众论徐恩龙事，又有散骑常侍徐众论庾左丞孙见事。沈氏谓“徐众名无可考”，殆未细审耳。徐众为晋人，徐爰为宋人，沈氏谓“当作‘徐众’”，其说极是。】洪敦天下名义，救旧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义足以励薄俗。然袁亦知己亲友，致位州郡，虽非君臣，且实盟主，既受其命，义不应贰。袁、曹方睦，夹辅王室，吕布反覆无义，志在逆乱，而邈、超擅立布为州牧，其于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讨之，袁氏弗救，未为非理也。洪本不当就袁请兵，又不当还为怨雠。为洪计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国以求赴救，若谋力未展以待事机，则宜徐更观衅，效死于超。何必誓守穷城而无变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何焯曰：当时无他国可奔，与袁、曹不协者，北有公孙，与超鞭长莫及，南则袁术，方谋僭盗，况身又为绍所拘留哉！惟有辞东郡之符，退而耕野，待如昭烈者起而事之，报曹氏于后，斯上策耳。】】洪邑人陈容少为书生，亲慕洪，随洪为东郡丞；城未败，洪遣出。绍令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臧洪发举为郡将，奈何杀之！”绍惭，左右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空复尔为！”【◎胡三省曰：尔为，犹如此也。【吴金华以“空复„„为”汉末语法格式，唯“尔”字作“如此”解释，说详彼。】】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杀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

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昔汉光武谬于庞萌，【◎范《书·刘永传》：庞萌，山阳人。更始立为冀州牧。光武即位，以为侍中。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帝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自疑，遂反。帝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尝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近魏太祖亦蔽于张邈。

知人则哲，唯帝难之，【《尚书·皐陶谟》之辞。】信矣！陈登、臧洪并有雄气壮节，登降年夙陨，功业未遂，洪以兵弱敌强，烈志不立，惜哉！【◎范晔论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想其行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趋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也。◎王補曰：宋杨时言：“曹、袁方穆，而绍之与超无一日之雅，则雍丘之围非切于己，欲其背好用师，以济不切难，则绍之不听未为过，而洪之决绍，毋乃不谅彼己与？其不屈而死，过矣！”与范论同意。而范言“豪杰所趋舍，与守义之心异”，尤中当日事势。然观洪“策名长安”之语，所谓义存君父者矣。◎王夫之曰：张邈兄弟党吕布以夺曹操之兖州，其时天子蒙尘，超无能恤，彼于袁、曹均耳。洪以私怨，为一曲之义，奋不顾身。而一郡之生齿，为之并命，殆所谓任侠这与？于义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逭矣。◎弼按：此说是。】

# 卷八·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魏书八

三国志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周寿昌曰：《后汉书·公孙瓒传》前有《刘虞传》，此志无之。而《瓒传》实包叙刘虞本末在内，似宜援他传例，题目于公孙瓒附刘虞名。】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公孙瓒传、陶谦传、公孙度传 校录：梦起风回】

【张杨传、张燕传、张绣传、张鲁传 校录：鬼谷王诩】

【复校：擎骥】

## 公孙瓒

公孙瓒【◎胡三省曰：赞，音藏旱反。】字伯珪，【◎惠栋曰：《刘宽碑阴》作“圭”。】辽西令支人也。【◎《郡国志》：幽州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齐本国。◎王先谦曰：汉末鲜卑据辽西之土，建安十二年，曹公讨平之。◎惠栋曰：○郦元云：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辽西郡，令支隶焉。○《齐语》云：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尔雅》作“觚竹”，四荒之一也。○《扩地志》云：孤竹，殷诸侯。◎《一统志》：令支故城，今直隶永平府迁安县西。孤竹山在今卢龙县西，孤竹城在其阴。】【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应劭曰：令，音铃。亦作离支，令、离，声相近也。◎章怀注：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为郡门下书佐。【◎郡门下书佐，见《董卓传》。◎范《书·赞传》：家世二千石，以母贱，遂为郡小吏。】有姿仪，大音声，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宋本、元本“故”作“侯”。

◎章怀注引《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何焯曰：系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别下刘太守也。宋本亦作“侯”。◎沈家本曰：太守上加以故字，与刘太守已有别矣。】【◎《典略》曰：瓒性辩慧，【范《书》作“言事辩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总说数曹事，无有忘误，太守奇其才。】遣诣涿郡卢植读经。【◎宋本“遣”作“適”。范《书》作“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李安溪曰：与汉先主同师。◎惠栋曰：《刘宽碑阴》载门生姓氏中有瓒名，则瓒又从宽学业。】后复为郡吏。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惠栋曰：○《英雄记》：太守刘基。】瓒为御车，身执徒养。【◎范《书》：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及刘徙日南，【日南郡，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范《书》：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

◎何焯曰：瓒辽西人，前世又非素官于朝，何缘先墓乃在北芒？◎惠栋曰：按谢承《书》，乃泣辞母墓也。◎周寿昌曰：北芒，一作“北邙”，在洛阳。《续汉书·五行志》载童谣“千乘万骑上北邙”。予案，北邙为丛瘗之所，俗以为鬼所群聚。《乐府·挽歌辞》多引“北芒”，

可证。瓒祭其先人之鬼，亦是此意，非必墓祭也。◎朱邦衡曰：此盖在北郭遥祭之耳。令支在洛阳北，瓒往日南，故出郭遥祭，亦去国为坛之义，非必北芒定有先墓也。◎弼按：范《书》言“瓒家世二千石”，何氏言“非素官于朝”，误也。又按，谢承《书》有“泣辞母墓”之语，则何、周、朱三说皆误。◎赵一清曰：辽西亦有北芒。◎弼按：瓒既随刘太守征诣廷尉，不得遽反辽西。】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鄣气，【◎范《书》云：日南多瘴气。◎李慈铭曰：鄣，官本作“瘴”。《说文》无“瘴”字，作“鄣”亦通。◎沈家本说同。】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欷。刘道得赦还。瓒以孝廉为郎，除辽东属国长史。【◎辽东属国，见《齐王纪》正始五年。◎钱大昭曰：○《续汉志》云：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每属国置都尉一人，丞一人。

* 属国长史即属国丞耳，不知何时改此制。◎李祖楙曰：公孙瓒为辽东属国长史，盖即都尉丞如边郡称长史例也。】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云：○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风俗通》云：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周寿昌曰：《后汉书》作“持两刃矛”。是矛固有两刃者为一器。此云“持矛，两头施刃”，则为两器合成一器，仓卒施用，不恐失事乎？似从《后汉书》为正。】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杭世骏曰：○《英雄记》云：瓒除辽东属国长史，连接边寇，每有警，辄厉色嗔怒，如赴雠敌，望尘而奔。继之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犯之。○又云：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胜穷追，日入之后，把炬逐北。◎见《御览·八百七十》。】迁为涿令。【涿，见《齐王纪》嘉平五年。】光和中，凉州贼起，【◎范《书·瓒传》作“中平中”，《通鉴》同。作“中平”，是。◎沈家本曰：凉州贼起在中平元年十一月，“光和”二字误。】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潘眉曰：○《释名》：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后汉书·申屠蟠传》“为封传护送”注：传，谓符牒。○《陈藩传》 “投传而去”注：传，符也。】使将之。军到蓟中，【◎蓟，见《武纪》初平元年“幽州牧”注。◎胡三省曰：蓟县属广阳国。蓟，音计，幽州牧所治。】渔阳张纯诱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渔阳，见《明纪》景初二年。◎范《书·乌桓鲜卑传》：乌桓，本东胡也。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本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汉末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人余落。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裴注引《魏书》云：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劫略蓟中，自号将军，【◎《九州春秋》曰：纯自号弥天将军、安定王。

【◎范《书·刘虞传》：前中山相张纯〖◎钱大昕曰：南匈奴、乌桓传俱作“前中山太守”。〗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众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略吏民攻右北平、【右北平，见《明纪》景初四年。】辽西属国诸城，所至残破。瓒将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范《书·灵帝纪》：中平四年六月，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惠栋曰：《水经注》作“杨紘”。〗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

〖◎钱大昕曰：《刘虞传》作“箕稠”。〗举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五年九月，遣中郎将孟益〖◎惠栋曰：《水经注》作“孟溢”。〗率骑都尉公孙瓒讨渔阳贼张纯等。十一月，瓒与纯战于石门，大破之。六年三月，幽州牧刘虞购斩纯。】属国乌丸贪至王率种人诣瓒降。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范《书·瓒传》：诏拜瓒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复兼领属国长史，职统戎马。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马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进屯属国，【◎胡三省曰：属国，辽

东属国也。◎范《书·瓒传》：瓒追击丘力居等，战于属国石门，虏遂大败，弃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瓒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食马，马尽煮弩楯，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时多雨雪，坠坑死者十五六。虏亦饥困，远走柳城。】与胡相攻击五六年。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

【◎沈家本曰：范《书》云“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与此不同。以范《书·刘虞传》证之，此传为是。】

朝议以“宗正东海刘伯安【◎钱大昕曰：纪事之文当称名，承祚《志》多有称字者，如此传之刘伯安，〖虞。〗《管宁传》之陈仲弓，〖（实）**[**寔**]**。〗许靖、潘濬、尹默传之宋仲子，

〖忠。〗《张裔传》之许文休，〖靖。〗《彭羕传》之秦子勅，〖宓。〗《尹默传》之司马德操，〖徽。〗秦宓传之任定祖、〖安。〗谯允南〖周。〗《顾雍传》之蔡伯喈，〖邕。〗《士燮传》之刘子奇〖陶。〗皆是，若孙炎之称“叔然”，则以避晋武帝讳故也。◎梁章钜曰：此与前称刘公山、孔公绪同。◎周寿昌曰：前称“东海刘伯安”，后称“刘虞”，《志》中如此失检虑甚多。◎沈家本曰：下文皆称“刘虞”，此独称字，不免参差。◎弼按：名字错出，胡玉缙有说，见上卷《臧洪传》。】既有德义，昔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镇抚，可不劳众而定”，乃以刘虞为幽州牧。【◎范《书·灵帝纪》：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吴书》曰：虞，

东海恭王之后也。【◎东海恭王彊，范《书》有传，后嗣袭封至汉末。◎范《书·刘虞传》：虞字伯安，东海郯人。祖父嘉，光禄勋。◎章怀注引谢承《书》曰：虞父舒，丹阳太守。虞通五经。】遭世衰乱，又与时主疏远，仕县为户曹吏。以能治身奉职，召为郡吏，以孝廉为郎，累迁至幽州刺史，转甘陵相，【◎甘陵，见《武纪》建安十年。◎钱大昭曰：献王忠之相也。】甚得东土戎狄之心。后以疾归家，常降身隐约，与邑党州闾同乐共恤，等齐有无，不以名位自殊，乡曲咸共宗之。时乡曲有所诉讼，不以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为之论判，皆大小敬从，不以为恨。尝有失牛者，骨体毛色，与虞牛相似，因以为是，虞便推与之；后主自得本牛，乃还谢罪。会甘陵复乱，吏民思虞治行，【毛本“思”作“使”，误。】复以为甘陵相，甘陵大治。征拜尚书令、光禄勋，以公族有礼，更为宗正。◎《英雄记》曰：虞为博平令，【◎《郡国志》充州东郡博平。◎《一统志》：博平故城，今山东东昌府博平县西北三十里。】治正推平，高尚纯朴，【◎杭世骏曰：○《太平御览》引《英雄记》云：刘虞食不重肴，蓝缕绳履。】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魏书》曰：虞在幽州，清静俭约，以礼义化民。灵帝时，南宫灾，吏迁补州郡者，皆责助治宫钱，或一千万，或二千万，富者以私财辨，或发民钱以备之，贫而清慎者，无以充调，或至自杀。【◎范《书·灵纪》中平二年二月，南宫大炎火，半月乃灭。◎《宦者传》：中常侍张让、赵忠等说帝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灵帝以虞清贫，特不使出钱。【◎范《书·虞传》：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责使送纯首。丘力居等闻虞至，喜，各遣译自归。【◎范《书·虞传》：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瓒害虞有功，【◎范《书·虞传》：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瓒传》：瓒志欲扫灭乌桓，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瓒相忤。◎王補曰：《通鉴》“公孙瓒志欲扫灭乌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瓒有隙”，盖据《瓒传》也。

而《虞传》顾云尔，岂彼此各称其美邪？未可为信史也。袁《纪》言“虞惧奔居庸，欲召乌桓、鲜卑以自救”，则虞、瓒之隙灼然矣。◎弼按：本传前言“四州被害，瓒不能御”，后言 “瓒害虞有功”，曲直显然。】乃阴使人徼杀胡使。胡知其情，间行诣虞。虞上罢诸屯兵，但留瓒将步骑万人屯右北平。纯乃弃妻子，逃入鲜卑，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参阅本志卷三十《乌丸传》注。】封政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贲侯。【◎襄贲，见《武纪》建安十一年。◎应劭曰：贲，音肥。◎范《书·虞传》：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封襄贲侯。◎袁宏《纪》：中平六年三月己丑，光禄勋刘虞为大司马，领幽州牧。◎范《书·乌桓传》：中平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柳从辰曰：刘虞为幽州牧，设赏购纯。范《书·虞传》在中平五年，与《乌桓传》合。范《书·灵纪》虞斩纯在中平六年三月，盖纯叛始于中平四年六月，设赏购纯在五年，王政斩纯在六年三月。袁《纪》盖并前后事，俱书于六年三月耳。】【◎《英雄记》曰：虞让太尉，因荐卫尉赵谟、【◎范《书·赵典传》：典，灵帝时为卫尉。◎未知是否“典”、 “谟”二字之误。【◎吴金华曰：卫尉赵典卒于汉灵帝建宁元年，刘虞于灵帝中平六年夏四月拜太尉，距典之卒已二十二载，故“赵谟”决非“赵典”之误。然考汉末三公，卫尉赵谟者史无其人，但有光禄勋赵谦以汉献帝初平元年二月代黄琬为太尉，讨白波军有功，封郫侯，进司徒，初平三年卒；其弟太常赵温初平四年十月拜司空，同年十二月迁为卫尉，兴平元年十月又以卫尉为司徒，今就史事论之，“卫尉赵谟”似为“卫尉赵温”之误。】】益州牧刘焉、

【《蜀志》有传。】豫州牧黄琬、【◎范《书·黄琬传》：琬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平之。】南阳太守羊续，【◎范《书·羊续传》：续字兴祖，太山平阳人。中平三年，江夏兵赵慈反。拜续为南阳太守，击慈斩之。六年，灵帝欲以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续坐使人于单席，举缊袍以示之，以此故不登公位。◎柳从辰曰：

* 《御览·二百七》引袁山松《书》：太尉刘虞让位于羊续。○今按《英雄记》所云，是不仅让位于续也。】并任为公。】会董卓至洛阳，迁虞大司马，【◎大司马，见《文纪》黄初二年。◎刘昭曰：刘虞为大司马，而与太尉并置焉。】瓒奋武将军，封蓟侯。【◎范《书·瓒传》：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渡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

◎《水经·淇水注》：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人入渤海，公孙瓒破之于东光界，退奔是水，斩首三万，流血丹水。◎沈家本曰：范《书·瓒传》“拜奋武将军，封蓟侯”在初平二年瓒破青州黄巾之后，《灵纪》瓒破黄巾在二年十一月，而卓劫帝西迁在元年二月。此叙封侯于西迁之先，与范《书》异，当以范为是。瓒破黄巾而封侯，于情事为得。】

关东义兵起，卓遂劫帝西迁，征虞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范《书·虞传》：初平元年，复征虞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袁绍、韩馥议，以为“少帝制于奸臣，天下无所归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为帝。遣使诣虞，虞终不肯受。【◎范《书·虞传》：初平二年，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固拒之。◎何焯曰：此绍等之谬计，然亦可见（照）**[**昭**]**烈当日之足以有为，但属宗室，自为人所服从，乃两汉稍存封建之效也。】绍等复劝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虞又不听，然犹与绍等连和。【◎《九州春秋》曰：绍、馥【元本“馥”作“复”。】使故乐浪太守甘陵张岐赍议诣虞，使即尊号。虞厉声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济。孤受国恩，天下扰乱，未能竭命以除国耻，望诸州郡烈义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谋，欲涂污忠臣邪！”◎《吴

书》曰：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称虞功德治行，华夏少二，当今公室枝属，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马领河北，耿弇、冯异劝即尊号，卒代更始。今刘公自恭王枝别，其数亦五，以大司马领幽州牧，此其与光武同。”是时有四星会于箕尾，馥称谶云“神人将在燕分”。又言济阴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为天子”。【◎何焯曰：四星会于箕尾，昭烈起涿郡之祥。虞为天子，魏，虞后也。

◎赵一清曰：当时有以魏为舜后者，故义门云然，见《蒋济传》。】又见两日出于代郡，谓虞当代立。绍又别书报术。【绍书及术答书，均见本志《袁术传》注引《吴书》。】是时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主，外托公义以答拒之。绍亦使人私报虞，虞以国有正统，非人臣所宜言，固辞不许；乃欲图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虞于是奉职脩贡，愈益恭肃；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道路不通，皆为传送，致之京师。】虞子和为侍中，在长安。天子思东归，使和伪逃卓，潜出武关【武关，见《武纪》初平元年。】诣虞，令将兵来迎。【◎范《书·虞传》：虞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通鉴考异》云：《魏志·瓒传》但云“天子思归”，不云因畴至也。若尔，当令和与畴俱还，不应出武关。又畴未还，刘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桥战在三年春，范《书》误也。◎弼按：○本志《田畴传》：刘虞署田畴为从事，自出祖而遣之。遂至长安致命，得报，驰远，未至，虞已为瓒所害。○不言与和同行也。】和道经袁术，为说天子意。术利虞为援，留和不遣，许兵至俱西，令和为书与虞。虞得和书，乃遣数千骑诣和。瓒知术有异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瓒惧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以自结，而阴教术执和，夺其兵。由是虞、瓒益有隙。

【◎胡三省曰：虞先于瓒有隙，至是而隙愈深。】和逃术来北，复为绍所留。

是时，术遣孙坚屯阳城拒卓，【◎阳城，见《董卓传》注。◎胡三省曰：孙坚领豫州刺史，屯阳城。◎《吴志·孙坚传》：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治兵于鲁阳，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复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阳人去鲁阳百余里。◎范《书·献帝纪》：初平二年二月，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轸战于阳人。◎章怀注：阳人，聚名，属河南郡，◎王先谦曰：阳人聚在今汝州梁县西四十里。◎谢鍾英曰：今汝州西八十五里。】绍使周昂夺其处。【◎《通鉴》：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坚阳城。◎钱大昕曰：陈景云谓鱼豢《典略》载瓒表列绍罪，亦作“周昂”。据《孙坚传》注引《吴录》及《会稽典录》，当坚领豫州时，绍所遣与坚相持者，乃会稽周，非昂也。昂乃之兄，为九江太守，袁术攻破之，其事别见《孙贲传》，《吴录》、《典录》皆同。盖《贲传》仍吴史旧文，而《瓒传》“周昂”似延《典略》之失也。范《史·瓒传》作“周昕”。案，汉末昕为丹阳太守，见

《孙静传》及注，无夺据阳城事，此范史之误。◎赵一清曰：瓒表绍罪亦云“周昂”，而范

《书·瓒传》作“周昕”。案，《吴志·孙静传》昕为孙策所杀，《孙坚传》注引《吴录》云 “袁绍遣会稽周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字仁明，周昕之弟也”，又引《会稽典录》曰“ 与坚争豫州屡战失利，会次兄九江太守昂为袁术所攻， 往助之，军败，还乡里，为许贡所害”，则昂自为袁术所攻，与坚无与，宜以周为得其实。盖周昂兄弟三人皆与孙氏为雠敌，故各书所记不同也。】术遣越与坚攻昂，不胜，越为流矢所中死。瓒怒曰：“余弟死，祸起于绍。”【◎惠栋曰：谢承《书》云“瓒非绍立刘伯安，敛其众以攻绍”，与此异。】遂出军屯磐河，【◎范《书·瓒传》作“槃河”。◎章怀云：槃，即《尔雅》九河钩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沧州乐陵县东南。〖唐乐陵，今山东武定府乐陵县西南三十里。〗◎

惠栋曰：○《前书·地理志》云：平原有槃县。○师古曰：即九河钩槃也。◎赵一清曰：○磐河，即般河，《水经·河水注》所谓“东入般县为般河”也。故河在今德州德平县界，入沧州乐陵县，今名枯槃河。○《方舆纪要》曰：今济南府德平县东北。○《一统志》：在陵县东四十五里曰槃河店。旧志，般河自陵县东南、临邑西北分为二水，其一东径德平商河，北行至武定之阳信县南二十里，而断为截河铺，其一自德平西北流入武定之乐陵，经海丰之南、宝州霑化之北，至久山镇入海。◎谢鍾英曰：公孙瓒战处当在德平县北。】将以报绍。绍惧，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欲以结援。【◎官本《考证》云：宋本作 “欲以自结援”。】范遂以渤海兵助瓒，破青、徐黄巾，兵益盛；进军界桥。【界桥，见本志

《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典略》载瓒表绍罪状曰：“臣闻皇、羲以来，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张化以导民，刑罚以禁暴。【张，一作“教”。范《书·瓒传》作“张礼以导人，设刑以禁暴”。】今行车骑将军袁绍，托其先轨，寇窃人爵，既性暴乱，厥行淫秽。【范《书》作“托承先轨，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乱，情形浮薄”。】昔为司隶校尉，会值国家丧祸之际，太后承摄，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绍罪一也。【此真实录，罪无可追。】卓既入雒而主见质，绍不能权谲以济君父，【元本“谲”作“谋”。】而弃置节传，迸窜逃亡，【◎范《书·绍传》：绍悬爵于东门而奔冀州。】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绍罪二也。绍为渤海太守，默选戎马，当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门户、太仆母子一旦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范《书》作“致使太傅一门，纍然同毙”。◎章怀注：董卓恨绍起兵山东，乃诛绍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诛灭之。】绍既兴兵，涉历二年，不恤国难，广自封殖，乃多以资粮专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责钱，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绍罪四也。韩馥之迫，窃其虚位，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惠栋曰：○《献帝起居注》云：绍刻金玺遗刘虞，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每下文书，皁囊施检，【◎章怀云：○《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说文》曰：检，书署也。○今俗谓之排，其字从木。◎惠栋曰：《释名》云：○检，禁也。禁闭诸物，使不得开露也。○又曰：书文书检曰署。署，予也，题所予官号也。○毛晃曰：检，书检也，印窠封题也。】文曰‘诏书一封，邟〖邟。口浪反。〗乡侯印’。【绍封邟乡侯，见《绍传》。】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新室，王莽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绍罪五也。绍令崔巨业候视星日，【◎范《书·瓒传》：绍令星工，伺望祥妖。◎章怀注：星工，善星者。◎周寿昌曰：星工姓名崔巨业，即绍所遣攻围故安之将。】财货赂遗，与共饮食，克期会合，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宜为？【范《书》“宜”作“施”。【吴金华以“岂„„当宜”为当时句式，说详彼。】】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臧洪传》作“虎牙将军”。◎惠栋曰：裴松之云“勋字子横”，见《臧洪传》。〖《洪传》作“子璜”。〗◎钱仪吉曰：两刘勋。】首共造兵，勋仍有效，又降服张杨，【冯本“服”作“伏”。】而以小忿枉害于勋，信用谗慝，杀害有功，绍罪七也。绍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官本《考证》云：“又上”，“上”字或为“止”字之讹。◎周寿昌曰：上即为上事之上，或是绍进劾二人也。范《书》无“绍又上”三字。◎沈家本曰：上者，上于朝也，恐不误。】故甘陵相姚贡，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婢使，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乃据丰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损辱袁宗，绍罪九也。【◎周寿昌曰：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今劾绍母亲为婢使，绝不自为地。】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驱走董卓，扫除陵庙，其功莫大；绍令周昂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诛，绍罪十也。臣又每得后将军袁术书，云绍非术类也。【◎惠栋曰：类，族类也。】绍之罪戾，虽南山之竹不能载。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都，诸侯背叛，于是齐桓立柯亭之盟，【◎《春秋》：公会齐侯盟于柯。◎《公羊传》曰：齐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范《书·瓒传》“柯亭”作“柯会”。◎杜预曰：此柯，今济北东阿，齐之阿邑，犹祝柯今为祝阿。◎汉东阿县属东郡，故城在今泰安府东阿县西南二十五里。】晋文为践土之会，【◎章怀注：○践土，郑地也。

《左传》：周襄王出居于郑，晋文公重耳为践土之会，率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高士奇曰：○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还至衡雍，作王宫于践土。○《扩地志》：荣泽县西北十五里有王宫城，城内东北隅有践土台，即诸侯盟处。去衡雍三十余里。○《寰宇记》：王宫城在县北四十五里，唐荣泽，即今县治。】伐荆楚以致菁茅，【◎章怀注：○菁茅，灵茅，以供祭祀也。《左传·僖四年》：齐桓伐楚，责之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诛曹、卫以彰无礼。【◎章怀注：《左传·僖二十八年》晋侯伐曹，假道于卫，卫人不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责其无礼也。◎惠栋曰：○《左传》无此文。○《僖二十三年》：僖负羁之妻曰：“晋公子反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盖指此。】臣虽阘茸，【◎章怀云：阘，犹下也。茸，细也。阘，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

◎柳从辰曰：《史记·屈贾列传》《索隐》引应劭、胡广训“阘茸”为“不才”，引《字林》训“阘茸”为“不肖”。《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李注引张揖训“阘茸”为“狞劣”，《楚辞》注又训“阘茸”为“驽钝”。又《前书》颜注《贾谊传》云“阘茸，下才不肖之人也”，

《李夫人传》云“阘茸，众贱之称也”。而《司马迁传》则云“阘茸，猥贱也。阘，下也。茸，细毛也，言非豪桀也”，随文异训，亦所取不同。详章怀此注“阘”、“茸”分训，即主非豪杰之义。】名非先贤，蒙被朝恩，当此重任，职在鈇钺，【◎章怀云：鈇，音方于反，莝刃也。钺，斧也。】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部兵讨绍等。【宋本、元本、冯本“部”作“郡”，范《书》作“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章怀注：○《尚书》：周公东征，三年，罪人斯得。◎柳从辰曰：注引《尚书》与今本异。】庶续桓、文忠诚之效，攻战形状，【◎吴金华曰：形状，当时常语，犹今言具体情况。】前后续上。”【范《书·瓒传》载此表大旨相同，辞句多异。】遂举兵与绍对战，绍不胜。】以严纲为冀州，【◎《通鉴考异》曰：《九州春秋》作“刘纲”。】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置诸郡县。【◎范《书·瓒传》：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绍军广川，【◎《郡国志》：冀州清河国广川，故属信都。◎《文选》应璩有《与广川长岑文瑜书》，即此。◎阚骃云：县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一统志》：广川故城，今直隶冀州枣强县东。◎姚范曰：以《袁绍传》校，当作“广宗”。】令将麹义先登与瓒战，生禽纲。瓒军败走渤海，与范俱还蓟，【◎范《书·瓒传》：瓒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众，死者七八千人。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败退还。】于大城东南筑小城，

与虞相近，稍相恨望。【◎范《书·虞传》：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本志《田畴传》注引《先贤行状》曰：畴与虞密议：“公孙瓒阻兵安忍，不早图之，必有后悔。”虞不听。】

虞惧瓒为变，遂举兵袭瓒。虞为瓒所败，出奔居庸。【◎范《书·虞传》：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初平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从合十万人以攻瓒。将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公孙瓒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而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不如驻兵，以武临之，瓒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虞以绪临事沮议，遂斩之以徇。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者，瓒以同姓厚待遇之。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时部曲放散在外，仓卒自惧不免，乃掘东城欲走。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敕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通鉴揖览》曰：虞号为宽厚，而军无部伍，其惜民庐舍，戒无伤余人，皆適足自贻伊戚，宋襄、建文胥用是致乱者。然史称瓒居蓟南小城，

与虞相去不远，又何至兴十万之师乎？记载失实，比比然矣。◎《郡国志》：幽州上谷郡居庸。◎胡峤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宋祁曰：唐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一统志》：居庸故城，今直隶宣化府延庆州东。居庸关，今昌平州西北，去延庆州五十里。】瓒攻拔居庸，生获虞，执虞还蓟。会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督六州；瓒迁前将军，封易侯。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斩虞。【◎范

《书·虞传》：虞以恩厚得众，怀被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初，虞以俭素为操。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柳从辰曰：范史著一“搜”字，明其为瓒奸谋也。瓒败虞俭德，豫藏罗绮，使兵搜之。若妻妾果服罗绮，人必夙有见闻，不待搜而始知也。◎范晔论曰：刘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稸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魏氏春秋》曰：初，刘虞和辑戎狄，瓒以胡夷难御，当因不宾而讨之，今加财赏，必益轻汉，效一时之名，非久长深虑。故虞所赏赐，瓒辄钞夺。虞数请会，称疾不往。至是战败，虞欲讨之，告东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乃止。后一年，攸病死。虞又与官属议，密令众袭瓒。瓒部曲放散在外，自惧败，掘东城门欲走。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又爱民屋，敕令勿烧。故瓒得放火，因以精锐冲突。虞众大溃，奔居庸城。瓒攻及家属以还，【◎赵一清曰：○“攻”下有脱文。○范《书·虞传》：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杀害州府，衣冠善士殆尽。◎《典略》曰：瓒曝虞于市而祝曰：“若应为天子者，天当降雨救之。”时盛暑，【◎何焯云：北宋本“暑”下有“热”字。【吴金华以“暑热”连文为正，说详彼。】】竟日不雨，遂杀虞。◎《英雄记》曰：虞之见杀，故常山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忠义愤发，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

【◎范《书·虞传》：瓒传虞首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章怀注：尾敦，姓名。

◎孙愐云：《史记》有尾生。】】瓒上训为幽州刺史。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范

《书·瓒传》：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百姓怨之。】【◎《英雄记》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宋本“才”作“材”，“使困”作“困使”。】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兒，若故卜数师刘纬台、【毛本“卜”误作“十”。】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三人者为仲、叔、季，【◎官本《考证》云：北宋本“三人”上多一“谓”字。】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史记·骊商传》：曲周侯郦商者，高阳人。◎又《灌婴传》：颍阴侯灌婴者，睢阳人贩缯者也。【《前书·叙传下》“颍阴商贩，曲周庸夫”，故刘纬台三人以此为称。】】】虞从事渔阳鲜于辅、【◎鲜于辅，事见《武纪》建安十年。◎胡三省曰：○《姓谱》：鲜于，子姓，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支子仲食采于于，因以鲜于为氏。】齐周、骑都尉鲜于银等，率州兵【幽州兵也。】欲报瓒，【◎《田畴传》：畴至长安致命，诏拜骑都尉，固辞不受。得报，驰还。未至，虞为瓒害。畴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

◎案：畴号称义士，誓报君仇，当时同行之鲜于银兴兵报瓒，何以未闻畴亦与谋？袁绍、刘和、鲜于辅等连兵击瓒，乌桓峭王亦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与麴义合兵。袁绍数遣使招畴，授将军印。畴之于虞有知己之感，何以始终未尝一报？裴松之谓畴之举止进退无当，岂其然邪？抑志在报乌桓，建异日卢龙之策邪？◎又按：鲜于银一作从事，一作骑都尉，互异。【◎余按：盖银初为从事，与田畴共诣长安，并拜骑都尉，畴不受而银领之，故有此异。】】以燕国阎柔【◎惠栋曰：○《乌桓传》云：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燕国，后汉广阳也。◎弼按：柔，事见本志《乌丸传》。】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惠栋曰：

* 应劭《汉官议》云：护乌丸校尉有司马三人，秩六百石。】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

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黄山曰：○胡注：潞县属渔阳郡。○袁《纪》 “潞”作“蒯”，非。蒯乡属河南。】大破之，斩丹。袁绍又遣麹义及虞子和，将兵与辅合击瓒。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水经·鲍丘水注》：鲍丘水又西南流，公孙瓒既害刘虞，乌丸思刘氏之德，迎其子和，合众十万，破瓒于是水之上，斩首一万。◎范《书·瓒传》：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鲜于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麹义合兵十万共攻瓒。兴平二年，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瓒徼破之，尽得其车重。◎章怀注：鲍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渔阳县。◎又云：鲍丘水出北塞中，南流经九庄岭东，俗谓之大榆河。又东南经渔阳县故城东，是瓒之战处，见《水经注》。◎《寰宇记》：幽州潞县，以水字县。◎《州志》：今通州东。◎谢鍾英曰：破瓒处在今通州南。◎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十三：麴义垒在河间县东城镇北十四里。】【◎《英雄记》曰：先是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当之，乃筑京固守。【◎《水经·湿馀水注》：湿馀水东流，易荆水注（云）**[**之**]**。公孙瓒之败于鲍丘也，走保易荆，疑阻此水也。◎聚珍本《水经注》案语：瓒走保易京，在今雄县界，非易荆水也，此误引。◎章怀注：

○《前书》易县属涿郡。○《续汉志》曰：属河间。○瓒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归义县南十八里。◎胡三省曰：易县，前汉属涿郡，后汉省。◎殆误。◎《一统志》：今保定府雄县西北。】瓒别将有为敌所围，义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后将恃救不力战；今不救此，后将当念在自勉。”是以袁绍始北击之时，瓒南界上别营自度守则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见救，是以或自杀其将帅，或为绍兵所破，遂令绍军径至其门。【◎胡三省曰：易京之门也。】◎臣松之以为：童谣之言，无不皆验；至如此记，似若无征。谣言之作，盖令瓒终始保易，无事远略。而瓒因破黄巾之威，意志张远，遂置三州刺史，图灭袁氏，所以致败也。】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章怀注：○公孙瓒频失利，乃临易河筑京以自固，故号易京。其城三重，周回六里。今内城中有土京，在幽州归义县南。○《尔雅》曰：绝高谓之京，〖《尔雅》 “谓”作“为”。〗非人为之丘。◎弼按：本传瓒于大城东南筑小城，乃蓟城之京，此则易城之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水经·易水注》：瓒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赵建武四年，石虎自辽西南达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万人废壤之。今者城壁夷平，其楼基尚存，犹高一匹余。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瓒所保也。故瓒与子书云：“袁氏之攻，状若鬼神，冲梯舞于楼上，鼓角鸣于地中。”即此楼也。】积谷三百万斛。【◎《英雄记》曰：瓒诸将家家各作高楼，楼以千计。瓒作铁门，居楼上，屏去左右，婢妾侍侧，汲上文书。【◎毛本“汲上”误作“汲土”。◎胡三省曰：以绳索引之而上，若汲水然。◎范《书·瓒传》：瓒虑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专侍姬妾，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言声，〖《通鉴》引此无“言”字。〗使闻数百步，〖◎胡注，闻，音问。〗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故谋臣猛将，稍有乖散。自此之后，希复攻战。】】瓒曰：“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

【◎范《书·瓒传》：瓒曰：“昔我驱畔胡于塞表，扫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章怀注引《九州春秋》曰：瓒曰：“始天下兵起，我谓唾手而决。”】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范《书》作“今吾诸营，楼樐千里”。◎章怀注：○樐，即“橹”字，见《说文》。○《释名》曰：橹，露也，上无覆室。◎梁章钜曰：“兵法，百楼不攻”，语不知出处。沈钦韩引《墨子·备城门》“百步一木楼，二百步一大楼”语为证，亦为确。◎周寿昌曰：《太平御览·兵部》引《九州春秋》作 “今吾诸营楼樐千里”，不作“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绍。绍遣将攻之，连年不能拔。【◎《汉晋春秋》曰：袁绍与瓒书曰：“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申以讨乱之誓，爱过夷、叔，分著丹青，谓为旅力同仇，【宋本“旅”作“流”，元本“同”作“司”，均误。】足踵齐、晋，故解印释绂，以北带南，分割膏腴，以奉执事，【谓以渤海印绶授瓒弟

范也。】此非孤赤情之明验邪？岂寤足下弃烈士之高义，寻祸亡之险踪，辄而改虑，【辄，宋本作“辍”。】以好易怨，盗遣士马，犯暴豫州。【谓攻周昂也。案，本传攻昂在先，授范印绶在后。】始闻甲卒在南，亲临战阵，惧于飞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祸，徒增孤子之咎衅也，【◎何焯校：“子”字宜删。】故为荐书恳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诈，谓天罔可吞，豪雄可灭，果令贵弟殒于锋刃之端。斯言犹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寻讨祸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无疆之怒，不顾逆顺之津，匿怨害民，聘于余躬。遂跃马控弦，【◎官本《考证》云：控弦，一作“横弦”。】处我疆土，【◎何焯曰：疆土，宋本作“祗上”，北雍本作“疆上”。】毒徧生民，【冯本“徧”作“偏”，误。】辜延白骨。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是时足下兵气霆震，骏马电发；仆师徒肇合，【◎《尔雅》：肇，始也。】机械不严，强弱殊科，众寡异论，假天之助，小战大克，【小战，局本误作“小爇”，各本皆不误。】遂陵蹑奔背，因垒馆谷，此非天威棐谌，【◎《诗·大雅·荡篇》：天生烝民，其命匪谌。◎《毛传》云：谌，诚也。】福丰有礼之符表乎？足下志犹未厌，乃复纠合余烬，率我蛑贼，以焚爇渤海。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赵一清曰：○龙河，即龙湊也。○胡注：龙湊，地名，盖河津。详味绍书，龙凑宜在勃海界。又袁谭军龙湊，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盖在平原界也。◎谢鍾英曰：当在今平原县南。《一统志》谓在德州北，非也。】羸兵前诱，大军未济，而足下胆破众散，不鼓而败，兵众扰乱，君臣并奔。此又足下之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后，祸隙弥深，孤之师旅，不胜其忿，遂至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未尝不慨然失涕也。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脩来之言。【◎何焯曰：此指赵岐和解时言。】仆既欣于旧好克复，且愍兆民之不宁，每辄引师南驾，以顺简书。弗盈一时，而北边羽檄之文，未尝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错情。夫处三军之帅，当列将之任，宜令怒如严霜，喜如时雨，臧否好恶，坦然可观。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易谋，急则曲躬，缓则放逸，行无定端，言无质要，为壮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残杀老弱，幽土愤怨，【宋本“土”作“士”。】

众叛亲离，孑然无党。又乌丸、濊貊，皆与足下同州，【宋本无“与”字。】仆与之殊俗，各奋迅激怒，争为锋锐；又东西鲜卑，举踵来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驱而致之也。夫当荒危之世，处干戈之险，内违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兴州壤，祸发萧墙，将以定霸，不亦难乎！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麹义余残，畏诛逃命，【◎本志《绍传》裴注引《英雄记》曰：麹义后恃功而骄恣，绍乃杀之。】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桥搴旗拔垒，先登制敌者也。始闻足下镌金纡紫，命以元帅，谓当因兹奋发，以报孟明之耻，是故战夫引领，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尔无闻，卒臻屠灭，相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长世之功，权御师徒，带养戎马，叛者无讨，服者不收，威怀并丧，何以立名？今旧京克复，天罔云补，罪人斯亡，忠幹翼化，华夏俨然，望于穆之作，将戢干戈，放散牛马，足下独何守区区之土，保军内之广，甘恶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长？壮而筹之，非良策也。宜释憾除嫌，敦我旧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闻。”瓒不答，而增脩戎备。谓关靖曰：“当今四方虎争，无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经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建安四年，【◎范《书·瓒传》攻瓒在三年，瓒败亡在四年。◎沈家本曰：此承祚力求简严，不复分叙也。】绍悉军围之。瓒遣子求救于黑山贼，【◎胡三省曰：黑山贼诸帅张燕等也。】复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南山，【◎赵一清曰：“南”字衍。西山，谓太行山，《张燕传》所云“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北诸山谷皆相通”，是也。◎弼按：范《书·瓒传》及《通鉴》皆云“出傍西山”，无 “南”字。◎胡注：自易京西抵故安阎乡以西，诸山连接中山之界，山谷深广，皆黑山诸贼所依阻也。◎谢鍾英曰：今雄县迤西北至紫荆关，皆西山也。】拥黑山之众，陆梁冀州，【◎扬雄《甘泉赋》“飞蒙茸而走陆梁”注：陆梁，乱走貌。◎《通鉴》作“侵掠冀州”。】横断绍后。长史关靖说瓒曰：“今将军将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顾恋其居处老小，以将军为主耳。将军坚守旷日，袁绍要当自退；自退之后，四方之众必复可合也。若将军今舍之而去，【范《书·瓒传》“去”作“出”。】军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将军失

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瓒遂止不出。【◎范《书·瓒传》：绍渐相攻逼，瓒众日蹙，乃筑三重营以自固。】【◎《英雄记》曰：关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谄而无大谋，特为瓒所信幸。】救至，欲内外击绍。遣人与子书，刻期兵至，举火为应。【◎《典略》曰：瓒遣行人文则赍书告子续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日穷月蹴，无所聊赖。汝当碎首于张燕，速致轻骑，到者当起烽火于北，吾当从内出。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献帝春秋》曰：瓒梦蓟城崩，知必败，乃遣间使与续书。绍候者得之，使陈琳更其书曰：“盖闻在昔衰周之世，僵户流血，以为不然，岂意今日身当其冲！”◎其余语与《典略》所载同。【◎范《书·瓒传》：建安四年春，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三道来救瓒。未及至，瓒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昔周末丧乱，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犹为否也。不图今日亲当其锋。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日穷月急，不遑启处，鸟厄归人，滀水陵高，汝当碎首于张燕，驰骤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动。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不容汝足矣。”◎章怀注：○《献帝春秋》：候者得书，绍使陈琳易其辞，即此书。◎何焯云：更其书者，所以谲瓒。“在昔衰周”二十四字，《后汉书》即作瓒与续书发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梁章钜曰：“陈琳更”下当有脱文，“在昔衰周”二十四字无关要害，《后汉书》作瓒与续书发端语者，近之，非陈琳所更也。后言“绍候者得其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兵至，遂出欲战。绍设伏击，大破之”，则绍所更书，必使续缓进之计，以遟其期也。◎沈家本曰：瓒书不传，所传琳所更书。此注“陈琳更”下未必有夺文，且瓒与字刻期，书中必有刻期月日，而此书无之，则非瓒之原书，尤为显然。】】绍候者得其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兵至，遂出欲战。绍设伏击，大破之，复还守。绍为地道，突坏其楼，稍至中京。【◎胡三省曰：易之中京，瓒所居也。】【◎《英雄记》曰：袁绍分部攻者【◎何焯曰：分部，当做“部分”。【吴金华以“分部”与“部分”同义，均为部署之谓。】】掘地为道，穿穴其楼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达半，便烧所施之柱，楼辄倾倒。】瓒自知必败，尽杀其妻子，乃自杀。【◎范《书·瓒传》：绍候得其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至，遂便出战。绍设伏，瓒遂大败，复还保中小城。自计必无全，乃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续为屠各所杀。田楷与袁绍战，死。】【◎《汉晋春秋》曰：关靖曰：“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范《书·瓒传》：关靖见瓒败，叹恨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胡三省曰：公孙瓒之计与陈宫之计一也。陈宫之计吕布不能用，公孙瓒之计关靖止之，是知不惟决计之难，赞决者亦难也。◎黄山曰：瓒、布垂败，众叛亲离，守且不能，尚安能战？况瓒非绍敌，布尤非操敌，弃城出战，败或可以逃死于一时，欲恃苟且之谋，以徼行险之幸，则瓒出而将士必送款于绍，以求全其老小，易京立危，直如关靖所料耳。布出而操以兵缀布，与之战仍决水以灌城，陈宫又岂能支乎？】绍悉送其首于许。【瓒，诏书所购，故送其首。】】

鲜于辅将其众奉王命。【吴金华据百衲本并袁《纪》，疑“将”应作“持”。】【◎《田豫传》：瓒败，辅为国人所推，行太守事，以豫为长史。豫谓辅：“宜速归命。”辅从其计。◎胡三省曰：辅既斩邹丹，遂领渔阳太守。】以辅为建忠将军，督幽州六郡。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迁护乌丸校尉。而辅身诣太祖，拜左度辽将军，【◎《通鉴》：操以辅为右度辽将军，还镇幽土。◎胡三省曰：当是时幽州为绍所统，与许隔远，而柔、辅已归心于操矣。汉度辽将军始于范明友，中兴之后置度辽将军以护南匈奴，屯于西河。今使鲜于辅还镇幽土，故以为右度辽將軍。自中國而北向，以西河为左，幽土为右也。】封亭侯，

【◎范《书》作“封都亭侯”。◎潘眉曰：鲜于辅封南昌亭侯，见《魏公卿上尊号奏碑》。武帝十八年《纪》注作“昌乡亭侯”，误。】遣还镇抚本州。【◎《魏略》曰：辅从太祖于官渡。袁绍破走，太祖喜，顾谓辅曰：“如前岁本初送公孙瓒头来，孤自视忽然耳，而今克之。此

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太祖破南皮，柔将部曲及鲜卑献名马以奉军，从征三郡乌丸，以功封关内侯。【◎范《书·瓒传》：阎柔将部曲从曹操击乌桓，拜护乌桓校尉。】【◎《魏略》曰：太祖甚爱阎柔，每谓之曰：“我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柔由此自托于五官将，如兄弟。】辅亦率其众从。文帝践阼，拜辅虎牙将军，【◎潘眉曰：据《公卿上尊号奏》称“虎牙将军南昌亭侯臣辅”，辅在延康中已为虎牙将军，《传》误。◎弼按：《武纪》建安十八年注，辅为建忠将军。】柔度辽将军，皆进封县侯。位特进。

## 陶谦

陶谦字恭祖，丹杨人。【◎李贤曰：丹阳郡丹阳县人也。◎《郡国志》：扬州丹阳郡丹阳。

◎《一统志》：丹阳故城，今安徽太平府当涂县。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由丹阳至钱塘。《晋志》作“丹杨”，以山多赤柳，故名。汉仍为丹阳县，以属丹阳郡，亦曰小丹阳。后汉建安初，吕范从孙策渡江，下小丹阳。案，此吴地之丹阳也。汉置丹阳郡于宛陵，而此为丹阳县，因有小丹阳之名。吴移丹阳郡治建业，相沿至陈无改。若楚始封之丹阳一在枝江，一在秭归，与此相距数千里。班《志》于丹阳注为熊绎所封，而陈宣帝诏亦曰“迩熊绎之遗封”，误矣。

◎王先谦曰：○《楚世家》：熊绎居丹阳。○徐广注：丹阳，在南郡枝江县。○《江水注》亦以班志为非。○王鸣盛曰：《左传》“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蚡冒言；又“僻在荆山，荜路蓝缕，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则指熊绎言。郦氏引此驳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即使蓝缕启山在荆州，熊绎始封何妨在扬州丹扬？周成王时吴尚微甚，其地狭小，僻在苏松一隅，何知丹扬郡之丹阳必在吴境、非楚境呼？《汉书·地理志》后总论一段，以丹阳为吴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吴境言之耳，其实丹阳未必吴始封即得也。○先谦案：王说是也。陈宣帝诏云“龙山南指，牛渚北临，迩熊绎之遗封，对全琮之旧垒”，即本班《志》为文。《吴录》载张纮言于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是春秋之初，江南犹为楚境，庆封在朱方，今之丹徒，以距楚疆不远，灵王故能伐而取之。伍子胥潜行入吴，乞食投金于溧阳境内，则溧阳在平王时为吴边邑，可见江南乃楚国累世经营之地，始封在此，未必定非。世代绵远，载籍阙如，徐广之言，亦无确证，似不若班、张近古，闻见较有可凭也。◎胡玉缙曰：○宋翔凤《过庭录》有《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以为鬻熊先封丹水之阳，熊绎始迁荆山之麓，其文甚辨，不主《汉志》之说。○宋祁曰：丹扬，当作“丹

阳”。○王鸣盛曰：扬字从手，其属县丹阳则从 。○而南监本具作阳,《晋志》或作“扬”，

或作“阳”，而属县则作“杨”，且注云“丹杨山多赤柳，在西”，然则县名从木甚明。而郡亦当以此得名，凡从手则从，皆传写误也。◎沈家本曰：两汉书“阳”、“扬”、“杨”错见，未知孰是。◎弼按：《水经·江水注》所云熊绎始封之丹阳，在南阳丹水之阳，应从。若丹杨县之杨，应从《晋志》作“杨”。◎顾祖禹曰：丹阳城在江宁府西南五十里，两汉为丹阳县，属丹阳郡。隋开皇九年，废入溧水县，俗谓之小丹阳，对丹阳郡而言也。◎《通志》：今太平府当涂县东少北五十里丹阳镇，与江亭县接界。◎钱大昭曰：郡县兼书，史之例也。志于魏陶谦、张杨、徐奕、仓慈、吕虔、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蜀张飞、黄忠、庞统、孙乾、简雍、伊籍、陈震、吕乂、彭羕、李严、刘琰、魏延、杨仪、王连、许慈，吴张紘、严畯、刘惇、赵达、濮阳兴、王蕃，皆书郡不属县，此例之未密也。】【◎《吴书》曰：谦父，故馀姚长。【◎《郡国志》：扬州会稽郡馀姚。◎《一统志》：馀姚故城，今浙江绍兴府馀姚

县治。◎详见《吴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说文》：幡，书儿拭觚布也。】乘竹马而戏，【◎《后汉书·郭汲传》：童儿数百，各骑竹马迎拜。◎《博物志》小儿七岁曰竹马之戏。】邑中儿僮【冯本作“童”。】皆随之。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郡国志》：交州苍梧郡治广信。◎《汉官》曰：刺史治。◎

《一统志》：广信故城，今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治。】出遇之涂，【章怀注引此无“凃”字。又无下“住车”二字。】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因许妻以女。甘公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章怀注作“甘夫人怒曰”，无“妾闻”二字，“如何”作“于何”。】公曰：“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妻之。【章怀注“妻”作“与”。】】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邵，举茂才，除卢令，【◎《郡国志》：兖州济北国治卢。◎《一统志》：今山东济南府长清县南二十五里。◎互见《武纪》初平元年。◎赵一清引《汉书·地理志》 “城阳国有虑县，即卢县”，其说误，不采。◎钱大昭曰：《志》“除卢令”，注引《吴书》作 “舒令”，考张子布哀辞云“令舒及卢，遗爱于民”，是谦于二县并为令也。】【◎《吴书》曰：谦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郡国志》扬州庐江郡治舒。◎互见《武纪》建安四年。◎胡三省曰：舒在魏、吴境上，弃而不耕，去舒口甚近。◎《一统志》：故城，今庐江府庐江县西。】郡守张磐，【◎潘眉曰：郡守，庐江太守也。◎惠栋曰：磐字子石，丹杨人，见《度尚传》。】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与众还城，因以公事进见，坐罢，磐常私还入，与谦饮宴，或拒不为留。常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及舞，又不转。【◎《御览·五百七十四》引作“乃舞，舞不转”。章怀注引此作“乃舞，舞又不转”。◎刘家立曰：《日知录·九》引此文亦同。◎赵一清曰：○《宋书·乐志》：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魏、晋以来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若饮酒以代杯相属也。◎梁章钜曰：○沈钦韩云：《通典·乐五》云：“前代宴乐必舞，魏晋以来尤重以舞相属，谢安以属桓嗣是也。”○案：《后汉书·蔡邕传》：“徙朔方赦还，太守王智饯之，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衔之。”是宾主欢洽之常态也。《淮南·齐俗训》：“古者歌乐而无转。”又《修务训》：“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此所谓转也。《汉书》注：“长沙定王来朝，有诏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是则舞故不转以示意，与此事正同也。】磐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由是不乐，卒以构隙。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祠灵星，【◎《续汉志·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以后稷配。】有赢钱五百，欲以臧之。【◎潘眉曰：《六书正讹》：吏受赇曰臧。《汉书》凡“贓”字并作“臧”。◎何焯曰：“臧”下疑有“劾”字。】谦委官而去。】迁幽州剌史，征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西讨韩遂。【◎范《书·谦传》：四迁为军骑将军张温司马，西讨边章。

◎钱大昭曰：四迁，谓：举茂才、除卢令、迁幽州刺史、征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事也。】

【◎《吴书》曰：会西羌寇边，皇甫嵩为征西将军，表请武将。召拜谦扬武都尉，与嵩征羌，大破之。后边章、韩遂为乱，司空张温衔命征讨，又请谦为参军事，【◎范《书·皇甫嵩传》：董卓被诛，以嵩为征西将军，又迁车骑将军。其年秋，拜太尉。◎《献帝纪》：初平三年四月，诛董卓。五月，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是皇甫嵩为征西将军，献帝初平三年事也。◎又按，《灵帝纪》：中平元年四月，大司农张温为司空。十一月，北宫伯玉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陈懿。二年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三年，以车骑将军张温为太尉。四年四月，太尉张温免。◎《献帝纪》：初平二年十月，董卓杀卫尉张温。◎是张温为司空、为车骑将军，灵帝中平元、二年事也。《吴书》以皇甫嵩为征西将军召谦拜都尉在前，以司空张温请谦参军事在后，则事实前后颠倒矣。张温，事又见《董卓传》。◎沈家本曰：○范《书·灵纪》：中平元年，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帅。二年，北宫伯玉寇三辅，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不克。秋七月，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嵩传》：会边章、韩遂作乱陇右。明年春，诏嵩回镇长安，章等遂复入寇三辅，使嵩因讨之。

* 然则嵩、温所讨者并是章、遂等，非二时二事。《吴书》分为二，疑误。又嵩时为左车骑将军，非征西将军也。嵩为征西将军在董卓被诛之后，此亦误。】接遇甚厚，而谦轻其行事，心怀不服。及军罢还，百寮高会，温属谦行酒，谦众辱温。温怒，徙谦于边。或说温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见重于公，一朝以醉饮过失，不蒙容贷，远弃不毛，厚德不终，四方人士安所归望！不如释憾除恨，克复初分，于以远闻德美。”温然其言，乃追还谦。谦至，或人谓谦曰：【冯本“人”作“又”。】“足下轻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释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辞以谢之。”谦曰：“诺。”又谓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责，思在变革。谢天子礼毕，必诣公门。公宜见之，以慰其意。”时温于宫门见谦，谦仰曰：“谦自谢朝廷，岂为公邪？”温曰：“恭祖痴病尚未除邪？”遂为之置酒，待之如初。【◎何焯曰：汉末争以下士为贤，故恭祖得以行其意也。◎梁章钜曰：恭祖之痴病与元龙之豪气正可作对。】】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间行致贡献，

【◎范《书·朱雋传》：陶谦以雋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杰共推雋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记于雋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杨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国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祸，幼主劫执，忠良残敝，长安隔绝，不知吉凶。是以临官尹人，搢绅有识，莫不忧惧，以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克济祸乱！自起兵已来，于兹三年，州郡转相顾望，未有奋击之功，而互争私变，更相疑惑。谦等并共谘诹，议消国难。佥曰：‘将军君侯，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颙颙。’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阳，多持资粮，足支半岁，谨同心腹，委之元帅。”会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雋入朝。军吏皆惮入关，欲应陶谦等。雋曰：“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势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间，大事可济。”遂辞谦议而就傕征，复为太仆，谦等遂罢。◎《通鉴辑览》曰：雋与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贼之征，而雋较嵩尤陋，观其对诸将方谓“庸儿小竖，变乱可乘”，乃反为劫质，大言不惭，莫甚于此。◎本志《王朗传》：朗为徐州治中，与别驾赵昱说刺史陶谦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郡国志》：丹阳郡溧阳。◎《一统志》：故城，今江苏镇江府溧阳县西北四十五里。】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范《书·谦传》“徐州”作“徐方”。◎胡三省曰：古语多谓州为方，故八州八百谓之方伯。《诗》曰“徐方不庭”，是也。】谷米丰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广陵郡，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琅琊国，见《武纪》兴平元年。】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范《书·谦传》：昱字元达，琅琊人，清己嫉恶，潜志好学，虽亲友希得见之。为人耳不邪听，目不妄视。太仆种拂举为方正。◎《许劭传》：劭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后谦果捕诸寓士。◎袁弘《纪》：陈留史坚元，陈郡相仲华，逃窜江湖，皆名士也。】【◎谢承《后汉书》曰：昱年十三，母尝病，经涉三月。昱惨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祷泣血，乡党称其孝。就处士东莞綦毌君受《公羊传》，【◎《郡国志》：徐州琅邪国东莞。◎《一统志》：东莞故城，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治。◎范《书·刘表传》“博求儒术，綦母闿、宋衷等”，未知即綦母君否？】兼该群业。至历年潜志，不窥园圃，亲疏希见其面。时入定省父母，须臾即还。高洁廉正，抱礼而立，清英俨恪，莫干其志；旌善以兴化，殚邪以矫俗。【宋本“殚”作“弹”。【◎吴金华曰：“弹”字义长。弹，谓纠弹、抨击。】】州郡请召，常称病不应。国相檀谟、陈遵【琅邪国相也。】共召，不起；【宋本“共”作“比”。】或兴盛怒，终不回意。举孝廉，除莒长，【昱为莒长，见《臧洪传》。】宣扬五教，政为国表。会黄巾作乱，陆梁五郡，【陆梁，注见前《公孙瓒传》。】郡县发兵，以为先办。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当受迁赏，昱深以为耻，委官还家。徐州牧陶谦初辟别驾从事，辞

疾逊遁。谦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罚，然后乃起。举茂才，迁广陵太守。贼笮融从临淮见讨，迸入郡界，昱将兵拒战，败绩见害。【◎范《书·谦传》：谦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依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何焯曰：此与《魏志》注引谢承《书》互异。】】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阙宣，见《武纪》初平四年。◎刘攽曰：范《书·献纪》作“阙宣”。《谦传》作“阎宣”，误。】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周寿昌曰：陶谦此传恐多过甚之辞，非实录。谦性刚直，谓过傲则有之，未必至于疏名士而任小人。且既举赵昱茂才、迁广陵太守，何云疏之？其任曹宏，究未闻有显擢。阙宣作乱，谦自应讨而杀，何得云与合寇钞，而复杀宣？后降其军，何得云并其众？魏武不尝降黄巾数十万为青州军邪？盖谦士卒杀曹嵩全家，为所深恨，时载记者多魏臣，不惜诬谦以媚操，故肆诋之如此。观注引《吴书》张昭等哀辞末有云“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时谦已死，昭尚何用谄谀？乃其哀且如是，可以考其实矣。】

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彭城，见《武纪》建安三年。】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郯，各本皆作“剡”，局本改作“郯”，范

《书》作“郯”，是。郯，东海郡治，又为徐州刺史治，见《武纪》初平四年。】太祖以粮少引军还。【◎范《书·谦传》：曹操父嵩避难琅琊，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弼按：○《本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云：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与本传“死者万数”尚不甚悬殊，若如范《书·谦传》云“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通鉴》同。〗则多至十倍矣。二者未知孰是。】【◎《吴书》曰：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曹嵩被杀，事见《武纪》兴平元年注。◎钱大昕曰：按

《应劭传》谓“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杀之”，与范《书·谦传》互异。当以

《谦传》为正。操欲吞并徐部，文致歉罪，以为出师之名耳。韦曜《吴书》谓“归咎于陶谦”者，得之。】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吴金华依王锳说，以“一时”作“一齐”解，说详彼。】诏曰：“今海内扰攘，州郡起兵，征夫劳瘁，寇难未弭，或将吏不良，因缘讨捕，侵侮黎民，离害者众；风声流闻，震荡城邑，丘墙惧于横暴，贞良化为群恶，此何异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明监本“叹”作“难”，误。】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曰甚矣。【宋本“曰”作“已”。】虽悔往者之迷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连众结，锋镝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见系虏，是以阻兵屯据，欲止而不敢散也。诏书到，其各罢遣甲士，还亲农桑，惟留常员吏以供官署，慰示远近，咸使闻知。”谦被诏，乃上书曰：“臣闻怀远柔服，非德不集；克难平乱，非兵不济。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各本“阪”作“版”，误。】有五帝之师，有扈、鬼方、商、奄四国有王者之伐，【◎《史记·五帝本纪》：轩辕脩德整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又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舜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古在昔，未有不扬威以弭乱，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黄巾乱治，受策长驱，匪遑启处。虽宪章敕戒，奉宣威灵，敬行天诛，每伐辄克，然妖

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若承命解甲，弱国自虚，释武备以资乱，损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罢，明日难必至，上忝朝廷宠授之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强幹弱枝遏恶止乱之务也。臣虽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报，所不忍行。辄勒部曲，申令警备。出芟强寇，惟力是视，入宣德泽，躬奉职事，冀效微劳，以赎罪负。”又曰：“华夏沸扰，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职贡多阙，寤寐忧叹，无日敢宁。诚思贡献必至，荐羞获通，然后销锋解甲，臣之愿也。臣前调谷百万斛，已在水次，辄敕兵卫送。”曹公得谦上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多杀人民。谦引兵击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谦。公引兵还。【◎《蜀志·先主传》：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者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具救之。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臣松之案：此时天子在长安，曹公尚未秉政。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杭世骏曰：○《名胜志》云：曹公城莒州南七十二里，魏太祖征陶谦拔五城，略地东海，筑以戍守。今谓之五花营。】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

【毛本“迎”作“逆”。】太祖还击布。是岁，谦病死。【◎《武纪》：兴平元年，陶谦死，刘备代之。◎本志《荀彧传》：兴平二年，陶谦死。◎盖谓谦已死，非谓死于二年也。】【◎《吴书》曰：谦死时，年六十三，张昭等为之哀辞曰：“猗欤使君，君侯将军，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毛本“牧幽”作“幽牧”，误。】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赖侯以清；【◎钱大昭曰：○此用《诗》“憬彼淮夷”也，《韩诗》“憬”作“犷”。○薛君曰：犷，觉悟之貌。】蠢蠢妖寇，匪侯不宁。唯帝念绩，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启土溧阳。遂升上将，受号安东，将平世难，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徐州有东海、琅邪、彭城、广陵、下邳，凡五郡。】哀我人斯，将谁仰凭？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呜呼哀哉！”【◎何焯曰：子布之文，未为奇杰，何以祢衡重之？】谦二子：商、应，皆不仕。【◎姚范曰：恭祖竟无一毫可取，似不必立传。◎柳从辰曰：○《一统志》：谦墓在今萧县东陶墟村。○案：自董卓拥兵入京，乘乱废置西迁，而后中国分崩，卓虽受诛，豪杰并起，跨州连郡如刘虞、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刘焉、袁术、吕布者，皆尝雄视一时，其权力犹足匡正帝室。且斯时傕、汜相屠，已就衰灭，朝廷播越，未有所托，操之势抑尚微。苟有一人焉，发至忠之忱，摅拨乱之略，先迎天子，以爵命收揽才贤，练兵实民，以此削平僭逆，则权不集于操，汉祚未遽亡也。乃刘虞守正，虽远胜表、焉，而迂闇鲜通纽。平纯、举之役，罢兵息民，欲以简约感人，以惠爱孚众，矜情饰貌，冠敝补穿，己既不知兵，兵又不习战，拒戮忠谏，城陷身亡，非不幸也。夫虞之讨瓒，与瓒之讨绍，虽各表其罪，而愤兵自动，朝廷不与知，非真能奉朝命者也。特瓒犹必假托朝廷，谦犹能不废职贡，均有似于虞。故范史连类传之。自袁绍以下，则弥不如矣。】】

## 张杨

张杨在稚叔，云中人也。【◎云中郡，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马与龙曰：魏黄初中牵招破鲜卑轲比能于云中故郡，见《招传》。◎《一统志》：据《水经注》，汉云中县故城在阴山之南，黄河自西来折南流之处，今归化城之西托克托城地。】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沈家本曰：州从事无武猛之名，此盖汉末临时所置，如《张燕传》之将兵从事也。】灵帝末，天下乱，帝以所宠小黄门蹇硕为西园上军校尉，【◎范《书·灵帝纪》：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山阳公载记》曰：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八校尉皆统于蹇硕。

◎胡三省曰：○《姓谱》：蹇，姓也，《左传》有秦大夫蹇叔。】军京都，欲以禦四方，【禦，

宋本作“御”。】征天下豪杰以为偏裨。太祖及袁绍等皆为校尉，属之。【◎《灵帝纪》曰：以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冯芳为助军校尉，【◎章怀注引《山阳公载记》“芳”作“方”。◎潘眉曰：助军有左、右校尉，时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淳于琼为左右校尉。【◎《通鉴考异》曰：范《书·袁绍传》“绍为佐军校尉”，《何进传》“淳于琼为佐军校尉”，今从乐资《山阳公载记》。】】并州刺史丁原遣杨将兵诣硕，为假司马。灵帝崩，硕为何进所杀。杨复为进所遣，归本州募兵，【归并州也。】得千余人，因留上党，击山贼。【上党，见《武纪》建安九年。】进败，董卓作乱。杨遂以所将共上党太守于壶关，【壶关，见《武纪》建安十年。】不下，略诸县，众至数千人。山东起兵，欲诛卓。袁绍至河内，【河内，见《武纪》初平元年。】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於夫罗屯漳水。单于欲叛，绍、杨不从。单于执杨与俱去，绍使将麴义追击于邺南，破之。单于执杨至黎阳，【◎黎阳见《武纪》建安四年。◎何焯曰：北宋本作 “单于与杨至黎阳”。◎钱大昭曰：上既云“单于执杨”矣，下何必重复言之？“至黎阳”上“执杨”二字疑衍。◎周寿昌曰：单于执杨至黎阳，盖言单于军虽破，而杨被执如故也。惟单于众复振，杨何以得脱，复为将军、太守，此处特未叙明。◎弼按：“执”作“与”，则上下文皆可通。】攻破度辽将军耿祉军，众复振。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钱大昭曰：○《英雄记》云：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图布者，为董卓。卓既诛，故傕、汜等欲杀吕布为卓复仇也。是时傕、汜等用事，以杨为建义将军，必非董卓明矣。◎沈家本曰：案《吕布传》，布杀卓后，先诣袁术，次诣袁绍，次走河内与张杨合。范《书》则从袁术后即从张杨，杨下诸将欲图布，后投袁绍，是吕布出关之初，杨已在河内，非至傕、汜等购布，始为河内太守也。“卓”字未必误。】天子之在河东，杨将兵至安邑，【宋本“至”作“控”。安邑，见《武纪》兴平二年。】拜安国将军，封晋阳侯。【◎晋阳，见《武纪》建安十年。◎范《书·董卓传》：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拜张杨为安国将军。◎胡三省曰：安国将军之号盖始于此。】杨欲迎天子还洛，诸将不听；杨还野王。【野王，见《文纪》黄初二年。】建安元年，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范《书·献帝纪》：建安元年八月，幸南宫杨安殿。◎《董卓传》：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杨当捍外难，何事京都？”遂还野王。即拜为大司马。【◎《英雄记》曰：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杨素与吕布善。【◎本志《吕布传》：布走河内，与张杨合。】太祖之围布，杨欲救之，不能。乃出兵东市，遥为之势。【◎胡三省曰：野王县东市也。◎赵一清曰：河内郡野王有射犬聚，东市亦当在其处。◎谢鍾英曰：河内县南。】其将杨丑，杀杨以应太祖，【◎范《书·献纪》：建安三年十一月，盗杀大司马张杨。◎《董卓传》：四年，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本志《武纪》亦云“四年”。◎弼按：吕布之死在建安三年十二月，张杨之死当在布先。《武纪》连属下文，故叙入四年也。】杨将眭固杀丑，【此即黑山贼之眭固，见《武纪》初平二年。】将其众，欲北合袁绍。太祖遣史涣邀击，破之于犬城，斩固，尽收其众也。【◎犬城即射犬。◎《郡国志》：野王有射犬聚。◎《方舆纪要》：在故武德县北。◎王先谦曰：今怀庆府河内县东北。】【◎《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杀杨丑，军屯射犬。【射犬，见《武纪》建安四年。】时有巫诫固曰：“将军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见犬，其势必惊，宜急移去。”固不从，【宋本“固”做“兔”，何焯校改作“固”。】遂战死。【互见

《武纪》建安四年。】】

## 公孙度

公孙度字升济，【范《书·独行传·王烈传》注引此作“字叔济”，按后注文“升即登”之语，以作“升”为是。】本辽东襄平人也。【辽东襄平，见《明纪》景初元年。汉献帝中平元年，公孙度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魏景初二年，公孙渊灭，郡复合。】度父延，避吏居玄菟，【◎《郡国志》：幽州玄菟郡治高句骊。◎《一统志》：高句骊故城，在盛京兴京城北。案《汉志》，县为小辽水所发源，今兴京北近浑河之源，盖即高句骊县地。高句骊国本在县东，去辽东千里，汉置县取其名耳。玄菟郡虽初治沃沮，寻从句骊，《汉志》可考。《方舆纪要》谓公孙度始改置于辽东之北，治高句骊县，非是。又《吴书》谓郡去辽东二百里，而《郡国志》“辽东郡”下云“雒阳东北三千六百里”，“玄菟郡”则云“四千里”，实相去四百里也。

◎周济曰：高句骊故城，在抚顺县东少北八十里。◎谢鍾英曰：今奉天府铁岭县东。】任度为郡吏。时玄菟太守公孙琙，【范《书·王烈传》注作“公孙域”。】子豹，年十八岁，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琙子同年，琙见而亲爱之，遣就师学，为取妻。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范《书·谢弼传》：建宁二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玄菟公孙度具对策，皆除郎中。◎范《书·袁绍传》：度初避吏为玄菟小吏，稍仕。中平元年，迁为本郡守。】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徐荣，事见《武纪》初平元年。】荐度为辽东太守。度起玄菟小吏，为辽东郡所轻。先时，属国【辽东属国也，见《齐王纪》正始五年。】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为伍长。【◎沈钦韩曰：○《续汉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里魁掌一里，什主十家，伍主五家。】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皆以法诛，所夷灭百余家，郡中震慄。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范《书·王烈传》：黄巾、董卓之乱，烈避地辽东，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本志《管宁传》：宁闻公孙度令行海外，遂与邴原、王烈等至辽东，度虚馆以候之。】初平元年，度知中国扰攘，语所亲吏柳毅、阳仪等曰：【◎胡三省曰：

* 《姓谱》：柳，本自鲁孝公公子展之孙，以王父之字为氏，至展禽食采于柳下，因为氏。】 “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魏书》曰：度语毅、仪：“谶书云：‘孙登当为天子。’

太守姓公孙，字升济，升即登也。”】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或谓度曰：“此汉宣帝冠石之祥，【◎《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云：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御览·八百七十三》引此云：宣帝中兴之瑞也。】而里名与先君同。【度父名延。】社主土地，明当有土地，而三公为辅也。”度益喜。【◎范《书·袁绍传》：时王室方乱，度恃其地远，阴独怀幸。会襄平社生大石丈余，下有三小石为足，度以为己端。】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宗族。【◎杭世骏曰：○王隐《晋书》云：李裔字宣伯。父敏，为公孙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终。裔以父母不知存亡，设木主以奉之。◎侯康曰：据《晋书·李宣伯传》，敏子名信。杭氏引王隐《晋书》以宣伯为即敏子，非也，乃敏孙耳。王隐《书》盖出传写之讹。】【◎《晋阳秋》曰：【◎《隋书·经籍志》古史类：《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孙盛撰。《续晋阳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鸾撰。◎《旧唐志》编年类：《魏武春秋》二十卷，孙盛撰。《晋阳秋》二十卷，檀道鸾注。《晋阳春秋》二十二卷，邓粲撰。◎《新唐志》编年类：孙盛《魏武春秋》二十卷，又《晋阳秋》二十二卷。邓粲《晋阳秋》三十二卷。檀道鸾《晋春秋》二十卷。◎《宋史·艺文志》编年类：孙盛《晋阳春秋》三十卷。◎高似孙《史略》：孙盛《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盛著《魏氏春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字安国，太原人。檀道鸾《续晋阳秋》二十卷。王韶之《晋阳秋》续后事，讫义熙九年。◎《晋书·孙盛传》：盛著《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拜谢，因请删改之，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文心雕龙·才略篇》曰：孙盛、

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存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史传篇》曰：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又曰：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史通·采撰篇》曰：安国之述《阳秋》，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列为竹帛正言，而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直书篇》曰：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模拟篇》曰：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编帝名，以此拟春秋，所谓貌同心异也。◎案，孙盛《晋阳秋》一书见于史志及《文心》、《史通》者，大略如此。自当以《隋志》为足征。二刘去古未远，【二刘，谓刘勰、刘知几。】所言亦当有据。《旧唐志》所云之“《魏武春秋》”、“《晋阳秋》”，当即《史通》所谓“魏、晋二阳秋”也。晋避简文母后讳，〖简文宣郑太后讳阿春。〗易“春”为“阳”，如习凿齿之《汉晋阳秋》，亦同此例。据彦和所云，【彦和，刘勰之字。】邓粲亦有此著。至檀氏所续，则别为一书也。章宗源《隋志考证》有说，辞繁未录。此书今存汉学堂辑本。】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余年不娶。州里徐邈责之曰：【同为幽州之人，故称州里。徐邈，《传》见后。】“不孝莫大于无后，何可终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其妻后嫁牵招，生子嘉，见《招传》。】常如居丧之礼，不胜忧，数年而卒。胤生不识父母，及有识，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丧。以祖父不知存亡，设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晋书·李胤传》：胤字宣伯，辽东襄平人。祖敏，汉河内太守，去官还乡里，辽东太守公孙度欲强用之，敏乘轻舟浮沧海，莫知所终。胤父信追求积年，浮海出塞，竟无所见，欲行丧制服，则疑父尚存，情若居丧而不聘娶。燕国徐邈与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于无后，劝使娶妻。既生胤，遂绝房室，恒如居丧礼，数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识之后，降食哀戚，亦以丧礼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设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闻。】◎臣松之案：本传云敏将家入海，而复与子相失，未详其故。

【◎《邴原传》：原至辽东，与同郡刘政具有勇略雄气。辽东太守公孙度畏恶，欲杀之，尽收捕其家，政得脱，原匿之月余。东莱太史慈当归，原因以政付之。原又说度出政之家。原又资送政家，得归故郡。】】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钱大昕曰：○《晋书·地理志》：带方郡，公孙度置。○本传却不载，而于《东夷传》见之。◎梁章钜曰：本传末有“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语，辽东、乐浪、玄菟皆汉故郡，带方为乐浪属县。《东夷传》云 “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晋书》以为公孙度置，殊误。】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东莱，见《臧洪传》。东莱郡东、南、北三面尽海，为今山东登州府莱州府地，故公孙度得越海而收之。◎顾炎武曰：海道用师，古人盖屡行之矣。吴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此苏州下海至山东之路；越王勾践命范蠡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此浙东下海至淮上之路；汉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公孙度越海收东莱诸县，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吴增僅曰：初平元年，公孙度自立为平州牧，平州之号始此。适恭、渊之际，或自称太守，或自称燕王，平州之名久已不著。盖公孙度一时自称，不同于建置也。《晋志》 “魏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幽州”，盖置于公孙灭后，旋亦见省耳。】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于襄平城南，【◎《说文》：墠，野土也。◎一曰：除地祭处筑土为坛，除地为墠。墠，音善。】郊祀天地，藉田，治兵，【藉田，解见《武纪》建安十九年。】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胡三省曰：羽骑，羽林骑也。】太祖表度为武威将军，【◎范《书·袁绍传》：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度为奋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武库。【◎胡三省曰：辽东郡之武库也。】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宁乡侯封弟恭。是岁建安九年也。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乌丸，屠柳城。【◎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赵苞传》：苞为辽西太守，迎母到郡，道经柳城。◎是辽西郡治在柳城之东，辽西郡治阳乐。◎《一统志》：汉阳乐县，今永平府东北口外。】袁尚等奔辽东，康斩送尚首。语在《武纪》。封康襄

平侯，拜左将军。康死，子晃、渊等皆小，众立恭为辽东太守。文帝践阼，遣使即拜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郡国志》：幽州辽东郡平郭。◎《一统志》：平郭故城，今奉天府盖平县南。】追赠康大司马。

初，恭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太和二年，渊胁夺恭位。明帝即位【◎钱大昕曰：明帝以黄初七年即位，其明年改元太和。传以“明帝即位”承“太和二年”之下，误也。“位”字当是衍文。◎沈家本曰：钱说是。《明纪》“太和二年，辽东太守公孙恭兄子渊劫夺恭位，遂以渊领辽东太守”，曰“遂”，曰“即”，其义一也。】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明纪》：太和四年，以辽东太守公孙渊为车骑将军。◎此作“扬烈将军”，互异。◎《刘晔传》：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世官相承，绝远难制，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籓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晋书·宣帝纪》“公孙渊”作“公孙文懿”，避唐讳，故称其字也。】【◎《吴书》载渊表权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无妄之运；【一本“无”作“旡”。】王路未夷，倾侧扰攘。自先人以来，历事汉、魏，阶缘际会，为国效节，继世享任，得守藩表，犹知符命未有攸归。每感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即校尉裴潜也。】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昼则讴吟，宵则发梦，终身诵之，志不知足。【北宋本“志”作 “忘”。】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荡析。仰此天命将有眷顾，私从一隅永瞻云日。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褒功臣之后，乃令谗谄得行其志，【宋本“谄”作“讹”。】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臣不负魏，而魏绝之。盖闻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饶適齐，【◎《说苑·尊贺篇》：宗卫相齐，遇逐，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而问焉，曰：“士大夫谁能与我赴诸侯者乎？”田饶对曰：“厨中有臭肉，则门下无死士。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乐毅走赵，【◎《史记·乐毅传》：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適魏。】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陈平、耿况，亦睹时变，卒归于汉，勒名帝籍。【◎《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遂至修武降汉。◎范《书·耿弇传》：弇父况，字侠游，为上谷太守。及光武于广阿，加况大将军、兴义侯。】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时不世遇，是以慺慺怀慕自纳，望远视险，有如近易。诚愿神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国家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 “告辽东、玄菟将校吏民：逆贼孙权遭遇乱阶，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群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吴金华曰：“含垢藏疾”源于《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宗伯所引古谚，表示不念恶旧、宽大为怀之意，当与“冀其可化”作一气读之。】故割地王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权亲叉手，北向稽颡。假人臣之宠，受人臣之荣，未有如权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难移，卒归反复，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号。恃江湖之险阻，王诛未加。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赍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胡三省曰：○《姓谱》：宿，本风姓，伏羲之后封于宿。○《风俗通》：汉有雁门太守宿详。】十室之邑，犹有忠信，陷君于恶，《春秋》所书也。今辽东、玄菟奉事国朝，纡青拖紫，以千百为数，戴纚垂缨，咸佩印绶，曾无匡正纳善之言。龟玉毁于椟，虎兕出于匣，【元本“匣”作“柙”。】是谁之过欤？国朝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贰，何以事君？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乃阿顺邪谋，胁从奸惑，岂独父兄之教不详，子

弟之举习非而已哉！若苗秽害田，随风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别乎？【宋本“白”作“自”。】且又此事固然易见，不及鉴古成败，书传所载也。江南海北有万里之限，辽东君臣无怵惕之患，利则义所不利，贵则义所不贵，此为厌安乐之居，求危亡之祸，贱忠贞之节，重背叛之名。蛮、貊之长，犹知爱礼，以此事人，亦难为颜！且又宿舒无罪，挤使入吴，奉不义之使，始与家诀，涕泣而行。及至贺死之日，覆众成山，【成山，见《明纪》太和六年。】舒虽脱死，魂魄离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今忠臣烈将，咸忿辽东反复携贰，【局本“咸”误作“感”。】皆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劳动干戈，远涉大川，费役如彼，又悼边陲遗余黎民，迷误如此，故遣郎中卫慎、邵瑁等且先奉诏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节立信以辅时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傥恐自嫌，已为恶逆所见染污，不敢倡言，永怀伊戚。其诸与贼使交通，皆赦除之，与之更始。”】权遣使张弥、许晏等，赍金玉珍宝，立渊为燕王。【◎《吴志·孙权传》：嘉禾（元）**[**二**]**年三月，遣舒、琮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数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渊杀弥、晏，事详见《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注引吴书。】【◎《魏略》载渊表曰：【◎官本《考证》曰：《魏略》，北宋本作“《魏书》”。】“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胡三省曰：○《晋志》：王国置郎中令。○渊未封王，僭置之也。】甘言厚礼，以诱吴贼。幸赖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贼虏暗然迷惑，违戾群下，不从众谏，承信臣言，远遣船使，多将士卒，【局本“多”作“名”，误。】来致封拜。臣之所执，得如本志，虽忧罪衅，私怀幸甚。贼众本号万人，舒、综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沓津，解见《齐王纪》景初三年。吴孙权嘉禾三年欲攻公孙渊，陆瑁谏曰：“沓津去渊，道里尚远。”◎《一统志》：沓氏故城，在今辽阳州界。◎时公孙渊居襄平，吴师航海辽东，登自沓渚。考襄平实铁岭故地，辽阳西北至承德，承德西北至铁岭，道里数百，故云远矣。】伪使者张弥、许晏与中郎将万泰、校尉裴潜【◎钱大昭曰：此又是一人，非河东裴文行也。】将吏兵四百余人，赍文书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潜别赍致遗货物，欲因市马。军将贺达、虞咨领余众在船所。臣本欲须凉节乃取弥等，而弥等人兵众多，见臣不便承受吴命，意有猜疑。惧其先作，变态妄生，即进兵围取，斩弥、晏、泰、潜等首级。其吏从兵众，皆士伍小人，给使东西，不得自由，面缚乞降，不忍诛杀，辄听纳受，徙充边城。别遣将韩

起等率将三军，驰行至沓。使领长史柳远设宾主礼【局本“主”误作“王”。】诱请达、咨，三军潜伏以待其下，又驱群马货物，欲与交市。达、咨怀疑不下，使诸市买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锋矢乱发，斩首三百余级，被创赴水没溺者可二百余人，其散走山谷，来归降及藏窜饥饿死者，不在数中。得银印、铜印、兵器、资货，不可胜数。谨遣西曹掾公孙珩奉送贼权所假臣节、印绶、符策、九锡、什物，及弥等伪节、印绶、首级。”又曰： “宿舒、孙综前到吴，贼权问臣家内小大，舒、综对臣有三息，脩别属亡弟。权敢奸巧，便擅拜命。谨封送印绶、符策。臣虽无昔人洗耳之风，惭为贼权污损所加，既行天诛，犹有余忿。”又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今乃谲欺，遗使诱致，令权倾心，虚国竭禄，远命上卿，宠授极位，震动南土，备尽礼数。又权待舒、综，契阔委曲，君臣上下，毕欢竭情。而令四使见杀，枭示万里，士众流离，屠戮津渚，惭耻远布，痛辱弥天。权之怨疾，将刻肌骨。若天衰其业，使至丧陨，权将内伤愤激而死。若期运未讫，将播毒螫，必恐长虵来为寇害。徐州诸屯及城阳诸郡，与相接近，如有船众后年向海门，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备豫。”又曰：“臣门户受恩，实深实重，自臣承摄即事以来，连被荣宠，殊特无量，分当陨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计迷闇，不即禽贼，以至见疑。前章表所陈情趣事势，实但欲罢弊此贼，使困自绝，诚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盗之虏也。而后爱憎之人，缘事加诬，【吴金华以“加诬”为同义复词，诬即加也，说详彼。】伪生节目，卒令明听疑于市虎，移恩改爱，兴动威怒，几至沉没，长为负忝。幸赖慈恩，犹垂三宥，使得补过，解除愆责。如天威远加，不见假借，早当糜碎，辱先废祀，何缘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

悲于畴昔，至此变故，余怖踊跃，未敢便宁。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纤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长令抱戴，衔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荣，恩情未报，而以罪衅，自招谴怒，分当即戮，为众社戒。所以越典诡常，伪通于吴，诚自念穷迫，报效未立，而为天威督罚所加，长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阙替废于一年，遣使诱吴，知其必来。权之求郡，积有年岁，初无倡答一言之应，今权得使，来必不疑。至此一举，果如所规，上卿大众，翕赫丰盛，财货赂遗，倾国极位，到见禽取，流离死亡，千有余人，灭绝不反。此诚暴猾贼之锋，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损其业，足以惭之矣。臣之慺慺念效于国，虽有非常之过，亦有非常之功，愿陛下原其踰阙之愆，采其亳毛之善，使得国恩，保全终始矣。”】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乐浪，见《明纪》青龙元年。】持节、领郡如故。【毛本“郡”作“众”。】【◎《魏名臣奏》载中领军夏侯献表曰：【◎《晋书·职官志》：中领军将军，魏官也。汉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汉中，以曹休为中领军。文帝践祚，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尉等三营。】“公孙渊昔年敢违王命，废绝计贡者，实挟两端。既恃阻险，又怙孙权。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亲见贼权军众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濊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因斯之时，宜遣使示以祸福。奉车都尉鬷弘，【◎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万姓统谱》： ，鲁邑宫，音故， 夷氏之后。◎《说文》作“ ”。】武皇帝时始奉使命，开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将妻子还归乡里，赐其车、牛，绢百匹。弘以受恩，归死国朝，无有还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孙康遂称臣妾。以弘奉使称意，赐爵关内侯。弘性果烈，乃心于国，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孙，少好学问，博通书记，多所关涉，口论速捷，辩而不俗，附依典诰，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当遣使，以为可使弘行。弘乃自旧土，习其国俗，为说利害，辩足以动其意，明足以见其事，才足以行之，辞足以见信。若其计从，虽郦生之降齐王，陆贾之说尉佗，亦无以远过也。欲进远路，不宜释骐骥；将已笃疾，不宜废扁鹊。愿察愚言也。”】使者至，渊设甲兵为军阵，出见使者，又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吴书》曰：魏遣使者傅容、聂夔拜渊为乐浪公。渊计吏从洛阳还，语渊曰：“使者左骏伯，使皆择勇力者，非凡人也。”渊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学馆中。渊先以步骑围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还洛言状。】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俭等赍玺书征渊。渊遂发兵，逆于辽隧，【◎《汉书·地理志》：辽东郡辽隊。◎师古曰：隊，音遂。◎《水经·大辽水注》：大辽水南迳辽隊县故城西。公孙渊遣将军毕衍拒司马懿于辽隊，既是此处也。◎《小辽水注》：小辽水西南迳襄平县，又迳辽隧县，入大辽水。司马宣王之平辽东，斩公孙渊于斯水之上也。◎《一统志》：辽隊故城，今奉天府海城县西。◎谢鍾英曰：辽隧，建武初省。《毋丘俭传》“景初元年，俭徙幽州刺史，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隧”，盖桓、灵后复立。◎钱坫曰：今奉天府海城县西之牛庄。】与俭等战。俭等不利而还。渊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明纪》：景初元年七月，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诸军及鲜卑、乌丸屯辽东南界，玺书征公孙渊。渊发兵反，俭进军讨之，会连雨十日，辽水大涨，诏俭引军还右北平。渊自俭还，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称绍汉元年。】【◎

《魏书》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然犹令官属上书自直于魏曰：“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蒲等【宋本“蒲”作“浦”。】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诏书，伏读恳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当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蝼蚁小丑，器非时用，遭值千载，被受公孙渊祖考以来光明之德，惠泽沾渥，滋润荣华，无寸尺之功，有负乘之累；【◎《易》：负且乘，致寇至。】遂蒙褒奖，登名天府，并以驽蹇附龙托骥，纡青拖紫，飞腾云梯，感恩惟报，死不择地。臣等闻明君在上，听政采言，人臣在下，

得无隐情，是以因缘诉让，冒犯愬冤。郡在藩表，密迩不羁，【◎《盐铁论》：不牧之地，不羁之民。】平昔三州，【青、幽、冀也。】转输费调，以供赏赐，岁用累亿，虚耗中国。然犹跋扈，虔刘边陲，烽火相望，【◎官本《考证》云：监本误作“锋”。】羽檄相逮，城门昼闭，路无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没。渊祖父度初来临郡，承受荒残，开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乌合之民，扫地为业，威震耀于殊俗，德泽被于群生。辽土之不坏，实度是赖。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向不遭度，则郡早为丘墟，而民系于虏廷矣。遗风余爱，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践统洪绪，克壮徽猷，文昭武烈，迈德种仁；乃心京辇，翼翼虔恭，佐国平乱，效绩纷纭，功隆事大，勋藏王府。度、康当值武皇帝休明之会，合策名之计，【◎宋本“名”作“明”。◎官本《考证》云：明，疑应作“名”，局本改作“名”。】夹辅汉室，降身委质，卑己事魏。匪处小厌大，畏而服焉，乃慕托高风，

怀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虚心接纳，待以不次，功无巨细，每不见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

【宋本作“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皇天后土，实闻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渊生有兰石之姿，【◎《论衡》：石生而坚，兰生而香。禀兰、石之性，故有坚、香之验。】少含恺悌之训，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钦仰，莫弗怀爱。渊纂戎祖考，君临万民，为国以礼，淑化流行，独见先睹，罗结遐方，勤王之义，视险如夷，世载忠亮，不陨厥名。孙权慕义，不远万里，连年遣使，欲自结援，虽见绝杀，不念旧怨，纤纤往来，求成恩好。渊执节弥固，不为利迴，【何焯校作“回”。】守志匪石，确乎弥坚。犹惧丹心未见保明，乃卑辞厚币，诱致权使，枭截献馘，以示无二。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渊不顾敌雠之深，念存人臣之节，绝强吴之欢，昭事魏之心，灵只明鉴，普天咸闻。陛下嘉美洪烈，懿兹武功，诞锡休命，宠亚齐、鲁，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诚以天覆之恩，当卒终始，得竭股肱，永保禄位，不虞一旦，横被残酷。惟育养之厚，念积虑之效，【宋本“虑”作“累”。】悲思不遂，痛切见弃，举国号咷，拊膺泣血。夫三军所伐，蛮夷戎狄，骄逸不虔，于是致武，不闻义国反受诛讨。盖圣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职，则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后征伐。渊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谓勉矣。尽忠竭节，还被患祸。《小弁》之作，《离骚》之兴，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盗言孔甘，犹当清览，憎而知善；谗巧似直，惑乱圣听，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当垂三宥；【◎《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宥之灋。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礼记》：王三宥然后制刑。】若不改寤，计功减降，当在八议。【◎《周礼·小司寇》：以八辟丽邦灋，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范《书·应劭传》：广引八议求生之端。】而潜军伺袭，大兵奄至，舞戈长驱，冲击辽土。犬马恶死，况于人类！吏民昧死，挫辱王师。渊虽冤枉，方临危殆，犹恃圣恩，怅然重奔，冀必奸臣矫制，妄肆威虐，乃谓臣等曰：‘汉安帝建光元年，辽东属国都尉庞奋，受三月乙未诏书，曰收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推案无乙未诏书，【◎范《书·安帝纪》：建光元年正月，幽州刺史冯焕率二郡太守讨高句骊、秽貊，不克。四月甲戌，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承伪玺书，杀玄菟太守姚光。◎惠栋曰：○《冯焕残碑》：焕字平侯，巴郡宕渠人。】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奸臣矫制者。【◎陈景云：建光初，诸州未置牧。“牧”当作“收”。收考，谓收系考问也。】今刺史或傥谬承矫制乎？’臣等议：以为刺史兴兵，摇动天下，殆非矫制，必是诏命。渊乃俛仰叹息，自伤无罪。深惟土地所以养人，窃慕古公杖策之岐，【◎《诗·大雅·绵之篇》：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孟子》：孟子对滕文公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胡玉缙曰：○《庄子·让王篇》：大王亶父曰：“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吕氏春秋·审为篇》、《淮南子·道应篇》同。○《尚书大传》亦云：不可以吾私害于民也。遂策杖而去。〖《诗·绵篇》孔疏引。〗○又《史记·刘敬传》说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此为“杖策”二字所本，而实皆从来朝走

马生义。伏作“策杖”，其义一也。】乃欲投冠释绂，逝归林麓。臣等维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门，不听所执。【冯本“执”作“埶”，误。】而七营虎士，五部蛮夷，【◎潘眉曰：○《晋书·匈奴传》云：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泫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太陵县。】各怀素饱，不谋同心，奋臂大呼，排门遁出。近郊农民，释其耨镈，伐薪制梃，改案为橹，奔驰赴难，军旅行成，【《册府》作“成行”。】虽蹈汤火，死不顾生。渊虽见孤弃，怨而不怒，比遣敕军，勿得干犯，及手书告语，恳恻至诚。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毕命，投死无悔。渊惧吏士不从教令，乃躬驰骛，自往化解，仅乃止之。一饭之惠，匹夫所死，况渊累叶信结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兴，爰暨陛下，荣渊累叶，丰功懿德，策名褒扬，辩著廊庙，胜衣举履，诵咏明文，以为口实。埋而掘之，【◎毛本“埋”误作“理”。◎《国语》：谚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古人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诸侯，犹慕著信，以隆霸业。《诗》美文王作孚万邦，《论语》称仲尼去食存信；信之为德，固亦大矣。今吴、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摇荡，无所统一，臣等每为陛下惧此危心。渊据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国殷兵强，可以横行。策名委质，守死善道，忠至义尽，为九州表。方今二敌闚，【元本“ ”作“阚”。】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渊是害。茹柔吐刚，非王者之道也。臣等虽鄙，诚窃耻之。若无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惧焉！臣等闻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窦之中，无大援于魏，世隶于公孙氏，报生与赐，在于死力。昔蒯通言直，汉祖赦其诛；【◎《汉书·蒯通传》：上曰：“若教韩信反，何也？”通曰：“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上乃赦之。】郑詹辞顺，晋文原其死。【◎《国语》：文公伐郑，曰：“予我詹而师还。”詹请往，郑伯弗许。詹固请，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爱于臣也？”郑人以詹予晋，晋人将烹之。詹就烹，号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与詹同。”乃命弗杀，厚为之礼而归之。】臣等顽愚，不达大节，苟执一介，披露肝胆，言逆龙鳞，罪当万死。惟陛下恢崇抚育，亮其控告，使疏远之臣，永有保持。”】二年春，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六月，军至辽东。【◎《汉晋春秋》曰：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吴人欲戮其使，【◎胡三省曰：欲报张弥、许晏之忿也。】羊衜曰：【衜，古道字。羊衜，事见《吴志·孙权传》赤乌二年。】“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通鉴》“盖”作“形”。】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权曰：“善”。乃勒兵大出。【◎一云：大，疑作 “不”，《通鉴》作“乃大勒兵”。】谓渊使曰：“请俟后问，当从简书，【◎胡三省曰：○《左传》：狄伐邢，管仲言于齐侯曰：“《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胡三省曰：渊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兄弟之国，故权因而称之为弟。◎弼按：与上文“复称臣于吴”之语不合，盖权谲之也。】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晋书·宣帝纪》：文懿闻魏师之出也，请救于孙权，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遗文懿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胡三省曰：此晋史臣为之语耳，权必无此言。】】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胡三省曰：○《姓谱》：卑，卑耳国之后。○或云鲜卑之后。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雁门卑登。】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通鉴考异》曰：

《晋宣纪》云“南北六七十里”，今从《渊传》。】宣王军至，令衍逆战。宣王遣将军胡遵等击破之。【◎钱大昭曰：胡遵，安定人，见《钟会传》注。】宣王令军穿围，引兵东南向，而急东北，即趋襄平。【◎《通鉴》：景初二年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公孙渊使大将军卑衍、杨祚将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诸将欲击之，懿曰：“贼所以坚壁，欲老吾兵也，

今攻之，正堕其计。且贼大众在此，其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衍等尽锐趣之。懿潜济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守，夜走。诸军进至首山，【◎胡三省曰：首山在襄平西南。◎赵一清曰：○《方舆纪要》：首山在辽东都司西南十五里，一名手山，以山顶石上有文如指掌，故名。◎潘眉曰：首山在今辽阳州西南十五里，接海城县界。】渊复遣衍等迎军殊死战。复击，大破之，遂进军造城下，为围堑。【◎赵一清曰：○《御览》卷三百三十七引司马彪《战略》曰：太尉司马军到襄平，围之北面，东面有围不合，连车置水中，积石镇其上，以鹿角塞之。去城百步，穿重堑，坚连栅，安诸营，立楼橹。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围堑，而车轮以大弋椽穿中，又竖轮障其前。】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长，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胡三省曰：辽口，辽水津渡之口也。◎谢鍾英曰：疑即浑河入辽河之口。】雨霁，起土山、修橹，为发石连弩射城中。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将军杨祚等降。【◎《通鉴》：秋七月，大霖雨，月余不止，平地水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懿皆不听。司马陈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而克，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欲罢兵。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雨霁，懿乃合围，作土山地道，楯橹钩冲，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长数十丈，从首山东北坠襄平城东南。【◎《晋书·宣帝纪》：时有长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

◎《水经注》：大梁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辽阳入小辽水。司马宣王斩公孙渊父子于斯水之上。◎谢鍾英曰：今辽阳州东南太子河，一名东梁河，又名大梁水。】壬午，渊众溃，与其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当流星所坠处，斩渊父子。城破，斩相国以下首级以千数，传渊首洛阳，【◎《通鉴》：八月，渊使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解围却兵，当君臣面缚。懿命斩之，檄告渊曰：“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得礼邪！二人老耄，传言失指，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渊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懿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壬午，襄平溃，渊与子修将数百骑突围东南走，大兵急击之，斩渊父子于梁水之上。】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胡三省曰：汉带方县属乐浪郡，公孙氏分立郡。◎《一统志》：带方故城，今平壤南境。◎谢鍾英曰：今丰德郡东南临津江之南。】

初，渊家数有怪，犬冠帻绛衣上屋，炊有小儿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据辽东，至渊三世，凡五十年而灭。【◎侯康曰：○《史通·杂说上》引鱼豢《魏略》议曰：当青龙、景初之际，有彗星出于箕而上彻，是为扫除辽东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达，则德教不设而淫滥首施，以取族灭，殆天意也。】【◎《魏略》曰：始渊兄晃为恭任子，在洛，闻渊劫夺恭位，谓渊终不可保，数自表闻，欲令国家讨渊。帝以渊已秉权，故因而抚之。及渊叛，遂以国法系晃。晃虽有前言，冀不坐，然内以骨肉，知渊破则己从及。渊首到，晃自审必死，与其子相对啼哭。时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为不可，遂杀之。【◎《高柔传》：公孙渊兄晃为叔父恭任内侍。先渊未反，数陈其变。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高柔上书谏，帝不听，竟遣使赐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敛于宅。◎胡三省曰：晃数陈

渊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杀之以绝其类，刑之于市则无名，故欲就狱杀之。】】

## 张燕

张燕，【◎钱大昭曰：按承祚《志》中，张燕、张绣、典韦、朱建平、刘封皆不书表字。】常山真定人也，【◎《郡国志》：冀州常山国真定。常山国，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国，以其县属。建安十一年，国除为郡。常山治元氏。◎《一统志》：元氏故城，今直隶正定府元氏县西北。真定故城，今直隶正定府正定县南。】本姓褚。【◎吴金华曰：○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六：堵，《左传》郑有堵寇、堵叔、堵俞弥、堵汝父。又音者。《魏志》：“张燕本姓堵。”○似此，则唐代流行之《魏志》作“堵”不作“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间转攻，还真定，众余万人。博陵张牛角亦起众，【◎范《书·桓帝纪》：延熙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章怀注：博陵郡故城，在今瀛洲博野县，后徙安平。◎《十三州志》曰：本初元年，蠡吾侯继孝质，是为孝桓帝，追尊考蠡吾侯翼为孝崇皇帝，陵曰博陵，因以为郡。◎吴增僅曰：○《舆地广记》云：博野本汉蠡吾，桓帝分置博陵县。○《水经·滱水注》：汉桓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为县，又置郡焉。汉末罢还安平。

* 据此，则博陵郡、县为桓帝同时所置也。建安初年，魏武迁常林为博林太守。十八年省州并郡，《献帝起居注》所载冀州统郡，其一博陵。迨入魏朝遂无可考。则郦注所谓“汉末罢还安平”者，确乎可信矣。◎《一统志》：蠡吾故城，在今直隶保定府博野县西南。◎赵一清曰：张牛角，即《后汉书·袁绍传》之青牛角。◎沈家本曰：范《史》朱雋、袁绍二传，具作“青牛角”。】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俱攻廮陶。【廮陶，见《武帝纪》建安十七年。】牛角为飞矢所中，被创且死，令众奉燕，告曰：“必以燕为帅。”牛角死，众奉燕，故改姓张。燕剽捍捷速过人，【◎赵一清曰：或疑“剽捍”当作“剽悍”，非也。◎潘眉曰：捍，与悍训勇者异义。《史记·货殖列传》“雕捍少虑”注云“如雕性之捷捍”，即此 “捍”字。◎沈家本曰：案，捍字之训卫也，御也，蔽也，距也，突也，张也，扞格不入也，扞格坚不可入之皃，韘也，挽也。捍，谓拾也，言可以捍弦也，坚皃，引也，忮也，见于诸书者如此，无训为捷者。考《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属国捍”，《索隐》亦作“悍”。

《楚世家》“丰悍”，《春申君传》《索隐》作“捍”，然则捍、悍古书通用，《货值》之“雕捍”，亦当训作勇悍之悍。此《传》“剽捍”，亦当作剽悍解，且下文方言“捷速过人”，如捍已训为捷，无乃重沓乎？赵、潘二说未是。】故军中号曰飞燕。其后人众广，【冯本“ ”作寝，误。】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同，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杜佑曰：卫州卫县，汉朝歌县也。纣都朝歌，在今县西。县西北有黑山。◎洪亮吉曰：朝歌县有黑山，汉末眭固、白绕等起此，聚众十余万，号黑山贼。◎《一统志》：朝歌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淇县东北。◎黑山，互见《武帝纪》初平二年。】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范《书·朱雋传》：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雋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九州春秋》曰：张角之反也，【◎范《书**·**灵纪》：中平元年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有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黑山、白波、【◎范《书·灵纪》：中平五年二月，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章怀注引薛莹《书》曰：黄巾郭泰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时谓之白波贼。】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潘眉曰：羝根，《典略》作“于羝根”。范史

《朱雋传》作“于氐根”。“氐”与“羝”通，或称“羝”，或称“于羝”。声有缓急，如“于

越”为“越”，其实一也。】苦蝤、【范《书·朱雋传》作“苦哂”。】刘石、平汉、【◎赵一清曰：平汉，乃陶升也，故为内黄小吏，见范《书·袁绍传》及《注》。】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范《书·朱雋传》“大洪”作“大计”，“缘城”作“椽哉”， “白爵”作“白雀”，又有白绕、畦固〖《通鉴》作“眭固”。〗二部，而无罗市。】杨凤、于毒等【◎范《书·朱雋传》、《袁绍传》俱作“干毒”。◎本志《武纪》：初平二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典略》曰：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其白马者为“张白骑”，【◎《庞悳传》：张白骑叛于弘农，悳随马腾征之，破白骑于两殽间。】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左传》：于思于思。◎杜注：于思，多须之貌。】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张璠《汉纪》云：又有左校、郭大贤、【◎赵一清曰：郭大贤疑是左校之帅，故下云“三部”。】左髭丈八【范《书·袁绍传》作“文八”，《通鉴》同。】三部也。【◎范《书·袁绍传》：初平四年三月，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六月，绍出军入朝哥鹿肠山苍岩谷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文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羝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是后，董卓迁天子于长安，天下兵数起，燕遂以其众与豪杰相结。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人众稍散，【◎范《书·绍传》：绍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太祖将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师，【◎范《书·献纪》：建安十年四月，黑山贼张燕率众降。】拜平北将军；率众诣邺，封安国亭侯，邑五百户。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毛本夺“方薨，子融嗣”五字。◎或曰：燕识力出群盗上，遂得令终。】【◎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曰：【◎沈家本曰：《隋志》梁有《惠帝起居注》二卷，亡。《唐志》不著录。《世说》各篇注引《惠帝起居注》十三事，不著撰人。《隋志》有《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宁起居注》六卷，亡。《旧唐志》有《晋永平起居注》八卷，李轨撰。《新志》卷同，而无撰人。案，永平、永康、永宁并惠帝年号，《起居注》不得有二书，陆机所撰似已在此各卷中，特与李轨所撰年时有先后耳。◎黄逢元曰：《宋书·蔡廓传》傅亮与蔡廓书引陆士衡《起居注》。《魏志》张燕、裴潜传注引陆机《惠帝起居注》。

《世说·言语》、《文学》、《赏誉》各篇注均引《惠帝起居注》，不著撰人。黄奭《汉学堂丛书》辑存十二事。◎章宗源《隋志考证》载《书钞》、《御览》引《惠帝起居注》各条，辞繁不录。】门下通事令史张林，飞燕之曾孙。林与赵王伦为乱，未及周年，位至尚书令、【周本 “位”下夺“至”字。】卫将军，封郡公。寻为伦所杀。】

## 张绣

张绣，武威祖厉人，【◎班《志》：安定郡祖厉。◎应劭曰：祖，音置。◎师古曰：厉，音赖。◎王鸣盛曰：南监本“置”作“罝”，是。◎全祖望曰：祖，本作“ ”，其作“祖”者，后世之省文也，故易溷于祖，而竟忘其为祝之矣。◎《郡国志》：凉州武威郡祖厉，故属安定。◎惠栋曰：○《前书·武纪》及《志》皆作“祖厉”。○李斐云：音嗟赖。○案，《司农夫人碑》其字作“祖”，今误“租”。◎赵一清曰：“袓”字从衣，不从示。

◎弼按：明监本作“袓”。◎沈家本曰：《前志》作“祖厉”，《续志》作“租厉”，无从衣旁

者。惟《玉篇·衣部》“袓，又子邪切，县名”，《广韵·九麻》“子邪切，下袓，县名”，《集韵·九麻》“咨邪，下袓厉，县名”，字并从衣。◎王先谦曰：○《水经注》：河水东北流迳祖厉县故城西北，又东北有祖厉川注之。○《寰宇记》：祖厉城一名马城。○《晋志》省。亦见《舆地广记》。○《一统志》：祖厉故城，今甘肃兰州府靖远县西南。○《靖远卫志》：城中无清泉。祖厉旧在卫西，复苦，汲者必涉祖厉而后达于河，遇雨潦即涨溢不可渡，乃截其上流，使北入河，于是故道堙平，往来便易。】骠骑将军济族子也。【◎《真诰》卷十二：张姜子，西州人，张济妹也。◎注：济，后汉末西凉州人，即张绣从叔也。】边章、韩遂为乱凉州，金城麴胜袭杀祖厉长刘雋。绣为县吏，间伺杀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董卓败，济与李傕等击吕布，为卓报仇。语在《卓传》。绣随济，以军功稍迁至建忠将军，封宣威侯。【◎陈景云曰：宣威非县，盖乡亭之属，“侯”上疑有脱字。◎钱大昭曰：《续汉志》武威郡有宣威县，或疑乡亭之属，非也。◎《一统志》：宣威故城，在今甘肃凉州府镇番县南】济屯宏农，【◎宏农，见《武纪》卷首。《晋书·食货志》“魏武移司隶校尉居宏农”，即此。◎《寰宇记》：故城在灵宝县西南二十里。◎《方舆纪要》：今陕州灵宝县西南三十里。】士卒饥饿，南攻穰，【穰，见《武纪》建安二十年，今河南南阳府邓州东南。】为流矢所中死。绣领其众，屯宛，【◎宛，两汉志南阳郡治。◎《方舆纪要》：今南阳府治。】与刘表合。太祖南征，军淯水，【◎淯水，见《武纪》建安二年。◎《方舆纪要》：淯水在今南阳府城东三里。】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钱大昭曰：一子谓丰愍王昂，其一子《武帝纪》以为弟子安民，非武帝子。◎弼按：昂字子修，进马于操，操得免而昂死。母丁夫人常言： “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操忿之，遗归家。见《武纪》注及《后妃传》。】绣还保穰，【◎本志《典韦传》：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韦持大斧立后，绣及将帅莫敢仰视。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韦殊死战，大骂而死。】【◎《傅子》曰：绣有所亲胡车儿，勇冠其军。太祖爱其骁健，手以金与之。绣闻之，【宋本、元本“之”作“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吴书》曰：绣降，淩统【“淩统”二字未详。】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绣，皆听之。绣乃严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备，故败。】太祖比年攻之，不克。【◎《荀攸传》：建安三年，从征张绣。攸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刘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太祖不从，遂进军之穰，与战。绣急，表果救之，军不利。◎《通鉴》云：会袁绍亡卒诣操云：“田丰劝袁绍袭许。”操解穰围而还，绣率众追之。五月，刘表遣兵救绣，屯于安众，守险以绝军后。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伪遁，表、绣悉军来追，操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太祖据袁绍于官渡，【官渡，见《武纪》建安四年。】绣从贾诩计，复以众降。语在《诩传》。【◎《武纪》：建安四年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绣至，太祖执其手，与欢晏，为子均娶绣女，拜扬武将军。官渡之役，绣力战有功，迁破羌将军。从破袁谭于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绣特多。从征乌丸于柳城，【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未至，薨，谥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将数因请会，发怒曰：“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绣心不自安，乃自杀。【毛本“杀”误作“没”。】】子泉嗣，坐与魏讽谋反诛，国除。【魏讽，事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

## 张鲁

张鲁字公祺，【◎范《书·刘焉传》：鲁字公旗。◎《华阳国志》及宋濂《汉天师世家叙》均作“公祺”。】沛国丰人也。【丰，见《明纪》景初二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

【◎范《书·刘焉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章怀注：山在今益州晋原县南。◎《元和志》：鹤鸣山在晋原县西北七十九里，绝壁千寻。◎《一统志》：鹤鸣山在四川成都府崇庆州西北。◎李兆洛曰：晋原县，今四川成都府崇庆州东十里。◎《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崇庆州有鹤鸣山，州西八十里，绝壁千寻。◎《唐十道志》：剑南道名山之一也。◎本传作“鹄鸣”，范《书》、《水经注》作“鹤鸣”，《御览》作“鸣鹄”，互异。】造作道书【范《书·刘焉传》作“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

【◎胡三省曰：陵，即今所谓天师者也。后魏寇谦之祖其道。】陵死，子衡行其道。【◎宋濂

《天师世家叙》云：衡字灵真。】衡死，鲁复行之，【◎《水经·沔水注》云：陵学道与蜀鹤鸣山，传业衡，衡传于鲁。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供道之费，米限五斗，故世号五斗米道。

◎赵一清曰：○《御览》卷九百六十二引《真诰》曰：〖《御览》引作“《贞诰》”。〗陵字辅汉，本大儒，晚学长生之道，得《九鼎丹经》。闻蜀中多名山，乃入鸣鹄山，著道书二十余篇。

〖◎《真诰》卷五云：徐季道学道在鸣鹄山中。〗○李膺《益州记》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术书，遂解使鬼法，入鸣鹄山，自称天师。汉熹平末，为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寻尸无所，乃假说权方，以表灵化，生縻鹤迹，置石崖顶。光和二年，遗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元都。”衡为系师，衡子鲁为嗣师。◎杭世骏《补注》亦引此。◎《方舆纪要》卷六十八：阆中县文成山有张道陵元都台。◎宋濂《汉天师世家叙》云：道陵字辅汉，建武十年生于吴之天目山。暨长，博习群书，中直言极谏科，拜巴郡江州令。弃官隐洛阳北邙山，修炼形之术。章帝以博士征，不赴。和帝即位，召为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游淮，入鄱阳，上龙虎山，合九天神丹，访西仙源，获《制命五岳摄召万灵》及《神虎密文》于壁鲁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黄帝《九鼎丹书》。及道既成。闻巴、蜀沴气为人葘，锐意入蜀。初居阳平山，迁鹤鸣山。感玄元老君屡授以经箓之法，于是分形示化，复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应二十八宿，妖厉为之衰熄。如发碱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备载。永寿二年，复迁渠亭山，出三五斩邪雌雄剑二，阳平治都功印一，绶嗣天师衡，使世世相传。乃乘云上升，寿盖一百二十又三云。◎见《宋学士文集·翰苑文集》卷六。◎弼按：张道陵生于东汉光武建武十年，死于灵帝光和二年，盖一百五十七年，与宋濂《叙》文不和。◎潘眉曰：○《法苑珠林·破邪篇》云：沛人张陵，客游蜀土，闻古老相传，昔汉高祖应二十四气，祭二十四坛，遂王有天下。陵遂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治馆之兴，始于此也。二十三所在属地尹喜，一所在咸阳。○又《天师世家叙》云：衡字灵真，有长材，诏征黄门侍郎，避，隐居阳平山，誓以忠孝导民。君子谓其有继宗开绪、纳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师。◎胡玉缙曰：○“天师”二字，始见于《庄子·徐无鬼篇》。○其文曰：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適遇牧马童子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是黄帝之意，盖谓已见大隗。天师，即指大隗也。张陵造作道书，愚惑百姓，实为害马，乃自称天师，而子孙之袭其术者，世人且相与天师之，甚矣，经之不正者久矣！】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胡三省曰：洪氏

《隶释》云刘焉在蜀，创置督义司马、助义褒金校尉。刘表在荆，亦置绥民校尉。汉衰，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署。】与别部司马张修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浕水南迳张鲁城东。初平中，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道，用远城治，因即崤岭，周回五里，东临濬谷，杳然百寻。西北二面，连峰接崖，

莫究其极。从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浕水又南迳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范《书·灵帝纪》：中平元年七月，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脩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惠栋曰：○《华阳国志》云：扶风苏固为汉中太守，鲁遗其党张脩攻固。成固人陈调〖◎《续汉志》：汉中郡成固。◎《一统志》：今陕西汉中府城固县西北十八里。〗素游侠，学兵法，固以为门下掾，说固守杆御寇之术，固不能用。踰墙投走南郑赵嵩，嵩将俱逃。贼盛，固遣嵩求隐蔽处。嵩未还，固又令铃下侦贼。贼得铃下，遂得杀固。嵩痛愤，仗剑直入。调亦聚其宾客百余人攻脩，战死。鲁遂有汉中，数害汉使。调字元化，仲卿孙。【仲卿名纲，事详《华阳国志》。】嵩字伯高。】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范《书·刘焉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通鉴》：建安十八年，鲁以马超为都讲祭酒。◎胡三省曰：都讲祭酒者，鲁使学者都习《老子》五千文，置都讲祭酒，位次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以信，号“祭酒”。【◎钱大昭曰：○《隶续》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原阙二字。〗仙历道成，元施元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元极耳。○此碑有“天师道法”、“祭酒”、“鬼兵”字，而云“受微经十二卷”，盖诸张妖党指传授之。约观其词，以是姓胡老初入米贼社中，故召诸祭酒授以经法，颇合史氏所载。】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范《书·刘焉传》“治”作“理”。◎何焯曰：“理”本“治”字，避高宗名。】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范《书·刘焉传》“首”作“ ”。 ，音式敕反。◎何若瑶曰：○《西域传》注： ，犹服也。】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神辄病之。犯法，三原，【◎胡三省曰：原，赦也。◎宋本“神”作“道”，“法”下有“者”字。】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范《书·刘焉传》：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传，音涉恋反。〗悬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杭世骏曰：○《隋书·地理志》曰：汉中之人好犯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潘眉曰：是时从受道者，类皆兵民胁从，无知名之士。至晋世，则及士大夫矣。如《何充传》云“郗愔及其弟昙，奉天师道”，《王羲之传》云“王氏世奉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乱，凝之入靖室请祷，出语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遂为孙恩所害”，《孙恩传》言“恩世奉五斗米道”，《殷仲堪传》云“仲堪少奉天师道，桓玄来攻，犹勤请祷，终为追兵所获，逼令自杀”，《王恭传》云“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王道子甚悦之”。《法苑珠林·破邪篇》载晋程道惠世奉五斗米道，常云：“古来正道，莫踰李老，惟不立鬼卒、鬼吏、祭酒、奸令祭酒、治头大祭酒诸名耳。”】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范《书·刘焉传》注引此“为”作“云”。】脩法略与角同，【◎范《书·皇甫嵩传》：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仰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章怀注引此无“为”字。】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

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钱大昭曰：此三官之始也。《道藏》书以为唐宏、葛雍、周实三人，并无实据。】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

【◎何焯云：谓淫祀妄言也。】然小人昏愚，竟共事之。后角被诛，脩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脩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章怀注“治”作“循”，避唐讳】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谓：“张脩”应是“张衡”之误，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陈景云曰：衡事见《鲁传》，裴氏盖据本传言之。《后汉书·灵帝纪》张角、张脩并以中平元年反，章怀注脩事，引汉侍中刘艾《纪》，与《典略》之文合。刘《纪》出

《典略》之前，不应有误。脩、衡二人虽同出五斗米道，而衡匿迹深山，无阻兵作乱事，与反逆之妖贼自异也。◎又曰：刘艾尝为董卓长史，所记皆耳目近事，在魏鱼豢《典略》之前，不应有误。◎钱大昭曰：按张鲁本传，鲁即张衡之子。又云“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典略》所云“汉中张脩”，即刘焉之别部司马，亦习五斗米道。《后汉书·灵帝纪》所谓“巴郡妖巫”是也。安得以张鲁之父当之？裴说非是。

◎惠栋曰：刘焉司马张脩与鲁同击汉中，鲁袭杀脩，非其父也。◎弼按：惠说本《通鉴考异》。】】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范《书·刘焉传》作“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曹公入南郑，复汉宁郡为汉中，详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通贡献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何焯曰：米道之后云自陵传有玉印，岂因鲁常得之，犹假以欺人耶？】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赵一清曰：建言欲鲁举号者是李胜之父李休，见《曹爽传》注。】鲁功曹巴西阎圃谏鲁曰：【◎《华阳国志》：圃，巴西安汉人。】“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赵一清曰：○《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云：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夫挥戟，万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今乘制署置，势足斩断，不烦于王。愿且不称，勿为祸先。”鲁从之。马腾、韩遂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一统志》：子午谷在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南。◎《汉书·王莽传》：元始五年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名子午谷。◎《三秦记》：子午，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名子午，一名樊川。◎《玉海》：南山大谷凡六，谓子午、傥骆、褒斜，南北分列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六：子午道南口曰午，在今汉中府洋县东百六十里；北口曰子，在今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关。谷长六百六十里。或曰，即古蚀中也。◎谢鍾英曰：在今镇安、宁陕间。】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散关、武都、阳平关，均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据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载董昭《表》曰：“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通鉴》下有“山峻难登”四字。】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

【《通鉴》下有“军食且尽”四字。】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胡三省曰：截山者，防其尾追也。】遣故大将军夏侯惇、【夏侯惇为大将军在魏文时，此盖为董昭上表时所追称。】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惇、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以散走。’犹不信之，惇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杨暨《表》曰：【杨暨字休先，熒阳人，见刘晔、田豫传。】“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麦以为军粮。张卫之守，盖不足言。地险易守，虽有精兵虎将，势不得施。对兵三日，欲抽军还，言‘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此计已定，天祚大魏，鲁守自坏，因以定之。”【◎

何焯曰：此操不敢取蜀之实录。其后惩于夏侯授首，亦无意复争汉川也。然持胜之道莫善于此。】◎《世语》曰：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谌曰：“不可。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范《书·刘焉传》：鲁弟卫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通鉴考异》曰：○《武帝纪》：公至阳平，张鲁使弟卫等拒关，攻之不拔，乃引还。贼守备解散。公乃秘遣解等乘险夜袭，大破之。○《刘晔传》曰：太祖欲还，令晔督后诸军。晔策鲁可克，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鲁乃奔走。】】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范《书》“将稽颡”下有“归降”二字。◎沈家本曰：“将稽颡”三字，语意不完，疑夺“归降”二字。◎弼按：《蜀志·先主传》“庐江雷绪稽颡”，意相同。】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杜濩、朴胡，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通鉴》“灌”作“濩”。◎胡三省曰：○杜濩，賨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拒板循蛮渠帅有罗、朴、都、鄂、度、夕、袭七姓，不输租赋，此所谓七姓夷王也。其余户岁入賨钱口四十，故有賨侯。○孙盛曰：朴，音浮。濩，音户。◎陈景云曰：“灌”当做“濩”，见《武纪》及《蜀志》黄权、王平二传。◎钱大昭曰：朴胡，人姓名，巴七姓夷王也。胡尝为巴东太守。◎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六十八：巴渝蛮亦谓之板楯蛮，以常挟楯为战具也。有七姓，曰：罗、朴、督、鄂、度、夕、龚，皆为渠帅，其渠长为賨侯。阎圃劝张鲁依度濩，赴朴胡。度濩，賨侯之名。朴胡，七姓之一也。◎侯康曰：《华阳国志》叙鲁事有巴夷杜濩、朴胡、袁约三人，此作“杜灌”，乃笔误耳。】然后委质，攻必多。”于是奔南山入巴中。【◎南山，在今陕西汉中府沔县南，四川保宁府南江县北。诸葛亮徙府营于南山，即此。巴中，见《武纪》建安二十年。◎谢鍾英曰：○《方舆纪要》：自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巴州，为米仓道。米仓山在南郑西南一百四十里。○鍾英按：当在沔县直南南江县北。◎惠栋曰：○《华阳国志》云：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阎圃说鲁北降归魏武，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栋案：鲁本汉贼，安肯附汉？同恶相济，宜其甘心为曹公奴也。】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锋锐，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南郑，见《武纪》建安十六年“汉中郡”注。◎胡三省曰：南郑县，汉中郡治所。◎惠栋曰：○《沔水注》：《耆旧传》云：“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为称。”◎《方舆纪要》：今汉中府城东北二里。】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冯本“慰”作“尉”。】鲁尽将家出，太祖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章怀注：阆中属巴郡，今隆州县。◎王先谦曰：○前汉县，三国蜀巴西郡治此。○常《志》：阆水迂曲，迳其三面，县处其中，故名。○《一统志》：阆中故城，今保宁府阆中县治。◎弼按：《华阳国志》作“封襄平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潘眉曰：鲁五子，见于本传者一人，名富，袭爵为阆中侯；见于宋濂

《天师世家叙》者一人，名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汉中还，就龙虎山创三元，曰升坛受箓；见于《太平御览》五百十八引《魏志》者一人，名广，字嗣宗，鲁第二子也。鲁雅为魏武所宠，诸子未胜缨，并遣中使拜受官爵。〖今《魏志》无此文。〗阎圃初封都亭侯，《劝进表》称“平乐亭侯”是也。黄初中，进封乡侯。《晋书·阎缵传》称圃封平乐乡侯，是也。】【◎臣松之以为：张鲁虽有善心，要为败而后降，今乃宠以万户，五子皆封侯，过矣。◎习凿齿曰：鲁欲称王，而阎圃谏止之，今封圃为列侯。夫赏罚者，所以惩恶劝善也，苟其可以明轨训于物，无远近幽深矣。今阎圃谏鲁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将来之人孰不思顺！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谓与！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燋烂之功，【◎《通鉴》“燋”作“焦”。

◎胡三省曰：此引《前书》徐福焦头烂额事。】封爵厚赏止于死战之士，则民利于有乱，俗

竟于杀伐，阻兵仗力，【宋本“仗”作“杖”。】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魏略》曰：黄初中，增圃爵邑，在礼请中。【◎宋本“请”作 “谓”。◎官本《考证》曰：监本作“在礼为中”，毛本作“在礼谓中”。按，《蜀志·刘封传》注“诏转（仪拜）**[**拜仪**]**楼船将军，在礼请中”。请，犹奉朝请之请。毛本、监本均失之，今改正。】后十余岁病死。◎《晋书》云：西戎司马阎缵，圃孙也。【◎赵一清曰：○《晋书·缵传》：缵字续伯，巴西安汉人。祖圃，为张鲁功曹，劝鲁降魏，封平乐乡侯。璞嗣爵，仕吴，至牂牁太守。缵侨居河南新安。○一清案：圃以劝降之功仕魏封侯，其子又袭爵矣，不知何以仕吴也？传不明言，可谓疏略。缵姓字亦见《管辂传》注。】】

为子彭祖娶鲁女。【◎潘眉曰：○彭祖，燕王宇字。○《御览》卷五百十八引《南郑城碑》云：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盖谓此也。◎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黄沙水南注汉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远望山坟，嵬嵬壮高，及即其所，裁有坟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谓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庙及捣衣石，言张鲁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汉，谓之女郎水。】鲁薨，谥之曰原侯。【◎沈家本曰：“之”字疑衍。】子富嗣。【◎赵一清曰：○今张氏子孙盛于江西广信府贵溪县之龙虎山。山在县西南八十里，道书以为第二十九福地，相传张道陵修炼于此。

* 《方舆纪要》卷八十五引《图经》云：后汉末，张鲁之子自汉中徙居于此。】【◎《魏略》曰：刘雄鸣者，蓝田人也。【蓝田，见《武纪》建安十七年。】少以采药射猎为事，常居覆车山下，【◎《元和志》：蓝田山，一名玉山，一名覆车山，在县东二十八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山形如覆车之象。◎《后魏风土记》云：山巅方二里，仙圣游集之所，刘雄鸣学道于此。】每晨夜，出行云雾中，以识道不迷，而时人因谓之能为云雾。郭、李之乱，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属州郡，州郡表荐为小将。马超等反，不肯从，超破之。后诣太祖，太祖执其手，谓之曰：“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礼之，表拜为将军，遣令迎其部党。部党不欲降，遂劫以反，诸亡命皆往依之，有众数千人，据武关道口。【武关，见《武纪》初平元年。】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汉中破，穷无所之，乃复归降。太祖捉其须曰：“老贼，真得汝矣！”复其官，徙渤海。【局本“徙”误作“徒”。】时又有程银、侯选、李堪，皆河东人也，兴平之乱，有众千余家。建安十六年，并与马超合。超破走，堪临阵死。银、选南入汉中，汉中破，诣太祖降，皆复官爵。【◎是时庞悳亦随鲁降。◎胡三省曰：程银、侯选，关中部帅也。渭南冀城之败，皆奔张鲁。◎何焯曰：此属皆大乱之时，坞壁自保，因为雄长者也。金末封九公，亦因而用之之法，力不能平，反假以禄位，使为扞御也。】】

评曰：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残暴而不节，渊仍以业载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绣、鲁舍群盗，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则于彼为愈焉。

# 卷九·魏书九·诸夏侯曹传第九

魏书九

三国志九

诸夏侯曹传第九【◎《武纪》注引《魏书》、《世语》谓曹嵩夏侯氏子。何焯谓为敌国传闻之辞。◎赵一清曰：承祚以夏侯与诸曹互列一卷，正隐寓操为夏侯氏子。至操以女妻楙，盖欲掩其迹，所谓奸也。而何氏转据此，力辨操非携养，不亦傎乎！◎章学诚《乙卯答记》亦谓此篇有深意。◎洪亮吉《四史发伏》曰：承祚盖因世有谓“操，夏侯氏子”者，故评中特著夏侯、曹氏世为婚姻，以明其非。今之读《曹瞒传》、《世语》而信为实者，皆不善读史。◎恽敬书后曰：后人谓承祚合传夏侯、曹，以嵩为夏侯氏子。按传，太祖以女妻惇子楙，而渊子衡亦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尚適室又曹氏女也。操虽鬼蜮，何至污乱若此邪？盖二氏世为婚姻，惇、渊有开国勋，与仁、洪、休、真等。及其亡也，爽与玄先后诛夷，大权始尽归司马氏，故合传之，以观魏氏兴衰之所由，乃作史定法也。◎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曰：即使嵩是夏侯子，未尝不可与夏侯氏为婚，彼固已异族也。陈矫亦行之矣。但夏侯氏子不足为丑，何故讳之？嵩为宦者养子，固人知之，而曹氏亦未尝讳，不讳养子，而反讳夏侯乎？此不近情，固知其说不足信。合传之义，恽说为当。评中“世为婚姻”，乃是立此传之意。洪氏谓意在辨正世传，则反曲矣。】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夏侯惇传、夏侯渊传、曹仁传、曹洪传 校录：成刚】

【曹休传、曹真传、夏侯尚传 文本提供：三国友盟】

【复校：擎骥】

## 夏侯惇

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人，【沛国谯县，见《武纪》卷首。】夏侯婴之后也。【◎梁章矩曰：○《汉书·夏侯婴传》：婴为滕令奉车，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据此，则竟云“夏侯婴之后”，恐不无附会矣。◎周寿昌曰：滕公后为孙氏，特颇一支，非必夏侯氏后尽为孙也。观《汉书·功臣表》“婴玄孙之子长安大夫信”，不称“孙信”，则仍为夏侯氏可知。◎弼按：○《晋书·夏侯湛传》：湛作《昆弟诰》曰：“惟我皇乃祖滕公，肇厘厥德厥功，以左右汉祖。”○据湛自述，则为婴后无疑。盖滕公子孙有别为孙氏者，非谓夏侯氏非婴后也。周说是，梁说误。】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在初平元年。】以惇为司马，【奋武将军之司马也。】别屯白马，【◎白马，见《武纪》建安五年，又见《袁绍传》。◎洪亮吉曰：有黎阳津，即白马津，关云长刺袁绍将颜良，解白马围，即

此。有滑台，魏武破袁绍，斩文丑于此。】迁折冲校尉，【折冲校尉，见《袁术传》。】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在初平四年。】留惇守濮阳。【濮阳，见《武纪》卷首“东郡”注。】张邈叛迎吕布，【在兴平元年。】太祖家在鄄城，【◎鄄城，见《武纪》初平四年。◎孙愐曰：后汉献帝兖州刺史治此。◎王先谦曰：三国魏改属东郡。】惇轻车往赴，【◎赵一清曰：“车”当作“军”。】適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本志《吕布传》：陈宫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据此，则此《传》当云“退还，布遂入濮阳”，盖惇本守濮阳，因东赴鄄城，布遂得入濮阳也。】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林国赞曰：布与惇为敌，既执惇，岂不刺杀，而但责宝货耶？此未可信。】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汝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钱大昭曰：是时惇为折冲校尉，非大将军也。惇为大将军在文帝即王位之后，安得先以大将军称之？“大”字疑衍。◎沈家本曰：下文“宁能以一将军之故”，亦称“将军”，钱说是。【吴金华据萧常《书》，以之应作“大将”。】】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质者。持质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曰： “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

【◎本志《荀彧传》：兴平元年，太祖征陶谦，张邈、陈宫以兖州反。彧守鄄城，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孙盛曰：案《光武纪》，建武九年，盗劫阴贵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质迫盗，盗遂杀之也。【孙盛所引，未详何人。《后汉纪》、范《书·光武纪》未载此事，惟《皇后纪·阴后纪》“建武九年，有盗劫杀后母邓氏及弟诉，帝甚伤之”。】然则合击者，乃古制也。自安、顺已降，政教陵迟，

【毛本“政”误作“没”。】劫质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国宪者，【◎何焯云：○《后汉书·桥玄传》：玄少子为人所劫执，玄促令兵攻之，玄子亦死。○此灵帝光和元年事。◎惠栋曰：《汉律》所谓持质在《盗篇》。】浩始复斩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魏略》曰：时夏侯渊与惇俱为将军，军中号惇为盲夏侯。惇恶之，每照镜恚怒，辄扑镜于地。】复领陈留、济阴太守，

【陈留，见《武纪》卷首。济阴郡治定陶，见《武纪》初平四年。】加建武将军，【◎赵一清曰：○《宋百官志》：建武将军，魏置。】封高安乡侯。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

【◎钱大昭曰：初平四年，袁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睢水灌城，即其处也。◎赵一清曰：

* 太寿不见于两汉志，大约地在宁陵、襄邑之间。○《水经·汳水注》：汳水又东迳夏侯长坞。《续述征记》曰：“夏侯坞至周坞，各相距五里。”疑即惇所治也。◎谢鍾英曰：按，决睢阳渠水也。陂在今睢州东。◎宁陵、襄邑，均见《武纪》初平四年。】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转领河南尹。太祖平河北，为大将军后拒。【◎赵一清曰：“将”字衍，魏武时为司空，不为大将军。惇亲贵殊伦，又不当为他将后拒。◎钱仪吉曰：此时亦无他人为大将军。】邺破，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录惇前后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

【◎胡三省曰：○《晋志》云：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为相，始遣大将军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萧子显曰：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督扬、徐二州军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何，何承天。徐，徐爰。】王珪之《职仪》云起光武，并非也。】留居巢。【◎居巢，见《武纪》建安二十二年。◎洪亮吉曰：○建安中，魏武屯居巢，又遣夏侯惇、曹仁等屯此。○《寰宇记》：后以吴、魏战地，遂荒废。】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魏绛于是乎有金石之乐，礼也。

◎杜注：礼，大夫有功则赐乐。】二十四年，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摩陂，【◎摩陂，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赵一清曰：魏武擒布在建安三年，此为误文。是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魏武军于摩陂，以为之援，亦无攻战事。◎钱大昭曰：案所击破者盪寇，非吕布也。布受诛于建安三年，至二十四年，安得尚存乎？◎赵翼曰：操擒布在建安二年，〖◎弼按：在建安三年，“二”字误。〗距二十四年已二十余载，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应接，未至，而晃破羽，操遂军摩陂。则《惇传》所云“吕布”，

必“关羽”之讹。◎潘眉曰：“吕布”系“关羽”之讹。◎陈景云曰：“吕布”二字误，当作 “关羽”。◎钱熙祚曰：布死于建安三年，不应讹舛若是。◎李慈铭曰：此因上文有征吕布事而误耳。◎弼按：○官本《考证》亦同。是诸家考订，皆以“吕布”二字为误文。○然谢鍾英云：此吕布，即《满宠传》所谓“羽遣别将在郏下者”，非五原郡吕布也。《三国志》有两吕布，犹《汉书》有两召平耳。○此则别为一说，然别将是否亦为吕布，似无佐证。弼疑 “击破吕布军”五字衍文，则上下文皆通，与《武纪》亦合。◎又按：○本志《徐晃传》：晃破羽，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拜前将军，【◎赵一清曰：○《宋百官志》：左右前后将军，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来复置。○一清案，《续百官志》云“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事讫皆罢”，则是未尝省也。故袁术为后将军，公孙瓒为前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吕布为左将军，皆在魏国未建之先，则东汉末已皆具其官矣。】【◎《魏书》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乃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吾闻太上师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魏氏春秋》载惇劝魏武王正位事，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督诸军还寿春，【寿春，见《武纪》初平四年“九江郡”注。】徙屯召陵。【召陵，见《文纪》黄初六年。】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将军，【北宋本“惇”下有“为”字。】数月薨。

惇虽在军旅，亲迎师受业。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谥曰忠侯。【青龙元年从祀太祖庙庭。】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孙毕侯，分惇邑千户，赐惇七子二孙爵皆关内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清河公主为刘夫人生，见《后妃传·卞后传》注引《魏略》。◎胡三省曰：此女欲以妻丁仪，文帝止之，以妻楙。楙，音茂。◎弼按：丁仪，事见《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通鉴》作“征西将军夏侯渊之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误。楙为惇子，非渊子也。【盖因下文“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而致误。】】楙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蜀志·魏延传》注引《魏略》云：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此虽敌国传闻之辞，然其无武略可知。】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还为尚书。楙在西时，多畜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其后群弟不遵礼度，楙数切责，弟惧见治，乃共构楙以诽谤，公主奏之，【◎官本《考证》曰：公主，宋本作“令主”。】有诏收楙。帝竟欲杀之，【宋本“竟”作“意”。】以问长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为“此必清河公主与楙不睦，出于谮构，冀不推实耳。且伏波与先帝【惇为伏波将军。】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为然。”乃发诏推问为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江所构也。】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晋阳秋》曰：泰始二年，高安乡侯夏侯佐卒，惇之孙也，嗣绝。诏曰：“惇，魏之元功，勋书竹帛。昔庭坚不祀，犹或悼之，况朕受禅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择惇近属劭封之。”【宋本“劭”作“绍”。】】

韩浩者，河内人。及沛国史涣与浩俱以忠勇显。【◎或曰：“与浩”二字可删，否则当去 “及”字。】浩至中护军，【中护军，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又《武纪》建安十八年注作

“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涣至中领军，【涣，事见《武纪》建安四年。】皆掌禁兵，封列侯。

【◎赵一清曰：○《宋百官志》：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长史、司马。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续汉志·百官志》注：《魏略》曰：“曹公置护军将军，比二千石，旋军止罢。”◎钱大昭曰：护军、领军，皆魏武丞相府自置，非汉官也。】【◎《魏书》曰：韩浩字元嗣。汉末起兵，县近山薮，多寇，浩聚徒众为县籓卫。太守王匡以为从事，将兵拒董卓于盟津。【王匡，事见《董卓传》。盟津，见《武纪》初平元年“孟津”注。】时浩舅杜阳为河阴令，【◎赵一清曰：○两汉志皆无河阴。○顾祖禹云：平阴，魏文帝改河阴。○杜阳为令时，不应有河阴之名，盖史家追改之。◎王先谦曰：○平阴，前汉县，汉末改曰河阴，三国魏因。○洪亮吉云：魏改河阴，《宋志》“魏立”，微误。○谢鍾英云：《晋书·宣帝纪》“葬河阴”，即此。韩浩舅杜阳为河阴令，在建安中，是河阴系桓、灵后所改，洪云“魏改”，非。○案，谢说是。◎沈家本曰：《前志》“五原郡河阴”，《续志》作“河除”，疑“除”为“阴”之讹。杜阳为令者，五原之河阴乎？若河内郡之河阴，始见于《晋志》，《宋志》以为魏立。◎《一统志》：故城，今河南府孟津县东。】卓执之，使招浩，浩不从。袁术闻而壮之，以为骑都尉。夏侯惇闻其名，请与相见，大奇之，使领兵从征伐。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事见《武纪》建安元年。】太祖善之，迁护军。太祖欲讨柳城，【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领军史涣以为道远深入，非完计也，欲与浩共谏。浩曰：“今兵势强盛，威加四海，战胜攻取，无不如志，不以此时遂除天下之患，将为后忧。且公神武，举无遗策，吾与君为中军主，不宜沮众。”遂从破柳城，改其官为中护军，置长史、司马。从讨张鲁，鲁降。【事在建安二十年。】议者以浩智略足以绥边，欲留使都督诸军，镇汉中。太祖曰：“吾安可以无护军？”乃与俱还。其见亲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无子，以养子荣嗣。史涣字公刘。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行中军校尉，【中军校尉，见《袁绍传》。】从征伐，常监诸将，见亲信，转拜中领军。十四年薨。子静嗣。】

## 夏侯渊

夏侯渊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县官事，渊代引重罪，太祖营救之，得免。

【◎《魏略》曰：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迁陈留、颍川太守。及与袁绍战于官渡，【官渡，见《武纪》建安四年。】行督军校尉。绍破，使督兖、豫、徐州军粮；时军食少，渊传馈相继，军以复振。昌豨反，

【◎各本“豨”作“狶”。建安三年，泰山屯帅臧霸、昌豨等皆附吕布。布死，霸等降。五年，豨叛为刘备，击破之。六年，渊与张辽围豨于东海，豨降。十一年，豨复叛。◎胡三省曰：昌姓，昌意之后。】遣于禁击之，未拔，复遣渊与禁并力，遂击豨，降其十余屯，豨诣禁降。【在建安十一年。】渊还，拜典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见《武纪》卷首。◎周寿昌曰；操曾领此官，今特以拜渊，所以示亲异也。】【◎《魏书》曰：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故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顾炎武曰：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济南、乐安黄巾徐和、司马俱等【◎济南，见《武纪》卷首。◎《郡国志》：青州乐安国治临济。◎《一统志》：临济故城，今山东青州府高苑县西北。】攻城，杀长吏，渊将泰山、齐、平原郡兵【泰山，见《武纪》初平元年。齐，见《武纪》建安四年。平原，见《武纪》初平三年。】击，大破之，斩和，平诸县，收其粮谷以给军士。十四年，【◎钱大昭曰：此十四年，即建安十四年也，疑脱“建安”二字。】以渊为行领军。太祖征孙权还，使渊督诸将击庐江叛者雷绪，

【◎庐江，见《武纪》建安四年。◎《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绪破，又行征西护军，【◎《通鉴》：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繇会。◎胡三省曰：渊之族，操所自出也。付以西征先驱之任，以资序未得为征西将军，故以护军为名。】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余屯，斩贼帅商曜，屠其城。【事见《武纪》建安十六年。】从征韩遂等，战于渭南。又督朱灵平隃糜、汧氐。【◎《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渝麋。〖班《志》作“隃麋”。〗◎《一统志》：隃麋故城，今凤翔府汧阳县东三十里。汧县故城，今凤翔府陇州南。】与太祖会安定，【安定，见《武纪》建安十六年。】降杨秋。【◎《武纪》：建安十六年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留夏侯渊镇长安。◎注引《魏略》“封秋临泾侯”，即安定郡治也。】

十七年，太祖乃还邺，以渊行护军将军，督朱灵、路招等屯长安，击破南山贼刘雄，【◎官本《考证》曰：《张鲁传》注“刘鸣雄据武关道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此作“刘雄”，疑脱“鸣”字。◎赵一清说同。◎潘眉曰：《魏略》云“刘雄鸣有众数千人，太祖使夏侯渊讨破之”，是时人无双名，刘雄鸣系贼号，如飞燕、白骑之类耳。】降其众。围遂、超余党梁兴于鄠，拔之，斩兴，封博昌亭侯。【◎《武纪》：建安十七年，马超余众梁兴等屯蓝田，使夏侯渊击平之。◎鄠，见《董卓传》。◎《郑浑传》：梁兴等余众聚鄜城。◎《徐晃传》：使晃与夏侯渊平鄜、夏阳余贼，斩梁兴。◎据此二传，“鄠”应作“鄜”，《通鉴》亦作“鄜”，详见《徐晃传》。】马超围凉州刺史韦康于冀，【韦康字元将，京兆人。父端，为凉州牧，征

为太仆，康代为凉州刺史。见本志《荀彧传》注。冀县，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汉阳郡”注。】渊救康，未到，康败。去冀二百余里，超来逆战，【毛本“来”作“乃”，《通鉴》作“来”。】

军不利。汧氐反，【◎氐王千万反应超，屯兴国。◎胡三省曰：氐王千万，略阳清水氐种也。其后为仇池之杨。】渊引军还。十九年，赵衢、尹奉等谋讨超，【◎《武纪》：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超。】姜叙起兵卤城以应之。【◎姜叙字伯奕，天水人，见《杨阜传》。◎胡三省曰：卤城当在西县、冀县之间。◎何焯曰：西县属汉阳。西，古作“ ”。此“ ”字与《杨阜传》皆讹为“卤”。◎马与龙曰：姜叙屯西县之历城，见《漾水注》。◎谢鍾英曰：

《杨阜传》“起兵于卤城”，《汉晋春秋》云“司马懿至卤城”，皆西城之讹。◎《一统志》：西县故城，在甘肃秦州西南，晋改置始昌县，而县废。◎邹安鬯云：故城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弼按：卤城，又见《杨阜传》注。】衢等谲说超，使出击叙，于后尽杀超妻子。超奔汉中，还围祁山。【祁山，见《明纪》青龙二年。】叙等急求救，诸将议者欲须太祖节度。渊曰：“公在邺，反覆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救急也。”遂行，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从陈仓狭道入，【陈仓，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渊自督粮在后。郃至渭水上，超将氐羌数千逆郃。未战，超走，郃进军收超军器械。渊到，诸县皆已降。韩遂在显亲，【◎《郡国志》：凉州汉阳郡显亲。◎钱大昕曰：光武封窦融弟友，为侯国。◎王先谦曰：○《前志》无，三国魏因，属天水郡。○《渭水注》：瓦亭水西南出显亲峡，又西南迳显亲县故城东南。○《晋志》作“显新”，属天水郡。○《一统志》：显亲故城，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西北。】渊欲袭取之，遂走。渊收遂军粮，追至略阳城，【◎略阳，见《文纪》黄初二年。班《志》属天水郡。《郡国志》属汉阳郡。三国魏改属广魏郡。《晋志》改属略阳郡。◎谢鍾英曰：略阳不得隔显亲、新阳而悬属广魏，今从《郡国志》属天水。◎弼按：《郡国志》略阳属汉阳郡，谢云“属天水”，误。魏武分汉阳立广魏郡，谢云“不得悬属广魏”，亦误。】去遂二十余里，诸将欲攻之，或言当攻兴国氐。【◎兴国，见《武纪》建安十八年。◎胡三省曰：○《魏略》云：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南入蜀。】渊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

【◎胡三省曰：○《水经注》：瓦亭水南迳陇西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烧当等

羌居之。○卒，读曰猝。◎《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长离水在秦州东。◎谢鍾英曰：按《水经注》，长离川在成纪南，当在今秦安县北七十余里。】长离诸羌多在遂军，必归救其家。若羌独守则孤，【◎《通鉴》作“若舍羌独守则孤”。◎胡三省曰：谓遂若舍羌而不救，拥兵自守，则其势孤。】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可必虏也。【《通鉴》作“必可虏也”。】渊乃留督将守辎重，轻兵步骑到长离，攻烧羌屯，斩获甚众。诸羌在遂军者，各还种落。遂果救长离，与渊军对阵。诸将见遂众，恶之，欲结营作堑乃与战。渊曰：“我转斗千里，今复作营堑，则士众罢弊，不可久。贼虽众，易与耳。”乃鼓之，大破遂军，得其旌麾，【毛本“旌”误作 “精”。】还略阳，进军围兴国。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详见本志卷三十《东夷传》末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转击高平屠各，【◎《郡国志》：凉州安定郡高平。◎《一统志》：安定故城，今甘肃平凉府固原州治。◎此与兖州山阳郡之高平同名异地。◎康发祥曰：○刘昭注：屠各，外夷名。○杜佑曰：头曼、冒顿，即屠各地也。】皆散走，收其粮谷牛马。乃假渊节。

初，枹罕宋建因凉州乱，自号河首平汉王。【枹罕、宋建、河首，均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太祖使渊帅诸将讨建。渊至，围枹罕，月余拔之，斩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渊别遣张郃等平河关，【◎《郡国志》：凉州陇西郡河关，故属金城。◎三国魏废。◎《水经》：河水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一统志》：河关故城，今甘肃兰州府河州西北。】渡河入小湟中，【◎胡三省曰：湟水源出西海盐池之西北，东至金城允吾县入河。夹湟两岸之地，通渭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张掖之间，小月氏之地也，故谓之小湟中。

◎吴载熙曰：今甘肃西宁府大通县地。】河西诸羌尽降，陇右平。【◎赵一清曰：○应劭曰：

《禹贡》：“析支属雍州，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也。”○《后汉书》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为匈奴所杀，余种分散，西踰葱岭，其弱者南入山，从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太祖下令曰：“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周寿昌曰：○《论语》何注引包咸曰：既然子贡不如，复云“吾与汝俱不如”者，盖欲以慰子贡也。○《论衡·问孔篇》：吾与汝俱弗如也。○《郑康成别传》：马季长谓卢子幹曰：“吾与汝皆不如也。”○是皆与操语相合，可征汉经师读法，亦以见后世作两句读，义训俱失也。】二十一年，【◎潘眉曰：“一”字衍，当作“二十年”。下载武都氐及征张鲁事，并在二十年。】增封三百户，并前八百户。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武都、下辩，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郡国志》：凉州武都郡下辩武都道。

◎惠栋曰：洪适云“《李翕碑》题名有‘下辩道长任诗’”，则《志》阙一“道”字。◎弼按：

《前志》作“下辩道武都”，无“道”字，当系上下误写，洪说为是。◎又按：○两汉志下辩作下辨。◎颜师古曰：武都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一统志》：武都故城，今甘肃階州成县西八十里。下辨故城，今階州成县西三十里。◎范晔云：汉献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杨腾，世居陇右，为氐大帅。子驹，勇健多计，魏拜为百顷氐王。◎杭世骏曰：○《通典》云：魏武之初，诸戎氐叛，令夏侯妙才讨之，因徙武都之种于秦川，以御蜀虏。】收氐谷十余万斛。太祖西征张鲁，渊等将凉州诸将侯王已下，与太祖会休亭。太祖每引见羌、胡，以渊畏之。会鲁降，汉中平，以渊行都护将军，【◎胡三省曰：都护将军，以尽护诸军而立号，光武始以命贾复。】督张郃、徐晃等平巴郡。【巴郡，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太祖还邺，留渊守汉中，即拜渊征西将军。【◎赵一清曰：○《宋百官志》：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黄初中，位次三公。”】二十三年，刘备军阳平关，【阳平关，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渊率诸将拒之，相守连年。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御览·三百三十七》：魏武军策令曰：“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

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谥曰愍侯。【◎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庭。◎《通鉴》：建安二十四年，渊与刘备相拒。踰年，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渊引兵争之。法正曰：“可击矣。”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噪攻之，渊军大败，斩渊。◎《通鉴考异》曰：○《张郃传》云：备于走马谷烧都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渊遂没。○今从刘备、黄忠、法正传。】

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

渊妻，太祖内妹。长子衡，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海阳哀侯名未详，《武文世王公传》 “东平灵王徽，奉叔父朗哀侯玉后”，未知即其人否。】恩宠特隆。衡袭爵，转封安宁亭侯。黄初中，赐中子霸，太和中，赐霸四弟爵皆关内侯。霸，正始中为讨蜀护军右将军，进封博昌亭侯，素为曹爽所厚。闻爽诛，自疑，亡入蜀。以渊旧勋赦霸子，徙乐浪郡。【乐浪郡，见《明纪》青龙二年，今朝鲜平安、黄海、京畿各道。霸女为羊祜妻，见《晋书·羊祜传》。】

【◎《魏略》曰：霸字仲权。【◎《隋经籍志》：夏侯霸《集》二卷。】渊为蜀所害，故霸常切齿，欲有报蜀意。黄初中为偏将军。子午之役，【魏太和四年，曹真伐蜀，由子午道南入。】霸召为前锋，【◎吴金华曰：召，《御览》卷三百三十九作“占”，正合情理。“占”为自愿报名之义。】进至兴势围，【◎各本皆作“兴世”，局本作“兴势”。◎赵一清曰：兴势，地名，在定军山。“世”字误也。◎谢鍾英曰：○《魏书·地形志》：龙亭县有镇势山，即兴势山，亦谓之兴势坂。○《水经注》：小城固北百二十里有兴势。诸葛亮出骆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处通照。○《方舆纪要》：今洋县北二十里，亦曰兴势坂。◎弼按：定军山在今陕西汉中府沔县东南十里。兴势山在今汉中府洋县北二十里。赵氏谓“兴势在定军山”，误。兴势，互见后《曹爽传》。】安营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战鹿角间，赖救至，然后解。后为右将军，屯陇西，其养士和戎，并得其欢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为征蜀护军，统属征西。【◎胡三省曰；属征西将军府所统。】时征西将军夏侯玄，于霸为从子，而玄于曹爽为外弟。【◎胡三省曰：曹氏、夏侯氏之出也。玄父尚又娶曹氏，故玄于爽为外弟。】及司马宣王诛曹爽，遂召玄，玄来东。霸闻曹爽被诛而玄又征，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趋阴平而失道，【◎《郡国志》：益州广汉属阴平道。◎汉末置阴平县，又为阴平郡。◎《一统志》：阴平故城，今甘肃階州文县治。】入穷谷中，粮尽，杀马步行，足破，卧岩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闻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时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故渊之初亡，飞妻请而葬之。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释之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儿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宠。【◎霸降蜀后事见《钟会传》注引《世语》。◎周寿昌曰：后主能作此语，亦复非常，后来对晋主语，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本志《方伎传》：朱建平相夏侯威“四十九位为州牧，而当有厄。”威年四十九，卒。◎《晋书·羊祜传》：祜博学，郡将夏侯威异之，以兄霸之女子妻之。◎侯康曰：○《陈思王集》曰：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世语》曰：威字季权，任侠。贵历荆、兖二州刺史。子骏，并州刺史。次庄，淮南太守。庄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阳相、散骑常侍。【◎《晋书·夏侯湛传》：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庄，晋景阳皇后姊夫也。【◎何焯曰：“阳”当作“羊”，此晋景献皇后也。◎陈景云曰：○阳、羊古通用。○欧阳《集古录》：《后汉熊乔跋碑》云碑中言治欧羊《尚书》。以“阳”为“羊”。◎弼按：《晋书·后妃传》作“景献羊皇后”。后父衟，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又

案《晋书·羊祜传》“祜父衟。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据此，则有衟有二婿，一为夏侯庄，一为司马师也。】由此一门侈盛于时。【◎《晋书·夏侯湛传》：湛弟淳，字孝冲，亦有文藻，与湛俱知名，官至弋阳太守。】】威弟惠，乐安太守。【《隋·经籍志》：《夏侯惠集》二卷，录一卷。】【◎《文章叙录》曰：【◎《隋志·簿录类》：《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荀勖撰。◎《旧唐志·书目类》：《新撰文章家集》五卷，荀勖撰。◎《新唐志·目录类》：荀勖《新撰文章家集叙》五卷。◎沈家本曰：《文章叙录》疑即是书。◎黄逢元曰：《魏志》王粲、夏侯渊传注引《文章叙录》，当即是书。又《世说·巧艺篇》注引《文章叙录》，不著撰人。◎弼按：荀勖，见《荀彧传》注，《晋书》有传。《王粲传》注引荀勖《文章叙录》，是书确为勖著无疑。惟观各书所引之文，不似簿录之书，与隋、唐志之《文章家集叙》是否为一书，不能遽定。然勖所著《中经簿》则实为簿录要籍也。】惠字稚权，幼以才学见称，善属奏议。历散骑黄门侍郎，与钟毓数有辩駮，事多见从。迁燕相、乐安太守。年三十七卒。】惠弟和，河南尹。【◎《世语》曰：和字义权，清辩有才论。历河南尹、太常。渊第三子称，第五子荣。从孙湛为其序曰：“称字叔权。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儿，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陈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局本无“敢”字，误。】渊阴奇之，使读《项羽传》及兵书，不肯，曰：‘能则自为耳，安能学人？’年十六，渊与之田，见奔虎，称驱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闻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与文帝为布衣之交，每宴会，气陵一坐，辩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从之游。年十八卒。【《御览·四百九》引《世说》，与此同，惟云“称字义权”；“辩士不能屈”，“屈”作“答”。】弟荣，字幼权。幼聪惠，七岁能属文，诵书日千言，经目辄识之。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余人，人一奏刺，【何焯校作“人奏一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赵一清曰：○《释名》：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御览》卷六百六引《魏名臣奏议》：黄门侍郎荀攸奏曰：“今吏初除，刺有二，一刺通爵，二刺条疏行状。”】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谈，不谬一人。帝深奇之。汉中之败，荣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亲在难，焉所逃死！’乃奋剑而战，遂没阵。”】衡薨，子绩嗣，为虎贲中郎将。绩薨，子褒嗣。

##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从弟也。【◎《魏书》曰：仁祖褒，颍川太守。父炽，侍中、长水校尉。【◎《水经·阴沟水注》：谯县有曹腾兄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树碑年月。坟北有其元子炽冢，冢东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历大中大夫、司马长史、侍中，迁长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炽弟胤冢，冢东有碑，题云“汉谒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长水校尉，见《文纪》黄初元年。【◎吴金华曰：安徽毫县城南出土曹氏宗族墓砖有刻辞云：“故颍川□□曹褒□□□。”又一墓砖有刻辞云：“长水校尉曹炽，字元盛。”可与《水经注》互相印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太祖之破袁术，仁所斩获颇多。从征徐州，仁常督骑，为军前锋。别攻陶谦将吕由，破之，还与大军合彭城，大破谦军。从攻费、华、即墨、开阳，【◎费、华，见《武纪》初平元年；华，又见《臧霸传》。即墨，见《吕布传》。开阳，见《武纪》初平元年“琅邪”注。费，汉旧县，属东海郡，后汉属泰山郡。◎《方舆纪要》：今费县治。◎洪亮吉曰：华，汉旧县，属泰山，中兴后省。《臧霸传》“泰山华人”，郭颁《世语》“曹嵩在泰山华县”，又泰山都尉孔宙碑阴亦载此县，时为延熹七年，疑系汉末所复立也。其移属琅邪，未知何时。今考费县亦旧隶泰山。《晋太康地志》云“移属琅邪”，则此县当亦同时所移，今姑从《晋志》。◎谢鍾英曰：

* 《魏武纪》“初平四年，徐州陶谦举兵取泰山华、费”，《臧霸传》“霸泰山华人”，是华县魏属泰山。费县无移属明文，亦宜属泰山。洪氏从《晋志》，非也。○《后汉书》注：华县故城，在费县东北。○《一统志》：今沂州府费县东北六十里。◎潘眉曰：○《魏志》：臧霸泰山华人。霸父戒为华县狱掾，太守令收戒诣府，霸径于费西山中要夺之。○费、华临县也。

◎钱大昕曰：即墨属青州之北海郡，陶谦为徐州牧，未得其地，疑是“即丘”之讹。◎即丘，汉旧县，属东海郡，后汉属琅邪郡。◎《方舆纪要》：今沂州东南五十里。◎开阳，汉旧县，属东海郡，后汉琅邪郡。◎《一统志》：沂州府城东北十五里古城社。◎弼按：费、华、即丘、开阳，俱在今山东沂州府境，“即墨”为“即丘”，钱说是。】谦遣别将救诸县，仁以骑击破之。太祖征吕布，仁别攻句阳，拔之，【◎《郡国志》：兖州济阴郡句阳。◎《一统志》：句阳故城，今曹州府荷泽县北句阳店。◎钱大昭曰：布在下邳，未必有别将在句阳，疑为曲阳之误。曲阳在今淮安府安东县西北。◎沈家本曰：此传叙征吕布于迎天子都许之前，乃张邈、陈宫迎吕布为兖州牧时事。济阴郡属兖州。《武纪》“兴平二年袭定陶”，定陶为济阴太守治，则仁攻句阳，当亦在是年。◎弼按：此传序仁攻句阳在建安元年都许之前。是时，吕布尚屯濮阳，未至下邳也。句阳在濮阳之南，非曲阳，钱说失之。】生获布将刘何。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许，仁数有功，拜广阳太守。【◎广阳，见《武纪》初平元年“幽州牧”注。

◎王先谦曰：广阳郡，三国魏复为燕国。◎谢鍾英曰：曹仁为太守在建安初，时广阳为袁绍地，仁遥领而已。】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议郎督骑。太祖征张绣，仁别徇旁县，虏其男女三千余人。太祖军还，为绣所追，军不利，士卒丧气，仁率厉将士甚奋，太祖壮之，遂破绣。

太祖与袁绍久相持于官渡，绍遣刘备徇彊诸县，【彊，见《武纪》卷首。】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为忧。仁曰：“南方以大军方有目前急，【《通鉴》作“南方以大将军方有目前急”。【◎吴金华曰：主帅所领主力部队谓之“大军”，与别将所率之偏军相对而言。此处“大军”不误。】】其势不能相救，刘备以强兵临之，其背叛故宜也。

【元本“故”作“固”。】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绍遣别将韩荀钞断西道，【荀，当作“ ”，见《荀攸传》。】仁击荀于鸡洛山，【◎赵一清曰：○《水经·潧水注》：潧水出郐城西北鸡络坞下。

○《方舆纪要》卷四十七：郐城在河南禹州密县东北五十里。溱水亦曰潧水，东南流合洧水。】

大破之。由是绍不敢复分兵出。复与史涣等钞绍运车，烧其粮谷。【事见建安五年。】

河北既定，从围壶关。【壶关，见《武纪》建安十年。】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连月不下。仁言于太祖曰：“围城必示之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顿兵坚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太祖从之，城降。于是录仁前后功，封都亭侯。

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吴志·孙权传》：建安十三年，曹公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十四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周瑜传》：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周瑜、程普与仁相对，渡屯北岸。仁由是遂退。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合此二传观之，为仁失江陵之证，本传讳言之。】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长史陈矫俱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

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去贼百余步，迫沟，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金等乃得解。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数人，贼众乃退。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太祖益壮之，【◎姜宸英曰：此有饰词，仁岂公瑾之敌？】转封安平亭侯。

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胡三省曰：○《晋百官志》：四安起于魏初。○谓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将军也。】督诸将拒潼关，【◎钱大昭曰：诸将，谓夏侯渊、钟繇也。

◎潼关，见《武纪》建安十六年。◎胡三省曰：渭口之东即潼关。潼关在弘农华阴县，晋所谓桃林之塞，秦所谓阳华是也。◎谢鍾英曰：今潼关厅治。】破超渭南。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苏伯、田银，事在建安十六年，见常林、国渊传，又见《程昱传》注引《魏书》。】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胡三省曰：樊城在襄阳东，北临汉水。◎谢鍾英曰：今襄阳府城北汉江上，与襄阳隔水对峙。】镇荆州。侯音以宛叛，【宛县，今南阳府南阳县治。】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

【事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及注引《曹瞒传》。】即拜征南将军。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胡三省曰：城高二尺为一板。◎《水经·沔水注》：平鲁城西南有《曹仁记水碑》。】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梁章钜曰：“二”下当有“心”字。【吴金华以“二”、“贰”互通，不烦增字。】◎《满宠传》：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或谓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出，羽退走。

仁少时不脩行检，及长为将，严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鄢陵侯彰北征乌丸，文帝在东宫，为书戒彰曰：“为将奉法，不当如征南邪！”【仁为征南将军。】及即王位，拜仁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进封陈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户。追赐仁父炽谥曰陈穆侯，置守冢十家。【仁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后召还屯宛。【宛为南阳郡治，见《武纪》卷首。】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赵一清曰：○此亦饰词也。○《晋书·宣帝纪》：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寇，魏文悔之。】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

【◎《郡国志》：豫州颍川郡临颍。◎《寰宇记》：县在临颍皋上，颍水东崖。◎《一统志》：临颍故城，今河南许州临颍县西北十五里。】迁大司马，【仁拜大将军，迁大司马，讨斩郑甘，俱在黄初二年。】复督诸军据乌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乃欲东渡乌江。◎瓒曰：在牛渚。◎《括地志》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晋初为县。◎《元和志》：乌江浦在乌江县东四里，即亭长檥船处。◎《一统志》：乌江废县，在安徽和州东北。乌江浦，在和州东北四十里。牛渚山，在安徽太平府当涂县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李贤曰：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谓之牛渚圻。◎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青城废县在安庆府太湖县东四十里。《志》云，魏将曹仁所筑。唐武德中置县于此，寻废。乌江废县，秦乌江亭也。瓒曰乌江“在牛渚”，盖和州对岸为太平府当涂县采石山，亦谓之牛渚圻。乌江即和州江，有乌江浦。】还屯合肥。【◎合肥，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吴志·孙权传》：黄武二年三月，曹仁遣将军常彫等渡濡须中州，仁子泰攻朱桓，桓击破彫等。是月，魏兵皆退。

◎又见《朱桓传》。】黄初四年薨，谥曰忠侯。【黄初四年三月丁末薨。见《文纪》。青龙元年，从祀太祖庙庭，见《明纪》。】【◎《魏书》曰：仁时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史记·范雎列传》：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许慎曰：孟贲，卫人。◎《汉书音义》：夏育，卫人，力举千钧。】张辽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镇东将军，假节，转封宁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范，皆为列侯，而牛金官至后将军。【◎牛金从司马懿征辽，见《晋书·宣帝纪》。◎王鸣盛曰：《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案，此等暧昧之言，书之史册殆存疑耳，且既云“小吏牛氏”，则非将牛金矣，而《魏书》列传云“僭晋司马叡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敌国传闻互异如此。◎胡玉缙曰：○《旧唐书·元行冲传》：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旧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迹，以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命，考校谣谶，著论以明之。

* 《新书》儒学、本传同。据此，则将军、小吏之辨，尤词费也。】

仁弟纯，【◎《英雄记》曰：纯字子和。年十四而丧父，与同产兄仁别居。承父业，富于财，僮仆人客以百数，纯纲纪督御，不失其理，乡里咸以为能。好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由是为远近所称。年十八，为黄门侍郎。二十，从太祖到襄邑募兵，【襄邑，见《武纪》初平四年。】遂常从征战。】初以议郎参司空军事，督虎豹骑从围南皮。【南皮，见《武纪》初平元年，渤海郡治。】袁谭出战，【毛本“出”作“大”。】士卒多死。太祖欲缓之，纯曰：“今千里蹈敌，进不能克，退必丧威；且悬师深入，难以持久。彼胜而骄，我败而惧，以惧敌骄，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谭败。纯麾下骑斩谭首。【事在建安十年正月，见《武纪》及《袁绍传》。】及北征三郡，【明监本、官本作“斩谭首级，北征三部”，误。】纯部骑获单于蹹顿。【官本“蹹”作“蹋”。】以前后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户。从征荆州，追刘备于长坂，【◎《蜀志·先主传》：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轻骑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舆地纪胜》：长坂在当阳县东北二十里。】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从还谯。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谥曰威侯。【◎《魏书》曰：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太祖难其帅。纯以选为督，抚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选代，太祖曰：“纯之比，何可复得！吾独不中督邪？”遂不选。【◎赵一清曰：○姜云：【姜，姜宸英。】纯、真、休皆将虎豹骑，以宿卫精兵，非亲子弟不可也。曹纯死而自将之，以无子弟可任者，非无曹纯其人也。】】子演嗣，官至领军将军，正元中进封平乐乡侯。【◎赵一清曰：

《三少帝纪》注引《魏书》永宁宫奏有“武卫将军安寿亭侯臣演”，即纯之子。盖由亭侯进封乡侯，传云“进封”，可证。◎互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魏书》。】演薨，子亮嗣。

## 曹洪

曹洪字子廉，太祖从弟也。【◎《魏书》曰：洪伯父鼎为尚书令，【鼎，事见《武纪》卷首注。】任洪为蕲春长。【◎毛本、局本“洪”误作“弘”。◎《郡国志》：荆州江夏郡蕲春。

《一统志》：蕲春故城，今湖北黄州府蕲州西北。】】太祖起义兵讨董卓，至荧阳，【◎荧阳，见《武纪》初平元年。◎王先谦曰：荧阳以泽名，荧阳古从火，作“荥”者，后人误改。前汉县，三国魏置郡，后省，还为县。】为卓将徐荣所败。【徐荣，玄菟人。】太祖失马，贼追甚急，洪下，以马授太祖，太祖辞让，洪曰：“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洪授马事，详见

《武纪》初平元年注。】遂步从到汴水，【◎班《志》：汴水在荥阳西南。】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与太祖俱济，还奔谯。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阳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丹阳、龙亢，均见《武纪》初平二年。元年、明监本、吴本“龙亢”作“龙元”，误。】太祖征徐州，张邈举兖州叛迎吕布。时大饥荒，洪将兵在前，先据东平、范，【东平、范，均见《武纪》初平三年。】聚粮谷以继军。太祖讨邈、布于濮阳，【濮阳，东郡治，见《武纪》卷首。】布破走，遂据东阿，【东阿，见

《武纪》兴平元年。】转击济阴、山阳、中牟、阳武、京、密十余县，皆拔之。【◎赵一清曰：此错举郡县以成文，济阴则定陶也，山阳则昌邑也，二者皆郡也。“中牟”下之四县名。若河内之山阳县，故城在怀庆府修武县西北六十里，去济阴甚远，不得连及。然下云“十余县”，则遗二郡，此临文之语病耳。◎弼按：定陶，见《武纪》初平四年。昌邑，见《武纪》初平九年。中牟以下四县皆属河南尹。中牟故城，今开封府中牟县东六里。阳武故城，今怀庆府阳武县治。京县故城，今开封府荥阳县东南三十里。密县故城，今开封府密县东南三十里。】以前后功拜鹰扬校尉，迁扬武中郎将。【◎胡三省曰：西汉有中郎将，东汉分置三署、虎贲、羽林中郎将。建安之后，群雄兵争，自相署置，始有名号中郎将。◎赵一清曰：○《宋百官志》：鹰扬将军，建安中魏武以曹洪居之。○二书不同，未知孰是。】天子都许，【◎许，见

《武纪》建安元年。◎邹安鬯曰：今许州东北四十里。】拜洪谏议大夫。【魏武遣洪西迎天子，本传未载。】别征刘表，破表别将于舞阳、阴、叶、堵阳、博望，有功，【◎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舞阳属颍川，下四县俱属南阳。◎弼按：《郡国志》同。◎潘眉曰：“舞阳”当为“舞阴”。考后汉舞阳省入辰阳，时无舞阳也。舞阴、阴、叶、堵阳、博望皆南阳邑。

《武帝纪》“建安二年，曹洪屯叶，数为绣、表所侵。公自南征，至宛，生擒表将邓济，攻舞阴，下之”，即在是时。◎弼按：○《郡国志》：颍川郡舞阳。○谢鍾英云：魏承汉制，舞阳属颍川。○吴增僅云：黄初七年，司马懿封此，见《晋书》。○据此，则潘说“时无舞阳”，误。◎《一统志》：舞阳故城，今南阳府舞阳县西。◎王先谦曰：○阴，三国魏改属南乡郡。

○《一统志》：阴县故城，今襄阳府光化县西。◎弼按：阴县距舞阳、叶、堵阳、博望甚远，舞阴相距甚近，传文连类而及，则“阴”当系“舞阴”之误。◎《一统志》：舞阴故城，今南阳府泌阳县西北七十里。叶县故城，今南阳府叶县南三十里旧县店。〖◎谢云：今叶县治。〗堵阳故城，今南阳府裕州东六里。〖◎谢云：裕州西三十五里。〗博望故城，今南阳府南阳县东北六十里。〖◎谢云：东北百二十里。〗◎康发祥曰：○“有功”字上当是“刘备遣吴兰屯下辨，遣洪征之”，下接“有功”字，与曹休等传相合。○且洪有《与曹丕书》，想在斯时，其辞曰：前初破贼，情侈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读之喜笑，把玩无厌。亦欲令陈琳作报，琳顷多事，不能得为。念欲远以为欢，故自竭老夫之思。辞多不可一一，粗举大纲，以当谈笑。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后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夫挥戟，万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虽云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不义而强，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蛮夷猾夏，周宣之盛，亦雠大邦，《诗》、《书》叹载，言其难也。斯皆凭阻恃远，故使其然。是以察兹地势，谓为中才处之，殆难仓卒。来命陈彼妖惑之罪，叙王师旷荡之德，岂不信然！是夏、殷所以丧，苗、扈所以毙，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败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敌哉！昔鬼方聋昧，崇虎谗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军，孟津有再驾之役，然后殪戎胜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飚夺霆击，长驱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观之，彼固不逮下愚，则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则谓不然。而来示乃以为彼之恶稔，虽有孙、田、墨、氂，犹无所救，窃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敌国虽乱，尚有贤人，则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还师；宫奇在虞，晋不加戎；季梁犹在，强楚挫谋。暨至众贤奔绌，三国为墟。明其无道有人，犹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萦带为垣，高不可登，折箸为械，坚不可入。若乃距阳平，据石门，摅八阵之列，骋奔牛之权，焉肯土崩鱼烂哉！设令守无巧拙，皆

可攀附，则公输已陵宋城，乐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术何称？田单之智何贵？老夫不敏，未之前闻。盖闻过高唐者，效王豹之讴，游雎涣者，学藻绘之彩。间自入益部，仰司马、杨、王遗风，有子胜斐然之志，故颇奋文辞，异于他日。怪乃轻其家丘，谓为倩人，是何言欤？夫騄骥垂耳于坰牧，鸿雀戢翼于污池，亵之者固以为园囿之凡鸟，外厩之下乘也。及其整兰筋，挥劲翮，陵厉清浮，顾盼千里，岂可谓其借翰于晨风，假足于六驳哉！恐犹未信丘言，必大噱也。】迁厉锋将军，封国明亭侯。【《武纪》建安十八年注作“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

累从征伐，拜都护将军。【◎本志《王粲传》：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陈留阮瑀掌书记，瑀终不为屈。◎《杨阜传》：太祖遣都护曹洪御马超，超等退还。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杨阜厉声责洪，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辛毗传》：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玩此令文，曹洪之贪淫可知。◎《文选·四十一》陈孔璋《为曹洪舆魏文帝书》李善注引《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辞，如陈琳所叙为也”云云，上文引曹洪与丕书，当在此注之下。】文帝即位，

【吴金华发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三“‘即’下脱‘王’字”之说，说详彼。】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野王，见《后妃传·明悼毛后传》。】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进；后徙封都阳侯。【◎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有都阳县。〖◎弼按：应作“都阳侯国”。〗《后汉书·郡国志》无，盖东京省并。○应劭曰：《春秋》“齐人迁阳”，是。○此注与城阳国之阳都正同。○又《郡国志》：琅邪国阳都，故属城阳。○盖阳都、都阳，各以其地近为名，而一存一废。洪封本是县侯，盖取旧县以为封邑耳。◎钱坫曰：城阳国有阳都县，在今沂水县西南，《后书》注“都阳在承县南”，则此亦在今峄县西南矣。◎钱大昕曰：城阳国阳都下亦引应此注，似有一误。然都阳侯音本城阳戴王之子，或当日即割阳都之乡为侯国，本非两地乎？】

始，洪家富而性吝啬，【◎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五十五：相州安阳县有曹洪宅。

《隋图经》云：“宅南有景穆寺，西有石窦桥。”】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满宠传》：曹洪有宾客数犯法，宠收治之。◎何焯曰：按《杨沛传》，此举虽文帝不宏，而洪舍客亦屡犯法，与刘勋并称，得罪亦由素不检制其下也。◎沛，事在

《贾逵传》注中。】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谓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于是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康发祥曰：事在黄初七年正月，见《晋书·天文志》，本传未载年月。】【◎《魏略》曰：文帝收洪，时曹真在左右，请之曰：“今诛洪，洪必以真为谮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会卞太后责怒帝，言“梁、沛之间，非子廉无有今日”。诏乃释之。犹尚没入其财产。太后又以为言，后乃还之。初，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文帝在东宫，尝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书谢曰：“臣少不由道，过在人伦，长窃非任，遂蒙含贷。性无检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无厌之质，【毛本“（ ）**[**豺**]**”作“ ”，误。】老惛倍贪，触突国网，罪迫三千，不在赦宥，当就辜诛，弃诸市朝，犹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视天日，愧负灵神，俯惟愆阙，惭愧怖悸，不能雉经【◎《晋语》：雉经于新城之庙。◎注：雉经，头抢而悬也。】以自裁割，谨涂颜阙门，拜章陈情。”】洪先帝功臣，时人多为觖望。明帝即位，拜后将军，更封乐城侯，

【◎《郡国志》：冀州河间国治乐成。◎《晋志》“成”作“城”。见《武纪》建安九年。】邑千户，位特进，复拜骠骑将军。太和六年薨，谥曰恭侯。【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庭。】子馥，嗣侯。【洪女为荀彧子粲之妻。】初，太祖分洪户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笃敬，官至卫将军，封列侯。

## 曹休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乱，宗族各散去乡里。【◎何焯云：北宋本“去”作“居”。】休年十余岁，丧父，独与一客担丧假葬，携将老母，渡江至吴。【◎《郡国志》：扬州吴郡治吴。◎《一统志》：吴县故城，今江苏苏州府吴县治。】【◎《魏书》曰：休祖父尝为吴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见壁上祖父画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叹焉。】以太祖举义兵，易姓名转至荆州，间行北归，见太祖。太祖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常从征伐，使领虎豹骑宿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辩，【◎下辨，见《夏侯渊传》。◎《一统志》：故城，今甘肃階州成县西三十里。】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为骑都尉，【◎胡三省曰：汉武帝置三都尉，骑都尉其一也。】参洪军事。【休与辛毗同参曹洪军事，见《辛毗传》。】太祖谓休曰：“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洪闻此令，亦委事于休。备遣张飞屯固山，【◎赵一清曰：○《方舆纪要·五十九》：固山在巩山府成县东南。◎谢鍾英曰：固山当在今成县北。】欲断军后。众议狐疑，休曰：“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击兰，兰破则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胡三省曰：情见势屈，宜其走也。◎《武纪》：建安二十三年，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太祖拔汉中诸军还长安，拜休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领军将军，见《明纪》景初二年。◎赵一清曰：○《晋书·职官志》：中领军，魏官也。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汉中，以曹休为中领军。文帝践阼，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一清案：建安四年，魏武为司空，至十三年始为丞相。“四年”上疑落“十”字。】录前后功，封东阳亭侯。【休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车驾临送，上乃下舆执手而别。孙权遣将屯历阳，【扬州刺史治历阳，见《武纪》初平元年。】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郡国志》：扬州丹阳郡芜湖。◎《一统志》：芜湖故城，今太平府芜湖县东。】迁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进封安阳乡侯。【◎潘眉曰：《公卿上尊号奏》云“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延康中所署官爵已如此，本传载在黄初三年后，当以碑为正。】【◎《魏书》曰：休丧母，至孝。帝使侍中夺丧服，使饮酒食肉，休受诏而形体益憔悴。乞归谯葬母，帝复遣越骑校尉薛乔奉诏节其忧哀，使归家治丧，一宿便葬，葬讫诣行在所。帝见，亲自宽慰之。其见爱重如此。】帝征孙权，

【《文纪》：黄初三年十月，帝自许昌南征。】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赵俨传》：休统五州军。】击权大将吕范等于洞浦，【◎《通鉴》作“洞口”。

◎胡三省曰：洞口在历阳江边。◎《一统志》：今和州西南临江。◎《董昭传》：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何肯乘危？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沈吟，未便从命也。”是后无几，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进散。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吴志·孙权传》：黄武元年九月，魏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权遣吕范等以舟军拒休等。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破之。拜扬州牧。【◎胡三省曰：魏扬州止得汉之九江、庐州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为吴所据。◎赵一清曰：据此，曹魏刺史尊者亦为牧。【吴金华细论曹休受魏文遗诏辅政与否，详彼。】】明帝即位，进封长平侯。【◎《郡国志》：豫州陈国长平。◎《一统志》：长平故城，今河南陈州府西华县东北十八里。◎《文纪》：黄初七年五月，召征东大将军曹

休受遗诏辅嗣主。◎本传不载其事。◎何焯曰：《孙资别传》有“文皇帝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内外之望”云云。按明帝与休无间，知资别传为妄。】吴将审悳屯皖，【皖，见《明纪》太和二年。】休击破之，斩悳首，吴将韩综、翟丹等前后率众诣休降。【◎《吴志·孙权传》：黄武六年，韩当子综以其众降魏。◎此魏明帝太和元年事。】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户，迁大司马，【在黄初七年十二月。】都督扬州如故。【◎《晋志》曰：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军事。】太和二年，帝为二道征吴，遣司马宣王从汉水下，督休诸军向寻阳。【◎赵一清曰：○陈景云云：“督休”二字当作“休督”。宣王与休并为上将，分道而进。宣王方从西道牵吴上游，则东军之向寻阳者不得兼督也。〖官本《考证》作何焯语，《义门读书记》无之。官本《考证》作“当吴上游”，又“寻阳”作“晋阳”，均误。《三国志证闻》引此作“乘吴上游”，亦不若“牵”字之妥。〗休自黄初以来，以宗室专典淮南重兵，权任久在宣王之右，岂有此时反从二千里外遥受节度者乎？〖此数语赵氏未引。〗○《前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寻阳。○《方舆纪要》卷七十六：寻水城在湖广蕲州东。《寻阳记》谓之兰池城，古寻阳也。

* 又卷八十五：寻阳城在江西九江府西十五里，是六朝之寻阳也。后汉时，寻阳为豫章、庐江二郡界，三国时属吴蕲春郡，为督护要津。《庐山记》：“寻阳县在大江北，寻水之阳。晋咸和以后，始移于江南。”杜佑曰：“温峤所移也。”王氏曰：“惠帝永兴初，分庐江、武昌立寻阳郡，治豫章之柴桑，而寻阳之名乱。成帝咸和中，移江州治寻阳，而江南之寻阳著，江北之寻阳益晦矣。◎寻阳，互见《明纪》卷首，又见《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贼将伪降，【◎《吴志·孙权传》：黄武七年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周鲂传》：赍牋七条以诱休。休果信鲂，率步骑十万入皖。】休深入，战不利，退还宿石亭。【◎

《明纪》：太和二年九月，曹休率诸军至皖，与吴将陆议战于石亭，败绩。】军夜惊，士卒乱，弃甲兵辎重甚多。【◎《通鉴》：吴主以陆逊为大都督，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以击休。休知见欺而恃众，欲遂与吴战。朱桓言于吴王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险阨，若以万兵柴路，则休可生虏也。”尚书蒋济上疏曰：“休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前将军满宠上疏曰：“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絓地也。”休与逊战于石亭。逊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万辆，军资器械略尽。◎胡三省曰：休盖未尝整陈交战而败也。】休上书谢罪，帝遣屯骑校尉杨暨慰喻，礼赐益隆。【◎《通鉴》：帝以宗室不问。◎胡注：败军者必诛，焉可以宗室而不问邪？】休因此痈发背薨，【◎《明纪》：太和二年九月庚子，大司马曹休薨。◎案：曹仁于黄初四年三月战败濡须，而三月即死；曹休于太和二年九月战败石亭，而九月即死。二入战败旋死，情事相同。◎曹植《大司马曹休诔》曰：于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继踵，弈世纯粹，阐弘泛爱，仁以接物，艺以为华，体兹亮实，年没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师，发言有章，东夏翕然，称曰龙光，贫而无怨，恐以为难，嗟我公侯，屡空是安，不耽世禄，亲悦为懽，好彼蓬枢，甘此瓢箪，味道忘忧，踰宪超颜，矫矫公侯，不桡其厄，呵叱三军，躬奋雄戟，足蹴白刃，手接飞镝，终弭淮南，保我疆埸。】谥曰壮侯。【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庭。】子肇嗣。【◎《世语》曰：肇字长思。】

肇有当世才度，为散骑常侍、屯骑校尉。明帝寝疾，方与燕王宇等属以后事。帝意寻变，诏肇以侯归第。【◎《明纪》景初二年注引《汉晋春秋》曰：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屯骑校尉曹肇等对辅政。中书监刘放曰：“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曹肇、秦朗等与侍疾者言戏。”帝得放言，大怒。放乃举曹爽代宇，又白“宜诏司马宣王使相参”，帝从之。◎《刘放传》注引《世语》曰：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肇明日至宫门，不得入，惧，诣延尉，以处事失宜免。】正始中薨。追赠卫将军。子兴嗣。初，文帝分休户三百封肇弟纂为列侯，【◎《艺文》卷三十三《曹毗曹

肇传》曰：肇、纂，明帝宠爱之，寝止恒同。（当）**[**尝**]**与帝同赌衣物，有不获，辄入御帐，服之径出，其见亲宠类此比也。◎杭世骏曰：○《御览》引《曹肇传》曰：明帝宠爱肇。与帝戏赌衣服，有所获，辄入御帐，服之遥出。亲狎如此。◎侯康曰：○《御览·三百八十六》引《曹肇别传》曰：肇之弟纂，字德思，力举千钧，明帝宠之，寝止恒同。尝与戏赌衣物，有所获，辄入御帐取而出之。○案，杭注引为肇事，误。杭注本《御览·六百八十九》，彼文略不及此之详也。◎纂，事又见《赵王幹传》。】后为殄吴将军，薨，追赠前将军。【◎洪饴孙曰：殄吴将军，一人，第五品。】【◎张隐《文士传》曰：【◎《隋志》：《文士传》五十卷，张隐撰。◎两唐志卷同，均作“张骘撰”。◎丁国钧曰：隐为庐江太守张夔子，见《晋书·陶侃传》。《御览·引书目》，既列隐是书，又列张鄢《文士传》，张骘《文士传》，实即一书。“鄢”、“骘”皆“隐”之讹文。◎吴士鉴说同。◎章宗源曰：○钟嵘《诗品》曰：张骘《文士》，逢文即书。○《玉海》：《中兴书目》：“五卷，载六国文人，起楚芊原，终魏阮瑀。”《崇文目》：“十卷，终谢灵运。”○《文选注》、《后汉书注》诸所征引《文士传》，或作 “张骘”，又或作“隐”。《魏志·王粲传》注曰“张骘假伪之辞，不觉其虚之自露也，凡骘虚伪妄作，不可覆疏”。◎陈景云曰：张隐，《荀彧传》注作“张衡”，《王粲传》注作“张骘”，

一人之名而三异。裴注既同，又初不言作者有别名，何以参错乃尔。又据《王粲传》后阮瑀事注中称“张骘”者凡三见，而《后汉书》章怀注、《文选》李善注引《文士传》皆作“骘”，似当从“骘”为正。◎沈家本曰：据《王粲传》注，当作“张骘”，作“隐”者误也。证以

《诗品》，“骘”字是。】肇孙摅，字颜远，少厉志操，博学有才藻。仕晋，辟公府，历洛阳令，有能名。【◎《晋书·曹摅传》：祖肇，魏卫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补临淄令，号曰圣君，转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大司马齐王冏辅政，摅与齐人左思俱为记室督。【◎《晋书·左思传》：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貌寝口讷，辞藻壮丽，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从中郎出为襄阳太守、征南司马。【◎《晋书·曹摅传》：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惠帝末，起为襄城太守。时襄城屡经寇难，摅绥怀振理，旬月克复。永嘉二年，高密王简镇襄阳，以摅为征南司马。◎臧荣绪《晋书》曰：参南国中郎将，迁高密王左司马。】值天下乱，摅讨贼向吴，战败死。【◎赵一清曰：○《晋书·高密孝王略传》：遣左司马曹摅统参军崔旷等进逼京兆流人王逌，将大战，旷在后密自退走，摅军无继，战败，死之。◎李慈铭曰：摅先为襄城太守，非襄阳，后为征南司马，随高密王简镇襄阳，是两时两地。此注误。◎赵一清曰：○《晋书·文苑传》：曹毗字辅佐。高祖休，魏大司马。父识，右军将军。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累迁至光禄勋。◎吴士鉴曰：《世说·文学篇》注引《中兴书》云毗为休曾孙，与本传异。】】

## 曹真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魏略》曰：真本姓秦，养曹氏。或云：其父伯南【◎粱章钜曰：真父既名邵，而明帝时真进封邵陵侯。故裴松之云“若非书误，则事不可论”。◎潘眉曰：邵陵侯之邵从邑旁。真父名“邵”，字当为“召”。召字伯南，取《召南》之义。然“邵”、“召”字本通。◎康发祥曰：封由人主，邵陵地名，何容避让，岂非腐谈。】夙与太祖善。兴平末，袁术部党与太祖攻劫，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之。寇问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变其姓。◎《魏书》曰：邵以忠笃有才智，为太祖所亲信。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时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范《书·黄琬传》：中平初，为豫州

牧，政绩为天下表。及董卓秉政，以琬为名臣，征为司徒。◎《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据此，是琬为豫州牧在中平时，至初平三年，琬已为李傕所杀矣。此云“初平中，豫州刺史黄琬欲害魏武”，全与事实相左。或“初平中”易为“中平中”，其说尚可通。盖魏武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中平六年也。】太祖避之，而邵独遇害。】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毛本“声”作“射”。】太祖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讨灵丘贼，拔之，封灵寿亭侯。【◎赵一清曰：齐、赵皆有灵丘。观真以功封灵寿亭侯，则此是赵灵丘也。《续汉书·郡国志》，冀州常山有灵寿县，而代郡之灵丘废。◎《一统志》：灵丘故城，今山西大同府灵丘县东。灵寿故城，今直隶正定府灵寿县西北。】以偏将军将兵击刘备别将于下辩，【下辩，见《夏侯渊传》。】破之，拜中坚将军。【◎洪饴孙曰：中坚将军，一人，第四品。】从至长安，领中领军。是时，夏侯渊没于阳平，【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太祖忧之，以真为征蜀护军，【◎赵一清曰：○《宋百官志》：魏、晋有杂号护军，如将军。◎洪饴孙曰：诸护军，无定员，第六品。诸要镇及将军领兵出征者皆置此官。◎弼按：“征蜀护军”疑系“征蜀将军”之误。征蜀将军为第三品。真已为中领军，似无降而为护军之理。且徐晃为平寇将军，真即督晃等，官秩当在晃等之上。【◎余按：《宋志》“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既有此例，“征蜀护军”、“征蜀将军”或亦为一也，曹真军历薄浅，不得遽为将军，故以护军称之。洪云“诸护军第六品”，亦本《宋志》，然其所载品秩，终系晋制，与魏有差，不可据此遽定“护军”为非也。】】督徐晃等破刘备别将高详于阳平。太祖自至汉中，拔出诸军，使真至武都【武都，见《夏侯渊传》。】迎曹洪等还屯陈仓。【陈仓，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洪饴孙曰：镇西将军，一人，第二品，位次四征，领兵如征西。】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录前后功，进封东乡侯。【◎班《志》：沛郡东乡。◎王先谦曰：○《续志》：后汉省。◎李兆洛曰：当在今安徽凤阳府境。】张进等反于酒泉，【酒泉，见《文纪》延康元年。】真遣费耀讨破之，【◎赵一清曰：《明帝纪》“耀”作“曜”，《晋书纪》亦作“曜”。◎钱大昭曰：○《明帝纪》云：诸葛亮围陈仓，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拒之。

* 《张既传》及《晋书·宣帝纪》作“曜”，《诸葛亮传》注作“耀”，未知孰是。】斩进等。

【◎讨破张进为苏则之功，见《则传》。◎《文纪》：延康元年五月，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又案：曹真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黄初三年还京都，以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钱大昭曰：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权置督军御史，事竟罢之。建安中，魏武为丞相，始遣大将军督之，如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文帝始有都督诸军事，如曹仁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真都督雍、凉州诸军事，臧霸都督青州诸军事，是也。至都督中外诸军事，则总统内外兵旅。嗣后司马氏父子并加大都督，而权愈重矣。◎洪饴孙曰：上军大将军，一人，第二品，黄初三年置，后不常设。】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牛渚，见《曹仁传》“乌江”注。◎杜佑曰：牛渚即当涂县采石。◎胡三省曰：太平州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矶，与和州横江渡相对。◎《一统志》：牛渚山在安徽太平府当涂县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旧志，采石山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东北至江宁八十里，渡江西至和州二十五里，周十五里，高百仞，西接大江，三面俱绕姑溪，一名翠罗山，山下突入江处名采石矶。】破之。【《文纪》黄初四年注“丙午，诏击其南渚”，是也。】转拜中军大将军，加给事中。【◎赵一清曰：○《晋书·职官志》：给事中奏，官也，汉东京省，魏世复置。】七年，文帝寝疾，真与陈群、司马宣王等受遗诏辅政。明帝即位，【官本“明帝”误作“明年”。】进封邵陵侯，【◎召陵，见《文纪》黄初六年。◎《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召陵。◎按：《国志》皆曰“召陵”，如《文纪》“行幸召陵”，《夏侯惇传》 “徒屯召陵”。至晋改属颍川郡，始曰邵陵。见《晋书·地理志》】【◎臣松之案：真父名邵， “封邵陵侯”，若非书误，则事不可论。【说见前。】】迁大将军。

诸葛亮围祁山，【祁山，见《明纪》青龙二年。】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胡三省曰：○魏分陇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属焉。汉灵帝中平四年，分汉阳之豲道立南安郡。汉阳郡至晋方改为天水，史追书也。安定郡属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陇西郡陇西县。◎洪亮吉曰：秦州，魏分陇右置。◎谢鍾英曰：《魏志·蒋济传》云“今虽有州十二，至于民数不过汉一大县”，《杜恕传》恕太和中上疏称“荆、扬、青、徐、幽、并、雍、凉、兖、豫、司、冀”，不数秦州。曹植《谏伐辽东表》“蜀应西境，则雍、凉三分”，亦不言秦州。终《三国志》无“秦州”二字。《宋书·州郡志》“晋武帝置秦州”，《晋书·武帝纪》“太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是秦州始于晋武。洪氏从《晋书·地理志》列秦州，非也。◎吴增僅曰：魏十二州，见蒋济及杜畿传，无秦州。马氏《通考》、顾氏《纪要》、洪《补三国疆域志》皆言魏有十三州，乃增一秦州。杜氏《通典》、欧阳氏《舆地广纪》则云魏十二州，而或遗豫州，或遗荆州，皆误也。《晋志》“魏文帝分陇右置秦州”，又云“魏置秦州，中间暂废”。考陇右接壤蜀汉，乃武侯、姜维先后出师四十余年，不闻有秦州刺史备边之事，是不得有秦州也。◎弼按：据谢、吴二说，则胡三省“魏分陇右置秦州”说亦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见《明纪》太和二年。】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郿，见《董卓传》。◎《郡国志》：司隶右扶风郿。◎《水经注》：渭水东迳五丈原北，又东迳郿县故址南。◎《寰宇记》：城南当斜谷口，亦曰斜城。◎《蜀志·诸葛亮传》“扬声由斜谷道取郿”者是也。◎《方舆纪要》：今凤翔府郿县东北十五里。】遣张合击亮将马谡，大破之。【即街亭之役也。】安定民杨条等略吏民保月支城，【◎《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月氏道。

◎应劭曰：氏，音支。◎王先谦曰：○《续志》：后汉省。◎钱坫曰：本在敦煌祁连间，后为匈奴所逼，西去。此盖以其国降人所置者也。◎谢鍾英曰：月支城，疑即月氏道故城，未详其地。】真进军围之。条谓其众曰：“大将军自来，吾原早降耳。”遂自缚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惩于祁山，【毛本“祁”作“禄”，误。】后出必从陈仓，【陈仓，见《武纪》建安二十年。】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郝昭，字伯道，太原人。昭守城事见《明纪》太和二年注。】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围陈仓，已有备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户。四年，朝洛阳，迁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剑履上殿，解见《武纪》建安十七年。】入朝不趋。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何焯曰：内审己，外量敌。于时岂能必取，而数道兴师？子丹此举，几于败国丧名。昭伯嗣事于蜀，遂为结怨天下之始，亦徼倖之余殃也。】帝从其计。真当发西讨，帝亲临送。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子午道、南郑，俱见《张鲁传》。】诸军或从斜谷道，【◎斜谷，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胡三省曰：○班《志》：斜水出衙岭山北，至郿入渭。○脉水沿山，则斜谷之路可知。◎谢鍾英曰：○《县志》：在郿县西南三十里，入谷口二百二十里，抵凤县界，出连云栈，复百五十里抵褒城，长四百七十里。】或从武威入。【◎胡三省曰：“武威”恐当作“武都”，否则“建威”也。◎《通鉴》：司空陈群谏曰：“斜谷阻险，难以进退，不可不熟虑。”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不便。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胡三省曰：诏以议下真，将与之商度可否也。真锐于出师，遂以诏为据而行。】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此“或”字疑涉上文而衍，《通鉴》无“或”字。◎《通鉴》：少府杨阜上疏曰：“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骑常侍王肃上疏曰：“深入险阻，凿路而前，加以霖雨，山坂峻滑，众迫而不展，粮远而难继，闻曹真发已逾月，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以逸待劳，兵家之所惮也。”】诏真还军。

真少与宗人曹遵、乡人朱讚并事太祖。遵、赞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诏曰：“大司马有叔向抚孤之仁，笃晏平久要之分。【◎《论语》：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邢邴疏：齐大夫。晏，姓。平，谥。名婴。按《左传》文知之。《谥法》：“治

而清省曰平。”◎《论语》：久要不忘平身之言。◎何晏注：久要，旧约也。】君子成人之美，听分真邑赐遵、讚子爵关内侯，各百户。”真每征行，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真病还洛阳，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明纪》：太和五年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谥曰元侯。【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庭。】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诏曰：“大司马蹈履忠节，佐命二祖，内不恃亲戚之宠，外不骄白屋之士，【◎《汉书·萧望之传》：望之说霍光曰：“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师古曰：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盖，音合。】可谓能持盈守位，劳谦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训、则、彦、皑皆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户，封真弟彬为列侯。

爽字昭伯，【小字默，《御览》作“點”，见本传注。】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赵一清曰：○《世说》：爽少与明帝同笔砚。】及即位，为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散骑侍郎、散骑常侍，见《文纪》延康元年。城门校尉，见《齐王纪》正始六年。武卫将军，见《明纪》景初三年。】宠待有殊。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胡三省曰：○《晋职官志》曰：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为相，始遣大将军督之。二十一年，征孙权还，遣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军事，或领刺史。又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录尚书事，汉东都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外诸军，又录尚书事，则文武大权尽归之矣。自此迄于六朝，凡权臣壹是专制国命。】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明帝崩，齐王即位，加爽侍中，【侍中，见《武纪》建安元年。】改封武安侯，【◎武安，见《武纪》建安九年。◎《水经注》：漳水于武安县东，清漳水自涉县东南来注，世谓之交漳口。◎王先谦曰：三国魏改属广平，见《元和志》。正始元年，曹爽封此。爽诛，国除。◎《括地志》：故城，在武安西南七十里。◎李兆洛曰：今武安县治。】邑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何焯曰：爽名位素轻，忽膺重寄，不劳谦以先天下，而偃然辄当殊礼，有以知其必败矣。】丁谧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太傅，见《明纪》卷首。◎《续百官志》：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导，无常职。◎洪饴孙曰：黄初七年始置，位在三司上，不常设，前后居是官者三人，钟繇、司马懿、司马孚。】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王懋竑曰：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太尉在大将军之下，转为太傅，则在大将军之上矣。陈《志》所云“以宣王年德俱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此正其实，而外以名号尊之，欲使尚书奏事由己，此特晋人之辞耳。何晏、邓飏素与司马师、昭互相称誉，其进用未必尽出爽意也。其后权势相轧，始相疑贰，故陈《志》叙其事于五年，后接于八年宣王谢病不与政。《晋书·宣帝纪》：“八年，帝于是与爽有隙。”则前此固未尝异也。何晏、邓飏为尚书，司马孚为尚书令，爽弟羲为中领军，懿子师亦为中领军，爽弟彦为散骑常侍，懿子昭亦为散骑常侍，固相参用，爽非能专制者。懿之忮恨，爽、晏辈自在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转太傅时，已有专制之意，懿岂不觉之，岂迟至十年而后发乎？◎又曰：太傅、太尉，官有尊卑，而职位不异，其答诏刘放、孙资为之，乃懿党也。故知所云“使尚书奏事由己”者，恐未必然。】【◎《魏书》曰：爽使弟羲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武、文、明也。】入备冢宰，出为上将。先帝以臣肺腑遗绪，奖饬拔擢，【宋本“饬”作“饰”。】典兵禁省，【◎《晋书·宣帝纪》：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进无忠恪积累之行，退无羔羊自公之节。【◎《诗·召南》：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传》曰：小曰羔，大曰羊。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门也。】先帝圣体不豫，臣虽奔走，侍疾尝药，曾无精诚翼日之应，猥与太尉懿俱受遗诏，且惭且惧，靡所厎告。臣闻虞舜序贤，以稷、契为先，成汤褒功，以伊、吕为首，

【◎何焯曰：上单言成汤，下兼言伊、吕，则临文之病。】审选博举，优劣得所，斯诚辅世

长民之大经，录勋报功之令典，自古以来，未之或阙。今臣虚闇，位冠朝首，顾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陈写至实。夫天下之达道者三，【◎赵一清曰：道，一作“尊”。】谓德、爵、齿也。懿本以高明中正，处上司之位，名足镇众，义足率下，一也。包怀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勋，遐迩归功，二也。万里旋旆，亲受遗诏，翼亮皇家，内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纪纲邦国，体练朝政；论德则过于吉甫、樊仲；【◎《诗·小雅·六月之章》：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毛传》曰：吉甫，尹吉甫也。◎《大雅·烝民之章》：保兹天子，生仲山甫。◎《毛传》曰：仲山甫，樊侯也。◎郑《笺》曰：尹吉甫，周之卿士也。】课功则踰于方叔、召虎：【◎《诗·小雅·采芑之章》：方叔莅止。◎《毛传》曰：方叔，卿士也。

◎《大雅·江汉之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毛传》曰：召虎，召穆公也。】凡此数者，懿实兼之。臣抱空名而处其右，天下之人将谓臣以宗室见私，知进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岐嶷，见《明纪》卷首。】克明克类，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为宜以懿为太傅、大司马，【毛本 “大”误作“太”。】上昭陛下进贤之明，中显懿身文武之实，下使愚臣免于谤诮。”于是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曰：【毛本“为”误作“谓”。】“昔吴汉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为大司马，名称于今。太尉体履正直，【《齐王纪》“体履”作“体道”。】功盖海内，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大司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让，进德尚勋，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北宋本作“顺少长也”。】虽旦、奭之属，宗师吕望，念在引领以处其下，何以过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乐天知命，纤芥细疑，不足为忌，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汉书·高帝纪》：高帝还过赵，赵相贯高等谋欲弑上。上欲宿，心动，问：“县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范《书·岑彭传》：彭所营地名彭亡，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范晔论曰：昔高祖忌柏人之名，违之以全福；征南恶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故用低佪，有意未遂耳！【◎潘眉曰：是时，曹爽荐司马懿为太傅、大司马，诏言先帝本欲以懿为大司马，今爽荐之，合先帝本旨。又言“先帝纤芥细疑，不足为忌，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佪，有意未遂”。玩此诏旨，盖谓懿姓司马氏，今若拜大司马，则司马氏加大名，嫌于逼上，近柏人、彭亡之谶，亦非所以安司马氏也。故但拜太傅，不拜大司马。】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爱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以邓禹为太傅，皆所以优崇俊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何焯曰：兼大司马，则懿犹典兵，但崇以太傅虚名，所谓实夺之权也。◎弼按：《齐王纪》此诏末“其以太尉为太傅”，下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是司马氏仍握兵权也。◎又按：○《晋书·宣帝纪》：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

爽弟羲为中领军，【◎羲封安乡侯，见本志《方伎传·杜夔传》注。◎何晏《论语集解·序》作“安乡亭侯”。◎赵一清曰：○《晋书·宣帝纪》：正始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刑法志》曰：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晋宣帝欲除九品，州置大中正。○《曹羲集·九品议》曰：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中正，欲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又《晋书·王接传》：接父蔚，世修儒史之学。魏中领军曹羲作《至公论》，蔚善之。○《隋经籍志》：曹羲《集》五卷，《录》一卷。】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胡三省曰：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讲说。侍讲之官起乎此也。◎弼按：曹彦有《复肉刑议》，见《御览·六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隋书·经籍志》：梁有《字义训音》六卷，曹侯彦撰，亡。◎谢启昆《小学考》曰：《字义训音》，《七录》称“曹侯彦撰”，盖以彦尝为列侯也。◎姚振宗曰：曹侯彦别有《古今字苑》一书。《法书要录》载庾元威论称为曹产，盖“彦”字之误。是证曹侯彦实为曹彦，当爽被诛，独不及则、彦、皑三人。

《御览·刑法部》引《三十国春秋》则谓爽与羲、训、彦并斩，夷三族，则亦同时遇害者也。】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何焯曰：曹爽、诸葛恪皆以轻举丧功，结怨于民，遂以致败。后之辅幼主者，苟才德不如孔明，其务法子孟之休息乎！【子孟，霍光之字。】】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骆谷，见《陈留王纪》景元四年，又详见《钟会传》。◎《通鉴》：正始五年三月，爽西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人，与夏侯玄自骆口入汉中。◎胡三省曰：骆口，骆谷口也。骆谷在汉中成固县东北，北达扶风郿县。◎谢鍾英曰：○《括地志》：骆谷口在盩厔县西南三十里。○《方舆纪要》：傥骆道，南口曰傥，在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在盩厔县西南百二十里。谷长四百二十里。○鍾英案，《县志》，骆谷水正流为沙河，北入渭，在盩厔县西。】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蜀志·王平传》：延熙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平曰：“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此计之上也。”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爽参军杨伟为爽陈形势，宜急还，不然将败。【◎《世语》曰：伟字世英，冯翊人。【◎赵一清曰：○《隋书·经籍志》：《桑丘先生书》二卷，晋征南军师杨伟撰。

○又有《时务论》十二卷。案毌丘俭诗云“杨伟无根基”，想其人必出于寒素。◎弼按：○

《隋志》：《景初历》三卷，晋杨伟撰。○伟有《上景初历表》，见《晋书·律历志》。】明帝治宫室，伟谏曰：“今作宫室，斩伐生民墓上松柏，毁坏碑兽石柱，辜及亡人，伤孝子心，不可以为后世之法则。”】飏与伟争于爽前，伟曰：“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爽不悦，乃引军还。【◎《汉晋春秋》曰：司马宣王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胡三省曰：责，望也。德，恩德也。言责望之甚大者，其恩之为甚重也。◎严衍曰：责大德重，谓当责任之大者，其德必须持重。胡注恐未是。】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事见

《武纪》建安二十年及二十四年。】今兴平路势至险，【◎赵一清曰：此语疑有错误。是时魏军入汉，蜀已先据，兴势围之，后主、王平两传极为分明。于文当是“今兴势山路至险”，顾景范亦云尔。◎弼按：《通鉴》引此作“兴势”。◎胡三省曰：○《水经注》：小成固城北百二十二里有兴势坂。○《寰宇记》：兴埶山在洋州兴道县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险而内有大谷，为盘道，上数里方及四门，因名兴埶。○《东坡指掌图》以为在兴元，恐非也。○宋白曰：兴势山在今兴道县西北二十里。◎兴势，互见《夏侯渊传》。】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于爽，引军退。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胡三省曰：自骆谷出扶风，隔以中南山，其间有三岭：一曰沈岭，近芒水；一曰衙岭；一曰分水岭。◎《方舆纪要》卷三十六：三岭，沈岭，见盩厔县；衙岭，见郿县；分水岭，见武功县。一云骆谷有三岭关。◎谢鍾英曰：按《一统志》，分水岭在渭南县；南衙岭在褒城县界，斜水所出；分水岭至衙岭数百里，皆为魏境。爽自骆谷入，而祎东出分水岭，西趋衙岭，与爽兵势不相接。三岭当在骆谷中，胡说非也。】爽争嶮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胡三省曰：或问：“使爽能守此不变，可以免魏室之祸否？”曰：“猫鼠不可以同穴，使爽能率此而行之，亦终为懿所啖食耳。”】及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王肃传》：时大将军曹爽专

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曰：“此辈即弘恭、石显。”爽闻之，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

◎胡三省曰：“懿称疾，为诛爽等张本。”◎赵一清曰；○《晋书·山涛传》：涛与石鉴共宿，

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陈景云曰：“初”上失书名，后诛爽注又重出“《魏略》”，

疑此处脱文也。】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局本“下”误作“卞”。】当时称焉。丁谧、毕轨等既进用，【毛本“丁”误作“王”。】数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诚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礼貌虽存，而诸所兴造，皆不复由宣王。宣王力不能争，且惧其祸，故避之。【◎《晋书·宣帝纪》：正始七年春，吴寇柤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爽不从，卒令还南。贼果袭破柤中，所失万计。〖裴注引《汉晋春秋》同，见《齐王纪》正始七年。〗◎又云：八年，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胡三省曰：○据陈寿《志》，太后称永宁宫，非徙也。意者晋诸臣欲加曹爽之恶，以“迁”字加之耳。○《晋书·五行志》曰：爽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盖亦承晋诸臣所记也。◎王懋竑曰：陈《志》，文德郭皇后称永安宫，明元郭皇后称永宁宫，其例正同。

《郭后传》既不言迁，《曹爽传》亦不言及，司马懿奏事永宁宫皇太后，今亦无逼迁之文，则胡注是也。《通鉴》用《魏略》、《晋书·宣帝纪》、《五行志》语，而未考其实，《纲目》因之，当依胡注改正。】】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卢毓传》：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吏部尚书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毓，免官，众论多讼之。】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倢伃教习为伎。【◎宋本、冯本“伎”作“技”。◎《晋书·宣帝纪》：正始九年春，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爽、晏谓帝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赵一清曰：○《晋书·梁王彤传》：时诸王自选官属，彤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蕃素无行，本名雄，妻刘氏解音乐，为曹爽教伎。蕃又往来何晏所，而恣为奸淫。晏诛，徙河间，乃变名自结于彤，为有司所奏，诏削一县。】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胡三省曰：○窟室，掘地为室也。○贤曰：绮疏，谓镂为绮文。◎潘眉曰：○郦道元云：永宁寺其地是曹爽故宅，熙平元年立寺。经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垒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难复制此。○可想见其靡丽。◎弼按：见《水经·谷水注》。】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羲深以为大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艺文类聚·二十二》、《御览·四百二十九》载羲《至公论》，曰：君子知私情之难统，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鸩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晋、鲁之忠臣也，亦岂无慈爱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鲧者，亲禹之父也，舜则殛鲧而兴禹。禹知舜之殛其父无私，故受命而不辞；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无疑。无私者，虽父黜而子不言，况用之于他哉！】辞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诸弟以示爽。爽知其为己发也，甚不悦。羲或时以谏喻不纳，涕泣而起。【宗室曹冏上书，冀感悟曹爽，爽不能纳。冏书见本志《武文世王公传》卷末注引《魏氏春秋。》】宣王密为之备。九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往诣宣王。宣王称疾困笃，示以羸形。胜不能觉，谓之信然。【◎或曰：《魏末传》一篇，所谓“示以羸形，胜不能觉，谓为信然”，本传能省为三语，亦好割舍，凡笔恐不能尔。】【◎《魏末传》曰：爽等令胜辞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见胜，胜自陈无他功劳，横蒙时恩，【何焯校本“时”作“特”。

【◎吴金华曰：时恩，犹言君恩、国恩，皆谓当时之特恩。】】当为本州，【◎胡三省曰：李

胜，南阳人，故谓荆州为本州。】诣閣拜辞，【宋本“閣”作“閤”。】不悟加恩，得蒙引见。宣王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吴金华曰：《晋书·宣帝纪》云“宣王不持盃饮粥”，文情似胜。此无“不”字，疑夺。】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谓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赖明公。然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胡三省曰：魏武之辟懿也，懿辞以风痹，故胜以为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宣王徐更宽言，才令气息相属，【◎胡三省曰：诈为羸惙之状也。】说：“年老沈疾，【◎《晋书·宣帝纪》“沈”作“枕”，《通鉴》同。◎张熷曰：作“沈”是。】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

【◎何焯曰：胜言“当为本州”，懿若不知荆州，何缘错误曰并州？即一字可悟其诈。盖意气骄溢，不复审察，遂冥然无觉耳。于此得其匿情相伺之机，固不难为备也。】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复阳为昏谬，【冯本“扔”作“乃”。】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错乱其辞，状如荒语。胜复曰：“当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谓胜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胡三省曰：解，晓也。】今还为本州刺史，盛德壮烈，【各本均作“烈壮”，局本作“壮烈”，《晋书·宣帝纪》作“壮烈”，《通鉴》同。】好建功勋。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因欲自力，设薄主人，【周一良以设主人为魏晋习语，犹谓作东道请客。】生死共别。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区区之心。”因流涕哽咽。胜亦长叹，答曰：“辄当承教，须待敕命。”胜辞出，与爽等相见，说：“太傅语言错误，口不摄杯，指南为北。又云吾当作并州，吾答言当还为荆州，非并州也。徐徐与语，有识人时，乃知当还为荆州耳。又欲设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须待之。”更向爽等垂泪云：“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晋书·宣帝纪》：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故爽等不复设备。

◎又《后妃传》：宣穆张皇后智识过人，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曝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赵一清曰：司马惯以此术愚人，何前后如出一辙也。】】

十年正月，【此正始十年。是年四月，改元嘉平。】车驾朝高平陵，【◎高平陵，见《齐王纪》嘉平元年注。◎胡三省曰：○高平陵，明帝陵也。○《水经注》：大石山在洛阳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爽兄弟皆从。【◎《通鉴》：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皆从。】【◎《世语》曰：爽兄弟先是数俱出游，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由此不复并行。至是乃尽出也。】宣王部勒兵马，【◎《晋书·景帝纪》：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通鉴》：太傅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胡三省曰：懿虽称疾，先已置二子于要地矣。◎何焯曰：昭伯兄弟专政九年，乃反祸败。宣王举事，固非聊尔一掷也。◎王懋竑曰：懿既拥兵，而子师为中领军，〖当作“中护军”。〗亦执兵柄。其诛爽也，师勒兵镇遏中外，阴养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众卫宫，此直举兵称乱，伺间以取人之国，而以诛爽为名耳。当文帝、明帝时，君之失政多矣，懿受腹心之托，膺社稷之重寄，不闻一言之谏争，而且阴结刘放、孙资以为内主，卒以倾魏。陈矫之对明帝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盖亦知其有不臣之心矣。《通鉴》所云，似未然也。】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元和郡县志》：洛水在洛阳县南四里。◎胡三省曰：○《水经注》：洛城南出西头第二门曰宣阳门，汉之小苑门也，对阊阖，南直洛水浮桁。◎《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桥在洛阳故城南五里，后汉时建，魏、晋因之，隋曰天津桥。◎谢鍾英曰：浮桥在故洛阳城南二十五里，今河南府城南五里。】奏爽曰：“臣昔从辽东还，【◎明帝景初二年，懿征辽东，灭公孙渊，还师，次于汲，奉诏。三年正月，疾驱入朝。◎《宋书·五行志》：魏明帝景初中，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东还当奈何！”及宣王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

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翦魏室。】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后事为念，【◎二祖，《通鉴》作“太祖、高祖”。◎胡三省曰：按

《晋纪》，懿自为文帝所信重，太祖未尝以事属之也。若文帝则以明帝属懿。◎何焯曰：下 “为念”二字疑衍。】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陆德明说：顾，曰古。】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吴本、毛本“官”作“宫”。

《晋书·宣帝纪》作“群臣”。】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宣帝纪》作“斥黜”。】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宋本“ ”作“牙”，各本同，局本作“ ”。

◎潘眉曰：“牙”字误，当作“ ”，“ ”即“互”字。《吴志·陆瑁传》“九域槃”

同。经史中“ ”字每误作“牙”字甚多。◎弼按：《通鉴》作“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侯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胡三省曰：寄坐，谓虽处天子之位，犹寄寓也。】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胡三省曰：朽迈，谓年老衰朽，日月已迈也。】敢忘枉言？昔赵高极意，秦氏以灭；【《宣纪》作“秦是以灭”。】吕、霍早断，汉祚永世。【《宣纪》“世”作“延”，唐人避“世”字。】此乃陛下之大鉴，【《宣纪》 “大”作“殷”。】臣受命之时也。【《宣纪》“受”作“授”，即上以死奉诏意。官本《考证》同。】太尉臣济、【◎赵一清曰：○《晋书·王浑传》：公孙宏曰：“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宣纪》作“各以本官侯就第”。◎潘眉曰：爽封武安侯，见本传；羲封安乡侯，见傅元《赠马钧序》；训侯爵未详。◎弼按：羲封侯见前。】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胡三省曰：辄，专也。懿虽挟太后以临爽，而其奏自言辄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李慈铭曰：上文备著爽等罪恶，而此奏所言皆是空辞，前所纪者无一列入，足见当日史文俱非实事。◎刘咸炘曰：上文罪状详，此奏止略言之，不然，同为司马党所造，岂懿奏与旧史反一实一不实乎？】【◎《世语》曰：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趣武库，当爽门，【◎《夏侯玄传》注引《魏略》：宣王奏诛爽，住车阙下。◎《晋书·宣帝纪》：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帝列阵阙下。◎潘眉曰：考《晋书》，曹爽府第在武库之南，故宣王欲趣武库，正当爽门。后杨骏居之，亦败。◎弼按：事见《杨骏传》。】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晋书·宣纪》：爽帐下督严世引弩将射帝，孙谦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干宝《晋记》曰：【记，应作“纪”。】爽留车驾宿伊水南，【◎胡三省曰：○《水经注》：伊水又东北过伊阙中，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伐木为鹿角，发屯甲兵数千人以为卫。【◎胡三省曰：魏武创业，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阳亦有屯田兵。】◎《魏末传》曰：宣王语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帐幔、太官食具诣行在所。【◎蔡邕《独断》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谓所居为行在所。】】大司农沛国桓范闻兵起，不应太后召，矫诏开平昌门，【◎《续百官志》：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其余上西门、津门。◎《洛阳伽蓝记·序》曰：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南面有三门，东头第一门曰开阳门，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次西曰宣阳门，

汉曰津门，魏、晋曰津阳门。◎胡三省曰：○《水经注》：平昌门，故平门也。洛城南出西头第三门。◎《方舆纪要》卷四十八：雒阳南面四门，正南一门曰平门，亦曰平城门，魏、晋以后曰平昌门。】拔取剑戟，略将门候，【◎《续百官志》：城门每门候一人。◎刘昭注：

* 《周礼》：每门下士二人。○干宝曰：如今门候。】南奔爽。宣王知，曰：“范画策，爽必不能用范计。”范说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兄弟犹豫未决，范重谓羲曰：“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持质一人，尚欲望活，【◎胡三省曰：此谓汉末劫质也。】今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羲犹不能纳。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爽於是遣允、泰诣宣王，归罪请死，乃通宣王奏事。【◎《晋书·宣纪》：爽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诣帝，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泰还以报爽，劝之通奏。◎何焯曰：是役，旧德如蒋济，人望如陈、许，皆为仲达所欺。】【◎干宝《晋书》曰：【书，当作“纪”。】

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

【◎胡三省曰：言爽顾恋室家，而虑不及远，必不能用范计。驽，音奴，栈，士限翻。】◎

《世语》曰：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蒋济传》：济随太傅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诛曹爽等，进封都乡侯。◎注引《世语》曰：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 “惟免官而已”。爽诛，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胡三省曰：以失言于爽，为己病也。】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胡三省曰：魏、晋之制，有殿中将军、中郎、校尉、司马。尹大目说爽。犹未疑司马氏也。至其追语文钦，乃觉耳。】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魏氏春秋》曰：爽既罢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吴金华曰：佳人，犹言贤能之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通鉴》作“生汝兄弟犊耳”。◎胡三省曰：与豚同，小豕曰，小牛曰犊。】】遂免爽兄弟，以侯还第。【◎《魏末传》曰：爽兄弟归家，敕洛阳县发民八百人，使尉部围爽第四角，角作高楼，令人在上望视爽兄弟举动。爽计穷愁闷，持弹到后园中，楼上人便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爽还听事上，与兄弟共议，未知宣王意深浅，作书与宣王曰：“贱子爽哀惶恐怖，无状招祸，分受屠灭。前遣家人迎粮，于今未反，数日乏匮，当烦见饷，以继旦夕。”宣王得书大惊，即答书曰：“初不知乏粮，甚怀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寻送。爽兄弟不达变数，即便喜欢，自谓不死。】

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会公卿朝臣廷议，以为“《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昭公元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大夫相杀称人，此其称名氏以杀何？言将自是弑君也。今将尔，词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焉。◎汉、魏皆引《公羊传》折狱，故当时廷议如此。】爽以支属，世蒙殊宠，亲受先帝握手遗诏，托以天下，而包藏祸心，蔑弃顾命，乃与晏、飏及当等图谋神器，【宋本作“谋图”。】范党同罪人，皆为大逆不道”。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晋书·荀勖传》：勖仕魏，辟大将军曹爽掾。爽诛，门生故吏无敢往者，勖独临赴，众乃从之。◎《晋书·宣帝纪》：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殷基《通语》载费祎《甲乙论》，平司马懿诛曹爽之是非，见《蜀志·费祎传》注。◎王懋竑曰：何晏、邓飏、丁谧、李胜当懿起兵时，不知何在；若在外从行，史无一语及之，自是不从行也。素为爽党，至此乃坐视以图倖免，其

视桓范远不逮矣。晏等浮华相扇，凭藉权势，惟以割分产业，因缘求欲为事。晏、谧、飏为尚书，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皆未为要职，而懿父子拥兵，其视晏等直几上肉耳。一日变起，束手相视，俱就死地，亦非不欲为爽谋也。】【◎《魏略》曰：邓飏字玄茂，邓禹后也。少得士名于京师。明帝时为尚书郎，除洛阳令，坐事免，拜中郎，【中郎，见《文德郭后传》。】又入兼中书郎。【◎中书郎，即中书侍郎也。◎《晋书·职官志》：魏黄初初，中书既置监、令，又置通事郎。晋改曰中书侍郎。◎洪饴孙曰：诸纪、传亦称中书郎。】初，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及在中书，浮华事发，被斥出，遂不复用。正始初，乃出为颍川太守，转大将军长史，迁侍中尚书。飏为人好货，前在内职，许臧艾授以显官，艾以父妾与飏，故京师为之语曰：“以官易妇邓玄茂。”【◎妇，各本均作“富”。◎官本《考证》云：《通志略》作“以官易妇”为是。臧艾以父妾与飏，故为此语。】每所荐达，多如此比。故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飏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盖由交友非其才。【◎其，宋本作“奇”。飏事又见《管辂传》。

◎《宋书·五行志》：魏尚书邓飏，行步弛纵，筋不束体，坐起倾倚，若无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辂谓之鬼躁。鬼躁者，凶终之征。后卒诛死。】《魏略》曰：【此三字衍。】丁谧字彦靖。【◎官本《考证》云：《太平御览》“靖”作“静”。】父斐，字文侯。初，斐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斐为沛国人，故曰乡里。】特饶爱之。斐性好货，数请求犯法，辄得原宥。为典军校尉，【◎《武纪》：建安十六年，公自潼关北渡，未济，马超赴船急战。校尉丁斐因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总摄内外，每所陈说，多见从之。建安末，从太祖征吴。斐随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其后太祖问斐曰： “文侯，印绶所在？”斐亦知见戏，对曰：“以易饼耳。”太祖笑，顾谓左右曰：“东曹毛掾数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狗，郝《书》作“猫”。吴金华以作狗不误，说详彼。】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遂复斐官，听用如初。后数岁，病亡。谧少不肯交游，但博观书传。为人沈毅，【吴本、毛本 “毅”误作“ ”。】颇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邺，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诸王亦欲借之，不知谧已得，直开门入。谧望见王，交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无礼，还具上言。明帝收谧，系邺狱，以其功臣子，原出。后帝闻其有父风，召拜度支郎中。【◎《晋书·职官志》：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至魏，尚书郎有殿中、吏部、度支等，凡二十三郎。】曹爽宿与相亲，时爽为武卫将军，数为帝称其可大用。【元本、冯本“说”作“称”。】会帝崩，爽辅政，乃拔谧为散骑常侍，遂转尚书。谧为人外似疏略，而内多忌。【多忌，《御览》作“明慧”。】其在台阁，数有所弹駮，【宋本、冯本、吴本、毛本有“数”字，元本、监本、官本无“数”字。】台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轻贵，多所忽略，虽与何晏、邓飏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势屈于爽。爽亦敬之，言无不从。故于时谤书，谓“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

【◎何焯曰：○崖柴，《艺文》作“啀喍”。○《玉篇》：啀，狗欲啮也。○《类篇》又作“嘊”。则偏旁无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潘眉曰：○崖柴与嘊喍通。○《集韵》：犬斗也。○默，《太平御览》作“點”。【◎吴金华曰：唐陆龟蒙《小名录·曹黠》引此句作“一狗凭黠作狙囊”，又释之云：“三狗，谓何、邓、丁。黠，爽小字。”◎并发说，以作“黠”、“狙”为是，说详彼。】】三狗，谓何、邓、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啮人，而谧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别宫，【◎王懋竑曰：○《晋书·宣帝纪》：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五行志》：爽迁太后于永宁宫，帝与太后渧泣而别。○案，《魏略》止言丁谧，而《宣帝纪》增何晏、邓飏，以其同党故耳。《五行志》又误以齐王废时事，以附益之，恐皆非其实。当以陈《志》为正。】及遣乐安王使北诣邺，【◎或曰：魏无乐安王，以其事考之，当是“燕王”之误。燕王以景初三年夏还邺，正曹爽专政之时，殆昭伯党忌其属尊地逼，故出之耳。】又遣文钦令还淮南，皆谧之计。司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毕轨字昭

先。【◎胡三省曰：○《姓谱》：毕，本毕公高之后。】父字子礼，建安中为典农校尉。【典农校尉，见《武纪》建安元年、《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轨以才能，少有名声。明帝在东宫时，轨在文学中。黄初末，出为长史。【史，疑作“吏”，盖令、长之属。《汉百官表》“县令、长丞、尉为长吏”是也。】明帝即位，入为黄门郎，【黄门郎，即黄门侍郎，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又见后《夏侯玄传》注引《魏略》。】子尚公主，居处殷富。迁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为骄豪。时杂虏数为暴，害吏民，轨辄出军击鲜卑轲比能，失利。【毕轨兵败及送奴，事见《明纪》青龙元年及注引《世语》。】中护军蒋济表曰：“毕轨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后难可以再。凡人材有长短，不可强成。轨文雅智意，【宋本、吴本、毛本作“智意”，元本、监本、冯本、官本作“志意”。】自为美器。今失并州，换置他州，若入居显职，不毁其德，于国事实善。此安危之要，唯圣恩察之。”【监本“恩”作“思”，误。】至正始中，入为中护军，转侍中尚书，迁司隶校尉。素与曹爽善，每言于爽，多见从之。李胜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张鲁前为镇北将军，【◎梁章钜曰：按《鲁传》为镇南将军，此作“镇北”，疑误。◎沈家本曰：鲁为镇南将军在内附之后，其先为镇民中郎将，此文有误。】休为司马，家南郑。时汉中有甘露降，子朗见张鲁精兵数万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气久衰，黄家当兴，欲鲁举号，鲁不听。会鲁破，太祖以其劝鲁内附，赐爵关内侯，【◎林国赞曰：举号，谓称尊号，即《鲁传》所谓“群下欲尊鲁为汉中王”，休直劝鲁僭王，所云“劝鲁内附”，误。

◎弼按：因劝鲁内附，乃赐爵。或前劝举号，后劝内附，亦未可知。】署散官骑从，【◎赵一清曰：○《晋书·职官志》：魏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司，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弼按：○《宋书·百官志》：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颜师古曰：并骑而散从，无常职也。】诣邺。至黄初中，仕历上党、钜鹿二郡太守，

【吴本、毛本“仕”作“行”。】后以年老还，拜议郎。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党，各本皆作“堂”。◎官本《考证》云：堂有四窗八达，未必能得罪，或“堂”字为“党”字之误。《诸葛诞传》注云“以元、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是其证也。“窗”与“聪”古字通用。◎沈家本曰：○《卢毓传》：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窻八达之诮。○亦其一证。】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帝崩，曹爽辅政，胜为洛阳令。夏侯玄为征西将军，以胜为长史。玄亦宿与胜厚。骆谷之役，【骆谷，见前。】议从胜出，【事见前。】由是司马宣王不悦于胜。累迁荧阳太守、河南尹。【◎荧阳，见《武纪》初平元年。◎赵一清曰：○《水经·济水注》：魏正始三年，岁在甲子，被癸丑诏书，割河南郡县，自巩阙以东，创建荥阳郡，并户二万五千，以南乡筑阳亭侯李胜字公昭为郡守。故原武典农校尉，政有遗惠，民为立祠于城北五里，号曰李君祠。庙前前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铭具存，其铭曰：“百族欣戴，咸推厥诚。”今犹祀祷焉。◎洪亮吉曰：考《傅嘏传》，为荧阳太守亦在正始时，则《水经注》之言信也。】胜前后所宰守，未尝不称职，为尹岁余，厅事前屠苏坏，【◎潘眉曰：○“屠苏”与“廜”通。○《广雅》：廜，庵也。○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苏。○邵子山曰：屠苏有二解，一是帽类，一是平屋名。杜甫诗“愿随金騕褭，走置锦屠苏”是也。】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堕，正挝受符吏石虎头，【◎挝，各本作“檛”。◎赵一清曰：檛，当从手。】断之。后旬日，迁为荆州刺史，未及之官而败也。桓范字元则，【◎沈家本曰：○《世说·六》注引《魏略》：字允明。【吴金华以“允明”为“元则”之形误，说详彼。】】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为羽林左监。【◎《续百官志》：羽林左监，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左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皇览》，见《文纪》黄初七年。◎《杨俊传》注引《魏略》曰：王象字羲伯，受诏撰《皇览》。】明帝时为中领军、【范为中领（事） **[**军**]**时有《荐徐宣表》，见《徐宣传》，又有《荐管宁表》。】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治下邳。与徐州刺史邹岐争屋，【冯本“邹”作“郑”。【邹岐，

事又见本志《张既传》。】】引节欲斩岐，为岐所奏，不直，坐免还。复为兖州刺吏，怏怏不得意。【◎赵一清曰：○《御览》卷二百五十五引《桓氏家传》：范为兖州刺史，表谢曰：“喜于复见选擢，惭于不堪所职，悲于恋慕阙廷，三者交集，不如所裁。”】又闻当转为冀州牧。是时冀州统属镇北，而镇北将军吕昭【吕昭，事详《杜恕传》注引《世语》。】才实仕进，本在范后。范谓其妻仲长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东，坐欲擅斩徐州刺史，众人谓君难为作下，【◎各本“谓”作“为”。◎赵一清曰：为，当作“谓”。】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也。”范忿其言触实，乃以刀环撞其腹。妻时怀孕，遂堕胎死。范亦竟称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农。范前在台阁，号为晓事，及为司农，又以清省称。范尝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隋经籍志》：《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梁又有《桓范集》二卷，亡。◎侯康曰：《御览·兵部二四》、《人事部九八》、《学部五》、《刑法部二》、《资产部十四》、《十六》俱引之，或称《要集》，或称《论》，或称《世论》，皆一书也。◎严可均辑本《序》曰：各书征引，或称《政要论》，或称《桓范新书》，或称《桓范世论》，或称《桓公世论》，或称

《桓子》，或称《魏桓范》，或称《桓范论》，或称《桓范要集》。互证之，知是一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载有《政要论》十四篇，据各书征引，补改阙讹，定为一卷。◎曰“为君难”，曰“臣不易”，曰“政务”，曰“节欲”，曰“详刑”，曰“兵要”，曰“简骑”，曰“辨

能”，曰“尊嫡”，曰“谏诤”，曰“决壅”，曰“讚象”，曰“铭诔”，曰“序作”，余无篇名者，又一十四条。◎马国翰辑本《序》曰：桓范《世要论》，《北堂书钞》、《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引之，或作《新论》，或作《要集》，或作《世论》，皆此一书。辑录二十五节，符考事迹为一卷。◎姚振宗曰：宋刻全本《意林》有《世要论》四条，严、马二家皆未采。】蒋济为太尉，尝与范会社下，群卿列坐有数人，范怀其所撰，欲以示济，谓济当虚心观之。范出其书以示左右，左右传之示济，济不肯视，范心恨之。因论他事，乃发怒谓济曰：“我祖薄德，【◎章怀注引《东观记》曰：齐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谥立族命氏。】公辈何似邪？”济性虽强毅，亦知范刚毅，【冯本“毅”误作“殻”。】睨而不应，各罢。范于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胡三省曰：范，沛国人。谯、沛，乡里也。老，耆也。宿，旧也。】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及宣王起兵，闭城门，以范为晓事，乃指召之，欲使领中领军。范欲应召，而其子谏之，以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疑有顷，儿又促之。范欲去而司农丞吏皆止范。【元本、冯本“丞”作“承”，误。】范不从，乃突出至平昌城门，【平昌门，见前。】城门已闭。门候司蕃，【◎门候，见前。◎胡三省曰：司，姓也。《左传》郑有司臣。】故范举吏也，范呼之，举手中版以示之，【冯本“版”作“扳”，误。】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元本“促”作“保”，误。】蕃欲求见诏书，【◎胡三省曰：以此观之，此时犹用版诏，至晋时则有青纸诏矣。】范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

以敢尔？”乃开之。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侧。

【◎胡三省曰：避于道旁也。】范南见爽，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王懋竑曰：司马懿与曹爽各领兵三千人，更宿殿内。是年转为太傅，而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但不言录尚书事。然懿至正始八年，始谢病不与朝政，则前此固未尝不与也。正始二年、四年，懿出拒吴。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疑忌，自爽出无功，晏等乃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羲领中垒、中坚营。七年，与懿异议。八年五月，懿谢病。盖已定诛爽之计，特以稔其恶而毙之耳。懿受文帝遗诏辅政，已有不臣之心。东擒孟达，西拒诸葛，威名甚盛。迨辽东之役，大肆诛杀，藉以服众。爽之愚騃，晏等之浮华，夫岂其敌。懿盖玩之股掌之上，而犹迟而后发。诛爽之后，自为丞相，加九锡，俨然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间，国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范言，奉天子诣许昌，不过稍延月日之期，终必为懿禽灭。盖懿之阴谋已久，威胁已成，内外诸臣皆为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爽疑，羲又无言。范自谓羲曰：“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于今日卿等门户倒矣！”俱不言。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

农治在城外，【◎胡三省曰：中领军营，懿已遣王观据之，唯别营在耳。洛阳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胡三省曰：

* 中宿，次宿也。○《左传》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许昌别库贮兵甲，洛阳有武库，故曰别库。被假，谓授兵也。被，皮义翻。】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何焯曰：“身”下应有“许”字。◎杭世骏曰：○《晋阳秋》云：桓范出奔曹爽云：“大司农印在吾手，所在得开仓而食。”】羲兄弟默然不从，中夜至五鼓，【◎《通鉴》作“甲夜”。◎胡三省曰：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为甲夜，二更为乙夜，三更为丙夜，四更为丁夜，五更为戊夜。】爽乃投刀于地，谓诸从驾群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过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独有以不合于远近耳！”遂进谓帝曰：“陛下作诏免臣官，报皇太后令。”范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义也。范乃曰：“老子今兹坐卿兄弟族矣！”【◎吴金华曰：此“老子”用于自称，犹今语“我老头儿”，乃谦卑之辞。】爽等既免，帝还宫，遂令范随从。到洛水浮桥北，望见宣王，下车叩头而无言。宣王呼范姓曰：“桓大夫何为尔邪！”车驾入宫，有诏范还复位。范诣阙拜章谢，待报。会司蕃诣鸿胪自首，具说范前临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诬人以反，于法何应？”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范于阙下。时人持范甚急，范谓部官曰：“徐之，我亦义士耳。”遂送廷尉。【◎王懋竑曰：桓范与曹爽仅乡里之旧，其赴爽也，盖逆知懿必篡魏矣，而不能识爽之无成，何也？然人臣之义，当以桓范为正。范初出，即曰“太傅谋逆”，谓爽等曰“坐汝族灭”，被收曰“我亦义士”，前后语自分明。懿以太后诏召范，乃矫诏也，矫诏岂可从乎？懿勒兵先据武库，师屯司马门，直举兵称乱耳。其遣高柔据爽营，王观据羲营，必同谋之，非仓卒间事也。既以王观行中领军，何复以中领军召范？此直胁之使随己同屯洛水耳。范之出也，司农诸吏皆止之，不听，非仅听儿子言者。其见懿叩头，不知有无。然范尝曰“我宁作卿，向三公长跪”，则平时见懿当拜，亦非为畏死而叩头也。懿收张当考问，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诛灭之。《魏书》晋臣所作，不敢尽其辞而微见其意。

《通鉴》多因旧史，《纲目》分注，亦未及改正，是不能无待于后人也。“以太后诏”，当云 “矫太后诏”，“黄门张当奏”，当云“懿使廷尉诬奏当与爽阴谋为逆”。《通鉴》所叙，亦自分明，但未直截说破耳。◎又曰：蒋济、桓范，皆魏之大臣，非懿党也。幸则为蒋济，不幸则为桓范，必无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世语》曰：初，爽梦二虎衔雷公，雷公若二升碗，放著庭中。爽恶之，以问占者，灵台丞马训曰：【◎《续百官志》：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掌候日月星气，属太史。】“忧兵。”训退，告其妻曰：“爽将以兵亡，不出旬日。”【◎沈家本曰：《御览·十三》引“《世说》曰”。】◎《汉晋春秋》曰：安定皇甫谧【皇甫谧，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以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曹叔振铎，周武王弟也。武王克纣，封叔振铎于曹。◎《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彊，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彊好弋，获白雁，献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说于曹伯，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遂灭曹，执曹伯及司城彊以归，杀之。】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范《书·安思阎皇后纪》：后弟显、景、燿、晏并为卿校，典禁兵。帝崩，尊后曰皇太后，以显为车骑将军。中黄门孙程等合谋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皆伏诛。◎《宦者传·孙程传》：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迎济阴王，立之，收显等送狱，封程等为侯，是为十九侯。】况爽兄弟乎？”◎《世语》曰：初，爽出，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事，【《通鉴》作“闻有变”。】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津门，见前 “平昌门”注。◎胡三省曰：营骑，大将军营骑士也。津门，洛阳南出西头第一门也，亦曰建城门。◎赵一清曰：○《水经·谷水注》：津阳门，故津门也。○《方舆纪要》卷四十八：

雒阳南面四门，其西曰小苑门，又西曰津门，以洛水自此入城而名。魏、晋以后曰津阳门。】爽诛，擢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绶，将出，主簿杨综止之曰：“公挟主握灌，舍此以至东巿乎？”【◎胡三省曰：言必将见诛于市也。】爽不从。有司奏综导爽反，宣王曰：“各为其主也。”宥之，【◎何焯曰：芝、综位下人微，不难宥之以示公。】以为尚书郎。芝字世英，扶风人也。以后仕进至特进光禄大夫。【◎芝，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晋书·良吏传》：鲁芝，扶风郿人也。世有名德，为西州豪族。曹爽辅政，引为司马。芝屡有谠言嘉谋，爽弗能纳。及宣帝起兵诛爽，芝率余众犯门斩关，驰出赴爽，劝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见黜，虽欲牵黄犬，复可得乎！若挟天子保许昌，仗天威以羽檄征四方兵，孰敢不从？舍此而去，欲就东市，岂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狱，当死，而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诛。俄起为使持节、领护匈奴中郎将、镇威将军、并州刺史。】综字初伯，后为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长史。【◎王懋竑曰：鲁芝、杨综之不死而反迁官，此以之朝臣之心，所谓盗亦又道者。既灭晏等之族，又迁芝等之官，庆赏刑威，皆其所专擅矣。芝、综不能辞官而反为懿用，此其人绝无足取。】◎臣松之案：夏侯湛为芝铭及干宝《晋纪》并云爽既诛，宣王即擢芝为并州刺史，以综为安东参军，与《世语》不同。】嘉平中，绍功臣世，封真族孙熙为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奉真后。【◎干宝《晋纪》曰：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故以熙为后。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王懋竑论蒋济事，详见《蒋济传》。◎赵一清曰：○《宣帝纪》：嘉平元年正月，爽诛。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而济即以是年卒。懿以三年八月死。其绍封当属子元秉政之日也。】】

晏，何进孙也。【◎赵一清曰：○《世说》注引《魏略》曰：晏，南阳宛人，汉何进孙，或曰何苗孙也。◎弼按：○《论语集解·序》邢昺疏曰：何晏，何进之孙，咸之子。○又曰：以包氏讳咸，故没其名。○皇侃疏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独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讳咸，故不言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别传》曰：晏时小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天悟，众无愚智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又引《世说》曰：何晏年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帝奇爱，以晏母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曰“何氏之庐”。◎又卷三百九十三引《晏别传》曰：晏小时，武帝雅奇之，欲以为子，每挟将游观，命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于是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伍。”】又尚公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韦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赵一清曰：○《御览》卷一百五十四引《语林》曰：何晏以主婿驸马都尉，美姿仪。帝每疑其傅粉，正夏，赐以汤饼。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嬾真子》云：驸马之名，起于三国，故何晏尚公主，谓之驸马都尉。然不独官名以驸马给之，盖御马之副，谓之驸马，从而给之，示亲爱也。○一清案：此言非也。《宋百官志》云：“晋武帝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都尉，而奉朝请。后省奉车、骑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永初以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然则尚主拜驸马都尉是东晋之制，三都尉省二，而驸马之名特显耳。◎弼按：驸马都尉，见《明纪》青龙元年注引《魏略》。】少以才秀知名，【◎《初学记》卷十九引《何晏别传》云：晏方年七八岁，慧心天悟，形貌绝美。出游行，观者盈路，咸谓神仙之类。】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隋经籍志》：梁有吏部尚书何晏等注《孝经》一卷，亡。《集解论语》十卷，何晏集。

《魏晋谥议》十三卷，何晏撰。《老子道德论》二卷，何晏撰。魏尚书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录一卷。◎本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管辂曰：“何平叔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裴徽曰：“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世说·规箴篇》注引《管辂别传》曰：冀州刺史裴徽举辂秀才，谓曰：“何尚

书神明清彻，殆破秋毫，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当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辂至洛阳，果为何尚书问九事，九事皆明。何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也。”◎侯康曰：○《南齐书·张绪传》：绪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梁书·儒林传》：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王应麟曰：晏以老庄谈《易》，系小子观朵颐，所不解者，岂止七事哉！

◎马国翰辑本《序》曰：其《易》不传，书名及卷数并未详。《册符元龟》有何晏《周易私记》二十卷，《周易讲疏》十三卷，乃“何妥”之讹。《隋志》传写偶误，沿习不觉。兹从孔颖达《正义》、李鼎祚《集解》、房审权《义海》辑录四节，题曰“《周易何氏解》”，取以备魏《易》一家之数，且以著汉学之变自王弼者，晏实为之倡也。◎《世说·文学篇》：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又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 “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世说·文学篇》注《文章叙录》曰：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文心雕龙·论说篇》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唐书·经籍志》：《魏明帝谥议》二卷，何晏撰。◎《艺文志》何晏《魏明帝谥议》二卷。◎姚振宗曰：《隋志》有《魏晋谥议》十三卷，何晏撰。盖误合《晋谥议》八卷、《晋简文谥议》四卷为一书。两唐志始分别著录。

◎弼按：晏为魏人，安得有《晋谥议》？此为《隋志》之误，姚说是。◎《隋经籍志·职官篇》：《官族传》十四卷，何晏撰。◎《文选》有何晏《景福赋》。严可均辑存赋、奏、议、论、序、颂、铭十四篇，冯惟讷《诗记》存五言诗二首。】【◎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蘇【◎赵一清曰：《世说》注引《魏略》作 “阿鳔”。】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蘇即朗也。【秦朗，事见《明纪》青龙元年注。】蘇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元本、明本无“初”字，误。】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正始元年，代卢毓为尚书。洪氏《三国职官表》误作“嘉平”。】晏前以尚主，得赐爵为列侯，又其母在内，【◎官本《考证》曰：北宋本作“又以其母在内”，各本均无“以”字。】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胡三省曰：以自涂泽也。】行步顾影。【◎《宋书·五行志》：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世说·容止篇》：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夏日大汗，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魏末传》曰：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岁，宣王遣人录之。晏母归藏其子王宫中，【母，疑作“妇”。【◎赵幼文曰：《类聚·十六》、《御览、百五十三》引俱无“母”字。】】向使者搏颊，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闻晏妇有先见之言，心常嘉之；且为沛王故，特原不杀。【◎何焯曰：据此，则平叔尚有后，但亦出《魏末传》，恐虚妄耳。费文祎《甲乙论》云“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虽曰敌国传闻，然以彼为可信。】◎《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胡三省曰：夏侯玄字泰初，司马师字子元。晏引《易·大传》之辞以为品目。◎弼按：傅嘏论何晏、邓飏、夏侯玄，见《嘏传》注引《傅子》。】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狱。【◎典，冯本作“与”。◎沈家本曰：○《卢毓传》：爽等见收，毓治其狱。○则非晏典治也。作“与”字为是。】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宣王曰： “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 “是也。”乃收晏。【◎《通鉴考异》曰：宣王方治爽党，安肯使晏典其狱？就令有之，晏岂

不自知与爽最亲，而冀独免乎？此殆孙盛承说者之妄耳。◎《御览》卷六百五引《魏末传》：宣王欲诛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笔于地。◎《寰宇记》卷百二十六：何晏坟在庐江县北十七里，其基高大。景云二年，有人发坟，得砖铭，是何公之墓。◎俞正燮

《癸巳存稿》云：《通鉴》注言寒食散始于何晏。】◎臣松之案：《魏末传》云晏取其同母妹为妻，此搢绅所不忍言，【冯本、吴本“搢”作“缙”。】虽楚王之妻嫂，【◎嫂，当作“媦”。

◎《公羊传·桓公二年》：若楚王之妻媦，无时焉可也。◎何休曰：媦，妹也。引此为喻者，明其终不可名有也。◎徐彦曰：以妹为妻，终无可时。】不是甚也已。设令此言出于旧史，犹将莫之或信，况底下之书乎！案《诸王公传》，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与沛王同生，焉得言与晏同母？【晏与金乡公主异母，解见《明纪》青龙元年注引《魏氏春秋》。裴注所云《魏末传》之误，章宗源亦引申其说，见《明纪》卷首注引《魏末传》。】◎皇甫谧《列女传》曰：【◎皇甫谧，见《武纪》建安十三年。◎《隋经籍志》：《列女传》六卷，皇甫谧撰。◎宋本、吴本、毛本、局本“列”误作“烈”。◎章宗源曰：《艺文类聚·人部》会稽翟索及婢青遭贼害事，《太平御览·人事部》卫义姬、邵阳任延寿妻、长安大昌里人妻，共引皇甫谧《列女后传》。又《御览·人事部》汉中赵嵩妻张氏、丹阳罗勤女静、蜀景奇妻罗氏、犍为相登妻周氏、广汉冯季宰妻李氏、广汉王辅妻彭氏、沛国刘长卿妻桓氏、沛国公孙去病妻戴氏、梁夏文生妻刘娥、天水姜叙母杨氏、下邳陈悝妻、历阳留子直妻、戎士陈南妻，并引谧《列女传》。《唐志》卷同。】爽从弟文叔，妻谯郡夏侯文宁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阕，自以年少无子，恐家必嫁己，乃断发以为信。其后，家果欲嫁之，令女闻，即复以刀截两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诛，曹氏尽死。令女叔父上书与曹氏绝婚，强迎令女归。时文宁为梁相，怜其少，执义，又曹氏无遗类，冀其意沮，乃微使人讽之。令女叹且泣曰：“吾亦惟之，许之是也。”家以为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窃入寝室，以刀断鼻，蒙被而卧。其母呼与语，不应，发被视之，血流满床席。举家惊惶，奔往视之，莫不酸鼻。或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元本“衰”作“亡”，误。】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禽兽之行，吾岂为乎？”司马宣王闻而嘉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名显于世。】

## 夏侯尚

夏侯尚字伯仁，渊从子也。文帝与之亲友。【◎刘咸炘曰：《尚传》不次渊而次此者，以玄终此篇也。】【◎《魏书》曰：尚有筹画智略，文帝器之，与为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军司马，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引《四体书势》。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列司空府属司马，误。】将骑从征伐，后为五官将文学。【◎洪饴孙曰：汉建安十六年，文帝为五官中郎将，时副丞相，置官属，有长史、文学。践阼以后不置。】魏国初建，迁黄门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讨之，以尚参彰军事，定代地，还。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并录前功，封平陵亭侯，【◎《郡国志》：司隶右扶风平陵。◎《一统志》：平陵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西北十五里。】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上尊号奏》云“使持节行都督督军征南将军平陵亭侯臣尚”，与《传》历官次序微异。】文帝践阼，更封平陵乡侯，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尚奏：“刘备别军在上庸，【◎上庸，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沔水注》：上庸郡城三面际水，有白马山，山石似马，谓之白马塞。】山道险难，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潜行，出其不意，则独克之势也。”遂勒诸军击破上庸，【是时汉中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达率部曲四千余家降魏。征南将军夏侯尚、

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上庸太守申耽亦叛封降魏。】平三郡九县，【◎吴增僅曰：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达北攻房陵，杀太守蒯祺，又遣刘封与达会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先主以耽领上庸太守，以耽弟仪为西城太守。二十五年八月，达降魏，文帝合上庸、西城、房陵三郡置新城郡，以达为太守。是时三郡地尚属蜀，文帝盖遥置郡名，使达领之耳。至是年冬月，夏侯尚袭破刘封，平三郡九县，于是以申仪为魏兴太守，孟达为新城太守。据此推求，其于西城故地置魏兴，以上庸、房陵为新城，均黄初元年冬月事也。◎沈家本曰：案《蜀志·刘封传》，上庸三郡之入魏乃孟达降魏，使达与夏侯尚、徐晃共袭封，非由尚建策，与此传异。】迁征南大将军。孙权虽称藩，尚益修攻讨之备，权后果有贰心。【孙权改元黄武，临江拒守。】黄初三年，车驾幸宛，【◎《文纪》：十一月辛丑，行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胡三省曰：渚，洲也，即江陵之中洲也。】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胡三省曰：油船，盖以牛皮为之，外施油以扞水。】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董昭传》：时江水浅狭，尚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作浮桥，南北往来。昭疏言：“屯渚中，至深；浮桥而济，至危；一道而行，至狭。”帝悟昭言，即诏尚等促出，贼两头并进，官兵一道引去，不时得泄。◎《诸葛瑾传》注引《吴录》曰：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兵久不解，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

《潘璋传》：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筑浮桥，渡百里洲上。璋欲顺流烧败浮桥，尚便引退。◎三传皆言尚入渚中失败，与《尚传》所载相反，是《尚传》或有溢美之辞。◎胡三省曰：据《潘璋传》，江陵中洲即百里洲，其洲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谢鍾英曰：其地在江陵南，江津戌之西。◎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三国志》魏将夏侯尚围南郡，作浮桥，度景里洲，今在郡西。○一清案：事亦见

《董昭传》。但言入渚中安屯，作浮桥南北往来，而不言景里洲。《荆州志》“自籍洲次大洲，有三，首曰枚回，中名景里，下名鷰尾”，《水经·江水注》作“邴里洲”，盖唐人避讳改之。】城未拔，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益封六百户，并前千九百户，假钺，进为牧。【◎《续百官志》：汉初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武帝初置刺史，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洪亮吉曰：汉建安十三年，刘琮举州降，地尽入魏。赤壁之败，荆州三分，西境属蜀，东境、南境属吴，惟北境属魏。◎谢鍾英曰：赤壁败后，荆州西境、南境并属蜀，至关羽败没，南境始更属吴。】旧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蛮夷多服从者，【◎谢鍾英曰：江南，当作“汉南”，朱然、诸葛瑾屡袭柤中，皆汉南旧民也。自汉南西行七百里，已入蜀汉中郡界三百余里，侈文不足信，宜以《钟会传》为据；会遣刘钦向子午道，是子午道迤东为荆州西界。】五六年间，降附数千家。五年，徙封昌陵乡侯。尚有爱妾嬖幸，宠夺適室；適室，曹氏女也，【◎下文《夏侯玄传》“玄为曹爽之姑子”，是尚妻为曹真妹也。◎《晋书·后妃传》：景怀夏侯皇后，讳徽，字媛容。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后雅有识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簿书。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通鉴考异》曰：是时司马懿方信任于明帝，未有不臣之迹，况其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鸩其妻，俱非事实，盖甚之之辞，不然师自以他故鸠之也，今不取。】故文帝遣人绞杀之。尚悲感，发病恍惚，既葬埋妾，不胜思见，复出视之。文帝闻而恚之曰：“杜袭之轻薄尚，【◎牛运震曰：此语突入无因，不解所谓。◎弼按：○本志《杜袭传》：夏侯尚昵于太子，情好至密。袭谓尚非益友，不足殊待。文帝初甚不悦，后乃追思。】良有以也。”然以旧臣，恩宠不衰。六年，尚疾笃，还京都，帝数临幸，执手涕泣。尚薨，谥曰悼侯。【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庭。】【◎《魏书》载诏曰：“尚自少侍从，尽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入为腹心，出当爪牙。智略深敏，谋谟过人，不幸早殒，命也奈何！赠征南大将军、昌陵侯印绶。”【◎潘眉曰：“昌陵”下脱“乡”字。】】子玄

嗣。又分尚户三百，赐尚弟子奉爵关内侯。

玄字太初。【◎钱仪吉曰：“玄字太初”北宋本提行。◎弼按：《曹爽传》提行，以彼例此，《玄传》亦应提行。】少知名，【◎赵一清曰：○《世说》注引《魏氏春秋》曰：玄，大将军前妻兄也。风格高朗，宏辩博畅。○又《世说》曰：夏侯太初常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注引《语林》曰：太初从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臧荣绪又以为诸葛诞也。○《世说·赏誉篇》曰：裴令公目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晋书·裴楷传》：楷有知人之鉴，尝目夏侯玄云：“肃肃如入宗庙中，琅琅但见礼乐器。”时人目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康发祥曰：霹雳所加，不能一人之身。前后叠见谒陵成礼，不以迅雷改度，宜也。岂有作书破柱，衣服焚如，而犹作书者乎？◎胡玉缙曰：雷电所过甚速，衣服偶为雷火焦坏，亦恒有之事。当其书时，固不知焦坏也。康说似泥。◎弼按：《夏侯渊传》注引《魏略》云“玄于曹爽为外弟”，本传云“玄，爽之姑子也”，注引《魏书》亦云“亲曹爽外弟”，与《魏氏春秋》所云“玄为大将军前妻兄”不合。】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世说·容止篇》云：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之蒹葭倚玉树。◎弼按：汉、魏重门第，毛后父嘉为典虞车工，故太初耻与曾并坐。】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宋书·百官志》：羽林监，汉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置令、丞。东京又置左、右监。至魏不改。】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

【◎《世语》曰：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

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何焯曰：清教，谓中正。审选，谓台阁。】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议柄也；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自州郡中正【◎潘眉曰：昔陈胜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中正之设，由来旧矣。魏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制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司马懿除九品，置大中正。太初此论，当在是时发也。】品度官才之来，【郝经《续后汉书》“之”作“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钱大昭曰：《吕刑》“泯泯棼棼”，《孔传》以泯泯为乱。

《逸周书》蔡公解云“泯泯棼棼”。《汉书·叙传》云“湎湎纷纷”。《说文》无“泯”字，因 “泯”、“湎”声既相近，义又相同，已收“湎”字，故不收“泯”字也。《诗》“緜緜其麃”，

《韩诗》作“民民”。】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吴金华以“辈当行均”上衍“伦”字，说详彼。】斯可观矣。【观，各本均作 “官”。】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县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何焯曰：前代吏部用人，略得此意，虽不设中正，犹参取乡评也。】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

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又以为：“古之建官，所以济育群生，统理民物也，故为之君长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专，一则官任定而上下安，专则职业修而事不烦。夫事简业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万国，虽其详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画界，各守土境，则非重累羁绊之体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贵贱之差，亦无君官臣民而有二统互相牵制者也。【◎何焯曰：此议古今可以通行，但吴、蜀未一，各置重镇，郡守之权，不得不有所统。又其人素贵，骤与令、长等列，虽爵命不齐，必以失权为恨，犹当徐俟混一，乃议之也。】夫官统不一，则职业不修；职业不修，则事何得而简？事之不简，则民何得而静？民之不静，则邪恶并兴，而奸伪滋长矣。先王达其如此，故专其职司而一其统业。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虽难卒复，可麤立仪准以一治制。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何焯曰：此处有讹字。◎钱仪吉曰：按“民”字为句，无误也。赵诚夫谓“皆君吏民横”，乃讹耳。◎弼按：赵以“横”字为句，盖沿陈仁锡本之圈点。陈本句读多误。汉、魏长吏对于吏民皆有君臣之谊，故太初云然。】累以刺史。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职存则监察不废，郡吏万数，还亲农业，以省烦费，丰财殖谷，一也。大县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讼，每生意异，顺从则安，直己则争。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声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二也。又幹郡之吏，职监诸县，营护党亲，乡邑旧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顿，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则乱原自塞，三也。【◎何焯曰：此谓刺史之典郡书佐。】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贤才鲜少，任事者寡，郡县良吏，往往非一，郡受县成，其剧在下，而吏之上选，郡当先足，此为亲民之吏，专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顽鄙，今如并之，吏多选清良者造职，大化宣流，民物获宁，四也。制使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长如故，自长以上，考课迁用，转以能升，所牧亦增，此进才效功之叙也，若经制一定，则官才有次，治功齐明，五也。若省郡守，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三代之风，虽未可必，简一之化，庶几可致，便民省费，在于此矣。”又以为：“文质之更用，犹四时之迭兴也，王者体天理物，必因弊而济通之，时弥质则文之以礼，时泰侈则救之以质。今承百王之末，秦汉余流，世俗弥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彩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晋书·舆服志》：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饰，疑于至尊，多所减省，始制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彫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何焯曰：觉，疑当作“较”。【◎吴金华曰：一二之觉，犹今云一级两级之差。】】若夫功德之赐，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后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宣王报书曰：“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秦时无刺史，但有郡守长吏。【秦无刺史，有御史监郡。】汉家虽有刺史，奉六条而已，【◎《续百官志》：每州刺史一人，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曰：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政，

黜陟能否，断理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故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吏不成臣，其后转更为官司耳。【◎何焯曰：懿之意，盖谓变官制，但刺史所察止于六条，循汉之初意，则亦无重累之患。郡守以总率令、长，古有监牧，亦不可尽去也。】昔贾谊亦患服制，汉文虽身服弋綈，犹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玄又书曰：“汉文虽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儗之服，宠臣受无限之赐，由是观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笃齐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何焯曰：懿三公封侯，故兼称公侯。】追踪上古，将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则化行于众矣。夫当宜改之时，留殷勤之心，令发之日，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犹垂谦谦，曰‘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何焯曰：于时懿方营立私门，日暮倒行，何暇经远。如清教审选，各不相涉，而仍互相形检。此反掌可行，而亦不能有改，有以知其志不在公矣。】

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晋书·乐广传》：广父方，参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广时年八岁，玄尝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曰：“向见广神姿朗彻，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魏略》曰：玄既迁，司马景王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与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玄代济，故不能止绝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顿法令，人莫犯者。】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何焯曰：真尝建议伐蜀而无功，渊被杀于阳平，二子所以共兴是役也。然不料刘、葛之泽尚存，贤才未尽，君臣无衅，守备甚设，岂可倖有其功哉！年少浮华，未练于事，无端轻举，遂为国家之忧，悲夫！】爽诛，征玄为大鸿胪，数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通鉴》：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亲故，不得在势任，居常怏怏。◎胡三省曰：邵陵历公嘉平元年，【邵陵历公，即齐王芳于晋世之号谥。】玄自关右召诣京师。势任，权势之任也。】中书令李丰【◎本传裴注引《魏略》云：丰字安国，故卫魏李义子也。◎《通鉴》：正始元年，李丰有清名，其父太仆恢不愿其然。◎弼按：○丰父一作“卫尉李义”，一作“太仆李恢”。○本志《杜畿传》注引《傅子》曰：畿与太仆李恢有好，恢子丰见畿，畿曰：“孝懿无子。”○又引《魏略》曰：李丰父名义。义盖恢之别名。○又《裴潜传》注引《魏略》云：李义字孝懿，冯翊东县人。○载李义事甚详。惟云“丰字宣国”，与此异。】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通鉴》：嘉平四年二月，立皇后张氏。后，故凉州刺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召缉拜光禄大夫。缉字敬仲。◎缉事见《张既传》注引《魏略》。】谋欲以玄辅政。丰既内握权柄，【中书令掌枢密。】子尚公主，【◎《通鉴》：丰子韬以选尚齐长公主。◎胡三省曰：帝之姊妹曰长公主，齐主盖明帝女。】又与缉俱冯翊人，【冯翊，见《武纪》建安十六年，缉为冯翊高陵人。】故缉信之。丰阴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将兵入，并力起。会翼求朝，不听。嘉平六年二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胡三省曰：檐宇之末曰轩，促御坐前临殿陛曰临轩。】诸门有陛兵，【◎《通鉴》从裴注作“诸营门皆屯兵”。◎胡三省曰：屯宫城门也。】诛大将军，以玄代之，以缉为骠骑将军。丰密语黄门监苏铄、【◎胡三省曰：汉有黄门令，宦者为之。黄门监，盖魏置也。】永宁署令乐敦、【◎

《明元郭后传》：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胡三省曰：永宁宫，魏太后宫名。永宁署令，太后宫官也，宦者为之。】冗从仆射刘贤等曰：【◎冗从仆射，见《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

◎《续百官志》：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弼按：《晋书·景帝纪》“刘贤”作“刘宝贤”。】 “卿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将军严毅，累以为言，张当可以为诫。”【嘉平元年，黄门张当与曹爽通谋，伏诛，见《爽传》。】铄等皆许以从命。【◎《魏书》曰：玄素贵，以爽故废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书令李丰与玄及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阴谋为乱。缉与丰同郡，倾巧人也，以东莞太守召，为后家，【◎《通鉴》：张缉以后父去郡家居。◎东莞，见《陶谦传》，又见

《徐奕传》、《张既传》。◎胡三省曰：○东莞县，汉属琅邪郡，魏分为郡。○沈约曰：晋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东莞郡，当是魏既分而复合于琅邪，晋又分也。莞，音官。◎谢鍾英曰：○《臧霸传》：太祖以霸为琅邪相，吴敦利城、尹礼东莞、孙观北海、孙康城阳太守。

* 事亦见《武纪》建安三年。是东莞与城阳等郡同为建安三年所立。沈《志》谓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水经注》谓黄初中立，《晋志》谓太康元年立，三者皆误。《魏志》胡质、张缉并为东莞太守，盖建安初置东莞郡，曹魏不改，晋承魏制也。◎王先谦曰：魏末必曾废郡，故沈《志》、《晋志》均谓晋立，非误也。】亦不得意，故皆同谋。初，丰自以身处机密，息韬又以列侯给事中，尚齐长公主，有内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谓韬曰：“玄既为海内重人，加以当大任，年时方壮而永见废，又亲曹爽外弟，于大将军有嫌。吾得玄书，深以为忧。缉有才用，弃兵马大郡，还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计告之。”缉尝病创卧，丰遣韬省病，韬屏人语缉曰：“韬尚公主，父子在机近，大将军秉事，常恐不见明信，太常亦怀深忧。【太常，谓夏侯玄也。】君侯虽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与韬家同虑者也，韬父欲与君侯谋之。”缉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难，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祸及宗族。”【冯本“族”作“侯”，

误。】韬于是往报丰，密语黄门监苏铄等，苏铄等答丰：“惟君侯计。”丰言曰：“今拜贵人，诸营兵皆屯门。陛下临轩，因此便共迫胁，将群寮人兵，【《通鉴》“寮”作“僚”。】就诛大将军。卿等当共密白此意。”铄等曰；“陛下傥不从人，奈何？”丰等曰：“事有权宜，临时若不信听，便当劫将去耳。那得不从？”【毛本“那”作“郍”，误。】铄等许诺。丰曰：“此族灭事，卿等密之。【毛本“密”误作“灭”。】事成，卿等皆当封侯常侍也。”丰复密以告玄、缉。缉遣子邈与丰相结，【本志《张既传》注引《魏略》“邈”作“藐”。】同谋起事。◎《世语》曰：丰遣子韬以谋报玄，玄曰“宜详之耳”，而不以告也。】大将军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世语》曰：大将军闻丰谋，舍人王羕请以命请丰：“丰若无备，情屈势迫，必来，若不来，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谋泄，以众挟轮，长戟自卫，径入云龙门，

【◎云龙门，见《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注引《魏氏春秋》。◎潘眉曰：○云龙门，魏明帝建，见《晋书·杨骏传》。○《水经注》：云龙门衡栿之上，皆刻云龙风虎之状，以火齐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辉，霜文翠照，陆离眩目。】挟天子登陵云台，【陵云台，见《文纪》黄初二年。】台上有三千人仗，鸣鼓会众，如此，羕所不及也。”大将军乃遣羕以车迎之。丰见劫迫，随羕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将军责丰，丰知祸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灭耳！”大将军怒，使勇士以刀环筑腰，杀之。【◎冯本、监本、官本“筑”下有“丰”字。宋本、元本、吴本、毛本无之。◎《通鉴》：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镮筑杀之。◎胡三省曰：刀把上有镮。筑，捣也。◎王懋竑曰：李丰夙为司马师所亲待，其为中书令也，师所引用。乃不附师，而与魏主谋以夏侯玄代师辅政，此与汉之王章无异。魏之忠臣，莫有过焉者也。当是时，司马之篡弑已成，丰、玄辈所谓区区以一篑障江河，用没其身，然功虽不就，而意则可悲矣。陈寿不为丰立传，仅附于《夏侯玄传》中，其叙事率据狱辞，未必皆实，而大指略可见《魏氏春秋》所云，寿为晋讳，故削此语不载。

《晋书·文帝纪》“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帝密知之，使舍人中书王羡〖《魏志》作“羕”。〗迎丰。丰见迫，随羡而至，帝数之。丰知祸及，遂肆恶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镮筑杀之”，所谓恶言，即《魏氏春秋》所云也。然则丰实承魏主命，而狱词不欲明言之，廷尉奏所谓迫胁至尊，盖隐指此。至《魏书》所谓

“陛下傥不从人”云云，乃狱吏之诬辞耳，故寿《志》亦不载之。《通鉴》叙丰事专用《魏略》，尽削丰谋以玄辅政等，语于狱辞又杂用《魏志》、《魏书》，其意以玄、缉阴相党结，师自以疑忌杀之，其狱辞皆虚语，与《曹爽传》同。后又载杜畿及傅嘏语，若丰、玄与何、邓等同，以浮华相扇被诛，而丰之忠遂以不著于天下后世。《纲目》始正之，云“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书“司马师杀”，而不去其官，于是丰之忠始明，而分注所载，则仍《通鉴》，未之改正也。余于是考之《魏志》、《魏氏春秋》、《晋书》，为备详其本末。后之君子其必有以断此矣。】◎《魏略》曰：丰字安国，【《裴潜传》注作“字宣国”。】故卫尉李义子也。黄初中，以父任召随军。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后随军在许昌，声称日隆。其父不原其然，遂令闭门，敕使断客。【◎《通鉴》：其父太仆恢不愿其然，敕使闭门断客。◎胡三省曰：断，读曰短。◎弼按：李丰之父，王经之母，许允之妻，识趣皆高人一等。】初，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

【◎洪饴孙曰：太子文学，太祖置。】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续百官志》刘昭注引《汉旧仪》曰：黄门郎，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锁门拜，名曰夕郎。◎《世说·容止篇》注云：丰为黄门侍郎，改名宣。【吴金华以此“改名宣”即李丰本字安国，后改字宣国之证。】】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后转骑都尉、给事中。帝崩后，为永宁太仆，【永宁宫太仆。】以名过其实，能用少也。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仆射。丰在台省，常多托疾，时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丰疾未满数十日，辄暂起，已复卧，如是数岁。初，丰子韬以选尚公主，丰虽外辞之，内不甚惮也。丰弟翼及伟，仕数岁间，并历郡守。丰尝于人中显诫二弟，言当用荣位为。【“为”下疑有脱字。【吴金华以“为”为句末语气词，无烦增字。】】及司马宣王久病，伟为二千石，荒于酒，乱新平、扶风二郡，【新平，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而丰不召，众人以为恃宠。曹爽专政，丰依违二公间，无有適莫，【◎《论语》：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刑昺《疏》曰：適，厚也。莫，薄也。比，亲也。◎朱注云：適，专主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谢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其意以为丰虽外示清净，而内图事，有似于游光也。及宣王奏诛爽，住车阙下，与丰相闻，丰怖遽气索，【吴金华以“怖遽”为同义词平列，说详彼。】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终后，中书令缺，大将军谘问朝臣：“谁可补者？”或指向丰。丰虽知此非显选，而自以连婚国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辞，遂奏用之。丰为中书二岁，帝比每独召与语，不知所说。景王知其议己，请丰，丰不以实告，乃杀之。其事秘。丰前后仕历二朝，【明监本、官本“二”作“三”，宋本、元本、冯本、吴本、毛本作“二”。】不以家计为意，仰俸廪而已。韬虽尚公主，丰常约敕不得有所侵取，时得赐钱帛，辄以外施亲族；及得赐宫人，多与子弟，而丰皆以与诸外甥。及死后，有司籍其家，家无余积。◎《魏氏春秋》曰：夜送丰尸付廷尉，廷尉钟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状告，且敕之，乃受。帝怒，将问丰死意，太后惧，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语》曰：翼后妻，散骑常侍荀廙姊，【廙，荀彧孙。】谓翼曰：“中书事发，【谓丰事发也。】可及书未至赴吴，【《通鉴》“书”上有“诏”字。】何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谁？”【◎《通鉴》无“共”字。◎胡三省曰：赴水火者，人必焦没。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从？故以为言。】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与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儿小，吾不去。今但从坐，身死，二儿必免。”【◎胡三省曰：从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吴不达，祸及妻子也。】果如翼言。翼子斌，杨骏外甥也。【◎《晋书·杨骏传》：骏弟济，深虑盛满，与诸甥李斌等共切谏骏。】晋惠帝初，【毛本“帝初”二字倒，误。】为河南尹，与骏俱死，见《晋书》。【指晋人所著之《晋书》。】】事下有司，收玄、缉、铄、敦、贤等送廷尉。【◎《世语》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治玄。玄正色责毓曰：“吾当何辞？【《通鉴》“辞”作“罪”。】卿为令史责人也，【◎胡三省曰：自汉以来，

公府有令史，廷尉则有狱史耳。玄盖责毓以身为九卿，乃承公府指自临治我，是为公府令史而责人也。◎赵一清曰：责，当作“贵”。】卿便为吾作。”毓以其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符，【◎胡三省曰：竟，结竟也。为作狱辞，使与所案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玄。【吴本、毛本“流”作“毓”。】玄视，颔之而已。毓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不受。◎孙盛《杂语》曰：玄在囹圄，会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钟君何相偪如此也！”【◎《世说·方正篇》云：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刘峻注引《名士传》云：初，玄以钟毓志趣不同，不与之交。玄被收时，毓为廷尉，执玄手曰：“太初何至于此。”玄正色曰：“虽复刑余之人，不可得交。”◎杭世骏曰：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魏晋世语》，事多详覈，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并云“玄拒钟会”。而袁宏《名士传》最后出，不依前史，以为钟毓，可谓谬矣。◎康发祥曰：《傅嘏传》夏侯玄求交于嘏，而嘏不受。钟会求交于玄，而玄亦不受。前后如出一辙，而识见自有不同，以此见交道有定分也。◎弼按：玄既至廷尉对簿公堂，会何得于毓坐狎玄？似不近情，故《通鉴》不采。至傅嘏之不交玄，裴注已辨正，见《嘏传》。】】廷尉钟毓奏：“丰等谋迫胁至尊，擅诛冢宰，大逆无道，请论如法。”于是会公卿朝臣廷尉议，咸以为“丰等各受殊宠，典综机密，缉承外戚椒房之尊，【◎

《汉书·外戚传·上官皇后传》：有椒房之重。◎颜师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宫，皇后所居。◎《尔雅翼》：椒实多而香。汉世皇后称椒房，取其实蔓延盈升，以椒涂屋，亦取其温暖。◎何晏《景福殿赋》：椒房之列，是准是仪。◎李善注：○《汉旧仪》曰：皇后称椒房。○《诗》曰：椒聊之实，蔓延盈升。○美其繁兴也。】玄备世臣，并居列位，而包藏祸心，构图凶逆，交关阉竖，授以奸计，畏惮天威，不敢显谋，乃欲要君胁上，肆其诈虐，谋诛良辅，擅相建立，将以倾覆京室，颠危社稷。毓所正【郝《书》“正”作“上”。】皆如科律，报毓施行”。诏书：“齐长公主，先帝遗爱，原其三子死命。”【宋本“原”作“匄”。【吴金华以作“匄”为是，说详彼。】】于是丰、玄、缉、敦、贤等皆夷三族，【◎《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引《异苑》云：夏侯玄为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设祭，见玄来灵坐上，脱头于膝，取食物酒胾之属以内头中，毕，还自安头而言曰：“吾得请于帝矣，子元无嗣也。”及永嘉之乱，有觋见宣王涕泗云：“国家倾覆，是曹爽、夏侯玄诉怨得伸故也。”◎沈家本曰：上文云 “收玄、缉、铄、敦、贤等送廷尉”。铄者，黄门监苏铄也。疑此文“缉”下夺“铄”字。】

【◎《魏书》曰：丰子韬，以尚主，赐死狱中。【丰女为贾充前妻，淑美有才行，作《女训》行于世。丰诛，坐流徙。晋武帝践祚，以大赦得还。见《晋书·贾充传》。】】其余亲属徙乐浪郡。【乐浪郡，见《明纪》青龙元年。】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巿，颜色不变，举动自若，【◎刘咸炘曰：数语稍申其冤。】时年四十六。【◎玄当生于建安十四年。◎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玉生虽丽，光不踰把。德积虽微，道映天下。渊哉泰初，宇量高雅，器范自然，标准无假。全身由直，迹洿必伪，处死匪难，理存则易。万物波荡，孰任其累？六合徒广，容身扉寄。】【◎《魏略》曰：玄自从西还，不交人事，不蓄华妍。【◎梁章钜曰：○《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引《魏末传》云：夏侯太初见召还洛阳，绝人道，不畜笔妍。○案，“华妍”恐是 “笔妍”之误。◎侯康曰：笔妍、华妍，字形相近，未详孰是。◎弼按：“笔妍”二字，与 “畜”字不聊属。太初方事著述，岂有无笔妍之理？当是《类聚》之误。【◎吴金华曰：《张既传》注引《魏略》“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畜”同“蓄”，贮也。此亦“畜”与“刀笔”联属之例。】】◎《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将奔蜀，呼玄欲与之俱。玄曰：“吾岂苟存自客于寇虏乎？”遂还京师。太傅薨，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毛本“无”误作“吾”。】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胡三省曰：许允字士宗。不见事，犹今人言不晓事也。】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马师字子元，司马昭字子上。】玄尝著《乐毅》、《张良》及《本无》、《肉刑》论，【吴金华据范文澜之说，以《本无》即《本玄》之讹。】辞旨通远，咸传于世。【◎《世说·文学篇》注：○《晋诸公赞》曰：魏太常夏侯玄

著《道德论》。◎《隋书·经籍志》：夏侯玄《集》三卷。◎《乐毅论》，见王右军书帖本、

《艺文类聚·二十三》。《肉刑论》、《答李胜难肉刑论》，见《通典·一百六十八》。又有《皇胤赋》，见《艺文类聚·四十五》、《初学记·十》。《辨乐论》见《御览·五百七十一》。】玄之执也，卫将军司马文王流涕请之，【◎元本、冯本、明监本“卫”作“魏”，误。◎何焯曰：按《三少帝纪》，文王于时为安东将军，非卫将军也。】大将军曰：“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由是恶之。【◎赵一清曰：○姜氏云：太初之死，由师夙憾，兼有异志，恶其相逼，而构此狱。观《世语》诸书，可证其妄。呜呼，华督行弑而孔父先亡，曹氏篡夺而文举遂灭。贤人之于国，关系岂不重哉！】◎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时玄已为关中都督，至十年，爽诛灭后，方还洛耳。案《少帝纪》，司空赵俨以六年亡，玄则无由得会俨葬，若云玄入朝，纪、传又无其事。斯近妄不实。】正元中，绍功臣世，封尚从孙本为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后。

初，【◎惠栋曰：○贾逵《左传》注：凡言初者，隔其年，后有祸福将终之，乃言初也。】中领军高阳许允【◎《郡国志》：冀州河间国高阳。◎《一统志》：高阳故城，今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东。◎按：承祚于里贯皆书郡望，如南阳、沛国之例，下文言允友人同郡崔赞，则高阳必为郡，解见后。】与丰、玄亲善。先是有诈作尺一诏书，【◎沈钦韩曰：○《六典》注《旧汉仪》云：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缝尺一板中约署。封拜王公以下皆用皇帝行玺。○蔡邕《独断》云：策书制长二尺者半之。○《陈蕃传》“尺一选举”注谓：板长尺一，以写诏书。○知封拜皆用尺一诏也。】以玄为大将军，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有何人

【◎《汉书·隽不疑传》：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师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从来者，皆曰何人。◎范《书·来歙传》：为何人所贼伤。◎章怀注：何人，谓不知何人也。】天未明乘马以诏版付允门吏，曰“有诏”，因便驰走。允即投书烧之，不以开呈司马景王。【《世说》注引此“开”作“关”。】后丰等事觉，徙允为镇北将军，假节，督河北诸军事。【◎《通鉴》作“都督河北诸军事”。◎胡三省曰：○《晋志》假节都督者，与四征、镇加大将军不开府为都督者同。四征、镇、安、平加大将军不开府、持节都督者，品秩第二。】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据，仕历典农校尉、郡守。允少与同郡崔赞俱发名于冀州，【◎本志《王基传》：基称许允、傅嘏、袁侃、崔赞一时正士。◎《晋书·郑袤传》：司空王朗辟为掾，袤举高阳许允、扶风鲁芝、东莱王基，朗皆命之，后咸至大位，有重名。】召入军。明帝时为尚书选曹郎，与陈国袁侃对，同坐职事，【侃，袁涣子，见《涣传》。】皆收送狱，诏旨严切，当有死者，正直者为重。允（为）**[**谓**]**侃曰：“卿，功臣之子，法应八议，不忧死也。”【八议，见《公孙渊传》。】侃知其指，乃为受重。允刑竟复吏，出为郡守，稍迁为侍中、尚书、中领军。允闻李丰等被收，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回遑不定，中道还取袴，丰等已收讫。大将军闻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忩忩乎？”是时朝臣遽者多耳，而众人咸以为意在允也。会镇北将军刘静卒，【◎本志《刘馥传》：馥子靖为镇北将军。◎《傅嘏传》注引《傅子》作“刘静”。◎案：应从本传作靖。】朝廷以允代静。已受节传，出止外舍。【毛本“舍”作“命”，误。】大将军与允书曰：“镇北虽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历本州，【允为冀州人。】此所谓著绣昼行也。”允心甚悦，与台中相闻，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颇闻众人说允前见嫌意，戒允“但当趣耳，用是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荣国耳，故求之。”帝以允当出，乃诏会群臣，群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为侍中，顾当与帝别，涕泣歔欷。

【◎胡三省曰：君臣不密，遂并蹈失身之祸。歔，音虚。欷，音希。】会讫，罢出，诏促允令去。会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钱谷乞诸俳及其官属，故遂收送廷尉，考问竟，故减死徙边。【“故”字衍。】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随，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

允为吏部郎，选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将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颔之而入。帝怒诘之，允对曰：“某郡太守虽限满文书先至，年限在后，【《御览·二百十六》此句下有“某守虽后”四字。】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视之，乃释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赐之。【◎《世说·贤媛篇》：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 “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 “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允之出为镇北也，喜谓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将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赵一清曰：○姜氏云：晋以前，一官之任即铸一印，故朱买臣在京邸而即怀其会稽太守章也。○一清案：《宋书·孔琳之传》：“琳之建议曰：‘夫玺印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传玺，人臣众僚之卑，何嫌于印？即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允曰：“印虽始成而已被辱。”问送印者，果怀之而坠于厕。《相印书》曰：“相印法本出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工杨利从仲将受法，以语许士宗。利以法术占吉凶，十可中八九。【监本“中”误作“申”。】仲将问长文‘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经》，又有《鹰经》、《牛经》、《马经》，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传于世。’”【◎元本“二”作“三”。◎《隋书·经籍志》：《相书》四十六卷，《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相经》三十卷，钟武隶撰。《相书》十一卷。樊、许、唐氏《武王相书》一卷。《杂相书》九卷。《相书图》七卷。《相手板经》六卷。梁《相手板经》、《受版图》、韦氏《相板印法指略抄》、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相马经》一卷，梁有《伯乐相马经》、宁戚、王良、高堂隆《相牛经》，淮南八公《相鹄经》，浮丘公《相鹤书》、《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相贝经》。◎潘眉曰：《相印经》，今失传。《相笏经》载《太平御览·六百九十三》，其书叙“出自萧何，东方朔见而喜之。魏陈长文以示许士宗”云云，当亦六朝人手定，非汉世旧经也。其法取五行，寻四时，定八节，明二十四时。版长一尺五寸，广一寸五分，上狭而薄，下广而厚，八角十二芒，欲端平完净。版旧用白直檀、刺榆、桑、竹四材。理通直，从上至下直如弦，不得出边，绝理版头。是君座版头，不如法与君共事必不得中。作四分，上一分为二亲，左父右母，第二分都为妇，第三分左男右女，第四分左奴右婢。若其处伤踢破裂蝎穿，兆随所属，必损失死亡。版两边，左为城，右为社，宽博，文采斑斑，光泽清净，必得封邑。此大略也。】允妻阮氏【◎《世说》：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注○引《晋诸公赞》曰：允有正情，与文帝不平，遂幽杀之。○《妇人集》载阮氏与允书，陈允祸患所起，辞甚酸怆。○又引《陈留志》曰：阮共字伯彦，尉氏人，清真守道，动以礼让。仕魏，至卫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饬以名理。风仪雅润，与嵇康为友。仕至河内太守。】贤明而丑，允始见愕然，交礼毕，无复入意。妻遣婢觇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范，将劝使入也。”既而范果劝之。允入，须臾便起，妻捉裾留之。

【毛本“捉”误作“促”。】允顾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许曰，应作“允曰”。】“皆备。”妇曰：“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冯本衍一“皆”字。】允有惭色，知其非凡，遂雅相亲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闻。允后为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神色不变，曰：

“早知尔耳。”门生欲藏其子，妇曰：“无预诸儿事。”后移居墓所，景王遣会会看之，若才艺德能及父，当收。儿以语母，母答：“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会语，便自无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多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命，具以状对，卒免其祸，皆母之教也。虽会之识鉴，而输贤妇之智也。果庆及后嗣，追封子孙而已。【孔融二子因才被杀，二者相较，益征允妇之识。】◎《世语》曰：允二子：奇字子泰，【◎《世说》注引《晋诸公赞》曰：奇，泰始中为太常丞。世祖尝祠庙，奇应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门，不令接近，出为长史。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猛字子豹，并有治理才学。晋元康中，奇为司隶校尉，猛幽州刺史。【◎《晋书·贾谧传》：高阳许猛等传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世说·政事篇》注引《许氏谱》曰：许柳，高阳人。祖允，魏中领军，父猛，吏部郎。】◎傅畅《晋诸公赞》曰：猛礼乐儒雅，当时最优。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称，位至侍中。猛子式，字仪祖，有才幹，至濮阳内史、平原太守。【◎《世说》注引《晋阳秋》曰：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梁书·许懋传》：懋字昭哲，高阳新城人。魏镇北将军允九世孙，晓故事，称为仪注之学。凡诸礼仪，多所刊正，拜中庶子。】】

清河王经亦与允俱称冀州名士。甘露中为尚书，坐高贵乡公事诛。始经为郡守，【◎经为江夏太守，见本志《管辂传》。】经母谓经曰：“汝田家子，【经起民伍之中，为崔林所识拔，见《崔林传》注。】今仕至二千石，物太过不祥，可以止矣。”经不能从，历二州刺史，【经为雍州刺史，见《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司隶校尉，终以致败。【经事详见《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注。】【◎《世语》曰：经字彦伟，【◎钱仪吉曰：《管辂传》注“字彦纬”，当从系旁。】初为江夏太守。大将军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于吴，经不发书，弃官归。母问归状，

【◎吴金华曰：状，犹今语“原因”、“缘故”。】经以实对。母以经典兵马而擅去，对送吏杖经五十，【周一良论送故吏之俗，说详彼。】爽闻，不复罪。经为司隶校尉，辟河内向雄为都官从事，【◎《晋书·向雄传》：雄字茂伯，河内山阳人。父韶，彭城太守。◎雄事又见本志

《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隶都官从事，见《董卓传》。】王业之出，不申经竟以及难。

【◎卢明楷曰：“高贵乡公卒”注云“经正直不出，因沈、业申意”，则此“竟”字当作“意”字。】经刑于东市，雄哭之，感动一市。刑及经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财收葬焉。【晏后为晋益州刺史，见《晋书》。】◎《汉晋春秋》曰：经被收，辞母。母颜色不变，【◎《世说·贤媛篇》：经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慽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官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耶？”】笑而应曰：“人谁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世说》注引此无“不”字。【◎郁松年《续后汉书札记》云：陈《志》 “经始为郡守，母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过不祥，可以止矣’”，是往曾止之。 “不”字衍。】】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胡三省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敬爱既同，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孝。】◎晋武帝太始元年诏曰：“故尚书王经，虽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门户堙没，意常愍之，其赐经孙郎中。”【◎何焯曰；按此诏，可见“因沈、业申意”之言亦诬。◎赵一清曰：《世说》注已辨《世语》为非。】】允友人同郡崔赞，亦尝以处世太盛戒允云。【◎范《书·崔骃传》：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子瑗，孙寔。◎赞为寔孙。◎《郡国志》：冀州安平国安平，故属涿。◎《一统志》：安平县自晋至北齐皆为博陵郡治，今直隶深州安平县治。◎钱大昕曰：安平县本属涿，桓、灵之世，安平改隶博陵郡。故《孔彪碑阴》故吏名有“博陵安平崔烈”，而程夫人亦称烈为冀州名士。涿郡属幽州，博陵属冀州。◎弼按：《蜀志·诸葛亮传》亦云“博陵崔州平”。博陵，详见《张燕传》注。惟崔氏世世著籍安平。安平初属涿郡，后属安平国，后又属博陵郡，何以与高阳许允为同郡？按《晋书·地理志》总叙，汉桓帝增置高阳、博陵郡。据郦《注》，汉末曾省并博陵，则安平县必隶高阳，

故崔赞与许允为同郡。如此，则承祚书例前后皆通矣。◎王鸣盛曰：魏氏之亡，始于曹爽之诛，而终于齐王之废，及高贵乡公之弑。爽之骄溢，其败有由，然爽不死，司马之篡不成。若夏侯玄、李丰之狱，则师、昭相继，逆节彰著，诸公身沈族灭，皆魏室之忠臣也。故于《玄传》末以许允、王经终之，以见其皆亡身殉国者，而皆贬其以过满取祸，则廋词以避咎耳。世愈近，言愈隐，作史之良法也。◎刘咸炘曰：允、经自当书于此，贬词亦承祚所见固然耳。】

【◎荀绰《冀州记》曰：【◎荀绰《冀州记》，本志陈思王传注、邴原、崔琰、裴潜传注、《文选注·四十》、《世说·言语》、《赏誉》、《品藻篇》注皆引之。又有《兖州记》，本志《杜畿传》注、《世说·文学篇》注、《书钞》、《初学记》、《类聚》、《御览》皆引之。又有《九州记》，见本志《袁涣传》注。《冀州》、《兖州》当为《九州记》之二篇。◎沈家本曰：《九州记》，隋、唐志不著录，其书分州为记，与司马彪书之例同。《谯周传》注引荀绰《评》，所评者谯周之事，其为《九州记》之评可知，但不知益州属何州耳。以《禹贡》言之，当为梁州也。】赞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为晋吏部尚书、大司农。【◎《晋书·崔洪传》：洪，博陵安平人。高祖实，著名汉代。父讚，魏吏部尚书、左仆射，以雅量见称。】】

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李慈铭曰：《爽传》极言其罪状，而评止云“沈溺盈溢，犯道家之忌”，可知传文皆本当日国史司马氏诬加之辞，非其实也。此陈氏之所以为良史。】玄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然与曹爽中外缱绻；【谓共兴骆谷之役。】荣位如斯，曾未闻匡弼其非，援致良才。举兹以论，焉能免之乎！【“之”字衍。】

# 卷十·魏书十·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三国志十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荀彧传、贾诩传 校录：陈雪瑞】

【荀攸传 校录：未曾冷却】

【复校：擎骥】

## 荀彧

荀彧【◎李贤曰：袁弘《汉纪》“彧”作“郁”。◎潘眉曰：彧、郁古字通。◎沈家本曰：

* 《说文》： ，有文章也，从有声。○《论语》：郁郁乎文哉。○《汗简》曰：古

《论语》作“ ”，或省作“ ”，而变为“ ”，又变为“彧”。◎弼按：范《书·灵纪》有孟戫，《隶释》作“郁”；又有许戫，袁《纪》作“郁”。潘、沈二说均是。】字文若，颍川颖阴人也，【◎颖阴，详见《文纪》延康元年。◎《郡国志》：豫州颍川郡颍阴。◎《一统志》：故城，今许州治。◎范《书·荀淑传》：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颖阴令苑康改为高阳里。◎李贤注：今许州城内有荀淑故宅，相传即旧西豪里。】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范《书·荀淑传》：淑，荀卿十一世孙，出补郎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郡国志》：豫州汝南郡朗陵，侯国。◎《一统志》：朗陵故城，今河南汝宁府確山县西南三十五里。◎钱大昕曰：朗陵侯国，臧宫所封。当从司马彪《书》、张璠《纪》作“朗陵侯相”。◎又曰：汉制，县为侯国，则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职与令、长同，故亦通称为令。东莱之不其亦侯国，而《董恢传》称“除不其令”。◎弼按：《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淑为黎阳令，《淑传》失载。】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范《书·淑传》：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安帝时征为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及梁太后临朝，有日食地震之变，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淑，对策讥刺贵倖，为大将军梁冀所忌。】有子八人，号曰八龙。彧父绲，【◎李贤曰：绲，音古本反。】济南相。【◎济南国，见《武纪》卷首。◎《续志》：青州济南国。

〖毛本作“郡”，误。〗】叔父爽，司空。【◎范《书·荀爽传》：爽字慈明，一名谞。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爽见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将共图之，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颙为内谋，会病毙，

年六十三。◎王補曰：○爽与王允、何颙同谋诛卓，此殆荀彧因爽病毙，虚构是说，以掩其尸位台司，了无匡正之耻耳。范氏震爽盛名，不察其溢美，而谓潜图董氏，几振国命，诬矣！

《通鉴》不袭其误，斯为史职。○姜宸英言：爽之丧心，一女子且不欲听其完节，其肯出身除逆，为烈丈夫之举哉？○尤足发既死之覆矣。◎又曰：尝证之袁《纪》，已确知其诬，观其并致颙尸，葬爽冢旁，決此说断由荀彧之作伪，亦因其破绽已露，不复能掩，非苛论也。不然，攸亦荀氏子耳，其图卓载之袁《纪》，载之《魏志》，范史附之《郑太传》，《通鉴》从而录之，何独于爽而恡之邪？此可以类推而得之者。◎黄山曰：爽以白衣，不十旬而致位司空，其受董卓知遇有过蔡邕，反共图卓，准以邕之闻卓诛而发叹动色，原似不类。虽然，司空，大臣也，何颙既荀氏故旧，王允又实爽之举主也。方允矫情屈意以附卓，爽之登进，允亦将有力焉。而谓允、颙之图卓，爽必不与闻，尤非其情矣。夫爽逼嫁其女，范史不为之讳，女节自高，然汉世固不以改適为非礼，爽又夙持阳尊阴卑、通怨旷、和阴阳之说，自当分别观之。姜宸英顾谓皆出荀彧之作伪，且于爽与颙通谋，明见《党锢传》，而反谓彧致颙尸葬爽冢旁，决为作伪之证，岂非深文乎？至荀攸即爽之从孙，同与颙谋，犹爽志也。攸以机洩被系，故袁《纪》亦及之。爽不及诛卓而先卒，故无由及。纪与传自异体，读史者不容不辨也。◎范《书·列女传》：南阳阴瑜妻，颍川荀爽之女，名采，年十七，適阴氏，十九产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女以衣带自缢。◎王補曰：荀采守义，逼胁再醮，竟出当日号称人师之荀爽，何怪彧谋篡汉，顗与勖亡魏乱晋，袭爽之故智，以谓是家法云尔也。◎《魏书》：郭奕字伯益，嘉之子，为太子文学，早卒。◎陈景云曰：郭嘉卒于建安十二年，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殁，几二十年。计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壮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无强夺女志事。◎弼按：陈说精审，黄说平允，可正王说之误。因与文若事有关，故备录之。】【◎《续汉书》曰：淑有高才，王畅、李膺皆以为师，为朗陵侯相，号称神君。

◎张璠《汉纪》曰：淑博学有高行，与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毛本“友”作“方”，误。】拔李昭于小吏，友黄叔度于幼童，【◎范《书·黄宪传》：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以贤良方正征，对策讥切梁氏，【监本“讥”作“议”，误。】出补朗陵侯相，卒官。【◎范《书·淑传》：弃官归，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与此言“卒官”者不同。】八子，俭、绲、靖、焘、诜、爽、肃、旉。〖音敷。〗【◎范《书·淑传》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專，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章怀注：绲，音昆。焘，音道。汪，音乌光反。《说文》云“汪，深广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 ”。

◎钱大昕曰：專，当作“旉”，即“敷”字。陶渊明《四八目》云“俭字伯慈，绲字仲慈，靖字叔慈，焘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肃字敬慈，尃字幼慈”，见张璠《汉纪》。◎惠栋曰：○《荀氏谱》云：绲，济南相，年六十六，彧之父。焘，举孝廉，年七十。汪，昆阳令，年六十。肃，守舞阳令，年五十。旉，司徒掾，年七十。○焘，一作寿。尃，古文“敷”，

《说卦》云“震为尃”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敷”，俗本作“專”，误也。◎汪文台曰：○《御览》四百三十二、七百五十七袁山松《书》云：淑及陈寔神交，及其弃朗陵而归也，数命驾诣之。淑御慈明从叔慈抱孙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侧，季方作食，抱孙长文而坐，相对怡然。尝一朝求食，食迟，季方尚少，跪曰：“闻大人与荀君言甚善，窃听。”寔曰：“汝听谈解否乎？”谌曰：“解。”因令与二慈说之，不失一辞，二公大悦。○《御览·二百十二》、

《书抄·六十》谢承《书》曰：绲性明亮，敏于众职，以勖群僚，秉机平正，直而行之。◎弼按：荀淑八子，“诜”应从范《书》作“汪”，彧子亦名诜，若淑子名诜，彧子决不名诜，可证淑子名诜之误。】爽字慈明，幼好学，【◎惠栋曰：○杨修《荀爽述讚》云：其德克明，诞发幼龄。】年十二，通《春秋》、《论语》，耽思经典，不应征命，积十数年。【◎范《书·荀爽传》：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奏闻，即弃官去。后遭党锢，隐于海上，

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随称为硕儒。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董卓秉政，复征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诏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前汉书·地理志》：河南郡苑陵。◎范《书·爽传》作“行至宛陵”，《续汉志》作“菀陵”，《通鉴》作“行至宛陵”。◎胡三省曰：宛陵县属河南尹，在雒阳东。◎钱大昕曰：《前志》作“苑陵”，《左传》杜注作“宛陵”。苑、菀、宛，古通用。◎又曰：此河南之菀陵，非丹阳之宛陵。◎《一统志》：在许州府新郑县东北三十八里。】又追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

【◎惠栋曰：○《北海耆旧传》云：公沙孚字允慈，与爽共约，出不得事贵势。而爽当董卓时，脱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后相见，以爽违命，割席而坐也。】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通鉴》作“九十三”日。◎惠栋曰：○《荀氏谱》云“九十三日”。○《荀氏家传》云：世人号为白衣登三公。○张璠《汉纪》云：爽为三公，食不过一肉、脱粟饭，坐皮褥。◎弼按：○范《书·杨彪传》：董卓欲迁都长安，彪议不可，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小解。爽私谓彪曰：“诸君坚争不止，祸必有归，故吾不为也。”○范晔论曰：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淑旧居西豪里，县令苑康曰【苑康，见《刘表传》注。】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岂、檮寅、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杜注：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即皋陶字。】署其里为高阳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几亚爽，隐居终身。【◎范《书·荀淑传》：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终，号曰玄行先生。◎惠栋曰：○《荀氏谱》云：年五十五。○《高士传》又云：颍川太守王怀亦谥之曰昭定先生。】◎皇甫谧《逸士传》：【◎沈家本曰：《后汉书·荀淑传》注及《御览》并引作

《高士传》，而《御览》三百八十及《世说》五注引作《逸士传》，未详孰是。】或问许子将： “靖与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范《书·荀淑传》：淑兄子昱字伯条，昙字元智。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

彧年少时，南阳何颙异之，曰：“王佐才也。”【颙事见《武帝纪》卷首及后《荀攸传》注。】【◎《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彧为论者所讥。【◎范《书·荀彧传》：绲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臣松之案：《汉记》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计彧于时年始二岁，则彧婚之日，衡之没久矣。慕势之言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为：绲，八龙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将有逼而然，何云慕势哉？昔郑忽以违齐致讥，【◎《左传·桓公六年》：郑太子忽救齐，大败戎师。齐侯欲以文姜妻之，忽辞曰：“齐大，非吾耦也。”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从。】隽生以拒霍见美，【◎《汉书·隽不疑传》：大将军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致讥在于失援，见美嘉其虑远，并无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阉竖用事，四海屏气；左悺、唐衡，杀生在口。故于时谚云“左回天，唐独坐”，【◎胡三省曰：回天，言权能回天也。◎李贤曰：独坐，言骄贵无偶也。◎周寿昌曰：《后汉书》作“具独坐”，谓具瑷也。唐衡则云“唐两堕”。】言威权莫二也。顺之则六亲以安，忤违则大祸立至；【◎范《书·宦者传》：中常侍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遂将吏卒至暠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斯诚以存易亡，【毛本“诚”作“讥”，误。】蒙耻期全之日。昔蒋诩姻于王氏，无损清高之操，【◎《汉书·鲍宣传》：杜陵蒋诩元卿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为名。王莽居摄，病免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北堂书钞》引《三辅決录》云：王邑为从弟奇求蒋诩女，盛服送之。诩女辞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违。”邑乃叹曰：“所以与贤者婚，欲为此也。”◎邑

在王莽时为大司空。】绲之此婚，庸何伤乎！【◎赵一清曰：○姜氏云：慕势固不可，祸亦有不得避者。高阳里与宦竖婚，岂知有羞耻乎！且傅公明亦未闻辞婚见罪，此等邪论，足以贻误后生。◎陈景云曰：据《典略》谓公明不娶，则女必已及笄，而衡之死，彧犹在抱，岂有及笄之女与二岁之婴儿订婚乎？然则《典略》所记，非特慕势为诬也。】】永汉元年，【◎钱大昕曰：永汉元年，《后汉书》作“中平六年”。考献帝以中平六年九月即位，改元永汉，两号实在一年。◎潘眉曰：永汉元年者，中平六年也。是年四月灵帝崩，皇子辩即皇帝位，改元为光熹，八月改元昭宁。九月，董卓废帝为弘农王。献帝即位，改元永汉，十二月复改为中平六年。于史例当书“中平六年”。《御览》一百九十六、《续汉书·献帝纪》书“昭宁元年”，亦即中平六年也。】举孝廉，拜守宫令。【◎沈钦韩曰：○《续汉·百官志》：少府官属，守宫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桓帝永寿三年，以小黄门为之。及宦官诛，复以郎补。○此彧之以孝廉拜也。◎李祖楙曰：本纪桓帝永寿三年，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是冲、质以前用士人。献帝时，荀彧为守宫令，是汉末复用士人。】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亢父，见《武纪》兴平元年，前汉属东平国，东汉属任城国。章怀云“属梁国”，误。亢，音刚。父，音甫。】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李贤曰：四面通也。◎胡三省曰：言其地平，四面受敌。】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馥，颍川人，见《武纪》初平元年。】莫有随者，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潘眉曰：后注引《荀氏家传》云“彧弟四兄谌”，此云“弟”，当误。】皆为绍所任。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范《书·彧传》：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

【◎梁章钜曰：○《魏书》云：太祖过荀攸舍，曰：“昔高祖使子房自择邑三万户，今孤亦欲君自择所封焉。”○既以子房待文若，〖◎弼按：梁氏误作“慈明”。〗复以子房待公达，盖居然以汉高自命矣。】以为司马，时年二十九。是时，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问彧，彧曰： “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范《书·彧传》：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云：汉自中平黄巾之乱，天下震扰，士大夫莫不择所从，然非豪杰不能也。荀彧之去袁就曹，和洽南之武陵，高柔举家之河北，郭嘉、赵俨、邢颙之依曹操，吕范之从孙策，周瑜之事孙权，诸葛亮之事刘备，诸人识见如此，安得困于乱世哉！】明年，太祖领兖州牧，后为镇东将军，彧常以司马从。【◎范《书·彧传》：初平二年，操以彧为奋武司马，时年二十九。明年，又为操镇东司马。◎钱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据《魏志》，操为镇东将军在建安元年，则初平三年安得便称镇东司马乎？《魏志·彧传》本云“明年，太祖领兖州牧，后为镇东将军，常以司马从”，然则领兖州在此年，而除镇东司马不在此年也。范史删去“领兖州”句，遂误以镇东司马为是年事矣。】兴平元年，太祖征陶谦，任彧留事。【◎钱大昕曰：○留事者，犹言留知后事也。是时彧与程昱同守鄄城。○《国渊传》：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徐奕传》：太祖征孙权，迁为留府长史，谓奕曰：“今使君统留事，孤无远顾之忧也。”◎潘眉曰：范《书》作“使彧守鄄城，任以留事”，较明晰。】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潜迎吕布。布既至，邈乃使刘翊告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范《书·彧传》“食”作“实”。】众疑惑。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诸城皆应布矣。时太祖悉军攻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胡三省曰：督将，领兵。大吏，通掌州郡事者。】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豫州刺史郭贡帅众数万来至城下，或言与吕布同谋，众甚惧。贡求见彧，彧将往。惇等曰：“君，一州镇也，【◎范《书》作“今君为十州之镇”。◎钱大昕曰：十，应作“一”。◎弼按：○《通鉴》作“一”。○胡注：谓一州倚之为重也。】往必危，不可。”彧

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

【◎李贤曰：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与程昱计，使说范、东阿，【范、东阿，见《武纪》兴平元年。】卒全三城，以待太祖。【◎三城，（甄）**[**鄄**]**、范、东阿也。鄄城，今山东曹州府濮州东二十里。范县，今曹州府范县东南二十五里。东阿县，今山东泰安府东阿县西南二十五里。◎赵翼曰：昔汉高先定关中，光武先取河内以为基，此三城即操之关中、河内也。】太祖自徐州还击布濮阳，布东走。二年夏，太祖军乘氏，【乘氏，见《武纪》兴平元年。】大饥，人相食。

陶谦死，【本志《谦传》“兴平元年，谦死”，此云“谦死，太祖欲取徐州”，盖谓谦已死，非谓死于二年也。范《书·谦传》“兴平元年谦死”，范《书·荀传》“二年，陶谦死”，此范史之误，《通鉴》“兴平元年，谦死”，二年则云“谦已死，欲取徐州”，与陈《志》同。】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胡三省曰：高祖取天下，令萧何守关中。光武经营河北，令寇恂守河内。皆以为王业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李贤曰：曹操初从东郡守，鲍信等迎领兖州牧，遂进兵破黄巾等，故能平定山东也。◎胡三省曰：此时山东犹未尽平，彧夸之耳。】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胡三省曰：○《禹贡》兖州之域。○孔安国云：东南据济，西北据河。】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范《书·彧传》作“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钱大昕曰：上言“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故以兖州比关中、河内。范史删去二字，未审。】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兰，【事见《武纪》兴平二年。《通鉴》“以”作“已”，下同。古“以”、“已”通。】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扬州，【◎胡三省曰：谓结刘繇也。】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胡三省曰：舍，读曰捨。】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卫可全，【◎胡三省曰：○卫，谓濮阳。○杜预曰：濮阳，古卫地。】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胡三省曰：结亲，犹言亲结也。】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通鉴》作“未战而先自困耳”。◎何焯曰：如此论事，表里皆见，信为留侯之亚。】【◎臣松之以为：于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万之众”，虽是抑伉之言，【宋本、冯本“伉”作“抗”。】要非寡弱之称。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前讨徐州，威罚实行，【◎胡三省曰：谓多所屠戮也。◎详见《武纪》兴平元年及本志《陶谦传》。】【◎《曹瞒传》云：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彭城，今江苏徐州府铜山县治。】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郡国志》：徐州彭城国武原。◎《一统志》：武原故城，今江苏徐州府邳州西北。】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郡国志》：徐州下邳国取虑、睢陵、夏丘。◎师古曰：取，音趋，又音秋。虑，音庐。睢，音虽。◎杜佑曰：尧封禹为夏伯，邑于此，故名夏丘。◎《一统志》：取虑故城，今徐州府睢宁县西南。睢陵故城，今睢宁县治。夏丘故城，今安徽泗州治。◎弼按：三县皆在泗水南。】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李安溪曰：文若见操如此之暴，便应早图去之，何切切为之谋乎？】】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胡三省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仇，必不心服于操，纵破其兵，犹不能有其地也。】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何焯曰：昭烈之取益州亦是此意。】今三者莫利，原将军熟虑之。”太祖乃止。大收麦，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布败走，兖州遂平。【钱校本竟脱此七字。】

建安元年，太祖击破黄巾。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许县，见《武纪》建安元年。◎胡三省曰：○帝既迁都，改曰许昌。○杜佑曰：汉许昌故城，在今县南三十里。

○宋白曰：在今县西南四十里。◎周寿昌曰：献帝改都许在建安元年八月，改许县为许昌县在魏文帝黄初二年，非献帝迁都时改名也。◎邹安鬯曰：故城在今许州东北四十里。◎李清植曰：奉迎之后，用董昭劝，乃都许耳，其初未有都许之议也，事见《武纪》，甚明。此“都许”二字，乃史家随笔之误。】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范《书》作“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胡三省曰：恣睢，暴戾之貌。卒，读曰猝。】彧劝太祖曰：“昔高祖东伐，【◎何焯曰：《太平御览》“高祖东伐”上有“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愿从”十一字。此于名义有关，何可脱略！◎弼按：○范《书》、

《通鉴》均有此句，“愿从”作“景从”。○师古曰：景从，言如景之从形也。】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范《书》、《通鉴》“播越”作“蒙尘”。◎胡三省曰：言播越在草莽，蒙冒尘埃也。】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章怀注：○《尚书》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乃，汝也。】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郑玄注《周礼》曰：轸，舆后横木也。◎范《书》、《通鉴》此句下有“东京榛芜”四字，为都许之由。】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袁《纪》作“百姓怀感旧之哀”，范《书》作“兆人怀感旧之哀”。

《通鉴》“兆人”作“兆民”。】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范

《书》、《通鉴》“民”作“人”，“雄杰”作“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范《书》、《通鉴》作“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能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赵翼曰：彧劝操迎天子，引晋文、汉高，是早以帝王创业之事劝操，似不得谓之尽忠于汉。不知献帝遭董卓大乱之后，四海鼎沸，彧计诸臣中不能削群雄，以匡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也。其劝操迎天子之论，可知彧欲藉操匡汉之本怀。且是时操亦遽未有觊觎神器之心，及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见忌于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白于天下矣。】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或曰：是时魏国未建，特加“汉”字，此承祚之微词也，与之者至矣。◎李清植曰：史于彧官独书“汉”，盖原其本志，非魏纯臣，与攸、诩等异。◎潘眉曰：大书“汉侍中”，是特笔。◎刘咸炘曰：当时魏台已建，汉官自当书“汉”以为别，何用意之有！◎弼按：魏国初建在建安十八年，事见《武纪》。建安初元，无所谓“魏”，安得有台？刘说误。论者或谓《卫觊传》“（觐）**[**觊**]**还汉朝为侍郎”，《卫臻传》“臻为汉黄门侍郎”，皆书“汉”字，似非有抑扬褒贬之意存乎其间，不知卫

（觐）**[**觊**]**之汉侍郎在为魏侍中之后，卫臻之汉侍郎乃为奉诏聘贵人于魏之张本，均在魏国既建以后，究与文若之例不能无别。纯臣衷曲，良史孤怀，是在读史者之善自得之耳。】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彧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彧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某为议郎邪？”【◎郁松年曰：郝

《书》作“不可以某为议郎邪”，此衍一“不”字。】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典略》曰：彧为人伟美。◎又《平原祢衡传》曰：【◎章宗源曰：《祢衡别传》，见《艺文类聚》。◎侯康曰：《平原祢衡传》，当即《别传》也。《类聚》、《御览》引者多与范《书》本传同，唯

《御览·五百九十六》《吊胡政文》一事本传不载。又《八百三十三》黄祖杀衡事，亦视本传为详。】衡字正平。【◎范《书·文苑传·祢衡传》：衡，平原般人也。◎县有般河，公孙瓒破黄巾于此，即《尔雅》九河钩磐河。◎《一统志》：般县故城，今济南府德平县东北。】

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范《书·衡传》：兴平中，避祸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己者不与语，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贵其才，【◎范《书》：衡始弱冠，融年四十，遂与为友。】上书荐之曰：“淑质贞亮，【范《书》此句上有“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贤俊。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陛下叡圣，纂承基绪，遭遇厄运，劳谦日昃。惟岳降神，异人并出。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七十四字。】英才卓荦。【范《书》“荦”作“砾”，《文选》作“跞”。】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范《书》“暂”作“瞥”。】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弘羊心计，安世默识，

【◎章怀注：○《前书》曰：桑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为侍中。○又曰：张安世字子儒，为郎。上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上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以衡准之，诚不足怪。”【◎范《书》此句下接“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伯，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

《激楚》、《杨阿》，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贪；飞兔、騕褭，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臣等区区，敢不以闻”，《文选》此下有“陛下笃慎取士，必须效试，乞令衡以褐衣召见。必无可观采，臣等受面欺之罪”二十九字。◎黄山曰：表两言“臣等”，非融一人之辞，当时必有附名同荐衡者。】衡时年二十四。是时许都虽新建，尚饶人士。衡尝书一刺怀之，字漫灭而无所適。或问之曰：“何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陈群字长文。司马朗字伯达。】衡曰：“卿欲使我从屠沽儿辈也！”又问曰：“当今许中，谁最可者？”衡曰：“大儿有孔文举，小儿有杨德祖。”【孔融字文举。杨修字德祖。】又问：“曹公、荀令君、赵荡寇皆足盖世乎？”

【◎范《书》作“赵稚长”。◎章怀注：赵为荡寇将军，见《魏志》。◎沈钦韩曰：○稚长，史失其名，按《金石萃编》，《隋赵芬碑》载“十一世祖融，字稚长”，可证稚长名融。○又

《魏书·赵逸传》：十世祖融，汉光禄大夫。】衡称曹公不甚多；又见荀有仪容，赵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其意以为荀但有貌，赵健啖肉也。【◎章怀注引《典略》曰：衡见荀仪容，但有貌耳，故可吊丧。赵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监厨也。

◎刘攽曰：注“有腹大”，案旧作“腹尺”。】于是众人皆切齿。衡知众不悦，将南还荆州。装束临发，众人为祖道，先设供帐于城南，自共相诫曰：“衡数不逊，今因其后到，以不起报之。”及衡至，众人皆坐不起，衡乃号咷大哭。【元本、吴本、毛本“咷”作“跳”。】众人问其故，衡曰：“行尸柩之间，能不悲乎？”【范《书》作“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衡南见刘表，表甚礼之。【◎范《书》：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将军黄祖屯夏口，祖子射与衡善，【◎范《书》：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射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随到夏口。祖嘉其才，【◎范《书》：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每在坐，席有异宾，介使与衡谈。后衡骄蹇，答祖言徘优饶言，【◎周寿昌曰：大约即俗言。范史《衡传》“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盖即此等语也。】祖以为骂己也，大怒，顾伍伯捉头出。【◎范《书》作“五百”。

◎章怀注：○五百，犹今之问事也。○韦昭《辨释名》曰：五百，字本为“伍”。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引当道陌中以驱除也。】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杀之。【◎范《书》：黄祖大会宾客，衡言不逊顺，祖惭，乃呵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箠。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衡别传》曰：十月朝祖在艨冲舟，宾客皆会，作黍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饮食，初不顾左右，既毕，复搏弄以戏。时江夏有张伯云亦在坐，调之曰：“礼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处士不当搏之也。”衡谓祖曰：“君子宁闻车前马屁。”祖呵之，衡熟视骂曰：“死锻锡公。”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杖之，而骂不止，遂令绞杀。黄射来救，无所复及，怆悽流涕曰：“此有异才，曹操及刘荆州不杀，大人奈何杀之？”祖曰：“人骂汝父作锻锡公，奈何不杀！”◎姚振宗曰：祢衡死当在建安六年。◎《隋书·经籍志》：《祢衡集》二卷，录一卷。◎严可均辑存《鹦鹉赋》、《书》、《鲁夫子碑》、《颜子碑》、《吊张衡文》，凡五篇。◎《一统志》：衡墓在江夏县西鹦鹉洲，今沦于江，◎柳从辰曰：今洲尚有衡墓，或非真冢。】◎臣松之以本传不称彧容貌，故载《典略》与《衡传》以见之。又潘勖为彧碑文【◎勖事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艺文类聚》四十八载潘勖《尚书令荀彧碑》云：夫其为德也，则主忠履信，孝友温惠，高亮以固其中，柔嘉以宣其外，廉慎以为己任，仁恕以察人物。践行则无辙迹，出言则无辞费，纳规无敬辱之心，机情有密静之性。若乃奉身蹈道，勤礼贲德，后之事间，匪云子克。然后教以黄中之叡，守以贞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确焉若华岳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成。身匪隆污，直哉惟情。紊纲用乱，废礼复经。于是百揆时序，王猷允塞，告厥成功，用俟万岁。】称彧“瑰姿奇表”。【◎《宋书》卷十八《礼志》：徐爰曰：“俗说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触树枝成岐，谓之为善，因而弗改。”通以为庆吊服。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著之。◎顾千里曰：引衡借面吊丧一语，以见荀之有貌，而引《衡传》过详，于本传文无与。】◎张衡《文士传》曰：【解见《曹休传》注“张隐《文士传》”。】孔融数荐衡于太祖，欲与相见，而衡疾恶之，意常愤懑。因狂疾不肯往，

【冯本“狂”作“彺”，误。《世说》注“狂”作“称”，案文，“称”字为长。】而数有言论。太祖闻其名，图欲辱之，【◎沈家本曰：闻名而即图辱之，于事理不合。《世说》注作“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杀”，范史亦云“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疑此注有讹夺。】乃录为鼓吏。【范《书》“吏”作“史”。】后至八月朝，【《世语·言语篇》作“正月半试鼓”。】大宴，宾客并会。时鼓吏击鼓过，【何焯校本“吏”作“史”。】皆当脱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击为《渔阳参挝》，容态不常，音节殊妙。坐上宾客听之，莫不慷慨。过不易衣，吏呵之，衡乃当太祖前，以次脱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裈帽毕，【元本、冯本、吴本“帽”作“冒”。】复击鼓参挝，【◎李贤曰：○《文士传》作“参槌”。○贤案：槌及檛并击鼓杖也。参挝是击鼓之法。参，七甘反。◎惠栋曰：○《杨文公谈苑》载祢衡鼓歌云：边城晏开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徐锴云：掺，音七鉴反，三挝鼓也。以其三挝鼓，故因谓之参。◎梁章钜曰：自王僧孺诗“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音云“参，音七绀反”。而《世说》注又加手作“掺”，以后文人遂无作平声用者。盖参者，犹曰散，曰引，曰操，曰弄之类。参挝，乃击鼓曲调，祢生当有所受之。若依章怀注作“七甘反”，则鼓仅三挝，诎然而止，安得音节悲壮，声出金石，使四坐为之忼慨邪？◎潘眉曰：参挝，犹参槌，是击鼓之法。参，音七甘反。其曲又谓之《渔阳参》。参，音七绀反。王僧孺诗“参写渔阳曲”，此“参”字与 “参挝”之“参”不同，读者误泥参挝之参为曲奏名，纷纷聚讼，迄无定解。◎侯康曰：○

《抱朴子·弹衡篇》：衡缚角于柱口，就吹之，乃有异声，并摇鼗击鼓，闻者不知其一人也。

◎黄山曰：据此，则衡妙于声音之道，不止善击鼓矣。】而颜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

“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渔阳参挝》，自衡造也。【◎范《书》：融爱衡才，数称述于操。操欲见之，衡不肯往。操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善击鼓，乃召为鼓吏。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于是先解衵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参挝而去。◎潘眉曰：《太平御览·五百八十二》引《后汉书》“衡反辱孤”句下有“衡对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为伶伦之衣’”，今《后汉书》无此二句，裴注引《文士传》亦无。《唐书·李纲传》引祢衡曰“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衣”，疑出谢承《书》也。】融深责数衡，并宣太祖意，欲令与太祖相见。衡许之，曰：“当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见太祖，说“衡欲求见”。至日晏，衡著布单衣，疏巾履。【◎官本《考证》云：北宋本作“疏布履”。【吴金华疑原文为“著布单衣、疏巾，坐太祖营门外”，说详彼。】】坐太祖营门外，以杖捶地，数骂太祖。太祖敕外厩急具精马二匹，并骑二人，谓融曰：“祢衡竖子，乃敢尔！孤杀之无异于雀鼠，顾此人数有虚名，【数，宋本、元本作“素”。】远近所闻，今日杀之，人将谓孤不能容。今送与刘表，视卒当何如？”乃令骑以衡置马上，两骑扶送至南阳。

◎《傅子》曰：衡辩于言而剋于论，见荆州牧刘表日，所以自结于表者甚至，表悦之以为上宾。衡称表之美盈口，而论表左右不废绳墨。于是左右因形而谮之，曰：“衡称将军之仁，西伯不过也，唯以为不能断，终不济者，【监本、官本“终”作“功”。】必由此也。”是言实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详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绝于刘表，智穷于黄祖，身死名灭，为天下笑者，谮之者有形也。【◎胡三省曰：操怒衡而送与表，犹以表为宽和爱士，观其能容与否也。表怒衡而送与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置之死地耳。二人皆挟数用术，表则浅矣。◎王補曰：祢衡徒以侮辱曹操，取快一时，操以雀鼠视衡，一再假手，毙于黄祖，奸雄意忌，自古所叹。然解衵裸立，果大雅所当尔邪？適以长后进轻獧之焰，而授杀士者以口实也。无行才士，遂为世诟，流宕忘返，君子惧旃。刘挚尝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叶適亦谓“文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士之学古而负才俊者，尚鉴于斯。◎黄山曰：衡诚不幸，亦视所遘何时，所不屈者何人耳。固非濡忍苟贱，求合当世，以弋富贵者也。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乎？】】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惠栋曰：○孙愐云：志才，颍川人。○《彧别传》云：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彧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案：戏，姓，汉有北海戏子然也。】志才卒，又进郭嘉。【◎彧所进之人，见后注引《彧别传》。◎《郭嘉传》：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早卒。太祖与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杜畿传》：彧进畿于太祖，荐畿为河东太守。◎范《书·彧传》彧所进者尚有陈群、杜袭、司马懿。】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范《书·衡传》孔融荐衡表有云：今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本志

《王粲传》注：建安初，路粹以高才与京兆严像擢拜尚书郎。像以兼有文武，出为扬州刺史。

◎像、象，古同字。】韦康为凉州，【◎本志《杨阜传》：凉州牧韦端征为太仆，其子康代为刺史。◎裴注引皇甫谧《列女传》云：刺史韦康素仁，愍吏民伤残，与马超和。超背约害康。】后败亡。【◎顾千里曰：严、韦败亡，亦所遭不幸，未足为知人之累。】【◎《三辅决录》曰：

【◎陈景云曰：“《三辅决录》”下脱“注”字。赵岐《决录序》云“其人即亡，行乃可书”，严象败没在《决录》成书后。至韦康遇害，岐卒已久，尤不相及。其为挚虞注无疑。◎张澍辑本按语同。】象字文则，京兆人。少聪博，有赡智。【《宋本》“赡”作“胆”，范《书·彧传》注同。】以督军御史中丞【督军御史中丞，见《文纪》延康元年。】诣扬州讨袁术，会术病卒，因以为扬州刺史。建安五年，为孙策庐江太守李术所杀，时年三十八。【李术害严象，

事见《吴志·孙权传》建安五年注引《江表传》。】象同郡赵岐作《三辅决录》，恐时人不尽其意，故隐其书，唯以示象。康字元将，亦京兆人。孔融与康父端书曰：【韦端字休甫，京兆杜陵人，见陶渊明《群辅录》。】“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御览》作“高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又来，【《御览》作“昨日又见弟仲将来”。】懿性贞实，文愍笃诚，

【◎卢明楷曰：愍，训伤。此系孔融赞仲将之言，于义无取，疑是“慜”字。慜，即敏，又与愍通，辗转而讹也。◎弼按：《御览》引此作“敏”。】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端从凉州牧征为太仆，【明监本“牧”作“拔”，误。】康代为凉州刺史，时人荣之。后为马超所围，坚守历时，救军不至，遂为超所杀。【◎林国赞曰：如此，文康直一死报国，非不称职。】◎仲将名诞，见《刘邵传》。【◎此八字为裴注，非《三辅決录注》之文也。诞，事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御览·二百六十五》：韦元将年十五，身长八尺五寸，为郡主簿。杨彪称曰：“韦主簿年虽少，有老成之风，昂昂千里之驹。”◎又《七百四十七》：韦诞字仲将，除武都太守，以能书不得之郡。转侍中。典作《魏书》，号《散骑书》，一名《大魏书》，凡五十篇。洛阳三都宫观始就，命诞铭题，以为永制。以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张澍曰：○按《北堂书钞》引云：（幸）**[**韦**]**诞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明斯籀之法，非得纨素不妄下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按《文章叙录》云：韦诞，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卫恒《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殿多诞所题。明帝立陵宵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多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三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于宛。【事见《武纪》建安二年。】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众皆谓以失利于张绣故也。【◎范《书·彧传》：绍与操书甚倨。◎章怀注：○陈琳作檄书曰：操祖父腾，饕餮放横。父嵩，乞匄携养。操，赘阉遗丑。○并倨慢之词也。◎钱大昕曰：绍与操书，章怀注以檄书当之，误也。操为张绣所败在建安二年，而绍宣檄乃在建安五年，亦不相涉。◎何焯曰：此书即陈琳所作《檄豫州将校文》，操阳怒以激其士卒耳。◎沈家本曰：琳书乃檄州郡，非与操者，恐别有与操书，今不得传也。传言 “众皆谓失利于张绣”，故是此书在建安二年操败于张绣之时。陈琳檄文作于四年绍并公孙瓒之后，其时实不同也。◎弼按：传文明言“以绍书示彧”，其非檄文可知。钱、沈二说是。】钟繇以问彧，彧曰：“公之聪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虑。”则见太祖问之，太祖乃以绍书示彧，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恡，与“吝”同音义。】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郭嘉传》注引《傅子》载郭嘉语，与文若所见略同，《通鉴》采之。◎顾千里曰：视淮阴登坛数语，觉颂美较多，然实见得如此，非徒贡谀也。】太祖悦。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胡三省曰：绍攻公孙瓒，而操乘间东取吕布。操击刘备，而绍不能袭许。此其所以败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通鉴》“乱”上有“西”字。】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通鉴》作“马腾”，是。】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通鉴》无“相

持”二字。】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胡三省曰：遂、腾之叛服，卒如荀彧所料。】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钟繇传》：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腾、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一千余匹给军。】

三年，太祖既破张绣，【◎《武纪》：公与彧书曰：“吾到安众，破绣必矣。”】东禽吕布，定徐州，遂与袁绍相拒。【◎范《书·彧传》：五年，袁绍率大众以攻许，操与相距，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田丰、审配、逢纪，均见《袁绍传》注。许攸，见《崔琰传》注。】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范《书》“治”作“正”。【◎吴金华曰：在官不能理事，谓之“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通鉴》“逢纪果而自用”，下作“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范《书》作“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也。后皆如彧之筹”。

◎顾千里曰：知人料事，无不奇中，魏之崔浩，庶几近之。◎李安溪曰：不特知君，特又知臣。】五年，与绍连战。太祖保官渡，【官渡，见《武纪》建安四年。】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范《书·彧传》作“欲还许以致绍师”。】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荧阳、成皋间也。【荧阳，见《武纪》初平元年。成皋，见《武纪》卷首。】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李贤曰：高祖与项羽于荧阳、成皋间久相持不决，后羽请鸿沟以西为汉而退。高祖遂乘羽，败之垓下，追杀之。】公以十分居一之众，【◎毛本 “公”误作“分”。◎李贤曰：言与绍众寡相悬也。】画地而守之，【◎李贤曰：言画地作限隔也。】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范《书》“阨”作“搤”。搤，音厄。搤，谓促持之也。】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文若为魏武画策虽多，如先定兖州、迎帝迁许及此三策，皆关成败所系。袁宏《后汉纪》载彧书云“绍聚官渡，欲与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顺，何向而不济”云云，下接“今军食虽少”，与此同。《通鉴》两采之。】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绍退走。【◎惠栋曰：○魏武帝《军策令》云：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练，不与今时等也。】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

【◎《通鉴》：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操。◎《考异》曰：○《魏志·武纪》：攸贪财，袁绍不能足，来奔。○今从范《书·绍传》。】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田丰以谏见诛：皆如彧所策。

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胡三省曰：○据《水经注》，东平寿张县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济水东，亭北对安民山。○洪氏《隶释》：济水迳须句城西，水西有安民山。○赵明诚

《金石录》：须句城，即今中都县。◎李兆洛曰：中都县，今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治。◎《方舆纪要》卷三十三：安民亭在东平州西南。◎谢鍾英曰：在郓城县东。◎互见《李典传》。】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何焯曰：时所在屯田积谷，尤患粮少，况仰给桑椹、虏掠田野者。宜其一败之后，不能再举也。】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范《书·彧传》：六年，操以绍新破，未能为患，自欲南征刘表，以计问彧。对曰：“绍既新败，众惧人扰，今不因而定之，而欲远兵江汉，若绍收离纠散，乘虚以出，则公之事去矣。”】太祖复次于河上。绍病死。【◎袁《纪》：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绍发病死。】太祖渡河，击绍子谭、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东，关右震动，【◎《通鉴》：尚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幹、匈奴南单于共攻河东，发使与关中诸将马腾等连兵，腾等阴许之。】钟繇

帅马腾等击破之。语在《繇传》。八年，太祖录彧前后功，表封彧为万岁亭侯。【◎胡三省曰：

《九域志》郑州有万岁亭，彧所封也。◎潘眉曰：○《太平寰宇记·九》：新郑，汉旧县，属河南郡，有万岁亭，后汉荀彧封万岁亭侯于此。◎弼按：韩浩封万岁亭侯，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彧第六子顗亦封万岁亭侯，见《晋书·荀顗传》。】【◎《彧别传》载太祖表曰：

【◎侯康曰：《荀彧别传》，见本传注。书中称曹操谓太祖，司马懿为宣王，则非汉、晋人作，明矣。◎章宗源曰：《荀彧别传》，见《三国志》注及《御览》。】“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是故典阜之锡，不后营丘，【◎《史记·鲁周公世家》：偏封功臣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齐太公世家》：封师尚父于齐营丘。

◎《正义》云：○《括地志》：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一统志》：鲁国故城，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治，周时鲁国旧都。营丘，今山东青州府临淄县西北。《汉志》临淄名营丘。】萧何之土，先于平阳。【◎《汉书·萧何传》：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曹参传》：赐参爵列侯，食邑平阳。】珍策重计，古今所尚。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

【吴金华以“游”当为“旋”字之形讹，说详彼。】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陛下幸许，彧左右机近，忠恪祗顺，如履薄冰，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袁宏《后汉纪》：建安八年七月，曹操上言：“守尚书令荀彧，自在臣营，参同计画，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及彧在台，常私书往来，〖袁《纪》“私”误作“思”，严可均

《全三国文》作“私”。〗大小同策，《诗》美服心，《传》贵庙胜。勋业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后独荷异宠，心所不安。彧与臣事通功并，宜进封赏，以劝后进者。◎严可均曰：此与

《别传》之表相当，而文全异。】彧固辞无野战之劳，不通太祖表。太祖与彧书曰：“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原君勿让。”彧乃受。】九年，太祖拔邺，领冀州牧。【◎《御览·一百八十一》引《荀氏家传》曰：太祖既定冀州，为公起大第于邺，诸将各以功次受居第。太祖亲游之，笑曰：“此亦六勋之差。”】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彧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范《书》作“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善守者，【袁《纪》作“守善”。】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范《书》作“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何焯曰：既当时务之要，而“修复旧京”之语，亦犹乃心王室。◎顾千里曰：议立六国后，而留侯非之。议复古九州，而文若非之。因时制宜，各有攸当。明者审之则两得，闇者用之则两失矣。】太祖遂寝九州议。【◎范《书·彧传》：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

是时荀攸常为谋主。彧兄衍以监军校尉守邺，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谋袭邺，衍逆觉，尽诛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传》曰：【◎明监本、官本“《荀氏家传》”作“《零陵先贤传》”，误。明监本初印者仍作“《荀氏家传》”，补板剜改作“《零陵先贤传》”，官本沿明监本之讹。◎沈家本曰：○《荀氏家传》，《隋志》不著录。○《旧唐志·谱牒类》：《荀氏家传》十卷，荀伯子撰。○《新志》卷同，无撰人。伯子，《宋书》有传，官东阳太守，不言著此书。◎章宗源曰：《世说·德行篇》注“荀巨伯”、《排调篇》注“荀隐”亦引之，而云“世有此书，寻之未得”。然《文选·与钟大理书》注“荀宏”、元长《曲水诗序》注“荀勖”、《安陆王碑》注“荀彧”、《通典·职官门》注“荀爽”、《类聚·礼部》“荀

爽”、《御览·礼仪》引之尤详，是知此书至宋尚存。】衍字休若，彧弟三兄。彧弟四兄谌，字友若，事见《袁绍传》。【◎本志《绍传》：以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范《书·绍传》同本传。彧弟谌为绍所任，见前。惟彼作“彧弟”，此作“彧第四兄”。】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群曰：“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衍子绍，位至太仆。绍子融，字伯雅，与王弼、钟会俱知名，为洛阳令，参大将军军事，与弼、会论《易》、《老》义，传于世。【◎本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初与融善，后不终。】谌子闳，字仲茂，为太子文学掾。时有甲乙疑论，闳与钟繇、王朗、袁涣议各不同。文帝与繇书曰：“袁、王国士，更为唇齿，荀闳劲悍，往来锐师，真君侯之勍敌，左右之深忧也。”终黄门侍郎。【严可均《全三国文》载荀闳《奏事》及《赐谥议》。】闳从孙恽，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与贾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李龙官曰：闳，荀彧第四兄谌之子也。其从孙似不应与彧子恽同名，疑有误。◎陈景云曰：恽，当作“煇”。音，当作“晋”。见《晋书·贾充传》既定新律，加禄赏诏中有荀煇。彧长子恽于煇为大父行，命名自不应同也。◎《隋书·经籍志》：魏散骑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侯康曰：

《释文·叙录》引张璠《集解序》称煇为“晋太子中庶子”，而《隋志》称“魏散骑常侍”，岂注《易》在仕魏时邪？◎姚振宗曰：《经义考》引《魏志》“煇官至虎贲中郎将”，乃彧子恽，非此煇也。◎赵一清曰：今《荀爽九家集解》疑即煇所作。◎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曰：恽字长倩，为彧子，魏文帝时卒。其字景文著《易义》者，为闳之从孙，即彧之曾孙行，仕晋为太子中庶子者也，《隋志》作“魏人”，误。朱彝尊以景文、长倩为一人，尤误。】仲豫名悦，郎陵长俭之少子，彧从父兄也。【◎范《书·荀悦传》：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

《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彧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胡三省曰：荀悦《申鉴》，其立论精切，关于国家兴亡之大致，過于彧、攸；至于揣摩天下之势，应敌设变以制一时之胜，悦未必能也。曹操奸雄，亲信彧、攸，而悦乃在天子左右。悦非比于彧、攸，而操不之忌，盖知悦但能持论，其才必不能办也。呜呼！东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称，而彧、攸以智略济，荀悦盖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仅见于此书。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尚论其世，深味其言，则知悦之忠于汉室，而有补于天下国家也。】◎张璠《汉纪》称悦清虚沈静，善于著述。建安初为秘书监侍中，被诏删《汉书》作《汉纪》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书大行于世。【◎毛本“大”误作“天”。◎范《书·悦传》：帝好典籍，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著

《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隋书·经籍志》：《汉纪》三十卷，魏秘书监荀悦撰。◎姚振宗曰：此称“魏”，误。◎《四库提要》曰：○《史通·六家篇》以悦书为“《左传》家”之首，《二体篇》又称“历代宝之，有逾本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推之甚至。○李焘跋曰：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亦时有所删润。司马光

《通鉴》有舍班而从荀者。◎《提要》又曰：《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今并不传。〖见《申鉴》提要。〗】】太祖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彧及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十二年，复增彧邑千户，合二千户。【◎《彧别传》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彧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欲南讨刘表。彧复止臣，陈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李贤曰：谓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李贤曰：鼓行，谓鸣鼓而行，言无所畏也。】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

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贵指踪之功，【◎范《书·彧传》“踪”作“纵”。◎李贤曰：纵，或作“踪”，两通。】薄搏获之赏；【◎李贤曰：搏，击也。高祖既杀项羽，论功行封，以萧何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者，人也。诸君徒能追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捷。【◎李贤曰：张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谓：“运策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前所赏录，未副彧巍巍之勋，乞重平议，畴其户邑。”【◎李贤曰：○《前书》“复其后代，畴其爵邑”

《音义》：畴，等也。使其后常与先人等也。◎弼按：范《书·彧传》载此表文，字句少异。】彧深辞让，太祖报之曰：“君之策谋，非但所表二事。前后谦冲，欲慕鲁连先生乎？【◎《史记》曰：赵欲尊秦为帝，鲁连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鲁连，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士也，而连不忍为也。”】此圣人达节者所不贵也。【◎《左传》曰：圣达节，次守节。】昔介子推有言【《左传》，介子推，晋文公臣。】 ‘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以二事相还而复辞之，何取谦亮之多邪！”太祖欲表彧为三公，【◎范《书·彧传》：又欲授以正司。◎李贤曰：彧先守尚书令，今欲正除也。◎潘眉曰：彧方守尚书令，位在九卿下，不得遽表为三公。】彧使荀攸深让，至于十数，太祖乃止。【◎李安溪曰：彧知操功大必自树逼上，故累让不伐，以身谏也。】】

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宛，见《武纪》卷首“南阳郡”注。叶，见《武纪》建安二年。】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九锡，解见《武纪》建安十八年。】以彰殊功，密以谘彧。【◎官本《考证》云：北宋本作“密以诏谘彧”。◎沈家本曰：范《书》作“密以访彧”。此时董昭等建议，未有诏也，不当有“诏”字。】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礼记·檀弓》：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范《书·彧传》：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胡三省曰：辄，言专辄也。】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元本“事”作“吏”，误。◎范《书·彧传》：操表留彧曰：“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重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太祖军至濡须，【濡须，今安徽无为州东北，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彧疾留寿春，【寿春，见《文纪》黄初五年，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以忧薨，【◎范《书·彧传》：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宴乐。】时年五十。【◎潘眉曰：彧，初平二年年二十九，薨年五十，建安十七年也。《本传》言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考《魏武帝纪》进军濡须口在十八年正月，《吴主传》亦云“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太祖以十八年正月进军濡须，彧薨在后，似薨于十八年矣。然下云“明年，太祖遂为魏公”，为魏公在十八年，彧薨实在十七年，则此传言“太祖军至濡须”者，将往濡须实未至也。◎弼按：《文选》载《檄吴将校部曲文》首署彧名，文中叙马超、宋建、张鲁事，皆在彧卒之后。姜皋疑“彧”为“攸”之讹。案《攸传》注“建安十九年，攸卒，年五十八”，与文中事亦不符。疑攸卒于二十一年，则于檄中情事皆合耳。】谥曰敬侯。【◎曹植《光禄大夫荀侯诔》云：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百僚欷歔，天子霑

缨，机女投抒，农夫辍耕，轮结辙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李清植曰：○史家此言，所以原彧本志也。○先文贞公曰：〖◎弼按：即李光地。〗朱子谓陈群为贼佐命，词严而义正。荀攸、贾诩，自应入此例。彧之侍中，原是汉官，为尝仕操。操建国称魏，则彧死而后操为之，其阻董昭以致杀身一节，亦自可取。彧之罪当从末减。◎潘眉曰：彧前沮复古九州，后沮九锡议。彧薨，太祖遂为魏公，是年即复十四州为九州。◎弼按：时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为魏国，见《武纪》建安十八年。◎韩慕庐曰：文若智略不世，魏武特以事际相需，其畏忌之久矣。且同为汉臣，与结分委贽者亦异，是太祖内忧也。观其表请犒师，辄留不遣，即汉祖云梦之意，不关九锡一议也。◎弼按：操为奋武将军，以彧为司马，后为镇东将军，彧以司马从。韩说似有未合。】【◎《魏氏春秋》曰：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咸熙二年，赠彧太尉。【◎《通鉴考异》曰：○陈《志·彧传》曰：以忧薨。○范《书·彧传》曰：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孙盛《魏氏春秋》亦同。○按：彧之死，操隐其诛。陈寿云“以忧卒”，盖阙疑也。今不正言其饮药，恐后世为人上者谓隐诛可得而行也。】◎《彧别传》曰：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冯本“扬”作“杨”，误。】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何焯曰：不及时图之，则宿儒老生日就衰落，后生一失派别，则圣籍湮微，复寻其绪，为力甚难。此荀令君所以汲汲于两济也。】彧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太祖常嘉纳之。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儁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钟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或问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颜子，自以不及，可得闻乎？”曰：“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毛本“友”误作“有”。】以太祖之聪明，每有大事，常先谘之荀君，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受命而行，犹或不尽，相去顾不远邪！”◎《献帝春秋》曰：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久隐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彧后恐事觉，欲自发之，因求使至邺，【◎赵一清曰：○姜氏云：若依此书，荀令君全无主持，何谓谋士？恐史传之讹。】劝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彧曰：“伏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阳惊曰：“昔已尝为公言也。”太祖曰：“此岂小事而吾忘之！”彧又惊曰：“诚未语公邪！昔公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恐增内顾之念，故不言尔。”太祖曰：“官渡事后何以不言？”彧无对，谢阙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议，彧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及赍玺书犒军，饮飨礼毕，彧留请閒。【毛本“彧”作“或”误。】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钱振鍠曰：我固知弑父与君，彧不为也。虽然，郗虑、华歆亦名士也，而勒兵牵后，竟忍为之，此非鉴于彧之自杀，而不能不出于此乎。操必使名士为反逆

之事，以彧宁自杀不出此，犹疑名士多能为汉尽节也。及虑、歆破壁牵后，乃知天下名士不足忌矣，皆可以鹰犬使之矣。】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臣松之案：《献帝春秋》云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而方诬太祖云“昔已尝言”。言既无征，回托以官渡之虞，【回，何焯校改“乃”。】俯仰之间，辞情顿屈，虽在庸人，犹不至此，何以玷累贤哲哉！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毛本“此”作“以”，“也”作“邪”，均误。】】

子恽，嗣侯，官至虎贲中郎将。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及彧卒，恽又与植善，而与夏侯尚不穆，【◎钱大昭曰：○“穆”与“睦”通。○《诗·大雅》：穆如清风。○《郑笺》云：穆，和也。】文帝深恨恽。恽早卒，子甝、霬。【霬，音翼。【◎潘眉曰：霬，当为廙。《唐韵》“廙，与职反”，与“翼”同音。《夏侯玄传》注引《世语》“散骑常侍荀廙”，《少帝纪》“中垒将军、昌武亭侯臣廙”，皆作“廙”。又《晋书·侯史光传》亦作“荀廙”。“霬”字字书所无。】】以外甥故犹宠待。恽弟俣，御史中丞，俣弟诜，【◎冯本 “俣”作“侯”，误。诜，事见《刘劭传》。◎林国赞曰：张璠《汉纪》诜为俣叔祸，俣弟似不宜同名，疑误。◎弼按：范《书》“诜”作“汪”，章怀注同。】大将军从事中郎，【◎《续百官志》：大将军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职参谋议。】皆知名，早卒。【◎《荀氏家传》曰：恽字长倩，俣字叔倩，诜字曼倩。俣子寓，字景伯。【吴金华以“寓”应作“ ”，说详彼。】◎《世语》曰：寓少与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裴楷，事见本志《裴潜传》

注。楷字叔则，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晋书》有传。王戎字濬冲，

琅邪临沂人，《晋书》有传。】仕晋，位至尚书，名见显著。子羽嗣，位至尚书。】诜弟顗，

【◎《晋书·荀顗传》：顗，魏太尉彧第六子。◎案本传及注，彧子恽、俣、诜、顗、粲，尚有一子，史失之。】咸熙中为司空。【◎顗为司空，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世说·品藻篇》注引《晋诸公赞》曰：顗蹈礼立德，思议温雅，兼深识国体。】【◎《晋阳秋》曰：顗字景倩，幼为姊夫陈群所异。【群为彧壻。《晋书·荀顗传》“异”作“赏”。】博学洽闻，意思慎密。司马宣王见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见袁偘，亦曜卿之子也。”【◎本志

《袁焕传》：焕字曜卿。◎裴注引《袁氏世纪》曰：涣有四子，侃、寓、奥、准。◎“偘”字疑系“侃”字之误。◎胡玉缙曰：“偘”与“侃”同，乃别体，非误字。】擢拜散骑侍郎。顗佐命晋室，位至太尉，封临淮康公。尝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晋书·荀顗传》：顗性至孝，总角知名。魏时以父勋除中郎。难钟会《易》无互体，又与扶风王骏论仁孝孰先，见称于世。顗预讨毌丘俭等有功，进爵万岁亭侯。顗甥陈泰卒，顗代泰为仆射。咸熙中，迁司空，咸熙初，封临淮侯。武帝践阼，进爵为公，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何夔传》注《傅子》称何曾、荀顗曰：古称曾、闵，今曰荀、何。◎《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曰：李秉《家诫》论为官当清、慎、勤。秉举故太尉荀景倩能慎。◎《隋书·经籍志》：《周易无互体论》三卷，钟会撰，亡。】顗弟粲，字奉倩。何劭为《粲传》曰：【◎何劭，见《何夔传》注引《晋诸公赞》。◎《晋书·何劭传》云：劭撰《荀粲传》。◎《世说·文学篇》、《惑溺篇》注，《书钞·一百》，均作《荀粲别传》，又见《文选》注。劭又作《王弼传》，见《钟会传》注。】粲字奉倩，【◎《世说·文学篇》注云：粲，太尉彧少子。】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穅秕。【◎冯本 “穅秕”作“糠粃”。◎沈家本曰：○《说文》有“秕”无“粃”。○《玉篇》：粃，俗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吴金华据唐翼明说，以“意外”当作“象外”。】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

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论父彧不如从兄攸。彧立德高整，轨仪以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诸兄怒而不能回也。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裴徵，见《裴潜传》注。《世说·文学篇》注引此作“为二家释”。】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常谓嘏、玄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毛本“末”作“未”，误。】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粲常以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娉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喭粲，【◎官本“喭”作“唁”，“喭”与“唁”通。◎《集韵》：唁，或作“喭”。】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痛悼不能已，岁余亦亡，时年二十九。【◎《世说·惑溺篇》：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何劭论粲曰：“仲尼称有德者有言，而荀粲减于是，力顾所言有余，而识不足。”◎顾千里曰：好色殉身，为高识邪？为好道邪？

◎或曰：文若子不肖至此，死已为晚。】粲简贵，不能与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哭之，感动路人。【元本“动”作“恸”。】】恽子甝嗣，为散骑常侍，进爵广阳乡侯，【◎《郡国志》：幽州广阳郡广阳。◎《一统志》：广阳故城，今顺天府良乡县东北十里。】年三十薨。子頵嗣。【◎《晋书·荀崧传》：頵，安陵乡侯。◎非嗣广阳乡侯，未知孰是。】【◎《荀氏家传》曰：頵字温伯，为羽林右监，早卒。頵子崧，字景猷。《晋阳秋》称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学，孝义和爱，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书·荀崧传》：崧，彧玄孙，族曾祖顗见而奇之。王弥入洛，崧与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崧守丧号泣。贼至，弃其母尸于地，崧被四创，气绝，至夜方苏。葬母于密。族父藩承制以崧监江北军事、襄城太守，迁平南将军，为贼杜曾所围，崧力弱食尽，使其小女灌求救于石览、周访，贼闻兵至，散走。元帝践阼，崧定中兴礼仪，请增《仪礼》、《公羊》、《谷梁》、《郑易》博士。以平王敦功，封平乐伯，迁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苏峻之役，崧与王导、陆晔共登御床拥卫帝。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晋书·列女传》：荀崧小女灌，幼有奇节。崧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灌时年十三，踰城突围夜出。诣石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周访请援，访遣子抚救崧。贼闻兵至，散走。】崧子羡，字令则，

【◎赵一清曰：○《晋书·荀崧传》：二子蕤、羡。蕤字令远，有仪操风望，为简文帝所重，官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子籍，仕至散骑常侍、大长秋。】清和有才。尚公主，少历显位，年二十八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职，卒于家，追赠骠骑将军。【◎《晋书·荀崧传》：羡年七岁，遇苏峻难，随父在石头，峻甚爱之。羡目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掩其口，曰：“无妄言！”年十五，将尚寻阳公主，羡不欲连婚帝室，仍远遁去。监司追，不获已，乃出尚公主。除北中郎将、徐州刺史，监徐、兖二州诸军事。时年二十八。中兴方伯，未有如羡之少者。升平二年卒，时年三十八。】羡孙伯子，今御史中丞也。【◎《宋书·荀伯子传》：祖羡，骠骑将军。父猗，秘书郎。伯子博览经传，助撰《晋史》，文集传世。】】霬官至中领军，薨，谥曰贞侯，追赠骠骑将军。子恺嗣。霬妻，司马景王、文王之妹也，【陈群为荀彧婿，荀恽为曹操婿，荀粲为曹洪婿，荀霬为司马懿婿。荀氏本世族，故男女嫁娶皆结高门，自与贾文和之起自寒门者不同。又李翼后妻为荀廙姊，廙即霬也。翼，李丰弟。】二王皆与亲善。咸熙中，开建五等，霬以著勋前朝，改封恺南顿子。【◎《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南顿，本顿国。◎《一统志》：南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项城县北五十里。◎范《书·光武纪》“南顿令钦，生光武”，即此。】

【◎《荀氏家传》曰：恺，晋武帝时为侍中。◎干宝《晋纪》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峤俱至东宫，观察太子。顗还称太子德识进茂，而峤云圣质如初。◎孙盛曰“遣荀勖”，其余语则同。【◎毛本“则”误作“时”。◎《晋书·荀勖传》：勖字公曾，汉司空爽曾孙。祖棐，射声校尉。父盻，早亡。勖依于舅氏。从外祖钟繇曰：“此儿当及其曾祖。”】◎臣松之案：和峤为侍中，荀顗亡没久矣。荀勖位亚台司，不与峤同班，无缘方称侍中。二书所云，皆为非也。【◎《晋书·荀勖传》：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后乱国，遣勖及和峤往观。勖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勖。◎《御览·一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勖还，盛称太子之德更进茂，不同西宫之时也。◎弼按：今本《晋书·勖传》勖时官侍中，裴注或未细审耳。◎沈家本曰：荀顗卒于泰始十年，而和峤为侍中在太康元年吴平之后，其时顗没已七年，裴氏所驳诚是。至荀勖为中书监，峤为中书令。至太康中勖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开府，而守中书监，侍中侯如故，时峤亦为侍中。是勖、峤同在中书，同为侍中，未尝不同班。勖之称侍中亦未为非也。荀恺虽曾为侍中，而武帝时不闻信任，诸书亦无及恺者，裴氏揣测之词，转失其实。《世说》刘孝标注亦引《干宝晋纪》及《晋阳秋》之言，而孙盛为得其说。却是至《晋书·和峤传》采二家之说，并举顗、勖，则大误矣。】考其时位，恺实当之。恺位至征西大将军。恺兄憺，少府。弟悝，护军将军，追赠车骑大将军。】

## 荀攸

荀攸字公达，彧从子也。祖父昙，广陵太守。【◎《荀氏家传》曰：昙字元智。兄昱，字伯修。【◎范《书·荀淑传》：淑兄子昱，字伯條。◎惠栋曰：條，《荀氏家传》作“修”，谢承《书》又作“鯈”。《三君八俊录》曰“天下好交荀伯條”，“條”与“交”韵，当从本传也。】◎张璠《汉纪》称昱、昙并杰俊有殊才。昱与李膺、王暢、杜密等号为八俊，位至沛相。【◎范《书·荀淑传》：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官。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

《党锢传》：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惠栋曰：○昱，《通鉴》作“翊”。○《李膺家传》云：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旦，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膺谓翊曰：“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膺乃叹曰：“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存国！”】攸父彝，州从事。彝于彧为从祖兄弟。】攸少孤。及昙卒，故吏张权求守昙墓。攸年十三，疑之，谓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有奸！”衢寤，乃推问，果杀人亡命。由是异之。【◎《魏书》曰：攸年七八岁，衢曾醉，误伤攸耳；而攸出入游戏，常避护不欲令衢见。衢后闻之，乃惊其夙智如此。◎《荀氏家传》曰：衢子祈，字伯旗，【◎赵一清曰：祈，当作“旂”。晋有乐安孙旂，亦字伯旗，可证。】与族父愔俱著名。祈与孔融论肉刑，愔与孔融论圣人优劣，并在《融集》。【◎孔融《肉刑议》，见范

《书·孔融传》。《圣人优劣论》，见《艺文类聚·二十》、《初学记·十七》。◎其论云：荀愔等以为圣人俱受乾坤之醇灵，稟造化之和气，该百行之高善，备九德之淑懿，极鸿源之深闾，穷品物之情类，旷荡出于无外，沈微沦于无内，器不是周，不充圣极，荀以为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为覆盖众圣，最优之明文也，孔以尧作天子九十余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为称首，则《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世而后仁者也。故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尧之为圣也，明其圣与诸圣同，但以久见称为君尔。】祈位至济阴太守；愔后征有道，至丞相祭酒。【◎《宋

书·百官志》云：献帝建安十三年复置丞相，魏世及晋初又废。◎又云：位从公以上，置西閤、东閤祭酒。◎又云：祭祀以酒为本，长者主之，故以祭酒为称。汉之侍中、魏之散骑常侍，功高者并为祭酒焉。公府祭酒，盖因其名也。◎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相国府属有军师祭酒、主簿祭酒、参军祭酒。】】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攸等二十余人。【◎范《书·郑太传》：大将军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公业为尚书侍郎。〖郑泰字公业。范晔父名泰，故改为 “太”，传中皆称字。〗】攸到，拜黄门侍郎。董卓之乱，关东兵起，卓徙都长安。攸与议郎郑泰、何颙、侍中种辑、【◎范《书·献帝纪》：建安五年，车骑将（车）**[**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操杀董承等，夷三族。◎辑初谋杀卓，后谋杀操，事虽未济，忠烈可见。范《书·董卓传》、《献帝起居注》均作“长水校尉种辑”。】越骑校尉伍琼等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殽、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事垂就而觉，收颙、攸系狱，【冯本“攸”作“收”，误。何焯校改作“颙、攸收系狱”。】颙忧惧自杀，【◎颙，事见《武纪》卷首。◎《通鉴》：献帝初平三年初，黄门侍郎荀攸与尚书郑泰、侍中种辑等谋曰：“董卓骄忍无亲，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可直刺杀也。”事垂就而觉，收攸系狱，泰逃奔袁术。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考异》曰：《魏志》云“攸与何颙、伍琼等谋”，按，颙、琼死已久，恐误。◎弼按：○范《书·郑太传》：太初为尚书侍郎，后留拜议郎。

○陈《志》云“议郎”，是。○《太传》又云：与何颙、荀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公业脱身，自武关走，东归袁术。术上以为扬州刺史，未至官，道卒。○《何颙传》：董卓秉政，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他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黄山曰：范《书·郑太传》载何颙被执事与《党锢传》异，与袁《纪》、《魏志》亦互异。参之荀淑、王允传，抑又未尝不各异。《党锢传》言颙同谋为荀爽、王允，袁《纪》则谓为荀攸、郑太、种辑，《魏志》更及伍琼，《王允传》载允同谋者仅黄琬、郑公业，惟《荀淑传》载荀爽同谋者適如《党锢传》。而《党锢传》则谓颙以他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太传》则谓因谋卓事泄，颙等被执。曰“颙等”，似被执者不止颙，而袁《纪》谓颙与攸同系狱，颙忧惧自杀。

《魏志·攸传》则云攸同被收系狱，颙自杀，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是同系者固有攸，而颙之卒与自杀异，盖无论颙之死为自杀与否，要为自死于狱，非卓声其罪而杀之也。夫以卓之暴，诸将言语蹉跌便戮于前，伍琼、周珌、李旻、张温、伍孚皆死不旋踵，苟知颙谋杀己，将必立致之死，何暇下之狱？此易知也。颙乃犹得死于狱，且既死之后不闻同系者皆死，公业脱身走矣，而同谋之允、琬亦尚安然无祸，则颙等之被执，必以它事，虽其事未必不与所谋有涉，而本谋必仍未泄，谓为事泄者，度不过公业等与谋之人闻变惊窜，自疑实然，范《书》故两存之耳。当卓得志，虐杀朝士，人皆岌岌不自保，谋之者固宜多也。自《通鉴》不载荀爽之谋与何颙之死，姜宸英首断荀爽必不得有是谋，后之读《考异》者遂并疑颙亦无其事，然则范《书》反可废邪？】【◎张璠《汉纪》曰：颙字伯求，少与郭泰、贾彪等游学洛阳，泰等与同风好。颙显名太学，于是中朝名臣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皆深接之。及党事起，颙亦名在其中，乃变名姓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交结其豪桀。【◎范《书·颙传》：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刘攽曰：若只在汝南，则无用“间”字，不当云“荆”。盖漏“南郡”两字也，南郡则属荆州。】颙既奇太祖，【事见《武纪》卷首。】而知荀彧，【事见《彧传》。】袁绍慕之，与为奔走之友。【◎《诗·大雅》：予曰有奔走。◎《毛传》云：谕德宣誉曰奔走。】是时天下士大夫多遇党难，颙常岁再三私入洛阳，从绍计议，为诸穷窘之士解释患祸。【◎范《书·颙传》：颙常私入洛，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王補曰：党锢诸公意存矫枉，夏馥、贾彪较为裁正，何颙保全善类，近中道矣。】而袁术亦豪侠，与绍争名。颙未常造术，术深恨之。◎

《汉末名士录》曰：术常于众坐数颙三罪，曰：“王德弥先觉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疏之，

是一罪也。许子远凶淫之人，性行不纯，而伯求亲之，是二罪也。【许攸字子远，见《武纪》建安五年，又见《崔琰传》注引《魏略》，又见前《荀彧传》。公路之评虽有所激，然不为无因。】郭、贾寒窭，【郭泰、贾彪。】无他资业，而伯求肥马轻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洪，事见《华歆传》，又见《吴志·刘繇传》。◎范《书·孔融传》：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李贤曰：○《青州先贤传》：洪字子林，〖官本“林”作“休”。〗平原人，清达博辩，文冠当代，举孝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惠栋曰：○《元和姓纂》云：丹朱巨陶丘为氏。】王德弥大贤而短于济时，许子远虽不纯而赴难不惮濡足。伯求举善则以德弥为首，济难则以子远为宗。且伯求尝为虞伟高手刃复仇，义名奋发。其怨家积财巨万，文马百驷，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马，顿伏道路，此为披其胸而假仇敌之刃也。”【◎范《书·颙传》：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雠，以头醊其墓。◎章怀注：醊，祭酹也。】术意犹不平。后与南阳宗承会於阙下，术发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当杀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于天下。”术乃止。后党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属会议，颙策谋有余，议者皆自以为不及。迁北军中候，董卓以为长史。【◎范《书·颙传》：颙辟司空府，每三府会议，莫不推颙之长，累迁。及董卓秉政，逼颙为长史，托病不就。】后荀彧为尚书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丧，使并置颙尸，而葬之于爽冢傍。【◎范《书·颙传》“置”作“致”。◎王補曰：诸史无言荀爽图卓者，惟见爽本传及《何颙传》，殆由彧作伪，以欺耳目。范史摭而录之耳。袁

《纪》言是“时忠正者慷慨，怀道者深默，爽解祸于董卓之朝，旬日之间位极人臣，君子以此讥之”，彧盖病此，独计以为诡称图卓可解当世之讥，然无可附会以市重而取信于时者，惟爽为颙等荐拔，又与王允同官三府，二子方以杀卓为时矜颂，是足以附耳。且彼皆既死，孰与明其诈？此饮药以盖谋篡之智也。既而并致颙尸葬爽冢傍，谓合志同穴，更足证成其事，其虚伪益不可掩矣。《史通》谓八龙之目，出于家传。征彼虚誉，定为实录，何与是非。其有见于斯乎。◎又曰：袁《纪》颙与荀攸、郑太、种辑谋卓，事垂就而发觉，收攸、颙系狱，颙忧惧自杀。本书《郑太传》亦言太与颙、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而颙本传独言“与荀爽、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它事为卓所系”，与诸书异。盖允手正董卓之诛，爽既死而被虚美，均不可言“事泄”，因谓颙为他事所系耳。事涉虚伪，诸多违反，故《通鉴》不载颙死。《考异》于攸与太、辑之谋，并疑《魏志》并列颙及伍琼为误，殆觉其诈耳。】】攸言语饮食自若，会卓死得免。【《魏书》云攸使人说卓得免，与此不同。】弃官归，复辟公府，举高第，迁任城相，不行。【兖州任城国，今山东济宁州治。】攸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韩慕庐曰：据殽函，保巴蜀，两计绝伟，公达意度殆不可测。】道绝不得至，驻荆州。

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荀彧、钟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建安三年，【◎元本、监本、官本“三”作“二”。◎赵一清曰：据《武纪》，当作“三”。◎弼按：《通鉴》引荀攸语在建安三年。】从征张绣。攸言于太祖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太祖不从，遂进军之穰，与战。绣急，表果救之。军不利。太祖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设奇兵复战，大破之。

是岁，太祖自宛征吕布，【◎《魏书》曰：议者云“表、绣在后而还袭吕布，【冯本“还”作“远”，《通鉴》引此亦作“远”。】其危必也”。攸以为“表、绣新破，势不敢动。布骁猛，又恃袁术，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监本、官本“一”作 “附”，《通鉴》作“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败刘备，【古“以”、“已”

通。】而臧霸等应之。【◎《通鉴》：泰山屯帅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等皆附于布。

◎胡三省曰：史言攸料敌之审。】】至下邳，【下邳，见《武纪》初平四年。】布败退固守，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太祖欲还。攸与郭嘉说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通鉴》 “三”作“屡”。】其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通鉴》无“进”字。】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

【沂、泗水，详见《武纪》建安三年。】城溃，生禽布。

后从救刘延于白马，【白马县，见《武纪》建安三年。】攸画策斩颜良。语在《武纪》。太祖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袁绍渡河追，卒与太祖遇。诸将皆恐，说太祖还保营，攸曰：“此所以禽敌，【《武纪》“禽”作“饵”，《通鉴》同。】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辎重饵贼，贼竞奔之，阵乱。乃纵步骑击，大破之，斩其骑将文丑，太祖遂与绍相拒于官渡。军食方尽，攸言于太祖曰：“绍运车旦暮至，其将韩【《曹仁传》作“荀”。】锐而轻敌，击可破也。”【◎臣松之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赵一清曰：《武纪》注引《曹瞒传》曰“斩骑督韩莒子”，岂即乎？◎弼按：《通鉴》作“韩猛”。】】太祖曰：“谁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涣邀击破走之，烧其辎重。【◎《晃传》：与史涣击袁绍运车于故市，功最多。】会许攸来降，言绍遣淳于琼等将万余兵迎运粮，将骄卒惰，可要击也。众皆疑。唯攸与贾诩劝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将攻破之，尽斩琼等。绍将张郃、高览烧攻橹降，【◎《通鉴》：郃忿惧，遂与高览焚攻具，诣操营降。◎

《文选》载《檄吴将校部曲文书》云：官渡之役，张郃、高奂举事立功。◎李（贤）**[**善**]**注曰：《魏志》作“览”，此云“奂”，盖有二名。◎康发祥曰：《袁绍传》“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公孙瓒传》“楼橹千里”，考城上望楼为橹，战阵高巢车亦曰橹。郃、览所烧，皆此类也。】绍遂弃军走。郃之来，洪疑不敢受，攸谓洪曰：“郃计不用，怒而来，君何疑？”乃受之。

七年，从讨袁谭、尚於黎阳。【黎阳，见《武纪》建安四年。】明年，太祖方征刘表，谭、尚争冀州。谭遣辛毗乞降请救，太祖将许之，以问群下。群下多以为表强，宜先平之，谭、尚不足忧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官本《考证》云：毛本作“百万”，何焯校本作“十万”。◎弼按：宋本、元本、冯本、监本均作“十万”，官本作“数万”，《通鉴》作“数十万”。◎沈家本曰：

《张范传》“敌十万之众”，即指绍。《程昱传》亦云“袁绍拥十万之众”。作“十万”是。】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通鉴》“众”下有“心”字，无“借”字。】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胡三省曰：谓能为曹操患也。】今兄弟遘恶，【◎胡三省曰：遘，当作“构”。或曰：“遘，遇也，谓以恶相遇也。”】其势不两全。【元本、冯本、监本“其”作 “此”。】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胡三省曰：谓谭、尚若并于一，则能专力以御操，其势难图。】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许谭和亲，遂还击破尚。其后谭叛，从斩谭于南皮。【南平，见《武纪》建安九年。】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于是封陵树亭侯。【◎

《郡国志》：兖州陈留郡尉氏。◎刘昭注引《陈留■■志》曰：有陵树乡。◎《方舆纪要》：陵树亭在今河南开封府尉氏县东北三十五里。◎赵一清曰：○《水经·渠水注》：长明沟水北分为康沟，东迳平陆县故城北，建武元年以户不满三千，罢为尉氏县之陵树乡。又有陵树亭，汉建安中封尚书荀攸为陵树亭侯，故《陈留风俗传》曰：“陵树乡，故平陆县也。”】十

二年，下令大论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户，【◎《魏书》曰：太祖自柳城还，【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过攸舍，称述攸前后谋谟劳勋，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愿与贤士大夫共飨其劳。昔高祖使张子房自择邑三万户，【◎《汉书·张良传》：高帝曰：“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今孤亦欲君自择所封焉。”】转为中军师。【◎洪饴孙曰：中军师，二人，第五品。】魏国初建，为尚书令。【◎尚书令，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洪饴孙曰：尚书令，一人，千石，第三品。建安十八年置，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文书众事，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所居曰尚书台，出征则以行台从，汉犹隶属少府，魏时政归台阁，则不复隶矣。】

攸深密有智防，【◎胡三省曰：智以料事，防以保身。】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何焯曰：攸后陵夷，岂以阴谋故耶？】【◎《魏书》曰：攸姑子辛韬曾问攸说太祖取冀州时事。攸曰：“佐治为袁谭乞降，【辛毗字佐治，辛评之弟，袁谭遣毗诣操请救。】王师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韬及内外莫敢复问军国事也。】太祖每称曰： “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甯武不能过也。”文帝在东宫，太祖谓曰：“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攸曾病，世子问病，独拜床下，其见尊异如此。攸与钟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谓无以易；以咨公达，辄复过人意。”公达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会薨，故世不得尽闻也。【◎臣松之案：攸亡后十六年，钟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难？而年造八十，犹云未就，遂使攸从征机策之谋不传于世，惜哉！】攸从征孙权，道薨。太祖言则流涕。【◎《魏书》曰：时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朱建平传》：颍川荀攸、钟繇相与亲善。攸先亡，子幼，繇经纪其门户，欲嫁其妾，与人书曰：“吾与公达使朱建平相。建平谓荀君虽少，当以后事付钟君，吾时啁之曰：‘惟当嫁卿阿骛耳’，何意戏言遂验乎？”◎弼按：攸卒之年，说见《彧传》。】计其年大彧六岁。◎《魏书》载太祖令曰：“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吴金华疑“周游”为“周旋”之讹。】无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

◎《傅子》曰：或问近世大贤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军师之智，斯可谓近世大贤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谄赎，谋能应机。孟轲称‘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赵一清曰：命，当作“名”。【吴金华据黄生《义府》说，以“命”、“名”相通。】】其荀令君乎！太祖称‘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也。”】

长子缉，有攸风，早没。次子適嗣，无子，绝。黄初中，绍封攸孙彪为陵树亭侯，邑三百户，后转封丘阳亭侯。【◎赵一清曰：丘阳疑是阳丘。《前汉书·王子侯表》有阳丘共侯安。

◎《方舆纪要》卷三十一：阳丘城在济南府章丘县东南十里。】正始中，追谥攸曰敬侯。【正始五年从祀太祖庙廷。】

## 贾诩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郡国志》：凉州武威郡治姑臧，又为凉州刺史治，故匈奴休屠王地也。◎《一统志》：武威故城，今甘肃凉州府武威县治。◎惠栋曰：○《西河旧事》云：昔匈奴盖藏城也，后人音讹，名姑臧。○案此，则“臧”音“藏”也。】少时人莫知，唯汉阳阎忠异之，【◎《郡国志》凉州汉阳郡治冀。◎灵帝中平以后迄建安末，凉州刺史治冀，今甘肃巩昌府伏羌县治。】谓诩有良、平之奇。【◎官本《考证》云：《太平御览》

作“良、平之计”。】【◎《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车骑将军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阎忠时罢信都令，【◎《郡国志》：冀州安平国治信都。◎《一统志》：故城，今直隶冀州治。】说嵩曰：“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解之机，【范《书·皇甫嵩传》“解”作“骇”。】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享大名乎？”【范《书》“享”作“保”。】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赏。今将军授钺于初春，【◎《淮南子》曰：凡命将，王亲受钺曰：“从此上至天，将军制之。”◎范《书·嵩传》作“暮春”。◎潘眉曰：黄巾以中平元年春二月起，嵩以三月讨之，此作“初春”者，误也。】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旬月之间，神兵电扫，攻坚易于折枯，摧敌甚于汤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万方，【◎官本《考证》云：○何焯曰：“万”字疑衍，想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范《书·嵩传》：黄巾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赵一清曰：《灵帝纪》作“三十六万”，注引《续汉书》作“三十六万余人”，《孙坚传》亦作“三十六万”，恐皆后人误改。】夷黄巾之师，除邪害之患，或封户刻石，【◎范《书·嵩传》“户”作“尸”。

◎黄山曰：封尸，本《左传》筑武军而封晋尸，若以封侯为封户，语殊费解。】南向以报德，威震本朝，风驰海外。【范《书》作“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是以群雄回首，百姓企踵，虽汤武之举，未有高于将军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将何以图安？”嵩曰： “心不忘忠，何为不安？”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利，【范《书》 “利”作“业”。】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势，利剑已揣其喉，乃叹息而悔，所以见烹于儿女也。今主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麾可以振风云，叱咤足以兴雷电；【◎李贤曰：叱咤，怒声也。】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前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震响于后，蹈迹漳河，【范《书·嵩传》“颓”作“穨”，“前附”作“先附”，“蹈迹”作“蹈流”。】饮马孟津，举天网以网罗京都，【元本作“举天纲”。】诛阉宦之罪，除群怨之积忿，【范《书·嵩传》作“除群凶之积”。】解久危之倒悬。如此则攻守无坚城，【◎吴金华曰：进击敌方城垒，谓之“攻”；因未能急下而守候之，谓之“守”。】不招必影从，【◎赵一清曰：“不”字疑误。】虽儿童可使奋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厉智能之士，因迅风之势，则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业已就，天下已顺，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己家，推亡汉以定祚，【范《书》作“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决，风发之良时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难佐，将军虽欲委忠难佐之朝，彫画朽败之木，犹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权宦群居，同恶如市，主上不自由，诏命出左右。如有至聪不察，【监本、官本“至”作“主”。】机事不先，必婴后悔，亦无及矣。”嵩不从，忠乃亡去。【◎范《书·嵩传》：嵩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奏、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英雄记》曰：凉州贼王国等起兵，共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而死。【◎范《书·嵩传》注引此作“三十六郡”，误。◎苏舆曰：忠耻被众胁病死事，亦见范《书·董卓传》。彼云韩遂等因废王国而劫忠，与注引《英雄记》不同。◎何焯曰：张元说张温以诛宦官、清君侧，此则直教义真以反耳。然用元之言，必至如忠之计，骑虎岂得中下？其归于逆乱，一也。其后王国之乱，忠亦卒为逆魁。◎又曰：人心未忘汉，而拥兵作逆，必且变生麾下，身膏齐斧，以膺祸始之罚。使嵩听之，则董卓之前驱耳。忠导人作贼，卒为贼所迫胁，愤慨而死，其气焰有以取之矣。◎顾千里曰：淮阴之时，臣主分非素定，举可为轻重，鼎峙之势实可望也。至嵩当日，汉室虽衰，俨然共主。嵩受脤专征，本仗国威，何得忽焉造乱？且尔时同为将者，如朱儁、卢植辈，皆知兵善战，即犷悍如董卓，肯北面为嵩用

乎？若从忠言，立见屠灭，逆乱之祸，先卓而见矣。忠之倾险凶悖，非比蒯通，贾诩心术不端，宜乎为忠所识赏也。】】察孝廉为郎，疾病去官，西还至汧，【◎《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汧。◎《一统志》：今陕西凤翔府陇州南。】道遇叛氐，同行数十人皆为所执。诩曰：“我段公外孙也，【各本“段”作“叚”，误，下同。】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时太尉段颎，昔久为边将，威震西土，【段颎字纪明，武威姑臧人，光和二年代桥玄为太尉。】故诩假以惧氐。氐果不敢害，与盟而送之，其余悉死。诩实非段甥，权以济事，咸此类也。

董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续百官志》：太尉掾史属二十四人。◎刘昭注引《汉书音义》曰：正曰掾，副曰属。◎惠栋曰：崔寔《政论》曰：后汉品轶为下，优礼甚宏，三公乃天子之股肱，掾属则三公之喉舌，故三府掾乃言行之本、祸福之主。及其迁除，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赵一清曰：○平津，即小平津也。○《方舆纪要》卷四十八：小平城在孟津县西北，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灵帝时河南八关之一也。◎弼按：○范《书·皇甫嵩传》：灵帝中平元年，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迁讨虏校尉。卓婿中郎将牛辅屯陕，诩在辅军。卓败，辅又死，众恐惧，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范《书·董卓传》：傕等恐，乃先遗使诣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傕等益怀忧惧，不知所为。武威人贾诩时在傕军。◎李贤曰：牛辅既死，故诩在傕军。】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范《书·董卓传》“以征”作 “以正”，“若不济”作“若其不合”。】众以为然。傕乃西攻长安。语在《卓传》。【◎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官本“博”作“溥”。】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何焯曰：诩，凉州人，为此救死，当咎王允，不得独恨诩也。◎钱大昭曰：裴说诚是，然李傕、郭汜、樊稠、张济之徒，皆董卓党羽，渠魁既伏其辜，余众方免死之不暇，敢有他志？自王允有一岁不可再赦之议，且欲尽诛凉州人，于是李傕等遂蚁聚蜂屯，至于败坏不可收拾。卒之允既诛死，汉遂以亡。故吾谓汉室之亡，不亡于贾诩，而亡于王允之一言也。允虽有诛卓之功，实为汉室之一大罪人矣。◎梁章钜曰：诩为贼计则忠矣，李郭之乱，诩实造之。良、平之计，岂出此乎！后傕等欲以功侯之，诩曰 “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盖亦本心不昧矣。◎顾千里曰：董卓之死，举世称快，诩独何心而欲为报仇？且傕汜之不足与成事，诩料之审矣。以诩之智计，何患无途进身，乃必佐若辈为乱。卒之乱贼之间，亦有何利？此殊不可解，殆天生此贼以亡汉而启魏也。◎弼按：贾诩为李、郭画策西攻长安，其罪不容诛，人尽知之。然当徐州刺史陶谦连合豪杰，移檄牧伯，推朱雋讨贼，李傕用贾诩策，征雋入朝，义师方集，垂成而罢，此又诩之阴谋贻误国家者也。】】后诩为左冯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不受。【◎韩慕庐曰：赖此语，差足湔浣，要亦其智谲处。】又以为尚书仆射，【尚书仆射，见《武纪》建安十八年。】诩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刘家立曰：“朝”字疑系“家”字。【赵幼文、吴金华并以“国朝”为当时习语，不当改动。】】乃更拜诩尚书，【◎袁宏《后汉纪》：献帝初平四年，日有蚀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过度，无有变色。”群臣皆贺。帝密令尚书候焉。未晡一刻而蚀。尚书贾诩奏：“立司候不明，疑误上下，太尉周忠，职所典掌，请皆治罪。”】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献帝纪》曰：郭汜、樊稠与傕互相违戾，【冯本“互”作“乎”，误。】欲斗者数矣。诩辄以道理责之，颇受诩言。◎《魏书》曰：诩典选举，多选旧名以为令仆，论者以此多诩。】会母丧去官，拜光禄大夫。【光禄大夫，见《文纪》黄初二年。】傕、

汜等斗长安中，【◎《献帝记》曰：【记，应作“纪”，下同。】傕等与诩议迎天子置其营中。诩曰：“不可。胁天子，非义也。”傕不听。张绣谓诩曰：“此中不可久处，君胡不去？”诩曰：“吾受国恩，义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顾千里曰：谁生厉階，犹谓国恩难背，言之羞人。】】傕复请诩为宣义将军。【◎胡三省曰：宣义将军，亦一时暂置。】【◎《献帝纪》曰：傕时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采与之，又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数来闚省门，曰：“天子在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诩为之方计。诩乃密呼羌、胡大帅饮食之，许以封爵重宝，于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护大臣，诩有力焉。【◎顾千里曰：独不曰“傕等入长安，胁天子，害大臣，诩有力焉”？】

【◎《献帝记》曰：天子既东，而李傕来追，王师败绩。司徒赵温、太常王伟、【《通鉴》作 “王绛”。】卫尉周忠、司隶荣邵【◎《通鉴》作“司隶校尉管邰”。《续百官志》注“献帝分置左右仆射。建安四年，以荣邵为尚书左右仆射”是也。◎《献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赠执金吾。】皆为傕所嫌，欲杀之。诩谓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范《书·皇后纪》：唐姬，颍川人。李傕破长安，遣兵抄关东，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以状白献帝。帝闻感怆，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天子既出，诩上还印绶。是时将军段煨屯华阴，【◎《郡国志》：司隶弘农郡华阴。◎《一统志》：今陕西同州府华阴县东南。】【◎《典略》称煨在华阴时，修农事，不虏略。天子东还，煨迎道贡遗周急。◎《献帝纪》曰：后以煨为大鸿胪、光禄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寿终。【◎范《书·董卓传》：车驾进至华阴，宁辑将军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请帝幸其营。初，杨定与煨有隙，遂诬煨欲反，乃攻其营，十余日不下。而煨犹拳给御膳，禀赡百官，终无二意。◎袁宏《纪》曰：煨与杨定有隙，煨迎乘舆不敢下马，揖马上。侍中种辑素与定亲，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属来迎，何谓反？”对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马，其色变，必有异心。”太尉杨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车驾可幸其营。”董承、杨定言曰：“郭汜今且将七百骑来入煨营。”天子信之，遂露次于道南。◎胡三省曰：宁辑之号，亦一时暂置也。◎《通鉴》：献帝建安三年，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范《书·献帝纪》作“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其三族，以煨为安南将军，封閺乡侯。◎《宋书·百官志》：安西将军，一人，后汉末段煨居之。】】与诩同郡，遂去傕托煨。诩素知名，为煨军所望。煨内恐其见夺，而外奉诩礼甚备，诩愈不自安。

张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诩将行，或谓诩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诩曰：“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胡三省曰：诩既为煨军所望，则必为煨所忌矣，久留则煨惧诩夺其军，必将图杀之。】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原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顾千里曰：诩身家之计密矣，犹念及国恩乎？】诩遂往，绣执子孙礼，【◎《张范传》：世子执子孙礼。◎《崔琰传》注引

《九州春秋》云：孔融礼高密郑玄，执子孙礼。◎盖当日风尚如此。】煨果善视其家。诩说绣与刘表连和。【◎《傅子》曰：诩南见刘表，表以客礼待之。诩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太祖比征之，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诩谓绣曰：“不可追也，追必败。”绣不从，进兵交战，大败而还。诩谓绣曰：【《通鉴》作“诩登城谓绣曰”。】 “促更追之，更战必胜。”绣谢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通鉴》作“兵势有变，促追之”。◎胡三省曰：言兵势无常，审知其变，则因败而为胜。】绣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战，【《通鉴》作“更追合战”。】果以胜还。【◎胡三省曰：此亦小胜耳。】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退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验也？”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吴金华以“虽”字涉上“将军虽善用兵”句而衍。】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

【◎胡三省曰：有故，谓有变也。】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乃服。是后，太祖拒袁绍于官渡，绍遣人招绣，并与诩书结援。绣欲许之，诩显于绣坐上谓绍使曰：“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胡三省曰：谓与袁术有隙，各结党与以相图也。显者，明言之于稠人中也。】而能容天下国士乎？”

【此与随何直喝楚使者，同一机变。】绣惊惧曰：“何至于此！”窃谓诩曰：“若此，当何归？”诩曰：“不如从曹公。”绣曰：“袁强曹弱，又与曹为雠，【◎胡三省曰：谓淯水之战，杀其子也。】从之如何？”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原将军无疑！”【识明而言辩，魏武当日逆节未著，固天子之宰也。较群雄已不同，而其人又可托命，故愿从者众也。】绣从之，率众归太祖。太祖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诩为执金吾，【执金吾，见《武纪》初平元年。】封都亭侯，【◎《武纪》建安十八年注作“都乡侯”。◎胡三省曰：凡郡国县道治所，皆有都亭。◎顾千里曰：诩幸而遇操，其凶德正同耳。设遇英君哲辅，必揭其罪状，明正典刑，雪朝野之愤，不止如丁公为戮已也。】迁冀州牧。【盖遥领冀州也。冀州既平，则魏武自领耳。】冀州未平，留参司空军事。袁绍围太祖于官渡，太祖粮方尽，问诩计焉出，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

【诸葛武侯之不能规复中原者，亦坐此病。】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吴金华曰：并兵，谓集结业已分散之兵力。】围击绍三十余里营，【◎赵一清曰： “里”字疑衍。◎弼按：淳于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魏武潜往攻琼，似“里”字不误。】破之。绍军大溃，河北平。太祖领冀州牧，徙诩为太中大夫。【◎《续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毛本作“若旧江、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何焯曰：谭、尚兄弟三驾而后克顺。江东下顾，易了若是乎？从贾言而以为后图，养威持胜之善谋也。】【◎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何焯曰：权自赤壁之胜始能立国，前此荆人何惮之有？】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潘眉曰：松之此二句，足证唐人东风之误。】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类也。世咸谓刘计为是，即愈见贾言之非也。【◎何焯曰：贾言未可非。然使刘琦倚仗昭烈收父故地，荆州犹必旋得而复失，固无暇远望江东之稽服耳。◎顾千里曰：用军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赤壁之役，亦有人事，岂尽天为之哉？紫髯、大耳皆命世之雄，非操所遽能吞并者。诩盖审之当时，未便直言，故姑为是宽缓之词耳。观诩后所以对文帝者，可见裴谓“此谋未合当时之宜”，过矣。】】太祖后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诩以为可伪许之。又问诩计策，诩曰：“离之而已。”太祖曰：“解。”【◎问答会心，情景如画。◎胡三省曰：解，晓也。】一承用诩谋。语在《武纪》。卒破遂、超，诩本谋也。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

诩曰：“属適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谋身涉世，可谓最工。◎韩慕庐曰：文和周旋群雄，晚归太祖。惟其智防沈密，而机速过人，故能不受牢笼。】

文帝即位，【吴金华引王昶《金石萃编》说，以“即”下脱一“王”字。】以诩为太尉，

【◎诩列名劝进，《上尊号奏》云“太尉都亭侯臣诩”。◎杭世骏曰：○《太平御览》引《齐职仪》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日蚀，奏免太尉贾诩。诏：“天地灾害，责在朕躬，无贬三公。”遂为永制。◎弼按：与本志《文纪》及《晋书·天文志》、《艺文类聚》所载稍异。】【◎《魏略》曰：文帝得诩之对太祖，【◎官本“得”作“德”。◎赵一清曰：得，即“德”，古通。】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勖别传》曰：晋司徒阙，武帝问其人于勖。答曰：“三公具瞻所归，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进爵魏寿乡侯，【◎赵一清曰：○《续汉志·郡国志》：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魏改为魏寿，故蜀又改葭萌为汉寿也。◎王先谦曰：○汉寿县，三国吴改曰吴寿，见沈《志》。《晋志》仍曰“汉寿”。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一统志》：今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东北六十里。】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访为列侯。以长子穆为驸马都尉。【驸马都尉，见《明纪》青龙元年。】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宋本“逊”作“议”。【吴金华有辨《国志》称旧、新名用例之说，详彼。】】据险守要，汎舟江湖，皆难卒谋也。【◎胡三省曰：据险守要，谓蜀。汎舟江湖，谓吴。卒，读曰猝。】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舜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文帝不纳。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顾千里曰：前魏武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以宽缓之语沮之，与此对大意略同。此时三分之形势已成，而魏文之才更非乃父比，故遂直言之耳。诩之识略，实盖一时，独其劝傕、汜为可痛恨，不知尔时其识安在。】诩年七十七，薨，

【◎《文纪》：黄初四年六月甲申，太尉贾诩薨。】谥曰肃侯。【◎《隋书·经籍志》：《钞孙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贾诩钞。◎《日本国见在书目》：《孙子兵书》一卷，臣诩撰。◎《隋志》：《吴起兵法》一卷，贾诩注。】子穆嗣，历位郡守。穆薨，子模嗣。【◎魏有二贾诩，一见《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晋有二贾模。◎顾千里曰：傕、汜作乱，职诩之由，荼毒生灵，不可胜算。乃诩位登台司，寿考令终，子孙累叶，皆至大官，福善祸淫，徒虚语耳。天道宁论，可为三叹。】【◎《世语》曰：（谟）**[**模**]**，晋惠帝时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模子胤，胤弟龛，从弟疋，皆至大官，并显于晋也。【◎赵一清曰：○《晋书·贾疋传》：疋字彦度，魏太尉诩之曾孙。少有志略，器望甚伟。愍帝以为骠骑将军、雍州刺史，封酒泉公。为胡彭夫护所害。疋以匡复晋室为己任，不幸颠堕，时人咸痛惜之。◎梁章钜曰：

《唐书·宰相世系表》作“诩子璣，璣子通、延，通子疋”，延后无考，与本传所载子孙不合。潘眉谓当从本传，是也。然《唐书》作表，当亦有所依据，如《晋书·贾疋传》云疋为诩曾孙，与《世语》合，与《唐书》亦合，存以俟考。】】

评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何焯云：评谓如魏武者，岂能终为纯臣？恨文若辨之不早，有王佐之才，而必欲自见，遂不暇于择主，不如孔明潜见皆合龙德。】【◎世之论者，【◎陈少章云：“世之论者”上当有书名或前人名氏，今脱略。】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

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官本“及”作 “极”。◎《考证》云：明监本“极”误作“及”。】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讚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嶮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欤！【◎弼按：世论荀彧者极多，今分别汇录如下，以为知人论世者之参证。◎袁宏曰：汉自桓、灵，君失其柄，陵迟不振，乱殄海内，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刘氏之泽未尽，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汉，拜爵赏者称帝。名器之重，未尝一日非汉。魏之平乱，资汉之义，功之克济，荀生之谋。谋適则勋隆，勋隆则移汉，刘氏之失天下，荀生为之也。若始图一匡，终与事乖，情见事屈，容身无所，则荀生之识为不智矣。若取济生民，振其涂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于魏虽亲，于汉已疏，则荀生之功为不义也。杀身犹有余愧，焉足以成名，惜哉！◎王应麟曰：东汉之季，彧附曹群忘汉，荃蕙化为茅，苦节之士安在哉！◎宋景文《笔记》：【景文，宋祁之谥。】荀彧之于曹操，本许以天下，及议者欲加九锡，彧未之许，非不之许，欲出诸己耳。操不悟，遽杀之。然则天夺其爽以诛彧，宁不信乎。◎赵一清曰：彧之得祸与刘穆之惭忿而死正同。后人犹欲宽其罪，吾不取也。◎翁元圻曰：管仲有尊周室之功，其实亦挟天子以令诸侯，假大义以强齐国。彧盖欲为管仲者也，惜所事非桓公耳。及代汉之势已成，始阻九锡之议，譬犹教猱升木、为虎添翼而后制之，岂可及哉？◎顾千里曰：汉末崇尚志节，文若又名家之子，故虽委身曹氏，卒亦畏忌清议，欲稍示异同，以免世讥。度其隐情，谓君臣之契素厚，不至中否。及以忧殒命，则操之猜忍实甚，非所及料也。裴氏以为翼赞时英，以延刘祚，亡身殉节，以申素情，非其理矣。汉魏之交，名士如华子鱼辈，希操意旨，无所不为。文若犹为顾惜廉耻，君子盖重伤之。然其进退失据，实有如时人所讥者。裴氏乃以不情之论掩其实而张其美，亦何益矣。◎弼按：以上皆贬彧之辞，兹再录原彧之论，以昭平允。◎袁宏《三国名臣序》曰：文若怀独见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议世事。举才不以标鉴，故久之而后显；筹划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后定。虽亡身明顺，识亦高矣。◎又赞曰：达人兼善，废己存爱，谋解时纷，功济宇内，始救生人，终明风概。◎范蔚宗论曰：自迁帝西京，山东腾沸，天下之命倒县矣。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岂数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常以为中贤以下，道无求备，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又赞曰：彧之有弼，诚感国疾。功申运改，迹疑心一。◎司马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为“彧之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欲邀名于汉代，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唐庚曰：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称曹

公兴师，本为朝廷，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忧卒。昔管仲相桓公，其意欲尊周尔，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文若依曹公，其志欲尊汉耳，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故设词以拒之；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故逊词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从其说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语以成窃国之祸。究其终始，幸与不幸异耳，用心岂不同耶！论者何得非之。◎何焯曰：彧以争九锡建国自杀，岂可挤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持论太峻，病在不详考本末耳。◎李安溪曰：考彧本末，诚不宜深贬。由其前事，则管子之于桓公，推其晚节，则龚胜之于王莽也。当曹丕登坛之顷，王朗、华歆之徒如有能引义深规仰药不臣者，君子犹将许之，况睹逆节于未萌者乎？然则管宁、荀彧虽黽勉于乱世，其行必不绝于《春秋》也。至裴论文若，千古知己，万世生色。◎胡玉缙曰：○朱珔编辑《国朝古文汇钞》凡八百九十家，所录荀彧论计三人，梁佩兰、王大经均失之深文。王汝骥称其才智过人，而志不充，命不允，究由遇非其主，如生高、光时，功名不在良、平、弇、禹下，持论特为平允。○窃谓：公山佛肸之叛，视操未建国前何如？而子尚欲赴其召，曰“吾其〖◎按：其，岂也。〗为东周乎”，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后虽不果往，而用世之志固自若也。彧见操即进以高、光根本之说，犹不失为东周之旨也，争九锡自杀，心终为汉，是“不磷”、“不淄”也。彧固万不能希孔子，而苟以是推论，则于彧当有恕词焉。】】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公达潜朗，思同蓍蔡，运用无方，动摄群会。爰初发迹，遘此颠沛，神情玄定，处之弥泰。愔愔慕里，筭无不理，亹亹通韵，迹不蹔停。虽怀尺壁，顾哂连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或曰：裴论亦是，然贾惟李、郭之事为负耳，若以谋论，亦未见果有优劣也。且储位定于一言，非嘉谟乎？】】

# 卷十一·魏书十一·袁张凉国田王邴传第十一

魏书十一

三国志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何焯曰：志节之士同传。◎王鸣盛曰：诸人生于乱世，或不忘故君，或甘心死节。其仕于操者，皆因缘托寄，非其本心也。况皆未入黄初，篡夺之事不与焉。以管宁终之，以见隐见不同，臭味各别。必如宁之志行，方为最高耳。】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陈雪瑞】

【复校：擎骥】

## 袁涣

袁涣字曜卿【◎官本《考证》曰：○何焯曰：涣，当作“焕”。今太康县犹有《魏袁焕碑》。○陈浩曰：《蜀志·许靖传》亦作“焕”。◎赵一清曰：例以曜卿之字，“涣”当作“焕”。晋《袁環传》“焕之曾孙”，亦从火作“焕”。◎王鸣盛曰：北平黄叔璥玉圃辑《中州金石考》，

【玉圃，黄叔璥之字。】陈州府扶沟县有《魏袁涣碑》，此县又有《汉国三老袁良碑》。《方舆纪要》云《金石林》载入太康县，何氏因此遂以为在太康，但作“涣”甚明，不知何以云“当作‘焕’”？惟是《蜀志·许靖传》云“靖与陈郡袁焕亲善”，且其字曰曜卿，则又似从火为合。且其父名滂，不应涣亦从水，未知其审。】陈郡扶乐人也。【◎《郡国志》：豫州陈国扶乐。◎《一统志》：扶乐故城，今河南陈州府太康县西北。◎弼按：《元和志》“汉末陈王宠为袁绍所杀，国除为郡”，故承祚书“陈郡”也。◎又按：《蜀志·许靖传》、《吴志·士燮传》称涣从弟徽，俱云“陈国袁徽”，或在未改郡之前。本志《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称涣子云“陈国袁侃”，或在东阿王徒封陈、改郡为国之后也。扶乐县，《晋志》省，《晋书·袁環传》“陈郡阳夏人”，阳夏为今太康县治，可知晋时扶乐并于阳夏，故袁氏又为阳夏人也。】父滂，为汉司徒。【◎范《书·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光禄勋陈国袁滂为司徒，二年三月免。◎严可均曰：按《唐宰相世系表》，以滂为袁安同祖弟。章帝章和元年，安为司徒，灵帝光和元年，滂为司徒，相聚九十二年。《元和姓纂》此处脱一语，窃疑滂于安为孙曾行，非兄弟行也。袁氏四世五公，谓安、汤、滂、逢、隗也。◎弼按：四世五公，谓安、敞、汤、逄、隗也。至汝南汝阳、陈郡扶乐，则郡县有沿革，居处有迁移，史称籍贯两岐，往往如此。】

【◎袁宏《汉纪》曰：滂字公熙，【◎李贤曰：滂字公喜。】纯素寡欲，终不言人之短。当权宠之盛，或以同异致祸，滂独中立于朝，故爱憎不及焉。【◎惠栋曰：滂为梁相良之孙。良

字厚卿，扶乐人。少子璋，谒者，生滂。◎弼按：良为袁安之祖，〖见范《书·袁安传》。〗则滂与安为同祖弟，严可均疑为孙曾行，误也。】】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郡命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除谯令，【◎《一统志》：谯县故城，今安徽颍州府毫州治。】不就。刘备之为豫州，举涣茂才。【◎胡三省曰：武帝元封六年，诏州郡举茂才。茂才，即秀才也，避光武讳，史遂书为茂才。】后避地江、淮间，为袁术所命。术每有所咨访，涣常正议，术不能抗，【◎钱仪吉曰：抗，疑“悦”之讹。◎弼按：抗，对“正议”言，不误。】然敬之不敢不礼也。顷之，吕布击术于阜陵，【◎

《郡国志》：扬州九江郡阜陵。◎《一统志》：今安徽滁州全椒县东十五里。◎互见《吴志·孙权传》黄龙三年。】涣往从之，遂复为布所拘留。布初与刘备和亲，后离隙。布欲使涣作书詈辱备，【吴金华疑“詈辱”应作“骂辱”。】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或曰：此处犹可识布面目。】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

【◎胡三省曰：言布以书骂备，备君子邪，固不以骂为耻；其小人邪，将复以书骂布也。】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或曰：于术、布犹正议，可谓颠沛必于是矣。】布惭而止。布诛，【元本、官本“诛”作“破”。】涣得归太祖。【◎宋本、元本、冯本“涣”作“乃”。◎袁宏《后汉纪》曰：涣展转刘备、袁术、吕布之间，晚乃遇曹公。】【◎《袁氏世纪》曰：【◎章宗源曰：《隋志》不著录，《世说·文学篇》注亦引之。】布之破也，陈群父子时亦在布之军，【◎《陈群传》：群随父纪避难徐州。属吕布破，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赵一清曰：“之”字衍。】见太祖皆拜。涣独高揖不为礼，太祖甚严惮之。时太祖又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涣取书数百卷。【◎周寿昌曰：布军中有书可取，亦异事。】资粮而已。众人闻之，大惭。涣谓所亲曰：“脱我以行陈，令军发足以为行粮而已，不以此为我有。由是厉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涣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自大乱以来十数年矣，民之欲安，甚于倒悬，然而暴乱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欤！涣闻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乱则齐之以义，【袁宏《纪》 “齐”作“济”。】时伪则镇之以朴；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爱天下【袁宏《纪》“兼”作“惠”。】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袁宏《纪》 “勤”作“动”。】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赖公，得免于危亡之祸，然而民未知义，其唯公所以训之，则天下幸甚！”太祖深纳焉。拜为沛南部都尉。【◎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沛郡蕲县，都尉治。◎弼按：○《续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应劭曰：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勿，北宋本作“弗”。】太祖从之，百姓大悦。迁为梁相。【◎《郡国志》：豫州梁国。◎《寰宇记》：自汉至晋为梁国是也，治睢阳。◎《一统志》：睢阳故城，今归德府商丘县南。】涣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为政崇教训，恕思而后行，外温柔而内能断。【◎《魏书》曰：谷熟长吕岐【◎《郡国志》：豫州梁国谷熟。◎《寰宇记》：魏文帝时废，至晋复立。◎《一统志》：故城，今商丘县东南。◎谢鍾英云：谷熟长吕岐时在建安末年。】善朱渊、袁津，【何焯校改 “袁”作“爰”。】遣使行学还，召用之，【◎官本《考证》云：监本脱“还”字，今添。◎

弼按：各本皆有“还”字。】与相见，出署渊师友祭酒，津决疑祭酒。【◎范《书·刘宽传》：宽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章怀注引《续汉书》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仆射也，中兴改为祭酒。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渊等因各归家，不受署。岐大怒，将吏民收渊等，皆杖杀之，议者多非焉。涣教勿劾，主簿孙徽等以为“渊等罪不足死，长吏无专杀之义，孔子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谓之师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训。”涣教曰：“主簿以不请为罪，此则然矣。谓渊等罪不足死，则非也。夫师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师友，有士大夫之师友。夫君置师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于刑焉，国之法也。今不论其罪而谓之戮师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师之名，而加君诛臣之实，非其类也。夫圣哲之治，观时而动，故不必循常，将有权也。间者世乱，民陵其上，虽务尊君卑臣，犹或未也，而反长世之过，不亦谬乎！”遂不劾。【◎顾千里曰：令长之于士不可以师友之实论，独真可以君臣之义律之乎？且汉末处士之不应诏命者多矣，天子之威尚有以屈，而长吏敢于专杀，横暴孰甚！涣之此论，增酷吏之焰，摧志士之气，千载而下，犹为不平。◎周寿昌曰：师友祭酒、决疑祭酒，不过如今学长、里长之类，故其长得杖杀之。涣至比之于君杀臣，盖汉时最重府主，其谊直比于君臣。】】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后征为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袁宏《纪》曰：操重涣言，以为军谘祭酒。涣常谓人曰： “夫居兵乱之间，非吾所长。”每谦不敢处也。◎本志《武纪》建安十八年注引《魏书》但称“祭酒袁焕”。丞相祭酒，见《荀攸传》。◎洪饴孙曰：军师祭酒，《志》避晋讳，但称“军祭酒”，或“军谋祭酒”。】前后得赐甚多，皆散尽之，家无所储，终不问产业，乏则取之于人，【◎或曰：此亦不可为训，何如不散尽，伊尹之一介不取，必先一介不与，此所以圣贤之学也。】不为皦察之行，然时人服其清。

魏国初建，为郎中令，【◎官本《考证》曰：监本脱“为”字，今添。◎弼按：各本皆有“为”字。◎《续汉志·百官志》：郎中令，一人。◎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郎中令，黄初元年改为光禄勋。】行御史大夫事。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此与文若所见相同。】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时有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涣以尝为备举吏，独不贺。居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赵一清曰：○《水经·阪水注》：仓垣城，即大梁之仓垣亭也。】文帝闻涣昔拒吕布之事，【◎各本“文”作“又”，误。◎何焯曰：北宋本作“文”。】问涣从弟敏：“涣勇怯何如？”敏对曰：“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涣子侃，亦清粹间素，有父风，历位郡守、尚书。【◎涣子拜郎中，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丁亥令》。

◎《隋书·经籍志》：行御史大夫袁涣《集》五卷，录一卷。◎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郎中温雅，器识纯素，贞而不谅，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轨度，志成弱冠，道敷岁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虽遇履虎，神气恬然。行不修饰，名节无愆，操不激切，素风愈鲜。】

【◎《袁氏世纪》曰：涣有四子，侃、、奥、凖。【◎本志《荀彧传》注引《晋阳秋》云：袁偘，曜卿子。◎“偘”字当为“侃”字之讹。◎《唐书·宰相世系表》“ ”作“寓”。】

侃字公然，论议清当，柔而不犯，善与人交。在兴废之间，【宋本作“在废兴之间”。】人之所趣务者，常谦退不为也。时人以是称之。历位黄门选部郎，【侃为黄门郎，见《杜恕传》注引《杜氏新书》。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列名于“给事黄门侍郎”。】号为清平。稍迁至尚书，早卒。【◎《王基传》：基与司马师书云：“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

侃，事又见《夏侯玄传》注引《魏略》。】 字宣厚，精辩有机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奥字公荣，行足以厉俗，言约而理当，终于光禄勋。【◎《书钞·五十六》云：太子大夫新蔡男袁奥，志高表行，所宜优异，可从九卿崇重之例，给使四人。】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已。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恬，各本作 “治”，误。】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此凖之自序也。【◎严可均曰：○《隋书·经籍志·儒家》：《袁子正论》十九卷，袁凖撰。梁又有《袁子正书》二十五卷，袁凖撰，亡。○《旧唐志·儒家》：

《政论》二十卷，《正书》二十五卷，袁淮撰。○《新唐志》作“《正论》”，作“袁凖”，卷数与《旧》同。各书或称“袁凖”，或称“袁准”，或称“袁淮”，盖隶俗变“凖”为“准”，因误为“淮”，止是一人。“《政论》”即“《正论》”之误，亦止一书。凖，汉司徒滂孙，郎中令涣第四子。涣卒于建安中。《魏志·涣传》注引《袁氏世纪》，有凖《自序》一首，盖仕魏未显，其《正论》乃魏时所作。入晋拜给事中，见《袁涣传》注引荀绰《兖州记》。〖◎弼按：

《魏志》注作“《九州记》”。〗亦引见《北堂书钞·五十八》、《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二》、《御览·二百二十一》。《晋书》附《袁瑰传》，凖陈郡扶乐人，瑰梁国阳夏人，〖◎弼按：

《晋书》作“陈郡阳夏人”。〗瑰即凖之从孙。瑰子乔，乔子山松，〖◎弼按：应作“乔子方平，方平子山松”方合，或作“乔孙山松”。〗名位显著，故凖附《瑰传》。唐初人似未知袁淮即袁凖，故《群书治要》载《正书》题曰“袁淮”，而《晋书》于凖所著但言注《丧服经》，不言《正论》、《正书》，盖误分“袁凖”、“袁淮”为两人。今搜辑各书，得《正论》三十许事，《正书》四十许事，校补讹脱，仍依隋唐志，先《正论》，次《正书》，定著各为一卷。其所注《丧服经》，《隋志》作“《丧服经传》”，《旧唐志》作“《丧服纪》”，《新唐志》作“《仪礼注》”，皆一卷，今仅存一条，以其仅见，别附《文集》之后。】◎荀绰《九州记》【《九州记》，见《夏侯玄传》注引“《冀州记》”。【赵幼文以“九”为“兖”之残讹。吴金华发其说，详彼。】】称凖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袁氏子孙世有名位，贵达至今。【◎《晋书·袁瑰传》：凖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凖子冲，光禄勋。冲子耽，历阳太守。耽子质，东阳太守。自涣至质五世，并以道素继业，惟耽以雄豪著。◎又按《袁瑰传》：瑰，焕之曾孙。瑰子乔。乔孙山松，著《后汉书》一百卷，集十卷。瑰弟猷，猷孙宏，著《后汉纪》三十卷、《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卷》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集》二十卷。◎宏，事详见《文纪》延康元年注。】】

初，涣从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为大司农，【霸为长史，名列劝进。】及同郡何夔并知名于时。而霸子亮，夔子曾，与侃复齐声友善。亮贞固有学行，疾何晏、邓飏等，著论以讥切之，位至河南尹、尚书。【◎《晋诸公赞》曰：亮子粲，字仪祖，文学博识，【冯本“博”作“傅”，误。】累为儒官，至尚书。】霸弟徽，以儒素称。遭天下乱，避难交州。司徒辟，不至。【《蜀志·许靖传》、《吴志·士燮传》俱载徵与尚书令荀彧书。】【◎袁宏《汉纪》曰：初，天下将乱，涣慨然叹曰：“汉室陵迟，乱无日矣。苟天下扰攘，逃将安之？若天未丧道，民以义存，唯强而有礼，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几其神乎’，【宋本“几”作“机”，

下同。】见几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汉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识，退藏于密者也。且兵革既兴，外患必众，徽将远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乱作，各行其志。】徽弟敏，有武艺而好水功，官至河堤谒者。【◎赵一清曰：○《宋书·百官志》：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运部。秦、汉有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属太常。汉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

## 张范

张范，字公仪，河内修武人也。【◎《郡国志》：司隶河内郡修武。◎司隶，三国属魏，为司州。◎《一统志》：修武故城，今河南卫辉府获嘉县治。◎顾祖禹曰：修武故城，在怀庆府修武县东，古宁邑，周武王伐纣，勒兵于宁，因曰修武。◎梁章钜曰：此出《韩诗外传》。】祖父歆，为汉司徒。【◎范《书·桓帝纪》：建和三年，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元嘉元年罢。

◎章怀注：歆字敬让。】父延，为太尉。【◎范《书·灵帝纪》：中平二年五月，太仆河南张延为太尉。三年二月罢。十月，为宦人所谮，下狱死。◎章怀注：延字公威，歆之子。◎惠栋曰：延，河内人，误作“河南”。】太傅袁隗欲以女妻范，范辞不受。性恬静乐道，忽于荣利，征命无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征，拜议郎，迁伊阙都尉。【◎赵一清曰：即灵帝八关都尉之一。】董卓作乱，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承弟昭【三国有两张承、两张昭，吴张昭之子亦名承。】时为议郎，適从长安来，谓承曰：“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绶间行归家，与范避地扬州。袁术备礼招请，范称疾不往，术不强屈也。遣承与相见，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承对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太平御览》“同”作“从”。】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若苟僭拟，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是时，太祖将征冀州，术复问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子以为何如？”承乃曰：“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术作色不怿，承去之。

太祖平冀州，遣使迎范。范以疾留彭城，遣承诣太祖，太祖表以为谏议大夫。范子陵及承子戬为山东贼所得，范直诣贼请二子，贼以陵还范。范谢曰：“诸君相还儿厚矣。夫人情虽爱其子，然吾怜戬之小，请以陵易之。”贼义其言，悉以还范。太祖自荆州还，范得见于陈，以为议郎，参丞相军事，甚见敬重。太祖征伐，常令范及邴原留，与世子居守。太祖谓文帝：“举动必谘此二人。”世子执子孙礼。救恤穷乏，家无所余，中外孤寡皆归焉。赠遗无所逆，亦终不用，及去，皆以还之。【◎或曰：不逆，人之情善矣，得无不惮烦乎。】建安十七年卒。魏国初建，承以丞相参军祭酒【◎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参军祭酒，一人，第七品，参军久次者为之，太祖为汉丞相时置，后无。】领赵郡太守，【◎《郡国志》：冀州赵国治邯郸。◎《一统志》：故城，今直隶广平府邯郸县西南十里。◎《桓階传》階迁赵郡太守在建安时，是汉末已改为郡矣。】政化大行。太祖将西征，征承参军事，至长安，病卒。【◎

《魏书》曰：文帝即位，以范子参为郎中。承孙邵，晋中护军，与舅杨骏俱被诛。◎事见《晋书》。【◎《晋书·杨骏传》：骏虑左右间己，乃以其甥段广、张劭为近侍之职。】】

## 凉茂

凉茂字伯方，山阳昌邑人也。【◎《郡国志》：兖州山阳郡昌邑。◎《一统志》：昌邑故城，今山东济宁州金乡县西北四十里。】少好学，论议常据经典，【◎官本《考证》云：北宋本“常”作“多”。】以处是非。太祖辟为司空掾，举高第，补侍御史。【◎《续百官志》：司

空掾属，二十九人。御史，六百石，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时泰山多盗贼，以茂为泰山太守，【泰山郡，见《武纪》初平元年。】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博物记》曰：【范宁以《博物记》与《博物志》实系一书，说详彼。】襁，织缕为之，广八寸，长尺二，以约小儿于背上，负之而行。】转为乐浪太守。【◎乐浪郡，见《明纪》青龙元年。◎洪亮吉曰：汉末公孙度分乐浪置带方郡。魏景初二年，公孙渊灭，郡入魏。】公孙度在辽东，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终不为屈。度谓茂及诸将曰：“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今吾欲以步卒三万，骑万匹，直指邺，谁能御之？”诸将皆曰：“然。”【◎臣松之案：此传云公孙度闻曹公远征，邺无守备，则太祖定邺后也。案《度传》，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邺，自后远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复在矣。】又顾谓茂曰： “于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内大乱，社稷将倾，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成败，夫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以海内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责将军之罪耳！而将军乃欲称兵西向，则存亡之效，不崇朝而决。将军其勉之！”诸将闻茂言，皆震动。良久，度曰：“凉君言是也。”

【◎或曰：《茂传》中惟此一事，然又岁月不合。】后征迁为魏郡太守、【【吴金华以“迁”为 “还”字之讹，“后征还”三字作一句读，说详彼。】魏郡治邺，见《武纪》初平元年。】甘陵相，【◎甘陵，见《武纪》建安九年。◎《郡国志》：冀州清河国，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

◎王先谦曰：建安十一年，国除为郡，见《献帝纪》。三国魏为清河郡，见《舆地广记》。◎弼按：茂为甘陵相，当在建安十一年以前。】所在有绩。文帝为五官将，茂以选为长史，【◎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汉建安十六年，文帝为五官中郎将，时副丞相，置官署，有长史凉茂、邴原、吴质，见《魏略》。】迁左军师。【相国府属有左军师一人，第五品。】魏国初建，迁尚书仆射，【尚书仆射，二人，六百石，第三品，建安十八年初置。】后为中尉、奉常。【◎

《续百官志》：中尉，一人，比两千石。◎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中尉，〖见《魏都赋》注。〗黄初元年改为执金吾。建安二十一年，魏国初置奉常，〖见《武纪》注。〗黄初元年改为太常。】文帝在东宫，茂复为太子太傅，甚见敬礼。卒官。【茂子拜郎中，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

《丁亥令》。】【◎《英雄记》曰：茂名在八友中。【◎周寿昌曰：按《后汉书》及本志《刘表传》注引《汉末名士录》，八友中俱无凉茂名。】】

## 国渊

国渊字子尼，【◎胡三省曰：○《姓谱》：齐有国氏，世为上卿。又郑七穆子国之后为国氏。】乐安盖人也。【◎《郡国志》：青州乐安国益，侯国，故属北海。◎钱大昕曰：盖县属泰山，不属乐安。“盖”当为“益”字之讹。◎赵一清曰：○《汉书》：泰山郡盖县。北海郡益县。○今云“乐安盖县”，未详。或“盖”、“益”字相似而误。◎《一统志》：益县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寿光县西二十里丰城镇。◎谢鍾英曰：西，当作“东”，始与《水经注》合。】师事郑玄。【◎范《书·郑玄传》云：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

【◎《玄别传》曰：渊始未知名，玄称之曰：“国子尼，美才也，吾观其人，必为国器。”】后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魏书》曰：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还旧土，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每于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武纪》建安元年注引《魏书》：募民屯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太祖征关中，【在建安十六年。】以渊为居府长史，【◎洪饴孙曰：留府长史，一人，丞相领兵出征则统留事，太祖置。《国渊传》称“居府”。】统留事。田银、苏伯反河间，

【事见《常林传》，又见《程昱传》注引《魏书》。】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

【《通鉴》作“耸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大武功”、“大悦”，毛本皆误作“太”。】迁魏郡太守。

时有投书诽谤者，【监本、官本无“者”字。【◎吴金华曰：投书，指私投匿名书信。】】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收摄案问，具得情理。【◎或曰：求谤书之主，极见计数，然防民之口，古人所非，况操之残忍，此人必不生全，何苦为此以逢其欲，非大臣之事，不足多也。】迁太仆。居列卿位，布衣蔬食，【宋本“蔬”作“ ”。】禄赐散之旧故宗族，以恭俭自守，卒官。【◎《魏书》曰：太祖以其子泰为郎。【渊为中尉，以其子为郎中，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丁亥令》。】】

## 田畴

田畴字子泰，【◎赵一清曰：○《后汉书·刘虞传》注引《魏志》云：字子春。◎王鸣盛曰：○陶潜《拟古诗》云：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闻有田子春，节义为士雄。○“春”字下注云：一作泰。○此系宋绍熙壬子冬赣川曾集刻本，观此，则知为或作“子泰”，或作 “子春”，宋人已不能定，然毕竟以“春”为正也。】右北平无终人也。【◎《郡国志》：幽州右北平郡无终。◎《一统志》：无终故城，今顺天府蓟州治。◎互见《武纪》建安十二年。】好读书，善击剑。【◎官本《考证》：宋本无“善”字。◎何焯校本、北宋本有“善”字。】初平元年，义兵起，董卓迁帝于长安。幽州牧刘虞叹曰：“贼臣作乱，朝廷播荡，四海俄然，

【郝经《续后汉书》“俄”作“嚣”。【◎吴金华曰：俄然，倾斜不正之貌。】】莫有固志。身备宗室遗老，不得自同于众。今欲奉使展效臣节，安得不辱命之士乎？”众议咸曰：“田畴虽年少，多称其奇。”畴时年二十二矣。虞乃备礼请与相见，【◎官本《考证》：宋本无“相”字。◎何校云：北宋本有之。】大悦之，遂署为从事，【范《书·刘虞传》“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与此异。】具其车骑。将行，畴曰：“今道路阻绝，寇虏纵横，称官奉使，为众所指名。【《通鉴》作“为众所指”。】愿以私行，期于得达而已。”虞从之。畴乃归，自选其家客与年少之勇壮慕从者【监本、毛本、官本“慕”作“募”，宋本、元本、冯本、吴本作“慕”。【◎吴金华曰：慕从者，即慕其德义而追随者。】】二十骑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贤行状》曰：畴将行，引虞密与议。畴因说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须报，惧失事机。且公孙瓒阻兵安忍，不早图之，必有后悔。”虞不听。】既取道，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山，【◎胡三省曰：傍，步浪翻。西关，即居庸关。北山，即阴山。◎《方舆要纪》：西关，即居庸关，今昌平州西北二十五里。】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通鉴》作“循间道”。】遂至长安致命。诏拜骑都尉。畴以为天子方蒙尘未安，不可以荷佩荣宠，固辞不受。朝廷高其义。三府并辟，皆不就。得报，驰还，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害。畴至，谒祭虞墓，

【◎赵一清曰：○《拾遗记》：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恸哭之音，动于林野，翔鸟为之凄鸣，走兽为之吟伏。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

欲与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近而拜，畴泣不自支。因相与进鸡酒，畴醉。虞曰：“公孙瓒求子甚急，宜窜伏以避害。”畴拜曰：“闻君臣之义，生则尽礼。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贞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畴亦醉醒。】陈发章表，【◎胡三省曰：章表，当依下文作“章报”。】哭泣而去。瓒闻之大怒，购求获畴，谓曰：“汝何自哭刘虞墓，而不送章报于我也？”畴答曰：“汉室衰穨，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章报所言，于将军未美，恐非所乐闻，故不进也。今将军方举大事【宋本、元本、冯本、监本、官本“今”作“且”，《通鉴》同。】以求所欲，既灭无罪之君，又雠守义之臣，诚行此事，则燕、赵之士将皆蹈东海而死耳，岂忍有从将军者乎！”瓒壮其对，释不诛也。拘之军下，禁其故人莫得与通。或说瓒曰：“田畴义士，君弗能礼，而又囚之，恐失众心。”瓒乃纵遣畴。

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人徐无山中，【◎胡三省曰：徐无县属右北平郡，有徐无山。◎《一统志》：今玉田县东北二十里遵化州西境。】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水经·鲍臣水注》：庚水出右北平徐无县北塞中，历徐无山。昔田子泰避难居之，众至五千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胡三省曰：诤，读曰争。】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毛本“校”作“挍”，误。】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

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当。【◎监本“当”作“留”。◎官本《考证》云：元本“当”作“受”。

【◎吴金华曰：当，犹今语“接受”、“同意”之类，系当时常语，不烦改字。】】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

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谓有冠盖之士大夫。】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乌丸，未至，先遣使辟畴，【◎本志《邢颙传》：颙易姓字，適右北平，从田畴游。积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邢颙，民之先觉也。”乃见太祖，求为乡导以克柳城。太祖辟颙为冀州从事。】又命田预喻指。【◎官本《考证》云：北宋本“预”作“豫”。◎《通鉴》：建安四年，渔阳田豫说太守鲜于辅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宜早从之。”辅乃率其众以奉王命。◎亦作“豫”，本志《田豫传》同。】畴戒其门下趣治严。【◎胡三省曰：趣，读曰促。严，即装也，自东都避明帝讳，改“装”曰“严”，后遂因之。】门人谓曰：“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畴笑而应之曰：“此非君所识也。”【◎或曰：扫地之盟，所谓君仇者，公孙瓒耳，非乌丸也，不肯资绍之力以报瓒，而必资操之力以讨乌丸，岂其本意哉？谓畴有择主之识则可，谓畴得出处之义则未也。“非君所识”一语，大意已见。◎唐庚曰：昔汉明帝问吴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及从骠骑游，何邪？”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进退，骠骑以法检下，故臣为法屈耳。”畴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时袁氏政宽，故畴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不敢不来。来非慕义，故终身不受封爵。畴虽不言，言在其中矣。◎弼按：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为虞报瓒，推举阎柔，招诱胡汉，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十万，破瓒于鲍丘。斯时正田畴践盟复仇之时，何以寂无所闻，无亦以招致乌桓、鲜卑为不然邪？抑亦如畴所谓“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者乎？】遂随使者

到军，署司空户曹掾，【◎洪饴孙曰：户曹掾，一人，比三百石，第七品，太祖时置，后因之。】引见谘议。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举茂才，【◎《宋百官志》：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拜为蓚令，【◎胡三省曰：○蓚县，前汉属信都，后汉属勃海。○师古曰：蓚，音條。◎赵一清曰：

* 周亚夫封條侯。○师古曰：县在勃海。○《地理志》作“蓚”字，其音同耳。师古之云，盖古本《汉书》也。◎《一统志》：蓚县故城，今河间府景州南。】不之官，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刘家立曰：应作“雨水”。】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武纪》：建安十二年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虏亦遮守蹊要，【◎胡三省曰：蹊，径路也。蹊要，径路要处也。】军不得进。太祖患之，以问畴。畴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平冈、卢龙、柳城，俱详见

《武纪》建安十二年。◎胡三省曰：○前汉右北平郡治平冈县，后汉省平冈县，改治土垠县。垠，音银。○贤曰：土垠古城，在今平州西南。○《水经注》曰：自无终东出卢龙塞，又东越青陉至凡城二百许里，自凡城东北出，趣平冈，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则五百里。故田畴引军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登白狼山，望柳城也。◎钱大昕曰：《前汉志》右北平郡有平刚县，即平冈也。◎谢鍾英曰：平冈，当在今哈喇沁中旗界。】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潘眉曰：平冈县，后汉废，故云“陷坏断绝”。】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谢鍾英曰：卢龙塞，疑即今龙井关，塞道自遵化州东北出。】越白檀之险，【◎白檀，见《武纪》建安十二年。◎潘眉曰：白檀，前汉渔阳郡属县，后汉废。今云“越白檀”、“历平冈”，盖本其旧名。】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暑夏，【《通鉴》作“夏暑”。郝经《续后汉书》作 “暑雨”。】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太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乡，读曰向。】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潘眉曰：○白狼堆，今名布祜图山。○《热河志》：在建昌县南。】去柳城二百余里，【◎《一统志》：柳城，今土默特右翼旗西一百里。】虏乃惊觉。单于身自临阵，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军还入塞，论功行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先贤行状》载太祖表论畴功曰： “文雅优备，忠武又著，和于抚下，慎于事上，量时度理，进退合义。幽州始扰，胡、汉交萃，荡析离居，【◎官本《考证》云：监本误作“伤析”，今改正。】靡所依怀。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按传文，畴居徐无山，非无终山也。】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及袁绍父子威力加于朔野，远结乌丸，与为首尾，前后召畴，终不陷挠。后臣奉命，军次易县，【◎《郡国志》：冀州河间国易县。◎《一统志》：易县故城，今直隶保定府雄县西北。】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犹广武之建燕策，【◎《汉书·韩信传》：韩信用广武君策，发使燕，燕从风而靡。】薛公之度淮南。【◎《汉书·高帝纪》：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问诸将，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上召见，薛公言布形势。上善之，封薛公千户。】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王旅出塞，涂由山中九百余里，畴帅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丸，荡平塞表。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以旌其美。”】畴自以始为居难，【◎钱大昕曰：居，当作“君”。

【◎吴金华曰：州、郡、县三级长官与其下属都以君臣相称。】】率众循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意也，固让。太祖知其至心，许而不夺。【◎胡三省曰：不夺其志也。孔子曰： “匹夫不可夺其志。”】【◎《魏书》载太祖令曰：“昔伯成弃国，夏后不夺，【◎《庄子》：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其故，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阖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顾。◎《吕氏春秋·恃君览篇》所载大略相同。】将欲使高尚之士，优贤之主，不止

于一世也。其听畴所执。”】

辽东斩送袁尚首，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畴以尝为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不问。【◎臣松之以为：田畴不应袁绍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尽规魏祖，建卢龙之策。致使袁尚奔迸，授首辽东，皆畴之由也。既以明其为贼，胡为复吊祭其首乎？若以尝被辟命，义在其中，则不应为人设谋，使其至此也。畴此举止，良为进退无当，与王脩哭袁谭，貌同而心异也。【◎何焯曰：畴自报乌丸耳。◎姚范曰：畴以郡冠盖见杀于乌丸，后乌丸、鲜卑已就抚纳，而畴欲报之；公孙瓒杀其故君，畴不能报。而袁氏卒能破灭公孙，虽非以虞之故，而畴亦藉以快其夙志，今可使尚由我而死乎。畴之让爵盖有愧于尚耳，裴氏之论为得。】】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太祖赐畴车马谷帛，皆散之宗族知旧。从征荆州还，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于是乃复以前爵封畴。【◎《先贤行状》载太祖令曰：【毛本、官本“令”作“命”，误。】“蓚令田畴，至节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乱，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从之，以成都邑。袁贼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诏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将定胡寇，时加礼命。【宋本“时”作“特”。】畴即受署，陈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齐山民，一时向化，开塞导道，【冯本“道”作“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虏不意。斩蹋顿于白狼，遂长驱于柳城，畴有力焉。及军入塞，将图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畴恳恻，前后辞赏。出入三载，历年未赐，此为成一人之高，甚违王典，失之多矣。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太祖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不受。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以畴同于子文辞禄，【◎《左传·庄公三十年》：斗谷于菟字子文，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申胥逃赏，【◎《左传·定公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王赏申包胥。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遂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魏书》载世子议曰：“昔薳敖逃禄，【◎薳敖，即蔿敖，又即孙叔敖，如薳启疆为蔿启疆是也。◎《韩非子》：庄公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地瘠，故九世而祀不绝。】传载其美，所以激浊世，励贪夫，贤于尸禄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毁。至于田畴，方斯近矣。【◎官本《考证》云：北宋本作“方斯远矣”。】免官加刑，于法为重。”◎《魏略》载教曰：“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闇，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畴之所守，虽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畴志，即墨翟兼爱尚同之事，而老耼使民结绳之道也。外议虽善，为复使令司隶以决之。”

【宋本无“以”字。】◎《魏书》载荀彧议，以为“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钟繇以为“原思辞粟，仲尼不与，子路拒牛，谓之止善，虽可以激清励浊，犹不足多也。畴虽不合大义，有益推让之风，宜如世子议。”◎臣松之案：

○《吕氏春秋》：鲁国之法，鲁人有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人而辞不取金，【宋本“取”作“受”。】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来鲁人不赎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矣。”【见《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 “鲁人不赎矣”下有“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数语。】○案：此语不与繇所引者相应，未详为繇之事误邪，而事将别有所出？【◎何焯校本云：北宋本“出”下有“耳”字。】】太祖犹欲侯之。畴素与夏侯惇善，太祖语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吴金华据郭麐、杨树达说，以“从某所”即作“由某意”为解。】无告吾意也。”惇就畴宿，如太祖所戒。畴揣知其指，不复发言。惇临去，乃拊畴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畴答曰：“是何言之过也！畴，负义逃窜之人耳，【◎胡三省曰：谓不能为刘虞报雠，自窜于徐无山也。】蒙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雅知畴者，犹复如此，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通鉴辑览》曰：田畴不卖卢龙，世所称高蹈者，然因欲报公孙瓒而引道以歼熙、尚，隐遁忠厚之

士或不出此。◎弼按：畴之引道，忿乌丸多杀其郡冠盖，非为歼熙、尚也。◎或曰：受封亦何害，况既受官矣，与受爵不甚相远，刎首自誓何为哉？恐难与鲁连同日语也。】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为议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践阼，高畴德义，赐畴从孙续爵关内侯，以奉其嗣。

## 王脩

王脩字叔治，北海营陵人也。【◎《郡国志》：青州北海国营陵。◎《一统志》：营陵故城，今山东青州府昌乐县东南。】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社日，见《董卓传》。◎《孝经纬》曰：社，土地之主也，封土为社以报功。◎《礼记·月令》：二月之节，择元日命人社。】来岁邻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奉舍。

【◎周寿昌曰：《后汉书·毛义传》有云“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又云“奉者，志尚士”，盖即此人也。◎弼按：毛义无传，见刘平等传序，可称类传，《史通·列传篇》所谓“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者是也。周氏言“《毛义传》”，似误。◎又按：毛义为章帝时人，南阳张奉慕义名往侯，必为义同时人。王脩为汉末人，相去百数十年。周氏盖误两张奉为一人也。】奉举家得疾病，无相视者，脩亲隐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为主簿，【吴金华以“北海”下脱一“相”字，说详彼。】守高密令。【◎《郡国志》：北海国高密，侯国。

◎《一统志》：高密故城，今山东莱州府高密县西南。】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官本《考证》云：《太平御览》作“吏不能得”。◎一本校作“吏不得执”。】脩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畏惮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与同罪。”孙氏惧，乃出贼。由是豪强慑服。举孝廉，脩让邴原，融不听。【◎《融集》有融答脩教曰：【◎范《书·孔融传》：魏文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后汉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两唐志》同。◎《四库提要》曰：

《孔北海集》一卷，其集《宋史》始不著录，此本乃明人掇拾，凡三十一篇。然人既国器，文亦鸿宝，虽阙佚之余弥可珍也。诗词凡近盛称曹操功德，必黄初间购求遗文赝托融作也。

◎严可均辑存文一卷，凡三十九篇。冯惟讷《诗纪》存诗八百。】“原之贤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尧不能用，【何焯校改“不”作“弗”。】舜实举之。原可谓不患无位之德。【宋本“德”作“士”。】以遗后贤，不亦可乎！”脩重辞，融答曰：“掾清身洁己，历试诸难，谋而鲜过，惠训不倦。余嘉乃勋，应乃懿德，用升尔于王庭，其可辞乎！”】时天下乱，【北宋本作“时天下大乱”。】遂不行。顷之，郡中有反者。脩闻融有难，夜往奔融。贼初发，融谓左右曰：“能冒难来，唯王脩耳！”言终而脩至。复署功曹。时胶东多贼寇，复令脩守胶东令。【◎《郡国志》：北海国胶东，侯国。◎《一统志》：胶东故城，今山东莱州府平度州治。】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范《书·方术传》：公沙穆，北海胶东人，为弘农令。

◎沈钦韩曰：○《群辅录》云：穆五子并有令名，京师号曰：“公沙五龙，天下无双。”◎惠栋曰：○《北海耆旧传》：公沙孚与荀爽约，出不得事贵势，而爽当董卓时，脱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后相见，以爽违命，割席而坐。】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脩独将数骑径入其门，斩卢兄弟，公沙氏惊愕莫敢动。脩抚慰其余，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难，脩虽休归在家，无不至。融常赖脩以免。

袁谭在青州，辟脩为治中从事，别驾刘献数毁短脩。后献以事当死，脩理之，得免。时人益以此多焉。袁绍又辟脩除即墨令，【即墨，见《吕布传》。】后复为谭别驾。绍死，谭、

尚有隙。尚攻谭，谭军败，脩率吏民往救谭。谭喜曰：“成吾军者，王别驾也。”谭之败，刘询起兵漯阴，【◎《郡国志》：青州平原君湿阴。◎惠栋曰：○《地理风俗记》：平原漯阴故城，今巨漯亭。○《前志》亦作漯阴。◎《一统志》：漯阴故城，今山东济南府临邑县西。】诸城皆应。谭叹息曰：“今举州皆叛，【冯本、官本“皆”作“背”。】岂孤之不德邪！”脩曰： “东莱太守管统【东莱郡，见《臧洪传》。】虽在海表，此人不反。必来。”后十余日，统果弃其妻子来赴谭，妻子为贼所杀，谭更以统为乐安太守。【乐安国，见《夏侯渊传》。】谭复欲攻尚，脩谏曰：“兄弟还相攻击，是败亡之道也。”谭不悦，然知其志节。【宋本“志”作 “忠”。】后又问脩：“计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而曰 ‘我必胜’，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谗人，固将交斗其间，以求一朝之利，愿明使君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以横行天下。”谭不听，遂与尚相攻击，请救于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谭又叛。太祖遂引军攻谭于南皮。脩时运粮在乐安，闻谭急，将所领兵及诸从事数十人往赴谭。至高密，闻谭死，下马号哭曰： “无君焉归？”遂诣太祖，乞收葬谭尸。太祖欲观脩意，默然不应。脩复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太祖嘉其义，听之。【◎《傅子》曰：太祖既诛袁谭，枭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谓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动三军。军正白行其戮，太祖曰：“义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畴传》畴为袁尚所辟，不被谭命。《傅子》合而言之，有违事实。】以脩为督军粮，【◎魏有督军粮执法、督军粮御史，见《杜袭传》。◎《通鉴》：建安九年，袁尚遣从事安平牵招至上党督军粮。】还乐安。谭之破，诸城皆服，唯管统以乐安不从命。太祖命脩取统首，【◎胡三省曰：使还运粮，就取统首也。◎或曰：命脩取统首，正欲降之耳。】脩以统亡国之忠臣，因解其缚，使诣太祖。太祖悦而赦之。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货以万数。【宋本“货”作“赀”。】及破南皮，阅脩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钱大昕曰：陈琳为袁绍檄，称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即此也。《韩暨传》“就加司金都尉”。◎潘眉曰：摸金、发丘，皆主发掘坟陵，搜括金宝，此敌国诋斥之词，未必真有其官。钱氏以司金中郎将当之，非也。国之所重，在于食货，既立司盐，必设司金。《太祖与王脩书》云“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于无可者”，又云“使此君沈滞冶官”，然则司金中郎将，盖冶官也。同时蜀汉亦立此官，《张裔传》云“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钱氏近不察裴注，远不考《蜀书》，率臆而言，难以示信矣。◎吴鸣钧曰：韩暨徙监冶谒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足证司金是冶官，非发丘、摸金可混。魏韩暨为司金都尉，犹蜀王连为司盐校尉，其品轶同也。◎赵一清曰：○《后汉书·百官志》：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

* 至曹公始置司金中郎将以主之，利权悉归于上矣。○《魏都赋》：白藏之藏，富有无堤，同赈大内，控引世资。○刘逵注：白藏库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间。○《水经·漯水注》：沙陵，魏金田之地也。】迁魏郡太守。【魏郡治邺，见《武纪》初平元年。】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魏略》曰：脩为司金中郎将，【◎官本《考证》云：《太平御览》作“河北始开冶，以脩为司金中郎将”，多“河北”下六字。】陈黄白异议，因奏记曰：“脩闻枳棘之林，无梁柱之质；涓流之水，无洪波之势。是以在职七年，忠谠不昭于时，功业不见于事，欣于所受，俯惭不报，未尝不长夜起坐，中饭释餐。何者？力小任重，【宋本“小”作“少”。】不堪而惧也。谨贡所议如左。”太祖甚然之，乃与脩书曰：“君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副，过人甚远。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故与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赖其器用，及子妫满，建侯于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注：阏父，舜之后，为周武王陶正。元女，武王长女。胡公，阏父之子满也。◎《史记》：舜居妫内，其后因姓妫氏。】近桑弘羊，位至三公。【◎《史记·货殖传》：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管天下盐铁。◎《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后元二年，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此君元龟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吴金华以“言”为“意”之讹。】或恐众人未晓此意。自是以来，在朝之士，每得一显选，常举君为首，及闻袁军师众贤之议，【◎沈家本曰：袁军师，盖谓袁涣，涣为丞相军祭酒。】以为不宜越君。然孤执心将有所厎，以军师之职，间于司金，至于建功，重于军师。孤之精诚，足以达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浅见，以蠡测海，为蛇画足，将言前后百选，辄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滞冶官。张甲李乙，尚犹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优之效也。孤惧有此空声冒实，淫鼃乱耳。假有斯事，亦庶钟期不失听也；【◎《吕氏春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复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韩诗外传》同。】若其无也，过备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萧望之才任宰相，故复出之，令为冯翊。从正卿往，似于左迁。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浅，故复试君三辅，非有所间也。’【◎事见《汉书·萧望之传》，“间”作“闻”。

◎师古曰：所闻，谓闻其短失。】孤揆先主中宗之意，【主，疑作“帝”。宣帝曰中宗。】诚备此事。既君崇勋业【既，应作“冀”。】以副孤意。公叔文子与君俱升，【◎《论语》：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注云：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荐之使与己并为大夫，同（外） **[**升**]**在公朝。】独何人哉！”后无几而迁魏郡太守。【“而”疑衍。】】魏国既建，为大司农郎中令。【【吴金华以“大司农”应作“大农”，方合时称。】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黄初元年，改为光禄勋。】太祖议行肉刑，脩以为时未可行，太祖采其议。徙为奉常。【◎建安二十一年，魏国初置奉常；黄初元年，改为太常。◎《隋志》：梁有魏国奉常王脩《集》二卷，亡。】其后严才反，与其徒属数十人攻掖门。脩闻变，召车马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太祖在铜爵台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叔治也。”【◎或曰：孔北海先有是言矣，闻变赴难，一生已历多次，岂皆能逆料必全邪？临难毋苟免，叔治真无愧斯言。】相国钟繇谓脩：“旧，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禄，焉避其离？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水经·浊漳水注》：中曰铜雀台，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处，时人以为美谈矣。◎“九卿各居其府”下，《水经注》有“卿何来也”四字。】顷之，病卒官。【◎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二十四：王脩墓在密州安丘县西四十七里。○又引《晏氏齐记》曰：慈阜，王脩葬此。俗以叔治之孝，故以慈表称。◎杭世骏曰：○《冢记》云：汉孙嵩墓、魏王脩墓俱在安丘城南四十里。○《名胜志》云：脩以慈孝表，后人称其葬处曰慈阜。】子忠，官至东莱太守、【东莱，见《臧洪传》。子拜郎中，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丁亥令》。】散骑常侍。初，脩识高柔于弱冠，异王基于童幼，【北宋本作“幼童”。】终皆远至，世称其知人。【◎王隐《晋书》曰：【◎《晋书·王隐传》：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太兴初，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时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隐竟以谤免，依庾亮于武昌，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

《隋书·经籍志》：《晋书》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残缺，晋著作郎王隐撰。◎《两唐志》作“八十九卷”。毕沅辑存《地道记》一卷。汤球辑本十一卷。汤本有《地道记》，与毕辑本同。章宗源《隋志考证》历举《史通·正史》、《书事》、《论赞》、《书志》、《称谓》、《浮词》、

《曲笔》、《人物》各篇，论隐书率多贬词。◎沈家本曰：《玉海·四十六》载贞观诏叙《晋书》十八家，谓处叔不与于中兴，然则隐《书》皆两晋事。其书有《瑞异志》、《才士传》、

《寒俊传》、《鬼神传》，并见《史通》。《史记索隐》曰“外戚，纪后妃也，《汉书》编之列传，

王隐则谓之纪，在列传之首”，是皇后之称纪，不始于范蔚宗矣。】脩一子，名仪，字朱表，

【◎赵一清曰：○《御览》卷四百五十九王脩《诫子书》曰：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日下者，欲令见举动之宜，劝高人远节，闻一得三。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惜也。◎王仪，事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魏书》奏永宁宫“臣仪”注。】高亮雅直。司马文王为安东，仪为司马。东关之败，【东关，见《齐王纪》嘉平四年注，在今安徽庐州府巢县东南。嘉平四年，东关之败，司马昭为安东将军，仪为司马。《晋书·孝友传·王襃传》“父仪，为文帝司马”是也。】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司马师方引为己过，习凿齿著论称之，何昭竟与之相反邪？】仪曰：“责在军帅。”【《晋书·襃传》作“责在元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杀之。【◎《御览·二百四十八》引《魏略》云：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上欲速进军，司马王仪谏曰：“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上不听，〖上，指司马文王。〗果为吴人所覆。仪曰：“今日之败，谁当其咎？”上曰：“司马欲委罪孤邪？”遂法仪。】子襃，【官本“襃”作“裒”，下同。】字伟元。少立操尚，非礼不动。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痛父不以命终，绝世不仕。立屋墓侧，以教授为务。旦夕常至墓前拜，辄悲号断绝。墓前有一柏树，襃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树色与凡树不同。【◎《晋书·襃传》：襃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襃在此。”】读《诗》至“哀哀父母，【◎官本《考证》云：北宋本 “读《诗》”上多一“每”字。】生我劳悴”，未尝不反覆流涕，【官本“曾”作“尝”。】泣下沾襟。【《晋书·襃传》作“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诸生有密为襃刈麦者，襃遂弃之；自是莫敢复佐刈者。襃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襃为属，襃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笔已四十年。”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晋书·襃传》此句下有“草屐，送所役生到县”八字。】门徒从者千余人。【千，疑“十”字之误。】安丘令以为见己，【◎《郡国志》：青州北海国安丘。◎《一统志》：今青州府安丘县西南。◎案：王氏墓在安丘，故王襃居此。】整衣出迎之于门。襃乃下道至土牛，【◎《晋书·襃传》“牛”下有“傍”字。◎《后汉书·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更，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磬折而立。【◎《史记·滑稽传》：西门豹簪笔磬折。◎《正义》云：磬折，谓曲体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树在虡上击之，其形皆中曲，垂两头，言人腰侧似也。◎范《书·马援传》：磬折而入。◎章怀注：磬折者，曲身如磬之曲折，敬也。】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诸生，一县以为耻。同县管彦，少有才力，未知名，【《晋书》“力”作“而”。】襃独以为当自达，常友爱之；男女各始生，【蒋礼鸿以“男女”作儿女为说，详彼。】共许为婚。彦果为西夷校尉。【《晋书·襃传》此句下有“卒而葬于洛阳”六字。】襃后更以女嫁人，彦弟馥问襃，襃曰：“吾薄志毕，愿山薮自数，姊妹皆远，【《晋书·裒传》作 “吾薄志毕愿山薮，昔嫁姊妹皆远”。】吉凶断绝，以此自誓。贤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则洛阳之人也，岂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菑。”襃曰：“安有葬父河南，随妻还齐！【◎《晋书》“随”上有“而”字，“妻”作“母”。◎沈家本曰：此“妻”字误也。上文云“贤兄子葬父于帝都”，是管彦卒而彦子葬之洛阳。馥为彦弟，则馥之嫂，彦之妻，而彦子之母也。故云“随母还齐”。此注上文夺“卒而葬于洛阳”句，又讹“母”为“妻”，遂不可通，当从《晋书》改正。◎吴士鉴《晋书斠注》云“当作‘妻’”说误。】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邴春者，【宋本“邴”字上空一格。】根矩之后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负笈游学，身不停家，乡邑翕然，以为能系其先也。【吴本“系”作“继”。】襃以为春性险狭，慕名意多，终必不成，及后春果无学业，流离远外，有识以此归之。襃常以为人所行，其当归于善道，不可以己所能而责人所不能也。有致遗者，皆不受。及洛都倾覆，寇贼蜂起，襃宗亲悉欲移江东，襃恋坟垅。贼大盛，乃南达泰山郡。襃思土不肯去，贼害之。【◎

或曰：汉末名贤如袁闳辈，贼皆相约不入其闾。伟元之至行，乃为贼所害，岂晋之贼远不逮于汉邪？何所遇之不幸也。◎赵一清曰：○《城冢记》：王襃墓在潍县南三十里之营丘。◎沈家本曰：既云“南达泰山郡”，则下句“思土”之语不相接，恐有讹字。《晋书》云“襃恋坟垅，不去，贼大盛，方行，犹思慕不能进，遂为贼所害”，语意较明。】◎《汉晋春秋》曰：襃与济南刘兆字延世，俱以不仕显名。襃以父为文王所滥杀，终身不应征聘，未尝西向坐，

【◎胡三省曰：襃居城阳，晋朝在洛阳，故未尝西向。】以示不臣于晋也。◎《魏略·纯固传》以脂习、王脩、庞淯、文聘、成公英、郭宪、单固七人为一传。其脩、淯、聘三人自各有传，成公英别见《张既传》，【◎本志《张既传》注引《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随韩约为腹心。建安中，约从华阴破走，还湟中，部党散去，唯英独从。】单固见《王淩传》，【吴本、毛本“淩”作“俊”，误。】余习、宪二人列于《脩传》后也。脂习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举高第，除太医令。天子西迁及东诣许昌，习常随从。与少府孔融亲善。太祖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旧意，【意，应作“谊”。】书疏倨傲。习常责融，欲令改节，融不从。会融被诛，当时许中百官先与融亲善者，莫敢收恤，而习独往抚而哭之曰：“文举，卿舍我死，我当复与谁语者？”【语有余悲。范《书·孔融传》作“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哀叹无已。太祖闻之，收习，欲理之，寻以其事直见原，徙许东土桥下。【冯本“徙”作“徒”，误。】习后见太祖，陈谢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问其居处，以新移徙，赐谷百斛。至黄初，【“黄初”下当更有“初”字。】诏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旧，有栾布之节，【◎《前书》曰：栾布，梁人，为梁王彭越大夫。使于齐，未反，汉诛彭越，枭首洛阳下。布还，奏事越头下，祠而哭之。】赐拜中散大夫。还家，年八十余卒。郭宪字幼简，西平人，【◎西平郡，见《武纪》建安十九年。◎《郡国志》：凉州金城郡。◎王先谦曰：三国魏因汉末，分置西平郡。◎又引吴增僅说云：郭宪为西平郡功曹，见《王脩传》注。◎弼按：下文云“宪为郡右姓，为郡功曹，韩约从羌中依宪”，均可证郭宪为凉州之西平郡人。乃王氏于《郡国志》“汝南郡西平县”下引马与龙说，以郭宪为汝南郡西平县人，所引两岐，地望亦误。】为其郡右姓。【◎官本《考证》云：北宋本无 “其”字。】建安中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笃为一郡所归。至十七年，韩约失众，从羌中还，依宪。众人多欲取约以徼功，而宪皆责怒之，言：“人穷来归我，云何欲危之？”遂拥护厚遇之。其后约病死，而田乐、阳逵等【◎官本《考证》：宋本“逵”作“达”，下同。】就斩约头，【韩约，即韩遂。斩韩遂首，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当送之。逵等欲条疏宪名，宪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图之，岂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时太祖方攻汉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约首到。太祖宿闻宪名，及视条疏，怪不在中，以问逵等，逵具以情对。太祖叹其志义，乃并表列与逵等并赐爵关内侯，由是名震陇右。黄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国家追嘉其事，复赐其子爵关内侯。】

## 邴原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也。【◎《郡国志》：青州北海国朱虚。◎惠栋曰：○《十三州志》云：县东三十里有祓亭故县也。◎马与龙曰：北海相孔融保朱虚县，更置城邑，见《融传》。◎《一统志》：朱虚故城，在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东北。】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州府辟命皆不就。黄巾起，原将家属入海，住鬰洲山中。【◎赵一清曰：○《山海经·海内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注：今在东海朐县界，世传此山自苍梧从南徙来，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鬰。○郁州，即鬰州也。】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范《书·孔融传》：时黄巾寇数州，北海最为贼冲。董卓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融到郡，荐举贤良郑玄、彭璆、

邴原等。◎汪文台曰：○《世说》注：《续汉书》云：“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王脩为孝廉，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名为郑公乡。”○其礼贤如此。】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与同郡刘政俱有勇略雄气。辽东太守公孙度畏恶欲杀之，尽收捕其家，政得脱。度告州县：

【宋本、元本“州”作“诸”。】“敢有藏政者与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穷鸟入怀。”原曰：“安知斯怀之可入邪？”】原匿之月余，时东莱太史慈当归，【东莱，见《臧洪传》。】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谓度曰：“将军前日欲杀刘政，以其为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岂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将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无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资送政家，皆得归故郡。

【◎或曰：此策更妙于朱家之托季布。◎侯康曰：○《艺文类聚》卷八十三引《邴原别传》 “刘正”作“刘攀”。○云：攀临去，以其手所杖剑金三饼与原，原受金辞剑，还谓度曰： “将军平日与攀无郄，而欲杀之者，但恐其为蜂虿耳。今攀以去，而尚拘闭其家，以情推之，其念为毒螫，必滋甚矣。”度从之，即出攀家，原以金还之。○《太平御览·八百十一》引

《原别传》又作“刘举”。】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

后得归，太祖辟为司空掾。【◎侯康曰：○《御览》卷二百九引《邴原别传》云：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为司空，辟，属议曹掾。请见，礼毕，上送至门中，原辞，直去不顾，上还语左右：“孤甚敬此人。于其辞，远送之，谓其尚顾而终不顾，此人诚高士也。”人谓曰： “君宜谢公，公望君一日，辞不顾揖。”原勃然曰：“夫何谢哉？夫揖让者，谓其敌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让何施？且孔子反命曰：‘宾不顾矣。’吾何谢哉！”人以语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岂徒哉！”】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本志《武文世王公传》：邓哀王冲，字仓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病亡，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太祖欲求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通鉴》作“嫁殇，非礼也”。◎胡注：未成人而死曰殇。未为配偶而死合葬，故曰非礼。】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征事。【◎《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征事二人，原与平原王烈俱以选补。【王烈，事见《管宁传》。】】崔琰为东曹掾，记让曰：【当为奏记而让之也。】“征事邴原、议郎张范，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幹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不仁者远。”代凉茂为五官将长史，【“代”字上疑有脱字。】闭门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吴，原从行，卒。【◎赵一清曰：○《水经·汶水注》：汶水又东北迳柴阜山北，山之东有征士邴原冢，碑志存焉。○《寰宇记》卷二十四：邴原墓在安丘县北五十里。】【◎《原别传》曰：【《邴原别传》，《隋志》不著录。】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吴金华曰：书，犹学也。】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龀之中，【◎龀，音衬。◎《说文》：毁齿也，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嶷然有异。及长，金玉其行。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本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孙宝硕事，即孙嵩。范《书·赵岐传》作“孙嵩”。◎赵一清曰：○《后汉书·郡国志》：北海国安丘，有渠丘亭。○《方舆纪要》卷三十五：安丘故城，在青州府安丘县东北。汉安丘有二，一属北海，即此安丘也；一属琅邪，在今县东南。建武五年，张步降封安丘侯。寻省琅邪之安丘，而北海之安丘如故。○一清案：《前汉书·地理志》“北海安丘”注：“孟康曰：今渠丘是。”康，三国魏人，岂是时改安丘为渠丘乎？】崧辞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矣；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人各有

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適以书相分。”【◎官本《考证》卢明楷曰：“分”字于文义晦，《册府元龟》作“介”，盖谓孙崧与兖、豫多相识，欲以书为介绍，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成也”，亦当作“介”，其误同。◎潘眉曰：分，当为“ ”，即介字。

《国语》“一嫡女，一嫡男”，古本并作“ ”，宋庠音“ ，古本切，一作‘介’”。】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原心以为求师启学，志高者通，【◎吴金华曰：通，谓志趣相合，心神相通也。】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分，应作“介”，说见前。】书何为哉？乃藏书于家而行。原旧能饮酒，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幹。【韩卓、陈寔、范滂、卢植。】临别，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因见贶饯，可一饮燕。”于是共坐饮酒，终日不醉。归以书还孙崧，解不致书之意。后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时鲁国孔融在郡，教选计当任公卿之才，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融有所爱一人，常盛嗟叹之。后恚望，欲杀之，朝吏皆请。时其人亦在坐，叩头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独不为请。融谓原曰：“众皆请而君何独不？”原对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常言岁终当举之，此所谓‘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杀之。明府爱之，则引而方之于子，憎之，则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爱之？以何恶之？”融曰：“某生于微门，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负恩施。【◎官本《考证》云：监本脱“今”字，今添。】夫善则进之，恶则诛之，固君道也。往者应仲远【应劭】为泰山太守，举一孝廉，旬月之间而杀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对曰：“仲远举孝廉，杀之，其义焉在？夫孝廉，国之俊选也。举之若是，则杀之非也；【◎官本《考证》云：○监本脱“则”字。○陈浩曰：此二语与下句“若杀之是，则举之非也”为对举之文，今照别本添。】若杀之是，则举之非也。《诗》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盖讥之也。《语》云：【西汉人称《论语》曰“《传》”，后汉及三国时人引《论语》，

或曰“《论》”，或曰“《语》”。《凌统传》注引《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此单称“《语》”者也。赵岐《孟子章句》称《论语》曰“《论》”，王通《中说》“《论》失于齐鲁”，此单称“《论》”者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远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乃戏耳！”【宋本“乃”作“但”，元本作“直”。】原又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也。安有欲杀人而可以为戏者哉？”融无以答。【◎周寿昌曰：孔融好士而欲杀所拔擢之才；应劭为泰山太守举一孝廉，旬日即杀之；谷熟长吕岐连杖杀两祭酒，袁涣为沛南郡都尉不劾治之，反以君诛臣为说；东汉有司之权重专杀如此，而无人奏劾，岂其末造政教陵夷故邪？】是时汉朝陵迟，政以贿成，原乃将家人入鬰洲山中。郡举有道，融书喻原曰：“脩性保真，【真，一作“贞”。】清虚守高，危邦不入，久潜乐土。王室多难，西迁镐京。圣朝劳谦，畴咨隽乂。我徂求定，策命恳恻。国之将陨，釐不恤纬，【◎釐，官本作“嫠”。◎《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子太叔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杜注：嫠，寡妇也。织者常苦纬少，寡妇所宜忧。◎钱大昕曰：釐，古“嫠”字，《说文》无“嫠”。】家之将亡，缇萦跋涉，【◎《汉书·刑法志》：孝文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愿没入官婢，以赎父刑罪。天子怜悲其意，除肉刑。】彼匹妇也，犹执此义。实望根矩，仁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难。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顾，谓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来矣！”原遂到辽东。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

【◎官本《考证》云：监本作“捨以系树枝”，别本作“拾”，于义较长，今改正。】此钱既

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元本“辨”作“辩”。辨、辩古通今别。】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御览·五百三十三》引《原别传》云：里老为之颂曰：“邴君行仁，邑落无虎；〖一作“辽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为社。】后原欲归乡里，止于三山。【◎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三十四：三山岛在莱州府北五十里，海之南岸。○《史记·封禅书》：八祀，四曰阴主，祀三山。◎谢鍾英曰：原自辽东欲归乡里，止于三山。孔融与书顷知来往，近在三山。融时为北海太守。原朱虚人，原归乡里，止于三山，山当在朱虚县境。】孔融书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翟，【◎《左传·文公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谘仰靡所，叹息增怀。顷知来至，近在三山。《诗》不云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宋本、元本“故”作“今”。◎《续汉志·百官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奉问榜人舟楫之劳，祸福动静告慰。【◎或曰：此处句读未详。】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原亦是遂复反还。【◎或曰：此句亦有误。】积十余年，后乃遁还。南行已数日，而度甫觉。度知原之不可复追也，因曰：“邴君所谓‘云中白鹤’，非鹑鷃之网所能罗矣。又吾自遣之，勿复求也。”遂免危难。【◎《世说·赏誉篇》注引《原别传》云：原避地辽东，公孙度厚礼之。中国既宁，欲还乡里，为度禁绝。原密自治严，谓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观其意。”皆曰：“乐移。”原旧有捕鱼大船，请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时郑玄博学洽闻，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远清白，颐志澹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何焯曰：郑公业亦以郑、邴并言，非家传妄相推高之语。】魏太祖为司空，辟原署东阁祭酒。【◎《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置西、东阁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单于，还住昌国，【◎《郡国志》：青州齐国昌国。◎《一统志》：昌国故城，今山东济南府淄川县东北三十五里。◎弼按：《武纪》“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十一月，至易水。十三年正月，还邺”，似无道经昌国之理，“昌国”或为 “昌平”之误，昌平为由辽东还邺必经之道也。】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邺守诸君必将来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来者，独有邴祭酒耳！”言讫未久，而原先至。门下通谒，太祖大惊喜，揽履而起，远出迎原曰：“贤者诚难测度！孤谓君将不能来，而远自屈，诚副饥虚之心。”谒讫而出，【◎何焯曰：如此张弛，则无损大节，而仍得谦以受福之道矣。】军中士大夫【士大夫，谓将士也，见《武纪》建安十二年注。】诣原者数百人。太祖怪而问之，时荀文若在坐，对曰：“独可省问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异人，士之精藻，公宜尽礼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后，见敬益重。原虽在军历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终不当事，又希会见。河内张范，【毛本作“河南”，误。】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与原符，甚相亲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魏太子为五官中郎将，天下向慕，宾客如云，而原独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太祖微使人从容问之，原曰：“吾闻国危不事冢宰，君去不奉世子，此典制也。”于是乃转五官长史，令曰：“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虽云利贤，能不恧恧！”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悖”、“勃”古字通。】“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通典》卷六十七邴原有《驳郑玄皇后敬父母议》。】】

是后大鸿胪钜鹿张泰、河南尹扶风庞迪【◎《张既传》：扶风庞延，终有名位。◎未知 “延”即“迪”字之误否？迪，一本作辿，《钟会传》“兄子辿”注“勑连切”。】以清贤称，

【◎荀绰《冀州记》曰：钜鹿张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阳，有名于魏。父邈，【◎钱仪吉曰：有两张邈。【张缉子亦名邈，〖一作“藐”。〗并孟卓与此，则时当有三张邈。】】字叔辽，

辽东太守。著名《自然好学论》，在《嵇康集》。为人弘深有远识，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测也。宦历二官。【◎陈景云曰：二官，当作“二宫”。历二宫者，谓以朝臣而更为东宫官属也。语见《吴志·薛综传》注引王隐《晋书》“综孙兼历位二宫、丞相长史”。】元康初为城阳太守，【◎洪亮吉曰：城阳郡，汉置城阳国，中兴后省入北海，魏复分北海置。】未行而卒。】永宁太仆东郡张阁以简质闻。【◎洪饴孙曰：太后三卿，卫尉、太仆、少府，皆随太后宫为官号，本在九卿上，魏改汉制在九卿下。景初三年，尊明元郭皇后为皇太后，称永宁宫。《三少帝纪》嘉平六年注引《魏书》有“永宁太仆臣闳”，《邴原传》有张阁，按“阁”即“闳”字相似而讹也。◎弼按：阁字子台，以作“阁”为是。】杜恕著《家戒》称阁曰：“张子台，视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间何者为美，何者为好，敦然似如与阴阳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贵，然而患祸当何从而来？世有高亮如子台者，皆多力慕，体之不如也。”【◎或曰：“力”字疑“方”字之误。【◎吴金华曰：力慕，犹言勉力追求。】◎李慈铭曰：“杜恕著《家戒》”以下盖亦裴氏之注，误为正文者也。陈氏史裁简质，其文亦与传体不类。且此传所附张太、庞迪、张阁三人事同一例，何得于阁下独著“杜恕《家戒》”云云？明传文以 “简质闻”句止，可无疑也。◎姚振宗曰：《御览·五百九十三》引杜恕《家戒》文，与此略相同。疑此在《笃论》中，或亦在其后人所编《杜氏新书》中。然在当日则自为一书，贻其子孙也。】

## 管宁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朱虚，见《邴原传》。◎赵一清曰：○《名胜志》：管公都在安丘县西南四十五里，魏管宁家于此。】【◎《傅子》曰：齐相管仲之后也。昔田氏有齐而管氏去之，或適鲁，或適楚。汉兴，有管少卿为燕令，始家朱虚，世有名节，九世而生宁。】年十六丧父，中表愍其孤贫，咸共赠赗，悉辞不受，称财以送终。长八尺，美须眉。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世说·德行篇》：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俱游学于异国，【汉为郡国制，本郡国之外为异国。】并敬善陈仲弓。【◎陈寔字仲弓，见《陈群传》注。◎赵一清曰：○幼安为陈球弟子。○《水经·泗水注》：下相县故城西北有汉太尉陈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宁、华歆等所造。】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度虚馆以候之。【候，北宋本作“俟”，吴本同。】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太祖为司空，辟宁，度子康绝命不宣。【◎严可均曰：《书钞·七十三》、《通典·三十二》引《管宁集·辞辟别驾文》，《魏志》本传不言辟别驾，当是在辽东时事耳。】【◎《傅子》曰：宁往见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还乃因山为庐，凿坏为室。【◎坏，铺杯切。◎

《尔雅·释山》：山再成曰坏。】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密遣令西还。度庶子康代居郡，外【郝经《续后汉书》作“度父子代居海外”。】以将军太守为号，而内实有王心，卑己崇礼，欲官宁以自镇辅，而终莫敢发言，其敬惮如此。◎皇甫谧《高士传》曰：【◎皇甫谧，事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隋书·经籍志》：《高士传》六卷，皇甫谧撰。◎《旧唐志》：七卷。◎《新唐志》、《崇文总目》、《通志》均作“十卷”，今本三卷。◎丁国钧曰：《御览·引书目》既列“皇甫谧《高士传》”，又列“皇甫士安《高士传》”复，误。◎黄逢元曰：《御览·五百一十》引《高士传》序，末云“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

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今本人数据晁氏、陈氏所称，多寡不符，殆后人摭《御览》所引，合嵇康《高士传》、《后汉书·隐逸传》成篇，非谧原书。◎沈家本曰：其自序称“采自尧至魏九十余人”，《玉海》所引亦同，《读书志》称“九十六人”，与自序亦无不合，而《书录解题》“自披衣至管宁八十七人”，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又称“七十二人”，是宋时传本已多不同，今本九十六人，与晁志所言符。《御览》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采此书七十一人，其七十人与今本同，惟东郭先生一人为今本所无。《四库总目录》据此，谓与李石所言之数仅佚其一，乃《御览》久无善本，传刻偶脱。然《御览·三百九十九》引此传老子、《四百九十九》引此传孔嵩，今本有老子，无孔嵩，而增此二人，则与李石所言又不合。又《后汉书·周燮传》注引闵贡，王霸、严光二传注引霸、光，是唐本有此三人，而不在《御览》所引之内，则据《御览》及李石之说谓确是七十二人者，未必然也。】宁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多买器，【吴本、毛本“多”作“各”。】

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北宋本“问”作“闻”。】乃各相责，不复斗讼。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着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

王烈者，字彦方，【◎宋本、元本“方”作“考”。◎范《书·独行传》：王烈字彦方，太原人。◎章怀注引《魏志》：烈字彦考。◎周寿昌曰：今《魏志》亦作“彦方”，不作“彦考”，殆后改也。◎何焯曰：本为“彦考”，《后汉书》注可据。“方”字，寡学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考”。】于时名闻在原、宁之右。辞公孙度长史，商贾自秽。【◎沈钦韩曰：○汉制，贾人不得宦为吏。○《御览·六百九十七》晋令曰：占侩卖者，皆当著巾帖，额题所侩卖者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此其秽贱可知也。○《唐六典》：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太祖命为丞相掾征事，未至，卒于海表。【◎范《书·王烈传》：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晋书·嵇康传》：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先贤行状》曰：烈通识达道，秉义不回。以颍川陈太丘为师，二子为友。【陈寔为太丘长，二子纪、谌，俱见《陈群传》。】时颍川荀慈明、【荀爽。】贾伟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李元礼、【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韩元长【◎范

《书·韩韶传》：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子融，字元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年七十卒。◎惠栋曰：○魏明《甄表状》云：融聪识知机，发于岐嶷，时人名之曰穷神知化。兄弟同居，至于没齿，卿相之位，且二十年，奉身守约不陨厥问。○陶渊明《遗诫》曰：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皆就陈君学，见烈器业过人，叹服所履，亦与相亲。由是英名著于海内。道成德立，还归旧庐，遂遭父丧，泣泪三年。遇岁饥馑，路有饿殍，烈乃分釜庚之储，【◎《左传·昭公三年》：豆区釜钟。◎《昭公二十六年》：粟五千庚。◎杜注：釜，六斗四升。庚，十六斗。】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称孝，乡党归仁。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遂建学校，敦崇庠序。其诱人也，皆不因其性气，【吴金华以“不”为“必”字形讹，说详彼。】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吴金华以“隆”为“阴”字形讹，说详彼。】皆成宝器。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时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我邂逅迷惑，从今已后将为改过。子既以赦宥，【宋本“以”作“已”。】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遗之。或问：“此人既为盗，畏君闻之，反与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盗其骏马食之，乃赐之酒。盗者不爱其死，以救穆公之难。

【◎《史记·秦本纪》：初，秦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

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既此盗人能悔其过，惧吾闻之，是知耻恶。知耻恶，则善心将生，故与布劝为善也。”间年之中，行路老父担重，人代担行数十里，欲至家，置而去，问姓名，不以告。顷之，老父复行，失剑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惧后人得之，剑主于是永失，欲取而购募，或恐差错，遂守之。至暮，剑主还见之，前者代担人也。老父揽其袂，问曰：“子前者代吾担，不得姓名，今子复守吾剑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请子告吾姓名，吾将以告王烈。”乃语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见。”遂使人推之，乃昔时盗牛人也。烈叹曰：“韶乐九成，虞宾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也！”遂使国人表其闾而异之。时人或讼曲直，将质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闻之。时国主皆亲骖乘【郡国之守相也。】適烈私馆，畴谘政令。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时衰世弊，识真者少，朋党之人，互相谗谤。自避世在东国者，多为人所害，烈居之历年，未尝有患。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太祖累征召，【选补烈为征事，见《邴原传》注。】辽东为解而不遣。【此烈自不欲至耳。】以建安二十三年寝疾，年七十八而终。】

中国少安，客人皆还，唯宁晏然若将终焉。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世说·德行篇》注引《魏略》云：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有仕宦意。及歆为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文帝即位，【上已有黄初四年，“位”字疑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公孙恭送之南郊，加赠服物。自宁之东也，度、康、恭前后所资遗，皆受而藏诸。既已西渡，【◎官本《考证》云：宋本无“既”字。】尽封还之。【◎王鸣盛曰：管宁客辽东公孙度，及文帝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不但知公孙氏将亡，亦以不还则必结怨于曹氏也。洁其身，异其迹，可谓两得之矣。】【◎《傅子》曰：是时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渊有隽才。宁曰：“废嫡立庶，下有异心，乱之所由起也。”乃将家属乘海即受征。【◎或曰：此幼安受征之故，具见有识，所谓乱邦不居也。否则，与“若将终焉”之初志相左矣，史不宜略之。】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

【宁往辽东以三十七年计之，当在灵帝中平四年，元本“三”作“二”，则在建安二年。按后文陶丘一表云“中平之际，羁旅辽东三十余年”，以作“三”为是。】乃归，其后渊果袭夺恭位，叛国家而南连吴，僭号称王，明帝使相国宣文侯征灭之。【◎潘眉曰：司马懿初谥文贞，改谥文宣，此作“宣文侯”，字倒误也。宣王未为相国，此亦《傅子》之误。】辽东之死者以万计，如宁所筹。【◎严可均曰：宁归受征在文帝时，此竟其事。】宁之归也，海中遇暴风，船皆没，【《御览》“没”作“破”。】唯宁乘船自若。时夜风晦冥，船人尽惑，莫知所泊。望见有火光，辄趣之，得岛。岛无居人，又无火烬，行人咸异焉，以为神光之祐也。皇甫谧曰：“积善之应也。”【◎侯康曰：○《御览·六十》引周景式《孝子传》曰：管宁避地辽东，遇风，船人危惧，皆叩头悔过。宁思惟愆咎，念常如厕不冠而已，向天叩头，风亦寻静。】】诏以宁为太中大夫，【◎《续汉制·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无员。◎《汉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韦昭《辨释名》曰：太中大夫，在中最高大也。】固辞不受。【◎《傅子》曰：宁上书天子，且以疾辞，曰：“臣闻傅说发梦，以感殷宗，【◎《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乃求诸野，得说于傅岩，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吕尚启兆，以动周文，【◎《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东海上人，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以通神之才悟于圣主，用能匡佐帝业，克成大勋。臣之器朽，实非其人。虽贪清时，释体蝉蜕。内省顽病，日薄西山。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者得尽微命。”书奏，帝亲览焉。】明帝即位，太尉华歆逊位让宁，【◎《傅子》曰：司空陈群又荐宁曰：“臣闻王者显善以消恶，故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伏见征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

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前虽征命，礼未优备。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郑玄，即授司农，若加备礼，庶必可致。至延西序，【◎《礼记》：养庶老于西序。】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诏曰：“太中大夫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则襁负而至，【襁负，见《凉茂传》。】斯盖应龙潜升之道，圣贤用舍之义。而黄初以来，征命屡下，每辄辞疾，拒违不至。岂朝廷之政，与生殊趣，【◎《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谢承曰：“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汉书·高帝纪》：二年，汉王谓郦食其曰：“以魏地万户封生。”◎师古曰：生，犹言先生，他皆类此。◎《汉书·贾谊传》：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汉书·贡禹传》：天子报曰：“朕以生有伯鱼之廉，故亲近生。”◎师古曰：生，谓先生也。◎王先谦曰：《汉书》或称“先”，或称“生”，此类甚多。】将安乐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圣，而耇德不降，则鸣鸟弗闻。【◎《尚书·君奭》曰：【《尚书》，见后。】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郑玄曰：耇，老也。造，成也。《诗》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与我并在位，则鸣鸟之声不得闻，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无也。鸣鸟，谓凤也。】以秦穆之贤，犹思询乎黄发。【◎《尚书·秦誓》：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史记·秦本纪》：秦缪公誓于军曰：“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况朕寡德，曷能不愿闻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宁为光禄勋。礼有大伦，君臣之道，不可废也。望必速至，称朕意焉。”又诏青州刺史曰：“宁抱道怀贞，潜翳海隅，比下征书，违命不至，盘桓利居，高尚其事。虽有素履幽人之贞，【◎钱大昭曰：○《易》：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虞翻谓：履自讼来，时时在坎狱中，故称幽人之贞。◎惠栋曰：○幽人，幽系之人。○《尸子》曰：文王幽于羑里。○《荀子》曰：公侯失礼则幽。○俗谓高士为幽人，非也。】而失考父兹恭之义，【◎官本《考证》云：兹，当作“滋”。◎《左传·昭公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益兹共。◎《家语·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后以孔为氏。】使朕虚心引领历年，其何谓邪？徒欲怀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节以隆斯民乎！【惟，思也。】日逝月除，时方已过，澡身浴德，将以曷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哉！’其命别驾从事、郡丞掾，奉诏以礼发遣宁诣行在所，给安车、吏从、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宁称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滨孤微，罢农无伍，禄运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绪，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泽，积祀一纪，不能仰答陛下恩养之福。沈委笃痾，【◎徐鸣谦曰：沈委笃痾，顺言当为“沈疴委笃”。沈痾，同沉疴，久治不愈之病。委笃，委通萎，委顿。笃亦有困义。合言谓病情危重也。】寝疾弥留，逋违臣隶颠倒之节，夙宵战怖，无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车司马令所下州郡，【◎《续百官志》：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互见《陈思王植传》。】八月甲申诏书征臣，更赐安车、衣被、茵蓐，以礼发遣，光宠并臻，优命屡至，怔营竦息，悼心失图。思自陈闻，申展愚情，而明诏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郁滞，讫于今日。诚谓乾覆，恩有纪极，不意灵润，弥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诏书，重赐安车、衣服，别驾从事与郡功曹以礼发遣，又特被玺书，以臣为光禄勋，躬秉劳谦，引喻周、秦，损上益下。受诏之日，精魄飞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园、绮【◎

《史记·留侯世家》：太子侍，四人从，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汉书·张良传》：良曰：“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师古曰：四人，谓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所谓商山四皓也。◎又曰：四皓无姓名可称，诸家臆说不取。◎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而蒙安车之荣，功无窦融而蒙玺封之宠，【◎范《书·窦融传》：融决策东向，遗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帝赐融玺书，因授为凉州牧。】楶棁驽下，【◎毛本“棁”作“税”，误。◎《尔雅·释宫》：杗廇谓之梁，其上楹谓之棁，栭谓之楶。◎注云：棁，侏儒柱也。楶，栌也。楶，音节。棁，音拙。楶、棁，皆梁上短柱也。◎《礼记·礼器篇》：管仲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荷栋梁之任，垂没之命，获九棘之位，【◎《礼记·王制》：

大司寇听于棘木之下。◎注：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九棘，又见《钟繇传》。】惧有朱博鼓妖之眚。【◎《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朱博为丞相，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李寻曰：“《洪范》所谓鼓妖也。”博坐奸谋自杀。】又年疾日侵，有加无损，【◎吴金华曰：病势渐轻曰损。】不任扶舆进路以塞元责。望慕阊阖，徘徊阙庭，谨拜章陈情，乞蒙哀省，抑恩听放，无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黄初至于青龙，征命相仍，常以八月赐牛酒。【吴金华依礼制，以“牛酒”为“羊酒”之误。】诏书问青州刺史程喜：【程喜字申伯，见《杜恕传》。】“宁为守节高乎，审老疾尪顿邪？”【尪，冯本作“尫”，音汪，废疾之人也。】喜上言：“宁有族人管贡为州吏，与宁邻比，臣常使经营消息。贡说：‘宁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赵一清曰：杜甫诗“皁帽仍兼似管宁”，又“管宁纱帽净”，即本此传。】随时单复，出入闺庭，能自任杖，不须扶持。四时祠祭，辄自力强，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馔馈，跪拜成礼。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常特加觞，泫然流涕。又居宅离水七八十步，夏时诣水中澡洒手足，闚于园圃。’臣揆宁前后辞让之意，独自以生长潜逸，耆艾智衰，是以栖迟，每执谦退。此宁志行所欲必全，不为守高。”【◎或曰：备载程喜奏辞，琐屑有情景，得迁、固遗意，非以后史笔所及。

◎王鸣盛曰：程喜之言，可谓善为我辞矣。全宁之节者，喜也。其后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等荐宁，宜备礼征聘，而奏末又言“若宁固执守志，斯亦圣朝同符唐、虞，虽出处殊塗，于兴治美俗一也”，此又诸公之留此地步，以为宁地者。然此时宁年已八十四，宁亦自知必免矣。◎弼按：景处二年，司徒缺，卢毓荐处士管宁，帝不能用，见《卢毓传》。】【◎《高士传》曰：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何焯曰：以未尝箕股称之，则当时之人不皆危坐，但胡床未行耳。《向栩传》云〖范《书·独行传》。〗“坐板床积久，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亦以能危坐异之。◎潘眉曰：据所云，则管宁之坐如今之跪，◎梁章钜曰：三代以上，席地而坐，皆如今之跪，所谓未尝箕股也。◎顾炎武曰：古人席地而坐，西汉尚然。古人之坐，皆以两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则为长跪矣。

《礼记》坐皆训跪。管宁坐木榻，榻上当膝处皆穿，以此。】】

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钱大昭曰：明元郭皇后为太后，称永宁宫，故设卫尉。】侍中孙邕、【孙邕，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又见《鲍勋传》、《卢毓传》。】中书侍郎王基荐宁曰：“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俟时而动。是以鸾鷟鸣岐，周道兴隆，【◎宋本作“隆兴”。◎《国语》：周文王时，鸾鷟鸣于岐。◎《说文》曰：鸾鷟，凤属，神鸟也。】四皓为佐，汉帝用康。伏见太中大夫管宁，应二仪之中和，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冰洁渊清，玄虚澹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阃奥，韬古今于胸怀，包道德之机要。中平之际，黄巾陆梁，华夏倾荡，王纲弛顿。遂避时难，乘桴越海，羁旅辽东三十余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养浩，韬韫儒墨，潜化傍流，【《册府》作“潜泽滂流”。】畅于殊俗。

“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畴谘群公，思求隽乂，故司徒华歆举宁应选，公车特征，振翼遐裔，翻然来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为光禄勋。宁疾弥留，未能进道。今宁旧疾已瘳，行年八十，志无衰倦。环堵筚门，【冯本“筚”作“荜”

《礼记》、《左传》并从竹。】偃息穷巷，饭鬻糊口，【鬻，古通“粥”。宋本“糊”作“餬”。】并日而食，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困而能通，遭难必济，经危蹈险，不易其节，金声玉色，久而弥彰。揆其终始，殆天所祚，当赞大魏，辅亮雍熙。衮职有阙，群下属望。昔高宗刻象，营求贤哲，周文启龟，以卜良佐。况宁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迟，未时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训，继成前志也。陛下践阼，纂承洪绪。圣敬日跻，超越周成。每发德音，动谘师傅。若继二祖招贤故典，宾礼雋迈，以广缉熙，济济之化，侔于前代。

“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历观前世【毛本“前”作“何”，误。】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党、樊英之俦，【◎《史记·儒林传》：申公者，鲁人也。天子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汉书·枚乘传》：乘字叔，淮阳人也。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范《书·逸民传》：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复被征，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范《书·方术传》：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天子为英设坛席，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测其渊源，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独行若宁者也。诚宜束帛加璧，备礼征聘，仍授几杖，延登东序，【◎《礼记》：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敷陈坟素，【监本、官本“素”作“索”。

【吴金华以“坟素”、“坟索”义得两通，说详彼。】】坐而论道，【宋本“问”作“论”。】上正琁玑，【◎官本“琁”作“璇”。◎《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孔传》曰：璿，美玉也。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师古曰：璿，美玉也。玑转而衡平，以玉为玑衡，谓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观察玑衡，以齐同日月五星之政。】协和皇极，下阜群生，彝伦攸叙，必有可观，光益大化。若宁固执匪石，【◎《诗·国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毛传》云：石虽坚，尚可转也。◎郑《笺》云：言心坚过于石也。】守志箕山，【◎《一统志》：箕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县东南。◎《史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上有许由冢。”◎《高士传》：箕山，亦名许由山，在阳城县南十三里。◎《水经注》：阳城县南对箕山，山上有许由冢，下有牵牛墟，侧颍水，有犊泉，是巢父还牛处。】追迹洪崖，【◎《神仙传》：卫叔与数人博，其子度曰：“向与博者为谁？”叔卿曰：“洪崖先生也。”】参踪巢、许。斯亦圣朝同符唐、虞，优贤扬历，垂声千载。【《今文尚书》曰【◎沈家本曰：○《汉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 其序论云：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俱，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今案：自《古文尚书》出，遂目伏生所诵为今文，于是《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学。○左思《魏都赋》：优贤著于扬历。○张载注：《尚书·盘庚》曰：“优贤扬历。”历，试也。○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左时，未经永嘉之乱。夏侯、欧阳等书无恙也。汉、魏人于夏侯、欧阳曰“《尚书》”，于孔壁则分别之，云“《古文尚书》”。范氏《后汉书》体例尚如此。裴氏正与相反，盖《古文尚书》盛行，易其称焉尔。但言“《今文尚书》”，而不言何篇，略之也。裴氏时，欧阳、夏侯书已亡，度裴所引，即《魏都赋》注，故兼引赋语以足之。○今案：裴氏引《尚书》但称《盘庚》、《洪范》、《君奭》、《文侯之命》，而不冠以《尚书》之名，省文耳。其称 “《今文尚书》”者，必当时有此标目，故裴得引之。其时今文是否已亡，无可考见。段氏谓 “裴氏《今文》已亡”者，特以永嘉之乱为书之一劫，故推测言之。】“优贤扬历”，谓扬其所历试。左思《魏都赋》曰“优贤著于扬历”也。【◎《隋志》：晋齐王府记室左思《集》二卷，梁有五卷，录一卷。◎沈家本曰：裴注所引《魏都赋》、《蜀都赋》〖见《秦宓传》。〗当在《集》中。◎梁章钜曰：《文选·魏都赋》注“《盘庚》云：优贤扬历”，此是郑康成所注。古文《盘庚》，即今文“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二句，详见《尚书序》疏。而何义门批《文选》，乃谓“《盘庚》无此文”，亦疏矣。】】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梁章钜曰：此表凡五百余字，文采巨丽，不识萧《选》何以遗之？殆缘不得撰者主名耳。】

于是特具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聘焉。【◎《艺文类聚》卷三十七载《桓范荐管宁表》云：臣闻殷汤聘伊尹于畎亩之中，周文进吕尚于渭水之滨。窃见东莞管宁，束修箸行，少有令称，州闾之名，亚故太尉华歆。遭乱浮海，远客辽东。于混浊之中，履洁清之节，笃行足以厉俗，清风足以矫世，以箪食瓢饮，过于颜子，漏屋蔽衣，踰于原宪。臣闻唐尧宠许由，虞舜礼支父，夏禹优伯成，文王养夷、齐，及汉祖高四皓之名，屈命于商洛之野，史籍叹述，以为美谈。陛下绍五帝之鸿烈，并三王之遗轨，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优崇之礼，于大夫管宁，宠以上卿之位，荣以安车之称，斯之为美，当在魏典，流之无穷，明世之高士也。臣以为既加其大，不受其细，可重之以玄纁，聘之以殊礼矣。◎又载《管宁答桓范书》：乾道辅诚，诞膺嘉祚，膺受多福，为国蕃维，虽分陕之任，未足比盛，远近隆望，何庆如之！昔值险阻，越窜海滨，于裔历载，风纲不纪，暨蒙国恩，还践旧土，簿佐多难，恒婴笃疾，愧使区区，展之无偕，泛爱遇隆，远辱纶墨，降尊诱卑，训喻过泰，见得思义，抱以踧踖，不胜来顾，裁因答辱。】会宁卒，【◎《隋志》：梁又有魏征士管宁《集》三卷，录一卷。◎赵一清曰：

* 《水经·汶水注》：朱虚县东北迳管宁冢东，故晏谟言柴阜西南有魏独行君子管宁墓，墓前有碑。○《寰宇记》卷二十四：管宁墓在安丘县西十二里。◎杭士骏曰：○丘渊之《征齐道里记》曰：朱虚城东有管宁旧宅，前有水，是管宁所澡浴处。】时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后为博士。初，宁妻先卒，知故劝更娶，宁曰：“每省曾子、王骏之言，【◎《汉书·王吉传》：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子骏，以孝廉为郎。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 “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如淳曰：华与元，曾参二子也。◎《韩诗外传》曰：曾参丧妻，不更娶。人问其故，曾子曰：“以华、元善人也。”】意常嘉之，岂自遭之而违本心哉？”【◎《傅子》曰：宁以衰乱之时，世多妄变氏族者，违圣人之制，非礼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宋本“歌”字作“论”。◎侯康曰：“歌”字疑误，据《玉海》订正。】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载。【◎《隋经籍志》：梁有魏征士管宁《集》三卷，录一卷。◎《唐志》同。】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担石，【毛本“担”作“檐”，误。】必分以赡救之。与人子言，教以孝；与人弟言，训以悌；【宋本“教”作“训”。】言及人臣，诲以忠。貌甚恭，言甚顺，观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导之于善，是以渐之者无不化焉。宁之亡，天下知与不知，闻之无不嗟叹。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困学纪闻》云：○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苏文定赞之曰：少非汉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胡三省曰：华歆、邴原、管宁三人，号为一龙。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歆所为乃尔，原亦为操爵所靡，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呜呼！】】

时钜鹿张臶，【◎胡三省曰：臶，徂闷翻，又在句翻、祖问翻。】字子明，颍川胡昭，字孔明，亦养志不仕。【◎王鸣盛曰：《邴原传》末所附三人，皆曾贵仕者，《管宁传》末所附二人，皆能终逊者，义类谨严，非漫然也。又二人者，张臶一百五岁，胡昭八十九岁，亦以寿高相为类。】臶少游太学，学兼内外，后归乡里。袁绍前后辟命，不应，移居上党。并州牧高幹表除乐平令，【◎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山西平定州乐平县，汉沾县地，属上党郡，后汉因之，三国魏析置乐平县。◎潘眉曰：乐平，建安初新置县。◎洪亮吉曰：乐平郡，汉建安中置。《晋书·地理志》序例“魏武置郡十二”，其一乐平。乐平县当是与郡同立。】不就，徙循常山，门徒且数百人，迁居任县。【◎潘眉曰：任县，本属钜鹿，建安十七年移属魏郡，黄初二年，分魏郡西部置广平郡，任县属广平，故张臶居任县，而广平太守来致羊酒之礼。◎谢鍾英曰：广平太守卢毓到官三日，致版谒臶。是任县魏属广平。◎《方舆纪要》：今顺德府任县东南。】太祖为丞相，辟，不诣。太和中，诏求隐学之士能消灾复异者，郡累上臶，发遣，老病不行。广平太守卢毓到官三日，纲纪白承前致版谒臶。毓教曰：

“张先生所谓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者也。此岂版谒所可光饰哉！”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青龙四年辛亥【◎钱大昭曰：“四年”下有日无月，史脱文。《宋书·符瑞志》“四年”作“三年”。】诏书：“张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奋荡，宝石负图，状像灵龟，宅于川西，【◎钱大昭曰：○《宋书·符瑞志》云：广一丈七尺一寸，围五丈八寸，立于川西。】嶷然磐峙，仓质素章，麟凤龙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胡三省曰：

* 太史令属太常，隆以侍中领之。汉儒有高堂生，鲁人，隆其后也。○《姓谱》；齐公族有高堂氏。○《风俗通》：齐卿高恭仲食采于高堂。】“古皇圣帝所未尝蒙，实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高堂隆撰《张掖郡玄石图》，详见《明纪》青龙三年注。】【◎《尚书·顾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注曰：河图，图出于河，帝王圣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绰连赍以问臶，【◎《通鉴》：青龙三年十一月，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讨曹”。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任令于绰连赍以问钜鹿张臶。◎胡三省曰：连赍者，连诏书及班下石图，赍以问张臶也。张臶兼内外学，故以问之。】臶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祯祥先见【《通鉴》“祯祥”作“祥兆”，下同。】而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征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瑞也。”【◎《通鉴》“祯瑞”作“符瑞”。◎胡三省曰：后人以此为晋继魏之征。牛继马，又以为元帝本牛氏，继司马之征。】正始元年，戴鵀之鸟，巢臶门阴。【戴鵀，详见本志《乌丸传》注引《魏书》。】臶告门人曰：“夫戴鵀阳鸟，而巢门阴，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诗二篇，旬日而卒，时年一百五岁。是岁，广平太守王肃至官，教下县曰：“前在京都，闻张子明，来至问之，会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昔绛县老人屈在泥涂，赵孟升之，诸侯用睦。【◎《左传·襄公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赵孟召之而谢过焉，曰：“武不才，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武之罪也。”遂仕之。鲁使者在晋，归以语诸大夫。季武子曰：“晋未可媮也。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荣宠，书到，遣吏劳问其家，显题门户，务加殊异，以慰既往，以劝将来。”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太祖为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抱朴子·逸民篇》：魏武帝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身，武帝谢遗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昭乃转居陆浑山中，【◎赵一清曰：○《水经·伊水注》：伊水又东北，涓水注之，水出陆浑西山，即陆浑都也。寻郭文之故居，访胡昭之遗像，世去不停，莫识所在。○《方舆纪要》卷四十八：陆浑山在河南嵩县东北四十里，一名方山。○《御览》卷九百六十七引《嵩高山记》云：魏文帝时，嵇叔夜、胡昭在此学，桃树见在。】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闾里敬而爱之。【◎《高士传》曰：初，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同郡周生等谋害帝，昭闻而步陟险，邀生于崤渑之间，【◎崤渑，见《张既传》。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六：三崤山在河南永宁县北六十里，其地或谓之崤渑，或谓之渑隘，或谓之崤塞，有盘崤、石崤、千崤之山，是为三崤。】止生，生不肯。昭泣与结诚，生感其义，乃止。昭因与斫枣树共盟而别。昭虽有阴德于帝，口终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于乡邻。【宋本“乡邻”作“邻党”。】建安十六年，百姓闻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余家，饥乏，渐相劫略，昭常逊辞以解之，是以寇难消息，众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无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郡国志》：弘农郡陆浑。◎《方舆纪要》：今河南府嵩县北三十里。◎胡三省曰：○秦、晋迁陆浑之戎于此。○宋白曰：陆浑，河南府伊阳县地。○师古曰：浑，音胡昆翻。】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固率将十余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遗民，安复社稷。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宋本作“还为寇贼”。◎《蜀志·关

羽传》：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到陆浑南长乐亭，自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钱大昭曰：○《礼记·玉藻》云：居士锦带，弟子缟带。○郑注：居士，道艺处士也。○“居士”与“弟子”对文，则居士当有师表可为矜式者。称人为居士昉此。】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赖昭，咸无怵惕。天下安辑，徙宅宜阳。【◎《郡国志》：弘农郡宜阳。◎《一统志》：今河南府宜阳县西。】【◎《高士传》曰：幽州刺史杜恕尝过昭所居草庐之中，言事论理，辞意谦敬，恕甚重焉。太尉蒋济辟，不就。】正始中，骠骑将军赵俨、尚书黄休、郭彝、散骑常侍荀顗、钟毓、太仆庾嶷、【庾嶷，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案《庾氏谱》：嶷字劭然，颍川人。子，字玄默，晋尚书、阳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为世盛门。侍中峻、【◎峻，事见《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又见

《吴志·孙晧传》天纪三年注。◎《晋书·庾峻传》：峻字山甫，颍川郡陵人。祖乘，才学洽闻，汉司徒辟，有道征，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简素，仕魏为太仆。父道，廉退贞固，养志不仕。〖峻父名道，此作“遁”，异。〗与峻游京师，往候苏林。林曰：“尊伯为当世令器，君兄弟复俊茂，此尊祖积德之所由也。”太常郑袤见峻，大奇之，举为博士。时重老、庄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峻援引师说，发明经旨，申畅疑滞，对答详悉。】河南尹纯，【◎《晋书·庾纯传》：纯字谋甫，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历中书监、河南尹。纯以贾充奸佞，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纯行酒，充不时饮。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皆遁之子。豫州牧长史顗，【◎《晋书》“顗”作“敳”。◎《庾峻传》：峻二子，珉字子琚，敳字子嵩，〖《圣贤群辅录》下作“庾凯”。〗敳为陈留相，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迁豫州牧长史。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余案：观《晋书》以“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为句，则庾敳不为豫州牧长史，又宋本《世说人名谱》言“敳，峻子，字子嵩，晋吏部郎”，若敳曾为豫州牧长史，则似应言及，不当衔以前职。或《晋书》“豫州牧长史”上当有“迁”字，《人名谱》因《晋书》之讹而误，或裴此引失之。】】遁之孙，太尉文康公亮、【◎《晋书·庾亮传》：亮字元规，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元帝为镇东时，辟西曹掾，聘亮妹为皇太子妃。中兴初，拜中书郎，领著作，侍讲东宫。明帝即位，为中书监，王敦有异志，内深忌亮，亮以疾去官。及敦举兵，加亮左卫将军，都督东征诸军事。平，封永昌县开国公。帝疾笃，与王导受遗诏辅幼主。苏峻举兵反，亮与温峤推陶侃为盟主。峻平，亮乃求外镇，受命镇芜湖，与陶侃共平郭默之乱，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固让开府，迁镇武昌。征为司徒，固辞。咸康六年薨，追赠太尉，谥曰文康。】司空冰，【◎《晋书·庾冰传》：冰字季坚，预讨华轶功，封都乡侯。王导新丧，冰兄亮固辞不入，众望归冰，咸曰贤相。康帝即位，冰惧权盛，乃求外出，镇武昌。康帝崩，征冰辅政，以疾笃，寻而卒，赠司空。】皆遁之曾孙，贵达至今。】

弘农太守何桢等，【◎何桢，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侯康曰：○《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文士传》曰：何桢字元幹。青龙元年，天子特诏曰：“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识，使作《许都赋》成，封上，不得令人见。”桢遂造赋表上。○《御览·三百八十五》引

《何桢别传》曰：桢，庐江潜人。父他，字文奇，有雋才，早卒。祯在孕而孤，生遇荒乱，归依舅氏。龆龀乃追行丧，哀泣合礼，乡邑称焉。十余岁，耽志博览，研精群籍，名驰淮、泗。○《隋经籍志》：何桢《集》一卷，梁五卷。◎赵一清曰：○《史通·人物篇》云：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谓介象、张机。】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

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斯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一清案：桢入晋，历任显位，非终魏臣，以规承祚，所未喻矣。】【◎《文士传》曰：桢字元幹，庐江人，有文学器幹，容貌甚伟。历幽州刺史、廷尉，【◎《晋书·文帝纪》：甘露二年，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宜慰将士。】入晋为尚书光禄大夫。桢子龛，后将军；勖，车骑将军；恽，豫州刺史；其余多至大官。自后累世昌阜，【吴本、毛本“世”作“至”，误。】司空文穆公充，恽之孙也，【◎《晋书·何充传》：充字次道，庐江灊人，魏光禄大夫祯之曾孙也。祖恽，豫州刺史。父叡，安丰太守。充即王导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早历显官。王导、庾亮并荐，加吏部尚书。穆帝即位，充辅幼主，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永和二年卒，赠司空，谥曰文穆。◎赵一清曰：○《晋书·外戚传》：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州府交辟，并不就。兄充为骠骑将军，劝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孝友传》：何琦字万伦，充之从兄也。祖父龛，后将军。父阜，淮南内史。】贵达至今。】递荐昭曰：“天真高洁，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宜蒙征命，以励风俗。”【◎《高士传》曰：朝廷以戎车未息，征命之事，且须后之，昭以故不即征。后顗、休复与庾嶷荐昭，有诏访于本州评议。侍中韦诞驳曰：“礼贤征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于乡。【冯本“乡”作“卿”，误。】今顗等位皆常伯纳言，嶷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遗逸山林，世所高尚，【◎官本《考证》云：宋本无‘“世所高尚”四字。】诚宜嘉异。”乃从诞议也。】至嘉平二年，【◎宋本作“嘉平”，各本皆误作“熹平”。熹平为汉灵帝年号，嘉平为魏齐王芳年号。金陵局本作“嘉平”，不误。◎官本《考证》云：北宋本作“嘉平”。】公车特征，会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书，【◎《汉书·元帝纪》赞曰：元帝多材艺，好史书。◎应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钱大昕曰：○应说非也。○《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贡禹传》：武帝时盗贼起，郡国择便巧史书者，以为右职，俗皆曰： “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酷吏传》：严延年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盖史书者，令史所习之书，犹言隶书也。善史书者，谓能识字作隶书耳。岂尽通史籀十五篇乎？○《外戚传》：许皇后聪慧善史书。○《西域传》：楚王侍者冯嫽能史书。○《王尊传》：少善史书。○《后汉书·安帝纪》：年十岁，好学史书。○《皇后纪》：邓皇后六岁能史书。梁皇后少好史书。○《章八王传》：安帝所生母左姬善史书。○《齐武王传》：北海敬王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明八王传》：乐成靖王党善史书，喜正文字。

* 诸所称“善史书”者，无过诸王、后妃、嫔侍之流，略知隶楷，已足成名，非真精通篆籀也。○《魏志·管宁传》：颍川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则史书之即隶书明矣。◎弼按：钱氏谓史书即隶书，可备一说。惟胡、钟、卫、邯郸，皆为千古书家，不能与仅能识字作隶书者相提并论，竹汀考订，夙称精审，此则似骋笔锋，未顾事实矣。】与钟繇、邯郸淳、卫觊、【毛本“觊”作“顗”。】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潘眉曰：○史籀所作大篆，谓之史书。○卫恒《书势》云：魏初有钟、胡二家，俱学于刘德升。又荀勗立书博士，以钟繇、胡昭为法。当时钟、胡齐名。◎赵一清曰：张怀瓘《书断》云：昭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曰：“胡昭与钟繇并师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勗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傅子》曰：胡征君怡怡无不爱也，虽仆隶，必加礼焉。外同乎俗，内秉纯洁，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书籍者，吾于胡征君见之矣。◎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余，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大阳，见《董卓传》 “献帝至大阳，止人家屋中”，即此。◎应劭曰：在大河之阳。◎《水经注》：河水东迳大阳

县故城南。◎《一统志》：今山西解州平陆县东北十五里。】先留陕界。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于河渚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五：焦山在镇江府东北九里江中，以后汉处士焦先隐于此而名。○一清案：孝然未尝至吴，盖俗传耳。◎弼按：先东客扬州，非未至吴也。◎又按：○阮元《焦山采略》云：余家藏嘉定《镇江志》云江淹《焦山诗》旧本作“谯山”，是北宋以前尚名谯山，北宋以后始以焦孝然事传会之。孝然避兵，娶妇于扬州，年尚幼，并无隐焦山三诏之事。蔡伯喈卒于汉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赞，当别有一焦君，断无为孝然作赞之事。】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后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童儿竖子皆轻易之。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潘眉曰：“构”与“篝”通。

《史记·陈涉世家》“篝火”，《汉书》作“搆火”。】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语。太和、青龙中，尝持一杖南渡浅河水，辄独云“未可也”，由是人颇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贾穆初之官，故过其庐。先见穆再拜。穆与语，不应；与食，不食。穆谓之曰：“国家使我来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与卿语，卿不应我，如是，我不中为卿作君，当去耳！”先乃曰：“宁有是邪？”遂不复语。其明年，大发卒将伐吴。有窃问先：“今讨吴何如？”先不肯应，而谬歌曰：“祝衄祝衄，【衄，音忸。败北曰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牂羊，更杀其羖邪！”【◎《尔雅·释畜》：牝牂夏羊。◎郭注：

* 《诗》曰：牂羊坟首。○夏羊，黑羖也。◎陆德明《音义》：○牂，子郎反。○《字林》云：三岁曰牂。○夏，黑羖羊也。羖，音古。，音历。】郡人不知其谓。会诸军败，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谓吴，羖谓魏，于是后人佥谓之隐者也。议郎河东董经特嘉异节，与先非故人，密往观之。经到，乃奋其白须，为如与之有旧者，谓曰：“阿先阔乎！念共避白波时不？”先熟视而不言。经素知其昔受武阳恩，因复曰：“念武阳不邪？”先乃曰：“已报之矣。”经又复挑欲与语，遂不肯复应。后岁余病亡，时年八十九矣。◎《高士传》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汉末，自陕居大阳，无父母兄弟妻子。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漆，五形尽露，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亦有数日不食时。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逆视。口未尝言，虽有惊急，不与人语。遗以食物皆不受。河东太守杜恕尝以衣服迎见，而不与语。司马景王闻而使安定太守董经因事过视，又不肯语，经以为大贤。其后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知生，【◎官本《考证》云：宋本作“就视如故”。】不以为病，人莫能审其意。度年可百岁余乃卒。或问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于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荣味也，形之所不可释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离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语也，心之不可绝者亲戚也。今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已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测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污其耳目，【宋本“损”作“捐”。】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

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晋书·地理志》：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以先为“仙人也”，北海傅玄谓之“性同禽兽”，并为之传，而莫能测之。【◎赵一清曰：○《神仙传》：焦先，年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敝，则卖薪以买故衣著之，冬夏单衣。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我无道也。”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適。○《博物志》曰：近魏明帝时河东有焦生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焦，入水不冻。杜恕为太守，亲所呼见，皆有实事。】

◎《魏略》又载扈累及寒贫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东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辅。晓知星历、风角、鸟情。常食青葙芫华。【◎葙，音襄。芫，音元。◎《史记·仓公传》：临菑汜黑女子薄吾病甚，臣意饮以芫花一撮。】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亲识之，谓其已百余岁矣。初，累年四十余，随正方游学，人谓之得其术。有妇，无子。建安十六年，三辅乱，又随正方南入汉中。汉中坏，正方入蜀，累与相失，随徙民诣邺，遭疾疫丧其妇。至黄初元年，又徙诣洛阳，遂不复娶妇。独居道侧，以甎为障，【◎ ，音鹿。甎，音专。◎《尔雅》：瓴甋谓之甓。◎郭注：甎也。今江东呼为瓴甓。◎《汉书·酷吏传·尹赏传》：赏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师古曰：令辟，甎也。◎《六书故》：瓴牝，瓦仰盖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谓瓦沟。】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昼日潜思，夜则仰视星宿，吟咏内书。人或问之，闭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县官以其孤老，日给廪日五升。【◎王鸣盛曰：○古尺小于今尺，是以步数、亩数、里数皆古小今大，古量亦小于今量。○《后汉书·南蛮传》：军行日三十里为程，人日禀五升。○李注：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后汉时量小于今甚远。○《魏志·管宁传》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县官给廪日五升，不足。○《晋书·司马懿纪》：与诸葛亮相拒五丈原，亮使至，帝问：“诸葛公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传》注作“食不至数升”。宋王楙《野客丛书·十一》历引《周礼·廪人》注、魏李悝、汉赵充国、《匈奴传》及《后汉·南蛮传》与晋顾臻之言，证古量之小。又引《北史》“库伏连性吝，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饥色”，南北朝量比汉、魏前已略大，然比今则尚小。【周一良有论当时度量之说，详彼。】】五升不足食，颇行佣作以裨粮，粮尽复出，人与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缊故，后一二年病亡。【“故”字疑衍。【◎吴金华曰：衣弊缊故，谓衣破缊旧。弊故，形容衣服破旧。】】寒贫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辅。是时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冯本“栾”作“ ”。吴本、毛本“博”作“傅”。】门徒数千，【何焯校本改“千”作“十”。】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至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初不治产业，不畜妻孥，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到二十五年，汉中破，随众还长安，遂痴愚不复识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连结衣。体如无所胜，目如无所见。独居穷巷小屋，无亲里。人与之衣食，不肯取。郡县以其鳏穷，给廪日五升，食不足，颇行乞，乞不取多。人问其姓字，口不肯言，【元本“口”作“又”。】

故因号之曰寒贫也。或素有与相知者，往存恤之，辄拜跪，由是人谓其不痴。车骑将军郭淮

以意气呼之，【◎吴金华曰：意气，犹言情意、感情，指接人待物之友好态度。】问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与脯糒及衣，【脯，音甫。糒，音避。脯，肉干也。糒，干饭也。】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朐，音俱。屈曰朐，干肉之屈者。】糒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官本《考证》云：宋本作“形如蜗牛庐”，无 “蔽”字及“故谓之蜗牛”五字。◎何焯校本云：北宋本有之。◎刘家立曰：“蔽”字疑衍文，宋本并下五字无之，亦非是。◎弼按：毛本作“故为之瓜牛庐”，误。】《庄子》曰：“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谓此物也。】

评曰：袁涣、邴原、张范躬履清蹈，进退以道，【◎臣松之以为：蹈犹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吴金华疑“清蹈”为“清俭”之失，说详彼。】】盖是贡禹、两龚之匹。【◎《汉书·贡禹传》：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著闻。元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天子纳善其忠，为御史大夫。数言得失，书数十上，天子嘉其质直之意。◎《两龚传》：两龚皆楚人。胜字君实，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王鸣盛曰：此评以袁涣、邴原为贡禹、两龚之匹，意指显然，其待魏室之轻重，亦在是矣。盖借禅让以为篡窃，始于莽、操，莽败操成，其开后世以巧夺之门，一也。陈寿目睹两朝，故尤谨之，而寓其意于诸贤出处之间，示进退于列传先后之际，其用心良苦矣。◎赵一清曰：○袁、邴而外，尚有程仲。○《寰宇记》：程征君墓在开封府封丘县南四里。《魏书》：“程仲字孔礼，陈留封丘人，有志行。明帝青龙三年征，不就。景初二年、正始五年征，又不就。晋武帝太始三年卒，封元乡亭侯。”】凉茂、国渊亦其次也。张承名行亚范，可谓能弟矣。田畴抗节，王脩忠贞，足以矫俗；管宁渊雅高尚，确然不拔；张臶、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故并录焉。【◎王鸣盛有说，见前。◎刘咸炘曰：王氏以诸人皆未入魏，其说是也。然以承祚尊其未臣魏，以示贬魏，则未见其然也。禹贡、两龚，乃以清名，非易代不仕之节，若谓于列传先后示进退，则何不列之荀、贾之前，而列之此邪？诸人固未及魏篡而卒，然未及篡而卒者，尚有郭嘉、刘馥、司马朗、任峻、王粲诸人，何又列于钟、华之后乎？传之排列，止依义类、年代，何关进退邪？此及下篇诸人，虽皆非魏纯臣，而分为两传，各自有其。此篇专取清节之士，下篇则取严峻之才，此二种迥不同，此篇仿王、贡所传，下篇则非。】

# 卷十二·魏书十二·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

魏书十二

三国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刘咸炘曰：操矫汉末虚浮之弊，而尚刑名，以严御下，而崔、毛诸人，以清严应之。然两严相遇，固必不容矣，此不独崔、毛诸人之得失也，治道张弛之变于此。观之上篇诸人，乃东京清节之后劲，此编则曹魏刑名之前茅也。承祚立此二传极有意，惜未自详发耳。◎又曰：崔、毛、徐、何，皆为东曹及尚书典选举，邢亦为东曹，何、邢又皆为太子傅。邢颙谏废丕，与崔、毛同。鲍勋在东宫，持法典与何、邢同，为宫正执法与徐奕同。司马芝亦以执法称。】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擎骥】

【复校：擎骥】

## 崔琰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郡国志》：冀州清河国东武城。◎刘昭注：桓帝建和二年，清河改为甘陵。◎王先谦曰：建安十一年，国除为郡。三国魏为清河郡。黄初三年，封曹贡为清河王，四年，国除为郡。◎惠栋曰：○郦元云：定襄有武城，故加东。○《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八：《史记》“平原君封东武城”，即此。盖以定襄有武城，同属赵，故此加东也。◎《一统志》：东武城故城，今山东临清州武城县治。】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何焯曰：此“正”，疑即正卒、羡卒之正。◎沈钦韩曰：○《汉官仪》：民年二十三为正，〖谓正卒。〗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盖为文学弟子，则复其身。】始感激，读《论语》、《韩诗》。【◎

《汉书·艺文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引崔琰《述初赋》曰：琰性顽口讷，至二十九，初阅书传，闻北海有郑征君者，当世名儒，遂往造焉。道由齐都，而作《述初赋》曰：有郑氏之高训，吾将往乎发矇，濯余发于兰池，振余佩于清风，望高密以亟征，戾衡门而造止。觌游、夏之峨峨，听大猷之篇记。高洪岸之耿介，羡安期之长生。登州山以永望，临洞浦之广溟。左扬波于旸谷，右濯岸于濛汜。运混元以升降，与三光而终始。蓬莱蔚其潜兴，瀛壶崛以骈罗。列金台之嵼，方玉阙

之嵯峨。】学未期，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琅邪郡不其。○如淳曰：其，音基。○《续汉志·郡国志》作“不期”，属东莱。盖山在其境也。○《方舆纪要》卷三十六：不其山在胶州即墨县东南四十里。○《续志》注引《三齐记》云：郑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叶长一尺余，坚韧异常，土人名曰 “康成书带”。◎《一统志》：不其故城，在今山东莱州府即墨县西南不其社。】时谷籴县乏，玄罢谢诸生。【◎范《书·郑玄传》：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惠栋曰：○《三齐略记》云：郑司农常居南成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遣生徒崔琰诸贤于此，挥涕而散。】琰既受遣，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太平寰宇记》卷二十“文登县昌山”引《郡国记》云：昌阳县有巨神岛，有祠，能行云雨。崔琰避黄巾于此山。◎《郡国志》：青州东莱郡昌阳。◎《一统志》：今莱阳县东南二十五里昌山南。】东下寿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归，以琴书自娱。

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琰谏曰：“昔孙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虽汤、武不能以战胜。’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宜敕郡县掩骼埋胔，【◎《礼记·月令篇》：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郑注：谓死气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骼，音格。胔，疾智切。】示憯怛之爱，追文王之仁。”【◎《新序》：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文王曰：“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况于人乎！”】绍以为骑都尉。后绍治兵黎阳，【◎《郡国志》：兖州东郡白马县，有黎阳津。◎《水经注》：黎阳津，一名白马津，津之东南有白马城。◎在今河南卫辉府滑县西北三十里。】次于延津，

【◎《郡国志》：兖州陈留郡酸枣县。◎杜预曰：县北有延津。◎今河南卫辉府延津县东北。】琰复谏曰：“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如守境述职，以宁区宇。”【◎李安溪曰：为绍书策者，惟此数语近正耳。】绍不听，遂败于官渡。【官渡，见《武纪》建安四年。】及绍卒，二子交争，争欲得琰。琰称疾固辞，由是获罪，幽于囹圄，赖阴夔、陈琳营救得免。【阴夔，见《武纪》建安九年。陈琳，见《王粲传》。】

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刺史官属有别驾从事，或但云别驾。◎杜佑云：旧解以为别乘传车，故曰别驾。◎胡三省曰：别驾从事，州牧行部，则奉引录众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沈家本曰：○《续汉志》：冀州领郡国九，共户九十万八千有五，口四百一万三千三十三，此永和五年户口数也。○此云“三十万众”，则不及十之一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左传》：昔高辛氏有二子，日寻干戈。◎杜预曰：寻，用也。】冀方蒸庶，【◎《诗·大雅》：天生烝民。◎郑《笺》云：烝，众也。】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毛本“校”作“挍”，误。《御览》作“计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胡三省曰：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亦不能不害崔琰也。】

太祖征并州，【建安十年，并州刺史高幹复以并州叛。】留琰傅文帝于邺。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琰书谏曰：“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尚书·无逸篇》：周公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春秋·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杜注：书陈鱼，以示非礼也。书棠，讥远地也。】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殷鉴夏后，《诗》称不远，【◎《诗·大雅·荡之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子卯不乐，《礼》以为忌，【◎《礼记·檀弓下》：晋知悼子卒，平公饮酒，杜蒉曰：“子卯不乐。”◎郑注：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谓之疾日，不以举乐为吉事。】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宽放，盘游滋侈，义声不闻，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论语》：

色斯举矣。◎《集解》云：见颜色不善，则去之。】熊罴壮士，堕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拥徒百万，跨有河朔，【◎沈家本曰：《荀攸传》“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而此云“百万”者，彼举带甲而言，此言其民数之众。上文言“冀州得三十万”，则四州之众不过如此。】无所容足也。今邦国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毛本“近”作“述”，误。】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潘岳《射雉赋》序曰：以讲肄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徐爰注：翳者，所隐以射者也。◎钱大昭曰：○《晋书·舆服志》云：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又云：大戟一队九人，楯一队，刀楯一队，弓一队，弩一队，队各五十人，黑袴褶。◎周寿昌曰：○《御览·服章部》引《晋义熙起居注》：安帝自荆州至新亭，诏曰：“诸侍官戎行之时，不备朱服，悉令袴褶从也。”○足征褶是戎装便服。】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世子报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数，【何焯校改“数”作“疏”。】【◎吴金华曰：“雅数”似不辞，“雅疏”亦罕见。朱起风《辞通》以为 “雅数”通“雅素”，犹言情素。可备一说。今检《群书治要》卷二十五，其文作“雅教”，较为明顺。】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后有此比，蒙复诲诸。”

太祖为丞相，琰复为东、西曹掾属征事。【◎《邴原传》：辟原为司空掾，徙署丞相征事。崔琰为东曹掾。◎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征事二人，原与平原王烈俱以选补。◎《通鉴》：建安十三年六月，以曹操为丞相，操以别驾崔琰为丞相西曹掾。◎据此，则琰始为西曹掾，继为东曹掾，后为征事。细绎“复为东曹掾属征事”一语，则下文“初授东曹时”乃追述也。】初授东曹时，教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魏国初建，拜尚书。【建安十八年，魏置五曹尚书。】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胡三省曰：○露板，不封也。○《春秋公羊传》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何焯曰：以密函下访，乃露板以答，非所以处骨肉之间，季珪之祸实萌于此。】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世语》曰：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毛玠传》：虽贵宠之臣，舆服不过度。◎胡三省曰：以违制命罪植妻，则当时盖禁衣锦绣也。◎赵一清曰：○《晋舆服志》：魏明帝始制天子服刺绣，公卿服织成文。

* 今植妻以衣绣违制赐死，则其令不始于明帝也。】】迁中尉。【◎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中尉。黄初元年，改为执金吾。◎胡三省曰：中尉，秦官，汉因之。至武帝改为执金吾。今操复置中尉，实则汉执金吾之职也。】

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史通·暗惑篇》云：○《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僚成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赂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兹谤口，而言同纶綍，声徧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夫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

俗相欺，遂为此说。故特申掎摭辩其疑误者焉。◎浦起龙曰：检《魏志》注，不见此段，殊不可晓。◎赵一清曰：世期未尝采此事入注，不审知几所云何谓？◎梁章钜说亦同。◎周寿昌曰：今注并无此条，而《史通》讥之者，盖当刘氏时唐本尚有，后人因刘氏之讥，故为删削，至今遂承而刊去也。】【◎《先贤行状》曰：琰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魏氏初载，【毛本“氏”作“士”，误。】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仁。【宋本“仁”作“平”，各本同。毛本、官本作“仁”。】】琰尝荐钜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后太祖为魏王，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姚范曰：阅之情事不畅，大意言时有適然，不能拘于一辙而不变也。】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王鸣盛曰：○《谷音》柯芝诗：耳耳非佳语，陆陆难为颜。○以“耳耳”连读，此宋季人读，恐不可据。按文，当以“生女耳”为句。】‘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胡三省曰：以“会当有变”为“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胡三省曰：虬须，卷须也。直视者，目不他瞩也。瞋者，怒目也。】遂赐琰死。

【◎《毛玠传》：崔琰既死，玠内不悦，有白玠者，收玠付狱。◎《和洽传》：洽陈琰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魏略》曰：人得琰书，以裹帻笼，持其笼行部道中。

【◎宋本“部”作“都”。◎官本《考证》曰：宋本无“持其笼”三字。【吴金华以宋本因涉上文“笼”字而脱“持其笼三字，并以都道为都市中四通八达之路为说，详彼。】】时有与琰宿不平者，遥见琰名著帻笼，从而视之，遂白之。【◎姚范曰：按《徐奕传》注，白崔者丁仪也。】太祖以为琰腹诽心谤，乃收付狱，髡刑输徒。前所白琰者又复白之云：“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时太祖亦以为然，遂欲杀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经营琰，【关德仁以经营作窥探、打听为说，详彼。】教吏曰：【宋本“教”作“敕”。】“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后数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吴金华据全书行文之例，改“公”为“太祖”。】“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谢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杀。【◎或曰：魏武之必除孔北海，势固宜尔。若崔季珪，本为操之心膂，徒以口语猜嫌杀之，残恶极矣。◎弼按：魏武有篡夺之心，而又欲避篡夺之名，琰与训书不啻窥见其隐衷，发泄其诡谋，故深恶之，而置诸死地也。】】

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通鉴》作“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臣松之案：跱，或作“特”，窃谓“英特”为是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秉此论。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或曰：马援兄况谓援“大才当晚成”，琰言盖本此。】终必远至。”涿（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及琰友人公孙育、【宋本“育”作“方”。】宋階早卒，琰抚其遗孤，恩若己子。其鉴识笃义，类皆如此。【◎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

邈哉崔生，体正心直，天骨疏朗，墙宇高嶷。忠存轨迹，义形风色，思树芳兰，翦除荆棘。人恶其上，时不容哲。琅琅先生，雅仗名节。虽遇尘雾，犹振霜雪。运极道治，碎此明月。】

【◎《魏略》曰：明帝时，崔林尝与司空陈群共论冀州人士，称琰为首。群以“智不存身”贬之。林曰：“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即如卿诸人，良足贵乎！”【◎赵一清曰：陈长文为人轻薄如此，况玄伯乎！】】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郡国志》：豫州鲁国治鲁。◎《一统志》：

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治。】【◎融字文举。◎《续汉书》曰：融，【宋本无“曰”字，毛本“融”作“曰”，均误。】孔子二十世孙也。【◎《世说·言语篇》注引《续汉书》云：融，孔子二十四世孙。】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范《书·桓帝纪》：永寿元年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汉官仪》曰：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捕盗贼，景帝更名都尉，建武（十）**[**六**]**年省，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今二郡盗贼不息，故置。◎王先谦曰：官本《后汉书·孔融传》“宙”作“伷”。◎惠栋曰：○《泰山都尉碑》作“宙”。○《碑》云：字季将，孔子十九世孙，〖○弼按：据此，则《世说》注云“融，二十四世孙”误。〗卒于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后汉别有孔伷字公绪者，非融父也。◎周寿昌曰：《韩敕碑阴》“郎中鲁孔宙季将”，《魏志·武帝纪》、《许靖传》“伷字公绪”，乃献帝时人，宙则灵帝时人。◎丁绍基《求是斋金石跋》卷一云：《太山都尉孔宙碑》，碑在今曲阜县孔庙。后汉有豫州刺史孔伷字公绪，见《臧洪传》，又见《符融传》“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伷等三人”，符融系陈留浚仪人，则孔伷系陈留郡人，与此碑系孔融之父孔宙有别。】融幼有异才，

【◎《融家传》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间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惠栋曰：○宙七子，融之外，惟孔谦字德让，历仕郡、诸曹吏，见《孔谱碣》；孔裦字文礼，【裦，下文裴注作“襃”。】见《史晨碑》。○洪适曰：宙子载于谱录者，惟有谦、裦、融三人。◎侯康曰：○《御览·四百九》引《会稽典录》：盛宪字孝章，初为台郎。尝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年十余岁。宪下车执融手，载以归舍，与融谈宴，结为兄弟。○案，此当亦融随父诣京师时事。】时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门下简通宾客，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弗见也。融年十余岁，【范《书》作“年十岁”，《世说·言语篇》及注引《融别传》同。】欲观其为人，遂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孙也。”膺见融，问曰：“高明父祖【吴金华驳郭麐之说，以高明非长者呼卑幼之称，而系敬辞，说详彼。】尝与仆周旋乎？”融曰： “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坐奇之，佥曰：“异童子也。”【◎惠栋曰：《御览》引《■汉书》云：【《■汉书》，别本《御览》以所

引自范晔《后汉书》，案今范《书》且无此语，故惠栋语中阙之，以未详载于何籍之故也。】膺大悦，引坐谓曰：“卿欲食乎？”融曰：“须食。”膺曰：“教卿为客之礼，主人问食，但让不须。”融曰：“不然。教君为主之礼，但置饮食，不须问客。”膺曰：“吾将老死，不见卿富贵也。”后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太中大夫陈炜后至，【《世说》“炜”作“韪”。】同坐以告炜，炜曰：“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范《书·融传》作“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慧乎’”。◎或曰：观融答炜语，即可卜其后必以口舌取祸。◎何焯曰：长大失学，故无奇。融此对却轻薄。】膺大笑，顾谓曰：“高明长大，必为伟器。”【◎范《书·融传》：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山阳张俭，以忠正为中常侍侯览所忿疾，览为刊章下州郡捕俭。

【◎范《书·张俭传》：俭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俭与融兄襃有旧，亡投襃，遇襃出。时融年十六，【◎潘眉曰：侯览捕张俭事在建宁二年，融建安十三年见杀，年五十六，则建宁二年已十七岁。】俭以其少不告也。融知俭长者，有窘迫色，谓曰：“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后事泄，国相以下【鲁国相也。】密就掩捕，俭得脱走，登时收融及襃送狱。融曰：“保纳藏舍者融也，融当坐之。”襃曰：“彼来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过，我当坐之。”兄弟争死，【◎范《书·融传》：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李贤曰：○《前书音义》：谳，请也。】诏书令襃坐焉。融由是名震远近，【◎或曰：兄死，弟于心何安？名震远近，亦何为哉？】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陶丘洪，事见《荀攸传》注引《汉末名士录》。让，事见《武纪》

建安二十五年注引《曹瞒传》，又见《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融持论经理不及让等，而逸才宏博过之。司徒、大司马辟举高第，【冯本“大司马”作“大将军”，大将军何进也。】累迁北军中候、【◎北军中候，见本志《刘表传》。范《书·融传》作“中军候”。◎刘邠曰：汉官无中军候，唯有北军中候耳。◎《刊误补遗》曰：○《郭仲奇碑》额云：北军中候。○《祝睦碑》云：北军军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军中候”，不言“北军”，与额不同。《郭究碑》亦但以“军中”称之者，盖当时官称所尚如此。《北海传》当云“军中候”，其文倒耳，无脱字也。◎沈家本曰：○《续志》：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云：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中兴省，但置中候，以监五营。○然则“北军中候”不得省“北”字，亦不得增“军”字。碑文所言，或当时流俗沿用，非其实也。◎王先谦曰：中候，自中兴以来始有北军军中候之称，其辞或省，则曰“北军中候”、“军中候”云。】虎贲中郎将、【虎贲中郎将，见《后妃传·甄后传》。】北海相，【◎范《书·融传》：辟司徒杨赐府。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进然之，既拜辟融举第，为侍御史，后辟司空掾，拜中军候，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时年三十八。【冯本作“三十八”，各本皆作“二十八”。〖成都局本作“三十八”。〗按融为北海相在董卓废立、忤卓旨之后，证以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征还为将作大匠，距建安十三年融死时年五十六，则此时適为三十八岁无疑。】承黄巾残破之后，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王脩为孝廉。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名为郑公乡。【◎范《书·郑玄传》：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加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又国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木以殡葬之。【冯本“以”作“而”。】郡人甄子然【◎宋本“甄”作“郑”。《御览·八百四十一》作“邓”。◎范《书·第五种传》：种坐徙朔方，孙斌谓友人高密甄子然曰：“第五使君当投裔土，吾今方追使君，若奉以还，将以付子。”种得脱归，匿于甄氏。◎惠栋曰：○《郑志》载《答甄子然难礼》，盖与林硕孝存同为康成之友，惜逸其名。○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爱釜庾之问，以惕烈士之心。与豆三斛，后乏复言。〖此四字据《御览》补。〗○当是恤子然之后也。◎洪颐煊曰：袁宏《纪》有北海甄子然送张俭事，范史《俭传》不载。】孝行知名，【◎沈家本曰：范史“孝”上有“临”字，“行”作“存”，临孝存，人姓名也，疑此讹夺。】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县社。其礼贤如此。在郡六年，刘备表融领青州刺史。【◎袁宏

《紀》：兴平元年，融与陶谦谋迎天子还洛阳，会曹操袭徐州而止。◎《通鉴》：兴平元年，徐州牧陶谦卒，州人迎刘备。融谓备曰：“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备遂领徐州。】建安元年，征还为将作大匠，【◎《续百官志》：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通鉴》：建安二年三月，诏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袁绍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迁少府。【少府，见《武纪》建安三年。】每朝会访对，辄为议主，诸卿大夫寄名而已。【◎融上书荐谢该，见范《书·儒林传》。◎《秦子》曰：孔文举为北海相，有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有母病瘥，思食新麦，家无，乃盗邻人熟麦而进之。文举闻，特赏之。盗而不罪者，以为劝养于母也。哭而见杀者，以为哀而不实也。】◎司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吴本、毛本 “在”作“住”，误。】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宋本“俊”作“杰”。】皆不能

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自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宋本“事”作“政”。】高密郑玄，称之郑公，执子孙礼。【执子孙礼，解见《贾诩传》。】及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磔网罗，【◎胡三省曰：磔，陟格翻，开也。】其自理甚疏。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续百官志》：郡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乱，至徐州，卒到城下，举国皆恐。融直出说之，令无异志。遂与别校谋夜覆幽州，幽州军败，悉有其众。无几时，还复叛亡。黄巾将至，融大饮醇酒，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谢鍾英曰：时北海治剧，涞水当与剧县相近。◎赵一清曰：○涞水，当是“沐水”之讹，水在朱虚县南。○《寰宇记》卷十八：朱虚故城，在青州临朐县东六十里，孔融为黄巾贼所败，曾保此城。◎弼按：在朱虚南者，汶水也，沭水也，当作“汶水”，或作“沭水”，“涞”、“沐”均误。◎范《书·融传》：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乃散走。】寇令上部与融相拒，两翼径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溃，融不得入，转至南县，左右稍叛。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后徙徐州，以北海相自还领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东，外接辽东，得戎马之利，建树根本，孤立一隅，不与共也。于时曹、袁、公孙共相首尾，战士不满数百，谷不至万斛。王子法、刘孔慈凶辩小才，信为腹心。左承祖、【◎范《书·融传》作“左丞黄祖”，《通鉴》作“左承祖”。◎赵一清曰：其时有两黄祖。◎钱大昕曰：黄祖非融所杀，承、丞，古通用。】刘义逊清隽之士，备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祖劝融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义逊弃去。遂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众，流矢雨集。然融凭几安坐，读书论议自若。城坏众亡，身奔山东，【◎《通鉴》作“东山”。◎胡注：都昌县之东山也。◎弼按：融出屯都昌，在黄巾复来侵暴之时，非袁谭来攻之时，是否为都昌之东山，不能无疑。】室家为谭所虏。◎张璠

《汉纪》曰：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帝初都许，融以为宜略依旧制，定王畿，正司隶所部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袁宏《纪》：建安九年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书曰： “臣闻先王分九圻以远及近，《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诗》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众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国力征授赂，割裂诸夏，镐京之制，商邑之度，历载弥久，遂以暗昧。秦兼天下，政不遵旧，革划五等，扫灭侯甸，筑城万里，滨海立门，欲以六合为一区，五服为一家。关卫不要，遂使陈、项作难，家庭临海，击柝不救。圣汉因循，未之匡改，犹依古法。颍川、南阳、陈留、上党，三河近郡，不封爵诸侯。臣愚以为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役自近以宽远，繇华贡献，外薄四海，揆文奋武，各有典书。◎《通鉴》：操疑融所论建渐广，益惮之。◎胡三省曰：○《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郑玄曰：畿，限也。○千里寰内，不以封建，则操不可以居邺矣，故惮之。◎范《书·融传》：太傅马日磾丧还，朝廷议欲加礼。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节之使，衔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治，不宜加礼。”朝廷从之。〖袁宏《纪》在建安二年。〗时论者多欲复肉刑。融乃建议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

时消息者也。纣斫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適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何者？万乘至重，天王至尊，身为圣躬，国为神器，陛级县远，禄位限绝，犹天之不可阶，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竖臣，辄云图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谓虽有重戾，必宜隐忍。贾谊所谓掷鼠忌器，盖谓此也。是以齐兵次楚，唯责包茅；王师败绩，不书晋人。前已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埶可见。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王補曰：阻马日磾之加礼，刘表郊祀隐不班示，汉季大臣知政体者，孰逾于文举？】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书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章怀注引《融集·与操书》云：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爠，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戹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又书曰：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太祖外虽宽容，【宋本“容”下有 “之”字。】而内不能平。御史大夫郗虑知旨，以法免融官。岁余，拜太中大夫。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何焯曰：处乱世，遇多忌，二语有一于此，杀身有余矣。】虎贲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辄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续汉书》曰：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胡三省曰：据《彪传》，彪子修，袁术之甥，彪盖娶于袁氏也。】术僣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胡三省曰：震、秉、赐、彪，四世以清白称。】《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余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胡三省曰：国家，谓帝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错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吴金华曰：男子，无官爵之称，其身份当为平民家庭之户主。融自称“鲁国男子”者，盖谓身为鲁国布衣，本无任职资格，今所谏既不见纳，则当弃官而去也。】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范《书·融传》：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或曰：融此书，盖讥丕之纳甄氏也。】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赵一清曰：○《后汉书·献帝纪》融以建安十三年

八月见杀。是时曹操南征刘表。○《寰宇记》卷百二十三：孔融墓在扬州江都县高士坊西北，去州九里。◎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上有《扬州孔融宅墓考》，文繁不录。】二子年八岁，【◎潘眉曰：○《后汉书》本传云：女年七岁，男年九岁。○此但云二子，不言男女。又二子不得同是八岁，当是《后汉书》分言为是。◎沈家本曰：○《世说·言语篇》：孔融被收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注引《魏氏春秋》云：二子方八岁、九岁。○与《世说》合。疑此注夺“九岁”二字也，至与范史异者，当由传说不同耳。】时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见执，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见杀。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监本“诳”作“谁”，误。】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缻器，【◎章怀注：

* 引《说文》曰：缻，缶也。○《字书》曰：缻，似缶而高。◎沈家本曰：《说文》“缾，罋也。瓶，缾或从瓦”，章怀注云“缶也”，疑传写夺烂其半耳。瓶字本或作缻者，误，《说文》无“缻”字也。】寄盛其中，【◎赵一清曰：此即路粹所为奏中语，见《融传》。◎王補曰：融幼持父丧，哀悴过毁，州里归其孝，何至谬为此语？路粹嫁诬若斯，以无为有，当时所以忌其笔也。◎或曰：造作丑论，以诬高贤，谁其信之！】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世语》曰：融二子，皆龆龀。融见收，顾谓二子曰：“何以不辞？”【◎沈家本曰：《世说》注“辞”作“辟”，“辟”字是。】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复何所辞！”以为必俱死也。【◎赵一清曰：○《世说》：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又曰：孔北海被收，时男方九岁，女才七岁，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遣以肉汁，男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或言于曹操，收之。女谓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

○范《书·融传》：融死时年五十六。】◎臣松之以为：《世语》云融二子不辞，知必俱死，犹差可安。如孙盛之言，诚所未譬。八岁小儿，能玄了祸福，【玄了，或云疑作“悬了”，《世说》注引此作“悬”。】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宜其有过成人，安有见父收执而曾无变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将死而废念父之情也。父安犹尚若兹，而况于颠沛哉？盛以此为美谈，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赵一清曰：○《晋书·羊祜传》：祜母，孔融女，生兄发。○则戮不及嗣可知，裴世期之论为有征也。◎弼按：《羊祜传》作“祜前母”，祜母为蔡邕女，发为孔融女所生。祜与景献皇后则蔡邕女所生也。邕亡命江海往来，依太山羊氏，亦以婚姻依之。◎范

《书·融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王補曰：

* 唐庚尝言：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为不减班、杨。晋武帝践阼，诏定谙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诰》。融既魏武之雠恨，而亮亦晋宣之仇敌，二人之言，宜非当时所欲闻，而并见收录，唯恐坠失，荡然无忌，犹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予谓：魏文、晋武固可取，而孔、葛之文不可磨灭，欧阳子所谓“虽冤家仇人，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南阳许攸、

【◎《魏略》曰：攸字子远，少与袁绍及太祖善。初平中随绍在冀州，尝在坐席言议。官渡之役，谏绍勿与太祖相攻，语在《绍传》。绍自以强盛，必欲极其兵势。攸知不可为谋，乃亡诣太祖。绍破走，及后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胡三省曰：乌巢之捷，计出于攸，故恃其功。】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胡三省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曰“某甲”者，史隐其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范《书·马后纪》：是家志不好乐。◎《王常传》：此家率下江诸家。◎《吴志·朱然传》：此家前初有

表。◎胡三省曰：此家，犹言此人也。】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治。【◎宋本“治”作“之”。◎何焯曰：许攸卖国邀功，小人之尤者，收治之殊快也，不得与北海比。】】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刘咸炘曰：“恃旧”云云，亦是曲笔。琰、融皆以众望所归被忌，攸、圭则以智计被忌，皆非以恃旧。】【◎《魏略》曰：娄圭字子伯，少与太祖有旧。初平中在荆州北界合众，后诣太祖。太祖以为大将，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议。及河北平定，随在冀州。其后太祖从诸子出游，子伯时亦随从。子伯顾谓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人有白者，太祖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吴书》曰：子伯少有猛志，【◎吴金华曰：猛志，指自命不凡、勇于进取之豪情壮志。】尝叹息曰：“男儿居世，会当得数万兵千匹骑著后耳！”侪辈笑之。后坐藏亡命，【◎毛本“藏”作“赃”。◎官本《考证》曰：监本讹作“赃”，今改正。】被系当死，得偷狱出，【宋本“偷”作“踰”。】捕者追之急，子伯乃变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觉，【毛本“能”误作“安”。】遂以得免。会天下义兵起，子伯亦合众与刘表相依。后归曹公，遂为所用，军国大计常与焉。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诈，曹公以问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曰：“大善。”遂进兵。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娄子伯富乐于孤，但势不如孤耳！”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赵一清曰：《武纪》潼关之役建沙城之谋者，娄子伯也。】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 “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官本“耳”作“耶”。【吴金华据刘淇说，以作“耳”不误。】】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鱼豢曰：古人有言曰： “得鸟者，罗之一目也，然张一目之罗，终不得鸟矣。鸟能远飞，远飞者，六翮之力也，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远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虽有功臣，亦未必非兹辈胥附之由也。

【◎毛本“附”作“付”。◎钱大昭曰：此用《诗》“予曰有疏附”。胥、疏声相近。】】而琰最为世所叹惜，【各本“叹”作“痛”。】至今冤之。【◎或曰：汉末崇尚节义，虽以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汉鼎，实名教阴有以维之也。魏立国未几，晋遂移之，虽天道好还，而亦操父子于刚直之士多不能容，摧折士气，东汉风义至魏而一变，其致之，非无由也。】【◎《世语》曰：琰兄孙谅，字士文，以简素称，仕晋为尚书、大鸿胪。◎荀绰《冀州记》云：即琰之孙也。

【◎潘眉曰：○二说不同，未知孰是。○《唐书·宰相世系表》：琰生谅，字士文。○又以谅为琰子。】】

##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也。【◎《郡国志》：兖州陈留郡平丘。◎谢鍾英曰：《魏志》陈留恭王峻太和六年封，以郡为国，《司马芝传》“芝子岐为陈留相”，是陈留魏时为国。◎洪亮吉曰：○平丘，汉旧县。○《地理沿革表》：晋省平丘，以县属陈留国。◎《一统志》：平丘故城，在今直隶大名府长垣县西南。】少为县吏，以清公称。将避乱荆州，未至，闻刘表政令不明，遂住鲁阳。【◎《通鉴》“住”作“往”。鲁阳，见《刘表传》注，又互见《韩暨传》。◎马与龙曰：南阳太守袁术治鲁阳。孙坚领豫州刺史，住鲁阳。韩暨避乱鲁阳山中。】太祖临兖州，辟为治中从事。【◎《续百官志》：刺史官属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玠谓太祖曰：【各本“谓”作“语”。】“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胡三省曰：魏相尝有是言。】守位以财，【◎胡三省曰：○《易·大传》：何以聚人？曰财。何以守位？曰仁。】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胡三省曰：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二事乃玠发其谋也。】如此则霸

王之业可成也。”【合荀或、枣祇之策，为根本腹心之谋。】太祖敬纳其言，转幕府功曹。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续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御览》卷二百十四《傅咸集表》曰：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今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风俗之易盖不难矣。”】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梁章钜曰：此与《崔琰传》“老臣获罪于天”并先称臣于操、丕之前。◎或曰：此史之驳文，然春秋时仕于大夫之家者，皆曰臣。汉代公卿、郡守之属吏、掾史亦多称臣，非必与操已定君臣之分也。】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遂省西曹。【出诸滑稽，正为操之计数。】初，太祖平柳城，【◎《一统志》：柳城，今土默特右翼旗西一百里。◎谢鍾英曰：今热河承德府建昌县北哈喇沁右翼界。◎详见《武纪》建安十二年。】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迁右军师。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先贤行状》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冯本“官”作“臣”。】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飡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通鉴辑览》曰：六计弊吏，以廉为本。舆服不过度似已，然亦不过从俭一端，尚不足语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饰伪尤甚，其选举又曷足凭邪？】】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玠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后群僚会，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也。”【◎《汉书·周昌传》：高帝欲废太子，昌庭争之强。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大理钟繇诘玠曰：“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

《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尚书·甘誓篇》：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孔传》云：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稾。【◎《周礼·秋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稾。◎郑注：○郑司农云：【郑司农，郑众也。前郑谓郑玄。】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春人、稾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书》曰“予则奴戮汝”，《论语》曰“箕子为之奴”，罪隶之奴也。故《春秋传》曰“斐豹，隶也。著于丹书，请焚丹书，我杀督戎”，耻为奴，欲焚其籍也。○玄谓：奴从坐而没入县官者，男女同名。】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毛本 “黥”作“黠”，误。】汉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有黥面供官，一以宽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负于神明之意，而当致旱？案典谋，急恒寒若，【谋，应作“谟”。】舒恒燠若，【◎《尚书·洪范》：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宽则亢阳，所以为旱。玠之吐言，以为宽邪，以为急也？急当阴霖，何以反旱？成汤圣世，野无生草，【◎《吕氏春秋》：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周宣令主，旱魃为虐。【◎《诗·大雅·荡之什·云汉章》：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

亢旱以来，积三十年，归咎黥面，为相值不？卫人伐邢，师兴而雨，【◎《左传》：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罪恶无征，何以应天？玠讥谤之言，流于下民，不悦之声，上闻圣听。玠之吐言，势不独语，时见黥面，凡为几人？黥面奴婢，所识知邪？何缘得见，对之叹言？时以语谁？见答云何？以何日月？于何处所？事已发露，不得隐欺，具以状对。”【◎繇辞虽辨，特承意周内耳。◎刘咸炘曰：详录此无谓，盖徒好其文耳。】玠曰：“臣闻萧生缢死，困于石显；【◎《汉书·萧望之传》：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上乃可其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望之竟饮鸩自杀。◎郝《书》 “缢死”作“饮药”，陈《志》作“缢死”，误。】贾子放外，谗在绛、灌；【◎《汉书·贾谊传》：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师古曰：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白起赐剑于杜邮；【◎《史记·白起传》：起，郿人，善用兵。迁为武安君。秦王遣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晁错致诛于东市；【◎《汉书·晁错传》：错衣朝衣斩东市。邓公曰：“错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伍员绝命于吴都：【◎《史记·伍子胥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吴王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斯数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后。臣垂髫执简，累勤取官，职在机近，人事所窜。属臣以私，无势不绝，语臣以冤，无细不理。人情淫利，为法所禁，法禁于利，势能害之。青蝇横生，为臣作谤，谤臣之人，势不在他。昔王叔陈生争正王廷，宣子平理，命举其契，【◎《左传·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杜注：（耍）**[**要**]**，契之辞。◎孔疏：要辞，如今辩答。合要者，使其各为要约言语，两相辩答。伯舆辞直，王叔无以应之，故不能举其要契之辞也。】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毛本“焉”作“马”，误。】是以书之。臣不言此，无有时人。说臣此言，必有征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对。若臣以曲闻，即刑之日，方之安驷之赠；赐剑之来，比之重赏之惠。谨以状对。”时桓階、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和洽救玠事详见《洽传》。】【◎孙盛曰：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称“明折庶狱”，

《传》有“举直错枉”，庶狱明则国无怨民，枉直当则民无不服，未有征青蝇之浮声，信浸润之谮诉，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缉熙者也。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刘咸炘曰：清公不容，自有故，安国之论肤矣！】】太祖赐棺器钱帛，拜子机郎中。【拜玠子郎中，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丁亥令》。】

## 徐奕

徐奕字季才，东莞人也。【◎东莞，见《陶谦传》，又见《夏侯玄传》注引《魏书》，又见《张既传》。◎《郡国志》：徐州琅邪国东莞。◎王先谦曰：○汉末置郡，三国魏末废郡，还属琅邪。○《通鉴》胡注：魏既分而复合于琅邪，晋又分置。○说与《魏氏春秋》亦合，今从之。○《晋志》：改属东莞郡。○《一统志》：故城，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治。】避难江东，孙策礼命之。奕改姓名，微服还本郡。太祖为司空，辟为掾属，从西征马超。超破，军还。时关中新服，未甚安，留奕为丞相长史，镇抚西京，西京称其威信。转为雍州刺史，复还为东曹属。丁仪等见宠于时，并害之，而奕终不为动。【◎《魏书》曰：或谓奕曰：“夫以史鱼之直，孰与蘧伯玉之智？丁仪方贵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圣，仪岂得行其

伪乎！且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子宁以他规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出为魏郡太守。太祖征孙权，徙为留府长史，谓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过也，然微太严。昔西门豹佩韦以自缓，【◎《韩非子》：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夫能以柔弱制刚强者，望之于君也。今使君统留事，孤无复还顾之忧也。”魏国既建，为尚书，复典选举，迁尚书令。

太祖征汉中，魏讽等谋反，【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中尉杨俊左迁。【◎《杨俊传》：魏讽反于邺，俊自劾诣行在所，左迁平原太守。】太祖叹曰：“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安得如诸葛丰者，使代俊乎！”【诸葛丰，事见《诸葛诞传》。】桓階曰： “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为中尉，【中尉，见《凉茂传》。赵一清引《百官志》，臆断改“中候”为“中尉”，说误，不录。】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侧席而坐；【◎《史记·晋世家》：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子玉犹在，庸可喜乎！”】汲黯在朝，淮南为之折谋。【◎《史记·汲黯传》：淮南王谋反，惮黯，曰： “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诗》称“邦之司直”，君之谓与！”在职数月，疾笃乞退，拜谏议大夫，卒。【◎《魏书》曰：文帝每与朝臣会同，未尝不嗟叹，思奕之为人。奕无子，诏以其族子统为郎，【◎钱大昭曰：“郎”下当有“中”字，见《文帝纪》。】以奉奕后。】

## 何夔

何夔字叔龙，陈郡阳夏人也。【◎《郡国志》：豫州陈国阳夏。◎吴增僅曰：○《魏志·诸王传》：黄初四年，封曹邕为陈王。○是魏初改郡为国。太和六年，封植为陈王，植子志徙封济北国，复为郡。◎《一统志》：阳夏故城，今河南陈州府太康县治。】曾祖父熙，汉安帝时官至车骑将军。【◎华峤《汉书》曰：熙字孟孙，少有大志，不拘小节。身长八尺五寸，体貌魁梧，善为容仪。举孝廉，为谒者，赞拜殿中，音动左右。和帝佳之，【◎何焯校改“佳”作“伟”。◎弼案：范《书·梁（懂）**[**慬**]**传》亦作“伟”。】历位司隶校尉、大司农。【毛本 “位”作“为”。】永初二年，【◎宋本“二”作“三”。◎沈家本曰：范史《安纪》、南匈奴、乌桓二传，事并在三年。】南单于与乌丸俱反，以熙行车骑将军征之，累有功。乌桓请降，单于复称臣如旧。会熙暴疾卒。【◎本志《高柔传》注引《陈留耆旧传》曰：琅邪相何英，车骑将军熙之父也。】】夔幼丧父，与母兄居，以孝友称。长八尺三寸，容貌矜严。【◎《魏书》曰：汉末阉宦用事，夔从父衡为尚书，有直言，由是在党中，诸父兄皆禁锢。【冯、吴、毛本“锢”作“固”，误。】夔叹曰：“天地闭，贤人隐。”故不应宰司之命。】避乱淮南。后袁术至寿春，【◎《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寿春。◎王先谦曰：九江郡，三国魏、吴分据，吴割入庐江，魏改曰淮南。◎谢鍾英曰：○《袁术传》：兴平元年，术建号，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魏略·杨沛传》：太祖辅政，沛迁九江太守。○是魏武复淮南为九江。◎弼按：兴平元年，应作“建安二年”。术“建号”，应作“僭号”。谢氏误。寿春，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九江，互见《武纪》初平四年。】辟之，夔不应，然遂为术所留。久之，术与桥蕤俱攻围蕲阳，【◎蕲阳，见《武纪》建安十八年“蕲阳之役”注。◎赵一清曰：蘄阳，汉沛国之蕲县，陈承祚述史，屡有蕲阳之文，岂后汉末曾改蕲县为蕲阳乎？又何夔是陈郡人，而蕲属沛郡，今云“术以夔彼郡人”，所未达也，或“郡人”下有缺文。】蕲阳为太祖固守。术以夔彼郡人，欲胁令说蕲阳。夔谓术谋臣李业曰：“昔柳下惠闻伐国之谋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斯言何为至于我哉’！”【◎《春秋繁露》：昔者鲁君问于柳下惠，曰：“我欲

攻齐，如何？”柳下惠对曰：“不可。”退而有忧色。曰：“吾闻之也，谋伐国者，不问于仁人也，此何为至于我？”】遂遁匿灊山。【◎范《书·袁术传》：术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灊山。◎章怀注：灊县之山也。灊，今寿州霍山县也。◎谢鍾英曰：○《张辽传》：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余里，道险狭，步径裁通，陈兰等壁其上，辽攻斩之。○鍾英按：山在灊山县西北。○《方舆纪要》卷二十六云：灊山，在潜山县西北二十里，与六安州霍山县接界，即霍山矣。《旧志》，潜山，与皖公、天柱三峰鼎峙，层峦叠嶂，为长淮之捍蔽。说者皆以潜、皖、天柱为三山，其实非也。盖以形言之，则曰“潜山”，谓远近山势皆潜伏也；以地言之，则曰“皖山”，谓皖伯所封之国也；以峰言之，则曰“天柱”，其峰突出众山之上，峭拔如柱也。名虽有三，实一山耳。或又谓山南为皖，山北为潜，雪山盘其东，霍山屏其西。皆即一山而强为之说耳。○《一统志》：霍山在安徽六安州霍山县西北五里，又名天柱山。○《尔雅》：霍山为南岳。○注：即天柱山，灊水所出也。○《史记·封禅书》：元封五年，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应劭曰：灊县属庐江，南岳霍山也。○按：霍山与潜山县之潜山相去百余里，本非一山，后人以潜有天柱峰，遂误潜即霍山，又谓潜即南岳，误。◎又云：皖山在安庆府潜山县西北，考汉灊县故城，在今霍山县东北三十里，去今潜山颇远，今潜山县本汉皖县，东晋以后为怀宁县地，晋以前灊县实不在此，诸志纷纷，以皖山为灊岳、为霍山，俱误。◎弼按：综上诸说，以《一统志》为最详明，以章怀注为最简要。章怀所云“灊山，灊县之山”，盖指汉时灊县之山言，又云“灊，今寿州霍山县”，盖指唐时之地理言，亦即今日之霍山县也。至今日之潜山县非汉、晋之灊县，《一统志》已辨明之，则何夔当日所遁匿之灊山，为汉时灊县之山，即今日霍山县之霍山。《方舆纪要》与谢说俱误。】术知夔终不为己用，乃止。术从兄山阳太守遗母，【袁遗，见《武纪》初平元年。】夔从姑也，是以虽恨夔而不加害。

建安二年，夔将还乡里，度术必急追，乃间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顷之，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时有传袁术军乱者，太祖问夔曰：“君以为信不？”夔对曰：“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术无信顺之实，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下。夫失道之主，亲戚叛之，而况于左右乎！以夔观之，其乱必矣。”太祖曰；“为国失贤则亡。君不为术所用；乱，不亦宜乎！”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孙盛曰：夫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属，古之造士也，【◎

《礼记·王制篇》：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郑注：不征，不给其繇役。造，成也，能习礼则为成士。】必擢时雋，搜扬英逸，得其人则论道之任隆，非其才则覆餗之患至。

【◎餗，音速。◎《易·鼎卦》：鼎折足，覆公餗。◎《正义》云：餗，糁也。】苟有疵衅，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罚，肃以小惩之戒，岂“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之谓与！然士之出处，宜度德投趾；可不之节，【“不”读曰“否”。局本“之”作“乏”，误。】必审于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云之表，岂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羁绁哉！自非此族，委身世涂，否泰荣辱，制之由时，故箕子安于孥戮，【◎《论语》：箕子为之奴。】柳下夷于三黜，【◎《风俗通》：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萧何、周勃亦在缧绁，【◎《史记·萧相国世家》：上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相国为民请曰：“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夫岂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时制，而甘其宠，挟药要君，以避微耻。《诗》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魏武之杖掾属，明代之廷杖，皆极不近人情之事。◎郝经曰：士可杀而不可辱，命为掾属，而杖捶之，岂待士之礼！夔义不受辱，亦可尚已，谓为“挟毒要君”，责之过矣。】】出为城父令。【◎《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城父。◎三国魏改属谯郡。◎《一统志》：城父故城，今安徽颍州府毫州东南城父村。◎谢鍾英曰：今毫州东南七十里涡阳县之东。】【◎《魏书》

曰：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元本、吴本“酂”作“郧”，误。酂，见

《刘放传》，属谯郡。魏国既建，特立谯郡，比丰、沛，选用名士为守令。郧县远不相涉，其误无疑。】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迁长广太守。【◎胡三省曰：长广县，前汉属琅邪郡，后汉属东莱郡。此盖操遣乐进入青州，新收以为郡。◎钱大昭曰：《郡国志》长广属东莱郡。《晋地理志》、《宋州郡志》皆有长广郡，并言“咸宁三年置”，晋领不其、长广、挺三县，宋领四县，三县之外又有昌阳也。今读此传，乃知建安初已有此郡，不知省自何时，而咸宁中复置。诸史并未志其沿革，疏矣。◎赵一清曰：○《郡国志》：东莱郡长广，故属琅邪。○《方舆纪要》卷三十六：长广城在莱阳县东五十里。建安中分置长广郡，魏、晋因之。◎吴增僅曰：○洪《志》据魏《何夔传》“迁长广太守，领六县”，有长广、牟平、东牟、昌阳，其二县当即不其、挺。疑当时因黄巾起，青、徐间郡县寥阔难治，故置长广郡。魏末郡或旋废，至晋咸宁三年复置。《太康地志》不其、长广、挺三县俱云“属长广”，则知咸宁三年前本有长广郡。今考咸宁在太康前，《太康地志》所云不其等县属长广者，即指咸宁三年事也。长广太守见史者仅一何夔，时在建安初年，迨十八年《献帝起居注》所载，青州属郡已无长广，盖是时已省。又洪《志》引《管辂传》注前长广太守陈承（祜） **[**祐**]**为魏有长广之证。今考《管辂传》“前长广太守陈承（祜）**[**祐**]**口授城门校尉华长骏”语，

《晋书》“华表子虞，字长骏”，华称字，知陈承（祜）**[**祐**]**亦字也。《陈寿传》“寿字承祚，迁长广太守”，则此“承（祜）**[**祐**]**”明为“承祚”之讹。寿迁长广在晋初，洪《志》未审，

* 谢云：《刘繇传》云“东莱牟平人”，盖魏废长广，还入东莱，故承祚书法如此。◎王先谦曰：汉末置长广郡，旋省郡为县。◎《一统志》：长广故城，今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东。】郡滨山海，黄巾未平，豪杰多背叛，袁谭就加以官位。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为寇害。议者欲举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乐乱也，习于乱，不能自还，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灭，必并力战。攻之既未易拔，虽胜，必伤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烦兵而定。”乃遣郡丞黄珍往，为陈成败，承等皆请服。夔遣吏成弘领校尉，长广县丞等郊迎，【◎宋本“丞”作“承”，各本皆作“丞”。“丞”、“承”古通用。◎赵一清曰：○《百官志》：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凡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丞各一人。◎姚范曰：“长广”上疑失字。】奉牛酒，诣郡。牟平贼从钱，众亦数千，【◎谢鍾英曰：○牟平，两汉志属东莱。○《寰宇记》：在牟山之阳，其地夷坦，故曰牟平。故城，今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东南九十里。◎牟平，互见《吴志·刘繇传》。】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东牟人王营，众三千余家，【◎东牟，两汉志属东莱。◎钱坫曰：今登州府宁海州治。】胁昌阳县为乱。【◎昌阳，两汉志属东莱。◎《一统志》：故城，今登州府莱阳县东南二十五里昌山南。】夔遣吏王钦等，授以计略，使离散之。旬月皆平定。【◎韩慕庐曰：或降，或讨，或离散之，夔诚吏才，亦将才也。】

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曰：“自丧乱已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所领六县，【◎洪亮吉曰：○《晋起居注》云：咸宁三年，以齐东部县为长广郡，领县四，不其、长广、昌阳、挺。○《晋地理志》亦同，惟无昌阳。而《何夔传》云“领六县”，有长广、牟平、东牟、昌阳，其二县当即不其、挺也。魏末郡或旋废，至晋咸宁三年复置。】疆域初定，加以饥馑，若一切齐以科禁，恐或有不从教者。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周官·职方氏》：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

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业，然后齐之以法，则无所不至矣。”【明损益之宜。】太祖从其言。征还，参丞相军事。海贼郭祖寇暴乐安、济南界，【祖本为袁绍所署中郎将，见《吕虔传》。又《上尊号奏》有“屯骑校尉都亭侯臣祖”，疑即此人。】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长广有威信，拜乐安太守。【◎《郡国志》：青州乐安国。◎王先谦曰：三国魏因，国废为郡。】到官数月，诸城悉平。

入为丞相东曹掾。夔言于太祖曰：“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踰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何焯曰：核之乡闾，时方草创，不易行也，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则无施不可。】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未详其义。【◎吴金华曰：时，当作“特”，字之误也。何夔谓选举官属，宜两途并行，一则由主管其事之尚书东曹选拔，一则由朝臣之特受教令者保举，选举者各负其责。此议深得曹操赞赏，故下文云 “文帝为太子，以凉茂为太傅，夔为少傅，特令二傅与尚书东曹并选太子诸侯官属。”此“二傅”即所谓“在朝之臣特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太祖称善。魏国既建，拜尚书仆射。【◎《魏书》曰：时丁仪兄弟方进宠，仪与夔不合。尚书傅巽谓夔曰：“仪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仪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为不义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怀奸佞之心，立于明朝，其得久乎！”夔终不屈志，仪后果以凶伪败。】文帝为太子，以凉茂为太傅，夔为少傅；特命二傅与尚书东曹并选太子诸侯官属。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见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礼焉；他日无会仪。【官僚无私会。】夔迁太仆，【夔为太仆，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太子欲与辞，宿戒供，夔无往意；乃与书请之，夔以国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晋书·何曾传》：曾字（颍）**[**颖**]**考，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二子遵、劭。劭字敬祖，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遵字思祖，劭庶兄也，性亦奢忲。四子嵩、绥、机、羡。绥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傲，东海王越遂诛绥。羡既骄且吝，陵驾人物，乡闾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何焯曰：孝先清恪，叔龙豪汰，而相与为友。古人所重在大节，奉己之奢俭，不以相非也。叔龙侈汰，（颍）**[**颖**]**考继之，贻谋一谬，子孙卒受其祸，不可以不戒。】文帝践阼，封成阳亭侯，【◎《晋书·何曾传》：夔封阳武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屡乞逊位。诏报曰：“盖礼贤亲旧，帝王之常务也。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今君疾虽未瘳，神明听之矣。君其即安，以顺朕意。”薨，谥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为司徒。【◎干宝《晋纪》曰：曾字颖考。正元中为司隶校尉。时毌丘俭孙女適刘氏，以孕系廷尉。女母荀，为武卫将军荀顗所表活，既免，辞诣廷尉，乞为官婢以赎女命。曾使主簿陈咸为议，【宋本“陈”作“程”，《晋书·刑法志》亦作“程”，此误。】议曰：“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法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法，北宋本作“以法”，冯本作“于防”。】于情则伤孝子之思，男不御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乃定律令。【◎赵一清曰：○《晋书·刑法志》及《何曾传》言：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毌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与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丐其命，诏听离婚。荀

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诣曾乞恩。曾哀之，腾辞上议。○一清案：刘子元名仲武。《晋书·礼志》载：“沛国刘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则二人。毌丘俭反，败，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绝。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许，正舒不释服，讼于上下，泣血露骨，缞裳缀络，数十年不得从，以至死亡。○所云“怀妊”，即正则也。】◎《晋诸公赞》曰：曾以高雅称，加性纯孝，位至太宰，封朗陵县公。年八十余薨，【◎毛本“十”作“士”，误。◎《晋书·曾传》：咸宁四年薨，时年八十。】谥曰元公。【◎《晋书·曾传》：博士秦秀谥为缪丑，帝不从，策谥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谥为元。】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识深博，有经国体仪。位亦至太宰，谥康公。子蕤嗣。【《晋书·曾传》作“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干能。少经清职，终于太仆。遵子绥，字伯蔚，亦以干事称。永嘉中为尚书，为司马越所杀。◎《傅子》称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亲者，其颍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称曾、闵，今曰荀、何。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令，一作“本”。《晋书·曾传》“令”作“命”。】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仪表矣。【◎《困学纪闻》云：何曾、荀顗之孝，论者比之曾、闵。夫以孝事君则忠，不忠于魏，又不忠于晋，非孝也。顗之罪浮于曾，曾之骄奢，祸止及家，顗之奸谀，祸及天下。】】

## 邢颙

邢颙，字子昂，河间鄚人也。【◎《郡国志》：冀州河间国鄚，故属涿。◎惠栋曰：鄚，

《说文》“从邑，莫声”。俗本作“郑”，误。◎《一统志》：鄚县故城，今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北。】举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右北平郡，见《明纪》景初元年。】从田畴游。积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邢颙，民之先觉也。”【◎胡三省曰：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此以道自任者也。若邢颢之先觉，特见几耳。】乃见太祖，求为乡导以克柳城。【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

太祖辟颙为冀州从事，时人称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广宗长，【◎《郡国志》：冀州钜鹿郡广宗。◎三国魏改属安平郡。◎《方舆纪要》：今直隶顺德府广宗县治。】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太祖曰：“颙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勿问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

【◎《郡国志》：冀州常山国南行唐。◎《一统志》：故城，今直隶正定府行唐县北。】劝民农桑，风化大行。入为丞相门下督，迁左冯翊，【◎《郡国志》：司隶左冯翊，治高陵。◎刘昭注引《决录》注曰：冯，（冯）**[**凭**]**也。翊，明也。◎惠栋曰：○《汉官解诂》曰：冯，辅。翊，蕃。故以为名。○《魏略》曰：建安初，关中始开，诏分冯翊西数县为左内史郡，治高陵，以东数县为本郡，治临晋。○何焯云：时权置，旋复故，故司马氏不载。○然刘注当补。◎王先谦曰：○建安十八年，以郡属雍州。三国魏去“左”字。○《一统志》：高陵故城，今陕西西安府高陵县西南。】病，去官。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续百官志》：列侯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中兴以来，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不置家丞。】颙防闲以礼，【◎胡三省曰：防，隄也。闲，阑也。防以止水，闲以制兽，皆禁止之义也。】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桢书谏植曰：“家丞邢颙，北土之彦，少秉高节，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

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以此反侧。”【◎范《书·光武纪》：令反侧子自安。◎章怀注：○反侧，不安也。○《诗·国风》曰：展转反侧。】后参丞相军事，转东曹掾。【冯本“转”作“辅”，误。】初，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丁仪等并赞翼其美。太祖问颙，颙对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毛本“殿”作“陛”，误。】太祖识其意，后遂以为太子少傅，迁太傅。文帝践阼，为侍中尚书仆射，赐爵关内侯，出为司隶校尉，徙太常。黄初四年薨。子友嗣。【◎

《晋诸公赞》曰：颙曾孙乔，字鲁伯。【◎宋本“鲁”作“曾”。◎沈家本曰：以名乔推之，当作鲁。】有体量局幹，美于当世。历清职。元康中，与刘涣俱为尚书吏部郎，稍迁至司隶校尉。】

## 鲍勋

鲍勋字叔业，泰山平阳人也，【◎《郡国志》：兖州泰山郡。◎洪亮吉曰：东平阳，汉旧县，中兴后省，魏复立。◎谢鍾英曰：东平阳，班《志》属泰山，《魏志》高堂隆、鲍勋并云“泰山平阳人”，是魏时改名平阳。洪氏作“东平阳”，非也。又《左传·宣八年》杜注： “今泰山平阳县”，《太康地志》“新泰旧名平阳，泰始中羊祜此县人，表改为新泰”，《水经注》“洙水西迳泰山东平阳县，晋武帝元康九年改为新泰”，〖◎按：武帝太康纪元十年，惠帝元康纪元九年，《水经注》“元康”系“太康”之讹。〗平阳之改新泰，《太康志》、《水经注》并有明文，《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谓新泰魏置者，均误。◎马与龙云：《太康地志》谓太始中羊祜表改。然据杜注及《洙水注》，县改名新泰当在太康末也。《晋志》曰新泰。

◎《一统志》：故城，今山东泰安府新泰县西北。◎弼按：范《书·羊续传》“太山平阳人”，是平阳未省也。◎又按：○山阳郡有南平阳县。○惠栋曰：《竹书纪年》：“梁惠王二十九年，齐田朌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河东有平阳，故加南。○杨守敬曰：《汉志》、《水经》有东平阳，则此泰山之平阳应有“东”字。杜注、高堂隆、羊祜等传无“东”字，省文耳。○综上诸说，在洙水南者曰“南平阳”，在河东者曰“东平阳”，为相对之词，系于泰山之平阳，自为东平阳也。】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宣后嗣有从上党徙泰山者，遂家焉。【◎《汉书·鲍宣传》：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学明经，为谏大夫，屡上书谏争。后拜司隶，因事被刑，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遂家于长子。〖◎师古曰：上党之县也。〗后以不附王莽，系狱自杀。◎宣妻桓少君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修行妇道，见范《书·列女传》。宣子永，字君长，永子昱，字文泉，三世均为司隶校尉。京师歌曰：“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昱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南阳太守，号为神父。德子昂，有孝义节行。范

《书》均有传。】勋父信，灵帝时为骑都尉，大将军何进遣东募兵。后为济北相，协规太祖，身以遇害。语在《董卓传》、《武帝纪》。【◎《魏书》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显。少有大节，【“少”字上应有“信”字。】宽厚爱人，沈毅有谋。大将军何进辟，拜骑都尉，遣归募兵，得千余人，还到成皋，【成皋，见《武纪》卷首。】而进已遇害。信至京师，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为乱，劝袁绍袭卓，绍畏卓不敢发。语在《绍传》。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三千余乘。【宋本“三”作“五”。】是岁，太祖始起兵于（已）**[**己**]**吾，【（已）**[**己**]**吾，见《武纪》卷首。】信与弟韬以兵应太祖。太祖与袁绍表信行破虏将军，韬裨将军。【◎洪饴孙曰：破虏将军，一人，第五品。中平六年，袁术表孙坚为此官。裨将军，无员，第五品。】时绍众最盛，豪杰多向之。信独谓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毛本“乱”作“之”，误。】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遂深自结纳，太祖亦亲异焉。汴水之败，信被疮，韬在阵战亡。绍劫夺韩馥位，遂据冀州。信

言于太祖曰：“奸臣乘衅，荡覆王室，英雄奋节，天下响应者，义也。今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祗以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太祖善之。太祖为东郡太守，表信为济北相。【◎《武纪》：初平元年，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刘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二年，王肱不能御黑山贼。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是信为济北相在前，操为东郡太守在后，此言“操为东郡太守，表信为济北相”，疑有误。◎沈家本曰：初平元年，鲍信已称济北相，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在初平二年，此恐《魏书》之误。【◎余按：疑鲍信前一济北相或为自署，或受他人署立，而非经朝廷册定，故于后曹操复表鲍信为济北相。《武纪》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下文并云“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盖同此例。】】会黄巾大众入州界，刘岱欲与战，信止之，岱不从，遂败。语在《武纪》。太祖以贼恃胜而骄，欲设奇兵挑击之于寿张。【◎《郡国志》：兖州东平国寿张。◎《一统志》：故城，今山东泰安府东平州西南。】先与信出行战地，后步军未至，而卒与贼遇，遂接战。信殊死战，以救太祖，太祖仅得溃围出，信遂没，时年四十一。虽遭乱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俭，而厚养将士，居无余财，士以此归之。】建安十七年，太祖追录信功，表封勋兄邵新都亭侯。【◎《魏书》曰：邵有父风，太祖嘉之，加拜骑都尉，使持节。邵薨，子融嗣。】辟勋丞相掾。【◎《魏书》曰：勋清白有高节，知名于世。】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勋为中庶子。徙黄门侍郎，【◎《续百官志》：太子中庶子，六百石，员五人，职如侍中。◎黄门侍郎，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出为魏郡西部都尉。【◎胡三省曰：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武分魏郡，置东、西部都尉，以东部都尉立阳平郡，西部都尉立广平郡，谓之三魏，皆属司州。◎洪饴孙曰：每郡都尉一人，比二千石。大郡或置二人，或为东、西部，或为南、北部，典兵禁，备盗贼。】太子郭夫人弟【本志《后妃传》“郭后蚤丧兄弟，以从兄表继父永后”，此言“夫人弟”，未详其名。又按《郭后传》“后颇防闲外戚”，以此事推之，或为溢美之辞。传中“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二语，及“曹洪下狱当死。卞太后谓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郭后涕泣，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是郭后之足以制魏文可知。】为曲周县吏，【◎曲周，前汉属广平郡，后汉属钜鹿郡，建安十七年移属魏郡，见《武纪》。三国魏改属广平，广平郡即魏郡西部，故西部都尉得按治之。◎

《一统志》：曲周故城，今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东北。】断盗官布，法应弃市。太祖时在谯，太子留邺，数手书为之请罪。勋不敢擅纵，具列上。勋前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固不能悦，及重此事，恚望滋甚。【◎祸机已伏于此。◎或曰：以操之明断，诸子犹复纵肆行私如是。】会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勋官。【中尉，即执金吾。】久之，拜侍御史。【勋为侍御史，列名劝进，见《文纪》注引禅代众事。】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勋以驸马都尉兼侍中。【冯本“勋”作“郧”，误。驸马都尉，见《明纪》青龙元年，又见《曹爽传》。侍中，见《武纪》建安元年。】

文帝受禅，勋每陈“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臣闻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闇之中，【◎《论语》：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注曰：谅，信也。阴，犹默也。◎疏曰：谓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礼记》作 “谅闇”，郑玄以为凶庐。】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竞行猎，【吴金华以“竞”当为“竟”，犹言终究。】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尔雅·释诂》：乂，治也。】故移风易俗，【冯本夺“故”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哉？昔鲁隐观渔于棠，【见《崔

琰传》。《左传》作“观鱼”。】《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愿也。”因奏：“刘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昔梁丘据取媚于遄台，【◎《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杜注：子犹，梁丘据也。〗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谓和！”◎《说苑》：齐景公饮酒，移于梁丘据之家，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此一臣，何以乐吾身。”】晔之谓也。请有司议罪，以清皇朝。”【◎何焯曰：勋语殊壮，但丕闻“谅阴”之语，漠无所动，毁表行猎，复问其乐何如八音，心已死矣，又何可与言哉！丕昏已甚，勋又切直不已，忠亮有余，而识不足。君子惜之。◎梁章钜曰：○《御览》卷四十二引《魏略》云：魏文帝猎北邙上，时盛夏炎暑，行者或中暍，鲍勋切谏，遂因此伏法。○按：本传勋因谏猎出为右中郎将，后以谏征吴左迁，复缘私解孙邕事收付廷尉，伏诛，并非因谏猎伏法。《魏略》有脱漏，故裴注不收也。】帝怒作色，罢还，即出勋为右中郎将。【◎《续百官志》：右中郎将，比二千石。】

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御史中丞，见《武纪》初平元年。◎《宋书·百官志》：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兰台，秘书图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绕行宫垣白壁。史臣按《汉志》“执金吾每月三绕行宫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并中丞。◎洪饴孙曰：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御史大夫之丞。黄初初，改为宫正，复为台主，寻又改曰中丞。◎赵一清曰：宫正之名，以巡行宫省得名。】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严惮，罔不肃然。六年秋，帝欲征吴，群臣大议，勋面谏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通鉴》：黄初五年八月，魏文为水军，亲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国语》：祭公谋父曰：“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臣窃以为不可。”帝益忿之，左迁勋为治书执法。【◎《晋书·职官志》：魏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赵一清氏以治书执法即治书侍御史，误。】

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孙邕，见《齐王纪》嘉平六年，又见《管宁传》、《卢毓传》。】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胡三省曰：标，表也。埒，《说文》曰“庳垣也”，又封道曰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吴金华曰：军法，营垒已成而妄行其中者杀。故《汉书·胡建传》载建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鲍勋实事求是，其所以不举孙邕之事，正缘当时“堑垒未成”，不得以军法论处也。】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续百官志》：大将军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胡三省曰：法议，引法而议也。正，结正也。五岁刑，髡钳为城旦舂。】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三官，廷尉正、监、平也。】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通鉴》“敢”作“欲”。】收三官以下付刺奸，【◎范《书·侯霸传》：再迁为执法刺奸。◎章怀注引《王莽传》曰：执法左右刺奸，选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队，如汉刺史。◎是刺奸之官甚尊。魏有刺奸掾、刺奸主簿，大将军、太尉皆有；刺奸都督，大都督掾之属。】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高柔传》：柔为廷尉，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柔固执不从诏命。遂召柔诣台，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或曰：有功于太祖，何如得罪于郭夫人。】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

《通鉴辑览》曰：魏文以贷绢宿嫌免曹洪，已失予夺之正。至鲍勋守法不阿，方当录用，以励群下，乃必欲置之于死，可谓徇私怨而昧公义矣。】勋内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后二旬，文帝亦崩，莫不为勋叹恨。【◎此与崔琰之死同一痛惜。◎或曰：叹恨不得以赦免耳。】

## 司马芝

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也。【◎《郡国志》：司隶校尉河内郡温。◎《一统志》：温县故城，今河南怀庆府温县西南三十里。】少为书生，避乱荆州，于鲁阳山遇贼，【◎鲁阳，见

《刘表传》、《毛玠传》。◎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鲁阳，有鲁山，古鲁县。

◎潘眉曰：○山名鲁山，不名鲁阳，在鲁山之阳，邑因名鲁阳。此当云“于鲁阳鲁山遇贼”。

* 《元和县志》：鲁山，在汝州鲁阳县东北十里。◎惠栋曰：○郦元云：柏树溪水出于鲁山峡谷中，东南流径鲁山西，而南合牛兰也。◎《一统志》：鲁山在河南汝州鲁山县东十八里，孤高耸拔，为一邑巨镇，县以此得名。】同行者皆弃老弱走，芝独坐守老母。贼至，以刃临芝，芝叩头曰：“母老，唯在诸君！”贼曰：“此孝子也，杀之不义。”遂得免害，以鹿车推载母。【◎范《书·列女传》：鲍宣妻桓氏，字少君，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风俗通》云：鹿车，或云乐车，入传舍，偃卧无忧，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苏林云：一木横鹿车，一人推之。】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管长。【◎钱大昕曰：管，当作“菅”，济南有菅县，故下文有“驰檄济南”之语。◎赵一清曰：○此汉济南郡之菅县也。○应劭曰：音奸。◎马与龙曰：菅长司马芝、高柔，见《魏志》，《传》误作“管”。◎《一统志》：菅县故城，今山东济南府章丘县西北。◎弼按：《郡国志》河南尹中牟县有管城，古管叔邑，并非管县，与此无涉。】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咸流声上闻。【宋本“咸”作“或”。】今条调同等为兵，【◎官本《考证》曰：条，北宋本作“调”。】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毛本“令”做“今”，误。督邮，见《崔琰传》。】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济南郡属青州，故云。】迁广平令。【◎《郡国志》：冀州钜鹿广平。◎《一统志》：故城，今直隶广平府鸡泽县东。】征虏将军刘勋【《武纪》建安十八年注引勋进表、《文纪》注引《典论》俱作“平虏将军”。】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魏略》曰：勋字子台，琅邪人。【◎《郡国志》：徐州琅邪国琅邪。◎《一统志》：琅邪故城，今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下，东枕大海。】中平末，为沛国建平长，【◎《郡国志》：豫州沛国建平。◎《一统志》：建平故城，今河南归德府永城县西南。】与太祖有旧。后为庐江太守，为孙策所破，【刘勋，事见《武纪》建安四年、十八年，又见《吴志·孙策传》。】自归太祖，封列侯，【刘勋封华乡侯，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引勋进表。】遂从在散伍议中。【吴本“议”作“丛”。】勋兄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从政。勋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勋事又见《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

迁大理正。【建安十八年，魏国始置大理。黄初元年，改为廷尉。大理正，一人，六百石，掌平决诏狱。正、监、平，谓之廷尉三官。】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吴金华曰：都厕，指过路人通用之大厕。】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历甘陵、沛、阳平太守，【◎甘陵，见《武纪》建安九年。◎《郡国志》：豫州沛国。◎吴增僅曰：司马芝为沛郡太守，在建安末年，盖汉末国除为郡。◎弼按：范《书·盖延传》“延破刘永沛郡太守，斩之”，章怀注引《东观记》曰“沛郡太守陈修”，又《侯霸传》“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又玄（货）**[**贺**]**为沛郡守，见《第五伦传》；向苗为沛郡太守，见《桓鸾传》；桓荣为沛郡龙亢人，见范书本传。是沛之除国为郡不在汉末也。◎又按：范《书·沛献王辅传》始终嗣封，至魏受禅始改为崇德侯，本志《魏武纪》亦云“沛国谯人”，是终汉之世沛并无除国为郡之事，然则何以有沛郡太守见于各传，殊可疑也。◎《文帝纪》：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谢鍾英曰：司马芝为阳平太守在黄初前，时无阳平郡，疑字之讹。】所在有绩。黄初中，入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请不行。曹内官欲以事托芝，【宋本“曹”作“曾”，官本作“会”。】不敢发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犹惮芝，不为通。芝为教与群下曰：“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于上，吏祸于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于是下吏莫不自励。门下循行尝疑门幹盗簪，【◎《续百官志》：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幹，主文书。◎《汉官》曰：河南尹，书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惠栋曰：○幹，汉碑皆作“干”，古字通也。○赵明诚曰：《晋书·职官志》：“州县吏皆有循行。”案《北海相景君碑》阴载故吏自都昌召丘暹而下十九人，皆作修行。岂“循”、“脩”二字书相类，遂至讹谬耶？案王充《论衡》曰：“一县佐吏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从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脩行者，巧习无害，文少德高也。”证此，则“循行”当作“脩行”无疑矣。】幹辞不符，曹执为狱。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难分者，自非离娄，鲜能不惑。就其实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轻伤同类乎！其寝勿问。”

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芝议用五铢钱，见《通鉴·明纪》太和元年。】顷之，特进曹洪乳母当【◎洪饴孙曰：特进，无员，魏加官。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言以功德，特进见也。】与临汾公主侍者【◎《郡国志》：司隶河东郡临汾。◎《一统志》：今山西绛州东北。

◎谢鍾英曰：临汾公主即此。《晋志》临汾属平阳郡。】共事无涧神【◎臣松之案：无涧，山名，在洛阳东北。【陈寅恪以“无涧神”应作“无间神”，即地狱神。无涧山当系因天竺教而得名。】】系狱。卞太后遣黄门诣府传令，芝不通，辄敕洛阳狱考竟，而上疏曰：“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今当等所犯妖刑，辞语始定，黄门吴达诣臣，传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惧有救护，速闻圣听，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辄敕县考竟，擅行刑戮，伏须诛罚。”帝手报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芝于细故多所宽宥，于豪强则法在必行，不吐刚茹柔，史评允矣。】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间，直道而行。会诸王来朝，与京都人交通，坐免。

后为大司农。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潘眉曰：“区言”之“区”，似当为“匡”。《管子》有《大匡》、《中匡》、《小匡》，而无《区言》。

◎沈钦韩曰：《管子》自《任法第四十五》至《内业》为《区言》。◎沈家本曰：《大匡》诸篇不得称匡言，潘说误。《区言四·治国篇》言富民积粟事，即其所本也。◎弼按：二沈说

是。】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何焯曰：黄初中屯田之制已坏，可叹。】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田，在于不失天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芸锄条桑，【◎《诗·豳风》：蚕月条桑。◎郑《笺》云：条桑，枝落之采其叶也。】耕熯种麦，【熯，疑作“ ”。，耕麦地也，见《玉篇》。或作“ ”。，耕也，见

《广雅·释地》。】获刈筑场，十月乃毕。【◎《诗·豳风》：十月涤场。】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

【◎钱仪吉曰：宗田，未详。】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明帝从之。

每上官有所召问，常先见掾史，为断其意故，【◎姚范曰：“史”字、“故”字为句。】教其所以答塞之状，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与宾客谈论，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无异言。卒于官，家无余财，自魏迄今为河南尹者莫及芝。

芝亡，子岐嗣，从河南丞转廷尉正，【◎潘眉曰：前芝迁大理正，此岐转廷尉正。大理汉官，魏改为廷尉，实一官也。◎梁章钜说同。◎弼按：《续百官志》有廷尉而无大理，建安十八年魏国始置大理，见《魏都赋》注。黄初元年，改为廷尉，见《文帝纪》。◎又按：

* 《钟繇传》：汉献帝在西京，繇为廷尉正。魏国初建，为大理。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及践阼，改为廷尉。○可证。】迁陈留相。【◎谢鍾英曰：○《魏志》：陈留恭王峻，太和六年封陈留，以郡为国。○司马岐为陈留相。洪《志》作郡，非也。◎弼按：○《武文世王公传》：黄初三年，封曹峻为陈留王。五年，改封襄邑。太和六年，又封陈留。○《鲍勋传》：黄初六年，文帝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是黄初三年以前陈留为郡，黄初五年至太和六年又为郡，洪《志》少误，谢说亦未细审也。】梁郡有系囚，多所连及，数岁不决。诏书徙狱于岐属县，县请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数十，既巧诈难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见。岂当复久处囹圄邪！”及囚室，诘之，皆莫敢匿诈，一朝决竟，遂超为廷尉。是时大将军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为之辅翼。南阳圭泰【◎钱大昭曰：古未有圭姓，或是“州泰”之讹。州泰，南阳人，见《邓艾传》后。◎周寿昌曰：前汉有睦孟安，知非其后去目存圭，犹笮氏之后为迮，是姓之先为氏姓，俱未可知。志内所载希姓如汎嶷、枣祇、戏志才者甚多。】尝以言迕指，考系廷尉。飏讯狱，将致泰重刑。岐数飏曰：“夫枢机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辅化成德，齐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论无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飏于是惭怒而退。岐终恐久获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期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晋太康中为冀州刺史、尚书，见《百官志》。【◎何焯云：北宋本“志”作“名”。◎沈家本曰：○《隋志》：

《魏晋百官名》五卷，《晋百官名》三十卷，并无撰人。○《旧唐志》：《百官名》四十卷，无撰人。又《晋惠帝百官名》三卷，陆机撰。○《新志》陆机书同《旧志》，《百官名》十四卷。“十四”与“四十”疑有一误也。此注引司马肇“晋太康中为晋冀州刺史、尚书”，疑所引乃《晋百官名》也。】】

评曰：徐奕、何夔、邢颙贵尚峻厉，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马芝忠亮不倾，庶乎不吐刚茹柔。崔琰高格最优，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贵“既明且哲”，

《虞书》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畴克备诸！【此皆忠亮端直之士，列于勋庸之前，不以官爵崇卑为先后也。】

# 卷十三·魏书十三·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魏书十三

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三国志十三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擎骥】

【复校：擎骥】

## 钟繇

钟繇字元常，【◎曾廷枚《香墅漫钞》卷二曰：钟繇字元常，取《皋陶》“彰厥有常”之义。繇同陶，非由音也。◎潘眉曰：繇，音遥。《史记·东越传》“繇君丑”《索隐》“音摇”。

《吴太伯世家》“子周繇立”《正义》“音遥”。《汉书》“徭役”字，悉作“繇”，《国志》亦多作“繇”，其作“徭”者，后来俗本所改。◎杨升庵曰：○钟繇字元常者，取《皋繇陈谟》 “彰厥有常”之义。今多以“繇”音“由”，非也。○《晋世说》：庾公谓钟会曰：“使以久望卿，遥遥不至。”盖举其父讳以嘲之。】颍川长社人也。【◎《郡國志》：豫州颍川郡长社，有长葛城。◎刘昭曰：○《左传·隐五年》：宋伐郑，围长葛。○县本名长葛。○《地道记》曰：社中树暴长，汉改名。◎《晋宗室传》：司马孚以功进爵长社县侯。◎《一统志》：故城，今河南许州长葛县治西。】【◎《先贤行状》曰：钟皓字季明，温良笃慎，博学诗律，【何焯校改“博”作“传”。】教授门生千有余人，【◎范《书·钟皓传》：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为郡功曹。时太丘长陈寔为西门亭长，【◎寔，事见《陈群传》。◎范《书·陈寔传》：寔家贫，为颍川郡西门亭长。】皓深独敬异。寔少皓十七岁，常礼待与同分义。【◎毛本“与”作“于”。◎范

《书·皓传》：同郡陈寔，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吴金华曰：“分义”一词本指友好关系而言，此文作“朋友”解，系引申之义。】】会辟公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可用。”寔曰：“钟君似不察人为意，不知何独识我？”皓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泞，导从恶其相洒，去公车绝远。公椎轼言：“司徒今日为独行耳！”还府向閤，铃下不扶，令揖掾属，公奋手不顾。时举府掾属皆投劾出，皓为西曹掾，即开府门分布晓语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司隶举绳墨，以公失宰相之礼，又不胜任，诸君终身何所任邪？”【◎官本《考证》云：监本作“何所任也”。此系钟皓晓语掾属之词，似反诘语气，作“邪”字为是，今依别本改正。】掾属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

《续百官志》：司隶校尉从事史，十二人。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问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见掾属名示之，乃止。【◎何焯曰：据此，知汉时三公有答拜掾吏之礼，士所

以重气节也。】前后九辟三府，迁南乡、林虑长，【◎《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南乡。◎《一统志》：南乡故城，今河南南阳府淅川县东南。◎林虑，见《武纪》建安十七年。】不之官。

【◎范《书·皓传》：前后九辟公府，征为廷尉正、博士、林虑长，皆不就。】时郡中先辈为海内所归者，苍梧太守定陵陈稚叔、【◎苍梧，见《陶谦传》。◎《郡国志》：颍川郡定陵。

◎《一统志》：定陵故城，今河南南阳府舞阳县北十五里。◎《万姓统谱》：陈临，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尝有杀人者为吏所获，临知其无嗣，令其妻侍狱中，后产一男，郡人歌曰：“苍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绝嗣。”◎按：陈临亦为苍梧太守，与稚叔是否一人，未详。】故黎阳令颍阴荀淑【淑，事见《荀彧传》。】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识难尚，陈、钟至德可师。”膺之姑为皓兄之妻，生子觐，【◎范《书·皓传》“觐”作“瑾”。◎沈家本曰：繇族父瑜，字从玉旁，作“瑾”是。】与膺年齐，并有令名。觐又好学慕古，有退让之行。为童幼时，膺祖太尉修言：“觐似我家性，【◎《通鉴》胡注：瑾，李氏之出，而退让，故修云然。◎惠栋曰：“性”与“姓”通，言似我家子姓也。】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者也。”复以膺妹妻之。【◎何焯曰：李膺之妹嫁姑之子，则中外连姻，自古不为非也。】觐辟州宰，【范《书·皓传》“宰”作“府”。】未尝屈就。膺谓觐曰：“孟轲以为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人何太无皂白邪！”【范《书·皓传》作“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觐尝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礼，祖公在位，【◎胡三省曰：李膺字元礼。膺祖修为太尉，父益为赵相。】诸父并盛，【《通鉴》“父”作“宗”。】韩公之甥，故得然耳。国武子好招人过，【◎宋本“招”作“昭”。◎刘攽曰：昭，当作“招”。◎《通鉴》胡注：○《国语》：齐国佐见单襄公，其语尽，单子曰：“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其后齐杀国武子。○苏林曰：招，昔翘，招举也。【吴金华据王引之说，以“招”为“昭”之假借字。】】以为怨本，今岂其时！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觐早亡，膺虽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陨身世祸。皓年六十九，终于家。【◎范《书·皓传》：诸儒颂之曰：“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逡巡王命，卒岁容与。”】皓二子迪、敷，并以党锢不仕。繇则迪之孙。【◎赵一清曰：○《后汉书·钟皓传》：繇为皓孙。○注引《海内先贤传》：繇，郡主簿迪之子。◎钱大昭曰：裴注以繇为迪孙，疑误。◎潘眉曰：孙，当为“子”，迪为皓子，繇为迪子，此作“迪之孙”，误。◎弼按：○《法书要录》引张怀瓘《书断》云：魏钟繇祖皓，至德高世；父迪，党锢不仕。○《通鉴》云：繇，皓之曾孙。○见献帝初平三年。】】尝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世说·言语篇》注引《魏志》曰：繇家贫好学，为《周易》、《老子》训。◎弼按：○《钟会传》注引《张夫人传》云：会年十四，诵成侯易说。○当即元常《周易训》也。◎侯康曰：今《魏志》无此文，当是“《魏书》”或“《魏略》”之讹。】举孝廉，【◎谢承《汉书》曰：【◎谢《书》，见《武纪》初平元年。◎周寿昌曰：“谢承”下应补一“后”字。】南阳阴脩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国朝。【◎五官掾、功曹、主簿、主计掾、贼曹掾、计吏，皆郡国掾属。◎姚范曰：太守郡治亦称国朝。】】除尚书郎、阳陵令，【◎《郡国志》：京兆尹阳陵。◎《方舆纪要》：阳陵县，曹魏时废。◎《一统志》：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东四十里。】以疾去。辟三府，为廷尉正、【廷尉正，见《司马芝传》。】黄门侍郎。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世语》曰：太祖遣使从事王必致命天子。【王必，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胡三省曰：钟繇在长安，操不能使也，而为操道地，盖闻其雄略，先为效用以自结也。】太祖既数听荀彧之称繇，又闻其说傕、汜，

益虚心。后傕胁天子，繇与尚书郎韩斌同策谋。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并录前功，封东武亭侯。【◎袁宏《纪》：建安元年，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左冯翊韩斌、东莱太守杨众、**[**议郎**]**罗邵、伏德、赵蕤为列侯。】

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一千余匹给军。【宋本、元本“一”作“二”，《武纪》建安五年裴注引《繇传》亦云“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太祖与繇书曰：“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適当尔。”其后匈奴单于作乱平阳，【◎平阳，见《武纪》卷首。平阳郡，见《齐王纪》正始八年。◎胡三省曰：平阳县属河东郡。时南单于呼厨泉居之。◎《一统志》：魏平阳郡治。◎应劭曰：在平水之阳。◎谢鍾英曰：平阳故城，当在今平阳府西汾水西四五里。】繇帅诸军围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雠？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胡三省曰：言若退师避援，则关中诸将必叛，虽欲归司隶治所，亦不得而至也。】且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胡三省曰：易，轻也。】若渡汾为营，【◎《水经注》：汾水南过平阳县东。】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张既说马腾会击援，腾遣子超将精兵逆之。援至，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半”下疑有脱字。冯本“半”作“平”，误。】击，大破之，【《通鉴》作“济水未半，繇击，大破之”。】【◎司马彪《战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幹说腾曰：【幹，事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注引《九州春秋》。】“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胡三省曰：新城三老董公之言。】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胡三省曰：谓既附曹公，又与袁氏通也。】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於是腾惧。幹曰：“智者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独制河东，曹公虽有万全之计，不能禁河东之不危也。将军诚能引兵讨援，内外击之，【◎胡三省曰：谓河东之兵击之于内，而马腾之兵击之于外也。】其势必举。是将军一举，断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将军。将军功名，竹帛不能尽载也。唯将军审所择！”腾曰：“敬从教。”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斩援，降单于。语在《既传》。其后河东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及高幹等并为寇，繇又率诸将讨破之。【亦见《张既传》。】【◎《魏略》曰：诏征河东太守王邑。【◎赵一清曰：○《后汉书·董卓传》：帝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注云：邑字文都，北地泾阳人，镇北将军。见

《同岁名》。◎惠栋曰：注“北地泾阳人”，两汉志北地有泾阳县。〖◎弼按：两汉志北地郡有泥阳而无泾阳，惠氏误。〗《刘宽碑阴》门生名有“离石长北地泥阳王邑文都”，则邑当为泥阳人，传写误耳。案《献帝起居注》，邑封安阳亭侯。◎又曰：○顾野王《舆地志》：汉末北地但有富平、泥阳二县，魏、晋亦然。】邑以天下未定，心不愿征，而吏民亦恋邑，郡掾卫固及中郎将范先等各诣繇求乞邑。而诏已拜杜畿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听先等，促邑交符。【◎胡三省曰：交郡符也。】邑佩印绶，径从河北诣许自归。【◎《郡国志》：司隶河东郡河北。◎《一统志》：故城，今山西解州芮城县东北里许。◎卫固、范先等拒杜畿，事详见

《杜畿传》。】繇时治在洛阳，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书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镇北将军领河东太守安阳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条，事当推劾，检实奸诈。被诏书当如所纠。以

其归罪，故加宽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怀顾望，谓邑当还，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谨案文书，臣以空虚，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机衡，忝膺重任，总统偏方。既无德政以惠民物，又无威刑以检不恪，至使邑违犯诏书，郡掾卫固诳迫吏民，讼诉之言，交驿道路，渐失其礼，不虔王命。今虽反悔，丑声流闻，咎皆由繇威刑不摄。臣又疾病，前后历年，气力日微，尸素重禄，旷废职任，罪明法正。谨按侍中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见拔擢，显从近密，衔命督使。【◎监本、官本“使”作“师”，各本作“使”。◎弼按：本传有“持节督关中诸军”之语，以作“师”为是。】明知诏书深疾长吏政教宽弱，检下无刑，久病淹滞，众职荒顿，法令失张。邑虽违科，当必绳正法，既举文书，操弹失理，至乃使邑远诣阙廷。隳忝使命，【◎官本《考证》曰：监本“阙庭”作“关庭”。此指王邑佩印绶径从河北诣许自归而言，作“关廷”误，今依别本改正。◎弼按：冯、吴、毛各本“忝”误作“恭”。】挫伤爪牙。而固诳迫吏民，拒畿连月，今虽反悔，犯顺失正，海内凶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职，非繇大臣当所宜为。【吴金华以“当所宜为”为“所当宜为”之倒置，说详彼。】繇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与国同心，为臣不忠，无所畏忌，大为不敬。又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又聪明蔽塞，为下所欺，弱不胜任。数罪谨以劾，臣请法车征诣廷尉治繇罪，大鸿胪削爵土。臣久婴笃疾，涉夏盛剧，命县呼吸，不任部官。辄以文书付功曹从事马適议。免冠徒跣，伏须罪诛。”【◎何焯曰：此当日自劾之体。】诏不听。【◎洪迈《容斋续笔》卷六云：近世士大夫自劾者，不过云“乞将臣重行窜黜，阖门待罪”而已。如繇此章，盖与为他人所纠异也。岂非身为司隶，职在刺举，故如是乎？】】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赵一清曰：关中之役由繇激成之，见《卫觊传》注，而此传讳之。】表繇为前军师。

魏国初建，为大理，【建安十八年，魏国始置大理。黄初元年，改为廷尉。繇初官大理，后官廷尉，实一官也。繇官大理，治毛玠之狱，即在此时。】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魏略》曰：繇为相国，以五熟釜鼎範【◎範，通作“范”。◎《礼记·礼运》：范金合土。◎郑注云：铸作器用也。】因太子铸之，釜成，太子与繇书曰：“昔有黄三鼎，【◎《瑞应图》曰：黄帝造三鼎，以象太乙。◎曹植《三鼎赞》云：鼎质文精，古之砷器。黄帝是铸，以象太（上）**[**乙**]**。能轻能重，知凶知吉。世衰则隐，世和则出。】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盖鼎之烹饪，以飨上帝，以养圣贤，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兹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卫之孔悝，晋之魏颗，彼四臣者，并以功德勒名钟鼎。今执事寅亮大魏，以隆圣化。堂堂之德，于斯为盛。诚太常之所宜铭，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铭，勒之釜口，庶可赞扬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汉书·郊祀志》：孝宣时，美阳得鼎，【◎师古注：美阳，扶风之县也。】京兆尹张敞上议曰：“按鼎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

〖尸，主事之臣。栒，音荀，豳地也。【宋本无“也”字。宋本此十字与注文相连，误。】〗赐尔鸾旂，黼黻雕戈。【◎师古注：交龙为旂。鸾，谓有鸾之车也。黼黻，冕服也。琱戈，刻镂之戈也。“琱”与“凋”同。】尸臣拜手稽首曰：【◎师古注：拜手，首至于手也。】‘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子孙，【《汉书》此句无“子孙”二字，是。】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考父铭见《左氏传》，孔悝铭在《礼记》，事显，故不载。○《国语》曰：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追秦师于辅氏，【吴金华以 “追”为“退”之形讹，说详彼。】亲止杜回；其勒铭于景钟，至于今不遗类，其子孙不可不兴也。○太子所称四铭者也。◎《魏略》曰：后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难公言。【◎宋本无“言”字。◎赵一清曰：何校增“言”字。◎弼按：何校本未

增“言”字，乃改下句“密”字为“索”字，属上读，《文选》李善注亦云“欲得之，而难公索”。】密使临菑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见美诗人。

【◎《文选》作“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见美诗人’”。◎李善注：○《礼记》：孔子曰： “君子比德于玉。”○《毛诗》曰：颙颙卬卬，如珪如璋。】晋之垂棘，鲁之玙璠，宋之结绿，

【毛本“绿”作“禄”，误。】楚之和璞，【◎李善注：○《左传》：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玙璠敛。○《战国策》：应侯谓秦王曰：“宋有结绿，楚有和璞，此二者天下之名器也。”】价越万金，贵重都城，有称畴昔，流声将来。是以垂棘出晋，虞、虢双禽；【◎《左传》：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许之。晋灭虢，遂袭虞灭之。】和璧入秦，相如抗节。【◎《史记·蔺相如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璧。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使从者怀壁归赵。】窃见《玉书》，称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纯漆，赤拟鸡冠，黄侔蒸栗。【◎《文选》“栗”作“粟”。◎何焯曰： “栗”与“漆”协韵，非“粟”也。◎李善注：○王逸《正部论》曰：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纯膝，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梁章钜曰：○《山海经》郭注引此作“王子灵《符应》”，《艺文类聚·八十三》引作“《正部论》”。○《文选考异》云：《隋志》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亡。何焯、陈景云改作“《玉部论》”，均误。◎近人邵瑞彭《梧丘杂札》云：李善以魏文所引“《玉书》”即是《正部》，此实误证。寻《考工记》郑注引《相玉书》云：“珽玉，六寸，明白炤。”又王逸注《离骚》引《相玉书》云：“珵，大六寸，其耀自照。”此二条乃属一事，郑、王二家所据之本不同，故字形微异耳。叔师既援《相玉书》之文以注《骚》，【叔师，王逸之字。】又援其文以入自撰之《正部论》，可见“《玉书》”者，即《相玉书》之简名，魏文所引，当出自原书，未必由《正部》转引，但此书《隋志》未载，想为阮孝绪所不及见，【谓《相玉书》不为阮孝绪

《七录》所辑。】李善更未由寓目，非郑、王二家征引及之，则《玉书》之名永与《正部》淆乱矣。又《诗释文》云：“玖，音久。《书》云：‘玉黑色。’”此亦出《相玉书》，然疑从他书转引，否则元朗及见之书，【元朗，陆德明字。】李次孙安有忽略者邪？”【次孙，李善之字。】】侧闻斯语，未睹厥状。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宝邈焉以远，秦、汉未闻有良匹。【《文选》作“秦、汉未闻有良比也”。】是以求之旷年，【《文选》无 “是以”二字。】未遇厥真，私愿不果，饥渴未副。近见南阳宗惠叔【◎钱大昭曰：疑是宗承，见《荀攸传》注。◎沈家本曰：宗承字世林，事详《世说·三》注引《楚国先贤传》，恐惠叔别是一人。】称君侯昔有美玦，闻之惊喜，笑与抃俱。【◎《说文》：抃，拊手也。◎

《文选》“俱”作“会”。】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李善注：

○《荀氏家传》曰：荀宏字仲茂，为太子文学。◎何焯曰：《魏志·荀彧传》注“宏”作“闳”。】转言鄙旨。【《文选》作“时从容喻鄙旨”。】乃不忽遗，厚见周称，【◎李善注：周称，谓繇书也。】邺骑既到，【◎李善注：繇在邺城，太子在孟津也。】宝玦初至，捧跪发匣，【《文选》作“捧匣跪发”，下有“五内震骇，绳穷匣开”二语。】烂然满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观希世之宝，【《文选》“矇”作“蒙”，“观”作“睹”。】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蔺生诡夺之诳。嘉贶益腆，敢不钦承！”【《文选》下有“谨奉赋一篇，以赞

扬丽质，丕白”三语。按，此可见丕之贪。】繇报书曰：“昔忝近任，并得赐玦。尚方耆老，颇识旧物。名其符采，必得处所。以为执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贡。幸而纡意，实以悦怿。在昔和（氐）**[**氏**]**，殷勤忠笃，而繇待命，是怀愧耻。”】数年，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魏讽，事详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及注引《世语》。◎又按：《绛帖》载繇

《贺捷表》亦在是年，表云：“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险冒寒。臣以无任，不获扈从，企仰悬情，无有宁舍。即日长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将军运田单之奇，厉愤怒之众，与徐晃同势，并力扑讨。表里俱进，应期克捷，馘灭凶逆。贼帅关羽，已被矢刃。傅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祸淫，不终厥命。奉闻嘉憙，喜不自胜。望路载笑，踊跃逸豫。臣不胜欣庆，谨拜

表因便宜上闻。臣繇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魏略》曰：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钱仪吉曰：疑作言“人道常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娬媚。”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谈，孙权之娬媚，执书嗢噱，不能离手。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宋本“劭”作“邵”。】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淳化阁帖》载繇《请许吴主委质表》，辞繁不录。】】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繇为大理，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及践阼，改为廷尉，进封崇高乡侯。迁太尉，【◎《文纪》：黄初四年，以廷尉钟繇为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先世名臣。文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王鸣盛曰：虽云“一代伟人”，实则两朝达节。陈寿以此三人作合传，故引丕语以著其合之之意，而先书‘先世名臣’，则不待贬而其失节自见。然朗子肃作诸经传训解，忌郑康成名高而攻诋之，其名位既极隆赫，华歆之孙峤又秉史笔作《后汉书》，又于谱叙中增饰歆之美，谓文帝受禅而歆以形色忤时。夫歆既为魏相国，又何忤哉？发壁牵后，谁所为也？甚而孙资之玄孙盛亦作《魏氏春秋》、《晋阳秋》。鄙夫佞人，昌后乃尔！幸其书皆不传。◎刘咸炘曰：“先世名臣”，当时自是褒词，承祚亦就当时语书之。唐以前本不以贰臣为深耻也。王氏所云，以后人之见，窥古人耳。◎弼按：《宝晋斋帖》载繇《荐关内侯季直表》，表末署“黄初二年八月日，司徒东武亭侯臣钟繇表”。按《文纪》“延康元年二月，以华歆为相国。黄初元年十一月，改相国为司徒”，《明纪》“黄初七年，以司徒华歆为太尉”，是黄初时钟繇始终未为司徒，且文帝践阼后繇已进封崇高乡侯，则黄初二年必不书“东武亭侯”，此帖之为赝品，相沿已久矣。】【◎陆氏《异林》曰：【◎沈家本曰：是书隋、唐志不著录，裴所引鬼妇，亦《搜神》之属。陆氏不详何人。【◎吴金华曰：下文云“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清河，陆云也”，“陆氏”当为陆机之子。《异林》之作者当于陆机二子蔚、夏中求之。】】繇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吴金华疑《异林》本作“繇意悢悢”，说详彼。】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新绵，吴金华有说。】明日使人寻迹之，

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裲裆，伤左髀，以裲裆中绵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清河，陆云也。【不经之谈，不宜入史。】】明帝即位，进封定陵侯，

【定陵，见前。】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户，迁太傅。【◎《明纪》：黄初七年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舁，音余。◎《说文》：舁，共举也。】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初，太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繇以为“古之肉刑，更历圣人，宜复施行，以代死刑。”议者以为非悦民之道，遂寝。及文帝临飨群臣，诏谓“太祖欲复肉刑，【◎官本《考证》曰：北宋本“太祖”作“大理”。◎赵一清曰：○“太祖”二字，何氏校改“大理”。○一清按：义门所改非也，是时繇已为太傅，不当仍称大理。太祖之号，或史家追改之文。◎梁章钜说同。◎弼按：○《通鉴》：太和元年初，太祖、世祖皆议复肉刑，以军事未果。○胡注：太祖议复肉刑在建安十八年。其后文帝临飨群臣，诏谓“大理欲复肉刑”。○是宋本实作“大理”也。此乃追溯前事，故可称大理。若谓魏武议复肉刑，则作“太祖”亦可通。魏武议复肉刑，见《陈群传》。本传下文繇疏中“远追二祖遗意”，亦可证。】此诚圣王之法。公卿当善共议。”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汉书·刑法志》：孝文即位，十三年下令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坟典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

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入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

【毛本“使”作“乃”。】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毛本“清”作“亲”。】鳏寡有辞于苗。’【◎此《尚书·吕刑篇》之辞。◎《孔传》云：帝尧详问民患，皆有辞怨于苗民。】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于下民之有辞者也。【◎《吕刑篇》：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孔传》云：言蚩尤造始作乱，恶化相易，延及于平善之人。九黎之君号曰蚩尤。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蚩尤，黄帝所灭；三苗，帝尧所诛。言异世而同恶。】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周礼·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九棘，又见《管宁传》。】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汉书·刑法志》：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后又下诏定箠律，自是笞者得全。】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子贡问：‘能济民，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诚行之，斯民永济。”书奏，诏曰：“太傅学优才高，留心政事，又于刑理深远。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议。”司徒王朗议，以为“繇欲轻减大辟之条，以增益刖刑之数，此即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然臣之愚，犹有未合微异之意。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官本《考证》曰：宋本无下“科律”二字。◎潘眉曰：汉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弼按：潘氏所引，见范《书·梁统传》注引《东观纪》。】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胡三省曰：魏制，髡刑居作五岁。】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无以刖易釱骇耳之声。”【◎监本、官本“釱”作“ ”。◎胡三省曰：○訾，津私翻。釱，大计翻。在颈曰钳，在足曰釱。○臣瓒曰：汉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康发祥曰：○釱，音第。○《说文》：铁钳也。○《史记·平准书》：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又《泰韵》音代，【《泰韵》，谓《广允·泰韵》。】义同。以刖易釱，谓以刖足之刑减为钳趾也。】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侯康曰：○《博物志》云：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论之。至汉文帝感太仓公女之书而废之。班固著论宜复。迄汉末魏初，陈纪又论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复。”魏武帝辅汉，欲申之，钟繇、王朗不同，遂寝。夏侯玄、李胜、曹羲、丁谧建私议，各有彼此，多云：“时未可复。”故遂寝焉。○按，曹羲《肉刑论》载《艺文类聚》，夏侯玄、李胜、丁谧诸论载《通典》。《类聚》又载魏傅幹《肉刑议》，疑亦是时预议者也。又按，魏议复肉刑凡三次，《钟繇传》所载甚明，此云“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则最后一次明帝时事也，至夏侯玄、李胜、曹羲、丁谧诸议，据《晋志》，则当正始时，又不在此三次之内，盖是诸人私自著论，非相朝议也。《博物志》系之武帝时语，偶未晰耳。傅幹为傅燮子，在汉末已为扶风太守，则其议当在前。◎弼按：太和三年六月，钟繇议礼，见《明纪》太和三年注，又见《通典》卷七十二。】【◎袁宏曰：【◎此未著书名，当采自《宏集》。◎《隋书·经籍志》：晋东阳太守袁宏《集》十五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宏，事见《文纪》卷首。严可均《全晋文》采辑最富，竟失载此文。】夫民心乐全而不能常全，盖利用之物县于外，而嗜欲之情

动于内也。于是有进取贪竞之行，希求放肆之事。进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欲，则苟且侥倖之所生也；希求无厌，无以惬其欲，则奸伪忿怒之所兴也。【毛本“兴”作“生”，宋本作“兴”。】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后加以刑辟。《书》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尚书·舜典》舜命契之辞。◎《孔传》曰：五品，谓五常。逊，顺也。敬敷五教，布五常之教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舜命皋陶之辞。◎《孔传》曰：猾，乱也。夏，华夏也。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言无教所致。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服，从也。】然则德、刑之设，参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义详焉。《周礼》：“使墨者守门，【◎见《周礼·秋官》。◎郑注：黥者无妨于禁御。】劓者守关，【◎师古曰：以其貌毁，故远之。】宫者守内，【◎郑注：以其人道绝也。】刖者守囿。”【◎郑注：断足，驱卫禽兽无急行。】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论者也。荀卿亦云：“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夫杀人者死，而相杀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惩未杀，不能使天下无杀也。伤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鲸）**[**黥**]**、劓可以惧未刑，不能使天下无刑也。故将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过彰著，然后入于刑辟，是将杀人者不必死，欲伤人者不必刑。纵而弗化，则陷于刑辟。故刑之所制，在于不可移之地。礼教则不然，明其善恶，所以潜劝其情，消之于未杀也；示之耻辱，所以内愧其心，治之于未伤也。【毛本“未”作“朱”，误。】故过微而不至于著，罪薄而不及于刑。终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虽残一物之生，刑一人之体，是除天下之害，夫何伤哉！率斯道也，风化可以渐淳，刑罚可以渐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网，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岂按三千之文【◎《尚书·吕刑篇》：五刑之属三千。】而致刑错之美乎？盖德化渐渍，致斯有由也。汉初惩酷刑之弊，务宽厚之论，公卿大夫，相与耻言人过。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张武受赂，赐金以愧其心；吴王不朝，崇礼以训其失。是以吏民乐业，风流笃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

【◎《汉书·文帝纪》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呜呼，仁哉！

◎应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无所刑也。◎师古曰：断狱数百，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过数百。几，近也，音巨衣反。】岂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罚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远矣。今大辟之罪，与古同制。免死已下，不过五岁，既释钳锁，复得齿于人伦。是以民无耻恶，数为奸盗，故刑徒多而乱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罚当其罪，一离刀锯，【◎

《国语》：中刑用刀锯。】没身不齿，邻里且犹耻之，而况于乡党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则夙沙、赵高之俦，【◎章怀注：○《左传》：灵公废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卫为少傅。崔抒逆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以夙沙卫易已，卫奔高唐以叛。○《史记》：胡亥谓李斯曰：“高，故宫人也。”遂专信任之。后杀李斯，劫杀胡亥，卒亡秦也。】无施其恶矣。古者察其言，观其行，而善恶彰焉。然则君子之去刑辟，固已远矣。过误不幸，则八议之所宥也。【八议，见《公孙渊传》。】若夫卞和、史迁之冤，【◎章怀注：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谩己，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宝焉。李陵为匈奴败，马迁明陵当心立功以报汉，遂被下蚕室宫刑，后乃著《史记》。】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况肉刑哉！《汉书》：“斩右趾及杀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赇，守官物而即盗之，皆弃巿。”【◎

《汉书·刑法志》之辞。◎师古曰：杀人先自告，谓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赇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此班固所谓当生而令死者也。【◎《汉书·刑法志》云：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师古曰：罔，谓罗网也。

◎何焯校改“令”作“今”。】今不忍刻截之惨，而安剿绝之悲，此最治体之所先，有国所宜

改者也。【◎陈仁锡曰：此真儒者之言。◎何焯曰：宏议浮泛。】】

太和四年，繇薨。【◎《明纪》书“四月薨”。◎张怀瓘《书断》云：太和四年薨，八十矣。】帝素服临吊，谥曰成侯。【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廷。】【◎《魏书》曰：有司议谥，以为繇昔为廷尉，辨理刑狱，决嫌明疑，民无怨者，由于、张之在汉也。【◎官本“由”作“犹”。

◎《考证》云：犹，监本作“由”，“犹”、“由”古字通用，今从宋本作“犹”。◎《汉书·于定国传》：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诏曰： “太傅功高德茂，位为师保，论行赐谥，常先依此，兼叙廷尉于、张之德耳。”乃策谥曰“成侯”。【◎梁章钜曰：按，《太祖纪》详叙师宜官梁鹄之工书，而元常书法妙绝古今，传中既不载，注亦无一字及之，何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故钟城在开封尉氏县西北三十五里。按《续述征记》云，钟城，魏太傅钟繇故里。城南三里有《钟繇碑》。○又卷七：钟繇台在许州长葛县西十里，魏东武亭侯钟繇学书台在繇故宅中，今台址尚存。又有钟繇冢。

* 张怀瓘《书断》曰：繇少从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又曰：繇师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若其行书，则羲、献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元常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绝伦多奇。◎侯康曰：○《晋书·卫恒传》：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隶势》。○据此文，似《隶书势》为钟氏所作，而语文不甚明。《初学记》卷二十一凡三引钟氏《隶书势》，其文同《卫恒传》，则出钟氏无疑，乃《蔡中郎集》又以为蔡作。◎姚振宗曰：《初学记》所引三条，皆在蔡邕《隶书势》中，见张怀瓘《书断》引，实为蔡作。《初学记》偶误会卫恒《四体书势》之文，遂以为钟氏，钟氏实未尝作《隶书势》也。◎弼按：○严可均辑蔡邕文，录

《隶势篇》注云：此篇当是卫恒作，本集有之，姑不删。○弼意此文全摹《篆势篇》，若邕自作，必不形似如此，侯、严二说较是，其他论元常书者极多，不备录。】】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孙豫列侯。【◎弼按：“初”字乃追述之辞，应在“文帝”二字上，金陵局本“初”字在“文帝”下，误。毛本“弟”作“帝”，误。◎又按：毓嗣侯当在繇死之后，繇死在明帝太和四年，似无文帝预分毓户邑之事，疑“毓”、“繇”二字上下文互倒，或为“初，文帝分繇户邑，封毓弟演”云云，庶或近之。繇死年八十，及见孙、曾，亦为常事。又或为“初，文帝分繇户邑，封繇弟演”云云，如《华歆传》封歆弟例，亦可通。若分毓户邑，似非其时也。《钟会传》会为繇小子，黄初六年生，繇已七十五矣，出室人孙氏，更纳正嫡贾氏，见《会传》裴注。】

毓字稚叔。年十四为散骑侍郎，【◎《世说》：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 “悚悚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慄慄，汗不敢出。”◎又曰：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 “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弼按：钟会生于黄初六年，见会自作其母《张夫人传》。怀抱婴孩，魏文安能召见？可证《世说》之诬。】机捷谈笑，有父风。太和初，蜀相诸葛亮围祁山，明帝欲西征，【◎何焯曰：“欲”下《御览》有“亲”字。◎陈浩曰：毓疏皆系止帝亲征之辞，疑监本脱落“亲”字。】毓上疏曰：“夫策贵庙胜，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车驾宜镇守中土，以为四方威势之援。今大军西征，虽有百倍之威，于关中之费，所损

非一。且盛暑行师，诗人所重，实非至尊动轫之时也。”【◎何焯云：《御览》作“顺动之时”。】迁黄门侍郎。【◎《世说·排调篇》云：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时大兴洛阳宫室，车驾便幸许昌，天下当朝正许昌。许昌偪狭，于城南以毡为殿，【◎何焯曰：百年为戎，毡殿兆之。】备设鱼龙曼延，【◎

宋本“曼”作“蔓”，各本皆同。◎范《书·安帝纪》：延平元年十二月，罢鱼龙曼延百戏。

◎章怀注：○引《汉官典仪》曰：作九宾乐，舍利之兽从西方来，戏于廷，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鱼，嗽水作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邀戏于庭，炫烟日光。○曼延者，兽名也，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曼延”，音以战反。◎沈钦韩曰：○《汉书·武纪》注：文颖曰：“巴渝戏，鱼龙蔓延之属也。”○亦作“蔓”。◎梁章钜曰：《文选·西京赋》“曼”不作“蔓”。◎弼按：太和之际频幸许昌，盖谓此也。盖离宫别馆，便于纵欲，帝王每假巡幸之名，以遂其私。史臣赞美，皆为谀词，读史者荟萃而观，自知其故矣。】民罢劳役。毓谏，以为“水旱不时，帑藏空虚，凡此之类，可须丰年”，又上“宜复关内开荒地，使民肆力于农”，事遂施行。正始中，为散骑侍郎。【◎卢明楷曰：前云毓年十四为散骑侍郎，太和中已迁黄门侍郎矣，此时安得又为散骑侍郎？《胡昭传》云“正始中，散骑常侍荀（繇）**[**顗**]**、钟毓”，“侍郎”其“常侍”之误欤？◎弼按：陈少章说同。】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孔传》云：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执。三苗，（右）**[**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退舍足以纳原寇，【◎《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围原，退一含而原降。】不必纵吴汉于江关，【◎范《书·吴汉传》：汉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骋韩信于井陉也。【◎《史记·淮阴侯传》：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后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

【◎陈少章曰：“徙”字误，当作“从”。侍中在常侍上，不应失爽意而反得美迁，当是解其近职，出典外郡，不书毓为侍中，史省文。◎弼按：毓为魏郡太守，与管辂共论《易》义，见管辂传。】爽既诛，入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官本《考证》云：《御览》“配”作“改”。【配嫁，吴金华有说。】】毓所创也。【观此，可知当时改嫁之风极盛。毓虽创禁例，然士之不侯而妻改嫁者，尚不在此例。盖自魏武废弛礼教，东汉节义之风扫地尽矣。毓列名奏永宁宫，见《齐王纪》嘉平六年。】

正元中，毌兵俭、文钦反，毓持节至扬、豫州班行赦令，告谕士民，还为尚书。诸葛诞反，大将军司马文王议自诣寿春讨诞。会吴大将孙壹率众降，或以为“吴新有衅，必不能复出军。东兵已多，可须后问。”毓以为“夫论事料敌，当以己度人。今诞举淮南之地以与吴国，孙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过三百。吴之所失，盖为无几。若寿春之围未解，而吴国之内转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将军曰：“善。”遂将毓行。【◎臣松之以为：诸葛诞举淮南以与吴，孙壹率三百人以归魏，谓吴有衅，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议，盖何足称耳！【何焯校改“耳”作“尔”。】】淮南既平，为青州刺史，加后将军，【◎《晋书·魏舒传》：舒累迁后将军钟毓长史，毓每与参佐射，舒常为画筹而已。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范闲雅，发无不中，举坐愕然，莫有敌者。毓谢而叹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岂一事哉！”】迁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又转都督荆州。景元四年薨，追赠车骑将军，谥曰惠侯。【◎《隋经籍志》：梁有车骑将军钟毓《集》五卷，录一卷，亡。◎毓奏诛李丰等，见《夏侯玄传》。】子骏嗣。【骏，《钟会传》作“峻”。】毓弟会，自有传。

## 华歆

华歆字子鱼，【◎朱邦衡曰：○“歆”与“鱼”义不相通，疑“吾”字之误。○《列子·黄帝篇》“姬鱼语女”注：姬，读居。鱼，读吾。○此“鱼”、“吾”音通之一证。】平原高唐人也。【◎《郡国志》：青州平原郡高唐。◎王先谦曰：平原郡，三国魏分置乐陵郡，并改隶冀州。◎《方舆纪要》：高唐故城，今山东济南府禹城县西四十里。】高唐为齐名都，衣冠无不游行市里。歆为吏，休沐出府，则归家阖门。【◎《世说》：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闺室之内，严若朝典。】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魏略》曰：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臣松之以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华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当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后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陶丘洪，事见《荀攸传》注引《汉末名士录》，又见《吴志·刘繇传》。】自以明见过歆。时王芬与豪杰谋废灵帝。语在《武纪》。【《魏书》称芬有大名于天下。】芬阴呼歆、洪共定计，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废立大事，伊、霍之所难。芬性疏而不武，此必无成，而祸将及族。子其无往！”洪从歆言而止。后芬果败，洪乃服。举孝廉，除郎中，病，去官。灵帝崩，何进辅政，征河南郑泰、【◎范《书·郑泰传》：泰字公业，河南开封人。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公业为尚书侍郎。】颍川荀攸及歆等。【◎《荀攸传》：何进秉政，征海内名士攸等二十余人。攸到，拜黄门侍郎。】歆到，为尚书郎。董卓迁天子长安，歆求出为下邽令，【◎洪亮吉曰：○下邽，汉旧县，属京兆。《郡国志》无此县，《魏志》“华歆求出为下邽令”，疑建武中省，后又复立也。○《太平寰宇记》：下邽县，自汉迄晋不改。◎王先谦曰：○《郊祀志》：下邽有天神祠。○《续志》：后汉省。○“郑县”下。刘昭注引《黄图》云：下邽县并郑，桓帝西巡复之。○《魏志》“华歆求出为下邽令”，明《续志》脱漏。◎周寿昌说同。◎《一统志》：故城，在今陕西西安府渭南县东北。】病不行，遂从蓝田至南阳。【◎蓝田，两汉志属京兆，出美玉。◎王先谦曰：○南山出玉石，见《东方朔传》。蓝田璧，见《外戚传》。○《续志》刘注：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铜铁石。

* 《方舆纪要》：故城，今陕西西安府蓝田县西十一里。○《一统志》作“三十里”。】【◎华峤《谱叙》曰：【◎沈家本曰：此盖《华氏谱》之叙也，或以为华峤《后汉书》之自叙，恐非。◎黄逢元曰：《世说·方正篇》、《德行篇》注引峤《谱序》。】歆少以高行显名。避西京之乱，与同志郑泰等六七人，间步出武关。【武关，见《武纪》初平元年。】道遇一丈夫独行，愿得俱，皆哀欲许之。歆独曰：“不可。今已在危险之中，祸福患害，义犹一也。无故受人，不知其义。既以受之，若有进退，【◎吴金华曰：事有不利，谓之“有进退”，亦当时俗语。】可中弃乎！”众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堕井，皆欲弃之。歆曰：“已与俱矣，弃之不义。”相率共还出之，而后别去。众乃大义之。【◎《世说·德行篇》云：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按，此与《谱叙》所载，当即一事，而传闻小异耳。◎《世说·德行篇》又云：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腊**]**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 “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时袁术在穰，留歆。【◎《郡国志》：荆州南阳郡穰。◎《一统志》：今河南南阳府邓州外城东南隅。】歆说术使进军讨卓，术不能用。歆欲弃去，会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安集关东，日磾辟歆为掾。东至徐州，诏即拜歆豫章太守，

【豫章，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魏略》曰：扬州刺史刘繇死，其众愿奉歆为主。歆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之宜。众守之连月，卒谢遣之，不从。】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幅巾，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

引《傅子》。◎范《书·郑玄传》：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王鸣盛曰：○《韦彪传》：彪之族孙著入山采药，不就征。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白帝就家拜著东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冯衍传》：衍审知更始已没，乃幅巾降于河内。○注：不加冠帻，但以一幅巾饰首而已。○《鲍永传》：永知更始亡，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但幅巾诣河内。○注：幅巾，谓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传》：公府三辟，皆不应。临终，戒其子敛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传》：融幅巾奋褏，谈辞如云。○注：幅巾者，以一幅为之也。○《逸民·韩康传》：亭长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又《法真传》：恬静不交人事，太守请见之，乃幅巾诣谒。○《三国·魏志·华歆传》：孙策略地江东，歆幅巾奉迎。○沈约《宋书·礼志》云：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也。】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胡冲《吴历》曰：孙策击豫章，先遣虞翻说歆。歆答曰：“歆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翻还报策，策乃进军。歆葛巾迎策，【◎《通鉴辑览》曰：华歆、王朗虽同一堕城亏节，然朗犹力尽而降，歆则葛巾迎谒。名士厚颜，孰甚于是！】策谓歆曰：“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便向歆拜。【◎赵一清曰：此当饰词，观《吴志·虞翻传》注引

《江表传》可知。◎弼按：《虞翻传》注引《吴历》语亦较此为详，《通鉴》采之。◎何焯曰：伯符之致敬子鱼，犹孔明之待文休，风气所趋，虽英贤亦因时以答舆望而已。】◎华峤《谱叙》曰：孙策略有扬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属请出郊迎，歆曰：【宋本作“教曰”。】 “无然。”策稍进，复白发兵，又不听。及策至，一府皆造阁，请出避之。乃笑曰：“今将自来，何遽避之？”有顷，门下白曰：“孙将军至。”请见，乃前与歆共坐，谈议良久，夜乃别去。义士闻之，皆长叹息而心自服也。【◎《通鉴考异》曰：此说太不近人情，今不取。】策遂亲执子弟之礼，礼为上宾。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每策大会，坐上莫敢先发言，歆时起更衣，则论议讙哗。歆能剧饮，至石余不乱，众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为异，江南号之曰“华独坐”。◎虞溥《江表传》曰：孙策在椒丘，【◎胡三省曰：椒丘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六：椒丘城在洪州北，水路屈曲一百四十入里。雷次宗《豫章记》云：“建安四年，孙策起兵破刘繇于寻阳军，〖◎弼按：刘繇，当作“刘勋”。洪亮吉引《豫章记》亦作“勋”。〗欲谋取豫章，太守华歆所筑也。”

* 一清案：《水经·赣水注》云：“椒丘城，孙策所筑。”《方舆纪要》：“椒丘城，今南昌府北一百四十里。”】遣虞翻说歆。翻既去，歆请功曹刘壹入议。壹劝歆住城，遣檄迎军。歆曰： “吾虽刘刺史所置，上用，犹是剖符吏也。今从卿计，恐死有余责矣。”壹曰：“王景兴既汉朝所用，且尔时会稽人众盛强，犹见原恕，明府何虑？”于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赍迎。策便进军，与歆相见，待以上宾，接以朋友之礼。◎孙盛曰：夫大雅之处世也，必先审隐显之期，以定出处之分，否则括囊以保其身，泰则行义以达其道。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于一竖，节堕于当时。昔许、蔡失位，不得列于诸侯；州公寔来，鲁人以为贱耻。【◎《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来。◎《左传》：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方之于歆，咎孰大焉！【◎胡三省曰：○夷、皓，谓伯夷、四皓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华歆不能高尚其志，又失蹇蹇匪躬之节。邪儒，谓虞翻。陵肆，谓孙策也。】】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征歆。孙权欲不遣，歆谓权曰：“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权悦，乃遣歆。【◎姜宸英曰：孙氏方网罗人物，而听子鱼之去，实以其为无用之物耳。◎李安溪曰：此时必不得已，在权所犹愈于从操，见几不明甚矣。】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歆皆无所拒，密各题识，至临去，悉聚诸物，谓诸宾客曰：“本无拒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愿宾客为之计。”众乃各留所赠，而服其德。【◎《御览》卷八百十九引《吴历》曰：孙策送

华歆还洛，并送越布、香葛。时多盗贼，歆渡牛渚，悉封还诸物。◎弼按：孙策，应作“孙权”，歆还洛时孙策已死矣。◎姚范曰：○葛洪《自叙》云：华生治洁于昵客。○不知即指此事，抑别有其事也？若此，亦不得谓之邀名伪行也。】

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太祖征孙权，表歆为军师。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国，【歆为相国，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封安乐乡侯。【安乐，见《明纪》景初二年。】及践阼，改为司徒。【◎《魏书》曰：文帝受禅，歆登坛相仪，奉皇帝玺绶，【◎官本《考证》云：玺绶，北宋本作“玺绂”。】以成受命之礼。◎华峤《谱叙》曰：文帝受禅，朝臣三公已下并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徒，而不进爵。【文帝践阼，贾诩、钟繇、王朗、程昱、董昭皆进爵，歆实未进爵也。】魏文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也？”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义形其色，亦惧陛下实应且憎。”【◎吴金华曰：实应且憎，谓外表佯为赞同，内心实憎其非。】帝大悦，遂重异之。【◎何焯曰：此华峤之饰词。歆不耻为魏相国，又何忤哉？发壁牵后，谁所为也？◎姜宸英曰：登坛相仪之人，岂能严色忤时？且谱出华氏子孙，何足征信！◎又曰：华歆一时名士，晚节披猖，至牵伏后出壁，党恶与弒，知平时整暇与闺门整肃，皆枝叶耳。大本既丧，何论细行？◎唐庚曰：伏后之废，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至破户发壁而入，此岂盛德之士所为哉？操虽奸雄，然使人各当其理，是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贾诩、程昱、郭嘉之流，皆足辨此，何至使歆为之？歆果贤邪，操亦不敢以此使之矣。《邴原传》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初不及歆，则陈寿之意亦可见矣。◎周寿昌曰：歆筮仕汉朝，官至太守，不为不达，乃始则弃地失官，继则谄事僭逆，名节扫地，本末俱无可言。徒以时际末流，人亡耻辱，遂以耆年高位，妄称国之儁老。承祚作传，叙其始末，俨成全德，而于其拾金及破壁搜伏后等事绝不叙述；即松之作注，亦多铺叙其美，惟于《魏武本纪》引《曹瞒传》“破壁搜伏后”一事，本传注则间引孙盛诸论，微有刺讥；盖歆之子孙，在晋世列显要，而歆孙峤尤领史职，见称当时。沿及刘宋，其裔尚为显宦，故陈氏避忌，不敢用直笔，即裴氏注亦仅隐约其词，非范史诸书，歆逼君杀后之恶，几无可见矣。南、董可易言哉！◎严衍曰：○曹操弒后事，《通鉴》原文云“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后藏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果尔，是歆即操之成济也。然《歆传》何以不载此事？此事盖《通鉴》本之

《后汉书》，《后汉书》本之《曹瞒传》，《曹瞒传》吴人所作，焉知非异域传闻之误邪？不然，汉之末造，国运虽替，清议犹严，故以陈寿之才名世人所重也，止以居丧使婢丸药，遂蒙讥谤，废滞者数年。又操之称王，杨训发表称颂功德。训，崔琰所荐，于时物论不但笑训浮伪，并咎琰失举。由是言之，直道未亡，有瑕必摘。使歆果有此事，则众实有口，谁能箝之？况殿廷之上，非私家曲室之比也，一举一动，既万目所共睹，亦万口所共传，岂公论独刻于陈寿、杨训，而私于华歆哉？岂逆天悖理之事，他国史臣犹闻之，二三百年后之范晔犹闻之，独同朝共事之人反不闻邪？陈登、陈群、傅玄辈，皆一时名贤也，岂以私好阿人者哉？乃登之称歆者，曰“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使果牵后，礼法何在？群之称歆者，曰“若华公者，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使果牵后，清通何在？玄之称歆者，曰“华太尉积德居顺，事上以忠，济下以仁，晏婴、行父何以加诸”，使果牵后，忠仁何在？且不但此也。王朗与歆齐名，乃自以识度不如歆，每事学之。张华论之曰“王之学华，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若果牵后，识度何在？张华于书无所不读，岂独不见《曹瞒传》与？何不据此以罪歆，而乃贬王尊华若此？彼诚见《瞒传》为无稽之言，故不屑置之齿颊间耳。

* 华峤《谱叙》云：西京之乱，歆与王朗乘舟避难，有一人欲附舟，歆颇难之，朗竟受焉。已而贼追急，此人趋避堕井，朗欲弃之而去，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同行，弃之不义。”遂相与救出之而别。○又：文帝受禅，三公已下共受爵赏，时歆为相国，与尚书

令陈群独感怆形于颜，而文帝觉之，深以为恨。○夫邂逅之人，且能舍命而拯之于井，母后之尊，乃忍犯义而牵之于壁？受禅之时，既能轻相国之尊而触新主之怒，未篡之先，岂难弃尚书之官，而顺逆臣之心？此皆事理所必不然者。且歆于时果为虑副，则帝在前殿引虑共坐时亦宜并引歆坐谈，何以一字不及歆邪？乃知收后时歆亦未尝为虑副也，故特去其姓名，而详为之辩。后之读史者勿泥范晔之笔，而疑予之言。夫予言诚不足信，乃若陈登、陈群、王朗、傅子、张华，五六巨公之言亦不足信邪？不信同时之人，而信隔世以后无所取栽之范晔，何人之好德不如其好谤之甚也，悲夫！◎弼按：严说诚辨，而以王鸣盛说深得承祚合传之意。

〖王说见《钟繇传》。〗发壁牵后，《曹瞒传》外他无左证，诚为千古疑案。然歆自江东归来，勋庸未建，竟代文若坐跻三公，魏武父子岂无功而爵人者？相国统率群僚，受禅上言，〖见

《文纪》注。〗殷勤劝进，此中契合，可耐寻思。当日情事，如在目前。千秋功罪。可判然矣。】】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叹息。【华歆小妻为骆统之母，见《吴志·骆统传》。】【◎孙盛曰：盛闻庆赏威刑，必宗于主，权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馈，仲尼毁其食器；【◎《韩非子》：子路为郈令，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 “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田氏盗施，《春秋》著以为讥。【◎《史记》：晏婴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有德于民，民爱之。”◎又见《左传·昭公三年》。】斯褒贬之成言，已然之显义也。孥戮之家，国刑所肃，受赐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无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则当公言皇朝，以彰天泽，而默受嘉赐，独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违必去之义，可谓匹夫之仁，蹈道则未也。【◎何焯曰：孙论似高，而远于情。◎唐庚曰：孙盛以刻薄之资，承学于草窃乱贼之世，性习皆恶，故其论议类皆如此。夫“见牛未见羊”，孟子所谓仁术，何名为偏宥哉！使盛为廷尉于魏文之时，则歆当以私馈盗施诛矣。东晋之不用盛，不为过也。】◎《魏书》曰：歆性周密，举动详慎。常以为人臣陈事，务以讽谏合道为贵，就有所言，不敢显露，故其事多不见载。◎华峤《谱叙》曰：歆淡于财欲，前后宠赐，诸公莫及，然终不殖产业。陈群常叹曰：“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问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积德行俭，【袁涣也。】华太尉积德居顺，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济下以仁，晏婴、行父【齐晏婴字仲，谥曰平，待之举火者数百家，见《晏子》。鲁季孙行父，文子也，相三君而无私积，见《左传》。】何以加诸？”】下诏曰：“司徒，国之儁老，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谓也。”特赐御衣，及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书》曰：又赐奴婢五十人。】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黄初中，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歆举管宁，帝以安车征之。【◎孝廉试经，推荐管宁，此二事可称，不以人废也。黄初三年，奏讨孙权，见《吴志·孙权传》注引《魏略》载魏三公奏。◎严可均曰：此事在黄初三年，时三公乃华歆、贾诩、杨彪也。◎弼按：是时三公为华歆、贾诩、王朗，朗让位于彪，文帝乃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见《朗传》，严说误。】明帝即位，进封博平侯，【◎《郡国志》：兖州东郡博平。◎三国魏改属平原郡，见《舆地广记》。

《晋志》属冀州平原国。◎《一统志》：博平故城，今山东东昌府博平县西北三十里。◎弼按：歆封博平，盖封本郡县侯也。】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三百户，转拜太尉。【《魏名臣奏》载太尉华歆《请叙郑小同表》，见《高贵乡公纪》注。】【◎《列异传》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又曰：魏文帝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相继而作者甚众。◎《旧唐志·杂传类》：《列异传》三卷，张华撰。◎《新唐志·小说类》：张华《列异传》一卷。◎侯康曰：裴注两引此书，《华歆传》引一条，记歆自知当为公；《蒋

济传》引一条，记济亡儿为泰山录事。惟济于齐王时始徙领军将军，而书中已有济为领军之语，则非出自文帝。又《御览》卷七百七引一条景初时事，卷八百八十四引一条甘露时事，皆在文帝后，岂后人又有增益邪？又《史记·封禅书》《索隐》引一条记秦穆公获陈宝，《水经·渭水注》、《后汉书·光武纪》注引一条记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则所载不独时事也。◎姚振宗曰：意张华续文帝书而后人合之，《御览》所引文帝后事，当出张华。《初学记·果木部》引魏文帝《列异传》，言袁本初时事，则实出文帝。】歆为诸生时，尝宿人门外。主人妇夜产。有顷，两吏诣门，便辟易卻，相谓曰：“公在此。”踌躇良久，一吏曰：“籍当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将入。出并行，共语曰：“当与几岁？”一人曰：“当三岁。”天明，歆去。后欲验其事，至三岁，故往问儿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当为公。【◎赵一清曰：

* 梁简文《大同哀辞》曰：华歆所闻之语，已定北陵之期。○但歆封博平，而云“北陵”，未详。◎弼按：此与钟繇贵相事相类，要皆傅会无稽之词。】◎臣松之按：《晋阳秋》说魏舒少时寄宿事，亦如之。以为理无二人俱有此事，将由传者不同。今宁信《列异》。【◎沈家本曰：魏文与华歆同时，所书自较孙盛可信。】】歆称病乞退，【◎《艺文颓聚》卷四十六引《齐职仪》云：太尉华歆以疾，依田千秋故事，乘舆上殿。◎弼按：三公有疾，乘舆上殿，成为

故事，已见《钟繇传》。】让位于宁，帝不许。临当大会，乃遣散骑常侍缪袭【◎钱大昭曰：袭，东海人，见《刘劭传》。】奉诏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万几，惧听断之不明。赖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屡以疾辞位。夫量主择君，不居其朝，委荣弃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顾以为周公、伊尹则不然。洁身徇节，常人为之，不望之于君。君其力疾就会，以惠予一人。将立席机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后御坐。”又诏袭：“须歆必起，乃还。”歆不得已，乃起。

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子午道，见《张鲁传》。】车驾东幸许昌。歆上疏曰： “兵乱以来，过踰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胡三省曰：魏以吴、蜀为二贼。】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毛本“位”作“为”，误。】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銮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帝报曰：“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胡三省曰：二祖，谓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也。】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弊，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时秋大雨，诏真引军还。太和五年，歆薨，【十二月戊午薨，见《明纪》。】谥曰敬侯。【◎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庭。◎《隋书·经籍志》：梁有司徒华歆《集》二卷，亡。◎《唐经籍志》：魏华歆《集》二十卷。◎《艺文志》：华歆《集》三十卷。◎姚振宗曰：两唐志卷数与《七录》悬殊，必有一误。】【◎《魏书》曰：歆时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户邑，封歆弟缉列侯。表，咸熙中为尚书。【◎本志《管辂传》云：清河太守华表召辂为文学掾。◎案：此传与《晋书·华表传》，俱不言表为清河太守事，当系史失载。】【◎华峤《谱叙》曰：歆有三子。表字伟容，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年少，并兼厉锋气，要君名誉。【一本校改“君”作“召”。】尚书事至，或有不便，故遗漏不视，及传书者去，即入深文论驳。惟表不然，事来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后共奏议。司空陈泰等以此称之。仕晋，历太子少傅、太常。称疾致仕，拜光禄大夫。性清淡，常虑天下退理。【此句疑有脱误。】司徒李胤、司隶王密等常称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不可得而疏。”【◎潘眉曰：此句上脱“不可得而亲”五字。《晋书·华表传》以为“不可得贵贱而亲疏”也。◎陈景云曰：华表以咸

熙中为尚书，则其官散骑侍郎当在文、明之世，是时陈群为司空，泰之父也，群以司空录尚书事，凡散骑奏议无不综典，故悉表之为人，而称之耳。虽诸书亦有缘泰之赠官而称司空者，然当表为散骑时，泰方名微位卑，朝士似不假其品藻为重也。“泰”当作“群”。“王密”当从《晋书·表传》作“王弘”。弘，弼之兄也，别见《钟会传》注。○聚珍本《三国志辨误》按语云：《魏志·陈群传》：“文帝践阼，迁尚书仆射，徙尚书令。明帝即位，为司空。”又《陈泰传》：“青龙中，除散骑侍郎。正始中，徙游击将军。嘉平初，为雍州刺史。后征为尚书右仆射。吴将孙峻出淮泗，以泰为镇东将军。峻退，还转左仆射。景元初，追赠司空。”是为 “泰”当作“群”之证。又案，《晋书·华表传》：“司徒李胤、司隶王弘并叹美表清淡退静，以为不可得贵贱而亲疏。”《钟会传》注：“王业子弘，字正宗，司隶校尉，弼之兄也。”并足证“密”当作“弘”。】中子博，历三县内史，治有名迹。少子周，黄门侍郎、常山太守，博学有文思。中年遇疾，终于家。表有三子。【◎监本“三”作“二”。◎《晋书·表传》云：有六子：廙、岑、峤、鉴、澹、简。】长子廙，字长骏。◎《晋诸公赞》曰：廙有文翰，【◎

《晋书·华廙传》：廙弘敏有才义。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调。晚为中书通事郎。泰始初，迁冗从仆射。少为武帝所礼，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前军将军、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免官，栖迟家巷垂十载，教诲子孙，讲诵经典，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互见本志《管辂传》注。】历位尚书令、太子少傅，追赠光禄大夫开府。峤字叔骏，有才学，撰《后汉书》，世称为良史。【峤，事见《董卓传》注。】为秘书监、尚书。澹字玄骏，最知名，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伦，【《晋书》“昆”作“混”，误。】清粹有检，为尚书。荟字敬叔。《世语》称荟贵正。【一本校改“贵”作“贞”。】恒字敬则，以通理称。昆，尚书；荟，河南尹；恒，左光禄大夫开府。澹子轶，字彦夏，有当世才志，为江州刺史。】

## 王朗

王朗【朗初名严，见后注。】字景兴，东海郡人也。【◎官本《考证》曰：北宋本作“东海郯人”，《通志略》同。◎《世说·德行篇》注引《魏书》亦作“东海郯人”。◎《郡国志》：徐州东海郡郯。◎邹安鬯曰：郯县故城，在今山东沂州府郯城县西南三十里，沂、沭二水之间。◎弼按：郯为东海郡治，又为徐州刺史治。汉末，徐州刺史徙治下邳，郯为郡治如故。三国魏太和六年，改东海郡为国，仍治郯。正始五年，封曹髦为郯县高贵乡公，见《三少帝纪》。郯县，互见《武纪》初平四年“徐州牧”注。◎又按：本传裴注引《朗集》云“本县主簿张登，县长王隽”，可证朗为县人，非郡人。又《晋书·文明王皇后传》“东海郯人”，后为朗之孙女。】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郡国志》：徐州彭城国菑丘。◎《一统志》：故城，在今安徽凤阳府宿州东北六十里。】师太尉杨赐，赐薨，弃官行服。举孝廉，辟公府，不应。徐州刺史陶谦察朗茂才。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曰：【治中、别驾，均见《武纪》初平三年。赵昱，琅邪人，昱事详本志《陶谦传》裴注。】“《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此与本志《陶谦传》及裴注不合。◎范《书·陶谦传》亦云：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朗会稽太守。【◎范《书·桓晔传》：晔姑为司空杨赐夫人。晔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又《袁闳传》：袁忠弃官客会稽上虞，一见太守王朗徒众整饰，心嫌之，遂称病自绝。◎谢承《书》曰：忠乘船载笠盖诣朗，见朗左右僮从皆著青绛彩衣，非其奢丽，即辞疾发而退也。◎《东观记》曰：太守王朗饷给粮食、布帛、牛羊，一无所（当）

**[**留**]**，临去之际，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纤微不漏。◎《蜀志·许靖传》：会稽太守王朗素与靖有旧，故往保焉。◎又：朗与许靖书云：“今有二男，大男名肃，年三十九岁，生于会稽。”◎亦见《许靖传》注。】【◎《朗家传》曰：【◎《隋书·经籍志》：《王朗王肃家传》一卷。】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居郡四年，惠爱在民。】孙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败绩，浮海至东冶。【◎各本“冶”作“治”，误。宋本、官本作“冶”。◎《吴志·孙静传》：会稽太守王朗发兵拒孙策于固陵，策数度水战，不能克。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南去此数十里，宜从彼据其内。”策从之，分军夜投查渎道。朗遣周昕等逆战，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孙策传》：策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虞翻传》：朗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侯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贺齐传》：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

◎诸传互有详略。胡三省注引洪氏《隶释》极详，已录入《吴志·虞翻传》中。◎按：○《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冶。○师古曰：本闽越地。○《郡国志》：扬州会稽郡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此郡末复有东部侯国。◎钱大昕云：○《宋书·州郡志》：侯官，前汉无，后汉曰东侯官，属会稽。○此“东部侯国”当即“东侯官”之讹，汉时未见有封东部侯者也。○又《郑巨君传》注〖◎弼按：郑弘字巨君，竹汀避清讳，故云“巨君”。〗引《太康地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侯官。○是章安为回浦，东侯官为冶，各不相涉。《太康志》本自瞭然，《志》以章安为故冶，疑未可信。◎钱大昭曰：○范《书·郑巨君传》：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巨君章帝时人，则后汉本称东冶。司马彪所据者，顺帝时之版籍，改为章安，或在安、顺时，而其后仍复旧名也。◎谢鍾英曰：汉、吴之际，或改东侯官为东冶，故承祚据事书之，惟“东部侯官”衍一“部”字，系传写之误。◎吴增僅曰：○《晋志》：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后汉为侯官都尉。○据此，则侯官即东冶矣。然三国吴时候官、东冶史文并见。

《吴志·孙亮传》“孙綝黜亮为候官侯”，《吕岱传》“会稽东冶五县贼为乱，岱讨之，五县平定”，《贺齐传》“王朗奔东冶，候官长商升为朗起兵”，据此诸文，候官、东冶明为两县。又案《郡国志》，会稽无候官县，盖安、顺以后所置。据《吴志》，“候官”上无“东”字，而诸《地志》均作“东候官”，考前汉冶县为今福州府治，候官县在福州西北三十里，冶县实为候官东境。疑汉末既立候官县，寻又分为东冶县，以在候官东，有东候官号，故《吴志》但有候官、东冶，不见有东候官也。诸地志不言汉末有东冶，但言有东候官，谓东候官即冶，与史志均不合，未敢从也。◎杨守敬曰：《郡国志》无侯官，有东部侯国，而各地志皆言后汉改冶为东侯官，自《晋志》以下，又只有侯官，无东侯官之目。余谓“章安”下当有“东冶”二大字，注“故冶”云云。章安、东冶本为二县，不知何时脱“东冶”二字，以“故冶”紧连“章安”，遂若章安为故冶所改。故刘昭引《元康记》以著其异，不知司马彪固未尝以故冶为章安也。沈约所见《续志》已误。胡三省订刘昭之误，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侯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其说似矣，而以为东侯官，尤误。盖不知《续志》之 “东部”为“侯官”之误，而以为衍文。但此误在隋、唐以后，故《隋志》、《元和志》皆有东侯官而无东部侯国。《郡国志》及《晋志》以下本无“东”字，而《隋志》、《元和志》皆云“东侯官”者，俱沿《太康地志》之误。余并疑《太康地志》原是武帝名冶，后分为东冶、侯官，传写之误，遂以东冶加之武帝，而《晋志》遂实之。◎《一统志》：冶县故城，今福建福州府闽县东北冶山之麓。◎《皇朝文献通考》：今福建全省皆汉冶县地，惟漳州之漳浦、诏安二县郡有南海郡揭阳县地。【“侯官”、“候官”二名，古已相通，上据其本文，不加一统。】】策又追击，大破之。朗乃诣策。策以儒雅，【◎沈家本曰：“以”下当有“朗”字。】诘让而不害。【◎《献帝春秋》曰：孙策率军如闽、越讨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为兵所逼，遂诣军降。策令使者诘朗曰：“问逆贼故会稽太守王朗：朗受国恩当官，云何不惟报德，而

阻兵安忍？大军征讨，幸免枭夷，不自扫屏，复聚党众，屯住郡境。远劳王诛，卒不悟顺。捕得云‘降’，庶以欺诈，用全首领，得尔与不，具以状对。”朗称“禽虏”，对使者曰：“朗以琐才，误窃朝私，受爵不让，以遘罪网。前见征讨，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须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从者疾患，死亡略尽。独与老母，共乘一欐。【◎欐，音礼，小船也。

◎钱大昭曰：○《玉篇》：欐，小船也。○予谓欐即欚也。○扬雄《方言》：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东南丹阳会稽之间谓艖为欚。○时朗为会稽太守，故谓之欚。◎沈钦韩曰：○

《集韵》：欚通作欐。◎潘眉曰：○《庄子·秋水篇》：梁丽可以冲城。○司马彪注：梁丽，小船也。○欐，即丽之俗字。】流矢始交，便弃欐就俘，稽颡自首于征役之中。朗惶惑不达，自称“降虏”。（绿）**[**缘**]**前迷谬，被诘惭惧。朗愚浅驽怯，畏威自惊。又无良介，不早自归。于破亡之中，然后委命下隶。身轻罪重，死有余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绊，叱咤听声，东西惟命。”】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

太祖表征之，朗自曲阿【◎《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曲阿，故云阳。◎《郡国志》：扬州吴郡曲阿。◎《太康地记》：曲阿，本名云阳，秦时言其地有天子气，始皇凿北阮以败其势，截直道使阿曲，故谓之曲阿。◎《吴志·孙权传》：嘉禾三年，复曲阿为云阳。◎《一统志》：曲阿故城，今江苏镇江府丹阳县治。】展转江海，积年乃至。【◎赵一清曰：○《世说》：王充《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中郎到江东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注引袁山松

《后汉书》云：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朗被征未至。孔融与朗书曰：“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前见章表，知寻汤武罪（已）**[**己**]**之迹，自投东裔同鲧之罚，【◎《尚书·舜典》：殛鲧于羽山。◎《孔传》云：羽山东裔，在海中。◎《郡国志》：徐州东海郡祝其，有羽山。

◎刘昭注：○殛鲧之山。○《博物记》曰：东北独居山西南有渊水，即羽泉也。】览省未周，涕陨潸然。主上宽仁，贵德宥过。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驾广陵，不意黄能突出羽渊也。【◎各本皆作“黄能”，吴本、毛本作“黄熊”，俗字。◎

《左传·昭公七年》：子产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杜注：羽山，在东海祝其县西南。◎姚培谦曰：今山东沂州府东南，有山高四里，周广八里，其西为羽渊。【黄能，吴金华有说。】】谈笑有期，勉行自爱！”◎《汉晋春秋》曰：孙策之始得朗也，谴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征朗，策遣之。太祖问曰：“孙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张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杰，攘臂而为其将。谋而有成，所规不细，终为天下大贼，非徒狗盗而已。”】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胡三省曰：参军事，昉于魏、晋之间，位望颇重，孙楚谓石苞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是也。自是以后位望轻矣。◎弼按：朗与许靖书云“往者随军到荆州，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云云，见《蜀志·许靖传》注，当指参军事之时。】【◎《朗家传》曰：朗少与沛国名士刘阳交友。阳为莒令，【◎

《郡国志》：徐州琅邪国莒县。◎《一统志》：故城，今山东沂州府莒州治。】年未三十而卒，故后世鲜闻。初，阳以汉室渐衰，知太祖有雄才，恐为汉累，意欲除之，而事不会。【◎或曰：王儁、刘阳皆有先识。◎弼按：王儁，事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引《逸士传》。】及太祖贵，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无所。阳亲旧虽多，莫敢藏者。朗乃纳受积年，及从会稽还，又数开解。太祖久乃赦之，阳门户由是得全。】 魏国初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务在宽恕，罪疑从轻。钟繇明察当法，俱以治狱见称。【◎《魏略》曰：太祖请同会，啁朗曰：【啁，音嘲，与“嘲”、“謿”通。】“不能效君昔在会稽折秔米饭也。”【秔，音庚，稻之不黏者。【◎吴金华曰：为求精米而脱去米之粗皮，谓之“折”。】】朗仰而叹曰：“宜適难值！”【◎吴金华曰：宜適，同义之字并列，适亦宜也，此谓合乎事宜之举动。】太祖问：“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

太祖以孙权称臣遣贡谘朗，朗答曰：“孙权前笺，自诡躬讨虏以补前愆，后疏称臣，以明无二。牙兽屈膝，言鸟告欢，明珠、南金，【◎《诗·鲁颂·泮水篇》：大赂南金。◎《毛传》云：南，谓荆扬也。◎郑《笺》云：荆、扬之州，贡金三品。】远珍必至。情见乎辞，效著乎功。三江五湖，为沼于魏，【◎三江五湖，见《蜀志·许靖传》。冯本“沼”作“治”，误。

◎《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西吴东越，化为国民。鄢、郢既拔，荆门自开。席卷巴、蜀，形势已成。重休累庆，杂沓相随。承旨之日，抚掌击节。情之畜者，辞不能宣。”】

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朗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上疏劝育民省刑曰：“兵起已来三十余年，四海荡覆，万国殄瘁。赖先王芟除寇贼，扶育孤弱，遂令华夏复有纲纪。鸠集兆民，于兹魏土，使封鄙之内，鸡鸣狗吠，达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远方之寇未宾，兵戎之役未息，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良宰足以宣德泽，阡陌咸修，四民殷炽，必复过于曩时而富于平日矣。《易》称“敕法”，《书》著“祥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慎法狱之谓也。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汉书·曹参传》：参属其后相曰： “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路温舒疾治狱之吏。【◎《汉书·路温舒传》：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里人。宣帝即位，温舒上书，宜尚德缓刑。】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丁壮者得尽地力，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仰食仓廪，则无馁饿之殍；【冯本“馁”作“餧”，误。】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壮而后役，则幼者无离家之思；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吴金华曰：顿伏，当读为“顿仆”，有跌仆之义。】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强，恩仁以济其弱，赈贷以赡其乏。十年之后，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后，胜兵者必满野矣。”

及文帝践阼，改为司空，【◎赵一清曰：○《鼎录》：王朗为司空，铸一鼎，其文曰“司空鼎”，复篆书。◎又曰：○《晋礼志》：汉、魏之礼，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司空王朗以为不可，其后乃革。】进封乐平乡侯。【乐平，见《管宁传》，张臶除乐平令。】【◎《魏名臣奏》【《魏名臣奏》，见明纪景初二年。】载朗节省奏曰：“诏问所宜损益，必谓东京之事也。若夫西京云阳、汾阴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台，入阿房之宫，斋必百日，养牺五载，牛则三千其重，玉则七千其器，文绮以饰重席，童女以蹈舞缀；酿酎必贯三时而后成，【◎卢明楷曰：○酧，音宙，○《说文》曰：三重醇酒也。○《西京杂记》：汉制，尝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酧。○所谓“必贯三时而后成也”。各本多误作“酹”，今官本已改正。◎弼按：北宋本亦作“酧”。】乐人必三千四百而后备；内宫美人数至近千，学官博士七千余人；【◎元本“千”作“十”。◎钱大昭曰：“博士”下当有“弟子”二字。】中厩则騑

（绿）**[**騄**]**驸马六万余匹，外牧则扈养三万【元本“三”作“二”。】而马十之；执金吾从骑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车千乘，【元本“幸”作“赤”，何校同。【◎吴金华曰：赤车，乃特使或特权者所乘之红色车乘。】】太官赐官奴婢六千，长安城内治民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断刑者二十有五狱。【◎沈钦韩曰：○《汉书》：杜周为廷尉，诏狱益多，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西京诏狱之数，有都司空狱、上林狱、内官狱、导官狱、保官狱、请室狱、郡邸狱、都船狱、暴室狱、若卢狱、掖廷狱、共工狱，按郡邸之狱不止一邸，又有三辅诸官署狱，统而计之，殆不止二十五狱也。】政充事猥，威仪繁富，隆于三代，近过礼中。【◎何焯曰：数行中西京经费如指掌，不过《汉书》表、志精熟耳。】夫所以极奢者，【冯本“奢”作“吝”，误。】大抵多受之于秦余。既违茧栗悫诚之本，【◎《汉书·郊祀志》：牲用茧栗。◎师古曰：谓牛角如茧及栗者，言其小也。】扫地简易之指，又失替质而损文、避

泰而从约之趣。岂夫当今隆兴盛明之时，祖述尧舜之际，割奢务俭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详刑慎罚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寝庙日一太牢之祀，郡国并立宗庙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属吏从之数，若此之辈，既已屡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后矣。谨按图牒所改奏，【宋本 “奏”作“秦”。】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庙、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则扫地而祭，其余则皆坛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辟雍所以修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以太牢祠于高禖。◎郑注：高辛氏之世，玄乌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禖，神之也。】又所以察时务，扬教化。稽古先民，开诞庆祚，旧时皆在国之阳，并高栋夏屋，足以肆飨射，

【◎赵一清曰：肆，当作“肄”、】望云物。七郊虽尊祀尚质，犹皆有门宇便坐，足以避风雨。可须军罢年丰，以渐修治。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冯本“惰”作“墯”。】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沈家本曰：乘制未详。

《续汉·礼仪志》“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疑此文有讹，当云“乘之”。【吴金华疑原文当作“乘之之制”，说详彼。】】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沈家本曰：“虽”字于上下文语意不合，疑有误。【吴金华疑“虽”本作“难”，属上句读，以“寇难”为连文。】】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虽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繇，赡其衣食。《易》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易·兑卦》之辞。】今之谓矣。粮畜于食，勇畜于势，虽坐曜烈威而众未动，画外之蛮，必复稽颡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战而定，则贤于交兵而后威立，接刃而后功成远矣。若奸凶不革，遂迷不反，犹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报养之士，然后徐以前歌后舞乐征之众，临彼倒戟折矢乐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为喻。”】时帝颇出游猎，【一本“颇”作“频”。】或昏夜还宫。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则饰周卫，内则重禁门，将行则设兵而后出幄，称警而后践墀，张弧而后登舆，清道而后奉引，遮列而后转毂，静室而后息驾，皆所以显至尊，务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违警跸之常法，非万乘之至慎也。”帝报曰：“览表，虽魏绛称《虞箴》以讽晋悼，【◎《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晋侯引《虞人之箴》。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相如陈猛兽以戒汉武，【◎《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曰：“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将帅远征，故时入原野以习戎备。至于夜还之戒，已诏有司施行。”【◎《王朗集》【◎《隋书·经籍志》：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梁三十卷。◎《唐经籍志》：王朗《集》三十卷。

◎《艺文志》同。◎姚振宗曰：○《文心雕龙·奏启篇》云：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王朗节省，亦尽节而知治矣。○又《才略篇》云：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

《铭箴篇》云：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戒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又曰：严氏《文编》录存表疏、上事、奏议、书论、杂箴、贫窭语，塞势凡三十二篇。按《御览·八百三十》引王朗《新奏议》，似其集分《奏议》为两篇，入魏之后曰“《新奏议》”，未可知也。】载朗为大理时上：“主簿赵郡张登，【◎

《郡国志》：冀州赵国。◎魏黄初初为郡，太和六年复为国。】昔为本县主簿，值黑山贼围郡，登与县长王雋帅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与贼交战，吏兵散走。雋殆见害，登手格一贼，【宋本“一”作“二”。】以全雋命。又守长夏逸，为督邮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义济二君。宜加显异。”【互见《御览·二百二十九》。】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叙。至黄初初，朗又与太尉钟繇连名表闻，兼称登在职勤劳。诏曰：“登忠义彰著，在职功勤。名位虽卑，直亮宜显。饔膳近任，当得此吏。今以登为太官令。”【◎毛本“太”作“大”，误。◎《续汉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

初，建安末，孙权始遣使称藩，而与刘备交兵。诏议：“当兴师与吴并取蜀不？”朗议曰：“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后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一举可无余事。【北宋本“可”作“更”。【◎吴金华曰：更无余事，犹言别无他事，亦当时口语。】】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帝纳其计。黄初中，鹈鹕集灵芝池，【鹈鹕，解见《文纪》黄初四年。灵芝池，解见《文纪》黄初三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朗荐光禄大夫杨彪，且称疾让位于彪。【◎何焯曰：歆荐宁，朗荐彪，徒欲污染遗逸，以分损谤议，又何能答曹人之刺乎？】帝乃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诏曰：“朕求贤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称疾，非徒不得贤，更开失贤之路，增玉铉之倾。【◎

《易·鼎卦》：鼎玉铉。《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正义》曰：铉，所以贯鼎而举之也。】无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吴金华曰：○《易·系辞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诏文本此。】见违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后辞。”朗乃起。

孙权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时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国。【◎《汉书·两粤传》：南粤王胡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胡薨，婴齐嗣立。】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汉书·西域传》：都护郭舜数上言：“康居骄黠，宜归其侍子，绝无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且吴濞之祸，萌于子入，【◎《汉书·吴王濞传》：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吴王由是怨望。】隗嚣之叛，亦不顾子。【◎范《书·隗嚣传》：嚣遣长子恂诣阙，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之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至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很）**[**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徐鸣谦：○伊邑，声转为“郁邑”。“邑”为“悒”之省假。○《说文》：悒，不安也。○亦声转为伊郁。○班彪《北征赋》：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伊郁，亦谓忧愤郁结也。】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广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渊，势不可动，计不可测。”是时，帝以成军遂行，权子不至，车驾临江而还。【北宋本“而”作“西”。】【◎《魏书》曰：车驾既还，诏三公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于前，劳役兼于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今将休息，栖备高山，沈权九渊，割除摈弃，投之画外。车驾当以今月中旬到谯，淮、汉众军，亦各还反，不腊西归矣。”【此诏当在黄初三年十一月，诏中有“栖备高山”之语，先主崩于章武三年，即黄初四年，知此诏在先主未崩之前也。又按《文纪》“黄初三年十一月，行幸宛”，即诏文所谓“不腊西归”也。】】

明帝即位，进封兰陵侯，【◎《一统志》：兰陵故城，今山东兖州府嶧县东五十里。】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邺省文昭皇后陵，【◎《明纪》：太和元年二月，立文昭皇后寝庙于邺。◎胡三省曰：甄后赐死于邺，因葬焉。】见百姓或有不足。是时方营修宫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恩诏屡布，百姓万民【◎何焯曰：此亦以百姓为百官族姓，故与万民相属言之。】莫不欣欣。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愿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昔大禹将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用能尽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冯本无“其”字。◎胡三省曰：○句，音钩。○《国语》：句践既获成于吴，其地北至于御儿，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

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卒以报吴。○御儿，吴越分界之所，今嘉兴府即其地，今有语儿乡。◎赵一清曰：○《水经·浙江水注》：浙江又东迳御儿乡。《万善历》曰：“吴黄武六年，由拳西乡有产儿堕地便能语，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因是诏为语儿乡。”非也。御儿之名远矣，盖无智之徒因藉地名生情穿凿。《国语》曰“句践之地北至御儿”是也。安得引黄武证地哉？韦昭曰：“越北鄙在嘉兴。”○一清案：《汉书·两粤传》注：“孟康曰：‘今吴南亭是。’”盖春秋为越北鄙，至汉入吴南境耳。】【御儿，吴界边戍之地名。】馘夫差于姑苏，故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

《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师古曰：弋，黑色也。绨，厚缯也。】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自汉之初及其中兴，皆于金革略寝之后，然后凤阙猥闶，德阳并起。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胡三省曰：○建始、崇华二殿皆在洛阳北宫。○《水经注》：谷水迳洛阳故城北，东历大夏门下，枝分渠水，东入华林园，又东为天渊池。○《世语》曰：魏武自汉中还洛阳，起建始殿，近汉濯龙祠。】若且先成阊阖之象魏，【◎胡三省曰：象魏，观阙也。象者，法象也。魏者，高巍也。】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修城池，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余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宾，缉熙不足，【宋本“足”作“作”。】未之有也。”转为司徒。【《明纪》朗转司徒在黄初七年十二月，立文昭皇后寝庙在太和元年二月，是转官在前，省陵在后。】

时屡失皇子，而后宫就馆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广诸姬之胤。【◎《史记》太姒十子，谓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郕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郝经曰：○《左传》：富辰曰：管、蔡、郕、霍、鲁、卫、毛、耼、毕、原、丰、郇、郜、雍、曹、滕，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共十八子，与此不同。】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鲜于兄弟。【◎郝经曰：○《左传》：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并成王，共五子。】此二王者，各树圣德，无以相过，比其子孙之祚，则不相如。盖生育有早晚，所产有众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圣，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时矣，而子发未举于椒兰之奥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众室。以成王为喻，虽未为晚，取譬伯邑，则不为夙。【◎《列女传》：太姒号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太姒生有十男，长伯邑考，次武王发。◎《大戴礼》：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伯邑考，武王兄，则十四年生也。武王九十三年崩，成王七岁，则八十七年生也。】《周礼》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诸经常说，咸以十二为限，【朗有《周官传》，此亦略见治经之绪余。】至于秦汉之末，或以千百为数矣。然虽弥猥，而就时于吉馆者或甚鲜，明‘百斯男’之本，【北宋本“明”作“则”。】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也。老臣慺慺，愿国家同祚于轩辕之五五，【◎《黄帝纪》：黄帝二十五子。】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缊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帝报曰：“夫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君既劳思虑，又手笔将顺，三复德音，欣然无量。朕继嗣未立，以为君忧，钦纳至言，思闻良规。”朗著《易》、《春秋》、《孝经》、

《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朗著《易传》，正始六年令学者得以课试，见《齐王纪》。◎《释文·叙录》：魏司徒王朗注解《左氏传》。◎《隋书·经籍志》：《春秋左氏传》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梁有《春秋左氏释驳》一卷，王朗撰，亡。◎《唐经籍志》：《春秋传》十卷，王朗撰。◎《艺文志》：王朗注《左氏》十卷。◎弼按：朗与许文休三书，见《蜀

志·许靖传》注；《改元议》，见《宋书·礼志一》；《论丧服书》，见《通典·七十三》。】【◎

《魏略》曰：朗本名严，后改为朗。◎《魏书》曰：朗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自婚姻中表礼贽无所受。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太和二年薨，【二年十一月薨，见《明纪》。】谥曰成侯。子肃嗣。【正始四年从祀太祖庙庭。】初，文帝分朗户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详。

肃字子雍。年十八，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以肃生年推之，十八岁为建安十七年。据《蜀志·尹默传》注，宋仲子时在魏。宋忠，事见《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隋书·经籍志》：《周易注》十卷，汉宋忠撰。《太玄经注》九卷，汉宋衷撰。◎《释文·序录》云：衷字仲子，后汉荆州五等从事。◎《隋志》云：梁有荆州五业从事宋忠注《周易》十卷。◎陆绩《述玄》曰：镇南将军刘景升遣梁国成奇修好鄙州，奇将《玄经》自随。后数年，章陵宋仲子为作解诂。◎司马光《太玄集注·序》云：汉五业主事宋衷始为玄作解诂。

《集注》直云“宋者冲子”也。◎弼按：忠与衷、五业与五等、从事与主事、仲子与冲子，要皆为形声之殊。◎马国翰曰：“五业”不可解，当是“五等”之误。◎弼按：○惠栋云：五业，五经也。《汉督邮班碑》云“啧意五业”，汉末章陵宋衷为刘表五业博士。○吴承仕曰：

《魏略》云“乐详少好学五业，并受五业”，谓五经之业也，“等”为“业”字形近之讹。◎周寿昌曰：《太玄经》后有宋忠注，无肃注，《隋经籍志》详录肃所著书，亦无《太玄经解》。

◎弼按：○《隋书·经籍志》：梁有扬子《太玄经》七卷，王肃注，亡。○周说误。○又按

《华阳国志·蜀郡士女》扬雄赞云：其玄源渊懿，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吴郡陆公纪尤善于《玄》，称雄圣人。○此为肃注太玄之证。】【◎肃父朗与许靖书云：肃生于会稽。【◎赵一清曰：○《御览》卷六百五引顾野王《舆地志》：王朗为会稽太守，子肃随在郡，住东斋中。夜有女从地出，称“越王女”，与肃语。晓别，赠一丸墨。肃方注《周易》，因此才思开悟。○《酉阳杂俎》云：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

◎弼按：《朗家传》朗居郡四年。肃生于会稽，时方数岁，安能遽注《周易》？殊不足信。】】黄初中，为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骑常侍。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蜀，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师古曰：言难继也。】樵苏后爨，【◎师古曰：樵，取薪也。苏，取草也。】师不宿饱。’【◎胡三省曰：《前书》李左车说陈余之言。盖前乎左车已有是言矣。◎沈钦韩曰：四语见《黄石公·上略》。】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宋本“今又”作“又今”。】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踰月而行裁半谷，【◎胡三省曰：谓子午谷之路行才及半也。】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圣上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吴金华曰：○《易·兑卦》：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孔颖达疏：先以说豫劳民，然后使之犯难，则民皆授命，忘其犯难之死。】于是遂罢。又上疏：“宜遵旧礼，为大臣发哀，【◎《通典·八十一》载肃《请为大司马曹真临吊表》云：在礼，大臣之丧，天子临吊，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于异姓，自秦逮汉，多阙不修，暨光武颇遵其礼，于时群臣莫不竞劝。博士范升上疏称扬以为美，可依旧礼，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弼按：曹真死，在太和五年三月。】荐果宗庙。”事皆施行。又上疏陈政本曰：“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此句各本皆有，冯本无之。】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能之与否，简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设官分职，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后惟龙为纳言，【◎《尚书·舜典》：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

云：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犹今尚书也，以出内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详。《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则备矣，五日视朝，公卿大夫并进，而司士辨其位焉。【◎《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其《记》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周礼·冬官·考工记》之辞。◎郑注：王公，天子诸侯也。士大夫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及汉之初，

【监本、官本“及”作“乃”。】依拟前代，公卿皆亲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

《史记·周昌传》：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汉书·汲黯传》：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汉书·宣帝纪》：地节二年，上始亲政事，五日一听事。】成帝始置尚书五人。【◎《汉书·成帝纪》：建始四年，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自是陵迟，朝礼遂阙。可复五日视朝之仪，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何焯曰：肃此奏欲渐革政归台阁之弊，乃当日之急务，又欲转移无迹，故但以复五日一朝之仪，各以事进为言。盖临朝奏事面取裁决，则尚书不得专执大柄，可否任心矣。】废礼复兴，光宣圣绪，诚所谓名美而实厚者也。”

青龙中，山阳公薨，汉主也。肃上疏曰：“昔唐禅虞，虞禅夏，皆终三年之丧，然后践天子之尊。是以帝号无亏，君礼犹存。今山阳公承顺天命，允答民望，进禅大魏，退处宾位。公之奉魏，不敢不尽节。魏之待公，优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榇敛之制，舆徒之饰，皆同之于王者，是故远近归仁，以为盛美。且汉总帝皇之号，【各本皆作“帝皇”，毛本作“帝王”，误。】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则皇是其差轻者也。故当高祖之时，土无二王，其父见在而使称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赠终，可使称皇以配其谥。”明帝不从，使称皇，

【◎各本皆作“使称皇”，官本作“使称帝”。◎《考证》云：按文义，当作“使称帝”。盖王肃之意止欲其称皇，而明帝不从之也。◎姚范曰：“使称皇”下疑脱“帝”字。按肃意以山阳之禅，不比虞夏，故当从皇差轻之号，而不当称帝，魏明不从也。】乃追谥曰汉孝献皇帝。【◎孙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创号，五帝次之。然则皇之为称，妙于帝矣。肃谓为轻，不亦谬乎！◎臣松之以为：上古谓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后帝，诚如盛言。然汉氏诸帝，虽尊父为皇，其实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比之于帝，得不谓之轻乎！魏因汉礼，名号无改。孝献之崩，岂得远考古义？肃之所云，盖就汉制而为言耳。谓之为谬，乃是讥汉，非难肃也。【◎何焯曰：肃之说出于蔡邕。然秦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汉沿其名，未必为其贵而无位，高而无民也。】】

后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御览》卷二百三十三载王肃表曰：青龙之末，主者启选秘书监，诏秘书驺吏以上三百余人。非但学问义理，当用有威严能检下者，诏肃以常侍领焉。

◎又载王肃《秘书不应属少府表》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郡国称敢言之上东观。且自大魏分秘书而为中书以来，传绪相继，于今三监，未有隶名于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编名于驺隶，言事于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国典乎？太和中，兰台秘书争议，三府奏议，秘书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与中书相亚，宜与中书为官联。◎又曰：青龙中，秘书丞郎与博士议郎同职近日月，宜在三台上。秘书丞郎乘鹿车，犹用尺奏，恐非陛下崇儒之本意也。臣以为秘书职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亦出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而秘书丞郎独乘鹿车，不得朝服，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

◎洪饴孙曰：秘书监，一人，六百石，第三品，初属少府，及王肃为监，乃不复属。】兼崇文观祭酒。【青龙四年，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充之。】景初间，宫室盛美，【宋本“美”作 “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肃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

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夫务畜积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穑。今宫室未就，功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钱大昭曰：九龙殿，即崇华殿也，因灾而改名。】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胡三省曰：泰极，谓泰极殿也。】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廪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溢粟，民有余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区区之晋国，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虽将降，顾信而归，用能一战而霸，于今见称。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胡三省曰：此营垒之营。】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胡三省曰：此营求之营。】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之后，【宋本“之”作“以”。】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胡三省曰：谓始焉于甲处营造，发民就役；次焉于乙处营造，不可仍用甲处就役之民，宁使更发民以供乙处之役也。】凡陛下临事之所行刑，【宋本“事”作“时”。】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而暴其罪，钧其死也，【◎胡三省曰：钧，与均同。】无使汙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者不为也。汉时有犯跸惊乘舆马者，廷尉张释之奏使罚金，文帝怪其轻，而释之曰： ‘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之，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为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胡三省曰：斯论诚足以矫张释之之失言。】斯重于为己，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也。【释之抑扬之词，得此正论，庶不害意，而启人主猝杀人之惨也，所关甚大。】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言犹不戏，而况行之乎？故释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陈“诸鸟兽无用之物，而有刍谷人徒之费，皆可蠲除。”

帝尝问曰：“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言：‘帝者，谛也。是帝欲不谛。’当何得不死？”

【◎范《书·李云传》：云字行祖，甘陵人。初举孝廉，再迁白马令。云素刚，忧国将危，露布上书曰：“孔子云：‘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下有司逮云，死狱中。◎《春秋运斗枢》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统调阴阳，招类使神，故称帝，帝之言谛也。◎郑玄注云：审谛于物色也。】肃对曰：“但为言失逆顺之节。原其本意，皆欲尽心，念存补国。且帝者之威，过于雷霆，杀一匹夫，无异蝼蚁。宽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广德宇于天下。故臣以为杀之未必为是也。”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司马贞

《索隐》曰：《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

【◎师古曰：蚕室，初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何焯曰：子雍此对，本之卫敬仲，【敬仲，卫宏之字。】与班氏所记不同。敬仲所记非实，于时

主则为善对。】

正始元年，出为广平太守。【◎钱大昭曰：广平郡，黄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弼按：肃为广平太守，到官下教问张臶家，见《管宁传》。】公事征还，拜议郎。【肃以常侍出典郡守，还拜议郎，官秩俱微。】顷之，为侍中，迁太常。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爽闻之，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坐宗庙事免。后为光禄勋。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其后果有东关之败。【◎东关之役，在魏嘉平四年。◎胡三省曰：○今栅江口有两山，濡须山在和州界，谓之东关，七宝山在无为军界，谓之西关，两山对峙，中为石梁，凿石通水。○《唐志》：庐州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一统志》：今安徽和州含山县西南七十里，濡须坞之北。】徙为河南尹。嘉平六年，【肃嘉平六年列名奏永宁宫。】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城。【元城，见《文纪》黄初二年“阳平郡”注，又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是岁，白气经天，【◎钱大昭曰：《晋书·宣帝纪》白气经天在正元元年十一月，此言“嘉平六年”者，盖高贵乡公以是年十月改元也。】大将军司马景王问肃其故，肃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潘眉曰：○蚩尤之旗，见《天文志》。类彗而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又《御览·二十七》引《皇览·冢墓记》云：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城中，人常以十月（说）**[**朔**]**，云每有气如匹绛，自上属下，号曰蚩尤旗。○此旗恒有，非肃所云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唱乱者先亡矣。”明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景王谓肃曰：“霍光感夏侯胜之言，始重儒学之士，良有以也。【◎《汉书·夏侯胜传》：霍光与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乃召问夏侯胜。胜引《洪范传》以对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安国宁主，其术焉在？”肃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胡三省曰：魏制，诸将出征及镇守方面，皆留质任。时淮南将士皆自内州出戍，故家属皆留内。】但急往御卫，

【◎胡三省曰：御俭、钦之众，使不得进，又卫其家属。】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

【◎李安溪曰：钟会不虑此而举逆谋，故不旋踵夷灭也。】景王从之，遂破俭、钦。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薨，【◎《寰宇记》卷二十三：王肃墓在沂州承县东南二十五里。◎姚范曰：《朱建平传》“肃年六十二”，盖生于兴平二年乙亥。◎潘眉曰：肃年六十四岁。◎弼按：潘说不知何据。《蜀志·许靖传》注王朗与靖书云“大男名肃，年二十九岁”，按此书当在黄初四年也。】门生縗绖者以百数。追赠卫将军，谥曰景侯。子恽嗣。恽薨，无子，国绝。景元四年，封肃子恂为兰陵侯。咸熙中，开建五等，以肃著勋前朝，改封恂为承子。【◎赵一清曰：○肃女適司马文王，故嗣爵无替。○《前汉书·地理志》：承属东海郡。○应劭曰：音证。○字本作“氶”，以示水所经而名。今本作“承”，非也。◎王先谦曰：○《广韵》：氶，县名，在沂州，匡衡所居。○《一统志》：故城，今峄县西北一里，氶水在县西。◎弼按：王朗夫人杨氏、王肃夫人羊氏，俱见《晋书·文明王皇后传》。】【◎《世语》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识，【◎潘眉曰：子良，《晋书》作“良夫”，疑此“子”字衍文，“大”字即“夫”字之讹。弟恺字君夫。】在朝忠正。历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称。乃心存公，有匪躬之节。鬲令袁毅馈以骏马，知其贪财，不受。毅竟以黩货而败。建立二学，崇明五经，皆恂所建。卒时年四十余，赠车骑将军。肃女適司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晋武帝、齐献王攸。◎《晋诸公赞》曰：恂兄弟八人。其达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见称，位至尚书。弟恺，字君夫，少有才力而无行检，与卫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竞于世，终于后将军。【◎《晋书·王恂传》：恺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与恺将为鸩毒之事，司隶校尉傅祇劾之，有司皆论正重罪，诏特原之。及卒，谧曰丑。】虔子康、隆，

【◎潘眉曰：○《晋书·王雅传》：雅，王肃曾孙也，祖隆。○然则隆亦肃子，疑“虔子”之“子”本是“弟”字。◎沈家本曰：上文先曰“虔”，后曰“弟恺”，则不得复云“虔弟某某”矣。潘说未谛。惟与《晋书》乖异，未详。】仕亦宦达，为后世所重。】

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孔颖达曰：郑玄以为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难郑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適足使父致殛，为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进退无据，亦甚迂哉。”】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释文·叙录》：

《周易》王肃注十卷，东海兰陵人，魏卫将军、太常、兰陵景侯。◎弼按：肃袭封兰陵侯，非兰陵县人，《释文》误。◎《隋书·经籍志》：《周易》十卷，魏卫将军王肃注。◎《唐经籍志》：《周易》十卷，王肃注。◎《艺文志》：王肃注十卷。◎《宋史·艺文志》：王肃《传》十一卷。◎姚振宗曰：后人辑肃所作《音》一卷，附书后，故十一卷。◎张惠言曰：肃著书务排郑氏，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郑同则并背马。然其训诂大义出于马、郑者十七。疑出于马、郑者，其父朗之学也；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马国翰曰：肃注在魏立学，颇著盛名，虽与康成殊异，要皆有据，朱子每称之，盖有所取。◎《释文·叙录》：《尚书》王肃注十卷。◎又曰：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学讲《尚书》。帝问曰：“郑玄云：‘稽古同天，书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肃义为长。”◎钱大昕《考异》曰：按肃卒于是年，而其说已为博士所习，进讲人主之前，盖肃兼通诸经，强辩求胜，又以三公之子，早登显要，易为人所信从也。◎《隋书·经籍志》：《尚书》十一卷，王肃注。◎《唐经籍志》：《古文尚书》十卷，王肃注。◎《艺文志》：王肃注十卷。◎日本国人佐世《见在书目》：《今文尚书》十卷，王肃注。◎马国翰曰：肃之学专与郑为难，郑赞谓“孔子撰书，乃尊而命之《尚书》。尚者，上也”，肃序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开卷已自立异。◎《隋书·经籍志》：《尚书驳议》五卷，王肃撰。◎《唐经籍志》：《尚书释驳》五卷，王肃撰。《尚书答问》三卷，王肃注。◎《释文·叙录》：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魏太常王肃更述毛非郑。◎又曰：王肃注二十卷。◎《隋书·经籍志》：《毛诗》二十卷，王肃注。《毛诗义驳》八卷，王肃撰。《毛诗奏事》一卷，王肃撰。《毛诗问难》二卷，王肃撰，亡。◎马国翰曰：《义驳》者，驳郑氏义也。《奏事》者，取郑氏之违失，条奏于朝也。《问难》者，亦申毛以难郑也。◎《释文·叙录》：王肃注《周官》十二卷。◎《隋书·经籍志》：

《周官礼》十二卷，王肃注。〖《唐志》同。〗《仪礼》十七卷，王肃注。〖《唐志》同。〗◎姚振宗曰：本传言肃注《三礼》，隋唐三志亦各有肃注《仪礼》十七卷，《释文·叙录》云马融、王肃等九人并注《丧服》，不言肃注《仪礼》，与隋、唐志异，岂陆氏未见其本邪？抑肃实止注《丧服》，隋、唐志误列其目邪？◎《隋书·经籍志》：《丧服经传》一卷，王肃注。◎《唐艺文志》：王肃注《丧服纪》一卷。◎《晋书·礼志》：太康初，尚书郎挚虞表请增损《新礼》，曰：“宜依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隋书·经籍志》：《丧服要记》一卷，王肃注。〖《唐志》同。〗◎《释文·叙录》：王肃注礼记三十卷，〖隋、唐志同。〗

《三礼音》各一卷。◎《宋书·乐志》：王肃私造宗庙诗颂十二篇。◎《释文·叙录》：《左氏》王肃注三十卷。〖隋、唐志同。〗◎《隋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王肃解。〖《唐志》同。〗◎《释文·叙录》：《论语》王肃注十卷。◎《隋书·经籍志》：梁有王肃注《论语》十卷，亡。梁有《论语释驳》三卷，王肃撰，亡。◎《唐经籍志》：《论语》十卷王肃注。〖《艺文志》同。〗◎《隋书·经籍志》：梁有《祭法》五卷，又《明堂议》三卷，王肃撰，亡。◎

《隋志·春秋类》：《春秋外传章句》一卷，王肃撰。梁二十一卷。◎《唐经籍志》：《春秋外

传国语章句》二十二卷，王肃注。◎姚振宗曰：韦注《国语》伹述郑、贾、虞、唐四家，则当时王子雍、孙叔然之注不行于江表。◎**[**《隋书·经籍志》**]**：【下“《孔子家语》”句本接上“《明堂议》”句，而卢于《补传》中增《春秋外传》一节，遂使下句失属。据此，补“《隋书·经籍志》”五字。】《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唐、宋志作十卷。〗《王子正论》十卷，王肃撰。〖《唐志》同。〗魏卫将军王肃《集》五卷。〖《唐志》同。〗◎严可均《三国文》辑本一卷，凡赋、表、疏、议、答难、答问、教、书、叙、颂、贺正仪、纳征辞、家诫，综三十五篇。】时乐安孙叔然，【◎《郡国志》：青州乐安国乐安。◎《一统志》：乐安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博兴县北。◎《经义考》曰：《访碑录》载淄川长山县西南三十里长白山东有孙炎碑，碑阴有门徒姓名，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见矣。】【◎臣松之案：叔然与晋武帝同名，故称其字。】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

【◎《释文·叙录》曰：肃又作《圣证论》难郑玄。◎《隋书·经籍志》：《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宋史·二百六十七》张洎对状引孙炎《例》云：初九为元士，九二为大夫，九三为诸侯。】《毛诗》、《礼记》、《春秋三传》、

《国语》、《尔雅》诸注，【◎侯康曰：叔然注今绝无传，其旁见《尔雅》注者多与《毛传》合。盖毛公本以《雅》训释《诗》者也。◎《释文·叙录》：孙炎注《礼记》二十九卷。◎

《隋书·经籍志》：《礼记》三十卷，魏秘书监孙炎注。〖《唐志》同。〗◎《旧唐书·元行冲传》：张说奏言：“《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钞书，先儒所非。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次，兼为之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魏氏釆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王应膦曰：朱文公惜魏徵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姚振宗曰：大、小戴可以删存，后儒无不可以取裁，张燕公骏魏徵类《礼》，并诋孙炎之书，非通论也。宜元行冲作《释疑》以自解焉。◎《释文·叙录》：《尔雅》孙炎注三卷，音一卷。〖◎《隋志》作七卷，《唐志》作六卷。◎姚振宗曰：《隋志》七卷，并音一卷在内。〗◎《颜氏家训·音辞篇》：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

◎《释文·叙录》曰：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玉海·艺文·小学类》曰：世谓仓颉制字，孙炎作音，沈约撰韵，同为椎轮之始。】又注书十余篇。【【◎吴金华曰：注，当从百衲本、汲本、殿本、局本等作“著”。冯本、金陵活字本相承作“注”，系涉上文 “诸注”而误。】◎《通典·九十九》：或问：“长吏迁，在传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国吏服谁当轻重？”孙叔然答曰：“古者，诸侯以国为家，卫出其君于襄牛，不书出奔，以未出境也。卫侯奔死乌，《传》曰：“犹在境内，则卫君也。”虽出传舍，固当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斩衰吊’，即葬除之。”】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郡国志》：凉州敦煌郡敦煌。◎《一统志》：敦煌故城，今新疆安西州敦煌县治。】【◎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论语集解》有烈《义例》，余所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赵一清曰：◎《后汉书》有周生丰，见《冯衍传》，注引《风俗通》云“周生，姓也”。◎罗泌《路史·后纪》曰：○《敦煌实录》：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养周氏，因为姓。○亦见《七录》及《中经簿》。◎《隋经籍志》：《周生子要论》一卷，录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案：烈为张既辟举，见《既传》。◎姚振宗曰：○《姓苑》引晋武帝《中经簿》云：姓周生，名烈，为博士。◎《释文·叙录》：周生烈，燉煌人。◎《七录》云：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又曰：魏征士燉煌周生烈注解《左氏传》。◎葛洪曰：周生烈学精而不仕。◎何晏

《集解·序》曰：近故司空陈群、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邢昺曰：此二人皆为《论语》作注，而说其义，故曰“《义说》”。◎马国翰曰：周生烈《义说》，隋、唐志皆不著录，惟何晏《集解》采之，凡十有四节。皇侃疏明标周生烈，而邢疏并作“周曰”。其说“冉子退朝”为“鲁君之朝”，与郑玄解“季氏私朝”不合。说“乡原”为“所至之乡，辄原其人情，而

为己意以待之”，更迂曲戾于孟子。然其他解悉纯正，朱子《集注》用之。◎马总《意林》曰：○周生烈子《自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张角败后，天下溃乱，哀苦之间，故著此书。以尧、舜作幹植，仲尼作师诫。◎《宋书·大且渠蒙逊传》：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隋书·经籍志》：梁有《周生子要论》一卷，录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亡。◎《唐经籍志》：《周生烈子》五卷，周生子志。◎《艺文志》：《周生烈子》五卷。◎沈家本曰：○《隋志》：《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新唐志》：荀勖《晋中经簿》十四卷。○《旧志》卷同，“中经”作“中书”，字之误也。○《隋志》序曰：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埽地皆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

《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晋书·荀勖传》：勖领秘书监，与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案：依事当称“《中经簿》”，《唐志》有“簿”字是也，《隋志》无“簿”字，疑是夺文。裴氏两引之，皆称“晋武帝《中经簿》”，其所见固有“簿”字。◎弼按：《蜀志·秦宓传》注作“《中经部》”。◎章宗源曰：《周礼·天官》《正义》、《经典释文·序录》、

《汉书·货殖传》注、《书钞·仪饰部》、《御览·文部》并引晋《中经簿》。】】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释文·叙录》：董遇《易章句》十二卷，字季直，弘农华阴人，魏侍中、大司农。《七志》、《七录》并云十卷。◎《隋书·经籍志》：梁有魏大司农卿董遇注《周易》十卷，亡。◎《唐经籍志》：《周易》十卷，董遇注。◎《艺文志》：董遇注十卷。◎张惠言《易义别录》辑本序曰：考《集解》不引董遇，则遇书亡于唐初，遇著书在王肃前，故无与肃合者。其于郑、荀则多同义，虽不可考，要之为《费氏易》也。◎

《释文·叙录》：董遇注解《左氏传》。◎又曰：董遇《章句》三十卷。◎《隋书·经籍志》：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董遇章句。◎《唐经籍志》：《春秋左氏经传章句》三十卷，董遇注。

◎《艺文志》：董氏《左氏经传章句》三十卷。◎赵一清曰：○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

《正义》曰：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颖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一清按：《春秋正义》多引董遇本以正异同，则其书唐时犹未亡也。】【◎《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关中扰乱，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采稆负贩，【◎范《书·献纪》：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章怀注：

* 稆，音吕。○《埤苍》曰：穞，自生也。○“稆”与“穞”同，自生稻也。】而常挟持经书，投间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纲小设，郡举孝廉，稍迁黄门侍郎。是时，汉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讲，为天子所爱信。至二十二年，许中百官矫制，遇虽不与谋，犹被录诣邺，【◎姚振宗曰：○《魏志·武纪》：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注引《山阳公载纪》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云云。《魏略》称“被录诣邺”者，似即指此事。盖二十三年，非二十二年也。【疑遇在不救火者中，说见《武纪》。】】转为冗散。常从太祖西征，道由孟津，过弘农王冢。太祖疑欲谒，顾问左右，左右莫对，遇乃越第进曰： “《春秋》之义，国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为君。弘农王即阼既浅，又为暴臣所制，降在藩国，不应谒。”太祖乃过。【◎何焯曰：宏农虽未逾年，然尝北面臣之，则故君也，遇谓“不应谒”者，非。】黄初中，出为郡守。明帝时，入为侍中、大司农。数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御览·二六》引《魏略》作“苦难得暇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

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时，一作“晴”。】由是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

【◎姚振宗曰：隋志有贾逵《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遇此作盖本之贾氏。◎弼按：此或为朱墨本之权舆。】◎《世语》曰：遇子绥，位至秘书监，亦有才学。齐王冏功臣董艾，即绥之子也。【◎《晋书·齐王冏传》：冏与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军。◎又云：长沙王义径入宫，发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陈兵宫西。】◎《魏略》以遇及贾洪、【各本《魏略》上均未空格，似嫌与上文相蒙，惟宋本空格，今从之。】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元本、冯本、吴本“详”作“祥”，误。】七人为儒宗，其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侯康曰：《唐志》有《今字石经毛诗》三卷，《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今字者皆一字，盖指隶书一体也。一字本汉时所建，而《毛诗》、《郑氏尚书》后汉不立学官，必无刊石之理。全祖望谓是黄初时邯鄂淳补修，引鱼豢《魏略·儒宗传》序曰“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始扫除大学灰炭，补旧石碑之阙坏”云云，谓是时淳方以博士给事中，是补正熹平隶字旧刻者淳也，且谓《隋志》以《正始石经》为一字，其误即源于此。今从之。全氏之意，以熹平黄初所立《石经》皆一字，正始所立乃是三字，诸家但知有熹平、正始二刻，全氏细绎史注，乃知复有黄初补刻也。◎弼按：石经一字三体之辨，详见《齐王纪》卷首注引

《搜神记》。】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宋本“以”作“亦”。】竟无能习学，【◎王鸣盛曰：补旧碑缺坏，疑即指蔡邕石经而言。太和、青龙正孔明屡出祁山之时，所谓避就者，即避役也。《刘馥子靖传》靖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正指此事。上文《朗传》注中谓“西京学官博士七千余人”，〖博士下当脱“弟子”二字。〗今此曰“数百人”，较汉盛时多寡悬殊。】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弼按：就本志王粲、卫觊、刘劭诸传所载，词藻之士已数十人，而裴注所引不与焉。俊彦闳儒，一时称盛。此云“操笔者未有十人”，谁其信之。】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贾洪字叔业，京兆新丰人也。【◎《郡国志》：司隶京兆尹新丰。◎《一统志》：新丰故城，今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东北。】好学有才，【何焯校本“好学”上增“家贫”二字，从御览补。】而特精于《春秋左传》。建安初，仕郡，举计掾，应州辟。时州中自参军事以下百余人，【一本校改作“参军录事”。】唯洪与冯翊严苞交通才学最高。洪历守三县令，【◎官本《考证》曰：严苞交通，《太平御览》作“严苞字文通，才学最高”，下多“故众为之语曰‘州中晔晔贾叔业，辨论汹汹严文通’”二十字。】所在辄开除厩舍，亲授诸生。后马超反，超劫洪，将诣华阴，使作露布。洪不获已，为作之。司徒钟繇在东，识其文，曰：“此贾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军谋掾，犹以其前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晚乃出为阴泉长。【◎沈家本曰：阴泉，或为“阳泉”之误。阳泉，西汉县，属六安国；东汉侯国，属庐江郡。】延康中，转为白马王相。【◎本志《楚王彪传》：建安二十一年，封寿春侯。黄初七年，徙封白马。

◎是延康中不得称“白马王相”。◎《郡国志》：兖州东郡白马。◎关羽刺颜良，解白马围，即此。◎《一统志》：白马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二十里。】善能谈戏。王彪亦雅好文学，常师宗之，过于三卿。数岁病亡，亡时年五十余，时人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严苞亦历守二县，黄初中，以高才入为秘书丞，数奏文赋，文帝异之。出为西平太守，卒官。【◎汉未有两西平，一为凉州金城郡分置之西平郡，一为豫州汝南郡之西平县。谢鍾英《三国疆域志

补注》于凉州西平郡下引《魏略》“黄初中严苞为西平太守”，复于豫州汝南郡西平县下亦引

《魏略》“严苞为西平太守”事，且云“汉末升西平作郡，黄初后始复为县”云云。◎弼按：谢氏以一事系属于两地，诚误。其云“汉末作郡，黄初为县”，尤近于臆测。王先谦氏兼采其说，而未加纠正，可异也。】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天水，见《明纪》太和二年。◎潘眉曰：汉武帝置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汉阳郡，晋复为天水郡。此郡前汉为天水，后汉为汉阳，魏亦为汉阳，晋复为天水也。薛夏汉末人，当为汉阳人，《魏略》以为天水人，据晋时郡名追改之，然述游太祖言则曰“汉阳儿辈”，述其敕子则曰“无还天水”，彼此岐说，判若两地，览者惑焉。◎洪亮吉曰：晋始复汉阳为天水郡。◎谢鍾英曰：证以《国志》，黄初以后郡名天水。◎《通鉴》胡注：魏复汉阳为天水。◎吴增僅曰：史文于魏末代汉之先，皆书汉阳；文帝印位以后，则书天水。犁然有别。◎沈家本曰：《晋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并云“晋复为天水郡”，此潘说所本，然考《明纪》“太和二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应亮”，曹真、张郃传、诸葛亮传并同，《卫臻传》“诸葛亮寇天水”，《阎温传》“天水西城人”，杨阜、姜维传并云“天水冀人”，《邓艾传》有天水太守王颀，《姜维传》亦有天水太守，是魏时已复名天水，不名汉阳矣。《裴潜传》注引《魏略·严幹传》“马超破，为汉阳太守”，事在建安十六年。《武纪》“建安十九年，南安赵衢、汉阳尹奉等讨超”，其时尚称汉阳也。《张既传》“其后与曹洪破吴兰于下辩，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又云“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破吴兰在二十三年，徙民当在此时，郡名之改亦当在此时，故《张既传》叠见。《魏略》述操语尚称“汉阳”，在郡名未改之时，其敕子称天水，在郡名已复之后，非彼此歧异，潘未深考耳。】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周寿昌曰：○今有司越境拘人，谓之关捕，其文书谓之关文。○《韵会》：关，要会也。○《博雅》：

驿也。移文从驿递，使之会捕，不得遁也。○关亦有索意，《史记·封禅书》“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是也。】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文帝又嘉其才，黄初中为秘书丞，帝每与夏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谓之薛君。夏居甚贫，帝又顾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赐之。其后征东将军曹休来朝，时帝方与夏有所咨论，【一本校改“咨”作“谘”。】而外启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顾夏言之于休曰：【《御览》“言”作“目”。】“此君，秘书丞天水薛宣声也，宜共谈。”其见遇如此。寻欲用之，会文帝崩。至太和中，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也，【宋本、冯本“移”作“仪”，误。】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御览》作“台也，阁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屈无以折。【何焯校本“折”下增“之”字。】自是之后，遂以为常。后数岁病亡，敕其子无还天水。【◎赵一清曰：○《拾遗记》：薛夏博学绝伦，母孕夏时，梦人遗之一箧衣，云：“夫人必产贤明之子也，为帝王之所崇。”母记所梦之日。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辩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终日不息，应对如流，无有疑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之言不谈，子游、子夏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甚贫，帝解御衣赐之，果符所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单家，少好学。初平中，三辅乱，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扰，担负经书，每以采稆余日，则诵习之。太祖定荆州，召署军谋掾。黄初中，为谯王郎中。【◎本志《沛穆王林传》：黄初三年为谯王。】王宿闻其儒者，常虚心从学。【◎官本《考证》曰：监本“常”误作“当”，今改正。】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赐遗。以病还，拜郎中。年八十余，以老处家，就之学者甚多。禧既明经，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叹息谓鱼豢曰：“天下兵戈尚犹未息，如之何？”豢又常从问《左氏传》，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

相斫书耳，【◎斫，之若切，音灼，见《十药韵》。◎《说文》：斫，击也。◎本志《阎温传》注引《魏略》曰：杨阿若少游侠，以报仇解为事，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陆游诗：孙、吴相斫书。】不足精意也。”豢因从问《诗》，禧说齐、韩、鲁、毛四家义，【◎《汉书·艺文志》：《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又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经典释文·序录》：汉兴，传者有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曰《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数万言，号曰《韩诗》；《毛诗》者，出自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前汉鲁、齐、韩三家诗列于学官，平帝时《毛诗》始立，《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不复执文，有如讽诵。又撰作诸经解数十万言，未及缮写而得聋，【《书钞·九九》“聋”下有“疾”字。】后数岁病亡也。◎其邯郸淳事在《王粲传》，苏林事在《刘邵》、《高堂隆传》，【◎赵一清曰：○颜师古《汉书叙例》：张晏字子博，中山人。○次张揖、苏林之后，如淳、孟康之前，是三国魏人。○《叙例》：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和中为博士。止解《司马相如传》一卷。○《隋经籍志》“《广雅》三卷，《埤苍》三卷，《古今字诂》三卷，《难字》一卷，《错误字》一卷”，并魏博士张揖撰。又曹魏时博士张融难王肃以“五帝非黄帝子孙相续次”，见

《诗·生民篇》正义。】乐详事在《杜畿传》。◎鱼豢曰：【◎张鹏一曰：裴注“曰”上脱“议”字。】学之资于人也，其犹蓝之染于素乎！故虽仲尼，犹曰【监本、官本“犹”作“称”，误。】 “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贵学者，必见夫有“诵诗三百，而不能专对于四方”故也。余以为是则下科耳，不当顾中庸以上，【毛本“上”作“土”，误。】材质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数贤者，略余之所识也。检其事能，诚不多也。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王所嘉，下为国家名儒，非由学乎？由是观之，学其胡可以已哉！】

评曰：钟繇开达理幹，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刘寔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何焯曰：去其好下佞己之病，则肃可以无讥矣。】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晋书·刘寔传》：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汉济北惠王寿之后，为吏部郎，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钟会、邓艾之伐蜀，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见，皆此类也。后拜司空，迁太保，转太傅。年九十一薨，谥曰元。◎陈景云曰：刘寔语当是裴注，如谯周传评后注引张璠以为云云，与此正同。肃既名臣，又晋武外王父，史臣于本传略无贬辞，岂应于评中反摭其短乎？况陈评二句，辞意已足，其下不容更赘他语，尤易了也。

◎钱大昕曰：承祚诸评简要，从未引他人说，陈说是。◎刘咸炘曰：评语直类碑颂，非特无贬词，抑且无微词，可知王鸣盛说之非。钟繇于魏，如汉之萧何，华歆、王朗皆汉末名士，而以柔媚自保者，承祚未能发明。肃父子疏奏特多，且载议论短语，皆因其子孙之传耳。◎或曰：三臣，繇以功显，歆、朗以望收。相人以望，朝廷遂不食用人之报矣。】

# 卷十四·魏书十四·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

魏书十四

三国志十四

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王鸣盛曰：诸人皆魏之谋主也，运筹决胜，功效卓然。至于翦汉之迹，肇自董昭，倾魏之端，启于资、放。列敘诸人，而以刘放殿之，且以孙资附入《放传》，以明智计之士，见利忘义不可保信。以此始者，必以此终，著戒甚深。不然，以诸人之谋略，且与二荀肩随矣，何独区而别之乎？贾诩地望无可言，然观其处父子之间，勉丕以孝，答曹甚忠，则尚优于诸人，离之此而合之彼，其例密矣。◎刘咸炘曰：此诸人虽多谋略，非发大谋，自当区于荀、贾，非有所优劣高下也。贾诩岂果忠于操？董、刘皆佞臣，而程、郭则非佞，安见程、郭非忠于操乎？至所谓著戒之意，亦似读者之意，而非必作者之意。】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森林守望者】

【复校：擎骥】

## 程昱

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人也。【◎东阿，见《武记》兴平元年。◎《方舆纪要》：今山东泰安府东阿县西南二十五里。】长八尺三寸，美须髯。黄巾起，县丞王度反应之，烧仓库。县令踰城走，吏民负老幼东奔渠丘山。【◎赵一清曰：《郡国志》“东郡东阿”注“《魏志》有渠丘山”，即此传文。◎《一统志》：曲山即渠丘山，在东阿县西北十五里。】昱使人侦视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谓县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势可知。此不过欲虏掠财物，非有坚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还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谷米，今若还求令，共坚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为然。吏民不肯从，曰：“贼在西，但有东耳。”昱谓房等：“愚民不可计事。”乃密遣数骑举幡于东山上，令房等望见，大呼言“贼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随之，求得县令，遂共城守。度等来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开城门急击之，度等破走。东阿由此得全。

初平中，兖州刺史刘岱辟昱，昱不应。是时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绍令妻子居岱所，瓒亦遣从事范方将骑助岱。【◎钱仪吉曰：○《晋书·儒林传》：范隆父方，魏雁门太守。】后绍与瓒有隙。瓒击破绍军，乃遣使语岱，令遣绍妻子，使与绍绝。别敕范方：“若岱不遣绍家，将骑还。吾定绍，将加兵于岱。”岱议连日不决，别驾王彧白岱：“程昱有谋，能断大事。”岱乃召见昱，问计，昱曰：“若弃绍近援而求瓒远助，此假人于越以救溺子之说也。夫公孙瓒，非袁绍之敌也。今虽坏绍军，然终为绍所禽。夫趣一朝之权而不虑远计，将军终败。”

岱从之。范方将其骑归，未至，瓒大为绍所破。岱表昱为骑都尉，昱辞以疾。

刘岱为黄巾所杀。太祖临兖州，辟昱。昱将行，其乡人谓曰：“何前后之相背也！”昱笑而不应。太祖与语，说之，以昱守寿张令。【寿张，见《武纪》初平三年。】太祖征徐州，使昱与荀彧留守鄄城。【鄄城，见《武纪》初平四年。】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范，见《武纪》兴平元年。】布军降者，言陈宫欲自将兵取东阿，又使汎嶷取范。【◎《通鉴》“汎”作“氾”。◎胡注：○符咸翻。○皇甫谧云：本姓凡氏，遭秦乱，避地于氾水，因氏焉。○嶷，鄂力翻。】吏民皆恐，彧谓昱曰：【毛本“彧”作“或”，误。】 “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临之，非有以深结其心，三城必动。君，民之望也，归而说之，殆可！”昱乃归，过范，说其令靳允曰：【◎胡三省曰：过，工禾翻。靳，居焮翻，姓也。战国楚有幸臣靳尚。】“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孝子诚不可为心！【周一良以不可为心为难堪、难忍之意，说详彼。】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详择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布何如人哉！【北宋本无“如”字。】夫布，粗中少亲，【◎沈钦韩曰：○《韩非·十过篇》：智伯之为人，粗中而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胡三省曰：相，如字。言不能相与定君臣之分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史记·田单传》：田单攻燕军，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详虑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一本校改“二”作“贰”。】时汎嶷已在县，允乃见嶷，伏兵刺杀之，归勒兵守。【◎徐众《评》曰：【◎徐众《三国评》，见《臧洪传》。◎赵一清曰：“众”乃“爰”字之讹。】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汉书·王陵传》：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遂伏剑而死。】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成事人尽死之节。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韩非子》：管仲曰：“愿君远卫公子开方。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吕氏春秋》：齐桓公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或曰：论允当去，是也；谓操当遣允，则未详事实。操方在徐州，何缘得遣允哉！】】昱又遣别骑绝仓亭津，【◎赵一清曰：○《水经·河水注·漯水注》：河水于范县东北流，为仓亭津。《述征记》曰：“仓亭津在范县界，去东阿六十里。”《魏土地记》曰：“津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一统志》：仓亭津在山东曹州府范县东北，古大河济渡处。】陈宫至，不得渡。昱至东阿，东阿令枣祗【枣祗，事见《任峻传》。】已率厉吏民，拒城坚守。又兖州从事薛悌【毛本“又”误作“丈”。】与昱协谋，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还，执昱手曰：【毛本“手”误作“乎”。】“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乃表昱为东平相，【东平，见《武记》初平三年。】屯范。【◎《魏书》曰：昱少时常梦上泰山，两手捧日。昱私异之，以语荀彧。及兖州反，赖昱得完三城。于是彧以昱梦白太祖。【此非文若所宜言，传言妄也。】太祖曰：“卿当终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濮阳，东郡治。魏武使陈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兵东迎吕布为兖州牧，据濮阳。】数不利。蝗虫起，乃各引去。于是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欲使太祖迁家居邺。【吴金华以“迁”当作“遣”说详彼。】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时昱使適还，引见，因言曰：“窃闻将军欲遣家，与袁绍连和，诚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

“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彭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何焯曰：昱等计谋皆启孟德奸心者，与文若需分别观之。】愿将军更虑之！”太祖乃止。【互见《武记》兴平元年。】【◎《魏略》载昱说太祖曰：“昔田横，齐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据千里之齐，【◎官本《考证》曰：北宋本“齐”作“地”。】拥百万之众，与诸侯并南面称孤。【毛本“并”作“共”。】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横顾为降虏。当此之时，横岂可为心哉！”太祖曰：“然。此诚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识大旨，以为将军之志，不如田横。田横，齐一壮士耳，犹羞为高祖臣。今闻将军欲遣家往邺，将北面而事袁绍。夫以将军之聪明神武，而反不羞为袁绍之下，窃为将军耻之！”◎其后语与本传略同。】

天子都许，【昱劝魏武迎天子，事见《武记》建安元年。】以昱为尚书。兖州未苦安集，

【监本、官本作“尚未安集”，宋本、元本、冯本、吴本作“未苦安集”，一本校改作“苦未安集”。】复以昱为东中郎将，【东中郎将，见《董卓传》。】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刘备失徐州，来归太祖。昱说太祖杀备，【◎何焯曰：观荀文若岂不识玄德者哉，而不闻有郭嘉、程昱之策，文若乃心不为曹可知矣。】太祖不听。语在《武纪》。后又遣备至徐州要击袁术，昱与郭嘉说太祖曰：“公前日不图备，昱等诚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太祖悔，追之不及。会术病死，备至徐州，遂杀车胄，举兵背太祖。【毛本“兵”误作“昱”。】顷之，昱迁振威将军。【◎洪饴孙曰：振威将军，一人，第四品。】袁绍在黎阳，【黎阳，见《武记》建安四年。】将南渡。时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吴金华曰：轻易，谓不以为意。】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太祖从之。绍闻昱兵少，【冯本“兵少”作“少兵”，误。】果不往。太祖谓贾诩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昱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谭、尚破走，拜昱奋武将军，【◎沈约曰：奋武将军，始于汉末。◎洪饴孙曰：奋武将军，一人，第四品。】封安国亭侯。【◎沈家本曰：张燕封安国亭侯，传子方、孙融，在昱之先。同时侯者而亭名相同，未详其故。◎弼按：○《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又按《百官志》：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汉制十里一亭，则有同县名之亭侯，不足异也。】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何焯曰：论者徒见二袁、公孙前事。】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御览》作“孙权新立”。】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宋本无“之”字。】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是后中夏渐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败，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会，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归兵，阖门不出。

【◎何焯曰：归兵阖门，告者安能入哉？◎或曰：其见至高，与刘子扬同一善全身者也。】

【◎《魏书》曰：太祖征马超，文帝留守，使昱参军事。田银、苏伯等反河间，【田银、苏伯，事在建安十六年，见国渊、常林传。】遣将军贾信讨之。贼有千余人请降，议者皆以为宜如旧法，昱曰：“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在邦域之中，【宋本“在”上有“且”字。】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臣以为不可诛也；纵诛之，宜先启闻。”众议者曰：

【毛本“议”误作“之”。】“军事有专，无请。”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见昱曰：“君有所不尽邪？”昱曰：“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呼吸之间者耳。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无朝夕之变。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文帝曰：“君虑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诛。太祖还，闻之甚说，谓昱曰：“君非徒明于军计，【◎赵一清曰：宋本“计”下有“也”字。】又善处

人父子之间。”【◎胡三省曰：以劝丕不专杀也。】】

昱性刚戾，与人多迕。【◎梁章钜曰：○《文选·长笛赋》注引《魏书·程昱传》云：昱于魏武前忿争，声气忿高，边人搯之，乃止。】人有告昱谋反，太祖赐待益厚。魏国既建，为卫尉，【昱为卫尉，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与中尉邢贞争威仪，免。【◎《吴志·张昭传》：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孙权为吴王。贞不下车，张昭责之。◎即此人也。】文帝践阼，复为卫尉，进封安乡侯，增邑三百户，并前八百户。分封少子延及孙晓列侯。方欲以为公，会薨，帝为流涕，追赠车骑将军，【青龙元年从祀太祖庙庭。】谥曰肃侯。【◎《魏书》曰：昱时年八十。◎《世语》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或曰：《世语》之妄不可信。】】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

晓，嘉平中为黄门侍郎。【◎《世语》曰：晓字季明，有通识。】时校事放横，【◎《御览·二百四十一》引《魏略》云：抚军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广耳目，使卢洪、赵达二人主刺举，洪、达多所陷入，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后达竟为人迫死。◎本志《高柔传》：时置校事，使察群下。太祖曰： “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钱大昭曰：程晓以为校事之官，魏武特置。然孙吴亦有校事吕壹，操弄威柄，丞相以下皆畏惮之。岂一时弊政，彼此亦相仿效乎？◎姜宸英曰：校事，即明末东厂之类。◎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云：○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徐邈传》云：邈为尚书郎，私饮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高柔传》云：宜阳典农刘龟于禁地内射兔，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卫臻传》云：殿中监擅收兰台令史，臻言：“校事侵官，类皆如此。”○《常林传》注《魏略》载校事刘肇事，是黄初中其制未革。吴之校事尤横，见《潘濬传》、《朱据传》、《是仪传》。校事或谓之典校，〖顾雍、步骘、朱据传。〗或谓之校曹，〖《陆凯传》。〗或谓校郎，〖《是仪传》。〗或谓之校官〖《诸葛恪传》。〗又有察战，征调交州孔雀，又赍药赐孙奋，亦明厂卫、校尉之流。◎弼按：察战，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注，与此无涉。】晓上疏曰：“《周礼》云：‘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春秋传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临贤，贱不得临贵。于是并建圣哲，树之风声。明试以功，九载考绩。各脩厥业，思不出位。故栾书欲拯晋侯，其子不听；【◎《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陷于淖。栾书将载晋侯，栾针曰：〖针，书子也。〗“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离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死人横于街路，

邴吉不问。【◎《汉书·邴吉传》：吉尝出，逢清道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上不责非职之功，下不务分外之赏，吏无兼统之势，民无二事之役，斯诚为国要道，治乱所由也。远览典志，近观秦汉，虽官名改易，职司不同，【毛本“司”作“虽”。】至于崇上抑下，显分明例，其致一也。初无校事之官干与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庙，疑作“寮”。】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詷为贤能。

【◎謥，毛本作“ ”，误。◎钱大昭曰：○《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云：轻薄謥詷。○李贤注：謥詷，犹急遽也。謥，音七洞反。詷，音铜。○又《魏志·臧霸传》云：部从事謥詷不法。◎侯康曰：○《一切经音义·八》引《通俗文》曰：言过谓之“謥詷”。○又引《纂

文》曰：謥詷，急也。【吴金华以謥詷为浮夸虚诞之谓，说详彼。】】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模，宋本作“摸”，下同。】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既非《周礼》设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义也。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是中丞司隶重增一官耳。若如旧选，尹模之奸今复发矣。进退推算，无所用之。昔桑弘羊为汉求利，卜式以为独烹弘羊，天乃可雨。【◎《史记·平淮书》：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国风》托以为刺。【曹诗解见

《文纪》黄初四年。】卫献公舍大臣，与小臣谋，定姜谓之有罪。【◎《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齐，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定姜曰：“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纵令校事有益於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诗·大雅·烝民篇》：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毛传》云：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补之，善补过之。】迷而不返也。”于是遂罢校事官。

【◎《文心雕龙·议对篇》云：若乃程晓之驳校事，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何焯曰：罢之是也。然当时实以师方擅朝，不欲有謥詷之人，故晓言得伸。◎姚范曰：当时即有校事，乃司马借以检察麾下耳，岂为少主耳目乎？◎或曰：奉迎都许时，中丞、司隶皆旧德宿望。操恐不为己用，特设校事之属，寄耳目于爪牙。受禅以后，自当裁革。文、明无经国远谋，故相未改耳。】晓迁汝南太守，【◎赵一清曰：○《水经·淮水注》：新息县外城北门内有《魏汝南太守程晓碑》。】年四十余薨。【◎《晓别传》曰：【《程晓别传》，隋、唐志不著录。】晓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何焯曰：“一”字，北宋本作“二”。◎《隋书·经籍志》：程晓《集》二卷，梁录一卷。◎《困学纪闻》：○程晓《女典》曰：丽色妖容，高才美辞，此乃兰形棘心，玉曜瓦质。◎弼按：《艺文类聚·二十三》有程晓《女典篇》。◎严可均曰：《艺文类聚·四》有晋程晓诗，或晋受禅后其人尚在，或别是一人。◎姚振宗曰：冯氏《诗纪》录存《赠傅休弈诗》、《嘲热客诗》凡三首。【冯氏，冯惟讷。】】】

## 郭嘉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颍川郡治阳翟，见《武记》卷首。◎王先谦曰：吕不韦为阳翟大贾，始见《史记》县名，盖昉于秦。】【◎《傅子》曰：嘉少有远量。汉末天下将乱。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结英儁，不与俗接，故时人多莫知，惟识达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吴金华据张宗泰说，以“司徒”为“司空”之讹，说详彼。】】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郝经曰：○《韩诗外传》：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遂去之。先是时，颍川戏志才，【戏志才，事见《荀彧传》。】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军师祭酒，详见《武纪》建安三年。《资治通鉴》作“操表嘉为司空祭酒”。◎胡三省曰：○陈《志》作“司空军祭酒”，此逸“军”字。○《晋志》曰：当涂得志，克平诸

夏，初置军师祭酒，参掌戎律。】【◎《傅子》曰：太祖谓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慑，【◎北宋本“慑”作“摄”。◎胡三省曰：○摄，整也。

○《左传》曰：书于伐秦，摄也。○杜预注：能自摄整。】公纠之以猛【毛本“纠”误作“料”。】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胡三省曰：

○《论语》：漫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言谮人者如水之浸润，以渐而入也。】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胡三省曰：荀子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曰：“请问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何焯曰：与荀文若语少有异同，或附会也。◎沈家本曰：此注所称十胜，其度胜、谋胜、德胜、武胜，与《荀彧传》彧所言四胜大略相同，岂一事而传之者异耶？《贾诩传》诩亦言四胜，曰明胜、勇胜、用人胜、决机胜，其语虽不详，而其大意与彧所言亦同，三人之言何以若合符契耶？】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语在《荀攸传》。【◎《傅子》曰：太祖欲引军还，嘉曰：“昔项籍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今布每战辄破，【监本、官本“破”作“败”。】气衰力尽，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项籍，而困败过之，若乘胜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魏书》曰：刘备来奔，以为豫州牧。或谓太祖曰：“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太祖以问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北宋本“智”作“志”。】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刘备来降，太祖以客礼待之，使为豫州牧。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嘉观之，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是时，太祖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会太祖使备要击袁术，嘉与程昱俱驾而谏太祖曰：“放备，变作矣！”时备已去，遂举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书》所云，与《傅子》正反也。【◎林国赞曰：《武帝纪》、《程昱传》正与《傅子》同，《魏书》非是。】】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刘备，议者惧军出，袁绍击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语在《武纪》。太祖疑，以问嘉。嘉劝太祖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

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官本《考证》曰：北宋本作“不可不测也”。】太祖曰：“善。”遂东征备。备败奔绍，绍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纪》决计征备，【北宋本“《武纪》”下有“太祖”二字。】量绍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计，则为不同。又本传称自嘉料孙策轻佻，【◎官本《考证》云：自，宋本作“臣”。◎弼按：○何焯校本云：自，衍文。○毛本“佻”误作“俳”。】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盖事之偶合。【◎姚范曰：袭许年死，固属偶合，即死于刺客，亦非事之可决。嘉此语藉以强镇一时众志，又或兼知卜筮之术耳。】】

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通鉴辑览》曰：急则相保，缓则相争，郭嘉之论，与卞庄事同。然谭、尚之相残，乃踵武绍、术之操戈。天道好还，信哉！】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或曰：妙在“若征”，此兵机也。】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北宋本“举”下有“而”字。】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此为豫州汝南郡之西平县，《武记》“建安八年，公征刘表，军西平”是也。】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邺为五都之一，又为冀州魏郡治，今河南彰德府临漳县西南十八里旧县村。】又从攻谭于南皮，【渤海郡治南皮，今直隶天津府南皮县北。】冀州平。封嘉洧阳亭侯。【◎《水经注》：洧水于大穴口东北枝分，东迳洧阳故城南，俗谓之复阳城，非也。盖洧、复字类音读变。汉建安中，封司空祭酒郭奉孝为侯国。◎《一统志》：洧阳城在河南陈州府扶沟县南。】【◎《傅子》曰：河北既平，【毛本“河”误作“以”。】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宋本“使”作“事”，毛本误作“渐可争之”。】以为省事掾属。皆嘉之谋也。【“省事”未详，或为“从事”、“征事”之讹。然征事止二员，置在建安十五年，见《邴原传》注。此时辟召四州知名之士，决不止二人也。】】

太祖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使刘备袭许以讨太祖，【诸下，疑为“诸将”或“群下”之误。《通鉴》作“诸将皆曰”。】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三省曰：言欲为其主致死，而留滞不得逞者。】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胡三省曰：觊，音冀。觎，音俞。】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胡三省曰：○易县，前汉属涿郡，后汉省。○宋白曰：汉易县故城，在今涿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大易故城是。◎弼按：《后汉·郡国志》易县改属河间郡，胡氏云“后汉省”，误也。◎《一统志》：故城，今直隶保定府雄县西北十五里。】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卢龙塞，【卢龙塞，见《武记》建安十二年。】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辽东。

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毛本、局本作 “年二十八”，误。观本传裴注引《傅子》云“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及魏武与荀彧书云“郭奉孝年不满四十”，可证。建安三年初置军师祭酒，奉孝即为是官，至建安十二年从征柳城，还死，適十一年。故魏武表云“自从征伐，十有一年也”。】自柳城还，【柳城，今热河承德府建昌县北哈喇沁右翼。】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

“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水经·颍水注》：颍水迳阳翟县故城北，故颍川郡治，城西有郭奉孝碑。】【◎《魏书》载太祖表曰：“臣闻褒忠宠贤，未必当身，念功惟绩，恩隆后嗣。【毛本“恩”误作“思”。】是以楚宗孙叔，显封厥子；【◎《列子》：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岑彭既没，爵及支庶。【◎范《书·岑彭传》：彭薨，子遵嗣，徙封细阳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复封遵弟淮为谷阳侯。】故军祭酒郭嘉，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踰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由嘉。方将表显，【毛本“方”误作“力”。】短命早终。上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户，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谥曰贞侯。子奕嗣。【《魏书》称奕通达见理。奕字伯益，见王昶

《家诫》。【昶《家诫》，见《昶传》。】】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巴丘，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何焯曰：孟德追惜奉孝，而诸葛亦思孝直帷幄之助，不可或失其人，虽英雄必资群策也。】】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监本、官本“重”作“厚”。】

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郭嘉从祀太祖庙庭，见《陈留王纪》景元三年。】【◎《傅子》曰：太祖与荀彧书，追伤嘉曰：“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与彧书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一本校改作“当先定荆州，此行不惮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姚范曰：余疑“命定”绝句，“事”字属下。】】奕为太子文学，早薨。【◎范

《书·列女传》：南阳阴瑜妻者，颍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艺。年十七，適阴氏。十九产一女，而瑜卒。采时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自防御甚固。后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章怀注引《魏书》：奕字伯益，嘉之子也，为太子文学，早卒。◎陈景云曰：郭嘉卒于建安十二年，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殁几二十年。计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壮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无强夺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误。◎沈钦韩曰：此郭奕或别一人，非《魏志》所云嘉子字伯益者。】子深嗣。深薨，子猎嗣。【◎《世语》曰：嘉孙敞，字泰中，有才识，位散骑常侍。】

## 董昭

董昭字公仁，【◎沈钦韩曰：晋讳昭，改“昭”为“照”或为“曜”。《隶释·魏公卿上尊号奏碑》“将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即董昭也。碑既追改为“照”，吴韦曜亦改原名“昭”作“曜”，则陈《书》此传无容不讳。盖裴松之所追改，而偶未及韦曜耳。◎周寿昌曰：吴张子布仍作张昭，初未改名。《魏志》中尚有胡昭、郝昭、吕昭、廉昭，“昭”字不尽作“照”。】济阴定陶人也。【济阴郡治定陶，见《武记》初平四年。】举孝廉，除廮陶长、【◎钜鹿郡治廮陶，见《武记》建安十七年。◎范《书·贾琮传》：琮为冀州刺史，之部，诸臧过者望风

解印绶去，唯廮陶长济阴董昭当官待琮，于是州界翕然。】柏人令，【◎《郡国志》：冀州赵国柏人。◎汉高祖过赵，问县名柏人，去弗宿，即此。◎《一统志》：柏人故城，今直隶顺德府唐山县西。】袁绍以为参军事。绍逆公孙瓒于界桥，【界桥，一曰界城桥，在今直隶顺德府广宗县东老漳河上。】钜鹿太守李邵【◎赵一清曰：李邵，亦见《司马朗传》。《蜀志·杨戏辅臣赞》字永南者，又一李邵也。】及郡冠盖，以瓒兵强，皆欲属瓒。绍闻之，使昭领钜鹿。【◎钱大昭曰：以下文绍以昭领魏郡太守例之，则“钜鹿”下当有“太守”二字。】问： “御以何术？”对曰：“一人之微，不能消众谋，欲诱致其心，唱与同议，及得其情，乃当权以制之耳。计在临时，未可得言。”【◎或曰：此制事之妙略，先言如何者妄也。】时郡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为谋主，惊动吏民。昭至郡，伪作绍檄告郡云：“得贼罗候安平张吉辞，当攻钜鹿，贼故孝廉孙伉等为应，檄到收行军法，恶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斩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会魏郡太守栗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太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用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昭弟访，在张邈军中。邈与绍有隙，绍受谗将致罪于昭。昭欲诣汉献帝，【◎李龙官曰：此时不应称“献”，疑为“见”字之讹。◎沈家本曰：见帝不应曰“诣汉”，恐“汉”字亦误。】至河内，为张杨所留。因杨上还印绶，拜骑都尉。时太祖领兖州，遣使诣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昭说杨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胡三省曰：故者，结交之因也，谓因事而结之。◎严衍曰：用意曰故。【吴金华以“故”、“固”通，故结为固结之义。】】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胡三省曰：契分也。是时董昭在河内，操不能使也。而为操道地，盖闻其雄略，先为效用以自结也。】杨于是通太祖上事，表荐太祖。昭为太祖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杨亦遣使诣太祖。太祖遗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天子在安邑，【河东郡治安邑，见《武帝记》兴平二年。】昭从河内往，【毛本、局本“内”作“南”，误。】诏拜议郎。

建安元年，太祖定黄巾于许，遣使诣河东。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杨各违戾不和。昭以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太祖书与奉曰：“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孔安国曰：猾，乱也。夏，华夏也。】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毛苌曰：契阔，勤苦也。◎此盖谓死也，生也，处勤苦之中，相与共之也。】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吴金华据传例，以“军”字衍。】“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费亭，见《武帝记》卷首。魏武袭封费亭侯，详见《武帝记》建安元年。】昭迁符节令。【◎《续汉志·百官志》：符节令，一人，六百石。】

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胡三省曰：跂，渠宜翻，举足也。】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胡三省曰：事有利，亦有害，惟算其利多而害少者行之。◎或曰：操之得制天下之命者，以此。昭之人品不足称，其谋略特妙，不下二荀。】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梁，见《武帝记》建安元年。】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

援，将独委质。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又闻书命申束，足以见信。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见《刘表传》。】鲁阳近许，【宋、元本脱下“鲁阳”二字，冯本捥补。】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诣奉。徙大驾至许。【毛本“徙”误作“徒”。】奉由是失望，与韩暹等到定陵钞暴。【◎定陵，见《钟繇传》。◎钱玷曰：舞阳县东北滍水之南。】太祖不应，密往攻其梁营，降诛即定。【事见《武纪》。】奉、暹失众，东降袁术。【◎本志《董卓传》：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扬间，为刘备所杀。】三年，昭迁河南尹。时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见《张杨传》。】杨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城守待绍救。【互见《武记》建安四年。】太祖令昭单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举众降。以昭为冀州牧。【贾诩来降，以诩为冀州牧，旋又以董昭为冀州牧，是时袁绍犹存，皆遥领也。河北既平，则操自领之耳。】

太祖令刘备拒袁术，昭曰：“备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翼，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太祖曰：“吾已许之矣。”备到下邳，杀徐州刺史车胄，反。太祖自征备，徙昭为徐州牧。袁绍遣将颜良攻东郡，又徙昭为魏郡太守，从讨良。良死后，进围邺城。袁绍同族春卿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长在扬州，太祖遣人迎之。昭书与春卿曰：“盖闻孝者不背亲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乱以徼幸，智者不诡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内难，南游百越，非疏骨肉，乐彼吴会，智者深识，独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离群寡俦，故特遣使江东，或迎或送，今将至矣。就令足下处偏平之地，依德义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为乔松之偶，以义言之，犹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仪父始与隐公盟，鲁人嘉之，而不书爵，

【◎《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然则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义也。况足下今日之所托者乃危乱之国，所受者乃矫诬之命乎？苟不逞之与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职，【宋本“未”作“非”。】难可以言忠。忠孝并替，难以言智。又足下昔日为曹公所礼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内所寓而外王室，怀邪禄而叛知己，远福祚而近危亡，弃明义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节，奉帝养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坠，荣名彰矣。宜深留计，早决良图。”邺既定，以昭为谏议大夫。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平虏、泉州二渠，详见《武记》建安十一年。

◎谢鍾英曰：平虏渠，在今直隶天津府沧州南，首起饶阳，东至沧州。泉州渠，首起今顺天府武清县南，东北迳宝坻，北入洵河。】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赵一清曰：○《水经·谷水注》：千秋亭垒石为垣，世谓之城也。○潘岳《西征赋》“亭有千秋之号，无七旬之期”，谓是亭也。】转拜司空军祭酒。

后昭建议：“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周，此至德之所极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籓卫。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范《书·耿弇传》：光武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弇入造床下，因请閒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光武大悦，拜弇为大将军。】朱英无妄之论，【◎《史记·春申君列传》：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姜宸英曰：

苏则称昭为佞人，诚然。◎何焯曰：昭自顾才谋非荀、郭之俦，遂首为谄邪，以媚于操。时操势已成，故不为耿苞耳。】【◎《献帝春秋》曰：昭与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书与荀彧曰：“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东莱郡掖县。○田单号安平君，即汉菑川国之东安平也。○阚骃曰：博陵有安平国，故此加东，后汉改属北海国。】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毛本“今”误作“岂”。】此岂天下所望哉！”【◎李安溪曰：论操当日势堪改步，仅上公之爵，而彧犹吝之，此诚人所难言也。操后虽称王，而未敢移汉祚，未必非惑于文若之事。今人但归功北海，固非稽实之论也。】】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此为承祚诛心之笔。】

及关羽围曹仁于樊，【◎胡三省曰：樊城在襄阳东，北临汉水。◎谢鍾英：今襄阳府城北汉江上，与襄阳隔水对峙。】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累重”二字，一本改作“二城”。【◎吴金华曰：累重，即指军人家属。】】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备。”太祖诘群臣，群臣咸言宜当密之。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胡三省曰：以马为喻也。两马欲相踶啮，既加之衔勒，两不能动矣，而欲斗之气未衰，相对衔持，则两虽跳梁，力必自敝。】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胡三省曰：计城中之粮不足以持久，则心怀怖惧也。】傥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何焯曰：倘权计未就，樊守已下，关遂长驱，则许、洛瓦解，吕蒙亦沮矣。昭可谓虑之周也。】太祖曰：“善。”即敕救将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围里闻之，志气百倍。羽果犹豫。【◎胡三省曰：羽虽见权书，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又因水势结围，以临樊城，有必破之势，释之而去，必丧前功。此其所以犹豫也。】权军至，得其二城，羽乃破败。

文帝即王位，拜昭将作大匠。【◎将作大匠，见《崔琰传》。◎赵一清曰：○《前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景帝更名将作大匠，一人，秩两千石。◎弼按：《上尊号奏》作“督军御史将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及践阼，迁大鸿胪，【◎《续百官志》：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进封右乡侯。二年，分邑百户，赐昭弟访爵关内侯，徙昭为侍中。【◎《续·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本志《苏则传》：则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寮。昭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洞浦，见

《曹休传》。】自表：“原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钱大昭曰：无臣，疑当作“无成”。◎梁章钜说同。◎周寿昌。曰：“无臣”作“无成”恐不然。时休假钺专征，自矜必捷。若果无成，当任败师之罪，安得云“不须为念”乎？休此表必尚有曲折，此摘其略数语，故意不甚显。大约言臣若死于敌，不须以臣为念。观下帝恐休便渡江，昭窥帝忧色，有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休意自沮之劝也。【◎吴金华曰：无臣，犹言无我。】】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沈吟，未便从命也。”是后无几，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迸散。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

大驾幸宛，【宛，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时江水浅狭，尚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胡三省曰：渚，洲也，即江陵之中洲也。】作浮桥，南北往来，议者多以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过人，而用兵畏敌，不敢轻之若此也。【◎胡三省曰：言行兵不敢履危道。】夫兵好进恶退，常然之数。平地无险，犹尚艰难，就当深入，还道宜利，兵有进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桥而济，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狭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贼频攻桥，误有漏失，【◎胡三省曰：谓桥或为敌所断也。】渚中精锐，非魏之有，将转化为吴矣。臣私慼之，【◎胡三省曰：慼，忧也。】忘寝与食，而议者怡然不以为忧，岂不惑哉！加江水向长，一旦暴增，何以防御？就不破贼，尚当自完。奈何乘危，不以为惧？事将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诏尚等促出。贼两头并前，【宋本“并”作“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时得泄，【◎胡三省曰：泄，去也。】将军石建、高迁仅得自免。军出旬日，江水暴长。帝曰：“君论此事，何其审也！正使张、陈当之，何以复加。”【《魏名臣奏》载董昭表，见《张鲁传》注。】五年，徙封成都乡侯，【此当为荆州南阳郡之成都，非益州蜀郡之成都也。】拜太常。其年，徙光禄大夫、给事中。从大驾东征，七年还，拜太仆。明帝即位，进爵乐平侯，【乐平，见《管宁传》张臶除乐平令注。】邑千户，转卫尉。分邑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胡三省曰：资望轻、未可为公者为行事。】六年，拜真。【◎

《御览》卷四百八十八引《语林》云：董昭为魏武帝重臣，后失势，文、明世入为卫尉。昭乃厚加意于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昔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为司徒。】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则伏诛建安之末，曹伟则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威势，【宋本“威”作 “权”。】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毛本、局本“连”误作“之”。】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胡三省曰：叹者，嗟叹而称其美也。盈，溢也。叹美之过溢于言辞，则为溢美之言。玉之病曰瑕，器之隙曰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严衍曰：求，疑作“患”。】罗之不博耳；【◎胡三省曰：言广布党友，则互为羽翼，身安而无患，可以度世也。】又何患其不知己矣，【《通鉴》无“矣”字，作“人何患其不己知”。】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胡三省曰：谓毁誉所加，彼诚好誉而恶毁，则其心柔服调顺，于我无忤，如吞之以药也。】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胡三省曰：谓如职在尚书，出入禁省，则有令史，有主书，有苍头庐儿为之给使。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来为奸。】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钱仪吉曰：不，疑作“必”。】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帝于是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通鉴辑览》曰：东汉清流，取鉴不远，故董昭之说易行。第清流以草野抗荐绅，此乃缘附贵介公子，所谓每况愈下，而其为人心风俗之害则均也。】昭年八十一薨，【青龙四年五月乙卯薨，见《明纪》。】谥曰定侯。【◎《寰宇记》卷十三：董昭墓在曹州济阴县东二十里。】子胄嗣。胄历位郡守、九卿。

## 刘晔

刘晔字子扬，淮南成惪人也，【惪，音德。【◎《郡国志》：扬州九江郡成德。◎王先谦曰：九江郡，三国魏、吴分据，吴割入庐江。魏改曰淮南。◎谢鍾英曰：《国志》所书九江、楚国、淮南，皆据当时之名。◎《一统志》：成德故城，在今安徽凤阳府寿州东南。◎谢鍾英曰：当在寿州芍坡东南。】】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范《书·光武十王传》：阜陵质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沈家本曰：两“也”字必有一衍。】父普，母脩，【母脩，脩为姓乎？抑名邪？】产涣及晔。涣九岁，晔七岁，而母病困。临终，戒涣、晔以普之侍人，有谄害之性，“身死之后，惧必乱家。汝长大能除之，则吾无恨矣。”晔年十三，谓兄涣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涣曰：“那可尔！”晔即入室杀侍者，径出拜墓。舍内大驾，白普。普怒，遣人追晔。晔还拜谢曰：“亡母顾命之言，敢受不请擅行之罚。”普心异之，遂不责也。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晔与鲁肃书云：郑宝在巢湖，拥众万余。◎见《吴志·鲁肃传》。】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胡三省曰：晔出于汉之宗室，与蒋济、胡质俱为扬州名士。】欲强逼使便唱导此谋。【宋本作“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赍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密勒健儿，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御览》“佩”作 “使”。】斩其首以令其军，云：“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内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

【◎何焯曰：此时曹氏代汉之势未成，以支属不欲拥兵，乃晔后来饰词。】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钞略为利，仆宿无资，【◎胡三省曰：谓先无名位为之资也。】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相与耳。”【◎胡三省曰：天下殽乱之时，设有不幸为众推，当以刘晔为法。】时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上缭属扬州豫章郡海昏县，今江西南康府建昌县南十七里。◎《水经·赣水注》缭水又径海昏县，谓之上缭水。◎谢鍾英曰：海昏上缭宗民不受发召，即此。

◎何焯曰：此宗民亦是賨贼，即当时山越也。】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

《文选》注曰：葛越，草布也。今葛布谓之葛越，白布谓之白越。】喜悦。外内尽贺，【北宋本作“内外”。】而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从。兴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踧，遂奔太祖。

太祖至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先时遣偏将致诛，莫能禽克。太祖问群下可伐与不，咸云：“山峻高而溪谷深隘，守易攻难；又无之不足为损，得之不足为益。”晔曰：“策等小竖，因乱赴险，遂相依为强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监本、官本 “伏”作“服”。】往者偏将资轻，而中国未夷，故策敢据险以守。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夫畏死趋赏，愚知所同，故广武君为韩信画策，谓其威名足以先声后实而服邻国也。【◎《史记·淮阴侯传》：韩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若何而有功？”广武君曰：“为将军计，莫如按甲休兵，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岂况明公之德，东征西怨，先开赏募，大兵临之，【毛本“大”误作“太”。】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至则克策，如晔所度。太祖还，辟晔为司空

仓曹掾。【◎洪饴孙曰：仓曹掾，一人，比三百石，第七品，主仓谷。太祖时置，后因之。】

【◎《傅子》曰：太祖征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每舍亭传，未曾不讲所以见重；【◎吴金华曰：意谓除刘晔之外，其余四人每当宿于亭传，未尝不研讨足以赢得曹操赏识之策论。】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解。而晔独卧车中，终不一言。济怪而问之，晔答曰：“对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学而得乎？”及见太祖，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四人争对，待次而言，再见如此，太祖每和悦，而晔终不一言。四人笑之。后一见太祖止无所复问，晔乃设远言以动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为远言宜征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不宜于猥坐说也。太祖已探见其心矣，坐罢，寻以四人为令，而授晔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问晔，至一夜数十至耳。】

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此时晔盖为丞相主簿。◎洪饴孙曰：主簿，四人，第七品，录省众事，太祖为汉丞相时置。】既至汉中，山峻难登，【◎《通鉴》：建安二十年秋七月，魏公操至阳平，张卫拒关坚守。操信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山峻难登，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军食且尽，操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杜佑曰：阳平关，在汉中褒城县西北。】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毛本“全”作“前”。】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通鉴考异》云：

《通鉴》以《魏名臣奏》载董昭表所述必得实，从之。◎弼按：董昭表，见《张鲁传》注，与此异。◎姚范曰：观董昭表，则此所载亦非尽实。】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

【◎钱大昭曰：《武帝纪》“中平六年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裴注引郭颁《世语》云“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此云“步卒五千”，盖指初起兵言之。或谓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斯不然矣。】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

【◎范《书·献纪》：复《禹贡》九州。◎本志《武纪》：建安十八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据《献帝起居注》所载，省州并郡，冀州三十二郡，雍州二十二郡，荆州十三郡，益州十四郡，豫州八郡，徐州八郡，青州五郡，和得百二郡。而兖、扬二州之郡未列入，是九州不止百郡也。此言“百郡”者，举成数也。且当时雍、荆、扬、益未全部征服，又不得谓之“十并其八”也。或谓据《郡国志》后序云“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则与百郡之数大致相合，不知彼就顺帝时之版籍言，此就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后言也。余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至三国疆域，增置州郡，州凡十七，郡国凡百六十，时异势殊，又当别论矣。】威震天下，势慴海外。【宋本“外”作“内”。】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北宋本、官本、监本 “恃”作“附”，各本作“恃”，《通鉴》同。【吴金华论“恃”有“附”义，详彼。】】今破汉中，【北宋本“举”作“破”，《通鉴》同。】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晋书·宣帝纪》：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与刘晔说同。◎姜宸英曰：策蜀是矣。但晔故宗室，区区炎汉，惟蜀一綖，而晔必欲灭之，譬之禽兽，其枭与獍欤？◎又曰：晔言虽是，然先主非张鲁之比，诸葛、关、张盖世人杰，岂肯束手受弊邪？◎何焯曰：刘氏必死之战，得蜀虽新，已能用其豪杰，凭险相持？非若张鲁未遇大敌，小小利钝可恐而走也。晔奈何以料陈策者料蜀之大夫乎？◎又曰：魏武用兵，必图万全，蜀汉险峻，岂肯悬军深入？

若身驻汉中，遣将攻备，则素非其敌，往遗之禽，徒损威重，故不为也。】【◎《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通鉴考异》曰：按《备传》云“备下公安，闻曹公定汉中，乃还”，如此，则备时犹在公安也。】太祖延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胡三省曰：七日之间，何以遽谓之“小定”？晔盖窥觇备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为此言以对操焉耳。◎何焯曰：一日数惊，震邻之势，有所必然。彼惧我骄，败征在我。先动，则又为乌林覆辙矣。操之不从，是量彼己，而全其力以俟时者也。劝丕伐吴，则晔近是。】】大军遂还。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胡三省曰：时魏王引军南巡，以晔为长史。◎洪饴孙曰：行军长史一人，太祖时置。中领军，一人，掌禁兵。建安四年太祖自置领军，延康中置中领军，故汉北军中候之官也。】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新城，见《文纪》延康元年。】加散骑常侍。【◎《通鉴》：孟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王引与同辇，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晔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胡三省曰：蜀之汉中，吴之宜都，皆与新城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文帝竟不易，后达终于叛败。【◎《傅子》曰：初，太祖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其后孟达去刘备归文帝，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毅，冯本作“ ”误。】晔一见讽、达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黄初元年，以晔为侍中，【晔为侍中，列名劝进，见禅让众事。又论猎胜于乐，见《鲍勋传》。】赐爵关内侯。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通鉴》“狭”作“陿”。

◎胡三省曰：陿，即“狭”字。】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籓。朝臣皆贺，独晔曰：“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官本《考证》云：必，宋本作“心”。】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欲兴众伐之，晔以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帝不听。【◎《傅子》曰：孙权遣使求降，帝以问晔。晔对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南郡、零陵、宜都、武陵四郡也。《郡国志》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凡七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郡置临江郡。十四年，先主改名宜都。十九年，分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二十四年，权袭斩关羽，尽取南郡、零陵、宜都、武陵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胡三省曰：刘晔之言，曲尽权之情伪。】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胡三省曰：约而言之，谓吴保扬，蜀保益也。】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一不可！【官本“一”作“殆”。】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对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帝不听，遂受吴降，

【◎胡三省曰：若魏用刘晔之言，吴其殆矣。◎何焯曰：晔计得矣。然蜀得其外，乃上游形胜。彼以汉之宗支，新破一国，天下震动，名我为贼，若天假之年，丕岂其敌乎？故董昭以两敝为长策也。若丕之言，乃是下愚。彼谓疑天下欲来者心吴外惟蜀，又以谁疑，如占梦耳。】

即拜权为吴王。晔又进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通鉴》作“十兼其八”。【◎吴金华曰：“八”非实数，前无“十”字，则语义不完，当据补。】】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真，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此实然之势，非卑臣颂言也。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胡三省曰：骠骑、南昌，操挟汉而命之也。】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胡三省曰：汉自景、武以后，裁削藩王，不使与京师同制。自曹操为魏王，加九锡，礼秩服御与天子相乱矣。】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胡三省曰：封，增土以培之。殖，养之使蕃茂也。】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失在此时不伐吴耳。若已受降，侯王等也，且权宁能不皇邪？】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人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又不从。【◎胡三省曰：史言帝再不听刘晔之言，为后伐吴无功张本。】遂即拜权为吴王。权将陆逊【宋本“逊”作“议”。沈家本曰：“逊本名议，故逊、议错见】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权外礼愈卑，而内行不顺，果如晔言。】五年，幸广陵泗口，【◎魏文幸广陵，见《文纪》黄初五年。泗口，三国魏时在徐州广陵郡淮阴县，今在江苏淮安府清河县北。淮阴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下邳郡，三国魏为广陵郡治。◎《水经》：淮水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注：淮、泗之会，即角城。左右两川，翼夹二水决入之所，所谓泗口也。】命荆、扬州诸军并进。会群臣，问：“权当自来不？”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晔曰：“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何焯曰：此言非知兵见事，深知彼己，不能如此其审。】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帝乃旋师。云：“卿策之是也。当念为吾灭二贼，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即位，进爵东亭侯，邑三百户。【明帝即位，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见

《明纪》卷首注引《世语》。】诏曰：“尊严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笃教流化也。是以成汤、文、武，实造商、周，《诗》、《书》之义，追尊稷、契，歌颂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兴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发迹于高皇、太皇帝，而功隆于武皇、文皇帝。至于高皇之父处士君，潜脩德让，行动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飨，光灵所从来也。而精神幽远，号称罔记，【何焯校改“记”作“纪”。】非所谓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会议号谥。”晔议曰：“圣帝孝孙之欲褒崇先祖，诚无量已。然亲疏之数，远近之降，盖有礼纪，所以割断私情，克成公法，为万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于汉氏之初，追谥之义，不过其父。上比周室，则大魏发迹自高皇始；下论汉氏，则追谥之礼不及其祖。此诚往代之成法，当今之明义也。陛下孝思中发，诚无已已，然君举必书，所以慎於礼制也。以为追尊之义，宜齐高皇而已。”尚书卫臻与晔议同，事遂施行。【详见《明纪》太和三年注引《通典》。】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胡三省曰：古者世爵不世官，爵谓公侯伯子男，官谓卿大夫也。今谓之世官者，以公孙氏所据之地，汉辽东太守之职守耳。子孙相袭，是世官也。】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通鉴》作“外连胡夷”。【吴金华有说，详彼。】】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冯本“党”作“当”，误。◎胡三省曰：有党，故能夺恭位，与之为仇者，则恭之党也。】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

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

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刘咸炘曰：晔智太强，所料多与操、丕反而皆验，故不被重用。非寡交自守，将不免矣。】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间，为大鸿胪，在位二年逊位，复为太中大夫，薨。谥曰景侯。子寓嗣。【宋本“寓”作“ ”。】

【◎《傅子》曰：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

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胡三省曰：谓言蜀之可伐与不可伐，皆有胜负之形，可以动人之听。】中领军杨暨，【杨暨字休先，荥阳人，见《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又见《田豫传》及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天渊池，见《文帝纪》黄初三年。】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胡三省曰：质，证也，验也，对问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 “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昧梦漏泄【◎《通鉴》“昧”作“眯”。◎胡三省曰：

* 眯，一作“寐”。○《说文》曰：寐而眯厌。○厌，读曰魇。】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通鉴辑览》曰：钓中大鱼而后牵，此何等语，其罪浮于面从后言者远甚。入而责叡不密，出而责暨检邪，变诈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屡试而后疏之，其矣愚之甚矣。◎何焯曰：晔好持两端，而言不由衷，所以任术取败。若进谋决策，诚当徐俟其机。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圆雍齿封。此固知言者也。】或恶晔于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复每问皆同者，【南宋本无“复”字。】晔之情必无所复逃矣。”【◎胡三省曰：言者谓晔善迎合上意，上若有所问，试反上意而问之，晔之对必与上所问者反，而与上意所向者合。每问皆然，则可以见晔迎合之情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胡三省曰：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鸿胪外朝官也。】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梁章钜曰：

○《说苑·谈丛》云：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诈不如拙诚。◎弼按：○《韩非子》云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巴西以有罪而益信。○盖古谚有是语。】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通鉴》“独任才智”下作“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困于俗，卒以自危，岂不惜哉”。◎何焯曰：为帷幄之臣，本之以忠信，持之以慎密，则无败矣。若窥伺机诈，未有令终者也。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诚未至未有能动者也，况以术哉！】】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周寿昌曰：此叙至太守止，而不详其死，盖刺杀而非以罪诛也。◎钱仪吉曰：《晋书》刘仲武之子亦名陶，有两刘陶。】【◎《王弼传》曰：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何劭作《王弼传》，见《三国志·钟会传》注。此《弼传》中语，又云陶与弼语，常屈弼。何劭，事见《何夔传》注，又见《荀彧传》注。】◎《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称，有大辩。曹爽时为选部郎，【◎《晋书·职官志》：后汉光武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互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邓飏之徒称之以为伊、吕。当此之时，其人意陵青云，谓玄曰：【夏侯玄也。】 “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智者图国；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爽之败，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干宝《晋纪》曰：毌丘俭之起也，大将军以问陶，陶答依违。大将军怒曰：

“卿平生与吾论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尽乎？”乃出为平原太守，又追杀之。】

## 蒋济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平阿。◎钱大昕曰：平阿县前汉属沛，后汉属九江，晋属淮南。魏以九江郡为楚王国，故平阿属楚。◎沈钦韩曰：《楚王彪传》“国除为淮南郡”，是明帝时九江郡固称楚国也。陈《书》于诸传或称“九江”，或称 “淮南”，或称“楚国”，自乱其例。◎赵一清曰：《后汉书》彭城郡注“高帝置为楚”，即《汉志》之楚国也。〖◎弼按：《郡国志》作“彭城国”，注“高帝置为楚”，下有“章帝改”三字，即改为彭城国也，与此传之楚国不相涉。〗平阿县属九江郡，故属沛。晋改九江为淮南，宋以后因之，地志不云九江为楚国也。此云“楚国平阿”，盖时置而史失之。《楚王彪传》云“国除为淮南郡”，是魏之楚国，在汉之淮南，而非彭城也。又《邯郸怀王邕传》云“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为国”，是时称淮南国。王彪封乃改曰楚。◎谢鍾英曰：袁术僭号，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魏武并术，复淮南为九江。《邯郸怀王邕传》云“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为国”，《楚王彪传》“太和六年，自白马改封楚。嘉平元年，国除为淮南郡”，是魏以九江为淮南国，后改为楚国又为淮南郡。《国志》所书九江、楚国、淮南，皆据当时之名也。◎弼按：诸说以钱说为简要，谢说为详明。所云陈《志》皆据当时之名，可释沈说之疑。赵说之误，余己辨之矣。◎顾祖禹曰：平阿城在凤阳府怀远县北三十里。◎钱玷曰：○今凤阳府怀远县西。○《怀远县志》：平阿山在县西南六十里，汉平阿县因山为名。◎平阿，互见《王淩传》。】仕郡计吏、【九江郡之计吏。】州别驾。【◎扬州之别驾也。◎《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云：蒋济为扬州刺史治中，素嗜酒。寿春令时苗往谒，適会其醉，苗恚恨，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旦夕射之。济仕进至太尉，不以苗前毁己为嫌。】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合肥，侯国。◎《一统志》：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东北金斗城。】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武纪》“喜”作 “憙”。】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各本皆作“雱娄”，误。《通志》作“雩娄”。◎《郡国志》：扬州庐江郡雩娄，侯国。◎惠栋曰：○《春秋传·襄二十六年》：楚侵吴，及雩娄。○《晋地道记》云：在安丰县之西南。○《淮南子》：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高诱云：今庐江县。雩，音于，韦昭音虚。◎《一统志》：故城，今河南光州商城县东北。】遣主簿迎喜。【毛本“簿”作“部”，误。】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严衍曰：三部，犹言三辈。使三辈使者持伪书报合肥城中，一以安城中之人，一欲令孙权得之惊之，使走也。】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谯，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

【◎胡三省曰：燕县、白马县，皆属东郡。燕，春秋之南燕国也。◎《一统志》：燕县故城，今河南卫辉府延津县北。◎白马，见《武纪》建安五年。】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后济使诣邺，【◎或曰：济自诣邺，太祖迎见，非济遣使也。此“使”字疑衍文。◎弼按：上文有“使于谯”，此云“使诣邺”，当系本州刺史之使命。或说非是。】太祖迎见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贼，乃更驱尽之。”拜济丹杨太守。【◎丹杨郡治宛陵，见《武纪》初平二年。◎杨，各本多作“阳”。◎官本《考证》云：当作“杨”。〖见《郡国志》。〗◎胡三省曰：丹阳郡已属孙权，济不得之郡也。◎赵一清曰：拜济丹杨太守，盖遥夺吴地也。】大军南征还，以温恢为扬州刺史，济为别驾。令曰：“季子为臣，吴宜有君。【◎

《公羊传》：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今君还州，吾无忧矣。”民有诬告济为谋叛主率者，太祖闻之，指有令与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曰：【◎各本作“指有令”，官本改作“前有令”，《通志》作“指令”。◎卢明楷曰：此盖太祖谓蒋济无谋叛之事，而信前令之不虚。作“前令”为是。◎赵一清曰：“指”字衍。】“蒋济宁有此事！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

【主簿录省众事，西曹属典选举。】令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关羽围樊、襄阳。太祖以汉帝在许，近贼，欲徙都。【◎钱大昭曰：时欲徒河北，见《晋书·宣帝纪》。】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司马懿时为丞相军司马。】“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此举颇关成败，天子摇足，宛、洛必致土崩也。】太祖如其言。权闻之，即引兵西袭公安、江陵。羽遂见禽。【毛本“见”误作“兄”。】

文帝即王位，转为相国长史。【左、右长史，两人，千石，署诸曹事。】及践阼，出为东中郎将。济请留，诏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其无事，乃还鸣玉，【◎《礼记》：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晋书·桓温传》：若得解带逍遥，鸣玉阙廷，虽实不敏，岂不甚愿？】未为后也。”济上《万机论》，帝善之。

【◎严可均曰：○《隋志·杂家》：《蒋子万机论》八卷，蒋济撰。○《旧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书录解题》作“二卷”，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国史经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二卷入杂家，虚列书名，又误为两种，不足据。今从《群书治要》写出三篇，益以各书所征引，定著一卷。凡《政略》、《刑论》、《用奇》三篇，又缺篇名者二十二条。◎黄以周《儆季杂著·子叙》曰：今辑蒋济《万机论》逸文若干事，厘定次第。首陈为政需贤佐，次诫用刑多滥，及三惩用兵之荼毒，四言用士宜拔奇取异，前代贱儒重刑名之祸，可为殷鉴，五考定丧服，六评论古今人材。立言蔼然，无惭儒者。◎姚振宗曰：马氏玉函山房辑本止十六条，又失采《群书治要》，多所遗漏。又按《魏志·钟会传》云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此论当在此书。又宋刻全本《意林》有《万机论》一条，严辑本未采。

◎弼按：《適园丛书》内刻《蒋子万机论》，亦未将《意林》所引一条辑入。◎侯康曰：《蜀志》许靖庞统两传注、《世说·品藻篇注》俱引之，《通典》引一条，驳《礼记》叔嫂无服之误，何晏、夏侯泰初难之，济复申其说，盖亦援经据典之书，余见《御览》引者尤多。】入为散骑常侍。时有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御览》此句上有“可”字。】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既至，帝问曰；“卿所闻见天下风教何如？”济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书·洪范》曰：臣无有作威作福。臣而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天子无戏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于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诏。黄初三年，与大司马曹仁征吴，济别袭羡溪。【◎胡三省曰：羡溪在濡须东，而蜀本注以为沙羡，误矣。◎杜佑曰：羡溪在濡须东三十里。◎《一统志》：在安徽无为州东北，亦谓之中洲。】仁欲攻濡须洲中，【◎《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历阳，刺史治。历阳有濡须口。◎孙吴以历阳为重镇，置濡须督。◎《一统志》：濡须坞在无为州东北五十里。】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吴本、毛本“洲”作“州”。】是谓自内地狱，【◎胡三省曰：“内”与“纳”同。◎周寿昌曰：此谓地中之狱，非如《唐书·傅奕传》萧瑀所云地狱为俗言阴司之地狱也，然二字实始此。◎弼按：世称南郑为天狱，濡须为地狱，状其险也。】危亡之道也。”仁不从，果败。仁薨，复以济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忼愾，【或疑作“伉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顷之，征为尚书。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赵一清曰：○《水经·淮水注》引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敏穿沟，更凿白马

濑，百里渡湖。◎何焯曰：三州者，本诗人淮有三州之义，言水浅也。】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济以为：“东近湖，北临淮，若水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胡三省曰：据《蒋济传》，精湖在山阳；山阳在下邳淮阴县界。◎《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津湖在宝应县南六十里，或曰即精湖，蒋济凿地聚船，遏湖水灌之入淮，即此。◎刘文淇曰：一名界首湖，接高邮界。胡三省谓在山阳，非也。◎谢鍾英曰：精湖，今扬州府宝应县南六十里之津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船本历適数百里中，【历適，犹疏阔也，一作適历，见《周礼》郑注。《通鉴》作“船连延在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胡三省曰：○《目录》作“土塍”。

○《广韵》作“土坉”，注云：以草裹土筑城及镇水也。◎康发祥曰：豚，音墩。土豚，土墩也。】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帝还洛阳，谓济曰：“事不可不晓。吾前决谓分半烧船于山阳池中，【◎各本皆作“分半烧船”，监本、官本作“分卒烧船”。◎胡三省曰：谓到精湖水尽，船不得过，欲分半船也。◎何焯曰：分，当作扶问切。自料大半如此也。胡注作“分半船”，误。◎潘眉曰：上有“决谓”二字，即自料之词，又读分作扶问切，于义为复，读平声是。◎梁章钜曰：官本作“分卒烧船”，义甚了然，无庸辨“分”之平仄读也。◎宋白曰：楚州山阳县本射县地。晋义熙置山阳郡及山阳县，以境内有地名山阳，因以为名。◎戴延之《西征记》：山阳，津名。◎《方舆纪要》：山阳渎即古邗沟，淮安府城东。

◎刘文淇曰：当日兵势，由南而北，此山阳湖在津湖以南，今高邮邵伯一路小湖。】卿于后致之，略与吾俱至谯。【“略”字吴金华有说，详彼。】又每得所陈，实入吾意。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

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大司马曹休帅兵向皖，【◎宋本“帅”作“率”，“兵”作“军”。

◎《郡国志》：扬州庐江郡皖。◎《一统志》：今安徽安庆府怀宁县治。】济表以为：“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军至皖，吴出兵安陆，【◎《郡国志》：荆州江夏郡安陆。◎王先谦曰：三国魏江夏郡治此。◎《方舆纪要》：安陆故城，今湖北德安府安陆县治。】济又上疏曰：“今贼示形于西，必欲并兵图东，宜急诏诸军往救之。”会休军已败，尽弃器仗辎重退还。吴欲塞夹口，【◎夹口，即夹石，又见本志《臧霸传》。◎

《吴志·朱桓传》曰：休战败走，当由夹石、挂车。◎《方舆纪要》：在桐城县北六十里。

◎互见《吴志·吕蒙传》、《朱桓传》。】遇救兵至，是以官军得不没。迁为中护军。【◎中护军，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掌禁兵，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夏侯玄传》注引《魏略》云：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中书监、令，见《明纪》景初二年。魏武为魏王时置秘书令，平尚书奏事。黄初中改为中书令，置监与令各一人。时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济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胡三省曰：盖谓文帝时也。或曰，谓受遗大臣也。】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御览》“大”作“人”，“非”作“匪”。】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冯本“合”作“舍”。【吴金华以作“合”为是，说详彼。】】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胡三省曰：谓因人主疲倦之时，有所剖割而制断也。】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因时，一作“迥附”。】一有此端，因当内设自完，以此众语，私招所交，为之内援。【《通鉴》作“一有此端，私招朋援”，删去中间数语。】若此，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胡三省曰：负，罪也。易则赏罚不当乎功罪。】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胡三省曰：言放、资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复觉其为奸；非若

早闻忠言，自览万机，外以示经意国事，则放、资之形际必呈露而不可掩矣。】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闻。臣窃亮陛下潜神默思，公听并观，若事有未尽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将改曲易调，远与黄、唐角功，【◎胡三省曰：改曲易调，以琴瑟为喻。黄、唐，黄帝、唐尧。角者，两两相当也。】近昭武、文之迹，岂近习而已哉！【《通鉴》“迹”作“绩”， “岂”下有“牵”字。】然人君犹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当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机败官之弊。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胡三省曰：谓专任放、资。◎何焯曰：蒋济此疏，系国家安危，信公才也。使能用之，则孙资、刘放安得于弥留之际易置顾托大臣，使祚移金行哉！◎又曰：此疏万古英主药石，不专一时之务。】诏曰： “夫骨鲠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济才兼文武，服勤尽节，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忠诚奋发，吾甚壮之。”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中护军资重者为护军将军。济前已为散骑常侍，此为加官。】【◎司马彪《战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赵一清曰：景初二年，灭公孙渊，始以辽东、昌黎、带方、玄菟、乐浪五郡为平州，后合为幽州，不应太和六年已有平州刺史。且豫是时为护乌丸校尉，持节屯昌平，亦不为平州刺史也。◎洪亮吉曰：○《晋书·地理志》：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魏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谢鍾英曰：辽东五郡为公孙渊所据，豫遥领平州刺史耳。平渊之后，未尝更置平州，《晋志》己误，洪氏录之，非也。◎沈家本曰：是时豫固非平州刺史，亦非护乌丸校尉，此注“平”当作“并”。豫后为并州刺史，此追书之耳。◎弼按：

* 《田豫传》：豫为汝南太守，以本官督青州诸军。○《通鉴》亦云：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之。○不言遣平州刺史也。】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北宋本“并”作“共”。◎胡三省曰：海道自东莱浮海，陆道自辽西度辽水。】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光武报窦融书曰：吾与尔非相吞之国。◎《左传》：戎子驹支对范宣子曰： “为不侵不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制，是驱使为贼。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

【◎李慈铭曰：《后汉书·张纲传》作“豺狼当路”，当为章怀避唐讳所改。】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考，【◎《通鉴》作“岁选计孝”。◎胡三省曰：计、孝，谓每岁上计及举孝廉也。】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行竟无成而还。】

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宫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曰：“陛下方当恢崇前绪，光济遗业，诚未得高枕而治也。今虽有十二州，【◎沈家本曰：十二州，以《杜恕传》考之，乃兖、豫、司、冀、荆、扬、青、徐、幽、并、雍、凉也。此疏在景初二年公孙渊未灭之先，故不及平州。而《晋志》谓魏文帝即位，分陇右为秦州，中间暂废，而此云十二州，是亦不数秦州也。岂太和中秦州已废邪？】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群上疏言：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裴松之曰：案《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为大郡，有三十余万户。则文、景之时不能如是多也。《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长文之言，于是为过。◎胡三省曰：汉自秦、项之争，民死于兵者多矣，虽文、景与民休息，户口蕃息，重以武帝穷奢极欲，又减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户四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兴于南阳，至永和元年，户五十余万。三国虎争，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二百四十二耳。当此之时，谓不过汉文、景时一大郡，非虚语也。◎王鸣盛曰：考杜畿子恕传，太和中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今考明帝即位，建元太和，太和七年改青龙，青龙五年改景初，傥如松之之言，以陈群为过，则蒋济亦过也，杜恕近之，然亦甚其词

矣。又考《张绣传》，破袁谭，绣增邑两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操破袁氏之时天下乱极，生灵涂炭，《张绣传》云云，斯为实录。其后稍平定，至青龙、景初，生聚孳息三四十年，户口当必渐加，故松之以陈群为过，自此以至晋太康，生聚孳息又不下四五十年，而中间虽有征役，绝无大乱若黄巾、董、袁之甚者，则其户口自当益以滋殖，岂可遂据太康以例青龙、景初时乎？◎潘眉曰：考魏据中原，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耳。汉时《郡国志》所载如汝南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南阳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豫章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汉时一大郡户至四五十余万，今以全魏十二州户仅六十六万，故曰“不过汉时一大郡”。◎弼按：《武纪》初平三年，收黄巾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崔琰传》按冀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又按本传前云魏武有徒民之议，未从蒋济之言，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此不过沿江数郡避乱之民，其人数已如此，岂有十二州之民仅敌一大郡之理？又《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资对明帝曰“转运镇守南方四州，凡用十五六万人”，资久掌机密，又为奏对之语，当较确实。一方征调用兵之数如此，则十二州之民数可知。丧乱之际，本无确实调查之统计，蒋济、陈群之言，要皆故甚其辞，以耸听耳。松之之说，于当时情势庶或近之。】二贼未诛，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宗庙宫室，百事草创，农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务，【宋本无 “务”字。】唯当息耗百姓，【◎《汉书·董仲舒传》：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秏。

◎师古曰：息，生也。秏，虚也。秏，音呼到反。◎范《书·章德窦皇后纪》：数呼相工问息秏。◎章怀注：○薛氏《韩诗章句》曰：秏。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惠栋曰：○

《仓颉篇》：秏，消也。○《韩非子》：適观息秏，万不失一。○《淮南子》：息秏减益，通于不訾。○义并同。◎王先谦曰：“耗”、“秏”字同。【蒋礼鸿以息耗作消息为说，详彼。】】不至甚弊。弊攰之民，【◎攰，官本作“ ”，或校改作“勉”。◎卢明楷曰：○攰，音贵，力乏也。，音溪，险也。似应作“攰”。○又《颜氏家训·书证篇》曰：攰，即是倦之。○**>**或者其字讹与？◎何焯曰：攰，居胃切。◎潘眉曰：○葛洪《要用字苑》云：，音九伪反。○字见《广雅》及《陈思王集》。◎钱大昭曰：攰，居伪切。

◎沈家本曰：《颜氏家训》是。此传本作“攰”，其作“ ”者，当是或据颜说改“ ”，又讹为“ ”耳。，《说文》“ 也，不安也”。〖卢引即“ 也”。云“险也”，误文。〗攰，《说文》“尤极也”。义与此不相比附，恐亦不可从。】傥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夫欲大兴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燠休，古通“噢咻”。】句践养胎以待用，【◎胡三省曰：○《国语》：越王句践困于会稽，既反国，命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公母有罪，将免乳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壸酒、一犬；生女子，二壸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昭王恤病以雪仇，【◎胡三省曰：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吊死问疾，欲以报齐，雪先王之耻。】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不攻不灭，不事即侵，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胡三省曰：谓当帝之身，不能灭吴、蜀，后世之责，必归于帝。】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又欢娱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则竭，形太劳则弊。愿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务在清静。”诏曰：“微护军，吾弗闻斯言也。”【◎《宋书》卷十六《礼志三》云：魏明帝世，中护军蒋济

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从所繇于前，谨遗迹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观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譬犹人子对厥所生，誉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乱，拯流遁之艰危，接千载之衰，继百世之废。始自武、文，至于圣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纲维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嘉瑞显祥，以比往古，其优衍丰隆，无所取喻。至于历世迄今，未发大礼。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若尔，三苗堀强于江海，大舜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泗，周成当止岱岳之礼也。且昔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震荡内溃，在不复淹，就当探其窟穴，无累于封禅之事也。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纂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愿，冒死以闻。”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尔。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脩，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帝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故不行。◎《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亦载此奏，误为文帝黄初时事。济为中护军在明帝时，且奏中有始自“武、文终于圣躬”之语。又本志《高堂隆传》有“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宜遵古封禅”云云，确为明帝时之奏，以此知《晋书》之误。蒋济诸疏，皆纳忠言，惟献谀封禅，不免为功名之士耳。】【◎《汉晋春秋》曰：公孙渊闻魏将来讨，复称臣于孙权，乞兵自救。帝问济：“孙权其救辽东乎？”济曰：“彼知官备以固，【◎胡三省曰：魏、晋之间，谓国家为官。】利不可得，深入则非力所能，浅入则劳而无获；权虽子弟在危，犹将不动，况异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公孙渊杀吴使张弥、许晏。】今所以外扬此声者，谲其行人疑于我，我之不克，冀折后事已耳。【《通鉴》作“冀其折节事已耳”。】然沓渚之间，【◎沓渚，见《齐王纪》景初三年，又见《公孙度传》。◎《方舆纪要》：从海至辽东沓渚其登涉之所。沓氏县城南临海渚，亦谓之沓渚。◎谢鍾英曰：沓氏县，今奉天府金州厅东南。】去渊尚远，若大军相持，事不速决，则权之浅规，或能轻兵掩袭，未可测也。”【◎胡三省曰：浅规，谓规图浅攻，不敢深入。吴君臣之为谋，已不逃蒋济所料矣。【浅规，吴金华有说。】】】

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中领军资重者为领（事）**[**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

《列异传》曰：济为领军，其妇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今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

【吴金华以“侯”为济子因济昌陵亭侯之爵而称其父，又以魏晋时“侯”为父之代称，说详彼。】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尔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强，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之？”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北宋本“言”上有“其”字。】天明，母重启侯：【吴金华以此 “侯”字为“济”之讹。】“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適適！【吴金华据黄生说，以“適”、“的”通。適適，即的的，为分明之意。】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泣曰： “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矣。”【《列异

传》所记荒诞不经，后世侈谈妖异，当滥觞于此。】】迁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以魏为舜后，推舜配天。济以为舜本姓妫，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诘隆。【◎《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梁有《郊丘议》三卷，魏太尉蒋济撰，亡。◎侯康曰：○《齐书·礼志》云：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此即济难隆之语也。◎又曰：○《通典》高堂隆表曰：案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鱼豢议：“昔后稷以功配天。汉出自汉出自尧，不以尧配天，明不绍也。且舜已越数代，武皇肇建鸿业，宜以配天。”◎秦蕙田曰：《通典》言高堂隆表与《蒋济传》不合，不知何据？岂“武帝”二字，本作“虞、舜”，而刻本误欤？鱼豢议亦不见正史，豢作《魏略》，恐是著撰私议，非当官议礼之词也。】【◎臣松之案：蒋济立郊议称《曹腾碑文》云【◎严可均曰：直称“曹腾”，当是裴所追改。】“曹氏族出自邾”，《魏书》述曹氏胤绪亦如之。【详见《武纪》卷首。】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故陈思王作《武帝诔》曰“於穆武皇，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从高堂隆议，谓魏为舜后，后魏为《禅晋文》，称“昔我皇祖有虞”，则其异弥甚。寻济难隆，及与尚书缪袭往反，并有理据，文多不载。济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谓“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赵一清曰：当作“不正配天”。】皆为缪妄”。然于时竟莫能正。济又难郑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济曰： “夫虬龙神于獭，獭自祭其先，不祭虬龙也。骐驎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骐虎也。如玄之说，有虞已上，豺獭之不若邪？臣以为《祭法》所云，见疑学者久矣，郑玄不考正其违而就通其义。”济豺獭之譬，虽似俳谐，然其义旨，有可求焉。【郑注《祭法》，详见《礼记·祭法篇》。稍用其姓氏，郑注作“稍用其其姓代之”。孔《疏》极为详明，文繁不录。盖五帝公天下，故有虞氏以上尚德，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也。三王家天下，故祖宗所亲。而郑注所云“小德配寡，大德配众”之义失矣。此古今祭法之大变革也。蒋济之说，拘于帝王家族祭祀之常，未识古今通变之义，宜其实难郑氏也。】】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胡三省曰：○舜之佐尧也，驩兜、共工自相称引，则流放之，谗说殄行则堲之，戒比周也。○《书·洛诰》：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国注曰：少子慎其朋党，少子慎其朋党，戒其自今以往。】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晏子》：荧惑守于虚，景公异之。晏子曰：“盍去冤聚之狱，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财，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若是者百恶可去。”】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適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济论毕轨击鲜卑失利表，见

《曹爽传》注引《魏略》。】以随太傅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今洛阳县南洛水上。】诛曹爽等，进封都乡侯，邑七百户。济上疏曰：“臣忝宠上司，而爽敢苞藏祸心，此臣之无任也。【无任，周一良、吴金华有说。】太傅奋独断之策，陛下明其忠节，罪人伏诛，社稷之福也。夫封宠庆赏，必加有功。今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备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赏之渐自此而兴，推让之风由此而废。”固辞，不许。【◎王懋竑曰：蒋济、高柔、孙礼、王观，皆魏之大臣，激于曹爽之专政而辅司马懿以诛爽。爽诛，懿专政，而篡弑之形成矣。济盖深悔之，故发病而没。干宝《晋纪》谓病其言之失信，未尽然也。孙礼逾年亦卒。高柔、王观以老寿在朝，高官厚禄，与懿、师、昭相终始，其视齐王之废、高贵乡公之弑，漠然无所动于心。绳以《春秋》之义，其能免党恶之诛乎！蒋济为太尉，在群臣之右，而懿以高柔行大将军据爽营，以王观行中领军据羲营，以济从屯洛水浮桥，盖劫与之同，是柔、观与谋，而济不与谋也。其上《永宁宫奏》首称“太尉臣济”，此懿自为之耳。济《议

爵表》云“语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盖自明其非懿之党，而于爽之诛，力言曹真之勋不可无后，则犹能与懿异也。懿诛爽后，篡夺之势已成，济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发病而卒。考其始末，与孙礼、王观不同。而为魏史者皆晋人，未能辨别其事，宜表而出之。◎又曰：蒋济素有重望，不在陈群之下。其谏明帝信任近臣也，则不合于刘放、孙资。其谏何晏等变乱制度也，则不合于曹爽。而于曹爽之诛，夷为言曹真不可无后，则不合于司马懿。自为能自立者，特以身为太尉，于曹、马之隙，知乱之将起，而不能辞位以去，以致为懿所胁，不能自免，此为失耳。然视高柔、王观、孙礼，则己远矣。《通鉴》于桓范之事，从《晋纪》以懿言为济言，而又削表不载，又不载济争曹真语，似以济为合于懿者，而著其失言于爽，发病而卒，于是济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几与高柔、孙礼之徒同类而弃之也。详济之始末，不与高柔、王观同。而桓范之死，亦不与何晏、邓飏同。《纲目》多因《通鉴》，于此未及详定也。】【◎孙盛曰：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是岁薨，【嘉平元年四月丙子薨，见《齐王纪》。】谥曰景侯。【◎《世语》曰：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以失信于爽为己病也。】发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凯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济著勋前朝，改封凯为下蔡子。【◎《郡国志》：扬州九江郡下蔡，故属沛，◎古州来国，在汝水之南。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凤台县治。】

## 刘放

刘放字子弃，涿郡人，【◎本传言“进爵封本县”，放方城侯，则放当为涿郡方城人。此盖承祚省文。观《晋书·张华传》自知，见后。◎《郡国志》：幽州涿郡方城。◎《一统志》：故城，今顺天府固安县南。】汉广阳顺王子西乡侯宏后也。【◎钱大昭曰：○《汉书·王子侯表》：西乡侯容，广阳顷王子。○“顺”当作“顷”，“宏”当作“容”。○又云：放子名宏，西乡虽远祖，不当同名，“容”字之误显然。◎弼按，本传“子宏嗣”者，乃孙资之子，非刘放之子，钱氏殆未细读上下文耳。】历郡纲纪，【涿郡纲纪也，如梁习为陈郡纲纪，徐宣、陈矫为广陵郡纲纪是。】举孝廉。遭世大乱，时渔阳王松据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说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强，守则淮南冰消，战则官渡大败；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势以见。速至者渐福，后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终日驰骛之时也。昔黥布弃南面之尊，仗剑归汉，【◎《汉书·黥布传》：黥布，六人，姓英氏。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布与随何归汉，汉王立布为淮南王。】诚识废兴之理，审去就之分也。将军宜投身委命，厚自结纳。”松然之。会太祖讨袁谭于南皮，以书招松，松举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

【◎《郡国志》：幽州渔阳郡雍奴、泉州，广阳郡安次。◎《一统志》：雍奴故城，今顺天府武清县东丘家庄。泉州故城，今武清县东南四十里。安次故城，今顺天府东安县西北四十里。】放为松答太祖书，其文甚丽。太祖既善之，又闻其说，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与松俱至。太祖大悦，谓放曰：“昔班彪依窦融而有河西之功，【◎范《书·班彪传》：班彪避地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彪乃为融画策事汉。】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参司空军事，【◎胡三省曰：为刘放因此管魏机密以乱魏张本。】历主簿记室，【◎《续百官志》：公府掾属主簿，录省众事。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出为郃阳、祋祤、【祋，音都活反。祤，音诩。】赞令。【◎《郡国志》：司隶左冯翊郃阳、祋祤。◎《一统志》：郃阳故城，今陕西同州府郃阳县东南。祋祤故城，今陕西西安府耀州东。◎魏文帝徙北地郡与此，其县遂废。刘放为令时，县尚未废也。◎《汉书·地理志》：沛郡酇，莽曰赞治。◎应劭曰：音嵯。◎师古曰：

此县本为 ，应音是也。中古以来，借酇字为之耳，读皆为 ，而莽呼为赞治，则此县亦有赞音。◎吴卓信曰：○《说文》：，沛国县，从邑，虘声。○与南阳之酇，形声俱别。师古谓“沛郡之酇亦有赞音”，乃后来借酇为之故，非本音也。考班固《泗水亭

铭》云“文昌四友，汉有萧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酇”与“何”叶，班氏汉人，必知

本朝故实也。◎《郡国志》：豫州沛国酇。◎三国魏改属谯郡。◎《一统志》：酇县故城，今河南归德府永城县西南酇县乡。◎胡三省曰：○或曰：赞，相也。凡出令，使之赞相，因以为官名。盖魏武霸府所置。◎弼按：本传明言出为各县令，下文言孙资亦历县令，胡注误引或说，不足据。】

魏国既建，与太原孙资俱为秘书郎。【◎本传言“进爵封本县”，资中都侯，则资当为太原中都人。《晋书》孙楚、孙盛传俱云“太原中都人”。◎《一统志》：中都故城，今山西汾州府平遥县西北。◎洪饴孙曰：秘书郎，四人，四百石，掌中外三阁经书，覆校残阙，正定脱误，武帝建国时置。◎弼按：《隋书·经籍志》“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薄》”，即此官。】先是，资亦历县令，参丞相军事。【◎《资别传》曰：【◎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曰：《选》注所引群书，有《孙资别传》。◎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孙资别传》见《三国志》注，亦见《太平御览》。◎侯康曰：《孙资别传》，见本传及《贾逵传》注，裴松之称资之别传出自其家。今考所载多谀词，而于资误国之罪绝不言及，未可据为定论。】资字彦龙。幼而岐嶷，三岁丧二亲，长于兄嫂。讲业太学，博览传记，同郡王允一见而奇之。太祖为司空，又辟资。会兄为乡人所害，资手刃报雠，乃将家属避地河东，故遂不应命。寻复为本郡所命，以疾辞。友人河东贾逵谓资曰：“足下抱逸群之才，值旧邦倾覆，主将殷勤，千里延颈，宜崇古贤桑梓之义。而久盘桓，拒违君命，斯犹曜和璧于秦王之庭，而塞以连城之价耳。窃为足下不取也！”资感其言，遂往应之。到署功曹，举计吏。【◎毛本“计”误作“讨”。◎本志《贾逵传》注引《资别传》云：资举河东计吏，到许，荐逵于相府。】尚书令荀彧见资，叹曰：“北州承丧乱已久，谓其贤智零落，今日乃复见孙计君乎！”表留以为尚书郎。辞以家难，得还河东。】文帝即位，放、资转为左右丞。数月，放徙为令。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中书监、令，见《明帝纪》景初二年。】各加给事中；放赐爵关内侯，资为关中侯，遂掌机密。三年，放进爵魏寿亭侯，【◎赵一清曰：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羽始封于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而蜀因给改葭萌为汉寿。】资关内侯。明帝即位，尤见宠任，同加散骑常侍；进放爵西乡侯，资乐阳亭侯。【◎《资别传》曰：诸葛亮出在南郑，【◎《郡国志》：益州汉中郡南郑。◎《一统志》：故城，今陕西汉中府城东。】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资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

【◎汉中郡褒中县有阳平关。◎《方舆纪要》：今汉中府沔县西四十里。】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吴金华以天狱即兵家所言天牢之地势。】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方舆纪要》：褒斜道，今之北栈。南口曰褒，在褒城县北十里。北口曰斜，在郿县西南三十里。总计川陕相通之道，谷长四百七十里。】县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棲于山岩，【宋本“棲”作“栖”。】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吴金华疑“又”字本作“及”，说详彼。】

◎胡三省曰：四州，荆、徐、扬、豫也。】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搔动，【◎官本“搔”作“骚”，监本作“要”，各本均作“搔”。◎沈家本曰：《贾逵传》亦有“搔动”语。《吴志·陆凯传》“所在搔扰”。疑古人“搔”、“骚”通用。】费力广大，此

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帝由是止。时吴人彭绮又举义江南，【见《吴志·孙权传》黄武四年，又见《吕岱传》。】议者以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问资，资曰：“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言洞浦杀万人，得船千万，【◎赵一清曰：千，疑作“十”。】数日间船人复会；江陵被围历月，权裁以千数百兵住东门，而其土地无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验也。以此推绮，惧未能为权腹心大疾也。”绮果寻败亡。【见《孙权传》黄武六年。】】太和末，吴遣将周贺浮海诣辽东，招诱公孙渊。帝欲邀讨之，朝议多以为不可。惟资决行策，果大破之，【事见《明帝纪》太和六年，又见《孙权传》嘉禾元年。】进爵左乡侯。

【◎钱仪吉曰：董昭封右乡侯，资封左乡侯，盖以亲密得宠，故封之近郊，与后各进爵封本县，是其证。】【◎《魏氏春秋》曰：乌丸校尉田豫帅西部鲜卑泄归尼等出塞，讨轲比能、智郁筑鞬，破之，还至马邑故城，比能帅三万骑围豫。帝闻之，计未有所出，如中书省以问监、令。令孙资对曰：【◎毛本“对”作“等”。◎或云：下“令”字衍。◎弼按：“如中书省以问监、令”为句，盖并问监、令也。“令孙资对曰”为句，下“令”字非衍文。】“上谷太守阎志，柔弟也，为比能素所归信。令驰诏使说比能，可不劳师而自解矣。”帝从之，比能果释豫而还。【阎柔，见《公孙瓒传》。田豫、轲比能自有传。】】放善为书檄，三祖诏命【三祖，武、文、明也。武为太祖，文为高祖，明为烈祖，见《明帝纪》景初元年。】有所招喻，多放所为。【◎《曹爽传》注引《魏书》：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以太尉司马懿为太傅。】青龙初，孙权与诸葛亮连和，欲俱出为寇。边候得权书，放乃改易其辞，往往换其本文而傅合之，与征东将军满宠，若欲归化，封以示亮。亮腾与吴大将步骘等，骘等以见权。权惧亮自疑，深自解说。【◎《明帝纪》：青龙二年四月，诸葛亮出斜谷。五月，孙权入居巢湖口。六月，征东将军满宠拒之。◎正此时也。】是岁，俱加侍中、光禄大夫。【◎康发祥曰：○《齐王纪》：正始元年，加侍中中书监刘放、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正始元年始加光禄大夫，则前此未为光禄大夫也。青龙初年，恐是但加侍中耳。“光禄大夫”四字疑衍。◎弼按：本传明言正始元年，更加放、资左右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仪同三司。曰“更加”者，明前已加也。〖《齐王纪》并未言“始加”，“始”字康氏所增。〗且汉制光禄大夫属光禄勋，此则变更官制，位次三公，与特进同为加官，故再加任命，特书本纪。传文不误，康说非是。】

【◎《资别传》曰：是时，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而帝总摄群下，内图御寇之计，外规庙胜之画，资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让事于帝曰：【让，疑作“议”。】“动大众，举大事，宜与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于探求为广。”【北宋本作“且为探求于广”。】既朝臣会议，资奏当其是非，择其善者推成之，终不显己之德也。若众人有谴过及爱憎之说，辄复为请解，以塞谮润之端。如征东将军满宠、凉州刺史徐邈，并有谮毁之者，资皆盛陈其素行，使卒无纤介。宠、邈得保其功名者，资之力也。初，资在邦邑，名出同类之右。乡人司空掾田豫、【资为太原中都人，此与渔阳雍奴之田豫别为一人。彼为丞相军谋掾，此则司空掾也。】梁相宗艳皆妒害之，而杨丰党附豫等，专为资构造谤端，怨隙甚重。资既不以为言，而终无恨意。豫等惭服，求释宿憾，结为婚姻。资谓之曰：“吾无憾心，不知所释。此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为长子宏取其女。及当显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资遇之甚厚，又致其子于本郡，以为孝廉。而杨丰子后为尚方吏，【◎《汉官》曰：尚方员吏十二人。】帝以职事谴怒，欲致之法，资请活之。其不念旧恶如此。】景初二年，辽东平定，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放方城侯，资中都侯。

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燕王宇，魏武子，自有传。】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领军将军、武卫将军，见《明帝纪》景初二年。屯骑校尉，见《文帝纪》黄初六年。骁骑将军，见《明帝纪》青龙元年。】共辅政。宇

性恭良，陈诚固辞。【◎《宇传》：景初二年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

【◎胡三省曰：言其性恭良，为事正如此也。】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 “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

【◎何焯曰：疾病则乱，数语中足以见放、资之弄权败国矣。晋初修史，故其辞也微。◎又曰：曰“独召”，则并诏之真伪，不可知矣。】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详见《明帝纪》景初二年注引《汉晋春秋》。】【◎《世语》曰：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王鸣盛曰：○颜师古《急就篇》注：皁荚树，一名鸡栖。】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胡三省曰：殿中畜鸡以司晨，栖于树上，因谓之鸡栖树。献、肇指以喻放、资。一言而发司马氏篡魏之机，言之不可不谨也如是夫！以此观献、肇之轻脱，又何足以托孤哉！】放、资惧，故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通鉴》；是时司马懿在汲，帝令给使辟邪赍手诏召之。◎“至”当作“赍”，或宋本本如是。◎胡三省曰：辟邪，给使之名，犹汉丞相仓头呼为宜禄也。】宣王在汲，【◎胡三省曰：时自辽东还师，次于汲也。汲县自汉以来属河内郡。◎《一统志》：汲县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汲县西南。】献等先诏令于轵关西还长安，【◎《通鉴》：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轵关西还长安。◎胡三省曰：关中事重，谓备蜀及抚安氐、羌也。轵县，属河内郡。◎谢鍾英曰：○《述征记》：太行八陉，第一曰轵关。◎

《一统志》曰：今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北十五里，关当轵道之险。◎弼按：轵道，见《董卓传》。】辟邪又至，宣王疑有变，呼辟邪具问，乃乘追锋车【追锋车，见《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注引傅畅《晋诸公赞》。】驰至京师。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胡三省曰：不，读曰否。】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胡三省曰：附耳语之也。】“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颇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毛本“共”作“其”，误。】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延尉，以处事失宜免。

【◎《曹休传》：诏肇以侯归第。】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案：

《世语》所云树置先后，与本传不同。◎《资别传》曰：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射声校尉，见《齐王纪》嘉平六年。】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资曰：“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书传所载，皆圣听所究，向使汉高不知平、勃能安刘氏，孝武不识金、霍付属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不相为服，则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五营，谓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也。】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吴金华以“恩”应作“意”，说详彼，】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帝曰：“然。如卿言，当为吾远虑所图。今日可参平、勃，侔金、霍，双刘章者，其谁哉？”资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圣，凡所进用，明试以功。陈平初事汉祖，绛、灌等谤平有受金盗嫂之罪。周勃以吹箫引强，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汉书·陈平传》：绛、灌等或谗陈平曰：“平居家时盗其嫂。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小人也。”◎《周勃传》：勃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服虔曰：能引强弓弩官也。

◎孟康曰：如今挽强司马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后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给事中二十余年，

【北宋本“事”作“侍”。】小心谨慎，乃见亲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质直，特见擢用，左右

尚曰‘妄得一胡儿而重贵之’。平、勃虽安汉嗣，其终，勃被反名，平劣自免于吕须之谗。

【◎《汉书·周勃传》：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汉书·陈平传》：吕后面质吕须于平前曰：“无畏吕媭之谗。”吕后多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上官桀、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几成祸乱。此诚知人之不易，为臣之难也。又所简择，当得陛下所亲，当得陛下所信，诚非愚臣之所能识别。”◎臣松之以为：孙、刘于时【毛本“孙”误作“梦”。】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资、放被托付之问，当安危所断，而更依违其对，无有適莫。受人亲任，理岂得然？案本传及诸书并云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魏室之亡，祸基于此。资之别传，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齐王即位，以放、资决定大谋，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资千户；封爱子一人亭侯，次子骑都尉，余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禄大夫，资右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仪同三司。六年，放转骠骑，资卫将军，领监、令如故。七年，【◎吴金华曰：据本志《齐王纪》及本传注引《资别传》，知刘放、孙资逊位均在正始九年二月。此“七年”当为“九年”之误。】复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逊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胡三省曰：鸡栖树之言固中，而三马食一槽矣。】【◎《资别传》曰：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托，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九年二月，乃赐诏曰：“君掌机密三十余年，经营庶事，勋著前朝。暨朕统位，动赖良谋。是以曩者增崇宠章，同之三事，外帅群官，内望谠言。属以年耆疾笃，上还印绶，前后郑重，辞旨恳切。天地以大顺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职事违夺君志，【◎吴金华曰：犹言难以因职事违夺君意也。】今听所执，赐钱百万，使兼光禄勋少府亲策诏君养疾于第。君其勉进医药，颐神和气，以永无疆之祚。置舍人官骑，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诛后，复以资为侍中，领中书令。【◎王懋竑曰：刘放、孙资排燕王宇、曹肇而荐曹爽、司马懿，卒以亡魏。而放、资复为中书监、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逊位。是时曹、马之隙已成，八年，懿始谢病。而放、资即以次年逊位，盖预知其谋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敌矣。爽死后，复以孙资为中书令，则放、资之党于司马可见也。◎又曰：《刘放传》黄初中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各加给事中，又俱加侍中，其领监、令如故。曹爽诛后，复以资为侍中，领中书令，而不及放。其下即言嘉平二年，放薨，资复逊位，三年薨。详其文，曹爽诛后，复以下当有“刘放为侍中，领中书监”九字，史不言者，盖脱文也。】嘉平二年，放薨，谥曰敬侯。子正嗣。【◎《晋书·张华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少孤贫，自牧羊，乡人刘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臣松之案：《头责子羽》曰：士卿刘许字文生，正之弟也。与张华六人，并称文辞可观，意思详序。

【蒋礼鸿以“详序”义同“庠序”，为安详肃穆之意。】晋惠帝世，许为越骑校尉。【◎《世说·排调篇》：《头责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融、颍川荀、范阳张华、士卿刘许、义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尫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讙哗少智谞，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

◎刘孝标注云：○《晋百官名》曰：刘许字文生，惠帝时为宗正，与张华同范阳人，故曰士卿，互其辞也。宗正卿或曰士卿。◎沈家本曰：《头责子羽》，隋、唐志不著录，裴注所引刘许，《世说》注《张敏集》有《头责秦子羽文》。◎弼按：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二载晋张敏

《头责秦子羽文》，极详，文繁不录。】】资复逊位归第，就拜骠骑将军，转侍中，特进如故。三年薨，谥曰贞侯。子宏嗣。

放才计优资，而自脩不如也。放、资既善承顺主上，又未尝显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

【◎何焯曰：王思，见《梁习传》，《魏略》入之苛吏。◎弼按：互见《辛毗传》。】以是获讥于世。【◎王鸣盛曰：放、资传多微词，如云“放、资既善承顺主上，又未尝显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获讥于世”。案。放、资之罪，在引司马耳，然此不可得而言也，故以

他罪入之，著其事而微其词也。上文先言齐王，即以决定大谋增邑。所谓大谋者何也？援纳篡贼也。则抑辛毗助思，固其小小者矣。用意不亦彰明较著哉！】然时因群臣谏诤，扶赞其义，并时密陈损益，不专导谀言云。【【◎吴金华曰：导谀言者，以阿谀之言引上为非也。】

◎赵翼曰：刘放、孙资在中书久掌机密，夏侯献、曹肇等恶之，此犹出于忌者之口。蒋济为魏名臣，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贤于大臣。今外所言，辄云中书”，是可见放、资二人之窃弄威福矣！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晋书·荀勖传》“论者以勖倾国害时，为孙资、刘放之亚”，可知二人之名，至晋时犹为世所诟詈也。而寿作二人合传，极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是直以放、资为正人，与当时物议大相反也。盖二人虽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晋，晋人德之，故寿为作佳传也。】及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放、资著勋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离石子。【◎《郡国志》：并州西河郡治离石。◎《一统志》：故城，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治。◎赵一清曰：放子熙、资子密，见《诸葛诞传》注引《世语》。】【◎案《孙氏谱》：宏为南阳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晋书·孙楚传》：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将军石苞令楚作书遗孙皓，见《文选》。】◎《晋阳秋》曰：楚乡人王济，豪俊公子也，为本州大中正。访问关求楚品状，【《晋书·孙楚传》作“济为本州大中正，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状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位至讨虏护军、冯翊太守。楚子洵，颍川太守。【◎潘眉曰：《晋书·孙楚传》言“洵未仕早终”，《孙盛传》言“父洵，颍川太守”，与裴注同，当是《孙楚传》误也。】洵子盛，字安国，给事中，秘书监。【毛本 “监”误作“益”。】盛从父弟绰，字兴公，廷尉正。楚及盛、绰，并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诸所论著，并传于世。【◎孙盛，事见《武纪》卷首注及《公孙度传》注。◎《孙绰传》：博学善属文，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绰少以文才垂称，一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郄、庾诸公之薨，必绰为文，然后刊石。】】

评曰：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刘放文翰，孙资勤慎，并管喉舌，权闻当时，雅亮非体，是故讥谀之声，每过其实矣。

# 卷十五·魏书十五·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魏书十五

三国志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周寿昌曰：《刘馥传》前载馥事，后半全载馥子靖事，既详且多，似不应不列名，疑钞脱。《梁习传》附载王思，应列名，此或亦传抄脱去。李孚、杨沛皆不载《贾逵传》中，仅裴注引入，似不应列名。据后裴注所言，似裴氏特为补入。然补注可也，列名于传目，则非体。】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把历史还给历史】

【复校：擎骥】

## 刘馥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人也。【◎《郡国志》：豫州沛国相。◎《一统志》：相县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宿州西北。】避乱扬州，建安初，说袁术将戚寄、秦翊，使率众与俱诣太祖。太祖悦之，司徒辟为掾。【◎宋本、元本、冯本、吴本、毛本皆作“司徒辟为掾”，监本、官本作“辟为司徒掾”。◎赵一清曰：曹公时为司空，令三府辟之，作“辟为司徒掾”者非。◎沈家本曰：《贾逵传》亦有“司徒辟为掾”语，恐赵说未是。】后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官本《考证》曰：《吴志》作“术”。】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绪、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扬州刺史先治历阳，后治寿春，后又徙治曲阿。孙策攻杀阎象，江淮间郡县残破，刘馥为刺史，乃治合肥，曹魏以此为重镇。魏明帝云：“献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必有所争也。”◎赵一清曰：后汉扬州刺史治寿春，建安五年移治合肥，后复治寿春，见毌丘俭、诸葛诞传。◎《一统志》：合肥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东北金斗城。】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

【芍陂，见《武帝纪》建安十四年。】及茹陂、【《御览》“茹”作“茄”。】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何焯校改“畜”作“稸”。◎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一：芍陂在南直寿州安丰城南百步，亦曰安丰塘，亦曰期思陂。周围二百二十四里，与阳泉大叶陂并叔敖所作，开沟引渒水为子午渠，开六门，灌田万顷。建安十四年开芍陂屯田，即此也。

* 《寰宇记》卷百二十七：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刘馥兴筑，以水溉田。○又卷

百二十六：七门堰在庐州庐江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宋刘敞

《七门庙记》曰：嘉佑二年，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其居人：“其田溉几何？”对曰：“凡二万顷。”考于图书，实魏扬州刺史刘馥所造。自魏迄今七百有余岁云。予于是叹美其功。后二年，校书郎包君廓为县主簿，尝与予语及之。包君谓予曰：“馥信有功，然吾闻于耆老而得羹颉侯信焉。”初汉，以龙舒之地封信为列侯，信乃为民畎浍，舒得以广溉浸。信为基始，至馥时废而复修耳。○一清按：庐江府舒城县西北三十里有颉羹城，盖信之所封。七门三堰者，堰在县七门山下，所谓乌羊堰、千功堰、槽牍堰也。详《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又《寰宇记》卷百二十五：吴陂塘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有吴陂祠。馥开吴陂以溉稻田，吕蒙凿石通水，注稻田三百余顷，功利及人。里人以灊山庙在陂侧，因指名以祀焉。○一清按：刘元颖盖与吴吕蒙并祠也，详《蒙传》。】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苫蓑覆城，鱼膏瞭望。】为战守备。

建安十三年卒。【◎《文选·四十二》阮元瑜《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云：抑遏刘馥，相厚益隆。◎李善注引《魏志》云：【此谓李善注，实杂吕延济之注。】太祖任刘馥为扬州刺史，每请伐吴，太祖常遏绝不许。◎今按：本传无此文，是时刘馥已死，魏武殆虚设此词，以招徕孙权耳。】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钱大昭曰：○古有蓑城之法。○《春秋·定公三年·公羊传》曰：仲几之罪，何不蓑城也？○何休曰：若今以草衣城也。】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扬州士民益追思之，以为虽董安于之守晋阳，不能过也。【◎《战国策》：张孟谈曰：“夫董阏安于，简子之才臣也。世治晋阳，而尹铎循之，其余政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及陂塘之利，至今为用。

馥子靖，【◎《夏侯玄传》注引《魏略》、《傅嘏传》注引《傅子》，均作“刘静”。又按当时有两刘靖，一为匈奴王刘靖，见《孙礼传》。◎何焯曰：靖字文恭，见《水经注》卷十四。】黄初中从黄门侍郎迁庐江太守，诏曰：“卿父昔为彼州，今卿复据此郡，【《御览》“据”作“为”。】可谓克负荷者也。”转在河内，迁尚书，赐爵关内侯，出为河南尹。散骑常侍应璩书与靖曰：【◎何焯曰：以失其事实，故採此书。靖为治，亦杜畿之亚矣。】“入作纳言，出临京任。富民之术，日引月长。藩落高峻，绝穿窬之心。五种别出，远水火之灾。【◎《汉书·食货志》：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师古曰：五种，谓黍、稷、麻、麦、豆也。】农器必具，无失时之阙。蚕麦有苫备之用，无雨湿之虞。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东观汉记》：郭丹之长安，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以入。既入，封符乞人，叹曰：“不乘使者车，不入关矣。”】鳏寡孤独，蒙廪振之实。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宪不挠；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办。【宋本“办”作“辨”。】虽昔赵、张、三王之治，【◎《汉书·王吉传》：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吉子骏，以孝廉为郎，出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未足以方也。”靖为政类如此。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有馥遗风。母丧去官，后为大司农卫尉，进封广陆亭侯，邑三百户。上疏陈儒训之本曰：“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宋书·礼志一》、

《册府元龟》“人”作“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钱大昭曰：○《典略·儒宗传》叙云：

〖◎弼按：“典略”当作“魏略”。〗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学校如此，废弛已极，刘靖所以有此疏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绌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毛本“恶”

作“一”，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此疏互见《宋书·礼志一》，云：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书〖《宋志》误作“馥”。〗不从。◎又见《通典·五十三》。】后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靖以为“经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何焯云：其先见在江统之前。】又修广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何焯曰：《水经注》作“戾陵堨车箱渠”，其元康中所立碑，宜补录以广世期之阙。◎赵一清曰：○当作“戾陵渠”。○《水经·鲍丘水注》：高梁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 “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弘，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动，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逢惲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余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繦负而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经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潘眉曰：戾陵乃地名，传言“戾渠陵”，当作“戾陵渠”，文误倒耳。修广戾陵渠大堨，与碑称戾陵堨之文合。“大堨”犹《陆抗传》“大堰”、《诸葛恪传》“大堤”也。何义门欲以“戾渠陵大堨水”六字依《水经注》改“戾陵车箱渠”，以他书羼陈《志》，不可从。“修广戾陵渠大堨”句绝，何氏以“大堨水”三字为句，亦失之。◎李慈铭曰：此文当曰“修广戾陵渠，立堨于水”，以“陵渠”二字误倒，“立”字误作“大”，“水”上又脱“于”字耳。“遏”即古“堨”字，亦作“阏”。

◎谢鍾英曰：戾陵遏在今通州南。◎《一统志》：车箱渠在宛平县西北。】三更种稻，【三更，或三岁更耕之意。】边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赠征北将军，进封建成乡侯，谥曰景侯。子熙嗣。【◎《晋阳秋》曰：刘弘字叔和，【◎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宏字季和”，《晋书·刘宏传》“字和季”，未知孰审。】熙之弟也。弘与晋世祖同年，居同里，【◎《晋书·刘弘传》：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阳，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钱大昭曰：晋武帝河内温人，刘弘沛国相人，此云居同里者，谓同居雒阳之永安里也。】以旧恩屡登显位。自靖至弘，世不旷名，而有政事才。晋西朝之末，弘为车骑大将军【《晋书》无“大”字，此衍。】开府，荆州刺史，假节都督荆、交、广州诸军事，封新城郡公。【《晋书》本传“封宣城，卒，赠新城郡公”，与此不同。】其在江、汉，值王室多难，得专命一方，尽其器能。推诚群下，厉以公义，简刑狱，务农桑。每有兴发，手书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奔赴，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也”。时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太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事，初

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当。【◎《晋书·刘弘传》：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弘乃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朝廷以皮初虽有功，襄阳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余并从之。陟，弘之婿也。◎钱大昭曰：《郡国志》“荆州七郡”，此多三郡，疑是魏兴、新城、上庸耳。◎沈家本曰：此西晋之荆州，与后汉及魏不同，钱说未是。考《晋志》，武帝时荆州统郡二十二，至惠帝时，桂阳、武昌、安城三郡属江州，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属梁州。怀帝时，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属湘州。当西晋之末，荆州所属郡则有江夏、南郡、襄阳、南阳、顺阳、义阳、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门及惠帝分立之随、新野、竟陵，凡十四郡。而此云“十郡”，未详。又案

《晋书》叙宏此事在惠帝幸长安之前，则其时湘州未立，随、新野、竟陵三郡未分，并长沙等五郡计之，为十六郡，与十郡之说亦不符。◎弼按，三国魏、吴割据荆州，互有增置。魏所属凡八郡，吴所属凡十六郡。《晋书·地理志》“荆州统郡二十二”，皆与十郡之说不合。十郡之词，当系概言之耳，不可以文字拘泥也。】广汉太守辛冉【《晋书·刘弘传》作“前广汉太守羊冉”。】以天子蒙尘，四方云扰，进从横计于弘。弘怒斩之，时人莫不称善。◎《晋诸公赞》曰：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弘有刘景升保有江汉之志，【毛本“景”误作“昇”。】不附太傅司马越。越甚衔之。会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将。【◎《晋书·刘弘传》：东海王越奉迎大驾，弘遣参军刘盘为督护，率诸军会之。弘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弘子璠为顺阳内史，江汉之间翕然归心。】】

## 司马朗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潘眉曰：朗与司马芝为族兄弟，见《杨俊传》。《芝传》已书“河内温人”，《朗传》但书支系足矣，如《夏侯尚传》书“渊从子”，《荀攸传》书“彧从子”，《袁术传》书“绍从弟”，皆是。其钟会、贺邵传与此同病。范史袁绍、袁术传两书 “汝南汝阳人”，亦非。】【◎司马彪《序传》曰：【司马彪《序传》，见《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注。】朗祖父俊，字元异，【◎《晋书·宣帝纪》：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间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防为尹时，举曹操为北部尉，见《武纪》建安二十一年注。】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赵一清曰：《晋书·安平献王孚传》：孚字叔达，宣帝次弟。长兄朗字伯达，宣帝字仲达，孚弟馗字季达，恂字显达，进字惠达，通字雅达，敏字幼达，俱知名，故时号为八达。◎馗，魏鲁相，东武城侯；恂，魏鸿胪丞；进，魏中郎；通，魏司隶从事，安城亭侯。惟敏不见史传。】】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十二，试经为童子郎，【◎范《书·左雄传》：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后关东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李邵，见《董昭传》。】家居野王，

【野王，见《文帝纪》黄初二年。】近山险，欲徙居温。朗谓邵曰：“脣齿之喻，岂唯虞、虢，温与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国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

带山之县必骇，是摇动民之心而开奸宄之原也，窃为郡内忧之。”邵不从。边山之民果乱，内徙，或为寇钞。

是时董卓迁天子都长安，卓因留洛阳。朗父防为治书御史，【◎《续百官志》：治书御史，二人，六百石。◎治，一作“持”，又见《明帝纪》卷首。】当徙西，以四方云扰，乃遣朗将家属还本县。或有告朗欲逃亡者，执以诣卓，卓谓朗曰：“卿与吾亡儿同岁，【◎姚范曰：同岁未详，疑同岁举也。】几大相负！”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阳九之会，清除群秽，广举贤士，此诚虚心垂虑，将兴至治也。威德以隆，功业以著，而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此朗之所以于邑也。愿明公监观往事，少加三思，即荣名并于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松之案：朗此对，但为称述卓功德，末相箴诲而已。【宋本“末”作 “未”。】了不自申释，而卓便云“吾亦悟之，【毛本“卓”误作“也”。】卿言有意”！客主之辞如为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见留，即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到谓父老曰；“董卓悖逆，为天下所仇，此忠臣义士奋发之时也。郡与京都境壤相接，洛东有成皋，【成皋，见《武帝纪》卷首。】北界大河，天下兴义兵者若未得进，其势必停于此。此乃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举宗东到黎阳。黎阳有营兵，【◎黎阳，见《武帝纪》建安四年。◎《方舆纪要》卷十六：○后汉有黎阳营。○《汉官仪》云：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平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兵锋尝为天下冠。◎马与龙曰：光武以幽、并州兵骑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兵骑千人复除甚重，见《百官志》。】赵威孙乡里旧婚，为监营谒者，统兵马，足以为主。若后有变，徐复观望未晚也。”父老恋旧，莫有从者，惟同县赵咨，将家属俱与朗往焉。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荧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于濮阳，【兖州东郡濮阳，见

《武帝纪》卷首。】朗乃将家还温。时岁大饥，人相食，【毛本“食”误作“贪”。】朗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解，疑作“懈”。】

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复为堂阳长。【堂阳，见《郭后传》。】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时，民有徙充都内者，后县调当作船，徙民恐其不办，乃相率私还助之，其见爱如此。迁元城令，【元城，见《文帝纪》黄初二年。】入为丞相主簿。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云：天下事有言在一时，效见于数百年之后者。司马朗复井田之议，当时未行，及拓跋氏有中原，令户绝者虚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而口分。世业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何焯云：伯达前一条所以救建武之后尽罢郡国都尉官，一变西京旧制，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废立秋讲肄课试之礼。驯至三十六方，同日并起，天下土崩也。后一条则夺累世之业，王莽慕古制而失其宜，及乱后而复，世祖惩近谬而失其会，適在此时。然曹氏无远见，创制经久，故口分世业，反有待于拓跋之据中原也。】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杜畿传》：杜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是朗州郡领兵之议已施行，未施行者，井田制耳。】迁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虽在军旅，【监本无“旅”字。】常粗衣恶食，【《御览》“粗”作“恶”。】俭以率下。雅好人伦典籍，【人伦，解见《蜀志·庞统传》。】乡人李觌等盛得名誉，朗常显贬下之；后觌等败，时人服焉。钟繇、王粲著论云：“非

圣人不能致太平。”以朗为：“伊、颜之徒【◎宋本“以朗”作“朗以”，冯本、毛本作“以朗”，误。◎钱大昕曰：“伊、颜”以下乃朗驳钟繇、王粲之论，当云“朗以为”，今本误颠倒两字。】虽非圣人，使得数世相承，太平可致。”【◎《魏书》曰：文帝善朗论，命秘书录其文。◎孙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为得也。昔“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矣”。《易》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由此而言，圣人之与大贤，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训，【宋本“训”作“风”，官本作“法”。】理无降异；升泰之美，岂俟积世哉？“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又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数世之论，其在斯乎！方之大贤，固有间矣。】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居巢，见《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潘眉曰：太祖以建安元年拜司空，辟朗为司空掾，朗时年二十二。至建安二十二年卒，止有四十三岁，传误。】遗命布衣幅巾，【幅巾，解见《华歆传》。】敛以时服，【◎《礼记·檀弓下》：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敛以时服。”◎郑注云：以行时之服，不改制节。◎陈澔曰：时服，随死时之寒暑所衣也。◎范《书·邓骘传》：邓弘遗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锦衣玉匣。】州人追思之。【◎《魏书》曰：朗临卒，谓将士曰；“刺史蒙国厚恩，督司万里，【监本、官本“司”作“师”，各本皆作“司”。】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身没之后，其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勿违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遗昌武亭侯，邑百户。朗弟孚【◎《晋书·宗室传·安平献王孚传》：孚以贞白自立。高贵乡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薨时年九十三。◎王应麟曰：司马孚自谓贞士，孚上不如晋叔肹，下不如朱全昱，谓之贞士可乎？◎《通鉴辑览》曰：孚虽未与废立之谋，然身为上公，曾不知大义灭亲，或极言规正，或为国讨贼。事势已去，乃以拜辞流涕，自号纯臣，遗令犹称“魏贞士”，其谁欺乎？◎王懋竑曰：司马孚位为上公，历事四世，于师、昭为尊属，于齐王之废、高贵相公之弑，无能有所匡正，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尊官厚禄，荣宠终其身，未尝有所辞让，以云“魏之纯臣”，其无愧乎？梁之朱全昱亦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书，其不能辞爵宜也。君子于孚不能无惜焉。】又以子望继朗后。遗薨，望子洪嗣。

【◎《晋诸公赞》曰：望字子初，孚之长子。有才识，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晋封义阳王，迁太尉、大司马。时孚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来未之有也。【◎望，事见

《高贵相公纪》甘露二年注引《晋诸公赞》。◎《晋书·宗室传》：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望与裴秀、王沈、钟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内职，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给追锋车一乘、武贲五人。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望虽见宠待，每不自安，求出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肃。】洪字孔业，封河间王。】

初，朗所与俱徙赵咨，【毛本“所”误作“初”。】官至太常，为世好士。【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晋骠骑将军，封东平陵公。并见《百官名志》。【◎赵酆，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

《晋书·景帝纪》“嘉平四年，赵酆预朝议”，即此人也。《百官名》，见《司马芝传》注。◎官本《考证》曰：北宋本作“子酆字仲子”，多“仲”字，“并见《百官名》”，无“志”字。】】

## 梁习

梁习字子虞，陈郡柘人也，【◎《郡国志》：豫州陈国柘。◎吴增僅曰：○《元和志》：汉末陈王宠为袁绍所杀，国除为郡。【袁绍，当作“袁术”。此条《集解》多次引用，俱失之细考。】◎《一统志》：柘县故城，今河南归德府柘县城北。】为郡纲纪。【郡纲纪，见《刘放传》。】太祖为司空，辟召为漳长，【◎《郡国志》：兖州东平国章县。◎赵一清曰：“漳”字误。◎王先谦曰：○章县，三国魏阙，《晋志》无。○《一统志》：故城，今山东泰安府东平州东六十里鄣城集。】累转乘氏、海西、下邳令，【◎乘氏，见《武纪》兴平二年。下邳，见

《武纪》初平四年。◎《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海西。◎《一统志》：海西故城，今江苏海州南。◎赵一清曰：习为海西令，为乱民所逐，赖徐宣以免，而本传讳之。◎弼按：此事见《徐宣传》，此略彼详，非讳也。】所在有治。【监本、官本“治”下有“名”字，各本均脱之。】还为西曹令史，迁为属。【本传习与王思同为西曹令史。迁为属者，迁西曹属也。】并土新附，

【事在建安十一年。】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

【◎何焯校本作“雄张”。《仓兹传》“大姓雄张”。◎弼按：《通鉴》亦作“雄张”。】吏民亡叛，入其部落；【◎胡三省曰：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兵家拥众，作为寇害，【◎胡三省曰：谓诸豪右拥众自保者。】更相扇动，往往棋跱。【◎《吴志·陆逊传》：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豺狼窥望。”】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胡三省曰：言其以义从军也。】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句绝。】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胡三省曰：名王，即匈奴诸部王也。编，联次也，编于民籍，故曰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令之则行，禁之则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语在《常林传》。【◎《常林传》：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常林、杨俊、王淩、王象、荀纬，太祖皆以为县长。】太祖嘉之，赐爵关内侯，更拜为真。【元本“真”作“贞”，误。】长老称咏，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及习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属冀州，【◎是年诏书并十四州为九州。◎洪亮吉曰：汉中平末，并州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流徙分散。建安十一年，魏武破高幹，上党等郡入魏，十八年省并州属冀州。】更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分魏郡为东西部。◎此魏郡西部之都督从事也。】统属冀州，总故部曲。又使于上党取大材供邺宫室。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后单于入侍，西北无虞，习之绩也。【◎《魏略》曰：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市易未毕，市吏收缚一胡。延骑皆惊，上马弯弓围习数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习乃徐呼市吏，问缚胡意，而胡实侵犯人。习乃使译呼延，延到，习责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为使诸骑惊骇邪？”遂斩之，余胡破胆不敢动。是后无寇虏。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汉中，诸军还到长安，因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使屯池阳，【◎《郡国志》：司隶左冯翊池阳。◎《一统志》：今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东北。】以备卢水。昔有爱妻，住在晋阳。【◎《郡国志》：并州太原郡晋阳。◎《一统志》：今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治。】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归，乃以其部五百骑叛还并州，留其余骑置山谷间，而单骑独入晋阳，盗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觉；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习乃令从事张景，募鲜卑使逐昔。昔马负其妻，重骑行迟，未及与其众合，而为鲜卑所射死。始太祖闻昔叛，恐其为乱于北边；会闻已杀之，大喜，以习前后有策略，封为关内侯。】文帝践阼，复置并州，【◎潘眉曰：并州，建安十八年省并入冀州，二十年新立新兴、乐平二郡。至黄初元年复置并州，领汉旧郡四、新郡二。◎弼按：即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乐平、新兴六郡也。◎吴增僅曰：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尽云中、雁门、西河之间遂空。建安十八年，省并州入冀州，其时以上郡别属雍州，冀州兼得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云中、五原、朔方等郡，其地实皆荒废，有名而已。二十年，魏武省云中、定

襄、五原、朔方等郡，各置一县，立新兴郡以统其民。黄初元年，复置并州，二年，迁郡于岭南，于是弃雁门郡之阴陶等十一城于陉北，徙新兴郡、云中等四县于陉南，又移治西河郡于太原。自是以后，终魏晋之世，不复越句注一步，而汉时故地戎狄遂居矣。◎又曰：○《晋志》：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并弃之。○《舆地广记》：仍治晋阳。】复为刺史，进封申门亭侯，邑百户；政治常为天下最。【◎《文帝纪》：黄初六年，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本传未载。】太和二年，征拜大司农。习在州二十余年，而居处贫穷，无方面珍物，明帝异之，礼赐甚厚。四年，薨，子施嗣。

初，济阴王思与习俱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将加重辟。时思近出，习代往对，已被收执矣，思乃驰还，自陈己罪，罪应受死。太祖叹习之不言，思之识分，曰：“何意吾军中有二义士乎？”【◎臣松之以为：习与王思，同寮而已，亲非骨肉，义非刎颈，而以身代思，受不测之祸，以之为义，无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迁云 “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故君子不为苟存，不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则所谓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习之死义者，岂其然哉！】后同时擢为刺史，思领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无大体，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苛吏传》曰：思与薛悌、【薛悌，见《张辽传》。】郤嘉俱从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挟儒术，所在名为闲省。嘉与思事行相似。文帝诏曰：“薛悌驳吏，王思、郤嘉纯吏也，各赐关内侯，以报其勤。”思为人虽烦碎，而晓练文书，敬贤礼士，倾意形势，亦以是显名。正始中，为大司农，年老目瞑，瞋怒无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据。【《书抄》五十四引《魏略》“瞋”作“喜”，“何据”作“所知”。】性少信，时有吏父病笃，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实，发怒曰：“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遂不与假。吏父明日死，思无恨意。其为刻薄类如此。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时有丹阳施畏、鲁郡倪顗、南阳胡业亦为刺史、郡守，时人谓之苛暴。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废于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过无轻重，辄捽其头，又乱杖挝之，牵出复入，如是数四。乃使人掘地求钱，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托简省，每出行，阳敕督邮不得使官属曲修礼敬，而阴识不来者，辄发怒中伤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辄使小吏随覆察之，白日常自于墙壁间闚闪，【《白氏六帖·四一》作“闚门”。】夜使幹廉察诸曹，【幹，见《司马芝传》。】复以幹不足信，又遣铃下及奴婢【铃下，解见《吴志·吴范传》。】使转相检验。尝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惊走，头插栅间，号呼良久。类以为外之吏【之，以意改作“舍”。】擅共饮食，不复征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孙弼入，顿头责之。弼以实对，类自愧不详，因托问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岁，闻类出行，当经过，谓其儿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陈恩。”儿扶昌在道左，类望见，呵其儿曰：“用是死人，使来见我。”其视人无礼，皆此类也。旧俗，民谤官长者有三不肯，谓迁、免与死也。类在弘农，吏民患之，乃题其门曰：“刘府君有三不肯。”类虽闻之，犹不能自改。其后安东将军司马文王西征，路经弘农，弘农人告类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为五官中郎将。【◎《御览·八百二十三》引《魏略》云：弘农太守刘类多市犂鎋，载所部贸丝。

◎《书抄·七十八》引《魏略》云：刘类守寻（责）**[**阳**]**令，见门幹二人皆有面首欲色，好之无由，乃托疾诈卧斋中佯病引内。官属阴伺知之，莫不吐舌，流闻州郡。】】

## 张既

张既字德容，冯翊高陵人也。【◎《郡国志》：左冯翊治高陵。◎《一统志》：高陵故城，

今陕西西安府高陵县西南。】年十六，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单家富，【◎何焯曰： “富”字衍。◎钱仪吉曰：“单家”之文，前后屡见。◎刘家立曰：所衍“富”字，乃涉下文“家富”而误。】为人有容仪。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

◎《后汉书·刘盆子传》：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章怀注：古者记事书于简策，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及版奏，【◎小竹为简，本版为牍。◎《说文》云：牍，书版也。◎盖长一尺，故名尺牍。】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后历右职，举孝廉，不行。太祖为司空，辟，未至，举茂才，除新丰令，【新丰，见《董卓传》。】治为三辅第一。袁尚拒太祖于黎阳，【黎阳，见《武纪》建安四年。】遣所署河东太守郭援、【北宋本“署”作“置”。】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单于取平阳，【◎平阳，见《武纪》卷首。◎胡三省曰：时南单于呼厨泉居之。】发使西与关中诸将合从。司隶校尉钟繇遣既说将军马腾等，既为言利害，腾等从之。腾遣子超将兵万余人，与繇会击幹、援，大破之，斩援首。幹及单于皆降。

【◎《通鉴》建安七年作“南单于遂降”。◎《通鉴考异》曰：《魏志·张既传》作“幹及单于皆降”，非也。】其后幹复举并州反。河内张晟众万余人无所属，寇崤、渑间，【◎崤、渑，见《管宁传》注引《高士传》。◎《元和志》：二崤山在河南府永宁县北二十八里，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方舆纪要》：今河南府永宁县北六十里。渑池县，今河南府渑池县西。】河东卫固、弘农张琰各起兵以应之。太祖以既为议郎，参繇军事，使西征诸将马腾等，皆引兵会击晟等，破之。斩琰、固首，幹奔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将征荆州，而腾等分据关中。太祖复遣既喻腾等，令释部曲求还。腾已许之而更犹豫，既恐为变，乃移诸县促储偫，【◎偫，直里翻，音雉。◎扬雄《羽猎赋》：储积共偫。】二千石郊迎。腾不得已，发东。【◎胡三省曰：发而东入朝也。】太祖表腾为卫尉，【◎《通鉴考异》曰：《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征腾为卫尉”，按《张既传》，曹公将征荆州，令既说腾入朝，盖“三”字误为“五”耳。】子超为将军，统其众。后超反，既从太祖破超于华阴，【◎华阴，见《陈留王纪》景元元年。建安十六年，魏武破马超于潼关。◎《方舆纪要》：潼关在华阴县东四十里。】西定关右。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魏国既建，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钱大昭曰：建安十四年始置雍州，别典四郡，见《庞淯传》注。〖注引《典略》。〗◎弼按：范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夏六月丙子，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章怀注谓“金城、酒泉、张掖、敦煌也”，又按《庞淯传》注引《典略》亦云“建安初，诏以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别典四郡”，是分置雍州四郡实在兴平元年，非建安十四年，钱说误。《典略》建安十四年云云，乃指张猛杀邯郸商为是年之事，非谓是年始置雍州也。】太祖谓既曰：“还君本州，【魏冯翊属雍州，既为冯翊人，故云“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汉书·朱买臣传》：买臣吴人，拜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从征张鲁，别从散关入讨叛氐，【散关，在今陕西凤阳府宝鸡县西南五十二里大散岭上。】收其麦以给军食。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其后与曹洪破吴兰于下辩，【下辨，见《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又与夏侯渊宋建，别攻临洮、狄道，平之。【◎《夏侯渊传》：枹罕宋建因凉州乱，自号河首平汉王，太祖使渊帅诸将讨建，拔之，斩建。◎既即诸将之一，与夏侯渊同讨宋建，既又别攻临洮、狄道耳。“宋建”上当有“讨”字。陈景云、赵一清、钱大昭、潘眉、梁章钜诸说并同。临洮，见《董卓传》。陇西郡治狄道，见《武帝纪》建安十九年。】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陇西郡，见上“狄道”注。天水郡，见《明帝纪》太和二年，又见《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传》。南安郡治獂道，见《武帝纪》建安十九年。】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钱大昭曰：水碓不见前史，当是张既所创。◎弼按：○《御览》七百六十二孔融《肉刑论》曰：贤者所制，或踰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又引《魏略》云：司农王思宏作水碓。○是早

有此器，非既所创也。】民心遂安。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胡三省曰：武都本白马氐地。】问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胡三省曰：操盖已弃武都而不有矣。诸氐散居秦川，苻氏乱华自此始。◎何焯曰：江统《徙戎论》云“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盖指此事。当日操所以使刘氏无所资以北伐者，不但空汉中之地而已。统徙戎之计，亦即祖既欲而反用之。】【◎《三辅决录注》曰：既为儿童，为郡功曹游殷察异之，【下“为”字疑衍，或作“时”字。】引既过家，既敬诺。殷先归，敕家具设宾馔。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官本“君”作“若”。】张德容童昏小兒，何异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盐铁论》：今守、相亲剖符赞拜，莅一郡之众，古方伯之位也。】殷遂与既论霸王之略。飨讫，以子楚托之；既谦不受，殷固托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难违其旨，乃许之。殷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轸诬构杀殷。殷死月余，轸得疾患，自说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将鬼来”。于是遂死。于时关中称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贵神之灵。”子楚字仲允，为蒲阪令。【◎毛本“阪”误作“陂”。蒲坂，见《武帝纪》建安十六年。◎惠栋曰：《前志》作“反”，《刘宽碑阴》亦作“反”，古字皆以“阪”作 “反”也。】太祖定关中时，汉兴郡缺，【◎《郡国志一》卷末刘昭注引《魏志》曰：曹公分关中置汉兴郡国，〖◎弼按：“国”字疑衍。〗游楚为太守。◎又引《献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省扶风都尉，置汉安郡，镇雍、渝麋、杜阳、陈仓、汧五县。◎洪亮吉曰：汉兴，疑即汉安改名，或中平末郡立旋废，至魏武复分置，又改名。◎吴增僅曰：游楚为太守在建安十六年魏武定关中时，《吴志·吕岱传》注引《吴书》曰“建安十六年，岱西诱汉中张鲁到汉兴寋城”，以此互证，似魏武既定关中，改汉安曰汉兴，惟游楚入魏已迁陇西太守；魏时关中多事，汉兴太守史无所见。窃谓曹氏篡汉，郡名汉兴，曹所恶也，盖汉末所立，入魏已省。黄初初年于西城置魏兴郡，汉兴之省，当在此时。◎谢鍾英曰：○《通典》“陇州”下云：后汉、魏、晋属扶风郡，陇州即汉汧县。○《元和志》、《寰宇记》“凤翔府”下并云：魏文帝为扶风郡。凤翔，汉雍县。○是皆魏废汉兴入扶风之证。又考中山国汉昌县，魏改名魏昌，可知魏文受禅，无取汉兴之名，其废郡无疑。◎弼按，汉兴郡，又见《续百官志五》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有晋汉兴县，无汉汉兴郡，此可补其阙。】太祖以问既，既称楚才兼文武，遂以为汉兴太守。后转陇西。【◎张澍辑本《三辅决录》云：○《太平御览》云：游殷字幼齐，为郡功曹。有童张既时未知名，为郡书佐，殷察异之。

* 又云：胡轸害殷，月余得病，因脱衣但言伏罪，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谚云：“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灵之验。”○又云：游殷为胡轸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与殷同岁相善，为缌麻三月。○又云：游楚上表乞宿卫，拜驸马都尉。楚无学，好遨游音乐及曲〖一作“畜”。〗歌，琵琶筝篴，每行将以自随。◎澍案：○《九州春秋》：董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太督，吕布为骑督，轸性急。轸字文才，凉州人。○又案《华岳庙残碑阴》有故功曹太尉掾频阳游殷幼齐。】◎《魏略》曰：楚为人慷慨，历位宰守，所在以恩德为治，不好刑杀。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吏民骚动。天水、南安太守各弃郡东下，楚独据陇西，召会吏民，谓之曰：“太守无恩德。今蜀兵至，【毛本“今”误作“及”。】诸郡吏民皆已应之，此亦诸卿富贵之秋也。太守本为国家守郡，义在必死，卿诸人便可取太守头持往。”吏民皆涕泪，言：“死生当与明府同，无有二心。”楚复言：“卿曹若不愿，我为卿画一计。今东二郡已去，必将寇来，但可共坚守。若国家救到，寇必去，是为一郡守义，人人获爵宠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尔乃取太守以降，未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楚闻贼到，乃遣长史马颙出门设阵，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监本、官本“谓”作“谕”。】言：“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使颙鸣鼓击之，蜀人乃去。后十余日，诸军上陇，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应亮破灭，两郡守各获重刑，

而楚以功封列侯，长史掾属皆赐拜。帝嘉其治，诏特听朝，引上殿。楚为人短小而大声，自为吏，初不朝觐，被诏登阶，不知仪式。帝令侍中赞引，呼“陇西太守前”，楚当言“唯”，而大应称“诺”。帝顾之而笑，遂劳勉之。罢会，自表乞留宿卫，拜驸马都尉。楚不学问，而性好游遨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筝、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樗蒲、投壶，【◎蒋超伯《南滣楛语》卷五曰：古之摴蒲，断木为之。◎《御览》载繁钦《威仪箴》曰：操橩弄棋，文局摴蒲，言不及义，胜负是图。◎注：橩，博子也，读与琼同。是其初本以木为质，其后始改而用玉用牙也。】欢欣自娱。数岁，复出为北地太守，年七十余卒。】

是时，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俊遣使送母及子诣太祖为质，求助。太祖问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之刺虎，坐收其毙也。”【◎毛本“收”作“受”。◎胡三省曰：○《战国策》曰：卞庄子刺虎，管竖子止之曰：“两虎方食牛，牛甘，必争斗，则大者伤，小者亡，从伤刺之，一举必有两获。”庄子然之，果获二虎。】太祖曰： “善。”岁余，鸾遂杀俊，武威王祕又杀鸾。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赵一清曰：○《晋书·地理志》：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关右以为雍州。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统郡八：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酒泉、敦煌、西海。○一清案，西平郡分金城郡置，西郡分张掖郡置，西海郡即故居延国，并汉献帝时立为郡，其余皆故郡也。◎弼按：吴增僅《建安以来雍凉二州分合考》言之最详，今录之。◎吴云：二汉无雍州，西域诸郡皆属凉州。《后汉郡国志》凉州统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十郡，又张掖、居延两属国。灵帝时又增置南安、汉兴二郡。兴平元年凉州数有乱，河西四郡去州隔远，乃以河西四郡为雍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也。不及两属国者，统于张掖郡也。雍州既立，旋改居延属国为西海郡，又增置西郡，共统六郡一属国，此建安十八年以前雍州统郡之数也。当初置雍州时，凉州尚统金城、陇西、汉阳、武都、安定、北地、南安、汉兴（七）**[**八**]**郡，嗣又先后增置永阳、新平、西平三郡，共统十一郡，此建安初年至建安十八年凉州统郡之数也。雍、凉二州于是乎分。十八年诏并十四州为九州，以复《禹贡》之旧，于是省凉州，以诸郡并入雍州，又以司隶所部之宏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并寄治冯翊之上郡益之，凡得宏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敦煌、西海、汉兴、新平、永阳、南安二十三郡，于是三辅至西域皆属雍州。旋省上郡，改永阳曰广魏郡，后又增置阴平郡，仍得二十三郡，此建安十八年以后、二十五年以前雍州统郡之数也，凉州于是合而为雍。文帝即位，复置凉州，宏农一郡还属司隶，又省张掖属国及汉兴郡，改汉阳为天水郡。是时雍州凡得十二郡，武都、阴平旋为蜀有，则雍州所部，京兆、扶风、冯翊、新平、陇西、南安、天水、安定、北地、广魏十郡也。凉州所部则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八郡也。雍、凉二州于是复分。◎弼按，凉州八郡，吴氏漏列西郡。】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执太守杜通，见《苏则传》。】举兵拒岐，黄华、麹演各逐故太守，【黄华不受太守辛机，亦见《苏则传》。】举兵以应之。

【◎《通鉴》：延康元年五月，王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麹演结旁郡作乱以拒岐，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皆自称太守以应演，武威三种胡复叛。◎《毌丘俭传》注：西海太守张睦亦被执。】既进兵为护羌校尉苏则声势，故则得以有功。【张既答文帝问苏则加爵邑，事见《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又表陈毌丘兴功状，见《毌丘俭传》注。】既进爵都乡侯。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卢水胡，见《文帝纪》延康元年注。】河西大扰。帝忧之，曰：“非既莫能安凉州。”乃召邹岐，以既代之。诏曰：“昔贾复请击郾贼，光武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范《书·贾复传》：光武即位，拜复为

执金吾。帝诏诸将议兵事，曰：“郾最强，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 “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卿谋略过人，今则其以便宜从事，【宋本、冯本作“今则其时以便宜从事”，一本校改“则”作“到”，或涂去“则”字。】勿复先请。”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继其后。既至金城，欲渡河，诸将守以为“兵少道险，未可深入”。既曰：“道虽险，非井陉之隘，夷狄乌合，无左车之计，【◎《史记·淮阴侯列传》：李左车说成安君曰：“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假奇兵绝其辎重。”】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贼七千余骑逆拒军于鹯阴口，【◎胡三省曰：鹯阴县，前汉属安定郡，后汉属武威郡。鹯阴口，鹯阴河口也。◎汪士铎曰：即《水经注》“二十八渡水”，今靖远县南黄河东岸。◎王先谦曰：前汉作“鹑阴”。◎《一统志》：鹯阴故城，今甘肃兰州府靖远县西北。】既扬声军由鹯阴，乃潜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胡三省曰：○二汉志武威有揟次县。○孟康云，揟，音子如反。次，音咨。即且次也。显美县，前汉属张掖郡，后汉及魏晋属武威郡。◎《一统志》：揟次故城，今甘肃凉州府古浪县北西套厄鲁特旗界。显美故城，今凉州府永昌县东。】既以据武威，【宋本“以”作“已”。 “已”、“以”古通。】曜乃至，儒等犹未达。既劳赐将士，欲进军击胡。诸将皆曰：“士卒疲倦，虏众气锐，难与争锋。”既曰：“今军无见粮，当因敌为资。若虏见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则道险穷饿，兵还则出候寇钞。如此，兵不得解，所谓‘一日纵敌，患在数世’也。”【◎

《左传》：先轸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遂前军显美。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胡三省曰：○《姓谱》：卫成公之后为成公氏。○余不敢谓之传信。】督千余骑挑战，敕使阳退。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随韩约为腹心。【◎张鹏一曰：韩约即韩遂，字文约，裴注脱“文”字，下同。◎弼按：韩遂亦称韩约，见范《书·董卓传》注引《献帝春秋》，又见本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注引《典略》。】建安中，约从华阴破走，还湟中，【湟中，见《夏侯渊传》。】部党散去，唯英独从。

◎《典略》曰：韩遂在湟中，其婿阎行欲杀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叹息曰：“丈夫危厄，

【宋本“危”作“困”。】祸起婚姻乎！”谓英曰：“今亲戚离叛，人众转少，当从羌中西南诣蜀耳。”英曰：“兴兵数十年，【各本“兵”作“军”。】今虽罢败，何有弃其门而依于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远来，独夏侯尔。夏侯之众，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于羌中，【毛本“息”误作“思”。】以须其去。招呼故人，绥会羌、胡，

【绥，却也，见《武纪》建安八年注。】犹可以有为也。”遂从其计，时随从者男女尚数千人。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及夏侯渊还，使阎行留后。乃合羌、胡数万将攻行，行欲走，会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见英甚喜，以为军师，封列侯。从行出猎，有三鹿走过前，公命英射之，三发三中，皆应弦而倒。公抵掌谓之曰：“但韩文约可为尽节，而孤独不可乎？”英乃下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实不来在此也。”【宋本无“在”字。】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敦旧，遂亲敬之。延康、黄初之际，河西有逆谋。诏遣英佐凉州平陇右，病卒。

◎《魏略》曰：阎行，金城人也，后名艳，字彦明。少有健名，始为小将，随韩约。建安初，约与马腾相攻击。腾子超亦号为健。行尝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至十四年，为约所使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为太守。【◎毛本“犍”误作“健”。◎《郡国志》：益州犍为郡治武阳。◎《一统志》：今四川眉州彭山县东十里。】行因请令其父入宿卫，西还见约，宣太祖教云：“谢文约：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行因谓约曰：“行亦为将军，兴军以来三十余年，民兵疲瘁，所处又狭，【毛本“狭”误作“挟”。】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邺，自启当令老父诣京师，诚谓将军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约曰： “且可复观望数岁中！”后遂遣其子，与行父母俱东。会约西讨张猛，留行守旧营，而马超等结反谋，举约为都督。及约还，超谓约曰：“前钟司隶任超使取将军，关东人不可复信也。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行谏约，不欲令与超合。约谓行曰：

“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乃东诣华阴。及太祖与约交马语，行在其后，太祖望谓行曰：“当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随约还金城。太祖闻行前意，故但诛约子孙在京师者。乃手书与行曰：“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约闻行父独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强以少女妻行，行不获已。太祖果疑行。会约使行别领西平郡。【西平郡，见《武帝纪》建安十九年、《齐王纪》嘉平五年。】遂勒其部曲，与约相攻击。行不胜，乃将家人东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帝甚悦，诏曰：“卿踰河历险，以劳击逸，以寡胜众，功过南仲，勤踰吉甫。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徙封西乡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户。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疏请与儒治左城，【◎《方舆纪要》卷六十四：石城西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河水经其南，曰左南津，在西亭卫东南。】筑障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王基传》：南顿有大邸阁，足军人四十日粮。◎邸阁，储粮之所也。】【◎《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从弟。初为鄢陵侯彰骁骑司马，宣王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樊城在襄阳县城北汉水北。】城中守将乙修等求救甚急。儒进屯邓塞，【◎《一统志》：邓塞城在襄阳县东。◎《水经注》：邓塞，邓城东南小山也，名曰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元和志》：在临汉县东南二十二里，南临宛水，魏常于此装治舟舰以伐吴。陆士衡称“下江汉之卒，浮邓塞之舟”，谓此。◎谢鍾英曰：邓塞在今襄阳县邓城镇东南。】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月余，及太傅到，乃俱进，然等走。时谓儒为怯，或以为晓以少疑众，得声救之宜。儒犹以此召还，为太仆。【◎陈景云曰：“骁骑司马”句绝。鄢陵北征，以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时儒从兄尚为长史，儒则为司马从征也。“宣王”二字有误，“为征南”上兼有脱文。宣王尝以骠骑将军都督荆、豫，不在四征之列，盖为征南，都督荆、豫者，即儒也。以下文樊城受围，儒坐迟救召还事观之，义自明矣。◎梁章钜曰：○《夏侯尚传》：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讨之，以尚参彰军事。

* 又《任城威王传》：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以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明帝纪》：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三少帝纪》：正始二年，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云云。○并足证是注所引《魏略》之有讹脱。】】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麹光等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钞击，重其赏募，所虏获者

【北宋本作“虏所获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势，【宋本“阻”作“沮”。】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

既临二州十余年，政惠著闻，其所礼辟扶风庞延、【◎《邴原传》：河南尹扶风庞迪以清贤称。◎未知“延”即“迪”之讹否？】天水杨阜、安定胡遵、【遵为征东将军，督青、徐诸军，见《毌丘俭传》。正元二年，为卫将军，见《高贵乡公纪》。】酒泉庞淯、【杨阜、庞淯自有传。】燉煌张恭、【见《阎温传》。】周生烈等，【毛本“烈”误作“列”。周生，姓；烈，名。见何晏《论语集解》，又见《王肃传》。】终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为郡小吏，功曹徐英尝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济，冯翊著姓，建安初为蒲阪令。英（姓）**[**性**]**刚爽，自见族氏胜既，于乡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虽知既贵显，终不肯求于既。既虽得志，亦不顾计本原，犹欲与英和。尝因醉欲亲狎英，英故抗意不纳。英由此遂不复进用。故时人善既不挟旧怨，而壮英之不挠。】黄初四年薨。诏曰：“昔荀桓子立勋翟土，晋侯赏以千室之邑；【◎

《左传·宣公十五年》：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灭潞。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冯异输力汉朝，光武封其二子。【◎范《书·冯异传》：建武二年，封异阳夏侯。长子彰嗣。帝思异功，复封彰弟诉为析乡侯。】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不幸薨陨，朕甚愍之，其赐小子翁归爵关内侯。”明帝即位，追谥曰肃侯。子缉嗣。

缉以中书郎稍迁东莞太守。【◎东莞，见《夏侯玄传》注引《魏书》，又见《徐奕传》。

◎钱大昭曰：《臧霸传》尹礼为东莞太守在建安初，张缉、胡质为东莞太守并在明帝时，则此郡之设由来已久。《晋志》谓太康元年分琅邪置，误矣。◎洪亮吉曰：东莞郡，魏分琅邪、北海等四郡置。】嘉平中，女为皇后，征拜光禄大夫，位特进，封妻向为安城乡君。缉与中书令李丰同谋，诛。语在《夏侯玄传》。【又见《玄传》注引《魏书》。】【◎《魏略》曰：缉字敬仲，太和中为温令，名有治能。会诸葛亮出，缉上便宜，诏以问中书令孙资，资以为有筹略，遂召拜骑都尉，遣参征蜀军。军罢，入为尚书郎，以称职为明帝所识。帝以为缉之材能，多所堪任，试呼相者相之。【◎何焯云：宋本“者”字作“工”。】相者云：“不过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各本皆作“位至”，宋本、冯本作“位止”。◎官本

《考证》曰：寻玩文义，“至”当作“止”。】及在东莞，领兵数千人。缉性吝于财而矜于势，一旦以女征去郡，还在里舍，【宋本“在”作“坐”。】悒悒躁扰。数为国家陈击吴、蜀形势，又尝对司马大将军料诸葛恪虽得胜于边土，【元本、监本、吴本“土”作“上”。】见诛不久。大将军问其故，缉云：“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欲不死可得乎？”【◎胡三省曰：缉料恪虽中，缉亦卒为师所杀。师方专政，忌才智而疾异己，况以缉而耀明于师乎？◎何焯曰：料恪实刺师也，欲免难矣。】及恪从合肥还，吴果杀之。大将军闻恪死，谓众人曰：“诸葛恪多辈耳！近张敬仲县论恪，以为必见杀，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为胜恪也。”缉与李丰通家，又居相侧近。丰时取急出，【疑语有脱误。】子藐往见之，【《夏侯玄传》注引《魏书》“藐”作“邈”。】有所咨道。丰被收，事与缉连，遂收送廷尉，赐死狱中，其诸子皆并诛。缉孙殷，晋永兴中为梁州刺史，见《晋书》。【汤球辑本王隐《晋书》有之。】】

## 温恢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郡国志》：并州太原郡。◎《一统志》：祁县故城，今山西太原府祁县东南五里。】父恕，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丧还归乡里，内足于财。恢曰：“世方乱，安以富为？”一朝尽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汉书·鲍宣传》：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越、相，同族昆弟也，并举州郡孝廉、茂材，数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弼按，温恢亦为太原人，散财赈族，盖慕乡贤之风。】举孝廉，为廪丘长，鄢陵、广川令，彭城、鲁相，【◎《郡国志》：兖州济阴郡廪丘。〖三国魏改属东郡。〗豫州颍川郡鄢陵。冀州清河国广川。〖三国魏改属渤海。〗徐州彭城国。豫州鲁国。〖三国魏废国为郡。〗◎《一统志》：廪丘故城，今山东曹州府范县东南。鄢陵故城，今河南开封府鄢陵县西北。广川故城，今直隶冀州枣强县东。彭城故城，今江苏徐州府治。鲁故城，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治。】所在见称。入为丞相主簿，【◎赵一清曰：据《孙礼传》，恢曾任刺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亲近，顾以为不如此州事大。故《书》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尚书·益稷篇》之辞。】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时济见为丹阳太守，乃遣济还州。【◎《蒋济传》：以济为别驾。】又语张辽、乐进等曰：“扬州刺史晓达军事，动静与共咨议。”【时张辽等屯兵合肥。】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武帝纪》、《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俱无攻合肥事，说见

《孙权传》。】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兖州刺史裴潜曰：【毛本“谓”误作“为”。】“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潘眉曰：曹仁字子孝，时行征南将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于是有樊城之事。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文帝践阼，以恢为侍中，出为魏郡太守。数年，迁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道病卒，时年四十五。诏曰：“恢有柱石之质，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为朕执事，忠于王室，故授之以万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赐恢子生爵关内侯。生早卒，爵绝。【◎赵一清曰：○《晋书·温羡传》：羡字长卿，汉护羌校尉序之后。祖恢，魏扬州刺史。父恭，济南太守。兄弟六人并知名于世，号曰“六龙”。羡，左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卒，谥曰元。有三子，祗字敬齐，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长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恢卒后，汝南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魏略》曰：建字公威，少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也。【孟建，事见《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杜袭字子绪，有传。袭为司马宣王军师，故诸葛公书中云及也。】】

## 贾逵

贾逵字梁道，【◎《集古录目》卷一云：逵字安道。】河东襄陵人也。【◎《郡国志》：司隶河东郡襄陵。◎魏正始八年，分河东汾北之十县为平阳郡，〖见《少帝纪》。〗襄陵改属平阳。《晋书·贾充传》作“平阳襄陵人”。◎《一统志》：襄陵故城，今山西平阳府襄陵县东南十五里。】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赵一清、梁章钜并引《拾遗记》所载贾逵童时隔篱听邻家读书，暗诵六经事。◎弼按，《拾遗记》所载，乃汉贾逵字景伯之事。景伯本为经师，故小说家传会其辞，与此传无涉。赵、梁均误引，故不录。】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魏略》曰：逵世为著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袴，【宋本“袴”作“绔”，下同。】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无何，著孚袴去，故时人谓之通健。【《白孔六帖·十二》“柳孚”作“柳季”，《御览》“无何”作“无可”、“通健”作“通达”。】】初为郡吏，守绛邑长。【◎毛本“守”误作“少”。绛邑，春秋晋所都，班《志》名绛，《郡国志》加“邑”，属河东郡。魏属平阳郡。《通鉴》作“贾逵守绛”，不从本传。◎《一统志》：绛邑故城，今山西平阳府曲沃县西南。】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单于并军急攻之。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绛人既溃，援闻逵名，欲使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胡三省曰：逵郡吏，非长史，以守绛，故自谓县长吏。】援怒，将斩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通鉴》作“负约”。】宁俱死耳！”左右义逵，多为请，遂得免。【毛本“得”作“乃”。】

【◎《魏略》曰：援捕得逵，【《册府元龟·八六五》此句上有“贾逵守绛邑长，援攻绛，绛溃”数语。】逵不肯拜，谓援曰：“王府君临郡积年，【王府君谓河东太守王邑也。王邑，见

《钟繇传》注引《魏略》，又见《杜畿传》。】不知足下曷为者也？”援怒曰：“促斩之。”诸将覆护，乃囚于壶关，闭著土窖中，【◎胡三省曰：壶关县属上党郡。土窖，掘地以藏粟之所。◎《一统志》：壶关故城，今山西潞安府长治县治，壶关在长治县东南六里。】以车轮盖上，使人固守。方将杀之，逵从窖中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时有祝公道者，与逵非故人，而適闻其言，怜其守正危厄，乃夜盗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语其姓名。【◎赵一清曰：《集古录·贾逵碑跋》云：裴注引《魏略》与《志》不同，而此碑但云为援所执，临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载绛人约援事。如《传》所载，不独逵有德于绛人，而绛人临危，能与逵生死，亦可谓贤矣。自古碑碣称述功德，常患过实，如逵与绛人德义，碑不应略而不著，颇疑陈寿作传好奇，而所得非实也。松之又注《魏书》“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当以碑为正。】】初，逵过皮氏，曰：“争地先据者胜。”【◎《郡国志》：司隶河东郡皮氏。◎三国魏改属司州平阳郡。◎《一统志》：皮氏故城，今山西绛州河津县西二里。】及围怎，知不免，乃使人间行送印绶归郡，且曰“急据皮氏”。援既并绛众，将进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计疑援谋人祝奥，【◎姜宸英曰：祝奥岂即祝公道邪？】援由是留七日。郡从逵言，故得无败。【◎《孙资别传》曰：资举河东计吏，到许，荐于相府曰： “逵在绛邑，帅厉吏民，与贼郭援交战，力尽而败，为贼所俘，挺然直志，颜辞不屈；忠言闻于大众，烈节显于当时，虽古之直发、据鼎，罔以加也。【◎《史记·蔺相如传》：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臣观大王无意偿赵城，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国语》：文公伐郑，欲得郑詹而师还，郑人以詹与晋，晋人将烹之。詹据鼎耳而疾号，公乃命勿杀，厚为礼而归之。】其才兼文武，诚时之利用。”

◎《魏略》曰：郭援破后，逵乃知前出己者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后坐他事，当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为之改服焉。【祝公道，见《魏略·勇侠传》，与孙宾硕、杨阿若、鲍出同传，见本志《阎温传》注。】】

后举茂才，除渑池令。【◎《郡国志》：司隶弘农郡黾池。◎惠栋曰：○《贾服传》作“渑”。

* 《水经》：榖水出弘农黾池县南墦塚林榖阳谷。○注云：因崤黾之池以目县。光武玺书曰 “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即此。◎《一统志》：渑池故城，今河南河南府渑池县西。】高幹之反，【吴本、毛本“幹”误作“轩”。】张琰将举兵以应之。逵不知其谋，往见琰。闻变起，欲还，恐见执，乃为琰画计，如与同谋者，琰信之。时县寄治蠡城，【◎谢鍾英曰：
* 《水经注》：榖水东北过蠡城邑之南，城西有坞水，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黾池县治。○鍾英案，故治即今陕州渑池县，蠡城当在渑池县北四里。◎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八：蠡城在今河南府渑池县西四十里。】城堑不固，逵从琰求兵修城。诸欲为乱者皆不隐其谋，故逵得尽诛之。遂修城拒琰。琰败，逵以丧祖父去官，司徒辟为掾，以议郎参司隶军事。太祖征马超，至弘农，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领弘农太守。召见计事，大悦之，谓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

【◎赵一清曰：《传》作“都尉”，注引《魏略》作“校尉”，微有不同。◎弼按：《传》作“屯田都尉”，注作“典农校尉”。又按《陈留王纪》“咸熙元年，罢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与都尉为两官。详见《任峻传》。】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为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欲征吴而大霖雨，【毛本“大”误作“太”。】三军多不愿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逵受教，谓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实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谏也。”乃建谏草以示三人，三人不获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当送狱，取造意者，【《御览·四百五十三》“取”上有“教”字。】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诣狱。狱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谓狱吏曰：【《御览》“谓”上有“逵”字。】“促械我。尊者【《御览》作“王”。】且疑我在近职，求缓于卿，今将遣人来察我。”逵著械適讫，

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狱视逵。既而教曰：“逵无恶意，原复其职。”始，逵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传》，及为牧守，常自课读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愿欲令医割之。【《御览》无“愿”字。】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逵本名衢，后改为逵。】太祖征刘备，先遣逵至斜谷观形势。【◎《方舆纪要》：南口曰褒，在陕西汉中府褒城县北十里。北口曰斜，在陕西凤翔府郿县西南三十里。总计川陕相通之道谷长四百七十里。】道逢水衡，【◎赵一清曰：○《宋书·百官志》：汉世水衡都尉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载囚人数十车，逵以军事急，辄竟重者一人，皆放其余。太祖善之，拜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并掌军计。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魏略》曰：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

【◎胡三省曰：青州兵，献帝初平三年操破黄巾所降者。】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胡三省曰：长檄，犹今军行所至帮券也。】告所在给其廪食。【◎《通鉴》作“禀食”。◎胡三省曰：禀，读作“廪”。】】时鄢陵侯彰【毛本“鄢”误作“邬”。】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胡三省曰：操自汉中还师而东，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长安。】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

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月余，迁魏郡太守。【◎

《魏略》曰：初，魏郡官属颇以公事期会有所急切，会闻逵当为郡，举府皆诣县门外。及迁书到，逵出门，而郡官属悉当门，谒逵于车下。逵抵掌曰：“诣治所，何宜如是！”】大军出征，复为丞相主簿祭酒。逵尝坐人为罪，王曰：“叔向犹十世宥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祁奚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况逵功德亲在其身乎？”从至黎阳津，【黎阳，见《武帝纪》建安四年。】渡者乱行，逵斩之，乃整。至谯，【◎《文帝纪》：延康元年七月，军次于谯。】以逵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见《武纪》初平元年。◎胡三省曰：○豫州统颍川、汝阴、汝南、梁国、沛郡、谯郡、鲁郡、弋阳、安丰等郡。○《晋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谯郡，分汝南立汝阴，合陈郡于梁国。○沈约《志》曰：弋阳县本属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庐江为安丰郡。◎谢鍾英曰：魏分汝南置汝阴郡，其后郡废，县还属汝南。安丰郡，嘉平后废。胡氏偶未检耳。魏豫州得汉旧郡国六，分置谯郡、弋阳，合六郡二国。】【◎《魏略》曰：逵为豫州。逵进曰： “臣守天门，出入六年，天门始开，而臣在外。唯殿下为兆民计，无违天人之望。”】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御览》“摄”作“慑”。《通鉴》作“是时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摄郡”。◎胡三省曰：摄，总录也。】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以下，【◎潘眉曰：御史，当为“刺史”，此传写误也。秦置监御史，掌监郡，秦之御史即汉之刺史。贾逵言六条诏书察诸郡长吏，是言汉制，不应以汉世之法属诸先秦之官，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六条诏书，汉武所制。其一条曰：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二条曰：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其三条曰：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加罚，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其四条曰：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其五条曰：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其六条曰：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凡此六条，刺史奉行，犯则奏免。六条以外，刺史不察。或有所察过诏，反被劾奏者，盖汉刺史惟守六条而已。贾逵为豫州刺史，考其时在延康元年，尚承用六条之法。自是以后，刺史权重，或持节都督，如杜恕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夏侯尚以平陵乡侯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皆总统赋政，非止司察

之任而已也。◎沈家本曰：潘说未是。本文云“以御史出监诸郡”，实指监御史而言，如改 “御史”为“刺史”，则不得云“出监”矣。刺史之制，本于监御史，故逵统而言之耳。】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取正乎？”兵曹从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数月，乃还；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逵出为豫州刺史在延康元年七月以后，到官数月即为黄初元年矣。本传书“帝曰”，是也。《通鉴》书“王曰”，似少误。盖连类而书，叙在受禅以前，故书“王曰”。然与下文赐爵不相应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赐爵关内侯。

州南与吴接，逵明斥候，缮甲兵，为守战之备，贼不敢犯。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水经·渠水注》云：沙水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废兴，沟渎尚夥。昔贾逵为魏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里余，亦所谓贾侯渠也。而川渠迳复，交错畛陌，无以辨之。沙水又东迳长平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陈城北，故陈国也。◎谢鍾英曰：贾侯渠当在今河南陈州府西北，故道九湮。◎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弋阳陂在河南光州东，新陂在汝宁府东。】黄初中，与诸将并征吴，破吕范于洞浦，【洞浦在今安徽和州，西南临江。】进封阳里亭侯，【◎潘眉曰：○《水经注》：瓠子北有都关县故城，县有羊里亭。黄初中，贾逵封为羊里亭侯，邑四百户，即斯亭也。○“羊”、“阳”古字通。◎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故阳里在陈州北。】加建威将军。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时孙权在东关，【东关，在今安徽和州含山县西南七十里，濡须坞之北。】当豫州南，去江四百余里。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国家征伐，亦由淮、沔。【◎宋本“沔”作“沛”。

◎或曰：承上“东”、“西”之文，当作“淮、沔”，若“淮、沛”，止东路，何言“东西有急”乎？】是时州军在项，【◎钱大昭曰：○《郡国志》：豫州刺史治沛国谯县，魏武分沛立谯郡，故改治汝南项县。逵有功德于豫州，故州人立碑像于项。◎王先谦曰：○吴增僅引沈《志》：豫州汉治谯，魏治安成。○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豫州刺史治谯，魏武立谯郡，改治汝南项县。○案：诸说各言一时事。《贾逵传》文帝出征，逵从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是魏初犹治谯。明帝即位时，州军在项。逵卒，州人立祠于项，是明帝时徙治项。嘉平中，诸葛诞为镇南，都督豫州；正元二年，毌丘俭以淮南寿春反，西至项坚守，彼时不闻州军抵御，刺史已徙治可知。大将军使诸葛诞从安风津拟寿春，考安风津在安成东南二百余里，诞督豫州诸军取道于此，然则豫州徙治安成在正始、嘉平之际。○《一统志》：项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项城县东北槐坊店。】汝南、弋阳诸郡，守境而已。权无北方之虞，东西有急，并军相救，故常少败。逵以为宜开直道临江，若权自守，则二方无救；若二方无救，则东关可取。乃移屯潦口，【◎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潦河在南阳府镇平县东四十里，源出南阳县之马峙坪，南流之新野界，入于淯河。】陈攻取之计，帝善之。

吴将张婴、王崇率众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方舆纪要》卷二十六：西阳戍在安庆府桐城县东北。】曹休从皖，司马宣王从江陵。逵至五将山，【◎梁章钜曰：○《续后汉书音义》云：在淮、沔之间。○《晋载记》：苻坚兵败，奔五将山。○按：坚都长安，仓猝安得淮、沔？◎周寿昌曰：此别一五将山，非苻坚所奔。异地同名，此所常有。】休更表贼有请降者，求深入应之。诏宣王驻军，逵东与休合进。【◎胡三省曰：逵自豫州起兵，取西阳以向东关，休自寿春向皖，西阳在皖之西，而东关又在皖之东，今与休合，盖使合兵向东关也。】逵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二百里，得生贼，言休战败，权遣兵断夹石。【夹石，今桐城县北四十七里北峡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兵

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左传》：《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贼见吾兵必走。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虽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初，逵与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节，休曰：“逵性刚，素侮易诸将，不可为督。”帝乃止。及夹石之败，微逵，【毛本“微”误作 “徵”。】休军几无救也。【监本、官本无“也”字。】【◎《魏略》曰：休怨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恃心直，谓休曰：“本为国家作豫州刺史，不来相为拾弃仗也。”乃引军还。遂与休更相表奏，朝廷虽知逵直，犹以休为宗室任重，两无所非也。

◎《魏书》云：休犹挟前意，欲以后期罪逵，逵终无言，时人亦以此多逵。【北宋本“亦”作“益”。】◎习凿齿曰：夫贤人者，外身虚己，内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与物为对，存胜负于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彼虽倾覆，于我何利？我苟无利，乘之曷为？以是称说，臧获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忧，冒难犯危而免之于害，使功显于明君，惠施于百姓，身登于君子之涂，义愧于敌人之心，虽豺虎犹将不觉所复，而况于曹休乎？然则济彼之危，所以成我之胜，不计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义既成，私利亦弘，可谓善争矣。在于未能忘胜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济胜者，未之有也。】

会病笃，谓左右曰：“受国厚恩，恨不斩孙权以下见先帝。丧事一不得有所脩作。”薨，谥曰肃侯。【◎《魏书》曰：逵时年五十五。【《逵碑》作“五十四”，说见前。】】子充嗣。【监本“子充嗣”另提行，误。】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水经·颍水注》：谷水经小城北，又东经贾逵祠北，庙在小城东。庙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宝曰：“黄金可采，为晋中兴之端。”◎《寰宇记》卷十：《贾逵碑》在陈州项城县东南二里，梁国刘举等立。◎《集古录目》云：从事吴康等立。】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魏略》曰：甘露二年，车驾东征，屯项，复入逵祠下，诏曰：“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即指青龙中事。】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有，疑作“用”。】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充，咸熙中为中护军。

【◎《晋诸公赞》曰：充字公闾，【◎《晋书·贾充传》：逵晚始生充，言后当有充闾之庆，故以为名字焉。◎本志《郭淮传》注引《晋诸公赞》淮弟配。裴秀、贾充皆配女婿。】甘露中为大将军长史。高贵乡公之难，司马文王赖充以免。【◎《晋书·贾充传》：充诣诸葛诞，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历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充默然。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济于是抽戈犯跸。】为晋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鲁公。谥曰武公。【◎《晋书·贾充传》：博士秦秀议谥曰荒，帝不纳。博士段畅希旨，建议谥曰武，帝乃从之。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魏略》列传以逵及李孚、杨沛三人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继逵后耳。孚字子宪，钜鹿人也。兴平中，本郡人民饥困。孚为诸生，当种薤，【◎赵一清曰：当，宜作“尝”。】欲以成计。【◎潘眉曰：言欲俟其成，以计知其多寡。◎弼按：○《诗·小雅》：倬彼甫田，岁取十千。○郑《笺》云：岁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则一成之数也。成方十里，其田万亩。然一人不能种万亩，亦不能万亩皆种薤也。】有从索者，亦不与一茎，亦不自食，故时人谓能行意。后为吏。建安中，袁尚领冀州，以孚为主簿。后尚与其兄谭争斗，尚出军诣平原，留别驾审配守邺城，孚随尚行。会太祖围邺，尚还欲救邺。行未到，尚疑邺中守备少，复欲令配知外动止，与孚议所遣。孚答尚言： “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内，且恐不能自达。孚请自往。”尚问孚：“当何所得？”【《御

览》“得”作“辨”。】孚曰：“闻邺围甚坚，多人则觉，以为直当将三骑足矣。”尚从其计。孚自选温信者三人，不语所之，皆敕使具脯粮，不得持兵仗，各给快马。遂辞尚来南，所在止亭传。及到梁淇，【◎《郡国志》“魏郡梁期”，即梁淇也。◎《水经·浊漳水注》：漳水又东经武城南，世谓之梁期城。梁期在邺北，俗亦谓之两期城，皆为非也。《郡国志》邺县有武城，即期城矣。】使从者斫问事杖三十枚，【◎胡三省曰：问事，卒也，主行杖，犹伍伯之类。问事杖：问事所执杖也。】系著马边，自著平上帻，【◎胡三省曰：帻有颜题，其颜卻摞，施巾连题卻覆之。平上帻者，其上平也。◎《晋志》引汉注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帻也；冠进贤者宜长耳，今介帻也。文吏服介帻，武吏服平上帻。】将三骑，投暮诣邺下。是时大将军虽有禁令，而刍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称都督，历北围，循表而东，

【◎胡三省曰：表，围城所立标表也。】从东围表，又循围而南，步步呵责守围将士，随轻重行其罚。遂历太祖营前，径南过，从南围角西折，当章门，【◎胡三省曰：邺城有七门，正南曰章门，亦曰中阳门。】复责怒守围者，收缚之。因开其围，驰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绳引孚，【《御览》“绳”作“缒”。】得入。【◎胡三省曰：不先经操营前，则守围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缚，围亦不可开矣。孚之来也，其定计固指从章门入也。】配等见孚，悲喜，鼓譟称万岁。守围者以状闻，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复得出。”【◎胡三省曰：操知其复出，非不欲严为之防也，审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孚事讫欲得还，而顾外围必急，不可复冒。谓已使命当速反，乃阴心计，请配曰：“今城中谷少，无用老弱为也，不如驱出之以省谷也。”配从其计，【前不语从者所之，后不语审配出城之计，可谓工于心计矣。】乃复夜简别得数千人，皆使持白幡，【《御览》有“持脂烛”三字。】从三门并出降。【◎胡三省曰：邺城南门三门，曰凤阳门、中阳门、广阳门。】又使人人持火，孚乃无何将本所从作降人服，随辈夜出。时守围将士，闻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观火，不复视围。孚出北门，【◎《方舆纪要》卷四十九：邺北门亦曰玄武门。】遂从西北角突围得去。其明，太祖闻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通鉴辑览》曰：李孚出入严围，固自狡猾，操付之一笑，所谓因计用计也。以此为操军纪之疏，其见浅矣。】孚北见尚，【冯本“北”作“比”，误】尚甚欢喜。会尚不能救邺，破走至中山，而袁谭又追击尚，尚走。孚与尚相失，遂诣谭，复为谭主簿，东还平原。太祖进攻谭，谭战死。孚还城，城中虽必降，尚扰乱未安。孚权宜欲得见太祖，乃骑诣牙门，称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见之，孚叩头谢。太祖问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强弱相陵，心皆不定，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冯本“宣”作“ ”，误。】公谓孚曰：“卿便还宣之。”孚跪请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还入城，宣教“各安故业，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还报命，【◎胡三省曰：李孚，小才也，挟才以求知，非怀才以待聘者也。】公以孚为良足用也。会为所间，裁署冗散。出守解长，【◎《郡国志》：司隶河东郡解。◎《一统志》：解县故城，今山西蒲州府临晋县东南。】名为严能。稍迁至司隶校尉，时年七十余矣，其于精断无衰，而术略不损于故。终于阳平太守。孚本姓冯，复改为李。【北宋本“复”作“后”。】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一统志》：万年故城，今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东北七十里。】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郡国志》：司隶河南尹新郑。◎《一统志》：新郑故城，今河南开封府新郑县北。】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乾椹，收豆，【◎椹，桑实也。 ，力刀切，野豆也。◎周寿昌曰：据《古今注》所言，形状似即今俗所称刀豆。】阅其有余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余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馀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辅政，迁沛为长社令。【长社，见

《钟繇传》。】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

累迁九江、东平、乐安太守，【扬州九江郡。兖州东平郡。青州乐安郡。】并有治迹。坐与督军争斗，髡刑五岁。输作未竟，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故沛从徒中起为邺令。已拜，太祖见之，问曰：“以何治邺？”沛曰：“竭尽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顾谓坐席曰：“诸君，此可畏也。”赐其生口十人，【◎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三云：○生口，本军前生擒之人。○《汉书·苏武传》：李陵为言捕得生口，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传》：陈歆言捕虏生口，知犯边者皆单于咸子角所为。

* 《后汉书·袁安传》：和亲以来，有得边生口，辄以归汉。○《魏略》：太祖踢杨沛生口十人。○皆谓捕获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谓驴马之类为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传》注：任嘏常与人共买生口。○则以牛马为生口，三国时已有此语矣。】绢百匹，既欲以励之，且以报乾椹也。沛辞去，未到邺，【各本均无“邺”字，冯本、毛本有之。】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驰骑告子弟，【何焯校改“驰骑”作“骑驰”。】使各自检敕。沛为令数年，以功能转为护羌都尉。十六年，马超反，大军西讨，沛随军，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过，其余未毕，而中黄门前渡，【建安十六年，操尚未为魏公，何得有中黄门？】忘持行轩，私北还取之，从吏求小船，欲独先渡。吏呵不肯，黄门与吏争言。沛问黄门：“有疏邪？”黄门云：“无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头，与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帻皆裂坏，自诉于太祖。太祖曰：“汝不死为幸矣。”由是声名益振。及关中破，代张既领京兆尹。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沛前后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贵人，故身退之后，家无余积。治疾于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四十八：夕阳亭在河南府东南。◎潘眉曰：亭在女几山之阳，故曰几阳。此作“夕阳亭”，误。《后汉书·杨震传》亦误。】起瓜牛庐，【裴注释“瓜牛庐”，见《管宁传》。】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病亡，【局本脱去“病”字，误。】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评曰：自汉季以来，【毛本“季”误作“李”。】刺史总统诸郡，【宋本“统”作“部”。】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咸精达事机，威恩兼著，故能肃齐万里，见述于后也。【◎钱仪吉曰：此卷皆名刺史，下卷则名守也，各以类从。◎刘咸炘曰：此卷皆刺史有功者也。刘馥治扬，梁习治并，张既治雍、凉，温恢治扬、凉，贾逵治豫，功皆甚著。司马朗治兖，功不及诸人，而建州郡领兵之议。温恢治扬、凉，功亦少，当是附既传耳。汉末刺史统郡权重，司马懿答夏侯玄书已言之。汉末因之割裂，魏、晋以降，方镇之制由此兴。】

# 卷十六·魏书十六·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魏书十六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六

三国志十六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魔纱兔】

【复校：擎骥】

## 任峻

任俊【◎宋本“俊”作“峻”。◎案：下文俱作“峻”，惟此一字误。】字伯达，【《御览·二百四十一》作“字伯远”。】河南中牟人也。【中牟，见《武纪》卷首。】汉末扰乱，关东皆震。中牟令杨原愁恐，欲弃官走。峻说原曰：“董卓首乱，天下莫不侧目，然而未有先发者，非无其心也，势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为之奈何？”峻曰：“今关东有十余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原从其计，以峻为主簿。峻乃为原表行尹事，【原表，或校改作“表原”。范《书·朱雋传》雋为河南尹，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董卓所袭，弃官奔荆州。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雋复进兵还洛，懿走。雋以河南残破，乃东屯中牟。陶谦等上书于雋，仍称河南尹莫府，时在初平二年。杨原代行尹事当在朱雋之后，是时关东诸将于初平元年已兴师讨卓，而朱雋屯兵之地即在中牟，何以任峻说原“天下未有先发者”？稽其年月，证诸事实，皆不能无疑。】使诸县坚守，遂发兵。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太祖大悦，表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胡三省曰：汉羽林有左右监，秩六百石，属光禄勋。】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官本《考证》云：“中郎将”下《太平御览》引此有“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十九字。〖◎弼按：《通鉴》作“例置田官”。〗◎赵一清曰：○《晋书·食货志》：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洧仓城在许昌故城东，即洧水之邸阁也。枣祗募人屯田许下，此其仓城也。又临颍县北二十里，有枣祗河，或谓之枣村河。县西二十里有灌沟，北接颍水，南接泥河，南北二口俱有陡门，亦曹魏时引水溉田处。◎胡三省曰：○《魏志》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梁章钜曰：○《通典》卷一百三十七载《李卫公

兵法》云：诸军讨伐，例有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行引之时，须先为方阵，应行之兵分四分，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如此发引，纵使狭路急缓，亦得成阵。○即祖此制也。】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互见《武纪》建安元年。】【◎《魏武故事》载令曰：“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附托于孤，使领东阿令。【局本“阿”误作“河”。】吕布之乱，兖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范、东阿，见《武纪》兴平元年。】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枣祗守东阿，见《程昱传》。】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何焯曰：祗议即龙子贡、助之说也，【说见《孟子·滕文公上》。】魏人屯田之制赖此令而存。】◎《文士传》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难，【《晋书》作避雠】易为枣。孙据，字道彦，【◎《晋书·枣据传》：据，颍川长社人。父叔祎，魏钜鹿太守。】晋冀州刺史。据子嵩，字台产，散骑常侍。并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

【毛本“玄”作“元”。】襄城太守，【冯本作“襄阳”，《晋书》作“襄城”。】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百官志》：长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注引韦昭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也。】

峻宽厚有度而见事理，每有所陈，太祖多善之。于饥荒之际，收恤朋友孤遗，中外贫宗，周急继乏，信义见称。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无子，国除。文帝追录功臣，谥峻曰成侯。复以峻中子览为关内侯。

## 苏则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武功。◎建安十八年，右扶风郡属雍州，三国魏去“右”字。◎《一统志》：武功故城，即漦县故城，今陕西乾州武功县西南三十里。】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酒泉、安定、武都均属凉州。】【◎《魏书》曰：则刚直疾恶，常慕汲黯之为人。◎《魏略》曰：则世为著姓，兴平中，三辅乱，饥穷，避难北地。【凉州北地郡。】客安定，依富室师亮。亮待遇不足，则慨然叹曰：“天下会安，当不久尔，必还为此郡守，折庸辈士也。”后与冯翊吉茂等【吉茂，事见《常林传》注引《魏略》。】隐于郡南太白山中，【◎《郡国志》：武功县有太一山，本终南垂山。◎《水经·渭水注》：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几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谢鍾英曰：太白山在今武功县西南九十里。】以书籍自娱。及为安定太守，而师亮等皆欲逃走。则闻之，豫使人解语，以礼报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辩诸氐，【◎毛本“绥”误作“餒”。◎《郡国志》：武都郡下辨。◎《一统志》：今甘肃階州成县西。】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

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太祖崩，西平麹演叛，【西平郡，汉末分金城置。】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魏名臣奏》载文帝令问雍州刺史张既曰：“试守金城太守苏则，既有绥民平夷之功，闻又出车

【闻，疑作“閒”。宋本“车”作“军”。】西定湟中，【湟中，见《夏侯渊传》。】为河西作声势，吾甚嘉之。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问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彫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余。又梁烧杂种羌，昔与遂同恶，遂毙之后，越出障塞。则前后招怀，归就郡者三千余落，皆恤以威恩，为官效用。西平麹演等倡造邪谋，则寻出军，临其项领，【◎《诗·小雅·节南山之章》：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毛传》云：项，大也。◎范《书·吕强传》：群邪项领，膏唇拭舌。◎《吴志·陆逊传》：逊虑步阐畜力项领，伺视间隙。◎《抱朴子》：眼察天衢，而不能周项领之间。】演即归命送质，破绝贼粮。则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尽忠效节。遭遇圣明，有功必录。若则加爵邑，诚足以劝忠臣，励风俗也。”】

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胡三省曰：诛韩遂者麹演也，盖威行凉部久矣，故进等皆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胡三省曰：毌丘，复姓也。◎弼按：兴即毌丘俭之父，见《俭传》及注引《魏名臣奏》。】告急于则。时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又将军郝昭、魏平【郝昭，事见《明纪》太和二年注引《魏略》。【魏平，又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诏不得西度。【◎金城在东，武威、张掖、酒泉在西。◎胡三省曰：金城与武威、酒泉隔河。】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与羌豪帅谋曰：“今贼虽盛，然皆新合，或有脇从，【宋本作“脅”，毛本作“ ”，误。《通鉴》作“脇”。】未必同心；因衅击之，善恶必离，离而归我，我增而彼损矣。既获益众之实，且有倍气之势，率以进讨，破之必矣。若待大军，旷日持久，善人无归，必合于恶，善恶既合，势难卒离。虽有诏命，违而合权，专之可也。”于是昭等从之，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演闻之，将步骑三千迎则，辞来助军，而实欲为变。则诱与相见，因斩之，出以徇军，其党皆散走。则遂与诸军围张掖，破之，斩进及其支党，众皆降。演军败，华惧，出所执乞降，【◎胡三省曰：据裴松之注，华即后为兖州刺史奏王淩者也。】河西平。【则为金城太守，出境围陇西，服李越，救武威，击张掖，诱麹演，斩张进，降黄华，平河西，以一郡守而出境讨贼，立功如是，不第为边郡之贤太守，且为智勇兼全之名将也。是役毌丘兴亦有功，见《毌丘俭传》引《魏名臣奏》。】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寮。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宋本“掐”作“搯”，注云“音苦恰反”。◎《文选·长篇赋》注引《魏书》：程昱忿争，边人搯之，乃止。】“不谓卿也。”于是乃止。【◎《魏略》曰：旧仪，侍中亲省起居，故俗谓之执虎子。【◎《西京杂记》：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始则同郡吉茂者，是时仕甫历县令，迁为冗散。茂见则，嘲之曰：“仕进不止执虎子。”则笑曰：“我诚不能效汝蹇蹇驱鹿车驰也。”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菑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后文帝出游，追恨临菑，顾谓左右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时从臣知帝此言有为而发也，【冯本“而”

下有“不”字，误。】而则以为为己，欲下马谢。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孙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处，而岂徒哉！则既策名新朝，委质异代，而方怀二心生忿，

【宋本“二”作“贰”。】欲奋爽言，岂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诗》云：“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犹丧妃偶，况人臣乎？【◎唐庚曰：魏氏受禅，汉帝尚存，缟素举哀诚为轻脱。然孙盛以为二心，兹又过矣。箕子过商故墟，伤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阖闾，晏子哭庄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谓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燉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后则从行猎，槎桎拔，失鹿，【◎《御览》作“槎挂失鹿”。槎，任雅切，与查同。桎，之实切。◎沈钦韩曰：○盖竹木格圈鹿者。○《庶物异名疏》：槎桎，槛兽之具。】帝大怒，踞床拔刀，【宋本“踞”下有“胡”字，《御览》同。】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之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见惮。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御览·四百五十三》引《魏略》云：苏则为侍中，文帝时人多饥困，而军数出，又兼治宫室，则又数面谏，由此上不悦。其后出以为河东相。◎弼按：《御览》引《魏略》云苏则出为河东相，与传文“左迁东平相”不合。又按《武文世王公传》“黄初三年，立曹霖为河东王。太和六年，改封寿张王曹徽为东平王”，是东平立国在后，苏则为相在黄初四年，东平当为河东之讹。又按《世说·赏誉篇》注引《魏书》，亦云则河东相。】未至，道病薨，谥曰刚侯。子怡嗣。【《唐书·宰相世系表》“怡”作“恬”。】怡薨，无子，弟愉袭封。愉，咸熙中为尚书。【◎愉字休豫，历位太常光禄大夫，见《晋百官名》。《山涛启事》【◎《晋书·山涛传》：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居选职十余年。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

《山公启事》。◎涛荐郿令诸葛京，见《蜀志·诸葛亮传》注。◎《隋书·经籍志·总集类》

《山公启事》三卷。◎《旧唐志》：《山涛启事》三卷。◎《新唐志》作“十卷”。严可均《全晋文》辑存五十余事。《文选注·十六》，又《四十二》，又《五十六》，引贾弼之《山公表注》，或即是书。】称愉忠笃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绍，字世嗣，为吴王师。石崇妻，绍之女兄也。【◎官本《考证》云：兄女，宋本作“女兄”。◎《世说·品藻篇》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苏则孙，愉子也。◎此与裴氏所云相反。】绍有诗在《金谷集》。【◎《晋书·石崇传》：崇出镇下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

《世说·品藻篇》刘孝标注引石崇《金谷诗叙》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弼按：《金谷集》盖与《兰亭诗》体例相同，皆汇集时人之诗也。】绍弟慎，左卫将军。】

##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郡国志》：司隶京兆尹杜陵。◎《一统志》：今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东南。】【◎《傅子》曰：畿，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延年父周，自南阳徙茂

陵，【◎《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茂陵。◎《一统志》：今陕西西安府兴平县东北。】延年徙杜陵，【◎《汉书·杜周传》：杜周，南阳杜衍人。◎杜周，武帝时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子孙世居焉。】少孤，继母苦之，以孝闻。年二十，为郡功曹，守郑县令。【◎《郡国志》：京兆尹郑。◎《一统志》：今陕西同州府华州北。】县囚系数百人，【《御览》作“县内系囚数百”。】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虽未悉当，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监本、官本“意”作“志”，《御览》同。】举孝廉，除汉中府丞。【◎《郡国志》：益州汉中郡。◎钱大昭曰：《续汉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孙礼传》“后除河间郡丞”，《诸葛亮传》： “父珪，为太山郡丞”，《马忠传》“郡丞朱褒反”，《何夔传》“乃遣郡丞往，为陈成败”，《仓慈传》注“时为恒农郡丞”，皆称为郡丞。然亦有称府丞者，太守既称府君，丞亦得称府丞。

《郭淮传》“除平原府丞”，《吕凯传》“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管辂传》有清河府丞。】会天下乱，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荀彧进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荆州还，后至许，见侍中耿纪，【耿纪，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语终夜。【《御览》作“共语终夜”。】尚书令荀彧与纪比屋，【《御览》作“荀彧家与纪屋相比”。】夜闻畿言，异之，且遣人谓纪曰：【宋本“且”作“旦”，《御览》作“诘旦”。】“有国士而不进，何以居位？”既见畿，知之如旧相识者，遂进畿于朝。】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续百官志一》云：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省。◎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复置司直，不属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领诸州。九年十二月，诏司直比司隶校尉，同席在上，假传置，从事三人，书佐四人。◎钱大昭曰：畿所居者即此职，盖是时以司直属司空矣。◎弼按：司直韦晃，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胡三省曰“司直即丞相司直”，如胡氏所言，不仅司空有司直也。◎沈韩钦曰：是时曹操虽为司空，实专一相，故司空有司直。】迁护羌校尉，【◎洪饴孙曰：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使持节，领西平太守。【西平郡，见《武纪》建安十九年。】【◎《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数岁，继母亡后，以三辅开通，负其母丧北归。道为贼所劫略，众人奔走，畿独不去。贼射之，畿请贼曰：“卿欲得财耳，今我无物，用射我何为邪？”贼乃止。畿到乡里，京兆尹张时，河东人也，与畿有旧，署为功曹。尝嫌其阔达，不助留意于诸事，言：“此家疏诞，【此家，见《崔琰传》注引《魏略》。】不中功曹也。”畿窃云：“不中功曹，中河东守也。”】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举并州反。【事在建安十年。】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钟繇传》注引《魏略》曰：诏征河东太守王邑，郡掾卫固及中郎将范先等诣司隶校尉钟繇请留之，繇不许。】而内实与幹通谋。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殽、渑间，【◎《郡国志》：司隶校尉弘农郡黽池，有二崤。◎惠栋曰：○《贾服传》作“渑”。○应劭云：语云：“东殽西殽，渑池所高。”◎《方舆纪要》：崤，崤山，在今河南河南府永宁县北六十里。】南通刘表，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胡三省曰：高幹据并州，马腾、韩遂等据关中，往来交通皆由河东，故曰要地。】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

【◎《傅子》曰：彧称畿勇足以当大难，智能应变，其可试之。】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

【各本皆作“追”，监本、官本作“遂”。】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水经注》：河水东过陕县北，河北对茅城，谓之茅津，亦谓之陕津。◎赵一清曰：○陕津即茅津，亦谓之大阳津，在陕州西北三里。《郡国志》河东郡大阳有茅津是也。○《方舆纪要》卷四十八：陕州大阳津北对茅城，古茅邑，谓之茅津，河北即古大阳县，亦谓之大阳津，又为陕津。《左传·文三年》“秦孟明伐晋，自茅津济，封崤尸而而还”，即此。】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讨之，未至。彧谓畿曰：【◎陈景云曰：彧，当作“或”。畿移守河东，虽由荀彧之荐，而是时畿在陕津，彧在许下，不得参预军谋，殆因前“荀彧”字而误。】“宜须大兵。”畿曰：“河东有三万户，【◎沈家本曰：《续汉志》“河东郡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此云“三万”，大较

存三之一也，下文云“河东最先定，少耗减”，而户口之存者已如是，则他郡之耗减可知矣。】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欲为善者无主，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四邻应之，天下之变未息也；【《通鉴》作“讨之不胜，为难未已”。】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显绝王命，外以请故君为名，必不害新君。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度。【◎《水经注》：河水东迳湖县故城北，又东合柏谷水，又东右合门水，河水于此有郖津之名。◎《方舆纪要》卷四十八：郖津在河南陕州灵宝县西北十里。◎《一统志》：今灵宝县西北黄河津济处。◎潘眉曰：郖津在弘农，见许氏《说文》。《汉武故事》作“窦津”，《穆天子传》作“浢津”。】【◎郖，音豆。◎《魏略》曰：初，畿与卫固少相侮狎，【冯本作“狎侮”。】固尝轻畿。畿尝与固博而争道，畿尝谓固曰：“仲坚，我今作河东也。”固褰衣骂之。及畿之官，而固为郡功曹。张时故任京兆。【宋本“任”作“在”。】畿迎司隶，【时司隶校尉为钟繇。】与时会华阴，【华阴，见《陈留王纪》景元元年，今陕西同州府华阴县东南。】时、畿相见，于仪当各持版。时叹曰：“昨日功曹，今为郡将军也！”【◎官本《考证》云：“军”字疑衍。】】范先欲杀畿以威众。【◎《傅子》曰：先云：“既欲为虎而恶食人肉，失所以为虎矣。今不杀，必为后患。”】且观畿去就，于门下斩杀主簿已下三十余人，畿举动自若。于是固曰：“杀之无损，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卫固、范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领功曹，【◎胡三省曰：既以为都督，又令行郡丞事，又领功曹也。都督掌兵，丞贰太守，于郡事无所不关，功曹掌选署功劳。阳以郡权悉与之也。】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遂为赀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通鉴》“固以为然，从之”下云“得兵甚少”，删去“遂为赀调发”二十字。

◎胡三省曰：以赀募兵，则郡计不足继，故得兵甚少。】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于是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众离矣。【则，或作“贼”。】会白骑攻东垣，【◎胡三省曰：白骑，张白骑之众，相聚为贼者也。垣县属河东郡，“东”字衍。《续汉志》垣县注云“山在东，状如垣”，盖此时已有东垣之名。◎谢鍾英曰：“东”上脱“河”字。◎《一统志》：垣县故城，今山西绛州垣曲县西。◎何焯曰：○《庞德传》云“张白骑叛于弘农”，白骑即上张晟耶？

* 《后汉书·朱雋传》：自黄巾贼后复有张白骑之徒，并起山谷。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赵一清曰：张白骑，见《张燕传》注。】高幹入濩泽，【◎《郡国志》：司隶河东郡濩泽。◎《一统志》：濩泽故城，今山西泽州府阳城县西泽城村。】上党诸县杀长吏，【并州上党郡。】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通鉴》作“赴坚壁而守之”。◎赵一清曰：张辟，即张城，亦曰东张城。◎严衍曰：张辟当是人名，想辟为壁垒之时，其人可托，其众可守，故畿单将数十骑赴之耳。不然，止此数十骑，虽得坚壁，何能守也？】吏民多举城助畿者，【◎胡三省曰：举城，谓举属县城也。】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幹、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使复其居业。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胡三省曰：谛，省也。】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繇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牸，音字，牝牛也。牝马亦曰牸。◎潘眉曰：○郭璞注《尔雅》：牝马为草马。○颜师古《匡谬正俗》：牝马壮健，堪驾乘及军戎者，皆伏皁枥，刍而养之。其牝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

称草马。○又按：小马亦名草马。○《淮南子》：马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诱曰：五尺以下为驹，放在草中，故曰草驹。○《法苑珠林》：以二白騲马，形色无异，而复问言：“谁母谁子？”○然则牝马、小马皆名草马。畿课民畜草马，二说并通。◎弼按：○陆德明《尔雅音义》云：草，本亦作“騲”。《魏志》云：“教民畜牝牛、騲马。”○是则古本《魏志》“草马”作“騲马”也。】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

【宋本“劝”作“勤”。】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乐详，由畿而升。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乐详，事见后《杜恕传》注引《魏略》。】】

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蒲阪，见《武纪》建安十六年。】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

【◎官本“二”作“三”，误。◎周寿昌曰：○汉制，禄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魏承汉制，无甚改易。况此时太祖下令犹在汉朝，遍稽典册，无所谓“中三千石”者。○《续汉书·百官志》云：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太守秩二千石。○《通典·职官部·禄秩》：后汉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钱五千，米三十四斛。○畿为太守，秩本二千石，太祖特增秩为中二千石，益其月俸耳。此“三”字必后人所误改。】太祖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书》曰：【◎钱大昕曰：《杜氏新书》，不详撰人，名似是家传之类。◎严可均曰：《笃论》即《杜氏新书》。◎详见后“《体论》八篇”注。◎沈家本曰：《杜氏新书》，隋、唐志皆不著录，《隋志》有《杜氏幽求新书》，在道家，非此书也。注中所引述杜畿、杜恕、杜理、杜宽、杜预、杜锡、杜斌、杜乂之事，是叙事之体。其引阮武事，与《世说·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文正相同，是撰此书，杜笃不见于史，其为杜氏之子孙乎？述及阮武，又不似家传之体，今姑列于杂传中。

◎黄以周《儆季杂箸·子叙》曰：《笃论》，魏杜恕撰。恕有《体论》，隋、唐志并列儒家，

《笃论》则入杂家，云四卷，今佚。《御览》引《笃论》“吾年五十，不见废弃”云云，《魏志》裴注作“《杜氏新书》”。李匡乂《资暇录》引《笃论》“操字伯度，善草书”，与裴注引

《新书》记理字仲务事相似，则《杜氏新书》即《笃论》之别名也。《隋志》恕无集，凡所奏议书叙悉在《笃论》。《意林》载其书五节，其第二节与《魏志》本传论考课事合，第三节见本传《谏用廉昭疏》，则其他奏疏在《笃论》中可知矣。其《与宋瓘书》在《笃论》，见《御览》；《体论·自叙》亦在《笃论》，见《三国志》注；则他书序在《笃论》中可知矣。】平虏将军刘勋为太祖所亲，贵震朝廷。尝从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后勋伏法，太祖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功美，以下州郡，曰：“仲尼之于颜子，每言不能不叹，既情爱发中，又宜率马以骥。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平，疑作“下”。】更有令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史记·季布传》：布为河东太守。上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充实之所，【《御览》无“所”字。】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

【《御览》“卧”下有“而”字。】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胡三省曰：杜畿之子为恕，恕之子为预。其守河东，观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予穷谓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征为尚书。及践阼，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魏略》曰：初，畿在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俨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

“臣前所录皆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黄初三年，使畿持节振冀州饥，见《文纪》。】】守司隶校尉。帝征吴，以畿为尚书仆射，统留事。其后帝幸许昌，畿复居守。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通典·州郡七》：河阳古孟津，后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谓之陶河渚。◎按下文诏言“孟津试船”，即指此。◎《水经注》：河水东迳平县北，有孟津之目。◎又《河水注》引《晋阳秋》曰：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又谓之为陶河。魏尚书仆射杜畿以帝将幸许，试楼船，覆于陶河，谓此也。◎《一统志》：孟津，在今河南怀庆府孟县南十八里。◎孟津，详见《武纪》初平元年注。】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晋书·杜预传》：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船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寮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魏氏春秋》曰：初，畿尝见童子谓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请之，童子曰：“今将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见。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时年六十二。】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韦昭《国语注》称《毛诗传》曰：冥，契六世孙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稷，周弃也，勤播百谷，死于黑水之山。】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子恕嗣。【◎《书断》云：畿子恕、孙预，三世善草书，时人以卫瓘方之。】【◎《傅子》曰：畿与太仆李恢、东安太守郭智【东安，见《陈思王传》。】有好。恢子丰交结英俊，以才智显于天下。智子冲有内实而无外观，州里弗称也。畿为尚书仆射，二人各修子孙礼见畿。既退，畿叹曰：“孝懿无子，【李恢字孝懿。】非徒无子，殆将无家。君谋为不死也，【郭智字君谋。】其子足继其业。”【郭冲条诸葛亮五事，见《亮传》注，即此人。】时人皆以畿为误。恢死后，丰为中书令，父子兄弟皆诛；冲为代郡太守，卒继父业；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丰父名义。◎与此不同，义盖恢之别名也。【李义及子丰，事见《夏侯玄传》及注引《魏略》，又见《裴潜传》注引《魏略》。】】

恕字务伯，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杜氏新书》曰：恕少与冯翊李丰俱为父任，总角相善。及各成人，丰砥砺名行以要世誉，而恕诞节直意，与丰殊趣。丰竟驰名一时，京师之士多为之游说。而当路者或以丰名过其实，而恕被褐怀玉也。由此为丰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时。丰以显仕朝廷，恕犹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骑侍郎，数月，转补黄门侍郎。【◎《御览·二百二十一》引《三辅决录》曰：恕拜黄门侍郎，每值省阁，威仪矜严。】】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诏书六条，见《贾逵传》。】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潘眉曰：魏世州郡领兵之制，创议于司马朗。朗以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致使天下有土崩之势，因欲令州郡并置兵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至是杜恕欲令州郡勿领兵，以安民丰财。二人之论皆揆时度势，经国之要也。盖朗之议建于建安之初，而恕之论发于太和以后，所值不同，故所规亦异。然恕以为可勿领兵者，惟兖、豫、司、冀而已，其荆、扬、青、徐、幽、并、雍、凉诸州，皆不能废兵，盖青、徐、荆、扬与吴接壤，幽、并近匈奴，雍、凉近蜀，缘边诸境尚未能克靖也。◎弼按：司马朗州郡置兵之议，见《朗传》。】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洪饴孙曰：镇北将军一人，第二品，黄初太和中置，位次四征，领兵如征北。◎弼按：○《曹爽传》注引《魏略》：冀州统属镇北，镇北将军吕昭才实仕进在桓范后。范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不能向吕子展屈也！”○即此人。】【◎《世语》曰：昭字子展，东平人。【昭，事见《曹爽传》注引

《魏略·桓范传》。】长子巽，字长悌，为相国掾，有宠于司马文王。【司马昭为相国在甘露五年。】次子安，字仲悌，与嵇康善，与康俱被诛。【◎见《王粲传》注。◎《晋书·嵇康传》：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水经·齐水注》：梁山之西南有吕仲悌墓。◎弼按：诉安者当为巽。

◎《隋志》：梁又有魏征士吕安《集》二卷，录一卷，亡。】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预，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搤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沈家本曰：此与下文“十州拥兵”语，皆称“十州”，而下文又详十二州之名，何邪？】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蒋济传》：济上疏言： “今虽有十二州，民数不过汉一大郡。”◎此言“不如一州”，皆约计之词，非确数也。】然而二方僣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市；【宋本“市”作“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宋本“二十”作“十二”。】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当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官本“异”作“觉”。◎《考证》曰：觉，宋本作“异”。◎弼按：各本皆作“觉”，惟局本作“异”。】

然昭于人才尚复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势不独多。以此推之，知国家以人择官，不为官择人也。官得其人，则政平讼理；政平故民富贵，讼理故囹圄空虚。陛下践阼，天下断狱百数十人，岁岁增多，至五百余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迟，牧守不称之明效欤？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麦不半收，秋种未下。若二贼游魂于疆埸，飞刍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术，岂在强兵乎？武士劲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

【宋本“亲贵”下有“亲贵”二字。】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四难，即指上文“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也。】此古今之所常患也。”【◎何焯曰：何不削略冗长，使就简当，读之易起人意乎？于此益思班孟坚。】

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刘劭传》：景初中，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崔林传》：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制下百僚。】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何焯曰：宋本“才且”作“文具”。】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上疏曰：【此疏《通鉴》编入明帝景初元年。】“《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当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犹乌获之举千钧，良、乐之选骥足也。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宋本“不”作“以”。】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官本《考证》云：监本“阅”误作“关”，照《册府》改正。◎弼按：各本皆作“关”，《通鉴》同。◎胡三省曰：六代，唐、虞、夏、商、周、汉；七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关，通也。】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通鉴》“法”作“云”。】缀京房之本旨，【◎胡三省曰：汉京房有《考功课吏法》。】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胡三省曰：四科，即汉左雄所上、黄琼所增者也。◎弼按：○《通鉴》：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

政为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周官·考工记》曰：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宋本“臣为”作“臣作”，《通鉴》同。】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师古曰：此语出于《慎子》，班固引以赞娄敬、叔孙通。】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何焯曰：其论则高。然考课者，所以待中材凡士，亦不可废也。】且布衣之交，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胆，徇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岂声名而已乎！

“诸蒙宠禄受重任者，不徒欲举明主于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厕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尽，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诚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四凶，宋本作“驩兜”。◎赵一清曰：以鲧不再四凶之内，与先儒说异。◎沈家本曰：四凶，见《左传》浑敦、穷奇、涛杌。杜预以驩兜、共工、鲧当之，而务伯之言如此，是父子异说也。◎弼按：《尚书·尧典》言四罪而天下咸服，亦举共工、驩兜、三苗、鲧，《陆氏音义》亦引杜预注《左传》以证之。是鲧在四凶之列，从无异说。窃谓“放四凶”三字，当从宋本作“放驩兜”，《尚书》亦云“放驩兜”， “殛鲧”也。】今大臣亲奉明诏，给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当官不挠贵势，执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为高，拱（嘿）**[**默**]**以为智，当官苟在于免负，立朝不忘于容身，絜行逊言以处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脩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谋，【《通鉴》“谋”作“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后考课竟不行。【◎司马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肴，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適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胡三省曰：温公之论善矣。然必英明之君然后能行之，自汉以下循名责实，莫孝宣若也。宣帝之政，非由师傅之论教、公辅之启沃也。公所谓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其万世之名言也欤！】【◎《杜氏新书》曰：时李丰为常侍，黄门郎袁侃见转为吏部郎，荀俣出为东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官本《考证》曰：监本误作“二人”，今改正。】】

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颇好言事。【宋本无“言”字。】恕上疏极谏曰：【此疏《通鉴》编入太和六年。】“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胡三省曰：○

《续汉志》：尚书左右丞各一人，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主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蔡质《汉仪》曰：左丞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魏、晋之制，

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置吏、急假。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及廪赈人租布、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章等事。罚，罪罚也。关，白也。言有罪罚当关白，而不依诏书，故坐以判问。判，剖也，析也。问，责问也。剖析其事而责问之也。】又云‘诸当坐者别奏’。【◎胡三省曰：廉昭又云：“诸当坐者别奏，意欲并奏令仆坐之。”】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以处重为恭，【◎严衍曰：处重者，养重也。自处于重，而一置人言于不辨，有似于恭者矫不敢也。】意至恳恻。【《通鉴》作“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悯然为朝廷惜之！夫圣人不择世而兴，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盖进之以道，率之以礼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而不能尽其力，不可谓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选，亦不可谓能官人。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原其所由，非独臣有不尽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此韩信之言。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用之而霸。】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

【豫让事范中行，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后赵襄子灭智伯，豫让漆身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让，让曰：“范中行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斯则古人之明验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诬一朝也；然其事类，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而军事未息，至乃断四时之赋衣，薄御府之私谷，帅由圣意，举朝称明，与闻政事密勿大臣，宁有恳恳忧此者乎？

“骑都尉王才、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振动京都，而其罪状发于小吏，公卿大臣初无一言。自陛下践阼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百官志》：司隶校尉，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御史中丞，在殿中密举非法。】使朝廷肃然者邪？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儁乂乎！【《通鉴》“儁”作“俊”。】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而必曰私报所憎，誉人不实其所誉，而必曰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通鉴》作“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疑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能毁誉。◎胡三省曰：此言帝信其所亲，而疑其所疏，遂使在远之臣不敢言，以至是非失其真也。】非独毁誉有之，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有道，谓有道之士也。】使之自同古人，望与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

“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毛本“乎”作“何”，误。◎胡三省曰：以，用也，见《论语》。】不言贤愚，明皆当世用也。【《通鉴》作“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尧数舜之功，称去四凶，【共工、驩兜、鲧、三苗，世济其悉，然后去之。】不言大小，有罪则去也。【◎《通鉴》作“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胡三省曰：言小过当略而不问。】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通鉴》作“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闇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进，【宋本“进”作“尽”，《通鉴》同。】人自以为亲，人思所以报，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胡三省曰：谓二边有警急之时也。】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辨也。’【◎《通鉴》“辨”作“辩”。◎胡三省曰：近诏，谓近日所下诏也。】伏读明诏，

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忧其末也。【◎宋本“知”作“治”，《通鉴》同。

◎胡三省曰：为治之本在于任贤，事之治不治乃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

“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通鉴》作“定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胡三省曰：寺门，官寺之门也。◎孙志祖曰：“听伊尹”三字不可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云：伊尹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伊尹当是人名。】威禁由之，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胡三省曰：范《书》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和帝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时。盖躬死后，窦嘉方辟其兄子也。◎梁章钜曰：安帝，当作“和帝”。《后汉书·窦融传》郭躬为廷尉，卒于和帝永元六年，不及安帝时也。】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将军，司马宣王也。《晋书》云：“宣王第五弟名通，为司隶从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顺，封龙阳亭侯。晋初受禅，以不达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赵一清曰：○《晋书·宗室传》：顺字子思，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伊尹之制，【《通鉴》作“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昭等乎！

“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胡三省曰：谓潜伺人之过失，以白于上，乃以为尽节也。】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将何乐焉，胡不绝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其意务在于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业也；处尊显之官，荣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实也。人臣虽愚，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迫于道，自强耳。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宋本“佑”作“祐”。◎何焯曰：恕言甚烦长，不能自达其意，泰初亦然。◎弼按：此疏《通鉴》有删节，较整洁。】少委任焉，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政事之得失，诚不可以怠也。”

【◎《徐邈传》注引《魏名臣奏》：黄门侍郎杜恕表称：“韩观、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恕在朝八年，其论议亢直，皆此类也。

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赵王幹之相也。】【◎《魏略》曰：恕在弘农，宽和有惠爱。及迁，以孟康代恕为弘农。康字公休，安平人。【◎赵一清曰：○《通典·州郡七》：景初元年，河南尹卢延上言成皋、函谷二里六十步，宜却函谷关于崤下。宏农太守杜恕议以东徙潼关，著郡下省函谷关，徙蒯关卢氏县下。正始元年，宏农太守孟康上言移函谷关，更号大崤关，又为金关。○顾氏祖禹谓此以关城既移，欲更定新关之名耳。○一清案：潼关既建，函谷遂废，盖于此时也。孟康即注《汉书》者。○师古《汉书叙例》曰：安平广宗人。○《隋书·经籍志》：孟康《汉书音义》九卷。○《晋书·王濬传》有太子洗马孟康，别是一人。】黄初中，以于郭后有外属，【郭后亦为安平广宗人。《郭后传》“后姊子孟武”，故云“于郭后有外属”也。】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

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康既无才敏，【《御览》作“康既才敏”。】因在冗官，博读书传，后遂有所弹駮，其文义雅而切要，众人乃更加意。【◎本志《崔林传》：散骑常侍孟康荐林。】正始中，出为弘农，领典农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职，【◎《书钞·七十四》引《魏略》“清己”下有“平赋”二字。】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狱讼，缘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领吏二百余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无宿诺，时出案行，皆豫敕督邮平水，

【◎《百官志》：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不得令属官遣人探候，修设曲敬。又不欲烦损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镰，所在自刈马草，不止亭传，露宿树下，又所从常不过十余人。郡带道路，其诸过宾客，自非公法无所出给；若知旧造之，自出于家。康之始拜，众人虽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尝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泽治能乃尔，吏民称歌焉。嘉平末，从渤海太守征入为中书令，后转为监。【◎颜师古《汉书叙例》云：康封广陵亭侯。

◎《隋书·经籍志》：梁有《汉书孟康音义》九卷，亡。◎《唐经籍志》：《汉书音义》九卷，孟康撰。◎《艺文志》：孟康《汉书音义》九卷。◎《经典释文·叙录》曰：《老子孟子注》二卷，或云孟康。◎姚振宗曰：○《隋志》：梁有《老子》二卷，孟氏注，亡。○似即此书。唐张君相《三十家集解》中有大孟、小孟二家，小孟或是孟智周，大孟当即是康。】】以疾去官。【◎《杜氏新书》曰：恕遂去京师，营宜阳一泉坞，【◎赵一清曰：○《水经·洛水注》：洛水又东迳一合坞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唯筑西面，即为合固，一合之名起于是矣。○《方舆纪要》四十八卷：福昌城，今河南宜阳县治。○杜佑曰：即故乙合坞，晋永嘉末魏浚屯洛北石梁坞，族子该聚众屯一泉坞，盖其坞险固可凭也。】因其垒堑之固，【宋本“堑”作“壍”。】小大家焉。明帝崩时，人多为恕言者。】起家为河东太守，【◎李冶《敬斋古今注》卷四云：起家者，盖在家中而起为此官也。傅嘏起家拜荥阳太守，王基起家为河南尹是也。◎《意林》云：恕在河东，坐卧恒避父住处。◎《晋书·刘毅传》：毅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赵一清曰：据此，则恕曾为平阳太守，而传略之。◎梁章钜曰：平阳县属河东，正始八年始别置郡，是时尚未也。】岁余，迁淮北都督护军，复以疾去。恕所在，务存大体而已，其树惠爱，益得百姓欢心，不及于畿。顷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赵一清曰：○《晋书·杜预传》：父恕，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忧死。○承祚所谓“不得当世之和”者，此也。然则务伯固魏室之纯臣，而非道以终，元凯仕晋，为之尽力平吴，功则高矣，其如有愧于王伟元何！◎弼按：本传恕《论廉昭疏》云“司隶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或以此见嫉欤？】复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时征北将军程喜【程喜，见《管宁传》。】屯蓟，【◎《宋书·百官志》：征北将军，一人，魏武置，秩二千，黄初中位次三公。◎《郡国志》：幽州广阳郡蓟。◎三国魏蓟县改属燕国。◎《一统志》：蓟县故城，今顺天府大兴县西南。】尚书袁侃等戒恕曰： “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使共屯一城，【幽州刺史与征北将军共屯蓟。】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为意。至官未期，有鲜卑大人儿，不由关塞，径将数十骑诣州，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无表言上。喜于是劾奏恕，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事见前。】免为庶人，徙章武郡，【◎赵一清曰：《晋志·总叙》魏武置章武郡，分河间、渤海置，治东平舒县，今北直大成县也。】是岁嘉平元年。【◎《杜氏新书》曰：喜欲恕折节谢己，讽司马宋权【《御览》“权”作“瓘”。】示之以微意。恕答权书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无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无不致嫌隙也。而议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其调中。仆得此辈，便欲归蹈沧海乘桴耳，不能自谐在其间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见废弃，颇亦遭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见亮，使人刳心著地，正与数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御览》“弃”下有“者”字，“似”下有“耳”字，“明”下有“邪”字。】故终不自解说。程征北功名宿著，在仆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无大小，咨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若咨而不从，又非上下相顺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

行之耳。杀胡之事，天下谓之是邪，是仆谐也；呼为非邪，仆自受之，无所怨咎。【毛本“咎”作“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诸君子自共为其心耳，不在仆言也。”喜于是遂深文劾恕。】【《御览·三百七十六》引此作“《笃论》”。】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致此败。

初，恕从赵郡还，【上文言“为赵相”，赵王幹后未徙封，此传云“赵郡”者何也？】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赵一清曰：薄，当作“簿”，谓对簿也。】谓恕曰： “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间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体论》八篇。【◎严可均曰：○《隋志·儒家》：杜氏《体论》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旧、新唐志同。八篇者，一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听、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书盖亡于唐末。《群书治要》载有六千余言，不著篇名，审观知是君、臣、行、政、法、听察六篇，其余言篇、用兵篇略见《御览》、《六贴》，而《意林》以《自叙》终焉。今录出校订为一卷。◎又云：○《隋志·杂家》：梁有《笃论》四卷，杜恕撰，亡。○旧、新唐志著于录，至宋复亡。《魏志》本传称恕有《体论》、《兴性论》，无《笃论》。据《意林》引《笃论》“水性胜火，人性胜志”，考实性、行二事，证知《兴性》即《笃论》之首篇。据《意林》及《御览》证知裴松之所引《杜氏新书》即《笃论》之末篇。其书前数篇出恕手，后述叙家世、历官，引及《魏书》并引及王隐《晋书》，证知东晋时编附，故称“新书”，犹今之“全书”，而《笃论》其总名也。故梁《七录》、《唐志》有《笃论》无《新书》。余既校辑《体论》，因并采录《笃论》，依《意林》次第编定之。◎又云：《艺文类聚·八十七》引杜恕《笃边论》，盖《笃论》之言边事者，边亦篇名。◎弼按：杜恕著《家戒》，见《邴原传》。】【◎《杜氏新书》曰：以为人伦之大纲，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民，莫精于政法；胜残去杀，莫善于用兵。夫礼也者，万物之体也，万物皆得其体，无有不善，故谓之《体论》。

【◎严可均曰：此盖《体论·自叙篇》。】】又著《兴性论》一篇，盖兴于为己也。四年，卒于徙所。【◎当年五十六。◎《通典·州郡七》：河南福昌县北有魏杜畿、杜恕墓。】

甘露二年，河东乐详年九十余，上书讼畿之遗绩，朝廷感焉。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邑百户。【◎《晋书·杜预传》：预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忧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钟会伐蜀，以预为镇西长史。及会反，寮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沈家本曰：恕以忧死，本传不言，讳之也。】【◎《魏略》曰：乐详字文载。【乐详，《魏略》列《儒宗传》，见《王肃传》。】少好学，建安初，详闻公车司马令南郡谢该【公车司马令，见《管宁传》。】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涉诣该，问疑难诸要，【范《书·谢该传》注引《魏略》作“乃从南阳步涉诣许，从该问难诸要”。】今《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详所撰也。【◎《谢该传》：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为

《谢氏释》行于世。】所问既了而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至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惠栋曰：五业，五经也。《汉督邮班碑》云“啧意五业”，汉末章陵宋衷为刘表五业博士。】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详学既精悉，【《通典·八十一》载乐详《外祖母服依周礼议》。《宋书·礼志一》载详《忌月设乐议》，俱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中。】又善推步三五，别受诏与太史典定律历。太和中，转拜骑都尉。详学优能少，故历三世，竟不出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当阳左癖，或有渊源。◎姚振宗曰：乐详至魏末尚存，犹上书为故君讼，而元凯受封。元凯《左氏》学或

亦尝从问焉。其《左氏问七十二事》作于建安初，时年三十余。谢氏之释，当亦录入此书。】】

恕奏议论駮皆可观，【冯本“駮”作“驳”。】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杜氏新书》曰：恕弟理，字务仲。少而机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弟宽，字务叔。【◎李龙官曰：弟宽，监本作“子宽”。按恕字务伯，理字务仲，宽字务叔，皆兄弟也。韩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畿季子宽”，可知“子”字为“弟”字之误，今改正。◎潘眉曰：○《唐书·宰相世系表》：畿三子恕、理、宽。◎弼按：《意林》引《笃论》作“少子宽”，言畿之少子也。】清虚玄静，敏而好古。以名臣门户，少长京师，而笃志博学，绝于世务，其意欲探赜索隐，由此显名，当涂之士多交焉。举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经传之义，多所论駮，草创未就，惟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今存于世。◎预字元凯，司马宣王女婿。王隐《晋书》称预智谋渊博，明于理乱，常称“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几也”。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辨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適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晋书·杜预传》：预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隋书·经籍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杜预撰。《春秋释例》十五卷，杜预撰。◎《经典释文·序录》：杜预《经传集解》三十卷。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四十篇。杜预《音》三卷。◎又云：旧夫子之经与左丘明之传各卷。杜氏合而释之，故曰《经传集解》。◎《四库提要》云：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皆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又云：《释例》一书，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归总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孔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 “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绪，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地名本于《泰始郡国图》，《世族谱》本于刘向《世本》，与《集解》一经一纬，相为表里。《晋书》称预自平吴后，从容无事，乃著《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僭号于吴，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吴以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至《盟会图》、《长历》则皆书中之一篇，非别为一书。观预所作《集解序》可见。史所言者未详。《晋书》又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惟秘书监挚虞赏之。考嵇含《南方草木状》，称晋武帝

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写《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则当时固重其书。史所言者，亦未尽确也。其书自《隋书·经籍志》而后，并著于录，均止十五卷。惟元吴莱作《后序》云四十卷。岂元时所行之本，卷次独分析乎？自明以来，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并有唐刘蕡原序。其六篇有《释例》，而无经、传，余亦多有脱文。谨随篇掇拾，取孔颖达

《正义》及诸书所引《释例》之文补之。校其讹谬，釐为四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还其旧。吴莱《后序》亦并附焉。案预《集解序》云“《释例》凡四十部”，《崇文总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颖达《正义》则云“《释例》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于终篇。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终篇之前。是《土地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书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广之，取其事之见经先后为序。《长历》一篇则次之《土地名》、《世族谱》后，以《集解》序述历数在地名、谱第后也。

《土地名篇》《释例》云‘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实，爰及四表，皆图而备之。然后以《春秋》诸国邑盟会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书春秋盟会图》，别集《疏》一卷附之。

《释例》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据泰始之初郡国为正。孙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贡图籍。荆、扬、徐三州皆改从今为正，不复依用司空图”，则是书应有图，而今已佚。又有《附盟会图疏》，胪载郡县，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晋初所有。而“阳城”一条，且记唐武后事。当是预本书已佚，而唐人补辑。又《土地名》所释亦有后人增益之语。今仍录原文，而各加辨证于下方。考预书虽有曲从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后人无以复加。其例亦皆参考经文，得其体要，非公、穀二家穿凿月日者比。挚虞谓“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

《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良非虚美。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左》氏之学兴于贾逵、服虔、董遇、郑众、颖容诸家，元凯承诸儒之后，亦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寻端究绪，舍短录长，大而天官、地理，细而名物、典文，罔弗剖析微渊，敷畅旨趣。是以学《左氏》者称丘明为孔子素臣，称元凯为丘明功臣，虽偏私党护，间有瑕疵，如崔灵恩、卫冀隆所难，刘炫所规，然亦犹夫范升之摘《左氏》之违，何休祖李育之议，朽壤一撮，曾不足以轻重泰山也。◎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郑、贾当古学始兴之时，冀幸立学，以兴《公羊》家相抗，又渐染俗家，弗能弃捐。郑众难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亦作《长义》四十一条，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犹谓《左氏》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服、郑之论，颇同此比。迄于魏晋，则以刘、贾、许、颍最为名家。至杜预撰《集解》，简二传，去异端，举四家之失违，明姬孔之条贯，于是汉师怪迂之谈亦庶几少息矣。◎吴士鉴曰：本传于《释例》外，复有《盟会图》、《春秋长历》。《隋志》引《七录》作《春秋古今盟会地图》一卷，

《通志略》复有《地名谱》、《小公子谱》，《宋志》复有《春秋世谱》，要皆清晰《释例》，别自为书也。◎黄逢元曰：○王隐《晋书》云：预作《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

* 一书分晰，隐已复误。唐修《晋书》悉本隐文，未及删定，《通志》、《宋志》因而承之。】尚书郎挚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晋书·杜预传》：武帝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预有大功名于晋室，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食邑八千户。【◎《晋书·预传》：预拜支度尚书，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祜病，举预自代，拜预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袭破吴西陵督张政。政，吴名将也。太康元年正月伐吴，克江陵，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望风归命。时众军会议，宜俟来冬。预谓：“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无复着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孙晧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子锡，字世嘏，【此云 “字世嘏”，《晋诸公赞》云“嘏，有器局；嘏子乂”，以嘏为名，未知孰是。然《晋书·杜

乂传》云“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镇南将军预孙，尚书左丞锡之子”，又不云嘏也。】尚书左丞。◎《晋诸公赞》曰：嘏有器局。【◎《晋书·预传》：锡少有盛名，性亮直忠烈，屡谏愍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患之。后置针著锡常所坐处毡中，刺之流血。】预从兄斌，字世将，亦有才望，为黄门郎，为赵王伦所枉杀。嘏子乂，字洪治。【宋本“洪”作“弘”，《晋书》“治”作“理”，二字均避讳改。】少有令名，为丹阳丞，早卒。【◎《晋书·外戚传》：杜乂美姿容，王羲之见而目之曰：“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也！”袭封当阳亭侯，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世说新语·赏誉篇上》注引杜笃《新书》曰：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陈留志》曰：武族子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知人多此类。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终于家。◎《隋经籍志》：梁有《阮子正论》五卷，阮武撰，亡。◎存马国翰辑本一卷，严可均六条。◎或曰：此详诸杜而忽及阮武者，疑有脱误。岂以其父著书而类及欤？】◎按《阮氏谱》：武父谌，字士信，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隋志》：《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杜氏新书》曰：武字文业，阔达博通，渊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医术，撰《药方》一部。【◎《隋志》：梁有《阮河南药方》十六卷，阮文叔撰，亡。◎

《唐经籍志》：《阮河南方》十六卷，阮炳撰。◎此作“字叔文”，《隋志》作“文叔”，未知孰是。】炳子坦，字弘舒，晋太子少傅，平东将军。坦弟柯，字士度。◎荀绰《兖州记》曰：坦出绍伯父，亡，次兄当袭爵，父爱柯，言名传之，遂承封。时幼小，不能让，及长悔恨，遂幅巾而居，后虽出身，未尝释也。性纯笃闲雅，好礼无违，存心经诰，博学洽闻。选为濮阳王文学，迁领军长史，丧官。王衍时为领军，哭之甚恸。】

## 郑浑

郑浑字文公，河南开封人也。【◎《郡国志》：司隶河南尹开封。◎魏正始三年，分河南置荥阳郡，见《水经注》。开封县改属荥阳。◎《一统志》：开封故城，在今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南五十里。◎谢鍾英曰：今开封府城西十五里。】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范

《书·郑兴传》：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

《三统历》。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郑众传》：众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

《诗》，知名于世。永平初，以明经给事中。八年，持节使匈奴，不屈。建初六年，为大司农，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传家业。顺帝立，除安世子亮为郎。

◎惠栋曰：○《世系》云：众生城门校尉安世，安世骑都尉綝，綝生上计掾熙，熙二子泰、浑。◎沈家本曰：○《后汉·郑众传》曰：曾孙公业。○《郑太传》曰：司农众之曾孙。○浑既泰弟，则当云“曾祖父众”。“高”字误。】【◎《续汉书》曰：兴字少赣，谏议大夫。众字子师，【范《书》作“字仲师”。】大司农。】浑兄泰，与荀攸等谋诛董卓，为扬州刺史，卒。

【◎张璠《汉纪》曰：泰字公业。少有才略，多谋计。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举孝廉，三府辟，公车征，皆不就。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泰为尚书侍郎，【◎《续汉志》：尚书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加奉车都尉。【范《书·郑太传》作“迁侍御史”，《通鉴》从之。】进将诛黄门，【范《书》作“进将诛阉宦”。】欲召董卓为助，泰谓进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餍，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将肆其心以危朝廷。【范《书》作“将恣凶欲，必危朝廷”，《通鉴》

同。】以明公之威德，据阿衡之重任，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待卓以为资援也。【范《书》作“诚不宜假董卓以为资援也”，《通鉴》同。】且事留变生，其鉴不远。”【◎胡三省曰：谓窦武之事，可为殷鉴也。】又为陈时之要务，进不能用，乃弃官去。谓颍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进寻见害，卓果专权，废帝。关东义兵起，【◎范《书》云：公业等与侍中伍琼、卓长史何颙共说卓，以袁绍为勃海太守，以发山东之谋。】卓会议大发兵，群寮咸惮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强，益将难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悦曰：“如此，兵无益邪？”【范《书》作“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众人莫不变容，为泰震慄。泰乃诡辞对曰：

【◎李贤曰：诡，犹诈也。】“非以无益，以山东不足加兵也。【范《书》作“非谓无用，以山东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试为明公略陈其要”。】今山东议欲起兵，州郡相连，人众相动，非不能也。然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犬吠之惊，【冯本“犬”作“狗”，“惊”作“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一也。【范《书》作“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通鉴》作“少为将帅”。】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称当世；以此威民，民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体长妇人；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李贤曰：孟卓名邈。坐不窥堂，言不妄视也。◎王先谦曰：言不出帷房也。】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孔伷字公绪。】嘘枯吹生，【◎李贤曰：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无军帅之才，【宋本“军”作“将”。】负霜露之勤；临锋履刃，决敌雌雄，皆非明公敌，三也。

【◎范《书》作“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幹，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三也”。◎胡三省曰：谓临兵锋而与敌人决胜负也。】察山东之士，力能跨马控弦，勇等孟贲，捷齐庆忌，信有聊城之守，【◎李贤曰：○《说苑》：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

* 许慎注《淮南子》曰：孟贲，卫人也。○《吕氏春秋》曰：孟贲过河，先于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头，不知其孟贲故也。中河，孟贲嗔目视船人，发植目裂，舟中人尽播入河。庆忌，吴王僚子也，射之，矢满把不能中，驷马追之不能及。○《史记》：燕将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齐将田单攻之，岁余不下。】策有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未闻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妇姑位不定，【范《书》作“就有其人，而尊卑无序，王爵不加”。】各恃众怙力，将人人棊跱，【◎刘攽曰：范《书》“棊”作“基”。案，文当作“棊”，谓如棊不动，作“基”无理。◎范《书》“跱”作“峙”。◎章怀注：峙，止也。】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率徒旅进，【范《书》作“与齐进退”。】五也。【◎胡三省曰：此数语公业虽以释言于卓，然关东诸将情态实不过如此。】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顷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范《书》作“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王先谦曰：戟不能戴。◎弼按：弦弓，应作“挟弓”，应从范《书》。】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权勇，【权，疑作 “强”。】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李贤曰：义从八种，见《西羌传》。】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范《书》“权”作“拥”，是。】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七也。又明公之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狭口以来，【◎赵一清曰：狭口，当作“硖口”，即望垣硖，见《后汉书·董卓传》。◎李贤曰：望垣县属天水郡。◎王先谦曰：今甘肃秦州西北。】恩信醇著，忠诚可远任，智谋可特使，以此当山东解合之虚诞，【解，疑作“假”。】实不相若，八也。【范《书》作“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明公秉国政平，【范《书》作“平正”。】讨夷凶宦，忠义克立；以三德待于三亡，奉辞伐罪，谁人敢御？九也。东州有郑康成，【康成，荆州北海郡高密县人，故曰“东州”。】学该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邴原字根矩，北海郡朱虚县人。】清高直亮，群士之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案典校之强弱，燕、赵、齐、梁非不盛，

终见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众，而不敢踰荧阳，【荧，当作“荥”。】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乱以徼不义者，必不相然赞，成其凶谋，【宋本“赞”作“讃”。】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以轻威重。”卓乃悦，以泰为将军，统诸军击关东。或谓卓曰：“郑泰智略过人，而结谋山东，今资之士马，使就其党，窃为明公惧之。”卓收其兵马，留拜议郎。后又与王允谋共诛卓，【◎何焯曰：范

《书》作“与何颙、荀攸谋共杀卓”，未得其实。】泰脱身自武关走，【◎吴熙载曰：武关，今陕西商州。】东归。后将军袁术以为扬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时年四十一。【宋本作“四十二”，范《书》同。】】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浑知术必败。时华歆为豫章太守，素与泰善，浑乃渡江投歆。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复迁下蔡长、邵陵令。【下蔡，见《蒋济传》。召陵，见《文纪》黄初六年。】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御览》“字”作“名”。【◎余案：西京时北民慕班壹之雄财，多以“壹”为字。〖见《汉书·叙传上》。〗以此例之，似作“字”为善。】◎潘眉曰：○《零陵先贤传》：汉末多事，国用不足，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

* 盖是时民穷财尽，惧出口钱，因不举子。郑浑先课耕桑，开稻田，令其丰给，无不举育，法之善者也。】辟为丞相掾属，【魏武选辟掾属，皆择当时笃行之士，世徒以《求贤令》为诟病，殆未之深察耳。】迁左冯翊。

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监本“阻”作“阳”，误。】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何焯曰：用此法，则无兵而有兵矣，文公固善权变。】多得妇女、财物。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其妻子，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兴等惧，将余众聚鄜城。【◎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七：鄜城废县在陕西鄜州洛川县东南七十里，汉属左冯翊，后汉省。】太祖使夏侯渊就助郡击之，浑率吏民前登，斩兴及其支党。【◎《夏侯渊传》：建安十七年，围遂、超余党梁兴于鄠，拔之，斩兴，封博昌亭侯。◎此传则言郑浑斩兴，彼此互异。】又贼靳富等，胁将夏阳长、邵陵令【◎何焯曰：浑为司隶部左冯翊，夏阳乃其属县，若邵陵则属汝南郡，为豫州刺史部内。此因前有浑为邵陵令之文而误耳。其地当去夏阳不远，或是郃阳之误。

◎《一统志》：夏阳故城，今陕西同州府韩城县南二十里。郃阳故城，今同州府郃阳县东南四十里。】并其吏民入硙山，浑复讨击破富等，获二县长吏，将其所略还。及赵青龙者，杀左内史程休，浑闻，遣壮士就枭其首。前后归附四千余家，由是山贼皆平，民安产业。转为上党太守。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何焯曰：此非俗吏所知。安农息盗，皆在移居法中，勤稼穑、明禁令是目。】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入为丞相掾。【浑列名劝进，见《文纪》注引禅代众事。】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文纪》：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吴增僅曰：豫州沛郡，汉旧国，盖汉末除国为郡。◎弼按：沛除国为郡不在汉末，详见《司马芝传》注。】郡界下湿，患水涝，【《御览·二百六十一》“患”上有“常”字。】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萧、相，见《明纪》景初二年。】兴陂遏，【◎钱大昭曰：《晋书·食货志》“遏”作“塌”，疑与“堰”同。】开稻田。郡人皆

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御览》“有”作“成”。】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方舆纪要》卷二十九：郑陂在徐州萧县西北。】转为山阳、魏郡太守，【◎《郡国志》：兖州山阳郡。冀州魏郡。】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迁将作大匠。【◎将作大匠，见《崔琰传》注。◎《晋书·郑袤传》：宣帝谓袤曰：“贤叔大匠垂称于平阳、魏郡，百姓蒙惠化。】浑清素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及卒，以子崇为郎中。【◎赵一清曰：○《宋书·郑鲜之传》：高祖浑，魏将作大匠。曾祖袭，大司农。○《南史》同。岂崇有二名邪？◎弼按：或浑有二子，一名崇，一名袭，亦未可知。】【◎《晋阳秋》曰：泰子袤，字材叔。【◎《晋书·郑袤传》作“字林叔”。◎又云：高祖众，汉大司农。父泰，扬州刺史。◎范《书·郑太传》云太为大司农众之曾孙。然按惠栋所引《世系》，则泰为众之玄孙，与《晋书》、范《书》均不合，或为《世系》之误。】泰与华歆、荀攸善。见袤曰：“郑公业为不亡矣。”【◎《晋书·袤传》：歆素与泰善，抚养袤如己子。】初为临菑侯文学，【◎《晋书·袤传》：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幹俱为太子文学。】稍迁至光禄大夫。【◎袤官少府，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列名奏永宁宫。◎《晋书·袤传》：高贵乡公即位，袤与河南尹王肃备法驾奉迎于元城，封广昌亭侯，徙光禄勋。毌丘俭作乱，景帝自出征之，帝谓王肃曰：“唯不见郑光禄为恨。”袤自舆追帝，遂与共载，曰：“计将何先？”袤曰：“昔与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自昔建勋幽州，志望无限。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亚夫之长也。”帝称善。及常道乡公立，与议定策，进封安城乡侯，邑千户。景元初，拜光禄大夫，封密陵伯。薨时年八十五。谥曰元。】泰始七年，以袤为司空，固辞不受，终于家。子默，字思玄。◎《晋诸公赞》曰：默遵守家业，以笃素称，位至太常。【◎《晋书·郑默传》：默起家秘书郎，封关内侯，迁司徒左长史，出为东郡太守。值岁荒人饥，默辄开仓振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诏书褒叹，比之汲黯，入为散骑常侍，拜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自陈恳，遂改法定令，听大臣终丧，自默始也。服阕，为大司农，转光禄勋。太康元年卒，谥曰成。◎《隋书·经籍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

《新簿》。◎又《晋书·列女传》：袤妻曹氏，鲁国薛人。袤先娶孙氏，早亡，娉之为继室。袤为司空，其子默等又显朝列，时人称其荣贵。曹氏深惧盛满，每默等升进，辄忧之形于声色。所获禄秩必班散亲姻，务令周给，家无余赀。◎《初学记·职官部》引王隐《晋书》曰：郑默字思玄，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梁阮孝绪《七录·序目》曰：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默弟质、舒、诩，皆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识，尚书右仆射、领选。球弟豫，为尚书。】

## 仓慈

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郡国志》：扬州九江郡。◎沈《志》：魏改九江曰淮南。】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曹公置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见刘昭注引《魏志》。而绥集都尉之名未见，当亦魏武所置。】黄初末，为长安令，

清约有方，吏民畏而爱之。太和中，迁燉煌太守。【燉煌，见《王肃传》。】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御览》“张”作“豪”。】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尹奉，见《杨阜传》。◎按：奉据祁山讨马超，非循故之吏，此传归美仓慈，故于前太守有抑辞。】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御览》“到”下有“大”字。】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毕”疑作“畀”。】先是属城狱讼众猥，县不能决，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阅，料简轻重，【《御览》 “料简”作“斟酌”。】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御览》作“便杖而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何焯曰：治边郡固宜宽简。】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范《书·光武纪》：建武十三年，诏曰：“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周礼·司关》：以节传出之。◎郑玄云：如今移过所文书。◎《古今注》云：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信，如今之过所也。◎按：过所文书，谓传也。又按，过所，若今之路文引。】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戊己校尉，见黄初三年。】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范《书·邓训传》：羌胡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家家为训立祠。◎盖戎俗哀慕贤长官风尚如此。】【◎《魏略》曰：天水王迁承代慈，虽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赵基承迁后，复不如迁。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为太守。初，燉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元本、吴本、毛本、官本作“楼犁”。◎《齐民要术》：崔（实）**[**寔**]**云：“汉赵过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耧车者，下种具也，状如三足犁，中置耧斗藏种，以牛驾之，一人执之，且行且摇，种乃随下。◎燉煌人不晓作耧犁，故下种功力甚费，是则“楼”当作“耧”。】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煌俗，妇人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疋；【宋本“疋”作“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訾。故燉煌人以为隆刚断严毅不及于慈，至于勤恪爱惠，为下兴利，可以亚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御览》“瓘”作“璀”。】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擿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何焯曰：无政可以垂范后来，附见其名足矣。近代纷纷立传，何知体要？◎弼按：自建安至咸熙七十年间，良二千石仅此数人，可知承祚择取之严。】【◎瓘、燠事行无所见。◎《魏略》曰：颜斐字文林。有才学。丞相召为太子洗马，【◎《续百官志》太子洗马，比六百石，员十六人，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在前导威仪。◎案：犹是先马之义也。◎《舆服志》：谒者，古者一名洗马。】黄初初转为黄门侍郎，后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后，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閒月取车材，【宋本“閒”作“闲”。】使转相教匠作车。【《御览》无“匠”字。】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御览》作“令畜猪，贵时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间鉏治。

【《御览·八百二四》作“使民投閒灌治之”。】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书钞·七五》引《魏略》“风化”上有“勤厉礼学”四字。】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与冯翊、扶风接界，二郡道路既秽塞，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书钞》作“开闢”。】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钱大昭曰：雍州，献帝时置，即司隶所部七郡，后虽有分置，颜斐时当仍旧制，“十”疑作“七”。◎弼按：司隶

所部七郡为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魏时分河南、河内、河东、弘农属司州，京兆、冯翊、扶风属雍州。钱氏谓雍州即司隶所部七郡，误。◎吴增僅曰：洪《志》雍州统五郡，然曹魏雍州实统十郡，陇西五郡〖陇西、南安、天水、安定、广魏。〗皆属雍州，汉兴入魏已省，新平及北地侨郡错居冯翊、扶风、安定界中，《晋志》皆属雍州，合之三辅，恰得十郡。◎谢鍾英曰：据《三国志》以梁州并入，移凉州之安定来属，据《通典》并汉兴于扶风，为十郡。◎沈家本曰：《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之九州，雍州部郡得宏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燉煌、西海、汉兴、永阳、东安南凡二十二郡。则钱云即司隶所部七郡者非也。其时凉州省入雍州，迨魏文帝即王位，又置凉州，

〖见《张既传》。〗则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燉煌、西海九郡已不隶雍州。永阳，建安十九年省，见《武纪》。汉兴郡，刘昭《续志》注曰“曹公分关中置，以游楚为太守”，事亦见《张既传》。迨魏氏受禅，宏农改属司州，汉兴为汉之嘉名，魏时必省。雍州仅得京兆、冯翊、扶风、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南安十郡。颜斐为京兆太守在黄初初，其时雍州尚十郡，故《魏略》云然。迨后又分陇西为秦州，以三辅属司隶，则雍州属郡不得而详矣。钱氏以后汉制拟魏制，故往往多讹。◎弼按：吴、谢、沈三说皆是，钱氏疑“十”作“七”者，误也。】斐又清己，仰奉而已，于是吏民恐其迁转也。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侮侵县民，【北宋本“侮侵”作“侵侮”。】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续百官志》：大将军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便于斐前杖一百。时长安典农与斐共坐，以为斐宜谢，乃私推筑斐。斐不肯谢，良久乃曰： “斐意观明公受分陕之任，乃欲一齐众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农窃见推筑，欲令斐谢；假令斐谢，是更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后数岁，迁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车不得前，步步稽留，【毛本下“步”字作“涉”，误。】十余日乃出界，东行至崤而疾困。斐素心恋京兆，其家人从者见斐病甚，劝之，言：“平原当自勉励作健。”斐曰：“我心不愿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还平原。京兆闻之，皆为流涕，为立碑，于今称颂之。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汉，为乌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邺。九年，暂出到武安毛城中。【◎官本《考证》云：《御览》“武安”作“安邑”。◎沈家本曰：武安属魏郡，下文云“太祖破邺，遂围毛城”，是其地与邺相近，作“武安”为是。安邑远在河东也。武安、毛城，见《武纪》建安九年。毛城即毛岭，在彰德府涉县西四十五里。】会太祖破邺，【《御览》“破”上有“攻”字。毛本“邺”作“城”，误。】遂围毛城。城破，执邵等辈十余人，皆当斩。太祖阅见之，疑其衣冠也，问其祖考，而识其父，乃解放，【◎毛本“放”作“于”，误。◎钱大昭曰：○《赵偐传》：既囚之，表府解放。】署军谋掾。仍历宰守，后徙丞相主簿，出为弘农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宋本“至”作“到”。】举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狱讼，与下无忌。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乐详，见《杜畿传》注。】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至黄初初，征拜羽林郎，迁虎贲中郎将，三岁，病亡。【元本、监本、官本作“二岁”。】始，邵族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荣令狐氏，而邵独以为：“愚性倜傥，【倜傥，卓异也。】不脩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邵言，其心不平。及邵为虎贲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见邵，因从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也。然私谓其妻子曰： “公治性度【令狐愚，字公治。】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之后，十余年间，愚为兖州刺史，果与王淩谋废立，家属诛灭。【◎胡三省曰：此晋人作魏史所书云尔。】邵子华，时为弘农郡丞，以属疏得不坐。◎案《孔氏谱》：

【◎《孔氏谱》，隋、唐志不著录。◎沈家本曰：○《汉书·孔光传》：孔子生伯鱼鲤。○师古曰：伯鱼先言其字者，孔氏自为谱牒，示尊其先也。】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后。曾祖畴，

字元矩，陈相。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毛本“立”误作“位”，“乡”误作“卿”。

◎《郡国志》：豫州陈国苦县，春秋时曰相，有赖乡。◎苦县，见《武纪》建安十六年。】画孔子象于壁；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见存。【◎《水经·阴溝水注》：濄水北迳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碑北有双石阙，阙北东侧有孔子庙，庙前有一碑，西面，是陈相鲁国孔畴建和三年立。】乂父、祖皆二千石，乂为散骑常侍，上疏规谏。语在《三少帝纪》。【正始八年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因阙以进规谏。】至大鸿胪。子恂字士信，晋平东将军、卫尉也。】

评曰：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庾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又矫矫刚直，风烈足称。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屡陈时政，经论治体，【◎宋本“论”作“纶”。◎张昭曰：经纶，本《易·屯·象传》，而古本《易》有作“经论”字者。“纶”亦可作“论”。】盖有可观焉。【◎刘咸炘曰：任峻典农供食，余皆郡守之有善政、能安民殖土者。大乱之后，此为急务。◎或曰：此即汉世循良传也，而治才时时旁见，故间及兵事。】

# 卷十七·魏书十七·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魏书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三国志十七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文本提供：三国友盟】

【复校：擎骥】

## 张辽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郡国志》：并州雁门郡马邑。◎干宝《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城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其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之为马邑。◎《一统志》：马邑故城，今山西朔平府朔州城外西北隅古城是。】本聂壹之后，【◎《汉书·匈奴传》：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师古曰：姓聂名壹。翁者，老人之称也。】以避怨变姓。少为郡吏。汉末，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赵一清曰：○《宋百官志》：荆州有从事史，在议曹从事史下，大较应是魏、晋以来置。○据此传，则他州亦有之，不独荆州也。◎弼按：○《宋书·百官志》：刺史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治中中从事史一人，主财谷簿书；兵曹从事史一人，主兵事；部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汉制也。◎又按：○《续汉志·百官志》：司隶校尉从事使十二人；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史、假佐，员职略与司隶同。○盖汉代通行官制如此。赵氏偶未细审，仅摘取荆州从史一语耳。◎又按：从事史省称从事，此传“使”字属下读。如属上，当作“史”。】何进遣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还，进败，以兵属董卓。卓败，以兵属吕布，迁骑都尉。布为李傕所败，从布东奔徐州，领鲁相，时年二十八。【◎《通鉴》：建安三年，吕布遣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胡三省曰：布以辽遥领北地太守耳。】太祖破吕布于下邳，【下邳，见《武纪》初平四年。】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数有战功，迁裨将军。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豨于东海，【◎《郡国志》：徐州东海郡。◎昌豨初为泰山屯帅，附于吕布。】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谓渊曰：“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傥可诱也？”【◎胡三省曰：傥，或然之辞。】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为说“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豨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方舆纪要》卷三十三：山东沂州郯城县有三公山。建安六年，张辽单身上三公山，或以为即马陵山，在县东十五里。◎周寿昌曰：三公山在今元氏县西北三十里。洪氏《隶释》载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今尚存。

◎弼按：张辽围昌稀于东海，在今山东沂州府境，若元氏县在今直隶正定府境，张辽无缘至此。周说误。】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太祖遣豨还，责辽曰：“此非大将法也。”辽谢曰：“以明公威信着于四海，辽奉圣旨，【◎康发祥曰：“奉圣旨”三字始见于此。】豨必不敢害故也。”从讨袁谭、袁尚于黎阳，【黎阳，见《武纪》建安四年。】有功，行中坚将军。

【中坚将军，见《齐王纪》嘉平六年。】从攻尚于邺，【邺，见《武纪》建安八年。】尚坚守不下。太祖还许，使辽与乐进拔阴安，【◎《郡国志》：魏郡阴安。◎《一统志》：阴安故城，今直隶大名府清丰县北。】徙其民河南。复从攻邺，邺破，辽别徇赵国、常山，招降缘山诸贼及黑山孙轻等。从攻袁谭，谭破，别将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等。还邺，太祖自出迎辽，引共载，以辽为荡寇将军。【◎洪饴孙曰：荡寇将军，一人，第五品。】复别击荆州，定江夏诸县，还屯临颍，【◎《郡国志》：豫州颍川郡临颍。◎《一统志》：临颍故城，今河南许州临颍县西北十五里。】封都亭侯。从征袁尚于柳城，【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卒与虏遇，【◎《武纪》：建安十二年八月，公登白狼山，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傅子》曰：太祖将征柳城，辽谏曰：“夫许，天子之会也。今天子在许，公远北征，若刘表遣刘备袭许，据之以号令四方，公之势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备，遂行也。】

时荆州未定，复遣辽屯长社。【◎长社，见《钟繇传》。】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定，即得首谋者杀之。陈兰、梅成以氐、六县叛，【◎《通鉴》：建安十四年，庐江人陈兰、梅成据灊、六叛，操遣荡寇将军张辽讨斩之。◎《考异》曰：《辽传》无年，按繁钦《征天山赋》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子，丞相武平侯曹公东征临川，未济，群舒蠢动，割有灊、六，乃俾上将荡寇将军张辽治兵南岳之阳”，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置于此。◎胡三省曰：灊、六二县，皆属庐江郡。◎陈景云曰：氐，当作“灊”。繁钦《征天山赋》为辽平兰、成而作，兰、成初叛，本分据二邑，继乃并兵于灊，此传所载与繁赋皆合也。◎《郡国志》：扬州庐江郡潜、六安。◎《一统志》：潜县故城，在今安徽六安州霍山县东北。六县故城，在今六安州北。◎赵一清谓“氐六县，未详”，又谓“岂六县有氐种乎？”，钱仪吉说同，均误。】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讨成，辽督张郃、朱盖等讨兰。【宋本“朱”作“牛”。】成伪降禁，禁还。成遂将其众就兰，转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灊山、天柱山，均见《何夔传》。】高峻二十余里，道险狭，步径裁通，兰等壁其上。辽欲进，诸将曰：“兵少道险，难用深入。”辽曰：“此所谓一与一，【此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申鲜虞语。】勇者得前耳。”遂进到山下安营，攻之，斩兰、成首，尽虏其众。太祖论诸将功，曰：“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增邑，假节。

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合肥，见《武纪》建安十三年。】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薛悌，见《梁习传》注引《魏略·苛吏传》。】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事在建安二十年。】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胡三省曰：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诸将皆疑。【《通鉴》作“诸将以众寡不敌，疑之”。】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然后可守也”下《通鉴》作“进等莫对。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胡三省曰：欲独出战也。】李典亦与辽同。【◎《李典传》：进、典、辽皆素不睦，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

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御览》卷百七十九引《魏略》云：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

◎《方舆纪要》卷二十六：藏舟浦，在庐州府城西北隅。张辽御孙权，凿此以藏战舰处。】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吴志·孙权传》：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捍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甘宁传》：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凌统传》：张辽奄至津北，统率亲近三百入陷围，左右尽死，身亦被创，度权已免，乃还。◎《吕蒙传》：权既撤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捍卫。◎合观诸传，则辽之战功为多，仲谋当日几不免矣。】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鱼豢曰：四征，魏武置，黄初中位次三公。◎见《宋书·百官志》。】【◎孙盛曰；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乃命将出征，推毂委权，或赖率然之形，【◎赵一清曰：率然，常山蛇名，盖阵势似之，击首则尾应，击中则首尾皆应也。】或凭掎角之势，群帅不和，则弃师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墯；以致命之兵，击贪墯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推选方员，【◎官本《考证》云：《御览》作“是以魏武杂选武力”。】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居巢，见

《武纪》建安二十二年。】

关羽围曹仁于樊，【◎胡三省曰：樊城在襄阳东，北临汉水。◎谢鍾英曰：在今襄阳府城北汉江上，与襄阳隔水封峙。】会权称藩，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辽未至，徐晃已破关羽，仁围解。辽与太祖会摩陂。【◎《水经注》：摩陂纵广可一十五里。◎《方舆纪要》：今河南汝州郏县南。】辽军至，太祖乘辇出劳之，还屯陈郡。【◎《郡国志》：豫州陈国。◎吴增僅曰：○《元和志》：汉末陈王宠为袁绍所杀，国除为郡。】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宋书·百官志》：前将军，周末官，秦、汉因之，光武省，魏复置。】【◎《魏书》曰：王赐辽帛千匹，谷万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孙权复叛，遣辽还屯合肥，进辽爵都乡侯。给辽母舆车，及兵马送辽家诣屯，敕辽母至，导从出迎。所督诸军将吏皆罗拜道侧，观者荣之。

【辽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文帝践阼，封晋阳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六百户。黄初二年，辽朝洛阳宫，文帝引辽会建始殿，亲问破吴意状。帝叹息顾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毛本“邵”作“召”。】为起第舍，又特为辽母作殿，【◎顾炎武曰：○《后汉书·蔡茂传》：梦坐大殿。○注：屋之大者，古通呼为殿。○左思《魏都赋》：都护之室，殿居绮窗。

* 是人臣亦得称殿也。】以辽所从破吴军应募步卒，皆为虎贲。孙权复称藩。辽还屯雍丘，

【雍丘，见《武纪》兴平二年。】得疾。帝遣侍中刘晔将太医视疾，【◎《宋书·百官志》云：汉三公病，遣中黄门问病。魏、晋则黄门郎；尤重者，或侍中也。◎辽位未至公而遣侍中，盖宠之也。赵、梁二家引此误作“《宋书·礼志》”。】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疾未瘳，帝迎辽就行在所，车驾亲临，执其手，赐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毛本“太”作“大”，误。

◎《续百官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疾小差，还屯。孙权复叛，【◎赵一清曰：权无再服再叛之事，前后叠出，史家賸词，陈承祚刊落不尽耳。◎沈家本曰：○《吴志·孙权传》：建安二十二年春，权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黄初二年，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黄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階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

洞口云云。○传文先书请降，后书称藩，是当日实有再服再叛之事。○《曹仁传》：文帝即王位，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权传》注《魏略》载魏三公奏曰：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托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遂）**[**逐**]**，乃更折节。○又载《权与魏王牋》曰：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此魏、吴交兵之事实也。其又称藩者，有西顾之忧耳。】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汉书·地理志》：临淮郡海陵。◎《续汉志》：明帝永平十五年，临淮郡更为下邳国，属徐州。◎《宋志》云：海陵县，三国时废，晋太康二年复立。◎《吴志》：吕岱广陵海陵人。◎是汉末复立，吴复废之。◎胡三省曰：广陵即海陵。◎说见《孙权传》黄武元年。◎《一统志》：海陵故城，今江苏扬州府泰州治。】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遂笃，薨于江都。【◎冯本作“辽病笃，遂薨于江都”。◎《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江都。◎沈《志》：江都县，三国废。◎《吴志·孙策传》：策居江都。◎《孙峻传》：吴使吕据等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是吴未未废也。◎《一统志》：江都故城，今江苏扬州府江都县西南。◎赵一清曰：江都后属吴，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无常也。】帝为流涕，谥曰刚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辽、典在合肥之功，诏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贼至今夺气，可谓国之爪牙矣。其分辽、典邑各百户，赐一子爵关内侯。”虎为偏将军，薨。子统嗣。【正始四年，辽从祀太祖庙庭。】

## 乐进

乐进字文谦，阳平卫国人也。【◎赵一清曰：○《郡国志》：东郡卫，公国。○是以卫县为公国，以封周后，此国字为史家賸词。◎钱大昕曰：卫国，汉属东郡。建安十七年割卫国益魏郡，寻分魏郡为东西部，卫当在东部管内。黄初二年，以魏之东郡为阳平郡，故卫国属阳平也。《晋志》卫属顿丘。顿丘即故东郡所分，魏晋之际郡县改隶无常如此。◎《一统志》：畔观故城，今山东曹州府观城县西，本古观国。汉置畔观县，属东郡。后汉建武十三年改封周后姬常为卫公国于此，因曰卫国县。◎马与龙曰：《前志》“畔观”注应劭云“世祖更名卫国”，《魏武纪》“东郡之卫国”，《乐进传》“阳平卫国人”，《河水注》亦云“卫国”，皆沿应说致误，惟《续汉志》云“卫，公国，本观故国”，尚存其实。范《书·光武纪》、《第五种传》并不云卫国。《晋志》亦只作卫。◎弼按：○马说与赵说合。○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亦云：东汉兖州东郡之卫县，在今山东曹州府观城县西，与卫国县有别。】容貌短小，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遣还本郡募兵，得千余人，还为军假司马、陷阵都尉。从击吕布于濮阳，张超于雍丘，桥蕤于苦，【东郡治濮阳，见《武纪》卷首。雍丘，见《武纪》兴平二年。苦，见《武纪》建安十六年。】皆先登有功，封广昌亭侯。从征张绣于安众，围吕布于下邳，破别将，击眭固于射犬，攻刘备于沛，【安众，见《武纪》建安三年。下邳，见《武纪》初平四年。射犬、沛，均见《武纪》建安四年。】皆破之，拜讨寇校尉。渡河攻获嘉，【◎《郡国志》：司隶河内郡获嘉。◎《一统志》：获嘉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新乡县西南二十里。】还，从击袁绍于官渡，力战，斩绍将淳于琼。【◎何焯云：俘之未斩也。◎弼按：互见《武纪》建安五年注。】从击谭、尚于黎阳，【官渡、黎阳，均见《武纪》建安四年。】斩其大将严敬，行游击将军。别击黄巾，破之，定乐安郡。【◎《郡国志》：青州乐安郡。】从围邺，邺定，从击袁谭于南皮，先登，入谭东门。谭败，别攻雍奴，【◎《郡国志》：幽州渔阳郡雍奴。◎《一统志》：雍奴故城，今直隶顺天府武清县东。】破之。建安十一年，【◎

何焯云：宋本作“十二年”。◎弼按：○《武纪》：建安十年冬，高幹以并州叛。十一年，公征幹。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此表在征高幹、管承之前，应作“十年”。《张辽传》辽为荡寇将军在从征袁尚于柳城之前，亦应在建安十年。此表同称进及于禁、张辽，其为十年无疑。】太祖表汉帝，称进及于禁、张辽曰：“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宋本、元本、吴本、监本、官本“攻”作“功”，误。冯本、毛本不误。】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宜各显宠。”于是禁为虎威；进，折冲；【◎胡三省曰：折冲将军始此。】辽，荡寇将军。

进别征高幹，从北道入上党，【并州上党郡。】回出其后。幹等还守壶关，【壶关，见《武纪》建安十年。】连战斩首。幹坚守未下，会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军淳于，【淳于，见《武纪》建安十一年。】遣进、李典击之。【◎何焯云：宋本“进”下有“及”字，一作有“与”字。】承破走，逃入海岛，海滨平。荆州未服，遣屯阳翟。【颍川郡治阳翟，见《武纪》卷首。】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蜀志·先主传》：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太，【监本“杜”误作“社”。临沮、旌阳，详见《明纪》景初元年。】皆大破之。后从征孙权，假进节。太祖还，留进与张辽、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户。以进数有功，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进迁右将军。建安二十三年薨，谥曰威侯。【正始四年，进从祀太祖庙庭。】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风，官至扬州刺史。诸葛诞反，掩袭杀綝，诏悼惜之，追赠卫尉，谥曰愍侯。子肇嗣。

## 于禁

于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人也。【◎《郡国志》：兖州泰山郡钜平。◎《一统志》：钜平故城，今山东泰安府泰安县西南。】黄巾起，鲍信招合徒众，【◎《武纪》：初平元年，济北相鲍信同起兵。◎信为泰山平阳人。】禁附从焉。及太祖领兖州，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梁章钜曰：○《通典·兵二》：魏武军令：“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是都伯即队长。】属将军王朗。【◎周寿昌曰：按《王朗传》，朗未为将军，此盖朗以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之时，史随笔以“将军”二字属之，非事实也。◎弼按：○《王朗传》注引《汉晋春秋》：建安三年，太祖表征朗。○《武纪》：初平三年，太祖领兖州牧。○是魏武领兖州之时尚未表征王朗，此时为将军者，或别一王朗，周氏未细审也。】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军”字疑衍，大将军位次最高，岂此时之王朗所能荐乎？【此盖援萧何以韩信有大将军之才说刘邦之事以荐之，非真意以禁为大将军也。】】太祖召见与语，拜军司马，使将兵诣徐州，攻广威，拔之，【◎《郡国志》：徐州彭城国广戚。◎赵一清曰：此“威”字当是“戚”字之讹。◎谢鍾英曰：考徐州诸郡无广威县，即广戚之讹。◎《一统志》：广戚故城，今江苏徐州府沛县东。】拜陷陈都尉。从讨吕布于濮阳，别破布二营于城南，又别将破高雅于须昌。从攻寿张、定陶、离狐，围张超于雍丘，皆拔之。【◎东郡治濮阳，见《武纪》卷首。寿张，见《武纪》初平三年。济阴郡治定陶，见《武纪》初平四年。雍丘，见《武纪》兴平二年。◎《郡国志》：兖州东平国须昌、济阴郡离狐。◎《一统志》：须昌故城，今山东泰安府东平州西北十五里。〖◎钱坫曰：州南六十里。〗离狐故城，今直隶大名府东明县东南。〖◎旧志：今曹州府城西四十里李二庄。〗】从征黄巾刘辟、黄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袭太祖营，禁帅麾下击破之，斩辟、邵等，【◎赵一清曰：此传之误与《武纪》同。曹公破

辟、邵在建安元年，而五年又云“汝南降贼刘辟叛”，则此时邵死而辟降可知，不得云“斩辟、邵”也。】尽降其众。迁平虏校尉。从围桥蕤于苦，斩蕤等四将。从至宛，降张绣。绣复叛，太祖与战不利，军败，还舞阴。【舞阴，见《武纪》建安二年。】是时军乱，各间行求太祖，禁独勒所将数百人，且战且引，虽有死伤不相离。虏追稍缓，禁徐整行队，鸣鼓而还。未至太祖所，道见十余人被创裸走，禁问其故，曰：“为青州兵所劫。”初，黄巾降，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略。禁怒，令其众曰：“青州兵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乃讨之，数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诣太祖自诉。禁既至，先立营垒，不时谒太祖。或谓禁：“青州兵已诉君矣，宜促诣公辨之。”禁曰：“今贼在后，追至无时，不先为备，何以待敌？且公聪明，谮诉何缘！”徐凿堑安营讫，乃入谒，具陈其状。太祖悦，谓禁曰：“淯水之难，吾其急也，

【◎淯水，见《武纪》建安二年。◎《方舆纪要》：淯水在今南阳府城东三里。◎《张绣传》：太祖南征，军淯水，绣袭太祖，军败，二子没。】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胡三省曰：讨暴，谓击劫掠者。坚垒，谓先凿堑安营也。】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于是录禁前后功，封益寿亭侯。复从攻张绣于穰，【穰，见《武纪》建安二年。】禽吕布于下邳，别与史涣、曹仁攻眭固于射犬，破斩之。

太祖初征袁绍，绍兵盛，禁愿为先登。太祖壮之，乃遣步卒二千人，使禁将，守延津以拒绍，【◎延津，见《武纪》建安五年，又见《袁绍传》。◎杭世骏曰：○《名胜志》云：汲县东南二十五里有延津，即此津之下流也。○《左传·隐公二年》：叔段侵郑，至于廩延。

○《魏书》曹公遣于禁渡河守延津，即此。旧有城存。◎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五十六、

《左传》“廩延”注云：汲郡城南有延津城，于禁守延津以拒袁绍，即此。○《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延津城在卫辉府南，《战国策》谓之垝津。孔颖达曰：“即延津也。”城盖后汉末所筑，南临河津为戊守处。◎《一统志》：延津关在河南卫辉府东南二十五里，即延津城。】太祖引军还官渡。刘备以徐州叛，太祖东征之。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击绍别营，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获嘉二县，【汲，见《刘放传》。获嘉，见《乐进传》。】焚烧保聚三十余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余人。太祖复使禁别将屯原武，【◎《郡国志》：司隶河南尹原武。◎钱坫曰：原武故城，今河南怀庆府原武县西。】击绍别营于杜氏津，【◎谢鍾英曰：杜氏津在今原武县西北。】破之。迁裨将军，后从还官渡。太祖与绍连营，起土山相对。绍射营中，士卒多死伤，军中惧。禁督守土山，力战，气益奋。绍破，迁偏将军。冀州平。昌豨复叛，遣禁征之。禁急进攻豨；豨与禁有旧，诣禁降。诸将皆以为豨已降，当送诣太祖，禁曰：“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自临与豨决，陨涕而斩之。是时太祖军淳于，【◎《武纪》：建安十一年，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闻而叹曰：“豨降不诣吾而归禁，岂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为：围而后降，法虽不赦；囚而送之，未为违命。禁曾不为旧交希冀万一，而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所以卒为降虏，死加恶谥，宜哉。】东海平，拜禁虎威将军。后与臧霸等攻梅成，张辽、张郃等讨陈兰。禁到，成举众三千余人降。既降复叛，其众奔兰。【“其”上当有“将”字。】辽等与兰相持，军食少，禁运粮前后相属，辽遂斩兰、成。【事在建安十四年。】增邑二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而禁持军严整，得贼财物，无所私入，由是赏赐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众心。太祖常恨朱灵，【朱灵，事见《徐晃传》注。】欲夺其营。以禁有威重，遣禁将数十骑，赍令书，径诣灵营夺其军，灵及其部众莫敢动；乃以灵为禁部下督，众皆震服，其见惮如此。迁左将军，假节钺，分邑五百户，封一子列侯。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

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

【◎赵一清曰：○《赵俨传》：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从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盖以襄阳重镇，故特留重兵以守之。其后辽等徙屯，而兵俱属于禁，观其夺朱灵营，以灵为部下督可知。○《蜀志·关羽传》云：禁所督七军皆没。○《晋书·宣帝纪》：帝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魏武不之察。及蜀将关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惟庞悳不屈节而死。太祖闻之，哀叹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胡三省曰：操收兵兖州，禁即为将。◎沈家本曰：上文太祖领兖州，禁为都伯；操领兖州在初平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为二十八年。言三十者，举成数也。】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悳邪！”会孙权禽羽，获其众，禁复在吴。文帝践阼，权称籓，遣禁还。帝引见禁，须发皓白，形容憔悴，【宋本“悴”作“顇”。】泣涕顿首。帝慰谕以荀林父、孟明视故事，【◎胡三省曰：晋大夫荀林父与楚战，败于邲，晋景公复用之，以取赤狄。秦大夫孟明为晋禽于殽，秦穆公复用之，以霸西戎。】

【◎《魏书》载制曰：“昔荀林父败绩于邲，孟明丧师于殽，秦、晋不替，使复其位。其后晋获狄土，秦霸西戎，区区小国，犹尚若斯，【宋本作“尚犹若斯”。】而况万乘乎？樊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其复禁等官。”】拜为安远将军。【◎胡三省曰：安远将军号亦前此未有也。◎赵一清曰：○《御览》卷六百八十五：魏文帝与于禁诏曰：“昔汉高脱衣以衣韩信，光武解绶以带李忠，诚皆人主当时贵敬功劳。今以远游冠与将军。◎洪饴孙曰：安远将军，一人，第三品。】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魏武葬高陵，高陵在邺城西。】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悳愤怒、禁降服之状。【◎或曰：事极很，亦极趣，然特狙诈轻儇伎俩，非帝王赏罚之正也。】禁见，惭恚发病薨。子圭嗣封益寿亭侯。谥禁曰厉侯。【◎司马光曰：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 张郃

张郃字俊乂，河间鄚人也。【鄚，见《刑颙传》。】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馥败，以兵归袁绍。绍以郃为校尉，使拒公孙瓒。瓒破，郃功多，迁宁国中郎将。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汉晋春秋》曰：郃说绍曰：“公虽连胜，然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绍不从之。】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乌巢，见《武纪》建安五年。】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 “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臣松之案：《武纪》及《袁绍传》并云袁绍使张郃、高览攻太祖营，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绍众于是大溃。是则缘郃等降而后绍军坏也。至如此传，为绍军先溃，惧郭图之谮，然后归太祖，为参错不同矣。【◎姜宸英曰：此必郃家传，自文其丑，故与《武纪》、《绍传》互异。◎弼按：承祚纪事多于本传讳之，而错见于他传。如宕渠之役，“郃为张飞所破，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退还南郑”，见《蜀志·张飞传》，不见于本传也；又如《苏则传》“则与董昭同寮，昭忱则膝，则曰‘则膝非佞人之枕’”，不见于《董昭传》也；

《则传》又云“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不见于《陈思王传》也；又如赵俨为河东太守，录送生人妇，见《杜畿传》注引《魏略》，不见于《赵俨传》也。其于本传多讳言者，如此。】】

太祖得郃甚喜，谓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岂若微子去殷、韩信归汉邪？”拜郃偏将军，封都亭侯。授以众，从攻邺，拔之。又从击袁谭于渤海，【冀州勃海郡。】别将军围雍奴，【雍奴，见《乐进传》。】大破之。后讨柳城，【宋本“后”作“从”。柳城，见《武纪》建安十二年。】与张辽俱为军锋，【◎《于禁传》：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以功迁平狄将军。【◎洪饴孙曰：平狄将军，一人，第三品。】别征东莱，【青州东莱郡。】讨管承，又与张辽讨陈兰、梅成等，破之。从破马超、韩遂于渭南。【◎两汉无渭南县，此盖指渭水之南。◎《武纪》：建安十六年，公自潼关北渡，贼退，拒渭口。公结营于渭南。◎《诸葛亮传》：亮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今之渭南县为汉京兆尹下邽县地。】围安定，【安定，见《武纪》建安十六年。】降杨秋。【◎《武纪》：建安十六年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与夏侯渊讨鄜贼梁兴及武都氐。【鄜，见《郑浑传》。武都，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公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邰等攻破之。互见《夏侯渊传》、《徐晃传》。】又破马超，平宋建。太祖征张鲁，先遣郃督诸军讨兴和氐王窦茂。【◎

《武纪》：建安二十年四月，公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太祖从散关入汉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于前通路。至阳平，【散关、阳平关，均见《武纪》建安二十年。】鲁降，太祖还，留郃与夏侯渊等守汉中，拒刘备。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钱大昭曰：《郡国志》巴郡不分东西。刘璋为牧，以永宁为巴东郡，垫江为巴西郡。◎全祖望曰：张鲁降魏，巴郡亦随之而入。建安二十年，分其地为三，以夷帅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见《武纪》。〗任约为巴郡太守，〖见《通鉴》。〗旋为先主所并，故史志不详。◎弼按：巴东、巴西二郡，详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及《蜀志·刘璋传》。】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郡国志》：益州巴郡宕渠。◎宋白曰：宕渠城，汉车骑将军冯绲增修。俗名车骑城。◎《方舆纪要》：今四川顺庆府渠县东北九十里。◎弼按：宕渠，互见《蜀志·先主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南郑，见《武纪》建安十六年。】拜荡寇将军。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方舆纪要》卷五十六：广石戍在陕西宁羌州沔县西，

〖◎按：今汉中府沔县。〗与阳平关相近。◎谢鍾英曰：郃拒先主，自当在沔县西。胡三省谓广石在巴、汉之间，兵势便不相接。】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其后备于走马谷烧都围，【◎谢鍾英曰：时先主南渡沔水击渊于定军山走马谷，疑即定军山之谷。◎赵一清曰：○走马谷，亦谓马鸣阁。○《方舆纪要》卷六十八谓：在四川汉中府昭化县北百里。亦见《徐晃传》。◎弼按：按之地势，以谢说为是。《通鉴》先主遣将绝马鸣阁道，事在建安二十三年；斩夏侯渊，事在建安二十四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渊遂没，【◎《通鉴考异》曰：○《渊传》曰：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战死。】郃还阳平。【◎胡三省曰：自广石还阳平也。◎或曰：“郃还阳平”疑有误。先主已屯阳平，郃安能退至此乎？】【◎《魏略》曰：渊虽为都督，刘备惮郃而易渊。及杀渊，备曰：“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渊为元帅，非魁邪？】】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郃出，勒兵安阵，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太祖在长安，遣使假郃节。太祖遂自至汉中，刘备保高山不敢战。太祖乃引出汉中诸军，郃还屯陈仓。【陈仓，见《武纪》建安二十年。】

文帝即王位，以郃为左将军，进爵都乡侯。【◎《上尊号奏》云：使持节、左将军、中乡侯臣郃。】及践阼，进封鄚侯。【盖封本县侯也。】诏郃与曹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见《张既传》，又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魏书》。】召郃与真并朝许宫，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通鉴》：黄初四

年正月，曹真使张郃击破吴兵，遂夺据江陵中洲。◎胡三省曰：江陵中洲，即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一统志》：今荆州府枝江县东接江陵县界。《县志》：“明嘉靖中为江水冲断，分为上百里洲、下百里洲。”◎谢鍾英曰：百里洲在今荆州府江陵县城西南大江中，周广百里。】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赵一清曰：○祁口，既沶口。○《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沶水在襄阳宜城县西。○《水经·沔水下注》：沶水上通梁州沔阳县，东迳新城之沶乡，谓之沶水。又东历宜城西山，谓之沶溪，东流合于夷水，谓之沶口。○一清案：沶，音怡。○

《宋书·州郡志》：新城太守领祁阳令，魏立。○《晋太康地志》作“沶”，音祁。则魏晋之间固有作“祁”字者矣。】交战，破之。诸葛亮出祁山。【祁山，见《明纪》青龙二年，在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北。】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街亭，见《明纪》太和二年，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应亮，【南安，见《武纪》建安十九年。天水，见《明纪》太和二年。安定，见《武纪》建安十六年。】郃皆破平之。诏曰：“贼亮以巴蜀之众，当虓虎之师。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

【◎胡三省曰：时郃将兵伐吴，屯于方城。《续汉志》曰：“叶县南有长山，曰方城。屈完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即此。”◎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方城山在河南裕州东北四十里。《左传》“楚方城为城”，是也。或曰，楚置城于山上以为要隘。其山连接南阳唐县、叶县之境，几数百里，亦曰长城山。◎谢鍾英曰：○盛弘之《荆州记》：叶南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沘阳界，南北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水经注》：鄜县有故城一面，号为长城，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南北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方舆纪要》：今叶县南四十里。】诸葛亮复出，急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胡三省曰：河南城在洛阳城西。◎赵一清曰：○《郡国志》：河南，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方舆纪要》卷四十八：城在河南府西北，亦曰郏邑。○《晋地道记》：河南城去雒城四十里。】置酒送郃，遣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威、虎贲使卫郃，【宋本“威”作“卫”。】因问郃曰：“迟将军到，【◎胡三省曰：迟，待也。◎王念孙曰：○《汉书·高帝纪》：迟明，围宛城三帀。○迟明，谓比明也。○《汉书·外戚传》：迟帝还。○赵王死。迟帝还，比帝还也。“迟”与“比”同义。】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县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郃晨夜进至南郑，【益州汉中郡南郑，今陕西汉中府东南。】亮退。诏郃还京都，拜征西车骑将军。

郃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郃虽武将而爱乐儒士，尝荐同乡卑湛【何焯校“卑”作“毕”。】经明行修，诏曰：“昔祭遵为将，奏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范《书·祭遵传》：博士范升上疏追称遵曰：“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章怀注：○雅歌，谓歌《雅诗》也。○《礼记·投壶经》曰：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长二尺八寸，无去其皮，取其坚而重。投之胜者，饮不胜者，以为优劣也。

◎周寿昌曰：《续志》有五经博士祭酒，秩六百石，无大夫，或奏而未行也。】今将军外勒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今擢湛为博士。”

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御览》卷二百九十一引《汉末传》曰：丞相亮出军围祁山，以木牛运粮。魏司马宣王、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军还，至于青封木门。郃追之，亮驻军削

大树皮，题曰：“张郃死此树下。”豫令兵夹道，以数千强弩备之。郃果目见，千弩俱发，射郃而死。◎《方舆纪要》卷五十九：木门谷在秦州西南九十里。◎《蜀志·诸葛亮传》注引

《汉晋春秋》曰：司马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通鉴》“以”作“已”。〗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通鉴》 “悬”作“孤”。〗亦行去矣。”宣王不从。◎胡三省曰：懿实畏亮，又以张郃尝再拒亮，名著关右，不欲从其计。◎或曰：郃中右膝，焉得死？似非实录。】【◎《魏略》曰：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谥曰壮侯。【正始四年，郃从祀太祖庙庭。】子雄嗣。郃前后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户，封郃四子列侯。赐小子爵关内侯。

##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东杨人也。【◎《郡国志》：司隶河东郡杨。◎《一统志》：杨县故城，今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东南。】为郡吏，从车骑将军杨奉讨贼有功，拜骑都尉。李傕、郭汜之乱长安也，晃说奉令与天子还洛阳，奉从其计。天子渡河至安邑，【安邑，见《武纪》兴平二年。】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阳，韩暹、董承日争斗，晃说奉令归太祖；奉欲从之，后悔。太祖讨奉于梁，【梁，见《武纪》建安元年。】晃遂归太祖。太祖授晃兵，使击卷、【卷，音墟权反。】原武贼，【◎《郡国志》：司隶河南尹卷、原武。◎《一统志》：卷县故城，今河南怀庆府原武县西北。〖◎《舆地广记》：在原武县东。〗原武故城，今怀庆府阳武县治。〖◎钱坫曰：今原武县西。〗】破之，拜裨将军。【◎胡三省曰：按沈约《志》，曹魏置将军四十号，偏将军、裨将军居其末。】从征吕布，别降布将赵庶、李邹等。与史涣斩眭固于河内。从破刘备，又从破颜良，拔白马，进至延津，【白马、延津，均见《武纪》建安五年。】破文丑，拜偏将军。与曹洪击强贼祝臂，【强，见《武纪》卷首。】破之，又与史涣击袁绍运车于故市，【故市，在今延津县界。】功最多，封都亭侯。【◎姜宸英曰：前已书“封都亭侯”，此又封，殆以前封非出操邪？◎沈家本曰：后文云“进封逯乡侯”，必由亭侯进封，而先未书“封某某亭侯”，则此文“封都亭侯”必有夺误，当云“封某某亭侯”，非与前文复也。

《庞悳传》先封都亭侯，又封关门亭侯，此其一证。】太祖既围邺，破邯郸，易阳令韩范伪以城降而拒守，【邺，见《武纪》建安八年。邯郸、易阳，见《武纪》建安九年。】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飞矢城中，为陈成败。范悔，晃辄降之。既而言于太祖曰：“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今日灭易阳，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无定时也。原公降易阳以示诸城，则莫不望风。”太祖善之。别讨毛城，设伏兵掩击，破三屯。从破袁谭于南皮，【毛城、南皮，均见《武纪》建安九年。】讨平原叛贼，【平原，见《武纪》初平三年。】克之。从征蹋顿，拜横野将军。【◎胡三省曰：横野大将军，光武以命王常。◎洪饴孙曰：横野将军一人，第五品。】从征荆州，别屯樊，讨中庐、临沮、宜城贼。【中庐，见《刘表传》。临沮、宜城，见《明纪》景初元年。】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十五年，讨太原反者，围太陵，拔之，【◎钱大昭曰：此事《武纪》在十六年，《夏侯渊传》在十七年之前，“五”字疑误。◎弼按：《武纪》云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此作“太陵”，误。大陵，见《武纪》建安十六年。】斩贼帅商曜。韩遂、马超等反关右，遣晃屯汾阴【◎《郡国志》：司隶河东郡汾阴。◎《一统志》：汾阴故城，今山西蒲州府荣河县北。】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

【晃为河东人。】太祖至潼关，恐不得渡，召问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阪，

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按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史记·项羽本纪》沛公与项伯语、与项羽语皆称臣，与自称仆同。裴说似泥。◎沈家本曰：汉时下之于上，辄称臣，晃特沿旧习耳。】】渡蒲坂津，【潼关、蒲坂、蒲坂津，均见《武纪》建安十六年。】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作堑栅未成，贼梁兴夜将步骑五千余人攻晃，晃击走之，太祖军得渡。遂破超等，使晃与夏侯渊平隃麋、汧诸氐，【隃麋、汧，见《夏侯渊传》。】与太祖会安定。太祖还邺，使晃与夏侯渊平鄜、夏阳余贼，【鄜、夏阳，见《郑浑传》。】斩梁兴，【◎钱大昭曰：鄜，当从《夏侯渊传》做“鄠”。◎弼按：鄜县在今陕西鄜州洛川县东南七十里，夏阳县在今陕西同州府韩城县南，二县皆在今陕西西安府之北，地亦相近。若鄠县，则在今西安府之南。应从鄜为是。又按，

《郑浑传》亦云“梁兴等余众聚鄜城”，钱说似误。然鄜县前汉有，后汉无。《武纪》建安十七年，马超余众梁兴等屯蓝田，使夏侯渊击平之。蓝田与鄠相近，则又以作“鄠”为是。盖当时潼关以西、渭河南北皆为马超、韩遂余党也。】降三千余户。从征张鲁。别遣晃讨攻椟、仇夷诸山氐，皆降之。迁平寇将军。【◎洪饴孙曰：平寇将军，一人，第三品。】解将军张顺围。击贼陈福等三十余屯，皆破之。

太祖还邺，【局本“还”作“迁”，误。】留晃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阳平关，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郡国志》：益州广汉郡葭萌。◎三国蜀改为汉寿，属梓橦郡，有马鸣阁，在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北百里。◎潘眉曰：○《太平寰宇记》：马鸣阁在利州昭化县，即褒斜栈道也。诸葛武侯与兄瑾书：“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其地即马鸣阁道。】晃别征破之，贼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闻，甚喜，假晃节，令曰：“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宋本、元本、吴本、毛本作“喉咽”。】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阳平，引出汉中诸军。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宛，见《武纪》建安二十三年。】会汉水暴隘，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还”字疑衍。】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贼屯偃城。晃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贼烧屯走。晃得偃城，两面连营，稍前，去贼围三丈所。未攻，【参阅《赵俨传》。】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殷署为平难将军，见《赵俨传》。【朱盖曾随张辽讨陈兰，见《辽传》。】】凡十二营诣晃。贼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括地志》：阳陵陂在偃城西北五里，偃城在襄州安养县西北三里，古郾子国。◎《方舆纪要》卷七十九：偃城在襄阳府城北五里。◎《一统志》：偃城，今襄阳县北。◎谢鍾英：阳陵坡、偃城、四冢，皆与樊城相近。】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蜀志·关羽传》注引《蜀记》曰：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今：“得云长头赏千金。”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太祖令曰：“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踰孙武、穰苴。”晃振旅还摩陂，【摩陂，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会。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时诸军皆集，太祖案行诸营，士卒咸离阵观，而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阵不动。太祖叹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御览》卷七百五十七引《魏略》云：徐晃性严，驱使将士不得闲息。于军中为之语曰：“不得饷，属徐晃。”晃闻此语，笑曰：“我槌破汝钨錥邪？”】

文帝即王位，以晃为右将军，进封逯乡侯。【《上尊号奏》云“使持节、右将军、建乡侯

臣晃”，与《传》异。】及践阼，进封杨侯。【封本县。】与夏侯尚讨刘备于上庸，【◎上庸，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林国赞曰：彼时刘封在上庸，先主在成都。如此文则似先主在上庸矣。据《夏侯尚传》，尚奏刘备别军在上庸，本传“备”下当亦有“别军”二字，疑传写脱去。《曹真传》“击刘备别将于下辩”，又云“破刘备别将高详于阳平”，未直书讨刘备也。】破之。以晃镇阳平，徙封阳平侯。【◎《郡国志》：兖州东郡阳平。◎三国魏改属阳平郡。◎谢鍾英谓：徐晃封此。◎弼按：本传明言“以晃镇阳平，徒封阳平侯”，非东郡之阳平也，谢说误。互见《武文世王公传·北海悼王蕤传》。】明帝即位，拒吴将诸葛瑾于襄阳。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户。病笃，遗令敛以时服。

性俭约畏慎，将军常远斥候，先为不可胜，然后战，追奔争利，士不暇食。常叹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常以功自效，何用私誉为！”终不广交援。太和元年薨，谥曰壮侯。【正始四年，诏祀故左将军徐晃于太祖庙庭。】子盖嗣。盖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户，封晃子孙二人列侯。

初，清河朱灵为袁绍将。太祖之征陶谦，绍使灵督三营助太祖，战有功。绍所遣诸将各罢归，灵曰：“灵观人多矣，无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遂留不去。所将士卒慕之，皆随灵留。灵后遂为好将，【◎《武纪》：建安四年，遣刘备、朱灵要袁术。十六年，潜遣徐晃、朱灵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名亚晃等，【“等”字疑衍。】至后将军，封高唐亭侯。【“亭”字衍。注引《魏书》以鄃侯更封高唐，乃县侯也。】【◎《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绍【◎《郡国志》：冀州清河国鄃。◎《一统志》：鄃县故城，今山东济南府平原县西南。】而降公孙瓒，瓒遣兵卫之。绍遣灵攻之。灵家在城中，瓒将灵母弟置城上，诱呼灵。灵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与人，岂复顾家耶！”遂力战拔之，生擒雍而灵家皆死。◎《魏书》曰：灵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数承宽缓，暂见齐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严，善以道宽之，不然即有变。”灵至阳翟，【颍川郡治阳翟，见《武纪》卷首。】中郎将程昂等果反，即斩昂，以状闻。【毛本“状”作“朕”，误。】太祖手书曰：“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愔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宜阳，禹岂以是减损哉？【◎范《书·邓禹传》：光武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禹遣冯愔、宗歆守恂邑。二人争权相攻，愔遂杀歆，因反击禹。自愔反后禹威稍损。禹与邓弘击赤眉，遂为所败，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也。”【魏武常恨朱灵，遣于禁径夺其军，见《于禁传》。】文帝即位，封灵鄃侯，增其户邑。诏曰：“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邵，功踰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帝有”二字疑误。】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隃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灵当为清河鄃县人。】灵谢曰：“高唐，宿所愿。”【高唐，见《武纪》初平三年。】于是更封高唐侯，薨，谥曰威侯，子术嗣。【正始四年，诏祀故后将军朱灵于太祖庙庭。】】

评曰：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于禁最号毅重，然弗克其终。张郃以巧变为称，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或注记有遗漏，未如张辽、徐晃之备详也。【◎何焯曰：此与下卷序魏诸将，但以注记所载稍檃括其略，非经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围，一时奇功，而惟存一令，亦安得谓之备详也？序张辽合肥，许褚潼关，差胜耳。】

# 卷十八·魏书十八·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

魏书十八

三国志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毛本此卷无“第”字。◎刘咸炘曰：前八人皆战将，末二人因义烈而类叙之。】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eaglefly213**】

【复校：擎骥】

##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钜野，见《武纪》兴平二年。】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乘氏，见《武纪》兴平元年。】初平中，以众随太祖，破黄巾于寿张，【寿张，见《武纪》初平三年。】又从击袁术，征徐州。吕布之乱，太祖遣乾还乘氏，慰劳诸县。布别驾薛兰、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听，遂杀乾。太祖使乾子整将乾兵，与诸将击兰、封。兰、封破，从平兖州诸县有功，稍迁青州刺史。整卒，典徙颍阴令，【颍阴，见《荀彧传》。】为中郎将，将整军，【◎《魏书》曰：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太祖善之，故试以治民之政。】迁离狐太守。【◎离狐，见《于禁传》。◎钱大昕曰：离狐县，前汉属东郡，后汉属济阴郡。离狐城在单县西，史无置郡之文，盖建安初暂置而即罢耳。◎赵一清曰：据此传，则魏时离狐又尝置郡矣。】

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绍破，以典为裨将军，屯安民。

【◎安民，见《荀彧传》。东平国寿张县有安民亭。◎《水经》：汶水西南至安民亭入济。◎

《荀彧传》“建安六年，太祖就谷于东平之安民”，即此。】太祖击谭、尚于黎阳，使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会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典与诸将议曰：“蕃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军不内御；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宜亟击之。”昱亦以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叶，见《武纪》建安二年。】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从围邺，邺定，与乐进围高幹于壶关，【壶关，见《武纪》建安十年。】击管承于长广，【◎《郡国志》：青州

东莱郡长广。◎《一统志》：长广故城，今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东。】皆破之。迁捕虏将军，【◎洪饴孙曰：捕虏将军，一人，第五品。破虏将军，一人，第五品。】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范《书·耿纯传》：纯恐家族怀异心，乃使从昆弟訢宿归，烧其庐舍。世祖问纯故，对曰：“纯虽举族归命，老弱在行，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世祖叹息。】典谢曰： “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二千余口居邺。【宋本“二”作“三”。】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

【◎赵一清曰：○《水经·河水注》：函谷关号天险。郭缘生《记》曰：“魏武征韩遂、马超，连兵此地，道东原上有李典营。”○传不云典从征，盖略之。】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各本皆有“不”字，官本无之。《通鉴》无“不”字，见建安二十年。◎姜宸英曰：“不”字衍。】乃率众与辽破走权。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

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年三十六薨，子祯嗣。文帝践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祯邑百户，赐典一子爵关内侯，邑百户；谥典曰愍侯。【正始四年，典从祀太祖庙庭。】

## 李通

李通字文达，江夏平春人也。【◎《郡国志》：荆州江夏郡平春。◎《一统志》：平春故城，今河南汝宁府信阳州西北。◎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以平春属义阳郡，误。◎沈家本曰：《晋书·李重传》作江夏钟鍾武人。重，通曾孙。】【◎《魏略》曰：通小字万亿。】以侠闻于江、汝之间。【《御览》“侠”上有“游”字。】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朗陵，见

《荀彧传》。】众多归之。【文达行迹与中兴固始相类，不但姓名相同。】时有周直者，众二千余家，与恭、通外和内违。通欲图杀直而恭难之。通知恭无断，乃独定策，与直克会，【克，或作“尅”。】酒酣杀直。众人大扰，通率恭诛其党帅，尽并其营。后恭妻弟陈郃杀恭而据其众。通攻破郃军，斩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黄巾大帅吴霸而降其属。遭岁大饥，通倾家振施，与士分糟糠，皆争为用，由是盗贼不敢犯。

建安初，通举众诣太祖于许。拜通振威中郎将，屯汝南西界。太祖讨张绣，刘表遣兵以助绣，太祖军不利。通将兵夜诣太祖，太祖得以复战，通为先登，大破绣军。拜裨将军，封建功侯。【◎钱大昕曰：陈景云疑“功”下脱“亭”字。予谓建功侯即魏武所置名号之一也。

◎钱大昭曰：建安二十年，初置名号侯，此建功侯疑与汉诸侯王之崇德侯、孔羡之宗胜侯同。

◎潘眉曰：建功侯，名号侯也。◎沈家本曰：魏氏列侯多由亭侯进封乡侯，不应通独由亭侯改都亭侯，钱说固是，惟魏武置名号侯在建安二十年，而通之封在三年，未必即为名号之一。且通子基袭侯，恐名号侯不能袭也。◎弼按：《武纪》建安二十年，始置名号侯。刘表遣兵助张绣事在建安三年，是此时尚未有名号侯也。案范《书·盖延传》“延至广阿，拜偏将军，号建功侯”，是早有是称也。】分汝南二县，以通为阳安都尉。【◎钱大昕曰：《魏略》称通领阳安太守，盖以都尉行太守事也。《赵俨传》“袁绍遣使招诱诸郡，惟阳安郡不动”，盖当时都尉别领县者亦称郡矣。◎赵一清曰：○《郡国志》：汝南郡阳安，道亭故国。朗陵，侯国。

○注引《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二县置阳安都尉。○《方舆纪要》卷五十：曹操分汝南置阳安都尉，以朗陵县属焉，亦曰阳安郡，寻罢。阳安城光州息县西南十里。朗陵城在确

山县西南三十五里。◎谢鍾英曰：魏受禅后，阳安郡不见于《国志》，盖置郡旋废。◎《一统志》：阳安故城，今河南汝宁府确山县东北。】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长赵俨收治，【◎钱大昕曰：汉制大县置令，小县置长。此与《赵俨传》称朗陵长，而《田豫传》称除朗陵令，当有一误。】致之大辟。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赵俨传》注引《魏略》云“通欲遣使于绍”，与此异。】通亲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独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从绍。”通按剑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而任使无方，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即斩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瞿恭、【◎胡三省曰：瞿，姓也。王僧孺《百家谱》有苍梧瞿宝。】江宫、沈成等，皆破歼其众，【宋本“歼”作“残”。】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通率众击之，下马拔鹿角入围，且战且前，以迎仁军，勇冠诸将。通道得病薨，时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文帝践阼，谥曰刚侯。诏曰：“昔袁绍之难，自许、蔡以南，人怀异心。通秉义不顾，使携贰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虽已袭爵，未足酬其庸勋。【宋本“酬”作“畴”。】基兄绪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笃其劳，以基为奉义中郎将，【冯本“以”上有“其”字。】绪平虏中郎将，【◎洪饴孙曰：奉义中郎将一人，平虏中郎将一人，均比二千石，第四品。】以宠异焉。”【◎王隐《晋书》曰：绪子秉，字玄胄，有雋才，为时人所贵，【宋本无“人”字。】官至秦州刺史。【◎赵一清曰：○《世说》卷一注引《李康家诫》、卷十八注引《文章志》曰：李廞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阳太守。廞好学，善隶、草，与兄式齐名。○此名秉，或玄胄有二名。○《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魏增置秦州，治上邽，今巩昌府秦州西六十里有故城，领郡六，陇西、汉阳、武都皆故郡也。南安，中平五年置。广魏，即初平四年所置永阳郡。阴平，本汉广汉属国，魏武改置阴平郡。太和三年，武都、阴平皆入于蜀。◎吴增僅曰：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于魏秦州下引《世说·贤媛篇》注《永嘉流人名》云：魏秦州刺史李康。〖◎《魏志·李通传》裴注引王隐《晋书》李康作“李秉”，《晋书·李重传》又作“景”，并缘形似而误。◎弼按：○吴士鉴《晋书斠注》云：唐人避“丙”字讳，改作“景”。“秉”与“丙”为嫌名，故亦避之。《世说》注引

《文章志》、《永嘉流人名》作“康”，则康与秉形近而伪也。〗考康为魏初李通孙，东晋李重父。据王隐《晋书》云“秉字玄胄，官至秦州刺史。秉尝答司马文王问，因以为《家诫》，曰‘昔侍坐先帝’”云云。以“先帝”称文王，明秉仕于晋初。魏置秦州，诸书云在文帝初。李通卒于汉魏之际，年才四十二岁，即使秉生，尚在童稚，安得为刺史乎？且《李重传》云 “父景，秦州刺史”，不云仕魏，即王隐《晋书》所云“官至秦州刺史”，正足明其仕晋终于秦州刺史，非魏初所置之秦州也。《世说》注疑衍“魏”字。〖◎《世说·棲逸篇》注引《文章志》：李廞祖康，秦州刺史。◎秦州上亦无“魏”字。〗◎谢鍾英曰：《杜恕传》太和中上疏，称荆、（杨）**[**扬**]**、青、徐、幽、并、雍、凉、兖、豫、司、冀，不数秦州；曹植《谏伐辽东表》“蜀应西境，则雍、凉三分”，亦不言秦州。终《三国志》无秦州二字。《宋书·州郡志》“晋武帝置秦州”，《晋书·武帝纪》“太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是秦州始于晋武，洪氏从《晋书·地理志》列秦州，非也。】秉尝答司马文王问，因以为《家诫》，【冯本“答”作“得”。】曰：“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

【宋本“免”作“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清、慎、勤三字箴本于司马昭。◎梁章钜曰：三字箴不可以人废也，今人以为出于宋儒吕本中，失之矣。】并受诏。既出，上顾谓吾等曰：‘相诫敕正当尔不？’侍坐众贤，莫不赞善。上又问：【宋本“问”下有“曰”字。】‘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 ‘清固为本。’次复问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称括囊无咎，【◎《易·坤

卦》之辞。◎孔《疏》云：括，结也。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知也。闭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不与物忤，故曰旡咎。】藉用白茅，【◎《易·大过》之辞。◎孔《疏》云：藉用白茅者，以柔处下，心能谨慎。荐藉于物，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奉事于上也。】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诸人各未知所对，吾乃举故太尉荀景倩、【荀顗字景倩，见《荀彧传》注。】尚书董仲连、仆射王公仲并可谓为慎。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嗣宗，事见《王粲传》。】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钱振锽曰：嗣宗不过司马昭门客耳，若有忠臣如王允，讨昭而杀之，门客未必不与其祸。嗣宗之慎不足道也。假使嗣宗为王臣，人主问以臣下贤否，亦将隐情不言乎？若是，必食奸党恶者也，又不然，是无是非之心也。】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患祸无从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历位吏部郎、平阳太守。◎《晋诸公赞》曰：重以清尚称。相国赵王伦以重望取为右司马。

【《晋书》作“左司马”。】重以伦将为乱，辞疾不就。伦逼之不已，重遂不复自活，至于困笃，扶曳受拜，数日卒，赠散骑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约，永嘉中并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则，官至侍中。【◎《世说》卷十八注引《文章志》曰：式字景则，廞长兄也。思理儒隐，有平素之誉。渡江，累迁临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 臧霸

臧霸字宣高，泰山华人也。【◎华县，见《武纪》初平四年，又见《曹仁传》。◎《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曰：《汉志》泰山郡有华县，《续汉志》无之，《方舆纪要》以为并入费县。案《三国志》称臧霸泰山华人，《泰山都尉孔宙碑》亦有题泰山华者，然则后汉元有华县，殆并未久而复置耳。◎梁章钜曰：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泰山郡领县十一，并无华县，是其疏。◎弼按：洪氏从《晋志》以华县属琅邪郡，梁氏未细检耳。◎周寿昌曰：汉末尚存泰山华县，《郡国志》或偶遗之。《方舆纪要》以为并入费县，恐在晋以后矣。】父戒，为县狱掾，据法不听太守欲所私杀。太守大怒，令收戒诣府，时送者百余人。霸年十八，将客数十人径于费西山中要夺之，【◎赵一清曰：西山，即蒙山也，在费县西北五十里。】送者莫敢动，因与父俱亡命东海，由是以勇壮闻。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琅邪国治开阳，见《武纪》兴平元年，又见《卞后传》。】太祖之讨吕布也，霸等将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冯本“募”作“幕”。】见而悦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观兄康等，皆诣太祖。太祖以霸为琅邪相，敦利城、礼东莞、观北海、康城阳太守，【◎《武纪》：建安三年，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胡三省曰：城阳，西汉王国，光武省，并入琅邪。利城、昌虑二县皆属东海，此盖因诸屯帅所居而分为郡也。◎钱大昕曰：东莞亦此时所置。利城郡未审何时并省。◎余详见《武纪》建安三年注。东莞，见《夏侯玄传》。】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李通淮、汝，臧霸青、徐，与钟繇关中之任并重，实为全局所系，不仅一隅之得失也。】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晖为将。兖州乱，翕、晖皆叛。后兖州定，翕、晖亡命投霸。太祖语刘备，令语霸送二人首。霸谓备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太祖，太祖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乃皆以翕、晖为郡守。【臧霸此举胜于于禁之斩昌豨矣。】时太祖方与袁绍相拒，而霸数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专事绍，不以东方为念。太祖破袁谭于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

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毛本 “武”作“祖”，误。】吾将何以易之哉！”东州扰攘，霸等执义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洪饴孙曰：威虏将军一人，第五品。】又与于禁讨昌豨，与夏侯渊讨黄巾余贼徐和等，有功，迁徐州刺史。沛国公武周为下邳令，【◎陈景云曰：“公”字衍。武周，沛国竹邑人，详《胡质传》注。】霸敬异周，身诣令舍。部从事謥詷不法，【謥詷，见《程昱传》。】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元和郡县志》：巢湖在合肥县东南六十四里，本居巢县地，后陷为湖。◎《一统志》：在合肥县东南七十里，舒城县东北一百三十里，巢县西十里。周回四百余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纳诸水以注大江。】攻居巢，【居巢，见《武纪》建安二十二年。】破之。张辽之讨陈兰，霸别遣至皖，讨吴将韩当，使权不得救兰。当遣兵逆霸，霸与战于逢龙，当复遣兵邀霸于夹石，【◎陆机《辨亡论》曰：蓬笼之战，子输不返。◎《寰宇记》卷百二十五：逢龙城在皖水之北，遂号为皖城。◎姚范曰：逢龙，今安庆城之集贤关。夹石，即桐城北峡关也。◎谢鍾英曰：逢龙当与夹石相近。夹石，今桐城县北四十七里北峡关。◎互见本志《蒋济传》、《吴志·吕蒙传》、《朱桓传》。】与战破之，还屯舒。权遣数万人乘船屯舒口，【◎胡三省曰：舒在吴、魏境上，弃而不耕，去舒口甚近。◎《方舆纪要》卷二十六：舒城今庐州府舒城县治，汉为庐江郡治，三国时废为境上地。舒口即巢湖口也。◎谢鍾英曰：当即今巴洋河入巢湖之口。】分兵救兰，闻霸军在舒，遁还。霸夜追之，比明，行百余里，邀贼前后击之。贼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众。由是贼不得救兰，辽遂破之。霸从讨孙权于濡须口，与张辽为前锋，行遇霖雨，大军先及，水遂长，贼船稍进，【◎官本《考证》云：《太平御览》 “先及”作“先反”，“稍进”作“稍近”。】将士皆不安。辽欲去，霸止之曰：“公明于利钝，宁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辽至，以语太祖。太祖善之，拜扬威将军，【◎“拜”下当有“霸”字。◎洪饴孙曰：扬威将军，一人，第四品。】假节。后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

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都督青州诸军事。【霸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及践阼，进封开阳侯，徙封良成侯。与曹休讨吴贼，破吕范于洞浦，【◎胡三省曰：洞口浦在历阳江边。◎《一统志》：今安徽和州西南临江。】征为执金吾，位特进。每有军事，帝常咨访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孙观名婴子。吴敦名黯奴。尹礼名卢儿。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毛本“谓”作“为”误。】“国家未肯听霸耳！【汉、魏皆称天子为国家，范《书·冯异传》“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于帝，帝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

【霸本亡命之徒，魏武已死，无所顾忌，因而生心，魏文亟夺其兵，非无故也。】】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户。薨，谥曰威侯。【正始四年，霸从祀太祖庙庭。】子艾嗣。【◎

《魏书》曰：艾少以才理称，为黄门郎，历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谥曰恭侯。子权嗣。霸前后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赐一人爵关内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晋散骑常侍，见《武帝百官名》。【◎沈家本曰：此书隋、唐志不著录。】此《百官名》，不知谁所撰也，皆有题目，称舜“才颖条暢，识赞时宜”也。】而孙观亦至青州刺史，假节，从太祖讨孙权，战被创，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书》曰：孙观字仲台，泰山人。与臧霸俱起，讨黄巾，拜骑都尉。太祖破吕布，使霸招观兄弟，皆厚遇之。与霸俱战伐，观常为先登，征定青、徐群贼，功次于霸，封吕都亭侯。【◎赵一清曰：吕都，《前汉书·地理志》属济阴郡，后汉省。今以封孙观，盖县废而城存耳。】康亦以功封列侯。与太祖会南皮，遣子弟入居邺，拜观偏将军，迁青州刺史。从征孙权于濡须口，假节。攻权，为流矢所中，伤左足，力战不顾，太祖劳之曰：“将军被创深重，而猛气益奋，不当为国爱身乎？”转振威

将军，创甚，遂卒。】

## 文聘

文聘字仲业，南阳宛人也，【◎《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宛。◎《一统志》：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为刘表大将，使御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举州降，呼聘欲与俱，聘曰：“聘不能全州，当待罪而已。”太祖济汉，【◎胡三省曰：○汉即沔也。○《汉书·地理志》注曰：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如淳曰：“汉中人谓汉水为沔水。”师古曰：“汉上曰沔。”○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汉名者二，班固谓之东汉、西汉，而黎州之汉水源于飞越岭者，不与焉。固之所谓东汉，则《禹贡》之漾汉，其源出于今兴元之西县嶓冢山，迳洋、金、房、均、襄、郢，复至汉阳入江者是也。西汉则苏代所谓“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径階、沔州，与嘉陵水会，俗谓之西汉。又径大安军、利、剑、阆、果、合，与涪水会，至渝州入江。】聘乃诣太祖，太祖问曰：“来何迟邪？”聘曰：“先日不能辅弼刘荆州以奉国家，荆州虽没，常愿据守汉川，【汉川，见《刘表传》。】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于地下，而计不得已，以至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遂欷歔流涕。太祖为之怆然曰：“仲业，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授聘兵，使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阪。【◎《水经·沔水注》：曹太祖之追刘备于当阳也，张飞按矛于长坂，备得与数骑斜趋汉津，遂济夏口是也。◎《荆州记》曰：当阳县有栎林长坂。◎《舆地纪胜》：在当阳县东北。◎《方舆纪要》：今荆门州西北。】太祖先定荆州，江夏与吴接，民心不安，乃以聘为江夏太守，【◎江夏郡，见《武纪》建安十三年。◎赵一清曰：吴魏并立江夏郡。吴江夏郡治沙羡，孙权以程普领太守。魏以文聘为太守，屯石阳。◎吴增僅曰：建安中，刘表以黄祖为江夏太守，屯沙羡。〖《吴志·孙策传》。〗魏武平荆州，以文聘为江夏太守，屯石阳。嘉平中，王基自城上昶，徙江夏郡治之。终魏之世，郡治皆在上昶也。洪《志》据《元和志》云曹魏郡治安陆，盖上昶为安陆县地，统言之也。◎谢鍾英曰：○《先主传》建安十三年，与曹公战于赤壁，曹公引归，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其时江夏全境俱为琦有，迨琦既没，吴遂略取江夏诸县以通道江陵，于是程普为江夏太守。及孙皎代程普督夏口，赐沙羡、云社、南新市、竟陵为奉邑，见《皎传》。吴之全有江夏断在此时。其后沔北地渐入魏。嘉禾五年，遣将军周峻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见《陆逊传》。诸葛亮曰“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可知沔北之安陆、新市、云社、竟陵于黄武中皆入魏也。◎王先谦曰：江夏郡，魏、吴分立，竟陵、云社、南新市、安陆四县地在沔北。建安中属吴，黄武时皆属魏。◎弼按：

《夏侯尚传》“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谢氏谓魏江夏郡境北界义阳、汝南，东界弋阳隙地，西及南皆阻汉水接吴，此实魏江夏郡之辖境也。】使典北兵，委以边事，赐爵关内侯。【◎孙盛曰：资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称，文聘著垂泣之诚，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岂直壮武见知于仓卒之间哉！】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浔水城在蕲州东，《浔阳记》谓之兰池城，古浔阳也。寻口，浔水入江之口，即九江口也。今江西九江府德化县浔阳城。盖六朝时改置，非汉魏之旧。◎谢鍾英曰：

○《乐进传》：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文聘讨关羽当即此时。聘屯江夏石阳，兵势西向。寻口当在安陆府西南，汉水东西，非蕲春郡寻阳县寻水入江之口也。】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洪饴孙曰：讨逆将军，一人，第五品。】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水经注》：沔水自荆城东南流。◎《舆地纪胜》：荆城在长寿县南七十里，滨汉江。◎《一统志》：今鍾祥县南。】文帝践阼，进爵长安乡侯，假节。

与夏侯尚围江陵，使聘别屯沔口，【沔口即夏口，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止石梵，【◎谢鍾英曰：石梵当在今天门县东南、汉水北，其地去襄阳几七百里，吴石城即此。◎弼按：○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通鉴地理通释》所云，石城实不在此。兹分录于下。○《水经·沔水注》：沔水又南迳石城西，城因山为固，晋太傅羊祜镇荆州立。○《元和郡县志》云：长寿县城本古之石城，背山临汉水，吴于此置牙门戍城，羊祜镇荆州亦置戍焉。○《通鉴地理通释》云：郢州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绝壁，下临汉江，石城之名本此。○《一统志》：石城在今湖北安陆府鍾祥县治。○是石城为今安陆府鍾祥县治，不如谢说之在今天门县东南也。◎王先谦曰：○《晋书·羊祜传》：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案：今安陆府去襄阳仅三百里，则吴石城非《水经注》之石城也。◎弼按：○《水经注疏要删》云：今安陆去襄阳不及四百里，疑《羊祜传》之石城不在安陆。○又云：非也，《羊祜传》“七百”字误也。】自当一队，御贼有功，迁后将军，封新野侯。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事见《明纪》卷首黄初七年。◎《晋志》：江夏郡安陆、曲陵。◎沈《志》：江夏有曲陵县，本名石阳，吴立。《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阳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并安陆。◎《通鉴》胡注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引祝穆说，指沔阳为石阳，余已辨正。又于魏明帝青龙元年注引沈《志》云：江夏郡曲陵，本名石阳。◎《一统志》：曲陵故城，在湖北德安府应城县东南。◎曲陵即石阳，是石阳亦即在今应城县东南也。◎《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一云：石阳故城，在黄陂县西二十三里。吴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即此。刘表为荆州刺史，以此地当江、汉之口，惧吴侵轶，使黄祖于此筑城镇遏，因名黄城镇。◎《方舆纪要》卷七十六：石阳城在黄陂县西二十二里，亦名石梵，与沔口相近。◎弼按：顾祖禹说本于王应麟，然皆不如沈《志》之有据。石阳与石梵决为两地，上文言“别屯沔口，止石梵”，则石梵必与沔口相近。即云“别屯沔口”，则常屯石阳可知。别屯者，军事临时调遣也。石阳为江夏郡治，故孙权以重兵围之。顾氏谓石梵与沔口相近，诚然；谓石阳亦名石梵，则误矣。】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魏略》曰：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语，与本传反。】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九百户。

聘在江夏数十年，有威恩，名震敌国，贼不敢侵。分聘户邑封聘子岱为列侯，又赐聘从子厚爵关内侯。聘薨，谥曰壮侯。【正始四年，聘从祀太祖庙庭。】岱又先亡，聘养子休嗣。卒，子武嗣。

嘉平中，谯郡桓禺为江夏太守，清俭有威惠，名亚于聘。

## 吕虔

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任城，见《武纪》初平三年。赵一清引《长沙耆旧传》文度祈晴事，误作吕虔，补注于此。◎弼按：《长沙耆旧传》之文度〖《类聚》、《初学记》作“文虔”，《御览》作“文度”。〗与兖州任城之吕虔无涉，赵氏误引，今不录。】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郡国志》：兖州山阳郡湖陆。◎《一统志》：湖陆故城，今山东济宁州鱼台县东南六十里。】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毋等作乱，【◎毛本“部”作“步”误。宋本、吴本、毛本“毋”作“母”，下同。◎赵一清曰：“襄陵”字误，当作“襄

贲”。两汉志东海郡襄贲县。贲音肥。时昌豨作乱于东海，故炅母得与豨通。若河东之襄陵，与陈留襄邑之亦名襄陵，皆去东海甚远，“陵”字为误无疑。◎《一统志》：襄贲故城，今山东沂州府兰山县西南百二十里。】与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诱炅母渠率及同恶数十人，赐酒食。简壮士伏其侧，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尽格杀之。抚其余众，群贼乃平。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乱，闻民人多藏窜。【“世乱，闻民人”疑作“民人闻世乱”。】袁绍所置中郎将郭祖、【◎王昶《金石萃编》云：《上尊号奏》“屯骑校尉都亭侯臣祖”，疑即郭祖。【郭祖为海贼，见《何夔传》。】】公孙犊等数十辈保山为寇，百姓苦之。虔将家兵到郡，【◎顾炎武曰：○古之为将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后汉书·朱儁传》：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张燕寇河内，儁以家兵击却之。】开恩信，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济南黄巾徐和等，所在劫长吏，攻城邑。虔引兵与夏侯渊会击之，前后数十战，斩首获生数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诸郡兵以讨东莱群贼李条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来，禽奸讨暴，百姓获安，躬蹈矢石，所征辄克。昔寇恂立名于汝、颍，耿弇建策于青、兖，古今一也。”举茂才，加骑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数年，甚有威惠。【文聘在江夏数十年，杜畿在河东十六年，张既临雍、凉二州十余年，梁习在并州、冀州二十余年，吕虔在泰山十数年，皆久于其任，当时信任刺史、郡守如此。】文帝即王位，加裨将军，封益寿亭侯，迁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请琅邪王祥为别驾，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贤。【◎孙盛《杂语》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后母苛虐，【◎《世说》卷一注引《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继室庐江朱氏，生览。】每欲危害祥，祥色养无怠。盛寒之月，后母曰：“吾思食生鱼。”祥脱衣，将剖冰求之，有少，坚冰解，【◎宋本“有少”下多“顷”字。◎弼按：或作“有顷”，或作“少顷”，皆可通。◎《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五：鱼池在舒州望江县西南二十里。◎《晋书·王祥传》：汉末遭乱，扶母攜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按：继母为庐江人，又避地于此，故鱼池在舒州望江也。】下有鱼跃出，因奉以供，时人以为孝感之所致也。供养三十余年，母终乃仕，【◎《晋书·祥传》：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灸，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世说》卷一云：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即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晋阳秋》、萧广济《孝子传》所记祥事与此略同，见《世说》卷一注。】以淳诚贞粹见重于时。◎王隐《晋书》曰：祥始出仕，年过五十矣，【◎《世说》注引虞预《晋书》云：祥以后母故，陵迟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吕虔檄为别驾，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稍迁至司隶校尉。高贵乡公入学，以祥为三老，迁司空、太尉。司马文王初为晋王，司空荀顗要祥尽敬，祥不从。语在《二少帝纪》。【◎宋本“二”作“三”。互见《晋书·祥传》及本志《三少帝纪》咸熙元年注引《汉晋春秋》。◎林国赞曰：末句是裴氏语，云《少帝纪》，即指本志齐王芳等纪。惟《鲍勋传》注引《魏书》称“语在《绍传》”、“语在《武纪》”，《崔琰传》注引《魏略》亦称“语在《绍传》”。而本志《武纪》、《绍传》无此语，此皆《魏书》、《魏略》语，非裴语。《吴范传》注引《会稽典录》称“语在《妃嫔传》”，亦同此例。】晋武践阼，拜祥为太保，封雎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览，字玄通，光禄大夫。【◎《晋书·王览传》：母朱遇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谏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屡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又虐使祥妻，览妻亦趋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遽夺反之。自后朱赐

祥馔，览辄先尝。朱惧览致毙，遂止。览孝友恭恪，名亚于祥。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祥临毙，以刀授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晋诸公赞》称览率素有至行。览子孙繁衍，颇有贤才相继，【宋、元本“继”作“系”。】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讨利城叛贼，【利城，见《武纪》建安三年，又见《文纪》黄初六年。】斩获有功。【◎《史通·暗惑篇》曰：○《新晋书·王祥传》曰：祥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年垂耳顺，览劝之，乃应召。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年八十五，泰始五年薨。○难曰：祥为徐州别驾，寇盗充斥，固是汉建安中徐州未清时耳。有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贼充斥，下至晋泰始五年，当六十年已上矣。祥于建安中年垂耳顺，更加六十载，至晋泰始五年薨，则当年一百二十岁矣。而史云 “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终时实年八十五，则为徐州别驾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从官已前隐居三十余载者，但其初被檄时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复有三十余年乎？必谓祥为别驾在建安后，则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时寇贼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乎？求其前后，无一符会也。◎弼按：《晋书·祥传》所云祥讨徐州寇盗，当即为徐州别驾讨利城叛贼之事，事在黄初六年，〖见《文纪》。〗非建安时事。孙盛言其养母三十余年，王隐言其年过五十始仕，要非无稽之言。《新晋书》本出官撰，未及详稽年月，又或过甚其辞，遂云“年垂耳顺”，以启子元之疑，【刘知几字子玄，此彼清讳。】駮难无可逃遁，然其指讨徐州叛贼为建安时事，确为错误耳。且黄初以来，淮、徐之间频年用兵，又安得云建安后徐州清晏乎？子元骋其笔锋，亦不免失辞也。】明帝即位，徙封万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户。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 许褚

许褚字仲康，谯国谯人也。【◎谯，见《武纪》卷首。◎洪亮吉曰：○《晋志》：谯郡，魏武分沛郡置。○《元和志》、《寰宇记》皆云：黄初元年置。○沈《志》引何承天《志》：明帝始分立。○今考沈《志》引王粲诗“既入谯郡界”，粲亡在建安中，则诸说非也。◎弼按：○《沛穆王林传》：建安二十二年徙封谯。○是谯置郡在建安十八年魏国既建以后，立国在建安二十二年也。】长八尺余，腰大十围，【◎《庄子·人间世篇》：絜之百围。◎《释文》引李注：径尺为围。◎又云：三围四围。◎《释文》引崔注：围，环八尺为一围。◎《韵会》云：五寸曰围，一抱曰围。◎《吴越春秋》：伍子胥身长一丈，腰十围。◎范《书·虞延传》：延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按古今之释“围”者，有八尺至五寸之差，即同为陆氏《释文》所引，亦有八尺、径尺之异，未知孰是。虽古尺小于今尺，亦不能相悬如是之甚也。】容貌雄毅，勇力绝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褚壁，【◎《郡国志》：豫州汝南郡鲖阳，侯国。◎刘昭注引《皇览》曰：县有葛陂乡。

◎《一统志》：鲖阳故城，今河南汝宁府新蔡县东北七十里。葛陂在新蔡县北，项城县南。

◎谢鍾英曰：按《水经注》，当在新蔡东北。】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毛本“杅”作“秆”误，杅，音于，饮水器。◎《荀子·君道篇》：盘圆而水圆，杅方而水方。】置四隅。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粮乏，伪与贼和，以牛与贼易食，贼来取牛，牛辄奔还。褚乃出陈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余步。贼众惊，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陈、梁间，闻皆畏惮之。

太祖徇淮、汝，褚以众归太祖。太祖见而壮之曰：“此吾樊哙也。”【宋本、元本“吾”作“君”。】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从征张绣，先登，斩首万计，

【◎陈景云曰：褚虽勇，安能手斩万级？或“百级”之讹。◎朱邦衡曰：蒙“从征”之文，言是役斩首万计，皆褚等先登陷阵之功也。】迁校尉。从讨袁绍于官渡。时常从士徐他等【◎胡三省曰：常从士，常随从在左右者也。】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一本校改“刀”作“刃”。】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太祖益亲信之，出入同行，不离左右。从围邺，力战有功，赐爵关内侯。从讨韩遂、马超于潼关。【潼关，见《武纪》建安十六年。】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冯本“以”作“已”。】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船重欲没。【宋本无下“船”字，冯本空一字。】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泝船，【《御览》“泝”作“棹”。《通鉴》作“右手刺船”。】仅乃得渡。是日，微褚几危。【《御览》“是日”作“太祖曰”。】其后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武纪》建安十六年仅言曹公与韩遂语，《魏书》所云亦然。◎《通鉴考异》云：按，时超不与遂同在彼，故疑此说妄也。◎弼按：遂、超若同时会语，则贾诩离之之计不得而施矣。《考异》说是。又按本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亦云“魏武与约交马语”，〖韩遂字文约，亦曰韩约。〗不言与超语也。】左右皆不得从，唯将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瞋目盼之。【何焯校改“盻”作“眄”。】超不敢动，乃各罢。后数日会战，大破超等，褚身斩首级，迁武卫中郎将。【◎《宋百官志》：武卫将军，无员。初，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文帝践阼，改为卫将军，主禁旅。◎洪饴孙曰：武卫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第四品，主宿卫，后罢。】武卫之号，自此始也。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号曰虎痴；是以超问虎侯，【《武纪》“乃纵虎骑夹击”，当为褚所将之虎士。或遂、超各别单马会语，与超语时虑超之勇，而以褚随耳。】至今天下称焉，皆谓其姓名也。

褚性谨慎奉法，质重少言。曹仁自荆州来朝谒，太祖未出，入与褚相见于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语，褚曰：“王将出。”便还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责褚曰：“征南宗室重臣，【《曹仁传》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当在建安十四、五年，安得便称宗室？此为承祚之微瑕。】降意呼君，君何故辞？”褚曰：“彼虽亲重，外藩也。褚备内臣，众谈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闻，愈爱待之，迁中坚将军。太祖崩，褚号泣欧血。文帝践阼，进封万岁亭侯，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甚亲近焉。【《上尊号奏》作“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臣褚”。】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明帝即位，进牟乡侯，【“进”下当有“封”字。】邑七百户，赐子爵一人关内侯。褚薨，谥曰壮侯。子仪嗣。褚兄定，亦以军功封为振威将军，【将军非国邑，不当言封。此“封”字或即上文所脱。】都督徼道虎贲。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诏褒赞，复赐褚子孙二人爵关内侯。仪为钟会所杀。【◎《钟会传》：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泰始初，子综嗣。

## 典韦

典韦，陈留己吾人也。【◎己吾，见《武纪》卷首，即魏武始起兵之地也。◎王先谦曰：后汉割宁陵、襄邑二县地置己吾。】形貌魁梧，旅力过人，有志节任侠。襄邑刘氏与睢阳李

永为雠，【襄邑，见《武纪》初平四年。雎阳，见《武纪》卷首。《御览》“永”作“礼”。】韦为报之。永故富春长，【◎《郡国志》：扬州吴郡富春。◎《一统志》：富春故城，今浙江杭州府富阳县治西北隅。】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徐出，取车上刀戟，步出。【《御览》“出”作“去”。】永居近巿，一巿尽骇。追者数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转战得脱。由是为豪杰所识。初平中，张邈举义兵，韦为士，属司马赵宠。牙门旗长大，人莫能胜，韦一手建之，宠异其才力。后属夏侯惇，数斩首有功，拜司马。太祖讨吕布于濮阳。布有别屯在濮阳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袭，比明破之。未及还，会布救兵至，三面掉战。时布身自搏战，自旦至日昳【◎胡三省曰：昳，徙结反，日昃也。】数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阵，韦先占，将应募者数千人，【《御览》“千”作“十”。】皆重衣两铠，弃楯，但持长矛撩战。【宋本“战”作“戟”。】时西面又急，韦进当之，贼弓弩乱发，矢至如雨，韦不视，谓等人曰：【◎胡三省曰：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谓之等人。或曰，等人者，一等应募之人也。】“虏来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 “五步乃白。”等人惧，疾言“虏至矣”！韦手持十余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布众退。会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韦都尉，引置左右，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大帐。韦既壮武，其所将皆选卒，每战斗，常先登陷阵。迁为校尉。【◎钱大昭曰：《三少帝纪》作“武猛校尉”。

◎弼按：○《齐王纪》：正始四年，以武猛校尉典韦从祀太祖庙庭。】性忠至谨重，常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稀归私寝。好酒食，饮啖兼人，每赐食于前，大饮长歠，【◎歠，音啜，昌悦切。◎《说文》：饮也。】左右相属，数人益乃供，太祖壮之。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

太祖征荆州，至宛，【南阳郡治宛，见《武纪》卷首。】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韦战于门中，贼不得入。兵遂散从他门并入。时韦校尚有十余人，皆殊死战，无不一当十。贼前后至稍多，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御览》“矛”作“ ”，即矛也。】左右死伤者略尽。韦被数十创，短兵接战，贼前搏之。韦双挟两贼击杀之，余贼不敢前。韦复前突贼，杀数人，创重发，瞋目大骂而死。贼乃敢前，取其头，传观之，覆军就视其躯。太祖退住舞阴，【舞阴，见《武纪》建安二年。】闻韦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遣归葬襄邑，【己吾本由襄邑而分，此时并于襄邑，故传文如此。】拜子满为郎中。车驾每过，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韦，拜满为司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满为都尉，赐爵关内侯。【◎潘眉曰：韦同时诸将，如张辽封晋阳侯，谥曰刚；乐进广昌亭侯，谥曰威；张郃鄚侯，谥曰壮；徐晃阳平侯，谥曰壮；李典都亭侯，谥曰愍；李通都亭侯，谥曰刚；臧霸良成侯，谥曰威；文聘新野侯，谥曰壮；许褚牟乡侯，谥曰壮；庞德关门亭侯，谥曰壮。典韦雄武壮烈，不在辽、褚下，乃生不封侯，没无追谥，非史传遗漏，则魏朝酬庸之典为未副焉。】

## 庞悳

庞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狟道，班《志》、《郡国志》均作“豲道”。班《志》属天水郡，《郡国志》属凉州汉阳郡。◎《秦川记》曰：汉灵帝中平五年，析汉阳置南安郡，豲道为南安郡治。◎《水经注》：渭水东迳豲道故城南。◎《一统志》：豲道故城，今甘肃巩昌府陇西县东北渭水北。◎互见《武纪》建安十九年。】【狟，音桓。【◎应劭曰：豲，戎邑

也，音完。】】少为郡吏州从事。初平中，从马腾击反羌叛氐，数有功，稍迁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讨袁谭、尚于黎阳，谭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东，太祖使钟繇率关中诸将讨之。悳随腾子超拒援、幹于平阳，【平阳，见《武纪》卷首。】悳为军锋，进攻援、幹，大破之，亲斩悳首。【◎《魏略》曰：德手斩一级，不知是援。战罢之后，众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钟繇之甥。悳晚后于鞬中出一头，【◎鞬，毛本作“ ”误。鞬，居言切。◎《说文》：所以戢弓矢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右属櫜鞬。◎杜注：鞬，以受弓也。】繇见之而哭。【冯本“见”作“视”。】悳谢繇，繇曰：“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之？”【《通鉴》作“卿何谢之有”。】】拜中郎将，封都亭侯。后张白骑叛于弘农，【张白骑，见《张燕传》注引《典略》。】悳复随腾征之，破白骑于两殽间。【◎《方舆纪要》卷四十八：张白坞在河南宜阳县西北，后汉末张白骑据此，曹公使庞德破之。】每战，常陷阵却敌，勇冠腾军。后腾征为卫尉，悳留属超。太祖破超于渭南，【◎《御览》卷八百九十七：○傅玄《乘舆马赋》曰：马超破苏氏坞，坞中有骏马百余匹，自超以下，俱争取肥好者。将军庞悳独取一騧马，形观既丑，众笑之。其后从马超战于渭南，逸足电发，追不可逮，众乃服。】悳随超亡入汉阳，保冀城。【汉阳郡治冀，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后复随超奔汉中，从张鲁。太祖定汉中，悳随众降。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胡三省曰：操以庞德自汉中来归，故进号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百户。

侯音、卫开等以宛叛，悳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事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遂南屯樊，讨关羽。樊下诸将以悳兄在汉中，颇疑之。【◎《魏略》曰：其从兄名柔，

【其，宋本作“德”。】时在蜀。】悳常曰：“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后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韩菼云：庞悳尽节曹氏，诚为侠烈，但少依马腾，腾族于曹，而悳为曹用，且超与悳兄俱在蜀，而反与蜀弃好即仇，未为合宜。】时悳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仁使悳屯樊北十里，会天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虚发。【◎胡三省曰：射必中也。】将军董衡、部曲将董超等欲降，【《御览》“董”作“统”。】悳皆收斩之。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急，矢尽，短兵接战。悳谓督将成何曰：“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益怒，气愈壮，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与麾下将一人，五伯二人，【五伯，见本志《荀彧传》注引《祢衡传》。】弯弓傅矢，乘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立而不跪。【◎胡三省曰：示不屈伏。】羽谓曰：“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悳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羽所杀。【◎康发祥曰：庞悳身为降将，不死于马超、张鲁，而死于曹操，犹五代时周臣韩通不死于汉而死于周也。虽死作壮语以死，君子无取焉。】太祖闻而悲之，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悳墓赐谥，策曰：“昔先轸丧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王蠋绝脰，【◎《史记·田单传》：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索隐》云：经，犹系也。何休曰：“脰，颈，齐语也，音豆。”】陨身徇节，前代美之。惟侯戎昭果毅，【冯本“戎”作“式”。】蹈难成名，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正始四年，悳从祀太祖庙庭。】又赐子会等四人爵关内侯，邑各百户。会勇烈有父风，官至中尉将军，封列侯。【◎钱大昭曰：会以平寇将军，不附诸葛诞，斩门突出，忠壮勇烈，由临渭亭侯进爵乡侯，事见《三少帝纪》。◎弼按：见《高贵乡公纪》甘露二年。】【◎王隐《蜀记》曰：【◎沈家本曰：王隐《蜀记》，《隋志》不著录，二

唐志有《删补蜀记》七卷，在杂史。其称“删补”者，不知何人。抑原有《蜀记》而隐删补之邪？隐著书多，此书止七卷，殆后人删补之邪？其书久佚，无可考。此传所引迎庞悳尸丧事，裴以为虚说。《诸葛亮传》引郭冲五事，裴逐事难之，其书殆是非参半矣。】钟会平蜀，前后鼓吹，迎悳尸丧还葬邺，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悳死于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悳墓所，则其尸丧不应在蜀。此王隐之虚说也。】

## 庞淯

庞淯字子冀，【宋本、冯本“冀”作“异”。《御览》卷四百三十八引《魏志》作“子异”。】酒泉表氏人也。【◎《郡国志》：凉州酒泉郡表氏。◎钱大昕曰：《前志》作“表是”，“是”、 “氏”古通用。◎《一统志》：表氏故城，今甘肃肃州高台县西。】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

【◎《郡国志》：凉州金城郡破羌。◎王先谦曰：○三国魏改属西平郡，洪氏《疆域志》未录。○《一统志》：破羌，晋省为安夷县地。○是魏有此县，当属西平。◎弼按：○《一统志》：破羌故城，在今甘肃西宁府碾伯县西。◎范《书·马援传》：建武十一年，援为陇西太守。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从之。】会武威太守张猛反，杀刺史邯郸商，【◎惠栋曰：○《风俗通》云：邯郸氏以国为姓。○栋案：杜预《释例·世族谱》：“赵夙之孙穿别为邯郸氏，赵施、赵胜、邯郸午是其后也。”】猛令曰：“敢有临商丧，死不赦。”淯闻之，弃官，昼夜奔走，号哭丧所讫，诣猛门，衷匕首，【◎康发祥曰：衷，匿也，内也。谓匿匕首于内也。《左传》“衷戎师”，谓前后受敌，戎师居中，故曰衷戎师也；又“楚人衷甲”，谓甲在内而外揜之也；又“服之不衷”，谓表不称里也。《蜀志·法正传》“孙权以妹妻先主，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谓自外入内也。衷之字义可见。◎弼按：匕首，剑属，其头类匕，短而便用，故曰匕首。《史记·吴世家》专诸置匕首于灸鱼中，以刺吴王僚是也。】欲因见以杀猛。猛知其义士，敕遣不杀，由是以忠烈闻。【◎《魏略》曰：猛兵欲来缚淯，猛闻之，叹曰：“猛以杀刺史为罪。此人以至忠为名，如又杀之，何以劝一州履义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张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奂，【◎范《书·张奂传》：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钱大昕曰：○酒泉，郡名，非县名，当作“渊泉”。○胡注《通鉴》云：奂敦煌渊泉人，《晋志》避唐讳作“深泉”，后人妄改为“酒泉”。】桓帝时仕历郡守、中郎将、太常，遂居华阴，终因葬焉。【◎范《书·奂传》：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还安定属国都尉，威化大行。迁使匈奴中郎将。复拜武威太守，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三州清定，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徙，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作乱，矫制使奂围武。武自杀，蕃见害。奂迁少府，拜大司农。奂深病为节所卖，封还印绶。后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柳从辰曰：文舒，伯英季弟。奂盖四子，仲子无传。】建安初，猛仕郡为功曹，是时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胡三省曰：凉州刺史本治汉阳郡冀县，时寇贼繁兴，遂与河西隔绝。河寇，盖群盗阻河为寇者。】上书求别置州。诏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胡三省曰：○《风俗通》：邯郸以国为姓。

○余谓邯郸非国也，盖以邑为姓。《左传》晋有邯郸午。时置雍州，治武威。】别典四郡。【◎范《书·献纪》：兴平元年六月，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章怀注：谓金城、酒泉、燉煌、张掖也。】时武威太守缺，诏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补之。商、猛俱西。初，猛

与商同岁，每相戏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责望。暨到，商欲诛猛。猛觉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与猛侧近，商闻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杀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请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来。”商踰屋就猛，猛因责数之，语毕，以商属督邮。【毛本“督”作“都”，误。】督邮录商，闭置传舍。后商欲逃，事觉，遂杀之。是岁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将军韩遂自上讨猛，猛发兵遣军东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奂为武威太守时，猛方在孕。母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旦以告奂。奂讯占梦者，曰：“夫人方生男，后当复临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有知，岂使吾头东过华阴历先君之墓乎？”乃登楼自烧而死。】太守徐揖请为主簿。后郡人黄昂反，【建安中，酒泉太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黄昂得脱，在外募众，攻揖，见《阎温传》注引《魏略·杨阿若传》。】围城。淯弃妻子，夜踰城出围，告急于张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发兵，淯欲伏剑，二郡感其义，遂为兴兵。军未至而郡城邑已陷，【“邑”字疑衍。】揖死。淯乃收敛揖丧，送还本郡，行服三年乃还。太祖闻之，辟为掾属。文帝践阼，拜驸马都尉，迁西海太守，【◎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郡国志》“居延属国”注曰：建安末立为西海郡。◎沈钦韩曰：此西海本张掖居延属国改为郡也，此与王莽所置西海郡名同而地异，莽郡在今青海东，今西宁府边外，此在今安西州北，古流沙地，唐为沙州也。◎洪亮吉曰：案《晋书·地理志》“献帝兴平二年，武威太守张雅请置”，与此不同。或兴平中请置，建安末始立耳。◎钱大昕曰：案《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雍州部已有西海郡，是立郡不在建安末也。◎弼按：○《张既传》：既所礼辟酒泉庞淯，终有名位。○《毌丘俭传》注引《魏名臣奏》雍州刺史张既表称武威太守毌丘兴，济拔西海太守张睦在黄初时，当在庞淯之后也。】赐爵关内侯。后征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

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雠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云：都亭如今之关厢。司马相如往临邛，舍都亭；严延年母止都亭，不肯人府；孙权出都亭候邢贞是也。】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雠己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会赦得免，州郡叹贵，刊石表闾。【◎酒泉郡治福禄，见《文纪》延康元年。◎赵一清曰：《前汉书·地理志》曰“禄福”，《郡国志》曰“禄福”，属酒泉郡，或汉末又改称耳。

◎钱大昕曰：《前志》作“禄福”，《魏志·庞淯传》及皇甫谧《列女传》载庞娥事云“禄福赵君安之女”，又云“禄福长尹嘉”，《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禄福长”，则知作“福禄”者误也。◎吴卓信曰：汉、魏之间，犹称“禄福”，改为“福禄”，当自晋始。《晋书·张重华传》谢文为福禄伯是也。◎王先谦曰：咸熙元年，安弥、福禄各言嘉禾生，见《少帝纪》。】【◎皇甫谧《烈女传》曰：【冯本“烈”作“列”，是。】酒泉烈女庞娥亲者，表氏庞子夏之妻，禄福赵君安之女也。【◎姜宸英曰：据士安作传，娥亲是其名，而《志》但云“娥”，岂传写之讹，或娥是女子之通称乎？◎赵一清曰：《传》云“赵君安”，亦与陈《志》不同。◎弼按：范《书·列女传》亦云“庞淯母字娥”。】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娥亲有男弟三人，皆欲报仇，寿深以为备。会遭灾疫，三人皆死。寿闻大喜，请会宗族，共相庆贺，云：“赵氏强壮已尽，唯有女弱，何足复忧！”【◎范《书·列女传》：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防备懈弛。娥亲子淯出行，闻寿此言，还以启娥亲。娥亲既素有报仇之心，及闻寿言，感激愈深，怆然陨涕曰：“李寿，汝莫喜也，终不活汝！戴履天地，为吾门户，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亲不手刃杀汝，而自儌倖邪？”阴巿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寿为人凶豪，闻娥亲之言，更乘马带刀，乡人皆畏惮之。比邻有徐氏妇，忧娥亲不能制，恐逆见中害，【◎官本《考证》云：逆，监本讹作“返”，今改正。】每谏止之，曰：“李寿，男子也，凶恶有素，加今备卫在身。赵虽有猛烈之志，而强弱

不敌。邂逅不制，则为重受祸于寿，绝灭门户，痛辱不轻也。愿详举动，为门户之计。”娥亲曰：“父母之仇，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寿不死，娥亲视息世间，活复何求！今虽三弟早死，门户泯绝，【宋本“灭”作“绝”。】而娥亲犹在，岂可假手于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则李寿不可得杀；论我之心，寿必为我所杀明矣。”夜数磨砺所持刀讫，扼腕切齿，悲涕长叹，家人及乡里【宋本“乡”作“邻”，是。】咸共笑之。娥亲谓左右曰：“卿等笑，【宋本“笑”下有“我”字。】直以我女弱不能杀寿故也。要当以寿颈血污此刀刃，令汝辈见之。”遂弃家事，乘鹿车伺寿。【◎鹿车，见《司马芝传》。◎《风俗通》：俗说鹿车窄小，裁容一鹿。】至光和二年【光和，灵帝年号。】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惮，【宋本“惮”作“愕”，是。】回马欲走。娥亲奋刀斫之，并伤其马。马惊，寿挤道边沟中。娥亲寻复就地斫之，探中树兰，折所持刀。【元本、吴本、毛本“刀”作“刃”。】寿被创未死，娥亲因前欲取寿所佩刀杀寿，寿护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庄子》：狸狌东西跳梁，不辟高下。◎跳梁，谓走踯也。】娥亲乃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樁其喉，反覆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持诣都亭，归罪有司，徐步诣狱，辞颜不变。时禄福长寿阳尹嘉【宋本“寿”作“汉”。】不忍论娥亲，即解印绶去官，弛法纵之。娥亲曰： “仇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狱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贪生以枉官法？”乡人闻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守尉不敢公纵，阴语使去，以便宜自匿。娥亲抗声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仇人已雪，死则妾分，乞得归法以全国体。虽复万死，于娥亲毕足，不敢贪生为明廷负也。”尉故不听所执，娥亲复言曰：“匹妇虽微，犹知宪制。杀人之罪，法所不纵。今既犯之，义无可逃。乞就刑戮，陨身朝巿，肃明王法，娥亲之愿也。”辞气愈厉，面无惧色。【宋本“而”作“面”。】尉知其难夺，强载还家。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太常弘农张奂贵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礼之。【◎范《书·列女传》：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福禄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善，高大其义。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梁宽，见《杨阜传》。】追述娥亲，为其作传。玄晏先生以为父母之仇，【皇甫谧自号玄晏先生，详见《武纪》建安十三年。】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毛本“凶”作 “曰”，误。】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来，未之有也。

《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御览》四百三九引《魏略》云：淯外祖父为人所杀，其二子弱，不能报。淯母娥亲载车出，与仇家相逢于府门外，乃拔刀下车，手斫杀之。州郡义其女人能如此，纵而不问。及淯长大，节行又如此，故令酒泉画其母子仪像于厅壁，而铭赞之。〖《御览》“淯”误作“毓”。〗】】

## 阎温

阎温字伯俭，天水西城人也。【◎钱大昕曰：天水无西城县，盖即西县。◎顾祖禹曰：

○《秦州志》：西县故城，在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梁章钜曰：《郡国志》西县属汉阳郡，

《晋志》晋始复汉阳为天水郡。此作“天水”，盖由后言之。◎吴增僅曰：《三国志》于魏未代汉之先皆言“汉阳”，文帝即位之后则书“天水”。◎谢鍾英说亦同。◎弼按：此传言温事在黄初以前，亦书“天水”，何也？】以凉州别驾守上邽令。【◎《郡国志》：凉州汉阳郡上邽。◎《一统志》：上邽故城，今甘肃秦州西南。◎钱坫云：在东南四十里。】马超走奔上邽，

郡人任养等举众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驰还州。超复围州所治冀城甚急，【冀城，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州乃遣温密出，告急于夏侯渊。【◎胡三省曰：夏侯渊时屯长安。】贼围数重，温夜从水中潜出。明日，贼见其迹，遣人追遮之，于显亲界得温，【◎《郡国志》：汉阳郡显亲。◎《一统志》：显亲故城，今秦州秦安县西北。】执还诣超。超解其缚，谓曰：“今成败可见，足下为孤城请救而执于人手，义何所施？若从吾言，反谓城中，东方无救，【◎胡三省曰：陇右在西方，操在关东，故曰东方。】此转祸为福之计也。不然，今为戮矣。”温伪许之，超乃载温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军不过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称万岁。超怒数之曰：“足下不为命计邪？”温不应。时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诱温，冀其改意。复谓温曰：“城中故人，有欲与吾同者不？”温又不应。遂切责之，温曰：“夫事君有死无贰，而卿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吾岂苟生者乎？”超遂杀之。

先是，河右扰乱，隔绝不通，燉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续百官志》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丞职。】功曹张恭素有学行，郡人推行长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东诣太祖，请太守。时酒泉黄华、【◎毛本“黄”作“张”误。◎钱大昭曰：《武纪》及《张既传》并作“黄华”，下文“张进须黄华之助”可证。◎弼按：华后为兖州刺史，见《王淩传》。】张掖张进各据其郡，欲与恭、艾并势。【◎钱大昭曰：太守马艾已卒，故功曹张恭行长史事，“艾”字衍。◎何焯曰：册府引此无“艾”字。】就至酒泉，为华所拘执，劫以白刃。就终不回，私与恭疏曰：“大人率厉燉煌，忠义显然，岂以就在困危之中而替之哉？昔乐羊食子，【◎《战国策》：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时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遣之羹，乐羊食之。】李通覆家，【◎范《书·李通传》：王莽杀李通父守，及守家在长安者尽杀之。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天下略定，大司徒侯霸等曰：“通建造大策，破家为国，忘身奉主，功德最高。”】经国之臣，宁怀妻孥邪？今大军垂至，但当促兵以掎之耳；【◎胡三省曰：掎，举绮翻。从后牵曰掎。◎又云：偏引曰掎。】愿不以下流之爱，【◎严衍曰：父上而子下，以父而爱子，是慈惠之泽从上而流及于下，故曰“下流之爱”，非常流下等之说也。不然，孙登之将死也，上疏于父权曰“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爱”，岂谓其父有下等人识见耶？想魏、晋闻恒言，自是如是，非独就以此规其父也。◎胡三省曰：《论语》云：“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谓下流当恶居而不当爱也。一曰，流，辈也。牵于父子之爱，而废君臣之义，是常人之流，下一等见识，故曰下流之爱。◎弼按：本志《武文世王公传·乐陵王茂传》“封茂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意亦同此。】使就有恨于黄壤也。”恭即遣从弟华攻酒泉沙头、乾齐二县。【◎钱大昕曰：沙头，《前志》作池头。◎李兆洛曰：沙头故城，今新疆安西州玉门县北少西一百十里，苏赖河之南。◎《一统志》：乾齐故城，今玉门县西南。】恭又连兵寻继华后，以为首尾之援。别遣铁骑二百，迎吏官属，东缘酒泉北塞，径出张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于是张进须黄华之助；华欲救进，西顾恭兵，恐急击其后，遂诣金城太守苏则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诏褒扬，赐恭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洪饴孙曰：戊己校尉，一人，比二千石，第四品，黄初三年西域内附始置，治高昌。◎弼按：○《董卓传》：卓迁西域戊己校尉。○汉有是官，不始于魏也。】数岁征还，将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

《晋书·天文志下》：青龙三年九月，凉州塞外胡阿毕师使侵犯诸国，西域校尉张就讨之，斩首捕虏万计。】恭至燉煌，固辞疾笃。太和中卒，赠执金吾。就后为金城太守，父子著称于西州。【◎《世语》曰：就子斅，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晋武帝世为广汉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讨吴，无虎符，斅收濬从事列上，由此召斅还。帝责斅：“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斅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将。斅子固，字元安，有斅风，为黄门郎，早卒。◎斅，一本作“勃”。◎《魏略》勇侠传载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人，宾硕虽汉人，而鱼豢编之魏书，盖以其人接魏，事义

相类故也。论其行节，皆庞、阎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见《贾逵传》。今列宾硕等三人于后。孙宾硕者，北海人也，【◎范《书·赵岐传》：宾硕名嵩，北海安丘人。◎本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作“孙崧”。◎《郡国志》：青州北海国安丘县。◎《一统志》：安丘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安丘县西南。】家素贫。【◎沈家本曰：宾硕有车骑，有别田舍，非甚贫者。】当汉桓帝时，常侍左悺、唐衡等权侔人主。延熹中，衡弟为京兆虎牙都尉，【◎《续百官志》：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园林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赵岐传》作“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统属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于京兆尹，【◎沈家本曰：时京兆尹延笃。】入门不持版，郡功曹赵息（阿）**[**呵**]**廊下曰：“虎牙仪如属城，何得放臂入府门？”【◎《淮南子》：灵王作章华之台，弃疾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促收其主簿。衡弟顾促取版，既入见尹，尹欲修主人，敕外为市买。息又启云：“左悺子弟，来为虎牙，【◎陈浩曰：上云“衡弟为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悺子弟”，误。当作“唐衡子弟”或“衡、悺子弟”。】非德选，不足为特酤买，宜随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笺谢尹，【监本讹作“边吏”。】息又敕门，言“无常见此无阴儿辈子弟邪，用其笺记为通乎？”【◎姚范曰：“邪”未详。言不常见此等人以为异邪。◎弼按：○“邪”字疑属下句读。

* 《汉书·外戚传下》云：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将安所仰乎。○师古曰：内邪，言内中所须者也。邪，语辞也。○此“邪”字作“焉”字解，亦可通。】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报。衡弟皆知之，甚恚，欲灭诸赵。因书与衡，求为京兆尹，旬月之间，得为之。息自知前过，乃逃走。时息从父仲台，见为凉州刺史，于是衡为诏征仲台，遣归。遂诏中都官及郡部督邮，捕诸赵尺儿以上，及仲台皆杀之，有藏者与同罪。【◎范《书·赵岐传》：郡人以唐玹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数为贬议，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为京兆尹，岐惧祸及，乃与从子戬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时息从父岐为皮氏长，【◎《郡国志》：司隶河东郡皮氏。◎《一统志》：皮氏故城，今山西绛州河津县西二里。】闻有家祸，因从官舍逃，走之河间，【◎范《书·赵岐传》：岐为皮氏长，弃官归，为京兆尹功曹。◎与此异。】变姓字，又转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于市中贩胡饼。【◎《岐传》：岐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宾硕时年二十余，乘犊车，将骑入市。观见岐，疑其非常人也。因问之曰：“自有饼邪，贩之邪？”岐曰：“贩之。”宾硕曰： “买几钱？卖几钱？”岐曰：“买三十，卖亦三十。”宾硕曰：“视处士之望，非似卖饼者，殆有故！”乃开车后户，顾所将两骑，令下马扶上之。时岐以为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宾硕闭车后户，下襜，谓之曰：【宋本“襜”上有“前”字。】“视处士状貌，既非贩饼者，加今面色变动，【监本“加”作“乃”。】即不有重怨，则当亡命。我北海孙宾硕也，阖门百口，又有百岁老母在堂，势能相度者也，终不相负，必语我以实。”岐乃具告之。宾硕遂载岐驱归。住车门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当来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锺酒，快相娱乐。一二日，因载著别田舍，藏置复壁中。【◎沈钦韩曰：○岐《孟子题辞》云：余知命之际，婴戚于天，遘屯离蹇，诡姓遁身，十有余年。尝息肩弛担于济、岱之间，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眷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也。○后世谓《孟子·章句》是复壁中作，以此题辞知之。】后数岁，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还本郡。三府并辟，展转仕进，至郡守、刺史、太仆，而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仕至豫州刺史。【◎赵一清曰：《岐传》及《水经注》并作“青州刺史”。】初平末，宾硕以东方饥荒，南客荆州。至兴平中，赵岐以太仆持节使安慰天下，南诣荆州，乃复与宾硕相遇，相对流涕。【◎惠栋曰：○《三辅决录》云：嵩在表末座，不为表所识，岐遥识之。】岐为刘表陈其本末，由是益礼宾硕。【◎《岐传》：时孙嵩亦寓于表，表不为礼。岐乃称嵩素行笃烈，因共上为青州刺史。◎按：《魏略》言为刺史在流寓荆州之前，与范《书·岐传》异。】顷之，宾硕病亡，岐在南，为行丧也。【◎赵一清曰：○《水经》卷二十六《汶水注》：东北迳汉青州刺史孙嵩墓西，又东迳安丘县故城

北。城对牟山，山之西南，有孙宾硕兄弟墓，碑志并在。○《寰宇记》卷二十四：孙嵩墓在密州安丘县南四十里。】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酒泉人。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相斫，见《王肃传》注引《魏略·隗禧传》。】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徐揖，见《庞淯传》。】时黄昂得脱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数斛，【冯本、官本“昂”作“其”，是。】募众得千余人以攻揖。揖城守。丰时在外，以昂为不义，乃告揖，捐妻子走诣张掖求救。会张掖又反，杀太守，而昂亦陷城杀揖，二郡合势。昂恚丰不与己同，乃重募取丰，欲令张掖以麻系其头，生致之。丰遂逃走。武威太守张猛假丰为都尉，使赍檄告酒泉，听丰为揖报雠。丰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浪南山中出，【◎乐浪郡为幽州地，此误，当作“乐涫”。◎《一统志》：乐涫故城，在肃州高台县西北。】指趋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骑下马，曳柴扬尘。酒泉郡人望见尘起，以为东大兵到，遂破散。昂独走出，羌捕得昂，丰为昂曰：【宋本“为”作“谓”，此误。】 “卿前欲生系我颈，今反为我所繫，【冯本“繫”作“係”。】云何？”昂谢惭，【疑作“惭谢”。】丰遂杀之。时黄华在东，又还领郡。丰畏华，复走依燉煌。至黄初中，河西兴复，黄华降，丰乃还郡。郡举孝廉，州表其义勇，诏即拜驸马都尉。后二十余年，病亡。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也。【◎《一统志》：新丰故城，今陕西西安府临潼县东北。】少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蓬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后采蓬。初等到家，而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须臾，出从后到，知母为贼所略，欲追贼。兄弟皆云：“贼众，当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贼贯其手，将去煮啖之，用活何为？”乃攘臂结衽独追之，【《御览》作“独持楯追之”。】行数里及贼。贼望见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从一头【“回”字未详。】斫贼四五人。贼走，复合聚围出，出跳越围斫之，又杀十余人。时贼分布，驱出母前去。贼连击出，不胜，乃走与前辈合。出复追击之，还见其母与比舍妪同贯相连，出遂复奋击贼。贼问出曰：“卿欲何得？”出责数贼，指其母以示之，贼乃解还出母。比舍妪独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复斫贼，贼谓出曰：“已还卿母，何为不止？”出又指求哀妪：“此我嫂也。”贼复解还之。出得母还，遂相扶侍，【宋本“侍”作“持”，一曰作“将”。】客南阳。建安五年，关中始开，出来北归，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舆之。出以舆车历山险危，不如负之安稳，乃以笼盛其母，独自负之，到乡里。乡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荐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带。”至青龙中，母年百余岁乃终，出时年七十余，行丧如礼，于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鱼豢曰：“昔孔子叹颜回，以为三月不违仁者，盖观其心耳，孰如孙、祝菜色于市里，颠倒于牢狱，据有实事哉？且夫濮阳周氏不敢匿迹，鲁之朱家不问情实，【◎《史记·季布传》：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数窘汉王。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置布广柳车中，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朱家说滕公，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言于上，上乃赦布。】是何也？惧祸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犹贵其竟脱季布，岂若二贤，厥义多乎？今故远收孙、祝，而近录杨、鲍，既不欲其泯灭，且敦薄俗。至于鲍出，不染礼教，心痛意发，起于自然，迹虽在编户，与笃烈君子何以异乎？若夫杨阿若，少称任侠，长遂蹈义，自西徂东，摧讨逆节，可谓勇而有仁者也。”】

评曰：李典贵尚儒雅，义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吕虔镇卫州郡，并著威惠。许褚、典韦折冲左右，抑亦汉之樊哙也。庞悳授命叱敌，有周苛之节。【◎《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使周苛守荥阳。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苛骂项王，项王怒，烹周苛。】庞淯不惮伏剑，而诚感邻国。阎温向城大呼，齐解、路之烈焉。【晋解杨、齐路中大夫，事见《齐王纪》嘉平六年。】

# 卷十九·魏书十九·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魏书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毛本无“第”字。】

三国志十九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任城王威彰传 校录：冯虚御风】

【陈思王植传、萧怀王熊传 校录：壮壮的越兮】

【复校：擎骥】

## 任城威王彰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子文，卞皇后生，文帝同母弟。◎《吴志·孙策传》：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夏，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取贲女。】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史记·项羽本纪》：籍曰：“剑一人敌，不足学。”】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卫青、霍去病也。】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汉书》“鄢”作“傿”。

◎师古曰：音偃。◎鄢陵县属颍川郡，春秋时郑伯克段于鄢，又晋败楚于鄢陵，即此地。◎

《一统志》：鄢陵故城，今河南开封府鄢陵县西北。】

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代郡治高柳，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北，见《武纪》建安十二年。◎《通鉴》：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反。】以彰为北中郎将，【◎洪饴孙曰：北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第四品。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弼按：○《续百官志》刘昭注：汉末又有四中郎将，皆率师征伐，不知何时置。董卓为东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是建安以前有北中郎将也。○又按《宋书·百官志》：北中郎将，汉末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居之，凡四中郎将。何承天云：“并后汉置。”】行骁骑将军。【◎骁骑将军，见《明纪》青龙元年。

◎胡三省曰：骁骑将军，始于汉武帝以命李广。◎洪饴孙曰：骁骑将军，一人，第四品，魏置为中军。】临发，太祖戒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史言魏武执法之严。】彰北征，入涿郡界，【涿郡治涿，今顺天府涿州治，见《齐王纪》嘉平五年。】叛胡数千骑卒至。时兵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骑数百匹。用田豫计，【◎《田豫传》：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为相。军次易北，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

形，回车结圜阵，弓弩持满于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进，大破之。】固守要隙，【何焯校改 “隙”作“隟”。】虏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县属代郡，今北虏居之，号为索干之都。【◎《郡国志》：幽州代郡桑乾。◎《水经》：漯水东北过代郡桑乾县南。《魏土地记》云：“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方舆纪要》卷四十四：桑乾城，在大同府东百五十里。汉县，为代郡治，后废。黄初二年，徙郡陉南，其县亦废也。◎《一统志》：桑乾故城，在今直隶宜化府蔚州东北。桑乾河自山西天镇县流入，东迳西宁县南，蔚州北，又东迳宜化县南界，又东迳保安州南，与洋河会，又东南入顺天府宛平县界。即古漯水也。】】去代二百余里。长史诸将皆以为新涉远，士马疲顿，又受节度，不得过代，不可深进，违令轻敌。彰曰：“率师而行，【◎官本《考证》云：《御览》作“率师专行”。】唯利所在，何节度乎？胡走未远，追之必破。从令纵敌，非良将也。”遂上马，令军中：“后出者斩。”二日一夜，【宋本作“一日一夜”。】与虏相及，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彰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时鲜卑大人轲比能【◎本志《鲜卑传》：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时太祖在长安，召彰诣行在所。彰自代过邺，太子谓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见上，【操时为魏王，不得称“行在所”，亦不得称“上”。此与《许褚传》之“征南，宗室重臣”同一失检。】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持彰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汉中，而刘备栖于山头，【◎《华阳国志》曰：汉中沔阳县有定军山，北临沔水，先主作营于此。】使刘封下挑战。【◎林国赞曰：按《武纪》、张邰、先主传，乃先主保险不战，操引还。言“挑战”者误。】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蜀志·先主传》：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刘封传》：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先主养封为子。】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通鉴》补作 “待我呼黄须来，假子为泥矣”。】乃召彰。彰晨夜进道，西到长安而太祖已还，从汉中而归。彰须黄，故以呼之。】

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续百官志》有越骑校尉，而无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贾逵传》：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陈矫传》：矫曰：“王薨于外，爱子在侧，彼此生变，社稷危矣。”◎胡三省曰：爱子，谓鄢陵侯彰也。】【◎《魏略》曰：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御览》二百四十一引魏武令曰：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特。此是太子可知矣。◎弼按：据此令，则《魏略》之言不足信。◎林国赞曰：操于植始怜终弃，迄无稍悔。且操未卒前一年，遣植救樊城围，植因丕逼醉失指，操方盛怒，寻衔杨修党植，又杀修。临殁召彰，度亦计与彰决，焉得复有欲立植事？彰为丕毒杀，植亦几不免。《魏略》欲甚彰、植罪，辄巧为诬构，见其非所宜言耳。】】文帝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国。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时以鄢陵脊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禅，因封为中牟王。【◎钱大昭曰：传以楷为中牟王，鱼豢以彰为中牟王，未知孰是。◎潘眉曰：此说误也。封中牟王者，任城王子楷，非彰也。黄初二年，彰尚为公，三年始封王。本传云“立为任城王，四年薨”，《文帝纪》曰“任城王彰薨于京都”，彰为王仅两年，而一见本传，一见帝纪，皆曰“任城王”，其未封中牟甚明。鱼豢乃云“诸侯畏彰，过中牟不敢不速”，此虚造之言，裴世期引之，谬矣。◎周寿昌说同。】是后大驾幸许昌，北州诸侯上下，皆畏彰之刚严；每过中牟，不敢不速。】诏曰：“先王之道，庸勋亲亲，并建母弟，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御侮厌难。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

并前万户。”【◎李安溪曰：此时未受禅，已封建母弟。】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任城国治任城，今山东济宁州治。】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文帝纪》：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谥曰威。【◎曹植《任城王诔》云：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于休我王，魏之元辅。将崇懿迹，等号齐鲁。如何奄忽，命不是与。仁者悼没，兼彼殊类。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官墀，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驰情陵墓。凡夫爱命，达者狥名。王虽薨徂，功著丹青。人谁不没，贵有遗声。乃作诔曰：幼有令质，光耀珪璋。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心存建业，王室是匡。矫矫无戎，雷动雨徂。横行燕代，威慴北胡。奔虏无窜，还战高柳。王率壮士，常为军首。宜究长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魏氏春秋》曰：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世说·悔尤篇》云：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臣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 “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又互见《卞后传》注。◎康发祥曰：○黄须儿力猛志大，非无觊觎之心者。史称其来朝京师，疾薨于邸，得疾之由，或未可闻也。《世说》啖枣中毒所由来乎？○又王嘉《拾遗记》：魏任城王彰薨，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者皆言：“昔乱军相杀，伤者皆无棺槨，王掩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如感王之德也。”】】至葬，赐銮辂、龙旂，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范《书·东平王苍传》云：苍薨，及丧，诏有司加赐鸾辂、乘马、龙旂、虎贲百人。】子楷嗣，徙封中牟。【河南尹中牟，今河南开封府中牟县东，见《武纪》卷首。】五年，改封任城县。太和六年，复改封任城国，【◎

《彭城王据传》：黄初五年，改封诸王皆为县王。太和六年，改封诸王皆以郡为国。】食五县二千五百户。【◎《郡国志》：任城国统三县。◎此食五县，青龙三年削县二，仍为三县，余二县无考。】青龙三年，楷坐私遣官属诣中尚方作禁物，削县二，千户。【局本作“削县二，户千”。以“削县二”为句，“户千”为句，亦可通。《楚王彪传》“诏削县三，户千五百”，亦此例也。】正始七年，徙封济南，三千户。正元、景元初，连增邑，凡四千四百户。【楷子悌嗣元城哀王礼后，温嗣邯郸怀王邕后。】【楷，泰始初为崇化少府，见《百官名》。【◎《晋书·职官志》：太后三卿，卫尉、少府、太仆，皆随太后宫为官号。】】

## 陈思王植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按：下文魏武视曹植文，疑其倩作，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语气连缀，似为一时事。《武纪》“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时植年十九岁，登台作赋，在建安十七年，见魏文帝《登台赋序》，植已二十一岁矣，本传“年十岁余”，似应作“年十余岁”，若解作十岁余已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为一事，善属文登台作赋又为一时，事亦可通。】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 “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

【◎铜爵台，见《武纪》建安十五年。◎《一统志》：邺县故城，今河南彰德府临漳县西。】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阴澹《魏纪》【◎《隋书·经籍志·古史类》：《魏纪》十二卷，左将军阴澹撰。◎《旧唐志》：《魏纪》十二卷，魏澹撰。◎《新唐志》：魏澹《魏记》十二卷。◎章宗源曰：○《书钞·设官部》：王隐《晋书》曰：“阴澹弱冠，州请为治中从事。”○又今《晋书·张轨传》：轨于永宁初为凉州刺史，以阴澹为股肱谋主。○《隐逸传》：索袭不应州郡之命，太守阴澹奇而造焉。○澹，晋代人，故所撰史见引于裴松之。两唐志讹作“魏澹”。《通志·艺文略》同误。然《隋志》题左将军

官，《晋书》亦未详。◎沈家本曰：隋魏澹，《隋书》有传，所撰者《后魏书》，因魏收之书不善，奉敕改正之，非曹魏之书也。《曹植传》注所引《魏纪》载植《铜雀台赋》，盖阴澹叙植事之文也。◎弼按：两唐志之误，在以“阴澹”作“魏澹”，以“《魏纪》”作“《魏记》”。至隋魏澹之《后魏书》一百七卷，均列于正史，与阴澹之《魏纪》十二卷列于编年者，绝然两书，卷帙亦异，各不相蒙。章、沈二氏误为一书，宜其辞费也。◎黄逢元曰：○《十六国春秋·前涼录》云：澹，燉煌人，官至都护参军、武威太守。○《晋书·隐逸·索袭传》有燉煌太守阴澹，均与《隋志》题作左将军者不同也。◎姚振宗曰：阴氏为两州著姓，仕西凉张氏，见于史者六人。时中原沦没，江左隔绝，其为左将军、燉煌太守，皆张氏所授官也。】载植赋曰：“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潘眉曰：○《邺中记》：铜爵台因城为基址，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后赵石虎于铜爵台上更起五层楼阁，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房。正殿安御床，施蜀锦流苏斗帐，四角置金龙，头衔无色流苏及安金钮屈戌屏风床，床上细直女三十人，床下立三十人。凡此众妓，皆晏日所设。又于铜爵台穿二并，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蕃客，曰圣井。又作铜爵子楼，巅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按：周围一百二十房系魏太祖旧制，观此，亦可想见魏时繁华声伎矣。】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潘眉曰：

○《邺中记》：邺宫南面三门，西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下开二门。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水经注》：凤阳门三台洞开，高三十五丈。】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潘眉曰：邺二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者，邺之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者，邺之北城。魏铜爵台在邺都北城西北隅。邺无西城，所谓 “西城”者，北城之西面也。台在北城西北隅，与城之西面楼阁相接，故曰“连飞阁乎西城”。

◎又按：○郦道元云：邺之北城，百步一楼。○又云：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亦魏创其制，而石虎增饰华侈耳。】临漳水之长流兮，【◎潘眉曰：○《水经注》：魏武引漳流自邺城西，东入铜爵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梁章钜曰：《子建集》 “逞”作“呈”，与上下是也。此“逞”字恐误。◎沈家本曰：古韵不分平仄，“逞”字不误。论文义，“逞”字为长。】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云云。【◎《艺文类聚·六十二》、《初学记·二十四》均引此赋。

◎宋本《曹子建集》载此赋字句多异，录之于下，赋云：从明后之嬉游，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听百鸟之悲鸣。天功怛其既立，家愿得而获呈。杨仁化于宇内，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皇家，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齐日月之晖光。】太祖深异之。【◎《艺文类聚·六十二》引魏文帝《登台赋》云：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爵台，命余兄弟并作，其词曰：登高台以骋望，好零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平原郡治平原，见于《武纪》初平三年。平原侯食邑五千户，见于《武纪》建安十六年注引《魏书》。邢颙为平原侯家丞，刘桢为庶子，见《邢颙传》。◎宋本《曹子建集·离思赋》云：建安十六，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忆恋，遂作《离思赋》之。在肇秋之嘉月，将曜师而西旗，余抱疾以宾从，扶衡轸而不怡。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念兹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欲力毕于旌麾，将何心而远之！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弼按：○《武纪》：建安十六年，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文纪》

亦云：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此赋序云“建安十六年，太子留监国”，当作“世子”方合，或为后人误改也。◎《方舆纪要》卷四十九：愁思冈在彰德府城西南二十里，曹植常悲吟于此，故名。】十九年，徙封临菑侯。【齐国治临菑，见《武纪》建安四年。】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艺文类聚·五十九》、《御览·三百三十六》载植《东征赋》云：建安十九年，王师东征吴寇，余典禁兵卫宫省。然神武一举，东夷必克。想见振旅之盛，故作赋一篇。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幡旗转而心思兮，舟揖动而伤情。顾身微而任显兮，愧责重而命轻。嗟我愁其何为兮，心遥思而县旌。师旅凭皇穹之灵佑兮，亮元勋之必举。挥朱旗以东指兮，横大江而莫御。循戈橹于清流，汜云梯而容与。禽元帅于中舟，振灵威于东野。】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顿丘，见《武纪》卷首。】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王鸣盛曰：○《晋书·陈寿传》云：丁仪、丁廙有名于魏，寿向其子索要千斛米，不与，竟不为立佳传，议者以此少之。○《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索米一说，周柳虬、唐刘允济、刘知几皆信之。近朱氏彝尊、杭氏世骏辨其诬，谓寿于魏文士惟王粲、卫觊五人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今《粲传》附书云“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又于《刘虞传》附见云“与丁仪共论刑礼”，如此亦足，何当更立专传乎！且寿岂特不为立传而已，于《陈思王传》云“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于《卫臻传》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贵临菑侯，丁仪等为之羽翼”，是夺嫡之罪，仪、廙为大。又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鲠臣硕辅，仪等交构其恶，疏斥之。然则二人盖巧佞之尤，安得立佳传？然此犹陈寿一人之言也。王沈撰《魏书》一则曰“奸以事君”，一则曰“果以凶伪败”。鱼豢撰《魏略》称文帝欲仪自裁，仪等向夏侯尚叩头求哀。张骘撰《文士传》称廙盛誉临菑侯，欲以劝动太祖。则知寿所书仪、廙事皆实，而寿之用心实为忠厚。毛玠，仪所谗也，玠出见黔面，其妻子没为官奴婢者，曰“使天不下雨者盖此也”，寿不属之仪，而第曰“后有白毛玠者”。白者为谁？非仪则廙，寿为之讳也。尚得谓因索米不得而有意抑之乎！◎潘眉曰：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史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同时如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皆无传，益足证晋史之诬。◎何屺瞻曰：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晋时犹有子在？觅米事诬。】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贾诩传》：文帝为五官中郎将，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羽，有夺宗之议。◎《崔琰传》：魏国初建，未有太祖，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毛玠传》：时太祖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通鉴》作“不自雕饰”，可以明子建无夺位之谋。】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冯本“植”作“置”，误。】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

《史记·张释之传》：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如淳曰：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

◎胡三省曰：汉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改具。又宫卫令，出入司马门者皆下。是司马门犹可得而出入也。若魏制，则司马门惟车驾出乃开耳。◎赵一清曰：○《水经·糓水注》：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自此南直宣阳门，经纬通达，皆列驰道往来之禁，一同两汉。曹子建尝行御街，犯门禁，以此见薄。◎潘眉曰：宫门谓之司马门，每门立司马主之，如《百官志》南宫有南屯司马，主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则有朱雀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是也。】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公车司马令，见《管宁传》。◎李祖楙曰：公车，门名，公车所在，因以名焉。公车门，或即南阙门也。◎洪饴孙曰：○案官品无“司马”二

字。○《通典》云：晋江左以来，始直云公车令耳。】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崔琰传》注引《世语》云：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胡三省曰：以违制命罪植妻，则当时盖禁衣锦绣也。◎弼按：○《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云：后宫衣不锦绣。○《卫觊传》觊上疏曰：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缛不缘饰。○盖当时之制如此。○《崔琰传》：植，琰之兄女婿也。○是植妻崔氏女也。】【◎

《魏武故事》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临菑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潘眉曰：○金门，疑即金明门。○《水经注》：邺城有七门，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东曰建春门，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西曰金明门，一曰白门。

◎弼按：○范《书·赵孝王良传》：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章怀注：王宫门有兵卫，亦为司马门。○据潘氏所云，似植所开者为邺城之司马门。然据《水经·糓水注》，则洛城之司马门也。当以郦注为是。】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又令曰：“诸侯长史及帐下吏，知吾出辄将诸侯行意否？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恐吾適出，便复私出，故摄将行。不可恒使吾尔谁为心腹也！”【◎官本考证云：尔，《册府》作“以”。◎李清植曰：此文甚拗，玩其大意，盖谓恐吾它出时，诸侯中便复有私出，如子建开司马门之为者。故欲管摄而尽将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则又不可信。类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谁为心腹”，作 “以”字于义较顺。】】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范《书·杨彪传》：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修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操出教，唯曰“鸡肋”。外曹莫能晓，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互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后汉丞相主薄杨修《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严可均辑存七篇。◎张彦远《历代名书记》曰：杨修有《西京图》、《严君平象》、《吴季札象》。◎《文心雕龙·才略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世说·捷悟篇》：杨德祖为魏武主薄，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 “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云并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椑楯，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又刘孝标注引《文士传》：魏武为丞相，修尝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为答者数纸，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连答之。”已而风吹纸次乱，守者不别，而遂错误。公怒，推问，修惭惧，然以所白甚有理，终亦是修。◎《古文苑》：操与彪书曰： “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彪答书曰：“彪白。雅顾隆笃，每蒙接纳，私自光慰。小儿顽卤，谬见采录，不能期效，以报所爱。方今军征未暇，其备位匡政，当与戮力一心，而宽玩自稽，将违法制。相

子之行，莫若其父，恒虑小儿，必致倾败。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闻问之日，心肠酷裂。凡人情谁能不尔？深惟其失，用以自释。所惠马及杂物，自非亲旧，熟能至斯？省览众赐，益以悲惧。◎《续汉书》曰：人有白修与临菑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时年四十五。◎侯康曰：杨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书云 “小儿违越，分应至此，怜其始立之年，毕命埃土”，据此，则修卒时似未至四十五也。◎弼按：○《世说》云“修二十五，与丁仪兄弟欲以植为嗣”，则死时三十可信。○《寰宇记》卷三：洛阳芒山有杨修冢。】【◎《典略》曰：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续百官志》：仓曹，主仓谷事。】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文选注》作“秉意”，郝经《续汉书》作“委意”。】数与修书，书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好词赋，【◎《文选》作“仆少小好为文章”。◎何焯曰：言少小者，非谓自少笃好，盖言故吾，非今吾也。是以篇末又引子云“壮夫不为”之语。】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此书盖建安二十一年作。】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文选》 “大”作“此”。◎沈家本曰：是时汉祚未移，不得称“大魏”，作“此”字为是。】足下高视于上京。【◎李善曰：仲宣在荆州，故曰汉南。孔璋广陵人，在冀州为袁绍记室，故曰河朔。徐伟长居北海郡，《禹贡》之青州也，故曰青土。公幹东平宁阳人也，宁阳边齐，故曰海隅。德琏南顿人也，近许都，故曰北魏。修，太尉之子，故曰上京。◎李周翰曰：鹰扬，谓文体抑扬，如鹰之飞扬也。◎吕延济曰：上京，谓帝都也。◎梁章钜曰：大魏，《文选》作“此魏”。◎弼按：《文选》作“北魏”。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幹字伟长，刘桢字公幹，应玚字德琏。】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官本“握”作“掘”，误。《文选》无“也”字。◎高诱曰：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而涂之。后蛇于大江中衔珠以报之。◎《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之中。】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李善曰：○吾王，谓操也。○崔实《本论》曰：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泽，八泽之外乃有八纮。】然此数子，犹不能飞翰绝迹，【《文选》“翰”作“轩”，六臣本作“骞”。】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文选》作“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文选》“敢”作“能”。】畏后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李善曰：若人，谓敬礼也。】辞不为也。敬礼云：【《文选》作“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文选》“丽”作 “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何焯曰：自得佳丽则受弹者之益，传之后世，但以佳丽见称，亦谁知因改定而佳丽乎？今人多误会。◎梁章钜曰：○《南史·任昉传》：王俭出自作文，命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拊几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语似此本。】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错一字。【《文选》作“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文选》“渊”作“泉”，〖六臣本作“渊”。〗 “割断”作“断割”。◎李善曰：○为刘季绪张本。○《战国策》云：晋平公得南威，三日不听朝，遂推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国者。”○《尔雅》曰：美女为媛。○《战国策》苏秦说韩王曰：韩之剑戟，龙渊、太阿，陆断牛马，水击鸿雁。】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刘季绪，见《刘表传》注。】而好诋呵文章，【《文选》“呵”作“诃”。】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伯于稷下，【宋本《子建集》“呰”作“訾”。】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鲁连子》曰：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徂丘，而议于稷下。◎《七略》曰：齐有稷城门，齐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者甚众。】刘生之辩【宋本“辨”作“辩”。】未若田氏，

今之仲连求之不难，【◎何焯曰：盖以仲连属德祖。】可无叹息乎！【◎宋本《子建集》无“叹”字。◎六臣本《文选》注曰：善本无“叹”。◎又引《诗传》：息，止也。◎梁章钜曰：以无 “叹”字为是。】人各有所好尚。兰茝荪蕙之芳，【茝，昌待切。】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李善曰：喻人评论文章，爱好不同也。】《咸池》、《六英》之发，众人所乐，【《文选》“英”作“茎”，“乐”上有“共”字。】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吕向曰：《咸池》、《六茎》，黄帝、颛顼乐也，古今所共乐。墨子著书乃非之，鑒文好恶类于是也。】岂可同哉！今往仆少小所著词赋一通【◎吕向曰：一通，犹一卷也。】相与。夫街谈巷说，【毛本“街”作“衘”，误。】必有可采，《击辕》之歌，【◎吕向曰：《击辕》，野人之歌也。】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李贤曰：杨雄奏《羽猎赋》，为郎，然郎皆执戟而持也。】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六臣本《文选》注云：流，善本作“留”。】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文选》“颂”作“赋”。】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子建集》“史”作“庶”。】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文选》作“此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怍，【《子建集》“怍”作“慙”，毛本误作 “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文选》下有“植白”二字。】修答曰： “不侍数日，【《文选》是句上有“修死罪死罪“五字。】若弥年载，【◎毛苌《诗传》曰：弥，终也。】岂独爱顾之隆，【《文选》“独”作“由”。】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来命，【《文选》“来”作“嘉”。】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诵读反覆，虽讽《雅》、《颂》，

【官本“讽”作“风”。】不复过也。【《文选》“也”作“此”。】若仲宣之擅江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如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览，何惶骇于高视哉？【《文选》作“自周章于省览，何遑高视哉”。】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旦、发之质，有圣善之教。【◎李善曰：○发，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

《毛诗》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谓复能兼览传记，【《文选》作“不复谓能”。】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耸耳；【《文选》“耸”作“竦”。】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谁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所踰焉。【宋本“所”作“得”，《文选》同。】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此子建之所以独步一时。】是以对鹖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李善曰：植为《鹖乌赋》，亦命修为之，而修辞让。植又作《大暑赋》，而修亦为之，终日不敢献。】见西施之容，归憎其貌者也。【◎《越绝书》曰：越王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赐，【《文选》“赐”作“锡”。】教使刊定。【◎《艺文类聚·五十三》魏陈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



葩。葩。汜乎洋洋，光乎 ，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姚振宗曰：

《陈思王传》注引《典略》植与杨修书曰“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修答书云“猥

受顾赐，教使刊定”云云，与此录自序所言相印合。其即此录尝以属杨修点定者。建安十九年徙封临菑之后事也。】《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钳口，市人拱手者，圣贤卓荦，固所以殊绝凡庸也。【◎李善曰：○《史记》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桓子《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掌。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刘攽曰：案，杨氏有两族，赤

泉氏从木，子云《自叙》其受氏从才，而杨修称曰“修家子云”，又似震族亦是扬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实然也？今范《书》中华阴之族从木从才，未知所从。◎梁章钜曰：○六臣本有善注云：子云，雄字也，与修同姓，故云“修家”。○按沈氏作喆《寓简》云：修，宏农华阴人，而扬子云《自序》云“五世传一子”，雄无他扬于蜀，而雄又无子。盖子云为蜀之扬，非华阴之杨也。○林先生曰：唐《杨珣碑》云：“叔虞翦珪，自周封晋，伯高食采，受君邑杨。”按《雄传》，其先出周伯侨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珣碑》岂沿德祖而误邪？然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所辨，则修与雄实同祖，皆氏木名之杨，雄《自序》误耳。○桂氏馥《跋汉郎中郑固碑》云：今考《沛相杨统碑》、《高杨（命）**[**令**]**杨著碑》、《太尉杨震碑》，皆修之先，其字亦从木也。◎王先谦曰：古从木从手之字多通。◎胡玉缙曰：○杨椿《孟邻堂文钞·扬氏家传》云：修尝与曹植书云“吾家子云”，然考雄《自序》云“杨氏出有周伯侨”，或曰周宣王子尚父封于扬，其后灭于晋，春秋时有扬孙为秦戍郑者，其苗裔也。而周惠王十七年，齐人迁阳，阳，昭王之后也。自后晋有阳处父，为太傅。或又云周景王封少子于阳，其子孙因以为姓。盖杨氏与扬氏、阳氏各为一姓，而后世之以扬为杨，且谓扬之出于阳者，皆非也。○钱大昕《潜研堂问答》云：问：“扬子云自序先世，自张衡、晋灼、颜籒诸人皆讥其疏谬。谱牒之学，虽通人犹或失之，信乎？”曰：“以愚考之，扬氏之先出自有周伯侨，初非出自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杨本从木，此文从手。其称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张侯之类耳。六卿争权之时，安知不别有扬侯畏逼而奔楚者乎？○案，杨说分晰，钱说明通，可于吴说外别备一义。李慈铭《受礼卢日记》则直以为唐以前用雄事无作“扬”者矣。】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李善曰：即《法言》也。】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则皆有愆乎！【◎《文选》作为“皆有諐邪”。◎李善注：《诗》无仲山甫作者，而吉甫美仲山甫之德，未详德祖何以言之。◎何焯曰：李注是，定是一时误使。】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韦昭曰：景钟，景公钟也。】书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辄受所惠，窃备矇瞍诵歌而已。【宋本作“诵歌”，《文选》作“诵咏”。】敢望惠施，【官本“望”作“忘”，

《文选》、《册府》作“望”。】以忝庄氏！【◎李善曰：修言己岂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于庄周之相知乎？庄周，喻植也。惠施、庄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绪琐琐，何足以云。”【◎

《文选》此句下有“反答造次，不能宣备。修死罪死罪”十三字。◎吴曾《漫录》云：书尾用不宣语始此。】其相往来，如此甚数。植后以骄纵见疏，【◎胡三省曰：植乘车行驰道中，私开司马门出，既得罪矣。曹仁为关羽所围，操欲遣植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益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胡三省曰：以修豫作答教，谓之“漏泄”；与植往来，谓之“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杨修死百余日而操死，鲍勋死二旬而丕死，此皆可为人才惜也。】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剑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阳，从容出宫，追思修之过薄也，抚其剑，驻车顾左右曰：“此杨德祖昔所说王髦剑也。髦今焉在？”及召见之，赐髦谷帛。【◎林国赞曰：修党曹植，丕即位，植党杀几尽，修若在，当亦坐杀。谓杀后而犹追思其过薄，岂非谰语？】◎挚虞《文章志》曰：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文选》注引此作 “乐安太守”。◎潘眉曰：《郡国志》无东安郡，此注载刘修为东安太守，《杜畿传》注有东安太守郭智。建安四年，太祖使臧霸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立郡在建安以前，岁月不可得详。旧有东安县属于琅邪，后遂升县作郡。◎钱大昭曰：东安郡，吴黄武五年分三郡恶地置，治富春。七年罢。◎弼按：钱氏所引为吴地，与此无涉。◎王先谦曰：东安，前汉县，汉末置郡，三国魏末废，还属琅琊。◎《一统志》：东安故城，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治。】著诗、赋、颂六篇。◎臣松之案：《吕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与居，【冯本“妾”作“子”。】其人自苦而居海上。【毛本“苦”作“若”，误。】海上人有悦其臭者，

昼夜随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鲁连子》，亦见《皇览》，文多故不载。◎《世语》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嗣尚未定，不得称“太子”，当为“世子”之误。下文云“世子从之”，可证。◎胡玉缙曰：○《礼记·曲礼》：不敢与世子同名。○郑注：世，或为“太”。○桓九年《春秋经》：曹伯使世子射姑来朝。○孔《疏》：诸经称“世子及卫世叔申”，《经》作“世子”，《传》皆为“大”。然则古者“世”之与“大”字义通也。○据此，则此处“太”字似不误。】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 “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修与贾逵、王淩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冯本、官本“阙”作“关”。】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何焯曰：《世语》所言皆鄙浅儿戏，不足信。◎弼按：《世说·捷悟篇》所云魏武过《曹娥碑》事亦不可据。《曹娥碑》在会稽上虞，魏武、杨修未尝渡江，刘孝标已辩之矣。◎王鸣盛曰：杨彪为操所忌，几死得免。修当远去权势，韬晦以避之，反为操总知内外，与丕、植亲昵，又数炫其才于操，死非不幸。】修子嚻，嚻子准，皆知名于晋世。嚻，泰始初为典军将军，受心膂之任，早卒。准字始丘，【◎李慈铭曰：始丘，《世说·赏誉篇》注引《世说》作“立丘”，乃“立”字之形误也。◎弼按：《世说》“嚻”作“嚣”，为“典军校尉”。“准”作“淮”。同引一书，而刊本流传相异如此。】惠帝末为冀州刺史。◎荀绰《冀州记》曰：准见王纲不振，遂纵酒，不以官事为意，逍遥卒岁而已。成都王知准不治，犹以其为名士，惜而不责，召以为军谋祭酒。【《世说》注引此“准”作“淮”，“逍遥”作“消摇”，“责”作“遣”，“军谋”作“军咨议”。】府散停家，关东诸侯议欲以准补三事，以示怀贤尚德之举。事未施行而卒。准子峤字国彦，髦字士彦，【◎《世说》云：王大将军与丞相书称杨朗曰：“世彦识器理致，才隐明断，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位望殊为陵迟，卿亦足与之处。◎据此，则淮子朗字士彦，或别为一人。】并为后出之俊。准与裴頠、乐广善，遣往见之。頠性弘方，爱峤之有高韵，谓准曰：“峤当及卿，然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准曰：“峤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叹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评者以为峤虽有高韵，而神检不逮，广言为得。傅畅云： “峤似准而疏。”峤弟俊，字惠彦，最清出。峤、髦皆为二千石。俊，太傅掾。【◎《晋书·杨佺期传》：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曾祖准，太常。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父亮，梁州刺史。】】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

《宋书·百官志》：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中以临淄侯植居之。◎洪饴孙曰：南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第四品。建安二十四年始置。】行征虏将军。【◎《宋书·百官志》：征虏将军，汉光武建武中以祭遵居之。◎洪饴孙曰：征虏将军，一人，第三品。】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胡三省曰：并男口诛之，绝其世也。】【◎《魏略》曰：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毛本“常”作“有”，误。】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適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后数来【《书钞·六一》作 “数岁”。】过诸将饮，酒美不能止，醉烂肠死。太祖以冲前见开导，常德之。闻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爱女，即清河公主也。】以问五官将。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楙。”【夏侯惇为伏波将军。】太祖从之。

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时仪亦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刘廙传》：廙与丁仪共论刑礼，传于世。◎《子建集》有《赠丁仪诗》，又有《赠丁仪王粲诗》。◎《隋书·经籍志》：后汉尚书丁仪《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文心雕龙·才略篇》：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严可均辑丁仪文三篇。】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胡三省曰：王莽置左右刺奸，以督奸猾。光武中兴，亦置刺奸将军，然公府掾无其员也。魏晋公府始有营刺奸等员。◎弼按：○《续百官志》：大将军有外刺刺奸，主罪法。】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廙字敬礼，仪之弟也。【◎赵一清曰：○《陈思王集》有《赠丁翼诗》，即廙也。○《隋书·经籍志》：后汉黄门侍郎丁廙《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冯氏《诗纪》作“丁翼”。严可均辑存丁廙《蔡伯喈女赋》、《弹棋赋》二篇。】◎《文士传》曰：廙少有才姿，博学洽闻。【子建自谓不如敬礼，可想见其文。】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廙尝从容谓太祖曰：“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下所以种福于大魏，【冯本无“下”字，官本“下”作“之”，宋本“种”作“锺”。】而永受无穷之祚也。”【宋本“受”作“授”。】欲以劝动太祖。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廙曰：“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琐贱者所敢与及。廙闻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至于君不论明闇，父不问贤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盖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尽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圣哲，【宋本“明公”作“名公”，误。“明哲”作“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廙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

《魏略辑本·四》鱼豢议曰：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势使然耳。此实然之势，信不虚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彰之挟恨，尚无所至。至于植者，乃令杨修以倚注遇害，丁仪以希意族灭，哀夫！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弼按：此议见后。《通鉴》改“议”为“论”，无后五句。◎李安溪曰：若立植，当与丕大别，可知天厌魏德，如扶苏之不得祚秦也。】】植与诸侯并就国。【◎《隶释·十九》载《大飨碑》，为延康元年作。◎严可均曰：○闻人牟准

《魏敬侯碑阴》云：《大飨碑》，卫觊文亦书。○《天下碑录》引《图经》云：曹子建文，钟繇书。○今录入《子建集》，俟考。◎《艺文类聚·十三》载植《庆文帝受禅章》云：陛下以圣德龙飞，顺天革命，允答神符，诞作民主。乃祖先后，积德累仁，世济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隐，劬劳戮力，以除其害，经营四方，不遑启处。是用隆兹福庆，光启于魏。陛下承统，缵戎前绪，可广德音，绥静内外，绍先周之旧迹，袭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为一，岂不休哉！◎又载《庆文帝受禅上礼章》云：陛下以圣明之德受天显命，良辰即祚，以临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溥天率土，莫不风欣庆，执贽奔走，奉贺阙下。况臣亲体至戚，怀欢踊跃。◎《隶释·十九》、《艺文类聚·三十八》载植《孔子庙颂》，为黄初元年作。】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通鉴》此事编入延康元年，当因诸侯就国连类而书也。◎胡三省曰：时禁切藩侯，使谒者监其国。

◎弼按：○《续百官志》：王国谒者，比四百石。侯国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汉官制侯国无谒者，此监国谒者，当魏文特置之官。○沈《志》：魏氏王国谒者，官属史阙，不知次第。○而侯国乃有此盖国之谒者，其希指上奏，固所宜然。◎赵一清曰：○《陈思王集》：令曰：“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座隅，朝夕讽咏，以自警戒。”◎周寿昌曰：时希指者岂止灌均一人？特均其最著耳。观后诏“取黄初中诸奏植罪状”语可见。◎弼按：○《苏则传》：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又引《魏略》云：植自伤失先帝意，怨激而哭。○事在黄初元年，本传未载。】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

贬爵安乡侯。【◎《子建集》载《谢初封安乡侯表》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愍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惧于不修，始违宪法；悲于不慎，速此贬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遗太后见忧。臣自知罪深责重，受恩无量，精魂飞散，亡躯殒命。〖又见《艺文类聚·五十一》。〗◎《汉书·地理志》：钜鹿郡安乡，侯国。◎《续志》：后汉省。◎《一统志》：安乡故城，今直隶正定府晋州东。◎沈家本曰：○《文选·责躬诗表》李注云：《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师，后归本国”，而《魏志》不载，盖《魏志》略也。○案：植之徙居京师，当在贬爵安乡侯之时，史不言徙居，而当文帝猜疑之际，虽封乡侯，而不遣就国，理或然也。】【◎《魏书》载诏曰： “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文选》李善注引此“舛而不殊”。】其改封植。”【◎《世说·文学篇》云：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有惭色。◎弼按：植于太和三年徙封东阿，此时何以称东阿王？

◎又《世说·悔尤篇》：卞太后云：“不得复杀我东阿。”◎事见《任城王传》注。】】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鄄城，见《武纪》初平四年。◎《寰宇语》卷十四：陈思王台在鄄城西二里。◎洪亮吉曰：杜预庄公十三年《左传》注“东郡鄄城”，疑魏时移属东郡。】邑二千五百户。【◎《艺文类聚·五十一》载植《封鄄城王谢表》云：臣愚笃诟秽，才质疵下，过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苟贪视息，无复晞幸。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俯仰惭惶，五内战悸。奉诏之日，悲喜参至，虽因拜章，陈答圣恩，下情未展。◎《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载植《毁鄄城故殿令》云：鄄城有故殿，名汉武帝殿。昔武帝好游行，或所幸处也。梁桷倾顿，栋宇零落，修之不成良宅，置之终于毁坏，故颇撤取，以备宫舍。余时获疾，望风乘虚，卒得慌惚，数日后廖。而医坐妄说，以为武帝魂神，生兹疾病。此小人之无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余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高祖之魂不能■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阳。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土，则死有知，亦当逍遥于华都，留神于旧室。则甘泉通天之台，云阳九层之阁，足以绥神育灵。夫何恋于下县，而居灵于朽宅哉？以生谕死，则不然也。况于死者之无知乎？且圣帝明王顾宫阙之泰，苑囿之侈，有妨于时者，或省以惠民。况汉氏绝业，大魏龙兴，只人尺土，非复汉有，是以咸阳则魏之西都，伊、洛为魏之东京，故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德阳而建泰极，况下县腐殿，为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将撤坏，以修殿舍，恐无知之人，坐自生疑，故为此令，亦足以反惑而解迷焉。】

四年，徙封雍丘王。【雍丘，见《武纪》兴平二年。】其年，朝京都。【◎《文选》子建

《洛神赋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李善注云：《魏志》及诸诗序，并云 “四年朝”，此云“三年”，误。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何焯曰：按《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禅代，十一月遽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雒阳，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年，犹发丧哭之志，注家未喻其微旨耳。◎又按：○李善注引《记》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不遂，后太祖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不觉泣下。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轩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懽情交集，岂常辞能具！我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何焯曰：《魏志》无子建求甄逸女事，此乃小说《感甄记》，尤

本误取之，六臣本无此注。◎又曰：后三岁失父，袁绍纳为中子煕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下，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示枕赍枕，里巷之人所不为，况帝又猜忌诸弟，留宴从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赋，其为不恭，夫岂酗酒悖慢、劫胁使者之可比乎？◎又曰：《离骚》 “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感甄”无稽之说，萧统遂分类入于《情赋》，于是植几为名教之所弃。而后之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众恶之余，以附之楚人之辞之后，尤可悲也。◎弼按：邺下初平，甄姬掩面，事在建安九年，子建年才十三。若求婚未遂，当在未嫁袁煕之前，此岂数岁小儿所能为之事？不辨而知其诬。子建就国而后，忧虑恐惧，情见乎词，所谓“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安敢尚有他念？世人惑于微波通辞、宓妃留枕之绮语，不究事实，遂疑陈思有不谨之嫌，此真千古奇冤，应为昭雪也。】上疏曰：**|**“臣自抱衅归藩，【《文选》此句上有“臣植言”三字。】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罔不可重离，【◎《文选》“离”作“罹”。◎《老子》曰：天网恢恢。】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毛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尔雅》曰：遄，速也。】形影相吊，五情愧赧。【◎《文子》曰：昔者中黄子曰： “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文选》“活”作“垢”。】则犯诗人‘胡颜’之讥。【◎《困学纪闻》云：《诗》无此句。李善引《毛诗》曰 “何颜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无之。◎赵一清曰：黄初四年，始立《毛诗》于学官，此与《文帝纪》引“曹人之刺”诏书正同。】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宋本《子建集》“尸”作“鸤”，《文选》同。◎《毛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毛苌曰：鸤鸠之养其子，旦从上下，暮从下上，其均平如一。】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

“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耇无复执珪之望。【《文选》“无复”，作“永无”。】不图圣诏猥垂齿召，【◎李善曰：○猥，犹“曲”也。○《尚书》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孔安国曰：三年之后，乃齿录之。】至止之日，驰心辇毂。僻处西馆，未奉阙廷，踊跃之怀，瞻望反仄。【◎《文选》“仄”作“侧”，此下有“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拜表并献诗二篇，词旨浅末，不足采览，贵露下情，冒颜以闻。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数语。】谨拜表献诗二篇，其辞曰：【《文选》作“责躬诗”。】於穆显考，时惟武皇，受命于天，宁济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广雅》曰：玄化也，谓道德之化也。】荒服来王。超商越周，与唐比踪。笃生我皇，奕世再聪，【◎《文选》“再”作“载”，是。】武则肃烈，文则时雍，受禅炎汉，临君万邦。【◎《文选》“炎”作“于”，“临君”作 “君临”，宋本《子建集》同。◎朱臶曰：作“临君”，与今《书·顾命》合，是也。】万邦既化，率由旧则；广命懿亲，以藩王国。帝曰尔侯，君兹青土，【◎李善曰：《魏志》植封临淄侯，临淄属齐郡，旧青州之境。】奄有海滨，方周于鲁，【◎《诗》：奄有龜蒙。◎毛苌曰：奄，大也。◎《论语》注：方，比方也。】车服有辉，旗章有叙，济济雋乂，我弼我辅。伊予小子，恃宠骄盈，举挂时网，【◎黄节《曹诗补注》云：挂，碍也。◎《汉书·叙传》曰：不絓圣人之罔。◎师古曰：絓，读与挂同。】动乱国经。作藩作屏，先轨是堕，【毛本作“堕”作“墜”，误。】傲我皇使，犯我朝仪。国有典刑，我削我绌，【◎《文选》“绌”作“黜”，宋本《子建集》同。◎李善曰：○《植集》云：博士等议可削爵士，免为庶人。】将寘于理，元凶是率。【◎李善曰：○郑玄《礼记》注云：理，治狱之官。○《仪礼》曰：率，导也。

◎黄节注：○胡绍瑛曰：率，类也。《汉书·外戚传》：“事率众多。”颜注：“率，犹类也。”】明明天子，时笃同类，【《文选》作“时惟笃类”，《子建集》同。】不忍我刑，暴之朝肆，【◎李善曰：○杀人陈尸曰肆。○杜预《左氏传注》曰：肆，市列也。◎余萧客曰：○《独异志》

言：陈思王与文帝不叶，帝即位，召植游华林园。酒酣，密遣左右缢杀。使者以弓絃三缢，不死，絃皆顿绝，植即惊觉。左右走白帝，帝自是不敢害植。○《魏志》纪、传俱无，可补裴注之缺。◎弼按：○子建诗云：嘉诏未赐，朝觐莫从。○即谒帝承明，亦不过随班旅进，猜忌方深，怨嫌未释，安得有华林园之宴饮？齐东野言，不足置信。】违彼执宪，哀予小子。

【◎梁章钜曰：《文选》“子”作“臣”，恐误，与下文“臣”音复。】改封兖邑，于河之滨，

【◎李善曰：○《魏志》改封鄄城，属东郡，旧兖州之境。○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张诜曰：鄄城近济河，故曰于河之滨。】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荒淫之阙，谁弼予身？茕茕仆夫，于彼冀方，【◎李善曰：○植《求出猎表》云：臣自招罪衅，徙居京师，待罪南宫。○然植虽封安乡侯，犹住冀州也。时魏都邺。邺，冀州之境也。一云时魏以雒为京师，比尧之冀方也。◎弼按：安乡属冀州钜鹿郡，故云“于彼冀方”也。】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遗物，【◎毛本“天”作“小”，误。◎李善曰：○谓至京师，蒙恩得还也。○植《求习业表》云：虽免大诛，得归本国。◎何焯曰：谓复立为鄄城王也，李注非。】冠我玄冕，要我朱绂。朱绂光大，使我荣华，【《文选》作“光光大使，我荣我华。”】剖符授玉，王爵是加。【《文选》李善注本“玉”作“土”，五臣注本作“玉”。】仰齿金玺，俯执圣策，【◎《左传》曰：不敢诸任齿。◎杜预注：齿，列也。】皇恩过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

【六臣本“咨”作“启”，非。】顽凶是婴，【◎《说文》曰：婴，绕也。】逝惭陵墓，存愧阙廷。匪敢傲德，实恩是恃，威灵改加，足以没齿。【◎孔安国《论语注》曰：齿，年也。】昊天罔极，性命不图，【《文选》“性”作“生”。】常惧颠沛，抱罪黄垆。【◎李善注：○《淮南子》曰：上际九天，下契黄垆。○高诱曰：泉下有垆山。◎梁章钜曰：今本《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作“黄泉下垆土”，不作“山”。】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氂，【毛本“氂”作“ ”。】微功自赎。【◎何焯曰：此即《求自试表》之意。同气一体，冀可感动，立效报国，不虚此生，未可律以自悔免猜之常也。】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天启其衷，得会京畿，迟奉圣颜，【◎黄节注：迟，待也。】如渴如饥。心之云慕，怆矣其悲，天高听卑，皇肯照微！”【◎李善注：○《尔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

* 班固说东平王仓曰：“愿降照微之明，信日昃之听。”】又曰：【《文选》作“《应诏诗》”。】 “肃承明诏，应会皇都，星陈夙驾，秣马脂车。命彼掌徒，肃我征旅，朝发鸾台，夕宿兰渚。

【◎李善曰：○鸾台、兰渚，以美言之。○《汉宫阙名》曰：长安有鸳鸾殿。○公孙《乘月赋》曰：鹍鸡舞于兰渚。◎吕向曰：鸾台、兰渚，并路边地，美言之也。】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经彼公田，乐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阴匪息；虽有糇粮，饥不遑食。望城不过，面邑匪游，【◎《文选》“匪”作“不”。◎李善引郑玄《周礼注》曰：面，犹向也。】仆夫警策，

【宋本《子建集》“策”作“ ”。】平路是由。玄驷蔼蔼，扬镳沫；【◎《文选》“ 沫”作“漂沫”。◎《广雅》曰：蔼蔼，盛也。◎张铣曰：镳，马衔也。漂沫，谓行急马口中沫出也。】流风翼衡，【◎吕向曰：翼，扶也。衡，车轭也。】轻云承盖。涉涧之滨，缘山之隈，遵彼河浒，黄阪是阶。【◎《文选》“阪”作“坂”。◎李善曰：○《毛诗》：在河之浒。

○毛苌曰：水涯曰浒。○《尔雅》曰：阶，因也。◎吕向曰：黄坂，坂名。◎赵一清曰：○黄坂，即黄卷坂，一作“黄巷”。○《水经·河水注》：河水自潼关东北流，水侧有长坂，谓之黄卷坂。坂傍绝涧，涉此坂以升潼关，所谓溯黄卷以济潼关矣。◎梁章钜说同。◎弼按：潼关在洛阳之西，植由鄄城朝京都，鄄城在洛阳之东，无由越洛阳而至潼关之理，殆沿下文 “西济关谷”之语而误。赵、梁说均非是。◎胡玉缙曰：○所辨良是。惟“涉涧之滨”四句，与《水经·河水注》所述情形合。○《文选》潘岳《西征赋》：发阌乡而警策，愬黄卷以济潼。○李善注引《述征记》亦云：河自关北东流，水侧有坂，谓之黄卷坂。○是诗首言“应会皇都”，下文又言“将朝圣皇”，岂中间有事于潼欤？赵、梁二说似可推求。果尔，则“西

济关谷”句，李注引《洛阳记》非矣。】西济关谷，【◎李善注：○陆机《洛阳记》曰：洛阳有西关南伊阙。谷，即大谷也。◎冯氏《诗纪》作“西跻关谷”。王闿运《八代诗选》作“西跻函谷”，则更失之远矣。】或降或升；騑骖倦路，再寝再兴。将朝圣皇，匪敢晏宁；弭节长骛，指日遄征。前驱举燧，后乘抗旌；轮不辍运，鸾无废声。爰暨帝室，税此西墉；【◎李善曰：○《毛诗》曰：昭伯所税。○毛苌曰：税，犹舍也。◎又曰：墉，城也。】嘉诏未赐，朝觐莫从。仰瞻城阈，俯惟阙廷；长怀永慕，忧心如酲。”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文选·魏都赋》注：文帝答曹植诏曰：“所献诗二篇，微显成章，此犹机事之先见者也。”】【◎

《魏略》曰：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清河长公主，武帝女，夏侯楙妻，见《卞后传》注引《魏略》。】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何焯曰：《魏略》所载，皆规橅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实。】

◎《魏氏春秋》曰：是时待遇诸国法峻。任城王暴薨。诸王既怀友于之痛。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曰：【◎何焯曰：《彪传》是时为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乃徙封白马。◎姜皋曰：黄初四年不当为白马。裴注引《魏氏春秋》云“植及白马王彪还国”，《艺文类聚》亦题为“《赠弟白马王彪》”，岂彪在是年已封白马？陈寿之书，殆有不核者欤？◎赵一清曰：○《文选》子建《赠白马王诗》注载《集序》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杭氏世骏曰：史称七年徙封白马，而序称四年白马王朝京师，则当时未有此封，宜称吴王。○一清案：《诗序》既有白马之文，疑史之误。◎黄节曰：植是时以鄄城王应诏至京师，东归后始徙封雍丘，则与白马王同路东归者，归鄄城也。鄄城在今濮州东二十里，白马在今滑县东二十里，魏时同属兖州东郡，故能同路东归。若吴，则当南下，不能同东矣。又《初学记》载曹彪《答东阿王诗》曰“盘径难怀抱，停驾与君诀，即车登北路，永叹寻先辙”，盖由洛阳东归，则鄄城、白马皆在东北，而鄄城又在白马之东，故诗云“怨彼东路长”。地理方向，明白如此。是彪于黄初四年曾徙白马，可无疑矣。杭世骏谓当时未有此封，宜称吴王，盖未深考耳。◎弼按：黄说诚辨，然本传言四年徙雍丘，其年朝京都。雍丘为今杞县，亦在洛阳之东。黄氏引曹彪《答东阿王诗》，植封东阿在太和三年，此时不应称东阿。要之，佳什轶事，辗转传钞，白马、东阿，遂致歧异。诗题为后人所加，《集序》出注家之语。史文具在，年月可稽，似不必信彼而疑此。宋本《子建集》即无此序言也。】“谒帝承明庐，【承明庐，详见《文纪》黄初元年。】逝将归旧疆。【◎李善曰：○《毛诗》：逝将取汝。○旧疆，鄄城也。时植虽封雍丘，仍居鄄城。】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陆机《洛阳记》曰：首阳山在洛阳东北，去洛二十里。】伊、洛旷且深，【《文选》“旷”作“广”。】欲济川无梁。汎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回顾恋城阙，【《文选》“回顾”作“顾瞻”。】引领情内伤。大谷何寥廓，【◎李善注：太谷在洛阳西南。◎刘履曰：○此指东路所行之山谷，善注非。○《东京赋》注引洛阳注云：大谷，洛城南五十里，旧名通谷。○李注多“西”字。】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从横。【◎《文纪》：黄初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中田绝无轨，改辙登高冈。【◎《文选》“中田”作“中逵”。◎何焯曰：不直言有司之禁其通路，而托之淫潦改辙，恐伤国家亲亲之恩。下言非我马不进，势固有不克俱者，婉转温厚。◎梁章钜曰：诗中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何尝不直言。】修阪造云日，我马玄以黄。【◎毛苌曰：玄马病则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何念，《文选》作“难进”。】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黄节曰：○《续汉志·與服志》：乘舆，龙首衔轭，鸾雀立衡。○诗言“鸱枭鸣衡轭”，言不详之鸟，近在乘舆，喻君侧之多恶人也。】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宋本《子建集》作“苍蝇白间黑”。】谗巧反亲疏。【《文选》“轭”作“枙”，“反”作“令”。】

欲还绝无蹊，擥辔止踟蹰。【◎《文选》“擥”作“榄”。◎何焯曰：言欲还诉而不得也。】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归鸟赴高林，翩翩厉羽翼。【◎《文选》“孤兽”二句在“归鸟”二句之下，“高”作“乔”。◎李善曰：厉，疾貌。】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叹息。叹息亦何为，【宋本“亦”作 “将”，官本作“何所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文选》 “域”作“城”。】灵柩寄京师。存者勿复过，【《文选》“勿”作“忽”。魏、晋刀笔中多勿勿语。】亡没身自衰。【◎刘履曰：“存者”、“亡没”四字，疑互误。】人生处一世，忽若朝露晞。

【《文选》“忽”作“去”。】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咤令心悲。【◎《文选》“叱咤”作“咄唶”。◎李善注：○《说文》曰：咄，叱也，丁兀切。○《声类》曰：唶，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之间，或至夭丧也。】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文选》此下有“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二句。◎何焯曰：恐彪以不得同宿止忧伤成疾，故复为此以宽之。】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宋本《子建集》“斯须”作“须臾”。】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涕即长涂。【《文选》“涕”作“泪”，“涂”作“路”。】援笔从此辞。”

【◎何焯曰：《魏氏春秋》载此诗极有识，与《六代论》相表里也。】】

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载植《自诫令》曰：今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枉所诬白，获罪圣朝，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赖蒙帝主天地之仁，违百寮之典议，赦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云雨之施，焉有量哉！反旋在国，揵门退扫，形影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然卒归不能有病于孤者，信心足以贯于神明也。昔雄渠李广，武发石开；邹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为之崩。固精诚可以动天地金石，（河）**[**何**]**况于人乎！今皇帝遥过鄙国，旷然大赦，与孤更始，欣笑和乐以欢孤，陨涕咨嗟以悼孤，丰赐光厚，訾重千金，损乘舆之副，竭中黄之府，名马充厩，驱牛塞路，孤以何德而当斯惠？孤以何功而纳斯贶？富而不吝，宠至不骄者，则周公其人也。孤小人尔，深更以荣为慼，何者？将恐简易之尤，出于细微，脱尔之愆，一朝复露也。故欲循吾往业，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人地，将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马之年，此难能也。然孤固欲行众人之所难。《诗》曰： “德輶如毛，人鲜克举之。”此之谓也。故为此令，著于宫门，欲使左右共观志焉。◎又略见《艺文类聚·五十四》，又见《续古文苑》。黄初七年，植作《文帝诔》，见《文帝》注。】太和元年，徙封浚仪。【◎《郡国志》：兖州陈留郡浚仪。◎《一统志》：浚仪故城，今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西北。】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曰：“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李善注：○《墨子》曰：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辞两国之任，其德厚也；【◎《左传》：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旦、奭不让燕、鲁之封，其功大也。【◎《史记》：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封召共奭于燕。】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谓武、文、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际，沐浴圣泽，潜润德教，可谓厚幸矣。而窃位东藩，【《文选》作“位窃”。】爵在上列，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禄者，【《文选》“授”作“受”。】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己’之讥。【◎《文选》“己”作“其”。◎李善注：○《毛

诗》：彼其之子。】是以上惭玄冕，俯愧朱绂。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而顾西有违命之蜀。【《文选》“而顾西”作“顾西尚”。】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简贤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镇御四境【《文选》“御”作“卫”。】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然而高鸟未挂于轻缴，渊鱼未县于钩饵者，【毛本“饵”作“铒”，误。】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李善注：高鸟渊鱼，喻吴、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击张步，言不以贼遗于君父。【◎《文选》“父”下有“也”字。◎《东观汉纪》曰：耿弇讨张步，陈俊谓弇曰：“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待上来。”弇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釃酒，以待百官，故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及出大战。自旦及昏，大破之。】故车右伏剑于鸣毂，雍门刎首于齐境，若此二士，【《文选》“士”作“子”。】岂恶生而尚死哉？诚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刘向《说苑》曰：【◎《汉书·艺文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也。

◎《汉书·楚元王传》附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以父德任为辇郎，历官中垒校尉。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故採取《诗》、《书》所载，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採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隋书·经籍志》：《新序》三十卷，录一卷，刘向撰。

《说苑》二十卷，刘向撰。◎两唐志《新序》、《说苑》俱作三十卷。◎《四库提要》曰：《隋志》“《新序》三十卷，曾巩校”，《书序》则云“今可见者十篇”，《崇文总目》云“所载战国、秦、汉间事”，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相出入。◎《提要》又曰：○《崇文总目》云：

《说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于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其书皆录遗闻逸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四库简明目录》曰：《说苑》与《新序》体例相同，大旨亦复相类。其所以分为两书之故，莫之能详。中有一事而两书异词者，盖采摭群书，各据其所见，既莫定其孰是，宁传疑而两存。】越甲至齐，雍门狄请死之。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知为人臣之礼邪？”雍门狄对曰：“臣闻之，昔者王田于囿，左毂鸣，车右请死之，王曰：‘子何为死？’车右曰：‘为其鸣吾君也。’王曰：‘左毂鸣者，此工师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车右对曰：‘吾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门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岂左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颈而死。是日，越人引军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臣，钧如雍门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归。齐王葬雍门狄以上卿之礼。【《文选》张铣注做“雍门儁”。】】夫君之宠臣，欲以除患兴利；臣之事君，必以杀身靖乱，【宋本“靖”作“静”，官本改正。《文选》无“以”字。】以功报主也。昔贾谊弱冠，求试属国，【◎吕延济曰：属国，夷狄官名。】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汉书》：贾谊曰：“何不试臣以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必係单于之颈，而致其命。”◎李善曰：贾谊、终军，皆年十八，故曰弱冠。】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缨其王，【◎《文选》作“占其王”。◎李善注：○占，隐也。○郭璞曰：隐度之。】羁致北阙。【◎《汉书》：南越与汉和亲，乃遣终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此二臣，【宋本《子建集》“臣”下有“者”字。】岂好为夸主而耀世哉？【《子建集》“世”下有“俗”字。】志或郁结，欲逞其才力，【《文选》无“其”字。】输能于明君也。昔汉武为霍去病治第，辞曰：‘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固夫忧国忘家，【固，或改作“故”，《文选》无“固”字。】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一本校改“伏”作“恒”，《子建集》无“伏”字。】

“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将，【《子建集》作“伏见先帝武臣宿兵”，《文选》同。】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阵，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太和二年，遣大将军曹真击诸葛亮于街亭。】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文选》“舟”作“师”。太和二年，大司马曹休率诸军至皖。】必乘危蹈险，【《文选》“蹈”作“躡”。】骋舟奋骊，【◎郑玄曰：马黑色曰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文选》“策”作“荣”。】虽身分蜀境，首县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吕延济曰：流，传也。】师徒小衄，【◎衄，女六切，音忸，败北曰衄。

◎《明纪》：太和二年九月，曹休与吴将陆逊战于街亭，败绩。】辍食弃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宋本《子建集》无此四字。】西望玉门，北出玄塞，【◎李善曰：○《七发》曰：凌赤岸，彗扶桑。○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京江，《禹贡》北江，有大涛，涛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汉书》燉煌郡龙勒县有玉门关。玄塞，长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李周翰曰：极，尽也。赤岸，谓朱崖郡也。玉门，西域关名。玄塞，谓黑山。◎赵一清曰：赤，赤壁也，谓征刘表。沧海，东海也，谓平青、兖、冀三州。玉门城今肃州卫西二百里，汉县，属酒泉郡玉门，谓削平韩遂、马超、宋建之属。玄塞，虚龙之塞也，谓柳城之役。皆魏武亲历之事。又，赤壁亦作赤圻，则“ ”字或 “圻”之误。◎沈家本曰：南极赤岸，指操征孙权时事，不必定是赤壁之役。◎林畅园曰：植所述从征，本传俱不载。按《魏武纪》，建安二年，东征吕布，植方六岁，度未必能从。十二年北征乌丸。十四年南征刘表。十六年西征马超。十九年南征孙权，时植二十二，太祖命守邺。所云“东临沧海”，疑破袁谭，在建安十年也。◎弼按：建安二年，应作“三年”。植方六岁，应作“七岁”。十四年，应作“十三年”。时植年二十二，应作“年二十三”。林氏俱误。】伏见所以行军用兵之势，可谓神妙矣。【宋本《子建集》“军”作“师”，“矣”作 “也”。】故兵者不可豫言，临难而制变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鼎钟，【◎《文选》“鼎”作“景”。◎李善注：○韦昭曰：景钟，景公钟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

【宋本《子建集》“称”作“续”，“拊”作“抚”。】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

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败军之将，【◎范《书·臧宫传》：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章怀注：○人好阳而恶阴，北方幽阴之地，故军败者皆谓之北。○

《史记·乐书》曰：北者，败也。○而近代音“北”为“背”，失其指矣。◎苏舆曰：○《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国语》韦注：北者，古之背字。军奔则彼此相失，故取乖背之义，谓败为北。○章怀注非。◎黄山曰：○《前书·高纪》：沛公、项羽追北至城阳。

○服虔曰：师败曰北。○韦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师古》曰：北，阴幽之处，故谓退败奔走者为北。《老子》曰：“万物向阳而负阴。”许慎《说文解字》云：“北，乖也。”

《史记·乐书》曰：“纣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时；北者，败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训乖，训败，无劳借音。韦昭之徒，并为妄矣。○师古说主于驳韦伸服，而王念孙谓古北、背本同音，不为借音，又力斥颜说为凿。章怀此注，即本颜说，王氏已言之；苏氏之驳章怀，亦即本王说也。○今案：北之训败，义本龙门，服氏承之，不得为凿。败则士卒乖散，于《说文》之训北为乖，义亦一贯。是颜之伸服，说已圆足。必改北为背，须从脊背之义引

而伸之，抑仍不过至反背之形而止矣。去而走，则韦氏所添设；经典凡言背，言背盟、背德，皆无去走之义也。不独此也，两军相见，由于不合；不合，即背也。是故又背逆、背畔之名辞。今战败又言背，则其说掍而难明。奔北古多连文，若北亦训背去而走，则其义复而近累。

《史记·淮阴侯传》云“折北不救”，《吕览·忠廉篇》云“将众则必不挠北”，皆以训败为确，若训背则于义窒矣。惟北、败亦同音相训，颜氏之失在昧于古音，而又援引《老子》加入阴幽之说耳。◎弼按：王念孙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高帝纪》引之，词繁不录。】事显，故不注。鲁连与燕将书曰：【◎《汉书·艺文志·儒家》：《鲁仲连子》十四篇。◎《隋书·经籍志》：《鲁连子》五卷，录一卷。鲁连，齐人，不仕，称为先生。◎《旧唐志》：《鲁连子》五卷，鲁仲连撰。◎《新唐志》：《鲁连子》一卷。◎《玉海·艺文》：○《中兴书目》：五卷，退隐海上，论著此书。◎王应麟曰：《春秋正义》、《文选注》、《御览》、《史记正义》引之。

◎叶德辉曰：《齐策》引《鲁连子》谏孟尝君勿逐舍人，遗燕将书说田单攻狄。《赵策》引说孟尝君养士，《水经注》丹水、汶水、沂水、巨洋水均引《鲁连子》。◎马国翰辑本《序》曰：

《战国策》载其六篇，其却秦军、说燕将二篇，《史记》亦载，文句不同。参互校订，又搜采《意林》、《御览》等书，得佚文二十五节，合录一卷。指意在于势数，未能纯粹合圣贤之义。然高才远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矣。◎《黄氏日抄》曰：鲁仲连闢新桓衍帝秦之说，引邹鲁不纳齐愍王之事为证，可谓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郸之围者，信陵君力也，非仲连口舌之争所能解也。射书聊城，使其将自杀，而城见屠，此不过为田单谋耳。纵当时无仲连书，聊城无救，势亦必亡，亦非甚有功于田单也。使连能说单无屠柳城，而约其将降；或说燕王无杀其将，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连释此不为，射书何为哉！惟不以爵赏自累，而轻世肆志，故得优游天下，如飞鸟翔空然。然直以为天下士，则未也。◎姚振宗曰：仲连之说新桓衍，衍不敢复言帝秦。亲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是信陵未来之前，邯郸围已少解矣，其功固不小也。其遗燕将书，原约其全师归燕，或弃燕归齐，非不欲全一城之命。其后燕将自杀，田单屠聊，非仲连意计所及。黄氏不揣其本末，而苛论古人，殆不足据。】“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计不反顾，义不旋踵，刎颈而死，则亦不免为败军之将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子，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披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少廉而行小节也。【◎李善注：○《史记》曰：秦缪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袭郑，晋发兵遮秦兵于殽，虏秦三将以归。后还秦三将，穆公复三人官轶，复使将兵伐晋，大败晋人，以报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然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公问曰：“子将欲何？”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还鲁之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尽复于鲁。◎胡玉缙曰：沫，一作“刿”，其本事见庄十年《左传》、十三年《公羊传》，而以前三北事皆未之及，惟《鲁连书》有之，其言手剑劫盟，与《公羊》互有详略。《史记》盖参酌以为说。裴注以鲁连在史公前，故舍彼取此耳。】】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臣松之案：楚庄掩绝缨之罪，事亦显，故不书。秦穆公有赦盗马事，赵则未闻。盖以秦亦赵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李善注：○《说苑》曰：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华烛灭；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绝冠缨，告王知之。王曰：“赐人酒醉，欲显妇人之节，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也。”群臣缨皆绝，尽欢而去。后与晋战，引美人衣者五合五获以报庄王。○《吕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于岐山之阳。缪公笑曰：“食骏马之肉不饮酒，余恐伤汝也。”遍饮而去。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靡已扣公左骖矣。野人尝食马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及获惠公以归。○此秦而谓之赵者，《史记》曰“赵之先于秦共祖”，然则以其同祖，

故曰“赵”焉。◎吕周翰曰：秦时而曰“赵”者，植之误也。◎何焯曰：○《秦本纪》：蜚廉子季胜之后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蜚廉子恶来之后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周孝王以其伯翳后，邑之秦为附庸，使续嬴氏祀，号曰嬴秦。○然则秦尝为赵矣，不特为其同祖也。】】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先帝，谓文帝。任城王彰薨，谥曰威。】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汉书》：李陵谓苏武曰：“人如朝露。”】填沟壑，坟土未乾，而身名并灭。臣闻骐骥长鸣，则伯乐照其能；

【◎《文选》“照”作“昭”。◎李善注：○《战国策》：楚客谓春申君曰：“昔骐骥驾车吴坂，迁延负辕而不能进。遭伯乐，仰而长鸣，知伯乐知己也。今仆屈厄久，君独无意使仆为君长鸣乎？”】卢狗悲号，则韩国知其才。【◎李善注：○《战国策》曰：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壮犬也；东郭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疲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而擅其功。今齐、魏相持，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高诱曰：韩国之卢犬，古之名狗也。然悲号之义未闻。◎刘良曰：卢，黑也，谓黑狗也。齐人韩国相狗于市，遂有狗号鸣而国知其善。】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兔之捷，以验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邑而窃自痛者也。【◎《文选》“邑”作“悒”。

◎《楚辞》曰：长呼吸以于悒。◎王逸曰：于邑，啼貌也。】

“夫临博而企竦，闻乐而窃抃者，【◎《说文》曰：博，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企，举踵也。竦，犹立也。抃，拊也。】或有赏音而识道也。【◎沈钦韩曰：○道，谓博道也。○《列子·说符》注：《古博经》曰：“博法，二人相对坐，向局，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

○《史记》：吴王濞太子与景帝博，争道。】昔毛遂，赵之陪隶，犹假锥囊之喻，【◎《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自赞于平原君。平原君曰：“贤士处世，譬若锥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胜未有所闻。”遂曰：“使遂蚤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立见而已也。”】以寤主立功，何况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何焯曰：于是人民稀少，东西并鹜，馈输是忧，若屡丧败，魏将不复能支。且植自料才武犹不侯于真、休，故恳恳求试，不忍为秦、越之视也。】冀以尘雾之微，【《文选》“雾”作“露”。】补益山海，荧烛末光，【◎《文选》“荧”作“萤”。◎张照曰：萤，古字体本作“荧”。荧，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后世乃易火从虫。】增辉日月，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文选》此下有“知必为朝士所笑。圣主不以人废言。伏望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数语。】

【◎《魏略》曰：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故曰“夫人贵生者，非贵其养体好服，终竟年寿也，贵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禄者，非虚张者也，有功德然后应之，当矣。【何焯校改 “应”作“膺”。】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壮夫以为耻。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论，孟轲有弃生之义。彼一圣一贤，岂不愿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试，必立功也。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艺文类聚·五十三》有《又求自试表》，其前半即本传中《陈审举疏》。】】

三年，徙封东阿。【◎东阿，见《武纪》兴平元年。◎《艺文类聚·五十一》载植《转封东阿王谢表》云：奉诏，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诏之日，伏增悲喜。臣以无功，虚荷国恩，爵尊禄厚，用无益于时；脂车秣马，志在黜放。不图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迁之。陛下幸为久长计，圣旨恻隐，恩过天地。臣在雍丘，劬劳五年，左右罢殆，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私情区区，实

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臣闻古之任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况乃转居沃土，人从蒙福。江海所流，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若陛下念臣从五年之劝，少见佐助，此枯木生华，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饥者易食，寒食易衣，臣之谓矣。◎《御览·一百九十八》载植《迁都赋序》云：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適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宾三迁，车过瘠土，衣食不继。】五年，复上疏求存问亲戚，因致其意曰：【《文选》作“《求通亲亲表》”。】“臣闻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夫天德之于万物，可谓弘广矣。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尧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

《传》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大雅·思齐》之辞。◎毛苌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郑玄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贤也。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也。】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咸，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李善注：○《左氏传》：富辰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马融曰：二叔，管、蔡也。◎姜阜曰：杜注二叔为夏、殷之叔世，本马融之说；其以二叔为管、蔡者，郑众、贾逵也。李注偶误引耳。◎钱大昭曰：杜注以二叔为夏、殷之叔世，孔颖达弥缝其失，谓马融有此说。今观李善所引马注亦与郑、贾同也。】《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诚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未有义而后其君，仁而遗其亲者也。

“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椒房，见《夏侯玄传》。】恩昭九族，群后百寮，【《文选》“族”作“亲”，“后”作“臣”。】番休递上，【◎李周翰曰：递，迭也。言百寮宿卫，以次休息，更递上直。】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理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

【《文选》“锢”作“固”。“锢”与“固”通。下文诏语作“禁固”。】臣窃自伤也。不敢过望交气类，【◎《文选》“过”作“乃”。◎胡三省曰：○《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畴昔文会之友也。】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文选》 “乖”作“永”。】吉凶之问塞，【下文诏报曰“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殊，绝也。】今臣以一切之制，【◎李善注：○

《汉书音义》曰：一切，权时也。◎胡三省曰：一切，谓权宜也。一说，一切谓不问可否，一切整齐之也。】永无朝觐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皇极，宅中之位，人君居之。】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胡三省曰：植意盖谓君者，天也；天可违乎！】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文选》“惟”作“省”。◎张铣注：惟，思也。◎李善注：

* 《毛诗》曰：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胡三省曰：尔，义与“迩”通。】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四节，谓四时之节。展，舒也。】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吕延济曰：膏，脂也。沐，甘浆之属也。】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贵宗，谓贵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谓百官也。】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

“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李善注：○蔡邕《独断》曰：远游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济注：趣，疾也。言将立功绩，疾取一勋号也。◎胡三省曰：驸马、奉车都尉及骑都尉，为三都尉，皆汉武帝置。魏、晋以下，多以宗室及外戚为之。】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

问，拾遗左右，【◎胡三省曰：珥笔，插笔也。古者侍臣持橐簪笔。华盖，乘舆车上施之。魏、晋之制，侍中与散骑常侍，或乘舆、御殿及出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乃臣丹诚之至愿，【《文选》“诚”作“情”。】不离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何焯曰：此谓太皇太后四年崩也。】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臣伏以为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胡三省曰：齐大夫杞梁战死于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为之崩。邹衍尽忠于君，燕惠王信谗而系之。邹子仰天而哭，正复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胡三省曰：况，譬也。】徒虚语耳。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向之者诚也。【◎《文选》“然”下有“终”字。◎胡三省曰：言葵藿，草也，倾叶于日，日虽不为回光，终是诚心向日也。】窃自比于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

“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李善注：○《文子》曰：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邱濮上人也，称曰计然。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班固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祸先，谓诸王皆不表，植独先表也。】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胡三省曰：否隔，不通也。友于，兄弟也。】而臣独倡言者，【《文选》此下有“何也”二字。】窃不愿于圣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惨毒之怀，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风》有‘弃予’之叹。【◎李善注：

○《毛诗·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苌曰：谅，信也。母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风》曰：将安将乐，汝转弃予。】故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宣缉熙章明之德者，【◎胡三省曰：○光被时雍，言帝尧睦族之效。○《诗·周颂》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郑氏《笺》曰：缉熙，光明也。○故植以言文王之治。】是臣慺慺之诚，【《文选》“为”作“臣”。】窃所独守，实怀鹤立企伫之心。敢复陈闻者，冀陛下傥发天聪而垂神听也。”

诏报曰：“盖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胡三省曰：隆，崇也。谓立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弊则事势使之然也。】故夫忠厚仁极草木，则《行苇》之诗作；【◎《毛诗》：《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恩泽衰薄，不亲九族，则《角弓》之章刺。【◎《毛诗》：《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今令诸国兄弟，情理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纵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也，【何焯校改“固”作“锢。”】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毛本“诉”作“訢”，误。】

植复上疏陈审举之义，曰：“臣闻天地协气而万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毛本作“皆非”，误。】用与不用，知与不知也。既时有举贤之名，而无得贤之实，必各援其类而进矣。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史记·孟尝君传》：田文曰：“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将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则可以匡国朝，致雍熙，稷、契、夔、龙是也；武功烈，则所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为媵臣，至贱也，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及其见举于汤武、周文，

诚道合志同，玄谟神通，岂复假近习之荐，因左右之介哉。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龌龊近步，遵常守故，安足为陛下言哉？故阴阳不和，三光不畅，官旷无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责也。疆埸骚动，方隅内侵，没军丧众，干戈不息者，【毛本“干”作“于”，误。】边将之忧也。岂可虚荷国宠而不称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负益重，位益高者责益深，《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此其义也。

“陛下体天真之淑圣，登神机以继统，冀闻‘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册府》“行”作“修”。】而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加东有覆败之军，【太和二年，曹休石亭之败。】西有殪没之将，【太和二年，诸葛亮斩王双；五年，亮射杀张郃。】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鼲鼬讙哗于林木。臣每念之，未尝不辍食而挥餐，临觞而搤腕矣。昔汉文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胡三省曰：虢仲、虢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虢，以成王业。召公、毕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辅成王以成太平之功。】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骐骥之于吴阪，可谓困矣，及其伯乐相之，孙邮御之，形体不劳而坐取千里。盖伯乐善御马，明君善御臣；伯乐驰千里，明君致太平；诚任贤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万机内理，武将行师，方难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劳动銮驾，暴露于边境哉？

“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于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乐毅奔赵，心不忘燕；廉颇在楚，思为赵将。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闇与之合。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册府》“问”作“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骛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臣诚竦息，不遑宁处。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露，撮风后之奇，【◎潘眉曰：撮，当作“握”。◎弼按：○《汉书·艺文志》：《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四库提要》云：《握奇经》一卷，旧本题风后撰。《汉志》无《握奇经》之名，其依托更不待辨。】接孙、吴之要，【孙武、吴起也。】追慕卜商起予左右，【卜商字子夏。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效命先驱，【毛本“驱”作“躯”，误。】毕命轮毂，虽无大益，冀有小补。然天高听远，情不上通，徒独望青云而拊心，仰高天而叹息耳。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梁章钜曰：此宋玉《九辨》第八章之词，子建云“屈平”，误。】昔管、蔡放诛，周、召作弼；【◎胡三省曰：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诛管叔，放蔡叔，以周公为师，召公为保，而相左右。】叔鱼陷刑，叔向匡国。【◎胡三省曰：○

《左传》：晋邢侯与雍子争田，久而无成。韩宣子使叔鱼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于邢侯。邢侯怒，杀叔鱼及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不以叔向为私其亲而从之。决平也。】三监之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故《传》曰：‘无周公之亲，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

“近者汉氏广建藩王，丰则连城数十，约则飨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树国，五等之品制之。若扶苏之谏始皇，淳于越之难周青臣，【◎李慈铭曰：博士齐人淳于越难仆射周青臣，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谓知时变矣。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

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胡三省曰：齐太公姓吕，其后为田成子所取，非吕族也。晋唐叔，姬姓，其后为赵籍、魏斯、韩虔所分。此不言韩，以韩亦姬姓。

◎李慈铭曰：分晋者赵、魏，不云三家者，以韩为曲沃桓叔之后，本晋公族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臣闻孟子曰：‘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懑，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便，疑作“使”。】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宋本作“氂”。】少挂圣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帝辄优文答报。【◎

《文馆词林·六百六十四》载魏明帝《答东阿王论边事诏》云：省览来书，至于再三。朕以不德，夙遭旻凶，圣祖皇考，复见孤弃。武宣皇后复即玄宫。重此哀茕，五内伤剥。又以眇身，闇于从政，是故二寇未诛，黔首元元，各不得所。虽复兢兢，坐而待旦，惧云无益。王侠辅帝室，朕深赖焉，何乃谦卑，自同三监？知吴、蜀未枭，海内虚耗为忧，又虑边将或非其人，诸所开论。朕敬德之高谋良策，思闻其次。◎梁章钜曰：《植集》无《论边事表》，或即是此篇。◎弼按：诏文“何乃谦卑，自同三监”，即答疏中语也。◎胡三省曰：植求自试，而但以优诏答之，终疑之也。】【◎《魏略》曰：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闻古者圣君，与日月齐其明，四时等其信，是以戮凶无重，赏善无轻，怒若惊霆，喜若时雨，恩不中绝，教无二可，以此临朝，则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万里之外，审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宋本 “己”作“以”，无下“以”字。】虽有构会之徒，泊然不以为惧者，盖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为齐将，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闻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顾当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战国策》：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章子为双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废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顷间言齐兵大胜。左右曰： “何以知之？”王曰：“吾使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 ‘臣母得罪臣父，臣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而欺生君哉！”】昔管仲亲射桓公，后幽囚从鲁槛车载，使少年挽而送齐。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惧鲁之悔，谓少年曰：‘吾为汝唱，汝为和，声和声，宜走。’于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数百里，宿昔而至。至则相齐，此臣之信君也。【◎《吕氏春秋》：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其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踰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而名为魏东藩，使屏翰王室，臣窃自羞矣。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伏以为三军益损，不复赖此。方外不定，必当须（辨）**[**办**]**者，臣愿将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负襁，子弟怀粮，蹈锋履刃，以徇国难，何但习业小儿哉？愚诚以挥涕增河，鼷鼠饮海，于朝万无损益，于臣家计甚有废损。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寇，粗可以警小盗；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鉏秽草，驱护鸟雀。休候人则一事废，一日猎则众业散，不亲自经营则功不摄；常自躬亲，不委下吏而已。陛下圣仁，恩诏三至，士子给国，长不复发。明诏之下，有若皦日，保

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画然自固，如天如地。定习业者并复见送，晻若昼晦，怅然失图。伏以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国之任，为置卿士，屋名为宫，冢名为陵，不使其危居独立，无异于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庄子》：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辞为诸侯而耕。】子仲乐于灌园；【陈仲子，齐人。楚王欲以为相，而不许；为人灌园。见《列士传》。】蓬户茅牖，原宪之宅也；陋巷箪瓢，颜子之居也：臣才不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若陛下听臣悉还部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追柏成、子仲之业，营颜渊、原宪之事，居子臧之庐，宅延陵之室。如此，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松、乔也。然伏度国朝终未肯听臣之若是，固当羁绊于世绳，维系于禄位，怀屑屑之小忧，执无已之百念，安得荡然肆志，逍遥于宇宙之外哉？此愿未从，陛下必欲崇亲亲，笃骨肉，润白骨而荣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诏。”皆遂还之。】

其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诏见《明纪》太和五年八月。】其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陈国治陈，见《武纪》兴平二年。◎吴增僅曰：汉末陈王宠为袁绍所杀，国除为郡。黄初四年，淮南王邑改封此。太和六年，东阿王植封此。植薨，子志徙封济北，国复为郡。◎《艺文类聚·五十一》载植《改封陈王谢恩章》云：臣既弊陋，守国无效，自分削黜，以彰众诫。〖《子建集》“削黜”作“出削”，“诫”作“诚”。〗不意天恩滂霈，润泽横流，猥蒙加封，茅土既优，爵赏必重，非臣虚浅，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报塞。〖《子建集》“塞”作“答”。〗◎又载《谢妻改封表》云：玺书今以东阿王妃为陈王妃，并下印绶，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书以即日到，臣辄奉诏拜。其才质底下，谬同受私，遇宠素餐，非臣秽衅，所宜蒙获。夙夜忧叹，念报罔极。洪施遂隆，既荣枝干，猥复正臣妃为陈妃。熠燿宣朗，非妾妇惷愚所当蒙被。葵藿草物，犹感恩养。况臣含气，衔佩弘惠，没而后已。诚非翰墨屡辞所能报答。〖《子建集》“底下”作“仾下”，“熠燿”作“光耀”。〗】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宋本无下“事”字。】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周寿昌曰：

○“四十一”下疑脱“谥曰思”三字。○《明纪》：太和六年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薨。○考帝纪，诸王薨例不书谥，彼特出“思”字，而本传反不书谥，皆误。◎胡三省曰：谥法，追悔前过曰思。】【◎植常为琴瑟调歌，辞曰：【宋本作“瑟瑟调”，误。宋本《子建集》题曰 “《吁嗟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间。【◎黄节注：○《说苑》云，秋蓬恶于根本，而美于枝叶。秋风一起，根且拔矣。】东西经十陌，【宋本“十”作 “七”。】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沈渊。惊飚接我出，

【◎黄节注：○《尔雅》曰：扶摇谓之猋。○郭注曰：暴风从下上。猋，通作飙。】故归彼中田。【◎故，疑作“放”。◎《诗·小雅》：中田有卢。◎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林叶连。”【◎宋本《子建集》作 “愿与株荄连”。◎或曰：《送白马王》及《琴瑟调》二篇，顿挫凄壮，仲宣、公幹俱不能及，

《风》、《雅》以还，一人而已。◎丁晏曰：《植传》，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尝汲汲无欢。此诗当感徙都而作，收两语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孙盛曰：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也，疑作“正”。】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权异族，势同瘣木，危若巢幕，【监本 “若”作“共”，误。】不嗣忽诸，非天丧也。五等之制，万世不易之典。六代兴亡，曹冏论之详矣。【◎何焯曰：○段成式《语资篇》载元魏尉瑾曰：九锡或称王粲，《六代》亦言曹植。

○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伟至此！意者陈王感怆孤立，常著论欲上，以身属亲藩，

嫌为己地，至身没而元首以贻曹爽欤？◎又曰：○《晋书·曹志传》：武帝常阅《六代论》，问志：“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对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可无复疑。”○按：允恭最称好学，岂有先王所作，必待寻按目录，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托，何不即相证明，待帝再问邪？或缘此论于司马氏后事，有若烛照，身立其廷，恐招猜忌，故逊词诡对耳。◎沈家本曰：此论有云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则当在齐王芳正始四年上也。陈思薨于太和六年，下距正始四年，凡十二年，而谓预作此论，恐未然。且陈王于《陈审举之义疏》中，曾言广建藩王，几二百言，亦何尝以身属亲藩为嫌哉！◎弼按：曹囧字元首，《六代论》见下卷评后注引《魏氏春秋》。】】遗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晋书·曹志传》：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学，以才行称，夷简有大度，兼善骑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为嗣。◎《艺文类聚·五十一》载植《封二子为乡公谢恩章》云：诏书封臣息男苗为高阳乡公，志为穆乡公。臣伏自惟，文无升堂庙胜之功，武无摧锋接刃之效，天时运幸，得生贵门，遇以亲戚，少荷光宠，窃位列侯，荣曜当世。顾影惭形，流汗反侧。洪恩罔极，云雨增加，既荣本幹，枝叶并蒙。苗、志小竖，既顽且稚，猥荷列爵，并佩金紫。施崇一门，惠及父子。◎据此文，则植有二子，一名苗，本传未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终，宋本作“归”。】遂营为墓。【◎《异苑》：陈思王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遒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梁释慧皎《高僧传·诵经篇论》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经律，属意经旨，既通般若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法苑珠林·呗讚篇》云：陈思王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遂制转讚读七章。〖《广宏明集》作“转读七章”。〗升降曲折之响，故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常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寰宇记》卷十三：鱼山一名吾山，曹植葬其西，亦其所封之国也，周围二十里。◎《方舆纪要》卷三十三：○鱼山在东阿县西北八里，一名吾山。○《史记·河渠书》：《瓠子歌》：“吾山平兮钜野溢。”○徐广曰：东阿县鱼山也。○今山在大清河西盐舟，自泺口来者俱泊于此。○《名胜志》：曹子建墓在开封通许县之七里冈。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二穴，居民入视，隧表碣曰曹子建墓。◎杭世骏曰：植曾徙封雍丘王，雍丘今之杞县，距通许四十里而近，岂植真葬斯地邪？◎弼按：此说与鱼山营墓之事不合，与《寰宇记》亦异。◎蒋超伯曰：东阿县西八里鱼山陈思王墓旁有隋开皇十三年所制碑，其铭曰：“分珪作瑞，建国开疆；蕙楼兰阁，远迈灵光。”】子志嗣，徙封济北王。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李慈铭曰：上文称“陈思王”，不应又称“植”。】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李慈铭曰：“议”下疑脱“藏”字或“在”字。】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书·乐志》：○曹植《鞞舞歌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晋志》“故事”作“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将军段煨。先帝闻其旧又伎，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宋志》又曰：魏陈思王《鞞舞歌》五篇，曰《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

《隋书·经籍志》：《列女传颂》一卷，曹植撰。《书讚》五卷，汉明帝殿阁画，魏陈思王讚。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唐经籍志》：魏陈思王《集》二卷，又三十卷。◎《四库总目提要》云：《曹子建集》十卷。《唐志》云二十，复云三十者，盖隋时旧本二十卷，合并重编，实无两集。郑樵《通志略》亦并载二本，焦竑《国史·经籍志》合二本为五十卷，谬甚。此本目录后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犹从宋宁宗时本翻雕。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

杂文九十二篇，合二百十篇。残篇断句，错出其间。《弃妇篇》见《玉台新咏》。《镜铭》八字反覆颠倒，皆叶韵成文，实为回文之祖，见《艺文类聚》。皆未收入，亦不免有所舛漏。

◎姚振宗曰：陈思王文章有前后录。景初诏撰称“前后所著百余篇”，亦似指前录、后录而言。除前录自定七十八篇，后录当二十余，疑前录三十卷，后录二十卷。隋时但有前录，唐代乃前后录并出。《通志略》以三十卷在前，二十卷列后，似亦以为前录、后录，所以别于

《唐志》之颠倒欤？然是否即景初原本，不可知也。◎胡玉缙曰：植自定前录七十八篇，有见文，后录定否不可知。景初中诏撰植前后所著，前后犹先后尔，各为一事。否则前录七十八篇为三十卷，后录二十余篇为二十卷，不应后俱录系长篇文字。况业经诏撰，讵有仍其所自定者？以此知《通知略》所载两本，非景初本；其三十卷本，非自定前录。《唐志》先二十后三十，亦无所谓颠倒也。姚说殊嫌牵合傅会。◎弼按：子建撰前录七十八篇，见前裴注引《典略》杨修答书注下。◎钟峥《诗品》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又曰：陈思王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然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矣。◎《文心雕龙·章表篇》曰：陈思之表，独冠群才。◎《明诗篇》曰：四言五言兼善，则子建、仲宣、丁晏。◎《陈思王诗抄序》曰：洛神九咏，屈灵均之嗣声；求试诸疏，刘更生之方驾。与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其所见甚大，不仅以诗人目之。又《东阿怀古》云：“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亦实录也。◎弼按：孟德亦有女山阳夫人，可与黄皇室主并称。◎又按：丁晏有《陈思王年谱》一卷，附《曹集》后。】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户。【◎陈景云曰：魏室诸王，至正元、景元间，普增封邑，其户皆累千。即如平阳、成武二公，亦皆踰千户矣。思王初封于陈，已有邑三千五百户；至子志嗣爵，又累增邑，乃并前计之，止有九百九十户。必传写脱误也。】【◎《志别传》曰：【《曹志别传》，隋、唐志不著录。】志字允恭，好学有才行。晋武帝为中抚军，迎常道乡公于邺，志夜与帝相见，帝与语，从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禅，改封鄄城公。发诏以志为乐平太守，历章武、赵郡，迁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后转博士祭酒。及齐王攸当之藩，下礼官议崇锡之典，志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而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者乎？”乃建议以谏，辞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晋书·曹志传》：志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怆然欢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议曰：“伏闻大司马齐王当出藩东夏，备物尽礼，同之二伯。今陛下为圣君，稷、契为贤臣，内有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其人也，异姓则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后虽有五霸代兴，桓、文谲主，下有请隧之僭，上有九锡之礼，终于谲而不正，验于尾大不掉，岂与召公之歌《棠棣》，周诗之咏《鸱鸮》同日论哉！今圣朝创业之始，始之不谅，后事难工。幹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鲠不存，皮肤不充。自羲皇以来，岂是一姓之独有！欲结其心者，当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万世之利者，当与天下议之。故天之聪明，自我人之聪明。秦、魏欲独擅其威，而财得没其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之用。此自圣主之深虑，日月之所照。事虽浅，当深谋之；言虽轻，当重思之。志备位儒官，若言不及礼，是志寇窃。知忠不言，议所不敢。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议成当上，见其从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议甚切，百年之后必书晋史，目下将见责邪。”帝览议，大怒曰： “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议者不指答所问，横造异论，策免太常郑默。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诏惟免志官，以公还第。】后复为散骑常侍。志遭母忧，居丧尽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谥曰定公。【◎志葬济北榖城墓宅。◎《隋志》：梁有散骑常侍曹志《集》二卷，录一卷。◎《唐志》：曹志《集》二卷。◎志子臣，元康中为中郎，封关中侯。《通典·九十九》有曹臣《移冀州大中正文》。】】

## 萧怀王熊

萧怀王熊，早薨。【萧，见《明纪》景初二年。】黄初二年追封谥萧怀公。太和三年，又追进爵为王。青龙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户。六年薨，无子，国除。【◎何焯曰：

〖一作邵晋涵说。〗三王以母弟故，别为一卷。后卷为母贵贱为次，其犹《春秋》之义欤？】

评曰：任城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传》曰“楚则失之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其此之谓欤？【◎鱼豢曰：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势使然耳。此实然之势，信不虚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彰之挟恨，尚无所至。至于植者，【◎陈景云曰：《通鉴》引此，此句下有“岂能兴难”一句，以文义求之，此语断不可删。此注少四字，必非裴氏所芟，乃后来刊本脱落耳。】乃令杨修以倚注遇害，丁仪以希意族灭，哀夫！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

# 卷二十·魏书二十·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魏书二十

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三国志二十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擎骥】

【复校：擎骥】

武皇帝二十五男：【宋本、元本“某后”、“某夫人”、“某姬”皆空一格，后文帝九男下同。】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

【◎《后妃传·卞后传》注引《魏略》云：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荆楚岁时记》：魏武帝刘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笔。】环夫人生邓哀王冲、彭城王据、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沛王太妃生金乡公主，见

《曹爽传》注引《魏末传》。◎又按：○《明纪》青龙元年注引《献帝传》云：太祖纳秦宜禄妻杜氏。○未知即杜夫人否？◎又按：杜夫人生高城公主，见《文选》陆机《吊魏武文》李善注引《魏略》。】秦夫人生济阳怀王玹、陈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阳闵王矩，【尹夫人，即何进子妇，为何晏之母，见《曹爽传》。《魏末传》以何晏母为沛王太妃，裴注已驳之。】王昭仪生赵王幹，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李姬生谷城殇公子乘、郿戴公子整、灵殇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张绣传》：太祖为子均取绣女。◎又按：《绣传》“太祖纳张济妻”，史失其姓，俟考。】刘姬生广宗殇公子棘，宋姬生东平灵王徽，赵姬生乐陵王茂。【◎《武纪》“建安十八年，天子娉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二十年，立公中女为皇后”，《荀彧传》“太祖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司马芝传》有临汾公主，《桓階传》“階子嘉尚升迁亭公主”，均不知何人所生。◎又按：夏侯渊妻为太祖内妹，任峻妻为太祖从妹，附注于此。】

## 丰愍王昂

丰愍王昂，字子修。弱冠举孝廉。随太祖南征，为张绣所害。【详见《武纪》建安二年及《张绣传》。】无子。黄初二年，追封谥曰丰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后，【操纳张济妻，济从子绣降而复反，昂为绣所害。操为子均取绣女，又以均子后昂，颠倒错乱，匪夷所思。】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长子公。五年，追加昂号曰丰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谥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袭昂爵为丰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户。琬薨，谥曰恭王。子廉嗣。【◎《郡国志》：并州太原郡中都。◎《一统志》：中都故城，今山西汾州府平遥县

西北。◎丰，见《明纪》景初二年。上党郡治长子，见《武纪》建安九年。】

## 相殇王铄

相殇王铄，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谥。青龙元年，子愍王潜嗣，其年薨。二年，子怀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户，四年薨。无子，国除。正元二年，以乐陵王茂子阳都乡公竦继铄后。【相，见《明纪》景初二年。】

## 邓哀王冲

邓哀王冲，字仓舒。【◎赵一清曰：子修、子桓、子建，皆曹氏之所以字其“子”故。邓哀王冲以年少先卒，未有字。仓舒，其小字也，独与诸王异。今此诸王之举其字者，不必皆小弱也。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始有字，岂有未锡名而先命字之理？名者，子生而父即名之，若非史佚诸王公之名，则曹氏之制殆不可训。【◎余案：赵氏以仓舒为小字，稍嫌武断。下文有曹宇字彭祖，曹彪字朱虎，亦非字子某。又魏文有子喈，襁褓即夭，已字仲雍。可知曹家之制，实与后异。又仓舒之称，本自唐虞时高阳氏八元之名，盖魏武以其子聪颖，堪比古贤，故不从“子”字之例，特为冲字。彭祖、朱虎亦唐虞时人，则魏武以古人之名为爱子之字，似为常例。】】少聪察岐嶷，【◎《异苑》曰：山鸡爱其毛，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仓舒命作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止，遂乏死。】生五六岁，智意所及，【◎官本《考证》曰：意，元本作“慧”。】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则”字下应从吴曾《漫录》增“不”字。◎何焯曰：孙策以建安五年死，时孙权初统事。至建安十五年，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此后或能致巨象，而仓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饰也。置船刻水，疑算术中本有此法。

◎邵晋涵曰：《能改斋漫录》引《符子》所载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已在其前。】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时军国多事，用刑严重。太祖马鞍在库，而为鼠所齧，库吏惧必死，议欲面缚首罪，犹惧不免。冲谓曰：“待三日中，然后自归。”冲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问之，冲对曰：“世俗以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单衣见齧，是以忧戚。”太祖曰：“此妄言耳，无所苦也。”俄而库吏以齧鞍闻，太祖笑曰：“儿衣在侧，尚齧，况鞍县柱乎？”一无所问。冲仁爱识达，皆此类也。凡应罪戮，而为冲微所辨理，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魏书》曰：冲每见当刑者，辄探睹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劳之吏，以过误触罪，常为太祖陈说，宜宽宥之。辨察仁爱，与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亦叙属之一病也。】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

《零陵先贤传》：周不疑，零陵人，幼有异才，太祖欲以女妻之。太祖爱子苍舒夙有才智，谓可与不疑为俦。及仓舒卒，太祖心忌不疑，乃遣刺客杀之。◎见本志《刘表传》注。◎魏文帝《苍舒诔》曰：惟建安十有五年〖《类聚》“五”作“二”，误。〗五月甲戊，童子曹苍舒卒，呜呼哀哉！乃作诔曰：於惟淑弟，懿矣纯良。诞丰令质，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刚，彼德之容，兹义肇行。猗欤■■，终然允藏。宜逢介祉，以永无疆。如何昊天，雕斯俊

英？呜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尔既夭，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兼悲增伤，侘傺失气。永思长怀，哀尔罔极。贻尔良妃，襚尔嘉服。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峨峨，寝庙渠渠。姻媾云会，充路盈衢。悠悠群司，岌岌其车。倾都荡邑，爰迄尔居。魂而有灵，庶可以娱。呜呼哀哉！◎见《艺文类聚·四十五》及《古文苑》。张溥本《子建集》有《仓舒诔》，乃误收。文帝年长，故以童子呼仓舒。若子建则仅长仓舒四龄耳。宋本《子建集》不载此诔。◎丁晏曰：此文与丕他作相类，不似陈思之朴茂，且诔内有“宜逢介祉，以永无疆”之句，亦非陈思所宜出。张本因《艺文》所引与陈思《任城王诔》相连而误采也。】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何焯曰：仓舒之死，正在军败赤壁之年，故尤愤不择言。】【◎孙盛曰：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冲虽存也，犹不宜立，况其既没，而发斯言乎？《诗》云：“无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则流涕，【◎《华佗传》：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为聘甄氏亡女与合葬，【◎《邴原传》：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辞，太祖乃止。】赠骑都尉印绶，命宛侯据子琮奉冲后。二十二年，封琮为邓侯。【◎《郡国志》：荆州南阳郡邓。◎《一统志》：邓县故城，今湖北襄阳府襄阳县东北。】黄初二年，追赠谥冲曰邓哀侯，又追加号为公。【◎《魏书》载策曰：“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尔邓哀侯冲，昔皇天钟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显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并建亲亲，以藩王室，惟尔不逮斯荣，且葬礼未备。追悼之怀，怆然攸伤。今迁葬于高陵，【◎钱大昭曰：此高陵非冯翊属县也。《魏志》诸侯王墓亦称 “陵”，曹子建诗“逝慙陵墓”，及此称“高陵”是也。◎弼按：高陵，魏武之陵也，以仓舒为魏武爱子，故迁葬高陵。钱说误。】使使持节兼谒者仆射郎中陈承，追赐号曰邓公，祠以太牢。魂而有灵，休兹宠荣。呜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三年，进琮爵，徙封冠军公。四年，徙封己氏公。【◎《郡国志》：南阳郡冠军。兖州济阴郡己氏。◎《一统志》：冠军故城，今河南南阳府邓州西北四十里。己氏故城，今山东曹州府曹县东南。】太和五年，加冲号曰邓哀王。景初元年，琮坐于中尚方作禁物，【◎《通典》云：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三尚方。◎沈钦韩曰：○《续汉志》：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削户三百，贬爵为都乡侯。三年，复为己氏公。正始七年，转封平阳公。【平阳，见《武纪》卷首。】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 彭城王据

彭城王据，建安十六年封范阳侯。【范阳，见《武纪》建安十六年。范阳侯食邑五千户，见《武纪》注引《魏书》。】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章陵王，其年徙封义阳。文帝以南方下湿，又以环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济阴。五年，诏曰： “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据改封定陶县。太和六年，改封诸王，皆以郡为国，【此为曹魏郡国沿革一大变迁，互见《明纪》太和六年，然《文纪》黄初五年何以不书？】据复封彭城。【◎南阳郡治宛，见《武纪》卷首。章陵，见《武纪》建安二年。彭城，见《武纪》建安三年。济阴郡治定陶，见《武纪》初平四年。◎《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平氏。◎文帝黄初中分平氏县立义阳县。◎《一统志》：义阳故城，今南阳府桐柏县东。平氏故城，今桐柏县西。】景初元年，据坐私遣人诣中尚方作禁物，削县二千户。【◎《列书》载玺书曰：【◎宋本“列”作“魏”。◎官本《考证》曰：列书，疑作“魏书”。】“制诏彭城王：有司奏，王

遣司马董和，赍珠玉来到京师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违制，绳王以法。朕用怃然，不宁于心。王以懿亲之重，处藩辅之位，典籍日陈于前，勤诵不辍于侧。加雅素奉修，恭肃敬慎，务在蹈道，孜孜不衰，岂忘率意正身，考终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谬于细人，忽不觉悟，以斯为失耳。《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尚书·多方篇》之词。◎《孔传》曰：惟圣人无念于善，则为狂人。惟狂人能念于善，则为圣人。】古人垂诰，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无斯须远道焉。常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则德明矣；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则心夷矣；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则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备也。今诏有司宥王，削县二千户，以彰八柄与夺之法。【◎《周礼·天官》：以八柄诏王驭群臣。】昔羲、文作《易》，著休复之诰，【冯本“诰”作“语”。】仲尼论行，既过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义，率意无怠。】三年，复所削户邑。【◎钱大昭曰：据子琮为冲后，范为整后，〖◎弼按：应作“子整”。〗非必无子者也。本传不言薨于何时，子某嗣，恐有脱文。◎沈家本曰：此传诸王薨于魏世者皆书谥，其不书谥者，据及燕王宇、赵王幹、楚王彪、乐陵王茂也。楚王彪以罪自杀，故无谥，其余不书谥者，皆逮及晋世，故本传无薨年及“子某嗣”之文，非有夺也。惟赵王幹薨于景元二年，见《三少帝纪》，而传不书薨年、子嗣，则真缺文也。◎弼按：范（第）**[**弟**]**阐，见《郿戴公子整传》。◎又按：司马师废齐王芳，欲立彭城王据，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魏略》。】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户。

## 燕王宇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乡侯。二十二年，改封鲁阳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下邳王。五年，改封单父县。太和六年，改封燕王。【◎鲁阳，见《刘表传》。下邳，见《武纪》初平四年。广阳郡治蓟，见《曹仁传》。广阳本燕国，后国除作郡，三国魏复为燕国。◎《郡国志》：兖州济阴郡单父。◎《一统志》：单父故城，今山东曹州府单县南一里。◎赵一清曰：○《寰宇记》：鄢陵县魏燕王台，魏文帝封弟燕王宇于鄢陵，居此城，筑台于城中，今呼为燕王台。○一清按：任城王封鄢陵侯，燕王宇未尝封鄢陵侯，盖记者之误也。】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青龙三年，征入朝。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明帝景初二年十二月辛巳，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凡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详见《明纪》注引《汉晋春秋》及《刘放传》。燕王之退，曹爽、司马懿之进，关系魏之存亡，裴松之已论之矣。】三年夏，还邺。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常道乡公奂，宇之子，入继大宗。【◎毛本“大”误作“太”。◎梁章钜曰：奂既入继大宗，本传不言薨于何时、子某嗣，此与《彭城王传》同一疏脱也。◎沈家本曰：说已见前。且宇为常道乡公之父，故《三少帝纪》于燕王表贺称臣详载有司平议。苟薨于魏世，不应不书也。梁氏于《赵王传》之疏漏未曾纠及，而此传及《彭城王传》反议之，何也？

◎李慈铭曰：○《通典》卷九十三：晋武帝咸宁四年，陈留国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命于帝祖，今于王为从祖父。有司奏：“应服周，不以亲属尊卑为降。”诏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亲。”○是宇入晋降封燕公，至晋咸宁始薨也。◎弼按：○《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封魏帝为陈留王，魏氏诸王皆降为县侯。○梁氏论陈《志》不书薨于何时、子某嗣，殆未详考耳。】

## 沛穆王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饶阳侯。【◎饶阳，见《武纪》建安十六年。饶阳侯食邑五千户，见《武纪》注引《魏书》。◎钱大昕曰：○《武帝纪》注引《魏书》：封子豹为饶阳侯。

○又《魏略》云：杜夫人生沛王豹。〖见《文选》注。〗○而此传亦称林为杜夫人生，是林一名豹，犹越王幹一名良也。◎弼按：○陆机《吊魏武帝文云》：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因泣下。○注引《魏略》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二十二年，徙封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谯王。五年，改封谯县。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林薨，子纬嗣。【◎林薨于甘露元年正月乙巳，见《高贵乡公纪》。林尚有子赞、壹，见《济阳怀王玹传》。◎沈家本曰：书林薨而不言何年，缺文也。林于甘露元年薨，则不得云“景元中增邑”，疑传文有舛误，以

《陈留恭王峻传》例之，当云“甘露元年薨，子纬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案：○《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嵇氏谱》，隋、唐志不著录。康，事见《王粲传》及注。】】

## 中山恭王衮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乡侯。【◎《郡国志》：冀州钜鹿郡平乡。◎《一统志》：平乡故城，今直隶顺德府平乡县西。】少好学，年十余岁，【《艺文》“年”作“生”。】能属文。每读书，文学左右【王国之文学也。】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然性所乐，不能废也。二十二年，徙封东乡侯，【东乡，见《曹真传》。】其年又改封赞侯。【◎《郡国志》有两酂，一为豫州沛国酂，一为荆州南阳郡酂。魏国既建，分沛国为谯郡，比丰、沛故，选用王观、陈群、刘放为酂令，则曹衮所封者当为南阳郡之酂。◎《一统志》：故城，今湖北襄阳府光化县北。◎互见《酂哀王协传》。】黄初二年，进爵为公，官属皆贺，衮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穑之艰难，多骄逸之失。诸贤既庆其休，宜辅其阙。”每兄弟游娱，衮独覃思经典。

【◎宋本“覃”作“谭”。◎官本《考证》曰：谭，疑当作“覃”。】文学防辅相与言曰：【◎胡三省曰：○防辅者，言防其为非而辅之以正也。○《晋百官志》：王国置师友、文学各一人。○防辅不书者，魏氏防制藩国过差，晋武帝惩其失而不置也。◎潘眉曰：魏制，诸王在国禁防严密，朝廷特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查之。此“文学防辅”是也。】“受诏察公举错，有过当奏，及有善，亦宜以闻，【毛本“及”误作“反”。】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称陈衮美。衮闻之，大惊惧，责让文学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君乃以上闻，是適所以增其负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胡三省曰：衮之言，汉北海王睦之故智也。】其诫慎如此。【冯本“诫”作“戒”。】三年，为北海王。【◎《郡国志》：青州北海国。】其年，黄龙见邺西漳水，衮上书赞颂。诏赐黄金十斤，诏曰：“昔唐叔归禾，【◎

《御览·八百三十九》：○《尚书·微子之命》曰：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艺文类聚·八十五》同，无“微子之命”四字。】东平献颂，【◎范《书·东平王苍传》云：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斯皆骨肉赞美，以彰懿亲。王研精坟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终令问。”【官本“问”作“闻”。】四年，改封赞王。七年，徙封濮阳。【东郡治濮阳，见《武纪》卷首。】太和二年就国，尚约

俭，教敕妃妾纺绩织纴，习为家人之事。【◎何焯曰：衮保身之符，胜于陈思也。】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郡国志》：冀州中山国。】

初，衮来朝，犯京都禁。青龙元年，有司奏衮。诏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有司固执。诏削县二，户七百五十。【◎《魏书》载玺书曰：“制诏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来朝，犯交通京师之禁。朕惟亲亲之恩，用寝吏议。然法者，所与天下共也，不可得废。今削王县二，户七百五十。夫克己复礼，圣人称仁，朝过夕改，君子与之。王其戒诸，无贰咎悔也。”【青龙二年，赐赵王幹玺书云“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见后。】】衮忧惧，戒敕官属愈谨。帝嘉其意，二年，复所削县。三年秋，衮得疾病，诏遣太医视疾，殿中、虎贲赍手诏、赐珍膳相属，又遣太妃、沛王林并就省疾。【太妃，杜夫人也。林与衮同母。】衮疾困，敕令官属曰：“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既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昔卫大夫蘧瑗葬濮阳，吾望其墓，常想其遗风，愿托贤灵以弊发齿，营吾兆域，必往从之。《礼》：男子不卒妇人之手。【◎《通鉴》“卒”作 “死”。◎胡三省曰：《丧大记》之言。】亟以时成东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舆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闻义方，早为人君，但知乐，不知苦；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也。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元本无“老”字。】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膝谏之。【◎胡三省曰：造膝，诣膝前也。】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恶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嗟尔小子，慎修乃身，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闺闱之内，奉令于太妃；阃阈之外，受教于沛王。无怠乃心，以慰予灵。”其年薨。【◎《明纪》：青龙三年冬十月己酉薨。】诏沛王林留讫葬，使大鸿胪持节典护丧事，宗正吊祭，赠赗甚厚。凡所著文章二万余言，才不及陈思王而好与之侔。【◎郝《书》“好”下有“学”字。孟德诸子皆善文章，子建尚有集，衮则所著无传，仅存传中二令，殆亦有幸有不幸邪。惟一则登鱼山而感喟，一则依贤灵为兆域，寄托微尚，亦可嘅也。◎或曰：文若陈思，行若中山，真为魏宗之美。】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

## 济阳怀王玹

济阳怀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乡侯。【◎班《书·地理志》：涿郡西乡，侯国。◎王先谦曰：○《续志》：后汉省。◎《一统志》：西乡故城，今涿州西北。】早薨，无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赞袭玹爵邑，早薨，无子。文帝复以赞弟壹绍玹后。黄初二年，改封济阳侯。【◎

《郡国志》：兖州陈留郡济阳。◎《一统志》：济阳故城，在仪封县北。◎李兆洛曰：在今河南开封府兰仪县北五十里。◎谢鍾英曰：仪封县，今为仪封乡。济阳当在今山东曹州府荷泽县西南九十里，仪封乡之北。】四年，进爵为公。太和四年，追进玹爵，谥曰怀公。六年，又进号曰怀王，追谥赞曰西乡哀侯。壹薨，谥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 陈留恭王峻

陈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陈留王。【郿，见《董卓传》。襄邑，见《武纪》初平四年。】五年，改封襄邑县。太和六年，又封陈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 范阳闵王矩

范阳闵王矩，早薨，无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后，【建安二十二年，均尚未死，不应称“樊安公均”，如《济阳怀王弦传》称“沛王林”，不称“沛穆王林”，其例也。】封临晋侯。【◎《郡国志》：司隶左冯翊临晋。◎王先谦曰：三国魏冯翊郡自建安初移治临晋。◎《一统志》：临晋故城，今陕西同州府治。】黄初三年追封谥矩为范阳闵公。【范阳，见《彭城王据传》。】五年，改封敏范阳王。七年，徙封句阳，【◎《郡国志》：兖州济阴郡句阳。◎《一统志》：句阳故城，今山东曹州府荷泽县北句阳店。】太和六年，追进矩号曰范阳闵王，改封敏琅邪王。【◎《郡国志》：徐州琅邪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敏薨，谥曰原王。【原，或校改作“元”。】子焜嗣。

## 赵王幹

赵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赖亭侯。【◎《方舆纪要》卷五十：赖亭，在河南光州商城县南，春秋时赖国。】其年改封弘农侯。【弘农郡治弘农，见《武纪》卷首。】黄初二年，进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陈妾子，良生而陈氏死，太祖令王夫人养之。良年五岁而太祖疾困，遗令语太子曰：“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钱大昕曰：鱼豢书称良五岁失父，当生于建安二十一年丙申矣，然二十年已封亭侯，则五岁之说未得其实。裴松之言楚王彪大幹二十岁，据彪以嘉平三年赐死、年五十七推，其生年当在兴平二年乙亥。幹少于彪二十岁，当以建安二十年乙未生也。◎侯康曰：陆士衡《吊魏武帝文》云“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与此文合，则季豹疑即幹之小名也。而李善注引《魏略》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考《魏志》，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饶阳侯，本不名豹，且建安十六年已受封，则曹公薨时年未甚幼，“累汝”之言似亦未合，《魏略》误也。《武纪》注引《魏书》“封豹为饶阳侯”，误与《魏略》同，当以陆士衡之文正之。《后汉书考异》疑林一名豹，恐非。】太子由是亲待，隆于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为阿翁，帝谓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为流涕。◎臣松之案：如传以母贵贱为次，不计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虽大，传在幹后。寻《朱建平传》，知彪大幹二十岁。】三年，为河间王。五年，改封乐城县。七年，徙封钜鹿。【◎河间国治乐成，见《武纪》建安九年。◎《郡国志》：冀州钜鹿郡钜鹿。◎《一统志》：钜鹿故城，今直隶顺德府平乡县治。】太和六年，改封赵王。【◎《郡国志》：冀州赵国。】幹母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幹母有力。文帝临崩，有遗诏，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龙二年，私通宾客，为有司所奏，赐幹玺书诫诲之，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易·师卦》之词。】《诗》著‘大车惟尘’之诫。【◎《诗·小雅》：无将大军，维尘冥冥。◎郑《笺》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无所见也。犹进举小人，蔽伤己之功德也。】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

机，初封诸侯，【冯本“侯”误作“候”。】训以恭慎之至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高祖践阼，【高祖，谓文帝也，见《明纪》景初元年。】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朕感诗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义，【◎《毛诗·小雅·序》曰：《常棣》，宴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也。《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亦缘诏文曰‘若有诏得诣京都’，故命诸王以朝聘之礼。而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戴捷咸伏其辜。近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说文》：殴，捶击物也。◎《东平灵王传》作“挝”。】有司举奏，朕裁削县。令有司以曹纂、王乔等【何焯校改“令”作“今”。曹纂，见《曹休传》。】因九族时节，集会王家，或非其时，皆违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顺之素，加受先帝顾命，欲崇恩礼，延乎后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圣人，孰能无过？已诏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弗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焉。’【《中庸》之词。】叔父兹率先圣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遗命，战战兢兢，靖恭厥位，称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户。【◎李慈铭曰：按《帝纪》“景元二年八月戊寅，赵王幹薨”，此失载，且幹应有谥及嗣子，皆传写所脱。◎沈家本说同。】

## 临邑殇公子上

临邑殇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郡国志》：兖州东郡临邑。◎《一统志》：临邑故城，今山东泰安府东阿县北。】

## 楚王彪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寿春侯。【九江郡治寿春，见《武纪》初平四年。】黄初二年，进爵，徙封汝阳公。【汝阳，见《袁绍传》。】三年，封弋阳王。【◎《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弋阳。◎魏改属弋阳郡。◎《一统志》：弋阳故城，今河南光州西。】其年徙封吴王。【◎吴郡治吴，见《曹休传》。◎按：其地属吴，当为侨置。◎又按：《陈思王传》注引

《魏氏春秋》黄初四年同朝京师，史未书。】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白马，见《武纪》建安五年，又见《袁绍传》。◎《寰宇记》：魏黄初七年，封寿春王彪为白马王，移于韦城北五里。韦城在白马东南六十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六十三“深州饶阳县”：枯白马渠在县南，一名黄河，今名白马沟，上承滹沱河，东流入下博界故渎。李公绪

《赵记》云此白马渠魏白马王彪所凿。◎弼按：深州饶阳，后汉属冀州安平国，桓帝以后为博陵郡，与兖州东郡之白马县相距极远，渺不相涉，殆因“白马”二字而误耳。且曹魏限制藩王极严，观子建《赠白马王诗》可见，岂能越境而治饶阳之河渠乎？可决知其误也。赵一清、洪亮吉、谢鍾英均采其说，讹误相沿，特为辨正之。【◎余案：彪为白马王时事，互参本志《王肃传》注引《魏略·儒宗·贾洪传》。】】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楚国，详见《蒋济传》。◎钱大昕曰：汉之楚国治彭城，魏之楚国盖治寿春，即汉九江郡也。黄初二年封子邕为淮南公，以九江郡为国。三年，进爵为王。明年，邕徙封陈，当即为淮南郡矣。太和六年，彪封楚王，又改郡为楚国。彪王二十年以罪废，复为郡也。◎谢鍾英曰：

魏以汉扬州九江郡为淮南国，后改楚国，又为淮南郡。《国志》所书九江、楚国、淮南，皆据当时之名也。】初，彪来朝，犯禁。元年，【◎钱大昕曰：当是青龙元年，史脱“青龙”二字。◎钱大昭曰：《赵王幹传》云“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中山获咎在青龙元年，此“元年”上疑脱“青龙”二字。】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三，户千五百。二年，大赦，复所削县。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嘉平元年，【◎钱大昭曰：彪有罪赐死，《本纪》在嘉平三年，此作“元年”，误。◎弼按：彪自杀虽在三年，然据《王淩传》，发谋实在元年，《晋书·宣纪》亦云“二年，谋立楚王”，是传文不误。惟下文“就国案验”，应书“三年”也。】兖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淩谋迎彪都许昌。语在《淩传》。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国案验，收治诸相连及者。廷尉请征彪治罪。於是依汉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鸿胪持节赐彪玺书切责之，使自图焉。【◎孔衍《汉魏春秋》载玺书曰：“夫先王行赏不遗仇雠，用戮不违亲戚，至公之义也。故周公流涕而决二叔之罪，【管叔、蔡叔也。】孝武伤怀而断昭平之狱，【◎《汉书·东方朔传》：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上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古今常典也。惟王，国之至亲，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谋于奸邪，乃与太尉王淩、兖州刺史令狐愚搆通邪谋，【宋本“搆”作“构”，“邪”作“逆”。】图危社稷，有悖忒之心，无忠孝之意。宗庙有灵，王其何面目以见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怃然。【冯本“怃”作“抚”，误。】有司奏王当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师之义，【◎《周礼·天官·甸师》：王之同姓有辠，则死刑焉。◎郑司农曰：○王同姓有罪当刑者，断其狱于甸师之官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则罄于甸人。】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赐书。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剌之事，【汉燕刺王旦谋反，赐死。】宜足以观。王其自图之！”】彪乃自杀。【◎彪死年五十七，见《朱建平传》。◎《晋书·宣帝纪》：收王淩余党，皆夷三族，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妃及诸子皆免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属以下及监国谒者，坐知情无辅导之义，皆伏诛。国除为淮南郡。诏曰：【宋本“诏曰”上有“正元元年”四字，吴本、毛本失之。】“故楚王彪，背国附奸，身死嗣替，虽自取之，犹哀矜焉。夫含垢藏疾，亲亲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为常山真定王。”【◎真定，见《张燕传》。◎钱大昭曰：嘉以罪人之子绍封，不应独得二大郡，疑有衍文。◎弼按：汉、魏时真定为常山国之一县，非郡也。钱说误。】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臣松之案：嘉入晋，封高邑公。

【嘉，事见《晋书·曹志传》。本志《陈思王传》注《曹志别传》引之。】元康中，与石崇俱为国子博士。嘉后为东莞太守，【东莞，见《夏侯玄传》。冯本“莞”作“筦”，误。】崇为征虏将军，监青、徐军事，屯于下邳，嘉以诗遗崇曰：“文武应时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为国之俊杰。入侍于皇闼，出则登九列。威检肃青、徐，风发宜吴裔。畴昔谬同位，情至过鲁、卫。分离踰十载，思远心增结。愿子鉴斯诚，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仪，俱游青云中，敦道训胄子，儒化涣以融，同声无异响，【冯本“响”作“向”。】故使恩爱隆。岂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终。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遥沧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王隐《晋书》载吏部郎李重启云：“魏氏宗室屈滞，每圣恩所存。东莞太守曹嘉，才幹学义，不及志、翕，【志，陈思王植子。翕，东平灵王徽子。】而良素修洁，性业踰之；又已历二郡。臣以为优先代之后，可以嘉为员外散骑侍郎。”】

## 刚殇公子勤

刚殇公子勤，【◎《郡国志》：兖州济北国刚。◎《一统志》：刚县故城，今山东兖州府宁阳县东北三十五里。◎谢鍾英曰：洪氏从《晋志》作“刚父”，非。】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

## 谷城殇公子乘

谷城殇公子乘，【汉、魏时有两谷城，一为司隶河南尹之谷城，一为兖州东郡之谷城，二者未知孰是。】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

## 郿戴公子整

郿戴公子整，【郿，见《董卓传》。】奉从叔父郎中绍后。【◎赵一清曰：○《陈思王集·释思赋序》：家弟出养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爱，心有恋然，作此赋以赠之。◎弼按：○《武纪》：建安八年，为子整与袁谭结婚。九年，责谭负约，与之绝婚。】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无子。黄初二年追进爵，谥曰戴公。【吴本、毛本无“爵”字，误。】以彭城王据子范奉整后。三年，封平氏侯。【平氏，见前《彭城王据传》。】四年，徙封成武。【◎《郡国志》：兖州济阴郡成武。◎《一统志》：成武故城，今山东曹州府成武县治。】太和三年，进爵为公。青龙三年薨，谥曰悼公，无后。四年，诏以范弟东安乡公阐为郿公，奉整后。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户。

## 灵殇公子京

灵殇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郡国志》：冀州清河国灵。◎《一统志》：灵县故城，今山东东昌府高唐州西南。】

## 樊安公均

樊安公均，奉叔父蓟恭公彬后。【均取张绣女，见《绣传》。】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黄初二年，追进公爵，谥曰樊安公。【◎赵一清曰：《郡国志》“任城国樊”，则樊是封邑，安其谥也，此“樊”字衍。◎弼按：局本无“樊”字。◎《一统志》：樊县故城，今山东兖州府滋阳县西南。】三年，徙封抗蓟公。【广阳郡治蓟，见《曹仁传》。 “抗”字未详，疑误。【◎余案：此意指虽曹抗徙封蓟公，曹均仍称樊公，故特于此加“抗”字以别之，不似西乡侯玹死后随曹壹改邑济阳也。此“抗”字不误。上“谥曰樊安公”，特言“樊”字，其义盖同。】】四年，徙封屯留公。【◎《郡国志》：并州上党郡屯留。◎《一统

志》：屯留故城，今山西潞安府屯留县南十里。】景初元年薨，谥曰定公。子谌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均子琬袭昂爵，为丰王。均子敏为矩后，封范阳王。】

## 广宗殇公子棘

广宗殇公子棘，【广宗，见《文德郭皇后传》。】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无后。

## 东平灵王徽

东平灵王徽，奉叔公朗陵哀侯玉后。【◎玉，各本皆作“王”。◎官本《考证》云：王，一本作“玉”。◎赵一清曰：“王”字衍。◎孙志祖曰：王，当作“玉”，朗陵哀侯名，传写误耳。】建安二十二年，封历城侯。【◎高堂隆为历城侯徽文学，徽遭丧不哀，隆以正义谏，见《隆传》。◎《郡国志》：青州济南郡历城。◎《一统志》：历城故城，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治西。】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庐江王。【◎《郡国志》：扬州庐江郡。◎三国魏、吴分据，并置郡。】四年，徙封寿张王。【寿张，见《武纪》初平三年。】五年，改封寿张县。太和六年，改封东平。青龙二年，徽使官属挝寿张县吏，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一，户五百。其年复所削县。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臣松之案：翕入晋，封廪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泰始二年，【至，当作“志”，曹植子志，晋封鄄城公，见前。】翕遣世子琨奉表来朝。诏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远至，其假世子印绶，加骑都尉，赐服二具，【何焯校改作“赐朝服”。宋本“二”作“一”。】钱十万，随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与皇甫谧所撰并行于世。【◎梁章钜曰：《隋书·经籍志》“梁有皇甫谧、曹歙《论寒食散方》二卷”，即此，然则“翕”亦作“歙”也。】】

## 乐陵王茂

乐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万岁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舆侯。黄初三年，进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慠佷，【毛本“佷”作“很”。】少无宠于太祖。及文帝世，又独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汝南郡治平舆，见《武纪》卷首。乘氏，见《武纪》中平元年。◎《郡国志》：冀州赵国中丘。兖州东郡聊城。◎《一统志》：中丘故城，今直隶顺德府内丘县西。聊城故城，今山东东昌府聊城县西北十五里。】其年为王。诏曰：“昔象之为虐至甚，而大舜犹侯之有庳。近汉氏淮南、阜陵，皆为乱臣逆子，而犹或及身而复国，或至子而锡土。有虞建之于上古，汉文、明、章行之乎前代，【◎郝经曰：○《汉书》：淮南厉王长，文帝时谋反，迁于蜀而死。帝怜淮南王，封子四人为列侯。○《后汉书》：楚王英，光武子，明帝时谋反。有司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废英徙丹阳泾县，英自杀。章帝封英子五人皆为列侯。阜陵王延谋反，章帝诏贬爵为阜陵侯，后复为阜陵王。】斯皆敦叙亲亲之厚义也。聊城公茂少不闲礼教，长不务善道。先帝以为古之立诸侯也，皆命贤者，故姬姓有未

必侯者，【◎沈钦韩曰：○《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显诸侯。○按此，则姬姓固有未封者也。】是以独不王茂。太皇太后数以为言。如闻茂顷来少知悔昔之非，【◎钱大昭曰：如，疑当作“加”。◎周寿昌曰：如闻，犹恍惚闻之也。此二字唐以后诗文多用之。《五代史》梁末帝赐刘鄩诏“如闻寇敌兵不多”，唐庄宗诏“如闻前例，各有进献”，皆诏中语，疑亦本此。】欲修善将来。君子与其进，不保其往也。合封茂为聊城王，【宋本“合”作“今”。】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封策备极丑语，欲荣反辱，何也？下流，解见《阎温传》。◎周寿昌曰：○下流，或谓是“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诗》语截用之。然亦不能用“下流”两字。○寿昌案：《吴志·孙登传》登弟虑死，登泣谏权，有曰“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减损（大）**[**太**]**官殽馔，过于礼制”。登临终上疏，有曰“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是“下流”训为“子孙”，必魏晋间有此语。乐陵王茂为文帝同产弟，明帝以卞太后言封之，故称“下流之念”也。】六年，改封曲阳王。【◎《郡国志》：徐州下邳国曲阳。◎《一统志》：曲阳故城，今江苏海州西南。◎赵一清引“常山郡上曲阳”、“钜鹿郡下曲阳”，误。】正始三年，东平灵王薨，茂称嗌痛，不肯发哀，居处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国土，诏削县一，户五百。五年，徙封乐陵，

【◎《郡国志》：青州平原郡乐陵。◎汉末置郡，三国魏因属冀州。◎《一统志》：乐陵故城，今山东武定府乐陵县西南三十里。】诏以茂租奉少，诸子多，复所削户，又增户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户。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以“卞皇后生文帝”例之，“氏”字疑衍文。甄后又生东乡公主，见《甄后传》。◎蒋超伯曰：《陈思王集》有《仲雍哀词》，云“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魏志》文帝九男，明帝而下无仲雍，盖襁褓即夭，未就封国，故削去。】李贵人生赞哀王协，【《郭后传》注引《魏略》“甄后临没，以明帝属李夫人”，未知即李贵人否。又按《甄后传》有郭后、李、阴贵人，此则李贵人生子，郭、阴无出。】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东武阳怀王鉴，仇昭仪生东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礼，苏姬生邯郸怀王邕，张姬生清河悼王贡，宋姬生广平哀王俨。【◎文帝尚有柴贵人，见《郭后传》注引《魏略》。◎又按：山阳公二女，传中不载，当为无出。】

## 赞哀王协

赞哀王协，【赞县，见前《中山恭王衮传》。汉、魏时有两酇县：一读曰“嵯”，即豫州沛国之酇县，魏属谯郡。一读曰“赞”，即荆州南阳郡之酇县，魏属南乡郡，晋属顺阳郡。谢鍾英谓衮、协所封为谯郡之酇，吴增僅谓为南阳郡之酇，然以吴说为是。】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谥曰经殇公。青龙二年，更追改号谥。【◎吴本“改”作“以”，毛本“改”作“故”，均误。◎钱大昭曰：协之封赞已是追封，不闻改封于经，疑“经”字衍。◎周寿昌曰：○《传》明曰“追封谥曰经殇公。青龙二年，更追改号谥”，是始追封于经，爵为公，后更追改封于赞，为王，改谥为哀也。“经”字非衍。○案《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二年，立安平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章怀注：经，今贝州经城县。○《郡国志》安平国属县第八为经县。◎

《一统志》：经县故城，今直隶顺德府广宗县东。】三年，子殇王寻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正始九年薨。【毛本“始”作“年”，误。】无子。国除。

## 北海悼王蕤

北海悼王蕤，黄初七年，明帝即位，立为阳平县王。【◎此与徐晃所封之阳平侯非同一地，故特书“阳平县王”以别之。◎又按：文帝黄初五年改封诸王皆为县王，见前《彭城王据传》。◎《郡国志》：兖州东郡阳平。◎三国魏置郡，属冀州。◎《一统志》：阳平故城，今山东东昌府莘县治。】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龙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赞奉蕤后，

【◎钱大昭曰：魏惟范阳闵王矩之嗣王敏于太和六年改封琅邪。此琅邪王子，即敏之子也。 “子赞”上当有“敏”字。◎弼按：沛王林子亦名赞，见《济阳怀王玹传》。】封昌乡公。景初二年，立为饶安王。【饶安，见《文纪》延康元年。】正始七年，徙封文安。【◎《郡国志》：冀州河间国文安。◎三国魏改属章武郡。◎《一统志》：文安故城，今直隶顺天府文安县东。】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户。

## 东武阳怀王鉴

东武阳怀王鉴，【东武阳，见《武纪》初平二年。】黄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龙三年赐谥。无子。国除。

## 东海定王霖

东海定王霖，黄初三年立为河东王。【◎《郡国志》：司隶河东郡。◎三国魏改属司州。】六年，改封馆陶县。【◎《郡国志》：冀州魏郡馆陶。◎三国魏改属阳平郡。◎李兆洛云：馆陶故城，今山东东昌府馆陶县西南。◎互见《明纪》黄初二年。】明帝即位，以先帝遗意，爱宠霖异于诸国。而霖性粗暴，閫门之内，【宋木“閫”作“闺”。】婢妾之间，多所残害。太和六年，改封东海。【◎《郡国志》：徐州东海郡。◎魏改为国。】嘉平元年薨。【《齐王纪》 “嘉平二年十二月甲辰，东海王霖薨”，此作“元年”，误。】子启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户。高贵乡公髦，霖之子也，入继大宗。

## 元城哀王礼

元城哀王礼，黄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为国。三年，改为京兆王。【◎《明纪》注引

《魏略》云：文帝有意欲以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礼后。六年，改封梁王。【◎洪亮吉《补三国畺域志》：豫州梁郡。

◎谢鍾英曰：曹悌封梁王，应作“梁国”。《寰宇记》“自汉至晋为梁国”，是也。洪氏云“梁郡”，误。◎弼按：《司马芝传》“梁郡有系囚”，《卢毓传》“毓为梁、谯二郡太守”，是太和

六年以前梁固郡也。】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

## 邯郸怀王邕

邯郸怀王邕，黄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为国。三年，进为淮南王。【淮南，见《楚王彪传》。】四年，改封陈。【陈，见《曹植传》。】六年，改封邯郸。【邯郸，见《武纪》建安九年。】太和三年薨。【◎沈家本曰：邯郸及下清河、广平二王《纪》不书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后。六年，改封鲁阳。【鲁阳，见《刘表传》。】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 清河悼王贡

清河悼王贡，【◎《郡国志》：冀州清河国。】黄初三年封。四年薨。无子。国除。

## 广平哀王俨

广平哀王俨，【黄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广平郡。】黄初三年封。四年薨。无子。国除。【◎明帝男女此传未载，今据见于纪传者汇注于此。《明纪》卷首黄初七年八月立皇子冏为清河王，十月薨。太和二年九月立皇子穆为繁阳王，三年六月薨。太和五年七月皇子殷生，六年五月薨，追封谥安平哀王。青龙三年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夏侯玄传》注引《魏书》：李丰子韬尚公主。◎《通鉴》：丰子韬以选尚齐长公主。◎胡三省曰：齐主盖明帝女。

◎《晋书·任恺传》：恺尚魏明帝女。【◎余案：《恺传》下文“是恺妻齐长公主得赐魏时御器也”，则可知齐主正为魏明之女。盖齐主先嫁李韬，韬败死，复为任恺之妻。】◎本志《甄后传》“太和六年，明帝爱女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互见《陈群传》。】

评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袁子正论》，详见《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沈家本曰：○《隋志》：《袁子正论》十九卷，袁准撰。梁又有《袁子正书》二十五卷，袁准撰，亡。○二唐志《正论》二十卷。《正书》二十五卷。是《正书》先亡后出矣。《文选注》中二书并引也。准字孝尼，袁涣子，见魏《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云“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要”，《晋书》附见《袁瓌传》。裴氏但称“袁子”，所引多评论之语，当是《正论》。《文选注》引之，亦但称“袁子”。】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防辅，见《中山恭王衮传》。】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魏氏

春秋》载宗室曹冏上书曰：“臣闻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故《传》曰‘庸勋亲亲，昵近尊贤’；《书》曰‘克明峻德，【宋本“峻”作“俊”。】以亲九族’；《诗》云‘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由是观之，非贤无与兴功，非亲无与辅治。夫亲亲之道，专用则其渐也微弱；贤贤之道，偏任则其弊也劫夺。【◎胡三省曰：谓威权陵逼，劫其君而夺之也。】先圣知其然也，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近则有宗盟藩卫之固，远则有仁贤辅弼之助，盛则有与共其治，衰则有与守其土，安则有与享其福，危则有与同其祸。夫然，故能有其国家，保其社稷，历纪长久，【◎胡三省曰：纪，年纪也。】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道未备。《诗》不云乎，‘鹡鸰在原，兄弟急难。’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于丧乱之际，同心于忧祸之间，虽有阋墙之忿，不忘御侮之事。何则？忧患同也。今则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一旦疆埸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谨撰合所闻，【◎胡三省曰：撰，具也，述也，音雏免翻。】叙论成败。【参阅《陈思王植传》注引孙盛论小注。】论曰：【《文选》题曰“六代论”，谓夏、殷、周、秦、汉、魏也。】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吕延济曰：与天下共其民，谓建立诸侯，与之共理，共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难，则诸侯同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建。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并兼路塞，逆节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帅礼；苞茅不贡，齐师伐楚；宋不城周，晋戮其宰。【◎李善注引《左传》曰：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对曰：“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又曰：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将以城成周。宋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为宋役，亦职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几为戮。”乃执仲几，归诸京师。】王纲弛而复张，诸侯傲而复肃。二霸之后，浸以陵迟。吴、楚凭江，负固方城，虽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于胸怀，逆谋消于唇吻；斯岂非信重亲戚，任用贤能，枝叶硕茂，本根赖之与？自此之后，转相攻伐；吴并于越，晋分为三，鲁灭于楚，郑兼于韩。【◎李善注引《史记》曰：越王句践自会稽归，拊循其士民，伐吴，大破之，吴王自杀。◎又曰：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灭鲁。◎又曰：韩哀灭郑，并其国。】暨于战国，诸姬微矣，惟燕、卫独存，然皆弱小，西迫强秦，南畏齐、楚，忧惧灭亡，【《文选》“忧惧”作“救于”。】匪遑相恤。至于王赧，降为庶人，犹枝幹相持，得居虚位，海内无主，四十余年。【◎何焯曰：“四”字，从《汉书·诸侯王表》当作“三”。◎胡克家曰：周赧王五十九年卒，徐广曰“乙巳也”，自此岁至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中间固三十五年海内无主也。】秦据势胜之地，骋谲诈之术，征伐关东，蚕食九国，【◎官本《考证》曰：蚕食，元本作“薦食”。】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旷日若彼，用力若此，岂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德其可谓当之矣。【◎《周易·否卦》之辞也。◎郑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圣人有命，咸云其将亡矣，其将亡矣，而圣乃自系于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将危，乃得固也。】秦观周之弊，以为小弱见夺，于是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吕向曰：秦皇观周所以敝者，乃以势弱而诸侯夺其国也。遂废五等之爵，而立郡县之吏。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弃礼乐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无尺寸之封，功臣无立锥之地，内无宗子以自毗辅，

【毗，亦辅也。】外无诸侯以为藩卫，仁心不加于亲戚，惠泽不流于枝叶；譬犹芟刈股肱，独任胸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岂不悖哉！是时淳于越谏曰：‘臣闻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文选》“分”作“封”。】千有余城。【◎城，《文选》作“岁”，六臣本作“人”。◎胡克家曰：元首此文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彼作“岁”。又《孝文本纪》“古者殷、周有国皆千余岁”，《汉书》作“皆且千岁”，当时语自如此。◎梁章钜曰：千有余城，句未协。】今陛下君

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李善注：○《史记》曰：齐简公立。田常、阚止为左右相。田氏杀阚止，简公出奔。田氏执简公于徐州，遂杀之。○又曰：晋昭公卒，六卿强，公室卑。○六卿，谓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赵、韩、魏也。】而无辅弼，何以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听李斯偏说而绌其议，至于身死之日，无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托废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令赵高之徒，诛鉏宗室。胡亥少习刻薄之教，长遵凶父之业，不能改制易法，宠任兄弟，而乃师谭申、商，【《文选》“谭”作“谟”。】谘谋赵高；自幽深宫，委政谗贼，【毛本“委”作“威”，误。】身残望夷，求为黔首，岂可得哉？【◎李善曰：○《史记》：二世斋望夷宫，欲祠泾，使使责让赵高以盗事。高惧，乃阴与其女婿咸阳令阎乐谋易上。乐前，即谓二世曰：“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愿得妻子为黔首。”阎乐麾其兵进，二世自杀也。】遂乃郡国离心，众庶溃叛，胜、广倡之于前，刘、项弊之于后。【《文选》“弊”作“毙”。】向使始皇纳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论，割裂州国，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后，报功臣之劳，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叶相扶，首尾为用，虽使子孙有失道之行，时人无汤、武之贤，奸谋未发，而身已屠戮，何区区之陈、项而复得措其手足哉？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遂成帝业。自开辟以来，其兴立功勋，未有若汉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胡三省曰：用班固

《汉宗室诸侯王表》文意。】汉监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石胶固，东牟、朱虚【齐悼惠王子章，高后封为朱虚侯。章弟兴居，为东牟侯。】受命于内，齐、代、吴、楚作卫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则天下已传，非刘氏有也。【已，疑作“一”。】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贾谊曰：‘诸侯强盛，长乱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势，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事。’文帝不从。至于孝景，猥用晁错之计，削黜诸侯，亲者怨恨，疏者震恐，吴、楚倡谋，五国从风。兆发高帝，衅鍾文、景，【◎

《文选》“恐”作“怒”，“帝”作“祖”，“鍾”作“成”。◎胡三省曰：鍾，聚也。】由宽之过制，急之不渐故也。所谓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左传》田无宇之言。】尾同于体，犹或不从，况乎非体之尾，其可掉哉？武帝从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后，齐分为七，【◎郝经曰：谓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也。】赵分为六，【◎郝经曰：谓赵、平原、真定、中山、广川、河间也。】淮南三割，【◎郝经曰：谓淮南、衡山、庐江也。】梁、代五分，【◎郝经曰谓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也。代未尝分，此书“五分”，未详。】遂以陵迟，子孙微弱，衣食租税，不预政事，或以酎金免削，【◎酎，元本作“酧”，吴本、毛本作“ ”。◎李善曰：○《汉书》：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

○《汉仪注》：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助祭。大祀曰饮酎。饮酎受金，小不如斤两、色恶者，王削县，侯免国。】或以无后国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刘向谏曰：‘臣闻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排摈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国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称引，成帝虽悲伤叹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异姓秉权，假周公之事，而为田常之乱，高拱而窃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汉宗室王侯，解印释绂，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独忠孝于惠、文之间，而叛逆于哀、平之际也，徒权轻势弱，不能有定耳。赖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于已成，绍汉嗣于既绝，斯岂非宗子之力也？

【《文选》“也”作“邪”。】而曾不监秦之失策，袭周之旧制，踵王国之法，【《文选》“王”作“亡”。】而徼幸无疆之期。【《文选》“徼”作“侥”。】至于桓、灵，阉竖执衡，朝无死难之臣，外无同忧之国，君孤立于上，臣弄权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并争，宗庙焚为灰烬，宫室变为榛薮，【◎胡三省曰：谓董卓之乱也。】居九州之

地，而身无所安处，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资，兼神武之略，耻王纲之废绝，愍汉室之倾覆，龙飞谯、沛，凤翔兖、豫，扫除凶逆，翦灭鲸鲵，迎帝西京，定都颍邑，德动天地，义感人神。汉氏奉天，禅位大魏。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胡三省曰：自黄初受禅，至此二十四年。◎何焯曰：据云魏兴二十四年，则此论当在齐王芳正始四年上也。又六年，为嘉平元年，曹爽诛灭，魏祚遂移。】观五代之存亡【◎胡三省曰：五代，夏、商、周、秦、汉也。】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于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胡三省曰：空虚，谓有封国之名，实不能有其地也。君不使之民，谓抗藩王之尊于国民之上，不得而臣使也。】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吕延济曰：磐石，大石也。以其坚重，不可转易也。宗盟，谓同姓诸侯盟会者也。】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幹弱枝，备万一之虞也。【《文选》“虞”作“虑”。】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张铣曰：言宗室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长也。】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李善曰：衡轭，车之衡轭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犹人之御牛马。故以衡轭喻焉。】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室之礼也。夫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冯本“僵”作“殭”。】以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为之有渐，建之有素。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树犹亲戚，土犹士民，【毛本“犹”作“有”，误。】建置不久，则轻下慢上，平居犹惧其离叛，危急将若之何？是以圣王安而不逸，以虑危也，存而设备，以惧亡也。故疾风卒至而无摧拔之忧，天下有变而无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兴之后，少帝族祖也。是时天子幼弱，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胡三省曰：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陈思王之言，况曹爽之愚闇哉！◎赵一清曰：○《百官志》：臣昭曰： “后汉弥循前迹，本枝之援少固。若使汉分两越置二三亲国，剖吴、楚树数四列蕃，割辽海而分皇枝，开陇、蜀而王子弟，使主尊显，依汉初之贵，民无定限，许滋养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废而不得削，必传刘氏。民信所奉，发其侵伐兼并之衅，峻其他族篡杀之科，制其入贡轻重之法，疏其来朝往复之数。君君臣臣，永许百世之期，一国之民，长无迁动之志，四方得志，听离官列封，怀贤抱智，随所適乐土。强弱相侔，远近相摧，举其大归，略其小滞，与其画一，班之海内。天子之朝，自非异姓僭夺，不得兴勤王之师。诸蕃国自非杂互篡主，不降讨伐之诏。犬牙相经，共为严国，虽王莽善盗，将何因而敢窃，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土。斯无俟极圣然克行，明贤粗识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肢也。当使筋骨髓血，动静足以相胜，长短大小，干用足以相卫。岂有割胫致腹，取骨肉以增头，刬背露骨，剥膏腴以裨颔，而谓颅颡魁岸，可得比寿松乔，喉咽拥肿，必能长生久视哉？汉氏得之微，犹能四百载，魏人失之甚，不满数十年。”○一清案：昭此论与冏书相发，故附录。其切于汉、魏之交者。◎《通鉴辑览》曰：曹冏请建同姓，与曹植求通亲亲，名为国计，实济私志。然尔时司马羽翼己成，方且欲置诸王公于邺矣。冏奏非徒不足以寤爽，適足以忤懿耳。】】

# 卷二十一·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

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三国志二十一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王粲传·**A** 部分 校录：**le\_minuit**】

【王粲传·**B**、**E** 部分 校录：唐并儿】

【王粲传·**C**、**D** 部分、傅嘏传 校录：诸葛萧萧】

【卫觊传 校录：未曾冷却】

【刘廙传 校录：擎骥】

【刘劭传 校录：鬼谷王诩】

【复校：擎骥】

##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山阳高平，见《刘表传》。◎惠栋曰：○郦元云：有高平山，县取名焉。】曾祖父龚，祖父畅，【◎惠栋曰：《司隶校尉鲁峻碑》作“畼”。】皆为汉三公。【◎张璠《汉纪》曰：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范《书·王龚传》：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帝嘉之，征拜尚书。擢司隶校尉，迁汝南太守。征为太仆，转太常，迁司空，拜太尉。深疾宦官专权，上书极言其状。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初，山阳太守薛勤丧妻不哭，将殡，临之曰：“幸不为夭，复何恨哉？”及龚妻卒，龚与诸子并杖行服，时人或两讥焉。【◎沈钦韩曰：薛勤慕庄子之达生，判合之亲丧同行路，固可讥矣。若龚率由典礼，齐衰期杖，十五月而禫，期丧之重，未有过于妻子者，于龚何所讥乎？◎周寿昌曰：○《风俗通义》云：山阳太守薛恭祖丧其妻，不哭，临殡，于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余年，服食禄赐，男女成人，幸不为夭，复何恨哉？今相及也。”谨案，礼，为適妻杖，重于宗也。妻者，既齐于己，垂统传重，其为恩笃矣，何有死丧之感，终始永绝，而曾无戚容？此为矫情，伪之至也！太尉山阳王龚与诸子并杖，太傅汝南陈蕃、袁隗皆制衰绖，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礼中，王龚诸子并杖，亦过矣。○大约当时讥龚者，讥其与诸子并杖行服，不能列在服位也。】畅字叔茂，名在八俊。灵帝时为司空，【◎范《书·王畅传》：初举孝廉，辞病不就。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征拜司隶校尉，转渔阳太守，所在以严明为称。坐事免官。太尉陈蕃

荐畅清方公正，复为尚书，寻拜南阳太守。奋厉威猛，豪党有秽衅者，莫不纠发。征为长乐卫尉，迁司空，数月，以水灾策免。明年，卒于家。◎沈钦韩曰：袁《纪》云“畅与李膺等下狱诛”，误。】以水灾免，而李膺亦免归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当时。天下以畅、膺为高士，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愿涉其流，惟恐不及。会连有灾异，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变，以畅、膺代之，则祯祥必至。由是宦竖深怨之，及膺诛死而畅遂废，终于家。【互见《刘表传》注引谢承《汉书》。】】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梁章钜曰：○谦之历官不可考。○曹子建《王仲宣诔》云：伊君显考，奕叶佐时，入管机密，朝政以治；出临朔岱，庶绩咸熙。○盖亦当时一显宦矣。】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范《书·列女传·董祀妻蔡文姬传》：曹操问文姬曰：“闻夫人家多坟籍，犹能记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惠栋曰：○张华《博物志》云：蔡邕有书近万卷，汉末载数车与王粲。○又《邕集·巴郡太守谢表》云：诏书前后赐《礼经》、素字《尚书章句》、《白虎议奏（议）》，合成二百一十二卷。○盖自秦禁挟书，汉以来非诏书所赐，不敢藏也，晋以后犹然。◎弼按：伯喈藏书尽与仲宣，互见《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粲年十七岁，为汉献帝初平四年，时司徒为淳于嘉。“司徒辟”与“诏除黄门侍郎”为两事，故下文云“皆不就”，陈仁锡本以“司徒辟诏”为句，则不可通矣。◎《续百官志》：黄门侍郎，六百石。◎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乃之荆州依刘表。【◎刘表亦山阳高平人，年十七从王畅受学，时为荆州刺史。同里世交，故粲往依之。◎《御览》卷百八十引《襄沔记》云：王粲宅在襄阳，井犹存。◎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际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东阿王诔》云：“振冠南岳，濯缨清川。”◎《文选》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

◎刘良注云：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情也。◎赋曰：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依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踰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堕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与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西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閴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御览》卷六百一引《金楼子》曰：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姚范曰：所云一篇，今亦不传。仲宣强识，何难闇写其本，而听湮灭邪？◎姚振宗曰：王仲宣在荆州，以劝刘琮降曹操，遂封侯擢用。及赤壁之败，粲亦随操北归，岂其书未以自随，毁于兵火邪？此事余书不概见，梁元帝必有所据，今无由考见矣。◎又按：○粲在荆州所作，如《文学·官志》、《登楼赋》、《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之类，梁时所存，实不止一篇，而梁元帝以为今存一篇者，则所作数十篇皆子书，别为一种，非诗文之类可知矣。○《艺文类聚·三十八》、《太平御览·六百八》载粲《荆州

文学记·官志》云：有汉荆州牧曰刘君，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所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隆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姚振宗曰：《文学·官志》备载文学祭酒从事及学官弟子姓名、爵里，王粲称 “三百余人”者是也，刘勰称“简约乎篇”亦即指是。《类聚》、《御览》所录皆是《志》序文。又《刘荆州谏袁谭书》、《与袁尚书》，范《书》章怀注云“书见《王粲集》”，可知皆粲作也。】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详见后引《博物记》。】【◎臣松之曰：貌寝，谓貌负其实也。通侻者，简易也。【◎沈钦韩曰：○《淮南子·本经训》：其行侻而顺情。○注：侻，简易也。○魏文帝云“仲宣善于词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彼论文，此实言体羸，然韦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又非体弱者也。◎弼按：韦语亦论文，沈说误。韦语见后“陈留路粹”注。】】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建安十三年八月，表卒，时粲年三十二岁，在荆州已十六年矣。◎《艺文类聚·五十九》载粲《三辅论》曰：湘潜先生，江滨逸老，将集论云梦，玄公豫焉。先生称曰：“盖闻戎不可动，兵不可扬。今刘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称兵举众，残我波灵？”逸老曰：“是何言与？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鸣振地之鼓，玄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众战，孰能婴御？刘牧之懿，子又未闻乎？履道怀智，休迹显光，洒扫群虏，艾拨秽荒。走袁术于西境，馘射贡乎武当，遏孙坚于汉南，追扬定于折商。】【◎《文士传》载粲说琮曰：“仆有愚计，原进之于将军，可乎？”琮曰： “吾所愿闻也。”粲曰：“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仓卒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观古今之成败，能先见事机者，则恒受其福。今将军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对。粲复曰：“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将军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保己全宗，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粲遭乱流离，托命此州，蒙将军父子重顾，敢不尽言！”琮纳其言。◎臣松之案：孙权自此以前，尚与中国和同，未尝交兵，何云“驱权于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刘备却后数年方入蜀，备身未尝涉于关、陇。而于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备于陇右”，既已乖错；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经，北征乌丸，与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张骘假伪之辞，而不觉其虚之自露也。凡骘虚伪妄作，不可覆疏，如此类者，不可胜纪。【《文士传》，详见《曹休传》注。《通鉴》载章陵太守蒯越及东曹掾傅巽等劝琮降操，不采粲说琮事，当亦以《文士传》为不可据也。】】太祖辟为丞相掾，【◎胡三省曰：汉公府并有掾属，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曹比三百石，其属比二百石。三公为天子之股肱，掾属则三公之喉舌，魏、晋置多者或数十人。】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通鉴考异》曰：操恐刘备据江陵，至襄阳即过，日行三百里，引用名士皆至江陵后所为，不得更置酒汉滨，恐误。】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

【冯本“仗”作“杖”，误。】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后迁军谋祭酒。【◎《武纪》：建安三年，初置军师祭酒。◎避晋讳，改“师”曰“谋”。】魏国既建，拜侍中。【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侍中，比二千石，黄初以来因之。】博物多识，问无不对。

【◎赵一清曰：○《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引《异苑》云：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此必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矾石死，而石性热，蒸出外，致卉木焦灭。”命即凿之，果得大墓，有矾石满茔。◎弼按：魏武北征在建安十二年，王粲之归魏武在十三年，《异苑》所云，不问而知其诬。】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何焯曰：以此独为粲立传。◎《晋书·乐志》：汉巴渝舞歌曲，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

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宋书·乐志》：晋初有桮槃舞，王粲《七释》云七槃陈于广庭是也。】【◎挚虞《决疑要注》曰：【◎梁章钜曰：“疑要”二字恐误，当作“《决录注》”。《御览·六百九十二·服章部·佩类》乃未引此。◎沈家本曰：《决疑要注》一卷，挚虞撰。《隋志》在

《仪注篇》，此注所引粲玉佩事，是记物之书，非纪事之文也。梁氏云“疑要”为“决录”之误，非。】汉末丧乱，绝无玉珮。【毛本“珮”作“佩”。】魏侍中王粲识旧珮，始复作之。今之玉珮，受法于粲也。】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说文》：帛二幅曰帊。◎

《通俗文》：帊，衣襆也。】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搆；【宋本“搆”作 “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官本《考证》云：各，宋本作“名”。】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姚范曰：朗与张昭、赵昱发名。又陈琳《与张纮书》有“景兴在此”之言，则《典略》未可信，且传注载其奏议亦卓然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粲所著有《尚书释问》四卷、《去伐论集》三卷、《汉末英雄记》十卷、《集》十一卷。《英雄记》，见《武纪》初平元年。◎《旧唐书·元行冲传》：行冲著《释疑论》曰：“王粲称伊、雒以东，淮、海以北，康成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二卷，列于其集。◎侯康曰：王粲《尚书问》二篇，载《粲集》中，后田琼、韩益答其义，因成《释问》四卷，

《隋志》但称王粲撰，似未合。◎胡玉缙曰：○《颜氏家训·勉学篇》：博陵崔文彦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据此，则王粲《尚书问》在《集》内，北齐本与唐本同也。◎马国翰曰：隋、唐志载王粲《去伐论》，今佚。《艺文类聚》引《去伐论》一篇，题晋袁宏，书名同而撰人异。◎钟嵘《诗品》曰：魏侍中王粲诗，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文心雕龙·诠赋篇》曰：仲宣靡密，发端必遒。◎《杂文篇》云：仲宣《七释》，致辩于事理。◎《才略篇》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张溥《百三家·王侍中集》辑本一卷。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本二卷；冯（维） **[**惟**]**讷《诗纪》辑存乐府诗十二篇，又有《赠士孙萌诗》，见《董卓传》注。】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书钞·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艺文类聚·八》，《初学记·六》引粲

《浮淮赋》云：从王师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兮，望马丘之高澨。泛洪榜于中潮兮，飞轻舟乎滨济。建众樯以成林兮，譬巫山之树艺。◎又《艺文类聚·三十七》载粲《吊夷齐文》云：岁旻秋之仲月，从王师以南征。济河、津而长驱，踰芒阜之峥嵘。览首阳于东隅，见孤竹之遗灵。心于悒而感怀，意惆怅而不平。望坛宇而遥吊，抑悲古之幽情。

◎按：《武纪》建安二十一年十月征孙权，此云仲秋，稍有不合。◎又戴延之《西征记》云：洛阳东北首阳山有夷齐祠，今在偃师县西北。◎蒋超伯曰：王粲《从军诗》“我君顺时发，桓桓东南征”，又云“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又《柳赋》云“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抚军，植嘉木于兹庭”，皆谓操也，可谓心乎曹氏矣。】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粲当生于熹平六年丁巳。◎曹子建《诔》云：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呜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灵祗，歼我吉士？谁谓不庸，早世即冥；谁谓不伤，华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闻夕没，先民所思。何用诔德，表之素旗；何以赠终，哀以送之。遂作诔曰：猗欤侍中，远祖弥芳，公高建业，佐武伐商。爵同齐鲁，邦祀绝亡，流裔毕万，勋绩惟光。晋献赐封，于魏之疆，天开之祚，

末胄称王。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滋芳烈，扬声秦汉。会遭阳九，炎光中蒙，世祖拨乱，爰建时雍。三台树位，履道是钟，宠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为光为龙，佥曰休哉，宜翼汉邦。或统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从，天静人和，皇教遐通。伊君显考，奕叶佐时，入管机密，朝政以治。出临朔岱，庶绩咸熙，君以淑懿，继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广宣，强记洽闻，幽赞微言。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何道不洽，何艺不闲，棋局逞巧，博奕惟贤。皇家不造，京室陨颠，宰臣专制，帝用西迁。君乃羁旅，离此阻艰，翕然凤举，远窜荆蛮。身穷志达，居鄙行鲜，振冠南岳，濯缨清川，潜处蓬室，不干势权。我公奋钺，耀威南楚，荆人或违，陈戎讲武。君乃义发，算我师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发，谋夫是与。是与伊何，响我明德，投戈编鄀，稽颡汉北。我公实嘉，表扬京国，金龟紫绶，以彰勋则。勋则伊何，劳谦靡已，忧国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与君行止，算无遗策，画无失理，我王建国，百司儁乂。君以显举，秉机省闼，戴蝉珥貂，朱衣皓带。入侍帷幄，出拥华盖，荣曜当世，芳风晻蔼。嗟彼东夷，凭江阻湖，骚扰边境，劳我师徒。光光戎路，霆骇风徂，君侍华毂，辉辉王涂。思荣怀附，望彼来威，如何不济，运极命衰。寝疾弥留，吉往凶归，呜呼哀哉！翩翩孤嗣，号恸崩摧，发轸北魏，远迄南淮，经历山河，涕泣如颓。哀风兴感，行云徘徊，游鱼失浪，归鸟忘栖，呜呼哀哉！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感昔宴会，志各高厉，予戏夫子，金石难弊。人命靡常，吉凶异制，此欢之人，孰先殒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论死生，存亡数度。子犹怀疑，求之明据，傥独有灵，游魂泰素。我将假翼，飘飖高举，超登景云，要子天路。丧柩既臻，将反魏京，灵轜回轨，自骥悲鸣。虚廓无见，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闻其声。延首叹息，雨泣交颈，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谁不没，达士徇名，生荣死哀，亦孔之荣。呜呼哀哉！◎弼按：陈思之薨，年亦四十一，旷代逸才，享年相若，汉南独步，异曲同工，所谓“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然仲宣无嗣，子建有子，似稍差胜矣。◎《寰宇记》卷十四：王粲墓在济州任城县南五十二里。◎《世说》云：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钟会传》注引《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乃以妻凯，凯生业。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

《魏氏春秋》云：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文章志》曰：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武纪》：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魏讽反。十月，军还洛阳。】】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北海剧人。】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人。◎胡三省曰：○《姓谱》：殷有阮国，在岐、渭之间。《周诗》有侵阮阻楚辞。子孙以国为姓，后汉有己吾令阮敦。】汝南应瑒【汝南南顿人。】字德琏、【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冯本“畅”下无“也”字。】】东平刘桢【东平宁阳人。】字公幹并见友善。【◎刘咸炘曰：○曾云：因粲而兼叙徐、陈、阮、应、刘事略，仿《孟荀列传》之例。】

幹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隋书·经籍志》：徐氏《中论》六卷，魏太子文学徐幹撰。◎《中论·序》云：予以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犹至于今，厥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世，乐贤者寡，同时之人，不早记录。岂况徐子《中论》之书，不以姓名为目乎？恐历久远，名或不传。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叹，先目其德，以发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属之篇首，以为之序。其辞曰：世有雅达君子者，姓徐名幹，字伟长，北海剧人也。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济其美，不

陨其徳，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则乐颂九德之文；通耳而识，则教不再告；未志乎学，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时灵帝之末年也，国典堕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兢尚爵号。君病俗迷昏，遂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君子之达也，学无常师，有一业胜己者，便从学焉，必尽其所知而后释之，有一言之美，不令过耳，必心识之。志在总众言之长，统道德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艺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昼则研精经纬，夜则历观列宿。考混元于未形，补圣德之空缺，诞长虑于无穷，旌微言之将坠，何暇讙小学，治浮名，与俗士相弥缝哉！故浮浅寡识之人，適解驱使荣利，岂知大道之根？然其余以疏略为太简，曾无忧乐，徒以为习书之儒，不足为上，欣之者众，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闾之称不早彰彻，然秉正独立，志有所存，俗之毁誉，有如浮云。若有觉而还反者，则以道进之，忘其前之谤己也。其犯而不校，下学而上达，皆此之类也。于时董卓作乱，幼主西迁，奸雄满野，天下无主。圣人之道息，邪伪之事兴，营利之士得誉，守贞之贤不彰，故令君誉闻不振于华夏，玉帛安车不至于门。考其德行文艺，实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岂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归旧都，州郡牧守礼命，踧踖连武欲致之。君以为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有讥孟轲不度其量，拟圣行道，传食诸侯，深美颜渊、荀卿之行。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几，用思深妙，以发疾疚，潜伏延年。会上公拨乱，正路始辟，遂力疾应命，从戍征行。历载五六，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淡泊无为，惟存正道。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养浩然之气，习羡门之术。时人或有闻其如此，而往观之；或有颇识其真，而从之者。君无不容而见之，厉以声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论，知可以道长者，则微而诱之，令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阴行。其所匡济，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则不以其短，各取其长，而善之取。故少显尽己之交，亦无孜孜和爱之好。统圣人中和之业，蹈贤哲守度之行，渊黙难测，诚宝伟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其所甄纪，迈君昔志，盖百之一也。文义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殒颓，岂不痛哉！余数侍坐，观君之言常怖，笃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则？自顾才志不如之远矣耳！然宗之仰之，以为师表。自君之亡，有子贡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粗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沉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通君子，将自赞明之也。◎曾巩曰：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幹《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幹《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幹著《中论》二十余篇，于是知馆阁即世所有幹

《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云。编校书籍臣曾巩上。◎《四库提要》曰：《中论》二卷，汉徐幹撰。幹，北海剧人，事迹附见《魏志·王粲传》，故相沿称为魏人。然幹没后三四年，魏乃受禅，不得遽以帝统予魏。陈寿作史，托始曹操，称为太祖，遂并其僚属均入《魏志》，非其实也。是书隋、唐志皆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总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陈振孙并作二卷，与今本合，则宋人所并矣。书凡二十篇，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晁公武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实有《复三年》、《制役》二篇，是其书在宋仁宗时，尚未尽残阙。今所谓别本者，不可复见，于是二篇遂佚不存。又书前有原序一篇，不题名字，陈振孙以为幹同时所作，今验其文颇类汉人体格，知振孙所言不诬。惟《魏志》称幹卒于二十二年，而序乃作“二十三年二月”，与史颇异。◎弼按：《序》言“幹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殒颓”，按《献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又按

裴注引《魏略》建安二十三年，太子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云云。“昔年”当指二十二年言，《序》称“二十三年”者，传写误“二”为 “三”也。◎《文心雕龙·才略篇》曰：徐幹以赋论标美。◎《诠赋篇》云：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哀吊篇》云：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隋志》：魏太子文学徐幹《集》五卷，梁有录一卷，亡。◎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存文十篇。冯惟讷

《诗纪》辑存五篇。◎洪饴孙曰：建安十六年，文帝为五官中郎将，时副丞相，置官署，有长史、文学、司马、门下贼曹、功曹，践祚后不置。】【◎《先贤行状》曰：幹清玄体道，六行脩备，【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也。】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郡国志》：冀州常山国上艾。◎《一统志》：上艾故城，今山西平定州境。】又以疾不行。【◎《冢记》曰：徐幹坟在潍县东五十里，俗呼博士冢。◎赵一清曰：○《魏书·地形志》：北海郡都昌有徐伟长冢。】】

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即鹿无虞’。【◎李贤曰：《易·屯卦》六三爻辞也。虞，掌山泽之官。即鹿，犹从禽也。无虞，言不可得。】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惠栋曰：○《左传》旧注云：高下，犹屈申。○杜预云：因时制宜。】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范《书·何进传》：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毛本“成”作“立”。】祇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御览·五百九十七》引

《魏书》：琳谢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太祖爱其才而不咎。【◎《隋书·经籍志》：后汉丞相军谋掾陈琳《集》三卷，梁十卷，录一卷。◎《唐经籍志》：陈琳《集》十卷。◎《吴志·张纮传》注引《吴书》曰：纮见陈琳《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弼按：琳、纮同为广陵人。琳《神武赋》见《武纪》建安十二年注。◎《艺文类聚·七十九》载琳《神女赋》云：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盖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时作也。琳《答东阿王笺》、《为曹洪与魏太子书》，俱见《文选》。琳《更公孙瓒与子书》，见《公孙瓒传》注引《典略》，又《答张纮书》，见《吴志·张纮传》注引《吴书》。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存文十九篇。冯惟讷《诗纪》辑存乐府诗三篇。】

瑀少受学于蔡邕。【◎邕为陈留圉人，瑀为陈留尉氏人。◎《御览·三百八十五》引《文士传》云：瑀少有雋才，应机捷丽，就蔡邕学，叹曰：“童子奇眉，朗朗无双。”】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胡三省曰：汉公府有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御览·二百四十九》引《典略》云：瑀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有才，欲使答报书，瑀不肯，榜答瑀，瑀终不屈。洪以语曹公。公知其无病，使人呼瑀。瑀终怖，诣门。公见之曰：“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瑀曰：“诺。”遂为记室。◎洪饴孙曰：记室，无员，第七品，太祖时置。】【◎《文士传》曰：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暢，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臣松之案：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并云瑀建安初辞疾避役，不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

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载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书与刘备，【◎《御览》卷六百引《金楼子》：刘备叛走，曹操使阮瑀为书与备，马上立成。】及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此二书今具存。至长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关耳。而张骘云初得瑀时太祖在长安，此又乖戾。【宋本“戾”作“矣”。】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为魏公，而云瑀歌舞辞称“大魏应期运”，愈知甚妄。又其辞云“他人焉能乱”，了不成语。瑀之吐属，必不如此。

【◎《隋书·经籍志》：后汉丞相仓曹属阮瑀《集》五卷。◎张氏《百三家集·阮元瑜集》辑本一卷。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有《纪征赋》、《止欲赋》、《筝赋》、《鹦鹉赋》、《谢曹公笺》、《为曹公与孙权书》、《为曹公与刘备书》、《文质论》、《吊伯夷》，凡九篇。冯氏《诗纪》辑存乐府诗十篇。】】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中）**[**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適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文心雕龙·檄移篇》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搀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梁章钜曰：琳檄草愈头风，此归太祖后事，而世专指袁本初之檄文，殊失实，盖即前明小说家之躗言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门下督，见《邢颙传》。仓曹掾属，见《武纪》建安十九年。】

瑒、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瑒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华峤《汉书》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讽诵，故世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著《后序》十余篇，【◎范《书·应奉传》：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隋书·经籍志·儒家》：梁有《后序》十二卷，后汉司隶校尉应奉撰，亡。

◎章宗源曰：《隋志》所云《后序》，当即范史所称《汉书后序》。寻其名义，似宜列诸史部。

◎姚振宗曰：袁山松载《汉事》十七卷，华峤载《后序》十余篇，范史综核其文，故合并，言之曰“《汉书后序》”。“书”或“事”之伪，即指《汉事》欤？奉书大抵以事迹编为《汉事》，而以其所余言论细碎，仿刘向《新序》之例，别为《后序》，故《七录》入之儒家。章氏以 “汉书后序”为一书，恐非是。】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隶校尉。【◎范《书·奉传》：奉少聪明，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为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奉口说罪系姓名，坐状轻重，无所遗脱，时人奇之。拜武陵太守。车骑将军冯绲推破武陵蛮功于奉，荐为司隶校尉，以严厉名。党事起，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万言。◎《隋书·经籍志·杂家》：梁有《洞序》九卷，录一卷，应奉撰，亡。】子劭字仲远，【◎应劭，事见《武纪》兴平元年注引《世语》。◎谢承《书》曰：《应氏谱》并云“字仲远”，《续汉书·文士传》作“仲援”，《汉官仪》又作“仲瑗”。◎惠栋曰：○《刘宽碑阴》有“故吏南顿应劭仲瑗”。○洪适云：《汉官仪》作“瑗”。

《官仪》，劭所著，又此碑可据，“远”、“援”皆非。】亦博学多识，尤好事。诸所撰述《风俗通》等，凡百余篇，辞虽不典，世服其博闻。【◎范《书·劭传》：劭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四库提要》曰：考《隋书·经籍志》：

《风俗通义》三十一卷，注云“录一卷，应劭撰，梁三十卷”。《唐书·艺文志》“《风俗通义》三十卷”，《崇文总目》、《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作十卷，与今本同。明吴琯刻《古今逸史》，又删其半，则更阙略矣。其《自序》云“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后汉书》本传称“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不知何以删去 “义”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义》之称《白虎通》，史家因之欤？其书因事立论，文辞清辨，可资博洽，大致如王充《论衡》，而叙述简明，则胜充书之冗漫。◎《四库简明目录》曰：《后汉书》本传作“《风俗通》”者，省文也。《姓氏》一篇，自宋已佚，散见《永乐

大典》中，今裒为一篇，附录于末。其书考论典礼，类《白虎通义》；纠正流俗，类《论衡》。不名一体，故列之杂说。◎卢文弨《群书拾补》曰：《风俗通》佚文者，十卷外之所遗也。嘉定钱詹事晓徵采集颇富。仁和孙侍御诒谷复因其本重加订补，纵不能尽复旧观，然碎金断璧，终可宝爱，嗜古者所不忍遗也。◎严可均《全后汉文》编曰：案，《风俗通义》三十卷，见存十卷，不录。录其佚文为六卷，篇目可见者，曰《音声》，曰《论数》，曰《氏姓》，曰

《灾异》，凡六百七条。◎又张澍有《〈风俗通·姓氏篇〉辑注》上、下卷。◎梁章钜曰：此书今分一百二十八目，与史称“百余篇”合。其只称“《风俗通》”，则自后汉、三国已然。惟华峤云“辞虽不典”，当时颇有贬词，不可得其左证矣。◎王鸣盛曰：○范蔚宗论云：劭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案：劭著述今存者惟《风俗通》，明新安吴琯刻四卷，元大德丁未无锡州守刘平父刻十卷，然亦非全本。如李注所引“出此刻外甚多”，知佚者多矣。劭，俗儒；《风俗通》，小说家。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

《王充传》“著《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与《风俗通》品题略同，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文，郢书燕说也。◎弼按：劭《自序》云“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十一卷，谓之《风俗通义》”云云。是劭此作辨名正俗，有功世道人心之作。梁、王说均非是。惜此书佚者甚多。《吴志·张昭传》裴注云“劭议旧君讳，论者互有异同，事在《风俗通》”，今本无之。严可均辑佚，仅存数语。】◎《续汉书》曰：劭又著《中汉辑叙》、《汉官仪》及《礼仪故事》，凡十一种，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范《书·劭传》：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曰：“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集《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岂繄自谓必合道衷，心焉愤邑，聊以藉手。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唯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献帝善之。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后卒于邺。弟子瑒、璩，并以文才称。◎颜师古《汉书序例》云：《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有臣瓒者总集诸家音义，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钱大昕曰：○《隋志》：《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依颜说，知《隋志》所载，即臣瓒所集，非出劭一人。《隋志》多承阮《录》旧文，则“应劭”下当有“等”字，殆传写失之也。◎姚振宗曰：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弼按：应劭尚有注荀悦《汉纪》三十卷，〖见《唐书·艺文志》，姚振宗辨其误。〗《汉朝驳》三十卷，〖见《唐书·艺文志》。〗《汉官注》五卷，〖见《唐书·经籍志》。〗《汝南君讳议》二卷，〖见《隋书·经籍志》。〗《地理风俗记》，〖见《水经》河水注、温水注。〗《十三州记》，〖见《水经》泗水、淄水注。〗《集》四卷。〖见《隋书·经籍志》。〗】官至泰山太守。【劭为泰山太守，举一孝廉，旬日而杀之，见《邴原传》注。】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范《书·劭传》：中兴初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诸子宦学，并有才名，至瑒七世通显。◎《应亨集·让著作表》曰：自司隶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绝，乡族以为

美谈。崔骃三世相继，其后无闻。若乃谈、迁接武，彪、固踵迹，亦各一世之良也。◎《文心雕龙·才略篇》：应瑒学优以得文。◎《隋书·经籍志》：魏太子文学应瑒《集》一卷。◎严可均辑存文十八篇。冯惟讷《诗纪》辑存诗五篇。】】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御览·三百八十五》引《文士传》曰：桢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辞赋数万言，警悟辨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词气锋烈，莫有折者。】【◎《文士传》曰：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于野王令。【◎范《书·文苑传》：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梁，宗室子孙，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又著《辩和同之论》。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特召入，拜尚书郎，累迁，后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孙桢，亦以文学知名。◎弼按：范《书·刘梁传》“桢为梁孙”，《文士传》作“桢父名梁”，范《书》作“梁，一名岑”，《文士传》作“一名恭”，未知孰是。】◎《典略》曰：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沈钦韩曰：○《淮南·主术训》：赵武灵王贝带鵕。○注：鵕，读曰“私鈚头”，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带。○按：私鈚，即赵武灵王赐周绍之“师比”，《汉书·匈奴传》之“犀毗带钩”也。○

《楚词·大招》：小腰秀头，若鲜卑只。○王逸注：鲜卑，衮带头也。〖◎《东观记·邓遵传》：诏赐遵金刚鲜卑绲带一具。◎绲，即“衮”字也。〗○《汉书》注：张晏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晏以郭落带为瑞兽名，虽不可考，知此带出于鲜卑胡明矣。张革为廓，设钩为落，作“廓落”者是。◎孙世祖曰：《汉书·匈奴传》张晏注“鲜卑郭落带”，即廓落带，文异耳。◎潘眉曰：廓落带，即钩络带，革带之有钩者。师者，工师也。◎弼按：

○张勃《吴录》：钩落者，革带也，世名钩落带。】因书嘲桢云：“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桢答曰；“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随侯之珠，烛众士之好；【◎《淮南子》：隋侯之珠。◎高诱注曰：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而涂之。后蛇于江中街珠以报，因曰隋侯珠。】南垠之金，【毛本“垠”作“珢”。】登窈窕之首；【◎《诗·泮水》：大赂南金。◎郑《笺》云：荆、扬之州，贡金三品。】鼲貂之尾，【一本作“ 貂”，又作“貂蝉”。】缀侍臣之帻：【汉侍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冯本“朽”作“杇”，误。】潜汙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沈钦韩曰：○

《曲礼》注：平视，谓视面也。◎王鸣盛曰：后世文人浮华轻薄之习，七人开之。曹丕命甄

夫人出拜客，刘桢平视之，又命吴质谛视郭后，一时风气流荡若此。】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御览·四百六十四》引《文士传》曰：桢性辩捷，文帝常请同好为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桢独平视如故。武帝使人观之，见桢，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桢大不恭，应死，减一等，输作部使磨石。武帝尝辇至尚方观作者，见桢故环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对曰：“石出自荆山元岩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内有含和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性自然。顾理枉屈纡绕，独不得申。”武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还宫，赦桢，复署吏。◎《水经·谷水注》：听讼观西北接华林隶簿，昔刘桢磨石处也。◎本志《邢颙传》载庶子刘桢《谏曹植书》，是桢亦尝为平原侯庶子也。◎《隋书·经籍志》：《毛诗义问》十卷，魏太子文学刘桢撰。〖◎姚振宗曰：建安二十二年，文帝始立为太子，桢以是年卒，此则太子文学或后追题。〗◎马国翰辑本《序》曰：刘桢《毛诗义问》，隋、唐志并十卷，今从《水经注》、《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

类聚》、《太平御览》辑得十二节，训释名物，与陆玑疏相似。◎《隋书·经籍志》：魏太子文学刘桢《集》四卷，录一卷。◎魏文《与吴质书》云：公幹五言诗，妙绝当时。◎钟嵘《诗品》曰：魏文学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文心雕龙·才略篇》曰：刘桢情高以会采。◎《书记篇》云：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取名实，则有美于为诗矣。◎严可均辑文十篇，冯惟讷辑诗八篇。】】咸著文赋数十篇。

瑀以十七年卒。【◎《艺文类聚·三十四》魏文帝《寡妇赋》序曰：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毎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又见《文选》潘岳《寡妇赋》注。】幹、琳、瑒、桢二十二年卒。【◎吴本、毛本无“瑒”字，宋、元本、冯本有之。◎案：下文“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语当有“瑒”字。】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起其文；【元本“起”作“知”，误。】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此书承祚有删节，详见后裴注引《魏略》。】

【◎《典论》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瑒、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毛本“骋”作“聘”，误。《文选》“骥”作“騄”。】仰齐足而并驰。【◎李善注：○《左传》曰：田猎齐足，尚疾也。】粲长于辞赋。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文选》作“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沈家本曰：《文选》与此注相乖，下文粲、幹并言，似以《文选》为长。幹，北海人，故云齐。此“幹”或因正文“公幹有逸气”而致误。】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儁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之俦也。【◎此魏文《典论》中《论文》之文。《艺文类聚·五十三》、《文选·五十二》所载较详。世期讥承祚录文帝《与吴质书》，美辞多被删落，何以自蹈其失？今依《文选》全录之。◎文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员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雋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

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自颍川邯郸淳、【《北史·三十四·江式传》、《后魏书·九十一·术艺传》江式上表，均作“陈留邯郸淳”。】【◎《魏略》曰：【本志《王肃传》注引《魏略》以邯郸淳列《儒宗传》。】淳一名竺，字子叔。【◎《御览·八百十八》作“元淑”，《法书要录》作“子淑”，范《书》章怀注作“子礼”。◎范《书·列女传·曹娥传》注引《会稽典录》曰：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王鸣盛曰：注引《会稽典录》，盛夸邯郸淳碑文之美，蔡邕题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谓绝妙好辞也。今观其文，浅陋荒率，何绝妙之有？皆文士增饰耳。◎惠栋曰：○《水经注》云：尚外甥邯郸子礼。〖◎弼按：见《渐江水》注。〗】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

【《御览·七百四九》作“苍颉”。】许氏字指。【◎《北史·江式传》：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

《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也。然其《字诂》，方之许篇，〖《后魏书·术艺传》作“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博开古艺，〖《魏书》作“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卫恒《四体书势》云：梁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又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为写《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王僧虔《能书录》曰：淳得次仲法，名在鹄后。◎钱大昭曰：苍者，《苍颉篇》。雅者，《尔雅》。虫，蝌蚪书。篆，大小篆。许氏，即《说文解字》。字指，即《刘劭传》注所谓古今字指也。◎梁章钜曰：《仓》、《雅》之称，始见于此。】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何焯曰：世传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经》乃邯郸淳书。自汉献帝初平元年庚午，至曹魏邵陵厉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使子叔以弱冠避乱荆土，已应七十余，安得精力犹办，书七经于石也？◎姚范曰：○范《书》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时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余年，而江式以三字为魏碑则是，谓之邯郸所书，非也。◎余按：范《书》未云《曹娥碑》为邯郸淳撰，此章怀注引《会稽典录》，不足信也。自元嘉元年至黄初元年，已七十年，淳年九十余，尚为博士给事中献《投壶赋》乎？又卫恒《四体书势》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则《三字石经》非淳之书。】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册府》“时”字下有“文帝初为”四字。】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范《书·华佗传》：怡而汗出，因以著粉。◎沈钦韩曰：恐汗出风湿反入毛孔，著粉使燥也。】遂科头拍袒，【袒，毛本作“祖”，误。】胡舞五椎锻，【◎椎，毛本作“锥”，官本作“ ”。◎沈钦韩曰：五椎锻，盖即华佗之五禽戏。】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子建狂态如此，孟德家风使然。】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监本脱“仪”字，官本校正。】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而于时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及黄初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

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御览·八百十八》引作“赐帛十匹”。◎《艺文类聚·七十四》载淳《投壶赋》云：古者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以正班爵，讲礼献功，于是乃崇其威仪，恪其容貌，繁登降之节，盛揖拜之数。机设而弗倚，酒澄而弗举，肃肃济济，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礼成于饫，乃设大射，否则投壶。植兹华壶，凫氏所铸。厥高二尺，盘腹修脰。饰以金银，文以雕镂。象物必具，距筵七尺，杰焉植驻。矢维二四，或柘或棘，丰本纤末，调劲且直，执笇奉中。司射是职，曾孙侯氏，与之乎皆得，然后观夫投者，闲习察妙，巧之所极，骆驿联翩，爰爰兔发，翻翻集集，不盈不缩，应壶顺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跃出，荏苒偃仰，僶俛趋下，余势振掉，又足乐也。拟议于此，命中于彼，动之如志，靡有违盩。譬诸为政，群职罔驰也。左右毕投，効奇数钧，列置功笇，称善告贤，三载考绩，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释，增是自遂，虽往有功，义所不贵。《春秋》贬翚，亦犹是类也。若乃撮矢作骄，累掇联取，一往纳二，巧无与耦，斯乃绝伦之才，尤异之手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稠，虽就置犹弗然，矧迴绝之所投。惟兹巧之妙丽，亦希世之寡俦，调心术于混冥，適容体于便安，纷纵奇于施舍，显必中以微观，悦举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环玮百变，恶可穷赞！〖◎梁章钜曰：《魏略》称千余言，此不及四百言，盖节录也。〗◎《隋书·经籍志》：《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马国翰辑本曰：此书皆记可笑之事，隋、唐志并三卷。今从《御览》、《类聚》、《太平广记》、赞宁《筍谱》诸书辑录二十六条。

◎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曰：《选》注所引群书，有邯郸淳《艺经》。◎马国翰辑本《序》曰：《艺经》，隋、唐志不著录，佚已久，辑录为卷，凡十一事。◎《隋书·经籍志》：魏给事中邯郸淳《集》二卷，梁有录一卷。◎《文心雕龙·封禅篇》云：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严可均辑存《上受命述》及《表》、《汉鸿胪陈纪碑》、《孝女曹娥碑》。冯氏《诗纪》辑存诗一首。】】繁钦、【◎钦见奇刘表，见《杜袭传》。◎胡三省曰：《左传》殷民七族，有繁氏。西汉有御史大夫繁延寿。】【◎繁，音婆。

【◎顾炎武曰：○《汉书》：建昭三年，李延寿为御史大夫，一姓繁。○师古曰：繁，音蒲元反。○《陈汤传》：御史大夫繁延寿。○师古曰：繁，音蒲胡反。○《萧望之传》师古音 “婆”，《谷永传》师古音“蒲河反”。蒲元则音盘，蒲胡则音蒲，蒲河则音婆，三音互见。】

◎《典略》曰：（繁）**[**钦**]**字休伯，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何焯曰：“记”字下疑有脱文。当是薛访车子喉转能与笳同音事，而注脱其文也。◎孙志祖曰：四字为句，谓记述薛访车子喉转之意，非有脱文。】率皆巧丽。【◎沈家本曰：注文云“皆巧丽”，则非指一事而言，疑此注当以“书”字句绝， “率”字句绝。喉转，即薛访车子事，而“意率”别一事，故曰“皆”。其书不传，无可考矣。◎弼按：魏文帝《答繁钦书》有云“固非车子，喉转长吟所能逮也”之语。严可均辑《艺文》、《初学记》、《御览》各书所载为一篇。】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文选》卷四十载繁休伯《与魏文帝笺》云：正月八日壬寅，领主簿钦死罪死罪。近屡奉笺，不足自宣。顷诸鼓吹，广求异技。时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白上呈见，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观试，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发音，无不响应；曲折沉浮，寻变入节。自初呈试，中间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遗声抑扬，不可胜穷，优游转化，余弄未尽。既其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悽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欢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自左、史妠、謇姐名倡，能识以来，耳目所见，佥曰诡异，未之闻也。窃惟圣体，兼爱好奇，是以因笺，先白委曲。伏想御闻，必含馀欢，冀事速讫，旋侍光尘，寓目阶庭，与听斯调，宴喜之乐，盖亦无量。钦死罪死罪。◎李善注：○引《文章志》云：钦少以文辩知名，以豫州从事稍迁至

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而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御览》卷百八十引《襄沔记》：繁钦宅在襄阳，井台犹存。◎《隋书·经籍志》：后汉丞相主簿繁钦《集》十卷。◎严可均辑存文二十二篇，冯氏《诗纪》辑存诗六篇。◎《乐府解题》：《定情篇》，汉繁钦所作。若臂环致拳拳，指环致殷勤，耳珠致区区，香囊致扣扣，跳脱致契阔，佩玉结恩情。妇人叙志之词也。◎姚范曰：○习凿齿《与桓秘书》书云：襄阳有繁、王之旧宅。○繁，疑即休伯也。】】陈留路粹、【元本“路”作“文”，误。】【◎《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学于蔡邕。初平中，随车驾至三辅。建安初，以高才与京兆严像【《荀彧传》作“严象”。】擢拜尚书郎。像以兼有文武，出为扬州刺史。粹后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及孔融有过，太祖使粹为奏，承指数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宁，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言‘我大圣之后也，而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毛本“巾”误作“中”。】唐突宫掖。又与白衣祢衡言论放荡，衡与融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颜渊复生。’”凡说融诸如此辈，【◎官本《考证》云：宋本 “辈”作“章”。】辞语甚多。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也。【◎《文心雕龙·奏启篇》：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憸士，固殊心焉。◎《隋书·经籍志》：梁有魏国郎中令路粹《集》二卷，录一卷，亡。◎姚振宗曰：郎中令，疑是“秘书令”之讹。◎严可均辑存《枉状奏孔融》一篇，《为曹公与孔融书》一篇。】至十九年，粹转为秘书令，从大军至汉中，坐违禁贱请驴伏法。【文蔚终于伏法，足为小人之戒。】太子素与粹善，闻其死，为之叹惜。【毛本“惜”误作“借”。】及即帝位，特用其子为长史。◎鱼豢曰：寻省往者，鲁连、邹阳之徒，援譬引类，以解缔结，诚彼时文辩之儁也。今览王、繁、阮、陈、路诸人前后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论者，时世异耳。余又窃怪其不甚见用，以问大鸿胪卿韦仲将。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麤疏，【毛本“麤”误作“麄”。】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高蹈，谓擢用高位也。】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幹，其为光泽亦壮观也。”】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赵一清曰：《典论》七子数孔融，今传无文举，而云七人，未知所数，更属何人。详传，仲宣一下，祗得六人耳。◎沈家本曰：评云“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恐七人乃六人之误。◎刘咸炘曰：尚云建安七子，孔融在其中。陈寿以融附见《崔琰传》，而不与粲等同列，盖以融为汉臣也。徐幹有箕山之志，评中亦特表之。】【◎仪、廙、修事并在陈思王传。◎荀勖《文章叙录》曰：纬字公高。少喜文学。建安中，召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稍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年四十二，黄初四年卒。【◎荀纬，事见《杨俊传》及注引《魏略》。◎姚振宗曰：《魏志》此卷所叙，凡三十一人，皆文学士，各自著书传世者。荀纬有文才，次建安七子，与王象同为魏太子所礼待，又见于《文章叙录》，必有所作。其集盖久亡，故《七录》、《隋志》不及著录。】】

瑒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朱建平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璩六十三卒。见《方伎传》。】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文章叙录》曰：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复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赠卫尉。【◎《文选》卷二十一应休琏《百一诗》一首。◎李善注：○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然方贤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

○李充《翰林论》曰：应璩作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又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据此二文，不得以一百

一篇而称百一也。○今书《七志》曰：《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

○然以字名诗，义所无取。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梁章钜曰：《隋书·经籍志》应璩《百一诗》八卷，此特其一篇耳。《文心雕龙》谓应璩《百一》，辞谲义贞。《谈艺录》谓休琏《百一》，微能自振，但伤媚焉。其辞异同。钟嵘《诗品》云应璩诗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又谓陶渊明诗出于应璩，想皆评全诗，今仅存此首，无从证其是非也。又按《野客从书》言应璩

《百一诗》凡有五首，亦未载其辞，知南宋已少传矣。◎姚振宗曰：○《隋书·经籍志》：魏卫尉卿应璩《集》十卷，梁有录一卷。○又《总集篇》：梁又有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亡。○《唐经籍志·总集类》：《百一诗》八卷，应璩撰。○《艺文志·总集类》：应璩

《百一诗》八卷。○张氏《百三家·应休琏集》辑本一卷，凡笺、书、诗四十余篇。严氏《全三国文》录存笺四篇，书二十九篇。冯氏《诗纪》存诗七首。○按：《百一诗》，隋、唐志编入总集者，以应贞注本故也。两唐志不著应贞注字，疏矣。◎又曰：○《魏志·高堂隆传》注：栈潜字彦皇，见应璩《书林》。○按裴注，则《书林》为应璩所集，盖集录诸家书记之文，栈彦皇即其中之一也。◎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魏侍中应璩在直庐，歘见一白狗出门，问众人，无见者，踰年，卒。○《御览》卷八百八十五引《魏书》曰：朱建平善相，相璩曰：“君年六十二，位为常侍，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忽见白狗，众人悉不见，于是游讌自娱，年六十二卒。】贞字吉甫，少以才闻，能谈论。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势，贞尝在玄坐作五言诗，玄嘉玩之。举高第，历显位。晋武帝为抚军大将军，以贞参军事。晋室践阼，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又以儒学与太尉荀顗撰定新礼，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晋书·文苑传》：应贞字吉甫，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贞善谈论，以才学称。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举高第，频历显位。武帝践阼，迁给事中。◎《南齐书·礼志》序云：晋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文选》卷二十载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一首。◎李善注：○引干宝《晋纪》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孙盛《晋阳秋》曰：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隋志》：晋散骑常侍应贞《集》一卷，梁五卷。】贞弟纯。纯子绍，永嘉中为黄门侍郎，为司马越所杀。纯弟秀。秀子詹，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晋书·应詹传》：詹字思远，魏侍中璩之孙也。詹幼孤，为祖母所养，以孝闻。弱冠知名，性质素弘雅，以学艺文章称。司徒何劭见之，曰：“君子哉若人！”镇南大将军刘弘，詹之祖舅也，请为长史。谓之曰：“君器识弘深，后当代老子于荆南矣。”委以军政。弘著《续汉南》，詹之力也。迁南平太守。王澄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及洛阳倾覆，詹攘袂流涕，劝澄赴援。澄使詹为檄，詹下笔便成，辞义壮烈，见者慷慨。天门、武陵谿蛮并反，詹讨降之，数郡无虞。天下大乱，詹境独全。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叹之。赐爵颍阳乡侯，迁益州刺史。士庶攀车号泣。拜后军将军，上书请修辟雍，国子受训，皇储释奠。王敦作逆，詹击败之，斩贼率杜发，封观阳县侯，迁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疾笃，与陶侃书曰：“每憶密计，自沔入湘，颉颃缱绻，齐好断金。子南我东，忽然一纪，其间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峤南，旋镇旧楚，吾承乏幸会，来忝此州，图与足下进共竭节本朝，报恩幼主，退以申寻平生缠绵旧好。岂悟时不我与，长即幽冥，永言莫从，能不慨怅！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诚。”以咸和六年卒，时年五十三。册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烈。】】

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旷远不羁，【宋本“远”作“达”。】不拘礼俗。【◎《晋书·阮

籍传》：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御览》引《魏氏春秋》云：籍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兀坐长啸，以此终日。◎《竹林七贤传》曰：籍有奇才异质，或闭门读书，连月不出；或游行丘林，终日不返。】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晋书·籍传》：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碁，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得与言，昶叹赏之，自以不能测也。太尉蒋济闻而辟之，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晋书·籍传》：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太傅及大将军皆有从事中郎。太傅从事中郎，二人，千石，第六品，职参谋议。大将军从事中郎，四人，六百石，第六品。◎《晋书·籍传》：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毛本“仕”作“事”。】闻步兵校尉缺，【◎《续百官志》：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属北军中候。◎《晋书·职官志》：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皆中领军统之。】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晋书·籍传》：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釀，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世说·简傲篇》：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与刘伶等共饮酒歌呼。时人或以籍生在魏、晋之交，欲佯狂避时，不知籍本性自然也。】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一统志》：广武山在今河南开封府荥泽县西。◎《史记》：汉四年，项王与汉俱临广武而军。◎孟康注：于荥阳筑两城相对曰广武，在敖仓西三皇山上。◎《续汉志》刘劭注：○《西征记》曰：荥阳有三皇山，或谓三室山，上有二城，东曰东广武，西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二百余步，其间隔深涧。汉高祖与项籍语处。◎郦道元《水经注》：西广武城，汉所筑；东广武城，项羽所筑。夹城之间，有绝涧断山，谓之广武涧。◎《括地志》：广武山在荥泽县西二十里。】乃叹曰：“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晋书·阮籍传》：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籍少时尝游苏门山，【◎《一统志》：苏门山在今河南卫辉府辉县西北七里，一名苏岭，即太行支山也。本曰柏门山，亦作百门山。◎

《元和志》：山即孙登隐处。◎《方舆纪要·四十九》：苏门山有百门泉，泉通百道，《卫风》所咏“泉源在左”者也。】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毛本“光”误作“精”。】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又叹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此二歌皆在籍所撰《大人先生传》中。◎《晋书·阮籍传》：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于崖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褌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褌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

灭都，群虱处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太平寰宇记》引《魏氏春秋》云：籍见孙登长啸，有凤凰集登之所隐之处，因号登为苏门先生。】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所雠疾。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世说·德行篇》：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本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所载与此同。◎又《世说·任诞篇》：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故丧礼也。”◎干宝《晋纪》曰：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通鉴·七十八》：籍居丧饮酒，何曾面质于司马昭座。昭爱籍才，常拥护之。◎胡三省曰：昭让九锡，籍代公卿为《劝进笺》，辞甚清壮，故昭爱其才。】卒以寿终。【◎《晋书·籍传》：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宋史·艺文志》：阮嗣宗《通易论》一卷。◎《寰宇记》卷一：阮籍台在开封尉氏县东南二十步。籍每邀名贤，携酌长啸。登此。籍墓在县东四十里，有碑。◎宋颜延年注《咏怀诗序》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钟嵘《诗品》曰：晋步兵校尉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蟲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之注解，怯言其志。◎《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又《才略篇》云：阮籍使气以命诗。◎《隋书·经籍志》：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录一卷。◎陈氏《书录解题·诗集类》：【陈氏，谓陈振孙。】阮步兵《集》四卷，其题皆曰《咏怀》。首卷四言十三篇，余皆五言八十篇，通为九十三篇。《文选》所收十七篇而已。◎冯惟讷《诗纪》曰：京师曹家藏阮步兵诗一卷，唐人所书，与世所传多异。孔宗翰亦有本，与此多同。◎冯氏《诗纪》辑诗歌八十七篇。严可均辑文二十篇。◎何焯云：阮公

《咏怀》，《文选》所选止十七篇，作者之要旨已具。◎又云：《咏怀》之作，其归在于魏、晋易代之事，而其词旨亦复难以直寻。若篇篇附会，又失之矣。】子浑，字长成。◎《世语》曰：浑以闲澹寡欲，知名京邑。为太子庶子。早卒。【◎《晋书·籍传》：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太康中，为太子庶子。◎仲容，阮咸字，籍侄也。】】

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康字叔夜。◎案《嵇氏谱》：【毛本误作“《嵇康谱》”。】康父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督军粮御史，见《杜袭传》。】兄喜，字公穆，晋扬州刺史、（中）**[**宗**]**正。【◎《文选·二十四·嵇叔夜赠秀才入军五首》李善注：○引《集》云：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刘义庆《集林》曰：嵇喜字公穆，举秀才。◎《晋书·阮籍传》曰：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世说·简傲篇》引《晋百官名》与此同。〗◎又《嵇康传》：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

《世说·简傲篇》：康与吕安善，安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喜为《康传》曰；“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信，【宋本“信”作“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

《晋书·康传》：康，谯国铚人。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本志《沛穆王林传》注引《嵇氏谱》云：嵇康妻，林子之女也。◎《书钞》卷一百引《嵇康集》曰：康著《华

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词，问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为浔阳长。】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隋书·经籍志》：梁有《养生论》三卷，嵇康撰，亡。◎

《文选·五十三》、《艺文类聚·七十五》载嵇叔夜《养生论》。◎叶树藩曰：康所著全书已散佚，仅存此篇耳。本集有《答向子期难〈养生论〉》。】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晋书·康传》：康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圣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撰，周续之注。◎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宋书·周续之传》：续之常以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为之注。◎《史通·品藻篇》曰：嵇康《高士传》，其所载者广矣，而颜回、蘧瑗独不见书，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安贫守志，而拘禁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亦钻仰四科，驰骋六籍，渐孔门之教义，服鲁国之儒风，与此何殊，而并可甄录。夫回、瑗可弃，而扬、董获升，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采撰篇》曰：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引书之误，其萌于此。◎《杂说篇》曰：〖别传条。〗嵇康《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又曰：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有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又《浮词篇》论是书，亦有不满之词。◎严可均曰：据康兄喜为《康传》云“集为传赞”，是传与赞皆康撰。《唐志》以传属嵇康，赞属周续之，误矣。◎严氏辑五十二传，五赞，凡六十一人，较马氏玉函山房辑本为备。】◎虞预《晋书》曰：【◎预，事互见《王修传》王隐《晋书》注。◎《晋书·虞预传》：预字叔宁，征士喜之弟。〖喜，会稽余姚人。〗预十二而孤，少好学，有文章。除著作佐郎，后除散骑常侍，仍领著作，以年老归。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隋志·正史类》：《晋书》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迄明帝，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虞预撰。◎两唐志作“五十八卷”。今存黄奭、汤球《辑本》各一卷。◎《史通·人物篇》：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三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史官篇》：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太平御览·皇王部》“上虽服膺文艺，而雅有雄霸之量”数语，乃预《宣帝纪》论。其论阮籍裸袒，则《阮籍传》论也，今《晋书》皆不取。◎《初学记·（设）**[**职**]**官部》引何桢为弘农郡守，贡县吏杨嚣于朝。◎《北堂书钞·设官部》：何桢为尚书郎，参秘书右（丕）**[**丞**]**。右丞之置，自桢始也。◎是知王隐所不编，预固有传。◎沈家本曰：虞预《晋书》，《唐志》五十八卷，亦后出增多者。】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晋书·康传》：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郡国志》：（预）**[**豫**]**州沛国銍县。◎王先谦曰：三国魏改郡属谯郡。◎弼按：洪亮吉《补志》属汝阴郡，盖始属沛，魏武分沛置谯郡，乃移属谯，明帝景初二年，又移属汝阴郡也。◎《一统志》：銍县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宿州西南四十六里。】改为嵇氏，取“（嵇）**[**稽**]**”字之上，“山”以为姓，【◎官本《考证》曰：元本作“加山以为姓”，多“加”字。】盖以志其本也。一曰铚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氏焉。【◎姚范曰：取“尤”而易“旨”为“山”耳。】◎《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山阳，见《文纪》延康元年。】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钱

大昭曰：秀，河内怀人，此作“河南”，误。◎弼按：《水经注》作“河内”。】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水经注·清水注》：○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郭缘生《述征记》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晋书·山涛传》：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箸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后封新沓伯，拜司徒，薨。年七十九，谥曰康。涛饮酒至八斗方醉，武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向秀传》：秀字子期，河内怀人。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適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 “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晏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将命適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后为散骑常侍，卒。◎《阮咸传》：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历仕散骑侍郎，出补始平太守，以寿终。◎《王戎传》：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灿灿，如岩下电。”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过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袭父爵，历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受诏伐吴，吴平，进爵安丰县侯，拜司徒。永兴二年，薨于郏县，年七十二，谥曰元。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所羁紲。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刘伶传》：伶字伯伦，沛国人。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未尝厝意。文翰惟箸《酒德颂》一篇。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隋书·经籍志》：山涛《集》九卷，梁五卷，录一卷。向秀《集》二卷，录一卷。】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

【◎胡三省曰：康性巧而好锻。锻，都玩翻，小冶也。】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世说·简傲篇》：钟士季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儁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又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曰：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胡三省曰：锻，都玩反，小冶也。】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

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胡三省曰：汤、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闻而怒。◎《文选·四十三》载嵇叔夜

《与山巨源绝交书》。◎《晋书·康传》：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弼按：《晋书》本传所载，较《文选》删节甚多，书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俱未录。惟此书乃康拒绝山涛之荐己自代，并非与涛绝交。康临诛绝命，犹念巨源交谊之挚，可证。自萧《选》标题错误，相沿至今，无一纠正之者，可异也。】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巽字长悌，安字仲悌，见《杜恕传》注引《世语》。◎《晋阳秋》曰：安，冀州刺史，昭第二子。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康有《与吕长悌绝交书》，见严可均辑本。】安亦性烈，【宋本“性”作“至”。】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世说·雅量篇》：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文士传》曰：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王隐《晋书》曰：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文选·思旧赋》李善注引干宝《晋纪》曰：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远郡。遗书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康《幽愤诗》，见《文选》及《晋书》本传。◎何焯曰：天下不平之事，至嵇、吕一案，无以复加矣。司马家儿不及阿瞒父子万倍，何名英雄也？安得不生阮公广武之叹！】初，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毛本 “北”作“比”，误。◎胡三省曰：晋泰始二年，始分河内为汲郡，史追书也。】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踰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及遭吕安事，为诗自责曰：“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良朋。”【◎《世说·棲逸篇》：嵇康游于汲郡山中，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刘孝标引《文士传》曰：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王隐《晋书》曰：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隋书·经籍志》：《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又

《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录一卷。◎《玉海·艺文》曰：嵇康作《言不尽意论》。◎侯康曰：嵇康《周易言不尽意论》一篇，严可均辑文六卷，冯氏《诗纪》辑诗五十三篇。◎赵一清曰：康有《琴赋》，见《文选》。◎《御览·五百七十九》引《灵异志》曰：嵇中散尝行西南出，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而闻空中称善声。中散抚琴呼之，此人云：“身是古人，幽没于

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故来听耳。而终就残毁，不宜接待君子。”向夜，髣髴渐见，以手持其头，遂与中散共论声音，其辞清辩。中散以琴授之，弹作众曲，惟《广陵散》绝伦。中散从受之，半夕悉得。与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水经注·洧水注》：华阳，亭名，在密县。嵇叔夜常采药于山泽，学琴于古人，即此亭也。◎《唐书·韩皋传》：皋生知音律，常曰：“长年后不愿听乐，以门内事多逆知之。”闻鼓琴，至《止息》，叹曰：“美哉！嵇康之为是曲。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秋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晋乘金运，商又金声，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晋将代也。缓其商弦，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之将篡也。王淩、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兴复之谋，皆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康以扬州故广陵地，淩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广陵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音，尽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兆乎？康避晋、魏之祸，托以鬼神，以俟后世知音云。”◎胡玉缙曰：

《太平引》、《广陵散》，引、散犹吟、行、鹽、豔之类，为某调曲耳。韩虽唐人，散亡之说，似近傅会。◎《水经注·穀水》：穀水经建春门石桥下，水南即马市。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寰宇记》卷十七：嵇康墓在宿州临涣县西北三十五里嵇山东一里。◎杭世骏所引多神怪之说，不录。◎《晋书》本传：康作《太师箴》，足以明帝王之道，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康别传》云：【《嵇康别传》，隋、唐志不著录。】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称康临终之言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

【孝尼名准。】吾每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与盛所记不同。【◎周寿昌曰：《世说》注引《文士传》作“《太平引》于今绝矣”，所说不同，而《广陵散》一语特传。】◎又

《晋阳秋》云：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踰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 “惜哉！”◎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康集·目录》曰：【《嵇康集》见前。】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于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琴，见者皆亲乐之。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食饮，得无辞让。◎《世语》曰：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臣松之案：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毌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与正元相较七八年，以《涛行状》检之，如本传为审。【何焯校改“如”作“知”。】又《钟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寻文王以景元四年钟、邓平蜀后，始授相国位；若巽为相国掾时陷安，焉得以破毌丘俭年杀嵇、吕？此又干宝疏谬，自相违伐也。【◎或曰：昭为相国，会已在蜀被杀，安得共相构陷康等乎？皆不足信。◎弼按：○《高贵乡公纪》：甘露三年五月，命大将军司马文王为相国。○《陈留王纪》：景元四年十月，复命大将军进位爵赐，一如前诏。○又按《钟会传》，会迁司隶校尉，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俱在平蜀之前。】◎康子绍，字延祖，少知名。山涛启以为秘书郎，称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者。帝曰：“绍如此，便可以为丞，不足复为郎也。”遂历显位。【◎《晋书·忠义传》：嵇绍十岁而孤，事母孝谨。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绍始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戎曰：“君复未见其父耳。”】◎《晋诸公赞》曰：绍与山涛子简、弘农杨准同好友善，而绍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从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师败绩，百官皆走，【宋本“皆”作“奔”。】惟绍独以身扞卫，遂死于帝侧。故累见褒崇，追赠太尉，谥曰忠穆公。【◎《晋书·忠义传》：绍以天子蒙尘，承诏驰诣行在所。值王师败绩于荡阴，百官及侍卫莫不溃散，唯绍俨然端冕，以身扞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

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浑舆经》，依道以见意。【◎《隋书·经籍志》：梁有《浑舆经》一卷，魏安城令桓威撰。◎《唐经籍志》：《浑舆经》一卷，姖威撰。◎《唐艺文志》：姖威《浑舆经》一卷。◎姚振宗曰：宋本《隋志》因避讳，“桓”书作“ ”，而传写误作“柏”，两唐志又转写作“姖”。】从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为安成令。【◎

《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安城。◎《一统志》：安成故城，今河南汝宁府汝阳县东南。】

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振威将军，见《程昱传》。】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汉书·游侠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脣舌。”◎《西京杂记》：五侯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字林》云：鲭，杂肴也。】及河北平定，大将军为世子，【◎李慈铭曰：大将军，当作“五官将”。下“大将军西征”，“将”字衍文，

《文选》注引《典略》无“将”字。】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

【◎《文选》作“朝歌令”。朝歌，见《武纪》建安十七年。◎张云璈曰：○《汉书·百官表》：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令、长以县之大小为分，故长迁始同令也。◎弼按：子桓以发簏纳朝歌长吴质与谋，见《陈思王传》注引《世语》。◎《文选·四十二》载曹子建与吴季重往还书，有“墨子朝歌回车”之语，正质为朝歌长之时也。】后迁元城令。【元城，见《文纪》黄初二年。】其后大将军西征，【◎官本《考证》曰：“将”字疑衍。】太子南在孟津小城，【◎《方舆纪要·四十八》：小平城，在今河南孟津县西北，有河津曰小平津，津上有城，灵帝时河南八关之一也。晋永嘉末傅祗保孟津小城，或曰即小平津。◎小平津，见《董卓传》。】与质书曰：“季重无恙！【《文选》此句上有“五月十八日丕白”七字。】途路虽局，

【◎李善注引《尔雅》曰：局，近也。〖《六臣本“尔”作“小”。〗】官守有限，原言之怀，良不可任。【◎李善注引杜预曰：任，当也。】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李善注：○《汉书》：渤海郡有南皮县。◎《寰宇记·六十五》云：《魏志》 “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射雉于南皮”，即此。醼友台，在县东二十五里。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与吴质重游南皮，〖◎弼按：“质”字疑“季”字之误。〗筑此台醼友，故名焉。◎《一统志》：南皮故城，今直隶天津府南皮县东北。】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典论》云：余于他喜弄之事少所许，惟弹棋略尽其巧。◎《世说·巧艺篇》：魏文帝于此戏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文选》“博弈”作“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文选》作“驰骋”。】旅食南馆，【◎李善注：○郑玄曰：旅，众也。】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寰宇记·六十五》：寒冰井，在南皮县西一里。】皦日既没，【《文选》作“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赵一清曰：○

《名胜志》：西园在邺城西，魏曹丕同弟植宾从游幸之地也。】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文选》 “宾”作“参”。】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辰，【◎李善注引《礼记》曰：仲夏之月，律仲蕤宾。】景风扇物，天气和暖，【毛本 “天”作“风”，误。】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文选》此句上有“二月三日丕白”六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

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文选》“长”上有“可”字。】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文选》作“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李善注：○引《吕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绝弦。○《礼记》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行年已长大，【《文选》作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文选》“何时”上有“志意”二字。】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文选》作 “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造述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文选》卷四十载吴季重《答魏太子笺》云：二月八日庚寅，臣质言：奉读手命，追亡虑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岁不与我。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陈、徐、应、刘，才学所着，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既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此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然年岁若坠，今质已四十二矣。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风云之会，时迈齿臷，犹欲触匈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胜慺慺。以来命备悉，故略陈至情。质死罪死罪。◎又《在元城与太子笺》云：臣质言：前蒙延纳，侍宴终日，曜灵匿景，继以华灯。虽虞卿适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顿，醒寤之后，不识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浅。然观地形，察土宜，西带恒山，连罔平代，北邻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渐渍疆宇，喟然叹息。思淮阴之奇谲，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郸，想廉、蔺之风；东接钜鹿，存李、齐之流。都人士女，服习礼教，皆怀慷慨之节，包左车之计。而质闇弱，无以莅之。若乃迈德种恩，树之风声，使农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咏于机杼，固非质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资于故实，抑亦懔懔有庶几之心。往者严助释承明之欢，受会稽之位；寿王去侍从之娱，统东郡之任。其後皆克复旧职，追寻前轨，今独不然，不亦异乎？张敞在外，自谓无奇；陈咸愤积，思入京城。彼岂虚谈夸论，诳曜世俗哉？斯实薄郡守之荣，显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后不贸，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聊以当觐，不敢多云。】◎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

以备其文。◎太子即王位，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何焯曰：宋本“仕”作“士”。◎弼按：宋本作“土”。】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宋本“瓶”作“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勃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艺文类聚·六十八》引《吴质别传》云：质为北中郎将，朝京师。上欢喜其到，比至家，问讯相续，诏将军列卤簿，作鼓吹，望阙而止。◎本志《崔林传》：北中郎将吴质统河北军事。◎

《宋书·百官志》：北中郎将，汉建安中置。】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安平国治信都，今冀州治，见《武纪》建安九年，又见《贾诩传》。】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云：○饶，容也。○《北齐书·樊逊传》云：逊少学，常为兄仲优饶。○《隋书·刘光伯传》自序云：性本愚蔽，家业窭，为父兄所饶，厕搢绅之末。○《后汉书·郑康成传》戒子益恩书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唐、宋以前本无“不”字，〖引证甚详，文繁未录。〗宋以后字匠误多也。康成以学成归美父兄群弟，故为此言。】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官本《考证》曰：攒，宋本作“襸”。◎弼按：宋本作“欑”。◎钱大昭曰：董昭、吴质皆济阴人。质欲溺乡里，则昭亦在应溺之内，故云“溺攒”。】◎《世语》曰：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质别传》曰：【《吴质别传》，隋、唐志不著录，《类聚·六十八》引之，亦见《御览》。】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刘桢平视甄夫人，输作。吴质则谛视郭后。路侧耳语之功，废簏载绢之策，深结子桓之欢，故亲信如此。】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周寿昌曰：本谓体有肥瘦，兹易“体”为“性”，盖性犹生也。又真拜大将军，非上将军，“上”字误。】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

【《上尊号奏》有“轻车将军都亭侯臣忠”，即王忠也。又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言： “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毛本“朱”误作“未”。】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及文帝崩，质思慕作诗曰：“怆怆怀殷忧，殷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弃，弃我归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僶勉，庶几烈丈夫。”太和四年，入为侍中。时司空陈群录尚书事，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对帝盛称“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帝甚纳之。【◎赵一清曰：○

《晋书·宣帝纪》：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后妃传》：景怀皇后崩，景帝更娶镇北将军濮阳吴质女。○质盖司马氏之党也。◎弼按：质为忠于魏文之人，遽指为党于司马氏，似不足以服其心。】明日，有切诏以督责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长文，即群，言无实也。【此二语疑有误。】质其年夏卒。【◎质《答魏太子笺》云“今质已四十二矣”，时为建安二十三年，至魏太和四年卒，年五十四。◎《隋书·经籍志》：梁有侍中吴质《集》五卷，亡。◎严可均辑文七篇。冯氏

《诗纪》录诗一篇。】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应字温舒，晋尚书。应子康，字子仲，知名于时，亦至大位。【◎《晋书·良吏传》：吴

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魏侍中质六世孙。◎弼按：濮阳，汉、魏属东郡，晋置濮阳国。鄄城，汉、魏属济阴郡，晋改属濮阳国。】】

## 卫觊

卫觊【冯本、官本《目录》“觊”作“顗”，《晋书·卫瓘传》作“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也。【◎安邑，见《武纪》兴平二年。◎《晋书·卫瓘传》：高祖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少夙成，以才学称。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郡国志》：司隶右扶风（郡）茂陵。◎《方舆纪要》云：三国魏废。◎王先谦曰：三国魏因，《晋志》省，并入始平县，见《寰宇记》。◎《一统志》：茂陵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兴平县东北。】尚书郎。太祖征袁绍，而刘表为绍援，关中诸将又中立。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觊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续百官志》：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互见《明纪》卷首。】令璋下兵以缀表军。至长安，道路不通，觊不得进，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各本作“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通鉴》：建安四年，曹操使治书侍御史河东卫觊镇抚关中。◎胡三省曰：河东安邑盐池，旧有盐官。盐之为利厚矣。齐用管子鬻筴而霸王；晋之定都，诸大夫必欲其近盐；至汉武之世，斡之以佐军兴；及唐安史之乱，第五琦榷盐以赡国用，自此遂为经赋，其利居天下岁入之半。◎弼按：卫觊此谋，与枣祗屯田之议，同为当时要政。】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续百官志》：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晋书·职官志》：谒者仆射，秦官也。自汉至魏因之。◎弼按：有河隄谒者，见《袁涣传》；有监营谒者，见《司马朗传》。盖因事派遣，监督外政也。◎赵一清曰：○《水经·涑水注》：监盐县故城南有盐池。《地理志》曰：“盐池在安邑西南。”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在猗氏故城南，本司盐都尉治。】司隶校尉治弘农。【◎胡三省曰：时以钟繇为司隶校尉，据《魏略》及《三国志》，繇实治洛阳，盖暂治弘农以招抚关中也。】关中服从，乃白召觊还，稍迁尚书。【◎《魏书》曰：【吴本“书”作“略”，毛本、局本脱此三字，误。】初，汉朝迁移，台阁旧事散乱。自都许之后，渐有纲纪，觊以古义多所正定。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太祖使荀彧问觊，觊以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彧以觊议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赵一清曰：○《南齐书·礼志序》：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文帝即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心雕龙·诏策篇》：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命炳耀。弗可加已。◎严可均曰：按本传云“顷之还汉朝，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是献帝诸禅诏皆卫觊作也。

◎又云：按唐韦绚录刘宾客《嘉话》，【刘宾客，即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魏受禅表，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今据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则受禅表卫觊撰并书。牟准去魏未远，语尤可信也。◎又云：案《古文苑》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言《群臣上尊号奏》，卫觊撰，钟繇书。◎又云：按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云《大飨碑》卫觊文并书。

《天下碑录》引《图经》云曹子建文，钟繇书。疑《图经》之言非也。《隶释·四》又有《大飨残碑》云繇文为书，则《大飨》非一碑，当以碑阴为实。】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

明帝即位，进封閺乡侯，【◎范《书·郑兴传》：兴客授阌乡。◎章怀注：阌，音闻，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闻”。◎又《董卓传》：段煨封闅乡侯。◎章怀注：○闅乡，今虢州县也。

○《说文》：闅。○今作“阌”，流俗误也。◎沈钦韩曰：○《说文》：闅，低目视也，弘农湖县有閺乡。○《广韵》：閺，俗作阌。○《前书》孟康注：古阌字从门中，建安中正改作“闻”。○盖建安中改作“阌”，非“闻”也。○潘岳《西征赋》：发阌乡而警策。○李善注：《汉书》湖县名，今阌乡、湖城二县皆其地。◎赵一清曰：○《续郡国志》：弘农郡湖，故属京兆，有閺乡。○一清案：今河南陕州阌乡县是。隋开皇十六年置县。“闅”本从门中，后转讹为门中受，建安中正作“阌”，见《汉书·武五子传》。◎弼按：此为孟康注，赵氏所引有误，已更正。◎沈家本曰：閺、阌皆俗字。◎胡玉缙曰：○《说文》部闅云：氐目视也，从，门声，宏农湖县有閺乡，汝南西平有闅亭。○段注：俗作“受”。】三百户。【閺，音闻。【◎赵一清曰：“三百户”上落“邑”字。】】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

【◎《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晋书·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律，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沈家本

《律目考》曰：○李悝《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

《杂法》，六《具法》。○《唐律疏议》云：一《盗法》，今《贼盗律》是也；二《贼法》，今

《诈伪律》是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唐律疏议·序》云：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之《九章之律》。】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晋书·刑法志》云：卫觊奏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轻枉相继。】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觊上疏曰：“夫变情厉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艰难。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陛下留意察之，则臣下之情可见矣。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貍鼠。臣以为不然。昔汉文之时，诸侯强大，贾谊累息以为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难可复振。礼，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则彻膳降服。然则奢俭之节，必视世之丰约也。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胡三省曰：缘，俞

绢反。茵蓐之字从草，盖古人用草为之，后世鞇字有旁从革者，用皮为之也。裀、褥二字有旁从衣者，用帛为之也。古朴散而文饰盛，又从而加缘饰焉。观《书·顾命》，敷席有黼纯、缀纯，画纯、玄粉纯之别，则成周之时已然矣。纯，之尹反，缘也。】器物无丹漆，【◎胡三省曰：古者朴素，舜造漆器而群臣谏者不止，况加丹乎！】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句践滋民之术，【◎《国语》：句践命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由恐不及，【《通鉴》“由”作“犹”。】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通鉴》“由”作 “犹”。】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工夫，【宋本“工”作“功”。】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觊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侯康曰：○《古文苑》载魏《卫〖此字依顾广圻校补。〗敬侯碑阴》文云：诏令杂驳议上封事一百余条。】

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隋书·经籍志》：梁有荀攸《魏官仪》一卷，亡。

◎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南齐书·百官志》云：今有卫氏《官仪》。○《初学记·文部》、《太平御览·服章部》并引《魏官仪》。◎周寿昌曰：《御览》引《魏官仪》，是此书宋时犹存。《唐志》作“荀攸等撰”，或如后世修书以官尊者列名于前也。◎姚振宗曰：卫敬侯卒于明帝时，荀敬侯卒于建安中。荀书作于魏国初建，卫书作于文、明之世，当视荀书为备。】凡所撰述数十篇。【◎《古文苑》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文曰：所著述注解、故训及文笔等甚多，皆已失坠。所注《孝经固而》、《仓颉冢碑》大篆书在左冯翎利阳亭南道旁，及《华山下亭碑增算状》、《殷叔时碑》、《魏大飨碑》、《群臣上尊号奏》及《受禅石表》文，并在许繁昌。《尊号奏》、《钟元常书》、《受禅表》，觊并金针八分书也。太祖、文帝等临诏令杂驳议上封事一百余条，《诫子》等散在门人及碑石可见。〖一作“散在人间”。〗◎严可均曰：牟准不见于传记，据《碑阴》言“故吏门生”，则去觊未远也。又言“所著述注解故训及文笔甚多，皆已失坠”。考觊仕汉入魏，卒于明帝时，子瓘仕魏入晋，至惠帝永平初，家世烜赫，何至失坠？此必贾后矫诏杀瓘后之言也。◎姚振宗曰：卫敬侯所撰，今可考者唯《孝经固》、

《魏官仪》两书，其集亦不见于隋、唐志，盖皆亡于贾后杀瓘及恒之时。严氏极意蒐萃，犹存一卷，可珍也。】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晋书·卫恒传》：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互见前邯郸淳注。〗◎王僧虔《能书人名录》云：卫觊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魏收《魏书·九十一·江式传》云：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又云：臣六世祖琼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建安末，尚书右丞河南潘勖，【◎本志《武纪》建安十八年《魏公九锡策命》注：后汉尚书左丞潘勖之辞也。勖字元茂，陈留中牟人。◎《晋书·潘岳传》：岳，荥阳中牟人。◎按《郡国志》，荥阳、中牟俱为河南尹属县。魏分河南郡县为荥阳郡，中牟改属荥阳，故本志书“河南潘勖”，《晋书》书“荥阳中牟人”，均是。惟《武纪》注书“陈留中牟人”，似有误。】【◎《文章志》曰：勖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勖，后避讳。【“后避讳”三字当在“改名勖”上。勖卒于建安之末，究避何人之讳，疑有误。】或曰勖献帝时为尚书郎，迁右丞。诏以勖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习旧事，敕并领本职，数加特赐。二十年，迁东海相。未发，留拜尚书左丞。其年病卒，时年五十余。

【◎《御览·四百七十六》引王隐《晋书》云：潘勖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儿渠帅，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为储，以供行资。勖随主人多少，口率均分，无有尊卑优劣，若所赋已尽，偶有不足，则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有颂之曰：“且贵且富，有南山之寿，吾仍得与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无如我潘郎。”】魏公九锡策命，勖所作也。【◎

《御览·五百九十三》引殷洪《小说》云：魏国初建，潘勖为策命文。自汉武以来，未有此

制，勖乃依商、周宪，唐、虞辞义，温雅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为，论者纷纷。及晋王为太傅，腊日大会宾客，勖子满时亦在焉。宣王谓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闻仲宣亦以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也。◎《文心雕龙·才略篇》曰：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

◎《隋书·经籍志》：后汉尚书右丞潘勖《集》二卷，梁有录一卷，亡。◎严可均辑存文四篇。】勖子满，平原太守，【◎《晋书·潘尼传》：祖勖，汉东海相。父满，平原内史。】亦以学行称。满子尼，字正叔。◎《尼别传》曰：尼少有清才，文辞温雅。初应州辟，后以父老归供养。居家十余年，父终，晚乃出仕。尼尝赠陆机诗，机答之，其四句曰：“猗欤潘生，世笃其藻，仰仪前文，丕隆祖考。”位终太常。尼从父岳，字安仁。◎《岳别传》曰：岳美姿容，【◎《晋书·潘岳传》：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载以归。】夙以才颖发名。其所著述，清绮绝伦。

【◎臧荣绪《晋书》曰：岳总角辩慧，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高步一时，为众所疾。】为黄门侍郎，为孙秀所杀。【◎《晋书·潘岳传》：初，岳父芘为琅邪内史，孙秀为小史给岳，而狡黠自喜。岳恶其为人，数挞辱之，秀常衔忿。及赵王伦辅政，秀为中书令，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夷三族。】尼、岳文翰，并见重于世。【◎《文选》载岳《籍田》、《射雉》、《西征》、《秋兴》、《闲居》、

《怀旧》、《寡妇》、《笙》等赋，杨荆州、杨仲武、夏（武）**[**侯**]**常侍、马汧督等诔，《哀永逝文》。《晋书·尼传》载尼《安身论》、《释奠颂》。◎《隋书·经籍志》：晋黄门郎潘岳《集》十卷。晋太常卿潘尼《集》十卷。◎严可均辑岳文四卷，尼文一卷。冯氏《诗纪》辑岳、尼诗共一卷。】尼从子滔，字汤仲。◎《晋诸公赞》：滔以博学才量为名。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亦与觊并以文章显。【王象事别见《杨俊传》。】觊薨，谥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为镇西将军。【◎《晋书·卫瓘传》：瓘年十岁丧父，至孝过人，袭父爵阌乡侯，弱冠为魏尚书郎。时魏法严苛，母陈氏忧之，瓘自请得徙为通事郎，转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职称，累迁散骑常侍。陈留王即位，拜侍中，持节慰劳河北，以定议功增邑户。数岁转廷尉卿。邓艾、钟会伐蜀，瓘以本官持节监会、艾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互见邓艾、钟会传注。◎周济《晋略·卫瓘传》：艾定蜀，承制行事，会忌之，与瓘奏陷艾，诏槛车征。既收艾，会遂诱执诸将，留瓘谋反。瓘诈疾笃，夜檄诸军攻杀会。艾将士追破槛车，出艾，还向成都。瓘惧见雠，乃使护军田续夜袭杀艾并其子忠。蜀平，以诛二将功除镇西将军。】【◎

《晋阳秋》曰：瓘字伯玉。清贞有名理，少为傅嘏所知。弱冠为尚书郎，遂历位内外，为晋尚书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辅政，为楚王玮所害。◎《世语》曰：瓘与扶风内史燉煌索靖，并善草书。【◎《晋书·卫瓘传》：瓘学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瓘子恒，字巨山，黄门侍郎。【◎《晋书·瓘传》：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瓘为楚王玮所构，恒亦遇害。】恒子玠，字叔宝，有盛名，为太子洗马，早卒。【◎《晋书·瓘传》：恒二子璪、玠。璪字仲宝，袭瓘爵。玠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异。瓘曰：“此儿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其长成耳。”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玠妻父乐广，有海内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清，女婿玉润。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

## 刘廙

刘廙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也。【◎《晋书·刘乔传》：乔字仲彦，南阳人也。其先汉宗室，

封安众侯，传袭历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陈留相。◎安众，见《武纪》建安三年。◎洪亮吉曰：有安众港，魏武破张绣于此。】年十岁，戏于讲堂上，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

【◎拊，通作“抚”。◎《蜀志·庞统传》：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襄阳记》曰：司马德操为冰镜。】“孺子，孺子，‘黄中通理’，【◎《易·坤卦》：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正义》曰：黄中通理者，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奉承臣职，是通晓物理也。】宁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于世，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廙谓望之曰：“赵杀鸣、犊，仲尼回轮。【◎胡三省曰：

* 《史记》：孔子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临河而叹曰：“丘之不济，命也夫。”子贡进曰：“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丘闻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还。】

【◎刘向《新序》曰：赵简子欲专天下，谓其相曰：“赵有犊犨，晋有铎鸣，鲁有孔丘，吾杀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犊犨、铎鸣而问政焉，已即杀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鲁，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谓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夫犊犨、铎鸣，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意之时，须而后从政，及其得意也，杀之。黄龙不反于涸泽，凤皇不离其罻罗。故刳胎焚林，则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竭泽而渔，则龟龙不见。鸟兽之于不仁，犹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啸而谷风起，龙兴而景云见，击庭钟于外，而黄钟应于内。夫物类之相感，精神之相应，若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故君子违伤其类者。今彼已杀吾类矣，何为之此乎？”于是遂回车不渡而还。【◎刘向《新序》，详见《陈思王传》注“刘向《说苑》”下。◎曾子固校书序云

【子固，曾巩之字。】“今可见者十篇”，则所佚已多。裴注所引，今通行十卷本均无之。◎

《四库提要》曰：曾巩与欧阳修同时，而所言卷帙悬殊。盖《唐艺文志》所载据唐时全本；巩所校录，则宋初残阙之本也。◎卢文弨《群书拾补》内有《新序·逸篇》五十一条，其引

《御览·八百六十三》：赵简子使使者聘孔子于鲁，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谓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安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与此注所引词略而义同。】】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于内，【◎《老子》：和其光，同其尘。◎王弼注：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则宜模范蠡迁化于外。【◎《史记·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践灭吴，以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乃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胡三省曰：谓蠡扁舟五湖，卒居于陶，随其迁而自为变化也。】坐而自绝于时，殆不可也！”望之不从，寻复见害。廙惧，奔扬州，【◎

《廙别传》【◎章宗源曰：《廙别传》，见《御览》。】载廙道路为笺谢刘表曰：“考匊过蒙分遇荣授之显，【◎毛本“蒙”作“家”，误。◎潘眉曰：当是廙父名匊，下文“考匊之爱已衰”句同。◎沈家本曰：廙与表笺，似不得自称其父名，此当阙疑。◎弼按：陈群对魏武亦称“臣父纪”，见《陈群传》。】未有管、狐、桓、文之烈，【管仲、狐偃、齐桓、晋文也。】孤德陨命，精诚不遂。兄望之见礼在昔，既无堂构昭前之绩，【◎《尚书·大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孔传》云：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立屋乎！】中规不密，用坠祸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灾。悔吝之负，哀号靡及。廙之愚浅，言行多违，惧有浸润三至之间。【◎

《史记·甘茂传》：昔曾子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踰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

◎范《书·班超传》：超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考匊之爱已衰，望之之责犹存，必伤天慈既往之分，门户殪灭，取笑明哲。是用迸窜，永涉川路，即日到庐江寻阳。昔钟仪有南音之操，【◎《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

也？”有司对曰：“楚囚也。”使税之。问其族，对曰：“（冷）**[**泠**]**人也。”使与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吕氏春秋》精通、本味篇“钟子期”注：期，楚人。钟仪之族，善听音。】椒举有班荆之思，【◎椒举，伍举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

◎杜注：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议归楚事。朋友世亲。】虽远犹迩，敢忘前施？”◎《傅子》曰：表既杀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于望之不轻也，以直迕情，而谗言得入者，以无容直之度也。据全楚之地，【毛本“全”作“前”，误。】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顺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远也。若不远其度，惟褊心是从，难乎以容民畜众矣。】遂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属，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有踰，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易·谦卦》：劳谦君子有终吉。】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白屋，解见《曹真传》。】苟使郭隗不轻于燕，九九不忽于齐，乐毅自至，霸业以隆。【◎《战国策》曰：有以九九求见齐桓公，桓公不纳。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隰朋自远而至，齐遂以霸。【◎此事互见《吕氏春秋》、《说苑》、《韩诗外传》。◎颜师古曰：九九算术，若今《九章》、《五曹》之辈。】】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魏国初建，为黄门侍郎。

太祖在长安，欲亲征蜀，廙上疏曰：“圣人不以智轻俗，王者不以人废言。故能成功于千载者，必以近察远，智周于独断者，不耻于下问，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且韦弦非能言之物，而圣贤引以自匡。【◎《韩非子》：西门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心缓，故佩弦以自急。】臣才智闇浅，愿自比于韦弦。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李慈铭曰：才，疑“有”字之误，当作一句读。】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李慈铭曰：“广”下当脱一“劝”字。】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太祖遂进前而报廙曰：“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祁奚乘（驿）**[**驲**]**而见宣子，以言诸公而免之。】特原不问，【◎《廙别传》曰：初，廙弟伟与讽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而世之交者，不审择人，务合党众，违先圣人交友之义，此非厚己辅仁之谓也。吾观魏讽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伟不从，故及于难。】徙署丞相仓曹属。廙上疏谢曰：“臣罪应倾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燋烂；起烟于寒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廙别传》载廙表论治道曰：“昔者周有乱臣十人，【元本“者”作“有”。】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称‘才难，【吴本、毛本“称”下有“其”字。】不其然乎’！明贤者难得也。况乱弊之后，百姓凋尽，士之存者盖亦无几。股肱大职，及州郡督司，边方重任，虽备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选者之不用意，

盖才匮使之然耳。况于长吏以下，群职小任，能皆简练备得其人也？【何焯校改“也”作“邪”。】其计莫如督之以法。不尔而数转易，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转易之间，辄有奸巧，既于其事不省，而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此非所以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亦，当作“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者有所不安。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宋本“屈”作“阙”，元本作“阚”，官本作“屈”。】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为长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岁课之能，三年总计，乃加黜陟。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事上，太祖甚善之。】廙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隋书·经籍志》：梁有《政论》五卷，魏侍中刘廙撰，亡。◎《唐经籍志》：《刘氏政论》五卷，刘廙撰。◎严可均辑本序曰：刘廙《政论》五卷。《隋志·法家》云亡。旧、新唐志著于录，至宋复亡。今所见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题为《刘廙别传》，而《目录》作《政论》。据裴松之所引《别传》，似与《政论》各为一书，则《目录》作《政论》者是也。各书都未引见《治要》，有此，弥复可贵，因录出以广其传。◎其目**[**曰《备政》，**]**曰《正名》，曰《慎爱》，曰《审爱》，曰《欲失》，曰《疑贤》，曰《任臣》，曰《下视》。【卢引只七，脱《备政》一篇，今补之。】◎姚振宗曰：○《政论》似全载《别传》中，故《治要》标曰“别传”。《刑礼论》有与丁仪诸人论难之文，似亦别行。○《吴志·陆逊传》：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逊呵之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则所谓“先刑后礼”者亦可知矣。◎《隋书·经籍志》：梁又有刘廙《集》二卷。◎《艺文类聚》卷五十四载魏丁仪《刑礼论》。】文帝即王位，为侍中，赐爵关内侯。【廙上书劝进，见禅代众事。】黄初二年卒。【◎《廙别传》云：时年四十二。】无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刘氏谱》：阜字伯陵，陈留太守。阜子乔，字仲彦。【◎潘眉曰：仲彦，《唐书·宰相世系表》作“伯彦”。◎弼按：《晋书》作“仲彦”。

《唐书·世系表》多误。】◎《晋阳秋》曰：乔有赞世志力。惠帝末为豫州刺史。乔胄胤丕显，贵盛至今。【◎《晋书·刘乔传》：乔少为秘书郎。王戎引为参军。伐吴之役，破武昌，还授荥阳令，迁太子洗马。以诛杨骏功，赐爵关中侯，拜尚书右丞。豫诛贾谧，封安众男，累迁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张昌之乱，乔出为豫州刺史，与荆州刺史刘弘共讨昌，进左将军。子挺，颍川太守。挺子耽，光禄大夫。耽子柳，尚书左右仆射。】】

## 刘劭

刘劭字孔才，【◎宋庠《人物志·后记》节录刘劭传自注云：据今官书《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晋邑之名。按字书，此二训外无他释，然俱不协“孔才”之义。《说文》则为“卲”，音同上，但“召”旁从“卩”耳，训高也，李舟《切韵》训美也，高、美又与“孔才”义符。扬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今俗写《法言》亦作邑旁劭，盖“力”、“阝”文近意讹，读者又昧偏旁之别。今定从“卲”云。◎《四库提要》曰：庠所辩精核，今从之。◎潘眉曰：○《杨慎集》引宋庠曰：卲从卩，《说文》“高也”，故字孔才。《三国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眉按：本传作“刘劭”，《荀彧传》注作“刘邵”，皆传写之错误。《晋刑法志》“散骑常侍刘卲”，从“卩”作“卲”。】广平

邯郸人也。【◎邯郸，汉旧县，属冀州赵国。建安十七年，移属魏郡。黄初二年，以魏郡西部为广平郡，故《传》书“广平邯郸人”。◎《一统志》：邯郸故城，今直隶广平府邯郸县西南十里。◎钱坫：今广平府邯郸县治。】建安中，为计吏，【◎《续百官志》：诸州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又曰：岁尽，遣吏上计。◎《通典·七十八》作“博平计吏刘劭”，“博平”当系“广平”之误。】诣许。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梓慎，鲁大夫。裨灶，郑大夫。均见《左传·襄二十八年》注。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八月，大雩，旱也。昭公十八年，裨灶曰： “郑又将火。”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亦不复火。】《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宋书·礼制一》“及”作“入”。《通典·七十八》亦作“入”。】日蚀在一。【◎《礼记·曾子问篇》：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太庙火，日食，后之丧，雨霑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太庙火，则从天子救火。”】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豫废朝礼者，【《宋书·礼制一》“变”下有“异”字，《通典》同。】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古时推历甚疏，不能精确。◎《宋书·礼制一》云：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晋永和中，廷尉王彪之【◎《晋书·王廙传》：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须髯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初除佐著作郎，累迁廷尉，时人比之张释之。】与扬州刺史殷浩书曰：【◎《晋书·殷浩传》：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好《老》、《易》，为风流谈论者所宗，于时拟之管、葛。征为扬州刺史，后为中军将军，被黜，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太史上元日合朔，谈者或有疑，应却会与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车骑写刘孔才所论以示八座。于时朝议有谓孔才所论为不得礼议，荀令从之，是胜人之一失也。何者？《礼》云，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而废者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霑服失容。寻此四事之指，自谓诸侯虽已入门而卒暴有之，则不得终礼。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术错谬，故不豫废朝礼也。夫三辰有灾，莫大日蚀，史官告谴，而无惧容，不修豫防之礼，而废消救之术，方大飨华夷，君臣相庆，岂是将处天灾罪己之谓？【监本“处”作“虔”，误。】且检之事实，合朔之仪，至尊静躬殿堂，不听政事，冕服御坐门闼之制，与元会礼异。自不得兼行，则当权其事宜。合朔之礼，不轻于元会。元会有可却之准，合朔无可废之义。谓应依建元故事，却元会。”浩从之，竟却会。【◎《宋书·礼制一》：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康帝延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座，蔡谟著议非之。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于是又从彪之。】】

御史大夫郗虑辟劭，会虑免，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皇览》，详见《文纪》黄初七年。◎卢明楷曰：○《杨俊传》注引《魏略》云：王象领秘书监，受诏撰《皇览》，数岁而成。○又《文帝纪》云：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则刘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并非专出一手也。◎何焯曰：类书疑以《皇览》为祖。按《杨俊传》注中所引《魏略》，《皇览》凡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统合八百余万字，乃王象一人撰集，与此互异。◎梁章钜曰：○《隋书·经籍志》：《皇览》，缪卜等撰。○又有何承天、徐爰合本，盖仍魏之旧，各渐增加。唐以后书中所引大抵皆何、徐合本，故《唐志》只载何、徐《皇览》也。】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晋书·庾峻传》：伯父嶷，中正简素，仕魏魏太仆。】荀诜等【诜，荀彧子，见《彧传》。】定科令，作

《新律》十八篇，【◎《晋书·刑法志》：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其序略

曰：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通典·一百六十三》所引亦同。◎姚振宗曰：侯康《补三国艺文志》作“魏法制新律”，盖误读《晋刑法志》之文。《志》云“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当以“定为魏法”读为句，不当连属下文。《卫觊传》“明帝即位，觊奏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劭等撰《新律》之缘起。】著《律略论》。【◎《隋书·经籍志》：梁有应劭《律略论》五卷，亡。〖◎姚振宗曰：应劭，盖“刘劭”之误。〗◎《唐经籍志》：《律略论》五卷，刘劭撰。◎《御览·六百三十八·刑法部》引刘劭《律略》曰：删旧科，采汉律，为魏律，悬之象魏。〖◎姚振宗曰：此似序言中语。〗】迁散骑常侍。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吏，遣兵讨之，劭以为“昔袁尚兄弟归渊父康，康斩送其首，是渊先世之效忠也。又所闻虚实，未可审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使有以自新。”后渊果斩送权使张弥等首。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赵都赋》，见《艺文类聚·六十一》。◎严可均曰：又略见《文选·海赋》注、《赭白马赋》注、《初学记·六》、又《十五》、又《二十二》、

《预览·三百四十七》。许都、洛都赋，文俱佚。◎《文心雕龙·才略篇》：刘卲《赵都》，能攀于前修。】

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战，应作“守”。】若便进击，必不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通鉴》作 “先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时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荐劭曰：“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性，疑作“信”。】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古人文学与文章有别，即言语文学分科之意。】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適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优游之听，使劭承清閒之欢，【閒，宋本作“闲”。】得自尽于前，则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臣松之以为：凡相称荐，率多溢美之辞，能不违中者或寡矣。惠之称劭云“玄虚退让”及“明思通微”，近于过也。【宋本“矣”作“也”。】】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矇，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通典》：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杜恕传》作“为亲民长吏”，《通典》避唐讳耳。〗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赐爵焉。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率考之。◎弼按：上语本杜恕上书言，见《恕传》。】又作

《说略》一篇。【◎胡三省曰：《说略》者，说考课之大略也。】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通鉴》：魏明帝景初元年，诏下百官议，崔林、杜恕、傅嘏议久不决，事竟不行。◎司马光曰：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劭述而修之耳，乌可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非若京房、

刘劭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劭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又以为宜制礼作乐，【毛本“乐”作“学”，误。】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玉海·音乐类》：刘卲《乐论》二十四篇。◎《文选注》、《太平御览》并引之。】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隋书·经籍志》：刘卲注《孝经》一卷，《法论》十卷，《人物志》三卷，《集》二卷。◎晁氏《读书志》曰：【晁氏，晁公武也。】《人物志》三卷，魏邯郸刘邵孔才撰，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当以九征八观，审查而任使之。凡十六篇。卲，（卻）**[**郗**]**虑所荐。虑，谮杀孔融者，不知在邵书为何等，而邵受其知也。◎《玉海·五十七》：○《中兴书目》：刘劭《人物志》二卷，述人性品有上下，材质有邪正。欲考诸行事，而约之中庸。十二篇，九证、体别、流业、才理、才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事。◎《四库提要》曰：邵书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六篇”，疑传写之误。其书主于论辩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录于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以上均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所引。〗◎严可均辑存《赵都赋》、《嘉瑞赋》、《龙瑞赋》、《疏议序》、《七华》、《飞白序势》、《诔》，凡一十三篇。〖◎姚振宗曰：《飞白序势》，严氏从《艺文类聚》七十四卷中录出，今考张怀瓘《书断》，乃晋刘绍撰，非此刘邵也。〗】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

劭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先贤行状》曰：缪斐字文雅。该览经传，事亲色养。征博士，六辟公府。汉帝在长安，公卿博举名儒。时举斐任侍中，并无所就。即袭父也。【◎《寰宇记·二十二》：缪斐，东海朐人。其先楚元王大夫缪生，避难居此。◎《御览·四百十一》引宋躬《孝子传》：缪斐，东海兰陵人，父忽得患，医药不给，裴夜叩头，不寝不食，气息将尽。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鏁而至，求裴曰：“尊府君昔经见侵，故有怨报，君至孝所感，昨为天曹摄录。”裴惊起，视父已差。父云：“吾昔过伍子胥庙，引二神像置地，当是此耳。”◎又卷四百九十六引皇甫谧《达士传》：〖达，当作“逸”。〗缪斐字文雅，代修儒学，继踵六博士，以经行修明，学士称之，故时人为之语曰： “素车白马缪文雅。”◎又卷五百一十引萧绎《孝德传》：缪斐字文雅，东海兰陵人。世乱，将家避地海滨，不以遁世为闷，不以穷居为伤，浣衣濯冠，以俟绝气。◎弼按：缪斐一作东海朐人，一作东海兰陵人。朐县在今江苏海州南，兰陵在今山东兖州峄县东五十里。当是先居朐县，后徙兰陵。《晋书·缪播传》播为兰陵人，播即袭孙也。】◎《文章志》曰：袭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晋书·乐志》：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陈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宋书·乐志》：魏鼓吹曲十二篇，缪袭造。第一曲《初之平》，言魏也；第二曲

《战荥阳》，言曹公也；第三曲《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第四曲《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第五曲《旧邦》，言曹公胜袁绍于官渡，还谯，收藏士卒死亡也；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乎此也；第七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第九曲

《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第十曲《应帝期》，言曹文帝以圣德受应运期也；第十一曲《邕熙》，言魏氏临其国，君臣邕穆，庶绩咸熙也；第十二曲《太和》，言魏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文心雕龙·乐府篇》：轩岐鼓吹，并入乐府，缪袭所致，亦有可算焉。◎《隋书·经籍志》：《列女传赞》，一卷，缪袭撰。又魏散骑常侍缪袭《集》五卷。◎严可均辑文十四篇。冯氏《诗纪》录《鼓吹曲》、《挽歌》凡三十篇。◎钟嵘《诗品》曰：熙伯《挽歌》，唯以造哀尔。◎《隋志》：魏散骑常侍缪袭《集》五卷，梁有录一卷。】子悦字孔怿，晋光禄大夫。袭孙绍、播、徵、胤等，并皆显达。【◎《晋书·缪播传》：缪播

字宣则，兰陵人也。父悦，光禄大夫。播才思清辩。高密王泰为司空，以播为祭酒。后徙中书令，为东海王越所害。胤字休祖，与播名誉略齐。拜太仆卿，参机密，亦为越所害。】】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郎，早卒。著《昌言》，词佳可观省。【◎官本《考证》：佳，元本作“皆”。◎胡三省曰：仲，姓也。商左相仲虺，周有仲山甫，舜十六相有仲堪、仲熊，周八士有仲突、仲忽。◎又曰：仲长，复姓。◎范《书·仲长统传》：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统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帀，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適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袭撰统《昌言》，表称：统字公理，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归焉。统过幹，幹善待遇之，访以世事。统谓幹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胡三省曰：自以为多才也。】不纳统言。统去之，无几而幹败。并、冀之士，以是识统。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为臣道统性倜傥，【◎沈家本曰：“为臣道”三字未详，疑有讹夺。◎弼按：袭言常林对袭道仲长统之事也。】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汉帝在许，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好士爱奇，闻统名，启召以为尚书。后参太祖军事，复还为郎。延康元年卒，时年四十余。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毛本、吴本“二”作“一”，误。

◎范《书·仲长统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章怀注：○昌，当也。

○《尚书》曰：汝亦昌言。◎《御览·六百二》引《抱朴子》曰：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后缪袭撰次之。◎《隋书·经籍志》：仲长子《昌言》十二卷，录一卷，汉尚书郎仲长统撰。◎严可均辑本序曰：仲长子《昌言》，《崇文总目》称所存十五篇，分为二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不著录。明陈第《世善堂书目》有二卷。其刻本仅见明胡维新

《两京遗篇》，有《理乱》、《损益》、《法戒》三篇。归有光《诸子汇函》有《理乱》、《损益》二篇，皆出本传，无所增多。则北宋十五篇本又复佚失。今从《群书知要》写出九篇，益以本传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书引见，补正脱讹，定著二卷。其遣文坠句，于原次无考，依各书先后附于末。本传著论三十四篇，十余万言。今此搜辑，才万语言，亡者盖十八九。而《治要》所载，又颇删节，断续离，殆所不免。然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贾、刘、扬，非过誉也。◎道藏本《尹文子》有仲长统《序》云“余黄初末，始到京师，缪熙伯以此书见示”云云。◎严可均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岁，而此《序》言“黄初末始到京师”，当是后人妄改，或此《序》非统作，疑莫能明。◎弼按：○范书本传：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则非黄初末始到京师。又按，统卒于延康元年，益证“黄初”云云之妄。◎

《唐书·经籍志》：《兖州山阳先贤赞》一卷，仲长统撰。◎章宗源《隋志考证》曰：据《元和姓纂》称晋太宰参军仲长穀著《山阳先贤传》，则《唐志》“仲长统”误。◎姚振宗曰：郡国传记之书，大抵多后人以次注续，不止一家。《唐志》明载其书，未有碻证，不当直断其误。《隋志》有《兖州先贤传》一卷，不著撰人，似即是书。】】

散骑常侍陈留苏林、【◎《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建安中为五官将文学，甚见礼待。黄初中，为博士给事中。文帝作《典论》所称苏林者是也。以老归第，国家每遣人就问之，数加赐遗。年八十余卒。【◎《文纪》注引《献帝传》：苏林、董巴上《劝进表》。〖又见《宋书·符瑞志上》。〗◎《通典·七十九》载苏林议皇后崩不宜称大行云：“臣以为古礼无称大行之文。案汉天子称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称也。未葬未有谥，不言大行，则嫌与嗣天子同号。至于后崩未葬，礼未立后，宜无所嫌，故汉氏诸后不称大行。谓未葬宜直称皇后。”◎本志《高堂隆传》：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释文·叙录》：苏林，魏散骑常侍，注《孝经》。◎《隋书·经籍志》：梁有魏散骑常侍苏林注《孝经》一卷，亡。◎《唐经籍志》：《孝经》一卷，苏林注。◎《艺文志》：《孝经》苏林注，一卷。◎颜师古《汉书叙例》注释家名氏云：苏林字孝友，一云彦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又曰：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尠。◎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曰：选注所引群书，有苏林《汉书注》。◎姚振宗曰：《魏略》言“诸书、传危疑，林皆释之”，则所注释者必多，今惟《孝经注》、《汉书注》二种耳。◎《隋书·经籍志》：《陈留耆旧传》一卷，魏散骑常侍苏林撰。◎章宗源《隋志考证》曰：《魏志·高柔传》注、《后汉书·吴祐传》注、

《初学记·居处部》并引《陈留耆旧传》，不著苏林名。◎朱一新曰：《王肃传》注引《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姚范曰：苏林，又见《晋书·庾峻传》。◎弼按：○魏收《魏书·江式传》：式上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

《广雅》、《古今字诂》，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颜师古《汉书叙例》云：张揖字稚让，魏太和中为博士。○颜注叙次在苏林之前，承祚此传网罗汉、魏文士，邯郸淳、苏林皆见其名，而独遗张揖，裴注亦未之及。佚此闳才，不能不谓贤者之一失。甚矣，作史之难也！张揖，事互见前“邯郸淳”注。】】光禄大夫京兆韦诞、【诞，京兆杜陵人，诞事见本志《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文章叙录》曰：诞字仲将，太仆端之子。有文才，善属辞章。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稍迁侍中中书监，以光禄大夫逊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姚振宗曰：《王粲传》注“以问大鸿胪卿韦仲将”，则诞尝官鸿胪卿。又《齐王纪》注有“侍中、中书监、安阳亭侯臣诞”，则诞尝封侯。】初，邯郸淳、卫觊及诞并善书，有名。觊孙恒撰《四体书势》，【《四体书势》，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据《汉志》所云，是孔壁中有《礼记》，无

《春秋》。《经典释文》所云亦同。又按魏收《魏书·江式传》云“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云云，是孔壁有《礼》，有《春秋》也。

◎胡玉缙曰：○许慎《说文·序》：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段注：《春秋》，盖谓《春秋经》也。《志》言《春秋经》十二篇是也。春秋经、传，班《志》不言出谁氏。据许云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意《经》、《传》皆其所献。古《经》与《传》别，然则班云《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皆为苍所献也。许以《经》系之孔壁，以《传》系之北平侯，恐非

事实。○或曰：“春秋”二字衍文。○玉缙谓：古《经》与《传》别行，许以《经》属孔壁，以《传》属张苍，画然分开，必系事实。恐班《志》夺“春秋”二字，而许《序》非衍耳。】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晋书·卫恒传》“法”作“形”。】太康元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以上为《四体书势》之文，下文“敬侯谓觊也”五字，为裴注之语。】敬侯谓觊也。其序篆书曰：“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绎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之罘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句曲山白璧刻文、金狄铭、秦权文，皆斯所书。】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王僧虔《名书录》曰：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小异李斯。】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云。【◎《晋书·卫恒传》“云”作“也”。◎《水经·谷水注》：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理【《晋书·卫恒传》“简”作“闲”。】不如淳也。”【◎《法书要录》：羊欣传古来能书人名。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张怀瓘《书断》：卫夫人名铄，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尤善，规矩钟公，右军常师之。永和五年卒，子克为中书郎，亦工书。◎《书史会要》：王旷，导从弟，与卫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以授子羲之。】其序录隶书，已略见《武纪》。

【应作“《武纪》注”。】又曰：“师宜官为大字，【◎《书断》曰：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邯郸淳为小字。梁鹄谓淳得次仲法，【◎《书断》曰：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其序草书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书断》曰：后汉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曾孙。章帝时为齐相，善草书。】后有崔瑗、崔寔【◎《书断》曰：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师于杜度，媚趣过之。

◎又曰：瑗子寔，官至尚书，能草书。】亦皆称工。杜氏结字甚安【◎各本“结”作“然”，局本作“结”，《晋书·卫恒传》亦作“结”，元本《晋书》作“杀”，《法书要录》作“煞”。

◎李慈铭曰：杀，犹制也。因“杀”俗作“煞”，遂误写为“然”耳。◎沈家本曰：“然”乃讹字，“杀”字亦难解，当从《书势》作“结”。】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而转精其巧。【《晋书·卫恒传》“其”作“甚”。】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艺文类聚》“练”作“染”。】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晋书·王羲之传》：羲之曾与人书云：“张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吴士鉴曰：○敦煌石室本《沙洲图经》曰：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右。后汉献帝时，前件人于此池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因兹王羲之《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及也”。其池年代既远并磨灭，古老相传，池在前件所去。开元二年九月，正议大夫、使持节沙洲诸军事、行沙洲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杜楚臣赴任寻坟典，文武俱明，访睹此地，未获安惜。〖恐有讹字。〗至四年六月，燉煌县令赵智本到任，其令博览经史，通达九经，寻诸古典，委张芝、索靖俱是燉煌人，各检古迹，具知处所。其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诸张族一十八代孙上柱国张仁会等，令修葺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下笔必为楷则，号‘怱怱不暇草’，【◎怱怱，一作 “悤悤”，《晋书·卫恒传》作“忩忩”，“草”下有“书”字。◎姚范曰：此时重草书，苟为楷书，则自署不暇草耳，必字晋人语。】寸纸不见遗，至今世人尤宝之，【《晋书·卫恒传》 “之”做“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书断》曰：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又有姜孟颍、梁孔

达、【孟颍名翊，孔达名宣，均见《书断》。】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书断》曰：仲将服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召仲将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又曰：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字。子熊字少季，亦善书。时人云： “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世说》注引《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轱辘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书，著之家令。◎《书断》又曰：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又甚能做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宋本《意林》：韦仲将《笔墨法》一卷。◎严可均据《齐民要术·九》引韦诞《笔方》、《初学记·二十一》引《墨方》。◎《隋书·经籍志》：梁有光禄大夫韦诞《集》三卷，《录》一卷，亡。

◎《唐经籍志》：韦诞《集》三卷。◎赵一清曰：伯英、文舒皆奂之子。伯英名芝，田彦和则以字为名。◎何焯曰：古人论书，为巨山独寻其源，留意此艺，当诵之，此书学之经也，故右军之传自卫氏。◎李冶《敬斋古今注》卷四云：魏明帝之为人，人主中俊健者也。兴工造事，必不孟浪。况淩云殿非小小营构，匠氏必极天下之工，将作必极当时之选，楼观题榜，宜必先定，岂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辈遽挂白榜哉！误钉后书之说，万无此理。而《名书录》载之，《晋书》又载之，是皆好事者之过也。《晋书》又称诞书比讫，须发尽白，此尤不可信。前人记周兴嗣一夕次《千文》，须发变白，已属缪妄，而诞之书榜，特茶顷耳，危惧虽甚，安能遽白乎！】】乐安太守谯国夏侯惠、【惠，渊子。事在《渊传》。【◎《隋书·经籍志》：梁有乐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艺文类聚·六十二》载惠《景福殿赋》。惠《荐刘卲表》见前。】】陈郡太守任城孙该、【◎《文章叙录》曰：该字公达。强志好学。年二十，上计掾，召为郎中。著《魏书》。【◎《史通·正史篇》：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迁博士、司徒右长史，复还入著作。【◎赵一清曰：○《晋书·职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景元二年卒官。【◎《隋书·经籍志》：梁有陈郡太守孙该《集》二卷。◎《艺文类聚·七十九》载该《三公山下神祠赋》，又《四十四》载该《琵琶赋》。】】郎中令河东杜挚等亦著文赋，颇传于世。【◎《隋书·经籍志》：魏校书郎杜挚《集》二卷。】【◎《文章叙录》曰：挚字德鲁。初上《笳赋》，【◎《艺文类聚·四十四》载杜挚《笳赋》。】署司徒军谋吏。后举孝廉，除郎中，转补校书。挚与毌丘俭乡里相亲，【俭为河东闻喜县人。】故为诗与俭，求仙人药一丸，欲以感切俭求助也。其诗曰：“骐骥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未伸，坎轲多辛酸。伊挚为媵臣，吕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贩，甯戚对牛叹；食其处监门，淮阴饥不餐；买臣老负薪，妻畔呼不还；释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无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笃病久，荣卫动不安，闻有韩众药，信来给一丸。”【◎顾炎武曰：《东观余论》引晋武帝、王右军、陶隐居帖及《谢宣城传》，谓凡书信者，皆为使人。杨用修引古乐府“有信数寄书，无信长相忆”为证，良是。然此语起于东汉以下，杨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书》云“辄付往信”，古诗有焦仲卿妻作“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以使人为信，始见于此。若古人所谓信者，乃符验之别名，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谓为使人也。】俭答曰：“凤鸟翔京邑，哀鸣有所思。才为圣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遘明时。胡康出垄亩，杨伟无根基，飞腾冲云天，奋迅协光熙。骏骥骨法异，伯乐观知之，但当养羽翮，鸿举必有期。体无纤微疾，安用问良医？联翩轻栖集，还为燕雀嗤。韩众药虽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诗。信心

感诸中，中实不在辞。”【◎冯氏《诗纪》载挚《赠答诗》，“妻畔”作“妻叛”，“笃病”作“万病”，“中实”作“中贵”。◎又载挚《赠毌丘荆州诗》云：鹄飞举万里，一飞翀昊苍。翔高志难得，离鸿失所望。】挚竟不得迁，卒于秘书。【◎何焯曰：俭虽败灭，要是曹氏死臣，诗以言志，故不碌碌也。不得迁者，挚之命，非俭过。诗比兴经纬，亦非晋以下所及。】◎《庐江何氏家传》曰：【◎沈家本曰：○《隋志》：《何氏家传》，三卷。○不题“庐江”，无撰人。

《唐志》无，别有《何氏家传》二卷。《后汉·何敞传》注引《何氏家传》。】明帝时，有谯人胡康，年十五，以异才见送，又陈损益，求试剧县。诏特引见。众论翕然，号为神童。诏付秘书，使博览典籍。帝以问秘书丞何祯：“康才何如？”祯答曰：“康虽有才，性质不端，必有负败。”后果以过见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显者，不闻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见

《杜恕传》。杨伟见《曹爽传》。【◎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属，始仕见轻，晚为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当时自有胡康也。◎赵一清曰：孟康，事见《魏略》，不闻有以过见谴之事，则别是一人为审。◎潘眉曰：胡康沛国谯人，孟康安平国安平人，当别有胡康，非即孟康。况孟康恩泽治绩，吏民称歌。胡康性质不端，迥不侔和。◎弼按：颜师古《汉书叙例》“孟康，安平广宗人”，《郡国志》广宗属钜鹿郡，魏改属安平郡，见《通鉴》胡注。潘氏谓孟康为安平国安平人，迨未细审耳。】】

## 傅嘏

傅嘏，字兰石，【◎《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魏志》作“字兰硕”。◎《御览·三百八十五》引《嘏别传》：一字昭光。◎姚范曰：○王厚斋云：兰石，本《淮南子》“兰生而芳，石生而坚”。◎沈家本曰：○《释诂》：嘏，硕大也。○则作“硕”为是。】北地泥阳人，【◎北地，见《武纪》建安十九年注引《九州春秋》。◎《郡国志》：凉州北地郡泥阳。◎《宋书·傅弘之传》：北地郡，汉末失土，寄寓冯翊。◎顾野王《舆地志》：北地郡，汉末但有泥阳、富平二县，魏、晋亦然。◎《晋志》属雍州。◎《方舆纪要》：泥阳故城，今陕西西安府耀州东北一里。◎《一统志》：今甘肃庆阳府宁州东南五十里泥阳里。】傅介子之后也。【◎《汉书·傅介子传》：傅介子，北地人。◎颜师古曰：介子，北地义渠人。◎王先谦曰：义渠，后汉省。◎《一统志》：故城，今宁州西北。】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巽，事见《武纪》建安十八年注、《文纪》延康元年注及《苏则传》。◎本志《刘表传》注引《傅子》曰：巽字公悌，以说刘琮功，赐爵关内侯。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弟子嘏，别有传。◎王昶《金石萃编》云：《上尊号奏》“怀远将军关内侯臣巽”者，傅巽也。】【◎《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黄门侍郎。】嘏弱冠知名，【◎《傅子》曰：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世说》注“变”作“交”。】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一作“皆求交于嘏，嘏不纳也”。】嘏友人荀粲，【粲字奉倩，荀彧子，详见《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一时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论语》：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衅，妬前无亲。【◎胡三省曰：邓飏字玄茂。妬前者，忌前也。人忌胜己，则无亲之者。◎严衍曰：妬前者，忌人之在己前也。】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胡三省曰：昵，尼质翻，比也，近也。◎《世说·文学篇》：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姜宸英曰：夏侯泰初非何、邓比，而嘏慨劣之，缘嘏是司马之党，故云尔，非公论也。】】司空陈群辟为掾，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事下三府。【三公府也。】嘏难劭论曰：“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晞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齐六职；士有恒贵，【宋本作“土有恒贡”。】官有定则；百揆均任，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遣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冯本 “立”作“务”。】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未呈，《通鉴》作“末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胡三省曰：举纲则众目张，言所系者大。十发为程，一程为分，言其细也。◎又曰：程，品式也。国略，国经也。先，心荐翻。】懼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周礼·地官》：乡老，二乡则公一人。◎郑注云：老，尊称也。王置六乡，则公有三人也。】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周礼·地官》：乡老及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郑司农云：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监本、吴本“乡”作“卿”，误。】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阀”，官簿阀阅也。古字或通。◎梁章钜曰：伐，劳也。薄伐，谓微劳也。似不必改字而可通。】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通鉴》“内”下有“躁”字。◎胡注：铦，思廉翻，利也。】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

【◎《晋书·荀顗传》：曹爽专政，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营救得免。◎何焯曰：嘏亦一时之良，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为司马腹心，于义有所掩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尺幅者耳。】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洪亮吉曰：○《水经注》：正始三年，岁在甲子，被癸丑诏书，割河南郡县，自巩阙以东创建荥阳郡，以李胜为郡守。〖◎《曹真传》注：李胜为荥阳太守。〗○今考《傅嘏传》，为荥阳守亦在正始时，则《水经注》之言信也。○又《孙礼传》：太祖时迁荥阳都尉。○盖河南郡大，汉末已别建都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作郡耳。《宋志》、《晋志》等皆以为晋泰始元年置，岂魏末暂废，晋复立邪？◎谢鍾英曰：○《晋书·地理志》“司州”下云：光武都洛阳，魏氏受禅，即都汉宫。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宏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元和郡县志》：司州领河南、河东、河内、宏农、平阳五郡。○是魏司州无荥阳郡。又考《魏志》，苏峻，河南中牟人；郑浑，河南开封人。〖中牟、开封，《晋志》并属荥阳郡。〗盖魏末已省荥阳并河南，故承祚书法如此。○《一统志》：魏置荥阳郡，寻罢。晋泰始元年复置。

○三国郡县省置移易，宜以最后为断。◎弼按：纂地志者自应以最后为断，然魏正始间割河南郡置荥阳郡，且先后置守，作史者自应据事直书，陈《志》自不误也。】【◎《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毛本“畿”作“几”。误。】兼古六乡六遂之士，【◎郑司农云：百里内为六乡，外为六遂。◎又云：遂为王国百里外。】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御览》、《书钞》、《六帖》均无“方”字。】利之所聚，而奸之所

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陈浩曰：刘馥子静，曾为河南尹。传称其为政“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有馥遗风”，则此“静”字当作“靖”。◎弼按：《夏侯玄传》引《魏略》作“刘静”。】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长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纲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河南俗党五官掾功曹典选职，皆授其本国人，无用异邦人者。嘏各举其良而对用之，官曹分职，而后以次考校之。【毛本“校”作“核”。】其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简而不可犯，见理识情，狱讼不加槚楚而得其实。【《书钞》“加”作“任”，“槚”作“捶”，宋本“槚”作“贾”，冯本作“榎”。】不为小惠，有所荐达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隐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当时无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后安之。【◎何焯曰：曾更内职，则举动必与锋锐悍吏急名喜事者不同。】】迁尚书。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难，【似应以“今”字断句，“本”字疑衍。】未能革易”。

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胡三省曰：汉置四征将军，谓征东、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后又置四镇将军，有功进号，则自镇为征。毌丘俭方为镇南，而曰“三征”，史概言之。】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败齐师于艾陵，与晋定公争长。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吴王自刭死，越王灭吴。】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湣王三十八年，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楚使淖齿将兵救齐，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胡三省曰：佃，读曰田。】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胡三省曰：自汉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吴、魏始为寇敌，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吴、魏通者三年耳。】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隐。【◎姜英宸曰：隐，即“稳”字，句读。◎沈家本曰：注引无“隐”字。】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何焯曰：此杂耕渭滨，为蚕食伺利之上策也。先儒谓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即兰石之言耳。】昔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余烬，斯必然之数也。”【◎司马彪《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表请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后，志盈欲满，罪戮忠良，殊及胤嗣，元凶已极。相国宣文侯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或欲四道并进，临之以武，诱间携贰，待其崩坏；或欲进军大佃，偪其项领，积谷观衅，相时而动。凡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也。然施之当机，则功成名立，苟不应节，必贻后患。自

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撰饰舟楫，罗船津要，坚城清野，以防卒攻，横行之计，殆难必施。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胡三省曰：谓设烽燧、远候望以罗落边面也。罗，布也。落，与络同，聊络也。《庄子》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用此“落”字也。】又持重密，【◎《通鉴》“持”作“特”。◎胡注：重，直龙翻。】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之，【《通鉴》“之”作“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偪，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震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宋本“提”作“持”。】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搢绅之徒【毛本“搢”作“缙”。】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事见《史记·季布传》。】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史记·李将军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大子丹者也。】今诸将有陈越江陵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忠贤，法明士练，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此《孙子·谋攻篇》之语。◎杜佑曰：言伐谋伐交，不至于战。故《司马法》曰：“上谋不闕。”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敌，不攻而取，若郑伯肉袒以迎楚庄王之类。”】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偪之计最长。”时不从嘏言。其年十一月，诏昶等征吴。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东关，见《齐王纪》嘉平四年。◎胡三省曰：○今栅江口有两山，濡须山在和州界，谓之东关；七宝山在无为军界，谓之西关。○《唐志》：庐州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一统志》：今安徽和州含山县西南七十里，濡须坞之北，与无为州巢县接界。其地险峻，周围皆石。◎潘眉曰：《少帝纪》东关之败在嘉平四年十二月。《吴志》云“十二月戊午，大破魏军”，是年十二月丙申朔戊午二十三日也。司马彪《战略》作“五年正月”，误。◎弼按：《通鉴》亦编于嘉平四年十二月。】】后吴大将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向青、徐，朝廷将为之备。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汉书·张汤传》曰：汤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服虔说曰：乾没，射成败也。◎如淳曰：得利为乾，失利为没。◎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没为射成败，而不说乾没之义，于理犹为未畅。淳以得利为乾，又不可了。愚谓乾读宜为乾燥之乾。盖谓有所徼射，不计乾燥之与沈没而为之。【◎周寿昌曰：裴氏谓服说未畅，如说未了，诚然。然裴说亦未了畅。盖乾没二字，当串说，不宜对举。射利者之取人财，如入水之取物，有水而没之，是沈没也，然尚为有因。今无故攫人之资，亦犹无水而强没其物，以乾燥之地，行沈溺之法，故曰乾没。◎沈钦韩曰：此言无所将而没取利，今犹有乾折之称。晋潘岳母谓岳曰“汝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与陆沈义相类。◎曾国藩曰：服、如二说，皆望文生训，非本义也。没者，谓没入人之财物也。凡财物入官者，曰藉没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没入为奴婢，或曰没入奚官。乾没者，谓无故而没入人财物。《潘岳传》之乾没，谓无故而取高爵厚禄，当知足止也。◎王先谦曰：○《正义》，乾没，谓无润及之而取他人也。○或云：揜取货利，没为己有，如水尽涸也。◎顾炎武曰：

乾没，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记·春申君传》“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即此意。】】恪不过遣偏率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何焯曰：若习海道，则当有备；不可执兰石之料吴，谓后世永无其事。】后恪果图新城，【◎赵一清曰：图，当依《诸葛恪传》作“围”。◎胡三省曰：合肥新城也。】不克而归。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傅子》曰：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尟能及之。【尟，宋本作“尠”。】司隶校尉钟会年甚少，嘏以明智交会。

【◎本志《钟会传》：会尝论才性同异。◎《世说·贤媛篇》注引《魏氏春秋》曰：王广字公渊，王陵子也。有风量才学，名重当世，与傅嘏等论才性同异，行于世。◎《世说·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注引《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晋书·阮裕传》：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败，不与之交，而此云与钟会善。愚以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钟会以利动取败，祸自己出。然则夏侯之危兆难睹，而钟氏之败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见钟会之将败，则为识有所蔽，难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终，而情有彼此，是为厚薄由于爱憎，奚豫于成败哉？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傅子》此论，非所以益嘏也。【◎何焯曰：实由爱憎耳。然其论三士者，不惟取友之鉴，亦时当以自省自箴也。◎姜宸英曰：嘏党于司马氏，故策夏侯之败，而深交钟会。厚薄由于爱憎，得之矣。】】嘉平末，赐爵关内侯。【嘏列名奏永宁宫。】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汉晋春秋》曰：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兵劲，【◎胡三省曰：寿春，故楚都，时为淮南重镇，以南备吴，劲兵聚焉。】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胡三省曰：瘤，音留。肉起疾肿曰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胡三省曰：蹶然，急遽而起之貌。】“我请舆疾而东。”】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语在《钟会传》。【◎《通鉴》：正元二年，舞阳忠武侯司马师疾笃，还许昌。卫将军昭自洛阳往省师，师令昭总统诸军。辛亥，师卒于许昌。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密事。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昭俱发。还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诏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胡三省曰：诏自中出，上意也。是时诏命皆以司马氏之意行之，此诏出于禁中之意，故曰中诏。◎王懋竑曰：傅嘏与何晏等不合，免官。司马懿请为从事中郎，遂附从懿父子，以倾魏曹。爽之死，齐王之废，嘏皆与有力焉。故爽诛即以嘏为河南尹，转尚书，赐爵关内侯。齐王废，进爵武乡亭侯。及毌丘俭、文钦兵起，嘏劝师自行，与之俱东。师卒，中诏嘏还师，嘏辄与昭俱还，以成司马氏之篡。迹其始末，盖与贾充不异。幸其早死，不与佐命之数。此乃魏之逆臣。但以善自韬晦，不名其功，即如与昭俱还，乃嘏之本谋，顾以推之钟会，故世莫得而议之。其与何晏、邓飏、夏侯玄、李丰不平，皆以其为魏故。而自与钟毓、钟会、何曾、陈泰、荀顗善，则皆司马氏之党也。所讥议何晏等语，大率以爱憎为之。陈寿谓嘏用才达显，裴注则尽收《傅子》所述，《通鉴》又因注而为之。条分件系，谓嘏言若蓍龟之验，于是嘏得为魏之名臣，而丰、玄遂与晏、飏同类而共弃之。此真丰、玄之不幸也。】【◎《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孙盛评曰：晋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权重相承，王业基矣。岂蕞尔傅嘏所宜间厕？《世语》所云，斯不然矣。】会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进封阳乡侯，【◎潘眉曰：《唐书·世系表》“阳乡”作“阳都”，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岁薨，时年四十七，追赠

太常，谥曰元侯。【◎《隋书·经籍志》：梁有太常卿傅嘏《集》二卷，录一卷。】【◎《傅子》曰：初，李丰与嘏同州，【◎《夏侯玄传》：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张缉俱冯翊人。◎北地郡，汉末寄寓冯翊，同属雍州。】少有显名，早历大官，内外称之，嘏又不善也。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丰后为中书令，与夏侯玄俱祸，卒如嘏言。嘏自少与冀州刺史裴徽、【裴徽，事详见《裴潜传》注。】散骑常侍荀甝善，徽、甝早亡。又与镇北将军何曾、司空陈泰、尚书仆射荀顗、后将军钟毓并善，相与综朝事，俱为名臣。【相与，监本作“相友”，误。】】子祗嗣。【◎弼按：○范《书·傅燮传》：燮，北地灵州人。燮子幹，扶风太守。○《晋书·傅玄传》：玄，北地泥阳人。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幹，魏扶风太守。○又《玄传》目下小注云：子咸，咸从父弟袛。○据此，则玄与嘏应为兄弟行。然由玄上推至燮，由嘏上推至睿，史无昆季明文，未知《玄传》小注何据也？】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嘏著勋前朝，改封祗泾原子。【◎沈钦韩曰：两汉志及《晋志》，安定郡无泾原县。】【◎《晋诸公赞》曰：祗字子庄，嘏少子也。晋永嘉中至司空。【◎

《晋书·傅袛传》：袛性至孝，早知名。武帝始建东宫，起家太子舍人，母忧去职。服终，为荥阳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滥，邓艾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袛乃造沈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立碑颂焉。杨骏辅政，议普进封爵，袛与骏书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骏伏诛，收骏官属。袛言僚佐不可加罚，诏赦之。以讨骏功，当封郡公，八千户。固让减半，降封灵川县公。赵王伦辅政，以为中书监。惠帝还宫，袛以经受伪职，请退，不许。怀帝末，迁司徒。及洛阳陷没，推袛为盟主，传檄四方。遣子宣赴告方伯，征义兵。袛自屯盟津小城，宣弟畅行河阴令以待宜，袛以暴疾，薨，时年六十九。◎赵一清曰：《晋书·袛传》“迁司徒，薨”，非司空。《晋诸公赞》即其子畅作，不应有误，疑传写误。◎弼按：裴注引《晋诸公赞》语止此，下文为世期自注。】祗子宣，字世弘。

《世语》称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畅，字世道，秘书丞，没在胡中。著《晋诸公赞》及《晋公卿礼秩故事》。【◎傅畅，事见《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注。◎《晋书·傅袛传》：畅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隋志·杂史类》：《晋诸公赞》二十一卷，《晋公卿礼秩故事》九卷。◎《续汉书·舆服志》注、《宋书·礼志》均引之，省“故事”二字。《宋书·礼志》又引作“傅畅《故事》”。】】

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典论》以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祯为七子，陈评所云六人，无孔融。】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卫觊亦以多识典故，相时王之式。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廙以清鉴著，傅嘏用才达显云。【◎臣松之以为：傅嘏识量名辈，实当时高流。而此评但云“用才达显”，既于题目为拙，又不足以见嘏之美也。【◎姜宸英曰：嘏为司马用人，人品心术可知。陈评才达，可云当矣；谓为高流，吾不许也。◎王鸣盛曰：此书于易代之际，有贰心以邀功者，必加微词。司马氏势虽逼主，然师死于淮，昭方在许，事之至危。嘏专心奉戴，拥众还洛，大柄已得，魏祚倾矣。故首列王粲，书其劝琮纳士之谋，中传卫凯，特著还汉助禅之事，终之以嘏，则奉马倾曹。此始此终，著鉴甚明，故评中特表徐幹之冲虚，以示优劣焉。如幹，犹扬雄之不与易耳，此外皆与闻乎篡者。称嘏才达，节不足见矣。松之未明作者之心也。◎刘咸炘曰：王说未必作者本意。才达二字，不见是微词也。◎又曰：○尚云：此传若出蔚宗手，不知如何铺叙诗文，寿惟录曹丕与质书，品题诸子，诸子诗文，一篇不载，其识力之高简，后史追踪者希。○按：此说非也。蔚宗传文苑，安得不录文？承祚此传，止传成一代典制者，本非作《文苑传》，故不祥文耳。若谓承祚轻文，则全书中载书岂少哉！】】

# 卷二十二·魏书二十二·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魏书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三国志二十二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初晨一缕光】

【复校：擎骥】

## 桓階

桓階字伯绪，【◎潘眉曰：《任城太守孙夫人碑》云“长沙人桓伯序”，“绪”当依碑作“序”。階、序字义相应。】长沙临湘人也。【◎《郡国志》：荆州长沙郡临湘。◎《一统志》：临湘故城，今湖南长沙府城南。】【◎《魏书》曰：階祖父超，父胜，皆历典州郡。胜为尚书，著名南方。】仕郡功曹。【◎《续百官志》：郡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太守孙坚举階孝廉，【坚为长沙太守在汉灵帝中平四年。】除尚书郎。父丧还乡里。会坚击刘表战死，【《吴志·孙坚传》坚死在汉献帝初平三年，《通鉴》在二年。】階冒难诣表乞坚丧，【报举主也。】表义而与之。后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通鉴考异曰》：《桓階传》袁、曹相拒官渡，階说张羡；范《书·刘表传》建安三年羡拒表，在官渡前。】表举州以应绍。【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举荆州以应绍。】階说其太守张羡曰：【◎本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曰：张羡，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长，〖范《书》“长”作“守”，是。〗甚得江、湘间心。然性屈强不顺，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羡由是怀恨，遂叛表。◎弼按：《英雄记》所载羡因恨而拒表，非由階说，与此传异。】“夫举事而不本于义，未有不败者也。故齐桓率诸侯以尊周，【◎《论语》：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何晏《集解》云：○马曰：天子征弱，桓公帅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晋文逐叔带以纳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师而下。右师围温，左师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今袁氏反此，而刘牧应之，取祸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义，全福远祸，不宜与之同也。”羡曰：“然则何向而可？”階曰：“曹公虽弱，仗义而起，【冯本“仗”作“杖”，误。】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赵一清曰：○德清胡氏渭《禹贡锥指》云：巴陵，岳州府治，本汉下雋县地。荆江口在县西北洞庭水入江处，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对三江口，岷江为西江，澧江为中江，湘江为南江。○案：三江口北岸有杨林浦，一名杨叶洲，

盖即《水经·湘水注》所谓巴陵故城西对长洲者。】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或曰：设身处地，自以此论为正。若曰宜逆拒曹氏，则尔时群雄所图，孰是乃心汉室者？必欲斥桓、文而附秦、楚，无乃不可乎？故曰读书论世。】羡曰：“善。”乃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表，【◎范《书·刘表传》：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通鉴》：郡人桓階说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拒表。◎弼按：范《书》、《通鉴》俱云“三郡”，与此传四郡之说不合。○又按《通鉴》：初平元年，刘表徙治襄阳，镇抚郡县，江南悉平。○胡三省注：荆部在江南者，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也。○当合武陵郡为四郡。】遣使诣太祖。太祖大悦。会绍与太祖连战，军未得南。而表急攻羡，羡病死。城陷，【◎本志《刘表传》：长沙太守张羡叛表，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范《书·刘表传》：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周寿昌曰：据《魏志·表传》，表未能破羡，至张怿时始能平之耳。◎弼按：各传互异。】階遂自匿。久之，刘表辟为从事祭酒，【◎《宋书·百官志》：刺史官属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荆州有从事史，在议曹从事史下，大较应是魏、晋以来置也。】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陈已结婚，拒而不受，因辞疾告退。

太祖定荆州，闻其为张羡谋也，异之，辟为丞相掾主簿，迁赵郡太守。【◎《郡国志》：冀州赵国。◎吴增僅曰：太和六年，曹幹封此。◎弼按：汉建安时，国除为郡。赵郡张登，见《魏志·王朗传》注。至魏明帝太和六年，复为国也。◎赵一清曰：○《御览》卷二百六十二引《桓階别传》曰：上已平荆州，引为主簿，每有深谋疑事，尝与君筹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彻旦，擢为赵郡太守。会郡寮送之，上曰：“北边未靖，以卿威能镇敌，德足怀远人，故用相烦，是亦寇恂河内之举。”階在郡时，俸尽，食酱酻。上闻之，数戏之曰：“卿家酱颇得成不邪？”诏曰：“昔子文清俭，朝不谋夕，而有脯粮之秩；宣子守约，箪食鱼飧，而有加粱之赐。岂况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栋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礼贤之意也。其赐射鹿师二人，并给媒。”〖齐人谓麴孽为媒〗○《水经·浊漳水注》引《长沙耆旧传》称：階为赵郡太守，尝有遗囊粟于路者，行人挂囊粟于树，莫敢取之。○又《御览》卷四百八十五引《階别传》曰：階贫俭，文帝尝幸其第，见诸子无裈。文帝拊手笑曰：“长者子无裈。”乃抱与同乘。是日，拜二子为郎，使黄门赍衣三十囊，赐曰：“卿儿能趋，可以裈矣。”】魏国初建，

【建安十八年。】为虎贲中郎将、侍中。【◎《续百官志》：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主虎贲宿卫。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魏都赋》注：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侍中。】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階数陈文帝德优齿长，【监本“齿”作“且”。】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魏书》称階谏曰：“今太子位冠群子，【冯本“位”作“仁”。】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冯本“大”误作“天”。】臣诚惑之。”于是太祖知階笃于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刚蹇少党，【蹇，或作“謇”。】而为西曹掾丁仪所不善，仪屡言其短，赖階左右以自全保。【◎胡三省曰：左右，读曰佐佑。】其将顺匡救，多此类也。迁尚书，典选举。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问群下。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階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胡三省曰：二人谓曹仁、吕常也。◎弼按：是时关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城，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曰：“不。”“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晃等势不便耳。”階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驻军于摩陂。【◎胡三省曰：据《水经》，摩陂在颍川郏县，纵广可一十五里。魏青龙元年，有龙见于陂，于是改曰龙陂。◎《方舆纪要》：摩陂，今河南汝州郏县南。】贼遂退。【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称臣，侍中陈群、尚书桓階奏称汉

历已尽，黄家当兴。见《武纪》注引《魏略》。】

文帝践阼，迁尚书令，【階为尚书令，列名劝进，见禅代众事。延康元年，尚书令桓階请追尊曹嵩，见《通典·七十二》。】封高乡亭侯，加侍中。【階前已为侍中，此时以尚书令加侍中，为加官，如卫臻已为侍中，后转尚书右仆射加侍中是也。】階疾病，帝自临省，谓曰：“吾方托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于卿。勉之！”徙封安乐乡侯，【◎潘眉曰：凡书法初封曰封，进爵曰进封，不进爵但更易邑土曰徙封，亦曰更封，亦曰改封，亦曰转封。桓階初封高乡亭侯，至是进爵乡侯，宜书进封，不当曰徙封。夏侯尚封平陵亭侯，文帝践祚，更封平陵乡侯，不书进封，而书更封，与此传同失。若曹洪封野王侯，后徙封都阳侯；张既封都乡侯，后徙封西乡侯；彼皆徙封，与此不同。】邑六百户，又赐階三子爵关内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赠关内侯。后階疾笃，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为之流涕，谥曰贞侯。【正始四年，階从祀太祖庙庭。】子嘉嗣。以階弟纂为散骑侍郎，赐爵关内侯。嘉尚升迁亭公主，会嘉平中，以乐安太守与吴战于东关，军败，没，谥曰壮侯。子翊嗣。【◎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六十六：瀛洲高阳县有圣姑祠。刑子（励）**[**颙**]**《记》云：“圣姑姓郝，字女君，魏青龙二年四月下旬，与邻女采樵于滱、徐二水合流之处，忽有数妇人从水出，皆著连腰裙，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东海公聘女君为妇，故遣相迎。’因敷连茵褥于水中，置女君茵上，青衣者侍侧，顺流而下。其家大小皆走往看，涕泣遥望，莫能就。女君怡然云：“今幸得为水仙，愿勿忧忆。”语讫，风起，遂逝。因为立祠。桓翊以大臣子为尚书耶，试高阳长。主簿丁馥白县有圣姑祠，前后守令皆谒而后入。翊曰：“何浮言之甚！”遂立杖而教曰：“若祀者有罪。”未经月余，在厅事，忽见十余妇人各持扇从门入，谓翊曰：“今古既殊，何相妨害而断吾路？”翊性方直，教断更甚。未经一旬，无病暴卒。”今水岸上有郝女君招魂葬处，时人呼为元姬冢，亦名圣女陵。◎弼按：此说荒诞，不足信。】【◎《世说》曰：階孙陵，字元徽，有名于晋武帝世，至荥阳太守，卒。【階弟彝，仕吴为尚书，为孙（琳）**[**綝**]**所杀，见《吴志·孙（琳）**[**綝**]**传》及注引《汉晋春秋》。】】

## 陈群

陈群字长文，颍川许昌人也。【◎《郡国志》：豫州颍川郡许。◎刘昭注：汉帝徙都，改许昌。◎周寿昌曰：献帝改都许，在建安二年八月；改许县为许昌县，在魏文帝黄初二年，非献帝徙都时改名也，注误。◎弼按：○范《书·献帝纪》：建安元年八月，迁都许。○周氏云“二年”，误。◎《一统志》：许昌故城，今河南许州西南。◎邹安鬯曰：今许州东北四十里。】祖父寔，父纪，叔父谌，皆有盛名。【◎寔字仲弓，【◎钱大昕曰：○洪氏《隶续》载《陈寔碑》云：字仲躬。】纪字元方，谌字季方。◎《魏书》曰：寔德冠当时，纪、谌并名重于世。寔为太丘长，【◎章怀注：太丘县属沛国，故城在今毫州永城县西北。◎《一统志》：太丘在河南归德府永城县西北三十里。】遭党锢，【◎范《书·陈寔传》：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隐居荆山，【◎《一统志》：荆山在安徽凤阳府怀远县西南一里。◎《水经注》：淮出于荆州之左、当涂之右。◎又云：淮水过涂山，而后至荆山。◎《一统志》：涂山在怀远县东南八里，淮河东岸，亦名当涂山。《图经》荆、涂二山，本相联属，禹凿为二，以通淮流。今两山间有断接谷，滨淮为胜。】远近宗师之。【◎范《书·寔传》：寔在乡里，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灵帝崩，何进辅政，引用天下名士，征寔，欲以为参军，以老病，遂不屈节，【◎范《书·寔传》：大

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谢使者曰：“寔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时三公每缺，议者归之，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沈钦韩曰：陈寔故里在许州府长葛县西四十里，今德星观即其遗址。

◎弼按：○《一统志》：陈寔故里在长葛县西五十里，紫荆山之南，后人即其故址，建德星观以祠之。○《陈氏家传》：纪、谌以下八十六墓、三十六碑并在长葛县西陉山之阳。】谌为司空掾，早卒。【◎惠栋曰：○《海内先贤传》：谌，司空掾，公车征不就。○《世系》云：谌谥献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陈氏谱》曰：忠字孝先，州辟不就。】纪历位平原相、侍中、大鸿胪，著书数十篇，世谓之《陈子》。【◎范《书·陈纪传》：纪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廱和。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就家拜五官中郎将，迁侍中，出为平原相。时议欲以为司徒，纪见祸乱方作，不复辨严，即时之郡。玺书追拜太仆，又征为尚书令。建安初，袁绍为太尉，让于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邯郸淳《鸿胪陈君碑》云：君既处隐约，潜躬味道，足不踰阈。乃覃思，著书三十余万言。】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仆令韩融并制緦麻，执子孙礼。四方至者车数千乘，自太原郭泰等无不造门。◎《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吊，会其葬者三万人，【似失之诞。】制縗麻者以百数。◎《先贤行状》曰：大将军何进遣属吊祠，谥曰文范先生。于时，寔、纪高名并著，而谌又配之，世号曰三君。【◎邯郸淳《鸿胪陈君碑》云：显考以茂行崇冠先俦，季弟亦以英才知名当世。孝灵之初，并遭党锢，俱处于家，号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时，羔雁成群，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图画寔、纪、谌之形象。】群为儿时，寔常奇异之，谓宗人父老曰：“此儿必兴吾宗。”鲁国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名。【◎本志《荀彧传》注引《晋阳秋》云：荀顗字景倩，幼为姊夫陈群所异。◎顗为彧子，则群为彧婿也。】刘备临豫州，辟群为别驾。时陶谦病死，徐州迎备，备欲往，群说备曰：“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备遂东，与袁术战。布果袭下邳，遣兵助术，大破备军，备恨不用群言。【◎陈景云曰：吕布时据兖州，与曹操相持，何暇分兵规取徐州？及布为操所破，乃东奔备，已在备领徐州之明年。至备与袁术战，术诱布袭取下邳，此又在布奔徐州之后一年。当时群止可料袁术之争徐，不能逆睹吕布之为害也。况备虽名领豫州，不过屯兵小沛，谦既卒而备不领州事，徐州为他人所有，备亦安得有容足之处哉？他日袁、吕相为首尾，协倾徐州，此变生意外，初非始谋不臧，轻举贪得，致贻颠蹶，又何追恨之有？斯实由魏史事后附会虚谈，承祚未及刊削。◎弼按：陈说是，惜多误字，已改正。】举茂才，除柘令，【◎《郡国志》：豫州陈国柘。◎《一统志》：柘县故城，今河南归德府柘城县城北。】不行，随纪避难徐州。【◎邯郸淳《碑》云：纪寓于邳、郯之野，袁术恣睢，僭号江淮。◎据碑所云，当即群随侍避难徐州时也。】属吕布破，【破布在建安三年，陈群父子俱在布军，见太祖皆拜，见《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太祖辟群为司空西曹掾属。时有荐乐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后模、逵皆坐奸宄诛，太祖以谢群。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后吴人叛，乾忠义死难，矫遂为名臣，世以群为知人。除萧、赞、长平令，【◎《郡国志》：豫州沛县萧、赞。陈国长平。◎《一统志》：萧县故城，今江苏徐州府萧县西北。赞县故城，今河南归德府永城县西南赞县乡。长平故城，今河南陈州府西华县东北十八里。◎赵一清曰：按，“除萧、赞长”句，“平令”句。《汉地理志》河南郡有平县，《续汉志》无之，则已废矣，岂曹魏复置此县乎？◎弼按：赵氏此说无一不误。《续汉志》河南郡有平县，误一；豫州陈国有长平县，赵氏乃以“长”属上读为句，误二；是时为建安初年，不能云“曹魏复置”，误三；《续百官志》“每县邑道，大者置令，其次置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萧令刘良”见范

《书》本传。赞令刘放，见《魏志》本传。《何夔传》注引《魏书》云“太祖以陈群为赞令”。是萧、赞俱称令，不称长，赵氏乃以长断句，误四。赵氏此说见钱仪吉《三国志证闻》，自

著《三国志补注》中无之，或系辗转移录之讹。谢鍾英亦以“萧、赞长”为句，“平令”为句，王先谦复采其说，其误与此同。】父卒【纪卒于建安四年六月，见邯郸淳《陈君碑》。】去官。后以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魏国既建，【建安十八年。】迁为御史中丞。【◎《续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胡三省曰：时以御史大夫为三公，以中丞御史台主。】

时太祖议复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达于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谓此也。【◎《晋书·刑法志》：汉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欲申之。

◎何焯曰：陈鸿胪之论，原于班固《刑法志》。】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群对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尚书·吕刑》之辞。◎《孔传》云：惟敬五刑，所以成刚、柔、正直之三德也。】《易》著劓、刖、灭趾之法，所以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也。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发，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踰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胡三省曰：穿者，穿穴隙。踰者，踰垣牆。周穆王作《甫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颜师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通鉴》作“其余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胡三省曰：贸，易也。】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时钟繇与群议同，王朗及议者多以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群言，以军事未罢，顾众议，故且寝。【◎《晋书·刑法志》：时奉常王修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本志《王修传》：太祖议行肉刑，修以为时未可行，太祖采其议。◎周寿昌曰：○《唐六典》：魏氏受命，乃令陈群等采汉律为《魏律》十八篇，增萧何律《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警事》、《偿赃》等九篇。○《通典·刑门》：魏文诏陈群、刘劭等定魏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

群转为侍中，【◎《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魏略》云：侍中陈群奏言汉历已尽，黄家当兴。】领丞相东西曹掾。在朝无適无莫，【適莫，解见《夏侯玄传》注引《魏略》。】雅杖名义，【监本、冯本“雅”作“推”。】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群为尚书，列名劝进，见禅代众事。】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通鉴》：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胡三省曰：天朝，谓汉朝也。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通典》：九品之制，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戾。

◎《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引《傅子》曰：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又引《孙楚集》奏曰：九品，汉氏本无，班固箸

《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人才不问階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大小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

◎《刘毅集》论曰：今立九品中正，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今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晋书·卫瓘传》：瓘上疏曰：“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又《李重传》：重上疏陈九品曰： “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非经国不刊之法。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通鉴辑览》曰：以本州郡人任中正之职，使品第官材高下，其义尚可训，其法尚可行哉？盖汝南月旦恶习酿成弊政，有如是之甚者。】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百官志》：尚书令，一人，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进爵颍乡侯。【◎赵一清曰：○《水经·潩水注》：潩水又南迳颍阴县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陈群为侯国。◎弼按：下文“明帝即位，进封颖阴侯”，即《水经注》所指，赵氏误注于此。】帝征孙权，至广陵，【◎《文纪》：黄初六年，行幸广陵故城。◎《郡国志》：徐州广陵郡广陵县。◎《寰宇记》：江都县也。◎《一统志》：广陵故城，今江苏扬州府东北。◎《方舆纪要》：今扬州府城。】使群领中领军。【◎洪饴孙曰：中领军，一人，第三品，掌禁兵。故汉北军中候之官也。】帝还，假节，都督水军。还许昌，以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洪饴孙曰：镇军大将军，一人，第二品，黄初六年置，后不常设。中护军，一人，第四品，掌禁兵。录尚书事，无常员，公卿权重者为之。】帝寝疾，群与曹真、司马宣王等并受遗诏辅政。明帝即位，进封颍阴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户，与征东大将军曹休、中军大将军曹真、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开府。顷之，为司空，【◎侯康曰：○《艺文类聚》卷四十引挚虞《决疑要注》曰：魏司空陈群丧母，使者吊祭如故事。又黄门侍郎杜恕奉诏慰问。○《通典》：魏明帝吊陈群诏曰：“司空今遭母忧，当遣使者吊祭如故事。”尚书司马孚奏：“寻故事，自魏兴，无三公丧母吊祭。”辄访韦诞、王肃、高堂隆、秦静等，云：“汉太傅胡广丧，天子使谒者以中牢吊祭送葬。”王肃议：“礼，臣有父母之丧讣，君吊之。吊诸臣之母，当从夫爵。”】故录尚书事。【《通志》“故”作“改”。郝经《续汉书》作“共”。】

是时，帝初莅政，群上疏曰：“《诗》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传》：刑，法也。孚，信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郑《笺》：仪法文王之事，则天下咸信而顺之。寡妻，寡有之妻，言贤也。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也。】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丧乱已来，干戈未戢，百姓不识王教之本，惧其陵迟巳甚。陛下当盛魏之隆，荷二祖之业，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则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雠党，【◎《左传》：晋卻芮曰：“有党必有雠。”】有雠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胡三省曰：诏以议下真，将与之商度可否也。真锐于出师，遂以诏为据而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通鉴》：太和四年八月，会天大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九月，诏曹真等班师。◎李安溪曰：若非长文，子丹必大丧师，诸葛公因而乘之，其取关中必矣。惜哉此机！◎弼按：是时华歆、杨阜、王肃俱上疏谏，乃诏曹真班师，不仅长文一人陈其不便也。】

后皇女淑薨，追封谥平原懿公主。【◎《通鉴》：太和六年二月，明帝爱女淑卒，帝痛之

甚，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群上疏曰： “长短有命，存亡有分。故圣人制礼，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俭，【◎《礼记》：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之墓而不坟。”又曰：“古不修墓。”】嬴、博有不归之魂。【嬴、博，见《文纪》黄初三年。】夫大人动合天地，垂之无穷，又大德不踰闲，【◎《论语》：子夏曰：“大德不踰闲。”◎刑昺《疏》曰：闲，犹法也。大德之人，所行皆不越法则也。】动为师表故也。八岁下殇，礼所不备，【◎胡三省曰：○《礼·檀弓》曰：周人似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郑玄注云：略未成人。◎陆德明曰：十六至十九为长殇，十二至十五为中殇，八岁至十一为下殇，七岁以下为无服之殇，生未三月不为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已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但悉听群臣送葬，乞车驾不行，此万国之至望也。闻车驾欲幸摩陂，实到许昌，二宫上下，皆悉俱东，【《通鉴》“俱”作“居”。】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处移殿舍，【◎《通鉴》作“或言欲以便移殿舍”。◎胡三省曰：避衰，谓五行之气，有王有衰，徙舍以避之也。今人谓之避灾。便移殿舍，谓欲营缮宫室，故出幸许以便移殿舍也。◎赵一清曰：○陈绛《金罍子》云：今俗家人死辄行课算某日魂当还，辄弃死尸彻哭，倾户走窜，谓之躲衰。此虽鄙猥，绝有所本。魏皇女淑薨，二宫上下俱东，言欲避衰。○又《颜氏家训》亦云：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之推，北齐人，魏又在三国，则愚瞀流传，下摇上惑，非一日矣。“衰”字通书作“煞”，今俗北方避衰，而南方则迎衰也。】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徙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胡三省曰：○《水经注》：金墉城在洛阳城西北角。】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可无举宫暴露野次，废损盛节蚕农之要。又贼地闻之，以为大衰。【◎赵一清曰：衰，当作“哀”。大哀，谓如叡自死也。】加所烦费，不可计量。【◎或曰：此句下疑有脱文。下句“且由”二字疑作“自古”。】且由吉士贤人，当盛衰，处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宁，乡邑从其风化，无恐惧之心。【◎《通鉴》作“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胡三省曰：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况乃帝王万国之主，静则天下安，动则天下扰；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帝不听。【杨阜亦谏阻明帝，皆不听。】

青龙中，营治宫室，【◎《明纪》：青龙三年，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胡三省曰：诸葛亮死，帝乃大兴宫室。】百姓失农时。群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臣松之案：《汉书·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为大郡，有三十余万户。则文、景之时不能如是多也。案《晋太康三年地记》，【《晋太康三年地记》，详见《吴志·孙皓传》宝鼎二年注。】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长文之言，于是为过。【◎详见本志《蒋济传》注。◎赵一清曰：○刘昭《郡国志》补注引

《帝王世纪》云：昔汉永和五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则当时固以户少为病也。】】加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且吴、蜀未灭，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动，讲武劝农，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宫室，臣惧百姓遂困，将何以应敌？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蜀志·先主传》注引《典略》云：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郡国志》：益州广汉郡白水。◎《一统志》：白水故城，在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西北，蜀先主分属梓潼郡。】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

帝答曰：“王者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耳，【《通鉴》“王者”作“王业”，“守”下有“御”字。】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胡三省曰：此指萧何治未央宫事而言。◎弼按：群为司空，故云。】群又曰：“昔汉祖唯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犹非其壮丽。【◎毛本“丽”作“鹿”，误。

《通鉴》“然”下有“高祖”二字。◎胡三省曰：群因帝萧何之言以陈善闭邪。】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孙盛曰：《周礼》，天子之宫，有斫礲之制。【◎《国语》：赵子为室，斫其椽而砻之。张老曰：“天子之室，斫其椽而砻之，加密石焉；诸侯砻之，大夫斫之，士首之。借其物，义也；从其等，礼也。”】然质文之饰，与时推移。汉承周、秦之弊，宜敦简约之化，而何崇饰宫室，示侈后嗣。此乃武帝千门万户所以大兴，岂无所复增之谓邪？况乃魏氏方有吴、蜀之难，四海罹涂炭之艰，而述萧何之过议，以为令轨，岂不惑于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于奢俭之中，何之由矣。《诗》云：“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斯之谓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胡三省曰：此皆指帝拒谏实事。】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范《书·钟离意传》：意字子阿，会稽山阴人。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诣阙免冠上疏谏。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章怀注：○《汉宫殿名》曰：北宫中有德阳殿。◎惠栋曰：永平七年成。◎沈钦韩曰：○《汉官典职》云：德阳殿周游容万人，自偃师去宫四十五里，激洛水于殿下。】夫王者岂惮一臣，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

【◎胡三省曰：凝，定也，停也。言帝不能为之留听也。】不及意远矣。”帝于是有所减省。

初，太祖时，刘廙坐弟与魏讽谋反，当诛。群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复位。【◎康发祥曰：○《郭嘉传》：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刘廙之坐为之申理，非党同伐异者。】廙深德群，群曰：“夫议刑为国，非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类也。青龙四年薨，【十二月癸巳薨，见《明纪》。】谥曰靖侯。【◎谥法曰：恭己鲜言曰靖，宽乐令终曰靖。◎正始四年，群从祀太祖庙庭。◎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陈司农墓在陈留县北二十八里。有碑篆文：“大司农陈群墓也。”○一清案：群为魏司空，则三公之官；若大司农，则卿曹耳。乐史误也。◎弼按：《寰宇记》所载与《陈氏家传》不合，《家传》云“在长葛县西”，说见前。】子泰嗣。帝追思群功德，分群户邑，封一子列侯。【◎《魏书》曰：群前后数密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胡三省曰：言拱手而已，默无一言。】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魏名臣奏》，见《明纪》景初二年。】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隋书·经籍志》：梁又有司徒陈群《集》五卷，亡。◎《唐经籍志》：陈群

《集》三卷。◎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曰：《选》注所引群书有陈群《论语义疏》。◎严可均辑录文十三篇。《谏追封太后父母》，见《卞后传》；《荐管宁》，见《管宁传》注引《傅子》；

《奏请魏王受禅》，见《武纪》注引《魏略》；《奏定历》，见《晋书·律历志中》；《追尊始祖太王为高皇议》，见《通典·七十二》；《汝颍人物论》，见《荀彧传》注；《与诸葛亮书》，见

《刘巴传》。】◎《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怒而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也，【◎胡三省曰：道者，言之也。】岂非所谓‘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欤！”答曰：“然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也。夫仁者爱人，施于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爱之至者，君亲有过，谏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袁宏《三

国名臣序赞》曰：长文通雅，义格终始。思戴元首，拟伊同耻。民未知德，惧若在己。嘉谋肆庭，谠言盈耳。】】

泰字玄伯。青龙中，除散骑侍郎。【散骑侍郎，见《文纪》延康元年。】正始中，【◎《世说》：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觊方陈泰。又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游击将军，见《卞后传》。振威将军，见《程昱传》。】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护匈奴中郎将，见《明纪》太和五年。】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毛本“寄”作“奇”。】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毛本“其”作“于”，误。】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曹爽传》：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曹爽使早自归罪。爽于是遣允、泰诣宣王，归罪请死。】嘉平初，代郭淮为雍州刺史，加奋威将军。【奋威将军，见《袁绍传》。】蜀大将军姜维率众依麹山筑二城，【◎《蜀志·姜维传》：延熙十年，迁卫将军。十二年，复与魏战。◎正当嘉平初年，《通鉴》书“卫将军”是也。◎《后主传》：延熙十二年，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此传书“大将军”，误。维为大将军，在延熙十九年。◎胡三省曰：麴山，盖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据《郭淮传》，麴山在翅上。翅，为翅也。为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方舆纪要》卷六十：麴城在岷州卫东百里。◎《一统志》：今甘肃巩昌府岷州东南一百里。】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牙门将军，见《齐王纪》嘉平五年。李歆，《蜀志·后主传》作“李韶”。◎胡三省曰：○句，音钩；姓也。○《姓谱》：句芒氏之后。○《史记》有句彊，今蜀中犹有句姓。】聚羌胡质任等寇偪诸郡。征西将军郭淮与泰谋所以御之，泰曰：“麹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以拔其城；【宋本“以”作“而”。】虽其有救，山道阻险，非行兵之地也。”淮从泰计，使泰率讨蜀护军徐质、【◎洪饴孙曰：诸护军无定员，第六品，诸要镇及将军领兵出征者皆置此官。】南安太守邓艾等【冯本、监本“南安”作“汝南”，误。】进兵围之，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稽日月。维果来救，出自牛头山，【◎胡三省曰：牛头山盖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方舆纪要》卷六十：牛头山在岷州卫东南，又东北即麴山也。◎吴熙载曰：牛头山在甘肃階州西。】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善之善者也。】今绝牛头，维无反道，则我之禽也。”敕诸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水经注》：白水出陇西临洮县西南西倾山东南。◎吴熙载曰：此白水在階州北。】循水而东，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可并取维，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进率诸军军洮水。维惧，遁走，安等孤县，遂皆降。【◎《郭淮传》：嘉平元年，淮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与雍州刺史陈泰协策，降蜀牙门将句安等于翅上。】

淮薨，【◎《淮传》：正元二年薨。◎本传下文“后年”应书“正元二年”，移在“淮薨”之上。】泰代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后年，雍州刺史王经白泰，云姜维、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营、金城，【◎《方舆纪要》卷五十九：祁山在甘肃巩昌府西和县北七里，汉末置城山上，为戍守处，城极严固。石营在西和县西北二百里。◎又卷六十：金城关在甘肃兰州府北二里当黄河西北山要隘处。本汉置。阚骃《十三州记》“金城郡有金城关”，是也。◎沈钦韩曰：○《水经注》云：阚骃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无置关之说。要之，今兰州府即汉之金城矣。】求进兵为翅，【为翅，见前“麴山”注。】使凉州军至枹罕，【枹罕，汉属金城郡，后汉属陇西郡，今兰州府河州治。】讨蜀护军向祁山。泰量贼势终不能三道，且兵势恶分，凉州未宜越境，报经：“审其定问，知所趣向，须东西势合乃进。”时维等将数万人至枹罕，趣狄道。【《通鉴》“趣”作“趋”，同。狄道，两汉属陇西郡，今兰州府狄道州治。】泰敕经进屯狄道，须军到，乃规取之。【《通鉴》作“须泰军

到，东西合势，乃进”。】泰进军陈仓。【◎陈仓县，两汉志属右扶风郡。◎《一统志》：今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东二十里。】会经所统诸军于故关【◎故关，即河关也，在洮水西。◎胡三省曰：谓汉时故边关也。◎《一统志》：在狄道州北三十里。◎谢鍾英曰：故关，汉旧县，当在狄道州西洮水西。◎弼按：汉有河关县，无故关县，谢氏误。】与贼战不利，经辄渡洮。泰以经不坚据狄道，必有他变，并遣五营在前，泰率诸军继之。经巳与维战，大败，以万余人还保狄道城，余皆奔散。【《通鉴》此句下有“死者万计”四字。】维乘胜围狄道。泰军上邽，【上邽县，后汉属汉阳郡，今甘肃秦州东南四十里。】分兵守要，晨夜进前。邓艾、胡奋、王祕亦到，【此王祕疑即《张既传》所云“武威王祕”。】即与艾、祕等分为三军，进到陇西。

【毛本“西”作“邓”，误。上已书“邓艾”，不必再有“邓”字。】艾等以为“王经精卒破衄于西，贼众大盛，乘胜之兵既不可当，而将军以乌合之卒，继败军之后，将士失气，陇右倾荡。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其腕。’【◎胡三省曰：○《汉书·田荣传》：蝮蠚手则斩手，蠚足则斩足。○陆佃《埤雅》：蝮蛇怒时，毒在头尾，螫手则手断，螫足则足断，蛇之尤毒烈者也。】《孙子》曰：‘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守。’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陇右之害，过于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谓。姜维之兵，是所辟之锋。不如割险自保，

【《通鉴》“割”作“据”。】观衅待弊，然后进救，此计之得者也。”泰曰：“姜维提轻兵深入，

【宋本“提”作“持”。】正欲与我争锋原野，求一战之利。王经当高壁深垒，挫其锐气。今乃与战，使贼得计，走破王经，封之狄道。若维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据栎阳积谷之实，

【◎胡三省曰：○栎阳县，前汉属左冯翊，后汉、魏省。○余谓：栎阳在长安东北，维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东据栎阳？泰盖言略阳耳。栎，音药，药、略声相近，因语讹而致传写字讹耳。】放兵收降，招纳羌、胡，东争关、陇，传檄四郡，【◎胡三省曰：四郡，谓陇西、南安、天水、略阳。略阳时为广魏郡，及晋乃更名略阳。】此我之所恶也。而维以乘胜之兵，挫峻城之下，锐气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势殊，客主不同。兵书云‘修橹橨榅，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后已’。【◎《通鉴》“橨榅”作“轒輼”，从木误，当从车。◎胡三省曰：○此《孙子》之言也。《孙子》之说，以攻城为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橹，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轮，从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战具，作四轮车，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轀车。◎注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孙子所谓距闉也。○应劭曰“轒轀，匈奴车”，非也，盖攻城之车耳。○师古曰：轒，扶云翻。轀，于云翻。】诚非轻军远入，维之诡谋仓卒所办。县军远侨，【◎胡三省曰：侨，寄也，客也。】粮谷不继，是我速进破贼之时也，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胡三省曰：《文子》之言，《淮南子》亦有是言。】自然之势也。洮水带其表，维等在其内，今乘高据势，临其项领，不战必走。寇不可纵，围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进军度高城岭，【◎《水经注》曰：陇西首阳县有高城岭，岭上有城，曰渭源城。◎《方舆纪要》：今兰州府渭源县西二十五里南谷山上。】潜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多举烽火，鸣鼓角。狄道城中将士见救者至，皆愤踊。维始谓官救兵当须众集乃发，【毛本“谓”作“诣”，误。或改“救兵”作“兵救”。】而卒闻已至，谓有奇变宿谋，上下震惧。自军之发陇西也，以山道深险，贼必设伏。泰诡从南道，维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传云“谓救兵当须众集，而卒闻已至，谓有奇变，上下震惧”，此则救至出于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险乃经三日乎？设伏相伺，非不知之谓。此皆语之不通也。【◎赵一清曰：○陈少章云：维意集众须时，又已设伏深险，先事遏截，则外救必不能达，城可拔耳。及泰至神速，而又从他道进兵，不堕其伏，乃若从天而下，其惧固宜，前后之言，本不相礙，裴氏摘而论之，似未悉兵家之曲折矣。○一清案：少章之论固当，然“三日设伏”之文叙入“众集乃发”之下，尤为明晓也。◎陈仁锡曰：设伏与震惧，兵机仓促皆有之，何疑？】】定军潜行，卒出其南。维乃缘山突至，泰与交战，维退还。凉州军从金城南至沃干阪。【◎赵一清曰：○“干”字讹“于”。○《方舆纪要》卷

六十：沃干岭在兰州西南。旧志云：“自凉州济河，必度沃干岭，乃至狄道。”】泰与经共密期，当共向其还路，维等闻之，遂遁，城中将士得出。经叹曰：“粮不至旬，向不应机，【《通鉴》作“向非救兵速至”。】举城屠裂，覆丧一州矣。”【◎胡三省曰：陇西、略阳、天水、南安，秦州也。】泰慰劳将士，前后遣还，更差军守，【◎胡三省曰：差，择也。遣还王经所统将士，更择军以守狄道。劳，力到翻。差，初佳翻。】并治城垒，还屯上邽。

初，泰闻经见围，以州军将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维所能卒倾。表上进军晨夜速到还。【“还”字与下文“敢能”字疑皆有脱误。】众议以经奔北，城不足自固，维若断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敢能没经军而屠陇右。宜须大兵四集，乃致攻讨。大将军司马文王曰：“昔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谋远，非维所任也。且城非仓卒所拔，而粮少为急，征西速救，【泰为征西将军。】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胡三省曰：狄道东至洛阳二千二百余里，而驿书不过六百里，盖传入近里郡县，使如常邮筒以达洛阳也。◎沈钦韩曰：○《初学记·二十》引《汉旧仪》：驿三骑行日夜千里为程。】司马文王语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断，荷方伯之重，救将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简上事，必能办贼故也。都督大将，不当尔邪！”

后征泰为尚书右仆射，【尚书仆射，见《明纪》景元初年。】典选举，加侍中光禄大夫。吴大将孙峻出淮、泗。【◎《吴志·孙峻传》：峻使吕据等自江都入淮、泗。◎胡三省曰：自邗沟入淮，自淮入泗。】以泰为镇军将军，【◎泰前已为征西将军，似不应降为镇军将军，疑有误。◎洪饴孙曰：镇军将军，一人，第三品。◎《晋纪》：泰始五年，始罢此官。】假节都督淮北诸军事，诏徐州监军已下受泰节度。峻退，军还，转为左仆射。诸葛诞作乱寿春，司马文王率六军军丘头，【◎胡三省曰：是役也，司马昭改丘头曰武丘，以旌武功。武丘，唐为沈丘县。◎吴熙载曰：今河南陈州府沈丘县东北。】泰总署行台。司马景王、文王皆与泰亲友，及沛国武陔亦与泰善。【武陔字元夏，沛国竹邑人。陔事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

《魏书》列名奏永宁宫，又见《胡质传》注引虞预《晋书》。】文王问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统简至，【《世说》“统”作“练”。】立功立事，过之。”【◎《晋书·武陔传》：文帝甚亲重之，数与诠论时人。尝问陈泰孰若其父群，陔各称其所长，以为群、泰略无优劣，帝然之。◎《世说·品藻篇》所云与本传同。】泰前后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赐子弟一人亭侯，二人关内侯。景元元年薨，【◎

《晋书·荀顗传》：顗甥陈泰卒，顗代泰为仆射。】追赠司空。谥曰穆侯。【◎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胡三省曰：方，比也。言顗阿附司马氏，而己忠于魏室。】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谓曰：【毛本“谓”作“诣”，误。】“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胡三省曰：言当以弑君之罪罪昭。】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晋书·文帝纪》：帝召百寮谋其故，仆射陈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舆致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毛本“久”作“入”，误。】“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世说》注引《汉晋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马昭闻之，自投于地曰：“天下谓我何？”于是召百官议其事。昭垂涕问陈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辅数世，功盖天下，谓当并迹古人，垂美于后，一旦有杀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斩贾充，犹可以自明也。”昭曰：“公

闾不可得杀也，卿更思余计。”泰厉声曰：“意唯有进于此耳，余无足委者也。”归而自杀。

◎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玄伯刚简，大存名体。志在高构，增堂及陛。端委虎门，正言弥启。临危致命，尽其心礼。】◎臣松之案：本传泰不为太常，未详干宝所由知之。孙盛改易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通鉴考异》曰：《魏氏春秋》云云，裴松之以为违实，今从干宝《晋纪》。◎何焯曰：请诛贾充，盖非实录。玄伯说曹爽自归者也，使持忠入地，咸熙之封不及温矣。◎姚范曰：许允、陈泰并说曹爽自归，当时仲达逆节未著，若玄伯之在子元、子上时，身效驱策之寄矣。崔林与陈群论崔季珪云“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即如卿诸人，良足贵乎”？玄伯之非忠亮，当时志节之士固已知之矣。朱子尝论名节之颓，太丘启之，非苛论也。◎弼按：本传言“司马文王率六军军丘头，泰总署行台。司马景王、文王皆与泰亲友”，不言请诛贾充事，亦不载呕血自杀事。此等关系名节之举，承祚何以绝无一辞？为晋讳欤？抑事非实录，不足征信欤？】◎案《博物记》曰：太丘长陈寔、寔子鸿胪纪、纪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汉、魏二朝并有重名，而其德渐渐小减。时人为其语曰：“公惭卿，卿惭长。”【◎姚范曰：裴氏载此，盖以干、孙所记为虚耳。】】子恂嗣。恂薨，无嗣。弟温绍封。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泰著勋前朝，改封温为慎子。【◎《郡国志》：豫州汝南郡慎。◎《一统志》：慎县故城，今安徽颍州府颍上县西北四十里江口镇。】【◎案《陈氏谱》：【《陈氏谱》，隋、唐志不著录。】群之后，名位遂微。

【◎沈家本曰：群，疑当作“泰”。泰有名魏世，不得云“遂微”也。◎弼按：《陈氏谱》所云陈氏后辈亦多至大位，不得云“微”。“位”字或为“德”字之误，“群”字不误也。】谌孙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准，太尉，封广陵郡公。准弟戴、徵及从弟堪，并至大位。准孙逵，字林道，有誉江左，为西中郎将，追赠卫将军。】

## 陈矫

陈矫字季弼，广陵东阳人也。【◎《郡国志》：徐州广陵郡东阳，故属临淮。◎《一统志》：东阳故城，今安徽泗州天长县西北。◎谢鍾英曰：东阳县，《魏志》因陈矫而书。据孙权、孙韶传，徐、泗间无郡县。◎潘眉曰：《晋书·陈骞传》云“临淮东阳人”，骞即矫子。《刘颂传》云“临淮陈矫”，盖晋置临淮郡，分广陵之东阳属临淮，故矫在魏为广陵东阳人，在晋又为临淮东阳人也。】避乱江东及东城，【◎《郡国志》：徐州下邳国东城。◎《一统志》：今安徽凤阳府定远县东南。】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何焯校“足”字下补“者”字。】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范《书·陶谦传》：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昱字元达，琅邪人。清己疾恶，潜志好学。◎又见本志

《陶谦传》注引谢承《汉书》。】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郡为孙权所围于匡奇，【◎权，当作“策”。匡奇，注详见本志卷七《陈登传》注引《先贤形状》注。◎姚范曰：“于”字上疑有脱误。◎谢鍾英曰：匡奇城近故射阳，射阳废城今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东南七十里。◎林国赞曰：考陈登守广陵，孙策犹未殁，据《矫传》，矫辞策就登，随即有匡奇之围，是时策在可知。下忽作“孙权”，岂不自戾？《徐宣传》称“宣辞孙策之命，还本郡，与陈矫并为纲纪，俱见器于太守陈登”云云，亦足互证。】登令矫求

救于太祖。矫说太祖曰：“鄙郡虽小，形便之国也，若蒙救援，使为外藩，则吴人剉谋，徐方永安，武声远震，仁爱滂流，未从之国，望风景附，崇德养威，此王业也。”太祖奇矫，欲留之。矫辞曰：“本国倒悬，本奔走告急，纵无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义乎？”【◎刘向《新序》曰：齐桓公求婚于卫，卫不与，而嫁于许。卫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于国灭君死。懿公尸为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于肝曰：“君为其内，臣为其外。”乃刳腹内肝而死。齐桓公曰：“卫有臣若此而尚灭，寡人无有，亡无日矣！”乃救卫，定其君。【◎《吕氏春秋》卷十一：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及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襮。”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弼按：《新序》所载与此小异，当为刘向引《吕览》，裴注又引《新序》，略有删节耳。】】太祖乃遣赴救。吴军既退，登多设间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太祖辟矫为司空掾属，除相令，【◎《郡国志》：豫州沛国相。◎《一统志》：今安徽凤阳府宿州西北。】征南长史，【征南将军之长史。】彭城、乐陵太守，【◎《郡国志》：徐州彭城国。◎乐陵郡，建安中魏武分青州平原郡置，改隶冀州。】魏郡西部都尉。【建安十八年分魏郡为东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郡国志》：冀州钜鹿郡曲周。◎三国魏改属广平郡。广平郡即魏郡西部也。曲周，见《鲍勋传》。】以牛祷，县结正弃市。矫曰：“此孝子也。”表赦之。迁魏郡太守。时系囚千数，至有历年，矫以为周有三典之制，【◎《周礼·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汉约三章之法，今惜轻重之理，而忽久系之患，可谓谬矣。悉自览罪状，一时论决。大军东征，入为丞相长史。军还，复为魏郡，转西曹属。【◎吴本无“转”字。

◎官本《考证》曰：宋本无“郡”字，毛本无“转”字。】从征汉中，还为尚书。行前未到邺，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胡三省曰：谓须待汉帝诏命也。】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胡三省曰：爱子，谓鄢陵侯彰也。◎林国赞曰：操所最爱者仓舒、植、良。仓舒久死。植更不必论。良之母乃力劝立丕者，然则矫语殊无征，皆妄为臆测，以迎合丕意，不足信。】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宋本作“辨”，《通鉴》同。◎胡三省曰：“辨”与“办”同。蜀本作“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荡然。文帝曰：“陈季弼临大节，明略过人，信一时之俊杰也。”【矫为尚书，列名劝进，见禅代众事。】帝既践阼，转署吏部，【毛本“转”作“整”，误。】封高陵亭侯，迁尚书令。【◎赵一清曰：○《晋书·嵇含传》：昔魏武每有军事，增置掾属。青龙二年，尚书令陈矫以有军务，亦奏增郎。】明帝即位，进爵东乡侯，邑六百户。车驾尝卒至尚书门，【◎胡三省曰：卒，读曰猝。尚书门，尚书台门也。】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其亮直如此。

【◎《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注引《魏名臣奏》：尚书令陈矫、仆射卫臻言：“往昔贼亮缩藏窟穴，犹有怖惧。而频岁三出，鸣鼓边陲，由此言之，贼未可忽。”】【◎《世语》曰：刘晔以先进见幸，因谮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见矫，矫又问二子，骞曰：“陛下意解，故见大人也。”既入，尽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惠？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通鉴》“正”作“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胡三省曰：陈矫、贾逵皆忠于魏，而二人之子皆为晋初佐命，岂但利禄之移人哉？非故家乔木，而教忠不先也。】】加侍中光禄大夫，迁司徒。景初元年薨，谥曰贞侯。【◎《明纪》：

景初元年五月，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七月丁卯，司徒陈矫薨。◎谥法：不隐无屈曰贞，清白守节曰贞。】【◎《魏氏春秋》曰：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议其阙。太祖惜矫才量，欲拥全之，乃下令曰：“丧乱已来，风教彫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晋书·陈骞传》：矫本广陵刘氏，为外祖陈氏所养，因而改焉。◎又《晋书·刘颂传》：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潘眉曰：○矫娶刘颂女，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按《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引《魏氏春秋》云：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而纳司空王忱女，以姓同源异故也。若如陈矫，可谓姓异源同矣。◎姚范曰：矫年位先颂，颂卒于永宁，距矫之殁已六十余年。◎弼按：据《刘颂传》，中正刘友方欲劾矫，则必矫尚生存，然矫死已久。又云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不知骞为矫子，既欲劾矫，骞何能止？此皆事之可疑者，宜承祚之不采录也。】】

子本嗣，【◎《世说》注引《世语》曰：本字休元。◎《世说·方正篇》：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名士传》曰：玄以乡党贵齿，本不论德位，年长者必为拜。与陈本母前饮，骞来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杂者也。】历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纲领，举大体，能使群下自尽。有统御之才，不亲小事；不读法律，而得廷尉之称，优于司马岐等；精练文理。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薨，子粲嗣。本弟骞，咸熙中为车骑将军。【◎案《晋书》曰：骞字休渊，【◎潘眉曰：裴注所引《晋书》乃虞预《晋书》，今唐修《晋书·陈骞传》阙字，当以此补之。◎弼按：唐避“渊”字讳，故阙字。】为晋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晋书·骞传》：武帝受禅，以骞佐命之勋，进车骑将军，封高平郡公。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赠太傅，谥曰武。子舆，字显初，嗣爵。】】

初，矫为郡功曹，使过泰山。泰山太守东郡薛悌异之，结为亲友。戏谓矫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邻国君屈从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后为魏郡及尚书令，皆承代矫云。【◎《世语》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兖州从事为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东平王国为左右长史，后至中领军，并悉忠贞练事，为世吏表。】

## 徐宣

徐宣字宝坚，广陵海西人也。【◎《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海西。◎《方舆纪要》：今江苏海州南一百二十里。◎谢鍾英曰：今江苏淮安府安东县北。】避乱江东，又辞孙策之命，还本郡。与陈矫并为纲纪，【郡纲纪，见《刘放传》。】二人齐名而私好不协，然俱见器于太守陈登，与登并心于太祖。海西、淮浦二县民作乱，【◎《郡国志》：徐州下邳国淮浦。◎洪亮吉曰：据《徐宣传》，淮浦盖汉末移属广陵。◎《一统志》：淮浦故城，今安东县治西。】都尉卫弥、【◎应劭曰：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李祖楙曰：秦每郡置尉一人，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郡亦有时不置太守，并职于都尉也。】令梁习【习为海西令，见《习传》。】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军扈质来讨贼，以兵少不进。宣潜见责之，示以形势，质乃进破贼。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东缗、发干令，【◎《郡国志》：兖州山阳郡东缗，东郡发干。

◎《一统志》：东缗故城，今山东济宁州金乡县东北二十里。发干故城，今山东东昌府堂邑

县西南。】迁齐郡太守，【◎《郡国志》：青州齐国。◎建安十一年，国除为郡。】入为门下督，

【◎胡三省曰：门下督，督将之居门下者。】从到寿春。会马超作乱，大军西征，太祖见官属曰：“今当远征，而此方未定，以为后忧，宜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乃以宣为左护军，【◎洪饴孙曰：魏武为汉丞相时置护军。建安十二年，改为中护军。左护军疑不常设。】留统诸军。还，为丞相东曹掾，出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胡三省曰：曹氏沛国谯人，小见者以乡人为可信也。】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文帝闻曰：“所谓社稷之臣也。”帝既践阼，为御史中丞，赐爵关内侯，徙城门校尉，【◎《百官志》：城门校尉，一人，比两千石，掌雒阳城十二所。】旬月迁司隶校尉，转散骑常侍。从至广陵，六军乘舟，风浪暴起，帝船回倒，【◎何焯曰：回，即“桅”也，古字通用。◎梁章钜曰：邵晋涵亦同此说。窃谓“回倒”不过回旋颠倒之意，以“回”通“桅”，未见所出。且以舟中挂帆之木为桅，本系俗称，初不知所据也。《说文》“桅，黄木可染者”，与舟木何涉乎？】宣病在后，陵波而前，群寮莫先至者。帝壮之，迁尚书。

明帝即位，【吴本、毛本、局本无“明”字，误。】封津阳亭侯，邑二百户。中领军桓范荐宣曰：【桓范，事见《曹爽传》注引《魏略》。】“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吕氏春秋》曰：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 “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得兽？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毛本作“城濮之奏功”，今本《吕氏春秋》卷十四作“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毛本夺“季”字。宋本“利”下有“也”字。】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乎？”】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也。【《长短经·任长篇》引桓范语此句下有“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数语。】窃见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御览》“拘”作“随”。】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历位州郡，所在称职。今仆射缺，宣行掌后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为左仆射，【◎胡三省曰：汉成帝罢中书宦者，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后又置三公曹，是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为六曹，共令、仆二人，谓之八坐。后改吏部为选部，魏又改选部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左右二仆射，一令，为八坐。】后加侍中光禄大夫。车驾幸许昌，总统留事。帝还，主者奏呈文书。【◎胡三省曰：尚书诸曹，各有主者。】诏曰：“吾省与仆射何异？”【《通鉴》 “仆射”下有“省”字。】竟不视。尚方令坐猥见考竟，【◎《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宣上疏陈威刑大过，又谏作宫殿穷尽民力，帝皆手诏嘉纳。宣曰：“七十有县车之礼，【◎沈钦韩曰：○《白虎通·致仕篇》：悬车，示不用也。○《公羊传·桓公五年》《疏》云：旧说日在悬舆，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县与致仕也。○按《淮南子·天文篇》：日至于悲泉，爰息其马，是谓县车。】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辞疾逊位，帝终不许。青龙四年薨，遗令布衣疏巾，敛以时服。诏曰：“宣体履至实，直内方外，历在三朝，公亮正色，有托孤寄命之节，可谓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辅，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赠车骑将军，葬如公礼。”谥曰贞侯。子钦嗣。

## 卫臻

卫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也。【襄邑，见《武纪》初平四年。】父兹，有大节，不应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从讨董卓，战于荥阳而卒。【◎《武纪》：初平元年，陈留太守张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董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每涉郡境，辄遣使祠焉。【◎《先贤行状》曰：兹字子许。不为激诡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虑渊深，规略宏远。为车骑将军何苗所辟，司徒杨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乱，汉室倾荡，太祖到陈留，始与兹相见，遂同盟，计兴武事。兹答曰：“乱生久矣，非兵无以整之。”且言“兵之兴者，自今始矣”。深见废兴，首赞弘谋。合兵三千人，从太祖入荥阳，力战终日，失利，身殁。◎《郭林宗传》曰：【《郭林宗传》，隋、唐志不著录。】兹弱冠与同郡圈文生俱称盛德。【◎毛本无“圈”字，作空格。成都局本“圈”作“为”，误。◎《广韵》：圈，姓也。汉末圈称字幼举。】林宗与二人共至市，子许买物，随价雠直，【毛本“雠”作“酬”。】文生訾呵，减价乃取。【毛本“呵”作“阿”， “价”作“儥”。】林宗曰：“子许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毛本“兄”作“见”，误。】乃父子也。”后文生以秽货见损，【监本“损”作“捐”。盛德以秽货见损，则盛德直虚耳。】兹以烈节垂名。【毛本“兹”作“资”，误。】】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臻计吏，命妇出宴，【当时甄、郭出拜，相习成风。】臻以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惇怒，执臻，既而赦之。后为汉黄门侍郎。东郡朱越谋反，引臻。太祖令曰：“孤与卿君同共举事，【卿君，谓臻父兹也。】加钦令问。始闻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书，具亮忠诚。”会奉诏命，聘贵人于魏，【◎《武纪》：建安十八年，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献帝起居注》曰：使使持节之邺纳聘。】因表留臻参丞相军事。追录臻父旧勋，赐爵关内侯，转为户曹掾。文帝即王位，为散骑常侍。【臻为散骑常侍，列名劝进，见禅代众事。】及践阼，封安国亭侯。时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

【魏奉汉帝为山阳公。】迁尚书，转侍中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右于诸曹尚书，授此职者称吏部尚书，若授诸曹尚书，直云尚书。臻由散骑常侍迁尚书，又转吏部尚书也。】帝幸广陵，行中领军，从。【◎《晋书·百官志》曰：汉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领军。文帝践阼，始置领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征军大将军曹休表得降贼辞，“孙权已在濡须口”。臻曰： “权恃长江，未敢亢衡，【◎胡三省曰：亢，与“抗”同。】此必畏怖伪辞耳。”考核降者，果守将诈所作也。

明帝即位，进封康乡侯，【◎赵一清曰：○《水经·颍水注》：东出阳关，历康亭城南，魏明帝封卫臻为康乡侯，此即臻封邑也。○《方舆纪要》卷四十七：康城在禹州西北三十里。】后转为右仆射，典选举如前，【◎《刘晔传》：尚书卫臻议礼与晔议同，事遂施行。◎此太和三年事。】加侍中。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祖遇亡虏为上将，【◎胡三省曰：谓韩信。】周武拔渔父为太师；【◎胡三省曰：谓吕望。】布衣厮养，【◎吴本、毛本“厮”作“厕”。◎胡三省曰：厮，音斯。养，羊尚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答曰：“古人遗智慧而任度量，须考绩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文、景，【◎胡三省曰：谓草创之规略，不可同于承平之时也。】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律，【◎宋本“律”作“津”。《通鉴》同。◎胡三省曰：经，常也。津，江河济渡之要，故以为喻。】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粮道。”乃以臻为征蜀将军，【◎洪饴孙曰：征蜀将军，一人，第三品。◎赵一清曰：○《水经·渭水注》：成国渠，魏尚书左仆射卫臻征蜀所开也。○一清案：西京已有是渠，卫公更开治之耳。】假节督诸军事，到长安，亮退。

还，复职，加光禄大夫。是时，帝方隆意于殿舍，臻数切谏。【◎《通鉴》编此事于青龙三年，在诸葛亮既死之后，于事实为近。◎胡三省曰：诸葛亮死，帝乃大兴宫室。】及殿中监擅收兰台令史，【◎胡三省曰：○此殿中监，以其时营造宫室，使监作殿中耳，非唐殿中监之官也；观后所谓校事可知矣。又据《晋书·舆服志》“大驾卤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监”，则魏时殿中监已有定官。兰台令史属御史台。○《会要》曰：汉谓御史台为兰台。】臻奏案之。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通鉴》作“何”下有“也”字。◎胡三省曰：推，考鞠也。】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胡三省曰：○古者，百官不相踰越。

* 《左传》：栾鍼曰：“侵官，冒也。”】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胡三省曰：魏武建国，置校事，使察群下。】类皆如此，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迟矣。”【《通鉴》“迟”作“夷”。】亮又出斜谷；【斜谷关，今陕西凤翔府郿县。亮出斜谷在青龙二年。】征南上：【征南将军表上也。】“朱然等军已过荆城。”臻曰：“然，吴之骁将，【宋本“吴”作“吾”，误。】必下从权，且为势以缀征南耳。”权果召然入居巢，进攻合肥。【◎

《通鉴》：青龙二年二月，诸葛亮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五月，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帝欲自东征，臻曰：“权外示应亮，内实观望。且合肥城固，不足为虑。车驾可无亲征，以省六军之费。”帝到寻阳而权竟退。【寻阳，见《明纪》卷首。】

幽州刺史毌丘俭上疏曰：“陛下即位已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无用之士【◎胡三省曰：○卒，读曰猝。○郑玄曰：聊，且略之辞。】克定辽东。”臻曰： “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案甲养士，未果寻致讨者，【◎赵一清曰：上云“吴、蜀恃险”，此不得单举吴，疑传写脱“蜀”字。“寻”字衍。

◎李慈铭曰：“吴”下当有“蜀”字，“寻”字当衍。◎弼按：《通鉴》无“蜀”字，亦无“寻”字。】诚以百姓疲劳故也。且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胡三省曰：度、康、渊，凡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胡三省曰：卷，读曰捲。】知其妄矣。”俭行军遂不利。

臻迁为司空，徙司徒。正始中，进爵长垣侯，【◎兖州陈留郡长垣。◎《一统志》：今直隶大名府长垣县东北。】邑千户，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贵临菑侯。丁仪等为之羽翼，劝臻自结，臻以大义拒之。及文帝即位，东海王霖有宠，帝问臻：“平原侯何如？”臻称明德美而终不言。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固乞逊位。【臻继陈矫为司徒在景初二年，明帝托孤在景初三年，驿马远诏仲达而不闻谋及于臻。臻逊位在正始九年，司马氏当国，权势已成。臻十年三公，无所建树，不及陈季弼之知司马氏于未然也。】诏曰：“昔干木偃息，义压强秦；【◎《吕氏春秋》：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淮南子》作“司马庚”。〗“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

〖《淮南子》、《新序》所载略同。〗◎《高士传》：段干木，晋人。治清节，游西河，师事卜子夏，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门，段干木踰墙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礼待之。】留侯颐神，不忘楚事。【◎《史记·留侯世家》：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 “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谠言嘉谋，望不吝焉。”赐宅一区，位特进，秩如三司。薨，追赠太尉，谥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为光禄勋。【烈为三豫之一，见本志《诸葛诞传》注引《世语》。】【◎臣松之案：《旧事》【◎《卫觊传》注引《魏书》曰：初，汉朝迁移，台阁旧事散乱。自都许之后，渐有纲纪，顗以古义多所正定。◎沈家本曰：

○《隋志·旧事篇》：《汉魏吴蜀旧事》八卷，无撰人姓名。○二唐志同。《书钞·设官部》引《汉故事》，《衣冠部》引《魏旧事》，《御览·职官部》引《魏故事》，《初学记·中宫部》、

《书钞·设官部》、《御览·兵部》并引《汉魏故事》，《晋书·礼志》亦引《汉魏故事》。此

注所引为卫臻子烈事，当是《魏旧事》也。◎姚振宗曰：《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魏旧事》。】及《傅咸集》，【◎《晋书·傅咸传》：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咸宁初，袭父玄爵，为司徒左长史。上书言事，迁尚书左丞，又迁御史中丞，再为本郡中正，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吴郡顾荣曰：“傅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周才，偏亮可贵也。”◎《隋书·经籍志》：晋司隶校尉傅咸《集》十七卷。梁三十卷，录一卷。◎又傅咸《集·奏》见《御览》，傅咸《七经诗》见《艺文类聚》、《初学记》。】烈终于光禄勋。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权，字伯舆。晋大司马汝南王亮辅政，以权为尚书郎。傅咸与亮笺曰：“卫伯舆贵妃兄子，诚有才章，应作台郎，然未得东宫官属。东宫官属，前患杨骏，亲理塞路，今有伯舆，复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回听。”【《晋书·傅咸传》载《咸谏汝南王亮书》，无“卫伯舆贵妃兄子”以下数语，“回听”作“叵听”。】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隋书·经籍志》：梁有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瓘〖瓘，当作“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晋书·左思传》：思《三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祗增烦重，览者阙焉。”◎《世说·文学篇》注《思别传》曰：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洽，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严可均曰：○《左思传》作“陈留卫瓘”， “瓘”乃“权”之讹误。○《魏志·卫臻传》注：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瓘乃卫觊子，河东安邑人，而云“陈留卫瓘”，转刻之误无疑。◎又曰：皇甫高名，一经品题，声价十倍。挚虞虽宿儒，与思同在贾谧二十四友中，要是伦匹。刘逵，元康中尚书郎，累迁至侍中。卫权，卫贵妃兄子，元康初尚书郎。两人蚤终，何不可为思赋序注？况刘、卫后进，名出皇甫下远甚，何必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魏志·卫臻传》注云：权作左思《吴都赋》序及注“序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如裴此说，权贵游好名，序不嫌空疏，而踬于为注，使思自为，何至“尘秽纸墨”？《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吴士鉴曰：《水经·淄水注》、《文选·二十八》注均引左思《齐都赋》注，知注亦思自撰。惟本传云“为之都序”，又云“皆悦玩，为之训诂”，与《别传》假时人名姓之说不合。严氏谓《别传》失实，是也。】】

## 卢毓

卢毓字子家，【◎潘眉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字子象”。】涿郡涿人也。【◎《郡国志》：幽州涿郡涿。◎《一统志》：涿县故城，今顺天府涿州治。◎洪亮吉曰：黄初七年，涿郡改名范阳郡。◎谢鍾英曰：○《王观传》：明帝时为涿郡太守。○孙礼、卢毓、刘放并书“涿郡人”。○《水经注》：晋太始元年改为范阳郡。○惟《晋志》、《通典》云魏改涿为范阳，《寰宇记》遂谓黄初七年改，洪氏从之，误矣。◎沈钦韩曰：○《名胜志》：卢植故宅在涿州东十五里，地名卢家滦，土壤肥饶，子孙世局焉。◎弼按：《晋书·卢钦传》作“范阳涿人”。】父植，有名于世。【◎《续汉书》曰：植字子幹。少事马融，与郑玄同门相友。植

刚毅有大节，常喟然有济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应州郡命召。建宁中，征博士，出补九江太守，以病去官。【◎范《书·卢植传》：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学终辞归，阖门教授。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州郡数命，植皆不就。建宁中，征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作《尚书章句》、《礼记解诂》。【◎范《书·植传》：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章怀注：诂，事也。言解其事意。◎《释文·序录》：卢植注《礼记》二十卷。◎《隋书·经籍志》：《礼记》十卷，汉北中郎将卢植注。◎《旧唐书·元行冲传》：行冲著《释疑》，论曰：“小戴之《礼》，行于汉末，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王应麟曰：《诗疏》尝引卢植《礼记注》。◎朱彝尊《经义考》云：《续汉书·礼仪志》注亦引植注，《通典》亦引之。◎臧琳《经义杂记》云：卢氏校定《礼记》，今日虽亡，汉、唐人间有称述，尚可得其略。◎曾璞《补后汉书艺文志考》云：《礼记正义》谓郑亦附马、卢之本而为之注，则植为郑所宗矣。然今考诸书所引卢注，亦颇有与郑不合者。◎马国翰辑本序曰：《礼记正义》谓郑亦依卢、马之本而为之注，本传载刊正碑文之奏，未经允行，而植所自为《礼注》，推本师说，订改纰缪，当必独成善本，故郑氏用之也。今就群书所引，辑录一卷。◎姚振宗曰：按元行冲言，则卢氏又于四十九篇中删定二十九篇，是为卢氏重定本。◎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释文正义》、《隋志》并云郑注依马、卢之本。元行冲云卢注分合二十九篇，正不审其何据。“二”字或为“四”字之讹，而若为分合，则终不可说也。◎潘眉曰：植上书云“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是植又有《周礼解诂》甚明，当从《植传》作“三礼解诂”。】稍迁侍中、尚书。【◎范《书·植传》：会南夷反叛，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庐江太守。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张角起，以植为北中郎将【◎刘昭曰：汉末有四中郎将，皆帅师征伐，不知何时置。】征角，失利抵罪。顷之，复以为尚书。【◎范《书·植传》：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植，拜北中郎将。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或劝植赂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遂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及车骑将车皇甫嵩讨平黄巾，盛称植行师方略，嵩皆资用规谋，济成其功。以其年复为尚书。◎惠栋曰：《续汉书》云“征角，失利抵罪”，然皇甫奏捷，植之行师方略，嵩实资之，谓为“失利抵罪”，失其实矣。】张让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剑责数让等，让等皆放兵，垂泣谢罪，遂自杀。【◎杜佑曰：巩县西北有小平县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吴熙载曰：在今河南府巩县。◎范《书·何进传》：张让、段珪等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珪。乃释太后，将帝与陈留王奔小平津。公卿无得从者，唯植夜驰河上。】董卓议欲废帝，众莫敢对，植独正言，语在

《卓传》。植以老病去位，隐居上谷军都山，【◎乐史引《后汉书》云：植隐居上谷军都山，立黌肆教授，好学者（至）**[**自**]**远方而至。◎《方舆纪要》卷十一：军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层峦迭嶂，奇险天开。太行第八陉曰军都，即此山也。】初平三年卒。【◎范《书·植传》：植临困，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所著碑、诔、表、记，凡六篇。◎《隋书·经籍志》：梁有《卢植集》二卷。◎两唐志同。严可均辑文五篇。】太祖北征柳城，过涿郡，【◎《武纪》：建安十二年，北征乌丸，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令告太守曰： “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

之闾，【◎张宗泰《鲁岩所学集·读三国志校字》云：封，当作“式”。《黄权传》注“表商容之闾”，“表”亦误。】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左传》曰：仲尼闻子产死，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有异于人，范《书》作“宜有殊礼”。】敬遣丞掾修坟墓，【范《书》此句下有“存其子孙”四字。】并致薄醊，【◎李贤曰：醊，祭酹也，音张芮反。】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沈钦韩曰：植墓在涿州东河村里，土人呼为南台。】】毓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文帝为五官将，召毓署门下贼曹。【◎《武纪》：建安十六年，天子命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百官志》：贼曹，主盗贼事。】崔琰举为冀州主簿。【《崔琰传》琰谓毓“清警明理，百炼不消，公才也”。】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毛本“逋”作“连”，误。】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

【◎官本《考证》云：《太平御览》作“皆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毓驳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故《诗》云‘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毛诗·周南·草虫之章》。◎郑《笺》云：未见君子，谓女子適人在涂时也。我心伤悲，谓父母思己，故己亦伤悲也。既见，谓已同牢而食也。夷，平也。】又《礼》‘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吏议欲肆之大辟，则若同牢合卺之后，罪何所加？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者为比也。又《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恐过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礼聘，已入门庭，刑之为可，杀之为重。”太祖曰：“毓执之是也。【或校改作“毓之所执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由是为丞相法曹议令史，转西曹议令史。【◎《续百官志》：法曹，主邮驿科程事。西曹，主府史署用。】

魏国既建，为吏部郎。文帝践阼，【毛本“文”作“父”，误。】徙黄门侍郎，出为济阴相，【黄初三年，彭城王据徙封济阴，毓为相当在此时。】梁、谯二郡太守。帝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墝瘠，百姓穷困，毓愍之，上表徙民于梁国【梁于太和六年始改郡为国，上文言“梁、谯二郡”，此言“梁国”，似有误。】就沃衍，失帝意。虽听毓所表，心犹恨之，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郡国志》：梁国睢阳。◎《一统志》：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南。◎刘昭注引《魏志》曰：曹公置典农校尉，秩比两千石。】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迁安平、广平太守，【冀州安平国。魏除作郡。广平郡，魏黄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太和中，毓为广平太守，到官三日，致礼张珔，教见《管宁传》。】所在有惠化。

青龙二年，入为侍中。先是，散骑常侍刘劭受诏定律，未就。毓上论古今科律之意，【《御览》“科”作“制”。】以为法宜一正，不宜有两端，使奸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数以宫室事切谏，帝不悦，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故有敢谏之鼓。近臣尽规，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诸生，名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职三年，多所驳争。【《御览》“争”作“易”。】诏曰：“官人秩才，圣帝所难，必须良佐，进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贞固，心平体正，可谓明试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为吏部尚书。”使毓自选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举常侍郑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举吾所未闻者。”乃举阮武、孙邕，帝于是用邕。【◎《管宁传》：正始二年，侍中孙邕荐宁。◎孙邕，又见《齐王纪》嘉平六年，又见《鲍勋传》。】

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窗八达之诮，【窗，当作“聪”，见《诸葛诞传》注引

《世语》。】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御览》下“名”上多“者”字。】不可啖也。”【◎胡三省曰：啖，徒览反，食也。】

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会司徒缺，毓举处士管宁，帝不能用。更问其次，毓对曰：“敦笃至行，则太中大夫韩暨；亮直清方，则司隶校尉崔林；贞固纯粹，则太常常林。”帝乃用暨。【◎《韩暨传》：景初二年，以暨为司徒。】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等服其言。

齐王即位，赐爵关内侯。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胡三省曰：尚书内朝官，九卿外朝官，故云出。】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曹爽传》：何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乃以毓为光禄勋。爽等见收，太傅司马宣王使毓行司隶校尉，治其狱。复为吏部尚书，【◎何焯曰：子家议论平易确切，一时之良，特以与何、毕相左，遂为司马氏所用，有愧于子幹之抗卓矣。】加奉车都尉，【◎《百官志》：奉车都尉，比两千石，掌御乘舆车。】封高乐亭侯，转为仆射，故典选举，加光禄大夫。【《齐王纪》注嘉平六年，毓列名奏永宁宫。】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大梁乡侯。封一子高亭侯。【◎潘眉曰：“高”字宜衍，“高”、“亭”字相近，讹复也。】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出征，毓纲纪后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逊位。迁为司空，【◎《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冬十月，以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固推骠骑将军王昶、光禄大夫王观、司隶校尉王祥。诏使使者即授印绶，进爵封容城侯，【幽州涿郡容城县，今直隶保定府定兴县北，详见《孙礼传》。】邑二千三百户。【吴本、毛本脱“户”字，误。】甘露二年薨，【◎《初学记·八》载毓《冀州论》曰：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卢释曰：除黄帝已前，未可备闻。略言唐、虞已来，冀州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又曰：常山为林，大陆为泽，蒹葭蒲苇，云母御席，魏郡好杏，常山好梨，房子好绵，河内好稻，真定好稷，中山好栗，地产不为无珍也。〖据严可均辑，毓又著书称徐邈，见本志《徐邈传》。〗◎《隋志》：梁有《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亡。】谥曰成侯。孙藩嗣。【◎钱大昭曰：本传毓封高乐亭侯，进封大梁乡侯，进爵容城侯。高贵乡公即位，封一子高亭侯。而《晋书·卢钦传》云钦父毓，钦袭父爵大利亭侯，以吏部尚书进封大梁侯，卒。子浮嗣。《魏志》作“孙藩嗣”，《晋书》作“子钦嗣”；

《魏志》作“容城侯”，《晋书》作“大梁侯”，二说不同。窃疑藩所嗣封者容城侯，钦所封者，即《魏志》所谓“封一子高亭侯”也，《晋书》盖误并二侯为一，所以与《魏志》不合。】毓子钦、珽，咸熙中钦为尚书，珽泰山太守。【毓女適城门校尉华长骏，见《管辂传》注。】

【◎《世语》曰：钦字子若，珽字子笏。钦，泰始中为尚书仆射，领选，咸宁四年卒，追赠卫将军，开府。◎虞预《晋书》曰：钦少居名位，不顾财利，清虚淡泊，动修礼典。同郡张华，家单少孤，不为乡邑所知，惟钦贵异焉。【◎《晋书·张华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又《晋书·卢钦传》：钦历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为务。禄俸散之亲故，不营赀产，动循礼典。】钦子浮，字子云。◎《晋诸公赞》曰：张华博识多闻，无物不知。浮高朗经博，有美于华，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废。朝廷器重之，就家以为国子博士，迁祭酒。永平中为秘书监。珽及子皓、志并至尚书。【◎《晋书·卢钦传》：志字子道，累官邺令。成都王颖之镇邺，爱其才，以为谋主。齐王冏起义，颖以志为谘议参军左长史。颖前锋为伦所败，众议者欲还保朝歌。志言宜更选精兵，出贼不意。颖从之。及伦败，志劝颖推崇齐王。颖遂以母疾还藩，

由是获四海之誉。朝廷封志为武强侯。颖表志为中书监，留邺，参署相府事。乘舆败于荡阴，王浚攻邺，志劝颖奉天子还洛阳。右将军张方逼天子幸其垒，帝垂泣就舆，唯志侍侧，复西从至长安。颖被黜，志亦免官。及颖薨，官属奔散，唯志亲自殡送，时人嘉之。永嘉末，转尚书。洛阳没，志北投并州刺史刘琨。至阳邑，为刘粲所虏，与次子谧、诜等俱遇害于平阳。长子谌。◎周济《晋略》论曰：八王之乱，始于官属。自孙秀、李含、皇甫兄弟以下，莫不好乱乐祸，徇私灭公，苍生涂炭，咎由数人。呜呼！酷矣。惟志谋谟卓著，贞白靡忒，绸缪缱绻，始终如一。其诸甯武子、子家羁之流亚欤！其并州之行，亦欲有所附托，以展力效。道阻事乖，没命豺虎，遗嗣漂泊，可胜叹哉！◎赵一清曰：○《晋书·陆机传》：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又曰：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闇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然则机之死，固由牵秀、孟玖，亦其恃才傲物，有以自取之也。】志子谌，字子谅。温峤表称谌清出有文思。【◎官本“出”作“饬”。◎《晋书·卢钦传》：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撰《祭法》，注《庄子》，及文集皆行于世。】◎《谌别传》曰：【《谌别传》，隋、唐志未著录。】谌善著文章。洛阳倾覆，北投刘琨，琨以为司空从事中郎。琨败，谌归段末波。【◎张宗泰曰：即段末（伾）**[**柸**]**。柸、波声相近也。】元帝之初，累召为散骑中书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于胡。胡中子孙过江。【◎梁章钜曰：两“胡”字衍一字。◎沈家本曰：“卒于胡”句绝，“胡中”下属，非衍。】妖贼帅卢循，谌之曾孙。

【◎《晋书·卢循传》：循字子先，小名元龙。双眸炯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棋之艺。循娶孙恩妹。及恩作乱，与循通谋。恩亡，余众推循为主。刘裕讨循，循寇广州，自摄州事，遣使贡献。朝廷新诛桓氏，乃权假循广州刺史。后为刘裕所败，自投于水。】】

评曰：桓階识睹成败，才周当世。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泰弘济简至，允克堂构矣。魏世事统台阁，重内轻外，故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也。陈、徐、卫、卢，久居斯位，矫、宣刚断骨鲠，臻、毓规鉴清理，咸不忝厥职云。

# 卷二十三·魏书二十三·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魏书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三国志二十三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和洽传、常林传、杨俊传、杜袭传、赵俨传、裴潜传·**A** 部分 校录：陈雪瑞】

【裴潜传·**B** 部分 校录：诸葛萧萧】

【复校：擎骥】

## 和洽

和洽【◎胡三省曰：○《姓谱》：和，本羲和之后，一曰卞和之后。】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郡国志》：豫州汝南郡西平。◎《一统志》：西平故城，今河南汝宁府西平县西四十五里。】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监本、官本“民”作“兵”。】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监本、官本“方”作“四”。】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汉书·文纪》曰“阽于死亡”，

《食货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盐，如屋檐，近边欲堕之意也”，一曰“临危曰阽”。

【◎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边欲堕之意。

◎师古曰：服、孟二音并通。◎钱大昭曰：○《说文》：阽，壁危也。】】必有谗慝间其中者。”

【吴本、毛本无“必”字。】遂南度武陵。【荆州武陵郡。】

太祖定荆州，【监本“定”作“夺”，误。】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幹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通鉴》作“不可以一节取也”。《册府》“俭”作“论”。◎钱大昭曰：下文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即此意。俭，当作“检”。】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通鉴》无“节”字。◎胡三省曰：格，正也。】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胡三省曰：○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周寿昌曰：中庸，唐以前多作中人解，

此称中庸为贵，可云特识。】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胡三省曰：检，束也。】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周寿昌曰：后世矫激沽名多蹈此弊，不图三国时已如此，此缘东汉之季，士重风节，而作伪钓名者亦不少。至于焦先辈刻苦不堪，时谓之行同禽兽，可知矣。】【◎孙盛曰：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于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进无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讥；【◎毛本“讥”作“机”，误。◎《诗·曹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刺奢也。◎《诗·魏风》：彼汾沮洳，言采其莫。◎莫，菜也。刺俭也。】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

魏国既建，为侍中，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洽陈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毛玠传》桓階、和洽进言救玠。◎《通鉴》：桓階求按实其事。◎然据此传，求案实者洽，非階。】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胡三省曰：觖有二音。音窥端翻者，望也，言有所冀望也。音古穴翻者，怨望也。此当从入声。】此损君臣恩义，【《通鉴》“损”作“捐”。】妄为死友怨叹，【◎胡三省曰：死友，言其背公而相为死也。】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周寿昌曰：屈笮，是委屈、急迫之意。《史记·大宛传》徐广注“屈，抑退也”，《荀子·荣辱篇》注“屈，竭也”，笮，《说文》“迫也”。《汉书·王莽传》“迫笮青、徐盗贼”，即此意。】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洽对曰：“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胡三省曰：

○《孟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玠时为尚书仆射。】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覈，【毛本“覈”作“竅”，误。】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主之言，【冯本“主”作“上”。】当肆之市朝；【◎胡三省曰：○《论语》：子服景伯曰：“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应劭曰：大夫以上尸诸朝；士以下尸诸市。】若玠无此，言事者加诬大臣

【《通鉴》“言”下又有“言”字。】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核，臣窃不安。”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此为君之诫也。”【◎《左传·文公六年》：晋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易赵盾将中军，射姑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使狐鞠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杜预曰：君已命帅，处父易之，故曰侵官。◎《谷梁传》“狐射姑”作“狐夜姑”。】

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出为郎中令。【◎洽为郎中令，列名动进，见《上尊号奏》。◎潘眉曰：汉制，郎中令居禁中，魏制不居禁中。洽由侍中为郎中令，故曰出。◎弼按：○《续汉志·百官志五》：武帝改汉郎中令之名，〖◎刘昭曰：改为光禄勋。〗而王国如故。郎中令，一人，千石，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如光禄勋。○据此志所言，汉虽改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王国之郎中令如故也。此时魏为王国，故有郎中令之官。文帝践祚，改郎中令为光禄勋，见《文纪》黄初元年。是和洽由侍中为郎中令，仍居宿卫，不得云出。潘说或为误解。且在和洽之前为郎中令者，有袁涣、王修，《袁涣传》“魏国初建，为郎中令”，《王修传》“魏国既建，为大司农、郎中令”，俱不言“出为郎中令”，此或承祚一字之误。】文帝践阼，为光禄勋，【◎潘眉曰：因改官名为光禄勋，与迁调有别。◎弼按：○《汉志》云：光禄勋，卿，一人，掌宿卫宫殿门户。○郎中令与光禄勋本为一官，潘氏“魏制不居禁中”之语，未知何据。】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进封西陵乡侯，邑二百户。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博谘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宋本“人”作“浮”。】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费一时之农，【宋本“费”作“废”。】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虚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庸，功也。】所谓‘悦武无震’，【◎张照曰：○《册府》“悦”作“玩”。○《国语》：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震，匿文不祥。○此必引此语，自当作“觌”，“悦”、“玩”二字俱非。】古人之诫也。”

转为太常，清贫守约，【◎何焯曰：阳士尝非崔、毛过崇节俭之弊，而处身清约，此为深识治体，而非立异同之论，以苟便己私者也。◎弼按：此即洽所谓“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之论也。】至卖田宅以自给。明帝闻之，【◎钱大昭曰：上文已言“太和中”矣，此“明”字衍文。】加赐谷帛。薨，谥曰简侯。子禽嗣。【禽，音離。【◎梁章钜曰：禽，当作“离”，盖字形相近而误。注“音離”可证。◎潘眉曰：○吕忱《字林》：离，虫名也。】】禽弟適，才爽开济，官至廷尉、吏部尚书。【◎陈景云曰：適，当为“逌”，《高贵乡公纪》“侍中和逌作诗稽留”，即是此人。《晋书·和峤传》“父逌，魏吏部尚书”，字并作“逌”。】【◎《晋诸公赞》曰：和峤字长舆，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称。【《世说》注“重”作“量”。】常慕其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封植，【《晋书·和峤传》作“厚自崇重”。】嶷然不群。于黄门郎【于，当作“为”。】迁中书令，【◎《晋书·峤传》：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勖为人，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监、令异车，自峤始。】转尚书。【◎《晋书·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后与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峤曰：“圣质如初。”】愍怀太子初立，以峤为少保，加散骑常侍。家产丰富，拟于王公，而性至俭吝。峤同母弟郁，素无名，峤轻侮之，以此为损。卒于官，赠光禄大夫。郁以公强当世，致位尚书令。【◎《晋书·峤传》：峤以弟郁子济嗣，位至中书郎。郁字仲舆，才望不及峤，而以清幹称，历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尚书令。洛阳倾没，奔于苟晞，疾卒。】】

洽同郡许混者，许劭子也。【劭事见《武纪》卷首注引《世语》，又见《吴志·刘繇传》注引袁宏《汉纪》。】清醇有鉴识，明帝时为尚书。【◎劭字子将。◎《汝南先贤传》曰：【◎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汝南先贤传》五卷，魏周斐撰。◎《唐经籍志》：《汝南先贤传》，三卷，周裴撰。〖“裴”乃“斐”之误。〗◎《艺文志》：周斐《汝南先贤传》五卷。◎《史通·杂述篇》曰：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此之谓郡书者也。◎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史通·外篇》注作“《汝南先贤行状》”，《世说》注、诸书所引，皆称“传”，惟《太平御览·人事部》引胡定在丧，雪覆其屋事，作“行状”。◎侯康曰：诸书引者甚多，如周乘之器识，阚敞之贞廉，黄浮、李宣之公正，陈华、王恢之义烈，李鸿、李先、段燀之孝友，许嘉之志节，郭亮之幼慧，薛勤之知人，史传皆佚其事，且有不知姓名者，胥赖此书以传。惟载及侯瑾、葛玄、胡定、刘巴诸人事，皆非汝南人，疑引书者辗转传讹也。】召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年十八时，乃叹息曰：“此则希世出众之伟人也。”【◎范《书·许劭传》：劭，汝南平舆人。兄虔，亦知名。人称“平舆有二龙焉”。◎惠栋曰：○《汝南先贤传》云：虔字子政，体尚高洁，雅正宽亮。谢子微见虔兄弟，叹曰：“若许子政者，幹国之器。”虔弟劭声未发时，时人以为不如。虔恒抚髀称劭，自以为不及也。释褐为郡功曹，黜奸发恶，一郡

肃然，年三十五卒。◎侯康曰：○《御览·四百四十四》引《汝南先贤传》曰：谢禀甄气聪爽，明识达理，见许子将兄弟弱冠之岁，曰：“平舆之渊，有二龙出焉。察其盼睐，则贵其心；睹其顾步，则知其道。”○《世说》亦以为谢子微语。】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范《书·劭传》：劭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惠栋曰：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曰：“子昭诚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能不苟。”济答曰：“子昭诚自长幼完洁，然观其摇牙树颊，自非文休敌也。”】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叔才乡闾之间，【宋本“叔”作“淑”。】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于童齿，莫不赖劭顾采之荣。【宋本“采”作“叹”，吴本、毛本作“採”。】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韦昭注：单襄公名朝，王卿士。其先为单伯，封于单，周之亲族也。】劭宗人许栩，沉没荣利，致位司徒。举宗莫不匍匐栩门，承风而驱，官以贿成，惟劭不过其门。【◎钱大昭曰：许栩，《后汉书·许劭传》作“许相”。相与栩并为司徒，字形又相近，未知孰是。◎何焯曰：《后汉书》言“许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栩”疑“相”之误也。灵帝初为三公者亦有许栩，史不详其何所人。建宁元年由大鸿胪为司空，二年免。时许训为司徒，四年训免，桥玄代之。是年，栩代玄为司徒。名辈在子将之前，盖《先贤传》失之也。◎惠栋曰：《汝南先贤传》“相”作“栩”。栩字季阙，桓帝时司徒。栩，河南人，又与劭世次不相及。《何进传》有少府许相为袁绍所杀，未尝为三公，所未详也。◎柳从辰曰：《灵纪》“中平二年十月，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注云“相字公弼，平舆人，许训之子”，“四年五月，司空许相为司徒”，袁《纪》同。又《何进传》“少府许相”，袁《纪》作“司空许相”，惠云“未详”，抑太疏矣。今案许相中平五年罢司徒，未尝复为司空，以《何进传》证之，盖即左转少府耳。至其为河南尹，《灵纪》谓之伪，由宦官伪以诏书署之，亦相谄事宦官之证。◎弼按：○范《书·顺帝纪》：永建二年七月，光禄勋许敬为司徒。○章怀注：许敬字鸿卿，平舆人。○《桓帝纪》：延熹六年三月，卫尉颍川许栩为司徒。○章怀注：栩字季阙，郾人。○《灵帝纪》：建宁二年六月，太常许训为司徒。○章怀注：训字季师，平舆人。○中平二年十月，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章怀注：相字公弼，平舆人，许训之子。○是范《书·劭传》所载，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为三公，又为劭之从父昆弟，毫无疑义。至颍川许栩亦为司徒，《先贤传》谓为劭之宗人，与平舆之许氏地望不同，惟贿官之事与许相相类，诸家遂因此致，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耳。】广陵徐孟本来临汝南，【◎《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引《先贤行状》：徐璆字孟平。◎范《书·徐璆传》：璆字孟玉，广陵海西人。再征，迁汝南太守。◎详见《武纪》注。】闻劭高名，请为功曹。饕餮放流，洁士盈朝。袁绍公族好名，为濮阳长，弃官来还，有副车从骑，将入郡界，绍乃叹曰：“吾之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乎？”遂单车而归。【◎范《书·劭传》：劭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到家。】辟公府掾，拜鄢陵令，【◎《郡国志》：豫州颍川郡鄢陵。◎《一统志》：今河南开封府鄢陵县西北。】方正征，皆不就。避乱江南，【监本“乱”作“能”，误。】所历之国，必翔而后集。

【◎《论语》：翔而后集。◎邢昺曰：迴翔审观而后下止。】终于豫章，时年四十六。【◎范

《书·劭传》：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避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寰宇记》卷一百六：○许子将墓在洪州南昌县南六里。○雷次宗《豫章记》云：劭就刘繇于曲阿，繇败，随繇奔豫章，中路疾卒，因焚尸柩。吴天纪中，太守吴兴沈法秀招魂，葬劭于此。】有子曰混，显名魏世。】

## 常林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河内温县，见《司马芝传》注。】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梁章钜曰：伯先是常林父字，名无可考。】汝何不拜！”林曰：“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鉏。其妻常自餽饷之，【《书钞·九十七》“自”下有“担”字。】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王匡，事见《武纪》初平元年。】遣诸生于属县微伺吏民罪负，便收之，考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林叔父挝客，为诸生所白，匡怒收治。举宗惶怖，不知所责多少，惧系者不救。林往见匡同县胡母彪曰：【◎姚范曰：何屺瞻疑彪即匡妹婿班也，如何疑则，彪或为虨。◎弼按：王匡、胡母班俱泰山人。胡母班，事见本志《袁绍传》注。董卓使执金吾胡母班奉诏到河内，王匡受袁绍旨收班系狱。班方在囹圄，安能为常林叔父移书责匡乎？则彪、班为二人，姚、何说俱非。】“王府君以文武高才，临吾鄙郡。鄙郡表里山河，土广民殷，又多贤能，惟所择用。今主上幼冲，贼臣虎据，华夏震栗，雄才奋用之秋也。若欲诛天下之贼，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风，应之若响，克乱在和，何征不捷。苟无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将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藏，疑“识”之讹。】因说叔父见拘之意。彪即书责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党，耕种山阿。当时旱蝗，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陈、冯二姓，旧族冠冕。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

并州刺史高幹表为骑都尉，林辞不受。后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林及杨俊、王淩、王象、荀纬，太祖皆以为县长。林宰南和，【◎《郡国志》：冀州钜鹿郡南和。◎《武纪》：建安十七年，割南和益魏郡。◎《文纪》：黄初二年，以魏郡西部为广平郡，南和改属广平。◎《一统志》：今直隶顺德府南和县治。】治化有成，超迁博陵太守、【◎范《书·桓帝纪》：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钱大昭曰：博陵一郡兼得中山、安平、河间之地，不独分中山也。】幽州刺史，所在有绩。【◎《御览·四百二十一》引《魏略》曰：林历宰守、刺史，所在检身节用，其家常饥乏，糟糠缊敝。】文帝为五官将，林为功曹。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田银、苏伯反河间，事在建安十七年，互见国渊、程昱传。】幽、冀扇动。文帝欲亲自讨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贼之形势，可料度也。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银、伯犬羊相聚，智小谋大，不能为害。方今大军在远，外有强敌，将军为天下之镇也，【◎胡三省曰：谓留守邺也。】轻动远举，虽克不武。”文帝从之，遣将往伐，应时克灭。【遣将军贾信讨之，见《程昱传》注引《魏书》。】

出为平原太守、魏郡东部都尉，【◎《武纪》：建安十八年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入为丞相东曹属。魏国既建，拜尚书。文帝践阼，迁少府，【◎林为少府，列名劝进，见《上尊号奏》。◎《百官志》：少府，卿，一人，中两千石，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汉官》曰：少者，小也。小，故称少府。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惠栋曰：○《汉官仪》曰：少府掌山泽陂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小藏，故曰少府。大用由司农；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也。】封乐阳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当官又严。少府寺与鸿胪对门，时崔林为鸿胪。崔性阔达，不与林同，数数闻林挝吏声，不以为可。林夜挝吏，不胜痛，叫呼敖敖彻曙。明日，崔出门，与林车相遇，乃啁林曰：“闻卿为廷尉，尔邪？”林不觉答曰：“不也。”崔曰：“卿不为廷尉，

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惭，然不能自止。】转大司农。明帝即位，进封高阳乡侯，徙光禄勋、太常。【◎《卢毓传》：会司徒缺，毓荐太常常林贞固纯粹。】晋宣王以林乡邑耆德，【司马氏亦河内温人。】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魏略》曰：初，林少与司马京兆善。【◎《司马朗传》注：父防，字建公，官京兆尹，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太傅每见林，辄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贵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补之。◎案《魏略》此语，与本传反。臣松之以为林之为人，不畏权贵者也。论其然否，谓本传为是。】时论以林节操清峻，欲致之公辅，而林遂称疾笃。拜光禄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赠骠骑将军，葬如公礼，谥曰贞侯。子峕嗣，为太山太守，坐法诛。峕弟静绍封。【◎案《晋书》，诸葛诞反，大将军东征，峕坐称疾，为司马文王所诛。【宋本“诛”作“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吉茂字叔畅，冯翊池阳人也，【◎《一统志》：池阳故城，今陕西西安府泾阳县西北。】世为著姓。【◎《风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后。汉有汉中太守吉恪。】好书，不耻恶衣恶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关中始平，茂与扶风苏则共入武功南山，隐处【◎本志《苏则传》：则，扶风武功人。◎注引《魏略》云：则与冯翔吉茂等隐于郡南太白山中。】精思数岁。州举茂才，除临汾令，【◎

《郡国志》：司隶河东郡临汾。◎《一统志》：临汾故城，今山西绛州东北。】居官清静，吏民不忍欺。转为武德侯庶子。【◎《百官志》：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

◎本志《文纪》：延康元年，封王子叡为武德侯。◎《明纪》：年十五，封武德侯。◎武德，见《文纪》延康元年。】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范《书·献纪》、本志《武纪》、《通鉴》俱在二十三年。◎范《书·耿秉传》作“吉”。◎章怀注： ，或作 “平”。】先是科禁内学及兵书，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当坐本等，顾谓其左右曰：“我坐书也。”会钟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后以茂为武陵太守，不之官。转酂相，【◎本志《武文世王公传》：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二年封赞侯，黄初四年封赞王，七年徙封濮阳。】以国省，拜议郎。景初中病亡。自茂修行，【毛本“自”作“司”，误。】自茂修行，从少至长，冬则被裘，夏则裋褐，行则步涉，食则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悬磬。其或馈遗，一不肯受。虽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义而贵且富者。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嘉叙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德优能少。”茂愠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帻劫人邪！”初，茂同产兄黄，以十二年中从公府掾为长陵令。【◎赵一清曰：《汉志》长陵属左冯翊，《续志》无，盖省之也。岂魏时复置邪？◎弼按：○《郡国志》：京兆尹长陵，故属冯翊。○赵说误。

◎《一统志》：长陵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东北四十里，萧何所筑，俗名萧城。】是时科禁长吏擅去官，而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钟繇所收，遂伏法。茂时为白衣，始有清名于三辅，以为兄坐追义而死，怨怒不肯哭。至岁终，繇举茂。议者以为茂必不就，及举既到而茂就之，故时人或以茂为畏繇，或以茂为髦士也。【◎李慈铭曰：髦士，疑“冒仕”之音误。】沐并字德信，河间人也。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名吏。有志介，尝过姊，姊为杀鸡炊黍而不留也。然为人公果，不畏强御，丞相召署军谋掾。黄初中，为成皋令。校事刘肇出过县，【毛本“校”作“梭”，误。】遣人呼县吏，求索稿谷。是时蝗旱，官无有见。【◎李慈铭曰：有见，疑当作“见有”。】未辨之间，【辨，当作“办”。】肇人从入并之閤下，【毛本“閤”作“阁”，误。】呴呼骂吏。并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从吏卒，欲收肇。肇觉知驱走，具以状闻。有诏：“肇为牧司爪牙吏，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杀之。肇髡决减死，刑竟复吏，【◎姚范曰：盖肇为之请，得髡决减死也。

◎李慈铭曰：此当读“肇髡决”为句，以肇亦有罪，故髡而决之也，“减死刑竟复吏”，则指

并言，谓卒减并死刑一等，刑竟乃复为吏也。◎赵一清曰：“肇”字衍，下云“刑竟复吏”，谓沐并被刑也，何与于肇？◎弼按：赵说是。】由是放散十余年。至正始中，为三府长史。时吴使朱然、诸葛瑾攻围樊城，遣船兵于岘山东斫材，牂柯【◎牂柯，宋本作“ 牱”。

◎潘眉曰：“斫材”下疑脱“为”字。牱，系船杙也。◎弼按：下文“其名流布，播于异域”之语，应作“牂牁”，且属下读。】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后熟者，言：“共食来。”后熟者答言：“不也。”【《御览》“不”下有“往”字，萧常《书》本传同。】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于异域如此。虽自华夏，不知者以为前世人也。为长史八年，晚出为济阴太守，召还，拜议郎。年六十余，自虑身无常，豫作终制，诫其子以俭葬，曰：“告云、仪等：【云、仪，并子名。】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非圣人莫能履其从容也。是以富贵者有骄奢之过，而贫贱者讥于固陋，于是养生送死，苟窃非礼。由斯观之，阳虎玙璠，甚于暴骨，【解见《文纪》黄初三年“季孙以璠玙敛”。】桓魋石椁，不如速朽。【◎《礼记·檀弓上》曰：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郑注云：桓司马，宋向戌之孙，名魋。】此言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也，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册府》“是”作“臻”。】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梦太极。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缠，疑作“纆”。纆，音墨，绳索也。】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冯本“梏”作“桔”，误。】岂不哀哉！昔庄周阔达，无所適莫；又杨王孙裸体，【◎

《汉书·杨王孙传》：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师古曰：臝者，不为衣衾棺椁者也。】贵不久容耳。【◎容，当作“客”。◎《杨王孙传》：焉用久客。◎王先谦曰：归土则与为一，久不归是客也。◎沈钦韩曰：○《西京杂记》：杨贵字王孙，京兆人，死，卒裸葬于终南山。】至夫末世，【冯本“末”作“未”，误。】缘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鳞柙，玉床象衽，杀人以狥；壙穴之内，锢以纻絮，藉以蜃炭，【解见

《文纪》黄初三年“无施苇炭”。】千载僵燥，托类神仙。于是大教陵迟，竞于厚葬，谓庄子为放荡，以王孙为戮尸，岂复识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胔乎哉？【冯本“狐”作“孤”，误。】吾以才质滓浊，【冯本“才”作“材”。】污于清流。昔忝国恩，历试宰守，所在无效，代匠伤指，【◎《老子》：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狼跋首尾，无以雪耻。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今年过耳顺，奄忽无常，苟得获没，即以吾身袭于王孙矣。上冀以赎市朝之逋罪，下以亲道化之灵祖。顾尔幼昏，未知臧否，若将逐俗，抑废吾志，私称从令，未必为孝；而犯魏颗听治之贤，【◎《左传·宣公十五年》：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尔为弃父之命，谁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将尸视。”至嘉平中，【毛本无“至”字。】病甚。临困，又敕豫掘埳。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埳，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搏治粟米之奠。【◎《一切经音义》：搏，饭也。】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出为寿春令，【◎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二十九：故寿春县在寿春县西一里，县前有时苗饮犊池。○又卷五十九：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有时苗冢。苗钜鹿人，晋末移葬于此。】令行风靡。扬州治在其县，【◎惠栋曰：○顾野王《舆地记》：扬州刺史先理历阳，后理寿春，后又徙曲阿。】时蒋济为治中。【◎本志《蒋济传》：济为州别驾。◎《宋书》：刺史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

治中从事史一人。】苗以初至往谒济，济素嗜酒，適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置之墙下，旦夕射之。州郡虽知其所为不恪，然以其履行过竞，【宋本“竞”作“人”。】无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音饭。〗车。【◎沈家本曰：○《释名》：軬，藩也，藩蔽水雨也。】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还为太官令，【◎《百官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御览》作“至于叙人才不能宽大”。】然纪人之短，虽在久远，衔之不置。如所忿蒋济者，仕进至太尉，济不以苗前毁己为嫌，苗亦不以济贵更屈意。为令数岁，不肃而治。迁典农中郎将。【◎刘昭注引《魏志》云：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年七十余，以正始中病亡也。】

## 杨俊

杨俊字季才，河内获嘉人也。【◎《郡国志》：司隶河内郡获嘉。◎《一统志》：获嘉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新乡县西南十二里。】受学陈留边让，让器异之。【边让，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曹瞒传》。】俊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郡国志》：河南尹京、密，有大騩山，有梅山，有陘山。◎《一统志》：京县故城，今河南开封府荥阳县东南二十里。密县故城，今开封府密县东南三十里。】同行者百余家。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司马宣王年十六七，与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俊转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后与别。

太祖除俊曲梁长，【◎《郡国志》：冀州魏郡曲梁。◎王先谦曰：三国魏改属广平。◎《一统志》：曲梁故城，今直隶广平府永年县治。】入为丞相掾属，举茂才，安陵令，【◎《郡国志》：司隶右扶风安陵。◎《一统志》：安陵故城，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东二十一里。】迁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徙为征南军师。【征南将军之军师也。时曹仁为征南将军。】魏国既建，迁中尉。【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中尉。黄初元年改为执金吾。】太祖征汉中，魏讽反于邺。【事在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俊自劾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笺辞太子。太子不悦，曰：“杨中尉便去，何太高远邪！”遂被书左迁平原太守。【◎《徐奕传》：魏讽等谋反，中尉杨俊左迁。】文帝践阼，复在南阳。时王象为散骑常侍，荐俊曰：“伏见南阳太守杨俊，秉纯粹之茂质，履忠肃之弘量，体仁足以育物，笃实足以动众，克长后进，惠训不倦，外宽内直，仁而有断。自初弹冠，所历垂化，再守南阳，恩德流著，殊邻异党，襁负而至。今境守清静，无所展其智能，宜还本朝，宣力辇毂，熙帝之载。”

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人伦，解见《蜀志·庞统传》。】同郡审固、陈留卫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御史、县令，【◎《百官志》：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曰：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其明鉴行义多此类也。初，临菑侯与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適有所据当，然称临菑尤美，【宋本“尤”作“犹”。】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二年，

【宋本“二”作“三”。】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

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杨俊之死，鲍勋之诛，皆魏文之以私憾诛戮大臣者。荀纬，事见《王粲传》及注引《文章叙录》。】【◎《世语》曰：俊二孙，览字公质，汝阴太守；猗字公彦，尚书：晋东海王越舅也。览子沈，字宣弘，散骑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王粲传》：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卫觊传》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亦与觊并以文章显。◎严可均《全三国文》王象小传云：象，并州人。◎盖沿

《杨俊传》“俊转避地并州，本郡王象”云云，而误，不知“本郡”者，谓俊之本郡河内，非谓并州也。严氏博洽竟有此疏失。】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师归美，称为儒宗。【◎《文纪》：帝好文学，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曹爽传》注引《魏略》曰：桓范，延康中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隋书·经籍志》：《王象集》，一卷。】车驾南巡，未到宛，有诏百官不得干豫郡县。及车驾到，而宛令不解诏旨，闭市门。帝闻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杨俊。诏问尚书：“汉明帝杀几二千石？”时象见诏文，知俊必不免，乃当帝前叩头，流血竟面，请俊减死一等。帝不答，欲释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顾谓象曰：“我知杨俊与卿本末耳。今听卿，是无我也。卿宁无俊邪？无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缩手。帝遂入，决俊法，然后乃出。象自恨不能济俊，遂发病死。】

## 杜袭

杜袭字子绪，颍川定陵人也。【◎《郡国志》：豫州颍川郡定陵。◎《一统志》：定陵故城，今河南南阳府舞阳县北十五里。】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先贤行状》曰：安年十岁，名称乡党。至十三，入太学，号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绝俗。洛阳令周纡数候安，安常逃避不见。时贵戚慕安高行，多有与书者，辄不发，以虑后患，常凿壁藏书。后诸与书者果有大罪，推捕所与交通者，吏至门，安乃发壁出书，印封如故，当时皆嘉其虑远。三府并辟，公车特征，拜宛令。先是宛有报雠者，其令不忍致理，将与俱亡。县中豪强有告其处者，致捕得。安深疾恶之，到官治戮，肆之于市。惧有司绳弹，遂自免。后征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礼化俗。以病卒官，时服薄敛，素器不漆，子自将车。州郡贤之，表章坟墓。【◎范《书·杜根传》：安字伯夷，少有志节。◎惠栋曰：○谢承《书》云：豫章宗度拜定陵令，县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就与高谈，伯夷感德诣县，县署功曹。】根举孝廉，除郎中。【◎范《书·根传》：根字伯坚，性方实，好绞直。永初元年，举孝廉，为郎中。】时和熹邓后临朝，外戚横恣，安帝长大，犹未归政。根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何焯曰：和熹之崩，在永宁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邓骘等以罪自杀，计下诏求根等即在是年。考和熹既立安帝，久不归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称制终身，诚过于持权。若永初元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谓之年长。根等何据，辄进谏哉？】邓后怒，收根等伏诛。【监本“诛”作“赫”，误。】诛者皆绢囊盛，于殿上撲地。执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语行事人，使不加力。诛讫，车载城外，根以撲轻得苏息，遂闭目不动摇。经三日，乃密起逃窜，【◎范《书·根传》：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撲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沈铭彝曰：○袁宏

《纪》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阴共为意使不加力，故以撲轻得免。○但如范《书》，则根身分更高。◎周寿昌曰：《国策》秦茅焦有“囊撲二弟”语，是撲刑起于暴秦。《申屠刚传》

“尚书近臣至乃捶撲牵曳于前”，则光武时已有撲刑。《左雄传》“孝明皇帝始有撲罚，皆非古典。顺帝阳嘉年间从雄言改之，其后九卿无复捶撲者”。根尚在安帝时，且为郎中，非九卿。◎黄山曰：撲，本即扑字，《虞书》“扑作教刑”，《月令》“司徒搢扑”，皆谓以榎楚挞之，即杖刑也。《一切经音义·十四》引《通俗文》“连杖曰撲”，则撲杀犹杖杀耳。明帝捶撲尚书近臣，开后世廷杖之渐，三代所未有，虽秦之暴，亦不闻有此定规。明帝固非，然未至杀人也。至以囊盛人，而加撲于殿上至于死，则迥非常法，不得与明帝之捶撲牵曳并论。周以始皇之“囊撲二弟”为比，可也，乃谓撲始于秦，而疑根非九卿可撲，则误甚。】为宜城山中酒家客，【◎《郡国志》：荆州南郡宜城。◎三国魏改属襄阳郡。◎《一统志》：宜城故城，今湖北襄阳府宜城县南。◎范《书·根传》“客”作“保”。◎章怀注：○宜城县出美酒，○

《广雅》云：保，使也。○言为人佣力，保任而使也。◎惠栋曰：○司马贞云：《栾布传》 “卖庸于齐，为酒家人”，《汉书》作“酒家保”，谓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使也。】积十五年，

【◎柳从辰曰：袁宏《纪》载根上书直谏，在永初二年十二月后。“积十五年”作“积十年余”。】酒家知其贤，常厚敬待。邓后崩，安帝谓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录见诛者子孙。根乃自出，征诣公车，拜符节令。【◎范《书·根传》作“拜侍御史”。◎《续百官志》：符节令，一人，六百石。】或问根：“往日遭难，天下同类知故不少，【◎范《书》“同类”作 “同义”。◎胡三省曰：天下之士，以根直谏，同义之也。】何至自苦历年如此？”根答曰： “周旋人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亲知，故不为也。”迁济阴太守，以德让为政，风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寿终，棺不加漆，敛以时服。长吏下车，常先诣安、根墓致祠。】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同郡繁钦【钦，见《王粲传》。】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或谓：“长”字从本音，去“者”字。】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钦慨然曰：“请敬受命。”袭遂南適长沙。

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郡国志》：荆州南阳郡西鄂。◎《方舆纪要》：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北五十里。◎应劭曰：江夏有鄂，故此加西。】县滨南境，寇贼纵横。时长吏皆敛民保城郭，不得农业。野荒民困，仓庾空虚。袭自知恩结于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业，留丁强备守，吏民欢悦。会荆州出步骑万人来攻城，袭乃悉召县吏民任拒守者五十余人，与之要誓。其亲戚在外欲自营护者，恣听遣出；皆叩头愿致死。于是身执矢石，率与戮力。吏民感恩，咸为用命。临阵斩数百级，而袭众死者三十余人，其余十八人尽被创，贼得入城。袭帅伤痍吏民决围得出，死丧略尽，而无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营，【摩陂在今河南汝州郏县，汝水支流所。】吏民慕而从之如归。【◎《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刘表攻西鄂，西鄂长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时南阳功曹柏孝长亦在城中，

【吴本、毛本“功”作“攻”，误。】闻兵攻声，恐惧，入室闭户，牵被覆头。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侧立而听。二日，往出户问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负楯亲斗，语子绪曰：“勇可习也。”】

司隶钟繇表拜议郎参军事。荀彧又荐袭，太祖以为丞相军祭酒。【军师祭酒，见《武纪》建安三年。】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彊识博闻，【宋本“彊”上有“粲”字。】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晋书·职官志》：侍中，魏晋以来置四人，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尝独见，【宋本“尝”上多一“袭”字。】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 “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后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何焯曰：先徙八万余口，盖知此地之难与蜀争，豫为之所也。】夏侯渊为刘备所没，

军丧元帅，将士失色。袭与张郃、郭淮纠摄诸军事，权宜以郃为督，以一众心，三军遂定。太祖东还，当选留府长史，镇守长安，主者所选多不当，太祖令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胡三省曰：置留府于关中者，以备蜀也。】

时将军许攸【◎《通鉴》作“关中营帅许攸”。◎胡三省曰：此又一许攸，非自袁绍来奔之许攸也。◎官本《考证》曰：此非南阳许攸。《御览》作“许游”。】拥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谏：“可招怀攸，共讨强敌。”太祖横刀于膝，作色不听。袭入欲谏，太祖逆谓之曰：“吾计以定，卿勿复言。”袭曰：“若殿下计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计非邪，虽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阐乎？”【◎胡三省曰：（闸）**[**阐**]**，开也，大也，明也。】太祖曰：“许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胡三省曰：置，捨也。】袭曰：“殿下谓许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袭曰：“夫惟贤知贤，惟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谓弃巴蜀也。】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胡三省曰：○三十斤为钧。千钧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说文》曰：有螫毒者，或谓之甘鼠。○陆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啮人及鸟兽，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本草》说：鼷鼠极细，不可卒见。○四斤为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茎也。

○东方朔曰：以莛撞钟，是。○皆言力势重者，不以轻触而发动也。鼷，音奚。莛，音廷。撞，直江翻。◎弼按：○班《书·律历志一》云：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胡注误作“四斤为石”，当为刻本之误。】太祖曰：“善。”遂厚抚攸，攸即归服。时夏侯尚暱于太子，情好至密。袭谓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闻太祖。文帝初甚不悦，后乃追思。语在《尚传》。其柔而不犯，皆此类也。

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及践阼，为督军粮御史，封武平亭侯，更为督军粮执法，【◎洪饴孙曰：督军粮御史，一人，第七品，出征则置。督军粮执法，一人，第六品，出征则置。】入为尚书。明帝即位，进封平阳乡侯。诸葛亮出秦川，【◎胡三省曰：关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国，谓之秦川。】大将军曹真督诸军拒亮，徙袭为大将军军师，【◎洪饴孙曰：军师，一人，第五品。◎赵一清曰：军师之官，并见杨俊、赵俨、裴潜等传。魏时特置。◎弼按：杨俊为征南将军之军师，赵俨为征东将军之军师，裴潜为太尉之军师，并非一官。杜袭则大将军曹真之军师也。赵说少误。】分邑百户赐兄基爵关内侯。真薨，司马宣王代之，袭复为军师，【《温恢传》注引《魏略》云诸葛亮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于孟公威，当在袭复为军师之时。】增邑三百户，【冯本、吴本、毛本均无“户”字。】并前五百五十户。以疾征还，拜太中大夫。薨，追赠少府，谥曰定侯。子会嗣。

## 赵俨

赵俨字伯然，颍川阳翟人也。【颍川郡治阳翟，见《武纪》卷首。】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太祖始迎献帝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应期命世，【◎《武纪》：建安元年，魏武迁镇东将军。】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诣太祖，太祖以俨为朗陵长。【朗陵，见《荀彧传》，又见《李通传》。】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甚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时袁绍举兵南侵，【建安五年。】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阳安都尉，见《李通传》。◎钱大昭曰：○阳安县本属汝南郡，《晋志》无阳安

郡，唯《魏志·李通传》有阳安都尉。○刘昭注《续汉志》引《魏氏春秋》云：初平三年，分二县置阳安都尉。○盖大郡置太守，小郡则置都尉也，通称亦曰太守，故《魏略》云“俨与领阳安太守李通同治”。◎胡三省曰：调，徒钓翻。户出緜绢，谓之调。录，收拾也。】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赵一清曰：“将”字衍。◎弼按：《武纪》“建安元年九月，以魏武为大将军”，又按《通鉴》作“公与袁绍相持甚急”，公者，魏武也，仍以作“大将军”为是。】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曰：“今阳安郡当送绵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微善必赏，则为义者劝。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以为国家宜垂慰抚，所敛绵绢，皆俾还之。”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

入为司空掾属主簿。【◎《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于绍者。俨与领阳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俨为陈绍必败意，通乃止。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通书疏，阴知俨必为之计，乃曰：“此必赵伯然也。”【《魏略》所载与

《李通传》异。】◎臣松之案：《魏武纪》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何焯曰：阳焚之，而密使人搜阅，既安反侧，又审情伪。操多疑，或有是。】】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诸将任气，多共不协；使俨并参三军，每事训喻，遂相亲睦。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章陵郡，互见《本志·刘表传》注。◎胡三省曰：四亲园庙在章陵，时以为郡，置守。◎钱大昭曰：章陵县属南阳郡，晋、宋诸志不载章陵置罢之事。◎侯康曰：章陵本南阳属县。洪亮吉谓章陵汉末曾升作郡，《后汉书·刘表传》“荆州八郡”注称《汉官仪》一为章陵，《赵俨传》俨为章陵太守，疑魏平荆州后方省也。◎赵一清曰：○《续郡国志》：南阳郡章陵，故春陵，世祖更名。○《方舆纪要》卷七十九：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将耿遵筑章陵城。后尝为章陵郡。魏黄初二年，更章陵为安昌县。◎吴增僅曰：○《魏武纪》：建安二年，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则是时尚未为郡。○《魏志·刘表传》注引《傅子》：蒯越佐表平定荆土，诏拜章陵太守。○则郡立于建安初年，十八年省州并郡，《献帝起居注》所载荆州之数，章陵尚未省废。黄初三年，封曹据为章陵郡，〖◎弼按：郡，当作“王”。〗其年徙封义阳王。据《水经注》，文帝改章陵县曰安昌，安昌为义阳郡领县，义阳似即章陵之改名。◎王先谦曰：章陵，汉末置郡，见《刘表传》注及《百官志》注。魏文改章陵县曰安昌，立义阳郡治，见《沔水注》及《寰宇记》。◎《一统志》：故城，今湖北襄阳府枣阳县东。】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赵一清曰：此于禁所督之七军也。◎互见

《于禁传》注。】复为丞相主簿，迁扶风太守。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胡三省曰：平难将军，曹氏所置。】以俨为关中护军，尽统诸军。羌虏数来寇害，俨率署等追到新平，【◎新平郡，见《文纪》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谢鍾英曰：今陕西邠州之长武、乾州之永寿，是其地。◎洪亮吉曰：○《魏略》：李伟为新平太守。】大破之。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今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东二十里。】俨复率署等攻之，贼即破灭。

时被书差千二百兵往助汉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与室家别，皆有忧色。署发后一日，俨虑其有变，乃自追至斜谷口，【◎今陕西凤翔府郿县。◎《蜀志·诸葛亮传》：扬声由斜谷道取郿。◎《寰宇记》：郿城南当斜谷口。】人人慰劳，又深戒署。还宿雍州刺史张既舍。署军复前四十里，兵果叛乱，未知署吉凶。而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

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俨欲还，既等以为“今本营党已扰乱，一身赴之无益，可须定问”。俨曰：“虽疑本营与叛者同谋，要当闻行者变，乃发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犹豫，促抚宁之。且为之元帅，既不能安辑，身受祸难，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马息，【◎或曰：“息”上疑少一字。】尽呼所从人，喻以成败，慰励恳切。皆慷慨曰：“死生当随护军，不敢有二。”前到诸营，各召料简诸奸结叛者【◎胡三省曰：料，音聊，量度也，理也。】八百余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谋魁率治之，余一不问。郡县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还降。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毛本“大”作“太”，误。◎胡三省曰：大营，谓操营也。将，读如字，送也。】请旧兵镇守关中。”太祖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通鉴》“人”下有“往”字。】当须到乃发遣，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喻。【◎胡三省曰：不可以言语喻之，使安帖也。】俨谓诸将曰：“旧兵既少，东兵未到，【监本“东”作“策”，误。】是以诸营图为邪谋。若或成变，为难不测。因其狐疑，当令早决。”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胡三省曰：遣之东赴操营。】便见主者，内诸营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别之。【◎胡三省曰：主者，主兵籍者也。差，初皆翻，择也；又初加翻，言以等差别异之也。别，彼列翻，分也，异也。】留者意定，与俨同心。其当去者【冯本无“其”字。】亦不敢动，俨一日尽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罗落之。【◎胡三省曰：分布于行者之间，罗列而遮落之也。】东兵寻至，【◎胡三省曰：东兵，刘柱所将之兵也。】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孙盛曰：盛闻为国以礼，民非信不立。周成不弃桐叶之言，【◎《史记》：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吕氏春秋》、《说苑》俱云周公对成王之言。】晋文不违伐原之誓，【◎《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俨既诈留千人，使效心力，始虽权也，宜以信终。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义丧矣，何以临众？【宋本“众”作“民”。】】

关羽围征南将军曹仁于樊。俨以议郎参仁军事南行，迁平寇将军徐晃俱前。【◎胡三省曰：平寇将军亦曹操所置，考沈约《志》，不在四十号之数。◎赵一清曰：徐晃时为平寇将军，“迁”字误。◎陈景云曰：《册府》“迁”作“与”，《通志》同，当从之。◎弼按：○《通鉴》：操使平寇将军徐晃屯宛，以助曹仁攻羽，使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与徐晃俱前。】既到，羽围仁遂坚，余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呵责晃促救。【《通鉴》“呵”作“呼”。】俨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適所以弊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偪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急之戮，【缓急，宋本作“缓救”，《通鉴》同，元本作“援救”，均误。】余为诸军当之。”【◎《通鉴》“军”作“君”。◎何焯曰：敌方乘胜，若督促解围，士众豫怯，轻动而败。即后至者，望风奔北，不能御寇矣。晃之成功，赖俨能见兵势也。】诸将皆喜，便作地道，箭飞书与仁，【◎《御览·三百八十二》引此“箭”上有“射”字。

◎弼按：此即孙权请讨关羽自效之书。】消息数通，【◎胡三省曰：消者，浸微浸灭之意。息者，渐生渐长之意。消息数通，则城内城外各知安否也。晃营迫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敝，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北军亦至，并势大战。羽军既退，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而孙权袭取羽辎重，羽闻之，即走南还。仁会诸将议，咸曰：“今因羽危惧，必可追禽也。”【《通鉴》无“必”字。】俨曰：“权邀羽连兵之难，【◎胡三省曰：邀，当作“徼”。徼，幸也。难，乃旦翻。谓与曹仁连兵。】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胡三省曰：求效，犹言求自效也。或曰，巽顺其辞，以求成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迸，【◎胡三省

曰：言羽失根本，而势孤奔迸也。】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胡三省曰：虞，度也，防也。谓度羽不能为害，则改其防羽之心而防操，则必为操之患矣。◎何焯曰：羽存则两疲，羽亡则刘、孙连兵不解，为魏利皆甚大也。况羽士众尚盛，又无归路，若急追之，人皆致死。我新胜而骄，又自战其地，必丧前劳。万一大衄，方生他变。昔黄池之役，晋甘为吴所先，正虑此也。谓权改虞而生患于我，乃俨之巧词。】王必以此为深虑。”仁乃解严。【◎胡三省曰：赵俨之计，此战国策士所谓“两利而俱存之”之计也。解严，解所严兵，不复追羽也。是后陆逊败刘备于峡中，收兵而还，不复追备，计亦如此。】太祖闻羽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仁，如俨所策。

文帝即王位，为侍中。顷之，拜驸马都尉，领河东太守、【俨为河东太守，录送生人妇，见《杜畿传》注引《魏略》，本传讳之。】典农中郎将。【郡县有屯田者，置典农中郎将，见

《武纪》建安元年。】黄初三年，赐爵关内侯。孙权寇边，征东大将军曹休统五州军御之，

【◎监本“休”作“仁”，误。◎卢明楷曰：○《曹休传》：帝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

○仁未尝为征东也。◎弼按：○《曹休传》：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洪饴孙云：征东将军，统青、兖、徐、扬四州刺史，资深者为大将军。○未言统五州军也。】征俨为军师。权众退，军还，封宜土亭侯，转为度支中郎将，【度支中郎将，一人，两千石，掌诸军兵田。见《文纪》延康元年。】迁尚书。从征吴，到广陵，复留为征东军师。明帝即位，进封都乡侯，邑六百户，监荆州诸军事，假节。会疾，不行，复为尚书，出监豫州诸军事，转大司马军师，【监本“马”作“农”，误。】入为大司农。齐王即位，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又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正始四年，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魏略》曰：旧故四征有官厨财籍，迁转之际，无不因缘。而俨叉手上车，【《书钞·三十八》“叉”上有“自征西征为骠骑”七字。】发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药。雍州闻之，乃追送杂药材数箱，俨笑曰：“人言语殊不易，我偶问所服药耳，何用是为邪？”遂不取。】迁司空。薨，【正始六年二月丙子，迁司空。六月，俨薨。见《齐王纪》。会葬宾客众多，见《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谥曰穆侯。子亭嗣。初，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云。

## 裴潜

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也。【◎《郡国志》：司隶河东郡闻喜，本曲沃。◎《一统志》：闻喜故城，今山西绛州闻喜县治。◎邹安鬯曰：今闻喜县东三十里。◎惠栋曰：《刘宽碑》作“熹”，古字通。】【◎《魏略》曰：潜世为著姓。父茂，仕灵帝时，历县令、郡守、尚书。建安初，以奉使率导关中诸将讨李傕有功，封列侯。【◎裴茂，事见《董卓传》。◎范《书·献帝纪》：初平四年，遣侍御史裴茂讯诏狱，原轻系。◎《唐书·宰相世系表》云：非子之支孙封，封乡，因以为氏。今闻喜城是也。六世孙陵，封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为“裴”。九世孙燉煌太守遵，从光武平陇、蜀，徙居河东安邑。安、顺之际，徙闻喜。曾孙晔，并州刺史、度辽将军。子茂，字巨光，灵帝时历郡守、尚书，率诸将讨李傕有功，封阳吉平侯。三子潜、徽、辑。◎本志《武纪》建安十九年注引《献帝起居注》作“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周嘉猷《南北史世系表》作“吉阳平侯”。】潜少不修细行，由此为父所不礼。】避乱荆州，【◎本志《刘表传》注引《傅子》云：傅巽客荆州，证裴潜终以清行显。】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毛本“伯”

误作“北”。】其败无日矣。”遂南適长沙。【毛本“適”作“过”，误。】太祖定荆州，以潜参丞相军事，【◎胡三省曰：时方用兵，故丞相府置参军事。《职官分纪》“汉三公府有参军事”，盖亦谓此时所置耳。】出历三县令，入为仓曹属。【◎《续百官志》：仓曹，主仓谷事。】太祖问潜曰：“卿前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略何如？”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林国赞曰：曹操新定荆州，前此与先主周旋，已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之论，是操知先主已久，原不待问。疑从后附会之词。】

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胡三省曰：代郡乌桓单于其一曰普**[**富**]**卢，其二曰无臣氐，其三则未之闻也。】专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潜精兵以镇讨之。潜辞曰：“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之以静。单于以下脱帽稽颡，悉还前后所掠妇女、器械、财物。潜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郝温、郭端等十余人，北边大震，百姓归心。在代三年，还为丞相理曹掾，【◎赵一清曰：《续志》及《宋志》公府掾曹无理曹，高柔亦为理曹掾。观魏武令，是刑法之职。◎弼按：○《武纪》：建安十九年，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属。】太祖褒称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计者必以潜为理过严，【《通鉴》“计”作“继”，“理”作“治”，均是。】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胡三省曰：摄，持也，整也。】此讼争所由生也。【《通鉴》 “讼争”作“怨叛”。】以势料之，代必复叛。”【◎胡三省曰：后魏陆侯治高车，与潜异世而同辙。】于是太祖深悔还潜之速。【◎何焯曰：此魏失并州之故，因循至晋，遂有刘、石之祸，由于操方角逐群雄，不思靖乱，亦其规模狭小，听谗忽贤之病。】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至，乃遣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胡三省曰：鄢陵县属颍川郡。骁骑将军，始于汉武帝以命李广。】征之。

潜出为沛国相，迁兖州刺史。【◎或谓：兖州，疑“豫州”之误。摩陂在豫州颍川郡郏县境内，若在兖州，魏武何由叹其军整乎？◎弼按：《温恢传》潜实为兖州刺史，是时诸军会摩陂，豫州刺史为吕贡也。注引《魏略》亦云“潜为兖州”。◎何焯曰：摩陂之役，盖集数州之众，以解二城之围，亦勍矣哉。】太祖次摩陂，叹其军陈齐整，特加赏赐。文帝践阼，

【毛本“阼”作“ ”，误。】入为散骑常侍。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迁荆州刺史，赐爵关内侯。明帝即位，入为尚书。出为河南尹，转太尉军师、大司农，封清阳亭侯，邑二百户。入为尚书令，奏正分职，料简名实，出事使断官府者百五十余条。丧父去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赠太常，谥曰贞侯。【◎

《魏略》曰：时远近皆云当为公，会病亡。始潜自感所生微贱，无舅氏，又为父所不礼，即折节仕进，虽多所更历，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将妻子。妻子贫乏，织蔾芘以自供。【官本 “蔾”作“藜”，《御览·四百八四》引《典略》作“荆芘”，又《七百六六》引《魏略》作 “筣芘”，注“上音狸，下音毗”。】又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以父在京师，出入薄軬车；【解见《常林传》。】群弟之田庐，【◎孙志祖曰：之，当作“乏”。

◎弼按：之，往也，与下文“常步行”相应。】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于石奋。【◎《汉书·石奋传》：奋及四子皆二千石，号万石君，以孝谨闻乎郡国。】其履检校度，自魏兴少能及者。潜为人材博，有雅要容，【◎官本《考证》曰：“要”字疑衍。】然但如此而已，终无所推进，故世归其洁而不宗其余。【◎周寿昌曰：潜父在汉灵帝时贵为列侯，而简约至此。潜少不修细行，而履检校度，魏时无能及者，卒以无所推进，世不宗之。可知汉、魏时以荐才为第一义。】】子秀嗣。遗令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

其余一无所设。秀，咸熙中为尚书仆射。【◎《文章叙录》曰：秀字季彦。弘通博济，八岁能属文，遂知名。【◎本志《郭淮传》注引《晋诸公赞》云：淮弟配，裴秀、贾充，皆配女婿。】大将军曹爽辟。【◎《晋书·裴秀传》：渡辽将军毌丘检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党，高听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游、夏、颜、冉之美。”爽乃辟为掾。】丧父服终，推财与兄弟。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郎。爽诛，以故吏免。迁卫国相，累迁散骑常侍，【◎《三少帝级》高贵乡公甘露元年注引傅畅《晋诸公赞》曰：帝常与散骑常侍裴秀等讲宴于东堂，名秀为儒林丈人。】尚书仆射、令，【◎《续百官志》：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令”字疑衍。陈《志·潜传》、《晋书·秀传》均作“尚书仆射”，不言“尚书仆射令”也。◎《晋书·裴秀传》：军国之政，多见信纳。迁散骑常侍。帝之讨诸葛诞也，秀与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以行台从，豫参谋略。及诞平，转尚书。常道乡公立，以豫议定策，迁尚书仆射。】光禄大夫。咸熙中，晋文王始建五等，【详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命秀典为制度，封广川侯。【◎《晋书·秀传》：封济川侯，地方六十里，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郡国志》：青州乐安国高苑县。◎《一统志》：高苑故城，今山东济南府新城县治。】晋室受禅，进左光禄大夫，【◎《晋书·职官志》：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绶。】改封钜鹿公，【《晋书》作“封钜鹿郡公”。】迁司空。著《易》及《乐》论，又画《地域图》十八篇，传行于世。【◎《晋书·秀传》：秀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闇昧。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罙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秀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水经注·穀水注》：京相璠与裴司空季彦修《晋舆地图》。◎《书钞·九十六》引《晋诸公赞》云：司空裴秀以旧天下大图，用缣十八疋，省视既难，事又不审。乃裁剪为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沈家本曰：《晋书》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疑此夺“禹贡”二字。◎弼按：秀制图六法，实为测地缩图之先河。】《盟会图》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谥元公，配食宗庙。少子頠，字逸民，袭封。【◎《晋书·秀传》：秀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未奏而薨。友人料其书记，得表草言平吴事。其词曰：“孙皓酷虐，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遣子孙，将遂不能臣。时有否泰，非万安之势也。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乃封以上闻。”诏报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虽在危困，不忘王室，尽忠忧国，省益伤切。辄当与诸贤共论也。”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王公，配享庙庭。有二子，濬、頠。濬嗣，位至散骑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慧，别封高阳亭

侯，以濬少弟頠嗣。】◎荀绰《冀州记》曰：頠为人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历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书。元康末，为尚书左仆射。赵王伦以其望重，畏而恶之，知其不与贾氏同心，犹被枉害。【◎《晋书·裴頠传》：杨骏将诛，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頠，问太傅所在，頠绐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从頠言，遂委去。寻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骏诛，论功，封子该武昌侯，迁侍中。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又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頠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頠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頠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仍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三千兵，于是东宫宿卫万人。迁尚书，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頠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頠曰：“诚如公虑。但昏虐之人，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华曰：“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此谋遂寝。頠旦夕劝说从母广城君，令戒喻贾后，亲待太子而已。愍怀太子之废也，頠与张华苦争不从。初，赵王伦谄事贾后，頠甚恶之，伦数求官，頠与张华复固执不许，由是深为伦所怨。伦又潜怀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废贾后之际遂诛之，时年三十四。】

◎臣松之案：陆机《惠帝起居注》称“頠雅有远量，当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頠理具渊博，赡于论难，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辞精富，为世名论。【◎

《晋书·頠传》：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子嵩，字道文。荀绰称嵩有父祖风。为中书郎，早卒。【◎《晋书·裴頠传》：頠二子，嵩、该。赵王伦亦欲害之。梁王彤、东海王越称頠父秀有功王室，配享太庙，不宜灭其后嗣，故得不死，徙带方。惠帝反正，追复頠本官，谥曰成。以嵩嗣爵，为中书黄门侍郎。】頠从父弟邈，字景声，有雋才，为太傅司马越从事中郎，假节监中外营诸军事。【◎《艺文类聚》卷六十载邈《文身剑铭》曰：器以利显，实以名举，长剑耿介，礼文经武，陆断玄犀，水截轻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辅。◎又《文身刀铭》曰：良金百炼，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文繁波迴，流光灵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潜少弟徽，字文季，【《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字文秀”，又云“茂长子均”，与《晋书·裴秀传》异。】冀州刺史。有高才远度，善言玄妙。事见荀粲、傅嘏、王弼、管辂诸传。【◎潘眉曰：裴徽于《魏志》惟见《管辂传》，至如《傅嘏传》无裴徽，惟注引《傅子》有徽，非传也。荀粲、王弼，《魏志》皆无传，何劭作荀粲及王弼传。《荀粲传》引于《荀彧传》，《王弼传》引于《钟会传》，皆注也。若据陈《志》而言，则当云“徽事见《管辂传》”；若兼传、注而言，则当云见“荀彧、傅嘏、钟会、管辂诸传”；若据所出书而言，则当云见“荀粲、王弼、管辂传及《傅子》”。◎沈家本曰：裴注凡云见某传者，皆兼传、注而言，初不分析。此注惟“荀粲”当作“荀彧”耳。王弼附于钟会，故亦得称《王弼传》。但改“粲”为“彧”，于本书次序甚合，可无疑也。◎弼按：裴儁字奉先，潜弟，见《蜀志·孟光传》注引傅畅《裴氏家记》。】徽长子黎，字伯宗，一名演，游击将军。次康，字仲豫，太子左卫率。次楷，字叔则，侍中中书令、光禄大夫、开府。次绰，字季舒，黄门侍郎，早卒，追赠长水校尉。康、楷、绰皆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晋诸公赞》曰：康有弘量，绰以明达为称，楷少与琅邪王戎俱为掾发名，钟会致之大将军司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文王即辟为掾，进历显位。谢鲲为《乐广传》，称楷儁朗有识具，当时独步。【◎吴本、毛本“具”作“且”。

◎《晋书·裴楷传》：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为吏部郎，容仪俊爽，时人谓之玉人。出入宫省，见者肃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仪，和其声气，从容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累迁散骑常侍，转侍中。与山涛、和峤并以圣德居位。帝尝问曰：“朕应天顺时，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以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纯，黄门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郃，【◎郃，当作“邵”。◎《晋书·裴楷传》：盾弟邵，字道期。元帝为安东将军，以邵为长史，王导为司马，二人相与为深交。】有器望。晋元帝为安东将军，郃为长史，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达，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垒将军。楷子瓒，中书郎。【◎《晋书·楷传》：瓒字国宝，风神高迈，见者皆敬之。】次宪，豫州刺史。【◎《晋书·楷传》：宪字景思。永嘉末，王浚为石勒所破，栆嵩等莫不谢罪军门，贡赂交错，惟宪及荀绰恬然私室。家有书百余袠，盐、米各十数斛而已。】绰子遐，太傅主簿。【◎《晋书·楷传》：遐善言玄理，常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瓒、遐并有盛名，早卒。【◎《晋书·楷传》：瓒为乱兵所害，遐为东海王越子毗所害。】◎《晋诸公赞》称宪有清识。【◎《晋书·楷传》：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绥，绰比王澄，瓒比王敦，遐比王导，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幹、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共卷，其既、习、俨、潜四人自有传，徐福事在《诸葛亮传》，游楚事在《张既传》。余幹等四人【◎冯本、监本作“徐、韩”，宋本、元本作“余韩”，均误。◎卢明楷曰：幹等，即指下严幹、李义、韩宣、黄朗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诸葛亮传》”，不应又云“徐、韩”也。】载之于后。严幹【《书钞·九十五》引作“严韩”，《御览·五百四十二》引作“严翰”。】字公仲，李义字孝懿，皆冯翊东县人也。【◎赵一清曰：东县，临晋以东之县也。】冯翊东县旧无冠族，故二人并单家，【单家，单，寒也。】其器性皆重厚。当中平末，同年二十余，幹好击剑，义好办护丧事。冯翊甲族桓、田、吉、郭【宋本、元本、冯本、监本“田”误作“甲”。】及故侍中郑文信等，颇以其各有器实，共纪识之。会三辅乱，人多流宕，而幹、义不去，与诸知故相浮沈，采樵自活。逮建安初，关中始开。诏分冯翊西数县为左内史郡，治高陵；以东数县为本郡，治临晋。【◎钱大昕曰：刘昭注《续汉志》不载此事。◎何焯曰：时权置旋复，故司马氏不载。然刘注当补见。◎赵一清曰：长安之为内史郡，实始于秦。汉景帝因之，分左、右内史。武帝改三辅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晋书·地理志》云魏改京兆尹为太守，冯翊、扶风各除左右，此是禅位后定制如此。当关中始开之时，分冯翊之西为左内史，东为本郡，其名则同于汉，其实则非也。高陵县，秦为左辅都尉治所，汉属左冯翊，三国魏改为高陵县，属京兆郡。临晋城在同州朝邑县西南二里，本晋邑，秦取其地，尝筑垒以临晋国，因名。汉属左冯翊，晋为冯翊郡治，盖承曹魏之制也。◎吴增僅曰：考《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所载雍州统二十二郡内无左内史，知置郡未久即废也。◎又曰：汉时三辅诸县，凡以陵名者，皆陵寝所在，因以立县。魏氏受禅，于京兆之杜陵县则去陵为杜，于高陵县则改陵为陆，于扶风之平陵县则改为始平，意谓夷汉陵为平路耳。◎弼按：吴说似不尽然。霸陵、长陵、阳陵、安陵、茂陵，俱未改也。杜陵为后魏所改，见《地形志》，乃误以元魏为曹魏耳。◎《一统志》：高陵故城，今西安府高陵县西南。临晋故城，今陕西同州府治。】义于县分当西属，义谓幹曰：“西县儿曹，不可与争坐席，今当共作方床耳。”遂相附结，皆仕东郡为右职。司隶辟幹，不至。岁终，郡举幹孝廉，义上计掾。义留京师，为平陵令，【◎《一统志》：平陵故城，今西安府咸阳县西北十五里。】迁冗从仆射，

【◎范《书·梁商传》有冗从仆射杜永，《续百官志》有中黄门冗从仆射。◎范《书·桓帝纪》：永寿三年，置冗从右仆射。】遂历显职。逮魏封十郡，请义以为军祭酒，又为魏尚书左

仆射。及文帝即位，拜谏议大夫、执金吾、卫尉，卒官。义子丰，字宣国，【《夏侯玄传》作 “字安国”。】见《夏侯玄传》。幹以孝廉拜蒲阪令，【◎《郡国志》：司隶河东郡蒲坂。◎《一统志》：今山西蒲州府城东南。】病，去官。复举至孝，为公车司马令。【◎《续百官志》：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掌东南阙门。◎李祖楙曰：公车，门名。公车所在，因为名焉，见《光武纪》注。所说不同。公车门，或即南阙门也。】为州所请，诏拜议郎，还参州事。会以建策捕高幹，又追录前讨郭援功，封武乡侯，【此与《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所封之武乡侯当别为一地。《晋书·地理志》并州上党郡有武乡县，严幹立功在并州，其封邑当亦在并州之郡县。】迁弘农太守。及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为汉阳太守。迁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黄初中，转为五官中郎将。明帝时，迁永安太仆，【◎本志《后妃传》：明帝即位，尊文德郭后为皇太后，称永安宫。◎太后三卿，卫尉、太仆、少府，皆随太后宫为官号，位在九卿下。】数岁卒。始，李义以直道推诚于人，故于时陈群等与之齐好。虽无他材力，而终仕进不顿踬。幹从破乱之后，更折节学问，特善《春秋公羊》。司隶钟繇不好

《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故数与幹共辩析长短。繇为人机捷，善持论，而幹讷口，临时屈无以应。繇谓幹曰：“公羊高竟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韩宣字景然，【《书钞·五十四》作“字子景”。】勃海人也。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军谋掾，【监本、官本“署”作“置”，误。】冗散在邺。尝于邺出入宫，【《御览》“出”作“步行”。】于东掖门内与临菑侯植相遇。时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阂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于道边。植嫌宣既不去，又不为礼，乃驻车，使其常从问宣何官，宣云：“丞相军谋掾也。”植又问曰：“应得唐突列侯否？”宣曰： “《春秋》之义，王人虽微，列于诸侯之上，未闻宰士而为下士诸侯礼也。”植又曰：“即如所言，为人父吏，见其子应有礼否？”宣又曰：“于礼，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长。”植知其枝柱难穷，乃释去，具为太子言，以为辩。黄初中，为尚书郎，尝以职事当受罚于殿前，已缚，束杖未行。文帝辇过，问：“此为谁？”左右对曰：“尚书郎勃海韩宣也。”帝追念前临菑侯所说，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韩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缚。时天大寒，宣前以当受杖，豫脱袴，缠裈面缚；及其原，裈腰不下，乃趋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谛之士也。”后出为清河、东郡太守。明帝时，为尚书、大鸿胪，数岁卒。宣前后当官，在能否之间，然善以己恕人。始南阳韩暨以宿德在宣前为大鸿胪，暨为人贤，及宣在后亦称职，故鸿胪中为之语曰：“大鸿胪，小鸿胪，前后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黄朗字文达，沛郡人也。为人弘通有性实。父为本县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学，由是为方国及其郡士大夫所礼异。特与东平右姓王惠阳为硕交，惠阳亲拜朗母于床下。朗始仕黄初中，为长吏，迁长安令，会丧母不赴，【宋本、冯本“赴”作“对”。】复为魏令，迁襄城典农中郎将、涿郡太守。以明帝时疾病卒。始朗为君长，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铃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于忿怒，亦终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阳亦历长安令、酒泉太守。故时人谓惠阳外似粗疏而内坚密，能不顾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为通度也。◎鱼豢曰：世称“君子之德其犹龙乎”，盖以其善变也。昔长安市侩有刘仲始者，一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门行修，流名海内。后以有道征，不肯就，众人归其高。余以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严复参之，若皆非似龙之志也，其何能至于此哉？李推至道，张工度主，韩见识异，黄能拔萃，各著根于石上，而垂阴乎千里，亦未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躯保郡，见延帝王，又放陆生，优游宴戏，【何焯校改“戏”作“喜”。】亦一实也。梁、赵及裴，虽张、杨不足，至于检己，老而益明，亦难能也。】

评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业纯固，杨俊人伦行义，杜袭温粹识统，赵俨刚毅有度，裴潜平恒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系心于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刘咸炘

曰：此诸人皆扬历中外，而和、杜、赵、裴又皆自荆州归曹氏。◎又曰：此篇与下篇稍类叙之耳。此篇诸人，官皆至卿；下篇诸人，官皆至公。俱无大卓异，亦不甚关魏之盛衰也。◎弼按：高柔诸奏，皆关国计，宜分别论之。】

# 卷二十四·魏书二十四·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

魏书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

三国志二十四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韩暨传、崔林传、高柔传 校录：壮壮的越兮】

【孙礼传、王观传 校录：擎骥】

【复校：擎骥】

## 韩暨

韩暨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堵阳。◎《一统志》：堵阳故城，今河南南阳府裕州东六里。◎谢鍾英曰：在裕州西三十五里。】【◎《楚国先贤传》曰：暨，韩王信之后。祖术，河东太守。父纯，南郡太守。】同县豪右陈茂，谮暨父兄，几至大辟。暨阳不以为言，庸赁积资，阴结死士，遂追呼寻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显名。举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变名姓，隐居避乱鲁阳山中。【◎《郡国志》南阳郡鲁阳，有鲁山。◎本志《毛玠传》：玠将避乱荆州，遂住鲁阳。◎惠栋曰：○有阳泉乡。○盛弘之云：其地重险，楚之北地塞也。◎《一统志》：鲁阳故城，今河南汝州鲁山县治。◎《方與纪要》卷五十一：鲁山在鲁山县东北十八里，山高耸，迥出群山，为一邑巨镇，县以此名。◎互见《刘表传》、《毛玠传》。】山民合党，欲行寇掠。暨散家财以供牛酒，请其渠帅，为陈安危。山民化之，终不为害。避袁术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胡三省曰：山都山在南阳郡山都县。◎

《方與纪要》卷七十九：山都城在襄阳府西北八十里，秦置山都县，汉属南阳郡。韩暨避袁术之命徙居山都山，盖县境之山也。】荆州牧刘表礼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郡国志》：荆州武陵郡孱陵。◎刘昭注引《魏氏春秋》曰：刘备在荆州所都，改曰公安。◎《吴志·吕蒙传》“孙权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即此。◎《一统志》：孱陵故城，今湖北荆州府公安县南。◎应劭曰：孱，音“践”。】所在见敬爱，而表深恨之。【宜城，见《杜夔传》。】暨惧，应命，除宜城长。

太祖平荆州，辟为丞相士曹属。【◎胡三省曰：丞相府有户曹、贼曹、兵曹、铠曹、士曹掾属各一人。兵、铠、士三曹盖操所置。◎赵一清曰：士曹不见于《续志》，疑亦为魏武所置。】后选乐陵太守，【◎洪亮吉曰：乐陵国，魏武分平原置。《晋地理志》魏武置郡十二，

其一乐陵。◎谢鍾英曰：陈矫、韩暨为乐陵太守，并在建安中，是即魏武置郡之证，洪氏从

《元和志》作国，非是。】徙监冶谒者。【《卫觊传》以谒者仆射监盐官，此以谒者监冶，亦当时特设之官。】旧时冶作马排，【蒲拜反。为排以吹炭。】每一孰石【宋本“孰”作“熟”。】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范《书·杜诗传》：诗迁移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章怀注：冶铸者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当做“ ”，古字通用。◎钱大昭曰：排古字俗字。◎梁章钜曰：排与、韛通，吹火革也。冶者为排以吹炭，激水鼓之。◎黄山曰：水排，即今水碓。章怀以橐籥之吹炭为言，盖著排名所由起，而其法本自冶人发明。今用水激，则有异也。◎赵一清曰：○《水经·穀水注》：白超垒在缺门东一十五里，垒侧蓄有坞，故冶官所在。魏、晋之日，引穀水为水冶，以经国用，遗迹尚有。○盖即所谓水排也。】在职七年，【《御览》“七年”作“一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司金都尉，解见《王修传》。◎洪饴孙曰：司金都尉，一人，比二千石。◎杨晨曰：《曹真碑》有司金丞。】班亚九卿。文帝践阼，封宜城亭侯。黄初七年，迁太常，【◎《通典·八十一》：太和六年，明帝有外祖母之丧，太常韩暨奏：“天子降周，为外祖母无服。”】进封南乡亭侯，邑二百户。

【◎陈景云曰：由亭侯进封南乡侯，与满宠、王浚同，“亭”字衍。◎潘眉曰：凡亭侯邑以百户起，如梁习封申门亭侯，杜畿封丰乐亭侯，邑皆百户。乡侯以二百户起，如和洽封西陵乡侯及暨封南乡侯，邑皆二百户。又按荀彧万岁亭侯邑二千户，王观阳乡侯邑二千五百户，乡、亭之封，其广如此，而邑侯有不及四分之一者，亦立制之未善也。】

时新都洛阳，制度未备，而宗庙主祏【◎音石。◎《春秋传》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注曰：宗庙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邺都。暨奏请迎邺四庙神主，建立洛阳庙，四时蒸尝，亲奉粢盛。崇明正礼，废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逊位。景初二年春，诏曰：“太中大夫韩暨，澡身浴德，志节高洁，年踰八十，守道弥固，可谓纯笃，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为司徒。”【◎暨为司徒，卢毓所荐，见《毓传》。◎赵一清曰：前卷注引《魏略·韩宣传》称暨为大鸿胪，而本传不见。】夏四月薨，遗令敛以时服，葬为土藏。谥曰恭侯。【◎《楚国先贤传》曰：暨临终遗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代送终过制，失之甚矣。若尔曹敬听吾言，敛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况臣备位台司，在职日浅，未能宣扬圣德以广益黎庶。寝疾弥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农务，不宜劳役，乞不令洛阳吏民供设丧具。惧国典有常，使臣私愿不得展从，谨冒以闻，惟蒙哀许。”帝得表嗟叹，乃诏曰：“故司徒韩暨，积德履行，忠以立朝，至于黄发，直亮不亏。既登三事，【三事，三公也。】望获毗辅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参临没，易箦以礼；【事见《礼记·檀弓》。】晏婴尚俭，遣车降制。

【◎事见《说苑》。◎《礼记》：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遗，弃战反。】今司徒知命，遗言恤民，必欲崇约，可谓善始令终者也。其丧礼所设，皆如故事，勿有所阙。特赐温明秘器，【◎《汉书·霍光传》：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膝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师古曰：东园，署名也，属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衣一称，五时朝服，玉具剑佩。”【◎赵一清曰：○《晋书·舆服志》：魏秘书监秦静曰：“汉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绛衣而已。魏已来名为五时朝服，又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随官受给。百官虽服五时朝服，据令止给四时朝服，阙秋服，三年一易。”】】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国先贤传》曰：邦字长林。少有才学。晋武帝时为野王令，有称绩。为新城太守，坐举野王故

吏为新城计吏，武帝大怒，遂杀邦。暨次子繇，高阳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寿，字德真。【冯本“真”坐“贞”。《晋书·贾充传》作“真”。】◎《晋诸公赞》曰：自暨已下，世治素业，寿能敦尚家风，性尤忠厚。【越礼踰墙，忠厚何在？当时二十四友傅会，贾谧文章称美，廉耻道丧，于斯为极，吁可嘅也！】早历清职，惠帝践阼，为散骑常侍，迁守河南尹。病卒，【◎丁绍基《求是斋金石跋》云：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神道碑额，此碑为韩寿神道碑额。据《晋书·贾后传》，韩寿伏诛，寿果诛死，谁为立碑？今既有碑额，当以《晋诸公赞》病卒之说为有据。】赠骠骑将军。寿妻贾充女。充无后，以寿子谧为嗣，

【◎《晋书·贾充传》：充子黎民死，遂无嗣，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谧字长深。母贾午，充少女也。父寿，字德真，美姿貌，善容止。充辟为司空掾。充每宴宾僚，其女辄于青缫中窥之，见寿而悦焉。问左右识此人不。有一婢说寿姓氏，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发于寤寐。婢后往寿家，具说女意，并言其女光丽艳逸，端美绝伦。寿闻而心动，便令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潜修音好，厚相赠结，呼寿夕入。寿劲捷过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觉其女悦畅异于常日。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寮属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而其门阁严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阳惊，托言有盗，因使循墙，以观其变。左右白曰： “无余异，惟东北角如狐狸行处。”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

◎唐李义山诗“贾氏窥帘韩掾少”，即指此。】弱冠为秘书监侍中，性骄佚而才出众。【◎冯本无“众”字，误。◎《晋书·贾充传》：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璅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湊，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荣）**[**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历位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少子蔚，亦有器望，并为赵王伦所诛。韩氏遂灭。【◎《晋书·宗室·谯刚王逊传》附《韩延之传》：延之字显宗，魏司徒暨之后。少以分义称。安帝时为建威将军、荆州治中，转平西府录事参军。以刘裕父名翘，字显宗，遂字显宗，名儿为翘，以示不臣刘氏。】】

## 崔林

崔林字德儒，清河东武城人也。【清河东武城，见《崔琰传》。】少时晚成，【◎康发祥曰：四字几不成文。“少时”下加“无名望”三字，则明白矣。】宗族莫知，惟从兄琰异之。【琰谓林大器晚成。】太祖定冀州，召除邬长，【◎《郡国志》：并州太原郡邬。◎《一统志》：邬县故城，今山西汾州府介休县东北三十里邬城店。】贫无车马，单步之官。太祖征壶关，【壶关，见《武纪》建安十年。】问长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张陟以林对，于是擢为冀州主簿，徙署别驾、丞相掾属。魏国既建，稍迁御史中丞。

文帝践阼，拜尚书，出为幽州刺史。北中郎将吴质统河北军事，【◎《王粲传》注：质统幽、并诸军，治信都。】涿郡太守王雄谓林别驾曰：“吴中郎将，上所亲重，国之贵臣也。仗节统事，州郡莫不奉笺致敬，而崔使君初不与相闻。若以边塞不修斩卿，使君宁能护卿邪？”别驾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视去此州如脱屣，宁当相累邪？此州与胡虏接，宜镇之以静，扰之则动其逆心，特为国家生北顾忧，以此为寄。”在官一期，寇窃寝息；【◎案《王氏谱》：

【◎沈家本曰：《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王氏家谱》。】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载安定太守孟达荐雄曰：【◎陈浩曰：此与蜀降人为新城太守者同名姓。◎赵一清曰：此别一孟达。】“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

《易·泰卦》：拔茅连茹，以其汇征，吉。◎王弼注云：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正义》曰：以其汇者，以类相从也。】《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威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闇，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踰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

【◎沈家本曰：○《续汉志》：涿郡十万二千二百一十八。○此永和五年户数，经乱之后，存者不及三十分之一。】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监本“勤”作“勒”，误。】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慺慺浅见之情，谨冒陈闻。”诏曰：“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何焯曰：不更州郡者，不可使处内；不历近职者，不可使处外。此有深旨。】雄后为幽州刺史。【◎《通鉴》：太和六年，帝使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公孙渊。◎又本志《田豫传》：幽州刺史王雄支党欲令雄领乌丸校尉，毁豫乱边，遂转豫为汝南太守。◎《鲜卑传》：青龙三年，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韩龙杀轲比能。】子浑，凉州刺史。

【当时有两王浑，一为太原之王浑，即与王濬破吴争功者也；一为琅邪王浑，即王雄之子。晋太保王祥、司徒王戎、太尉王衍、丞相王导，皆琅邪王氏也。】次乂，平北将军。司徒安丰侯戎，浑之子。【◎《晋书·王戎传》：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阮籍与浑为友，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谓浑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袭父爵，辟相国缘，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迁豫州刺史。受诏伐吴，吴平，进封安丰县侯，征为侍中，后迁光禄勋、尚书左仆射，寻转司徒。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救。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铨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以此获讥于世。永兴二年薨，时谥曰元。】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乂之子。【◎《晋书·王戎传》：衍字夷甫，尝造山涛，涛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为平北将军，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时报。衍年十四，造仆射羊祜，辞甚清辩。祜名德贵重，而衍幼年无屈下之色，众咸异之。补元城令，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入为中庶子、黄门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衍甚重之，妙善玄言，唯有谈老、庄为事。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幕放效，遂成风俗焉。后历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女为愍怀太子妃，太子为贾后所诬，衍惧祸，自表离婚。贾后既废，有司奏衍：“志在苟免，可禁锢终身。”从之。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石勒、王弥寇京师，与衍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使人夜排墙填杀之。澄字平子，少历显位，屡迁成都王颍从事中郎。颍嬖竖孟玖谮杀陆机兄弟，天下切齿。澄发玖私奸，劝颍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以迎大驾功，封南乡侯，迁建威将军、雍州刺史。惠帝末，以澄为荆州刺史。会元帝征澄为军谘祭酒，时王敦为江州，镇豫章，澄过诣敦，敦忌澄盛名出己右，令力士路戎扼杀之。】】犹以不事上司，【◎李慈铭曰：“上司”二字，始见于此。】左迁河间太守，清论多为林怨也。【◎《魏名臣奏》载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为尚书令，以崔林非尚书才，迁以为河间太守。”与此传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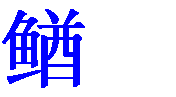
迁大鸿胪。【◎《续百官志》：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养之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曩时之所患也。乃移书燉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此明于典制怀柔之法。】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转光禄勋、司隶校尉。【◎钱大昭曰：《明帝纪》注引《献帝传》云“使持节行司空大司农崔林监护丧事”，是青龙二年林为大司农也，史不备书。】属郡皆罢非法除过员吏。【◎潘眉曰：属七郡，三辅、三河、弘农。

◎弼按：此为汉司隶所属，魏时司隶所属不如是。◎吴增僅云：○《百官志五》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三月，省司隶部，分属豫、冀、雍三州，豫得河南郡，雍得京兆、扶风、冯翊、弘农四郡，冀得河东、河内二郡。○其后三辅遂长隶雍州，而司隶何时复置，三河、弘农何时还属，史无明文。《晋志》魏受禅，置司州，魏因汉旧，但有司隶校尉，无司州刺史。○《晋志》又云：魏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弘农、平阳，合五部，置司州。

◎沈家本曰：魏置司州，而不置刺史，仍以司隶校尉治之耳。潘氏以《续汉志》之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当之，非也。】林为政推诚，简存大体，是以去后每辄见思。

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制下百僚。林议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胡三省曰：周冢宰总百官，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而昭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自康王以下，遂以陵迟，【《通鉴》 “迟”作“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胡三省曰：猥，积也。卒，仓猝也，读曰猝。◎沈钦韩曰：○《一切经音义》：《字林》：“猥，众也。”《汉书·沟洫志》注：“猥，多也。”◎杨文荪曰：猥，顿也。

《汉书》注“猥，曲也”，与此异议。】备之以科条，申之以内外，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胡三省曰：以网为譬也。】众毛不整振其领。【◎胡三省曰：以裘为譬也。】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胡三省曰：用《论语》子夏答樊迟之言。陶，音遥。】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乱。《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随宜设辟，以遗来今，不患不法古也。以为今之制度，不为疏阔，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诗·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注：汝施行法度，于是百君。】则孰敢不肃？”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并缺，【卢毓荐林，见《卢毓传》。】散骑侍郎孟康荐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所师表者。窃见司隶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论其所长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则史鱼之俦，【史 字鱼，卫史也。孔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清俭守约则季文之匹也。【◎《左传》：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为外司，万里肃齐，诚台辅之妙器，衮职之良才也。”后年遂为司空，封安阳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为：汉封丞相邑，为荀悦所讥。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顷之，又进封安阳乡侯。

鲁相上言：“汉旧立孔子庙，褒成侯岁时奉祠，辟雍行礼，必祭先师，王家出谷，春秋祭祀。【◎《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引欧阳氏《集古录·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云：庙有礼器，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故事，辟雍祠先圣，太宰、太祝各一人，备爵，太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大司农给米。】今宗圣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礼，宜给牲牢，长吏奉祀，尊为贵神。”制三府议，博士傅祗以《春秋传》言立在祀典，则孔子是也。宗圣適足继

绝世，章盛德耳。至于显立言，崇明德，则宜如鲁相所上。林议以为“宗圣侯亦以王命祀，不为未有命也。【◎《文纪》：黄初二年，诏以议郎孔羡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周武王封黄帝、尧、舜之后，及立三恪，禹、汤之世，不列于时，复特命他官祭也。【◎或曰：三王之后，见有杞、宋，何云禹、汤之后，不列于时？命官致祭，周无其典，盖臆说也。】今周公已上，达于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礼经亦存其言。今独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后，特受无疆之祀，礼过古帝，义踰汤、武，可谓崇明报德矣，无复重祀于非族也。”

【◎臣松之以为：孟轲称宰我之辞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又曰：【◎赵一清曰：一本作“有若曰”。】“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斯非通贤之格言，商较之定准乎！虽妙极则同，万圣犹一，然淳薄异时，质文殊用，或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是以遗风所被，实有深浅。若乃经纬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违，彝伦资之以立，诚一人而已耳。周监二代，斯文为盛。然于六经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圣贤不兴，旷年五百，道化陵夷，宪章殆灭，若使时无孔门，则周典几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岂不有踰于群圣哉？林曾无史迁洞想之诚，【◎《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久之，不能去云。】梅真慷慨之志，【◎《汉书·梅福传》：福字子真，上书请建三统，封孔子之祀，以为殷后。】而守其蓬心以塞明义，可谓多见其不知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谥曰孝侯。子述嗣。【◎《晋诸公赞》曰：述弟随，晋尚书仆射。为人亮济。赵王伦篡位，随与其事。【监本“其”作“共”，误。】伦败，随亦废锢而卒。林孙玮，性率而疏，至太子右卫率也。【◎《晋书·卢谌传》：崔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孙，刘琨妻之侄也，与谌俱为琨司空从事中郎。】初，林识拔同郡王经于民伍之中，卒为名士，世以此称之。【王经，事见《夏侯玄传》，又见《高贵乡公传》甘露五年注。】】

##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陈留圉人也。【◎《郡国志》：兖州陈留郡圉。◎惠栋曰：○《陈留风俗传》云：旧陈地，苦楚之难，修干戈于境，以虞其患，故曰圉。◎《一统志》：圉县故城，今河南开封府杞县南。】父靖，为蜀郡都尉。【◎《郡国志》：益州蜀郡。◎《续百官志》：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陈留耆旧传》曰：【◎袁宏《后汉纪》：桓帝永兴元年，太尉袁汤致仕。汤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从劝风俗。尝曰：“不值仲尼，夷、齐西山饿夫，柳下东国黜臣，致声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陈留耆旧传》二卷，汉议郎圈称撰。又一卷，魏散骑侍郎苏林撰。◎又《地理类》：《陈留风俗传》三卷，圈称撰。◎《唐志·杂传类》：《陈留耆旧传》三卷，阙称撰。〖阙，当为“圈”之讹。〗◎《新唐志·杂传记类》：圈称《陈留风俗传》三卷，苏林《陈留耆旧传》三卷。◎《地理类》：圈称《陈留风俗传》三卷。◎应劭《风俗通·姓氏篇》：圈氏，楚鬻熊之后。◎林宝《元和姓纂》，后汉末有圈称，字幼举，〖《匡谬正俗》作“孟举”。〗撰《陈留风俗传》。◎《史通·杂述篇》：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传》、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章宗源《隋志考证》云：《风俗》宜入地理，《唐志·杂传类》系重出。《隋志》《耆旧》名疑有误，《史通》四语配词，则《陈留风俗》乃不与《益都耆旧传》犯复。◎又云：《魏志·高柔传》注、《后汉书·吴佑传》注、《初学记·居处部》并引《陈留耆旧传》，不著苏林名，惟《御览·职官部》称苏

林《广旧传》，而不注陈留地名。◎沈家本曰：裴氏所引，不著撰人。《柔传》所引为柔父靖之事，乃叙事之体，非地理之书。靖卒于袁、曹争战之时，恐亦非圈称所及，当为苏林书也。

《史通·杂述篇》分郡书、地理书为二，《风俗》应入地理，即不当在郡书之中，章说恐未是。疑圈称所撰《耆旧》、《风俗》，各自为书，故《隋志》分列二处。《旧志·杂传》不录，而《新志》二处皆称《风俗》，与《隋志》异。◎曾樸《后汉书艺文志考》云：袁汤、苏林俱有《陈留耆旧传》，诸书所引为圈、为袁、为苏，未能定之。惟《类聚·八十》引刘昆为江陵令，下诏问：“反风灭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帝曰：“此长者之言。”

又《九十二》引魏尚高帝时为太史令，《御览》二百三十引杨仁字文义，明帝引见，问当代政治之事，仁对，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此三条称高帝、明帝，不加汉字，且称明帝为上，确系后汉人语，当是袁、圈书。◎姚振宗曰：《隋志》圈称书凡五卷，《耆旧传》二、《风俗传》三，分别著录于杂传、地理两类中。两唐志但有《风俗传》三卷，则此二卷，唐时已灭可知。章氏《考证》谓《隋志》《耆旧名》疑有误，《史通》称《耆旧》亦当云《风俗》，是皆不然。◎又曰：圈称《陈留耆旧传》与袁汤《陈留耆旧传》时代甚相近，疑即汤使户曹吏所作者，圈称或为本郡户曹，后举上计，留为郎，转为议郎者欤？袁《纪》所言，似得之于本书序文，以重在袁汤，故未于户曹吏下著圈称姓名，斯则未可知耳。◎弼按：是书始于袁汤官陈留太守，书未及成而去，圈称、苏林皆著籍陈留，继续纂辑，各有成书，故《隋志》两存其目，若遽断为袁、为圈、为苏者，皆拘泥矣。】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为淮阳太守所害，以烈节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华，有沈深之量。抚育孤兄子五人，恩义甚笃。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车骑将军熙之父也。【煕字孟孙，陈郡阳夏人，何夔之曾祖，详见《何夔传》注。】慎历二县令、东莱太守。老病归家，草屋蓬户，瓮缶无储。其妻谓之曰：“君累经宰守，积有年岁，何能不少为储畜以遗子孙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为之基，以二千石遗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尽力供养。永初中，螟蝗为害，

【◎《续五行志三》：安帝永初四年夏，蝗。】独不食式麦，圉令周强以表州郡。太守杨舜举式孝子，让不行。后以孝廉为郎。次子昌，昌弟赐，并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柔留乡里，【王修识高柔于弱冠，见《王修传》。】谓邑中曰：“今者英雄并起，陈留四战之地也。曹将军虽据兖州，【◎《武纪》：初平元年，太祖行奋武将军。三年，领兖州牧。】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张邈为陈留太守。】吾恐变乘间作也，欲与诸君避之。”众人皆以张邈与太祖善，【◎《张邈传》：袁绍使太祖杀邈，太祖不听，邈益德太祖。】柔又年少，不然其言。【兴平元年，邈弟超与陈宫等说邈共叛太祖，迎吕布为兖州牧，果如柔言。】柔从兄幹，袁绍甥也，【高幹，事互见《武纪》建安十年及本志《袁绍传》、《刘劭传》“仲长统”注。】【◎谢承《汉书》曰：【应作《后汉书》。】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赐，司隶校尉。◎案《陈留耆旧传》及谢承《书》，幹应为柔从父，非从兄也。未知何者为误。【从兄误。】】在河北呼柔，【◎胡三省曰：高幹从袁绍在河北。】柔举宗从之。会靖卒于西州，【益州在西。】时道路艰涩，兵寇纵横，而柔冒艰险诣蜀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

太祖平袁氏，以柔为管长，【◎“管”字误，见《司马芝传》。◎沈钦韩曰：管，当作“菅”，青州济南属县也。此与《司马芝传》同误。◎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济南郡菅。

* 应劭曰：音“奸”。○此“管”字误。管城自隋开皇以前未尝置县也。】县中素闻其名，奸吏数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临政，吏尝有非，犹尚容之。【◎《汉书·丙吉传》：掾吏有罪，藏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况此诸吏，于吾未有失乎！其召复之。”咸还，皆自励，咸为佳吏。【《御览·二百六十七》“咸”作“成”。】高幹既降，顷之以并州叛。柔自归太祖，太祖欲因事诛之，以为刺奸令史；【◎洪饴孙曰：当时尚有右刺奸掾丁仪，延康以后，至否无考。◎弼按：《孙礼传》有刺奸主簿温恢。】处法

允当，狱无留滞，辟为丞相仓曹属。【仓曹属主仓谷事。】【◎《魏氏春秋》曰：柔既处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拥膝抱文书而寝。太祖尝夜微出，观察诸吏，见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钟繇等讨张鲁，柔谏，以为“今猥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己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繇入关，遂、超等果反。

魏国初建，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武纪》：建安十九年，选明达法理者，使典刑，置理曹掾属。◎胡三省曰：理曹，汉公府无之，盖操所置也。】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鼓吹，见《文纪》黄初六年。】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胡三省曰：考核而穷竟之。】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胡三省曰：○疾，恶也。○《书》曰：尔毋忿疾于顽。】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赵一清曰：金母、弟因此不杀，而其后遂宽逃亡之令，故云“蒙活者甚众”，今云“金母、弟蒙活者甚众”，于事不合，或“金母、弟”下有脱文。◎弼按：“即止不杀金母、弟”为句，“蒙活者甚众”为句，文义明显，无俟注释。陈仁锡刊本误读，赵沿其讹耳。】

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续百官志》：法曹主邮驿科程事。】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校事，详见《程昱传》。】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史记·叔孙通传》：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

文帝践阼，以柔为治书侍御史，【治书侍御史，见《明纪》卷首。】赐爵关内侯，转加治书执法。【◎《晋书·职官志》：魏置治书持法，掌奏劾；治书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晋，唯置治书侍御史，员四人。】民间数有诽谤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辄赏。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又将开凶狡之群相诬罔之渐，诚非所以息奸省讼，缉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诰，称殷之祖宗咸不顾小人之怨。【◎赵一清曰：不顾，不与计较也，非不顾恤之谓。】在汉，太宗亦除妖言诽谤之令。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帝不即从，而相诬告者滋甚。帝乃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于是遂绝。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

【宋本无“民”字。】柔皆请惩虚实；【惩，疑作“征”。】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四年，迁为廷尉。【◎《文纪》：黄初四年，以廷尉钟繇为太尉。◎高柔继繇之后。◎侯康曰：○《御览·七百六十三》引《廷尉决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傅晦诣民籍牛场上盗黍，为牛所觉，以斧掷，折晦脚，物故。依律，牛应弃市。监枣超议：“晦既夜盗，牛本无杀意，宜减死一等。”○盖正高柔为廷尉时事也。】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

仗阿衡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萧、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诗》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胡三省曰：古者谓三公为三事。《诗》曰“三事大夫”，谓三公也。】遂各偃息养高，【◎胡三省曰：偃息，言偃卧以自安也。】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左传》：齐晏子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而去其否。”】古者刑政有疑，辄议于槐棘之下。【◎胡三省曰：○《周礼》：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之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郑注云：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王制》曰：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乘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事情，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帝嘉纳焉。

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胡三省曰：召诣尚书台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明帝即位，封柔延寿亭侯。时博士执经，柔上疏曰：“臣闻遵道重学，圣人洪训；褒文崇儒，帝者明义。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阵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高祖，文帝也。】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陛下临政，允迪叡哲，【明帝名叡，柔疏何以不避？】敷弘大猷，光济先轨，虽夏启之承基，周成之继业，诚无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帅励怠惰也。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故楚礼申公，学士锐精，【◎《汉书·楚元王传》：元王至楚，以申公为中大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汉隆卓茂，搢绅竞慕。【◎范《书·卓茂传》：茂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以为太傅，封褒德侯。】臣以为博士者，道之渊薮，六艺所宗，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帝纳之。

后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柔上疏曰： “二虏狡猾，潜自讲肄，谋动干戈，未图束手；宜畜养将士，缮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顷兴造殿舍，上下劳扰；若使吴、蜀知人虚实，通谋并势，复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汉书》：孝文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损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讫，官本作“乞”。】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通鉴》“复”作“始”。】昔轩辕以二十五子，传祚弥远；周室以姬国四十，历年滋多。陛下聪达，穷理尽性，而顷皇子连多夭逝，熊罴之祥又未感应。群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胡三省曰：王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是为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以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能，疑作“将”，严衍《通鉴补》改“能”作“或”。】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胡三省曰：淑，善也。媛，美女也。】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诗·螽斯》，后妃子孙多也。】帝报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辄克昌言；【◎胡三省曰：○辄以昌言自克也。○杨子曰：胜己之私之谓克。】他复以闻。”

时猎法甚峻。宜阳典农刘龟【◎《郡国志》：司隶弘农郡宜阳。◎《水经·洛水注》：洛水又东，有昌涧水注之。水出西北宜阳山而东南流，迳宜阳故郡南，旧阳市邑，故洛阳典农都尉治此，后改为郡。◎《一统志》：宜阳故城，今河南河南府宜阳县西。】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柔表请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廷尉便当考掠，何复请告者主名，吾岂妄收龟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此汉张释之语。】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辞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还讯，各当其罪。

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后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初，公孙渊兄晃，为叔父恭任内侍，先渊未反，数陈其变。及渊谋逆，帝不忍市斩，欲就狱杀之。【◎胡三省曰：晃数陈渊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杀之以绝其类，刑之于市则无名，故欲就狱杀之。】柔上疏曰：“《书》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类，诚应枭县，勿使遗育。而臣窃闻晃先数自归，陈渊祸萌，虽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马牛之忧，【◎胡三省曰：司马牛，宋司马桓魋之弟也。魋凶恶，牛忧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谓魋之积恶，将死，亡无日。◎钱大昕曰：亮，即“谅”字。然《论语》司马牛忧无兄弟，而子夏解之，此云仲尼，未审所出。】祁奚明叔向之过，

【◎《左传》：晋人逐栾盈，杀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见范宣子曰：“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以虎也弃社稷？”宣子言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义也。臣以为晃信有言，宜贷其死；苟自无言，便当市斩。【◎周寿昌曰：○市斩，言斩于市也。○《礼》：刑人于市。

* 《论语》曰：肆诸市朝。】今进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闭著囹圄，使自引分，【◎胡三省曰：引分，即引决也。】四方观国，或疑此举也。”帝不听，竟遣使赍金屑饮晃及其妻子，赐以棺、衣，殡敛于宅。【◎胡三省曰：宅，晃所居者。】【◎孙盛曰：闻五帝无诰誓之文，三王无盟祝之事，然则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质任之作，起于周微。夫贞夫之一，则天地可动，机心内萌，则鸥鸟不下。况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怀，何异挟冰求温，抱炭希凉者哉？且夫要功之伦，陵肆之类，莫不背情任计，昧利忘亲，纵怀慈孝之爱，或虑倾身之祸。是以周、郑交恶，【◎《左传·隐公三年》：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汉高请羹，【◎《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隗嚣捐子，【◎范《书·隗嚣传》：嚣遣长子恂诣阙。嚣虽遣子入质，犹负其险阸，欲专方面。后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马超背父，【事见本志《董卓传》。】其为酷忍如此之极也，安在其因质委诚，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远览先王闲邪之至道，近鉴狡肆徇利之凶心，胜之以解网之仁，致之以来苏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润之以时雨之施，则不恭可敛衽于一朝，炰哮可屈膝于象魏矣。何必拘厥亲以来其情，逼所爱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计术，【冯本“仗”作“杖”。】笼之以权数，检之以一切，虽览一室而庶征于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暂益，【“虽览一室”以下四语疑有脱误。】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罚，亦犹渎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坠其师，无克遗育之言耳。岂得复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马牛获宥之义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辄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则长人子危亲自存之悖。子弟虽质，必无刑戮之忧，父兄虽逆，终无剿绝之虑。柔不究明此术非盛王之道，宜开张远义，蠲此近制，而陈法内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谓心存小善，非王者之体。古者杀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于狱，未为

失也。◎臣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冯本“魑”作“螭”，误。】而踬于犬马之形也。质任之兴，非昉近世，【昉，宋本作“防”，应作“仿”。】况三方鼎峙，辽东偏远，羁其亲属以防未然，不为非矣。柔谓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责柔不能开张远理，蠲此近制。不达此言竟为何谓？若云猜防为非，质任宜废，是谓应大明先王之道，不预任者生死也。晃之为任，历年已久，岂得于杀活之际，方论至理之本。是何异丛棘既繁，事须判决，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哉？【闻，疑作“关”。】其为迂阔，亦已甚矣，汉高事穷理迫，权以济亲，而总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诬。且自古以来，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图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闻。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验。谓晃应杀，将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岂不杜归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赵括之母，以先请获免，【◎《史记·赵奢传》：赵王以赵括为将，括母曰：“王终遣之，即如有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赵王亦以括母先言，不诛也。】钟会之兄，以密言全子，【事见《钟会传》。】古今此比，盖为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独遇否闭，良可哀哉！【◎或曰：裴论至正。天下事所適宜，不贵持一。苟时所不急，妙言只成鄙论。绝任子而尚德怀，可言之于平议政化之日，非当言于廷尉决狱之时也。置诛辟之可否，论政术之得失，不几视疾病之阽危，不议蓼苓之投，而顾教以饮食起居之节，则为出位旷官之甚矣，岂不惑哉？】】

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上疏曰：“圣王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夫农广则谷积，用俭则财畜，畜财积谷而有忧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中间已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胡三省曰：亲田，谓躬亲田亩者。】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胡三省曰：不赀，言不可计量也。】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卒，读曰“猝”。】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览先圣之所念，愍稼穑之艰难，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久济，莫不悦豫矣。”【◎《魏名臣奏》载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诚欲使极蕃息，然后大取，以为军国之用。然臣窃以为今鹿但有日耗，终无从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潘眉曰：虎食鹿七万二千头，狼食鹿万千头，又狐食鹿子一月三万头，共计一岁食鹿十二万头也。狐不言一岁者，鹿子一月健走之后，狐所不能食，故但言一月所食。】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严可均曰：《御览·九百六》引《魏名臣奏》作郎中黄观上疏，疑当时两人连名。】】

顷之，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 “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雠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雠。”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御览·六百三十九》作“久不得”。】时子文適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元本“坐”下多一“言”字。】曰：“汝颇曾举人钱不？”子文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邪？”【《御览》作“何言不举邪。”】子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辞往

掘礼，即得其尸。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班下天下，以礼为戒。【◎杭世骏曰：以礼为戒，

《通典》作“以为体式”。】

在官二十三年，转为太常，旬日迁司空，后徙司徒。【正始六年八月丁卯，以太常柔为司空。九年四月，徙司徒。】太傅司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诏召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傅谓柔曰：“君为周勃矣。”爽诛，进封万岁乡侯。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安国侯，转为太尉。【嘉平六年九月，兼太尉。】常道乡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疑脱“户”字。】前后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谥曰元侯。【◎王懋竑论蒋济、高柔、孙礼、王观事，见

《蒋济传》。◎王氏又白：齐王之废，柔以一元大武告庙，高贵乡公之弑，柔与司马昭、司马孚连名奏，而高贵乡公之立，柔、观皆进爵增封邑，非特无所与而已也。◎又曰：高柔以黄初四年为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转太常，旬月迁司空，又徙司徒。考其时在正始六年后，正曹爽执政之日也。懿诛爽时，以柔行大将军，据爽营，是与懿同谋者，自是遂为司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时，以直谏显名。至曹爽执政，乃默无一语，而迄与懿同谋杀之，前后较若两人。当懿诛爽时，柔已七十有六矣。〖柔卒于景元四年，逆计之，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岁。〗使年七十余而死，不当为魏之名臣邪？陈寿评其保官二十年，元老终位，盖深讥之。人固有不幸而不死者，如高柔是也。王观名次于高柔，而终始于司马略同。孙礼以亮直称，而以争界之事为爽所黜，遂为懿画诛爽之策。其后入为司隶校尉，迁司空，封亭侯，凡历二载，史不著其一语。卢毓亦有名称，而与爽不协，以司隶校尉治晏等狱，盖皆为懿用矣。懿之篡魏，刘放、孙资导之于前，而高柔、王观、孙礼、卢毓与傅嘏助之于后，俱有力焉，不独贾充、陈骞之俦也，余是以详著之。】孙浑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柔等著勋前朝，【“等”字疑误。】改封浑昌陆子。【◎沈钦韩曰：两汉志及《晋志》皆无昌陆县。】【◎《晋诸公赞》曰：柔长子儁，大将军掾；次诞，历三州刺史、太仆。诞放率不伦，而决烈过人。次光，字宣茂，少习家业，明练法理。晋武帝世，为黄沙御史，与中丞同，【◎《晋书·高光传》：是时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又《职官志》：泰始四年，置黄沙狱治书侍御史一人，秩与中丞同，掌诏狱及廷尉不当者，皆治之。◎潘眉曰：中丞，谓御史中丞也。】迁守廷尉，后即真。兄诞与光异操，谓光小节，常轻侮之，而光事诞愈谨。终于尚书令。追赠司空。【◎《晋书·光传》：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频典理官。惠帝为张方所逼，幸长安，朝臣奔散，莫有从者，光独侍帝而西。徙尚书左仆射。帝既还洛阳，以光为少傅。怀帝即位，加光禄大夫，与傅祗并见推崇。】】

## 孙礼

孙礼字德达，【**◎**钱仪吉曰：○《御览》：字德远。】涿郡容城人也。【**◎**洪亮吉曰：容城，汉旧县，中兴后省。《魏志·孙礼传》“礼，容城人”，《卢毓传》“封容城侯”，县盖汉末复立。班《志》属涿郡，《晋志》属范阳郡。**◎**《一统志》：容城故城，今直隶保定府容城县西北。

**◎**谢鍾英曰：当在定兴县北。《方舆纪要》“在保定府容城县西北三十里”，非是。**◎**弼按：

* 《一统志》引旧志云：有古城，在今县北十五里城子村周回七里，即故县也。】太祖平幽州，召为司空军谋掾。【平幽州在建安十二年，是时魏武尚为司空，十三年方为丞相也。】初丧乱时，礼与母相失，同郡马台求得礼母，礼推家财尽以与台。台后坐法当死，礼私导令踰狱自首，既而曰：“臣无逃亡之义。”【**◎**姚范曰：疑为马台之言。】径诣刺奸主簿温恢。【《高柔传》“以柔为刺奸令史”，此传有刺奸主簿，皆为魏武所置。】恢嘉之，具白太祖，各减死一等。

后除河间郡丞，【**◎**《续百官志》：每郡置丞一人。】稍迁荥阳都尉。【**◎**洪亮吉曰：荥阳郡，魏正始三年分河南置。盖河南郡大，汉末已别建都尉，至正始三年乃升为郡耳。**◎**赵一清曰：○《水经·济水注》：荥阳东二十里有故垂陇城，世谓之都尉城，盖荥阳典农都尉治。

**◎**《一统志》：荥阳故城，今河南开封府荥阳县西南十七里。】鲁山中贼数百人，【此为豫州鲁国之鲁山，非荆州南阳郡鲁阳县之鲁山。】保固险阻，为民作害；乃徙礼为鲁相。礼至官，出俸谷，发吏民，募首级，招纳降附，使还为间，应时平泰。历山阳、平原、平昌、琅邪太守。【**◎**钱大昕曰：○《续汉志》无平昌郡。○《宋志》：魏文帝分城阳立平昌郡。○而《晋志》载魏文增置郡七，不及平昌者，以置郡未久，旋复并省也。**◎**赵一清曰：平昌郡，黄初三年魏文帝分城阳郡置，治平昌县。今青州安丘县西南平昌故城是。《汉志》平原郡有平昌县，《续志》无，盖后汉省，而魏复置也。**◎**洪亮吉曰：沈《志》魏文帝分城阳置平昌郡，

《晋地理志》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盖魏文帝立郡后旋废，至晋惠帝复置也。】从大司马曹休征吴于夹石口，【**◎**赵一清曰：夹石，当作“硖石”，“口”字衍。**◎**弼按：○亦作“夹石”。○《吴志·朱桓传》：桓曰：“曹休战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本志《贾逵传》：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谢鍾英曰：夹石，今安徽安庆府桐城县北四十七里北峡关。挂车，今桐城县西三十里。】礼谏以为不可深入，不从而败。【事在明帝太和二年。】迁阳平太守，【**◎**《文纪》：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入为尚书。

明帝方修宫室，【《御览》“宫室”作“台省”。】而节气不和，天下少谷。礼固争，罢役，

【《御览》“争”下有“因”字。】诏曰：“敬纳谠言，促遣民作。”【促遣，谓遗散也。】时李惠监作，复奏留一月，有所成讫。【**◎**胡三省曰：成讫，言欲成殿舍以讫事也。】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也。【崔琰论孙礼“疏亮亢烈，刚简能断”，见《琰传》。】

帝猎于大石山，虎趋乘舆，礼便投鞭下马，欲奋剑斫虎，【**◎**梁章钜曰：○《水经·伊水注》云：大石山，魏文帝猎于此山。虎趋乘舆，孙礼拔剑投虎于此山。山在洛阳南，而刘澄之言在洛东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按：《水经》以“明帝”为“文帝”，误也。

**◎**《一统志》云：大石山，在河南府洛阳县东南四十里，亦名石林。】诏令礼上马。明帝临崩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宜得良佐，于床下受遗诏，【“宜得良佐”四字疑在此句下。】拜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赵一清曰：○《梁书·褚球传》：自魏孙礼、晋荀组以后，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弼接：○《球传》：俄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领著作。迁司徒左长史，常侍、著作如故。○故有台佐加貂之言。】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

【**◎**胡三省曰：傅嘏、卢毓、孙礼所以不合于曹爽者，其心未背曹氏也。及其合于司马懿，则事不可言矣。三子者，岂本心所欲哉？势有必至，事有固然也。**◎**弼按：观下文曹爽劾礼，身之之言益信。】加伏波将军，【**◎**《宋书·百官志》：伏波将军，汉武帝征南越始置此号。】赐爵关内侯。吴大将全琮帅数万众来侵寇，时州兵休使，在者无几。礼躬勒卫兵御之，战于芍陂，【**◎**芍陂，见《武纪》建安十四年。**◎**《一统志》：今安徽凤阳府寿州南，亦名期思陂。】自旦及暮，将士死伤过半。礼犯蹈白刃，马被数创，手秉枹鼓，奋不顾身，贼众乃退。诏书慰劳，赐绢七百匹。礼为死事者设祀哭临，哀号发心，皆以绢付亡者家，无以入身。

征拜少府，【少府，见《常林传》。】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赵一清曰：汉末诸州置牧，创自刘焉之谋，魏承汉祚，尚沿旧制。】太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诗·大雅》：虞芮质厥成。**◎**《毛传》曰：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

夫，大夫让为卿。二国君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宜善令分明。”礼曰：“讼者据墟墓为验，听者以先老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迁就高敞，或徙避仇雠。如今所闻，虽皋陶犹将为难。若欲使必也无讼，当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胡三省曰：烈祖，谓明帝也，封平原王。画壤分国，有地图在天府。】何必推古问故，以益辞讼？【**◎**何焯曰：纵不得真，狱可折矣，此解结之术也。】昔成王以桐叶戏叔虞，周公便以封之。【**◎**《史记》：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今图藏在天府，【**◎**《周礼》有天府。**◎**郑玄注：掌祖庙之宝藏，又贤能之书及功书皆藏于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宣王曰： “是也。当别下图。”礼到，案图宜属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书云：“图不可用，当参异同。”礼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犹能夺伯氏骈邑，使没齿无怨言。【**◎**《论语》邢昺《疏》云：伯氏，齐大夫。骈邑，地名。没齿，谓终没齿年也。伯氏食邑于骈，凡三百家，管氏夺之，使贫。至于终年，亦无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圣朝明图，验地著之界，

【**◎**《郡国志》：青州济南郡著。**◎**《诗·齐风》“俟我于著乎而”，即此。**◎**《一统志》：著县故城，今山东济南府济阳县西南。】界实以王翁河为限；【**◎**《一统志》：古王翁河，今济南府平原县西南，盖黄河支津也。**◎**姚范曰：王翁河，疑即王莽河。〖钱仪吉说同。〗】而鄃以马丹侯为验，【**◎**宋本“侯”作“候”。**◎**《郡国志》：冀州清河国鄃。**◎**《一统志》：鄃县故城，今平原西南。】诈以鸣犊河为界。【**◎**《郡国志》：清河国灵县。**◎**刘昭注引《地道记》曰：有鸣犊河。**◎**《一统志》：鸣犊河，在今山东东昌府博平县北。**◎**姚范曰：○汉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灵县故城，在今博平之东北。○又《汉沟洫志》：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谢鍾英曰：今高唐州西迤东北至平原，皆鸣犊河故道。】假虚讼诉，疑误台阁。窃闻众口铄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战国策》：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史记》：鲁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踰墙能走。】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擿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郡国志》：青州平原郡高唐。**◎**三国魏平原郡改隶冀州。**◎**《一统志》：高唐故城，在今济南府禹城县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可谓长叹息流涕者也。案解与图奏而鄃不受诏，此臣软弱不胜其任，臣亦何颜尸禄素餐。辄束带著履，驾车待放。”爽见礼奏，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胡三省曰：但结以徒作五岁之罪，而不使之输作也。】在家期年，众人多以为言，除城门校尉。【**◎**《续百官志》：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洛阳城门十二所。】

时匈奴王刘靖【官本“王”作“主”。当时有两刘靖，一为庐江太守刘靖，见《刘馥传》。】部众强盛，而鲜卑数寇边，乃以礼为并州刺史，加振武将军，【**◎**《宋书·百官志》：振武将军，前汉末王况为之。】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续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主护南单于。】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胡三省曰：魏并州统太原、上党、西河、雁门、新兴。冀州大于诸州，并州远接荒外，故意其觖望。懿多权数，以此言擿发礼耳。少，诗沼翻。恚，于避翻。分，扶问翻。】今当远别，何不欢也！”礼曰：“何明公言之乖细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胡三省曰：至此，礼入懿数中矣。】爽诛后，入为司隶校尉，【陈仁锡本“入”作“又”，误。王懋竑论蒋济、高柔、孙礼、王观，事见《蒋济传》、《高柔传》。】凡临七郡五州，【河间、荥阳、山阳、平

原、平昌、琅邪、阳平七郡。扬、荆、冀、并、司五州。】皆有威信。迁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户。礼与卢毓同郡时辈，【毓，涿郡涿县人。】而情好不睦。为人虽互有长短，然名位略齐云。嘉平二年薨，谥曰景侯。孙元嗣。

## 王观

王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也。【**◎**《郡国志》：兖州济阴郡廪丘。**◎**王先谦曰：三国魏改属东郡。**◎**《一统志》：廪丘故城，今山东曹州府范县东南。】少孤贫励志，太祖召为丞相文学掾，【**◎**赵一清曰：文学掾，亦魏武置。】出为高唐、阳泉、酂、任令，【**◎**高唐，见《孙礼传》。酂，见《刘放传》。**◎**《郡国志》：扬州庐江郡阳泉。冀州钜鹿郡任。〖三国魏改属广平郡。〗**◎**《一统志》：阳泉故城，今安徽颍州府霍丘县西。任县故城，今直隶顺德府任县东南。】所在称治。文帝践阼，入为尚书郎、廷尉监，【**◎**《宋书·百官志》：魏世尚书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有军事，尚书令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二十五郎。**◎**又云：廷尉监，一人。本有左右监，汉光武省右，犹云左，魏、晋直云监。】出为南阳、涿郡太守。涿北接鲜卑，数有寇盗，观令边民十家已上，屯居，筑京候。时或有不愿者，观乃假遣朝吏，使归助子弟，不与期会，但敕事讫各还。于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劝，旬日之中，一时俱成。守御有备，寇钞以息。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后送任子诣邺。时观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观治身清素，帅下以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

明帝幸许昌，召观为治书侍御史，【治书侍御史，见《明纪》卷首。】典行台狱。时多有仓卒喜怒，而观不阿意顺指。太尉司马宣王请观为从事中郎，【**◎**《晋书·职官志》：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迁为尚书，出为河南尹，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

【**◎**《宋书·百官志》：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晋书·职官志》：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司马宣王诛爽，使观行中领军，据爽弟羲营，

【**◎**康发祥曰：○《高柔传》：柔据爽营。○各有所据，则柔、观之附司马可知。】赐爵关内侯，复为尚书，【列名奏永宁宫。】加驸马都尉。高贵乡公即位，封中乡亭侯。【**◎**王懋竑论王观，事见《蒋济传》、《高柔传》。**◎**王氏又曰：高柔行大将军据爽营，王观行中领军据羲营，此起兵时事。爽罢免后，柔仍为司徒，观仍为太仆。《观传》“复为尚书”，是自太仆为尚书也。两营兵不知何属，岂懿自领之与？师后为卫将军，抑师领之与？魏、晋书皆无考。】顷之，加光禄大夫，转为右仆射。常道乡公即位，进封阳乡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五百户。迁司空，固辞，不许，遣使即第拜授。就官数日，上送印绶，辄自舆归里舍。薨于家，【景元元年六月癸亥，为司空。冬十月，薨。】遗令藏足容棺，不设明器，【**◎**冯本“明”作“盟”，误。**◎**《礼记·檀弓》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不封不树。【解见《文纪》黄初三年。】谥曰肃侯。子悝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观著勋前朝，改封悝胶东子。

评曰：韩暨处以静居行化，出以任职流称；崔林简朴知能；高柔明于法理；孙礼刚断伉厉；王观清劲贞白：咸克致公辅。及暨年过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终位：比

之徐邈、常林，于兹为疚矣。【**◎**何焯曰：柔为廷尉二十三年，此得人久任之方，未可因末路难退，并致讥也。】

# 卷二十五·魏书二十五·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二十五

三国志二十五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le\_minuit**】

【复校：擎骥】

## 辛毗

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也。【阳翟，见《郭嘉传》。】其先建武中【光武时。】自陇西东迁。【《晋书·忠义传》辛勉、辛恭靖，《隐逸传》辛谧，世称冠族，俱陇西狄道人。《辛宪英传》亦云陇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辛氏盖世居陇西。】毗随兄评从袁绍。【评字仲治。】太祖为司空，辟毗，毗不得应命。及袁尚攻兄谭于平原，谭使毗诣太祖求和。【◎《英雄记》曰：谭、尚战于外门，【◎章怀注：郛郭之门。◎《通鉴》作“战于门外”。◎胡注：邺城门外也。】谭军败奔北。【◎范《书·袁绍传》：谭败，引兵还南皮。】郭图说谭曰：“今将军国小兵少，粮匮势弱，显甫之来，久则不敌。愚以为可呼曹公来击显甫。曹公至，必先攻邺，显甫还救。将军引兵而西，自邺以北皆可虏得。若显甫军破，其兵奔亡，又可敛取以拒曹公。曹公远侨而来，粮饷不继，必自逃去。比此之际，赵国以北皆我之有，亦足与曹公为对矣。不然，不谐。”谭始不纳，后遂从之。问图：“谁可使？”图答：“辛佐治可。”谭遂遣毗诣太祖。】太祖将征荆州，次于西平。【◎《郡国志》：豫州汝南郡西平。◎《一统志》：西平故城，今河南汝宁府西平县西四十五里。】毗见太祖致谭意，太祖大悦。后数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变，以语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谓毗曰：“谭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胡三省曰：能间，工苋翻。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计不谓他人能乘其间，乃谓并青、冀为一，则可乘势以定天下矣。】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胡三省曰：言其势穷。】显甫见显思困而不能取，【谭字显思，尚字显甫。】此力竭也。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谓逢纪、田丰等死也。】兄弟谗阋，【阋，斗也，很也，戾也。】国分为二；连年征伐，而战士生虮虱，【宋本作“连年战伐，而介胄生虮虱”，《通鉴》同。】加以旱蝗，饥馑并臻，国无囷仓，行无裹粮，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今往

攻邺，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弊之寇，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胡三省曰：秋叶易陨，况遇迅风乎？】天以袁尚与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仲虺有言：‘取乱侮亡。’【◎胡三省曰：○见《尚书》。

○孔安国注曰：乱则取之，有亡形则侮之。】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可谓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矣。朝不谋夕，民命靡继，而不绥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岁熟曰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请救而抚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通鉴》“震”下有“矣”字。◎胡三省曰：观毗之言，非为谭请救也，劝操以取河北也。◎或曰：毗为袁氏请救，所论皆向曹氏，其心已有所私邪？抑致师之词，不得不尔邪？迹毗生平，非卖主者，或当时舍此别无以措辞。况曹瞒老奸，岂能欺以非理哉？◎弼按：良禽择木，事理之常。操为司空，已有辟毗之命，郭奉孝又为毗之乡人，策谋定计，算略深通。南向荆州，本为兵家之权变，毗已心折矣，安得不尽情倾吐乎？】太祖曰：“善。”乃许谭平，次于黎阳。明年攻邺，克之，【◎

《郡国志》：冀州魏郡邺、黎阳。◎《一统志》：黎阳故城，今河南卫辉府濬县东北。邺县故城，今河南章德府临漳县西南。◎本志《荀攸传》注引《魏书》曰：攸姑子辛韬问攸取冀州事，攸曰：“佐治为袁谭乞降，王师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表毗为议郎。【◎《续百官志》：议郎，六百石，无员。】久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曹洪拜都护将军。下辩，见《夏侯渊传》。】使毗与曹休参之，【◎《曹休传》：休字文烈。太祖谓休：“汝虽参军，其实帅也。”】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军还，为丞相长史。

文帝践阼，迁侍中，【◎毗为侍中，列名劝进，见禅代众事。◎《御览·二百二十七》引《魏略》云：帝尝大会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上问左右：“此为何官？何主？”左右不对。辛毗曰：〖《御览·六百八十八》引此作“侍中辛毗对曰”。〗“此为御史，旧持簪笔以奏不法。今日直备官，但珥笔耳。”◎本志《鲍勋传》侍中辛毗表救鲍勋，亦毗官侍中时事。】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胡三省曰：时营洛阳，故欲徙冀州士卒家以实之。】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通鉴》“见”作“待”。】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臣以为非也。”【宋本“臣”作“诚”。作“臣”亦可通，然不如“诚”字之益形鲠直。】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

【◎胡三省曰：侍中于周为常伯之任，在天子左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缺。】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宋本无“也”字。】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上军大将军曹真征朱然于江陵，【事在黄初三年。】毗行军师。还，封广平亭侯。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吴、楚之民，险而难御，道隆后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宾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称帝，【◎《史记·南越尉佗列传》：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及孝文帝元年，使陆贾往南越，因让佗，佗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子阳僭号，【◎范《书·公孙述传》：述字子阳。建武元年，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建元曰龙兴元年。建武十二年，吴汉、臧宫与述战于成都，述被创死。】

历年未几，或臣或诛。何则？违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无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毛本“未”作“朱”，误。】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通鉴》“循”作“修”。◎胡三省曰：○修之，谓修怨也。○《左传》曰：将修先君之怨。】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曰：“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毗对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唯知时也。苟时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吴，至江而还。

明帝即位，进封颍乡侯，【◎《水经》：颍水南迳颍乡城西，魏明帝封侍中辛毗为侯国也。】邑三百户。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解见《刘廙传》。】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未。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宜，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

帝方修殿舍，百姓劳役，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沈家本曰：○《明纪》：太和六年，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毗上疏乃是年事，故尚有“诸葛亮讲武治兵”语。】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之章》。◎《毛传》云：汔，危也。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郑《笺》云：汔，几也。今周民罢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唯陛下为社稷计。”帝报曰：“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何焯曰：千古拒谏根柢，在此一语。】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规摹之略也。今卿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归。”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黄图》曰：登之可以远观，故曰观。】则见孟津。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国语》：周太子晋曰：“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赵一清曰：○《水经·河水注》：魏氏起玄武观于芒垂。张景阳《玄武观赋》所谓“高楼特起，竦跱岧峣，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飙”也。○盖其后竟作之，传云“帝乃止”，饰词耳。】

【◎《魏略》曰：诸葛亮围祁山，不克，引退。张郃追之，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临朝而叹曰：“蜀未平而郃死，将若之何！”司空陈群曰：“郃诚良将，国所依也。”毗心以为郃虽可惜，然已死，不当内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陈公，是何言欤！当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无武皇帝也，及委国祚，而文皇帝受命。黄初之世，亦谓不可无文皇帝也，及委弃天下，而陛下龙兴。今国内所少，岂张郃乎？”陈群曰：“亦诚如辛毗言。”帝笑曰：“陈公可谓善变矣。”◎臣松之以为：拟人必于其伦，取譬宜引其类，故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广主意，当举若张辽之畴，安有于一将之死而可以祖宗为譬哉？非所宜言，莫过于兹，进违其类，退似谄佞，佐治刚正之体，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官本《考证》曰：监本“习氏”讹作“习文”。】窃谓斯人受诬不少。】

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前已书“明帝即位”，此“明”字疑衍。】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

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魏略》曰：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于毗。【◎互见《明纪》青龙二年注引《魏氏春秋》。◎《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宣王表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世说·方正篇》云：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与亮对渭而阵，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老夫仗黄钺，毅然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亮卒，复还为卫尉。薨，谥曰肃侯。子敞嗣，咸熙中为河南太守。【宋本作“河内太守”。】【◎《世语》曰：敞字泰雍，官至卫尉。【潘眉曰：

《真诰·阐幽微》云“辛毗子名敞，为河南太守，太常卿。”传注不言为太常卿者，阙略也。】毗女宪英，適太常泰山羊耽，【◎《晋书·羊祜传》：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祜，蔡邕外孙，年十二丧父，事叔父耽甚谨。后尝与从弟琇书曰：“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满受责乎！”】外孙夏侯湛【毛本“夏”作“更”误。夏侯湛为夏侯庄之子，庄为羊衜之婿，湛为羊衜之外孙，非羊耽之外孙也，参阅《夏侯渊传》注引《世语》即知。】为其传曰：“宪英聪明有才鉴。【◎《晋书·列女传》“明”作“朗”。

◎赵一清曰：○《晋书·夏侯湛传》：湛字孝若，谯国谯人，祖威，父庄。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御览》卷八百十五引孝若为《宪英传》有曰：夫人性不好华丽，琇上夫人鼲子披，缘以锦，不肯服。从外孙胡母扬上夫人锦被，夫人反卧之。○一清案：此事《晋书·列女传》以为羊祜。〖◎《晋书·列女传》：祜尝送锦被，宪英嫌其华，反而覆之。〗◎弼按：祜立身清俭，琇性豪侈，锦被当为琇所上，孝若传可据，《晋书·列女传》“祜”字疑亦“琇”字之误。】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胡三省曰：女子之智识，有男子不能及者。】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大将军司马鲁芝将爽府兵，犯门斩关，出城门赴爽，【“门”字疑衍。】来呼敞俱去。敞惧，问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胡三省曰：尔，犹言如此也。】宪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尔！【宋本、冯本“太傅”下有“殆”字。】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以后事付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行以骄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胡三省曰：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偶，匹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不出。【宋本、冯本“可”下有“以”字。】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不可也。且为人死，为人任，亲昵之职也，

【◎冯本“昵”误作“泥”。◎胡三省曰：○《左传》：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若为己死，非其私昵，谁敢任之？”○私昵，私爱也。此言亲者则可为质任，爱昵者则可为之死。】从众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诛爽。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逮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从子羊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特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周寿昌曰：羊祜为羊耽从子，故呼辛氏为季母，亦犹叔母之称。】其后会请子琇为参军，【毛本“军”误作“岂”。】宪英忧曰：‘他日见钟会之出，吾为国忧之矣。今日难至吾家，此国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请司马文王，文王不听。宪英语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琇，事见《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宪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晋书·列女传·羊耽妻辛氏传》全与此同。《御览·八百十五》题作夏侯湛《羊太常辛夫人传》，全篇通称夫人。】】

## 杨阜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人也。【◎天水郡，见《明纪》太和二年，又见《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传》。◎《郡国志》：凉州汉阳郡冀。◎胡三省曰：汉阳郡至晋方改天水，史追书也。

◎又曰：冀县属汉阳郡，郡及凉州刺史治焉。◎马与龙曰：《阎温传》“马超围州所治冀城”，

《杨阜传》“惟冀城奉州郡固守”，是灵帝中平以后迄建安末，凉州治冀也。◎王先谦曰：冀县，三国魏属天水郡。◎《一统志》：冀县故城，今甘肃巩昌府伏羌县南。】【◎《魏略》曰：阜少与同郡尹奉次曾、赵昂伟章俱发名，伟章、次曾与阜俱为凉州从事。【尹奉后为燉煌太守，见《仓慈传》，又见《阎温传》。】】以州从事为牧韦端使诣许，【事在建安四年。韦端，见《荀彧传》注。】拜安定长史。【◎《续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丞）**[**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或曰：断，指法度言，与“少决”非复。】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在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长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征为太仆，其子康代为刺史，辟阜为别驾。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参军事。

马超之战败渭南也，走保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苏伯反河间，【马超战败渭南在建安十六年，河间民田银、苏伯反在建安十七年。】将引军东还。阜时奉使，言于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

【◎胡三省曰：○陇西南安、汉阳、永阳，皆陇上诸郡也。○《献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汉阳、上郡为永阳。】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超率众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

【宋本“众”作“诸”。】陇上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余人，攻城。【《通鉴》作“攻冀城”，在建安十八年。】阜率国士大夫【国，谓郡国也。士大夫，谓将士也。解见《武纪》建安十二年注。】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告急于夏侯渊。时渊屯长安。】为超所杀，【详见《阎温传》。】于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宋本“意”作“计”。】阜流涕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田单之守，【◎《史记·田单列传》：燕师长驱平齐，田单东保即墨。】不固于此也。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阜以死守之。”遂号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请和，开城门迎超。【◎裴注引皇甫谧《列女传》云：韦康素仁，悯吏民伤残，欲与超和。◎本志《荀彧传》引注《三辅决录》云：康为马超所围，坚守历时，救军不至，遂为超所杀。◎弼按：马超勇力善战，抚有羌、胡，既兼陇右之众，又得张鲁之助，宜其所向无敌。魏武军还仓卒，为备不周，韦康孤城无援，坚守八月，阎温潜出，又死贼手，东军之来，殆已绝望，不忍吏民无辜死亡，委屈求和，其情可原。超虽残暴，背约害康，亦假手杨昂，肆其屠戮。故韦康死后，吏民忿恨，姜叙之母、赵昂之妻皆忠义奋发，咸为故君复雠。若康为卖城求活者，不特有负荀彧之荐，而杨阜、姜叙亦必不歔欷悲愤，约誓讨超矣。是非功罪，略迹原心，君子平情论事，当为康恕也。】超入，拘岳于冀，使杨昂杀刺史、太守。

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顷之，阜以丧妻求葬假。【◎《通鉴》：会杨阜丧妻，就超求假以葬之。◎胡注：休假也。求假，犹古之请告请急也。】阜外兄姜叙屯历城。【◎胡三省曰：○《水经注》：历城在西县，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后改为建安城。○杜佑曰：历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仇池九十里。○宋白曰：晋置仇池郡于历城，今为成州。◎《一统志》：

建安城在今甘肃階州成县北，本名历城。◎《水经注》：建安水经建安城南，其地古西县之历城也，后改为建安。】阜少长叙家，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欷悲甚。【◎胡三省曰：歔，音虚。欷，音希。泣余声也。】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胡三省曰：目之视物，一出入息之顷则一瞬。】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叙为抚夷将军，拥兵屯历城。】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各本“弑”皆作“杀”，局本作“弑”。◎胡三省曰：○赵盾，晋卿，赵宣子也。○《左传》：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敕从阜计。【◎官本《考证》曰：北宋本作“敕叙从阜”。】计定，【元本、吴本、毛本俱无下“计”字。】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谟至冀语岳，并结安定梁宽、【梁宽，故黄门侍郎，见《庞淯传》注引《列女传》。】见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十七年九月，【◎《通鉴考异》曰：○《杨阜传》云“十七年九月”。○《武帝纪》：十八年，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十九年正月，赵衢等讨超，超奔汉中。○按：姜叙九月起兵，超即应出讨，超出，衢等即应闭门，不应至来年正月，盖魏史书捷音到邺之月耳。

《杨阜传》误也。◎钱大昭曰：按《武帝纪》及《夏侯渊传》，并作“十九年”，此“七”字疑误。◎弼按：《考异》以十九年正月为捷音到邺之日，则杨阜、姜叙起兵之日当在十八年九月也。】与叙起兵于卤城。【◎卤城，详见《夏侯渊传》、《阎温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五十九》：卤城在冀县、西县之间，或曰“卤城”即“西城”之误。○一清按：《汉志》陇西郡有西县，安定郡有卤县。《续志》汉阳郡西县，故属陇西，安定无卤县，盖后汉省也。此当为安定之卤城。◎弼按：赵说述《汉志》、《续志》“西”与“卤”之别，是也。指杨阜起兵之卤城为安定之卤城，误也。安定之卤城后汉已省，则传文当云“故卤城”，且当时用兵实在天水郡〖即汉阳郡。〗冀县、西县地，不在安定也。】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而衢、宽等解岳，闭冀城门，讨超妻子。超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胡三省曰：背父，谓马腾在邺，不顾而反。杀君，谓杀韦康也。】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超战，身被五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

陇右平定，太祖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阜爵关内侯。阜让曰：“阜君存无扞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于义当绌，于法当诛；超又不死，无宜苟荷爵禄。”太祖报曰：“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说苑》：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君其剖心以顺国命。姜叙之母，劝叙早发，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汉书·杨敞传》：敞为丞相，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盖不过此。贤哉，贤哉！良史记录，必不坠于地矣。”【◎皇甫谧《列女传》曰：【冯本“列”作“烈”，误。】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马超攻冀，害凉州刺史韦康，州人凄然，莫不感愤。叙为抚夷将军，拥兵屯历。叙姑子杨阜，故为康从事，同等十余人，皆略属超，阴相结为康报仇，未有间。会阜妻死，辞超宁归西，因过至历，候叙母，说康被害及冀中之难，相对泣良久。姜叙举室感悲，叙母曰：“咄！伯奕，韦使君遇难，岂一州之耻，亦汝之负，【◎胡三省曰：负，罪负也。】岂独义山哉？汝无顾我，事淹变生。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但当速发，我自为汝当之，不以余年累汝也。”因敕

叙与阜参议，许诺，分人使语乡里尹奉、赵昂及安定梁宽等，令叙先举兵叛超，超怒，必自来击叙，宽等因从后闭门。约誓以定，叙遂进兵入卤，昂、奉守祁山。超闻，果自出击叙，宽等从后闭冀门，超失据。过卤，叙守卤。超因进至历，历中见超往，以为叙军还。又传闻超以走奔汉中，【官本“以”作“已”，古“以”、“已”通。】故历无备。及超入历，执叙母，母怒骂超。超被骂大怒，即杀叙母及其子，烧城而去。阜等以状闻，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扬，语如本传。◎臣松之案：谧称阜为叙姑子，而本传云叙为阜外兄，与今名内外为不同。【◎钱大昭曰：高幹为袁绍外甥，而《牵招传》云“尚外兄高幹”，以是例之，叙当以阜为外兄，疑传之误，非今古异称也。◎弼按：《夏侯玄传》“玄，曹爽之姑子也”，注引《魏书》云“玄亲曹爽外弟”，《夏侯渊传》注引《魏略》云“玄于曹爽为外弟”，此为姑子称外兄、外弟之证。】◎谧又载赵昂妻曰：赵昂妻异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赵伟璋妻，王氏女也。【◎胡三省曰：据皇甫谧《列女传》，异，士氏女也。】昂为羌道令，【◎《郡国志》：凉州武都郡羌道。◎李兆洛曰：今甘肃階州西北。◎弼按：○《一统志》：羌道废县在西固所西北，西固所在階州西北百二十里。】留异在西。【西县也。】会同郡梁双反，攻破西城，害异两男。异女英，年六岁，独与异在城中。异见两男已死，又恐为双所侵，引刀欲自刎，顾英而叹曰：“身死尔弃，当谁恃哉！吾闻西施蒙不洁之服，则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粪涅麻而被之，鲜食瘠形，自春至冬。双与州郡和，异竟以是免难。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谓英曰： “妇人无符信保傅，则不出房闱。昭姜沈流，【◎刘向《列女传》曰：楚昭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与宫人约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水方大至，还而取符，恐后。”夫人曰：“贞女之义不犯约，勇者不畏死。妾知从使者必生，留必死，然弃约越义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使者取符，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义死节，不为苟生，处约持信，以成其贞。”乃号曰贞姜。】伯姬待烧，【◎《谷梁传·襄公三十年》：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妇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每读其传，心壮其节。今吾遭乱不能死，将何以复见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怜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饮毒药而绝。时適有解毒药良汤，撅口灌之，良久乃苏。建安中，昂转参军事，徙居冀。会马超攻冀，异躬著布韝，佐昂守备，又悉脱所佩环、黼黻以赏战士。及超攻急，城中饥困，刺史韦康素仁，愍吏民伤残，欲与超和。昂谏不听，归以语异，异曰：“君有争臣，大夫有专利之义；专不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关陇哉？当共勉卒高勋，全节致死，不可从也。”比昂还，康与超和。超遂背约害康，又劫昂，质其嫡子月于南郑。【◎《郡国志》：益州汉中郡南郑。◎《一统志》：南郑故城，今陕西汉中府城东。】欲要昂以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杨闻异节行，【◎《通鉴》：建安十八年，赵衢、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超进退失据，南奔张鲁。鲁欲妻之以女，或谓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事见《超传》注引《典略》。〗◎超妻杨氏盖死于冀城。】请与宴终日。异欲信昂于超以济其谋，谓杨曰：“昔管仲入齐，立九合之功；【◎《论语》：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史记》：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方今社稷初定，治乱在于得人，凉州士马，乃可与中夏争锋，不可不详也。”杨深感之，以为忠于己，遂与异重相接结。昂所以得信于超，全功免祸者，异之力也。及昂与杨阜等结谋讨超，告异曰：“吾谋如是，事必万全，当奈月何？”异厉声应曰：“忠义立于身，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夫项橐、颜渊，【◎《淮南子》：项讬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

《家语》：颜回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早死。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称其仁焉。◎《史记》：颜回字子渊，鲁人。】岂复百年，贵义存耳。”昂曰：“善。”遂共闭门逐超，超奔汉中，从张

鲁得兵还。异复与昂保祁山，【冯本“祁”作“祈”，误。】为超所围，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杀异子月。凡自冀城之难，至于祁山，【冯本“祁”作“祈”，误。】昂出九奇，异辄参焉。】

太祖征汉中，以阜为益州刺史。还，拜金城太守，未发，转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龚遂故事，安之而已。【◎《汉书·循吏传》：宣帝以龚遂为勃海太守，谓遂曰：“勃海废乱，君欲何以息其盗贼而称朕意？”遂对曰：“今欲使臣胜之（也）邪？将安之也？”上曰： “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赵一清曰：○《续郡国志》：武都郡沮。○沔水出东狼谷，此云沮道，县有蛮夷谓之道，或汉末所增。◎王先谦曰：前汉县，三国蜀因，见常《志》。◎《一统志》：沮县故城，今陕西汉中府略阳县东一百十里。】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御超等，超等退还。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厉声责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遂奋衣辞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

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二十七：武功县小槐里。○李奇曰：即槐里之西城也。东已有槐里城，以此城为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为政举大纲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问侍中刘晔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称阜有公辅之节。未及用，会帝崩。在郡十余年，征拜城门校尉。【◎《续百官志》：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雒阳城门十二所。】

阜尝见明帝著绣，被缥绫半褎，【◎宋本作“阜尝见明帝著，被缥绫半褎袖”，

《通鉴》作“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胡三省曰：○著，陟略翻。○《说文》曰：帽，小儿蛮夷头衣。缥，普沼翻，青白色。绫，纹帛，或谓之绮，或谓之纹缯。半袖，半臂也。

* 《晋志》曰：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无帻，冠下有纚，以其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或裁纚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被，皮义翻。◎何焯曰：“ ”上《宋书》有“绣”字。◎张照曰：褎，即古“袖”字。褎，应作“袤”。

◎梁章钜曰：○《宋书·五行志》云：魏明帝著绣，被缥纨半袖。○此脱“绣”字，复“袖”字，又误“纨”为“绫”耳。◎赵一清曰：○《晋书·舆服志》：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妇人饰，改以珊瑚珠。◎李慈铭曰：，疑当作“帽”，褎，即古“袖”字。此本用古字作“褎”，校者注“袖”于旁，遂连为“褎袖”耳。】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迁将作大匠。【◎《续百官志》：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时初治宫室，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阜上疏曰：【阜上此疏时为将作大匠，《通鉴》书“少府杨阜”，误。】“臣闻明主在上，群下尽辞。尧、舜圣德，求非索谏；大禹勤功，务卑宫室；成汤遭旱，归咎责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汉文躬行节俭，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问，贻厥孙谋

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胡三省曰：元，始也。绪，丝端也。言文帝克终武帝之志，受禅易制，此丝端所从始也。】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盪之恶政。【《通鉴》“盪”作“荡”。】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近览汉末之变，足以动心诫惧矣。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钱大昭曰：“法”字上下疑有脱字。◎弼按：《通鉴》“法”下有“度”字。】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愿陛下动则三思，虑而后行，重慎出入，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克己内讼，圣人所记。惟陛下虑患无形之外，慎萌纤微之初，法汉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顷所调送小女，远闻不令，宜为后图。诸所缮治，务从约节。

《书》曰：‘九族既睦，协和万国。’事思厥宜，以从中道，精心计谋，省息费用。吴、蜀以定，尔乃上安下乐，九亲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欢，尧、舜其犹病诸。今宜开大信于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

【曹植封雍丘在黄初末年，《通鉴》编此疏于青龙三年，盖集杨阜诸疏汇叙耳。】诏报曰：“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闇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后迁少府。【◎《续百官志》：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是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大司马曹真伐蜀，会天大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在太和四年。阜此疏应在谏治宫室、发美女疏之前。】“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通鉴》无“而”字， “动”字属下读。◎胡注：○《史记》：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东观兵于孟津，武王度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是时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胡三省曰：“阂”与“碍”同。】以积日矣。【“以”、“已”古通用，下同，《通鉴》作“巳”。】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随武子之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通鉴》：“主”作“王”。◎胡注：王兵，王者之兵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汉书·循吏传·召信臣传》：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迁南阳太守，其治如上蔡。好为民兴利，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征为少府。信臣以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帝即召诸军还。

后诏大议政治之不便于民者，阜议以为：“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于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急，宜去四甚，【即上文忘治、害农、伤本、乱民四者。】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续百官志》：御府令，一

人，六百石，典官婢。◎《刘昭》注引《汉官》曰：员吏七人，〖《通鉴》胡注误作“七十人”。〗吏从官三十人。】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帝爱女淑，未期而夭，【◎赵一清曰：《宋书·礼志》作“三月而夭”。】帝痛之甚，【在太和六年。】追封平原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将自临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从。

帝既新作许宫，又营洛阳宫殿观阁。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尧土阶三尺，茅茨不翦。】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胡三省曰：

* 《周官·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彫弊百姓之财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官本“琁”作“璇”。◎胡三省曰：○《史记·龟策传》曰：桀为瓦室，纣作象廊。○与此稍异。】纣为倾宫、鹿台，【◎《新序》曰：鹿台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瓒曰：今在朝歌中。】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互见《高堂隆传》“役百乾溪”句下。◎《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杜注：台在今华容城内。◎杜氏《土地名》云：南郡华容县。台在城内。或曰章华台在谯国城父，《传》曰“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如楚道由郑，知不在城父者也。◎刘献廷《广阳杂记》云：

○章华台在荆州沙市古城隍庙东约二里许。自此而北长堤里许，堤旁有废刹曰章台寺，寺之东北有一井，砖甃周曰沈香井，土人言此为楚宫故迹。《郡志》言章华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监利县离湖之侧。予考之旧册，在监利者乃章华台，此则楚王钓台也。○郦道元〖沔水注。〗曰：江陵城西南有赤阪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北有楚庄王钓台。○今核之正在沙市。○又曰：扬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西通赤湖水，东入离湖，湖在县东七十五里。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广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筑台于章华之上。”〖见《吴语》。〗“王与伍举登之，举曰：‘台高不过望国之氛祥，大不过容宴之俎豆。’”〖见《楚语上》。〗盖讥其奢而谏其失也。言此渎，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此则监利之章华台矣。监利古华容地，今离湖之迹犹在也。◎沈括《梦溪笔谈·四》云：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据《左传》杜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说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水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氏实无此文。】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高高在上，实监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业，犹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易》曰：‘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易·丰卦》之辞。◎王弼注：蔀，覆暧障光明之物也。屋，藏荫之物也。既丰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虽闚其户，阒其无人，弃其所处，而自深藏也。

◎陆德明《音义》云：阒，苦鵙反。马、郑云“旡人貌”，《字林》云“静也”，姚作“阋”，孟作“窒”，并通。】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监本“赴”作“走”，误。】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为：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而阜表云“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此则发愤为己，岂为国哉？斯言也，岂不伤谠烈之义，为一表之病

乎！【◎李慈铭曰：阜此言所谓危言动主也。激切之言，忠爱之深，故下云“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裴注驳之非是。】】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刑昺《疏》：○《文王世子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又《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大传》四邻则见之四辅，兼三公，以充七人之数。】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争，读曰“诤”。】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胡三省曰：叩，近也。御，进也。】天子感其忠言，手笔诏答。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数谏争，不听，乃屡乞逊位，未许。会卒，家无余财。孙豹嗣。【或曰：“义山初为节侠，终为直臣，若是乎不相谋也。”曰：“夫道一而已矣，将毋同。”】

##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胡三省曰：○汉儒有高堂生，鲁人，隆其后也。○《姓谱》：齐公族有高堂氏。○《风俗通》：齐卿高恭仲食采于高堂。◎泰山郡平阳，见《鲍勋传》。】少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为督邮。【◎薛悌字孝威，东郡人，见《陈矫传》。◎《续百官志》：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毛本“叱”作“敕”，误。】“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齐景公与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请奏四方之乐，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赵弹秦筝，相如进缶。【◎《史记·蔺相如传》：秦王请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康发祥曰：临子字父，常林因之不拜；临臣名君，高堂为之按剑。古人之不忍触讳如是。】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后去吏，避地济南。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为丞相军议掾，【◎赵一清曰：军议掾亦魏武所置。】后为历城侯徽文学，转为相。【◎见《武文世王公传·东平灵王徽传》。◎《续百官志》：皇子封王，置傅一人，相一人。】徽遭太祖丧，不哀，反游猎驰骋；隆以义正谏，甚得辅导之节。黄初中，为堂阳长，【◎《郡国志》：冀州安平国堂阳。◎《一统志》：堂阳故城，今直隶冀州新河县西。】以选为平原王傅。【明帝初封平原王。】王即尊位，是为明帝。以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给事中，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为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驸马都尉掌驸马。◎师古曰：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为副马。一曰，驸，近也，疾也。】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响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遏，绝也。密，静也。尧崩，四海遏密八音。】高宗有不言之思，【◎《史记·殷本纪》：武丁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迁陈留太守。犊民酉牧，年七十余，【◎钱大昭曰：“犊民”非县，疑“尉氏”之讹。◎姚范曰：疑作“民犊酉”。】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征隆为散骑常侍，【“帝嘉之”之下，监本作“特之赤水九日，隆为散骑常侍”，大误，元本无“以显焉”三字，“征隆”作“以隆”，均误。】赐爵关内侯。【◎《魏略》曰：太史上汉历不及天时，因更推步弦望朔晦，为《太和历》。帝以隆学问优深，于天文又精，乃诏使隆与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参共推校。伟、禄是太史，隆故据旧历更相劾奏，纷纭数岁，伟称“禄

得日蚀而月晦不尽，隆不得日蚀而月晦尽”，诏从太史。隆所争虽不得，而远近犹知其精微也。【◎改历事在景初元年。◎《宋书·历志》：明帝时，尚书杨伟制《景初历》，施用至于晋、宋。◎或曰：月晦不尽，不能定朔，焉能得日食乎？此《魏略》之妄也。】】

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潘眉曰：《帝纪》注徙长安钟簴在景初元年，与此不同。】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伶州鸠对而弗从，【◎宋本“伶”作“泠”。《左传释文》“泠”或作“伶”。

◎《国语》：王将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可。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汙也，其竭无日矣。”王不听，卒铸大钱。◎《左传》：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杜预注：无射，钟名。律中无射。泠，乐官；州鸠其名也。◎州鸠对景王问，亦见《国语》。】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宋本“荡”作“盪”，《左传》“王心荡”，作“荡”。】求取亡国不度之器，【谓长安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也。】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卞兰，见《卞后传》。】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隆曰：“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尚书·益稷篇》之辞。◎《孔传》：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雄曰凤，雌曰皇，灵鸟也。仪，有容仪。备乐九奏而致凤皇。◎《正义》曰：箫韶之乐作之九成，以致凤皇来而有容仪也。成，谓乐曲成也。◎郑云：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故《经》言“九成”，《传》言“九奏”，《周礼》谓之“九变”，其实一也。】雷鼓六变，天神以降，【◎

《周礼·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郑注：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史记·殷本纪》：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后？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帝称善。

迁侍中，犹领太史令。【太史令属太常，隆以侍中领之。】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元本、监本、官本“发”作“法”。】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胡三省曰：京房《易传》之辞。】此人君苟饰宫室，【《通鉴》 “苟”作“务”。】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元本、监本“意”上多“之”字。】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史记·殷本纪》：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帝武丁祭成汤，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元本、监本“占”作“史”。】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续五行志》注“经”作“营”。】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柏梁台灾。二月，起建章宫。◎文颖曰：越巫名勇，谓帝曰：“越国有火灾，即复大起宫室以厌胜之。”故帝作建章宫。◎师古曰：建章宫在未央宫西，俗所呼贞女楼，即建章宫之阙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也，卫太子事。’【《五行志》无 “也”字，官本“卫太子事”四字作小字旁注，误。】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

曰：‘灾者修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埽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毛本“萐莆”作“箑”，误。】必生此地，【◎陈锡仁本作“萐莆、疲木必生此也”误。◎胡三省曰：○萐，山辄翻，又色洽翻。莆，音蒲。○《说文》：萐莆，瑞草也。尧时生于庖厨，扇暑而凉。】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刘昭曰：高堂隆之言灾，其得天心乎。】帝遂复崇华殿，

【◎周寿昌曰：凡因人言而成事者，谓之遂。兹隆既谏阻工役，帝不听其言而仍兴作，则“帝遂”之语，殊不相承。盖帝将大事土木，因隆言而仅复被焚之崇华殿，尚未他役也。迨后隆请改正朔、易服色，帝愈崇宫殿、饰台观，侈心荡志，隆实启之，虽谏亦莫之入矣。】时郡国有九龙见，【◎潘眉曰：此九龙非一时并见，《宋五行志》以郡国前后言龙见者九。】故改曰九龙殿。【事在青龙三年。】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通鉴》系此事于青龙三年。《晋书·五行志中》云事在景初元年。下文云“是岁，有星孛于大辰”，《明纪》在青龙四年。】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何焯曰：高堂本以师傅旧恩，素所敬信，明帝虽从而不改，亦与很愎恶直者殊。使当日身领太史，遇灾隐默，岂不为张禹之续乎？】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谄是从，废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祗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于是帝改容动色。

是岁，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胡三省曰：所谓圜丘、方泽、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胡三省曰：《记·曲礼》之言。】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侯康曰：○《通典》：魏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晁议“汉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时，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据此，知魏初只一社，景初时始立帝社也。隆是疏上于青龙四年，故云“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

【北宋本“居”作“宫”。】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可知当时宫中之奢。】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书·皋陶谟》之言。◎孔安国注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归者，天命之。天视听人君之行，用民为聪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讨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舆人作颂，则乡以五福，民怒吁嗟，则威以六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政务在安民为先，然后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尝不然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胡三省曰：○采椽，即采来之木为椽，不加斲削也。○张蕴古曰：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文选·东都赋》注曰：纣为琼室，以琼瑶饰之。】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天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爱陛下，【毛本“天”作“太”，误。】是以发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郑重，欲必觉寤陛下；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宜崇孝子祗耸之礼，以率先先下，以昭示后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册府》“混”作“流”。】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域之内，【“然”上疑脱“夫”字。】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隆改正朔议，见《宋书·礼志一》。◎议云：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

《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凰翔集。”

《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明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宋书·礼志一》云：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幹、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王）**[**魏**]**衡以为不宜改。青龙五年，山茌县黄龙见，帝乃诏改。◎李光地曰：改用地正，此隆之迂谬，陈承祚评语云“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非苛论也。】

迁光禄勋。帝愈增崇宫殿，彫饰观阁，凿太山之石英，【《御览·五十一》引《魏志》“饰”作“镂”，“太山”作“太行”。】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局本“园”作“围”误。◎《明帝纪》引《魏略》云：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胡三省曰：○《水经注》：大夏门内东侧际城有景阳山，即芳林园之西北陬也。○裴松之曰：〖此胡注引裴注。〗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曰华林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

【◎《魏略》曰：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魏略》曰：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公孙渊发兵反。】悼皇后崩。【景初元年，赐后死，见

《后妃传》。】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

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索隐》曰：○《尚书》云：文命敷于四海。

○孔安国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名。◎《正义》曰：○《帝王纪》云：鲧生禹，名文命。○《大戴礼》云：鲧之子曰文命。◎陆德明《音义》曰：先儒云文命，禹名。】随山刊木，【◎《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孔传》云：洪水汎滥，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随行山林，斩木通道。◎《史记·夏本纪》：行山表木。

◎《索隐》曰：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前后历年二十二载。【◎胡三省曰：隆盖取鲧九载绩用弗成，禹治兖州作十有三载，乃合同以为二十二载之数。◎赵一清曰：鲧九载，禹十三载，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二载，与《孟子》、《史记》及马融等诸儒之说不同。◎沈家本曰：此极言其灾甚役久，故合鲧、禹治水之年言之，文用“前后”二字，其长显然。《史记·夏本纪》言“禹居外十三年”，《河渠书》言“禹抑洪水十三年”，盖据《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以为言。然则此合鲧九载，而云二十二载，未尝与《史记》不同也。惟《孟子》言禹八年于外，马融以为禹治水三年八州平，见《禹贡》《正义》，其说与《史记》异。然罗苹《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记过门不入之年，则《孟子》所言，原非谓治水止此八年，马融之说不知何本。夫以九州之大，且又鲧治之九载之久，而未能平，乃谓三年而毕其役，恐未必若是之速，终当以《史记》为是。】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覆者也。

“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李慈铭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此疏云云，可作《礼记义疏》。○《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郑注：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诗·蒸民》郑《笺》：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则。情法性，阴承阳也。○诸儒分别性情动静，极为明确，而归本于礼，与此疏“礼义之制，非苟拘分”云云，皆圣贤之古训，性理之精言。】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胡三省曰：白地，谓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虏，谓乌桓、鲜卑也。聚邑之寇，谓盗贼窃发屯据乡邑聚落也。】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胡三省曰：衡，所以称轻重。争衡者，言吴蜀自谓国势与中国钧，无所轻重也。】今若有人来告：‘权、备【◎何焯曰：备，当作“禅”。◎钱仪吉曰：是时昭烈已死，《通鉴》作“禅”，是也。◎钱大昕曰：此疏在明帝景初改元以后，蜀先主殂谢久矣，权、备并称，殊误。】并修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不治玩好，动咨

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征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胡三省曰：义，礼也。高堂隆之论谏，可谓深切著明矣。◎何焯曰：词意周至，是儒者语。】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廪，给也。】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参，三分也。】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胡三省曰：此盖犒飨工徒，度支经用不足以给，故赋牛肉以供之。】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胡三省曰：指言诸费皆在于营缮也。】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礼》，太府掌九赋之则，【◎各本均作“天府掌九伐之则”。◎卢明楷曰：○《周礼》：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则九赋太府职也。◎梁章钜曰：“则”字亦误，当作“财”。】以给九式之用，【◎《周礼·天官·太府》：凡颁财，以式法授之。◎郑注：九赋之财给九式者。】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后，乃以式贡之余，供王玩好。【◎《周礼·天官·太府》：凡式贡之余财，以供玩好之用。◎郑注：谓先给九式及吊用，足府库而有余财，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国之用。】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会，音脍。【◎《周礼·天官·司会》：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则台阁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亦灭族。是以史迁议其不正谏，而为世诫。”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胡三省曰：中书监、令典奏事，观隆奏，遂以语之。】

隆疾笃，口占上疏曰：【◎胡三省曰：疾笃不能自书，故口占而使人书之。】“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岂惟曾子？愿陛下少垂省览！【冯本“愿”作“靡”，误。】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使神人嚮应，殊方慕义，四灵效珍，【◎《礼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玉衡曜精，【◎《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孔传》：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正义》云：玉衡，美玉；玑为转运，衡为横箫，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谓之浑天仪。蔡邕云：“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辰，转玑窥衡以知星宿。”】则三王可迈，五帝可越，非徒继体守文而已也。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汤、武之治，而蹈踵桀、纣、幽、厉之迹，莫不蚩笑季世惑乱亡国之主，而不登践虞、夏、殷、周之轨。悲夫！以若所为，求若所致，【◎赵一清

曰：“致”字当依《孟子》作“欲”。】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毛本“煎”作“将”，误。】其不可得，明矣。寻观三代之有天下也，圣贤相承，历载数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万国咸宁，九有有截；【◎《诗·商颂》：九有有截。◎郑《笺》云：截，整齐也，◎又云：九州齐壹截然。】鹿台之金，巨桥之粟，【◎《尚书·武城篇》：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正义》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则容物多矣，此言“鹿台之财”，则非一物也。】无所用之，仍旧南面，【“仍旧”二字未详。】夫何为哉！然癸、辛之徒，【◎《史记·夏本纪》：子帝履癸立，是为桀。◎《殷本纪》：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谏，才足以饰非，谄谀是尚，台观是崇，淫乐是好，倡优是说，作靡靡之乐，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顾，宗国为墟，不夷于隶，【何本校改“不”作“下”。】纣县白旗，桀放鸣条；【◎胡三省曰：武王斩纣首，悬于太白之旗。商汤破桀于鸣条，遂放之于南巢。◎孔安国曰：鸣条，地在安邑之西。】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悟二世而灭，社稷崩圮哉？近汉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怼天迁怒，起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卒致江充妖蛊之变，【冯本“江”作“汪”，误。】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殃咎之毒，祸流数世。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黄初元年末，未央宫中有燕生鹰，口爪俱赤，此与商纣、宋隐同象。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高堂隆所指即此二事。其后司马氏诛曹爽，遂有魏室。文、明二纪，俱不载。◎潘眉曰：“胸”字误。《晋书》、《宋志》并云“口爪俱赤”，又云“有燕生鹰”，故下言“鹰扬之臣”。◎梁章钜曰：○《宋书·五行志》云：黄初末，宫中有燕生鹰，口爪俱赤。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于卫国涓桃里李益家，形若鹰，吻似燕。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胡三省曰：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李慈铭曰：此显指司马懿，而晋君臣不以为非，史官因而载之，皆非后世所及。】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杜注：平王东徙，晋文侯、郑武公左右王室。】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朱虚侯刘章平诸吕之乱。】斯盖前代之明鉴。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掇录授能。【《通鉴》“掇”作“辍”。录，图录也。】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钟，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沈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老人结草以亢杜回，事见《常林传》注引《魏略·沐并传》“魏颗”注。】诏曰：“生廉侔伯夷，直过史鱼，【◎《汉书·贡禹传》：禹上书言“年老，愿乞骸骨”。天子报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师古曰：生，谓先生也。史鱼，卫大夫史鰌也。《论语》称孔子曰“直哉史鱼”。◎又《贾谊传》：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是称“生”为美称。◎又《儒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言《礼》，则鲁高堂生。◎师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号。◎此则又别为一解。◎钱大昭曰：明帝不称隆名而称为生，直以先生尊之矣。下云“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亦此意。◎周寿昌曰：呼之曰“高堂生”，以其祖之称称之也，重之也。生，即先生。】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阴德，疾除而延寿；【◎《汉书·丙吉传》：上忧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瘉。】贡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隆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隋书·经籍志》：《魏台杂访议》三卷，《杂忌历》二卷，《张掖郡玄石图》一卷，高堂隆撰。又魏光禄

勋《高堂隆集》六卷，梁十卷，录一卷。◎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宋书·礼志》、《文选》谢惠连《捣衣诗》注、《后汉书·牟长传》注、《艺文类聚·岁时部》、《初学记·岁时部》、

《服食部》、《太平御览·时序部》并引《魏台访议》。◎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本一卷，对、诏、表、疏、上言、奏议、对问，凡二十九篇，多考订礼仪之文，为本传所无者。】【◎习凿齿曰：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也。】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修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蒋济奏见本志卷十四《蒋济传》注。◎《通典》卷五十四《礼十四·封禅》云：古者帝王之兴，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礼》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封禅必于泰山者，万物交代之处，封增其高，顺其类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纪号，著己功绩。〗封讫而禅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禅者，高厚之道也。封土于山，而禅祭于地。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增泰山之高以报天，厚梁甫之阶以报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有若天地之更高厚然。梁甫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道配成高德，故禅梁甫亦以告太平也。〗无怀氏封泰山云云。〖◎管仲对齐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而昔有无怀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

◎《韩诗外传》曰：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氏，不可得而数者万数。

◎袁准《正论》曰：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按成王封禅，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无一言见于经传，学者疑焉。◎服虔曰：云云在梁甫东，山名也。◎晋灼曰：云云在蒙阴县故城东北，下有云云亭。〗伏羲、神农并因之。黄帝禅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阴。〗颛顼、帝喾、帝尧、舜复禅云云。禹禅会稽。汤亦禅云云，其所封皆于泰山也。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应劭曰：社首，山名，在博县。〗其仪不存。秦始皇平天下，三年，东巡郡县，祠邹峄山，颂秦功业，立石颂德，有金册石函、金泥玉检之事焉。汉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中，汾阴得宝鼎，遂议封禅。〖◎太史公曰：其封禅之礼，则有司存。◎而汉史不得其制。〗后汉光武建武三十二年，封禅泰山。】

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苏林，见《刘劭传》。】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 “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左传·昭公十八年》：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

◎杜注：原伯鲁，周大夫。闵马父，字子马，鲁大夫。】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姚范曰：○

《荀子》篇末云：孙卿迫于乱世，鰌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弼按：○《史记·荀卿传》：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又按《史记·春申君传》，春申君死，秦始皇立九年矣。自齐襄王元年至秦始皇九年，计四十六年，是时荀卿当已逾百岁。始皇坑诸生于咸阳在三十五年，恐荀卿已不及见矣。荀卿丑秦之论，或为魏明诏书之误也。或谓《荀子·议兵篇》有答李斯之问，疑荀卿至始皇时犹存。然案《李斯传》，李斯辞荀卿西入秦在秦庄襄王时，距始皇坑儒之时相隔三十余年，不得谓荀卿及见坑儒之事也。《荀卿传》言“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者，竟其事之辞也。姚氏引《荀子》篇末之语，乃荀卿弟子之辞，见杨倞注。】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谷梁》寡畴，宣帝承以士郎。【◎官本《考证》曰：士郎，宋本作“十

郎”。◎《汉书·儒林传》：宣帝善《谷梁》说，愍其学且绝，乃以蔡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何焯曰：魏世去汉未远，犹有此举。】夏侯胜有言：【夏侯胜，见《汉书·儒林传》】‘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或曰：明经在传道，若仅以拾青紫为事，其为明经也陋矣。】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初，任城栈潜，太祖世历县令，【◎胡三省曰：○何氏《姓苑》：栈姓出任城。○潜，任城人也，盖自潜始著。】【潜字彦皇，见应璩《书林》。【◎应璩，事见《王粲传》及注。◎沈家本曰：○《隋志》：《书林》十卷，无撰人。○二唐志有夏赤松《书林》六卷，而无应书裴所引栈潜之字。】】尝督守邺城。时文帝为太子，耽乐田猎，晨出夜还。潜谏曰：“王公设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诗·大雅·板之章》。◎郑《笺》云：宗子，王之適子也。◎《毛传》云：犹，图也。◎郑《笺》云：王之谋不能图远，是故我大谏王也。】若逸于游田，晨出昏归，以一日从禽之娱，而忘无垠之衅，愚窃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后游出差简。黄初中，文帝将立郭贵嫔为皇后，潜上疏谏，语在《后妃传》。明帝时，众役并兴，戚属疏斥，潜上疏曰： “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覆焘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为天子，裂土分疆匪为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济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赖之。三五既微，降逮于汉，治日益少，丧乱弘多，自时厥后，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乱，克复王纲，以开帝业。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践阼七载，每事未遑。陛下圣德，纂承洪绪，宜崇晏晏，

【◎钱大昭曰：《尧典》“文思安安”，《尚书·考灵燿》作“文塞晏晏”。】与民休息。而方隅匪宁，征夫远戍，有事海外，县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大兴殿舍，功作万计，徂来之松，【◎《诗·鲁颂》：徂来之松。◎《毛传》：徂来，山也。◎《水经注》：汶水又西南流，迳徂徕山西。山多松柏。◎《宋史·儒林传》：石介字守道，耕徂徕山下，以《易》教授于家，鲁人号介徂徕先生。◎《一统志》：徂徕山在今山东泰安府东南四十里。】刊山穷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槀秸铚粟之调，

【◎《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传》云：规方千里之内谓之甸服，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禾槀曰总，铚刈谓禾穗也。秸，槀也。◎蔡沈曰：甸服，畿内之地也。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铚，半槀也。半藁去皮曰秸。】而为苑囿择禽之府，【“择”字疑误。】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臣闻文王作丰，经始勿亟，百姓子来，不日而成。灵沼、灵囿，与民共之。今宫观崇侈，雕镂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思殷辛之琼室，【◎《文选》张平子《东京赋》：必以示肆奢为贤，则是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固不如夏癸之瑶台，商辛之琼室也。◎李善注：○黄帝明堂以草盖之，名曰合宫。舜之明堂以草盖之，名曰总章。○《尸子》曰：观尧、舜之行于总章。章、期一也。○《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殷纣作琼室，立玉门。】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颜师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房。◎《索隐》云：言其宫四阿旁广也。阿房后为宫名。】役百乾谿，【◎《新序·九·善谋篇》：楚灵王起章华之台，为乾溪之役，百姓罢劳怨怼于下，群臣倍畔于上，公子弃疾作乱，灵王亡逃，卒死于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次于乾溪，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杜注：乾溪在谯国城父县南。◎高士奇曰：城父故城，在今亳州东南七十里。】臣恐民力彫尽，下不堪命也。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幹既杌，

【◎沈家本曰：杌，当作“扤”。】本实先拔也。【◎钱大昭曰：古“拔”与“拨”通用。】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幹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后为燕中尉，辞疾不就，卒。

评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胡三省曰：意过其通，谓意料之说执之甚坚，反过其学之所通习者也。◎何焯曰：升平学行不减刘子政。◎或曰：恐汲黯少此文雅，杜谷愧其亮直，庶几子政之流欤？】

# 卷二十六·魏书二十六·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魏书二十六

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三国志二十六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eaglefly213**】

【复校：擎骥】

## 满宠

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也。【◎《郡国志》：兖州山阳郡邑。◎《一统志》：昌邑故城，今山东济宁州金乡县西北四十里。】年十八，为郡督邮。【◎范《书·党锢传》：张俭为山阳郡督邮。】时郡内李朔等各拥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宠纠焉。朔等请罪，不复钞略。守高平令。【◎《郡国志》：山阳郡高平。◎《一统志》：高平故城，今山东兖州府邹县西南。】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宠因其来在传舍，率吏卒出收之，诘责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归。

太祖临兖州，辟为从事。及为大将军，辟署西曹属，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时为建安初元，魏武以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不应有宗室之称。《通鉴》书“操从弟洪”。】有宾客在界，【在许县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胡三省曰：○报，告也。○《前汉书》：霍显曰：“少夫幸报我以事。”】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胡三省曰：主者，许县主吏也。】宠知将欲原，乃速杀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宋本、元本“尔”作“耳”，误。】故太尉杨彪收付县狱，【◎范《书·杨彪传》：操托彪与袁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尚书令荀彧、少府孔融等并属宠：“但当受辞，勿加考掠。”宠一无所报，考（訉）**[**讯**]**如法。数日，求见太祖，言之曰：“杨彪考（訉）**[**讯**]**无他辞语。当杀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范《书·杨彪传》：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今横杀无辜，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初，彧、融闻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宠。【◎臣松之以为：杨公积德之门，身为名臣，纵有愆负，犹宜保祐，况淫刑所滥，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应考讯，荀、孔二贤岂其妄有相请

属哉？宠以此为能，酷吏之用心耳。虽有后善，何解前虐？【◎何焯曰：世期此论无异于孙氏之责高文惠也。◎李光地曰：此松之迂论也。以操之猜很，若闻宽讯，其死杨公必矣。】】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大军还，留宠行奋威将军，【◎《宋书·百官志》：奋威将军，前汉世任千秋为之。】屯当阳。【◎《郡国志》：荆州南郡当阳。◎《一统志》：当阳故城，今湖北荆门州当阳县东一百四十里。】孙权数扰东陲，复召宠还为汝南太守，赐爵关内侯。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将军于禁等军以霖雨水长为羽所没。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或谓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

【◎胡三省曰：○郏县属颍川郡。○师古曰：郏，音夹。○《晋地理志》襄城郡复有郏县，盖东汉省而魏、晋复置县也。◎洪亮吉曰：郏，汉旧县，中兴后省，疑魏时复立。◎谢鍾英曰：王军摩陂，即御别将，时建安二十四年，是郏县为汉末所立，《晋志》改属襄城郡。◎

《一统志》：郏县故城，今河南汝州郏县治。】自许以南，百姓扰扰，【◎《蜀志·关羽传》：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各本皆作“遁”，毛本作“遯”。】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胡三省曰：洪河，大河也。】君宜待之。”【当日情势，许下已岌岌可危，宜魏武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非宠之镇定，殆矣。】仁曰：“善。”宠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会徐晃等救至，宠力战有功，羽遂退。进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迁扬武将军。破吴于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将军，【◎《宋书·百官志》：扬武将军，光武建武中以马成为之。伏波将军，汉武帝征南越始置此号，以路博德为之。◎赵一清曰：○《宋志》：荡寇将军，汉建安中满宠居之。○传盖失之。】屯新野。【◎

《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新野。◎三国魏因，改属义阳郡。◎《一统志》：新野故城，今河南南阳府新野县治南。】大军南征，到精湖，【精湖，详见《蒋济传》，为黄初六年事，此传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已先后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觉界限不明。盖黄初初元，吴方称藩于魏，无大军南征之事。】宠帅诸军在前，与贼隔水相对。宠敕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军，【《御览》卷三百三十“军”作“营”。】宜为其备。”诸军皆警。夜半，贼果遣十部伏夜来烧，宠掩击破之，进封南乡侯。黄初三年，假宠节钺。五年，拜前将军。

【魏有前、后、左、右将军，见《宋志》。】明帝即位，进封昌邑侯。【封本县侯。】太和二年，领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称吴大严，扬声欲诣江北猎，孙权欲自出。宠度其必袭西阳而为之备，权闻之，退还。【◎此传满宠于太和二年领豫州刺史，与《贾逵传》不合。曹休进兵失利，宠上疏请备无彊口事，均在太和二年，此传云三年，亦误。今举证如下：按《贾逵传》 “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是时逵为豫州刺史，以名刺史著称。《逵传》又明言“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不言“豫州刺史满宠”也。

《通鉴》“太和二年，前将军满宠上疏请备无疆口”，亦书“前将军”，不书“豫州刺史”，是宠领豫州刺史或在后也。又按《曹休传》、《贾逵传》均言休兵之败在太和二年，休死于是年九月，见《明帝纪》。休死宠代，亦当在是年，益证此传“三年”之误。◎赵一清曰：○《汉志》：江夏郡西阳。○《方舆纪要·七十六》：西阳城在黄州府东南百三十里，三国魏为重地。

◎弼按：西阳戍在安庆府桐城县东北，见《方舆纪要》卷二十六，赵说非是。】秋，使曹休从庐江南入合肥，令宠向夏口。宠上疏曰：“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通鉴》“洼”作“絓”。◎胡注：○絓，古卖翻，罥也。言其地险，师行由之，为所罥挂，进退不可也。○《孙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可以往，难以返，曰挂。】若入无彊口，【◎胡注：无彊口在夹石东南。◎《方舆纪要·二十六》：无彊口在桐城县夹石东南。◎姚范曰：无彊口即桐城之崇山镇。◎谢鍾英曰：今北峡关司东南。】宜深为之备。”宠表未报，休遂深入。贼果从无强口断夹石，要休还路。【◎沈钦韩曰：○《寰宇记》：南峡戍在舒州桐城县北四十七里。南峡山在庐州舒城县西南一百里，山有两峰夹道，故曰夹山。连峰夹嶂，绵亘甚远。○吴人断曹休归路，当在夹石戍西北也。满宠言“背湖傍江”，湖既是巢湖，在巢县西南十五里。盖无为镇本曰无彊，由濡须口以断夹石北也。◎谢鍾英曰：○《通释》：淮南有两峡石，在寿州淮水上者曰北峡石，在桐城者曰南峡石。南峡所以蔽皖也。○《方舆纪要》：桐城县北六十里。○《县志》：北峡关司两岩相夹如关，在桐城县北四十七里。○《一统志》：即古峡石。】休战不利，退走。会朱灵等从后来断道，与贼相遇。贼惊走，休军乃得还。是岁休薨，宠以前将军代都督扬州诸军事。汝南兵民恋慕，大小相率，奔随道路，不可禁止。护军表上，欲杀其为首者。诏使宠将亲兵千人自随，其余一无所问。四年，拜宠征东将军。【◎《宋志》引鱼豢曰：四征，魏武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其冬，孙权扬声欲至合肥，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贼寻退还，被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胡三省曰：上表言敌情，请不罢兵也。】后十余日，权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其明年，吴将孙布遣人诣扬州求降，【◎《通鉴》：太和五年冬十月，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史王淩，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

◎胡注：○阜陵县，汉属九江郡，魏改九江为淮南郡。○《晋志》曰：阜陵县，汉明帝时沦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历阳县西三十里。】辞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刺史王淩腾布书，【腾，传也，上也。】请兵马迎之。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淩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宠会被书当入朝，敕留府长史：“若淩欲往迎，勿与兵也。”淩于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胡三省曰：迸，北孟翻。孙权自量其国势之力不足以毙魏，不过时于疆场之间设诈用奇，以诱敌人之来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也。】初，宠与淩共事不平，淩支党毁宠疲老悖谬，故明帝召之。既至，体气康强，见而遣还。【◎《通鉴辑览》曰：王淩为布所愚，而满宠能察欺诈，才识相去奚啻倍蓰。幸因宠能预防，淩仅亡其一旅。魏明既遣宠还，而不能穷治淩之辜，何以警庸臣坏乃公事者！】【◎《世语》曰：王淩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之任也。】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余年，【宠自建安初即为汝南太守，至太和五年移镇扬州，已三十余年矣。】有勋方岳。【◎胡三省曰：自魏武以下以督州为方岳之任，谓其职犹古之方伯岳牧也。】及镇淮南，吴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闚。可令还朝，问以方事以察之。”【《通鉴》作“问以东方事以察之”。】帝从之。宠既至，进见，饮酒至一石不乱。帝慰劳之，遣还。】宠屡表求留，诏报曰：“昔廉颇强食，马援据鞍，今君未老而自谓已老，何与廉、马之相背邪？其思安边境，惠此中国。”

明年，吴将陆逊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赴之。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

【◎胡三省曰：谓陆逊若以兵围守，必经时而不能拔。】又贼舍船二百里来，【◎胡三省曰：句绝。舍，读曰捨。】后尾空县，尚欲诱致，【《通鉴》作“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敌”。】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整军趋扬宜口。【◎胡三省曰：○魏庐江郡治阳泉县。○《续汉志》：阳泉县有阳泉湖，故阳泉乡也。汉灵帝封黄琬为侯国。○《水经注》：阳泉水受泱水东北流，迳阳泉县故城东，又西北入泱水，谓之阳泉口。◎赵一清曰：“扬”、“阳”古通，盖即此扬宜口。◎《一统志》：阳泉故城，在安徽颍州府霍丘县西。】贼闻大兵东下，即夜遯。

【各本“遯”作“遁”。】时权岁有来计。青龙元年，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

春，【◎胡三省曰：魏扬州治寿春，距合肥二百余里。】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辈，当作“军”。】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合肥新城，互见《武纪》建安十三年、

《明纪》青龙二年。◎《通鉴地理通释》：淮水与肥水合，故曰合肥。◎洪亮吉曰：合肥，汉旧县，魏武置扬州刺史治此，后移寿春，有新旧二城。青龙元年，满宠表于旧县城西北三十里立新城。明年，吴主自将十万众至合肥新城，即此。◎谢鍾英曰：○《方舆纪要》：合肥故城，今庐州府治东北，一名金斗城，以合肥分野入斗度独多也。新城在府西三十里鸡鸣山北。◎胡三省曰：○《华夷对境图》：魏合肥新城，今为庐州谢步镇。◎弼按：○《一统志》：鸡鸣山在合肥县西北，亦名鸡鸣冈。○《方舆胜览》：鸡鸣山在县西北四十里，肥水所经，上有龙井。】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劫略无限，必以淮北为守。”【◎胡三省曰：济言望风移戍，吴必劫掠无限，将限淮以自守也。】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通鉴》作“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胡注：○慑，惧也。○《孙子·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张预曰：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孙子·势篇》云：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曹公曰：见羸形也。◎杜牧曰：非止于羸弱也，言我强敌弱，则示以羸形，动之使来；我弱敌强，则示之以强形，动之使去。敌之动作皆须从我。】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毛本“水”作“来”，各本皆作“水”，《通鉴》同。】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胡三省曰：赵咨盖必黄初初自吴使于魏者也。文帝重其辩给，遂臣于魏。◎赵一清曰：此别一赵咨，窃谓梅磵之说不然。【梅磵，胡三省之号。】◎侯康曰：此与黄初中自吴使魏之赵咨别为一人，胡身之合而为一，恐非是。】诏遂报听。其年，权自出，欲围新城，【◎新城，即合肥新城，合肥新城见前。◎《方舆纪要》卷二十六：新城在庐州府西三十里鸡鸣山北，故址犹存。山在府西四十里，肥水出于此。

◎《括地志》云：合肥新城，据今城三十里，或目为界楼城，以在庐、寿二州间也。】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胡三省曰：大船向岸，船高岸卑，故谓舍船就岸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赵一清曰：不敢下船，是以舍船上岸为下船也。】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各本“城”作“池”，《通鉴》作“水”。】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权自将号十万，岂壮士数十人所能击退？按《吴志·孙权传》“嘉禾三年，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围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自帅水军东征，权退还”，本志《明纪》“青龙二年七月，帝御龙舟东征，权遁走”，是权之引退实以魏明东来，出于意外，遂暂敛其锋。而是年葛相云亡，东西掎角之计不行，江、淮之间数年无事，而魏乃得专意于辽东。此当日情势，兵谋之大略也。】三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二军【宋本“二”作“三”。】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因以所获尽为将士赏。

景初二年，以宠年老征还，迁为太尉。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焉。”宠前后增邑，凡九千六百户，封子孙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谥曰景侯。子伟嗣。伟以格度知名，官至卫尉。【◎满伟，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文选·四十二》应休琏《与满公琰书》李善注：满宠子炳，字公琰，为别部司马。】【◎《世语》曰：伟字公衡。伟子长武，

有宠风，年二十四，为大将军掾。【冯本“掾”作“椽”，误，下同。】高贵乡公之难，以掾守阊阖掖门，司马文王弟安阳亭侯幹欲入。【◎《晋书·宣五王传》：幹字子良。】幹妃，伟妹也。长武谓幹曰：“此门近，公且来，无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幹遂从之。文王问幹入何迟，幹言其故。参军王羡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羡因王左右启王，满掾断门不内人，宜推劾。寿春之役，伟从文王至许，以疾不进。子从，求还省疾，事定乃从归，由此内见恨。收长武考死杖下，伟免为庶人。时人冤之。伟弟子奋，【◎赵一清曰：奋盖满炳之子。】晋元康中至尚书令、司隶校尉。宠、伟、长武、奋，皆长八尺。◎荀绰《冀州记》曰：奋性清平，有识检。◎《晋诸公赞》曰：奋体量通雅，有宠风也。【◎《世说·言语篇》：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刘孝标注引《冀州记》云：奋自吏部郎出为冀州刺史。◎又引《晋诸公赞》云：奋迁尚书令，为荀顗所害。◎《文选·四十》沈约《弹王源文》云：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殁。武秋之后，无闻东晋。◎李善注：晋初都洛阳，故曰西朝。后在江东，故曰东晋。◎干宝《晋纪》曰：苗愿杀司隶校尉满奋。◎荀绰《冀州纪》曰：满奋字武秋。】】

## 田豫

田豫字国让，渔阳雍奴人也。【◎《郡国志》：幽州渔阳郡雍奴。◎《一统志》：雍奴故城，今直隶顺天府武清县东丘家庄南，东距白河七十里。晋以后皆仍旧名，唐始改曰武清。】刘备之奔公孙瓒也，豫时年少，自托于备，备甚奇之。备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归，备涕泣与别，曰：“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李光地曰：不留徐庶、田豫，此先主之大义盛德。】

公孙瓒使豫守东州令，【◎钱大昕曰：东州，当作“束州”，县名，属河间。◎赵一清曰：

* “东州”是“束州”之误。○《郡国志》：河间郡束州，故属渤海。◎陈景云曰：“东”疑作“泉”，泉州属渔阳郡。◎弼按：陈说是，钱、赵二说误。当时公孙瓒所据者幽州之地，渔阳郡泉州属幽州，河间郡束州属冀州，为袁绍所据，公孙瓒不能遣吏置守也。◎《一统志》：泉州故城，在武清县东南。】瓒将王门叛瓒，为袁绍将万余人来攻。众惧欲降。豫登城谓门曰：“卿为公孙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还作贼，乃知卿乱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左传·昭公七年》：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 “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杜注：挈瓶，汲者，喻小知。为人守器，犹知不以借人。】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门惭而退。瓒虽知豫有权谋而不能任也。瓒败而鲜于辅为国人所推，行太守事，【行渔阳太守事也。是时鲜于辅等杀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素善豫，以为长史。时雄杰并起，辅莫知所从。豫谓辅曰：“终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归命，无后祸期。”辅从其计，用受封宠。【建安四年，以辅为建忠将军，督幽州六郡，见《公孙瓒传》。】太祖召豫为丞相军谋掾，【建安十三年，以魏武为丞相。军谋掾，魏武所置。】除颍阴、朗陵令，【◎《郡国志》：豫州颍川郡颍阴，汝南郡朗陵。◎钱大昕曰：汉制，大县置令，小县置长。“朗陵令田豫”、“朗陵长赵俨”，当有一误。◎《一统志》：颍阴故城，今河南许州治。朗陵故城，今河南汝宁府确山县西南三十五里。】迁弋阳太守，【◎钱大昕曰：据此传，弋阳置郡当在建安之世，《晋志》谓魏文帝所置，恐未然。◎洪亮吉曰：弋阳郡，魏分江夏、汝南置。《晋志》“魏文分汝南立弋阳”。今考《田豫传》，迁弋阳太守在魏武时，后又从鄢陵侯彰平代，复迁南阳太守，而文帝始嗣位，疑郡属魏武所置，非魏文也。

◎吴增僅曰：曹彰征代在建安二十四年。〖◎弼按：在建安二十三年。〗《百官志五》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内载豫州六郡，尚无弋阳，知弋阳之立当在建安十八年后也。】

所在有治。

鄢陵侯彰征代郡，【◎幽州代郡治高柳。◎《通典》云：高柳，中平中废。◎《一统志》：高柳故城，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北。】以豫为相。军次易北，【◎《一统志》：直隶易州西八十里有紫荆岭，峰峦环列，岭上即紫荆关，路达山西大同。◎《方舆纪要》卷十：紫荆关路通宣府大同，山谷崎岖，易于控扼。◎赵一清曰：曹彰盖由此关进兵。】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形，回车结圜陈，弓弩持满于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进，散去。追击，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任城威王彰传》：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数千骑卒至。时兵马未集，用田豫计，固守要隙，虏乃散退。】迁南阳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

【◎《通鉴》：建安二十三年，南阳吏民苦繇役，宛守将侯音反。】众数千人在山中为群盗，大为郡患。前太守收其党与五百余人，【前太守东里衮，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曹瞒传》。】表奏皆当死。豫悉见诸系囚，慰喻，开其自新之路，一时破械遣之。诸囚皆叩头，愿自效，即相告语，群贼一朝解散，郡内清静。具以状上，太祖善之。

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豫持节护乌丸校尉，【◎本志《鲜卑传》：文帝践阼，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屯昌平。◎《续百官志》：护乌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牵招、解俊并护鲜卑。自高柳以东，濊貊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御览》“素利”下有“等”字。】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构离之，使自为雠敌，互相攻伐。素利违盟，出马千匹与官，为比能所攻，求救于豫。豫恐遂相兼并，为害滋深，宜救善讨恶，示信众狄。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截归路。豫乃进军，去虏十余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然之，

【毛本“聚”作“取”。】从他道引去。胡见烟火不绝，以为尚在，去，行数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马城，【◎《通鉴》：太和二年，田豫击鲜卑郁筑鞬，郁筑鞬妻父轲比能救之，以三万骑围豫于马城。◎胡注：马城县，汉属代郡，魏晋省。盖城邑残破，已弃为荒外之地矣。◎钱大昭曰：马城，《魏氏春秋》作“马邑故城”，见《刘放传》注。◎赵一清曰：○《汉志》：代郡马城。○《方舆纪要》卷四十四：马城在山西大同府东北境。○《十三州志》：马城在高柳东二百四十里。○一清按：《牵招传》作“故马邑城”，城在今朔州东北。汉马邑县属雁门郡，二传未知孰是。◎弼按：《轲比能传》作“马城”，《牵招传》“轲比能围豫于故马邑城，移招求救，并州以常宪禁招，招以节将见围，不可拘于吏议”，按此传文义，是为并州雁门郡之马邑。马邑汉末以废，故传言“故马邑城”也。然《招传》下文又言“军到故平城”，平城在今大同县东，则又似为幽州代郡之马城。马邑、马城地虽属二州，相距只数百里，虏骑出没，忽东忽西，为恒有之事，而马城、马邑又仅一字之差，故两传所书各异也。◎《一统志》：马邑故城，今山西朔平府朔州治。马城故城，今直隶宣化府怀安县北。◎马城，互见《鲜卑传》。】围之十重，豫密严，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骑从南门出，胡人皆属目往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譟而起，两头俱发，出虏不意，虏众散乱，皆弃弓马步走，追讨二十余里，僵尸蔽地。【◎是役豫几不免，详见《牵招传》、《轲比能传》及《刘放传》注引《魏氏春秋》，本传讳之。◎《通鉴》云：轲比能由是携贰，数为边寇，幽、并苦之。

◎此指豫之失策也。◎韩慕庐曰：合不可，并吞尤不可，莫如两利而俱存，中国自得高枕。惜后之筹边者不知此。◎此以豫之策为得也。◎林国赞曰：考《鲜卑传》及《刘放传》注引

《魏氏春秋》，素利求救于豫，豫率兵进讨，破走比能，事在黄初五年。既而豫复讨比能还，至马城被围七日，用孙资计，虏乃解去，事在太和二年。本传合二事而为一，又云比能为豫大破，殊误。】又乌丸王骨进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单将麾下百余骑入进部。进逆拜，遂使左右斩进，显其罪恶以令众。众皆怖慴不敢动，便以进弟代进。自是胡人破胆，威震沙漠。山贼高艾，众数千人，寇钞，为幽、冀害，豫诱使鲜卑素利部斩艾，传首京都。封豫长

乐亭侯。为校尉九年，【黄初中至太和末。】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凡逋亡奸宄，为胡作计不利官者，豫皆构刺搅离，使凶邪之谋不遂，聚居之类不安。事业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党【王雄，事详见《崔林传》。】欲令雄领乌丸校尉，毁豫乱边，为国生事。遂转豫为汝南太守，加殄夷将军。【殄夷将军，见《明纪》太和六年。】

太和末，公孙渊以辽东叛，帝欲征之而难其人，中领军杨暨举豫应选。【◎臣松之案：暨字休先，荧阳人，事见《刘晔传》。【又见《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暨子肇，晋荆州刺史。《山涛启事》【《山涛启事》，见《苏则传》。】称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长文，次经字仲武，皆见《潘岳集》。【◎潘岳有《杨荆州诔》、《杨仲武诔》，俱见

《文选·五十六》，又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见《文艺类聚·二十三》。《文选》云“杨绥字仲武，荥阳宛陵人”，此注作名经，未知孰是。杨肇字秀初，见《文选·怀旧赋》注。

◎沈家本曰：○《隋志》：晋黄门郎潘岳《集》十卷。二唐志同。○《晋书》本传：字安仁，官散骑侍郎。○而《隋志》题曰“黄门郎”，与传不同。】】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假节，往讨之。会吴贼遣使与渊相结，帝以贼众多，又以渡海，诏豫使罢军。【◎《蒋济传》注引司马彪《战略》云：太和六年，明帝使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蒋济谏，不听，豫行竟无成而还。◎案：豫未为平州刺史，说见《蒋济传》注。】豫度贼船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随无岸，【《通鉴》“随”作“道”。】当赴成山。【◎《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穷成山。◎《汉书·地理志》：东莱郡不夜县有成山。◎《齐乘》：成山在文登县东北一百五十里，旁多礁岛，海道极险处也。◎《方舆纪要·三十六》：成山在山东登州府文登县东北百五十里海滨，斗入海中。◎谢鍾英曰：成山在今荣城县东海上。】成山无藏船之处，辄便循海，按行地势，【各本“势”作“形”。】及诸山岛，徼截险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汉书》：武帝太始三年二月，幸琅邪，礼日成山。◎孟康曰：礼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于成山也。】贼还，果遇恶风，船皆触山沈没，波荡著岸，无所蒙窜，尽虏其众。初，诸将皆笑于空地待贼，及贼破，竞欲与谋，求入海钩取浪船。豫惧穷虏死战，皆不听。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内怀不服，军事之际，多相违错。喜知帝宝爱明珠，乃密上：“豫虽有战功而禁令宽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纳官。”由是功不见列。

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太和六年，满宠筑合肥新城。◎赵一清曰：是时满宠都督扬州，合肥新城是宠所部，兵事各有职司，豫为青州督，界隔又远，无缘参与其间，此事似有违错也。◎弼按：满宠时为征东将军，统青、兖、徐、扬四州刺史，田豫督青州诸军，自应受其节制。本传不误，赵说非是。】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胡三省曰：言窥见吾所以待敌之计也。】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適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会贼遁走。后吴复来寇，豫往拒之，贼即退。诸军夜惊，云：“贼复来！”豫卧不起，令众“敢动者斩”。有顷，竟无贼。

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户。正始初，迁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续百官志》：使匈奴将，一人，比二千石。】加振威将军，【◎《宋志》：振威将军，后汉初宋登为之。】领并州刺史。外胡闻其威名，相率来献。州界宁肃，百姓怀之。征为卫尉。【◎《续百官志》：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屡乞逊位，太傅司马宣王以为豫克壮，书喻未听。豫书答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称疾笃。【◎赵一清曰：○《困学纪闻》云：《文选·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论》永宁

诏曰：“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宁，汉安帝年号。始，崔寔字也。《后汉纪》不载此诏。○一清案：豫所言乃汉家故事，想其时尚行此制。】拜太中大夫，【◎《续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汉官》曰：秩比二千石。】食卿禄。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罢官归，居魏县。【◎《郡国志》：冀州魏郡魏。◎《一统志》：魏县故城，今直隶大名府大名县西。】会汝南遣健步诣征北，感豫宿恩，过拜之。豫为杀鸡炊黍，送诣至陌头，谓之曰：“罢老，苦汝来过。无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贫羸，流涕而去，还为故吏民说之。汝南为具资数千匹，【《御览·八百十七》“资”下有“绢”字。】遣人饷豫，豫一不受。会病亡，【亡，疑作“亟”。】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门豹边。”【◎赵一清曰：“豹”下疑脱“祠”字。《水经·浊漳水注》“漳水东北迳西门豹祠前”，是也。魏武营高陵于西门豹祠西原上，豫盖以重臣陪葬耳，故知《魏略》之言为虚也。◎钱仪吉曰：魏武陪陵重臣尚多，必不及豫。】妻之难之，言：“西门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边乎？”【◎《水经·漳水注》：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娶妇，幸来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诺。”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巫妪年七十，从十女弟子。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并投于河。豹磬折曰：“三老不来，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长趣之，皆叩头流血，乞不为河伯取妇。淫祀虽断，地留祭陌之称焉。◎《一统志》：西门豹祠在今河南彰德府临漳县西十五里。】豫言：“豹所履行与我敌等耳，使死而有灵，必与我善。”妻子从之。汝南闻其死也，悲之，既为画像，又就为立碑铭。】

豫清俭约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魏略》曰：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多以牛马遗豫；豫转送官。【《书抄·三十八》“转”作“辄”。】胡以为前所与豫物显露，不如持金。乃密怀金三十斤，【《书抄》“三”作“四”。】谓豫曰：“愿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从之，胡因跪曰：“我见公贫，故前后遗公牛马，公辄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豫张袖受之，【◎赵一清曰：三十斤金非可张袖受者，似有饰饲。◎弼按：亦非可以密怀者。】答其厚意。胡去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于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戎，【◎《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绛言和戎有五利，公说，使魏绛盟诸戎。◎《襄公十一年》：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魏绛于是乎有金石之乐礼也。◎何焯曰：《册府》 “戎”下有“赂”字。】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赐绢五百匹。【《书抄》“绢”作“青绫”。】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后胡复来，以半与之。】嘉平六年，下诏褒扬，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

## 牵招

牵招字子经，安平观津人也。【◎《郡国志》：冀州安平国观津。◎《一统志》：观津故城，今直隶冀州武邑县东南。】年十余岁，诣同县乐隐受学。后隐为车骑将军何苗长史，招随卒业。值京都乱，苗、隐见害，招俱与隐门生史路等【“俱”、“与”二字似衍一字。】触蹈锋刃，共殡敛隐尸，送丧还归。道遇寇钞，路等皆悉散走。贼欲斫棺取钉，【◎赵一清曰：钉直几何，至乃斫棺取之，容亦有饰词。◎弼按：取钉开棺，乃可掠棺内之物。】招垂泪请

赦。贼义之，乃释而去。由此显名。

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兼领乌丸突骑。绍舍人犯令，招先斩乃白，绍奇其意而不见罪也。绍卒，又事绍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围邺。尚遣招至上党，督致军粮。未还，尚破走，到中山。时尚外兄高幹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带甲五万，北阻强胡，劝幹迎尚，并力观变。幹既不能，而阴欲害招。招闻之，间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东诣太祖。太祖领冀州，辟为从事。【◎《御览·四百九》孙楚《牵招碑》云：初，君与刘备少长河朔，英雄同契，为刎颈之交，有横波绝流、拊翼横飞之志。俄而委质于太祖，备遂鼎足于蜀汉，所交非常，为时所忌。每自酌损于季、孟之间。】

太祖将讨袁谭，而柳城乌丸欲出骑助谭。太祖以招尝领乌丸，遣诣柳城。【今承德府建昌县北哈喇沁右翼。】到，值峭王严，【◎《乌丸传》：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袁绍矫制，赐峭王印绶，为单于。◎严者，即下文之“罢所严骑”也。】以五千骑当遣诣谭。又辽东太守公孙康自称平州牧，【◎洪亮吉曰：○建安十二年，魏武平幽州，

〖◎谢鍾英曰：平幽州在十年。〗惟辽东、乐浪等五郡为公孙度所据。○《晋志》：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渊，并擅据辽东。魏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还合为幽州。◎吴增僅曰：○《蒋济传》注引司马彪《战略》云：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攻辽东。○考《豫传》，太和末豫领乌丸校尉，以本官督青州兵。

〖◎弼按：豫以汝南太守督青州兵。〗往讨辽东，不云为平州刺史。◎谢鍾英曰：辽东五郡为公孙渊所据，豫遥领平州刺史耳。魏平渊后尝更置平州也。】遣使韩忠赍单于印绶往假峭王。峭王大会群长，【◎胡三省曰：乌桓部落各有君长。】忠亦在坐。峭王问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间违错，天子命【◎胡三省曰：违，异也，背也。错，乖也。】曹公代之，言当白天子，更假真单于，是也。辽东下郡，何得擅称拜假也？”忠曰：“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万，又有扶馀、濊貊之用；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曹操独何得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胡三省曰：○孔安国《尚书注》：允，信也。○《左传》曰：不道忠信之言为嚚。

○大人，谓曹公。】便捉忠头顿筑，拔刀欲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以救请忠，左右失色。招乃还坐，【◎《水经·灅水注》：雁门水迳高柳县故城北，旧代郡治。昔牵招斩韩忠于此处。◎弼按：《招传》无斩韩忠事，地望亦远，不知郦注何据。】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

太祖灭谭于南皮，署招军谋掾，从讨乌丸。至柳城，拜护乌丸校尉。还邺，辽东送袁尚首，县在马市，招睹之悲感，设祭头下。太祖义之，举为茂才。从平汉中，太祖还，留招为中护军。事罢，还邺，拜平虏校尉，将兵督青、徐州郡诸军事，击东莱贼，斩其渠率，东土宁静。

文帝践阼，拜招使持节护鲜卑校尉，屯昌平。【◎班《志》：上谷郡昌平。◎《郡国志》：广阳郡昌平，故属上谷。◎《一统志》：昌平故城，在今昌平州东南。◎《魏土地记》云：蓟城东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东入灅馀水。◎《水经·灅水注》：灅水迳昌平县故城北，昔牵招为魏鲜卑校尉，屯此。灅水又东北迳桑乾县故城西。◎谢鍾英曰：据

《水经注》，牵招所屯之昌平，非东汉广阳郡之昌平，应属代郡，在今山西大同府广灵县西北。◎王先谦曰：昌平属广阳，三国魏属燕国。谢云属代郡，误。◎弼按：《郡国志》广阳

郡之昌平，为灅馀水所经，在今昌平州东南境。《水经》灅水所经之昌平为北魏平昌郡〖或作“昌平”。〗之昌平，在今昌平州之西，即谢氏所指之地也。】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招广布恩信，招诱降附。建义中郎将公孙集等，【◎《汉志》：中郎将皆比二千石。】率将部曲，咸各归命；使还本郡。又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

大军欲征吴，召招还，至，值军罢，拜右中郎将，出为雁门太守。郡在边陲，虽有候望之备，而寇钞不断。招既教民战阵，又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使备鞍马，远遣侦候。虏每犯塞，勒兵逆击，来辄摧破，于是吏民胆气日锐，荒野无虞。又构间离散，使虏更相猜疑。鲜卑大人步度根、泄归泥等与轲比能为隙，【◎本志《鲜卑传》：步度根中兄扶罗韩拥众数万为大人。轲比能杀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及部众悉属比能。步度根由是怨比能，使人招呼泄归泥曰：“汝父为比能所杀，不如还我。”由是归泥将其部众逃归步度根。】将部落三万余家诣郡附塞。敕令还击比能，杀比能弟苴罗侯，及叛乌丸归义侯王同、王寄等，大结怨雠。是以招自出，率将归泥等讨比能于云中故郡，【◎《史记》：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

◎班《志》：云中郡治云中。◎《续汉志》：并州云中郡十一城。◎《魏武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郡。◎《一统志》：云中故城，在今归化城西黄河东岸。◎按：古云中在阴山之南，黄河自西来折南流之处，即今归化城以西地。汉时云中郡治云中县，定襄郡治成乐县，两地东西相距八十里，初不相混；后汉始以成乐、定襄属云中。后魏初都成乐，号云中。于是定襄有云中之名。隋以云中置定襄郡大利县，而云中有定襄之名。然犹近故地。自唐以后，云中、定襄之名移于古雁门、太原二郡，去故地始远。今谓大同为云中，又太原府有定襄县，皆唐以后所名，非旧县也。】大破之。招通河西鲜卑附头等十余万家，缮治陉北故上馆城，

【◎《郡国志》：并州雁门郡阴馆。◎《寰宇记》：阴馆城，今名下馆城。◎宋白曰：后汉雁门郡理阴馆，今句注山北下馆城是。◎盖《招传》误以“下馆”为“上馆”也。《吕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李漳《河东记》：句注，以山形句转、水势注流而名，亦曰陉岭。自雁门以南谓之陉南，以北谓之陉北。汉中平以后，陉北之地皆为荒外。魏、晋中并以句注为塞，分别内外，实南北巨防。◎《一统志》：阴馆废县，在山西朔平府朔州东南八十里，句注山在朔州东南。】置屯戍以镇内外，夷虏大小，莫不归心，诸叛亡虽亲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于是野居晏闭，寇贼静息。招乃简选有才识者，诣太学受业，还相授教，数年中庠序大兴。郡所治广武，【◎雁门郡本治阴馆，魏文帝移雁门郡南度句注，治广武城，见《寰宇记》。◎《一统志》：广武故城，今山西代州西十五里。】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方舆纪要》卷四十：雁门渠在代州东南，今雁门山下有水东南流经州城外东关厢，名东关水，又南入于滹沱河，或谓之常溪水。◎谢鍾英曰：疑即招所凿故渠。】

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太和二年，护乌丸校尉田豫出塞，为轲比能所围于故马邑城，

【马邑，见《田豫传》。】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宪禁招，招以为节将见围，不可拘于吏议，自表辄行。又并驰布羽檄，称陈形势，云“当西北掩取虏家，然后东行，会诛虏身”。檄到，豫军踊跃。又移一通于虏蹊要，【各本“移”作“遣”，毛本作“移”。】虏即恐怖，种类离散。军到故平城，【◎《郡国志》：雁门郡平城。◎汉高被围白登，困于平城，即此。◎《元和志》：曹公鸠集荒散，复立平城县，属新兴郡。晋改属雁门郡。◎谢鍾英曰：据《武纪》，新兴郡无平城，吉甫说误，宜从《汉志》属雁门。◎弼按：平城汉末已被废，故传言“军到故平城”也。◎《一统志》：平城故城，在大同县东。】便皆溃走。比能复大合骑来，到故平州塞北。【◎陈景云曰：○塞北无平州。招时守雁门，控御北荒，以上文“故平城”、“故马邑”二事观之，则“平”当为“武”。武州亦雁门属县也。○《史记》：

单于入武州塞。○崔浩云：在平城西百里。◎弼按：赵一清引公孙度称平州牧，谓即故平州塞，说误，不采。陈说近是。◎《一统志》：武州故城，今山西朔平府左云县南。】招潜行扑讨，大斩首级。招以蜀虏诸葛亮数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县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北七里。】果遣使连结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郡国志》：凉州北地郡。◎王先谦曰：汉末郡寄寓冯翊，旧郡废。三国魏同。永和六年，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见《顺帝纪》。北地郡汉末失土，寄寓冯翊，置富平县，见《宋书·傅弘之传》。魏文帝分冯翊之祤置北地郡，见《地形志》。是北地郡自永和六年以后不复归旧土也。◎弼按：○《一统志》：石城在甘肃兰州西北。○《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迳石城南。昔段颎击羌于石城，投河坠坑而死者八百余人，即于此也。○范《书·段颎传》：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围祁山，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与相首尾。帝乃诏招，使从便宜讨之。时比能已还漠南，招与刺史毕轨议曰：【并州刺史也。】“胡虏迁徙无常。【毛本“胡”作 “虏”，误。】若劳师远追，则迟速不相及。若欲潜袭，则山溪艰险，资粮转运，难以密办。可使守新兴、雁门二牙门，【牙门，见《齐王纪》正始五年。】出屯陉北，外以镇抚，内令兵田，储畜资粮，秋冬马肥，州郡兵合，乘衅征讨，计必全克。”未及施行，会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风远振。其治边之称，次于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渔阳傅容在雁门有名绩，继招后，在辽东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风，以陇西太守随邓艾伐蜀有功，【◎《邓艾传》：以牵弘等领蜀中诸郡。使于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咸熙中为振威护军。嘉与晋司徒李胤同母，早卒。【李胤，事见《公孙度传》注引《晋阳秋》及《晋书·李胤传》。据《胤传》，胤母后嫁牵招，故胤与嘉同母也。又按《晋阳秋》云“李敏子娶妻，生子胤而遣妻”，是胤母改嫁乃其父所遣，非其母之无行也。《御览·四百十二》又《五百二十一》引王隐《晋书》云“胤母更適牵招”。】【◎按《晋书》，弘后为扬州、凉州刺史，以果烈死事于边。嘉子秀，字成叔。◎荀绰《冀州记》曰：秀有儁才，【冯本“儁”作“嶲”，误。】性豪侠有气，弱冠得美名。于太康中为卫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携，以新安令、博士为司空从事中郎。与帝舅黄门侍郎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令都官诬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陷之由，论恺秽行，文辞尤厉。【《晋书·牵秀传》“尤”作“亢”。】于时朝臣虽多证明，秀名誉由是而损。后张华请为长史，稍迁至尚书。河间王以秀为平北将军，假节，在冯翊遇害。【◎《晋书·牵秀传》：秀拥众在冯翊，河间王颙长史杨腾前不应东海王越，惧越讨之，欲取秀以自效，遂杀秀于万年。】世人玩其辞赋，惜其材幹。【◎《晋书·贾充传》：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齐国左思、安平牵秀等傅会贾谧，号曰二十四友。◎《隋志》：牵秀《集》四卷。◎严可均辑《黄帝颂》、《老子颂》、《彭祖颂》、《王乔赤松颂》四首。】】

## 郭淮

郭淮字伯济，太原阳曲人也。【◎《郡国志》：并州太原郡阳曲。◎《晋地道记》：黄河千里一曲，此当其阳，故曰阳曲。◎王先谦曰：前汉县，后汉末废，于县界侨置九原、定襄二县，徙置阳曲县于晋阳、汾阳、狼孟三县地。三国魏因。◎《一统志》：汉县故城，今忻州定襄郡治。汉末徙置故城，今太原府阳曲县东北四十五里。】【◎按《郭氏谱》：淮祖全，

大司农。父缊，雁门太守。【北宋本“缊”作“蕴”。】】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续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此应作“郡丞”。◎赵一清曰：据史文，郡亦称府。】文帝为五官将，召淮署为门下贼曹，【◎洪饴孙曰：建安十六年，文帝为五官中郎将，时副丞相，置官属，有长史、文学、司马、门下贼曹、功曹，践阼后不置。】转为丞相兵曹议令史，【◎《续汉志》：兵曹，主兵事。】从征汉中。太祖还，留征西将军夏侯渊拒刘备，以淮为渊司马。渊与备战，淮时有疾不出。渊遇害，军中扰扰，淮收散卒，推荡寇将军张郃为军主，诸营乃定。【◎事在建安二十四年。◎《杜袭传》：夏侯渊为刘备所没，军丧元帅。袭与张郃、郭淮纠摄诸军事，权宜以郃为督，三军遂定。】其明日，备欲渡汉水来攻。诸将议众寡不敌，备便乘胜，欲依水为阵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阵，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备可破也。”既阵，备疑不渡，【《御览·二百八十五》“不”下有“敢”字。】淮遂坚守，示无还心。以状闻，太祖善之，假郃节，复以淮为司马。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转为镇西长史。【由征西将军司马转为镇西将军长史。】又行征羌护军，

【◎洪饴孙曰：诸护军无定员，诸要镇及将军领兵出征者置此官。】护左将军张郃、冠军将军杨秋【杨秋，事见《武纪》建安十六年。《上尊号奏》有“冠军将军好畤侯臣秋”，即杨秋。】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郑甘、卢水胡，见《文纪》延康元年及注。】皆破平之。关中始定，民得安业。

黄初元年，奉使贺文帝践阼，而道路得疾，故计远近为稽留。及群臣欢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后至，便行大戮。【◎《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五年巡守，会诸侯于涂山。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注：诸侯执玉，附庸执帛。涂山在寿春东北。◎《地理通释》曰：在寿春东北濠州钟离县西九十五里，山前有禹会村。◎《一统志》：涂山在怀远县东南八里。◎《河图玉板》曰：禹平天下，会诸侯会稽之埜，防风氏后到，杀之。◎《国语》：吴伐越，堕会稽，获骨节专车。仲尼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吴越春秋》：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一示中国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陈逢衡曰：涂山之说不一，方以智定为寿春之涂山，从杜预

《左传》注及王伯厚说也。今考《纪年》，禹五年会诸侯于涂山，八年会诸侯于会稽，是涂山一地，会稽又一地，前后两会，不得混合为一也。盖涂山在寿春，为禹五年会诸侯之地，而会稽在山阴，为禹八年会诸侯之地。不得谓涂山有会稽之名，亦不得谓会稽有涂山之目也。案，涂山为女娇氏本国，《书》所谓“娶于涂山”是也。会稽则一名茅山，见《吴越春秋》；一名防山，一名栋山，见《水经注》；《越绝》云“栋犹镇也”，即《周礼·职方》所谓扬州之镇也；一谓之钟山，又名苗山，见罗苹《路史》注。俱不被以涂山之称，故郭璞于《南山经》会稽之山注云“今在会稽郡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又《图赞》云“禹徂会稽，爰朝群臣，不虔是讨，乃戮长人，玉匮表夏，元石勒秦”，可见其地异，其时异，而且杀防风在会稽不在涂山，在八年不在五年。竹史具存，后儒无庸聚讼矣。◎弼按：据此，则魏文所云“禹会涂山杀防风”者，盖误为一时一地之事。当时盖征引旧典，示威郭淮。一闻唐、虞之言，適合禅让之迹，遂转怒为喜，擢淮雍州刺史矣。】今溥天同庆而卿最留迟，何也？”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于防风之诛也。”帝悦之，擢领雍州刺史，封射阳亭侯，五年为真。安定羌大帅辟蹏反，讨破降之。每羌、胡来降，淮辄先使人推问其亲理，男女多少，年岁长幼；及见，一二知其款曲，讯问周至，咸称神明。

太和二年，蜀相诸葛亮出祁山，遣将军马谡至街亭，高详屯列柳城。【祁山，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北七里。街亭，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柳城近街亭。高详，见《明纪》太和二

年注引《魏书》作“高祥”。】张郃击谡，淮攻详营，皆破之。【马谡失败街亭，下狱物故，世称葛相执法之明，然高详亦见破于柳城，不闻有丧师失地之律，同罪异罚，何以示公？或为史之阙文，未可知也。】又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郡国志》：凉州陇西郡枹罕。◎师古曰：枹，读若肤。◎《一统志》：枹罕故城，今甘肃兰州府河州治。】加建威将军。【◎

《古今刀剑录》：郭淮于太原得一刀，文曰“宣为将”，后遂为将军。及与蜀将战败，失此刀。

◎何焯曰：○后主建兴八年，当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于阳谿。○《延传》云：使延西入羌中，魏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大破淮等。○而此传讳之。◎弼按：○《蜀志·诸葛亮传》：建兴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退还，遂平二郡。○此传亦未载。】五年，蜀出卤城。【卤城，详见《夏侯渊传》、《杨阜传》。】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转扬武将军。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赵一清曰：○《水经·漾水注》：建安川水东与兰坑水会，出西南近溪，东北迳兰坑城西，东北流注建安水。建安水又东迳兰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县之历城，去仇池百二十里，后改为建安城。○一清案：建安城在成县西，则兰坑城亦宜在其处。◎弼按：赵说以《水经注》为据，然证以当日出兵情势多不合。果郦注无误，则必东出兵斜谷、西田于兰坑二事同时并举，或为兵家声东击西之计，故传言“并田于兰坑”也。谢鍾英说见下“阳遂”注。】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之。【◎官本《考证》曰：《御览》作“逆击走之”。】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云：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南围、西围之名，或为营垒之称。】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谢鍾英曰：阳遂当在渭北，兰坑当在渭南，皆近五丈原。

◎又云：○《诸葛亮传》：建兴十二年，亮悉众由斜谷口出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水经注》：五丈原在郿县西，渭水迳其北。○鍾英按：武功谓武功水，即斜谷水也，见《水经注》。◎弼按：○谢说阳遂、兰坑在渭水南北，实与当日地形兵势相合，惟与赵说牴牾耳。○又按《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亮帅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魏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一统志》：五丈原在郿县西南，积石原在郿县西北。○据此，当以谢说为是。】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明纪》景初二年注引《魏书》云：雍州刺史郭淮遣广魏太守王赟、南安太守游奕讨廖惇，为惇所破。◎本传未载。】

正始元年，蜀将羌维出陇西。淮遂进军，追至彊中，【◎毛本“彊”作“疆”。彊中即彊川。◎阚骃曰：强水出阴平西北强山，一曰强川。姜维之还也，邓艾遣王欣追败之于强川口，即是地也。】维退，遂讨羌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柔”字疑误。】拔徙以实关中。迁左将军。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郡国志》：（梁）**[**凉**]**州安定郡高平。◎王先谦曰：安定郡，三国魏改隶雍州。◎谢鍾英曰：凉州休屠胡梁元碧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是魏安定属雍州。洪亮吉以为属凉州，非也。◎《一统志》：高平故城，今甘肃平凉府固原州治。】为民保障，其后因置西川都尉。【◎陈景云曰：西川，当作“西州”。晋泰始中，中丞傅休奕上疏措置秦、陇事，请更置郡于高平，因安定西州都尉徙民充之，以通北道，是其证也。◎弼按：仍应作“西川”。◎《郡国志》：安定郡三水。◎马与龙曰：安定属国都尉张焕治此，见《河水注》。◎王先谦曰：○三国魏改三水曰西川，见《寰宇记》。○《河水注》：高平川迳三水县西，肥水注之。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城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晋志》因曰西川。◎《一统志》：故城，今固原州北。】转拜前将军，领州如故。【领雍州刺史也。】

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诸军为前锋。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还假淮节。八年，陇西、南安、【南安郡，汉末分汉阳置。】金城、西平【西平郡，汉末分金城置。】诸羌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等【《水经注》“塞”作“寒”，详见下。】相结叛乱，攻围城邑，南招蜀兵，凉州名胡治无戴复叛应之。【◎胡三省曰：诸胡有治姓，曹真讨破叛胡治元多是也。】讨蜀护军夏侯霸督诸军屯为翅。【◎为翅，见《陈泰传》。◎钱大昕曰：○为翅，当作 “鸟翅”。○胡三省云：鸟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嘉平元年，降蜀将句安于翅上，即此地也。○《陈泰传》亦作“为翅”。◎弼按：《通鉴》胡注作“为翅”，不作“鸟翅”，钱说误。】淮军始到狄道，【◎《郡国志》：凉州陇西郡狄道。◎《一统志》：狄道故城，今甘肃兰州府狄道州西南。】议者佥谓宜先讨定枹罕，【枹罕，见前。】内平恶羌，外折贼谋。淮策维必来攻霸，遂入沨中，【◎谢鍾英曰：沨中当在狄道南，为翅北。】转南迎霸。维果攻为翅，会淮军適至，维遁退。进讨叛羌，斩饿何、烧戈，降服者万余落。九年，遮塞等屯河关、白土故城，【◎赵一清曰：○《水经·河水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为缘河济渡之处。魏凉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寒于白土，即此处。○据此，则淮曾为凉州刺史，盖传失之。◎弼按：○聚珍本《水经注》案语云：淮为雍州刺史，此云“凉州”，误。○又云： “遮塞”近刻讹作“遮寒”。◎《郡国志》：陇西郡河关。◎《一统志》河关故城，今甘肃兰州府河州西北。◎谢鍾英曰：白土，两汉志属上郡，《晋志》属金城。◎《一统志》：今甘肃西宁府西宁县东南。◎鍾英按：当在西宁东南积石山南临河之地。又考汉县在今陕西榆林府神木县北，其地魏时陷入鲜卑，故移县西宁县境。】据河拒军。淮见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据白土城，击，大破之。治无戴围武威，【◎《郡国志》：凉州武威郡武威。◎《一统志》：今甘肃凉州府镇番县北。】家属留在西海。【◎《郡国志》：凉州张掖居延属国。◎刘昭注：献帝建安末立为西海郡。◎洪亮吉曰：○《晋志》：献帝兴平二年，武威太守张雅请置。○盖请立于兴平中，至建安末始置也。◎谢鍾英曰：按《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雍州部已有西海郡。刘昭谓建安末立者，误。洪氏从刘昭说，非也。】淮进军趋西海，欲掩取其累重，会无戴折还，与战于龙夷之北，【◎谢鍾英曰：按当时兵势，龙夷当在武威、西海之间。】破走之。【◎《水经·河水注》：逆水出允吾县东南，迳广武城西，故广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无戴于此处也。◎允吾为金城郡治，广武在其北。此可补史阙。】令居恶虏在石头山之西，【◎令居，两汉志属金城郡。◎《一统志》：令居故城，今甘肃凉州府平番县西北。】当大道止，断绝王使。淮还过讨，大破之。姜维出石营，【◎《一统志》：石营在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西北。】从彊川，乃西迎治无戴，留阴平太守廖化于成重山筑城，【◎赵一清曰：○《水经·漾水注》：白水又东迳郭公城南。昔郭淮攻廖化于阴平筑之，故因名焉。

○一清案：陕西階州文县，故氐、羌地，汉武开西南夷，置阴平道，属广汉郡，北部都尉治焉。蜀建兴七年取魏阴平，魏亦遥置其郡，属雍州。蜀亡，始合而为一，属秦州。而四川龙安府东百五十里有阴平城。○宋白曰：文州为古阴平，魏、晋之阴平郡及阴平县治也。文县南至龙安府三百三十里。此魏、蜀分置之迹，略有可考者。◎谢鍾英曰：成重山当在狄道之西，羌中西倾山之东。】敛破羌保质。淮欲分兵取之。诸将以维众西接强胡，化以据险，【古 “以”、“已”通。】分军两持，兵势转弱，进不制维，退不拔化，非计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集，【宋本“集”作“接”。】绝其内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贼不意，维必狼顾。比维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维疲于奔命。兵不远西，而胡交自离，此一举而两全之策也。”乃别遣夏侯霸等追维于沓中，【◎胡三省曰：沓中在诸羌中，即沙嵹之地。

◎《方舆纪要》：在洮州卫南。◎谢鍾英曰：当在旧洮州西南之西倾山南。】淮自率诸军就攻化等。维果驰还救化，皆如淮计。进封都乡侯。

嘉平元年，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是岁，与雍州刺史陈泰协策，降蜀牙门将句安等于翅上。【◎句安，见《陈泰传》。◎《晋书·文帝纪》：蜀将姜维寇陇右，郭淮攻维

别将句安于麹，久而不决。帝乃进据长城，南趣骆谷以疑之。维惧，退保南郑。安军绝援，率众来降。】二年，诏曰：“昔汉川之役，【建安二十四年，夏侯渊战没于汉中。】几至倾覆。淮临危济难，功书王府。在关右三十余年，【自建安末至嘉平。】外征寇虏，内绥民夷。比岁以来，摧破廖化，禽虏句安，功绩显著，朕甚嘉之。今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进封阳曲侯，【封本县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户，分三百户，封一子亭侯。【◎

《世语》曰：淮妻，王淩之妹。淩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左右追妻。于是追者数千骑，数日而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于法未通，当受罪于主者，觐展在近。”书至，宣王亦宥之。【淮与王淩为姻，又与毌丘父子、文钦通书问，幸死于正元二年正月，在毌丘举事之前，否则亦不免于司马氏之株连矣。文钦与郭淮书，见《毌丘俭传》注。】】正元二年薨，【淮死于正月三十日癸未。】追赠大将军，谥曰贞侯。【◎《御览·居处部》引《述征记》：青门外有魏车骑将军郭淮碑。】子统嗣。统官至荆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淮著勋前朝，改封汾阳子。【◎《晋诸公赞》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阳太守。裴秀、贾充皆配女婿。【◎《晋书·贾充传》：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阁。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充遂无胤。及薨，槐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荃、濬。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即广城君也。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后专朝，彰豫参权势，人称贾、郭，谓谧及彰也。】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历职著绩，终于太仆。次弟豫，字泰宁，相国参军，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镇，字季南，谒者仆射。镇子奕，字泰业。【时有两郭奕，一为郭奉孝之子，颍川人，见《郭嘉传》。】《山涛启事》称奕高简有雅量，历位雍州刺史、尚书。

【◎赵一清曰：○《晋书·郭奕传》：奕字大业，初为野王令，羊祜常过之，奕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大业！”少还后往，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遂送祜出界数百里，坐此免官。奕有重名，当世朝臣皆出其下。太康八年卒，赐谥曰简。○又《魏书·郭祚传》：淮弟亮之后。从高祖南巡，车驾幸长安，行经渭桥，过郭淮庙，问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 “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贤后哲，顿在一门。”】】

评曰：满宠立志刚毅，勇而有谋。田豫居身清白，规略明练。牵招秉义壮烈，威绩显著。郭淮方策精详，垂问秦、雍。而豫位止小州，【并州刺史。】招终于郡守，【雁门太守。】未尽其用也。

# 卷二十七·魏书二十七·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三国志二十七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徐邈传、胡质传、王基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王昶传 校录：森林守望者】

【复校：擎骥】

##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郡国志》：幽州广阳郡蓟，本燕国。刺史治。◎洪亮吉曰：燕国，汉置，后国除作广阳郡，至魏太和六年复作国。◎弼按：○《武文世王公传·赵王幹传》：黄初二年，进爵，封燕公。○是广阳郡作国在黄初二年也，洪说少误。◎《一统志》：蓟县故城，今顺天府大兴县西南。◎邈责李敏子娶妻，见《公孙度传》注引《晋阳秋》。】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郡国志》：兖州泰山郡奉高。◎《一统志》：奉高故城，今山东泰安府泰安县东北十七里。】入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赵一清曰：○《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己，雨行，何以圣为？”○此即景山之所谓中圣人也。鲜于辅武人，不得其说，更以清、浊分圣、贤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南安郡，汉末分汉阳郡置。】文帝践阼，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沛穆王林传》：建安二十二年，徙封谯。◎谯国之称始此，亦当于是时置相也。◎钱大昕曰：○《晋志》：平阳郡，魏少帝置。○据此传，则文帝已有此郡矣。或云“平阳”当为“阳平”。◎弼按：○《齐王芳纪》：正始八年，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不应黄初时即有平阳太守。○《文纪》：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钱说或为“阳平”，近是。○《郡国志》：冀州安平国。

○本志《武纪》：建安十八年，以安平等十郡为魏国。○是时已除国为郡矣。】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续汉志》刘昭注引《魏志》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御览·二百四十一》引《魏略》云：上以农殖大事将选典农，以徐邈为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

【◎《左传》：晋楚鄢陵之战，楚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 “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杜注：谷阳，子反内竖也。】御叔罚于饮酒，【◎御叔，见前。◎杜注：御叔，鲁御邑大夫。古者家有国邑，故以重赋为罚。】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事在太和二年。◎胡三省曰：○《晋志》曰：凉州，盖以其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统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等郡。◎洪亮吉误以为安定郡属凉州。谢鍾英以安定郡属雍州，是。】使持节领护羌校尉。【◎《续百官志》：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晋志》：魏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注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莽曰盐羌。○盖地与武威、酒泉二郡相连也。】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赵一清曰：《晋书·食货志》作“及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锦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宋本、冯本“仗”作“杖”。】藏之府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官本《考证》云：《御览》“流通”作“通流”。】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明纪》：景初二年，凉州刺史率诸郡攻讨，斩注诣首。◎当为邈事。】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洪饴孙曰：建威将军，一人，第四品。】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书》云：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晋书·郑袤传》：袤曰：“魏以徐景山为司空，吾时为侍中，受诏譬旨。徐公语吾曰：‘三公当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终不就。”】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钱大昕曰：魏晋人引《论语》，多于“教”字断句。如《仓慈传》注“举善而教，恕以待人”，《顾邵传》“举善以教，风化大行”，《陆绩传》注“臣闻唐虞之政，举善而教”，《晋书·卫瓘传》“圣王崇贤，举善而教”，皆是也。《刘馥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虽引成文，亦似以四字为句。考应劭《风俗通》载汝南太守欧阳歙下教云“盖举善以教，则不能者劝”，则汉时经师句读已然矣。】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官本《考证》云：职，宋本作“质”。】历事四世，【武、文、明、齐王。】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幹，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载黄门侍郎杜恕表，称：“韩观、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卢钦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胡三省曰：比来，犹言近来也。】转相仿效，而徐

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景山恢诞，韵与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纳，和而不同，通而不杂，遇醉忘辞，在醒贻答。◎或曰：安得有常之人，而与共阅世人之无常也哉！◎赵一清曰：○《御览》卷七百五十引《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画，作走水獭，标于水滨，群獭集焉。○又引《续齐谐记》曰：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靡净可怜，见人辄去。帝顾玩，终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闻獭嗜鲻鱼，乃不避死，可以此候之。”乃画板作两生鲻鱼悬岸，于是群獭竞赴，一时执得。帝嘉之，谓曰：“不闻卿知画，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尝执笔，然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也。”◎弼按：《邈传》邈于明帝时未为侍臣，又邈在位，百寮敬惮，水滨画板，似不相类。《说部》所载，或不足据也。

◎又按《晋书·王濬传》：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

## 胡质

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钱大昕曰：寿春县，两汉属九江郡，魏以九江为楚王国，故属楚也。《吴志》蒋钦称“九江寿春人”，则据汉郡县言之。◎弼按：○《楚王彪传》：太和六年，自白马改封楚。○盖魏以九江为淮南国，复改楚国，后又为淮南郡也。○《晋书·胡威传》：威淮南寿春人。○威，质子也。◎《一统志》：寿春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少与蒋济、朱绩俱知名于江、淮间，【◎本志《蒋济传》：济，楚国平阿人。◎《吴志·朱绩传》：绩，丹阳故鄣人。】仕州郡。蒋济为别驾，【◎《温恢传》：恢出为扬州刺史。太祖曰： “得无蒋济为治中邪？”乃遣济还州。◎《蒋济传》：以温恢为扬州刺史，济为别驾。】使见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案胡氏谱：【《胡氏谱》，隋、唐志不著录。】通达名敏，以方正征。】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魏武曾为顿丘令，见《武纪》卷首。】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冯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官，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续百官志》：诸州皆有从事史、假佐。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张辽传》：辽拜征东将军，建安二十一年屯居巢。◎洪饴孙曰：诸护军无定员，诸要镇及将军领兵出征者皆置此官。】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睚，五卖反。眦，士卖反。】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虞预《晋书》曰：周字伯南，沛国竹邑人。【◎《一统志》：竹邑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宿州北二十五里。】位至光禄大夫。【◎武周为下邳令，见

《臧霸传》；为侍御史，列名劝进，见《文纪》注引《禅代众事》。◎《晋书·武陔传》：父周，魏卫尉。】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总角见称，并有器望，虽乡人诸父，未能觉其多少。时同郡刘公荣，【◎《晋书·王戎传》：戎尝与阮籍饮，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恨色。戎异之。◎《晋书·隐逸传·范乔传》：济阴刘公荣有知人之鉴。◎丁国钧《晋书校文》曰：据《刘氏谱》，〖《世说·任诞篇》注。〗公荣沛国人，《武陔传》言“同郡刘公荣有知人之鉴”，陔亦沛国人，作“济阴”，误。】名知人，尝造周。周谓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儿见卿，卿为目高下，以效郭、许之听可乎？”【◎范

《书·郭太传》：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郭林宗别传》云：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范《书·许劭传》：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劭事又见本志《武纪》卷首及《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公荣乃自诣陔兄弟，与共言语，观其举动。出语周曰：“君三子皆国士也。元夏器量最优，有辅佐之风，展力仕宦，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也。”陔少出仕宦，历职内外，泰始初为吏部尚书，迁左仆射、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卒于官。陔以在魏已为大臣，本非佐命之数，怀逊让，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职，无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终始全洁，当世以为美谈。【◎陔，事见《陈泰传》。◎《晋书·武陔传》：陔少好人伦，与颍川陈泰友善。魏明帝世，累迁下邳太守。景帝为大将军，引为从事中郎，累迁司隶校尉，转太仆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县侯。】韶历二官吏部郎。【◎陈少章曰：○官，当作“宫”。○《晋书·陔传》：韶历吏部郎、太子右卫率、散骑常侍。】《山涛启事》称韶清白有诚，终于散骑常侍。茂至侍中、尚书。颍川荀恺，宣帝外孙，世祖姑子，【◎本志《荀彧传》：彧孙霬妻，司马景王、文王之妹也。霬薨，子恺嗣。】自负贵戚，要与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见怒。元康元年，杨骏被诛。【局本无“被”字，误。】恺时为尚书仆射，以茂骏之姨弟，陷为骏党，【◎

《晋书·杨骏传》：侍中傅祗夜白骏，请与武茂俱入云龙门观察事势。】遂枉见杀，众咸冤痛之。【◎《晋书·陔传》：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后追赠光禄勋。】】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东莞，见《夏侯玄传》注引《魏书》，又见《徐奕传》、《张既传》。】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雠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将士用命。

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吴志·朱然传》注引孙盛《异同评》，应参阅。】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刘咸炘曰：两传本在一卷而赘此语。◎弼案：此与《田豫传》同，如不赘此语，将以何语易之？此本史家省文，不为赘语。】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晋阳秋》曰：威字伯虎。【◎《晋书·良吏传》：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潘眉曰：此唐人避讳，改“虎”为“武”也，当以“伯虎”为是。】少有志尚，厉操清白。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童仆，威自驱驴单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之，【◎《史通·暗惑篇》曰：古人谓方牧为两千石，以其禄有两千石故也。名以定体，贵实甚焉。设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职，终不患于贫馁者。如胡威之别其父也，一缣之财，犹且发问，则千石之俸，其费安施？料以牙筹，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辞归。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晋书》“旅”作“侣”。】往还如是。质帐下都督，素不相识，先其将归，请假还家，阴资装百余里要之，因与为伴，每事佐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威疑之，密诱问，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赐绢答谢而遣之。后因他信，具以白质。质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誉

著闻，历位宰牧。晋武帝赐见，论边事，语及平生。帝叹其父清，谓威曰：“卿清孰与父清？”威对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为不如？”对曰：“臣父清恐人知，【◎或曰：清恐人知，何故仗都督一百？疑传者过也。】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远也。”【◎《晋书·威传》：帝以威言直而婉，谦而顺。累迁监豫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入为尚书，加奉车都尉。威尝谏时政之宽，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官至前将军、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赠镇东将军。

【◎《御览》卷二百四十引《晋武帝起居注》云：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质直，思谋深奥，其以威为监军，刺史如故。】威弟熊，字季象，征南将军；【◎《晋书·威传》作“威弟罴，仕至益州刺史、安东将军”。◎丁国钧曰：《水经·沔水注》引《胡罴碑》亦作“征南将军”。罴为安东将军，亦见《华阳国志·李密传》。考罴曾为荆州刺史，意征南之号当在是时。后迁益州，乃转安东也。】威子奕，字次孙，平东将军；【《晋书》作“东平将军”，误。】并以洁行垂名。】有殊绩，历三郡守，【◎《晋书·威传》：历南乡侯、安丰太守。◎不言历三郡，而“历南乡侯”四字不成文。晋武帝平吴，改南乡为顺阳郡。《晋书》传文当有脱误。】所在有名。卒于安定。【◎《晋书·威传》云：拜前将军、监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谥曰烈。◎此言卒于安定，似有误。】

##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郡国志》：并州太原郡晋阳，刺史治。◎《一统志》：晋阳故城，今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治。】【◎案《王氏谱》：昶伯父柔，字叔优；父泽，字季道。

◎《郭林宗传》曰：叔优、季道幼少之时，闻林宗有知人之鉴，共往候之，请问才行所宜，以自处业。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虽然，叔优当以仕宦显，【毛本“宦”作“官”，误。】季道宜以经术进，若违才易务，亦不至也。”叔优等从其言。叔优至北中郎将，季道代郡太守。【◎范《书·郭太传》：王柔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何焯曰：观此，同为太原之王，而晋阳与祁非一族。】淩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昶与司马昭笺云：“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见《晋书·王述传》。】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建安元年，州郡例置田官，见《武帝纪》注引《魏书》。又洛阳典农治在城外，见《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

【◎《隋书·经籍志》：魏司空王昶《集》五卷，梁有录一卷。◎严可均辑存文九篇。】【◎

《孙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还相生，若循环之无端。【◎元本、冯本、官本 “端”作“穷”，《孙子》作“端”，见《孙子·执篇》。◎张预曰：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变化相生，若循环之无本末。】】青龙中奏之。

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晋书》卷七十五

《王峤传》：峤祖默，魏尚书。】沈字处道，【◎《晋书·王沈传》：父机，魏东郡太守。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正元中，典著作。

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宴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丈人。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沈子浚，字彭祖，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齿之。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后为石勒所杀。】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姚范曰：“行之”二字疑衍。】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或曰：自汉末至魏、晋，士纯用虚声自达，故昶言之龂龂。】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而不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咨。语曰： ‘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杅有铭，【◎杅，音“于”。

◎《公羊传·宣公十二年》何休注：杅，饮水器也。◎《荀子·君道篇》：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 杅方而水方。◎《汉书·艺文志》：孔甲《盘盂》二十六篇。◎王应麟曰：○《文选》注《七略》曰：《盘盂书》者，其传言孔甲为之。孔甲，黄帝之史也，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蔡邕《铭论》：黄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盘杅之戒。】几杖有诫，【◎《国语·楚语》曰：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诵训之戒。”◎诵训，工师所诵之谏，书之于几。◎《大戴礼》曰：武王践祚，杖之铭曰：“恶乎失道于嗜欲，相忘于富贵。”】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论语》：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欤？”孔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舆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若范匄对秦客而武子击之，【宋本“至”作“而”。】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

【委，冠；笄，簪也。】【◎《国语》曰：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元本、冯本、监本、吴本“廋”作“庾”，误。】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也。”击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对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盖误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左传·成公十七年》：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民不与郤氏，故书书曰“晋杀其大夫”。◎杜注：厉公以私欲杀三郤，而三郤死，不以无罪书。郤氏失民，宜其为国戮。】王叔负罪于周，【◎《左传·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氏不能举其契。】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

【所誉者辄试以事，不虚誉也。】又曰：‘子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邢昺《疏》曰：子贡方人者，谓比方人也。子贡多言，尝举其人伦以相比方。夫知人则哲，尧、舜犹病，故曰“赐也贤乎哉”，所以抑之也。】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为：援之此诫，可谓切至之言，不刊之训也。凡道人过失，盖谓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则由己而发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于世，因其善恶，即以为诫，方之于彼，则有愈焉。然援诫称龙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恶，致使事彻时主，季良

以败。言之伤人，孰大于此？与其所诫，自相违伐。【◎范《书·马援传》：季良名保，京兆人，时为越骑司马。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诏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为山都长，由此擢拜零陵太守。◎李安溪曰：凡言当援古以剀今，不宜指摘并世。】】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胡三省曰：昶之所以戒子侄如此，然高贵乡公之难，王沈陷于不忠，平吴之役，王浑与王濬争功，马伏波万里贻书以戒兄子，固无益于兄子也。】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犹”、“由”同。】近济阴魏讽、【魏讽，事见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鈇钺，大为炯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宋本“己”作“以”。】可不慎与！【◎《世语》曰：黄初中，孙权通章表。伟以白衣登江上，与权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故诛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左传》：介子推不言禄，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新序》云：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琴操》云：介子绥终匿于山，文公令燔山求之。◎《拾遗记》云：晋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姚范曰：或谓此因嵇叔夜不免刑戮，故云。然叔夜以景元中见法，文舒甘露四年薨，此语不缘嵇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伯益名奕，郭嘉之子。】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监本作“其所有是非”，误。】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宋本、冯本“义”作“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盖谓平视甄夫人，以不敬被刑也。】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臣松之以为：文舒复拟则文渊，【马援字文渊。】显言人之失。魏讽、曹伟，事陷恶逆，著以为诫，差无可尤。至若郭伯益、刘公幹，虽其人皆往，善恶有定；然既友之于昔，不宜复毁之于今，而乃形于翰墨，永传后叶，于旧交则违久要之义，于子孙则扬人前世之恶。于夫鄙怀，【◎官本《考证》云：宋本作“于鄙夫怀”。】深所不取。善乎东方之诫子也，以首阳为拙，柳下为工，【◎李慈铭曰：《汉书·东方朔传》作“柱下为工”，当从此注作“柳下”为是。盖以夷、惠为言也。“柱”乃“柳”之误。注以为老子，非也。◎弼按：○《东方朔传》赞云：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自以作“柳下”为是。】寄旨古人，无伤当时。方之马、王，不亦远哉！【◎姜宸英曰：士有所跅弛而大节可观，有拘谨而名谊无取。即如郭奕、刘桢，何遽不如徐幹、任嘏，而概劣之，岂为公论？玩此一篇，直是父教子谄耳。◎又云：毌丘、诸葛举兵以清君侧，而昶效驰驱，终成晋篡。其后王沈泄高贵乡公之谋，未必不由其家学也。◎姚范曰：魏、晋之世，以此为全身远害之术，可矣。若究其指归，正乡愿之见耳。吕成公、王伯厚皆称之，余未以为允也。一篇识论，不过以世有冠冕，不欲为山林之枯稾，又鉴于何、邓之徒，朋党浮华，驯至大戮，故以谦实为保身持家之术。其所云孝敬仁义，非思诣极圣训，而冲虚玄默，亦略取道家之似，但搀和用之，为入世之方耳。故身处魏、晋篡弑之际，而漠然无动于中，其平生立训如此。典午之后，风节不立，廉耻日消，此等言语为之嗃矢。◎弼按：○魏文《与吴质书》云：古今文人，不护细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则文舒以此训子侄，似亦未可厚非。至趋附司马，终成晋篡，事实具在，又当别论矣。】】乐安任昭先，【范《书·郑玄传》注云“嘏字昭光”，未知

孰是。】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昭先名嘏。◎《别传》曰：【《任嘏别传》，隋、唐志不著录。】嘏，乐安博昌人。【◎《郡国志》：青州乐安国博昌。◎阚骃曰：县处势，故曰博昌。◎《一通志》：博昌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博兴县南二十里。】世为著姓，【◎孙愐曰：任姓出乐安，黄帝二十五子各以德为姓，第一为任氏。】夙智早成，【宋本“早”作“性”。】故乡人为之语曰：“蒋氏翁，任氏童。”父旌，【宋本“旌”作“旐”，下同。】字子旟，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闻旌姓字，乃相谓曰：“宿闻任子旟，天下贤人也。今虽作贼，那可入其乡邪？”遂相帅而去。由是声闻远近，州郡并招举孝廉，历酸枣、祝阿令。

【◎《郡国志》：兖州陈留郡酸枣。青州平原郡祝阿。◎《一通志》：酸枣故城，今河南卫辉府延津县北十五里。祝阿故城，今山东济南府长清县东北。】嘏八岁丧母，号泣不绝声，自然之哀，同于成人，故幼以至性见称。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于时学者号之神童。【◎范《书·郑玄传》：玄门人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所鉴拔，皆如其言。】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又与人共买生口，【生口，详见《贾逵传》注《杨沛传》。】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监本脱“者”字。】人以语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闻之，惭谢还地。及邑中争讼，皆诣嘏质之，然后意厌。其子弟有不顺者，父兄窃数之曰：“汝所行，岂可令任君知邪！”其礼教所化，率皆如此。会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菑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帝嘉其淑慎，累迁东郡、赵郡、河东太守，【◎《郡国志》：冀州赵国。◎汉末改为郡。◎《桓階传》：迁赵郡太守。◎《张范传》：张承领赵郡太守。◎太和六年，曹幹封赵，复为国，故下文云“赵国”也。】所在化行，有遗风余教。嘏为人淳粹凯悌，虚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义，皆沈默潜行，不显其美，故时人少得称之。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隋书·经籍志》：《任子道论》十卷，魏河东太守任嘏撰。◎《唐经籍志》：《任子道论》十卷，任嘏撰。◎侯康曰：《王昶传》注称其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当即此书。《初学记》卷十七引任嘏《道德论》。◎马国翰辑本序曰：马总《意林》载《任子》十卷，注云“名奕”。考诸史志无任奕著书之目，“奕”盖“嘏”之伪。《意林》载十七节，又从《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辑得九节，参互考订，并附别传为卷。《初学记》引作任嘏《道德论》，他皆引作《任子》。兹依隋唐志，题《任子道论》，既订名奕之讹，因改题“魏任嘏”焉。◎姚振宗曰：严可均《全三国文》以《意林》称《任子》，名奕，不采其文，别从诸类书辑存十一条。】嘏卒后，故吏东郡程威、赵国刘固、河东上官崇等，录其事行及所著书奏之。诏下秘书，以贯群言。【◎唐马总《意林》曰：《中论》六卷，徐伟长作，任氏注。◎严可均《全三国文》：○中论序，元刊本有之。案此序徐幹同时人作，旧无名氏。○《意林》：《中论》六卷，任氏注。○任嘏与幹同时，多著述，疑此序及注皆任嘏作，无以定之。◎姚振宗曰：《中论》旧序未云“故追述其事，麤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沈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通君子，将自赞明之也”，此数语有似乎为之注者。◎赵一清曰：王坦之令伏滔、习凿齿论青、楚人物，滔以任昭先与伏高阳连类并称。伏高阳，未详其人也。】】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道实，【宋本“道实”作“实道”。】其处势戒骄淫，【元本、冯本、监本“势”作“世”。】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此书为王昶《家诫》之一篇。《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郭嘉传》注俱引王昶《家诫》，具见此书中。王昶《家诫》又略见《御览·六百九十四》，又见《艺文类聚·二十三》，云：夫立功者有二难，功就而身不退，一难也；退而不静，务伐其功，二难也。且怀禄之士，耽宠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乐毅帅弱燕

之众，东破强齐，收七十余城，其功盛矣，知难而退，保身全名。张良杖剑建策，光济大汉，辞三万户封，学养性之道，弃人间之事，卒无咎悔。何二贤绰绰有余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积而不能散，则有鄙吝之累；积而好奢，则有骄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青龙四年，【前已书“青龙中”，此“青龙”二字复。】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

【由兖州刺史转徐州刺史。或疑“在”为“任”之误，按《王淩传》“转在青州”，文义相同， “在”字不误。】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宋本、元本、冯本、吴本、监本、毛本“迁”作“选”，误。】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苑，去襄阳三百余里，【◎官本《考证》云：苑，疑作“宛”。◎钱大昕曰：○苑，当作 “宛”。○《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宛。◎洪亮吉曰：○沈《志》：魏荆州治江陵。○今考江陵为吴荆州治所，不得云魏，魏荆州治宛。◎谢鍾英曰：《水经注》魏荆州刺史治襄阳，《通典》理宛，二说未知孰是。◎弼按：○《郡国志》荆州本治武陵郡汉寿，刘表徙治襄阳。曹仁镇荆州，初屯江陵，后屯樊、屯宛。夏侯尚领荆州刺史。黄初三年，文帝幸宛，为魏刺史治宛之证。太和元年六月，司马懿督荆、豫二州，屯宛。〖见《晋书·宣帝纪》。〗至王昶为都督，乃徙屯新野。胡质为荆州刺史，吴将朱然围樊城，质轻车赴任之。若治襄阳，则吴人何能迳至樊城？魏刺史之不治襄阳，于此可见。○胡三省曰：魏荆州刺史与征南府并屯宛，徙屯新野。○《一统志》：宛县故城，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新野故城，今南阳府新野县治南。◎又按：魏荆州刺史治宛，互见《蜀志·杨仪传》注。】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沈钦韩曰：宣池当在襄阳。“宣”乃“宜”之误，即宜城陂也。】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三州，【三州，详见《齐王纪》正始二年注引干宝《晋纪》。】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或曰：五事千古硕书，修之则治，反之则乱。

◎姜宸英曰：王昶陈五事，全无高堂城翰之虑，而迂缓塞责。每读西汉晚年孔光、张禹上书，为之气尽，其此类也。◎弼按：姜说似苛。】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御览·二百十二》引王昶《考课事》云：尚书侍中考课，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综理万机以考庶绩，三曰进视惟允以考谠言，四曰出纳王命以考赋政，五曰明罚敕法以考典刑。◎《书钞·五十九》亦引《考课事》云：卿考课，一曰掌建邦国以考制治，二曰九卿时叙以考事典，三曰经纶国体以考奏议，四曰共属众职以考总摄，五曰明慎用刑以考留狱。】

三年，【◎宋本“三”作“二”。◎《齐王纪》：嘉平二年十二月，征南将军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三年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四月，以王昶为征南大将军。◎此二年冬三年春之事，《通鉴》分系于二年、三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孙权欲废太子和，立少子亮。骠骑将军朱据拥护太子，左迁新都郡丞，遂废和立亮。】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白帝，今四川夔州府奉节县东十三里。夷陵，今湖北南漳县境。〖此魏之夷陵。〗巫，今夔州府巫山县。秭归，今宜昌府归州。房陵，今湖北郧阳府房县。】民夷与新城郡接，【◎洪亮吉曰：○新城郡，魏

黄初中分汉中置。○《水经注》：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西城郡。】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胡三省曰：○州，姓也。泰，名也。晋有州绰。○《风俗通》云：其先食采于州，因氏焉。】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胡三省曰：絙，居登翻，大索也。吴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为桥以渡水。】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胡三省曰：绩，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称之。】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按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环江陵城也。】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吴志·朱绩传》：赤乌十三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绩引兵追之，及昶于纪南，绩战胜而诸葛融不进，绩失利。◎弼按：赤乌十三年，即魏嘉平二年。◎《水经注》：江陵西北有纪南城。◎谢鍾英曰：在今江陵西北三十里。◎姚范曰：东关之败在嘉平四年，此传云二年，岂诸葛诞所言使文舒逼江陵，又一事邪？◎弼按：江陵之捷在嘉平二年，东关之败在嘉平四年，姚氏误两事为一事，故有是疑。】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三少帝纪》迁大将军在嘉平三年，征吴在四年。◎何焯曰：此传讳言东关之败。】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潘眉曰：由亭、乡进封邑侯，此魏朝定制。惟昶及诸葛诞、钟会皆以亭侯超封邑候，前此未尝有也。】毌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潘眉曰：史例，关内侯书赐爵，亭侯以上书封。传宜云“封一子亭侯，赐一子爵关内侯”，今连文书 “封”，非也。《陈泰传》“赐子弟一人亭侯，二人关内侯”，《王基传》“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其亭侯书“赐”，关内侯书“封”，皆非正例。】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谢鍾英曰：夹石当在今远安县境。】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持，毛本作“侍”，误。】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史记·孙武传》：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齐使者如梁，窃载与之齐。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子为师。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卫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卢毓推昶为司空，见《卢毓传》。】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四年六月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钱大昕曰：承祚之志，范頵称其辞多劝戒，然如何夔、裴潜、郑浑、杜畿、陈矫、卫觊、贾逵、王昶诸传，颇多溢美之词，盖由诸人子孙在晋显达，故增加其美。而李丰、张缉辈忠于曹氏，乃不得立传。曹爽、何晏、邓飏之恶，亦党于司马者饰成之，初非实录，其亦异于良史之直笔矣。】【◎案《晋书》：浑自越骑入晋，累居方任，平吴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晋书·浑传》：浑袭父爵京陵侯，参文帝安东军事。武帝受禅，加扬烈将军，迁徐州刺史。转征虏将军，领豫州刺史。与吴接境，宣布威信，降附甚多。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浑击破之，以功封次子尚为关内侯。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及大举伐吴，浑率师出横江，斩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既而王濬破石头，降孙皓。明日，浑始济江，致在王濬之后，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频奏濬罪状，时人讥之。进爵为公，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转征东大将军。征拜尚书左仆射。会朝臣立议齐王攸当之藩，浑上书切谏，不纳。太熙初，迁司徒。元康七年薨，时年七十五，谥曰元。】浑子济，字武子，有雋才令望，为河南尹、太仆。早卒，追赠骠骑将军。【◎《晋书·济传》：济少有逸才，风姿英爽，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与姊夫和峤及裴楷齐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书郎，累迁侍中。济外弘雅内忌，以

父故，每排王濬，时议讥焉。齐王攸当之藩，济既谏，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泣谏。帝怒曰：“出齐王，自是朕家事，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以忤旨，左迁国子祭酒。数年，入为侍中，出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移第北芒山下，以豪侈自终。帝谓和峤曰：“我将骂济而后官之。”峤曰：“济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济，切让，既而曰：“知愧不？”济答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亲疏，臣不能使亲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寻使白衣领太仆。年四十六，先浑卒。济尚主，主两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终无子。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浑爵。次聿，字茂宣，袭公主封敏阳侯。济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辩慧有才藻，并历清显。】浑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处冲，汝南太守。【◎《晋书·湛传》：初有隐德，人以为痴，其父昶独异焉。兄子济轻之，见湛床头有

《周易》，问曰：“用此何为？”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济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济有从马绝难乘，湛骑此马，姿容既妙，迴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济还白其父，曰：“济始得一叔，乃济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为痴，济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子承，字安期，东海内史。【◎《晋书·承传》：承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贵异之，比南阳乐广焉。豫迎大驾，功封蓝田县侯。迁东海太守，政尚清净。寻去官，东渡江。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论者以为祖不及孙，孙不及父。】承子述，字怀祖，尚书令、卫将军。【◎《晋书·述传》：述少孤，事母以孝闻。袭父爵。庾翼镇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兽入府，欲移镇避之。述与庾翼冰笺曰：“窃闻安西欲移镇乐乡，不审此为算邪，将为情邪？若谓为算，则彼去武昌千有余里，数万之众造创移徒，方当兴立城壁，公私劳扰。若信要害之地，所宜进据，犹当计移徙之烦，况此非今日之要邪！若是情邪，则天道玄远，鬼神难言，妖祥吉凶，谁知其故！达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禳避之道，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则天下幸甚。”时朝议亦不允，翼遂不移镇。述补临海太守，代殷浩为扬州刺史，主簿请讳。报曰： “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门，余无所讳。”寻加中书监。进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卫将军、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太和三年卒，年六十六。谥曰简。】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晋书·坦之传》：弱冠与（郄） **[**郗**]**超俱有重名。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领本州大中正。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 “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伎乐，颇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谏之。卒，年四十六，谥曰献。】昶诸子中，湛最有德誉，而承亦自为名士，述及坦之并显重于世，为时盛门云。◎自湛已下事，见《晋阳秋》也。【◎《晋书·列女传》：王浑妻钟氏，字琰，魏太傅繇曾孙。琰数岁能属文，及长，聪慧弘雅，博览记籍。美容止，善啸咏，礼仪法度为中表所则。浑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虽贵门，与郝雅相亲重，郝不以贱下琰，琰不以贵陵郝，时人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云。】】

## 王基

王基字伯舆，【范《书·郑玄传》注作“伯兴”。】东莱曲城人也。【◎《郡国志》：青州东莱郡曲城。◎《一统志》：曲城故城，今山东莱州府掖县东北。】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以孝称。【王修异王基于幼童，世称知人，见《修传》。】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范《书·郑玄传》：其门人东莱王基著名于世。◎钱大昕曰：《魏志》基卒于元帝景元二年，不言年寿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年，

当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时基仅十一岁，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误也。基治经常申郑而驳王肃，故蔚宗疑为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郑学，非亲受业者也。◎王昶

《金石萃编》说同。◎汪中《述学补遗》亦曰：《后汉书》特以基据持郑义，与王肃抗衡，遂列基于门人，不若《魏志》但言“入琅邪界游学”为得实。】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淩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淩犹不遣。淩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王朗为司徒在黄初七年。明帝即位后，王淩任青州刺史。◎《淩传》云：淩布政施教，百姓称之，不容于口。◎即此传所云“淩流称青土”也。淩强留王官为佐吏，虽为事择人，然亦难辞专擅之责。◎或曰：已为王官，州可请为佐史官，人惟才所宜，上不以进退为嫌，下不以淹留为意，犹有淳古之遗风欤！】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沈约《宋志》云：黄初初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奉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初学记》：中书侍郎，魏官。◎沈云“晋改”，谬也。◎胡三省曰：魏已改通事郎为中书侍郎。】

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家语》载孔子之言。】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荀子》：鲁定公问于颜渊曰：“子亦闻东野子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失。”定公曰：“何以知之？”颜渊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今东野毕之御，上车执辔，御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进不已，是以知之也。】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胡三省曰：谓五大在边，尾大不掉，非善计以诒后人也。】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竞，强也。】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胡三省曰：言不特痛哭流涕、长太息而已。】

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

《释文·叙录》：郑玄作《毛诗笺》，王肃更述毛非郑。荆州刺史王基驳王肃，申郑义。◎《隋书·经籍志》：《毛诗驳》一卷，魏司空王基撰。◎《四库提要》曰：王肃作《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王基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马国翰辑本序曰：基以策敌立功，掌统方任，而善为撰述，常据持郑义与王肃抗衡。其书唐初尚有完帙，今佚。从《正义》、《释文》辑录十五节。其说依郑驳王，具有根柢。◎侯康曰：基说载于孔《疏》者，如“采采芣苢”一条，驳王肃出于西戎之说之说；“充耳以素”一条，驳王肃玄紞无五色之说之说；“亲镐及方”一条，驳王肃镐京之说；“不目为政”一条，驳王肃人臣不显谏之说。皆极精当。惜全书久佚，可考者无多也。◎赵一清曰：基为郑玄门人，故持玄义。】迁安平太守，【◎《郡国志》：冀州安平国。◎三国魏废国为郡。基为安平太守，管辂往见，基令作卦，辂言有三怪，非妖咎之征，后卒无患。见《管辂传》。】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续百官志》：大将军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职参谋议。】出为安丰太守。【◎沈《志》：魏文帝分庐江置安丰郡。◎胡三省曰：魏安丰郡属豫州。◎《郡国志》：庐江郡安风。◎马兴龙曰：魏安丰郡治此。◎《一统志》：安风故城，今安徽颍州府霍丘县西南二十里。◎互见《齐王纪》嘉平五年及《毌丘俭传》。】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

将军。【◎洪饴孙曰：讨寇将军，一人，第五品。】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通鉴》正始八年作“扬声欲入寇”。】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策，计也。】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通鉴》“定”作“ ”。◎胡三省曰： ，丈涧翻，缝也。】还自保护耳。”后权竟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隋书·经籍志》：梁有《新书》五卷，王基撰，亡。又《东莱耆旧传》一卷。◎姚振宗曰：《时要论》当亦在《新书》中，特其文无由考见耳。】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事在嘉平元年。】基尝为爽官属，【即上文“为爽从事中郎”。】随例罢。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释文·序录》：魏荆州刺史王基注解《左氏传》。】加扬烈将军，【◎侯康曰：○《王基断碑》：帝命迁荆州刺史、扬武将军。◎潘眉曰：○按碑文，迁镇南将军在赐爵关内侯之前，今传叙在后，皆当以碑为正。○《授堂金石跋》云：王基碑出土仅刻期半，土人传云下截朱字隐然，惜无人辨识，遽磨拭以没。今存者凡得三百七十字。

◎叶昌炽曰：河南于土中得曹魏《王基碑》，仅刻中段，上下丹文隐隐，此则未立先刻者。】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谢鍾英曰：邸阁在西陵界，今宜昌府西北。◎弼按：○邸阁为积谷之所。○本传下文云：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蜀志·后主传》：建兴十一年，诸葛亮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魏延传》注引《魏略》云：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胡三省曰：魏置邸阁于横门以积粟。民闻兵至，必逃散，可数其穀以周食。○《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渡江攻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胡三省曰：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阁，庋置也。邸阁，谓转输之归至而庋置之也。盖要地置邸阁。○谢注当云“雄父邸阁在西陵界”，若仅云“邸阁”，未知所指何处之邸阁也。】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梁章钜曰：○《齐王纪》：嘉平三年二月，置南郡之夷陵县以居降附。○即此事。是夷陵明属南郡，而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南郡领九县，不列夷陵。宜都郡领三县，注云“西陵，汉夷陵县，吴黄武元年改今名”，而夷陵县之名遂不知所属矣。〖潘眉说同。〗◎谢鍾英曰：魏无南郡，疑置于襄阳郡境。襄阳，南郡之分也。今襄阳南漳县南蛮河为古夷水，或即以水字县，故城当在南漳县境。◎吴增僅曰：夷陵盖虚置以南郡之降民，非有实土。南郡在吴，而曰“南郡之夷陵”者，魏以南郡为中国土地，暂沦异域，不以敌国视吴也。◎弼按：梁说误，谢、吴说是，洪《志》所云乃吴之疆域，非魏之夷陵也。魏夷陵，互见《齐王纪》嘉平三年。吴夷陵，见《文纪》黄初三年。】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钱仪吉曰：“基又表城上”五字疑有讹脱，“表城”下有脱字。徙治事见《王昶传》。◎弼按：衎石《三国志证闻》本未成书，【衎石，钱仪吉之号。】为后人所拾辑，故误处极多。罗振玉有校本，然未校者尚十之八九。如此条传文极明，本无讹误，故生疑难，转嫌辞费，特为辨正。至若王昶徙治，乃荆州都督徙治新野，王基徙治为江夏郡徙治上昶，两不相涉，钱氏合为一事，误。】以偪夏口，【◎《元和郡县志》：上昶在今安州西北五十三里。◎《一统志》：上昶城在德安府安陆县西北。◎谢鍾英曰：据《元和郡县志》，上昶去夏口远，不足以逼夏口，其地当在今孝感县境，疑“西北”为“东南”之讹。◎江夏郡治及夏口，均见《武纪》建安十三年。江夏郡治，又见《文聘传》。】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刘家立曰：此句上疑有脱误。】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议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一统志》：沮水在江陵县西，自襄阳府南漳县流入远安县界，又南入安陆府当

阳县界，合漳水南至府城西入江。◎应劭曰：沮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江。◎师古曰：沮，干余翻。南郡临沮县以临沮水得名。◎《水经注》：沮水迳临沮县西，又东南迳当阳县城北，又南迳麦城西与漳水合，又东南流注于江。】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

《郡国志》：江夏郡安陆。◎《一统志》：今德安府治。◎《元和志》：三国魏江夏郡治安陆。

◎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见上。】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后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陈仁锡曰：诸葛欲合之，基欲离之。】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或曰：是时司马氏父子篡夺之形已露，而基进“万机”、“矜业”之言，不复以人臣待之矣。】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许允、崔赞见《夏侯玄传》，傅嘏自有传，袁侃见《袁涣传》，又见《夏侯玄传》注引《魏略》。◎姜宸英曰：此辈见典午之腹心，曹宗之蟊贼，惑世乱民，惟此为甚。史家夸大，而不裁之大义，皆邪说害民者也。◎弼按：傅嘏之袒司马氏，人所共知。崔赞曾为晋吏部尚书、大司农，可无置辩。惟袁侃早卒，许允则与李丰、夏侯玄等亲善，魏帝特引以自近，不特非司马氏之私人，且为子元所嫉视，收付廷尉，徙边道死。而姜氏不加剖析，反予恶名，使忠魂含冤于地下，特表明之，亦以戒文人之无轻诋人也。】景王纳其言。

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常乐亭侯。毌丘俭、文钦作乱，【事在正元二年。】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胡三省曰：魏、晋之制，使持节都督诸军为上，假节都督次之，假节监诸军又次之，假节行监军又次之。魏受汉禅，以许昌为别宫，屯重兵，以为东南二方根本。】適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胁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临偪，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县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通鉴》作“以基为前军”。】议者咸以俭、钦慓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俭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通鉴》作“若俭、钦虏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胡三省曰：言州郡兵其家有为贼所得者，必怀反顾，而有离散之心也。】俭等所迫胁者，自顾罪重，【各本“罪”皆作“非”，误，官本不误。《通鉴》作“罪”。】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胡三省曰：错，仓故翻，置也。停军不进，是置之于无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胡三省曰：豫，即颍川也，豫州时治颍川，故曰谯、沛、汝、豫，四郡皆属豫州。】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

【◎《郡国志》：汝南郡南顿，本顿国。◎应劭曰：顿迫于陈，其后南从，故曰“南顿”。◎

《一统志》：南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项城县北五十里。】南顿有大邸阁，【邸阁，见前。】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楚令尹孙叔敖之言。◎杜预注曰：夺敌战心。◎先，悉翻翻。】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水。【◎《水经注》： 水东流至南顿县，北入于颍。◎师古曰： ，于谨翻，又音殷。◎《方舆纪要·四十七》： 水在陈州商水县北，亦曰大水。自许州郾城县流入境，至县东

二十里而合颍水，上有 桥。 ，即“溵”也。】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通鉴》作“未睹为巧之久也”，《孙子》作“未睹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胡三省曰：言俭、钦之变若不以时定，恐吴寇乘之而来，则祸之深浅有未可测者。】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通鉴》 “县”作“远”。】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孙子及司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通鉴》“城”作“地”。

《孙子》亦作“地”，见《九地篇》，争地其一也。】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郡国志》：汝南郡项。◎《一统志》：项县故城，今陈州府项城县东北槐坊店。】发十余里，【发兵行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水经注》：颍水过汝阳县北，又东南过南顿县北， 水注之。又南迳博阳故城东，城在南顿县北四十里，王莽更名乐嘉。◎《方舆纪要》：乐嘉，今陈州府商水县东南四十里。】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偪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诸葛诞反，【事在甘露二年。】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赵一清曰：○《吴志·孙綝传》云：朱异帅三万人屯安丰城，为文钦势。○安城在寿州南，安丰城在寿州西南，两城相近，故二传合书之。◎《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八公山，一名肥陵山，亦谓之北山，在寿州东北五里。◎谢鍾英曰：安城、北山并在寿春左右。】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毛本“修”作“兵”，误。《通鉴》亦作“修”。】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通鉴》 “善”下有“其”字，《御览》同。】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通典》、《御览》均作“今与贼交利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胡三省曰：报基听行其策。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昭也。】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

【◎《三少帝纪》：甘露三年，改丘头为武丘。◎胡三省曰：是役，司马昭改丘头曰武丘，以旌武功。◎邹安鬯曰：丘头在今河南陈州府沈丘县东南，颍水北。】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遗。【宋本“遗”作“谴”。】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胡三省曰：谓前诏诸军转据北山。临履，谓亲临其地而履行营垒处所也。】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 “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事见嘉平五年。】姜维因洮上之利，【《通鉴》“上”作“西”。】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事见甘露元年，谓段谷之败。◎杜佑曰：秦州上邽县有段谷水。】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毛本、局本“新”作“先”，误。】又内患未弭，【谓孙綝君臣相猜。冯本“弭”作“弥”。】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踰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谓擒诸葛诞。】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何焯曰：魏不能一天下，坐新得荆州乘胜辄进，有乌林之败耳。基此论千古持胜之要，未有能易之者也。◎弼按：魏武赤壁之役，坐不习水

军耳，非乘胜进攻之咎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晋书·刘毅传》：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毅少有孝行，少厉清节，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同郡王基荐毅于公府，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侨仕平阳，为郡股肱，正色立朝，举纲引墨，朱紫有分，郑卫不杂，孝悌蓍于邦族，忠贞效于三魏。昔孙阳取骐骥于吴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无所自呈。前已口白，谨复申请。”】

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赵一清曰：据此，则基竟不持母服矣，异哉！】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晋书·文帝纪》：甘露四年，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常道乡公即尊位，增邑千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

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何焯曰：此深于为司马氏谋者。】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司马彪《战略》载基此事，详于本传。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表上“吴贼邓由、李光等，同谋十八屯，欲来归化，遣将张吴、邓生，并送质任。克期欲令郡军临江迎拔”。大将军司马文王启闻。诏征南将军王基部分诸军，使烈督万人径造沮水，【沮水，见前。】荆州、义阳【◎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义阳城在汝宁府信阳州南四十里，汉南阳郡平氏县之义阳乡也。魏文帝置义阳县，属义阳郡。】南屯宜城，【◎《郡国志》：荆州南郡宜城。◎三国魏改属襄阳郡。◎《一统志》：宜城故城，今襄阳府宜城县南。】承书夙发。若由等如期到者，便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贼诈降，诱致官兵，驰驿止文王，说由等可疑之状，“且当清澄，

【◎胡三省曰：谓事之虚实未定，如水之混浊，莫测其浅深，且当清澄以俟之，盖亦当时常语也。】未宜便举重兵深入应之。”又曰：“夷陵东道，当由车御，至赤岸乃得度沮，【宋本“度”作“渡”。】西道当出箭溪口，【◎赵一清曰：○赤岸，即赤谿也。○《方舆纪要》卷七十八：赤谿在荆州府夷陵州西北五里，即陆抗筑城围步阐处。东合大江，或谓之东坑。○陆机《辨亡论》：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李善曰：东坑，在西陵步阐城东北，长十余里，抗所筑城在东坑上。◎谢鍾英曰：赤岸当在今远安县沮水东，箭溪口当在远安县西。】乃趣平土，皆山险狭，【◎《册府》“山”下有“路”字，《通鉴》作“险陿”。◎胡注：“陿”与“狭”同。】竹木丛蔚，卒有要害，【卒，读曰猝。】弩马不陈。【◎胡三省曰：谓敌人于要害之地设伏邀击，弩马不得陈其力也。】今者筋角弩弱，【◎《通鉴》“弩弱”作“濡弱”。◎胡注：○

《考工记》：弓人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液角，夏治筋，以阳煦而筋角濡滑也。冬析幹，和合三材，以阴凝而坚緻也。春夏之交，阳气蒸润，筋角濡弱，则弓弩之力不劲。】水潦方降，废盛农之务，徼难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淋雨，【宋本“淋”作“霖”。】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监本“乏”作“之”，误。】姜维深入，不待辎重，士众饥饿，覆军上邽。文钦、唐咨，举吴重兵，昧利寿春，身没不反。此皆近事之鉴戒也。嘉平以来，累有内难。【◎胡三省曰：谓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废立之事，毌丘俭、诸葛诞相继而举兵也。】当今之宜，当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伤损威重。”文王累得基书，意疑。寻敕诸军已上道者，且权停住所在，【◎胡三省曰：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军也。】须后节度。

【◎《通鉴》“后”作“候”。◎胡注：须，待也。】基又言于文王曰：“昔汉祖纳郦生之说，欲封六国，寤张良之谋，而趣销印。【◎《史记·留侯世家》：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

郦食其劝立六国后以桡楚权。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具以郦生语告子房。良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言不可者八。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师古曰：桡，弱也，音女教反。其字从木。趣，读曰促。佩，谓受与六国使带也。◎张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画也。】基谋虑浅短，诚不及留侯，亦惧襄阳有食其之谬。”文王于是遂罢军严，后由等果不降。【◎胡三省曰：食其，音异基。】】

是岁基薨，【◎周寿昌曰：乾隆时洛阳人垦土，得断碑。钱竹汀诸人审系王基碑，考之传多合。碑云“景元二年四月辛丑薨，年七十二”，此可补史所遗。◎潘眉曰：推是年四月戊寅朔。辛丑，二十四日也。】追赠司空，【◎《晋书》卷一百二《刘聪载记》：聪将纳其太保刘殷女，使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弘曰：“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杭世骏、赵一清二氏引此，以“李弘”为“刘弘”误。又据《御览》引《魏氏春秋》以王基纳王沈女，尤误。】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御览·二百十五》引《晋太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为先帝授任。基子冲，尚书郎中，虽在清途，犹未免楚挞，其以冲为治书侍御史。】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著勋前朝，改封基孙廙，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阼，下诏曰： “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姜宸英曰：徐邈、胡质尽忠曹氏，犹为不可。若昶、基之输诚司马，锄害忠良，而评云“开济识度，学行坚白”，可谓颠倒是非之极者矣。

◎赵一清曰：王基非惟不忠，亦且不孝。◎刘咸炘曰：此篇合传，深所未喻。曹魏之治，专尚刑名，徐邈通介不随于俗，王昶畏慎求免于祸，合而论之，尚足见一时之得失。加以胡质、王基，则徒以其皆为州镇而已。若以徐、胡皆清介，二王皆善谋，则清介、善谋岂止此数人邪？观其评语，亦足见其无一贯之识矣。◎弼按：此卷姜氏诸说大都苛论。伯舆学有师承，驳王申郑，绝不阿附，时贤具征卓识。承祚目为坚白，允称定评。其用兵策略，老谋深算，尤不可及。至母死夺情，非关本志，不忘叔父拊育之总，岂背慈母劬劳之恩？诏秘凶问，无可如何，合葬洛阳，追赠亡父，亦所以慰人子之心。若如东潜所论，则世无完人矣。至承祚编次，良以诸人勋绩，为正始、嘉平后之人物，汇叙诸传之后，王淩、毌丘之前，非漫无心裁，刘氏责之过矣。】

# 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三国志二十八

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何焯曰：诸人惟钟会可加以逆名，邓艾有功无罪；至于三贤，乃心王室，事连不就，而典午之势益重，诸人之终即国之终也，故次于此焉。◎弼按：承祚此卷诸传皆极精意之作，盖深惜诸人之才不得其死，有余慨焉。】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王淩传、毌丘俭传、钟会传·**B**、**C** 部分 校录：**le\_minuit**】

【邓艾传、钟会传·**A** 部分 校录：**long123x**】

【钟会传·**D** 部分 校录：壮壮的越兮】

【复校：擎骥】

## 王淩

王淩【监本、吴本、毛本、官本“淩”作“凌”，误。】字彦云，太原祁人也。【◎《郡国志》：并州太原郡祁。◎《一统志》：祁县故城，今山西太原府祁县东南五里。】叔父允，为汉司徒，诛董卓。卓将李傕、郭汜等为卓报仇，入长安，杀允，尽害其家。淩及兄晨，时年皆少，踰城得脱，亡命归乡里。【◎范《书·王允传》：允字子师，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李（催）**[**傕**]**等欲杀允，惧二郡为患，先征翼、宏，遂收允及翼、宏，并杀之。允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王弘字长文，初为弘农太守。◎汪文台曰：○《郭泰传》注引谢承《书》云：太原王长文弟子师位至司徒。○则弘乃允之兄也。◎弼按：○《宋书》卷七十六《王玄谟传》云：六世祖宏，河东太守，绵竹侯，以从叔司徒允之难，弃官北居新兴，仍为新兴、雁门太守。玄谟幼而不群，其世父蕤谓有太尉彦云之风。○据《郭泰传》注，则弘为允兄，已同被难，是否淩父无可考据。《王玄谟传》则弘为允侄，弃官北居。二者未知孰是。○又《宋书》卷四十六《王懿传》：自言汉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孙。◎梁章钜曰：王允全家被难而晨、淩得脱，亦善人有后之报。】淩举孝廉，为发干长，【◎《郡国志》：兖州东郡发干。◎《一统志》：发干故城，今山东东昌府堂邑县西南。】【◎《魏略》曰：淩为长，遇事，髡刑五岁，当道扫除。时太祖车过，问：“此何徒？”左右以状对。太祖曰；“此子师兄子也，所坐亦公耳。”于是主者选为骁骑主簿。【盖骁骑校尉之主簿也。董卓表曹操为骁骑校尉，不就拜，见

《武纪》卷首。】】稍迁至中山太守，【◎《郡国志》：冀州中山国治卢奴。◎汉末除国为郡。

◎《一统志》：卢奴故城，今直隶定州治。】所在有治，【◎或曰：“治”下疑脱字。】太祖辟为丞相掾属。【◎《陈思王植传》注云：杨修、贾逵、王淩并为主簿。◎《隋书·经籍志》：

《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淩集解。】

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兖州刺史，与张辽等至广陵【◎《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治广陵。◎汉末徙治射阳，寻还治广陵。黄初中徙治淮阴。◎《一统志》：广陵故城，今扬州府东北。】讨孙权。临江，夜大风，吴将吕范等船漂至北岸。【事在黄初三年。】淩与诸将逆击，捕斩首虏，获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洪饴孙曰：建武将军，一人，第四品，魏置。】转在青州。【◎赵一清曰：在，当作“任”。◎马倩云说同。◎弼按：当作“在”。《王昶传》“转在徐州”，与此同例。】是时海滨乘丧乱之后，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后从曹休征吴，与贼遇于夹石，【夹石，见《臧霸传》，在今安徽安庆府桐城县北四十七里北峡关。】休军失利，淩力战决围，休得免难。【事在太和二年。】仍徙为扬、豫州刺史，咸得军民之欢心。【◎“仍”字或为“乃”字之误。◎赵一清曰：按文多“扬”字。是时诸葛诞为扬州刺史，《诞传》曰“出为扬州刺史”，王淩之阴谋也。司马宣王东伐，以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以是知淩不兼领二州也。盖都督或兼二州，如王昶都督荆、豫诸军事，王基都督扬、豫诸军事也。若刺史则无兼领二州之例。◎弼按：诸葛诞为扬州刺史在正始中，淩为扬、豫州刺史在太和时，与诸葛诞为扬州刺史前后相距十余年，毫不相涉。赵氏疑传文衍“扬”字，或不为无见，若以诸葛诞为扬州刺史，证“扬”字之误，殊为牵强，且下文有“咸得军民欢心”一语，其为兼领二州可知，否则“咸”字为赘辞矣。《吴志·诸葛恪传》“加恪荆、扬牧”，亦兼领二州也。又按本传，正始初，淩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是时孙礼为扬州刺史，与王淩同与芍陂之战，见《孙礼传》及《通鉴》。是时淩乃不兼领扬州矣。◎沈家本曰：传云“仍徙”，是既徙扬州，又徙豫州，非谓兼二州也。下句云“咸得军民之欢心”，曰“咸得”，正与“仍徙”相应，非指一州也。“扬”字似非衍。至诸葛诞之为扬州刺史在正始初，时淩已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乃赵云“是岁诸葛诞为扬州刺史”，误矣。】始至豫州，旌先贤之后，求未显之士，各有条教，意义甚美。初，淩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及临兖、豫，继其名迹。【司马朗为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见《朗传》。贾逵为豫州刺史，文帝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见《逵传》。逵屯兵夹石，救曹休之败。会逵病死，以淩继任。】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二年，吴大将全琮数万众寇芍陂，【◎芍陂，见《武纪》建安十四年。

◎《水经·肥水注》：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与吴将张休战于芍陂，即此处也。◎《一统志》：今寿州南，一名期思陂。】淩率诸军逆讨，与贼争塘，力战连日，贼退走。进封南乡侯，邑千三百五十户，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是时，淩外甥令狐愚【◎胡三省曰：○《姓谱》：魏犨子颗封于令狐，为令狐氏。】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平阿，见《蒋济传》。◎《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平阿。◎魏、晋均属淮南郡。◎《一统志》：平阿故城，今安徽凤阳府怀远县西南。◎弼按：兖州刺史治山阳郡昌邑，见《郡国志》。兴平二年，魏武领兖州牧，徙治鄄城，又自鄄城移治廪丘，见

《寰宇记》。沈《志》、《地形志》均云魏兖州治廪丘。◎恽毓鼎曰：正始后兖州刺史治平阿，考《王淩传》“令狐愚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嘉平初，愚死，黄华代为刺史。三年，淩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正以平阿近在本郡，不得不关白通谋。如远在廪丘治所，淩方谋秘，安肯远事播扬？盖其时因吴寇屡来，故移兖州刺史将屯平阿，协守淮南也。◎谢鍾英曰：今日督抚带兵出省，未尝以屯兵处为省治，不得因刺史屯平阿，遂疑兖州移治平阿也。】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传文至此，全述淩之功绩。】

淩就迁为司空。【毛本“淩”作“浚”，误。】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淩为太尉，【◎《通鉴》：嘉平元年十二月辛卯，即拜王淩为太尉。◎胡注：即拜者，就寿春拜为太尉。◎弼按：当时之迁司空、进太尉者，欲解其兵柄耳。甘露元年，征诸葛诞为司空，亦犹是也。】假节钺。淩、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通鉴》采《汉晋春秋》，作“淩与愚阴谋，以帝闇弱，制于强臣，闻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许昌”，较合当日情事。】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胡三省曰：楚王彪，武帝子，黄初三年徙王白马。白马县属东郡。◎弼按：《楚王彪传》“黄初七年徙封白马”，胡注言“黄初三年”，误。又按《彪传》“太和六年自白马改封楚”，楚即淮南郡，彦云都督扬州，屯兵寿春，与楚王近在咫尺，何事不可协商，乃必遣将远至东郡之白马，事之离奇，无过于此。千古疑狱，留此破绽，以待后人之推求。承祚之笔，亦谲而婉矣。】淩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胡三省曰：○劳，姓也。精，名也。○《姓谱》：其先居东海劳山，因氏焉。后汉有琅邪劳丙。】语子广。【语，牛倨翻。】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汉晋春秋》曰：淩、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淩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通鉴》“而”作“华”。何晏字平叔。】丁、毕、桓、邓【谓丁谧、毕轨、桓范、邓飏也。】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胡三省曰：言虽存心于高旷，而不切事情，与下不接也。】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通鉴》作“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毛本“胜己”作“声色”，误。◎胡三省曰：谓蒋济、高柔、孙礼、陈泰、郭淮、邓艾等。】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

【◎胡三省曰：“必”当作“毕”。】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从。◎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姚范曰：即云彦威自造，而切著事情。】】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令狐愚事详见本志卷十六《仓慈传》注引《魏略·令狐邵传》。】

【◎《魏书》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黄初中，为和戎护军。【◎洪饴孙曰：诸护军无定员，诸要镇及将军领兵出征者，皆置此官。】乌丸校尉田豫讨胡有功，小违节度，愚以法绳之。帝怒，械系愚，免官治罪，诏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为曹爽长史，后出为兖州刺史。◎《魏略》曰：愚闻楚王彪有智勇。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淩阴谋立楚王。【吴本、毛本“淩”作“浚”，误。】乃先使人通意于王，言：“使君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彪亦阴知其意，答言：“谢使君，知厚意也。”】二年，荧惑守南斗，【◎《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宋书·天文志》：赤乌十三年五月，日北至，荧惑逆行入南斗。太元二年，孙权薨，是其应也。故《国志》书于吴，而不书于魏也。】淩谓：“斗中有星，当有暴贵者。”【◎《魏略》曰：淩闻东平民浩详知星，呼问详。详疑淩有所挟，欲悦其意，不言吴当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淩计遂定。【《宋书·天文志》所载与此同。】】三年春，吴贼塞涂水。【◎《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十一月，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一统志》：堂邑故城，今江宁府六合县北。◎王厚斋曰：涂塘，即六合县瓦梁堰，水曰涂河。◎胡三省曰：涂水，即堂邑涂塘也。◎杨正衡曰：涂，音滁。】淩欲因此发，【《通鉴》作“欲因此发兵”。】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淩，【◎《晋书·宣帝纪》：帝自帅中军，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谢鍾英曰：甘城当在丘头西北颍水上。◎何焯曰：此中军犹言禁军，不及征调外军，故以中军进也。】先下赦赦淩罪，又将尚书广东，【即淩子广也，将之东行。】使为

书喻淩，大军掩至百尺，【◎胡三省曰：○《水经·渠水注》：沙水东南过陈县，又东南流注于颍，谓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司马宣王讨王淩，大军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陈州宛丘县。○不意其至而至曰掩至。掩者，掩其不备也。◎谢鍾英曰：百尺在故项县东。】逼淩。淩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通鉴》作“懿军到丘头”。◎胡注：○《水经》：颍水过南顿县，又东迳丘头，丘头南枕水。《魏书·郡国志》曰：“王淩面缚于此，故号武丘。”◎赵一清曰：司马懿虽尝讨淩至丘头，而武丘之名至司马昭克诸葛诞始改，见《晋书·文帝纪》，此注误耳。】淩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淩，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淩至项，饮药死。【◎《郡国志》：豫州汝南郡项。◎《一统志》：项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项城县槐坊店。槐芳店在项城县东北六十里，半在沈丘县界。】【◎《魏略》载淩与太傅书曰：“卒闻神军密发，已在百尺，虽知命穷尽，迟于相见，身首分离，不以为恨，前后遣使，有书未得还报，企踵西望，无物以譬。昨遣书之后，便乘船来相迎，宿丘头，旦发于浦口，奉被露布赦书，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纸诲示，【宋本“三”作“二”。】闻命惊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处。仆久忝朝恩，历试无效，统御戎马，董齐东夏，事有阙废，中心犯义，罪在二百，【宋本“二”作“三”。】妻子同县，无所祷矣。不图圣恩天覆地载，横蒙视息，复睹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既人已知，神明所鉴，夫非事无阴，卒至发露，知此枭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毛本“罪”作“戮”。】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元本“顷”作“须”。】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书。太傅使人解其缚。淩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胡三省曰：○

《水经注》：颖水自丘头东南至（镇）**[**慎**]**县，又东南入于淮。○懿盖进军已至淮。】相去十余丈。淩知见外，【◎胡三省曰：淩与懿同为公，初以为蒙赦而欲趋懿，懿逆拒之，乃知以罪而见外。】乃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太傅曰： “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胡三省曰：○古者简长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汉制简长二尺，短者半之。盖单执一札，谓之简。折简者，折半之简，言其礼轻也。○又按《南史》：孔闿为孔珪草表，珪以示谢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潘眉曰：○汉制简长三尺，短者半之，谓之折简。○《北齐书·魏收传》：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南史·梁武帝纪》：隋王止须折简耳。○谓礼轻者，但须折简之半也。】淩曰：“卿负我！”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遂使人送来西。【◎胡三省曰：自颍河泝流而西诣洛阳。】淩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胡三省曰：给棺钉者，示之以必死。】淩行到项，夜呼掾属与决曰：“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遂自杀。◎干宝《晋纪》曰：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淩呼曰：“贾梁道，王淩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水经·颍水注》：谷水迳小城北，又东迳魏豫州刺史贾逵祠北。王隐言祠在城北，非也。庙在小城东。昔王淩为司马懿所执，届庙而叹曰：“贾梁道，王淩魏之忠臣，惟汝有灵，知之！”遂仰鸩而死。◎韩慕庐曰：八十老翁，尚复何求？水侧之呼，故是肝鬲语，堪愧死贾充辈。◎刘咸炘曰：此与正文所载事相背，承祚舍此，是没淩之本心矣。】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淩、逵为疠，甚恶之，遂薨。【◎《晋书·宣帝纪》：嘉平三年六月，帝寝疾，梦贾逵、王淩为祟，甚恶之。秋八月，崩于京师。◎颜之推曰：○《还冤记》云：宣王有疾，白日见淩来，并贾逵为祟，因呼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日遂薨。】】宣王遂至寿春。【◎《水经·渠水注》：

渠水右合五池沟，谓之五池口。魏嘉平三年，司马懿帅中军讨太尉王淩于寿春，自彼而还，帝使侍中韦诞劳军于五池者也。】张式等皆自首，乃穷治其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

【郭淮妻为王淩妹，淩诛，妹当从坐，见《郭淮传》注引《世语》。】【◎《魏略》载：山阳单固，字恭夏，为人有器实。正始中，兖州刺史令狐愚与固父伯龙善，辟固，欲以为别驾。固不乐为州吏，辞以疾。愚礼意愈厚，固不欲应。固母夏侯氏谓固曰：“使君与汝父久善，

故命汝不止，汝亦固当仕进，【宋本“固”作“故”。】自可往耳。”固不获已，遂往，与兼治中从事杨康并为愚腹心。后愚与王淩通谋，康、固皆知其计。会愚病，康应司徒召诣洛阳，固亦以疾解禄。康在京师露其事，太傅乃东取王淩。到寿春，固见太傅，太傅问曰：“卿知其事为邪？”固对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问卿，令狐反乎？”【◎各本“反”皆作“及”，局本作“反”，《通鉴》作“反”。◎卢明楷曰：“及”字当为“反”字之误，盖谓令狐愚与王淩通谋之事，单固知情也。】固又曰无。而杨康白，事事与固连。【◎胡三省曰：康所白愚阴事，事与固连也。】遂收捕固及家属，皆系廷尉，考实数十，固故云无有。【◎《通鉴》作“固固云无有”。◎胡注：上固，其名。下固，固执也。】太傅录杨康，【录，收也。】与固对相诘。固辞穷，乃骂康曰：“老庸【◎《通鉴》“庸”作“傭”。◎胡注：傭，雇也。奴仆受雇者曰傭。老傭，犹言老奴也。◎周寿昌曰：庸即“庸保杂作”之庸，与呼老奴无异。】既负使君，

【使君，谓令狐愚也。】又灭我族，顾汝当活邪！”辞定，事上，须报廷尉，以旧皆听得与其母妻子相见。固见其母，不仰视，其母知其惭也，字谓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应州郡也，我强故耳。汝为人吏，自当尔耳。此自门户衰，我无恨也。汝本意与我语。”固终不仰，又不语，以至于死。初，杨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后以辞颇参错，【言狱辞与单固参杂也。】亦并斩。临刑，俱出狱，固又骂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吴本、毛本无“以”字，误。】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求崔（抒）**[**杼**]**之尸，将戮之，不得。崔氏之臣曰：“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柩。”于是得之。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抒）**[**杼**]**于市，国人犹知之，皆曰：“崔子也。”◎《左传·宣公十年》：郑人讨幽公之（尸）**[**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注：子家，归生也。斫薄其棺，使不从卿礼，以弑君故也。】淩、愚罪宜如旧典。乃发淩、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胡三省曰：○《孟子》曰：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亲土者，臝葬也。

◎周寿昌曰：亲土，言即以土埋其尸，不用棺殓者，《汉书·杨王孙传》“以身亲土”是也。

◎赵一清曰：○《晋王敦传》：（郄）**[**郗**]**鉴曰：“王淩儭土。”○“亲”字误。】【◎干宝《晋纪》曰：兖州武吏东平马隆，托为愚家客，以私财更殡葬，行服三年，种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晋书·马隆传》：隆字孝兴，东平平陆人。少而智勇，好立名节。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诛，举州无敢收者。隆以武吏托称愚客，以私财殡葬，服丧三年，列植松柏，礼毕乃还，一州以为美谈。署武猛从事。兖州举隆才堪良将，稍迁司马督。为武威太守。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以众万计，假节，宣威将军。太熙初，封奉高县侯，威信振于陇右。】】进弘、华爵为乡侯。广有志尚学行，死时年四十余。【◎严衍《通鉴补》云：及淩败，生缚广，麾下引见，懿以广尝有书谏淩先言，不坐，且劳之曰：“彦云早听卿言，不及也。”广正色对曰：“广父非反也，广所以劝父弗举者，欲须时耳。广父不幸，举不当而败。广父，太傅之贼，而曹氏之忠臣也。广，太傅之忠臣，而父之贼也。贼父以求生，广不为也。”伏剑而死。】

【◎《魏氏春秋》曰：广字公渊。【◎《世说·贤媛篇》：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是）**[**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刘峻注引《魏氏春秋》曰：广有风量才学，名重当世，与傅嘏等论才性同异，行于世。◎刘峻注云：王广名士，岂以妻父为戏，此言非也。】弟飞枭、金虎，并才武过人。太傅尝从容问蒋济，济曰：“淩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而悔之，告所亲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蒋济因失言于曹爽，业已前卒，何义门谓此语为后人增饰，信然。】◎《魏末传》曰：淩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书，多技艺，人得其书，皆以为法。走向太原，追军及之，时有飞鸟集桑树，随枝低卬，举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复进。明山投亲家食，亲家告吏，乃就执之。】

## 毌丘俭

毌丘俭字仲恭，【◎何焯曰：○《汉书·高纪下》注云：曼丘、毌丘本一姓也，语有缓急耳。○故知此字作“母”者，传写之误。《史通》中音贯，是也。◎李慈铭曰：如此说则字当作“毌”，即古“贯”字。然“曼”、“毌”音虽同部，而语不相转。若“母”、“曼”则双声相转，缓则曰曼，急则云母，所谓“语有缓急”也。◎潘眉曰：○杨慎云：复姓有毌丘氏。诸姓氏书音毋，作毋，非也。《汉书》有曼丘臣。师古曰：“曼丘、毌丘本一姓。”《史记·田齐世家》：“伐卫，取毌丘。”《索隐》曰：“毌，音‘贯’。贯丘，古国名，卫之邑。今作“毌丘”，字残缺耳。”《索隐》以“毌”字为残缺，亦非。盖古字从省，不用“贝”。汉有毌丘兴、毌丘长、毌丘毅，魏有毌丘俭，皆同族也。○按：升菴之说当矣。【升菴，杨慎之字。】毌丘兴即毌丘俭之父，而以为同族，亦失于不考。】河东闻喜人也。【闻喜，见《裴潜传》。】父兴，

【◎赵一清曰：○《水经·谷水注》：谷水东迳魏将作大匠毌丘兴盛墓南，二碑并存，俭父也。管辂过其墓而叹，谓法应灭族。○《辂本传》云“过俭墓”，误矣。又俭父名“兴盛”，此云“兴”，亦不同。《苏则传》亦单名“兴”。◎潘眉曰：俭父实名兴，《水经注》误。◎弼按：聚珍本《水经注》作“毌丘兴”。】黄初中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开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苏则。讨贼张进及讨叛胡有功，封高阳乡侯。【◎兴为安定太守，见《武纪》建安十九年。◎《苏则传》：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自称太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武威太守毌丘兴告急于则，则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破之，斩进。】【◎《魏名臣奏》载雍州刺史张既表曰：“河右遐远，丧乱弥久，武威当诸郡路通喉辖之要，【宋本、元本、冯本、监本“通”作“道”。】加民夷杂处，数有兵难。领太守毌丘兴到官，【元本“领”作“顷”。】

内抚吏民，外怀羌、胡，卒使柔附，为官效用。黄华、张进初图逆乱，扇动左右，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为将校民夷陈说祸福，言则涕泣。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形毁发乱，誓心致命。寻率精兵踧胁张掖，济拔领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张睦。【西海，见前《庞淯传》注。】张掖番和、骊靬二县吏民【◎《郡国志》：凉州张掖郡骊靬、番和。◎《一统志》：骊靬故城，今甘肃凉州府永昌县南。番和故城，今永昌县西。◎惠栋曰：○《说文》：靬，从革，干声。

* 番，如淳“音盤”。骊靬，李奇“音遲虔”。○师古曰：今其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恤，【冯本“恤”作“ ”。】使尽力田。兴每所历，尽竭心力，诚国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万机，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赏录，臣伏缘圣旨，指陈其事。”】入为将作大匠。【◎《续百官志》：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庙、路寢、宮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俭袭父爵，为平原侯文学。【◎《明帝纪》：黄初三年为平原王。◎俭为平原王文学，故下文有“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之语，非曹植所封之平原侯也。此传“侯”字当为“王”字之误。俭袭父兴爵高阳乡侯，谢鍾英谓俭袭父兴爵为平原侯，误。王先谦引谢语而指为洪亮吉说，则误之又误矣。今均不采，特办正于此。◎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五曰：毌丘俭《承露盘赋》较陈思王铸词尤伟，有云：“采名金于崑丘，斩扶桑以为薪，诏烛龙使吐火，运混元以陶甄。驱阴阳而役神物，岂取力于烝民。匪雕匪斫，天挺之灵。雄幹碣以高立，干云雾而上征。远而望之，若紫霓下连，双鹍集焉；即而视之，若璆琳之柱，华盖在端。上际辰极，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无匹，信奇异之可观。”】明帝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蔡质《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续百官志》：羽林右监，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右骑。】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出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宫室，俭上疏曰：“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

迁荆州刺史。

青龙中，帝图讨辽东，以俭有幹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度辽将军毌丘俭尝荐裴秀于大将军曹爽，见《裴潜传》注引《晋书·裴秀传》。秀为河东闻喜人，与俭同乡。】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幽州诸军至襄平，【◎《郡国志》：幽州辽东郡襄平。◎《一统志》：襄平故城，今奉天府海城县东。◎邹安鬯曰：今奉天府辽阳州北七十里。】屯辽隧。【◎班《志》：辽隧属辽东郡。◎建武初省，桓、灵后复立。◎钱坫曰：今奉天府海城县西之牛庄。◎俭有

《请定辽东疏》，见《卫臻传》。】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等，【《明纪》景初元年作“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乌丸传》注引《魏略》作“王护留叶”。】昔随袁绍奔辽东者，【宋本“绍”作“尚”，是。】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槃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乌丸传》注“槃”作“奖”，“二”作“三”。】赐舆马缯采各有差。【冯本“采”作“綵”。】公孙渊逆与俭战，不利，引还。【事在景初元年，传文应叙明，否则下文“明年”承上文“青龙中”，不知为何年也。】明年，帝遣太尉司马宣王统中军及俭等众数万讨渊，定辽东。俭以功进封安邑侯，【安邑，见《武纪》兴平二年。】食邑三千九百户。【毛本无“食”字，误。】

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郡国志》：幽州玄菟郡治高句骊。◎谢鍾英曰：高句骊县在今奉天府铁岭县东。◎弼按：此指汉、魏之高句骊县境言，若高骊之都城，则在丸都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宫，应作“位宫”，详见本志《东夷传·高句骊传》。】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一统志》：沸流江在朝鲜江东郡南，自汉江分流，西合于大同江。◎弼按：沸流水当即今鸭绿江，说见本志《东夷传》。】大战梁口，【梁，音“渴”。】宫连破走。【◎赵一清曰：○梁口，《册府》作“涡口”，注云“涡，音过”，是也。此并讹。○《水经·濡水注》：新河又东至九濄口，枝分南注海。○即是此地。

◎钱大昕曰：“梁”字不当有“渴”音，疑误。◎沈钦韩曰：○柳宗元《袁家渴记》：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曰“渴”，音若衣褐之“褐”。○此盖熊津江口也。○《一统志》：汉江又名熊津江，在国城南十里，王城恃以为险。◎李慈铭曰：○梁口，当作“列口”。○《汉志》：乐浪郡有列口县。○《续志》：乐浪郡列口县。○注引郭璞注《山海经》曰：列，水名，在辽东。○盖列口以水名县，亦称列水口，传写误合“列”、“水”二字为“梁”耳。◎谢鍾英曰：梁口即沸流水口。◎王国维曰：今天子河，即《魏志》之梁口。◎吴其昌曰：太子河源口，正当今自铁岭南自辑安必经之路，则当日之梁口，亦正当从玄菟郡治南至丸都城必经之路。◎弼按：沸流水既在今朝鲜境，丸都又为高句骊之都，则梁口当在二者之间，赵、沈、李说均误，谢、王、吴说近是。】俭遂束马县车，【◎《史记·封禅书》：齐桓公曰：“寡人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韦昭曰：将上山，缠束其马，悬钩其车也。】以登丸都，【◎本志《东夷传》：高句骊都于丸都之下。◎《一统志》：丸都山在朝鲜国城东北，汉时高句骊王伊夷模都此。◎胡三省曰：○《唐志》：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弼按：丸都，详见《东夷传》注。】屠句骊所都，

【◎《北史·高句丽传》：正始五年，毌丘俭出玄菟讨位宫，大战于沸流，败走，俭追至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寰宇记》卷百七十三：俭追至赤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斩首万余级。◎《方舆纪要》卷三十八：丸都城在沸流水之东。】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沛者名得来，数谏宫，【◎臣松之按《东夷传》：沛者，句骊国之官名。】宫不从其言。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举国贤之。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

【◎沈钦韩曰：○《东夷传》：北沃沮，一名置沟溇。○《后汉书·东夷传》同。沟溇者，

句骊名城也。此误“置”为“买”，又脱“溇”字。】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据《丸都山纪功残石》，欣为行裨将军，领玄菟太守。】【◎《世语》曰：颀字孔硕，东莱人，晋永嘉中大贼王弥，颀之孙。【◎《晋书·王弥传》：弥，东莱人，家世二千石。祖颀，魏玄菟太守，武帝时至汝南太守。弥有才干，博涉书记。少游侠京都。惠帝末，妖贼刘伯根起于东莱之县，弥率家僮从之。弥多权略，弓马迅捷，青土号为“飞豹”。引兵入寇青、徐，进逼洛阳，王师进击，大破之。弥渡河归刘元海，元海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弥与刘曜寇襄（阳）城，遂逼京师，陷宫城，纵兵大掠，幽帝于端门，逼辱羊皇后，杀皇太子诠，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荡尽，百官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遂迁帝于平阳。弥后为石勒所杀。】】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沃沮有二，一曰东沃沮，亦曰南沃沮；一曰北沃沮，去南沃沮八百余里。不耐城，东沃沮所居也。俭征高句骊至东沃沮，又追至北沃沮也。◎《一统志》：古沃沮地，今朝鲜东北境。不耐城，在今朝鲜咸兴府北，汉县属乐浪郡，东部都尉治此。◎班《志》“乐浪郡不而”，即此，“而”、“耐”古今字通。◎胡三省曰：魏东夷挹娄之国，即古肃慎氏也。】诸所诛纳八千余口，【◎胡三省曰：言诛杀者及纳降者总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事在正始七年，本志《东夷传·高句骊传》在正始五年。◎吴其昌《丸都山纪功刊石跋尾》云：毌丘仲恭，贞忠亮直，缱绻旧主，效忠魏室，毅然起兵与司马氏抗，至赤其家族以殉，其在后世，亦文山、正学之流，【文山，文天祥之号。正学，方孝孺之号。】其人格有足为百世钦者，不徒此役之丰功伟烈足以遗荣于后世已也。万叠深嶂，一掌残珉，天之所以彰潜德、慰贞魂者，固有在欤。】穿山溉灌，民赖其利。

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转为镇南将军。【◎毛本、局本“镇”作 “征”误。下文“诞、俭对换镇南、镇东”，及后文钦与郭淮书云“毌丘镇东”可证。◎《通鉴》：嘉平四年，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征计异，诏问尚书傅嘏。◎胡注：汉置四征将军，又置四镇将军，有功进号，则自镇为征。毌丘俭方为镇南，而曰“三征”，史概言之。】诸葛诞战于东关，【◎胡三省曰：○今栅江口有两山，濡须山在和州界，谓之东关；七宝山在无为军界，谓之西关。○《唐志》：庐州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不利，乃令诞、俭对换。诞为镇南，都督豫州。俭为镇东，

【嘉平六年，镇东将军毌丘俭上言“刘整、郑像子弟宜有差异”，见《齐王纪》。】都督扬州。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俭与文钦御之，太尉司马孚督中军东解围，恪退还。【◎《通鉴》：嘉平五年五月，诸葛恪围新城，大将军司马师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秋七月，恪引军去。◎《晋书·景帝纪》：嘉平五年夏五月，诸葛恪围新城，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帝曰：“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戌）**[**戍**]**则用兵众，少（戌）**[**戍**]**则不足以御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使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拒之。俭、钦请战，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帝乃敕钦督锐卒趋合榆，要其归路，俭帅诸将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初，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曹爽之邑人也，骁果粗猛，数有战功，好增虏获，以徼宠赏，多不见许，怨恨日甚。俭以计厚待钦，情好欢洽。钦亦感戴，投心无贰。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为坛于城西，【寿春城西。】歃血称兵为盟，分老弱守城，俭、钦自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项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项城县东北槐

坊店，详见《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注引《世语》注。】俭坚守，钦在外为游兵。【◎何焯曰：至项即坚守，不知将何为？无必死之心，失勤王之义，众锐一沮，即使逃死敌国，亦恶在其为丈夫乎！】【俭、钦等表曰：“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托之任。懿戮力尽节，以宁华夏。又以齐王聪明，无有秽德，乃心勤尽，【尽，应作“荩”。】忠以辅上，天下赖之。懿欲讨灭二虏以安宇内，始分军粮，克时同举，未成而薨。齐王以懿有辅己大功，故遂使师承统懿业，委以大事。而师以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朝臣非之，义士讥之，天下所闻，其罪一也。懿造计取贼，多舂军粮，克期有日。师为大臣，当除国难，【毛本“难”做“险”，误。】又为人子，当卒父业。哀声未绝而便罢息，为臣不忠，为子不孝，其罪二也。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致使贼来，天下骚动，死伤流离，其罪三也。贼举国悉众，号五十万，来向寿春，图诣洛阳，会太尉孚与臣等建计，乃杜塞要险，不与争锋，还固新城。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已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何焯曰：诸葛恪虽挫于新城，以此表观之，亦一时之强对也。】而师遂意自由，不论封赏，权势自在，无所领录，其罪四也。故中书令李丰等，以师无人臣节，欲议退之。师知而请丰，其夕拉杀，载尸埋棺。丰等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无罪名，师有无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叹说齐王自堪人主，【郝《书》作“真为令主”。】君臣之义定。奉事以来十有五载，【正始十年，嘉平五年。】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师自知奸慝，人神所不祐，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孚，师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齐王，悲不自胜。【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引《魏略》。】群臣皆怒而师怀忍，不顾大义，其罪六也。又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废皇后张氏。】逼恐至尊，强催督遣，临时哀愕，莫不伤痛；而师称庆，反以欢喜，其罪七也。陛下践阼，聪明神武，事经圣心，欲崇省约，天下闻之，莫不欢庆；而师不自改悔，修复臣礼，而方征兵募士，毁坏宫内，列侯自卫。陛下即阼，初不朝觐。陛下欲临幸师舍以省其疾，复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领军许允当为镇北，以厨钱给赐，而师举奏加辟，虽云流徙，道路饿杀，【中领军许允素与李丰、夏侯玄善，帝特引以自近。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廷尉，徙乐浪，未至，道死。见《夏侯玄传》。】天下闻之，莫不哀伤，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阙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天下所闻，人怀愤怨，讹言盈路，以疑海内，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强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之，一旦举事废主。天不长恶，使目肿不成，【◎司马师病目瘤。◎胡三省曰：肉起疾肿曰瘤。】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随从太祖武皇帝征讨凶暴，获成大功，与高祖文皇帝即受汉禅，开国承家，犹尧、舜相传也。臣与安丰护军郑翼、庐江护军吕宣、太守张休、【◎钱仪吉曰：有两张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护军王休等议，各以累世受恩，千载风尘，思尽躯命，以完全社稷安主为效。斯义苟立，虽焚妻子，吞炭漆身，【◎《战国策》：豫让欲为智伯报仇，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又吞炭为哑，变其音。】死而不恨也。按师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奸慝。《春秋》之义，一世为善，一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内所书，依古典议，废师以侯就第。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师辅导圣躬。【◎李安溪曰：此岂为知人者乎？】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亲宠，授以保傅。护军散骑常侍望，【望，孚之子。】忠公亲事，当官称能，奉迎乘舆，有宿卫之功，可为中领军。《春秋》之义，大义灭亲，故周公诛弟，【诛管叔、蔡叔也。】石碏戮子，【◎《左传·隐公三年》：石碏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季友鸩兄，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鸩之。◎杜注：成季，季友也。子般，

庄公太子也。叔牙，庆父同母弟僖叔也。◎《公羊传》：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皆庄公之母弟也。】上为国计，下全宗族。殛鲧用禹，圣人明典，古今所称。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议。臣言当道，使师逊位避贤者，罢兵去备，如三皇旧法，【三皇，武、文、明也。】则天下协同。若师负势恃众不自退者，臣等率将所领，昼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远绝亡之祸，百姓安全，六合一体，使忠臣义士，不愧于三王五帝耳。【宋本“王”作“皇”。】臣恐兵起，天下扰乱，臣辄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毛本“典”作“兴”，误。】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动，谨具以状闻。惟陛下爱养精神，明虑危害，以宁海内。师专权用势，赏罚自由，闻臣等举众，必下诏禁绝关津，使驿书不通，擅复征调，有所收捕。【冯本“捕”作“禁”。】此乃师诏，非陛下诏书，在所皆不得复承用。臣等道远，惧文书不得皆通，辄临时赏罚，以便宜从事，须定表上也。”【宋本“表”作“集”。】】

大将军统中外军讨之，【◎《通鉴》：正元二年，俭、钦起兵，司马师问计于王肃，肃曰： “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州内）**[**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时师新割目瘤，创甚，王肃、傅嘏、钟会劝师自行，嘏曰：“淮楚兵劲，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师蹶然起曰：“我请舆疾而东。”戊午，师率中外诸军以讨俭、钦，召三方兵会于陈、许。】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水经注》：淮水东过安丰县东北，又东为安丰津，水南有城，故安丰都尉治，后立霍丘戍。◎《通典》：安丰津在寿州霍丘城北。◎谢鍾英曰：安风津当在今正阳关北，颖水入淮处。◎弼按：魏安丰郡治安风县，津盖以县得名。又互见《齐王纪》嘉平五年及《王基传》。】征东将军胡遵【胡遵，事见《钟会传》注。】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胡三省曰：宋，谓梁国之地，梁国都睢阳，故宋都也。汝阳县属汝阳郡，在汝水之北。◎弼按：谯、宋即魏豫州谯郡谯、宋二县。俭、钦兵已西至项，宋在项之南，故云绝其归路。胡注指宋故都，误。◎《一统志》：宋县故城，今安徽颍州府太和县北七十里。汝阳故城，今河南陈州府商水县北。】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郡国志》：汝南郡南顿。◎《一统志》：南顿故城，今陈州府项城县北五十里。◎弼按：南顿在项之北，故云“据南顿以待之”。】今诸军皆坚壁勿与战。【◎此郑袤之策也。◎《晋书·郑袤传》：袤曰：“毌丘俭好谋而不达事情，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宜深沟高垒以挫其气。”◎《通鉴》：司马师令诸军深壁高垒以待诸军之集。诸将请进军攻项，师曰：“淮南将士本无反志，速战更合其志，与持久诈情自露。”】俭、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宋本“丧”作“散”。】降者相属，【果如王肃之言。】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大将军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万余人至乐嘉，示弱以诱之，【◎《邓艾传》：毌丘俭作乱，遣健步赍书，艾斩之。兼道进军，先趋乐嘉城，作浮桥。司马景王至，遂据之。◎胡三省曰：

* 《水经注》：颍水过汝阳县北，又东南过南顿县，水注之，又南迳博阳故城东，城在南顿县北四十里，汉宣帝封丙吉为侯国，王莽更名乐嘉。】大将军寻自洙至。【◎赵一清曰：洙，疑“许”之误。◎弼按：○洙，当作“汝”，上文“大将军屯汝阳”是也。○《晋书·景帝纪》：帝屯汝阳，潜军衔枚径造乐嘉。】钦不知，果夜来欲袭艾等，会明，见大军兵马盛，乃引还。【◎《魏氏春秋》曰：钦中子淑，【宋本作“俶”。《诸葛诞传》注云“鸯一名俶”，以作“俶”为是。】小名鸯。【冯本“名”作“字”。】年尚幼，勇力绝人，【◎《晋书·景帝纪》：钦子鸯，年十八，勇冠三军。◎《史通》卷二十《暗惑篇》：魏世诸小书皆云“文鸯侍讲，殿瓦皆飞”。案《汉书》云“项王咤，慑伏千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寻文鸯武勇远惭项籍，况侍君侧，固当屏气徐言，安能檐瓦皆飞，有踰武安鸣鼓？且瓦既飘陨，则人必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谓钦曰：“及其未定，击之可破

也。”于是作为二队，夜夹攻军。淑率壮士先至，大呼大将军，军中震扰。【◎《晋书·景帝纪》：帝目有瘤疾，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钦后期不应。会明，淑退，钦亦引还。【◎《晋书·景帝纪》：帝谓诸将曰：“钦走矣。”命发锐军以追之。诸将皆曰：“钦旧将，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通鉴》：师使左长史司马班〖《晋书》“班”作“琏”。〗率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辙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魏末传》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侧，【◎胡三省曰：大目时为殿中校尉。◎赵一清曰：此人即司马懿令其诱曹爽者。】大将军将俱行。大目知大将军一目已突出，启云：“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耳，又天子乡里。【文钦谯人，故云。】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语之，【谓追钦而为师自解释言之也。】令还与公复好。”大将军听遣大目单身往，乘大马，被铠甲，追及钦，【宋本“及”作“文”。】遥相与语。大目心实欲曹氏安，【◎胡三省曰：尹大目说曹爽，犹未疑司马氏也，至其追语文钦乃觉耳。】谬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宋本“苦”作“若”，

《册府》作“何苦”，无下“若”字，《通鉴》同。◎胡注：盖谓文钦何不坚忍数日，与师相持，师病已笃，必当有变也。】欲使钦解其旨。【◎胡三省曰：解，喻也，晓也。】钦殊不悟，乃更厉声骂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报恩，而反与司马师作逆；不顾上天，天不祐汝！”【冯本“祐”作“佑”。】乃张弓傅矢【傅，读曰附。】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败矣，善自努力也。”】大将军纵骁骑追击，大破之，钦遁走。是日，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众溃。比至慎县，【◎《郡国志》：汝南郡慎。◎《一统志》：慎县故城，今安徽颍州府颍上县西北四十里江口镇。】左右人兵稍弃俭去，俭独与小弟秀及孙重藏水边草中。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就射杀俭，传首京都。属封侯。秀、重走入吴。将士诸为俭、钦所迫胁者，悉归降。【◎钦与郭淮书曰：“大将军昭伯与太傅伯俱受顾命，【◎陈浩曰：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为“昔”字之讹也。】登床把臂，托付天下，此远近所知。后以势利，乃绝其祀，及其亲党，皆一时之俊，可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与大司马公恩亲分著，【恃，疑作“特”。郭淮嘉平二年封曲阳侯，故曰“公侯”也。大司马公，指曹真也。太和二年，曹真督诸军御诸葛亮，张郃击马谡于街亭，郭淮攻高详于柳城，俱在曹真部下。真于太和四年迁大司马，后其子爽被害，故下文有“想益毒痛”之语。】义贯金石，当此之时，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专朝，潜欲举兵，事竟不捷，【监本、官本“捷”作“就”。】复受诛夷，害及楚王，【谓楚王彪、王淩同被诛戮也。】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弑后，残戮忠良，包藏祸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钦以名义大故，事君有节，忠愤内发，忘寝与食，无所吝顾也。会毌丘子邦自与父书，【俭子甸，字子邦，见后。】腾说公侯，尽事主之义，欲奋白发，【郭淮于建安中举孝廉，至正元时当已七八十矣。】同符太公，惟须东问，影响相应，闻问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顾妻孥之痛，即与毌丘镇东举义兵三万余人，西趋京师，欲扶持王室，扫除奸逆，企踵西望，不得声问，鲁望高子，【◎《公羊传·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高子者何？齐大夫也。何以不称使？我无君也。然则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其正我奈何？庄公死，子般弑，闵公弑，比三君死，旷年无君，设以齐取鲁，曾不兴师，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弼按：高子名傒，齐上卿，高敬仲也。鲁有哀姜、庆父之乱，子般、闵公先后被弑，国绝无嗣，齐桓公使高傒来盟，立鲁僖公，故鲁人喜而望之也。】不足喻急。夫当仁不让，况救君之难，度道远艰，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济，安危势同，祸痛已连，非言饰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积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见。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耻，公侯所贱，贾竖所不忍为也，况当涂之士邪？军屯住项，小人以闰月十

六日别进兵，就于乐嘉城讨师，师之徒众，寻时崩溃，其所斩截，不复訾原，但当长驱径至京师，而流言先至，毌丘不复详之，更谓小人为误，【郝《书》“小人”作“仆”。】诸军便尔瓦解。毌丘还走，追寻释解，无所及。小人还项，复遇王基等十二军，追寻毌丘，进兵讨之，即时克破，所向全胜，要【郝《书》“要”作“而”。】那后无继何？【◎顾炎武曰：○六朝人多书“奈”为“那”。○《宋书·刘敬宣传》：牢之曰：“平玄之后，令我那骠骑何！”唐人诗多以“无奈”为“无那”。】孤军梁昌，【梁昌未详，当在寿春之北。】进退失所，还据寿春，寿春复走，狼狈踬阂，无复他计，惟当归命大吴，借兵乞食，继踵伍员耳。不若仆隶，【郝

《书》作“不若是”。】如何快心，复君之仇，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国之所祐念也。【冯本“祐”作“佑”。】想公侯不使程婴、杵臼擅名于前代，【◎《史记·赵世家》：屠岸贾灭赵氏，赵朔客公孙杵臼、朔友人程婴谋匿赵氏孤儿，后卒灭屠岸贾。】而使大魏独无鹰扬之士与？今大吴敦崇大义，深见愍悼。然仆于国大分连接，远同一势，日欲俱举，【宋本“日”作“曰”。】瓜分中国，【◎宋本“瓜分”作“分分”。◎官本《考证》云：元本作“瓜分”。】不愿偏取以为己有。公侯必欲共忍师胸怀，【宋本“师”作“帅”。此处疑有脱误。】宜广大势，恐秦川之卒【关中之固，沃野千里，秦之故国，谓之秦川。郭淮时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不可孤举。今者之计，宜屈己伸人，托命归汉，东西俱举尔，乃可克定师党耳。深思鄙言，若愚计可从，宜使汉军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与周、召同封，以托付儿孙。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宁处其落落，是以远呈忠心，时望嘉应。”时郭淮已卒，钦未知，故有此书。【◎潘眉曰：文钦此书作于正元二年闰正月十六日己亥之后，郭淮在正月三十日癸未卒。】◎《世语》曰：毌丘俭之诛，党与七百余人，传侍御史杜友治狱，惟举首事十人，余皆奏散。【◎《晋书·刑法志》：俭孙女適刘氏，当死，以孕系廷尉。司隶主簿程咸议曰：“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使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仍著于律令。】友字季子，东郡人，仕晋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历吏部郎，卫尉。】

俭子甸为治书侍御史，先时知俭谋将发，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赵一清曰：○《水经·谷水注》：皂涧水出新安县，东南流，迳毌丘兴墓东。○灵山当在其境，甸时盖还守祖墓也。◎谢鍾英曰：灵山在今新安县境。◎《一统志》：新安故城，今河南河南府渑池县东，今改为搭泥镇。】夷俭三族。【◎潘眉曰：俭夷族时得免者二人，一为子甸之妻荀氏，因族兄顗、族父虞并与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一为荀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乞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腾辞上议，朝廷遂改法。事见《晋书·何曾传》及《刑法志》。◎弼按：司隶主簿程咸议改法，见前。◎又按：毌丘俭孙女为羽林监王虔前妻，见《晋书·贾充传》。

【《贾充传》下文有“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之语，似此女亦未坐死。】】【◎《世语》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齐王之废也，甸谓俭曰：“大人居方嶽重任，【◎胡三省曰：○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诸侯各会朝于方嶽之下。尧、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国曰：尧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诸侯，故曰四岳。魏、晋之时，征、镇、安、平总督诸军，任专方面，时因谓之“方嶽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俭然之。大将军恶其为人也。及俭起兵，问屈【宋本“ ”作“顺”。】所在，云不来无能为也。俭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吴。太康中，吴平，宗兄弟皆还中国。宗字子仁，有俭风，至零陵太守。宗子奥，巴东监军、益州刺史。◎习凿齿曰：毌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君子谓毌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夫竭节而赴义者我也，成之与败者时也，我苟无时，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若毌丘俭，可谓能不愧也。【◎冯本无“能”字。◎《隋书·经籍志》：《毌丘俭记》三卷。梁有《毌丘俭集》二卷，录一卷，亡。◎严可均辑文九篇。冯氏《诗纪》录《答杜挚诗》一首。】】钦亡入吴，吴以钦为都护、

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通鉴》作“吴以文钦为都护镇北大将军”，胡注以 “都护”为将军号，均误。◎《诸葛诞传》：吴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则“都护”非将军号可知。】【◎钦降吴表曰：“禀命不幸，常隶魏国，两绝于天。【冯本、局本“两”作“雨”，误。】虽侧伏隅都，【冯本“侧”作“则”，误。】自知无路。司马师滔天作逆，废害二主，【◎何焯曰：此表后人伪作。高贵乡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预言二主乎？】辛、癸、高、莽，恶不足喻。钦累世受魏恩，乌鸟之情，窃怀愤踊，在三之义，期于弊仆。前与毌丘俭、郭淮等俱举义兵，当共讨师，扫除凶孽，诚臣慺慺愚管所执。智虑浅薄，微节不骋，进无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冒缘古义，固有所归，庶假天威，得展万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辄相率将，归命圣化，惭偷苟生，非辞所陈。谨上还所受魏使持节、前将军、山桑侯印绶。【◎《水经·阴沟水注》：北肥水东南流迳山桑邑南，俗谓之北平城。◎文钦封山桑侯，疑食邑于此。◎《一统志》：山桑故城，在今安徽颍州府蒙城县北。】临表惶惑，伏须罪诛。”◎《魏书》曰：钦字仲若，谯郡人。父稷，建安中为骑将，有勇力。钦少以名将子，材武见称。魏讽反，钦坐与讽辞语相连，及下狱，掠笞数百，当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中，为五营校督，【即北军中候所监之五营也。】出为牙门将。【牙门将，见《齐王纪》嘉平五年。】钦性刚暴无礼，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辄见奏遣，明帝抑之。后复以为淮南牙门将，转为庐江太守、鹰扬将军。

【◎洪饴孙曰：鹰扬将军，一人，第五品。】王淩奏钦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由是征钦还。曹爽以钦乡里，厚养待之，不治钦事。【◎《御览·八百七十一》引《魏略》：文钦为庐江太守，为都督王淩所奏，钦诉曹爽，爽谓曰：“淩责卿载灰两船，何为乎？”曰：“闻足下起染舍，故烧作灰耳。”】复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洪饴孙曰：冠军将军，一人，第三品。】贵宠踰前。钦以故益骄，好自矜伐，以壮勇高人，颇得虚名于三军。曹爽诛后，进钦为前将军以安其心，后代诸葛诞为扬州刺史。自曹爽之诛，钦常内惧，与诸葛诞相恶，无所与谋。会诞去兵，毌丘俭往，乃阴共结谋。战败走，昼夜间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吴，孙峻厚待之。钦虽在他国，不能屈节下人，自吕据、朱异等诸大将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 诸葛诞

诸葛诞字公休，琅邪阳都人，【◎《郡国志》：徐州琅邪郡阳都。◎《一统志》：阳都故城，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云：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诸葛丰后也。【◎《汉书·诸葛丰传》：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上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初以尚书郎为荥阳令，【◎《一统志》：荥阳故城，今河南开封府荥阳县西南十七里。◎《太平御览》卷十三引曹嘉之《晋纪》：诞以气迈称。尝倚柱读书，霹雳震其柱，诞自若。】【◎《魏氏春秋》曰：诞为郎，与仆射杜畿试船陶河，【◎吴本、毛本“畿”作“几”，误。◎本志《杜畿传》：畿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陶河，见《杜畿传》注。】遭风覆没，诞亦俱溺。虎贲浮河救诞，诞曰：“先救杜侯。”诞飘于岸，绝而复苏。】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御览》“承”作“亟”。】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何焯曰：此绝属托之一法。欲变属托为保任，仍与中正无殊，未若不受之于先为尤善，使失人而后议之，负败已多矣。】累迁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飏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或曰：晋代风尚萌芽于此，魏明禁之，可谓杜祸乱之端矣，而

卒不胜运化迁流，可为长叹。】【◎《世语》曰：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显表，【宋本“显”作“题”。】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

【《通鉴》“玄畴”作“玄等”，“诞备”作“诞辈”。】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胡三省曰：比，等比也，音毗寐翻。三豫者，容三人得豫于题品之中也。】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职。【宋本、元本、冯本、监本、官本“职”作“锢”。太和四年二月，诏罢退浮华不务道本者，见《明纪》。】】会帝崩，正始初，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洪饴孙曰：昭武将军，一人，第五品。】

王淩之阴谋也，太傅司马宣王潜军东伐，以诞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封山阳亭侯。【◎事在嘉平三年。◎胡三省曰：王淩死而用诸葛诞，诞亦终于为魏。以司马懿之明达，岂不知诞之乃心魏氏哉？大敌在境，帅难其才也。】诸葛恪兴东关，【◎“兴”字疑误，否则“关”下脱“之役”二字。◎胡三省曰：○东关即濡须口。东关之南岸，吴筑城；西关之北岸，魏置栅。诸葛恪于东关作大堤，以遏巢湖，谓之东兴堤，即其地也。○《汉晋春秋》：诸葛恪于东兴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诸葛诞言于司马景王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景王从之。】遣诞督诸军讨之，与战，不利。还，徙为镇南将军。【◎东关之役在嘉平四年。◎《汉晋春秋》曰：毌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弼按：东关之役，子元实用公休之策，此言“不听公休”，抑别有兵谋乎？】后毌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姜宸英曰：诸葛诞以见疑谋叛，其死宜矣。若果忠于魏室，则不首发俭、钦之谋，坐成司马之势。魏之忠臣，惟毌丘仲恭一人而已。王彦云事迹犹在影响之间。◎弼按：俭、钦移书郡国，罪状司马，天下共知，非由公休露布之咎。当时勤王诸将，惟文钦父子，粗猛武夫，反复无常，彦云、仲恭皆为儒将，懋著功勋，事之成否，岂可概论？公休谋定后动，子上至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倾全国之力，挟两宫以行，用兵十月之久，侭乃克之。公休力竭智穷，而麾下壮士数百人拱手为列，无一降者，田横得士，何以加兹！此皆魏之忠臣义士，承祚合为一传，有微旨焉。君子平情论事，不能以成败相绳，不佞考订事实，不为空论，偶因姜氏之说，特发其凡于此。】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使诞督豫州诸军，渡安风津【安风津，见《毌丘俭传》。】向寿春。俭、钦之破也，诞先至寿春。寿春中十余万口，闻俭、钦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迸山泽，或散走入吴。以诞久在淮南，乃复以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吴大将孙峻、吕据、留赞等闻淮南乱，会文钦往，乃帅众将钦径至寿春；时诞诸军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诞遣将军蒋班追击之，斩赞，传首，收其印节。【◎《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二月，吴大将孙峻等众号十万至寿春，诸葛诞拒击，破之，斩吴左将军留赞，献捷于京师。◎周寿昌曰：○《吴志》裴注引《吴书》云：赞病困，不能整阵，知必败，乃解曲盖印绶付子弟以归。○此云收其印节，与《吴书》不合。】进封高平侯，【◎《郡国志》：兖州山阳郡高平。◎《一统志》：高平故城，今山东兖州府邹县西南。】邑三千五百户，转为征东大将军。

诞既与玄、飏等至亲，又王淩、毌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魏书》曰：诞赏赐过度。有犯死者，亏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胡三省曰：徐堨即徐塘，在东关之东。◎《通鉴》“丁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即此。赵一清、钱仪吉皆以徐堨为涂塘，误。涂塘在今六合县西五十五里瓦梁堰，徐塘在今含山县西南。】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

二年五月，征为司空。【欲夺其兵柄也。】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綝，杀之。【◎胡三省曰：征东将军与扬州刺史同治寿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为储帅，故诞疑綝间己。】【◎《世语》曰：司马文王既秉朝政，长史贾充以为宜遣参佐慰劳四征，【◎胡三省曰：魏置征东将军镇淮南，征南将军镇襄、沔，以备吴；征西将军屯关、陇，以备蜀；征北将军屯幽、并，以备鲜卑，皆授以重兵。司马昭初当国，故充请慰劳，以观其志。】于是遣充至寿春。充还启文王：“诞再任扬州，有威名，【宋本“任”作“在”。诞先督扬州，东关之败，改督豫州，毌丘俭既死，复督扬州。】民望所归。今征，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征，事迟祸大。”乃以为司空。书至，诞曰：“我作公当在王文舒后，【王昶字文舒，时为骠骑将军。】今便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赍书，使以兵付乐綝，此必綝所为。”乃将左右数百人至扬州，扬州人欲闭门，诞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径入，綝逃上楼，就斩之。◎

《魏末传》曰：贾充与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何焯曰：昭初代兄秉政，未有恩威及人，安得即言禅代？哀诞之志、甚充之恶者为之也。】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充父逵为豫州刺史，故称之。】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诞既被征，请诸牙门置酒饮宴，呼牙门从兵，【冯本“从”作“徒”。】皆赐酒令醉，谓众人曰：“前作千人铠仗始成，欲以击贼，今当还洛，不复得用，欲暂出，将见人游戏，须臾还耳；诸君且止。”乃严鼓将士七百人出。乐綝闻之，闭州门。诞历南门宣言曰：“当还洛邑，暂出游戏，扬州何为闭门见备？”前至东门，东门复闭，【◎《寰宇记》：寿春县在州南二十五里，有寿春故县在县西一里，又有诸葛诞城在县东一里。】乃使兵缘城攻门，州人悉走，因风放火，焚其府库，遂杀綝。诞表曰：“臣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綝专诈，说臣【◎《御览·三百六十七》引《魏末传》曰：诞杀綝，有典农都尉数谗诞，于是收斩之，骂曰：“卿坐舌。”先**[**使**]**人以竹搀其舌，然后杀之。】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臣奉国命，以死自立，终无异端。忿綝不忠，辄将步骑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讨綝，【宋本“六”作“今”。】即日斩首，函头驿马传送。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不胜发愤有日，谨

拜表陈愚，悲感泣血，哽咽断绝，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诚。”◎臣松之以为：《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疑诞表言曲，不至于此也。】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胡三省曰：魏郡县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扬州新附者胜兵四五万人，【胜，音升。】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志·三嗣主传》：太平二年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上疏，又遣子靓、长史吴纲、诸牙门子弟为质。◎何焯曰：俭、钦犹出至项，诞闭城自守，专倚吴救，弥为下矣。】

【◎《世语》曰：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汉书·吴芮传》：芮，秦时番阳令，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项羽以芮率百越佐诸侯，立为衡山王，都邾。项死，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以其塼于临湘为孙坚立庙。【◎《郡国志》：荆州长沙郡治临湘。◎《一统志》：临湘故城，今长沙府城南。◎何焯曰：立庙何事，而发死者之塼乎？《世语》之鄙浅不足信如此。】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豫发者见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水经·湘水注》：○湘水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县治湘水滨临川侧，故即名焉。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县北有吴芮冢，广踰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之佳憩也。○郭颁《世语》云：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宋本“应”下有“诞”字。】以诞为左都护、【吴本无“以诞”二字，误。】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晋书·文帝纪》：吴使

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三万余人来救诞，诸将逆击，不能御。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是时镇南将军王基始至，督诸军围寿春，未合。咨、钦等从城东北，因山乘险，得将其众突入城。【◎胡三省曰：寿春城外他无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

六月，车驾东征，至项。【项，见《毌丘俭传》。】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晋书·文帝纪》：帝曰：“诞以毌丘俭轻疾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大将军屯丘头。【◎丘头，见《王淩传》。◎胡三省曰：是役也，司马昭改丘头曰“武丘”，以旌武功。】使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堑垒甚峻。【宋本“堑”作“壍”。】

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钦等数出犯围，逆击走之。吴将朱异再以大众来迎诞等，渡黎浆水，【◎《水经·肥水注》：芍陂渎水东注黎浆水，黎浆水东迳黎浆亭南，又东注肥水，谓之黎浆水口。◎《一统志》：古黎浆亭在寿州东南。】泰等逆与战，每摧其锋。孙綝以异战不进，怒而杀之。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众无所恃。将军蒋班、焦彝，皆诞爪牙计事者也，弃诞，踰城自归大将军。【◎汉晋春秋曰：蒋班、焦彝言于诸葛诞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綝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而内实坐须成败，

【须，待也。】其归可见矣。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可有全者。”【◎《通鉴》作“犹有可全者。空坐守死，无为也”。◎胡注：言不若决死而求生，无为坐守而待毙。】文钦曰：“江东乘战胜之威久矣，未有难北方者也。况公今举十余万之众内附，而钦与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子兄弟尽在江表，就孙綝不欲，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一年，势力已因，异图生心，变故将起，以往准今，可计日而望也。”【《通鉴》作“今守我一年，内变将起，奈何舍此，欲乘危侥幸乎”。】彝、班固劝之，钦怒，而诞欲杀班。【《通鉴》作“诞欲杀班、彝”。】二人惧，且知诞之必败也，十一月，乃相携而降。【蒋班事又见《吴志·孙皓传》天纪四年注引干宝《晋纪》。】】大将军乃使反间，以奇变说全怿等，怿等率众数千人开门来出。城中震惧，不知所为。【◎此钟会之计，详见《会传》。◎《晋书·文帝纪》：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仪兄静时在寿春，用钟会计，作祎、仪书以谲静。静兄弟五人帅其众来降，城中大骇。】

三年正月，诞、钦、咨等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汉晋春秋》曰：文钦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逆降，【逆，迎也。】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共悉众出攻。】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通鉴》无“以”字。◎胡注：石车，礟车也。】逆烧破其攻具，【◎《御览·三百三十六》引王隐《晋书》曰：诸葛诞反淮南，孟康、王慕曰：“宜作土山，敛诸侯材板簿橹，以为攻具。”【◎余案：《御览》所言，应为司马之军作土山、造攻具之事，非谓诸葛诞之攻具也，似应引于前文“表里再重，堑垒甚峻”之下，卢氏失之。】】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北宋本无“者”字。】血流盈野。【宋本“野”作“壍”。】复还入城，城内食转竭，降出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胡三省曰：诞、钦初以诡计苟合，事急愈相猜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晋书·文帝纪》：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贰。会钦计事与诞忤，诞手刃杀钦。】钦子鸯及虎将兵在小城中，【◎胡三省曰：鸯、虎，钦二子。时寿春盖别有小城。◎《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寿春有二城：一曰金城，寿阳中城也；又州东一里有

诸葛城，相传诸葛诞所筑。】闻钦死，勒兵驰赴之，众不为用。鸯、虎单走，踰城出，自归大将军。军吏请诛之，大将军令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当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兵数百骑驰巡城，呼语城内云：“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表鸯、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城内喜且扰，又日饥困，诞、咨等智力穷。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譟登城，城内无敢动者。【◎《晋书·文帝纪》：帝见持弓者不发，谓诸将曰：“可攻矣！”◎胡三省曰：知其众无据守之心也。】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御览·三百七十六》引《魏末传》曰：诸葛诞杀文钦。及城陷，钦子鸯、虎先入，杀诞，啖其肝。】诞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宝《晋纪》曰：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吴将于铨曰：

【宋本“铨”作“诠”。】“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阵而死。】唐咨、王祚及诸裨将皆面缚降，【◎胡三省曰：唐咨本魏人，降吴。◎赵一清曰：《晋书·文帝纪》“吴将唐咨、孙曼、孙弥、徐韶等率其属皆降”，而《钟会传》曰 “孙静从子端、翩、缉”，则与《晋书》不同。吴宗室又无翩、缉其人者，曼与弥皆孙静次子瑜之子，又不得为从子也。孙皓之立，司马昭遣降将徐绍、孙彧赍书喻皓，而诸记传又无孙彧，其差错如此。【《钟会传》“孙静”意为全琮之孙全静，与孙静无涉，赵说误。卢氏已于《钟会传》集解处驳之。】】吴兵万众，器仗军实山积。

初围寿春，议者多欲急攻之，大将军以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三叛，谓诸葛诞、文钦、唐咨也。】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诞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灭。六军按甲，深沟高垒，而诞自困，竟不烦攻而克。【◎干宝《晋纪》曰：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围也，诞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及大军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围垒皆毁。【◎赵一清曰：《宋五行志》谓之天亡。“踰月”当依《宋志》作“踰年”。◎何焯曰：外围既合，士众猥多，资粮方竭，诞不尽人谋，则天弃之矣。诞能合虚誉，养死士，实中情恇怯，无远略者也。假使举淮南之众直趋洛阳，投命勤王，司马昭征调未集，胜负诚未可知耳。】诞子靓，字仲思，吴平还晋。靓子恢，字道明，位至尚书令，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晋书·诸葛恢传》：靓奔吴，为大司马。吴平，逃窜不出。武帝与靓有旧，姊又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图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世说》曰：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又注引《晋诸公赞》曰：靓以至孝发名。时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绍死荡阴之役。谈者咸曰：“观绍、靓二人，然后知忠孝之道区以别矣。”◎《御览》卷三百六十三引《晋中兴书》曰：诸葛恢弱冠知名，避地江左。于时颍川荀（顗）**[**闿**]**，字道明；陈留蔡谟，字道明。俱有名誉，号中兴三明。时人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胡三省曰：言全其国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谓诛其君而吊其民也。】吴兵就得亡还，適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胡三省曰：河南郡也，河东、河内皆近京师。】

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利城县，汉属东海郡，魏武始分置利城郡。《文纪》黄初六年作“利成”。◎《一统志》：利城故城，今江苏海州赣榆县西。】杀太守徐箕，

【《文纪》作“徐质”。】推咨为主。文帝遣诸军讨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吴，官至左将军，

封侯、持节。诞、钦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获，【毛本“皆”作“既”。】天下快焉。【◎何焯曰：唐咨本非巨猾，因其面缚生致，并张之以为功耳。】【◎《傅子》曰：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拜咨安远将军，【◎洪饴孙曰：安远将军，一人，第三品。】其余裨将咸假号位，吴众悦服。江东感之，皆不诛其家。其淮南将吏士民诸为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听鸯、虎收敛钦丧，给其车牛，致葬旧墓。【◎胡三省曰：文钦，谯人也，旧墓在焉。】【◎习凿齿曰：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怀矣。【◎宋本“怀”作“攻”。◎《左传》：晋文公城濮之胜，君子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业者异矣，【《通鉴》作“异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如夫差、智伯是也。】存义之国丧于懦退，【如宋襄公是也。】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生虏为俘，截耳为馘。古者战胜，馘所格之左耳而献之。】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功，【《通鉴》“丧”作“赏”。】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书》曰：皋陶迈种德。◎孔安国注曰：种，布也。】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愧，【宋本“士”作“土”。】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何焯校改“昭”作“略”。】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胡三省曰：凿齿晋人，其辞盖有溢美者。】丧王基，语在《基传》。【丧，应作“赏”。】◎鸯一名俶。

◎晋诸公赞曰，俶后为将军，破凉州虏，名闻天下。太康中为东夷校尉、假节。当之职，入辞武帝，帝见而恶之，托以他事免俶官。东安公繇，诸葛诞外孙，欲杀俶，因诛杨骏，诬俶谋逆，遂夷三族。【◎姚范曰：晋元康元年，贾后诛杨骏，以文鸯为骏党，诛之。胡三省以为即此文鸯也。】】

## 邓艾

邓艾【◎《集古录云碑》作“乂”，当读若刈。◎赵明诚《金石录》云：魏晋史皆名“艾”，而《邓艾碑》作“乂”，古艾通为俊乂、芟乂、乂安之字。疑艾名其音如此，而今人读如萧艾之字，恐非是。】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棘阳。◎魏黄初中，分南阳置義阳郡，见《水经·沔水注》及《寰宇记》。◎《一统志》：棘阳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府新野县东北棘阳镇。◎《通鉴》作“汝南邓艾”，盖就其徙地言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为农民养犊。【◎《晋书》段灼理艾疏曰：艾本屯田掌犊人。】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范《书·陈寔传》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年八十四，卒于家，谥为文范先生。◎蔡邕碑云：《传》曰：“郁郁乎文哉。”

《书》曰：“洪范九畴，彝偷攸叙。”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明统志》：陈寔碑在许州郾县西三十五里。◎《古今刀剑录》曰：邓艾年十二，曾读陈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长三尺余。刀上常有气凄凄然，时人以为神物。】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自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为都尉学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幹佐，解见司马芝传。惟艾既以口吃不得作幹佐，何以能为都尉学士？◎案《续汉志·百官志》，乡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表其门，以旌善行。

◎又按本志《裴潜传》：文帝践（作）**[**阼**]**，潜出为颍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

◎此传所云“都尉”，当即颍川典农都尉；所云“学士”，当即乡三老所举之学士也。裴注引

《世语》“艾为襄城典农部民”，可证襄城颍川属县也。◎《世说》曰：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戏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为稻田守丛草吏。同郡吏父怜其家贫，资给甚厚，艾初不称谢。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

后为典农纲纪，上计吏，【◎郡纲纪，见《刘放传》。◎《续百官志》：岁尽遣吏上计。◎赵一清曰：纲纪，既注引《世语》功曹也。◎典农之官，详此传注。】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世语》曰：邓艾少为襄城典农部民，【◎《郡国志》：豫州颍川郡襄城。◎《一统志》：襄城故城，今河南许州襄城县治西。】与石苞皆年十二三。谒者阳翟郭玄信，武帝监军郭诞元奕之子。【◎赵一清曰：郭嘉，颍川阳翟人。子奕，字伯益。此云 “武帝监军郭诞元奕之子”，不可晓也。◎弼按：《郭嘉传》“子奕为太子文学，早薨”，未为监军，此当别为一人。奉孝死时年最少，尚在赤壁战败之前，不应建安中其孙即为谒者也。】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许都，【◎赵一清曰：依《武纪》，“本”当作“平”。◎弼按：《武纪》作“本”，不作“平”。】玄信坐被刑在家，从典农司马求入御，【入，古“人”字。】以艾、苞与御，行十余里，与语，悦之，谓二人皆当远至为佐相。【◎《晋书·石苞传》：县召为吏，给农司马。会谒者阳翟郭玄信奉使求人为御，司马以苞及邓艾给之。行十余里，玄信谓二人曰：“子后并当至卿相。”】艾后为典农功曹，奉使诣宣王，由此见知，遂被拔擢。】迁尚书郎。

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郡国志》：豫州陈国陈。◎

《一统志》：陈县故城，今河南陈州府淮宁县治。◎项县，见《王淩传》。◎沈家本曰：《御览》〖《三百三十三》。〗此下有小注“自今淮阳郡项城县以东至今寿春郡也”十六字，乃唐人语，非裴注也。淮阳、寿春，皆唐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通鉴》作“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元本“土”作“上”。】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汝水、颍水、蒗荡渠水、涡水皆经陈、蔡之间，而东入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常有四万人，官本作“常有四千人”。◎李龙官曰：淮北二万，淮南三万，共有五万人。以十二分休计之，止应四千有奇，不得云四万人也。◎弼按：○李说误。○胡三省曰：五万人分一万番休迭戍，周而復始，是常有四万人屯田。○身之之说是也。安有屯兵五万，仅用四千且田且守，岂邓艾万兵于农屯田积谷之意乎？十二分休者，十分之二分休也。◎沈家本曰：下文云“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使田者止四千人，是一人之所田，岁完一千二百五十斛，即曰“土下田良”，亦安所得此！】水丰常收三倍于西，【水，疑作“岁”，《御览》作“小”。】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元本“完”作“赢”。◎沈家本曰：魏时屯田输谷之制，于今无考，以四万人计之，是一人之田，岁完一百二十五斛。《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则一百二十五斛，当四十一斛有奇，此但以所完之谷而言，而未及众费也。嵇康《养生论》曰“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康以魏人言魏事，则艾之所筹，当亦如是。计岁完之数加之以众费，每人所田，大约不能过二十亩。今日江南水田，一人之力，能种十亩而已。即有兼人之力，亦未有过二十亩者，与魏时情事，尚不甚殊也。《晋书·傅玄传》云“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而今日收获之最多，江、湘不过亩六石，即以一为三，亦不过十八石，安得有数十斛之多哉！】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晋书·食货志》“上”作“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事皆施行”，《御览·三百三十三》引《魏志》作“皆如艾计”，下有“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至京师，农官兵屯，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凡九十七字。下接 “每东南有事”云云。◎何焯曰：《册府》引此，亦曰《邓艾传》，则悉是承作本书，后来所当刊正业。◎严长明说同。◎李慈铭曰：此《晋书·食货志》之文，承作本书，务在简洁，此传首尾完善，文相承接，且“事皆施行”云云，文亦不同，所引必非本传所脱落者。《册

府》以为《邓艾传》，不足信。◎潘眉曰：杜氏《通典》引此，一在《漕运门》，一在《屯田门》，一依《晋书·食货志》多九十三字，一依《邓艾传》。《册府》误并为《邓艾传》，何、严二氏以为《邓艾传》之逸文，缪矣。◎沈家本曰：以《晋食货志》核之，《御览》此卷所引乃《晋志》，非《魏志》也，故与八百二十二卷所引不同。以为承作本书者，非。《御览》即误“晋”为“魏”，《册府》并讹作“《邓艾传》”，不足为据。】正始二年，【◎《晋书·宣帝纪》在正始三、四年，本传及《通鉴》编于正始二年。◎胡三省曰：史究言邓艾兴屯田之利，盖艾倡议于二年，兴办于三、四年也。】乃开广漕渠，【◎《晋书·宣帝纪》：正始三年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四年九月，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水经·渠水注》：沙水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十：溉灌城在陈州商水县东北二十里。《隋图经》云邓艾所筑。西华县西二十里有柳城。故老传云女娲氏之都，本名娲城。邓艾营稻陂时，柳舒为陂长，后人因名为柳城。○又卷二十四：陂在蔡州西平县界，并邓艾所置砖城在颍州沈丘县东北四十五里，司马宣王使邓艾于此置屯种稻，以备东南，筑城围仓廪。】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通鉴》作“大兴军众”，《晋书·食货志》作“大军出征”。】汎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农田水利、军资兵谋，无一不操胜算。孤寒之子有此壮猷，殊勋伟绩，不减淮阴，真异才也！仲达一见称奇，可谓知人。】

出参征西军事，【正始四年，夏侯玄为征西将军。】迁南安太守。【南安郡，汉末分汉阳郡置。】嘉平元年，与征西将军郭淮【淮继玄后。】拒蜀偏将军姜维。维退，【◎《通鉴》：汉卫将军姜维寇雍州，依麹山筑二城。郭淮使雍州刺史率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围麹城，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经注》：白水出陇西临洮县西南西倾山，东南流迳邓至城，即艾所屯地。以邓艾至此，故以名城。◎谢鍾英曰：邓艾城在今甘肃階州文县东七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十六：邓艾庙在白水陂上，去泗州临淮县南一百二十里，艾于此置屯田四十九所，其陂东西长三十五里，去县一百里。○《方舆纪要》卷三十二：高邮州宝应县西八十五里，有白水塘，阔三十里，周二百五十里，亦曰白水陂，邓艾所作，与盱眙破釜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万二千顷。◎弼按：赵氏所引之白水陂，在今安徽、江苏境，应注于上文开河渠之下。此乃屯兵于甘肃境白水之北，两不相涉也。】三日，维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迁城阳太守。【◎胡三省曰：前汉置城阳国，后汉省入琅邪国。魏武平青州，复置城阳郡。◎吴增僅曰：《献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省州并郡，详载徐州八郡，其一城阳。《通鉴》胡注云置郡时属徐州，后移属青，与《起居注》合。】

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通鉴》“右”作“左”。◎《通鉴》：嘉平三年初，南匈奴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因冒姓刘氏。太祖留单于呼厨泉于邺，分其众为五部，居并州境内。左贤王豹，单于於扶罗之子也，为左部帅，部族最强。◎李贤曰：於扶罗既前赵刘元海之祖。元海为乱晋之首，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诗·小雅·六月》之章。六月，宣王北伐也。“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汉祖有平城之困。【◎《史记·高祖纪》：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同谋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范《书·南匈奴传》论曰：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

◎章怀注引《前书》云：高祖自将兵三十二万击韩王信，先至平城。冒顿纵兵三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弯弓弩。”得陈平秘计，然后得免也。】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而致之，【◎沈家本曰：“长卑”未详，或“去卑”之讹。◎弼按：下文去卑为别一人。】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胡三省曰：谓南单于留邺，虽有尊名，日与部落疏。而左贤王豹居外，部族最强，其威日重也。】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去卑，事见《武纪》建安二十一年。◎范《书·匈奴传》：建安元年，右贤王去卑侍卫天子，拒击李傕、郭汜。车驾还洛阳，然后归国。◎章怀注：留呼厨泉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阳，监其五部国。◎胡三省曰：谓去卑侍卫汉献帝东还也。】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离国者，离匈奴刘豹之国为二也。】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何焯曰：江统、郭钦之前，辄已有此先觉远猷。】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表，外也。使居编名之外也。】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新辅政，多纳用焉。【◎胡三省曰：邓艾所陈，先于《徒戎论》。司马师既从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乱华之渐，抑所谓渐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岂天将启胡、羯、氐、羌，非人之所能为也？】迁汝南太守，【◎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博城在凤阳颍州东北四十里，邓艾于此屯田以备东南，盖仓城也。○《寰宇记》卷十一：蔡州西平县界有二十四陂，魏典农邓艾所置也。】至则寻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遗其母，举其子与计吏。

【“与”字疑误。】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

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不克，退归。艾言景王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通鉴》作“违命”。◎官本《考证》曰：建，疑作“违”。】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通鉴》“而”作“犹”。◎《史记·伍子胥传》：吴王阖庐召伍员谋国事。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阖庐死，吴王夫差不听子胥之谏，乃使使赐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吴起传》：吴起之楚，楚悼王闻起贤，至则相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楚之贵戚尽欲加害吴起。及

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吴起，并中悼王。

◎《商君传》：商君相秦十年，秦孝公卒，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乐毅传》：燕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会燕昭王死，子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乐毅遂西降赵。】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胡三省曰：张缉、邓艾皆料诸葛恪必诛，缉死而艾存者，缉附李丰，而艾为师用也。然艾不死于师，而死于昭者，功名之际难居，重以钟会之构间也。】恪归，果见诛。【◎李光地曰：料恪之审，与蜀人张嶷同。◎何焯曰：观艾之料恪，则知王基之忠于司马昭，所谓抚恤上下以立根基者，至言要略也。曹爽固豚犊，终于必败，然不兴骆谷之役，则民怨亦未起也。】迁兖州刺史，【正元元年，杀兖州刺史李翼。翼，李丰弟也。邓艾继李翼之后。】加振威将军。上言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无设爵之劝，则下无财畜之功。今使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方城亭侯。【◎赵一清曰：○《水经·河水注》：鄄城县故城在河南十八里，王莽之鄄良也，沇州旧治。魏武创业，始自于此。河上之邑，最为峻固。城南有魏使持节、征西将军、太尉、方城侯邓艾庙，庙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广武将军、沇州

刺史、关内侯安定彭超立。◎弼按：艾后封方城乡侯，进封邓侯，未封方城侯，与《水经注》少异。】毌丘俭作乱，遣健步赍书，【◎胡三省曰：健步，能疾走者，今谓之急脚子，又谓之快行子。】欲疑惑大众，艾斩之，兼道进军，先趣乐嘉城，【乐嘉，见《毌丘俭传》。】作浮桥。司马景王至，遂据之。文钦以后大军【后，谓后至也。】破败于城下，艾追之至丘头。【丘头，见《王淩传》注。】钦奔吴。吴大将军孙峻等号十万众，将渡江，镇东将军诸葛诞遣艾据肥阳，【◎谢鍾英曰：肥阳，疑即肥水之北，今寿州南芍陂北。】艾以与贼势相远，非要害之地，辄移屯附亭，【◎毛本“移”作“以”。◎官本《考证》曰：附亭，元本作“阳亭”。◎赵一清曰：附亭，即黎浆亭也。附，近也。移屯近此亭也。◎谢鍾英曰：附亭当与黎浆相近。◎黎浆亭，见《诸葛诞传》。】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逐走之。【逐，疑作“遂”。】其年征拜长水校尉。【◎《续百官志》：长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如淳曰：长水，胡名也。◎韦昭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中小水名。】以破钦等功，进封方城乡侯，行安西将军。解雍州刺史王经围于狄道，【◎《郡国志》：凉州陇西郡狄道。◎《一统志》：狄道故城，今甘肃兰州府狄道州西南。】姜维退驻钟提，【◎《蜀志·后主传》作“钟题”。◎胡三省曰：钟提当在羌中，蜀之凉州界也。◎谢鍾英曰：钟提当在狄道州西洮水西。】乃以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续百官志》：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洪饴孙曰：护东羌校尉，魏所置，汉无此官。】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通鉴》作“士卒彫残”。】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管子》曰：蚩尤受庐山之金，而（坐）**[**作**]**五兵。◎孔颖达曰：步卒之五兵，谓弓矢一，殳二，矛三，戈四，戟五也。犀，坚也。古以犀兕为甲，故谓坚为犀。】我将易兵新，器仗未复，二也。【◎冯本“仗”作“杖”，误。◎胡三省曰：将易，艾自谓初代王经也。兵新，谓遣还洮西败卒，更差军守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何焯校改“军”作“运”。】劳逸不同，三也。【◎胡三省曰：言蜀船自涪戌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渐峻陿，小舟犹可入也，魏军度陇而西，皆陆行。】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通鉴》作“为之外仓”。】五也。贼有黠数，【《通鉴》“数”作“计”。】其来必矣。”顷之，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水经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历其下，东北注于渭。◎谢鍾英曰：董亭在今甘肃巩昌府宁远县西南。】艾据武城山以相持。【◎《水经注》：渭水过獂道南。獂道，南安郡治也。又东迳武城县西，武城川水入焉。盖以山名县也。◎《一统志》：在今宁远县西南。】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于段谷，【◎《郡国志》：凉州汉阳郡上邽。◎三国魏因，属天水郡。◎钱坫曰：上邽故城，今甘肃秦州东南四十里。◎《水经注》：上邽之南有段溪水。

◎杜佑曰：秦州上邽县有段谷水。◎《一统志》：段谷在秦州东南。】大破之。甘露元年诏曰： “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于巴、蜀，武声扬于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二年，拒姜维于长城，【◎《水经·渭水注》：洛谷水出南山洛谷，北流经长城西。魏甘露三年〖按本传作“二年”。〗蜀遣姜维出洛谷，围长城，即斯地也。◎《一统志》：长城在今陕西西安府盩厔县南。◎谢鍾英曰：其地在芒水西，骆谷水东。】维退还。

【◎《通鉴》：汉姜维率数万人出骆谷，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将军司马望、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维壁于芒水，数挑战，望、艾不应。◎弼按：本传艾时为镇西将军。将军制，征、镇、安、平，艾已为镇西，不应降为安西也。《通鉴》误。】迁征西将军，前后增邑凡六千六百户。景元三年，又破维于侯和，维却保沓中。【侯和，今甘肃洮洲厅南洮水之南，详见《陈留王纪》景元三年、四年。】四年秋，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晋书·文帝纪》帝将伐蜀，乃谋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

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帝患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之，艾乃奉命。】使艾与维相缀连；雍州刺史诸葛绪要维，令不得归。

【◎《晋书·文帝纪》：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等直攻维营，【前汉天水郡，后汉改曰汉阳郡，魏复置曰天水郡。王颀，见《毌丘俭传》。】陇西太守牵弘等邀其前，【牵弘，见《牵招传》。】金城太守杨欣等诣甘松。【◎《晋书》“杨欣”作“杨颀”。◎胡三省曰：○甘松，本生羌之地，张骏置甘松护军，乞伏国仁置甘松郡。后魏时，白水羌朝贡，置甘松县，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为嘉诚县，属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岭为名，且其地产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岭，江水发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临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新唐书》曰：甘松山在洮水之西，吐谷浑居山之阳。◎吴熙载曰：甘松，今在甘肃巩昌府岷州南，徼州崇路土司南甘岭。此自狄道南循泯州洮州至甘松沓中也。◎谢鍾英曰：甘松，今四川松潘厅西北三百里，旧洮洲之西南江源处。】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欣等追蹑于彊川口，大战，维败走。【◎胡三省曰：○彊川口在嵹台山南。嵹台山，即临洮之西倾。○阚駰曰：彊水出阴平西北彊山，一曰彊川。姜维之还也，邓艾遣王颀追败之于强口，即是地也。

◎吴熙载曰：彊川，今祥楚河，即白水源也。◎谢锺英曰：彊川在旧洮洲西南之西倾山，当和硕特前头旗之东。】闻雍州已塞道屯桥头，【◎《蜀志·姜维传》维表后主“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即此地也。◎《水经·漾水注》：白水出临洮县西南西倾山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又东北迳桥头。昔姜维之将还蜀也，雍州刺史诸葛绪邀之于此，后期不及，故维得保剑阁，而钟会不能入也。◎杜佑曰：阴平桥头在文州界。◎《通志》：桥头在文县东南一里，白水急流中有石二道，就石立柱而成桥，长二十余丈。◎吴熙载曰：桥头在今甘肃階州文县南白水上。】从孔函谷入北道，【孔函谷，在今文县西北。】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胡三省曰：言较迟一日，遂不及维也。】维遂东引，还守剑阁。【◎《华阳国志》：广汉郡德阳县有剑阁三十里，至险，有阁尉。◎《水经·漾水注》：又东南迳小剑戍北，西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张载《铭》曰：“一人守险，万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剑阁而叹曰：“刘氏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

《元和志》：大剑山亦曰梁山，姜维拒钟会于此，又石新妇东北一里，千人岩之南，岸绝壁，高数千丈，即剑山之危峰，见数百里外，旁视众岭，犹平地也。岩下高百许丈，有石壁红色，方如座席，即张载勒铭处也。◎《方舆胜览》、《舆地广记》云：山有小石门，即秦时所开石牛道，亦即钟会伐蜀之路。大剑虽号天险，有阨塞可守，崇墉之间，径路颇夷。小剑凿石架阁，有不容越者。◎《寰宇记》：诸葛武侯相蜀，于此立剑阁，以大剑山至此有隘束之路，故曰剑门。◎吴熙载曰：剑阁在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南，剑州西北。】钟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御览》“阴平”下有“江”字。阴平，今甘肃階州文县治。◎胡三省曰：前汉无德阳县，《后汉志》广汉郡始有德阳县，盖因汉故亭而置县也。自蜀分广汉置梓潼郡之后，剑阁县属梓潼，德阳县属广汉。《续汉志》以为德阳县有剑阁。今姜维守剑阁拒钟会，而邓艾欲从德阳亭趣涪，则此时分为两县明矣。然德阳亭亦非此时德阳县治，盖前汉德阳亭故处也。此道即所谓阴平景谷道。◎谢锺英曰：胡氏谓德阳亭即德阳县，非是。其地当在今四川绵州北江油之南，蜀汉涪县地。◎吴熙载曰：

* 德阳在今四川绵州梓潼县西北。○《一统志》：德阳故城，后汉初分梓潼县置，在今绵州

梓潼县北，后移于今遂宁县故广汉界，而废旧县为亭。即魏景元四年邓艾所经之汉德阳亭也。

* 盖魏晋时广汉之德阳尚存，故谓此为“汉德阳”也。◎弼按：胡三省明言德阳亭非德阳县治，谢氏殆未细审耳。德阳，互见《蜀志·法正传》。】趣涪，【◎胡三省曰：趣，七喻翻。涪，音浮。】出剑阁西百里，【◎百里，《御览》作“四百里”。◎《郡国志》：益州广汉郡涪。

◎三国蜀改属梓潼郡。◎《一统志》：涪县故城，今绵州东北旧州城东北五里。◎《通鉴》胡注引陈寿曰：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李安溪曰：蜀备之疎，乃至于此，虽欲不亡，不可得也。】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胡三省曰：今隆庆府阴平县北六十里有马阁山，峻峭崚嶒，极为艰险。邓艾军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悬车束马，造作栈阁，始通江油，因名马阁。又自文州青塘岭至龙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亦艾伐蜀路也。据《钟会传》，艾自汉德阳亭入江油左担道，则德阳亭盖当马阁山之路。◎《方舆纪要》：马阁山在废阴平县北六十里。废阴平县在龙安府东北五十里。◎谢鍾英曰：马阁山在今四川龙安府城东北一百十里，西与摩天岭接，当文县东南。】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通鉴》“频”作“濒”。】艾以氈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胡三省曰：山崖险陿，单行相继而进，如贯鱼然。◎弼按：承作此传叙艾履险前进，坚苦卓绝，情景如绘。】先登至江由，【◎《通鉴》“由”作“油”。◎胡注：江油，今龙州江油县地，南至绵州二百余里。绵州，古涪城也。◎《一统志》：今四川龙安府江油县城东。】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胡三省曰：绵竹县属广汉郡，今绵竹县东北至绵州百余里。◎《一统志》：绵竹县自古为由涪至成都必经之要道，又为涪江所经，当在绵州、德阳之间。◎《方舆纪要》：绵竹故城，今绵州德阳县北三十五里。◎

《蜀志·诸葛瞻传》：艾遣书诱瞻，瞻斩艾使。】列陈待艾。【◎何焯曰：艾军入死地，理无反顾。而瞻不知凭城持重，何哉？◎韩慕庐曰：绵州之师，宜坚守以挫其锋。】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胡三省曰：○《姓谱》：师，古者掌乐之官，因以为氏。】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将斩之。【宋本无“出”字，北宋本“出”作“等”。】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胡三省曰：雒县属广汉郡，西南至成都八十余里。◎邹安鬯曰：雒县故城，今成都府汉州北。】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艾至成都，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诣军门，【◎杜预曰：面缚，缚手于后，唯见其面也。榇，棺也，示将受死。后主时年四十八。◎弼按：当作“五十八”。◎胡玉缙曰：○《汉书·项籍传》：马童面之。○如淳曰：面，谓不正视也。○师古曰：如说非也。面，谓背之不面向也。面缚亦谓反背而缚之。杜元凯以为但见其面，非也。○按：颜说是也。此乃相反为诂之例。《夏侯婴传》“面雍树驰”，《张欧传》“为涕泣，面而封之”，皆是此义。旧注不得其说，颜俱正之。】艾执节【《通鉴》“执”作“持”。】解缚焚榇，受而宥之。

【《通鉴》作“延请相见”。】检御将士，无所虏略，【《通鉴》“所”作“得”。】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承祚此传，深致赞美之词。】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胡三省曰：依邓禹承制授隗嚣故事也。后艾由此得罪。】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使于绵竹筑台以为京观，【◎《左传·宣公十二年》：潘党曰：“君盍筑武（库）**[**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杜注：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观，去声。】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谓蜀士大夫曰：“诸军赖遭某，【宋本“军”作“君”，《通鉴》同。】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吴汉破成都，夷公孙述妻子，放兵大掠，

焚述宫室。】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有识者笑之。

十二月，诏曰：“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踰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

《史记·白起传》：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楚王亡去郢。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韩信克劲赵，【◎《史记·淮阴侯传》：韩信问计于广武君，广武君曰：“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鄗下，身死泜上。今将军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吴汉禽子阳，【吴汉事见前。公孙述字子阳。】亚夫灭七国，【◎《汉书·景帝纪》：三年，吴王濞等七国反，遣太尉周亚夫将兵击之，破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

【◎《水经·河水注》：鄄城城南有魏使持节征西将军太尉方城侯邓艾庙，庙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广武将军沇州刺史关内侯彭超立。◎《金石录》曰：《邓艾碑》额题“魏使持节征西将军方城侯邓公之碑”，以词考之，碑盖晋初立。艾平蜀即军中拜太尉，而碑但题为“征西将军”者，疑寻被祸，未尝受命。艾始封方城侯，后改封邓侯，碑尚云“方城侯”，何哉？】增邑二万户，【◎潘眉曰：魏朝爵土无封二万户者。宗室诸王，惟任城王彰、陈思王植曾封万户。正始中，曹爽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群臣惟张鲁以客礼阆中侯，邑万户；满宠封昌邑侯，前后增邑至九千六百户。艾同时钟会破蜀，进封县侯，增邑亦不过万户。艾独增邑二万户，若非传写之误，则特典也。〖司马氏爵土不在此例。〗◎沈家本曰：艾先封邓侯，邑六千六百户。会封亭侯，邑三百户。破蜀之功，艾多于会，会由亭侯超封县侯，邑万户。艾不过增邑稍多耳，未尝厚于会，不得以此为疑。】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袁子》曰：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今国家一举而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钟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观此数语，平蜀实为邓艾一人之功，当时尚有公论。】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国家前有寿春之役，后有灭蜀之劳，百姓贫而仓禀虚，故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艾言司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汉初，李左车以是说韩信，艾祖其说以言于昭。然左车之说用，艾则见疑，势异故也。】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胡三省曰：蜀有盐井，朱提出银，严道、邛都出铜，武阳、南安、临邛、沔阳皆出铁，汉置盐官、铁官，艾欲复其利。◎弼按：艾随时随事，皆有经国远猷，竟为钟、卫所忌，惨死毒手，千秋而下，惜此美才。】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

【元本“豫”下有“备”字，《通鉴》“豫”下有“为”字。】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董卓筑坞于扶风郿县。】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何焯曰：并封爵皆专自儗定，宜乎谗言之得入。】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

【◎胡三省曰：开广陵、城阳为王国，以待孙休也。广陵属徐州，城阳属青州，盖魏广陵郡治淮阴故城，城阳郡治莒，二郡壤界实相接也。◎弼按：二郡实不相接，胡氏说误。◎谢鍾英曰：据《吴志·徐盛传》“盛，琅邪莒人”，则莒县应属琅邪，胡氏谓为城阳郡治，误。】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文王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胡三省曰：南中之地，东南带海，接于交趾。】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春秋公羊传》之言。】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孙子》曰：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或曰：卫瓘之使，计已不行，且有见疑之心矣。艾专行自如，殊昧祸机，惟其气骄，故不能审之耳。◎李安溪曰：艾骄甚矣，昭之杀机生矣，虽微会构，艾其能反乎！◎弼按：○《钟会传》引注《世语》云：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是艾此书是否钟会改窜，不能无疑。】钟会、胡烈、师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以”、“已”古通。】诏书槛车征艾。【事在景元五年正月，即咸熙元年。此真所谓敌国破，谋臣亡也。是时征西、镇西两路进兵，征西以万人出奇平蜀，镇西以十余万众阻于姜维，留剑阁而不得进，故忌征西专有其功。师纂因战不利，几为邓艾所杀，故同构艾，与田续报江由之辱一也。】【◎《魏氏春秋》曰：艾仰天叹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复见于今日矣。”【◎《史记·白起传》：秦王使使者赐白起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遂自杀。武安君死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艾父子既囚，钟会至成都，先送艾，然后作乱。会已死，艾本营将士追出艾槛车，迎还。瓘遣田续等讨艾，遇于绵竹西，斩之。子忠与艾俱死，【◎《晋书·卫瓘传》：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蜀既平，艾辄承制封拜。会阴怀异志，因艾专擅，密与瓘俱奏其状，诏使槛车征之。会遣瓘先收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拒，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统诸将，称诏收艾，其余一无所问。若来赴官军，爵赏如先；敢有不出，诛及三族。比至鸡鸣，悉来赴瓘，唯艾帐内在焉。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执。艾诸将图欲劫艾，整仗趣瓘营，瓘轻出迎之，伪作表章，将申明艾事，诸将信之而止。◎又曰：邓艾本营将士复追破槛车出艾，还向成都。瓘自以与会共陷艾，惧为变，又欲专诛会之功，乃遣护军田续至绵竹，夜袭艾于三造亭，斩艾及其子忠。】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徙艾妻子及孙于西域。【◎余子悉诛，“妻”下“子”字衍，下文段灼上疏云“诸子并斩，宜绍封其孙”，可证。《通鉴》作 “徙其妻及孙于西城”，与本传作“西域”异。◎胡注云：西城县属魏兴郡。◎《一统志》：西城故城，今陕西兴安府安康县西北。】【◎《汉晋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续不进，欲斩，既而舍之。及瓘遣续，谓曰：“可以报江由之辱矣。”杜预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

【◎胡三省曰：卫瓘行镇西军司，而杜预为镇西长史，则为同僚，而军事则瓘任之也。瓘字伯玉。◎弼按：瓘为监军行镇西军司。】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谓激田续使报邓艾，而行其私也。】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将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候驾而谢。【宋本“候”作“矣”。】◎《世语》曰：师纂亦与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体无完皮。】

初，艾当伐蜀，梦坐山上而有流水，以问殄虏护军爰邵。【诸护军无定员，第六品。】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毛本“北”作“南”，误。】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艾怃然不乐。【◎宋本、元本、监本、吴本“怃”作“抚”，误。◎《晋书·刘寔传》：钟会、邓艾之伐蜀也，有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刘寔，事见《王肃传》评。】【◎荀绰《冀州记》曰：邵起自幹吏，【幹吏，见《司马芝传》。】位至卫尉。长子翰，河东太守。中子敞，大司农。少子倩，字君幼，宽厚有器局，勤于当世，历位冀州刺史、太子右卫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贞贵素，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历显位，至侍中、中书令，迁为监。◎臣松之按：《蹇》彖辞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见大人，往有功也”。】

泰始元年，晋室践阼，诏曰：“昔太尉王淩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寰宇记》卷八十七：遂州小溪县，邓艾死葬此郡，有祠存。◎何焯曰：王彦云畏其为厉，邓士载怜其被冤，此袭郑人立良止之智也。】三年，议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赵一清曰：○《晋书·段灼传》：灼字休然，敦煌人。果直有才辩。少仕州郡，稍迁邓艾镇西司马，从艾破蜀有功，封关内侯，累迁议郎。

* 一清按：镇西，当作“征西”。】“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状。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吴士鉴《晋书斠注》云：孙玉庭《区种五种·氾胜之遗书序》曰：世传区田之法始于伊尹，顾商、周之世，书多不传，传者见于氾胜之农书。《汉艺文志》农家汜腾之书十八篇，留心民事，讲求实用，于农政言之特详，故《周礼·草人》疏称汉时农书数家，氾胜为上。隋、唐二志并著于录，其时尚有传本。自唐以后，遂至散佚，盖树艺之术，不讲久矣。】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门、段谷之战，以少击多，摧破强贼。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庙胜，授以长策。艾受命忘身，束马县车，【解见《毌丘俭传》。】自投死地，勇气陵云，士众乘势，使刘禅君臣面缚，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诚恃养育之恩，心不自疑，矫命承制，权安社稷；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本在可论。【此皆当日实录。】钟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县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陛下龙兴，阐弘大度，释诸嫌忌，受诛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怜白起之无罪，吴人伤子胥之冤酷，皆为立祠。今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犹是也。臣以为艾身首分离，捐弃草土，宜收尸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阖棺定谥，死无余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后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归其义，【◎何焯曰：埋，应作“理”，上云“莫肯理之”是也。】所为者寡而悦者众矣。”

【◎段灼此疏为艾雪冤，文亦可传。《晋书·灼传》载此疏，较此为详，然不如承祚删节之简洁，今全录于后：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将军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刚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协同朋类，轻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状。艾本屯田掌犊人，宣皇帝拔之于农吏之中，显之于宰府之职。处内外之官，据文武之任，所在辄有名绩，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会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经困于围城之中。当尔之时，二州危惧，陇右懔懔，几非国家之有也。先帝以为深忧重虑，思惟可以安边杀敌莫贤于艾，故受之以兵马，解狄道之围。围解，留屯上邽。承官军大败之后，士卒破胆，将吏无气，仓库空虚，器械殚尽。艾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所统万数，而身不离仆虏之劳，亲执士卒之役。故落门、段谷之战，能以少击多，摧破强贼，斩首万计。遂委艾以庙胜成图，指授长策。艾受命忘身，龙骧麟振，前无坚敌。蜀地阻险，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满二万，束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陵云，将士乘势，故能使刘禅震怖，君臣面缚。军不踰时，而巴、蜀荡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艾以禅初降，远郡未附，矫令承制，权安社稷。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事可详论。故镇西将军钟会，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构成其事。艾被诏书，即遣强兵，束身就缚，不敢顾望。诚自知奉见先帝，必无当死之理也。会受诛之后，艾参佐官属、部曲将吏，愚戆相聚，自共追艾，破坏槛车，解其囚执。艾在困地，是以狼狈失据。夫反非小事，若怀恶心，即当谋及豪杰，然后乃能兴动大众，不闻艾有腹心一人。临死口无恶言，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故见之

者垂涕，闻之者叹息。此贾谊所以慷慨于汉文，天下之事可为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龙兴，阐弘大度，受诛之家，不拘叙用，听艾立后，祭祀不绝。昔秦人怜白起之无罪，吴人伤子胥之冤酷，皆为之立祠。天下之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谓可听艾门生故吏收艾尸柩，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继封其后，使艾阖棺定谥，死无所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后世，则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九年，诏曰：“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冯本“民”作“萌”。】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

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何焯曰：史家于艾有余惜。◎弼按：设艾不死，其所造于蜀必多，平吴之举亦不俟后人矣。】【◎《世语》曰：咸宁中，积射将军樊震为西戎牙门，【◎赵一清曰：《宋百官志》有积射将军，不言建置之由，《续志》无之，当是魏、晋间置。】得见辞，武帝问震所由进，震自陈曾为邓艾伐蜀时帐下将，帝遂寻问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

【◎《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云：给事中樊建对晋武帝曰：“天下之论，皆谓邓艾见枉。”】先是以艾孙朗为丹水令，由此迁为定陵令。【◎《晋书·地理志》：荆州顺阳郡丹水。豫州襄城郡定陵。◎李兆洛曰：丹水，今河南南阳府淅川县西。定陵，今南阳府舞阳县北十五里。】次孙千秋有时望，光禄大夫王戎辟为掾。永嘉中，朗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阳失火，朗及母妻子举室烧死，惟子韬、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烧死。【◎何焯曰：信乎为将者道家所忌。上云“惟子韬、子行得免”，下云“二子亦烧死”，艾之后人，罹于火祸，非一次矣。◎钱仪吉曰：二子，言千秋二子，与韬、行无涉。◎赵一清曰：艾以一朝而灭四百余年之汉祚，其得此酷报，天道之昭彰也。】】

艾州里时辈南阳州泰，亦好立功业，善用兵，官至征虏将军，假节都督江南诸军事。景元二年薨，追赠卫将军，谥曰壮侯。【州泰，事见王昶、王基传。】【◎《世语》曰：初，荆州刺史裴潜【潜为荆州刺史在黄初时，见《潜传》。】以泰为从事，司马宣王镇宛，潜数遣诣宣王，由此为宣王所知。及征孟达，【司马懿屯宛及征孟达，俱在太和元年。】泰又导军，遂辟泰。泰频丧考、妣、祖，九年居丧，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为新城太守。【◎新城郡属荆州。◎《蜀志·刘封传》：孟达降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达领新城太守。◎又见《文帝纪》延康元年注。】宣王为泰会，使尚书钟繇调泰：【◎《御览》“繇”作“毓”。◎陈浩曰：钟繇已卒于太和四年，疑调泰者当是钟毓。◎何焯曰：检《毓传》，正元中乃为尚书，齐王初方官黄门侍郎，《世语》当是称其后来所历之职。若当泰典郡时，毓已先践八座，恐不得屈滞相啁矣。《世语》所记，疑其不实。◎钱大昕曰：○陈景云云：宣王擢泰守新城，当在辅少帝筦朝政之时，钟繇前卒已久，《御览》作“钟毓”，亦非。毓正元中位尚书，泰典郡时，毓已先践八座，不得以屈滞相嘲。当是尚书郎钟会。会，正始中为尚书郎，资名尚浅，故得以栖迟下仕排之也。◎弼按：泰从司马懿征孟达在太和初，除去居丧九年，適在青龙之际，是泰典郡时，毓尚未践八座也。作“毓”，作“会”，俱可通。】“君释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拥麾盖，守兵马郡；【《御览》“郡”上有“典”字。】乞儿乘小车，一何驶乎？”泰曰：“诚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职；獼猴骑土牛，又何迟也！”众宾咸悦。后历兖、豫州刺史，所在有筹算绩效。【州泰甘露四年镇襄阳，见《晋书·文帝纪》。】】

## 钟会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长社，见《钟繇传》。】太傅繇小子也。【◎梁章钜曰：按注，黄初六年会始生，繇已老矣，“小子”当作“少子”。◎弼按：黄初六年，繇年时已七十五矣，尚纳正嫡贾氏，会生母张夫人时年二十六岁，繇死于太和四年，年八十，时会已五岁，繇犹及见之也。】少敏惠夙成。【◎会为其母传曰：【会母张夫人传，当为《会集》中之一篇。】“夫人张氏，字昌蒲，太原兹氏人，【◎《郡国志》：并州太原郡兹氏。◎三国魏因，改属西河，为郡治。◎《一统志》：兹氏故城，今山西汾州府汾阳县治。】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妇也。【◎

《繇传》：明帝即位，进封繇定陵侯，迁太傅。太和四年薨，谥曰成侯。】世长吏二千石。夫人少丧父母，克成侯家，【宋本、元本、冯本、监本“克”作“充”。吴本、毛本作“克”。】修身正行，非礼不动，为上下所称述。贵妾孙氏，摄嫡专家，【◎赵一清曰：○会母，庶也。孙，夫人也。繇宠庶出嫡，而更纳贾氏，乃以二母忿争之故，斥孙氏为贵妾，何妄诞邪？繇素有明德，而于伦理背缪如此，传所为深山大泽，必生龙蛇，果由会谋叛赤族，衰哉。○《晋书·礼志》：汉、魏故事，王公群妾见于夫人，夫人不答拜。○嫡庶之分，其严如此。】心害其贤，数谗毁无所不至。孙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饰非文过，【宋本、元本、冯本、监本“文”作“成”，吴本、毛本作“文”。毛本“非”作“其”，误。】然竟不能伤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药食中，夫人中食，觉而吐之，瞑眩者数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国，古今以为鉴诫。假如公信我，众谁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谓我必言，固将先我；事由彼发，顾不快耶！’遂称疾不见。孙氏果谓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饮以得男之药，反谓毒之！’成侯曰：‘得男药佳事，闇于食中与人，非人情也。’遂讯侍者具服，孙氏由是得罪出。【◎《御览·四百五十七》王朗与钟繇书：朗白。近闻室人孙氏归，或曰大归也。共经忧乐既久矣，曷为一旦离析，以至于归而不反乎？不得面谈，裁书叙心。】成侯问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惊，益以此贤之。黄初六年，生会，恩宠愈隆。成侯既出孙氏，更纳正嫡贾氏。”◎臣松之按：钟繇于时老矣，而方纳正室。盖《礼》所云“宗子虽七十，无无主妇之义”也。◎《魏氏春秋》曰：会母见宠于繇，繇为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为言，文帝诏繇复之。繇恚愤，将引鸩，弗获，餐椒致噤，帝乃止。】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御览》作“济大奇也”，下有“赐官郎中”四字。】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书断》云：会善书，有父善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韦续《九品书》，钟会八分在上下。◎弼按：会后伪为全辉、全仪作书，又伪作邓艾章表白事，皆由于善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世语》曰：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事见《齐王纪》嘉平五年注引《汉晋春秋》，又见《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注引《魏氏春秋》。】再呈辄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经时，【“以”、“已”通。】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宋本“苦”作“存”。】形于颜色。会察其有忧，问松，【宋本、元本“问松”下有“王所能”三字，各本均无之，当为下文有此三字之误。】松以实答。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王曰：“不当尔邪，谁所定也？”松曰：“钟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来。”会问松王所能，松曰：“博学明识，无所不贯。”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出后，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材也！”【宋本“才”作“材”。】◎松字叔茂，陈留人也，【宋本、元本无“也”字。】九江太守边让外孙。松弱冠有才，从司马宣王征辽东，宣王命作檄，【《晋书·宣帝纪》有告公孙渊檄文，当为松作。】及破贼，作露布。松从还，宣王辟为掾，时年二十四，迁中书郎，遂至太守。【◎侯康曰：○窦臮《述书赋》注曰：叔茂终魏中书令、大

司农。】松子濬，字显弘，晋廷尉。◎臣松之以为：钟会名公之子，声誉夙著，弱冠登朝，已历显位，【宋本“位”作“仕”。】景王为相，【局本“王”作“正”，误。】何容不悉，而方于定虞松表然后乃蒙接引乎？设使先不相识，但见五字而便知可大用，虽圣人其犹病诸，而况景王哉？】高贵乡公即尊位，赐爵关内侯。

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胡三省曰：诏自中出，上意也。是时诏命皆以司马氏之意行之，此诏出于禁中之意，故曰中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晋书·文帝纪》：毌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钟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弼按：○傅嘏、钟会之策，诚忠于司马氏，兵权在握，居中扼要，篡夺之事成矣。○又按本志《傅嘏传》：傅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钟会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会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会父繇初亦封此。】邑三百户。

甘露二年，征诸葛诞为司空，时会丧宁在家，策诞必不从命，驰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复追改。【◎会时遭所生母丧。其母传曰：“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此似汉、魏间读书分年课程。◎《世说·言语篇》注：钟繇为《周易训》。◎姚振宗曰：《易记》，疑 “记”为“说”、“训”、“注”等字之讹。】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雅好书籍，涉历书，特好《易》、

《老子》，【张夫人特好《周易》、《老子》，殆与钟元常同好。】每读《易》孔子说‘鸣鹤在阴’、 ‘劳谦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之义，每使会反覆读之，曰：‘《易》三百余爻，仲尼特说此者，以谦恭慎密，枢机之发，行己至要，荣身所由故也，顺斯术已往，足为君子矣。’正始八年，会为尚书郎，【时会年二十三岁。】夫人执会手而诲之曰：‘汝弱冠见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则损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时大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酒沉醉，会兄侍中毓

【冯本“毓”作“统”，误。】宴还，言其事。夫人曰：‘乐则乐矣，然难久也。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长守富贵之道。’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

【◎《水经注》：大石山在洛阳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相国宣文侯始举兵，【相国宣文侯，司马懿也。】众人恐惧，而夫人自若。中书令刘放、【刘放，各本均作“刘表”误，官本已改正。】侍郎卫瓘、夏侯和等家皆怪问：‘夫人一子在危难之中，何能无忧？’答曰：‘大将军奢僭无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义不危国，必为大将军举耳。吾儿在帝侧，何忧？闻且出兵【闻且，一作“且闻”。】无他重器，其势必不久战。’果如其言，一时称明。会历机密十余年，颇豫政谋。夫人谓曰：‘昔范氏少子为赵简子设伐邾之计，【◎监本“赵”作“越”，误。◎《列女传》：范献子之三子游于赵氏。赵简子乘马园中，园中多株，问三子曰：“奈何？”长者曰：“明君不问不为，乱君不问而为。”中者曰：“爱马足则无爱民力，爱民力则无爱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设令伐株于山将有马为也，已而闲囿示之株。夫山远而囿近，是民说一矣。去险阻之山而伐平林之株，民说二矣。既毕而贱卖民，说三矣。”简子从之，民果大说。少子伐其谋，归以告母。母喟然叹曰：“终灭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恃劳，鲜能布仁。乘伪行诈，莫而久长。”其后智伯灭范氏。◎弼按：据此，则“邾”当作“株”，作“邾”误。】事从民悦，可谓功矣。然其母以为乘伪作诈，末业鄙事，

必不能久。其识本深远，非近人所言，吾常乐其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监本“免”作“勉”，古亦通。】但当修所志以辅益时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谁能皆体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虽接鄙贱，必以言信。取与之间，分画分明。’或问：‘此无乃小乎？’答曰： ‘君子之行，皆积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会自幼少，衣不过青绀，亲营家事，自知恭俭。然见得思义，临财必让。会前后赐钱帛数百万计，悉送供公家之用，一无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诏，命大将军高都侯厚加赗赠，【◎大将军高都侯，司马昭也。◎《晋书·文帝纪》：甘露二年，进封高都公。】丧事无巨细，一皆供给。议者以为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所谓外命妇也。依《春秋》成风、定姒之义，【◎《左传·文公四年》：冬，夫人风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三月，葬我小君成风。◎杜注：成风，庄公妾，僖公母。风，姓也。成，谥也。天子以夫人礼赗之，明母以子贵也。◎程子曰：自成风以后，妾母称夫人，嫡妾乱矣。◎又曰：天子成妾母为夫人，乱伦之甚。◎《左传·襄公四年》：

秋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似）**[**姒**]**。◎杜注：姒氏，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定，谥也。赴同祔姑，反哭成丧，皆以正夫人。礼，母以子贵。】宜崇典礼，不得总称妾名，于是称成侯命妇。殡葬之事，有取于古制，礼也。”】及诞反，车驾住项，文王至寿春，【项、寿春，均见《诸葛诞传》。】会复从行。

初，吴大将全琮，孙权之婚亲重臣也，【◎《吴志·全琮传》：黄龙元年，尚公主。】琮子怿、孙静、从子端、翩、缉等，【◎宋本、元本、吴本、毛本“缉”作“諿”，疑误。◎胡玉縉曰：《诗·巷伯》“缉缉翩翩”，语非美词，翩、缉未必取义于此。缉，宋、元各本作“諿”恐或不误。《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唐諿字衷洁，全氏命意或亦同于唐欤？《广韻》有諿字，训和也。◎赵一清曰：“端”字当在“怿”字下，《吴志·全夫人传》“全怿、全端、全祎、全仪等降魏”，《诸葛诞传》亦作“全怿、全端”，可证。下文“怿兄子辉”，即是全祎。《晋书·文帝纪》亦作“祎”。又《吴志》孙静子侄无名翩、缉者，《晋纪》作孙弥、孙蔓二人，皆静次子瑜之子，故以孙系祖。若其从子，则彼祖父自有名字，何缘称静也？《晋书》为得。

◎弼按：○赵说误。此传所言孙静者，谓全琮之孙名静也。从子端、翩、缉者，谓全琮之从子也。赵氏误以“孙静”之“孙”为姓，遂穿鑿不可通。又误以端为琮子，遂谓“端字当在怿字下”，此皆未细阅上下文，遂有此误。○按《吴志·全琮传》：琮尚公主，子怿嗣，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降。怿兄子祎、仪、静等亦降魏。○是静为琮孙可证。○又按《晋书·文帝纪》：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仪兄静时在寿春，用钟会计，作祎、仪书以谲静，静兄弟五人帅其众来降。○此又可为“孙静”之“孙”非姓之证。钱仪吉亦谓东潜此说大误。○《通鉴》：全怿兄子辉、仪在建业。○胡注：辉、仪，怿兄全绪之二子。辉，一作“祎”。○此与《吴志·全夫人传》合。《通鉴》“全静”作“全靖”，误。《三国志证闻》“全端”作“全湍”，误。】皆将兵来救诞。怿兄子辉、仪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自归文王。会建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赍入城告怿等，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胡三省曰：言不能拔寿春之众于重围也。】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怿等恐惧，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降，皆蒙封宠，【诏拜怿平东将军，封临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城中由是乖离。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军还，迁为太仆，固辞不就。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会固辞太仆而管记室，盖筹画帷幄，参与机要。厥后邓艾被收，自谓洞悉底蕴，无所忌惮，而不料子上之自将兵十万屯长安也。】以讨诸葛诞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诏曰：“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夫成功不处，古人所重，其听会所执，以成其美。”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宋本“典”作“与”。】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嵇康被诛，事详见《王

粲传》注。】

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欲大举图蜀。惟会亦以为蜀可取，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文王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艾趣甘松、沓中【甘松、沓中，均见《邓艾传》。】连缀维，绪趣武街、桥头【◎《文选》李善注引《魏志》作“趋武街、高楼”。桥头，见《邓艾传》。◎吴熙载曰：武街，今甘肃階州成县。此自西和经成县至文县也。◎洪亮吉曰：武都郡下辩，汉旧县，有武街桥。◎谢鍾英曰：司马昭使诸葛绪出径道，由祁山自武街，即从武街西南走桥头。武街，今成县治。桥头，今文县治。东南跨白水上，是武街与桥头划然两地，无所谓“武街桥”者，洪氏盖误。】绝维归路。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

《一统志》：斜谷在陕西凤翔府郿县西南。骆谷在西安府盩厔县西南。◎《史记·货殖传》：巴蜀四塞，然栈道千里，唯褒斜绾毂其口。◎宋李（子文）**[**文子**]**《蜀鉴》：斜谷在郿县南，谷中皆穴山，架木而行。◎《郿县志》：斜谷在县西南三十里，入谷口二百二十里抵凤县界，出连云栈，复百五十里出谷，抵褒城，长四百七十里。◎《寰宇记》：骆谷道，汉魏旧道也，南通蜀汉，近代废塞。唐武德七年复开。东北自鄠县界西南径盩厔县，又西南入骆谷，出谷入洋州兴势县界。◎《地理通释》：骆谷在长安西南二百里，谷长四百二十里。◎《方舆纪要》：傥骆道南口曰傥，在洋县北三十里，北口曰骆，在盩厔县西南百二十里。◎斜谷，见

《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又见《曹真传》。骆谷，见《陈留王纪》景元四年，又见《曹爽传》。】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仪者，许褚之子，有功王室，犹不原贷。【◎赵一清曰：斯时晋已有代魏之势，曹氏子孙且不足存，何况其功臣苗裔邪？会盖借仪以立威耳。】诸军闻之，莫不震竦。【毛本“竦”作“悚”。】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通鉴》：魏明帝太和三年，诸葛亮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城固。◎胡三省曰：○沔阳、城固二县，皆属汉中郡。○《水经注》：沔水迳白马戍城南，城即阳平关也。“又东迳武侯垒南，诸葛武侯所居也；又东迳沔阳故城南，城南对定军山，又东过南郑县，又东过城固县南。○如此，则汉城在南郑西，乐城在南郑东也。◎谢鍾英曰：汉城，今陕西汉中府沔县东南。乐城，今汉中府城固县。◎汉、乐二城，互见《蜀志·后主传》建兴七年。】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三秦记》：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名子午。

◎颜师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名子午谷。◎《方舆纪要》：子午谷南口在今汉中府洋县东一百六十里，北口在西安府南百里；谷长六百六十里。◎谢鍾英曰：在今镇安、宁陕间。】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蜀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兵各五千。会使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恺围汉城，【◎《晋书·文帝纪》：又使部将易恺攻蒋斌于汉城。◎此作“护军荀恺”，未知孰是。】辅围乐城。会径过，西出阳安口，【◎赵一清曰：阳安口，即阳平关，亦曰阳安关。

《水经·沔水注》谓之濜口城，以西带濜水，故名。◎弼按：○《一统志》云：古阳平关即白马城，在沔县界；今阳平关乃古阳安关地，在宁羌州西北一百里，关城东西径二里，南倚鸡公山，北傍嘉陵江。《明统志》以为即古阳平关，误。○案：据此，则赵说亦误。阳平关，见《武纪》建安二十年。◎谢鍾英曰：○《法正传》：鱼复、关头，益州祸福之门。○一名阳安关口，《姜维传》“表请护阳安关口”。又名关城，《钟会传》“使护军胡烈攻破关城”。亦名关，《王平传》“贼若得关，便为深祸”。凡四易名，皆系一地。◎弼按：谢说少误，详见

《法正传》。鱼服与关头本两地。】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一统志》：汉诸葛武侯墓在汉中府沔县南定军山。◎《蜀志》：亮遗命葬定军山。◎弼按：钟会至涪，祭蒋琬之墓，虽云景仰前贤，亦藉收揽人心。】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关城即阳安关，见上。◎《晋书·文帝纪》：会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得库藏积谷。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

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吴熙载曰：此在階州者。◎谢鍾英曰：

* 《水经》：白水出西倾山。○今上源曰祥楚河，经階州文县至昭化，会西汉水。维退趣白水，当在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西南。】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剑阁，见《邓艾传》。】会移檄蜀将吏士民曰：“往者汉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太祖武皇帝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受命践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业。然江山之外，异政殊俗，率土齐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顾怀遗恨也。【《文选》“皇化”作“王化”，“遗恨”作“遗志”，宋本“皇”作“王”。】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李善曰：文帝为魏高祖，明帝为魏烈祖。主上，陈留王奂也。宰辅，司马文王也。】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张铣曰：肃慎，国名。致贡，谓贡楛矢、石砮也。】悼彼巴蜀，独为匪民，愍此百姓，劳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师，龚行天罚，征西、雍州、镇西诸军，五道并进。【◎吕廷济曰：征西将军邓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诸葛绪出高楼、武街二道，镇西将军钟会出骆谷二道，合成五道也。◎弼按：邓艾、诸葛绪统三万余众，艾趣甘松、沓中为一道，诸葛绪趣武街、桥头为一道；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为二道；魏兴太守刘（兴）**[**钦**]**趣子午谷为一道，合为五道也。盖经甘松、沓中者，本为一道之兵，不得分为二道；经武街、桥头者亦然。吕说误。】古之行军，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财、发廪、表闾之义。今镇西奉辞衔命，摄统戎重，【《文选》“重”作 “车”。】庶弘文告之训，以济元元之命，【毛本“命”作“美”，误。】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政，【《文选》“政”作“志”。】故略陈安危之要，其敬听话言。

“益州先主【◎林国赞曰：钟会檄蜀时必不称先主，此陈承祚追改。】以命世英才，兴兵朔野，【《文选》“朔”作“新”，误。】困踬冀、徐之郊，制命绍、布之手，【冯本“绍”作 “维”，误。】太祖拯而济之，与隆大好。【《文选》“与”作“兴”。】中更背违，弃同即异，诸葛孔明仍规秦川，【◎胡三省曰：关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国，谓之秦川。◎又曰：秦地四塞以为固，渭水贯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谓之秦川。】姜伯约屡出陇右，【姜维字伯约。】劳动我边境，侵扰我氐、羌，方国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周礼》：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今边境乂清，方内无事，畜力待时，并兵一向，【◎《孙子兵法》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段谷、侯和沮伤之气，

【毛本“侯”作“候”误。段谷、侯和，俱见《邓艾传》。】难以敌堂堂之阵。比年以来，曾无宁岁，征夫勤瘁，难以当子来之民。此昔诸贤所亲见也。蜀相壮见禽于秦，【◎宋本“壮”作“牡”。《文选》“蜀相壮”作“蜀侯”。◎潘眉曰：○牡，当作“壮”。《史记·秦本纪》有蜀相壮。○徐广曰：一作“状”。◎严可均曰：《史记索隐》言“蜀王开”，此作“相牡”者，

《战国策》“使陈庄相蜀”，“牡”与“庄”形近，疑陈庄相蜀，遂据蜀，后见禽于秦也。《史记》及《华阳国志》皆不言，未知其审。◎梁章钜曰：○《史记·秦本纪》：相壮杀蜀侯来降。○姜皋曰：《秦策》云“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是庄之相，秦所使；而蜀侯更号，未尝见禽也。○《华阳国志》：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甘茂、张仪、司马错伐蜀，诛壮。○是壮未尝来，蜀侯且先见杀也。“壮”、“庄”古通，而皆与《史记》异。】公孙述授首于汉，九州之险，是非一姓。此皆诸贤所备闻也。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祸于未萌，【宋本“窥”作“规”，《文选》“窥祸”作“规福”。】是以微子去商，长为周宾，陈平背项，立功于汉。岂晏安酖毒，【《文选》“酖”作“鸩”。】怀禄而不变哉？今国朝隆天覆之恩，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孙壹为江夏太守，降魏，魏以壹为车骑将军，讨吴侯。】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仇贼，还为戎首。咨困逼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咨与闻国事。

【《文选》“与”作“豫”。文钦、唐咨，见《诸葛诞传》。】壹等穷踧归命，犹加盛宠，【《文

选》“盛”作“上”。】况巴蜀贤知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错身陈平之轨，【“错”与“措”同。】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旧业，【《文选》“旧”作“乐”。】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吕氏春秋》曰：桀为无道，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农不去畴，商不变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文选》“福”作“计”。】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发，【《文选》“发”作“放”。】玉石皆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闻知。”

邓艾追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汉德阳、江由、绵竹、左担道，俱见《邓艾传》。◎《方舆纪要·七十三》：晋移德阳而南，因谓之曰汉德阳。

◎潘眉曰：○“阳”下当有“亭”字。○《邓艾传》：经汉德阳亭趣涪。◎赵一清曰：汉德阳即汉德阳亭也。◎详《蜀志·张裔传》。◎《方舆纪要》卷七十三：龙安府江油县，汉为

（阴平）**[**刚氐**]**道，蜀汉置江油戍。左担山在府东百八十里，邓艾伐蜀路经江油，因山高江险，修凿栈阁以通担负，今七里阁是也。】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白水见前。】与会合。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官本“登”作“发”。】遂长驱而前。会与绪军向剑阁，【◎吴本、毛本“绪”作“诸”。◎何焯曰：如此，则会亦预有其功，但使瞻等不败，艾行危地，必致饥疲，维拒剑阁，会莫能前，迄于无功耳。】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按《百官名》：绪入晋为太常崇礼卫尉。子冲，廷尉。◎荀绰《兖州记》曰：冲子佺，【宋本“佺”作“诠”，下同；官本作“铨”。】字德林，玫字仁林，并知名显达。佺，兖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晋书·后妃传·诸葛夫人传》：诸葛夫人名婉。父冲，字茂长，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宫。兄铨，字德林，散骑常侍。铨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妇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与玫劝东海王越废怀帝立覃，越怒，遂斩玫及穆。】】进攻剑阁，不克，引退，【◎《蜀志·姜维传》：姜维、廖化、张翼、董厥合，皆还保剑阁以拒会，列营守险。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蜀军保险拒守。艾遂至绵竹，大战，斩诸葛瞻。维等闻瞻已破，率其众东入于巴。【◎胡三省曰：巴，即巴中也。◎吴熙载曰：巴，疑巴西。巴西，今四川保宁府阆中县。◎弼按：“东”字疑“南”字之误。巴西郡在剑阁之南，《蜀志·姜维传》“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为维向西南退兵之证；下文“从涪南出冲其腹”，又云“西塞成都之路”，为会向西南进兵之证。】会乃进军至涪，遣胡烈、田续、庞会等追维。艾进军向成都，刘禅诣艾降，遣使敕维等令降于会。维至广汉郪县，【◎郪县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三台县南。◎胡三省曰：○郪县属广汉郡。○刘昫曰：梓州飞乌县，汉郪县地，隋取飞乌山以名县。○师古曰：郪，音妻，又音干私翻。◎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八十二：汉郪道县城在梓州郪县西。○《方舆纪要》卷七十一：中江县在潼川州西百二十里，汉郪县地，属广汉郡，三国汉析置伍城县。○

《华阳国志》：汉时立仓于此，发五万人，尉部主之。】令兵悉放器仗，送节传于胡烈，便从东道诣会降。会上言曰：“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宋本“经”作“径”。】出新都大渡截其前，【◎《郡国志》：益州广汉郡新都。◎《方舆纪要》：故城，今成都府新都县东二里。◎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六十六》：大渡河出雅州西北生羌界，一名沬水。○《水经注》：南安县有濛水，即大渡河。○《通释》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羊”一作“阳”。流经嘉定州城东南，入大江。

◎谢鍾英曰：时姜维已至郪县，会恐维西向成都，故遣兵截新都。大渡疑即新都东中江渡处，非大渡河也。◎马与龙曰：当即《王忳传》之大度亭。◎弼按：○赵说误。○《后汉书·独行传》：王忳，广汉新都人，县署大度亭长。◎沈钦韩云：○《方舆胜览》：大度亭，今金堂县，属成都府。】参军爰、【◎钱大昭曰：爰疑即爰劭之子倩。倩字君幼，见荀绰

《冀州记》。◎赵一清曰：爰 乃殄虏护军爰劭之子，见《邓艾传》注引荀绰《冀州记》。】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参军皇甫闿、将军王买等从涪南出冲其腹，臣据涪县为东西势援。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臣敕咸、闿等令分兵据势，广张罗罔，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此皆事后铺张入告之辞。

◎《蜀志·姜维传》：会与维书，维不答。】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

【姜维未被后主敕令，未必遽降；蜀将士咸怒，拔刀斫石，岂甘心投戈放甲者？益征士季奏报之夸。】印绶万数，资器山积。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师，商旅倒戈：有征无战，帝王之盛业。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圣德，侔踪前代，翼辅忠明，齐轨公旦，仁育群生，义征不譓，【◎《汉书·司马相如传》：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譓。◎文颖曰：譓，顺也。◎王先谦曰：○《史记》“譓”作“憓”。○《释言》：惠，顺也。○《说文》无“譓”、“憓”字。】殊俗向化，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之章》：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郑《笺》云：自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归服者。】师不踰时，兵无血刃，万里同风，九州共贯。臣辄奉宣诏命，导扬恩化，复其社稷，安其闾伍，舍其赋调，弛其征役，训之德礼以移其风，示之轨仪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怀逸豫，后来其苏，【◎《尚书·仲虺之诰》曰：徯予后，后来其苏。◎《孔传》曰：汤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来，其可苏息。”】义无以过。”会于是禁检士众不得钞略，虚己诱纳，以接蜀之群司，与维情好欢甚。【◎《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乃诡说会，由是情好欢甚。◎详见《姜维传》注。】【◎《世语》曰：夏侯霸奔蜀，蜀朝问：“司马公如何德？”霸曰：“自当作家门。”“京师俊士？”【“京师”上当有“问”字。】曰：“有钟士季，其人管朝政，吴、蜀之忧也。”◎《汉晋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维问之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终为吴、蜀之忧，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按：习凿齿此言，非出他书，故采用《世语》而附益也。】十二月诏曰： “会所向摧弊，前无强敌，缄制众城，罔罗迸逸。蜀之豪帅，面缚归命，谋无遗策，举无废功。凡所降诛，动以万计，全胜独克，有征无战。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会为司徒，进封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

会内有异志，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晋书·荀勗传》：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勗曰：“会虽受恩，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不可不速为之备。”帝即出镇长安。主簿郭奕、参军王深以勗是会从甥，少长舅氏，劝帝斥出之。帝不纳，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启“伐蜀，宜以卫瓘为监军”，及蜀中乱，赖瓘以济。】【◎《世语》曰：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胡三省曰：要，一遥翻。章表上之魏朝，白事白之晋公。】皆易其言，【《世说》注作“皆约其言”。】令辞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也。【◎胡三省曰：既以怒昭，又以疑艾。◎

《世语·巧艺篇》：钟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值百万，常在母钟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勗知是钟而无由得也，思所以报之。后钟兄弟以千万起一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钟入门，便大感恸，宅遂空虚。】】于是诏书槛车征艾。司马文王惧艾或不从命，敕会并进军成都，监军卫瓘在会前行，以文王手笔令宣喻艾军，艾军皆释仗，遂收艾入槛车。【瓘收艾，事见《艾传》注。】会所惮惟艾，艾既禽而会寻至，独统大众，威震西土。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

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通鉴》“骑”下有“兵”字。】一旦天下可定也。【◎胡三省曰：谈何容易。】会得文王书云：“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乐城见前。◎胡三省曰：诸葛亮所筑成固之乐城也。】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会得书，惊呼所亲语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能独办之；【毛本“办”作“辩”，误。】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胡三省曰：谓昭知会之足以办取艾之事。大，读曰“太”。异，变也。◎或曰：会已破胆矣，故心手俱乱，先发制人如此。】更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胡三省曰：蜀、汉，谓汉蜀郡、汉中郡之地。】不失作刘备也。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遣策，【谓毌丘俭、诸葛诞之役。】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此即姜伯约之言也。维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今复定蜀，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会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景元五年至成都也。】其明日，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胡三省曰：此皆从会军在成都者。】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胡三省曰：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都成都有朝堂。】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文王，【◎《姜维传》：会既构邓艾，因将维等诣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议讫，书版署置，更使所亲信代领诸军。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会帐下督丘建【◎胡三省曰：○《风俗通》：丘，鲁丘明之后。○又云：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氏。】本属胡烈，烈荐之文王，会请以自随，任爱之。建愍烈独坐，启会，使听内一亲兵出取饮食，诸牙门随例各内一人。烈绐语亲兵及疏与其子曰：【烈子名渊，详见下。】“丘建密说消息，会已作大坑，白棓【棓，与“棒”同。】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赐白，【，苦洽反。【◎毛本“ ”作“幍”。◎胡三省曰：幍，魏

武帝所制，状如弁，缺四角。】】拜为散将，【监本、官本“将”作“骑”。】以次棓杀坑中。”

【《通鉴》“坑”上有“内”字。】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传相告，皆遍。或谓会：“可尽杀牙门骑督以上。”会犹豫未决。十八日日中，【会于十六日闭围群官，与卫瓘谋议，经宿不眠，故迟至十八日而诸军鼓譟攻会也。】烈军兵与烈儿雷鼓出门，【◎钱大昭曰：烈儿名渊，字世元，胡遵之孙。《晋书》称其字，避唐高祖讳，此不知何以称为烈儿。】诸军兵不期皆鼓噪出，曾无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时方给与姜维铠仗，【◎《通鉴》作“铠杖”。◎胡注：杖，与“仗”同。】白外有匈匈声，【◎毛晃曰：匈匈，喧扰之声。】似失火，有顷，白兵走向城。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维曰：“但当击之耳。”会遣兵悉杀所闭诸牙门、郡守，内人共举机以柱门，【◎监本“机”作“機”误。何焯校改“柱”作“拄”。

◎胡三省曰：内人，谓会所闭在屋内者。机，举绮翻，机案也。】兵斫门，不能破。斯须，门外倚梯登城，【◎《通鉴》“门外”作“城外”。◎胡注：斯，此也。须，待也。言其间无多时于此可待也。】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牙门、郡守各缘屋出，与其卒兵相得。

【《通鉴》“卒兵”作“军士”。】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通鉴》“赴”作“前”。】会时年四十，将士死者数百人。【◎《通鉴考异》曰：○《卫瓘传》曰：会留瓘谋议，乃书版云“欲杀胡烈等”，举以示瓘，不许，因相疑贰。瓘如厕，见胡烈故给使，使宣语三军，言会反。会逼瓘定议，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诸军已潜欲攻会。瓘既不出，未敢先发。会使瓘慰劳诸军。瓘便下殿。会悔遣之，使呼瓘。瓘辞眩疾动，诈仆地。比出阁，数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盐汤，大吐。会遣所亲人及医视之，皆言不起，会由是无所惮。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并已唱义，陵旦共攻会，杀之。○常璩《华阳国志》曰：会命诸将发丧，因欲诛之。诸将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今从《魏志》。】【◎《晋诸公赞》曰：胡烈儿名渊，字世元，遵之孙也。遵，安定人，【安定临泾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镇，至车骑将军。【◎赵一清曰：○《晋书·胡奋传》亦云“魏车骑将军、阴密侯遵”。○一清案：《三少帝纪》遵由征东大将军迁卫将军，甘露元年七月薨。车骑岂赠官邪？时车骑将军在卫将军、四征、四镇之上。◎弼按：胡遵，见

《明纪》青龙元年。】子奋，字玄威，亦历方任。女为晋武帝贵人，有宠。太康中，以奋为尚书仆射，加镇军大将军、开府。【◎《晋书·奋传》：时杨骏以后父骄傲自得，奋谓骏曰： “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代，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观卿举措，適所以速祸。”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损益！”时人皆为之惧，骏虽衔之而不能害。后卒于官，赠车骑将军，谥曰壮。】弟广，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晋书》作“字武玄”，误。烈兄字玄威，弟字玄嶷，以作玄武为是。】秦州刺史。【◎元本、监本“秦”作“泰”，误。◎《晋书·奋传》：烈为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困，无援，遇害。◎《御览·四百六十五》引《襄阳耆旧传》曰：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文武播畅，威振遐域。”】次岐，宇玄嶷，并州刺史。广子喜，凉州刺史。渊小字鹞鸱，时年十八，既杀会救父，名震远近。后赵王伦篡位，三王兴义，【毛本“王”作“主”，误。】伦使渊与张泓将兵御齐王，屡破齐军。会成都战克，【◎何焯曰：“成都”下当有“王”字。】渊乃归降伏法。】

初，艾为太尉，会为司徒，皆持节、都督诸军如故，咸未受命而毙。会兄毓，以四年冬薨，会竟未知问。会兄子邕，随会与俱死，会所养兄子毅及峻、辿【敕连反。】等下狱，【宋本“峻”作“逡”，下仍作“峻”。】当伏诛。司马文王表天子下诏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极位台司，佐命立勋，飨食庙庭。父毓，历职内外，幹事有绩。昔楚思子文之治，不灭鬬氏之祀。【◎《左传·宣公四年》：楚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其孙箴尹克黄复其所，改命曰生。】晋录成宣之忠，用存赵氏之后。【◎《左传·成公八年》：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赵武而反其田焉。

◎杜注：成季，赵衰也。宣孟，赵盾也。】以会、邕之罪，而绝繇、毓之类，吾有愍然！峻、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故宥峻等云。【◎《晋书·列女传》：王浑妻钟氏，魏太傅繇曾孙。父徽，黄门郎。

◎赵一清曰：徽，不知谁之子。】【◎《汉晋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初，文王欲遣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曰：【汉丞相有东、西曹掾属。】“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重任，【◎《通鉴》作“单身无任”。◎胡注：魏制，凡遣将帅，皆留其家以为质任。会单身无子弟，故曰“单身无任”。】不若使余人行。”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胡三省曰：指掌，言易也。】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適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通鉴》作“蜀必可灭”。】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辨耶？【◎《通鉴》作“何忧其不能办邪”。◎胡注：言会若为乱，自能办之也。】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心胆以破”、“若蜀以破”，两“以”字官本俱作“已”。】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何焯曰：将士思归，此即其妇翁策淮南事，比例得之。人但有智识而稍更事，便不可当也。◎弼按：司马昭为王肃之婿。司马师征毌丘俭时，问计于肃，肃曰：“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州内）**[**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势。”】若作恶，【◎胡三省曰：言作乱耳。】祗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李安溪曰：观昭此席言语，真奸雄也。】及会白邓艾不轨，文王将西，悌复曰：“钟会所统，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会取艾，不足自行。”【《通鉴》“足”作“须”。】文王曰：“卿忘前时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须行乎？虽尔，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冯本“意”作“义”。】但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然则何以负曹氏？】近日贾护军问我，【贾护军，贾充也，时为中护军。】言：‘颇疑钟会不？’【◎胡三省曰：不，读曰“否”。】我答言：‘如今遣

卿行，宁可复疑卿邪？’贾亦无以易我语也。我到长安，则自了矣。”【◎胡三省曰：了，办也，决也。】军至长安，会果已死，咸如所策。【◎《御览·三百四十五》引王隐《晋书》云：卫瓘监军，护军钟会素与瓘至厚，坐则同床，行则同舆。会书板上，欲杀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会自削弃，反问瓘何许闻消息，相疑益露。瓘厕上见烈故给使，令出语三军。会逼瓘不能议定，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又《四百二十四》引干宝《晋纪》曰：钟会、邓艾将伐蜀，与刘（实）**[**寔**]**别。有客问寔曰：“二将其破蜀不？”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寔曰：治道在于克让。◎《古今刀剑录》曰：钟会克蜀，于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会死，入账下王伯昇。伯昇后渡江，刀遂飞入水。】【◎按《咸熙元年百官名》：【◎沈家本曰：隋、唐志不著录。】邵悌字元伯，阳平人。◎《汉晋春秋》曰：文王闻钟会功曹向雄之收葬会也，召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于东市而我不问，【◎本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世语》云：王经为司隶校尉，辟雄为都官从事。经被诛，雄哭之，感动一市。

◎《晋书·雄传》云：雄为主薄，事太守王经，后为司隶钟会辟为都官从事。◎二者未知孰是。】今钟会躬为叛逆而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礼记·月令》：孟夏之月，掩骼埋胔。◎郑玄注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陆德明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收葬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雄曰可矣！【《通鉴》作“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违生，以立于时。殿下雠对枯骨，【◎监本“殿”作“吾”，误。《通鉴》 “殿下”作“明公”。◎胡三省曰：言会已诛，晋公复以枯骨为讎对，不令收葬。】捐之中野，百岁之后，为臧获所笑，岂仁贤所掩哉？”王悦，与宴谈而遣之。【◎《晋书·向雄传》：雄，河内山阳人。初仕郡为主薄，太守刘毅尝以非罪笞雄。及吴奋代毅为太守，又以少遣击雄于狱。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殓，雄迎丧而葬之。】◎习凿齿曰；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晋书·雄传》作“字茂伯”，此作”字伯茂“，未详孰是。】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彼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加礼而遣，可谓明达。】

会尝论《易》无互体、【◎《隋书·经籍志》：《周易尽神论》一卷，魏司空钟会撰。梁有《周易无互体论》三卷，钟会撰，亡。◎《唐经籍志》：《周易》四卷，钟会撰。◎《艺文志》：钟会《周易论》四卷。◎《晋书·荀顗传》：难钟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姚振宗曰：《册府元龟》作“玄体”，亦甚有义，似论王辅嗣之《易》也，然多作“互体”，不能定。】才性同异。【◎《世说·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注引《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本志《傅嘏传》：嘏常论才性同巽，钟会集而论之。】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姚振宗曰：《道论》，疑即《刍荛论》五卷。◎《隋书·经籍志》：梁有《刍荛论》五卷，钟会撰，亡。◎《唐经籍志》：《刍荛论》五卷，钟会撰。◎《通志·艺文略·诸子儒术类》：《刍荛语论》五卷。◎姚振宗曰：宋刻全本《意林》有《刍荛论》二卷。◎《释文·叙录》：《老子》钟会注二卷。◎《隋书·经籍志》：《老子道德经》二卷，钟会注。◎姚振宗曰：会父成侯有《易说》，有《老子训》。会为其母传曰“雅好书籍，涉历众书，特好《易》、《老子》”，则会于《易》、《老》固家学业。

◎《文心雕龙·檄移篇》：钟会檄蜀，征验甚明，壮笔也。◎《隋书·经籍志》：魏司徒钟会

《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世说》注引《弼别传》云：弼，山阳高平人。】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释文叙录》：王弼注《易》上下经六卷，其《系辞》以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

之。◎《隋书·经籍志》：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四库提要》曰：弼之说

《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尔。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又曰：《易》本卜筮之书，末派寖流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隋书·经籍志》：《论语释疑》三卷，王弼撰。◎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曰：《释文》引王弼《论语音》。

◎马国翰辑本序曰：王弼《释疑》，今间见于《释文》、《正义》，兹更从皇侃《义疏》采辑，共得四十节，合为一卷。◎《释文·叙录》：弼又注《老子》。◎又曰：其后谈论者莫不宗尚玄言，唯王辅嗣妙得虚无之旨。◎又曰：《老子》王弼注二卷。◎《隋书·经籍志》：《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唐经籍志》：《玄言新记道德》二卷，王弼注。◎《艺文志》：王弼注《新记玄言道德》二卷。◎《宋艺文志》：王弼《老子》注二卷。◎明白云霽《道藏目录》曰：《道德真经》四卷，山阳王弼注，言阴阳道德。◎《四库简明目录》曰：《老子》注二卷，魏王弼撰。弼以《老》、《庄》说《易》，论者互有异同。至于解《老》，则用其所长，故是注词义简远，妙得微契。《老子》注本，此为最古。◎《释文·叙录》：弼又作《老子指略》一卷。◎《唐书·经籍志》：《老子指例略》二卷，不著撰人。◎《艺文志》：王弼《老子指例略》二卷。◎《宋艺文志》：王弼《道德略归》一卷。◎《隋志》：梁又有《王弼集》五卷，录一卷，亡。】【◎弼字辅嗣。◎何劭为其传曰：【何邵，见《何夔传》注，又见《荀彧传》注。邵为荀粲作传。】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东闻喜人，太常潜少帝也。仕至冀州刺史。】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宋本“无”作“無”，下同。】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世说·文学篇》云：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世说·文学篇》：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任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以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又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又云：何晏注《老子》始成，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初除，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时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在台既浅，事功亦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刘陶【陶为刘晔少子，详见《晔传》及注。】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其论道附会文辞，【宋本、冯本、吴本、毛本“附”作“赋”。】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世说·文学篇》注引《魏氏春秋》曰：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

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宋本无“是”字。】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著《道略论》，【宋本“注”作“著”。】注《易》，往往有高丽言。【◎《隋书·经籍志》：梁有《老子杂论》一卷，何、王等注，亡。◎《晋书·王衍传》：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衍甚重之。】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与融亦不终。正始十年，曹爽废，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正始十年，改元嘉平，是年魏己巳，当生于黄初七年丙午。】无子，绝嗣。【◎赵一清曰：○晋张湛《列子序》：辅嗣女婿赵季子。○然则弼虽乏嗣，亦有女矣。◎《水经·榖水注》：尸乡，司马彪《郡国志》以为《春秋》之尸氏也。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垅焉。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右若居民者，因往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至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曰：“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攒木蔽日，知所遇者，审王弼也。】弼之卒也，晋景王闻之，嗟叹者累日，其为高识所惜如此。◎孙盛曰：《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会之辨，

【宋本、冯本“附”作“赋”，何焯校改作“傅”。】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颐无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吴本、毛本 “凯”作“觊”，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王粲传》：粲容状短小，刘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连江叶氏本《博物志》云：表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儿非女聓才。”】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传》：蔡邕曰：“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粲传》：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宋本、元本、吴本、毛本“宏”作“玄”，误。】字正宗，司隶校尉。【◎《晋书·良史传》：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从孙也。泰始初为汲郡太守，在郡有殊绩。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武帝下诏称之，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晋张湛注《列子序》云：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宏，弼之兄也。【王弼年甫弱冠，即为经学大师，当时名公巨卿，惊叹弗及，窃疑何以早慧若是？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展转而归辅嗣，博览闳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潘眉曰：《王粲传》云后绝，注亦不言业为粲嗣。据《博物志》及《魏氏春秋》二条，当引入《王粲传》。】】

评曰：王淩风节格尚，毌丘俭才识拔幹，诸葛诞严毅威重，钟会精练策数，咸以显名，致兹荣任，而皆心大志迂，不虑祸难，变如发机，宗族涂地，岂不谬惑邪！邓艾矫然强壮，立功立事，然闇于防患，咎败旋至，岂远知乎诸葛恪而不能近自见，此盖古人所谓目论者也。

【◎《史记》曰：越王无疆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云，越王不纳。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吴本、毛本“越”作“楚”。】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目见毫毛而不自见其睫也。【《史记》无下“目”字。】今王知晋之失计，不自知越之过，【宋本、冯本与《史记》同。各本“计”作“而”，“过”作“失”，均误。】是目论也。”【◎司马贞曰：言越王知晋之失，不自觉越之过，犹人眼能见毫毛，而不见其睫，故谓之目论也。】】

# 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方伎传第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伎传第二十九【冯本“伎”作“技”。】

三国志二十九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森林守望者】

【复校：擎骥】

## 华佗

华佗【◎李贤曰：佗，音徒何反。】字元化，沛国谯人也，【沛国谯，见《武纪》卷首，张华《博物志》称“谯郡华佗”，见《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一名旉。【◎李贤曰：旉，音孚。】【◎臣松之案：古“敷”字与“旉”相似，写书者多不能别。寻佗字元化，其名宜为 “旉”也。【毛本“旉”作“孚”。】】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册府》“以为”下有“仙”字。范《书·华佗传》亦作“时人以为仙”。◎周寿昌曰：无“仙”字是。盖时人不知其确岁，约略计之当有百岁，而以有壮容为异也。】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惠栋曰：

* 王勃《八十一难经序》云：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九师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定立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心解分剂，【◎范《书·佗传》作“心识分铢”。◎沈钦韩曰：○陶隐居

《名医别录》云：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不复称量，【范《书·佗传》“复”作“假”。】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宋本“每处”下有“不过”二字。】七八壮，【◎《内经·素问》卷十四《针解篇》：手如握虎者，欲其壮也。◎注云：壮为持针坚定也。◎《广雅·释诂二》：壮，箴也。

◎又《释诂四》：壮，伤也。◎《方言》：凡草木刺人者，北燕、朝鲜之间谓之壮。◎马融、虞翻注《易·大壮》并云：壮，伤也。◎郭璞曰：淮南呼壮为伤。又医用艾灸，一灼谓之壮。

◎弼按：壮专就灸言，见下引王氏说。】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范《书·佗传》作“针灸不过数处”。◎王先谦曰：○《魏志·佗传》：每处七八壮，壮乃专就灸言。范史针灸合言，止言其处，略去灸数针候。】下针言“当引某许，【◎沈钦韩曰：某许，犹言某处。《世说·文学篇》云“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又“康僧渊忽往殷渊源许”，又“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即今之麻醉药。其，疑当作“以”。◎或曰：当是押不芦草，草出回回国。】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

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此即今之解剖术也。

◎范《书·佗传》：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杭世骏曰：○《玉涧杂书》云：华佗固神医，然范晔、陈寿记其治疾之法，此决无之理。人之所以为人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气也。佗之药能使人醉无所觉，可以受其刳割，与能完养使毁者复合，则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肠胃，既以破裂断坏，则气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复生者乎？审佗能此，则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亦无所复施矣。◎弼按：此说误。由于不知人体生理状态，故有此疑。解剖治疗与受刑者之支解绝然两事。一为断其生命，一为延其生命，二者不能相提并论。今日医学昌明，已视为平平无奇矣。◎胡玉缙曰：○《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据此，则解剖之术其来已久。近世有解剖死尸以求医理者，人死则血脉停滞，颜色变异，恐所得只在影响间。医学之进步，其惟爱克斯光镜乎！◎弼按：此为专家之学，一日千里，有非古人所能梦见者，虽起华佗于今日，亦当望而却步也。】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各本皆每事空格，冯本不空格。】腹痛不安，佗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吴本、毛本“云”作“为”，误。】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中乾，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热食，得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果如佗言。

府吏兒寻、李延共止，【“兒”同“倪”，李贤注作“倪”。】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

盐渎严昕【◎《郡国志》：徐州广陵郡盐渎。◎《吴志》：孙坚为盐渎丞。◎《一统志》：故城，今江苏淮安府盐城县西北。】与数人共候佗，適至，佗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 “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坐毕归，行数里，昕卒头眩堕车，【宋本、原本、毛本“堕”作“墯”。】人扶将还，载归家，中宿死。

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已差，诣佗视脉，曰：“尚虚，未得复，【冯本作“未复复”，误。】勿为劳事，御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发病，一如佗言。

督邮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谓佗曰：“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官本《考证》：北宋本作“刘祖”。◎《御览·七百七十二》引亦作“刘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 “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东阳陈叔山小男二岁【◎《郡国志》：广陵郡东阳。◎《一统志》：故城，今安徽泗州天长县西北。】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问佗，佗曰：“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佗与四物女宛丸，【◎或曰：宛丸，疑作“紫苑”。◎元本、吴本 “丸”作“九”。】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厕，虿螫其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曰：“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杜注：虿，敕迈反。◎《通俗文》云：虿，长尾谓之蝎。◎班固

《西京赋》云：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说文》：螫，行毒也。◎舒亦切，音释。】呻呼无赖。【◎《汉书·高帝纪》：九年，上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应劭曰：赖，恃也。

◎周寿昌曰：亡赖，无所恃以资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弼按：此传盖言病痛呻呼无所恃也。】佗令温汤近热，渍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数为易汤，汤令暖之，其旦即愈。

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家居广陵，未至二百里，止亲人舍。有顷，佗偶至主人许，主人令佗视平，佗谓平曰：“君早见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结，促去可得与家相见，五日卒。”应时归，如佗所刻。

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范《书·佗传》作“萍齑甚酸”。◎沈钦韩曰：陶弘景《药总诀》云“饼店蒜齑乃下蛇之药”，即是指此。云“萍齑”，误。】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县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似逢我公”九字，范《书·佗传》作“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县此蛇辈约以十数。【此即今之陈列标本也。】

又有一郡守病，【范《书·佗传》作“又有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杀佗。郡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数升而愈。【◎何焯曰：郡守事似依托《吕氏春秋》文挚、齐王语为之。◎弼按：○《吕氏春秋》卷十一《仲冬纪·至忠篇》：齐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视王之疾，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 “何故？”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云云。○谓其事与此相类则可，似无所谓依托也。】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监本、官本“深”作“甚”。】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御览》作“君忍痛十年”。】寿俱当尽，不足故自刳裂。”【《御览》“裂”下有“也”字。】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御览》作“士大夫曰 ‘余不耐痛，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御览》“是”上有“犹”字，范史同此夺。】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救。”依期果发动，时佗不在，如言而死。【◎本志《吕布传》注引

《先贤行状》云：陈登由广陵太守迁东城太守。广陵吏民拔郡随登。◎登病发当在去广陵之后，故华佗不在其地也。◎何焯曰：此孟德之所以果于杀佗也。陈元龙三期当发，竟不为除此根原，亦所谓养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疗之疾，不遇良医，则罹夭枉，此佗所为可惜。仁恕之人，必忍此小忿，为万民全之也。】

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佗别传》曰：有人病两脚躄不能行，轝诣佗，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矣，不复须看脉。”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纵邪不相当。言灸此各十壮，【范《书·佗传》“十”作“七”。】灸创愈即行。后灸处夹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

李将军妻病甚，【◎沈钦韩曰：《抱朴子》说此事云是李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去。”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小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所。

【冯本“所”作“许”，古文“许”、“所”同音通假。《诗》“伐木许许”，《说文》引作“伐木所所”。《史》、《汉》言在某所，尝曰“某许”。】

佗之绝技，凡类此也。【冯本作“凡此类也”。】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韩慕庐曰：元化胸中似有所不可于操者。】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范《书·佗传》：乃就操求还取方。】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范《书》无“乞”字。】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官本《考证》曰：“食”字疑衍。范《书·华佗传》无“食”字。◎周寿昌曰：“食”字非衍。盖食事即食功，言厌以事取食。厌者，厌为人役也。】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

【◎惠栋曰：○《佗别传》云：佗以线为书帙，帙中有秘药之方。】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杭世骏曰：○《冢记》云：华佗墓在项城。◎柳从辰曰：○《一统志》：佗墓在今铜山县，有碑，题曰“后汉名医华佗墓”。○《志》又载佗墓在今项城县东六十里，与《河南通志》同，不知孰是真墓也。】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初，军吏李成苦欬嗽，昼夜不寤，【范《书·佗传》“寤”作“寐”。】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臃，欬之所吐，非从肺来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快自养，一月可小起，好自将爱，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服此散，亦行复差。若不得此药，故当死。”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亲中人有病如成者，谓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无急去药，【◎臣松之案：古语以“藏”为“去”。【◎《汉书·陈遵传》：遵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师古曰：去亦藏也，音丘吕反，又音举。◎周寿昌曰：去，即“弃”字。◎王文彬曰：○训去为藏，本反言以见意，犹治之言乱，香之言臭也。○《左传·昭公十九年·传》：以度而去之。○《疏》：去亦藏也。】】以待不祥？先持贷我，我差，为卿从华佗更索。”成与之。已故到谯，【范《书·佗传》作“乃故往谯”。】適值佗见收怱怱，不忍从求。后十八岁，成病竟发，无药可服，以至于死。【◎《湖广通志·方伎传》：张机字仲景，棘阳人，著《伤寒论》，华佗读而喜，曰：“此真活人书也。”】【◎《佗别传》曰：【《华佗别传》，隋、唐志不著录。】人有在青龙中见山阳太守广陵刘景宗，景宗说中平曰【◎顾炎武曰：古人“日月”之“日”皆作“曰”，似“曰”字，惟以上“曰”、“日”为别耳。此“曰”字乃“日”字也。即中平年之义。◎弼按：范《书·佗传》注引此作“有人见山阳太守广陵刘景宗说”，无“青龙中”及“中平曰”数字。】数见华佗，其治病手脉之候，【◎范《书·佗传》注“手”作“平”，于义为长。】其验若神。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年几二十，左脚膝里上有疮，痒而不痛。疮愈数十日复发，【范《书·佗传》作“创发数十日愈，愈已复发”。】

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视。佗曰：“是易治之。当得稻糠黄色犬一头，【冯本“糠”作“穅”。】

好马二匹。”以绳系犬颈，使走马牵犬，马极辄易，计马走三十余里，犬不能行，复令步人拖曳，计向五十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而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许，【范《书·佗传》注“许”作“所”，说见前。】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童子，【范《书·佗传》注“童”作“瞳”。】又逆鳞耳。以膏散著疮中，七日愈。【◎赵一清曰：○《独异志》：魏国有女子极美丽，踰时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疮，脓水不绝。遇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截犬右足挂之。”俄倾，一赤蛇从疮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御览》卷七百四十三引《志怪》云：有人得瘕病，腹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云：“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割之，得一铜酒鎗，容数合。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便出巾箱中药以投鎗，鎗即成酒。】又有人苦头眩，头不能举，目不能视，【两“能”字宋本均作“得”。】积年。佗使悉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体，令周帀，【冯本“帀”作“市”，误。】候视诸脉，尽出五色。佗令弟子数人以铍刀决脉，五色血尽，视赤血，【范《书·佗传》作“视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饮以亭历犬血散，立愈。又有妇人长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范《书·佗传》注“平旦”作“且”。】用寒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会战欲死，【《御览》“会”作“冷”。】灌者惧，欲止。佗令满数。将至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佗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范《书·华佗传》注“燥”作“ ”。◎黄山曰：“ ”，同“燥”，官本作“糁”，误。◎何焯曰：《南史》中有一事，又依托于此。◎姚范曰：此与《南史》所载徐嗣伯治房伯玉事相类。◎弼按：○《南史》卷三十二《张邵传》：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无益，更患冷，夏日常复衣。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裈衫，体更肥壮。】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鬚眉堕落。【元本、吴本、毛本“鬚”作“鬓”。冯本“堕”作“墯”。】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养治也。”使饮药令卧，破腹就视，脾果半腐坏。以刀断之，刮去恶肉，以膏傅疮，饮之以药，百日平复。】

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治，【◎范《书·佗传》“治”皆作“疗”，此章怀避唐讳所易。◎刘攽曰：案文当有一“病”字。】多所全济。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

【宋本“僊”作“仙”。】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范《书·佗传》“颈”作“经”。◎李贤曰：○熊经，若熊之攀枝自悬也。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庄子》曰：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也。】引輓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蒋超伯《南漘楛语》卷六曰：○崔（实）**[**寔**]**《政论》云：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然蒙庄之书，已称导引，华佗之伎，尤重五禽。倘能习之，亦摄生一法也。近人仿《隋志》、《导引图例》採《易筋经》韦驮献杵等势，分十二图，一称“十二段锦”云。】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

【◎李贤曰：○《佗别传》曰：吴普从佗学，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语诸医。普今年将九十，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亦以除疾，并利蹏足，【宋本“蹏”作“蹄”。】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范《书·佗传》作“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隋经籍志》：梁有华佗弟子吴普《本草》六

卷，又《华佗方》十卷，吴普撰。佗，后汉人。又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又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又梁有《华佗内事》五卷，亡。◎《唐经籍志》：《华氏药方》十卷。

◎注云：华佗方，吴普撰。◎《艺文志》：吴普集《华氏药方》十卷。◎注云：华佗。◎《宋史·艺文志·道家》：华佗《老子五禽六气诀》，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中藏经》一卷，汉谯郡华佗元化撰。◎姚振宗曰：《华元化》一卷，书已自焚于狱中。《隋志》所载四种及《五禽诀》，大抵皆其弟子吴普、樊阿、李譡之等所撰录。《中藏经》则又以后人综录其书为一帙者。◎赵一清曰：○《困学纪闻》：《唐六典》注崔（实）**[**寔**]**《正论》云：“熊经鸟伸，延年之术。故华佗有六禽之戏，魏文有五捶之锻。”○赵一清按：五禽、六禽固异，五捶之锻亦未闻。】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胸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过四分，【范《书·佗传》“不”下有“可”字。】而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胸藏针下五六寸，【范《书·佗传》作 “乃五六寸”。】而病辄皆瘳。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范《书·佗传》“求”下有“方”字。】佗授以漆叶青黏散。【◎范《书·佗传》“黏”作“ ”，下同。◎李贤曰：字书无 “ ”字，相传音女廉反，然今人无识此者，甚可恨惜。◎惠栋曰：○《抱朴子》作“蓁”，云：漆叶青蓁，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寿二百岁，而耳目聪明。】漆叶屑一升，【◎范《书·佗传》“升”作“斗”。◎钱大昕曰：当依《魏志》作“升”，汉隶“斗”作“ ”，与“升”字相似，故易混耳。】青黏屑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黏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别传》曰：青黏者，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藏，【吴本、毛本“主”作“大”。】益精气。本出于迷入山者，【《御览》“迷”下有“人”字。】见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为佳，辄语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见阿之寿而气力强盛，怪之，遂责阿所服，因醉乱误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验。【◎沈钦韩曰：○《本草图经》陈藏器云：青粘，一名黄芝，一名地节，此即萎蕤，〖◎《别录》：萎蕤，一名地节。〗极似偏精，〖黄精叶偏生不对者，名偏精，功用不如正精。正精叶对生。〗主聪明，调血气，令人强壮。即漆叶为散，主五藏，服益精，去三虫，轻身不老，惟有热不可服。〖◎《广东新语》：葳蕤补益之功逾黄精，方家称黄芝，亦曰青黏，以漆叶同为散，可以延寿。〗】◎文帝《典论》论郤俭等事曰：【◎赵一清曰：○《博物志》：魏王所集方士名，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王生、谯国华佗、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河南卜式、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麴圣卿、阳城郤俭字孟节、庐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良长统所说，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左慈能变形，幻人视听，厌刻鬼魅，皆此类也。○一清案：十六人皆见《后汉书·方术传》。◎弼按：《方术传》“唐霅”作“唐虞”，无卜式、麴圣卿，有郝孟节。◎惠栋曰：即“郗俭”传写讹为“郝”耳，《博物志》云“阳城郗俭字孟节”是也。】“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范《书·方术传》：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为人质谨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领诸方士焉。◎《汉武内传》云：魏武帝为第舍，使领诸方士。晋惠、怀之际，人故有见孟节在长安市中者。】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范《书》注“亦”作“名”。】老有少容。【◎范《书·方术传》：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君达号青牛师。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艺文志》云：《容成阴道》二十六卷。◎《神仙传》云：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为十卷。】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范《书·方术传》：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

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炉，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欲收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刘知几《史通》云：范氏增损东观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一云：○《神仙传》：东吴徐堕有道术，居丹徒，左慈过之，堕门下有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適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客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又云：葛元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章怀于《慈传》注未引此二条，特为录出。】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利，【范《书·方术传·左慈传》注引《典论》作“初，俭至之所，伏苓贾暴贵数倍”，又“寒水”下有“水寒”二字。《博物志》作“饮水中寒”。】殆至陨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闷不通，【宋本“闷”作“闭”，范《书·方术传》注同。】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何焯曰：寺人受房术，殆魏公恐为人所窥，欲转从严峻学之。子桓乃未喻耳。】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此与《管宁传》中之孙邕当别为一人。】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东陶未详。】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李贤曰：尸解者，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也。】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鸿宝》之说，【◎《汉书·刘向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僊使鬼物为金之术。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竒，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东阿王作《辩道论》曰：【◎本志《陈思王传》：太和三年**,** 徙封东阿。◎子建此文中有云“自家王与太子”，当在为临菑侯时作。范《书·方术传·甘始传》注引此作“曹植《辩道论》”，不称“东阿王”，为是。】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艺文类聚·七十八》“三百”作“数百”，无“卒”字。宋本《曹子建文集》同。】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元本、吴本、毛本“慝”作“隐”。宋本《子建集》“宄”作“诡”，“慝”作“恶”。】

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汉书·郊祀志》：李少君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不合则隐。”】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美飞龙哉？【宋本《子建集》“仙”作“山”，“海岛”作“边海”，“履”作“顾”，“六”作“文”，“美”作“求”。严可均《全三国文》“美”作“羡”。】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海岛难得而游，六黻难得而佩，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余尝试郤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然不必益寿，可以疗疾而不惮饥馑焉。左慈善修房内之术，差可终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曹植《释疑论》曰：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令断谷近一月，而颜色不减，气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尔，复何疑哉。】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辞繁寡实，颇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独与之谈，问其所行，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始语余：‘吾本师姓韩字世雄，【范《书·方术传》注“雄”作“雅”，无“世”字。】尝与师于南海作金，前后数四，投数万斤金于海。’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又言：‘车师之西国。儿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范《书·方术传》注“擘”作“劈”，“努”作“怒”。】又言：‘取鲤鱼五寸一双，合其一煮药，【官本“合”作“令”，范《书》同。】俱投沸膏中，有药者奋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处渊，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时问言：‘率可试不？’【范《书》注“率”作“宁”。】言： ‘是药去此逾万里，当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曹植《释疑论》曰：令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其无药者熟而可食；其衔药者游戏终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药粉桑以饲蚕，蚕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复长。以还白药食白犬，百日毛尽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此论见《抱朴子·内篇·论仙》。】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举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为徐巿、栾大之徒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五年，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腰斩。◎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十八载此论，此下有数百字，今录于下，云：桀、纣殊世而齐恶，奸人异代而等伪，乃如此邪！又世虚然有仙人之说。仙人者，倘猱猿之属与世人得道，化为仙人乎？夫雉入海为蛤，燕入海为蜃。当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犹自识也。忽然自投，神化体变，乃更与鼋鳖为群，岂复自识翔林薄巢垣屋之娱乎？牛哀病而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贵于变化邪？夫帝者，位殊万国，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齐光日月。宫殿阙庭，焜耀紫微，何顾乎王母之宫，昆仑之域哉？夫三鸟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丽也；云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饰也；驾螭载霓，不若乘舆之盛也；琼蕊玉华，不若玉圭之洁也。而顾为匹夫所罔，纳虚妄之辞，信眩惑之说。隆礼以招弗臣，倾产以供虚求。散王爵以荣之，清闲馆以居之，经年累稔，终无一验。或没于沙丘，或崩于五柞。临时虽复诛其身，灭其族，纷然足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黄所以娱目，铿锵所以耸耳，媛妃所以绍先，刍豢所以悦口也，何必甘无味之味，听无声之乐，观无采之色也？然寿命长短，骨体强劣，各有人焉。善养者终之，劳扰者半之，虚用者夭之，其斯之谓矣。】】

##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为雅乐郎，【◎何焯曰：杜公良当与王仲宣同传，不宜与方技伍也。】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胡三省曰：蔡邕曰：汉乐四品，一曰《太（子）**[**予**]**乐》，典郊庙上陵殿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群臣；四曰《短箫饶歌》，军乐也。】乐备，表欲庭观之，夔谏曰：“今将军号不为天子【◎何焯曰： “不”字衍。◎弼按：有“不”字亦可通。】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表纳其言而止。后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宋书·百官志》：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诸乐事。汉西京曰太乐令，汉东京曰太予乐令。魏复为太乐令。◎《晋书·乐志》：魏武削平刘表，始获杜夔，扬鼙总干，式遵前记。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

◎又云，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因令创制雅乐。

夔善钟律，聪思过人，【《册府》“聪思”作“聪慧”。】丝竹八音，【◎《汉书·礼乐志》云：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师古曰：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

《宋书·礼乐志》云：一曰金。金，钟也，镈也，錞也，镯也，铙也，铎也。二曰石。石，磬也。三曰土。土，埙也。四曰革。革，鼓也，鞉也，节也。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琵琶、空侯也。六曰木。木，柷也，敔也。七曰匏。匏，笙也，竽也。八曰竹。竹，律

也，吕也，箫也，管也，篪也，蘥也，笛也。】靡所不能，【◎潘眉曰：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乖错，始知后汉至魏，尺度渐长于古四分有奇。夔依为律吕，故致失韵。然则夔之所制未臻至当，本传过称，殊为失实。】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晋书·乐志》云：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宋志》同，此作 “尹齐”，疑误。】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

黄初中，为太乐令、协律都尉。【◎《晋书·职官志》：魏杜夔为协律都尉，晋改为协律校尉。】汉铸钟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为时贵人见知。夔令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宋、元本、冯本、吴本“均”作“钧”，监本作“韵”，毛本作“均”，官本作“韻”。◎梁章钜曰：“均”即古“韻”字。《宋志》无“均”字。】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颇拒捍夔。夔、玉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士。【◎《宋书》卷十一《律志序》作“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主”。◎潘眉曰：当从《宋志》作“然后”。】文帝爱待玉，又尝令夔与左愿等【◎陈景云曰：○左愿，当作“左”，见繁钦《与魏文帝笺》。

《文选》李善、吕向注引《虁传》，并与笺合。善又云与颠同音，由善注观之，《虁传》此字本作“ ”，当是后来传录者易为“颠”，而作“愿”者又“颠”之转讹也。◎赵一清说同。】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难色，由是帝意不悦。后因他事系夔，使愿等就学，夔自谓所习者雅，仕宦有本，意犹不满，遂黜免以卒。【◎或曰：艺事乃能守正如此，学道君子未免愧之。】

弟子河南邵登、张泰、桑馥，各至太乐丞，【太乐丞，注见前。】下邳陈颃司律中郎将。自左延年等虽妙于音，咸善郑声，其好古存正莫及夔。【◎侯康曰：○《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云：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后又改三篇之行礼诗。第一曰《於赫篇》，咏武帝，声节与古《鹿鸣》同。第二曰

《巍巍篇》，咏文帝，用延年所改《驺虞》声。第三日《洋洋篇》，咏明帝，用延年所作《文王》声。第四曰《复用鹿鸣》，《鹿鸣》之声重用，而除古《伐檀》。◎赵一清曰：○《世说·术解篇》注引《晋后略》曰：钟律之器，自周之末废，而汉成、哀之间，诸儒修而治之。至后汉末复隳矣。魏氏使协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礼，徒依于时丝管之声、时之尺寸而制之，〖◎谨案：疑有脱误。〗甚乖失礼度。○又引干宝《晋纪》曰：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而夔据之，是以失韵。○《晋书》卷十六《律历志》：汉末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堙灭。魏武始获杜夔，使定乐器声调。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沈家本曰：傅玄序马钧，隋、唐志不著录。◎弼按：当在《玄集》中。《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马钧别传》。】“马先生，【《意林》此句下有“钧字德衡”四字。】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今之绫锦有文采，似始于此。】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白孔六帖》卷八“综”作“丝”，“者”作“为”，《意林》“蹑”作“ ”，下均同。】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御览·八百二十五》作

“遗日丧功”。】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此轮扁之对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为给事中，【◎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十六：马给事祠在泗州临淮县东一里台子山。】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严可均曰：○《意林》此下有“见《周官》，亦见《鬼谷子》”八字，当是裴有删节也。案《周官》无此语。○《鬼谷子·谋篇》曰：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北堂书钞·一百四十》引《鬼谷子》注曰：肃慎氏献白雉，还恐迷路，周公作指南车以送之。○案：此不知何人注。《御览·七百七十五》直以为《鬼谷子》正文，非也。】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争虚言，【宋本作“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宋本、原本、冯本、监本均同，吴本、毛本作“城内有坡，可为囿”。】患无水以灌之，【《傅子》“灌”作“溉”。】乃作翻车，【《傅子》此句上有“先生”二字。】令童儿转之，【◎翻车，即桔槔也。◎范《书·宦官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章怀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傅子》“巧”作“功”。】此二异也。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彫構，【吴本、毛本“構”作“搆”。】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歌乐舞象，【宋本“歌”作“女”。】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瓦掷剑，

【宋本“瓦”作“丸”。】缘垣倒立，出入自在；【《御览》作“自出自入”。】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御览》无“五”字。】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县溼牛皮，【宋本“溼”作“濕”。

《御览》“发”下有“钧”字，“人”下无“之”字，“楼”作“榭”。】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县石飞击敌城，【《御览》无“以断”二字。】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先生，先生口屈不对。【《傅子》“不”下有“能”字。】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谓裴子曰：‘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所以不对也。’傅子见安乡侯，言及裴子之论，安乡侯又与裴子同。傅子曰：‘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诚心先达，德行颜渊之伦是也。以言取之者，以变辩是非，言语宰我、子贡是也。【冯本“贡”作“夏”，误。】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虽圣人之明尽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试，然则试冉、季以政，试游、夏以学矣。游、夏犹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悬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于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毛本、官本“御”作“遇”，各本皆作“御”，《册府》同。】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樸乎？【◎官本《考证》曰：

* 樸，宋本作“璞”。○张照曰：无名之樸，语本《老子》，宋本作“璞”，非。】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吕氏春秋》云：公输般为高云梯，

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义，则曷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墨子能以术御荆，免宋之难者，此之谓也。”〖互见《战国策》及《墨子》。〗◎《墨子》云：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留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梁玉绳《清白士集·古今人表考》卷五云：公输般始见《檀弓下》、《战国·宋策》，“般”又作“班”，〖《列子·汤问》、《孟子》注。〗又作 “斑”，〖《隶释·郙阁颂》。〗又作“盘”〖《墨子》第五十。〗公输是号，〖《宋策》、《吕氏春秋·爱类》、《淮南·修务》、《本经》各注，而本书《叙传》师古注以为氏也。【本书，谓班固《汉书》。】〗名“般”，〖《檀弓》疏、《荀子·法行》注。〗鲁之巧人，或以为鲁昭公子，〖《孟子》注。〗故曰公输，〖《墨子》、《荀子》、《淮南》。〗亦曰公输子，〖《孟子》。〗亦曰输子，〖《盐铁论·刺复》。〗亦曰鲁般，〖《淮南·齐俗》及《吕·爱类》、《淮·修务》注，又《孟子》、《宋策》、《淮·本经》注，并作“鲁班”。〗亦曰班输，〖《列子·汤问》、本书《叙传》、《文选》曹植《七启》。〗亦曰输班，〖《易林·乾之既济。〗亦曰公班。〖《潜夫论·赞学》。〗案《山海·海内经》言“少暤生般，始为弓矢”，是公输取古人命名也。而郭茂倩《乐府·古艳歌行》云 “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唐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诗》“公输与班尔，从此遂韬声”，〖王尔，古巧匠，见《韩子·奸劫弑臣》、《淮南·本经》、刘书《新论·知人》。故汉刘歆《西京杂记》下载邹阳《几赋》“王尔，公输之徒”，中山王文《木器赋》“乃命班尔”，而昭容诗以“班尔”对“公输”，似割截《檀弓》语用之。〗下一“与”字分作二人。师古《叙传注》载或说，亦引《乐府》作二人解。〖《日知录·二十三》讥《乐府》不通，殆未之考。〗李善《七发注》据《檀弓》公输若及若之族般当之，但不闻若亦有巧名。又《檀弓》称般请以机封季康子母，《国策》诸子称班输、墨翟攻守事。墨翟在孔子后，不并康子时，般何以如是长年？是可疑者。◎《人表考》卷四云：墨翟始见《孟子》、《战国·齐策》，宋之大夫，

〖《史·孟荀传》。〗鲁人，〖《吕氏春秋·当染》、《慎大》注。而《神仙传》以为宋人。〗姓墨，

〖《广韵》注。〗本墨台氏所改，〖《通志·氏族略四》。〗名翟，〖《汉书·艺文志》、《吕氏·当染》《慎大》、《淮南·修务》注。〗亦曰墨氏，〖《孟子》。〗亦曰墨子，〖《孟子》、《宋策》、《墨子书》。〗亦曰子墨子，〖《墨子书》、《吕览·高义》。〗亦曰翟子。〖《文选》齐孔稚圭《北山移文》。〗案《孟子》杨、墨并言，诸子每云孔、墨，《抱朴子·名实篇》称班、墨，则墨其姓也。《墨子·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及《吕览·高义》多自称翟，则翟其名也。乃元伊世珍《琅嬛记》引《贾子说林》〖失名。〗谓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鸟入室，惊觉生乌，遂名之，诞不足信。】近汉世张平子，【◎范《书·张衡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衡少善属文，通五经，贯六艺，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琁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何焯校改“乃”作“巧”。】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

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刘家立曰：“秀”下应有“也”字。】安乡侯者，曹羲。【冯本“羲”下有“也”字。】武安侯者，曹爽也。】

## 朱建平

朱建平，沛国人也。【◎潘眉曰：三国列传，双名者惟建平一人。然《建平传》不书字，当以字行耳。◎王肇和曰：《荀彧传》戏志才、《司马朗传》赵威孙、《裴潜传》注王惠阳、郑文信、《刘廙传》刘望之、《董卓传》注杨整修、《刘先主传》刘德然、张世平之类，皆字也。又《刘先主传》刘元起，后但书“起”；《董卓传》注胡文才，《传》但称“才”；《管辂传》王宏直，后但称“直”；疑皆有衍文。他若《诸葛亮传》之石广元、孟公威，则名韬、名建矣；《秦宓传》之任定祖，则名安矣；翁归、仓舒，则小字也；陶丘一、周生烈，则复姓也；严白虎、刘雄鸣，则贼号也。惟《管辂传》注引《别传》有徐季龙，《吴妃嫔传》注引《吴书》王夫人父名庐九，是双名，然非正史不足据。◎弼按：《董昭传》有袁元长、袁春卿，《管辂传》有刘奉林、刘长仁、赵孔曜、管孝国、管季儒，又注引《辂别传》有单子春、鲍子春、蔡元才、翟文耀、纪玄龙、陈承佑，又《齐王芳纪》有孔晏乂，〖《仓慈传》作 “乂”。【“孔晏乂”乃“孔乂”之讹，卢弼已于《齐王芳纪》引诸说辩之。】〗《华佗传》注有刘景宗、《刘先主传》有刘子平，均双名。】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遍相众宾。建平曰： “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建平所言与高元吕相同，见《文纪》卷首注引《魏略》。】谓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为州牧，【夏侯威官兖州刺史，见《夏侯渊传》。】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应璩为侍中，见《王粲传》。】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谓曹彪曰： “君据藩国，至五十七当厄于兵，宜善防之。”

初，颍川荀攸、钟繇相与亲善。攸先亡，子幼。【◎《荀攸传》：攸从征孙权，道薨。◎注引《魏书》云：时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繇经纪其门户，欲嫁其妾。与人书曰：“吾与公达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后事付钟君。’吾时啁之曰：‘惟当嫁卿阿骛耳。’何意此子竟早陨没，戏言遂验乎！今欲嫁阿骛，使得善处。追思建平之妙，虽唐举、许负何以复加也！”【◎《御览》“也”作“邪”。唐举相李兑、蔡泽，见《史记·蔡泽传》。◎《荀子·非相篇》：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史记·绛侯世家》：周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后均如其言。◎又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见《外戚世家》。◎又《游侠传》：郭解，善相人许负外孙也。◎《怀庆府志》：负，河内温人，善相人。负所著有《德器歌》、《五官杂论》、《听声相行》等篇。◎《御览·三百七十一》《相书·许负》曰：乳间阔尺，富贵足寿；乳黑如墨，公侯之相。◎刘知几《史通》：许负《相经》**,** 当时所圣，见传流俗。】

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顷之，果崩。夏侯威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遗令及送丧之备，咸使素办。至下旬转差，垂以平复。三十日日昃，请纪纲大吏设酒，曰： “吾所苦渐平，明日鸡鸣，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过矣。”威罢客之后，合瞑疾动，夜半遂卒。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欻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

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与王淩通谋，赐死。凡说此辈，无不如言，不能具详，故粗记数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将军程喜、中领军王肃有蹉跌云。肃年六十二，疾笃，众医并以为不愈。肃夫人问以遣言，肃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将何虑乎！”而肃竟卒。【◎《肃传》：甘露元年薨。】

建平又善相马。文帝将出，取马外入，建平道遇之，语曰：“此马之相，今日死矣。”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齧文帝膝，【冯本“齧”作“囓”。】帝大怒，即便杀之。建平黄初中卒。【《文选注》所引群书有朱建平《相书》。】

## 周宣

周宣字孔和，乐安人也。【◎《郡国志》：青州乐安国乐安。◎《一统志》：乐安故城，今山东青州府博兴县北。】为郡吏。太守杨沛梦人曰：“八月一日曹公当至，必与君杖，饮以药酒。”使宣占之。是时黄巾贼起，宣对曰：“夫杖起弱者，药治人病，八月一日，贼必除灭。”至期，贼果破。后东平刘桢梦蛇生四足，穴居门中，使宣占之，宣曰：“此为国梦，非君家之事也。当杀女子而作贼者。”顷之，女贼郑、姜遂俱夷讨，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白孔六帖》：魏刘桢字公幹，尝梦蛇生四足，以不敬伏诛。】

文帝问宣曰：“吾梦殿屋两瓦堕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宣对曰：“后宫当有暴死者。”帝曰：“吾诈卿耳！”宣对曰：“夫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毕，而黄门令奏宫人相杀。无几，帝复问曰：“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卞后传》注作“磨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偪于太后，但加贬爵。以宣为中郎，属太史。【太史与中郎同为六百石，中郎属太史，可疑。太史令属官亦无中郎也。“属”字或为“兼”字之误。】

尝有问宣曰：“吾昨夜梦见刍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顷，出行，果遇丰膳。后又问宣曰：“昨夜复梦见刍狗，何也？”宣曰：“君欲堕车折脚，宜戒慎之。”顷之，果如宣言。后又问宣：“昨夜复梦见刍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当善护之。”俄遂火起。语宣曰：“前后三时，皆不梦也。聊试君耳，何以皆验邪？”宣对曰：“此神灵动君使言，故与真梦无异也。”又问宣曰：“三梦刍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梦，当得余食也。祭祀既讫，则刍狗为车所轹，故中梦当堕车折脚也。刍狗既车轹之后，必载以为樵，故后梦忧失火也。”【虽小术，亦不能执一方之见。】宣之叙梦，凡此类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余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隋志·五行家》：《占梦书》一卷，周宣等撰。◎《唐经籍志》：《占梦书》，周宣撰。】

## 管辂

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梁章钜曰：此是平原郡之平原县，汉中兴后作国，建安中国除，魏黄初三年复作国，七年除为郡。】容貌粗丑，【宋本、元本“貌”作“儿”。】无威仪而嗜酒，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辂别传》曰：【◎沈家本曰：○

《隋志》：《管辂传》三卷，管辰撰。○二唐志作“二卷”。辰，辂之弟。裴氏引之甚详，并录其序，又称“近有阎续伯者，名缵，补缀遗脱，敢以所闻列于篇左”，则又补辰之所未详者。】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犹不可止。自言：“我年虽小，然眼中喜视天文。”常云：“家鸡野鹄，犹尚知时，况于人乎？”与邻比儿共戏土壤中，辄画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说事，语皆不常，宿学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当有大异之才。【元本“大”作“人”，误。】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隋书·经籍志》：《风角集要占》十二卷，《风角要占》三卷，梁八卷，京房撰。

◎范《书·郎顗传》：顗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章怀注：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无不精微。体性宽大，多所含受；憎己不雠，爱己不褒，每欲以德报怨。常谓：“忠孝信义，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细直，士之浮饰，不足为务也。”【◎何焯曰：语似小偏，然长者自如是。】自言：“知我者稀，则我贵矣，安能断江、汉之流，为激石之清？乐与季主论道，【◎《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索隐》云：季主，见《列仙传》。】不欲与渔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笃兄弟，顺爱士友，皆仁和发中，终无所阙。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为琅邪即丘长，【◎《郡国志》：徐州琅邪国即丘。◎《一统志》：即丘故城，今山东沂州府兰山县东南。】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官本《考证》云：《册府》“渊”作“胸”，元本作“纸”。】辞义斐然。于时黉上【毛本“黉”作“喾”，误。】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国内，谓琅邪国内也。】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单子春【琅邪国，汉末建安二十一年为郡，魏太和六年复为国。子春为太守，盖在太和六年前也。】雅有材度，闻辂一黉之俊，欲得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余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未坚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后而言之。”【“而”字疑衍。】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独使饮之。酒尽之后，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与卿旗鼓相当。”辂言： “始读《诗》、《论》、《易本》，【“论”下似夺“语”字。】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邪？”于是唱大论之端，遂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册府》“劫”作“诘”。】论难锋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余。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冯本“才器”作“材气”。】听其言论，正似司马犬子游猎之赋，【◎元本“犬”作“太”，监本作“大”，均误。◎《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孟康曰：爱而字之也。〗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召问相如。相如曰：“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何其磊落雄壮，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不徒有言也。”于是发声徐州，【琅邪太守属徐州。】号之神童。】

父为利漕，【◎《水经·淇水注》：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又《浊漳水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弼按：即武纪建安十八年“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也。利漕渠在今直隶广平府肥乡县东，大名府元城县之西北。◎谢鍾英曰：在广平府曲周县东。】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御览》此下有“不知何故”四字，注引《辂别传》有此四字。】使辂筮其所由。辂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御览》卷七百二十七“升”作“斗”。◎周寿昌曰：“升”与“斗”

古文相近。】排著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于天。”于是恩涕泣服罪。【◎《辂别传》曰：利漕民郭恩，字义博，有才学，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观。辂就义博读《易》，数十日中，意便开发，言难踰师。于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黉上诸生疾病死亡贫富丧衰，初无差错，莫不惊怪，谓之神人也。又从义博学仰观，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语义博：“君但相语墟落处所耳，至于推运会，论灾异，自当出吾天分。”学未一年，义博反从辂问《易》及天文事要。义博每听辂语，未尝不推机慷慨。【宋本“推”作“椎”，毛本“机”作“機”。】自言“登闻君至论之时，忘我笃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远也”！义博设主人，独请辂，具告辛苦，自说：“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试相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当为吾祈福于神明，勿有所爱。兄弟俱行，此为更生。”辂便作卦，思之未详。会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语义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义博悲涕沾衣，曰：“皇汉之末，实有斯事。君不名主，讳也。我不得言，礼也。兄弟躄来三十余载，脚如棘子，不可复治，但愿不及子孙耳。”辂言火形不绝，水形无余，不及后也。】

广平刘奉林妇病困，已买棺器。时正月也，使辂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时。”林谓必不然，而妇渐差，至秋发动，一如辂言。【◎《辂别传》曰：鲍子春为列人令，【◎《郡国志》：冀州钜鹿郡列人。◎三国魏黄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广平郡，列人移属广平。◎《一统志》：列人故城，今直隶广平府肥乡县东北。】有明思才理，与辂相见，曰：“闻君为刘奉林卜妇死亡日，何其详妙，试为论其意义。”辂论爻象之旨，说变化之义，若规员矩方，无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谭《易》，又喜分蓍，可谓盲者欲视白黑，聋者欲听清浊，苦而无功也。听君语后，自视体中，真为愦愦者也。”】

辂往见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辂曰：“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儿，堕地【各本“堕”作“墯”。】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小大共视，须臾去之也。【《御览》“去之”作“便去”。】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怪。”基大惊，问其吉凶。辂曰：“直官舍久远，【冯本“官”作“客”。】魑魅魍魉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何焯曰：《急救篇》注“古有仙人宋无忌”，此云“妖”，未详。宋无忌见《封禅书》，《索隐》引《白泽图》云“火之精曰宋无忌”，盖其人火仙也。以入灶，故指为火之妖。◎周寿昌说同。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有灶神说，词繁不录。】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直老铃下耳。【◎铃下，解见《吴志·吴范传》。◎何焯曰：

《御览》引此语下更有“公府阁有绳铃以传呼，铃下有吏者也”，当亦是裴注。】今卦中见象，

【《御览》“见”下有“其”字。】而不见其凶，知非妖咎之征，自无所忧也。”后卒无患。【《御览》“患”作“恙”。】【◎《辂别传》曰：基与辂共论《易》，数日中，大以为喜乐，语辂言： “俱相闻善卜，定共清论。君一时异才，当上竹帛也。”辂为基出卦，知其无咎，因谓基曰： “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殷之阶庭，非木所生，而野鸟一鸲，武丁为高宗，【◎《史记·殷本纪》：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正义》曰：呴，音“构”，雉鸣也。〗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桑谷暂生，太戊以兴。【◎《史记·殷本纪》：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身养德，从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污累天真。”【此为正论。】】

时信都令家【◎《郡国志》：冀州安平国，治信都。◎《寰宇记》：魏黄初中，冀州刺史自邺移治此县。◎《一统志》：信都故城，今直隶冀州治。】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使辂筮之。辂曰：“君此堂西头，【宋本、冯本“此”作“北”。】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

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县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辂别传》曰：王基即遣信都令迁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

【◎《诗·小雅》：骍骍角弓。◎《正义》曰：○《冬官·弓人》：以六材为弓，谓幹、角、筋、胶、丝、漆也。◎此言角弓，盖别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于古亦应有之。】箭久远，木皆消烂，但有铁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无复疾病。基曰：“吾少好读《易》，玩之以久，不谓神明之数，其妙如此。”便从辂学《易》，推论天文。辂每开变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尝不纤微委曲，尽其精神。基曰：“始闻君言，如何可得，【◎何焯曰：李安溪以意改“何”字作“将”字。】终以皆乱，【皆，疑作“暓”。】此自天授，非人力也。”于是藏

《周易》，绝思虑，不复学卜筮之事。辂乡里乃太原【◎赵一清曰：“乃太原”三字未详，或疑是人姓名，而其字误耳。◎钱仪吉曰：乃姓，太原名。◎弼按：赵说是，钱说不足据。】问辂：“君往者为王府君论怪，云老书佐为蛇，老铃下为乌，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贱乎？为见于爻象，出君意乎？”辂言：“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乎？【冯本“胸心”作“心胸”。】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常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夫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鲧，天子之父，赵王如意，汉祖之子，而鲧为黄熊，

【◎熊，冯本作“能”。◎《史记·夏本纪》：舜殛鲧于羽山。◎《正义》云：鲧于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如意为苍狗，【◎《史记·吕后本纪》：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斯亦至尊之位而为黔喙之类也。况蛇者协辰巳之位，乌者栖太阳之精，此乃腾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书佐、铃下，各以微躯化为蛇、乌，不亦过乎！”】

清河王经去官还家，辂与相见。经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烦作卦。”卦成，辂曰： “爻吉，不为怪也。君夜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孟子》：为丛驱爵者，鹯也。

◎《疏》云：鹯能食鸟雀。】入居怀中，【宋本、冯本“居”作“君”。】殷殷有声，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妇人，觅索余光。”经大笑曰：“实如君言。”辂曰：“吉，迁官之征也，其应行至。”顷之，经为江夏太守。【◎《辂别传》曰：经欲使辂卜，而有疑难之言，辂笑而咎之曰：“君备州里达人，【元本“备”作“侯”。】何言之鄙！昔司马季主有言：【毛本“昔”作 “皆”，误。司马季主，见前。】‘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仁义。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长，岂直数千钱哉？’【以上季主语，见《史记·日者列传》。】以此推之，急务也。苟道之明，圣贤不让，况吾小人，敢以为难！”彦纬敛手谢辂：【王经字彦纬，《夏侯玄传》注引

《世语》作“彦伟”，当以“纬”为是。】“前言戏之耳。”于是辂为作卦，其言皆验。经每论辂，以为得龙云之精，能养和通幽者，非徒合会之才也。】

辂又至郭恩家，有飞鸠来在梁头，鸣甚悲。辂曰：“当有老公从东方来，【北宋本“公”作“翁”。】携豚一头，酒一壶。主人虽喜，当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节酒、戒肉、慎火，而射鸡作食，【鸡，或作“鸠”。】箭从树间激中数岁女子手，流血惊怖。【◎《辂别传》曰：义博从辂学鸟鸣之候，【郭恩字义博，见前注。】辂言“君虽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难为师也”。辂为说八风之变，【◎《礼记·乐记》云：八风从律而不奸。◎《疏》云：八风，八方之风也。】五音之数，【◎《孟子》：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宫、商、角、徵、羽也。】以律吕为众鸟之商，【◎《汉书·律历志》：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

六甲为时日之端，【◎《汉书·律历志》：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无子，故有五子。◎《汉书·艺文志》：《风鼓六甲》二十四卷。◎范《书·方术传》注：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反覆谴曲，【何焯校改“谴”作“缱”。】出入无穷。义博静然沈思，驰精数日，卒无所得。义博言：“才不出位，难以追征于此。”【宋本作“于此遂止”。】】

辂至安德令刘长仁家，【◎《郡国志》：平原郡安德。◎《一统志》：安德故城，今山东济南府陵县治。】有鸣鹊来在閤屋上，其声甚急。辂曰：“鹊言东北有妇昨杀夫，牵引西家人夫离娄，【人夫离娄，字疑有误。】候不过日在虞渊之际，【◎《楚辞·九叹·远逝》云：囚灵玄于虞渊。◎注：○虞渊，日所入也。○《淮南子·天文训》：至于虞渊，是谓黄昏。】告者至矣。”到时，果有东北同伍民来告，邻妇手杀其夫，诈言西家人与夫有嫌，来杀我婿。

【◎《辂别传》曰：勃海刘长仁有辩才，初虽闻辂能晓鸟鸣，后每见难辂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鸟兽之声曰鸣，故言者则有知之贵灵，鸣者则无知之贱名，何由以鸟鸣为语，乱神明之所异也？孔子曰‘吾不与鸟兽同群’，明其贱也。”辂答曰：“夫天虽有大象而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验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浮沈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鶂并退，【◎《左传·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飞过宋都。】伯姬将焚，鸟唱其灾，【◎《左传·襄公三十年》：或叫于宋太庙曰：“嘻嘻，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火灾，宋伯姬卒。】四国未火，融风已发，【◎《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诸侯其有火炎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 “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注云：东北曰融风。融风，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高显，故登以望气。】赤鸟夹日，殃在荆楚。【◎《左传·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吕则音声有本，求之人事则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史记·秦本纪》：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仲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葛卢听音，著在《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斯皆典谟之实，非圣贤之虚名也。商之将兴，由一燕卵也。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文王受命，丹鸟衔书，【◎

《吕氏春秋》：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此乃圣人之灵祥，周室之休祚，何贱之有乎？夫鸟鸣之听，【鸟鸣，宋本作“鸣鸟”。】精在鹑火，妙在八神，自非斯伦，犹子路之于死生也。”长仁言：“君辞虽茂，华而不实，未之故信。”【◎宋本作“未敢之信”，成都局本作“未之敢信”。◎何焯曰：按《别传》实皆然，但陈氏所引用者不外此，削去其迂蔓耳。】须臾有鸣鹊之验，长仁乃服。】辂至列人典农王弘直许，【◎列人见前。郡县有屯田者置典农。◎钱大昕曰：此“弘直”二字名，而下名单称“直”。《蜀先主传》先书“同宗刘德然父元起”，而后书“起”，《孙策传》先书“吴人严白虎”，而后书“虎”，皆非史例，疑传写脱去。◎弼按：二字名，详见《朱建平传》注。】有飘风高三尺余，从申上来，在庭中幢幢回转，【◎张平子《东京赋》：树羽幢幢。◎薛注：幢幢，羽貌。】息以复起，良久乃止。直以问辂，辂曰：“东方当有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胶东吏到，直子果亡。直问其故，辂曰：“其日乙卯，则长子之候也。【◎钱大昕曰：于卦位卯属东方震，震为长男。】木落于申，斗建申，申破寅，死丧之候也。日加午而风发，则马之候也。离为文章，则吏之候也。申未为虎，【◎钱大昕曰：虞仲翔说坤为虎，坤位西南，在未、申之间也，于天文参为白虎，位亦在申。】虎为大人，则父之候也。”有雄雉飞来，登直内铃柱头，【吴本“铃”

作“钤”。】直大以不安，令辂作卦，辂曰：“到五月必迁。”时三月也，至期，直果为渤海太守。【◎《辂别传》曰：辂又曰：“夫风以时动，又以象应，【冯本“又”作“爻”。】时者神之驱使，象者神之形表，【宋本“神”作“时”。】一时其道，不足为难。”王弘直亦大学问，有道术，皆不能精。问辂：“风之推变，乃可尔乎？”辂言：“此但风之毛发，何足为异？若夫列宿不守，众神乱行，八风横起，怒气电飞，山崩石飞，树木摧倾，扬尘万里，仰不见天，鸟兽藏窜，兆民骇惊，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台，望风气，【梓慎登高望气，事见前“融风”注。】分灾异，刻期日，然后知神思遐幽，灵风可惧。”】

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郡国志》：冀州魏郡馆陶。◎三国魏黄初二年，以魏郡东部置阳平郡，馆陶改属阳平。◎李兆洛曰：馆陶故城，今山东东昌府馆陶县西南。◎钱玷曰：今馆陶县治。◎洪亮吉曰：新兴郡，汉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朔方、五原四郡，各置一县统其民，凡领县六。◎谢鍾英曰：○按《武帝纪》：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是新兴只领四县。洪氏从《元和志》录平城、马邑，非也。今据移雁门。◎吴增僅曰：新兴初置，但有四县，平城、马邑盖在置郡之后。】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师古曰：数家，术数之家也。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覆，音芳目反。】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御览》 “乎”作“于”。】雄雌以形，【“以”、“已”古通。】翅翼舒张，【《御览》“翅翼”作“分翅”。】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县，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觳，音斛。觫，音速。觳觫，恐惧貌。◎《孟子》：吾不忍其觳觫。】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昬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御览》“喜”作“欢”。】【◎《辂别传》曰：诸葛原字景春，亦学士。好卜筮，数与辂共射覆，不能穷之。景春与辂有荣辱之分，因辂饯之，大有高谭之客。诸人多闻其善卜、【宋本、元本、吴本、监本“诸”作“知”，误。】仰观，不知其有大异之才，于是先与辂共论圣人著作之源，【吴本、毛本“先”作“有”。】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辂解景春微旨，遂开张战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虚，以待来攻。景春奔北，军师摧衄，自言吾睹卿旌旗，城池已坏也。其欲战之士，于此鸣鼓角，举云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后登城曜威，开门受敌，上论五帝，如江如汉，下论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华之俱发，其攻者若秋风之落叶。【北宋本“攻”作“坑”。】听者眩惑，不达其义，言者收声，莫不心服，虽白起之坑赵卒，【◎《史记·白起传》：赵卒降者数十万人，诈而尽坑之。】项羽之塞濉水，【◎《史记·项羽本纪》：楚追击至雎水上，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雎水，雎水为之不流。】无以尚之。于时客皆欲面缚衔璧，求束手于军鼓之下。辂犹总干山立，【◎《礼记·乐记》：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郑注：总干，持盾也。山立，犹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诸候也。】未便许之。至明日，离别之际，然后有腹心始终。一时海内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众人中言：“本闻卿作狗，何意为龙？”辂言：“潜阳未变，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闻龙声乎！”景春言：“今当远别，后会何期？且复共一射覆。”辂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为我论此卦意，纾我心怀”。辂为开爻散理，分赋形象，言徵辞合，妙不可述。【宋本“述”作“过”。】景春及众客莫不言“听后论之美，胜于射覆之乐”。景春与辂别，戒以二事，言；“卿性乐酒，量虽温克，然不可保，宁当节之。卿有水镜之才，所见者妙，仰观虽神，祸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游于云汉之闻，不忧不富贵也。”辂言：“酒不可极，才不可尽，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辂族兄孝国，居在厈丘，【◎官本“厈”作“斥”。◎惠栋曰：○斥，音尺，一音昌夜反。

* 阚骃云：在魏郡东八十里。○《前汉志》及《刘宽碑阴》皆作“ ”。◎《郡国志》：冀州魏郡斥丘。◎《一统志》：斥丘故城，今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东南。】辂往从之，与二客会。客去后，辂谓孝国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神相全编·六·神异赋》云：天庭高耸，少年富贵可欺。◎注云：天庭位印堂之上，发际之下，以其处于至高之位，故曰天庭。

◎又云：南方贵宦清高，多主天庭丰阔。◎注云：南方以天庭为主，天庭为额，乃火星也。

◎见《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第六百三十六卷。又管辂有《人伦渊奥赋》，专论相术，见

《图书集成·艺术典》第六百三十九卷。】同有凶气，异变俱起，双魂无宅，【◎《辂别传》曰：辂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宋本“天”作“夭”。】坎为棺椁，兑为丧车。”】流魂于海，骨归于家，少许时当并死也。”复数十日，二人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惊下道入漳河中，【《御览》“惊”作“渴”。】皆即溺死也。

当此之时，辂之邻里，外户不闭，无相偷窃者。清河太守华表，召辂为文学掾。【◎本志《华歆传》云：子表，咸熙中为尚书。◎《晋书·华表传》云：表年二十，拜散骑黄门郎，累迁侍中。◎不言为清河太守也，当为史失载。】安平赵孔曜荐辂于冀州刺史裴徽曰：【徽字文季，见《裴潜传》注。】“辂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天文则同妙甘公、石申，【◎《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张耳走汉。◎文颖曰：善说星者甘氏也。◎《天官书》云“齐甘公”，

《艺文志》云“楚有甘公”，刘歆《七略》云“公一名德”。石申未详。】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司马季主见前。】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薮，留精九皋，辂宜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徽于是辟为文学从事，引与相见，大善友之。【元本“善”作“喜”。】徙部钜鹿，【◎

《续百官志》：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徒部钜鹿，当即巡行所部至钜鹿也。又按冀州刺史初治邺，黄初中徙治信都，无徒治钜鹿之事，徒部当作行部解。◎《宋书·百官志》：前汉世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適所治。后汉世，所治始有定处，止八月行部。官属有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治中从事史一人，主财谷簿书。◎此传言冀州刺史裴徽行部至钜鹿郡，迁管辂为治中别驾，即从刺史行部也。】迁治中别驾。【◎杜佑曰：从行部别乘传车，故曰别驾。】

初应州召，与弟季儒共载，至武城西，【◎赵一清曰：《郡国志》魏郡邺县有武城。《水经·浊漳水注》以为即梁期城。当在今彰德府临漳县境。】自卦吉凶，语儒云：“当在故城中见三貍，尔者乃显。”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见三貍共踞城侧，兄弟并喜。正始九年举秀才。

【◎《辂别传》曰：辂为华清河所召，为北黉文学，一时士友无不叹慕。安平赵孔曜，明敏有思识，与辂有管、鲍之分，【◎《史记·管晏列传》：小白立为桓公，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能，多鲍叔能知人也。】故从发干来，就郡黉上【◎《郡国志》：兖州东郡发干。◎洪亮吉曰：发干，建安十七年移属魏郡。◎谢鍾英曰：《吴志》“潘璋，东郡发干人”，是县还属东郡。《晋志》属阳平郡。◎弼按：下文“冀州裴使君”云云，自以属魏郡隶冀州为是。◎《一统志》：发干故城，今山东东昌府堂邑县西南。】与辂相见，言：“卿腹中汪汪，【◎范《书·黄宪传》：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故时死人半，今生人无双，当去俗腾飞，翱翔昊苍，云何在此？闻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严君平卜筮于成都，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商瞿，鲁人，字子木。孔子传《易》于瞿，见《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裴徽所注精之严、瞿，未知所指。若严君平与商瞿，一名一姓，疑为不类，姑存疑于此。】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当故往，为卿陈感虎开石之诚。”辂言：“吾非四渊之龙，安能使白日昼阴？卿若能动东风，

兴朝云，吾志所不让也。”于是遂至冀州见裴使君。使君言：“君颜色何以消减于故邪？”【元本、冯本、吴本、监本“减”作“灭”，误。】孔曜言：“体中无药石之疾，然见清河郡内有一骐骥，拘絷后厩历年，去王良、伯乐百八十里，【◎《孟子》：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赵注云：王良，善御者也。◎《列子·说符篇》：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张湛注：伯乐，善相马者。】不得骋天骨，起风尘，以此憔悴耳。”

【孔曜以骐骥比管辂，以王良、伯乐比裴徽也。】使君言：“骐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辂字公明，年三十六，【辂死于甘露元年，年四十八，正始九年，为年四十，此言“年三十六”，不知何故。若谓赵孔曜之荐辂在裴徽举辂为秀才前数年，然后按下文再见、三见、四见，至十月举为秀才，直为一年事耳。《别传》与陈《志》互异，裴注亦云不相应，殊可异也。】雅性宽大，与世无忌，可谓士雄。仰观天文则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能思齐季主，游步道术，开神无穷，可谓士英。抱荆山之璞，怀夜光之宝，而为清河郡所录北黉文学，可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薮，欲令明主不独治，逸才不久滞，高风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辂特蒙阴和之应，得及羽仪之时，必能翼宣隆化，扬声九围也。”裴使君闻言，则慷慨曰：“何乃尔邪！虽在大州，未见异才可用释人郁闷者，思还京师，得共论道耳，况草间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为取之，莫使骐骥更为凡马，【毛本“马”作 “鸟”，误。】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辂为文学从事。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前树下，乃至鸡向晨，然后出。再相见，便转为钜鹿从事。三见，转治中。四见，转为别驾。至十月，举为秀才。辂辞裴使君，使君言：“丁、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不精也。【《世说新语·规箴篇》注引《辂别传》作“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丁”作“何”，多一“无”字，于上下文均合，当从之。】何尚书神明精微，

【《世说》注“精微”作“清徹”，无下二句。】言皆巧妙，巧妙之志，【志，疑作“至”。】殆破秋毫，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当以相问。【◎赵一清曰：○《南齐书·张绪传》云：平叔所不解《易》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此云“九事”，二书互异。

◎梁章钜曰：《南齐书·张绪传》及《南史·何晏传》〖◎弼按：何晏，魏人，何至《南史》有传？梁氏说误。【当作“《南史·张绪传》”。】〗并以为七事，误也。《梁书·伏曼容传》及

《世说·文学篇》〖◎弼按：见《规箴篇》。〗皆作九事，与此同。】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辂言：“何若巧妙，以攻难之才，游形之表，未入于神。夫入神者，当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然后览道无穷，未暇细言。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兴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义者，不足劳思也。若阴阳者，精之以久。辂去之后，岁朝当有时刑大风，风必摧破树木。若发于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谭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书何晏请之，邓飏在晏许。晏谓辂曰：“闻君著爻神妙，【◎著，当作“蓍”。◎《世说·规箴篇》注引《辂别传》云：闻君非徒善论《易》，至于分蓍思爻，亦为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胡三省曰：不，读曰否。】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通鉴》“在”作“集”。】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曰：“夫飞鸮，天下贱鸟，及其在林食椹，则怀我好音，【◎《诗·鲁颂·泮水之章》：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毛传》云：翩，飞貌。鸮，恶声之鸟也。黮，桑实也。◎郑《笺》云：言鸮恒恶鸣，今来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为此之故，故改其鸣，归就我以善音，喻人感于恩则化也。】况辂心非草木，敢不尽忠？【◎《世说》注云：况辂心过草木，注情葵藿，敢不尽忠？唯察之尔。】昔元、凯之弼重华，【◎《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云：虞舜者，名曰重华。】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世说》注此句下有“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宁。【《世说》注此

句下有“然后据鼎足而登金铉，调阴阳而济兆民”二语。】此乃履道休应。【《御览》“道”下有“之”字，《世说》注同。】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晏赐爵为列侯，见《曹爽传》注引《魏略》，故管辂称晏为君侯。】势若雷电，【《世说》注“电”作“霆”，此句下有“望云赴景，万里驰风”二语。】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御览》“仁”作“人”，《世说》注作“士”。】又鼻者艮，【《世说》注“艮”下有“也”字。】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书》【◎《汉书·艺文志》：《相人》二十四卷。◎《隋书·经籍志》：《相书》四十六卷。◎《荀子·非相篇》杨注：相，视也。视其骨状，以知吉凶贵贱。】谓“鼻之所在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胡三省曰：《相书》以鼻为天中，自唇以上为人中。】】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冯本“贵”下有“也”字，《世说》注同，各本均无之。◎《孝经·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世说》注“恶”下有“之物”二字。】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册府》“害”作“虚”。】盛衰之期。【《世说》注“轻豪者亡”下有“必至之分也。夫变化虽相生，极则有害；虚满虽相受，溢则有竭。圣人见阴阳之性，明存亡之理，损益以为衰，抑进以为退”数语。无“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十二字。】是故山在地中曰谦，雷在天上曰壮；【《世说》注作“曰大壮”，下同。】谦则裒多益寡，【◎胡三省曰：裒，蒲侯翻，与掊同，取也。此言晏据权势，揆分为多，当思自减省也。】壮则非礼不履。未有损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然后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飏曰：“此老生之常谭。”辂答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胡三省曰：言必见其死也。】晏曰：“过岁更当相见。”【◎《辂别传》曰：辂为何晏所请，果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

【《通鉴》“见”作“自”。】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请辂为卦。辂既称引鉴诫，【冯本 “诫”作“戒”。】晏谢之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而吐其诚，【冯本无“其”字。】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而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世说》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箸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承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盖因辂言惧而赋诗。◎或曰：平叔自是大雅之士，惜溺于富贵耳。】】辂还邑舍，【◎胡三省曰：邑舍，平原邑舍也。】具以此言语舅氏，舅氏责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谓辂狂悖。岁朝，西北大风，【监本作“风大”。】尘埃蔽天，十余日，闻晏、飏皆诛，然后舅氏乃服。

【◎《晋书·五行志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风，发屋折树木，昏尘蔽天。案管辂说，此为时刑大臣，执政之忧也。是时，曹爽区雾自专，骄僭过度，天戒数见，终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风之罚也。后踰旬而爽等诛灭。】【◎《辂别传》曰：舅夏大夫问辂：“前见何、邓之日，为已有凶气未也？”辂言：“与祸人共会，然后知神明交错；与吉人相近，又知圣贤求精之妙。夫邓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故鬼躁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胡三省曰：管辂之与何、邓言也，其陈义近于古人。至答其舅论何、邓之所以败，则相者之说耳，何前后之相戾也！】辂后因得休，裴使君问：“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实何如？”辂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

【毛本无“所”字。】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则智由此惑。故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得上才则浅而流绝，得中才则游精而独出，辂以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诚如来论。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吸，疑作“翕”。】皆归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世说·文学篇》注引《管辂传》

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始辂过魏郡太守钟毓，【毓以谏曹爽增兵，失爽意，出为魏郡太守，见《毓传》。】共论

《易》义，辂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无蹉跌。毓大愕然，曰： “君可畏也。死以付天，【《御览》作“君可畏人也，命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复筮。毓问辂：“天下当太平否？”辂曰：“方今四九天飞，利见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宋本、元本、冯本“大”作“文”。】何忧不平？”毓未解辂言，无几，曹爽等诛，乃觉寤云。

【◎《辂别传》云：魏郡太守钟毓，清逸有才，难辂《易》二十余事，自以为难之至精也。辂寻声投响，言无留滞，分张爻象，义皆殊妙。毓即谢辂。辂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圣人运神通化，连属事物，何聪明乃尔！”辂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极，终而复始。文王损命，不以为忧，【◎《吕氏春秋》：周文王寝疾而地动，群臣皆恐，请移之。文王曰： “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无几何，疾乃止。】仲尼曳杖，不以为惧，【◎《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绪烦蓍筮，宜尽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恶事，哀乐之分，吾所不能齐，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为邺典农，【◎《晋书·石苞传》：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县召为吏，给农司马。既而又被使到邺，徙邺典农中郎将。】与辂相见，问曰：“闻君乡里翟文耀能隐形，其事可信乎？”辂言：“此但阴阳蔽匿之数，苟得其数，则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形，游变化之内，散云雾以幽身，布金水以灭迹，术足数成，不足为难。”苞曰：“欲闻其妙，君且善论其数也。”辂言：“夫物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是故鲁班不能说其手，【鲁班，详见前《杜夔传》注引傅玄《马钧序》。】离朱不能说其目。【◎梁玉绳《古今人名表考》云：离朱始见《列子·汤问》，

《庄子·骈拇》、《天地》“朱”又作“珠”，离氏，即离娄，亦曰离子，黄帝时明目人，察箴末于百步之外。】非言之难，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请举其大体以验之。夫白日登天，运景万里，无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见。三五盈月，清耀烛夜，可以远望，及其在昼，明不如镜。今逃日月者必阴阳之数，阴阳之数通于万类，鸟兽犹化，况于人乎！夫得数者妙，得神者灵，非徒生者有验，死亦有征。是以杜伯乘火气以流精，【◎《竹书纪年》：周宣王四十三年，王杀大夫杜伯。◎《墨子·明鬼篇》：周宣王杀杜伯而不辜，后三年，周宣王合诸侯，田于圃，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汉书·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国。◎管辂所云“杜伯乘火气”，是否杜伯朱衣冠、朱弓矢之事，不敢臆断。】彭生托水变以立形。【◎胡玉缙曰：○《左传·庄八年》：齐侯田于贝丘**,** 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隊于车。○《易·说卦传》：坎为豕。

* 又曰：坎为水。○托水变以立形也。】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显亦能幽，此物之精气，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数使之然也。”苞曰：“自见阴阳之理，【宋本“自”作“目”。】不过于君，君何以不隐？”辂曰：“夫陵虚之鸟，爱其清高，不愿江、汉之鱼；渊沼之鱼，乐其濡湿，不易腾风之鸟：由性异而分不同也。仆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亲义，见数不以为异，知术不以为奇，夙夜研机，【官本“机”作“几”。】孳孳温故，而素隐行怪，未暇斯务也。”【◎李安溪曰：辂之议论，此为最善。】】

平原太守刘邠取印囊及山鸡毛著器中，使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钱大昕曰：“文”与“章”非韵，疑“成文”二字，当为“文成”。】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

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邠曰：“此郡官舍，连有变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辂曰：“或因汉末之乱，兵马扰攘，军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愿安百禄，以光休宠。”【◎《辂别传》曰：故郡将刘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与辂相见，意甚喜欢，自说注《易》向讫也。辂言：“今明府欲劳不世之神，经纬大道，诚富美之秋。然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易》之清浊，延于万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后垂明思也。自旦至今，听采圣论，【元本“采”作“探”。】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辂不解古之圣人，何以处乾位于西北，坤位于东南。【宋本“东”作“西”。】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为神明君父，覆载万物，生长抚育，【宋本、元本、冯本“抚育”作“无首”。】何以安处二位与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夫统者，属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别位也？”邠依《易系词》，诸为之理以为注，不得其要。辂寻声下难，事皆穷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变化之根源，今明府论清浊者有疑，疑则无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辂于此为论八卦、八卦之道【◎官本《考证》云：监本为“论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及爻象之精，大论开廓，众化相连。邠所解者，皆以为妙，所不解者，皆以为神。自说：“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历载靡宁，定相得至论，

【“宁”、“定”二字疑有一衍。】此才不及《易》，不爱久劳，喜承雅言，如此相为高枕偃息矣。”欲从辂学射覆，辂言：“今明府以虚神于注《易》，亦宜绝思于灵蓍。灵蓍者，二仪之明数，阴阳之幽契，施之于道则定天下吉凶，用之于术则收天下豪纤。纤微，未可以为《易》也。”邠曰：“以为术者《易》之近数，欲求其端耳。若如来论，何事于斯？”留辂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谭。邠自言：“数与何平叔论《易》及老、庄之道，至于精神遐流，与化周旋，清若金水，郁若山林，非君侣也。”邠又曰：“此郡官舍，连有变怪，变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当达此数者，其理何由也？”辂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无木石，与地自然；含阴不能吐云，含阳不能激风，阴阳虽弱，犹有微神；微神不真，【元本“真”作 “贞”。】多聚凶奸，以类相求，魍魉成群。或因汉末兵马扰攘，军尸流血，污染丘岳，强魂相感，变化无常，故因昏夕之时，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于黄龙，【◎《淮南子》：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

◎《楚辞》注：禹治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导水径所当决者，因而治之。◎《拾遗记》：禹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龟颔下有印文，禹所穿凿，以青泥封记，使龟印其上。】周武信时，不惑于暴风，【◎《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惧妖，自天祐之，【冯本“祐”作“佑”。】吉无不利，愿安百禄以光休宠也。”邠曰：“听雅论为近其理，每有变怪，辄闻鼓角声音，或见弓剑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左传·昭公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杜注：襄公三十年，郑杀伯有。言其鬼至。】实能合会，干犯明灵也。”邠问辂：“《易》言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斯为同不也？”辂曰：“不同之名，朝旦为辉，日中为光。”◎《晋诸公赞》曰：邠本名炎，犯晋太子讳，改为邠。位至太子仆。子粹，字纯嘏，侍中。次宏，字终嘏，太常。次汉，字仲嘏，光禄大夫。【◎《晋书·刘惔传》：刘潢字冲嘏，吏部尚书。◎“潢”与“汉”、“冲”与 “仲”，字俱相近也。】汉清冲有贵识，名亚乐广。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晋陵内史。耽子恢，【《晋书》“恢”作“惔”。】字真长，尹丹杨，为中兴名士也。【◎《晋书·刘惔传》：惔字真长，沛国相人也。祖宏，字终嘏，光禄勋。宏兄粹，字纯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书。并有名中朝，时人语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晋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远，有标奇，王导深器之。尚明帝女庐陵公主。累迁丹阳尹。为政清整，与王羲之雅相友善。惔每奇桓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劝帝抑之，不纳，后竟如其言。年三十六卒官。】】

清河令徐季龙【◎沈家本曰：季龙是双名，东汉时罕见。◎弼按：东汉时双名甚多，见

《朱建平传》注。】使人行猎，令辂筮其所得。辂曰：“当获小兽，复非食禽，虽有爪牙，微而不强，虽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猎人暮归，果如辂言。季龙取十三种物，著大箧中，使辂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种物。”先说鸡子，后道蚕，【宋本“ ”作“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为枇耳。【◎《辂别传》曰：清河令徐季龙，字开明，有才机。与辂相见，共论龙动则景云起，虎啸则谷风至，以为火星者龙，参星者虎，火出则云应，参出则风到，此乃阴阳之感化，非龙虎之所致也。辂言：“夫论难当先审其本，然后求其理，理失则机谬，机谬则荣辱之主。若以参星为虎，则谷风更为寒霜之风，寒霜之风非东风之名。是以龙者阳精，以潜为阴，幽灵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兴云。夫虎者，阴精而居于阳，依木长啸，动于巽林，二气相感，故能运风。若磁石之取铁，不见其神而金自来，有征应以相感也。况龙有潜飞之化，虎有文明之变，招云召风，何足为疑？”季龙言：“夫龙之在渊，不过一井之底，虎之悲啸，不过百步之中，形气浅弱，所通者近，何能景云而驰东风？”辂言：“君不见阴阳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阳之火，下引太阴之水，嘘吸之间，烟景以集。苟精气相感，县象应乎二燧；苟不相感，则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无有远近。”季龙言：“世有军事，则感鸡雉先鸣，其道何由？复有他占，惟在鸡雉而巳？”辂言：“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吴本、毛本无下“在天”二字，误。监本此数句皆有误字。】兵动民忧，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夫鸡者兑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离之鸟，兽者武之神，故太白扬辉则鸡鸣，荧惑流行则雉惊，各感数而动。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无常。是以晋柩牛呴，果有西军，【◎《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注云：如牛呴声。

◎呴，呼口反。〗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近鼓妖也。丧，凶事；声如牛，怒象也。将有急怒之谋，以生兵革之祸。】鸿嘉石鼓，鸣则有兵，【◎《汉书·五行志》云：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鸡皆鸣。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旁著岸胁，去地二百余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有兵。是岁，广汉钳子谋攻牢。】不专近在于鸡雉也。”季龙言：“鲁昭公八年，有石言于晋，师旷以为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于理为合不？”辂言：“晋平奢泰，崇饰宫室，斩伐林木，残破金石，民力既尽，怨及山泽，神痛人感，二精并作，金石同气，则兑为口舌，口舌之妖，动于灵石。传曰‘轻百姓，饰城廊，【官本“廊”作“郭”。】则金不从革’，此之谓也。”季龙钦嘉，留辂经数日。辂占猎既验，季龙曰：“君虽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辂言：“吾与天地参神，蓍龟通灵，抱日月而游杳冥，极变化而览未然，况兹近物，能蔽聪明？”季龙大笑，“君既不谦，又念穷在近矣。”辂言：“君尚未识谦言，焉能论道？夫天地者则乾坤之卦，蓍龟者则卜筮之数，日月者离坎之象，变化者阴阳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则幽冥之先，【“则”字衍。】此皆《周易》之纪纲，何仆之不谦？”季龙于是取十三种物，欲以穷之，辂射之皆中。季龙乃叹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岂此之谓乎！”】

辂随军西行，过毌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赵一清曰：“俭”下当有“父”字。◎周寿昌曰：“墓”上疑脱一“先”字。◎弼按：毌丘俭死于正元二年，管辂死于正元三年，俭死数月，安有林木之茂？三族诛夷，安有碑诔之美？且俭死族灭，事已显著，有何豫言之验？

本传卒如其言，殊为不经，如作“过俭父墓下”，则得之亦。《水经·谷水注》作“过毌丘兴墓”。兴，俭父也。】后得休，过清河倪太守。时天旱，倪问辂雨期，辂曰：“今夕当雨。”是日旸燥，昼无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谓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风云并起，竟成快雨。于是倪盛修主人礼，共为歡乐。【宋本“歡”作“懽”。】【◎《辂别传》曰：辂与倪清河相见，既刻雨期，倪犹未信。辂曰：“夫造化之所以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满，毕星中已有水气，水气之发，动于卯辰，此必至之应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宋本、元本“天”作“夫”，误。】宣布星符，刺下东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群岳吐阴，众川激精，云汉垂泽，蛟龙含灵，爗爗朱电，吐咀杳冥，殷殷雷声，嘘吸雨灵，习习谷风，六合皆同，欬唾之间，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为难也。”倪曰： “谭高信寡，相为忧之。”于是便留辂，往请府丞及清河令。【往，疑作“住”，属上句。下文有“当住十日”之语，可证。】若夜雨者当为啖二百斤犊肉，若不雨当住十日。辂曰：“言念费损！”至日向暮，了无云气，众人并嗤辂。辂言：“树上已有少女微风，树间又有阴鸟和鸣。【毛本“又”作“丈”，误。】又少男风起，众鸟和翔，其应至矣。”须臾，果有艮风鸣鸟。日未入，东南有山云楼起。黄昏之后，雷声动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风云并兴，玄气四合，大雨河倾。倪调辂言：“误中耳，不为神也。”辂曰：“误中与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谓辂曰：“大将军待君意厚，【时司马昭为大将军。】冀当富贵乎？”辂长叹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与我才明，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儿娶妇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阳令，可使路不拾遣，枹鼓不鸣。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顾炎武曰：《博物志》所云“泰山一为天孙，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长短者”。其见于史者，《后汉书·方术传》“许峻自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乌桓传》“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泰山也”。】辰问其故，辂曰： “吾额上无生骨，【何焯校改“生”作“主”。】眼中无守精，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此皆不寿之验。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讳，但人不知耳。吾前后相当死者过百人，略无错也。”是岁八月，为少府丞。【◎《续汉志·百官志》：少府丞，一人，比千石。】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玉海·艺文》引《中兴书目》：管辂《易传》一卷，训解名义，不尽流于卜筮。◎《宋史·艺文志·蓍龟类》：管辂《易传》一卷。◎《唐书·经籍志》：《周易林》四卷，管辂撰。◎《艺文志》：管辂《周易林》四卷。

◎《隋书·经籍志》：《周易通灵决》二卷，魏少府丞管辂撰。《周易通灵要诀》一卷，管辂撰。梁有《管公明算占书》一卷。◎《崇文总目·卜筮类》：《管公明隔山照》一卷。◎《通志·艺文略·五行杂占家》：《破躁经》一卷，管辂撰。◎《唐书·经籍志》：《鸟情逆占》一卷，管辂撰。◎《艺文志》：管辂《鸟情逆占》一卷。】【◎《辂别传》曰：既有明才，【郝经

《续后汉书》“明才”作“才名”。】遭朱阳之运，于时名势赫奕，若火猛风疾。当涂之士，莫不枝附叶连。宾客如云，无多少皆为设食。宾无贵贱，候之以礼。京城纷纷，非徒归其名势而已，然亦怀其德焉。向不夭命，辂之荣华，非世所测也。弟辰尝欲从辂学卜及仰观事，辂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见其数，非至妙不能睹其道，《孝经》、《诗》、《论》，足为三公，无用知之也。”于是遂止。子弟无能传其术者。辰叙曰：“夫晋、魏之士，见辂道术神妙，占候无错，以为有隐书及象甲之数。辰每观辂书传，惟有《易林》、《风角》及《鸟鸣》、《仰观星书》三十余卷，世所共有。【◎《隋书·经籍志》：《易林》十六卷，焦赣撰。

《易林变占》十六卷，焦赣撰。《易林》二卷，黄直撰。◎《风角书》见前。鸟情及占星书甚多，不胜举。又按《隋志》所载天文书六百七十五卷，历数书二百六十三卷，五行书一千二十二卷，知魏、晋时存者颇多，观公明所称引，多见于《左》、《国》、《史》、《汉》，所谓 “世鲜名人，皆由无才，不由无书也”。】然辂独在少府官舍，无家人子弟随之，其亡没之际，好奇不哀丧者，盗辂书，惟余《易林》、《风角》及《鸟鸣书》还耳。夫术数有百数十家，其

书有数千卷，书不少也。然而世鲜名人，皆由无才，不由无书也。裴冀州、何、邓二尚书及乡里刘太常、颍川兄弟，以辂禀受天才，明阴阳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为难，常归服之。辂自言与此五君共语使人精神清发，昏不暇寐。【暇，疑作“假”，《晋书·刘寔传》作“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寝矣。又自言当世无所愿，欲得与鲁梓慎、郑裨灶、晋卜偃、宋子韦、楚甘公、魏石申共登灵台，披神图，步三光，明灾异，运蓍龟，决狐疑，无所复恨也。辰不以闇浅，得因孔怀之亲，【◎《诗·小雅·棠棣之章》：**:**死丧之威，兄弟孔怀。◎《毛传》云：威，畏。怀，思也。◎郑《笺》云：死丧可畏怖之事，维兄弟之亲，甚相思念。】数与辂有所谘论。至于辨人物，析臧否，说近义，弹曲直，拙而不工也。【◎何焯校改“功”作“工”，官本作“工”。◎赵一清曰：“功”与“工”古通。】若敷皇、羲之典，扬文、孔之辞，周流五曜，经纬三度，口满声溢，微言风集，若仰眺飞鸿，漂漂兮景没，若俯临深溪，杳杳兮精绝；偪以攻难，而失其端，欲受学求道，寻以迷昏，无不扼腕椎指，追响长叹也。昔京房虽善卜及风律之占，卒不免祸，【◎《汉书·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房奏考功课吏法。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房、博皆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死时年四十一。】而辂自知四十八当亡，可谓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见遘谗之党，耳听青蝇之声，面谏不从，而犹道路纷纭。辂处魏、晋之际，藏智以朴，卷舒有时，妙不见求，愚不见遗，可谓知几相邈也。【宋本“几”作“机”。】京房上不量万乘之主，下不避佞谄之徒，欲以天文、洪范，利国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谓枯龟之余智，膏烛之末景，【冯本“景”作“光”。】岂不哀哉！世人多以辂畴之京房，【“畴”与“俦”通。】辰不敢许也。至于仰察星辰，俯定吉凶，远期不失年岁，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见术流速，东方朔不过也。观骨形而审贵贱，览形色而知生死，许负、唐举不超也。若夫疏风气而探微候，听鸟鸣而识神机，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辂官达，为宰相大臣，膏腴流于明世，华曜列乎竹帛，使幽验皆举，秘言不遗，千载之后，有道者必信而贵之，无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过真，夫妙与神合者，得神无所惑也。恨辂才长命短，道贵时贱，亲贤遐潜，不宣于良史，而为鄙弟所见追述，既自闇浊，又从来久远，所载卜占事，虽不识本卦，捃拾残余，十得二焉。至于仰观灵曜，说魏、晋兴衰，及五运浮沉，兵革灾异，十不收一。无源何以成河？无根何以垂荣？虽秋菊可采，不及春英，临文慷慨，【冯本“慷”作“忼”。】伏用哀惭。将来君子，幸以高明求其义焉。往孟荆州为列人典农，尝问亡兄，昔东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宫、蜥蜴二物者。【◎《汉书·东方朔》：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 “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师古曰：守宫，虫名也。术家云以器养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人体，终身不灭。若有房室之事，则灭矣。言可以防闲淫逸，故谓之守宫也。今呼俗为辟宫，辟亦御扞之义耳。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谓盋盂也。盋，音拨。◎又曰：跂跂，行貌也。脉脉，视貌也。《尔雅》云“蝾螈，蜥蜴；蜥蜴，蝘蜓，守宫”，是则一类耳。扬雄《方言》云“其在泽中者谓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宫则蜥蜴”也。蜥，音**[**先**]**历反。蜴，音余赤反。蝾，音荣。螈，音原。蝘，音乌典反。蜓，音殄。◎刘放曰：守宫生屋壁，如守宫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虫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饵一虫也？◎刘敞曰：守宫，即人家屋壁中蝘蜓，俗呼为蝎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户间，夜亦出，盖用此得名耳。术家之说安有此理，师古乃信之，何哉？◎沈钦韩曰：东方朔有《灵棋经》，见《艺文志》。◎案：管辂射覆，亦以《易》卦，其卦辞盖如焦氏《易林》有立成法也。】亡兄于此为安卦生象，辞喻交错，微

义豪起，变化相推，会于辰巳，分别龙蛇，各使有理。言绝之后，孟荆州长叹息曰：‘吾闻君论，精神腾跃，殆欲飞散，何其汪汪乃至于斯邪！’”◎臣松之案：辰所称乡里刘太常者，谓刘寔也。辰撰《辂传》，寔时为太常，颍川则寔弟智也。寔、智并以儒学为名，无能言之。

【“之”下脱一字。】◎《世语》称寔博辩，犹不足以并裴、何之流也。【◎《晋书·刘寔传》：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以廉逊道阙，著《崇让论》以矫之。咸宁中为太常。元康初，进爵为侯，累迁太子太保，转太傅。薨，时年九十一，谥曰元。位望通显，每崇俭约。尝诣石崇家，如厕，见有绛纹帐，茵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尤精三传，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弟智，字子房，贞素有兄风。出为颍川太守。著《丧服释疑论》。◎寔事又见《王肃传》评。】◎又案：辂自说云“本命在寅”，则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应三十九，而传云三十六，【毛本“三”作“二”，误。】以正元三年卒，应四十七，传云四十八，皆为不相应也。近有阎续伯者，名缵，该微通物，有良史风。【◎《晋书·阎缵传》：缵，字续伯，巴西安汉人也。博览坟典，该通物理。父卒，继母不慈，缵无怨色，孝谨不怠。愍怀太子之废也，缵舆棺诣阙，上书理太子之冤。】为天下补缀遗脱，敢以所闻列于篇左。皆从受之于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虚诬之讥云尔。尝受辰传所谓刘太常者曰：“辂始见闻，由于为邻妇卜亡牛，云当在西面穷墙中，县头上向。教妇人令视诸丘冢中，果得牛。妇人因以为藏己牛，告官案验，乃知以术知，故裴冀州遂闻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御览·七百二十五》“路”作“洛”，“妻”作“婢”。】辂为卜，教使明旦于东阳城门【◎《汉书·地理志》：清河郡东阳。◎王先谦曰：○《续志》：后汉省。◎《一统志》：东阳故城，今山东东昌府恩县西北六十里，卫河南岸。】中伺担豚人牵与共斗。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妇从甕中出。”【《御览》 “妇”作“婢”。】刘侯云甚多此类，辰所载才十一二耳。刘侯云：“辰，孝廉才也。”中书令史纪玄龙，辂乡里人，云：“辂在田舍，尝候远邻，主人患数失火。辂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当有一角巾诸生，驾黑牛故车，必引留，为设宾主，此能消之。’即从辂戒。诸生有急求去，不听，遂留当宿，意大不安，以为图己。主人罢入，生乃把刀出门，倚两薪积间，侧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来过前，如兽，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惊，举刀斫，正断腰，视之则狐。自此主人不复有灾。”前长广太守陈承祐【◎《晋书·地理志》：青州长广郡，咸宁三年置。◎李兆洛曰：今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东。】口受城门校尉华长骏语云：“昔其父为清河太守时，召辂作吏，骏与少小，后以乡里，遂加恩意，常与同载周旋，具知其事。云诸要验，三倍于传。辰既短才，又年县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详。辰仕宦至州主簿、部从事，太康之初物故。”骏又云：“辂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骏问其故，辂云：‘理无差错，来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实，故使尔。’华城门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卢公女也，【◎卢毓之女。◎《晋书·华廙传》：廙字长骏。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调。后拜城门校尉。

◎互见本志《华歆传》注。】得疾，连年不差。华家时居西城下南缠里中，三厩在其东南。辂卜当有师从东方来，自言能治，便听使之，必得其力。后无何，有南征厩驺，当充甲卒，来诣卢公，占能治女郎。【郝经《续后汉书》“占”作“言”。】公即表请留之，专使其子将诣华氏疗疾，初用散药，后复用丸治，寻有效，即奏除驺名，以补太医。”又云：“随辂父在利漕时，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还，见毛血，人取鹿处【◎疑有脱字。◎或云：处，疑作 “去”。】来诣厩告辂，辂为卦语云：‘此有盗者，是汝东巷中第三家也。汝径往门前，伺无人时，取一瓦子，密发其碓屋东头第七椽，以瓦著下，不过明日食时，自送还汝。’其夜，盗者父病头痛，壮热烦疼，然亦来诣辂卜。辂为发祟，盗者具服。辂令担皮肉藏还者故处，病当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语使复往如前，举椽弃瓦。盗父病差。又都尉治内史有失物者，辂使明晨于寺门外看，当逢一人，使指天画地，举手四向，自当得之。暮果获于故处矣。”】

评曰：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昔史迁著扁鹊、仓公、日者之传，所以广异闻而表奇事也。故存录云尔。【◎《史记》有《扁鹊仓公传》。◎司马迁曰：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弼按：华佗与扁鹊相似，而以伎见殃，亦相同。管辂则类司马季主，不可以卜筮尽之也。】

# 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三国志三十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乌丸鲜卑传、东夷传 校录：魔纱兔】

【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校录：**eaglefly213**】

【复校：擎骥】

## 乌丸鲜卑

《书》载“蛮夷猾夏”，【◎《尚书·舜典》：蛮夷猾夏。◎《孔传》云：猾，乱也。】《诗》称“玁狁孔炽”，【◎《诗·小雅》：玁狁孔炽。◎《毛传》云：玁狁，北狄也。炽，盛也。

◎郑《笺》云：北狄，今匈奴也。言北狄来侵甚炽也。】久矣其为中国患也。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史记·南越传》：汉高帝十一年，立尉佗南越王。武帝元鼎六年，平之。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东越传》：汉高帝五年，立无诸为闽越王。武帝建元六年，闽越王郢击南越，其弟余善杀郢，汉因立余善为东越王。元封元年，越衍侯吴阳杀余善降汉，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素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朝鲜传》：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西讨贰师、大宛，【◎《史记·大宛传》：武帝太初元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开邛苲、夜郎之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吴熙载曰：邛，四川邛州。筰，四川宁远府盐源县。夜郎，四川叙州府庆符县及泸州界。◎王先谦曰：邛，邛州治。筰都，后为沈黎郡，沈黎，今雅州府清溪县东南。夜郎，今遵义府桐梓县东二十里。◎丁谦曰：○汉西南夷为今四川南、贵州西南及云南全省地。夜郎国在今曲靖府境。

* 《水经注》：温水出牂柯夜郎县。○温水即今八达江，乃南盘江之上游，源出曲靖西北，知曲靖为故夜郎国。】然皆在荒服之外，【◎《尚书·禹贡》：五百里荒服。◎《孔传》云：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简略。◎《蔡传》云：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于诸夏，【◎《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汉书音义》曰：匈奴始祖名。◎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卫青、霍去病也。】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后遂保塞称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贤王抚其国，【◎

《史记·匈奴传》：置左、右贤王。】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汉南之地，【◎陈浩曰：汉南，疑当作“漠南”，盖就彼言之，漠以南也。下文“汉南少事”，误同。】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姚范曰：三郡，疑“三部”之讹。余疑三郡《魏书》所云渔阳、右北平、雁门三郡也。◎朱邦衡曰：鲜卑有东、西、中三部之称，此三郡乌丸指下文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部言。◎王■■云：按下《乌丸传》内皆以郡名分别种类，仍当以 “郡”为是。◎弼按：《武纪》“建安十一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云云，亦作“三郡”。代郡乌丸不在三郡之内。】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其后尚、熙又逃于蹋顿。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史记·匈奴传》：匈奴单于曰头曼，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阙氏生少子，欲废冒顿而立少子。冒顿射杀单于头曼，自立为单于。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索隐》云：冒，音墨，又如字。◎宋祁曰：冒，音墨。顿，音毒。】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控百蛮。【宋本、冯本“控”作“雄”。】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冯本“乌”作“鸟”，误。】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田豫有马城之围，毕轨有陉北之败。青龙中，帝乃听王雄，遣剑客刺之。然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南少事，【汉，当作“漠”，说见前。】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何焯曰：自冒顿倔强一时，其后如檀石槐、蹋顿、轲比能之兴，皆仅雄长北边，中国无衅，人才向用，彼固不能有加也。刘渊以还，皆中国先自败而后乘之耳。谋国之士，闻一部新盛，即智勇豫怯，是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魏书》曰：【各本裴注多连接正文，吴本、毛本忽于此处裴注提行，自乱其例。吴本于裴注前一行加“乌丸”二字，竟似以注语为传文矣。】乌丸者，东胡也。【◎元本、吴本“胡”下有“人”字。◎《史记·匈奴传》：燕北有东胡山戎。◎服虔曰：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史记·匈奴传》冒顿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之，灭东胡王。】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索隐》云：○案《续汉书》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以为号。俗随水草居无常处，桓以之名，乌号为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丁谦曰：乌桓因山得名。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蒙古语红曰乌兰，故传中又称为赤山。考《游牧记》，阿鲁科尔沁旗北至乌兰峰，与乌珠穆秦旗接界。又云西北有乌辽山，即乌丸山，知乌桓、乌兰、乌辽、乌丸名虽小异，实即一山。此山高大，为内兴安岭南行正幹，所以部人东走时得据山以自保用。是尊之为神，故有人死灵归是山之语。又《辽史·地理志》“乌州本乌丸地，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辽河，即锡喇木伦河。夜河，即哈喜尔河。乌丸川，即乌尔浑河。〖乌尔浑亦乌丸转音。〗而乌丸山居于三水之间。凡此皆乌桓部地，在今阿噜科尔沁之明证。◎弼按：○《一统志》云：阿禄科尔沁西北有乌聊山，或曰即乌桓山。】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汉书·匈奴传》云：匈奴父子同穹庐卧。◎师古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史记·匈奴传》：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也。◎《集解》云：湩，乳汁也。】以毛毳为衣。【◎郑玄注《周礼》曰：毛之缛细者为毳。】贵少贱老，其性悍骜，【◎范《书·乌桓传》作“悍塞”。◎《说文》云：悍，勇也。】怒则杀父兄，【冒顿弑父，习俗成风，东胡、北狄大致相同。】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惠栋曰：○《续汉书》：以父名字为姓。◎弼按：《史记·匈奴传》云“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汉书·匈奴传》云“其俗

有名不讳而无字”，又云“单于姓挛鞮氏”，是匈奴有姓，班详于马也。】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范《书·乌桓传》作“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杜预注《左传》曰：不以道取为略。】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范《书》作“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范《书》作“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范《书》作“一皆为办”。】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范《书》作“唯战斗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范《书》作“踞蹲”。】悉秃头以为轻便。

【◎宋本、冯本“秃”作“髡”，范《书》同。◎《说文》云：大人曰髡，小人曰鬀。】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范《书》作“簂步摇”。

◎章怀注云：○簂，音吉悔反，字或为“帼”，妇人首饰也。○《续汉舆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绀缯帼。○《释名》云：皇后首饰上有垂珠，步则摇之也。】父兄死，妻后母执嫂；

【◎范《书》作“其俗妻后母，报寡嫂”。◎弼按：○《史记·匈奴传》云：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其风俗亦相同也。】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毛本“候”作“侯”，误。范《书》作“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尔雅·释鸟》：鸤鸠，鴶鵴。◎郭璞注：今之布谷也，江东呼为获谷。◎《广雅·释鸟》：鴶鵴，布谷也。尸鸠，戴胜也。◎《埤雅·释鸟》云：○戴胜头上有毛花成胜，故曰戴胜也。三月飞在桑间，《月令》所谓“戴胜降于桑”是也。《方言》曰“鸤鸠自关而东谓之戴鵀”，似误，盖鸤鸠，布谷也，按今男事兴而布谷鸣，女功兴而戴鵀鸣，则鸤鸠与戴胜异，雄之言非。○唐王建《戴胜词》：声声催我急种谷，人家向田不归宿。可怜白鹭满绿池，不如戴胜知天时。◎弼按：以戴胜为趣织之鸟，〖从郑玄说。〗以布谷为催耕之鸟，说较近是。戴鵀、戴絍、戴胜、戴南，四名皆一鸟也。】地宜青穄、东牆，东牆似蓬草，【元本、吴本无下“东牆”二字，毛本无下 “东”字，范《书》作“其土地宜穄及东牆”。】实如葵子，【◎范《书》作“实如穄子”。◎惠栋曰：○郭义恭《广志》云：东牆子色黑，似蓬草，粒如葵子，十一月熟，出凉并乌丸地，河西语曰“贷我东牆，偿我白梁”也。○《说文》：穄，也，从禾，祭声。○又云：，穄也。○是一物。◎赵一清曰：牆，一作“蘠”。】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麹蘖。米常仰中国。大人能作弓矢鞍勒，【◎范《书》作“男子能作弓矢鞍勒”。◎李贤曰：勒，马衔也。】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毼。【◎范《书》作“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广雅》曰：氀毼，罽也。氀，音立于反。毼，音胡达反。】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范《书》“婴”作“缨”。】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范《书》作“言以属累犬”。◎李贤曰：属累，乃付托也。属，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惠栋曰：○《尔雅·释言》：諈诿，累也。○郭璞云：以事相属累为諈诿。】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范《书·祭彤传》：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建武十七年，拜彤辽东太守。数破走之。◎又云：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永平元年，彤使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彤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

◎《方舆纪要》卷十八：赤山在泰宁卫境。◎弼按：王沈《魏书》、范蔚宗《后汉书》皆言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方舆纪要》言在泰宁卫境，似误，当以丁谦所引《游牧记》及《辽史·地理志》为可据。丁说见前。】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范《书》作“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章怀注引《博物志》云：泰山，天带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呪文，【冯本“诵”作“颂”。】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

后杀犬马、衣物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无山，【元本、吴本无下“地”字。】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章怀注：○《前书音义》曰：丁令，匈奴别种也。令，音零。◎丁谦曰：丁零，一作丁令，部地在今贝加尔湖〖古称北海。〗东南，《苏武传》“武居北海，丁零盗其牛羊”，以地相邻接故，乌孙地在今伊犁河南特克斯河滨，前人谓即伊犁，未确也。】自其先为匈奴所破之后，人众孤弱，为匈奴臣服，常岁输牛马羊，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单于时，【《汉书·匈奴传》“壹”作 “壶”。壶衍鞮单于之立在汉昭帝始元二年。】乌丸转强，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范《书·乌桓传》：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五郡〖◎钱大昕曰：案文止有四郡，盖脱“辽西”二字。〗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何焯曰：乌丸大人不世继，然必报破国之耻于百年之久，此知报雠之道者也，耻在一家，则一家之子姓报之，耻在一国，则一国之人民报之。岂独齐襄之复九世已哉！】壹衍鞮单于大怒，发二万骑以击乌丸。大将军霍光闻之，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骑出辽东追击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乌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进击乌丸，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还。后数复犯塞，明友辄征破之。【◎《汉书·匈奴传》“匈奴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已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师古曰：后匈奴者，言兵迟后，邀匈奴不及。】至王莽末，并与匈奴为寇。【◎范《书·乌桓传》：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从五原关出塞征之，【◎范《书·乌丸传》：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章怀注：关在代郡。

◎惠栋曰：○《说文》云：阮，代郡五阮关也。○按：关在代郡广昌县。○高诱云：即阳原也。◎赵一清曰：五原关，今紫荆关，《后汉书》作“五阮”，案“阮”、“原”音同。◎丁谦曰：上谷白山即今张家口北察罕陀罗海山。察罕，译言白。陀罗海，译言头。犹言白头山，亦称白山。五阮关，章怀原注在代郡，汉代郡在今宣化府南，则是关当设于怀安北境。◎弼按：○范《书·马援传》：援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此传言援出高柳，历雁门、代郡、上谷各郡，由西而东，至右北平郡，〖见《东观记》。〗皆按前汉地理叙次。当时之高柳，在今大同府东南，盖出五原关北至高柳，逐虏东行，与《乌桓传》相合。◎又按：○《前汉书·成帝纪》阳朔二年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地理志》：代郡有五原关。○齐召南谓五阮疑即五原音之转耳，是五原、五阮实一地也。◎沈钦韩曰：○《淮南·汜论》：北至飞狐阳原。○注：或曰：“阳原，代郡广昌东五阮关是也。”○《方舆纪要》：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代州广昌县东北百里。或曰即古之五阮关。○愚按：五阮盖在飞狐、倒马间，非紫荆关也。】无利，而杀马千余匹。乌丸遂盛，钞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

【◎范《书·乌桓传》：乌桓复尾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且等九千余人【◎范《书》作“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此作“九千余人”，误。观下文有“率众”之语，自明。◎官本《考证》云：且，北宋本、《后汉书》俱作 “旦”。】率众诣阙，【◎毛本“阙”作“关”，误。◎范《书》云：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范《书》“余”作“一”。】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范《书》“备”作“候”，下有“助”字。】击匈奴、鲜卑。【◎范《书·乌桓传》：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于是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至永平中，渔阳乌丸大人钦志贲【范《书》“钦”作“歆”。】帅种人叛，鲜卑还为寇害，辽东太守祭肜募杀志贲，遂破其众。【◎范《书·鲜卑传》：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明、章二世，保塞无事。◎《乌桓传》亦云“明、章、和三世，保塞无事”。】至安帝时，渔阳、右北平、雁门乌丸率众王无何等【◎范《书》作“无何允”。◎刘攽曰：

《魏志》名无何，无“允”字。】复与鲜卑、匈奴合，钞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农何熙【◎宋本、冯本、官本作“大司农”，元本、吴本、毛本作“大司马”。◎弼按：范《书·梁慬传》作“司农何熙”，又按《续百官志》云“世祖即位，为大司马。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盖东汉自建武时吴汉、刘隆为大司马，后改为太尉，以后无是官。至献帝时刘虞、李傕、张（扬）**[**杨**]**为大司马，始复有之。自以作“大司农”为是。】行车骑将军，左右羽林五营士，【◎范《书·梁慬传》作“羽林五校营士”。◎《续百官志》：北军中侯掌监五营。】发缘边七郡黎阳营兵合二万人击之。【◎范《书·梁慬传》云：发缘边十郡兵二十余万人。◎章怀注：缘边十郡，谓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代郡、上谷、渔阳、辽西、右北平。◎与此言“七郡”、“二万人”异。】匈奴降，鲜卑、乌丸各还塞外。是后，乌丸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末廆为都尉。【◎范《书·乌桓传》：安帝永初三年夏，渔龙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秋，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汉兵大败，杀郡长吏。乃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等击，大破之。无何乞降，鲜卑走还塞外。是后乌桓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梁慬传》：何熙字孟孙，陈国人。及在军，临殁遗言薄葬。◎互见本志卷十二《何夔传》。】至顺帝时，戎末廆【范《书》“末”作“朱”。】率将王侯咄归、去延等从乌丸校尉耿晔出塞击鲜卑有功，还皆拜为率众王，赐束帛。【◎范《书·鲜卑传》：阳嘉元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击鲜卑，大斩获而还，赐咄归等已下为率众王、侯、长，赐彩缯各有差。◎又《乌桓传》云：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度辽将军耿晔率二千余人追击，不利，又战于沙南，斩首五百级。乌桓遂围晔于兰池城，于是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乌桓乃退。永和五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中郎将张耽击破斩之。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畔，中郎将张奂击平之。延熹九年夏，乌桓复寇缘边九郡，张奂讨之，皆出塞去。】】

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范《书·乌丸传》作“辽东苏仆延”，无“属国”二字。】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三郡，范《书》作“诸郡”。

事在灵帝中平四年。】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灵帝末，以刘虞为幽州牧，募

胡斩纯首，北州乃定。【互见本志《公孙瓒传》。《通鉴》：中平四年，张温发幽州突骑三千以讨凉州，故中山相渔阳张纯请将之，温不听，军到蓟中，乌桓以牢禀逋县，多叛还本国。张纯忿不得将，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聚众十余万，屯驻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五年，诏发南匈奴兵配刘虞讨张纯。六年，虞遣使至鲜卑，责使送张举、张纯首，厚加购赏。三月，张纯客王政杀纯，送首诣虞。】后丘力居死，【在献帝初平中，见范

《书》。】子楼班年小，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范《书》作 “总摄三部，众皆从号令”。】袁绍与公孙瓒连战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范《书·乌桓传》：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遂遣兵助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桓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弼按：本传文“难”下少一“楼”字。范《书》传文“苏仆延”下多“乌桓”二字，盖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皆乌桓也，不得独于“乌延”上加此二字。◎潘眉曰：前列四大人，当作蹋顿、难楼、峭王、汗鲁王。】

【◎《英雄记》曰：绍遣使即拜乌丸三王为单于，【◎沈家本曰：乌丸三王，下文所称辽东率众王颁下、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鲁也。辽东率众王未书名，即峭王也。惟正文尚有上谷乌丸大人难楼，《英雄记》未之及，似传文“难”为衍文，且难楼亦不得但称“难”也。后文亦但称“三郡乌丸”，其不及上谷，明矣。】皆安车、华盖、【毛本“车”作“居”，误。】羽旄、黄屋、左纛。【宋本、元本、冯本、监本“旄”作“覆”。】版文曰：“使持节大将军督幽、青、并领冀州牧阮乡侯绍，【《绍传》“封邟乡侯”，“阮”字误。】承制诏辽东属国率众王颁下、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卢，【◎沈家本曰：传作“汗鲁”，注作 “汗卢”，鲁、卢声相近，盖塞外译音，本无正字也。】维乃祖慕义迁善，【吴本“祖”作“相”，毛本“祖慕”作“相募”，均误。】款塞内附，北捍玁狁，东拒濊貊，世守北陲，为百姓保障，虽时侵犯王略，命将徂征厥罪，率不旋时，悔愆变改，方之外夷，最又聪惠者也。【◎郝经

《续后汉书》“又”作“为”。◎弼按：惠，疑作“慧”。】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用能悉乃心，克有勋力于国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孙瓒作难，残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内，【宋本“海”作“方”。】并执干戈以卫社稷。三王奋气裔土，忿奸忧国，控弦与汉兵为表里，诚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长蛇，相随塞路，王官爵命，否而无闻。夫有勋不赏，俾勤者怠。今遣行谒者杨林，赍单于玺绶车服，以对尔劳。其各绥静部落，【元本“绥静”作“缓诤”，误。】教以谨慎，无使作凶作恶。【宋本“恶”作“慝”。】世复尔祀位，长为百蛮长。厥有咎有不臧者，泯于尔禄，而丧于乃庸，可不勉乎！乌桓单于都护部众，左右单于受其节度，他如故事。”】

后楼班大，峭王率其部众【◎楼班大，元本作“难楼及”。◎潘眉曰：“楼班大”绝句，谓楼班年既长也。◎弼按：范《书·乌桓传》作“后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与元本作“后难楼及峭王率其部众”合。盖苏仆延即峭王也。难楼、苏仆延均率部众奉楼班为单于，有公推之意。】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多画计策。【范《书》作“蹋顿犹秉计策”。】广阳阎柔，【◎《郡国志》：幽州广阳郡广阳。◎《一统志》：广阳故城，今顺天府良乡县东北十里。◎弼按：广阳郡，前汉为燕国，后国除作郡，三国魏复为燕国，故本志卷八《公孙瓒传》作“燕国阎柔”也。柔事互见《瓒传》。】少没乌丸、鲜卑中，为其种所归信。【范《书》 “种”下有“人”字。】柔乃因鲜卑众，杀乌丸校尉邢举代之，【◎本志《公孙瓒传》：柔素有恩信，共推为乌丸司马。◎盖为司马在先，代校尉在后。】绍因宠尉【范《书》“尉”作“慰”。】以安北边。后袁尚败奔蹋顿，凭其势，复图冀州。【◎官本《考证》云：元本作“借兵欲复图冀州”。◎范《书》作“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会太祖平河北，柔帅鲜卑、乌丸归附，遂因以柔为校尉，犹持汉使节，治广宁如旧。【◎《郡国志》：幽州上谷郡广甯。◎《一统志》

广甯故城，在今直隶宣化府宣化县西北。◎潘眉曰：上谷郡有甯县，又有广甯县。〖◎《前书·地理志》“甯”并作“宁”。◎章怀云：“宁”、“甯”字通。〗汉置乌桓校尉于上谷甯城，则甯县而非广甯县也，下《鲜卑传》注亦云“止乌丸校尉所治甯下”，〖《后汉书》作“甯城下”。〗此“广”字疑衍文。◎恽毓鼎曰：○《后汉书·乌桓传》：光武始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甯城**.**○是阎柔所治乃甯县，非广甯也。疑《国志》衍“广”字。◎谢鍾英曰：广甯称大甯城，甯称小甯城。《后汉书》甯城其为大小，均不可知。《国志·乌丸传》既云“治广甯如旧”，是《后书》甯城系指广甯而言，则“广”非衍字。◎弼按：○《汉书·地理志》：上谷郡宁县，西部都尉治。○《魏土地记》云：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是小甯为西部都尉治，乌桓校尉当治大甯，范《书》之甯城当指广甯，故本传有“治广甯如旧”之文。◎又惠栋于《郡国志》甯县下引应劭《汉官》云：永平八年，初置乌桓校尉屯此。◎弼按：复置乌桓校尉在建武末年，不始于永平。惟大、小甯城相距仅二十里，校尉往来屯驻，或亦事所恒有也。杨桂森《考辨》云“大甯城今张家口”，则广甯自古为重镇矣。】建安十一年，【本志

《武纪》在建安十二年夏，此作“十一年”，误。】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续志》：后汉省。◎《一统志》：柳城故城，即后魏及唐之营州，辽、金之兴中府，在今锦州边界。◎丁谦曰：柳城，汉县，属辽西。昔慕容皝建都于黄龙城，实在柳城北，黄龙城为今热河朝阳县治，则柳城在朝阳南境无疑。◎谢鍾英曰：柳城，今建昌县北哈喇沁右翼界。◎马与龙曰：当在建昌县东北。◎弼按：○《一统志》又云：柳城故城，在土默特右翼旗西。○《十六国春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使阳裕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据此，则汉之柳城在今锦州之西，朝阳之南，土默特右翼旗之东南。丁说是，谢、马二说均误。盖魏武进兵东追柳城，当在白狼平冈之东，不在今建昌之北也。互见《武纪》建安十二年。】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十七：凡城在营州西南。○《水经·濡水注》：卢龙东越青径至凡城二百里许，自凡城东北出趣平冈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则五百里。○《承德府志》：今平泉州东南。◎谢鍾英曰：按地望宜在州西北境。◎丁谦曰：凡城无考，疑“丸城”之误，以破乌丸于此，故名，实汉之白狼县。盖曹公登白狼山，猝遇虏即击破之，其战地必在山下，正汉白狼县地。◎弼按：凡城，见《水经注》，丁云无考，误也。《承德府志》云“在平泉州东南”，是。谢说误。◎马与龙曰：据郦注平冈在凡城东北百八十里，时曹公已历平冈，虏军不应逆于凡城，盖当时虏闻魏军至，仓卒未审所由，遂至相左也。◎弼按：凡城，互见《武纪》建安十二年“白狼山”注。】兵马甚盛。太祖登高望虏阵，【◎《武纪》云：登白狼山。】柳军未进，【◎官本《考证》云：柳，疑作“抑”。】

观其小动，乃击破其众，临阵斩蹋顿首，死者被野。【范《书》作“首虏二十余万人”。】速附丸、楼班、乌延等走辽东，【◎《武纪》作“速仆丸”。◎胡三省曰：速仆丸即苏仆延，语有轻重音耳。】辽东悉斩，传送其首。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姜云：一时权变，贻害中原。】【◎《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众军讨辽东。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元本“寇”作“怨”，误，下仍作“寇”。】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叶，昔随袁尚奔辽西，闻俭军至，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奖等【元本“遣”作“遗”，误。《毌丘俭传》作“阿罗槃”。】诣阙朝贡，封其渠帅三十余为王，【“余”下应有“人”字。】赐舆马缯采各有差。【◎互见《明纪》景初元年及《毌丘俭传》。◎又案：乌丸王骨进桀黠不恭，见《田豫传》。】】

鲜卑【◎《魏书》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晋书·载记第八》云：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

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魏收《魏书·一·序纪》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惠栋曰：○应奉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隋图经》云：山在柳城东南二百里。

◎丁谦曰：鲜卑与乌桓皆出东胡，自东胡为冒顿所破，种人遁走分为两部。《后汉书·乌桓传》谓“余种保乌桓山，因以为号”，是矣，但《鲜卑传》亦谓“东胡之支，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则不免臆说无据。盖辽东塞外，别无鲜卑之山，鲜卑实东胡氏族之名。《魏书·本纪》卷一言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此鲜卑之种类所由来也。鲜卑为塞北三大种族之一，族派繁衍，部落极多，东胡仅一支而已。大鲜卑山在俄属伊尔古斯克省北，通姑斯河南。今外蒙古以北之地，西人皆称为悉比利亚。悉比即鲜卑转音，以其地皆鲜卑人种所分布故也。西儒谈人种学者以悉比利亚及东三省人为通姑斯种，通姑斯河即大鲜卑山所在，一以河为标识，一以山为标识，中西所考，若合符节。然则鲜卑之名，源出大鲜卑山，而非由后来之更改，彰彰明矣。惟拓跋氏为彼种贵族，世为君长，其南迁也，亦较后。《后汉书·鲜卑传》不过彼种散姓，分徙最早，因其但有氏族，不立部名，故中国混以东胡目之。自为匈奴破后，生息百年，复成部落，至前汉末，方与中国有交涉，此鲜卑入史之始。◎弼按：丁说盖就鲜卑全部立论，汉、魏之际，鲜卑所部实无如是之广。此传云“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又《田豫传》“自高柳以东，濊貊以西，鲜卑数十部”，即当时鲜卑所部。◎《一统志》云：○《后汉书·鲜卑传》：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注：水在今营州北。◎《辽史·地理志》：中京大定府当饶乐河水之南，温渝河水之北，故大定在喀喇沁右翼南百里。老河北则古鲜卑山，当相去不远。◎姚范曰：○《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则鲜卑之名久矣。】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其地东接辽西，【宋本“西”作“水”。】西当西城。【元本“城”作“域”。】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范《书》作“饶乐水”。◎《方舆纪要》卷十八：饶乐河在大宁卫北，源出马盂山，其下流东北入于潢河。魏武北征乌桓之后，库莫奚建牙于此。◎丁谦曰：饶乐水，《魏书》作“弱洛水”，《十六国春秋》作“浇洛水”，《五代史·契丹传》则作“枭罗箇没里”，“枭罗”即“饶乐”，“没里”即“木连”转音，译言河也。《金史》则省称“乐河”，后转“老河”。今名“老哈河”。张氏《游牧记》指为英金河，殊无据。◎弼按：○《一统志》：潢河即辽水之西一源，古名饶乐水。】嫁女娶妇，髡头饮宴。

【范《书》作“惟婚姻先髡头”。】其兽异于中国者，野马、羱羊、端牛。端牛角为弓，世谓之角端者也。【◎范《书》作“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惠栋曰：○《说文》云：角端状如豕，角善为弓，出胡多休国。○陆玑《毛诗疏》云：李陵曾以此弓遗苏武。○郭璞注《尔雅》云：角触似猪，角在鼻上。◎弼按：○

《尔雅·释畜》“野马”注云：如马而小，出塞外。】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范

《书》“蠕”作“蝡”。◎章怀注：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并鼠属。豽，猴属也。◎黄山曰：○《说文》：蝡，动也。○于义欠合。疑“煗”之误。】故天下以为名裘。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犹自与乌丸相接。【◎宋本“犹”作“由”。◎官本《考证》曰：“由”字宜衍。◎丁谦曰：辽东塞外，即今奉天以北科尔沁、郭尔罗斯诸部境。鲜卑因避匈奴之锋，遁居于此。时乌丸所部在其西北，故曰相接。】至光武时，南北单于相攻伐，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鲜卑大人於仇贲率种人诣阙朝贡，封於仇贲为王。永平中，祭肜为辽东太守，诱赂鲜卑，使斩叛乌丸钦志贲等首，【范《书》“钦”作“歆”。】于是鲜卑自燉煌、酒泉以东邑落大人，皆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人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以为常。【◎范《书·鲜卑传》：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击破之，斩获殆尽，由是震怖。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其后都护偏何等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其后连岁击北虏，诣辽东受赏赐。三十年，帝封於仇贲为王，满头为侯。◎《祭肜传》：肜字次孙，颍阳人。建

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肜率数千人迎击之，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鲜卑畏肜，不复窥塞。肜以三虏连和，〖◎注：三虏，谓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也。〗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肜慰纳赏赐。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和帝时，鲜卑大都护校尉廆帅部众从乌丸校尉任赏击叛者，【◎宋本“赏”作“常”。◎李慈铭曰：当作“尚”。◎弼按：任尚事见下注。】封校尉廆为率众王。【◎范《书·和帝纪》：永元六年，南单于安国从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大破逢侯。◎阚駰《十三州志》曰：护乌桓，拥节，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护内附乌桓，既而并于匈奴中郎将，中兴初，班彪上言宜复此官，以招附东胡，乃复更置焉。◎范《书·鲜卑传》：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殇帝延平中，鲜卑乃东入塞，杀渔阳太守张显。

【◎范《书·殇帝纪》：延平元年，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追击，战没。】安帝时，鲜卑大人燕荔阳入朝，汉赐鲜卑王印绶，赤车参驾，【◎胡三省曰：赤车者，帷裳衡轭皆赤。参驾者，驾三马。】止乌丸校尉所治甯下。【范《书·鲜卑传》作“甯城下”。甯城，见前“广甯”注。】通胡市，筑南北两部质宫，受邑落质者百二十部。【范《书》作“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反或降，或与匈奴、乌丸相攻击。【◎范《书·安帝纪》：永初三年九月，雁门乌桓及鲜卑叛，败五原郡兵于高渠谷。元初二年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县。九月，又攻夫犁营，杀县令。四年四月，鲜卑寇辽西，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之。五年八月，鲜卑寇代郡，杀长吏。十月，鲜卑寇上谷。】安帝末，发缘边步骑二万余人，屯列冲要。后鲜卑八九千骑穿代郡及马城塞入害长吏，【◎马城，见《田豫传》。◎章怀注：马城，县名，属代郡。◎丁谦曰：○《水经注》：于延水又东迳马城县北。○于延水今南洋河。马城故址，据《十三州志》，在高柳东二百四十里，盖在今怀安县西北，南洋河北，东洋河南。】汉遣度辽将军邓遵、中郎将马续出塞追破之。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等七千余人诣遵降，【◎范《书·鲜卑传》：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

◎惠栋曰：○史炤《释文》：乌伦、其至鞬，鲜卑种名。○胡氏《辨误》云：乌伦、其至鞬乃鲜卑种帅二人之名，非种名也。◎弼按：下文为王侯，可证。】封乌伦为王，其至鞬为侯，赐采帛。遵去后，其至鞬复反，围乌丸校尉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范《书·鲜卑传》：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复畔，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散。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俱战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分为两道救之。常夜得潜出，与夔等并力并进，攻贼围，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数万骑，数道入塞，趣五原宁貊，【◎赵一清曰：宁貊，当作“蔓柏”。两汉志曼柏县属五原郡。◎惠栋曰：○《汉官仪》云：永平八年，初置度辽将军，屯此。◎马与龙曰：据《河水注》，汉五原郡在汉朔方郡之东，云中郡之西，今套北黄河东流处两岸境也。汉置度辽营，以防南北二虏交通，是曼柏县去郡不远，故城当在今乌喇特旗北境。○章怀注：曼柏，今胜州银城县。○李兆洛谓：在今榆林府府谷县北鄂尔多斯黄河西岸。○皆误。】攻匈奴南单于，杀左奥鞬日逐王。【◎范《书·鲜卑传》：延光元年冬，复寇雁门、定襄，遂攻太原，掠杀百姓。二年冬，其至鞬攻南匈奴于蔓柏，薁鞬日逐王战死。三年秋，复寇高柳，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顺帝时，复入塞，杀代郡太守。汉遣黎阳营兵屯中山，【◎冀州中山国与代郡相接。◎《汉官仪》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可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领兵骑千人。】缘边郡兵屯塞下，调五营弩帅令教战射，南单于将步骑万余人助汉击却之。后乌丸校尉耿晔将率众王出塞击鲜卑，多斩首虏，于是鲜卑三万余落，诣辽东降。【◎范《书·鲜卑传》：顺帝永建元年秋，鲜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明年春，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击破之。乌桓校尉耿晔发沿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鲜卑乃率种众三万人诣辽东乞降。三年、四年，鲜卑频寇渔阳、朔方。六年，乌桓豪人扶漱官勇健

每与鲜卑战，辄陷敌，诏赐号率众君。阳嘉元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击鲜卑，大斩获而还，赐咄归已下为率众王、侯、长。鲜卑后寇辽东属国，耿晔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后其至鞬死，鲜卑抄盗差稀。】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李慈铭曰：“匈奴”上有脱文。此追敛和帝初窦宪、耿夔破北单于远遁事也。◎弼按：此事已见前注。】投鹿侯从匈奴军三年，【◎赵一清曰：○“投鹿侯”上有脱文。○《后汉书》云：桓帝时，鲜卑檀石槐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有子。【范《书》“有”作“生”。】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长之。”【范《书》作“且宜长视”。】投鹿侯固不信。【范《书》作“投鹿侯不听，遂弃之”。】妻乃语家，【范《书》“乃”作“私”。】令收养焉，号檀石槐，【范《书》“号”作“名”。】长大勇健，智略绝众。年十四五，异部大人卜贲邑钞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骑追击，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范《书》作“乃施法禁，平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汙山啜仇水上，【◎范《书》“汙”作“汉”，“啜”作“歠”。◎《郡国志》：幽州代郡高柳。◎后汉代郡由桑乾县徙治于此。◎《一统志》：高柳故城，今大同府阳高县西北。◎《方舆纪要》卷四十四：高柳城在大同府东南九十里，弹汗山在大同府东北。◎吴熙载曰：弹汗山，疑今察哈尔尔镶黄旗诸山。歠仇水，疑今张家口外哈柳台河。◎丁谦曰：檀石槐建庭处在高柳北三百余里，以地望核之，所谓弹汗山必即昭哈岭，歠仇水必即昭哈河也。◎弼按：○《水经·瀿水注》：《山海经》曰：“雁门之水出于雁门山，雁出其门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峦叠巘，霞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辽塞。其水东南流迳高柳县故城北，旧代郡治。城在平城东南六十七里，于代为西北。○又云：

《地理志》有于延水而无雁门脩水之名，《山海经》有雁门之目而无于延河，自下亦通谓之于延水矣。○丁氏所指之昭哈河，即东洋河上源。《水经·瀿水注》之雁门水即南洋河，通谓之于延水，亦即桑乾河上源也。◎《水道提纲》云：东洋河即古于延水，南洋河即古雁门水，桑乾河旧名浑河，今名永定河。】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

【丁令，范《书》作“丁零”。】东却夫馀，【宋本“扶”作“夫”，下同。】西击乌孙，【丁令、乌孙，注俱见前。】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范《书》“二”作“四”，《通鉴》同。】南北七千余里，罔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官本“罔”作“网”。】汉患之，桓帝时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赍印绶，【元本“更”作“便”。】即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钞滋甚。【◎范《书·鲜卑传》：永寿二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九年夏，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张奂传》：延熹九年，鲜卑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匈奴、乌桓闻奂至，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唯鲜卑出塞去。】乃分其地【范《书》“乃”下有“自”字。】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貊为东部，【辽东，各本均作“辽辽”，范《书》、《通鉴》作“辽东”。貊，范《书》、《通鉴》均作“濊貊”。】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官本“等”作“寺”，毛本“帅”作“人”，均误。】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范《书》“制”作“皆”。◎胡三省曰：观此，则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槐盖尽有匈奴故地。】至灵帝时，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范《书》作“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部”。】无岁不被其毒。嘉平六年，【范《书》作“熹平”，是，各本均误作“嘉平”。】遣护乌丸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塞，三道并进，径二千余里征之。【◎范《书·鲜卑传》：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帅部众逆击，旻等败走，兵马还者什一而己。【◎范《书·鲜卑传》：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

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千骑奔还，死者十七八。◎《通鉴》云：育等大败，各将数十骑奔还。◎黄山曰：范《书·鲜卑传》上言“各将万骑”，下言“死者十七八”，则育等所余固应有二三千骑。《续汉书》但云“三将无功，还者少半”。少半，仍数千骑也。即《魏书》谓“旻等败走，兵马还者什一而已”，亦应不止数十骑。且果万骑而止余数十骑，当书 “悉为所没”，余者不必书；又数十骑亦不得尚言将。《通志》仍作“数千骑”，则《通鉴》之说非也。】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按行乌侯秦水，【◎范《书》作 “乌集秦水”。◎官本《考证》云：《后汉书》作“乌柔”。◎丁谦曰：乌侯、乌集，译音之转。其水《隋书》作“讬纥臣水”，《唐书》作“土护真水”，即今热河东北图尔根河。】广袤数百里，【范《书》“袤”作“从”。】渟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范《书》“汗”作“倭”。◎惠栋曰：○汗，当作“汙”，与“倭”同音。○《魏志》云：倭人好捕鱼鳆，水无浅深，皆沈没取之。◎丁谦曰：汗人国，指朝鲜南境马韩、辰韩、弁韩等部。范氏改为倭人，谬甚。倭，今日本，远隔重洋，石槐虽强，非所能至，安得伐之？◎弼按：丁氏谓汗人非倭人，诚是。然指汗国谓朝鲜南境，亦无据。】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至于今，乌侯秦水上有汗人数百户。檀石槐年四十五死，【◎范《书》云：光和中，檀石槐死。】子和连代立。和连材力不及父，而贪淫，断法不平，众叛者半。灵帝末年数为寇钞，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范《书》“庶”作“廉”。◎章怀注：廉，县名，属北地郡。◎《郡国志》：凉州北地郡廉。◎《一统志》：廉县故城，今宁夏府宁夏县北。】射中和连，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小，【范《书》“小”上有“年”字。】兄子魁头代立。魁头既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也。】步度根既立，【◎胡三省曰：步度根，檀石槐之孙也。】众稍衰弱，中兄扶罗韩亦别拥众数万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因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轲比能因柔上贡献，素利、弥加、阙机亦因柔上贡献通市。】后代郡乌丸能臣氐等叛，【◎《通鉴》：建安二十三年夏四月，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反。◎本志《梁习传》注引《魏略》云：并州刺史梁习斩鲜卑大人育延，又射死太原乌丸王鲁昔。〖在建安二十二年。〗】求属扶罗韩，扶罗韩将万余骑迎之。到桑乾，【◎《郡国志》：幽州代郡桑乾。

◎《一统志》：桑乾故城，今宣化府蔚州东北。◎丁谦曰：今直隶西宁县地。】氐等议，以为扶罗韩部威禁宽缓，恐不见济，更遣人呼轲比能。比能即将万余骑到，当共盟誓。比能便于会上杀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及部众悉属比能。比能自以杀归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践阼，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屯昌平。【昌平，见《牵招传》注。】步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后数与轲比能更相攻击，步度根部众稍寡弱，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归泥曰：“汝父为比能所杀，不念报仇，反属怨家。今虽厚待汝，是欲杀汝计也。不如还我，我与汝是骨肉至亲，岂与仇等？”由是归泥将其部落逃归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牵招传》：步度根、泄归泥等杀比能弟苴罗侯。】至黄初五年，步度根诣阙贡献，厚加赏赐，是后一心守边，不为寇害，而轲比能众遂强盛。明帝即位，务欲绥和戎狄，以息征伐，羁縻两部而已。至青龙元年，比能诱步度根深结和亲，于是步度根将泄归泥及部众悉保比能，【保，疑作“从”。】寇钞并州，杀略吏民。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明纪》作“将中军讨之”。◎胡三省曰：○《晋职官志》：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汉杂号将军也，魏置为中军。】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诣并州降，见《明纪》青龙元年。】步度根为比能所杀。

轲比能本小种鲜卑，【◎宋本、元本“轲比能”前有“轲比能传”四字一行。◎按：步度根、轲比能俱包括于《鲜卑传》中，非专为轲比能立传也，不应有此四字，且轲比能亦不应提行。◎赵一清曰：据《晋书》，轲比能之后即契丹也。】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

众推以为大人。【◎胡三省曰：徒勇健而不廉平，未必能制诸部也。】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旄，【宋本“旄”作“麾”。】以鼓节为进退。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太祖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比能将三千余骑随柔击破银。后代郡乌丸反，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后复通贡献。延康初，比能遣使献马，文帝亦立比能为附义王。黄初二年，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还居代郡。明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后与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争斗，更相攻击。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复击素利，豫帅轻骑径进掎其后。比能使别小帅琐奴拒豫，豫进讨，破走之，由是怀贰。【详见

《田豫传》。】乃与辅国将军鲜于辅书曰：“夷狄不识文字，故校尉阎柔保我于天子。我与素利为雠，往年攻击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临阵使琐奴往，闻使君来，即便引军退。步度根数数钞盗，又杀我弟，【杀比能弟苴罗侯，见前。】而诬我以钞盗。我夷狄虽不知礼义，兄弟子孙受天子印绶，牛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将军当保明我于天子。”辅得书以闻帝，帝【“帝”字衍。】复使豫招纳安慰。比能众遂强盛，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然犹未能及檀石槐也。【◎《文纪》：黄初元年，并州刺史梁习讨鲜卑轲比能，大破之。◎此传及《梁习传》均不载。】

太和二年，豫遣译夏舍诣比能女婿郁筑鞬部，舍为鞬所杀。其秋，豫将西部鲜卑蒲头、泄归泥出塞讨郁筑鞬，大破之。还至马城，【马城见前，又见《田豫传》注。】比能自将三万骑围豫七日。上谷太守阎志，柔之弟也，素为鲜卑所信。【◎胡三省曰：自汉建安时，阎柔已护乌桓，故其兄弟为二虏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围去。【互见《刘放传》注引《魏氏春秋》。】后幽州刺史王雄【王雄，见《崔林传》。】并领校尉，抚以恩信。比能数款塞，诣州奉贡献。

【◎《明纪》：太和五年，比能率其种人及丁零大人兒禅诣幽州，贡名马。】至青龙元年，比能诱纳步度根，使叛并州，与结和亲，自勒万骑迎其累重于陉北。【◎胡三省曰：陉，昔刑。陉北，陉岭之北也。唐代州雁门县有东陉关、西陉山。◎丁谦曰：陉北者，井陉之北。】并州刺史毕轨遣将军苏尚、董弼等击之，【互见《明纪》青龙元年。】比能遣子将骑【《明纪》作“将千余骑”。】与尚等会战于楼烦，【◎《郡国志》并州雁门郡楼烦。◎《一统志》：古楼烦国及汉所置楼烦县，俱在今雁门关北。◎胡三省曰：楼烦属雁门，《晋志》无之，盖已弃之荒外矣。】临阵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韩龙刺杀比能，【◎姜宸英曰：王雄刺杀比能，功在陈汤之上。】更立其弟。【◎或曰：“其弟”下当另起。◎李慈铭曰：“其弟”下有脱文。素利死于太和二年，厥机死于汉时，皆在刺杀比能之前。】

素利、弥加、厥机【前注引《魏书》作“阙机”。】皆为大人，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初不为边患，然其种众多于比能。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胡三省曰：以其土物与中国互市也。】太祖皆表宠以为王。厥机死，又立其子沙末汗为亲汉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献马。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素利与比能更相攻击。【事见《田豫传》。】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归为王，代摄其众。【◎《齐王纪》：正始五年，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

## 东夷

《书》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书·禹贡》之辞。◎《孔传》云：渐，入也。

被，及也。◎《疏》云：流沙当是西境最远者，而《地理志》以流沙为张掖居延泽是也。计三危在居延之西大远矣，《志》言非也。◎《史记·五帝本纪》：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人以为流沙。◎王先谦曰：○《禹贡·山水泽地篇》：流沙地在居延县东北。○注云：泽在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沙与水流行也。○《一统志》：流沙在今安西府沙州卫。○陈澧云：今蒙古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索博鄂模。◎《郡国志》：凉州张掖居延属国。居延有居延泽，古流沙。◎章怀注：献帝末立为西海郡。◎惠栋曰：○郭义恭《广志》云：流沙在玉门关外，有居延泽、居延城。○高诱《吕览注》：流沙在敦煌西八百里。◎《元和志》：居延海在张掖县西北一千七百里。◎《方舆纪要》：居延故城，在甘肃镇西北一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城东北。◎李兆洛云：今甘肃甘州府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里。◎《禹贡锥指》云：○流沙一在张掖，《汉志》所云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即古流沙地，其沙风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禹贡》言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泽乃在张掖之东北，则固当主燉煌矣。独《王制》所谓“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遥”，其地甚近，盖又与《禹贡》、《汉志》所言者异。《五代史》晋天福三年，高居使于阗还，记其山川云“沙州南十里鸣沙山，冬夏殷殷有声如雷”，云《禹贡》流沙也。○《元和志》：鸣沙县东北至灵州一百二十里，《王制》所谓流沙，当在鸣沙废县界中，其地东距西河適千里而遥也。○《水道提纲》云：色尔腾海西即古流沙，西北沙中有蒲昌海。○又云：黄木伦河在河套西北角阴山之西北。此水西南有自内地北流出边至沙漠为巨泽者，曰休屠泽，又西曰沙拉池，又西最大曰居延海，又西为安西府西流之布勒几隆河，又西为流沙。○又云：凉州永昌甘肃西至河西厅沙州卫，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地，水或东北流，或西北流，或西南流，皆至沙漠中汇为一池而止。◎弼按，综合诸说，远近悬绝，盖流沙东西数千里，逾西则沙碛逾广，所谓西不尽，流沙未可强指为一地也。】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周礼·夏官·职方氏》：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郑注：服，服事天子也。】然荒域之外，重译而至，非足迹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世本》：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玦。】东夷有肃慎之贡，【◎肃慎，详见《明纪》青龙四年注。◎《史记》：肃慎氏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武王欲令德政致远，铭其括曰“肃慎氏之矢”，以示后世。】皆旷世而至，其遐远也如此。及汉氏遣张骞使西域，【◎徐松曰：

○《史记·大宛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古时国读如域。○《广雅·释诂》；域，国也，○《后汉·乌桓传》有东域，《西南夷传》有南域，此城郭国界中国之西，故曰西域。】穷河源，【◎《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时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丁谦曰：中国内地诸山皆发脉于昆仑，昆仑东西行，今和阗南山是也。塞北诸山皆发脉于葱岭，葱岭南北行，今喀喇阔穆山是也。二山体势相联，形如曲尺，由昆仑迤而东北为阿勒腾塔格山，阿斯腾塔格山即班氏所谓南山。由葱岭迤而东北为腾格里山、博克达山，即班氏所谓北山。汉西域在南北山之间，故叠嶂外环平原中敞，但平原内戈壁居其大半，惟沿北山及南山近西处一带溪流交汇，土脉膏腴，为当时城郭诸国所错处。其山间瘠壤不能耕植者，始以游牧资其生焉。河之大源二，其一出葱岭，凡合水三支，即今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及乌什河；其一出于阗南山，凡合水二支，即今哈喇哈什河、玉龙哈什河。二源相会，名塔里木河，东流迤南，入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水经注》作“泑泽”，今曰罗

布泊。《水经注》云“泑泽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里”，此云“三百余里”，其上当脱“千”字。此泊近年已分为二，东名罗布淖尔，西名喀喇布朗湖，两泊相距约三十里。罗布泊横约一百五十余里，纵约四十余里。喀喇布朗湖纵与相等，横则半之。然核以《水经注》情形，喀喇布朗湖古时当为注宾河河身，盖河水东会阿耨达大水，又东迳且末北，通称为注宾河，而注宾河又东迳鄯善北，始入于泊，郦氏所以称“水积鄯善东北”也。由此观之，古时泊水必东南北三面，视今泊各溢出百余里，故广袤皆三百里云。泊水潜行，复出积石，古说相传已久，惟西人不之信，谓有实测法测得罗布泊高于海平线二千六百尺，鄂淩泊高一万四千尺，至潜源重出之，噶达素齐老更高至一万四千七百尺，水即能潜流千五百里之远，岂能上湧千数百丈高？此古今一大问题矣。◎弼按：探寻河源，以《河源纪略》为最精核，有图有表，考证详明。然自丁氏引西人之实测，则潜源重出之说竟不可信，诚为古今之一大疑问。◎又按：

* 近日国立编译馆新刊《黄河志》第一篇云：黄河发源于青海，其地拔海高度在四千米以上，是乃西藏高原之一部，入甘肃地形稍低，降至二千米以下，然山西、陕西与甘肃东部均为一千米以上之黄土高原云。○据此，与丁氏所云西人实测之说相反。】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汉书·西域传》：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今库车。】于寘、【今和阗州。】康居、【今哈萨克。】乌孙、【◎徐松曰：今伊犁。◎丁谦曰：在今伊犁河南特克斯河滨。前人谓即伊犁，未确。】疏勒、【今喀什噶尔。】月氏、【◎《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徒，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鄯善、【在今敦煌县西。】车师【车师前国，今土尔番地。车师后国。今乌鲁木齐东。】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而公孙渊仍父祖三世有辽东，【谓公孙度、度子康、康子渊也。】天子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景初中，大兴师旅，诛渊，【◎本志《公孙度传》：景初二年，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八月，斩渊父子，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而后海表谧然，东夷屈服。其后高句丽背叛，又遣偏师致讨，穷追极远，踰乌丸、骨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丁谦曰：按本志《毌丘俭传》“俭讨高句丽，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丽所都”，

考丸都，山名，在高句丽都夫馀城北，今陈氏衍丸都为乌丸、骨都，谬甚。盖乌丸乃北狄部名，骨都乃匈奴官名，与高句丽何涉？又《俭传》言“俭遣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南界”，则未入肃慎国境可知，此云“践其庭”，亦失实。】东临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何焯云：异，当作“累”，后云“项中复有面”也。】近日之所出，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纪。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故撰次其国，列其同异，以接前史之所未备焉。

夫馀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沈钦韩曰：○《一统志》：奉天府开原县，扶馀国地。

◎丁谦曰：夫馀部地，在今吉林以西，凡长春府双城、五常、宾州诸厅及伯都讷、阿勒楚克等城皆是。《新唐书·渤海传》“以扶馀故地为扶馀府”，《辽史》“太祖平渤海，次扶馀府，有黄龙见城上，更名黄龙府”，《金史》“太祖克黄龙，改济州利涉军，〖◎弼按：《满洲源流考》作“隆州利涉军”。〗贞祐初，为隆安府”，即今吉林农安县地。《辽志》“通州本扶馀王城”，是也。◎又曰：○《史记·蒙恬传》：秦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知今奉天北境之柳条边，皆秦长城故址。夫馀国在今吉林长春府地，正古长城北也。】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丁谦曰：南之高句丽乃古高句丽，非西汉之末新立于朝鲜北境之高句丽也。古高句丽即在玄菟郡内，见《汉地理志》及《水经注》。】北有弱水，【◎沈钦韩曰：○《通典》：营州柳城县东南有饶乐水，即弱水也。◎丁谦曰：○弱水，今称哈汤，东三省树木丛

杂处曰乌稽，乌稽之地必有哈汤，盖落叶层积，雨水酿之，遂为极深之泥淖，人行辄陷，万无生理，故曰弱水，非别有一河名弱水也。其著名者有红眼哈汤。○《黑龙江外纪》：齐齐哈尔东北山中隔红眼哈丹，人不敢过。齐齐哈尔为黑龙江省城，其东北正夫馀北境。传中弱水，指此。◎弼按：《通典》营州柳城县在今奉天锦西厅，见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沈云弱水在此，与地望不合，丁说近是。】方可二千里。【范《书·东夷传》作“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人粗大，性强勇谨厚，不寇钞。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范《书》无“猪加”二字。◎《满洲源流考·御制夫馀国传》订讹云：《魏志·夫馀传》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诸加别主四出道，有敌，诸加自战，下户擅粮饮食之。信如其言，则所谓“加”者，何所取义乎？史称夫馀善养牲，则畜牧必蕃盛，当各有官以主之，犹今蒙古谓典羊之官曰和尼齐，和尼者，羊也；典马者曰摩哩齐，摩哩者，马也；典驼者曰特默齐，特默者，驼也。皆因所牧之物以名其职，特百官中之一二。誌夫馀者，必当时有知夫馀语之人，译其司马、司牛者为“马家”、“牛家”，遂讹为“马加”、“牛加”，正如《周礼》之有羊人、犬人，汉之有狗监耳。若必以六畜名官寓相贬，则郯子所对“少皞氏鸟名官，为鸟师而鸟名”，又何以称乎？史既讹“家”为“加”，又求其说而不得，乃强为之辞。总由晋、宋间人与外域道里辽阻，于一切音译素所不通，率凭耳食为傅会，甚至借恶词丑字以曲肆其诋毁之私耳。】犬使、犬使者、【◎宋本“犬”皆作 “大”，官本下“犬”字作“大”。◎何焯曰：“犬使”二字疑衍。◎姚范曰：“犬使”疑作“大使”，后言“共立麻余。牛加兄子为大使”也。】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户皆为奴仆。【宋本、元本、冯本、官本下“民”字作“名”。】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

【范《书》无“犬使”以下数语，但云“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食饮皆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范《书》作“腊月”。◎何焯曰：用殷正月，衣尚白，犹箕子之遣教也。】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沈钦韩曰：○《天中记》：谢承《书》云：“东夷三韩，俗以腊日家家祭祀，俗云‘腊鼓鸣，春草生’也。○《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官本“袴”作“裤”。】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宋本“罽”作“ ”。】大人加狐狸、 白、黑貂之裘，【官本“（狖）**[ ]**”作“狖”，解见后。】以金银饰冒。【宋本“冒”作“帽”。】译人传辞，皆跪，手据地窃语。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朱邦衡曰：女，疑作“子”。】妇人妒，【范《书》无此三字，宋本“妒”作“妬”，下同。】皆杀之。尤憎妒，【范《书》作“尤治恶妒妇”，《通志》作“尤憎妒妇”则“妬”下当有“妇”字。元本、监本“憎”作“增”，误。】已杀，尸之国南山上，【◎范

《书》作“既杀，复尸于山上”。◎沈钦韩曰：○《北史》：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里，旧北夫馀也。俗尤恶妒者，杀之尸于国南山上至腐，女家输牛马，乃与之。】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兄死妻嫂，与匈奴同俗。其国善养牲，出名马、赤玉、貂狖、美珠。【◎范

《书》作“出名马、赤玉、貂豽”。◎章怀注：豽似豹，无前足，音奴八反。◎洪颐煊曰：

○《释兽》：貀无前足。○《释文》：字本作“豽”字。○《字林》云：兽无前足，似虎而黑。

* 此“貂”、“豽”连称，当言其皮可为裘者，非豽兽也。○《说文》：狖，鼠属，善旋，从豸，穴声。○篆文作“ ”，与“豽”字相类而讹，注误证。◎沈家本曰：○《说文》无 “ ”“狖”二文。○《豸部》：，鼠属。○段、桂并云：【段，段玉裁。桂，桂馥。】

从亢，从穴者误。○《玉篇》：狖，黑猿。狖，猨属。○寻绎此传，“ ”与“貂”并言，上文亦言“大人加狐狸、白、黑貂之裘”。若猨属之“狖”，未闻有以其皮为衣者。○

《后汉书·班固传》注、《文选·西都赋》注并引《仓颉篇》云：似狸。○据此，则

狸属，非猨狖之狖也。◎沈说极详，不录。◎黄山曰：○章怀以“豽”为“貀”，诚属误注。

○《汉津》：能捕豺貀，购百钱。○貀非奇兽，不必重于海外也。洪以为是“貁”字，而引许书鼠属以明之，以貂亦鼠属，取从其类。据《魏志》，则本作“貂貁”，又曰“貁白、黑貂”。貁，猿类，《楚辞·九歌》“猿啾啾兮狖夜鸣”是也。狖，一作“蜼”，从虫，如《说文》猿之作“蝯”。然《说文》无“狖”、“蜼”二字。段玉裁以为即“貁”字，“鼠属，善旋”，当改云“禺属，善倒悬”，以蝯故禺属，又谓字当从“冗散”之“冗”，不从穴，以鼠部有，后多讹从穴，而读同鼬，故定貁为讹字。此不尽然。盖貁训鼠属，诚为禺属之偶误，善旋即蜼能倒县之义，本非有误。自从冗，貁自从穴，均不必改也。〖今《魏志》貁从宂，仍即穴字。《通志》文依《魏志》而字从宂，盖转写之失。〗狖色本苍黄，而夫馀所产毛有白处，可俱为裘，故足珍而与貂并言之，非以同为鼠属也。】珠大者如酸枣。【◎沈钦韩曰：○《东夷考略》：长白山在开原城东南四百里，其巅有潭，流水下成湖陂，湖中出东珠，贵者且千金。】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刘家立曰：东明自橐离国逃至夫馀为主，故曰亡人。】作城栅皆员，【范《书》作“以员栅为城”。】有似牢狱。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徇葬，【官本“徇”作“殉”，范《书》同。】多者百数。厚葬，有棺无椁。【范《书》作“有椁无棺”。】【◎《魏略》曰：其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其祭亡者，有生有熟。丧主不欲速而他人强之，常诤引以此为节。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着布面衣，【◎或曰：面衣，如俗白兜之类。】去环珮，【《御览·七百八十》引作“妇人著布衣而去环佩”。】大体与中国相彷佛也。【宋本、冯本“彷”作“倣”。】】

夫馀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馀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馀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尉仇台死，【◎范《书》：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馀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馀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后复归附。永宁元年，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贡。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馀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简位居立。【《太平寰宇记》卷二百七十四作“至孙位居嗣立”。】无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姚范曰：“简位居立，位居死”七字疑衍。】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馀，位居遣犬加郊迎，供军粮。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簿敛送官。【冯本、官本“簿”作“薄”。】旧夫馀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麻余死，其子依虑年六岁，立以为王。汉时，夫馀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今夫馀库有玉璧、珪、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魏略》曰：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晋书》：夫馀在玄菟北千余里，其王印文称“濊王之印”。国中有古濊城。◎《魏书》：豆莫娄国在勿

吉国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夫馀也，在室韦之东，或言本濊地。】而夫馀王其中，自谓 “亡人”，抑有似也。【◎何焯曰：似，当作“以”。】【◎《魏略》曰：旧志又言，昔北方有豪离之国者，【◎豪，宋本作“高”，元本、冯本作“稁”，范《书》作“索”。◎章怀注：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御览》作“膏”。】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闲，范《书》作“蘭”。◎章怀注：蘭，即栏也。】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御览》“子”作“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范《书》作“南至淹水”。◎章怀注：今高丽中有盖斯水，疑此水是也。◎惠栋曰：《北史》作“淹滞水”。◎沈钦韩曰：《隋·百济传》作“淹水”，此乃

《前志》“西盖马之马訾水”，今鸭渌江也。◎丁谦曰：○施掩水，《后汉书》作“掩水”，疑刊刻倒误。《梁书》作“掩滞水”，当即《水经注》马訾水。○《新唐书》：马訾水出靺鞨长白山，色若鸭渌，号鸭渌江。○夫馀国最平敞，与今松花江左右情形甚合。】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度，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馀之地。【◎范《书·东夷传》：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待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蘭，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馀而王之焉。◎《隋书》：夫馀王尝得河伯女，闭于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而出，名曰朱蒙。夫馀之臣咸请杀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东南走。遇一大水，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渡。朱蒙建国，号高句丽。◎又云：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其王有侍婢，生东明。及长，王忌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馀人共奉之。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北史》：朱蒙者，其俗言善射击也。夫馀王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给一矢，殪兽甚多。夫馀之臣谋杀之，朱蒙乃与焉达等二人走至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丽。

◎《满洲源流考》云：高丽出于夫馀，夫馀出自索离。索读如橐，故又转音为橐，与高丽实

二国也。夫馀在高丽北，橐离又在夫馀北，故东明南走而至夫馀，朱蒙亦南走而至高丽，其事仿佛相同，或传闻之有一误。《隋书》谓夫馀王尉仇台始立国于带方，自后遂称百济。后魏时百济所上书亦云先与高丽源出夫馀，自晋以后百济王之姓名有夫馀腆、夫馀丰、夫馀隆，盖直以夫馀为姓矣。◎丁谦曰：北方有橐离国一段，实纪朝鲜高句骊开国之事，自裴松之误采《魏略》旧文系于《夫馀传》末，而范蔚宗遽纂入正传，误而又误矣。然其所以致误，由不知至夫馀而王之，夫馀乃城名，非国名也。考夫馀在汉北境，至于弱水，安得复有橐离国在于其北？况橐离即高句骊合音，传首明言南与高句骊接，何得又指为北夷？今查《东国通鉴》〖《朝鲜史》、《东藩纪要》及新出《好大王碑》所载略同。〗言太祖朱蒙〖即传中东明。〗避害南行，度掩水，至卒本夫馀沸流川上都焉，国号高句骊。按沸流，国名，卒本川在其境内，故亦称沸流川。卒本夫馀，犹言卒本川上之扶馀城，与北方扶馀国毫不相涉。此城遗址，即今朝鲜平安道成川郡中。此段事须删去，移入后文《高句骊传》方合。】】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都于丸都之下，【◎

毛本、局本“于”作“舆”，误。◎丁谦曰：高句丽国有二，一古高句丽，在今奉天省城东北英额边门外浑河发源处。浑河即《地理志》及《水经注》小辽河。一新高句丽，在今朝鲜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陈氏未悉两国源流，牵混为一，如传首“在辽东之东千里”及“南接朝鲜、濊貊”等语，乃古高句丽国境。都于乌丸之下，则新高句丽国境。此书既误，范蔚宗

《后汉书》因之。但范氏又将本传后半分为《小水貊传》，并将王莽后高句丽与中国交涉诸事尽入《小水貊传》中，则误而又误矣。◎弼按：○丁说诚辨，然以都于丸都之下为新高句丽国境。新高句丽在今朝鲜北境平安道成川郡地，似尚有误。○胡三省云：《唐志》：“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据此，则丸都城在鸭渌江边，其在平安道成川郡者为平壤城，在大同江之北，非鸭渌江也。○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六）**[**二十**]**《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刻石跋》云：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残石，光绪丙午署奉天辑安县事吴大令光国于县西北九十里之板石岭开道得之。吴大令跋：“扳石岭高六百余丈，车马不通，疑即古之丸都山。”○又近人吴其昌《丸都山纪功刊石跋尾》〖见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三号。〗云：此刻出辑安县板石岭，板石岭即丸都山，句骊之都丸都城即在丸都山下。辑安县正在鸭渌江上流北岸。汉、魏西平安州在今安东少北，玄菟郡治在今铁岭左右。位宫率步骑二万进军沸流水上，是从丸都城沸流水上流顺流而下，以寇西安平州也。从今辑安至今安东，正从鸭渌江顺流而下，则沸水之地位正当鸭渌江之地位。俭从玄菟直趋丸都，是断其后路，位宫回师与战，俭遂乘势越丸都山，屠丸都城。后人误以沸流水为大同江，则诸史《东夷传》不可解矣。○又云：刘宋以前，高句骊国都在今辑安附近，不在今朝鲜之平壤，前人以浿水当朝鲜之大同江，故以丸都、王险诸城当今之平壤，〖以今之平壤正南临大同江。〗一若自卫满、朱蒙以来，即奠居平壤者。今考浿水当为今鸭渌江，故王险、忽本、丸都诸城，当在今奉天之辑安、怀仁附近，直至北魏太武帝末叶，始南迁平壤。此可以《汉书》、《魏志》、《魏书》、《北史》、《唐书》、《好大王碑》、《丸都山纪功石刻》证之也。】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灵星、社稷。【◎范《书》作“好祠鬼神、社稷、零星”。◎章怀注：○《前书音义》：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日祀以牛，号曰零星。○《风俗通》曰：辰之神为零星，故以辰日祠于东南也。◎柳从辰曰：零星，《前书》及《风俗通》皆作“灵“。灵、霝、零，古本通。《吴仲山碑》“神零有知”，“灵”已作“零”。】其人性凶急，喜寇钞。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范《书》作“古邹大加”。◎章怀注：古邹大加，高句丽掌宾客之官，如鸿胪也。】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范《书》作“优台、使者、帛衣先人”。

◎沈钦韩曰：○《唐志》：帛衣头大兄，所谓帛衣者〖此字衍。〗先人也。【“此字衍”三字，卢氏误入沈氏正文，据沈氏《后汉书疏证》，改为沈氏自注之文。】○《通典》作“皂衣秉国，成三岁一易”。】尊卑各有等级。【◎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三：高丽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捽，旧名大对卢，总知国事；次曰太大兄；次郁折华言主簿；次太大夫使者；次皂衣头大兄，《东夷传》所谓“皂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机密，谋政事，征发兵马，选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诸兄，次过节，次不过节，次先人。又有状古雏加，掌宾客，比鸿胪卿，以大夫使者为之。又有国子博士、太学博士、舍人、通事、典书客，皆小兄以上为之。又其诸大城置傉萨，比都督，诸城置处闾近支，比刺史，亦谓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达，比卫将军，以皂衣头大兄以上为之。次末客，比中郎将，以大兄以上为之。其次领千人，以下各有差等。○一清案：此所说与《唐书》稍异。◎弼按：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七《冠服类》所载高丽建官，唐武德间有九等，与《寰宇记》所载略同。】东夷旧语以为夫馀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其性气衣服有异。本有五族，有涓奴部、【范《书》“涓”作“消”，下同。】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章怀注：案今高丽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后

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元本“令主”作“今王”，误。】后稍骄恣，不复诣郡，【元本“诣”作“诸”，误。】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適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何焯校改“桴”作“稃”。



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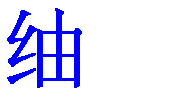
◎弼按：郝经《续后汉书》作“桴”。◎郁松年曰：○《说文》桴，栋名。稃，

穅也。○稃京，小仓名，字当从禾。】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跪拜申一脚，【范《书》“申”作“曳”。】与夫馀异，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赵一清曰：○《酉阳杂俎》：魏时有高句丽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取贯之，言发中空也，其妙如此。】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后，【宋本“后”作“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范《书》“隧”作“禭”。】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种松柏。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有气力，习战斗，沃沮、东濊皆属焉。又有小水貊。【毛本“貊”作“貃”。】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范《书》作“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章怀注引《魏氏春秋》曰：辽东郡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因名之曰小水貊。◎丁谦曰：西安平为马訾水入海处，〖马訾水即鸭渌江。〗乃今九连城东北安平河滨地。小水发源县北，则即叆阳河无疑。因中国往高句骊道必经此，故陈寿

《魏志·高句骊传》附载其名。此部微末，除出好弓外别无他事可纪。其下所书，仍是高句骊事。范蔚宗既本陈《志》为《高句骊传》，又截取小水貊别为一传，大误。◎丁氏又云：中国与朝鲜通道，今由九连城渡鸭渌江入义州，古时则在西安平渡江，即贾耽所谓泊汋口也。

◎弼按：两汉志西安平属辽东郡。◎何焯曰：涿县有安平，故此加“西”。◎王先谦曰：○孙权遣谢宏、陆恂封高句骊王宫为单于，恂等到安平口，即此县海口也。据《唐书·地理志》，当在鸭绿江北近海处。○《新唐志》：安东府南至鸭绿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西安平县也。】

王莽初发高句丽兵以伐胡，【范《书》作“伐匈奴”。】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县归咎于句丽侯騊，【范《书》“騊”作“驺”，

《前书·王莽传》亦作“驺”，下同。】严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师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王先谦曰：猥，犹猝也。】恐其遂反。”【《前书·王莽传》此句下云“夫馀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馀、濊貊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听，诏尤击之。尤诱期句丽侯騊至而斩之，【“期”字疑误。范《书》作“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莽传》云：莽下书曰：“乃者，命遣猛将，共行天罚，诛灭虏知，分为十二部，或断其右臂，或斩其左腋，或溃其胸腹，或 其两胁。今年刑在东方，诛貉之部先纵焉。捕斩虏驺，平定东域，虏知殄灭，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

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丁谦曰：考《朝鲜史》，此为高句骊太祖东明王子琉璃王时事，史云“初，汉王莽征兵于高句丽，琉璃王不应，降于鲜卑，而侵犯汉边”，然则姑先应征，旋亡出塞者，正用其联合鲜卑之计乎？惟严尤诱斩之句丽侯騊，当是统兵之员。】当此时为侯国，汉光武帝八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范《书·光武纪》：建武八年十二月，高句骊王遣使奉贡。】

至殇、安之间，句丽王宫数寇辽东，更属玄菟。辽东太守蔡风、【范《书》“风”作“讽”，下同。】玄菟太守姚光以宫为二郡害，兴师伐之。宫诈降请和，二郡不进。宫密遣军攻玄菟，焚烧候城，入辽隧，【◎丁谦曰：○候城、辽隧均汉县，属辽东郡。《汉地理志》候城为中部都尉所治，惟不知为今何地。辽隧，《地理志》作“辽队”。○《水经注》：辽水入塞，经襄平县西，又迳辽隧县西入大辽水，乃由安市入海。○襄平故城，在今奉天省城西南，辽隧当在其西南滨辽河处。故公孙渊遣兵拒司马懿于此，盖阻水以自固也。◎钱坫曰：今奉天府海城县西之牛庄。】杀吏民。后宫复犯辽东，蔡风轻将吏士追讨之，军败没。【◎范《书·东夷传》：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复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阸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一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没。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没于阵，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馀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宫死，子伯固立。【◎范《书》：宫死，子遂成立。遂成死，子伯固立。◎丁谦曰：《朝鲜史》载宫年老，让位于弟遂成，称次大王，以暴戾为国人所弑，因立其弟伯国，称新大王，即传中伯固。传言“宫死，子伯固立”，不独脱却遂成，而以弟为子，亦误。◎弼按：下文位宫为宫之曾孙，则伯固为宫之子，其世系不误。然与范《书》及《朝鲜史》均不合。◎又按：○惠栋曰：《蔡邕集》云“东夷高句骊翮子伯固逆谋并发”，亦可为遂成被弑之证。】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郝经《续后汉书》“居”作“民”。】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范《书》：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郡国志》：带方属乐浪郡。◎

《一统志》：带方故城，今平壤南境。】灵帝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固降，属辽东。嘉平中，【此叙灵帝时事，当作“熹平”。】伯固乞属玄菟。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冯本“大”作“犬”。】助度击富山贼，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长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国人便共立伊夷模为王。自伯固时，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丁谦曰：伯固次子伊夷模，《东藩纪要》云“名男武，称故国川王”，伊夷模子位宫。《纪要》云“称东川王”，惟东川王未立以前尚有山上王，名延优，为伊夷模弟，立于建安二年，在位几五十年，东川王始立，此又脱漏。且考位宫乃太祖王宫孙，并非曾孙，又考位宫为毌丘俭所破，始移都平壤。《朝鲜史》与《东藩纪要》所载皆同。作新国者，指

山上王筑丸都山城之事。◎吴其昌曰：高丽国都在晋以前位于今鸭绿江北岸奉天境内辑安、怀仁附近，刘宋以后始南移今日之平壤。◎吴说已略见前，详见《北平图书馆月刊》。◎姚范曰：今日云云，疑循旧文。】拔奇遂往辽东，有子留句丽国，今古雏加駮位居是也。其后复击玄菟，玄菟与辽东合击，大破之。

伊夷模无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宫。伊夷模死，立以为王，今句丽王宫是也。其曾祖宫，【宋本“宫”上有“名”字。】生能开目视，其国人恶之，【◎范《书》作“国人怀之”。

◎黄山曰：“怀”当为“怪”之讹。古“怀”多混为“怌”，故转写易讹。】及长大，果凶虐，数寇钞，国见残破。今王生堕地，【◎毛本“堕”作“墯”。◎钱大昕曰：承祚作志之时，位宫久已破亡，不应云“今王”，盖承旧书之文。】亦能开目视人。句丽呼相似为位，似其祖，故名之为位宫。位宫有力勇，【◎赵一清曰：力勇，当依《寰宇记》作“勇力”。】便鞍马，善猎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宫，应作 “位宫”，下同。北宋本“大”作“犬”。】 正始三年，宫寇西安平，其五年，为幽州刺史毌丘俭所破。语在《俭传》。【◎《俭传》：正始中，俭督诸军讨高句丽。六年，复征之。◎《齐王纪》：七年，俭讨高句丽，破之。◎盖用兵数年，此传记其始，《齐王纪》记其终也。】

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汉书·地理志》：玄菟郡西盖马。◎王先谦曰：《续志》误作“西盖乌”。◎章怀注：盖马，县名，属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今王险城也。◎沈钦韩曰：○《明志》：海州卫本沃沮国地。○今奉天海城县，又奉天盖平县，高丽国盖牟城，亦其地。◎李兆洛曰：西盖乌故城，今奉天府盖平县治。◎丁谦曰：盖马大山，即朝鲜平安道与咸镜道分界之山，其山南北行，千余里连接不断。◎弼按：丁说是。范

《书·东沃沮传》“东滨大海”，其地望可证。《寰宇记》亦云“东滨大海”。若盖平，则西滨大海矣。沈、李二说均误。】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范《书》作“东西夹，

〖夹，音狭。〗南北长”。◎丁谦曰：当时国境仅有今咸镜道东面傍海一带，自小白山以南皆高句丽地也，故东北狭而西南长。】可千里，【范《书》作“可折方千里”。】北与挹娄、夫馀，南与濊貊接。户五千，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汉武元封二年，【◎赵一清曰：一本“武”下有“帝”字。】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汉书·朝鲜传》：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丁谦曰：《汉地理志》无沃沮，“夫租”即“沃沮”之讹。本传沃沮城，今咸兴府治。】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丁谦曰：徙治古高句骊西北，在昭帝五年，正朱蒙开国后攘斥边境，沃沮与濊貊为所役属时。传云“为夷貊所侵”，实即高句骊也。】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元本、吴本、毛本、官本“置”作“治”。】治不耐城，【◎《汉书·地理志》：（玄菟）**[**乐浪**]**郡不而，东部都尉治。◎《一统志》：不耐故城，在咸兴府北。◎《隋书·外国传》：新罗兼有沃沮、不而、韩濊之地。◎丁谦曰：不耐城为今江原道之江陵府，本濊王都。】别主领东七县，时沃沮亦皆为县。【◎《满洲源流考》卷九云：两汉、魏、晋时国于东方者为夫馀、挹娄、三韩，其邑落散处山海间者，又有沃沮、濊等名。以史传核之，沃沮之在东者，东滨大海，北接挹娄、夫馀，又有北沃沮、南沃沮并皆散处山林，无大君长。所云单单大岭，即长白山，单单与满洲语珊延音固相近也。今自长白附近东至海边，北接乌拉黑龙江，西至俄罗斯，丛林密树，绵互其间。魏毌丘俭讨高丽，绝沃沮千余里，到肃慎南界，则沃沮者，实即今之窝集也。濊地君长，亦皆分统邑落，无所专属。夫馀、挹娄皆有其地。考其故壤自凤凰城并海至朝鲜。三国以后，隋属高丽，唐属渤海矣。◎丁谦曰：武帝所置玄菟郡，惟太守所治沃沮县为沃沮国地，其余七县均在濊国界内，故范蔚宗删单单大岭之东一段，移入《濊国传》，位置较合。单单大岭，《后书》作“单大领”，今江原道中间淮阳

郡以东，所称欱岭、朱暺岭、大关岭，皆古单单大岭。不耐城，《汉地理志》作“不而”，领东七县者，不而、吞列、东暆、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也。盖前汉乐浪郡所属共二十五县，《后书》只十八县，则除东暆外，不而等六县均东部都尉所旧治无疑。◎沈家本云：《汉志》无沃沮，或元始时已省并。疑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及不而、沃沮，即所谓领东七县也。】汉光武六年，【光武，应从范《书》作“建武”。】省边郡，都尉由此罢。【◎范《书》云：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为县侯，【◎范《书·东夷传》云：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沈钦韩曰：沃沮自魏后不复著，盖百济立国于其境，而沃沮亡矣。】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汉书·地理志》：乐浪郡华丽。◎王先谦曰：○《续志》：后汉省。○《东夷传》：元初五年，句丽王宫寇玄菟，攻华丽城。○则县故在也。◎洪亮吉云：此盖其旧城。】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犹置功曹、主簿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主者，【宋本“主”作“使”，范《书》作 “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北宋本“大”作“犬”。】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范

《书》作“责其租税、貂、布”。】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毛本“美”作“姜”，误。】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

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人性质直强勇，少牛马，便持矛步战。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已相设许。婿家迎之，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女家责钱，钱毕，乃复还婿。【◎梁玉绳曰：此即今之养媳，本夷俗也。】】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范《书》 “皆”作“先”。】才使覆形，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形，随死者为数。又有瓦，置米其中，编县之于椁户边。

毌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斩获首虏三千余级，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沟溇，【◎宋本“溇”作“娄”。◎丁谦曰：沟溇，城也，犹言置城。◎赵一清曰：《毌丘俭传》“置”作“买”。】去南沃沮八百余里，【◎丁谦曰：以地望核之，当在图门江南北。】其俗南北皆同，【范《书》作“其俗皆与南同”。】与挹娄接。【范《书》作“南接挹娄”。】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范《书》云：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范《书》作“其形如中人衣”，“国”字衍。】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范《书》“项”作“顶”。】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

挹娄在夫馀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范《书》：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沈钦韩曰：○《元史·地理志》：瀋阳路本挹娄故地，又开元路古肃慎之地。○《通典》：其国在不咸山北。〖晋曰肃慎，魏曰勿吉，隋曰靺鞨。〗○《一统志》：长白山在吉林乌喇城东南，古名不咸山，今奉天府铁岭县、承德县，及宁古塔、黑龙江，并挹娄国地。挹娄故城，在今铁岭南六十里。◎《满洲源流考》卷二云：挹娄之名始于后汉，考之史传，即古肃慎氏。《晋书》所谓“肃慎一名挹娄”是也。至南北朝，始别有勿吉、靺鞨之称，而旧名之见于简册者犹有可考，如辽之瀋州、双州、定理府，金之挹娄县，皆仅指一隅，非其全部。《元史》称瀋阳路为挹娄故地，似矣，而于开元路则云“古肃慎地，隋、唐曰靺

鞨”，又似歧而二之者。盖魏、晋以前部族未分，魏晋以后厘而为七，族愈繁而地愈广，容有非旧部之名所能该者矣。至《金史·地理志》谓瀋州本辽定理府，为挹娄故壤。考《辽志》，则瀋州之外别有定理府，亦属挹娄之地。辽之定理，实唐时渤海所建，至金已废。又《金志》称瀋州挹娄县，本辽旧兴州常安县。考《辽志》东丹城北至挹娄县范河二百七十里，则辽时已有挹娄县，盖郡邑难移，而幅员有定。今见于《盛京通志》者，若承德，若铁岭，若吉林，若宁古塔，自奉天府治极于东北胥挹娄地也。又《明一统志》载洪武二十九年设左右千户于懿路城，永乐八年复设中千户于懿路城，其废址在今铁岭县城南六十里，又有站名懿路，亦作伊鲁，当即辽、金挹娄县之遗。◎丁谦曰：○挹娄，古肃慎地。肃慎，《周书·王会篇》作“稷慎”。○《山海经》：大荒中小不咸山有肃慎之国。○《竹书纪年》：虞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盖三代以前，东北徼外大国尽有今吉林省东诸地。○《唐地理志》附录贾耽所记：渤海王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考此城在宁古塔西南八十五里上马莲河畔，遗址尚存。惟汉之挹娄难为古肃慎国旧境，而本部实在其西。考《唐书·渤海传》言高丽灭大氏，保挹娄之东牟山、奥娄河，其地在吉林东南敦化县境。奥娄为挹娄之转音。挹娄国名，殆因此水。又言以故挹娄地为定理、安边二府，此则奉天东南新设宽甸、怀仁诸县处。《满洲地志》谓挹娄为肃慎之一部，极是。传言挹娄在扶馀东北千里。按扶馀国都为长春府之农安县，核其方位，实居东南，而非东北。后金人置挹娄县于辽河东，今懿路驿地，则因辽徙挹娄人居此而名。考据家竟指为挹娄国，大误。◎《晋书·四夷传》：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馀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北极弱水，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车马不通。◎丁谦曰：《魏志》言挹娄在扶馀东北千里，南与北沃沮相接。不咸山即长白山，惟既在山北，又与北沃沮接，则当云扶馀东南，非东北矣。寇漫汗即后寇莫汗，《北史》作豆莫娄。考此部为北扶馀旧壤，在今乌苏里江一带。至云“肃慎一名挹娄”，非是。按肃慎为虞、夏以来著名之国，挹娄称号始见于《后汉书》，言国无君长，邑落各有大人。是挹娄者不过肃慎境中一部族，并不足以名国。第因生齿繁衍，分布各方，而肃慎主权日就衰替，不足以制驭之，其人遂据地自擅，互相雄长，于是肃慎一国竟在若存若亡之间。以余考之，其国至晋实未尝亡也。挹娄本水名，即《唐书·渤海传》奥娄河，今为敦化县镜。渤海立国以故挹娄地立定理、安边等府，均在敦化以西至奉天之东南，肃慎王城在宁古塔南，以挹娄梗于中间，致肃慎与中国之交通遂阻，故当时史籍但知有挹娄，不知有肃慎，因以为挹娄古肃慎也，而《晋书·四夷传》更谓肃慎名挹娄，则误尤甚矣。至晋时肃慎云未亡者，史虽不载，实有确证存焉。据鸭绿江北出土《高丽好大王碑》，言其践祚之八年戊戌，偏师出肃慎，掠得某地人民云云。戊戌为东晋安帝隆安二年，是晋之末造国尚安然无恙。迨后高丽益强，肃慎、挹娄始俱为所并。观隋炀帝征高丽，分二十四军，其右翼有肃慎道，知其时地入高丽已久，但不悉亡于何年。◎弼按：据《一统志》，挹娄故城在铁岭县南六十里。又据《一统志表》，以承德县为挹娄国地，此与传文“挹娄在扶馀东北千里”之说不合。惟如《盛京通志》所载若承德，若铁岭，若吉林，若宁古塔，自奉天府治，极于东北，皆挹娄地，则其说可通矣。】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馀，言语不与夫馀、句丽同。有五谷、牛、马、麻布。人多勇力。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魏书》：勿吉筑成穴居，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土气寒，剧于夫馀。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满洲源流考》卷二十云：陶复陶穴，古固有之。至豕膏得热气则融，安能涂厚数分？】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以蔽形体。其人不洁，作溷在中央，人围其表居。【◎范《书》云：其人臭秽不洁，作厕于中，圈之而居。◎《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五云：挹娄国土俗无文墨，以言语为约。坐则箕踞，以足挟肉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温暖。土无盐、铁，烧木作炭，灌之取汁而食。俗编发，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贵壮而贱老。死者其日即葬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性凶悍，以无

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者谓之不壮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虽野处而不相犯。】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肃慎贡楛矢，详见《明纪》青龙四年、《陈留王纪》景元三年。◎《孔子家语》：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楛矢。

◎《史记·孔子世家》：有隼集于陈庭，楛矢贯之，石弩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山海经·海外西经》：肃慎之国在白民北。◎郭璞注：今肃慎国，去襄平三千余里。其人皆工射，弓长四尺，劲强，箭以楛为之，长尺五寸，青石为镝，此春秋时隼集陈侯之庭所得矢也。晋大兴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别驾高会使来献肃慎氏之弓矢箭镞，有似铜骨。作者问云：“转与海内国通得用此，今名之为挹娄国。”◎吴任臣曰：○案《史记》作“息慎”。○《竹书》：舜二十五载，息慎氏来宾。○《汲冢周书》云：成王之时，息慎来贺，作贿息慎之命。○《王会解》谓之“稷慎”，或作“肃眘”。汉武帝诏“海外肃眘”，徐陵文“肃眘茫茫，风牛南偃”。○刘会孟云：肃慎在汉曰挹娄，魏曰勿吉，唐曰靺鞨。○《鬼谷子》云：肃慎氏馈白雉于文王。○《魏志》云：自唐暨周，肃慎之物皆旷世而至。青龙四年，肃慎氏致楛矢。○《晋纪》景元三年、咸宁五年、大兴二年，肃慎皆来馈楛矢石弩，即此国也。○《左传》：肃慎、燕毫，吾北土也。○杜注云：肃慎在玄菟北三千余里。○江淹《遂古篇》：沃沮、肃慎，东北边兮。◎陈逢衡曰：○《世说》：德之休明，肃慎贡其楛矢。○郑樵《都邑略》云：古肃慎国，都不咸山，在夫馀东北千里。◎阎百诗曰：肃慎氏地，即今宁古塔东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边有榆树、松树，枝既枯，堕入江为波浪所激荡，不知几何年，化为石，可取以为箭镞，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长白山，山巅之阴及黑松林偏生楛木，可取以为矢，质坚而直。又有乌曰海东青，即隼也。

◎惠栋曰：○《肃慎国记》云：石山在国东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铁。◎《册府元龟》：魏景元三年，肃慎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五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满洲源流考》按云：○元戚辅之《辽东志略》云：肃慎东北山出石，其利如铁，取以为镞，即石弩。○而杨宾《柳边纪略》以为楛木。今宁古塔居人或得之呼尔哈河，长三四寸，色黑，或黄，或微白，有文理，非铁非石，相传为肃慎故矢云云。盖杨宾误以为石弩为楛木也。】善射，射人皆入因。【范《书》作“又善射，发能入人目”， “因”字误。】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满洲源流考》卷十九云：混同江产松花玉，色净绿，细嫩温润，可中砚材，发墨与端溪同。乌拉诸山林中多貂，索伦人以捕貂为恒业。】自汉已来，臣属夫馀，夫馀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馀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满洲源流考》卷一“肃慎”条云：范蔚宗谓“冠弁衣锦，器用俎豆”，诚非虚语。◎弼按：范《书》此语见《东夷传》序，乃泛论东夷，非指挹娄而言。其《挹娄传》云“东夷夫馀，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纪纲者也”，据此，则《满洲源流考》误。】

濊南与辰韩，【陈《志》此卷分为乌丸、鲜卑、东夷三传，各小国均包括于此三传中。宋、元本于各国之前有某国传一行。窃意陈《志》原书必不如是，或为浅学妄增，而元本于濊国之前竟书“濊南传”一行，不辨南为南北之南，其误尤甚。世之佞宋、元本者，宜鉴别之。又按冯本《濊国传》与《挹娄国传》文接写，因前传末行无空格，適相衔接，而陈本乃亦接连前传，竟不提行，合为一传矣。又宋、元本有两《弁辰传》，元本于诸国传有书谋国传者，亦有不书者，可谓自乱其例，附识于此，后不复赘。】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丁谦曰：濊亦古国。《周书·王会篇》有“穢人前儿”之文。注“穢，东夷别种”， “穢”即“濊”也。其旧都，据《文献通考》在朝鲜江原道江陵府东。◎沈钦韩曰：○《一统志》：朝鲜江原道治江陵府，在国城东面，本濊貊地，汉为临屯境。】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

【◎范《书》云：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丁谦曰：濊国虽在朝鲜

东，而朝鲜东不独一濊，范氏改为“濊及沃沮、句骊，本朝鲜地”，较合。】户二万。昔箕子既適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汉书·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价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师古曰：八条不具见。】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余世，朝鲜侯淮僣号称王。【◎官本《考证》云：《后汉书》“淮”作“準”。

◎赵一清曰：“淮”字讹，后注引《魏略》作“準”。】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燕人卫满，魋结夷服，复来王之。【◎卫满，事详见后裴注引《魏略》。◎

《汉书·陆贾传》：尉佗魋其箕踞。◎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魋头髻也。◎师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范《书》：燕人卫满击破準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是之后，胡、汉稍别。无大君长，自汉已来，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其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其人性愿悫，少嗜欲，有廉耻，不请句丽。言语法俗【◎官本《考证》云：请，疑当作“谙”。

◎赵一清曰：《后汉书》“句”作“匄”，“丽”字衍。◎朱邦衡曰：此误“匄”为“句”，妄增一“丽”字。◎弼按：赵、朱说均是。濊人无不谙句丽言语法俗之理，若为“谙”字，则与下文相牴矣，当承上文“有廉耻”，作“匄”为是。】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自单单大山领以西【◎赵一清曰：单单大领，见前《东沃沮传》。《后汉书》作“单大领”。◎丁谦曰：单大领即江陵西面一带南北行大山。◎弼按：此作大山领，或“嶺”字析为二耳。】属乐浪，自领以东七县，都尉主之，【◎范《书》：自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弼按：上事见前《东沃沮传》。◎丁谦曰：领东七县，考《前书·地理志》乐浪郡二十五，至后汉只县十八，其所省之东濊、不而、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七县，必均在领东无疑。又《武帝纪》注“临屯郡治东暆”，知濊地初立为苍海郡，后重立为临屯，而今之江陵府实汉东暆也。◎弼按：丁氏所举岭东七县，一有夫租而无吞列，一有吞列而无夫租，互见前《东沃沮传》。】皆以濊为民。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濊皆其种也。汉末更属句丽。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范《书》“分”作“界”，“涉入”作“干涉”。】同姓不婚。多忌讳，疾病死亡辄损弃旧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蚕桑作绵。晓候星宿，

【毛本“候”作“侯”，误。】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能步战。乐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鱼皮，【◎黄山曰：○班，当作“魵”。○《说文》：魵，鱼也，出薉邪头国。○《尔雅·释鱼》：魵，虾。○郭注：出穢邪头国。○“薉”、“穢”皆即“濊”也。】土地饶文豹，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臣松之按：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见《博物志》、

《魏都赋》。【◎惠栋曰：○《博物志》云：海出斑鱼皮，陆出文豹。○《管子·揆度篇》云：发朝鲜之文皮。○又《轻重甲篇》云：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尔雅·（太）**[**九**]**府》云：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云：虎豹之属，皮有褥采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刘逵《魏都赋》注云：汉厩旧有乐浪，所献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车。○明黄洪宪《朝鲜国纪》云：产果下马、长尾雉、貂豽、海豹皮。◎姜西溟曰：【西溟，姜宸英之字。】定张车、果下马，皆宫内所用。】】

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濊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

其八年，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濊王。居处杂在民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丁谦曰：上高句丽、东沃沮传并言濊貊，今载濊而遗貊，亦疏漏。考《东藩纪要》，貊部在江原道春川府北十三里，昭阳江北岸。】

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赵一清曰：弁韩，《后汉书》作“弁辰”。然弁辰别是一国，则此当做“弁韩”，以当三韩之数。窃疑范氏为非。◎王会汾曰：晋、梁二书皆作“弁韩”。◎丁谦曰：三韩以马韩为最大，其地当有忠清、全罗二道，及庆尚道之半。辰韩及弁韩惟庆州一带而已。《朝鲜史》谓三韩虽曰分立，实则辰、弁二国仅为马韩所支配，非势均力敌也。◎弼按：○《汉书·朝鲜传》：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朝鲜雍阏弗为通。○师古曰：辰，谓辰韩之国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十年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章怀注：东夷有辰韩、弁韩、马韩，谓之三韩。○《梁书》：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其一也。马韩有五十四国，百济其一也。○《旧唐书》：百济国为马韩故地。】马韩在西。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各有长帅，大者自名为臣智，其次为邑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有爰襄国、牟水国、桑外国、小石索国、大石索国、优休牟涿国、臣濆活国、【北宋本“活”作“沽”。】伯济国、【伯济国，即百济国。】速卢不斯国、日华国、古诞者国、古离国、怒蓝国、月支国、咨离牟卢国、素谓乾国、古爰国、莫卢国、卑离国、占离卑国、【冯本“卑”作“甲”。】臣衅国、支侵国、狗卢国、卑弥国、监奚卑离国、古蒲国、致利鞠国、冉路国、兒林国、驷卢国、内卑离国、感奚国、万卢国、辟卑离国、臼斯乌旦国、

【宋本“臼”作“ ”，即“匊”字。“臼”与“ ”异，未详孰是。】一离国、不弥国、支半国、【宋本“支”作“犮”。】狗素国、捷卢国、牟卢卑离国、臣苏涂国、莫卢国、

【◎钱大昭曰：莫卢国已见上文，此重出。】古腊国、临素半国、臣云新国、如来卑离国、楚山涂卑离国、一难国、狗奚国、不云国、不斯濆邪国、爰池国、乾马国、楚离国，凡五十余国。【◎范《书》云：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满洲源流考》卷二云：三韩统名辰国，自汉初已见，后为新罗、百济所并，其七十八国之名备载于《魏志》，国名多翻以卑离二字，如监奚卑离、内卑离、辟卑离、如来卑离。以满洲语考之，当为贝勒之转音，正犹汗之讹为韩，而三汗之统诸贝勒，于体制恰相符合也。至马韩亦作慕韩，辰韩亦作秦韩，弁韩亦作弁辰，又作卞韩。《尚书传》扶馀、馯并称，《正义》谓馯即韩也，当时只以谐音，并非汉语。范蔚宗始称为韩国、韩人，《魏志》遂有韩地、韩王之目，甚者至讹为韩氏。又如弁韩在三韩中，记载独少，考《史记》“真番”注，谓“番音普寒切”，辽东有潘汗县，或即弁韩之转音，亦未可定。或有以三韩为高丽者，盖因《宋史·高丽传》有崇宁后铸三韩通宝之文，又《辽史·外纪》辽时常以三韩国公为高丽封号，遂谓三韩之地尽入高丽，不知高丽之境以属三韩所统，当时假借用之，未经深考耳。至辽之三韩县，乃取高丽俘户所置，非其故壤也。】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毛本“小”作“千”，误。】总十余万户。辰王治月支国。臣智或加优呼臣云遣支报安邪踧支濆臣离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号。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

侯淮既僣号称王，【淮，当作“準”，见前《濊国传》注。】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丁谦曰：箕淮之王马韩也，据《朝鲜史》言避卫满之逼，车众夺金马郡居之，自称武康王。金马即本传王所治月支国，今为全罗道益山郡。】【◎《魏略》曰：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毛本下“燕”字作“以”。】不攻。【“攻”疑作“改”。】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赵一清曰：“潘韩”讹，两

汉志俱作“番汗”。】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死，其子準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溴水。【◎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浿水县，水西至增地入海。○今大同江也。“溴”字误，下同。◎弼按：○《汉书·朝鲜传》云：至浿水为界。○浿水，解见前《高句丽传》。】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度溴水，诣準降，说準求居西界，故中国亡命【◎何焯曰：“故”字当作“收”。】为朝鲜藩屏。準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亡”字下似少一字。】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準，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準。準与满战，不敌也。【◎弼按：《魏略》所云，与《史记》、《汉书·朝鲜传》略同，而较详，可补史汉《朝鲜传》之缺。◎丁谦曰：《朝鲜史》相传其国肇自檀君，传一千四十八年，至周初箕子代兴，传四十世，为燕人卫满袭据其地。班《书》记汉事，故托始于满。真番本朝鲜附属番部，七国时为燕所略，武帝破朝鲜，改为郡，治蔼县，在今奉天兴京厅边外，东南至鸭绿江地。浿水有二，《唐书·高丽传》“南涯浿水”，指大同江，而此传浿水，均指鸭绿江。今考据家但知大同江为浿水，不知鸭绿江亦有浿水之名。盖大同江在平壤南，卫满所都王险城即平壤，满渡浿水而后据此，则水在平壤之北可知，证一。涉何论右渠还朝，必经浿水，证二。左将军击破浿水西军，方得至王险城，证三。右渠太子入谢天子，至浿水引归，证四。观此，传中浿水皆指鸭绿江，明矣。临屯亦番部，后为郡治。东暆今为朝鲜道江原道江陵府城。】】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魏略》曰：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準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丁谦曰：《东藩纪要》马韩立国，始朝鲜王箕準，在汉惠帝元年，后为百济王温祚所灭，在新莽二年，计传国二百有三载。辰韩、弁韩不知始立何时，后俱为新罗王赫居世所灭，在汉宣帝五凤以后。是三韩有国均在西汉之世，至东汉初，三韩已亡，何论曹魏。陈氏此传作于晋初，乃仍言三韩事，若不知有百济、新罗者，何也？余细核传文，参以《朝鲜史》，知所云“其后绝灭”者，即灭于百济也，所云“韩人犹有奉祭祀”者，即《后汉书》 “马韩人复自立为王”也。】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范《书·东夷传》：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諟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諟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章怀注：廉斯，邑名也。】【◎《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汉书》：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亦与朝鲜贡蕃不相往来。【贡，疑作“真”。】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鑡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辰鑡因将户来，来出诣含资县，【◎两汉志乐浪郡含资，三国魏改为带方郡，《晋志》属带方郡。◎《一统志》：故城，今朝鲜京畿道城之南境。◎官本《考证》云：辰鑡“辰”字、来出“来”字，疑皆衍。】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时晓谓辰韩：“汝还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曰：“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毛本“弁”作“牟”，误。】鑡收取直还。郡表鑡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时，故受复除。】

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两汉志乐浪郡屯有县。◎李兆洛云：今朝鲜平壤城南。◎丁谦曰：带方郡治所在，前人均未言及。《汉地理志》乐浪含资县有带水，西至带方入海，查京畿道北境有临津江，发源江源道伊川郡北，至开城西南入海，正在乐浪之南，再南即百济境。以形式揆之，当即汉时带水，然则伊川郡其汉之含资县乎？辰韩渠帅先诣含资县降，可知含资实辰韩

至乐浪孔道。今伊川郡居平壤东南，情形尤协。以此观之，临津江于开城西南入海，非即带方郡地之所在耶？今定以开城郡为带方，或相去不远矣。】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丁谦曰：百济虽灭马韩，而马韩中尚有一二小部仍袭韩王之称号。《传》纪桓、灵末韩濊强盛，建安后倭、韩属带方，及明帝时二郡灭韩，皆指马韩人自立之小部，非三韩全境也。但三韩旧时皆土番散部，势分力弱，故乐浪可羁属之，迨百济、新罗崛兴，则地大兵强，足与高句丽鼎歭，断非郡县所能制驭，何当时中国竟不闻不问，漠然置之，绝不道及其事？岂以百济本马韩列国之一，新罗亦弁辰列国之一，虽兼并作大，可仍以三韩视之，不必特为之分析耶？噫！疏亦甚矣，何怪《晋书》、《后汉书》均承其误而不觉乎。】

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户在上者，或为古者中之遗意。】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棺无椁，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以璎珠为财宝，或以缀衣为饰，或以县颈垂耳，不以金银锦绣为珍。其人性强勇，魁头露紒，【◎章怀云：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紒，音计。】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跷蹋。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郭，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锸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健。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毛本“木”作“本”，误。】县铃鼓，事鬼神。诸亡逃至其中，皆不还之，好作贼。其立苏涂之义，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恶有异。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无他珍宝。禽兽草木略与中国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细尾雉，【范《书》作“长尾鸡”。】其尾皆长五尺余。其男子时时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丁谦曰：州胡即今之济州无疑。】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略如裸势。乘船往来，市买韩中。【范《书》作“乘船往来，货市韩中”。】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范《书》作“自秦之亡人避苦役”。】来適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钱大昭曰：后人名我为俺，俺即阿也，声之转耳。】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局本无“为”字，误。】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范《书》：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

弁辰亦十二国，【◎官本《考证》曰：此“弁辰”疑作“弁韩”，下别有弁辰。◎范《书》：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又有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险侧，【范《书》“险”作“俭”。】次有樊濊，【范《书》作“樊秪”。】次有杀奚，次有借邑。【◎宋本作“邑借”，范《书》同。◎章怀注：皆其官名也。】有已柢国、不斯国、弁辰弥离弥冻国、弁辰接涂国、勤耆国、难弥离弥冻国、弁辰古资弥冻国、弁辰古淳是国、冉奚国、弁辰半路国、弁乐奴国、【◎沈家本曰：“弁”下疑夺“辰”字。弁辰十二国前后列其十，尚少其一，疑即此乐奴国及下弁军弥国也。】军弥国、【◎沈家本曰：与下“弁军弥国”

名同。案弁、辰韩合二十四国，而传文列二十六国，必衍其一，疑即军弥国与下马延国也。】弁军弥国、弁辰弥乌邪马国、如湛国、弁辰甘路国、户路国、【冯本“户”作“尸”。】州鲜国、马延国、弁辰狗邪国、弁辰走漕马国、【冯本“走”作“定”。】弁辰安邪国、马延国、

【◎赵一清曰：马延国重，下云二十四国，合数之得二十六国也。】弁辰渎卢国、斯卢国、

【斯卢即新罗，乃译音之转。】优中国。【冯本“中”作“由”。】弁、辰韩合二十四国，【◎丁谦曰：辰韩、弁韩二国在今朝鲜东南庆州一带，大概辰韩居北，弁韩居南，中间两种杂居，不易分析，故合称弁辰。查二十四国中以弁辰冠首者十有一，当弁韩所属，其余皆属辰韩。】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魏略》曰：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宋本无“移”字。】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魏略》曰：其国作屋，横累木为之，有似牢狱也。】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儿生，便以石厌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范

《书》云：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满洲源流考》卷二云：以石押头，壮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堕地之小儿，实非人情所宜有。满洲旧俗，儿生数日，即置卧具，令儿仰寝，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斯乃习而自然，无足为异，辰韩或亦类是耳。汉人生儿常令侧卧，久而左右角平，头形似狭。蒙古人生儿以韦带束之，木板植立于地，长则股形微箕。若如蔚宗所言，岂汉人、蒙古亦皆以石押之，令其头狭而股箕乎？若夫三韩命名，史第列马韩、辰韩、弁韩，〖亦曰弁辰。〗而不详所以称韩之义。陈寿《魏志》直云韩地韩王。鱼豢《魏略》且以为朝鲜王準冒姓韩氏，其为附会尤甚。盖满洲语及蒙古语皆谓君长为汗，汗与韩音相混。史载三韩各数十国，意当时必有三汗分统之，史家既不知汗之为君长，而庸鄙者至讹韩为族姓，何异扣槃扪箭以喻日哉！且中外语言不通，不能强为诠解者势也。今夫天昭昭在上，人皆仰之，然汉语谓之天，满洲语谓之阿卜喀，蒙古语谓之腾格哩，西番语谓之那木喀，回语谓之阿思满，以彼语此，各不相晓，而人之所以敬，与天之所以感，则无弗同，若必一一以汉字牵附臆度之，能乎？不能。夫韩与汗，音似义殊，谬而失之诬，犹可也，至于以石押头之谬，实悖于理，斯不可也。】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战，兵仗与马韩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让路。【毛本“住”作“往”。】

弁辰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异，施灶皆在户西。其渎卢国与倭接界。【◎丁谦曰：渎卢当即今庆尚道南巨济岛，此岛与日本之对马岛东西相距不远，故曰接界。】十二国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洁清，长发。亦作广幅细布。法俗特严峻。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书·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魏略》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范《书·东夷传》：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刘攽曰：使驿，当作“译”。◎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云：日本之遣使于我，盖以崇神时为始云。其时使驿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又云：《山海经》称南倭、北倭属于燕境。《史记·封禅书》云齐威、宣王、燕昭王皆尝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见所谓仙人、不死之药，渤海东渡，后遂不绝，似即今日本地。然彼国尚未通往来也。至《论衡》云周初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未知何据。又《云笈七籤》谓日本有腾黄神兽，寿二千岁，黄帝得而乘之，以周旋六合。日本《神皇政纪》谓孝灵时就秦求三皇、五帝之书，始皇送之，尤为神仙家诞言。惟徐福东渡之后已及百年，崇神立国，始有规模，而其时武帝灭朝鲜，声教远暨，使驿遂通。

事理可信，故今以正史为断。◎又云：《梁书》言日本自称为吴泰伯后，相传亦称为徐福后。彼国纪载，本以此为荣，其后学者渐染宋学，喜言国体，宽文中作《日本通鉴》，源光国驳议曰“谓泰伯后，是以我为附庸国也”，遂削之。赖襄作《政纪》，并秦人徐福来亦屏而不书。余谓泰伯之后本无所据，殆以日本断发文身，俗类句吴，故有此讹传欤？至徐福之事，见于三国志、后汉书《倭国传》，意必建武通使时其使臣自言。《史记》称燕、齐遣使求仙，所谓白银宫阙、员峤、方壶，盖即今日本地。君房方士，习闻其说，故有男女渡海之请，其志固在不小。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征也。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将军，又周、秦语也。自称神国，立教首重敬神，国之大事莫先于祭，有罪则诵禊词以自洗濯，又方士之术也。崇神立国，始有规模，计徐福东渡已及百年矣，当时主政者，非其子孙殆其党徒欤？】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范《书》“狗”作“拘”。◎丁谦曰：带方郡居朝鲜东境，故往倭国须泛海循东岸行。乍南乍东者，先南，行后转而东行。狗邪国，见《弁辰传》，盖即今庆尚道极南金海郡地，《明史》所谓釜山是也。】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日本有对马岛，至釜山要道。】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丁谦曰：当即今佐世保海口。】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何焯校改作“鳆鱼”。】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

【◎《日本国志》卷四云：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石室，中藏蛇纽方寸金印，文曰“汉委奴国王”，余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日本学者谓那珂郡古为怡土县，日本《仲哀纪》所谓伊都县主，即《魏志》所谓伊都国也。】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范《书》作“邪马台国”。邪马台即日本语“太和”二字之译音，此作“壹”，误。◎《日本国志》：神武天皇即位于太和之橿原。】女王之所都，【◎《日本国志》卷一：仲哀天皇卒于军，皇后气长足姬摄位，是为神功皇后。后为男装，率师渡海征新罗，降之。高丽、百济皆归款，后遂遣使于魏。】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略载，【宋本“可”下有“得”字。】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郡支国，【宋本“郡”作“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沈家本曰：《御览》“文身”下有“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十字。】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范《书》云：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日本国志》卷三十五云：文身旧俗，今犹有存，胸背手足，刺为鸟兽鳞介、花草果木之形，亦或绘人物故事，涅之以蓝，光怪陆离，不可逼视。其象蛟龙者作鳞介而轩腾若生，云入水可辟水怪。圉人仆御，十人而九。士夫以上，罕为之者。】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治之东。【◎治，当作“冶”。◎范《书》云：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

相近。◎丁谦曰：会稽，今江浙地。东冶，今福建地。朱崖、儋耳，今广州琼州地。诸处与日本方位均不相应，殊属臆测。】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露紒，见前《韩国传》。】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日本国志》卷三十五云：《后汉书》称丹朱坋身，或古男子喜剃面傅粉，搔头施朱，如梁朝贵游子弟耶？今女子多傅脂粉，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亦傅粉如其面，然坋身之说殆谓此欤？】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日本国志》卷三十四云：垂仁帝时，始造石棺。佛教渡来之后，都用梵法。贵贱惟树一碑，平民全用火葬，故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哀。【宋本“哀”作“衰”，下同。】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范《书》作“则雇以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哀不谨。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枥、投橿、乌号、枫香，其竹筱簳、桃支。有姜、橘、椒、蘘荷，不知以为滋味。有狝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日本国志》卷三十四云：中古特设神祗省一官，知龟卜之令。凡灼怪占吉凶，是卜部执业，而统于神祗省。】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岁四节，【官本“节”作“时”。】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沈家本曰：《御览》作“汉灵帝光和中”六字，范《书》作“桓帝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范《书》：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丁谦曰：据西书，印度东南有安达曼岛，其土番身度恒不满四尺，为世界人类中最短小者。】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丁谦曰：裸与黑齿，今南洋岛夷形状皆然。以地在热带，故裸；以日食槟榔，故齿黑。◎黄遵宪曰：日本妇人已嫁则涅齿，使黑如漆。明治初年，下令革旧俗，今则齿如贝编矣。◎沈家本曰：《御览》“裸”下有“墨”字，无“国黑齿”三字，疑是讹夺，范《书》同。】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沈家本云：《御览》作 “景初三年，公孙渊死，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言带方郡”。案公孙渊死于景初二年八月，渊死而倭使始得通，自当在三年。若在二年六月，其时辽东方与魏相拒，魏尚无带方太守，

倭使亦不得通也。此文恐当以《御览》为长。惟公孙渊死于二年，而叙于三年，盖欲明倭使得通之故，而追叙之耳。又案下文云“其年时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云云，“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云云，是于景初三年十二月下诏书，正始元年到带方，年月甚明。若是二年事，不应诏书既下，事隔一年，始到带方也。此尤“二年”当作“三年”之明证也。】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毛本“哀”作“衰”。】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毛本“印”作“银”，误。傅云龙《日本金石志》载此印尚存。】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臣松之以为：地，应为“绨”。汉文帝著皂衣谓之弋绨是也。此字不体，非魏朝之失，则传写者误也。【◎潘眉曰：裴说是也。考《说文》“绨，厚缯”。

《管子·轻重》“训鲁梁之民善为绨”，注“缯之厚者谓之绨”，《急就章》“绨络缣练素帛蝉”，注“绨，厚缯之滑泽者也”，《邺中记》“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盖即锦之“地”字皆作“绨”，不作“地”也。◎周寿昌曰：绛地、绀地凡三见，不应传写屡误。按《续汉书·舆服志》“乘舆黄赤绶，四采”，注引《汉旧仪》曰“皇帝带绶黄地六采”，又“百石青绀纶一采”，注引丁孚《汉仪》载太仆太中大夫襄言“乘舆绶黄地冒白羽，诸王绶四采绛地冒白羽，公主绶绛地绀缥三采，二千石绶羽青地桃华缥三采，黑绶羽青地绛二采”，俱作“地”，无作“绨”。盖地犹质也，绛地、绀地，其本质之色，交龙、皱栗、句文，则锦罽所织之文。裴注自误，非本文误也。◎姚范曰：绨为厚缯，非锦也，地字不误。戈黑色地，即白质黑章之质。以绛为质，晋人亦有“白地光明锦，裁为负贩儿袴”之语。◎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云：绨为厚缯。锦为织采丝。“罽”为“毡”字，今作“毯”，亦织采毛也。既为绨，则不得为锦、为罽矣。凡绘画之事，皆有地，锦罽皆织画，当有地，地字正体也。】】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正始元年春正月，东倭重译纳贡，见《晋书·宣帝纪》。】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元本“假”作“为”。】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各本均作“诏恩”，误；冯本不误。】其四年，【正始四年冬十二月，倭国女王遣使奉献，见《齐王纪》。】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陈景云曰：塞，疑作“奏”。】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寰宇记》“与”作“奥”。】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云：源光国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而弗道。余揣其意，盖因推古以降，稍习文学，略识国体，观于世子草书，自称天皇，表仁争礼，不宣帝诏，其不肯屈膝称臣，始于是时。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谓推

古以前国家并未遣使，汉史所述殆出于九州国造任那守帅之所为。余考委奴国印出于国造，是则然矣。《魏志》、《汉书》所谓女王卑弥呼以神道惑众，非神功皇后而谁？武帝灭朝鲜，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罗，而彼受魏诏，其因高丽为乡导，情事确凿，无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贡物，岂容遽停使节？且自应神以还，求缝织于吴，求《论语》千文、佛像经典于百济，岂有上国朝廷，反吝一介往来之理？宋顺帝时，倭王上表，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谓有国造守帅，能为此语者乎？惟宋、齐、梁诸书所云，倭王瓒珍济兴武，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于推古时始用甲子，始有纪载，东西辽远，年代舛异，译音展转，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无足怪。要之，列史纪述，溢于简册，苟非伪造，不容妄删。】

评曰：《史》、《汉》著朝鲜、两越，东京撰录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爰及东夷，使译时通，记述随事，岂常也哉！【◎《魏略·西戎传》曰：【◎官本《考证》云：上“曰”字衍。◎张鹏一《魏略》辑本云：《御览》、《寰宇记》引莎车国事，作《魏略·西域传》，今从裴注。】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史记·西南夷传》：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括地志》云：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后汉书·西南夷传》：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倾，四面斗绝。◎王先谦曰：今甘肃階州成县，汉白马氐地。◎弼按：《郡国志》武都郡属凉州。】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宋本作“福禄”。◎丁谦曰：福禄，酒泉属县。《汉地理志》作“禄福”。县地当在今甘肃肃州西南洮赖河滨。◎弼按：○《汉地理志》武都郡有上禄县，《郡国志》同。○章怀注：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禄县南。○《一统志》：上禄故城，今成县西南。○“福禄”或为“上禄”之误。合以下文“汧、陇左右”，皆在今陕、甘交界地。若酒泉郡之禄福县，则远在今甘肃之西北边界。然据范《书·西南夷传》有分徙酒泉郡之语，则又当作“福禄”也。】或在汧、陇左右。【◎两汉志：右扶风汧。◎《一统志》：汧县故城，今陇州南。◎赵一清曰：○《后汉书·西羌传》注云：汧山、陇山之间也，在今陇州汧源县。◎丁谦曰：汧，今汧阳县；陇，今陇州；均陕西凤阳府属。】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范《书·西南夷传》：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適建等讨破之。王莽篡乱，氐人亦叛，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晋书·姚弋仲载记》：其先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廻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又《李特载记》：其先廪君之苗裔。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尅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近去建安中，【◎“去”疑作“至”，或“近去”作“而去”，属上句读。◎胡玉缙曰：“近”疑“乃”之误。◎姚范曰：“去”字疑讹。】兴国氐王阿贵、【◎胡三省曰：兴国在略阳界。◎《一统志》：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白项氐王千万

【◎白项，当作“百倾”。胡三省注引此亦作“百倾”。◎《宋书·氐胡传》：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倾，因以百倾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倾氐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

◎李贤曰：○《三秦记》云：仇池县界，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沧、洛二谷

之间，常为水所冲击，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壶。○《仇池记》曰：仇池百倾，周回九千四百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起数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缘而上，东西二门，盘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则岗阜低昂，泉流交灌。○郦元注

《水经》云：羊肠盘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峨嵯，嵚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倾，煮土成盐，因以百倾为号也。◎胡三省曰：氐王千万，略阳清水氐种也，其后是为仇池之杨。】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本志《武纪》：建安十八年十一月，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十九年春正月，超奔汉中，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本志《夏侯渊传》：渊还略阳，进军围兴国，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其部落不能去，皆降。【◎氐王千万，事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十九年。氐王窦茂，事见《武纪》建安二十年。◎又案《晋书·宣帝纪》：青龙三年，武都氐王符双、强端率众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郡国志》：右扶风美阳。◎洪亮吉曰：魏黄初中徙武都于美阳。◎谢鍾英曰：○《（扬）**[**杨**]**阜传》：建安中，徙武都于槐里。○盖至文帝复徙美阳也。◎《一统志》：故城，今乾州武功县西南。◎钱坫云：汉县在今扶风县北二十五里崇正镇，今武功县西北七里美阳城乃后魏徙置也。】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洪饴孙曰：安夷护军，一人，第五品，治美阳，典降氐。拊夷护军，一人，第五品，治云阳，典降氐。见《元和郡县志》引《魏略》。◎弼按：《元和志》“云阳县”有“魏司马宣、文王抚慰关中，罢县置拊夷护军”之文。】其太守善，【太，疑作“本”。】分留天水、南安界，【◎胡三省曰：○魏复汉阳为天水郡。○《秦川记》：汉中平五年，分汉阳置南安郡。】今之广平魏郡所守是也。【◎梁章钜曰：○“平”字衍。下云“近在广魏”，即此。○《晋志》：略阳郡本名广魏。◎弼按： “广平魏郡”当为“广魏郡”之误。魏分汉阳郡为广魏郡，其西南界即天水、南安也。若广平郡、魏郡均在冀州，与此无涉。】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或曰：上“同”字疑衍。◎弼按：上“同”字为句，或不误，“及”字或为“与”字之误。◎胡玉缙曰：○

《尔雅·释诂》：及，与也。○经传中及训与者，不一而足，及字似不误。】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汉书·地理志》：天水郡街泉、冀、豲道。◎《一统志》：街泉故城，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冀县故城，今甘肃巩昌府伏羌县南。豲道故城，今甘肃巩昌府陇西县东北渭水北。◎丁谦曰：街，即街泉县，后汉省县为亭，《诸葛亮传》作“街亭”，今秦州南街于镇也。◎弼按：獂道，两汉志均作“豲道”，本志《庞惪传》作“狟道”，即魏南安郡治也。毛本作“ 道”，误。】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毛本“又”作“有”，

误。◎《前汉志》：广汉郡阴平道。◎《郡国志》：广汉属国阴平道。◎《一统志》：阴平故城，今甘肃階州文县西北。◎丁谦曰：阴平街，《汉志》作“阴平道”，在文县南。】亦有万余落。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丁谦曰：赀，货财也。匈奴以奴婢为货财，可随时市易，故名。然其人多由他部虏掠而来，故种类不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金城、武威、酒泉皆汉凉州郡。◎丁谦曰：金城，今兰州。武威，今凉州。酒泉，今肃州。黑水在甘州西北。西河谓黄河西，今兰州西北地。】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官本“部”作“郡”，误。】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丁谦曰：大胡即东胡，丁令见后。】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匈奴故也。【宋本作“由本亡奴婢故也”，官本作“由本匈奴婢故也”，

《御览·七百九七》作“由本匈奴亡奴婢故也”。】当汉、魏之际，其大人有檀柘，死后，其枝大人南近在广魏、【◎广魏郡见前。◎丁谦曰：广魏在秦州东北，即晋时略阳县，今秦安

县也。】令居界，【◎何焯校改“今”作“令”，成都局本亦改作“令”。◎丁谦曰：令居，汉县，属金城郡，今庄浪厅境。◎弼按：丁氏以“令居界”三字属上句读，是。◎《一统志》：令居故城，今甘肃凉州府平番县西北。◎《汉书·西域传》：始筑令居以西。◎师古曰：令，音铃。◎宋祁曰：○《集韵》：令，音连。◎徐松曰：令连双声字。◎《匈奴传》：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有秃瑰来数反，为凉州所杀。今有劭提，或降来，或遁去，常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郡国志》：凉州敦煌郡治敦煌。◎《一统志》：敦煌故城，今甘肃安西州敦煌县治。◎应劭曰：敦，大。煌，盛也。敦，音屯。◎钱坫曰：○《说文》作“焞煌”。

* 段玉裁曰：《左氏音义》：“敦，徒门反。”《集韵》：“敦煌，郡名。敦，徒浑切。”此皆本应劭。《集韵》又云：“燉煌，郡名。燉，他昆切。”此亦必出《汉书音义》，当是本作“敦”，浅人改“燉”。】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汉书·西域传》：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西与且末接，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孟康曰：婼，音兒。◎师古曰：音而遮反。◎《风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西域图考》云：婼羌当在阳关之西，小宛之东，今沦为戈壁。◎丁谦曰：婼羌，西域杂羌之总名，部落散处今川、滇边外，直至西藏。所称草地、黑帐房、番子，皆是其地望，当在柴达木、郭斯特等处。◎弼按：“西域”当作“西南”，方与上文“敦煌”二字相接，否则“西”字之上疑有脱简。且氐、羌相属，此述婼羌事在氐之后，下文方言西域诸国，亦犹《汉书·西域传》之先言婼羌也。】西至葱领数千里，

【◎范《书·西域传》：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徐松曰：今回疆舆地，以鸟道法计之，南北两山间千二百余里，西自和什库珠克岭，东至党河，五千余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风俗通》云：无君臣上下，健者为豪。◎文颖云：羌胡名大帅为酋。◎郑玄云：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丁谦曰：葱茈、白马、黄牛等羌，并当在西宁府西，与《汉书》白马羌不同地。

〖◎弼按：应作“《后汉书》”。《前书》无《西羌传》。〗】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孕身六月生，南与白马羌邻。【◎刘奉世曰：婼羌小国，最近阳关，去长安六千里耳，在都护之东。而渠勒、于阗、难兜之类，去长安且万里，东北行数千里，乃至都护，安得与婼羌相接？必误。◎徐松曰：○《通典》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芘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皆不知其道里广狭。○盖同为羌种，故传以婼羌目之，刘氏以为误，非也。◎王先谦曰：○《西域图考》云：婼羌西与且末接，而小宛、戎庐、渠勒、于阗、难兜皆南接婼羌，此不可解。○

《十三州志》云：婼羌国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虏或羌，户口甚多，强则分种为豪酋，更相钞暴。○是知沿山布谷，种类实繁，其附近阳关止去胡来王一种，国无治所，又不列传，诸传亦未指明。○《后书·西羌传》亦云：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但似未至难兜耳。◎丁谦曰：○《前书·西域传》：阳关西南有婼羌，而戎庐国南，渠勒国西，难兜国南，均与婼羌相接。知婼羌部落自敦煌西南，直蔓延至西藏阿里诸境。】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时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后汉书·西域传》：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弼按：西域诸国见于《后书》者二十二国，其事与《前书》同者不录，是不仅二十国也，此云“二十”，恐误。】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

《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

《汉书》：乌秅国，其西则有县度。县度者，石山也。◎师古曰：县绳而度也。县，古悬字。

◎《河水注》引郭义恭曰：山谿不通，引绳而度，故国得其名。◎《魏书》：阿钩羌国在莎

车西南，西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宋本、冯本、毛本“葱岭”作“葱领”，下同。两汉书均作“岭”，今从之。】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王先谦曰：○《后魏书》：楼兰北即白龙堆。◎丁谦曰：白龙堆，新疆人称库穆塔格戈壁。】到故楼兰，【◎《汉书》：鄯善国本名楼兰。】转西诣龟兹，【龟兹，《唐书》作“丘兹”，一曰 “屈兹”，《唐西域记》作“屈支”，皆语音变转也，为今库车地。】至葱领，为中道。【◎丁谦曰：都护井、三陇沙、居卢仓，均在玉门关西、白龙堆东，今无可考。】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丁谦曰：横坑，当在安西州北。】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前书·车师传》：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阨。◎丁谦曰：五船，即今由安西州北出之小南路也。◎徐松曰：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又云：今哈密至吐鲁番经十三间房风戈壁，即龙堆北边也。】到车师界【◎《西域图考》云：广安城东七十里喀喇和卓，即车师都尉国治也。后汉戊己校尉居此，亦名高昌壁。】戊己校尉所治高昌，【◎徐松曰：○《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后书·西域传》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据传序言校尉有二人，据表言校尉似只一人。遍检《前书》，如徐普、刁护、郭钦皆称戊己，无言戊校尉、己校尉者，独《乌孙传》有己校，吴仁杰谓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则兼戊、己为称。吴氏又言两都设官之制不同，先汉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称则兼戊、己；后汉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己校尉，各以校兵为名。颜于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己校尉，亦误。至戊己之名，颜说有二义，一说戊己校尉镇安西城，无常治处，犹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与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说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处三十六国之中。胡三省以为车师不当三十六国之中，颜前说为是。吴又引《马融传》注谓戊己居中，为中坚。二校之说，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彦宾说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为事，故取为名。○案：诸说皆非。校尉屯田车师，亦非无常治者。颜前说亦不为得。唯《汉官仪》厌胜之说为近。盖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周寿昌曰：○《匈奴传》云：日上戊己，元帝置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护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即厌胜之义也。◎弼按：○刘攽曰：戊己本两校，范《书·西域传》有戊部候，《车师传》注中云“戊校尉所统”，又传云“戊校尉阎详”。后人不知，妄加“己”字。章怀以前失之。○此又一说也。◎又按：○范《书·西域传》：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惠栋曰：○《十三州志》云：高昌壁故属敦煌，有长谷在东，都尉居之。○李吉甫云：陇右道西州，本汉车师国之高昌壁也，以其地势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欧阳忞云：西州前庭县本汉高昌垒，垒有八城，本中国人也。◎《一统志》：晋张骏置高昌郡，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至麴伯雅灭于唐，以为西州，元为和卓，明曰土尔番。◎徐松曰：○《隋书·西域传》：高昌国者，汉车师前王庭。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往焉。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案：元欧阳圭斋《高昌偰氏家传》云：“高昌者，今哈喇和绰也。和绰本言汉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绰，遂为和绰也。哈喇，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详。今名哈喇和卓，汉交河城东二十里，为今吐鲁番广安城，广安城又东六十里为哈喇和卓，即后汉之柳中，由此北入山为后部，东出即匈奴境。◎丁谦曰：高昌壁在今吐鲁番东南喀喇和卓地。】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西道。【宋本“西”作“新”。】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南道西行，且志国、【◎《汉书·西域传》：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西通精绝二千里。◎李慈铭曰：且志，两汉及《后魏书》皆作“且末”。◎王先谦曰：○《后书》云：出玉门，经鄯善，至且末。○又云：且末为鄯善所并，后国复立。○《梁书》称“末国”，《魏书》仍称“且末”。○《西域图考》云：且末在尉犁之南，今沦为戈壁。○唐辨机

《西域记》云：于窴东行入流沙，沙砾流漫，行人迷路，莫知所指。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城也。城郭岿然，人烟断绝，从此东行千余里，至纳缚波国，即楼兰也。是知沙碛二千里，国久空芜。晋法显经行已绕道彝国，

〖即喀喇沙。〗魏宋云所见有左末、〖即且末。〗末捍、三城，至唐康艳典筑城楼兰，开镇且末，今亦不知何在矣。○《河水注》：南河自精绝国来，东迳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西域记》曰：阿耨达大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南河下入鄯善国阿耨达大水北流，迳且末南山，又北迳且末城西，又东北流迳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董祐诚《水经图说》云：○《隋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盖皆指阿耨达大水。以此注推之，当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阗以东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东至青海西北境数千里水，皆流入沙中，别无大川左会塔里木河者。以理推之，流沙之地，古今互易。汉代城郭，元奘《西域记》唐时已为无人之境，今则唐代诸镇城并沦沙碛，水泉之汇为淖尔者以十数，皆潜行入沙矣。◎丁谦曰：且末国，《伽蓝记》作“左末”，《大唐西域记》作“沮末”，又作“折驮那”，地在罗布泊西南。《水经注》载南河又东迳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其水北流迳且末南山，又北迳且末城西。是且末城在塔里木河南、车尔成河东岸无疑。惟其地今已沦入喀喇布郎湖中。盖此地古时为河水东流所经，而阿耨达水由南入之，本无湖也，后以戈壁风沙壅于河身，河流不畅，遂于上游积水成泊，且末城址渐没入焉。然考《水经注》，且末城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按以今图，当在湖之近西岸处。】小宛国、【◎《汉书》：小宛国，王治扜零城，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师古曰：辟，读曰僻。◎丁谦曰：小宛距且末只三日行，约不及三百里，诊其地望当在阿勒腾塔格山南，故北与且末接，以隔阿勒腾塔格山，故辟南不当道。】精绝国、【◎毛本作“绝精”，误。◎《汉书》：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南至戎庐国四日行，地阸陿，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王先谦曰：○《后书》云：出玉门，经鄯善、且末至精绝。○又云：精绝为鄯善所并，后复立。○《魏志》注：三国时属鄯善。○《水经图说》云：当在今和阗极东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自扜弥国来，东迳精绝国北，下入且末国。◎丁谦曰：精绝地在今车尔成西一带。《唐地理志》“宁弥城东七百里有精绝国”，可考，故东北距且末近二千里，西南与戎庐，正西与扜弥皆相通。此国北近戈壁，南阻托古兹大山，地形狭长，故曰阸陿。】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汉书》：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傅介子刺其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国中有伊循城，地肥美，汉置都尉。◎王先谦曰：○《后书》云鄯善先并小宛、精绝、戎庐、且末四国。三国、晋、魏仍为鄯善。○《唐书·地理志》：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后书》云：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此西域之门户。○则蒲昌海以东皆其地，今噶顺之千里戈壁皆其地。◎丁谦曰：鄯善国在今敦煌县西罗布泊南。所都扜泥城，据《水经注》，俗谓之东故城，盖以伊循为新城也。《新唐书》石城镇即汉楼兰国，在蒲昌海〖即罗布泊。〗南三百里。考《中俄交界图》，其国都当在今阿斯腾塔格山麓占布拉克地。布拉克译言泉，因沙碛中非有水处，人不能居，故揆度情形，当在此处。〖◎《隋地志》：鄯善郡治楼兰城，有蒲昌海、鄯善水。◎鄯善水殆即此泉。〗此与婼羌俗皆游牧，随畜逐水草，惟婼羌全为行国，故无城，鄯善则行国而兼城居者也。伊循城〖《唐书》作“伊脩”。〗当在国之东北罗布泊南。

〖◎《唐书》言：伊脩城又西八十里故楼兰国。〗《水经注》“敦煌索劢将兵千人至楼兰，召鄯善、焉耆、龟兹兵各千，横断注宾河，屯田三年，积粟百万”，即伊循城地也。今罗布泊东南有库尔干河，从南来入之。库尔干，译言城，必古时水旁有城，因以为名。伊循城当在此河下游。】戎卢国、【◎《汉书》：戎庐国，王治卑品城，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王先谦曰：○《后书》云戎庐为鄯善所并，后复立。○《魏志》注：三

国属于阗。○《西域图考》云：在渠勒之东，今沦为戈壁。◎丁谦曰：戎庐当在今车尔成东南，乌鲁克河源处。故东北与小宛，正西与渠勒皆相接。此婼羌，盖即今后藏北路番帐，故南与之接也。以国在山间，故辟不当道。】扞弥国、【◎《汉书》：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徐松曰：○《史记》作“扞罙”。○《索隐》曰：扞罙，国名也。○案：“扞”即“扜”字之讹。“弥”、“罙”音同。◎王先谦曰：《后书》有传，改号“拘弥”。◎丁谦曰：扜弥国即《史记·大宛传》之扞罙，今克里雅地，一作克勒底雅。近置于阗县于北。《唐地理志》作“宁弥城”。宁弥有建德力河，即克里雅河，其地南面为山，渠勒在南山中，故相接。北面大戈壁，虽与龟兹、姑墨接界，然道不能通也。西至和阗，今四百二十里。◎又云：《后书》拘弥即《前书》扜弥， “拘”即“扜”字转音。《史记》作“扞弥”，似误。◎弼按：此作“扞”，亦误。◎范《书》：灵帝熹平四年，于阗王安国攻拘弥，杀其王。】渠勒国、【◎《汉书》：渠勒国，王治鞬都城，东与戎庐，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王先谦曰：○《后书》云渠勒为于阗所统，后复立。

* 《西域图考》云：今沦为戈壁。◎丁谦曰：渠勒当在今和阗东南之波鲁地，与戎庐同在南山中，故东与相接。此婼羌盖即今伊玛木拉河南地阿里北境所属番帐也，故渠勒、于阗南均与相接。】皮宂国【◎皮宂，《汉书》、《水经注》均作“皮山”。◎《汉书》云：皮山国，王治皮山城，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王先谦曰：○《后书》云皮山为于阗所统，后复立。

《后魏书》作“蒲山”，属于阗。○《水经图说》云：《唐书·地理志》“于阗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当在今叶尔羌之东南，和阗之西。◎丁谦曰：皮山国在莎车南，于阗西，今马台西北有皮什南，当即其处。现已增设皮山县治于其近境。由其国西南萨纳珠地入葱岭，度喀喇阔隆山口至乌秅，为往印度诸国之通道。天笃即天竺转音，罽宾、乌弋，北、西二天竺地也。】皆并属于寘。【◎柳从辰曰：○寘，音致，与置同韵目也。于窴之窴，其字从穴，其读为填，有平、去二音，本一作阗。○《前书·西域传》序：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师古注云：“阗”字与“窴”同音徒贤反，又音徒见反。○是其音义与“寘”迥别矣。今各本辄误“窴”为“寘”，即官本亦未正，所当极辨也。《通鉴》于窴其字皆从穴。

◎《汉书》：于阗国，王治西城，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丁谦曰：于阗国即今和阗直隶州地。西域，《新唐书》作“西山城”，当在今伊里齐城之南近山处，故有此名。“于阗之西”句下应有“踰葱岭”三字，方舆水皆西流，注西海，相贯串。否则于阗西尚多东北流之水，不得云水皆西流也。西海指里海言，盖古时阿母河直入里海，至明时始改入咸海耳。其东水东流即指车尔成河，河原出焉，谓车尔成河入罗布泊潜行地中，至巴颜哈喇山，复出为中国之黄河也。考《西域水道记》和阗产玉处凡五，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曰树雅，曰哈朗归山，而以玉陇哈什产者良。〖桑谷、树雅均在和阗西南。〗又《西域闻见录》和阗出玉石多于叶尔羌，故曰多玉石。◎弼按：○范《书·于阗国传》：于阗灭莎车，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强盛，自是南道自葱岭以东，唯此二国为大云云。○故《魏略》序南道诸国云皆并属鄯善、于窴也。】罽宾国、【◎《汉书》：罽宾国，王治循鲜城，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王先谦曰：○《后书·德若传》下云：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县度，历罽宾。○《魏志》注：三国时属大月氏，后魏、唐仍为罽宾，隋为漕国，明为撒马儿罕。○又《唐书·箇失密传》：箇失密，或曰迦释弥逻。○《西域记》：迦湿弥逻国，旧曰罽宾。或当时分为二国。○《西域图考》云：今为阿富汗地。◎朱一新云：《明史》以赛马尔堪为罽宾，非也。赛马尔堪在敖罕，今为布哈尔所并，汉时属大宛，非罽宾。◎徐松云：《旧唐书》作“在葱岭南”，当以南为是。】大夏国、【◎《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

夏而居。◎又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郭嵩焘曰：《汉书·西域传》言月氏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而《大夏传》云都妫水南。妫水为今阿母河，其地属布哈尔，近多为俄罗斯侵踞。当时皆大夏地，月氏袭居之，尽妫水以北为界，以兵力臣属大夏，而大夏仍自为国也。◎弼按：○《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王治监氏城。〖“监氏”当为“蓝市”之误。〗

* 《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居蓝氏城，分大夏国为五部翎侯。○《汉书·张骞传》：月氏既臣大夏而君之。○是月氏已据大夏之国都矣。郭氏大夏仍自为国之说，盖保守妫水以南也。◎丁谦《大夏国考》云：周赧王五十九年，后大夏国据土兰以自立，〖土兰者，咸海南地总名，以古有土兰王立国于此也。〗越六年，遂与巴提尔〖即安息。〗相继建国，都阿母河南波尔克城。未几，（徒）**[**徙**]**河北之蓝市城。〖后为大月氏都。〗其时国境西接安息，东抵葱岭，南邻乌弋山离，北滨杂拉敷散河，实有今布哈尔、阿富汗两国全地。迨汉武帝元光五年，大月氏自东北来，五六年间，阿母河北境尽失，未几，遂为安息所灭，惟一王族尚保土兰南界波达细亚地，自立为国。西汉末哀帝初年，值大月氏别部之贵霜王兵力骤强，南侵安息，取高附，进灭濮达，复乘胜东渡印度河，席卷巴格德利亚所立之罽宾属部，于是后大夏国亦亡。】高附国、【◎《后汉书·西域传》：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翎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西域图考》云：高附在月氏西南，安息东，罽宾西北，当在今阿母河南，布哈尔南境，阿富汗西北境。◎丁谦曰：高附今为阿富汗国都喀布尔地。】天竺国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丁谦曰：天竺即今印度，天竺、身毒皆印度转音。◎胡玉缙曰：印度即天竺、身毒一声之转。丁说倒。】皆并属大月氏。【◎《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王治监氏城，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大月氏本行国，至冒特单于攻破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后汉书·西域传》云：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复灭天竺。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本志《明纪》：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王先谦曰：月氏在妫水北，妫水即今阿母河，则月氏乃今之布哈尔。◎丁谦曰：大月氏自中国边界徙居西域，一时强盛无敌，其国东起后阿赖山，西至阿母河，又跨河而南兼有今布哈尔及阿富汗北境，并葱岭山中诸小部地，以妫水北为王庭，所谓监氏城，今布哈尔城也。】临兒国，《浮屠经》云【◎魏收《魏书·释老志》云：汉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隋书·经籍志》云：佛经者，西域天竺之迦维卫国净饭王太子释迦牟尼所说。释迦当周庄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胁而生，姿貌奇异，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舍太子位，出家学道，勤行精进，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华言译之为净觉。◎又云：汉桓帝时，有

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灵帝时，有月支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佛朔等，并翻佛经。而支谶所译《泥洹经》二卷，学者以为大得本旨。汉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僧会赍佛经至吴译之，吴主孙权甚大敬信。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阗国，得经九十章，晋元康中，至邺译之，题曰《放光般若经》。太始中，有月支沙门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部数甚多。佛教东流，自此而盛。】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宋本无“青”字。】毛，蛉赤如铜。【◎官本《考证》引《世说》注云：发如青丝，爪如铜。◎《御览·七百九七》“蛉”作“冬”。◎或曰：蛉，疑作“睛”。】

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御览》“左”作“右”。】生而有结，【“结”与“髻”通，《世说》注作“髻”。】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浮图经》云：临毘国王生隐屠太子，父曰屠头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黄，发如青丝，乳有青色，爪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右胁出。生有发，堕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时，有二龙王夹左右吐水，一龙水暖，一龙水冷，遂成二池，今犹一冷一暖。初行七步处，琉璃上有太子脚迹见在。生处名祗洹精舍，在舍卫国南四里，是长者须达所起。又有阿输迦树，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树也。◎丁谦曰：浮屠即释迦文佛。《佛国记》言迦维罗卫城有白净王故宫，佛生处也。考其地在故乌德国境内，今为英属西北部哥拉普尔城。】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李慈铭曰：《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然明帝时又有博士秦景。◎弼按：○惠栋引《牟子》云：（遗）**[**遣**]**羽林将军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部，在兰台石室。○与李氏云“博士秦景”不合。】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官本《考证》云：

《世说》注“复立”作“复豆”。◎丁谦曰：复豆，即浮屠之转音。】《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御览》“教胡”下有“为”字】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车离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其地卑湿暑热。其王治沙奇城，有别城数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击服之。其地东西南北数千里，人民男女皆长一丈八尺，乘象、橐驼以战，今月氏役税之。【◎

《后汉书·西域传》：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丁谦曰：东离国在今孟加拉部加尔各搭城西南，然所都沙奇城似在恒河北，即佛国之沙祇国。盖国境跨有恒河南北。人民长一丈八尺，殊近荒诞，范史删去“一丈”字，甚是。今北印度人多长八尺余，即其余种。】盘越国，一名汉越正，在天竺东南数千里，【宋本“正”作“王”。】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

【◎丁谦曰：盘越，《后汉书》作“磐起”，言从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此国，皆身毒地。则其国当在东印度境，今孟加拉部地。与益部相近，盖当时臆度之语，实则中隔藏卫诸地，道里甚远。其人小与中国等，谓略与华人相类。蜀贾似至，亦因张骞所言大夏人曾市蜀物于天竺，故疑有蜀贾至此耳。】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丁谦曰：南道西极谓由鄯善、于阗以至大月氏，西行以极，乃转东南入天竺之临儿、车离、盘越等国，则其道尽矣。以下更言中道所经之国。】中道西行尉梨国、【◎尉梨，《汉书》作“尉犂”，《后汉书·莎车传》作“尉黎”。◎《汉书》云：尉犂国，王治尉犂城，南与鄯善、且末接。◎《后汉书·焉耆传》：永元六年，都护班超讨焉耆、危须、尉黎、山国，斩焉耆、尉黎二王首，立焉耆元孟为王，尉黎、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水经图说》云：尉犂盖在博斯腾淖尔之西，库车之东。后汉班超讨焉耆，自西而东，先至尉犂，焉耆绝苇桥以拒汉。今喀喇沙尔所属布古尔城有苇湖，惟一土桥可渡，则尉犂正当今布古尔地。◎丁谦曰：尉犂国，《新疆识略》谓即库尔勒，非是。库尔勒乃汉渠犂，尉犂尚在东北，绎《水经注》，知尉犂城当在博斯腾泊

西南下开都河东岸，惟古城遗址今已无存耳。】危须国、【◎《汉书》：危须国，王治危须城，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徐松曰：危须城当在今博斯腾淖尔东南。◎《水经图说》云：海都河汇于喀喇沙尔之南，为博斯腾淖尔，东西广三百余里，南北半之，即敦薨之薮也。◎《西域水道记》云：博斯腾淖尔之侧产硝及盐，水复自西南隅溢出，故《水经注》曰溢流为海也。◎丁谦曰：危须地当在博斯腾泊北，今乌沙克塔尔台地。考《水经注》，薨敦之水二源俱导，西源东流，东源东南流，俱迳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观此，可知危须国地在焉耆之东，中隔裕勒都斯河也。薨敦薮即博斯腾泊。焉耆西至都护四百里，此云五百里，则危须在焉耆东百里也。】山王国【◎山王国，《汉书》作山国。◎王念孙云：当作“墨山国”。◎王先谦曰：据郦注，“山”上当有“墨”字，然《后汉·和帝纪》及《焉耆传》下两见，并作“山国”，则非写脱，盖所据本异也。◎《汉书》云：山国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

◎《西域图考》云：在今罗布淖尔之北，广安城之西南山中国。◎徐松曰：墨山国在博斯腾淖尔南岸，东南滨蒲昌海，海南即鄯善、且末境。◎丁谦曰：山国一名墨山国，《水经注》 “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是也。此国当在博斯腾泊南呼尔图克达山间，故尉犂在其西，焉耆在其西北，而危须则当在其正北。云西者，误也。国界博斯腾、罗布两泊之中，故南接且末，东南接鄯善。】皆并属焉耆，【◎《汉书》：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南至尉犂百里，北与乌孙接。◎《后汉书》：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班超传》：其国有苇桥之险。◎《晋书·焉耆传》：地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唐书》：横六百里，纵四百里，东高昌，西龟兹，南尉犂，北乌孙。◎钱大昕曰：员渠即焉耆之转，与尉犂国王治尉犂，危须国王治危须城，初不异也。◎丁谦曰：焉耆即喀喇沙尔地。《水经注》“城居四山之中”，是其城当在今喀喇沙尔东南开都河入博斯腾泊处。古时开都河分两支入泊，故员渠城在水中间。《后书·班超传》言其国有苇桥之险，必即开都河之桥。《唐·郭孝恪传》言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不设备，亦足证也。国滨大泊，故多鱼。尉犁在其西南，乌孙在其西北，盖溯开都河踰岭而西，可通伊犁南境，即乌孙国矣。徐松氏言泊之西岸有故城，雉堞犹存，周九里许，殆即员渠城乎？】姑墨国、【◎《汉书》：姑墨国，王治南城。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后魏书》作“姑默”，今为拜城县。◎丁谦曰：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盖溯和阗河西岸行，所经多沙漠，不能详其里数。北接乌孙者，溯和色尔河，由阿勒坦苏山有间道可通也。】温宿国、【◎《汉书》：温宿国，王治温宿城，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西域图考》云：今阿克苏境。◎王先谦曰：今温宿直隶州。◎丁谦曰：温宿，今阿克苏地，西至乌什，今二百四十里，北踰木素尔岭至沙满台地，今六百七十里，东至哈喇裕勒衮台，今一百六十里。】尉头国【◎《汉书》：尉头国，王治尉头谷，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行二日。◎王先谦曰：今为乌什直隶厅。】皆并属龟兹也。【◎《汉书》：龟兹国，王治延城，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王先谦曰：至宋仍为龟兹，元号别失八里，今为库车直隶厅。◎丁谦曰：龟兹，《唐书》作“丘兹”，一作“屈兹”，《西域记》作“屈支”，即今库车地。所治延城，《后汉·班超传》注作“居延城”，故址在今库车东南。其地水源辐辏，土田膏腴，村庄栉比，故汉时户口之众，迥非属都护诸国所能并衡。南与精绝，西南与扜弥，中隔大漠，虽相接而道不能通。东南与且末本隔渠犁，因时渠犁已灭，故可直接。北接乌孙者，由库克纳克岭有间道可达也。】桢中国、【◎《后汉书·西域传》：灵帝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兵讨疏勒，攻桢中城。◎惠栋曰：○《班超传》云：疏勒王还据损中城。○《通鉴》胡注：即桢中城也。◎丁谦曰：桢中本疏勒属城，当在喀什噶尔之西。】莎车国、【◎《汉书》：莎车国，王治莎车城，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后汉书》：莎车国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东北至疏勒。〖◎

弼按：○《疏勒传》：南至莎车。○此云“东北”，误，应作“西北”。〗章帝元和三年，班超发诸国兵击莎车，大破之，由是遂降汉。◎又《疏勒传》：安帝时，莎车连畔于阗，属疏勒。

◎丁谦曰：莎车，即今叶尔羌。◎王先谦曰：今新疆省莎车府。】竭石国、【◎丁谦曰：无考。】渠沙国、【◎丁谦曰：即汉莎车国，今叶尔羌城南地。】西夜国、【◎《汉书·西域传》：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而子合土地出玉石。◎《后汉书·西域传》：西夜国，一名漂沙。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镞，所中即死。《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子合国，居呼鞬谷，去疏勒千里。◎王先谦曰：西夜、子合，《前书》亦别白言之，未溷为一。或当时合为一国，后仍分为二，如今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之例，亦未可知。◎《一统志》：库克雅尔在叶尔羌西南三百里，后汉子合县地，今叶城县地。◎丁谦曰：○西夜王号子合王者，盖其时西夜王兼辖子合地也。至后汉时，始各自立王。西夜，当即今绰洛克台地。子合，当即今裕勒里克地。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等国，皆处葱岭山谷间，无田可耕，故其族以游牧为生，有类羌、氐。○《西域水道记》：玛尔瑚鲁克所产玉，青质黑晕，若血沁然。回民自裕勒里克卞伦来叶城鬻之，因名裕勒里克玉。○则子合出玉石，确有可征。】依耐国、【◎《汉书》：依耐国东北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与子合接。◎徐松曰：无雷在依耐西南，传文夺之。无雷距蒲犁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国適中，里数疑有误。◎王先谦曰：今为英吉莎尔直隶厅。◎丁谦曰：当在今英吉莎尔城西南金阔勒河源地。《会典》以英吉莎尔为依耐，则距疏勒太近，形势未确。】满梨国、【◎满梨，当即“蒲犁”，字形相近，地望与西夜、依耐亦相连也。◎《汉书》：蒲犁国，王治蒲犁谷，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五十里。◎《水经图说》云：在今英吉莎尔、叶尔羌之间。◎丁谦曰：新疆近设蒲犁厅于莎车府西南塔什库尔干城。】亿若国、【◎《后汉书》：德若国与子合相接。◎《一统志》：赛尔勒克，前汉蒲犂，后汉德若也。在葱岭中，有小城。叶尔羌河北源经流其地。◎李慈铭曰：亿若，《后汉书》作“德若”。◎丁谦曰：德若国，《前书》所无，亦游牧小部，当在今果什帖咧克地。西夜、子合、德若三国，乃莎车西南踰葱岭之路，如从于阗西行踰岭则由皮山、乌秅，不必经此也。】榆令国、【◎丁谦曰：无考。】损毒国、【◎《汉书》：捐毒国，王治衍敦谷，东至疏勒，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西上葱领，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王先谦曰：○《后书》无捐毒，有天竺，云一名身毒，或遂以为即捐毒，误也。天竺自是今之五印度，在葱岭东南，捐毒与休循接壤，在北道之西，迥不相涉。○《西域图考》云：今巴尔珲之南地，属萨尔巴噶什布鲁特部。○《水经图说》云：西（部）**[**布**]**鲁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尔之西，叶尔羌之西南博洛尔拔达克山，鄂尔善诸部落皆在葱岭间。捐毒当今西布鲁特地。】休脩国、【◎《汉书》：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东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李慈铭曰：休脩，当作“休循”。◎徐松曰：休循，《后汉纪》作“休修”。◎丁谦曰：休循、捐毒二国相距只二百余里，盖一在葱岭山巅，一在葱岭平原。以西图核之，当在喀什噶尔至霍罕道间。休循为苏约克山口地，捐毒为察提尔湖边地，今额德格讷布鲁特驻牧处也。故西北至大宛，东南至疏勒，南与葱岭相连属。山高气寒，故无人民。北与乌孙相去遂远，而有径道可通，故云相接。考松筠公《绥服纪略》，伊犁西南经布鲁特游牧至喀什噶尔，约二千里，中有特穆尔图泊、巴尔浑山、帖哩叶克达巴罕。捐毒即在巴尔浑西，帖哩叶克北。惟乌孙在其东北，不在正北。因古无实测图，方位不尽可凭也。】琴国

【◎丁谦曰：琴国无考。】皆并属疏勒。【◎《汉书》：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后汉书》：疏勒国东北经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至焉耆。◎王先谦曰：疏勒即新疆之喀什噶尔，今为疏勒府。◎丁谦曰：前言莎

车西至疏勒，此言南至莎车，盖互文见义，知疏勒实在莎车西北也。诸国方向，似此者多，当善会之。有市列者，山外诸国皆至此互市，至今犹然。】自是以西，大宛、【◎《汉书》：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西域图考》云：由疏勒而西出葱岭为大宛、月氏。大宛在北，今浩罕八城皆其地。今敖罕地，元时所谓赛马尔罕城也，其西北境兼有今布哈尔之地，见《四裔考》及《海国图志》。敖罕近为布哈尔所并。◎丁谦曰：大宛国，北魏号破洛那，唐号东曹。《唐书》言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却布咀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希山之阴，〖波希山，即阿赖山。〗汉贰师城也。

〖◎《前书·李广利传》：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今考其地，在伊犂西南，喀什噶尔西北，故浩罕国南境，近为俄人所并，改设费尔干省。〖《地理新志》作“费尔加拉”，

《俄属游记》作“费尔干那”。〗其地东、南、北三面环山，惟西有平路可通他部，纳林河横贯其中。西人地理志谓河北高坡地皆名费尔加拉，河南高坡地皆名苏的亚纳，〖《四裔年表》作“沙西阿那”，《俄属游记》作“唆西安那”。〗《唐书》率都沙那等四名，皆苏的亚纳之异译，《希腊史》所谓索克地阿那国也。贵山城、贰师城均当在浩罕南境，然其地今难确指。】安息、【◎《汉书》：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东则大月氏。◎《后汉书》：安息国居和椟城，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遇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英闻之乃止。◎王先谦曰：○《志略》云：此波斯不欲大秦通汉，设辞难英。英惮于浮海，故中止耳。○《西域图考》云：今波斯国北八部之境。《后书》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此今东土耳其地；“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此今中土耳其地；“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此今西土耳其地。安息西界极矣。由罗美里亚西南至日蕯壹尔而渡海通大秦，此地通罗马，本有陆路，惟为亚得亚海所隔，须绕北经奥大里亚南境，至意大里亚北境，又折东南始至罗马，不如至此南乘海越亚得亚海而即至也。甘英得之安息人之言，而按之千年后之舆图，毫发不爽如此。】条支、乌弋。乌弋一名排特，【◎《汉书》：乌弋山离国，大国也。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后汉书》：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支。◎王先谦曰：○徐继畲《瀛寰志略》以条支为今阿剌伯，《西域图考》驳之，谓条支在今俄罗斯国南之捣里达，黑海环其三面，黑海即西海也。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以《图考》为非，谓黑海北境古属希腊，后为罗马所并，固无条支之名，亦非安息、波斯所辖。○先谦案：条支之为阿剌伯，以今图证之，所谓临西海者，谓国西之海，即红海也。红海在条支西，故称西海，非即地中海也。阿剌伯地形向东突出，故阿勒富海转在其北，其东南则阿剌伯海环之，故曰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也。苏伊士未通以前，红海、地中海之间尚有陆路可往非洲埃及，故曰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路道也。◎又引《证补》云：排持，即今之俾路芝，地望固合，字音亦符。西人言俾路芝之名甚古也。】此四国次在西，本国也，无增损。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谬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丁谦曰：弱水本荒诞语，今欧洲西境不闻有是水，惟西史尝言古人航海皆在地中海四隅，从不敢出大西洋。以地中海西口北有直布罗陀，南有阿比拉两石山，故目此峡为天柱，谓出峡即天尽处，舟往不能反。弱水之说，想由此起。此峡正在大秦西，近日所入，意亦犹是以古

时不知地球为圆体也。◎弼按：此传之弱水与《夫馀传》之弱水同名异地。】大秦国一号犁靬，【◎师古曰：犂，读与“骊”同。靬，音钜连反，又钜言反。◎又曰：犛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犛声相近。靬读与轩同。◎《史记》作“黎轩”，

《张骞传》作“犛靬”，《后书》作“犂鞬”。◎《后书·桓帝纪》：延熹九年，大秦国王遣使奉献。◎章怀注：时国王安敦献象牙、犀角、玳瑁。◎《后书·西域传》：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王先谦曰：此泰西通中国之始。大秦在汉为罗马，在今为意大利国。◎《西域图考》云：犂靬，即《后书》之大秦，兼有今欧罗巴一洲之地，国都罗马，拓地直至土耳其东境，与安息邻。《后书》云“从安息陆路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又云“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北诸国”，其绕黑海之南，出海及渡海，即渡他大尼里峡，由黑海通地中海处，阔仅数里者也。过峡为土耳其，西土则入欧罗巴洲境矣。犂靬为葱岭极西之国。◎丁谦曰：犁鞬之名，《前书》仅附见于《乌弋山离传》，至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始通中国，因得悉其国俗，而为之传。考西人史书，罗马并无大秦、犂鞬之称，以欧洲一统，独有罗马，故中国人取大秦以为比，非彼邦所自号也。惟考西历，延熹九年为一百六十六年，而罗马王安敦卒于六十一年，知其使在道阅五六年方至中国，海道交通之难如是。盖是时安息方强，与罗马为勍敌，陆道被阻不通故耳。】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史记·大宛传》注引《魏略》作“三月到，风迟或一二岁”，无下“无风”句。】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范《书》云：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丁谦曰：此大海在安息、条支西，则为地中海无疑。安谷即安提阿城，考

《新约》书，保罗三次传道，皆从安氐沃起程。安氐沃合读即安谷，安提阿其转音也。他书或作安特克，或作安提古，其城在地中海，东滨安息。自汉元帝永光五年，攻取西里亚地，故西界至此。从安提阿河乘船至大秦，直截海西，知中间并无陆地。前人谓甘英临海欲渡为波斯海湾及红海，其误显然。有河出国西，即法兰西南之罗尼河；又有大海，意大利西面海也。迟散城当即汉时罗马所攻努曼提城，努曼与迟散音合，故址在西班牙北境，自罗马视之却在海西。此下特叙往迟散城陆道，盖从罗马直北，当先至米兰城，米兰即乌丹转音，再西越阿耳魄斯山，渡罗尼河，再西南越比利尼斯山，渡伊伯耳河，再西即迟散城。三大部者，一米兰，一马撒利亚，一达拉根，皆罗马盛时著名大城也。〖见《欧洲史略》。〗】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周回绕海，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丁谦曰：安谷陆行至海北，海北，地中海北也。复直西行至海西，海西即孔士但丁城地，不言过海者，当时有桥，故复直南行。谓沿马海西岸而南，过一河，过黑布斯河也，乌迟散城当在此河东，周回绕海，盖由马海南经群岛海北，而出其西，又踰陆地至阿得拉海东滨，东西南北皆傍海行，故曰周回。渡大海六日，盖由伊吕利国都亚波罗尼城西渡至意大利境须六日也。大秦国都即罗马城，其城筑于泰庇斯河入海处，滨侧河海，形势吻合。】以石为城郭。【◎范《书》云：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章怀注：墍，饰也，音火既反。◎郭璞《尔雅》注曰：垩，白土也，音恶。】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苇、杨柳、梧桐、【宋本“梧”作“胡”。】百草。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骡、驴、骆驼。【毛本“驼”作“驰”。】桑蚕。【◎范《书》：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王先谦曰：据西书言，梁、陈之间，罗马人有航海至中国者，携蚕桑之种以归，试植之，与土性宜，由是桑蚕之利兴焉。如《汉书》言是桑蚕为欧土所固有，西人岂肯让美不居，反谓得自中国之理？汉人所述，或彼国夸饰之词。纪西土固当以西书为确也。】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二十丸【宋本“二十”作 “十二”。】巧妙。【◎章怀注引此作“巧妙非常”。◎师古云：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

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

【宋本“放”上有“生”字。】王亦不敢怨。【◎范《书》云：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丁谦曰：此来使夸饰之词，核之彼史，均非事实。】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范《书》云：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王先谦曰：外国以中国为秦人，然因此而自名大秦，则无是理。】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范《书》云：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饰，故遮阂不得自达。】其俗能胡书。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范《书》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但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丁谦曰：从安息西界来，所经均罗马属部，故人民亭置相连接，惟行处大半山岭，盗贼虽无，而虎、狮之害不免。◎又云：从安谷城周回绕海，乃到大秦。何秋涛谓海即黑海，海北即俄国南境，此由未见西史，但按地图而为此臆度之词也。不知高加索山自古为野番所居，不通人行，安能越山至黑海北？且黑海北汉时皆细地游牧人种所居，性喜钞掠，世与罗马为仇敌，更不能通行旅。又罗马北界仅及多瑙河东，汉时德拉旃帝虽得河北达尔西亚一省，不久即失，终罗马之世，其声教卒未讫于俄南。观此情形，境外之地断不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概可知矣。】其国置小王数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余里，有官曹文书。王有五宫，一宫间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宫听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复至一宫，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也。王出行，常使从人持一韦囊自随，有白言者，受其辞投囊中，还宫乃省为决理。以水晶作宫柱及器物。【《册府·九百五十八》此句上有“居宇皆以珊瑚为棁栭，琉璃为墙壁”。】作弓矢。【◎范《书》云：所居城邑周围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王先谦曰：西人以玻璃饰宫室及为食器，中国人见之以为水精。】其别枝封小国，曰泽散王，曰驴分王，曰且兰王，曰贤督王，曰汜复王，曰于罗王，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丁谦曰：罗马盛时，各省但有方伯，并无分封王国之事。及其（未）**[**末**]**造丢革利典即帝位，鉴前此禁军屡擅废立之弊，始变旧制，分其国为四，立奥古斯都二，立该撒二。其下则有王国，王国下则有属郡，属郡下则有街邑。但此事诸书不载，只《西洋通史》有之。◎又云：罗马封建列国为西历二百九十六年，即中国晋惠帝元康六年也，事在晋初，故鱼氏得采入本书，时代恰合。其国名不符者，以辗转传译，失其本音故耳。】国出细絺。作金银钱，金钱一当十。【宋本作“当银十”，官本作“当银钱十”。】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范《书》云：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此国六畜皆出水，【◎或云：此理之不可知者。◎弼按：疑有误字。◎胡玉缙曰：“水”下疑夺“中”字。上言“水羊”，此云“六畜皆出水中”者，岂指海马、海牛、海豚、海狗之类欤？姑附肊见于此。】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赵一清曰：一本“或”下有“曰”字。】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毾、罽帐之属【◎章怀注：○毾，音它阖反。，音登。○《埤苍》曰：毛席也。○《释名》曰：施之承大床前小榻上，登以上床也。◎王先谦曰：○服虔

《通俗文》云：白氍毹，细者谓之毾。○《说文》：氍毹、毾，皆毡毯之属，盖方言也。毾，从毛， 声。，从毛，登声。】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

【◎《书钞·百三十四》引《魏略》“其色”下有“织具以五色毛六七寸，中屈采，相次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千奇万变，唯意所作。上有莺鹉，远望轩轩若飞”云云，此本无

之。】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绿，七曰紫，八曰红，九曰绀。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类。阳嘉三年时，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书钞·百二十九》引《魏略》作“献大秦赤石带”。◎范《书·西域传》：顺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槃遣使奉献。五年，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臣磐复献狮子、封牛。〖封牛，即《尔雅》之犦牛。〗】又今《西域旧图》云【《隋书·经籍志》已无此书，盖佚已久矣。】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御览》作“鬣”。】骇鸡犀、【◎《御览·七百六六》引

《魏略》“犀”下有“角”字。范《书·西域传》作“骇鸡犀”。◎章怀注引《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傅咸

《犀钩铭》曰：世称骇鸡之犀。】瑇瑁、【◎师古曰：瑇，音代。瑁，音妹。◎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东方朔传》：宫人簪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广雅》曰：车渠，石次玉也。】玛瑙、【◎《广雅》曰：玛瑙，石次玉也。】南金、翠爵、羽翮、象牙、【冯本“牙”作“可”，误。】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三秦记》曰：始皇冢中以夜光珠为日月，殿悬明月珠，昼夜光明。】真白珠、【◎《御览》引《魏略》云：真白珠，大如酸枣。】虎珀、【◎《广雅》：虎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珊瑚、【◎《说文》曰：珊瑚色赤，生于海中，或生于山也。◎《海中经》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铁网沈水底，珊瑚贯网而生，岁高二三尺，有枝无叶，形如小树，因绞网出之，珊瑚皆摧折在网中。◎《元中记》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黄，三年赤，四年虫食败。】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孟康曰：流离青色如玉。◎师古曰：○《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犹虚脆，不贞实，非真物。◎沈钦韩曰：○《后魏书》：大月氏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弼按：《御览》作“采矿山石”。〗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然大月氏既晓铸作之法，则知本非自然之物。】璆琳、琅玕、【◎《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焉。◎《说文》曰：琅玕，石之似玉者。】水精、【◎《广雅》曰：水精谓之石英。】玫瑰、【◎《广雅》曰：神灵滋液百宝用，则玫瑰出。◎司马相如《子虚赋》曰：其石则赤玉玫瑰。】雄黄、雌黄、【◎《御览·九百八十八》引《土物志》曰：丹山草木，赫然尽彤，雄黄、雌黄产炜煌，内含奇宝，外发英光，昔隶交部，今则南康。】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五色九色首下毾、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火浣布，详见《齐王纪》景初三年注。◎《南史》曰：南海诸簿国东千余里，至自然太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剥取其皮，纺绩作布，以为手巾，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则投火中，复见精洁。或作灯柱，用之不知尽。◎《列子》：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浩然疑乎雪。◎东方朔《十洲记》：炎洲在南海中，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兽，大如鼠，取其毛以缉为布，时人号为火浣布，此是也。国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终无洁净，唯火烧此衣服，两盘饭间，振摆，其垢自落，洁白如雪。】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色布、五色桃布、【◎《御览·八百二十》引《魏略》作“鹿代布、温宿布、五色枕布”，官本作“度代布、温宿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范《书》云：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郭义恭《广志》云：苏合香出大秦国，或云苏合国人采之，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贾客，或云合并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傅子》曰：西国胡人言苏合香兽便也，中国

皆以为怪。◎班固与弟超书曰：窦侍中令载杂采七百疋，市月氏苏合香。◎《从征记》：刘表棺中苏合消疫之香毕备。】狄提、迷迷、【官本作“迷迭”。《御览·九百八二》引《魏略》云：大秦出迷送。◎《广志》云：迷送出西海中。◎魏文帝、应玚、陈琳均有《迷迷香赋》。】兜纳、【◎《汉武故事》曰：西王母当降，上烧兜末香。◎未知即兜纳否？】白附子、【◎《范子计然》曰：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楚国先贤传》曰：孔休伤颊有，王莽曰：“玉屑、白附子香消。”乃以创璏〖音滞。〗并香与之。】薰陆、【◎吴本“薰”作“黄”，

毛本“薰”作“熏”。◎《御览·九百八二》引《魏略》云：大秦出薰陆。◎《抱朴子》曰：俘焚洲在海中，薰陆香之所出。薰陆香，木胶也。◎《南方草木状》曰：薰六香出大秦，云在海边。】郁金、【◎《说文》曰：郁，香草也。◎郑司农云：郁香，草名，若兰。◎《唐书》曰：伽毗国献郁金香，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南州异物志》曰：郁金出罽宾国。】芸胶、【◎《御览》引《魏略》曰：大秦出芸胶。◎《广志》曰：芸香胶有安息胶。】薰草木十二种香。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北，一作“比”，或作“接”。◎丁谦曰：北，当作“市”。】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其人民户数不能备详也。自葱领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甚多，故录其属大者矣。【◎丁谦曰：与交阯市，谓由埃及

〖时属罗马。〗入红海，越印度洋而至中国南洋，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即缅甸之伊拉瓦谛江也。《万国通鉴》载亚古斯都时，罗马人民约有万万，居都城者约二百五十万。此人民户数之可考者。第中国遥远，当时未及详知耳。】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丁谦曰：泽散王治在海中央，与安谷城最近，则即居伯鲁岛无疑。驴分在其西北，由海道往当绕小亚细亚西南二面，故须行半岁。】驴分王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御览·七十三》引《魏略》作“长三百四十里”。◎范《书·西域传》：大秦国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王先谦曰：此即他大尼里海峡，波斯王伐希腊渡此。西人云昔有石桥。◎丁谦曰：驴分在小亚细亚地，飞桥在孔士但丁城东，他大尼海峡间。】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且兰王属大秦。从思陶国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从且兰复直西行【局本“行”作“河”，误。】之汜复国六百里。南道会汜复，乃西南之贤督国。【◎丁谦曰：上文言“经乌迟散城，渡一河”，乌迟散城当即思陶国都，盖顺黑布斯河东岸行，至近海处，始渡而西，所谓直南渡河及道出河南，乃西行也。且兰国以地望核之，当即马基顿。惟驴分至大秦仅二千里，思陶至且兰不应反远。古书道里不尽可据，皆此类。汜复当即伊吕利，此处为渡海至大秦要津，故东道及由希腊来之南道，皆会于此。贤督在汜复西南，当即伊贝罗。】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丁谦曰：且兰、汜复直南，乃古希腊诸国地。希腊境内大半石山，曰积石，象形也。其南皆海，故产珊瑚、真珠。】且兰、汜复、斯宾、阿蛮北有一山，东西行。大秦、海东东【东，应作“西”。】各有一山，皆南北行。【◎丁谦曰：且兰、汜复在今土耳其西部，斯宾、阿蛮在今土耳其东部。斯宾即哈里比，阿蛮即阿米尼亚。其山之东西行者，在西为巴尔肯士山，在东为道罗斯山。大秦海即意大利西面之海，其南北行，山在东为意大利中间阿比奈士山，在西为西班牙中间瓜达拉麻山。】贤督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王属大秦，其治东北【◎丁谦曰：北，当作“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罗属大秦，其治在汜复东北，渡河，【◎丁谦曰：北，当作“南”。河，当作“海”。】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丁谦曰：此节字句多讹误，难于直解。盖上文所叙，皆由东而西之陆道，此下由西而东，若仍原路，何必复衍？况于罗去汜复仅三百余里，何能与安息属地接？细心寻绎，知此为陆海兼行之道。汜复东南云去于

罗三百四十里，渡海去往也，谓由汜复陆行三百四十里渡海，以至于罗也。海中里数难确知，故不详记。以此论之，其渡海处当在倭林都西北海澳。于罗，即推罗，为古非尼基首城，地中海东大埠也。斯罗，《旧约·创世记》作“示拏”，《撒母耳记》作“示罗”。示拏者，两河间南境地总名，即古加勒底所辖之平原，今幼法拉的河西岸，尚有示拏城遗址。盖由推罗东行渡约但河，可至其地，故曰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也。是时斯罗迤西之犹太西北之小亚细亚皆属大秦，故相接。】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王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流”上应有“修”字，宋本作“有”，误。】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

丁谦曰：○此段本系《山海经》之文而加以附会者。○《海内东经》云：国在流沙中者，

端、玺，在昆仑虚东南。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按：此以流沙分中外。流沙中既在昆仑东南，则流沙外必指葱岭西地无疑。大夏见《史记》及《汉书》，其国在今阿富汗北境。竖沙，《周书·王会篇》作“数些”，此作“坚沙”，乃传写之误。梁沈约《竹书附注》载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乃益脩其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即此。此为波斯古都，西书作“苏萨”，一作“塑沙”，一作“书山”，故城在体格利河东。居繇，亦“属繇”之误。○《穆天子传》：滔水，浊繇氏之所食。○浊繇即属繇。滔水为阿母河古名。国在河滨，故食其利。今波尔克城境。月氏事详见《汉书》。以上四国均东距葱岭不远，乃妄指大秦以西。其余如白玉山、西王母、修流沙及黑水，皆任意牵扯，盖鱼氏仅据传闻书之，不足辨也。◎李慈铭曰：魏收《书》作“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此有脱误，当据以校正。又“西王母西”下盖衍文。大夏即月氏，其国尚在安息之东四十九日行，安得反在大秦外极西之境？且流沙即瀚海，《后汉书》虽有“大秦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之语，盖以弱水为流沙，故连言之，与《禹贡》之弱水，《礼记》之流沙皆迥殊。然亦谓弱水、流沙之外有西王母，非弱水转在西王母之西也。《史记索隐》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知此文有误。《后书》云“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无“流沙”字。】北新道西行，【◎丁谦曰：新北道，五船道也。】东至且弥国、【◎或云：当作“至东且弥国”。◎《汉书·西域传》：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师古曰：且，音孑余反。◎王先谦曰：○

《西域图考》云：两且弥在今呼图壁河至马纳斯河以南一带。】西且弥国、【◎《汉书》：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徐松曰：《后书》不言，疑为东且弥所并。◎王先谦曰：范

《书》不言，盖已并为一。◎弼按：《魏略·西戎传》尚有此国，知未为东且弥所并。然范

《书》载东且弥户口视前汉时增十倍，中间或有兼并之事。】单桓国、【◎《汉书》：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后书》云：单桓为车师所灭，后复立。◎《西域图考》云：在乌鲁木齐地。】毕陆国、【◎《汉书》：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师古曰：乾，音干。◎刘奉世曰：下 “国”字当作“谷”。◎王先谦曰：○《后书》云卑陆为车师六国之二。三国时属车师后部。 “卑”作“毕”，字形之误。○《西域图考》云：今之阜康县地。】蒲陆国、【◎《汉书》：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西域图考》云：在伊吾北，今为巴里坤地巴尔库勒淖尔，即蒲类海也，今属镇西厅。】乌贪国，【◎《汉书》：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西域图考》云：在今绥来县地。】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汉书》：车师后国，王治务图谷。◎《后汉书》云：后王居务图谷，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

◎丁谦曰：车师后国，在今乌鲁木齐东。《后汉书》言自高昌壁北通金满城五百里。高昌壁即前部，金满城即后部，惟前汉时后王所治尚在山谷间，未筑城也。至唐始有浮屠城，盖即以务涂谷得名。《新唐书》贞观十四年即浮屠城，置庭州。知唐庭州即汉车师后王务涂谷地，

其地在今阜康县东二百里乌尔图河滨。乌图者，浮屠、务涂之转音也。从前考据家因济木萨北护堡子地土人掘地得唐时残碑二小片，中有“摄金满县令”字，遽谓汉金满城、唐金满县在此，殊误。◎又云：后王本治务涂谷，此云治于赖城，未详。◎赵一清曰：○《水经·河水注》：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一清案：姜赖之虚，疑即赖城也。】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汉书》：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接。◎《西域图考》云：在今阿克苏北境木素尔岭之北，伊犂南境特克斯河之南。◎丁谦曰：○乌孙地在今伊犂河南特克斯河滨，前人谓即伊犂，未确也。○《唐地理志》：温肃州西北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拔达岭，《唐西域传》又作“凌山”，即今木素尔达巴罕。木素尔译言冰，达巴罕译言岭，冰岭犹凌山也。过此岭又五十里，当即今沙图阿满台地。《水经注》温宿城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今自阿克苏至沙图阿满台六百七十里，道里亦相仿。赤山与赤谷同义，此乌孙都城之确有可征者也。◎《汉书》：康居国，王冬治乐越慝地，到卑阗城。◎《西域图考》云：今为哈萨克右部地。◎丁谦曰：康居为西域游牧行国。凡游牧者皆夏居北而东居南。《俄属游记》言喀支司人春间出觅水草，自南而北，夏日所驻地距冬几二千里。喀支司即哈萨克，实康居、突厥之后，是其俗至今未改。卑阗城为其国都，筑于都赖水上。都赖水今名庐列阿塔河，一名塔拉斯河，卑阗城筑于此河上，当在今庐列阿塔城南。◎徐松曰：康居都卑阗城，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犹今哈萨克部以塔什干城为都会，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则反葬于塔什干城也。哈萨克部，即古之康居。】北乌伊别国，【《晋书·西戎传》作“伊列”。】在康居北，

【◎丁谦曰：今俄乌拉尔省南有乌伊里斯科炮城，当即其地。】又有柳国，【◎丁谦曰：柳国未详。】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史记·大宛传》注引此有“通”字。】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汉书》：康居国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大）**[**人**]**，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后汉书》云：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后魏·西戎传》：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西域图考》云：奄蔡属今俄罗斯东境西伯利部。◎徐松曰：○《史记正义》引《汉书解诂》云：奄蔡，即阖苏也。◎丁谦曰：严国当在乌拉山南境，奄蔡即元之阿速地，在黑海东北。】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丁谦曰：“西北”二字衍文。】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寰宇记·一百八十五》“貂”上有“名”字。】坚昆国在康居西北，【◎丁谦曰：当作“东北”。】胜兵三万人，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丁令国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御览·九百十二》“昆子”作“ 子”，今之鼲鼠也。】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乌孙西，【◎北，应作“此”。◎丁谦曰：应作“在乌孙北”。】似其种别也。又匈奴北有浑窳国，有屈射国，有丁令国，有隔昆国，有新梨国，【《史记·大宛传》作“薪犂”。】明北海之南自复有丁令，非此乌孙之西丁令也。【◎丁谦曰：西，当作“北”。◎又云：上三国既以坚昆为中央，则呼得当居东，丁令当居西，不应坚昆在康居西北，而丁令反居康居北。知“坚昆”下“西北”字乃“东北”之误。坚昆居乌孙东北，呼得必更在其东北，则 “乌孙”下“西北”二字亦衍。观下文合言三国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是三国均在康居东北，明甚，安得一节中自相牴牾至此？故亟正之。《唐书·黠戛斯传》言坚昆后讹曰结骨，结骨转为黠戛斯。黠戛斯居白山之旁，山东有剑河。考白山即唐努山北之汗腾格尔山，黠戛斯居其东麓。剑河一作谦河，今称大克穆河，元于水旁置谦州。《元史·地

理志》谦州在唐麓岭北是也。是坚昆国地在今唐努乌梁海境无疑。呼得，《汉书·匈奴传》作“乌揭”，今恰克图城北有乌的河，西北流，会色楞格河，入拜噶尔湖。呼得国地必在此河滨，故匈奴既降乌揭，北收丁令，〖此北丁令。〗西击坚昆，地势瞭然。传云在葱岭北，盖北徼中俄交界处大山，古人通称为葱岭也。丁令〖此西丁令。〗居坚昆西，乃由北丁令分出之一部，晋以后所称高车国者，即此。《魏书·高车传》自丁令徙居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鹿浑海在阿尔泰山南，即今科布多城西南博洛尔托海西，丁令国居此，其在乌孙之北，不在乌孙之西可知。浑窳、屈射不知所在。新梨，《逸周书·王会篇》附载伊尹所作献令有纤犂、其龙二国名，新犂即纤犂，龙即其龙。今按纤犂、新犂、新梨皆鲜卑转音，地居匈奴极北，即元魏始祖大鲜卑国，在今俄属伊尔古次克北境。隔昆亦即坚昆转音，非别有一国也。】乌孙长老言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音声似雁骛，从膝以上身头，人也，【《文献通考·四裔门》引《魏略》“身”下有“至”字。】膝以下生毛，马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马，【《寰宇记·一百八十五》“疾”下有“于”字。】其为人勇健敢战也。短人国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寰宇记·一百八十五》引《突厥本末记》曰：突厥窟北马行一月有短人国，长者不逾三尺，亦有二尺者。头少毛发，若羊胞之状，突厥呼为羊胞头国。其旁无别种类相侵，俗无盗寇，但有大鸟高七八尺，恒将短人而食之，皆持弓矢以为之备。◎案：此亦在西北，即《魏略》曰短人国也。】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寰宇记》云：常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国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见者不知此国名号，以意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鱼豢议曰：【◎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曰：豢之论赞，实称曰议，裴注多引其词，而《西戎传》议尤可考见。】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传》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脩饰。】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览外夷大秦诸国，犹尚旷若发蒙矣，况夫邹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测度乎！徒限处牛蹄之涔，【◎《淮南子·俶真训》：夫牛蹄之涔，无尺之鲤。◎高诱注：涔，潦水也。】又无彭祖之年，无缘托景风以迅游，载騕褭以遐观，但劳眺乎三辰，而飞思乎八荒耳。【◎张鹏一《魏略辑本·序》云：若夫声教覃敷，鞮象逖闻。倭王入贡，名传卑弥呼。〖《魏略》有佚文，详《魏志》所略。〗大秦远闻，坚记诸属国。徐巿所亲历，甘英所未至，魏氏职方，实详裨海。此四裔纪载不同者也。◎又云：西戎各传，赖裴注降录，藉知当时习尚，殊方传闻。】】

# 卷三十一·蜀书一·刘二牧传第一

蜀书一【◎高似孙曰：刘备父子在蜀四十余年，始终号汉，岂可以蜀名哉？其曰蜀者，一时流俗之言耳。寿乃黜正号而从流俗，史之公法，国之正统，辄皆失之。◎黄震曰：蜀，地名，非国名。昭烈以汉名，未尝以蜀名，孙氏之盟亦曰“汉吴”，是天下未尝以蜀名也。且国有称号，犹人有姓氏，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笔之书，亦未有改人国号而笔之史。谓其偏据欤？刘渊自谓汉，人犹谓之汉。谓未能中兴欤？元帝南渡，世亦谓之晋矣，未闻以其居吴而谓之吴也。〖见《黄氏日钞》卷四十八。〗◎章学诚曰：黄东发谓三国称汉为蜀，【东发，黄震之字。】由曹操有心贬抑，又坐罪陈寿，谓“命名不正”，是则然矣。后世文士，亦多从之，则非有心为贬抑也。盖缘三国起事，汉献帝尚在，其后昭烈据有梁、益，势不容两汉并称。其中朝人士指西为蜀，取便分别，初不为贬抑地也。贬抑则称伪汉，必不称蜀也。〖见《章氏遗书·知非札记》。〗◎刘咸炘曰：章氏谓“沿称，非贬抑”，是矣，而谓“因并称之嫌”，则非。昭烈即位，魏已篡矣，何嫌于并邪？魏称受禅于汉，自不容更有汉，指西为蜀，亦非仅为分别也。吴人则通称为汉，其证甚多，不独盟词。吴称汉而魏独不称汉，其为有心，明矣。推承祚之意，盖以魏既居正，二方自不可以国号对之，故以地称。一中国而鼎立分割，本前此所未有，无例可沿。名书为《三国志》，而各自为书者，乃从其不相统属之实。而名为吴、蜀者，则示其本一全中国也。且晋既承魏，亦必不容有汉，承祚依时人之意，亦自不敢称为汉，此固非有心贬抑，然以魏为正则明矣。◎潘眉曰：先主即尊继汉统，不以蜀为国号。《江表传》载吴主曰“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后为帝，

遂称为汉，故其盟文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陈《志》改“汉”为“蜀”，于义未当也。◎周寿昌曰：承祚以称汉易混，故名蜀以分三国眉目，而于各文中或称汉，或称蜀汉，以存其真，并非改汉为蜀。即诸葛设科条，亦自曰《蜀科》，不称《汉科》也。◎

《名山存稿》云：黄龙元年，盟书联称汉吴，此吴称汉也。《毌丘俭传》裴注文钦与郭淮书 “托命归汉”，此魏称汉也。◎或曰：《蜀志》较吴、魏为略，然亦研练尽致。谓寿以父故肆情者，肤论也。或国小才乏，抑亦记注不立，无所承借耶？观注杨戏《诸公赞》可明。】

三国志三十一刘二牧传第一【◎《史通·编次篇》云：陈胜、项藉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

◎或曰：既因鼎足立《志》，则此《志》宜首先主，二牧置之《妃子传》后，如《魏志》之董、袁，可也。◎何焯曰：二牧不从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据也。王者之兴，先有驱除，评云“庆钟二主”，即以汉家故事明统绪所归，天祚真主，即二牧犹不得以闇干耳。其文则若霸国之书，其义莫非天子之事，遗臣故主之思渊矣哉。◎又曰：序吴事则正礼不先于讨逆，系汉统则二牧乃冠乎兴王。变其例，逊其词，所以待后之人自遇其旨于参错迷谬之中，故非当时所测也。◎李清植曰：焉、璋以枝叶之亲，而阴怀攘窃之志，汉帝既尝收戮其二子，则亦与于叛乱之数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于义为可，又将以董扶所谓“益州有天子气”者为季兴受命之符，何焯之论确矣，而未尽也。

◎刘咸炘曰：驱除者，一代之所因所胜也。凡断代史书，列所因所胜，皆在列传之首，未有冠于帝王之前者。若如何说，则班《书》陈、项当在《高纪》之前，范《书》更始、盆子当在光武之前乎？李氏之说弥为曲谬，列于前以示当取，借符谶而遂列于前，本不成理。盆子、王郎皆光武所当取，何不列于前？若谓故取董扶之言以为符命，则当涂之谶，袁术以已当之，

作曹氏书者，亦可以袁术列于曹丕之前乎？若夫《吴志》之刘繇、士燮仍列权、亮、休、皓之后，与《魏书》董、袁诸传同，而不与此同，转似于蜀示偏方，而于吴则同正朝者，此自别有其故。盖季汉疆土全因二牧，孙氏之于刘、士，曹氏之于袁、陶则不然，故二牧之列，不与刘、士同，而示其偏方则尤显。何氏乃反以变例为天子之事，而称为旨在参错迷谬之中，果推此论，则凡古史之褒者皆可依己意而说为贬，卑者皆可依己意而说为尊。人谓明文不然，吾则曰此故为迷谬。如是，则世尚复有真是非邪？】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鬼谷王诩】

【复校：擎骥】

## 刘焉刘璋

刘焉字君郎，【◎官本《考证》云：一本作“君朗”。◎赵一清曰：《后汉书》作“君郎”。

◎钱仪吉曰：《华阳国志》作“君朗”。】江夏竟陵人也，【◎《郡国志》：荆州江夏郡竟陵。

◎《一统志》：竟陵故城，今湖北安陆府天门县西北。】汉鲁恭王之后裔，【◎《汉书·景十三王传》：孝景皇帝十四男，程姬生鲁共王馀，初立为淮阳王，后徙王鲁。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汉书·鲁恭王传》：哀帝建平三年，复立闵为鲁王。王莽时绝。◎《诸侯王表》云：王莽篡位，贬闵为公。明年，献神书，封列侯，赐姓王。◎《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三年，诏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据此，则鲁恭王后裔，西汉末已国绝，逮建武时始得封侯，至章帝元和中乃徙封竟陵。惟由何地徙封，史文不载，并非由鲁徙封，盖鲁地已于建武二年封光武兄子兴为鲁王矣。◎沈家本曰：西汉王子侯，王莽时俱以失国，东汉初续封者寥寥，安得有徙封竟陵之事？范云肃宗时徙竟陵为得其实。◎又曰：○范史：城阳恭王祉，建武十一年薨。十三年封祉嫡子平为蔡阳侯。永平五年，显宗更封平为竟陵侯。平后传四世。○然则徙封竟陵者乃城阳恭王之后裔，或此传有讹字欤？】支庶家焉。【◎《御览·五百五十九》引盛洪之《荆州记》曰：郑乡，即郑城地也。岗南有刘长沙墓，益州牧焉之父。其南又有汉魏郡太守黄香冢。】焉少侍州郡，以宗室拜中郎，【◎范《书·刘焉传》作“郎中”。◎钱仪吉曰：汉制，宗室为佐吏，例补四百石，而中郎比六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疑当做中郎也。◎罗振玉曰：

《御览》引亦作“中郎”。】后以师祝公丧去官。【◎臣松之按：祝公，司徒祝恬也。【◎范《书·桓帝纪》：延熙二年八月，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三年六月，司徒祝恬薨。◎章怀注：恬字伯休，卢奴人。】】居阳城山，【◎《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城。阳城山，洧水所出，东南至长平入颍。◎《郡国志》：豫州颍川郡阳城。◎范《书·党锢传·李膺传》：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陈寔传》：寔避隐阳城山中。〖李膺、陈寔俱颍川人。〗◎《一统志》：阳城故城，今河南河南府登封县东南。阳城山在登封县东北，俗名车岭山。】积学教授，举贤良方正，辟司徒府，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范《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续百官志》：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

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刘昭曰：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数百，威望轻寡，得有察举之勤，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识治之主，故无取焉尔。世祖中兴，监乎正本，复约其职，还遵旧制，断亲奏事，省入惜烦，渐得自重之路。因兹以降，弥于岁年，母后当朝，多以弱守，六合威动，四海溃弊，财尽力竭，纲维挠毁，而八方不能内侵，诸侯莫敢入伐，岂非干强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灵在位，横流既及，刘焉徼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抗论昏世，荐议愚主，盛称宜重牧伯，谓足镇压万里，挟奸树算，苟罔一时，岂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哉？夫圣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谋，传其典制，犹云事久弊生，无或通贯，故变改正服，革异质文，分爵三五，参差不一。况在竖騃之君，挟奸诈之臣，共所创置，焉可仍因？大建尊州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制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原乎此。及臻后代，任寄弥广。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钺之重，假之都督之威，开之征伐之略。晋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诏省州牧。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缵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焉内求交阯牧，【◎范《书》“内”作“阴”。交州刺史，互见《吴志·士燮传》。◎《郡国志》：交州苍梧郡治广信，交趾郡治龙编，南海郡治番禺。◎刘昭注引《汉官》曰：广信，刺史治。

◎又引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县。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诏书以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晋书·地理志》：武帝元封中置交阯刺史。顺帝永和九年，〖◎弼按：永和止六年，“九”字误。〗交阯太守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阯刺史。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宋书·州郡志》：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百越，交阯刺史治龙编。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及分为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马与龙曰：交州刺史，前汉治广信，中兴后徙治龙编。建安八年以前曰交阯，不曰交州。◎吴增僅曰：交州，汉本定为交趾刺史，不称州。〖《郡国志》作“交州”，乃校者不审。〗建安八年，张津、士燮表请，始称交州，治广信。十五年，徙治番禺。◎《一统志》：广信故城，今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治。番禺故城，今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治。龙编故城，今广西太平府凭祥州南七百五十里。◎邹代钧云：今越南〖法兰西领土。〗河内道治。】欲避世难。【◎胡三省曰：以交阯僻远，可以避祸也。】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董扶与任安俱以学行齐声，事见后注，又见《秦宓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通鉴》胡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晋书·天文志》解释“分野”，文繁不录。】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会益州刺史郤俭【◎范《书》“郤”作“郄”。

◎胡三省曰：春秋晋大夫郤氏。◎弼按：此与魏文帝《典论》所云之郤俭别为一人。】赋敛烦扰，谣言远闻，【◎《华阳国志》云：刺史河南郄俭，赋敛烦扰，流言远闻。】【俭，郤正祖也。】而并州杀刺史张益，梁州杀刺史耿鄙，【◎《华阳国志》“益”作“壹”，“梁”作“凉”，此误。耿鄙，事见《马超传》注引《典略》。◎官本《考证》曰：张益，宋本作“张壹”，《后汉书》作“张懿”。梁州，《后汉书》作“凉州”。◎钱大昕曰：○《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五年，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此作“张益”，盖避晋宣帝讳改之。《纪》又称“中平四年，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不言被杀，与此传异。汉时无梁州，此称 “梁”者，音之讹也。◎钱仪吉曰：先主穆皇后之兄吴壹，《华阳国志》作“懿”。◎潘眉曰：书中懿、师、昭、炎字皆不讳，不应独改此名，当是传写之误。】焉谋得施，【元本、陈本“施”作“旋”，误。】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华阳国志》云：汉帝将征俭加刑，以焉为监军使，寻领益州牧。◎章怀注云：《前书》任安为监北军使者。】封阳城侯，【阳城见前。】当收俭治罪。【◎潘眉曰：此诏旨如此，非实事也。俭为马相所杀，《郤正传》亦云“为盗贼所杀”。】【◎《续汉书》曰：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

【◎范《书·贾琮传》：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百姓歌曰： “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时黄巾新破，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或从列卿尚书以选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胡三省曰：列卿秩中二千石，尚书秩六百石耳。东都以后，尚书职任重于列卿。】

《旧典》：传车参驾，施赤为帷裳。【◎惠栋曰：○《风俗通》：今刺史行部，号传车。○《魏志》云：汉刺史称传车，其吏言从事，居无常治。○《续志》：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臣松之按：灵帝崩后，义军起，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然后刘表为荆州，不与焉同时也。【◎赵一清曰：○《后汉书》有“太仆黄琬为豫州牧”，无刘表。○按：《表传》云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裴注为审也。】◎《汉灵帝纪》曰：帝引见焉，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雋、郤俭皆贪残放滥，【官本“滥”作“溢”。】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荆州东界。【元本此节注文讹误极多，故未列举。】】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续汉志·百官志》：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郡国志》：益州蜀郡属国。◎刘昭注：故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四城。◎范《书·西南夷传》：武帝天汉四年，以沈黎郡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安帝延光四年，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弼按：据此则灵帝时已改为汉嘉郡，传文应云“扶求为汉嘉郡守”，何以仍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按《郡国志》，漢嘉为故青衣，蜀郡西部本有两都尉，一虽改郡，尚有一都尉也。】及太仓令会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续百官志》：太仓令，一人，主受郡国传漕谷，属大司农。◎官本《考证》云：“会”字疑衍。◎钱大昕曰：《华阳国志》无“会”字，以“太仓”下属，当从之。◎巴西，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陈寿《益部耆旧传》曰：【◎《晋书·陈寿传》：寿撰《益部耆旧传》十篇。◎《隋书·经籍志·杂传类》：

《益部耆旧传》十四卷，陈长寿撰。◎《旧唐志》：《益部耆旧传》，十四卷，陈寿撰。◎《新唐志》同。◎《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云：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文，作《巴蜀耆旧传》。陈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又卷十二

《序志》云：陈君承祚别为《耆旧》，始汉及魏，焕乎可观。◎章宗源《隋志考证》云：○

《汉中士女志》曰：有陈术字申伯，作《耆旧传》。○愚按：裴松之、颜师古注史，皆引陈寿《益部耆旧传》，〖他书所引多不著名。〗无引“陈术”者。◎沈家本曰：○隋、唐志卷数增多，未详其分合之故。《隋志》作“长寿”者，衍“长”字也。○《蜀志·李譔传》：时又有汉中陈述，字申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此书在陈寿之先，裴氏既称陈寿，则所引非述书。◎黄逢元曰：《汉书》注、《蜀志》注、《水经·江水注》、《史记·历书》又《大宛传》《索隐》引存，《书钞》、《初学记》、《御览》屡引。】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汉书·艺文志》：《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儒林传》：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又事聘士杨厚，【◎杨厚，见《秦宓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范《书·杨厚传》：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 “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厚少学统业，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来。【◎宋本作“弟子自远而至”。◎范《书·方术传》：董扶，广汉绵竹人，少游太学，

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永康元年，日有蚀之，诏举贤良方正之士，策问得失。左冯翊赵谦等举扶，【◎范《书·赵典传》：典字仲经，蜀郡成都人。典兄子谦，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为太尉。】扶以病不诣，遥于长安上封事，遂称疾笃归家。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大将军何进表荐扶曰：“资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风，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方今并、凉骚扰，西戎蠢叛，宜敕公车特诏，待以异礼，咨谋奇策。”于是灵帝征扶，即拜侍中，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重。求为蜀郡蜀国都尉。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后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潘眉曰：致，当作“至”。】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后丞相诸葛亮问秦宓以扶所长，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

【◎何焯曰：○赵岐《孟子注》云：孔子举毫毛之善，贬纤芥之恶，故皆录之于《春秋》。

* 二语必经师成语也。◎惠栋曰：○谢承《书》云：李咸奏曰：“《春秋》之义，贬纤芥之恶，采毫毛之善。”】】

是时，凉州逆贼【◎潘眉曰：范《书》作“益州”。下云“于绵竹合聚”，则在益州矣， “凉州”误。】马相、赵祗等于绵竹县自号黄巾，【◎《郡国志》：益州广汉郡绵竹。◎《一统志》：绵竹故城，在今四川绵州德阳县北。◎县自古为由涪入成都必经之要道，又为涪江所经，当在今罗江、德阳之间。】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潘眉曰：疾疫，当依《后汉书》作“疲役”，谓疲于徭役、怨毒者。】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官本《考证》云：监本讹作“翕习”，今改正。◎弼按：宋本亦作“翕习”。】

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郡国志》：益州广汉郡雒，州刺史治。◎齐召南曰：各州刺史治，例无“州”字，此“州”字衍。◎《一统志》：雒废县在今四川成都府汉州北。】攻益州杀俭，【◎周寿昌曰：前云“当收俭治罪”，殆以远道梗阻，命令不通。前云收俭者，止是虚辞。而俭仍在益州为刺史，故为贼杀也。◎沈家本曰：范云“进攻雒县，杀郄俭”，东汉益州刺史治雒，雒县、益州非二地也，此文既曰破，又曰攻，语意重沓。◎惠栋曰：○《华阳国志》云：中平二年，凉州黄巾逆贼马相、赵祗等聚众绵竹，募疲役之民，一二日得数千人。遣王饶、赵播等进攻雒城，杀刺史俭。俭从事史燕邠（宋）**[**字**]**元侯使在葭萌，与从事董馥、张胤同行。闻故哀痛，说馥、胤赴难，二子不可。邠叹曰：“使君以死，用生何为？”独死之。焉嘉之，为图象学宫，诛馥等。】又到蜀郡、犍为，【◎《郡国志》：益州蜀郡治成都。犍为郡治武阳，有彭亡聚。◎章怀注：○岑彭死处。○《南中志》曰：县南二十里彭望山。

○《益州记》曰：县有王乔仙处。王乔祠今在。县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一统志》：成都故城，今四川成都府成都、华阳二县治。武阳故城，今四川眉州彭山县东北。◎《华阳国志》：汉太（和）**[**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阳，后遂为郡治，去成都一百五十里。◎

《寰宇记》：武阳城，相传秦惠王时张仪所筑。】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赵一清曰：○《水经注》：益州旧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所谓“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者也。】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沈家本曰：范《书》作“众至十余万人”。案马相破坏三郡，众必不止万数，恐此文有讹夺。】州从事贾龙素领兵数百人【◎领兵，《华阳国志》作“领家兵”。◎何焯云：“素”字衍。】在犍为东界，【《华阳国志》作“在犍为之青衣”。】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月破走，【宋本“月”作“日”。《华阳国志》作“破灭之”。】州界清净。【宋本“净”作“静”。】龙乃选吏卒迎焉。焉徙治绵竹，【◎何焯曰：东汉益州刺史治雒县，焉以郤俭被杀，故徙治绵竹。绵竹，西汉都尉治也。】抚纳离叛，【◎范《书·刘焉传》：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龙抚纳离叛。◎黄山曰：“龙”字误衍，此叙焉事，与龙无涉。】务行宽惠，【◎《华阳国志》作“务行小惠”，下有“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胡三省曰：为刘焉专制益州张本。】阴图异计。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少容，见《魏志·方伎传·华佗传》注引文帝《典论》云“甘始老有

少容”。◎何焯曰：所谓少容，盖能久视之意。《后汉书》作“有姿色”，盖范欲丑之，甚其词耳。】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督义司马，见《魏志·张鲁传》。】住汉中，【◎

《郡国志》：益州汉中郡治南郑。◎《一统志》：南郑故城，今陕西汉中府南郑县城东。◎汉中、南郑，互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六年及《张鲁传》。】断绝谷阁，【◎潘眉曰：○谷阁，谓斜谷及阁道。○《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骆谷，从洋入；东南曰斜谷，从郿入。其所从皆殊。《旧志》谓首尾一谷，非是。其栈道有四出，从成、和、阶、文出者为沓中阴平道，邓艾伐蜀由之；从两当出者为故道，汉高帝攻陈仓由之；从褒、凤出者为连云栈道，汉王之南郑由之；从成固、洋县出者为斜谷骆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关南之险阨，攻取所从来固矣。】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

【张鲁祖父陵造作道书，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见《鲁传》。】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益部耆旧杂记》曰：【◎是书《隋志》不著录。◎《新唐志》：《益州耆旧杂传记》二卷。◎章宗源《隋志考证》曰：《蜀志·刘焉传》注、《先主传》注、《杨洪传》注、《杨戏传》注并引《益州耆旧杂记》。《初学记·人部》“张松为人短小，而放荡不理节操”二语，称《益部杂记》，省“耆旧”二字。◎沈家本曰：《新唐志》载是书，“杂传”二字误倒。《杨戏传》末云“《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皆刘氏王蜀时人，故录于篇”，据此，则《杂记》在陈寿之先，故寿得采之，疑即陈术书也。◎丁国钧曰：《华阳国志》言常宽续陈寿《耆旧传》作《梁益篇》，《新志》有

《益州耆旧杂传记》二卷，亦即此书。◎吴士鉴说同。◎弼按：沈说是，丁、吴说误。盖承祚《杨戏传》既引用此书，决非常宽续作之《梁益篇》也。】李权字伯豫，为临邛长。【◎《郡国志》：益州蜀郡临邛。◎《一统志》：临邛故城，今四川邛州治。◎《华阳国志》：秦张仪与张若城临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在蜀郡西南二百里。◎《元和志》：铜官山在临邛县南二里，邓通所封。后卓王孙买为陶铸之所。◎《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与卓文君俱如临邛”，即此。】子福。见犍为杨戏《辅臣赞》。】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华阳国志》：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城都邑。下邑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姜宸英曰：贾能破贼迎焉，及焉作逆复攻焉，固一时之杰，惜其失势。】【◎《英雄记》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范《书·献帝纪》：初平三年四月，诛董卓。六月，李傕等杀司徒王允。前将军赵谦为司徒。◎《赵典传》亦云：谦代王允为司徒。◎是谦为司徒，董卓已前死矣，此云“董卓使司徒赵谦”，疑误。】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

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范《书》“具”作“重”。◎章怀注：重，辎重也。】千余乘。【《华阳国志》作“造乘舆、车服千余，僭拟至尊”。】荆州牧刘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即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礼记·檀弓篇》：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

◎胡三省曰：表盖言焉在蜀僭拟，使蜀人疑为天子也。】时焉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英雄记》：范闻父焉为益州牧，【“闻”字疑衍。】董卓所征发，皆不至。收范兄弟三人，鏁械于郿坞，【郿坞，见《董卓传》。】为阴狱以繋之。

【◎监本“繋”作“击”，误。◎周寿昌曰：阴狱，即《魏志·蒋济传》所云之地狱，言置狱于阴处，使人不易探也。】】惟小子别部司马瑁素随焉。【◎惠栋曰：○《华阳国志》云：焉闻相者陈留吴懿妹当大贵，为瑁聘之。○故陈寿《刘焉传》评云“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是也。◎弼按：事见《二主妃子传》。】献帝使璋晓谕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

时璋为奉车都尉，在京师。焉托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还。】时征西将军马腾屯郿而反，焉及范与腾同谋，引兵袭长安。范谋泄，奔槐里，腾败，退还凉州，范应时见杀，于是收诞行刑。【◎马腾、刘范事详见《魏志·董卓传》。◎范《书·焉传》：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及诞并见杀。◎康发祥曰：二书所记，一谋反，一勤王，语气大异。◎陈仁锡曰：范、诞就戮，焉识不如葵。◎沈家本曰：是时腾与范等谋诛李傕，非反也。此承祚承旧文之误，范已刊正。】【◎《英雄记》曰：范从长安亡之马腾营，从焉求兵。焉使校尉孙肇将兵往助之，败于长安。【◎《华阳国志》：治中从事广汉王商极谏不从。谋泄，范、诞受诛。】】议郎河南庞羲与焉通家，【璋长子循妻为庞羲女，见《璋传》。羲为巴西太守，好士，见《邓芝传》。】乃募将焉诸孙入蜀。【◎胡三省曰：将，如字，领也，携也，挟也。】时焉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华阳国志》“具”作“乘”，

范《书》作“重”。】延及民家。焉徙至成都，既痛其子，【《华阳国志》“其”作“二”。】又感祆灾，兴平元年，痈疽发背而卒。【◎《说文》：疽，久痈也。】州大吏赵韪等【《华阳国志》作“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王商，见《许靖传》注。〗】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英雄记》曰：焉死，子璋代为刺史。会长安拜颍川扈瑁为刺史，入汉中。荆州别驾刘阖，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潘眉曰：此甘宁即甘兴霸，本传不载曾仕于璋，然《吴书》称宁“曾客巴郡，补蜀郡丞，后乃依刘表”，即在此时。◎弼按：甘宁，巴郡临江人。】不胜，走入荆州。璋使赵韪进攻荆州，屯朐。上蠢，下如振反。【◎朐，详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二年。◎范《书·焉传》：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韪以此遂屯兵朐备表。◎赵一清曰：○上蠢下如振反，此六字是裴音释。○师古曰：朐，音劬。○

《方舆纪要》卷六十九：万县，汉朐县地。○《三国志》：汉建兴八年，置南浦县，属巴东郡。○沈约曰：时益州牧阎宇表改羊渠立县，是南浦本名羊渠，蜀前此所置县也。◎潘眉曰：○朐，音劬，此古音也。○章怀《吴汉传》注引《十三州志》：音春。○《晋书音义》引如淳曰：音蠢。○后又改朐为“ ”。既俗字，蠢亦非旧音，不可从。字亦宜从《地理》、《郡国》二志作“忍”。◎柳从辰曰：朐，一作“朐忍”，《说文》作“ ”，今案前、续志皆作“朐忍”。《前志》颜注“朐，音劬”，章怀《吴汉传》注从之。故亦音忍。下复引《十三州志》“朐，音春。，音闰”者，兼存异说也。章怀《刘焉传》注“ ，音如尹反”，虽仍是忍音，而朐音蠢，则又不同。音劬则字本从句，音春、

蠢则字当从旬矣。然段玉裁据《十三州志》“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字仍朐忍，不作“ ”。《说文新附》增“ ”、“ ”二字，虽有所本，段氏已极论其失。至朐字明见许《书》，《五音集韵》乃谓其俗字，真大谬也。◎沈家本曰：“上蠢”以下六字，应作小字双行。】】

璋字季玉，【璋祖母黄氏，黄琬为璋祖母之侄，见《来敏传》。璋母费氏，见《费祎传》。】

既袭焉位，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其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所破。

【◎官本《考证》云：《通鉴》“攻鲁”下多“数为”二字。】鲁部曲多在巴西，【巴东、巴西，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及《张郃传》。◎赵一清曰：○《续郡国志》“巴郡”注引谯周《巴记》曰：初平六年，赵韪分巴为二郡，欲得巴旧名，故郡以垫江为治，安汉以下为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璋分巴，以永宁为巴东郡，以垫江为巴西郡。○一清案：此引《巴记》有脱误，是以三巴之说不甚分明。○全氏祖望曰：初平六年，赵韪分巴为二。建安六年，以蹇之讼，分巴为三：以永宁为巴东，阆中为巴西，垫江为巴郡，是乃三巴分置之次第也。但初平仅四年，云“六年”，字误耳。又刘璋嗣位，以赵韪为征东，乃兴平元年，正分巴之岁也，误以为“初平”。迨建安六年赵韪诛，故再分巴耳。】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张鲁，事见《魏志·张鲁传》。◎范《书·焉传》：张鲁以璋闇弱，不得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其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上，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华阳国志》：璋懦弱少断，张鲁稍骄于汉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诣魯。璋怒，杀鲁母及弟，遣和德中郎将庞羲讨鲁，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为巴郡太守，屯阆中御鲁，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英雄记》曰：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于难，故璋厚德羲，【毛本“羲”作“义”，误，下同。】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后羲与璋情好携隙，赵韪称兵内向，众散见杀，皆由璋明断少而外言入故也。【◎《华阳国志》：或构羲于璋，璋与之情好携隙。赵韪数进谏，不从，亦恚恨也。建安五年，赵韪起兵数万，将以攻璋，璋逆击之。明年，韪破败，羲惧，遣吏程郁〖《通鉴》“郁”作“祁”。〗宣旨于郁父汉昌令畿，索益賨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为乱，纵有谗谀，要在尽诚。遂怀异志，非所闻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当为尽节。汝自郡吏，当为效力。不义之事，莫有二义。”羲恨之，使人告曰：“不从太守，家将及祸。”畿曰：“昔乐羊食子，非无父子之恩，大义然也。今虽羹子，畿饮之矣。”羲乃厚谢于璋，璋善畿，迁为江阳太守。】【◎《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

【◎胡三省曰：赵韪从焉入蜀，璋又韪所立，益州之大吏也。】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胡三省曰：荆州，刘表也。】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威，当作“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郡国志》：益州巴郡治江州。◎《一统志》：江州故城，今四川重庆府巴县西。】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胡三省曰：赵韪随刘焉入蜀，将以图富贵，而卒以杀身。行险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矣。】◎《汉献帝春秋》曰：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胡三省曰：卿，九卿也。】不至。】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何焯曰：“已定汉中”四字不可晓，疑有脱文。◎梁章钜曰：操定汉中，张鲁遁走，是建安二十年，尚在此后数年也。◎王鸣盛说同。◎钱仪吉曰：是时刘琮降曹公，曹公追先主于当阳，济汉，至赤壁败而逃命，无缘得至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范《书·焉传》：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华阳国志》：十年，璋闻曹公将征荆州，遣中郎将河内阴溥致敬。◎弼按：范《书》叙此事在建安十三年，《华阳国志》在十年。案建安十年曹公方平冀州，北征幽、并，无暇南及荆州也。】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潘眉曰：焉四子，范、诞、璋及小子瑁。瑁乃璋弟，称“兄瑁”，误。◎沈家本曰：璋字季玉，则璋乃焉季子，似不得遽谓瑁为璋弟也。范史亦称“兄瑁”，其称小子者，或是庶孽之子。】瑁狂疾物故。【◎《汉书·苏武传》：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师古曰：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一说，不欲斥言，但言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说者妄欲改物为勿，非也。◎宋祁曰：物当做歾，音没。◎王念孙曰：○《释名》：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史

记·张丞相传》《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访曰：物，无也。故，事也。言无所能于事。○念孙案：宋说近之。“物”与“歾”同。《说文》“歾，终也”，或作“殁”。“歾”、“物”声近而字通。今吴人言物字，声如没，语有轻重耳。物故，犹言死亡。《楚元王传》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夏侯胜传》云“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物故与流离对文，皆两字平列。诸家皆不知物为“歾”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远也。◎弼按：○《霍光传》：光敕左右： “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师古曰：物故，死也。自裁，自杀也。○此则物故与自裁相连属而言之也。】【◎臣松之案：魏台访“物故”之义，高堂隆答曰： “闻之先师：物，无也；故，事也；言无复所能于事也。”【◎范《书·儒林传·牟长传》注引此作“言死者无复所能于事故也”。◎康发祥曰：今人谓人死曰物故，本此。】】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李贤曰：○汉世谓蜀为叟。○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后汉书·刘焉传》官本《考证》曰：○孔颖达《尚书疏》云：叟者，蜀夷之别名，汉世不即谓蜀为叟也。○《光武纪》中注引常璩《华阳国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益州郡。○是蜀人谓其西南劳深、靡莫诸夷为叟，乃今云南地也。

◎惠栋曰：○《华阳国志》云：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广汉郡治雒，见前。《华阳国志》载此为十二年事，并云“拜肃为掾”。】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松事见《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华阳国志》云：十三年，仍遣肃弟松为别驾诣公。公时已定荆州，追刘主，不存礼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苏令，松以是怨公。】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赤壁，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汉晋春秋》曰：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习凿齿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公羊传》曰：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毛本“伐”作“我”，误。】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监本无“之”字，误。】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于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寻又令正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华阳国志》：张松举扶风法正，可使交好刘主，璋从之。又遣正同郡孟达将兵助刘主守御，前后赂遗无限。】正遂还。后松复说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胡三省曰：据裴注，庞羲免璋诸子于难，而李异杀赵韪，故各恃功。】欲有外意，【◎胡三省曰：谓其意欲附外也。】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张松、法正劝璋结先主，互见《先主传》及《法正传》。◎《华阳国志》：建安十六年，璋闻曹公将遣司隶校尉钟繇伐张鲁，有惧心，松说璋结先主。◎与《先主传》同。】璋又从之，遣法正请先主。璋主簿黄权陈其利害，

【权谏阻璋迎先主，详见《权传》。】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华阳国志》云：从事烈至，谏君刎首。王累，广汉新都人也。州牧璋从别驾张松计，遣法正迎先主，主簿黄权谏不纳，累为从事，以谏不入，自刎州门，以明不可。】一无所纳，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华阳国志》：刘主至巴郡，巴郡严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垫音徒协反。【◎《郡国志》：巴郡垫江。◎《宋书·州郡志》：垫江，汉旧县。献帝建安六年属巴西。刘禅建兴十五年复旧。◎《一统志》：今四川重庆府合州治。◎《汉书·地理志》：巴郡垫江。◎孟康曰：音重叠之叠。◎王先谦曰：○应劭云：音徒浃反。○《说文》：褺，重衣也，从衣，执声，巴郡有垫江县。○段玉裁云：褺江县，为嘉陵江、渠江、涪江会合之地，水如衣之重复，故曰“褺江”。浅人讹作昏垫之垫。观应、孟之言，则知《汉书》故从衣也。】】诣涪，【音浮。【◎《郡国志》：广汉郡涪。◎《华阳国志》：涪县属梓潼郡，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于巴，于蜀为东北之要。

蜀时大将军镇之。大司马蒋琬葬此。大姓杨、杜、李，人士多见《耆旧传》也。◎胡三省曰：巴郡治江州，垫江县属于巴郡，涪县属广汉郡，垫江水盖即涪内水也。◎庾仲雍曰：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一统志》：涪县故城，今四川绵州东。】】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宋本、元本作“三百六十里”，各本“三百”均误作“三千”。◎官本《考证》卢明楷曰：○《邓艾传》：径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若云涪至成都三千余里，是不应如此之远，“三千”或“三百”之讹。◎钱仪吉、李慈铭说同。】是岁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胡三省曰：乘，绳证翻。幔，莫半翻，幕也。】精光曜日，往就与会；【◎范《书》：备自江陵驰至涪城，璋率步骑数万与备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適，【◎胡三省曰：之，往也。】欢饮百余日。璋资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张松令法正白先主，便于会所袭璋，见《先主传》。】【◎《吴书》曰：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

明年，先主至葭萌，【◎《汉书·地理志》：广汉郡葭明。◎应劭曰：音家盲。◎师古曰：明，音萌。〖◎钱大昕曰：古音明如盲。〗◎《郡国志》：广汉郡葭萌。◎《华阳国志》：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汉寿。水通于巴西，又入汉川，蜀大将军镇之。大将军费祎葬此。◎胡三省曰：蜀王封其弟葭萌于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汉寿。◎《一统志》：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南。◎汉寿，详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还兵南向，所在皆克。【◎《华阳国志》载先主贻璋书求益万兵救孙权，见《先主传》。又载庞统三策，见《统传》。辞语略同，不录。◎范《书·焉传》：张松劝备于会袭璋，备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乃以松谋白璋，收松斩之，敕诸关戍无复通。备大怒，还兵击璋，所在战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二年，【宋本“二”作“一”，范《书》、

《通鉴》同。《华阳国志》作“谷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胡三省曰：灵帝中平五年，刘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自建安十七年至十九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华阳国志》：璋遂遣张裔奉使诣刘主，主许裔礼其君而安其民。刘主又遣从事中郎涿郡简雍说璋，璋素雅敬雍，遂与同舆而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郡国志》：荆州武陵郡孱陵。◎刘昭注引《魏氏春秋》曰：刘备在荆州所都，改曰公安。◎《先主传》：刘琦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江表传》：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右合油口，又东迳公安县北。刘备之奔江陵，使筑而镇之。◎《一统志》：孱陵故城，今湖北荆州府公安县南。公安故城，今公安县东北。◎弼按：孱陵、公安本为两县，若如《魏氏春秋》所云，是改孱陵为公安。不知先主所改者，乃改油江口为公安，非改孱陵为公安也。孱陵在今公安西南，公安在今公安东北，三国吴俱属南郡，故此传云南郡公安也。或谓章怀注引《蜀志》云“先主迁璋于公安南”，此传似“南”字误倒，而又衍“郡”字。然《华阳国志》云“迁璋于南郡之公安”，与此传同也。】尽归其财物、【范《书》作“财宝”。】故佩振威将军印绶。【◎监本、官本“故”上有“及”字。◎何焯云：宋本“故”字在“佩”字下。章怀注引《蜀志》作“犹佩”。◎胡三省曰：曹公先加璋振威将军，故仍佩其印绶。】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秭归，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今湖北宜昌府归州治。】璋卒，【◎《华阳国志》：刘主东征，璋于吴卒也。】南中豪率雍闿拒益郡反，附于吴。【◎《后主传》：建兴元年，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郡国志》有益州郡，此夺“州”字。◎《通鉴》：黄初四年初，益州郡耆帅雍闿杀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于吴。】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丞相诸葛亮平南土，【◎《后主传》：建兴三年，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阐还吴，为御史中丞。【◎《吴书》云：阐一名纬，为人恭恪，轻财爱义，有仁让之风，后疾终于家。】初，璋长子循妻，庞羲女也。先主定蜀，羲为左将军司马，

【先主时为左将军。】璋时从羲启留循，先主以为奉车中郎将。【◎洪饴孙曰：奉车中郎将，一人，建安末蜀所置。】是以璋二子之后，分在吴、蜀。

评曰：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与于室，【◎许负事详见《魏志·方伎传·朱建平传》。

◎《史记·外戚世家》：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魏豹立为魏王，魏媪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豹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而薄姬输织室。汉王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一幸生男，后立为孝文皇帝。】【◎孔衍《汉魏春秋》曰：许负，河内温县之妇人，汉高祖封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为：今东人呼母为负，衍以许负为妇人，如为有似，然汉高祖时封皆列侯，未有乡、亭之爵，疑此封为不然。】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汉书·刘歆传》：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颍叔云。◎应劭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以趣也。】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钟二主。

【二主，谓汉文帝及光武也。】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冯本“虚”作“妄”。】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事见《二主妃子传》。】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易·解卦》之辞：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正义》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负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车骑之上而负于物也。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竞欲夺之，故曰“负且乘，致寇至”也。】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范蔚宗论曰：刘焉睹时方艰，先求后亡之所，庶乎见几而作。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情也。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岁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豺则恐，吁哉！◎常璩譔曰：刘焉器非英杰，图射侥幸，璋才非人雄，据土乱世，其见夺取，陈子以为非不幸也。昔齐侯嗤晋、鲁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贱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怀远，诚君子之先略也。观刘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张松，二憾既征，同怨相济，或国家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馈十起，辍沐挥洗，良有以也。】【◎张璠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史记·赵世家》：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后汉书·东夷传》序：徐夷僭号，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穆王后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尸子》曰：偃王有筋而无骨，故曰偃。◎《博物志》曰：徐王妖异不常，自称偃王。穆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斗，为楚所败北。◎《汉书·人表》：徐隐王。◎师古曰：即偃王。◎弼案：徐偃王事，语多不经，谯周已有辩正，详见陈逢横《竹书纪年集证》卷二十九、梁玉绳《人表考》卷六。】未为无道之主也。张松、法正，虽君臣之义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质，进不显陈事势，若韩嵩、刘光之说刘表，【◎潘眉曰：○《刘表传》“刘光”作“刘先”。○按：先字始宗，当名“先”，此 “光”字误。】退不告绝奔亡，若陈平、韩信之去项羽，而两端携贰，为谋不忠，罪之次也。】

# 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

蜀书二

三国志三十二

先主传第二【◎《史通·列传篇》曰：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

◎司马光曰：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于是正闰之论兴矣。臣愚，诚不足以知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其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郝经曰：汉建安末曹氏废汉，自立称魏；孙氏据江左，僭号称吴。昭烈以宗子继汉，即位于蜀，讨贼恢复，卒莫能相一而折入于晋。晋平阳侯相陈寿，故汉吏也，汉亡仕晋，作《三国志》，以曹氏继汉，而不与昭烈，称之曰蜀，鄙为偏霸僭伪，于是体统不正，大义不明，紊其纲维，故称号论议，皆失其正。◎又曰：魏、晋自以为正统相继，故不举昭烈之谥，称曰先主。陈寿遂不以汉为帝纪，曰《先主传》，非也。先主者，大夫称其先大夫之辞也。继汉而不称汉，未尝称蜀而称蜀，蔑劣甚矣！◎顾炎武曰：春秋时称卿大夫曰主。南唐降号江南国主，亦以奉中国正朔，自贬其号。若刘玄德帝蜀，谥昭烈，葬惠陵，初无贬绌。末帝降魏，封安乐公，自可以本封为号。陈寿创先主、后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千载之后，犹沿此称，殊为不当。如杜甫诗中称“蜀主”，非知人论世之学也。◎或曰：魏武系追尊，犹称帝称纪。三国鼎力，既作《蜀志》，宜称汉昭烈帝为是。

◎刘咸炘曰：史之有纪，乃一书之纲领，非帝者之上仪。然纪必取一时之主，三方鼎峙，莫適为主，承祚则仍守旧法，以一方为纪，而余二方为传。然二方主传，又为彼二方之纲，故不得不仍用纪体，此实向来未有之例，固不可以为有心贬吴、蜀也。◎又曰：原承祚本意，盖以三方皆当为纪，而一书不可三纪，故既不得不用纪体，又不得不名为传，以为史法之不得不然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未曾冷却】

【复校：擎骥】

## 先主备

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郡国志》：幽州涿郡治涿。◎《一统志》：涿县故城，今顺天府涿州治。】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汉书·景十三王传》：孝景皇帝十四男。贾夫人生中山靖王胜。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郝经曰：武帝诏诸侯王得推恩侯支庶子弟，靖王百余子，侯者五人。◎弼按：

中山靖王子封侯见《汉书·王子侯表》及《水经注》者七人，详下。】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汉书·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广望节侯忠、将梁侯朝平、薪馆侯未央、陆城侯贞、薪处侯嘉。◎《水经·滱水注》云：滱水东过安憙县南，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刘应为侯国。◎又云：滱水东南迳任丘城南，又东南迳安郭亭南。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刘传富为侯国。◎又云：滱水又东北迳博陵县故城南，即古陆成。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贞为侯国。◎又云：博水又东迳广望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忠为侯国。又北迳清凉城东，即将梁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朝平为侯国。◎《一统志》：博陵故城，今直隶保定府蠡县南，汉置陆城县，封刘贞为侯国。后汉废入蠡吾，改置博陵。◎《史记·平准书》：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

◎如淳曰：○《汉仪》注，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受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汉书·景帝纪》：高庙酎。◎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师古曰：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酎，音直救反。◎潘眉曰：前汉无乡亭之封，考《汉书·王子侯表》，贞封陆成侯，无“亭”字。

《地理志》陆成，中山国县名。贞为中山靖王之后，故封中山国之陆成县侯，“成”字无土旁。《王子侯表》“陆成侯”下注“涿”字，亦误。◎又曰：失侯在元鼎五年，始当家陆成，后徙涿耳。◎官本《考证》陈浩曰：○《汉书·王子侯表》：陆城侯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恐误。◎何焯曰：元朔二年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免，盖以始封之明年为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误。◎又曰：○《续汉书·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刘昭注引胡广曰：又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故西京枝属其后衰者，犹皆可考。◎赵一清曰：《汉表》陆城是县侯，非亭侯也。

◎又曰：《地理志》涿郡无陆城，陆城中山国之属县也。博陵，《史记》蠡吾故县，蠡吾属涿郡，故表云“涿”也。二县川土相邻矣。〖赵说见《水经注释》卷十一。〗◎钱大昕曰：陆城本中山之地，贞以王子封侯，改隶涿郡，其后失侯，地入于汉，为县。宣、元之世，中山王绝而更封，仍以县还中山也。〖钱说见《水经注疏要删。〗◎钱仪吉曰：“涿县”当为“涿郡”。

◎周寿昌曰：《华阳国志》“贞”作“真”。汉武时以酎金失侯者，皆元鼎五年事。】【◎《典略》曰：备本临邑侯枝属也。【◎《后汉书·北海王兴传》：建武三十年，封兴子复为临邑侯。

◎《郡国志》：兖州东郡临邑。◎《一统志》：临邑故城，今山东泰安府东阿县北。◎弼按：兴为光武兄伯升之子，兴子复封临邑侯，不解先主何以为临邑侯枝属，或因与光武同出自景帝乎？◎胡三省曰：《蜀书》云“备，中山靖王胜子陆城亭侯贞之后”，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沈家本曰：《汉表》无临邑，而中山靖王子有临乐敦侯光，《典略》所言或即指此，然与传文异矣。范史《北海靖王兴传》“子复为临邑侯”，注“临邑县属东海”，然则临邑侯乃齐武王之裔，非中山枝属，惟临邑国在东海，不闻迁涿。《典略》之说非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一统志》：范县故城，今山东曹州府范县东南二十里。】

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赵一清曰：○《水经·巨马水注》：督亢沟水东经涿县郦亭楼桑里南，即刘备之旧里也。○《方舆纪要》卷十一：楼桑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

【◎《汉晋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续汉志·舆服志》：羽盖华蚤。◎徐广曰：翠羽盖，黄裹，所谓黄屋车也。◎《东京赋》曰：树翠羽之高盖。◎薛综曰：树翠羽为盖，如云龙矣。】叔父子敬谓曰：【◎钱大昭曰：扶风孟达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为子度，见《刘封传》。】 “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

同郡卢植。【◎植事详见《魏志·卢毓传》。◎范《书·植传》：植字子幹，涿郡涿人。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弼按：先主年十五，为灵帝熹平四年，师事卢植当在植去官归里之时，故传文云“故九江太守”也。】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元起曰：【宋本、冯本、吴本、毛本无“元”字。】“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

《华阳国志》“手”作“臂”，《通鉴》“膝”作“厀”。◎胡三省曰：“厀”与“膝”同。言其有异相也。】顾自见其耳。【◎范《书·吕布传》：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华阳国志》：河东关羽云长、同郡张飞益德并以壮烈为御侮。】

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讨贼事在中平元年，见《华阳国志》。时先主年二十四岁。◎《郡国志》：冀州中山国安憙，本安险，章帝更名。◎《水经·滱水篇》：滱水又东过安憙县南。◎郦注云：○县故安险也，汉章帝改曰安憙。○《中山记》曰：县在唐水之曲，山高岸险，故曰安险，邑丰民安，改曰安憙。◎《一统志》：安憙故城，今直隶定州东三十里。◎《续百官志》：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尉主盗贼。】【◎《典略》曰：平原刘子平知备有武勇，时张纯反叛，【◎范《书·灵帝纪》：中平四年，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青州被诏，遣从事将兵讨纯，过平原，子平荐备于从事，遂与相随，遇贼于野，备中创阳死，贼去后，故人以车载之，得免。后以军功，为中山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续百官志》：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枊，【五葬反。【◎《说文》：系马柱也。◎康发祥曰：盖解绶系其颈，而著于系马柱也。】】弃官亡命。【◎《华阳国志》：以绶系督邮头颈，著马枊柱，委官亡命。】【◎《典略》曰：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元本“就床”作“兢林”，误。】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毌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郡国志》：青州北海国下密。◎《一统志》：下密故城，今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东。◎《续百官志》：凡县，丞一人。】复去官。后为高唐尉，【◎《郡国志》：青州平原郡高唐。◎《一统志》：今山东济南府禹城县西南境。】迁为令。【◎《英雄记》云：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复与曹公俱还沛国，【复，宋本作“后”。此为中平六年事，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见《魏志·武纪》卷首。是时曹操年三十五岁，先主年二十九岁。】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魏志·瓒传》：瓒追讨渔阳张纯有功，迁骑都尉，属国乌丸贪至王诣瓒降，迁中郎将。】瓒表为别部司马，【◎《续百官志》：其别领营属为别部司马。◎郝经曰：凡曰表，表请朝命也。】使与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绍。【◎各本“与”皆作“为”。◎钱大昕曰：“为”字误，当是“助”字之讹。◎弼按：下文“先主与田楷东屯齐”，此亦当做“与”字。郝经《续后汉书》云“初平二年夏六月，袁绍逐冀州牧韩馥，自领州，攻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冬十月，瓒表昭烈为别部司马，使为楷拒绍”，仍作“为”字。◎林国赞曰：《武纪》“吕布复为袁术”，《吕布传》“布复叛为术”，本传“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凡此，皆为犹助也。《赵云传》“瓒遣先主为田楷拒袁绍”，正与此同，“为”字似不必改“助”。】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郡国志》：青州平原郡治平原。

◎《一统志》：平原故城，今山东济南府平原县西南五十里。◎平原王石，见范《书·匽后

传》。◎章怀注：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兄也。◎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云：平原王硕，建和二年封，建安十一年国除。◎弼按：桓、灵间平原郡复为国，故先主为平原相也。】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赵一清曰：前注引《典略》言平原刘子平荐先主，此言刘平刺之，何相反也？岂先主失欢于故人邪？抑别一人也？】【◎《魏书》曰：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华阳国志》：北海相鲁国孔融为黄巾所围，使太史慈求救于先主。先主曰：“孔文举闻天下有刘备乎！”以兵救之。广陵太守下邳陈登元龙，太尉陈球孙也，有隽才，轻天下士，谓功曹陈矫曰：“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

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田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既到，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李贤曰：高祖本泗水郡沛县人，及得天下，改泗水为沛郡，小沛即沛县。◎胡三省曰：沛国治相县，而沛自谓县，属沛国。时人谓沛县为小沛，由此时呼刘备为刘豫州。豫州刺史本治谯，备领刺史而屯小沛，按此时又有豫州刺史郭贡，朝命不行，私相署置者也。◎弼按：○《魏志·武纪》：兴平元年，陶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陶谦死，刘备代之。◎又按：豫州刺史郭贡，见《魏志·荀彧传》。◎《一统志》：沛县故城，今江苏徐州府沛县东。】谦病笃，谓别驾麋竺曰：【◎毛本、吴本“麋”作“糜”，误。◎胡三省曰：○《姓谱》：楚大夫受封于南郡麋亭，因以为氏。或言工尹麋之后，以名为氏。◎李慈铭曰：本作“麋”，从鹿，音武悲切。汉有麋敬，蜀有麋竺、麋芳。《广韵·六脂》、王应麟《姓氏急就章》皆同，并无作 “糜”之姓。】“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下邳陈登谓先主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鄙州殷富，户口百万，【◎各本“鄙州”皆作“彼州”，《华阳国志》作“鄙州”。◎钱大昕曰：作“鄙州”是。登，下邳人。下邳属徐州，故云“鄙州”也。“彼”字误。◎沈家本曰：○《续志》徐州部户四十七万六千五十四，口二百七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三。○此称“百万”，已耗其十之六七矣。夫徐州经曹操屠戮之余，而遗黎尚有是数，则先时之殷富可知。若冀州则操克谭、尚之后，仅得三十万，其屠戮更何如哉！】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胡三省曰：观登此言，固未易才也。】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胡三省曰：融言“冢中枯骨，何足介意”，正为四世五公发也。】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胡三省曰：○《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言百姓惟能者是与也。○《前书》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先主遂领徐州。【是时曹操新失兖州，还击吕布，非不欲兼并徐州也。】【◎《献帝春秋》曰：陈登等遣使诣袁绍曰：“天降灾沴，【官本“沴”作“殄”。】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元本“承”作“乘”。】以贻盟主日昃之忧，【盟主，谓袁绍也。】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元本“难”作“雠”。】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袁术来攻先主，先主拒之于盱眙、【◎《汉书·地理志》：临淮郡盱眙。◎应劭曰：音吁怡。

◎《郡国志》：徐州下邳国盱台。◎《一统志》：今安徽泗州盱眙县东北。县东四十里有盱眙山。《说文》张目为盱，举目为眙。城居山之上，可以眺远，故名。】淮阴。【◎《汉书·地理志》：临淮郡淮阴。◎《郡国志》：徐州下邳郡淮阴。◎刘昭注：下乡有南昌亭，韩信寄食处。◎王先谦曰：三国魏改属广陵郡。◎胡三省曰：魏广陵郡治。◎《一统志》：淮阴故城，

今江苏淮安府清河县东南。】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建安元年六月，曹操迁镇东将军，同时不得有两镇东，盖操之镇东为杨奉所表请，见《魏志·董昭传》。先主之镇东为操所表请，群帅表荐，各不相谋也。】封宜城亭侯，【◎《郡国志》：荆州南郡宜城。◎《一统志》：今湖北襄阳府城县南。】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时年三十六岁。】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郡国志》：徐州下邳国治下邳。◎《一统志》：今江苏徐州府邳州东三里。汉徐州刺史治（剡）**[**郯**]**，汉末徐州牧徙治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

【麋竺进妹于先主在此时，见《竺传》。】先主转军海西。【◎《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海西。

◎《一统志》：今江苏海州南。】【◎《英雄记》曰：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于淮阴石亭，【◎谢鍾英曰：石亭在今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境。】更有胜负。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豹众坚营自守，使人招吕布。【招，一作“召”。】布取下邳，张飞败走。备闻之，引兵还，北至下邳，【《通鉴》“北”作“比”。】兵溃。收散卒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

【◎赵一清曰：《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与此异。一书自相违伐，殆不可解。《通鉴》从彼注。】】杨奉、韩暹寇徐、扬间，先主邀击，尽斩之。【◎《通鉴考异》曰：暹、奉后与吕布同破袁术，于时未死也，《备传》误。◎弼按：暹、奉与吕布同破袁术为建安二年事。《魏志·董卓传》“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扬间，为刘备所杀”，范《书·董卓传》“奉、暹要遮车架，不及，纵暴扬、徐间。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走并州，为人所杀”，当在建安二年末，此传误书在前。◎沈家本曰：范史《董卓传》“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并州，道为人所杀”，注引《九州春秋》曰“为张宣所杀”，是奉为先主所斩，而暹则非也。《魏志·董卓传》亦云“暹、奉为刘备所杀”，而注引《英雄记》所言与范史同，恐此传及《魏志·卓传》特约略之词耳。范史所称“明年”，指建安二年，而证之《魏志·吕布传》，先主屯小沛之后，布尚与暹、奉共破袁术，则暹、奉之死又在其后。此叙于屯小沛之先，诚为颠倒，不免如《考异》之所讥。至《魏志·卓传》叙此事于建安元年，则终言之词，又不必议也。】先主求和于吕布，布其妻子。先主遣关羽守下邳。

先主还小沛，【◎《通鉴考异》曰：遣关羽守下邳，此在布败后，《备传》误也。◎弼按：

* 《魏志·吕布传》云：备东击术，布袭取下邳，备还归布，布遣备屯小沛，布自称徐州刺史。○布既据有下邳，必不容关羽同城共守。若关羽守下邳，则与下文“曹公助先主围下邳”之语相矛盾，且与后文“先主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之语相复，其误无疑。若云“布还其妻子，遣先主还小沛”，于当日情势方合。】【◎《英雄记》曰：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宋本“败”作“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布令备还州，并势击术。具刺史车马童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

《水经·淮水篇》：淮水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郦注云：淮、泗之会，即角城也。左右两川翼夹二水决入之所，所谓泗口也。】祖道相乐。【一本“相”作“张”，毛本缺字。】◎《魏书》曰：【局本夺“曰”字，误。】诸将谓布曰：“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布不听，以状语备。备心不安而求自托，使人说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恶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监本“厚”作“后”，误。】以为豫州牧。将至沛收散卒，给其军粮，益与兵使东击布。布遣高顺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为顺所败，复虏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东征，【◎《英雄记》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赍金欲诣河内买马，为备兵所钞。布由是遣中郎将高顺、北地太守张辽等攻备。【◎赵一清曰：《张辽传》辽从布于徐州时领鲁相。】九月，遂破沛城，备单身走，获其妻息。【宋本作“获将士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备于梁国界中与曹公相遇，遂随公俱东征。】助先主围布于下邳，生禽布。先主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未至，术病死。【◎范《书·献帝纪》：建安四年夏六月，袁术死。】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何焯曰：按此，则古人凡外家大人行通谓之舅。

◎赵一清曰：董承，故董卓婿牛辅部曲将。皇甫郦谓李傕曰“近董公内有董旻、承、璜以为鲠毒”，旻，卓弟也，璜亦卓兄子。则承必其支属。其后有功，献帝又以其女为贵人，故谓之舅邪？裴以承为董太后之侄，恐非。〖赵氏又有说，见《董卓传》注，与此说异。〗◎钱仪吉曰：曹操之弑伏后，范《书·伏后纪》中备载其事。其杀董承，夷三族，《董后纪》不书，盖承非后族也。◎弼按：○范《书·伏后纪》：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本传称舅者，盖以女为贵人也。至云承为董后之侄，董卓之支属，均未知何据。】】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刘咸炘曰：“辞”字当删，“先主未发”四字亦赘。】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胡三省曰：备以操知其英雄，惧将图己，故惊失匕筯也。匕，匙也。箸，挟也。箸，迟助翻。】【◎《华阳国志》云：【◎《晋书·载记第二十一》云：散骑常侍常璩等劝李势降桓温。◎《隋书·经籍志·霸史类》：《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旧唐志》：三卷。◎《新唐志》：十三卷。◎高似孙《史略》云：《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志巴汉风俗，公孙以后据蜀事。◎宋元丰戊午，吕大防《华阳国志序》云：晋常璩作《华阳国志》，于一方人物，丁宁反复，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著于书，且云得之陈寿所为《耆旧传》。寿尝为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详。自先汉至晋初，踰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亦可谓众矣。此书虽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议论忠笃，乐道人之善，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镂行于世，庶有益于风教云。◎嘉泰甲子李墍《序》云：予尝考其书，部分区别，各有条理，其指归有三焉：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就其三者之间，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虽侏离之氓，贱俚之妇，苟有可取，在所不弃，此尤足以弘宣风教，使善恶知所惩劝，岂但屑屑于山川物产，以资广见异闻而已乎？◎《四库提要》云：晋常璩字道将，江原人。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劝势降桓温，盖亦谯周之流也。其书所述，始于开辟，终于永和三年。首为《巴志》，次《汉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

《公孙刘二牧志》，次《刘先主志》，次《刘后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纪汉、晋平蜀之后事也，次《李特雄期寿势志》，次《先贤士女总赞论》，次《后贤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录》。宋元丰中，吕大防尝刻于成都，大防自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墍《序》。◎嘉庆甲戌廖寅《序》云：其书称华阳者，晋代梁、益、宁三州，故《禹贡》梁州之域，为今四川省及云南并陕西汉中迤南之境，按《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注疏》以华为华岳。恐此华在迤东，阳为荆州，非梁州。《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正义》曰“封宫，在歧州平阳城内也”，则此华山在歧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与太华不同。黑水，据《括地志》云“源出梁州成固县西北太山”，亦与三危之黑水殊异。说经者误以此为滇池之黑水，又谓泸水，皆误。然常氏书以此为名，而未记载辨析，惟《蜀志》云“五岳则华山表其阳”，特用补其义云。】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胡三省曰：《论语》记孔子之容。】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

【冯本“可”作“何”，《华阳国志》下有“公亦悔失言”之语。】】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

【范《书·献帝纪》作“越骑校尉”。】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范《书》作“偏将军王服”。

◎赵一清曰：武侯表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服岂别姓李邪？】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献帝起居注》曰：承等与备谋未发，而备出。承谓服曰：“郭多有数百兵，坏李傕数万人，【冯本“傕”作“催”，误。】但足下与吾同不耳！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秦安国君中男名子楚，

质于赵，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今吾与子由是也。”服曰：“惶惧不敢当，且兵又少。”承曰：“举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服曰：“今京师岂有所任乎？”承曰：“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是我腹心办事者。”遂定计。】

先主据下邳。灵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通鉴考异》引《魏志》，备杀车胄在前，董承死在后，证《蜀志》之误，详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胡冲《吴历》曰：曹公数遣亲近密觇诸将有宾客酒食者，辄因事害之。备时闭门，将人种芜菁，曹公使人闚门。既去，备谓张飞、关羽曰：“吾岂种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复留。”其夜开后棚，【宋本“棚”作“栅”。】与飞等轻骑俱去，所得赐遗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众。【◎《华阳国志》云：先主还沛廨，公使觇之，见其方披葱，使厮人为之，不端，正举杖击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觉也。”其夜，先主急东行。程昱、郭嘉复言之，公驰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以叛，留关羽行下邳太守事，身还小沛，而承等谋泄，受诛。】◎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统诸将要击袁术，郭嘉等并谏，魏武不从，其事显然，非因种菜遁逃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东海昌霸反，【昌霸即昌豨，见《魏志·武纪》建安五年。】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遣孙乾与袁绍连和，曹公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魏书》曰：是时，公方有急于官渡，乃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备。备初谓公与大敌连，不得东，而候骑卒至，言曹公自来。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

《通鉴考异》曰：计备必不至此，《魏书》多妄。】】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

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钱大昕曰：汝南在豫州部，先主领豫州牧，得举谭茂才。】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御览》“二”作“三”。◎胡三省曰：绍远出迎备，重敬之也。】与先主相见。

【◎《魏书》曰：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驻月余日，所失亡士卒稍稍来集。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魏志·曹仁传》：绍遣刘备徇强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曹公遣蔡阳击之，【《魏志·武纪》“龚”作“共”，“阳”作“扬”。】为先主所杀。【事在建安五年。】

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事在建安六年。◎《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新野。◎《一统志》：今河南南阳府新野县治南。◎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

【◎《诸葛亮传》：先主屯新野，诣亮，凡三往。◎建兴五年，亮上书云“受任于败军之际，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据此以推，先主之得亮，当在建安十二年，此时初屯新野，虽豪杰归附，尚未得亮也。】表疑其心，阴御之。【◎《九州春秋》曰：备住荆州数年，【自建安六年至十三年，住荆州八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宋本“吾”作“平”，《通鉴》同。】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通鉴》“若驰”作“如流”。】老将至矣，【建安八九年，时先主年四十余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胡三省曰：史言备志气不衰，所以能成三分之业。】◎《世语》

曰：备屯樊城，【◎樊城，今湖北襄阳县北，与襄阳隔水对峙。◎胡三省曰：樊城在襄阳东，北临汉水，周大夫樊仲山甫之邑也。】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渡襄阳城西檀溪水中，【◎宋本“渡”作“堕”。◎《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合檀溪水，又北迳檀溪，谓之檀溪水。谿之阳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谿水旁城北注：昔刘备为景升所谋，乘的卢马西走，坠于斯谿。西去城里余，北流注于沔。◎赵一清曰：○《御览》卷八百九十七引傅玄《乘舆马赋》云：刘备之初降也，太祖赐之骢马，使自至厩选之。名马以百数，莫可意者，次至下厩，有的卢马委弃莫视，瘦瘁骨立。刘备抚而取之，众莫不笑之。其后刘备奔于荆州，逸足电发，追不可远，众乃服焉。○《世说》注引《伯乐相马经》：马白领，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去之速乎！”◎孙盛曰：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宋本“羁”作“覉”。】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郝经曰：陈《志》“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则越、瑁之谮或有之，檀溪之急似不为妄也。】】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博望。◎《一统志》：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东北六十里。◎弼按：博望在新野北，在鲁阳与南阳之间。】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夏侯惇率诸军追击，战不利。见《李典传》。】

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毛本“许”作“计”，误。】表不能用。【◎《汉晋春秋》曰：曹公自柳城还，【毛本“柳”作“抑”，误。】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此已见《魏志·刘表传》注。】】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官本《考证》卢明楷曰：《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刘表卒”，此云南征表系于十二年，误。恐上更有脱文也。〖何焯说同。〗】【◎《英雄记》曰：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魏书》曰：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冯本“病”作“疾”。】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冯本“忍”作“为”。】◎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適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郡国志》：南阳郡治宛。◎《一统志》：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通鉴辑览》曰：宛在新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过宛而南，及备闻知，不应复在宛也。】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郡国志》：荆州南郡襄阳。◎

《一统志》：今湖北襄阳县治。】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王懋竑曰：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计，而以当日事势揆之，恐诸葛公未必出此。是时曹操已在宛，军势甚盛。先主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先主之欲南据江陵，人众数万，操以五千骑追之，不战而败，至弃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决矣。孔衍《汉魏春秋》“或说备劫刘琮，得荆州人士，南据江陵”，而不言诸葛公之计，其语为是。

《通鉴》尽载其语而不从陈《志》，然参用陈《志》二语，谓“攻刘琮荆州可有”，据孔衍书 “或说劫刘琮，得荆州人士，南据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荆州也。朱子论此，谓先主不攻刘琮，而取刘璋，为经权俱失。先主之攻取刘璋自非是，乃出于不得已之计，若不攻刘琮，则固未为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论耳。】【◎孔衍《汉魏春秋》曰：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宋忠，事见《魏志·刘表传》注。】是时曹公在宛，【宛距樊甚近，敌兵已入境，秘不相告，宜先主惊骇也。】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胡三省曰：剧，甚也。】

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或劝备劫将琮【冯本“劫”作“却”，误。】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郡国志》：南郡治江陵。◎《一统志》：今湖北荆州府江陵县治。】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胡三省曰：无父曰孤。遗，弃也。言父母弃之而去，故曰孤遗。今人谓孤独无所依仰者为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黄以周《儆季杂箸·史说略四》云：武侯在隆中为先主计画，跨有荆、益，先主深善其言。则蜀之欲得荆、益二州，其处心积虑，非一日矣。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伐刘表。表死，其子以荆州降。武侯劝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陈《志》诸葛本传不载其谋，而附见于《先主传》，先主以表托孤之故而曰“吾不忍也”。

魏、晋间议论此事，大都如习凿齿之见，皆韪先主而不直武侯。孔衍作《汉魏春秋》，深为之讳，乃易史文作“或劝”，以为非武侯策。裴注、《通鉴》皆以孔衍之说为然。至程子、朱子乃以先主之不攻为失权，后之论者遂力斥先主之坐失机宜。夫以汉之土地，降贼臣操，是刘琮有可攻之道也。先主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是琮有易劫之势也。荆、益之取，定计于隆中，是先主未尝忘情于荆也。以托孤而不忍，不过英雄善欺人，借此美语以笼络荆州人士而已。刘璋何负于先主，先主卒袭而有之，是先主亦未见有爱于琮也。以久思夺荆之雄才，而值此可攻之时，以未有爱琮之实意，而当此易劫之势，时即有以荆州不宜攻谏者，亦将谓摇惑军心，斩之以徇，则荆州之取，初无待武侯之劝矣。劝之而犹不从，此无他，其心实怯于操兵耳。操之南下也，兵数十万，气焰甚盛。先主部下之兵不过数千，夺琮不难，拒操非易。以其旋得旋失，何如养晦待时？先主计之熟矣。而谓先主之不攻，全眛事机哉？论者又谓降操之日，荆州人士之去琮而附先主者十余万人，得十余万之勇力，其势足以敌操，故武侯有此劝，此亦似是而非之论也。先主闻操兵至宛，急引众避锋，意欲趋江陵以自保，及抵当阳，操以五千骑追之，时先主有十余万之众，不战自溃，致妻子不能相顾，而谓一时附从之众，可当曹操之全军，未敢信也。然则武侯之劝，非其实与？是又不然。隆中之对，已劝取荆州，岂有此易劫之势，值此可攻之时，而不为其君劝哉？操以秋七月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子琮屯襄阳，先主屯樊。九月先主引兵走，过襄阳，而琮已降操。时操军犹在新野也。武侯之劝先主，在过襄阳时，襄阳去新野尚有三百数十里，非四日不能至。于此数日内，号召荆州各郡，势或足以一敌；即不能敌，终失襄阳，而荆州固刘氏之荆州，不至尽入于曹氏也。其后赤壁之胜，与吴分地，是亦分刘氏之地以畀吴，非枉取之于孙氏也，则当日先主之取荆州可不言借，而异日孙氏之议荆州亦无可言索。更何至彼此纷争，丧名郡，踣大将，一蹶几不克复振也？以武侯有先几之哲，而先主之所不及料也夫。】】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钱振鍠曰：夫人情非不得已，必不肯弃乡里，况先主奔亡之余，从之未必得生；刘琮已降，不去未必死乎！吾意荆州之民，以曹操攻徐州，鸡犬不留，故不惮从先主奔亡；不然，何以至此？】【◎《典略》曰：备过辞表墓，【表墓在襄阳城东，详见《魏志·表传》注。先主戎马仓卒，犹不忘故人，宜其得人心也。】遂涕泣而去。】比到当阳，【◎《郡国志》：南郡当阳。◎《水经·沮水注》：沮水又东南迳当阳县故城北。城因冈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东百四十里，谓之东城，在绿林长坂南。长坂，即张翼德横矛处也。◎《一统志》：当阳故城，在今当阳县东。◎谢鍾英曰：○在今湖北荆门州当阳县东一百四十里。○《荆州记》曰：当阳县有栎阪、长阪。○《舆地纪胜》：在当阳县东北。◎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七：长阪在荆门州西北。胡氏曰：“在当阳县东南百二十里长林城北。”○盖长阪起于当阳之北，而接长林之襟要矣。】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习凿齿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胡三省曰：颠沛，犹言颠仆。】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胡三省曰：军实，粮储器械之类。】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

【◎长阪见上。◎《魏志·曹仁传》：曹纯追刘备于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文聘传》：与曹纯追讨刘备于长坂。◎胡三省曰：○《春秋传》曰：楚伐糜。○颖容《释例》曰：糜，当阳也。○孔颖达曰：陂者曰坂。○李巡曰：陂者，谓高峰山陂。◎姚范曰：当阳长坂在今县北六十里。】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趣汉津，【◎《水经·沔水注》：扬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刘备于当阳也，张飞按矛于长坂，备得与数骑斜趋汉津，遂济夏口是也。】適与羽船会，得济沔，【沔即汉，详见《魏志·文聘传》。】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夏口，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江表传》曰：孙权遣鲁肃吊刘表二子，并令与备相结。肃未至而曹公已济汉津。肃故进前，与备相遇于当阳。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胡三省曰：备前为豫州牧，故以称之。】备曰：“与苍梧太守吴臣有旧，【◎《郡国志》：交州苍梧郡治广信。◎《一统志》：今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治。◎官本《考证》曰：吴臣，疑作“吴巨”，下同。

◎弼按：《吴志·士燮传》、《步骘传》、《薛综传》均作“吴巨”，《通鉴》同。】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胡三省曰：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故称之。】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吴郡、庐江六郡，见《孙策传》。】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胡三省曰：荆州在西，吴在东。世业，犹言世事也。】而云欲投吴臣，臣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讬乎？”【冯本“讬”作“托”。】备大喜，进住鄂县，【◎《郡国志》：荆州江夏郡鄂。◎《水经·江水注》：○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晋太康地记》以为东鄂矣。○《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以陆逊辅太子镇武昌。孙晧亦都之，晧还东，令滕牧守之。晋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综为刺史，治此城。后太尉庾亮之所镇也。◎《一统志》：今湖北武昌府武昌县治。】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江表传》曰：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胡三省曰：

○住，止军也。○《水经注》：江水过鄂县北而东流，右得樊口，樊山下樊溪水所注也。○陆游曰：黄州与樊口正相对。○《郡国志》：鄂县属江夏郡。○孙策破黄祖于此，改曰武昌，今寿昌军是也。《通鉴》以为孙权所改。◎苏轼诗“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即此。◎《方舆纪要》：樊山在武昌县西三里，下有樊口。◎《一统志》：樊口在武昌县西北五里。】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胡三省曰：逻，巡也。◎《方舆纪要》卷七十六：阳逻镇在黄州府西一百二十里，与江夏分界，相传三国时先主约孙权拒操，旦夕使人于此逻吴兵之至，因名。】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之非青徐军邪？”【◎何焯曰：“之”字衍。】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胡三省曰：委，弃也。署，置也。】傥能屈威，【◎胡三省曰：谓自屈其威而来见。】诚副其所望。”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冯本“舸”作“ ”，误。】往见瑜，问曰： “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

【◎胡三省曰：过，音戈。《诗》云“不我过”，杜甫诗“吟诗许见过”，皆从平声。】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备虽深愧异瑜，【◎《通鉴》作“备深愧喜”。◎胡注：愧者，

自愧。呼肃之非喜者，喜瑜之整也。】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孙盛曰：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与曹公战于赤壁，【赤壁，详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江表传》曰：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胡三省曰：荆江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昌、长沙四郡地也。】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水经·油水篇》：油水出武陵孱陵县西界，东过其县北，又东北入于江。◎郦注云：县有白石山，油水所出。县治故城。刘备孙夫人，权妹也，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泽。油水自孱陵县之东北迳公安县西，又北流注于大江。◎《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油河在荆州府公安县西北三里，自施州流经松滋县界，〖◎弼按：明施州，今湖北施南府恩施县。〗至县西南，又东北合于大江，为油口。◎《一统志》：油水在公安县西，自松滋县流入。油，古作“繇”，一名白石水，今名油河。】改名为公安。【公安，见《刘璋传》。】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官本“从”作“堤”，误。】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赵一清曰：“后”字何氏校改“复”。◎何焯曰：若从权借者，安得自表琦领州事乎？亦《江表传》大言也。◎姚范曰：若非权借者，权安得使使报欲得荆州？又当时所云表者，皆虚言耳，孰为报可者乎？◎弼按：○《鲁肃传》云：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又云：鲁肃责关羽曰： “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裴注引《汉晋春秋》云：肃劝权宜以荆州借备。○又引《吴书》云：肃谓羽曰：“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吕蒙传》：孙权谓：“子敬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 《诸葛亮传》：亮说权曰：“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据以上云云，先主之有荆州数郡，实为权所借也。然案本传下文“先主南征四郡，四郡皆降”，又案《诸葛亮传》 “曹公败于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使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据此二传，是四郡皆为先主自力征服，非为吴借可知。然推究当日情势，先主斜趋汉津，求援吴会，诚如子敬所云，赤壁战胜不为无功，故孙权听其自取荆州数郡，不加阻力，无异假借，遂各持一说，亦即为刘、孙后日构衅之因。争此区区数郡，而曹氏遂雄据中原，葛相表中所谓“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跎，曹丕称帝”者是也。◎又按胡三省云：荆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给备，备又欲得江、汉间四郡也。◎弼按：荆州八郡，南阳、章陵非吴所有，周瑜领南郡，程普领江夏，亦决不肯让人。上文“周瑜分南岸地给备”者，即指油口立营之地，非谓江南四郡也。若已给江南四郡，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将周瑜、程普于何地乎？且公瑾方深忌先主，上疏以猥割土地为虑，岂肯遽给四郡乎？是南岸之地，仅限于油口立营之地无疑。惟其仅有南岸油口之地，地小不足以安民，始从权借荆州数郡。身之此注，前后皆误也。◎王懋竑曰：先主南收四郡，立营公安，公安即武陵郡孱陵县，与南郡无所与。所分南岸地，不知所在。

〖胡注以南岸为南四郡，四郡乃备所自取，非瑜所分。〗是时刘琦为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后，魏以文聘为江夏太守，屯沔口；吴以程普为江夏太守，治沙羡；而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南收四郡，各以兵力据之，孰肯与地分人者？且瑜于先主之诣京，方力言以土地业备之不可，岂肯自以地分与之乎？先主之欲都督荆州，以据地广大，北可以向襄阳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归以窥蜀，非仅为地少不足以给也。陈《志》蜀先主、吴主传皆不言借荆州，《鲁肃传》肃劝借荆州在周瑜卒之前，盖失其次。惟《程普传》“瑜卒，普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还领江夏太守”，此为分明。《通鉴》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据江陵，十五年瑜卒，其卒不详何时，盖在夏、秋间也。先主之诣京则在春矣，其借荆州当在秋、冬间。关羽为襄阳太守，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治秭归，皆在得南郡后事。参考诸传，略得其实。而《江表传》所云“以地给备”及“备借荆州数郡”之语，皆传闻之妄，不足据也。◎赵翼曰：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

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拒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亮传》。〗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亮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操；〖《吴志》。〗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山阳公载记》。〗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间，〖《《蜀志》。〗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于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操走出华容之险，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耳”，〖《山阳公载记》。〗是操所指数者惟备，未尝及权也。程昱在魏，闻备入吴，论者多以为权必杀备，昱曰“曹公无敌于天下，权不能当也。备有英名，权必资之以御我”，〖《昱传》。〗是魏之人亦只指数备，而未尝及权也。即以兵力而论，亮初见权曰“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精甲共万人，刘琦战士亦不下万人”，而权所遣周瑜等水军亦不过三万人，〖《亮传》。〗则亦非十倍于备也。且是时刘表之长子琦尚在江夏，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刘琦地也。时又南征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皆降。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蜀先主传》。〗备即遣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其租赋以供军实。〖《亮传》。〗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

〖《羽传》。〗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飞传》。〗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

〖《云传》。〗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籍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羽之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寝不脱介，戮力破曹，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肃传》。〗此不易之论也。其后吴、蜀争三郡，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赵云代赵范为桂阳太守，范欲以寡嫂配云，见《赵云传》注。】零陵太守刘度皆降。【◎《郡国志》：荆州武陵郡治临沅，长沙郡治临湘，桂阳郡治郴，零陵郡治泉陵。◎《一统志》：临沅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县西。〖◎邹安鬯云：在县西南七十里。〗临湘故城，今湖南长沙府长沙县治。郴县故城，今湖南郴州治。泉陵故城，今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北二里。◎赵一清曰：

* 《方舆纪要》卷八十：刘公城在常德府沅江县西三里，汉昭烈帝尝徇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立城于此。】【◎《三辅决录注》曰：金旋字元机，京兆人，历位黄门郎、汉阳太守，征拜议郎，迁中郎将，领武陵太守，为备所攻劫死。子祎，事见《魏武本纪》。【◎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三年裴注引《三辅决录注》。◎弼按：金祎尚欲南援刘备，若云其父旋为刘备所攻劫死，似不可信。】】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雷绪，见《魏志·夏侯渊传》，为建安十四年事。】琦病死，【◎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江夏城中有刘琦庙及墓。】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钱大昭曰：荆州刺史治武陵汉寿，先主为牧，改治公安。】【◎《江表传》曰：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官本《考证》曰：监本误作“公安县”。“油口”应作“油江口”，已见前，此处不应重出。】】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法正传》：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剑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云：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夫人欲将后主还吴，赵云、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一统志》云：绣林山在湖北荆州府石首县西南二里，汉昭烈娶孙夫人于此。锦障如林，因名。◎又云：○刘郎浦在

石首县西北，一名刘郎洑。○胡三省注：石首县沙步有刘郎浦，蜀先主纳吴女处。◎又云：孙夫人城在公安县西。○《元和志》：在孱陵县城东五里，汉先主孙夫人所筑。夫人与先主相疑，别筑此城居之。◎梁章钜曰：先主纳孙夫人事，此其始见也。◎王昙曰：此不记年月，大致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以十四年春婚于京也。◎弼按：建安十四年，先主年四十九，孙权年二十九，其妹年约二十余，嫁此将近五十之老翁，史文“进妹固好”，四字大可玩也。】先主至京见权，【◎《郡国志》：扬州吴郡丹徒。◎《元和志》：建安十三年，孙权自吴徙治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建业，复于此置京口镇。◎又云：吴时或称京城，或称徐陵。◎胡三省曰：○京，京口城也。权时居京，故刘备、周瑜皆诣京见之。后都秣陵，于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尔雅》：绝高曰京。○其城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因谓之京口。◎《一统志》：○京城今江苏镇江府丹徒县治。○《三国·吴志》：孙韶伯父河为将军，屯京城。建安九年，为妫览等所杀。韶收余众，缮治京城，起楼橹以御敌。】绸缪恩纪。【◎张云：此处必有脱文，与下文意不相属。】【◎《山阳公载记》曰：备还，谓左右曰：“孙车骑长上短下，

【◎《孙权传》：建安十四年，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乃昼夜兼行。【◎周瑜劝权留备，即在此时，见《瑜传》。吕范亦密语请留备，见《范传》。◎《庞统传》注引《江表传》云：备叹息曰：“孤危急，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孔明谏孤莫行，亦虑此也。”◎康发祥曰：先主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则亦长上短下也。雄杰之姿，大都如是。】◎臣松之案：《魏书》载刘备与孙权语，与《蜀志》述诸葛亮与权语正同。刘备未破魏军之前，尚未与孙权相见，不得有此说。故知《蜀志》为实。【宋本“实”作“是”。】】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宋本“兴”作“与”。】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郝经《续汉书》作“进退在我”。】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迁观为别驾从事。【殷观字孔休，见杨戏《季汉辅臣赞》。】【◎《献帝春秋》曰：孙权欲与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 “米贼张鲁居王巴、汉，【郝经《续汉书》作“据巴、蜀、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郝经《书》作“西连全蜀”。】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曰：“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于操。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此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议者见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胡三省曰：吴会，谓吴地为一都会，会读如字。一说吴会为吴、会稽二郡之地。会，音工外翻。】何肯守此坐须老乎？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胡三省曰：枢者，门户所由以运动也，言操欲摇动吴、蜀，而未得其枢。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动之枢也。】使敌承其隙，【元本“承”做“乘”，《通鉴》同。】非长计也。”【◎《华阳国志》云：先主报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几将军高义，上匡汉朝，下辅宗室。若必寻干戈，备将放发于山林，未敢闻命。”】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胡三省曰：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无面目以立于天下也。◎周寿昌曰：据《华阳国志》，是先主报权语，非对瑜言。】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毛本“秭”作“梯”，误。秭归，见《刘璋传》。】诸葛亮据南郡，【◎胡三省曰：南郡本治所江陵，吴得荆州，置南郡于江南。晋平吴，以江陵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为南平郡。亮所据，盖江南之南郡也。】备自住潺陵。【潺，当做“孱”。孱陵，见《刘璋传》“公安”注。】权知备意，因召瑜还。【先主自赤壁战后为荆州牧三四年，至建安十五年，已年五十矣。】】

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

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雠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张松、法正说刘璋结先主，互见《刘璋传》、《法正传》。◎严衍曰：璋使正结备在建安十三年曹操定荆州之后。】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见《法正传》。◎或曰：方倚人为腹心，人已卖我为奇货，太行、孟门岂云险绝，人心亦大可畏哉！】【◎《吴书》曰：备前见张松，后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纳，【元本“意”作“义”，冯本作“遇”，《通鉴考异》作“德”。】尽其殷勤之欢。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松等具言之，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通鉴考异》曰：按《刘璋传》、《刘备传》，松未尝先见备，《吴书》误也。】】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华阳国志》“据”作“镇”，《通鉴》作“守”。】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至涪，【◎涪，见《刘璋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巴山在荆州府松滋县西南十五里，山上有马鬃岭及射垛崖，相传汉昭烈入蜀时走马射的于此。又著紫山在枝江县南五里，下有饮马池。先主初入蜀，于此息马更衣，爱其林木秀丽，建景帝祠于山上。】璋自出迎，相见甚欢。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胡三省曰：卒，读作“猝”。】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宋本“持”作“行”，《通鉴》同。《华阳国志》作“领牧如故”。◎胡三省曰：《晋书·百官志》“四镇通于柔远”，谓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也。◎潘眉曰：“持”下当有“节”字。

◎沈家本曰：持节之称，始于魏晋，蜀中未必遽效魏制。】璋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胡三省曰：白水关在广汉白水县。刘璋置军屯守，即杨怀、高沛之军也。◎杜佑曰：梁川金牛县，汉葭萌县地，县南有故白水关。◎《一统志》：白水故城，在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西北，白水关在昭化县西北故白水县界。◎《华阳国志》：白水县有关尉。◎《通志》：关东接阴平，西达平武，北连文县，最为要隘。◎赵一清曰：关在昭化县北二百五十里，与陕西宁羌州接。】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是岁，璋还成都。先主北到葭萌，【葭萌，见《刘璋传》。】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彭羕传》：先主泝流北行，羕欲纳说先主，庞统、法正并致之，先主亦以为奇，识遇日加。◎即在此时。】

明年，曹公征孙权，【◎《魏志·武纪》：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通鉴辑览》曰：东吴兵势方张，且有鲁肃、吕蒙等为之经略，操至濡须，何至呼备自救？此盖备藉口请刘璋益兵之辞。】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魏志·乐进传》：进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九：青泥河在襄阳府西北三十里。○《寰宇记》作“青泥池”。】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胡三省曰：州界，谓益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华阳国志》作“求益万兵及资宝”，《通鉴》做“资粮”。】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魏书》曰：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刘咸炘曰：下文勿关通乃怒，此时未有此意，王沈造作，故承祚不取。】】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通鉴》无“可”字。】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白璋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嫌隙始构矣。【张松事互见《刘璋传》。】【◎《益部耆旧杂记》曰：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幹。刘璋遣诣曹公，曹公不甚礼；公主簿杨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纳。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闇诵。【《御览·三百八十九》引《益部耆旧传》“看”作“省”。】修以此益奇之。【宋本“奇”作“异”。】】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责以无礼，斩之。【◎《庞统传》作“斩杨怀、高

沛”，《通鉴》同。◎胡三省曰：责其无客主之礼也。◎赵一清曰：○《御览·三百四十六》引《零陵先贤传》曰：刘璋请刘备，璋将杨怀数谏，备请璋子祎及怀。酒酣，备见怀佩匕首。备出其匕首，谓曰：“将军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观之？”怀与之。备得匕首，谓怀曰：“汝小子，何敢间我兄弟之好邪！”怀骂言未讫，备斩之。◎弼按：《先主传》斩怀、沛于白水关，不得与刘璋相晤，《零陵先贤传》似失之。】乃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黄忠传》：忠自葭萌受任，还攻刘璋，常先登陷阵。】先主径至关中，【◎《通鉴》作“关头”。◎胡三省曰：即白水关头也。】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胡三省曰：此用庞统之中计也。◎弼按：庞统三计，见《统传》。先主于涪大会，置酒作乐，亦见《统传》。】璋遣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于涪，【◎《通鉴》“邓贤”下有“吴懿”。懿诣军降，见杨戏《季汉辅臣赞》。◎胡三省曰：璝，姑回翻。冷，鲁杏翻，姓也，本或作“泠”，鲁经翻。】【◎《益部耆旧杂记》曰：张任，蜀郡人，家世寒门。少有胆勇，有志节，仕州为从事。】皆破败，退保绵竹。【绵竹，见《刘焉传》。】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通鉴》“李严”下有“费观”，观与严俱降，见杨戏《季汉辅臣赞》。】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诸葛亮传》：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张飞传》：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所过战克，与先主会成都。◎《赵云传》：诸葛亮率云等溯江西上，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成都。◎《郡国志》：巴郡江州鱼复，犍为郡江阳。◎《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北至巴郡江州县东，强水、涪水、汉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郦注云：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即是水也。◎又云：江水又东迳鱼服县故城南，公孙述名之为白帝。蜀章武二年，刘备为吴所破，改白帝为永安，巴东郡治也。◎又云：江阳县枕带双流，据江、洛会，江阳郡治。故犍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刘璋立。◎胡三省曰：江阳县本属犍为郡，刘璋分立江阳郡。◎《一统志》：鱼复故城，今四川夔州府奉节县东北。白帝故城，今奉节县东。江州故城，今四川重庆府巴县西。江阳故城，今泸州治。◎盖诸葛亮等沿江而上，经今夔府、重庆、泸州，会兵成都也。】惟关羽留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雒，见《刘焉传》。】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庞统围雒，中流矢卒，见《统传》。《华阳国志》围雒在建安十八年。】

十九年夏，【元本、冯本未提行。】雒城破，【◎《益部耆旧杂记》曰：刘璋遣张任、刘璝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桥，【◎胡三省曰：雁江在雒县南，曾有金雁，故名为雁桥。◎《一统志》：雁桥在成都府汉州北一里，跨雁江水上。】战复败。禽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息焉。【宋本“息”作“惜”。】】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互见《刘璋传》。】

【◎《傅子》曰：初，刘备袭蜀，丞相掾赵戬曰：“刘备其不济乎？拙于用兵，每战必败，

【宋本“必”作“则”。】奔亡不暇，何以图人？蜀虽小区，险固四塞，独守之国，难卒并也。”征士傅幹曰：【幹事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九年注引《九州春秋》，又见《钟繇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典略》曰：赵戬，字叔茂，京兆长陵人也。【◎《郡国志》：司隶京兆尹长陵。◎《一统志》：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东北四十里。】质而好学，言称《诗》、《书》，爱恤于人，【冯本“恤”作“惜”。】不论疏密。辟公府，入为尚书选部郎。董卓欲以所私并充台阁，戬拒不听。卓怒，召戬欲杀之，观者皆为戬惧，而戬自若。及见卓，引辞正色，【《御览》“引”作“列”。】陈说是非，卓虽凶戾，屈而谢之。迁平陵令。【◎《郡国志》：司隶右扶风平陵。◎《一统志》：今咸阳县西北十五里。】故将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戬弃官收敛之。

【◎范《书·王允传》：李傕杀王允，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

赵戬弃官营丧。◎李贤曰：戬，音翦。◎惠栋曰：戬，歧从子也。】三辅乱，戬客荆州，刘表以为宾客。【◎范《书·王允传》：戬，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欲有所私授，戬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卓怒，召将杀之，众人悚慄，而戬辞貌自若。卓悔，谢释之。长安之乱，客于荆州，刘表厚礼焉。◎惠栋曰：○《典略》云：时祢衡来游京师，诋訾朝士大夫。及南见戬，叹之曰：“所谓剑则干将莫邪，木则椅桐梓漆，人则颜冉仲弓也。”】曹公平荆州，执戬手曰：“何相见之晚也！”遂辟为掾。后为五官将司马，相国钟繇长史，年六十余卒。】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毛本“蜀”作“出”，《通鉴》作“蜀”。】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华阳国志》：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段万匹，其余各有差。◎胡三省曰：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银，悉取以分赐将士。至于谷帛，则各还所主也。】先主复领益州牧，【◎康发祥曰：“复”字疑衍。◎弼按：传文前领荆州牧，故云“复”也，康说误。◎《华阳国志》：以亮为军事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正扬武将军、蜀郡太守，关羽督荆州事，张飞为巴西太守，马超平西将军，不用许靖。法正说曰：“有获虚誉而无实者，靖也。然其浮名称播海内，人将谓公轻士。”乃以为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征益州太守南部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太守汉嘉王谋为别驾，广汉彭羕为治中，辟零陵刘巴为西曹掾，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胡三省曰：璋以和为益州太守，权为府主簿，严为护军。】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胡三省曰：璋兄瑁娶吴懿妹；璋母费氏。】彭羕【冯本“羕”作“羡”，误。】又璋之所排摈也，【◎胡三省曰：羕仕益州，不过书佐，人毁之于璋，髡钳为徒隶。】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先主奔江南，刘巴北诣曹公，先主深以为恨，见《巴传》。】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通鉴》此句下有“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二语。◎李光地曰：规模何让高、光。】

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孙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见《吴主传》。】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通鉴辑览》曰：荆州东南门户，吴、蜀势所必争。然两雄相争，而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遂晏然得移汉祚。权固无足论，自私之罪，备不能辞。】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郡国志》：长沙郡益阳。◎《水经·资水篇》：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郦注云：县有关羽濑，所谓关侯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水。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擒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弼按：互见《甘宁传》。◎《一统志》：益阳故城，今湖南长沙府益阳县东。后汉建安二十年，孙权与蜀争荆州，遣鲁肃将兵拒关羽于益阳，是城肃所筑。】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汉中、巴西俱见《刘焉传》。】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鲁肃传》：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胡三省曰：○班《志》：湘水出零陵阳海山，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吴、蜀分荆州，长沙、桂阳、零陵、武陵以湘水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弼按：是役分界，蜀失长沙、桂阳而有南郡，吴则已袭夺零陵，而复还蜀耳。然至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败亡，又全为吴所有矣。】引军还江州。遣黄权将兵迎张鲁，【◎《黄权传》曰：权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于是先主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张鲁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渊、张郃屯汉中，数数犯暴巴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宕渠，见《张郃传》。◎胡三省曰：宕渠本属巴郡，时属巴西郡。◎《一统志》：宕渠故城，在今四川顺庆府渠县东北。◎王先谦曰：三国蜀置宕渠郡，寻省为县，改属巴西郡。】与郃等战于瓦口，

【◎《水经·沔水注》：沔水又南，汎水注之。水出梁州阆阳县。魏遣夏侯渊与张郃下巴西，进军宕渠，刘备军汎口，即是水所出。张飞自别道袭张郃于此水。郃败，弃马升山，走还汉

中。汎水又东迳巴西，历巴渠北新城、上庸，东迳汎阳县故城南，晋分筑阳立。自县以上，山深水急，在渚崩湍，水陆径绝。汎水又东流注于沔，谓之汎口。◎赵一清曰：○按《寰宇记》“房州房陵县”下引《水经注》，“汎水”作“筑水”，“汎口”作“筑口”，《校勘》为之辩证曰：按今记房陵、榖城二县所载，则筑水自房陵流至榖城入沔，其会沔处谓之筑口。榖城即汉之筑阳，距房陵尚三百余里，又自房陵至南郑千二百余里。夏侯渊、张郃屯汉中，数暴犯巴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于瓦口。郃等败，收兵还南郑。汉宕渠故城乃在今渠州流江县界，时张飞以巴西太守拒郃等还南郑，则当取道今巴西，无缘相拒于榖城之筑口。意宕渠自有瓦口，而《水经注》误以为汎口，今记又误以为筑口也。《宋书·州郡志》阆阳县属新城郡，郡治房陵，去阆阳必不远，汎水不应自阆阳东过巴西，更历巴渠、上庸，复迳筑阳。《水经》之误审矣。筑口、汎水皆当在榖城之间。○窃谓《校勘》之言似是而非也。盖张飞自拒渊、郃于宕渠，先主军汎口以为声援，非张飞与战于是处也。汎口左接巴西，故驻军以应接之。《蜀志》之“瓦口”乃是“汎口”之误，而乐史之改“筑口”，则又非矣。

◎弼按：《先主传》“先主引兵下公安”，又“引军还江州”，乃溯江水而上，非循汉水而上。江州委今四川重庆，筑阳为今湖北榖城，两地相距极远，无缘驻军筑阳之汎口为宕渠之声援。且本传明言张飞进兵宕渠，与张郃战于瓦口，并非先主驻军瓦口。细审传文，瓦口必与宕渠相近，郦注、赵说均误也。◎熊会贞曰：汎水自滴水岩以西，毫无其迹，《一统志》遂谓今上流已堙。然审注云“自汎阳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奔湍，水陆径绝”，明示可知不可知之意。郦氏盖因宕渠有汎口，而牵连叙之于此，读者须善会之。◎谢鍾英曰：瓦口即渠县东流江河入渠水之口。】破郃等，收兵还南郑。【“收兵”上当有“郃”字。《张郃传》“郃进军宕渠，为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可证。是时汉中南郑为夏侯渊、张郃屯兵之地。《通鉴》亦云“郃走还南郑”。】先主亦还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法正传》：二十三年，正说先主曰：“曹操定汉中，身遽北还，必有内忧。今策渊、郃才略，举众往讨，必可克之。”】分遣将军吴兰、雷同等入武都，【◎武都郡治下辨，在今甘肃階州成县西，详见《魏武纪》建安二十年及《夏侯渊传》。宋本“同”作“铜”，官本“武”作“成”，误。◎钱大昕曰：《周群传》作“雷铜”。

◎钱大昭曰：《魏武纪》有任夔而无雷铜。】皆为曹公所没。【事见《魏武纪》建安二十三年。】先主次于阳平关，【阳平关在今陕西汉中府沔县西北，详见《魏武纪》建安二十年。】与渊、郃等相拒。【◎《徐晃传》：晃与夏侯渊拒刘备于阳平，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晃别征破之。】

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各本皆作“山势”，局本作“兴势”，误。定军山在今陕西汉中府沔县东南十里，兴势山在今汉中府洋县北二十里，详见《夏侯渊传》注引《魏略》，又见《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赵一清曰：○《法正传》作“于定军、兴势作营”。兴势，地名。○《水经·沔水注》：汉水东迳小成固南，城北百二十里有兴势坂。○《方舆纪要》卷五十六：兴势山在洋县北二十里，亦曰兴势坂，山形如盆，外甚险，中有大谷，为蜀汉之重镇也。◎潘眉曰：“山势”当是“兴势”之讹，兴势亦山名，在成固县。《通典》谓内有大谷盘道者事也。《法正传》不误。◎姚范说同。◎弼按：定军山在阳平关之南，亦在沔水之南，传文明言“自阳平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其为定军山无疑。阳平关在今沔县西北，定军山在今沔县东南，故云“缘山稍前”。若兴势山则在沔水之北，汉中之东，距阳平关数百里。汉中为夏侯渊、张郃屯兵之地，先主纵善用兵，决不能入敌境为营，此传“势”字当为衍文。赵、潘二氏惑于《法正传》有“定军、兴势”之语，不审地势，遽谓此传为误，不知《黄忠传》云“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一战斩渊”，

《华阳国志》云“先主进军攻汉中，至定军，渊、郃、颙来战，大为先主所破，将军黄忠斩

渊、颙首”，《通鉴》云“营于定军山”，《考异》亦云《法正传》误，胡注亦云“兴势去沔阳地里相远”，是皆为定军山之证，“势”字与下文“郃”字当同为衍文也。定军山，又见《黄忠传》。】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渊军，斩渊、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通鉴》：备使讨虏将军黄忠乘高鼓譟攻之，渊军大败，斩渊及益州刺史赵颙。张郃引兵还阳平。◎胡三省曰：张郃自广石还阳平，颙刺益州，操所命也。渊军既败，颙亦死。颙，鱼容翻。◎李龙官曰：张郃死于建兴九年，此云“渊、郃”，恐误。◎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说同。◎何焯曰：《华阳国志》云“斩夏侯渊，张郃率吏民内徙”，则此时“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之下为有脱字，“郃”字非衍也。《通鉴》删“郃”字，而以“斩渊”属下“及”字续，亦误。◎赵一清曰：定军之战只斩夏侯渊耳，张郃于木门青封见杀， “郃”字衍。◎潘眉曰：○“郃”字当为“等”字。○《法正传》：大破渊军，渊等授首。

◎沈家本曰：下文既云“赵颙等”，则上文不得云“渊等”。潘以《法正传》推之，则“郃”字自是衍文，何说亦未必是。承祚之书，不必与常璩同。】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赵一清曰：南征，疑当做“西征”。◎钱仪吉曰：自长安至汉中，云南亦可。】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胡三省曰：亡，逃亡也。】夏，曹公果引军还，【◎《魏武纪》：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临汉中，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赵一清曰：《李严传》严改名平在后主建兴八年，是时尚名严，下表中列衔仍曰严，不应参差如是。而《严传》又无攻申耽事，此或别是一人。◎潘眉曰：李严建安十九年为犍为太守，至章武二年乃征诣永安宫，当刘、孟攻上庸时，严方在犍为也。蜀又不闻有两李平，疑此为衍。】攻申耽于上庸。【申耽事详见《刘封传》及注引《魏略》。上庸，今湖北郧阳府竹山县东南，详见《魏武纪》建安二十年。】

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曹操已于建安二十一年五月为魏王，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久已目无汉帝矣。群下推尊先主，虽曰权宜之制，亦乘操汉中大败之后，藉此以树声威耳。】表于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晋书·百官志》：四平立于丧乱，谓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四将军也。◎章学诚曰：此表以马超冠首，许靖、庞羲、射爰诸名列于诸葛亮前，殆不可解。◎见《章氏遗书·知非日（记）**[**札**]**》。◎蒋超伯《南滣楛语》卷四曰：此奏先列马超者，盖以马氏为西州右族，曹瞒所畏，新来归附，故首列之。《吴志·薛综传》称“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是奏列名法正之上，盖亦有时望者。】左将军领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钱大昕曰：“领”字衍，彼传不书镇军将军，史之漏也。◎梁章钜曰：靖为左将军长史在建安十九年，此“领”字疑当在“镇军”之上。◎李慈铭曰：先主为左将军，辟靖为长史，更领将军号也。】营司马臣庞羲、【◎左将军之营司马也。◎《续百官志》：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赵云传》注：云领留营司马。〖洪《表》以为大司马之营司马，误。〗】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洪饴孙曰：军议中郎将，一人，蜀所置。】【◎《三辅决录注》曰：援字文雄，扶风人也。其先本姓谢，与北地诸谢同族。始祖谢服为将军出征，天子以谢服非令名，改为射，子孙氏焉。【◎钱大昭曰：“射”与“谢”古字通用，《汉书·功臣侯表》“宁陵侯谢”，《史记》作“射”，是其证。挚虞不识古文，采此妄说，犹是、氏古通，以氏为民无上，乃戏谑之词，非是仪之恶此而改是也。承祚亦信此说，过矣。】兄坚，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为黄门侍郎。献帝之初，三辅饥乱，坚去官，与弟援南入蜀依刘璋，璋以坚为长史。刘备代璋，以坚为广汉、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贤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诸葛亮以援为祭酒，迁从事中郎，卒官。【◎李慈铭曰：先主为汉中王时，射援署官曰议曹从事中郎者，左将军之议曹从事中郎也。后诸葛亮以援为祭酒者，丞相祭酒也。迁从事中郎者，丞相之从事中郎也。】】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诸葛亮传》：先主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胡

三省曰：军师亦古将军号。曹操初置军师祭酒，而备置军师中郎将，皆以一时军事创置冠名也。然军师祭酒止决军谋，中郎将则有兵柄。◎洪饴孙曰：军师中郎将，一人，军师将军，一人，皆蜀所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关羽传》：羽斩颜良，曹公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先主收江南诸郡，以羽为荡寇将军。◎《郡国志》：荆州武陵郡汉寿，刺史治。◎

《宋书·州郡志》：武陵太守领县汉寿，吴曰吴寿，晋复旧。◎王先谦曰：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一统志》：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东北六十里。◎弼按：此为荆州武陵郡之汉寿，与益州广汉郡葭萌改名之汉寿同名异地。葭萌改名之汉寿，晋改曰晋寿；武陵之汉寿，吴改曰吴寿，晋仍为汉寿。熊方《后汉书补表》作“寿亭侯”，误，互见《关羽传》。】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洪饴孙曰：镇远、兴业，各一人，皆蜀所置。】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金石萃编》卷二十三引《蛾术编》云：曹魏《受禅表》、《大飨碑》、《公卿上尊号奏》，陈寿尽削不载。若《蜀志》于先主为汉中王群下上汉帝表全载之，约六百三十四字；为汉中王先主上言汉帝，亦全载之，约五百字；即皇帝位，君臣述符命上言，亦全载之，约八百（宇）**[**字**]**；即位告天下，亦全载之，凡二百字。共二千二三百言。此其全予蜀以继汉甚明。陋儒尚言寿全以正统与魏，而斥汉为蜀，岂不谬哉！〖互见《魏文纪》卷首“改延康为黄初”注引《献帝传》。〗◎何焯：据后注，此表乃广汉李朝所造，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诸葛公润色也。

◎李安溪曰：此文妙绝千古。◎弼按：李朝见《季汉辅臣赞》。朝撰此文，见《华阳国志》。】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尚书》：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氏传》：舜臣尧，流四凶族。】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

《史记》：成王少，周公摄政当国。管叔、蔡叔、霍叔与殷武庚作乱。周公东征，杀武庚、管叔，放蔡叔、霍叔，以微子启代殷后，国于宋。】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汉书》：吕后以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相国，建成侯释之子禄为赵王、上将军，各领南北军。吕后崩，禄、产因谋作乱，太尉勃与朱虚侯章等共诛之，遂灭吕氏，立文帝。】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汉书》：孝昭上官皇后，上官安之女也。安父桀为左将军，与霍光皆受遗诏辅少主。昭帝立安女为皇后，以安为车骑将军，桀、安遂与燕王旦谋杀霍光，因废帝立桀。事觉，皆伏诛。】皆冯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臣等每惧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赵高使阎乐杀二世。【◎《史记》：二世斋于望夷宫，赵高使其婿咸阳令阎乐将吏卒千余人入宫，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麾其兵进，二世自杀。】王莽废孺子以为定安公。

【◎《汉书》：平帝崩，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安汉公莽居摄践阼，称摄皇帝。及莽即真天子位，封婴为定安公，敕阿乳母不得与语，常在四壁中。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夙夜惴惴，战慄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著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大宗之基。【宋本“大”作“太”，是。汉文帝庙号太宗。】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诗·大雅·板之章》：价人为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毛传》云：价，善也。藩，屏也。垣，墙也。翰，榦也。◎郑《笺》云：王当用公卿诸侯及宗室之贵者，为藩屏垣榦，为辅弼。】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於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后汉书》：更始以窦融为

张掖属国都尉，酒泉太守梁统等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遣使奉书，献马于光武，率步骑数万与大军会高平，共破隗嚣，与五郡太守诣雒阳，上凉州牧安丰侯印绶，拜冀州牧，迁大司空。】今社稷之难，急于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遂于沔阳设坛场，【◎《郡国志》：汉中郡沔阳。◎《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迳沔阳县故城南，城旧言汉祖在汉中，萧何所筑也。汉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北定汉中，始立坛，即汉中王位于此。其城南临汉水，北带通逵，南对定军山，诸葛亮遗令葬于其山。茔东即八阵图也。◎《一统志》：沔阳故城，今陕西汉中府沔阳县东南。】陈兵列众，群臣陪位，读奏讫，御王冠于先主。【◎胡三省曰：王冠，远游冠也。】

先主上言汉帝曰：【◎何焯曰：前一篇是西京，此一篇西京气味，东京节奏。】“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董督三军，奉辞于外，不得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殪，以渐冰消。惟独曹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鸩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孤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今臣群寮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厉翼，【◎《尚书·皐陶谟》之辞。◎《孔传》云：厚次叙九族，则众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励，翼戴上命。】【◎郑玄注曰：庶，众也。厉，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亲之，以众明作羽翼之臣也。【冯本、毛本“臣”作“亲”，误。】】五帝损益，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福。【◎《左氏传》：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八，皆举亲也。◎《史记》：犬戎杀幽王，晋文侯、郑武公立故太子宜臼，是为平王。】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九国，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淮阳也。】卒斩诸吕，以安太宗。【太，当作“大”。】今操恶直丑正，寔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大司马、汉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群寮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臣忧责碎首之负。【郝经《续后汉书》“成”作“诚”。】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累息，如临于谷。尽力输诚，奖厉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胡三省曰：左将军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于是还治成都。【◎何焯曰：还治成都，当时未必怀安，但与高祖气焰差异，或以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驻邪？】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白水关见前。】】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互见《吴志·孙权传》、《吕蒙传》、《陆逊传》。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至是南郡、零陵、宜都、武陵四郡，全为吴有矣。】

二十五年，【元本、冯本未提行。】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李清植曰：《纲目》既以蜀汉为正统，则当以此谥为正。今《纲目》不书“愍”，而书“献”，盖犹沿《通鉴》之误。◎周寿昌曰：献帝殂于魏明帝青龙二年，此尚是建安二十五年，山阳公尚存也。敌国兵争，传闻无实，此谥自然不得据为典

要，故《纲目》特取孝献之谥以纪实，后世因之，并非沿误。◎梁章钜曰：本书《甘皇后传》及《晋书·刘元海载记》并称“孝愍”，此外无闻。】是后在所【◎刘家立曰：在所，似是“所在”。】并言众瑞，日月相属，【◎韩慕庐曰：是时正位，名号甚正，牵引图书，得毋辞费？

◎弼按：此皆沿光武尚图谶之习。】故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广汉太守领县有阳泉，蜀分绵竹立。○《续郡国志》：蜀郡属国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沈家本曰：《续志》庐江郡有阳泉侯国，未详所封何人，疑豹即是，其后盖以王子封侯而传国者。至广汉之阳泉，蜀时所分，非此侯国邑。先主未称尊之时，惟张飞封新亭侯，黄忠封关内侯。至如汉寿之封，出于孝愍；马超为都亭侯，亦因其旧。他未闻承制封拜，此阳泉侯必非蜀所封，其国邑不必定在蜀。《续志》既有阳泉侯国，豹是其后，可无疑也。下青衣侯向举当亦东汉末所封，其始终不可得而详矣。】偏将军张裔、黄权、【◎沈家本曰：《裔传》不言为偏将军。】大司马属殷纯、【大司马之属也。《华阳国志》“殷”作“阴”。】益州别驾从事赵莋、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潘眉曰：按常璩言，宗通推步图谶，讚立先主，杨义亦言“宗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然则《劝进表》即宗所撰欤？】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何焯曰：○顾亭林言：《谯周传》“建兴中，丞相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与此前后不同。○案：周卒于晋泰始六年，年七十二，当昭烈即位之初，年仅二十三，未必与劝进之列，从本传为是。◎赵一清曰：○《周群传》：群子巨。○此表不知何人所作，而云“臣父群”，岂周氏之子列名于中，传写者误为谯周邪？

◎沈家本曰：“谯周”疑“周群”之讹，下文“臣父群”当作“臣群父”。惟群本传言为儒林校尉，不言为劝学从事。◎钱仪吉曰：“谯周”当为“周巨”。】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谨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潘眉曰：赤家有三日，高祖、光武、先主也。昔王莽嫌三日见于谶，改“曡”为“疊”，至是卒合三日之谶。】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

《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臣父群未亡时，【◎钱大昕曰：此奏列名者有刘豹、向举、张裔、黄权、殷纯、赵莋、杨洪、何宗、杜琼、张爽、尹默、谯周等，而忽称“臣父”，果何人之父邪？《华阳国志》云“周群父未亡时”，似当从之。又案《周群传》云“子巨，亦传其术”，或“臣”为“巨”之误，而上脱“周”字邪？◎潘眉曰：《华阳国志》作“周群父未亡时”，则周舒也。然舒亦著名于时，何以不竟称周舒？《宋书·符瑞志》云“先是，术士周群言”云云，为群无疑，非舒也。“臣父群”，“父”字当改“周”。◎钱仪吉曰：上文“谯周”即“周巨”之误，此文“臣”当为“巨”，“巨”上无“周”字。又按《华阳国志》，群是年举茂才，如谓群甫亡，则巨方居忧，不得与于劝进之列。《周群传》“父舒，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然据《宋符瑞志》“先是，术士周群”云云，则《华阳国志》亦未足据。◎沈家本曰：凡奏中未列名，则称臣而不书姓；不列名者，称名而不称臣。其大较也。如改“臣父群”为“臣周群”，若奏中未列名，则不必加“臣”字；若奏中列名，不必言“周”。潘说进退皆未当也，窃疑“父群”二字传写误倒，当云“臣群父未亡时”，与《华阳国志》之言亦不相悖。上文“谯周”之名，则“周群”之讹，传写夺“群”字，而又误添 “谯”字也。若周巨，则传中未言为何官，而先主王汉中之时周群见在，距此时不过一年，未必遽卒，恐又不当作“周巨”也。】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璿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

《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顷者荧惑复追岁星，见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纲，

《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圣讳豫睹，推揆期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

海内。”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少府王谋等【◎钱大昕曰：上文已有偏将军黄权，不应重见，考杨戏《辅臣赞》注“先主为汉中王，用零陵赖恭为太常，南阳王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此传三人连名，必是王柱，非黄权也。《黄权传》亦无除光禄勋事。◎潘眉曰：王柱，当作“黄柱”。】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潘眉曰：前载一百二十人，后十二人及此六人而已，考《太平御览》卷十五引《蜀志》云“刘毅、白攀等上言：‘建安二十二年，必有天子出其方’”，今《蜀志》无此文，然则讹脱不少矣。【《御览》小变本传文而引之，此“刘毅、白攀”乃为 “刘豹、向举”之形讹，遂成阙文之疑。】】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犍为郡治武阳，见《刘焉传》。◎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七十四云：黄龙庙在眉州彭山县东二十八里长江村导江东岸。○《华阳国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舞阳赤水，仍立庙，今有石碑存。○《鼎录》曰：时龙见武阳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流水中。】《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毛本“五”作“三”，误。】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于渊泉，晖景烛燿，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昔周有乌鱼之瑞，【◎《史记》：武王渡河，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征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进河、洛，孔子谶记咸悉具至。伏为大王【宋本“为”作“惟”。】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宋本“支”作“枝”。】乾祇降祚，圣姿硕茂，【元本“姿”作“哲”。】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郝经《续后汉书》“即”字上有“王乃”二字。

◎弼按：按文，应增此二字。《通鉴》亦云“汉中王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诸葛亮传》：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进言，先主于是即皇帝位。◎《费诗传》：群臣议推汉中王称尊号，诗上疏谏，忤指左迁。】【◎《蜀本纪》曰：【◎《华阳国志·序志》曰：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城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侯康曰：《蜀志·秦宓传》注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兒坪”，《先主传》注亦引之，其文与扬雄《蜀王本纪》同，则无以定其必为谯书也。◎姚振宗曰：《蜀本纪》之书，据常道将言，则司马长卿倡为之，诸家递有增益，郑伯邑名廑，尹彭城名贡，并详见《后汉·艺文志·地理类》。任给事名熙，入晋不仕，见《后贤志》。自司马氏以迄任氏，为《蜀本纪》者凡八家。◎沈家本曰：《蜀本纪》，隋、唐志不著录，别有扬雄《蜀王本纪》一卷。】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精也。蜀王娶以为妻，不习水土，疾病欲归国，蜀王留之，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之成都【宋本作“武都”。】担土，于成都郭中葬，盖地数亩，高七丈，【宋本作“十丈”。】号曰武担也。

【◎《后汉书·方术传·任文公传》：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章怀注：○武担山在今益州成都县北百二十步。○扬雄《蜀王本纪》云：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绝，盖山精也。蜀王纳以为妃，无几物故。乃发卒之武都担土，葬于成都郭中，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华阳国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其石俗今名为石笋。】◎臣松之案：武担，山名，在成都西北，盖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一统志》：武担山在今四川成都府成都县城内西北隅。】】为文曰：【此文刘巴所

作，见《刘巴传》。】“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康发祥曰：建安本无二十六年，盖其年为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也。文未便遽称章武，故云。◎弼按：不用延康年号者，或以延康为曹氏所改也。郭宗昌《金石史》谓《纲目》不应削去延康，近于迂论。】皇帝备【◎赵一清曰：“备”上当依《宋书·礼志三》校增“臣”字。】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虽否德，【“虽”字，《宋书·礼志》作“惟”。】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邦将湮于地，【◎官本《考证》曰：邦，疑作“祚”。

◎周寿昌曰：高祖讳邦，此必不能称“汉邦”，应是“室”字之误。】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宋本“飨”作“嚮”。“飨”上《宋书·礼志》有“尚”字。】祚于汉家，永绥四海！”【◎《魏书》曰：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之，

【宋本“之”作“并”，属下句读。】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典略》曰：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適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郝经曰：此皆魏自夸之辞，非实事也。昭烈与操、丕不共戴天，方讨贼修复，岂吊丧致贡，与修好乎？◎潘眉曰：《魏书》言 “斩冉，绝使命”，《典略》言“有诏报答以引致之”，二说不同，《典略》为确。考王朗与许靖书云“得因无嫌，道初开通，展叙旧情，以达声问”，又曰“正值天命受于圣主之会”，正在此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改年，即改元。◎《宋书·历志》：刘氏在蜀，不见改历，当是仍用汉四分法。◎蒋超伯曰：○陶宏景《刀剑录》：蜀主刘备以章武元年岁次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备自服，一与天子禅，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亮，一与关云长，一与张飞，一与赵云。唐尚书郎李章武，本名方古，因理第掘得一剑，上有“章武”字，以为孔明所佩剑也，乃改名章武，即八剑之一也。】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置百官，立宗庙，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为：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于时英贤作辅，儒生在宫，宗庙制度，必有宪章，而载记阙略，良可恨哉！【◎《宋书·礼志三》云：备绍世而起，亦未辨继何帝为祢，亦无祖宗之号。刘禅面缚，北地王谌哭于昭烈之庙，此则备庙别立也。◎李清植曰：光武中兴，继体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及南顿君以上四亲皆别立庙。先主行辈尊于孝愍，又当别有四亲之庙，故裴注云然。但是时旧都未复，诸事草创，所谓祫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东京同堂异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疑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盖指此类，未必记载之有阙略也。◎何焯曰：臣子一例，昭烈当日盖以孝愍为祢，而于本生则仍光武南顿君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五月，立皇后吴氏，子禅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皆遥领也，后同。◎《晋书·地理志上》云：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捡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孙权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胡三省曰：自此迄于南北朝，大率类此。◎《晋志》又云：建安二十一年，刘备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为巴东郡，巴西郡为巴郡，又分广汉立梓潼郡，分犍为立江阳郡，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以犍为属国为朱提郡。】车骑将军张飞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先主不听，遂东征。◎于慎行曰：诸葛瑾笺云“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孰当先后？”此数言者，即腹心之臣，借箸熟数，亦何以踰？而先主不悟，甘心失策，岂非天哉！◎黄恩彤曰：外结

孙权，隆中之对早策及此矣。乃荆州之失，伐吴之举，顿与初策相左，当亦武侯所扼腕太息者也。故猇亭既败，即许吴以和。建兴元年，复遣邓芝固好，不得不用初策矣。】孙权遣书请和，【遣，一本作“遗”。】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陆议即陆逊。】李异、【◎赵一清曰：此李异，疑即刘璋将降吴者。】刘阿等屯巫、秭归；【◎《郡国志》：荆州南郡巫，西有白帝城。◎郭璞曰：有巫山。◎《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故夔国也。◎胡三省曰：巫县汉属南郡，吴初属宜都郡，后孙休分立建平郡，巫属焉。◎《一统志》：巫县故城，今四川夔州府巫山县东，盖吴、蜀之界也。◎秭归，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今湖北宜昌府归州治。】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武陵蛮为槃瓠之种落，见范《书·南蛮传》，事涉荒诞，文繁不录。《马援传》“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即此。◎《水经·沅水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刊误》曰：六朝人称蛮郡曰左郡，蛮县曰左县，故城蛮左为五溪蛮也。〗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洪亮吉曰：○《太平寰宇记》引《蜀志》：蜀先主于武陵五溪立黔安郡，领五县，后主又增一县。◎谢鍾英曰：《三国志》无先主置黔安郡事。先主败后五陵属吴，后主亦无由增县。宋黔州今彭水县，五溪蛮在辰州府境，相去五百余里，而乐史云“先主于五溪蛮置黔安郡”，即今黔州。五溪、黔州混而为一，道里未晰，何知郡县？洪氏不辨其妄，亦信古之过也。】

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夷陵，详见

《魏志·文纪》黄初三年，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东江水自此南行，故云“夹江东西岸”也。】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通鉴》“岭”作“领”。◎胡三省曰：领，古“岭”字，通。】于夷道猇亭【许交反。】驻营，【◎《郡国志》：荆州南郡夷道。◎《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南过夷道县北，夷水从很山县南东北注之。◎郦注云：夷道县，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魏武分南郡置临江郡，刘备改曰宜都郡，治在县东四百步。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为二江之会。◎习凿齿曰：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刘备改为宜都。◎《吴录》：刘备分南郡立宜都郡，领夷道、很山、夷陵三县。

◎《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陆逊别取宜都，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郡遂入吴。◎《一统志》：夷道故城，今湖北荆州府宜都县西北，猇亭在宜都县北三十里大江东岸，一名兴善坊，今名虎脑背市。◎《方舆纪要》：猇亭，今宜都县西，地险隘，古戍守处也。】自佷山【佷，音恒。】通武陵，【◎《水经·夷水注》：○夷水又东迳佷山县故城南。县即山名也。○孟康曰：佷，音恒。○出药草，今世以银为音也。◎胡三省曰：佷山县，前汉属武陵郡，后汉属南郡，吴属宜都郡。◎《一统志》：佷山在今湖北宜昌府长阳县西北八十里。◎《方舆纪要》：佷山城在长阳县西六十五里同昌市。◎武陵郡，见前。】遣侍中马良安慰五谿蛮夷，咸相率响应。【◎《马良传》：先主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陆逊传》：备以金银爵赏诱劝诸夷。】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黄权传》：权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及吴将军陆议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余里中，广数十丈。【◎《宋书·五行志》云：近黄祥也。】后十余余日，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陆逊传》：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陆逊斩张南、冯习，破其四十余营。◎姚范曰：《魏志·武纪》“建安十年，袁熙焦触、张南叛攻熙、尚”，即此张南邪？】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鱼复见前。◎《陆逊传》：备因夜遁，仅得入白帝城。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孙桓传》：桓投刀奋命，与逊努力，备踰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叹曰：“吾初至京城，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此也！”◎钱振鍠

曰：街亭之役，不用魏延、吴懿，而用马谡，自以致败。夷陵之役，吴虽用新进之陆逊，然其下朱然、潘璋、韩当、徐盛等人，大致宿将也。先主所用，则为冯习、张南、辅匡、赵融、傅彤、吴班，又有杜路、刘宁等，绝大不知名，宜其败矣。】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谢鍾英曰：南山当在奉节县东北。】秋八月，收兵还巫。【巫，见前。】司徒许靖卒。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主疾不豫，【◎“疾”字疑衍。

◎《郡国志》：益州蜀郡属国治汉嘉。◎范《书·西南夷传》：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

◎《晋志》以为蜀章武元年置汉嘉郡，误。〖谢鍾英以汉嘉县为阳嘉县，亦误。〗◎胡三省曰：汉嘉郡本前汉青衣郡地，属蜀郡。后汉顺帝阳嘉二年改为汉嘉县，属蜀郡属国，蜀分为汉嘉郡。◎弼按：胡云“蜀分为汉嘉郡”，盖沿《晋志》之误。◎《一统志》：汉嘉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县北。】举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临邛，见《刘焉传》注。◎胡三省曰：临邛县，汉属蜀郡，蜀既分置汉嘉郡，则此时当属汉嘉。邛，渠容翻。◎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二：临邛废县，今邛州治。秦置县，属蜀郡，汉因之，三国汉属汉嘉郡。○一清案：临邛，汉、晋皆属蜀郡，窃谓黄元举兵攻临邛城，未可即据为临邛属汉嘉也。】遣将军陈【音笏。】讨元，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互见《杨洪传》。◎康发祥曰：猇亭败后，赖有此捷，陈曶之功，大可存录。】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潘眉曰：先主以四月二十四日殂。四月朔戊午，二十四日辛巳，非癸巳也。】先主殂于永安宫，【◎《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南乡峡，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许里，江山迥阔，入峡所无。城周十余里，背山面江。◎《寰宇记》：先主于永安县七里，别置永安宫，在平地。◎《入蜀记》：夔州在山麓沙上，所谓鱼复永安宫也。◎《一统志》：永安宫城，今四川夔州府奉节县治。◎《方舆纪要》：今夔州府学宫。◎黄恩彤曰：《吴志》于权书 “薨”，《魏志》于丕书“崩”，史为晋讳，强以天王书“崩”之例予之耳。于蜀独书“先主殂于永安宫”，盖书“崩”则碍于帝魏之嫌，是二帝也；书“薨”则没其帝蜀之义，是无帝也。故祖《尚书》“帝乃殂落”之文，以尊异之。】时年六十三。【◎姚范曰：先主生于桓帝延熹四年辛丑。】【◎《诸葛亮集》【◎《诸葛亮传》：亮言教书奏，多有可观，别为一集。◎陈寿《奏上诸葛集》云：删除重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文心雕龙·诏策篇》：诸葛孔明之详约，教之善也。◎又《章表篇》云：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表之英也。◎

《隋书·经籍志》：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唐经籍志》：《诸葛亮集》二十四卷。◎《艺文志》同。◎《宋史·艺文志》：《诸葛亮集》十四卷。◎武威张澍缉本《序》曰：明王士祺集《武侯全书》二十卷。杨时伟以王书无累，更撰《诸葛忠武全书》十卷，亦无财择。本朝朱璘辑《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宁张鹏翮之《忠武志》全袭之，庸俗诗文盈污篇牍，侯之著作，反多遗漏。澍搜采散佚，较诸本增益倍蓰，编文集四卷，附录二卷，别撰《诸葛故事》五卷，都为十一卷。◎姚振宗曰：《诸葛集》，张氏所举四本之外，又有明崇祯时武侯三十六世孙羲辑本二十三卷，《道藏辑要》中刻之。严氏《全三国文》辑本二卷，凡教、军令、表、疏、上书、上言、公文、笺书、诫、论议、算计、兵要、兵法、木牛流马法、记、序、赞、铭、杂文五十五篇，综九十一首。◎沈家本曰：传中详录其书之篇名，古未有此式，足见陈寿之重诸葛氏也。传中多隐微之词，寿自以蜀人，又对晋人而言，不得不如此。粗心人读之，则以寿为轻视武侯，皆不谅作史者之苦心也。】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短折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何焯曰：射君即射援，见上表

中列名。◎钱大昭曰：即扶风射文雄也。】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何焯曰：《易·系辞下传》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无伤而勿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以此为诫，则不甚乐读书特少年之事，其后则知书之要矣。贾谊《新书·审微篇》“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此二语亦《系传》。】惟贤惟德，能服于人。【《通鉴》作“可以服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通鉴》作“不足效也”。◎胡三省曰：自汉以下，所以诏敕嗣君者，能有此言否？】可读

《汉书》、《礼记》，【《汉书》为本朝之掌故，《礼记》为治身之要籍。】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姜宸英曰：武侯为军师将军，文事武备，倥偬未暇，而能手写《申》、《韩》、《管子》、《六韬》以遗后主，今书生反不能之，可愧孰甚。◎又云：后主庸弱，故先主与亮皆欲其读此书。可见古人读书，皆以致用；儒生占毕，以资口谈，虽多亦奚以为！◎唐庚曰：学者责孔明不以经书辅导少主，乃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吾谓不然。人君不问拨乱守文，要以智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谋，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略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于后主曰：【◎刘咸炘曰：此等书法，皆本纪之制。】“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咷，若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太宗，【◎郝经《续后汉书》作“大宗”。◎或曰：太宗，当作“大宗”，谓后主也。◎章学诚曰：汉昭烈皇帝庙号太宗，见本传。诸葛亮《请宣遗诏表》，人多习而不察。按孝文帝庙号太宗，不嫌重邪？◎见《章氏遗书·知非日札》。◎弼按：章说似不足据，如庙号太宗，本传无不书之理。】动容损益；【◎或曰：“动容”句未详。】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宋书·礼志》曰：蜀丧礼异于汉也。】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宋本“畏”作“威”。】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胡三省曰：○《谥法》：昭德有劳曰昭，有功安民曰烈。】秋八月，葬惠陵。【◎《寰宇记》卷七十二云：益州成都县有东陵，即蜀先主陵也。今有祠存，号曰东陵神。◎又云：惠陵东西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单修立而卑小，故相国李回在镇，更改置守陵户，四时祭祀。◎严衍曰：○《酉阳杂俎》云：近有盗发先主墓者，见两人张镫对弈，侍卫十余人，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欲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并乞以玉腰带数条，各与束之而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平复如故。◎弼按：盗已口漆，所见为谁传？说部荒诞，不足据。◎又按严衍《资治通鉴补》云：初，吴既求和，吴王权乃送其妹孙夫人归汉。至滦江而帝崩，夫人乃投江死。土人哀之，为筑台于蟂矶而祀之。◎又按《一统志》云：蟂矶在芜湖县西七里江中，矶上有灵泽夫人祠，俗传以为昭烈夫人孙权妹云。黄庭坚文云：“矶有灵泽夫人庙，相传蜀先主孙夫人葬此。”◎弼按：孙夫人有如此节烈，何以陈《志》不载？裴注喜搜异闻，亦无一字。宋萧常《续后汉书》为孙夫人立传，亦未言及。《一统志》谓为俗传，诚有见矣。◎顾炎武曰：孙夫人还吴后不知所终，蟂矶之传殆妄。】【◎葛洪《神仙传》曰：【◎《晋书·葛洪传》：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则写书诵悉，遂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后师事南海太守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太安中，洪破石冰别率，迁伏波将军。元帝为丞相，辟为掾，赐爵关内侯。干宝荐洪才堪国史，洪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句屚令，止罗浮山炼丹，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所著书，言黄白之事，名《内篇》；驳难通释，名《外篇》；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经史百家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卒时年八十一，颜色如生，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四库提要》云：晋葛洪撰《神仙传》十卷，据洪自序，盖于《抱朴子内篇》既成之后，因其弟子滕升问仙人有无而作，所录凡八十四人。诸家著录皆作十卷，与今本合。惟《隋志》称“葛洪《列仙传》”，其名独异，新、旧唐书并作“葛洪《神仙传》”，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传赞”之文，偶然误刊，非书有二名也。裴松之《蜀志·先主传》注引李意其一条，

《吴志·士燮传》注引董奉一条，《吴范刘惇赵达传》注引介象一条，并称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举数事，载之篇末。是征引此书，以《三国志》注为最古也。】仙人李意其，蜀人也。传世见之，云是汉文帝时人。先主欲伐吴，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礼敬之，问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已，便一一以手裂坏之；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径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忿耻发病死，众人乃知其意。其画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或曰：诚古今盛事，三代而下，未多见也。】机权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毛本“抑”作“仰”误。】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华阳国志》譔曰：汉末大乱，雄桀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韩、马、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连郡，众踰万计，叱咤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荡尽。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汉，宜扶信顺以明至公。还乎名号，为义士所非。及其寄死，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陈子以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艺文类聚》卷二十二、《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并引张辅《名士优劣论》云：世人见魏武皇帝处〖当作“据”。〗有中土，莫不谓胜刘玄德也。余以玄德为胜。夫拨乱之主，当先以能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为吕布所袭，为武帝所走，举军东下为陆逊所覆，虽曰为吕布所袭，未若武帝为徐荣所败，失马被创之危也。玄德还据徐州，形势未合。在荆州，刘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计，举州降魏。手下步骑不满数千，为武帝大众所走，未若武帝为吕布北骑所擒，突火之急也。玄德为陆逊所覆，未若武帝为张绣所困，挺身逃遁，以丧二子也。若令高祖死于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项羽远矣；武帝获于宛下，将复谓不及张绣矣。而其安忍无亲，荀文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岂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义，宽宏而大略乎？诸葛孔明达治知变，殆王佐之才，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张飞、关羽皆人杰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臧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安强，不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间，势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三桀而已哉！◎郝经议曰：三王家天下，其子若孙，与其族属，传继绍复，则统纪在焉。不幸而草窃间贰，攘夺叨据，终非其有。故羿、浞割夏则少康兴，犬戎毙周则平王立。吴、楚僭号，诸侯不王，孔子作《春秋》，加王于正，以大一统。历五伯迄显、赧二周王，室余七邑，天下群起而称王称帝，周之统自若也。汉得天统，莽篡而在光武，操窃而在昭烈，魏、吴虽僭，犹夫吴、楚也。昭烈天资仁厚，宇量弘毅，岿然一世之雄，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崎岖百折，偾而益坚，颠沛之际，信义逾明，故能终系景命，信大义于天下。任贤使能，洒落诚尽，使诸葛亮以死自效，复见三代君臣，高、光为不亡矣。国贼未讨，境土未复，而偾军崩殂，哀哉！赞曰：于赫汉道，灭于阉丑，运踰百六，载罹阳九，裂土分曜，搴枢解纽，凶

婪诈慝，攘据叨有。严翼昭烈，仁诚迪哲，弘我炎正，桓桓秉钺。纂高系光，讨贼立国，权兢请盟，丕岂其敌！燕南三士，隆中一贤，左提右挈，百折弥坚。崦嵫返照，腾辉揭天，皇矣帝统，既绝复传。◎姜宸英曰：《先主传》始终无贬词，与《孙权传》不同，尚有故君之思。】

# 卷三十三·蜀书三·后主传第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

三国志三十三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后主传·**A** 部分 校录：平青】

【后主传·**B** 部分 校录：初晨一缕光】

【复校：擎骥】

## 后主禅

后主讳禅，【◎《宋书·五行志二》云：刘禅嗣位，谯周引晋穆侯、汉灵帝命子事讥之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穆侯、灵帝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从也。】字公嗣，【◎后主小名阿斗，见《刘封传》；一字升之，见《魏志·明帝纪》太和二年注引《魏略》。◎周寿昌曰：后主小名阿斗，故有升之之字。】先主子也。【建安十二年，甘皇后生于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立为王太子。及即尊号，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禅，朕遭汉运艰难，贼臣篡盗，社稷无主，格人群正，【◎《尚书·西伯戡黎篇》：格人元龟。◎孔《疏》云：格训为至。至人，谓至道之人，有所识解者也。】以天明命，朕继大统。今以禅为皇太子，以承宗庙，祗肃社稷。使使持节丞相亮授印绶，敬听师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与！【◎

《礼记》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郑玄曰：物，犹事也。【◎此《礼记·文王世子篇》之辞。◎又云：故世子齿于学，国人观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其三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 “长长也，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华阳国志》曰：尊皇后吴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宋书·五行志二》云：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即位，踰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后又降晋，吴孙亮亦然。◎唐庚曰：人君继体，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古者人君虽立，尚未即位也，明元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后书即位，而称元年。后世承袭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年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古者，人君袭位，未踰年不称君，故子猛不书王，子般、子赤不书公。后世承袭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

也。春秋之时，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隐公之末年，即名之为十一年矣，不可复名为桓公元年。自纪元以来，有一岁而再易三四易者矣，岂复以二名为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为过也。】是岁，魏黄初四年也。【◎《史通·探赜篇》曰：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叙孙、刘，皆宗魏世。◎赵翼曰：蜀、吴二志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明记魏之年号，如蜀后主即位，书“是岁黄初四年也”；吴孙亮之即位，书“是岁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刘咸炘曰：此说明矣，既以魏为纪，故于二方之传参以世家之法耳。】【◎《魏略》曰：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刘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赵一清曰：简岂谓简雍乎？雍拜昭德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洗沐【元本“乃”作“为”。】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元本“祭”作“即”，误。】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宋本“总”作“揔”。】◎臣松之案：《二主妃子传》曰：“后主生于荆州。”《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于长坂，备弃妻子走。《赵云传》云：“云身报弱子以免。”即后主也。如此，备与禅未尝相失也。又诸葛亮以禅立之明年领益州牧，其年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与《禅传》相应，理当非虚。而鱼豢云备败于小沛，禅时年始生，【◎钱仪吉曰：时，当作“是”。】及奔荆州，能识其父字玄德，计当五六岁。备则败于小沛时，【◎赵一清曰：“则”字疑衍。】建安五年也。至禅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禅应过三十矣。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又案诸书记及《诸葛亮集》，亮亦不为太子太傅。】

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宋本“牂牁”作“ 牁”。◎胡三省曰：牂牁，音臧哥。◎《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益州。◎《郡国志》：益州牂牁郡治故且兰。◎应劭曰：临牂柯江也。故且兰，侯邑也。且，音苴。◎师古曰：牂牁，系船也。◎《华阳国志》云：楚顷襄王时，遣庄蹻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音弋。◎《水经·温水注》：豚水东北流，迳谈槁县东迳牂柯郡且兰县，谓之牂柯水。水广数里，县临江上，故且兰侯国也。一名头兰，牂柯郡治也。楚将庄蹻溯沅伐夜郎，椓牂柯系船，因名且兰为牂柯矣。牂、柯亦江中两山名也，左思《吴都赋》云“吐浪牂、柯”者也。〖◎王先谦曰：今《吴都赋》无之。〗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发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会番禹，是也。◎王先谦曰：○牂柯，南夷国名，见《管子·小匡篇》，是春秋时已有，非至楚顷襄王时改名。○郑珍云：果如常说，且兰自蹻后名牂柯，何以终西汉世止称且兰，不一及牂柯？盖秦以前牂柯自为国，后臣属夜郎。《史记·西南夷传》所称，此诸国及夜郎旁小邑者。○《异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内，小而高似系船筏，俗人谓之越王牂柯。○《交州记》云：侯石孤绝，高数丈，名为牂柯，在海中。○与郦注言江中两山异。要是山似系船牂柯，故以为名。在其国境，即以名国。汉开郡取《管书》旧名耳。◎《一统志》：牂柯江在贵阳府定番州南，一名都泥江。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乱山中，曰濛潭，经州南界，地名破蚕，又南入广西泗城府界，名胜志。牂柯江南流入泗城界为右江，至浔州与左江合，下番禹入南海。◎洪亮吉《贵州水道考》云：以沅、无二水出黄平州金凤山证之，县在黄平州以西，都匀府以北，左近界中。检诸地志，贵筑、贵定、清平皆注云故且兰地。《图经》云“且兰在湄瓮、黄施之交”，明汉时县大，自

黄平州西南、贵筑县东北，皆其地也。知且兰，即知牂牁郡治所在，并可因此正汉、晋《地志》之误矣。◎郑珍云：贵州镇远一府及贵阳之龙里、贵定，平越州之瓮安、余庆诸县，都匀府之麻哈州、清平县，石阡府之乌江以南境，皆且兰地。《元和志》以播州为且兰，后人因以遵义地当之，误也。◎阮元云：且兰县在今安顺府等境。◎马与龙云：故且兰县旧说今平越州，而实非也。平越州东有清水江，下流入沅，庄蹻溯沅，或至此，当为且兰县东境。故《水经》云“沅水出且兰县”也。夜郎豚水，当为今北盘江。郦注“豚水东北流，迳谈槁县，又东迳牂牁郡且兰县，又东南迳毌敛县西”，谈槁今曲靖府陆凉州地，毌敛今贵阳府定番州西南，皆北盘江所经。若指且兰在今平越，则东西易位，川流悬隔矣。今据郦注“县临江上”之文，汉且兰县故城当在今安顺府永宁州西南境。】【◎《魏氏春秋》曰：【元本“氏”作“书”，误。】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华阳国志》“常房”作“常颀”。】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

《郡国志》：益州越巂郡治邛都。◎刘昭注：○《南中志》曰：县东南数里，有水名邛广都河，〖“广”字衍。〗从广二十里，深百余丈。有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

《一统志》：邛都废县，在今四川宁远府西昌县东南，古西夷邛都国也。◎《史记·西南夷传》：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汉书·西南夷传》：且兰君反，乃发兵诛且兰邛君，以邛都为越嶲郡。◎应劭曰：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师古曰：嶲，音先蕊反。◎孟康音髓。越嶲事又见《张嶷传》。◎谢鍾英曰：邛都在今西昌县西北一百四十里打冲河东岸。】欲以安之。褒犹不悛改，遂以郡叛应雍闿。◎臣松之案：以为房为褒所诬，执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杀不辜以悦奸慝？斯殆妄矣！】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属益州。◎应劭曰：古滇王国也。◎师古曰：滇，音颠。

◎《郡国志》：益州益州郡治滇池。◎《一统志》：滇池故城，今云南云南府晋宁州东。◎阮元《云南通志稿》曰：汉滇池治当在宜良县地。】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华阳国志》云：先主薨后，越嶲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张裔为太守。闿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于是执送裔于吴，吴主孙权遥用闿为永昌太守，遣故刘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州际。牁郡丞朱提朱褒领太守，恣睢。丞相诸葛亮以初遭大丧，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龚禄住安上县，遥领郡，从事蜀郡常颀行部，南入以都护李严书晓谕闿。闿答曰：“愚闻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天下泒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其傲慢如此。颀至牁，收郡主簿考讯。奸褒因煞颀为乱，益州夷复不从闿，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曰：“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斗，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为然，皆从闿断。木坚刚，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获以期夷。】是岁，立皇后张氏。【◎《华阳国志》：立皇后张氏，车骑将军飞女也。封丞相亮武乡侯；中护军李严假节，加光禄勋，封都乡侯，督永安事；中军师、卫尉鲁国刘琰亦都乡侯；中护军赵云、江州都督费观、屯骑校尉丞相长史王连、中部督襄阳向宠及魏延、吴懿皆封都亭侯；杨洪、王谋等关内侯。】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邓芝传》“入为尚书”，“郎”字衍。】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邓芝传》：权遂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蜀复令芝重往。】

二年，【宋本“二年”下有“春”字，冯本、毛本无之。】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此即孔子“足食足兵”之意。◎胡三省曰：闭越嶲之灵关也。◎李安溪曰：大书特书，故仲淹谓陈寿史乎史乎。◎《华阳国志》：二年，丞相亮开府，领益州牧。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

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祎、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也。有今四川西部及云南、贵州二省地。】四郡皆平。【◎《诸葛亮传》：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弼按：汉代西南夷反覆无常，最为难治。葛相数月之间，平定今日数省之地，恩威并用，纯为王者之师。后路无虞，国用饶足，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远谋硕画，夐乎不可及已。】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宋书·州郡志》：建宁太守，汉益州郡滇王国，刘氏更名。◎《水经·温水注》：温水又西迳昆泽县南，又迳县，县故滇国都也。诸葛亮讨平南中，刘禅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水侧皆是高山，山水之间，悉是木耳夷居，语言不同，嗜欲亦异。◎《郡国志》：益州郡。◎孟康音昧。◎何焯云：“ ”字从末，不从未。◎王先谦曰：○ ，蜀建宁郡治此。○《一统志》：在今云南曲靖府南宁县西十五里。○邹安鬯云：当在今云南府宜良县南，盖据《温水注》。○阮元云：《温水注》 “又迳县”一段，当在“又西迳昆泽县”之上。】分建宁、永昌郡【◎《郡国志》：益州永昌郡治不韦。◎范《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又《西南夷传》注引孙盛《蜀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置不韦县。◎《华阳国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资之，因名不韦，以章其先人之恶行也。◎《水经·叶榆水注》：永昌郡治不韦县，秦始皇徙吕不韦子孙于此，故名。◎洪亮吉曰：《史记·不韦传》明言不韦宗族徙蜀，而吕嘉之为不韦后，马、班二史无明文，恐当以世谱为是。◎《一统志》：不韦废县，在今云南永昌府保山县北三十里凤溪山下。】为云南郡，【◎《宋书·州郡志》：○云南太守。○《晋太康地志》云：故属永昌。○何《志》：刘氏分建宁、永昌立。◎《郡国志》：益州郡梇栋。◎《寰宇记》：蜀汉时，云南郡治梇栋。◎《一统志》：梇栋故城，今云南楚雄府姚州治。】又分建宁、牂柯为兴古郡。【**◎**《宋书·州郡志》：○兴古太守，汉旧郡。○《晋太康地志》：故牂柯。○何《志》：刘氏分建宁、牂柯立，则是后汉末省也。**◎**《华阳国志》：温县，兴古郡治。**◎**《水经·温水注》：刘禅建兴三年，分牂柯置兴古郡，治温县。〖**◎**常《志》：郦注均云温县，不云宛温县。〗**◎**《郡国志》：牂柯郡宛温。**◎**刘昭注引《南中志》曰：宛温县北三百里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余丈。此江有毒气。**◎**王先谦曰：蜀兴古郡治此。**◎**谢鍾英曰：《水经注》又引《地道记》云“兴古郡治律高”，盖两存其说。**◎**李兆洛云：宛温故县，今贵州兴义府普安厅西一百里。**◎**汪士铎云：今云南曲靖府罗平州北。】十二月，亮还成都。【**◎**经营南中，近一年矣。**◎**《华阳国志》云：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别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犍为太守广陵王士为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为垒守。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合并讨之，军卑水。定元部曲杀雍闿及士庶等，孟获代闿为主。亮既斩定元，而马忠破牂柯，李恢败于南中。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秋，遂平四郡，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加安汉将军，领交州刺史，移治县。分建宁、越嶲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柯置兴古郡，以马忠为牂柯太守，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

数于汉，成夷、汉部曲。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都督常用重人。】

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宫还住江州，【永安宫，见《先主传》。江州，见《刘璋传》注。】筑大城。【**◎**《李严传》：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华阳国志》：永安都护李严还督江州，城巴部〖**◎**弼按：部，当作“郡”。〗大城，以征西将军汝南陈到督永安，封亭侯。是岁，魏文帝崩，明帝立。】【今巴郡故城是。【**◎**《华阳国志》：秦惠文王遣张仪灭巴，城江州，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宫，今北府城是也。后乃还南城。刘先主初以江夏费观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后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诸葛亮将北征，召严汉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苍龙、白虎门。**◎**《元和志》：巴县在岷江之西，汉水之南，即李严所修古巴城也。】】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汉中，见《刘焉传》。沔北，沔水之北也。◎《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迳武侯垒南，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垒，背山向水。◎《寰宇记》：隋开皇三年，置白马镇于古诸葛亮城是也。◎阳平，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胡三省曰：○《水经注》：沔水迳白马戍南，谓之白马城，一名阳平关。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谢鍾英曰：○疑即石马，其地当与阳平相近。○《方舆纪要》卷五十六：石马城在陕西汉中府沔县东二十里，或以为诸葛垒，亦曰诸葛城。】【◎

《诸葛亮集》载禅三月下诏曰：“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曩者汉祚中微，纲漏凶慝，董卓造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昭烈皇帝体明睿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膺诞皇纲，【◎郝经《续后汉书》〖下省作“郝《书》”。〗“膺诞”作“诞膺”。◎弼按：○作“诞膺”是。○《尚书·武成篇》：诞膺天命，以抚方夏。】不坠于地。万国未静，【宋本“静”作“定”。】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和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残类馀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伐，【宋本“伐”作“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昔项藉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于东城，宗族如焚，

【◎或曰：如焚，疑作“焚如”。】为笑千载，皆不以义，【◎或曰：皆，疑作“强”。】陵上虐下故也。【◎《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项羽乘势拔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兵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伯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伯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兵不血刃；【◎《史记·汤本纪》：桀奔于鸣条。◎《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牧野之师，商人倒戈。【◎《尚书·武成篇》：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

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今旌旄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岂有他哉，避水火也。◎《正义》曰：○《曲礼》：圆曰箪，方曰笥，饭器也。○何休云：壶，礼器，腹方口圆曰壶。○《释名》曰：浆，水也，饮也。或云，浆，酒也。】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昔辅果绝亲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战国策》：智伯与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张孟谈阴见韩、魏之君曰：“智伯伐赵，赵亡则二君为之次。”二君乃与孟谈阴约，夜遣人入晋阳，智果见二君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变，必背君矣，不如杀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易姓为辅氏。】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皆守茅土之庆。【◎《史记》：微子数谏纣，不听，乃持其祭器奔周。周公诛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汉王以鲁公礼葬项王于谷城，封项伯等四人，皆为列侯，赐姓刘氏。】此前世之明验也。若其迷沈不返，将助乱人，【郝《书》“将”作“奖”。】不式王命，戮其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郝《书》作“诛其元恶”。】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华阳国志》：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将北伐，上疏以尚书南阳陈震为中书令，治中张裔为留府长史，与参军蒋琬公琰知居府事。】】

六年，亮出攻祁山，【祁山在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西北，详见《魏志·明纪》青龙二年。】不克。冬，复出散关，围陈仓，【散关在今陕西凤翔府宝鸡县西南，陈仓在今宝鸡县东二十里。散关、陈仓均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粮尽退。魏将王双率军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还汉中。【◎《魏志·明纪》：太和二年，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应亮。遣曹真进兵，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华阳国志》：六年春，丞相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镇东将军赵云、中监军邓芝据箕谷为疑军。魏大将军曹真举这众当之。亮身率大众攻祁山，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参军襄阳马谡、裨将军巴西王平及张休、李盛、黄袭等在前，违亮节度，为郃所破，平独敛众为殿，而云、芝亦不利。亮拔将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戮谡及休、盛以谢众；夺袭兵，贬云秩；长史向朗以不时臧否，免罢；超迁平参军；亮上疏请自贬三等，辟天水姜维为仓曹掾。】

七年春，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肃階州成县西，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及《夏侯渊传》。◎胡三省曰：阴平道前汉属广汉郡，后汉属广汉属国都尉。魏分置阴平郡。◎《郡国志》：广汉属国都尉阴平道。◎王先谦曰：蜀作阴平县，阴平郡治此。◎《一统志》：阴平故城，今甘肃階州文县治。】遂克定二郡。【◎《华阳国志》：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将击式，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冬、亮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南山，当在今陕西汉中府沔县南，四川保宁府南江县北。《张鲁传》“曹公破阳平关，鲁奔南山，入巴中”，即此。】筑汉、乐二城。【◎汉城在沔县东南，乐城在汉中府城固县，详见《魏志·钟会传》。◎《华阳国志》：蜀时以沔阳为汉城，成固为乐城。◎《通鉴》：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成固。◎《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迳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诸葛亮筑以防遏。〖◎《沔水注》亦引《华阳国志》云：蜀以成固为乐城县也。〗◎《方舆纪要》卷五十六云：西乐城即汉城，对乐城而言，故云西乐城。◎本志《王平传》“固守汉、乐二城”，《姜维传》“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即此。】是岁，孙权称帝，与蜀约盟，共交分天下。【◎《吴志·孙权传》：吴黄龙元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西城在今陕西兴安府西北，汉末为西城郡，魏改为魏兴郡，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晋书·宣帝纪》：太和四年，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张郃由子午，【子午谷在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南百里，详见《魏志·张鲁传》。】曹真由斜谷，

【斜，余奢反。【斜谷在今陕西凤翔府郿县西南，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四年及《曹真传》。】】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郡国志》：汉中郡城固。◎《一统志》：城固故城，今陕西汉中府城固县西北。◎《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县北，故曰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兴势坂，诸葛亮出骆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通照汉水。◎胡三省曰：赤坂在今洋州东二十里龙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溯汉水及从子午道入者，皆会于成固，故于此待之。◎《舆地纪胜》：赤坂在洋州东二十里龙亭山，色甚赭。蜀汉建兴八年，魏曹真、张郃、司马懿侵汉，武侯次于城固赤坂以待之，即此。◎《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龙亭山在汉中府洋县东二十里，乃入子午谷之口，其山坂頳色，亦名赤坂。曹真、司马懿两道并进，此为总会之地也。】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王肃传》：肃上疏言：“曹真发已踰月，行裁半谷。”◎即指此事。◎《华阳国志》：丞相亮军成固，表进江州都护李严骠骑将军，将二万人赴汉中，以严子丰为江州都督。曹真等还，因留严汉中署留府事。严改名平。】是岁，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魏延传》：建兴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华阳国志》：丞相司马魏延、将军吴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延迁前军师，封南郑侯；懿左将军，高阳乡侯。】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皆以鲁、梁在吴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木牛，详见《亮传》注引《亮集》。】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张郃传》：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御览》引《魏末传》：亮粮尽军还，至于青封、木门。◎是青封、木门实一地也。◎《一统志》：木门山在甘肃秦州西南。《水经注》有木门谷水，北流入藉水。◎胡三省曰：木门去今天水县十里。◎弼按：唐初析上邽置天水县，仍在今秦州西也。】与亮交战，被箭死。秋八月，都护李平废徙梓潼郡。【◎《华阳国志》：九年春，丞相亮复出围祁山，虑粮运不继，设三策告都护李平曰：“上计断其后道，中计与之持久，下计还住黄土。”时盛夏雨水，平恐漕运不给，书白亮，宜振旅。秋八月，亮还汉中，平惧亮以运不辨见责，欲杀督运领岑述，惊问亮何故来还，又表后主言亮伪退。亮怒，表废平为民，徙梓潼，夺平子丰兵，以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郡国志》：广汉郡梓潼。◎刘昭注：建安二十二年，刘备以为郡。◎《华阳国志》：建安二十二年，分广汉置梓潼郡，以霍峻为太守。◎谢鍾英曰：置郡当在建安十九年。◎《一统志》：梓潼故城，今四川绵州梓潼县治。】【◎《汉晋春秋》曰：【元本、官本“晋”作“书”，误。】冬十月，江阳至江州【今泸州至重庆。】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华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而不能达，堕水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弼按：此无稽之谈。】】

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元本、冯本“劝”作“勤”，误。◎《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黄沙水左注之。水北出远山，山谷邃险，人迹罕交。溪曰五丈溪，水侧有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其水南注汉水。◎《舆地纪胜》：沔县东有青阳峡，黄沙水所出。◎《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黄沙戍在汉中府褒城县南五十里，今为黄沙驿，栈道至此始出险就平。◎

《汉中府志》：黄沙河在沔县东四十里，源出云濛山，南至褒城界入汉。】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流马，详见《亮传》注引《亮集》。】

十一年【是年，魏青龙元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邸阁，储量之所也。详见《魏志·王基传》。◎《通鉴》：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胡三省曰：明年，亮出斜谷。所谓三年者，通自再攻祁山之后至是，凡三年也。◎冯本“阁”作“閤”。

◎沈家本曰：○当作“阁”。○《史记·高纪》：去辄烧绝栈道。○《索隐》：栈道，阁道也。

* 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筑为阁。○若“閤”字，乃门旁户，与此异义。◎弼按：沈说当作“阁”，是。惟邸阁与阁道为两事，不可不辨。】是岁，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详见《张翼传》。】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华阳国志》：亮从斜谷道出武功，据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分兵屯田，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秋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还葬汉中定军山，谥曰忠武侯。】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详见《魏延传》、《杨仪传》、《费祎传》。◎《华阳国志》：亮既恃延勇猛，又惜仪筹画，不能偏废，为作《甘戚论》，二子不感。延常举刃拟仪，费祎和解，终亮之世，尽其器用。】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军师杨仪废徙汉嘉郡。【汉嘉郡，见《先主传》章武二年。】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华阳国志》：十三年，拜尚书令蒋琬为大将军，领益州刺史，以费祎为尚书令，侍郎董允兼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军师杨仪自以年宦在琬前，更处琬下，怨望，废徙汉嘉。吴以亮卒，增巴丘守，蜀亦益白帝军。】

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华阳国志》：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臣松之案：湔，县名也，属蜀郡。音翦。】登观阪，看汶水之流，【◎《水经·江水注》：江水又迳汶江道，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轮坂下而南行，又东迳其县而东注于大江。故苏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谓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江水，又历都安县。李冰作大堰于此，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左思《蜀都赋》云“西踰金堤”者也。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观坂，从事何旅曰：“今所安营，地名观坂，上观下反，

〖一作“自上观下，反上之象”。〗其征不祥。不从，果为牙门张和所杀。◎胡三省曰：○湔，即汉之湔氐道，属蜀郡。汶水，即岷江水也。岷江出氐道西徼外岷山，东流历都安县。○沈约曰：县，蜀所立。○《水经注》：都安县有陶关，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谓之湔塴，亦曰湔堰。观坂在其上。○《晋书音义》：汶，读与岷同。○诸葛亮既没，汉主游观，莫之敢止。

◎潘眉曰：汶，即“岷”字，《说文》作“ ”，《汉志》作“崏”，即“ ”字之省，又省作“岷”，隶又改“汶”，与青州朱虚、（菜）**[**莱**]**芜二汶音文者自别。◎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卷三十三云：○杨升庵曰：岷江“岷”字，《说文》作“ ”，省作“岷”，汉人隶书作“汶”。《史记》“冉駹为汶山郡”，司马温公《类篇》曰“汶，音岷”。据《史记》注引《禹贡》“岷嶓既艺”及“岷山之阳”、“岷山导江”，皆作“汶”，盖古字通用。是岷江即汶江。骊氏于岷江之西，别出汶水，盖因《汉志》泯、汶分出，故依志释之。是岷与汶为二矣，非也。◎洪亮吉曰：湔，汉旧县。◎谢鍾英曰：○两汉志无湔县，系桓、灵后所置。

○《蜀后主传》：后主至湔，登观坂，看汶水之流。○裴松之注：湔，县名也，属蜀郡。○

《水经注》：即都安县。○《方舆纪要》：都安故城，今灌县东二十里。○胡三省谓即汉湔氐道。○今考湔氐道在松潘厅蜀汶山郡地，与湔县相隔，胡说非是。洪氏谓湔汉旧县，盖为胡说所误。◎又曰：○都安，沈《志》“蜀立，属汶山”，《舆地广记》“蜀置都安县，属汶山郡”。

○鍾英按：《水经注》“皇甫晏至都安，屯观坂”，与《蜀志》“后主至湔，登观坂”之文合。准其地望，都安与湔，实为一地。《晋志》蜀都无湔县，汶山郡有都安，是湔县改名都安，移属汶山，非蜀汉复立都安县。县易虚设，地不能诬。按之于图，沈《志》之误自见。《舆地广记》因沈《志》而为之说，不足辨也。◎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卷三十三云：都安，

《宋志》“蜀立，属汶山郡”，《蜀志》“后主至湔，登观坂，看汶水之流”，裴注“湔，县名，属蜀郡”。观皇甫晏至都安，屯观坂，则都安即湔，湔是地名，〖以湔水名。〗非县名。裴氏误也。县名都安，《宋志》可据。◎姚范曰：此即蜀汉之都安县，唐之导江，今之灌县也。若汉之湔氐道，今之松潘矣。扬雄《蜀都赋》“湔山岩岩，观上岑嵓”，观坂即观上也。◎何焯曰：大书此事，讥其不恤国事，盘游于外，自此始也。后不书者，不可谏，则不足讥。◎刘咸炘曰：此等岂可尽书，自当止书其始，非以不可谏也。◎弼按：汶水即岷江，潘、杨二说均是。胡注以湔为湔氐道，诚误，姚、谢说是。惟谢氏以都安为湔县改名，亦误。案两汉志、晋、宋志、《水经注》，俱无湔县。《华阳国志》亦云“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亦无湔县之名。以湔为县，殆为裴注之误。◎《一统志》：观坂在今成都府灌县西。都安堰亦曰湔堰，亦曰犍尾堰，亦在灌县西。◎《方舆纪要》云：湔堰即离堆。◎《汉书·沟洫志》：蜀守李冰凿离，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晋灼曰：，古“堆”字。，岸也。◎师古曰：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东南入江。◎后主之登观坂，或疑为考究水利，似不尽如胡、何所云。不知《谯周传》云“后主颇出游观，增光声乐”，即指此事也。】旬日还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郡国志》：蜀郡广都。◎扬雄《蜀本纪》：蜀王本治广都之樊乡，后徙成都。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华阳国志》：广都在郡西三十里，有盐井鱼田之饶。◎《一统志》：广都故城有二，一在华阳县东南，一在双流县东南。◎据章怀注，参考岑彭、吴汉传，汉县当在府东南江北岸。据《寰宇记》、

《续通典》，汉县又当在今双流县界。◎《华阳国志》：武都氐王苻健请降，将军张尉迎，过期不至。大将军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胡三省曰：○以此观之，诸氐固先有苻姓矣，不待蒲坚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苻也。○杜佑曰：氐者，西戎别种。汉武帝开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或在上禄，或在河陇左右。魏令夏侯渊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是曰杨氏。苻坚之先，是曰苻氐。杨氐、苻氐同出略阳，世为婚姻。】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夏六月，皇后张氏薨。【◎《华阳国志》云：谥曰敬哀。是岁，车骑将军吴懿卒，以王平领汉中太守，代懿督汉中事。懿从弟班，汉大将军何进官属吴匡之子也，名常亚懿，官至骠骑将军。时南郡辅匡元弼、零陵刘邕南和，官亦至镇南将军，颍川袁綝、南郡高翔至大将军，綝征西将军。】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敬哀皇后妹。◎赵一清曰：时左将军向朗行丞相事，见后主张皇后册文。】大赦，改元。立子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华阳国志》：以典学从事巴西谯周为太子家令，梓潼李譔为仆射，皆名儒也。】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是年，诏琬屯住汉中，又命开府，见《琬传》。】

二年春三月，进蒋琬位为大司马。【◎杭世骏曰：○《古今刀剑录》曰：后主禅延熙二年造一大剑，长一丈二尺，镇剑口山。往往人见光辉，后人求之不获。】

三年【魏正始元年。】春，使越巂太守张嶷平定越巂郡。【详见《嶷传》。越巂郡，见前建兴元年注。】

四年冬十月，尚书令费祎至汉中，与蒋琬咨论事计，岁尽还。

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胡三省曰：蜀诸军时皆属蒋琬，姜维所领偏军耳。】自汉中还屯涪县。【◎涪，见《刘璋传》。◎《华阳国志》：大司马琬以丞相亮数入秦川，不克。欲顺沔东下，征三郡，朝臣咸以为不可。安南将军马忠自建宁还朝，因至汉中，宣诏旨于琬，琬亦连疾动，辍计。迁忠镇南大将军，封彭乡侯。】

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华阳国志》：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婴疾疹，奉辞六年，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除之未易，如东西掎角，但当蚕食。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辄与费祎、马忠议，以为凉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衔持河右。今涪水路四通，惟急是赴；东北之便，应之不难。”冬十月，琬还镇涪，以王平为镇北大将军，督汉中事；姜维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迁江州；都督邓芝车骑将军。】十一月，大赦。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

七年春闰二月，【宋本作“闰月”，误。】魏大将军曹爽、夏侯玄等向汉中，镇北大将军王平拒兴势围，【兴势在今陕西汉中府洋县北二十里，详见《夏侯渊传》、《曹爽传》。】大将军费祎督诸军往赴救，魏军退。【◎详见《王平传》。◎《通鉴》：费祎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失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祎还成都。【◎《华阳国志》：大司马琬以病故，让州职于费祎、董允，以是祎领益州刺史，允守尚书令。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费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宦人黄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为非。后主欲采择，允曰：“妃后之数，不可过十二。”】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吴太后也。《通鉴》作“甘太后”，胡注已证误。】十二月，大将军费祎至汉中，行围守。【◎胡三省曰：魏延镇汉中，实兵诸围以御敌，所谓围守也。】

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华阳国志》：中书令董允亦卒。◎弼按：琬、允传均同。《通鉴》均系于魏正始六年，即蜀延熙八年，误。

◎何焯曰：董允亦卒于是年，蜀内外之政始坏。】【◎《魏略》曰：琬卒，禅乃自摄国事。【◎

《华阳国志》：超迁蜀郡太守南阳吕乂为尚书令，进姜维为卫将军。维出陇西，与魏将军郭淮、夏侯霸战，克之。◎郝经曰：后主即位，年已十七，使诸葛亮南征北伐，故亮言当亲贤而远小人，若犹未听政，亮其为是言哉！《魏略》之言，殆不其然。◎林国赞曰：《费祎传》称琬卒祎颛政，后主仍未自摄国事也。《魏略》出敌国传闻，失之。】】

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胡三省曰：据《姜维传》，则白虎文与治无戴二人也。《魏志》“曹真讨破叛胡治元多”，盖诸胡有治姓也。】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郡国志》：蜀郡繁。◎《旧唐志》：刘禅时加“新”字。◎《寰宇记》：后主居凉州降人于繁县，而移繁县户于新繁。◎《一统志》：繁县故城，在成都府新繁县东北。

◎《旧唐志》、《寰宇记》皆非，盖迁治或在蜀汉时，改名在后周时耳。】是岁，汶山平康夷

反，【◎范《书·西南夷传》：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都尉为汶山郡。◎本志《陈震传》：震随先主入蜀，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为汶山太守。◎盖自灵帝置郡后，不知何时复合为蜀郡北部都尉，至蜀汉又复分置为郡也。◎谢鍾英、王先谦说辞同。◎杨守敬曰：后汉立郡，旋废省也。◎《水经·江水注》：湔水出绵虒道，亦曰绵虒县之玉垒山。县即汶山郡治，刘备之所置也。◎互见《陈震传》。◎《郡国志》：蜀郡绵虒道。◎邹安鬯曰：绵虒道，今四川茂州汶川县西。◎洪亮吉曰：平康盖蜀汉时立。◎周济曰：平康，在今四川松潘厅西南百五十里。】维往讨，破平之。【◎郝经《续后汉书》：帝数出游观，增光声乐，太子家令谯周谏，不听。】

十一年夏五月，大将军费祎出屯汉中。秋，涪陵属国民夷反，【◎《郡国志》：巴郡涪陵。

◎《华阳国志》：建安六年，三巴既分，于是涪陵谢本白刘璋，求以丹兴、汉发二县为郡。初以为巴东蜀国，后遂为涪陵郡。◎又云：涪陵郡，巴之南鄙，汉后恒有都尉守之。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戆勇，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又云：涪陵县，郡治。◎胡三省曰：○涪陵县，汉属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宋白曰：蜀先主以地控江源，于此立涪陵郡，领汉平、汉葭二县。〖◎弼按：当作“汉发”。〗○《四夷县道记》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洪亮吉曰：○涪陵郡，汉建安六年刘璋分巴郡置。○《水经注》：魏武分巴郡为涪陵郡。○《寰宇记》：谢本以涪陵广大，白州牧刘璋，分置丹兴、汉发二县，璋又分涪陵立永宁县，合四县置属国都尉，治涪陵。蜀先主改为涪陵郡。○盖创始于璋，先主特改郡名耳。◎说或近之。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说同。◎朱谋玮曰：○《晋书·地理志》：蜀置涪陵郡。○《水经》云魏武分，所未详也。◎全祖望曰：《晋志》又云涪陵是刘璋置，刘璋之末，巴郡入于张鲁，鲁降曹氏，更入魏，魏或尝立涪陵郡，未可知也。◎弼按：洪、朱、全三说皆据《水经》云魏武分巴郡为涪陵郡。然案《水经》此语，见《延江水注》，其原文云“涪陵水出县东，故巴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邑立为涪陵郡。公孙述击张堪小别江，即此水也”，据《水经》此注，“魏武”当为“光武”之讹。按上下文皆为光武时事，洪、朱、全三家似皆未细审也。◎《一统志》：涪陵故城，今四川酉阳州彭水县治。】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监本“芝”作“艾”，误。】皆破平之。【◎详见《芝传》。◎《华阳国志》：十一年，镇北将军王平卒，以中监军胡济为骠骑将军，代平督汉中事。】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春正月，魏诛大将军曹爽等，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将军句安、李韶降魏。【详见《魏志·陈泰传》、

《郭淮传》。《泰传》“李韶”作“李歆”。】

十三年，姜维复出西平，【西平，今甘肃西宁府西宁县治，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九年。《维传》复出西平在十二年。】不克而还。

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汉寿即葭萌，见《刘璋传》，互见

《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胡三省曰：葭萌县，汉属广汉郡，蜀先主改曰汉寿县，属梓潼郡。】大赦。

十五年，吴王孙权薨。【◎《华阳国志》：吴主孙权薨，子亮立，来告赴，如古义也。◎何焯曰：不书“吴主”，书“吴王”，恐字误。◎周寿昌曰：不书“殂”而书“薨”，是仍以王之例待之，“王”字非误也。◎弼按：后文景耀元年“吴孙綝废其主亮”。“王”当作“主”，

传写之讹。】立子琮为西河王。【◎《华阳国志》：命大将军祎开府。尚书令吕乂卒，以侍中陈袛守尚书令。◎弼按：《吕乂传》乂卒在延熙十四年，《通鉴》同，常《志》误。】

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所杀于汉寿。【详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郭循”作“郭脩”。】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南安郡治豲道，今甘肃巩昌府陇西县东北，渭水北。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九年。】不克而还。【◎《华阳国志》：费祎承诸葛亮之成规，故能邦家和壹。自祎殁后，阉官秉权，姜维自负才兼文武，谓自陇以西可制，而有祎常裁制，至是无祎，屡出师旅，功绩不立，政刑失措矣。】

十七年【魏正元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间、临洮三县民，【◎官本《考证》曰：河间，当作“河关”，《姜维传》误同。

◎《郡国志》：凉州陇西郡狄道、临洮、河关。◎《一统志》：狄道故城，今甘肃兰州府狄道州西南。临洮故城，今甘肃巩昌府岷州治。河关故城，今兰州府河州西北。◎胡三省曰：河间，当作“河关”。河关县前汉属金城郡，后汉属陇西郡。以地理考之，河关、临洮在狄道西，姜维自狄道西拔河关、临洮，意欲收魏之边县以自广耳。◎弼按：临洮在狄道南，河关在狄道西北。】居于绵竹、繁县。【◎绵竹，见《刘焉传》。繁县，见前延熙十年。◎《华阳国志》：维复出陇西，魏狄道长李简举县降。维围襄武，魏大将军徐质救之。是岁，魏帝齐王废，高贵乡公即位。◎《通鉴》：汉姜维自狄道进拔河间、临洮，将军徐质与战，杀其荡寇将军张嶷，汉兵乃还。◎详见《张嶷传》、《姜维传》。】

十八年春，姜维还成都。夏，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洮水之西也。】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却住钟题。【◎《邓艾传》“题”作“提”。钟提在狄道西。

◎《华阳国志》：十八年，维复议出征，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不听。维出狄道，大破王经于洮西，经众死数万，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进。或毁此成功，为蛇画足。”维必进，魏征西将军陈泰救狄道，维退住钟题。◎详见《陈泰传》。】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征西将军胡济期于上邽，

【宋本“征西”作“镇西”，是，《姜维传》亦作“镇西”，《通鉴》同。是时征西为张翼也。上邽在今甘肃秦州东南四十里，详见《邓艾传》。】济失誓不至。【《华阳国志》“誓”作“期”，

《通鉴》同。】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艾是时为安西将军，“大”字疑衍。】维退军，还成都。【◎详见《邓艾传》。◎《华阳国志》：维大为魏将邓艾所破，死者众，士庶由是怨维，而陇以西亦无宁岁。冬，维还，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于是以维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是岁，立子瓒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诞时为征东大将军，疑“军”字衍。】姜维复率众出骆谷，【骆谷在今陕西西安府盩厔县西南，详见《魏志·陈留王纪》景元四年及《曹爽传》、《钟会传》。】至芒水。【◎胡三省曰：○《水经注》：骆谷水出郿坞东南山骆谷，北流迳长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芒水从南来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迳盩厔县竹圃中。又北流注于渭。○予按：骆谷在今洋州真符县，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盘。◎吴熙载曰：芒水在骆谷水之东。】是岁，大赦。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姜维还成都。【◎《华阳国志》：维以诞破，退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史官言景星见，【◎周寿昌曰：“史官言景星见”，是蜀有史官矣，或但纪祲祥，明占验，而于一国君臣治乱之迹、典章文物之大，未遑纪载，故后世以蜀无史官为诸葛讥也。】

于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华阳国志》：黄皓与尚书令陈祗相表里，始豫政。皓自黄门丞至今年为奉车骑尉、中常侍。姜维虽班在祗右，权任不如。蜀人无不追思董允者。时兵车久驾，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谯周著《仇国论》，言可为文王，难为汉祖，人莫察焉。姜维议退据汉、乐二城。◎何焯曰：皓专政五年而国亡。】吴大将军孙綝废其主亮，立琅邪王休。【◎《华阳国志》：吴大臣废其主亮，立孙休，来告难，如同盟也。】

二年夏六月，立子谌为北地王，恂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二主妃子传》注引孙盛《蜀世谱》“恂”作“询”，“虔”作“璩”。◎《华阳国志》：以张翼为左车骑将军，廖化为右车骑将军，阎宇为右卫大将军。陈祗卒，谥曰忠侯。祗上希主指，下接阉宦，后主甚善焉。以董厥为尚书令。】

三年【魏景元元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华阳国志》：追谥故前将军关羽曰壮缪侯，车骑将军张飞曰桓侯，骠骑将军马超曰威侯，军师庞统曰靖侯，后将军黄忠曰刚侯。是岁，魏帝高贵乡公卒，常道乡公即帝位。◎蒋超伯曰：《华阳国志》书法极为微婉，如勋臣补谥之迟，佞臣得谥之速，牵连书之，其失自见。】

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华阳国志》：追谥故镇军赵云曰顺平侯。拜丞相亮子武乡侯瞻中都护、卫将军。迁董厥辅国大将军，与瞻辅政。以樊建守尚书令。自瞻、厥用事，黄皓秉权，无能正矫者。】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岁，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侯和，今甘肃洮州厅南洮水之南，见《魏志·陈留王纪》景元三年。】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沓中，在今洮州西南西倾山之南，见《魏志·陈留王纪》景元四年。◎《华阳国志》：姜维恶皓之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诱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皓协比阎宇，欲废维树宇。故维惧不敢还。◎赵一清曰：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此蜀亡之验事，见《杜琼传》。】

六年夏，魏大兴徒众，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道并攻。【详见《邓艾传》、《钟会传》、《姜维传》。】于是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拒之。【董厥附《诸葛亮传》。】大赦。改元为炎兴。【◎魏景元四年。◎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炎兴元年，蜀地震，此黄皓见任之应。是冬，蜀亡。】冬，邓艾破卫将军诸葛瞻于绵竹。用光禄大夫谯周策，降于艾，奉书曰：“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宋本“阶”作“偕”。】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官本《考证》曰：此句上下疑有阙文。】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缓，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

【◎《汉晋春秋》曰：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缓。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胡三省曰：曾谓庸禅有子如此乎！◎郝经曰：呜呼！亲王义兼臣子，国有难，犹当死义，以先诸臣，先王所以封建宗子，而故维城也。西汉之亡，独刘更生谆谆劝诫，晻暧而卒。其余诸侯称说符命，劝进于莽者以千数。故莽晏然盗国，坐追虞、黄，未闻一人独不从而死之也。东汉之亡，封国亦既尽除，堕妊祝

胤，刘氏无噍类。故操、丕居然为西伯、舜、禹，未闻一人独从容就义而死之也。惟朔易一遐孤与隆中一草茅士，素无封爵，不阶尺土一民，万折而与操争，肉薄血并者三十余年，力竭而继之以死。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孙、孔明之一子及孙慨然赴义，与国俱灭，巍巍义烈，高视两京，五百年所无有也。壮哉谌也！后主为有愧矣。勇哉尚也！过夫瞻矣。◎《通鉴辑览》曰：北地王慷慨捐躯，凛凛有生气。刘禅犁牛，固不足论。姜维以下诸将士，平日咸以恢复自命，乃俱闻风而靡，无复具人心者，不啻谯周鬻国，罪不容诛矣。】】绍、良与艾相遇于雒县。【◎雒，见《刘焉传》。◎胡三省曰：雒县属广汉郡，西南至成都八十余里。◎周寿昌曰：《华阳国志》载劝降是谯周，而遣使则为张绍、邓良二人，无周名。观“绍、良与艾相遇”语，则常《志》为信。】艾得书，大喜，【先主攻雒且一年，攻成都数十日。今艾不攻而禅降，宜其大喜也。】即报书，【◎王隐《蜀记》曰：艾报书云：“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也。隗嚣凭陇而亡，【◎范《书·隗嚣传》：建武六年，隗嚣据陇、坻，公孙述以嚣为朔宁王。九年，嚣死，子纯为王。明年，纯降。】公孙述据蜀而灭，【◎范《书·公孙述传》：建武元年，公孙述僭号，号成家。十二年，吴汉克成都，灭之。】此皆前世覆车之鉴也。圣上明哲，宰相忠贤，将比隆黄轩，侔功往代。衔命来征，思闻嘉响，果烦来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岂天启哉！昔微子归周，实为上宾，君子豹变，义存《大易》，来辞谦冲，以礼舆榇，皆前哲归命之典也。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禅又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受节度，遣太仆蒋显有命敕姜维。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赵一清曰：○《通典》云：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刘备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二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一清案：《续郡国志》注云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姚范曰：以《续汉志》考之，但以巴、蜀二郡校之，此已不足当其一郡之户口，毋论兼余郡矣。又《晋志》“章武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考晋时梁州户七万六千三百，益州户十四万九千三百，宁州户八万三千。◎杭世骏曰：《通典》云蜀刘禅炎兴元年，则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是岁魏灭蜀。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凡十八年，户增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万九百八十二。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何焯曰：蜀穷匮至此，固难以支久矣。◎姚范曰：先主入蜀，赐葛相、法孝直、关、张四人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可知当时蜀土之饶。】】遣绍、良先还。艾至城北，后主舆榇自缚，诣军垒门。【◎《通鉴》作“面缚舆榇诣军门”。◎胡三省曰：○杜预云：面缚，缚手于后，唯见其面也。○榇，棺也，示将受死。后主时年四十八。◎弼按：后主年十七即位，在位四十一年，时年五十八。胡注云“四十八”，误。】艾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晋诸公赞》曰：刘禅乘骡车诣艾，不具亡国之礼。】因承制拜后主为骠骑将军。诸围守悉被后主敕，【◎胡三省曰：围守，即魏延所置汉中诸围之守兵也。】然后降下。【◎或曰：见士犹有战心也。◎弼按：○《姜维传》：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斫石。○《华阳国志》：军士莫不奋激，以刃斫石。◎胡三省曰：汉先主以献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黄初二年即帝位，传二世，四十三年而亡。】艾使后主止其故宫，身往造焉。资严未发，【◎潘眉曰：汉避明帝讳庄，凡“装”字亦改作“严”。“庄”、“装”同字也。

《吴汉传》“办严上道”，章怀注“严即装也”，《陈纪传》“不复办严”，章怀注“严，读曰装

也”，惟许靖与曹公书“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彼“严”字作治字解，与兹不同。】明年春正月，艾见收。钟会自涪至成都作乱。会既死，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

后主举家东迁，【◎沈家本曰：《御览》下有“在位凡四十年”六字，疑是注文佚去。】既至洛阳，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临轩，使太常嘉命刘禅为安乐县公。【◎安乐，今顺天府顺义县西南，详见《魏志·明纪》景初二年。◎《华阳国志》卷二云：上庸郡安乐县，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也。◎又卷十一：安乐思公世子早没，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爱者，文立谏之，不纳。及爱子立，骄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废。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门，不及百姓。当以先公故得尔也。”后安乐公淫乱无道，何攀与上庸太守王崇、涪陵太守张寅为书谏责，称：“当思立言。”◎《晋书·地理志》：幽州燕国安乐国相，蜀主刘禅封此县公。◎与《华阳国志》异，未知孰是。】於戏，其进听朕命！盖统天载物，以咸宁为大，光宅天下，以时雍为盛。故孕育群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顺承天者，坤元之义也。上下交畅，然后万物协和，庶类获乂。乃者汉氏失统，六合震扰。我太祖承运龙兴，弘济八极，是用应天顺民，抚有区夏。于时乃考因群杰虎争，九服不静，乘间阻远，保据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来，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几将五纪。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朕嘉与君公长飨显禄，用考咨前训，开国胙土，率遵旧典，锡兹玄牡，苴以白茅，永为魏藩辅，往钦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华阳国志》云：弟兄子孙为郡都尉、侯者五十余人。◎沈钦韩曰：三都尉，谓奉车、驸马、骑都尉也，并汉武帝置。◎沈家本曰：

《二主妃子传》永及辑并拜奉车都尉，封乡侯，余无可考。】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华阳国志》云：以谯周全国济民，封城阳亭侯。秘书令郤正舍妻子随侍后主，相导威仪，封关内侯。于是尚书令樊建、殿中督张通、侍中张绍亦封侯。刘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称尊号四十二年。◎赵一清曰：○《隋书·经籍志》：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又《晋书·地理志》曰：济南郡，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于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而《太康地理志》无此郡名，未之详。

◎《方舆纪要》卷二十二：济岷城在邳州宿迁县北。东晋时，以蜀西济北流人置济岷郡。咸和三年，济岷太守刘闓等杀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叛入后赵，郡寻废。】【◎《汉晋春秋》曰：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胡三省曰：蜀技，蜀乐也，如巴渝舞之类也。“技”与“伎”同。】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

【“可”字疑衍。】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

【◎或曰：求，疑作“来”。◎一曰：禅在晋为囚虏，防护必严，岂能轻见，当作“求”。】 “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胡三省曰：西悲，用《诗·东山》语，此儒生搜章摘句也。】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于慎行曰：刘禅之对司马昭，未为失策也，郤正教之浅矣。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幸而先以己意对，再问之时已虑有教之者，禅即以正指对。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黄恩彤曰：先主遗诏敕后主曰“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云云，武侯非面谀，先主非誉儿，足见后主本非不肖也。陈《志》以为“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主”，洵然。】】公太始七年【太，当作“泰”。】薨于洛阳。【◎在魏、晋八年，凡六十六岁。◎《寰宇记》卷三：后主冢在芒山。◎周寿昌曰：此与《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书法同；若吴归命侯，则书“皓死于洛阳”矣。】【◎《蜀纪》云：【宋本“纪”作

“记”。】谥曰思公，【◎《通鉴考异》曰：○《晋春秋》云：禅谥惠公。○今从王隐《蜀记》。】子恂嗣。】

评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晋书·李密传》：张华问密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礼，国君继体，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二年，【宋本“二”作“三”，是。】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宋唐庚《三国杂事》驳陈说，见卷首。◎李清植曰：是时皇纲解纽，先主遽丧，民志必生遑惑。未踰年而改元，虽违古义，实尊汉旧。藉此以新视听而悚远迩，奠民心以济大业。应权通变，计宜出此。史家以是讥亮，毋乃失之拘乎！◎何焯曰：介于二寇加之南中煽动，必执踰年之礼，非所以系属人心，镇抚方夏也。】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史通·曲笔篇》曰：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也。◎又《史官篇》曰：《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阙，属辞有所矣。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李安溪曰：不置史官，朱文公谓其志大而有所未暇，是矣。且百度具举，记注虽略，奚害乎！◎何焯曰：吴、蜀之主虽均曰传，然皆编年纪事，于史家之例，实亦纪也。纪则灾异当详书，而旧史阙其承传，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此以诋毁葛相。◎钱仪吉曰：何说未是。如果有史官而遭乱湮灭，当云“旧史失传”，不当云“史官不置”也。◎梁章钜曰：《后主传》景耀元年明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此蜀有史官之显证。◎刘咸炘曰：郝懿行《笔记》又举《华阳国志·后主志》称“大长秋南阳许慈普记载籍，典章旧文”，又举《西州后贤志》“王化弟崇，蜀时东观郎”、“陈寿秘书郎”，不知此皆不足以驳陈氏也。陈氏所言无官者，乃记注之史，黄气、群乌不必史官所言。盖蜀本多术数之学，至奏景星见者，乃占天之史官。许慈、王崇、郤正则掌书之官，皆非记注之史。知几所谓“典校无阙”，乃掌书之谓，而“属辞有所”，则臆度之词。东观乃真记注之职，然沿旧制而有此官，未必有其地行其职，不然，则承祚躬为秘书郎，岂善忘至此？即诬诸葛，又何如是之拙乎？◎弼按：《季汉辅臣赞》所颂述，皆当时可传之人，承祚自注多云“失其行事，故不为传”，评语所谓“注记无官，行事多遗”者，此也。刘说为允。】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华阳国志》曰：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汉书》：匡衡上疏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人未得其务也。”◎《后汉书》：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何焯曰：陈元方、郑康成皆避地徐州，而先主以建安元年领徐州牧，其启告以治乱之道，在此时也。】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臣松之以为：“赦不妄下”，诚为可称，至于“年名不易”，犹所未达。案建武、建安之号，皆久而不改，未闻前史以为美谈。“经载十二”，盖何足云？岂别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殁后，延熙之号，数盈二十，“兹制渐亏”，事又不然也。【◎钱大昭曰：“赦不妄下”，亦谓诸葛亮为相时耳。亮卒之后，延熙元年、六年、九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景耀元年、四年，皆大赦矣。孟光责费祎以为“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穷极，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不其然哉！◎钱大昕曰：昭烈之没，政由葛氏，礼乐、征伐，自下出者十余年。以曹、马之辈当此，其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权者，身死之后，嗣君亲政，亦必改元，更革其旧。后主信任孔明，不以存殁

有间。（张）**[**李**]**邈上书诋亮，下狱诛死。其任贤勿疑，有足称者。孔明卒于建兴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继此不改元，后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此承祚所谓卓也。不然，建兴之号终于十五，何不云“十五”，而云“十二”乎？裴氏所讥，殊未达其旨趣也。

◎梁章钜引袁枚《后主论》，文繁不录。】】

# 卷三十四·蜀书四·二主妃子传第四

蜀书四

三国志三十四

二主妃子传第四【◎梁章钜曰：标题虽称“二主妃子”，而列传则大书“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后主敬哀皇后”、“张皇后”，皆称皇后。而孙吴诸后则降称夫人，可见承祚厚以天子之制予蜀也。〖本钱大昕说。〗◎潘眉曰：陈寿祚不为孙夫人立传，夫人还吴，同于大归。

◎钱大昕曰：《蜀志》称昭烈曰先主，安乐公曰后主，后主之太子璿特为立传，且正其太子之号。《吴志》则曰权、曰亮、曰休、曰晧，皆斥其名，可见承祚未尝侪蜀于吴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初晨一缕光】

【复校：擎骥】

## 先主甘皇后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临豫州，住小沛，【小沛，见《先主传》。】纳以为妾。先主数丧嫡室，【◎康发祥曰：先主转军海西、守小沛之日，妻子屡为吕布、高顺所虏，究不知何氏，史失其实矣。】常摄内事。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阪，【当阳长坂，见《先主传》。】于时困偪，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拾遗记》卷八云：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长而体貌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乃诫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继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谥皇思夫人，【◎康发祥曰：先主转军广陵海西，麋竺进妹于先主为夫人。麋夫人不闻与谥，史亦不为立传，何也？】迁葬于蜀，未至而先主殂陨。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将，嫔妃作合，【宋本“妃”作“配”。】载育圣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时，笃义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远飘飖，特遣使者奉迎。会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宫在道，园陵将成，安厝有期。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为昭灵皇后，【◎太，毛本作“大”，误。◎《汉书·高帝纪》：五年，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高后纪》：七年，尊昭灵夫人曰昭灵后。◎梁章钜曰：高祖之母死于小黄，

高祖五年追谥昭灵夫人，吕后七年尊为昭灵皇后。皇后之称，吕后所加，此谓“高祖追尊”，恐系信笔之误。】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贵人，尊号曰恭怀皇后，【◎范《书·和帝纪》：永元九年，追尊皇妣梁贵人为皇太后，改葬恭怀皇后于西陵。】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号曰灵怀皇后。【◎范《书·献帝纪》：兴平元年，追尊谥皇妣王氏为灵怀皇后，改葬于文昭陵。◎钱大昭曰：孝愍皇帝，即汉献帝也。在章武元年，献帝见害，追谥孝愍，犹可托之传闻。至后主嗣位，已阅二年之久，山阳公之存殁，岂不知之？而犹称为孝愍皇帝者，不过欲因此以讨魏室篡弑之罪有藉口耳。不然，献帝见在，大敌未克，而玄德晏然自立，嗣主继体践祚，虽曰汉帝子孙，与魏文之僭位何以异乎？所谓掩耳盗铃也。◎刘咸炘曰：此说非也。不可无君，昭烈不得不立。愍帝虽不死，亦失国之君，陷身贼中，受其公爵，岂可遥奉耶？知其未死，而无以称之，即以上谥为号，礼以义起也。】今皇思夫人宜有尊号，以慰寒泉之思，【◎《诗·邶风·凯风之章》：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辄与恭等

【太常赖恭也。】案谥法，宜曰昭烈皇后。《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诗·王风·大车之章》。◎《毛传》云：谷，生也。生在于室，则外内异；死则神合，同为一也。】

【◎《礼》云：上古无合葬，中古后因时方有。】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洪饴孙曰：太尉不详何人，盖置而不常设。可考者一人，上官胜，见《唐书·宰相世系表》。】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制曰可。

## 先主穆皇后

先主穆皇后，【穆皇后、敬哀皇后皆未书姓，以下有“兄吴壹”、“张飞长女”之文。似宜书姓，下文云“兄壹”、“飞长女”，方合。】陈留人也。兄吴壹，【壹事见《季汉辅臣赞》。】少孤，壹父素与刘焉有旧，是以举家随焉入蜀。焉有异志，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梁章钜曰：孙夫人之事，此为再见。◎王昙曰：此不明叙所以还吴之故，则法正已进刘瑁妻吴氏于宫中，舟船之迎，实夫人见几之哲。是岁建安之二十年乙未，正权袭取长沙、分界连和之日。可想见蜀主与夫人同牢已七年矣。此陈寿所以有绸缪恩纪之笔也。】【◎《汉晋春秋》曰：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赵云别传》：孙夫人以权妹骄豪，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何焯曰：《汉晋春秋》所云为妄。先主定益州时，诸葛公与张、赵等溯流至蜀。孙夫人还吴当在建安二十年争荆州时。◎弼按：《赵云别传》“权闻备西征，乃迎妹”，正为争荆州之时。《汉晋春秋》所云亦谓“先主入益州”之后，非谓“定益州之时”，何说似泥。◎康发祥曰：孙夫人，一见《先主传》，再见《穆皇后传》，三见《法正传》。承祚不为立传，岂以故剑未还，故阙而不书邪？】】群下劝先主聘后，先主疑与瑁同族，

【毛本“瑁”作“媢”，误。】法正进曰：“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左传·僖公十七年》：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二十二年，圉逃归。惠公卒，圉立，是为怀公。晋文公至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杜注：怀嬴，子圉妻，子圉谥怀公，故号为怀嬴。◎钱大昭曰：何与，犹言“何如”也。】于是纳后为夫人。【◎梁章钜曰：法正导君以非礼，先主始疑而终遂之，君臣均失，诸葛公亦不匡正，何也？】【◎习凿齿曰：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礼，【监本“匹”作“焉”，误。】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事见

《国语》。】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今先主无权事之偪，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建安二十四年，立为汉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

天命，奉至尊，临万国。今以后为皇后，遣使持节丞相亮授玺绶，承宗庙，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兴元年五月，后主即位，【毛本复“即”字，误。】尊后为皇太后，称长乐宫。壹官至车骑将军，封县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孙盛《蜀世谱》曰：【◎沈家本曰：《蜀世谱》，隋、唐志不著录。此传引二条，一条记后主太子璿弟六人，一条记吴壹之孙乔。《费诗传》一条，记诗子立。《吕凯传》二条，一记吕氏之徙不韦县，一记凯子详。《张嶷传》一条，记嶷孙奕。《后书·蛮夷传》注引不韦县事，与《吕凯传》同。是其书体例不专蜀主之世系，凡士大夫世系悉详之，与《隋志》所录之《汉氏帝世谱》、《齐梁帝谱》不同矣。】壹孙乔，没李雄中三十年，不为雄屈也。】

## 后主敬哀皇后

后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也。【张飞妻，夏侯霸从妹。】章武元年，纳为太子妃。建兴元年，立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 后主张皇后

后主张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兴十五年，入为贵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统承大业，君临天下，奉郊庙社稷。今以贵人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将军向朗持节授玺绶。

【◎周寿昌曰：故事，持节册封使臣例书名，不书姓，前后册文可证。“向”字疑衍。】勉修中馈，恪肃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随后主迁于洛阳。【◎《汉晋春秋》曰：魏以蜀宫人赐诸将之无妻者，李昭仪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杀。】

## 甘陵王永

刘永字公寿，先主子，后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为鲁王，【◎姚范曰：梁、鲁皆虚名，策中遂有“龟蒙”、“畿甸”之言，亦不典也。◎杭世骏曰：○《鼎录》：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羊宜王公”，并古隶书，高二尺。】策曰：“小子永，【◎宋本“小”作“少”。◎官本《考证》曰：当作“小”。】受兹青土。朕承天序，继统大业，遵修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奄有龟蒙，世为藩辅。呜呼，恭朕之诏！惟彼鲁邦，【◎周寿昌曰：“邦”字宜避，此与先主祭天文“汉邦”字误同。】一变適道，风化存焉。人之好德，世兹懿美。【◎周寿昌曰：承祚晋臣，此“懿”字亦当避，

疑字有误。】王其秉心率礼，绥尔士民，是飨是宜，其戒之哉！”建兴八年，改封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谮构永于后主，后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见者十余年。咸熙元年，永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为乡侯。

## 安平悼王理

刘理字奉孝，亦后主庶弟也，与永异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为梁王，策曰： “小子理，朕统承汉序，祗顺天命，遵脩典秩，建尔于东，为汉藩辅。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导以礼。往悉乃心，怀保黎庶，以永尔国，王其敬之哉！”建兴八年，改封理为安平王。【马超女配安平王理，见《超传》。】延熙七年卒，谥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殇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诏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国嗣颓绝，朕用伤悼。其以武邑侯辑袭王位。”辑，理子也。咸熙元年，东迁洛阳，拜奉车都尉，封乡侯。

## 后主太子璿

后主太子璿，【◎钱大昕曰：此承祚特笔，且正其为太子之号，视《吴志》之曰权、曰亮、曰休、曰晧者，判然矣。】字文衡。母王贵人，本敬哀张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继体立嗣，副贰国统，古今常道。今以璿为皇太子，昭显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将军朗持节授印绶。其勉脩茂质，祗恪道义，谘询典礼，敬友师傅，斟酌众善，翼成尔德，可不务脩以自勖哉！”时年十五。【璿好骑射，出入无度，见《霍峻传》。费祎长女配太子璿为妃，见《祎传》。】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钟会作乱于成都，璿为乱兵所杀。【宋本“杀”作“害”。诸葛瞻尚公主，见本传。费祎子恭尚公主，见《祎传》。关羽孙统尚公主，见《羽传》。】【◎孙盛《蜀世谱》曰：璿弟，瑶、琮、瓒、谌、询、璩六人。【◎潘眉曰：依《后主传》及《蜀纪》，“询”当为“恂”，“璩”当为“虔”。“谌”、“ 恂”、 “虔”意义不相远。又“询”、“璩”《说文》无，并俗字。】蜀败，谌自杀，【◎周寿昌曰：北地王谌何以不为立传，仅于《后主传》中纪其事乎？若非裴注引《汉晋春秋》数语，则王之武烈忠愤，几无可见。《通鉴》虽不帝蜀，而此数语全引之，则承祚良史之笔，于此不无阙失也。◎康发祥曰：北地王谌慷慨激昂，洵贤王也，不为作传，殊不可解。】余皆内徙。值永嘉大乱，子孙绝灭。唯永孙玄奔蜀，李雄伪署安乐公以嗣禅后。永和三年讨李势，盛参戎行，见玄于成都也。】

评曰：《易》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人伦之始，恩纪之隆，莫尚于此矣。是故纪录，以究一国之体焉。【◎潘眉曰：陈仁锡本脱评语三十五字，俗本之陋如此。◎刘咸炘曰：此评无谓极矣，岂以《吴志》不书太子，而《蜀志》书之，故自明乎？◎或曰：诸王不知其母，注记无官，信矣。】

# 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

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

三国志三十五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把历史还给历史】

【复校：擎骥】

## 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也”字衍。阳都，今山东沂州府沂水县南。详见《魏志·诸葛诞传》。】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诸葛丰事亦见《诸葛诞传》。◎钱大昕曰：亮、瑾、诞三兄弟分仕三国，各为立传，传首皆著其郡县。亮、诞两传又皆云诸葛丰之后，盖三书可分可合，取其首尾完具，不嫌重复也。《魏志》钟繇与子会各有传，传首俱云颍川长社人，则重沓无当亦。】父珪，字君贡，【元本“君”作“子”。】汉末为太山郡丞。【◎《郡国志》作“泰山郡”。◎《百官志》：每郡设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郡国志》：扬州豫章郡治南昌。◎《一统志》：南昌故城，今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东。】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晧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献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晧代玄。【冯本“朱”作“周”，误。】晧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扬州刺史不得言太守，此误。】玄退屯西城，【◎胡三省曰：西城在豫章南昌县西。◎《通鉴考异》曰：袁暐《献帝春秋》云刘表上玄领豫章太守，范《书·陶谦传》亦云刘表所用，而陈

《志·诸葛亮传》云术所用。按许劭劝繇依表，必不攻其所用也。今从《亮传》。◎弼按：范《书·陶谦传》无此语，不知《考异》何据。◎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八十四》：豫章城有西城，在子城西。子城亦名牙城。】晧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此书所云，与本传不同。【◎《吴志·刘繇传》：笮融杀太守朱晧，繇进讨融，融为民所杀。繇寻病卒。◎《通鉴》：献帝兴平二年，笮融杀晧，代领郡事。刘繇讨融，融为民所杀。诏以前太傅掾华歆为豫章太守。◎此皆兴平二年事。此云建安二年杀玄，送首诣繇，与事实违异，宜承祚之不取也。互见《吴志·孙策传》。】】玄卒，亮躬耕陇亩，【后成都种桑，亦治之有素。】好为《梁父吟》。【◎《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禅梁父。◎《正义》曰：父，音甫，在兖州泗水县北八十里。◎范《书·光武纪》：中元元年，禅于梁父。◎章怀注：梁父，太山下小山也。◎《一统志》：梁父山在山东泰安府南一百十里。◎《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径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俗以乐山为名。◎《艺文类

聚》卷十九《吟部》引《蜀志》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作“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弼按，田疆、古冶子，事见《晏子》。〗◎郝经曰：或谓此吟专讥晏子，以二桃杀三士，指为讥曹操之杀孔融辈。按曹操杀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则抱膝长吟之意，故不在融也。盖伤汉季名士往往失身于人，为阉竖贼臣禁锢，卒之风节委地，而汉遂亡，所以高卧不起也。◎何焯曰：○蔡中郎《琴颂》云：〖◎弼按，当作“《琴赋》”。〗梁父辈吟，周公越裳。○武乡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传之词，盖非其作。◎梁章钜曰：此吟虽传自唐以前，别无深意，诸葛公又何取此乎？何氏所疑，殆不虚也。◎又曰：○姚宽《西溪丛语》云：《梁父吟》，不知何意。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梁父艰”，注云“泰山东岳也。君有德则封此山，愿辅佐君王，致于有道，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诸葛好为此吟，恐取此义。◎弼按：○《艺文类聚·十九》引《陈武别传》曰：陈武，字国本，休屠胡人。常骑驴牧羊，诸家牧暨十数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是《梁父吟》本为古歌谣。诸葛吟之，遣兴耳。】【◎《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郡国志》：南阳郡邓。◎《一统志》：邓县故城，今湖北襄阳府襄阳县北。◎《方舆纪要》：在府城东北二十里邓城镇。◎《文选·出师表》注引《荆州图》曰：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宅，是刘备三顾处。】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

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弼按：文见本传末裴注。〗后六十余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艺文类聚·六十四》、《初学记·三十四》载习凿齿

《诸葛武侯宅铭》云：达人有作，振此颓风，彫薄蔚采，鸱阑惟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雄，自昔爰止，于焉盘桓。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胡三省曰：东坡诗“万山西北古隆中”，故其《万山诗》云“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元和志》：诸葛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舆地纪胜》：在襄阳县西隆村。◎《一统志》：在襄阳县西隆中山东。◎《县志》：隆中山畔为草庐，山半为抱膝石，隆起如墩，可坐十数人，下为躬耕田。◎《寰宇记》：诸葛宅有井，深四丈，广尺五寸，迄今垒砌如初。◎《县志》：隆中山畔孔明隐处有井，名六角井。】】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书佔四》云：管九合一匡，才诚不世，而所辅桓公，所用齐国，挟天子令诸侯，其势易举，绩用易成。武侯扶弱主，藉偏邦，人心去汉，迴不侔也。至规模局量，则槛车三顾，宠辱异观；五亩三归，宏隘殊域；不待言矣。乐策士之雄耳，内袭燕昭之锐，外因齐湣之湛，中入苏代之间，即他帅行师，临淄反掌，何艰于毅而武侯匹哉！大抵孔明为当时言，不容大尽。】惟博陵崔州平、【博陵，详见《魏志·张燕传》、《夏侯玄传》。州平，史失其名。】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合檀谿水。谿之阳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每省家舅，纵目檀谿，念崔、徐之交，未尝不抚膺踌躇，惆怅终日矣。”◎《名胜志》：徐庶宅，地名甘耳冲，今清庐庵是乃其故址。◎《一统志》：徐庶宅在襄阳县东。】【◎按《崔氏谱》：【《崔氏谱》，隋、唐志均不著录。】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范《书·崔骃传》：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子瑗，孙寔。寔从兄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后拜太尉。钧少交结英豪，有名称，为西河太守。献帝初，钧语袁绍俱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烈付

郿狱。卓既诛，拜烈城门校尉。及李傕入长安，为乱兵所杀。◎惠栋曰：○挚虞《文章志》：烈字威考，骃之孙，瑗之兄子。○《世系》云：骃子盤，生烈。○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阴》有司徒掾博陵崔烈字威考也。○《世系》又云：钧字州平。○《九州春秋》曰：钧字元平。

○案《崔氏谱》，州平为钧之弟，《世系》误。○梁祚《魏国统》曰：州平兄元平为议郎，以忠直称。董卓之乱，烈为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报复之心，会病卒。】◎《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广元名韬，见后注引《魏略》。】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孟公威事见《魏志·温恢传》注引《魏略》。】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宋本“至”作“志”。】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宋本“丈”作“大”。】◎臣松之以为：《魏略》此言，谓诸葛亮为公威计者可也，若谓兼为己言，可谓未达其心矣。老氏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贤达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谓“鹍鹏已翔于辽廓，而罗者犹视于薮泽”者矣。【世期此论，可谓诸葛知己。】公威名建，在魏亦贵达。【◎胡应麟曰：○《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刑法严峻，果于杀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陈不乐出仕，武帝谢遗之，曰：“义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鞭挞九有，草创皇基，宜哉。○稚川去魏未遥，《孔明传》注俱不载。或曰，孔明谢遣，仲达逼出，天将亡魏，即孟德亦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耶？】】

时先主屯新野。【新野，见《先主传》。】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胡三省曰：物之有用者谓之器。器之者，器重之也。重其才足以用世也。】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襄阳记》曰：【◎沈家本曰：○《隋志》：《襄阳耆旧记》五卷，习凿齿撰。○二唐志卷同，“记”作“传”。《宋志》卷同，“卷”作“记”。《文选·南都赋》注引矣作“记”。○《崇文总目》：三卷，今佚。○有任兆麟《心斋十种》本，有脱误。◎章宗源曰：《郡斋读书后志》曰：《记》五卷，前载襄、汉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观其记录丛杂，非传体，名当从《隋志》。○愚按：《续汉·郡国志》注“蔡阳有松子亭，下有神陂”，引《襄阳耆旧传》。《文选·两都赋》引之，则称《耆旧记》。刘昭生处梁代，其所引在

《隋志》前，则知称传之名其来已久。《三国志》注多省文称“《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胡三省曰：备以枭雄之才，闻徐庶一言，三枉驾以见孔明，此必庶之才器有以取重于备，备遂信之也。庶自辞备归操之后，寂无所闻，今观其舍旧从新之言，质天地而无愧，则其人从可知矣。◎或曰：有莘之后，此为仅见，真足以光史册，长人志气。】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胡三省曰：屏，必郢翻。度，徒洛翻。信，读曰申。】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通鉴》“獗”作“蹶”。◎胡注：猖，披猖。蹶，颠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宋本“以”作“而”。】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

【◎胡三省曰：谓自桂阳、苍梧跨有交州，则利尽南海也。】东连吴会，【◎胡三省曰：吴会者，言吴为东南一都会也。】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

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胡三省曰：张松、法正之徒，虽未与亮交际，亮固逆知之矣。】将军既帝室之胄，【胄，裔也。】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通鉴》“理”作 “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毛本“洛”作“落”，误。】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宋本作“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当时大势，瞭如指掌。◎胡三省曰：所谓俊杰者，量时审势，规划定于胸中，倘非其人，未易与之言也。◎《通鉴辑览》曰：孔明于备方窜身无所，表又尚在之时，早识荆州为起事之地。“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为后日六出祁山张本，真不愧王佐之才。三分割据，良非本愿，杜甫可谓知言。◎或曰：后事已如镫取影，隆中居平筹划，遇识者而陈之，坐言起行，求志达道，三代下孔明庶几不负。】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胡三省曰：鱼有水则生，无水则死。】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胡应麟曰：莘野躬耕，南阳抱膝，处同也。成汤三聘，豫州三顾，出同也。伐桀吊民，出师复汉，心同也。德感嗣王，诚格庸主，道同也。尹奋乎千载之上，故人亡异词；亮崛起三代之后，故家肆臆喙。杜诗谓“伯仲之间见伊、吕”，千载论孔明者，至是始定。】【◎《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眊，【◎冯本“眊”作“毦”，仍吏切，读若饵。◎潘眉曰：○《通俗文》曰：毛饰曰毦。○按：旄牛毦出冉駹、青衣道夷等处，古但施于犬马，至汉季始用于军中。故韦昭注《晋语》曰“若今将军负毦”，甘宁“负毦带铃”，武侯与吴主书“所送白毦薄少”，与兄瑾书“先主帐下白毦”，是也。○《说文》：从毛，耳声。○曹宪《广雅音》：音二。○后俗本讹二为毛，故今浅学亦有误读若耄者。】时適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宋本“言”作“答”。】 “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蔡讽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表后妇。黄承彦女，孔明妇也。】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元和志》：刘琦台，琦与诸葛亮登台去梯之所。◎《一统志》：台在襄阳县东。◎弼按：《传》言“共上高楼”，非台也。后人傅会，点缀名胜耳。】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胡三省曰：申生，晋献公之太子，为骊姬所谮，自缢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惧骊姬之谗出奔。献公卒后，重耳入，是为文公，遂为霸主。重，直龙翻。◎或曰：于此见亮之慎密，亦善处人骨肉之道。】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 “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李安溪曰：千古处变合于道者，一人而已。◎或曰：较王陵、温峤为

何？如是得窃负家法者。】【◎《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单家子，【◎钱大昕曰：“《魏略》以徐福、严榦、李义等十人共卷。榦、义皆冯翊东县人，冯翊东县无旧冠族，故二人并单家”，

〖见《裴潜传》注。〗又《魏略·儒宗传》“薛夏，天水人也。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为单家。隗禧，京兆人也，世单家”，〖见《王肃传》注。〗《魏略·吴质传》 “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见《王粲传》注。〗《张既传》“既，世单家”，〖见《张既传》注。〗凡云单家者，犹言寒门，非郡之著姓耳。徐庶为单家子，与此一例。流俗读单为善，疑其本姓单，后改为徐，妄之甚矣。《后汉书·赵壹传》“恩泽不逮于单门”，亦单家之意也。◎潘眉曰：单，音单复之单，犹言寒家。鱼豢“单家”字屡用。◎林畅园曰：《魏志》注中言单家非一，犹言单寒之家，以别于大姓右族耳。《裴潜传》注引《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幹、李义等同卷，亦云幹、义二人并单家。而明代小说乃以徐庶自隐姓名，别称单福，则似以单为姓，可笑也。】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尝为人报雠，白垩突面，【垩，音恶，涂饰也。】被发而走，为吏所得，问其姓字，【宋本“名”作“字”。】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维磔之，击鼓以令于市鄽，莫敢识者，而其党伍共篡解之，得脱。于是感激，弃其刀戟，更疏巾单衣，【◎赵一清曰：“巾”乃“布”之讹。】折节学问。始诣精舍，诸生闻其前作贼，不肯与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义理精熟。遂与同郡石韬相亲爱。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福与韬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福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财如此，【◎潘眉曰：冯本“广”误作“庞”，汲古本又将“元仕”二字误倒，遂误为“庞士元”矣。士元之“士”既非“仕”，士元亦未为魏臣，此皆浅人妄改。“财”与“裁”同。◎弼按：宋本、元本不误。】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或曰：抱膝长啸时，已以刺史、郡守相许，又何怪叹之有？】庶后数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犹存焉。【◎《水经·获水注》：彭城境内有魏中郎将徐庶碑，植于街右，曾为楚相也。】】

先主至于夏口，【夏口，即今湖北汉口，详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郡国志》：扬州豫章郡柴桑。◎胡三省曰：柴桑县属豫章郡。晋置寻阳郡于江南，即此柴桑县地也。今江西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一统志》：柴桑故城，今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西南。三国吴改属武昌郡。晋咸和中，移寻阳郡来治，其后江州亦治此。】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杜预曰：芟，刈也。夷，杀也。芟，所衔翻，难，乃但翻。】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胡三省曰：衡以取平，上下相当，无所卑曲曰抗。】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胡三省曰：冑，系也。】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胡三省曰：勃然，作色愠怒也。】“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胡三省曰：○《前书》：韩安国云：“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

* 师古注曰：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犹为轻细，故以取喻也。】故兵法忌之，曰 ‘必蹶上将军’。【◎元本、冯本“蹶”作“厥”。◎《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

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胡三省曰：荆谓备，吴谓权。鼎足之形，谓天下三分也。】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梁章钜曰：○《周瑜传》“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云云，与此传所载是一事。蜀、吴通好之时，瑜、亮二人回合踪迹，见于史者，不过如此。而小说家铺张其事，遂使二人居然有不能并立之势，可谓厚诬前贤。○王应奎《柳南续笔》云：“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而王阮亭《古诗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杭世骏引《说宝》孔明借风事，乃小说附会之辞，不录。】【◎《袁子》曰：张子布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为：袁孝尼著文立论，【元本、监本“尼”作“居”，误。论见本传末。】甚重诸葛之为人，至如此言，则失之殊远。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以分，谁能间之？宁有中违断金，甫怀择主，设使权尽其量，便当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岂其然哉！关羽为曹公所获，遇之甚厚，可谓能尽其用矣，犹义不背本，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世期此论，亦极明通。】】曹公败于赤壁，【赤壁，详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军师中郎将，见《先主传》。】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三郡均见《先主传》。】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蒸。【◎《晋书·地理志》：孙权分长沙立衡阳、湘东二郡。

◎又云：湘东郡临烝。◎《宋书·州郡志》：湘东太守。临烝，吴属衡阳，《晋太康地志》属湘东。◎《元和志》：临烝，本汉酃县地，吴分置临蒸，属衡山郡。◎又云：故城东傍湘江，北背蒸水。◎《水经·湘水注》：承水至湘东临承县北，东注于云，谓之承口。临承，即故酃县也，县即湘东郡治也。郡旧治在湘水东，故以名郡。◎《耒水注》：酃县故城西北去临承县十五里。◎《一统志》：临烝故城，今湖南衡州府衡阳县治，后汉置县。烝，一作“承”。

◎谢鍾英曰：诸葛亮住临烝，是县为桓、灵后所置。◎吴增僅曰：亮屯临烝县，疑汉末立。

◎弼按：谢、吴二说与《一统志》合，《晋志》、《宋志》、《元和志》、《水经注》所云，皆长沙郡属吴以后事，当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诸葛亮驻临蒸，为汉末置县无疑。此县居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中，调其赋税，最为要地也。◎赵一清曰：○蒸，当作“烝”。○《方舆纪要》卷八十：衡州府衡阳县，汉承阳、酃二县地，后汉改承阳为曰烝阳，三国吴析二县地置临烝县。又耒阳县有侯计山，相传武侯憩此计兵，一名侯憩山。安仁县西有相公山寨，相传武侯屯兵处。○又《纪要》卷八十一：永州府东安县南有诸葛岭，先主遣武侯督长沙三郡赋，曾屯驻于此。沅州黔阳县西有镡成废县，县有诸葛古城二，一在城南四十里，其地有卧龙岭；一在城东五十里之安江堡，俗亦谓之诸葛营。相传武侯抚绥谿洞诸蛮，尝驻于此。○又《纪要》卷七十八：万乘湖在荆州石首县东四十里，相传武侯屯兵处。】】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葭萌，见《刘璋传》。】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赵一清曰：○《寰宇记·八十二》：梓州铜山县会军堂山高三里，先主入蜀，诸葛亮、张飞等分定州界，略地至此。百姓以牛酒犒师，亮因会军士于此，后传为会军堂山。】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

【◎何焯曰：兵势已合，岂得中息，若议公不当溯流合规者，真迂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如张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画，亦未有逆拒不往者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胡三省曰：署府事者，总录军府事也。】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七十二：读书台在成都县北一里，诸葛亮相蜀，筑此台以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何焯曰：当先主时，但寄以萧何之任。】二十六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亮说曰：“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

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范《书·光武纪》：建武元年，诸将议上尊号。光武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位号乎？”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袁宏《后汉纪》所载亦同。然皆与葛公所引意同辞异。◎《东观汉记·光武纪》：耿纯说帝曰：“天时、人事已可知矣。”◎仅此二语。◎《史通·正史篇》述后汉诸史云：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未知葛公当时所见何本？由此可推知蔚宗踵事增华，胜于前史，然亦可为葛公读书观大略之证。】**’**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陈仁锡本作“曹氏无主”，大误。】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于是即帝位，策亮为丞相曰：【◎刘咸炘曰：○钱大昭云：史于《诸葛传》及张、马、许靖诸传均载策，余俱不载。○按：丞相、司徒、车骑、骠骑固当有策，余将军以下本无策，非有载有不载也。】“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是悉朕意，【宋本“是”作“其”。】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丞相而兼司隶校尉，蜀汉人才之乏欤？抑别有他故欤？】【◎《蜀记》曰：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臧荣绪《晋书》曰：扶风王骏，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晋书·扶风王骏传》：骏迁镇西大将军，代汝南王亮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高平，汉属山阳郡，晋置国，以县属。今山东兖州府邹县西南。】长史荧阳桓隰【荧阳，汉属河南尹，晋置郡，以县属。今河南开封府荧泽县西南。详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谈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金城，见《魏志·武帝纪》卷首。郭冲，见《杜畿传》注。】以为亮权智英略，有踰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沈家本曰：《隋志》不著录。二唐志有《诸葛亮隐没五事》一卷，郭冲撰。裴氏本于王隐《蜀记》，五事全引，而逐事难之。二唐志所录，疑亦后人从《蜀记》录出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为：亮之异美，诚所愿闻，然冲之所说，实皆可疑，谨随事难之如左。【◎章学诚曰：五事实皆可疑。】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或曰：严明有之，刻剥则言者过也。】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胡三省曰：以亮等初至为客，益州人士则主也。】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胡三省曰：孔子谓政宽则济之以猛，孔明其知之。】难曰：案法正在刘主前死，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首，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寻冲所述亮答，专自有其能，有违人臣自处之宜。以亮谦顺之体，殆必不然。【◎李安溪曰：先主外出，既常镇守成都，则不嫌于专制矣。此难未确。】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见刘备，方得交接，开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稍欲亲近，刺者尚未得便会，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须臾，客如厕，备谓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补益。”亮问所在，备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叹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难曰：凡为刺客，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也。刘主有知人之鉴，而惑于此客，则此客亦一时之奇士也。【宋本“亦”作“必”。】

又语诸葛云“足以助君补益”，则亦诸葛之流亚也。凡如诸葛之俦，鲜有为人作刺客者矣，时主亦当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应显达为魏，【◎潘眉曰：为，当作 “于”。】竟是谁乎？何其寂蔑而无闻！】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永安，见《先主传》。】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胡三省曰：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通鉴辑览》曰：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情以谲诈相尚，鄙哉。】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胡三省曰：用晋荀息答献公语意。】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诏敕互见《先主传》注引《亮集》，彼详此略。】【◎孙盛曰：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何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宋本“何”作“可”。】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或曰：以其不肖者败之，不若能者成之。昭烈睹嗣子之不肖，虑成业之倾败，发愤授贤，亦情之所出，何疑为伪乎？先主于孔明投分，何如于临终反欲以诈牢笼之乎？且岂不度孔明之为人与？以诈牢笼，何若诚感，而愿舍此就彼乎？盖实有所感于中，不觉言之如是。启衅之说，容暇计乎！尧、舜之公道，以天下与人，并不沾恋。“嗣子可辅”一言，余尚以凝滞大器，无不与之心，顾乃疑于其子大恝邪？孙盛特未之思耳。】】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寰宇记》：武乡谷在南郑县东北三十一里，即诸葛孔明受封之地。◎赵一清曰：

* 《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武乡谷在汉中府南郑县，蜀汉封丞相亮为武乡侯，盖邑于此。又褒城县十七里有武乡城，后魏延昌初置武乡县，属褒中郡。◎潘眉曰：○《十道记》以南郑之武乡谷为诸葛武侯受封地。○眉按：诸葛功在魏延上，延尚封南郑邑侯，不应诸葛仅封南郑之乡侯。考武乡乃县名，前汉属琅邪郡，中兴省。至建安中，严幹已封武乡侯，可知武乡侯虽省改于中兴，而实复置于汉末矣。三国时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为封土，如魏张郃鄚人，封鄚侯；徐晃杨人，封杨侯；吴文钦谯郡人，封谯侯；濮阳兴陈留人，封外黄侯。时谯郡、陈留不属吴，亦遥领之。诸葛琅邪郡人，因以琅邪之武乡封之。犹张桓侯涿郡人，封西乡侯。西乡，涿郡县名。皆邑侯，非乡侯也。◎恽毓鼎说同。◎弼按：潘说极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裴注云：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见《李恢传》。◎《晋书·地理志》：泰始七年，分益州之建宁、兴古、云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为宁州。】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遣邓芝修好于吴。见《邓芝传》。】【◎《亮集》曰：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唐庚曰：魏之群臣，可谓不学无术而昧于识虑矣。使其学术识虑有如汉萧望之者，当不为此举动也。汉宣帝时，呼韩款塞称藩，望之议以客礼待之，使他日遁去，于汉不为叛臣。宣帝从之。盖是时匈奴随衰，素号敌国，非东瓯、南粤比也。名号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处之？此非徒示以谦德，将为后日久远之虑也。魏之自视何如宣帝，吴、蜀虽弱，尚胜呼韩。彼来称藩，犹当待以不臣，况未服而强之邪？前此加权封爵，为权所戏侮，今复喻蜀称藩，宜为亮所不报也。】亮遂不报书，作《正议》曰：“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汉书·王莽传》：陈崇时为大司徒司直，与张敞、孙竦相善。竦者，博通士，为崇草奏，称莽功德，崇

奏之。】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或曰：还，疑作“辕”。】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尚书·尧典》：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蹈天。”◎《孔传》云：驩兜，臣名。都，於叹美之辞。共工，官称。鸠，聚。僝，见也。叹共工能方方聚见其功。静，谋。滔，漫也。言共工自为谋言，起用行事而违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言不可用。】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又《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道而临有罪，【宋本“道”上有“正”字。】可得干拟者哉！”】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鄢废县在叙州府西南，汉县，属犍为郡，后汉省。诸葛武侯南征，置存鄢戍。晋曰存騧县，改属建宁郡。】

【诏赐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古今注》：曲盖，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事在《亮集》。】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互见《后主传》。◎《华阳国志·四》云：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汉晋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宋本“在”作“至”。】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宋本无“并”字。刘家立曰：疑作“所并服”，非衍文。】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 “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通鉴》无“看”字。】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局本误作“七禽七纵”。◎《通鉴辑览》曰：七纵七禽，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盖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韝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刘家立曰：○张若骕《滇云纪略》：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瞍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塞，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蟠蛇谷。◎弼按：《滇云纪略》所云俱在今云南大理府、永昌府境。】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此用马谡攻心之策，所以成功也。】遂至滇池。【◎胡三省曰：滇池县属益州郡，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滇，音颠。◎《一统志》：滇池在云南府昆明县南，呈贡县西，晋宁州西北，昆阳州北。一名滇南泽，亦曰昆明池。◎《史记·西南夷传》：楚威王时，将军庄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云南通志》：去云南府城西南八十里，曰海口，与昆阳州接界，即螳螂川之口也。滇池潆回至此，惟此一河泄之，若咽喉然。沿海财赋，岁以万计，利害由其通塞。】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胡三省曰：即，就也。渠，大也。渠率，大率也。“率”与“帅”同。◎钱振鍠曰：○

《李恢传》：丞相亮南征，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谯周传》：周上疏云：“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观此二传，则知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南人不复反”之说、〖《马良传》注亦有此语。〗七禽七纵

之说、即其渠率而用之说，皆不可信。马谡攻心之说，亦未真收其效。承祚一概不取，盖有故矣。】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宋本、冯本“吏”作“夷”，元本、毛本作“吏”。◎胡三省曰：杀，读作弑。杀其郡将，是亦弑也。】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毛本作“今欲吾”，误。】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赵一清曰：○《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水又东迳漏江县洑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是水之南，又东与盤江合。盤水出律高县东南盢町山，北入叶榆水。诸葛亮入南中，战于盤东是也。○《寰宇记》卷七十四：嘉州犍为县有石人。《蜀记》云：“昔诸葛亮南征蛮中，十里刻一石人。”今黎雋之路尚有存者。○又卷七十七：周公山在雅州严道县东南，山势屹然，上有龙穴，常多阴云。《耆老传》云：“昔诸葛亮南征于此，梦见周公，遂为立庙”。○《方舆纪要》卷七十二：蔡山在雅州东五里，《禹贡》“蔡蒙旅平”，即此蔡山也。武侯祀周公于蔡山，今亦名周公山。○又卷一百十三：潞江在永昌府潞江安抚司东北五十里，本名怒江，以波涛汹涌而名也。《滇记》 “诸葛武侯六擒孟获，驻兵怒江之浒”，即此。○又卷一百十七：邓川州东二十里豪猪洞，山顶有石墙遗址，下有龙潭。《滇志》：“孔明纵孟获于白厓，获引所部至银坑，坑一名豪猪洞，险绝，非人力可到。孔明出奇策擒之。洞南有诸葛寨。”○又卷一百十八：诸葛营在永昌府城南七里，一名诸葛村。旧记，孔明既擒孟获，移师永昌，即金齿也。城南八里西山下，武侯尝屯兵其间。师还，民搆祠祀之。又永平县东北五里有关索寨，周回二里，俗传蜀汉将关索所筑。塞下有洞，首尾相同，樵牧过之，常闻洞中有戈戟声。○一清案：西南夷谓爷为索，关索寨即关爷寨，皆尊称也。辰州府城南二酉山下有伍夷滩，以伍胥得名，亦其类尔，非别有关索其人。壮缪子兴为武侯所器异，官侍中、中监军，或从南征，寨以此名欤？○又

《古今刀剑录》曰：诸葛亮定黔中，从青石祠过，遂抽刀刺山头，不拔而去，行人莫测。】】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此疏《文选》题曰“《出师表》”，疏首有“臣亮言”三字。】“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文选》无“殊”字。◎李善曰：○遇，谓以恩相接也。○《史记·豫让传》曰：以国士遇我。】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李周翰曰：宫中，禁中也。府中，大将军幕府也。◎胡三省曰：蜀后主建兴元年，命亮开府治事。所谓府中，盖丞相府也。◎王鸣盛曰：府者，即三公之府，见《前汉书》。宫中者，黄门常侍也。宏恭、石显排击萧望之，周堪、曹节、王甫辈反噬陈蕃、窦武，此宫府不一体之祸也。时虽以攸之、祎、允分治宫中政令，犹恐后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为言。后董允即卒，黄晧专政而国亡矣，当与《允传》同观。◎赵绍祖曰：府中，通诸官府言之，故下云“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黄晧之事，孔明盖先见之。】陟罚臧否，【◎李周翰曰：陟，升也。臧否，善恶也。】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胡三省曰：科。律条也。◎何焯曰：高明广大之本，涵养成就之功，主于远小人，故先以作奸犯科为言。】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文选》“理”作“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胡三省曰：观孔明所言两不宜，则后主之为君可知矣。】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李善曰：○《楚国先贤传》：郭攸之，南阳人，以器业知名。◎胡三省曰：时攸之、祎为侍中，董允为黄门侍郎。◎钱大昕曰：诸葛《出师疏》，本传已载其全文，而“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复载《允传》，“将军向宠”云云复载《向朗传》，亦重出也。】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何焯曰：驱驰于外，可以使贪使诈，故魏延可任。若宿卫

之选，必以性行为本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李善曰：○《蜀志》：建兴二年，陈震拜尚书。○又曰：诸葛亮出驻汉中，张裔领留府长史。○又曰：蒋琬迁参军，统留府事。】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文选》“良”作“亮”。

◎何焯曰：攸之等管机密，陈震等统政事，其职各异，以内外分言之。后但言攸之等者內职诸臣，传以成就君德为务，震等代理留府事，皆唯公裁决也。◎或曰：统留府事，易于专权召猜，表其皆贞良死节之臣，明所守之不可夺。亲之信之，则小人之间无自生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何焯曰：以不懈于内，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效以修身正家、纳谏任人，责难其主，又兴复之本也。真王佐之才，与《伊训》、《说命》相表里。】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杭世骏曰：○殷芸《小说》：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见《困学纪闻》。〗◎全祖望曰：○《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则非墟明矣。】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梁章钜曰：此节有引裴松之注曹操欲用孔明事，误也。曹操欲用之孔明，乃颍川胡昭字孔明，见《管宁传》，非诸葛亮也。】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李善曰：猥，犹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来也。】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顾炎武曰：所谓败军，乃当阳长坂之败，其云“奉命”，则求救于江东也。胡注谓事见黄初四年，误。】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胡三省曰：自建安十二年至是年，凡二十一年。】【◎臣松之案：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李善曰：○《史记》：郑襄公曰：“君王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谷，曰不毛。◎胡三省曰：地不生草木为不毛。◎《御览·六十五》引《十道记》“不毛”下有“之地”二字。】【◎《汉书·地理志》曰：泸惟水【◎《水经·若水篇》：若水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庐江水。◎郦注云：泸津东去朱提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泸峰最为杰秀，孤高三千余丈。水之左右马步之径裁通。而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故诸葛亮表言“五月渡泸，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也”。

《益州记》曰：“泸水源出曲罗嶲下三百里，曰泸水。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泸水又下合诸水而总其目焉，故有泸江之名矣。”◎《寰宇记》卷八十：嶲州会川县，本汉邛都县地，有泸水。按《十道记》云：“水出蕃中，入黔府，历郡界，出拓州至此，有泸沽关。关上有石岸，高三千丈。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之死。非此时中则人多闷吐，惟五月上伏即无害。故诸葛武侯征越嶲，上疏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又按

《地志》云：“今昆明道渡所见有武侯道在。”按《十道记》：“水峻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为船方涉津涘会无川。在泸水之南又有大冢，武侯军此，士卒遭瘟疠，以大冢葬之，在县南。”

◎朱国桢《涌幢小品》云：今以渡泸为泸州，非也。泸州，古之江阳。泸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齐召南《水道提纲》曰：鸦龙江即古若水，又名打冲河，即古泸水，其北即西番界。金沙江自西南来会，其会处在会川卫西百十里南岸云南大姚县。此江源远不及金沙，而流盛相似也。◎潘眉曰：泸水，即今之金沙江也，在滇、蜀之交。自云南昭通府北流入四川雷波厅界。其水黑，故以为泸耳。在汉为越嶲郡地。若今泸州，在汉为犍为江阳县地，非孔明所渡之泸水也。◎谢鍾英曰：金沙江合打冲河，后通得泸水之名。《寰宇记》以泸水隶会川县下，即指今会理州西南之金沙江而言，今四川宁远府会理州西一百五十里。◎官本“泸惟水”作“泸津水”。◎李龙官曰：《水经注》“禁水北注泸津水”，“惟”字为“津”字之讹。

◎沈家本曰：《汉志》作“陆唯水”，“唯”、“惟”字通，此注未必讹，“津”字转讹耳。《文选》注引《汉书》但言“泸水”。】出牂柯郡句町县。【◎应劭曰：故句町国，◎师古曰：音劬挺。◎王先谦曰：○句町县，三国蜀改属兴古郡。○汪世铎云：句町故县，今贵州兴义府兴义县治。○案：当在云南广南府北境。】】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文选》此句上有“若无兴德之言则”七字，本志《董允传》同。◎梁章钜曰：《文选》初本亦阙此七字，后李善补足之。注云“无此七字，于义有阙”，盖据《董允传》补之也。】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胡三省曰：谘事为诹。雅，正也。】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阳。【沔阳，见《先主传》。】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阳平，今陕西汉中府沔县西北，详见《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偪，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迴迹反追，【宋本“迴”作“回”。】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草盖曰菴。布帐曰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卻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难曰：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晋书·宣帝纪》：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司马宣王讨之。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斩达。】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太和四年事。】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举引，一校作“众引”。◎严衍曰：此事乃晋初郭冲对扶风王骏之言，冲去亮未远，言必有据。但冲谓此乃亮在阳平时事，夫阳平关在汉中，懿自从魏武破张鲁后，未尝复至汉中，裴松之驳之是也。然因阳平二字，谓冲为妄言，则又不然。何也？骏，懿之子也，使冲言果妄，骏岂不能为父辨诬？而乃慨然善冲之言，即在坐刘宝、桓隰辈，皆思寻隙索瑕，以诋亮谀懿者，终亦不能复难，乃知冲言不妄矣，但非阳平时事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斜谷，见《后主传》建兴八年。郿，今陕西凤翔府郿县东北。◎胡三省曰：○班《志》：斜水出衙岭山，北至郿入渭。○脉水沿山，则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师古音眉。郿故城，陈仓县东北十五里，故郿城是。◎弼按：郿县故城，在陈仓东南，相距约百余里。身之此注误。】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胡三省曰：今兴元府褒县北十五里有箕山，郑子真隐于此。赵云、邓芝所据，即此谷也。又据《后汉书·冯异传》，箕谷当在陈仓之南，汉中之北。◎《一统志》：箕山在今陕西汉中府褒城县西北。后汉建武四年，公孙述将程焉出屯陈仓，冯异迎击破之。焉退走汉川，异追战于箕谷。◎《舆地纪胜》：箕山在褒城县北十五里，上有池，四时不涸，俗号秦王猎池；山内有穴，号丙穴；有谷，号道人谷，即郑子真隐处。◎沈钦韩曰：○《纪要》：箕谷在凤翔府宝鸡县东南四十里，谷口有石如门，曰石门。广二步，宽八步，高一丈。相传蜀五丁所开，汉高通之，以避

子午之险。】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祁山，见《后主传》。】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姜宸英曰：戎阵整齐，号令严肃，此名将之事，奈何谓亮短于将略！】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南安郡治豲道，今甘肃巩昌府陇西县东北。天水郡治冀，今巩昌府伏羌县南。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泾州镇原县南五十里。三郡均详见

《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魏略》曰：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胡三省曰：谓不预为之备也。】而卒闻亮出，【卒，读曰猝。】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街亭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详见《魏志·明帝纪》太和二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九：戎丘城在秦州西城，武侯使马谡与张郃战于街亭，亲引大军屯于戎丘，即此。街泉城在秦安县东北，汉置县，属天水郡，后汉省入略阳县。】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西县在今甘肃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详见《魏志·阎温传》。◎胡三省曰：○《续汉志》：西县，前汉属陇西郡，后汉属汉阳郡，有嶓冢山、西汉水。◎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三：梁州西县有诸葛城，即孔明拔陇西千余家还汉中，筑此城以处之，因取名焉。】【◎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人皆贺亮，亮颜色愀然有戚容，谢曰：“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李安溪曰：此言是诸葛心中语，不必难也。】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难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于此众人方知也，且于时师出无成，伤缺而反者众，三郡归降而不能有。姜维，天水之匹夫耳，获之则于魏何损？拔西县千家，不补街亭所丧，以何为功，而蜀人相贺乎？】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华阳国志》作“职臣是当”，盖本职汝之由。】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汉晋春秋》曰：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姚范曰：○

《赵云传》：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在一人耳。【◎胡三省曰：谓兵之胜败在将也。】今欲减兵损将，【宋本“损”作“省”，《通鉴》同。】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烈壮，【◎《通鉴》作“甄壮烈”。◎胡三省曰：甄，察也，别也。】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通鉴》“天下”作“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胡三省曰：善败者不亡，此之谓也。姜维之败，则不可复振矣。】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通鉴》“坐”下有“而”字。】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適疲于西，又务于东，【◎胡三省曰：疲于西，谓郿县祁山之师。务于东，谓江陵东关石亭之师也。】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宋本“如”作“于”。】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胡三省曰：解，读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后皆同。◎严衍曰：解者，晓也。旧注训作懈怠之懈，非是。】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胡三省曰：坐大，言坐致强大也。策破刘繇在汉献帝兴平二年，破王朗在建安元年。◎王士骐曰：此段有借影而无照应，先后文势，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转，似以刘繇、王朗自譬，而以孙策譬

曹氏。◎何焯曰：遂并江东，下有脱文，当是指斥孙权之语。吴臣讳而削之。◎钱大昭曰：刘繇为豫章太守在兴平中，王朗为会稽太守在建安初。又孙策之卒在建安五年。此疏既上于孙权破曹休之时，则建兴五年也。相隔二三十年，似不必赘述。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

《魏志》亦无此人。窃疑是表为后人伪撰，承祚不采此文，其识高人一等矣。】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胡三省曰：以操之善兵，亮谓之“仿佛孙、吴”，固未易才也。】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偪于黎阳，几败北山，【◎宋本“北”作“伯”。

◎钱大昕曰：古“伯”、“白”通。◎赵一清曰：作“北山”是。北山，谓张燕也。◎弼按：曹操无与张燕交战事，燕号黑山，非北山，赵说误。◎姚范曰：当作“北山”。盖攻张鲁，阳平有南北山也。】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胡三省曰：困于南阳，谓攻穰为张绣所败也。险于乌巢，谓攻袁绍将淳于瓊时也。偪于黎阳，谓攻袁谭兄弟时也。几败伯山，谓与乌桓战于白狼山时也。殆死潼关，谓与马超战时也。危于祁连，当考，或曰围袁尚于祁山时也。伪定者，言难定一时之功，而有心于篡汉，故曰伪。几，居希翻。◎赵一清曰：祁连，谓邺下滥口之战也。】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胡三省曰：昌霸，昌豨也。操累攻不下，后命于禁击斩之。四越巢湖不成，谓攻孙权也。李服，盖王服也，与董承谋杀操，被诛。夏侯，谓夏侯渊守汉中，为先主所败也。◎姚范曰：《后汉·献纪》及《蜀志·先主传》不云王服为李服，张辽、于禁等传不云昌豨为昌霸，《先主传》作“昌霸”。】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胡三省曰：驽下者，自谦以马为喻，若驽骀下乘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胡三省曰：丧，息浪翻。郃，古合翻，又曷阁翻。曲长，一曲之长也。军行有部，部下有曲，曲各有长。长，丁丈翻。屯将，将屯者也。将，即亮翻。◎何焯曰：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非也。以《元逊传》观之自明。第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渲洩于外，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写留箱箧，元逊钩致之于身后耳。集不载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无疑也。◎李慈铭曰：元逊钩得后表者，以《诸葛恪传》恪论出军之意有云“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故谓实有后表也。】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胡三省曰：蜀兵谓之叟。賨叟，巴賨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种。散骑、武骑，当是骑兵分部之名。賨，藏宗翻。◎何焯曰：○《后汉书·董卓传》注云：叟兵即蜀兵也，汉代呼蜀为叟。○又《刘焉传》注引孔安国《尚书传》云：蜀，叟也。○然

《光武纪》注引《华阳国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益州郡。

* 则叟者，蜀之西南夷。○《尚书疏》亦云：叟，蜀夷之别名，即今之云南也。○又《李恢传》：赋出叟、濮耕牛战马。○此叟之在滇显证也。青羌，则青衣羌耳。】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胡三省曰：言不战而将士耗损已如此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官本“及虚”作“及今”，本集作“及蚤”。◎胡三省曰：亮意欲及魏与吴连兵未解，乘虚图之也。】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通鉴》作“与贼支久”。◎胡三省曰：支，持也。】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严衍曰：难平，犹言难料。】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宋本“已”作“以”。

◎胡三省曰：拊手，乘快之意发见于外也。】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胡三省曰：此两“然后”之“然”，转语之辞，与他文“然后”之意不同。】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胡三省曰：自

祁山之败，亮益知魏人情伪，故其所言如此。】于是有散关之役。◎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晋书·文苑传·张翰传》：翰字季鹰，吴郡吴人也。父俨，吴大鸿胪。

◎《史记·伍子胥列传》注：张勃，晋人，吴鸿胪俨之子也，作《吴录》，裴注引之。◎是俨父子三人皆能文之士也。俨字子节，见《吴志·孙晧传》宝鼎元年注引《吴录》。◎沈家本曰：○《隋志》：《嘿记》三卷，吴大鸿胪张俨撰，亡。○二唐志；张俨《默记》三卷。○亦先亡后出者，裴氏此传引二条，一为《后出师表》，一称俨《述佐篇》，是其书各有篇名也。

◎袁枚曰：此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国，大谋也。张皇六师者有之，一鼓作气者有之，钳马而食以肥应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后出师者也。若果为亮作，是亮之气馁，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效，则治臣之罪”，何其壮也！后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败利钝，非臣所能逆睹”，何其衰也！当是时，街亭虽败，犹拔西县千家以归。蜀之山河天险如故，后主任贤勿贰，非亡国之君。亮再举而斩王双，杀张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势所在，有成无败，有利无钝，已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递以才弱敌强，民穷兵疲之语，上危主志，下懈军心。而又称“难平者，事”，以豫解其日后无功之罪，虽至愚者不为，而谓亮之贤而为之乎？表中六难，屡言曹操之败，再言先帝之败，以归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将军出师而为此言，无谓；己不解，而欲后主解，无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贸贸出师，悖矣！按此表上于建兴六年，亮此时年未五十，非当死时也。后死于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当知也。诸贤死尽，而劝降之谯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当知也。亮不特知汉之必亡，且知已与诸贤之中年必死，岂理也哉？当邓艾入蜀时，使后主听姜维之言，早备阴平及阳安关口，则艾不能入。纵入后，其时罗宪、霍弋犹以重兵据要害，故孙盛以为乞师东国，征兵南中，则蜀不遽亡。将士在剑阁者，闻后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则亮死后十余年，蜀犹未可亡，而亮出兵时，乃云“坐而待亡”，何邪？然则此表谁作？曰：此蜀亡后好亮者附会董广川明道不计功之说，以夸亮之贤且智，而不知適以毁亮也。裴松之称此表本集所无，出张俨《默记》，陈寿削之，真良史也。◎钱振鍠曰：或疑孔明《后出师表》不真，殆不然。诸葛恪谓“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按《前表》未尝有“与贼争竞”语，《后表》差近之。恪谓“贼民岁月繁滋”诸语，分明袭用后表。

《后表》虽出张俨《默记》，然俨为吴大鸿胪，非伪作孔明表者也。且又安肯曰“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乎？恪所谓近见者即《默记》之本，则有然矣。◎黄以周曰：武侯内治蜀，外征魏，其勋绩赫赫，昭人耳目。然当时好大言者以武侯不能卒厥功，辄短其才。俨作《述佐篇》，尊诸葛，抑司马。而难者又谓诸葛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不如闭关守险，无事空劳师旅。俨以为讨贼事不可息，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乃托其辞于诸葛，以为《后出师表》，已自道之其意，欲为诸葛解嘲也。而后世偾军之将反从此藉口。昔吾先君子《儆居集》力辩此表之赝，【黄以周之父周式。】与《前表》辞气迥别。且据《赵云传》，云卒于建兴七年，六年出师，云尚未卒，不得云赵云之丧。后表不载《武侯集》，裴注引此表而云出张俨《默记》，则此表为张俨拟作明矣。孙晧谓俨有出境才，俨亦自以皇华不辱命为言。俨有此学，自能拟此表。于赵云事少有参错，亦无足怪也。】】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散关、陈仓，均见《后主传》建兴六年。】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胡三省曰：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宋本作“陈戒”，《通鉴》同。武都、阴平，均见《后主传》建兴七年。】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攻式，【宋本“攻”作“击”。】亮自出至建威，【◎

《水经·漾水注》：汉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道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东南，二源合注，东迳建威城南，又东迳兰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城之历城也。◎《一统志》：建威城在今甘肃階州城县西，后汉末所置戍守处。景耀初，姜维请于西安建威立诸围戍。◎《张翼传》“延熙中，翼稍迁建威督”，即此。】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

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燿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幹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汉晋春秋》曰：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胡三省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古今之正义也。】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胡三省曰：○衅，隙也。情，欲也。○

《左传》：戎子驹支对范宣子曰：“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杜预注曰：掎其足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官本《考证》曰：戍，当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通鉴》“缉”作“辑”。】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须，待也。】使北贼得计，【北贼，谓魏也。】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胡三省曰：优，饶也。今人犹谓宽假为优饶。】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通鉴》“弘”作“深”。】非匹夫之为分者也。【◎官本“也”作“比”。

《通鉴》作“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胡三省曰：言所计者大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宋本“以”作“已”。】无上岸之情，【◎官本“岸”作“进”。◎胡三省曰：谓孙权之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胡三省曰：言魏不能渡汉而图江陵也。】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上当分裂其地【宋本“上”作“高”，《通鉴》同。】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胡三省曰：言蜀若破魏，吴亦将分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胡三省曰：言蜀与吴和，则虽倾国北伐，不须东顾以备吴，而魏河南之众欲留备吴，不得尽西以抗蜀兵也。】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唐庚曰：孙权称尊，议者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绝之。惟孔明以为未可。或问孔明之不绝吴，权邪？正邪？曰：正也，非权也。六国之时，诸侯皆僭矣，孟子以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诛之，必教之不从而后诛之。然则未教之罪，王者有所不诛。孔明之势既未能有以教吴，则吴之僭拟未可以递责。此王者之法也，非权也。】】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通鉴辑览》曰：木牛流马，世称神奇。殊不思巧工设机，只可炫异目前，岂能藉以任重致远？西法其明征也。意亮当时军资未缮，真马牛或不给于用，因权宜制器以济其穷，不过如秧马缫车之类，非偃师幻人所可同日而道。】【◎《汉晋春秋》曰：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北地郡，见《魏志·傅嘏传》。◎《元和志》：曹魏于冯翊旧祋翊县置北地郡。◎石城，未详。◎《魏志·明纪》：太和五年，轲比能诣幽州贡名马。◎即为建兴九年事，恐葛公未必能招致也。】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郃、费曜、戴陵、郭淮等。【戴陵事见《魏志·文纪》黄初元年。】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上邽，今甘肃秦州西南，详见《魏志·明纪》太和五年。】余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胡三省曰：雍、郿二县皆属扶风郡。◎《一统志》：雍县故城，今陕西凤翔府凤翔县南。◎郿县见前。】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通鉴》：高帝十一年，楚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胡三省曰：观懿此言，盖自知其才不足以敌亮也。】遂进。亮分兵留攻，【《通鉴》下有“祁山”二字。】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

【徼，读曰邀。】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卤城在西县、冀县之间，在今甘肃巩昌府伏羌县及秦州之间，详见《魏志·夏侯渊传》、《阎温传》、《杨阜传》。】张郃曰：“彼远来逆我，我请战不得，【《通

鉴》无下“我”字，是。】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通鉴》 “以”作“已”。】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县军食少，【《通鉴》“县”作“孤”。】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胡三省曰：有意为之曰故。寻者，随而蹑其后。】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贾诩黄初四年已死，此盖为别一人，《通鉴》作“贾栩”，《晋书·宣帝纪》作“贾嗣”。◎沈家本曰：“诩”字误，“栩”与“嗣”则未知孰是。】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胡三省曰：懿实畏亮，又以张郃尝再拒亮，名著关右，不欲从其计。及进而不敢战，请见势屈，为诸将所笑。】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千于南围，【◎宋本“千”作“平”，《通鉴》同。◎胡三省曰：无当，盖蜀军部之号，言其军精勇，敌人无能当者。使平监护之，故名官曰无当监。南围，蜀军围祁山之南屯。】自案中道向亮。【◎胡三省曰：案，据也。懿分道进兵，欲以解祁山之围，自据中道，与亮旗鼓相向也。】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互见《魏明纪》太和五年。】】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剑阁在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南，详见《魏志·邓艾传》。】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赵一清曰：○《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引吕伯恭云：《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参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马法》之出士徒数，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为不胜计，以虑败也，故不尽用之，虽败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实数也。自此以后，调发者皆用实数，幸而一胜，不幸而一败，则皆不可数矣。晋作州兵，乃是尽数调发，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鲁城作丘甲，苏秦以齐王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万。曹操谓崔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是皆以实数调发。惟诸葛孔明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过十二万，孔明所用八万，常留四万，以为更代。蜀之所以强者，以孔明不尽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万二千。数年之间，所折者不过二万耳。〖王鸣盛说同。〗◎何焯曰：蜀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于二十八万户中，二家零三分之余出一人，于五十六万四千男女口中，四丁零四分发一人，其不忍尽民之力如此。又蜀吏四万人，除四户复除，则是二家出一也。除其中老弱，则是每丁发一人也。〖何说似有误字。〗】时魏军始陈，幡兵適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冯本“不”作“所”。】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

《左传》：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实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去者束装以待期，【郝经《续后汉书》“去者”作“更者”。】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思致死命。相谓曰： “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宣王，一战大剋，此信之由也。◎难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长安耳，此年不复自来。且亮大军在关、陇，魏人何由得越亮径向剑阁？亮既出战场，【宋本“出”作“在”。】本无久住之规，而方休兵还蜀，皆非经通之言。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而并不多载冲言，【“多”字衍。】知其乖剌多矣。【◎宋本无“矣”字，冯本无“多”字。◎郝经曰：世期谓无径向剑阁之理，是也。更兵番下，而亮不失信，御众之道也。故众为尽其死力，而亦以为不然，非也。】】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郡国志》：右扶风武功。◎《左传·昭公九年》杜注：骀在武功县所治斄城。◎《括地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寰宇记》：后汉省斄县，复自渭水南移武功县于斄故城，因谓之武功城。

◎《一统志》：汉武功县在今郿县界，即斄县故城，今武功县西南三十里。◎《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迳五丈原北。《魏氏春秋》曰：“诸葛亮据渭水南原，司马懿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东转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诸君无事矣。’亮果屯此原，与懿相御。”渭水又东迳郿县故城南，斜水出武功县西南衙岭山，北历斜谷，迳五丈原东。诸葛亮《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水出武功县，故亦谓之武功水也。是以诸葛亮表云“臣先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其水北流，注于渭。◎《一统志》：五丈原，在今陕西凤翔府郿县西南，与岐山县接界。】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宋本“住”作“驻”，《通鉴》同。】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赵一清曰：○《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世说》曰：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治军渭滨，克日交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独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随其进止。宣王叹曰：“诸葛君可谓名士矣。”○又《史通·敛事篇》云：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弼按：曹咎，见《史记·项羽本纪》。〗其事相符，言之谠矣。

* 一清按：武侯数挑战，懿不出，因遣以巾帼妇女之饰以激怒之。知几所指，即此事也。◎梁章钜曰：公北伐者四，凡再出祁山，一出散关，一出斜谷。】【◎《汉晋春秋》曰：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胡三省曰：孙武子及司马穰苴之言也。】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互见《魏志·明纪》青龙二年注引《魏氏春秋》。◎《通典》卷一百五十《兵三》云：司马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谓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魏氏春秋》曰：亮使至，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宋本“览”作“揽”。

◎赵一清曰：此条与《魏志·明帝纪》复出。◎何焯曰：罚二十以上，岂无参佐可以平之？孔明虽蹇蹇夙夜，不若是之不谙政体也。】所啖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梁章钜曰：以建兴十二年，公卒，年五十四推之，知其生于汉灵帝辛酉光和四年也。◎弼按：梁氏有《诸葛公年谱》，见《三国志旁证》卷二十一，文繁不录。◎或曰：天下有方贱亨涂，而遽生意外，使可成之志不遂，读之每为雪涕竟日。】【◎《魏书》曰：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汉晋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坞。◎《晋阳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晋书·宣帝纪》：会有长星坠亮之营。】

◎臣松之以为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呕血，盖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及至刘琨丧师，与晋元帝笺亦云“亮军败呕血”，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丧故也。】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胡三省曰：方亮之出也，懿以为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及亮既死还军，懿案行其营垒处所，以为天下奇才。观此，则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为此言，以安众将之心耳。◎或曰：此皆极爱惜推崇之意，何云承祚有不足于武侯邪？】【◎《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胡三省曰：犹孔亮未死也。】于是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胡三省曰：入斜谷也。】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

【◎胡三省曰：司马懿字仲达。以当日百姓之谚观之，时人之于孔明何如也？】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通鉴》作“不能料死故也”。◎杜佑曰：孔明料吴不降，明矣。司马不料亮死，暗矣。◎《晋书·宣帝纪》：关中多蒺藜，〖◎《通典》云：杨仪多布铁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水经·沔水注》：沔水又东迳武侯垒南，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垒。沔水又东迳沔阳县故城南，其城南临汉水，北带通陆，南对定军山。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于其山，因其地势不起坟垄，惟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有亮庙。亮薨，百姓野祭。习隆、向充共表立庙沔阳。钟士季征蜀，枉驾设祠。塋东即八阵图也。遗基略在，崩褫难识。◎《一统志》：定军山在陕西汉中府沔县东南十里，两峰对峙，山上平坂，可驻万军。◎何焯曰：葬汉中者，欲后人嗣事于魏也。】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叡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

【◎《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诸葛亮图垒南，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自垒西去，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王观国《学林》云：○《后汉书·窦宪传》班固作《燕然山铭》曰：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章怀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阵图。○由此观之，则八阵图盖古法也，非亮创为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刘禹锡《嘉话录》：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巴、蜀雪消之际，澒涌滉瀁，大木枯槎，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迨今六七百年。○《东原录》谓孙绍先言：武侯夔州八阵图，用八，以石垒。汉州八阵图，用六，以沙垒。皆近千年不泯。用六在用八之后，以其兵少，未能足其数也。或谓八阵之势，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蟠也。◎郝经曰：○八阵集迹。○

《荆州图经》云：在奉节县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有孔明八阵图，聚綑石围之，各高五尺，皆棋布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或为夏水所没，及水退，复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两层，其后每层各十二聚。○《成都图经》云：武侯之八阵凡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镇者一百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其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法也。○《兴元志》：兴元西县亦有八阵。○则八阵凡四矣。◎潘眉曰：○宋神宗云：黄帝始制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阵法也。后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遇久乱，将臣深晓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及七军，七军者，圆阵也。○又云：八阵图有四，一在广都之八阵乡，

一百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六十有四，方阵法也；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二百五十六，下营法也；一在益州城东南隅棋盘市，亦二百五十有六。○杨慎曰：八阵图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弥牟镇。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门四起，中列土垒，约高六尺。耕者或劖平之，经旬余复突出。此乃其精诚之贯，天之所支，而不可或坏者，盖非独人爱惜之而已。◎顾祖禹曰：汉时都肄已有孙吴六十四阵；窦宪常勒八阵击匈奴；晋马隆用八阵以复凉州；陈勰侍白虎幡以武侯遗法教五营士；后魏柔然犯塞，刁雍上表，採诸葛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李靖对太宗言六花阵法本于八阵。是则武侯之前，既有八阵，后亦未尝亡也。】【◎《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亮集》载作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鞦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轴孔四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与前同。后脚孔分墨去后轴孔三寸五分，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后载剋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长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通鉴》胡注引此流马尺寸字句少异。】】亮言教疏奏多客观，别为一集。【◎

《隋书·经籍志·正史类》：《论前汉事》一卷，蜀丞相诸葛亮撰。◎《唐书·艺文志》：诸

（亮葛）**[**葛亮**]**《论前汉事》一卷，又音一卷。◎《通志·艺文略》：《汉书音》一卷，诸葛亮撰。◎唐日本国人佐世《见在书目·杂家》：《诸葛武侯上事》九卷。◎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造《蜀科》，见本志《伊籍传》。◎《唐书·艺文志》：诸葛亮《贞洁记》一卷。◎诸葛亮《哀牢国谱》，见《华阳国志》。◎《隋志·儒家类》：《诸葛武侯集诫》二卷。

◎又《总集类》：《诸葛武侯诫》一卷。◎又《兵法类》：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通志·艺文略》：《武侯八阵图》一卷。◎《隋志》：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

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困学纪闻》卷十三云：昭烈谓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终身不敢议蜀也。司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敌。◎《史通》云：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峰。◎又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则武侯事迹湮没多矣。〖杭士骏、赵一清均引之。〗】【◎《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砚北杂志》曰：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载白楮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甚哀。】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胡三省曰：○《姓谱》：习，国名，后以为姓。○《风俗通》：汉有习响，为陈相。】中书郎向充等【元本“向”作“尚”，又一本“充”作“允”，均误。充为向宠弟。见《宠传》。】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诗·召南·甘棠之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传》云：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击也。茇，草舍也。◎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国语》：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王命金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

坏，实斯人是赖，【《水经·沔水注》引此作“亮德轨遐迩，勋盖来世，王室之不坏，实赖斯人”，字句少异，较此为允。】而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沔水注》“渎”作“黩”。】建之京师，又偪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宋书·礼志四》：○何承天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太烝，故代遵之，以元勋配餮。”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

【◎元本“止”作“正”，陈本“止得”作“正谓”。◎《襄阳耆旧传》：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姐適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

《诸葛氏集》目录：开府作牧第一 权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计算第五 训厉第六综覈上第七 综覈下第八【毛本“综”作“宗”，误。】 杂言上第九 杂言下第十【毛本“杂” 作“襍”，误。】贵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 与诸葛瑾书第十五 与孟达书第十六 废李平第十七 法检上第十八 法检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 军令中第二十三 军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姚范曰：在，疑“佐”字。◎弼按：○《晋志·陈寿传》云：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是撰《诸葛集》时，正官佐著作郎也。】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晋书·荀勖传》：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汉司空爽曾孙。武帝受禅，封济北郡公，固辞，为侯。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时帝素知太子闇弱，遣勖及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晋书·和峤传》：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迁中书令。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为人，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华阳国志·十一》：陈寿再为著作耶，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蜀、吴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出为平阳侯相，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时寿良亦集，故颇不同。◎唐庚曰：魏文帝即为，求孔融之文，以为不灭班、扬。晋武帝践祚，诏定诸葛亮故事。融既魏武之仇恨，亮亦晋宣之敌对，二人之言，宜非当时之所欲闻，而并见收录，惟恐其坠失，荡然无忌，犹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亮毗佐危国，【◎《诗·大雅》：天子是毗。◎郑《笺》云：毗，辅也。】负阻不宾，【◎

《论衡》：化不宾为齐民。】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複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沈家本曰：亮之见权，在建安十三年，以建兴十二年时年五十四推之，则其时年二十八，恐此“七”字误也。】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

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毛本“技”作“枝”，误。】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或曰：此皆极美之词，无屈抑之意，可知寿非脩怨。】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或曰：深得武侯之心。】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或曰：可雪不戢之谤，抑中仍褒。】昔萧何荐韩信，【◎《汉书·韩信传》：萧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汉王乃拜信为大将。】管仲举王子城父，【◎《新序》卷四：管仲言齐桓公曰：“平原广囿，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若归，则臣不若王子成甫，请置以为大司马。”◎《左传·文公十一年》：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杜注：王子成父，齐大夫。◎梁玉绳曰：王子成父，又作“城父”。〖《管子·小匡》、《吕览·勿躬》、《史》齐、鲁世家并古通用字。〗案城父不知何王之子。韩昌黎

《王仲舒神道碑》、《通志·略五》以为姬姓，《魏王基碑》以为王子比干之后，〖钱大昕《金石文跋尾·二》。〗未知孰是。】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何焯曰：上云人杰，在其子孙之朝故耳，归之天命，则仍夷之也。】

“青龙二年春，亮帅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解见前。】郑人之歌子产，【◎《左传·襄公三十年》：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何焯曰：上云“用兵不戢”，盖对敌国之词。此又申明其真王者之师也。】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远也。【◎冯本作“不得及远也”。◎《晋书·李密传》：张华问密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雅；《大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华善之。】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或曰：观此表而犹疑寿者，可谓失言。】

“伏惟陛下迈纵古圣，【宋本“纵”作“踪”。】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宋本“泰始”以下低一字，〖元本低二字。〗别为一行。◎弼按：不必论本传，即此表文，已可为武侯一篇佳传。宋广汉张栻亦撰《武侯传》，事虽详备，文则远逊于此也。◎又按：陈寿上表，自署平阳侯相，与《华阳国志》合，惟与《晋书》本传云“补阳平令”异。钱大昕亦疑《寿传》为误。案《晋书·地理志》“平阳郡平阳，旧尧都，侯国”。平阳在汉为曹参封邑，子孙袭封。后汉末张济封平阳侯。晋元帝时，李矩封平阳侯。至晋初何人封平阳侯，未详也。】

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随亮至汉中。【◎亮与兄瑾书曰：“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

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书在《亮集》。】年二十五，建兴元年卒。【◎何焯曰：公北驻汉中在建兴五年，“元”字误。思远之生在建兴五年也。详“元”字当作“六”。伯松亦以转运之勤，死于王事。◎钱大昭曰：按《霍峻传》云“亮北驻汉中，请为记室，使与子乔共周旋游处”，与《乔传》合。然北驻汉中之事，后主传及诸葛亮、向朗等传皆在建兴五年，则所云“建兴元年卒”者，误矣。】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洪饴孙曰：翊武将军，一人，蜀所置。】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

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艺文类聚·二十三》载武侯《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叹穷庐，将复何及！】年十七，【延熙六年。】尚公主，拜骑都尉。其明年为羽林中郎将，【◎元本、冯本、监本、毛本“羽”作“翰”，宋本作“羽”。◎赵一清曰：○何焯云：翰林名官始此邪？然其职为中郎将，则犹之羽林也。后因亲信宿衙，遂使才藻艺能之士皆待诏焉。及后学士代章王言，乃取翰林子墨客卿之辞为美名，恐反失其本也。○又云：宋本正作“羽林”。○一清案：周群为儒林校尉，则翰林中郎将未足致疑。不必以宋本作“羽林”字为证也。◎潘眉曰：唐以前无翰林官，况冠于中郎将之上，此“翰”字为“羽”字之讹。羽林中郎将，汉旧官也。◎弼按：何说本疑词，赵说牵强，潘说是。羽林中郎将，见《魏志·后妃传·毛后传》。】屡迁射声校尉、【射声校尉，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六年。】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阴平，今甘肃階州文县治。◎《魏志·邓艾传》：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胡三省曰：此道即所谓阴平景谷道。◎《华阳国志》：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左担行出涪。邓艾从之伐蜀。◎谢鍾英曰：景谷道在文县南。】瞻督诸军至涪亭住，【宋本、元本、冯本“亭”作“停”。涪，今四川绵州东，见《刘璋传》，又见《邓艾传》。】前锋破，退还，住绵竹。【◎绵竹，今绵州德阳县北，见《刘焉传》，又见《邓艾传》。◎本志《黄权传》：黄崇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进，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瞻犹豫未纳，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至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胡三省曰：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诱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其随瞻战死绵竹者，张飞孙遵，见《飞传》；黄权子崇，见《权传》；李恢弟子球，见《恢传》。◎杜佑曰：汉州德县，邓艾破诸葛瞻于此，因为京观。◎赵一清曰：○《元和郡县志》：初，瞻在涪而艾已入江油，瞻曰：“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遂就绵竹埋人脚而战，父子死焉。○《寰宇记》卷七十三：绵竹县故城，在汉州德阳县北三十五里。○李膺《益州记》云：石子头二十里，即故绵竹县城，诸葛瞻埋人脚战处。】【◎干宝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华阳国志》曰：尚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乃驰赴魏军而死。【◎《困学纪闻》云：朱晦翁欲传末略载瞻及子尚死节事，【晦翁，朱熹之号。】以见善善及子孙之义。南轩不以为然，【南轩，张栻之号。】以为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晤，可谓不克肖矣。兵败身死，虽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尔。以其犹如此，故书子瞻嗣爵，以微见善善之长。以其智不足称，故不详其事，不足法也。◎何焯云：思远于景耀四年以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共平尚书事，至六年冬亡国，其任

事未久，董厥、阎宇位皆在其上，所谓“任兼将相”者，恐未悉当时事势也。姜维略言之而后主不纳，逃谗沓中。思远少为主婿，亦蜀之宫子奇也，能必入乎？◎赵一清曰：朱子之论最为平允，南轩则近于苛矣。◎周寿昌曰：南轩此论，可谓不揣本末而权轻重者矣。瞻、尚父子世臣，任兼将相，岂能以一黄皓而轻为去就？即尚战死时，犹以不早斩黄晧为叹，此亦临难愤语。彼时若真斩晧，不又一袁绍耶？即裴后注引《蜀史》常璩说长老云陈寿常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恶黄晧而云瞻不能匡矫也。是《瞻传》所云将护黄晧，瞻无能匡矫之语，未可全信。国败主降，父子同时赴敌死难，尚未非忠武侯之肖子，将北地王哭庙杀妻子，旋自杀，亦谓其不能挽回危败，徒捐生以塞责，非先主之贤孙也？宋儒执论迂谬，令人愤懑不平，多类此。但不知朱子是作何传，若是修《纲目》，则无传；若《蜀志》，则瞻有专传在后，其子尚即附其父传内，何烦略载邪？】】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案《诸葛氏谱》云：【《诸葛氏谱》，《隋志》未著录。】京字行宗。【元本“行”作“仲”。】◎《晋泰始起居注》【◎沈家本曰：○《隋志》：《晋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轨撰。○二《唐志》同。】载诏曰：“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其孙京，随才署吏。”后为郿令。【郿，见前。】◎尚书仆射山涛《启事》曰：“郿令诸葛京，祖父亮，遇汉乱分隔，父子在蜀，虽不达天命，要为尽心所事。京治郿自复有称，臣以为宜以补东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论。”◎京位至广州刺史。【宋本“广”作“江”。】】

董厥者，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適。”徙为主簿。亮卒后，稍迁至尚书仆射，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钱大昭曰： “大将军”上当有“辅国”二字。】而义阳樊建代焉。【义阳，今河南南阳府桐柏县东，见《魏志·武文世王公传·彭城王据传》。】【◎案《晋百官表》：【◎沈家本曰：○《隋志》：梁有荀绰《百官表注》十六卷。】董厥字龚袭，亦义阳人。建字长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吴，值孙权病笃，【◎何焯曰：孙权殁于延熙十五年，“二”字衍文。且延熙止二十年，亦无二十四年也。权寝疾，召诸葛恪于武昌，正延熙十四年事。】不自见建。权问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预也？”恪对曰：“才识不及预，而雅性过之。”后为侍中，守尚书令。【◎钱仪吉曰：史传董厥，忽入樊建使吴事，语似不伦。且上文称厥代陈祗为尚书令，此景耀元年祗卒而厥代也，又云“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此景耀四年厥迁辅国大将军平尚书事，而建代厥为尚书令也。既言建代厥为尚书令，此又言建后为侍中，守尚书令，前后重出，必非承祚本书，疑此五十字〖◎弼按：应作“五十四字”。〗本在注“建字长元”之下，而误为正文者。惟他书引《晋百官表》但有名字爵里，而此独记事，或“延熙”以上更有脱文。】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晧窃弄机柄，【◎刘咸炘曰：特书此见亮死而汉亡，无人继之也。】咸共将护，无能匡矫，【◎胡三省曰：揉曲使直曰矫。】【◎孙盛《异同记》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晧，而云瞻不能匡矫也。”】然建特不与晧和好往来。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诣京都，同为相国参军，其秋并兼散骑常侍，使蜀慰劳。【◎刘咸炘曰：尚云厥、建附此者，以其与瞻将护黄晧，不守亮亲小人之戒，蜀汉所以倾颓也。按此二人若合于陈震、董允、吕乂、陈祗传中，则首尾完具。】【◎《汉晋春秋》曰：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建稽首曰：“臣窃闻天下之论，皆谓邓艾见枉，陛下知而不理，此岂冯唐之所谓‘虽得颇、牧而不能用’者乎！”【◎《史记·冯唐传》：唐事文帝。上曰： “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于是发诏治艾焉。【元本“治”作 “理”。】】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胡三省曰：仪，度也。轨，法也。】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冯本“饰”作“伤”，误。】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胡三省曰：言事事物物必从其本而治之。】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胡三省曰：亚，次也。匹，偶也。】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常璩曰：诸葛亮虽资英霸之能，而非中兴之器，欲以区区之蜀，假已废之命，北吞强魏，抗衡上国，不亦难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祎，遵修弗革。摄乎大国之间，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姜维才非亮匹，志继洪轨，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孔明盘桓，俟时而动，遐思管、乐，远明风流。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夫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贰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又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独禀先觉。标榜风流，远期管、乐。初九龙盘，雅志弥确。百六道丧，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扫雰雺？宗子思宁，薄言解控。释褐中林，郁为时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云：诸葛孔明千载人，用兵行师，本仁义节制，三代以降未有也。操心制行，一出于诫。生于乱世，躬耕陇亩，使无徐庶一言，玄德三顾，必不求闻达。始见玄德，论荆、益可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司马懿叹为奇才，钟会祭其墓。此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张溥曰：诸葛亮之说先主借荆州取益州也，其道皆杂王霸行之。及受顾命辅后主，则行事纯乎王矣。以王霸杂行者，师出于奇；纯乎王者，师出于正。出于奇者，非大胜即大败；出于王者，无大胜亦无大败。辅英主以奇，辅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谷之策，仿佛孙、吴，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计虑审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调赋而国不知赋，军农并兴，若行无事。以周公之法寓于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窥其间，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无战，角立之国，有战有守。蜀，守国也，非战国也。后主为君，守而不足，诸葛亮为相，战且守而有余。西晋降而东，汴宋降而南时，可为十倍蜀矣，其如无亮何！◎李安溪曰：武侯实仁义节制王者之师，寿以为短于奇谋，此其识见之差，非有所怼憾。◎王鸣盛曰：《晋书》称陈寿“作《三国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云“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髡。寿为《亮传》，谓‘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每以此少之”。《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此亦其一也。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郃所破。初未尝以私隙咎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覆盛赞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廖立、李平为亮废窜，尚能感泣无怨，明达如寿，顾立、平之不若邪？亮六出祁山，〖◎弼按：武侯再出祁山，此云“六出”，误。〗终无一胜，则可见为节制之师，于进取稍钝，自是实录。

◎于慎行曰：魏延请假精兵五千从褒中取长安，而孔明不用。正使延不可使者，诸将之中更无可使者邪？坐失良图，以正取胜，数出无功，继之以死。陈寿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黄恩彤曰：王伯厚谓武侯不用魏延之计，非短于将略，在《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何义门谓魏延虽雄猛，不可专任。蜀兵寡，分则不可以临敌。王论其理，何论其势，尽之矣。至谓陈寿因此短其用兵，则亦未尝详读本传也。按建兴六年，武侯攻祁山，以马谡违节制败，然犹拔西县反。是年冬，复出散关，以粮尽退，斩魏将王双。九年复出祁山，以粮尽退，射杀魏将张郃。盖自出师以来，多因馈饷不继，致挠其锐。然每退则擒馘上将，全师振旅而还，不可谓短于用兵也。且陈寿之推武侯亦至矣。其初出祁山也，则曰“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其没而军退也，则曰“宣王案行其营垒，叹为天下奇才”，序述如此，虽孙吴何以过

哉？寿以晋臣论敌国之相，扬之乎，惧乖立言之体；抑之乎，又失是非之真。是以隐约低昂以见意，一则曰“所以对敌，或值人杰”，为仲达之受巾帼讳也，又曰“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以见司马非诸葛之敌，诸葛非用兵之失也。读者不察，反谓訾武侯短于用兵，岂知其意者哉！◎刘咸炘曰：黄氏此论，乃据上文集表文，以释评语“应变将略非长”之疑也。然表中亦言“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于将略”，是岂皆诡辞邪？尚氏亦据表文，言寿之评亮，正以蜀人仕晋，不得不为司马懿回护耳。夫为懿回护，不书懿短可矣，何必贬亮乎？◎蒋超伯曰：俞文豹云古今论孔明者莫不以忠义许之，然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其说有四：备虽称中山靖王之后，服属疏远，世数难考，犹宋高祖自称楚元王后，故《通鉴》不以绍汉统。周瑜以枭雄目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亮独何见而委身焉？一也；备之枉驾草庐也，曰“主上蒙尘，欲伸大义于天下”，其辞甚正。亮开之以跨荆、益，成霸业之利，而备之志始移，无复以献帝为念，未尝使一介行李诣行在所，二也；求救于吴，无一言及献帝，而说以鼎足之说，当三国时而为是说，献帝无复染指之望矣，三也；备之称王汉中，则建安二十四年也，献帝尚在，敢于自王。闻献帝遇害，亮不能仗大义连孙吴声罪讨贼，遽请继位，费诗以为大敌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亮反怒而黜之，四也。俞责虽刻，然元遗山诗意亦同。《丰山怀古》云：“吴人操等耳，忍与分河、潼。二民汉遗黎，尺地汉故封。一券损半产，二祖宁汝容？端本一以失，孤唱谁当从。至今有遗恨，庙柏号阴风。”】

【◎《袁子》曰：或问：“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佐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亮足重故也。【局本 “信”作“相”，误。】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官本《考证》曰：君臣，疑作“群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又问：“诸葛亮始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何也？”袁子曰：“蜀兵轻锐，【锐，当作 “脱”，】良将少，亮始出，未知国中强弱，【国中，宋本作“中国”。】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者不求近功，所以不进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迟重，屯营重複，后转降未进兵欲战，亮勇而能斗，三郡反而不速应，此其疑征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斗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

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曰：“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劳费而徒为饰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轻脱，亮故坚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宋本“明”作“知”。】

袁子曰：“亮治实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远，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此非急务，何也？”袁子曰：“小国贤才少，故欲其尊严也。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譁，【宋本、元本“譁”作“华”。】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曰：“子之论诸葛亮，则有证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姜宸英曰：以亮之才，而陈、袁之徒皆有不能应变之论，信乎人不可以无年。】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则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贤者之远矣，安可以备体责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贤者之大也；知所短则知所长矣。夫前识与言而不中，【◎或曰：“前识”句未详。】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谓可也。”◎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汉朝倾覆，天下崩坏，【《御览》作“天下分崩”。】豪杰之士，竞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王。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盟主，【《册府》“盟”

作“明”。】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御览》“宗”作“守”。】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此吴人之辞，不足异也。】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或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沈家本曰：前注引郭冲五事云“十二更下，在者八万”，冲言虽不可信，而后主降魏之时，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乃蜀兵实数也。此称“五万”，盖非其实。至建兴五年诏中称“统领步骑二十万众”，乃是虚数。】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魏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宋本 “策”作“筭”，下同。】则未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裁之，则非明哲之谓，海内归向之意也。余窃疑焉，请闻其说。”答曰：“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自操、备时，强弱县殊，而备犹出兵阳平，禽夏侯渊。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国家，谓吴也。】羽乃解军。玄德与操，智力多少，士众众寡，用兵行军之道，不可同年而语，犹能暂以取胜，是时又无大吴掎角之势也。今仲达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玄德尚与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

【◎《史记·乐毅传》：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索隐》云：护，谓总领之也。】长驱强齐，下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加以国家为脣齿之援，东西相应，首尾如蛇，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于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胜，制敌以智，土地广狭，人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记》曰：晋永兴中，【晋惠帝末年。】镇南将军刘弘【弘事见《魏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晋书·孝友传·李密传》：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二子赐、兴。兴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尚为李雄所攻，使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兴因愿留，为弘参军而不还。尚白弘，弘即夺其手版而遣之。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华阳国志·十一》曰：兴，太傅参军。◎《晋书斠注》曰：刘弘未为太傅，盖以弘受东海王节制，故误以为太傅参军也。】“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元本、冯本、毛本“鞞”作“鞸”，误。◎《礼记·乐记篇》：君子听鼓鼙之声，而则思将帅之臣。】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故谷风发而驺虞啸，【◎《诗·邶风·谷风之章》：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毛传》云：东风谓之谷风，阴阳合而谷风至。◎《诗·召南·驺虞之章》：于嗟乎驺虞！◎《毛传》云：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郑《笺》云：于嗟，美之也。】云雷升而潜鳞骧；挚解褐于三聘，【◎《史记·汤本纪》：伊尹名阿衡。◎《索隐》云：《孙子兵书》“伊尹名挚”，孔安国亦曰“伊挚”。然解（音）**[**者**]**以阿衡为官名。◎《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故就汤而说之。】尼得招而褰裳，【◎《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字仲尼，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管豹变于受命，【◎《史记·管晏列传》：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

齐桓公以霸。】贡感激以回庄，【◎《汉书·贡禹传》：禹字少翁，琅邪人。上书曰：“臣禹犬马之齿八十一，愿乞骸骨，及身生归乡里。”天子报曰：“《传》曰：‘亡怀土，何必思故乡！’”后以禹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于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史记·邹阳传》：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索隐》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头，犹如新也。倾盖如故，如吴札、（季）**[**郑**]**侨也。○《家语》：孔子遇程子于途，倾盖而语。○又《志林》云：倾盖者，道行相遇，軿车对语，两盖相切，小欹之义，故曰倾盖也。○文颍曰：倾盖，犹交盖驻车也。】嘉吾子之周行。【◎《诗·小雅·鹿鸣之章》：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传》云：周，至。行，道也。◎郑《笺》云：周行，周之列位也，言己维贤是用也。】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宋本 “汉”作“九”。】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或校改“在”作“亚”。】木牛之奇，则亦般模，【◎官本《考证》曰：宋本作“则非”，言非前人所规也。◎《礼记·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郑注云：公输若，匠师。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孟子》：公输子之巧。◎弼按，上文举孙、吴为二人，此云“般模”，亦当为二人。般模未详。】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易·井卦》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甃，侧旧反。◎马云：为瓦里下达上也。◎干云：以甎垒井曰甃。◎《字林》云：井，壁也。◎《子夏传》云：甃亦治也。】又何秘要！昔在颠、夭，【◎《史记·周本纪》：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有名无迹，孰若吾侪，【“侪”字疑做“侯”。】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左传·襄公二十四

年》：穆叔对范宣子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此之谓不朽。”】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论语》：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正义》曰：管仲，齐大夫管夷吾也。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人君与邻国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于坫上，大夫则无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滥如此，是不知礼也。】乐毅不终，【◎《史记·乐毅传》：乐毅下齐七十余城以属燕。会燕昭王死，子惠王立，得齐反间，乃召乐毅。乐毅畏诛，遂西降赵。】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韩非子》：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逃之。】负扆莅事，民言不流。【◎《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

◎《尔雅》：牖户之间谓之扆。◎扆，于宜反，音依。◎《尚书·金縢篇》：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局本“徒”作“徙”，误。】慷慨屡叹！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余典，懦夫将厉。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已，或作“矣”。】畴昔之乖，万里殊涂；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汉高归魂于丰、沛，【◎元本作 “魂归”。◎《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谓沛父兄曰：“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太公五世而反周，【◎《礼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郑玄曰：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五世之后，乃葬齐。】想魍魉以仿佛，冀影响之有余。魂而有灵，岂其识诸！”◎王隐《晋书》云：李兴，密之子，一名安。】

# 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三国志三十六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关羽传、张飞传、黄忠传 校录：未曾冷却】

【马超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赵云传 校录：成刚】

【复校：擎骥】

## 关羽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梁章钜曰：○王棠《知新录》云：当时有范长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时犹存，年一百三十岁。羽先字长生，岂因同范而改邪？】河东解人也。【◎《郡国志》：司隶河东郡解。◎《一统志》：解县故城，今山西蒲州府临晋县东南。◎梁章钜引《关羽祖墓碑记》，载羽祖考名字生卒甲子大略，又云仅见宋犖《筠廊随笔》中，他无佐证，只可存备异闻。】亡命奔涿郡。【涿郡，见《先主传》。】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诗·大雅·绵之章》：予曰有御侮。◎《毛传》曰：武臣折冲曰御武。】先主为平原相，【平原，见《先主传》。】以羽、飞为别部司马，【◎《续百官志》：别领营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梁章钜曰：世俗桃园结义之事，即本此语。】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李安溪曰：大抵东汉之末，识义理之人极多，加以智勇，便为当世之杰矣。】【◎《蜀记》曰：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

【下邳，见《先主传》。】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华阳国志》：秦宜禄为吕布求救于张杨。】乞娶其妻，公许之。【◎潘眉曰：《华阳国志》“关羽启公”下有“妻无子”三字，较明晰。】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魏志·明纪》青龙元年注引《献帝传》曰：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关羽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乃自纳之。◎又按秦宜禄子名朗，详见《魏志·明纪》青龙元年注及《曹爽传》注引《魏略》。】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异也。【“异”上宋本有“无”字。】】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书》云：以羽领徐州。】而身还小沛。【小沛，见《先主传》。】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军颜良【◎官本《考证》曰：“军”字疑衍。】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白马，今河南卫辉

府滑县东二十里，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五年。】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胡三省曰：戎车大将所乘者，设幢麾张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力写神勇。】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郡国志》：荆州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魏曰魏寿，〖见《贾诩传》。〗吴曰吴寿，〖见沈《志》〗晋仍曰汉寿，〖见《晋志》。〗此与益州广汉郡葭萌改名之汉寿同名异地。◎《水经·沅水注》：汉寿县治索城，即索县之故城也。汉顺帝阳嘉中改从今名。◎《一统志》：汉寿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县东北六十里空笼城，即古汉寿城旧址也。◎互见《先主传》。◎姚范、赵翼、梁章钜、周寿昌皆有说，辨明两汉寿，文繁不录。◎赵一清曰：羽为佐命元勋，特改葭萌为汉寿，以宠异之。◎沈家本曰：汉寿乃亭名也。王氏鸣盛、赵氏翼并谓《续汉书·志》武陵属县有汉寿，关羽所封即其地。熊方《后汉书年表》异姓侯内有“寿亭关羽”，其下格注云“武陵”，“寿”上少一“汉”字，当是传写脱去。是熊方亦谓汉寿在武陵也。然武陵之汉寿乃县名，非亭名。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恐别有汉寿亭，不可考耳。】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康发祥曰：决言不可留，又不讳言其去，以示不欺。】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傅子》曰：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 “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胡三省曰：袁绍军也。】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唐庚曰：羽为曹公所厚，而忠不忘其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士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杀，厚待而用其力，可谓贤矣，然战国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封还所赐，拜书告辞而去，进退去就雍容可观，则殆非战国之士矣。曹公内能平其气，不以彼我为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于己，是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吾尝论曹公曰：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

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趋汉津，適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当阳、长坂、汉津、夏口，均见《先主传》。】【◎《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臣松之以为：备后与董承等结谋，但事泄不克谐耳，若为国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毛本误作“其言如言何”。】羽若果有此劝而备不肯从者，将以曹公腹心亲戚，实繁有徒，事不宿构，非造次所行；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为雅言耳。【◎何焯曰：《蜀记》语多浅妄，恐不足信。】】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吴志·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马超字孟起。】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写其矜尚。】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魏志·庞惪传》：惪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当在建安二十四年。】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

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写其神勇。】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羽不肯受拜，见《费诗传》。】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惪。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南阳守将侯音执太守与关羽连和”，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曹瞒传》。“陆浑民孙狼等杀县主簿，南附关羽”，见《魏志·管宁传》附《胡昭传》。“关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见《魏志·满宠传》。◎《通鉴》二十二年：时关羽彊盛，京兆金祎等谋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侯康曰：○《魏横海将军吕君碑》云：关羽荡摇边鄙，虔刘民人，而洪水播溢，氾没樊城，平原十刃，外渎潜通，猛将骁骑，载沈载浮。于是不逞作慝，群凶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众负旌，自即敌门。中人以下，并生异心。○据各传及此碑文，可以觇当日情势。】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典略》曰：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

《玉篇》：狐狢。】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臣松之以为：荆、吴虽外睦，而内相猜防，故权之袭羽，潜师密发。按《吕蒙传》云“伏精兵于之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于权，权必不语羽当往也。若许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林国赞曰：权方欲潜袭荆州，若勒兵前往，不益令羽疑乎？】】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芳，麋竺之弟。】将军傅士仁屯公安，【◎何焯曰：杨戏《辅臣赞》、《孙权传》、《吕蒙传》皆作“士仁”，“傅”字衍。◎陈浩说同。◎王鸣盛曰：

《吴志》有士燮，当时固有士姓。◎潘眉曰：《辅臣赞》麋、士、郝、潘为一赞，皆姓也。

◎姚范曰：《通鉴》亦误增“傅”字。◎李慈铭曰：东汉无二名，此下亦屡言芳、仁，则单名仁可知。◎弼按：《华阳国志》亦言“傅士仁”，《通鉴》前文云“傅士仁”，后文仅云“士仁”，又单云“仁”，非全误也。东汉二名甚多，见《魏志·方技传·朱建平传》注，李说未审。】素皆嫌羽自轻己。【《通鉴》无“自”字。】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

《通鉴》“救”作“及”。◎《吴志·吕蒙传》注引《吴录》云：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吕蒙令虞翻说降士仁，见《蒙传》注引《吴书》。】芳、仁使人迎权。【◎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掷甲山在荆州府城西龙山门西北隅，相传关壮繆还救南郡，闻麋芳已降，愤而掷甲于此。】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详见《晃传》。】【◎《蜀记》曰：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

【◎详见《吕蒙传》、《潘璋传》。◎《水经·江水注》：江陵旧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吕蒙传》：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潘璋传》：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郡国志》：荆州南郡临沮。◎《水经·漳水注》：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昔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漳水又南迳当阳县，又南迳麦城东。◎《一统志》：临沮故城，今湖北当阳县西北。章乡在当阳县东北。麦城在当阳县东南五十里。◎《古今刀剑录》：关羽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敌”。及羽败，羽惜刀，投之水中。】【◎《蜀记》曰：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

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吴历》曰：权送羽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钱大昕《金石文跋尾》、阎若璩《潜丘劄记》均考订关羽及子平生日，近于星命之说，不录。】】

追谥羽曰壮缪侯。【◎程敏政曰：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后主时诸葛功德盖世，蒋琬、费祎亦见谥，至是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赵云皆得追谥，时论以为荣。按缪、穆古通用，若秦穆、鲁穆在《孟子》，汉穆生、晋穆彤在史，皆为“缪”。宋岳飞谥武穆，意与此同。今乃以为恶谥，如《谥法》“武功不成曰缪”，蔡邕《独断》“名实过爽曰缪”，岂理也哉！若果为恶谥，则史不应云追谥之典，时论以为荣矣。考《谥法》“布德执意曰穆，中情见貌曰穆”。《礼记·大传》“以序昭穆”，古本“穆”作“缪”。《左传》“穆”多作“缪”。是“穆”、 “缪”古今皆通。◎梁章钜曰：壮繆并非美谥，不知当时何以取此。今殿本改为“忠义”，传末刊载乾隆谕旨云云。◎弼按：程说极允，梁说非是。后代易谥，原无不可，更易本传，则不可也。◎黄恩彤曰：方关羽之斩庞德，虏于禁也，曹仁几遁，操欲迁都避之，陆浑民孙狼等遥受印号，自许以南，望风景附，史称其威震华夏。此破竹之势，千载一时也。乃蜀之君臣但喜其胜，不虞其败。权以陆逊屯漳口，吕蒙用奇兵，而蜀不防；操以徐晃为将军，将殷署等十二营之兵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一将增一旅以援羽，致使徐晃掎之于前，吕、陆蹑之于后，首尾狼狈，势遂不支，岂非失事机也哉？厥后武侯北征，屡出祁山，功卒不就，则以荆州既失，宛、洛路梗，不克别遣一军两道并进，以分敌之势而张我之气也。以武侯之才，措置荆州乃不能如其隆中之初计，又非千载下所敢臆度者矣。◎姚范曰：吕蒙之袭江陵，遣陆逊别取宜都，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而蜀人当时之疏如此。吴人之眈眈于荆州，而忌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当时若付之度外，《刘封传》中略有其绪。蜀之谋士，当不若是之疏，陈氏或不能详耳。】【◎《蜀记》曰：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梁章钜曰：吕蒙“蒙”字下为“豕”。啮足，则袭后之兆也。◎弼按：此说亦近于迷信。】◎《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冯本无“传”字，误。】讽诵略皆上口。【◎梁章钜曰：羽好《左氏》，史有明文。世俗即谓“志在春秋”，而不知其非事实也。◎黄奭曰：羽祖石磐、父道远，并羽三世皆习《春秋》。张大本有墓铭言其事，然无征不可信也。】】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蜀记》曰：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

## 张飞

张飞字益德，【◎梁章钜曰：飞字益德甚明。《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周瑜传》注引

《吴录》及《杨戏传》张益德赞并同。李商隐诗“益德冤魂终报主”，亦是一证。钱大昕《金石文跋尾续》有金永安四年《重修先主庙碑》，亦是“益德”。惟吴琯本《华阳国志》及近刻

《水经注》、《世说》并做“翼德”，盖以翼与飞生义，皆妄人所为也。◎赵一清曰：《水经·沮水注》“当阳县城在绿林长坂南，即张翼德横矛处也”，是“翼”字。◎弼按：《法正传》亦作“张益德”。】涿郡人也，【涿郡，见《先主传》。】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梁章钜曰：此亦为俗传兄弟之一证。◎潘眉曰：近世星家书，推关羽以四戊午生，张飞以四癸亥生，此无稽之言。考先主起兵，在乡里合徒众，关、张往从之，时献帝初平元年。若关戊午生，是年十三岁，张止八岁。至初平三年，关、张为别部司马，是年关十五岁，

张十岁。如星家言，是飞以八岁从军，十岁为别部司马也，殆不足据。关仅长张数岁，张非癸亥，关亦必非戊午。初平三年，先主已三十二岁，关、张与先主年当相若耳。◎钱大昕曰：关、张二人，史不载其卒年。《志》于蜀臣书年者，自诸葛亮、庞统、法正、马超而外，勋德如蒋琬、董允、费祎，武略如关、张、黄忠、赵云，皆不书年。许靖、谯周年逾七十，于叙事偶及之，初不关乎义例；杜琼年八十余，孟光年九十余，以上寿故书；马良兄弟死于非命，故亦书之。皆随便文，非以为褒贬也。◎弼按：霍峻年四十卒，见《峻传》，亦叙事及之。】先主从曹公破吕布，【下邳之役，益德大败，失先主妻子，见《先主传》注。】随还许，曹公拜飞为中郎将。先主背曹公依袁绍、刘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当阳长阪，见《先主传》。】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曹纯追刘备于长阪，获其二女辎重，见《曹仁传》。】使飞将二十骑拒后。【◎胡三省曰：拒后，即古之殿也。】飞据水断桥，【◎赵一清曰：○《方舆纪要·七十七》：当阳县北六十里有倒流桥，沮、漳二水合流其下，即张飞据水断桥处。】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胡三省曰：嗔，七人翻。自此迄于梁、陈，士大夫率自谓曰身。】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宜都，见《先主传》。】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张屯湖在荆州石首县西四十里，相传张飞尝屯于此。◎《古今刀剑录》曰：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 “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彊所杀，彊将此刀入吴。◎弼按：益德铸刀为铭，当自署“汉将”，必不曰“蜀将”，濛山勒石自书“汉将”，可证。】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巴郡江州，见《刘璋传》。】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谓益州也。】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斫，音酌。】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或曰：说得抚剑疾视，人爽然自失。】引为宾客。【◎《华阳国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以飞领巴西太守。【巴西，见《刘璋传》，又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

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蒙头、荡石，【◎宕渠，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年。◎潘眉曰：蒙，当为“濛”。宕渠山东北有八濛山，即古濛头也。◎沈钦韩曰：○《舆地纪胜》：八濛山在渠州流江县东北七里，起伏八处，有水环之，不匝者一里。常有烟雾濛其上，故名。即张飞破张郃处。○又《名胜志·碑目》有流江县题名云“汉将张飞率精兵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石”，盖飞所亲书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六十八：先主尝分巴郡之宕渠、宣汉、汉昌三县置宕渠，晋省入巴西，广安州渠县即宕渠县地。县东北七里有八濛山，八峰起伏，其下平旷十余里，江水环之，不匝者一里，常有烟雾濛其上。山下有勒石云“汉将张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飞所自题也。◎谢鍾英曰：蒙头荡石在今四川顺庆府渠县东七里。】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迮，音谪。】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林畅园曰：巴土不安则汉中不可得；汉中不得则蜀中不固。巴土安，桓侯破郃之功也；汉中下，刚侯斩渊之效也。】先主为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假节。【◎赵一清曰：○《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屯下辨，遣曹洪拒之。明年，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五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彊端斩吴兰，传其首。○《先主传》：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事亦见《杨阜传》。而此传及马超、曹洪传俱略之。○《方舆纪要》卷五十九：巩昌府成县，汉武都郡下辨道地。后汉为武都郡治，县东

南有固山。先主取汉中，使张飞屯下辨，军于固山，即此矣。◎弼按：○《曹休传》：张飞屯固山，曹洪破吴兰，飞退走。○是飞虽勇猛，亦时为强敌所败也。】章武元年，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涿郡西乡，侯国。○在今涿州西北二十里。张侯涿郡人，故以本土宠之也。◎潘眉曰：涿郡前汉有西乡，后汉省。此有西乡者，蜀汉时复置。◎弼按：蜀汉僻在西陲，相隔县远，安能于涿郡置县？盖遥封此邑，锡以嘉名耳。】策曰：【◎钱大昭曰：史于诸葛亮、张飞、马超、许靖并载策文，余俱不载。◎弼按：封张皇后、鲁王、梁王，立太子，皆有策文。】“朕承天序，嗣奉洪业，除残靖乱，未烛厥理。今寇虏作害，民被荼毒，思汉之士，延颈鹤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军诰誓，将行天罚。以君忠毅，侔踪召虎，【召虎，召穆公也。】名宣遐迩，故特显命，高墉进爵，兼司于京。其诞将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称朕意焉。《诗》不云乎， ‘匪疚匪棘，王国来极。【◎《诗·大雅·江汉之章》。◎郑《笺》云：疚，病。棘，急。极，中也。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来于王国，受政教之中正而已。】肇敏戎功，用锡尔祉。’【◎《毛传》云：肇，谋。敏，疾。戎，大。公，事也。◎郑《笺》云：戎犹女也。今谋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将赐女福庆也。】可不勉欤！”

初，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潘濬与关羽不睦，见《季汉辅臣赞》。羽骂辱孙权之使，不许婚，又轻视麋芳、士仁，俱见本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此汉中之守所以舍益德而拔魏延也。】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胡三省曰：差，次也。过差，犹今人言过次也。】又日鞭挝健儿，

【◎宋本“挝”作“檛”，《通鉴》同。◎胡三省曰：檛，陟加翻，箠也。】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胡三省曰：悛，丑缘翻，改也。】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巴西郡治阆中，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又见《张鲁传》。江州见前。◎胡三省曰：此亦由内水下江州也。】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彊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沈钦韩曰：保宁府阆中县城南二里有嘉陵江，至重庆府合渠江、涪江，至府城北，东南入岷江。此云顺流者，谓嘉陵江也。】飞营都督表报先主，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胡三省曰：表当自飞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观人事，既失关羽，又丧张飞，兵可以无出矣。】追谥飞曰桓侯。【◎飞妻为夏侯霸从妹，建安五年为飞所得，产息女，为刘禅皇后，见《魏志·夏侯渊传》注引《魏略》。◎《寰宇记·八十六》：阆州阆中县有张飞冢，在刺史厅东二十步，高一丈九尺。】长子苞，早夭。次子绍嗣，官至侍中、尚书仆射。苞子遵为尚书，随诸葛瞻于绵竹，与邓艾战，死。

## 马超

马超字孟起，右扶风茂陵人也。【◎钱大昕曰：两汉书例，惟官名称左右，若称人籍贯，但云“冯翊”、“扶风”而已。此传云“右扶风茂陵人”，及《法正传》“右扶风郿人”，“右”字皆当省。◎潘眉曰：《张既传》“冯翊高陵人”，无“左”字；《苏则传》“扶风武功人”，无 “右”字。考《后汉书·刘焉传》注引《蜀志·法正传》无“右”字，则章怀所见者，古本也。此“右”字系后人妄增耳。】父腾，灵帝末与边章、韩遂等俱起事于西州。【边章、韩遂事详见《魏志·武纪》卷首。】初平三年，遂、腾率众诣长安。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钟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幹于平阳，超将庞惪亲斩援首。【互见《魏志·庞

惪传》。】后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于是征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

【韩遂、马腾事又见《魏志·董卓传》。】【◎《典略》曰：腾字寿成，马援后也。桓帝时，其父字子硕，【◎赵一清曰：○《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腾父名平。】尝为天水兰干尉。【◎天水郡，详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郡国志》：凉州汉阳郡兰干。◎王先谦曰：○兰干县，三国魏省，《晋志》无。○李兆洛云：今地阙。】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腾少贫无产业，常从鄣山中斫材木，【◎赵一清曰：

* 《郡国志》：陇西郡鄣县。○鄣山，鄣县之山也。《禹贡》西倾山在其境。◎《一统志》：鄣县故城，今甘肃巩昌府漳县西南。】负贩诣城市，以自供给。腾为人长八尺余，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灵帝末，凉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国等【◎耿鄙事见

《刘焉传》。◎范《书·傅燮传》：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为通奸利，士人怨之。中平六年，鄙率六郡兵讨金城贼王国、韩遂等。傅燮知鄙失众，必败，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杀程球，次害鄙。】及氐、羌反叛。州郡募发民中有勇力者，欲讨之，腾在募中。州郡异之，署为军从事，典领部众。【宋本、冯本“从”作“行”，误。】讨贼有功，拜军司马，后以功迁偏将军，又迁征西将军，常屯汧、陇之间。【◎《郡国志》：司隶右扶风汧。◎《一统志》：汧县故城，今陕西凤翔府陇州南。】初平中，拜征东将军。是时，西州少谷，腾自表军人多乏，求就谷于池阳，【◎《郡国志》：司隶左冯翊池阳。◎《一统志》：池阳故城，今陕西西安府泾阳县西北。】遂移屯长平岸头。【◎长平，详见《魏志·董卓传》注。◎范《书·献帝纪》：兴平元年，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遂、腾败绩。◎章怀注：长平，陂名也，上有观，在池阳宫南，去长安五十里。】而将王承等恐腾为己害，乃攻腾营。时腾近出无备，遂破走，西上。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始弛，【◎毛本“始”作“殆”。◎沈家本曰：纲纪之弛，不始于建安，恐当以 “殆”字为是。】乃使司隶校尉钟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征腾还屯槐里，【扶风郡治槐里，今西安府兴平县东南十里。】转拜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姚范曰：○《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云：秦人呼鲜卑为白虏。】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十五年，征为卫尉，【◎侯康曰：五，当作“三”。◎《通鉴考异》云：《张既传》 “曹公将征荆州，令既说腾入朝”。盖“三”字误为“五”耳。】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初，曹公为丞相，辟腾长子超，不就。超后为司隶校尉督军从事，讨郭援，为飞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战，破斩援首。诏拜徐州刺史，后拜谏议大夫。及腾之入，因诏拜为偏将军，使领腾营。又拜超弟休奉车都尉，休弟铁骑都尉，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

超既统众，遂与韩遂合从，及杨秋、李堪、成宜等相结，进军至潼关。【潼关，今陕西同州府潼关厅东南。】曹公与遂、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阴欲突前捉曹公，【◎赵一清曰：

○《御览》卷七百四引《江表传》云：魏太祖与马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尝制六斛米囊，东西走马，辄提米囊以量太祖轻重。太祖寻知之，曰：“几为狡虏所欺。”】曹公左右将许褚瞋目盻之，【◎盻，音系。◎李慈铭曰：○《说文》：盻，恨视也，从目，兮声，胡计切。○

《孟子》：使民盻盻然。○《音义》：五体切。】超乃不敢动。曹公用贾诩谋，离间超、遂，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六年。】【◎《山阳公载记》曰：初，曹公军在蒲阪，【蒲陂，今山西蒲州府城东南。】欲西渡，超谓韩遂曰：“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超走保诸戎，曹公追至安定，【凉州安定郡治泾原，今甘肃泾州镇原县南五十里。】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魏志·杨阜传》：马超之战败渭南也，走保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苏伯反河间，引军东还。】杨阜说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严为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胡三省曰：

* 陇西、南安、汉阳、永阳，皆陇上诸郡也。○《献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汉阳为永阳。

◎弼按：○《魏志·武纪》：建安十九年，省永阳郡。○是旋置旋废也。】超果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有其众。【汉阳郡治冀，又为凉州刺史治。故城今甘肃巩昌府伏羌县南。】超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康故吏民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合谋击超。阜、叙起于卤城，【卤城，详见《魏志·夏侯渊传》、

《阎温传》、《杨阜传》，故城在今甘肃秦州西南百二十里。】超出攻之，不能下；宽、衢闭冀城门，超不得入。进退狼狈，乃奔汉中【详见《杨阜传》。】依张鲁。鲁不足与计事，内怀於邑，【◎师古曰：於邑，短气貌，读并如字。又於，音乌；邑，音乌合翻。】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本志《李恢传》：遣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与关中诸将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凡十部，俱反，其众十万，同据河、潼，建立营阵。是岁，曹公西征，与超等战于河、渭之交，超等败走。超至安定，遂奔凉州。诏收灭超家属。超复败于陇上。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胡三省曰：鲁为五斗米道，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鬼卒，后号祭酒，各领部众。都讲祭酒者，鲁使学者都习《老子》五千文，置都讲祭酒，位次师君。◎弼按：此事见《魏志·张鲁传》。】欲妻之以女，【超妻杨氏，见《魏志·杨阜传》注引皇甫谧《烈女传》。超妻当死于冀城，亦见《阜传》。】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初，超未反时，其小妇弟种留三辅，【◎赵一清曰：后注引《典略》曰“超庶妻董”，则种疑姓董也。】及超败，种先入汉中。正旦，种上寿于超，超捶胸吐血曰：“阖门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贺邪？”后数从鲁求兵，欲北取凉州，鲁遣往，无利。又鲁将杨白等【《通鉴》作“鲁将杨昂”，《魏志·武纪》亦作“昂”，本志《霍峻传》作“杨帛”。】欲害其能，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是岁建安十九年也。】

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以超为平西将军，【◎胡三省曰：○《晋百官志》：四平立于丧乱，谓平东、平西、平南、平北四将军也。】督临沮。【临沮，见《关羽传》。】因为前都亭侯。【◎钱大昕曰：“前”字疑衍。《先主传》亦称都亭侯。◎赵一清曰：超本封都亭侯，入蜀后不更封，故云“为都亭侯”。此与关壮缪之汉寿亭侯，但改奉邑，而不别封，可以互证。“前”、“为”二字讹倒。

◎梁章钜曰：上已云“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此或当作“因前为都亭侯”也。】【◎《山阳公载记》曰：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直，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

◎臣松之按：以为超以穷归备，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备字？且备之入蜀，留关羽镇荆州，羽未尝在益土也。故羽闻马超归降，以书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比类”，不得如书所云。羽焉得与张飞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谓其可也，知其不可，则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备字，亦谓于理宜尔也。就令羽请杀超，超不应闻，但见二子立直，【毛本“但”作“俱”，误。】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几为关、张所杀乎？言不经理，深可忿疾也。袁暐、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观此，益信陈《志》之优。裴注于乐资《山阳公载记》、袁暐《献帝春秋》二书，极斥其诬罔。前于《魏志·袁绍传》注论审配事，已痛言之。】】先主为汉中王，拜超为左将军，假节。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斄，音离，又音来，音邰。董卓封斄乡侯，见《魏志·董卓传》，又见《诸葛亮传》“武功”注。】策曰：“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疢如疾首。海内怨愤，归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义。【◎《孟子》：故太王事獯鬻。◎《史记·周

本纪》：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飏虓虎，兼董万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以对于天下。”【◎《诗·大雅·皇矣之章》：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郑《笺》云：以厚周当王之福，以答天下乡周之望。】二年卒，时年四十七。临没上疏曰：“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追谥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将军，进爵陈仓侯。【◎赵一清曰：○《晋书·宣帝纪》：青龙三年，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一清案：此是汉建兴十三年，丞相亮薨之次年也。】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阎圃，见《魏志·张鲁传》。】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

## 黄忠

黄忠字汉升，【◎官本《考证》云：《御览》“升”作“叔”。】南阳人也。荆州牧刘表以为中郎将，与表从子磐共守长沙攸县。【◎《郡国志》：荆州长沙郡攸。◎《一统志》：攸县故城，今湖南长沙府攸县治。◎赵一清曰：○《长沙府志》：黄忠故宅，今为长沙衙署。其盔甲器械贮北门城楼上，明后巡案查验登报，后毁于兵。】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将军，仍就故任，统属长沙守韩玄。【◎《先主传》：先主南征四郡，长沙太守韩玄等皆降。◎赵一清曰：○《府志》：韩玄墓在督学署左侧，有韩公祠。】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杜注曰：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辟，罪也。】随从入蜀。自葭萌受任，

【葭萌，见《刘璋传》。】还攻刘璋，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益州既定，拜为讨虏将军。建安二十四年，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定军山，见《先主传》。◎《水经·沔水注》：沔水东迳沔阳县故城南，南对定军山。曹公南征汉中，张鲁降，乃命夏侯渊等守之。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遂斩渊首，保有汉中。◎又云：沔水又东迳西乐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险固。城侧有谷，谓之容裘谷，容裘溪水注之。水左有故城，凭山即险，四面阻绝。昔先主遣黄忠据之，以拒曹公。◎杭世骏曰：○《古今刀剑录》云：黄忠从先主定南郡，得一赤刀如血，于汉中击夏侯渊，一日之中手刃百数。】渊众甚精，忠摧锋必进，【宋本、毛本 “摧”作“推”。】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迁征西将军。是岁，先主为汉中王，欲用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钱大昭曰：

* 两汉将军以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为贵。张飞为车骑，马超为骠骑，尚在章武元年。拜忠时，先主为汉中王，尚未设车骑、骠骑等官，惟以前后左右为重也。时关为前将军，马为左将军，张为右将军。今以忠为后将军，故云同列。○《费诗传》：遣诗拜羽为前将军，羽闻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诗解之，乃受拜。○关羽之意，诸葛已料之审矣。】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遂与羽等齐位，赐爵关内侯。明年卒，追谥刚侯。子叙，早没，无后。

## 赵云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郡国志》：冀州常山国真定。◎《一统志》：真定故城，今直隶正定府正定县南。】本属公孙瓒，瓒遣先主与田楷拒袁绍，【◎与，各本皆作“为”。

◎赵一清曰：“为”字误。◎沈家本曰：○“为”读去声。○《诗·凫鹥》笺：为犹助也。

* 此言助楷拒绍，非误字也。◎弼按：公孙瓒以田楷为青州，袁绍破瓒，乃以长子谭为青州。】云遂随从，为先主主骑。【◎《云别传》曰：【《赵云别传》，隋、唐志不著录。】云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为本郡所举，将义从吏兵诣公孙瓒。时袁绍称冀州牧，瓒深忧州人之从绍也，善云来附，【元本“善”作“喜”。】嘲云曰：“闻贵州人皆愿袁氏，君何独回心，迷而能反乎？”云答曰：“天下讻讻，未知孰是，民有倒县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遂与瓒征讨。时先主亦依托瓒，每接纳云，云得深自结托。云以兄丧，辞瓒暂归，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别，云辞曰：“终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绍，云见于邺。【◎何焯曰：本传先主为平原相时，云已随从主骑。《别传》谓“就袁绍，云见于邺”，则在建安五年后，此违反，不可信也。】先主与云同床眠卧，密遣云合募得数百人，皆称刘左将军部曲，绍不能知。遂随先主至荆州。】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当阳长阪，见《先主传》。】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迁为牙门将军。先主入蜀，云留荆州。【◎《云别传》曰：初，先主之败，有人言云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龙不弃我走也。”顷之，云至。从平江南，以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代赵范。

【◎《先主传》：先主南征四郡，桂阳太守赵范等降。】范寡嫂曰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云辞曰：“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固辞不许。时有人劝云纳之，云曰：“范迫降耳，心未可测；天下女不少。”遂不取。【樊氏国色，且为寡居，而子龙不取，贤于关羽之乞娶秦宜禄妻者远矣。】范果逃走，云无纤介。先是，与夏侯惇战于博望，【博望，见《先主传》。】生获夏侯兰。兰是云乡里人，少小相知，云白先主活之，荐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云不用自近，其慎虑类如此。【◎李光地曰：云之美德皆见《别传》，而本传略不及之，何哉？】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胡三省曰：留营司马，掌留营军事也。】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互见《先主穆后传》注引

《汉晋春秋》。】】

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葭萌，见《刘璋传》。】召诸葛亮。亮率云与张飞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县。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江州、江阳，俱见《先主传》。◎胡三省曰：江阳县本属犍为郡，刘璋分立江阳郡，唐为泸州。犍为郡，唐为资、简、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汉巴郡地也，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绵州者谓之内水；自渝上戎泸至蜀者谓之外水。◎赵一清曰：外水即岷江也，对涪内水，故曰外。】与亮会于成都。成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胡三省曰：翊军将军，备所创置也。】【◎《云别传》曰：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胡三省曰：

* 都定，犹言皆定也。桑梓，谓其故乡祖父之所树者。○《诗》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官本《考证》曰：《御览》作“云遣兵”，多“遣”字。】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监本“出”作“山”，误。】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公军散，已复合，云陷敌，还趣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营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钱大昕曰：沔阳，当作 “江阳”。】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通鉴》“戎”作“劲”。】公军惊骇，自相蹂践，

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胡三省曰：言其胆大，能以孤军亢操大兵。】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孙权袭荆州，先主大怒，欲讨权。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胡三省曰：赵云之言，可谓知所先后矣。卒，读曰猝。】先主不听，【元本“听”作“应”。】遂东征，【◎《通鉴辑览》曰：赵云数语，深切事势，独怪诸葛亮隆中之对已云吴可为援，而不可图，何此日东伐竟不能止，至事后乃追思法正乎？】留云督江州。先主失利于秭归，云进兵至永安，【秭归，见《刘璋传》。永安，见《先主传》。】吴军已退。【◎何焯曰：云之驳分赐，议甚忠正，然经国之务，有诸葛公在，必得其当，未应反待武臣駮议，殆家传掠美耳。其谏伐吴，则又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号列将非所及也。《别传》大抵依仿诸葛子瑜书及孙权称尊号诸葛公不明绝其僭之义为之。】】建兴元年，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迁镇东将军。五年，随诸葛亮驻汉中。明年，亮出军，扬声由斜谷道，曹真遣大众当之。亮令云与邓芝往拒，而身攻祁山。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箕谷，见《诸葛亮传》。】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军退，贬为镇军将军。【◎胡三省曰：据《晋书·职官志》，镇军将军在四征、四镇将军之上。今赵云自镇东将军贬镇军将军，盖蜀汉之制以镇东为专镇方面，而以镇军为散号，故为贬也。

◎弼按：《宋书·百官志》镇军将军比四镇，在四镇之次。《晋志》之镇军将军为镇军大将军，

〖下文有“大”字。〗故在四征、四镇之上也。】【◎《云别传》曰：亮曰：“街亭军退，【街亭，见《诸葛亮传》。】兵将不复相录，【◎胡三省曰：录，收拾也。】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云有军资馀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通鉴》无“府”字。◎胡三省曰：○《水经注》：褒水西北出衙岭山，东南迳大石门，历故栈道下谷，俗谓千梁无柱也。诸葛亮《与兄谨书》曰：“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伐赤崖屯田，一伐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后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赤崖即赤岸，蜀置府库于此，以储军实。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五：箕谷在宝鸡县东南四十里。○又卷五十六：赤崖在汉中府城西北，亦曰赤岸。】须十月为冬赐。”【◎胡三省曰：须，待也。】亮大善之。【◎何焯曰：诸葛赏罚之肃，云犹贬号，其下安得滥赐？又足以明其不然。别传类皆子孙溢美之言，故承祚不取。】】七年卒，【◎赵一清曰：○《城冢记》：南阳县南十五里为蜀偏将军赵云墓，有石碑。○一清案：子龙卒于蜀，无由葬于南阳，疑记为误。】追谥顺平侯。

初，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蒋琬、费祎荷国之重，亦见谥；陈祗宠待，特加殊奖，夏侯霸远来归国，故复得谥；于是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及云乃追谥，时论以为荣。【◎李慈铭曰：传言夏侯霸远来归国得谥，故追谥关张等。是六人得谥由于霸，而霸谥不见于志，所谓国不立史，盖所失者多矣。《华阳国志》亦不著霸谥。

◎弼按：庞统谥曰靖侯，是先主时亦不止法正见谥也。】【◎《云别传》载后主诏曰：“云昔从先帝，功绩既著。朕以幼冲，涉涂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夫谥所以叙元勋也，外议云宜谥。”大将军姜维等议，以为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按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侯。】云子统嗣，官至虎贲中郎，督行领军。次子广，牙门将，随姜维沓中，临阵战死。

【◎姜宸英曰：赵、关、张及武侯之后先后殉国，一时君臣相得之雅，奕世犹同休戚，千载而下，为之慨慕不已。】

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王鸣盛曰：关羽之所以为国士者，以其乃心王室耳。若其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羽之所以为国士者，岂专在此哉！且其报曹，正为归刘地也，若徒以报曹为羽义举，未为知羽之心，此赞稍嫌不称。即张桓侯之美，亦不宜以释严颜一事当之。◎赵翼曰：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其见于二人本传者，袁绍遣颜良攻刘延，关羽望见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当阳之役，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以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可来共决死”。二人之勇见于传记者止此，而当其时无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刘备有英名，关张皆万人敌”，〖《魏志·昱传》。〗刘晔劝曹操乘取汉中之势进取蜀，曰“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矣”，〖《魏志·晔传》。〗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孙权曰 “刘备以枭雄之志，而有关、张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吴志·瑜传》。〗此吴人之服其勇也。其他见于后世各史者甚多，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马超阻戎负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穷致泰，不犹愈乎！【◎郝经曰：马超父子勇冠西州，与韩遂颉翥为寇，残灭三辅，垦伤汉室，董卓因之肆其蛇豕，汉遂以亡。天下分裂，不能归命有德，卒堕操手，阖门诛夷，偾踣不悔，有勇无义，君子悼诸。然潼关之役，操几不免，孤剑来归，即厕关、张之列，超亦人豪也哉！◎何焯曰：超幸得所归，不终名为贼。】黄忠、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李光地曰：灌摧项羽于垓下，滕脱孝惠于彭城，比之定军、当阳之事。】

# 卷三十七·蜀书七·庞统法正传第七

蜀书七

庞统法正传第七

三国志三十七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初晨一缕光】

【复校：擎骥】

## 庞统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世说·言语篇》刘孝标注引《司马徽别传》曰：徽字德操，颖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刘表子琮往候徽，遣问在不。会徽自锄园，琮左右问：“司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见其丑陋，骂曰：“死佣，将军诸郎欲求见司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称是邪！”徽归，刈头著帻出见。琮左右见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头辞谢。徽乃谓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有人临蚕求簇箔者，徽自弃其蚕而与之。或曰：“凡人损己以赡人者，谓彼急我缓也。今彼此正等，何为与人？”徽曰：“人未尝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之曰：“世闲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类。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会其病死。◎《通鉴》：建安十二年，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又云：徽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是《通鉴》以德操为襄阳人，与此传所云颍川人异，当为原籍颍川，流寓襄阳，遂为襄阳人耳。】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世说·言语篇》注引此“士”下有“人”字。】由是渐显。【◎《世说·言语篇》：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適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弼按：○《郡国志》：颍川郡在雒阳东南五百里。南郡在雒阳南一千五百里。○襄阳在南郡之北，距颍川不过数百里。《世

说》云“士元二千里往颍川候德操”，可证其语之失实。又按《司马徵别传》，德操时居荆州襄阳，故刘琮求见，且与庞德公望衡对宇，见《水经·沔水注》，益证“士元二千里往颍川侯德操”之语为诬。至本传所云，亦多可疑。后生谒见长者，何必坐之树下？至昼至夜，岂不饥渴？树上采桑何时不可，奚必于接见宾客之际？既负知人之鉴，又深异士元之器识，自应引之入室，竭诚尽欢，何必自昼卜夜，共语桑间，亦岂所以优礼南州冠冕之士？此皆事之不近人情者，大抵魏、晋之间习尚超逸，以放诞简傲为风雅，遂不觉忘其言之失实，虽承祚亦不免也。◎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四云：“共语之”之下宜云“徽颇惊赏，因延揖，再与谈论，自昼至夜”。若是，则言意两足矣。或谓徽与统齿相悬，不可以苛礼责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为台郎，路逢孔融，年十余岁，孝章以为异，乃载归，与之言，知其奇才，便结为兄弟。统见徽时盖已成人，徽虽年高，不应倨傲如此。】【◎《襄阳记》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冰镜，【宋、元本皆作“水镜”，《通鉴》同。】皆庞德公语也。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胡三省曰：观孔明独拜德公于床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为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为何如邪？德公于是不可及矣。】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范《书·庞公传》注引此无“祀”字。◎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世故谓是地为白沙曲矣。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岂特还桂柁于千里，贡深心于永思哉！○《后汉书·逸民传》：庞公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宋书·武二王传》论曰：襄阳庞公谓刘表曰：“若使周公与管、蔡居茅屋之下，藜藿之羹，岂有若斯之难。”夫天伦由子，共气分形，宠爱之分虽同，富贵之情则异也。追味尚长之言，以为太息！○尚长岂庞公字乎？◎弼按：○《水经·沔水注》又云：沔水又迳岘山东，又东南迳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有洄湖，停水数十畮，长数里，广减百步，水色常绿。杨仪居上洄，杨颙居下洄，与蔡洲相对，在岘山南。

○《水经注疏要删补遗》曰：《文苑英华》皮日休《酒箴序》：“自戏云醉士，居襄阳之洞湖。”注：“洞湖去襄阳南二十里，庞德公之旧隐也。”《襄沔记》曰：“庞公居上洞，杨顒居下洞。”作“洞”。李白诗：“尝闻庞德公，家住泂湖水。”孟浩然诗：“闻就庞公隐，移居住泂湖。”又作“泂”。是“洄”、“洞”、“泂”错出，未知孰是。○熊会贞曰：《水经注》叙鱼梁洲于岘山前，则在岘山东北。而《后汉书·逸民传》云庞公居岘山之南。】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范《书·庞公传》注无“有客”二字。】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故世人遂谓庞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各本皆作“德公字山民”。◎卢明楷曰：《后汉书》注作“德公子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各本皆脱去“子”字。不然，几疑德公为遁操不终矣。或“字”字即为“子”字之误。

◎周寿昌曰：卢说是也，而尚有未尽。考注引《襄阳记》先已云“德公襄阳人”，下有一大段，何至此始出其字，并云亦有令名？宜从《后汉书》注作“德公子”方合。惟其为德公子，故承言为“亦有”也。◎梁章钜曰：《后汉书》注亦引《襄阳记》“山民”作“山人”，盖唐时避讳也。◎赵一清曰：○《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有庞季。○《水经·沔水注》：宜城县有太山，此山以建安三年崩，声闻五六十里，雉皆屋雊。县人恶之，以问侍中庞季，季云：“山崩川竭，国土将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荆州，沔南凋散。○庞季岂即山民欤？

◎沈均瑲曰：陈本眉间标“庞山民德公”，几于厚诬先哲。】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范

《书》注无“小”字，监本“姊”作“妹”。梁玉绳《瞥记》作“小妹”，盖据监本也。】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子涣，字世文，【◎周寿昌曰：《后汉书·庞公传》末云“登鹿门山采药不返”，则必非早卒可知。故知山民是庞公之子，名涣者是山民之子，其情事皆可推测而知。愚疑“德公子”下、“字山民”上并脱去其名，观书“子涣字世文”可证，不能于其父

反不称名，突出其字也。然此传注、《后汉书》注所引同，无可考矣。】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

【◎《襄阳耆旧传》：涣去官归乡里，居荆州南白沙。乡里人宗敬之，相语曰：“我家池中龙种来归。”乡里仰其德让，少壮皆代老者担负。◎《一统志》云：庞德公宅有二，一在襄阳县南，即《后汉书·庞公传》所云“居岘山之南”者也；一在襄阳县东北，即《水经注》所云“鱼梁洲，庞德公所居”者也。按，庞德公居岘山南，后入鹿门山采药不返。鱼梁洲乃其孙奂所居，《水经注》似误也。◎《一统志》又云：司马徵宅在襄阳县东北汉水北，庞统宅在襄阳县东。◎《舆地纪胜》：士元、德操二宅俱在呼鹰台侧。】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后郡命为功曹。【◎南郡之功曹也。◎沈家本曰：此传统为功曹在周瑜领南郡之先，不言何人所命，当在刘表之世。而《世说注·（四）**[**九**]**》引《蜀志》云“周瑜领南郡，士元为功曹”，与今文不同。下文注引《江表传》亦云“统为公瑾功曹”。疑统先为功曹，至瑜领郡时尚任事，故瑜卒而统得送丧也。《御览·二百六十四》引《荆州先德传》云“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是统为功曹由瑜所逼，恐未可信。】性好人伦，【本传评谓庞统“雅好人流”，《许靖传》“靖与从弟劭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评谓许靖“以人物为意”，《魏志·司马朗传》“朗雅好人伦典籍，乡人李觌等盛得名誉，朗常显贬下之”，《杨俊传》“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吴志·顾邵传》“邵好乐人伦”，《陆瑁传》“子喜好人伦”，范《书·郭太传》“太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郭林宗别传》云“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

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范《书·许劭传》“劭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又云“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何焯曰：士元此论，东汉之风流已耳。欲兴世教，非务实不可也。参取其意，则足以参奖劝。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有所试而诱之，使竟其志，勿徒以浮声竞煽，斯得者多。】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领南郡太守在建安十四年，次年即死于巴丘。】瑜卒，统送丧至吴，

【◎《郡国志》：扬州吴郡治吴。◎《一统志》：吴县故城，今江苏苏州府吴县治。】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西还荆州也。】并会昌门，【吴县之昌门也。《世说·品藻篇》注作“并会阊门，与士人言”。】陆绩、顾劭、全琮皆往。【◎陆绩、顾劭皆吴郡吴人，全琮吴郡钱塘人。◎《吴志·陆绩传》：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与绩友善。◎《顾劭传》：劭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全琮传》：中州世人辟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接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世说·品藻篇》“力”作“用”。】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张勃《吴录》曰：【◎《史记·伍子胥传》《索隐》云：张勃，晋人，吴鸿胪俨之子，作《吴录》，故裴氏注引之。◎张俨有《默记》，见《诸葛亮传》注。◎《隋志·正史类》：晋有张勃《吴录》三十卷，亡。◎二唐志杂史类：《吴录》三十卷，张勃撰。◎章宗源曰：○《通志略》入《编年类》。○《史通·书志篇》：张勃曰录。○《水经·泿水注》、《文选·笙赋》注、谢灵运《登临海峤诗》注、张衡《七命》注、《初学记·兽部》并题《吴录·地理志》，《类聚》、《御览》、《寰宇记》所引题《地理志》尤多，是知《史通》之言，误以《吴录》总名相混，不知录内分篇，实仍名志也。○《世说·赏誉篇》注引

《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士林”二字或其列传标目，如《魏略·儒宗》之称，有志有传，其体不似编年类。◎沈家本曰：是书盖先亡后出，

《隋志》入正史最是。◎赵一清曰：《左传·宣二年》《正义》引《吴录·地理志》，是唐时此书尚存。◎黄逢元曰：据《晋书·索靖传》，张勃为敦煌人。◎弼按：《索靖传》云**:**“同

郡张勃”，当为“吴郡”之误。】或问统曰：“如所目，陆子为胜乎？”统曰：“驽马虽精，所致一人耳。【《世说》注“精”下有“速”字，“所”作“能”。】驽牛一日行三百里，【◎官本

《考证》曰：元修本作“三十里”。】所致岂一人之重哉！”【◎《世说》注作“行百里”，无下“之重”二字。◎沈家本曰：牛行迟，未闻有一日行三百里者，况驽牛邪？此文有讹衍无疑，但未知《世说》与元本果孰是也。】劭就统宿，语，因问：“卿名知人，吾与卿孰愈？”统曰：“陶冶世俗，甄综人物，吾不及卿；【◎《顾邵传》：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长。”劭安其言而亲之。】谓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蒋济《万机论》云：【◎蒋济《万机论》，详见《魏志·蒋济传》。◎沈家本曰：《文选》注引称“蒋子

《万机论》”，与《隋志》同。裴注但称蒋济，不称蒋子。】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许子将事详见《魏志·武纪》卷首注引《世语》及《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樊子昭事亦见《和洽传》注。子将与文休不协，见《许靖传》。】刘晔曰：【《世说》注 “曰”上有“难”字。】“子昭拔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官本《考证》曰：监本讹作“退难”。】进能不苟。”【《世说》注引此作“进不苟竞”。】济答曰：“子昭诚自长幼貌洁，

【《世说》注作“子昭诚自幼至长容貌完洁”。】然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敌也。”◎胲，音改。【◎《世说》注作“颏”。◎潘眉曰：○《说文》：胲，足大指毛也。○此云“颊胲”，非许君义。○《东方朔传》：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师古曰：颊肉曰胲，音改。○以音解之耳。○《一切经音义》：胲，胡卖反，脑缝解也。○《无上依经》云：顶骨无颏。○此“颏”字近之。◎沈家本曰：案胲，《说文》“足大指毛肉也”，与“颊”不相联属，当从《世说》注作“颏”。《玉篇》“颏，胡来切，颐下，又记在切”，《广韵·十六咍》 “颏，户来切，颐下”，《十五海》“胲，古亥切”。颊颏，此注音改，即《广韵》之古亥切音也。胲字《玉篇》“古才切”，《广韵·十六咍》“古哀切”，无上声。又案此语本《汉书》，亦作“胲”，段若膺以“胲”字为“肌”字之假借。◎弼按：○《吴志·顾雍传》注引《吴书》曰：雍母弟徽有脣吻。】】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劭谓统曰：“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

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郡国志》：荆州桂阳郡耒阳。◎《一统志》：耒阳故城，今湖南衡州府耒阳县治。】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胡三省曰：○《百官志》：司隶校尉从事史十二人；功曹从事，主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校部、行部则奉引，录众事。州牧则改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杜佑曰：别驾从事史从刺史行部，别乘一乘传车，故谓之别驾。治中从事史居中治事，主众曹。功曹主选用。】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主见与善谭，【◎胡三省曰：善谭者，剧论当世事也。“谭”与“谈”同。◎弼按：此即士元自谓论帝王之秘策有一日之长者也，惜其语不传耳。】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江表传》曰：先主与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无隐。”统对曰：“有之。”备叹息曰：“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也。此诚出于险涂，非万全之计也。”【周瑜上疏谓宜徙刘备置吴，见《瑜传》。】】亲待亚于诸葛亮，【◎《魏志·刘表传》注引《傅子》曰：傅巽目庞统为半英雄，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九州春秋》曰：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沈家本曰：案《郡国志》，益州部户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七，口七百二十四万二千二十八。此云百万，未分别是户是口。后主降魏时惟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恐此所言百万者是口，而非户也。】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

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胡三省曰：言水火者，性相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

【《尚书》仲虺之言。】五霸之事。逆取顺守，【◎陆贾曰：汤武逆取而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通鉴辑览》曰：凡事与操相反，虽为矫枉之计，亦属沽名之举。庞统之言，自是达识。彼拘文牵义，坐失事机者，罕不为子莫执中之流。◎何焯曰：皇极幽昧，汉祚将坠，较其轻重，则取璋不为非。◎唐庚曰：庞统说先主取益州，先主告之如此。夫宽胜急，仁胜暴，忠胜谲，然操强而备弱，宜胜而反不如者，何也？操，荑稗也；备，五谷之不熟者也。五谷不熟，不如荑稗，非谓宽、仁、忠不能胜急、暴、谲也，备不能胜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亮留镇荆州。统随从入蜀。

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涪，见《刘璋传》。】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或曰：先主之不许士元亦正虑此，非不忍于璋也。】璋既还成都，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统复说曰：“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卒，读曰“猝”。】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胡三省曰：即白水关头也。◎弼按：白水关，详见《先主传》建安十六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白帝，见《先主传》。◎胡三省曰：白帝即巴东鱼服县城也。公孙述据成都，自称白帝，改鱼服曰白帝城。】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计，【◎《通监辑览》曰：刘璋无能，尔时若听庞统上计，成都可立得。然备虽称英雄，亦实内怯，宜其听中计耳。】即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华阳国志》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云：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或曰：○赵岐《孟子注》亦曰：殷民厥角，周师歌舞。】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顾炎武曰：阿为不定何人之辞。古诗“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三国志·庞统传》“阿谁为失”，《晋书·沈充传》“敦作色曰‘小人阿谁’”，是也。】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习凿齿曰：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监本“体”作“休”，误。】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庞统惧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众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谦之道，矫然太当，【◎周寿昌曰：按文义，“太”字疑是“失”字之误。】尽其蹇谔之风。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大益，【宋本 “废”下有“其”字。】矜此过言，自绝远谠，能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为：谋袭刘璋，计虽出于统，然违义成功，本由诡道，心既内疚，则欢情自戢，故闻备称乐之言，不觉率尔而对也。备宴酣失时，【宋本作“酣宴”。】事同乐祸，自比武王，曾无愧色，此备有非而统无失，其云“君臣俱失”，盖分谤之言耳。习氏所论，虽大旨无乖，然推演之辞，近为流宕也。】

进围雒县，【雒县，见《刘焉传》。】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水经·江水注》：洛水南迳洛县故城南，广汉郡治也。刘备自将攻洛，庞士元中流矢死于此。】时年三十六。

【◎唐庚曰：庞德公以孔明为卧龙，以士元为凤雏，则士元之齿当少于孔明。孔明卒时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则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岂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汉中，是岁关羽卒；明年黄忠、法正卒；又明年张飞卒；又明年马超、马良卒。基业未就而一时功臣相继沦谢，若有物夺之者。明年，后主践祚，而旧人独有孔明、赵云。后七年，云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勋旧于是乎尽。正卒时年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余不著其年。《飞传》称“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则飞卒时年才五十许。霍峻年四十。此数杰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谯周独年至七十余而终，天不祚汉，明矣！◎沈家本曰：卧龙、凤雏只是当日品题如此，非以年之长少分也。传明言统卒年三十六，安得云“尚未三十”乎？◎梁章钜曰：士元死于雒县城下，而小说家演为落凤坡之事，明《广舆志》已误收之，《王士祯诗集》中亦有《落凤坡吊庞士元》之题，皆非正史所有也。】先主痛惜，言则流涕。【◎康发祥曰：○《华阳国志》云：广汉太守南阳张存曰：“统虽可惜，违大雅之体。”先主怒曰：“统杀身成仁，非仁者乎？”即免存官。◎弼按：张存名处仁，见杨戏《辅臣赞》。】拜统父议郎，迁谏议大夫，诸葛亮亲为之拜。【◎康发祥曰：统父既因子拜官，诸葛亲为之拜，岂无名字可传？《志》曰“统父”，何也？】追赐统爵关内侯，谥曰靖侯。【◎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士元弘长，雅性内融，崇善爱物，观始知终。丧乱备矣，胜途未隆。先生标之，振起清风。绸缪哲后，无妄惟时。夙夜匪懈，义在缉熙。三略既陈，霸业已基。】统子宏，字巨师，【◎钱大昭曰：洪适《隶续》有《汉故涪陵太守庞厷神道》，（么）**[**厷**]**即宏也，当以碑为正。◎潘眉曰：○王象之《涪州碑目》有《汉涪陵太守庞肱阙》，其文云：肱，庞士元子也。○“宏”当依碑作“肱”。◎沈家本曰：以宏字巨师推之，恐不当做“肱”。】刚简有臧否，轻傲尚书令陈祗，为祗所抑，卒于涪陵太守。【涪陵郡，见《后主传》延熙十一年。】统弟林，以荆州治中从事参镇北将军黄权【“权”下疑有脱文。】征吴，值军败，随权入魏，魏封列侯，至钜鹿太守。【◎《襄阳记》曰：林妇，同郡习祯妹。【祯字文祥，名亚庞统。】◎祯事在杨戏《辅臣赞》。◎曹公之破荆州，林妇与林分隔，守养弱女十有余年，后林随黄权降魏，始复集聚。魏文帝闻而贤之，赐床帐衣服，以显其节义。】

## 法正

法正字孝直，右扶风郿人也。【“右”字衍文，解见《马超传》。郿，见《诸葛亮传》。】祖父真，有清节高名。【◎真父雄，范《书》有传：雄字文强，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后为青州刺史，州界清静，迁南郡太守。子真，在《逸民传》。】【◎《三辅决录注》曰：真字高卿，【◎章怀注：高，一作“乔”。】少明五经，兼通谶纬，学无常师，名有高才。【◎范《书·逸民传》：法真，南郡太守雄之子。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性恬静寡欲，不交人事。】常幅巾见扶风守，【幅巾，解见《魏志·华歆传》。】守曰：“哀公虽不肖，犹臣仲尼，【◎《左传·哀公十一年》：鲁人以币召孔子，乃归。◎《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庄子》：哀公告闵子曰：“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左传·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哀公诔之。子贡曰：“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是皆与扶风守所言不合。】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列女传》：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欲相屈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四时朝觐，

若欲吏使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风守遂不敢以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观朝吏会。会者数百人，真于窗中窥其与父语。毕，问真“孰贤”？真曰：“曹掾胡广有公卿之量。”【◎范《书·胡广传》：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窗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举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其后广果历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以”下当有“此”字。◎范《书·胡广传》：广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前后征辟，皆不就，【◎范《书·逸民传》：帝虚心欲致真，前后四征。深自隐绝，终不降屈。◎《抱朴子》曰：法高卿再举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举贤良，博士三征，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号曰玄德先生。【◎范《书·逸民传》：真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胡广《征士法高卿碑》云：言满天下，发成篇章，行光宇宙，动为仪表，四海英儒，履义君子，企望来臻者，不可胜纪也，翻然风举，匿耀远迩，名不可得而闻，身难可得而睹。为尧舜所知，不饮洗耳之水，超越青云之上，德踰巢、许之右，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声而声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轻宠傲俗，乃百世之师也。其辞曰：邈元■，膺懿资，宏圣典，研道机，彪童蒙，作世师，辞皇命，确不移，亚洪厓，超由、夷，垂英声，扬景晖。】正父衍，字季谋，司徒掾、廷尉左监。】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郡国志》：广汉郡新都。◎《水经·江水注》：洛水南迳新都县，与绵水合。蜀有三都，谓成都、广都，此其一焉。◎《方舆纪要》：新都旧城，在今成都府新都县治东二里。汉属广汉郡，蜀汉尝置新都郡。◎谢鍾英曰：《晋志》“新都郡，晋泰始六年置”，言蜀置者，误也。】后召署军议校尉。【◎胡三省曰：军议校尉，使之议军事，盖时议必推正之善谋，璋能官之而不能用耳。】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通鉴》作“又为其州里俱侨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胡注：侨，寄也。】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忖璋不足与有为，【◎胡三省曰：忖，度也，思也。忖，寸本翻。】常窃叹息。【◎或曰：此皆辍耕垄上时也，璋之祸伏于此矣。故曰，好勇疾贫，乱也。为国者可坐视此辈之失志，而泰然不为之所哉！】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让，不得已而往。【◎《华阳国志》：扶风法正留客在蜀，不见礼，恨望。张松举正可使交好刘主，璋从之，使正将命。正佯为不得已而行。又遣正同郡孟达将兵助刘主守御，前后赂遗无限。】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后因璋闻曹公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毛本“将”下脱“征”字，误。】松遂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正衔命。【◎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使君滩在夷陵州西一百十里大江中，或曰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于此。】正既宣指，

【宣达刘璋之指也。《先主传》注引《江表传》“鲁肃与刘备遇于当阳，因宣孙权旨”，意亦正同。】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宋本“懦”下有“弱”字，《通鉴》同。】张松，州之股肱，【◎胡三省曰：别驾，州之上佐，故曰“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华阳国志·三》云：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又曰：地称天府，原曰华阳。】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涪、葭萌，均见《刘璋传》。】南还取璋。

郑度说璋曰：【◎《华阳国志》曰：度，广汉人，为州从事。【◎《华阳国志》又云：郑度进规，忠谏莫受，虽云天时，抑由人咎。度，广汉绵竹人。】】“左将军县军袭我，【左将军，

谓刘备也。】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通鉴》作“军无辎重，野谷是资”。】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胡三省曰：梓潼县属广汉郡，汉武帝元鼎元年置。以县倚梓林而枕潼水为名。建安二十二年，刘备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妇山，駞水所出，南入涪。◎应劭曰：涪水出广汉，南入汉。◎《水经》曰：涪水出广汉涪县西北，东至广汉，与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垫江。◎注云：涪水出广汉属国刚氐道徼外。梓潼水即五妇水也，同入于垫江，即所谓内水也。】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先主闻而恶之，以问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璋果如正言，谓其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于是黜度，不用其计。及军围雒城，正笺与璋曰：“正受性无术，【性，疑作“任”。】盟好违损，惧左右不明本末，必并归咎，蒙耻没身，辱及执事，是以损身于外，不敢反命。恐圣听秽恶其声，故中间不有笺敬，顾念宿遇，瞻望悢悢。【◎悢，音谅。◎官本《考证》曰：监本“悢悢”作“恨恨”，今改正。】然惟前后披露腹心，自从始初以至于终，实不藏情，有所不尽，但愚闇策薄，精诚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国事已危，祸害在速，虽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犹贪极所怀，以尽余忠。明将军本心，正之所知也，实为区区不欲失左将军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各本“迁”作“选”，误。】趋求顺耳悦目，【吴本、毛本 “趋”作“趍”，误。】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事变既成，又不量强弱之势，以为左将军县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阵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各欲远期计粮者，【“各”字疑“若”字之误。】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旷。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或曰：前逞游词，后张虚声，读之生忿。然皆在理势之中，此为奸人之雄。】空尔相守，犹不相堪，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犍为，见《刘焉传》。】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监本“三”作“二”。◎潘眉曰：考《郡国志》，资中、德阳皆汉旧县，惟无平县。平即平州也，《宋志》谓晋太康元年，以野民归化，立平州者，非。盖汉建安中巴西郡已有平州。◎沈家本曰：按下文“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是则三道并侵者，分向广汉、犍为、巴西也。《郡国志》资中属犍为，德阳属广汉，则平必属巴西。刘璋分垫江为巴西郡，《郡国志》有平都县，在垫江下，当属巴西，疑此“平”下夺“都”字，未必如潘说。《宋志》言平州乃晋置，当有所本，亦未可遽议其非。◎弼按：○沈说甚辨，谓三道并侵，为分向广汉、犍为、巴西，所指亦是。惟云平为平都，似无确据。平都远在资中、德阳之东，既已进至资中、德阳，不必并举平都。愚意 “分平资中、德阳”者谓已分别平定资中、德阳也。似不必泥于“三道并侵”之语，指平为平都也。○《华阳国志》云：赵云自江州分定江阳、犍为，张飞攻巴西，诸葛亮定德阳。○

《通鉴》云：分遣赵云从外水定江阳、犍为，张飞定巴西、德阳。○亦与分别平定资中、德阳相合。◎《一统志》：资中故城，今四川资州资阳县，北临中江水。◎德阳，详见《魏志·邓艾传》。◎《一统志》云：按《蜀志》，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定巴西，蜀将张裔拒之德阳陌下。其时德阳已在广汉，其在梓潼郡界。《邓艾传》谓之汉德阳者，自是季汉时所置亭名，晋以后为汉德县，即《华阳国志》梓潼郡之德阳，实与广汉之德阳无涉也。◎马与龙曰：据《张裔传》“飞由垫江入，裔拒之于德阳”，知是时德阳已徙而南，非梓潼北之旧县也。◎弼按：此传之德阳，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宁县界。】将何以御之？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见《权传》建安十四年。此李异与《刘璋传》之李异别为一人。【◎余案：此李异疑即刘璋故将，自恃反攻赵韪有功，恃功骄豪，为刘璋所忌，转降孙氏者。后先主征吴，异正随陆议往拒。又甘宁亦是蜀中归孙之将。二者实为深怨刘璋之人。法正盖特举之，

以示孙氏必助刘备取蜀之意，以恫刘璋之心。】】为其后继。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

【蜀郡也。】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广汉诸县，是明比也。又鱼复与关头【◎鱼复，见《先主传》。关头，即白水关，亦见《先主传》。◎《庞统传》：杨怀、高沛，刘璋名将，各杖强兵，据守关头。

◎先主斩怀、沛，则刘璋已失关头，故法正云尔。◎谢鍾英谓：关头，一名阳安关口，又名关城，亦名关。凡四易名，皆系一地，详见《魏志·钟会传》注。◎弼按：此传之关头乃指白水关，是时张鲁犹据汉中，刘璋兵力不能及阳安关也。谢说谓阳安关口又名关城，亦名关，是也；谓关头即阳安关口，误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六十六：瞿唐关在夔州府城东八里，以瞿塘峡而名。峡在城东三里，或谓之西陵峡，或谓之广汉峡，三峡之一也。志云瞿塘关即故江关，巴、楚相攻时置。汉有江关都尉，治鱼复。○《华阳国志》：江关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南岸，对白帝城。或谓之捍关。◎弼按：法正明言“鱼服与关头”，实为两地，赵氏似以江关为关头，误为一地也。】实为益州福祸之门，【毛本“祸”作“稒”，误。

《文类》“福祸”作“祸福”。】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赵一清曰：都、雒，谓成都、雒县也。】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斯乃大略，其外较耳，其余屈曲，难以辞极也。以正下愚，犹知此事不可复成，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士，岂当不见此数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莫肯尽心献良计耳。若事穷势迫，将各索生，求济门户，展转反覆，与今计异，不为明将军尽死难也。而尊门犹当受其忧。【◎胡三省曰：尊门，谓璋家门。】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胡三省曰：盖时人以璋倚备为用，备反袭璋，议备之薄也。】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

十九年，进围成都，璋蜀郡太守许靖将踰城降，【◎刘咸炘曰：○尚云：老苏极称《史》、

《汉》与善隐恶之法，而不及《三国志》。案，《魏·高堂隆传》累载其忠恳之谏疏，至以张掖异石为祥瑞之失，则见于《张臶传》；《郭淮传》累载其用兵之胜算，至阳谿之败，则书于

《蜀志》；《蜀·许靖传》累载其待人笃厚之事，至踰城出降之恶，则书于《法正传》。即《史》、

《汉》之遗法也。《吴志·张昭传》隐其劝迎曹操之谋，至《吕蒙传》末乃见，亦是此法。

* 按史本多互见，老苏误以为与善隐恶。既已书之，复何隐乎？碑颂行状，皆不书恶，岂遂可为史法乎？尚氏又沿之陋矣。】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何焯曰：薄靖而不薄李严，是先主之所见，以其虚名无实用，不为大节。】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胡三省曰：许靖与弟劭并有高名，汝南月旦评，二人者为之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胡三省曰：主公之称，始于东都。改明公称主公，尊事之为主也。】天下之人不可户说，【◎胡三省曰：不可户户而说之也。】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

《通鉴》作“以慰远近之望”。◎弼按：不如陈《志》原文四字为得其实。】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于是乃厚待靖。【◎孙盛曰：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邈，高义冠世，【宋本“冠”作“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靖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安在其可宠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杖义之士，将何以礼之？正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譬之郭隗，非其伦矣。◎臣松之以为：郭隗非贤，犹以权计蒙宠，况文休名声夙著，天下谓之英伟，虽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彻，若不加礼，何以释远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为不当，而盛以封墓式闾为难，何其迂哉！然则燕昭亦非，岂唯刘翁？【◎周寿昌曰：松之称先主为刘翁，亦太随笔不检。◎林国赞曰：《孙晧传》注陆机《辨亡论》，亦称“刘翁”，《文选》改作“公”，殆未知彼时原有此称谓。】至于友于不穆，失由

子将，寻蒋济之论，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讥其受任非所，【何焯校改“任”作“位”。】将谓仕于董卓。卓初秉政，显擢贤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为选官，在卓未至之前，后迁中丞，不为超越。以此为贬，则荀爽、陈纪之俦皆应摈弃于世矣。】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胡三省曰：备都成都，以蜀郡为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何焯曰：所杀即前所云“州里俱侨客者”。】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胡三省曰：谓迎备入益州也。】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通鉴》“得”下有“少”字。◎何焯曰：艰难之初，权以济事，未宜以常道论也。】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胡三省曰：恐为所图也。◎康发祥曰：“衷”字义，内也。“先主每入衷”，入阃内也。◎此以“衷”字属上句，别为一解。】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林畅园曰：以孙夫人之横，而但任赵云、法正二人，便足以制之，贤者之有益于人国如此。】【◎孙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于宠，毁政乱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极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国柄者哉？故颠颉虽勤，不免违命之刑，【晋公子重耳出奔，颠颉从。重耳反晋国即位，伐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报施也。颠颉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爇僖负羁氏。杀颠颉以徇于师。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杨干虽亲，犹加乱行之戮，

【◎《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夫岂不爱，王宪故也。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唐庚曰：秦昭王以范睢之故，至质平原君，移书赵王，以购魏齐之首。李广诛霸陵尉，上书自劾，武帝曰：“报恩复雠，朕之所望于将军也，复何疑哉？”国家郭进为西山巡检，民诉进掠夺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配女，当得小民，今得吾贵臣，顾不可邪？”驱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报国。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杰，彼自有道，孔明之于法正亦是此意，孙盛所见者小矣。◎何焯曰：先主初定益州，与晋君祖宗世守之国势殊，且诸葛公方以审配不容许攸为鉴也。】】

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之。克之日，【◎《通鉴》作“必可克之，克之之日”。◎何焯曰：“则必可克”为句，下作“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胡三省曰：○《晋志》云：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献帝时，凉州数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乃别立雍州。末又依古典为九州，乃令关右尽為雍州。魏时复分以为凉州。】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何焯曰：孝直智术不下公瑾，且犹知尊奖王室，非碌碌程、郭惟思攀附孟德者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定军、兴势，详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宋、元本“办”作“辨”。◎康发祥曰：此孟德解嘲语耳，况“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前言犹在，岂忘之乎？】必为人所教也。”【◎

《华阳国志》云：曹公曰：“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正邪？”】【◎臣松之以为：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刘主之智，岂不及此？将计略未展，【元本“将”作“特”。】正先发之耳。夫听用嘉谋以成功业，霸王之主，谁不皆然？魏武以为人所教，亦岂劣哉！此盖耻恨之余辞，非测实之常言也。【宋、元本“常”作“当”。】】

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护军将军，蜀所置。】明年卒，时年四十五。【士元、孝直俱以英才而不永年，合传之意，其在斯乎？】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钱大昕曰：汉阳即天水也，三国属魏，更名天水。法邈盖遥领之，若杨仪遥署弘农太守，张翼领扶风太守之类耳。◎弼按：《郡国志》犍为属国有汉阳，蜀尝置郡，说见《费诗传》。】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孝直人品才幹，具见此数语中。】先主既称尊号，【宋、元本“称”作“即”。】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于此见蜀中人才之少。

◎胡三省曰：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以汉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胜也。兵势无常，在于观变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倾危”。◎陈景云曰：评后注当在此。裴氏以葛相有“孝直若在”之叹，故引此事为证，见正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今误移评后，并脱所引书名，皆传录之失也。◎李龙官、姜宸英说同。】

评曰：庞统雅好人流，【◎杨戏《辅臣赞》：王辅好人流言议。◎或曰：人流，犹人伦也，谓流叙人物也。】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拟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周寿昌曰：仲叔，言其亚。俦俪，言其侣。】【先主与曹公争，【◎林国赞曰：正佐先主与夏侯渊争，言“曹公”，误。】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潘眉曰：凡注皆先标目人名，裴氏自注亦必署“臣松之”云云，此注独不详，系脱误。】】

# 卷三十八·蜀书八·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蜀书八

三国志三十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刘咸炘曰：此卷皆名士、谈客，惟秦子勅似宜与杜微等合传。】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许靖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麋竺传、孙乾传、简雍传、伊籍传 文本提供：三国友盟】

【秦宓传 校录：梦起风回】

【复校：擎骥】

## 许靖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郡国志》：豫州汝南郡治平舆。◎《一统志》：平舆故城，今河南汝宁府汝阳县东南六十里。】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人伦，解见《庞统传》。】而私情不协。【◎许劭事详见《魏志·武纪》卷首及《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范《书·许劭传》：劭少俊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典论》云：劭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争论于太守许贡座，至于手足相加。◎沈家本曰：○范史《许劭传》称劭南到广陵，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吴志·刘繇传》注引《汉纪》：刘繇将奔会稽，许子将曰：“不如豫章。”繇从之。○是劭渡江后始终在刘繇所。繇先以扬州刺史驻曲阿，不在吴郡，则劭亦未当保吴郡，何缘于吴郡太守前与靖争论哉？《典论》之言，恐非其实。又考靖与曹公书，言“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迫于袁术，津涂四塞，欲行靡由。正礼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失据”，是刘繇与孙策相持之时，靖已在会稽，不在吴。其不得与劭相遇，明矣。◎周寿昌曰：《典论》本多不足信，此言恐亦因排摈而过甚其辞也。】劭为郡功曹，【毛本“劭”作“邵”，误。】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颍川刘翊为汝南太守，乃举靖计吏，察孝廉，除尚书郎，典选举。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周毖事详见《魏志·董卓传》注。◎钱大昭曰：西汉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曰常侍曹、曰二千石曹、曰民曹、曰客曹。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非吏部也。至曹魏时，始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蔡质《汉仪》云：“世祖改常侍曹为吏曹。”亦非吏部。是献帝时尚未有吏部尚书，此疑传写有误。◎又曰：传以毖为汉阳人，而《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以毖为武威人，亦未知孰是也。】与靖共议谋，进退天下之士，【宋本“议谋”作“谋议”。】沙汰秽浊，显拔幽滞。【◎何焯曰：此靖所以名盛一时。】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

卿、郡守，【◎范《书·董卓传》：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而迁靖巴郡太守，不就，补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卓怒毖曰：“诸君言当拔用善士，卓从君计，【应作“卓从诸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叱毖令出，于外斩之。靖从兄陈相玚，又与伷合规，靖惧诛，奔伷。【伷事见

《魏志·武纪》初平元年。】【◎《蜀记》云：靖后自表曰：“党贼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义。窃念古人当难诡常，权以济其道。”】伷卒，依扬州刺史陈祎。【毛本“祎”作“袆”。扬州刺史陈温，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又见《袁术传》。与陈祎是否一人，未详。】祎死，吴郡都尉许贡、【《孙策传》作“吴郡太守许贡”。】会稽太守王朗素与靖有旧，故往保焉。【◎何焯曰：文休与子鱼、景兴文物相等，使处平世，犹不失为公望。】靖收恤亲里，【◎姚范曰：亲里，又见《谯周传》末注。】经纪振赡，出于仁厚。

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靖身坐岸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当时见者莫不叹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陈国袁徽以寄寓交州，【袁徽事见《魏志·袁涣传》，又见《吴志·士燮传》。】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许文休英才伟士，智略足以计事。自流宕已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其纪纲同类，仁恕恻怛，【宋本“怛”作“隐”。】皆有效事，不能复一二陈之耳。”钜鹿张翔【◎《万机论》云：翔字元凤。】衔王命使交部，乘势募靖，【募，疑作“慕”。】欲与誓要，靖拒而不许。靖与曹公书曰：“世路戎夷，祸乱遂合，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昔在会稽，得所贻书，辞旨款密，久要不忘。迫于袁术方命圮族，【◎《尚书·尧典》：方命圮族。

◎《孔传》云：圮，毁。族，类也。言鲧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辄毁败善类。◎蔡沈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圆则行，方则止。方命，犹今言“废阁诏令”也。盖鲧之为人悻戾自用，不从上令也。】扇动群逆，津涂四塞，虽县心北风，欲行靡由。正礼师退，术兵前进，【刘繇字正礼。术兵，孙策也。】会稽倾覆，景兴失据，【王朗字景兴。】三江五湖，【◎《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厎定。◎韦昭曰：三江，谓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也。◎《吴地记》云：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国语》：子胥曰：“吴之与越，三江环之，民无所移。”范蠡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邪？”◎韦昭曰：三江，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也。五湖，今太湖也。◎《史记·河渠书》：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集解》引韦昭曰：五湖，湖名耳，实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吴西南。◎《索隐》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东北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海，故《禹贡》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璞《江赋》云“具区、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是也”，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汉书·地理志》注师古曰：三江，谓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泽在吴西，即具区也。◎范《书·冯衍传》章怀注○引《越绝书》曰：太湖周三万六千顷。○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故谓之五湖。○滆湖、洮湖、射湖、贵湖及太湖为五湖，并太湖之小支，俱连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东也。◎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十三《职方氏篇》引证三江五湖极详，文繁不录。此传所指之三江五湖，自以在吴越境者为是。】皆为虏庭。临时困厄，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漂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宋本“大”作“太”。】既济南海，与领守兒孝惪相见，知足下忠义奋发，整勅元戎，

【宋本“勅”作“饬”。】西迎大驾，巡省中岳。承此休问，且悲且憙，即与袁沛及徐元贤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会苍梧诸县【苍梧，见《魏志·陶谦传》。】夷、越蜂起，州府倾覆，

道路阻绝，元贤被害，老弱并杀。靖寻循渚岸五千余里，复遇疾疠，伯母陨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侍，【◎何焯云：“自”当作“洎”。“侍”当作“持”。并从《册府》改。】前到此郡，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遗一二。生民之艰，辛苦之甚，岂可具陈哉！

【◎臣松之以为：孔子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盖贵其识见安危，去就得所也。许靖羁客会稽，闾阎之士，孙策之来，于靖何为？而乃泛万里之海，入疫疠之乡，致使尊弱涂炭，百罹备经，可谓自贻矣。谋臣若斯，难以言智。孰若安时处顺，端拱吴、越，与张昭、张纮之俦同保元吉者哉？【◎李龙官曰：谋臣，疑当作“谋身”。盖讥文休避地江东，室家颠沛，无保身之哲也。◎何焯曰：袁术僭盗，策为部曲，文休避地，未可厚非。◎又曰：文休虽曰 “羁客”，然名满八区，诚畏为袁氏伪命所污。当时谁能预料伯符绝术，厥后兄弟相继开吴鼎立哉？即于季玉，非有君臣之分，慕仰宗杰，希欲归命，亦与临难邀利殊科，论者原其本末可也。◎康发祥曰：文休可议，不在蹈海，而在踰城。如必以泛海为口实，则邴根矩、管幼安之往依公孙又何称焉？】】惧卒颠仆，永为亡虏，忧瘁惨惨，忘寝与食。欲附奉朝贡使，自获济通，归死阙庭，而荆州水陆无津，交部驿使断绝。欲上益州，复有峻防，故官长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士燮字威彦。】深相分托于益州兄弟，又靖亦自与书，辛苦恳恻，而复寂寞，未有报应。虽仰瞻光灵，延颈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

“知圣主允明，【◎官本《考证》曰：《册府》“允”作“光”。】显授足下专征之任，凡诸逆节，多所诛讨，想力竞者一心，顺从者同规矣。又张子云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子云名津，南阳人，为交州刺史。见吴志。【◎张津事见《孙策传》、《士燮传》、《薛综传》。◎何焯曰：张津即袁绍使说何进诛宦官者，故云“志匡王室”。】】若荆、楚平和，王泽南至，足下忽有声命于子云，勤见保属，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当复相绍介于益州兄弟，使相纳受。倘天假其年，人缓其祸，得归死国家，解逋逃之负，泯躯九泉，将复何恨！若时有险易，事有利钝，人命无常，陨没不达者，则永衔罪责，入于裔土矣。

“昔营丘翼周，杖钺专征，【◎《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博陆佐汉，虎贲警跸。【◎《汉书·霍光传》：武帝遗诏封光为博陆侯。】【◎《汉书·霍光传》曰：光出都肄郎羽林，【宋本“肄”作“肆”，误。】道上称警跸。【◎《汉书·光传》无“警”字，“跸”作“ ”。◎孟康曰：都，试也。肄，习也。◎师古曰：谓总阅试习武备也。

◎王先谦曰：都，大，总也。肆，试，习也。若今军营大操也。】◎未详虎贲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忧深，禄厚者责重，足下据爵高之任，当责重之地，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于执事。自华及夷，颙颙注望。足下任此，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弃忘旧恶，宽和群司，审量五材，为官择人？苟得其人，虽雠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以宁社稷，以济下民，事立功成，则系音于管弦，勒勋于金石，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翔恨靖之不自纳，搜索靖所寄书疏，尽投之于水。

后刘璋遂使使招靖，靖来入蜀。璋以靖为巴郡、广汉太守。南阳宋仲子于荆州与蜀郡太守王商书曰：“文休倜傥瑰玮，有当世之具，足下当以为指南。”【◎王商初为治中从事，上刘璋为益州刺史，见《璋传》注。商事又见《秦宓传》。◎《华阳国志》卷三云：蜀郡太守

著德垂绩者广汉王商、犍为杨洪，皆见咏怀。◎又《卷十》云：文表汜博，提携士彦。王商字文表，广汉人也，博学多闻。州牧刘璋辟为治中，试守蜀郡太守。荆州牧刘表、大儒南阳宋仲子远慕其名，皆与交好。许文休称：“商，中夏王景兴辈也。”商劝璋揽奇拔雋，甚善匡救，荐致名士安汉赵韪及陈实盛先，垫江龚杨、赵敏、黎景，阆中王澹，江州孟彪，皆至州右职郡守。又为严、李立祠，正诸祀典。在官一十年而卒。】【◎《益州耆旧传》曰：商字文表，广汉人，以才学称，声问著于州里。刘璋辟为治中从事。是时王涂隔绝，州之牧伯犹七国之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党信大臣。【“党”字疑误。】商奏记谏璋，璋颇感悟。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疑有脱误。】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

【何焯校改“蜀”为“属”。】商谓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由，当作“犹”。】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乃拒绝之。荆州牧刘表及儒者宋忠咸闻其名，遗书与商叙致殷勤。许靖号为臧否，至蜀，见商而称之曰：“设使商生于华夏，虽王景兴无以加也。”璋以商为蜀郡太守。成都禽坚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赠孝廉。【◎《华阳国志·十》云：孟由至孝，遐叶睎风。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去时坚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求碧珠以求父。一至汉中，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又与严君平、李弘立祠作铭，以旌先贤。【◎《汉书·王吉传》序：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扬雄著书，言当世士，称此二人。◎师古曰：《地理志》谓君平为严遵。《三辅决录》云子真名朴，君平名尊，则君平、子（遵）**[**真**]**皆其字也。◎《高士传》：蜀有富人罗冲者问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无以自发。”冲为君平具车马衣粮。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昼夜汲汲，未尝有足。今我以卜为业，不下床而钱自至，犹余数百，尘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余而子不足耶。”冲大惭。君平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竟不仕。◎《华阳国志》卷十云：严平恬泊，皓然沈冥。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人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杜陵李强为益州刺史，谓雄曰：“吾真得君平矣。”雄曰：“ 君但可见，不能屈也。”强以为不然。至州，脩礼交遵。遵见之，强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叹曰：“扬子云真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称之曰：“不慕夷即由矣。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又云：仲元抑抑，邦家仪形。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以德行为郡功曹，一月而去。子赘，以见辱杀人。太守曰：“贤者之子必不杀人。”放之。赘自以枉语家人。弘遣亡命。太守怒，让弘，弘对曰：“赘为杀人之贼。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诱而诛也。石碏杀厚，《春秋》讥之。孔子称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弘实遣赘。”太守无以诘也。州命从事。常以公正谏争为志。扬子云称之曰：“李仲元为人也，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间。见其貌者，肃如也。观其行者，穆如也。闻其言者，愀如也。非正不言，非正不行，非正不听。吾先师之所畏。”】修学广农，百姓便之。在郡十载，卒于官，许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转在蜀郡。【靖为蜀郡太守，将踰城降，见《法正传》。】【◎《山阳公载记》曰：建安十七年，汉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敦为东海王。【◎钱大昕曰：东海王祗以建安五年薨，子羡嗣。魏受禅始除，不应别封皇子，当是“北海”之讹。】靖闻之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范《书·献帝纪》章怀注引此“固”作“姑”，下“固”字同。】将欲取之，必固与

之’。其孟德之谓乎！”【◎何焯曰：斯时稍觉悟操之将篡，非复归死国家故意，故应优于刘子初也。】】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为左将军长史。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靖列名劝进，见《先主传》。】及即尊号，策靖曰：“朕获奉洪业，君临万国，夙宵惶惶，惧不能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宽。【◎此《尚书·尧典》之辞。◎《孔传》云：五品，谓五常。逊，顺也。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得人心。◎《正义》曰：品，谓品秩也。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义、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为五常耳。五常据教为言，不据品也。《左传·文十八年》：“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君其勖哉！秉德无怠，称朕意焉。”

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何焯曰：文休一生不逾汉末名士风格，求之以知几，望之以匡世，诚所不暇。若以诸葛公所敬而轻相诋毁，亦安国辈之不自量也。】章武二年卒。【◎《隋志》：粱又有蜀司徒许靖《集》二卷，录一卷，亡。】子钦，先靖夭没。钦子游，景耀中为尚书。始靖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焕、

【《魏志》本传作“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歆、朗及纪并子群【◎沈家本曰：陈纪之卒在建安初，时魏国犹未建也。此传“并”字乃衍文。◎弼按：○《古文苑》邯郸淳

《鸿胪陈君碑》云：建安四年六月卒。○沈说是。】魏初为公辅大臣，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至，文多，故不载。【◎《魏略》：王朗与文休书曰：【◎赵一清曰：此书，诸葛公所谓“逼于元祸而苟免”者也。】“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岂意脱别三十余年而无相见之缘乎！诗人比一日之别于岁月，岂况悠悠历累纪之年者哉！自与子别，若没而复浮，若绝而复连者数矣。而今而后，居升平之京师，攀附于飞龙之圣主；侪辈略尽，幸得老与足下并为遗种之叟，而相去数千里，加有邅蹇之隔，时闻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眇眇异处，与异世无以异也。往者随军到荆州，见邓子孝、桓元将，粗闻足下动静，云夫子既在益州，执职领郡，德素规矩，老而不堕。是时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共道足下于通夜，拳拳饥渴，诚无已也。自天子在东宫，及即位之后，每会群贤，论天下髦雋之见在者，岂独人尽易为英，士鲜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质，感夫子之情听；每叙足下，以为谋首，岂其注意，乃复过于前世，《书》曰‘人惟求旧’，《易》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刘将军之与大魏，兼而两之，总此二义。前世邂逅，以同为睽，非武皇帝之旨；顷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书》、《易》之义，利结分于宿好，故遣降者送吴所献致名马、貂、罽，得因无嫌。道初开通，展叙旧情，以达声问。久阔情慉，非夫笔墨所能写陈，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亲生男女凡有几人？年并几何？仆连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儿名肃，

【宋本“男”作“儿”。】年二十九，【以肃生年计之，此书当在黄初四年。】生于会稽；小儿裁岁余。临书怆恨，【恨，疑作“悢”。】有怀缅然。”又曰：“过闻‘受终于文祖’之言于《尚书》。【◎官本《考证》曰：《册府》“过”作“愚”。】又闻‘历数在躬，允执其中’之文于《论语》。【◎姜宸英曰：王景兴汉室旧臣，中原名士，而艳称禅受之事，夸张富贵之业，与华子鱼辈同一贼耳。】岂自意得于老耄之齿，正值天命受于圣主之会，亲见三让之弘辞，观众瑞之总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礼，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时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携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数，【◎李慈铭曰：世，当作“廿”。此用《舜典》之“咨！汝二十有二人”也。】以听有唐‘钦哉’之命也。【◎或曰：无耻之极小人，视故君如弁髦，可为长叹。】子虽在裔土，想亦极目而回望，【《册府》“回”作“面”。】侧耳而遐听，延颈而鹤立也。昔汝南陈公初拜，不依故常，让上卿于李元礼。【◎李膺字元礼。◎范《书·陈蕃传》：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延熹八年代杨秉为太尉。蕃让曰：“聪明亮达，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窃让名，然后绶带委质，【《册府》“绶”作“缓”。】游谈于平、勃之间，与子共陈往时避地之艰辛，乐酒酣宴，高谈大噱，亦足遗忧而忘老。捉笔陈情，随以喜笑。”又曰：“前夏有书而未达，今

重有书，而并致前问。【◎何焯曰：靖亡于章武二年，则此书不及见矣。】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李清植曰：本传靖于章武二年卒，此书乃在先主既丧之后，则靖不及见矣。岂异国乖隔，靖虽殁而朗不知邪？《诸葛集》云“朗等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

《正议》”，此书当是一时事。】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册府》 “士”作“四”。】遂沈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复运慈念而劳仁心，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与足下等。以足下聪明，揆殷勤之圣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陈平违楚而归汉，犹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李慈铭曰：“考”下当脱一“其”字。】既承诏直，【何焯校改 “直”作“旨”。】且服旧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陈足下之所见，则无以宣明诏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梦想之思。若天启众心，子导蜀意，诚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险路未夷，子谋不从，则惧声问或否，复面何由！前后二书，【《文类》“二”作“三”。】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动于怀。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历观夷俗，可谓遍矣；想子之心，结思华夏，可谓深矣。为身择居，犹愿中土；为主择居安，岂可以不系意于京师，【◎潘眉曰： “居”字涉上文而衍。◎或曰：“居”、“安”、“岂”三字必有一衍。】而持疑于荒裔乎？详思愚言，速示还报也。”】

## 麋竺

麋竺【麋姓解见《先主传》。元本、冯本“竺”作“笁”，误，下同。】字子仲，东海朐人也。【◎朐，音渠。◎《郡国志》：徐州东海郡朐。◎《一统志》：朐县故城，今江苏海州南。】祖世货殖，僮客万人，【僮，家僮。客，客作也。】赀产鉅亿。【◎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二十二：牛栏村在郁州岛上。《郡国志》云麋竺放牧之所。今民祭祀，犹呼云麋堆。

〖◎弼按：今本《郡国志》无此语。〗○《山海经》曰：都洲在海中。○都，音郁。○《水经注》曰：朐县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昔有道者学徒十人，游于鬱州苍梧之上，四百年皆得至道。其山自苍梧徙至东海之上，今犹有南方草木生焉。故崔琰《遂初赋》云“郁洲者，苍梧山也”，古老传言此岛上人皆先是麋家之隶，今有牛栏村，旧有麋家庄，祀祭呼曰麋郎。临祭之日，著犁铧，执鞭耕。又言初娶妇者，必先见麋郎，否则为祟。○又曰：朐县麋竺冢。《郡国志》云刻石为人马禽兽之状，名之为鬼神市。○一清按：竺死于蜀中，安能返海州？盖记事者失实之辞，或是竺先世之坟茔耳。】【◎《搜神记》曰：竺尝从洛归，未达家数十里，路傍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行可数里，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麋竺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私请之，妇曰：“不可得不烧。如此，君可驰去，我当缓行，日中火当发。”竺乃还家，遽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赵一清曰：○《拾遗记》云：麋竺用陶朱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货拟王家，有宝库千间。竺性能振生恤死，家内马厩屋侧有古冢，中有伏尸，夜闻涕泣声。竺乃寻其泣声之处，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诉云：“昔汉末妾为赤眉所害，扣棺见剥，今袒在地，羞昼见人，垂二百年。今就将军，乞更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骸。”竺许之，即命为棺椁，以青布为衣衫，置于冢中。设祭既毕，历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所著衣皆是青布，语竺曰：“君财宝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芦杖一枚，长九尺，报君棺椁衣服之惠。”竺挟杖而归。所住邻中常见竺家有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谓竺曰：“将非怪也？”竺乃疑此异，问其家僮。云：“时见青芦杖自出门间，疑其神，不敢言也。”竺为性多忌，信厌术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货财如山，

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数日，忽青衣童子数十人来云：“麋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恤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此火，当使财物不尽。自今以后，亦宜防卫！”竺乃掘沟渠周绕其库。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烁自能烧物。火盛之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覆于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鹳鸟之类，以禳火灾；鹳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数千头养于池渠中，以厌火。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惧为身之患害。”时三国交锋，军用万倍，乃输其宝物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绣毡罽积如丘垄，骏马万匹。及蜀破后，无复所有，饮恨而终。】】后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谦卒，竺奉谦遗命，迎先主于小沛。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术，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广陵海西，【小沛、下邳、海西，均见《先主传》。】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奴客，见《魏志·文德郭后传》。】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后曹公表竺领嬴郡太守，【◎《郡国志》：兖州泰山郡嬴。◎《一统志》：嬴县故城，今山东泰安府莱芜县西北。◎钱大昕曰：嬴郡盖分泰山所置。竺既去官，嬴亦旋废，故《晋志》不及之。◎吴增僅曰：嬴县汉末立郡，寻省还。魏武表云“宜分五县为嬴郡”，今考嬴、南武阳、南城、牟、平阳五县，均泰山郡极南地，地形长狭，错居东莞、琅邪、东海、鲁郡之间。晋以之立南城郡，疑即汉末嬴郡之五县矣。◎谢鍾英曰：五县，嬴、博、奉高、梁甫、钜平。◎弼按：谢说不知何据，奉高为泰山郡治，不至划归嬴郡，似以吴说为可信，然旋置旋省，亦无足深考也。】【◎《曹公集》载公表曰：【◎《魏武集》，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

◎沈家本曰：○二唐志：三十卷。○殆梁时之本复出欤？裴氏称“曹公”者，当是魏未受禅以前之本。】“泰山郡界广远，【冯本“广”作“旷”。】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嬴郡，拣选清廉以为守将。偏将军麋竺，素履忠贞，文武昭烈，请以竺领嬴郡太守，抚慰吏民。”】竺弟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先主将適荆州，遣竺先与刘表相闻，以竺为左将军从事中郎。益州既平，【《御览》“平”作“定”。】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通鉴》：刘备入成都，以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孙乾为秉忠将军。

◎胡三省曰：汉大将军府有从事中郎，职参谋议。安汉、昭德、秉忠，皆刘所置将军号也。】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长。【《御览》“幹”作“翰”。】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

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叛迎孙权，羽因覆败。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惭恚发病，岁余卒。子威，官至虎贲中郎将。威子照，虎骑监。【◎洪饴孙曰：虎骑监，一人，蜀所置，掌宿卫士。此官盖与虎步监同如汉武骑常侍之类。】自竺至照，皆便弓马，善射御云。

## 孙乾

孙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领徐州，辟为从事，【◎《郑玄传》云：【《郑玄别传》，见

《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三年。此云“《郑玄传》”，是否一书未详。】玄荐乾于州。◎乾被辟命，玄所举也。】后随从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结袁绍，将適荆州，乾又与麋竺俱使刘表，皆如意指。后表与袁尚书，说其兄弟分争之变，曰：“每与刘左将军、孙公祐共论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章樵注本《古文苑》卷十载刘表与袁尚书云：表与左将军及北海孙公祐共说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樵注云：左将军刘玄德、北海大守孙公祐时在荆州。◎弼按：孙公祐为北海人，非北海太守也。】其见重如此。【◎刘

咸忻曰：此与《刘巴传》引陈群书，皆引他人不足重之语为重，类俗之行状。】先主定益州，乾自从事中郎为秉忠将军，见礼次麋竺，与简雍同等。顷之，卒。

## 简雍

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也。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先主至荆州，雍与麋竺、孙乾同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往来使命。先主入益州，刘璋见雍，甚爱之。后先主围成都，遣雍往说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先主拜雍为昭德将军。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適；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

【◎何焯曰：视恃旧不虔见诛者，度量相越，是以当困厄而归之多也。】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与先主游观，见一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雍之滑稽，皆此类也。【◎康发祥曰：《雍传》无甚建白，不过传其谏禁酿酒刑酒具一事，语近滑稽而已。其谲谏之旨，以视汉东方曼倩有所不逮，或附于他传可耳，陈寿特为立传，似可不必。】【◎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语谓耿为简，【吴本、毛本“谓”作“诸”，误。】遂随音变之。】

## 伊籍

伊籍字机伯，山阳人。【◎潘眉曰：山阳，郡名，其邑未详。下云“少依邑人刘表”，然则籍山阳高平人也。】少依邑人镇南将军刘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来自托。表卒，遂随先主南渡江，从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见待亚于简雍、孙乾等。遣东使于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籍適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籍既对曰： “一拜一起，未足为劳。”籍之机捷，类皆如此，权甚异之。【◎康发样曰：《籍传》亦无事绩，其对孙权，不过“拜起”一语，便捷已耳。陈寿为之立传，其以与孔明等共造《蜀科》乎？】后迁昭文将军，【◎洪饴孙曰：蜀置昭文将军一人。】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诸葛亮集》有《科令篇》，当为当时涉于科令之文。◎周寿昌曰：《蜀科》虽一时之律令，而以诸葛公诸人所造，必在律章句之上，惜后世无传也。】

## 秦宓

秦宓字子勅，【◎范《书·董扶传》作“秦密”，《华阳国志》作“宓”。◎钱大昕曰：《蜀志》作“宓”，字子勅，当取谨宓之宓。世俗借用堂密字。】广汉绵竹人也。【绵竹，见《刘焉传》。】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奏记州牧刘焉，荐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史记·秦本纪》：百里傒年已七十余，秦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

三日，大悦，授之国政，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尚书·秦誓篇》“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亦指蹇叔也。】甘罗、子奇以童冠而立功，【◎《史记·甘茂传》：○茂，下蔡人也。罗，茂孙，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秦封甘罗以为上卿。○太史公曰：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说苑》：子奇年十八，齐君使治阿。既行，齐君悔，遣使追之。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载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以私兵战，遂败魏师。】故《书》美黄发，而《易》称颜渊，固知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乃者以来，海内察举，率多英隽而遗旧齿，众论不齐，异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乱世之急务也。夫欲救危抚乱，修己以安人，则宜卓荦超伦，与时殊趣，震惊邻国，骇动四方，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虽遭凶乱，何忧何惧！昔楚叶公好龙，神龙下之，好伪彻天，何况于真？今处士任安，【不应州郡辟命曰处士。】仁义直道，流名四远，如令见察，【毛本“令”作“今”。】则一州斯服。昔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何武贡二龚，双名竹帛，【◎《汉书·何武传》：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师古曰：两龚，龚胜、龚舍也。两唐，唐林、唐遵也。】故贪寻常之高而忽万仞之嵩，乐面前之饰而忘天下之誉，斯诚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随、和炳然，有如皎日，复何疑哉！诚知昼不操烛，自有余光，【宋本、毛本 “自”作“日”。】但余情区区，【宋本“余”作“愚”。】贪陈所见。”【◎《益部耆旧传》曰：安，广汉人。少事聘士杨厚，【杨厚事见《刘焉传》注。】究极图籍，游览京师，还家讲授，与董扶俱以学行齐声。【董扶事见《刘焉传》注。】郡请功曹，州辟治中别驾，终不久居。举孝廉、茂才，太尉载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州牧刘焉表荐安味精道度，厉节高邈，揆其器量，国之元宝，宜处弼疑之辅，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礼，所宜招命。王涂隔塞，遂无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范《书·儒林传》：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州牧刘焉表荐之。◎《经典释文·序录》：后汉任安传《孟氏易》。】门人慕仰，为之碑铭。【◎宋本“之”作“立”。◎《华阳国志》云：董、任循志，束帛戋戋。◎又云：弟子杜微、何宗、杜琼，皆名士，至卿佐。】后丞相亮问秦宓以安所长，宓曰：“记人之善，忘人之过。”】

刘璋时，宓同郡王商为治中从事，【王商事见《许靖传》注。】与宓书曰：“贫贱困苦，亦何时可以终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史记·邹阳传》：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应劭曰：卞和得玉璞，献之武王，武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复献文王，玉人复曰：“石也。”刖左足。至成王时，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宝玉。】宜一来，与州尊相见。”宓答书曰：“昔尧优许由，非不弘也，洗其两耳；楚聘庄周，非不广也，执竿不顾。《易》曰‘确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国君之贤，子为良辅，不以是时建萧、张之策，未足为智也。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时翱翔于林泽，与沮、溺之等俦，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于九皋，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

【◎赵一清曰：二语管辂亦云，疑古语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斯乃仆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后商为严君平、李弘立祠，【详见《许靖传》注。】宓与书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观严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扬子不叹，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其无虎豹之文故也，可谓攀龙附凤者矣。如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辞。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范《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景帝末为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史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

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沈钦韩曰：○常璩《蜀志》：遣雋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叔为博士，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齐召南曰：秦宓云：“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然则相如即文翁所拔，以为蜀人师者。其语与《地理志》所云“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正合。但《文翁传》及《相如传》并无明文。◎蒋超伯曰：《文翁传》云“遣张叔等十余人”，《宓传》谓遣相如，未知何据。】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书·地理志》云：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何焯曰：相如虽为封禅书，临殁乃成，未与诸儒共定其礼。蜀士多夸，往往过实。】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虽有王孙之累，【谓相如与卓王孙女文君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也。】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叔术之让。【◎《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叔术有妻嫂之事。】仆亦善长卿之化，【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宜立祠堂，速定其铭。”

先是，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

【◎沈家本曰：严君平，而曰“严平”，史中罕见。◎弼按：《华阳国志》即云“严平恬泊”。】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钱大昭曰：○《隋书·经籍志》：严遵《老子指归》十一卷。○陆德明作十四卷。严平，即严君平也。】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史记·孔子世家》：齐人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往观终日，怠于政事。◎何焯曰：汤事未详。】【◎臣松之案：书传鲁定公无善可称。【冯本“善”作“业”，误。】宓谓之贤者，浅学所未达也。【◎赵一清曰：定公能用孔子，故称之为贤者。】】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元本“贞”作“真”。】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

或谓宓曰：“足下欲自比于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瑰颖乎？”【◎康发祥曰：○宓作《远游篇》，其辞曰：远游何所见？所见邈难纪。岩穴非我邻，林麓无知己。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困兽走环冈，飞鸟警巢起。猛气何咆厉，阴风起千里。远游长太息，太息远游子。○其辞之瑰颖，大都如是。】宓答曰：“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管辂传》注亦有此二语。◎官本《考证》曰：《册府》作“仆闻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或曰：本文自佳，《册府》反失其意。】何文藻之有扬乎！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刘向《七略》曰：【◎《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也。◎《隋书·经籍志》：《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七略》七卷，刘歆撰。◎又云：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山阴姚振宗有

《七略别录佚文》，极详，文繁不备录。】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

【◎《汉书·艺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王应麟曰：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

《小辨》、《用兵》、《少閒》也。】◎臣松之案：《中经部》【《中经部》，详见《魏志·王肃传》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录，余者所谓七篇。】接舆行且歌，论家以光篇；渔父咏沧浪，贤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时者也。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以仆之愚，犹耻革子成之误，况贤于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论语》作“棘子成”。【◎《汉书·艺文志》：《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经典释文·叙录》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郑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汉兴，传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张禹既受《鲁论》，又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行于汉世。郑玄就《鲁论》考之，齐、古为之注，何晏为之集解，盛行于世。◎张

宗泰曰：《诗》“匪棘其欲”，《礼记》引作“匪革其犹”，革、棘声相近，非误也。】子成曰： “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屈于子贡之言，故谓之误也。】

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师友祭酒、五官掾，皆郡职。】称曰仲父。宓称疾，卧在茅舍，【◎宋本“茅”作“第”。◎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七十三：汉州德阳县有秦宓宅。李膺《纪》云：“三造亭，秦子勅旧宅也。守夏侯纂三造门，故为名其宅。绵水冲毁，仅有余迹。”】纂将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谈，宓卧如故。纂问朴曰：“至于贵州养生之具，实绝余州矣，不知士人何如余州也？”朴对曰： “乃自先汉以来，其爵位者或不如余州耳，至于著作为世师式，不负于余州也。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钱大昭曰：严氏于黄帝书未见，《指归》之作，疑因老而连及黄耳。】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击颊，【簿，手版也。【◎赵一清曰：○《春秋左氏传》《疏》引徐广《车服仪制》曰：古者贵贱皆执笏，今手板也。然则笏与簿，手板之异名耳。秦宓见大守，以簿击颊，则汉、魏以来，皆执手板。◎周寿昌曰：○《左传》：衮冕黻珽。○杜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是魏、晋间称笏为簿之证。】】曰：“愿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于小草，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水经·江水注》：岷山，即瀆山也，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

《河图括地象》曰：【◎《隋书·经籍志》：《河图》二十卷。◎又云：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宋大明中，始禁图谶。隋高祖受禅，禁之踰切。炀帝即位，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自是无复其学矣。】岷山之地，上为东井络，【《水经·江水注》引此作“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左思《蜀都赋》曰：【《左思集》，见《管宁传》注。】远则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天地运期而会昌，景福肸蚃而兴作。【◎李善注：言岷山之地，上为东井维络，岷山之精，上为天之井星也。◎《上林赋》曰：肹蠁布写。

◎吕向曰：肹蠁，湿生虫蚊类是也，其群望之如气之布写也。言大福之兴，有如此虫群飞而多也。兴、作，皆起也。】】淮、济四渎，江为其首，【◎《尔雅·释水篇》：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华阳国志》卷三云：《夏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汶山郡，详见《后主传》延熙十年。】【◎《帝王世纪》曰：【◎《隋书·经籍志·杂史类》：《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谧撰，起三皇，尽汉魏。◎二唐志“世”作“代”。《宋志》“九卷”，列《编年类》。今存辑本一卷。◎章宗源曰：○《尚书·尧典》《正义》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

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今《晋书·谧传》无此语，当是逸《晋书》。〗○《玉海·书目》曰：晋正始初，安定皇甫谧以《汉纪》残缺，博案经传，旁观百家，著《帝王世纪》并《年历》，合十二篇。起太昊帝，迄汉献帝。○《史通·论赞篇》曰：皇甫谧、葛洪列具所号。○《续汉志》注云：蔡邕分星次，与皇甫谧不同。谧所列在《郡国志》。○《史记索隐》〖《五帝纪》。〗云：皇甫谧号玄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代纪》也。○又云：〖《补三皇纪》。〗案神农之后，凡八代，事见《帝王代纪》及

《古史》，然古典亡矣。谯〖谯周。〗、皇二氏皆前代博闻君子，考校古书而为此说，岂至今凿空乎？○愚按：《周易·系辞》《正义》引谧《纪》太皞、神农、（皇）**[**黄**]**帝、少皞、帝喾、尧、舜事，《礼记正义》、《初学记·帝王部》、《类聚·帝王部》并引之，而《御览·皇王部》所引尤详。〖《左传·昭公》《正义》引穷桑少皞之号，神农本起烈山。〗其言放勋、重华、文命为尧、舜、禹名，《尚书正义》从之。惟取《易》卦以制象九事，谧皆以为黄帝之功。《易正义》云：“若如所论，则尧、舜无事，《易·系》何须连言，则皇甫之言，未可用也。”《类聚·职官部》“穆王命伯臩〖古冏字。〗为太仆，今《尚书·君牙》、《伯冏》二篇是也”，此与《书·序》不同。〖◎《书·序》：命君牙为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后汉书·野王二老传》注“鸣条之地”，谧谓孔安国书注之说为近。《御览·州郡部》载谧所记都邑，其书征引《春秋传》、《世本》、《战国策》、《国语》、《秦本纪》、

《汉地理志》，体裁主于考证。若丁仲徙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谧皆用《书·序》。至葛伯仇饷，初征自葛，则称古文《仲虺之诰》。又谧言封帝摯于高辛氏，本于东海卫弘所传，〖二语见《御览·皇亲部》。〗卫弘从杜林受《古文尚书》，谧得其传，则不徒资诸梁柳矣。篇终论赞称玄晏先生曰“羁勒英雄，鞭驱天下，乃汉高论赞；平暴反正，遂建中兴，乃光武论赞”，〖二事见《御览·皇王部》列玄晏号。〗是可与《史通》相证。《初学记·帝王部》引魏武进爵，魏文受禅，《御览·皇王部》引高贵乡公为成济所害，陈留王就国治邺，正符《隋志》尽汉、魏之语。宋人书目谓讫汉献帝，误也。《宋志》入《编年类》，考《御览》诸书所引，似谧记乃分类为篇，体裁惟在博考，故隋、唐志并入《杂史》，《宋志》恐误。】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脩己。上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胸坼，【毛本“坼”作“折”。】而生禹于石纽。【◎《大戴礼记》：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又曰：鲧娶于有莘氏之女，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吴越春秋》：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见《世帝纪》。【◎《郡国志》：蜀郡广柔。◎刘昭注引《帝王世纪》曰：禹生石纽，县有石纽邑。◎王先谦曰：广柔县，三国蜀改属汶山郡。◎《一统志》：广柔故城，今四川茂州汶川县西北。石纽村在汶川县西北。◎《方舆纪要·七十三》：石纽山在龙安府石泉县治南一里。◎近人陈志良着《禹生石纽考》，见《说文月刊》第一卷合订本五三九页。】】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何焯曰：《汉书·地理志》蜀系秦分，统于舆鬼、东井。参伐乃魏帝星也，此云“参伐则益州分野”，未详。】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白虎通》：三皇，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

《蜀记》曰：三皇乘祗车出谷口。◎未详宓所由知为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论之，何若于天下乎？”于是纂逡巡无以复答。

益州辟宓为从事祭酒。【◎《通鉴》作“广汉处士秦宓”。◎胡注：不应州郡辟命，故曰处士。◎弼按：宓已官从事祭酒，非处士也。《通鉴》误。】先主既称尊号，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贷，原也，赦也。】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

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宋本“鸣”下有“于”字。】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辩，皆此类也。迁大司农，四年卒。初，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辩其不然之本。又论皇帝王霸养龙之说，

【◎何焯曰：养，当作“豢”。】甚有通理。谯允南少时数往谘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

【◎潘眉曰：此《五经然否论》之一。】文多故不载。

评曰：许靖夙有名誉，既以笃厚为称，又以人物为意，虽行事举动，未悉允当，蒋济以为“大较廊庙器”也。【◎《万机论》论许子将曰：许文休者，大较廊庙器也，而子将贬之。若实不贵之，是不明也；诚令知之，盖善人也。【◎卢明楷曰：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义殊晦。夫文休本廊庙之器，而子将贬之。不知，则咎在不明；知之，又近于蔽善。两无当也。】】麋竺、孙乾、简雍、伊籍，皆雍容风议，见礼于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无若愚之实。然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何焯曰：承祚此书大趣简质，而独推秦子勅之文藻，异于诸传，斯则文无定体之谓邪？◎刘咸炘曰：陈寿师谯周，而宓乃周所严事，从闻其文，论而载之耳。其文皆佳，载之可代《文苑传》。】

# 卷三十九·蜀书九·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蜀书九

三国志三十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刘咸炘曰：董和参署府事，马良、董允、陈祗皆为侍中，刘巴、陈震、董允、陈祗、吕乂俱为尚书令，故合之。】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董和传、刘巴传、陈震传、董允传、吕乂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马良传 文本提供：三国友盟】

【复校：擎骥】

##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郡国志》：荆州南郡枝江。◎《一统志》：枝江故城，今湖北荆州府枝江县东。◎谢鍾英曰：当在今松滋县北，当阳县南。◎刘家立曰：距枝江县有镇曰董市，今尚题曰“汉董幼宰故里”。】其先本巴郡江州人。【巴郡治江州，见《刘璋传》。】汉末，和率宗族西迁，【◎沈家本曰：此文疑有脱误。若由巴郡，是东迁，非西迁也。且和既迁南郡，又安得仕于益州牧刘璋哉？疑本云“巴郡江州人也，其先本南郡枝江人”，于下文方合。◎弼按：解作由南郡西迁，亦可通。】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音髀。】江原长、【◎

《郡国志》：益州犍为郡牛鞞；蜀郡江原。◎《一统志》：牛鞞故城，今成都府简州东。江原故城，今成都府重庆州东南。】成都令。蜀土富实，【毛本“实”作“贵”。】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踰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说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巴东属国，见《后主传》延熙十一年“涪陵属国”注。◎吴增僅曰：建安六年，刘璋分巴郡置巴东属国，治涪陵。建安末，先主改属国为涪陵郡。】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数千人，璋听留二年，还迁益州太守，【◎胡三省曰：此益州太守非汉武帝所开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刘蜀为南中地宅。盖刘璋置益州太守与蜀郡太守并治成都郭下。◎弼按：本传下文“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是仍为南中之益州郡，后改为建宁郡者是也，胡注误。】其清约如前。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

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掌军中郎将，一人，蜀所置。】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胡三省曰：署府事者，总录军府事也。◎何焯曰：董和并署，李严并托，皆所慰蜀士大夫之心。特幼宰端良，正方倾邪耳。若使黄公衡不因丧败隔绝，则受遗当属斯人，不伤昭烈之明矣。】献可替否，共为欢交。自和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幹机衡，

【幹，疑作“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胡三省曰：参署，谓所行之事，参其同异，署而行之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胡三省曰：违，异也。覆，审也。难于违异，难于覆审，则事有旷阙损矣。远，于愿翻。】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胡三省曰：蹻，讫约翻，屐也，草履也。】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胡三省曰：此所谓相违覆也。】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胡三省曰：亮躬耕陇亩，与崔州平、徐庶等友善。】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或曰：《和传》末无“子允，自有传”之语，何也？】【伟度者，【◎赵一清曰：此注脱书名。】姓胡，名济，义阳人。【义阳，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为亮主簿，

【此与《姜维传》之“镇西大将军胡济”或别为一人。】有忠荩之效，故见褒述。亮卒，为中典军，统诸军，封成阳亭侯，迁中监军、前将军，督汉中，假节领兖州刺史，至右骠骑将军。济弟博，历长水校尉、尚书。】

## 刘巴

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人也。【◎《郡国志》：荆州零陵郡烝阳。◎顾祖禹曰：吴改属衡阳郡，故城在今湖南衡州府衡阳县西一百七十里。】少知名，【◎《零陵先贤传》曰：巴祖父曜，苍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荡寇将军。时孙坚举兵讨董卓，以南阳太守张咨不给军粮，杀之。祥与同心，南阳士民由此怨祥，举兵攻之，与战，败亡。刘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杀之，【◎李清植曰：本传下文云“荆州牧刘表连辟，及举茂才，皆不就”，则表初未必有欲杀巴之事，此盖《零陵先贤传》传讹之谈。】数遣祥故所亲信人密诈谓巴曰：“刘牧欲相危害，可相随逃之。”如此再三，巴辄不应。具以报表，【监本“具”作“且”。】表乃不杀巴。年十八，郡署户曹史主记主簿。刘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学，【◎陈浩曰：主记，疑作“主计”。刘先主，“主”字疑衍，《刘表传》中“别驾刘先”是其人也。◎周寿昌曰：“记”亦通“计”，且疑其时有主记一官，犹书记也。先主“主”字似非衍，观巴辞谢书有云“欲令贤甥摧鸾凤之艳，游燕雀之宇”，此岂对常人语乎？惜周不疑无考，刘先亦别无所见也。◎弼按：刘先之甥周不疑事详见《魏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是“刘先”之下“主”字宜衍，周说误。】巴答曰：“昔游荆北，时涉师门，记问之学，不足纪名，内无杨朱守静之术，外无墨翟务时之风，犹天之南箕，虚而不用。赐书乃欲令贤甥摧鸾凤之艳，游燕雀之宇，将何以启明之哉？愧于‘有若无，实若虚’，何以堪之！”】荆州牧刘表连辟，及举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巴北诣曹公。曹公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俱见《先主传》。】【◎《零陵先贤传》曰：曹公败于乌林，【◎乌林，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赤壁”注。◎《吴志·鲁肃传》注引《吴书》云：关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胡三省曰：即谓赤壁之战也。】还北时，欲遣桓階，階辞不如巴。巴谓曹公曰：“刘备据荆州，不可也。”公曰：“备如相图，孤以六军继之也。”】会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適交阯，【交阯，见《刘焉传》。】【◎《零陵先贤传》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还京师。时诸葛亮在临烝，【临烝，见《诸葛亮传》注。】巴与亮书曰：“乘危历险，到值思义之民，自与之众，承天之心，顺物之性，非余身谋所能劝动。若道穷数尽，将托命于沧海，不复顾荆州矣。”亮追谓曰：“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来，不成当还，

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为恨。

巴复从交阯至蜀。【◎《零陵先贤传》曰：巴入交阯，更姓为张。与交阯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牁道去。【元本“道”作“遁”。】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杀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杀也。”主簿请自送至州，见益州牧刘璋，璋父焉昔为巴父祥所举孝廉，见巴惊喜，每大事辄以咨访。◎臣松之案：刘焉在汉灵帝时已经宗正、太常，出为益州牧，祥始以孙坚作长沙时为江夏太守，不得举焉为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辞谢罪负，先主不责。【◎何焯曰：昭烈初定蜀，土人怀反侧，其加意于刘子初，即高帝封雍齿之意也。】

【◎《零陵先贤传》曰：璋遣法正迎刘备，巴谏曰：“备，雄人也，【何焯校改作“人雄”。】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听。巴闭门称疾。备攻成都，令军中曰：“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毛本“诛”作“夷”。】及得巴，甚喜。】而诸葛孔明数称荐之，【◎潘眉曰：史例宜称名，此非是。】先主辟为左将军西曹掾。【◎《零陵先贤传》曰：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冯本“合”作“拾”。】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官本《考证》曰：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宜少降意也。”巴曰：【监本“曰”作“目”，误。】“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备闻之，【监本“闻”作“固”，误。】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其欲还北，假道于此，岂欲成孤事邪？”备又曰：“子初才智绝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亮亦曰：“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何焯曰：子初粗有笔耳，此助而张之，造作刘、葛之语也。】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胡三省曰：直百钱，一钱直百也。◎杜佑曰：蜀铸直百钱，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何焯曰：必无此事。钱至直百，岂复可以通行？初得一州，公私嚣然，是五均之续也。以《张益德传》中“颁赐之差”观之，则听其赴藏竞取，亦不然矣。◎梁章钜曰：○洪遵《泉志》云：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又有传形五铢钱。顾烜曰：“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量如一，三吴诸县行之。”】】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巴为尚书，后代法正为尚书令。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贤传》曰：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而备锐意欲即真，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李清植曰：本传下文“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则先主之称尊号，巴亦未以为非也。《零陵先贤传》盖剿敌国谤诽之辞，亦不足信。◎刘家立曰：此注与正传情事不合，不足为信，松之偶疏于刊正耳。】】先主称尊号，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文诰册命，固尚书所典也。】章武二年卒。卒后，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称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贤传》曰：辅吴将军张昭尝对孙权论巴褊阨，不当拒张飞太甚。权曰：“若令子初随世浮沈，【宋本作“沈浮”。】容悦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称为高士乎？”】

## 马良

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宜城，见《先主传》，又见《魏志·杜袭传》注，三国魏改属襄阳郡。】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及先主入蜀，诸葛亮亦从后往，良留荆州，与亮书曰：“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尚书·武成篇》：旁死魄。◎又曰：既生魄。◎《康诰》曰：惟三月哉生魄。◎陆德明《音义》云：月始生魄然貌。】【◎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周寿昌曰：《后汉书》赵岐之称皇甫为仁兄，此传马良之称诸葛为尊兄，展敬联情，均此谊也。】】夫变用雅虑，审贵垂明，于以简才，宜適其时。若乃和光悦远，迈德天壤，使时闲于听，世服于道，齐高妙之音，正郑、卫之声，并利于事，无相夺伦，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虽非锺期，敢不击节！”【◎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四云：击节，犹今节乐拍手及用拍板也。马良谓“敢不击节”，谓敢不赏音也。吴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云“诚独击节”，恪意独击节以赏之耳。】先主辟良为左将军掾。

后遣使吴，良谓亮曰：“今衔国命，协穆二家，幸为良介于孙将军。”亮曰：“君试自为文。”良即为草曰：“寡君遣掾马良通聘继好，以绍昆吾、豕韦之勋。【◎《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国语·郑语》：大彭、豕韦，为商伯矣。◎韦注云：豕韦，彭姓之别封于豕韦者也。殷衰，二国相继为商伯。】其人吉士，

【宋、元本“其”作“奇”。】荆楚之令，【◎《尔雅·释诂》：令，善也。】鲜于造次之华，

【机辨捷对，皆造次之华也。】而有克终之美，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权敬待之。

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武陵、五溪蛮夷，均详见《先主传》。◎《水经·沅水注》：沅水又东与序溪合，水出武陵郡义陵县。县治序溪，其城，刘备之秭归，马良出五溪绥抚蛮夷，良率诸蛮所筑也。所治序溪，最为沃壤。◎赵一清曰：义陵县，后汉废。先主军次秭归，遣马良安抚五溪蛮夷，良所筑城即故义陵城也。之，犹往也。】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监本、官本“指”作“旨”。】会先主败绩于夷陵，

【夷陵，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为骑都尉。

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毛本、官本无“谓”字，宋本有之。◎朱璘曰：先主于永安病笃，始召孔明于成都，托孤之外，不闻品评一人，何于马谡谆谆邪？且孔明之事先主极其谨慎，平日无一事任意而行者，设果有是命，必详加审察，何至竟云“亮以为不然”？是可疑也。知人则哲，古帝难之。马谡之败，孔明引咎，所谓日月之食也。惟此数语，若出于事后之附会，不可不辨。◎朱邦衡曰：当日托孤，事势危迫，宿将如子龙，时望如陈震、董和，不闻一及。马谡是时名位卑微，亦未显有过失，先主何以预为丁宁？朱氏之辨甚是。】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胡三省曰：以孔明之明略，所以待谡者如此，亦足以见其善论军计矣。观孔明南征之时，谡陈攻心之论，岂悠悠坐论者所能及哉？】【◎《襄阳记》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局本“可”作“日”，误。】谡对曰：“南中恃其险阻，【宋本“阻”作“远”，《通鉴》同。】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胡三省曰：汉俗谓天子为县官，亦谓为国家。官势，犹言国势也。】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胡三省曰：此马谡所以为善论军计者也。】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林国赞曰：此耳食之言也。据《后主传》，武侯以建兴三年

平南方，十一年南夷复反，马忠破之。有阅一年，武侯裁殁。岂得谓“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况居李恢、张嶷传，实则亮军既还，南夷随叛，杀害太守，莫可谁何。盖其反不始十一年，而亦不仅一二次矣。】】

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祁山，见《后主传》。】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街亭，今甘肃秦州泰安县东北，见《诸葛亮传》。】为郃所破，【谡至街亭，高详屯列柳城。张郃击谡，郭淮攻详营，皆破之。见《魏志·郭淮传》。】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

【◎物故，详见《刘璋传》注。◎赵一清曰：同时败者尚有高详。又谡之受诛，亦以军败而逃耳，见《向朗传》。◎潘眉曰：《刘琰传》书“琰竟弃市”，《周群传》书“裕遂弃市”，或云“伏辜”，或云“伏诛”，无书“物故”者。《辅臣赞》注“马谡败绩，亮杀之”，《王平传》 “丞相亮诛马谡”，《诸葛亮传》“戮谡以谢众”，谡之见杀，明矣。“物故”之称，似乖史例。

◎周寿昌曰：街亭之败，戮谡谢众，已见于诸葛本传矣。即此注引《襄阳记》谡引“殛鲧”之语，蒋琬述“楚杀得臣”之言，习凿齿为“杀有益之人”之论，是谡被诛无可疑者。此传忽称“谡下狱物故”，似是狱中瘦死者。然疑“物故”是“诛之”二字之误。】亮为之流涕。良死时年三十六，谡年三十九。【◎《襄阳记》曰：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胡三省曰：杀之者，王法也；恩之者，故人之情不忘也。】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胡三省曰：

○《左传》：晋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晋入楚军，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及楚杀得臣，然后喜可知也。○杜预曰：谓喜见于颜色。】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胡三省曰：观此，则蒋琬亦重谡矣。】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胡三省曰：○《孙子·始计篇》曰：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胜也，故其教吴宫美人兵，必杀吴王宠姬二人以明其法。】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胡三省曰：○《左传》曰：悼公合诸侯，其弟扬干乱行，魏绛戮其仆。悼公谓魏绛能以刑佐民，使佐新军。】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规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且先主诫谡之不可大用，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诫而不获奉承，明谡之难废也。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何焯曰：魏延、吴壹辈，皆蜀之宿将，亮不用为先锋，而违众用谡，其心已不乐矣。今谡败而不诛，则此辈必益哓哓，而后来者将有以藉口，岂不惜一人而乱大事乎？凡亮之治蜀，所以能令人无异议者，徒以其守法严而用情公也。习氏之论，亦不达于当时之势矣。◎钱振鍠曰：《向朗传》 “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据此，则谡军败后尝畏罪而逃，逃而被获，于是乎其罪不可赦，不然，未必见戮也。《马良传》谓“谡下狱物故”，盖录马氏私书而未改。】】

## 陈震

陈震字孝起，南阳人也。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部诸郡，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为汶山太守，【◎汶山郡，详见《后主传》延熙十年。◎钱大昕

曰：据《后汉书·西南夷传》，汶山立郡，其来已久，或汉末仍复并省，至先主定蜀后复为郡也。◎赵一清曰：○《晋太康地志》曰：蜀汉时复置。◎沈家本曰：《宋书·州郡志》亦云汶山郡刘氏立。而范史《西南夷传》云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未详孰是。】转在犍为。【犍为郡，见《刘焉传》。】建兴三年，入拜尚书，迁尚书令，奉命使吴。七年，孙权称尊号，以震为卫尉，贺权践阼。诸葛亮与兄瑾书曰：“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震入吴界，移关候曰：“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东尊应保圣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响应，各有所归。于此时也，以同心讨贼，则何寇不灭哉！西朝君臣，引领欣赖。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践界踊跃，入则如归。献子適鲁，犯其山讳，【◎周寿昌曰：○《左传》：申繻曰：“先君献、武废二山。”○盖具、敖，鲁两山名。献公名具，武公名敖，此鲁之山讳也。○又案《晋语》：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春秋》讥之。望必启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张旍诰众，各自约誓。顺流漂疾，国典异制，惧或有违，幸必斟诲，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孙权与震升坛歃盟，【盟词见《孙权传》黄龙元年。】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胡三省曰：汉武帝置司隶校尉，所部三辅、三河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风、冯翊三郡，北得冀州之河东、河内二郡，东得豫州之河南、弘农二郡，位望隆乎牧伯，银印青绶，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后汉省朔方刺史以隶并州，合司隶于十三部之数。魏以司隶所部河东、河南、河内、弘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以三辅还属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以汉司隶所部分之也。】震还，封城阳亭侯。九年，都护李平坐诬罔废；诸葛亮与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书曰：“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李严字正方。】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胡三省曰：谓苏秦、张仪捭阖其说，以反覆诸侯之间，今李平复为之。◎《通鉴辑览》曰： “腹中鳞甲”、“不图苏、张”云云，语涉恢谑。贤如孔明尚有此语，可知其时人心风俗也。】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济嗣。

## 董允

董允字休昭，掌军中郎将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选为舍人，徙洗马。【◎太子舍人，见《魏志·明纪》青龙三年。太子洗马，见《仓慈传》。◎赵一清曰：○《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舍人。○《后汉百官志》：舍人，二百石，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洗马，比六百石，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何焯曰：此疏已载诸葛本传，此传及《向宠传》中可勿重出。】“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何焯曰：既任宫省，兼统宿卫，孔明盖用周公立政之言治内也。时来敏为中郎将，丞相驻汉中，请为军祭酒，故休昭兼领之。和顺与公亮者相参，并在左右，则剂之使平，徐以养成君德，无暌否之忧矣。◎赵一清曰：○《廖立传》：立曰：“中郎郭演长从人者耳，不足以经大事，而作侍中。”○演岂攸之之名乎？◎康发祥曰：承祚不为攸之立传，于此二语可见。】【◎《楚国先贤传》曰：攸之，南阳人，以器业知名于时。】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

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上书以让费祎及允，【宋本“书”作“疏”。】又表“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允固辞不受。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僻佞慧，【僻，当作“辟”。】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康发祥曰：此数语写得方正严恪，裁抑阉寺，最得大臣之体。嗣是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操弄威福，终至覆国。噫！进退之权操于宰执，兴亡之机势不旋踵。黄皓之佞幸，不足责。陈祗身为大臣，相与朋比。《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陈祗之谓也。《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董允之谓也。先后相形，厥旨微矣。】

允尝与尚书令费祎、中典军胡济等【胡济，见《董和传》注。】共期游宴，严驾已办，而郎中襄阳董恢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见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许，曰：“本所以出者，欲与同好游谈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阔积，舍此之谈，就彼之宴，非所谓也。”乃命解骖，祎等罢驾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类也。【◎《襄阳记》曰：董恢字休绪，襄阳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胡三省曰：愦，古对翻，释曰心乱也。】曾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费祎传》云：诸葛恪、羊衜等论难锋至，祎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此盖《襄阳记》欲彰董恢之美，遂不觉其辞之诬。设祎不能专对，何以诸葛亮妙简使才，而祎频烦至吴乎？】恢目祎曰：“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黥布、韩信也。】方今扫除强贼，【宋本作“今方”。】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还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迁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本传云“恢年少官微”，若已为丞相府属，出作巴郡，【毛本“出则巴郡”，“则”字误。】则官不微矣。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延熙六年，加辅国将军。七年，以侍中守尚书令，【允代祎为尚书令，欲斆祎之所行，事多愆滞，见《费祎传》注。】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九年，卒。【◎《华阳国志》曰：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

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或曰：民思主怨，不言端而端自见。◎又曰：此篇多因事附见，殊有深微之旨，不特综事无遗为贵也。】及邓艾至蜀，闻皓奸险，收闭，将杀之，而皓厚赂艾左右，得免。

祗字奉宗，汝南人，许靖兄之外孙也。少孤，长于靖家。弱冠知名，稍迁至选曹郎，矜厉有威容。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故超继允内侍。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

【◎胡三省曰：祗为尚书令，黄皓自此愈用事矣。◎弼按：事在延熙十四年，魏嘉平三年也。】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景耀元年卒，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乃下诏曰：“祗统职一纪，柔嘉惟则，幹肃有章，和义利物，庶绩允明。命不融远，朕用悼焉。夫存有令问，则亡加美谥，谥曰忠侯。”赐子粲爵关内侯，拔次子裕为黄门侍郎。自祗之有宠，后主追怨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祗媚兹一人，皓构间浸润故耳。允孙宏，晋巴西太守。【◎臣松之以为：陈群子泰，陆逊子抗，传皆以子系父，不别载姓，及王肃、杜恕、张承、顾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独否，未详其意。当以允名位优重，事迹踰父故邪？【◎何焯曰：允事关蜀存亡，故与《和传》别出。◎沈家本曰：允既与父和同传，自当并于《和传》之后，中间不应隔以刘巴等三

人。如谓允位望重于一时，应立专传，似不便与父和同在一卷，此似可议，裴氏回互之辞，未必是也。何义门以为“允事关蜀存亡，故与《和传》别出”，其说诚为有见；惟既别出，即不当同卷也。◎周寿昌曰：允以名位优重，事迹踰父，专为一传，犹可言也。独以陈祗之佞，黄皓之奸，附列传内，题目书名，则骥蹇同驱，兰艾并进，未免不伦。允之传，允之辱也。◎刘咸炘曰：○尚云：陈祗、黄皓附《董允传》者，以允既卒，祗、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著皓之覆国，实祗为罪魁也。允不与父同传者，以其系汉之存亡，如《汉书》之元后不与外戚同传也。史例随时而变，初无定体，裴氏不察，以为子应系父，不可别载。然钟会与繇，诸葛恪与父瑾，亦未尝同传，但隔卷耳。○按：陈、董、吕相代司枢机，故连文。此圆神之遗也，不必如尚说，元后更非此比。】夏侯玄、陈表并有骍角之美，【◎《论语》：子谓仲弓曰：“犂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集解》云：犂，杂文。骍，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牺牲。虽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宁肯舍之乎？言父虽不善，**[**不**]**害于子之美。】而亦如泰者，《魏书》总名此卷云《诸夏侯曹传》，故不复稍加品藻。陈武与表俱至偏将军，以位不相过故也。】

## 吕乂

吕乂字季阳，南阳人也。父常，送故将军刘焉入蜀，【◎朱邦衡曰：“军”字当衍。焉为南阳太守，乂之郡将也。】值王路隔塞，遂不得还。乂少孤，好读书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王连传》作“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幹等【◎南乡，见《魏志·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晋书·地理志》：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舆地广记》：魏置南乡郡，治南乡。◎《水经·丹水注》：丹水又南迳南乡县故城东北。汉建安中，割南阳右壤为南乡郡。逮晋封宣帝孙畅为顺阳王，因立为顺阳郡，而南乡为县。旧治酂城。◎马与龙曰：“旧治酂城”者，谓顺阳郡治酂也，《晋志》可证。未改顺阳以前，南乡为郡治也。】并为典曹都尉。【◎钱大昭曰：典曹，疑“典农”之误。◎沈家本曰：此盐府校尉所请，则非典农事者，“曹”字未必误。《王连传》云“迁司盐校尉，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幹等”，此典曹都尉，官属也。】乂迁新都、绵竹令，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迁巴西太守。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亮卒，累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周寿昌曰：即今虚籍伪名、顶替冒充之类。】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后入为尚书，代董允为尚书令，众事无留，门无停宾。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为成都令。辰弟雅，谒者。雅清厉有文才，著《恪论》十五篇。【◎宋本“恪”作“格”。

◎姚振宗曰：《霍峻传》注引《襄阳记》“罗宪于泰始中荐高阳吕雅”，“高阳”实“南阳”之讹，则雅当为晋人。】

杜祺历郡守、监军、大将军司马，刘幹官至巴西太守，皆与乂亲善，亦有当时之称，而俭素守法，不及于乂。

评曰：董和蹈羔羊之素，【◎《诗·召南·羔羊篇》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刘巴履清尚之节，马良贞实，称为令士，陈震忠恪，老而益

笃，董允匡主，义形于色，皆蜀臣之良矣。吕乂临郡则垂称，处朝则被损，亦黄、薛之流亚矣。【◎《汉书·循吏传》：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为颍川太守，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代邴吉为丞相。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风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时。◎又《薛宣传》：薛宣字赣君，东海郯人。为临淮太守，政教大行。后代张禹为丞相，官属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也。】

# 卷四十·蜀书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三国志四十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刘封传、魏延传 文本提供：三国友盟】

【彭羕传、廖立传、李严传、杨仪传 校录：鬼谷王诩】

【刘琰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复校：擎骥】

## 刘封

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左传·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杜注：罗，熊姓国，在宜城县西山中。后徙南郡枝江县。◎《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罗。◎应劭曰：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郡国志》：南郡枝江，侯国，本罗国。长沙郡罗。◎《水经·江水注》：枝江，故罗国，盖罗徙也。罗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长沙，今罗县是矣。

◎《湘水注》：汩水又西迳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水亦谓之罗水。◎《一统志》：罗县故城，在今湖南长沙府湘阴县东北。◎弼按：宜城为罗故国，一迁于枝江，再迁于长沙也。◎赵一清曰：罗侯，地名。传言继统罗国，岂寇恂之后有封于罗者乎？◎沈家本曰：寇恂封雍奴侯，其后有徙封者，无可考。

《郡国志》长沙郡属县罗。不言是侯国，则罗国之封在永和五年后也。】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益州既定，以封为副军中郎将。【◎何焯曰：副军之名，失之尊宠太过，是以事当慎始。◎洪饴孙曰：副军中郎将，一人，蜀所置。】

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达为孟他之子，详见《明纪》太和元年注引《三辅决录》。】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兵众，【宋本“兵”作“其”，郝《书》作“正”。】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宜都郡，见《先主传》章武元年。◎张勃《吴录》云：刘备分南郡立宜都郡，领夷道、（很）**[**佷**]**山、夷陵三县。】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秭归，见《刘璋传》。房陵，今湖北郧阳府房县治，详见《魏志·文纪》延康元年注引《魏略》“以孟达领新城太守”注。】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胡三省曰：房陵

县本属汉中郡，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达将进攻上庸，【上庸，

今湖北郧阳府竹山县东南，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注。】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周寿昌曰：○员乡，即郧乡县。○《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长利谷南入谷，有长利故城，旧县也。○又云：汉水又东迳郧乡县故城南，谓之郧乡滩，县故黎也，即长利之郧乡矣。○盖长利在前汉属汉中郡，后汉省并于锡县。晋太康五年始立为郧乡县，此时已为乡侯之邑矣。】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西城郡即汉西城县，在今陕西兴安府西北，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赵一清曰：○

《方舆纪要》卷七十九：郧阳府房县，秦为房陵县，汉属汉中郡。先主置房陵郡于此。或云郡刘表所置。竹山县，秦上庸县地，建安末置上庸郡。建安二十四年，上庸太守申耽降蜀。盖是时已分汉中为上庸郡也。○又卷五十六：汉中府城固县旧城在县东八里，有南北二城。北城汉县治也，南城蜀将刘封所筑。○《水经·沔水注》：郧乡县即长利之郧乡。晋太康五年立为县。西城，故汉中郡之属县也。汉末为西城郡。】迁封为副军将军。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胡三省曰：○《乐纂》曰：《司马法》： “军中之乐，鼓笛为上，使闻之者壮勇而乐和。细丝、高竹不可用也，虑悲声感人，士卒思归之故也。”唐绍曰：“鼓吹之乐以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刘昫曰：“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自汉以来，北狄之乐，总归鼓吹署。”○余按：汉制，万人将军给鼓吹。吹，昌瑞翻。】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发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魏略》载达辞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国语》：越灭吴，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纳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或疑“过”作“故”。】愿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达之姿才容观，【◎毛本“容”作“雄”。◎

《魏志·刘晔传》：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洪饴孙曰：建武将军，一人，第四品，魏置。】封平阳亭侯。【◎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魏置平阳县，属魏兴郡。在今兴安州东。◎谢鍾英曰：○平阳，沈《志》“魏立，晋改曰兴晋”，《一统志》“今郧西县西北”。○鍾英按：当在今郧阳府郧西县西甲河西。◎弼按：此与山西之平阳同名异地。】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三郡”下当有“为新城郡”四字，《水经·沔水注》及《通鉴》皆有之。】达领新城太守。【魏文帝与达书，见《魏志·明纪》太和元年注引《魏略》。】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

达与封书曰：“古人有言：‘疏不间亲，新不加旧。’此谓上明下直，谗慝不行也。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种、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类也。【◎《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范蠡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

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又《商君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变法治秦，秦人富强，天子致胙，封之于商十五邑，号曰商君。秦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车裂商君以殉。◎又《白起传》：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攻楚，拔郢，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秦王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曰：“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家语》：曾参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杀伯奇。”】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势利所加，改亲为雠，况非亲亲乎！故申生、卫伋、御寇、楚建禀受形之气，当嗣立之正，【冯本“正”作“政”。】而犹如此。【◎《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僖公四年，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骊姬谮太子，太子缢于新城。◎《史记·卫世家》：卫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为取齐女，未入室，宣公自取之，生子寿及朔。太子伋母死，宣公使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史记·陈世家》：陈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事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史记·楚世家》：楚平王使费无极如秦，为太子建娶妇，平王自娶之，无忌谗太子，太子亡奔宋。〖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

【◎陈景云曰：斗，当作“升”。后主一字升之，见《魏志·明帝纪》注。古升、斗字易混，观《汉书·食货志》可见。◎潘眉曰：此太子是汉中王太子，非皇太子。魏立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载《魏武本纪》。吴立登为王太子，载《吴主传》。蜀汉立王太子，《先主传》独不书，而于此传见之。】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左传·闵公元年》：晋使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士蔿字子舆。】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伋弟寿告之使行，伋不从。】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左传·庄公八年》：齐襄公立无常，鲍叔牙奉公子出奔莒。乱作，桓公自莒先入。】重耳踰垣，卒以克复。【◎《左传·僖公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居蒲城。〗重耳踰垣而走。】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别族，违难背祸，犹皆如斯。【◎《国语》曰：智宣子将以瑶为后，【◎韦注：智宣子，晋卿荀跞之子甲也。瑶，宣子之子，襄子，智伯。】智果曰：“不如霄也。”【◎霄，《国语》作“宵”，下同。◎韦注：智果，晋大夫，智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霄也佷。”【◎韦注：佷，佷戾不从人也。】对曰：“霄也佷在面，【◎《国语》作“宵之佷在面，瑶之佷在心，心佷败国，面佷不害”。◎沈家本曰：无下文十三字，则文义不全。疑系传写夺去，非裴删。】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韦注：不仁也。】美鬚长大则贤，【◎《国语》“鬚”作“鬓”。◎韦注：鬓，发颖也。】射御足力则贤，技艺毕给则贤，【◎韦注：给，足也。】巧文辩慧则贤，【◎《国语》“慧”作“惠”。“慧”、“惠”古通。◎韦注：巧文，巧于文辞也。】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贤陵人，【宋本作 “以五者贤陵人”。】而不仁行之，【《国语》“而”下有“以”字，此夺。】其谁能待之！【◎韦注：待，犹假也。】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不听。智果别族于太史氏为辅氏。【◎《国语》无上“氏”字。◎韦注：太史掌氏姓。】及智氏亡，惟辅果在焉。【◎韦注：善其知人。】】今足下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也；知祸将至而留之，非智也；见正不从而疑之，非义也。自号为丈夫，为此三者，何所贵乎？以足下之才，弃身来东，继嗣罗侯，不为背亲也；北面事君，以正纲纪，不为弃旧也；怒不致乱，以免危亡，不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禅命，虚心侧

席，以德怀远，若足下翻然内向，非但与仆为伦，受三百户封，继统罗国而已，当更剖符大邦，为始封之君。陛下大军，金鼓以震，当转都宛、邓；【◎《郡国志》：荆州南阳郡宛、邓。

◎《一统志》：宛县故城，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邓县故城，今湖北襄阳府襄阳县北。◎盖言魏将向西南进兵也。】若二敌不平，军无还期。足下宜因此时早定良计。《易》有‘利见大人’，《诗》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无使狐突闭门不出。”【◎《国语》：晋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申生欲战，狐突谏，不听，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闭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封不从达言。

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怀集将军，【◎洪饴孙曰：怀集将军，一人，第五品。】徙居南阳，仪魏兴太守，【魏兴郡，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封真乡侯，屯洵口。【◎洵口，今陕西兴安府洵阳县东南。◎赵一清曰：○《晋书·宣帝纪》：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场，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水经·沔水注》：汉水东合旬水，水北出旬山，东南注汉，谓之旬口。○一清案：仪袭兄封员乡侯，“真”字为误。◎弼按：司马懿斩孟达事，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魏略》曰：申仪兄名耽，字义举。初在西平、上庸间【◎赵一清曰：“西平”误，当作“西城”。】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通，又遣使诣曹公，曹公加其号为将军，因使领上庸都尉。至建安末，为蜀所攻，以其郡西属。黄初中，仪复来还，诏即以兄故号加仪，因拜魏兴太守，封列侯。太和中，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达死后，仪诣宛见司马宣王，宣王劝使来朝。仪至京师，诏转拜仪楼船将军，【◎洪饴孙曰：楼船将军，一人，第五品。】在礼请中。【◎赵一清曰：礼请，即后世之所谓奉朝请也。】】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何焯曰：先主无他枝叶，后嗣庸弱，封地处疑逼，又尝将兵，一朝作难，则祸生肘腋，国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断也。后代如潞王从珂事，可以参鉴。◎或曰：封虽有罪，然为孟达所诱，终无二心，脱身归蜀，不失为忠。亮劝先主除之，过矣。◎钱振鍠曰：以不救关羽诛封，封复何辞？若虑后难制御，是杀无罪也。孔明此事乃为孟达所料，甚哉，申、韩之害人也。先主为之流涕，为其所不为亦甚矣。◎林国赞曰：襄阳围，封不能救；上庸破，封不能死；均罪不容诛。即非刚猛，戮之可也。徒因刚猛戮之，岂非失刑？且武侯不难制魏延于身后，何难制封于易世后耶？】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为之流涕。达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刘咸炘曰：○尚云：孟达乃反覆无耻之小人，故以其始末附见刘封、费诗两传，而讥其无款诚之心。○按：讥达是也，若其不立传，则止以事少不须别立耳。若以小人之故，则史之所立传者岂皆君子乎？】【封子林为牙门将，咸熙元年内移河东。达子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冯本“还”作“环”，误。达后事见《费诗传》。◎何焯曰：按此，则孟达家且不诛，况黄公衡乎？其不承信王冲之言不虚也。】】

## 彭羕

彭羕字永年，广汉人。【◎何焯曰：如永年者，自可不为立传。】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有此二语，足以败身。】惟敬同郡秦子勅，荐之于太守许靖曰：“昔高宗梦傅说，周文求吕尚。爰及汉祖，纳食其于布衣。【◎《史记·郦生传》：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长揖不拜，因言六国纵横时，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此乃帝王之所以倡

业垂统，缉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极，允执神灵，体公刘之德，【◎郑《笺》云：公刘，后稷之曾孙也，有居民之道。】行勿翦之惠。【◎《诗·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清庙》之作于是乎始，褒贬之义于是乎兴。然而六翮未之备也。伏见处士绵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缊袍，偃息于仁义之途，恬惔于浩然之域，高概节行，守贞不亏。【宋本“贞”作“真”，郝《书》作“守直”。】虽古人潜遁，【宋本“遁”作“道”，郝《书》作“遯”。】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谠落落之誉，丰功厚利，建迹立勋，【宋本“立”作“之”。】然后纪功于王府，飞声于来世，不亦美哉！”【◎刘咸炘曰：承祚尊秦子勅，故录此文。】

羕仕州不过书佐，后又为众人所谤毁于州牧刘璋，璋髡钳羕为徒隶。会先主入蜀，溯流北行，羕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统与羕非故人，又適有宾客，羕径上统床卧，谓统曰： “须客罢当与卿善谈。”统客既罢，往就羕坐。羕又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统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并致之先主。先主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拔羕为治中从事。羕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

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

【◎杨雄《方言》曰：【◎《汉书·杨雄传》：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华阳国志》云：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刘歆《与杨雄从取方言书》略曰：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云澹雅之才，沈郁之思，不能经年锐集，以成此书，良为勤矣。今圣朝留心典诰，適子云攘意之秋也。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录云。◎《隋志》：

《方言》，十三卷，汉杨雄撰，郭璞注。◎附《论语》类。◎《唐志·小学类》：杨雄《别国方言》，十三卷。◎《四库提要》曰：《汉书·杨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艺文志》亦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序》始称雄作《方言》，劭注《汉书》，亦引“杨雄《方言》”一条。魏孙炎注《尔雅》，晋杜预注

《左传》，递相征引。沿及东晋，郭璞遂注其书。◎沈钦韩曰：《艺文志》载《训纂》而不及

《方言》，应劭序《风俗通》始言之，常璩《志》不言《四赋》，而云“典莫正于《尔雅》，作《方言》”。应劭云“凡九千字，其所发明，犹未若《尔雅》之闳丽也”，亦以比《尔雅》，则班序脱之耳。◎卢文弨曰：刘歆求《方言》入录，子云不与，故《艺文志》无之。◎沈家本曰：雄作《法言》，谓赋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而复拟丽辞于相如，何自相矛盾邪？恐常氏所言为得其实也。至《汉志·小学家》有《别字》十三卷，或即以为《方言》，似不足据。】悈、鰓、乾、都、耇、革，老也。【《方言》本书与此同，宋、元本、冯本“悈”作 “灭”，“耇”作“耆”，误。】◎郭璞注曰：皆老者【何焯校改“皆”作“革”。】皮色枯瘁之形也。【毛本“色”作“毛”。】◎臣松之以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周寿昌曰：老革非但如松之言骂为老兵也。《易》云“巩用黄牛之革”，传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盖直以老牛詈其主矣。观下文羕与亮书，以“主公未老”自解，不敢承受“革”字之失也。◎周树模曰：松之谓“革”为“兵”，殊失之凿。下文羕狱中书有“被酒，脱失‘老’语”、“主公殊未老也”、“立业岂在老少”等语，以训“革”为“老”为是，不得谓“革”为“兵”。◎沈均玱曰：“革”从《方言》训“老”

为是。】】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

羕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曰：“仆昔有事于诸侯，以为曹操暴虐，孙权无道，振威闇弱，【振威，刘璋也。】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与兴业致治，故乃翻然有轻举之志。会公来西，仆因法孝直自衒鬻，庞统斟酌其间，遂得诣公于葭萌。指掌而谭，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仆于故州，不免凡庸，忧于罪罔，得遭风云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显，从布衣之中擢为国士，盗窃茂才。分子之厚，谁复过此。【◎臣松之以为：“分子之厚”者，羕言刘主分儿子厚惠，【宋本“惠”作“恩”。】施之于己，故其书后语云“负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朝狂悖，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咽喉，愚夫不为也，况仆颇别菽麦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为首兴事业，而有投江阳之论，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颇以被酒，侻失‘老’语。【元本“侻”作“脱”。】此仆之下愚薄虑所致，主公实未老也。且夫立业，岂在老少，西伯九十，宁有衰志，负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宁敢有他志邪？孟起说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托足下末踪，尽心于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统不幸而死，仆败以取祸。自我堕之，【宋本“堕”作“惰”。】将复谁怨？【◎康发祥曰：羕文回护最妙，但其罪莫赎，哀哉。◎或曰：事后申辩，何如当时谨言？】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祗有灵，复何言哉！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耳。行矣努力，自爱，自爱！”羕竟诛死，时年三十七。

## 廖立

廖【音理救反。【◎胡三省曰：○廖，力吊反，姓也。○《姓谱》：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后，后汉有廖湛。○《风俗通》曰：古有廖叔安，《左传》作“飂”，盖其后也。◎姚范曰：

《集韵》、《广韵》“廖，方照切”，音料。唯《后汉·方术传》廖扶有“力吊”、“力救”二音，今廖姓俱从前音。】】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武陵郡治临沅，见《先主传》。】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年未三十，擢为长沙太守。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于亮，因问士人皆谁相经纬者，亮答曰：“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建安二十年，权遣吕蒙奄袭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也。】立脱身走，自归先主。先主素识待之，不深责也，以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征立为侍中。后主袭位，徙长水校尉。

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后丞相掾李郃、蒋琬至，【◎卢明楷曰：○杨戏《辅臣赞》注云：李邵，字永南，建兴元年，丞相亮辟为西曹掾。○此作“李郃”，未详孰是。◎赵一清曰：作“邵”是，观其字“永南”知之，下文 “郃、琬”亦应改“邵”。◎李慈铭有说，见《辅臣赞》注。】立计曰：“军当远出，卿诸人好谛其事。【◎周昌寿曰：○《说文》：谛，审也。○《魏志·明纪》注引《魏略》：君谛视之，勿误也。】昔先主不取汉中，【◎刘咸炘曰：“主”当作“帝”，他处亦多误。】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此虽忿言，然当日情势实如此。◎何焯曰：此实前事之失，亦当参取观之。当吕蒙袭夺三郡，即与吴追好弃恶，先收汉中以图关、陇。于时生齿

殷盛，录其客户为兵，声势十倍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钱大昭曰：○《华阳国志》：丞相参军文恭，字仲宝，梓潼人。◎沈家本曰：文恭，即《杜微传》之“文仲宝”也。】恭作治中无纲纪；朗昔奉马良兄弟，谓之圣人，今做长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长，从人者耳，【◎钱大昕曰：演长，当是攸之字。】不足与经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为不然也。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至今日。”郃、琬具白其言于诸葛亮。亮表立曰：“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毛本“群”作“郡”，误。】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群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刘咸炘曰：此及《李平传》皆载葛公之表，所以表其公忠。】【◎《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闇昧闟茸其事，【◎郝《书》“有”作“尤”。◎李慈铭曰：有，当作“又”。】随大将军【◎李慈铭曰：疑衍“将”字。】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陛下即位之后，普增职号，立随比为将军，面语臣曰：‘我何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李慈铭曰：上，疑作“止”。】臣答：‘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卿者，正方亦未为卿也。且宜处五校。’【◎潘眉曰：汉制，以步兵校尉、屯骑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为五校。魏制与汉同，群臣奏永宁宫，五校连名。蜀亦沿汉制，步兵校尉见《辅臣赞》注，屯骑校尉见《孟光传》，越骑校尉见《杨洪传》，射声校尉见《向朗传》，长水校尉见《廖立传》。时立为长水校尉，故云“且宜处五校”。其余如司隶校尉、儒林校尉、典学校尉、昭信校尉、司盐校尉等，不在五校之列也。】自是之后，怏怏怀恨。”诏曰：“三苗乱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何焯曰：方受付托，主少国疑，不得不废立，以惩不恪，非度之未宏也。】】于是废立为民，徙汶山郡。【汶山郡，见《后主传》延熙十年。】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后监军姜维率偏军经汶山，往诣立，称立意气不衰，言论自若。立遂终于徙所。妻子还蜀。

## 李严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也。少为郡职吏，以才幹称。【◎赵一清曰：《御览·四百九十六》引《江表传》曰：严少为郡职吏，用情深刻，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荆州牧刘表使历诸郡县。曹公入荆州时，严宰秭归，遂西诣蜀，刘璋以为成都令，复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成都既定，为犍为太守、【◎《华阳国志》云：犍为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桥曰汉安桥，广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断绝，岁岁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阳李严乃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严因更造起府寺观，壮丽为一州胜宇云。】兴业将军【◎洪饴孙曰：兴业将军，一人，蜀所设置。】二十三年，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音凄。【郪，今四川潼川府三台县南，见《魏志·钟会传》。】】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资中，见《法正传》。】时先主在汉中，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越嶲郡，见《后主传》。】遣军围新道县，【◎潘眉曰：两汉无新道县，蜀汉置，属越嶲郡。◎谢鍾英曰：时李严为犍为太守，犍为西接越嶲，新道当在今四川叙州府雷波厅西北境。何焯改“新道”为“新城”，考三国蜀无新城县，南齐宁州西平郡始有之，在今曲靖府境，为蜀建宁郡地，与犍为地形隔绝，兵势不相及。义门误改，不足据。】严驰往赴救，【冯本、监本、吴本、毛本“赴”作“起”，误。】贼皆破走。加辅汉将军，【◎洪饴孙曰：蜀置辅汉将军一人。】领郡如故。【领犍为郡也。】

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永安宫，见《先主传》。】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何焯曰：李严所以并当大任者，既蜀土故臣宜加奖慰，又南阳人，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必能协规。荆土归操，严独西奔，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幹略亦优，是故取之。然自其归降，即领郡于外，不共帷幄，何由得其腹心？昭烈用人，必由试可，严特未试之于左右，周旋历年，所以犹有失也。◎又曰：武帝失之于弘羊，昭烈失之于李严，人固难知，而权位相逼，猜嫌易构，亦事势之常矣。】建兴元年，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四年，转为前将军。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巴郡治江州，见《刘璋传》。】留护军陈到驻永安，【◎赵一清曰：陈到字叔至，见杨戏《辅臣赞》。◎侯康曰：陈到汝南人，官征西将军，见《华阳国志》。】皆统属严。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亮亦与达书曰：“部分如流，趣舍罔滞，正方性也。”【◎何焯曰：使正方胸无鳞甲，则文伟匹也。】其见贵重如此。【◎《诸葛亮集》有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郝《书》“可”作“何”。】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何焯曰：孔明恭逊，“十命”之语，未必出自其口。《诸葛氏集》当以承祚叙录者为正。◎或曰：上公九命，言“十”则何所致邪？此辞过激壮之失也。】】八年，迁骠骑将军。以曹真欲三道向汉川，【◎魏三道进兵，见《后主传》。◎《曹真传》：太和四年八月，真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亮命严将二万人赴汉中。亮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胡三省曰：李严本都督江州，今赴汉中，令其子为督军，以典后事。】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胡三省曰：蜀置左、右、中三都护。署府事，属汉中留府事也。】严改名为平。【◎康发祥曰：传中不宜前后异名，宜始终以平名之，以从马忠、陆逊诸传之例。】

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或改作“夏秋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狐忠，即“马忠”，见《马忠传》。◎《姓谱》：狐，周王子狐之后，又晋有狐突。】督军成藩【毛本“藩”作“平”，误。】喻指，呼亮来还；【◎胡三省曰：喻以后主指言运粮不继。】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胡三省曰：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词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华阳国志》：严初求以五郡为巴州，书告亮言：“魏大臣陈群、司马懿并开府。”亮乃加严中都护，以严子丰为江州都督。】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至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书曰：“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挟情志狂，【宋本“挟”作“狭”，或改作“情狭志狂”，或疑“挟情”作“猜狭”。】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向托疾还沮、漳，

【“沮、漳”疑误，下文“沮”字同。此时沮、漳皆为吴地，李平安能还至沮、漳也？】军临至沮，复还江阳，【江阳，疑作“江州”。】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勤，疑作“劝”。】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臣魏延、前将军都亭侯臣袁綝、左

将军领荆州刺史高阳乡侯臣吴壹、【吴壹、吴班俱见《辅臣赞》。】督前部右将军玄乡侯臣高翔、督后部后将军安乐亭侯臣吴班、领长史绥军将军臣杨仪、督左部行中监军扬武将军臣邓芝、行前监军征南将军臣刘巴、【◎卢明楷曰：此别一刘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为征南将军也。◎潘眉说同。】行中护军偏将军臣费祎、行前护军偏将军汉成亭侯臣许允、

【此又一许允。】行左护军笃信中郎将臣丁咸、【◎洪饴孙曰：笃信中郎将，一人，蜀置。】行右护军偏将军臣刘敏、【刘敏，见《蒋琬传》。】行护军征南将军当阳亭侯臣姜维、【◎钱大昕曰：征南，当作“征西”。】行中典军讨虏将军臣上官雝、行中参军昭武中郎将臣胡济、【◎胡济，见《董和传》注。◎洪饴孙曰：昭武中郎将，一人 ，蜀置。】行参军建义将军臣阎晏、

【◎洪饴孙曰：蜀置建义将军，一人。】行参军偏将军臣爨习、【◎《华阳国志·四》云：诸葛亮平南中，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建宁孟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弼按：习事又见《李恢传》。】行参军裨将军臣杜义、行参军武略中郎将臣杜祺、【◎杜祺见《吕乂传》。

◎洪饴孙曰：武略中郎将，一人，蜀置。】行参军绥戎都尉臣盛勃、【◎洪饴孙曰：绥戎都尉，一人，蜀置。】领从事中郎武略中郎将臣樊岐等议，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

【何焯校改“禄”做“录”。】削其爵土。”【◎胡三省曰：平盖尝封侯也。】】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互见《后主传》建兴九年。◎《通鉴辑览》曰：李平曾受诏辅遗，而督粮不继，更设计倾亮，视国事如秦越，罪之宜也。】【◎诸葛亮又与平子丰教曰：【同时二李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胡三省曰：东关，谓江州。】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始终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或曰：古人废为民，亦称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何焯曰：平既见废，丰犹居留府，非公之公忠，无此量也。】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

【◎胡三省曰：思负，谓思其罪负也。一意，谓一意于为国，无复诡变以自营也。】君与公琰推心从事着，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十二年，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习凿齿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胡三省曰：○见《论语》。○郑氏曰：小国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税三百家，故三百户也。其实大国下大夫亦三百户，故

《论语》云“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宫室、涂巷、山泽，三分去一，余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税三百家也。】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至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监本、官本无“怨”字，误。】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亡怒，【宋本“亡”作“无”，元本作“忘”，《通鉴》同。】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丰官至朱提太守。【◎《汉书》：犍为郡朱提，山出银。◎应劭曰：朱提山在西南。◎苏林曰：朱，音铢。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

◎《郡国志》：益州犍为属国治朱提，山出银、铜。◎《华阳国志》：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至建安二十年，邓方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

《水经·若水篇》：若水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郦注云：朱提，山名也。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县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洪亮吉曰：朱提郡之立，当从《华阳国志》、《水经注》在建安二十年为是。《晋志》“章武元年，始置”，《元和志》“诸葛亮南征时所置”，恐皆误。◎杨守敬说同。◎《一统志》：朱提故城，在今四川叙州府屏山县境，朱提山在叙州府宜宾县西五十里。】【◎苏林《汉书音义》曰：【◎苏林事详见《魏志·刘劭传》注引《魏略》。◎沈家本曰：颜师古《汉书叙例》与《魏略》所序苏林官职，先后不同。《高堂隆传》称“散骑常侍林”，与《刘劭传》合。是林之官终于散骑常侍。师古序“散骑常侍”于先者，

误。《文纪》注魏受禅时，有给事中博士苏林上表，是亦在劝进之列，故得侯也。《魏略》虽不言林撰《汉书音义》，而云“通古今字指，书传危疑，皆释之”，是林精于小学，所撰当不止《汉书音义》一书。《隋志》录为《汉书》音训者，如服虔、韦昭、刘显、夏侯咏、萧该诸家，皆系单行，则林书当亦必单行，故裴氏独引之也。其后臣瓒集注，诸家并已采入，而单行之本遂渐亡矣。】朱，音铢。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宋本“士”作“匕”。◎姚范曰：《地理志》苏林曰“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何屺瞻以“如”字为句，非。又 “也”字上疑脱“提”、“音”、“时”三字。◎钱坫曰：余得汉汉安洗，“朱提”字作“ ”。案《玉篇》，“ ”即“匙”字，是义与苏林合。诸葛武侯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谓此。◎徐松曰：《爨龙颜碑阴》有“功曹参军朱缇李融之”，又作“缇”。】】

## 刘琰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先主定益州，以琰为固陵太守。【◎《华阳国志》：献帝初平元年，益州牧刘璋以朐忍至鱼服为固陵郡。建安六年，鱼服蹇胤争巴名，璋乃改固陵为巴东郡。

◎又云：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服等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康立为太守。章武元年，朐忍徐惠、鱼复蹇机以失巴名，上表自讼。先主听复为巴东，南郡辅匡为太守。◎钱大昕曰：固陵即巴东也。据此传，知先主定蜀，复为固陵。◎吴增僅曰：刘璋分巴郡置固陵郡，建安六年改名巴东。建安二十一年，先主复改为固陵郡，章武元年复改名巴东。】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鲁灵光殿赋》，见《文选·卷十一》。◎序云：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共王馀之所立也。恭王好治宫室，遭汉中微，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范《书》云：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子延寿，字文考，有雋才，游鲁，作《灵光殿赋》。◎何焯曰：诵《灵光》者，以宗姓随从，惟琰一人也。本出鲁国文考，此赋自负若为己作，又于侈靡中炫其风流耳。】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琰与亮笺谢曰：“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则靡寄颜。”于是亮遣琰还成都，官位如故。

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潘眉曰：○“卒”字当衍。○按《汉书·晁错传》，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注：服虔曰：“五百，帅名也。”○《后汉书·祢衡传》：令五百将出。○注：五百，犹今之问事也。○《宦者·曹节传》：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注引韦昭《辩释名》曰：五百，本为伍伯。伍，当也。伯，导也。使之导引，当道陌中，以驱除也。今俗呼行杖人为五百。○《宋百官志》云：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又《礼志》云：车前五百者，卿行旅从五百人为一旅，汉氏一统，故去其人，留其名也。○据诸说，五百即卒也。传言“呼卒五百”，既云“卒”，又云“五百”，于文为复。《魏志·荀彧传》“顾伍伯捉头出”，《梁习传》注“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孙弼入”，并不加“卒”字。】至于以履搏面，而

后弃遣。胡具以告言琰，【◎疑作“胡具以琰言告”。郝《书》无“言琰”二字。◎姚范曰： “琰”下疑有脱字。】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

【◎或曰：丞相未亡，遂有斯事，此固休昭之防制匡救意外所不及也。至弃市者，当别有丑恶之语。】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刘家立曰：刘琰因挝妻罪至弃市，不知主何律，得毋失刑？岂后主果与胡氏有私乎？】

## 魏延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义阳，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胡三省曰：魏文帝分南阳郡立义阳郡，又立义阳县属焉。此在延入蜀之后，史追书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还治成都，【◎还，各本均作“迁”。◎官本《考证》曰：当作“还”。】当得重将以镇汉川，【监本“川”作“州”，误。】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胡三省曰：镇远将军，备所创置。】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何焯曰：拔延而益德不见怨望，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胡三省曰：汉丞相有长史而无司马，是时用兵，故置司马。】凉州刺史，【◎赵一清曰：蜀凉州只有武都、阴平二郡，盖亦遥领。】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互见《后主传》建兴八年。】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姚范曰：延此计盖在建兴六年武乡初出祁山之时，是年为魏太和二年，魏明西征，召楙为尚书。韩信故事，《史记》未详。】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楙为魏武婿，尚清河公主，见《夏侯惇传》。当以“少”字为句。《通鉴》无“少”字，惟误作“夏侯渊子”。陈本以“少主婿也”为句，误。】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胡三省曰：○褒中县属汉中郡。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记》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岭谷，一名樊川。◎吴熙载曰：○欲由陕西汉中府褒城县、汉中、城固、洋县、石泉、鄂县至西安也。循南山不由诸栈道。○《方舆纪要》：褒中，今陕西汉中府褒城县北十里褒谷中。】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通鉴》作“必弃城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胡三省曰：○时遣督军御史与京兆太守共守长安。○《晋志》曰：文帝受禅，改汉京兆尹为太守。】横门邸阁【◎潘眉曰：邸阁，贮粮之所也。李傕谓“我邸阁储偫少”。王基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又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孙策渡江攻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吴主遣全琮烧安城邸阁。诸葛公运米治斜谷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胡三省曰：魏置邸阁于横门以积粟，民闻兵至，必逃散，可收其谷以周食。横，音光。】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通鉴》“必”作“亦”。】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此为县危，【《通鉴》“县危”作“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胡三省曰：由今观之，皆以亮不用延计为怯。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亮之不用延计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马懿辈不可轻也。亮欲平取陇右，且不获

如志，况欲乘险侥幸，尽定咸阳以西邪！】】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胡三省曰：言不可同处也。◎钱振鍠曰：○《费祎传》：魏延与杨仪相憎恶，延或举刃拟仪。○初谓延、仪交恶，不直在仪，及观延举刃拟仪，则于仪无怪也。延之卤莽如此，岂堪大任？孔明之不大用延，亦以此哉。】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 “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潘眉曰：此解从俗体。】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秋，亮病，因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宋本“因”作“困”，《通鉴》同。】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史炤《释文》曰：断，都玩切，绝也。◎胡三省《辨误》曰：断后者，为殿也。勒兵在后，以断追兵。断，丁管反。】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胡三省曰：亮固知延非仪所能令矣。】亮適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通鉴》“仪”字在“秘”字上。】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胡三省曰：此魏延矜高之语也。】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胡三省曰：府亲官属，谓长史以下也。】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或曰：文长自是斗将，语虽不合，气自足壮。】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胡三省曰：时祎为亮司马，延知仪必不己从，故因祎来，劫与共作行留处分。行，谓当从亮丧还者。留，谓当留拒敌者。延欲令祎手书处分之语，告其下诸将也。】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通鉴》“驰马”作“奔马”。◎胡三省曰：寻，继也。言继时而悔也。】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按亮成规，【使，疑作“便”。《通鉴》无“使欲”二字。】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纔仪未发，【◎《通鉴》“纔”作“搀”。◎胡三省曰：搀，初衔翻。自后争前曰搀，今人犹言搀先。】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云：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魏延焚之，自后案旧修路者，悉无复水中柱，迳涉者，浮梁振动，无不遥心眩目也。◎周寿昌曰：《沔水注》引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又云：“顷大水暴至，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将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毛本“槎”作“ ”，误。◎胡三省曰：槎，仕下翻，邪斫木也。◎或曰：所过烧绝阁道，故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胡三省曰：南谷，即褒谷也。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为一谷。】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胡三省曰：何平，即王平也，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此从其初姓。】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何焯曰：丞相之泽，数十年追思不忘，况此日乎？顺逆一明，则延虽善养士卒，一叱即散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马岱，见《马超传》。】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郝经曰：杨仪有幹略而不知义，不能自附廉、蔺先国家之急。新丧元帅，以私憾杀大将，罪浮于延矣。◎刘家立曰：魏延特与杨仪相仇，故畔，然其功不可没，夷其三族，亦太甚亦。】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胡三省曰：问，音讯也。】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胡三省曰：延虽无反意，使其辅政，是速蜀之亡也。】【◎《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

李光地曰：亮如遗命不来者，公琰极谨慎，遵亮遗规，不应仍惓惓于兴复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宋本“与”作“举”。】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 杨仪

杨仪字威公，襄阳人也。【◎《水经·沔水注》云：蔡州东岸西有洄湖，停水数十畮，长数里，广减百步，水色常绿。杨仪居上洄，杨颙居下洄，与蔡洲相对，在岘山南广昌里。

◎赵一清曰：《松陵集》皮日休《答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诗》云“伟哉浻上隐，卓尔隆中耨”，即指仪、颙所居之地。《集韵》“浻，乌猛切”，音，与“洄”字音画异而义同。

◎弼按：杨仪里居，互见《庞统传》注引《襄阳记下》。】建安中，为荆州刺史傅群主簿，【◎

钱大昕曰：傅群盖曹公所授。◎赵一清曰：此是魏荆州，治穰。◎杨守敬曰：《水经·沔水注》“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郦氏于《淯水篇》言“荆州刺史治宛”，虽不言“魏治”，而舍魏无可指者，故《通典》言“魏荆州治宛”，此又云“治襄阳”，何耶？按《夏侯尚传》“假钺，进荆州牧。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则荆州治宛，审矣。若襄阳则已在汉水之南。又按《王昶传》“正始中，都督荆、豫，昶以为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云云，亦荆州刺史治宛之证。刘表为荆州牧则治襄阳。◎弼按：魏荆州刺史治宛，详见《魏志·王昶传》注。】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钱大昭曰：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郡以北置襄阳郡。荡寇为太守时，郡已西属。】羽命为功曹，遣奉使西诣先主。【“遣”、“奉”二字必有一误。】先主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为左将军兵曹掾。及先主为汉中王，拔仪为尚书。先主称尊号，东征吴，仪与尚书令刘巴不睦，左迁遥署弘农太守。建兴三年，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将南行。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洪饴孙曰：绥军将军，一人，蜀所置。】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胡三省曰：斯，此也。须，待也。言即此待之，便可办事。】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亮深惜仪之才幹，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孙权论杨仪、魏延之必为祸，见《董允传》注。】十二年，遂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胡三省曰：密指，盖亮密以语诸僚佐，特仪不知耳。狷，吉掾翻。】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官先琬，【宋本“官”作“宦”，《通鉴》同。】才能踰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胡三省曰：咤，叱稼翻，喷也，叱怒也。五内，五藏之内也。】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各本“惟”作“为”，误。】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云云，师古曰：“犹言‘如此如此’也。”】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史记·郦食其传》：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应劭曰：落魄，志行衰恶之貌也。◎晋灼曰：落薄，落托，义同。◎胡三省曰：度，徒洛翻。落度，失意也。◎李慈铭曰：度，当读铎。落度，犹落拓，即落魄也。】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通鉴辑览》曰：魏延之叛，杨仪实激成之。继复嫉琬秉政，怨愤不休。“举军就魏”

云云，与韩信“悔不听蒯通”语相似，刘禅愦愦，安能明正其悖逆之罪耶？◎何焯曰：何乃无赖，自弃至此。然公琰亦有以致之。稍崇其禄位，以答前劳，不亦优乎？自审不能驾驭，唯勿寄以重任可耳。】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徙汉嘉郡。【汉嘉郡，见《先主传》。】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其妻子还蜀。【◎《楚国先贤传》云：仪兄虑，字威方。少有德行，为江南冠冕。【《襄阳耆旧记》“江”作“沔”。】州郡礼召，诸公辟请，皆不能屈。年十七，夭，乡人号曰德行杨君。【《襄阳耆旧记》所云与此同。杨虑事又见《魏志·吕布传》注。】】

评曰：刘封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彭羕、廖立以才拔进，李严以幹局达，魏延以勇略任，杨仪以当官显，刘琰旧仕，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或曰：诸人皆有超拔之才，而同致废除，盖无器识以将之，则才多反以致患也。】

# 卷四十一·蜀书十一·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三国志四十一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初晨一缕光】

【复校：擎骥】

## 霍峻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枝江，见《董和传》。】兄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各本“部”皆作“郡”，误。宋、元本不误。◎潘眉曰：“部曲”是也。凡领兵，营有五部，部有校尉及军司马。部下有曲，曲有军候。】笃卒，荆州牧刘表令峻摄其众。表卒，峻率众归先主，先主以峻为中郎将。先主自葭萌南还袭刘璋，留峻守葭萌城。张鲁遣将杨帛诱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后璋将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胡三省曰：○扶，姓。禁，名。帅，读曰率。阆水即西汉水，《禹贡》所谓“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者也。○《水经注》：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谓之西汉水；东南至广汉白水县西，又东南至葭萌县，又东南过巴郡阆中县与阆水会。水出阆阳县而东，迳其县南，又东注汉水。昔刘璋攻霍峻于葭萌也，自此水上。又东南入汉州江津县东南入于江。○余据此水，今谓之嘉陵江。】攻围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即斩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广汉为梓潼郡，【梓潼郡，见《后主传》建兴九年。】以峻为梓潼太守、裨将军。在官三年，年四十卒，还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诏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于国，欲行酹。”遂亲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当时荣之。

子弋，字绍先，先主末年为太子舍人。后主践阼，除谒者。丞相诸葛亮北驻汉中，请为记室，使与子乔共周旋游处。亮卒，为黄门侍郎。后主立太子璿，以弋为中庶子，【后主犹用弋、宪为宫僚，则慎选家法之善可知。】璿好骑射，出入无度，弋援引古义，尽言规谏，甚得切磋之体。后为参军、庲降屯副贰都督，【◎本志《李恢传》：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邓方卒，以恢为庲降都督，住平夷县。◎裴注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马忠传》：故都督常住平夷县。至

忠，乃移治 县。◎《华阳国志》卷四云：建安十九年，刘先主定蜀，遣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方亡，先主用李恢为都督，治平夷县。诸葛亮平四郡，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移治县。李恢卒，以张翼为都督。夷帅刘胄反，以马忠代之。忠卒，以张表代之，以杨羲为参军，副贰之。后以阎宇为都督，霍弋为参军。弋甚善参毗之礼，代宇为监军、安南将军。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又云：建宁郡治县，故庲降都督屯也。◎胡三省曰：平夷县属牂牁郡，余据《蜀志》“庲降督治平夷”，盖侨治，非庲降之本地也。至马忠为庲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宁县，后遂为宁州治所。◎又云：○《水经注》：宁州建宁县，故庲降都督屯，蜀后主建兴三年分益州郡置之。◎吴增僅曰：建安十九年先主定蜀，置庲降都督统南中诸郡。初治南昌，旋徙治平夷，延熙中又徙治县。◎又云：蜀置四都督，惟庲降都督统南中诸郡，异于永安、江州、汉中三都督。◎洪亮吉曰：建宁郡本汉益州郡，蜀汉建兴三年改今名，郡治县，蜀汉庲降都督自平夷县移治此。◎谢鍾英曰：○南昌县，蜀立，地缺。○《一统志》：平夷废县，今云南曲靖府平夷县境。○又云：平夷废县，在今贵州遵义府仁怀县西南。《唐志》有平夷县，在今云南陆凉州界，非此县也。○二说未知孰是。◎建宁郡县，见《后主传》建兴三年。】又转护军，统事如前。时永昌郡夷獠【永昌郡，见《后主传》建兴三年。】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迁监军、翊军将军，领建宁太守，还统南郡事。【◎萧常《续后汉书音义》曰：南郡属吴，无还统之理。时弋领永昌，复领建宁，故曰“两郡”。◎赵一清曰：“南郡”字误，蜀称益州为南中，非汉荆州之南郡，或是“南中郡县”，史省文。】景耀六年，进号安南将军。是岁，蜀并于魏。弋与巴东领军襄阳罗宪各保全一方，举以内附，咸因仍前任，宠待有加。【◎《汉晋春秋》曰：霍弋闻魏军来，弋欲赴成都，后主以备敌既定，不听。及成都不守，弋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邪！”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守上表曰：【◎胡三省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盖越巂已降魏也。】“臣闻人生于三，事之如一，【◎胡三省曰：无父母乌生？无君乌以为生？所谓人生在三也。】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二。”【宋本“二”作“贰”，《通鉴》同。】晋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后遣将兵救援吕兴，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吕兴事及三郡均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功封列侯，进号崇赏焉。弋孙彪，晋越巂太守。◎《襄阳记》曰：罗宪字令则。【◎胡三省曰：○

《姓谱》：罗本颛顼末胤，受封于罗国，为楚所灭，子孙以为氏。】父蒙，避乱于蜀，官至广

汉太守。宪少以才学知名，年十三能属文。【◎《晋书·罗宪传》：早知名，师事谯周，周门人称为子贡。】后主立太子，为太子舍人，迁庶子、尚书吏部郎，以宣信校尉【◎洪饴孙曰：宣信校尉，一人，蜀所置，主使命。】再使于吴，吴人称羡焉。【宋本“羡”作“美”，《晋书》无“羡”字。】时黄晧预政，众多附之，宪独不与同，晧恚，左迁巴东太守。时右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为领军，后主拜宪为宇副贰。魏之伐蜀，召宇西还，【阎宇事见《马忠传》、《姜维传》。】留宇二千人，令宪守永安城。寻闻成都败，城中扰动，江边长吏皆弃城走，宪斩称成都乱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后主委质问至，乃帅所统临于都亭三日。【◎胡三省曰：都亭，

永安之都亭也。】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徼其利，背盟违约。且汉已亡，吴何得久，宁能为吴降虏乎！”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莫不用命。吴闻钟、邓败，百城无主，有兼蜀之志，而巴东固守，兵不得过，使步协率众而西。【◎胡三省曰：协，步骘子，吴以为抚军将军。】宪临江拒射，不能御，遣参军杨宗突围北出，告急安东将军陈骞，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协攻城，宪出与战，大破其军。孙休怒，复遣陆抗等帅众三万人增宪之围。【◎胡三省曰：时吴以陆抗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说宪奔走之计，【◎《晋书·宪传》：或劝南出牂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宪曰：“夫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弃之，君子不为也，毕命于此矣。”陈骞言于晋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宪，抗等引退。【◎

《吴志·孙休传》：永安七年二月，镇军陆抗、抚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众围巴东守将罗宪。七月，魏使将军胡烈步骑二万侵西陵以救罗宪，陆抗等引军退。】晋王即委前任，拜宪淩江将军，【◎《晋书》、《通鉴》“淩”作“陵”。◎胡三省曰：○沈约《志》：魏置淩江将军，为四十号之首，言欲陵驾江流，以荡平吴会也。】封万年亭侯。会武陵四县举众叛吴，以宪为武陵太守、巴东监军。泰始元年改封西鄂县侯。【◎西鄂，见《魏志·杜袭传》。◎沈家本曰：罗宪由亭侯封县侯，乃进封，非改封，“改”字疑误。】宪遣妻子居洛阳，武帝以子袭为给事中。三年冬，入朝，进位冠军将军，假节。【◎《晋书·宪传》：泰始初入朝，诏曰：“宪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给鼓吹。”又赐山玄玉佩剑。】四年三月，从帝宴于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郡常忌、【◎《华阳国志》卷十一云：常勖字修业，蜀郡江原人。从父闳，汉中、广汉太守。勖少与闳子忌齐名。忌字茂通，蜀谒者、黄门侍郎。丧亲，以致孝闻，察孝廉为郎。使吴，称职。晋武帝践祚，拜骑都尉。除河内令。】杜轸、【◎《华阳国志》云：杜轸字超宗，蜀郡成都人。父雄，字伯休，安汉、雒令。轸少师谯周，发明高经于谯氏之门，郡命为功曹。】寿良、【◎《华阳国志》云：寿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父、祖二世犍为太守。良少与犍为张微、费缉并知名，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澡身贞素。州从事、散骑、黄门侍郎。】巴西陈寿、【◎《华阳国志》云：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大同后，察孝廉，为本郡中正。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再为著作郎。吴平后，寿乃（鸩）**[**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出为平阳侯相。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时寿良亦集，故颇不同。复入为著作。镇南将军杜预表为散骑侍郎，诏曰： “昨適用蜀人寿良具员，且可以为侍御史。”上《官司论》七篇，依据典故，议所因革。又上《释讳》、《广国论》。华表令兼中书郎，而寿《魏志》有失勖意，勖不欲其处内，表为长广太守。继母遗令不附葬，以是见讥。数岁，除太子中庶子，再兼散骑常侍。惠帝谓司空张华曰：“寿才宜真，不足久兼也。”华表欲登九卿，会受诛，忠贤排摈，寿遂卒洛下，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南郡高轨、【◎沈家本曰：轨，疑高翔之后。】高阳吕雅、【宋本“高”作“南”，是。南阳吕雅，见前《吕乂传》。】许国、【◎沈家本曰：国，疑许慈之后。】江夏费恭、【费恭，见《费祎传》。】琅邪诸葛京、【诸葛京，见《诸葛亮传》。】汝南陈裕，【裕，陈祗子，见《董允传》。】即皆叙用，咸显于世。宪还，袭取吴之巫城，【巫城，见《先主传》章武元年。】因上伐吴之策。宪方亮严正，待士不倦，轻财好施，不治产业。六年薨，赠安南将军，谥曰烈侯。子袭以淩江将军领部曲，早卒，追赠广汉太守。袭子徽，顺阳内史，永嘉五年为王如所杀。此作“献”，名与本传不同，未详孰是也。【◎何焯曰：观裴注所云，知

《襄阳记》本作“献”，今为后人追改，注为赘矣。◎《晋书校文》云：《襄阳耆旧传》作“献”。

以字“令则”推之，当从此传作“宪”。◎赵一清曰：○《晋书·罗尚传》：宪兄子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柯太守。尚，太康末为梁州刺史，假节，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尚破斩李特，特子雄僭号，都于郫城。尚卒，雄遂据有蜀土。】】

## 王连

王连字文仪，南阳人也。刘璋时入蜀，为梓潼令。【梓潼，见《后主传》建兴九年。】先主起事葭萌，【葭萌，见《刘璋传》。】进军来南，连闭城不降，先主义之，不强逼也。及成都既平，以连为什邡令，【◎《郡国志》：益州广汉郡什邡。◎《一统志》：故城，今四川成都府什邡县南。】转在广都，【广都，见《后主传》建兴十四年。】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

【◎《吕乂传》作“盐府校尉”。◎沈家本曰：司盐校尉领盐府，故亦称“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幹等，【杜祺、刘幹均见《吕乂传》。】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一曰：三国时，吴、蜀皆资盐赋。吴有司盐校尉，章武亦设是官。《蜀志·王连传》云“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迨连“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利权一而信任专，此蜀之所以能立国乎？其以典戎之官，管牢盆之政，随地巡缉，盗无所容，尤权时之要策也。】建兴元年，拜屯骑校尉，领丞相长史，封平阳亭侯。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连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会连卒。子山嗣，官至江阳太守。

## 向朗

向朗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宜城，见《先主传》。】【◎《襄阳记》曰：朗少师事司马德操，与徐元直、韩德高、庞士元皆亲善。】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临沮，见《关羽传》。】表卒，归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山、夷陵四县军民事。【◎秭归，今湖北宜昌府归州治，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夷道，今湖北荆州府宜都县西北，详见《先主传》章武二年。巫山，当为“巫县”。◎沈钦韩曰：○《寰宇记》：巫县故城，在今巫山县北，隋加“山”字。○是《隋志》以前皆无“山”字，此则后人妄加也。◎夷陵，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东，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蜀既平，以朗为巴西太守，【巴西，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顷之转任牂柯，【牂柯，见《后主传》建兴元年。】又徙房陵。【◎新城郡治房陵，今湖北郧阳府房县治，详见《魏志·文纪》延康元年。◎钱大昭曰：房陵郡

《晋志》所无，不知置于何时。◎《刘封传》：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所害。◎赵一清曰：孟达杀太守蒯祺，朗徙房陵当在此时。但孟达以房陵降魏在章武元年，如朗在郡，何得有此失？抑或召还非后主时，于事有参错矣。◎梁章钜曰：○

《元和郡县志》：汉末以房陵县为房陵郡。】后主践阼，为步兵校尉，代王连领丞相长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统后事。五年，随亮汉中。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

【◎何焯曰：谡逃亡之事，本传无之，此又不详，只一及耳。◎朱邦衡曰：此即街亭之役，谓谡违命致败，朗不谏故耳。若在官私逸，中材所不屑为，况谡素负才名，为丞相器异者乎？此非文有脱误，即承祚属辞晦涩故也。◎周寿昌曰：街亭之败在建兴六年，若五年则武侯驻军汉中，马谡正参军事，不容无故逃亡；若军败后事，何以诸葛公传及谡传俱未敛及，又何误作五年耶？】免官还成都。数年，为光禄勋。亮卒后徙左将军，【◎何焯曰：朗为左将军行丞相事，见后主张皇后册文中，而此传失之。】追论旧功，封显明亭侯，位特进。初，朗少时虽涉猎文学，然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何焯曰：二十年之功，何书不可读。朗去长史已六十余，老而好学，正吾侪过时者所宜师法也。虽公渊之口，终能以凡俗批诋耶？◎弼按：廖立字公渊，论向朗“凡俗”，见

《立传》。】】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藏书既富，又治校勘之学。】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阳记》曰：朗遗言戒子曰： “《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子条嗣，景耀中为御史中丞。【◎《襄阳记》曰：条字文豹，亦博学多识，入晋为江阳太守、南中军司马。】

朗兄子宠，先主时为牙门将。秭归之败，宠营特完。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后为中部督，典宿卫兵。诸葛亮当北行，表与后主曰：“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论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迁中领军。延熙三年，征汉嘉蛮夷，遇害。宠弟充，历射声校尉、尚书。【向充上表请为诸葛亮立庙，见《亮传》注。充事又见《来敏传》。】【◎《襄阳记》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镇南将军卫瓘【宋本“南”作“西”，《晋书·瓘传》同。】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何焯曰：此语即《汉晋春秋》之所由作也。】◎孙盛曰：昔公孙述自以起成都，号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何焯曰：此语已见《魏书·三少帝纪》，此重出。】】

## 张裔

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汝南许文休入蜀，谓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钟元常之伦也。刘璋时，举孝廉，为鱼复长，【鱼服，见《先主传》建安十六年。】还州署从事，领帐下司马。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璋授裔兵，拒张飞于德阳陌下，【德阳，详见《法正传》。赵一清有说，乃阴平道之德阳亭，说误不录。】军败，还成都。为璋奉使诣先主，先主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也，裔还，城门乃开。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司金中郎将，见《魏志·王脩传》。】典作农战之器。【裔列名劝进，见《先主传》。裔为偏将军，本传未书。】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事见《后主传》建兴元年。◎《通鉴》：益州郡耆帅雍闿杀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于吴。

◎胡三省曰：正，姓也。秦有正先。耆，渠伊翻，长也，老也。今嵊、剡之间，犹谓闾里之

长曰耆。雍，于用翻，姓也。闓，音开，又可亥翻。闓自交州道求附于吴。】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趑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于吴。”【宋本“于”作“与”。】于是遂送裔于权。

会先主薨，诸葛亮遣邓芝使吴，亮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数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也，故许芝遣裔。裔临发，权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裔对曰：“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夜亡奔相如。◎《朱买臣传》：买臣字翁子，吴人。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妻求去。买臣为会稽太守，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此盖权以卓氏寡女讥蜀，裔以买臣之妻讥吴也。】权又谓裔曰：“君还，必用事西朝，终不作田父于闾里也，将何以报我？”裔对曰：“裔负罪而归，将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领，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后大王之赐也。”【◎刘咸炘曰：《蜀书》多载应对书疏，殆以事少之故。】权言笑欢悦，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阳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权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数十里，

【◎已入永安，则入蜀境矣。◎林国赞曰：是时吴、蜀通好，无缘更遣追裔，以挑嫌隙。况蜀使如费祎、邓芝、宗预有口辩者颇多，权皆不留，何独追裔？此未可信。】追者不能及。

既至蜀，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亮出驻汉中，裔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吏，【◎何焯曰：既重裔幹理，亦不欲但用公琰、文（祎）**[**伟**]**署府事，一府皆楚人，失蜀士心也。】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诣亮谘事，送者数百，车乘盈路，裔还书与所亲曰： “近者涉道，昼夜接宾，不得宁息，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谈啁流速，【“啁”与“嘲”同。】皆此类也。【◎何焯曰：语颇轻薄，然深悟此理，即无死权之愚也。岂惟长史，即贵极公侯，亦犹是耳。恋慕外物，薾然疲役，不无谓乎？】【◎臣松之以为：谈啁贵于机捷，书疏可容留意。今因书疏之巧，以著谈啁之速，非其理也。】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早死，遗孤未数岁，裔迎留，与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长大，为之娶妇，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抚恤故旧，振赡衰宗，行义甚至。【◎何焯曰：行义如此，故诸葛公以贞良死节许之，不缘季休之言，遂与威公一视。◎弼按：杨洪字季休，杨仪字威公。】加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建兴八年卒。子毣嗣，【毛本无“嗣”字，误，宋本有之。】

【毣，音忙角反，见《字林》，曰：“毣，思貌也。”【◎毣音木。◎沈家本曰：○《隋志》：

《字林》七卷，晋弦令吕忱撰。○《唐志》同。○《宋志》：五卷。○是此书宋世尚存，不知亡于何时。◎《元魏书·江式传》：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历三郡守监军。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 杨洪

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人也。【犍为郡治武阳，见《刘焉传》。】刘璋时历部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严命为功曹。【犍为郡之功曹。】严欲徙郡治舍，洪固谏不听，遂辞功曹，请退。严欲荐洪于州，【◎刘家立曰：此“欲”字乃涉上文“欲”字而误衍者，当删去。】为蜀部从事。【◎蜀，疑作“益”。◎或曰：部，疑作“郡”。】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

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潘眉曰：黄权亦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先主杀夏侯渊，据汉中为蜀重镇。建安二十四年，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后主建兴五年，诸葛亮出屯汉中。十二年，亮卒，吴壹假节督汉中。十五年王平代壹督汉中。延熙元年，蒋琬出屯汉中。六年，还住涪，王平统汉中。十一年，费祎出屯汉中。景耀元年，姜维始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使将分守汉、乐二城，于旧法为一变。盖即王平守汉中时诸将之策也。】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胡三省曰：遂使之代法正。】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洪列名劝进，见《先主传》。】

先主既称尊号，征吴不克，还住永安。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永安、汉嘉、临邛，俱见《先主传》。】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元益无所惮。洪即启太子，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曶、郑绰讨元。众议以为元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巂据南中，【◎胡三省曰：南中，汉益州、永昌二郡之地。◎弼按：南中解见《诸葛亮传》。】洪曰：“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不过乘水东下，冀主上平安，面缚归死；如其有异，奔吴求活耳。敕曶、绰但于南安峡口遮，即便得矣。”【◎即，疑作“击”。◎《郡国志》：益州犍为郡南安。◎《水经注·江水注》：江水又东南迳南安县，西有熊耳峡。县治青衣江会，襟带二水矣。县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一统志》：南安故城，今四川嘉定府夹江县西北二十里南安镇。◎钱坫曰：今嘉定府城。◎谢鍾英曰：今嘉定府乐山县治。◎胡三省曰：○此顺蜀青衣水东下也。○《水经注》：清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东至蜀郡临邛县，与沫水合，又东至犍为南安入于江，所谓南安峡口也。◎谢鍾英曰：按当在今嘉定府城南青衣江入江处。】曶、绰承洪言，果生获元。洪【◎赵一清曰：此“洪”字是史羡文。】建兴元年赐爵关内侯，复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洪饴孙曰：忠节将军，一人，蜀置。】后为越骑校尉，领郡如故。

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欲用张裔为留府长史，问洪何如？洪对曰：“裔天姿明察，长于治剧，才诚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专任，不如留向朗。朗情伪差少，裔随从目下，效其器能，于事两善。”初，裔少与洪亲善。裔流放在吴，洪临裔郡，裔子郁给郡吏，微过受罚，不特原假。裔后还闻之，深以为恨，与洪情好有损。及洪见亮出，至裔许，具说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或曰：部民谓郡将为明府，即故交犹然，当日已如此。】时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长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愿裔处要职，典后事也。后裔与司盐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与裔书曰：“君昔在柏下，营坏，【◎柏，宋本作“栢”，元本作“ ”。◎赵一清曰：当作“陌下”，即《张裔传》所谓“德阳陌下”也。】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噫于元俭，【◎宋本“噫”作“意”。◎官本《考证》曰：监本讹作“委噫”，今改正。◎沈家本曰：元俭盖岑述字。◎弼按：廖化字元俭，为丞相参军，见《宗预传》。】而君不能忍邪？”论者由是明洪无私。

洪少不好学问，而忠清款亮，忧公如家，事继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钱大昭曰：至，疑当作“去”。◎弼按：《通鉴》作“去”。】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迎”字疑衍，《通鉴》作“举”。何祗，见《张嶷传》。】有才策功幹，【◎胡三省曰：汉制，郡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幹主文书。灵帝光和二年，樊毅《复华下民租口算

碑》载其上尚书奏牍，前书“年月朔日，弘农太守臣毅顿首死罪上尚书”，后书“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后系“掾臣条，属臣淮，书佐臣谋”。】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因事推美诸葛。】

【◎《益部耆旧传杂记》曰：每朝会，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马何驶？”祗曰：“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众传之以为笑。祗字君肃，少寒贫，为人宽厚通济，体甚壮大，又能饮食，好声色，不持节俭，【◎何焯曰：俭，疑作“检”。】故时人少贵之者。尝梦井中生桒，【◎宋本“桒”作“桑”。◎沈家本曰：作“桒”方与“四十下八”之语合。】以问占梦赵直，【赵直见《魏延传》。《杨仪传》“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当别为一人。】直曰： “桒非井中之物，会当移植；然桒字四十下八，君寿恐不过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仕郡，【毛本“仕”作“往”。】后为督军从事。时诸葛亮用法峻密，阴闻祗游戏放纵，不勤所职，尝奄往录狱。【冯本“尝”作“当”。】众人咸为祗惧。祗密闻之，夜张灯火见囚，读诸解状。诸葛晨往，祗悉已闇诵，答对解释，无所凝滞，亮甚异之。出补成都令，时郫县令缺，【◎《郡国志》：益州蜀郡郫。◎《一统志》：郫县故城，今四川成都府郫县治，古蜀王杜宇所都。】以祗兼二县。二县户口猥多，切近都治，饶诸奸秽，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觉寤，辄得奸诈，众咸畏祗之发摘，或以为有术，无敢欺者。使人投算，祗听其读而心计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为汶山太守，【汶山郡，见《后主传》延熙十年。】民夷服信。迁广汉。后夷反叛，辞“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时难屈祗，拔祗族人为，汶山复得安。【《御览·二百六十一》“辞”下有“曰”字，“难”下有“复”字，“为”下有 “之”字。】转祗为犍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后有广汉王离，字伯元，亦以才幹显。为督军从事，推法平当，稍迁，代祗为犍为太守，治有美绩，虽聪明不及祗，而文采过之也。】

## 费诗

费诗字公举，犍为南安人也。【南安，见《杨洪传》。】刘璋时为绵竹令，【绵竹，见《刘焉传》。】先主攻绵竹时，诗先举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以诗为督军从事，出为牂柯太守，还为州前部司马。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御览》“怒”上无“羽”字。】“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

【◎胡三省曰：谓陈平、韩信自楚而来，韩信王而萧、曹侯，故曰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室，【◎陈浩曰：汉王，《御览》作“汉中王”。汉室，疑当作“汉升”，黄忠字也。◎赵一清曰：先主时为汉中王，不应单称汉王。◎或曰：

《御览》作“汉叔”，“叔”字草书似“升”字耳。】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胡三省曰：言备以一时使忠与羽班，而意之轻重则不在此。曹操尝表羽为汉寿亭侯，故称之为君侯。】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后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羇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胡三省曰：为益州刺史部从事，部永昌郡。◎何焯曰：费诗左迁，雍茂见杀，固由不宏，亦其暮气。】【◎习凿齿曰：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

【官本“须”作“俟”。】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官本“俟”作“须”。】是故惠公朝虏而子圉夕立，【◎《左传·僖公十五年》：秦获晋侯以归。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对秦伯曰：“小人耻失其君，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杜注：圉，惠公太子怀公也。】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范《书·光武纪》：更始遣侍御史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诸将议上尊号，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即皇帝位。】夫岂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知速尊有德【宋本“知”作“如”，误。】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可谓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为：凿齿论议，惟此议最善。【◎李光地曰：诗，正论；习，通论也。不可相无。◎或曰：缟素犒师，故爵统众，三军之气，或更倍也。大义既申，人自戴之，何不足以系众心乎？光武摧贰更始，岂可引喻？子圉固守本国，未闻即尊。苟汉帝既亡，吾业渐立，徐践大位，未便后也。不然，与人同行，而目之为贼，谁能服焉？习氏目为闇惑，松之复善其识，不知果何见也。】】建兴三年，随诸葛亮南行，归至汉阳县，【◎《郡国志》：益州犍为属国汉阳。◎《一统志》：汉阳故县，在今四川叙州府庆符县南，汉置，属犍为郡，为都尉治。后汉蜀犍为属国。蜀汉属朱提郡。法正子邈为汉阳太守，盖尝置郡。◎又云：汉阳山在庆符县北八十里，诸葛武侯南征驻军此山，今崖壁上镌“武侯征蛮故道”六字犹存。◎又云：石门山在庆符县南，即古石门道。◎《水经·江水注》：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堑凿之迹犹存。◎马与龙曰：以《蜀志》李恢、费诗传观之，诸葛亮南征由越雟渡越雟河，而归从汉阳石门道也。】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诗在坐。鸿曰：“间过孟达许，適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亮谓琬、诗曰： “还都当有书与子度相闻。”【孟达字子度。】诗进曰：“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振威，刘璋也。】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诱达以为外援，【◎刘咸炘曰：此节当入《刘封传》孟达事中。】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还，【◎姜宸英曰：未及，当作“末乃”。《后主传》亮以建兴三年二月南征，十二月还成都。】適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华离乎！【宋本 “华”作“乖”，《通志》、《册府》同。】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

【◎林国赞曰：彼时蜀臣称先主曰先帝，称后主曰陛下或主上，无称先主、后主者。费诗、廖立、杜琼各传称先主，《杜琼传》及《来敏传》注引《诸葛亮集》称后主，皆追改。】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书词动人，诸葛公亦谲矣。其默然不答，非费诗所能知也。】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赵一清曰：《晋书·宣帝纪》“蜀、吴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达”，又克达之后“蜀将姚静、郑他等帅其属七千余人来降”，《水经·沔水注》“木兰塞，吴朝遣军救孟达于此”，则蜀、吴皆有救达之事，此云不救，何也？】蒋琬秉政，以诗为谏议大夫，卒于家。

王冲者，广汉人也。为牙门将，统属江州督李严。为严所疾，惧罪降魏。魏以冲为乐陵太守。【◎孙盛《蜀世谱》曰：诗子立，【监本“立”作“在”，误。】晋散骑常侍。自后益州诸费有名位者，多是诗之后也。】

评曰：霍峻孤城不倾，王连固节不移，向朗好学不倦，张裔肤敏应机，【◎《诗·大雅·文王之篇》：殷士肤敏。◎《毛传》曰：殷士，殷侯也。肤，美。敏，疾也。◎郑《笺》云：殷之臣壮美而敏也。】杨洪乃心忠公，费诗率意而言，皆有可纪焉。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之

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毛本“陵”作“淩”。】况庸后乎哉！【◎冯本无“哉”字。◎或曰：感讽无限，古人所以比直言于药石也。】

# 卷四十二·蜀书十二·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

三国志四十二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魔纱兔】

【复校：擎骥】

## 杜微

杜微字国辅，【◎钱大昭曰：《汉季辅臣赞》作“字辅国”。】梓潼涪人也。【梓潼郡，见

《后主传》建兴九年。涪，见《刘璋传》。】少受学于广汉任安。【任安，见《秦宓传》注引

《益部耆旧传》。】刘璋辟为从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称聋，闭门不出。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周寿昌曰：“五”即“伍”，姓也。《汉书·艺文志》伍子胥俱作“五子胥”。◎钱大昕曰：五，古“伍”字，《吕氏春秋》 “五员亡荆”，《人表》伍参亦作“五参”，非文之讹。】微为主簿。微固辞，轝而致之。既致，亮引见微，微自陈谢。亮以微不闻人语，于坐上与书曰：“服闻德行，饥渴历时，清浊异流，无缘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王谋字元泰，见《季汉辅臣赞》。王连字文仪，杨洪字季休，均有传。李永南兄弟亦见《辅臣赞》。文恭字仲宝，见《廖立传》。李伯仁、丁君幹未详。◎钱大昕曰：君幹，疑即《出师表》所称丁立也。】每叹高志，未见如旧。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朱邦衡曰：○“主公”二字疑衍。○亭林云：【亭林，顾炎武之号。】《武侯集》中凡称“先主”，本称“先帝”，传入中原，魏人追改是也。○此处既有“朝廷”字，则此二字定属衍文。】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以谓贤愚不相为谋，故自割绝，守劳而已，不图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归，亮又与书答曰：“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元本“勤”作“劝”。】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李光地曰：三代以下，宰相谁有此盛德事乎？声教遣言，犹足振兴乎百世，况亲受乎！】拜为谏议大夫，以从其志。

五梁者，字德山，犍为南安人也，【南安，见《杨洪传》。】以儒学节操称。从议郎迁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

## 周群

周群字仲直，【◎钱大昭曰：《季汉辅臣赞》作“字仲宣”。】巴西阆中人也。【巴西郡治阆中，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父舒，字叔布，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杨厚、董扶，均见《刘焉传》注。任安，见《秦宓传》注。】数被征，终不诣。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范《书·公孙述传》：帝与述书曰：“‘代汉者当塗高’，君岂高之身邪？”◎《东观记》曰：光武与述书曰：“承赤者，黄也；姓当涂，其名高也。”◎《文选·景福殿**[**赋**]**》李注引《献帝纪》以为故白马令李云之言。当涂高，互见《魏志·文纪》延康元年注引禅代众事。】乡党学者私传其语。群少受学于舒，专心候业。于庭中作小楼，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才见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气候，无不见之者，是以所言多中。【◎

《拾遗记》卷八云：周群妙闲算术谶说。游岷山采药，见一白猿从绝峰而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书刀抗猿，猿化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迈也，忘其年月，犹忆轩辕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数。至颛顼时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尤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迩来世代兴亡，不复可记，因以相袭。至大汉时，有洛下闳，颇得其旨。”群服其言，更精勤算术，及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奔吴。皆云周群详阴阳之精妙也。蜀人谓之后圣。白猿之异，有似越人所记，而事皆迂诞，似是而非。】州牧刘璋辟以为师友从事。【师友从事，见《吴志·士燮传》。】【◎《续汉书》曰：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为女人，时群言哀帝时亦有此，将易代之祥也。【《续汉志·五行志五》所载与此同，惟云“时周群上言”。按，此乃群自言占验，非上言也。】至二十五年，献帝果封于山阳。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鹑尾，荆州分野，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明年秋，刘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诸侯，群以为西方专据土地者皆将失土。是时刘璋据益州，张鲁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宋建据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将击凉州。十九年，获宋建，韩遂逃于羌中，被杀。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汉中，张鲁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洪饴孙曰：儒林校尉，一人，蜀所置。】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问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候，而天才过群，【裕字南和。】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或曰：曹操自至汉中引出张郃等诸军，未闻移其民也，群言“得地不得民”，妄甚。◎弼按：《魏志·杜袭传》“袭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袭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此为得地不得民之证。】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没不还，【事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三年。《先主传》作“雷同”。】悉如群言。于是举群茂才。

裕又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潘眉曰：先主以建安十九年得益州，至章武二年壬寅，凡九年。明年癸卯殂。故云“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非谓失益州也。】人密白其言。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

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何焯曰：“及”字当作“反”。◎刘咸炘曰：此等嘲语，载之无谓，下开《晋书》之弊，孰谓承祚为简洁邪？】先主尝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鉏。”裕遂弃市。

【◎或曰：昭烈以蜀方新造，恐其煽惑人心，俾无固志，诛之是也。裕知数而不知慎密之义，未闻道耳。善术者当以杜琼为法。】后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或曰：先主虽殂，益州未失，何得云“如裕所刻”乎？】又晓相术，【◎张裕善相，见《邓芝传》。◎或曰：先主英雄，曹操畏之，自有出群之表，张裕不识，焉得晓相术乎？】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尝不扑之于地也。

群卒，子巨颇传其术。

## 杜琼

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学于任安，精究安术。刘璋时辟为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琼为议曹从事。【琼列名劝进，见《先主传》。】后主践阼，【毛本“阼”作“祚”。】拜谏议大夫，迁左中郎将、【后主使琼持节赠诸葛亮武乡侯印绶，见《亮传》。】大鸿胪、太常。为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蒋琬、费祎等皆器重之。虽学业入深，初不视天文有所论说。后进通儒谯周常问其意，琼答曰：“欲明此术甚难，须当身视，识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剧，然后知之，复忧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复视也。”周因问曰：“昔周征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刘咸炘曰：蜀中内学本盛，周舒以当涂高为魏，其子群则又以黄气证西有天子，〖见《先主传》。〗谯周熟闻其绪言，故以汉数当亡而劝降。承祚师谯周，具载其谶语，直至常道将犹津津言周之谶。蜀之不能申大义者，以图谶也。】琼年八十余，延熙十三年卒。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不教诸子，内学无传业者。周缘琼言，乃触类而长之曰：“《春秋传》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其后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侯，与师服言相似也。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于穆侯、灵帝之名子。”【◎何焯曰：君子好仇，岂怨耦之谓？师服已属附会，后人不必持此自喜为知微也。宋明帝之多讳，皆谯叟辈启之，何关治乱兴亡乎！◎钱振鍠曰：妖言惑众，其罪死；劝降，又其小者。】后宦人黄皓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周曰：“此虽己所推寻，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

## 许慈

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隋书·经籍志》：梁有《谥法》三卷，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亡。《释名》八卷，刘熙撰。◎《直（齐）**[**斋**]**书录解题》：《释名》八卷，汉征士北海刘熙成国撰，凡二十七篇。◎《四库提要》云：《释名》八卷，汉刘熙撰。熙字成国，北海人，其书二十篇。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中间颇伤于穿凿，然可因以考见古音。又去古未远，所释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又《后汉书·刘珍传》称珍撰《释名》五十篇，〖“五”当作“三”。〗其书名相同，姓又相同，然历代相传无引刘珍《释名》者，则珍书久佚，不得以此书当之也。◎毕沅《释名疏证·序》云：刘熙《释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后汉书·文苑传》，刘珍字秋孙，一名宝，撰《释名》三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而韦曜、颜之推等皆云刘熙制《释名》。“熙”或作“熹”。案《三国·吴志·曜传》曜在狱中上辞有云“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语，则熙之书吴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当不远，一也。旧本题“安南太守刘熙撰”，近时校者以二汉无安南郡，或云当作南安，今考刘昭注《续汉书》称《三秦记》曰“中平五年，分汉阳置南安郡”，《元和郡县志》亦云汉灵帝立，是郡置已在汉末，二也。此书《释州国篇》有司州，案《魏志》又《晋书·地理志》魏以汉司隶所部河南、河东、河内、宏农并冀州之平阳，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无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据刘昭注则西海郡亦献帝建安末立，其时去魏受禅不远，四也。《释天》等篇于光武列宗之讳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则熙为汉末或魏受禅以后之人无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刘珍传》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县远，疑此书兆于刘珍，踵成于熙，至韦曜又补官职之缺也。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今分观其所释，亦时有与

《尔雅》、《说文》诸书异者。◎明区大任《百越先贤志》云：刘熙字成国，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览多识，名重一时，荐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征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著《谥法》三卷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崇山下有刘熙墓云。〖◎自注：据《交广春秋》、《文献通考》参修。〗◎又云：刘熙即名物以释义，推揆事原，致意精微，作《释名》二十七篇，自为之序。◎严可均曰：刘熙字成国，北海人，官位未详。《后汉·文苑·刘珍传》“撰《释名》三十篇”，盖别有一书，或珍创始而刘熙踵成之也。隋、唐志作刘熙撰，不书官位，今所见旧刻本或题安南太守，或题征士。《隋书》“《大戴礼》”注“梁有《谥法》三卷，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则旧刻本亦有所据，然恐不确。唐调露元年始改交州总管府为安南都护府，前此交趾并无安南之称。近人或云当作“南安”，亦不确。南安本汉天水，东汉改为汉阳。《续志》“汉阳郡”注补引《秦州记》“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为广魏，晋为略阳，其地属凉州刺史部，而刘熙久居交州，陈寿言之再四，《蜀志·许慈传》“师事刘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吴志·韦曜传》“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程秉传》“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薛综传》“少避地交州，从刘熙学”。计熙在交州，值献帝初年，或先士燮为太守，殆未可知。然不当称安南。其为征士，亦不见于史，故皆不从。又案《后汉·光武十五王传》别有刘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魏志·刘馥传》 “馥孙熙，嘉平六年嗣建成乡侯”，姓名偶同，非即其人也。◎又云：《世说·言语篇》注引伏滔《青楚人物论》以刘成国为青士有才德者。◎洪亮吉《晓读书斋初录》云：《释名》旧本题“安南太守刘熙撰”，考据家并云汉无安南郡，今考《晋书·循吏传》，鲁芝当魏时行安南太守，则旧本所言不误。◎姚振宗曰：按《湖广旧志》云“刘珍撰《释名》三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刘熙序之”，然考熙自序止二十七篇，亦绝不言前人有是作，岂今本刘熙非全

文，佚其本末欤？序末有云“其于答难解惑，王父幼孙，朝夕侍问，以塞可谓之士，聊可省诸”，其语不甚明白。岂刘熙为刘珍之孙，幼时尝质问其义，后踵成其王父之书，如严氏所说欤？疑不能明也。◎弼按：刘珍为南阳蔡阳人，刘熙为北海人，毕、严二氏皆谓熙踵成珍书，殊无佐证。严氏谓南安属凉州，驳毕说之误，诚是。其历引《蜀志》、《吴志》谓刘熙之久居交州，实为信而有征。毕氏谓刘熙生汉、魏之际，其说亦是。安南太守疑为日南太守之误。日南属交州，或较南安为近是欤？◎宋翔凤《孟子刘注序》云：○《隋书·经籍志》：

《孟子》七卷，刘熙注。○刘注不传，唐人注书时引刘说“南河”、“牛山”诸注，考其地形，并胜于赵。刘字成国，见《世说新语》。】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

《论语》。【◎范《书·郑玄传》：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凡百余万言。◎《经典释文·叙录》云：郑玄注《易》、《尚书》、三《礼》、《论语》、《尚书大传》、《五经中候》，笺《毛诗》，作

《毛诗谱》。◎钱大昕曰：三《礼》皆康成注，流传至今，乃《郑玄传》有《仪礼》、《礼记》而无《周礼》，此转写之脱漏。◎弼按：《经典释文》云郑注三《礼》，此传亦云许慈“善郑氏学，治三《礼》”，可证范《书》之误。◎何焯曰：郑氏《尚书注》今与《易》皆仅存于《正义》中。◎姚范曰：唐世《礼记》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为小经。】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时又有魏郡胡潜，字公兴，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博士，【冯本“博”作 “学”，误。传末“子勋，复为博士”，作“博”是。】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攇，虚晚反。【◎姚范曰：攇，《广韵》轩上声，此作欢上声。◎周寿昌曰：○攇，虚偃切。○《博雅》：拟也。一曰手约物也。○《通雅》：震攇犹搴拏也。◎或曰：以学相商，竟至于此，士君子当慎其初念，无名心，无矜气。】】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元本“戏”作“笑”。】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钱振鍠曰：此事不惟为汉儒门户之终，且为后世梨园之始。】潜先没，慈后主世稍迁至大长秋，卒。【◎何焯曰：大长秋掌奉宣中宫命，西京或用士人，中兴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经之士为之，则可以修《周官》内宰之职。一隅之制，其善如此。】【◎孙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潜等并见载述。【◎何焯曰：仁笃通大经四，小经三，即在中土亦乌可无述。】】子勋传其业，复为博士。

## 孟光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阳人，汉太尉孟郁之族。【◎梁章钜曰：《后汉书·灵帝纪》“太常河南孟戫”，即此人。“戫”古“郁”字。《说文》“戫戫乎文”，今《论语》亦作“郁”。◎钱大昕曰：按《成阳尧庙碑》“济阴太守河南匽师孟府君，讳郁，字敬达，治《尚书经》，历典六郡，威教若神”，即其人也。“戫”与“郁”同。碑立于永康元年，至熹平六年相距十年矣。注云“字叔达”，而碑云“敬达”，“叔”、“敬”二文相似，碑已亡失，莫能决其然否。◎何焯曰：○《蜀志·孟光传》注引《续汉书》云：郁，中常侍孟贲之弟。◎惠栋曰：案，“郁”当作“戫”。郁字敬达，河南偃师人，桓帝永嘉初为济阴太守，见《隶释》。《蜀志》误以“郁”为“戫”也。◎侯康曰：《后汉书考异》及《补表》皆以孟戫、孟郁为一人，惠氏分之是也。

《蜀志·孟光传》“河南洛阳人，汉太尉孟郁之族”，若《济阴太守碑》，则偃师人，是县不同也。章怀注“戫字叔达”，《济阴太守碑》“字敬达”，是字不同也。“戫”、“郁”虽可相通，

而实分二字，故《说文》两收之，是名不同也。《蜀志》之误无疑。今案，袁《纪》孟戫之戫即皆作郁，则援《说文》为之分辨，终是不确。盖后汉实有两孟郁，《蜀志·孟光传》所引本即《后汉书·灵帝纪》之孟戫，《三国志》注所称中常侍孟贲之弟也。明年戫罢，太常常山张显继为太尉，显亦即中常侍张奉之弟，宦族方盛，事同一辙。《蜀志》初不误，至《济阴太守碑》立于桓帝永康元年，碑中明言“讳郁”，则前卒已久，抑无为太尉之事，固与范

《书》、陈《志》皆不相涉，自别为一人。◎弼按：侯说详明，分辨极是。竹汀素称精审，此亦偶误，然亦有莫决然否之语，亦怀疑之词也。】【◎《续汉书》云：郁，中常侍孟贲之弟。】灵帝末为讲部吏。献帝迁都长安，遂逃入蜀，刘焉父子待以客礼。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沈家本曰：此文称“长于汉家旧典”，则所谓三史者，皆属汉史，惟《后汉书》并魏、晋以后人所作，必不在三史之数，岂马、班之外兼数《东观汉记》欤？】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后主践阼，为符节令、屯骑校尉、长乐少府，迁大司农。【◎潘眉曰：太后三卿，卫尉、少府、太仆。后主皇太后称长乐宫，此长乐少府，其一卿也。魏制在同名卿下，群臣奏永宁宫，永宁卫尉、太仆署名在卫尉、太仆后。蜀制在同名卿上，与汉中兴制同，故光由长乐少府迁大司农。】延熙九年秋，大赦，光于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胡三省曰：木之一边硕茂，一边焦槁者，谓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则奸恶之人抵法而获免于罪，良善之人受抑而不获伸，故谓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或曰：此非赦时，盖秋正用刑也。】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诗·小雅·节南山之章》：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云：具，俱。瞻，视也。◎郑《笺》云：言天下之民俱视女之所为也。】所望于明德哉！”祎但顾谢踧踖而已。【◎《论语》：君在，踧踖如也。◎何晏《集解》：马曰踧踖，恭敬之貌。】光之指摘痛痒，多如是类，故执政重臣，心不能悦，爵位不登；每直言无所回避，为代所嫌。【◎或曰：承祚不应以世为代，盖承唐人写本未及改正耳。】太常广汉镡承、【◎《华阳国志》曰：承字公文，历郡守少府。【◎《华阳国志》赞云：优游容与，特进太常。◎又云：承，郪人也。时费、姜秉政，孟光、来敏皆栖迟，承以和独立，特进之也。】】光禄勋河东裴儁等，年资皆在光后，而登据上列，处光之右，盖以此也。【◎傅畅《裴氏家记》曰：【◎沈家本曰：○是书隋、唐志不著录。《隋志》别有《裴氏家传》四卷，裴松之撰。二唐志作“《家记》三卷”。○《梁书·裴子野传》：子野续《裴氏家传》三卷。】儁字奉先，魏尚书令潜弟也。儁姊夫为蜀中长史，儁送之，时年十余岁，遂遭汉末大乱，不复得还。既长知名，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绪，为蜀督军。蜀破，迁还洛阳，拜议郎。】

后进文士秘书郎郤正数从光谘访，【◎胡三省曰：东汉以马融为秘书郎，诣东观典校书，秘书郎盖自融始。】光问正太子所习读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亲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举动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户所有耳；【◎胡三省曰：谓其才行不逾中人也。】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智调何如也。”【《通鉴》“调”作“谋”，下同。】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欢，【◎胡三省曰：承志，谓承君父之志。竭欢，谓左右就养，承顺颜色，以尽亲之欢。】既不得妄有所施为，且智调藏于胸怀，权略应时而发，此之有无，焉可豫设也？”【《通鉴》“设”作“知”。】光解正慎宜，【◎官本《考证》曰：宜，疑作“密”。

◎胡三省曰：慎宜者，谨言语，择其所宜言乃言也。◎周寿昌曰：从“慎”字断句，言光解郤正之慎，下云“宜不为放谈”，言职分宜尔也。】不为放谈，乃曰：“吾好直言，无所回避，每弹射利病，为世人所讥嫌；疑省君意【◎李慈铭曰：“疑”字似衍，以“嫌疑”二字习见

而误。】亦不甚好吾言，然语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为先，智意虽有自然，然不可力强致也。【◎李光地曰：“可”下有“不”字。◎李慈铭曰：不，疑作“亦”。】此储君读书，【◎官本《考证》曰：储君，监本作“诸君”，误。】宁当效吾等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胡三省曰：按《汉书音义》，作简策难问，例置案上，在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即探策也。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当务其急者。”正深谓光言为然。后光坐事免官，年九十余卒。

## 来敏

来敏【◎《世系》云：来氏出自子姓，商之支孙，食采于郲，因以为氏。其后避难去邑，秦末徙新野。】字敬达，义阳新野人，【义阳郡，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新野，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来歙之后也。【◎范《书·来歙传》：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父仲，娶光武祖姑，生歙。歙后攻公孙述，为刺客所害。◎沈家本曰：案范《书·歙传》，艳为歙之来孙，则敏乃歙之晜孙。】父艳，为汉司空。【◎范《书·灵帝纪》：建宁四年四月，太常来艳为司空，寻免，光和元年复拜，寻卒。◎章怀注：艳字季德，南阳新野人。】【◎华峤《后汉书》曰：艳好学下士，开馆养徒众。少历显位，灵帝时位至司空。】汉末大乱，敏随姊夫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刘璋祖母之侄，【◎钱大昕曰：此又一黄琬。◎李慈铭曰：黄琬死于董卓之乱，无奔荆州事。上句“姊夫”，“夫”字涉下句而衍。◎弼按：李说是，下文“敏遂与姊入蜀”可证。钱说误。】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与姊入蜀，常为璋宾客。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潘眉曰：同时为《仓》、《雅》之学者，有魏博士张揖《埤仓》、《广雅》。来敏学失传。◎弼按：《三苍》，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五年注。◎侯康曰：《水经注·二十七》、又《三十三》并引来敏《本蜀论》。据此两条，则是地记之书，《寰宇记》“益州”条下亦引之。】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洪饴孙曰：典学校尉，一人，蜀所置。】及立太子，以为家令。后主践阼，【毛本“阼“作“祚”。】为虎贲中郎将。丞相亮住汉中，请为军祭酒、辅军将军，【◎洪饴孙曰：辅军将军，一人，蜀所置。】坐事去职。【◎何焯曰：请敏军职而以董允领宿卫，此杨洪劝留向朗之意，故敏言夺我荣资也。】【◎《亮集》有教曰：“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与之邪？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

【◎姚范曰：○《宋书》：王微与江湛书云：“诸葛孔明云：‘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后刘子初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后主即位，【◎周寿昌曰：“后主”二字恐误。观教中称“先帝”，不称“先主”，可见。又案《姜维传》诸葛与张裔、蒋琬书有云“当遣诣宫觐主上”，不称“后主”也。◎沈家本曰：“主”下疑夺“上”字。】吾闇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所疏外，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愆。”【◎蒋超伯《南滣楛语》卷一曰：来敏家世三公，长于文学，传称其尤精《仓》、《雅》，善《左氏春秋》，为当时宿学士，即或言语不节，何至曰为狂悖？偏哉亮也！所以亮卒而李邈上书，诋为身仗强兵狼顾虎视也。其后敏与孟光寿俱近百，当干戈俶扰之际，而成都二老九十不衰，可云人瑞矣。◎弼按：诸葛卒后，来敏复坐过黜，前后数贬，此不能责葛公之偏也。蒋说失之。】】亮卒后，还成都为大长秋，【◎潘眉曰：大长秋，皇后卿，后汉用宦者为之，蜀选用士人，变汉制。】又免，后累迁为光禄大夫，【敏为光禄大夫，与费祎对奕，见《祎传》。】复坐过黜。前后数贬削，皆以语言不节，举动违常也。时孟光亦以枢机不慎，议论干时，然犹愈于敏，俱以其耆宿学士见礼于世。而敏荆楚名族，东宫旧臣，特加优待，是故废而复起。后以敏为执慎将军，【◎

洪饴孙曰：执慎将军，一人，蜀所置。◎周寿昌曰：执慎将军因时立名，非官号也。前汉初有慎将，见《功臣表》。】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览经学，有敏风，与尚书向充等【向充，见《向朗传》。】并能协赞大将军姜维。维善之，以为参军。

## 尹默

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也。【梓潼郡，见《后主传》建兴九年。涪，见《刘璋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范《书·桓谭传》：谭遍习五经，习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尤好古学。◎章怀注：○《说文》曰：诂训，古言也。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沈钦韩曰：贾逵为古学，而教授仍用今文，盖利禄之徒非是则莫肯来学。终汉之世，兼通五经古学者，惟贾、马、郑三君耳。】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

【司马德操，见《诸葛亮传》。宋仲子，见《魏志·刘表传》、《王肃传》。】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汉书·刘向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骏。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范《书·郑兴传》：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兴子众。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难记条例》，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

◎又《贾逵传》：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又《陈元传》：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上书争之。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又《儒林传·服虔传》：虔字子慎，河南荧阳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何焯曰：陈元方，衍“方”字。◎陈浩、潘眉说同。◎弼按：“父子”二字似应在“陈元”下，缘郑众、贾逵、陈元皆父子治《左氏传》也。◎俞正燮曰：不复案本，言能背诵也。】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默列名劝进，见《先主传》。】及立太子，以默为仆射，【◎赵一清曰：○《续汉书·百官志》：太子仆，一人，千石。○注曰：主车马，职如太仆。○此“射”字似衍文。

《谯周传》云“后主立太子，以周为仆”是也。《李譔传》“迁为仆射”，“射”字亦羡文。】以《左氏传》授后主。后主践阼，【毛本“阼”作“祚”。】拜谏议大夫。丞相亮住汉中，请为军祭酒。亮卒，还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传其业，为博士。【◎宋仲子后在魏。◎

《魏略》曰：其子与魏讽谋反，伏诛。魏太子答王朗书曰：“昔石厚与州吁游，父碏知其与乱；【◎《左传·隐公三年》：卫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卫庄公弗禁，石碏谏，弗听。碏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九月，卫人使杀州吁于濮。石碏使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韩子昵田苏，穆子知其好仁：【◎《左传·襄公七年》：晋韩献子告老，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立

之，不亦可乎？”◎杜注：穆子名无忌，韩厥长子也。起，无忌弟宣子也。田苏，晋贤人也。苏言起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诚有以也。嗟乎！宋忠无石子先识之明，老罹此祸。今虽欲愿行灭亲之诛，立纯臣之节，尚可得邪！”】

## 李譔

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也。【◎《经典释文·叙录》云：梓潼李仲钦著《左氏指归》。◎此作“字钦仲”，与《华阳国志》同。】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华阳国志·梓潼士女赞》云：章武之兴，亦迪才伦。德贤好古，澹心艺文。

◎仁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何焯曰：司马二人于前传称字，于此传称名，似疏。◎钱大昕曰：一称名，一称字，虽文可互见，要为体例未一，且不免重出之病。】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始为州书佐、尚书令史。延熙元年，后主立太子，以譔为庶子，迁为仆射。【“射”字疑衍，见《尹默传》。】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犹侍太子。太子爱其多知，甚悦之。然体轻脱，好戏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或曰：王肃名著，李譔不传，譔位微而肃显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云：魏王肃字子雍、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辅嗣，晋皇甫谧字士安，唐啖助字叔佐、赵匡字伯循、陆质字伯仲，宋孙复字明复、王安石字介甫。此九人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易》、

《书》、《礼》、《春秋》、《论语》旧说尽乱。王肃最为精悍，兼采马融、贾逵之与郑异者罗织之。时属李譔亦依准贾、马，与王氏殊隔，而意归多同。】景耀中卒。

时又有汉中陈术，字申伯，亦博学多闻，著《释问》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陈术《益州耆旧传》，亦见《刘焉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位历三郡太守。【◎《华阳国志》云：陈术字申伯，作《耆旧传》，失其行事，历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太守。】

## 谯周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郡国志》：巴郡充国，永元二年分阆中置。◎《宋书·州郡志》云：巴西太守，西允国令。◎《汉书·地理志》巴郡有充国县，《续汉郡国志》和帝永元二年分阆中立充国县，二志不同。《晋太康地志》有西、南二充国，属巴西。◎王先谦曰：○后汉初省入阆中，和帝复置，三国蜀改曰西充国，属巴西郡。○《一统志》：故城今四川保宁府南部县西北。◎沈钦韩曰：《晋志》巴西郡有西充国、南充国二县。案《续志》注《巴记》曰“初平四年，复分为南充国县”，言南，则旧充国即西矣，是季汉本有西充国也。《太平寰宇记》果州西充县亦云取得汉西充县为名，而唐以来地志但叙武德四年析南充置西充，了不及汉、晋本有此县矣。◎赵一清曰：今据此传，蜀汉已有西充国之名，不始于晋。杨戏《辅臣赞》“李福”注云“为西充国长”，《张嶷传》云“巴郡南充国人”，此二县分立之确证也。】父，【◎何焯云： ，宋本作“ ”。】字荣始，治《尚书》，

兼通诸经及图、纬。州郡辟请，皆不应，州就假师友从事。周幼孤，与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

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周列名劝进，见《先主传》，顾亭林驳之。】

【◎《蜀记》曰：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周寿昌曰：诸葛丞相必不肯自称孤，此“孤”字疑误。◎弼按：公、孤之称自古有之。三公、三孤，见《尚书·周官篇》。】】亮卒于敌庭，【◎周寿昌曰：诸葛卒于营中，不过临敌之时，不能谓之敌庭也。观后《张嶷传》注“致身敌庭”云云，卒以临敌殒身，可知敌庭是死敌也。】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徙为典学从事，【◎胡三省曰：典学从事，典学校及部诸郡文学掾。汉诸州刺史有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祭祀。魏晋合其职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

后主立太子，以周为仆，转家令。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何焯曰：延熙元年，立子璿为皇太子，至八年冬，蒋琬始卒。然则自琬之存，后主已荒纵矣。故传于建兴十四年 “至湔看汶水，旬日而还”，识其不恤国事，盤游无度，自此始也。伤大臣不能正书以示讥，后不书者，不可谏则不足讥也。】周上疏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通鉴》“狭”作“陿”， “薄厚”作“厚薄”。】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游猎饮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北州歌叹，声布四远。【◎范《书·冯异传》：异进说曰：“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载。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亟分遣官属，循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光武纳之。】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范《书·寇恂传》：上谷太守耿况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遂与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汉书》：钜鹿郡广阿。◎《续志》：后汉省。◎光武初拔广阿，登城楼与邓禹披舆地图，其时尚有此县。高诱以钜鹿泽为即广阿泽，知后广阿并入钜鹿矣。◎

《一统志》：广阿故城，今直隶赵州隆平县东十二里旧城村。】其余望风慕德者邳肜、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繦负而至者，不可胜数，【◎局本“繦”作“襁”。◎范《书·邳彤传》：彤闻世祖自蓟还，失军，欲至信都，乃选精骑二千余匹，缘路迎世祖军。◎又《耿纯传》：纯谒见世祖，求自结纳。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又《刘植传》：植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御，銚期谏曰：‘天下未宁，臣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范《书·铫期传》：帝尝轻与期门近出，期顿首车前曰：“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帝为之回舆而还。】及征隗嚣，颍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遣寇恂往，恂曰：‘颍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颍川贼必即降。’遂至颍川，竟如恂言。【◎范《书·寇恂传》：颍川盗贼群起，帝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恂对曰：“颍川剽轻，闻陛下远踰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诖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即日车驾南征，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胡三省曰：言思望贤主混一。】陛下天姿至孝，丧踰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踰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

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尚书·大诰》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徙为中散大夫，【◎胡三省曰：○《续汉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

* 《汉官》曰：秩比二千石。○胡广曰：光禄大夫本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谏议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于古者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犹侍太子。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其辞曰：“因馀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馀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养民，【◎官本《考证》曰：宋本“人”作“文”。◎弼按：以下文“可为文王”之语证之，作“文”为是。】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胡三省曰：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谓以少取多也。句践归越，吊死问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弱越毙强吴。】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胡三省曰：言世世居尊位也。】君臣久固，民习所专；【◎胡三省曰：民习见君臣之分明，故专于戴上。】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官本《考证》曰：宋本“当”作“及”。◎胡三省曰：谓罢列国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胡三省曰：

* 跌，差也。射数差而不中，不如审而后发也。○《书》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孔颖达曰：举足谓之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胡三省曰：汤伐桀，鸣条一战而革夏命；武王伐纣，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胡三省曰：征伐不欲数，数则黩。】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胡三省曰：姜维以数战亡蜀，卒如谯周之言。】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

景耀六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军”字疑衍。“由”当作“油”。江由，今四川龙安府江由县城东，见《邓艾传》。】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阴平，今甘肃階州文县治，见《邓艾传》。◎何焯曰：黄崇云“速行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后人误加“阴”字。】百姓扰扰，皆迸山野，【《通鉴》“野”作“泽”。】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胡三省曰：南中七郡，越嶲、朱提、牂柯、云南、兴古、建宁、永昌也。】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

【《通鉴》“固”作“亦”。】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通鉴》作“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胡三省曰：谓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吴称臣，是一辱矣，与吴俱亡，又将臣服于魏，是为再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胡三省曰：果，决也，克也。】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胡三省曰：谓众心已离，既行之后，中道溃散，必不能至南中。】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之，受之之后，不得不礼。【《通鉴》作“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胡三省曰：京都，谓洛阳，魏都。晋景王讳师，晋人避之，率谓京师为京都。蜀方议降，谯周已为晋人讳矣，吁！】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后主犹疑于入南，周上疏曰：“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计，臣愚以为不安。何者？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胡三省曰：言其民既不出租税以供上用，又不出力为上有所施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偪之，穷乃幸从。【《通鉴》“幸”作“率”。】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秏损诸夷必甚，【秏，宋本作“耗”。】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郸僭号，时世祖在信都，畏偪于郎，欲弃还关中。邳肜谏曰：‘明公西还，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从之，遂破邯郸。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诚恐邳肜之言复信于今，四也。【◎事见范《书·邳彤传》。◎万承苍曰：王郎方据邯郸，其民安得送光武还长安？“邯郸城”三字必传写之讹。《考异》作“邯郸势成”，下文“城主”作“成主”，亦于事理不切。“邯郸城民”当作“二郡之民”，谓和成、信都二郡也。盖承上文“奋二郡之兵”而言。◎王補曰：《蜀志·谯周传》引此文与范史无一字之异，故《汉春秋》、袁《纪》及《淮阳王纪》俱有改易，于义未安。窃意邯郸城“城”字当从《通鉴》作“成”，三字句绝，谓光武西则邯郸成也。“民”字属下句读，“城主”仍从范史作“城”，谓信都、和成也。民亦自主二郡言，不待训释。如此，则范史非有误也。

◎黄山曰：邯郸，犹言王郎耳。光武如弃信都之城不守，则城与民即为邯郸城民，邯郸便为城主矣。城民之充兵者顾重父母，自不肯背城主而陷其父母，是传文本自明白易晓。“邯郸城民”本对上“信都之兵”言，“城主”亦对上“城民”言，则如“抚我则后，虐我则讐”之则，都不须改字。】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何焯曰：此所料皆是，奔南亦归于亡，不若以此劝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亦为四百年之光乎？邳彤之言，世祖从之，以破邯郸。岂从之以降王郎？何周之昧于义而愚于术，必使其主蹈轵道之辙也。】若遂適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何焯曰：此则不然，但为张鲁之入巴，则再辱耳。】《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或曰：周知命而不知义。义者何？曰：效死勿去。】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此尤引喻失伦。】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于是遂从周策。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何焯曰：从周之谋，则蜀人免屠戮之惨，故乡邦韪之，非万世公议也。◎刘咸炘曰：竟赞其功，承祚之陋，师承所在，奚足怪哉。】【◎孙绰评曰：【孙绰事见《魏志·刘放传》注引《晋阳秋》，孙绰评见《夏侯玄传》。】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雠，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孙盛曰：《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

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二师【宋本“二”作“三”。】承命电赴，【◎林国赞曰：五将云从是也，二师电赴恐未然。据《孙休传》及《霍峻传》注引《襄阳记》，吴闻蜀破，不惟不救，且遣兵西上，外托赴援，内徼分割。及为罗宪败，又增兵围宪。吴人惟利是视如此。如盛说，与开门揖盗何异？】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且屈伸有会，情势代起，徐因思奋之民，以攻骄惰之卒，此越王所以败阖闾，田单所以摧骑劫也，何为匆匆遽自囚虏，下坚壁于敌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济则已耳，安能复为之下！”壮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县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禅既闇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胥、【宋、元本无“胥”字。】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何焯曰：指画实自了了。从来转亡为存，因败为功，苟有可资，务尽人事，则事机俄返，此非书生事外作好语也。然而能为此者，必其君之有志者也，公嗣非所及也。时群臣但以恐不受降为难，则退次东鄙，亦无可俱达之臣矣。】】

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华阳国志》作“城阳亭侯”，《隋志》作“义阳亭侯”。】又下书辟周，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还蜀，过见周。周语次，因书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华阳国志》曰：文立字广休，少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刺史费祎命为从事，入为尚书郎，复辟祎大将军东曹掾，稍迁尚书。蜀并于魏，梁州建，首为别驾从事，【◎冯本“梁”作“凉”，误。◎沈家本曰：○《晋志》：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文立巴郡人也，郡属梁州，故文立首为别驾从事也。◎又云：若据此注，则梁州之立在泰始之前矣。◎弼按：分益州置梁州，见《魏志·陈留王纪》景元四年，又见《华阳国志》，本在泰始之前也。】举秀才。晋泰始二年，拜济阴太守，迁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又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转散骑常侍，献可替否，多所补纳。稍迁卫尉，中朝服其贤雅，为时名卿。咸宁末卒。立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毛本“颂”作“诵”，误。◎《晋书·儒林传》：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仕至尚书。蜀平，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诏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贞清实，有思理器幹。前在济阴，政事修明。后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贤才以叙之，盖所以拔幽滞而济殊方也。其以立为散骑常侍。”蜀故尚书犍为程琼雅有德业，与立深交。武帝闻其名，以问立，对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禀性谦退，无复当时之望，不以上闻耳。”琼闻之曰：“广休可谓不党矣，故吾善夫人也。”◎《华阳国志》又云：立咸宁末卒，帝缘立有怀旧性，乃送葬于蜀，使者护丧事，郡县修坟茔，当时荣之。】】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骑都尉，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皆不听许。

五年，予尝为本郡中正，清定事讫，求休还家，【◎周寿昌曰：《周传》中陈寿忽自叙还来，亦史中仅见。】往与周别。【◎钱大昕曰：承祚撰《蜀志》，不立叙传，惟于此传一见为郡中正事，又泰始十年撰定《诸葛集》上表一篇，附见《亮传》，自署平阳侯相，《晋书》云 “补阳平令”者，误。】周语予曰：“昔孔子七十二、【◎赵一清曰：○《春秋·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注：鲁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陆氏《释文》本或作“鲁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则与《孔子世家》异，非也。《五代史·冯道传》“道卒，年七十三，时以与孔子同寿”，而此言“七十二”，盖误以鲁襄公二十三年生也。】刘向、扬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王应麟曰：君子小人之寿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诸葛孔明年止五十四，法孝直才四十五，庞士元仅三十六，而年过七十者乃奉书乞降之谯周也，天果厌汉德哉！】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扬同轨，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疑周以术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为散骑常侍，疾笃不拜，至冬卒。【◎《晋阳秋》载诏曰：“朕甚悼之，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五万。”周息熙上言周临终属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见，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李清植曰：周虽劝降，然不仕魏、晋，至临终所嘱又如此，则其劝降也，盖度殉国之义，非后主所办，故姑以此为全君计耳。视夫误其君以荣其身者，则有间矣。】当还旧墓，道险行难，豫作轻棺。殡敛已毕，上还所赐。”诏曰还衣服，【“曰”字衍。】给棺直。】凡所著述，撰定《法训》、【◎《隋书·经籍志》：《谯子法训》八卷，谯周撰。◎两唐志同。◎马国翰《法训》辑本序曰：此书称《法训》者，拟于古之格言，亦如扬子云书称《法言》之类。隋、唐志并八卷，原书散佚，陶宗仪《说郛》辑录十节，其挽歌一节文句不全，又杂入谯周《丧服图》一条，颇为疏略。兹更蒐采得十三节，合订一卷。◎严可均《全晋文》曰：《谯子法训》，《御览·四百六》引《齐交篇》，其他如《齐民要术·自序》、《北堂书钞》、《文选》注、《初学记》、《御览》所引，无篇名者凡二十条。

◎姚振宗曰：宋刻全本《意林》有《谯子法训》五条，马、严二家辑本皆未采入。张介侯《蜀典·著作类》辑存二十二条，亦不及《意林》。◎黄以周曰：谯周劝后主降魏，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雠，孙绰子谓之苟存。然《法训》一书，初不可以是掩也。】《五经论》、【◎《隋书·经籍志》：《五经然否论》五卷，晋散骑常侍谯周撰。◎两唐志同。◎王谟辑本序曰：周书已久亡，群书称引绝少，《御览》亦不载其目。《经义考》钞出《后汉书》注、《通典》三条，今从《谷梁传》注钞出一条，《诗正义》一条，《礼记正义》二条，其他引谯周说，俱当属《五经然否论》，悉附录之。◎马国翰辑本序曰：此书隋、唐志皆五卷，今佚。《谷梁传疏》引一节，《通典》引二十余节，内有明标《五经然否论》者三节，参以《后汉补志》注、刘恕《通鉴外纪》所引并同。又引谯周《礼（记）**[**祭**]**集志》二节、《縗服图》、《集图》各一节，说祭礼丧服，似是论之篇目，余只标蜀谯周，省文也。合辑一帙，以明言书名者列前，其标《集志》、《集图》及止称名者附后。周经说长于礼服，宜陈寿以潜识内敏称之也。】《古史考书》之属【◎“书”字衍。◎《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古史考》二十五卷，晋义阳亭侯谯周撰。◎两唐志同。◎《史通·正史篇》：谯周作《古史考》二十五篇，今与《史记》并行于代。◎又《摹拟篇》曰：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放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晋书·司马彪传》：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云。◎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按《蜀志》本传，周卒于泰始六年之冬，后十一年为太康二年，汲冢竹书始出，是《汲冢纪年》为周所不及见。然《晋书》引司马彪之言则甚可信。而陈寿记其师卒之岁亦不当有误，岂今本《蜀志》“泰始”当作“太康”？周卒于太康六年，得见《汲冢纪年》，因据以为是考欤？◎弼按：《晋书·司马彪传》所云“多据《汲冢纪年》之义”，谓彪条列《古史考》中不当之事，据《汲冢纪年》以正之，非谓谯周据《汲冢纪年》为《古史考》也，姚说误。

◎章宗源《古史考》辑本序曰：《史通·外篇》称《古史考》与《史记》并行于代，观知几所言，虽与《史记》并论，证以“《史考》”之名，检其逸篇，体例实异正史。《唐志》列于杂史者是也。《文选》王元长诗注引公孙述窃位，蜀人任永记目盲一事，蔚宗书亦载之，是

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章宗源《隋志考证》曰：词意多主辨驳，体裁实异正史。

《唐志》列诸《杂史类》，得之。◎姚振宗曰：隋、唐人以此为考史之书，故附《史记》以行。《隋志》亦从而录于诸家注义之后。《史通》所言，盖即指此，犹《汉书》之后，系以刘宝《驳议》、姚察《定疑》。《三国志》之后，系以何常侍之《论》、徐爰之《评》一例。其书实史评之属，列之杂史亦未尽当。◎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就所存佚文观之，其体例略可想见。蜀人任永一事，或其论辨中语，所引《世本·作篇》则其考补之辞。《隋志》列《史记》一类之末，正得体载。章氏一再言《唐志》入杂史为得，实未得也。】百余篇。【◎《隋志》：梁有谯周注《论语》十卷，亡。◎《释文叙录》：《论语》谯周注十卷。◎马国翰辑本序曰：《七录》有谯周《论语注》十卷，《唐志》不著录，而《释文叙录》有之，今佚。◎《晋书·司马彪传》：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号曰《续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序曰：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

《前志》。◎《续汉·礼仪志》刘昭注：○谢承《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因以为志，谯周后改定以为《礼仪志》。◎《续汉·天文志》刘昭注：○谢沈《书》曰：蔡邕撰建武以后星验著明，以续前志，谯周接继其下者。◎《晋书·天文志》序曰：及班固叙汉史，马续述天文，而蔡邕、谯周各有撰录，司马彪采之，以继前志。◎姚振宗曰：谯允南删补《东观汉纪》，见于《晋书》及《续汉志》，确有明证。《蜀志》本传但檃括其词曰“所著述撰定《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其云“撰定”，则有此书在内也，其书殆亡于永嘉之乱，不至江左，故梁《七录》亦不著。◎侯康曰：《御览·五百四十》引谯周《丧服图》，又《通典·八十一》引谯周《縗服图》，盖即一书。丧服其大名，縗服则其中之一也。《通典·凶礼门》中屡引谯周，又九十四卷引谯周《丧服集图》，必皆出此书矣。◎余萧客《古经解钩沈·叙录》曰：晋谯周《丧服集图》，《通典》引之。◎马国翰《玉函山房·叙录》曰：○周经说长于礼服。○高似孙《子略》曰：《意林·目录》云：“谯周《五教》五卷。”并是《礼记》语。

* 《隋志》：梁有《谯子五教志》五卷，亡。◎姚振宗曰：《尚书》“敬敷五教”注“五常之教”，是书命名以此。◎潘眉曰：《五经论》，即《五经然否论》，《古史考书》“书”字衍文。

《玉海·四十二》引此文作“《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无“书”字，想见宋板之善。《法训》、《古史考》，《太平御览》诸书多引之。《五经然否》，刘昭注《礼仪志》引之。

◎《隋志》：《三巴记》一卷，谯周撰。◎《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益州记》。】【◎《益部耆旧传》曰：益州刺史董荣图画周像于州学，命从事李通颂之曰：“抑抑谯侯，【◎《诗·大雅》：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毛传》云：抑抑，密也。◎郑《笺》云：人密审于威仪抑抑然，是其德必严正也。】好古述儒，宝道怀真，鉴世盈虚，雅名美迹，终始是书。我后钦贤，无言不誉，【誉，音余。】攀诸前哲，丹青是图。嗟尔来叶，鉴兹显模。”】周三子，熙、贤、同。少子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锡县，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赵一清曰：○《郡国志》：汉中郡锡。○师古曰：即《春秋》所谓锡穴。

◎沈家本曰：案陈寿《志》，凡魏臣仕晋者只载其魏时仕履而止，不以晋事搀入魏也，则《蜀志》体例必无乖异同。除锡令，锡县三国时曾为郡，又废为县，后主之世早属于魏，则此云为锡令者，当在晋世，而不在蜀时也。晋时仕履必不附见于《蜀志》，致与《魏志》体例相乖，然则此传自“少子同”云云以下皆非陈氏原文，盖皆裴氏注文，传写误耳。】东宫洗马，召不就。周长子熙。熙子秀，字元彦。【◎何焯曰：元彦之去承祚远矣，“周长子熙”以下十字皆裴注之文。◎钱大昕曰：桓温以晋穆帝永和三年丁未岁平蜀，上表荐秀，秀年及八十。而承祚修史大约在太康之世，即云在太康末，秀亦才弱冠，又无名位，何用书其名字？当是裴注，后来搀入正史也。◎李龙官曰：上文既云“周三子，熙、贤、同”，此又云“周长子熙”，于文义为赘，其为裴注无疑。】【◎《晋阳秋》曰：秀性清静，不交于世，知将大乱，

豫绝人事，从兄弟及诸亲里不与相见。州郡辟命，及李雄盗蜀，安车征秀，又雄叔父骧、骧子寿辟命，皆不应。常冠鹿皮，躬耕山薮。【◎官本“山”作“田”。◎《晋书·隐逸传》：秀少而静默，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薮。】永和三年，安西将军桓温平蜀，表荐秀曰：“臣闻大朴既亏，则高尚之标显；道丧时昏，则忠贞之义彰。故有洗耳投渊以振玄邈之风，【◎《文选》李善注：○洗耳，许由也。○《琴操》曰：尧大许由之志，禅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临河洗耳。○《庄子》曰：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冷之渊。◎郝经曰：

* 《荀子》：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屠能之。○注曰：申屠狄恨道不行，发愤负石自沈于河。○《庄子音义》曰：殷时人。○《韩诗外传》曰：申屠狄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不从。】亦有秉心矫迹以惇在三之节。【◎《国语》：人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养之。◎韦昭曰：三，君、父、师也。】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轨，所以笃俗训民，静一流竞。伏惟大晋应符御世，运无常通，时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

《兔罝》绝响于中林，【◎《诗·周南》：肃肃兔罝，施于中林。◎《毛传》云：肃肃，敬也。兔罝，兔罟也。中林，林中也。◎郑《笺》云：兔罝之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则是贤者众多也。】《白驹》无闻于空谷，【◎《诗·小雅》：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毛传》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空，大也。】斯有识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叹息者也。陛下圣德嗣兴，方恢天绪。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鲸鲵既县，思宣大化；访诸故老，搜扬潜逸，庶武罗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亡齐之境。【◎《左传》：羿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史记》：乐毅胜齐，闻昼邑王躅贤，令军中环昼邑三十里无入，使人请躅，躅谢不往。燕人曰：“不来，吾且屠昼邑。”躅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王不用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之以兵，吾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窃闻巴西谯秀，植操贞固，抱德肥遁，扬清渭波。于时皇极遘道消之会，群黎蹈颠沛之艰，中华有顾瞻之哀，幽谷无迁乔之望；凶命屡招，奸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节玉立，誓不降辱，杜门绝迹，不面伪庭，进免龚胜亡身之祸，【◎《汉书·龚胜传》：王莽遣使者奉玺书迎胜，胜不受，敕以棺敛丧事，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有父老来吊，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周寿昌曰：七十九死而谓之夭，悲其不能隐去与不令终也。】退无薛方诡对之讥；【◎《汉书·鲍宣传》：薛方尝为郡掾祭酒，尝征不至，及王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虽园、绮之栖商、洛，管宁之默辽海，方之于秀，殆无以过。于今西土，以为美谈。夫旌德礼贤，化道之所先，崇表殊节，圣哲之上务。方今六合未康，豺狼当路，遗黎偷薄，义声弗闻，益宜振起道义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征，足以镇静颓风，轨训嚣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晋书·隐逸传》：桓温灭蜀，上疏荐之。朝廷以秀年在笃老，兼道远，故不征，遣使敕所在四时存问。】及萧敬叛乱，避难宕渠川中，乡人宗族冯依者以百数。秀年八十，众人以其笃老，欲代之负担，秀拒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救。吾气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后十余年，卒于家。【◎赵一清曰：○《元和郡县志》：谯周墓在巴西县南十六里。周将亡，戒诸子曰：“吾后嗣当有黄头黑齿，几亡吾族。”及周孙纵之生也，头黄齿黑。晋末，刺史毛璩使纵领白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讨桓玄。西人不乐远征，乃逼纵为主，攻陷巴西，遂屠益州。既害毛璩，自号成都王。义熙九年，朱龄石讨平之，卒如周言。◎弼按：《晋书·谯纵传》“纵，巴西南充人。祖献之，有重名于西土。纵少而谨慎，蜀人爱之”云云，不言其为允南之孙也。】】

## 郤正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也。【◎《郡国志》：司隶河南尹偃师。◎《一统志》：故城，今河南河南府偃师县治。】祖父俭，灵帝末为益州刺史，为盗贼所杀。【◎钱大昭曰：俭赋敛烦扰，贪残放滥，详见《刘焉传》及刘艾《灵帝纪》。盗贼，谓凉州马相、赵祇也。】会天下大乱，故正父揖因留蜀。揖为大将军孟达营都督，【“大”字衍，孟达未为大将军。】随达降魏，为中书令史。【◎洪饴孙曰：中书令史员数无考，第八品。】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单茕只立，而安贫好学，博览坟籍。【《御览》“览”作“涉”。】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

【《御览》“吏”作“史”。】转为令史，迁郎，至令。【◎洪饴孙曰：蜀置秘书令，一人，六百石，掌校秘书。《郤正传》“官不过六百石”，是蜀秩与汉制同也。秘书郎四人，四百石，第六品。令史员数无考，第八品。】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胡三省曰：比，毗至翻，近也，并也，联也；又簿必翻，相次也。】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依则先儒，假文见意，号曰《释讥》，【◎钱大昕曰：承祚《志》以简质胜，然如曹植责躬应诏之诗，郤正之《释讥》，华覈之草文，薛莹之献诗，魏文帝策吴王九锡文，吴王罪张温之令，许靖与曹公之书，周鲂谲曹休之词，骆统理张温之表，胡综托吴质之文，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诫，准之史例，似可从删。杨戏《季汉辅臣赞》既全录其文，而志不立传者，复注其行事于下，西州文献，藉以不坠，厥功诚伟矣。然自我作古，亦非前史之例也。

◎梁章钜曰：承祚书以辞多劝戒，语能简质称于世，若如此传之全载《释讥》，则似可以已矣。◎刘咸炘曰：载此以存一朝之文，不为芜也。他处芜者尚多，梁氏不知摘而摘此，亦浅矣。】其文继于崔骃《达旨》。【◎范《书·崔骃传》：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骃拟扬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其辞曰：“或有讥余者曰：‘闻之前记，夫事与时并，名与功偕，然则名之与事，前哲之急务也。是故创制作范，匪时不立，流称垂名，匪功不记，名必须功而乃显，事亦俟时以行止，身没名灭，君子所耻。是以达人研道，探赜索微，观天运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云合雾集，风激电飞，量时揆宜，用取世资，小屈大申，存公忽私，虽尺枉而寻直，终扬光以发辉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婴丁祸败，嗟道义之沈塞，愍生民之颠沛，此诚圣贤拯救之秋，烈士树功之会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质，兼览博窥，留心道术，无远不致，无幽不悉；挺身取命，幹兹奥秘，踌躇紫闼，喉舌是执，九考不移，有入无出，【◎《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则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伪，计时务之得失。虽时献一策，偶进一言，释彼官责，慰此素餐，固未能输竭忠款，尽沥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并有闻焉也。盍亦绥衡缓辔，回轨易涂，舆安驾肆，思马斯徂，【◎《诗·鲁颂·駉之章》：思无邪，思马斯徂。◎郑《笺》云：徂，犹行也。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牧马使可走行。】审厉揭以投济，【◎《诗·邶风·匏有苦叶之章》：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毛传》云：以衣涉水为厉，谓由带以上也。揭，褰裳也。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要夷庚之赫怃，【◎《左传·成公十八年》：以塞夷庚。◎杜注云：夷庚，吴、晋往来之要道。◎孔《疏》云：○夷，平也。○《诗序》云：由庚万物得由其道，是以庚为道也。

◎《文选》束皙《补亡诗》：荡荡夷庚，物则由之。◎陆机《辨亡论》：旋皇舆于夷庚。◎何焯曰：怃，疑作“膴”。】播秋兰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图，【◎官本《考证》曰：彼，《册府》作“披”。】不亦盛与！’余闻而叹曰：‘呜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实若其面，子虽光丽，既美且艳，管窥筐举，守厥所见，未可以言八纮之形埒，信万事之精练也。’或人率尔仰而扬衡曰：【◎蔡邕《释诲》：扬衡含笑。◎左思《魏都赋》：乃盱衡而诰曰。◎李善注：眉上曰衡。】‘是何言与！是何言与！’

“余应之曰：‘虞帝以面从为戒，孔圣以悦己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将为吾子论而释之。昔在鸿荒，曚昧肇初，三皇应箓，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书。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惨虐，吞嚼八区，于是从横云起，狙诈如星，【冯本、毛本“狙”作“徂”，误。】奇邪蜂动，智故萌生；或饰真以雠伪，或挟邪以干荣，或诡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无定分，义无常经。故鞅法穷而慝作，斯义败而奸成，吕门大而宗灭，韩辩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宠耀其目，赫赫龙章，铄铄车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极，和鸾未调而身在辕侧，庭宁未践而栋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缩其泽，人吊其躬，鬼芟其頟。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盖《易》著行止之戒，《诗》有靖恭之叹，乃神之听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汉，应天顺民，政治之隆，晧若阳春，俯宪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泽以熙世，扬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询纳之弘，下有匡救之责，士无虚华之宠，民有一行之迹，粲乎斖斖，

【斖，同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窳，音与。】物有兴废，有声有寂，有光有翳。朱阳否于素秋，【◎萧常曰：朱阳，朱夏也，犹言朱明。望舒，月也。】玄阴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系，运气匿而耀灵陈。冲、质不永，桓、灵坠败，英雄云布，豪杰盖世，家挟殊议，人怀异计，故从横者歘披其胸，狙诈者暂吐其舌也。【毛本“狙”作“徂”，误。】今天纲已缀，德树西邻，丕显祖之宏规，縻好爵于士人，兴五教以训俗，丰九德以济民，肃明祀以礿祭，几皇道以辅真。虽跱者未一，伪者未分，圣人垂戒，盖均无贪；故君臣协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动若重规，静若叠矩。济济伟彦，元凯之伦也，有过必知，颜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鹰杨鸷腾，伊、望之事也；总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计，【◎《史记·黥布传》：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有筹策之计，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 薛公对曰：“黥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敷张、陈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华英而不遑，岂暇修枯箨于榛秽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纪，托身所天，心焉是恃。乐沧海之广深，叹嵩岳之高跱，闻仲尼之赞商，感乡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进可而替否；故曚冒瞽说，时有攸献，譬遒人之有采于市闾，游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广福祥，输力规谏。若其合也，则以闇协明，进应灵符；如其违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进退任数，不矫不诬，循性乐天，夫何恨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无者也。狭屈氏之常醒，浊渔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怼。合不以得，违不以失，得不充诎，失不惨悸；不乐前以顾轩，不就后以虑轾，不粥誉以干泽，【◎官本《考证》曰：元本“粥”作“徼”。】不辞愆以忌绌。何责之释？何餐之恤？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执也。方今朝士山积，髦俊成群，犹鳞介之潜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邓林，游禽逝不为之尟，浮鲂臻不为之殷。且阳灵幽于唐叶，阴精应为商时，【宋本“为”作“于”。】阳盱请而洪灾息，桑林祷而甘泽滋。【◎《淮南子》曰：

【◎沈家本曰：○《汉志·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颜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隋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汉淮南王刘安撰，许慎注。又二十一卷，高诱注。○《旧唐志》“《淮南商诂》二十一卷，刘安撰”，不言何人注。又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志》列许慎、高诱二注并二十一卷。又高诱《淮南鸿烈音》二卷，《旧志》称“何

诱撰”，疑“何诱”乃“高诱”之讹也。《宋志》许慎注卷同，高诱注十三卷。今则高注存而许注亡矣。○《汉书》本传：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高诱序：此书其旨近《老子》，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禹为水，以身请于阳盱之河，【◎见《淮南子·修务训》，“请”作“解”。◎高诱注：为治水解祷，以身为质。解，读解除之解。阳盱河盖在秦地。◎《水经注·河水篇》：自阳纡西（自）**[**至**]**河首四千里。◎又云：河水又出于阳纡陵门之山。《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阳纡之山。”《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祷阳纡”，盖于此也。高诱以为阳纡秦薮，非也。◎赵一清曰：○阳盱，即阳纡。○《汉志》：冀州薮曰阳纡。○《尔雅》作“阳陓”，又一“阳纡”也。】汤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今本《淮南子》作“桑山之林”。◎高诱注：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庄逵吉曰：《御览》引作“桑林之下”。】圣人之忧民，如此其明矣。【宋本 “矣”作“也”，《淮南子》同。】◎《吕氏春秋》曰：昔殷汤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

【今本《吕氏春秋》作“五年”，《说苑》作“七年”。】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毁伤民之大命。”【宋本作“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今本《吕氏春秋》同。】汤于是剪其发，攦其爪，【攦，音列。】自以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启塞有期。我师遗训，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辞？辞穷路单，将反初节，综坟典之流芳，寻孔氏之遗艺，缀微辞以存道，宪先轨而投制，韪叔肸之优游，【◎羊舌肸字叔向。◎《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杜注云：《诗·小雅》言君子优游于哀世，所以辟害卒其寿，是亦知也。】美疏氏之遐逝，【◎《汉书·疏广传》：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广兄子受，字公子，父子并为师傅。〖◎周寿昌曰：汉时从父从子称父子。〗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收止足以言归，汎皓然以容裔，【◎萧常曰：容裔，自適之貌。】欣环堵以恬娱，免咎悔于斯世，顾兹心之未泰，惧末涂之泥滞，仍求激而增愤，肆中怀以告誓。昔九方考精于至贵，秦牙沈思于殊形；【◎《淮南子》曰：【◎以下为《淮南子·道应训》之辞。◎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四云：九方相马事，具《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数百年。《列子》作“九方皋”，《淮南子》作“九方堙”，裴据《淮南子》而不引《列子》，非也。凡注解文字，当引前人，在后者略之可也。】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高诱注：子姓，谓伯乐子。】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失若亡，【◎今本《淮南子》无“若没”二字。◎高诱注：若灭，其相不可见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卻辙。【◎今本《淮南子》“卻”作“弭”。◎高诱注：绝尘，不及也。弭辙，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天下之马，臣有所与共儋缠采薪九方堙，【◎今本《淮南子》“薪”下有“者”字。◎高诱注：缠，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相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马者也！【今本《淮南子》无“也”字。】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万里臣而无数者也。【宋本“臣”作“马”。今本《淮南子》作“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冯本“麤”作“麄”，误。】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固遗其所不视，【冯本无“固”字。】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天下之马也。◎《淮南子》又曰：伯乐、寒风、秦牙、葛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盖九方观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烛察宝以飞誉，【◎《越绝书》曰：【◎

《史记·孙武传》注《索隐》云：《越绝书》子贡所著，恐非也。其书多记吴、越亡后土地，或后人所录。◎《正义》云：○《七录》：《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越绝记》〖记，当作“书”。〗十六卷，子贡撰。◎《旧唐志》：《越绝书》十六卷，子贡撰。◎《新唐志》同。《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四库提要》曰：《越绝书》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书中《吴地传》称勾践徙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则后汉初人也。书末《叙外传》记以庚词隐其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 “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文词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隋、唐志皆云子贡作，非其实矣。其文纵横曼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中如《计倪内经》、《军气》之类，多杂术数家言，皆汉人专门之学，非后来所能依托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崇文目》、《通考》、《宋志》俱作十五卷，与今传本同者，首篇

《外传本事》不入卷数，而隋、唐诸志俱入卷数也。】昔越王句践有宝剑五枚，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王召而问之：“吾有宝剑五，请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阙，薛烛曰： “皆非也。”又取纯钩、湛卢，烛曰：“观其剑钞，烂烂如列宿之行，【◎沈家本曰：今本《越绝书》作“观其釽，烂如列星之行”。案，“钞”乃“釽”之讹，“剑”亦衍字。】观其光，浑浑如水之将溢于塘，观其文，涣涣如冰将释，此所谓纯钩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乡三，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可乎？”薛烛曰：“不可。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谿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鼓，【◎沈家本曰：今本《越绝》 “鼓”作“橐”。】太一下观，天精下之，欧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纯钩，二曰湛卢。

【◎沈家本曰：今本《越绝》作“一曰湛卢，二曰纯钩”。】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谿深而不测，欧冶子已死，虽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独不得此一物。【◎沈家本曰：今本《越绝》 “独”作“犹”。】有市之乡三，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亦何足言与！”】瓠梁托弦以流声；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鲟鱼听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随也，而以歌者不可为也。】齐隶拊髀以济文，【◎臣松之曰：按此谓孟尝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鸡鸣以济其厄者也。凡作鸡鸣，必先拊髀，以效鸡之拊翼也。】楚客潜寇以保荆；【◎《淮南子》曰：【下文亦见《道应训》。】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庄逵吉曰：○《御览》此下有注，云：士有术者无不养。】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愿以技备一卒。”【◎《御览》作 “臣楚市偷也，愿以技该一卒”。◎注：该，备也。卒，一人。】子发闻之，衣不及带，冠不暇正，出见而礼之。左右谏曰：“偷者，天下之盗也，何为礼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与。”后无几何，齐兴兵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卻。楚贤大夫【今本《淮南子》“贤”下有“良”字。】皆尽其计而悉其诚，齐师愈强。于是卒偷进请曰：【今本《淮南子》“卒”作“市”。】“臣有薄技，愿为君行之。”君曰“诺”。【今本《淮南子》作“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即夜出，解齐将军之帐，【今本《淮南子》作“帱帐”。】而献之子发。子发使人归之，曰：“卒有出采薪者，得将军之帐，使使归于执事。”明日又复往取枕，子发又使归之。明日又复往取簪，子发又使归之。齐师闻之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日不去，楚军恐取吾头矣！”即旋师而去。】雍门援琴而挟说，【◎桓谭《新论》曰：【◎范《书·桓谭传》：谭字君山，沛国相人。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尤好古学。为六安郡丞。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隋书·经籍志·儒家》：《桓子新论》十七卷，后汉六安丞桓谭撰。◎二唐志同。◎严可均曰：此书宋时不著录，今依《群书治要》、《意林》次第，以类相从，定为三卷。诸引但《琴道》有篇名，余无篇名。今望文分系，仍加各篇旧名，取便检阅。君山博学多通，同时刘子骏《七略》征引其《琴道篇》，扬子云难穷，立毁所作《盖天图》。其后班孟坚《汉

书》据用甚多。王仲任《论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贤篇》、《案书篇》、《对作篇》皆极推崇，至谓“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则其书汉时早有定论。惜久佚失，所得见者仅此。然其尊王贱霸，非图谶，无仙道，综核古今，偭偻失得，以反仪象典章，人文乐律，精华略具，则虽谓此书未尝佚失，可也。◎黄以周《儆季杂著·子叙篇》曰：桓谭《新论》十六篇，《本造》、《闵友》、《琴道》各一篇，余皆分上下，故亦称二十九篇。其标题篇第具见范史本传及章怀注。王充作《论衡》，睥睨一切，而独折服是书，尝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辞，伪饰之辞，莫不证定”，甚且谓“《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其推誉可谓至矣。孙凤卿辑是书，殽杂无伦，重复迭见，无由见本书之檼括。严铁桥更为编辑，【铁桥，严可均之号。】其书未见，读其《漫藁》中所载自序，乃以《群书治要》所录十五事、《意林》所录三十五事为纲，而以义之相类者比附其间，是岂能一复本书之旧哉！武断之讥，恐不能免矣。然魏、马二书所录，皆仍本书次第，今以类相从而不标题篇目，残文片语别附书后，岂不愈于孙辑之杂陈叠见哉！】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严可均曰：据《文选·笙赋》注、《别赋》注、《豪士赋》序注，“孟尝君”下重“孟尝君”三字，《蜀志》注无之，转写脱也。】“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昔富而今贫，摈压穷巷，不交四邻；不若身材高妙，怀质抱真，逢谗罹谤，【毛本“谤”作 “誇”，误。】怨结而不得信；不若交欢而结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相见期；不若幼无父母，壮无妻儿，出以野泽为邻，入用堀穴为家，【官本“穴”作“坎”，误。】困于朝夕，无所假贷：若此人者，但闻飞乌之号，秋风鸣条，【李陵《答苏武书》注“乌”作“鸟”，“鸣”作“萧”。】则伤心矣，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别赋》注“援”作“挥”。】未有不凄恻而涕泣者也。【《别赋》注作“未有不凄怆而流涕者也”。】今若足下，居则广厦高堂，连闼洞房，

【陆士衡《日出东南隅行》注“闼”作“邃”，《说苑·书说篇》亦作“邃”。】下罗帷，来清风；倡优在前，谄谀侍侧，扬激楚，舞郑妾，流声以娱耳，练色以淫目；水戏【《西京赋》注、《七命》注“戏”作“嬉”。】则舫龙舟，建羽旗，鼓钓乎不测之渊；【官本“钓”作“钩”，误，沈约《宋书·乐志一》作“吹”。】野游则登平原，驰广囿，强弩下高鸟，勇士格猛兽；置酒娱乐，沈醉忘归：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虽有善鼓琴，未能动足下也。”孟尝君曰：“固然！”雍门周曰：“然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即衡；从成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进退，千秋万岁之后，宗庙必不血食；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坟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儿牧竖【《七哀诗》注“游”作“樵”。】踯躅其足而歌其上【《七哀诗》注此句下有“行人见之凄怆”六字。】曰：‘孟尝君之尊贵，亦犹若是乎！’”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涕泪承睫而未下。雍门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叩角羽，终而成曲，孟尝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韩哀秉辔而驰名；【◎《吕氏春秋》曰：韩哀作御。◎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李善曰：○《汉书》曰：王襄既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襄因奏言褒有轶才。上乃征褒。既至，诏为《圣主得贤臣颂》。】及至驾齧膝，参乘旦，

【◎应劭曰：马怒有余气，常齧膝而行也。◎张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马名，驾则旦至，故以为名。◎孟康曰：良马低头口至膝，故曰齧膝。】王良执靶，韩哀附舆，【◎张晏曰：王良，郵无恤也。◎或曰：靶，音霸，谓辔也。韩哀，韩文侯也。】纵驰骋骛，忽如景靡，【《文选》“景”作“影”。】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李善曰：遗风，风之疾者也。】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卢敖翱翔乎玄阙，若士竦身于云清。

【◎《淮南子》曰：【下文亦见《道应训》。】卢敖游乎北海，【◎高诱注：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毂之上，【◎高诱注：太阴，北方也。玄阙，北方之山也。蒙毂，山名。◎“毂”作“穀”。】见一士焉，深目而玄准，戾颈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下。【◎

高诱注：慢然，止舞也，匿于碑阴。】卢敖俯而视之，方卷龟壳而食合梨。【◎今本《淮南子》 “俯”作“就”，“卷”作“倦”，“合”作“蛤”。◎高诱注：楚人谓倨为倦。龟壳，龟甲也。蛤梨，海蚌也。】卢敖乃与之语曰：“惟敖为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长不喻解，【◎今本《淮南子》作“至长不渝”。◎庄逵吉曰：○《御览》此下有注云：渝，解也。◎刘家立曰：应有“解”字。】周行四极，惟北阴之不闚，今卒睹夫子于是，子殆可与敖为交乎！”【今本《淮南子》“交”作“友”。】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宁肯而远至此？此犹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高诱注：言太阴之地尚见日月也。】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犹突奥也。【◎突，音要。今本《淮南子》“突”作“窔”。◎高诱注：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卢敖所行比之，则如窔奥中也。】若我南游乎罔之野，【，音浪。】北息于沈墨之乡，【宋本“于”作“乎”。】西穷冥冥之党，

【◎今本《淮南子》“冥冥”作“窅冥”。◎庄逵吉曰：党，所也，方言云。】东贯鸿濛之光，

【今本《淮南子》“贯”作“开”。】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则眴，【眴，音楦，目摇也，又同瞬。今本《淮南子》“则眴”作“无瞩”。】此其外犹有沈沈之汜，【◎今本《淮南子》“沈沈”作“汰汰”。◎高诱注：汰汰，四海与天之际水流声也。汜，涯也。】其余一举而千万里，【◎高诱注：千万里，汰汜之外也。】吾犹未能之在。【◎高诱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至于此，【今本《淮南子》无“至”字。】乃语穷观，岂不亦远哉！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今本《淮南子》“上”作“外”。◎高诱注：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今本《淮南子》“久”下有“驻”字。】若士举臂而竦身，遂入云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今本《淮南子》此句下有“驾柸治，悖若有丧也”八字。◎高诱注：止其所驾之车，楚人谓恨不得为柸治也。】曰“吾比夫子也，犹黄鹄之与壤虫，【毛本“与”作“兴”，误。】终日行不离咫尺，【◎高诱注：壤虫，虫之幼也。八尺为咫，十寸为尺。】自以为远，不亦悲哉！”】余实不能齐技于数子，故乃静然守已而自宁。’”

景耀六年，后主从谯周之计，遣使请降于邓艾，其书，正所造也。【◎梁章钜曰：○陆游《筹笔驿诗》：一（种）**[**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牋。○不知造书者为郤正也。】明年正月，钟会作乱成都，后主东迁洛阳，时扰攘仓卒，蜀之大臣无翼从者，【◎胡三省曰：姜维既死，张翼、廖化、董厥必亦死于乱兵矣。◎弼按：张翼随钟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廖化内徙洛阳，道病卒。董厥诣京都，为相国参军，使蜀慰劳。均见各本传。是三人惟张翼死于乱兵，胡氏谓廖化、董厥亦死者，误也。】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后主赖正相导宜適，举动无阙，【◎郤正相导后主事见《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胡三省曰：宜，当也。適，亦当也。禅初入洛，见魏君臣，其礼各有所当。呜呼！使正束带立于朝，上而摈赞汉主，下而与宾客言事，事合宜而无阙失，岂非人臣之至愿哉！◎周寿昌曰： “宜適”应作“仪適”，宜、仪音近而误也。】乃慨然太息，恨知正之晚。时论嘉之。赐爵关内侯。泰始中，除安阳令，【安阳，今陕西汉中府城固县东，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迁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诏曰：“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幹事，有治理之绩，其以正为巴西太守。”【上文有“泰始中迁巴西太守”，下文不应又载泰始八年之诏，当为裴注误入正文也。】咸宁四年卒。【◎钱大昕曰：“泰始中”以下至“咸宁四年卒”五十七字皆入晋后事，可不必载。】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隋书·经籍志》：晋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二唐志同。严可均录存《为后主作降书》、《姜维论》、《释讥》，凡三篇。◎姚振宗曰：史言郤令先著百篇，隋、唐志著录乃只一卷，所佚多矣。】

评曰：杜微修身隐静，不役当世，庶几夷、皓之概。周群占天有征，杜琼沈默慎密，诸生之纯也。许、孟、来、李，博涉多闻，尹默精于《左氏》，虽不以德业为称，信皆一时之

学士。谯周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扬之规，【◎李光地曰：以扬雄比周可也，但多一 “董”字。】郤正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处晋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刘咸炘曰：但赞诸儒学业，又推其师拟于董、扬。然据传中所录之事，诸儒僻好术数，忿争褊躁，或陈曹氏之符，或献劝降之策，皆陋劣鄙儒也。吾蜀不幸，无人可纪，乃使诸儒列名史策。】【张璠以为谯周所陈降魏之策，盖素料刘禅懦弱，心无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虽无他算，然矜殉鄙耻，或发怒妄诛，以立一时之威，快其斯须之意者，此亦夷灭之祸云。【◎何焯曰：张璠识陋旨迂，注家何以取诸？◎刘家立曰：此注应在《谯周传》中，今附总评下，疑误。】】

# 卷四十三·蜀书十三·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三国志四十三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黄权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李恢传、吕凯传、马忠传、王平传、张嶷传 校录：梦起风回】

【复校：擎骥】

## 黄权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也。【巴西郡治阆中，今四川保宁府阆中县西，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少为郡史，【◎宋本“史”作“吏”。◎梁章钜曰：杨戏《辅臣赞》称黄权为越骑。◎弼按：《辅臣赞》称杨季休为越骑，非赞黄公衡也，梁说误。】州牧刘璋召为主簿。时别驾张松建议，宜迎先主，使伐张鲁。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范《书·刘焉传》：黄权谏曰：“刘备有枭名。”◎章怀注：枭，即“（饶）**[**骁**]**”也。◎胡三省曰：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军，故称之。】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通鉴》作“不若闭境，以待时清”。】璋不听，竟遣使迎先主，出权为广汉长。【◎《郡国志》：益州广汉郡广汉。◎

《水经》：涪水南至小广魏，与梓潼水合。◎注：小广魏即广汉县地。◎旧志云：汉时县名与郡同者，类加“小”字以别之。今县属广汉郡，亦宜曰小广汉。《水经》本曹魏时人所作，故改“汉”为“魏”也。◎《一统志》：故城今四川潼川府遂宁县东北。】及先主袭取益州，将帅分下郡县，郡县望风景附，权闭城坚守，须刘璋稽服，【◎胡三省曰：稽，音启。言稽颡服从也。】乃诣降先主。【章怀注引此无“降”字。】先主假权偏将军。【◎徐众《评》曰：

【◎赵一清曰：众，当作“爰”。◎弼按：详见《魏志·臧洪传》注。】权既忠谏于主，又闭城坚守，【宋本“坚”作“拒”。】得事君之礼。武王下车，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所以大显忠贤之士，而明示所贵之旨。先主假权将军，善矣，然犹薄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张鲁，鲁走入巴中，权进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胡三省曰：三巴，巴东、巴西、巴郡也。◎钱大昭曰：汉中为益州咽喉，最称要害**,** 故杨洪亦以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按，初平六年，以临江属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为巴东郡，分巴郡垫江置巴西郡。合之巴郡，是为三巴也。◎弼按：三巴详见《魏

志·武纪》建安二十年注。】于是先主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鲁。鲁已还南郑，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杜濩、朴胡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杀夏侯渊，据汉中，皆权本谋也。

先主为汉中王，犹领益州牧，以权为治中从事。【权列名劝进，见《先主传》。】及称尊号，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通鉴》 “顺流”作“沿流”，“尝寇”作“当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郝《书》“在”作“军”。】及吴将军陆议【陆议即陆逊。】乘流断围，【章怀注引此“流”作“虚”。】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胡三省曰：以不能用权言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为：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县邈远矣。【“远”字疑衍。】《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诗·小雅·南山有台》之辞。◎《毛传》云：艾，养。保，安也。◎宋本“艾”作“乂”。】其刘主之所谓也。【宋本无“所”字。】】

魏文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胡三省曰：陈、韩，谓韩信、陈平去楚归汉。】权对曰：“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胡三省曰：自此以后，皆名号侯，不复注其国邑。】加侍中，使之陪乘。【◎胡三省曰：陪乘，犹骖乘也。◎弼按：权降魏事，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及注引《魏书》。】蜀降人或云诛权妻子，权知其虚言，未便发丧，【◎《汉魏春秋》曰：文帝诏令发丧，权答曰：“臣与刘、葛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实，请须后问。”【◎胡三省曰：葛，谓诸葛孔明也。须，待也。】】后得审问，果如所言。及先主薨问至，魏群臣咸贺而权独否。文帝察权有局量，欲试惊之，【元本作“欲惊试之”。】遣左右诏权，【监本无“遣”字，误。】未至之间，累催相属，马使奔驰，交错于道，官属侍从莫不碎魄，而权举止颜色自若。后领益州刺史，徙占河南。【◎赵一清曰：○《水经注》：淯水南迳预山东，山南有魏车骑将军黄权夫妻二冢，地道潜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树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深器之，问权曰：“蜀中有卿辈几人？”权笑而答曰：“不图明公见顾之重也！”宣王与诸葛亮书曰：“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权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范《书·邓骘传》：拜骘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始自骘也。◎惠栋曰：○《东观记》：仪同三司有开府之号，始自骘也。○李涪云：骘为开府仪同三司，谓别开一府，得比三公。◎侯康曰：○《晋志》云：汉殇帝延平元年，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则邓骘但称“仪同”，不称“开府”。《东观记》本无“有开府之号”句，惠误引。◎黄山曰：今案以仪同三司及开府名官，虽或如《晋志》自邓骘、黄权始，而其事则已具见于前。盖汉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亦名三司。司马主兵，即太尉。又称三府掾属皆得自辟召至。开府仪同三司，则将军制也。前汉武帝亟用兵，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皆兼大司马位。光武中兴，吴汉亦以大将军为大司马，均在三司之中，故不另开府。及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大将军辅政，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开东阁，延英雄。班固奏记说王，一则曰“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再则曰“宜及府开，以慰远方”，是为后汉开府之始。然仪淩三司，固不必下同三司也。章帝建初三年，令舅车骑将军马防与九卿绝席，班同三司，是又即为后汉仪同三司之始。既同三司，自得开府辟召，故明帝并令防置掾吏十人，岁举吏二人。骘之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明即用防故事。观黄权虽实开府，而《蜀志·权传》仍止云“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而已，固不待明言“开府”也。◎弼按：仪同三司，互见《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二

年。】【◎《蜀记》曰：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王应麟曰：三国鼎峙，司马公

《通鉴》以魏为正统，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然稽于天文则荧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吴、蜀无它，此黄权对魏帝之言也，若可以魏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恶之，汉昭烈殂而魏、吴无它，权又将何辞以对乎？◎何焯曰：公衡舍统系而以天文为词，所谓文与而实不与也。大凡取精多而用物宏者，皆能上应天象。太白入太微而汉兵诛莽，何尝非僭窃之应？公衡亦姑为逊词耳。◎又曰：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黄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戊荧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太微，非守心也。◎弼按：此皆无稽之言，不足征信。】】明年卒，谥曰景侯。【◎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公衡冲达，秉心塞渊。媚兹一人，临难不惑。畴昔不造，假翮邻国。进能辉音，退不失德。】子邕嗣。邕无子，绝。

权留蜀子崇，为尚书郎，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进，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元本无“地”字。◎梁章钜曰：《姜维传》亦有“使敌不得入平”之语。】瞻犹豫未纳，【◎周寿昌曰：瞻岂以崇父权降魏，遂不信其言邪？】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至绵竹，崇帅厉军士，期于必死，临阵见杀。【◎何焯曰：黄崇死国，此刘、葛推诚之效也。】

## 李恢

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也。【◎《后主传》：建兴三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国志》：益州郡俞元。◎三国蜀改属建宁郡。◎《一统志》：故县在今云南澂江府河阳县境。李恢墓在河阳县西五里。】任郡督邮，【宋本“任”作“仕”。督邮，见《魏志·董卓传》。】姑夫爨习为建伶令，【◎爨习，见《李严传》注。◎《郡国志》：益州郡建伶。◎三国蜀改属建宁郡。◎《一统志》：故县，今云南云南府昆明县西北。】有违犯之事，【宋本“犯”作“法”。】

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董和传》：刘璋时和为益州太守。】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

【◎《华阳国志》卷四云：分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华阳国志》云：习后官至领军。】后贡恢于州，涉道未至，闻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先主嘉之，从至雒城，遣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后为亡虏所诬，引恢谋反，有司执送，先主明其不然，更迁恢为别驾从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邓方卒，【庲降都督，详见《霍峻传》。】先主问恢：“谁可代者？”恢对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则臣下尽情，是以先零之役，赵充国曰‘莫若老臣’。臣窃不自揆，【宋本“揆”作“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剌史，【◎赵一清曰：此是遥领。顾祖禹谓蜀汉分益州置交州，非是。◎沈家本曰：按下文云“建兴七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盖是年与吴盟，交分天下，见后主及陈震传。交州属吴，故遥领之职亦因之而改也。《晋书·地理志》云“蜀以李恢为建宁太守，遥领交州刺史”，此赵称遥领之证据。顾说诚误。】住平夷县。【平夷，见《霍峻传》。】【◎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晋书·地理志》：宁州于汉、魏为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广，分益州之建宁、兴古、云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为宁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闿跋扈于建宁，【◎潘眉曰：建宁本益州郡。建兴三年，丞相亮南征后，始改此名。今叙雍闿事，不宜先书建宁也。《马忠传》“建宁郡杀太守正昂”，失与此同。】朱褒反叛于牂柯。【三事均详见《后主传》建兴元年。】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昆明即滇池，滇池详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赵一清曰：○《郡国志》：益州郡滇池，出铁，有池泽。○刘昭注补曰：泽在县西，见《前书》。《南中志》曰：“池周二百五十里。”○《方舆纪要》卷百十三：滇池在云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亦曰滇南泽。《滇地记》云：“郡城，金马、碧鸡二山东西夹护，商山北来而环列于前，中开一大都会。滇池受邵甸牧羊山诸泉及黑白龙潭、海源洞诸水，汇为巨浸，延袤三百余里，军民田庐环列其旁。而泄于稍西一小河，又折而北，不见其去，故又名滇海。”】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厈乡里，【厈，音尺，远也。】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水经·叶榆水注》：叶榆水东北迳滇池县南，又东迳同并县南，又东迳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是水之南。叶榆水又迳贲古县北，东与盘江合。盘水出律高县东南盢町山，东迳梁水郡北贲古县南。水广百余步，深处十丈，甚有瘴气。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盘江者也。盘水北入叶榆水，诸葛亮入南，战于盘东是也。◎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云：郦氏之所谓温水者，即今之南盘江；郦氏之所谓盘江者，今无其水。据其所叙，似今弥勒瀑布河倒流入叶榆者。】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

【◎赵一清曰：○《水经·叶榆水注》：盘水又东迳汉兴县。○此县不见晋、宋史志，疑是蜀立，在今云南省临安府境。】加安汉将军。【安汉将军，见《麋竺传》。】后军还，南夷复叛，

【◎何焯曰：观此传及马忠、张嶷二传中，皆有南夷复反事，盖虽诸葛公犹不能要其终不反也。】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叟兵详见《刘璋传》注。◎《华阳国志》卷四云：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建兴七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太守，以还居本郡。徙居汉中，九年卒。子遗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洪饴孙曰：蜀置羽林左、右部督各一人。有右部督，则有左可知。】随诸葛瞻拒邓艾，临阵授命，死于绵竹。

## 吕凯

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人也。【永昌郡治不韦，详见《后主传》建兴三年。】【◎孙盛《蜀世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仕郡五官掾功曹。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其桀慢如此。闿又降于吴，吴遥署闿为永昌太守。【◎钱大昭曰：永昌郡在益州郡西，非吴所有也，故云遥署。蜀杨仪亦遥署弘农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百十八：永昌金鸡村北有将台，高丈余，广倍之，相传吕凯筑以拒雍闿。】闿数移檄永昌，称说云云。凯答檄曰：“天降丧乱，奸雄乘衅，天下切齿，万国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脑涂地，以除国难。伏维将军世受汉恩，以为当躬聚党众，率先启行，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何期臣仆吴越，背本就末乎？

昔舜勤民事，陨于苍梧，【◎《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皇览》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书籍嘉之，流声无穷。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龙兴，海内望风，宰臣聪睿，自天降康。而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灭冰泮，将何所依附？曩者将军先君雍侯，造怨而封，【◎《史记·留侯世家》：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乃封为为什方侯。◎周寿昌曰：据此传，雍闿是雍齿之后，《后主传》内所云益州郡大姓也。】窦融知兴，归志世祖，皆流名后叶，世歌其美。今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潘眉曰：次于中兴曰季兴。《魏武帝纪》注引《三辅决录》曰“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吴鸣钧曰：时人以后汉为中汉，蜀汉为季汉，故杨戏作赞名“《季汉辅臣赞》”，序曰“自我中汉之末，王纲弃柄”。】与众无忌，录功忘瑕。将军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何足宰哉！盖闻楚国不恭，齐桓是责，【◎《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伐楚，管仲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夫差僭号，晋人不长，【◎《左传·哀公十三年》：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乃先晋人。】况臣于非主，谁肯归之邪？窃惟古义，臣无越境之交，是以前后有来无往。重承告示，发愤忘食，故略陈所怀，惟将军察焉。”凯威恩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

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通鉴》：诸葛亮由越巂入，斩雍闿及高定。◎弼按：据《吕凯传》，雍闿为高定部曲所杀，非亮所斩，《通鉴》误。】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闿、高定逼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臣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以凯为云南太守，【云南郡见《后主传》建兴三年。】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为永昌太守。【◎《蜀世谱》曰：吕祥后为晋南夷校尉，祥子及孙世为永昌太守。李雄破宁州，诸吕不肯附，举郡固守。【◎《华阳国志·四》云：凯子祥，太康中献光珠五百斤。还临本郡，迁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遂与州隔绝。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王伉等亦守正节。】

## 马忠

马忠字德信，巴西阆中人也。【阆中，见《黄权传》。】少养外家，姓狐，名笃，后乃复姓，改名忠。为郡吏，建安末举孝廉，除汉昌长。【◎谯周《巴西记》曰：和帝永元中，分宕渠之地，置汉昌县，属巴郡。◎《郡国志》：巴郡汉昌。◎三国蜀改属巴西郡。◎《一统志》：故城，今四川保宁府巴州治。】先主东征，败绩猇亭，【猇亭，见《先主传》。】巴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阙，遣忠送往。先主已还永安，见忠与语，谓尚书令刘巴曰： “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以忠为门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柯太守。郡丞朱褒反。【◎《后主传》：建兴元年，牂柯朱褒拥郡反。◎此传云“郡丞”，未知孰是。官本“丞”作“承”。◎赵一清曰：“承”即“丞”也，音同通用。

◎林国赞曰：“反”字衍。盖谓忠承褒叛乱之后，能抚育耳。◎弼按：当作“郡承朱褒叛乱之后”。】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李平遣参军狐忠喻指呼诸葛亮还军，见《李严传》。】蒋琬署留府事。又领州治中从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诣亮所，经营戎事。军还，督将军张嶷等讨汶山郡叛羌。【汶山郡，见《后主传》延熙十年。张嶷事见后。】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庲降都督，

详见《霍峻传》。张翼事见《翼传》。】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加忠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此“建宁郡”应作“益州郡”，说见《李恢传》。◎钱大昕曰：《后主传》、《张裔传》具作“益州郡”。考益州郡之改建宁，在丞相亮南征以后，此时不当云建宁也。】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平夷，见《霍峻传》。味县，见《后主传》建兴三年。】处民夷之间。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越巂郡，见《后主传》建兴元年。】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由此就加安南将军，进封彭乡亭侯。【◎钱大昭曰：“亭”字衍文。◎潘眉曰：常《志》作“彭乡侯”。】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忠成都，平尚书事。祎还，忠乃归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义，晋建宁太守。【◎此注未引书名。◎《华阳国志·四》云：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死，晋更用马忠子融代谷。

◎据此，是马忠尚有一子名融也。】】

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及卒，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华阳国志》卷四云：忠在南，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一统志》：马忠祠在今曲靖府南宁县。】

张表，时名士，【◎赵一清曰：“时”上有脱文。◎钱仪吉改作“时名士张表”。】清望踰忠。阎宇，宿有功幹，于事精勤。继踵在忠后，其威风称绩，皆不及忠。【◎《姜维传》有 “右大将军阎宇”，《霍峻传》注有阎宇事。◎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巴东领县有南浦令。建兴八年十月，益州牧阎宇表改羊渠立。羊渠不详，何《志》吴立。○《方舆纪要》卷六十九：夔州府万县，汉朐忍县地。三国汉建兴八年，置南浦县，属巴东郡。本名羊渠，蜀前此所置县也。】【《益部耆旧传》曰“张表，肃子也”，《华阳国志》云“表，张松子”，未详。【◎张松，见《刘璋传》。张表，见《杨戏传》。◎《华阳国志》卷四云：马忠卒后，以蜀郡张表为代，加安南将军。】阎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 王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宕渠，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年。】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随杜濩、朴胡诣洛阳，【杜濩、朴胡，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假校尉，从曹公征汉中，因降先主，拜牙门将、裨将军。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街亭，见《诸葛亮传》。】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

【◎胡三省曰：据《王平传》，平所识不过十字，观其收马谡败散之兵，拒曹爽猝至之师，则用兵方略，固不在于多识字也。迸，北孟翻。】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胡三省曰：既总统五部兵，时亮屯汉中，又使之兼当营屯之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胡三省曰：后汉之制，列侯有县侯、乡侯、亭侯。】九年，亮围祁山，【祁山，见《后主传》建兴七年。】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于武功，【武功，见《诸葛亮传》。】军退还，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魏延传》中何平即王平也。】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安汉将军，见《麋竺传》。】副车骑将军【蜀置左、右车骑将军，又有副车骑将军。【副车骑将军，为车骑将军吴壹之副，卢说误。】】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

守。【汉中郡，见《刘焉传》。】十五年，进封安汉侯，【◎《郡国志》：巴郡安汉。◎三国蜀改属巴西郡。◎《一统志》：故城今四川顺庆府南充县北。】代壹督汉中。延熙元年，大将军蒋琬住沔阳，【沔阳，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平更为前护军，【◎洪饴孙曰：蜀置前、后、左、右护军各一人。】署琬府事。六年，琬还住涪，【涪，见《刘璋传》。】拜平前监军、

【◎胡三省曰：蜀置前监军、后监军、中监军，位三军师之下。】镇北大将军，统汉中。

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余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骆谷，见《魏志·曹爽传》。◎胡三省曰：骆谷在汉中成固县东北，北达扶风郿县。】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汉、乐二城，见《后主传》建兴五年。】遇贼今入，【宋本“今”作“令”。】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胡三省曰：○自蒋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关，关城也。○杜佑曰：关城，俗名张鲁城，在西县西四十里。◎赵一清曰：关，谓阳安关城也。◎弼按：关城，详见《魏志·钟会传》。据杜说，关城俗名张鲁城，则当为阳平关。〖阳平关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年。〗据赵说，则为阳安关。然审当日情势，此传之关城当以杜说为是。杜云在西县西四十里。唐之西县在沔县西，非汉之西县也。】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通鉴》作“便为深祸”。◎胡三省曰：垂，及也。呜呼！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其后关城失守，钟会遂平行至汉中。王平谓“贼若得关，便为深祸”，斯言验矣。】今宜先遣刘护军、【刘护军，即刘敏也，见《蒋琬传》。】杜参军据兴势，【杜参军，杜祺也，见《李严传》注。兴势，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胡三省曰：○黄金谷在兴道县，山有黄金峭。黄金谷有黄金戍，傍山依峭，险折七里。○杜佑曰：黄金戍在洋州黄金县西北八十里，张鲁所筑，南接汉川，北枕古道，险固之极。◎潘眉曰：○黄金，谷名。○《元和志》：黄金谷去黄金县九里，其谷水陆艰险。语曰：“山水艰阻，黄金、子午。”◎洪亮吉曰：○黄金，魏黄初中分安阳立，后属蜀汉，有黄金戍。○《梁州记》：张鲁所筑，南接汉川，北枕故道，俗号为铁城。有黄金谷。魏遣曹爽由骆谷伐蜀，蜀将王平拒之于兴势，张旗帜于此谷。◎谢鍾英曰：○《元和郡县志》：黄金县，本汉安阳县地。后魏文帝于此分置黄金县。○《寰宇记》：后魏大统十二年，置黄金县，因县界黄金水为名。○洪氏以元魏为曹魏，误甚。○《舆地纪胜》：柳隐为黄金督。魏钟会伐蜀，别将攻之，不能克。后主既降，以手令敕隐，乃降。

* 《水经注》：汉水东迳大、小黄金南，北对黄金谷，有黄金戍。○《南齐书·高帝纪》：黄金山，张鲁旧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要之极。○《通典》：在黄金县西北八十里。○

《汉中府志》：今洋县东八十里，汉水迳其中，亦谓之黄金峡。滩石迅恶，舟楫难通。○《元和志》又云：张旗帜于黄金谷，即黄金戍也。○《一统志》：黄金戍在今陕西汉中府洋县东北。◎沈家本曰：○《晋书·地理志》：汉中郡有黄金县。○疑此县是蜀置而晋因之。】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费祎进兵据三领以截曹爽，见《魏志·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是时，邓芝在东，【监本“芝”作“艾”，误。邓芝督江州，故云在东。】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刘咸炘曰：何不以此三人合传？】

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宋本“其”作“而”。】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戏谑，从朝至夕，端坐彻日， 无武将之体，【◎周寿昌曰： ，《广韵》、《集韵》并音忽麦切，《玉篇》“乖戾也，顽也”。】然性狭侵疑，【毛本“狭”作“狡”，误。或改“侵”作“猜”。】为人自轻，【此语疑有误，与上文“言不戏谑”相反。】以此为损焉。十一年卒，子训嗣。

初，平同郡汉昌句【句，古侯反。】扶【◎潘眉曰：“侯”当作“候”。《广韵》“句，收去声”。注“前有王、句，后有张、廖”，廖，力救切，句与廖叶，应为古候反。句扶字孝兴，见《华阳国志》。】忠勇宽厚，数有战功，功名爵位亚平，官至左将军，封宕渠侯。【◎《华阳国志》曰：后张翼、廖化并为大将军，时人语曰：“前有王、句，后有张、廖。”【◎《华阳国志》卷一云：汉昌县，和帝时置。大姓句氏。】】

## 张嶷

张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国人也。【◎钱大昭曰：“郡”、“国”二字，疑皆衍文。◎沈家本曰：○《续汉志》：巴郡充国，永元二年分阆中置。○刘昭注引《巴记》曰：初平四年，复分为南充国县。○是此县由充国而分，故加“南”字以别之。迨后至粱代，改曰南部，而南充国之名遂废。至《隋志》巴西郡之南充县，乃安汉县改名，与汉时之南充国异地。疑“国”字为衍文者，非也。◎王先谦曰：○巴西郡领汉旧县五，改充国曰西充国，分置南充国。○沈《志》：巴西太守，南充国令。○谯周《巴记》：初平六年，分充国为南充国。○《一统志》：故城，今四川保宁府南部县治。】【◎《益部耆旧传》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壮之节。】弱冠为县功曹。先主定蜀之际，山寇攻县，县长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携负夫人，夫人得免。由是显名，州召为从事。时郡内士人龚禄、姚伷【龚禄字德绪，巴西安汉人，见《季汉辅臣赞》。姚伷字子绪，巴西阆中人，见《辅臣赞》注。】位二千石，当世有声名，皆与嶷友善。建兴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嶷度其鸟散，难以战禽，乃诈与和亲，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斩慕等五十余级，渠帅悉殄。寻其余类，【◎朱邦衡曰：“寻”下脱“散”字或“讨”字。】旬日清泰。后得疾病困笃，家素贫匮，广汉太守蜀郡何祗，【何祗，见《杨洪传》及注。】名为通厚，嶷宿与疏阔，乃自轝诣祗，托以治疾。祗倾财医疗，数年除愈。其党道信义皆此类也。拜为牙门将，属马忠，北讨汶山叛羌，【汶山郡，见《后主传》延熙十年。】南平四郡蛮夷，辄有筹画战克之功。【◎《益部耆旧传》曰：嶷受兵马三百人，随马忠讨叛羌。嶷别督数营在先，至他里。邑【◎潘眉曰：他里，汶山县名。◎沈家本曰：晋、宋二志，汶山郡属县皆无他里县名，未知潘氏所据。】所在高峻，嶷随山立上四五里。羌于要厄作石门，于门上施床，积石于其上，过者下石捶击之，无不糜烂。【◎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三：四川松潘卫至茂州三百里，山嘴险恶，一蛮掷石，百人不能过其路。】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译告晓之曰：“汝汶山诸种反叛，害伤良善，天子命将讨灭恶类。汝等若稽颡过军，资给粮费，福禄永隆，其报百倍。若终不从，大兵致诛，雷击电下，虽追悔之，亦无益也。”耆帅得命，即出诣嶷，给粮过军。军前讨余种，余种闻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军出降，或奔窜山谷，放兵攻击，军以克捷。后南夷刘胄又反，以马忠为督庲降讨胄，【庲降都督，见《霍峻传》。】嶷复属焉，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平南事讫，牂柯、兴古獠种复反，【牂柯郡，见《后主传》建兴元年。兴古郡，见《后主传》建兴三年。】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十四年，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官本“符”作“苻”，下同。此与《晋书·载记》前秦之苻健同姓名。详见《后主传》建兴十四年注。】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大将军蒋琬深以为念。嶷平之曰：【◎潘眉曰：“平”同“评”，高诱《淮南·时则训》注“平，正读评议之评”；又同“辩”，《尧典》“平章”，《今文尚书》作“辩章”；又可作料字解，武侯《表》曰“夫难平者，事也”。】“符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晋书·宣帝纪》：

青龙四年，武都氐王苻双、强瑞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林国赞曰：据《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与此相反。】独健来从。

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事在建兴三年。】叟夷数反，【叟夷解见《李恢传》。】杀太守龚禄、焦璜，【◎《辅臣赞》注：建兴三年，龚禄为越巂太守，随丞相亮南征，为蛮夷所害。◎此传云杀龚在丞相亮讨高定之后。】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华阳国志》：章武三年，越巂高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遣都督李承之杀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土。丞相亮遣越巂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胡三省曰：安定县不见于《志》，当是因越巂移治而暂立也。◎钱大昕曰：两汉、晋、宋诸志益州郡无安定县，以《华阳国志》考之，盖安上县也。安上县属越巂。《晋志》亦不载。◎潘眉曰：“定”字讹，当为安上县。安上，蜀新置县，属越巂郡。下云“更由安上”，即此安上县也。】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巂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嶷以功赐爵关内侯。

苏祁邑君冬逢、【◎《郡国志》：越巂郡苏示。◎惠栋曰：示，当作“ ”，与“祗”同。◎钱大昕曰：苏祁，《汉志》作“苏示”。◎赵一清曰：○师古云：示，读曰祗，即苏祁邑也。◎弼按：○范《书·西南夷传》：苏祁叟二百余人。○章怀注引《续汉书·志》曰：苏祁县属越巂郡。○是范《书》及《续志》均作“苏祁”也。◎《一统志》：故县，今四川宁远府西昌县北。】逢弟隗渠等，已降复反。嶷诛逢。逢妻，旄牛王女，【◎《郡国志》：蜀郡属国旄牛。◎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曰：旄，地也，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有鲜水、若水，一名洲江。◎范《书·西南夷传》：莋都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举种奉贡。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益州刺史张乔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一统志》：旄牛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清溪县南五十里。】嶷以计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刚猛捷悍，【悍，宋本作“捍”。】为诸种深所畏惮，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又斯都耆帅李求承，【◎沈家本曰：斯都，疑“邛都”之误。】昔手杀龚禄，嶷求募捕得，数其宿恶而诛之。

始嶷以郡郛宇颓坏，更筑小坞。在官三年，徙还故郡，【越巂郡治邛都。邛都耆帅既诛，故得还故郡也。】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

定莋、【◎莋，音昨。◎《郡国志》：越巂郡定莋。◎刘昭注引《华阳国志》云：县在郡西。度泸水宾冈徼白摩沙夷有盐坑，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白盐，汉末夷等习锢之。

◎惠栋曰：○常璩云：莋，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说文》：莋，从草，作声。◎王先谦曰：○《元和志》：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藤桥处。○《一统志》：定莋废县在今四川宁远府盐源县南。】台登、【◎《郡国志》：越巂郡台登，出铁。◎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曰：有孙水，一曰白沙江。山有砮，火烧成铁。◎惠栋曰：○今《华阳国志》曰：山有砮石，火

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砮”是也。◎《一统志》：台登废县，在今宁远府冕宁县东。】卑水【◎《郡国志》：越巂郡卑水。◎孟康曰：卑，音班。◎《华阳国志》曰：水通马湖。

◎《一统志》：卑水废县，在今宁远府会理州东北。◎谢鍾英曰：卑水，即今会通河。故城今在会通河西，旧会理州东北。◎熊会贞曰：钱氏《汉志斠注》以今之芭蕉溪当卑水，是也。汪士铎、谢鍾英谓即今之会通河，误。〖说见《水经注疏要删》卷三十六。〗◎弼按：卑水，据谢说在越巂郡东南，据熊说在越巂郡东北，未知孰是，然均距郡三百余里。】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赵一清曰：固，当作“锢”，从《后汉书》校改。】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挞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曰：“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嶷杀牛飨宴，重申恩信，遂获盐铁，器用周赡。

汉嘉郡界【汉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见前“旄牛”注，互见《先主传》章武二年。】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遣叔父离将逢众相度形势。嶷逆遣亲近赍牛酒劳赐，又令离姊逆逢妻【◎潘眉曰：“姊”字衍文。逢妻即离姊，不当更有 “姊”字在“逆”字上也。下云“离既受赐，并见其姊，姊弟欢悦”可见。】宣暢意旨。离既受赐，并见其姊，姊弟欢悦，悉率所领将诣嶷，嶷厚加赏赐，【宋本“赐”作“待”。】遣还。旄牛由是辄不为患。

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

【◎谢鍾英曰：○《华阳国志》：丞相亮南征，由安上水陆入越巂。张嶷延熙二年自安上还旧郡，兴复七县。○鍾英按：故城当在峩边、越巂两厅之间。武侯所由水路，即自今峩边厅越巂河至越巂，复自冕宁县顺安宁河渡金沙江也。《唐志》“武德元年，置安上县。七年，改为朱提”，《蜀典》谓安上即今屏山县地，今考屏山之安上系唐县，非蜀汉时故址。蜀汉安上果在屏山，水路便由金沙江而下。当日泸水瘴毒，渡泸且难，况舟行泸水中几及千里邪？◎钱大昭曰：郡，越巂郡也。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故云险远。】嶷遣左右赍货币赐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诣嶷，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旄牛毗王，【，音渠。】遣使将路朝贡。后主于是加嶷怃戎将军，【◎洪饴孙曰：抚戎将军，一人，蜀所置。】领郡如故。

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汎爱，【◎胡三省曰：汎，广也。言无所不爱也。】待信新附太过，嶷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于刺客，【◎《岑彭传》：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来歙传》：蜀人使刺客刺歙，歙抽刃而绝。】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后祎果为魏降人郭脩所害。

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攻取。侍中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从弟也，嶷与书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胡三省曰：吴在蜀东，故谓其君为东主。帝，谓吴主亮。诸葛恪为太傅，故称之。】亦何容易！亲以周公之才，犹有管、蔡流言之变，【◎胡三省曰：谓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亲，且不能免于管、蔡之流言。】霍光受任，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汉书·昭帝纪》：元凤元年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安谋反，伏诛。】赖成、昭之明，以免斯难耳。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牟下人，【宋本“牟”作“任”，《通鉴》同。】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卒，读曰猝。】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胡三省曰：周亚夫云“吴、楚剽轻”，

太史公云“楚俗剽轻，易发怒”，自汉以来，皆有是言。】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胡三省曰：东家，亦谓吴立国于东也。】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通鉴》“邪”作“也”。】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胡三省曰：则，刌剫也，样也。言取古事以刌剫今之事，今犹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胡三省曰：自汉以来，门生故吏率称恩门子弟为郎君。】谁复有尽言者也！【《通鉴》“也”作“邪”。】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为不晚，愿深采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识见多如是类。【◎钱振煌曰：张嶷戒费祎防刺客，劝诸葛瞻进忠言于诸葛恪。嶷非有言责，非有亲故于祎、恪，而忠诚款款如此，此岂自爱洁身者所能及哉！】

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屡乞求还，乃征诣成都。夷民恋慕，【《御览》作“民夷恋慕”。】扶毂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及追寻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随嶷朝贡者百余人。【◎其皆督率，宋本作“其督相率”。◎朱邦衡曰：“督率”乃“耆率”之误。蛮夷君长曰耆率，不名督也。】嶷至，拜荡寇将军，慷慨壮烈，士人咸多贵之，然放荡少礼，人亦以此讥焉，

【◎《益部耆旧传》曰：时车骑将军夏侯霸谓嶷曰：“虽与足下疏阔，然托心如旧，宜明此意。”嶷答曰：“仆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托心乎！愿三年之后徐陈斯言。”有识之士以为美谈。】是岁延熙十七年也。

魏狄道长李简密书请降，【陇西郡狄道，今甘肃兰州府狄道州西南，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九年。】卫将军姜维率嶷等因简之资以出陇西。【◎《益部耆旧传》曰：嶷风湿固疾，至都寖笃，扶杖然后能起。李简请降，众议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维之出，时论以嶷初还，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敌庭。临发，辞后主曰：“臣当值圣明，受恩过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陨没，辜负荣遇。天不违愿，得豫戎事。若凉州克定，臣为藩表守将；若有未捷，杀身以报。”后主慨然为之流涕。】既到狄道，简悉率城中吏民出迎军。军前与魏将徐质交锋，嶷临阵陨身，然其所杀伤亦过倍。【◎康发祥曰：“是岁延熙十七年”应在此句下。】既亡，封长子瑛西乡侯，次子护雄袭爵。南土越巂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梁章钜曰：○《一统志》：张嶷墓在褒城县南柏香街，世呼为褒德将军墓。】【◎《益部耆旧传》曰：余观张嶷仪貌辞令，不能骇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为臣有忠诚之节，处类有亮直之风，而动必顾典，后主深崇之。虽古之英士，何以远踰哉！◎《蜀世谱》曰：嶷孙奕，晋梁州刺史。】

评曰：黄权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业，吕凯守节不回，马忠扰而能毅，【◎《尚书》曰：扰而毅。【《皋陶谟》之辞。】◎郑玄注曰：扰，驯也。致果曰毅。【◎《孔传》云：扰，顺也。致果为毅。◎孔《疏》云：和顺而能果毅也。◎《周礼·太宰》云：以扰万民。◎郑玄云：扰，犹驯也。◎《司徒》云：安扰邦国。◎郑云：扰，亦安也。◎扰是安驯之义，故为顺也。致果为毅，谓能致果敢杀敌之心，是为强毅也。】】王平忠勇而严整，张嶷识断明果，咸以所长，显名发迹，遇其时也。

# 卷四十四·蜀书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三国志四十四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eaglefly213**】

【复校：擎骥】

## 蒋琬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零陵郡治泉陵，见《先主传》。湘乡县，后汉属零陵郡，三国吴改属衡阳郡。◎《一统志》：湘乡故城，今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治。】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赵一清曰：○《永州府志》：蒋珩，泉陵人，仕吴，始兴太守、广州都督。后仕晋，开基江表，中原庶士相率归化，珩有力焉。○疑亦是琬之昆季，而分仕二国耳。】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七十二：蒋琬宅在益州华阳县东七里，又犀浦县有蒋桥，蒋琬宅于此，因以名桥。】除广都长。【广都，见《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先主（常）**[**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胡三省曰：沈醉，言为酒所沈滞也。】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胡三省曰：言再三加察也。】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但免官而已。琬见推之后，夜梦有一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意甚恶之，呼问占梦赵直。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当至公，大吉之征也。”顷之，为什邡令。【什邡，见《王连传》。】先主为汉中王，琬入为尚书郎。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刘邕字南和，见《季汉辅臣赞》。阴化见《邓芝传》。廖淳即廖化，见《宗预传》。庞延未详。】亮教答曰：“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迁为参军。五年，亮住汉中，【毛本“住”作“位”，误。】琬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八年，代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洪饴孙曰：蜀置抚军将军一人。】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公琰既足食足兵，何以武侯屡因粮尽退军？】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

阳亭侯。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胡三省曰：类，伦也；萃，聚也。】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延熙元年，诏琬曰： “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又命琬开府，明年就加为大司马。

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欲构戏于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胡三省曰：○《左传》：郑子产谓子皮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吾岂谓子面如吾面乎？”】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胡三省曰：《尚书》舜、禹君臣之相告诫，其言曰：“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督农杨敏曾毁琬曰：“作事愦愦，【◎胡三省曰：督农，犹魏、吴之典农也。愦，古悔翻，闷闷也。◎又云：愦，古对翻，释云，心乱也。】诚非及前人。”【《通鉴》“非”作“不”。】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敏，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何焯曰：自反必期于当理，此伊、傅之心，非独宽厚。】主者重据听不推，则乞问其愦愦之状。琬曰：“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通鉴》无“当”字，下句同。】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敏坐事系狱，众人犹惧其必死，琬心无適莫，【◎《论语》：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谢显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得免重罪。【◎《通鉴》“得”上有“敏”字。◎胡三省曰：此诸葛孔明所以属琬也。】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

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胡三省曰：关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国，谓之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宋本“船”作“舩”。】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胡三省曰：汉、沔之水自汉中东历魏兴、上庸，以达于襄阳。欲争天下，则当出兵秦川，魏兴、上庸，非其地也。】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何焯曰：此即黄公衡所谏先主者，众论不为非也。】于是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胡三省曰：中监军，即中护军之任也。】琬承命上疏曰：“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延熙元年，诏琬屯住汉中。】臣既闇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司、豫、冀、兖、徐、青、凉、并、幽，共九州也。然魏当时尚有扬州、荆州之半，又分置雍州、秦州，实不止九州也。】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胡三省曰：克，能也；果，决也。言不能决然进兵也。】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事在建兴八年，见《魏延传》。】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胡三省曰：凉州之地，蜀惟得武都、阴平二郡而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通鉴》“持”作“制”。】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

【《通鉴》“北”作“西”。】赴之不难。”【◎何焯曰：蜀本僻在一隅，必图关中，则义声可以震动天下。若能克敌，则洛阳皆有匡勷之势。今入羌图陇，借使挫之，未为坏其心腹，中原念旧者，渐无所系属矣。昔三郡尝反应王师，而丞相不速行赴利，盖不欲举我之全力，顾用于彼之偏师。魏延入羌，盖聊欲掩其不备，断贼右臂，仍不阶此为进取，虽胜敌而不再往也。维先琬继，所规则小矣。杂耕跨渭，遗迹未远，若之何计止于略民广境，与东吴之士共矜边角之势哉！虽然，君子犹有取焉，异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由是琬遂还住涪。【◎涪，见《刘璋传》。◎胡三省曰：涪县汉属广汉郡，蜀属梓潼郡。涪，音浮。】疾转增剧，至九年卒，谥曰恭。【◎应作“谥曰恭侯”。◎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公琰植根，不忘中正。岂曰模拟，实在雅性。亦既羁勒，负荷时命。推贤恭己，久而可敬。◎《隋书·经籍志》：

《丧服要记》一卷，蜀丞相蒋琬撰。】

子斌嗣，为绥武将军、【◎洪饴孙曰：绥武将军，一人，蜀所置。】汉城护军。【汉城即汉、乐二城之汉城也，见《后主传》建兴五年。】魏大将军钟会至汉城，【“军”字衍，或衍 “大”字。】与斌书曰：“巴、蜀贤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诸葛思远，【诸葛瞻，字思远。】譬诸草木，吾气类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公，疑作“恭”，琬谥曰恭。◎《寰宇记》卷八十三：蒋琬墓在锦州西七里。◎《钟会传》：会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当洒扫茔坟，【宋本作“坟茔”。】奉祠致敬。愿告其所在！”斌答书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来谓也。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县，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迈，乃欲屈驾脩敬坟墓。视子犹父，【◎宋本“子”作“予”，是。此

《论语》孔子之辞。◎邢昺《疏》云：言颜回师事于己，视予犹其父也。】颜子之仁也，闻命感怆，以增情思。”会得斌书报，嘉叹意义，及至涪，如其书云。

后主既降邓艾，斌诣会于涪，待以交友之礼。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斌弟显，为太子仆，会亦爱其才学，与斌同时死。

刘敏，左护军、扬威将军，与镇北大将军王平俱镇汉中。魏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议者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遂帅所领与平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亙百余里。【互见《王平传》。宋本“亙”作“亘”。】会大将军费祎从成都至，魏军即退，敏以功封云亭侯。【◎赵一清曰：○《永州府志》：刘优，零陵人。父绰，起家彭城，出补零陵太守，遂家焉。优少有儁声，举孝廉。献帝时为御史大夫，迁尚书仆射。孙敏，弱冠与蒋琬俱知名，举孝廉。后主时除侍御史，纠察名实，廷中称当。以功封云亭侯，加中书侍郎，拜成都尹。】

## 费祎

费祎【◎毛本“祎”作“袆”，误。◎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七《汉梁相费汎碑跋尾》云：○予家所收姓氏，文字粗备，以诸书参考，颇多柢梧不合。○《姓苑》云：费氏，禹后。汉有长房，《蜀志》有丞相祎。○又云：今琅邪亦有此姓，音父位反。○李利涉《编古命氏》云：费氏出自鲁桓公，少子季友，有勋于社稷，赐汶阳之田，封邑于费，子孙氏焉。汉有费将军，其后有费忠、费柔。柔適蜀为宁蜀人，忠之孙徙于荆州，后迁江夏。忠十代孙奕，奕孙祎，又家于蜀。晋平蜀，祎之子承复归江夏。○林宝《元和姓纂》云：费氏亦音秘，《史记》纣幸臣费中，夏禹之后。楚有无极，汉有直，蜀有祎，晋有诗。○又云：琅邪费氏，直之后也。○陈湘《姓林》云：费氏音蜚，夏禹之后。○余尝考之，此字有两姓，音读不同，源流亦异。其一音蜚，嬴姓，出于伯翳，《史记》所载费昌、费中，楚费无极，汉费将军、费直、费长房，蜀费祎之徒，是其后也。其一音秘，姬姓，出于鲁季友，《姓苑》所载琅邪费氏，而此碑所谓梁相费君，是其后也。然则《姓苑》、《姓纂》、《姓林》皆云夏禹之后，《姓纂》又云亦音秘，及谓琅邪费氏为直之后，皆其差误。而《编古命氏》以费将军、费祎之徒出于鲁季友，亦非也。余又按《春秋》僖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而《左传》亦以谓季友有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今以为季文有功封费者，盖碑之误。】字文伟，江夏鄳人也。【鄳音盲。【◎《郡国志》：荆州江夏郡鄳。◎刘昭注引《史记》曰：无忌说魏安僖王曰：“秦不敢攻冥阸之塞。”◎徐广云：即此县也。◎《一统志》：鄳县故城，在今河南汝宁府罗山县西南

九十里，即春秋楚冥阸之地。平靖关在今汝宁府信阳州东南九十里，南至湖北应山县亦九十里。其地为天下九塞之一，有大、小石门，凿山通道，极为险隘，即春秋时冥阸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赵一清曰：○杨戏《辅臣赞》注云：费宾伯名观，江夏鄳人，刘璋母，观之族姑。○岂即伯仁耶？】璋遣使迎仁，【◎钱大昭曰：上言伯仁，下单言仁，非史例也。】仁将祎游学入蜀。会先主定蜀，祎遂留益土，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时许靖丧子，允与祎欲共会其葬所。允白父和请车，和遣开后鹿车给之。允有难载之色，祎便从前先上。及至丧所，诸葛亮及诸贵人悉集，车乘甚鲜，允犹神色未泰，而祎晏然自若。持车人还，和问之，知其如此，乃谓允曰：“吾常疑汝于文伟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

先主立太子，祎与允俱为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为黄门侍郎。丞相亮南征还，群寮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华阳国志》卷七云：建兴三年十二月，诸葛亮至，群臣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费祎参乘。祎官小年幼，众士于是莫不易观。◎何焯曰：《御览》无“人”字。】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毛本 “昭”作“照”，误。◎钱大昭曰：吴吕岱为昭信中郎将，亦其类也。◎洪饴孙曰：昭信校尉，一人，蜀所置，主使命。】使吴。【◎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七十二：万里桥在益州南二里，亦名笃泉桥。桥之南有笃泉，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故曰万里桥。○《御览》卷七百七十八引《荆州先贤传》曰：吴与蜀和，遣使张温来修好。温辩论鲜有抑之者。诸葛亮以祎有俊才，宜遣报温，使以祎为奉信校尉。权时窃尊号，意犹豫不决。祎为陈兴亡之由，画开国建家之策，权甚悦。权性滑稽，时知名士皆在会，并使各发异端之难，祎应辄答，坐席称之，由是爱敬焉。◎弼按：○《邓芝传》：孙权请和，先主屡遣宗玮、费祎等报答。后主即位，初遣邓芝往吴。次年，吴遣张温报聘，蜀复令芝重往。○《荆州先贤传》云遣祎报温者，误也。又按权称尊号在吴黄龙元年，即蜀建兴七年，是时蜀遣卫尉陈震往贺。祎之使吴，在权未称尊号以前，当在蜀建兴三、四、五年，吴黄武四、五、六年。史言频烦至吴，即此数年间事。盖继邓芝之后，而在陈震之前也。】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吴志·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皆载与祎嘲笑之语。

◎何焯曰：仲谋气象，无异子桓，虽昭烈犹不免以诸毛绕喙取侮，岂汉末风气使然？】【◎

《祎别传》曰：【《费祎别传》，隋、唐志不著录。】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祎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

【孙权尝大醉，问祎杨仪、魏延之为人。祎答仪、延不协，起于私忿，无难御之事。见《董允传》注引《襄阳记》。】】权甚器之，谓祎曰：“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

【◎《祎别传》曰：权乃以手中所执宝刀赠之。【宋本“中”下有“常”字。】祎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讨不庭、禁暴乱者也，但愿大王勉建功业，同奖汉室，臣虽闇弱，终不负东顾。”】还，迁为侍中。【此即建兴五年诸葛《出师表》中所谓“侍中费祎，志虑忠纯”者也。】亮北住汉中，请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顾炎武曰：○《晋书·刑法志》：诏旨使问频繁。○《山涛传》：手诏频繁。○《文选》庾亮《让中书令表》：频繁省闼。○潘尼诗：频繁登二宫。○杜甫诗：三顾频繁天下计。○费祎、山涛二传“繁”作“烦”，盖后人减笔书也。】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军，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赵一清曰：文长未为军师，或是“帅”字之误。◎弼按：建兴八年，魏延为前军师，见《延传》。赵说误。】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亮卒，祎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祎别传》曰：于时军国多事，【◎宋本“军”作“战”，《通鉴》同。◎胡三省曰：战国者，谓国日有战争也。】公务烦猥，【猥，杂也。】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

【《通鉴》作“每省读文书”。】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董允代祎为尚书令，欲敩祎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滞。【愆，违也。】允乃叹曰：“人才力相县若此甚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通鉴辑览》曰：子贱鸣琴而单父治，巫马期日夜不处，而单父亦治。此久为记载家蹈袭套语。祎虽才优于允，其不逮诸葛甚明。诸葛犹孜孜奉国，食少事烦，而祎乃欲以清净名高，岂可为法？】】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魏军次于兴势，【兴势，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擐，胡贯翻。贯甲也。】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贼者也。”【◎《通鉴》“辨”作“办”。◎《通鉴辑览》曰：曹爽兴师不以正，且失地势，故祎得用逸待劳耳。若以从容围棋为足能办贼，器量较谢安矫情镇物尤为不及矣。】祎至，敌遂退，【◎祎进据三岭，以截曹爽，见《魏志·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晋书·文帝纪》：大将军曹爽之伐蜀也，以帝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次于兴势。蜀将王林夜袭帝营，帝坚卧不动。林退，帝谓玄曰：“费祎以据险距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宜亟旋军，以为后图。”爽等引旋，祎果驰兵趋三岭，争险乃得过，遂还。】封成乡侯。【◎殷基

《通语》曰：【◎《吴志·顾邵传》：云阳殷礼，零陵太守。◎裴注：○礼子基作《通语》曰：礼字德嗣，与张温俱使蜀，诸葛亮甚称叹之。○《文士传》曰：礼子基著《通语》数十篇。

◎又《吴志·张温传》：权罪温，幽之有司，下令曰：“殷礼本占候召，而温乞将到蜀，扇扬异国，为之谭论。”◎又《赵达传》：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隋书·经籍志·儒家》：

《通语》十卷，晋尚书左丞殷兴撰。◎《旧唐志》：《通语》十卷，文礼撰，殷奥续。◎《新唐志》：文礼《通语》十卷，殷兴续。◎侯康曰：殷兴续者，是先有其书，而兴续之。盖即续殷基之书，而二书遂合为一。裴注《费祎传》、《顾邵传》、《朱据传》、《孙和传》俱引殷基

《通语》。《意林》载《通语》八卷，不署名，疑亦引殷基书。◎姚振宗曰：○严可均《全晋文》云：殷兴，一作殷基，云阳人，吴零陵太守殷礼子，仕吴为无难督。入晋，迁尚书左丞，有《春秋释滞》十卷，《通语》十卷。○按，严氏之说盖据《隋志·春秋》、《儒家》两类，又证以裴注所称引，定殷兴即殷基。信如所言，则两唐志称“殷兴续”者，即殷基续，续其父礼书也。《蜀志·费祎传》注引殷基《通语》司马懿诛曹爽，祎设甲乙论平其是非云云，礼与张温使蜀，故得见祎此论，笔之《通语》中。◎弼按：张温使蜀在蜀建兴二年，即魏黄初五年；司马懿诛曹爽在魏嘉平元年，相去二十余年。费祎岂能于二十余年前预知司马懿诛曹爽之事，而设甲乙之论乎？姚氏谓殷礼与张温使蜀，故得见费祎此论，笔之《通语》中，真可谓时日颠倒，事实错误矣。◎黄以周《儆季杂箸·子叙》云：《文士传》，晋张隐所作，松之宋人，二家所见，当得其实。隋、唐志载《通语》十卷，多《意林》标目二卷，盖殷基

《通语》本止八卷，殷兴续之为十卷。《旧唐志》云殷兴续，当亦得其实。其以为文礼撰者，盖以基自叙其书有“父礼字惪嗣”云云，读者误仞为文礼也。礼，吴零陵太守；基，吴无难督；兴，晋尚书左丞。马竹吾辑是书，【竹吾，马国翰之号。】以兴为基之字，误。又以其官职不符，遂谓吴亡入晋，官至左丞，未免武断矣。然书成当在吴亡后，观其斥言孙权可知。

《御览》引殷兴《通语》，较裴注详，盖即兴之所修而续者。《意林》标目八卷，为基书，非兴书也。】司马懿诛曹爽，祎设甲乙论平其是非。【“平”与“评”同，见《张嶷传》。】甲以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属，得蒙顾命之任，而骄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树朋党，谋以乱国。懿奋诛讨，一朝殄尽，此所以称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为懿憾曹仲【宋本“憾”作“感”，误。】附己不一，【宋本“附”作“付”。】岂爽与相干？事势不专，以此阴成疵瑕。初无忠告侃尔之训，一朝屠戮，谗其不意，【谗，当作“搀”。】岂大人经国笃本之事乎！若

爽信有谋主之心，大逆已构，而发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从后闭门举兵，蹙而向芳，必无悉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宋本“闭”作“閇”。◎何焯曰：李氏以“门”字、“向”字、“悉”字为读。然似“忠臣”上有脱文，当以“兵”字、“芳”字为读，“悉”下元本尚有一字不辨。“宁”字属下句读。】以此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琬固让州职，祎复领益州刺史。祎当国功名，略与琬比。【◎《祎别传》曰：祎雅性谦素，【冯本、毛本“雅”作“推”，误。】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十一年，出住汉中。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胡三省曰：谘断者，谘之使断决也。】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胡三省曰：以祎之才识，乃复信望气者之说邪？葭萌汉属广汉郡，蜀先主改曰汉寿，属梓潼郡。◎《通鉴辑览》曰：祎秉钧专阃，当以君国为重，岂宜自计，乃惑于术数，率尔迁屯，鄙陋若此，安足兴任大事？亮素以忠纯目祎，失精鉴哉！】延熙十五年，【前有“延熙”二字，此衍。】命祎开府。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循，《魏志·三少帝纪》、本志《张嶷传》皆作“修”，《官本》亦作“修”。“循”、 “修”二字，隶书相近，易误。】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祎待新附太过，张嶷以书戒之，见《嶷传》。◎《通鉴辑览》曰：光武推心置腹，何尝不信任新附？或且因以建功，要之驾驭有道耳。祎之于郭循，平日既非深知，且为将而沈湎于酒，以致遭患，其失在祎，更非岑、来可比。】谥曰敬侯。子承嗣，为黄门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祎别传》曰：恭为尚书郎，显名当时，【宋本“时”作“世”。】早卒。】祎长女配太子璿为妃。

## 姜维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人也。【◎天水郡即汉阳郡，汉阳郡治冀，冀县在今甘肃巩昌府伏羌县南，又为凉州刺史治。天水郡详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及《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传》。◎《一统志》：○铁堂庄在甘肃秦州西。○《元一统志》：姜维铁堂庄在天水县东十里铁堂峡内，四山环抱，对面有孤塚，相传为维祖茔。◎《一统志》又云：姜维墓在伏羌县西南五十里，又有姜氏墓，去维墓不数武，维先茔也。】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仕郡上计掾，州郡为从事。【宋本“郡”作“辟”。】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毛本“场”作“塲”。】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祁山在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西北七十里，详见《魏志·明纪》青龙二年。】时天水太守適出案行，【太守马遵，见注。】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上邽在今甘肃秦州西南，见《魏志·明纪》太和五年。】维等觉太守

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等。【宋本无“等”字。】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街亭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东北，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亮拔将西县千余家及维等还，【西县在今甘肃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见《诸葛亮传》。】故维遂与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西，西县也。◎《郡国志》：汉阳郡冀县有雒门聚。◎刘昭注：来歙破隗嚣处。◎《一统志》：落门聚在巩昌府伏羌县西。】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乎西偏，【宋本“乎”作“在”。】又恐吏民乐乱，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宋本“回”作“叵”。】

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令

见亮。【宋本“便”下有“推”字。】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繇，当作“瑶”。】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诸军攻冀，皆得维母妻子，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宋本“没”作“杀”。】但系保官以延之。【◎梁章钜曰：官，当作“宫”。《汉书·苏武传》“老母系保宫”，少府官属有保宫令、丞，主领工徒役作。案彼时刑狱繁多，郡邸官寺，皆别置狱，故保宫亦有狱也。◎沈家本曰：○《魏书·明纪》太和元年注：保官空虚，初无资任。○何义门曰：魏制，凡镇守部曲将及外官长吏，并纳质任，有家口应从坐者，收系保官。○此“资”当作“质”，然则保官乃收质任所，未必为保宫之误。】◎此语与本传不同。】亮辟维为仓曹掾，【◎《续汉志》：丞相仓曹掾，主仓谷事。】加奉义将军，【◎洪饴孙曰：蜀置奉义将军一人。】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亦诸葛武侯从先主之年。】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李永南名邵，见《季汉辅臣赞》。马良字季常，有传，见前。】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梁章钜曰：○《水经·渭水注》云：诸葛亮表曰：“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案：蜀官有虎步监，盖羽林监之比，有中、左、右三营。】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通鉴考异》曰：维粗知学术，恐不至此。◎梁章钜曰：○《晋书·五行志》 “在”作“计”。○《古今注》云：相招召，赠之以文无。文无名当归。○《广雅·释草》：蕀苑，远志也，其上谓之小草。○王念孙《疏证》云：上谓台也。】】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

十二年，亮卒，维还成都，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随大将军蒋琬住汉中。琬既迁大司马，以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胡三省曰：蜀诸军时皆属蒋琬，姜维所领偏军耳。】六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是岁，汶山平康夷反，【汶山、平康俱见《后主传》延熙十年。】维率众讨定之。【◎杭世骏曰：○《旧唐书·地理志》云：维州薛城县，汉已前徼外羌冉駹之地，蜀刘禅时，蜀将姜维、马忠等讨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维故垒。】又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大”字衍，或衍“军”字。◎胡三省曰：○《水经注》：洮水与蜀白水俱出西倾山，山南即白水源，山东即洮水源。洮水东流迳吐谷浑中，又东迳临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枹罕入于河。诸县皆在洮东，若洮西则羌虏所居也。】胡王治无戴等举部落降，维将还安处之。【此皆蜀延熙十年事，即魏正始八年也。互见《后主传》及《魏志·郭淮传》。】十二年，假维节，复出西平，【西平，见《后主传》。】不克而还。维自以练西方风俗，【◎胡三省曰：姜维本天水冀人，故自以为练西方风俗。练，习也。】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何焯曰：欲断陇则当及曹爽初诛，众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时。文伟身驻汉川，以牵关中之救，伯约以万众招诱羌、胡，披割西鄙，过相裁制，又失事机，元逊轻举于东，文伟坐待于西，皆若天之假助典午以成其奸者，可长太息。】【◎《汉晋春秋》曰：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丞相，谓诸葛亮。】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通鉴》“敬”作“谨”。】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倖而决成败于一举。【《通鉴》无“以”字、“而”字。】若不如志，悔之无及。”【◎《通鉴》：及祎死，维得行其志。◎胡三省曰：费祎死，蜀诸臣皆出维下，故不能裁制之。◎又曰：此为维以劳民亡蜀张本。◎《通鉴辑览》曰：祎之言似是而非。试思后主昏庸，信任奸宦，安能保国治民？若姜维虽近冒昧，然其志固在乘机恢复也。少与之兵，自是败国事，安得谓忠？庸腐者流，但言息兵，则抚掌大悦，宜其以祎为是耳。】】

十六年【魏嘉平五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營，【◎毛本“營”作“营”，误。石營在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西北，见《魏志·陈泰传》、《郭淮传》。◎胡三省曰：石營在董亭西南，维盖自武都出石營也。】经董亭，【董亭在巩昌府宁远县西南，见《魏志·邓艾传》。】围南安，【南安，见《后主传》延熙十六年。】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洛门见前。◎胡三省曰：即天水冀县落门聚。】维粮尽退还。明年，加督中外军事。复出陇西，

【陇西郡治狄道，安帝永初五年，徙治襄武。襄武故城，在今巩昌府城东南五里。】守狄道，

【“守”字疑误。宋本无下“狄道”二字。】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与魏将徐质交锋，斩首破敌，魏军败退。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间、狄道、临洮三县民还。【河间，当作“河关”。河关、狄道、临洮均详见《后主传》延熙十七年。】后十八年，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经退保狄道城，维围之。魏征西将军陈泰进兵解围，维卻住锺题。【◎锺题，见《后主传》延熙十八年。是时张翼劝维不宜复进，见《翼传》。◎何焯曰：此功若在秦川，不亦伟哉！吴殷礼言于仲谋曰：“民疲威消，时往力竭，不能不相为惜此小用也。”】

十九年春，就迁维为大将军。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上邽在今甘肃秦州东南，见《邓艾传》。◎何焯曰：此胡济又一人，非胡伟度。◎弼按：胡伟度见《董和传》注。】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段谷在甘肃秦州东南，见《邓艾传》。◎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五十：段谷水出秦州清水县东南山下。】星散流离，死者甚众。【◎胡三省曰：言士卒迸散如星，不能收拾成队伍。】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二十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维欲乘虚向秦川，【◎胡三省曰：秦地四塞以为固，渭水贯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谓之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骆谷在今陕西西安府盩厔县西南，见《后主传》建兴二十年。】径至沈岭。【◎沈岭在盩厔，见《曹爽传》“三岭”注。◎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三十：姜维岭本名沈岭，在盩厔县南五十里。】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长城在今盩厔县东南，见《邓艾传》。】维前住芒水，【◎亡水在骆谷东，见《后主传》延熙二十年。◎赵一清曰：○《水经·渭水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流迳玉女房，又北迳盩厔县之竹圃，中分为二水。○此“亡”字误。◎梁章钜曰：

* 《盩厔县志》：黑水谷在县东南，即芒谷也。水黑色，故亦名黑水谷。○明监本误作“亡水”，殿本已据《邓艾传》改正。】皆倚山为营。【“皆”字疑衍。】望、艾傍渭坚围，维数下挑战，望、艾不应。景耀元年，维闻诞破败，乃还成都。复拜大将军。【◎胡三省曰：维以段谷之败，贬行大将军事。】

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適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诸葛亮筑汉、乐二城，见

《后主传》建兴七年，即魏明帝太和三年。】使敌不得入平，【◎《通鉴》作“听敌入平”。

◎胡三省曰：谓纵敌使入平地也。】且重关镇守以捍之。【《通鉴》作“重关头镇守以捍之”。】

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通鉴》“并进”作“旁出”。】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通鉴辑览》曰：外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敌，且欲俟其退而出搏之，真开门揖盗之见。刘友益以为维之失计，汉所以亡，良然。】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胡三省曰：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为亡蜀张本。】又于西安、

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西安围见杨戏《辅臣赞》末《王嗣传》。建威在甘肃階州成县北，见《诸葛亮传》。武城在甘肃巩昌府宁远县西南，见《邓艾传》。余未详。◎赵一清曰：诸城在今階成、凤沔间。◎萧常曰：○皆巴汉之境。○范《书·光武纪》十一年注：武卫即下辨，属武都郡。今成州同谷县，旧名武卫城。○石门即龙门。○杜甫《龙门镇诗》：石门云雷隘，古镇峰峦集。】

五年，维率众出汉、侯和，【侯和，今甘肃洮州厅南，见《魏志·陈留王纪》景元三年。】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沓中在今洮州西南，见《陈留王纪》景元四年。】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阎宇见《马忠传》，又见《霍峻传》注引《襄阳记》。】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

【◎《华阳国志》曰；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胡三省曰：司马昭因是决计绊维于沓中而伐蜀。】】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阳安关口在宁羌州西北一百里，详见《钟会传》。阴平桥头在甘肃階州文县南，详见《邓艾传》。◎胡三省曰：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以防未然。”【◎何焯曰：此密表而不关尚书，故思远不能力争。伯约不贻思远书言其事，当以素非同心故也。】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胡三省曰：致，至也，又诣也，送也。】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

《通鉴辑览》曰：会、艾方锐意图蜀，蜀之君臣，即防守阨塞，尚恐不足御之，反以阉竖信巫，致使从中掣肘，不亡何待？禅之庸闇，更不止于燕雀处堂矣。】及钟会将向骆谷，邓艾将入沓中，然后乃遣右车骑廖化诣沓中为维援，左车骑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以为诸围外助。比至阴平，闻魏将诸葛绪向建威，故住待之。月余，维为邓艾所摧，还住阴平。【◎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五十九：文县东七里麻关谷口有邓艾城，艾入蜀时所筑，旁有姜维城，为维与艾相守处。】钟会攻围汉、乐二城，遣别将进攻关口，蒋舒开城出降，傅佥格斗而死。【佥，傅彤子。先主征吴，彤战死，见《季汉辅臣赞》注。】【◎《汉晋春秋》曰：蒋舒将出降，乃诡谓傅佥曰：“今贼至不击而闭城自守，非良图也。”佥曰：“受命保城，惟全为功，今违命出战，若丧师负国，死无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克敌为功，请各行其志。”遂率众出。佥谓其战也，【◎《通鉴》此句下有“不设备”三字。◎胡三省曰：使舒果迎战，亦未可保其必胜，佥何为不设备邪？关城失守，佥亦有罪焉。】至阴平，以降胡烈。烈乘虚袭城，佥格斗而死，魏人义之。◎《蜀记》曰：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胡三省曰：○宋白曰：武兴，汉武都沮县地，○《元和》：兴州城即古武兴城也。蜀以处当冲要，置武兴督以守之。○无称，言其庸庸无可称者。◎谢鍾英曰：○

《水经注》：汉水东迳武兴城南。○《元和志》：即兴州城，城周五百许步，惟开西北一门，外有仓垒，三面周匝。○《方舆纪要》：今陕西汉中府略阳县治。】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汉中守。舒恨，故开城出降。】会攻乐城，不能克，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翼、厥甫至汉寿，维、化亦舍阴平而退，適与翼、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会。【◎剑阁，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南，详见《邓艾传》。◎杭世骏曰：○《益州记》：姜维抗钟会故垒，其山峭壁千丈，下临绝涧。】会与维书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侨，能喻斯好。”【◎宋本“侨”作“乔”，监本“侨”作“有”，均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侨字子产。】维不答书，列营守险。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

而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胡三省曰：阴平景谷道即汉德阳亭故处。◎详见《邓艾传》。】遂破诸葛瞻于绵竹。【绵竹，见《刘焉传》。】后主请降于艾，艾前据成都。维等初

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建宁郡治味，今云南曲靖府南宁县西十五里，详见《后主传》建兴三年。】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郪县，今四川潼川府三台县南，见《钟会传》。◎谢鍾英曰：郪道，郪县之道也。◎或曰：审虚实，已有去就之意矣，与诸葛绵竹之师不同。】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胡三省曰：观此，则蜀之将士，岂肯下人哉？其主不能用之耳！】【◎干宝《晋纪》云：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

会厚待维等，皆权还其印号节盖。【《通鉴》“号”作“绶”。】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杜预事见《魏志·杜畿传》注。】“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诸葛诞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不能胜也。”【◎《世语》曰：时蜀官属【◎赵一清曰：“蜀”上疑落“征”字。】皆天下英俊，无出维右。】会既构邓艾，艾槛车征，因将维等诣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钟会传》：会内有异志，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槛车征艾。会所惮惟艾，艾既禽而会独统大众，遂谋反。】【◎《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谓毌丘俭、诸葛诞之役。】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此蒯通说韩信语也。◎《汉书·蒯通传》：通说信曰：“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师古曰：安，焉也。】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闇主愚臣哉？【冯本“主”作“王”，误。】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胡三省曰：越大夫范蠡既与越王勾践灭吴，以雪会稽之耻，乃扁舟五湖泛海而止于陶，欲绝其迹，乃号曰陶朱公。】登峨嵋之岭，【◎《一统志》：峨眉山在今四川嘉定府峨眉县西南，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左思《蜀都赋》：抗峨眉之重阻。◎《华阳国志》：南安县南有峨眉山。◎《水经注》：峨眉山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峙，如峨眉焉。】而从赤松游乎？”【◎《汉书·张良传》：良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师古曰：赤松子，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此时士季年方四十，血气正盛，又习见曹氏、司马氏篡夺之事，自谓强兵在握，大功可成，操之过急，变生仓卒，则为士季所不及料耳。】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胡三省曰：言为乱也。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弼按：会之用维，以其非司马氏之党，且为亡国之将，而其才亦可用也。】由是情好欢甚。【◎刘咸炘曰：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华阳国志》曰：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监本“还”作“远”，误。】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胡三省曰：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贬，皆非也。】◎孙盛《晋阳秋》曰：盛以永和初【◎何焯曰：永和三年，李势破灭，是年丁未，去蜀亡景耀六年癸未，凡六十五年。】从安西将军平蜀，【◎《晋书·孙盛传》：庾翼代庾亮，以盛为安西谘议参军。会桓温代翼，留盛为参军，与俱伐蜀。蜀平，赐爵安怀县侯。】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由，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覆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

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闇哉！【◎王崇曰：邓艾以疲兵二万，溢出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为成禽。禽艾已讫，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远至五城，使艾轻进，径及成都，兵分家灭，己自招之。然以钟会之智略，称为子房，姜维陷之莫至，尅犍筹算，相应优劣，惜哉！愚以为维徒能谋一会，不虑穷兵十万，难为制御，美意播越矣。◎见《华阳国志·七》。】◎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也。【◎宋、元本“也”作“矣”。◎何焯曰：杀会易，复蜀难。】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宋本“手”作“牙”。◎按：当作“互”。】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元本“会”作“集”。】复可谓之愚闇哉！】欲授维兵五万人，使为前驱。【◎《钟会传》：会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魏将士愤怒，杀会及维，维妻子皆伏诛。【详见《钟会传》。】【◎《世语》曰：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胡三省曰：斗非身所能容，恐当作“升”。◎何焯曰：古“升”字与“斗”字相类，亭林亦云。】】

郤正著论论维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或曰：幽滞之人，当感泣地下也，安得世有斯人，使负累之士，一为伸眉也哉！◎刘咸炘曰：此论舍大而赞其细，正乃谯周之党，宜其言如此。】【◎孙盛曰：异哉郤氏之论也！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宋本“维”作“雅”，冯本作“虽”。】而微自藻洁，

【冯本“洁”作“絜”。】岂异夫盗者分财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也？【◎《史记·货殖传》：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臣松之以为：郤正此论，取其可称，不谓维始终行事皆可准则也。所云“一时仪表”，止在好学与俭素耳。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盛相讥贬，惟可责其背母。余既过苦，【何焯校改“苦”作“苛”。】又非所以难郤正也。】

维昔所俱至蜀，梁绪官至大鸿胪，尹赏执金吾，梁虔大长秋，皆先蜀亡没。

评曰：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或曰：因事推美，决知陈寿无致憾诸葛之事。】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臣松之以为：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今讥其未尽而不著其事，故使览者不知所谓也。【◎何焯曰：此皆承祚在晋之逊词，裴注驳之，或未喻其指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见《老子》六十章。◎王弼注云：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何焯曰：宫中府中，理民治戎，立国一不可阙。今伯约孤立，后主昏蔽，其本已摇，加之政刑非昔，不能使民忘其败。上邽

之役，甚于街亭，伯约但见前人裁制之过，不知失文伟之助，亦不复可以有为。此诚志士为之深悲者也。◎刘咸炘曰：○尚云：维虐用其民，开门揖盗，评责其玩众黩旅，一切伪降之谋，皆削而不载，所以深罪之。○按尚说是陈意，陈之贬姜，乃承其师谯周之论。】【◎干宝曰：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毛本 “所”作“死”。◎王鸣盛曰：姜维志在复蜀，不成被杀，其赤心则千载如生。陈寿蜀人而入晋，措词之际，有难焉者。史评于其死事，反置不论，而但讥其玩众黩旅，以致陨毙。寿岂不知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特敌国之词云尔。若以维之谋杀钟会为非，则寿不肯为此言，此其所以展转诡说，以避咎也。维之于蜀，犹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宋耳。◎何焯曰：○蜀事以葛始，以姜终，十卷实相为首尾。其末卷则特为杨戏之赞而设也。

* 《蜀都赋》曰：匪葛匪姜，畴能是恤！◎刘咸炘曰：何说似是而实不然。杨戏与邓、张诸人实不相连贯。邓、张诸人，固当居蒋、费之后，自不得终于姜。以杨《赞》终，固有意，而邓、张次此卷，则非特置也。】】

# 卷四十五·蜀书十五·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三国志四十五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邓芝传、张翼传、宗预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杨戏传 文本提供：三国友盟】

【复校：擎骥】

## 邓芝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钱大昕曰：义阳不在蜀境内，汉末亦未有义阳郡，盖史据魏、晋之郡县书之，《来敏传》同。◎弼按：义阳郡详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新野县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汉司徒禹之后也。汉末入蜀，未见知待。时益州从事张裕善相，【张裕晓占候，见《周群传》。】芝往从之，裕谓芝曰：“君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

【◎沈家本曰：“大”字衍。】封侯。”芝闻巴西太守庞羲好士，往依焉。【庞羲，见《刘焉传》。】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郫县，见《杨洪传》。】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所在清严有治绩，入为尚书。

先主薨于永安。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玮、费祎等与相报答。【◎官本《考证》曰：《先主传》作“宗玮”。】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胡三省曰：申亦重也，所以申固盟约也。】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芝乃自表请见权曰：“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权乃见之，语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胡三省曰：四州，荆、扬、梁、益也。◎弼按：四州，荆、扬、益、交也。是时未有梁州，胡注误。】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胡三省曰：重险，谓外有斜、骆、子午之险，内有剑阁之险也。】吴有三江之阻，【三江，详见《许靖传》。】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通鉴》“必”见“亦”。】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

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沈钦韩曰：○《史记·吴王濞传》：胶西王相谏王曰：“今大王与吴西乡，第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芝语本此。】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权与亮书曰：“丁厷掞张，【◎掞，音夷念反，或作艳。◎臣松之案：《汉书·礼乐志》曰“长离前掞光耀明”，【◎今本《汉志》作“长丽前掞光耀明”。◎晋灼曰：掞，即光炎字也。◎臣瓒曰：长丽，灵鸟也。故相如赋曰“前长丽而后矞皇”，旧说云鸾也。张衡《思玄赋》亦曰 “前长丽使拂羽”。◎师古曰：晋、瓒二说是也。丽，音离。掞，音艳。】左思《蜀都赋》“摛藻掞天庭”。孙权盖谓丁厷之言多浮艳也。】阴化不尽；【阴化，见《蒋琬传》。《华阳国志》 “丁厷”作“丁宏”，“不尽”作“不实”。】和合二国，唯有邓芝。”及亮北住汉中，以芝为中监军、扬武将军。【建兴六年，芝失利于箕谷，见《赵云传》。】亮卒，迁前军师、前将军，领兖州刺史，封阳武亭侯，顷之，为督江州。【◎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二十：黔州彭水县三峿山，邓芝曾大战于此。○《水经·江水注》：巴之三关，阳关一也。延熙中，蜀车骑将军邓芝为江州都督，治此。】权数与芝相闻，馈遗优渥。延熙六年，就迁为车骑将军，后假节。十一年，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芝率军征讨，即枭其渠帅，百姓安堵，【◎《后主传》：延熙十一年，涪陵属国民夷反。◎此脱“属”字。◎《华阳国志》云：延熙十三年，涪陵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乃移其豪徐、蔺、谢、危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华阳国志》曰：芝征涪陵，见玄猿缘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叶塞其创。芝曰：“嘻，吾违物之性，其将死矣！”一日，芝见猿抱子在树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为拔箭，以木叶塞创。芝乃叹息，投弩水中，自知当死。】十四年卒。【◎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八十七：遂州青石县以界内有青石山为名，邓芝见此山美之，后遂葬焉。○又《魏书·地形志》：恒农郡北陕县有邓芝祠。○一清案：伯苗无闻于中土，疑是邓艾祠，“芝”字误也。】

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钱大昕曰：芝止为车骑将军，未尝为大将军，“大”字衍。◎沈家本曰：芝以建兴五年为扬武将军，十二年迁前将军，延熙六年迁车骑将军，十四年卒。凡为将军二十五年，未尝为大将军也。】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性刚简，不饰意气，不得士类之和。

【芝性骄傲，见《宗预传》。】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子良，袭爵，景耀中为尚书左选郎，【◎洪饴孙曰：蜀郎中有吏部、左选、右选、度支诸曹。】晋朝广汉太守。【◎梁章钜曰：此六字殊赘。◎钱大昭曰：此叙蜀事，不必说到晋。◎沈家本曰：此六字疑是裴注之文，传写误入正文者。】

## 张翼

张翼字伯恭，犍为武阳人也。【犍为郡治武阳，见《刘焉传》。】高祖父司空浩，【◎范《书》 “浩”作“晧”。晧字叔明。◎《尔雅·释天》《释文》云：晧，光明也。】曾祖父广陵太守纲，皆有名迹。【◎《华阳国志》卷十云：张翼，文纪孙也。◎似当作“文纪曾孙”。】【◎《益部耆旧传》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学京师，【◎范《书·张晧传》：六世祖良，高帝时为太子少傅，封留侯。】与广汉镡粲、【◎《华阳国志》卷十中云：镡显，字子诵，郪人。与张霸、李郃、张晧、陈禅为友。◎事迹相同而名异，或为一人，未可知也。】汉中李郃、

【◎范《书·方术传》：李郃字孟节，汉中南郑人。郃岁中举孝廉，五迁尚书令，又拜太常。代袁敞为司空，数陈得失，有忠臣节。复为司徒。谋立顺帝，封涉都侯，辞让不受。年八十

余，卒于家。】蜀郡张霸【◎范《书·张霸传》：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数岁而知孝让，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永元中为会稽太守，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后当为五更，会疾卒。】共结为友善。大将军邓骘辟浩，稍迁尚书仆射，出为彭城相，荐隐士闾丘邈等，【《华阳国志》“邈”作“迁”。】征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议废太子，唯浩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议以为不可。顺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华阳国志·赞》云：张公执宪，克智克聪。极位青紫，实作司空。◎又云：清河赵腾坐谤讪当诛，所引八十余人。晧以圣贤明义争之，咸称平当。】◎《续汉书》曰：纲字文纪，少以三公子经明行修举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为侍御史。汉安元年，拜光禄大夫，与侍中杜乔等八人同日受诏，持节分出，案行天下贪廉，墨绶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驿表闻，威惠清忠，名振郡国，号曰八雋。【◎范《书·顺帝纪》：汉安元年八月丁卯，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周举传》：拜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胡三省曰：刺史、二千石大吏，驿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驿马，欲速达京阙也。墨绶，县令、长也；令、长以下，便收案举劾。◎惠栋曰：案汉法，墨绶有罪先请，今权时定制，如前汉吕步舒治淮南狱，颛断于外，不请也。

◎沈家本曰：“威惠清忠”句上下疑有夺文。以《周举传》证之，司马虽不必与范史同，然上文既云“案行天下贪廉”，下文不应偏举一事也。】是时，大将军梁冀侵扰百姓，乔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纲独埋车轮于洛阳都亭不去，【◎范《书·张纲传》：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苏舆曰：○案《孙子·九地篇》：方马埋轮。○注：埋轮，持不动也。○《马融传》：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传亦谓驻车轮于此，不肯之部，非真埋之于地也。】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章怀注：《前书》京兆督邮侯文之辞。】遂上书曰：“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姿，安居阿保，

【范《书》作“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饕，【◎

《左传》：申包胥曰：“吴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也。”】甘心好货，纵恣无厌，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于左，皆忠臣之所切齿也。”书奏御，【◎章怀注：御，进也。】京师震悚。时冀妹为皇后，内宠方盛，冀兄弟权重于人主，顺帝虽知纲言不诬，然无心治冀。冀深恨纲。会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纲，乃讽尚书以纲为广陵太守；【◎《华阳国志》卷十中云：纲出宫埋车，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尸禄素餐，不堪其职。出城，又奏司隶校尉赵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臧污浊乱，槛车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贬秩；免峻等。又奏鲁相寇仪，仪自杀。威风大行，郡县莫不肃惧。还，冀恨之，出为广陵太守。】若不为婴所杀，则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辄多请兵，及纲受拜，诏问：“当得兵马几何？”纲对曰：“无用兵马。”遂单车之官，径诣婴垒门，示以祸福。婴大惊惧，走欲闭门。纲又于门外罢遣吏兵，留所亲者十余人，以书语其长老素为婴所信者，请与相见，问以本变，因示以诏恩，使还请婴。【◎王補曰：其事与韩愈《曹成王碑》讨良相类。】婴见纲意诚，即出见纲。纲延置上坐，【◎王先谦曰：盖即婴营外别为会所以延之。】问其疾苦，礼毕，乃谓之曰：“前后二千石，【两千石，谓太守也。】多非其人，杜塞国恩，肆其私求。乡郡远，天子不能朝夕闻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为之者乃非义也。忠臣不欺君以自荣，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冯本“捐”作“损”。】天子圣人，【范《书》作“今主上仁圣”。】欲文德以来之，故使太守来，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也。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发怒，【范《书》

“发”作“震”，下有“荆、扬、兖、豫”四字。】大兵云合，岂不危乎！【◎范《书》此句下云：若不料强弱，非明也；弃善取恶，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血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宜深计其利害。”婴闻，泣曰：“荒裔愚人，数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婴等更生之泽，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纲曰：“岂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当相显以爵位，何祸之有乎？”婴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领以就农亩，则抱戴没齿，爵禄非所望也。”婴虽为大贼，起于狂暴，自以为必死，及得纲言，旷然开明，乃辞还营。明日，遂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诣纲降。纲悉释缚慰纳，谓婴曰：“卿诸人一旦解散，方垂荡然，当条名上之，必受封赏。”婴曰：“乞归故业，不愿以秽名污明时也。”纲以其至诚，乃各从其意，亲为安处居宅。子弟欲为吏者，随才任职，欲为民者，劝以农桑，田业并丰，南州晏然。【◎或曰：广陵属徐州刺史部，距雒阳千里而近。而曰“荒裔”，曰“南州”，岂以徐戎、淮夷即谓之裔地欤？◎沈钦韩曰：○《寰宇记》：张纲沟在广陵县东三十里，从岱石湖入四里至沟中心，与海陵分界。纲为广陵太守，劝课农桑，于东陵村东开此沟引湖水灌田，以此立名。】论功，纲当封，为冀所遏绝，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征欲用之。婴等上书，乞留在郡二岁。建康元年，病卒官，时年三十六。【袁宏《纪》作“四十六”。】婴等三百余人，皆衰杖送纲丧至雒阳，【◎范《书·纲传》：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纲自被疾，吏人咸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弼按：○范《书》本传云葬犍为，《续汉书》云“送纲丧至雒阳”，“雒”字或为“武”字之误。○《方舆胜览》：纲墓在眉州犍为县崌崃山东。】葬讫，为起冢立祠，四时奉祭，思慕如丧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诏褒扬，除一子为郎。【◎范《书·纲传》：诏曰：“故广陵太守张纲，大臣之苗，剖符统务，正身导下，班宣德信，降集剧贼，未升显爵，不幸早卒。朕甚愍焉！”拜纲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先主定益州，领牧，翼为书佐。建安末，举孝廉，为江阳长，【◎江阳，见《先主传》建安十六年。翼为沔阳长，见

《赵云传》注。◎钱大昕曰：当作“江阳”。】徙涪陵令，【涪陵，见《后主传》延熙十一年。】迁梓潼太守，累迁至广汉、蜀郡太守。建兴九年，为庲降都督、【庲降都督，见《霍峻传》。】绥南中郎将。【◎洪饴孙曰：绥南中郎将，一人，蜀所置。】翼性持法严，【毛本“持”作“恃”，误。】不得殊俗之欢心。耆率刘胄背叛作乱，翼举兵讨胄。胄未破，会被征当还，群下咸以为宜便驰骑即罪，【◎《通鉴》作“其人谓翼宜速归即罪”。◎胡注：其人，谓召翼者也。即，就也。】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毛本“场”作“塲”。】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闻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亮卒，拜前领军，追论讨刘胄功，赐爵关内侯。延熙元年，入为尚书，稍迁督建威，

【建威，见《诸葛亮传》。】假节，进封都亭侯，征西大将军。

十八年，与卫将军姜维俱还成都。维议复出军，唯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维不听，将翼等行，进翼位镇南大将军。维至狄道，【狄道，见《后主传》延熙十七年。】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翼曰：“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维大怒。曰：“为蛇画足。”【◎《通鉴》“为蛇画足”在“进或毁此大功”之下，亦为翼语。

《华阳国志》同，此传失之。◎刘家立曰：“维大怒曰”四字疑衍文。◎胡三省曰：○《战国策》：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移师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曰：“楚有祠者赐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各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先成，引酒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为足未成，一人之蛇后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酒。今君攻魏既胜，复移师攻齐，是为蛇足者也。”昭阳悟，乃还军。】维竟围经于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

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迁左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六年，与维咸在剑阁，共诣降钟会于涪。明年正月，随会至成都，为乱兵所杀。【◎《华阳国志》曰：翼子微，笃志好学，官至广汉太守。【《晋书·李特载记》作“张徵”，其为广汉太守战死事亦见此。】】

## 宗预

宗预字德艳，南阳安众人也。【安众，今河南南阳府镇平县东南，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年。】建安中，随张飞入蜀。建兴初，丞相亮以为主簿，迁参军、右中郎将。及亮卒，吴虑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巴丘，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胡三省曰：此巴丘即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有天岳山，临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塿，谓之巴蛇冢，相传以为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因谓之巴陵。】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闻之，亦益永安之守，【永安，见《先主传》章武二年。】以防非常。【◎何焯曰：永安益守，则图关中者力又减矣，此刘、葛所以优与吴盟。然斯时公琰未有远名，于事势宜然。】预将命使吴，孙权问预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预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权大笑，嘉其抗直，

【◎《御览》“直”作“荩”，《通鉴》作“尽”。◎胡三省曰：谓抗言不为吴屈，又尽情无所隐也。】甚爱待之，见敬亚于邓芝、费祎。【◎胡三省曰：蜀先主殂，诸葛亮当国，始遣邓芝使吴。◎弼按：先主未殂以前已遣宗玮、费祎使吴矣，不始于邓芝也。】迁为侍中，徙尚书。延熙十年，为屯骑校尉。时车骑将军邓芝自江州还，来朝，谓预曰：“礼，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预答曰：“卿七十不还兵，我六十何为不受邪？”【◎臣松之以为：芝以年啁预，是不自顾。然预之此答，触人所忌。载之记牒，近为烦文。】芝性骄傲，自大将军费祎等皆避下之，而预独不为屈。预复东聘吴，孙权捉预手，涕泣而别曰：“君每衔命结二国之好。今君年长，孤亦衰老，恐不复相见！”遗预大珠一斛，【◎《吴历》曰：预临别，谓孙权曰：“蜀土僻小，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君臣凭恃，唯陛下重垂神虑。”又自说“年老多病，恐不复得奉圣颜”。◎孙盛曰：夫帝王之保，【元本“保”作“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横万里，求相资赖哉？【宋本“求”作“永”。】昔九国建合从之计，而秦人卒并六国；【◎《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六国者，韩、魏、赵、燕、楚、齐是也。与秦为七雄。又六国与宋、卫、中山为九国，其三国盖微，又前亡。】嚣、述营辅车之谋，【◎范《书·隗嚣传》：嚣遣使称臣于公孙述，述以嚣为朔宁王。】而光武终兼陇、蜀。夫以九国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观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强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谄哉！】乃还。迁后将军，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将军，【《华阳国志》“征西”作“征北”。】赐爵关内侯。景耀元年，以疾征还成都。后为镇军大将军，领兖州刺史。时都护诸葛瞻初统朝事，廖化过预，欲与预共诣瞻许。预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窃已过，但少一死耳，何求于年少辈而屑屑造门邪？”遂不往。

廖化字元俭，本名淳，【◎廖淳为阴平太守，见《魏志·明纪》景初二年注引《魏书》作“惇”。◎潘眉曰：“惇”乃“淳”字之讹。】襄阳人也。【◎《襄阳耆旧传》云：中庐人。】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秭归，今湖北宜昌府归州治，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宜都郡，见《先主传》章武二年。】先主薨，为丞相参军，后为

督广武，【广武，未详其地，当如《姜维传》所云西安、建威诸围守，又如《张翼传》督建威之例。】稍迁至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以果烈称。官位与张翼齐，而在宗预之右。【◎《汉晋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左传》：鲁众仲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伯约之谓也。知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通鉴》作“将何以存”。◎胡三省曰：谓较智则不出于敌人之上，而较力则又弱小也。】《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

咸熙元年春，化、预俱内徙洛阳，道病卒。

## 杨戏

杨戏【◎潘眉曰：《华阳国志》作“杨羲”。“羲”、“戏”古字通。“伏羲”《庄》、《荀》俱作“宓戏”，然则杨戏之戏当读作平声。】字文然，犍为武阳人也。【犍为郡治武阳，见《刘焉传》。】少与巴西程祁公弘、【祁，程畿子，见《辅臣赞》注。】巴郡杨汰季儒、蜀郡张表伯达【张表，见《马忠传》。】并知名。戏每推祁以为冠首，【冯本“每”作“毋”，误。】丞相亮深识之。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府辟为属主簿。亮卒，为尚书右选部郎，【◎洪饴孙曰：蜀郎中有吏部、左选、右选、度支诸曹。】刺史蒋琬请为治中从事史。琬以大将军开府，又辟为东曹掾，【◎《蒋琬传》：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琬与言论，时不应答。】迁南中郎参军，副贰庲降都督，【庲降都督，见《霍峻传》。】领建宁太守。【建宁郡治，见《后主传》建兴三年。】以疾征还成都，拜护军监军，出领梓潼太守，入为射声校尉，所在清约不烦。延熙二十年，随大将军姜维出军至亡水。【亡水，见《后主传》延熙二十年，又见《姜维传》。】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维外宽内忌，竟不能堪，【宋本“竟”作“意”。】军还，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或校改作“奏免戏为庶人”。◎何焯曰：伯约于此不及公琰远矣。】后景耀四年卒。

戏性虽简惰省略，未尝以甘言加人、过情接物，书符指事，希有盈纸。然笃于旧故，居诚存厚。与巴西韩俨、黎韬童幼相亲厚，后俨痼疾废顿，韬无行见捐，戏经纪振恤，恩好如初。又时人谓谯周无当世才，少归敬者，唯戏重之，尝称曰：“吾等后世，终自不如此长儿也。”【谯周身长八尺，故云。】有识以此贵戏。

张表有威仪风观，始名位与戏齐，后至尚书，督庲降后将军，先戏没。祁、汰各早死。

【◎戏同县后进有李密者，【◎《华阳国志》“密”作“宓”。◎《晋书·孝友传》：密，一名虔。◎《文选》李注同。◎梁章钜曰：“虔”字当是“虙”字之误。◎沈家本曰：“密”、“宓”古通用。本书“秦宓”，范史作“密”，此其证也。若“密”、“宓”、“虙”，则义不同，书传 “虙”字有误作“宓”者，疑此乃“密”，又误“虙”，“虙”又误“虔”字也。】字令伯。◎

《华阳国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朱提郡，见《李严传》。】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晋书·孝友传·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密见养于祖母。治《春秋左氏传》，博览多所通涉，【◎《晋书·密传》：密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机警辩捷。事祖母以孝闻，其侍疾则泣涕侧息，日夜不解带，膳饮汤药，必自口尝。本郡礼命不应，州辟从事；【“事”下疑脱一字。】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奉使聘吴。吴主问蜀马多少，对曰：“官用有余，人间自足。”吴主与群臣泛论道义，谓“宁

为人弟”。密曰：“愿为人兄矣。”【今本常《志》无“矣”字。】吴主曰：“何以为兄？”密曰： “为兄供养之日长。”吴主及群臣皆称善。【◎《晋书·密传》：密少仕蜀为郎，数使吴，有才辨，吴人称之。】蜀平后，征西将军邓艾闻其名，请为主簿，及书招，欲与相见，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养。【◎《魏志·吕虔传》注：王祥性至孝，事后母色养无怠。◎今本常《志》此句下有“拒州郡之命，独奖学立旌授生”二语。】晋武帝立太子，征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遣，于是密上书曰：【宋本“书”作“疏”。】“臣以险舋，【◎沈家本曰：冯本、毛本、官本“舋”作“亹”，并误。《晋书》、《文选》作“衅”，“衅”、“舋”同字。】夙遭闵凶，【◎李善注：○贾逵《国语》注曰：衅，兆也。○《左氏传》：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见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李善注：○字书曰：祚，幅也。】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早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李善注：○如淳《汉书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汉书》曰：太子属官有洗马。○如淳曰：前驱也。】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李善注：○《广雅》曰：猥，顿也。○《汉书》：谷永上书王凤曰：“齐客陨首公门，以报恩施。”○《史记》曰：孟尝君相齐，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尝君问其故，对日：“有贤，窃假之。”数年，或毁孟尝，孟尝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不作乱，请身盟，遂自刎宫门，以明孟尝。】臣具表闻，【《晋书》、《文选》“具”下有“以”字。】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苟顺私情，【《文选》“苟”上有“欲”字。《晋书》“顺”作“徇”。】

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李善注：○《孔丛子》：孔子曰：“吾于狼狈见圣人之志。”○荀悦《汉纪》论曰：周勃狼狈失据，块然囚执。】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愍，【◎《晋书》“愍”作“恤”。《文选》作“育”。◎《尔雅》曰：矜，怜也。】况臣孤苦，特为尤甚。【《晋书》作“尫羸之极”。】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礼记》郑玄注曰：矜，谓自尊大也。◎何焯曰：此明非有伪托，以解逋慢之责。

◎叶树藩曰：“伪朝”一语，前人共惜其悖。杨用修引《释藏》，谓本作“荒朝”，其曰“伪”者，盖晋人改之入史耳。然张悛《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亦称“伪烈皇帝”，则又何说？帝魏寇蜀，昉自陈寿，后儒如司马温公，且以昭烈于汉世系荒忽，拟之南唐李昪之列，况当时亡国俘臣，体例固应尔邪？】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贾逵《国语》注曰：伐人取国曰俘。】猥蒙拔擢，宠命优渥，【◎《文选》“猥”作“过”。◎《毛诗》曰：既优且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李善注：○扬雄《反骚》曰：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簿于西山。○《广雅》曰：奄，困迫也。○《左传》：赵孟曰：“朝不谋夕，何其长也。”】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亦无以终余年，【《晋书》、《文选》无“亦”字。】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敢废远。【《文》“敢”作“能”。

《晋书》“废”作“弃”。】臣今年四十有四，【《晋书》、《文选》“臣”下有“密”字。】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毛诗》曰：蓼莪，孝子不得终养也。◎翁方纲曰：后世“乞终养”之名殆始于此。《晋书》取密此节列于《孝友传》，郝经乃置之《高士传》，岂不知其始事汉，终事晋，而第以其乞养，不出为高邪？】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文选》五臣注：二州，谓益州、梁州。牧伯，谓荣、逵也。】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言，

【宋本“言”作“志”，《晋书》、《文选》同。】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左传》：晋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吾死，嫁之。”及困，曰：“以殉。”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

也。”及辅氏之役，魏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乃所嫁妇人之父也。”】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文选》此句下有“谨拜表以闻”五字。】武帝览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终，从尚书郎【今本常《志》“从”作“徙”。】为河内温县令，【◎温县，今河南怀庆府温县西南三十里，见《魏志·司马芝传》。◎《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次问孔明事，密答语见《诸葛亮传》注。〗华善之，出为温令。】政化严明。中山诸王每过温县，必责求供给，温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过县，欲求刍茭薪蒸，密笺引高祖过沛，宾礼老幼，桑梓之供，一无烦扰，“伏惟明王孝思惟则，动识先戒，本国望风，式歌且舞，诛求之碎，所未闻命。”自后诸王过，不敢有烦。陇西王司马子舒深敬友密，而贵势之家惮其公直。密去官，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势位。后失荀勖、张华指，左迁汉中太守，诸王多以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晋书·密传》：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后卒于家。】著《述理论》十篇，安东将军胡熊与皇甫士安并善之。【◎胡熊，一作“胡羆”，详见《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皇甫谧字士安，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引皇甫谧《逸士传》。◎今本常《志》云：密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又与士安论夷、齐，及司马文中、杜超宗、郗令先、文广休等，议论往返，言经训诂，众人服其理趣。释河内赵子声（讥）**[**诔**]**、诗、赋之属二十余篇。寿良、李骧与陈承祚相长短，宓公议其得失而切责之。常言：“吾独立于世，顾景为畴，而不惧者，心无彼此于人故也。”宓六子，皆英挺秀逸，号曰六龙。长子赐，字宗硕，州别驾，举秀才，汶山太守。少与东海王司马元超友昵，每书诗往返，雅有新声。少子兴，字雋硕，太傅参军。幼子盛■硕，宁浦太守。◎《晋书·密传》：密二子，赐、兴。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州辟别驾，举秀才，未行而终。◎李兴事见《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戏以延熙四年著《季汉辅臣赞》，【既赞昭烈，不应曰“辅臣”。“辅”字疑为“君”字之误，且篇末尚有叛臣，不尽为辅臣也。】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于左。【◎何焯曰：乘祚身入晋室，奉命修史，彼自谓三禅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为正。乃于

《蜀书》之末，记文然之赞，假托纲罗散轶，阴著中汉、季汉皇统斯在，跻蜀于曹氏之上。大书“赞昭烈皇帝”，则己之所述曰“《先主传》”者，明其逊词，实以文然所赞代已序传也。】自此之后卒者，则不追谥，【◎钱大昕曰：追谥，犹言追美也。蒋公琰、费文伟、邓伯苗、宗德艳、马德信、王子均、张伯岐之属，皆卒于延熙四年以后，故不著于赞。◎沈家本曰：

* 《白虎通》：谥之为言引也。○此云“追谥”，犹言“追引”耳。训谥为美，书传未见。】故或有应见称纪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戏之所赞而今不作传者，余皆注疏本末于其辞下，【◎何焯曰：注中凡引他书者，皆裴注。卷末所采《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亦然。◎潘眉曰：《辅臣赞》注，陈寿作，其王元泰、习文祥注引《襄阳记》，李永南、李伟南注引《华阳国志》，李孙德、李伟南注引《益部耆旧记》，张文进注引《蜀记》，皆裴松之注。】可以粗知其仿佛云尔。【宋、元本皆与下文连接，冯本、毛本另提行。】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兴，夫命世之主，树身行道，非唯一时，亦由开基植绪，光于来世者也。自我中汉之末，王纲弃柄，雄豪并起，役殷难结，生人涂地。于是世主感而虑之，【◎朱邦衡曰：“世主”二字，疑本作“先帝”，而晋人追改也。】初自燕、代则仁声洽著，行自齐、鲁则英风播流，寄业荆、郢则臣主归心，顾援吴、越则贤愚赖风，奋威巴、蜀则万里肃

震，厉师庸、汉则元寇敛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然而奸凶怼险，天征未加，犹孟津之翔师，【◎《史记·周本纪》：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复须战于鸣条也。【◎《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天禄有终，奄忽不豫。虽摄归一统，万国合从者，当时俊乂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怀致也，盖济济有可观焉。遂乃并述休风，动于后听。其辞曰：

皇帝遗植，爰滋八方，别自中山，灵精是锺，顺期挺生，杰起龙骧。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吴、越凭赖，望风请盟，挟巴跨蜀，庸汉以并。乾坤复秩，宗祀惟宁，蹑基履迹，播德芳声。华夏思美，西伯其音，开庆来世，历载攸兴。 赞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赞诸葛丞相

司徒清风，是咨是臧，识爱人伦，孔音锵锵。 赞许司徒

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藩屏左右，翻飞电发，济于艰难，赞主洪业，侔迹韩、耿，齐声双德。交待无礼，并致奸慝，悼惟轻虑，陨身匡国。 赞关云长、张益德

骠骑奋起，连横合从，首事三秦，保据河、潼。宗计于朝，或异或同，敌以乘衅，家破军亡。乖道反德，托凤攀龙。 赞马孟起

翼侯良谋，料世兴衰，委质于主，是训是谘，暂思经算，睹事知机。 赞法孝直军师美至，雅气晔晔，致命明主，忠情发臆，惟此义宗，亡身报德。 赞庞士元将军敦壮，摧峰登难，立功立事，于时之幹。 赞黄汉升

掌军清节，亢然恒常，谠言惟司，民思其纲。 赞董幼宰

安远强志，允休允烈，轻财果壮，当难不惑，以少御多，殊方保业。 赞邓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此为陈寿自注。◎沈家本曰：官本改此注为中字单行，殆以其为承祚语也。然此赞中如所引《襄阳记》、《华阳国志》等皆裴注，乃一律改为中字单行，殊与全书体例不合。】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蜀既定，为犍为属国都尉，【监本“属”作“蜀”，误。】因易郡名，为朱提太守，【朱提郡，见《李严传》。】选为安远将军、【宋本“选”作“迁”，是。】庲降都督，【庲降都督，见《霍峻传》。】住南昌县。【◎南昌，见《霍峻传》。◎钱大昕曰：○南昌不见于两汉志。○《华阳国志》：朱提郡有南昌县，故都督治，有邓安远城。此县盖先主所置矣。○《宋书·州郡志》：南秦县本名南昌，晋太康元年更名。○据常璩书，朱提属县五，有南昌，又有南秦，据蜀人所言当不误，《宋志》未可信也。】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刘咸炘曰：○洪云：凡志无传而有赞者，皆以“失其行事”为词。

案，吴壹位则大将，谊兼外戚，又注其姓氏、官阶，本末无不备具，若列作大字不减于孙乾、伊籍等传，有何遗缺而言“失其行事”乎？承祚于《蜀志》简最甚，即此一端可知。○按：徒有姓氏、官阶便可立传，乃后史之陋，古无是也。孙、伊之传，已为滥矣。】

扬威才幹，【◎钱大昕曰：按注，费观为振威将军，二文当有一误。】欷歔文武，当官理任，衎衎辩举，图殖财施，有义有叙。 赞费宾伯

宾伯名观，江夏鄳人也。【鄳，见《费祎传》。】刘璋母，观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观。观建安十八年参李严军，拒先主于绵竹，与严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为裨将军，后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将军。观为人善于交接。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观年少严二十余岁，而与严通狎如时辈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或曰：宾伯盖文伟之群从，于正方又故主之婿，安得不如时辈也？】

屯骑主旧，固节不移，既就初命，尽心世规，军资所恃，是辨是裨。 赞王文仪尚书清尚，敕行整身，抗志存义，味览典文，倚其高风，好侔古人。 赞刘子初安汉雍容，或婚或宾，【冯本“婚”作“昏”。】见礼当时，是谓循臣。 赞麋子仲

少府修慎，鸿胪明真，谏议隐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赞王元泰、何彦英、杜辅国、【本传作“国辅”。】周仲宣【本传作“仲直”。】

王元泰名谋，汉嘉人也。【王元泰，见《杜微传》。汉嘉郡，见《先主传》章武二年。】有容止操行。刘璋时，为巴郡太守，还为州治中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别驾。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赖恭为太常，【刘表遣赖恭代张津为刺史，吴巨逐恭，恭还零陵，见《吴志·士燮传》。】南阳王柱为光禄勋，【宋本“王”作“黄”。】谋为少府；【王谋、赖恭列名劝进，见《先主传》。】建兴初，赐爵关内侯，后代赖恭为太常。恭、柱、谋皆失其行事，故不为传。恭子厷，为丞相西曹令史，随诸葛亮于汉中，早夭，亮甚惜之，与留府长史参军张裔、蒋琬书曰：“令史失赖厷，掾属丧杨颙，为朝中损益多矣。”颙亦荆州人也。后大将军蒋琬问张休曰：“汉嘉前辈有王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于元泰，州里无继，况鄙郡乎！”其见重如此。【◎刘咸炘曰：此等事琐，故承祚不立传。然其立传者亦仍有琐语也。◎弼按：诸葛之惜杨颙，《通鉴》亦采录之，不得谓为琐事也，刘说多偏。】【◎《襄阳记》曰：

【凡引他书者，皆裴注。识者能辨，不必以中字、小字别异之也。】杨颙字子昭，杨仪宗人也。入蜀，为巴郡太守，丞相诸葛亮主簿。亮尝自校簿书，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犬哉？【宋本 “犬”作“狗”，《通鉴》同。】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何焯校改“王”作“三”。】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胡三省曰：《周官·考工记》之言。】故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胡三省曰：丙吉相汉宣帝，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谓丞相前后失问。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有所伤害。三公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

知大体。】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亮谢之。后为东曹属，典选举。颙死，亮垂泣三日。【◎

《通鉴辑览》曰：杨颙之言似是而非，盖当时主少国疑之日，非亮躬亲整顿，国事何赖？观其发教所称集思广益，足见其忠赤矣。不知此，又何足与言鞠躬尽瘁之义？◎弼按：杨颙之言真识治体，宜其死后诸葛垂泣三日。《辑览》所论，实似是而非矣。】】

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郫，见《杨洪传》。】事广汉任安【任安事见《秦宓传》注。】学，精究安术，与杜琼同师而名问过之。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先主定益州，领牧，辟为从事祭酒。后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践阼之后，迁为大鸿胪。建兴中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子双，字汉偶。滑稽谈笑，有淳于髡、东方朔之风。为双柏长。【◎《郡国志》：益州郡双柏，出银。◎王先谦曰：三国蜀改属建宁郡。◎汪士铎云：故县，今云南云南府昆阳州西北。】早卒。

车骑高劲，惟其泛爱，以弱制强，不陷危坠。 赞吴子远

子远名壹，陈留人也。随刘焉入蜀。刘璋时，为中郎将，将兵拒先主于涪，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为护军讨逆将军，纳壹妹为夫人。【见《二主妃子传》。】章武元年，为关中都督。【关，疑作“阆”。】建兴八年，与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将费瑶，徙亭侯，【◎何焯曰：壹前未有封，而云“徙亭侯”，于事为疑。◎赵一清曰：何说非也。《郡国志》蜀郡属国有徙县。

◎顾祖禹曰：徙阳废县在雅州南。徙，音斯。汉元鼎中始置县，属蜀郡，即斯榆地也。吴壹盖初封于徙。◎粱章钜曰：即据此说，“徙”上亦必有脱文。◎刘家立曰：“徙”字或为“从”字之讹。】进封高阳乡侯，迁左将军。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汉中，车骑将军，假节，领雍州刺史，进封济阳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懿族弟班，字元雄，大将军何进官属吴匡之子也。【吴匡事见《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以豪侠称，官位常与懿相亚。先主时，为领军。后主世，稍迁至骠骑将军，假节，封绵竹侯。

安汉宰南，奋击旧乡，翦除芜秽，惟刑以张，广迁蛮、濮，国用用强。 赞李德昂辅汉惟聪，既机且惠，因言远思，切问近对，赞时休美，和我业世。 赞张君嗣

镇北敏思，筹画有方，导师禳秽，遂事成章。偏任东隅，末命不祥，【冯本“末”作“永”。】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赞黄公衡

越骑惟忠，厉志自祗，职于内外，念公忘私。 赞杨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统时选士，猛将之烈。 赞赵子龙、陈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随先主，名位常亚赵云，俱以忠勇称。建兴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将军，封亭侯。

镇南粗强，监军尚笃，并豫戎任，任自封裔。 赞辅元弼、刘南和

辅元弼名匡，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巴郡太守。【◎钱大昕曰：○巴郡，当作“巴东”。○《华阳国志》：章武元年，南郡辅匡为巴东太守。】建兴中，徙镇南，为右

将军，封中乡侯。

刘南和名邕，义阳人也。【刘邕，见《蒋琬传》。】随先主入蜀。益州既定，为江阳太守。

【江阳郡，见《先主传》建安十六年。】建兴中，稍迁至监军、后将军，赐爵关内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与樊建齐名，【樊建，见《诸葛亮传》。】官亦至尚书。

司农性才，敷述允章，藻丽辞理，斐斐有光。 赞秦子敕

正方受遗，豫闻后纲，不陈不佥，造此异端，斥逐当时，任业以丧。 赞李正方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赞魏文长

威公狷狭，取异众人；闲则及理，逼则伤侵，舍顺入凶，《大易》之云。 赞杨威公

季常良实，文经勤类，士元言规，处仁闻计，孔休、文祥，或才或臧，播播述志，楚之兰芳。 赞马季常、卫文经、韩士元、张处仁、殷孔林、习文祥

文经、士元，皆失其名实、行事、郡县。

处仁本名存，南阳人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南攻至雒，【宋本“攻”作“次”。】以为广汉太守。存素不服庞统，统中矢卒，先主发言嘉叹，存曰：“统虽尽忠可惜，然违大雅之义。”先主怒曰：“统杀身成仁，更为非也？”【也，当作“邪”。】免存官。顷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为传。

孔休名观，为荆州主簿、别驾从事，见《先主传》。失其郡县。

文祥名祯，襄阳人也。随先主入蜀，历雒、郫令，南广汉太守。【◎钱大昕曰：蜀有南广郡，延熙中置，无南广汉郡。◎潘眉曰：“南广汉”误。广汉本汉郡，后主延熙中分四县置东广汉郡，则“南广汉”当是“东广汉”。又汉犍为郡有南广县，后主延熙中即南广县置南广郡，则“南广汉”当作“南广”，衍“汉”字，或“汉”字乃“郡”字之误。◎谢鍾英曰：按《水经注》，南广郡，后主延熙中置，先主时无之。承祚注衍“南”字耳，钱氏说非。】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书郎。【◎《襄阳记》曰：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为步兵校尉，掌校秘书。】

国山休风，永南耽思；盛衡、承伯，言藏言时；孙德果锐，伟南笃常；德绪、义强，志壮气刚。济济修志，蜀之芬香。 赞王国山、李永南、马盛衡、马承伯、李孙德、李伟南、龚德绪、王义强

国山名甫，广汉郪人也。【郪县，今四川潼川府三台县南，见《钟会传》。】好人流言议。

【◎或曰：人流，犹人伦；意谓流叙人物也。】刘璋时，为州书佐。先主定蜀后，为绵竹令，还为荆州议曹从事。随先主征吴，军败于秭归，遇害。子祐，有父风，官至尚书右选郎。

永南名邵，广汉郪人也。先主定蜀后，为州书佐部从事。建兴元年，丞相亮辟为西曹掾。

【◎李慈铭曰：下文“伟南名朝，永南兄”，而《华阳国志》云“别驾从事李朝，字永南，郪人，丞相西曹。李邵字伟南，朝弟”，永南、伟南彼此互易。然李邵之名则无可疑。《廖立传》作“李郃”，明是字误。】亮南征，留邵为治中从事，是岁卒。【◎《华阳国志》曰：邵兄邈，字汉南，刘璋时为牛鞞长。【牛鞞，见《董和传》。】先主领牧，为从事，正旦命行酒，得进见，让先主曰：“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振威，谓刘璋也。】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久之，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建兴六年，亮西征。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十二年，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邈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毛本“反”作“及”，误。】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周寿昌曰：五丈原头大星夜陨，至今千载下犹有余恫。廖（元俭）**[**公渊**]**、李正方俱为武侯贬退，侯死皆痛泣而卒。李邈何人，敢为此疏，直是全无心肝。使非后主之明断，则谗慝生心，乘间构衅，恐唐魏元成仆碑之祸，明张太岳籍没之惨，不待死肉寒而君心早变矣。见疏生怒，立正刑诛，君子谓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或曰：以诸葛之忠纯，尚有以此言进者。】】

盛衡名勋，承伯名齐，皆巴西阆中人也。【阆中，见《黄权传》。】勋，刘璋时为州书佐，先主定蜀，辟为左将军属，后转州别驾从事，卒。齐为太守张飞功曹。飞贡之先主，为尚书郎。建兴中，从事丞相掾，迁广汉太守，复为飞参军。【◎沈家本曰：马勋先为张飞功曹，建兴中，飞早卒，此云“复为飞参军”，“飞”字必误，或是“亮”字。】亮卒，为尚书。勋、齐皆以才幹自显见；【自此句以下疑为裴注之文，末语“在作赞之后”可证。】归信于州党，不如姚伷。【伷，音胄。】伷字子绪，亦阆中人。【姚伷，见《张嶷传》。】先主定益州后，为功曹书佐。【◎粱玉绳曰：后，一本作“复”，恐并讹，当作“伷”。◎沈家本曰：此传“定蜀后”、“定益州后”之文前后屡见，“后”字不误。】建兴元年，为广汉太守。丞相亮北驻汉中，辟为掾。【丞相掾也。】并进文武之士，亮称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各存刚柔，【宋本“各”作“并”，《通鉴》同。】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胡三省曰：○希，慕也。○郑氏《周礼》注：属，合也。】迁为参军。亮卒，稍迁为尚书仆射。时人服其真诚笃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赞之后。

孙德名福，梓潼涪人也。【李福父权，为刘焉所杀，见《焉传》及注。】先主定益州后，为书佐、西充国长、【西充国，见《谯周传》。】成都令。建兴元年，徙巴西太守，【由令为守是“迁”也，“徙”字误。】为江州督、扬威将军，入为尚书仆射，封平阳亭侯。延熙初，大将军蒋琬出征汉中，福以前监军领司马，卒。【◎《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谘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

【宋本、冯本“一”作“亦”，误。《册府》“来”作“求”，《通鉴》作“更来求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胡三省曰：费祎字文伟。亮不答继祎之人，非高帝“此后亦非乃所知”之意，盖亦见蜀之人士无足以继祎者矣。呜呼！◎或曰：《公琰传》言“密表后主”者，是也。以公之谨慎，无口相传之理。◎林国赞曰：亮平生狭杨仪，器蒋琬，已密表后主，决于身后用琬，具见仪、琬本传。】福还，奉使称旨。【◎《通鉴辑览》曰：闻病笃而使人谘大计，所谓大计，孰有重于此者，福岂宜忘？且福即不问，亮亦自当及之，何待别去复还邪？此陈寿所以不入正史，特附

见于杨戏赞中也。】福为人精识果锐，敏于从政。子骧，字叔龙，亦有名，官至尚书郎、广汉太守。】

伟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举孝廉，临邛令，入为别驾从事。随先主东征吴，章武二年卒于永安。【◎《益部耆旧杂记》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时人号之李氏三龙。

◎《华阳国志》曰：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能为此文，不负“三龙”之誉。】◎臣松之案：《耆旧》所记，以朝、邵及早亡者为三龙。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数。】

德绪名禄，巴西安汉人也。【龚禄，见《张嶷传》。安汉，见《王平传》。】先主定益州，为郡从事牙门将。建兴三年，为越巂太守，随丞相亮南征，为蛮夷所害，时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为领军。

义强名士，广汉郪人，国山从兄也。从先主入蜀后，举孝廉，【◎或曰：士为郪人，前此未闻相从也，“从”字衍。】为符节长，【◎《（劭）**[**郡**]**国志》：犍为郡荷节。◎钱大昕曰：

《前志》有符无荷节，疑“荷”乃“符”之讹，而衍一“节”字也。《水经》“江水东过符县”，注引“符有先络，僰道有张帛”，是后汉亦名符县矣。或谓东京改名符节，晋时复为符者，非也。◎王先谦曰：○前汉县作“符”，三国蜀作“符节”，改属江阳郡，见常《志》。洪《志》作“符”，吴《表》作“符节”。○谢云：《舆地广记》“东汉符节”。晋始曰“符”，洪氏从《晋志》作“符”，非。○按：常《志》、《水经》皆作“符县”。据《蜀志》作“符节”，今从之。

《晋志》作“符”，属江阳郡。○《一统志》：故县今泸州合江县西。】迁牙门将，出为宕渠太守，【宕渠，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年。】徙在犍为。会丞相亮南征，转为益州太守，将南行，为蛮夷所害。

休元轻寇，损时致害，文进奋身，同此颠沛，患生一人，至于弘大。 赞冯休元、张文

进

休元名习，南郡人。随先主入蜀。先主东征吴，习为领军，统诸军，大败于猇亭。【猇亭，见《先主传》章武二年。】

文进名南，亦自荆州随先主入蜀，领兵从先主征吴，与习俱死。时又有义阳傅彤，【◎义阳郡，详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胡三省曰：魏文帝分南阳郡立义阳郡，又立义阳县属焉。此在彤入蜀之后，史追书也。】先主退军，断后拒战，兵人死尽，【《通鉴》“人”作 “众”。】吴将语彤令降，彤骂曰：“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遂战死。拜子佥为左中郎，后为关中都督，景耀六年，又临危授命。【傅佥死事见《姜维传》。】论者嘉其父子奕世忠义。

【傅氏父子何以不为立传？】【◎《蜀记》载晋武帝诏曰：“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佥父肜，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佥息著、募，后没入奚官，【◎《周礼·天官·序官》：奚三百人。◎郑注云：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以为奚。今之侍史官婢。◎胡三省曰：息，子也。著与募，二子之名也。少府有奚官令，凡男女没入者属焉。魏以来邺都又有奚官督。】免为庶人。”】

江阳刚烈，立节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单夫只役，陨命于军。 赞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阆中人也。【阆中，见《黄权传》。】刘璋时为汉昌长。【汉昌，见《马忠传》。】县有賨人，【夷人岁入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种类刚猛，昔高祖以定关中。巴西

太守庞羲以天下扰乱，郡宜有武卫，颇招合部曲。有谗于璋，说羲欲叛者，璋阴疑之。羲闻，甚惧，将谋自守，遣畿子郁宣旨，【◎常《志》作“郁”，《通鉴》作“祁”。◎赵一清曰：下云“公弘名祁，季然之子”，此云“郁”，当别一子也。】索兵自助。畿报曰：“郡合部曲，本不为叛，【《通鉴》“叛”作“乱”。】虽有交构，【常《志》作“纵有谗谀”。】要在尽诚；若必以惧，遂怀异志，非畿之所闻。”并敕郁曰：“我受州恩，当为州牧尽节。汝为郡吏，当为太守效力，【◎胡三省曰：谓父子当各尽节于所事也。】不得以吾故有异志也。”羲使人告畿曰： “尔子在郡，不从太守，家将及祸。”畿曰：“昔乐羊为将，饮子之羹，非父子无恩，大义然也。今虽复羹子，吾必饮之。”【《通鉴》作“今虽羹祁以赐畿，畿啜之矣”。】羲知畿必不为己，厚陈谢于璋以致无咎。璋闻之，迁畿江阳太守。【◎江阳，见《先主传》建安十七年。

◎胡三省曰：○刘璋分犍为为江阳郡。○宋白曰：泸州之泸川江安县本江阳地。】先主领益州牧，辟为从事祭酒。【◎胡三省曰：从事祭酒，诸从事之长也。】后随先主征吴，遇大军败绩，溯江而还，或告之曰：“后追已至，解船轻去，【◎常《志》作“后追以至，宜解舫轻行”。

◎胡三省曰：方舟曰舫，又并两舟曰舫。】乃可以免。”畿曰：“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常

《志》“曾”作“习”，“敌”下有“之”字。《通鉴》同。◎胡三省曰：言擐甲执兵以临敌，固欲就死，未尝习走也。】况从天子而见危哉！”追人逐及畿船，【宋本“逐”作“遂”。】畿身执戟战，敌船有覆者。众大至，共击之，乃死。

公弘后生，卓尔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赞程公弘

公弘名祁，【宋、元本、吴本、毛本无“公”字，误。冯本此行顶格，亦误。】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礼有来逼，怨兴司官，【司，疑作“同”。】不顾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绝于人，作笑二国。 赞麋芳、士仁、郝普、潘濬【◎宋、元本、吴本、毛本无“赞”字。

◎何焯曰：四子叛臣，故独书名。◎弼按：诸葛丞相、许司徒书官不书字，亦与众异。】

麋芳字子方，东海人也，【芳东海朐人，麋竺之弟，见《竺传》。】为南郡太守。士仁【《关羽传》作“傅士仁”，衍“傅”字。】字君义，广阳人也，【广阳属幽州。】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麋芳、士仁事均见《吕蒙传》注引《吴书》及《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麋芳又见《孙权传》黄武二年。】郝普字子太，义阳人。【义阳见前《傅彤传》。】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为零陵太守。为吴将吕蒙所谲，开城诣蒙。【郝普事见《孙权传》建安十九年，又见《吕蒙传》。】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普至廷尉，【普事又见《吴志·胡综传》及注。】浚至太常，封侯。【◎濬，《吴志》有传。◎何焯曰：伤天下三分，不归一统，始于荆州失、关侯败，故以三叛人终之。并及郝普者，吕蒙袭夺南三郡，荆、吴之衅所由成也。略孟达而专言此，意有所寓矣。先之以冯、张、程者，恨其不能报吴，先主由此崩殂也。系之以季然、公弘有良子而夭，若后主之寿考，昭烈不得谓之有子也。】【◎《益部耆旧杂记》【宋、元本、冯本 “益部”标目顶格。】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皆刘氏王蜀时人，故录于篇。【◎何焯曰： “益部”以下疑皆裴注。◎潘眉曰：三人皆裴松之引附，非陈承祚本书。毛本凡裴注皆小字，而此独用大字，盖误以为陈《志》也。◎钱大昕曰：《辅臣赞》有赞无传者，附注爵于下，注亦承祚本文也。赞最后“益部耆旧”二十六字及下王嗣、常播、卫继三传，皆裴松之注。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读者亦认为承祚正文，则大误矣。承祚作《益部耆旧传》，见于《晋书》本传及《隋经籍志》，若《杂记》则《隋志》无之。或云陈术撰，亦必晋人，不应承祚遽引其书。盖裴氏于李孙德、李伟南二人注下既各引《杂记》以补本注之阙，而王嗣等三人姓名

不见于承祚书，故附录以传异闻，此亦裴注之恒例。今承讹已久，特为辩正之。◎姚范曰：

《李譔传》末言“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承祚或取其书，非裴注亦未可定。◎李慈铭曰：古人著书无此体，承祚既有取于此三人，何不为之立传，而忽羼它人著作于戏《赞》之末乎？钱说是也。《李譔传》仅言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及《志》，无“《杂记》”之名。《华阳国志》曰“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陈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又曰“陈术字申伯，作《耆旧传》者也”，是术书本不称“《杂记》”，明矣。惟术实季汉人，常璩列之后汉燕邠、赵嵩之后，承祚附之蜀，《李譔传》亦云“历三郡太守”，而钱氏以为晋人，则偶未考及耳。◎刘咸炘曰：○尚氏谓：目录以此三人附《戏传》，明系陈氏原文。陈术著《益部耆旧传》在寿之先，安知非引术书？○此说非也。诸史目录皆非原本所有，不可为据。陈术所作名《耆旧传》，非《益部耆旧杂记》也。】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资中，见《法正传》。】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著。举孝廉，【“举”上疑夺“嗣”字。】稍迁西安围督、【西安围，见《姜维传》。】汶山太守，【汶山郡，见《后主传》延熙十年。】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咸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迁镇军，故领郡。后从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月卒。戎夷会葬，赠送数千人，号呼涕泣。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也。

【江源，见《董和传》，“源”作“原”。】播仕县主簿功曹。县长广都朱游，【广都，见《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建兴十五年中被上官诬劾以逋没官谷，当论重罪。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千杖，肌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余。每将考掠，吏先验问，播不答，言“但急行罚，无所多问”！辞终不挠，事遂分明。长免刑戮。时唯主簿杨玩亦证明其事，与播辞同。众咸嘉播忘身为君，节义抗烈。举孝廉，除郪长，【郪县，今四川潼川府三台县南，见《钟会传》。】年五十余卒。书于《旧德传》，后县令颍川赵敦图其像，赞颂之。卫继字子业，汉嘉严道人也。【◎汉嘉郡，见《先主传》章武二年。◎《郡国志》：蜀郡属国严道。

◎《蜀记》曰：秦灭楚，徙严王之族于此，故谓之严道。◎《一统志》：严道故城，今四川雅州府荣经县治。】兄弟五人。继父为县功曹。继为儿时，与兄弟随父游戏庭寺中，县长蜀郡成都张君无子，数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怜爱之。张因言宴之间，语功曹欲乞继，功曹即许之，遂养为子。继敏达夙成，学识通博，进仕州郡，历职清显。而其余兄弟四人，各无堪当世者，父恒言己之将衰，张明府将盛也。时法禁以异姓为后，故复为卫氏。屡迁拜奉车都尉、大尚书，【◎官本《考证》曰：“大”字疑衍。◎沈钦韩曰：大尚书，疑首曹，若今吏部。

《隶释》祝睦、刘宽二碑皆有“大尚书”也。◎潘眉曰：○《晋书·鲁芝传》：迁大尚书，掌刑理。】忠笃信厚，为众所敬。钟会之乱，遇害成都。】

评曰：邓芝坚贞简亮，临官忘家，张翼亢姜维之锐，宗预御孙权之严，咸有可称。杨戏商略，【略，疑作“搉”。】意在不群，【◎何焯曰：意在不群，承祚自誉，信乎其不群也。】然智度有短，【冯本“智”作“制”，误。】殆罹世难云。

# 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吴书一

三国志四十六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潘眉曰：《吴书》有本纪，故孙晧欲为父和立本纪，韦昭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陈寿修志，乃悉改为传。◎刘咸炘曰：○尚氏云：坚讨黄巾功大，使张温听坚诛董卓，则汉不致乱；使诸郡如坚讨董卓，则长安不至迁。此寿所以题为“孙破虏”，而详序其起义兵、拒和亲、修汉陵诸事，评以有忠壮之烈也。○按：坚固当表彰，然题“破虏”则非为此。坚、策在吴本有帝王之追号，而是书不题，权、亮等为帝，又不直题其名而称主，故于坚、策亦题其生前之官。若如尚氏言，策题“讨逆”，又何功乎？◎沈君玱曰：既云《吴书》，而武烈、桓王俱通篇称名，与臣下一律，似非体。若标题称“破虏”、“讨逆”，或犹可。】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忘机子】

【复校：擎骥】

## 破虏将军坚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富春。◎《郡国志》：扬州吴郡富春。◎《孙权传》：黄武五年置东安郡，郡治富春，以全琮为太守，七年罢东安郡。◎

《宋书·州郡志》：吴郡太守，富阳令，汉旧县，本曰“富春”，晋简文郑太后讳“春”，孝武改曰“富阳”。◎《水经注·渐江水注》：浙江又东北入富阳县，故富春也。晋后名“春”，改曰“富阳”也。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江南有山，孙武皇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属天。黄武五年，孙权以富春为东安郡。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

《元和志》：富阳县东北去杭州七十三里，本汉富春县，晋孝武太元中避郑太后讳，改“春”为“阳”。◎《一统志》：故城，在今浙江杭州府富阳县治西北隅。◎杨守敬曰：《水经·渐江水注》云“山上有孙权父冢”，“权”字为“坚”字之讹。若是权父，则直称孙坚冢，盖鍾名晦而坚名显也。◎弼按：○《孙策传》：坚薨，还葬曲阿。○《吴录》云：尊坚庙曰始祖，墓曰高陵。○《孙权传》：太元元年，吴高陵松相斯拔。○《晋阳秋》：惠帝元康中，吴令谢询表为孙氏二君墓置守冢五人。○《吴地记》：盘门东北二里有孙坚及孙策坟。○《一统志》：孙王墓在江苏苏州府吴县南。○按据各书所载，文台初葬曲阿，后迁葬吴。杨氏谓《水经·渐江水注》当作“坚父冢”，诚无疑矣。】盖孙武之后也。【◎《史记·孙武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裴骃曰：○《越绝书》云：吴县巫门外大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弼按：

孙武之后传于吴越，当原于此。互见《胡综传》。◎《宋书·符瑞志上》云：孙坚之祖名鍾，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谓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鍾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引《幽明录》所载孙鍾事略同。◎潘眉曰：陈《志》不详破虏父祖名字，裴注亦略之。◎赵一清曰：○张习孔《云谷卧余》云，刘敬叔《异苑》载坚父名鍾，因施瓜供异人而获吉地。敬叔刘宋时人，而《宋书》以鍾为坚祖，与《幽明录》同。○一清案：此传不称父名，似当依《异苑》以鍾为坚父。《寰宇记》卷九十三谓坚居阳平山，其祖种瓜于此。《郡县志》谓坚其玄孙，恐非。◎郑苏年曰：盖孙武之后，乃疑词，与《魏武纪》前云“曹参之后”，后云 “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者同一用意。◎刘咸炘曰：○王云：盖者，疑词。○尚云：此与《魏武纪》同一传疑，使先主世系难明，亦必曰“其先盖中山靖王之后”矣。】【◎《吴书》曰：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宋书·符瑞志》：坚母生坚，梦肠出绕吴昌门，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祥也？”昌门，吴郭门也。◎赵一清曰：昌门，本曰阊阖门，亦曰阊门。】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少为县吏。【时为汉灵帝建宁四年。】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钱唐，西部都尉治。◎《晋书·地理志》：吴郡钱唐。◎《一统志》：钱唐故城，在今浙江杭州府钱塘县西。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过丹阳，至钱唐。汉为西部都尉治，后汉省。中平二年，封朱雋为钱唐侯，盖是时复置也。孙策入会稽，以程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唐。◎吴增僅曰：钱唐，中兴后省。《吴志·阚泽传》 “除钱唐长”在建安初年，盖汉末复立，吴郡南部都尉治。◎谢鍾英曰：《全琮传》琮，吴郡钱唐人。黄武元年，封钱唐侯。◎王先谦曰：隋以前皆作“钱唐”，至唐以字系国号，加 “土”为“钱塘”。◎弼按：○《水经·渐江水注》：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曰钱塘焉。○范《书·朱雋传》：封钱塘侯。○章怀注引

《钱塘记》、《御览》卷七十四引刘道真《钱塘记》，所载均同。是则唐以前已有钱塘之名，王说似未可信。】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谢鍾英曰：匏里宜近钱唐。】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

《郡国志》：扬州会稽郡治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胡三省曰：○句章县属会稽郡。○《十三州志》：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其后并吴，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句，音章句之句。◎潘眉曰：史炤《通鉴释文》“句，音钩”，胡三省据《经典释文》音九具反，如淳、韦昭皆音拘。然按阚骃《十三州志》，史炤音是也。◎《一统志》：山阴故城，范蠡所筑，见《越绝书》，今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治。句章故城，今浙江宁波府慈溪县西南。】自称阳明皇帝，【◎《灵帝纪》曰：昌以其父为越王也。【冯本“王”作“主”，误。】】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范《书·灵帝纪》：熹平元年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章怀注引《东观记》曰：会稽许昭聚众自称大将军，立父生为越王，攻破郡县。◎何焯曰：许生，《吴志》作“许昌”。许昭作“许韶”。◎惠栋曰：《天文志》、

《臧洪传》皆作“许生”。晋讳“昭”，故作“韶”。◎潘眉曰：“昌”、“韶”字误。《讨逆传》注“严白虎投许昭于虏中”，亦不作“韶”，可证。◎弼按：范《书·朱雋传》“会稽太守尹端讨许昭失利”，亦作“许昭”。】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胡

三省曰：《百官志》郡有丞、长史而无司马，盖是时以盗起，置司马以主兵也。】是岁，熹平元年也。【是年孙坚年十八岁。】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臧旻事详《魏志·臧洪传》注引谢承《书》。◎范《书·灵帝纪》：熹平元年，遣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通鉴》作“寅”。〗讨破之。三年十一月，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赵一清曰：○《咸淳临安志》：皇甫岩在於潜东一十五里，近平越城。旧志云皇甫嵩破妖贼许生于此，故名。○考《皇甫嵩传》，止载讨黄巾张角之事，而不及许昭。赞中所云“儁捷陈、颍，亦弭于越”，是时陈国、颍川各有贼起，朱儁与皇甫嵩共平之，嵩曾驻兵于此，史逸不载，亦未可知。◎弼按：○皇甫嵩、朱雋传赞注：谓平许昭也。】诏书除坚盐渎丞，【◎《郡国志》：徐州广陵郡盐渎。◎《一统志》：盐渎故城，今江苏淮安府盐城县西北。】数岁徙盱眙丞，【◎冯本“眙”作“咍”，误。

◎《郡国志》：徐州下邳国盱台。◎《一统志》：盱眙故城，今安徽泗州盱眙县东北。◎孙策生于熹平四年，坚年二十一岁，当在为盱眙丞时。】又徙下邳丞。【◎《郡国志》：下邳国治下邳。◎《一统志》：下邳故城，今江苏徐州府邳州东三里。◎孙坚为下邳丞，生权，见《权传》注引《江表传》。是岁光和五年，坚年二十八岁。】【◎《江表传》曰：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是年，孙坚年三十岁，子翊生。】黄巾贼帅张角起于魏郡，托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连结，自称黄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范《书·灵帝纪》：中平元年，钜鹿人张角自称皇天，其部师有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同日反叛。◎《皇甫嵩传》：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何焯曰：三十六方，不知何自沿写为“万”。◎惠栋曰：袁宏《纪》作“坊”，“方”与“坊”古字通，盖张角列部署为三十六坊，各有甲乙以别之也。】【◎《献帝春秋》曰：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通鉴考异》曰：○司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宝。○袁《纪》云：角弟良、宝。◎弼按：《皇甫嵩传》作“角弟宝，宝弟梁”，《灵帝纪》亦云“获张角弟梁”。】】汉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将兵讨击之。

【◎范《书·皇甫嵩传》：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雋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钱大昕曰：嵩以北地太守为左中郎将，与朱儁共讨黄巾。黄巾已平，乃拜左车骑将军。此时尚未为车骑也，疑传有误。】儁表请坚为左军司马，【宋本作“佐军”，《山阳公载记》作 “佐军”，见后注，《江表传》注亦作“佐军”，见《孙策传》注。儁为会稽上虞人，与坚同州里。】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吴书》曰：坚乘胜深入，于西华失利。【◎《郡国志》：豫州汝南郡西华。◎《一统志》：西华故城，今河南陈州府西华县南。】坚被创堕马，卧草中。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坚所骑骢马驰还营，踣地呼鸣，【冯本“踣”作“倍”，误。】将士随马于草中得坚。坚还营十数日，创少愈，乃复出战。】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治宛。◎《一统志》：宛县故城，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范《书·朱雋传》：南阳黄巾数万，杀郡守，屯宛下，贼更以赵弘为帅，众十余万，据宛城。儁击弘，斩之。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儁，儁又大破之，贼遂解散。

◎文台从朱儁力战当在此时。◎沈家本曰：儁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即此事。范史不言坚者，统于儁耳。】儁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司马。【◎“上”字当属上句读，如后注引《吴录》“以状上”是也。拜坚别部司马，如下文“拜坚议郎”是也。陈本“上”字属下句读，误。◎《续百官志》：其别领营属为别部司马。】【◎《续汉书》曰：儁字公伟，会

稽人。【朱儁事略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少好学，为郡功曹，察孝廉，举进士。【◎何焯曰：史传言“举进士”，始见于此。◎梁章钜曰：此与后人由科举出身者相仿。◎周寿昌曰：《后汉书》“儁”作“雋”，云“太守徐珪举雋孝廉，再迁除兰陵令”，其叙雋出身是也。若举进士，两汉无此制，即司马彪时亦不能有也。“进士”两字恐是“高第”之误。◎沈家本曰：两汉无进士之名，此云“举进士”，未详其义。梁氏欲以今制拟之，殊非其实。】汉朝以讨黄巾功【◎姚范曰：“汉朝”当本吴人注记，绍统之书，何以云尔？】拜车骑将军，累迁河南尹。董卓见儁，外甚亲纳，而心忌之，儁亦阴备焉。关东兵起，卓议移都，儁辄止卓。卓虽惮儁，然贪其名重，乃表拜太仆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进曰：“国不宜迁，必孤天下望，成山东之结，【范《书·儁传》“结”作“衅”。】臣不见其可也。”有司诘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何也？”儁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非计，臣之所急也。【范《书》作“迁都计非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进臣所急，【范《书》作“言所非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迁都之事，初无此计也，就有，未露，何所受闻？”儁曰： “相国董卓为臣说之，臣闻之于相国。”有司不能屈，朝廷称服焉。后为太尉。【◎徐州刺史陶谦等推雋为太师，见《魏志·陶谦传》注。◎范《书·雋传》：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免。】李傕、郭汜相攻，劫质天子公卿，儁性刚，即发病而卒。【◎范《书·雋传》：献帝诏雋与太尉杨彪等十余人譬郭汜，令与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质雋等。雋素刚，即日发病卒。◎陈仁锡曰：雋不死于卓，得其死所。◎弼按：雋不死于董卓，而死于郭汜，奚以别乎？陈说谬甚。】】

边章、韩遂作乱凉州。【边章、韩遂事详见《魏志·武纪》卷首。韩遂事又见《武纪》建安二十年注引《典略》。】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中平三年，【前已书“中平元年”，此“中平”二字衍。】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钱大昕曰：《后汉书·灵帝纪》在二年。】温表请坚与参军事，【◎胡三省曰：○参军事之官始见于此。○杜佑曰：汉灵帝时陶谦以幽州刺史参司空车骑将军张温军事，时孙坚亦为参军。晋时军府乃置为官员。◎又云：参军事昉于魏、晋之间，位望颇重。孙楚谓石苞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自是以后位望轻矣。

◎见《通鉴·六十二》“以王朗参司空军事”注。◎周寿昌曰：与参军事，言使参议其军事，非设官之称，时坚仍官别部司马也。胡氏三省谓参军设官之始，殆非也。又按《通典》载汉灵帝时陶谦以幽州刺史参司空张温军事，杜佑谓晋时乃置为官员。寿昌案，三国时即置参军，如杨仪、马谡皆诸葛丞相之参军，他固未遑考也。《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又领军出征则置参军。是此官因时置，无定员也。又案建安十九年，吴获魏参军董和，是参军设官当三国时，汉末尚未定制也。◎弼按：○《魏志·曹休传》：以休参曹洪军事，太祖谓休曰：“汝虽参军，其实帅也。”○是为权重之证。】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对应不顺。【宋本“对应”作“应对”。】坚时在坐，前耳语谓温曰：【◎胡三省曰：耳语，附耳而语也。】“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通鉴》“陇蜀”作“河陇”。】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天兵，【宋本“天”作“王”，《通鉴》同。】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史记·司马禳苴传》：齐景公时，晏婴荐田穰苴。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穰苴曰：“臣素卑贱，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景公使庄贾往。穰苴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日中而贾不至，夕时乃至。穰苴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遂斩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慄。】魏绛戮杨干。【◎《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杨干乱行曲梁，魏绛戮其仆。】今明公垂意于卓，【◎胡三省曰：垂意，

犹言降意也。】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发举，【《通鉴》无“举”字。】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钱大昕曰：张温不听破虏之言，即斩董卓，致令职为乱阶，小不忍则乱大谋矣。】坚因起出。章、遂闻大兵向至，党众离散，皆乞降。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沈家本曰：○范史《灵纪》：中平二年，张温破北宫伯玉于美阳，因遣荡寇将军周慎追击之，围榆中；又遣中郎将董卓讨先零羌，慎、卓并不克。○《董卓传》：三年冬，征温还京师。○然则温以被征而还，非军胜而还，当时之不断功赏，自以师出无功，非以军未临敌，且其时温破贼于美阳，不得谓军未临敌，章、遂败走榆中，亦无党众离散皆乞降之事，此传与范史全不符合，恐是承祚之谬。】然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

【◎林国赞曰：是时卓逆未著，无所叹息；且既叹息，何后来复召卓也？疑从后附会之词。】拜坚议郎。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胡三省曰：区，鸟侯翻，姓也，又如字。◎《通鉴考异》曰：范《书》作“观鹄”。◎弼按：○范《书·献纪》：中平四年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按此即下文起于零、桂之贼，非长沙之贼也。

《考异》似误以区星为即观鹄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鍾武城在衡州府西八十里，汉县，属零陵郡，后汉改为重安。初平中，贼区星尝据此，孙坚讨平之。三国吴属衡阳郡。】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郡国志》：荆州长沙郡治临湘。

◎《一统志》：临湘故城，今湖南长沙府长沙县治。◎《寰宇记》卷九十三：富春县前有沙涨，孙坚为郡吏，赴府，乡人饯之洲上。父老曰：“此沙狭而长，君其为长沙太守乎？”后如其言，因名孙州。◎《御览·六十九》引《吴录·地理志》，所云与此同。◎《一统志》：孙洲在浙江杭州府富阳县西南四十二里。◎弼按：坚为长沙太守，《通鉴》编入中平四年，时坚年三十三岁。坚举长沙桓階为孝廉，见《階传》。】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魏书》曰：坚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敕吏曰：“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朱治传》：中平五年，治从孙坚讨长沙、零、桂三郡贼周朝、苏马等有功。】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

【长沙、零陵、桂阳也。】汉朝录前后功，封坚乌程侯。【◎《郡国志》：扬州吴郡乌程。◎

《孙晧传》宝鼎元年注载晧诏曰：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一统志》：乌程故城，今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治。◎梁章钜曰：吴以乌程侯始，以乌程侯终。◎弼按：此为事之偶合，如汉以陈留王终，魏亦以陈留王终，事亦相类，与天命历数毫不相涉，如谓以乌程兴者，必以乌程亡，则疑忌巫蛊之事相沿而生，谶纬术数遂得以施其伎矣。】【◎《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郡国志》：扬州庐江郡治舒。

◎弼按：此东汉末之庐江郡治也。◎《一统志》：舒县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庐江县西。◎互见《魏志·武纪》建安四年及《臧霸传》。◎吴增僅曰：○后汉庐江郡治舒，建安四年刘勋始移治皖。〖《吴志·孙策传》。〗《通鉴》胡注“魏庐江治阳泉”，《皇舆表》及周氏《晋略表》又云“魏庐江治六安，吴平，徙治阳泉”。今按诸说皆各据一时言耳。○《魏志·满宠传》：太和六年，吴将陆逊向庐江。满宠云：“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悬。”整兵趋扬宜口，贼闻大兵东下，即遁走。○据《水经注》，扬宜口即阳泉水之口。据此，则阳泉为庐江郡治，无可疑也。○《吴志·孙权传》：嘉禾六年，全琮袭六安。○又《朱异传》：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时在正始中。〗○据此，则六安亦魏庐江郡治，无可疑也。○汪士铎《三国庐江郡考》云：建安十九年，吴破朱光，拔皖城，魏庐江太守遂冶阳泉。窃疑建安末徙治阳泉，自齐王芳时又徙六安。吴平，又徙阳泉也。◎杨守敬曰：吴君谓魏太和时魏庐江郡治阳泉，其实非也。陆逊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赴之，谓速赴六安也。故满宠云“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乃整众趋阳宜口。阳宜口去六安尚百余里，此其从容整军可见。若庐江治阳泉，则宠已趋赴治所，与宠所云云不应矣。◎弼按：○吴、杨所云，魏庐江郡治也。○《一统志》：阳泉故城，今安徽颍州府霍丘县西。六安故城，今安徽六安州北。◎洪亮吉曰：○《吕蒙传》：

吴破皖后，即拜蒙庐江太守，还屯寻阳。○则吴庐江郡盖从寻阳遥领也。◎谢锺英曰：建安四年，孙策拔庐江；〖时庐江治皖。〗五年，权攻李术于皖城，枭术首；十九年，权克皖城；黄武四年，皖口言木连理；六年，曹休斩吴皖守将审德；七年，权至皖口，使陆逊破曹休于石亭；嘉禾六年，诸葛恪屯庐江；赤乌六年，恪自皖迁于柴桑。是吴庐江郡治皖，洪氏谓遥领，非也。天纪二年，吴人大田皖城，王浑攻破之，见《晋书·浑传》。是皖城终魏世属吴。

◎弼按：○洪、谢所云，吴庐江郡治也。○《一统志》：皖县故城，今安徽安庆府怀宁县治。

* 互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胡氏曰：“汉文帝分淮南为庐江国，在江南；班《志》庐江郡则在江北，盖两汉庐江郡皆治舒。三国时，吴击魏庐江，满宠曰‘权舍船二百里，悬军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盖是时庐江郡改治阳泉县也。孙氏亦置庐江郡治皖。”】陆康【◎范《书·陆康传》：康字季宁，吴郡吴人。康少仕郡，以义烈称。刺史臧旻举为茂才，征拜议郎。会庐江贼黄穰等攻没四县，拜康庐江太守。康申明赏罚，击破穰等。◎弼按：康事互见《孙策传》。康少子绩，自有传，见后。】从子作宜春长，【◎《郡国志》：扬州豫章郡宜春。◎《晋书·地理志》：荆州安成郡宜春。◎《宋书·州郡志》：江州刺史，安成太守。孙晧分豫章、庐陵、长沙立，领宜阳，本名宜春，属豫章，晋孝武帝改名。◎《一统志》：宜春故城，今江西袁州府宜春县治。◎弼按：此与汝南郡之宜春同名异地。汝南郡之宜春，前汉曰宜春，后汉曰北宜春。】为贼所攻，遣使求救于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由长沙郡至豫章郡之宜春县，故曰越界。】以全异国。【国者，郡国也。】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

灵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此为献帝初平元年事，是时孙坚年三十六岁。】【◎《江表传》曰：坚闻之，拊膺叹曰：“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后注引《吴录》云：周与孙坚争豫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而各若此！”言发涕下。◎然坚与叡亦同举义兵，何以擅杀荆州刺史、南阳太守也？◎《魏志·刘表传》：表代王叡为荆州刺史。】【◎案《王氏谱》，叡字通耀，晋太保祥伯父也。【王祥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三年，又见《吕虔传》及注。】◎《吴录》曰：叡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叡举兵欲讨卓，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郡国志》：荆州武陵郡治临沅。◎《一统志》：临沅故城，今湖南常德府武陵县西。】扬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坚，说叡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叡。叡闻兵至，登楼望之，遣问欲何为，坚前部答曰：“兵久战劳苦，所得赏，不足以为衣服，诣使君更乞资直耳。”【◎胡三省曰：据《吴录》，资直者，衣资之直也。】叡曰：“刺史岂有所吝？便开库藏，使自入视之，知有所遗不！”兵进及楼下，叡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使君何以在其中？”【◎冯本“使”作“府”，误。◎顾炎武曰：府君者，汉时太守之称。孙策进军豫章，华歆为太守，策谓歆曰：“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坚曰：“被使者檄诛君。”叡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叡穷迫，刮金饮之而死。【◎胡三省曰：○陶弘景云：生金有毒，不炼服之杀人。】】比至南阳，【◎陈本“比”作“北”。◎《郡国志》：荆州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治。】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张咨为董卓所用，到官，兴义兵讨卓，见范《书·卓传》。】【◎《英雄记》曰：咨字子仪，【◎宋本“仪”做“议”。◎周寿昌曰：作“议”是。“议”与“咨”义训相合。】颍川人，亦知名。◎《献帝春秋》曰：袁术表坚假中郎将。坚到南阳，移檄太守请军粮。咨以问纲纪，【南阳郡之纲纪也。郡纲纪，见《魏志·刘放传》。】纲纪曰：“坚邻郡二千石，不应调发。”咨遂不与。】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

康发祥曰：上主簿，孙坚之主簿；下主簿，张咨之主簿也。◎周寿昌曰：请收咨归主簿。推，问也。意，造意。故，事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慄，无求不获。【◎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云：长沙为荆州属部，受督于刺史王叡，孙坚以私忿杀之。南阳太守张咨，邻郡二干石也，坚又收斩之。是以区区一郡守，乘一时兵威，辄害方伯邻守，岂得为勤王乎？刘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术志于逆乱，坚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议也。】【◎《吴历》曰：初坚至南阳，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

【范《书·袁术传》引此注作“恐为后害”。】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望。【宋本“望”作“坚”。范《书·袁术传》“省望”作“看望”。】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此语与本传不同。】前到鲁阳，【◎《郡国志》：南阳郡鲁阳。◎今河南汝州鲁山县治，互见《魏志·刘表传》及《毛玠传》、《韩暨传》。】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通鉴考异》曰：○范《书·术传》云：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表传》云：术阻兵屯鲁阳，表不得至荆州。○《魏志·术传》：孙坚杀张咨，术得据南阳。○《魏武纪》此年二月，术屯南阳。○盖术初奔鲁阳，此春孙坚取南阳，术乃据之，犹以鲁阳为治所也。◎苏舆曰：此已在刺史改牧之后，此传仍作刺史，盖由群雄竞起，朝制不一，遂有参差，非由史误。】遂治兵于鲁阳城。当进军讨卓，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还州督促军粮。施帐幔于城东门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阵，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 “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英雄记》曰：初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郡国志》：司隶河南尹梁。◎刘昭注：○有阳人聚。○《史记》曰：秦灭东周，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水经·汝水注》：汝水又东与广成泽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泽中。汝水又东得鲁公水口。水上承阳人城东鲁公陂。城，古梁之阳人聚也。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胡三省曰：阳人聚故城在梁县西。◎《一统志》：梁县故城，今河南汝州西四十里。阳人聚，今汝州西八十五里。】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赵一清曰：《后汉书·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作“东郡太守”，《续志》有陈国，无陈郡，至曹魏始废国为郡，“陈”乃“东”之讹。】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轸字文才，【胡轸事见《魏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又见《张既传》注引《三辅决录》注。】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潘眉曰：○丁孚《汉仪》曰：二千石绶羽青地桃华缥。○《续汉志》曰：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乃整齐耳。”诸将闻而恶之。军到广成，【◎《郡国志》：河南尹新城，有广城聚。◎《方舆纪要》卷五十一：广城泽在汝州西四十里，有广城聚，灵帝置河南八关之一也。】去阳人城数十里。日暮，士马疲极，当止宿，又本受卓节度宿广成，秣马饮食，以夜进兵，投晓攻城。诸将恶惮轸，欲贼败其事，布等宣言“阳人城中贼已走，当追寻之；不然失之矣”，便夜进军。城中守备甚设，不可掩袭。于是吏士饥渴，人马甚疲，且夜至，又无堑垒。释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惊，云“城中贼出来”。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行十余里，定无贼，【◎周寿昌曰：“定无贼”三字词意不足，疑“定”上有“惊”字也。】会天明，便还，拾取兵器，欲进攻城。城守已固，穿堑已深，轸等不能攻而还。【◎沈家本曰：此注当在下“合战于阳人”之下。此时坚治兵于鲁阳城，未到阳人也。坚之进屯阳人在初平二年，范史纪传可证。而其在鲁阳及移屯梁东则皆在元年，不得混而为一。】】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沈家本曰：○范史《卓传》：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亨之。○即此事，时初平元年也。】坚常著赤罽帻，【◎《续汉志·舆服志》云：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刘昭注引《独断》曰：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止雨书》曰“执事者皆赤帻”，

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康发祥曰：○帻，音责。○《说文》：发有巾曰帻。○罽，音猘。○

《尔雅》注：氂毛所以为罽。○《疏》：织毛为之。若今之毛氍毹也。○赤罽帻，谓以赤色之罽为帻也。○《后汉舆服志》：秦加武将首饰为绛帕。○《东观汉记》：段熲灭羌，诏赐赤帻大冠一具。○似此。】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帻冠冢间烧柱，【◎冯本“柱”作“著”，误。◎或曰：烧柱，疑“华柱”之误。】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潘眉曰：督，当为“尉”。华，当为“叶”。《广韵·二十九叶》引《吴志·孙坚传》有都尉叶雄，知宋本如此，今本误也。宜从《广韵》。】是时，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江表传》曰：或谓术曰：“坚若得洛，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故术疑之。】阳人去鲁阳百余里，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通鉴》“谮润”作“侵润”。◎胡三省曰：侵润之谮，语出《论语》。】还相嫌疑！”【◎《江表传》载坚语曰： “大勋垂捷而军粮不继，此吴起所以叹泣于西河，【◎吴本“泣”作“息”。◎《史记·吴起传》：吴起，卫人也。魏文侯以起善用兵，以为西河守，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公叔为相，害吴起，起惧得罪，遂去之楚。】乐毅所以遗恨于垂成也。【◎冯本“成”作“戍”，毛本做“戊”，均误。◎《史记·乐毅传》：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田单纵反间于燕，燕惠王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毅畏诛，遂西降赵。】愿将军深思之。”】术踧踖，【踧踖，不自安貌。】即调发军粮。坚还屯。卓惮坚猛壮，乃遣将军李傕等来求和亲，今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县示四海，【县，读曰悬。】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乃，汝也。】复进军大谷，【◎大谷为汉灵帝置八关之一，在今河南洛阳县东南，详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章怀注：大谷口在故嵩阳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对雒阳故城。张衡《东京赋》云“盟津达其后，大谷通其前”是也。】拒雒九十里。【◎拒，范《书·董卓传》作“距”。◎章怀注：距，至也。】【◎《山阳公载记》曰：卓谓长史刘艾曰：【毛本“卓”误作“车”。】“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毛本“畏”作“谓”。】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说文》：戆，愚也。◎音都降翻。】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孤昔与周慎西征，慎围边、韩于金城。孤语张温，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驻。温不听。孤时上言其形势，知慎必不克。台今有本末。事未报，温又使孤讨先零叛羌，以为西方可一时荡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四千屯安定，以为声势。叛羌更还，【宋本“更”作“便”。】欲截归道，孤小击辄开，畏安定有兵故也。虏谓安定当数万人，不知但靖也。时又上章言状，而孙坚随周慎行，谓慎求将万兵造金城，使慎以二万作后驻，边、韩城中无宿谷，当于外运，畏慎大兵，不敢轻与坚战，而坚兵足以断其运道，儿曹用必还羌谷中，【《通鉴》作“儿曹用其言”。】凉州或能定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坚，自攻金城，坏其外垣，驰使语温，自以克在旦夕，温时亦自以计中也。而渡辽儿果断蔡园，【范《书·董卓传》作“葵园狭”，《通鉴》作 “葵园峡”。渡辽儿，谓边章、韩遂也。】慎弃辎重走，果如孤策。【◎事在灵帝中平二年。

◎范《书·董卓传》：边章、韩遂败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兵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狭，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弃车重而退。◎《方舆纪要》卷六十：葵园峡在兰州西。】台以此封孤都乡侯。【《魏志》、范《书·董卓传》俱作“封斄乡侯”。】坚以佐军司马，所见与人同，自为可耳。”【◎《通鉴》“见”下有“略”字，下句作“固自为可”。◎胡注：言其才可用也。◎《通鉴》又云：但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耳。】艾曰：“坚虽时见计，故自不如李傕、郭汜。闻在美阳亭北，【美阳，今陕西乾州武功县西南，见《魏志·董卓传》。】将千骑步与虏合，殆死，亡失印绶，此不为能也。”卓曰：“坚时乌合义从，兵不如虏精，且战有利

钝。但当论山东大势，终无所至耳。”艾曰：“山东儿驱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锋不如人，坚甲利兵强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魏志·董卓传》：初平元年二月，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或曰：寻字，畏坚逼也。】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范《书·董卓传》：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渑池，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坚乃扫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渑池间，以截卓后。◎或曰：视韩馥辈，足令愧死。】【◎《江表传》曰：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范《书·卓传》：尽徙阳人数百万人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甄，音坚，解见《魏志·后妃传·甄后传》。◎《文选·三十八·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济种器于甄井。◎李善注：甄，音真。◎叶树藩曰：○李注误。○陈与郊云：惟“甄”、“坚”音叶，故孙坚以甄井神器为受命之符。权既君吴，尊坚曰帝，江左遂为吴讳。厥后秦缘苻避，隋为杨更，沿袭以来，至忘坚读。及宋甄彻登进士，林摅唱名，读甄为坚，上称真韵，以争辨不逊，落职。◎胡三省曰：甄官署之井中也。《晋职官志》少府之属有甄官令，而《续汉志》无之，盖属于他署，未置专官也。甄官，掌琢石陶土之事。◎《方舆纪要》卷四十八：甄官井在故洛阳城中。◎《一统志》：甄官井在洛阳县东南。】旦有五色气，【◎毛本“旦”作“且”，误。◎官本《考证》曰：《文选》作“每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范《书·袁术传》注引

《吴书》云：汉室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玉玺。〖《续汉志·舆服志》注引《吴书》与此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

【《文选注》“上”字上有“龙”字。】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传国玺事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注引《先贤行状》。】◎《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范《书·袁术传》：术有僭逆之谋，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弼按：袁术僭号在建安二年，是时孙策已遣将诣阜陵迎母至曲阿，术安得而拘之？】◎《江表传》曰：案《汉献帝起居注》云“天子从河上还，得六玺于阁上”，又太康之初，孙晧送金玺六枚，无有玉，明其伪也。◎虞喜志林曰：

【◎《晋书·儒林传》：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喜博学好古，屡征不就，专心经传，兼览谶纬。著《安天论》，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隋书·经籍志·儒家类》：虞喜《志林新书》三十卷，《广林》二十四卷，《后林》三卷。◎今存马国翰辑本《志林》一卷。】天子六玺者，文曰“皇帝之玺”、 “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此六玺所封事异，故文字不同。【◎下文《献帝起居注》与应氏《汉官》二条，冯本俱空一格。元本、毛本《献帝起居注》空一格。宋本俱接连，不空格。◎沈君瑲曰：按文义，前后相连，以駮《江表传》无玉玺之说。裴注俱指为喜言，三者似止《志林》一条，而刻本误分之。】《献帝起居注》云 “从河上还，得六玉玺于阁上”，此之谓也。传国玺者，乃汉高祖所佩秦皇帝玺，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案传国玺不在六玺之数，安得总其说乎？应氏《汉官》、【◎冯本“官”作“宫”，误。下同。◎《隋书·经籍志》：《汉官》五卷，应劭注。《汉官仪》十卷，应劭撰。◎见《魏志·王粲传》注。】皇甫《世纪》，【《帝王世纪》，皇甫谧撰，见《蜀志·秦宓传》注。】其论六玺，文义皆符。汉官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且康”、“永昌”，二字为错，

【冯本无下“且康”二字。】未知两家何者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气，加以神器秘宝，【毛本“器”作“气”，误。】辉耀益彰，盖一代之奇观，将来之异闻，而以不解之故，强谓之伪，不亦诬乎！陈寿为《破虏传》亦除此说，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玺殊名，与传国为七者也。吴时无能刻玉，【◎赵一清曰：○《中华古今注》：孙文台获青玉马鞍，其光照于衢路。】故

天子以金为玺。玺虽以金，于文不异。吴降而送玺者送天子六玺，曩所得玉玺，乃古人遗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玺，今以无有为难，不通其义者耳。◎臣松之以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烈者乎？【宋本“烈”作“臣”。】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晧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于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赵一清曰：孙坚于井中得传国玺。坚死，袁术逼其夫人而夺之。术死，军破，徐璆得而献之。《后汉书·徐璆传》云“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是也。章怀注引坚事以证之，而裴世期犹以吴亡不见此玺相诘难，可谓得其一而忘其二也。◎又曰：○《北齐书·辛术传》：术移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昌。”二汉相传，又传魏、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历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魏书·太武纪》：太平真君七年，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傍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讫，引军还，住鲁阳。【◎《吴录》曰：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绍遣会稽周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字仁明，周昕之弟也。◎《会稽典录》曰：初曹公兴义兵，遣人要，即收合兵众，得二千人，从公征伐，以为军师。后与坚争豫州，屡战失利。会次兄九江太守昂为袁术所攻， 往助之。军败，还乡里，为许贡所害。【◎《通鉴》：初平二年，袁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孙坚阳城。◎钱大昕、赵一清均辨其误，见《魏志·公孙瓒传》，今再列举见于各书者如下，以资参证焉。丹阳太守周昕助魏武兵。〖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袁术以吴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见《吴志·嫔妃传》。〗王朗遣故太守周昕与孙策战，策破昕，斩之。〖见《吴志·孙静传》及注引《会稽典录》。〗此周昕事之始末也。袁术遣孙坚屯阳城拒董卓，袁绍使周昂夺其处，术、坚攻昂。

〖见《魏志·公孙瓒传》。〗袁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袁术遣孙贲攻破昂于阴陵，术表贲领豫州刺史。〖见《吴志·孙贲传》。〗此周昂事之始末。而贲之攻昂在孙坚死后也。至周事，则见本传裴注所引《吴录》及《会稽典录》。三人事迹分明，各不相涉也。】】

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樊、邓均在湖北襄阳城北。樊城，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邓县，见《蜀志·诸葛亮传》。◎胡三省曰：

○邓县，属南阳郡。樊城，周仲山甫之邑，在汉水北。○杜佑曰：樊城，今襄州安养县。○刘昫曰：邓城县，汉之邓县，古樊城也。宋改安养县。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贞元二十一年，移县，古邓城乃改为邓城县。◎赵一清曰：○樊，樊城。邓，邓城也。○《方舆纪要》卷七十九：樊城在襄阳府城北汉江上，与襄阳城隔江对峙，后汉末为戍守处。邓城在襄阳府东北二十里，唐贞元末移临汉县治，古邓城遂为邓城县。○又《元和志》：邓塞故城在临汉县东南二十二里，南临宛口，阻一小山，号曰邓塞。孙坚破黄祖于此山下。魏尝于此治舟舰伐吴。陆士衡《辩亡论》“魏氏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谓此也。◎邓塞，见《孙晧传》注引陆机《辩亡论》。】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胡三省曰：岘山去襄阳十里。◎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九：岘山在襄阳府城南七里，亦曰南岘，

又曰岘首山。】为祖军士所射杀。【◎《通鉴考异》曰：○范《书》：初平三年春，坚死。○

《吴志·孙坚传》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记》曰：初平四年五月七日死。○袁《纪》：初平三年五月，○《山阳公载记》载策表云：臣年十七，丧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时年二十六。计坚之亡策应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则为不符。张璠《汉纪》及胡冲

《吴历》并以坚初平二年死，此为是而本传误也。○今从之。◎潘眉曰：裴注以破虏在初平二年卒，是也。此传云三年，《英雄记》云四年，皆误。◎弼按：○《周瑜传》建安三年，瑜年二十四，瑜与孙策同年，计初平二年，实为十七岁。孙策表云“十七失怙”，孙坚之死实在初平二年，无可疑也。】【◎《典略》曰；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通鉴》作“部曲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魏志·桓階传》：坚击刘表，战死。階冒难诣表乞坚丧，表义而与之。】◎《吴录》曰：坚时年三十七。【以坚死于初平二年计之，当生于桓帝永寿元年。坚死时孙策年十七岁，孙权年十一岁，策长权六岁。】◎《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刘表将吕公【《后汉书·刘表传》注“公”作“介”，下同。】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物故，解见《蜀志·刘璋传》。】

◎其不同如此也。【◎《魏志·刘表传》：坚为流矢所中，死。】】兄子贲，帅将士众就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

坚四子：策、权、翊、匡。权既称尊号，谥坚曰武烈皇帝。【◎《吴录》曰：尊坚庙曰始祖，墓曰高陵。【◎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五：丹阳县治曲阿，吴陵在县西十五里，孙坚葬此。◎弼按：坚墓在吴，说见前。】◎《志林》曰：坚有五子：策、权、翊、匡，吴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 讨逆将军策

策字伯符。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庐江郡治舒，见《坚传》注。周瑜为舒人。】与周瑜相友，【◎《周瑜传》：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文台初起，乡里少年皆愿相从。伯符年未弱冠，已交结知名，转斗江东，士民乐为致死，太史子义一见解缚。孙氏父子兄弟皆善于招致英雄，据有江东，非偶然也。】【◎《江表传》曰：坚为朱儁所表，为佐军，留家著寿春。【◎《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详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扬州刺史”注，又见初平四年“九江郡”注。】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有周瑜者，与策同年，【◎《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云：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亦英达夙成，

【◎胡三省曰：夙，早也。】闻策声闻，【宋本作“声问”，《通鉴》同。】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胡三省曰：分，扶问翻。推分而结好也。好，扶到翻。】义同断金，【◎《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劝策徙居舒，策从之。】坚薨，还葬曲阿。【◎《郡国志》：扬州吴郡曲阿。◎吴曰云阳，今江苏镇江府丹阳县治，详见《魏志·王朗传》。◎《通鉴》：坚死，策年十七，还葬曲阿。◎赵一清曰：○《水经·湘水注》引郭颁《世语》云：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宋书·礼志》：孙权不立七庙，以父坚尝为长沙太守，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权既不亲祠，直是依后汉奉南顿君故事，使太守祠也。坚庙见尊曰始祖庙，而不在京师，又以民人所发吴芮冢材为屋，未之前闻也。○又《水经·渐江水注》：浙江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一清案：亭山在吴郡富春，孙坚不葬此也。《策传》云“还葬曲阿”，而《权传》太元元年秋八月，大书“吴高陵松柏斯拔”，参之谢询请置守冢

之文，则文台定葬于吴也。《吴地记》云坚墓在盘门内。刘昭《续志》注于吴郡吴县下引《皇览》曰县东门外孙武冢，盖春秋时孙武子耳，于文台何与？《吴地记》亦为谬也。】已乃渡江居江都。【◎《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江都。◎本志《赵达传》注引《吴录》：皇象，广陵江都人。◎《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江都令，汉旧县，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六年复立。◎《寰宇记》：故城在今县东南四十六里。城临江水，为水所侵，无复余址。◎《一统志》：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府江都县西南。】【◎《魏书》曰：策当嗣侯，让与弟匡。】

徐州牧陶谦深忌策。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郡国志》：扬州丹阳郡治宛陵。◎本志《吕范传》：孙权破关羽，还都武昌，封范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建业本汉秣陵县，属丹阳郡，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见刘昭注，又见《张紘传》注引《江表传》。建安十七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见《权传》。◎沈约曰：秣陵其地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城邨是也。◎《元丰九域志》：江宁府江宁县有秣陵镇。◎《一统志》：宛陵故城，今安徽宁国府宣城县治。秣陵故城，今江苏江宁府上元县南。◎本志《嫔妃传》：袁术上吴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丹阳郡，互见《孙权传》嘉禾三年。】策乃载母徙曲阿，【复渡江而南也。】与吕范、孙何俱就景，【吕范，自有传。孙何，见《宗室传·孙韶传》。】因缘召募得数百人。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策时年二十岁。】【◎《吴历》曰：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纮为广陵人，策居江都，故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绖之中，无以奉赞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纡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冯本“若”作“君”，误。】血仇得报，此乃君之勋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局本“德”作“得”，误。】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同”字疑衍。】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江表传》曰：策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术甚贵异之，然未肯还其父兵。术谓策曰：“孤始用贵舅为丹阳太守，贤从伯阳为都尉，【孙贲字伯阳，坚从子，策从兄也。】彼精兵之地，【◎胡三省曰：丹阳号为天下精兵处。】可还依召募。”策遂诣丹阳依舅，【监本“舅”作“旧”，误。】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

《郡国志》：丹阳郡泾。◎孙策执太史慈于此。◎韦昭曰：泾水出芜湖，盖因水立名。◎《一统志》：泾县故城，在今安徽宁国府泾县西。◎谢鍾英曰：泾水，即今清弋江，在泾县城西。

◎胡三省曰：○《姓谱》：祖，商祖巳之后。◎弼按：祖郎事详见《孙辅传》及注。】几至危殆。【即斫孙策马鞍事。】于是复往见术，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太傅马日磾杖节安集关东，在寿春【◎范《书·献帝纪》：初平三年八月，遣太傅马日磾及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兴平元年十二月，太傅马日磾薨于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钱大昕曰：汉时城门校尉、司隶校尉任寄最重，而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诸校尉亦典兵之官，号为五校。西京更有胡骑、虎贲二校尉，故云七校。若命将出征，则大将军营五部，部皆有校尉，不常置也。边塞则有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有戊己校尉。灵帝置西园八校尉，有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左校、右校之名，自后校尉渐多。曹操为骁骑校尉，周珌为督军校尉，盖勋为讨虏校尉，公孙瓒亦为讨虏校尉，应劭为袁绍军谋校尉，皆见于《后

汉书》。其见于《魏志》者，夏侯惇折冲校尉，曹仁厉锋校尉，曹洪鹰扬校尉，贾诩讨虏校尉，乐进讨寇校尉，于禁平虏校尉。见于《吴志》者，孙策为怀义校尉，又为折冲校尉，孙权为奉义校尉，刘基辅义校尉，孙静、鲁肃皆奋武校尉，孙瑜恭义校尉，孙辅扬武校尉，孙韶承烈校尉，张紘正议校尉，陆逊定威校尉，陆抗、陆凯皆建武校尉，贺齐平东校尉，全琮奋威校尉，周鲂昭义校尉，是仪忠义校尉。见于《蜀志》者，法正军议校尉，费祎昭信校尉，来敏典学校尉，周群儒林校尉。大率皆武职也。蜀先主置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亦名盐府校尉，则名虽为校尉，实非典军之职。王连、吕乂、岑述皆尝为之。◎弼按，三国校尉之官尚不止此，具见洪饴孙《三国职官志表》，文繁不录。】术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敬焉。【◎范《书·袁术传》：建安二年，术僭号，遣将张勋、桥蕤攻吕布，大败。曹操征术，术走渡淮，操击斩蕤，而勋退走。◎即此二人也。】术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梁章矩曰：此如魏武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同一口吻，亦足见孙郎之动人矣。】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胡三省曰：谢入术营专杀也。】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阳陈纪。【◎钱大昕曰：此别是一人，非颍川陈纪也。】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策昔曾诣康，康不见，使主簿接之。策尝衔恨。术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胡三省曰：错，误也。】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庐江，见《孙坚传》注引《吴录》。陆康事亦见《坚传》注。◎范《书·陆康传》：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术大怒，遣其将孙策攻康，围城数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朝廷愍其守节，拜子儁为郎中。少子绩，仕吴为郁林太守，博学善政，见称当时。幼年曾谒袁术，怀橘堕地者也，有名称。◎弼按：孙策之攻庐江非出本意，见《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胡三省曰：《续汉志》扬州本治历阳，盖中世已后徙治寿春也。】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策从兄贲又为丹阳都尉，繇至，皆迫逐之。【◎

《刘繇传》：诏书以繇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繇畏惮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至曲阿。术图为僭逆，攻没诸郡县，繇遣樊能、张英屯江边以拒之。以景、贲术所授用，乃迫逐使去。◎王朗遗孙策书云“刘正礼临州，未能自达，实赖尊门济江成治。后以袁术之嫌，稍更乖剌，更以同盟，还为雠敌”即指此也。◎《朱治传》：是时吴景已在丹阳，而策为术攻庐江，于是刘繇恐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景、贲退舍历阳。【◎《通鉴》“舍”作“屯”。◎《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历阳，侯国，刺史治。◎《晋书·地理志》：扬州淮南郡历阳。◎《宋书·州郡志》：晋武帝复立历阳、当涂、浚遒诸县。二年，复立钟离县，并二汉旧县也。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还，故复立焉。◎洪亮吉曰：据沈《志》，三国时魏、吴俱无此数县也。

◎吴增僅曰：历阳故属汉九江郡。兴平中，孙策平江东，县遂入吴。建安十七年，孙权作濡须坞，又于此置濡须督，遂为重镇。◎又云：孙策起兵历阳，平定江东，其后横江、当利、滨江诸隘皆有戍守。沈《志》云太康元年复立历阳，则知吴未置县也。◎王先谦曰：○《孙策传》：策至历阳，众五六千。○《江表传》：历阳有山石临水，历阳长表上。○《孙晧传》：天玺元年，历阳山石文理成字。○是历阳县属吴。洪氏据沈《志》，谓太康元年复立，非也。

◎谢锺英曰：历阳自汉历魏、吴，至晋不废，沈《志》误。◎弼按：谢、王二说是。◎《一统志》：历阳故城，今安徽和州治。】繇遣樊能、于麋、陈横屯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术。

【◎《通鉴》作“繇遣将樊能、于麋屯横江，张英屯当利口，以拒之”。◎胡注：横江渡在今和州，正对江南之采石，即今之杨林渡口。当利浦在今和州东十二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四：横江浦在今和州历阳县东南二十六里。当利浦在和州城东十二里，本

名扬浦。建安初，孙策自寿春欲经略江东，扬州刺史刘繇遣将樊能、于麋屯横江，孙策破之于此。○一清案：此则横江江津名也。而《吴夫人传》及此注引《江表传》亦只有樊能、于麋二人，无陈横姓名，则“陈”字疑“东”字之讹，“横”、“屯”二字当互倒。◎谢鍾英曰：

○《元和志》：横江浦在历阳县东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处，自昔济江津要。○鍾英按：在今和州东南二十五里，地宜属吴。◎洪亮吉曰：○历阳有当利浦。○《晋书》：王濬平吴，水军扬帆顺流，于此而下。报王浑书曰：“风利不得泊。”后因以为名。◎谢鍾英曰：○《周瑜传》：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是当利之名，不始于王濬。○《一统志》：今和州东南大江之别浦也。○鍾英按：地宜属吴。】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胡三省曰：惠，姓也，战国时梁有惠施。】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朱治传》：治知术政德不立，劝策还平江东。◎胡三省曰：大江东北流，自历阳至濡须口，谓之江西；建业谓之江东。】【◎《江表传》曰：策说术云：“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胡三省曰：策本江东人，故谓之本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通鉴》作“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术知其恨，

【◎胡三省曰：谓许九江、庐江太守而不用也。】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胡三省曰：殄寇将军号盖始于此】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史言其少也。】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由寿春至历阳。】众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于历阳，【◎《朱治传》：策家门尽在州下，治乃使人于曲阿迎太妃及权兄弟，供奉辅护，甚有恩纪。】策又徙母阜陵，【◎《郡国志》：九江郡阜陵。◎吴增僅曰：

* 《孙韶传》：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阜陵诸县，并在江北淮南。知魏初皆废为境上地矣。◎谢锺英曰：《孙权传》“黄龙三年，孙布诈降，魏将王淩以军迎布。权以大兵潜伏于阜陵，淩觉而走”，即此。《晋志》“汉明帝时沦为湖”，是三国时已非旧县矣。在今和州西三十里，地宜属吴。◎弼按：据谢说，吴仍置县也。吕布击袁术于阜陵，即此。互见《魏志·袁涣传》。◎《一统志》：阜陵故城，今安徽滁州全椒县东十五里。】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周瑜传》：瑜从父尚为丹阳太守，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遂从攻横江、当历，皆拔之。】【◎《江表传》曰：策渡江攻繇牛渚营，【◎《郡国志》：扬州丹阳郡秣陵南有牛渚。◎杜佑曰：牛渚沂即当涂县采石。◎胡三省曰：太平州当涂县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矶，与和州横江渡相对。

◎《一统志》：牛渚山在今安徽太平府当涂县西北二十里，一名采石。孙权使孙瑜自溧阳移兵屯牛渚，自是以后常为重镇。◎李贤曰：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谓之牛渚圻。◎《元和志》：在当涂县北三十五，古津渡处也。有采石戍，在山上。◎《寰宇记》：牛渚山北谓之采石，对采石渡口，商旅于此取石至都输造石渚，故名。旧志，采石山在当涂县西北二十五里，东北至江宁八十里，渡江西至和州二十五里。周十五里，高百仞。西接大江，三面俱绕姑溪，一名翠罗山。山下突入江处名采石矶。】尽得邸阁粮谷、战具，【◎胡三省曰：邸，至也。阁，庋置也。邸阁，谓转输之归至而庋置之也。】是岁兴平二年也。【◎《通鉴考异》曰：《魏志》、袁《纪》皆云初平四年策受袁术使渡江，《汉献帝纪》、《吴志·孙策传》皆云兴平元年，虞溥《江表传》云策兴平二年渡江。按，术初平四年始得寿春，《策传》云术欲攻徐州，从陆康求米，事必在刘备得徐州后也。《刘繇传》称吴景攻繇，岁余不克，则策渡江不应在兴平元年已前，今依《江表传》为定。◎潘眉曰：○二年，当为“元年”。○《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刘繇与孙策战，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考是年策以朱治为吴郡太守，治在郡三十一年，黄武三年卒。若兴平二年至黄武三年，止得三十年，不得云三十一年，故当以元年为确。策渡江在初平四年，明年乃为兴平元年，见《魏武纪》。】时彭城相薛礼、【彭城国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府铜山县治。】下邳相笮融【◎下邳，见《孙坚传》。薛礼、笮融事见

《刘繇传》。◎胡三省曰：○丁度《集韵》：笮，侧格切，姓也。◎《风俗通》：楚有笮伦。】依繇为盟主，礼据秣陵城，【秣陵，见前“丹阳郡”注。】融屯县南。【◎此句承上文，当为

秣陵之县南。◎《妃嫔传》云：吴景击笮融、薛礼于秣陵。◎是笮融、薛礼俱屯江南之秣陵。孙策既已渡江攻刘繇之牛渚营，又攻笮融与秣陵县南，是俱在江南用兵，何以下文又云“渡江攻礼”？不无可疑。】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战，斩首五百余级，融即闭门不敢动。因渡江攻礼，礼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复合众袭夺牛渚屯。策闻之，还攻破能等，获男女万余人。复下攻融，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因自舆还牛渚营。或叛告融曰：“孙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将于兹乡策。【◎赵一清曰：于兹，人姓名。“乡”与“向”通用。】策遣步骑数百挑战，【各本均无下“策”字，官本有之。】设伏于后，贼出击之，锋刃未接而伪走，贼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策因往到融营下，令左右大呼曰：“孙郎竟云何！”贼于是惊怖夜遁。融闻策尚在，更深沟高垒，缮治守备。策以融所屯地势险固，乃舍去，攻破繇别将于海陵，【◎海陵今江苏扬州府泰州治，详见《魏志·张辽传》。◎《通鉴》：兴平二年，孙策破刘繇别将于梅陵。◎胡注：《唐书·地理志》宣州南陵县有梅根镇，今有梅根港。◎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雨花台在应天府城南一里，据冈阜高处，俯瞰城阙，江山四极无不在目，即聚宝山之东岭也。山麓为梅岗，或谓之梅陵，相传汉梅鋗屯兵处也。孙策破刘繇别将，即此。○然则“海陵”乃“梅陵”之误。◎或曰：湖孰、江乘属丹阳，在江南。海陵在江北，《前志》属临淮郡，远不相及。策方略定丹阳属县，无缘分兵转向江北，其误无疑。】转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郡国志》：扬州丹阳郡胡熟、江乘。◎《前书》作“湖孰”。◎《宋书·州郡志》：湖孰、江乘。吴省为典农都尉。◎《九域志》：江宁府上元县有湖孰镇。◎谢锺英曰：吕范领湖孰相，见《范传》。朱据领兵屯湖孰，见《据传》。《徐盛传》“为疑城，自石头城至江乘”。二县盖黄龙后省。《晋志》俱属为丹阳郡。◎《一统志》：湖孰故城，今江苏江宁府上元县东南。江乘故城，今江宁府句容县北六十里。◎江乘，互见

《孙权传》黄武二年。】】

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冯本作“逃遁”。】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刘繇传》：孙策东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太史慈传》：慈到曲阿见繇，卒遇策，便前斗，慈与繇俱奔豫章。】【◎《江表传》曰：策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胡三省曰：○山草，言深山茂草之中也。○李固对策曰：臣伏从山草，痛心伤臆。○则“山草”二字当时常谈也。◎周寿昌曰：山草，犹山僻也。】及至，【《通鉴》作“及策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胡三省曰：茹亦菜也。】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通鉴》“诣”作“劳”。】刘繇既走，策入曲阿劳赐将士，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胡三省曰：一人以身行，除其门户赋役也。】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会稽，见《孙坚传》。】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详见《孙静传》及《魏志·王朗传》。】屠东冶，【冯本、吴本、毛本“冶”作“治”，误。东冶，今福建福州府闽县东北冶山之麓，详见《魏志·王朗传》。】乃攻破虎等。【◎《吴录》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乌程，见《孙坚传》。《通鉴》“他”作“佗”，◎胡注：○佗，徒何反。○

《姓谱》：彭祖裔孙孚为周钱府上士，因官命氏。】及前合浦太守【◎《郡国志》：交州合浦郡治合浦。◎今广东廉州府合浦县东北，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嘉兴王晟等，

【◎《郡国志》：吴郡由拳。◎刘昭注：○《左传》曰：越败吴于檇李。○杜预曰：县南醉李城也。○干宝《搜神记》曰：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始皇至，令囚徒十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故改曰由拳县。◎《孙权传》：黄龙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宋书·州郡志》：吴郡太守，嘉

兴令，此地本名长水，秦改曰由拳。吴孙权黄龙四年，由拳县生嘉禾，改曰禾兴。孙晧父名和，又改名曰嘉兴。◎弼按：沈《志》黄龙三年误作四年，又似以赤乌五年事为孙晧事。《通鉴》胡注沿其误，〖见卷六十三建安四年注。〗洪亮吉又承讹，谢鍾英复误以赤乌五年作黄龙五年。一县更名之沿革，乃讹误如此，皆由未检阅《孙权传》也。◎《一统志》：故城，今浙江嘉兴府嘉兴县南五里。◎赵一清曰：嘉兴之名，至孙权立子和为太子时始改，不应于伯符之时先有此称。《寰宇记》卷九十五引《吴录·地理志》，叙说分明。】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通鉴》“引兵”上有“策”字。】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局本 “诛”误作“诸”。】策自讨虎，虎高垒坚守，使其弟舆请和。许之。舆请独与策会面约。既会，策引白刃斫席，【《御览》“斫”作“削”。】舆体动，策笑曰：“闻卿能坐跃，剿捷不常，聊戏卿耳！”舆曰：“我见刃乃然。”策知其无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舆有勇力，虎众以其死也，【◎官本《考证》曰：宋本“以”作“闻”。】甚惧。进攻破之。虎奔余杭，【◎《郡国志》：吴郡余杭。◎吴改属吴兴郡。◎《一统志》：故城今浙江杭州府余杭县治。】投许昭于虏中。【◎“虏中”字疑误。◎沈家本曰：上文会稽妖贼许昌之子许韶下潘眉引此，以证 “韶”当作“昭”。按妖贼许昭于熹平元年起句章，三年臧旻破平之，获昭父子。是昭久已破灭。策之破虎，在兴平元年，上距破昭之时已二十一年，则是时之许昭当别一人，非许生之子。注云“许昭有义于旧君”，旧君谓盛宪，宪为吴郡太守，则此许昭乃吴郡人，妖贼许昭则会稽人，明非一人。】程普请击昭，策曰：“许昭有义于旧君，有诚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许昭有义于旧君，谓济盛宪也，事见后注。【盛宪事详见《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有诚于故友，则受严白虎也。】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

《贺齐传》：齐，会稽人。建安元年，孙策临郡，察齐孝廉。】复以吴景为丹阳太守，【景初本为丹阳太守，为刘繇所迫，袁术以景为广陵太守。术僭号，景委郡东归，策复以景为丹阳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郡国志》：扬州豫章郡治南昌。◎应劭《汉官》云：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见《百官志》注。有刘繇城，繇自曲阿奔豫章，筑城自保，见《豫章记》。孙策已平吴会二郡，与孙贲征庐江太守刘勋、江夏太守黄祖，军还闻刘繇病死，过定豫章，上贲领太守，见《孙贲传》。◎弼按：豫章太守初为周术，术病卒，袁术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皓为笮融所杀，融代领郡事，旋为刘繇所破。汉朝拜华歆为豫章太守，孙策使虞翻说歆，歆让郡，策遂得有豫章。此豫章太守前后更迭之始末也。见《诸葛亮传》、《刘繇传》、《华歆传》、《虞翻传》及各传注。◎《一统志》：南昌故城，今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东灌城乡城隍桥西。◎互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分豫章为庐陵郡，【◎《郡国志》：豫章郡庐陵。◎刘昭注：兴平元年，孙策分立庐陵郡。◎

《晋书·地理志》：献帝兴平中，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宋书·州郡志》：庐陵本县名，属豫章。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郡立。◎吴增僅曰：按《孙策传》，置庐陵郡在领会稽太守时。策领会稽为建安元年事，则郡为建安元年立也。◎谢鍾英曰：○《豫章记》：灵帝末，扬州刺史刘遵上书请置庐陵、鄱阳二郡。献帝兴平元年，始立郡。○《江表传》：时丹阳僮芝自署庐陵太守，策留贲弟辅领兵住南昌，周瑜至巴丘，辅遂进据庐陵。○鍾英按：孙策分置庐陵，盖承僮芝之旧。◎杨守敬曰：《郡国志》、《豫章记》并云立郡在兴平元年，然据《江表传》，孙策渡江在兴平二年，则不得元年有立郡事。按《水经注》，汉和帝永平九年，分庐陵立石阳。献帝兴平二年，吴长沙桓王立庐陵郡，治此。然则石阳为郡治，立郡亦非建安元年也。◎弼按：吴、谢、杨诸说言庐陵置郡之时，当以谢、杨二说为是。至郡治何地，则《晋志》云治西昌，《宋志》、《水经·赣水注》云治石阳，《寰宇记》云治高昌，《一统志》从之。◎《一统志》：庐陵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南。高昌故城，在今庐陵县西，本庐陵县地。《寰宇记》言孙策改庐陵为高昌，以今志县境古迹考之，差为近是。则吴时及晋初郡治当是高昌也。西昌故城，在今吉安府泰和县西。石阳故城，在今吉安府吉水县

东北。◎弼按：孙策初定豫章，分置庐陵郡，戎马倥忽，必不暇移治所，当就庐陵为郡治，然晋、宋二志无庐陵县，当如《寰宇记》所云改为高昌，是庐陵、高昌实一地也。《元和志》云晋太康中移郡石阳，则又与郦注云“吴长沙桓王立庐陵郡治石阳”之说歧异矣。庐陵郡，互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阳朱治为吴郡太守。【◎《朱治传》：治从钱唐欲进到吴，吴郡太守许贡拒之于由拳，治与战，大破之。贡南就山贼严白虎，治遂入郡，领太守事。◎《郡国志》：扬州吴郡治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

◎刘昭注：○《尔雅·十薮》：吴、越之间有具区。○郭璞曰：县南太湖也，中有句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去无所不通，号为地脉。○《越绝书》曰：湖周三万六千顷。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处《风土记》曰：舜渔泽之所。○臣昭按：此僻在成阳世也。○又吴伐越，败之夫椒。○杜预曰：太湖中椒山是也。◎《一统志》：吴县故城，今江苏苏州府吴县治。】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张昭、张纮自有传。秦松、陈端见《紘传》。◎何焯曰：伯符以勇锐摧破繇、朗，然能系属士民修其政理，遂创霸图，亦子布三四公之助。】【◎《江表传》曰：策遣奉正都尉【◎洪饴孙曰：奉正都尉，一人，吴所置。】刘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诣许，拜献方物。【◎此为建安元年所献，见后注。◎《通鉴考异》曰：策贡献在二年，非元年也。】】时袁术僭号，【术僭号在建安二年。】策以书责而绝之。【◎何焯曰：策前此犹为术部曲，自绝术乃正名汉藩，得以自立矣。后曹公亦以策绝术，授讨逆之号。】【◎《吴录》载策使张纮为书曰：盖上天垂司过之星，【◎郝经曰：天官虚次有司非二星，主司过失。◎潘眉曰：○《鬼料窍》云：文昌六星，五曰司命，以司诸过。】圣王建敢谏之鼓，【◎郝经曰：○《邓析子》：尧有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设非谬之备，急箴阙之言，何哉？凡有所长，必有所短也。去冬传有大计，无不悚惧；旋知供备贡献，万夫解惑。顷闻建议，复欲追遵前图，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怃然，【◎毛本“怃”作“ ”。

◎沈家本曰：《广韵》“ ”同“怃”。】想是流妄；设其必尔，民何望乎？曩日之举义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响应者，董卓擅废置，害太后、弘农王，略烝宫人，【毛本“烝”作“蒸”，误。】发掘园陵，暴逆至此，故诸州郡雄豪闻声慕义。神武外振，卓遂内歼。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俾保傅宣命，欲令诸军振旅，于河北通谋黑山，【◎“于”字衍，与上下文俱难通，或校改作“乃”字。◎陈景云曰：“振旅”句绝，“于”字疑“然”字之误。《后汉书·袁术传》载此书作“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章怀注谓袁绍为冀州牧，与黑山贼相连，盖与术书

不可显斥，其书故微其词。】曹操放毒东齐，【宋本“齐”作“徐”，范《书·袁术传》同。】刘表称乱南荆，【范《书》“称”作“僭”。】公孙瓒炰烋北幽，【范《书》作“公孙叛逆于朔北”。】刘繇决力江浒，刘备争盟淮隅，是以未获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备、繇既破，操等饥馁，谓当与天下合谋，以诛丑类。舍而不图，有自取之志，非海内所望，一也。昔成汤伐桀，称 “有夏多罪”；【◎《尚书·汤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纣，曰“殷有罪罚重哉”。【◎《史记》：武王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罚，不可不伐。”】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宜当君世；如使不遭其时，亦无繇兴矣。幼主非有恶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胁于强臣，若无过而夺之，惧未合于汤、武之事，二也。卓虽狂狡，至废主自与，【宋本、冯本“兴”作“与”，

《通鉴》作“兴”。】亦犹未也，而天下闻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所以斯须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可得而胜者，以彼乱而我治，彼逆而我顺也。见当世之纷若，欲大举以临之，適足趣祸，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虚干，必须天赞与人力也。殷汤有白鸠之祥，周武有赤乌之瑞，汉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征，

【◎郝经曰：○《汉书》：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后汉书》：南顿君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皆因民困悴于桀、纣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无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未之或有，

四也。天子之贵，四海之富，谁不欲焉？义不可，势不得耳。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帝王之位，不可横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逼，去其鲠，必成中兴之业。夫致主于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诚所望于尊明也。纵使幼主有他改异，犹望推宗室之谱属，论近亲之贤良，以绍刘统，以固汉宗。皆所以书功金石，图形丹青，流庆无穷，垂声管纮。舍而不为，为其难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为相，【◎李贤曰：安生京，京生汤，汤生逢，逢生术，凡五代。】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

【《文类》“焉”作“为”。】忠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国家之踬顿，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报汉室之恩。其忽履道之节而强进取之欲者，将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孰不从我？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也，谁能违我？盍乘累世之势，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数，不可不详察者也。【宋本“者”作“七”。】所贵于圣哲者，以其审于机宜，慎于举措。若难图之事，难保之势，以激群敌之气，以生众人之心，【冯本“生”作“先”。】公义故不可，

【冯本“故”作“既”。】私计又不利，明哲不处，八也。世人多惑于图纬而牵非类，【“牵”下何焯校增“引”字。】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苟以阿上惑众，终有后悔者，自往迄今，未尝无之，不可不深择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见之余耳，庶备起予，补所遗忘。忠言逆耳，幸留神听！”【◎袁宏《后汉纪》载此文，较简洁，今全录之于下：书云：“昔者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宗庙焚毁。是以豪杰发愤，赫然俱起。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而河北异谋，黑山不顺，刘表僭乱于南，公孙叛逆于北，刘繇阻兵，刘备争盟，是以未获承命，囊弓戢戈也。常谓使君与国同轨，舍是不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内企望之意。昔汤伐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何由逼而夺之也？今主上岂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僭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恩，咸以归心焉。若辅而兴之，旦、奭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汉室。世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今古所慎也。忠言逆耳，驳议致憎，苟有益于尊明，则无所敢辞。”术始自以为有淮南之众，料策之必与己同，及得其书，遂愁沮发疾。◎范《书·袁术传》所载与此同。】◎《典略》云张昭之辞。【◎袁《纪》云：彭城人张昭避乱淮南，策宾礼之。及策东略，遂为之谋主，闻袁术僭号，昭为策书谏术。】◎臣松之以为：张昭虽名重，然不如纮之文也，此书必纮所作。【◎或曰：子布论旧君讳事，无此朗润，可见文不出其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胡三省曰：讨逆将军，亦创置也。由乌程徙封吴，进其封也。◎周寿昌曰：王辅承制假策明汉将军，策上表称“袁术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一则承制，一则假诏，惟建安三年制书转拜讨逆将军是真拜，故两将军号不入传，惟讨逆擅名也。◎弼按：殄寇将军入传，周说误。】【◎《江表传》曰：建安二年夏，汉朝遣议郎王辅【宋本“辅”作“誧”，下同。《妃嫔传》亦作“誧”，音普。《通鉴》同。】奉戊辰诏书曰：【◎《通鉴考异》曰：奉戊辰诏书，不知其何月也。】“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毛本“未”作“恭”，误。】厥筭著闻。【宋本、冯本“筭”作“美”。】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胡三省曰：策父坚以讨贼功封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又诏敕曰：“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闻其言【◎官本《考证》曰：北宋本作“始闻其言”。】以为不然。定得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鸱枭之性，遂其无道，【遂，疑作“逞”。】修治王宫，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残民害物，为祸深酷。布前后上策乃心本朝，欲还讨术，为国效节，乞加显异。夫悬赏俟功，惟勤是与，故便宠授，承袭前邑，重以大郡，荣耀兼至，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戮力一心，同时赴讨。”策自以统领兵马，但以骑都尉领郡为轻，欲得将军号，及使人讽辅，【及，疑作“乃”。】辅便承制假策明汉将军。【◎胡三省曰：明汉将军，亦权宜置此号，言明于逆顺，知尊汉室也。】

是时，陈瑀屯海西，【◎《郡国志》：扬州广陵郡海西。◎《一统志》：故城今江苏海州南。

◎见《魏志·梁习传》。】策奉诏治严，【◎胡三省曰：严，装也。】当与布、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塘，【钱塘，见《孙坚传》。】瑀阴图袭策，【冯本“图”、“袭”二字误倒。】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细贼【◎郝《书》“细”作“纽”。◎沈家本曰：“细贼”二字疑有误。】与丹阳、【◎《郡国志》丹阳郡丹阳。◎今安徽太平府当涂县东少北五十里，详见《魏志·陶谦传》注。】宣城、【◎《汉书·地理志》：丹阳郡宣城。◎《续志》：后汉省。◎《一统志》：故城，今安徽宁国府南陵县东四十里清弋江上。◎《通鉴》：建安三年，孙策定宣城以东。二十年，孙权使蒋钦屯宣城。◎皆即故城也。◎洪亮吉曰：《郡国志》无此县，疑吴时复立。】泾、【泾县见前。】陵阳、【◎《郡国志》丹阳郡陵阳。◎刘昭注：陵阳子明得仙于此县山，故以为名。◎《孙辅传》“辅从孙策讨陵阳，生得祖郎等”，即此。◎《一统志》：故城，今安徽池州府石埭县东北。】始安、【◎谢鍾英曰：○《贺齐传》：建安二十一年，陵阳、始安、泾县皆与鄱阳民尤突相应，齐讨破突，丹阳三郡皆降。○是丹阳郡有始安县，地缺。】黟、【◎《汉书·地理志》：丹阳郡黝。◎师古曰：黝，昔伊，字本作“黟”，其音同。

◎《郡国志》：丹阳郡黝。◎刘昭注：○《魏氏春秋》：有林历山。◎王念孙曰：○《说文》：黟，黑水也。从黑，多声。丹阳有黟县。○又云：渐水出丹阳黟南蛮中，东入海。○则《地理志》本作“黟”，明矣。《水经注》引此亦作“黟”。黟从多声，于古音属歌部，于今音属支部。若黝从幼声，则古今音皆属幽部，幽之字无与支、歌部通者，“黟”字不得借作“黝”也。此因字形有似而误耳。各史志或作“黟”，或作“黝”，其作“黝”者皆为误本《汉志》所惑。《玉篇》“黝”字无伊音。《广韵》“黝，于脂切，县名，属歙州”，误与各史志同。◎王先谦曰：○《浙江水注》：县居黟山之阳，故县氏之。○《一统志》：墨岭在县南，山出石墨，县名以此。◎谢鍾英曰：○《贺齐传》：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方舆纪要》：今黟县南十里。○《寰宇记》：故城在黟县东五里，因黟川为名。○《一统志》：今安徽徽州府黟县东，吴改属新都郡，《晋志》属新安郡。】歙【◎《汉书·地理志》：丹阳郡歙，都尉治。◎师古曰：歙，音摄。◎《郡国志》：丹阳郡歙。◎刘昭注：○《山海经》曰：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郭璞曰：在县东，今谓之玉山。◎吴改属新都郡，《晋志》属新安郡。◎《一统志》：故城，今徽州府歙县治。】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伺策军发，欲攻取诸郡。策觉之，遣吕范、徐逸攻瑀于海西，大破瑀，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互见《吕范传》。】◎《山阳公载记》曰：瑀单骑走冀州，自归袁绍，绍以为故安都尉。【◎《郡国志》：幽州涿郡故安。◎《一统志》：故城今直隶易州东南。◎见《魏武纪》建安九年。】◎《吴录》载策上表谢曰：“臣以固陋，孤持边陲。陛下广播高泽，不遗细节，以臣袭爵，兼典名郡。仰荣宠顾，【宋本作“仰荣顾宠”。】所不克堪。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吴郡曲阿得袁术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虽辄捐废，犹用悚悸。臣年十七，丧失所怙，惧有不任堂构之鄙，【◎《尚书·大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以忝析薪之戒，【◎《左传》：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诚无去病十八建功，【◎

《汉书·霍去病传》：去病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将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上以二千五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世祖列将弱冠佐命。臣初领兵，年未弱冠，虽驽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术狂惑，为恶深重。臣凭威灵，奉辞伐罪，【冯本“伐”作“罚”，误。】庶必献捷，以报所授。”◎臣松之案：本传云孙坚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时年二十六，计坚之亡，策应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则为不符。张璠《汉纪》及《吴历》并以坚初平二年死，此为是而本传误也。【◎何焯曰：以“二”为“三”，传写之误。】◎《江表传》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贡方物，倍于元年所献。其年，制书转拜讨逆将军，改封吴侯。【◎《通鉴》：建安三年，孙策遣正议校尉张紘献方物。◎本志《张紘传》云：建安四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通鉴考异》云：《紘传》误。】】后术死，【◎范《书·献帝纪》：建安四年六月，袁术死。】长史杨

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袁术使孙策攻庐江太守陆康。策已拔庐江，术复用故吏刘勋为太守。术死而勋背之，勋固不义，术亦可谓昧于知人矣。】策闻之，伪与勋好盟。勋新得术众，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赵一清曰：○《水经·赣水注》：缭水导源建昌县，东迳新吴县，又迳海昏县，谓之上缭水。

◎胡三省曰：上缭在建昌界。缭，读曰僚。宗民，即所谓江南宗贼。】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策攻庐江刘勋在建安四年，见《孙权传》。】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刘勋事见《魏志·武纪》建安四年。◎《魏志·刘晔传》：刘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说勋攻上缭。勋信之，兴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踧，遂奔太祖。】【◎《江表传》曰：策被诏敕，与司空曹公、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等并力讨袁术、刘表。军严当进，会术死，术从弟胤、女婿黄猗等畏惧曹公，不敢守寿春，乃共舁术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刘勋于皖城。【◎皖城，见《孙坚传》“庐江郡”注。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皖城在安庆府西北。建安四年，孙策袭克之，既而曹操取其地。操恐江表郡县为孙权所略，徙民东渡，西江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建安十九年，权攻皖城，克之，遂为重镇。】勋粮食少，无以相振，乃遣从弟偕告籴于豫章太守华歆。歆郡素少谷，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郡国志》：豫章郡海昏，侯国。◎刘昭注：

* 在昌邑城。○《豫章记》曰：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一统志》：故城，今江西南康府建昌县治。

◎谢鍾英曰：当在今建昌县东南，南昌府城北，慨江口之西。《一统志》谓即建昌县治，与

《水经注》不合。上缭，今建昌县南十七里。◎海昏、上缭，互见《太史慈传》。】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偕往历月，才得数千斛。偕乃报勋，具说形状，使勋来袭取之。勋得偕书，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时策西讨黄祖，行及石城，

【◎《郡国志》：丹阳郡石城。◎胡三省曰：○贤曰：在今苏州西南。○予据《水经》，石城县在牛渚东，郦道元注又云牛渚在石城东减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据《五代志》，宣城秋浦县旧曰石城。○宋白曰：池州贵池、石埭二县皆汉石城县之地。◎《一统志》：石城故城，在今安徽池州府贵池县西，程普为丹阳都尉，屯石城，孙权封韩当为石城侯。《县志》：“故城在县西七十里，地名铁店，亦曰苍埠潭，以东西两石山夹河如城而名。”◎赵一清曰：○

《寰宇记》卷一百二十：黄石城在鄂州西北二百九十里。刘勋为孙策所破，遂奔曹公，即此城也。○胡三省注《通鉴》引《水经注》牛渚城及贵池、石埭二县为汉石城县地，误。◎弼按：胡注本存疑，赵说误，当以《一统志》为是。互见《程普传》。】闻勋轻身诣海昏，便分遣从兄贲、辅率八千人于彭泽待勋，【◎《郡国志》：豫章郡彭泽，彭蠡泽在西。◎宋白曰：彭泽县取彭蠡泽为名，汉属豫章郡，今江州彭泽县、南康军都昌县皆汉彭泽县地。◎《一统志》：彭泽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县东三十里。建安中，孙权置彭泽郡，以吕范为太守，寻废。晋陶潜为彭泽令，即此。◎王先谦曰：彭蠡泽即鄱阳湖。】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得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并术、勋妻子。表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李术事见《孙权传》建安五年。】给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东诣吴。贲、辅又于彭泽破勋。勋走入楚江，从寻阳步上【◎《郡国志》：庐江郡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刘昭注：有置马亭，刘勋士众散处。◎释慧远《庐山记略》曰：山在寻阳南，南宾宫亭湖，北对小江。山去小江三十余里。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际，隐遯潜居其下，受道于仙人而共岭，时谓所止为仙人之庐而命焉。其山大岭凡七重，圆基周逥，垂三百五里。其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七岭会同，莫升之者。东南有香炉山，其上氛氲若香烟。西南中石门前有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芳林之奇，所称名代。◎《豫章旧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胡三省曰：寻阳县本在大江之北，寻水之阳。◎《一统志》：故城，今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北。◎互见《魏志·明纪》卷首及《曹休传》，又见《孙权传》黄初二年，又见《诸葛恪传》。】到置马亭，【◎《方舆纪要》卷八十五：置马亭在九

江府西。】闻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潘眉曰：西塞，山名，在今湖北大冶县东，三国吴时为阳新县地。】至沂，【◎《通鉴》作“勋走保流沂”。◎胡注：流沂，地名，近西塞。◎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西塞山在武昌县东百三十里。○《图经》云：山高百六十丈，周三十七里，吴、楚分界处也。既险且峻，横崿枕江，危峰对岸，长江东注，高浪飞翻。建安四年，孙策破黄祖子射处也。○“沂”字上有脱误，当作“流沂”。西塞山有流沂城，刘勋走保流沂，求救于黄祖，即此。】筑垒自守，告急于刘表，求救于黄祖。祖遣太子射船军五千人助勋。【◎周寿昌曰：祖尚为刘表属，并未僭号，子安能称太子？疑是“长子”之讹。◎胡三省曰：船军，即舟师也。】策复就攻，大破勋。勋与偕北归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夏口，今湖北汉口，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攻黄祖。时刘表遣从子虎、南阳韩晞将长矛五千来为黄祖前锋。策与战，大破之。◎《吴录》载策表曰：“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通鉴》作“十二月辛亥，策军至沙羡”。◎《郡国志》：荆州江夏郡沙羡。◎晋灼曰：羡，音夷。◎《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一统志》：沙羡故城，今湖北武昌府江夏县西南。】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通鉴》作“甲寅，策与战，大破之”。】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江夏郡，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及《文聘传》。建威中郎将，一人，吴置。】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桂林郡，见《蜀志·先主传》。《范传》不言领桂阳太守，盖遥领也。征虏中郎将，一人，吴置。】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零陵郡，见《蜀志·先主传》。荡寇中郎将，一人，吴置。】行奉业校尉孙权、【《孙权传》作“奉义校尉”。】行先登校尉韩当、【先登校尉，一人，吴置。】行武锋校尉黄盖等【武锋校尉，一人，吴置。《盖传》未言此官。】同时俱进。身跨马擽陈，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焱火所焚，

【宋本、冯本“焱”作“猋”。】前无生寇，惟祖迸走。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晞已下二万余级，【◎何焯曰：虎即刘表从子，“狼”字疑误。◎卢明楷曰：“狼”字衍。◎潘眉说同。】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虽表未禽，祖宿狡猾，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鸱张，以祖气息，而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表孤特之虏，成鬼行尸。诚皆圣朝神武远振，臣讨有罪，得效微勤。”】是时袁绍方强，【◎《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而策并江夏，【策是时未有江夏郡全境。】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吴历》曰：曹公闻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猘儿难与争锋也”。【◎猘，音制，本作“狾”，或作“瘈”。◎《说文》：狂犬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取贲女，【◎彰，各本均作“章”。◎官本《考证》曰：章，当作“彰”，鄢陵侯也。】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潘眉曰：《魏志·荀彧传》注亦有严象，《御览·一百十八》引《吴志》作“众”，“众”即“衆”字，盖宋本做“严衆”，今本或讹“衆”为“象”耳。◎沈家本曰：《彧传》注引《三辅决录》“象字文则”，是其名当作“象”，不应做作“衆”。鲍本《御览》作“象”，未知潘氏所据何本。】举权茂才。【董卓令孙坚列疏子弟仕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曹操不能制孙策，乃与之结亲，而礼辟其弟。孙权畏刘备之强，进妹固好。权奸心事，大略相同。】

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吴录》曰：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郡国志》：会稽郡余姚。◎《山海经》：句余之山，无草木，多金玉。

◎郭璞注：今在余姚县南，句章县北，故此二县因以为名。◎《水经·沔水注》：江水又东迳余姚县故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南临江津，北背巨海，县西北去会稽百四十里，因句余山以名县。山在余姚之南，句章之北。江水又东注于海。《风土记》：“舜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余姚。”◎《一统志》：余姚故城，今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治。《晋地理志》余姚有

句余山，即四明山，在县南一百十里。山东北跨宁波府鄞县界。◎《方舆纪要》：余姚故城与今绍兴府余姚县隔江相对。】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冯本“某”作“其”，误。】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比必危殆。”【宋“比”作“此”。】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岱字孔文，吴郡人也。受性聪达，轻财贵义。其友士拔奇，取于未显，所友八人，皆世之英伟也。太守盛宪以为上计，举孝廉。许贡来领郡，岱将宪避难于许昭家，求救于陶谦。【◎何焯曰：许劭尝依陶谦，此“昭”似“劭”之误。◎弼按：裴注云“许昭有义于旧君”，谓济盛宪事。此作“许昭”不误。】谦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浆不入口。谦感其忠壮，有申包胥之义，许为出军，以书与贡。岱得谦书以还，而贡已囚其母。吴人大小皆为危竦，以贡宿忿，往必见害。岱言在君则为君，且母在牢狱，期于当往，若得入见，事自当解。遂通书自白，贡即与相见。才辞敏捷，好自陈谢，贡登时出其母。岱将见贡，语友人张允、沈睧【睧，音闵。】令豫具船，以贡必悔，当追逐之。出便将母乘船易道而逃。贡须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于船，江上便杀之，【或校改作“若及船于江上”。】已过则止。使与岱错道，遂免。被诛时，年三十余。◎《江表传》曰：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冯本“于”作“干”，误。】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铧，胡瓜切，鍫也。◎官本《考证》曰：铧，一作“鎌”，或作“鏁”。】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 “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张津事见《士燮传》、《薛综传》，又见《蜀志·许靖传》。】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续汉志·舆服志》：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胡三省曰：○著，涉略翻。帕，莫白翻。○项安世《家说》：头巾，一名，音隖，一名帕。○陆游曰：袙头者，巾帻之类，犹今言幞头。韩文公云“红袹首”，已为失之，东坡云“绛袹蒙头读道书”，增一“蒙”字，其误尤甚。】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赵一清曰：○《汉书·地理志》东海、九江皆有曲阳县。应劭并云在淮曲之阳。后汉以东海曲阳属下邳，于九江曰西曲阳。此则东海之曲阳也。“青”当做“清”。○《后汉书·襄楷传》：宫崇所献遗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注云：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案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夏侯惇字元让，《魏志》有传。】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于前亡，张津于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新唐书·地理类》：王范《交广二州记》一卷。◎《续汉书·郡国志》交州注、《水经·泿水注》引存作“《交广春秋》”。《吕岱传》注“王范”误作“王隐”。】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

云。◎《搜神记》曰：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案《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通鉴辑览》曰：田丰说袁绍，刘备说刘表，同欲乘虚袭许，而绍、表皆庸才，不能用，即令其说行，亦未必能集事也。孙策用兵，足与操埒，使鼓行直入，操将有首尾不相顾者，適会策卒，操遂得从事中原，亦时数为之欤？】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何焯曰：策本袁氏部曲，睹其表败，乃始暌贰，于汉则江外之大贼也。贡既忠臣，其客亦无愧高渐离矣。

◎康发祥曰：孙策之死，有似父坚。盖策为许贡客所杀，坚为黄祖军士所射，是可为轻躁者鉴戒。】【◎《江表传》曰：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郡国志》：徐州广陵郡治广陵。◎王先谦曰：三国魏、吴分据，汉郡废。魏广陵徙治淮阴，见《通鉴》胡注。◎马与龙云：建安中，魏武以陈登为广陵太守，治射阳。建安末，吴主权以孙韶为广陵太守，治京城，见《吴志·韶传》。此则吴徙置广陵治京城也。◎《一统志》：广陵故城，今江苏扬州府东北。射阳故城，今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东南。淮阴故城，今江苏淮安府清和县南。京城，今江苏镇江府丹徒县治。◎射阳，详见《魏志·臧洪传》。京城，详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登即瑀之从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毛本“破”作“被”，误。】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郡国志》：吴郡丹徒。

◎刘昭注：《春秋》曰朱方。◎《孙权传》：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进。◎《一统志》：故城，今镇江府丹徒县东南十八里。◎胡三省曰：秦时望气者云其地有天子气，始皇使赭徒二千人凿城以败其势，改曰丹徒。◎《通鉴考异》曰：○据《策传》云策谋袭许，未发而死。○《陈矫传》云：登为孙权所围于匡奇，登令矫求救于太祖，太祖遣赴救。吴军既退，登设伏追奔，大破之。○《先贤行状》云：登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于匡奇城，登大破之，斩虏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使功曹陈矫求救于太祖。○此数者参差不同。○孙盛

《异同评》云：按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据于官渡，谬矣。伐登之言，为有证也。○今从之。】须待运粮。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请贡相见，以责让贡。贡辞无表，策即令武士绞杀之。【◎《通鉴考异》曰：许贡先为朱治所迫，已去郡依严白虎，安能复尔？盖策破白虎时杀贡耳。】贡奴客潜民间，【奴客，见《魏志·文德郭后传》。】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卒，读曰猝。】即贡客也。策问： “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冯本“射”字下空格，误。】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九州春秋》曰：策闻曹公北征柳城，【毛本“北”下空格，无“征”字，误。柳城，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悉起江南之众，自号大司马，将北袭许，恃其勇，行不设备，故及于难。◎孙盛《异同评》曰：凡此数书，各有所失。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策已有丹阳、会稽、吴郡、豫章四郡，分置庐陵一郡，九江、庐江、江夏三郡仅各割据其半耳。】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策达于事势者乎？又案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于官渡，（缪） **[**谬**]**矣。伐登之言，为有证也。又《江表传》说策悉识韩当军士，疑此为诈，便射杀一人。

夫三军将士或有新附，策为大将，何能悉识？以所不识，便射杀之，非其论也。又策见杀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错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将袭许。记述若斯，何其疏哉！然孙盛所讥，未为悉是。黄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但刘表君臣【◎何焯曰：“但”字，安溪改“且”。】本无兼并之志，虽在上流，何办规拟吴会？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但举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然则策之所规，未可谓之不暇也。若使策志获从，大权在手，淮、泗之间，所在皆可都，何必毕志江外，其当迁帝于扬、越哉？案《魏武纪》，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冯本“渡”字下空格，误。】策未死之前，【宋、元本无“策”字，误。陈本“策”上有“乃”字。】久与袁绍交兵，则《国志》所云不为谬也。许贡客，无闻之小人，而能感识恩遇，临义忘生，卒然奋发，有侔古烈矣。诗云：“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贡客其有焉。】创甚，请张昭等谓曰：【◎《通鉴》“请”作“召”。◎案：“请”字是。】“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三江，详见《蜀书·许靖传》。】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胡三省曰：衡，所以平轻重也。争衡，言分争之世，兵力所加，天下大势为之轻重也。】卿不如我；【◎赵一清曰：此文全用《吴录》。“善相吾弟”下尚有“慎勿北渡”四字，盖策之遗教，而张昭几背之，何邪？】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卿。”至夜卒，【◎《通鉴》：建安五年四月丙午，策卒。◎盖本虞喜“策以四月四月死”之语。◎《通鉴考异》曰：○《策传》：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未发，为许贡客所杀。○《郭嘉传》曰：策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轻而无备，必死于匹夫之手。”果为贡客所杀。○嘉虽先见，安能知策死于未袭许之前乎？盖时人见策临江治兵，疑其袭许，嘉料其不能为耳。◎潘眉曰：班史宗室例书薨，陈《志》于《讨逆传》书“卒”，于《吴主传》及周瑜、程普等传又书“薨”。体例未能画一，亦是一病。】时年二十六。【由建安五年年二十六岁推之，策生于灵帝熹平四年，年十七丧父，十年之间建立大业，少年英迈，勇锐无前，真一时豪杰之士也！轻躁陨身，享年不永，惜哉！】【◎《吴历》曰：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奋，创皆分裂，须臾卒。【◎官本《考证》曰：推几，宋本作“椎几”。须臾卒，宋本作“其夜卒”。】◎《搜神记》曰：策既杀于吉，每独坐，彷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创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

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赵一清曰：○《吴地记》：盘门内东北二里有后汉破虏将军孙坚坟，又有讨逆将军孙策坟。○一清案：《御览》卷百九十引《异苑》曰“余姚县仓封闭完密，而年年辄大损耗，后伺之，乃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断毁龟口，于是无复亏减”，则伯符亦还葬祖墓，不在吴也矣。敬叔之言，为有征也。○又《宋书·礼志》：孙权于建业立兄长沙桓王府于朱爵桥南。权疾，太子所祷即策庙也。】封子绍为吴侯，【策女一適顾邵，见《顾雍传》；一適朱纪，见《朱治传》；一適陆逊，见《逊传》。】后改封上虞侯。

【◎《郡国志》：会稽郡上虞。◎《水经·渐江水注》：○江水东迳上虞县南，本司盐都尉治，地名虞宾。○《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

* 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知孰是。南有《曹娥碑》，娥父盱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沉，若不值，衣当浮。”裁落变沈，娥遂于沈处赴水而死。县令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一统志》：上虞故城，今浙江绍兴府上虞县西北。】绍卒，子奉嗣。孙晧时，讹言谓奉当立，诛死。

评曰：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

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孙盛曰：孙氏兄弟皆明略绝群。创基立事，策之由也，

【◎王懋竑曰：孙策创业江东，自藉攻战之力，而于张昭、张紘、虞翻俱待以师友之礼，委而用之，所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专以武力也。至权时，张昭、张紘虽见尊礼而不复任用，昭且几不免，而翻竟以窜死，惟顾雍、潘濬辈从容讽议，得安有位。陆逊有大功，而以数直谏愤恚而卒。周瑜、鲁肃幸已早死，不与陆逊同祸，而亦恩不及嗣。有所爱重者，惟吕蒙、凌统、甘宁、周泰辈，以视策万万不逮矣。其保有江东者，以有吕蒙辈为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大基业，窥中原者，亦以此。孙盛之评盖得其实矣，而《通鉴》不著其语，故附论之。】且临终之日，顾命委权。夫意气之间，犹有刎颈，况天伦之笃爱，豪达之英鉴，岂吝名号于既往，违本情之至实哉？【本情，冯本做“情本”，误。】抑将远思虚盈之数，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为国之大防；杜绝疑贰，消衅之良谟。是故鲁隐矜义，终致羽父之祸；【◎《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十一月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蒍氏，立桓公。】宋宣怀仁，卒有殇公之哀。【◎《左传·隐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宋穆公卒，殇公即位。◎杜注：先君，穆公兄宣公也。与夷，宣公子，即所属殇公。冯，穆公子庄公也。桓公二年，宋督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皆心存小善，而不达经纶之图；求誉当年，而不思贻厥之谋。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孙氏因扰攘之际，得奋其纵横之志，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磐石之固，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安可不防微于未兆，虑难于将来？壮哉！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将相在列，皆其旧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援则鲁桓、田巿之难作，崇之则与夷、子冯之祸兴。是以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然后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群情绝异端之论，不逞杜觊觎之心；于情虽违，于事虽俭，至于括囊远图，永保维城，可谓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者也。陈氏之评，其未达乎！【◎李光地曰：陈评自是情理，亦何必累纸赞颂如此。使权果能防微虑远，亦无子孙相残之祸矣。盛之虚词迂气，皆是类也。◎赵一清曰：○《容斋续笔》云：孙盛说迂谬。汉室中兴，出于伯升，光武感其功业之不终，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兄师秉魏政，以次子攸为师后，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业归攸。以孙权视之，不可同日论也。◎杭世骏亦引此说。】】

# 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吴书二

三国志四十七

吴主传第二【◎刘咸炘曰：○尚云：传名“吴主”，而传首直名“孙权”，不冠“吴主”，与

《蜀志》“先主讳备”者异矣。】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把历史还给历史】

【复校：擎骥】

## 吴主权

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时为汉献帝建安元年。】以为阳羡长。【◎

《郡国志》：扬州吴郡阳羡。◎三国吴改属吴兴郡。◎《孙亮传》：五凤二年，阳羡离里山大石自立。〖谢、王引此作“太元二年”，误。〗◎《孙晧传》：天玺元年，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封禅国山。改元天纪，以协石文。◎《一统志》：阳羡故城，今江苏常州府宜兴县南五里。国山在常州府荆溪县西南五十里。◎《寰宇记》：国山本名离里山，山有九峰相连，亦名九斗山。孙晧封禅为中岳，改为国山。◎谢鍾英曰：在今宜兴县南五十里。◎弼按，阳羡国山，互见《孙亮传》五凤二年、《孙晧传》天玺元年。】

【◎《江表传》曰：坚为下邳丞时，权生，【时在汉灵帝光和四年，详见《孙坚传》。】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有贵象。【◎《宋书·福瑞志》：孙坚妻吴氏初妊子策，梦月入其怀；后孕子权，又梦日入怀。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入怀，何也？”坚曰：“日月，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妃嫔传》注引《搜神记》所载与此同。】及坚亡，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每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每请会宾客，常顾权曰：“此诸君，汝之将也。”【◎赵一清曰：此言未实。策之英武，何遽不及权？且亦未便自料年只二十六仓卒为人所害也。◎又曰：○韦续《九品书》：孙权行草在中中，行隶草在中下。】】郡察孝廉，州举茂才，【权年十五，吴郡太守朱治举权为孝廉，见《朱治传》，又见《诸葛瑾传》。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见《孙策传》。】行奉义校尉。【《孙策传》注引《吴录》作“奉业校尉”。】汉以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宋书·福瑞志》：权方颐大口，紫髯，长上短下。汉世有刘琬者，能相人，见权兄弟，曰：“孙氏兄弟虽各才智明达，然禄胙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其识之。”】

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庐江、沙羡，俱见《孙策传》。】

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胡三省曰：孙权先为阳羡长，郡察孝廉，故以称之。】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礼记·曾子问》：【《礼记·曾子问篇》。】子夏曰：“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无避也者，礼与？初有司与？”【◎郑注：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郑玄注曰：【宋、元本、冯本“郑”字上空格，误。】周人卒哭而致事。【◎郑注：致事，还其职位于君也。】时有徐戎作难，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正义》曰：周公致政之后，成王即位之时，周公犹在，则此云“伯禽卒哭”者，为母丧也。】○昭所云“伯禽不师”，盖谓此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云：古人称其父兄子弟亦曰亲戚。《韩诗外传》曾子曰“亲戚既没，虽欲孝，谁为孝”，此谓其父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此谓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谓其弟员曰“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三国志》张昭谓孙权曰“乃欲哀亲戚”，此谓其父兄。】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潘眉曰： “庐陵”下似脱庐江一郡。◎沈家本曰：孙策时已得庐江，而此不及者，岂以李术不肯事权邪？◎又云：建安十九年，权征皖城，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是权虽破李术，未能得其地也。◎弼按：《通鉴》有“庐江”二字。是时孙策实力只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四郡，及分置庐陵一郡，至淮南、庐江、江夏三郡，终吴之世，为魏、吴分据，故承祚不及之也。】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监本、官本脱“布”字，误。】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

《张昭传》：孙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周瑜传》：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曹公欲因丧伐吴，从张纮之言，表权为讨虏将军，见《张纮传》。◎胡三省曰：讨虏将军之号，创置于此。】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会稽太守本治山阴，屯吴者，当为军事便利计，且图进取也。◎《顾雍传》：孙权领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雍为丞，行太守事。

◎赵一清曰：时以顾雍为丞，代陆昭。◎弼按：陆昭为会稽丞，见《孙策传》注引《吴录》。】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江表传》曰：初策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

【策表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见《策传》注引《江表传》。】策亡之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移书求索，术报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大怒，乃以状白曹公曰：“严刺史昔为公所用，又是州举将，【扬州刺史严象举权为茂才，见《策传》。】而李术凶恶，轻犯汉制，残害州司，【严象为李术所杀，见《魏志·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以惩丑类。今欲讨之，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仇，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术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胡三省曰：以伊尹况操。】海内所瞻，愿敕执事，勿复听受。”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宋本“泥”作“土”。】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通鉴》“三”作“二”。◎《孙韶传》注引《吴书》云：孙河从权讨李术，术破，领庐江太守。】】

七年，权母吴氏薨。【◎《吴夫人传》注引《志林》云：吴后十二年薨。】

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孙策传》注引《江表传》：黄祖遣船军五千人助刘勋。◎胡三省曰：船军，即舟师也。◎弼按：下文有舟兵。舟军、舟兵，皆今之水师也。】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胡三省曰：丹阳、豫章、庐陵皆有山越。】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郡国志》：扬州豫章郡鄱阳。◎刘昭注：建安十五年，孙权分立鄱阳郡，治县。◎《宋书·州郡志》：鄱阳太守，孙权分豫章立，治鄱阳。◎《一统志》：故城，今江西饶州府鄱阳县东。◎沈家本曰：范平鄱阳在策征江夏之时，（舆）**[**与**]**此传不同。◎胡三省曰：《吕范传》止云鄱阳，《孙权传》则有“会稽”二字，地理考之，“会稽”二字衍。◎弼按：孙策早已据有会稽，无俟吕范之平也。鄱阳，互见《吕范传》。】程普讨乐安，【◎晋、宋志鄱阳郡有乐安县，吴立。◎《元和志》：乐安本汉余汗地，后汉灵帝于此置乐平，南临乐安江，北接平林，因名乐平。◎《寰宇记》：乐安废县，灵帝时筑。◎《一统志》：故城，今饶州府德兴县东。◎《方舆纪要》卷八十五：乐平县在饶州府东百二十里，汉余汗县地。建安中，孙氏析置，属豫章郡。孙休永安中改属鄱阳郡。◎洪亮吉曰：汉末置乐平县，吴改名乐安。◎杨守敬曰：乐平、乐安疑当时二县并立。吴乃并乐平于乐安。洪说本意度之辞，吴增僅乃谓沈《志》云汉末置乐平，误矣。◎谢鍾英曰：今饶州府乐平县治。】太史慈领海昏，【海昏，今江西南康府建昌县治，见《孙策传》。】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胡三省曰：剧，艰也，甚也。言其地当山越之安，最为艰剧之甚者也。◎沈家本曰：是时韩当为乐安长，周泰为宜春长，吕蒙为广德长。然恐是总叙之词，未必皆一年之事。◎弼按：是年，贺齐平建安、汉兴、南平，见《齐传》。】

九年，权弟丹杨太守翊为左右所害，【◎《孙翊传》：建安八年，翊领丹阳太守，时年二十，后卒为左右边鸿所杀。◎详见《孙韶传》注引《吴历》。孙权兄弟四人，策、翊、匡均早死，权独享大年，刘琬之言验矣。】以从兄瑜代翊。【◎《吴录》曰：是时权大会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谓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脱，乃曰：“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遂杀之。友字子正，吴郡人。年十一，【沈友死于建安九年，时年二十九，则年十一当在灵帝中平三年，是时灵帝犹存，华歆决无“自桓、灵以来”之语。又《按华歆传》，灵帝时歆亦无行风俗至吴郡之事。《吴录》所云前后矛盾如此。】华歆行风俗，见而异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车语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讲好，会宴以礼，今仁义陵迟，圣道渐坏，先生衔命，将以裨补先王之教，整齐风俗，而轻脱威仪，犹负薪救火，无乃更崇其炽乎！”歆惭曰：“自桓、灵以来，虽多英彦，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隋书·经籍志》：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处士沈友撰，亡。◎《唐经籍志》：《孙子兵法》二卷，沈友注。◎《艺文志》：沈友注《孙子》二卷。】又辩于口，每所至，众人皆默然，莫与为对，咸言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权以礼聘，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为庸臣所谮，诬以谋反。权亦以终不为己用，故害之，时年二十九。】

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钱大昕曰：《晋志》无上饶及建平县，《宋志》鄱阳县有上饶县，吴立。《太康地志》有，王隐《地道》无。疑初立县名建平，后改为上饶也。◎赵一清曰：○《晋志》无上饶，盖废省。建平之名，两志皆不载。○《方舆纪要》卷八十五：上饶故城，在今江西广信府上饶县城西北天津桥之原，孙吴时置县于此，隋废。今社稷坛即其故址也。◎洪亮吉曰：○建平，汉建安初分东候官立。○《元和志》又云：本上饶县，吴分置建平。◎谢鍾英曰：○《寰宇记》：平东校尉贺齐讨上饶，兼旧桐乡置建平县。晋太元四年，改为建阳。◎《方舆纪要》：今福建建宁府建阳县治。◎互见《贺齐传》。建安十一年，击山贼麻、保二屯，平之，见《周瑜传》、《孙瑜传》。】

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通鉴》载权母吴氏死于是年。】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权征黄祖用甘宁计，见《甘宁传》。】祖先遣舟兵拒军，【◎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见《董袭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黄州府东有武矶山，相传黄祖屯兵阳逻镇，搜武其上。又卻月城在汉阳府治北六十里，与鲁山相对，形如卻月，后汉末黄祖所守处。建安十三年，孙权夺沔口，攻屠其城。○《水经注》：鲁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垒是也。】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蒙为平北都尉，勒前锋，枭黄祖都督陈就首，将士乘胜，水陆并进，见《蒙传》。】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详见《董袭传》。】祖挺身亡走，【◎胡三省曰：挺，拔也。】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如是，则吴之水军习之有素矣，宜其战胜于赤壁也。】是岁，使贺齐讨黟、歙，

【黟，音伊。歙，音摄。【黟、歙，俱见《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分歙为始新、新定、

【◎《贺齐传》：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并黟、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元和志》：始新本歙县东乡。◎《方舆纪要》：始新今浙江严州府淳安县西六十里之威平镇。〖始新，互见《孙休传》永安五年。〗

◎《寰宇记》：新定，本歙县南乡安定里。◎谢鍾英曰：今严州府遂安县东，浙江北。】【◎

《吴录》曰：晋改新定为遂安。【◎宋本脱此十字，毛本“遂安”作“遂定”，误。◎《晋志》：新安郡遂安。◎《水经注》：浙江又东迳遂安县南。】】犁阳、休阳县，【◎宋本脱此五字。《贺齐传》“犁”作“黎”，《晋志》同。◎《一统志》：今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东南。《府志》：“东南有犁阳乡，在屯溪率口之间。”◎《寰宇记》：孙休改休阳为海阳，晋改为海宁。◎《一统志》：在今休宁县东七里。】【◎《吴录》曰：晋改休阳为海宁。】以六县为新都郡。【晋改新都郡为新安郡。】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夏口，今汉口，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通鉴》“旄”作“旌”。】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

【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向震失色。【《通鉴》“向”作“响”。】】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详见周瑜、鲁肃传。君臣协谋，不为威慑，破除危疑，英勇果断，而又时值隆冬，北军不利。吴、楚之舟师精于水战，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遂能一战功成，雄视江表。赤壁之役，所以垂声千古也。】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赤壁，今湖北武昌府嘉鱼县东北江滨，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时甘宁在江陵，【◎宋本“江陵”作“夷陵”。夷陵，吴改曰西陵，属宜都郡，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东，见《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甘宁传》：宁建计先迳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吕蒙传》：周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攻宁。

◎据此二传，自以作“夷陵”为是。各本作“江陵”，误。】为仁党所围，用吕蒙计，留凌统以拒仁，以其半救宁，军以胜反。权自率众围合肥，【合肥，今安徽庐州府合肥县金斗城，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郡国志》：扬州九江郡当涂。

◎刘昭注：○《帝王世记》曰：禹会诸侯涂山。○《皇览》曰：楚大夫子思冢在县东山乡西，去县四十里。子思造芍坡。◎《舆地志》：三国时当涂荒废。◎《宋志》：太康元年，属淮南郡。◎《一统志》：当涂故城，今安徽凤阳府怀远县东南。】昭兵不利，权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魏志·武纪》“喜”作“熹”。】未至，权退。【◎《魏志·蒋济传》：孙权围合肥，张喜单将千骑解围。济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

已到雩娄。”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公安，今湖北荆州府公安县东北，见《蜀志·刘璋传》。是年七月，曹操治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见《魏武纪》。◎《通鉴》：孙权以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权以妹妻备。】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豫章郡，见《孙策传》。鄱阳郡，见前建安八年。】分长沙为汉昌郡，【◎长（涉）**[**沙**]**，见《孙坚传》。◎胡三省曰：○鄱阳，今饶州郡。○沈约《志》：长沙郡有吴昌县，汉末之汉昌也，吴更名。至隋废吴昌入罗县。唐武德八年，又省罗县入湘阴，则知吴立汉昌郡在唐岳州湘阴县界。◎钱大昕曰：是时长沙为刘备所据。建安十九年，权始得长沙三郡，汉昌乃并入长沙，不别立郡矣。◎弼按：○《鲁肃传》：肃建安二十二年卒。○《吕蒙传》：鲁肃卒，蒙屯陆口，肃军属蒙，又拜汉昌太守。○是汉昌未并入长沙也。竹汀说误。◎钱大昭曰：《汉志》无汉昌县。《隶释·周憬碑阴》有“长沙汉昌蹇祇字宣节”，碑立于灵帝熹平时，则此县必桓、灵时置，至是时又立为郡也。◎谢鍾英曰：○《寰宇记》：后汉分罗县为汉昌，孙权于县立郡，又改为吴昌县。○《方舆纪要》：今湖南岳州府平江县东。】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水经·江水注》：江水左迳乌林南，又东，右岸得蒲矶口，即陆口也。水出下雋县西三山溪，入蒲沂县北，迳吕蒙城西。昔孙权征长沙、零、桂所镇也。◎《寰宇记》：蒲圻县溯流八十里。◎谢鍾英曰：今蒲沂县西北八十里陆溪口。◎弼按：是年周瑜卒于巴丘，鲁肃代瑜领兵。肃初驻江陵，后下屯陆口，见《肃传》。又是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交趾太守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由是岭南始服属于权，见《士燮传》。】

十六年，权徙治秣陵。【◎秣陵见《孙策传》，徙治秣陵事见《张纮传》及注。◎沈钦韩曰：○《元和郡县志》云：秣陵故县在润州上元县东南四里。○案《州郡志》，秣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邨是也。晋安帝羲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鬬场。恭帝元熙元年，省扬州府禁防参军，县移治其处。李吉甫所指，乃晋世所移者耳。◎顾祖禹曰：秣陵城在江宁东南五十里。◎潘眉曰：○本传云“五年，屯吴”，至是云“徙治秣陵”，似从吴徙秣陵矣。○王伯厚《地理通释》云：建安十三年，镇丹徒，筑京城。十六年，徙治秣陵。○眉按：王说是也。周瑜、鲁肃、吕范传并云备诣京见权，是年为十三年，又《胡综传》云“权为车骑将军，都京”，是权实镇丹徒。此“徙治秣陵”乃从京口徙秣陵耳。◎吴鸣均曰：或据《孙韶传》“孙河为将军，屯京城。河子韶缮治京城，权甚器之”，以为镇丹徒、筑京城者，孙河父子，非吴主也。不知孙河与孙翊同时被害，权定丹阳，过京城，甚器孙韶，尚在建安九年。至十三年，权则自镇丹徒，更修筑京城，与孙河父子治京城相去已四年矣。《蜀先主传》亦云“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然则权驻京城，屡有明证。本传失载，史官之失也。◎王鸣盛曰：策初谓瑜，欲以众取吴会，又瑜自居巢还吴，策亲自迎瑜，是策之始立在吴也。又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是权之始立在吴也。吴即今江苏府治，盖自阖闾、夫差以来，吴兵甚强，汉、魏时犹有遗风，非如今日吴人之柔跪，不足为用武地也。《孙策传》言策引兵渡浙江，据会稽，自领会稽太守，以朱治为吴郡太守。但会稽治山阴，吴郡治吴，策虽领会稽，而志量实在江淮上游。在吴犹近之，若居山阴，则太远不及事矣。故下文即云“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孙权传》亦云“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自此以下，屯吴凡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后，方徙治秣陵，改为建业。《张纮传》亦云“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令还吴迎家”。后居建业者又十年，得荆州之后，又徙武昌。至黄

龙元年，乃仍还建业。惟中间曾居京口两年，自此至薨，皆在建业。唐许嵩《建康实录》云 “建安十三年，权始自吴迁于京口。十六年，权自京口徙至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号石头，改秣陵为建业”，叙次较陈《志》分明也。◎弼按：孙权徙治秣陵，固以此为都城要地，然亦未尝宴处。按《权传》，建安十九年，权征皖城，克之。又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反自陆口，遂征合肥。二十四年，权征关羽，屯公安。二十五年，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黄武五年，权征江夏，围石阳。七年，权至皖口，破曹休于石亭。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嘉禾二年，权向合肥新城。三年，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若如王说，则似权徙建业后，深居简出，语意似少晦也。◎赵一清曰：○《汉志》：秣陵属丹阳郡，其地本名金陵。○《方舆纪要》卷二十：今江宁府城，六朝时故都也。旧志云，吴大帝筑都城，东晋至陈皆因之。其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内为宫城。○又《纪要》卷二十五：京城，今镇江府治。建安十三年，孙权自吴徙镇于此，筑京城，周三百六十步，于南面、西面各开一门，因京岘山为名，号曰京镇，寻移秣陵，复于此置京督，为重镇。郡有子城，周六百三十步，即吴所筑，内外皆鹙以甓，号铁瓮城。】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晋书·地理志》：丹阳郡建邺，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二年，分秣陵北为建邺，改业为邺。◎胡三省曰：○秣陵属丹阳郡，本金陵也，秦始皇改。孙权改曰建业。后避晋愍帝讳，改曰建康。石头城在今建康城西二十里。○《金陵志》：石头城去台城九里，南秦淮水。○张舜民曰：石头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凉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来者，循石头城转入秦淮。○陆游曰：龙湾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清凉寺距石头里余，西望即宣化渡及历阳诸山。○宋白曰：晋平吴，分为二邑，自淮水南为秣陵，北为建业。◎赵一清曰：○《吴都赋》：戎车盈于石城。○刘渊林注：石城，石头坞也，在建业西，临江。其中有库藏军储。○《寰宇记》卷九十：石头城，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即城也。吴大帝加修，改名石头城，用贮军粮器械。◎沈钦韩曰：○《元和郡县志》云：石头城在县西四里，楚之金陵城也。○《丹阳记》：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中，始加砖累石，因山为城。○

《元和郡县志》又云：建康故城，在上元县南三里。建安中，改秣陵为建业。晋复为秣陵，武帝又分秣陵水北为建业，避愍帝讳，改名建康。】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吕蒙劝权作坞，见《蒙传》。濡须坞在今安徽无为州东北五十里，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八年。

◎赵一清曰：○《水经》：泄水自濡溪迳安丰县北，流注于淠，亦谓之濡须口。○一清按：濡溪水即《汉志》六安国六县下之如溪水也。班固云“首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坡”。濡、如音同。◎王先谦曰：○《沔水注》：江水自濡须口又东，左会栅口，水导巢湖。○郦注言：濡须水注淠，而今水注江，此古今水道变迁，不能强合者。〖王说见班《志》“六安国安丰”注。〗◎弼按：郦注云“北流注淠”，亦谓之濡须口者，别于巢湖东南注江之濡须口也。注淠者，在合肥之东北；注江者，在合肥之东南。孙权尚不能进据合肥，岂能在合肥之东北作坞乎？赵、王二说均误。◎赵氏又曰：○《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四：濡须坞在和州历阳县西南一百八十里，南临须水，状如偃月。陆士衡《辩亡论》曰“濡须之战，临川拥锐”，即此处也。○何焯云：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坞以备水，然后建业势壮。◎弼按：是年七月，曹操西征马超。十月，北征杨秋。十七年正月，还邺。十月，征孙权。】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魏志·武帝纪》：攻破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乃还。◎《通鉴》曰：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四十万。权率众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撤军还。】【◎《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

【◎胡三省曰：油船，盖以牛皮为之，外施油以扞水。】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

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彻军还。◎《魏略》曰：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李光地曰：此不可信。◎何焯曰：此出敌国口，或有之。当时无火器，故能不惧也。】】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据《魏志·蒋济传》，当为建安十四、五年间事。】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蒋济传》作“十余万众”，此作“十余万户”，《通鉴》从之。◎胡三省曰：○蕲春本属江夏郡。○沈《志》：吴立蕲春郡。○此据《吴志》书之也。蕲，音祁。◎《方舆纪要》卷七十六：建安十二年，吴分置蕲春郡。◎吴增僅曰：建安十三年，孙权击斩黄祖，遂得江夏南境，蕲春郡当即是时分江夏立。建安十八年，蕲春、广陵等郡十余万户皆东渡江，则是时蕲春又属魏矣。其后魏使谢奇为蕲春郡典农，屯皖，吕蒙袭破之，据《蒙传》，在建安十九年以前，虽破奇，实未得蕲春地也。黄武二年，魏以吴降将晋宗为蕲春太守，贺齐等生虏宗，吴于是复置蕲春郡。《蕲州志》谓建安中魏置郡，不知刘琮未降前，荆州悉隶刘表，曹氏安得置郡乎？今从沈《志》。◎谢鍾英曰：

○《方舆纪要》：建安十二年，吴分江夏置蕲春郡。○考建安十二年，江夏属刘表。顾氏谓吴分者，误。○《贺齐传》：齐督扶州以上至皖。○是扬州西境至皖，蕲春在皖西，宜属荆州。洪《志》属扬州，误也。◎《一统志》：蕲春故城，今湖北黄州府蕲州西北。◎互见后黄武二年及《吕蒙传》。】皆东渡江，江西遂虚，【◎胡三省曰：大江东北流，故自历阳至濡须口皆谓之江西，而建业谓之江东。】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皖县，见《孙坚传》。移民事互见《魏志·蒋济传》。◎《宋书·州郡志》：晋复立历阳、当涂诸县。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各还本，故复立焉。◎赵一清曰：射阳、广陵、海陵、高邮、江都、盐城诸县，皆云三国时废，盖自陈登为广陵太守，屡破孙策之兵，不似华歆、王朗辈束于就毙。后登迁东城太守以去，孙氏遂跨有江表。曹公移民以避其锋，每临大江而叹，恨用登之不终也。】

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孙权嘉吕蒙拔皖城之功，拜蒙庐江太守，详见《吕蒙传》。◎钱大昕曰：此又一董和，非蜀之董和也。】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蜀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年，孙权使使报欲得荆州。◎按此下皆为二十年事。】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胡三省曰：谓延引岁时也。孟子曰：“久伐而不归，焉知其非有也？”】遂置南三郡长吏，【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也。】关羽尽逐之。【是时先主新得益州，意气方盛，骄傲之辞，流露不觉。关羽一介武夫，本无远谋，既背诸葛结吴为援之策，又无鲁肃消弥边衅之能，卤莽灭裂，贻误事机，种此恶因，遂致后日麦城之祸，此真可为叹息者也。】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监本“曰”作“日”，误。巴丘，今湖南岳州府巴陵县治，详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及《蜀志·宗预传》。】】以御关羽。权住陆口，【陆口，见前十五年。】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冯本“阳”作“杨”，误。益阳在今湖南长沙府益阳县东，详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九年。】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详见《吕蒙传》。郝普事见《蜀志》杨戏《季汉辅臣赞》注。】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未战，【鲁肃与关羽会语，肃责数羽，详见《鲁肃传》及注引《吴书》。】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通鉴考异》曰：《备传》云“曹公定汉中”，《孙权传》云“入汉中”，按操以七月入汉中，备未应即闻之，而八月权已攻合肥，盖闻曹公兵始欲向汉中，即引兵还耳。】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解见《蜀志·先

主传》。】备归，而曹公已还。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张辽传》：权率十万众围合肥。】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甘宁传》：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疾疫，军吏引出，唯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水经注》：合肥东有逍遥津，水上旧有梁。◎《方舆纪要》：今安徽庐州府治东，肥水支津。】为魏将张辽所袭，【详见《张辽传》。】统等以死捍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谢鍾英曰：○《寰宇记》：西津桥在合肥西北五里。○鍾英按：在古津水上。】【◎《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江表传》曰：权乘骏马走津桥，【宋本、冯本“走”作 “上”。】桥南已见彻，丈余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胡三省曰：控，即马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周寿昌曰：○《御览·兵部》引《环氏吴纪》：大帝合肥之围，谷利助渡津北。】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给使也，以谨直为亲近监，【◎胡三省曰：谷，姓也。利，名也。亲近监，官也。】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权爱信之。【谷利事又见后黄武五年注引《江表传》。】】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居巢，今安徽庐州府巢县东北五里，详见《魏武纪》建安二十二年。】遂攻濡须。【◎《吕蒙传》：曹公又大出濡须，蒙据坞置强弩万张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徐详事见《胡综传》。◎何焯曰：请降者，规以全力取荆也。】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曹、孙前已结婚，见《孙策传》。是年，鲁肃卒，以吕蒙代之。】

二十三年十月，【“十月”上宜有“冬”字。】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庱，摅陵反。【◎宋本“庱”下有“音”字。◎《元和郡县志》：庱亭垒在丹阳东四十七里。◎《寰宇记》卷九十二：庱亭舖在常州武进县西五里。◎《方舆纪要》：今镇江府丹阳县东四十七里。

◎王鸣盛曰：庾信《哀江南赋》“飞镞于吴亭之虎”，谓此事也。】】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官本《考证》曰：《御览》作“生虏禁等”，多“生”字。】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魏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案：权于二十二年已降曹公，是年又乞以讨羽自效，似无攻合肥之事，或边界小有接触，《温恢传》欲夸大其功，遂不觉其辞之诞也。】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

【◎韩菼曰：襄、樊危急，操尚作如此远虑，史云明略最优，当矣。乃魏欲两存孙、刘，而吴不欲两存蜀、魏，何其误也。自此，吴独当曹兵矣。◎弼按：陆逊战胜先主，决计辄还，不复穷追者，计亦出此。自刘、孙失欢，诸葛一军向宛、洛之策不行，终身唯有出秦川而已，此则不能不归咎于关羽之开衅于吴人也。◎又按：是年春间，先主战胜阳平，据有汉中，设无关羽之败，吴、蜀犄角，足以制魏，失此良机，惜哉。】驿传权书，【此用董昭之策，详见

《昭传》。】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胡三省曰：羽虽见权书，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又因水势结围，以临樊城，有必破之势，释之而去，必丧前功。此其所以犹豫也。】闰月，权征羽，【◎赵一清曰：《集古录》钟繇法帖者，曹公破关羽贺捷表也。其后书云“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钟繇上”，集贤校理孙思恭精于历学，余问孙君建安二十四年闰在何月，思恭谓余以汉家所用四分、乾象历推之，是岁闰十月。《三国志》所书时月虽为简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则合。《魏志》是岁“冬十月，军还洛阳”，其下

遂书孙权请讨关羽自效。于《吴志》则书“闰月，权征羽”。以魏、吴二志参校，是闰十月矣。然则钟繇安得于闰十月先贺捷也？此表疑非真。◎弼按：《通鉴》编于是年十月。】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士仁在公安拒守，吕蒙令虞翻说降，见《吕蒙传》注引《吴书》。】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宜都郡治夷道，今湖北荆州府宜都县西北，详见《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获秭归、枝江、夷道，【秭归，今湖北宜昌府归州治，见《蜀志·刘璋传》。枝江，今湖北荆州府枝江县东，见《蜀志·董和传》。】还屯夷陵，【夷陵，吴改曰西陵，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东，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守峡口【◎胡三省曰：○峡口，西陵峡口也。○《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三峡，此其一也。◎谢鍾英曰：西陵峡，今东湖县西二十五里，峡长二十里。】以备蜀。关羽还当阳，

【当阳，今湖北荆门州当阳县东一百四十里，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西保麦城。

【◎《荆州记》曰：南郡当阳县东南有麦城。◎《水经·沮水注》：沮水又东南迳驴城西、磨城东，又南迳麦城西，昔关云长诈降处，自此遂叛。《传》云“子胥造驴、磨二城，以攻麦邑”，谚云“东驴西磨，麦城自破”者也。◎《元和郡县志》：麦城在当阳县东五十里沮、漳二水间。◎《一统志》：当阳县东南五十里。◎或曰：《荆州记》麦城在当阳东南，与传文 “西保”之文不合。◎弼按：汉当阳故城在麦城之东，故曰“西保”。当日关羽向西退走也。】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于骑。【《通鉴》“尚”作“才”。】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当时有两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水经·漳水篇》：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东南过蓼亭，又东过漳乡南。◎郦注云：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昔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漳水又南迳当阳县，又南迳麦城东。◎《一统志》：章乡在当阳县东北。】遂定荆州。【自是，荆州全为吴有，互见《蜀志·先主传》。】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王惇事又见《三嗣主传》太平元年。】又遣朱光等归。【朱光即十九年权征皖城所获者，遣朱光而不遣于禁者，权揣知于禁为曹操所重视也。操死，则亦遣之归矣。后权致曹丕笺述及此事，见黄武元年注引《魏略》。权是时上书曹操称臣，称说天命，见《魏武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魏略》。】

【◎《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吴人也。权遣寓观望曹公，曹公因以为掾，寻遣南还。【宋本作“寻遣还南”。】】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周寿昌曰：承祚于《魏志·武帝纪》书“王崩”，是书于本国也。于《蜀志》是年不书，但书先主即位瑞应等事，独于此书“公薨”，隐抑操为汉臣，使于吴并列也。】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筑，音逐。】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郡国志》荆州南阳郡阴、酂、筑阳、山都；南郡中卢。◎《一统志》：阴县故城，今湖北襄阳府光化县西。酂县故城，今光化县北。筑阳故城，今襄阳府谷城县东。山都故城，今襄阳县西北。中卢故城，今襄阳西南。阴、酂、筑阳，三国魏属南乡郡。山都、中卢，三国魏属襄阳郡。】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李清植曰：于丕书“嗣王”，书“称尊号”，明其为汉之王而僭称尊也。于先主则书名书称帝而已。即此亦见书法之不苟。◎刘咸炘曰：此乃曲说。书王非褒，书名反为褒邪？书名称帝，弥见无位而窃据耳，何不书汉中王邪？◎弼按：《吴志》于魏称帝，于蜀称名，前后一致，不如李、刘所云也。◎沈家本曰：“二年”当提行，各本皆误连上文“改元为黄初”句下，一似建安二十五年改为黄初二年者，殊误。

◎朱邦衡曰：前称汉帝年号，此改书魏朔，“二年”上当有“魏黄初”三字，另提一行。否则以二年为明年，以示无统，历一年而自纪黄武，亦史法也。但权受丕册封，自应纪其元。】

【◎《魏略》曰：【各本“略”作“启”，误。宋、元本不误。】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

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为卑则可以假宠，后踞则必致讨，致讨然后可以怒众，众怒然后可以自大，故深绝蜀而专事魏。【◎唐庚曰：是岁吴、蜀相攻，大战于夷陵。吴人卑辞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议其后耳。而《魏略》以为权有僭意，而自顾位轻，故先卑而后踞之。先卑者，规得封爵以成僭窃之机；后踞者，莫见讨伐以激怒其众。夫吴至权三世矣，其势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为哉？受封爵则君臣矣，供职贡矣，彼藩国同然，无足怪者。一不从命则王师至，讨有词矣，然后发兵拒战，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众哉？既而魏责任子，权不能堪，卒叛之，而为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时，群臣无鲁仲连之策，出一切之计，以宽目前之急，而陈寿犹以勾践奇之。勾践事吴，则尝闻之矣，受吴封爵，则未闻之也。◎弼按：唐说诚是，惟吴、蜀大战夷陵在黄初三年，不在是岁也。◎林国赞曰：权前后两臣魏，前则掩袭荆州之故，后则御兵猇亭之故。最后魏师临江，权犹乞哀，则以吴患莫甚于山越。洎山越削平，权遂僭号，安所谓怒众举事耶？】】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郡国志》：荆州江夏郡鄂。◎《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过邾县南，鄂县北。◎郦注云：○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晋太康地记》以为东鄂矣。○《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黄龙元年，权徙都建业，以陆逊辅太子镇武昌。孙晧亦都之，晧还东，令滕牧守之。今武昌郡治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城西有郊坛，权告天即位于此。◎弼按：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为黄初二年事。郦注云黄初元年，误也。◎又按：孙权以武昌等六县为武昌郡，传文极为明显。郦注云是年立江夏郡，亦误。《孙权传》“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九月，迁都建业。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晋志》“孙权分江夏立武昌郡”，沈《志》“武昌太守，太康元年改江夏为武昌”，是武昌、江夏二郡分立，吴未省武昌并江夏也。自郦注有此二误，后世地志多沿其讹。又史文“二年四月”四字读者忽略，遂多指为建安末年事。洪、吴、谢、杨诸家皆误，举不胜举，备列其说于此。◎《一统志》：鄂县故城，今湖北武昌府武昌县治。】以武昌、下雉、【◎《郡国志》：江夏郡下雉。◎《一统志》：故城，今武昌府兴国州东南下雉潭。】寻阳、【◎寻阳，今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北，见《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沈《志》：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洪亮吉曰：○县当由武昌移属蕲春。○沈《志》：太康元年，省蕲春郡，复以寻阳属武昌。

◎谢鍾英曰：○《周瑜传》：进攻寻阳，破刘勋。○《吕蒙传》：蒙渡江立屯，曹仁遇走，蒙领寻阳令。○《明帝纪》：黄初七年，曹休破诸葛瑾别将于寻阳。○《曹休传》：太和二年，休向寻阳深入，不利。○《卫臻传》：权攻合肥，帝自东征，到寻阳，权退。〖事在青龙二年。〗

* 《诸葛恪传》：恪图起田于寻阳。○《晋书》：太康元年，王浑克吴寻阳。○是终魏世，寻阳属吴。】阳新、【◎杨守敬曰：○《水经·江水注》：富水西北流迳阳新县，故豫章之属县矣。○宋本《寰宇记》：吴大帝分鄂立阳新县，未立武昌以前，属豫章。◎洪亮吉曰：○阳新，吴分鄂县立。○《甘宁传》：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二县。◎吴增僅曰：阳新，建安末属西陵，后又属武昌。◎谢鍾英曰：○阳新，沈《志》吴立，《元和志》吴分鄂县立。
* 《方舆纪要》：今兴国州西南五十里阳新里。】柴桑、【◎《郡国志》：扬州豫章郡柴桑。◎吴改属武昌郡。《晋志》同。◎胡三省曰：○柴桑县，汉属豫章郡，吴属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佑曰：江州寻阳县，南楚城驿，即古之柴桑县。○宋白曰：江州瑞昌县，盖柴桑之旧城。◎《一统志》：故城，今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西南。】沙羡【沙羡，今湖北武昌府江夏县西南，见《孙策传》注引《吴录》。】六县为武昌郡。【◎吴增僅《三国郡县表考证》论吴武昌郡并于江夏，文繁不录。然其举证多误。】五月，建业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胡三省曰：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汉书·隽不疑传》：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暴胜之为直指使

者，至勃海，请不疑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阁延请。】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周寿昌曰：武烈、桓王父子俱以轻侻被害。《易》曰“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吴主深鉴覆车，故谆淳然以此诫其臣下。然合肥之致敌，庱亭之射虎，几蹈危辱，其亦掩睫而忘目者欤？】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十一月，策命权曰：“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故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并受备物，所以表章元功，殊异贤哲也。近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郝经曰：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越王无诸、】斯则前世之懿事，后王之元龟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禹贡》曰：沱、潜既道。◎注曰：水自江出为沱，汉为潜。【◎《孔传》云：沱江别名潜水，名皆复其故道。◎孔《疏》曰：郑注此引《尔雅·释水》。◎陆德明曰：○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谓之潜。】】望风影附，抗疏称藩，兼纳纤絺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潘眉曰：贞，邢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钱大昭曰：此九锡文与权授公孙渊同。若魏、晋九锡，皆云轩县之乐，六佾之舞，虎贲之士三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斯得，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秬鬯一卣，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何焯曰：特载魏朝策命于传，盖丑之也。◎弼按：自曹瞒为九锡之文，历晋、宋、齐、梁、陈，沿袭无改，往辄相寻，权奸心迹古今一致。史臣备载其文，在当时必以为荣，若以为丑者，必不一再摹拟也。至曹丕之于孙权，孙权之于公孙渊，皆用此术，以为牢笼之计，而所遇皆谲诈，殆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矣。◎或曰：三国奉汉，吴先受封，终不免于兼并。蜀虽先亡，不受魏封，小国避处，而能守义者，群贤辅佐之力也。】【◎《江表传》曰：权群臣议，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胡三省曰：王制九州，其一州为天子之县，八州八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李光地曰：沛公受项羽封，时义帝尚在。】◎孙盛曰：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臣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至于汉代，莫能固秉臣节，【◎何焯曰：盛何所见，言蜀于汉代臣节不固？与操异，即为贰汉乎？大司马、汉中王之号，非是无以系属人心，异乎？因危自擅也。】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于大国也。向使权从群臣之议，【宋本“义”作“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悲，疑作“被”。】仁感百世哉！【◎或曰：是犹责盗跖以仁义，望倚门以守贞，诚正论而不近情矣。】】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巫山，今四川夔州府巫山县东，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秭归，今湖北宜昌府归州治，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互见《蜀志·先主传》、《马

良传》。】权以陆逊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赵咨使魏。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李光地曰：此聪、明二字何别？◎何焯曰：此特取给一时，然聪字对品字言，凡品指众口所见凡愚，故曰聪也。张昭訾毁鲁肃，谓其年少粗疏，其不为品藻所归。】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

【《御览》“州”下有“而”字。三州，荆、扬、交也。】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吴书》曰：【各本无“曰”字，误。】咨字德度，南阳人，【◎钱大昭曰：《魏志·司马朗传》有赵咨，亦字德度，河内温人，此别是一人也。◎梁章钜说同。◎弼按：河内赵咨字君初，钱说误。】博闻多识，应对辩捷。权为吴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 “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胡三省曰：艘，苏刀翻。】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间，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通鉴》作“采微奥”。】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胡三省曰：帝好文学，故赵咨以此言讥之。摘，蜀本作“擿”。】帝曰： “吴可征不？”咨对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胡三省曰：此二语本《管子》。】又曰：“吴难魏不？”咨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又曰：“吴如大夫者几人？”咨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通鉴辑览》曰：此等问答，或出于使者自记，以见己长，未可尽信。且以曹丕求珍责任子，不明时势之人，安能有屡更其端之问，如出一手之文乎？】咨频载使北，人敬异。【◎朱邦衡曰： “北”下疑脱“魏”字，或作“频载奉使，北人敬异”。】权闻而嘉之，拜骑都尉。咨言曰： “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权纳之。】帝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胡三省曰：○《姓谱》：沈姓出吴兴，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即汝南舆沈亭是也。子孙以国为氏。又楚庄王之子公子真封于沈鹿，其后有沈尹戍、沈诸梁。○珩，音行。】并献方物。【◎《吴书》曰：珩字仲山，吴郡人。少总经艺，【宋本“总”作“综”。】尤善《春秋》内、外传。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魏文帝问曰：“吴嫌魏东向乎？”珩曰： “不嫌。”曰：“何以？”曰：“信恃旧盟，言归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备。”又问：“闻太子当来，宁然乎？”珩曰：“臣在东朝，朝不坐，宴不与，【◎胡三省曰：吴在江东，故曰东朝。“朝不坐，宴不与”，《礼记·檀弓》记尹商阳之言。】若此之议，无所闻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谈语终日。珩随事响应，无所屈服。珩还言曰：“臣密参侍中刘晔，数为贼设奸计，终不久悫。臣闻兵家旧论，不恃敌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为朝廷虑之。且当省息他役，惟务农桑以广军资；修缮舟车，增作战具，令皆兼盈；抚养兵民，使各得其所；揽延英俊，【冯本“揽”作“览”。】奖励将士，则天下可图矣。”以奉使有称，封永安乡侯，【◎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吴兴太守领武康令。吴分乌程、余杭立永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官至少府。【◎赵一清曰：○《御览·八百二十》引《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誉而性俭。张温使蜀，辞峻，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立登为王太子。【以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为中庶子，谓之四友。《通鉴》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及手剑欲击虞翻，皆为是年事。】

【◎《江表传》曰：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胡三省曰：○《本草》以香附子为雀头香。此物处处有之，非珍也，恐别是一物。贝质白如玉，紫点为文，皆行列相当。明珠出合浦，大者径寸。象出交趾，雄者有两长牙，长丈余。犀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贵，角有白理如线，置米群鸡中，鸡往啄米，见犀辄惊却，南人呼为骇鸡犀。玳瑁状如龟，腹背甲有烘点，其大者如盘盂。○《诸蕃志》：玳瑁形如龟鼋，背甲十三片，黑白班文，间错边欄，缺齿如锯，无足而有四鬣，前长后短，以鬣棹水而行。鬣与首班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世传鞭血成班者，妄也。○孔雀生罗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爱。○《埤雅》曰：《博物志》云孔雀

尾多变色，或红或黄，论如云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则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后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后复凋，与花萼俱衰荣。人采其尾以饰扇拂，生取则金翠之色不灭。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于丛竹潜隐之处，伺过急斩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每欲小栖，先择置尾之地，故欲生捕，候雨甚则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且爱其尾，不复骞扬也。○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羽可为饰。鸭驯狎，能斗者难得。长鸣鸡者，其鸣声长也。】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胡三省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此常典也。】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昔惠施尊齐为王，客难之曰：‘公之学去尊，今王齐，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于此，欲击其爱子之头，而石可以代之，子头所重而石所轻也，以轻代重，何为不可乎？’【惠施，宋人。客者，匡章也。事见《吕氏春秋》。】方有事于西北，【◎胡三省曰：谓与蜀相拒，复须备魏也。】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胡三省曰：史言魏文帝为敌国所窥。】】

黄武元年【◎是年，魏黄初三年，蜀章武二年。时孙权年四十一岁。◎胡三省曰：吴改元黄武，亦以五德之运，承汉为土德也。】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何焯曰： “军”字疑衍。】皆破之，斩其将。三月，鄱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

【◎《魏志·文帝纪》：帝闻备兵东下，树栅连营七百余里。◎《陆逊传》：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潘眉曰：是年闰六月。】大破之，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详见《陆逊传》。】【◎《吴历》曰：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文帝报使，致鼲子裘、【◎《说文》：鼲鼠出丁零胡，皮可为裘。◎鼲，音魂。】明光铠、【◎《北史·蔡祐传》：祐著明光铁铠，所向无敌。齐人咸曰：“此铁猛兽也。”皆避之。】騑马，【騑，音非，骖马也。】又以素书所作《典论》及诗赋与权。【◎互见《魏志·文帝纪》黄初七年注。◎潘眉曰：许慎解“素，白致缯也”，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轻下笔”，即此素字。◎《典论》，亦见《魏文纪》注。】◎《魏书》载诏答曰：“老虏边窟，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罢弊，外困智力，故见身于鸡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七：鸡头山在荆门州北六十里，最高，谚云“鸡头马仰，去天一丈”。】分兵拟西陵，【西陵即夷陵，见前建安二十四年。】其计不过谓可转是前迹【宋本“是”作“足”。】以摇动江东。根未著地，摧折其支，虽未刳备五脏，使身首分离，其所降诛，亦足使虏部众凶惧。昔吴汉先烧荆门，后发夷陵，而子阳无所逃其死；【◎公孙述字子阳。◎范《书·吴汉传》：建武十一年，汉率岑彭等伐公孙述。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汉留夷陵。】来歙始袭略阳，文叔喜之，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光武，字文叔。◎范《书·来歙传》：建武八年，歙伐山开道，迳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今讨此虏，正似其事，将军勉建方略，务全独克。”】

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階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梁章钜曰：《御览·一百八十》引，“欲”作“乃”，是也。◎沈家本曰：辛毗、桓階二传并无使吴事，盖以权辞让不受，欲遣而未行也。“欲”字不当作“乃”，梁说误。下文文帝报书云“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是毗、階未至吴之证也。】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休、臧霸二传作“洞浦”，《董昭传》作“洞浦口”，《吕范传》作“洞口”。洞口，今安徽和州西南临江。见《魏志·曹休传》。

◎胡三省曰：○据《张辽传》：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与诸将破吕范。○又据《贺齐传》：齐督扶州以上至皖。黄武初，魏使曹休来伐，齐住新市。会洞口诸军遭风流溺，赖齐未济，诸将倚以为势。休等惮之，遂引军还。○又据《王淩传》：辽等至广陵，临江。○

盖广陵即海陵也。○萧子显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又据《晋书·谯王尚之传》：桓玄攻尚之于历阳，使冯该断洞浦，焚舟舰。○则洞口在历阳江边明矣。】曹仁出濡须，【濡须，今安徽无为州东北，见《魏武纪》建安十八年。】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曹真传》：真击牛渚屯，破之。◎《夏侯尚传》：使尚与真共围江陵。是时，三道进兵，曹真等攻上游，以击下游之牛渚屯。◎《曹仁传》：仁督诸军据乌江。◎然则破牛渚屯者，或为曹仁之军乎？】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吕范传》：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夏侯尚传》：尚攻瑾诸军，破之。】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桓军战胜，见后，又见《桓传》。是役吕范、诸葛瑾两军皆败。】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弥，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悔，【宋本、冯本“悔”作“厉”，《通鉴》同。】“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李光地曰：真奸雄狡猾，盖句践之流风余习也，此处与蜀人迥异。】文帝报曰：“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从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国语》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无成功。【◎宋本“貍”作“狸”。此《国语·吴语》之辞。

◎《国语》云：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韦注：埋，藏也。搰，发也。搰，户骨切，掘地也。】】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史记·甘茂传》：茂曰：“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机，踰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魏略》载魏三公奏曰：【◎赵一清曰：《隋志》梁有魏时《群臣表伐吴策》一卷。】“臣闻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国有家之所慎也。昔汉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国之王，臣节未尽，以萧、张之谋不备录之，至使六王前后反叛，已而伐之，戎车不辍。又文、景守成，忘战戢役，骄纵吴、楚，养虺成蛇，既为社稷大忧，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吴王孙权，幼豎小子，【冯本“豎”作“竖”，误。】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昫伏之恩，【宋本“昫”作“煦”，《文类》作“育”。】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地，【宋本“地”作“施”。】罪恶积大。复与关羽更相觇伺，逐利见便，挟为卑辞。【◎陈仁锡曰：八字是吴作用。】先帝知权奸以求用，时以于禁败于水灾，等当讨羽，【◎等，疑作“本”，郝《书》作“分”。◎何曰：宋本作“筹”。】因以委权。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诚”字疑误，郝《书》作“不”。】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托董桃传先帝令，【◎钱仪吉曰：董桃未详。】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邪辟之态，巧言如流，虽重驿累使，发遣禁等，内包隗嚣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圣朝含弘，既加不忍，优而赦之，与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称孤，兼官累位，礼备九命，名马百驷，以成其势，光宠显赫，古今无二。权为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静力致死之节，【◎静，疑作“尽”。◎何焯曰：宋本作“靖”。】以报无量不世之恩。臣每见所下权前后章表，又以愚意采察权旨，【旨，疑作“指”。】自以阻带江湖，负固不服，狃挟累世，【宋本“挟”作“ ”。】诈伪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计，【◎《史记·南越尉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行南海尉事。秦已破灭，佗即自立为南越武王。◎《索隐》云：尉，官也。佗，名也。◎《史记·黥布传》：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汉立布为淮南王。布反书闻，薛公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下诵伍被屈强之辞，【◎《汉书·伍被传》：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数，被为冠首。淮南王阴有邪谋，

被数微谏。王恐阴事泄，谓被曰：“事至，吾欲遂发。”被曰：“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耳，未见其福也。”】终非不侵不叛之臣。以为晁错不发削弱王侯之谋，【宋本“以为”上多“臣”字。】则七国同衡，祸久而大；【◎《史记·晁错传》：错，颍川人。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蒯通不决袭历下之策，则田横自虑，罪深变重。【◎《史记·田儋列传》：韩信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入临淄。韩信遂平齐，乞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臣谨考之《周礼》九伐之法，【◎《周礼·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郑注云：诸侯有违王命，则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诸侯之于国，如树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平权凶恶，逆节萌生，【冯本“节”作“罪”。】见罪十五。昔九黎乱德，黄帝加诛；【◎《史记·五帝本纪》：蚩尤最为暴，莫能伐。黄帝禽杀蚩尤。◎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项羽罪十，汉祖不舍。【◎《史记·高祖本纪》：汉王数项羽十罪。】权所犯罪衅明白，非仁恩所养，宇宙所容。臣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毛本 “土”作“士”，误。】捕治罪。敢有不从，移兵进讨，以明国典好恶之常，以静三州元元之苦。”【三州，荆、扬、交也。】其十五条，文多不载。】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范《书·隗嚣传》：嚣遣长子恂随来歙入关，以为胡骑校尉，后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内喻窦融守忠而已。【◎范《书·窦融传》：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书请师期。帝深嘉美之。】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还，口陈指麾，益令议者发明众嫌，终始之本，无所据仗，故遂俯仰从群臣议。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或曰：曹丕无如孙权何，而妄自夸大如此。】【◎《魏略》曰：浩周【◎胡三省曰：○浩，姓也。○《姓谱》：汉有青州刺史浩赏。】字孔异，上党人。【上党治长子，今潞安府长子县城西。】建安中仕为萧令，【萧县，今徐州府萧县西北。】至徐州刺史。后领护于禁军，军没，为关羽所得。权袭羽，并得周，甚礼之。及文帝即王位，权乃遣周，为笺魏王曰：“昔讨关羽，获于将军，即白先王，当发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发。先王未深留意，而谓权中间复有异图，愚情慺慺，用未果决。遂值先王委离国祚，殿下承统，下情始通。公私契阔，未获备举，是令本誓未即昭显。梁寓传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为意望。权之赤心，不敢有他，愿垂明恕，保权所执。谨遣浩周、东里衮，【◎胡三省曰：东里之先，以居里为氏。】至情至实，皆周等所具。”又曰：“权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军之绪，得为先王所见奖饰，遂因国恩，抚绥东土。而中间寡虑，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弃，既释其宿罪，且开明信。虽致命虏廷，枭获关羽，功效浅薄，未报万一。事业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践阼，威仁流迈，私惧情愿未蒙昭察。梁寓来到，具知殿下不遂疏远，必欲抚录，追本先绪。权之得此，欣然踊跃，心开目明，不胜其庆。权世受宠遇，分义深笃，今日之事，永执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横江，今安徽和州东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处，见《孙策传》。】又督将马和【宋本、冯本 “督”作“笃”。】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居巢，今安徽庐州府巢县东北五里。】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权实在远，不豫闻知，约敕无素，敢谢其罪。又闻张征东、朱横海【◎张辽拜征东将军。◎沈家本曰：朱横海，不知何名。朱灵为后将军，附《徐晃传》，不言为横海也。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横海将军列朱灵，似失阙疑之义。】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由来未久，且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事业未讫，甫当为国讨除贼备，重闻斯问，深使失图。凡远人所恃，在于明信，愿殿下克卒前分，开示坦然，使权誓命，得卒本规。凡所愿言，周等所当传也。”初东里衮为于禁军司马，前与周俱没，又俱还到，有诏皆见之。帝问周等，周以为

权必臣服，而东里衮谓其不可必服。帝悦周言，以为有以知之。是岁冬，魏王受汉禅，遣使以权为吴王，诏使周与使者俱往。周既致诏命，时与权私宴，谓权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阖门百口明之。”权因字谓周曰：“浩孔异，卿乃以举家百口保我，我当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与周别，又指天为誓。周还之后，权不遣子而设辞，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权上书谢，又与周书曰：“自道路开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国命，加知起居，假归河北，故使情问不获果至。望想之劳，曷云其已。【毛本“曷”作“偈”，误。】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间招罪，以取弃绝，幸蒙国恩，复见赦宥，喜乎与君克卒本图。《传》不云乎：【毛本“不”作“注”，误。】‘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又曰：“昔君之来，欲令遣子入侍，于时倾心欢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岁之间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见讨责，常用惭怖。自顷国恩，复加开导，忘其前愆，取其后效，喜得因此寻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说遣子之意，想君假还，已知之矣。”【毛本“矣”作“也”。】又曰：“今子当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为可上连缀宗室若夏侯氏，虽中间自弃，常奉戢在心。【毛本“常”作“当”，误。】当垂宿念，为之先后，使获攀龙附骥，永自固定。其为分惠，岂有量哉！如是欲遣孙长绪【孙邵字长绪，见四年注引《吴录》。】与小儿俱入，奉行礼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儿年弱，加教训不足，念当与别，为之缅然，父子恩情，岂有已邪！又欲遣张子布追辅护之。【张昭字子布。】孤性无余，凡所欲为，今尽宣露。惟恐赤心不先畅达，【◎官本《考证》曰：《册府》“先”作“克”。】是以具为君说之，宜明所以。”于是诏曰：“权前对浩周，自陈不敢自远，乐委质长为外臣，又前后辞旨，头尾击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又今与周书，请以十二月遣子，复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子俱来，彼二人皆权股肱心腹也。又欲为子于京师求妇，此权无异心之明效也。”【◎李龙官曰：诸本皆脱“无”字，误，惟《册府》有之。】帝既信权甘言，且谓周为得其真，而权但华伪，竟无遣子意。自是之后，帝既彰权罪，周亦见疏远，终身不用。】权遂改年，临江拒守。【◎赵一清曰：○《隋书·薛道衡传》：郭璞云：“江表偏王三百年，还于中国合。”○案：江南偏王者，起吴大帝孙权黄武元年，尽归命侯晧天纪四年，共五十九年。又起晋元帝建武元年，尽陈后主贞明九年，共二百七十七年。合得三百三十六年。○又《鼎录》曰：孙权黄武元年，于彭蠡水沈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阳侯伏三足”，大篆书。】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五：京口先为徐陵镇，其地盖丹徒县西乡京口里也。○《通释》：徐陵、丹徒、京城，其实一也。吴以其临江津，因置督守之。◎谢鍾英曰：○《通鉴》：咸宁五年，吴主遣徐陵督陶濬将七千人，从西道与交州牧陶璜共击郭马。

○胡三省曰：徐陵与洞浦对岸，吴主权将吕范洞浦之败，魏臧霸渡江攻徐陵，全琮、徐盛击却之。又华覈封徐陵亭侯，则徐陵盖亭名，吴以其临江津，置督守之。○鍾英按：今太平府西南东梁山之北。】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江表传》曰：权云：“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

【◎何焯曰：此非惟以通好，亦谓汉帝改步，可以各王其地，自为计也。◎弼按：此时先主已称帝，何以尚名汉中王？又据孙权名西为蜀之言，可知蜀为魏、吴所加，非刘氏自称之名。后日两国盟词〖见黄龙元年。〗亦称为汉，陆机《辨亡论》亦称汉主，可证蜀为魏、晋所称。】

◎《吴书》曰：郑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间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毛本“满”作“斗”，误。】以四时甘脃置两头，【◎《史记·聂政传》曰：政曰： “旦夕得甘毳以养亲。”◎《集解》：此芮反。◎《索隐》：邹氏音脃，二义相通也。◎《吕氏春秋》：越王三年，苦心势力，有甘脃不敢食。◎脃，俗作“脆”，读如翠。《说文》“小耎易断”，盖柔之义。】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权以为郎中。尝与之言：“卿好于众中面谏，或失礼敬，宁畏龙鳞乎？”对曰：“臣闻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无讳，实恃洪恩，不畏龙鳞。”后侍宴，权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

泉临出屡顾，权呼还，笑曰：“卿言不畏龙鳞，何以临出而顾乎？”对曰：“实侍恩覆，知无死忧，至当出閤，感惟威灵，不能不顾耳。”使蜀，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郑泉之言，与费诗之见相同，此亦当时之公论也。】备甚惭恧。泉临卒，谓同类曰：“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何焯曰：待西邻之固也。】至后年乃绝。【两国交兵，复相往来，此亦畸形外交。然仲谋胸有策略，非漫无主宰者，曹丕、刘备，均为其所玩弄矣。】是岁改夷陵为西陵。【夷陵，见前建安二十四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复曰夷陵，见沈《志》。】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详见《朱然传》。◎胡三省曰：去年吴将孙盛据中洲。据《潘璋传》，江陵中洲即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赵一清曰：凡曰中州，皆江中之洲也。下文“濡须中洲”正同。】是月，城江夏山。【◎赵一清曰：○《水经注》：江水迳鲁山，古翼际山也。山中有吴江夏太守陆焕所治城，盖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旧治安陆，汉高帝六年置，吴乃徙此。又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一清按：《齐书·州郡志》“郢州，镇夏口，旧要害也。吴置督将为鲁口屯，对鲁山岸，因为名也”，《程普传》 “领江夏太守，治沙羡”，此吴置郡立屯之始。○又《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武昌县西五十里有梅城，居平川中，相传黄武中所筑，西二十里有仔城，皆废。】改《四分》，用《乾象历》。

【◎潘眉曰：○《宋书·历志》云：光和中，谷城门候刘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阔，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斗分，造《乾象法》，又制迟疾历法，以步月行，方于《太初》、《四分》，转精微矣。〖魏太史丞韩翊以为《乾象历》减斗分太过，后当先天。〗吴中书令阚泽受刘洪《乾象法》于东莱徐岳，故孙吴用《乾象历》至于吴亡。】【◎《江表传》曰：权推五德之运，以为土行用未祖辰腊。◎《志林》曰：土行以辰腊，得其数矣。土盛于戌，而以未祖，【毛本“盛”作“成”，“戌”作“戊”，“祖”作“祀”，均误。】其义非也。土生于未，故未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黄精于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岂应运乎？】三月，曹仁遣将军常彫等，【《朱桓传》“彫”作“雕”。】以兵五千，乘油船，【◎胡三省曰：油船，盖以牛皮为之，外施油以扞水。】晨渡濡须中州。【濡须见前黄武元年。中州，

《朱桓传》作“中洲”。中洲者，朱桓部曲妻子所在地，见《桓传》。】仁子泰因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彫等。【详见《朱桓传》。《桓传》事在黄武元年。】是月，魏军皆退。夏四月，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江表传》曰：权辞让曰：“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群臣称天命符瑞，固重以请。权未之许，而谓将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刘备薨于白帝。【◎郑苏年曰：后书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但用带叙之笔，未必非承祚微旨所在。或谓因《春秋》赴告则书之例，不以此为重轻，恐未必然。◎刘咸炘曰：或说是，郑说凿。】【◎《吴书》曰：权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洪饴孙曰：立信都尉，一人，吴所置。】吊备丧也。熙字子柔，颍川人，冯异之后也。【◎范《书·冯异传》：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为光武佐命功臣。】权之为车骑，熙历东曹掾，使蜀还，为中大夫。后使于魏，【◎林国赞曰：先主、邓芝传及权传，权自败先主猇亭，随即请和。先主崩，蜀遣邓芝来聘，遂绝魏。不得吊丧后复有使魏事。◎弼按：孙权谲诈二国观衅，不得谓再无使魏之事。】文帝问曰：“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江关，今四川夔州府奉节县东，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县旍巴蜀，而

闻复遣修好，必有变故。”熙曰：“臣闻西使直报问，且以观衅，非有谋也。”又曰：“闻吴国比年灾旱，人物彫损，以大夫之明，观之何如？”熙对曰：“吴王体量聪明，善于任使，赋政施役，每事必咨，敬养宾旅，亲贤爱士，赏不择怨仇，而罚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怀德，惟忠与义。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以臣观之，轻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悦，以陈群与熙同郡，使群诱之，啗以重利，熙不为迴。送至摩陂，【摩陂，今河南汝州郏县东南，见《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欲困苦之。后又召还，未至，熙惧见迫不从，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官本《考证》曰：《御览》 “自刺”下多“中乳房”三字。】御者觉之，不得死。权闻之，垂涕曰：“此与苏武何异？”竟死于魏。【◎周寿昌曰：《吴志》未为冯熙立传，并未载其事，仅见松之此注中。昔吴初丞相孙邵，史无其传，虞喜闻刘升叔云“与张惠恕不能。后韦氏作史，盖惠恕之党，故不见书”。韦即韦曜也。然则冯熙无传，岂亦无援于承祚乎？◎弼按：周说非是。《国志》之有传者，岂皆有援于承祚乎？】】五月，曲阿言甘露降。【曲阿，见《孙策传》。】先是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蕲春，见前建安十八年。◎胡三省曰：○蕲春县，汉属江夏郡，吴分立蕲春郡，即蕲阳也，东晋避讳，改焉。○《水经》：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迳蕲山，又南对蕲阳，会于大江，亦谓之蕲河口。

◎钱大昕曰：○《宋书·州郡志》：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据此志，则蕲春郡盖魏所置，而吴因之耳。○《宋志》：晋太康元年，省蕲春郡，以寻阳属武昌，改蕲春之安丰为高阳，及邾县皆属武昌。○然则吴之蕲春郡领蕲春、寻阳、安丰、邾四县也。◎洪亮吉曰：○

《吴志》：建安十八年，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蕲春之名，使见于此，是吴于此年前分庐江置此郡也。】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督麋芳、刘邵等袭蕲春，邵等生虏宗。【互见贺齐、胡综传。】十一月，【宋本“十一月”上有“冬”字。】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李清植曰：《后主传》云“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芝本传于时芝正入为尚书，此作“中郎将”，盖异国纪录之误，而编史者因之。】【◎《吴历》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周寿昌曰：《御览·布帛部》引环氏《吴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观注引《吴历》，大约即此一事。】】

三年夏，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洪饴孙曰：辅义中郎将，一人，吴所置。】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广陵，【广陵，见《孙策传》。】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梁章钜曰：此魏文第一次临江，是黄武三年九月事，至四年冬，复至广陵临江观兵。】【◎干宝《晋纪》曰：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监本无“大”字，官本无 “人”字，均误。】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江乘，见《孙策传》。◎胡三省曰：江乘县属丹阳郡，吴省为典农都尉治，其地在建业东北。】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通鉴》：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计，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自石头至于江乘，联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胡三省曰：植木于内，以苇拨遮其外，为疑城假楼，今淮甸诸郡城敌楼，皆以苇拨遮护之。】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权令赵达算之，曰：【赵达，后有传。】“曹丕走矣。虽然，吴衰庚子岁。”权曰：“几何？”达屈指而计之，曰：“五十八年。”【吴亡于庚子岁，自黄武三年至天纪四年，为五十七年。】权曰：“今日之忧，不暇及远，此子孙事也。”【孙权是时年四十三岁，何其言之无远谋也。】◎《吴录》曰：是岁，蜀主又遣邓芝来聘，重结盟好。权谓芝曰：“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议者以为内有不暇，幸来求和，于我有利，宜当与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丕观衅而动，【毛本“丕”作 “不”，误。】惟不见便，宁得忘此，复有他图。”】

四年夏五月，丞相孙邵卒。【◎钱大昭曰：自孙邵至濮阳兴，皆为丞相。至宝鼎元年，以陆凯为左丞相，常侍万彧为右丞相，始分为左、右两丞相矣。◎洪饴孙曰：建衡中复旧。】

【◎《吴录》曰：邵字长绪，北海人，长八尺。为孔融功曹，融称曰“廊庙才也”。【◎或曰：孙邵获器于文举，顾雍见欢于伯喈，相继为开吴宰辅。】从刘繇于江东。【毛本“江东”作“酒来”，误。】及权统事，数陈便宜，以为应纳贡聘，权即从之。拜庐江太守，迁车骑长史。黄武初为丞相、威远将军，封阳羡侯。【阳羡，见卷首。】张温、暨艳奏其事，邵辞位请罪，权释令复职，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吴之创基，邵为首相，史无其传，窃常怪之。尝问刘声叔。【毛本“问”作“倚”，误。】声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应立传。项峻、吴孚时已有注记，【◎赵一清曰：吴，当作“丁”，二人亦见《薛莹传》，丁孚又见《齐书·礼志》，又《隋书·经籍志》“《始学》十二卷，吴项中、项峻撰”。】此云与张惠恕不能。【◎张温字惠恕。◎或曰：云，疑作“公”。】后韦氏作史，盖惠恕之党，故不见书。”】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百僚举张昭为丞相，孙权不从，见《昭传》。】【◎《吴书》曰：以尚书令陈化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览众书，气幹刚毅，长七尺九寸，【毛本“尺”作“八”，误。】雅有威容。为郎中令使魏，【此即本传所谓“犹与魏文帝相往来”也。】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赵一清曰：○《宋书·符瑞志》：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寰宇记》卷九十：司马德操与刘嗣恭书曰：“黄旗紫盖，恒见东南，终能成天下之功者，扬州之君子乎？”谓斗牛之间恒有此气。○一清案：庾信《哀江南赋》作“黄旗紫气”。】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笑，无以难，心奇其辞。使毕当还，礼送甚厚。【连年交兵，而又使命往来，亦异事也。】权以化奉命光国，拜犍为太守，【◎犍为郡，见《蜀志·刘焉传》。◎赵一清曰：此郡亦是遥领。】置官属。顷之，迁太常，兼尚书令。正色立朝，劝子弟【宋本“劝”作“敕”。】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妻早亡，化以古事为鉴，乃不复娶。权闻而贵之，以其年壮，敕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辞以疾，权不违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郡国志》：扬州会稽郡章安，故治，闽越地，光武更名。◎刘昭注引《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迴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详。◎《宋书·州郡志》：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孙亮太平二年立，领章安。◎《孙亮传》：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三年，封故齐王奋为章安侯。◎王先谦曰：三国吴置临海郡，以县属。◎《一统志》：章安故城，今浙江台州府临海县东一百五十里章安市。◎章安，互见《孙奋传》。◎或曰：爰者，爰处、爰居之义邪？抑直取爰居避风之义邪？◎弼按：○《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卒于家。长子炽，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计算。卫将军全琮表称炽任大将军，【“大将军”三字疑误。】赴召，道卒。】皖口言木连理。【◎皖口，今安徽安庆府怀宁县西十五里，皖水入江之口。◎胡三省曰：皖水自霍山县东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谓之皖口。◎《一统志》：皖水今名长河，源出潜山县西北天堂山，东南流至县东三里，会潜水，又南至石牌，与太湖诸水合。又南迳怀宁县西十五里入江，即皖口也。◎互见《诸葛恪传》。】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魏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曰：时吴人彭绮又举义江南，议者以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资曰：“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以此推绮，惧未能为权腹心大疾也。”绮果寻败亡。】是岁地连震。【◎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黄武四年，江东地连震，是时权受魏爵命为大将军、吴王，改元专制，不修臣节。】【◎《吴录》曰；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初，自广陵扬子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犹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又《纪要》卷二十：宋嘉定五年，建康守臣王度言府境北据大江，

是为天险，上自采石，下达瓜步，千有余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二曰南（渡浦）**[**浦渡**]**，三曰龙湾渡，四曰东阳渡，五曰丈城渡，六曰冈沙渡。】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通鉴》“隔”作“限”。】遂归。孙韶又遣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径路夜要之，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

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赵一清曰：○《刀剑录》：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文曰“大吴”，小篆书。○

《中华古今注》曰：吴大帝有宝刀三，宝剑六，一曰白蛇，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又《寰宇记·百五十七》引《南越志》云：赵佗之墓，黄武五年孙权使交趾治中从事吕瑜访凿佗墓，功费弥多，卒不能得。掘婴齐墓，即佗之子，得珠襦玉匣之具，金印三十六，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余文天子也。又得印三纽，铜剑三枚，并烂若龙文，其一刻曰纯钩，二曰干将，三曰莫邪，皆杂玉为匣。○《水经·泿水注》引王范《交广春秋》曰：南越王赵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一清案：此殆与发丘中郎、摸金校尉同其酷暴也。】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胡三省曰：耒广五寸为伐，二伐为耦，汉制。后稷始圳田，以二耟为耦。注云“并两耜而耕”也。◎赵一清曰：○《宋书·礼志》犊车，骈车之流也。孙权云“车中八牛”，即犊车也。】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石阳，今湖北德安府应城县东南，详见《魏志·文聘传》。胡三省以石阳为沔阳，误。赵一清以石阳属庐陵郡，亦误。】不克而还。苍梧言凤皇见。【冯本“苍”作“仓”，误。苍梧县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治，见《魏志·陶谦传》。】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全琮传》：丹阳、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胡三省曰：吴会，吴郡、会稽也。三郡，豫章、丹阳、新都也。或曰，三郡，丹阳、吴、会稽也。◎弼按：豫章、丹阳、新都三郡相去太远，以丹阳、吴郡、会稽三郡为是。◎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阳、吴、会稽”，疑是脱文。◎赵一清曰：○

《方舆纪要》卷九十：东安城在杭州富阳县北十八里，郡守全琮筑城。○一清案：十县之名不可考。《宋书·州郡志》以吴郡之新城为吴立，又建德、桐庐、寿昌三县皆是吴分富春立，疑皆属东安，后罢郡，以县属吴也。◎钱大昕曰：《水经注》“黄武四年，孙权以富春为东安郡，分置诸县”，沈约《州郡志》亦云“黄武四年，以富春为东安郡”，与此相差一岁，盖分郡之议在四年，以全琮为守在五年也。郡治富春县，其九县无考。《太平寰宇记》建德、桐庐二县俱黄武四年分富春置，当是东安属县也。】【◎《吴录》曰：郡治富春也。【◎富春，见《孙坚传》。◎何焯曰：北宋本无“也”字。】】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胡三省曰：谠，音党，善言也。】不能极陈，【◎钱大昭曰：不能，疑是“不敢”，寻下文自见。】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谘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假若谄媚取容，【宋本“假若”作“但”。】虽闇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何焯曰：魏方大丧，未能议远，故劝及时息民，以固基本，而权词已有猜焉，所以末年自用益甚。】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嘉

禾三年，孙登表定科令，见《孙登传》。五年，设盗铸之科。六年，定长吏奔丧科，文见本传。◎《胡综传》：初以内外多事，特立科。综议吏遭丧宜定科文，遂用综言。◎此吴科之有明文者。】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赤乌四年，孙登临终上疏云：“可令诸葛瑾等陈上便宜，蠲除烦苛。”见《登传》。】是岁，分交州置广州，【◎《士燮传》：燮黄武五年卒。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吕岱传》：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晋书·地理志》：吴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俄复旧。永安六年，复分交州置广州。◎胡三省曰：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东四郡，苍梧、南海、郁林、合浦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百：孙吴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俄复旧。【是岁，诸葛瑾等围襄阳，司马懿击破之，见《魏志·明纪》卷首。】【◎《江表传》曰：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宋本“圻”作“沂”。◎赵一清曰：○当作“圻”。○《奚囊橘柚》曰：孙权命工人满芳造船，夜梦一老父谓曰：“船将下参第楫徼，〖楫之下水处。〗更杀其角柁福。〖柁离水处曰福。〗宜更杀其顿，

〖福上曲处曰顿。〗则日行千里矣。言毕，化赤龙飞去。如法果然。○《中华古今注》：孙权时，号舸为赤龙，小船为驰马，言如龙之飞于天，马之走陆地也。○《吴都赋》：弘舸连轴，巨槛接舰，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刘渊林云：飞云盖海，吴楼船之有名者。○李善云：《江表传》：“孙权乘飞云大船。”○张銑云：飞云船上楼名。○《方舆纪要》卷七十六：钓台在武昌县北门外大江中。大江回曲处，在樊口者曰大回，在钓台下者曰小回。唐元结歌曰：“丛石横大江。”○又云：是钓台水石相冲击，此中为小回。是也。】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水经·江水注》：邾城南对芦州，旧吴时筑。客舍于洲上，方便唯所止焉，亦谓之罗洲矣。】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后不复名之，常呼曰谷。【◎谷利事见前建安二十年注引《江表传》。◎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二十：败舶湾在武昌县西北，水路七里。○《武昌记》：权与群臣泛船中流，值风，至樊口十余里便败，因名败舶湾。○《水经注·江水》：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芦洲，谷利不从，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因凿樊山为路以上，人即名其处为吴道岘，在樊口上一里，今厥处尚存。】】

六年【是年为魏太和元年，蜀建兴五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周鲂生禽绮，见《鲂传》。◎赵一清曰：《水经·渐江水》注：○《万善历》曰：吴黄武六年，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堕地便能语，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因是诏为语儿乡。○非也。御儿之名远矣，盖无智之徒因藉地名生情穿凿耳。《国语》曰“句践之地，北至御儿”是也，安得引黄武证地哉？】闰月，韩当子综【综，宋本作“琮”，误。】以其众降魏。【◎综降魏事见《韩当传》。◎韩菼曰：晋综、彭绮、韩综、翟丹，叛者凡四，宜伯言以缓刑请也。】

七年春三月，封子虑为建昌侯。【◎《郡国志》：扬州豫章郡建昌。◎《一统志》：故城，今江西南昌府奉新县西。◎互见《太史慈传》。】罢东安郡。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详见《周鲂传》。】秋八月，权至皖口，【皖口，见前黄武四年。】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石亭，在今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东北，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是时，曹休向皖，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三道俱进，而休大败，见《陆逊传》。】大司马吕范卒。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合浦郡治合浦，今广东廉州府合浦县东北，见《魏

志·陈留王传》咸熙元年。◎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合浦太守，汉武帝立。孙权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孙亮复旧。朱官长，吴立。“朱”作“珠”。朱庐长，吴立。○一清案：

《续郡国志》合浦郡五城，合浦、徐闻、高凉、临允、朱崖。刘昭注：“建安二十五年，孙权立高凉郡。”《晋书·地理志》高凉属高凉郡，盖仍吴之旧。临允属苍梧郡，疑亦吴所更。合浦郡领县六，有南平、毒质，《宋志》无，其建置处所不详也。《方舆纪要》卷一百五琼州府东南有瑇瑁废县，岂即晋之毒质乎？又《纪要》一百四珠母海在廉州府东南八十里巨海中。中有七珠池，曰青莺，曰杨梅，曰乌泥，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渚。后为五池，其东为断望、对达二池，无珠；西为平江、杨梅、青莺三池，有大蚌，剖而有珠。今止以三池名所谓合浦珠也。】【◎《江表传》曰：是岁，将军翟丹叛如魏。权恐诸将畏罪而亡，【冯本 “亡”作“去”。】乃下令曰：“自今诸将有重罪三，然后议。”【毛本“今”作“令”，误。】】

黄龙元年【是年，魏太和三年，蜀建兴七年，权年四十八岁。】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胡综传》：黄武八年夏，黄龙见（举） **[**夏**]**口，于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丙申，南郊即皇帝位，【◎赵一清曰：○《水经·江水注》：武昌城西有郊坛，权告天即位于此。○又《武昌记》曰：樊口南有大姥庙，孙权尝猎樊山下，依夕见一姥问权：“猎何所得？”曰：“正得一豹。”姥曰：“何不竖豹尾？”忽然不姥，权事应在此，故为立庙也。○《鼎录》曰：权为姥立庙，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 又《方舆纪要》卷八十一：道州江华县南吴望山，旧名秦山，孙权未建号时，山忽开洞穴，石有文采，权以为瑞。】【◎《吴录》载权告天文曰：【◎《胡综传》：自权统事，文告册命，邻国书符，皆综所造。】“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宋书·礼志》载此文，无“有四”二字。】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宋志》无“祀”字。】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宋志》作“永绥天极”。】】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将吏皆进爵加赏。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宋书·福瑞志》 “闿”作“开”。】出天子。”【昌门，吴西郭门，夫差所作。【◎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一：阊阖门，吴城西门也。以天门通阊阖，故名之。○又《郡国志》云：吴由此伐楚国，改为破楚门。】】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潘眉曰：参分者，参酌以分天下，与世所称三分异。《蜀志》谓之交分天下也。自此以后，蜀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以鲁、梁在吴分界故也。吴亦解步骘冀州牧职，又解朱然兖州牧职，以冀、兖在蜀分界故也。其实鲁、梁、冀、兖，当时皆是魏地也。】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胡三省详释司州，见《蜀志·陈震传》。】造为盟曰：“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局本误作“及丕子操”。】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毛本“么”作“厶”。】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贾逵注：共工侵陵诸侯，与高辛争王，遂为高辛所灭。】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尚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孔传》云：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三危，西裔。】今日灭叡，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宋本、毛本“任”作“在”。】夫讨恶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制，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

有司盟之官，【◎《周礼·秋官·司盟》：掌盟载之法。◎郑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李光地曰：吴人既喜诸葛之来贺，又知其信足倚，扬之如此。◎何焯曰：读其载书，不惟先歃者汉，而主是盟者惟丞相，盛德之所及远哉！◎或曰：此胡综之词，推诸葛若此，张温一表又足罪乎？】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棐谌，司慎司盟，群臣群祀，【宋本“臣”作“神”。】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周寿昌曰：不艳，言不为浮美之辞也。】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馆，【◎赵一清曰：此即长沙桓王故府，《太康地记》所称太和宫也。】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胡三省曰：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县西北三十里，见《魏志·明纪》青龙二年及《满宠传》。是年吴筑东兴堤，见《诸葛恪传》。◎林国赞曰：魏作合肥新城，书于《吴主传》，《魏明纪》一字不及，殊非史法。吴黄龙二年，即魏太和四年，据《满宠传》，合肥新城作于青龙元年，尔时犹未作也。即年数核之，已有差舛，不惟撰述非体。】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潘眉曰：亶洲，《后汉书·东夷传》作“澶洲”，“澶”、“亶”同字也。韩昌黎《送郑尚书序》“夷、亶之州”，亦作“亶”，不从水旁。夷洲、亶洲，并国名。】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毛本“山”作“仙”。】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钱大昭曰：东县，当作 “东冶”，见《魏志·王朗传》。】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后汉书·东夷传》：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沈莹

《临海水土志》：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麇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唯用鹿格为矛以战斗，摩砺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啖食之，以为上肴也。◎胡三省曰：今人相传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国中至今庙祀徐福。◎弼按：○《陆逊传》云，权征夷洲，得不补失。】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冯本“陵”作“灵”，误。武陵蛮夷，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陆逊传》：权欲遣偏师取夷洲及珠崖，逊上疏谏，不从。权遂征夷洲，得不补失。◎《全琮传》：权将围珠崖及夷洲，琮言不可，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或曰：求之于无益，悖矣，因而妄杀，其恶尚可言哉。】夏，有野蚕成茧，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由拳，见《孙策传》，今浙江嘉兴府嘉兴县南五里，赤乌五年改嘉兴。】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淩，淩以军迎布。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于阜陵俟之，【◎阜陵，今安徽滁州全椒县东十五里，见《魏志·袁涣传》。◎胡三省曰：○阜陵县，汉属九江郡，魏改九江为淮南郡。○《晋志》曰：阜陵县，汉明帝时沦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历阳县西三十里。○杜佑曰：汉阜陵县在滁州全椒县南。】淩觉而走。【事见《魏志·满宠传》。】会稽南始

平言嘉禾生。【◎《元和志》：南始平，吴分章安立。◎《寰宇记》：吴初置，属会稽。◎《舆地广记》：吴属临海。◎《方舆纪要》：今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治。本汉章安，吴析置南始平，或曰后汉兴平四年，孙策析置也。◎互见《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始平”注。】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蜀建兴十年。是时，孙权年五十一岁。◎赵一清曰：○《御览》卷百七十六引《金陵地记》：嘉禾元年，于桂林落星山起重楼，名曰落星楼。○《吴都赋》：数军实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注云：吴有桂林苑、落星楼，楼在建业东北十里。】春正月，建昌侯虑卒。【虑，太子登之弟，年二十。】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时有两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成山，今山东登州府文登县东北百五十里，见《魏志·田豫传》。】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胡三省曰：○《姓谱》：宿，本风姓，伏羲之后，封于宿。○《风俗通》：汉有雁门太守宿详。】阆中令孙综【◎宋本、毛本“郎”作“阆”，误。◎胡三省曰：○《晋志》：王国置郎中令，

○渊未封王，僭置之也。◎潘眉曰：辽东无阆中，《公孙渊传》注作“郎中令”。】称藩于权，

【公孙渊表权，见《魏志·公孙渊传》注引《吴书》。】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是年，陆逊引兵向庐江，见《魏志·满宠传》。】【◎《江表传》曰：是冬，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冯本“臻”作“征”。】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林国赞曰：本传权于黄龙元年南郊，继此即循例举行，不复更书，直至权卒前一年，复因寝疾一书，是前此四年，权已举行南郊，注误。◎弼按：权不修郊祀，《宋书·礼志》、《五行志》可证，林说误，裴注不误。】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于酆、镐，非必土中。”权曰：“武王伐纣，即祚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书曰：【宋本作“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宋本作“匡衡奏从甘泉河东，郊于酆”，误。】言文王郊于酆。”【◎《汉书·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奏言：“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权曰：“文王性谦让，【宋本无“德”字，误。】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权称帝三十年，竟不于建业创七庙，但有父坚一庙，远在长沙，而郊祀礼阙。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弗许。末年虽一南郊，而北郊遂无闻焉。且三江五湖衡霍会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见秩，反礼罗阳妖神，以求福助。○

《礼志》：何承天云：“权建号继天，而郊享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郊，而遂无北郊之礼。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权卒后，三嗣主终吴世不郊祀，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何焯曰：仲谋既自擅尊号，以天子临其臣民，而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志林》曰：吴王纠駮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统尽物理，达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命便事天。”【◎宋本“便”作“使”，是，此误。◎《毛传》云：邰，姜嫄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命使事天，以显神顺天命耳。】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此《大雅·生民篇》之辞。◎郑《笺》云：庶，众也。后稷肇祀上帝于郊，而天下众民咸得其所，无有罪过也。子孙蒙其福，以至于今，故推以配天焉。】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棫朴》之作，有积燎之薪。【◎《诗·大雅》：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传》云：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积也。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郑《笺》云：白桵相樸属而生者，枝条芃芃然，豫斫以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则聚积以燎之。】文王郊酆，经有明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

黎，祖伊奔告。【◎《诗·大雅·皇矣章》：以伐崇墉。◎《毛传》云：墉，城也。◎郑《笺》云：崇侯虎倡纣为无道，罪尤大也。◎《尚书》：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王肃云：文王为西伯，黎侯无道，文王伐而胜之。】天既弃殷，乃眷西顾，太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云：《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大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谓文王及身而王，是并《礼记》未读也。】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按世宗立甘泉、汾阴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阴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乾位，而衡云 “武帝居甘泉，祭于南宫”，此既误矣。祭汾阴在水之脽，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此自吴事，于传无非，恨无辨正之辞，故矫之云。◎脽，音谁，见《汉书音义》。

【◎《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苏林曰：脽，音谁。◎如淳曰：脽者，河之东岸特堆掘，长四五里，广一里余，高十余丈。汾阴县治脽之上，后土祠在县西，汾在脽之北，西流与河合。◎师古曰：二说皆是也。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说此临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与葵同。彼乡人呼“葵”音如“谁”，故传而为“脽”字耳。故《汉旧仪》云“葵上”。◎钱大昭曰：○《说文》：鄈，河东临汾地，即汉之所祭后土处。从邑。癸声。鄈，正字；脽，借用字。○《汉旧仪》又作“葵”。○司马贞云：盖河东呼“谁”与“葵”同耳。○郦道元分鄈丘与脽为二，失之。◎顾千里曰：吴大帝之论自不可易，虞喜傅会经传，强为之说，此乃所谓俗儒也。】】

二年【魏青龙元年。】春正月，诏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祗，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嗋贼虏，【嗋，音胁。】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复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尚书·吕刑篇》之辞。】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何焯曰：为之下赦，此气涌如山，所由迫也。权自称尊号，一无可观矣。史家铺陈其事，亦丑之也。】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诏恩，令普天率土备闻斯庆。”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何焯曰：此举本欲盖其身受魏封之耻，然下诏可以少需人众，但遣数百亦自足也。其后朱然征柤中，预表必胜，权抑其表不出，其鉴于是哉。】【◎《江表传》载权诏曰：“故魏使持节车骑将军辽东太守平乐侯：【◎《魏志·明纪》：太和二年，以公孙渊为辽东太守。四年，以渊为车骑将军。◎又《公孙度传》文帝封公孙恭为平郭侯，渊夺恭位，当亦袭恭侯爵。平郭属辽东郡，公孙氏为辽东人，此诏“平乐”当为“平郭”之误。前汉平乐属山阳郡，后汉省并此县，其误无疑。】天地失序，皇极不建，元恶大憝，作害于民，海内分崩，群生堙灭，虽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方之今日，乱有甚焉。朕受历数，君临万国，夙夜战战，念在弥难，若涉渊水，罔知攸济。是以把旄杖钺，翦除凶虐，自东徂西，靡遑宁处，苟力所及，民无灾害。虽贼虏遗种，未伏辜诛，犹系囚枯木，待时而毙。惟将军天姿特达，兼包文武，观时睹变，审于去就，踰越险阻，显致赤心，肇建大计，为天下先，元勋巨绩，侔于古人。虽昔窦融背弃陇右，卒占河西，【卒占，或改作“率先”。河西，宋本、冯本、毛本皆作“西河”。】以定光武，【“定”字疑误。】休名美实，岂复是过？钦嘉雅尚，朕实欣之。自古圣帝明王，建化垂统，以爵褒德，以禄报功；功大者禄厚，德盛者礼崇。故周公有夹辅之劳，太师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兼受备物。今将军规万年之计，建不世之略，绝僭逆之虏，顺天人之肃，济成洪业，功无与比，齐鲁之事，奚足言哉！《诗》不云乎，‘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潘眉曰：《郡国志》幽州郡国十一，青州郡国六，并之计十七郡。幽州涿郡七县，广阳郡五县，代郡十一县，上谷郡八县，渔阳郡

九县，右北平郡四县，辽西郡五县，辽东郡十一县，玄菟县六县，乐浪郡十八县，辽东属国六县，青州济南郡十县，平原郡九县，乐安国九县，北海国十八县，东莱郡十三县，齐国六县，共得一百五十五县。此注云“七十县”，多寡不符，疑“七十”上脱“百”字。建安末颇有分立县，合之当得百七十县耳。】封君为燕王，使持节守太常张弥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锡冢社。方有戎事，典统兵马，以大将军曲盖麾幢，督幽州、青州牧辽东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绥一方，宁集四郡，训及异俗，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玄牡二驷。君务在劝农，啬人成功，仓库盈积，官民俱丰，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礼，敦义崇谦，内外咸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保边远，远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略，官方任贤，显直错枉，群善必举，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潘眉曰：此九锡文，只有八锡，当是古本相沿，脱去一行耳。“君运其才略”四句下当云“是以锡君纳陛以登”，再加四句，然后接“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然安知非五句连属。而吾以为脱在“群善必举”之下，“是用锡君虎贲”之上者，以魏武九锡文云“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吴主九锡文云“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晋文九锡文云“君简贤料材，营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晋武九锡文云“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齐高九锡文云“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官方与能，英乂克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梁武九锡文云“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士聿兴，《棫樸》流咏，是用锡公纳陛以登”，陈武九锡文云“以公抑扬清浊，褒德进贤，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合诸文观之，则此任贤举善云云，其为锡纳陛之辞无疑也。纳陛者，孟康曰：“纳，内也。凿殿基际为陛，使不露也。”】君戎马整齐，威震遐方，纠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禽讨逆节，折冲掩难，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忠勤有效，温恭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心，是用锡君秬鬯二卣，【宋本“二”作“一”。】珪瓒副焉。钦哉！敬兹训典，寅亮天工，相我国家，永终尔休。”】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张昭强谏，权终不听，见《昭传》。】【◎臣松之以为：权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实为无道。【◎或曰：遣众太多，渊亦猜焉。】】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怒，欲自征渊，【◎李光地曰：不深自悔，而继之以怒，丑哉。◎赵一清曰：○《世说》注引《列女传》曰：赵姬者，桐乡令虞韪妻，颍川赵氏女也，才敏多览。韪既没，大皇帝敬爱其文才，诏入宫省。上欲自征公孙渊，姬上疏以谏，作《列女传解》，号赵母注，赋数十万言。赤乌六年卒。】【◎《江表传》载权怒曰：“朕年六十，【权是时年五十二，不得云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胡三省曰：尝，试也，谓称臣以诱吴使同前，既又斩其使以却之也。】令人气涌如山。【宋本“涌”作“踊”，

《通鉴》同。】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胡三省曰：知其不可而欲兴忿兵也。】】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陆逊、陆瑁先后上书谏，各见本传。】是岁，权向合肥新城，【◎权因远水，不敢下船，见《魏志·满宠传》。◎胡三省曰：○即太和六年满宠所筑新城也。○《华夷对境图》：魏合肥新城，今为庐州谢步镇。】遣将军全琮征六安，【六安，今安徽六安州北，见《孙坚传》“庐江郡”注。】皆不克还。【◎《吴书》曰：初，张弥、许晏等俱到襄平，【◎襄平，今奉天府辽阳州北，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胡三省曰：襄平县，辽东郡治所，渊所都也。】官属从者四百许人。渊欲图弥、晏，先分其人众，置辽东诸县，以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

【玄菟郡，治高句骊，〖非高句骊国。〗今奉天府铁岭县东，见《魏志·公孙度传》。】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胡三省曰：此非玄菟郡旧治也。】太守王赞领户二百，兼重可三

四百人。旦等皆舍于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疆等议曰：“吾人远辱国命，自弃于此，与死亡何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后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疆等然之。于是阴相约结，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部中张松所告，赞便会士众闭城门。旦、群、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时群病疽创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与悲泣。【宋本“与”作“守”。】群曰：“吾不幸创甚，死亡无日，卿诸人宜速进道，冀有所达。空相守，俱死于穷谷之中，何益也？”德曰：“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委，弃也。】于是推旦、疆使前，德独留守群，捕菜果食之。旦、疆别数日，得达句骊王宫，【“王宫”二字误，《通鉴》无此二字。】因宣诏于句骊王宫【《通鉴》作“王位宫”。位宫，汉高句骊王宫之曾孙也，详见《魏志·高句骊传》。】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德。其年，宫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郭璞注《山海经》曰：鹖鸡，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斗敌死乃止。◎鹖，何葛反。】旦等见权，悲喜不能自胜。权义之，皆拜校尉。间一年，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服珍宝。【宋本“服”作“物”。】恂等到安平口，

【安平口，见《魏志·高句骊传》。】先遣校尉陈奉前见宫，而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毛本 “旨”作“音”，误。】令以吴使自效。奉闻之，到还。【宋本“到”作“倒”。】宫遣主簿笮咨、带固等出安平，与宏相见。宏即缚得三十余人质之，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诏书赐物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魏志·明纪》：青龙四年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此即吴嘉禾五年事，《吴志》未书。◎《魏志·明纪》又云：初，孙权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是孙权始终未忘辽东，然越国鄙远，当时又无航海驾驭之术，故先后俱无利，不若魏之陆地可通也。】】

三年春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沔口即夏口，见《魏志·文聘传》。◎赵一清曰：○

《方舆纪要》卷七十六：凤楼山在汉阳郡治后，今郡城环其上，迤西之山亦曰鲁山。《志》云，郡城东北有吴王矶，吴、魏相持时皆以沔口为重镇，吴守此矶以为险固，有铁门关在其旁。】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通鉴》作“淮阴”。魏广陵郡治淮阴，今江苏淮安府清河县南。◎赵一清曰：○《宋书·州郡治》：广陵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治淮阴故城，后又治射阳，属县海陵、高邮、江都、盐城，俱三国时废。○一清案：上云江夏沔口，一地也；下云合肥新城，亦一地也。此云广陵、淮阳，书法不例。考《后汉书》，广陵郡治广陵，三国属魏，为重镇。陈登为太守，徙治射阳，又移治淮阴，而以故城为边邑。黄初五年，伐吴，自寿春至广陵，登故城，临江观兵。○胡三省曰：广陵故城，即芜城矣，后吴人得其地，孙峻使冯朝城广陵是也。淮阳，后汉为陈国，今开封府陈州，去广陵甚远，“淮阳”是“淮阴”之误无疑。○《方舆纪要》卷二十二：淮阴城在淮安府西北四十里，汉属临淮郡，后汉改属下邳国，晋为广陵郡治。○则《宋志》云广陵晋太康时治淮阴，或仍魏置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魏志·满宠传》：青龙二年，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射杀权弟子孙泰。】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武功，今陕西乾州府武功县西南三里，见《魏志·苏则传》。是年，诸葛亮死。】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寿春，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见《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赵一清曰：

* 《晋地志》：江西庐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寿春悉属魏。】权退还，孙韶亦罢。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阳太守，【◎丹阳郡治宛陵，今安徽宁国府宣城县治，见《孙策传》。◎吴增僅曰：○洪《志》云：郡治建业。○今考后汉丹阳治宛陵，建安八年，孙翊为太守，遇害，孙河驰赴宛陵，则是时仍旧治也。孙权迁都武昌，以吕范为丹阳太守，治建业，时在黄武初。及嘉禾三年，诸葛恪为太守，讨平山越，时太守营府当已徙近山越。又孙休居虎林，诸葛恪

秉政，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休丹阳郡。建业滨江，明是时郡治非建业矣。○沈《志》云：晋太康二年，分丹阳为宜城郡，治宛陵，而丹阳移治建业。○是以参考，知嘉禾初年，实已还治宛陵也。◎赵一清曰：○《晋书·地理志》丹阳郡统县十一，有建业、秣陵二县。

○注云：建业本秣陵，孙氏改为建业。武帝平吴，以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为建业，改业为邺。○一清案：《宋书·州郡志》云“孙权改秣陵为建业。秣陵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然则吴时有建业，无秣陵，至晋乃分立，故《晋志》两书之。又孙权尝分丹阳为临川郡，以朱然为太守，其地不知在何所。诸葛恪为丹阳太守，斩臼阳长胡伉，似亦丹阳属县。其建置处所不详。◎弼按：临川郡治南城，解见《朱然传》。臼阳，解见《诸葛恪传》。】讨山越。九月朔，陨霜杀谷。【◎宋本“杀”作“伤”。◎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是时校事吕壹专作威福，与汉元帝时石显用事陨霜同应。班固书九月二日，陈寿言朔，皆明未可以伤谷也。】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黄龙三年，濬往讨，见前。迁武昌，共掌留事，见《濬传》。】诏复曲阿为云阳，【曲阿，今江苏镇江府丹阳县治，见《孙策传》。】丹徒为武进。【丹徒，今镇江府丹徒县东南十八里，见《孙策传》。】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

四年夏，遣吕岱讨桓等。【毛本“桓”作“恒”，误。】秋七月，雨雹。【◎宋本“雨”作 “有”。◎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作“雨雹”。○《志》曰：七月雨雹，又陨霜。是时吕壹作威用事，诋毁重臣，排陷无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汉安帝信谗，多杀无辜，亦雨雹。】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通鉴》“瑇”作“玳”。◎胡三省曰：珠不圆者为玑。◎又曰：粗瑀为玑。】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

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杜佑曰：孙权嘉禾五年铸大泉，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赵一清曰：○《泉志》：大泉五百，《旧谱》曰，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百”。此泉径寸一分，重四铢六黍，今世有之。○《方舆纪要》卷二十：冶城在江宁府西石城门内，本吴冶铸处。】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二月，【宋本“二”作“三”。】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辅吴将军张昭卒。【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昭时年八十一。】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见于东方。鄱阳贼彭旦等为乱。

六年【魏景初元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顾谭议，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选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

【◎何焯曰：身在疆场，与强敌对，亲老不预陈请，弃军败国，不俟交代，宜严立科禁。若内地守令，自无事限制也，加罪传者，尤为谬滥。谭、综之议，吴朝可谓无治。◎赵一清曰：

○《晋书·五行志》：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丧，往往有

致毁以死，诸葛患之，著《正交论》，虽不可以经训整乱，盖亦救时之作也。◎或曰：此犹禁人之奔赴，今则驱之不去矣，无谓世道无古今之异。】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孟宗事见《孙晧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一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或曰：顾谭之论有若儿戏，胡综、顾雍则违礼灭天矣。呜呼痛哉！以死刑驱人于逆，异乎先王以孝教天下矣。】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嘉禾三年，恪讨山越。】

赤乌元年【魏景初二年，蜀延熙元年，权时年五十七。】春，铸当千大钱。【◎杜佑曰：孙权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赵一清曰：○《晋书·食货志》：孙权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泉志》曰：此泉有二品，大者径寸五分，重十二铢六黍，字文夷漫，轮郭重厚，颇艰得之。小者径寸三分，重七铢二黍，世多有之。◎《通鉴辑览》曰：五铢轻重適中，行之最为无弊。周景王铸大钱，不久即废，乃币重之明验也。圆法流通，贵乎利用，直百且不可，况当千乎！◎何焯曰：钱当五百已不可通行，又铸当千，徒为妄作，有以知吴之无制也。】夏，吕岱讨庐陵贼，毕，

【嘉禾四年遣岱往讨。】还陆口。【陆口，今湖北蒲圻县西北八十里陆溪口，见前建安十五年。嘉禾三年，吕岱领潘璋士众屯陆口，见《吕岱传》。今讨庐陵贼毕，还屯陆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赵一清曰：○《宋书·符瑞志》又云：白麟见建业。】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赠皇后。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

【吕壹事见顾雍、潘璋、阚泽传，又见《孙休传》永安元年注引《襄阳记》。】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诸葛瑾字子瑜，步骘字子山，朱然字义封，吕岱字定公。】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通鉴》“并”下有“咨”字。◎胡注：谓时事所当行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也。】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陆逊字伯言，潘濬字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通鉴》“此”作“之”。】深自刻怪。【◎胡三省曰：刻，怪也。】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权自黄龙元年称尊之后，诏书称朕，此诏何以称孤？此后称朕、称孤互见，为例不一。是时权五十七，亦不得云“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二色，谓斑白也。】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昔卫武公年过志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江表传》曰：权又云：“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或曰：至言也，权恐不及此。】】且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胡三省曰：言行事是则君臣同其是，非则同其非也。】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局本“得”、“从”二字误倒。】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

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胡三省曰：下之于上，不从其令，而从其意。孙权自谓优于齐桓，而责其臣以管子，使吴诚有管子，亦不敢尽言于权，观诸陆逊可见矣。】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何焯曰：魏、吴皆有校事，而適生奸，无政而好察，何如刘氏之平明也。权既迷谬于前，引咎方新，责数随至，不思反求所以致此之由，洞然无猜，更始纳诲，惟思归过于下，又何怪乎国之日乱，民之日瘠哉！】

二年春【◎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七：庐江县西北四十里金牛山岭有塔，吴赤乌二年造。又有马槽山，上有寨垒，相传曹魏所作。盖南北相持，故各建树，以为升高瞭望之所。○又《明史·礼志》：芜湖城隍祠，赤乌二年建。】【◎《江表传》曰：【宋本、冯本、毛本“曰”作“载”。】权正月诏曰：“郎吏者，宿卫之臣，古之命士也。间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虚辞相饰。”】三月，遣使者羊衜、【◎羊衜事见《魏志·公孙渊传》注引《汉晋春秋》，又见本志《孙霸传》。◎康发祥曰：羊衜无传，附见孙登、钟离牧等传，〖◎弼按，《登传》见注引《吴录》、《吴书》、《江表传》。《牧传》见注引《会稽典录》。〗同时有二羊衜。始兴太守，吴羊衜也；上党太守，魏羊衜也。魏羊衜为晋景王之舅，生祜及景献羊皇后，后母即汉左中郎将蔡邕之女也。】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通鉴》：夏四月，吴督军使者羊衜击辽东守将，俘人民而去。◎胡注：督军使者，汉官也。魏黄初二年罢督军官，而吴犹仍汉制。】【◎《文士传》曰：【监本“士”作“字”，误。】胄字敬先，沛国人。父札，才学博达，权为骠骑将军，以札为从事中郎，与张昭、孙邵共定朝仪。【◎陈浩曰：○《张昭传》注引《吴录》曰：昭与孙绍、滕胤、郑禮等采周、汉，撰定朝仪。○孙绍此作孙邵，郑禮此作郑札，疑有一误。◎陈景云曰：“札”字当作“礼”，“礼”与“禮”古今字异耳。◎周寿昌曰：“礼”本古“禮”字，“禮”之误“札”，容或有之。特考四年注引《汉晋春秋》作“零陵太守殷札”，《顾邵传》作“云阳殷禮，官零陵太守”，《张温传》作“殷禮者，本占候召”，《赵达传》作“殷禮”，独此作郑胄之父札定朝仪，与《张昭传》注之郑禮定朝仪同，是“札”固疑作“礼”，而或为殷，或为郑，岂一人有二姓，如前汉之陈武一为柴武乎？又案《顾邵传》注云云阳殷禮子基为无难督，著《通语》。本传注称郑胄为沛国人，是郑禮与殷禮异籍，确是两人，而殷札与郑札又岐出无考，则“札”、“礼”两字，亦姑从盖阙可也。】胄其少子，有文武资局，【宋本“资”作“姿”。】少知名，举贤良，稍迁建安太守。【◎《贺齐传》：候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建安八年也。◎《孙休传》：永安三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

◎《晋书·地理志》：孙休分会稽，立建安郡。◎又云：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吴置建安郡，郡治建安。◎《宋书·州郡志》：会稽冶县分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舆地广记》：福、建、泉、南剑、汀、漳六州皆建安郡地。◎胡三省曰：建安中分东侯官置建安县，用汉年号也。◎《一统志》：建安故城，今福建建宁府治。◎赵一清曰：孙休永安三年，始立建安郡，是时尚为会稽南部都尉地，不应先有建安之名。】吕壹宾客于郡犯法，胄收付狱考竟。壹怀恨，后密谮胄。权大怒，召胄还，潘濬、陈表并为请，得释。后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孙渊，已为魏所破，还迁执金吾。【胄事又见《孙亮传》太平二年。】子丰，字曼季，有文学操行，与陆云善，与云诗词往反。【宋本、冯本、毛本“词”作“相”。】司空张华辟，未就，卒。◎臣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宋书·符瑞志》云在元年春，误。】夏五月，城沙羡。【◎沙羡，今湖北武昌府江夏县西南。◎赵一清曰：○沙羡即江夏也。黄武二年城之，今复筑。○《晋书·五行志》：赤乌二年五月，地再震。是时吕壹专事。○按壹于元年已伏诛，此为误也。】冬十月，将军蒋祕南讨夷贼。祕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郡国志》：交州苍梧郡临贺。◎《晋

书·地理志》：孙权分苍梧立临贺郡，治临贺，属广州。◎胡三省曰：临贺县，汉属苍梧郡，县临贺水，因以为名。吴分立为临贺郡，唐为贺州。◎《一统志》：临贺故城，今广西平乐府贺县治。】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城北二里。桂阳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治。均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苍梧郡治广信，交州刺史治，今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治，见《魏志·陶谦传》。◎《郡国志》：交州郁林郡治布山。◎《一统志》：布山故城，今广西浔州府贵县治。

◎《方舆纪要》：今浔州府桂平县西五十里。】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

【详见《吕岱传》。】

三年【魏正始元年。】春正月，【宋本“正”作“二”。】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不良，【宋本“吏”下有“或”字。】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冯本“大”作“太”。◎侯康曰：

○《晋书·五行志下》：是年夏，全琮等四将军攻略淮南、襄阳，战死者千余人。其后权以谗邪，数责让陆议，议愤恚致率。】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芍陂在今安徽凤阳府寿州南，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四年。】烧安城邸阁，【安城在寿春左右，见《魏志·王基传》。邸阁亦见《王基传》。】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洪饴孙曰：威北将军，一人，吴所置。◎六安，见前嘉禾二年。】琮与魏将王淩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柤中距襄阳城一百五十里，南漳县东南六十里，见《魏志·齐王纪》正始二年。】【◎《汉晋春秋》曰：零陵太守殷禮言于权曰：【禮，官本作“札”，《通鉴》同。胡三省曰：札，一作“禮”。卢明楷曰：殷札，疑作“殷禮”，《张温传》载权罪温令曰“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后乞将到蜀”，又《顾邵传》称“云阳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传参校，作“禮”为是。盖“禮”之于“札”，为撰写而互异也。】“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胡三省曰：丧诛，谓魏累有大丧，盖天诛也。】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书·仲虺之诰》之辞。】宜涤荆、扬之地，

【◎胡三省曰：涤，洗也。言举国兴师，后无留者，其地如洗也。】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益州，谓蜀也。】授诸葛瑾、朱然大众，直指襄阳；【直指，宋本作“指事”，《通鉴》作“直指”。】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

【◎胡三省曰：前汉之淮阳，后汉章帝改曰陈郡。此直谓淮水之阳耳。◎弼按：淮阳，见前嘉禾五年。】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宋本“对”作“御”。】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掎角瓦解，【《通鉴》“瓦解”作“并进”。】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宜；【毛本“宜”作“益”。】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通鉴》作“非上策也”。】权弗能用之。【◎胡三省曰：倾国出师，决胜负于一战，苻坚之所以亡也。吴主非不能用殷禮之计，不肯用也。◎李光地曰：此人有大略，公瑾之后一人耳。蜀之跨渭虎争，盖以十年教训，仲谋审己，避所短也。◎韩菼曰：当日南北之势，大抵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弊。权老矣，更事多，宜不见用也。】】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马宣王救樊。【详见《魏志·齐王纪》正始二年注引干宝《晋纪》。】六月，军还。闰月，大将军瑾卒。秋八月，陆逊城邾。【◎《郡国志》：荆州江夏郡邾。◎《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过邾县南，鄂县北。◎郦注云：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汉高帝元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寰宇记》：邾县故城，在黄州东

三十里，临江与武昌相对。三国时初属魏。吴赤乌三年，使陆逊攻邾城，常以三万兵守之。

◎宋白曰：黄州邾县。◎《一统志》：邾县故城，今湖北黄州府黄冈县治。◎吴增僅曰：吴初为魏、吴境上地。赤乌四年，陆逊城邾，其地始为吴有。◎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邾城，今黄州府城也。三国初属魏，吴赤乌四年，陆逊拔邾，筑城置戍，以为重镇。

○一清案：此事逊传不载。○《晋书·陶侃传》：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之。”◎王先谦曰：○三国吴邾县改属蕲春郡。○沈约云：晋省蕲春郡，邾县属武昌。】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禾兴，见前黄龙三年。】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赵一清曰：○《晋书·地理志》：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通鉴》曰：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梁章钜曰：○《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引吴胡综《请立诸王表》云：受命之主，系天而王，建化垂统，为一代制，虽礼有损益，事有质文，至于崇建懿亲，列土封爵，内蕃国朝，外镇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兴，宠秩子弟，姬姓之国，五十有五，诸王子受国者渐多。光武中兴，四海扰攘，众诸制度未遍，而九子受国。明、章即位，男则封王，女为公主。故《诗》曰：“既受帝祉，施于孙子。”陛下践阼以来十有二载，皇后无号，公主无邑，臣下叹息，远近失望。是以屡献愚怀，依据典礼，庶请具陈，足寤圣心，深辞固拒，不蒙进纳，恐天下有识之士，将谓吴臣闇于礼制，不知陛下谦以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吴之庆，于是乎始，开国建号，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谦谦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许，天下幸甚！”○案：胡综表中有“践祚十二载”之语，则当在赤乌三年，上距黄武元年权称尊号，实十二载也。盖胡综表不见纳，故是年有司复有此奏。】诏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海盐，故武原乡。◎《郡国志》：扬州吴郡海盐。◎刘昭注：案今计偕簿，县之故治，顺帝时陷而为湖，今谓为当湖。大旱湖竭，城郭之处可识。◎《水经·沔水注》：谷水又东南迳盐官县故城南，旧吴海昌都尉治。谷水右有马皋城，故司盐都尉城，吴王濞煮海为盐于此县也。是以《汉书·地理志》曰“县有盐官”。东出五十里有武原乡，故越地也，秦于其地置海盐县，《地理志》曰“县，故武原乡也”。后县沦为柘湖，又徙治武原乡，改曰武原县。汉安帝时，武原之地又沦为湖，今之当湖也。后乃移此县南。◎《一统志》：海盐故城，今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东南。当湖，在今平湖县东门外，周四十余里，一名鹦鹉湖，俗呼东湖，即海盐县陷处。】夏四月，禁进献御，减太官膳。【◎《续汉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又《地理志》序云：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元帝时罢弃之。◎又《贾捐之传》：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至昭帝始元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崖。元帝初元三年，从贾捐之议，罢珠崖郡。◎应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张晏曰：○《异物志》：二郡在海中，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臣瓒曰：○《茂陵书》：珠崖郡治瞫都，去长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长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领县五。◎师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瞫，音审。◎《水经·温水注》○引《林邑记》曰：汉置九郡，儋耳兴焉。民好徒跣，耳广，垂以为饰，虽男女亵露，不以为羞。暑亵薄日，自使人黑，积习成常，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矣。○然则儋耳即离耳也。○王氏《交广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

皆汉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径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余里，径渡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鬓。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废，朱崖数叛，元帝以贾捐之议罢郡。○杨氏《南裔异物志》：儋耳、朱崖俱在海中，分为东蕃，故

《山海经》曰“在郁水南也”。◎《一统志》：珠崖故郡，在今广东琼山县东南。儋耳故郡，在今琼州府儋州西。◎王先谦曰：二郡，今琼州府境。洪亮吉以珠崖为郡治，吴增僅引《方舆胜览》以徐闻为珠崖郡治，谢鍾英据《元和志》谓吴无朱崖故地，盖自赤乌五年用兵，士众多死，遂弃朱崖耳。◎弼按，○诸说均误，据《汉书》纪、传、地理志序及《水经注》，二郡疆域在海南，确为今琼州府境，不在雷州府境也。谢说与《吴志》不合，王先谦已辨之。

○洪氏又云：《陆凯传》“除儋耳太守”，盖因讨朱崖郡，使虚领其名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霸为太子和弟，宠爱崇特与和无殊，见《霸传》。是仪疏谏不从，见《仪传》。】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见。【新都郡治始新，始新今浙江严州府淳安县西六十里之威平镇，见前建安十三年。】诸葛恪征六安，【◎六安，见《孙坚传》。◎胡三省曰：汉六安国都六县，后汉为六安侯国，属庐江郡。晋为六县，属庐江郡。】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赵一清曰：○《南史》：扶南国，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其国广轮三千余里，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其南有激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惧，举众降，混填遂君其国，纳柳叶为妻。其后王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姊子旃篡蔓自立。旃大将范寻又代立。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 “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又《中天竺传》：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勿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乎！”即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勿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一统志》：真腊本扶南属国，亦名占腊，其后并扶南而有之。隋大业中，始通中国。】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汉末庐江郡治舒。舒县，今安徽庐州府庐江县西，见《孙坚传》。◎胡三省曰：春秋之故国也，时在吴、魏境上，弃而不耕，去皖口甚近。】诸葛恪自皖迁于柴桑。【◎吴庐江郡治皖。皖县，今安徽安庆府怀宁县治，见《孙坚传》。柴桑，今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西南，见前黄初二年。◎《晋书·宣帝纪》：正始四年九月，帝督诸军击诸葛恪，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本志《诸葛恪传》：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徙恪屯于柴桑。◎弼按，恪由今安庆而退屯今九江。望气之说，讳败之饰辞耳。】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丹阳郡治宛陵，今安徽宁国府宣城县治，见《孙策传》。】是岁，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胡三省曰：曹真欲入汉中，在明帝太和四年。】此间始严，亦未举动，

【◎胡三省曰：谓严兵而未发也。】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

船城郭，何得不护？【◎各本“护”均作“获”。◎李龙官曰：按文意，当作“护”，即指上 “多作舟船，缮治城郭”而言，谓此不过为保护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毛本“苦”作“若”，误。】朕为诸君破家保之。”【◎沈家本曰：《御览》作“券”。案“破家”非权所肯言，当从《御览》作“破券”为长。】蜀竟自无谋，如权所筹。【◎或曰：孙权所言，可谓恕己而亮人。人能每事即己以平观，自然不至有忿悁，而人世亦可以无怨尤矣。】【◎《江表传》载权诏曰：【毛本“诏”作“传”，误。】 “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陆逊卒。【◎《逊传》：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书三四上，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夏，雷霆犯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楹。【◎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今聚宝门内镇淮桥即孙吴之南津桥，晋之朱雀桁也。○胡氏曰：桥在孙吴建业宫城朱雀门南，跨秦淮水南北岸，以渡行人，亦谓之南航，以在台城南也，亦谓之大航，以秦淮诸航此为最也。】茶陵县鸿水溢出，【◎毛本“溢”作“益”。◎《郡国志》：荆州长沙郡茶陵。◎三国吴改属湘东郡。◎《一统志》：故城，今湖南长沙府茶陵州五十里。】流漂居民二百于家。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吴历》曰：茂本淮南钟离长，【◎《郡国志》：扬州九江郡钟离，侯国。◎沈《志》：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钟离县。◎是钟离县三国时已废。◎洪亮吉曰：据《吴历》所云，则县盖自魏中叶始废。◎《一统志》：故城，今安徽凤阳府临淮县东。◎谢鍾英曰：在凤阳府临淮乡司。】而为王淩所失，叛归吴，吴以为征西将军、九江太守、【◎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淮南太守，秦立为九江郡，兼得庐江、豫章。汉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国，分立豫章郡。文帝又分为庐江郡。武帝元狩元年，复为九江郡，治寿春县。后汉徙治阴陵县。魏复曰淮南，徙治寿春。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历阳、当涂、逡遒诸县。二年，复立钟离县，并二汉旧县也。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晋书·地理志》：吴扬州统十四郡，江西庐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寿春悉属魏。○然则此九江郡亦虚号耳，故《晋志》不数也。◎弼按：九江即淮南，魏已据有淮南，故吴复汉九江郡之名。《晋志》已列淮南郡，非不数九江也，赵说误。】外部督，【◎洪饴孙曰：吴于濒江要地置都督，权轻者但称督。◎弼按：下文无难督同。】封侯，领千兵。权数出苑中，与公卿诸将射。茂与兼符节令朱贞、【符节令，见

《魏志·杜袭传》。】无难督虞钦、牙门将朱志等【牙门将，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合计，伺权在苑中，【毛本“中”作“守”，误。】公卿诸将在门未入，令贞持节称诏，悉收缚之；茂引兵入苑击权，分据宫中及石头坞，遣人报魏。事觉，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郡国志》：扬州丹阳郡句容。◎《一统志》：句容故城，今江苏江宁府句容县治。◎云阳即曲阿，今江苏镇江府丹阳县治，见《孙策传》。◎胡三省曰：○沈约曰：句容，汉旧县，属丹阳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谓之句曲山。○班固曰：会稽曲阿县本秦云阳县也。后汉属吴郡。○沈约曰：曲阿本曰云阳，秦始皇改曰曲阿。吴嘉禾三年，复曰云阳。今相传秦时或言其地有天子气，始皇凿坑以败其势，截直道使阿曲，故谓之曲阿。○刘昫曰：润州金坛县本曲阿县地。○会市者，作市以会商旅。句，如字。◎何焯曰：今道当是孙氏所凿，云阳即今丹阳。〖见官本《考证》。〗◎赵一清曰：○何云：宋本作“凿句容中道山，直至云阳西城”。○《方舆纪要》卷二十五：曲阿古曰云阳，今丹阳县治。陈勋盖凿茅山之麓以通道也，破冈渎在丹阳县西南。○《舆地志》：延陵有东云阳、西云阳二渎，相去七里，与句容县接境。吴赤乌中所凿，自延陵以至江宁，上下各七埭。长冈埭在县西南，即破冈渎中七埭之一。

○又《纪要》卷二十：方山埭在江宁府东南四十五里。○《建康实录》：吴赤乌八年，使校尉陈勋发屯兵于方山南，绝淮立埭，是也。运渎在上元县治西北，赤乌八年发兵凿句容中道

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冈渎。又使郗俭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以达吴越运船，盖引破冈渎由方山埭接于秦淮，以避大江之险。又自秦淮而东北达于苑仓也，旧有六桥跨其上。又潮沟在上元县西四里，赤乌中所凿，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后河。◎谢鍾英曰：○《方舆纪要》：破冈渎在句容县东南二十五里，至丹阳县西南，六朝时转输运道也。吴赤乌八年，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舡舰，上下凡一十四埭。

○鍾英按：此凿茅山之麓以通运道也，今亦名运河。○王鸣盛曰：《太平御览》引《吴志》： “岑昏凿丹徙至云阳，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施力艰辛。”杜野属丹阳，小辛属曲阿，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经奔牛吕城，以至镇江府丹阳县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县城外入江，大约即孙权所凿。至今此道舟行望两岸高如山，正所云“斩绝陵袭”者，“小其”当作“小辛”，传写误也。○鍾英按，《孙权传》明言自句容至云阳，不云自云阳至丹徒。岑昏凿丹徒至云阳，或别一事，与陈勋所凿无涉。王氏因“小其”、“小辛”牵合为一，以丹阳至镇江运河当之，误甚。◎又云：小其，自句容县至丹阳县之运河。】

九年春二月，车骑将军朱然征魏柤中，【◎柤中距襄阳城一百五十里，南漳县东南六十里，见《魏志·齐王纪》正始二年。◎胡三省曰：○柤，读如“祖”。○杨正衡：侧瓜翻。】斩获千余。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吕岱为上大将军，【◎钱大昭曰：此篇虽为列传，当从本纪之例，不可不谨严齐整，“骠骑”、“车骑”、“镇南”下皆当有“将军”二字。又《三嗣主传》太平元年“骠骑吕據、车骑刘纂、镇南朱异”，永安七年“镇军陆抗、抚军步协”，亦不应省 “将军”二字。◎弼按：《通鉴》有“将军”二字。】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吕岱传》：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迁上大将军。◎《通鉴》：吴主分荆州为二部，以吕岱督右部，诸葛恪督左部，代陆逊镇武昌。◎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赤乌九年，分武昌为两部，自武昌至蒲圻为右部，始置蒲圻县，以湖畔多蒲，故名也。】

【◎《江表传》曰：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马全琮卒。【《琮传》云琮十二年卒，此云十年卒，未知孰是。】【◎

《江表传》曰：是岁，权遣诸葛壹伪叛以诱诸葛诞，诞以步骑一万迎壹于高山。权出涂中，遂至高山，潜军以待之。诞觉而退。【◎赵一清曰：滁州高山，惟州西北二十二里清流山最险峻，南唐于此置清流关，今行旅犹称关山，疑是史所谓涂中高山也。◎吴增僅曰：高山今地未详，当近东城，今滁州定远间也。◎谢鍾英曰：高山在今盱眙、来安间。◎弼按：涂中见后十三年“涂塘”注。涂水，今六合县瓦梁堰，见《魏志·王淩传》。当时魏、吴进兵，在六合、滁州之间，自以赵说为是。谢云在盱眙、来安间，吴兵或未至此也。】】二月，权適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胡三省曰：○《晋太康地记》曰：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

◎杭世骏曰：○《建康宫阙传》云：赤乌殿在县东北五里，吴昭明宫内，制度上应星宿，求所以永安也。○又曰：太初宫中有神龙殿，去县三里。左太冲《吴都赋》云：“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诸将及州郡皆义作。【◎胡三省曰：以下奉上，义当助作宫室。◎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南宫在秦淮上，吴太子宫也。吴大帝迁都建业，徙武昌宫室材瓦缮太初宫，其正殿曰神龙，中门曰公车，中门之东曰升贤，又东曰左掖；中门之西曰明扬，又西曰右掖，又东面门曰苍龙，西面门曰白虎，北面门曰玄武。继又于宫中作临海、赤乌等殿，弯碕、临硎等门。左思《吴都赋》云：“抗神龙之华殿，施荣楯而捷猎，崇临海之崔嵬，饰赤鸟之韡晔。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櫎，连阁相经，阍闼谲诡，异出奇名，左称弯碕，右号临硎。”】【◎《江表传》载权诏曰：“建业宫乃朕从京来【京即京城，今江苏镇江府丹徒县治，见《孙策传》。】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

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宫已二十八岁，【◎胡三省曰：吴以汉献帝二十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朱邦衡曰：权于黄权元年前一年自公安都鄂，至是凡二十七年。宋本“二”作“一”，误。】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胡三省曰：伐致，谓伐材木而致之。通者，凡吴境内悉然也。】权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毛本“徙”作“徒”，误。】自可用也。”【◎或曰：权老而无远志，然不妄费，亦治小之宜。】】夏五月，丞相步骘卒。【《步骘传》作十一年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二月，江东地仍震。是时，权听谗，寻出朱據，废太子。○又《天文志》：二月，白虹贯日，权发诏戒惧。◎弼按，出朱據、废太子和皆赤乌十三年事，与赤乌十一年之地震何涉？赵氏屡引天文、五行、符瑞诸志，无当也。】【◎《江表传》载权诏曰：“朕以寡德，过奉先祀，莅事不聪，获谴灵祇，夙夜祗戒，若不终日。群僚其各厉精，思朕过失，勿有所讳。”】三月，宫成。【太初宫成也。】夏四月，雨雹，云阳言黄龙见。【◎云阳即曲阿，今江苏镇江府丹阳县治，见《孙策传》。◎赵一清曰：○《宋书·符瑞志》：黄龙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五月，鄱阳言白虎仁。【◎鄱阳，见前建安八年。◎梁章钜曰：仁，疑当作“见”，恐因注中有 “白虎仁”字而误。◎周寿昌曰：赤乌六年书“新都白虎见”，无注。此书“白虎仁”，而注引《瑞应图》，以释仁之为瑞，下诏又云云，亦以明白虎仁为瑞之故。是此书不误也。】【◎

《瑞应图》曰：【◎《隋志·子部·五行类》：《瑞应图》二卷。】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诏曰：“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书》云‘虽休勿休’，【◎《尚书·吕刑》之辞。◎《孔传》云：虽见美，勿自谓德美。】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职，以匡不逮。”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卒。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丙寅，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燎鹊以祭。【◎梁章钜曰：○《晋书·五行志中》云：是时，权意溢德衰，信谗好杀，二子将危，将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明年，太子和废，鲁王霸赐死，朱据左迁，陆议忧卒，是其应也。】【◎《吴录》曰：六月戊戌，宝鼎出临平湖。

【◎洪亮吉曰：○盐官县有临平湖。○《吴录》：湖自汉末草秽塞壅，至吴天玺元年复开，俄而晋平吴。◎谢鍾英曰：○《孙晧传》：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开。○《水经注》：浙江又东合临平湖，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寰宇记》：盐官县西五十里。◎胡三省曰：今临安府仁和县界有临平镇，在临安府城西北四十八里。◎《方舆纪要》：临平山在杭州府东北六十里，临平湖在山东南五里。◎《通志》：湖在仁和县东长乐乡，仅存小河，今上塘河是也。】八月癸丑，白鸠见于章安。【◎章安，今浙江台州府临海县东一百十五里章安市，见前黄武四年。◎赵一清曰：○《宋书·符瑞志》：宝鼎又出东郡酃县。○又云：孙权时灵龟出会稽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魏志·王淩传》作“荧惑守南斗”，又见《宋书·天文志》。◎赵一清曰：○《晋书·天文志》：案占“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曰 “荧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权薨，是其应也。】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丹阳，今安徽太平府当涂县东少北五十里，见《孙策传》。句容，今江苏江宁府句容县治，见前赤乌八年。◎《郡国志》：扬州丹阳郡故鄣。◎刘昭注：秦鄣郡所治。◎师古曰：鄣，音章。◎王先谦曰：三国吴改属吴兴郡。◎谢鍾英曰：朱治封故鄣侯，《治传》云“丹阳故鄣人”，系仍旧言之。◎《一统志》：故鄣故城，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县西北十五里。◎《宋书·州郡志》：宣城太守，宁国令，吴立。◎《方

舆纪要》：今安徽宁国府宁国县治。◎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刘歆以为国主山川，山崩船竭，亡之征也。后二年而权薨，又二十六年而吴亡。】诏原逋责，给贷种食。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详见孙和、孙霸传。◎裴松之云：孙权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搆家祸，方之袁绍、刘表，昏悖甚矣。】冬十月，魏将文钦伪叛以诱朱异，权遣吕据就异以迎钦。异等持重，钦不敢进。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郡国志》：广陵郡堂邑，故属临淮，有铁，春秋时曰堂。◎《一统志》：堂邑故城，今江苏江宁府六合县北。◎胡三省曰：○堂邑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魏、吴在两界之间为弃地。○李贤曰：堂邑，今扬州六合县。○杜佑曰：扬州六合县，春秋楚之棠邑，汉为堂邑。○淹北道以绝魏兵之窥建业，吴主老矣，良将多死，为自保之规摹而已。

◎《魏志·王淩传》：嘉平三年春，吴贼塞涂水。◎胡三省曰：涂水即堂邑涂塘。涂，读曰滁。◎谢鍾英曰：○《元和志》：滁州即滁中，滁水在全椒县南六十里，源出庐州梁县，东流经滁州六合县，至瓜步入大江。○王厚斋曰：涂塘即六合县瓦梁堰，水曰涂河。○鍾英按：六合县西五十五里，西距滁州八十五里。◎吴增僅曰：○《寰宇记》云：慎县东北六十四里有滁阳城。吴赤乌十三年，孙权遣兵断涂作堰，以淹北道，遂筑此城为守备。○考慎县今庐州府东北，堂邑今六合，相距太远，不合事实。且吴不能有合肥，岂能越境筑此城乎？惟今滁州东有滁阳驿，当即吴滁阳城。其地近出古砖，有赤乌字，亦可证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合县，春秋时楚之棠邑，三国时为吴、魏分界处，有瓦梁垒，在县西五十五里，亦曰瓦梁堰，即涂塘也。堰上有瓦梁城，即孙权屯兵处。○一清案，“棠”、“堂”古通。涂，音除。】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围南郡，【是时王昶为征南将军，非大将军也，《魏志·齐王纪》及《昶传》可证。】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西陵即夷陵，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东，吴改曰西陵，属宜都郡，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赵一清曰：○《晋书·戴若思传》：若思，广陵人。祖烈，吴左将军。】皆引还。【是役为王昶所破，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二年及《昶传》。】【◎庾阐《扬都赋》注曰：【◎《晋书·文苑传》：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阐好学，九岁能属文。拜给事中，复领著作。作《扬都赋》，为世所重。◎《隋志》：晋给事中廋阐《集》九卷，梁十卷，录一卷。◎《世说·文学篇》曰：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儁”，以“亮”为“润”云。

◎注《中兴书》曰：为《扬都赋》，邈绝当时。◎《文学篇》又曰：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吴志·孙权传》注、《水经·沔水注》、《世说·文学篇》注、《文选·月赋》注、《书钞》、《类聚》、《初学记》、《御览》均引《扬都赋》。◎《晋书·曹毗传》：毗著《扬都赋》，亚于庾阐。◎《艺文类聚·六十一》引庾阐《扬都赋》。◎严可均曰：庾阐《扬都赋》注，未审他人为之注，抑阐自注也。】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类聚》、《御览》作“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宋书·州郡志》：晋陵太守，南沙令，本吴县，司盐都尉署。◎《隋书·地理志》：吴郡领常熟县，旧曰南沙。◎《一统志》：南沙废县，在今江苏苏州府常熟县西北。】】是岁，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顾千里曰：此等矫诬之事，宜详著其实，否则不书可也。】

太元元年【◎魏嘉平三年，权年七十。◎梁章钜曰：○《艺文类聚》卷九十九《祥瑞部》引《吴历》云：吴王为神王表立庙苍龙门外，有两足乌衔一鹊置神座前，或得神书说改号之意，乃改赤乌为大元。◎弼按：改元在五月，迎王表在七月，《吴历》误。】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临海郡治章安，见前黄武四年。◎赵一清曰：

○《宋书·州郡志》：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孙亮太平二年立。○此云“临海罗阳县”，

盖史家追书之。又永嘉太守领县五。安固令，吴立曰罗阳，孙晧改曰安阳，晋太康元年更名。

◎谢鍾英曰：○临海郡立于孙亮太平二年，而太元元年称“临海罗阳”，系史家驳文，不得因是疑临海为孙权所置郡。罗阳，晋改安固。○《寰宇记》：瑞安县也。○《方舆纪要》：今浙江温州府瑞安县治。】自称王表。【◎《吴录》曰：罗阳，今安固县。】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苍龙门，吴建业宫之东门也。】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周寿昌曰：蜀之亡也，因黄晧信鬼巫邪说，不肯设备。魏明帝之将崩也，则有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饮水治疾，卒以治帝无验，杀之。不踰年，帝崩。今吴复有王表一事，踰年而大帝崩，吴亦随以亡矣。国将亡，听于神，古语真不可易。足见桓王之杀于吉，不愧一代英雄。】【◎孙盛曰：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適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陵松柏斯拔，【◎孙坚墓曰高陵。◎侯康曰：○《晋书·五行志上》：权时信纳僭诉，虽陆逊勋重，子和储贰，犹不得其终，与汉安帝听谗免杨震、废太子同事也。且赤乌中无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将军马茂等又图逆，此其应矣。◎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拔高陵树二株，石碑蹉动。案华覈对，役繁赋重，匿瞀不叡之罚也。明年，权薨。】郡城南门飞落。

【吴郡城也。】冬十一月，大赦。权祭南郊【◎侯康曰：○《宋书·礼志一》：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又《礼志三》：何承天曰：“权建号继天，而郊享有阙，固非也。末年虽一南郊，而遂无北郊之礼。”案环氏《吴纪》：“权思崇严父配天之义，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郊，坚配天也。◎周寿昌曰：○《通典·四十二·礼二》注：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后自以非土中不修设，末年南郊，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以配天。○则

《宋书·礼志》所引环氏《吴纪》之语，当在此年。】还，寝疾。【◎《吴录》曰：权得风疾。】十二月，驿征大将军恪，拜为太子太傅。【详见《恪传》。】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二年【◎沈家本曰：是年既改元为神凤，则此文“二年”当改书“神凤元年”。乃仍承太元称“二年”，似于史例不合。】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胡三省曰：虎林滨大江，吴置督守之。其后孙綝遣朱异自虎林袭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孙壹奔魏，则虎林又在武昌之下。◎弼按：虎林督朱熊，见《孙綝传》。◎《一统志》：武林城，在今安徽池州府贵池县西六十五里。吴孙休居虎林，诸葛恪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休于丹阳。其后陆胤、何逊并为虎林督。◎弼按：逊，当作“邈”，互见《妃嫔传·何姬传》。】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详见《妃嫔传》。】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夏四月，权薨，【◎钱大昕曰：《蜀志》称先主、后主而不名，吴主权、亮、休、晧皆斥其名。蜀先主称殂，而吴主称薨，此承祚书法之别也。】时年七十一，【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孙峻属以后事，见《诸葛恪传》。】谥曰大皇帝。【◎沈约曰：谥大，谥法所不载。】秋七月，葬蒋陵。【◎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陵在上元县东北蒋山八里。○《丹阳记》：蒋陵因山为名，蒋山古曰金陵山，亦曰鍾山。吴大帝时，有蒋子文发神异于此，封子文为蒋侯，改曰蒋山。○子文事见《搜神记》及《幽明录》。◎梁章钜曰：○《艺文类聚》卷七引山谦之《丹阳记》云：京师南北并有连岭，而蒋山独隆崛峻异，其形象龙，实扬都之镇也。孙权葬山南，因山为名，号曰蒋陵。

◎潘眉说同。◎弼按：○《一统志》：吴大帝蒋陵在江宁府上元县东北十五里鍾山南麓。鍾山在上元县东北朝阳门外。诸葛亮曾使建业，谓孙权曰：“鍾山龙蟠。”其后权避祖讳，改名蒋山。】【◎《傅子》曰：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以报仇，

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及权继其业，有张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

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唐庚曰：吴之受爵，乃由与蜀相攻，恐魏议其后耳。陈寿乃以句践比之，句践未尝受吴封爵也。◎弼按：○《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使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又按《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践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于是入吴见夫差，稽首再拜称臣。○此与受封爵何异？窃谓有句践之志则可，无句践之志则终为奴虏而已，南宋其已事也。仲谋操纵其间，以江东而抗衡大国，承祚方之句践，其信然矣。】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王鸣盛曰：孙权称臣事魏已久，及黄武元年春，大破蜀，刘备奔走，势愈强盛，则魏欲与盟而不受。九月，魏兵来征，又卑辞上书，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随又改年，临江拒守，彼此互有杀伤，不分胜负。十二月，又通聘于蜀，乃既和于蜀，又不绝于魏，且业已改元，而仍称吴王。五年令曰“北虏缩窜，方外无事”，乃益务农亩。称帝之举，直隐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后发。反覆倾危，惟利是视，用柔胜刚，阴谋狡猾，史评以句践相比，非虚语也。】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

【◎马融注《尚书》曰：殄，绝也。绝君子之行。】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何焯曰：总上嫌忌杀戮言之，承祚盖谓晧之昏虐，此其贻谋也。】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为：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晧。若权不废和，晧为世適，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丧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设使亮保国祚，休不早死，则晧不得立。晧不得立，则吴不亡矣。【◎郝经曰：东汉之衰，孙权承父兄之烈，尊礼英贤，抚纳豪右，诛黄祖，走曹操，袭关侯，遂奄有荆、扬。今年出濡须，明年战合肥，嶷然势常北向，而以守为攻，称臣于魏，结援于汉，始忍句践之辱，终为熊通之谮，保据江淮，奄征南海，卒与汉、魏鼎峙而立，先起而后亡，非惟智勇足抗衡，亦国势便利然也。】】

# 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

吴书三

三嗣主传第三

三国志四十八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孙亮传、孙休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孙晧传·**A**、**B**、**E** 部分 校录：壮壮的越兮】

【孙晧传·**C**、**D** 部分 校录：**le\_minuit**】

【复校：擎骥】

## 孙亮

孙亮字子明，权少子也。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尝谮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宋本作“心不自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为亮纳。【◎官本《考证》曰：《御览》作“劝权为亮纳为妃”。◎弼按：从本传为是，观上下文自知。】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全氏为妃。

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为皇后。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何焯校改“号”作“位”。

◎胡三省曰：即位时年十岁。】大赦，改元。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

闰月，【◎何焯曰：“改元”下脱“建兴”二字，以后永安元年例之，则“闰月”上脱“建兴元年”，或尚有他文，未可知也。◎钱大昕说同。◎李龙官曰：未有嗣君改元而不书其纪元之理。◎潘眉曰：是年改元为建兴。诸葛恪以建兴元年作东兴堤，陆抗以建兴元年拜奋威将军，即此年也。《御览·一百十八》引《吴志》“大赦，改元建兴元年”，然则宋本有“建兴元年”四字，今本讹脱耳。◎沈家本曰：“大赦，改元”应在“闰月”之上，《御览》删“是岁”一句，故与改元相接。◎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建兴元年九月，桃李华。○

《鼎录》云：孙亮建兴元年于武昌铸一鼎，其文曰“镇山鼎”，小篆书，三足。◎杭世骏曰：

* 《中华古今注》云：孙亮作金螭屏风，镂作《瑞应图》，一百二十种之祥物也。】以恪为帝太傅，胤为卫将军领尚书事，上大将军吕岱为大司马，诸文武在位皆进爵班赏，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军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巢湖在今安徽庐州府巢县西十里，详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及《明纪》青龙二年。◎潘眉曰：○《郡县志》：巢湖在巢县西五十里，周迴五百里，南出于东关口合肥界，东南有石渠，凿山通水，是名关口，一号东兴。

其地高峻险狭，实守厄之所，天下有事，是必争之地。】】城东兴，【东兴，今安徽和州含山县西南七十里，濡须坞之北，与庐州府巢县接界，详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胡三省曰：○留，姓也。《汉功臣表》有彊圉侯留盻。

○《姓谱》曰：卫大夫留封人之后，汉末避地会稽，遂居东阳，为郡豪族。】十二月朔丙申，大风雷电，魏使将军诸葛诞、胡遵等步骑七万围东兴，将军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敌。戊午，兵及东兴，交战，大破魏军，杀将军韩综、桓嘉等。【此所谓东关之役也，互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及注引《汉晋春秋》，又详见本志《诸葛恪传》。韩综事见《孙权传》黄武六年，又见《韩当传》。】是月，雷雨，天灾武昌端门；改作端门，又灾内殿。【◎侯康曰：○《晋书·五行志上》云：门者，号令所出。殿者，听政之所。是时诸葛恪执政，而矜慢放肆，孙峻总禁旅而险害终著。武昌，孙氏尊号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贵要之首者。恪果丧众殄人，峻授政于綝，綝废亮也。◎或曰：孙权毁撤武昌以增太初宫，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门殿，事非时宜，故见灾也。】【◎臣松之案：孙权赤乌十年，诏徙武昌宫材瓦，以缮治建康宫，而此犹有端门内殿。◎《吴录》云：【元本、冯本“吴”作“实”，误。】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今所灾者恪所新作。】

二年【◎赵一清曰：○《刀剑录》：孙亮以建兴二年铸一剑，文曰“流光”，小篆书。○

《寰宇记》卷一百十二：凤栖山在鄂州武昌县西北二百二十五里，吴建兴年中，凤皇降此山，因名。山有石鼓，鸣则雨。】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军还自东兴，大行封赏。三月，恪率军伐魏。夏四月，围新城，【合肥新城也。】大疫，兵卒死者大半。【宋本、毛本“大”作“太”。】秋八月，恪引军还。【详见《恪传》。】冬十月，大飨。武卫将军孙峻伏兵杀恪于殿堂。大赦。以峻为丞相，封富春侯。【富春，见《孙坚传》。】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赵一清曰：○《史记·春申君传》：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歇请封于江东，因城故吴墟以为都邑。○一清案：春申本以蕲春、申、息得名，至徙江东，城故吴墟，则今苏州也。松江之黄浦，一名春申浦，盖亦以歇得名。】明年改元。【◎陈景云曰：黄龙二年，会稽言嘉禾生，改明年元。孙晧建衡三年，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此亦当作“改明年元”。】

五凤元年【魏正元元年。】夏，大水。【◎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权庙，又终吴世，不上祖宗之号，不修严父之礼，昭穆之数有阙。亮及休、晧又并废二郊，不秩群神。此简宗庙不祭祀之罚也。又是时孙峻专政，阴胜阳之应乎！】秋，吴侯英谋杀峻，觉，英自杀。【英为太子登次子，封吴侯，见《登传》。司马桓虑谋杀峻立英，事觉见杀，见《登传》注引《吴历》。】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赵一清曰：此即王肃所指蚩尤之旗也，占验在魏正元元年。】【◎《江表传》曰：是岁交阯稗草化为稻。【◎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是六月，占曰：“昔三苗将亡，五谷变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二年春正月，魏镇东大将军毌丘俭、前将军文钦以淮南之众西入，战于乐嘉。【乐嘉在今河南陈州府商水县东北四十里，见《魏志·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闰月壬辰，峻及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率兵袭寿春，【寿春，今安徽凤阳府寿州治。】军及东兴，闻钦等败。壬寅，兵进于橐皋，【◎胡三省曰：○橐皋在庐江居巢县。《春秋》“会吴于橐皋”，即其地。今曰柘皋，在濡虚北。余按班《志》，橐皋县属九江郡。孟康音拓姑。○杜预曰：在淮南逡遒县东南。○陆德明云：橐，章夜翻，又音讬。◎《一统志》：橐皋故城，今安徽庐州府巢县西北。◎《方舆纪要》：今巢县西北六十里拓皋镇。◎谢鍾英曰：县汉末所立，魏、吴境上为隙地。】钦诣峻降，淮南余众数万口来奔。魏诸葛诞入寿春，峻引军还。二月，及魏将

军曹珍遇于高亭，【◎谢鍾英曰：高亭当与橐皋相近。】交战，珍败绩。留赞为诞别将蒋班所败于菰陂，【元本、冯本脱去“赞为”二字，误。留赞事见《孙峻传》注引《吴书》，又见《魏志·诸葛诞传》。】赞及将军孙楞、蒋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镇南将军朱异袭安丰，【安丰在今安徽颖州府霍丘县西南，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及《王基传》、《毌丘俭传》。】不克。秋七月，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谋杀峻，【◎何焯校改“张”作“孙”。◎弼按：《通鉴》作“张怡”。】发觉，仪自杀，恂等伏辜。阳羡离里山大石自立。【◎阳羡离里山见《孙权传》卷首，又见《孙晧传》天玺元年。◎潘眉曰：○离里，当为“离墨”，古仙人名也。离墨山一名国山。◎张寿昌曰：○《明统志》：国山本名离墨山，有九岑相连，亦名升山。○沈敕

《荆溪外纪》云：孙亮五凤二年，离墨山大石自立。○慎蒙《名山纪胜》云：离墨山石无故自立。○并作“离墨”。◎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云：“庶士为天子之祥也。”其说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宝以为孙晧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或曰孙休见立之祥也。】使卫尉冯朝城广陵，【◎冯朝子纯见《妃嫔传·何姬传》注引《江表传》。◎胡三省曰：魏之广陵郡治淮阴，汉之广陵废而不治。◎赵一清曰：○《孙峻传》云：峻欲城广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谏止，不从，而功竟不就。○一清案：广陵城在扬州府城东北，秦置县，汉因之，吴王濞都此。○刘昭曰：濞筑广陵城周十四里半，后江都国及广陵国皆治焉。后汉为广陵郡治，三国魏移郡治淮阴，而以故城为边邑，后入于吴。晋灭吴，广陵郡仍治淮阴。○《宋书·州郡志》：临淮太守属县广陵令，前汉属泗水，后汉属广陵，三国时废，太康二年又立，属广陵。○然则吴时始终不得居其城邑，吴穰为太守，亦虚有其号耳。】拜将军吴穰为广陵太守，留略为东海太守。【◎赵一清曰：《孙晧传》是南海太守，且东海郡属徐州，吴时亦不得有其地，此“东海”是“南海”之误。◎弼按：《孙晧传》作“刘略”。】是岁大旱。十二月，作太庙。【◎《通鉴》：初，吴大帝不立太庙，以武烈尝为长沙太守，立庙于临湘，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二月，始作太庙于建业，尊大帝为太祖。◎胡注：吴大帝谥其父坚曰武烈皇帝。长沙郡治临湘县。】以冯朝为监军使者，督徐州诸军事，民饥，军士怨畔。

太平元年【魏甘露元年。】春【◎《吴历》曰：正月，为权立庙，【元本、冯本“权”作 “鍾”。】称太祖庙。【◎何焯曰：《吴历》作“为鍾立庙”。孙坚父名鍾，见《宋书·志》。然北宋诸本皆作“权”字。◎弼按：○《孙坚传》注引《吴录》云：尊坚庙曰始祖。○既尊坚为始祖，自不得称坚父鍾为太祖也。◎周寿昌曰：○《宋书·礼志》：正月，于宫东立权庙，既不在宫南，又无昭穆之序。○案：《吴历》在此年，《宋书》则云“亮即位之明年”。】】二月朔，建业火。峻用征北大将军文钦计，将征魏。八月，先遣钦及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朱异、前将军唐咨军自江都入淮、泗。【◎江都，今江苏扬州府江都县西南，见

《孙策传》。◎胡三省曰：江都县属广陵郡，此自邗沟入淮，自淮入泗也。】九月丁亥，峻卒，以从弟偏将军綝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召还据等。闻綝代峻，大怒。【◎陈浩曰：按文义似应作“召还据等。据等闻綝代峻，大怒”，应重书“据等”二字。◎赵一清曰： “闻”字上落一“据”字，盖不服者唯一吕据，故綝遣告钦、咨取之，而据独受其败也。◎弼按：赵说是。《通鉴》作“召吕据等还”。】己丑，大司马吕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据、钦、咨等表荐卫将军滕胤为丞相，綝不听。癸卯，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欲讨綝。綝遣使以诏书告喻钦、咨等，使取据。【冯本“喻”作“谕”。】冬十月丁未，遣孙宪及丁奉、施宽等以舟兵逆据于江都，【◎康发祥曰：○《孙綝传》云：遣以兄虑将兵逆据于江都。○逆据事一而人不同，且孙虑于嘉禾元年已卒，岂“虑”即“宪”字之讹邪？

◎弼按：当作“宪”，说见《孙綝传》。】遣将军刘丞督步骑攻胤，胤兵败夷灭。己酉，大赦，改年。【◎或校改作“改元”。◎按：后多称“改年”。】辛亥，获吕据于新州。【◎赵一清曰：

○《方舆纪要》卷二十：新州今之珠金沙也，在江宁府北四十里，一云在京口西大江中。○

一清案：《吕据》及《孙綝传》皆有“逆据江都”之文，则谓在京口西者近是。◎沈家本曰：

《据传》云“据自杀”，与此异。◎弼按：或先获据，而据后自杀。】十一月，以綝为大将军、假节，封永康侯。【◎潘眉曰：永康侯，当依本传作“永宁侯”。时张布封永康侯。永康，吴新立。永宁，汉旧县，吴属临海。】孙宪与将军王惇谋杀綝，事觉，綝杀惇，迫宪令自杀。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将刁玄告乱于蜀。【◎刁玄事见《孙晧传》建衡三年。◎胡三省曰：○

《姓谱》：刁姓，齐大夫竖刁之后。○予按：竖刁安得有后？《汉书·货殖传》有刁閒。】

二年【元本、冯本误作“三年”，又误不提行。】春二月甲寅，大雨，震电。乙卯，雪，大寒。【◎侯康曰：○《晋书·五行志》云：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臣将起。先震电而后雪者，阴见间隙，起而胜阳，逆弑之祸将成也。亮不悟，寻见废。此与《春秋》鲁隐同。】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长沙郡治临湘，见《孙坚传》。◎《晋书·地理志》：湘东郡治酃。◎《宋书·州郡志》：湘东太守，吴孙亮太平二年分长沙东部都尉立。衡阳内史，分长沙西部都尉立。◎《水经·湘水注》：承水至湘东临承县北，东注于湘，谓之承口。临承即故酃县也，县即湘东郡治也。郡旧治在湘水东，故以名郡。◎又云：湘水又东北迳湘南县东，衡阳郡治，吴孙亮分长沙西部立，治湘南。太守何承天徙治湘西矣。◎《一统志》：酃县故城，今湖南衡州府清泉县东十二里。湘南故城，今湖南长沙府湘潭县西六十里。】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会稽郡治山阴，见《孙坚传》。临海郡治章安，见《孙权传》黄武四年、太元元年。】豫章东部为临川郡。【◎豫章郡治南昌，见《孙策传》。◎《宋书·州郡志》：临川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洪亮吉曰：○《记纂渊海》：吴临川郡治南城。◎《一统志》：南城故城，今江西建昌府南城县东南。◎吴增僅曰：此与《朱然传》、《周鲂传》之临川同名异地，详见《朱然传》、《周鲂传》。】夏四月，亮临正殿，大赦，始亲政事。綝所表奏，多见难问，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余人，【◎胡三省曰：科，程也。程其长短小大也。或曰“科”当作“料”，音聊，量度也。】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亮曰：“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日于苑中习焉。【◎《吴历》曰：亮数出中书视孙权旧事，问左右侍臣：“先帝数有特制，【◎胡三省曰：特制，谓特出上意，以手诏宣行也。】今大将军问事，【◎胡三省曰：问事，犹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挹之意。】但令我书可邪！”【◎胡三省曰：书可，画可也。】亮后出西苑，方食生梅，【《通鉴》“方”作“尝”。】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胡三省曰：中藏，中藏府也，掌币帛金银诸货物。蜜，蜂糖也。藏，徂浪翻。】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藏吏叩头。【宋本、冯本、毛本“叩”作“扣”，误。】亮问吏曰：“黄门从汝求蜜邪？”吏曰：“向求，【◎胡三省曰：谓向者尝求蜜也。】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侍中刁玄、张邠启：“黄门、藏吏辞语不同，请付狱推尽。”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里燥。【《通鉴》“里”作“中”。】亮大笑谓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黄门首服，左右莫不惊悚。◎《江表传》曰：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餳。【◎宋本、冯本“餳”作“ ”，误。◎何焯曰：此时已有甘蔗餳，而言唐时始自蜀僧作之，何其谬也！】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呼吏持餳器入，问曰：“此器既盖之，且有掩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于汝邪？”吏叩头曰：“尝从某求宫中莞席，宫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也。”覆问黄门，具首伏。即于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为：鼠矢新者，亦表里皆湿。黄门取新矢则无以得其奸也，缘遇燥矢，故成亮之慧。【◎宋本、冯本“慧”作“惠”。◎官本《考证》曰：今从毛本作“慧”，然晋、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然犹谓《吴历》此言，不如《江表传》为实也。【◎梁章钜曰：此注传闻异辞，而裴松之以为鼠矢新者亦表里皆湿，缘遇燥矢，故成亮之慧，则未见其必然也。◎顾千里曰：亮辨鼠矢燥湿，黄门本不料及此，况新矢岂仓卒可觅？松之此论苛矣。】】

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上疏，又遣子靓、长史吴纲诸牙门子弟为质。【◎胡三省曰：牙门诸将之子弟也。】六月，使文钦、唐咨、全端等步骑三万救诞。【冯本“三”作“二”，误。】朱异自虎林率众袭夏口，【虎林，今安徽池州府贵池县西，见《孙权传》太元二年。夏口，今汉口，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夏口督孙壹奔魏。秋七月，綝率众救寿春，次于镬里，【◎胡三省曰：后吴主责孙綝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则镬里当在巢县界。◎《方舆纪要》：今巢县西北，濒焦湖。◎谢鍾英曰：今柘皋东南，濒巢湖。◎吴熙载曰：今安徽庐州府巢县。】朱异至自夏口，綝使异为前部督，与丁奉等将介士五万解围。八月，会稽南部反，杀都尉。鄱阳、新都民为乱，【鄱阳郡治鄱阳，见《孙权传》建安八年。新都郡治始新。始新，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及赤乌六年。新都郡在鄱阳郡之东，二郡连界。谢鍾英谓新都为鄱阳属县，又云地缺，均误。《钟离牧传》云“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可证其为郡，非县也。】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郑胄、

【毛本“步”误作“部”，监本、官本“胄”误作“曹”。郑胄事见《孙权传》赤乌二年注引

《文士传》。】将军钟离牧率军讨之。【互见《牧传》。】朱异以军士乏食引还，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杀异于镬里。辛未，綝自镬里还建业。【◎胡三省曰：寿春之围已固，虽使周瑜、吕蒙、陆逊复生，不能解也。若孙綝能举荆、扬之众，出襄阳以向宛、洛，寿春城下之兵必分归以自救，诸葛诞、文钦等于此时决围力战，犹庶几焉。◎弼按：○《綝传》亦云：綝既不能拔出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绪子祎、仪以其母奔魏。【互见《魏志·钟会传》。】十二月，全端、怿等自寿春城诣司马文王。

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杀文钦。三月，司马文王克寿春，诞及左右战死，将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齐王奋为章安侯。【章安，见《孙权传》黄武四年。】诏州郡伐宫材。【冯本、毛本“宫”作“官”。】自八月沈阴不雨四十余日。亮以綝专恣，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孙綝传》作“刘承”，《通鉴》作“丞”。】谋诛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杀丞于苍龙门外，召大臣会宫门，黜亮为会稽王，时年十六。【详见《孙綝传》。亮在位七年，即位时年仅十岁。孙权立此幼子当国，可谓老耄昏愦矣。亮为会稽王二年，废为侯官侯，自杀，死时年十八。如不立为帝，或不至速死，可哀也。】

## 孙休

孙休字子烈，权第六子。【孙权七子，登、虑、和、霸、奋、休、亮。南阳王夫人生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陈景云曰：射慈，疑“谢慈”，见《孙奋传》裴注。慈为硕儒，故休从授学。◎钱大昭曰：《孙奋传》“傅相谢慈”，疑即此“射慈”也。“射”、 “谢”古字通用。◎李慈铭曰：○《经典释文·序录》：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吴中书侍郎、齐王傅，著《礼记音》一卷。而《孙奋传》云“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注云“慈字孝宗，彭城人，见《礼论》，撰《丧服图》及《变除》行于世”，奋初封齐王，是射慈、谢慈为一人矣。○陈氏景云谓射氏系出北地，当孙吴之世，不闻有并、凉旧姓仕于江东者，当依《孙奋传》作“谢慈”为是。然陆氏何以亦作“射慈”，此当阙疑。◎姚振宗曰：○《广韵》射字注：射，又姓。○《三辅决录》曰：汉末大鸿胪射咸本姓谢名服，天子以为出征，姓谢名服不详，改之为射氏，名咸。○今按《吴志》，一作“射慈”，一作“谢慈”，自来传写莫衷一是，而射出于谢从可知矣。◎弼按：改“谢”为“射”，见《蜀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注，互见《孙奋传》注。孙休死于永安七年，年三十，当生于嘉禾四年。年十三受学时为

赤乌十年，太元二年封琅邪王时年十八，即位时年二十四。】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虎林，见《孙权传》。】四月，权薨，休弟亮承统，诸葛恪秉政，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休于丹阳郡。太守李衡数以事侵休，休上书乞徙他郡，诏徙会稽。居数岁，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而异之。孙亮废，己未，孙綝使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迎休。【◎胡三省曰：楷以吴同姓为宗正。中书郎，即晋中书侍郎之职。】休初闻问，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发。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曲阿，吴曰云阳，今江苏镇江府丹阳县治，见《孙策传》。】有老公干休叩头曰：【◎冯本、毛本“干”作“于”，误。

◎康发祥曰：今人以阉人之老者为老公，其本于此乎？】“事久变生，天下喁喁，【◎胡三省曰：喁，鱼容翻。◎师古曰：喁喁，众口向上也。又相应和声。】愿陛下速行。”休善之，【孙綝曰：“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见《綝传》。綝欲入宫图为不轨，见《虞翻传》注。所谓事久变生也。】是日进及布塞亭。【◎吴熙载曰：（宜）**[**亭**]**在江苏江宁府句容县。】武卫将军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舆法驾迎于永昌亭，【◎《方舆纪要》：在江宁府东。◎吴熙载曰：在上元县东。】筑宫，以武帐为便殿，设御座。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孙楷先见恩。楷还，休乘辇进，群臣再拜称臣。休升便殿，谦不即御坐，止东厢。户曹尚书前即阶下赞奏，丞相奉玺符。休三让，群臣三请。休曰：“将相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玺符。”群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舆，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于半野，【◎赵一清曰：《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云：土山在升州上元县南三十里，山无岩石，有林木台观娱游之所，即半野也。】拜于道侧，休下车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岁，于魏甘露三年也。【蜀景耀元年。】

永安元年【◎周寿昌曰：蜀昭烈帝崩于永安宫，而吴孙休即位，以永安纪元，盖以敌国事秘，未得闻之也。】冬十月壬午，诏曰：“夫褒德赏功，古今通义。其以大将军綝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孙綝传》载诏语，较此为详。◎胡三省曰：綝迁大将军，封永宁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武卫将军恩为御史大夫、【◎钱大昭曰：大帝时未见有御史大夫之职，孙休时盖特置，以宠异孙恩耳。至五年，又以廷尉丁密、光禄勋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威远将军授【按《孙綝传》，“授”当作“据”。】为右将军、县侯。偏将军幹杂号将军、亭侯。【孙綝兄弟五人：綝、恩、据、幹、闿，一门五侯，皆典禁兵，见《綝传》。】长水校尉张布辅导勤劳，以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沈

《志》：东阳太守，永康令，赤乌八年分乌伤、上浦立。◎《方舆纪要》：今浙江金华府永康县治。】董朝亲迎，封为乡侯。”又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钩斩袪，在君为君，【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国，管仲射桓公，中带钩。子纠死，桓公以管仲为相，遂霸诸侯。晋献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斩其祛。及重耳反国，与披谋国事，发吕却之谋，荐赵衰守原。】遣衡还郡，勿令自疑。”【◎王应麟曰：孙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风度，吴之贤君也。】【◎《襄阳记》曰：衡字叔平，本襄阳卒家子也，汉末入吴为武昌庶民。闻羊衟有人物之鉴，【羊衟事见《孙权传》赤乌二年。】往干之，衟曰：“多事之世，尚书剧曹郎才也。”是时校事吕壹【监本、官本作“校事郎”，“郎”字衍。】操弄权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衟曰：“非李衡无能困之者。”遂共荐为郎。权引见，衡口陈壹奸短数千言，权有愧色。数月，壹被诛，而衡大见显擢。后常为诸葛恪司马，幹恪府事。恪被诛，求为丹阳太守。时孙休在郡治，衡数以法绳之。妻习氏每谏衡，【◎胡三省曰：习，姓。按《风俗通》，汉有外黄令习一。◎弼按：习氏为襄阳巨族。◎侯康曰：《御览·四百四十四》引《襄阳耆旧记》称羊衟劝衡筮仕，以女配之。则衡妻乃羊氏也，习氏岂再娶邪？】衡不从。会休立，衡忧惧，谓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过重，既数作无礼，而复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归，何面见中国人乎？”衡曰： “计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显求受罪。如此，乃当逆见优饶，【◎胡三省曰：逆，迎也。言将优加

其宫以饶益之。】非但直活而已。”衡从之，果得无患，又加威远将军，援以棨戟。【◎《续汉志·舆服志》：公以下至两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棨戟，为前列。◎范《书·郭躬传》：躬曰：“汉制，棨戟即为斧钺。”◎《杜诗传》：世祖召见，赐以棨戟。◎章怀注：○《汉杂事》曰：汉制，假棨戟以代斧钺。○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驰之器也，以木为之。后代刻伪，无复典刑，以赤油韬之，亦谓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驱也。◎胡三省曰：果如习氏所料。】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武陵郡，见《孙策传》。龙阳，吴立，属武陵，见沈《志》。◎赵一清曰：汎洲，《水经注》作“汜洲”，是也。◎顾祖禹曰：常德府龙阳县，后汉为汉寿县地，吴析置，属武陵郡。汜州在县西五十里，长二十里，吴李衡种橘其上，因名橘洲，亦谓之柑洲。】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

【武陵、襄阳同属荆州，故曰州里。】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余日，【宋本无“余”字。】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此《史记·货殖传》语，谓其人与千户侯等。】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李安溪曰：食母之贤，资父之橘。】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在。【◎韩慕庐曰：橘奴何在？妻言哲矣。】】己丑，封孙晧为乌程侯，【◎杭世骏曰：○《万历湖州府志》：乌程侯井在府西，吴孙晧为侯时所凿。◎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四引《括地志》云：乌程东北有孙晧井一所，口圆径一丈六尺。】晧弟德钱唐侯，谦永安侯。【◎乌程、钱唐，均见《孙坚传》。◎沈《志》：永安，吴分乌程、余杭二县立。◎谢鍾英曰：○《吴兴记》：兴平二年，太守许贡奏分乌程为永安。○《寰宇记》：分乌程之余不乡立，即武康县。○《方舆纪要》：今浙江湖州府武康县治。】【◎《江表传》曰：群臣奏立皇后、太子，诏曰：“朕以寡德，奉承洪业，莅事日浅，恩泽未敷，加后妃之号，

【《通鉴》无“加”字。】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请，休谦虚不许。】

十一月甲午，风四转五复，【◎周寿昌曰：四转五复，殆即今之所谓旋风也。】蒙雾连日。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有所陈述，敬而不违，于是益恣。休恐其有变，数加赏赐。丙申，诏曰：“大将军忠款内发，【冯本“款”作“敬”。】首建大计以安社稷，卿士内外，咸赞其议，并有勋劳。昔霍光定计，百僚同心，无复是过。亟案前日与议定策告庙人名，依故事应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诏曰：“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事统烦多，其加卫将军御史大夫恩侍中，与大将军分省诸事。”【◎胡三省曰：分綝之权也。】壬子，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藉收人心。】又曰：“诸将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级。”【安綝之心。】顷之，休闻綝逆谋，阴与张布图计。【◎康发祥曰：据《丁奉传》，诛綝谋成于奉，不应称布而遗奉。】十二月戊辰腊，百僚朝贺，公卿升殿，诏武士缚綝，即日伏诛。【◎互见《孙綝传》。◎王应麟曰：孙休之讨孙綝，有叔孙昭子之断。◎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风发木扬沙，明日綝诛。】己巳，诏以左将军张布讨奸臣，加布为中军督，封布弟惇为都亭侯，给兵三百人，惇弟恂为校尉。

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孙亮即位，改元建兴，见前。】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二年春正月，震电。三月，备九卿官，诏曰：“朕以不德，托于王公之上，夙夜战战，忘寝与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管子》有言：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未之有也。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科，疑作“料”。】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则爱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后刑罚不用，风俗可整。以群僚之忠贤，若尽心于时，虽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汉文升平，庶几可及。及之则臣主俱荣，不及则损削侵辱，何可从容俯仰而已？诸卿尚书，可共咨度，务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后时。事定施行，称朕意焉。”【◎或曰：此诏甚得务本之意，权称尊之后，何以不闻有此？】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乌见。【◎西陵即夷陵，吴改曰西陵，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晋书·五行志》云：孙休永安三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 ‘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互见《孙晧传》末注引《搜神记》。】秋，用都尉严密议，作浦里塘。【◎胡三省曰：据范《书·方术传》，浦里塘在丹阳郡宛陵县界。陈《志·濮阳兴传》亦云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弼按：○范《书·方术传·李南传》：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斻。”○章怀云：宛陵县属丹阳郡。○此即胡注所据。◎又按：作浦里塘事见《濮阳兴传》。◎谢鍾英曰：在今江苏江宁府高淳县西之丹阳湖。◎吴熙载曰：疑今安徽宁国府宣城县之湾址颖也。】会稽郡谣言王亮当还为天子，而亮宫人告亮使巫祷祠，有恶言。有司以闻，黜为侯官侯，【◎侯官，见《魏志·王朗传》“东冶”注。◎胡三省曰：吴置建安郡，以侯官县属焉。◎谢鍾英曰：今福建福州府城西北三十里。】遣之国。道自杀，卫送者伏罪。

【◎《吴录》曰：或云休鸩杀之。至晋太康中，吴故少府丹阳戴颙迎亮丧，葬之赖乡。【◎赵一清曰：赖乡在寻阳界，《晋武·帝纪》“太康元年，王浑克吴寻阳赖乡”，是也。◎弼按：此赖乡当今江宁府西南。寻阳之赖乡，一作“濑乡”。】】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南部，各本皆作“南郡”，误。会稽南部，见《孙亮传》太平二年。建安郡，见《孙权传》赤乌二年注引《文士传》。】分宜都置建平郡。【◎宜都郡，见《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注。建平郡治巫。◎《水经·江水注》：巫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巫县，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建平，互见《孙晧传》天纪四年注引干宝《晋纪》。】【◎《吴历》曰：是岁得大鼎于建德县。【◎《宋书·州郡志》：吴郡太守，建德令，吴分富春立。◎《晋书·地理志》：吴郡建德。◎《元和志》：建德，本汉富春县地，吴黄武四年分置建德县。◎谢鍾英曰：《孙韶传》权为吴王，韶封建德侯。洪氏谓建德为黄武四年立者，非也。◎弼按：洪说本《元和志》，黄武四年，正权为吴王之时。《元和志》不误，谢说失之。◎《方舆纪要》：建德，今浙江严州府建德县治。】】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云：昔岁作浦里塘，功费无数，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贼杀，百姓愁怨，阴气盛也。◎弼按：作浦里塘与 “大雨，水泉涌溢”截然两事，赵氏屡引《五行志》，以为休咎之征，前已辨之。】秋八月，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楚国先贤传》曰：石伟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学，修节不怠，介然独立，有不可夺之志。举茂才、贤良方正，皆不就。孙休即位，特征伟，累迁至光禄勋。及晧即位，朝政昏乱，伟（方）**[**乃**]**辞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禄大夫。吴平，建威将军王戎亲诣伟。太康二年，诏曰：“吴故光禄大

夫石伟，秉志清白，晧首不渝，虽处危乱，廉节可纪。年已过迈，不堪远涉，其以伟为议郎，加二千石秩，以终厥世。”伟遂阳狂及盲，不受晋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或曰：如伟志操而不见录，尚谓史可信乎！】】九月，布山言白龙见。【郁林郡治布山，见《孙权传》赤乌二年。】是岁，安吴民陈焦死，【◎《宋书·州郡志》：宣城太守，晋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阳立，领安吴令，吴立。◎洪亮吉曰：○丹阳郡安吴，吴立。○《程普传》：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贼，皆破之。○事在孙桓王时，则此县吴王过江时即分置也。◎谢鍾英曰：○《舆地广记》：吴分宛陵立。旧志，故城在宁国府泾县西南五十里蓝山南，今有安吴市。】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周寿昌曰：○《续汉志·五行志》：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复生。占曰谓：“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操由庶士起。

* 予谓：此占者就事以验占，非能预占以料事也。如吴此事，又作何验？总之沴气非常，为国家之咎征，则断可信耳。予又案再生事，后世常有之，不关灾祥。如《塔寺记》载后魏时发墓得一人名崔涵，死十二年复活，时太后与孝明帝在华林堂，以为妖异，问黄门朗徐纥。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于史书相符。”〖此说亦见《博物志》。〗其他如《搜神记》、《通幽记》、《酉阳杂俎》、《法苑珠林》诸书所载，指不胜偻。至于秦穆公、赵简子梦七日而醒，几于死后再生，史家纪其梦语，述为美谈。晋杀秦谍，六日而苏，明载经典，无所为异。《五行志》之占语，不足信也。】

五年春二月，白虎门北楼灾。【◎赵一清曰：○《晋书·五行志》：白虎门，城西门也。】秋七月，始新言黄龙见。【◎始新，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九十：始新城在严州府淳安县西六十里威平镇，吴贺齐本置县于此，隋徙置雉山下。雉山在县治西南，隔江，形如蹲雉，隋以此名县。又有灵岩山，在县东北六里，吴永安中有黄龙见，名曰龙山，唐元和中改今名，与雉山对峙。】八月壬午，大雨震电，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为太子。【◎宋本“太子”下有“大赦”二字。◎胡三省曰：，乌关翻。据《吴志》，吴主休为四子作名字，非先有此音也。】

【◎吴录载休诏曰：“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礼，名子欲令难犯易避，五十称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竞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尝哂之。或师友父兄所作，或自己为；师友尚可，父兄犹非，自为最不谦。孤今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 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冯本、毛本“莔”作 “酋”。◎何焯曰：《小名录》作“ ”，宋本作“莔”。◎潘眉曰：○《广韵·九迄》莔字注云：吴王孙休长子字。○知宋本作“莔”，明本讹为“酋”也。然“莔”字见《尔雅·释艸》，张衡《西征赋》、蔡邕《述行赋》多用之。吴主诏曰皆用新造字，不应仍用旧字，知“莔”字亦非也。○向尝以此字问嘉定钱同人，钱云：《小名录》作“ ”，今当以“ ”字为正。○眉按：“ ”字字书所无，俗本《小名录》谬误甚多，不可为典要。使果字“ ”，何《广韵》不别收字？亦未敢定也。今姑从《广韵》校改“莔”字，犹为与宋板书同耳。】次子名，音如兕觥之觥，字， 音如玄礥首之礥；【◎何焯曰： ，

宋本作“ ”，《广韵》作“ ”，在《先韵》。◎潘眉曰： ，见《广韵·十二庚》。，见《一先》，俱不误。】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冯本“壾，壾”作“相同”，误。毛本“壾”作“柜”。◎潘眉曰：《广韵·三十七荡》有壾字，注云“吴王孙休子名”，当以“壾”字为正。】字，音如举物之举；【◎宋本“ ”作“昷”。◎潘眉曰：昷、亦旧字。《广韵》昷字注不云吴王孙休子字，惟司马温公《类篇·皿部》昷字又云 “苟许切，吴王孙休子字”，别无辨证，姑从之。】次子名，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 音如有所拥持之拥。【◎潘眉曰：“ ”字见《广韵·六毫》。“ ”字见《集韵》，云“委勇切，音臃，吴王孙休子字”。然则四子名字共八字，当作“ ”、“莔”、 “ ”、“ ”、“壾”、“昷”、“ ”、“ ”为正。】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钞旧文会合作之。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其普告天下，使咸闻知。”◎臣松之以为：《传》称“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治民。【宋本“治”作“正”。】是以政成而民则，【宋本“则”作“听”。】易则生乱”。【◎此晋大夫师服之言，见《左传》。◎杜注云：反易礼义，则乱生也。】斯言之作，岂虚也哉！然欲令难犯，【宋本“然”作“休”。】何患无名，而乃造无况之字，制不典之音，违明诰于前修，垂嗤騃于后代，不亦异乎！是以坟土未乾而妻子夷灭。师服之言，于是乎征矣。【◎《左传·桓公二年》：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杜注：师服，晋大夫。】】冬十月，以卫将军濮阳兴为丞相，【◎胡三省曰：濮阳以邑为姓。《陈留风俗传》汉有长沙太守濮阳逸。吴主休居会稽时，兴为太守，深与相结。及即位，遂与张布并见信用。】廷尉丁密、【丁密事见《孙亮传》太平二年，又见

《孙晧传》元兴元年注引《吴历》，又见《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光禄勋孟宗【孟宗事见《孙权传》嘉禾六年，又见《孙晧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为左右御史大夫。【◎胡三省曰：汉成帝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世祖中兴因之。献帝建安十三年，罢司空，复置御史大夫，未尝分左右也。盖吴分之。◎弼按：○《孙休传》：永安元年，以孙恩为御史大夫。○至是乃分左右。○《孙晧传》：建衡三年，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为司徒、司空。○固即密，仁即宗也。】休以丞相兴及左将军张布有旧恩，委之以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濮阳兴传》：兴迁为丞相，与休宠臣张布共相表里，邦内失望。】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何焯曰：齐、梁以下，人主都类此，盖未知所学之要也。】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杭世骏曰：○《世说》云：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谏：“此为小物，何足甚躭。”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刘峻注《条列吴事》云：休在位烝烝，无有遗事，唯射雉可讥。】休欲与博士祭酒韦曜、【◎韦曜，见《魏志·武纪》兴平元年，本志有传，《通鉴》作“韦昭”。◎《续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胡广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也。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地，旧说以为示有先。】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发其阴失，令己不得专，因妄饰说以拒遏之。休答

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闇王，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今曜等入，但欲与论讲书耳，不为从曜等始更受学也。纵复如此，亦何所损？君特当以曜等恐道臣下奸变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备之，不须曜等然后乃解也。此都无所损，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诏陈谢，重自序述，又言惧妨政事。休答曰： “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此无所为非，而君以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务学业，【◎宋本“政”作“王”，《通鉴》同。◎胡注：王务，犹言王事也。】其流各异，不相妨也。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也，良所不取。”【宋本“所”作“其”，误，《通鉴》作 “甚”。】布拜表叩头，【◎胡三省曰：据陈寿《志》，自“孤之涉学”以下，皆诏答之语。布得诏惶恐，以表陈谢，重自序述。吴主又面答之，自“王务学业”以下，皆面答之语也。所谓“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盖比之孙綝，以綝擅权之时，不使吴主亲近儒生也。于是布拜叩头，未当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休答曰：“聊相开悟耳，何至叩头乎！如君之忠诚，远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通鉴》作“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大雅·荡》之辞。】终之实难，君其终之。”初休为王时，布为左右将督，【《通鉴》作“左右督将”。】素见信爱，及至践阼，厚加宠待，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自嫌瑕短，惧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虽解此旨，心不能悦，更恐其疑惧，竟如布意，废其讲业，不复使冲等入。【◎冲，应作“曜”。◎《韦曜传》：孙休欲延曜侍讲，而左将军张布近习宠幸，事行多玷，惮曜侍讲儒士，又性精确，惧以古今警戒休意，固争不可。休深恨布。】是岁使察战到交阯调孔爵、大猪。【◎察战、交阯，均详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王鸣盛曰：沈约《宋书》作“蔡战”，或遂疑为人姓名。但《孙奋传》注引《江表传》“孙晧遣察战赍药赐奋死”，未必察战一人至晧时又受此使，《宋书》特传写误耳。◎潘眉曰：是年所使察战，其人为邓荀也，见《晋书·陶璜传》。调孔雀三千头，荀在交阯为吕兴所杀。◎汪继雄曰：吴之察战，中使也。观《孙奋传》注及《晋书·五行志》所载，当是以奄宦为之。◎弼按：《通鉴》作“察战邓荀”，盖亦以察战为官名也。◎胡注：调，徒弔翻。】【◎臣松之按：察战，吴官名号，今扬都有察战巷。【◎康发祥曰：俗误呼为夹翦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黄龙见。【零陵郡治泉陵，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五月，交阯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吕兴事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梁章钜曰：

《晋书·陶璜传》亦作“谞”，《华阳国志》作“孙靖”。◎弼按：《通鉴》作“孙谞”。】谞先是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而察战至，恐复见取，故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见伐来告。癸未，建业石头小城火，烧西南百八十丈。【◎侯康曰：○《晋书·五行志上》云：是时嬖人张布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而韦昭、盛冲终斥不用，兼遣察战等为内史，惊扰州郡，致使交阯反乱，是其咎也。】甲申，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胡三省曰：沔中时为魏境，吴兵未能至也，拟其所向耳。吴之巫、秭归等县皆在江北，与魏之新城接境，自此行兵，亦可以达沔中，然亦犹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辙之鱼耳。】蜀主刘禅降魏问至，然后罢。【◎

《华覈传》：蜀为魏所并，覈诣宫门上表。】吕兴既杀孙谞，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梁章钜曰：○《晋书·陶璜传》：晋文帝即拜吕兴为安南将军、交址太守。◎弼按：兴为下人所杀，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是年武陵太守钟离牧平五溪，见《牧传》。】丞相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分武陵为天门郡。【◎武陵郡，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

《晋书·地理志》：孙休分武陵立天门郡，统县五，零阳、溇中、充、临澧、澧阳。◎《宋书·州郡志》：天门太守，吴孙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充县有松梁山，山有石，石开处数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门，因此名郡。充县后省。◎《水经·澧水注》：澧水又东迳澧阳县南，南临澧水。晋太康四年立天门郡治也。吴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高峰孤竦，

素壁千寻，望之苕亭，有似香炉。其山洞开玄朗如门，高三百丈，广二百丈，门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孙休以为嘉祥，分武陵置天门郡。◎《舆地广记》：吴天门郡治零阳。◎《一统志》：天门故城，今湖南澧州石门县治。吴置天门郡，晋置澧阳县为郡治。零阳故城，今澧州慈利县东。天门山在澧州安福县西，即古松梁山，一名嵩梁山。◎弼按：据沈《志》所云，吴孙休立天门郡实因充县有松梁山，其上名天门，因以为名郡。据此，则天门郡治似应在充县。又据《水经·澧水注》，充县废省，临澧即其地，县即充县之故治。充县在今澧州永定县西，〖◎邹汉勋曰：充县，今酉阳州。◎邹安鬯曰：今桑植县界。〗天门山即在永定县南，似吴天门郡治在充县，即临澧县，晋天门郡移治澧阳。《一统志》谓充县及天门山皆在安福县西者，盖误以晋天门郡治为吴天门郡治也。】【◎《吴历》曰：是岁青龙见于长沙，白燕见于慈湖，【◎冯本、官本“湖”作“胡”。◎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七：慈湖水在太平府北六十五里。《江行记》“自建康溯江而上，过白土矶入慈湖夹”是也。吴将笮融尝屯兵于此。○又《纪要》卷九十四：浙江温州府永嘉县南二十五里，亦有慈湖，然其名不著。◎梁章钜曰：○慈胡，当作“慈湖”。○《元和志》：慈湖在宣州当涂县北六十五里。】赤雀见于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镇军陆抗、抚军步协、【◎镇军，即镇军将军。抚军，即抚军将军。◎《陆抗传》：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步骘传》：赤乌十一年，子协加抚军将军。】征西将军留平、【平事又见《王蕃传》。】建平太守盛曼，【建平郡见前永安三年。】率众围蜀巴东守将罗宪。【罗宪事详见《蜀志·霍峻传》注引《襄阳记》。】夏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胡三省曰：新附督，盖以吴人新附者别为一部，置督以领之。】浮海入句章，【句章，今浙江宁波府慈谿县西南，见《孙坚传》。】略长吏（赏林）**[**赀财**]**及男女二百余口。将军孙越徼得一船，获三十人。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海盐，见《孙权传》赤乌五年。】杀司盐校尉骆秀。【◎洪饴孙曰：司盐校尉，一人，吴所置，治海盐。】使中书郎刘川发兵庐陵。豫章民张节等为乱，众万余人。魏使将军胡烈步骑二万侵西陵，【西陵，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以救罗宪，陆抗等引军退。复分交州置广州。【◎《孙权传》：黄武五年，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此时又复分也。◎胡三省曰：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百越，置交趾州，刺史治龙编。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至是分为二州，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传》曰：休寝疾，口不能言，【宋本“口”作“日”，误。】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子出拜之。休把兴臂，而指以托之。【曹叡把司马懿之背，虽政柄潜移，而齐王尚享国十余年。孙休把濮阳兴之背，而子竟不克践阼。甚矣，托孤之难，此诸葛之所以称贤相也。】】时年三十，谥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晋书·葛洪传》：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干宝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练丹，求为句屚令。止罗浮山炼丹，著述不辍。其自序曰：“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严可均《铁桥漫稿·代继莲龛为〈抱朴子〉叙》曰：○《隋志·道家》：《抱朴子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杂家》：《抱朴子外篇》三十篇，梁有五十一卷。○《旧唐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新唐志》：《内篇》十卷，《外篇》二十卷。○

《意林》：《内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崇文总目》：《内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郡斋读书志》：《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内篇》二十

卷，无《外篇》。○引《馆阁书目》有《外篇》五十卷。○《天一阁书目》：《内篇》二十卷，

《外篇》十卷。〖刊本。〗○《世善堂书目》亦《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今世见存《抱朴子》以道藏本为差善，起疲字号六，讫志字号七，《内篇》十四册，凡二十篇，为二十卷；

《外篇》十九册，凡五十二篇，为五十卷。遍问收藏家，都无宋刊本。孙观察星衍收得旧人校本，系照天一阁所藏刊本，用硃笔涂改者，验与道藏本大同。嘉庆十七年，余驻江宁，顾秀才广圻与孙观察適校定《内篇》，而方督部维甸复校再过，余为之付梓，而《外篇》未曾校也。余复取是书读之，《内篇》神仙家言，应验与否，所未敢知；《外篇》驳难通释，稽古正今，于持身接物之宜，言当而理济，又颇通达治体，为政者当置座右。刻《内篇》而不刻

《外篇》，犹登山者未涉其巅也。乃始据卢舜治本，以道藏本及照天一阁藏本及顾秀才所藏旧写本，并《意林》、《群书治要》手自改正，删补千余字。又据《北堂书钞》补足《酒戒篇》三十四字，更取《外篇》并往年所刻之《内篇》重校之。广搜群书所引见，考核异同，择其精善，别为《校勘记》一卷。尚多不可通者，阙疑未敢臆定。是书久残缺，以《隋志》视梁

《七录》，则《外篇》少二十一卷；以《新唐志》视《隋志》，则《内篇》少十一卷，《外篇》少十卷；以《郡斋读书志》视《新唐志》，则《外篇》复少十卷；今本仅《内篇》之十五六，

《外篇》之十三四耳。《晋书》本传载洪自序“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今本内外七十二篇，往往有短篇，仅二三百字，或百数十字，亦篇各为卷。又于洪自序删去“内外一百一十六篇”之语，以泯其迹。盖由官为购募，一卷一二缣，遂虚张卷第，以取赏耳。即以《外篇》验之，

《意林》从《刺骄》以后，《重言》以前，连引三十二事，今本皆无。则视马总所据，明少一二十篇，无论梁、隋本矣。乃刺取群书引见而今本所无者，并复重得百四十五条，为《内篇佚文》、《外篇佚文》各一卷，略存隋、唐梗概焉。◎《四库提要》曰：其书《内篇》神仙吐纳、符箓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并入之道家焉。】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一作“江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宋本、冯本“阁”作“閤”，是。】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皆大冠朱衣，执剑列侍灵座，皆刻铜人背后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发已班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辈共举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长一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两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此则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何焯曰：不知注家何所取，而滥载于此。◎弼按：裴注盖以其为吴景帝时事，此则广异闻之过也。】】

## 孙晧

孙晧【宋本“晧”作“皓”。】字元宗，权孙，和子也，【◎《孙和传》见五十九卷。◎赵一清曰：郑康成弟子亦有孙晧，与吴归命侯同姓名，而《诗·七月》《正义》遂云“《吴志》孙晧问月令季夏火星中”，不知此出郑小同所作《郑志》，而妄因孙晧字改云《吴志》耳，康成不与归命同时也。《春秋正义》亦因康成答子弟孙晧问此事，王深宁《困学纪闻》辨正之。】一名彭祖，字晧宗。孙休立，封晧为乌程侯，【见《孙休传》永安元年。】遣就国。西湖民景养相晧当大贵，【◎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四：西湖在湖州长兴县西五里，一名吴城湖，周迴七十里。昔吴王阖闾筑城辇土于此，浸而为湖。阖闾弟夫概王因而创之。湖中出佳蒪。】晧阴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时蜀初亡，而交阯携叛，【◎胡三省曰：谓吕兴反也。】国内震惧，贪得长君。【《通鉴》“震”作“恐”，“贪”作“欲”。】左典军万彧【吴置中、左、右三典军。张休平三典军事见《张昭传》。】昔为乌程令，与晧相善，称晧才识明断，是长沙

桓王之畴也，【◎胡三省曰：孙策谥长沙桓王。】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屡言之于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兴、布说休妃太后朱，欲以晧为嗣。朱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损，宗庙有赖可矣。”【◎胡三省曰：赖，恃也，利也。】于是遂迎立晧，时年二十三。【◎潘眉曰：二十三，当为“二十五”。考是年魏咸熙元年甲申，至晋太康元年庚子，凡十七年。晧以是岁死于洛阳，年四十二，则此作“二十五”方合。◎弼按：据《吴录》，晧以太康四年死，时年四十二。据本传，晧于太康五年死，是即位时年二十三，不误。潘氏盖误以太康元年也。】改元，大赦。是岁，于魏咸熙元年也。

元兴元年八月，以上大将军施绩、大将军丁奉为左右大司马，张布为骠骑将军，加侍中，诸增位班赏，一皆如旧。九月，贬太后为景皇后，【◎胡三省曰：贬其号从夫，而自父其父，母其母。◎何焯曰：贬太后而兴、布不争，其死宜矣。晧盖又甚于明世宗也。】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为太后。【◎孙和嫡妃张氏，张承女也。孙和徙居新都，赐死，张妃自杀，何姬生晧，见《妃嫔传》。◎《吴录》曰：晧初尊和为昭献皇帝，俄改曰文皇帝。◎弼按：孙晧止尊生母，嫡母张妃死难，不闻追谥。】十月，封休太子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陈王，【◎钱大昕曰：班史于诸王书立，书薨，纪其年月日，且作表以经纬之，最为尽善。后之作史者，所当法也。《吴志》内诸王，惟赤乌五年书立子霸为鲁王，太元二年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子奋为齐王，休为琅邪王，皆书名。自是而后，或地而不名，或名地俱缺。此条太子以下三人，即、壾、也，并不书名。外如建衡元年立子瑾为太子及淮阳、东平王，凤凰二年改封淮阳为鲁，东平为齐，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天纪二年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四年立中山、代等十一王，皆是也。而于蜀汉则章武元年以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建兴八年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延熙元年立子瑶为安定王，十五年立子琮为西河王，十九年立子瓒为新平王；景耀二年立子谌为北地王，恂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皆备书之，而西河王琮并书其卒。何祥略之不均也？若云抑吴而不书，则霸、奋等又何以以书？若云阙疑而不书，则承祚作《志》时，又未至文献无征也。】立皇后滕氏。【◎《江表传》曰：晧初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禀，振贫乏，科出宫女【◎胡三省曰：科，条也。】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晧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兴、布窃悔之。或以谮晧，十一月，诛兴、布。【晧既诛布，复以布女为美人，见《妃嫔传·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十二月，孙休葬定陵。

【◎朱彝尊曰：《吴志》不言定陵所在。顺治中，海宁邵湾山居民穴地得隧道，行数百步，道穷有碑，乃孙休陵也。冶铜为门，门有兽环，两狻猊夹门左右，坚不可入，未发而为怨家所首，亟以土掩之。此地志所不载也。】封后父滕牧为高密侯，【牧，胤之族人也，胤为孙綝所杀。】【◎《吴历》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为固。【◎梁章钜曰：

* 《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亦云：丁览子固字子贱，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二人何以如此互避？或滕牧之名因封高密而改；丁固乃避滕而改耳。◎沈家本曰：据此说，则“避丁密”当作“避高密”。然古未有因封爵而改名者。】】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何氏骄僭，见

《何姬传》。】是岁，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晋书·陶璜传》：孙晧时，交阯太守孙谞贪暴，郡吏吕兴杀谞，以郡内附。武帝拜兴交阯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自蜀出交阯，破吴军于古城。◎《华阳国志·四》云：霍弋表遣爨谷为交阯太守。泰始元年，谷径至郡，抚和初附。无几，谷卒，晋更用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为杨稷代之。◎弼按：据二书所载，本传所云“是岁，魏置交趾太守之郡”，当为爨谷，盖由蜀中径往交阯也。】晋文帝为魏相国，遣昔吴寿春城降将徐绍、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晧。【详见《魏志·陈

留王纪》咸熙元年。】【◎《汉晋春秋》载晋文王与晧书曰：“圣人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礼义，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后上下安服，群生获所。逮至末涂，纯德既毁，剿民之命，以争强于天下，违礼顺之至理，则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圣明，覆帱无外，仆备位宰辅，属当国重。唯华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余载，金革亟动，无年不战，暴骸丧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于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藉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潘眉曰：械，谓器械。时新并蜀军，故云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宋本 “二”作“三”。】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底）**[**厎**]**平，南夏顺轨。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虽有静难之功，亦悼蜀民独罹其害，战于绵竹者，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犹追恨不忍，况重之于后乎？是故旋师按甲，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势，度资量险，远考古昔废兴之理，近鉴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顺，屈己以宁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陨德覆祚，而不称于后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绍、孙彧献书喻怀，若书御于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弥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敢不承受。若不获命，则普天率土，期于大同，虽重干戈，固不获已也。”【◎潘眉曰：《孙楚传》载文王与晧书，与此不同。又云劭等至吴，不敢为通。然则文王令楚所作之书，至吴未通，其所通者又是一篇，此《汉晋春秋》所载者是也。此书不知何人所作。◎弼按：《孙楚传》“将军石苞令楚作书遗孙晧”，是孙楚为石苞作，非为晋文王作。《文选》载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晧书》是也，潘说误。◎又按：○《荀勖传》：时发使聘吴，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晧，帝用勖所作，晧既报命和亲，帝谓勖曰： “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是此书为荀勖所作，潘说又误。◎又按：是书措词和婉，又为司马昭之书，使者将命，不敢不达，若孙楚代石苞之书，语极愤激，易致偾事，绍等不敢为通，或以此欤？】】

甘露元年【魏高贵乡公以甘露纪元，吴岂不知邪？】三月，晧遣使随绍、彧报书曰：“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辅之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璆宣明至怀。”

【◎《魏志·陈留王纪》：咸熙二年夏四月，吴遣使纪陟、弘璆请和。◎《晋书·文帝纪》：孙晧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弼按：《魏志》云请和，《晋书》云献方物，参以本传报书之辞，孙晧已渐屈服矣。迨晋方受禅，不暇治边，丁忠使还，言北方无备，弋阳可取，晧遂与晋相绝矣。】【◎《江表传》曰：晧书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吴录》曰：陟字子上，丹阳人。初为中书郎，孙峻使诘南阳王和，令其引分。【◎引分，引决也，引决自杀也。◎

《史记》：不能引决自裁。◎《汉书·王嘉传》：君侯宜引决。◎师古曰：令自杀也。◎《文选·寡妇赋》：甘捐生而自引。◎李善注：自引，自杀也。】陟密使令正辞自理，峻怒。陟惧，闭门不出。孙休时，【◎官本《考证》曰：孙休时，《御览》作“景皇时”。】父亮为尚书令，

【◎梁章钜曰：是时陟父安得犹名亮？可疑。】而陟为中书令，【◎赵一清曰：《隋书·经籍志》有吴中书令纪骘《集》三卷，骘疑即陟也。】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座。出为豫章太守。

◎干宝《晋纪》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问讳，入国而问俗。寿春将王布示之马射，既而问之曰：“吴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军人骑士肄业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为之者矣。”

【◎《周礼·地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记·射义篇》详载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射礼，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惟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为人所齿者，不得与射。盖古者尚武精神，寓于揖让周旋进退之中。吴处东南，习于文弱，纪陟乃谓此军人骑士肄业所及，真不知古义，可谓行人失辞矣。此可以觇风尚所趋，亦为国家积弱之原，学者通经致用，不

可不辨。】布大惭。既至，魏帝见之，使傧问曰：“来时吴王何如？”陟对曰：“来时皇帝临轩，百寮陪位，御膳无恙。”晋文王飨之，百寮毕会，使傧者告曰：“某者安乐公也，某者匈奴单于也。”陟曰：“西主失土，【毛本“主”作“王”，误。】为君王所礼，位同三代，莫不感义，匈奴边塞难羁之国，君王怀之，亲在坐席，此诚威恩远著。”又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齐召南《水道提纲·江水篇》：江自夔府始东南流，至岳州巴陵凡一千二百里。自岳州巴陵东北流，至武昌径五百数十里。自武昌东南流，至江西湖口计六百余里。大江至此，其势遂向东北。自江西湖口东北流，至江都径一千二百里。◎弼按：据齐氏所推算，自夔府至江都，按江流曲折，〖非由鸟道。〗计三千六百里，而夔府尚在西陵之上数百里，是自西陵至江都不过三千里。此云五千七百里，似言大而夸。】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文王善之，厚为之礼。◎臣松之以为：人有八尺之体靡不受患，防护风寒岂唯数处？取譬若此，未足称能。若曰譬如金城万雉，所急防者四门而已。方陟此对，不犹愈乎！◎《吴录》曰：晧以诸父与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

【东冶，见《魏志·王朗传》。】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远，入仕晋骠骑将军。弘璆，曲阿人，【曲阿，见《孙策传》。】弘咨之孙，权外甥也。【◎《诸葛瑾传》：孙权姊婿曲阿弘咨。◎赵一清曰：璆若是权外甥，当是咨之子。◎弼按：外甥，应作外孙。】璆后至中书令、太子少傅。】绍行到濡须，【濡须，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八年。】召还杀

之，徙其家属建安，【建安，见《孙权传》赤乌二年。】始有白绍称美中国者故也。夏四月，蒋陵言甘露降，【◎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十九：鍾山在应天府城东北朝阳门外，诸葛武侯所云“鍾山龙盘”者也。一名蒋山，吴大帝祖讳鍾，因改曰蒋，以汉末秣陵尉蒋子文逐贼有功，因葬于此也，因名。晋咸和三年，苏峻反于历阳，自横江济，从南道出蒋陵。○胡氏曰：蒋山陵阜也。◎弼按：吴大帝葬蒋陵。蒋陵，详见《孙权传》太元二年，赵说少误。】于是改年大赦。秋七月，晧逼杀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于苑中小屋治丧，众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于吴小城，【◎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四：《史记》春申君城吴故墟，以自为都邑。○孔氏曰：今苏州也。又于城内小城西北别筑城以居云。】寻复追杀大者二人。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阐，骘之子，后有传。孙权时，骘为西陵督，阐累世在西陵。◎胡三省曰：西陵即夷陵，吴主权黄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宜都郡治焉。】御史大夫丁固、【丁固即丁密，注见前。】右将军诸葛靓【◎靓，诸葛诞小子。诞遣至吴请救，见《魏志·诞传》。◎干宝《晋纪》云：靓字仲思，吴平还晋。◎详见《魏志·诞传》注。】镇建业。陟、璆至洛，遇晋文帝崩，十一月，乃遣还。晧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桂阳南部为始兴郡。【零陵、桂阳均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始安郡治始安。◎谢鍾英曰：沈《志》吴始安属广州。《晋志》谓吴属荆州。今考始安、零陵之分，宜与零陵并属荆州。◎《一统志》：始安故城，今广西桂林府治。始兴郡治曲江，属荆州。◎《水经·溱水注》：泷水又南迳曲江县东，始兴郡治也。魏文帝咸熙二年，〖◎弼按：文帝，应作“陈留王”。〗孙晧分桂阳南部立。◎《一统志》：曲江故城，今广东韶州府曲江县西。】十二月，晋受禅。

宝鼎元年正月，遣大鸿胪张俨、【张俨事见《蜀志·诸葛亮传》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晋文帝。及还，俨道病死。【◎赵一清曰：○《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三月戊戌，吴人来吊祭，有司奏为答诏。帝曰：“昔汉文、光武怀抚尉佗、公孙述，皆未正君臣之仪，所以羁縻未宾也。晧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隋经籍志》：张俨《集》一卷，梁二卷，又撰《嘿记》三卷。○一清案：诸葛武侯建兴六年十一月表，盖出此书。◎弼按：丁忠使晋还，孙晧大会群臣，王蕃沈醉，晧斩之，见《蕃传》。】【◎《吴录》曰：俨字子节，吴人也。弱冠知名，历显位，【◎何焯曰：《御览》“历”上有“早”字。】以博闻多识，拜大

鸿胪。使于晋，晧谓俨曰：“今南北通好，以君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对曰：“皇皇者华，蒙其荣耀，无古人延誉之美，【◎何焯曰：《御览》“蒙”上有“臣”字，“耀”作“惧”。】磨厉锋锷，思不辱命。”既至，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等欲慠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书仆射羊祜、尚书何桢【◎宋本“桢”作“祯”。◎赵一清曰：《魏志·胡昭传》注引《文士传》云何桢字元榦，当从木为“桢”。◎弼按：何桢见《齐王纪》嘉平六年注，又见《晋书·文帝纪》甘露二年。】并结缟带之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杜注：大带也。吴地贵缟，郑地贵紵，故各献己所贵，示损己而不为彼货利。◎陆德明《音义》：缟，古老反，缯也；紵，直吕反。

◎孔颖达《正义》曰：《玉藻》说大带之刺，大夫以素为带，居士锦带，弟子缟带。季札、吴卿也，而以缟带与子产者，是其当时之所有耳。吴始通上国，未必服章依礼也。杜以缟是中国所有，紵是南边之物，非土所有，各是其贵，知其示损己耳，不为彼货利也。◎郑玄《礼记注》曰：白经赤纬曰缟，黑经白纬曰纤。】】忠说晧曰：“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弋阳，见《魏志·楚王彪传》。◎胡三省曰：弋阳县，汉属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阳郡。】晧访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国鼎立已来，更相侵伐，无岁宁居。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役，不可谓其求援于我。今敌形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车骑将军刘纂曰：“天生五才，谁能去兵？【宋本无“谁”字，误。】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乎？宜遣间谍，以观其势。”晧阴纳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绝。八月，所在言得大鼎，于是改年，大赦。以陆凯为左丞相，常侍万彧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永安，见《孙休传》永安元年。】【◎《吴录》曰：永安，今武康县也。【◎沈《志》：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属吴兴郡。◎宋白曰：永安县本汉乌程县之余不乡。】】劫晧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

【乌程，见《孙坚传》。】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古今注》：曲盖，太公所作。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成曲盖焉。】比至建业，众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胡三省曰：据《吴历》，牛屯去建业城二十一里。◎《方舆纪要》：今江宁府东南。

◎赵一清曰：固、靓前到九里，盖牛屯之别称也。】大战，但等败走。获谦，谦自杀。【互见

《孙和传》注引《吴历》。】【◎《汉晋春秋》曰：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晧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宋本“土”作“上”。】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直等儿戏。】】分会稽为东阳郡，【◎会稽郡见《孙坚传》。◎沈

《志》：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吴孙晧宝鼎元年立东阳郡，治长山。◎刘昭注引《英雄交争记》云：初平三年，分乌伤县南乡为长山县。◎《水经注》：谷水又东迳长山县南，与永康溪水合。县即东阳郡治，城居山之阳。◎《舆地广记》：东阳郡治长山。◎《一统志》：今浙江金华府城。】分吴、丹阳为吴兴郡。【吴、丹阳、吴兴，俱见《孙坚传》。】【◎晧诏曰： “古者分土建国，所以褒赏贤能，广树藩屏。秦毁五等为三十六郡，汉室初兴，闿立乃至百五，【闿，未详。冯本“五”作“王”。】因事制宜，盖无常数也。今吴郡阳羡、【◎冯本“阳”作“杨”，误。阳羡，见《孙权传》卷首周处《风土记》，本名荆溪。◎《寰宇记》：故城在宜兴县南，一名虾虎城。】永安、【见《孙休传》。永安元年，孙谦自杀，国除。】余杭、【余杭，见《孙策传》。】临水【◎本志《贺齐传》：建安十六年，齐表言分余杭为临水。◎《吴录》曰：晋改为临安。◎沈《志》：吴分余杭为临水，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临安。◎谢鍾英曰：今杭州府临安县治。】及丹阳故鄣、【见《孙权传》赤乌十三年。】安吉、【◎沈《志》曰：吴兴太守，安吉令，汉灵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郡国志》刘昭注引《吴兴记》曰：中平年，分故鄣县南置安吉县。光和末，张角乱，此乡守助国，汉嘉之，故立县。中平二年，又分立原乡县。◎谢鍾英曰：今湖州府安吉县西南。】原乡、【◎沈《志》：原乡令，汉中平二年分故鄣立。◎《方舆纪要》：今湖州府孝丰县东，以县在山中高原而名。】於潜、【◎《郡

国志》：丹阳郡於潛。◎王先谦曰：前汉县，“潛”作“ ”，音潛。三国吴改属吴兴郡。

◎洪亮吉曰：《吴录》旧字无水，至隋始加。◎《一统志》：今浙江杭州府於潜县治。】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孙和改葬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晋志》：孙晧分零陵立邵陵郡，治邵陵。◎沈《志》：邵陵太守，吴孙晧宝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

◎《郡国志》：长沙郡邵陵。◎王先谦曰：○三国吴置昭陵郡，治此。○《水经》：资水东北过邵陵县之北。○注：孙晧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县，县故邵陵也。○沈《志》“邵陵太守”下云：邵陵，何《志》属长沙，按二汉无，《吴录》属邵陵。○今按：晋世避讳，改 “昭”为“邵”。沈约录邵陵，竟忘二汉之昭陵矣。◎吴增僅曰：○以“昭”为“邵”，系晋武时避讳而改。如零陵郡之昭阳，改曰邵阳，建安郡之昭武，改曰邵武之类，是也。昭陵本汉县，吴既因之立郡，无缘改“昭”为“邵”。○《吴志·孙晧传》：分零陵北部置邵陵。○承祚由后言之，故作“邵陵”，如晋改吴新兴为新昌，而《晧传》已作新昌，是其例也。○

《舆地广记》云：昭陵，晋改曰邵陵。○县名为晋改，则郡名亦晋改无疑矣。◎《一统志》：故城，今湖南宝庆府邵阳县治。】十二月，晧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万彧上镇巴丘。【巴丘，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夏六月，起显明宫，【◎《太康三年地记》曰：【◎裴注引是书，已见《魏志·陈群传》注，毕沅有辑本，序云：《晋太康地志》，不著撰人。《旧唐书》五卷，云太康三年撰，《新唐书》十卷。其称《太康三年地志》者，一见于《宋书·州郡志》会稽郡始宁令下，一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孙晧起显明宫下。晋初，舆地之学最著者，裴司空秀，继之以京相璠、挚虞，是书或成于数君之手。同时杜预注经，晋灼注史，其精核皆有所不及。沈约止称为《地志》，郦道元称为《地记》，司马贞、张守节称为《地理记》，《新唐书》称为《土地记》，其实一也。◎黄奭

《汉学堂丛书》亦又辑本。】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宫方五百丈，晧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吴历》云：显明在太初之东。◎《江表传》曰：起营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通鉴》无“摄”字。】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通鉴》“园”作“苑”。】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工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固谏，不从。【华覈上疏，亦不听，见《覈传》。】】冬十二月，晧移居之。是岁，分豫章、庐陵、长沙为安成郡。【◎《晋志》：孙晧分长沙立安成郡，治平都。◎沈《志》：安成太守，孙晧宝鼎二年分豫章、庐陵、长沙立，治平都。◎《通典》：吴安成郡治平都。◎《水经·赣水注》：《十三州志》称庐水西出长沙安成县，吴宝鼎中立以为安成郡。◎杨氏《沿革图》：安成郡治安成。◎《一统志》：平都故城，今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东南。安成故城，今安福县西。◎弼按：平都与庐陵郡治高昌相距极近，安成较远，当日分设郡治，应在安成，郦注较为有据，当从之。◎赵一清曰：

* 《寰宇记》卷一百九：吴分豫章之新喻、宜春，庐陵之平都、永新，长沙之安城、萍乡六县为安城郡。○《宋书·州郡志》安城太守领县有新喻、永新、萍乡，俱吴立。】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为司徒、司空。【丁固、孟仁事见《孙休传》永安五年。】【◎《吴书》曰：初，固为尚书，梦松树生其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岁，吾其为公乎！”卒如梦焉。】秋九月，晧出东关，【东关，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丁奉至合肥。【◎《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十一月，吴将丁奉等出芍陂，安东将军汝阴王骏与义阳王望击走之。◎《晋书校文》曰：是役晋救未至，而奉退，见《望传》。击走失实。◎弼按：○《丁奉传》：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闻之，苞以征还。】是岁，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通鉴》作“大都督修则”。◎胡注：○《姓谱》：元冥之佐

有修氏，汉有屯骑校尉修炳。】入击交阯，为晋将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合浦，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赵一清曰：○《晋书·武帝纪》：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顾和传》：和曾祖容，吴荆州刺史。○

《读史举正》曰：按《陶璜传》，交阯太守杨稷与将军毛炅等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修则、刘俊。○《通鉴》亦云：刘俊、修则、顾容三攻交趾，稷拒破之，郁林、九真皆附于稷。稷遣毛炅、董元攻合浦，战于古城，杀修则，稷表炅为郁林太守，元为九真太守。○然则修死于合浦，非郁林。容之攻郁林，非此时，毛炅时亦未为太守也。◎弼按：○《通鉴》本《华阳国志》，当时晋、吴尚各分立，故纪载各殊也。○《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冬十月，吴将施继入江夏，万彧寇襄阳，遣太尉义阳王望屯龙陂，荆州刺史胡烈击败彧。○《吴志》未书。】

建衡元年【◎杭世骏曰：○《古今刀剑录》云：孙晧以建衡元年铸一剑，文曰“皇帝吴王”，小篆书。】春正月，立子瑾为太子，及淮阳、东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陆凯卒。【◎《陆凯传》：凯乃心公家，忠恳内发。晧尝銜凯数犯颜忤旨，竟徙凯家于建安。】遣监军虞汜、【◎汜，虞翻第四子，见《翻传》及注引《会稽典录》。◎胡三省曰：汜，音祀。】威南将军薛珝、【◎洪饴孙曰：威南将军，一人，吴所置。◎胡三省曰：珝，况羽翻。】苍梧太守陶璜【◎苍梧郡，见《陶谦传》。◎赵一清曰：○《郡国志》苍梧郡领十一城，吴时析为临贺郡，惟有广信、高要、端谿、猛陵、鄣平五县。其临贺、谢沐、凭乘、富川属临贺，以荔浦属始安，而以合浦之临允来属。○《宋志》又云：苍梧太守领建陵、宁新，吴立。○盖增二县也。◎王先谦曰：三国吴苍梧郡领汉旧五，分置丰城、建宁、元溪、武城，入合浦之临允为十城。】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建安，详见《孙权传》赤乌二年注引《文士传》。◎胡三省曰：从荆州道踰岭而入交、广也，从建安道汎海而南也。】皆就合浦击交阯。

二年春，【◎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十二：神人在鄂州武昌县西，水路一百八十一里。○《历代帝纪》云：吴建衡二年，有神人骑白鹿从此山出。○《晋书·武帝纪》：太始六年春正月，吴将丁奉入涡口，扬州刺史牵宏击走之。○《晋书校文》曰：《丁奉传》是年无伐晋事，《孙晧传》同。惟前年奉曾攻晋谷阳，当即其事，而误列于是年也。◎弼按：

○《通鉴考异》曰：《吴志·丁奉传》建衡元年攻晋谷阳，晋帝纪不载，《奉传》不言入涡口，疑是一事。】万彧还建业。【自巴丘还也。】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三月，天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侯康曰：○《晋书·五行志上》云：时晧制令诡暴，荡弃法度，劳臣名士，诛斥甚众。后宫万余，女谒数行，其中隆宠佩皇后玺绶者多矣。故有火灾。◎或曰：天火曰灾，人火曰火。此“天火”，疑“大火”之误。】夏四月，左大司马施绩卒。【◎《陆抗传》：施绩卒，以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殿中列将何定【何定见后凤凰元年注。】白：“少府李勖【冯本“白”作“曰”，误。】枉杀冯斐，擅彻军退还。”勖及徐存家属皆伏诛。秋九月，何定将兵五千人上夏口猎。都督孙秀奔晋。【秀，孙权弟匡之孙，事见《匡传》。】是岁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晧举大众出华里，【◎胡三省曰：华里在建业西。◎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华里在江宁府西南。○《晋书·武帝纪》：太始七年三月，孙晧率众趋寿阳，遣大司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孙秀部将何崇帅众五千人来降。】晧母及妃妾皆行，东观令华覈等固争，乃还。【◎胡三省曰：东观令典校图书及记述。观，古玩翻。华，户化翻。覈，户革翻。◎弼按：《通鉴》作“华覈等固谏，不听”。】【◎《江表传》曰：初，丹阳刁玄使蜀，【刁玄使蜀，见《孙亮传》太平元年。玄事又见《孙登传》。】得司马徽与刘廙论

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

【◎姚范曰：黄旗紫盖之语，合以前卷注中陈化之封，魏文及晋、宋后禅授，似亦不得以此为诬。◎《宋书·符瑞志》：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弼按：陈化封魏文语，见《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书》。陈化据旧说以答魏文，刁玄诈增谶文以诳国人，何足为据？姚说失之。】又得国中降人，【宋本“国中”作“中国”。】言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晧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牛渚，详见《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行遇大雪，道涂陷坏，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车，寒冻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敌便当倒戈耳。”【◎胡三省曰：纣发兵与周武王会战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后以北。】晧闻之，乃还。】是岁，汜、璜破交阯，禽杀晋所置守将，【◎《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通鉴》：夏四月，吴交州刺史陶璜袭九真太守董元杀之，杨稷以其将王素代之。◎《通鉴考异》曰：○《璜传》云：出其不意，径至交趾。○按元乃九真太守，非交趾也。○《华阳国志》云：元病亡，杨稷更以王素代之。○按《武帝纪》：四月，九真太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则元非病亡。盖稷虽以素代元，未至郡而元死也。◎赵一清曰：○《晋书·陶璜传》：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孙晧时，交阯太守孙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谞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幹、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珝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才按，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珝、璜遂陷交趾，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璜子威，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一清案：遣察战调孔雀，乃孙休，非晧也，《传》误。又《晋书·解系传》“系字少连，济南著人”，此别是一人，非董元所杀者。○又《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一引《交州记》云：陶璜筑城，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蚕蛹，无头，长数丈，大十围，软软动，割腹肉如猪脂，遂以为臛，香美。璜啖一杯，于是三军皆食焉。

◎潘眉曰：禽杀晋守将，谓杀毛炅，禽杨稷、孟幹、爨能、李松等也。◎弼按：孟幹逃返洛阳，潘说误。】九真、日南皆还属。【◎九真、日南，均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赵一清曰：○《寰宇记》一百七十一：驩州，秦属象郡，汉属九真郡。吴置九德郡，治九德县。○《宋州郡志》：九德太守，故属九真，吴分立，领县有阳城、九德、越常，皆吴立。日南太守，秦象郡，汉帝更名，吴省，晋太康三年复置。○一清案：传中明有日南郡之名，似吴未尝废省也。盖以属国都尉之，不别置太守尔。○《水经·温水注》：晋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属国都尉，以其所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宋书·百官志》：郡守，秦官。汉末、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可知日南省置之义矣。◎王先谦曰：○洪亮吉云：沈《志》日南太守吴省，晋太康三年复置。○按《孙晧传》“建衡三年，虞汜、陶璜破交趾，九真、日南还属”，《华覈传》云“日南孤危”，《魏少帝纪》“九真、日南郡闻吕兴去逆效顺”，

《晋志》“吴黄武五年，以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则吴时有日南郡。沈《志》云吴省，盖误。案《温水注》由门浦至古战湾，吴赤乌十一年，魏正始九年，交州与林邑于

湾大战，初失区粟也。区粟即日南郡城。据此，似吴时失此郡，《水经注》与沈《志》合，

《吴志》所云日南，疑虚领其土耳。】【◎《汉晋春秋》曰：初，霍弋遣杨稷、毛炅等戍，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而城没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满而粮尽，乞降于璜。璜不许，而给粮使守。吴人并谏，璜曰：“霍弋已死，无能来者，可须其粮尽，然后乃受，使彼来无罪，而我取有义，内训吾民，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炅粮尽，救不至，乃纳之。【◎《通鉴考异》曰：《汉晋春秋》所云如是。《华阳国志》则云稷等破，被囚，稷欧血死，炅骂贼死。二者相戾，不可得合。而《晋·陶璜传》兼载之。按孙晧猜暴，恐璜不敢以粮资敌，今从《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曰：稷，犍为人。【冯本“犍”作“揵”，误。犍为，见《蜀志·刘焉传》。】炅，建宁人。【冯本“建”作“揵”误。建宁，见《蜀志·后主传》建兴三年。】稷等城中食尽，死亡者半，将军王约反降，吴人得入城，获稷、炅，皆囚之。孙晧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欧血死。晋追赠交州刺史。初，毛炅与吴军战，杀前部督修则。陶璜等以炅壮勇，欲赦之。而则子允固求杀炅，炅亦不为璜等屈，璜等怒，面缚炅诘之，曰：“晋兵贼！”【◎赵一清曰：“兵”字衍。◎弼按：《陶璜传》无“兵”字。】炅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吴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骂曰：“庸复作贼？”炅犹骂不止，曰：“尚欲斩汝孙晧，汝父何死狗也！”乃斩之。晋武帝闻而哀矜，即诏使炅长子袭爵，余三子皆关内侯。◎此与《汉晋春秋》所说不同。【◎今本《华阳国志》所载与此少异，兹录与下：泰始七年春，吴王孙晧遣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帅二十万军，与扶严恶夷，合十万，伐交趾。稷遣炅及将军建宁孟岳等击之，战于封溪，众寡不敌，炅等败绩，仅以身免，还交趾，固城自守。破败之后，众才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万余口。陶璜围之，杜塞蹊迳，救援不至，虽班粮约食，犹不供继。至秋七月，城中食尽，病饿死者大半。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反应陶璜，以梯援外，吴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即斩稷长史张登、将军孟通及炅并交趾人邵晖等二千余人。受晧诏，传稷秣陵。故梏稷及孟幹、爨熊、李松四人于吴，通四远消息。稷至合浦，发病欧血死。传首秣陵，弃其尸丧于海。幹、松、熊至吴，将加斩刑。或说晧：“宥免幹等，可以劝边将。”晧原之。欲徙付临海郡。初，稷等私誓，不能死节，困辱虏手，若蒙未死，必当思求北归。稷既路死，幹等恐北路转远，以吴人爱蜀侧竹弓弩，言能作之。晧转付部为弓工。九年，幹自吴逃返洛阳，松、熊为晧所杀。初，晋武帝以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幹至，表状，乃追赠交州刺史，封松、熊后嗣侯焉。◎吴士鉴曰：《陶璜传》云稷等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是降于吴也。故《华阳国志》言将军王约反降，吴人得入城。稷、炅既降，修则之子允欲复父讎，乃剖割炅之腹心，既久斩之。迨送稷等至合浦，炅已前死。此事前后甚明。裴注谓《华阳国志》与《汉晋春秋》所说不同，殆未深考。◎何焯曰：《华阳国志》欲见蜀士之多耳，当从习氏。◎赵一清曰：修则又有子曰湛，晋新昌太守迎之，主交州事，陶侃诱湛诣交州刺史王谅，为谅所杀，见《晋书·忠义传》。◎弼按：修允为合浦、桂林太守，见后天纪三年。】】大赦，分交阯为新昌郡。【◎《晋书·地理志》：交州新昌郡，吴置，统六县，治麋泠。◎《郡国志》：交趾郡麊泠。◎惠栋曰：麊，《说文》作“ ”，从米，尼声。小颜音麋零。◎王先谦曰：吴改属新昌郡。◎谢鍾英曰：《薛琮传》称交州泠，时未置新昌，故云。◎邹代钧曰：今越南太原道境。洪《志》、吴《表》从《通典》，谓吴置新兴郡，非也。】诸将破扶严，【◎潘眉曰：时梁奇为扶严贼帅，见《陶璜传》。】置武平郡。【◎《晋书·地理志》：交州武平郡，吴置，统县七，治武宁。◎洪亮吉曰：武宁，沈《志》“吴立”。《通典》“安南府属有武平”，注“旧县”，疑当时复有武平县，或晋省也。◎谢鍾英曰：○《舆地广记》：武平县本东汉封溪县地，吴置武宁县。及立武平都，晋以后因之。○鍾英按：“武宁”系“武平”之讹。《晋志》“武平郡武宁”，《舆地广记》“吴置武宁县”，并当作“平”。作“宁”者，

传写之误。今地缺。◎吴增僅曰：○《晋志》交趾、武平二郡各有武宁县，二郡界边，未应无功。○沈《志》云：武宁，吴立。何《志》：“武帝立。”《太康地志》无此县，而交趾有。

* 《舆地广记》：吴立武宁县及武平郡。○以是参考，疑吴初立武宁，属交趾，后又移属武平也。洪《志》疑误据。◎杨守敬曰：沈《志》武宁属九真，不属武平。据其言，则晋时交趾郡有武宁，武平郡无武宁。此皆《晋志》之误，不用调停。《舆地广记》即本《晋志》，不足据。◎弼按：○《晋志》交趾、武平二郡，《宋志》交趾、九真二郡，俱有武宁，必有一误。谢、吴、杨所疑皆是。○《晋书·陶璜传》：孙晧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徒弟阻险，夷獠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据《璜传》所云，其开置南服之功，谋略远著。吴增僅历举璜所置三十余县，文繁不备录。】以武昌督范慎为太尉。【范慎事见《孙登传》及注引《吴录》。《吴录》作“武昌左部署”。吴于濒江要地，皆置都督。】右大司马丁奉、司空孟仁卒。【◎《通鉴》：九月，吴司空孟仁卒。十二月，右将军司马丁奉卒。◎胡三省曰：据《丁奉传》，当书“右大司马、左军师”。】【◎《吴录》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江夏，见《魏志·文聘传》。】本名宗，避晧字，易焉。【◎钱大昭曰：古者避名不避字，晧字元宗，似无可避。然《吴录》载休诏云“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则孙吴时似有避字之说矣。】少从南阳李肃学。【李肃事见《步骘传》及注引《吴书》。】其母为作厚蓐大被，【冯本“蓐”作 “褥”。】或问其故，母曰：“小儿无德致客，学者多贫，故为广被，庶可得与气类接也。”其读书夙夜不懈，肃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谢其母，母曰：“但当勉之，何足泣也？”据亦稍知之，除为盐池司马。【◎冯本“盐”作“监”。◎赵一清曰：○作“监”是也。孟宗时为雷池监司马。○

《方舆纪要》卷二十六：雷池在南直安庆府望江县东三十里，源出宿松县界，东流二百余里，经县东南积而为池，又东十五里入江，亦曰雷港，亦曰雷江口，亦曰大雷江。】自能结网，手以捕鱼，作鲊寄母，母因以还之，曰：“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我，非避嫌也。”迁吴令。时皆不得将家之官，每得时物，来以寄母，常不先食。及闻母亡，犯禁委官，语在《权传》。特为减死一等，复使为官，盖优之也。【◎赵一清曰：○《世说》注引《孟嘉别传》曰：宗葬武昌，子孙家焉。○《御览》卷四十三引《孟宗别传》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训之以礼。宗初为雷池监，奉鱼于母，母还其所寄，遂绝不复食鱼。后宗典和粮谷，乃表陈曰：“臣昔为雷池监，母三年不食鱼，臣若典粮谷，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敢以死守之。”○又卷二百六十二引《孟宗别传》曰：宗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时人生子以孟为名。

* 又卷二百二十九引《别传》曰：宗为光禄勋，大会。宗先少饮酒，后有强之饮者，一杯便吐。传诏司察，宗吐麦饭，察者以闻。诏问麦饭意，答言：“臣家足有米，麦饭愚臣所安，是以食之。”上乃叹息曰：“至德清纯如此。”】◎《楚国先贤传》曰：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累迁光禄勋，遂至公矣。【◎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五：孟宗宅在舒州望江县北一里，即哭竹生笋之处。○《方舆纪要》卷九十一：嘉兴府东南有孟宗堰，盖宗为吴令时所筑也。】】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

凤皇元年秋八月，征西陵督步阐。阐不应，据城降晋。【◎夷陵，吴改曰西陵，属宜都郡，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本志《步阐传》：凤皇元年，召阐为绕账督。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征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于是据城降晋。◎《水经·江水注》：江水出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迴略满。故城洲上城周五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孙晧凤皇元年，骘息阐复为西陵督，据此城降晋。晋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为陆抗所陷也。江水又东迳故城北，所谓陆抗城也。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遣乐乡都督陆抗围取阐，【◎《陆抗传》：建衡二年，拜抗都督信

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水经·江水注》：江水又径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江水又东，右合油口，又东迳公安县北。◎《晋书·杜预传》：太康元年，杜预遣奇兵八百，夜渡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吴乐乡督孙歆与江陵督任延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宋白曰：乐乡者，春秋鄀国之地，其城陆抗所筑，在松滋县界。◎胡三省曰：乐乡城在松滋县东。乐乡城北江中有沙碛，对岸踏浅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方舆纪要》：乐乡城今松滋县东七十里，三国吴所筑，朱然尝镇此。陆抗改筑，屯兵于此。◎弼按：春秋鄀国地，两汉为南郡鄀县，〖前汉作“若”。〗在今湖北襄阳府宜都县东南。宋白指为乐乡，殆因《括地志》故鄀城在乐乡东北，《元和志》春秋鄀国城在乐乡县北而误。此唐之乐乡县，非三国吴之乐乡也。赵一清引《方舆纪要》云乐乡在荆门州北者，其误亦同。】阐众悉降。【抗破阐事详见《抗传》。】阐及同计数十人【冯本“计”作“讨”，误。】皆夷三族。【陆抗之克不错，晧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见本传末注引干宝《晋纪》。】大赦。是岁，右丞相万彧被谴忧死，【◎潘眉曰：○自凤皇二年至天纪二年，不书何人为丞相。考《吴禅国山碑》有丞相沇，时在天玺元年，然则凤皇后天纪前有名沇者为丞相，史阙不书，碑又不详其姓，不可考矣。○又按《真诰》注引《许长史世谱》云：吴丞相许晏，字孝然，长史四世族祖也。○考许晏仕吴，官至执金吾，未为丞相。嘉禾二年使辽东，为公孙渊所斩，时则顾雍方为丞相也。】徙其子弟于庐陵。【庐陵，见《孙策传》。】【◎《江表传》曰：初晧游华里，【华里，见上年。】彧与丁奉、留平密谋曰：“此行不急，若至华里不归，社稷事重，不得不自还。”【◎赵一清曰：《陆凯传》注引《吴录》言平与奉有隙，故所谋不行。《江表传》之言，未得为实。◎弼按：据《吴录》所云，为宝鼎元年孙晧谒庙时事；据《江表传》所云，为建衡三年孙晧游华里时事。前为陆凯主谋，后为万彧主谋，与谋者皆为丁奉、留平。《通鉴考异》谓陆凯尽忠执义，必不为此事。况晧残酷猜忌，留平庸人，若闻凯谋，必不能不泄，殆虚语耳云云，其说诚为近理。惟徙陆凯家于建安，徙万彧子弟于庐陵，其事相同，或为一再密谋之因。赵说似指为一事，误。

◎又按：留平谏杀王蕃，实非庸人，《通鉴考异》似失之。】此语颇泄。晧闻知，以彧等旧臣，且以计忍而阴衔之。后因会，以毒酒饮彧，传酒人私减之。又饮留平，平觉之，服他药以解，得不死。彧自杀。平忧懑，【懑，音闷，又音满。】月余亦死。【◎沈家本曰：○独不及丁奉者，盖奉已先卒。○《奉传》：建衡三年，或有毁之者，晧追以前出军事，徙奉家于临川。

* 传不言所毁何语，殆即华里之谋欤？】】何定奸秽发闻，【◎胡三省曰：闻，音问。】伏诛。晧以其恶似张布，追改定名为布。【◎《江表传》曰：定，汝南人，本孙权给使也，后出补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晧以为楼下都尉，【◎洪饴孙曰：楼下都督，一人，吴置。】典知酤籴事，专为威福。而晧信任，委以众事。定为子求少府李勖女，不许。定挟忿谮勖于晧，晧尺口诛之，焚其尸。【杀李勖事见建衡二年。】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通鉴》“好”作“御”。】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通鉴》“直”下有“缣”字。】御犬率具缨，【◎《通鉴》“缨”下有“绁”字。◎胡注：绁，私列翻，系也。】直钱一万。一犬一兵，养以捕兔供厨。所获无几。吴人皆归罪于定，而晧以为忠勤，赐爵列侯。【陆凯面责何定，见《凯传》。贺邵上疏，言何定恃宠放恣，见《邵传》。】◎《吴历》曰：中书郎奚熙谮宛陵令贺惠。【丹阳郡治宛陵，见《孙策传》。】惠，劭弟也。【邵有传。】遣使者徐粲讯治，熙又谮粲顾护不即决断。晧遣使就宛陵斩粲，收惠付狱。会赦得免。【◎赵一清曰：此注当在三年杀奚熙下，错简于此。◎弼按：三年，奚熙为临海太守。《吴历》云为中书郎，其事或在是年，非错简也。熙事又见《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

二年春三月，以陆抗为大司马。司徒丁固卒。【◎赵一清曰：○《世说》注引《会稽后贤记》：丁潭字世康，山阴人，吴司徒固曾孙。沈婉有雅望，少与孔愉齐名，仕至光禄大夫。

○《晋阳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张伟康俱著名，时谓会稽三康。○《寰宇记》卷九十四：

丁固墓在湖州武康县东十五里。】秋九月，【◎赵一清曰：○《晋书·武帝纪》：太始九年七月，吴将鲁淑围弋阳，征虏将军王浑击败之。○《王浑传》曰：浑假节、领豫州刺史。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淑向弋阳，莹向新息，时州兵并放休息，众裁一旅。浮淮潜济，出其不意，击破之。】改封淮阳为鲁，东平为齐，又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胡三省曰：十一王，史逸其名。】王给三千兵。大赦。晧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洪饴孙曰：司市中郎将，一人，吴置。】素晧幸臣也，恃晧宠遇，绳之以法。妾以愬晧，【◎胡三省曰：“愬”与“诉”同。】晧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胡三省曰：据《晋书·温峤传》，峤讨苏峻于石头，结垒于四望矶。又据《南史》，石头有四望山。盖山下有矶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四望山在升州上元县西北十五里，高十七丈，可望四方，以为名。◎梁章钜曰：○四望，山名。○《元和志》：四望山在上元县西北八里。】是岁，太尉范慎卒。

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太平三年，封故齐王奋为章安侯，见《孙亮传》。章安，见《孙权传》黄武四年。奋，孙权第五子。】临海太守奚熙【临海郡治章安，见《孙权传》太元元年。】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

【◎建安，见《孙权传》赤乌二年。◎宋白曰：吴分侯官之地立建安县，又立曲郍都尉主谪徙之人作舟船。◎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晋安太守，晋武帝分建安立。领县有原丰令，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温麻令，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又永嘉太守领县有横阳令，太康四年，以横藇船屯为始阳，后更名此，又一作船处也。○《方舆纪要》卷九十四作横，与“屿”字同。】【◎《会稽邵氏家传》曰：【◎沈家本曰：《隋志》不著录，二唐志十卷，不题会稽，亦无撰人。《书钞·设官部》、《御览·职官部》、《人事部》、《文部》、

《方术部》、《火部》并引《邵氏家传》。】邵畴字温伯，时为诞功曹。诞被收，惶遽无以自明。畴进曰：“畴今自在，畴之事，明府何忧？”遂诣吏自列，云【◎胡三省曰：自列，犹自陈也。】不白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罪。吏上畴辞，晧怒犹盛。畴虑诞卒不免，遂自杀以证之。临亡，置辞曰：“畴生长边陲，不闲教道，得以门资，厕身本郡，踰越侪类，位极朝右，

【◎胡三省曰：郡功曹，位居郡曹之右。】不能赞扬盛化，养之以福。今妖讹横兴，干国乱纪，畴以噂之语，【◎胡三省曰：噂，祖笨翻。，达合翻。噂，聚语也。】本非事实，虽家诵人咏，不足有虑。天下重器，而匹夫横议，疾其丑声，不忍闻见，欲含垢藏疾，【◎《左传》曰：川泽纳汙，山薮藏疾，国君含垢。】不彰之翰笔，【《通鉴》“笔”作 “墨”。】镇躁归静，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执斯旨，故诞屈其所是，默以见从。【◎胡三省曰：谓诞从畴之说，默而不白妖言也。】此之为愆，实由于畴。谨不敢逃死，归罪有司，唯乞天鉴，特垂清察。”吏收畴丧，【监本“吏”作“更”，误。】得辞以闻，晧乃免诞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畴亡时，年四十。晧嘉畴节义，诏郡县图形庙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胡三省曰：《江表传》作“备海督”，盖督临海、建安、会稽三郡也。】熙发兵自卫，【《通鉴》 “卫”作“守”。】断绝海道。熙部曲杀熙，送首建业，夷三族。【◎《孙奋传》：诛奋及其五子，国除。◎《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云：晧舅子何都，颜状似晧，云都代立。临海太守奚熙信讹言，举兵欲还诛都，都叔父信时为备海督，击杀熙，夷三族云云。◎案：《江表传》所云奚熙举兵事，与此互异，彼作“何信”，此作“何植”，亦异。◎钱大昕曰：孙奋被诛，并及其五子，当书于《晧传》。】秋七月，【◎赵一清曰：○《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秋七月壬午，吴平虏将军孟泰、偏将军王嗣等率众降。九月癸亥，以大将军陈骞为太尉，攻拔吴枳里城，获吴立信校尉庄祜。吴将孙遵、李承帅众寇江夏，太守稽喜击破之。十二月，吴威北将军严聪、扬威将军严整、偏将军朱买来降。○一清案：“朱买”下史落“臣“字。

◎弼按：朱买臣为汉人，朱买为吴人，赵说误。】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马陆抗卒。自改年及是岁，【凤皇元年至三年。】连大疫。分郁林为桂林郡。【◎郁林，见

《孙权传》赤乌二年。◎《宋书·州郡志》：桂林太守，本县名，属郁林。吴孙晧凤皇三年分郁林，治武熙。武熙令，本曰武安，应是吴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晋志》：桂林郡治潭中。◎洪亮吉曰：盖平吴后移治潭中。◎《一统志》：武安故城，今广西柳州府象州境。】

天册元年，【◎陈本提行，各本均未提行，误。◎沈家本曰：凤皇三年甲午，天册元年乙未。梁章钜谓凤皇三年即天册元年，亦误。◎弼按：天册元年即晋武帝咸宁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年。【◎《晋书·武帝纪》：咸宁元年六月，吴人寇江夏。】

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临平湖，见《孙权传》赤乌十二年注引《吴录》。】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赵一清曰：○《晋书·艺术传》：陈训字道元，历阳人。少好秘学，孙晧以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晧政严酷，训知其必败而不敢言。时钱唐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阳。晧以问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将有舆榇衔璧之事，非吉祥也。”寻而吴亡。训随例内徙，拜谏义大夫。○一清案：《续汉志·舆服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吴既建号为帝，而有青盖入洛之谣，非降黜而何？】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潘眉曰：○按《禅国山碑》云：旃蒙协洽之岁，受上天玉玺，文曰“吴真皇帝”，乃以柔兆涒滩之岁，纪号天玺，用彰明命。○是得玺在天玺前一年，今书得函在本年者，非。】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会稽太守车浚、【◎胡三省曰：车姓出于田千秋。车，昌遮翻。◎赵一清曰：○《刘氏小说》云：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早钦风彩，何乃龙蟠凤峙，不肯降顾邪？”答曰：“诚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纳，同尼父之善诱。然蜥蜴不能假重云以升举，鷃雀不能从激风以飞扬，是以无因尔。”时坐上宾客多是吴人，皆相顾谓曰：“武陵蛮夷郡，乃有此彦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乃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逊叹曰：“国其昌也，乃有斯人。”】湘东太守张咏【湘东郡，见《孙亮传》太平二年。】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江表传》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无资粮，表求振贷。晧谓浚欲树私恩，遣人枭首。又尚书熊睦【◎胡三省曰：○黄帝有熊氏。○《姓谱》：楚鬻熊之后，此以名为氏者也。】见晧酷虐，微有所谏，晧使人以刀环撞杀之，身无完肌。【◎胡三省曰：史详言吴主之昏虐。撞，直江翻。】】秋八月，京下督孙楷降晋。【◎楷事见《孙韶传》。《晋书·武帝纪》楷降在六月。◎胡三省曰：京下督，镇京口。楷，孙韶之子。】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鄱阳，见

《孙权传》建安八年。历阳，见《孙策传》。◎胡三省曰：《晋志》鄱阳郡无历阳县，有历陵县，“阳”当作“陵”，今饶州。《图经》亦载鄱阳历陵县有石印山。◎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五：鄱阳山在饶州府西北百十五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又名石印山。《三国志》孙晧天玺元年，鄱阳历陵有山石文理成字，即鄱阳山也。历陵，今九江府德安县。孙吴时山盖当二县之间。○一清案：“阳”字以《寰宇记》校当作“陵”。历阳，今和州也，不属鄱阳。“士”即“土”字，古通。◎梁章钜曰：○《舆地纪胜》云：历阳山在和州西北四十里，即孙晧所祭之石印山。○案沈《志》，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历阳，是吴、魏时为战争之地，其县已废，亦不为吴有，且亦不属鄱阳。◎沈钦韩曰：历陵，今九江府德安县。“阳”

字盖“陵”字之误。◎谢鍾英曰：○《寰宇记》：石印山在鄱阳县北。◎沈家本曰：按文“历阳”乃“历陵”之误。历陵县两汉并属豫章。〖两汉志。〗建安十五年，孙权分豫章立鄱阳郡，

〖《吴主传》。〗故历陵属鄱阳。《晋志》历陵属鄱阳郡，此其确证也。梁氏以和州历阳山当之，故妄自生疑而不得其实。◎弼按：《吕范传》亦误以历陵为历阳，其误与此同。吴增僅有说，详见《吕范传》。】【◎江表传曰：历阳县有石山临水，【◎沈钦韩曰：“石”下当脱“印”字。

◎潘眉曰：“石山”当作“历山”，下云“祭历山”是也。◎弼按：沈说是，潘说非。】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官本《考证》曰：宋本“七”作“土”。】穿中色黄赤，不与本体相似，俗相传谓之石印。又云，石印发封，天下当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时历阳长表上言石印发，晧遣使以太牢祭历山。【◎沈钦韩曰：“历”下脱“陵”字。】巫言，石印三郎说【◎或曰：石印三郎与罗阳王表可谓祖武孙绳。◎弼按：罗阳王表，见《孙权传》太元元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晧。晧大喜曰：“吴当为九州作都、渚乎！【◎官本《考证》曰：宋本无“为”字。】从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重遣使，以印绶拜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吴兴，见《孙坚传》。阳羡，见《孙权传》卷首。】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冯本“大”作“人”。】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襌国山。【国山，见《孙权传》“阳羡”注，又见《孙亮传》五凤二年。】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集古录》曰：《吴国山碑》，孙晧天册元年〖◎弼按：当作 “天玺元年”。〗禅于国山，改元天玺，〖◎弼按：当作“改元天纪”。〗因纪其所获瑞物，刊石于山阴，是岁，晋咸宁元年。〖◎弼按：当作“二年”。〗后五年，晋遂灭吴矣。〖◎弼按：当作“后四年”。〗◎《金石录》曰：《国山碑》叙孙晧即位以后郡国祥瑞，凡千余言。◎《云麓漫钞》曰：《国山封禅碑》，土人目为囤碑，以其石圆八出，如米廩云。字画奇古，岁久多磨灭，访得旧刻，以今文写之。碑中大概言符瑞，初无可取，姑备录之，以见晧之亡有自矣。

◎卢熊跋曰：按碑云旃蒙协洽之岁，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渊献，遂受玉玺，文曰“吴真皇帝”，乃天册元年乙未正月辛亥。又云柔兆涒滩之岁，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纪号天玺。先行禅礼，纪勒天命。则岁丙申矣。太尉璆即宏璆，曲阿人，祖咨，孙权外甥。璆官至中书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称兼司徒董朝。国史莹、覈，即光禄勋薛莹、东观令华覈。熊参考传记，盖以吴郡掘银而改天册，海盐玉玺有文曰“吴真皇帝”而改天玺，历阳山石文字而改天纪。碑云湖泽开通，即临平湖开之事；石室山石开发，即海盐、阳羡之事。当时海盐亦属吴郡，旧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略曰“旃蒙协洽之岁，得玉玺，文曰‘吴真皇帝’”，与此碑合。疑陈寿所书“石函小石刻皇帝字”，误合临平湖开之文。史云于历阳刻铭，今世亦不见有此文字，如严山神谶、海盐玉玺、国山刻文，史家不能备载，此文欧、赵二家皆有著论矣。其字画形势绝与《神谶》相似，第石质坚顽，土人就其上镌刻，故行款广狭长短微有不同。宋黄伯思谓皇象书，字势雄伟，殊不审皇象在孙权时与严范、郑姥等号八绝，则《神谶碑》亦苏建无疑也。东汉碑碣多尚隶书，独此二篆有周、秦遗意。《神谶》险劲峻拔，《国山》纯古秀茂，可与崔子玉书《张平子碑》相颉颃，若《永建麟凤赞》、《魏石经》中篆文，弗足论也。

◎《两汉金石记》曰：碑侈陈符瑞，词多诬诞，即后人或取以考核史志前后年月，究无确据，皆无关于著录之大者。惟篆势遒劲，为三国孙吴时之迹，是为古物可玩耳。是碑“玉”皆书作“王”，“一”皆书作“弌”，“四”或作“亖”，“七”皆作“桼”，皆古体之仅存者。“桼”字则洪氏尝说之矣，“廿”、“卅”字则古本《左传》已然，惟“筵”字篆势不甚可解，而又极分明，姑从诸家录作“筵”耳。◎吴骞《国山碑考》曰：碑形微圜而楕，东西二面广，南北狭四之一，字径二寸，文起东北而南、而西，讫于西北，凡千余言。碑首上锐而微洼，石色绀碧，风雨剥蚀，东与北二面文字尤多漫灭。南面下方石碎，脱去十余字，而西面上截泐纹尤深，更历岁月，当折一角矣。按《吴志》所纪，合之碑文，颇多疑义。《志》于临平湖得函改元大赦下，历阳山石成字，又云改元大赦。两言改元，盖上所云乃改本年为天玺元年，

下所云明年改元，则改次年为天纪元年也。据碑，旃蒙协洽乙未之岁得玉玺，文曰“吴真■帝”，以柔兆涒滩之岁改元天玺，是以海盐六里山得石玺在天册元年，而改次年为天玺元年，非因临平石函而改本年为天玺元年。临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泽闿通，却未因之以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周处**]**”五字疑亦羡文，盖当日实秪遣董朝一人至阳羡封禅国山。观碑后列诸臣名，而处独不预，可见处素刚正，必不藉此以阿其主。既见《泛舟录》、《毘陵志》等所说多同，其诸家辨说中卢公武跋考核较详，第谓此碑字画绝与《神谶》相似，则仍踵长睿之论，【长睿，黄伯思之字。】所不解也。至若碑所列诸臣名，自宏璆至华覈诸人外，如执金吾修，当即滕循，“循”与“脩”古通，故《三国志·晧传》作“滕循”，而《吕岱传》注及《晋书》并作“滕脩”，《隶释》谓二字止争一画，恐非。余若丞相沇，大司徒燮，城门校尉歆，尚书直、晃、昌，俱未见于《国志》，惟《晋书·杜预传》有“吴都督孙歆”，《甘卓传》“父昌，吴太子太傅”，此城门校尉歆、尚书昌，岂即其人乎？俟更考之。

◎王昶曰：《神谶》、《国山》刻碑之事，不载《吴志》，惟裴松之注于《孙晧传》历阳山石文理成字之下，采《江表传》有刻石立铭语，其碑今已不见，甚矣，金石之与史相表里也。然

《续汉志·祭祀志》注引《阳羡封禅碑》云神鱼吐书、白鲤腾船者二，灵絮神蚕、弥被原野者三。《梁书·许懋传》亦论及国山封禅事，则唐以前此碑甚显，而陈《志》、裴注皆遗之，何哉？《志》纪当时符瑞，止吴郡得银，临平湖得石函，历阳山石诸异，而碑中所叙者，至一千二百八十有一。盖晧淫酗残虐，大命将坠，天出反常者以戒之，而侈然自喜，妄意为太平之兆，于是群臣百姓造作奇诡，争相献媚，以至繁夥不可胜数，理必然矣。国山钜宜兴西南五十里，此碑实在其上。《太平寰宇记》述陈暄《记》云土人相传碣下埋金函玉璧、银龙铜马之属，晧疑有王气，故以此物镇之，俗呼为董山，以董朝所封故耳。《吴志》称封禅之役，朝与周处奉使。宋周必大、史能之诸人并以碑无处名，断史之误。近海盐吴君骞著《国山碑考》，因谓处素刚正，必不藉此阿主，且谓史有羡文，误矣。昶少时尝至碑所，审其方位，前十四行文为碑起处，即周所谓碑字东面剥裂糢糊者也，今拓文前半虽多缺蚀，而《云麓漫钞》载“丞相沇”下有“兼太常处奉迎”之文，则处名自见前幅，后不再署者，或缘事中返，或未与议礼，因而从略，不得于此致疑也。◎赵一清曰：○此即《孙亮传》之离里山大石也。○《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国山在常州宜兴县西南五十里。《舆地志》云，本名离里山，山有九峰相连，亦名九斗山，亦名升山。吴五凤二年，其山堕大石自立，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围三寸。归命侯又封禅为中岳，改名国山，改元以叶石文，石今见存。◎王鸣盛曰：《吴禅国山碑》见赵氏《金石录》，其文久漫灭。赵跋约举其文，仅百许字。吴**[**玉**]**搢《金石存》云此碑篆书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皆不可辨识。惟赵彦卫《云麓漫钞》载之颇详，约八九百字。前历言诸祥瑞，后云“旃蒙协洽之岁，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渊献，受上天玉玺，文曰‘吴真皇帝’。乃以柔兆涒滩之岁，钦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纪号天玺，实彰明命。于是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执金吾修，城门校尉歆，屯骑校尉悌，尚书令忠，尚书昬、直、晃、昌，国史莹等，佥以为众瑞毕至，宜行禅礼，遂于吴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云云。考旃蒙协洽为乙未，陬訾之舍为亥月。据碑则得石文本是天册元年十月事，是年岁在乙未，故于明年改元天玺。柔兆涒滩是丙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禅礼，故明年改元天纪也。大司空朝即兼司徒董朝，而碑无周处，《晋书·处传》言“处仕吴，为东观左丞，孙晧末为无难督”，则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盖其所兼之虚衔耳。◎潘眉曰：碑称大司空董朝，考建衡三年，司空孟仁卒，朝当以是年为司空。凤皇二年，司徒丁固卒，朝当以司空兼司徒，故碑称大司空，而史称兼司徒也。】

天纪元年【晋咸宁三年。】夏，夏口督孙慎出江夏、汝南，烧略居民。【◎孙慎事见《孙桓传》注引《吴书》。◎《晋书·武帝纪》：是年夏五月，吴将邵凯、夏祥帅众七千余人来降。十二月，吴将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通鉴》同。◎胡注：○江夏郡属荆州，

汝南郡属豫州，相去甚远。○沈约《宋志》：江夏太守治汝南县。本沙羡地，晋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为汝南。○则此时江夏郡未有汝南县也。无亦史追书乎？◎《晋书·羊祜传》：吴人寇弋阳、江夏，略户口，诏诘祜不追讨之意。祜曰：“江夏去襄阳八百里，比知贼问，贼去已经多日矣。步军方往，安能救之哉！”】初，驺子张俶【局本“张”作“孙”，误。】多所谮白，累迁为司直中郎将，【◎洪饴孙曰：司直中郎将，一人，吴置，主弹劾非法。】封侯，甚见宠爱，是岁奸情发闻，伏诛。【◎《江表传》曰：俶父，会稽山阴县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为司直，有罪乞不从坐。”晧许之。俶表立弹曲二十人，【宋本“立”作“正”，

《通鉴》作“置”。】专纠司不法，于是爱恶相攻，互相谤告。弹曲承言，收系囹圄，【◎官本《考证》曰：监本讹“收累”，今改正。】听讼失理，狱以贿成。人民穷困，无所措手足。俶奢淫无厌，取小妻三十余人，【宋本“三十”作“二十”。小妻，解见《魏志·文德郭后传》。】擅杀无辜，众奸并发，父子俱见车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大赦。【◎《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一月，吴昭武将军刘翻、厉武将军祖始来降。◎《通鉴》：吴人大佃皖城，欲谋入寇。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遣扬州刺史应绰攻破之，斩首五千级，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践稻田四千余顷，毁船六百余艘。是年，羊祜以病求入朝，面陈伐吴之计。祜疾笃，举杜预自代。祜卒，预至镇，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

三年夏，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合浦郡，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修允事见前建衡三年注。部曲督，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允转桂林太守，【桂林郡，见前凤皇三年。】疾病，住广州，【广州，见《孙休传》永安七年。】先遣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诸夷。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晧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通鉴》 “科”作“料”。】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合聚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吴于要地置督。】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兴广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苍梧，族攻始兴。【◎《郡国志》：南海郡治番禺。◎《一统志》：故城，今广州府南海县治。◎互见《蜀志·刘焉传》“交阯牧”**[**注**]**。苍梧，见《魏志·陶谦传》。始兴，见前甘露元年。王蕃家属蕃二弟不为马用，见害，见《蕃传》。】【◎《汉晋春秋》曰：先是，吴有说谶曰：【监本“先”作“下”误。】“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监本、官本“亡”作“世”，误。】晧闻之，文武职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孙者，皆徙于广州，不令停江边。及闻马反，大惧曰：“此天亡也。”】八月，以军师张悌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为司徒。【牛渚，见《孙策传》。】执金吾滕循为司空，【◎赵一清曰：○循，当作“脩”。○《晋书》列传：滕脩，字显先，南阳西鄂人。仕吴为将帅，封西鄂侯。孙晧时，代熊睦为广州刺史，甚有威惠。征为执金吾。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为乱，晧以脩为岭表所伏，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未克而王师伐吴，脩率众赴难。至巴丘而晧已降，乃缟素流涕而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脩**]**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封武当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谥曰声。子并上表诉，赐谥曰忠。◎吴士鉴曰：《吕岱传》注引王隐《交广记》作“滕脩”，《禅国山碑》亦作“滕循”。“脩”与“循”字形相近易讹。如《后汉书·袁绍传》吴循，《魏志·袁绍传》作“吴脩”；《魏志·三少帝纪》注引《魏书》、《蜀志·张嶷传》皆有郭脩，而《费祎传》作“郭循”，皆是。◎弼按：《通鉴》作“滕脩”。】未拜，转镇南将军，假节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讨马、兴、族，【局本“兴”作“与”，误。】遇于始兴，未得前。马杀南海太守刘略，【◎赵一清曰：刘略即留赞子，见前《孙亮传》。◎弼按：○《孙亮传》“五凤二年，留略为东海太守”，赵氏谓“东海”应作“南海”，是也。留赞二子略、平并为大将，见《孙峻传》注引《吴书》。留平事见前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又见《王蕃传》，然俱不云留略

为太守也。略名虽同而姓则异，赵氏谓刘略即留赞子，似不能无疑。又案《晋书·武帝纪》， “太康元年，杀吴西陵都督留宪”，《杜预传》作“刘宪”，《王濬传》作“留宪”，当时留、刘颇易相混。○《广韵·十八尤》云：留亦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后汉末避地会稽，遂居东阳，为郡豪族。○据此，则留赞为会稽人，自以作“留”为是。】逐广州刺史徐旗。晧又遣徐陵督陶濬将七千人【徐陵，见《孙权传》黄武元年。】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郁林，见《孙权传》赤乌二年。】当与东西军共击马。

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三分。又有买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冯本“叶”作“菜”，误。】绿色。【◎晋、宋《五行志》“黄耇”作“黄狗”，引干宝说曰：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称不改，而贵贱大殊，天道精微之应也。◎潘眉曰：干宝以黄狗对黄龙，故曰“贵贱大殊”，◎又曰：○鬼目，见《尔雅》。○郭璞云：子如耳环，赤色丛生，《神农本草》谓之羊蹄。○陶隐居云：今人呼为秃菜。○盖无长丈余者。荬菜即苦荬菜。○《通艺录》云：苦荬菜八九月生，叶皆从根出，不生茎。○亦无高至四尺者。今鬼目长丈余，苦荬长四尺，如枇杷形，此皆所以为妖也。】东观案图，

【◎《通鉴》作“东观案图书”。◎胡三省曰：吴有东观令。观，古玩翻。】名鬼目作芝草，买菜作平虑草，【◎潘眉曰：○扬雄《甘泉赋》注：如淳曰：“并闾，其叶随时改，政平则平，政不平则倾。”颜师古曰：“如氏所说，自是平虑耳。”今东观以荬菜为平虑，亦以生于吴平家，因附会为瑞称耳。然黄狗固土德之衰微，而吴平亦归命之恶谶也。】遂以耇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胡三省曰：以汉制言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服之。】

冬，晋命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胡三省曰：伷，音胄。吴主权作堂邑涂唐，即其地。◎弼按：堂邑涂塘见《孙权传》赤乌十三年。伷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注引《汉晋春秋》。◎《晋书·琅邪王伷传》：伷字子将，出为镇东大将军，封琅邪王。平吴之役，率众数万出涂中，孙晧奉笺送玺绶，诣伷请降。】安东将军王浑、【浑事见《魏志·王昶传》及注。】扬州刺史周浚【◎《晋书·周浚传》：浚字开林，汝南安成人。随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戍，与孙晧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进军屯于横江。时闻龙骧将军王濬既破上方，别驾何恽说浚宜速渡江，浚使白浑。浑曰：“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且令龙骧受我节度。”恽曰：“龙骧克万里之寇，来受节度，未之闻也。”居无何，濬至，浑召不来，孙晧遂降于濬。浑深恨之，欲与濬争功，浚谏止浑，浑不能纳。】向牛渚，

【◎《晋武纪》作“出江西”，《通鉴》同。◎胡注：今和州横江渡路。】建威将军王戎【戎事见《魏志·崔林传》注。】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奋事见《魏志·钟会传》注引《晋诸公赞》。◎《晋书·奋传》：累迁征南将军。】向夏口，【夏口，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镇南将军杜预【预事见《魏志·杜畿传》及注引《杜氏新书》。《晋书》本传作“镇南大将军”。】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宋书·百官志》：龙骧将军，晋武帝始以王濬居之。

◎《晋书·王濬传》：濬字士治，弘农湖人。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坟典，美姿貌，恢廓有大志，燕国徐邈妻以女。参征南军事，迁益州刺史，除大司农。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密表留濬，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能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寻以谣言拜濬为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时朝议咸谏伐吴，濬上疏曰：“孙晧荒淫凶逆，宜速征伐。令晧卒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帝深纳焉。◎梁章钜曰：○《宋书·五行志》云：孙晧天纪中，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武帝闻之，加王濬龙骧将军。及征吴，江西众军无过者，而王濬先定秣陵。○《晋

书·羊祜传》云：祜闻童谣云：“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濬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监益州诸军事。】广武将军唐彬【◎《宋志》：广武将军，魏置。◎《晋书·唐彬传》：彬字儒宗，鲁国邹人。益州东接吴寇，监军位缺，朝议用彬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上征吴之策，甚合帝意。后与王濬共伐吴，彬屯据冲要，为众军前驱。】浮江东下，【《通鉴》作 “下巴蜀”。】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充事见《魏志·贾逵传》及注。◎《宋志》：魏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晋书·武帝纪》：以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载晋伐吴诏，文繁未录。】陶濬至武昌，闻北军大出，停驻不前。

初，晧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沈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

【◎《通鉴》作“小者记录为罪”。《御览》“辄”作“咸”。】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通鉴》：贾充谓孙晧曰：“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晧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胡注：斥充世受魏恩而奸回附晋，弒高贵乡公也。◎杭世骏曰：○《语林》云：贾充问孙晧何以好剥人之面，晧曰：“憎其颜之厚”。◎赵一清曰：○《晋书·王济传》：帝尝与济奕棋，而孙晧在侧，谓晧曰：“何以好剥人面皮？”晧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济时伸脚局下，而晧讥焉。】岑昬险谀贵幸，致位九列，【◎胡三省曰：九列，九卿也。】好兴功役，众所患苦。【◎周寿昌曰：◎《初学记·居处部》引环济《吴纪》：天纪二年，卫尉岑氏表修百府。】是以上下离心，莫为晧尽力，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吴平后，晋侍中庾峻等问晧侍中李仁曰：【庾峻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又见《管宁传》注引《庾氏谱》。】“闻吴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诸乎？”仁曰：“以告者过也。【冯本“也”作“此”，误。】君子恶居下流，【毛本“恶”作“是”，误。】天下之恶皆归焉。【此《论语》子贡之辞。】盖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陈本无“能”字。】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为酷虐。晧为一国之主，秉杀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惩，何足多罪！夫受尧诛者不能无怨，【毛本“怨”作“为”，误。】受桀赏者不能无慕，此人情也。”又问曰： “云归命侯乃恶人横睛逆视，皆凿其眼，有诸乎？”仁曰：“亦无此事，传之者谬耳。《曲礼》曰视天子由袷以下，视诸侯由颐以下，视大夫由衡，【局本“由”作“出”，误。】视士则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内；视上于衡则傲，下于带则忧，旁则邪。【◎今本《礼记·曲礼篇》云：天子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士视五步。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倾则奸。◎郑注：袷，交领也，天子至尊，臣视之目不过此。视国君弥高。绥，读为妥。妥视，谓视上于袷。视大夫又弥高。衡，平也。平视，谓视面也。士视得旁游目五步之中也。视大夫以上，上下游目不得旁。敖则仰，忧则低。辟头旁视，心不正也。倾，或为侧。】以礼视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视人君相迕，是乃礼所谓傲慢；傲慢则无礼，无礼则不臣，不臣则犯罪，犯罪则陷不测矣。正使有之，将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载。】

四年【晋太康元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则土崩瓦解，靡有御者。【◎《晋书·王濬传》：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阳，克之，〖◎胡三省曰：丹阳城在秭归县东八里。〗擒其丹阳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箸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

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乙亥，诏进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晧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濬，象军望旗而降。晧闻濬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威势甚盛，莫不破胆。】预又斩江陵督伍延，【◎《晋书·杜预传》：预以太康元年陈兵于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万余口，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濬，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于是进逼江陵。吴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预攻克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又因兵威，徙将士屯（戌）**[**戍**]**之家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吴人赴之如归矣。王濬先列上得孙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浑复斩丞相张悌、丹阳太守沈莹等，所在战克。【◎《晋书·王浑传》：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等率众数万指城阳，浑遣司马孙畴、扬州刺史周浚击破之，临阵斩二将，及首虏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孙晧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送印节诣浑降。◎《晋书·武帝纪》：王浑、周浚与吴丞相战于版桥，大破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洛阳。】【◎干宝《晋纪》曰：吴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阳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围城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局本“荷”作“倚”误。城阳，见《魏志·武纪》建安三年。◎胡三省曰：张乔盖以浑部将领青州之城阳都尉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杨荷桥在和州东南二十里。】众才七千，闭栅自守，举白接告降。【《通鉴》作“乔众才七千，闭栅请降”。】吴副军师诸葛靓欲屠之，【局本“靓”作“睹”，误。靓事见《魏志·诸葛诞传》注引干宝《晋纪》。】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伪降以缓我，非来伏也。【◎胡三省曰：伏，屈伏也。或曰，“伏”当作“服”。】因其无战心而尽阬之，可以成三军之气。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抚之而进。与讨吴护军张翰、【◎何焯曰：此又一张翰也，非季鹰也。】扬州刺史周浚成阵相对。【《通鉴》“成”作“结”。】沈莹领丹阳锐卒刀楯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阵，于是以驰淮南军，三冲不动。退引乱，薛胜、蒋班【蒋班见《魏志·诸葛诞传》。】因其乱而乘之，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张乔又出其后，大败吴军于版桥，【◎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板桥浦在江宁府西南三十里。◎吴熙载曰：板桥疑在今和州。◎弼按：是时晋军尚未渡江，吴军仍在江北，以在今和州为是，赵说误。

◎谢鍾英曰：○《晋略》：王浑斩张悌于滁口板桥。○鍾英按：据此，板桥当在今含山县北滁河口，杨荷桥当在含山县东。当日军行由采石渡江，历和州至含山境，地均属吴。◎弼按：谢说是。含山在和州之西。又按《晋武纪》“王浑克吴寻阳、赖乡诸城”，《王浑传》“浑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寻阳、濑乡，皆破之”，寻阳属蕲春郡，在江北。】获悌、震、莹等。◎

《襄阳记》曰：悌字巨先，襄阳人，少有名理，孙休时为屯骑校尉。魏伐蜀，吴人问悌曰： “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胡三省曰：谓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举兵也。】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于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句践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况彼之争地乎！”悌曰：“不然。曹

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继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胡三省曰：邵陵厉公嘉平元年，王淩叛；高贵乡公正元元年，毌丘俭叛；甘露二年，诸葛诞叛。】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昔楚剑利而秦昭惧，【◎《史记·范（睢）**[**雎**]**传》：秦昭王临朝，叹息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孟明用而晋人忧，【◎《左传·文公二年》：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吴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晋来伐吴，晧使悌督沈莹、诸葛靓，率众三万渡江逆之。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胡三省曰：谓陆晏、陆景、留宪、孙歆等。】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胡三省曰：大江北流，自建业言之，历阳、皖城皆为江西。】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何焯曰：宋王权还师保江而金亮卒败退。莹计不为非，但孙晧已在必亡，故张悌勉强一战耳。】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胡三省曰：如悌之言，吴人至此为计穷矣，然悌之志节亦可怜矣。】遂渡江战，吴军大败。诸葛靓与五六百人退走，使过迎悌，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谓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数，【◎陈景云曰：“且夫”二字当作“巨先”。◎卢明楷曰：“且夫”二字疑衍，或为“巨先”之讹。巨先，张悌字也。下文悌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明为彼此相字。】岂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为？”【《通鉴》作“存亡自有大数，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诸葛靓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拔，【◎《通鉴》“拔”上有“识”字。◎胡注：丞相，谓诸葛亮也。或曰谓诸葛瑾。余谓张悌襄阳人，盖亮在荆州识之于童幼也。◎弼按：诸葛瑾未为丞相，张悌指武侯无疑。】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顾。【◎何焯曰：孔明一顾，使人自厉如此。】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遁邪？【◎《通鉴》“遁”作“道”。◎胡注：道，言也。】莫牵曳之如是。”靓流涕放之，去百余步，已见为晋军所杀。◎《吴录》曰：悌少知名，及处大任，希合时趣，将护左右，清论讥之。◎《搜神记》曰：临海松阳人柳荣【◎临海郡见《孙权传》太元元年。◎谢鍾英曰：

* 松杨。○沈《志》：吴立，属永嘉。○《吴录》：取松杨木为名。○《寰宇记》：本章安县之南乡，汉献帝建安八年吴立为县，今白龙县是。《贺齐传》有“松杨长丁蕃”，即此。○《方舆纪要》：松杨，县也，龙泉、青田皆是其地。○《一统志》：今处州府松杨县西二十里古紫荆村，故址犹存，民多聚居于此。】从悌至杨府，【◎杨府，一本校改作“扬州”。◎弼按：张悌经行之地皆扬州也，恐非杨府，未详。】荣病死船中二日，时军已上岸，无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缚军师！人缚军师！”声激扬，遂活。人问之，荣曰：“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悌，意中大愕，不觉大呼，言‘何以缚张军师’。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荣便去，怖惧，口余声发扬耳。”其日，悌战死。荣至晋元帝时犹在。】

三月丙寅，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晧杀岑昬，晧惶愦从之。【◎或曰：马嵬请诛国忠，

几于相似。】【◎干宝《晋纪》曰：晧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谓晧曰：【宋本“谓”作“请”。】 “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陛下将如之何！”晧曰：“何故？”对曰：“坐岑昬。”晧独言：“若尔，当以奴谢百姓。”众因曰：“唯！”遂并起收昬。晧骆驿追止，已屠之也。【◎胡三省曰：独言，谓其言止此耳。唯，诺也。骆驿，言相继遣人不绝也。】】戊辰，陶濬从武昌还，即引见，问水军消息，对曰：“蜀船皆小，【◎胡三省曰：陶濬盖以寻常蜀船言之，谍候不明，亦可见矣。◎弼按：王濬造船七年，连舫木城，驰马来往，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乃谓蜀船皆小，吴之君臣可谓皆愦愦矣。】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于是合众，授濬节钺。明日当发，其夜众悉逃走。而王濬顺流将至，司马伷、王浑皆临近境。晧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计，分遣使奉书于濬、伷、浑曰：【《晋书·王濬传》作“降文于濬曰”，下有“吴郡孙晧，叩头死罪”二语。】“昔汉室失统，九州分裂，先人因时，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与魏乖隔。今大晋龙兴，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路次，远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弘光大，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印绶，委质请命，惟垂信纳，以济元元。”【《濬传》“失统”作“失御”，“分裂”作“幅裂”，“路次”作“露次”。】【◎《江表传》载晧将败与舅何植书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孙权谥曰大皇帝。】奋三千之卒，割据江南，席卷交、广，开拓洪基，欲祚之万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绪，不能怀集黎元，多为咎阙，以违天度。闇昧之变，反谓之祥，致使南蛮逆乱，征讨未克。闻晋大众，远来临江，庶竭劳瘁，众皆摧退，而张悌不反，丧军过半。孤甚愧怅，于今无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县变于上，士民愤叹于下，观此事势，危如累卵，吴祚终讫，何其局哉！天匪亡吴，孤所招也。瞑目黄壤，当复何颜见四帝乎！【孙坚谥曰武烈皇帝，权谥曰大皇帝，亮废为侯官侯，休谥曰景皇帝，不得称四帝也。或以晧父和追尊为文皇帝，故称四帝乎？】公其勖勉奇谋，【亡国降人，有何奇谋？】飞笔以闻。”晧又遗群臣书曰：“孤以不德，忝继先轨。处位历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涂炭，至使一朝归命有道，社稷倾覆，宗庙无主，惭愧山积，没有余罪。自惟空薄，过偷尊号，才琐质秽，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诫，【◎《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王弼注曰：知小谋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灾及其身。】诗人有彼其之讥。【◎《诗·曹风·候人篇》：彼其之子，不称其服。◎郑《笺》云：不称者，言德薄而服尊。】自居宫室。仍抱笃疾，计有不足，思虑失中，多所荒替。边侧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横流，忠顺被害。闇昧不觉，寻其壅蔽，孤负诸君，事已难图，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晋平治四海，劳心务于擢贤，诚是英俊展节之秋也。管仲极雠，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为汉臣，舍乱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嘉勖休尚，爱敬动静。夫复何言，投笔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五字为定谳。浑、濬之争，是非判然。】于是受晧之降，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晋书·武帝纪》：孙晧穷蹙请降，送玺绶于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师至于建业之石头，孙晧大惧，面缚舆榇，降于军门。濬杖节解缚焚榇，送于京都。◎《王濬传》：壬寅，濬入于石头。晧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濬躬解其缚，受璧焚榇，送于京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军无私焉。帝遣使者犒濬军。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帅曰：“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濬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濬大悦，表呈预书。及濬将至秣陵，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濬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寰宇记·一百二十四》曰：当利浦在鄂州东十二里，本名扬浦。晋王濬平吴，水军扬帆顺流于此而下，王浑以旗招，不往。濬报云：“风

利，不得泊。”遂先入石头。后因以当利为名。◎潘眉曰：推是年三月戊子朔，无丙寅、戊辰、壬申，此三日皆误也。《晋书·王濬传》“壬寅，濬入于石头”，后上书云“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又云“臣以十五日至秣陵”，今以三月朔戊子推之，十五日恰得壬寅，此传“壬申”当依《濬传》作“壬寅”为确。三日事在一时，丙寅是丙申，戊辰是戊（戍） **[**戌**]**。】【◎《晋阳秋》曰：濬收其图籍，领州四，【◎潘眉曰：○荆、扬、交、广也。○《通典》云：吴置交、广、荆、郢、扬五州。○《周瑜传》云“走曹仁于郢都”，是有郢也。《魏文帝纪》“黄初三年，复郢州为荆州”，盖黄初中废。◎弼按：○《魏志·文纪》：黄初三年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九）**[**十**]**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是郢州为魏置，置数月旋废。至《周瑜传》“走曹仁于郢都”，是时曹仁守江陵，郢都指江陵，非谓吴时有郢州也。《晋书·武帝纪》云“克州四”，《宋书·州郡志》序云“三国鼎跱，吴得扬、荆、交三州，又分交为广”，是四州也。潘说误。】郡四十二，【◎宋本作“郡四十三”，《御览》作“郡三十三”，误。《晋书·武帝纪》云“郡四十三”。

◎《地理志》云：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临川、临海、衡阳、湘东。景，天门、建安、建平、合浦北部。归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兴、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吴兴、东阳、桂林、荥阳、〖◎弼按：荥阳，当作“营阳”。〗宜都。得汉郡者十有八焉。◎潘眉曰：○《初学记·八》引《括地志》云：平吴，得郡四十三。◎谢鍾英曰：今考诸书，得四十五郡。】县三百一十三，【◎吴增僅曰：就余所辑之数，县三百三十一。◎谢鍾英曰：今考诸书，得三百五十二县。◎又曰：孙策渡江，奄有扬州；权并荆收交；亮略取广陵，踰江而北。以汉郡大，代有分置。讫晧之末，州四，郡四十五，都尉治二，属国一，县三百五十有二。吴畺域全有汉交州，荆州惟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北割江夏、南郡之半，扬州惟丹阳、会稽、吴、豫章四郡，北割庐江、九江之半，徐州仅有广陵滨江数县。】户五十二万三千，【◎赵一清曰：○刘昭《补志》注云：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

* 盖蜀亡领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也。魏正始五年，吴赤乌七年。】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胡三省曰：吴有荆、扬、交、广四州。汉献帝兴平二年，孙策始取江东；魏文帝黄初三年，吴王孙权始称帝；传四主，五十七年而亡。◎弼按：孙权称帝在吴黄龙元年，为魏太和三年。胡云魏黄初三年孙权称帝，误。】】伷以晧致印绶于己，遣使送晧。【据《晋书·武纪》及《王濬传》，皆云濬送晧京都。】晧举家西迁，【所谓“青盖入洛阳”者竟如是。】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应在四月甲申诏之下。曰“京邑”不曰“京师”者，避晋讳也。】四月甲申，诏曰：“孙晧穷迫归降，前诏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犹愍之，其赐号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晧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官本《考证》曰：《御览》作“皆拜郎中”。◎《晋书·武帝纪》：五月辛亥，封孙晧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者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通鉴》：五月丁亥朔，晧至，与其太子瑾等泥首面缚，诣东阳门。诏遣谒者解其缚，赐给甚厚。庚寅，引见晧，晧登殿稽颡。帝谓晧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晧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胡注：武王伐纣，斩其首，悬于太白之旗。如孙晧之凶暴，斩之以谢吴人可也。◎《世说·排调篇》曰：晋武帝问孙晧：“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否？”晧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通鉴考异》详述《孙晧传》、《晋武纪》、《王濬传》、

《三十国春秋》、《晋春秋》〖即《晋阳秋》。〗月日之互异，不合长历，文繁未录。】【◎《搜神记》曰：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嬉游者，日有十数。永安二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来从

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恶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鉏，司马如。”【◎互见《孙休传》永安三年注。◎钱大昕曰：鉏、如二字难解，《搜神记》云“三公归于司马”，语意较明白。或曰三公指三国之君。】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竦身而跃，即以化矣。仰而视之，若引一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晋兴，至是而吴灭，司马如矣。◎干宝《晋纪》曰：王濬治船于蜀，吾彦取其流柹【◎《晋书·吾彦传》：彦字士则，吴郡吴人。有文武才幹，陆抗奇其勇，乃擢用焉。稍迁建平太守。时王濬将伐吴，造船于蜀，彦觉之，请增兵为备，晧不从，彦乃辄为铁锁，横断江路。及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礼之。吴亡，彦始归降，武帝以为金城太守。帝尝从容问薛莹曰：“孙晧所以亡国者，何也？”莹对曰：“归命侯臣晧之君吴，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安，败亡之衅，由此而作矣。”其后帝又问彦，对曰：“吴主英俊，宰辅贤明。”帝笑曰：“君明臣贤，何为亡国？”彦曰：“天禄永终，历数有属，所以为陛下擒。此盖天时，岂人事也！”◎胡三省曰：○《姓谱》：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后。○柹，芳废翻。

○《说文》：削木札樸也。】以呈孙晧，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见《孙休传》永安三年。◎胡三省曰：○建平郡，汉南郡之巫县，吴主权分置宜都郡，孙休分宜都立建平郡。○杜佑曰：建平，今巴东郡，吴置建平郡于秭归。◎谢鍾英曰：吴夹江置守，上游要害尤重建平。】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晧弗从。陆抗之克步阐，晧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胡三省曰：○《姓谱》：尚姓，师尚父之后。后汉有高士尚子平。】遇《同人》之《颐》，【◎李光地曰：乾为天君，离者南面，皆尊象也。艮，山岳，公侯之兆。震于《易》亦占建侯。此明君降为臣位矣。同人者，主天下大同也。颐者，养也。示为晋并吞而得寄食偷生之意。筮之告晧亦显矣。】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胡三省曰：其后吴亡，晧入洛，岁在庚子。】故晧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是岁也实在庚子。】五年，晧死于洛阳。【◎赵一清曰：○姜云：晧已降矣，谁为五年乎？当书晋年号为得。◎潘眉曰：吴亡于天纪四年三月，安得更有五年？况晧即以是年死，此“五年”字当衍。◎弼按：此五年即晋太康五年，承上文太康元年而言也。吴已亡矣，安得复纪年乎？赵、潘二氏皆未细审上文也。潘氏于本传首“年二十三”作“二十五”，其误与此同。惟据《吴录》，晧实死于太康四年，《通鉴》亦于太康四年末书“归命侯孙晧卒”也。◎李清植曰：《蜀志》于安乐公书曰“公太始七年薨于洛阳”，而晧则书名、书死，亦见史法。】【◎《吴录》曰：晧以四年十二月死，时年四十二，【◎潘眉曰：○萧常《续汉书考异》引《世纪》：晧以赤乌五年壬戌生，太康四年癸卯死。○如是则于登位年二十三亦合。盖《吴录》之所谓四年者，晋太康年也。】葬河南县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三：芒山在河南县北十里，吴后主、蜀后主皆有冢在此。○《鼎录》：孙晧铸一鼎于蒋山，纪吴之历数，八分书。○韦续《书九品》曰：下中，孙晧行隶。】】

评曰：孙亮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休以旧爱宿恩，任用兴、布，不能拔进良才，改弦易张，虽志善好学，何益救乱乎？又使既废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义薄矣。晧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圣之德，【**◎**官本《考证》曰：“稼”字疑衍。**◎**弼按：《论语·宪问篇》“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盖谓身亲稼穑之事也。此评“昔舜、禹躬稼”为句，“至圣之德”为句，官本沿陈本之误，以“舜、禹躬稼至圣之德”为句，故疑“稼”字为衍也。】犹或矢誓众臣，予违女弼，【**◎**《尚书·益稷篇》：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孔传》云：我违道，汝当以义辅正我，无面从我违，而退后有言我不

可弼。】或拜昌言，【**◎**《尚书·皋陶谟》：禹拜昌言曰：“俞！”**◎**《孔传》云：以阜陶言为当，故拜受而然之。】常若不及。况晧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既蒙不死之诏，复加归命之宠，岂非旷荡之恩，过厚之泽也哉！【**◎**孙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协乾坤，覆焘万物；若乃淫虐是纵，酷彼群生，则天殛之，【宋本无“人”字。】剿绝其祚，夺其南面之尊，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议。何者？诚四海之酷仇，而人神之所摈故也。况晧罪为逋寇，虐过辛、癸，【**◎**《史记·殷本纪》：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夏本纪》：子帝履癸立，是为桀。】枭首素旗，【**◎**《史记·殷本纪》：周武王斩纣头，县之白旗。】犹不足以谢冤魂，洿室荐社，【**◎**《礼记·檀弓下》：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猪焉。**◎**郑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复处之。**◎**《尚书》：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未足以纪暴迹，而乃优以显命，宠锡仍加，岂龚行天罚，伐罪吊民之义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惩，而凶酷之莫戒。《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诗·小雅·巷伯篇》之辞。】聊谮犹然，矧僭虐乎？【**◎**毛本“僭”作“谮”。**◎**赵一清曰：当作“僭”。】且神旗电扫，兵临伪窟，理穷势迫，然后请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驱之义又塞，【**◎**《易·比卦》：王用三驱，失前禽。**◎**王弼注：夫三驱之礼，禽来趣已则舍之，背已而走则赦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极之权道，亦无取焉。**◎**陆机著《辨亡论》，言吴之所以亡，

【**◎**《晋书·陆机传》：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年二十而吴灭，以孙氏在吴，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晧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晧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李善曰：○孙盛云：陆机著《辩亡论》，辩吴之所以亡。**◎**弼按：此二语乃裴注，非孙盛之言，李注殆因上文“孙盛曰”而误。**◎**李周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吴兴亡之事也。】其上篇曰：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刘良曰：御，理也。**◎**李善曰：奸臣，谓董卓也。】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晋书·陆机传》作“弛顿”。**◎**吕延济曰：弛，废。紊，乱也。】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骇，【**◎**《晋书》、《文选》六臣注本“蜂”均作“锋”。

**◎**《广雅》云：骇，起也。】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张铣曰：慷慨，壮志也。下国，诸侯之国也。电发，言威如雷电也。孙坚起兵于荆州，故云“荆南”也。权即皇帝位，追谥为武烈皇帝。】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威棱则夷羿震荡，兵交则丑虏授馘，

【**◎**李善曰：○李奇云：神灵之威曰棱。○《左传》：魏庄子谓晋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夷羿收之，以为己相。”○杜注：夷，氏也。羿善射。○《毛诗》云：仍执丑虏。

* 《笺》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扫清宗祊，【冯本、监本“祊”误作“枋”。】蒸禋皇祖。【**◎**李善曰：○《毛诗》云：祝祭于祊。○《毛传》云：祊，庙门内之祭也。○《尔雅》云：冬祭曰蒸。○《尚书孔传》云：精意以飨谓之禋。○皇祖，谓汉祖也。○《吴书》云：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于时云兴之将带州，飙起之师跨邑，【**◎**各本“飙”作“飈”，误。**◎**或曰：师，宋本作“帅”为是。机在入洛后作此，固宜避晋讳。**◎**弼按：下文“张昭为之雄”，《晋书·机传》作“张公”，似亦因避晋讳。然上文之“权略纷纭”，下文之“师无谋律”、“懿度深远”何以均不避？盖论史事与章奏有别，不似后世忌讳之深也。】哮阚之群风驱，熊罴之族雾集，【**◎**宋本“阚”作“ ”。《文选》“族”作“众”。《晋书》“集”作 “合”。**◎**李善曰：○《毛诗》曰：阚如虓虎。**◎**李周翰曰：哮，虎振声也。**◎**梁章鉅曰：○《说文·虎部》：虓，虎鸣也。○《口部》：唬，虎声也，读若蒿。哮，豕惊声也。○

《玉篇》哮、唬同，呼交切。○《一切经昔义·二》引《通俗文》曰：虎声谓之哮唬。○《风俗通·正失篇》引《诗》已作“阙如哮虎”。】虽兵以义合，【《晋书》“合”作“动”。】同盟戮力，【**◎**贾逵曰：戮力，并力也。】然皆包藏祸心，阻兵怙乱，【**◎**《左传》：州吁阻兵而安

忍。**◎**杜预曰：阻，恃也。】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杜预曰：稔，熟也。】忠规武节，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没，长沙桓王【孙策谥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厎定，饬法修师【**◎**《晋书》“饰”作“饬”。**◎**《文选考异》曰：饰，当作“饬”。李善注引

《周易》曰“先王明罚饬法”，则“饰”字非矣。】而威德翕赫，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将北伐诸华，诛鉏干纪，【**◎**毛本“干”作“于”，误。**◎**《左传》：无或如臧孙干国之纪。】旋皇舆于夷庚，【**◎**《左传·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注：披，犹分也。夷庚，吴、晋往来之要道。**◎**孔《疏》云：夷，平也。《诗·序》云“由庚，万物得由其道”，是以庚为道也。**◎**李善注：○繁钦《辨惑》曰：吴人以船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臧荣绪《晋书》曰：司徒王谧议曰：“夷庚未入，乘舆旋馆。”○然夷庚者，藏车之所。】反帝座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陨。用集我大皇帝，【孙权谥曰大皇帝。】以奇踪袭于逸轨，叡心发乎令图，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固，【《晋书》“固”作“敬”。】申之以节俭，畴咨俊茂，好谋善断，东帛旅于丘园，旌命交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希光而影骛，异人辐凑，【《晋书》“凑”作“辏”。】猛士如林。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李周翰曰：陆公，谓陆逊也，为丞相，机之祖也，故不书名。畴，类也。】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毛本“桓”作“恒”，误。】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濬、吕范、吕岱以器任幹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议举正，【**◎**上列诸人，本志各有传，不注，下同。惟张惇见《顾邵传》及注引《吴录》“惇”作 “敦”。讽议举正，《晋书》作“风义举正”。**◎**李善注引《吴录》曰：张惇字叔方，吴郡人，德量渊懿，清虚淡泊，又善文辞，孙权以为车骑将军，出补海昏令。**◎**弼按：《吴录》云“敦善文辞。孙权为车骑将军，辟西曹掾，转主簿，出补海昏令”云云，盖权为车骑时辟为掾，李注误加“以”字，又略去“辟西曹掾”二语，遂不可通矣。岂有官至车骑而外出补令者乎？一字之误如此。】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赵咨、沈珩，均见《孙权传》黄初二年及注引《吴书》。】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李善注：○吕忱《字林》曰：禨，袄祥也，居衣切。○《吕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祷祀之比也。○晋灼曰：禨，音珠玑之玑。】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算，【**◎**《晋书》“算”作“计”，《文选》作“谞”。**◎**《广雅》曰：谞，智也。】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郑玄《周礼注》曰：称上曰衡。**◎**李善曰：争衡，谓角其轻重也。

**◎**李周翰曰：衡，平也。】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邓塞在今湖北襄阳府邓城镇东南，详见《孙坚传》“樊、邓之间”注。**◎**《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云：正始二年，朱然围樊成，夏侯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

《水经·淯水注》：淯水右合浊水，浊水东迳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方俗名之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径邓塞东。**◎**李善注引孔安国《尚书传》曰：顺流曰浮。】下汉阴之众，【**◎**李善注：○汉阴，汉水之南也。○《庄子》曰：子贡南游于楚，过汉阴。】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晋书》“骑”作“师”。】虎步原隰，【**◎**

《尔雅》曰：广平曰原，下湿曰隰。】谋臣盈室，武将连衡，【**◎**李善曰：○包咸《论语注》：衡，轭也。戎车武将所驾，故以连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浒之志，【**◎**《毛传》曰：水涯曰浒。】一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冯帝王之号，【局本“汉王”作“汉主”，误。《晋书》、《文选》“冯”作“凭”，本一字。】率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李善注引《吴历》曰：曹

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沈溺者数千人。】蓬笼之战，孑轮不返。【**◎**蓬笼，今安庆城之集贤关，见《魏志·臧霸传》作“逢笼”。**◎**李善曰：○《楚辞》：登蓬笼而下陨兮。○王逸曰：蓬笼，山名也。】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晋书》、

《文选》“摧”作“挫”。】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宋本、冯本“藐”作“萖”，《晋书》、《文选》作“莞”，《论语释文》作“莧”。**◎**《文学考异》曰：《吴志》注作“藐”，即“莧”之误。】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歭而立。【宋本“歭”作“峙”，《晋书》、《文选》作“跱”。】西屠庸蜀之郊，【**◎**《晋书》作“西界庸、益之郊。”**◎**梁章钜曰： “屠”作“界”，恐误。“西屠”与“北裂”为偶句也。**◎**弼按：○李善注引王逸《楚辞注》：屠，裂也。】北裂淮汉之涘，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贾谊《过秦论》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韩诗章句》曰：括，约束也。**◎**李周翰曰：括，通也。表，外也。**◎**梁章钜曰：○《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盖闽越即今闽地，东越即今永嘉等县。○顾氏祖禹曰：临海郡，吴太平二年分会稽东部都尉置。建安郡，吴永安三年分会稽南部都尉置。东阳郡，吴宝鼎中分会稽郡置。○洪氏亮吉曰：吴会稽郡领县十，临海郡领县七，建安郡领县九，东阳郡领县九，大约皆百越之境。○群蛮，当指交、广二州。○《晋志》云：吴黄初二年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为广州，俄复旧。永安七年复分交州置广州云。】于是讲八代之礼，蒐三王之乐，【**◎**李善注：○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预曰：蒐，阅也。“蒐”与“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类上帝，拱揖群后。【**◎**《尚书》：肆类于上帝。**◎**吕向曰：告类，祭祀也。帝，天也。拱作群后，谓拱手以揖诸侯，示无事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戟劲铩，【**◎**《文选》“戟”作“棘”。**◎**《尔雅》：棘，戟也。**◎**《说文》：铩，铍有镡也。**◎**亦曰长刃，矛刀之类也。山列切，音杀。】望飙而奋。【**◎**李周翰曰：飙，风也。奋，振动也。望风而奋者，勇于斗也。飙，必遥切。】庶尹尽规于上，四民展业于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杜预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乃俾一介行人，【俾，使也。】抚循外域，臣象逸骏，扰于外闲，【**◎**扰，顺也。**◎**《周礼》：天子十有二闲。**◎**郑玄曰：每厩为一闲。】明珠玮宝，辉于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輶轩骋于南荒，冲輣息于朔野，【冲輣，兵车也。蒲萌切。】齐民免干戈之患，【**◎**如淳曰：齐，等。无有贵贱曰齐民。】戎马无晨服之虞，【**◎**吕向曰：晨服，晨朝装整戎服，以备不虞。**◎**汪师韩曰：晨服，犹云夙驾也。】而帝业固矣。大皇既殁，幼主莅朝，【幼主，孙亮也。亮为权少子。】奸回肆虐。景皇聿兴，【孙休谥曰景帝。聿，遂也。】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大司马陆公【**◎**吕延济曰：陆公，谓陆抗也，机之父，故不言名。】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钟离斐以武毅称，【**◎**钟离斐，《文选》作“离斐”。**◎**李善注：魏将诸葛诞据寿春，魏人围之，使奉与黎斐解围。奉为先登，黎斐力战有功，拜左将军。 “黎”与“离”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弼按：本志《丁奉传》“奉为先登，屯于黎浆，力战有功，拜左将军”云云。是黎浆为地名。力战有功、拜左将军者，丁奉也。李注以黎浆为黎斐，误。**◎**何焯曰：李注所见之本，必可征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讹。钟离牧为武陵太守，以少众讨五溪事，在蜀并与魏之后，作“牧”为得也。〖陈浩说本此。〗**◎**潘眉曰：此即《丁奉传》之黎斐也。《孙綝传》亦云丁奉、黎斐。《史记》秦后有终黎氏，《世本》作“终离氏”，“黎”、“离”古字通。**◎**弼按：何、潘二说均可通。《晋书》亦作“钟离斐”。此文非衍“钟”字，即误“斐”字也。】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劭之属掌机事，元首虽病，股肱犹良。【《文选》“良”作“存”。】爰及末叶，【《晋书》“及”作“逮”。】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李善注：历命，历数天命也。王师，谓晋师也。】卒散于阵，民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何焯校改“工”作“公”。】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李善注：○《墨子》曰：公输班为云梯，必取宋。○《史记》曰：

晋智伯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入其城，不没者三版。○《左传》：楚子围宋，将取之。申叔时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宋人乃惧，遂与楚平。○《史记》：燕昭王使乐毅为上将军，伐齐，破之济西。】军未浃辰而社稷夷矣。【**◎**杜预曰：浃辰，十二日也。泱，相牒切。夷，灭也。】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夫曹、刘之将非一世之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李善注：向时，谓太康之役也。曩日，谓昔日之曹、刘也。】战守之道抑有前符，

【符，法也。】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尔雅》曰：贸，易也。】古今诡趣，

【**◎**《说文》曰：诡，变也。】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全篇摹擬贾谊《过秦论》。】

◎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奄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刘公因险饰智，【《文选》“翁”作“公”。】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吕向曰：太祖，谓孙权也。】聪明睿达，懿度深远矣。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刘良曰：丹府，谓赤心也。】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濬于系虏。【毛本“濬”作“璿”，误。】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孙志祖曰：○上篇两称张昭，此竟与其祖逊、父抗一例者，○《吴志》注引《江表传》曰：孙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士衡之称，或即因此。

**◎**梁章钜曰：上篇两“昭”字，《晋书》皆作“公”，此仍是避晋讳，后人追改未尽者耳。】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李善曰：诸葛瑾事未详。】感陆公之规【陆公，谓逊也。】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金甡曰：○《左传》：宋左师请赏，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信子瑜之节。【以上诸人事，均各见本传。】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肆，陈也。】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李善注：○言其规略宏远，不安兹小国也。○《方言》曰：厌，安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初都建业，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不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慊如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宋本“修”作“精”。】虽醲化懿纲，【《文选》“纲”作 “网”。】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民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宪，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晋书》、《文选》“患”下有“也”字。】或曰，吴、蜀唇齿之国，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如淳曰：相与友善为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何则？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范宁曰：长毂，兵车也。】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天子总群议而谘之大司马陆公，陆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之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扬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禽耳。逮步阐之乱，凭保城以延强寇，【**◎**《晋书》、《文选》 “保”作“宝”。**◎**胡克家曰：保城，与“资币”偶句。盖保即今之“堡”字，“保”是，“宝”非也。】重资币以诱群蛮。【《晋书》作“资重币”。】于时大邦之众，【**◎**吕向曰：大邦，谓晋也。】云翔电发，县旌江介，【《晋书》、《文选》“旌”作“旍”。】筑垒遵渚，【**◎**《毛诗》曰：鸿飞遵渚。**◎**《毛传》曰：遵，循也。】襟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而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以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李善注：东坑在西陵步阐城东北，长十余里。陆抗所筑之城在东坑上，而当步阐城之北，其迹并存。**◎**弼按：步阐城，见前凤皇元年注引《水经·江水注》。**◎**赵一清曰：东坑，顾承、陈武传俱作“章坑”。**◎**弼按：章坑别谓一地，赵说误。

**◎**谢鍾英曰：○东坑，即陆抗城。○《荆州图记》：夷陵县南岸有陆抗故城，周迴十里三百

四十步。○《方舆纪要》：夷陵城东五里。○鍾英按：今宜昌府东湖县东五里。】深沟高垒，案甲养威。反虏踠迹待戮，【**◎**吕延济曰：踠迹，谓俯伏也。】而不敢北闚生路，强寇败绩宵遁，【**◎**顾炎武《日知录》曰：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篇谓之“王师”，下篇谓之“强寇”，此古文未正之隐。】丧师大半，【《晋书》、《文选》“大”作“太”。】分命锐师三千，【宋本“三”作“五”，《文选》、《晋书》同。】西御水军，东西同捷，献俘万计。信哉贤人之谋，岂欺我哉！【**◎**何焯曰：士衡欲夸祖、父之有功于吴，故著《辨亡》二篇，上篇谓国纪，下篇为家乘。】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广州之乱，祸有愈乎向时之难，而邦家颠覆，宗庙为墟。呜呼！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其然与！【《诗·大雅》之辞。】《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周易·革卦》之辞。】或曰“乱不极则治不形”，【**◎**《文选》“或”作“玄”。**◎**李善注引《太玄经》曰：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治不形。**◎**潘眉曰：当依《文选》作“玄”。**◎**梁章钜曰：上引《易》，下引《玄》，正一例也。《晋书》亦误。】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周易·坎卦》之辞。】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李善注：○《孙卿子》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合所以参，而颠覆所参则惑矣。**◎**李周翰曰：言吴之兴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并用也。参，三也。由，用也。合其三者，谓道合于天、地、人。】及其亡也，【局本“及”作“又”，误。】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氓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业易循也。【《文选》“政”作“攻”，“业”作“策”，

《晋书》“循”作“脩”。】功不兴而祸遘者，【遘，及也。】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毛本“失”作“夫”，误。】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乂之谋，慈和以给士民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共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共患，【宋本“同”作“共”。】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李



善注：○《尚书大传》曰：微子将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 ，曰：“此父母之国，宗庙社稷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欲哭则朝周，俯泣则妇人，推而广之，作雅声。○

《毛诗序》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故谓《黍离》

之诗。】】

# 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吴书四

三国志四十九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毛本、局本无“第”字，误。◎康发祥曰：刘繇、太史慈、士燮三传，若从《魏志》董卓、袁绍之例，亦应列在《嫔妃传》之后，不应列之于前。且刘繇为刘岱之弟，与袁术、陶谦等一时并见，当载在《魏志》公孙瓒、陶谦之下，不入《吴志》可也。太史慈、士燮皆臣于吴，即与张昭、顾雍等同传可也。三人同传而列于嫔妃之上，是所不解。◎刘咸炘曰：○梁章钜云：《魏志》于三少帝后即继以后妃。《蜀志》亦于后主后即列二主妃子。而《吴志》于嗣主后独为刘、太史、士三传，然后述妃嫔、宗室，不知于例若何也。○尚曰：慈、燮皆仕吴，自当入《吴志》，繇则不可。且列于妃嫔之前，尤为非礼。○案：二说皆非也。断代书必先书所因。刘繇、士燮之于孙氏，犹袁、刘之于曹氏，焉、璋之于季汉也。太史慈则以繇将连书后，此诸传皆本孙氏之臣僚，惟慈本敌人，故附此耳。《魏志》后妃用王朝例，故不在董、袁后。《吴志》则燮以示降，若蜀之二牧，则全境授昭烈，又与绍、表、繇、燮殊，故列于首。虽其用意未善，要非随手无例也。凡一代所因先驱之人，例不在后妃皇子之后，马、班本然。然自后妃立纪，始在所因前耳。◎或曰：三人或为之驱除，或委质未纯，故传列妃嫔之先。】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刘繇传、士燮传 校录：魔纱兔】

【太史慈 校录：厨房里的大树】

【复校：擎骥】

## 刘繇

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也。【◎《郡国志》：青州东莱郡牟平。◎《一统志》：牟平故城，在今山东登州府黄县东南十五里马岭山。又云在蓬莱东南者为魏以前之故城，在黄县马岭山者为北齐以后之故城。◎沈钦韩曰：○《登州府志》：牟平城在府城东南九十里，汉县，北齐天保元年移县于黄县东南马岭山，此城遂废。◎互见《魏志·何夔传》。】齐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繇伯父宠，为汉太尉。【◎范《书·刘宠传》：宠字祖荣，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后也。悼惠王子孝王将闾，将闾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章怀注：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沈家本曰：○《汉表》：牟平共侯渫，齐孝王子。】【◎《续汉书》曰：繇祖父本，师受经传，博学群书，号为通儒。【◎范《书·刘宠传》：父丕，博学，号为通儒。◎梁章钜曰：“本”、“丕”字形相近，不能断其孰是。◎周寿昌曰：作“本“字者，避曹丕讳也，与吉平事同。】举贤良方正，为般长，【◎《郡国志》：青州平原郡般。◎《一统志》：般县故

城，今山东济南府德平县东北。◎互见《魏志·公孙瓒传》“槃河”注，又见《荀彧传》注引《祢衡传》注。】卒官。宠字祖荣，【范《书》作“荣祖”。】受父业，以经明行修，举孝廉，光禄大夫察四行，【◎沈家本曰：“大夫”二字疑衍。◎弼按：○沈说是。○《宋书·百官志上》云：汉东京三署郎有行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举孝廉以补三署郎。】除东平陵令。【济南郡治东平陵，详见《魏志·武纪》卷首。】视事数年，以母病弃官，【◎惠栋曰：○《续汉书》云：是时民俗奢泰，宠到官躬俭，训民以礼，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视事数年，以母病弃官归。】百姓士民攀舆拒轮，充塞道路，车不得前，乃止亭，轻服潜遁，归修供养。后辟大将军府，稍迁会稽太守，【◎范《书·宠传》：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拜会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征入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民去治数十里【冯本、毛本“民”作“氏”。】有若邪中在山谷间，【◎范《书·宠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尨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章怀注：若邪在今越州会稽县东南也。◎《一统志》：若邪山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南四十四里，若耶溪在会稽县东南二十八里若耶山下，北流入镜湖。◎《寰宇记》：若邪溪，古欧冶子铸剑之所。◎赵一清曰：“中”字疑衍。】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闻宠迁，相率共送宠，人赍百钱。宠见，劳来曰：“父老何乃自苦远来！”皆对曰： “山谷鄙老，生未尝至郡县。【范《书》作“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通鉴》同。】他时吏发求不去，民间或夜不绝犬吠，【宋本、冯本、官本“犬”作“狗”。】竟夕民不得安。【范《书》作“他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通鉴》同。】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间，年老遭值圣化，【范《书》“化”作“明”，《通鉴》同。】今闻当见弃去，故戮力来送。”【范《书》作“故自扶奉送”，《通鉴》同。】宠谢之，为选受一大钱，【◎胡三省曰：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钱清镇，即父老送宠处。◎《一统志》：钱清镇在今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西五十里。】故会稽号宠为取一钱太守。其清如是。宠前后历二郡，入居九列，【◎宋本“入”作“八”。九列，九卿也。◎范《书·宠传》：征为将作大匠，转为宗正、大鸿胪，又拜将作大匠，复为宗正。◎又云：累登卿相。】四登三事。【◎三事，三公也。

◎范《书·宠传》：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司空。建宁元年，代王畅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家不藏贿，【范《书》作“家无货积”。】无重宝器，恒菲饭食，【宋本“饭”作“饮”。菲，薄也。】薄衣服，弊车羸马，号为窭陋。三去相位，辄归本土。往来京师，常下道脱骖过，人莫知焉。宠尝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顿传舍，以待刘公，不可得止。”宠因过去。其廉俭皆此类也。以老病卒于家。【◎范《书·宠传》：弟方，官至山阳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礼，兄弟齐名称。】】繇兄岱，字公山，历位侍中、兖州刺史。【岱事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三年。】【◎《续汉书》曰：繇父舆，一名方，山阳太守。岱、繇皆有俊才。

◎《英雄记》称岱孝悌仁恕，以虚己受人。】

繇年十九，【宋本无“年”字。】从父韪为贼所劫质，繇篡取以归，由是显名。举孝廉，为郎中，除下邑长。【下邑，见《魏志·臧洪传》。时选三署郎补县长，琅邪赵昱为（吕）**[**莒**]**长，东莱刘繇下邑长，东海王朗菑丘长，臧洪即丘长。】时郡守以贵戚托之，遂弃官去。州辟部济南，【◎《续百官志》“诸郡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皆有从事史”，所谓部郡国从事也。此盖青州刺史所辟。◎《蜀志·费诗传》：左迁部永昌从事。◎胡三省曰：为益州刺史部从事，部永昌郡。◎此云“州辟部济南”者，盖青州刺史部从事，部济南也。】济南相中常侍子，贪秽不循，【◎官本《考证》曰：《册府》“循”作“脩”。◎弼按：作“循”亦可通。

◎沈均瑲曰：郝《书》作“贪秽不法”。《通志》“循”下有“法”字。】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荐繇，【陶丘洪事见《魏志·荀攸传》注引《汉末名士录》，又见《华歆传》。】欲令举茂才。刺史曰：“前年举公山，奈何复举正礼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礼于后，所谓御二龙于长涂，骋骐骥于千里，不亦可乎！”会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乱淮浦，

诏书以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繇畏惮，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置曲阿。

【曲阿，见《孙策传》。】术图为僣逆，攻没诸郡县。繇遣樊能、张英屯江边以拒之。以景、贲术所授用，乃迫逐使去。于是术乃自置扬州刺史，与景、贲并力攻英、能等，岁余不下。

【◎《孙策传》：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孙策从兄贲又为丹阳都尉，繇至皆迫逐之。繇遣樊能、张英等拒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贲等击英，连年不克。◎此事《通鉴》编入汉献帝兴平元年。】汉命加繇为牧，振武将军，【◎范《书·刘宠传》：兴平中，繇为杨州牧、振威将军。时袁术据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袁术遣孙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魏志·荀彧传》：兴平二年，太祖欲取徐州，彧曰：“先破吕布，然后南结扬州，共讨袁术。”◎胡三省曰：谓南结刘繇也。】众万余人，

【宋本作“众数万人”。】孙策东渡，破英、能等。【◎《孙坚传》注引《江表传》曰：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载具，是岁兴平二年也。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依繇为盟主，礼据秣陵城，融屯县南，策皆击破之。】繇奔丹徒，【◎丹徒，见《孙策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五：丹阳县治西南有故城址曰刘繇城，相传繇所筑也。】【◎袁宏《汉纪》曰：刘繇将奔会稽，【会稽见《孙坚传》。】许子将曰：【◎许劭事见《魏志·武纪》卷首注引《世语》，又见《和洽传》注引《汝南先贤传》。◎范《书·许劭传》：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沛国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避地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会稽富实，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可往也。【冯本“往”作“生”，误。】不如豫章，【豫章，见《孙策传》。】北连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贡献，与曹兖州相闻，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胡三省曰：豫章在大江东南，豫、兖之壤在淮北，袁术时据九江、庐江之间，故云隔在其中。】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济。”繇从之。】遂溯江南保豫章，驻彭泽。【◎《郡国志》：扬州豫章郡彭泽。◎《一统志》：彭泽故城，今江西九江府湖口县东南三十里。◎洪亮吉曰：

《吕范传》“范为彭泽太守，屯柴桑”，盖权宜所立。后范领丹阳太守，此郡即省。◎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六云：刘繇城在南昌县东北三十八里，孙策略地于曲阿，攻刘繇，败奔豫章，筑城自保，今人号为刘繇城。】笮融先至，杀太守朱晧，【◎笮融事见《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范《书·朱儁传》：儁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笮，音壮力反。【◎李贤曰：笮，音侧格反。】◎《献帝春秋》曰：是岁，繇屯彭泽，又使融助晧讨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诸葛玄事见《蜀志·诸葛亮传》及注引《献帝春秋》。】许子将谓繇曰： “笮融出军，不顾命名义者也。【◎官本《考证》曰：《册府》无“命”字。◎弼按：《通鉴》亦无“命”字。】朱文明善推诚以信人，【◎胡三省曰：朱晧字文明。◎惠栋曰：晧字文渊，见《献帝春秋》。】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代领豫章郡事也。豫章太守更迭始末，详见《孙策传》注。】】入居郡中。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繇寻病卒，时年四十二。【◎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毗陵县，旧会稽之属县也。丹徒县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旧去江三里，岸稍毁，遂至城下。城北有刘繇墓。沦于江，江即北江也。】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范《书·陶谦传》作“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通鉴》同。】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三郡，广陵、下邳、彭城也。◎陈景云曰：上言“广陵、彭城”，下言“三郡”，殊不相应。《后汉书》“广陵”下有“下邳”二字，疑此脱。◎胡三省曰：○断，读曰短。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输，则音平声；指所送之物曰输，则音去声。委输之委，亦音去声。】乃大起浮图祠，【◎范《书》“祠”作“寺”。◎章怀注：浮屠，佛也。◎范《书·西

域传》：天竺国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赵一清曰：○《晋书·佛图澄传》：石季龙著作郎王度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人”、“户”二字必有一衍。《通鉴》作 “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余户”。】每浴佛，【◎胡三省曰：释氏谓佛以四月八日生，事佛者以是日为浴佛会。】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胡三省曰：巨亿计，言以亿亿计也。】曹公攻陶谦，徐土搔动，【◎或曰：骚，此书多作 “搔”，古字通。】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赵昱事见《魏志·陶谦传》。】待以宾礼。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偪，屯秣陵。融利广陵之众，因酒酣杀昱，

【◎官本《考证》曰：监本误作“阻诛杀昱”。】放兵大略，因载而去。【◎或曰：因载，疑 “囤载”之误。】过杀礼，然后杀晧。【◎或曰：至杀晧而止，此以前接后法也。】

后策西伐江夏，【监本误作“路住江夏”。】还过豫章，收载繇丧，善遇其家。王朗遗策书曰：“刘正礼昔初临州，未能自达，实赖尊门为之先后，用能济江成治，有所处定。践境之礼，感分结意，情在终始。后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顾千里曰：剌，音辣，与刺字不同。】更以同盟，还为雠敌，原其本心，实非所乐。康宁之后，常愿渝平更成，复践宿好。一尔分离，款意不昭，奄然殂陨，可为伤恨！知敦以厉薄，德以报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托，诚深恩重分，美名厚实也。昔鲁人虽有齐怨，不废丧纪，《春秋》善之，谓之得礼，【鲁桓公为齐所杀，桓公之丧至自齐，鲁人葬桓公，事见《左传》。】诚良史之所宜藉，乡校之所叹闻。正礼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异。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优哉！”

繇长子基，字敬舆，年十四，居繇丧尽礼，故吏馈饷，皆无所受。【◎《吴书》曰：基遭多难，婴丁困苦，潜处味道，不以为戚。与群弟居，【冯本“群”作“详”，误。】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见其面。诸弟敬惮，事之犹父。不妄交游，门无杂宾。】姿容美好，孙权爱敬之。权为骠骑将军，辟东曹掾，拜辅义校尉、建忠中郎将。【◎洪饴孙曰：辅义校尉一人，建忠中郎将一人，均吴置。】权为吴王，迁基大农。【◎钱大昭曰：“大”下疑有“司”字。虞翻、张温传并作“大司农”。〖梁章钜说同。〗◎近人某氏藏燉煌出土旧钞《吴志》残卷跋云：大农刘基，旧钞作“大农”，刊本皆误作“大司农”。大农，汉官名。大司农，魏官名。吴承汉制，不沿魏称云云。◎弼按：○建安十八年，魏国初置大农，〖《魏都赋》注。〗《魏志·文纪》“黄初元年，改为大司农”，是大司农为魏官名诚然。○然《续百官志》：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应劭《汉官仪》云：大司农，古官也。初，秦置治粟内史，掌谷货，汉因之。景帝更名大农令，武帝更名大司农，王莽改曰羲和，又改为纳言。东汉复为大司农。

* 是大司农实为汉官也。《吴志·刘繇传》迁刘基为大农，虞翻、张温传并作“大司农”，《楼玄传》亦云“入为大司农”，是吴官名亦实为大司农也。是汉、魏、吴官名皆名曰大司农，不如某氏所云也。汉大司农见于范《书》纪、传者极多，不可胜举。某氏云汉官名大农，误。】权尝宴饮，骑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权欲杀之，威怒甚盛，由基谏争，翻以得免。【详见《虞翻传》。】权大暑时，尝于船中宴饮，于船楼上值雷雨，权以盖自覆，又命覆基，余人不得也。其见待如此。徙郎中令。权称尊号，改为光禄勋，分平尚书事。【◎或曰：分平尚书事，若后之同平章事。】年四十九卒。后权为子霸纳基女，赐第一区，四时宠赐，与全、张比。基二弟，铄、尚，皆骑都尉。

## 太史慈

太史慈【◎胡三省曰：太史以官为氏。】字子义，东莱黄人也。【东莱郡治黄，今山东登州府黄县东南，见《魏志·臧洪传》。◎赵一请曰：○《方舆纪要·三十六》：故黄县在登州府黄县东十五里，一名东黄城，即古莱子国都也。后汉为东莱郡治。】少好学，仕郡奏曹史。

【◎《续百官志》：郡置诸曹掾史，诸曹略如公府曹。◎弼按：公府者，三公府也。三公有奏曹，主奏议事。】会郡与州有隙，【东莱郡守与青州刺史也。】曲直未分，以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去，郡守恐后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选行，晨夜取道，到洛阳，诣公车门，

【◎《续百官志》：公车司马令，一人，掌宫阙南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见州吏始欲求通。慈问曰：【◎冯本“慈”作“態”。◎孙志祖曰：言其状始欲求通也。◎弼按：以作“慈”为是。】“君欲通章邪？”吏曰：“然。”问：“章安在？”曰：“车上。”慈曰： “章题署得无误邪？【◎沈钦韩曰：○蔡邕《独断》：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皁囊盛。◎又曰：

○《释名》：书文书检曰署。〖检，禁也。禁闭诸物不得开露也。〗署，予也。题所予者官号也。】取来视之。”吏殊不知其东莱人也，因为取章。慈已先怀刀，便截败之。吏踊跃大呼，言：“人坏我章！”慈将至车间，与语曰：“向使君不以章相与，吾亦无因得败之，是为吉凶祸福等耳，吾不独受此罪。岂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无事俱就刑辟。”吏言：“君为郡败吾章，已得如意，欲复亡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来视章通与未耳。吾用意太过，乃相败章。今还，亦恐以此见谴怒，故俱欲去尔。”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与出城，因遁还通郡章。州家闻之，更遣吏通章，【冯本“通”作“有”，误。】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复见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为州家所疾，恐受其祸，乃避之辽东。

北海相孔融闻而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时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北海国治剧，今山东青州府昌乐县西五十五里，见《魏志·武纪》建安三年。孔融盖移屯都昌。◎《郡国志》：青州北海国都昌。◎《一统志》：都昌故城，今山东莱州府昌邑县西二里。

◎范《书·孔融传》：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章怀注：都昌县属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临朐县东北。◎王先谦曰：今莱州府昌邑县西二里，汉青州北海国都昌县也。若青州临朐县东北之都昌，乃后魏青州北海郡属，章怀盖误。◎谢鍾英曰：○都昌，《郡国志》北海郡治。○《水经注》：潍水又东北迳都昌故城东，又东北入于海。○鍾英案：沈《志》云北海都昌寄治州下，盖刘宋时寄治，非魏制也。◎弼按：○《郡国志》：青州北海国治剧。

* 谢云治都昌，或因沈《志》北海太守都昌而误。◎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三十六：都昌城在莱州府昌邑县西，汉县，属北海郡。今城南五里有大营城，北五里有小营城，俗为大营、小营二村，相传即孔融与黄巾相拒处。】为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慈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后，赡恤殷勤，过于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单步径至都昌。【自黄县至都昌，约三百六十里。】时围尚未密，夜伺间隙，得入见融，因求兵出斫贼。融不听，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陈本无下“外救”二字，误。】而围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刘备，城中人无由得出，慈自请求行。融曰：“今贼围甚密，众人皆言不可，卿意虽壮，无乃实难乎？”慈对曰：“昔府君倾意于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来必有益也。今众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岂府君爱顾之义，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愿府君无疑。”融乃然之。于是严行蓐食，须明，便带鞬摄弓上马，【◎《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右属櫜鞬。◎杜注：鞬以受弓。】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外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毕，

径入门。明晨复如此，围下人或起或卧，慈复植的，射之毕，复入门。明晨复出如此，无复起者，于是下鞭马直突围中驰去。【◎康发祥曰：此段序事中著径入门句，又著复入门句，又两着明晨复如此句，以故围者不疑。时或起或卧，旋无复起者，而慈得以鞭马突围驰去也。慈固妙人，而承祚叙事亦复有雕起鹘落之观，洵是妙文。◎或曰：此所谓未起意先改也，无人態妙为写出，或起或卧，妙尽情理。】比贼觉知，慈行已过，又射杀数人，皆应弦而倒，故无敢追者。遂到平原，说备曰：“慈，东莱之鄙人也，与孔北海亲非骨肉，比非乡党，【◎比，紧邻之称也。◎《周礼·地官》：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无比为闾，使之相受。】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灾共患之义。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自托于君，惟君所以存之。”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随慈。【◎范《书·孔融传》：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弼按：○《蜀志·先主传》：先主领平原相，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据《先主传》所云，安得有精兵三千救北海之围？或张大其词耳。】贼闻兵至，解围散走。融既得济，益奇贵慈，曰：“卿，吾之少友也。”【◎刘家立曰：少，疑作“小”。】事毕，还启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报孔北海也。”【◎或曰：东汉名士风流，如是如是，子义尤杰出者，不在李元礼之下，若许子将之辈瞠乎后矣。】

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同为东莱人。】慈自辽东还，【慈自辽东归，邴原以刘政付慈，见《邴原传》。】未与相见，暂渡江到曲阿见繇，未去，会孙策至。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军，

【“大”字疑衍，或衍“军”字。《通鉴》作“或劝繇可以慈为大将”。】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胡三省曰：以其核论人品也。◎或曰：徇名用人，丑习可嗤。浊流之投，亦是千古快事。】但使慈侦视轻重。【◎胡三省曰：值，丑正翻，候视也。】时独与一骑【官本“一”作“二”，误，各本皆作“一”，《通鉴》同。】卒遇策。【◎《通鉴》作“卒遇策于神亭”。◎胡三省曰：卒，读曰猝。】策从骑十三，【从，才用反。】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通鉴》作“皆坚旧将辽西韩当、零陵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擥得慈项上手戟，【◎胡三省曰：刺，七亦翻。擥与揽同。】慈亦得策兜鍪。【◎《广雅》：兜鍪谓之胄。◎《说文》：胄，兜鍪首镫也。◎《左传》：邾人获公胄。◎杜注：胄，兜鍪也。◎《御览·三百五十六》引《献帝春秋》曰：孙策获太史慈，谓曰：“孤昔与卿神亭之役，若为卿先，如何？”慈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带不断，未可量也。”◎又引《吴志》曰：太史慈与孙策战于神亭，策得慈兜鍪。◎弼按：此引《吴志》与本传相反，疑误。】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胡三省曰：若隆技击，则慈、策適相当耳。然慈终困于策，何也？】

慈当与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芜湖，【◎“当”字疑误。◎《郡国志》：扬州丹阳郡芜湖。

◎胡三省曰：○春秋吴鸠兹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芜藻，故曰芜湖。◎

《一统志》：芜湖故城，今安徽太平府芜湖县东。】亡入山中，称丹阳太守。是时，策已平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毛本“惟”作“推”，误。宣城、泾，均见《孙策传》。

◎胡三省曰：芜湖、泾县皆属丹阳郡。宣城县，前汉亦属丹阳，后汉省。晋太康元年，分丹阳立宣城郡，复置县属焉。】慈因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胡三省曰：山越，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策躬自攻讨，遂见囚执。策即解缚，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邪？【◎胡三省曰：神亭在今镇江府丹阳县界。◎沈钦韩曰：○古神亭在润州延陵县西北二十五里。

○《元丰九域志》：省延陵县为镇。延陵镇在丹阳县南三十五里。◎《一统志》：在今镇江府金坛县西北。】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胡三省曰：量，音良。】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吴历》云：慈于神亭战败，为策所执。策素闻其名，

即解缚请见，咨问进取之术。慈答曰：“破军之将，不足与论事。”策曰：“昔韩信定计于广武，【◎《史记·淮阴侯传》：成安君不用广武君策，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韩信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解其缚，东乡对，西乡对，师事之。】今策决疑于仁者，君何辞焉？”慈曰：“州军新破，士卒离心，若傥分散，难复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长跪答曰：“诚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来还。”诸将皆疑，策曰：“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明日，大请诸将，豫设酒食，立竿视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悦，常与参论诸军事。◎臣松之案：《吴历》云慈于神亭战败，为策所得，与本传大异，疑为谬误。【◎杭世骏曰：○《卮林》云：慈若于神亭见囚，而策方解缚，而遽云宁识神亭，何其仓促不次？又当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尔时也。按《吕范传》，范从孙策攻太史慈于勇里，乃知神亭时慈获策兜鍪，而勇里时策致慈缧绁也。裴盖未之深核也。◎弼按：神亭在今江苏金坛，勇里在今安徽泾县。神亭之役，刘繇尚在曲阿，勇里之战，慈乃为策所败。裴注指《吴历》之误，诚是。《卮林》谓之深核，失之。】◎《江表传》曰：策问慈曰：“闻卿昔为太守劫州章，赴文举，请诣玄德，皆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宋本“人”下有“耳”字，《通鉴》同。】射钩斩祛，【◎齐管仲射桓公中钩，晋寺人披斩文公之祛，俱见《左传》。◎杜注：祛，袂也。】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出教曰：“龙欲腾翥，先阶尺木者也。”【◎元本、官本“木”作“水”。◎梁章钜曰：

* 当作“木”。○《酉阳杂俎》云：龙头上有一木，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即署门下督，【讨逆将军之门下督也。】还吴授兵，拜折冲中郎将。【◎洪饴孙曰：折冲中郎将，一人，吴置。】后刘繇亡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抚安焉。【◎《通鉴》：会刘繇卒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豫章太守华歆为主。歆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众守之连月，卒谢遣之。其众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抚安之。◎刘咸圻曰：遥接《繇传》，此即合传之故。】【◎《江表传》曰：策谓慈曰：“刘牧往责吾为袁氏攻庐江，【◎胡三省曰：刘繇奉王命牧扬州，故以称之。】其意颇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数千余人，尽在公路许。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于公路，求索故兵，再往才得千余人耳。仍令孤攻庐江，尔时事势，不得不为行。但其后不达臣节，【宋本“达”作“遵”，《通鉴》同。】自弃作邪僭事，谏之不从。丈夫义交，苟有大故，不得不离，孤交求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今刘繇丧亡，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辩。今儿子在豫章，不知华子鱼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复依随之否？卿则州人，【太史慈与刘繇同为青州东莱人。】昔又从事，宁能往视其儿子，并宣孤意于其部曲？部曲乐来者便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并观察子鱼所以牧禦方规何似，【《通鉴》“禦”作“御”。】视庐陵、鄱阳人民亲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将多少，自由意。”【《通鉴》作“卿须几兵，多少随意”。】慈对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待遇过望。古人报主以死，【冯本“主”作“生”，误。】期于尽节，没而后已。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自足以往还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舍我，当复与谁？”【《通鉴》 “与”作“从”。】饯送昌门，【◎胡三省曰：○《孙权记》注曰：吴西郭门曰阊门，夫差作，以天门通阊阖，故名之。后春申君改曰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表传》曰：策初遣慈，议者纷纭，谓慈未可信，或云与华子鱼州里，【华歆青州平原高唐人，与太史慈同州里。】恐留彼为筹策，或疑慈西托黄祖，假路还北，多言遣之非计。策曰：“诸君语皆非也，孤断之详矣。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有士谟，志经道义，贵重然诺，【◎胡三省曰：然，是也，决辞也。诺，应也，许辞也。重，不轻也。】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复忧也。”慈从豫章还，议者乃始服。慈见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僮芝【◎胡三省曰：○僮，姓也。○《风俗通》：汉有交趾刺史僮尹。○一曰“僮”即“童”也，颛顼子老童之后，或从人。】自擅庐陵，【庐陵，见《孙策传》。】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言‘我以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子

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

【◎海昏、上缭，均见《孙策传》。◎胡三省曰：○宗部即江南宗贼也。海昏县属豫章郡，时县民数千自相结聚作宗伍，壁于上缭。○《水经注》：缭水导源建昌县，汉元帝永光二年分昏昬立。（僚）**[**缭**]**水又东迳新吴县，汉中平中立。（僚）**[**缭**]**水又迳海昬县，谓之上（僚） **[**缭**]**水。○缭，读曰僚。】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冯本“拊”作“附”，误。】仍有兼并之志矣。【《通鉴》“仍”作“遂”，《册府》作“乃”。】顷之，遂定豫章。】

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郡国志》：扬州豫章郡艾。◎刘昭注：

○《左传·哀公二十年》：吴公子庆忌所居。◎《一统志》：艾县故城，今江西南昌府义宁州西。《新志》在州西百里龙冈坪，故城犹存。◎《宋书·州郡志》：豫章太守豫宁侯相，汉献帝建安中立。吴曰要安。〖◎弼按：要，当作“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水经注·赣水注》：循水出艾县西，东北迳豫章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寰宇记》：后汉建安中，分海昬立西安县。晋太康元年，改为豫宁。◎《一统志》：豫宁故城，今江西南昌府武宁县西。◎谢鍾英曰：《潘璋传》“璋迁豫章西安长”，即此。◎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四：艾城在南昌府宁州西百里，地名龙冈坪。《左传》“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即此。西安，今武宁县，建安中分建昌县置。又太史城在奉新县西二十里。城周围三里，西南有城角山，东南有盘山，北枕江水。其地险固，基址尚存。○《寰宇记》卷一百六：幕浮山一名募阜山，在洪州分宁县西一百九十里，高一千余丈，周围一百二十里。太史慈拒刘磐于此山，置营幕，乃名焉。○又《方舆纪要》：建昌县东四里有镇边营，汉建安八年太史慈筑以拒刘磐。◎谢鍾英曰：浮幕山在南昌府义宁州西北百九十里，接湖北通城、湖南平江界，周围数百里。】策于是分海昬、建昌左右六县，【海昏，见《孙策传》。建昌，见《孙权传》黄龙七年。◎《郡国志》：豫章郡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王先谦曰：○《寰宇记》有太史城，在新奉县西四十里，太史慈创置，周迴三里，西南有城角山，东南有盘山，北枕江水。其地险固，基址尚存。盖即建昌故城也。《晋志》因。○《一统志》：故城，今南昌府奉新县西。◎邹安鬯云：今奉新县西百四十里，谢云即太史城。】以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昬，并督诸将拒磐。磐绝迹不复为寇。

慈长七尺七寸，美须髯，猿臂善射，弦不虚发。尝从策讨麻保贼，【◎《通鉴》：建安十一年，孙权击山贼麻保二屯，平之。◎胡三省曰：○《水经注》：江水过陆口而东，左得麻屯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有余里，吴所屯也。】贼于屯里缘楼上行詈，以手持楼棼，【◎班固《两都赋》：虹霓回带于棼楣。◎章怀注：○《说文》曰：棼，栋也。○《尔雅》曰：楣，谓之梁。○郭璞云：门户上横梁也。◎蒋超伯曰：○栋谓之桴。○何晏《景福殿赋》：双枚既修，重桴乃饰。○又谓之“棼”。○《广韵》：棼，复屋栋也。◎潘眉曰：许慎解棼“复屋栋也”，徐锴读若曾参之参。】慈引弓射之，【监本、官本“引”作“以”，误。】矢贯手著棼，围外万人莫不称善。其妙如此。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而但贮当归。【◎谓其当北归青州也。◎韩菼曰：子义故多知己，郡守知之，孔北海知之，孙郎知之，孟德亦知之，复何恨！】孙权统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吴书》曰：慈临亡，叹息曰：“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陈本无“乎”字，误。】权甚悼惜之。】子亨，【冯本、监本“亨”作“享”，注同。】官至越骑校尉。【◎《吴书》曰：亨字元复，历尚书、吴郡太守。】

## 士燮

士燮【元本、冯本、吴本“燮”作“爕”，误。】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交州苍梧郡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治，见《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一百八：梧州府苍梧县，汉置广信郡，今府治东有广信故城。】其先本鲁国汶阳人，【◎《郡国志》：豫州鲁国汶阳。◎《一统志》：汶阳故城，今山东兖州府宁阳县东北。】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交州日南郡治西卷，今越南归仁、富安、广和、平顺四道，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局本“川”作“州”，误。◎范《书·刘陶传》：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定陵人，济北贞王渤之后。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灵帝诏陶次第《春秋条例》。】治《左氏春秋》。【◎《释文·序录》：士燮注《春秋经》十一卷。◎《隋书·经籍志》：《春秋经》十三卷，吴卫将军士燮注。

◎《唐经籍志》：《春秋经》十一卷，士燮撰。◎《唐艺文志》：士燮注《春秋经》十一卷。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引眉山李氏《古经后序》，谓士燮注《春秋经》与《公》、《谷》卷数相同，疑为注《公》、《谷》。◎姚振宗《隋志考证》驳之，云：士燮于桓、灵时师刘陶治

《左氏春秋》，本传言之甚详。《释文》亦载是书于《左氏传》家，其事本甚分明，勿庸疑惑。

《隋志》十三卷，《释文》、《唐志》、《通志略》皆十一卷，篇卷分合不一，故著录亦互有不同，斯常有之事，亦勿庸深究，不必疑此十一卷为《公》、《谷》之经。◎《隋志》：梁有士燮《集》五卷，亡。】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阕，音缺，终也，止也。】举茂才，除巫令，【巫县，今四川夔州府巫山县东，详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迁交阯太守。【交阯郡治龙编，今广西太平府凭祥州南七百五十里，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

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都，【丁宫事见《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壹侍送勤恪，【局本“侍”作“待”，误。】宫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待罪三事，【三事，三公也。】当相辟也。”后宫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范《书·灵帝纪》：中平四年，光禄勋沛国丁宫为司空。五年，司空丁宫为司徒。六年七月，司徒丁宫罢。◎九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见《献帝纪》。〗】甚礼遇壹。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

《吴书》曰：琬与卓相害，【◎范《书·黄琬传》：卓议迁都长安，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琬退而驳议之，竟坐免。】而壹尽心于琬，甚有声称。卓恶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历年不迁。会卓入阙，【宋本“阙”作“关”。】壹乃亡归。】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钱大昕曰：○《薛综传》：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不云为贼所杀，两传盖互见也。】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合浦郡治合浦，今广东廉州府合浦县东北，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次弟徐闻令领九真太守，【◎《郡国志》：交州合浦郡徐闻。

◎三国吴改属珠崖郡。◎《一统志》：徐闻故城，今广东雷州府海康县治。◎《寰宇记》：故

城在海康县南二百四十里。◎《方舆纪要》：今徐闻县西北。◎九真郡治胥浦，见《孙晧传》建衡三年。】【，音于鄙反，【◎胡三省曰：，胡怃反。】见《字林》。】弟武，领南海太守。【◎冯本、吴本、官本、毛本“南海”作“海南”，误，《通鉴》作“南海”。南海郡治番禺，见《孙晧传》天纪三年。◎潘眉曰：交州无海南郡。】

燮体器宽厚，【局本“器”作“气”，误。】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蜀志·许靖传》：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魏志·袁涣传》：涣从弟徽以儒素称，遭天下乱，避难交州。◎本志《薛综传》：少依族人，避地交州。】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袁徽事见《魏志·袁涣传》，又见《蜀志·许靖传》。】与尚书令荀彧书曰： “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范《书·窦融传》：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为张掖属国都尉，抚结雄杰，怀辑羌虏，河西翕然归之。五郡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其见称如此。

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胡三省曰：天下殽乱，燮雄踞偏州，人但知威尊，无复知天子也，长知两翻。◎弼按：似言威尊无出乎其上者。】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踰也。【◎《史记·南越尉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佗行南海尉事。秦已破灭，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章怀注：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或曰：“他”、“佗”古虽通用，然尉佗“佗”字不宜作“他”。◎弼按：○《晋书·地理志》：任嚣、赵他攻越，遂定南越，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亦作“赵他”，或说误。】【◎葛洪《神仙传》曰：燮尝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稍之，【◎李龙官曰：○“摇稍”二字不可解， “稍”疑作“捎”。○《广韵》：摇捎，动也。○盖谓捧其头摇动之也。◎李慈铭曰：稍，当作“消”，摇消即消摇也。】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奉字君异，侯官人也。【◎侯官，详见《魏志·王朗传》“东冶”注。◎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八：杏山在濠州南六十里。○《神仙传》：董奉吴时居此山，为人治病，惟令种杏五株。数年，杏至万株。后服杏金丹得仙。】】武先病没。

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交阯牧详见《蜀志·刘焉传》。◎胡三省曰：据史，自贾琮以前皆为交阯刺史，未得为交州。◎侯康曰：○《晋书·地理志下》：建安八年，张津为交阯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艺文类聚》卷六引苗恭《交广记》曰：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交阯太守。士燮表言：“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乎？”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

* 按二书所载事同，而一以为建安八年，〖沈约亦以为八年。〗一以为二年。考《孙讨逆传》注引王范《交广春秋》，建安六年张津已为交州牧，则云八年者非也。又此传上文称交州刺史朱符，此是史臣追称，符为刺史时，实未名州也。杨雄有《交州箴》，此乃文人之词，非当时实录。◎沈家本曰：晋、宋二志并以交州之名改自建安八年，然以两汉志考之，班氏于南海、郁林、苍梧、交阯、合浦、日南六郡，并注云属交州，独九真郡不言属交州，盖夺文也。班所据乃元始二年版籍，是元始时已名交州矣。杨子云《十二州箴》有交州。姚姬传以为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晋书·地志》以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及朔方、交阯是为十三部。至平帝元始三年，始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其州名史亦不详，独赖子云是箴而知之尔。盖设雍州以易凉州，而朔方所部归于并州，而交阯谓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汉家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此箴首必引《禹贡》，所谓应经也。平帝元始二年，黄支国献犀牛，其《交州箴》内亦述及焉。然则其文必平帝时作。

当时王莽既改州名，颇张其事，盖使人定为地理之书，今《汉书·地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书户口独举元始二年，知其与《州箴》同时有也。由是言之，则侯氏以子云之箴为非实录，未免孟浪，而交州之名实起西汉之末，固信而有征也。司马氏《续志》据顺帝永和五年版籍，称交州刺史部，疑东汉之初已承用元始之制矣。是两汉志与晋、宋志颇相抵牾，或顺帝以后交州之名曾经改易，故复有建安之事乎？◎周寿昌曰：士燮请改交阯为交州，本传并无此语，且云“燮先人因王莽之乱，避地交州”，是西汉末已称交州，即《汉书·地理志》屡书“属交州”，是班氏时久称交州，皆建安以前事。】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张津事见《蜀志·许靖传》及裴注。◎本志《薛综传》：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又本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孙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胡三省曰：区，乌侯翻，姓也，又亏于翻。◎周寿昌曰：《江表传》云张津为南夷所杀，此云为其将所杀，盖道阻兵乱，传述有歧，载笔者各就所闻书之也。】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零陵，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胡三省曰：○《姓谱》：赖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风俗通》：汉有交阯太守赖先。◎钱大昭曰：赖恭为先主镇远将军，官至太常。◎弼按：赖恭见《先主传》、《甘后传》及杨戏《季汉辅臣赞》“王元泰”注。】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钱大昭曰：薛综、步骘传亦作“吴巨”，惟《蜀先主传》注引《江表传》作 “吴臣”，疑误。】与恭俱至。【◎《薛综传》：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刘表又遣长沙吴巨为苍梧太守，巨武夫轻悍，不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闚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或曰：下云“道路断绝”，此玺书乃燮伪托以自重。◎弼按：《许靖传》亦云“交部驿使断绝”，惟此传下文又云“燮遣张旻奉贡，特复下诏”，是道路仍通也。◎赵一清曰：○《续郡国志》补注引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县。元狩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诏书以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受鼓吹，以重威镇。

* 一清案：此汉朝所命诏士燮，不诏步骘也。《宋书·州郡志》“十六年，徙治番禺”，与《交广春秋》差越一年。又《宋志》交阯太守领县有吴兴、军平、武宁、武安，并吴立。】后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

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步骘传》：建安十五年，骘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相见，因斩徇之。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摇东附，

【◎摇，宋本、元本、官本作“遥”，是。益州在西，故曰“东附”。◎《步骘传》：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潘眉曰：○流离即瑠璃，古字通。○《汉书·西域传》：珠玑、珊瑚、虎魄、碧流离。○师古引《魏略》曰：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弼按：余均见《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邪，即椰。◎《广雅》曰：益智，龙眼也。◎谢承《后汉书》曰：交阯七郡献龙眼。◎《广志》曰：龙眼树叶似荔枝，蔓延缘木生，子大如酸枣，色异，纯甘无酸。◎

《交州记》曰：龙眼树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小。◎《广州记》曰：龙眼子似荔枝，七月熟。】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局本“赐”作“锡”。】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余岁，【燮盖以灵帝中平时为交阯太守。】黄武五年，年九十卒。

权以交阯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吕岱传》：延康元年，岱代步骘为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发宗兵拒良。【◎胡三省曰：自汉末之乱，南方之人率宗党相聚，为兵以自卫。】良留合浦。交阯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徽闭门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能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还。而吕岱被诏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壹子中郎将匡与岱有旧，岱署匡师友从事，【◎师友从事，见《蜀志·周群传》。◎胡三省曰：师友从事者，署为从事而待以师友之礼。】先移书交阯，告喻祸福，又遣匡见徽，说令服罪，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岱寻匡后至，徽兄祗，弟幹、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谢令复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帐幔，请徽兄弟以次入，宾客满坐。岱起，拥节读诏书，数徽罪过，左右因反缚以出，即皆伏诛，传首诣武昌。【◎《吕岱传》：遣良与陈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过合浦，与良俱进。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孙盛曰：夫柔远能迩，莫善于信；保大定功，莫善于义。故齐桓创基，德彰于柯会；【◎《公羊传·庄公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柯。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摽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杜预曰：柯，今济北东阿。】晋文始伯，义显于伐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原）**[**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问长世，贻范百王。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胡三省曰：要，读曰邀。】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胡三省曰：吕岱子孙无闻。】】壹、、匡后出，权原其罪，及燮质子廞，皆免为庶人。数岁，壹、坐法诛。廞病卒，无子，妻寡居，诏在所月给俸米，赐钱四十万。【◎赵一清曰：《隋书·经籍志》有《交州杂事》九卷，记士燮、陶璜事。】

评曰：刘繇藻厉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扰攘之时，据万里之土，非其长也。太史慈信义笃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优游终世，至子不慎，自贻凶咎，盖庸才玩富贵而恃险，使之然也。【◎宋本“险”上有“阻”字。◎郝经曰：士燮子弟皆汉室牧守，权遗吕岱诱而灭之，则士氏忠于汉室，而罪在权矣。承祚讥之，非也。】

# 卷五十·吴书五·妃嫔传第五

吴书五

三国志五十

妃嫔传第五【◎刘咸炘曰：既贬称夫人，何为题曰妃嫔？是篇叙吴景、徐琨等事，仍马、班

《外戚传》法。】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忘机子】

【复校：擎骥】

## 孙破虏吴夫人

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吴、钱唐，均见《孙坚传》。】早失父母，与弟景居。【◎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一云：姑苏山西北十二里胥口东岸有汉奉车都尉衡州刺史吴煇墓。〖◎弼按：《寰宇记》“衡”作“冲”，汉时无衡州，亦无冲州，二者均误。〗煇字光脩，丹阳太守吴景父也。】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钱大昭曰：《诸葛瑾传》云“孙权姊婿曲阿弘咨见而异之”，疑即此一女之夫也。◎弼按：○《孙坚传》：坚四子，策、权、翊、匡。○《潘濬传》注引《吴书》云：权以姊陈氏女妻潘祕。○《蜀志·先主传》：权进妹固好。○据此数传，是吴夫人所生不止一女也。或为庶生之女乎？】【◎《搜神记》曰：初，夫人孕而梦月入其怀，既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其怀，以告坚曰：“昔妊策，梦月入我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宋书·符瑞志》所载与此同，已见《孙权传》注。】】

景常随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袁术上景领丹阳太守，【丹阳郡，见《孙策传》。】讨故太守周昕，【周昕事见《孙静传》，又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遂据其郡。孙策与孙河、吕范依景，【◎孙河，孙坚族子，见《孙韶传》注引《吴书》。◎《孙策传》：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与吕范、孙河俱就景。】合众共讨泾县山贼祖郎，【泾县，见《孙策传》。祖郎事见《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又详见《孙辅传》注引《江表传》。】郎败走。会为刘繇所迫，【◎《孙策传》：刘繇为扬州刺史，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策从兄贲又为丹阳都尉，繇至皆迫逐之。】复北依术，术以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共讨樊能、于麋于横江，又击笮融、薛礼于秣陵。【横江、秣陵俱见《孙策传》，笮融、薛礼事见《刘繇传》。】时策被创牛渚，【牛渚，见《孙策传》。策攻牛渚，为流矢所中，见《策传》注引《江表传》。】降贼复反，

景攻讨，尽禽之。从讨刘繇，繇奔豫章，【豫章，见《孙策传》。】策遣景、贲到寿春报术。术方与刘备争徐州，以景为广陵太守。术后僭号，策以书喻术，术不纳，便绝江津，不与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东归，策复以景为丹阳太守。汉遣议郎王誧。【音普。】衔命南行，【王誧于建安二年南行，见《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表景为扬武将军，领郡如故。

及权少年统业，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周瑜传》注引《江表传》曰：曹公新破袁绍，建安七年，下书责孙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不能决，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权母曰：“公瑾议是也。”遂不送质。◎《张紘传》注引《吴书》曰：权初承统，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紘辄拜牋答谢。◎《张昭传》：昭曰： “昔太后、桓王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董袭传》：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否。◎据此数传所云，皆为夫人助治军国之证。】

【◎《会稽典录》曰：【◎章宗源曰：○《晋书·虞预传》：预著《会稽典录》二十篇。○《史通·采撰篇》曰：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士族，如江东五儁，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苟不别加研覆，何以详其是非？○《杂述篇》曰：若圈称《陈留耆旧》，周裴《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愚案：《吴志·虞翻传》注引山阴朱育对太守濮阳兴，述初平末年王府君问士于虞仲翔，仲翔具答，其言会稽人士最详。至江东五儁，逸篇中未见征引。◎沈家本曰：○《隋志》：《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虞豫撰。○二唐志卷同，“豫”作“预”，《晋书》本传作“预”，传云“著《会稽典录》二十篇”，与隋、唐志篇卷不同。◎黄逢元曰：《国志》注、《世说》各篇注、《书钞》、《初学记》、《御览》屡引此书。◎弼按：虞预事见《魏志·王粲传》注引虞预《晋书》。《会稽典录》辑本见《说郛》及《古今说部丛书》。】策功曹魏腾，【◎官本《考证》曰：《御览》作“魏胜”。◎卢明楷曰：《吴范传》作“魏滕”，注引“忤策，几殆，赖太妃救得免”，事与此合。盖“腾”与“滕”音同，“胜”则“滕”字之讹耳。】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毛本“功”作“公”，误。】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遽释腾。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建安七年，临薨，【◎梁章矩曰：此书“七年”者，当因下文“八年，景卒官”之文而误。◎弼按：《孙权传》亦云七年薨。】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按会稽贡举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无举者，云府君遭忧，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贡举，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奋授兵为将，封新亭侯，卒。【◎《吴书》曰：权征荆州，拜奋吴郡都督，以镇东方。】子安嗣，安坐党鲁王霸死。奋弟祺嗣，【◎《吴书》曰：祺与张温、顾谭友善，权令关平辞讼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诛，并遇害。

## 吴主权谢夫人

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会稽山阴，见《孙坚传》。】父，【◎官本“ ”作“煚”。◎沈家本曰：○作“煚”是。○《广韵·二十八梗》：煚，俱永切，火也。◎何焯曰：，音警。】汉尚书郎、徐令。【◎《郡国志》：徐州下邳国徐。◎李兆洛曰：今安徽

泗州盱眙县西北八十里。】【 子承，撰《后汉书》，【◎谢承《书》，详见《魏志·武帝纪》

初平元年。◎赵一清曰：○《困学纪闻》云：谢承父为尚书郎，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策文通训，条在南宫，秘于省阁，唯台郎升复道取急，因得开览。汉尚书作诏文，尚书郎乃今中书舍人。○阎若璩曰：谢《书》一百三十卷，阳曲傅山谓永乐间扬州曾有刊本。

* 一清按：傅征君非妄言者，曾与莆田郑王臣晤于京师渠，云闽中旧家有此书，彼亲见来。记此以为他日访求之迹。】称幼以仁孝为行，明达有令才。弟贞，履蹈法度，笃学尚义，举孝廉，建昌长，【建昌，见《孙权传》黄武七年。】卒官。】权母吴为权聘以为妃，爱幸有宠。后权纳姑孙徐氏，欲令谢下之，【◎何焯曰：三国之君皆不知正家，纳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权晚年所以继嗣不定也。】谢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孙霸传》：霸二子基、壹，与祖母谢姬徙会稽乌伤。◎据《霸传》，则霸为谢姬所生，然非此谢夫人也。】后十余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孙亮传》：太平二年：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武陵太守，【武陵郡，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撰《后汉书》百余卷。

【◎《会稽典录》曰：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隋志》：《会稽先贤传》七卷，谢承撰。梁又有谢承《集》四卷，今亡。】子崇扬威将军，崇弟勖吴郡太守，并知名。】

## 吴主权徐夫人

吴主权徐夫人，吴郡富春人也。【富春，见《孙坚传》。】祖父真，与权父坚相亲，坚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汉末扰乱，去吏，随坚征伐有功，拜偏将军。坚薨，随孙策讨樊能、于麋等于横江，击张英于当利口，【横江、当利口，俱见《孙策传》。】而船少，欲驻军更求。琨母时在军中，谓琨曰：“恐州家多发水军来逆人，【刘繇为扬州刺史，故称为州家。】则不利矣，如何可驻邪？宜伐芦苇以为泭，佐船渡军。”【琨母即孙坚妹，亦可谓有诸兄风。】

【◎泭，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泭，水中箄也。【◎今本《方言》：泭谓之篺，篺谓之筏。筏，秦、晋之通语也。◎今本无郭注此文。◎《说文》：泭，编木以渡也。◎《释言》：舫，泭也。◎孙炎注云：方木置水中为泭筏也。◎《释文》：泭，或作“ ”，又作“桴”。

◎《楚辞·九章》：乘氾泭以下流兮。◎王逸注云：编竹木曰泭。】】琨具启策，策即行之，

众悉俱济，遂破英，击走笮融、刘繇，事业克定。【◎或曰：此策渡江第一战功，乃散见于不经意处。隆洼高下，因物施削，史家鸿钧手然也。】策表琨领丹阳太守，会吴景委广陵来东，复为丹阳守。【◎《江表传》曰：初，袁术遣从弟胤为丹阳，【袁胤事见《孙策传》注引

《江表传》。】策令琨讨而代之。会景还，以景前任仕丹阳，【宋本“任”作“在”，“仕”字为衍文。】宽仁得众，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监本“手”作“下”，误。】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众，乃复用景，召琨还矣。【宋本“矣”作“吴”。】】琨以督军中郎将领兵，从破庐江太守李术，【李术事见《孙权传》建安五年注引《江表传》。】封广德侯，【◎《晋志》：扬州宣城郡广德。◎《宋志》：宣城太守，广德令。何《志》云汉旧县。二汉志并无。疑是吴所立。◎《元和志》：后汉分故鄣置。◎洪亮吉曰：县是汉末立，故二汉志未录。当以何承天《志》为是。◎谢锺英曰：○《吕蒙传》“孙权统事，蒙领广德长”，即此。○《方舆纪要》：今安徽广德州治。】迁平虏将军。【平虏将军，一人，第三品。】后从讨黄祖，中流矢卒。

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陆尚。尚卒，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后权迁移，以夫人妒忌，废处吴。积十余年，权为吴王及即尊号，登为太子，群臣请立夫人为后，权意在步氏，卒不许。【◎《孙登传》：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除吴。登将拜太子，辞曰：“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后以疾卒。兄矫，嗣父琨侯，讨平山越，拜偏将军，先夫人卒，无子。弟祚袭封，亦以战功至于芜湖督、【◎官本《考证》曰：汉丹阳郡芜湖县，东晋始改名于湖，此“于”字疑衍。◎钱仪吉曰：汉丹阳郡有芜湖，而于湖至晋太康二年始分丹阳县立，此“于”字当衍。◎谢锺英曰：○丹阳郡有于湖城。○沈《志》：于湖县，三国吴为督农校尉治。◎弼按：

* 芜湖，见《太史慈传》。○《晋志》丹阳郡有于湖、芜湖二县。吴于滨江要地置督，以作芜湖督为是。于湖非芜湖所改，官本《考证》误。】平魏将军。【◎梁章钜曰：此所谓杂号将军，惟吴置之徐祚及朱绩、钟离牧三人。】

## 吴主权步夫人

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临淮淮阴，见《步骘传》。】与丞相骘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御览》“庭”作“宫”。】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梁章钜曰：以金枝玉叶之贵，同时再醮，恬不为怪，当时之风尚可知矣。◎侯康曰：○《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也。◎弼按：刘纂为车骑，见《孙峻传》。公主鲁班与孙峻私通，孙峻杀公主鲁育，亦见《孙峻传》。】【◎《吴历》曰：纂先尚权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为继室。【◎《左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杜注：元妃死，次妃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何焯曰：继室之名，于时已谬，故委巷之书，君子所慎。◎周寿昌曰：三国时重《左氏》学，继室二字，即本《左氏》，不得谓为委巷。即晋胡冲《吴历》亦古矣，何得谓为委巷之书？】】

夫人性不妒忌，【《御览》“忌”作“嫉”。】多所推进，故久见爱待。【监本“待”作“侍”，

误。】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胡三省曰：依违，不决也。◎或曰：权以晏昵之私，妃匹不正，以致嗣子不定，卒致颠覆，此孔子所以以二南教子也。】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及薨，臣下缘权指，【《御览》“指”作“旨”。】请追正名号，乃赠印绶，策命曰：“惟赤乌元年闰月戊子，【◎潘眉曰：是年魏闰十一月，吴闰十月，盖魏用《景初历》，吴自用夏正。蜀与吴同时，魏景初二年也。】皇帝曰：呜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与朕均劳。内教脩整，礼义不愆。宽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县望，远近归心。朕以世难未夷，大统未一，缘后雅志，每怀谦损。是以于时未授名号，亦必谓后降年有永，永与朕躬对扬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显，伤后殂逝，不终天禄。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节丞相醴陵亭侯雍【◎钱大昭曰：○《顾雍传》：雍初封阳遂乡侯，进封醴陵侯。子裕袭醴陵侯。○盖由乡侯进封县侯也，“亭”字衍。】奉策授号，配食先后。魂而有灵，嘉其宠荣。呜呼哀哉！”葬于蒋陵。【◎杭世骏曰：○《六朝事迹》云：今蒋子文庙相对向西有曰孙陵冈，是为蒋陵。赤乌元年，追拜夫人布氏为皇后，后合葬蒋陵。今蒋庙西南孙陵冈上有步夫人墩，墩之侧有夫人冢，乃其地也。】

## 吴主权王夫人

吴主权王夫人，琅邪人也。【◎《吴书》曰：夫人父名卢九。】夫人以选入宫，黄武中得幸，【以孙和赤乌五年年十九推之，当生于黄武三年，夫人当于黄武二年前选入宫。】生孙和，

【“孙”字衍。】宠次步氏。步氏薨后，和立为太子，权将立夫人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谮毁。及权寝疾，言有喜色，由是权深责怒，以忧死。【◎《孙和传》：少以母王有宠见爱。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全公主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和子晧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 吴主权王夫人

吴主权王夫人，南阳人也。以选入宫，嘉禾中得幸，生孙休。【“孙”字衍。孙休死于永安七年，年三十，当生于嘉禾四年。】及和为太子，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御览》“姬”作“妃”。】皆出居外。【◎赵一清曰：○《拾遗记》：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 “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折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常在军旅，每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一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幻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吴亡，不知所在。◎弼按：赵达未为丞相，可证《拾遗记》之虚伪。】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公安，见《蜀志·刘璋传》。】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怀皇后，【《御览》“怀”作“华”。】改葬敬陵。王氏无后，封同母弟文雍为亭侯。

## 吴主权潘夫人

吴主权潘夫人，会稽句章人也。【句章，见《孙坚传》。】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汉书·五行志》：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得幸【◎赵一清曰：○《拾遗记》：吴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输入织室，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同幽者百余人，谓夫人为神女，敬而远之。有司闻于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戚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见而喜悦，以琥珀如意抚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欢乐！”乃命雕轮就织室，纳于后宫，果以姿色见宠。每以夫人游昭宣之台，恣意幸適，既尽酣醉，唾于玉壶中，使侍婢泻于台下，得火齐指环，即挂石榴枝上，因

其处起台，名曰环榴台。时有谏者云：“今吴、蜀争雄，‘还刘’之名，将为妖矣！”权乃翻 其名曰榴环台。又与夫人游钓台，得大鱼。吴王大喜，夫人曰：“昔闻泣鱼，今乃为喜，有 喜必有忧，以为深戒！”至末年，渐相谮毁，稍见离退。时人谓夫人知几其神。钓台基今尚 存焉。◎弼按：《拾遗记》所载与本传异，秦嘉生于陇西，与河洛隔绝，文献无征，事多附 会，不足以参证史籍。《四库提要》亦谓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也。】有娠，【《御览》 “娠”作“身”。】梦有似龙头授己者，【◎元本、官本“似”作“以”。◎刘家立曰：“以”、 “似”古字通。】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孙亮。【◎“孙”字衍。◎或曰：亮不终，兆于初生，数有前定邪？抑后人傅会邪？】赤乌十三年，亮立为太子，【◎《孙亮传》：亮姊全公主谮太 子和子母。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是时亮年仅八岁，权已六十九矣。暮年 倒行逆施，立此幼子，溺爱之私一致如是。】请出嫁夫人之姊，权听许之。明年，【太元元年。】 立夫人为皇后。性险妒容媚，自始至卒，谮害袁夫人等甚众。【◎《吴录》曰：袁夫人者， 袁术女也，【◎《魏书·袁术传》：术女入孙权宫。】有节行而无子。权数以诸姬子与养之， 辄不育。及步夫人薨，权欲立之。夫人自以无子，固辞不受。】权不豫，夫人使问中书令孙 弘【◎《御览》“孙弘”作“张昭”，误。弘为会稽人，见《张昭传》注引《吴录》。中书令 孙弘附鲁王霸，见《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朱据传》：中书令孙弘谮润据，权寝疾， 弘为诏书追赐据死。◎弘后为诸葛恪所杀，见《恪传》。】吕后专制故事。侍疾疲劳，因以羸 疾，诸宫人伺其昏卧，共缢杀之，托言中恶。【◎胡三省曰：中恶，暴病而死也。中，竹仲 翻。】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胡三省曰：斯事也，实吴用事之臣所为也。潘后欲求称制， 左右小人正当相与从臾为之，安有不胜其虐而缢杀之之理？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权寻薨，合葬蒋陵。孙亮即位，以夫人姊婿谭绍为骑都尉，授兵。亮废，绍与家属送本郡庐 陵。【孙权尚有仲姬，见《孙奋传》。】

## 孙亮全夫人

孙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全尚妻即孙峻姊，见《朱夫人传》。◎《孙綝传》：亮妃，綝从姊女也。◎《通鉴》：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生少子亮，吴主爱之。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结，数称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胡三省曰：为后孙綝杀尚废亮、迁全公主张本。】尚从祖母公主爱之，【此即谓全公主也。全公主为全尚女之从祖母。此“尚”字衍。】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公主自以与孙和母有隙，【公主，宋、元本、冯本作“全主”。】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全公主盖以其夫家之侄孙女为母家之弟妇。】亮遂为嗣。夫人立为皇后，【◎赵一清曰：○《拾遗记》：孙亮作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与爱姬四人，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惟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殊方异国所出，凡经践蹑宴息之处，香气沾衣，（沥）**[**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丽居香、洛珍香、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舆席，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乱之。所居室名为思香媚寝。◎蒋超伯曰：○《钗小志》：丽居，孙亮爱姬也，鬒发香净，一生不用洛成。洛成，乃梳篦别名。】以尚为城门校尉，【当在建兴初。】封都亭侯，代滕胤为太常、卫将军，【当在太平元年。滕胤为大司马在太平元年。】进封永平侯，【◎《宋书·州郡志》：丹阳尹，永世令，吴分溧阳为永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方舆纪要》：今江苏镇江府溧阳县南十五里。】录尚书事。时全氏侯有五人，【全琮因功封钱唐侯在尚主之前，不缘外戚。余人封侯，史无明文。】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监本“兴”作“典”，误。】外戚贵盛莫及。及魏大将诸葛诞以寿春来附，而全怿、全

端、全祎、全仪等并因此际降魏，【诸全降魏事详见《魏志·钟会传》。】全熙谋泄见杀，由是诸全衰弱。会孙綝废亮为会稽王，后又黜为侯官侯，【侯官，见《孙休传》永安三年。】夫人随之国，居侯官，尚将家属徙零陵，【零陵，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迫见杀。

【宋本“迫”作“追”，官本作“道”。】【◎《吴录》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侯官，吴平乃归，永宁中卒。【已至晋惠帝时矣。】】

## 孙休朱夫人

孙休朱夫人，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即朱公主鲁育之女也。权纳姑孙，休妻其甥。】

【◎臣松之以为：休妻其甥，事同汉惠。【◎荀悦《前汉纪》：惠帝四年，立皇后张氏，帝长姊鲁元公主女也。太后欲为重亲，故配帝。】荀悦讥之已当，故不复广言。【◎荀悦曰：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诗》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称：“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为后，昏于礼而黩于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则也。群臣莫谏，过哉。】】赤乌末，权为休纳以为妃。【时休年十六岁。】休为琅邪王，【◎《孙权传》：太和二年，立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随居丹阳。【◎随，疑作“徙”。◎《孙休传》：诸葛恪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休于丹阳郡。】建兴中，孙峻专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五凤中，孙仪谋杀峻，事觉被诛。【事见《孙亮传》五凤二年。】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是时朱据已死，鲁育改適刘纂，何以尚称朱主？◎《孙峻传》：将军孙仪等欲因会杀峻，事泄，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休惧，遣夫人还建业，执手泣别。既至，峻遣还休。太平中，【陈本“太”上有“后”字，误。】孙亮知朱主为全主所害，问朱主死意。【◎胡三省曰：问公主见杀之意。】全主惧曰：“我实不知，皆据二子熊、损所白。”亮杀熊、损。【◎《朱据传》：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孙綝传》：亮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杀损于建业。】损妻是峻妹也，【孙峻姊为全尚妻，即全公主之侄妇。孙峻妹为朱损妻，即朱公主之子妇。】孙綝益忌亮，遂废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为皇后。休卒，群臣尊夫人为皇太后。【孙休有太子，濮阳兴、张布说休妃太后朱以孙晧为嗣，见《孙晧传》。】孙晧即位月余，贬为景皇后，称安定宫。甘露元年七月，见逼薨，【事见《孙晧传》甘露元年。】合葬定陵。【孙休葬定陵，见《孙晧传》元兴元年。】【◎《搜神记》曰：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诸葛恪传》：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孙峻杀恪，投其尸于此。◎胡三省曰：今高座寺后即石子冈，寺在建康城南门外。◎《寰宇记》：冈在江宁县南十五里，周二十里。《府志》，今城南高座寺后即石子冈地。】归命即位，将欲改葬之。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而宫人颇识主亡时所著衣服，乃使两巫各住一处以伺其灵，

【陈本“伺”作“祠”。】使察鉴之，不得相近。久时，二人俱白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著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綈丝履，从石子冈上半冈，而以手抑膝长太息，小住须臾，进一冢便止，【宋本作“进一冢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见。二人之言，不谋而同，于是开冢，衣服如之。】

## 孙和何姬

孙和何姬，丹阳句容人也。【句容，见《孙权传》赤乌八年。】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御览》“姬”上有“何”字。】权望见异之，命宦者召入，以赐子和。生男，权喜，名之曰彭祖，即晧也。太子和既废，后为南阳王，居长沙。【◎《孙和传》：太元二年，封和魏南阳王，遣居长沙。】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张妃为张昭之孙女，张承之女。孙权令和修敬于承，执子婿之礼，见《张昭传》。◎《孙和传》：孙峻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赐死，和与张妃辞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亦自杀，举邦伤焉。】何姬曰：“若皆从死，谁当养孤？”【◎《通鉴》“养”作“字”。◎胡注：○《说文》曰：字，乳也，爱也】遂拊育晧，及其三弟。【《通鉴》“拊”作“抚”，时在建兴二年，晧年十二岁。】晧即位，尊和为昭献皇帝，【◎《吴录》曰：晧初尊和为昭献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为昭献皇后，称升平宫，【严凯为升平少府，见《严畯传》注引《吴书》。】月余，进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永平，见《全夫人传》。】蒋溧阳侯，【◎《郡国志》：扬州丹阳郡溧阳。◎

《晋志》：丹阳郡溧阳，溧水所出。◎《宋志》：丹阳尹，溧阳令，汉旧县，吴省为屯田。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谢锺英曰：《吕范传》范以溧阳为奉邑，《潘璋传》璋封溧阳侯，并在建安二十五年。《妃嫔传》何蒋封溧阳侯在孙晧即位之后。据此，则吴有溧阳，沈说盖非。今江宁府高淳县东南固城镇。◎《一统志》：故城，今镇江府溧阳县西北四十五里。】植宣成侯。【◎宣城，见《孙策传》。◎钱大昕曰：宣成，当作“宣城”。】洪卒，子邈嗣，为武陵监军，【◎武（林）**[**陵**]**，应作“虎林”，见《孙权传》太元二年。◎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五：武陵城在池州贵池县东北二十五里。孙休为琅邪王，镇武林城，其后何邈为武陵城都督，即此地。○“林”、“陵”音同，通用。然邈为监军，乐《记》云“都督”，非也。】为晋所杀。植官至大司徒。【见《孙晧传》天纪三年。孙晧与舅何植书，见《晧传》天纪四年注引《江表传》。】吴末昬乱，何氏骄僭，子弟横放，百姓患之。故民讹言“晧久死，立者何氏子”云。【◎何焯曰：甲申南渡，福邸不君，民闻亦讹言非朱氏子，立者福邸李伴读云。】

【◎《江表传》曰：晧以张布女为美人，【张布为孙晧所杀，见《孙晧传》元兴元年。】有宠，晧问曰：“汝父所在？”答曰：“贼以杀之。”晧大怒，棒杀之。后思其颜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侧。问左右：“布复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卫尉冯朝子纯。”【冯朝事见《孙亮传》五凤二年。】即夺纯妻入宫，大有宠，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工匠因缘偷盗，府藏为空。会夫人死，晧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葬之后，晧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晧已死，所葬者是也。【◎《孙奋传》：建衡二年，孙晧左夫人王氏卒，晧哀念过甚，朝夕哭临，数月不出，由是民间或谓晧死。】晧舅子何都颜状似晧，云都代立。临海太守奚熙信讹言，【奚熙事见《孙晧传》凤皇三年。】举兵欲还诛都，都叔父信【宋本“信”作“植”。】时为备海督，【《孙晧传》作“三郡督”。】击杀熙，夷三族，讹言乃息，而人心犹疑。【◎林国赞曰：本传，晧母何族为民患，故民讹言晧死，立者何氏子，此一说也；《晧传》，凤皇三年，妖言孙奋当为天子，奚熙坐夷三族，此一说也；《孙奋传》，建衡二年，晧左夫人王氏卒，民间或传晧死，奋当立，张俊坐夷三族，此又一说也。考本传晧只一滕夫人，《晧传》建衡二年亦无此事，史称晧内多宠姬，或别有王夫人，然一作凤皇三年，一作建衡二年，本传先已自戾。大约因都而传晧死为一事，因晧哀王夫人而传晧死，又传奋当立而熙、俊夷族又一事，特《奋传》误凤皇三年为建衡二年耳。本注既误王夫人为张夫人，复合都、熙为

一事，故胶葛如此。】】

## 孙晧滕夫人

孙晧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灭，夫人父牧以疏远徙边郡。孙休即位，大赦得还，以牧为五官中郎。晧既封乌程侯，【局本“封”下有“为”字，误。】聘牧女为妃。【宋本“聘”作“娉”。】晧即位，立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后朝士以牧尊戚，颇推令谏争。【《御览》“争”作“诤”。】而夫人宠渐衰，晧滋不悦，晧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于运历，后不可易，晧信巫觋，【◎胡三省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觋。觋，刑狄翻。】故得不废，常供养升平宫。【◎胡三省曰：晧尊其母何太后宫曰升平宫。】牧见遣居苍梧郡，虽爵位不夺，其实裔也，【裔，疑作“谪”。】遂道路忧死。长秋官僚，备员而已，受朝贺表疏如故。而晧内诸宠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江表传》曰：晧又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晋书·武帝纪》：太康二年三月，召选孙晧妓妾五千人入宫。◎是不止千人也。】】天纪四年，随晧迁于洛阳。【吴公主之可纪者，孙权姊一適弘咨，一適陈氏；妹適刘备。长女适前適周循，后適全琮；中女適刘纂；少女前適朱据，后適刘纂。又《滕胤传》“弱冠尚公主”，注引《吴书》云“权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赐”，则亦当为权女也。《朱据传》“据孙宣尚公主”，不知为何人之女。《陆抗传》：“抗子景，尚公主。景妻，孙晧適妹。”】

评曰：《易》称“正家而天下定”，【◎《易·家人卦》之辞。◎《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妻妻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大雅·思齐篇》之辞。◎《毛传》云：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郑《笺》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贤也。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也。】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 卷五十一·吴书六·宗室传第六

吴书六

三国志五十一

宗室传第六【◎刘咸炘曰：诸曹尚不称宗室，此何为称？当云诸孙，乃归一例。◎顾炎武曰：

○今人以皇族为宗室，考之于古不尽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谓曰宗室。○《左传·昭八年》：宋华亥谗华合比而去之。左师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北齐书·邢邵传》：十岁便能属文，族兄峦有人伦鉴，谓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儿，非常人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惜玉 **MM**】

【复校：擎骥】

## 孙静

孙静字幼台，【冯本“幼”作“ ”，误。】坚季弟也。坚始举事，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刘家立曰：宗室，疑作“宗族”。】众咸附焉。策破刘繇，定诸县，进攻会稽，遣人请静，静将家属与策会于钱唐。【会稽、钱塘，均见《孙坚传》。】是时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水经·渐江水注》：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东迳柤塘，谓之柤渎。昔太守王朗拒孙策，数战不利。孙静果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柤渎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攻其无备，破之必矣。”策从之，破朗于固陵。◎《一统志》：固陵在今浙江绍兴府萧山县西十二里。】策数度水战，【宋本“度”作“渡”，《通鉴》同。】不能克。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查渎南去此数十里，【◎查渎，郦注作“柤渎”，见上。◎《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查渎在萧山县西南九里。◎谢鍾英曰：据《水经注》，当在萧山东南。】而道之要径也，宜从彼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者也。吾当自帅众为军前队，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诈令军中曰：“顷连雨水浊，兵饮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数百口澄水。”【◎康发祥曰：○甖，音英，同“罌”。○《说文》：缶也。○《广雅》：瓶也。○师古曰：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顾炎武曰：○《史记·淮阴侯传》：从阳夏以木罂缻渡军。○服虔曰：以木押傅罂缻以渡是也。○古文简，不言缚尔。孙策诈令军中促具甖缶数百口，分军夜投查渎，亦此法也。其状图于喻龙德《兵衡》，谓之甕筏。】至昏暮，四维然火诳朗，【宋本“四维”作“罗”。《通鉴》作“夜多然火为疑兵”。】便分军夜投查渎道，袭高迁屯。【◎胡三省曰：蔡邕尝经会稽高迁亭，取椽竹以为笛，即其处也。◎《方舆纪要》：高迁屯在萧山县东北五十里，亦曰高迁亭，又名柯亭，东南去绍兴府四十里。】【◎臣松之案：今永兴县有高迁桥。【◎《宋书·州

郡志》：会稽太守，永兴令，汉旧余暨县，吴更名。◎谢鍾英曰：○余暨，两汉志属会稽。

* 沈《志》：吴更名永兴。○《水经注》：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三余之间”，故孙权改曰永兴，县滨浙江。○《方舆纪要》：今绍兴府萧山县治。○《一统志》：今萧山县长兴乡。】查，音祖加反。】朗大惊，遣故丹阳太守周昕等帅兵前战。【周昕事见《魏志·武纪》初平元年及本志《妃嫔传》。】策破昕等，斩之，遂定会稽。【◎《会稽典录》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师，师事太傅陈蕃，博览群书，明于风角，善推灾异。辟太尉府，举高第，稍迁丹阳太守。曹公起义兵，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袁术之在淮南也，昕恶其淫虐，绝不与通。◎《献帝春秋》曰：袁术遣吴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从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则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还本郡。】表拜静为奋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静恋坟墓宗族，不乐出仕，求留镇守。策从之。权统事，就迁昭义中郎将，【奋武校尉、昭义中郎将，各一人，皆吴置。】终于家。有五子，暠、【暠事见《虞翻传》注引《吴书》。】瑜、皎、奂、谦。【此与孙晧之弟谦同名。】暠三子：绰、超、恭。超为偏将军。恭生峻。绰生綝。【◎康发祥曰：峻、綝皆静之曾孙，怙侈灭义，因而不终。以视静之恋坟墓宗族、不乐出仕，迥不相侔，岂不有忝厥祖邪？】

瑜字仲异，【◎钱大昭曰：以下文“孙皎”、“孙奂”例之，“瑜”上当有“孙”字。】以恭义校尉始领兵众。【恭义校尉，一人，吴置。】是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江西解见《魏志·武纪》初平四年。】瑜虚心绥抚，得其欢心。建安九年，领丹阳太守，【孙权弟丹阳太守翊为左右所害，以瑜代之。】为众所附，至万余人。加绥远将军。【◎绥远将军，一人，吴置。◎胡三省曰：○沈约《志》：魏置将军四十号，绥远第十四。】十一年，与周瑜共讨麻、保二屯，破之。【◎《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余里，吴所屯也。◎《方舆纪要》卷七十六：麻屯口在武昌嘉鱼县陆口东，保屯地盖相近。◎谢鍾英曰：在今嘉鱼县江北沔阳州东。◎弼按：建安十五年，瑜率水军住夏口，见《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濡须，见《孙权传》建安十六年。】权欲交战，瑜说权持重，权不从，军果无功。迁奋威将军，领郡如故，自溧阳徙屯牛渚。【溧阳，见《妃嫔传·何姬传》。牛渚，见《孙策传》。】瑜以永安人饶助为襄安长，【◎永安，见《孙休传》永安元年。◎《郡国志》：扬州庐江郡襄安。◎《一统志》：故城今安徽无为州南四十里襄安镇。】无锡人颜连为居巢长，【◎《郡国志》：扬州吴郡无锡。◎《一统志》：故城今江苏常州府无锡县治。◎居巢，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二年。】使招纳庐江二郡，【◎或曰：“二郡”上疑有“九江”二字。】各得降附。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何校本“官”作“宫”。

◎朱邦衡曰：汉时无学宫之称，学官是。】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弥、【◎赵一清曰：瑜子名弥，皎子亦名弥，二者必有一误。】熙、耀、曼、纮。曼至将军，封侯。

孙皎字叔朗，始拜护军校尉，【护军校尉，一人，吴置。】领众二千余人。是时曹公数出濡须，皎每赴拒，号为精锐。迁都护、征虏将军，【◎胡三省曰：征虏将军，始于光武以命祭遵。】代程普督夏口。【夏口，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黄盖及兄瑜卒，又并其军。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沙羡，见《孙策传》。◎《郡国志》：荆州江夏郡云杜、南新市。◎《一统志》：云杜故城，今湖北汉阳府沔阳州西北。南新市故城，今湖北安陆府京山县东北。◎竟陵，见《蜀志·刘焉传》。】自置长吏。轻财能施，善于交结，与诸葛瑾至厚，委庐江刘靖以得失，【◎赵一清曰：刘靖之名，一见《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为董卓别部司马；一见《魏志·刘馥传》，馥之子也；与此为三。】江夏李允以众事，广陵吴硕、河南张梁以军旅，【刘靖、李允、吴硕、张梁事见后《孙奂传》。】而倾心亲待，

莫不自尽。皎尝遣兵候获魏边将吏美女以进皎，皎更其衣服送还之，下令曰：“今所诛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击其老弱。”由是江淮间多归附者。尝以小故与甘宁忿争，或以谏宁，宁曰：“臣子一例，征虏虽公子，何可专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当输效力命，以报所天，诚不能随俗屈曲矣。”权闻之，以书让皎曰：“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初时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建安五年，孙权统事，时年二十岁。此书盖作于建安十五年。】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护诸将于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扬威于北境，【◎昭奚恤，楚宣王之相也。◎《战国策》：荆宣王问群臣曰： “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闻卿与甘兴霸饮，【甘宁字兴霸。】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属吕蒙督中。此人虽麤豪，有不如人意时，然其较略大丈夫也。吾亲之者，非私之也。吾亲爱之，卿疏憎之；卿所为每与吾违，其可久乎？【兴霸有禽黄祖、破曹公之功，其人有豪侠之气，故仲谋优礼之。】夫居敬而行简，可以临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远，御寇济难乎？卿行长大，特受重任，上有远方瞻望之视，【宋本“视”作“观”。】下有部曲朝夕从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谁无过，贵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责。今故烦诸葛子瑜重宣吾意。临书摧怆，心悲泪下。”皎得书，上疏陈谢，遂与宁结厚。后吕蒙当袭南郡，权欲令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 “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或曰：知二三之不可以集事，侃侃为明主言之，不以嫉忌是嫌。古人肝胆如雪，可敬可愧。】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权追录其功，封子胤为丹阳侯。胤卒，无子。弟晞嗣，领兵，有罪自杀，国除。弟咨、弥、仪皆将军，封侯。【◎钱大昭曰：皎与瑜皆孙静子，瑜子既名弥，皎子必不同名，且下文但曰咨、仪，不及弥，疑“弥”字衍文。】咨羽林督，仪无难督。【羽林督、无难督，皆吴置。】咨为滕胤所杀，仪为孙峻所害。【◎《孙峻传》：将军孙仪等欲因会杀峻，事泄，仪等自杀。】

孙奂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统其众，以扬武中郎将领江夏太守。【扬武中郎将，一人，吴置。江夏郡，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及《文聘传》。】在事一年，遵皎旧迹，礼刘靖、李允、吴硕、张梁及江夏闾举等，并纳其善。奂讷于造次而敏于当官，军民称之。黄武五年，权攻石阳，【石阳，见《文聘传》。】奂以地主，使所部将军鲜于丹帅五千人先断淮道，【“淮”字疑误。】自帅吴硕、张梁五千人为军前锋，降高城，【◎《汉书·地理志》：南郡高成。◎徐松曰：《说文》作“高城”。◎顾祖禹曰：高城，后汉废入孱陵。◎《一统志》：故城，今湖北荆州府松滋县南。】得三将。大军引还，权诏使在前住，驾过其军，见奂军阵整齐，权叹曰：“初吾忧其迟钝，今治军，诸将少能及者，吾无忧矣。”拜扬威将军，封沙羡侯。【沙羡，见《孙策传》。】吴硕、张梁皆裨将军，赐爵关内侯。【◎《江表传》曰：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冯本无下“栅”字。】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时梁为小将，未有知名，乃越席而进曰：“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权以梁计为最得，即超增梁位。后稍以功进至沔中督。【吴于要地置督。】】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将代统兵，领郡。赤乌六年卒，无子，封承庶弟壹奉奂后，【鲁王霸子亦名壹，二者必有一误。】袭业为将。孙峻之诛诸葛恪也，壹与全熙、施绩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见《恪传》。】融自杀。壹从镇南迁镇军，假节督夏口。及孙綝诛滕胤、吕据，据、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据谋，自

杀。綝遣朱异潜袭壹。异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千余口过将胤妻奔魏。魏以壹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杀壹及邢氏。壹入魏黄初三年死。【◎钱大昕曰：○壹以孙亮太平二年奔魏，即魏甘露二年也，距文帝黄初三年已三十六年矣。此云“黄初”，必误。○《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四年十一月，车骑将军孙壹为婢所杀。○盖壹入魏三年而死耳，“黄初”二字当是衍文。◎顾炎武、卢明楷说同。◎何焯曰：黄初，疑“首尾”之误。】

## 孙贲

孙贲字伯阳。父羌字圣壹，【郝经《续汉书》作“字圣台”。孙坚字文台，孙静字幼台，羌为坚兄，作“台”是。】坚同产兄也。贲早失二亲，弟辅婴孩，贲自赡育，友爱甚笃。为郡督邮、守长。【郡督邮，吴郡之督邮也。“守长”二字疑误。】坚于长沙举义兵，贲去吏从征伐。坚薨，贲摄帅余众，扶送灵柩。后袁术徙寿春，贲又依之。术从兄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绍与术不协，术遣贲攻破昂于阴陵。【阴陵，见《魏志·袁术传》。】术表贲领豫州刺史，转丹阳都尉，行征虏将军，讨平山越。为扬州刺史刘繇所迫逐，因将士众还住历阳。顷之，术复使贲与吴景共击樊能、张英等，未能拔。及策东渡，助贲、景破英、能等，遂进击刘繇。繇走豫章。策遣贲、景还寿春报术，值术僭号，署置百官，除贲九江太守。贲不就，弃妻孥还江南。【曹公为子彰取贲女，见《孙策传》。】【◎《江表传》曰：袁术以吴景守广陵，策族兄香亦为术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贲为将军，领兵在寿春。策与景等书曰：“今征江东，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弃守归，贲因而后免，【宋本“因”作“困”。】香以道远独不得还。◎《吴书》曰：香字文阳。父儒，【宋本“儒”作“孺”。】字仲孺，坚再从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从坚征伐有功，拜郎中。后为袁术驱驰，加征南将军，死于寿春。】时策已平吴、会二郡，贲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江夏太守黄祖，军旋，闻繇病死，过定豫章，上贲领太守，【领豫章太守也。】【◎《江表传》曰：时丹阳僮芝自署庐陵太守，【◎或曰：按《孙策传》，策定豫章，分置庐陵郡，是前此未为郡也。此云“僮芝自署庐陵太守”，何欤？岂芝实创之，策因分置欤？当日私据一城自署太守者，所在有之，如孟达之为宜都太守，申耽之为上庸太守是也。◎弼按：庐陵郡，详见《孙策传》。◎又按：○《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慈见策曰：“丹阳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此亦自署之证。】策留贲弟辅领兵住南昌，【南昌，见《孙策传》。】策谓贲曰：“兄今据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门户矣。但当伺其形便，因令国仪杖兵而进，【孙辅字国仪。】使公瑾为作势援，【周瑜字公瑾。】一举可定也。”后贲闻芝病，即如策计。周瑜到巴丘，【当时有两巴丘，名同处异，详见《周瑜传》裴注。】辅遂得进据庐陵。】后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贲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朱治传》：孙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治闻之，求往见贲，为陈安危，贲由此遂止。】在官十一年卒。子邻嗣。

邻年九岁，代领豫章，【◎何焯曰：九岁无领郡理，疑脱“十”字。◎钱仪吉曰：魏、晋以来，刺史、郡守，父死子代，往往有之。此正以九岁领郡，故史异之而著其年。若十九岁，则文义为赘。】进封都乡侯。【◎《吴书》曰：邻字公达，雅性精敏，幼有令誉。】在郡垂二十年，讨平叛贼，功绩修理。【宋本“功”作“政”。】召还武昌，为绕帐督。【◎洪饴孙曰：绕帐督，一人，吴所置，掌宿卫兵。】时太常潘濬掌荆州事，【◎《潘濬传》：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重安长陈留舒燮【◎《郡国志》：荆州零陵郡重安。◎三国吴因改属卫阳郡。◎谢鍾英曰：在今湖南衡州府西六十里。】有罪下狱，濬尝失燮，欲寘之于法。论

者多为有言，【官本作“多有为言”，郝经《续汉书》作“多为言之”。】濬犹不释。邻谓濬曰： “舒伯膺兄弟争死，海内义之，以为美谭，仲膺又有奉国旧意。今君杀其子弟，若天下一统，青盖北巡，中州士人必问仲膺继嗣，答者云潘承明杀燮，【潘濬字承明。】于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济。【◎《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亲友为人所杀，仲膺为报怨。事觉，兄弟争死，皆得免。袁术时，邵为阜陵长。【阜陵，见《孙权传》黄龙三年。】◎亦见《江表传》。】邻迁夏口沔中督、威远将军，【◎洪饴孙曰：威远将军，一人，第五品。】所居任职。赤乌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绩，皆历列位。【◎《吴历》曰：邻又有子曰述，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无难督。谐，城门校尉。歆，乐乡督。【◎赵一清曰：○

《晋书·杜预传》：遣牙门率奇兵袭乐乡，至吴都督孙歆帐下，虏歆而还。王濬先列上得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乐乡，见《孙晧传》凤皇元年。】震后御晋军，与张悌俱死。【张悌死事见《孙晧传》天纪四年及注引《襄阳记》。】贲曾孙惠，字德施。◎《惠别传》曰：【《孙惠别传》，隋、唐志不著录。】惠好学有才智，晋永宁元年，赴齐王冏义，以功封晋兴侯，辟大司马贼曹属。【◎《晋书·孙惠传》：惠赴齐王冏义，讨赵王伦，以功封晋兴县侯，辟大司马户曹掾，转东曹属。◎沈家本曰：“贼”字疑误。】冏骄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献言于冏，讽以五难、四不可，【惠谏齐王书，见《晋书·齐王冏传》，文繁不录。】劝令委让万机，归藩青岱，辞甚深切。冏不能纳，顷之果败。成都王颖召为大将军参军。是时颖将有事于长沙，【◎《晋书·惠传》：成都王颖荐惠为大将军参军，领奋威将军，白沙督。是时，颖将征长沙王乂。】以陆机为前锋都督。惠与机乡里亲厚，【同为吴郡人。】忧其致祸，谓之曰：“子盍让都督于王粹乎？”【◎《晋书·王濬传》：濬太康六年卒，子矩嗣。矩弟畅。畅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诏粹尚颍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机曰：“将谓吾避贼首鼠，更速其害。”机寻被戮，二弟云、耽亦见杀，惠甚伤恨之。【◎机、云事见《陆抗传》注引机、云别传。◎《晋书·陆机传》：太安初，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颖不许。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適所以速祸也。”遂行。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闇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机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长沙王乂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宦人孟玖谮机于颖，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陆云传》：机之败也，并收云。颖有宥云色。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时年四十二。云弟耽为平东祭酒，亦有清誉，与云同遇害。大将军参军孙惠与淮南内史朱诞书曰：“不意三陆相携闇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儁望，悲岂一人！”其为州里所痛悼如此。后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张枉害罪状颖云。◎《晋书·孙惠传》：惠擅杀颖牙门将梁俊，惧，因改姓名以遁。】永兴元年，乘舆幸邺，司空东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书干越，诡其姓名，自称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辞义甚美。【书见《晋书·孙惠传》，文繁不录。】越省其书，榜题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见，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疏，豫参谋议。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辞旨。累迁显职，【◎《晋书·惠传》：越诛周穆等，夜召参军王廙造表，廙战惧，坏数纸不成。时惠不在，越叹曰：“孙中郎在，表久就矣。”】后为广武将军、安丰内史。年四十七卒。【◎《晋书·惠传》：以迎大驾之功，封临湘县公。何锐为安丰太守，惠攻杀锐，奔入蛮中，寻病卒。】惠文翰凡数十首。【◎《隋书·经籍志》：晋安丰太守孙惠《集》八卷，梁十一卷，录一卷。◎唐新、旧志：十卷。◎今存严可均辑本。】】

## 孙辅

孙辅字国仪，贲弟也，以扬武校尉佐孙策平三郡。策讨丹阳七县，【◎《孙策传》注引

《江表传》云：陈瑀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细贼与丹阳、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等，使为内应。◎策所讨者，即此诸县也。】使辅西屯历阳【历阳，见《孙策传》。】以拒袁术，并招诱余民，鸠合遗散。又从策讨陵阳，【陵阳，见《孙策传》。】生得祖郎等。【◎《江表传》曰：策既平定江东，逐袁胤。【袁术遣从弟胤为丹阳，孙策令徐琨讨而代之。会吴景还，乃复用景。见《妃嫔传·徐夫人传》注引《江表传》。】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策自率将士讨郎，生获之。策谓郎曰：“尔昔袭击孤，斫孤马鞍，【◎《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策诣丹阳依舅，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通鉴》“莫”作“勿”。】郎叩头谢罪。即破械，赐衣服，署门下贼曹。及军还，郎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策西袭庐江太守刘勋，辅随从，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辅为庐陵太守，【《策传》立辅为庐陵太守在前，破刘勋在后，与此少异。盖书更署长吏，连类及之，当以此传为是。观《孙贲传》，贲与策征刘勋，军旋，过定豫章，上贲领太守，可证更置长吏在平定刘勋之后也。《策传》注引《江表传》云“策分遣从兄贲、辅率八千人于彭泽待刘勋，贲、辅于彭泽破勋”。】抚定属城，分置长吏。迁平南将军，假节领交州刺史。遣使与曹公相闻，事觉，权幽系之。【◎《典略》曰：辅恐权不能保守江东，因权出行东冶，【各本“冶”均作“治”。】乃遣人赍书呼曹公。行人以告，【◎陈景云曰：辅之得罪，史不著其年，以阮瑀代曹公与权书考之，盖在赤壁之役后也。是时江东乘战胜之势，霸业已安，辅不当复有惧心。其通使曹公，殆自有他志，非虑权之不克保国也。权虽领会稽太守，然自以将军屯吴，不过使丞之郡行文书而已。考之《吴志》，终权之世，未尝一至会稽，况东冶僻在海隅，何暇远涉其地？此鱼豢所纪，殆不可信。】权乃还，伪若不知，与张昭共见辅，权谓辅曰：“兄厌乐邪，何为呼他人？”辅云无是。权因投书与昭，昭示辅，辅惭无辞。乃悉斩辅亲近，亦其部曲，【亦，宋本作“分”，是。】徒辅置东。【◎胡三省曰：置之吴东也。◎赵一清曰：“东”下疑有“冶”字。】】数岁卒。子兴、昭、伟、昕，皆历列位。

## 孙翊

孙翊字叔弼，权弟也，骁悍果烈，有兄策风。太守朱治举孝廉，【治既举权，复举翊。】司空辟。【◎《典略》曰：翊名俨，【◎赵一清曰：于文当云“一名俨”。】性似策。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仲谋之不满意于子布者，在此。】】建安八年，以偏将军领丹阳太守，【翊领丹阳太守，盖继吴景之后。】时年二十。【翊当生于中平元年。】后卒为左右边鸿所杀，【宋、元本“卒”作“年”。翊性峭急，见《朱治传》。】鸿亦即诛。【◎《吴历》载翊妻徐节行，宜与妫览等事相次，【◎刘咸炘曰：承祚不书徐氏事，似未知也。故所书杀翊不以妫、戴为主谋。】故列于后《孙韶传》中。【监本“韶”作“晧”，误。】】

子松为射声校尉、都乡侯。【◎《吴录》曰：松善与人交，轻财好施。镇巴丘，【巴丘，见《周瑜传》。】数咨陆逊以得失。尝有小过，逊面责松，松意色不平，逊观其少释，谓曰：

“君过听不以其鄙，【◎官本“其”作“某”。◎按：作“其”亦可通。】数见访及，是以承来意进尽言，便变色，何也？”松笑曰：“属亦自忿行事有此，岂有望邪！”【◎《陆逊传》：射声校尉松于公子中最亲，戏兵不整，逊对之髡其职吏。】】黄龙三年卒。【孙翊建安八年年二十为边鸿所杀，其子松死于黄龙三年，亦不过年二十余岁耳。】蜀丞相诸葛亮与兄瑾书曰： “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见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养子乔咨述故云。【◎何焯曰：孔明为之感涕，惜其早亡，乃使峻、綝败国。

◎钱大昭曰：子乔，疑是松之字也。亮兄瑾子乔自吴至蜀，故咨述松，而亮伤之也。亮以乔为己適子，当云“兄子”，不当谓之“养子”。◎赵翼曰：吴《孙辅传》其子松一段最不可解。子乔乃瑾子、出继亮为后者，盖子乔尝为亮述松之为人也。然所谓“依依于子弟”及“与亮器物”，果何谓也？岂亮前奉使至吴时与松相识，其后松又托乔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义究不明晰。◎潘眉曰：书中言“子乔良器”，子乔即松之字。松字子乔，犹乔字伯松，字义相应也。养子乔者，亮养子名乔。乔自吴来，为亮述子乔事甚详，故素知其为良器，因其没而悼之如此。◎又曰：松乃孙翊子，在《翊传》，不在《辅传》。赵氏因二传相连，遂以为《孙辅传》，误一也。子乔者，松也；乔者，亮之养子也。合两子乔为一，误二也。“养子乔”三

（子）**[**字**]**成文，当于“养子”二字略读，〖去声。〗若截“子乔”二字为名，则“亮养”二字作何解？误三也。使书中子乔即是亮养子，则亮自与兄书，言其子之为人，与孙翊何涉？乃不载于亮、瑾二人传，而载于此邪？况传明言“悼松如此”，显以子乔为松，而以为文义不明晰，窃所未解。松以黄龙三年卒，亮养子乔已没九年。◎弼按：潘驳赵说极是，然尚有未尽者。诸葛亮使吴在建安十三年，是时孙翊方死，孙松不过数岁，何能与亮相识？赵说之误显然无疑。◎又按：峻、綝败国在孙亮之时，武侯已前卒，亦不及见，何说亦稍失之。◎李慈铭曰：赵氏翼《廿二史答记》以此数语为不可解。今按子乔当是松字，盖松尝遗亮器物也。松为权弟之子，故曰“依依于子弟”。志不明言松字子乔者，盖史驳文，或阙误也。下云“由亮养子乔咨述故云”者，言亮之知松，由于乔之咨述也。乔本瑾子，为亮后，亮为之改字伯松，盖亦由器松，故名、字皆象之。赵氏以两“乔”字同，遂以“子乔”为亮自称其子，非也。◎弼按：乔本字仲慎，亮以乔为己適子，故易其字曰伯松，与孙松初不相涉。李说谓亮器松，故名、字皆象之，其说亦误。】

## 孙匡

孙匡字季佐，翊弟也。举孝廉茂才，未试用，卒，时年二十余。【曹操以弟女配匡，见

《孙策传》。】【◎《江表传》曰：曹休出洞口，【洞口即洞浦，见《魏志·曹休传》。】吕范率军御之。时匡为定武中郎将，【定武中郎将，一人，吴置。】遣范令放火，【◎何焯校改“遣”作“违”。◎弼按：吕范时为大将，岂孙匡所能遣？作“违”是。】烧损茅芒，以乏军用，范即启送匡还吴。权别其族为丁氏，禁固终身。【何焯校改“固”作“锢”。】◎臣松之按：本传曰“匡未试用，卒，时年二十余”，而《江表传》云吕范在洞口，匡为定武中郎将。既为定武，非为未试用，且孙坚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黄初三年，坚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时若尚在，本传不得云“卒时年二十余”也。此盖权别生弟朗，《江表传》误以为匡也。朗之名位，见《三朝录》及虞喜《志林》也。【《三朝录》，未详。《志林》云“坚有五子。少子朗，庶生”，见《孙坚传》注。】】子泰，曹氏之甥也，为长水校尉。嘉禾三年，从权围新城，

【◎《孙权传》：嘉禾三年：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为前将军、夏口督。秀公室至亲，提兵在外，【宋本“提”作“捉”，冯本作“握”。】晧意不能平。建衡二年，晧遣何定将五千人至夏口猎。先是，民间佥言秀当见图，而定远猎，秀遂惊，夜将妻子亲兵数

百人奔晋。【互见《孙晧传》。】晋以秀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胡三省曰：厚其封赏以携吴人。】【◎《江表传》曰：晧大怒，追改秀姓曰厉。◎干宝《晋纪》曰：秀在晋朝，初闻晧降，群臣毕贺，秀称疾不与，南向流涕曰：“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世说新语·惑溺篇》：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常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刘孝标注引

《太原郭氏录》曰：秀字彦才，吴郡吴人，为夏口督，甚有威恩。孙晧惮，欲除之，遣将军何定溯江而上，辞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预知谋，遂来归化。世祖喜之，以为骠骑将军、交州牧。】◎《晋诸公赞》曰：吴平，降为伏波将军，开府如故。永宁中卒，追赠骠骑，开府。子俭，字仲节，给事中。【◎赵一清曰：○《晋书·孝友传》：孙晷字文度，吴伏波将军秀之曾孙也。晷为儿童，未尝被呵怒。顾荣见而称之，谓其外祖薛兼曰：“此儿神用清审，志气贞立，非常童也。”司空何充为扬州，檄晷为主簿，司徒蔡谟辟为掾属，并不就。尚书张国明，州土之望，表荐晷，公车特征。会卒，朝野嗟痛之。】】

## 孙韶

孙韶字公礼。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吴人也。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

【◎《续百官志》：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惠栋曰：○《礼记·大传》云：系之以姓而弗别。○郑氏云：系之弗别，若今宗室属籍也。】【◎《吴书》曰：河，坚族子也，出后姑俞氏，后复姓为孙。河质性忠直，讷言敏行，【◎《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正义》曰：讷，迟钝也。敏，疾也。君子但欲迟钝于言，敏疾于行。】有气幹，能服勤。少从坚征讨，常为前驱，后领左右兵，典知内事，待以腹心之任。又从策平定吴、会，【◎《吕范传》：时唯范与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从权讨李术，【孙策表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见《策传》注引《江表传》。孙权攻术于皖城，见《权传》建安五年注引《江表传》。】术破，拜威寇中郎将，【威寇中郎将，一人，吴置。】领庐江太守。】后为将军，屯京城。【◎京城，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胡三省曰：京城，即汉吴郡丹徒县也。孙权自吴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予谓此“京”取《尔雅》“丘绝高曰京”之义。◎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五：镇江府，后汉属吴郡，三国吴曰京口镇。建安十三年，孙权自吴徙治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建业，复于此置京督，为重镇。京城，今府治，春秋之朱方也，秦曰丹徒，汉为县治。】

初，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会稽典录》曰：宪字孝章，器量雅伟，举孝廉，补尚书郎，稍迁郡太守，【《文选》注作“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宪与少府孔融善，【◎李周翰曰：初，盛宪为台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答曰“鲁国孔融”，时年十余岁。宪以为异，乃载归，与之言，知其奇才，便结为兄弟，升堂见亲也。】融忧其不免祸，【◎李周翰曰：○《会稽典录》云：孙策定江东，以宪江东首望，恐人归之，囚禁欲杀之。故融作书论之，欲使曹公致书于吴以救之。书未至，已诛矣。】乃与曹公书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是书殆作于建安九年。是时，曹操年五十，孔融年五十二也。〖建安十三年，孔融为曹操所杀，时年五十六。〗◎李善注云：言曹操年始满五十，融过于二岁也。】

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张诜曰：零落，死也。】惟会稽盛孝章尚存。【◎何焯曰：时宪避难于许昭家。◎弼按：时已为孙氏囚禁，下文“身不免幽执”可证。】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吕延济曰：无右臂曰孑。言无援助，如无右臂。】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

【◎《公羊传》曰：邢亡。孰亡之？盖狄灭也。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谭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文选》“执”作“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吾祖，谓孔子也。◎《论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李善曰：后汉朱穆感世浇薄，莫尚敦厚，著《绝交论》以矫之。】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文选》“也”作“矣”。】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平〖皮柄反。【《文选》作“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李善曰：九牧，犹九州也。】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李善注引《战国策》：郭隗谓燕昭王曰：“臣闻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马者，三年而不得。于是遣使者赉千金之货，将市于他国，未至而千里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买死马之骨以归。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马，何故损金市死马乎？’将诛之。使者对曰：‘死马尚市，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马将至矣。’于是期年而千里马至者三焉。”】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文选》“胫”作“踁”。】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盖胥谓晋平公曰： “珠出于海，玉出于山，无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李善注引《史记》曰：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卑身厚币以礼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知国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与共图，以雪先王之雠也。愿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

【《文选》作“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因表不悉。”【◎刘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见志，不尽所怀也。悉，尽也。】由是征为骑都尉。制命未至，果为权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东司马。】宪故孝廉妫览、戴员【◎胡三省曰：妫览、戴员，盛宪之党也。妫，俱为翻，姓也。舜居妫汭，其后因以为氏。员，音云。】亡匿山中，孙翊为丹阳，皆礼致之。览为大都督督兵，员为郡丞。及翊遇害，河驰赴宛陵，【宛陵，丹阳郡治。】责怒览、员，以不能全权，【权，疑作“翊”。】令使奸变得施。二人议曰：“伯海与将军疏远，【孙河字伯海，孙翊为偏将军。】而责我乃耳。【耳，疑作“尔”。】讨虏若来，【孙权时为讨虏将军。】吾属无遗矣。”遂杀河，使人北迎扬州刺史刘馥，【◎《通鉴》：曹操表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时扬州独有九江。◎胡三省曰：时庐江、丹阳、会稽、吴郡、豫章皆属孙氏。】令住历阳，以丹阳应之。

【◎胡三省曰：历阳与丹阳隔江，使馥来屯，以为声援。】会翊帐下徐元、孙高、傅婴等杀览、员。【◎《吴历》曰：妫览、戴员亲近边洪等，【官本“洪”作“鸿”，下同，与《孙翊传》合。】数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吴主出征，遂其奸计。时诸县令长并会见翊，翊以妻徐氏颇晓卜，翊入语徐：“吾明日欲为长吏作主人，卿试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须异日。”翊以长吏来久，宜速遣，乃大请宾客。翊出入常持刀，尔时有酒色，空手送客，洪从后斫翊，郡中扰乱，【◎或曰：郡中，疑作“座中”。变起仓卒，不及待郡中之救也。】无救翊者，遂为洪所杀，迸走入山。徐氏购募追捕，中宿乃得，览、员归罪杀洪。诸将皆知览、员所为，而力不能讨。览入居军府中，悉取翊嫔妾及左右侍御，欲复取徐。恐逆之见害，乃绐之曰：“乞须晦日【◎胡三省曰：月终为晦，阴之尽也。绐，荡亥翻。】设祭除服。”时月垂竟，览听须祭毕。徐潜使所亲信语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等，说：“览已虏略婢妾，今又

欲见偪。所以外许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祸耳。欲立微计，愿二君哀救。”高、婴涕泣答言： “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难者，以死无益，欲思惟事计，事计未立，未敢启夫人耳。今日之事，实夙夜所怀也。”乃密呼翊时侍养者二十余人，【◎胡三省曰：侍养，谓侍翊左右而厚蒙给养者。】以徐意语之，共盟誓，合谋。到晦日，设祭，徐氏哭泣尽哀毕，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帏帐，言笑欢悦，示无戚容。大小悽怆，【◎胡三省曰：悽，悲也，痛也。怆，伤也，音初亮翻。】怪其如此。览密觇视，无复疑意。徐呼高、婴与诸婢罗住户内，使人报览，说“已除凶即吉，惟府君敕命”。览盛意入，徐出户拜。览適得一拜，徐便大呼： “二君可起！”高、婴俱出，共得杀览，余人即就外杀员。夫人乃还缞绖，【◎胡三省曰：复著衰绖也。】奉览、员首以祭翊墓。举军震骇，以为神异。吴主续至，悉族诛览、员余党，擢高、婴为牙门，【◎胡三省曰：牙门将也。】其余皆加赐金帛，殊其门户。】

韶年十七，收河余众，缮治京城，起楼橹，脩器备以御敌。权闻乱，从椒丘还，【椒丘，见《魏志·华歆传》。】过定丹阳，引军归吴。夜至京城下营，试攻惊之，兵皆乘城传檄备警，讙声动地，颇射外人，权使晓喻乃止。明日见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宋本“承”作 “丞”。承烈校尉，一人，吴置。】统河部曲，【◎胡三省曰：史言孙权能用人，以保江东。】食曲阿、丹徒二县，【曲阿，吴改曰云阳。丹徒，吴改曰武进。均见《孙策传》。】自置长吏，一如河旧。后为广陵太守、【监本“陵”作“陆”，误。吴广陵徙至京城，见《孙策传》注。】偏将军。权为吴王，迁扬威将军，封建德侯。【建德，见《孙休传》永安三年。】权称尊号，为镇北将军。韶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远斥候为务，先知动静而为之备，故鲜有负败。青、徐、汝、沛颇来归附，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自权西征还，都武昌，【◎潘眉曰：陈仁锡本以“征”字绝句，今案“还”字当属上“西征”为句。吴主初屯兵吴，建安十六年徙至秣陵，十七年改秣陵为建业，黄武二年都鄂，改鄂为武昌。武昌至是始都，不得云“还都武昌”也。《吴主传》黄龙元年“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似当云“还都”，而云“迁都”者，以前此徙至建业犹未即尊，未得都名，故不曰“还都”。孙晧甘露元年徙都武昌，宝鼎元年还都建业，则书“还都”矣。】韶不进见者十余年。权还建业，乃得朝觐。权问青、徐诸屯要害，远近人马众寡，魏将帅姓名，尽具识之，有问咸对。身长八尺，仪貌都雅。权欢悦曰：“吾久不见公礼，不图进益乃尔。”【◎《魏志·明纪》：青龙二年五月，孙权遣将陆议、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加领幽州牧、【遥领也。】假节。赤乌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将军。越兄楷，武卫大将军、【武卫将军，见《魏志·明纪》景初二年。】临成侯，【◎《晋书·地理志》：扬州宣城郡临城。◎《宋书·州郡志》：扬州宣城太守，晋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阳立。临城令，吴立。◎

《寰宇记》：临城，吴赤乌中置。◎《方舆纪要》：今青阳县南五里临城镇。◎李兆洛曰：今安徽池州府青阳县南五里。】代越为京下督。【◎胡三省曰：京下督镇京口。◎弼按：即上文之京城也。】楷弟异至领军将军，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玺元年，征楷为宫下镇【◎胡三省曰：宫下镇在建业。】骠骑将军。初，永安贼施但等劫晧弟谦，袭建业，【施但事见《孙晧传》宝鼎元年。】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讨者，晧数遣诘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归晋，晋以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晋诸公赞》曰：吴平，降为渡辽将军，永安元年卒。◎《吴录》曰：楷处事严整不如孙秀，而人间知名，过也。】

## 孙桓

孙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吴书》曰：河有四子。长助，曲阿长。【曲阿，见《孙策

传》。】次谊，海盐长。【海盐，见《孙权传》赤乌五年。】并早卒。次桓，仪容端正，器怀聪朗，博学强记，能论议应对，【冯本“议”作“义”，误。】权常称为“宗室颜渊”，擢为武卫都尉。从讨关羽于华容，【华容，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诱羽余党，得五千人，牛马器械甚众。】年二十五，拜安东中郎将，【安东中郎将，一人，吴置。】与陆逊共拒刘备。

【事在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陆逊传》：备从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桓投刀奋命，与逊戮力，备遂败走。【◎《陆逊传》：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安东得士众心，不救自解。”备果奔溃。】桓斩上兜道，截其径要。【◎《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迳石门滩。滩北岸有山，山上合下开，洞达东西，缘江步路所由。刘备为陆逊所破，走迳此门，追者甚急，备乃烧铠断道。孙桓为逊前驱，奋不顾命，斩上夔道，截其要径。备踰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而叹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发愤而薨矣。◎赵一清曰：○兜，当作“夔”。〖沈钦韩、潘眉说同。〗○《方舆纪要》卷七十八：石门山在归州巴东县东北三十五里，山有石径，深若重门，其下为石门滩。◎谢鍾英曰：○《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

* 服虔曰：在巫之阳，秭归之乡。○《水经注》：江水又东南迳夔城南。○其地在今归州东。斩上夔道，即截备上夔城之道。《三国志》作“上兜”，系字之讹。◎沈钦韩曰：“上”当是 “土”，谓削土填道耳。】备踰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叹曰：“吾昔初至京城，【京城见前。】桓尚小儿，【备至京城在建安十三年，桓年十一岁。】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将军，【建武将军，一人，吴置。】封丹徒侯，下督牛渚，【牛渚，见《孙策传》。】作横江坞，会卒。【◎《吴书》曰：桓弟俊，【冯本、陈本“俊”作“峻”，误。】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经文武，为定武中郎将，屯戍薄落，【◎赵一清曰：薄落围，见《徐盛传》。】赤乌十三年卒。长子建袭爵，平虏将军。少子慎，镇南将军。慎子丞，【◎何焯曰：丞，当从《晋书》本传作“拯”，下同。◎丁国钧《晋书校文》曰：《通鉴考异》引《晋春秋》作“承”。《文馆词林》

〖百五十六〗载有孙承赠陆机诗及机答承诗，当即一人。三字形声都近，不知孰是。】字显世。◎《文士传》曰：丞好学，有文章，作《萤火赋》行于世。为黄门侍郎，与顾荣俱为侍臣。【顾荣见《顾雍传》注，雍孙，为黄门侍郎。】归命世，内侍多得罪尤，惟荣、丞独获全。常使二人记事，承答顾问，乃下诏曰：“自今已后，用侍郎皆当如今宗室丞、顾荣畴也。”【◎何焯曰：如今，《御览》作“令如”。】吴平，赴洛，为范阳涿令，【涿，见《魏志·卢毓传》。】甚有称绩。永安中，陆机为成都王大都督，请丞为司马，与机俱被害。【◎《晋书·孙拯传》：陆机既为孟玖等所诬，收拯考掠，两踝骨见，终不变辞。门生费慈、宰意二人诣狱明拯，拯譬遣之曰：“吾义不可诬枉知故，卿何宜复尔？”二人曰：“仆亦安得负君！”拯遂死狱中，而慈、意亦死。◎吴士鉴曰：○《御览·三百七十二》《陆机别传》曰：孟玖欺成都王颖曰： “陆机司马孙拯备知机情，可考验也。”颖于是收拯父子五人，考掠备加，踝骨皆脱出，终不诬机。○又《四百二十》引《三十国春秋》曰：初，机之专征，请孙承为后军司马。至是收承下狱，考捶数百，两髁骨见，终言机冤。吏知承义烈，谓承曰：“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爱身！”承仰天曰：“陆君兄弟，今之奇士，有顾于吾。吾危不能济，死复相诬，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门人费慈自诣颖，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唯不负二陆，死自吾分，卿何为尔耶？”慈曰：“仆又安负君而生乎？”固明承冤。玖又疾之，亦并见害。○又《四百三十八》张骘《文士传》曰：收承付刺奸狱，考掠千余，两髁骨见，终不自诬。狱吏作承服辞谋反状，成都乃下令夷承三族。】】

评曰：夫亲亲恩义，古今之常。“宗子维城”，诗人所称。【◎《诗·大雅·板之章》：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况此诸孙，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陲，克堪厥任，不忝其荣者乎！故详著云。

# 卷五十二·吴书七·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吴书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三国志五十二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张昭传、诸葛瑾传 校录：河北义士】

【顾雍传 校录：孙武子】

【步骘传 校录：清荷倚梦】

【复校：擎骥】

## 张昭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彭城，见《魏志·武帝纪》建安三年。】少好学，善隶书，从

（自）**[**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赵昱事见《魏志·陶谦传》及注，又见本志《刘繇传》。昱就处士东莞綦毋君受《公羊传》。】东海王朗【朗以通经拜郎中，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传世，见《魏志·王朗传》。】俱发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陈琳，广陵人，见《魏志·王粲传》。彭城、广陵均属徐州，故曰州里。】【◎时汝南主簿应劭议【应劭事见《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注引《世语》。】宜为旧君讳，论者皆互有异同，事在《风俗通》。【◎劭撰《风俗通》，事见《魏志·王粲传》注引华峤《汉书》。◎劭议旧君讳事，今本《风俗通》无之，严可均辑本云：周穆王名满，晋厉公名州满，是同名不讳，见《春秋·成公十年》《正义》。】

◎昭着论曰：“客有见大国之议，士君子之论，云起元建武已来，旧君名讳五十六人，【自光武至东汉末，旧君不得有五十六人。】以为后生不得协也。取乎经论，譬诸行事，义高辞丽，甚可嘉羡。愚意褊浅，窃有疑焉。盖乾坤剖分，万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经。故圣人顺天之性，制礼尚敬，在三之义，君实食之，【◎《国语·晋语》：栾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韦注云：食，谓禄也。】在丧之哀，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诚臣子所尊仰，万夫所天恃，【冯本、毛本“恃”作“侍”。】焉得而同之哉？然亲亲有衰，尊尊有杀，故《礼》服上不尽高祖，下不尽玄孙。又《传》记四世而缌麻，服之穷也；五世袒免，降杀同姓也；六世而亲属竭矣。【◎郑玄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亲尽无属名。】又《曲礼》有不逮事之义则不讳，【◎《礼记·曲礼上》云：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不讳者，盖名之谓，【◎郑玄曰：讳，避也。生者不相避名。卫侯名恶，大夫有石恶，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见《曲礼》注。】属绝之义，不拘于协，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会盟，【◎《春秋》：鲁隐公元年三月，公及

邾仪父盟于蔑。◎杜注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季友来归，【◎《春秋》：鲁闵公元年八月，季子来归。◎杜注云：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于社稷，为国人所思，故贤而字之。】不称其名，咸书字者，是时鲁人嘉之也。何解臣子为君父讳乎？周穆王讳满，至定王时有王孙满者，其为大夫，是臣协君也。又厉王讳胡，及庄王之子名胡，【《史记·周本纪》作“庄王子釐王胡齐”。】其比众多。夫类事建议，经有明据，传有征案，然后进攻退守，万无奔北，垂示百世，永无咎失。今应劭虽上尊旧君之名，而下无所断齐，犹归之疑云。《曲礼》之篇，疑事无质，观省上下，阙义自证，文辞可为，倡而不法，将来何观？言声一放，犹拾沈也，【沈，汁也。】过辞在前，悔其何追！”】刺史陶谦举茂才，不应，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昱倾身营救，方以得免。【陶谦病死，子布为撰哀辞，见《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当时之敬礼举主如此，不以拘执为憾也。】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何焯校改“皆”作“偕”。】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洪饴孙曰：抚军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第四品。】升堂拜母，

【◎周寿昌曰：升堂拜母，语始此，后《周瑜传》亦有之。《孙策传》注引《吴录》吴夫人谓孙策曰“王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升堂见妻语亦仅见。】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孙策传》：策以彭城张昭等为谋主。】【◎《吴书》曰：策得昭甚悦，谓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贤者上，【谓表上也。】吾于子不得轻矣。”乃上为校尉，待以师友之礼。】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昭欲嘿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闻之，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新序》曰：有司请吏于齐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以告仲父。”在侧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曷为其不易？”故王者劳于求贤，佚于得人。】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胡三省曰：策任张昭，昭何足以当管仲？策之斯言，盖因北方人书疏，从而归重耳。英雄胸次，可易测邪？

◎或曰：休休之度，因短成长，为人上者，皆宜体之。】

策临亡，以弟权托昭，【事见《策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事见《权传》建安五年。】

【◎《吴历》曰：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或曰：吴、蜀之主托孤，皆有自取之语。◎梁章钜曰：此与昭烈付托后主之言如出一辙。然阿斗昏稚，先主自不失知人之明，而仲谋英勇盖世，乃兄亦作此语，将谁欺乎？可见当日君臣都以权术相尚，恐孔明、子布亦早应窃笑矣。】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周寿昌曰：昭之终不得为相者，正坐此数语耳。权狭中多忌，徒以昭老臣练事，创业功多，恐废弃群情不服，计隐以全终始。观后案刀而怒之言，岂曾须臾置念哉！异日拥号称尊，于策不过谥号桓王，并未追尊帝号，待其子孙者亦甚薄，皆由此言横耿于中而不释。《江表传》谓昭之不相因驳肃、瑜等议而然，此犹见其一端，而未测权之险忍也。吾所以于季汉后主之待武侯，而断其为贤君也。

◎弼按：孙权之不满意于张昭，在昭谓策当以兵属孙翊，事见《孙翊传》注引《典略》。周说极是，然亦止其见一端也。】】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谓权曰：“夫为人后者，贵能负荷先轨，克昌堂构，【◎《尚书·大诰》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孔传》云：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立屋乎？】以成勋业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盗满山，孝廉何得寝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昭复为权长史，授任如前。【◎此与《孙权传》所载事同而辞异。◎《周瑜传》：建安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鲁肃传》：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吴书》曰：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后黄巾贼起，昭讨平之。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琦，【匡琦，见《魏志》卷七《陈登传》注引《先贤

行状》，又见《魏志》卷二十二《陈矫传》注。】又督领诸将，攻破豫章贼率周凤等于南城。

【◎《郡国志》：扬州豫章郡南城。◎三国吴改属临川郡。◎《一统志》：故城，今江西建昌府南城县东南。◎《方舆纪要》云：以在豫章郡城之南而名。】自此希复将帅，【监本“帅”作“领”。】常在左右，为谋谟臣。权以昭旧臣，待遇尤重。】后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事在建安十四年，见《孙权传》。】昭为军师。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时权年三十，不为少也。】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魏志·程昱传》“昱与中尉邢贞争威仪”，即此人。】贞入门，不下车。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互见《徐盛传》。◎胡三省曰：观贞以张昭之言而下车，则其气已夺矣。】拜昭为绥远将军，【◎绥远将军，见《孙瑜传》。◎潘眉曰：陆绩《述玄》称“安远将军彭城张子布”，考杂号有绥远，无安远。魏于禁曾为安远将军，或是三国时有此号，今当以“绥”字为正。◎梁章钜曰：建安中，士燮、士徽、魏唐咨、蜀邓方、王嗣皆曾为安远将军，不止于禁一人，不得谓“杂号有绥远，无安远”也。】封由拳侯。【由拳，吴黄龙三年改禾兴，赤乌五年改嘉兴，详见《孙策传》注引《吴录》注。】【◎《吴录》曰：昭与孙绍、滕胤、郑礼等，【◎赵一清曰：孙绍即孙长绪，本作“邵”。◎弼按：孙邵事见《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录》。郑礼事见《孙权传》赤乌二年注引《文士传》。】采周、汉，撰定朝仪。】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武昌，见《孙权传》黄初二年。◎《水经·江水注》：武昌郡治南有樊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钓台，权常极饮其上，曰：“堕台醉乃已。”张昭尽言处。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樊山下有寒溪，中有蟠龙石，山北背大江，江上有钓台，即孙权与众臣会饮处。又有避暑宫在寒溪上，相传孙吴所置。钓台在武昌县北门外大江中，孙权尝驻兵于此。又县有大、小回，乃大江回曲处。在樊口者曰大回，在钓台下者曰小回。唐元结歌曰：“樊水欲东流，大江又北来。樊山当其南，此中为大回。丛石横大江，人云是钓台。水石相冲击，此中为小回。”】权使人以水洒群臣，【◎胡三省曰：醉者以水洒之醒，然后能饮。】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钱大昭曰：○《江表传》：初，权与属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公。○本传：权叹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自废。○又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又《诸葛恪传》：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词屈，乃当饮之耳。”○皆称为公。〖顾雍，大帝亦称公，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胡三省曰：纣以酒为池，糟丘足以望一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悬肉为林，使男女裸逐于其间，为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寮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官本《考证》曰：《通鉴》“领”作“顾”。◎弼按：《通鉴》亦作“领”，官本《考证》误。】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韩慕庐曰：真爱张君者。◎或曰：君臣之间，护其短而用之，真如骨肉之爱，令人生感。◎弼按：孙权始终不满意于张昭，此皆托词耳。】乃用顾雍。

权既称尊号，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江表传》曰：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胡三省曰：归功周瑜，以能拒曹公而成三分之业也。乞食，谓张昭欲迎曹公也。】昭大惭，伏地流汗。【◎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四云：此《江表传》之谬也。昭以刚直见惮，权称为张公而不敢字之，何得于群中公肆摧折？即后按刀责怒之时，亦未当及此也。昭之议迎操，

乃过为权计，不欲以孤注一掷，亦用策“缓步西归”之言耳。虽为失策，然未至误大计。权即尊位，不当追仇前语。昭以师傅自居，于权未当有所降屈，何至以一语之故遂伏地流汗乎？其必不然也明矣。陈《志》不载而《通鉴》取之，私所未晓。◎弼按：孙权始终不满意于张昭，说已见前。王说谓“迎操不误大计”，殊不谓然。】昭忠謇亮直，有大臣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云：孙权抚周瑜背曰：“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又按：《周瑜传》载议者劝迎曹公之语，《通鉴》直书“长史张昭等曰”，盖亦以昭为力主迎曹者。设无孙权拔刀斫案之决心，则与刘琮等耳。然亦赖公瑾、子敬熟权利害，深知彼我，益以程普、黄盖诸将之猛勇，故能一战而霸，雄视江东耳。孙权之归功周瑜，岂无故哉！◎王懋竑曰：权初置丞相，众举昭，权言非所以优之。及顾雍卒，〖◎弼按：当作“及孙邵卒”。〗群再举昭，权又言“此公性刚，非所以益之”，其语自明，正陈《志》所云“以严见惮，以高见外”者。

《江表传》所言，非其实也。◎弼按：此为托词，说见前。】◎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曹操果忠于汉室，则松之之言是也。无如操乃周瑜所谓“托名汉相，其实汉贼”，迎汉相可也，降汉贼不可也。◎李安溪曰：松之言粗有理，恐如此，则曹氏革命，不待子桓，昭亦与华歆辈为魏佐命也，何当辅汉邪？◎厉鹗曰：孙氏初起江东，有会稽、丹阳、豫章、吴郡之地，桓王不幸死于贡客，昭受遗辅政，奉孝廉于戎马间，犯颜强谏，有大臣风，而位亚三司，不登丞相，权真多忌哉！将毋乌林之战，昭劝迎操委质，策名之义安在？权之秉衡炯如也。夫昭习《春秋》，览群书，宁不如瑜之知操为汉贼也？特慑于稚琮以荆土降曹，兵号八十万，将有水陆席卷之势，不胜欲保妻子，遂举讨逆、破虏之遗烈，一旦思灰灭之。寿虽不书，《江表传》之言详矣。然寿虽良史，鲁肃，吴之邓禹，谋定鼎足，与武侯埒，乃讨祖战表，斥为“少年粗疏”者，昭也。厥后劝迎操者众，非昭谁倡邪？裴松之以此段为忠且正，驷其可追邪？使昭之言得行，吴之君臣将稽颡许下，求守旧国之不得，昭烈安能拒上游、帝全蜀邪？是操之迎不迎，吴、蜀兴亡共之矣。天佑孙、刘以敌曹，故生肃、瑜并时耳。军旅之事将军后，酒食之事将军先，恪之嘲昭有愧焉。迨公孙渊在辽东，惧魏称藩，昭策两使之不返，有如蓍蔡。彼利害不切于身，己所见诚远且大，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昏，人臣之怀二心，未有如昭者也。寿犹以为“忠謇方直，动不为己”，夫以方盛之吴而欲折入于魏，彼谯叟将笑之矣。◎顾千里曰：子布辅佐孙氏，其心岂为汉室？而谓鼎峙非其本志，一何迂也！当时劝权降操，不过谓势力不敌耳。裴氏诸论多当，而此论特乖刺，亦可怪矣。

◎刘咸炘曰：昭本汉末名士，短于智计，本传不书劝降事，盖原文讳之。◎钱振锽曰：裴注论张昭如此，而于诸葛瑾与先主笺云“义旗所指，宜在孙氏”，二说水火，岂有立言之值哉！】】更拜辅吴将军，【◎辅吴将军，一人，吴置。◎《世说新语·排调篇》云：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刘注引环济《吴纪》曰：张昭忠正有才义，仕吴为辅吴将军。〖周寿昌云“为辅将军”，误。〗】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郡国志》：扬州吴郡娄。◎《一统志》：故城，今江苏苏州府崑山县东北三里。◎胡三省曰：娄，古县也，前汉属会稽郡，东汉分属吴郡，今苏州崑山县地。吴以封昭，非真国于娄而君国子民也。◎弼按：建安二十四年，封陆逊为娄侯，破刘，改封江陵侯，见《陆逊传》。至吴黄龙元年，改封张昭为娄侯。◎赵一清曰：○《寰宇纪》卷九十：娄湖在昇州江宁县东南十里，灌田二十余顷，水入舰澳通秦淮。○《方舆纪要》卷二十：娄湖，张昭所濬，昭封娄侯，故名。○又《纪要》卷二十四：娄城在今崑山县治东，孙权封张昭于此。】食邑万户。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此本子布少时所学。】

及《论语注》。【魏文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见《魏文纪》黄初七年注引《吴历》。】权尝问卫尉严畯：【《畯传》见后。】“宁念小时所闇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畯著《孝经传》，见本传。◎潘眉曰：《孝经正义》引《古文孝经》作“仲尼闲居”。彼所谓古文，伪古文也。三国时伪书未出，故畯所引“仲尼居”无“闲”字，与《说文》所引合。居，《说文》作“凥”，古今字异耳。近见日本国郑注《孝经》，亦作“仲尼居”，无“闲”字。】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赵一清曰：○《南史·王俭传》：齐高帝使陆澄诵《孝经》，起自“仲尼居”。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盖袭张子布事也。】

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会以直言逆旨，【宋本“会”作“曾”，《通鉴》同。】中不进见。后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通鉴》作“群臣莫能屈”。】权叹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自废，【《通鉴》“自”作“则”】安复自夸乎？”【◎胡三省曰：○折，屈也。○李奇曰：废，失气也。○晋灼曰：废，不收也。】明日，遣中使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权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胡三省曰：太后，谓权母吴氏也。】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没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权辞谢焉。

权以公孙渊称藩，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事在吴嘉禾二年。】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权与相反覆，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通鉴》“刀”作“剑”。】“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胡三省曰：失计，谓不能容昭而杀之也。】昭熟视权【◎宋本“熟”作“孰”，《通鉴》同。◎胡三省曰：故“孰”、“熟”字通。】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吴夫人传》：夫人临薨，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因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胡三省曰：张昭事吴，有古大臣之风。】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习凿齿曰：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且秦穆违谏，卒霸西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败秦师于崤，秦伯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文公三年》：秦伯伐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晋文暂怒，终成大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狐偃从重耳在秦。〖狐偃，子犯也。重耳，晋文也。〗重耳至齐，齐桓公妻之，重耳安之。姜氏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遗誓以悔过见录，【秦穆公悔过，作《秦誓》。】狐偃无怨绝之辞，君臣道泰，上下俱荣。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后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

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常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举邦惮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子布当生于汉桓帝永寿二年，小孙坚一岁。】遗令幅巾素棺，【幅巾，解见《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引《傅子》，又见《华歆传》。】敛以时服。【敛以时服，解见《魏志·司马朗传》。】权素服临吊，谥曰文侯。【◎《典略》曰：余曩闻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以示祢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之邪，将使张子布见乎？”如正平言，以为子布之才高乎？虽然，犹自蕴藉典雅，不可谓之无笔迹也。加闻吴中称谓之仲父，

如此，其人信一时之良幹，恨其不于嵩岳等资，而乃播殖于会稽。【◎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子布擅名，遭时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吴、魏同宝；遂献密谋，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业未纯，把臂托孤，惟贤与亲。辍哭止哀，临难忘身，成此南面，实由老臣。】】长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袭爵。

昭弟子奋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车，【◎官本《考证》曰：下“攻”字疑衍。】为步骘所荐。昭不愿曰：“汝年尚少，何为自委于军旅乎？”奋对曰：“昔童汪死难，【◎《礼记·檀弓下》云：公叔禺人与其邻重汪踦往，〖◎郑注云：重，当为“童”。童，未冠者之称。姓汪名踦。〗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踦，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遂欲勿殇也，不亦可乎？”】子奇治阿，【◎《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曰：“未至阿及之，还之；已至，勿还也。”使者及之而不还，君问其故，对曰：“臣见所与共载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决，必能治阿矣，是以不还。”】奋实不才耳，于年不为少也。”遂领兵为将军，连有功效，至平州都督，【◎赵一清曰：平州在辽东，此是遥领。◎陈景云曰：吴无平州，当是“半州”之误。吴主子建昌侯虑曾镇半州。又大将甘宁、潘璋亦尝屯此，乃中流重地，故特置都督，如西陵、濡须之比也。◎纪昀曰：○平州，

《晋书》作“半州”，见庾怿、褚裒二传。○《元和郡县志》：晋太康十年，分豫章、鄱阳、庐江等郡之地置江州，惠帝分庐江之浔阳、武昌之柴桑置浔阳郡。自东晋元帝至萧齐，或理半州。隋改浔阳为湓城县，武德五年复改为浔阳县。半州故城在县西九十里，吴孙虑出镇，于此筑城云云。○据吉甫所志，合之褚裒除江州刺史，镇半州，即《吴志》之半州无疑。◎洪饴孙曰：半州在蕲春寻阳县，见《通典》。◎《一统志》：半州城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西，

◎半州，互见《薛综传》。◎沈家本曰：州牧、郡守三国时遥领者甚多，而都督则无遥领者，赵说误。】封乐乡亭侯。【乐乡，见《孙晧传》凤皇元年。】

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权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赵一清曰：两汉无长沙西部都尉，疑是吴立，孙亮太平二年分为衡阳郡。◎弼按：长沙西部都尉为吴立，详见《孙亮传》太平二年“衡阳郡”注。】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后为濡须都督、奋威将军，【颍川周昭称张承为奋武将军，见后《步骘传》。】封都乡侯，领部曲五千人。承为人壮毅忠谠，能甄识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阳谢景于孤微童幼，后并为国士，款至卫尉，景豫章太守。【◎《吴录》曰：款字文德，【◎钱大昕曰：周昭论作“蔡文至”，与《吴录》互异。◎虞明楷曰：即名求义，作“文至”于“款”更协。】历位内外，以清贞显于当世。后以卫尉领中书令，封留侯。【◎《郡国志》：徐州彭城留。◎刘昭注引《西征记》曰：城中有张良庙。◎《一统志》：今江苏徐州府沛县东南。◎弼按：是时吴不能有其地，盖遥封之耳。】二子，条、机。条孙晧时位至尚书令、太子少傅。机为临川太守。◎谢景事在《孙登传》。】又诸葛恪年少时，众人奇其英才，承言“终败诸葛氏者，元逊也”。勤于长进，笃于物类，凡在庶几之流，【◎钱大昕曰：王弼以庶几为慕圣，何晏解

《论语》亦云“庶几，圣道”，王充《论衡》云“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顾邵传》“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王羲之传》“母兄鞠育，得渐庶几”，盖魏、晋人好用“庶几”字。◎《论衡·超奇篇》：造论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文选》吴质《与魏太子牋》：抑亦懔懔，有庶几之心。◎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四云：庶几者，所谓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无不造门。年六十七，赤乌七年卒，【当生于汉灵帝光和元年，长孙权四岁。】谥曰定侯。子震嗣。初，承丧妻，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权闻而劝焉，遂为婿。【◎臣松之案：承与诸葛瑾同以赤乌中卒，【◎

《诸葛瑾传》：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计承年小瑾四岁耳。】生女，权为子和纳之。【孙和张夫人见《妃嫔传》，又见《孙和传》。】权数令和修敬于承，执子婿之礼。【承又有女为陆抗

妻，见《陆抗传》注引《文士传》。】震诸葛恪诛时亦死。

休字叔嗣，弱冠与诸葛恪、顾谭等俱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孙登传》：登为太子，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以选入，侍讲诗书。权欲登读《汉书》，使休从昭受读，还以受登。】【◎《吴书》曰：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每升堂宴饮，酒酣乐作，登辄降意与同欢乐。休为人解达，登甚爱之，常在左右。】从中庶子转为右弼都尉。【◎《孙登传》：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权常游猎，迨暮乃归，休上疏谏戒，权大善之，以示于昭。及登卒后，为侍中，拜羽林都督，【◎《汉志》：羽林中郎将，主羽林郎。◎此亦当主宿卫者。】平三典军事，【吴置中、左、右三典军。左典军万彧，见《孙晧传》。】迁扬武将军。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芍陂，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四年。◎或曰：按《顾谭传》，止承与休北征，此处疑衍一“谭”字。】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互见《顾谭传》注引《吴录》。】并徙交州。中书令孙弘佞伪险诐，【孙弘附鲁王霸，见

《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休素所忿，【毛本少此四字，误。】【◎《吴录》云：弘，会稽人也。】弘因是谮诉，下诏书赐休死，时年四十一。【◎芍陂之役在魏正始二年，即吴赤乌四年。赐休死，《通鉴》编入魏正始六年，即吴赤乌八年。休当生于建安十年。张昭二十四岁生承，五十一岁生休，承长休二十八岁，故承与诸葛瑾等为友，休与诸葛恪等为友也。◎赵一清曰：○《晋书·张闓传》：昭曾孙闓，字敬绪，以佐翼元帝勋赐爵丹阳县侯，以讨苏峻功由尚书加散骑常侍，赐爵宜阳伯，迁廷尉，拜金紫光禄大夫。】

## 顾雍

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吴郡治吴，见《孙策传》。◎赵一清曰：○顾炎武《顾氏谱系考》云：越王句践七世孙闽王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为顾氏。顾族之著，乃自东汉至孙吴时，称为四姓。自分会稽为吴郡，而后三国、晋、宋见于史者，皆吴郡吴人。○一清按：《文选·吴都赋》“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虞、顾、陆三姓皆见《吴书》，而魏则无闻。陆机《吴趋行》“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注引张勃《吴录》云“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此四姓为近之。○《鼎录》曰：顾雍铸一鼎，文曰“顾元叹鼎”，八分书，三足。◎弼按：○《世说·赏誉篇》曰：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吴录》曰：【监本无“曰”字，误。】雍曾祖父奉，字季鸿，颍川太守。【◎赵一清曰：○《后汉书·张霸传》：霸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又《儒林·程曾传》：曾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弼按：○范《书·顺帝纪》：永建四年，分会稽为吴郡。○是吴郡各县初属会稽，故顾奉为会稽郡人。○又按范《书·黄琼传》云：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范《书·蔡邕传》：雍字伯喈，陈留圉人。特诏以邕经学深奥，密特稽问，以皂囊封上。邕奏对，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后徙邕朔方，帝嘉其才高，会大赦，宥邕还本郡。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跡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之曰焦尾琴焉。◎章怀注引张骘《文士传》

曰：邕告吴人曰：“吾昔常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江表传》曰：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也。【◎宋本作“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吴本、毛本无“由此”二字。◎潘眉曰：“雍”、“邕”古字通用。】◎《吴录》曰：【陈本“《吴录》曰”提行，误。】雍字元叹，言为伯喈之所叹，【伯喈，各本皆作“蔡雍”。】故以为字焉。【◎林国赞曰：雍母弟徽字子叹，又将谁叹耶？】】州郡表荐，弱冠为合肥长，【◎合肥，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建安四年，孙策取合肥，以顾雍为合肥长。五年，曹操表刘馥为扬州刺史。时扬州独有九江，馥单马造合肥，建州治。○一清按：自后孙权屡攻合肥不克，遂为重镇。太和六年，满宠更治新城。终吴之世，不能有淮南尺寸之土也。】后转在娄、曲阿、上虞，【娄县，见《张昭传》。曲阿、上虞，均见《孙策传》。】皆有治迹。孙权领会稽太守，不之郡，以雍为丞，行太守事，【◎《续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孙权传》：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数年，入为左司马。【◎当为讨虏将军之左司马。】权为吴王，累迁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封阳遂乡侯，【◎《晋书·地理志》：交州九德郡阳遂。◎《宋书·州郡志》：九德太守，故属九真，吴分立。阳远，〖◎弼按：远，当作“遂”。〗吴立，曰阳成，太康二年更名。◎李兆洛曰：当在今安南国境。◎弼按：据《宋志》，则吴时为阳成，未知顾雍所封为今何地，似不应封边裔之乡侯也。】拜侯还寺，【◎胡三省曰：寺，官舍也。◎潘眉曰：○《一切经音义》引《三仓》曰：寺，官寺也。○又汉九卿谓之九寺，时雍累迁大理、奉常，职在九卿，故曰“还寺”。】而家人不知，后闻乃惊。

黄武四年，迎母于吴。既至，权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后太子又往庆焉。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权亦曰：“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其见惮如此。是岁，改为太常，【◎赵一清曰：魏黄初元年，改奉常为太常，吴朝官制亦如之，盖孙权奉魏正朔时也。◎弼按：权自黄武改年以后，临江拒守。三年，遂与魏绝。此时已至黄武四年，非遵魏之官制也。】进封醴陵侯，【◎《郡国志》：荆州长沙郡醴陵。◎《水经·湘水注》：湘水又北过醴陵县西。◎《一统志》：故城，今湖南长沙府醴陵县治。】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宋书·百官志》：汉武帝世，使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事。昭帝即位，霍光领尚书事。成帝初，王凤录尚书事。汉东京每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录尚书职无不总。◎洪饴孙曰：吴或曰“领尚书事”，〖《滕胤传》。〗或曰“平尚书事”，〖顾雍、顾谭传。〗或曰“分平尚书事”，〖刘繇子基传。〗或曰“省尚书事”，〖《是仪传》。〗无常员。】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適莫。【◎胡三省曰：适，音的。心之所主为適，心之所否为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胡三省曰：宣，明也，布也。泄，漏也。】权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赵一清曰：○《御览》卷四百五十四引梁祚《魏国统》曰：雍谏曰：“公孙渊未可信，后必悔也。”权入禁中，雍后随之，顿首曰：“此国之大事，臣以死争之！”权令左右扶出。◎弼按：○《孙权传》：举朝大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权尝咨问得失，张昭因陈听采闻，【◎或曰：“采”下应有“风”字。】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权默然，顾问雍曰：“君以为何如？”雍对曰：“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于是权乃议狱轻刑。【◎《江表传》曰：权常令中书郎诣雍，【◎胡三省曰：中书郎，魏曰通事郎，晋为中书侍郎。】有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与相反覆，【《通鉴》作“即相与反覆”。】究而论之，为设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无所施设，即退告。权曰：“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其见敬信如此。江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臣闻兵法戒于小利，此

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损敌，所不宜听也。”权从之。军国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见，口未尝言之。】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冯本、毛本“诸”作“诣”，误，“官”作“宫”，宋本作“官”，《通鉴》同。◎何焯校本云：宫，指太子诸王，或是“官”字。】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汉书·武帝纪》：天汉三年，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较。◎应劭曰：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得复酤也。◎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师古曰：榷者，步渡桥，《尔雅》谓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闭其事，总利入官，而下无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韦说如音是也。酤，音工护反。彴，音酌。◎《礼记·王制篇》：名山大泽不以封。◎郑注云：名山大泽不以封者，与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正义》曰：既不封诸侯，其诸侯不得障塞管领，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随其所取，赋税而已。◎梁章钜曰：萧常《续后汉书》谓王莽设六管之利，酤酒、卖盐、铁器、铸钱、名山、大泽也。此即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潘濬传》：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黄门侍郎谢厷语壹：“潘太常常切齿于君。”壹大惧，遂解散雍事。】后壹奸罪发露，收系廷尉。雍往断狱，壹以囚见，雍和颜色，问其辞状，临出，又谓壹曰：“君意得无欲有所道？”【◎胡三省曰：道，言也。】壹叩头无言。时尚书郎怀叙【◎胡三省曰：○怀姓，叙名。○《姓谱》：无怀氏之后。】面詈辱壹，雍责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何焯曰：国体当尔。壹之死，于此益无所展矣。权多猜，不使壹得尽其情，则疑大臣衔前事而周内之矣。◎弼按：此与满宠之考讯杨彪事相反，而用意相同。】【◎《江表传》曰：权嫁从女，女顾氏甥，故请雍父子及孙谭，谭时为选曹尚书，【◎洪饴孙曰：吴尚书有选曹、〖见顾谭、薛综、张温传。〗户曹、〖见《孙休传》。〗左曹、〖见《濮阳兴传》。〗贼曹。〖见《薛综传》。〗】见任贵重。是日，权极欢。谭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谭，诃责之曰：“君王以含垢为德，【王，疑作“上”。】臣下以恭敬为节。昔萧何、吴汉并有大功，何每见高帝，似不能言；汉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于国，宁有汗马之劳，可书之事邪？但阶门户之资，遂见宠任耳，何有舞不复知止？虽为酒后，亦由恃恩忘敬，谦虚不足。损吾家者必尔也。”因背向壁卧，谭立过一时，乃见遣。

◎徐众《评》曰：【◎赵一清曰：众，当作“爰”。◎弼按：解见《魏志·臧洪传》。】雍不以吕壹见毁之故，而和颜悦色，诚长者矣。然开引其意，问所欲道，此非也。壹奸险乱法，毁伤忠贤，吴国寒心，自太子登、陆逊已下，切谏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因会手剑之，【◎宋本作“是以潘濬欲因会同手剑之”，冯本、毛本作“是以潘濬欲同手剑之”。◎弼按：○《潘濬传》：濬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除国患，疾恶忠主，义形于色，而今乃发起令言。若壹称枉邪，不申理，则非录狱本旨；若承辞而奏之，吴主傥以敬丞相所言，而复原宥，伯言、承明不当悲慨哉！【◎《陆逊传》：时中书点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怀叙本无私恨，无所为嫌，故詈辱之，疾恶意耳，恶不仁者，其为仁也。季武子死，曾点倚其门而歌；【◎《礼记·檀弓下》：季武子寝疾。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郑注云：季武子，鲁大夫季孙夙也。世为上卿，强且专政。◎周寿昌曰：据此，则点非但狂直，于季武子有乐其死之心矣。此亦汉经师之训有异于今者。】子晳创发，子产催令自裁。【◎《左传·昭公二年》：郑公孙黑将作乱，〖公孙黑字子皙。〗伤疾作而不果。子产使吏数之曰：“不速死，大刑将至。”】以此言之，雍不当责怀叙也。【◎何焯曰：引季武子事不伦，不为子产地异也。吕壹狐鼠，亦非子皙强家怙乱，当急除之，以防他变也。◎沈家本曰：雍之断狱，盖得圣人哀矜勿喜之意，众之所讥，未必是也。怀叙之詈辱，岂官有正法哉！◎弼按：何、沈二说均是。沈精法律，所言尤允。】】

雍为相十九年，【黄武四年至赤乌六年。】年七十六，赤乌六年卒。【◎十一月卒，见《孙

权传》。当生于汉灵帝建宁元年。◎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元叹穆远，神和形检，如彼白圭，质无尘玷。立行以恒，匡主以渐，清不增洁，浊不加染。】初疾微时，权令医赵泉视之，拜其少子济为骑都尉。雍闻，悲曰：“泉善别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见济拜也。”权素服临吊，谥曰肃侯。长子邵早卒，【◎《世说·雅量篇》云：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次子裕有笃疾，【◎潘眉曰：雍次子名裕，母弟徽之子亦名裕，必有一误。或疑注“中子裕”即雍次子，是一人。然既云“有笃疾”，不能袭爵，而又云“少知名，位至镇东将军”，当是两人也。◎弼按：下文裕后袭爵注引《吴录》云“裕，一名穆，终宜都太守”，似与位至镇东将军者为两人。《晋书·顾荣传》“荣父穆，宜都太守”，与《吴录》合，然注引《吴书》云“裕字季则”，与顾邵之子孝则似为昆仲也。◎周寿昌曰：裕或因徽子名裕，遂改名穆，而史仍书其初名也。】少子济嗣，无后，绝。永安元年，诏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贤，辅国以礼，而侯统废绝，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袭爵为醴陵侯，以明著旧勋。”【◎《吴录》曰：裕一名穆，终宜都太守。【宜都郡，见《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裕子荣。◎《晋书》曰：【◎汤球辑本王隐《晋书》云：裴注此条未标王隐，姑录，俟考。】荣字彦先，为东南名士，仕吴为黄门郎，【◎《晋书·顾荣传》：荣为南土著姓。祖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机神朗悟，弱冠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世说·德行篇》云：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曰：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句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大父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荣少朗俊机警，风颖标彻，历廷尉正。曾在省与同僚共饮，见行炙者有异于常仆，乃割炙以啖之。后赵王伦篡位，其子为中领军，逼用荣为长史。及伦诛，荣亦被执。凡受戮等辈十有余人。或有救荣者，问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荣乃悟而叹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岂虚言哉！”◎《初学记·十二》云：顾荣少有珪璋，符采朗澈，仕吴。弱冠举贤良，为黄门侍郎。当时后进，尽相推谢，称荣有大才令望。】在晋历显位。【◎《晋书·顾荣传》：赵王伦篡位，以荣为大将军长史。伦败，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转中书侍郎，封嘉兴伯。转太子中庶子。长沙王乂召为骠骑长史，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入兼侍中。惠帝西迁，避乱还吴。陈敏据江东，以为右将军、丹阳内史。寻起兵攻敏。事平，复还吴。怀帝征侍中，不就。】元帝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马，礼遇甚重。【◎《类聚》卷七十一云：顾荣征拜侍中，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御览》卷四百四十五云：顾荣谓中宗曰：“陆士元贞正清贵，金相玉质；甘季思忠款尽诚，加以胆榦殊快；殷庆元质略有明规，文武可施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士；陶恭兄弟才力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中宗纳之。】卒，表赠侍中、骠骑将军、仪同三司。【◎《晋书·顾荣传》：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继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骑侍郎。◎范成大《吴郡志》云：陈敏反，南渡江，荣起兵攻敏。敏率万余人出，荣以羽扇麾之，皆溃。永嘉初，召拜侍中，祸难方作，轻舟而还。元帝镇江东，以为军司，谋画皆谘焉。朝野推敬之。卒，官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元。荣经德体道，谋猷洪远，忠正之节，在困弥厉。】荣兄子禺，字孟著，【◎《御览》卷四百五引

《苏州志》云：通贤桥东有吴丞相顾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门无杂宾，投刺摄齐者，不过一时英俊。◎范成大《吴郡志》云：顾禺字孟著，雍诸孙而荣兄子也。◎弼按：《苏州志》“自雍至孟”或系“自雍至禺”之误。】少有名望，为散骑侍郎，早卒。◎《吴

书》曰：雍母弟徽，字子叹，少游学，有唇吻。【◎《汉书·东方朔传》：朔曰：“臣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脽凥，遗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蜀志·庞统传》注引蒋济《万机论》曰：樊子昭吐唇吻，自非许文休敌也。】孙权统事，闻徽有才辩，召署主簿。尝近出行，见营军将一男子至市行刑，问之何罪，云盗百钱，徽语使住。须臾，驰诣阙陈启：“方今畜养士众，【冯本“士”作“亡”，误。】以图北虏，视此兵丁壮健儿，且所盗少，愚乞哀原。”权许而嘉之。转东曹掾。或传曹公欲东，权谓徽曰：“卿孤腹心，今传孟德怀异意，莫足使揣之，卿为吾行。”拜辅义都尉，【辅义都尉，一人，吴置。】到北与曹公相见。公具问境内消息，徽应对婉顺，因说江东大丰，山薮宿恶，皆慕化为善，义出作兵。公笑曰：“孤与孙将军一结婚姻，【◎《孙策传》：曹公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取贲女。】共辅汉室，义如一家，君何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与主将义固磐石，【冯本“磐”作“盘”，误。】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还。权问“定云何”？徽曰：“敌国隐情，卒难探察。然徽潜采听，方与袁谭交争，【此当在建安九年。】未有他意。”乃拜徽巴东太守，【◎巴东郡，见《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

◎赵一清曰：是时巴汉尚属刘璋，此亦遥领。】欲大用之，会卒。子裕，字季则，【◎赵一清曰：雍次子名裕，徽子不应又名裕，此为误也。】少知名，位至镇东将军。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闻于乡党。年十五为郡吏，除郎中，稍迁偏将军。权末年，嫡庶不分，悌数与骠骑将军朱据共陈祸福，言辞切直，朝廷惮之。待妻有礼，常夜入晨出，希见其面。【◎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云：○《汉书·朱博传》：博夜寝早起，妻罕见其面。○《吴志·刘繇传》注引《吴书》云：刘基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见其面。○此史传相袭不致思之词。其妻即骄惰，亦不当以妇人日日早寝而晏起，至不见其面也。】尝疾笃，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御览》“右”下有“自”字。】冠帻加袭，起对，趣令妻还，其贞洁不渎如此。悌父向历四县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书，常洒扫，整衣服，更设几筵，舒书其上，拜跪读之，每句应诺，毕，（后）**[**复**]**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问至，则临书垂涕，声语哽咽。父以寿终，悌饮浆不入口五日。权为作布衣一袭，皆摩絮著之，强令悌释服。悌虽以公议自割，犹以不见父丧，常画壁作棺柩象，设神座于下，每对之哭泣，服未阕而卒。悌四子：彦、礼、谦、祕。祕，晋交州刺史。【◎《文选·赠顾交阯公真诗》注引《晋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顾祕，字公真。】祕子众，尚书仆射。【◎《晋书·顾众传》：众字长始，骠骑将军荣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众出后伯父早终，事伯母以孝闻。元帝为镇东将军，命为参军。以讨华轶功，封东乡侯，辟丞相掾。祕卒交州，州人立众兄寿为刺史，寻为州人所害。众往交州迎丧，值杜弢之乱，崎岖六年乃还。除鄱阳太守。王敦构逆，令众出军，以军期召众还，声色甚历。众不为动。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吴中人士同时响应，于贼战，破之，以功封鄱阳县伯。迁尚书仆射。永和二年卒，谥曰靖。长子昌嗣，为建康令。第三子会，中军谘议参军，时称美士。◎《晋书·顾和传》：和字君孝，侍中众之族子也。曾祖容，吴荆州刺史。祖相，临海太守。和总角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王导谓和“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俊”。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书戴抗脏污百万，付法议罪。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功，欲假其名号，内外皆奉诏。和独上疏，以为“若假名号，记籍未见明比。惟汉灵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帝从之。迁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书特听暮出朝还，其见优遇如此。】】

邵字孝则，【◎官本《考证》曰：《御览》作“孝时”。◎弼按：《诗·大雅·下武之章》云“永言孝思，孝思维则”，与“邵”字义亦相应，自以作“则”为是。顾裕字季则，可为 “则”字之证。《御览》刊本多误字，官本《考证》亦多疏陋也。】博览书传，好乐人伦。【人伦，解见《蜀志·庞统传》。】少与舅陆绩齐名，【绩亦吴郡吴人，后有传。邵为绩甥，则其

母为陆康之女也。】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陆逊传》：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吴录》曰：敦字叔方，静字玄风，并吴郡人。敦德量渊懿，清虚淡泊，又善文辞。孙权为车骑将军，辟西曹掾，转主簿，出补海昏令，【海昏，见《孙策传》。】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敦子纯，见《孙和传》及注引《吴录》。】卜静终于郯令。【郯，当作“剡”，见

《贺齐传》。】】自州郡庶几【庶几，解见《张昭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世说·品藻篇》注引此作“或讽议而去，或结友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蜀志·庞统传》：统送周瑜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邵、全琮皆往。统曰：“陆子可谓驽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

《世说·品藻篇》：顾邵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沈，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邵亦安其言。】权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豫章郡，见《孙策传》。】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范《书·徐穉传》：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穉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世说·德行篇》：陈仲举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议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煗。吾之礼贤，有何不可？”◎《豫章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吴嘉禾中，太守长沙徐熙于墓隧种松，太守南阳谢景于墓侧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边立思贤亭。松、碑、亭今并在，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谓之聘君亭。】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赵一清曰：○《志怪》云：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迳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独对之，鬼即入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精辨，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请退，邵辄留之。鬼本欲陵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来击之，并劝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御览》“令”作“奖”。】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初，钱唐丁谞【钱唐，见《孙坚传》。】出于役伍，阳羡张秉【阳羡，见《孙权传》。】生于庶民，【《御览》作“民庶”。】乌程吴粲、

【◎乌程，见《孙坚传》。官本“吴”作“吾”。◎何焯曰：吴粲即吾粲。庾信作《吴明彻墓志》用吾彦事对吴起，岂“吾”、“吴”同邪？古时吾丘寿王多作虞丘，而虞仲亦为吴仲，则 “吾”、“吴”通也。◎钱大昕曰：“吴”、“吾”音相似，颍川周昭著书称吾粲“由于牧竖，豫章（杨）**[**扬**]**其善，以并陆、全之列”，谓此也。】云阳殷礼【云阳即曲阿，见《孙策传》。殷礼事见《孙权传》赤乌四年注引《汉晋春秋》，又见《张温传》、《赵达传》。】起乎微贱，邵皆拔而友之，为立声誉。秉遭大丧，亲为制服结绖。邵当之豫章，发在近路，值秉疾病，时送者百数，邵辞宾客曰：“张仲节有疾，苦不能来别，恨不见之，暂还与诀，诸君少时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类也。【◎或曰：有惮举足之劳，而失缁衣之义者，吾惑之。◎又曰：此数事非难行者，然人鲜至焉。“中庸不可能”，正在尔许。】谞至典军中郎，

【吴有典军，故有典军中郎。】秉云阳太守，【◎赵一清曰：云阳，丹阳曲阿县也。岂权既复县名，又立郡邪？◎钱仪吉说同。◎弼按：云阳属吴郡，不属丹阳，赵说误。◎钱大昕曰：云阳县即汉吴郡之曲阿，嘉禾三年更名。其置郡当在嘉禾以后也。《晋志》叙吴所置郡，不及云阳，盖不久即省矣。◎洪亮吉曰：据《顾邵传》，张秉为云阳太守，则吴时又曾作郡，后旋废也。◎杨守敬说同。】礼零陵太守，【零陵，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礼

子基作《通语》曰：【殷基《通语》，详见《蜀志·费祎传》注。】礼字德嗣，弱不好弄，潜识过人。少为郡吏，年十九，守吴县丞。孙权为王，召除郎中。后与张温俱使蜀，诸葛亮甚称叹之。稍迁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传》曰：礼子基，无难督，以才学知名，著《通语》数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为吴偏将军，统家部曲，城夏口，吴平后，为苍梧太守。少子祐，字庆元，吴郡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谭、承云。

谭字子默，【◎侯康曰：○《御览》卷三百八十九引《顾谭别传》曰：谭字子嘿，尝慕贾谊之为人。身长七尺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珪璋威重，未尝失色于物。非其人，或终日不言。◎弼按：《孙登传》注引《江表传》云“子嘿精而很”，亦作“子嘿”。】弱冠与诸葛恪等为太子四友，从中庶子转辅正都尉。【太子四友及辅正都尉，解见《张昭传》。】【◎陆机为谭传曰：【陆机《顾谭传》，隋、唐志不著录。】宣太子正位东宫，【孙登谥曰宣太子。】天子方隆训导之义，妙简俊彦，讲学左右。时四方之杰毕集，太傅诸葛恪等雄奇盖众，【宋本“等”作“以”。】而谭以清识绝伦，独见推重。自太尉范慎、谢景、杨鉴之徒，【宋本、元本、冯本“杨鉴”作“羊徽”，吴本、毛本作“杨鉴”，均误。《孙登传》“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似以作“羊衜”为是。】皆以秀称其名，而悉在谭下。【“而”字疑衍。】】赤乌中，代恪为左节度。【◎周寿昌曰：○《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曰：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本传云“令守节度”，则亦非真拜。恪由此拜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谭代恪当是此时。案，称左节度，是尚有右节度也。后世节度之名官，实始于此。】【◎《吴书》曰：谭初践官府，上疏陈事，

【谭议奔丧立科，见《孙权传》嘉禾六年。】权辍食称善，以为过于徐详。【徐详，见《孙权传》建安二十二年，又见《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雅性高亮，不修意气，或以此望之。

【望，怨也。】然权鉴其能，见待甚隆，数蒙赏赐，特见召请。】每省簿书，未尝下筹，徒屈指心计，尽发疑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车都尉。薛综为选曹尚书，固让谭曰：“谭心精体密，贯道达微，才照人物，德允众望，诚非愚臣所可越先。”后遂代综。祖父雍卒数月，拜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是时鲁王霸有盛宠，与太子和齐衡，谭上疏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踰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昔贾谊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以为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飨国，失之于势重也；【◎《史记·淮南王传》：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厉王有材力，自袖铁椎椎辟阳侯。孝文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厉王益骄恣，不用汉法。丞相张苍等请处蜀郡严道邛邮。淮南王不食死。】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于势轻也。【◎《汉书·吴芮传》：芮，秦时番阳令也。项羽以芮率百越佐诸侯，立为衡山王。上以芮将梅鋗有功，徙为长沙王。】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仪，陈人彘之戒，帝既悦怿，夫人亦悟。【◎《史记·袁盎传》：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適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今臣所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由是霸与谭有隙。时长公主婿卫将军全琮子寄为霸宾客，【长公主即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所谓全公主也。】寄素倾邪，【◎《陆逊传》：全琮子寄阿附鲁王，轻为交构。】谭所不纳。先是，谭弟承与张休俱北征寿春，全琮时为大都督，与魏将王淩战于芍陂，军不利，魏兵乘胜陷没五营将秦兒军，【◎《孙权传》：赤乌四年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琮与魏将王淩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钱大昕曰：秦

兒，当作“秦晃”。〖潘眉说同。〗】休、承奋击之，遂驻魏师。时琮群子绪、端【◎《通鉴》云：全琮子端、绪与之争功。◎胡三省曰：端、绪，琮之二子。◎弼按：琮长子绪，见《琮传》注引《吴书》。琮从子端，见《魏志·钟会传》。《通鉴》及胡注均误。】亦并为将，因敌既住，乃进击之，淩军用退。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吴录》曰：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休坐系狱，权为谭故，沉吟不决，欲令谭谢而释之。及大会，以问谭，谭不谢，而曰：“陛下，谗言其兴乎！”◎《江表传》曰：有司奏谭诬罔大不敬，罪应大辟。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谭坐徙交州，【◎赵一清曰：

* 《御览》卷七百七十五引《顾谭别传》曰：谭徙交趾。初，吴以罪徙者皆收家财入官。及下狱，簿其资唯有犊车一乘、牛数头，奴婢不满十人，无尺帛珠金之宝。上闻而嘉之，皆以家财付叔文后。】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隋书·经籍志》：《顾子新语》十二卷，吴太常顾谭撰。◎《唐经籍志》：《顾子新语》五卷，顾谭撰。◎《艺文志》：《顾子新论》五卷。◎注云：顾谭。◎马国翰辑本序曰：《吴志》本传云“著《新言》二十篇”，《隋志》作 “《新语》”，《唐志》作“《新论》”，皆非原目。今惟《太平御览》引数节。又本传载疏一篇，

《隋志》无《谭集》，疏当在《新言》中，如贾谊《治安疏》在《新书》，董仲舒《天人策》在《春秋繁露》之类，合订为卷。◎黄以周曰：马辑本中既据本传“《新言》二十篇”，有《知难篇》，其叙则据《隋志》云“《新言》十二篇，篇为一卷”，说更矛盾。马氏又以本传所载疏为《知难篇》文，《御览》所引《新言》为顾谭语，此亦未可知之辞也。今姑从其说，以

《意林》所引补之。】其《知难篇》盖以自悼伤也。见流二年，年四十二，卒于交阯。【阯，当作“州”。《通鉴》“吴主徙谭、承、休于交州”，编入魏正始六年，即吴赤乌八年。按《孙权传》，赤乌四年太子登卒，五年立子和为太子，立子霸位鲁王，六年丞相顾雍卒，七年以陆逊为丞相，八年丞相陆逊卒，十三年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自太子和与鲁王霸同宫，礼秩如一，遂为两宫交构之端。而全公主与太子和母王夫人有隙，尤为祸乱之本。顾雍、陆逊先后云亡，谭、承兄弟与张休皆勋臣之子，壮年英俊，流徙穷死，曾不少惜。借端于芍陂之役，以遂全主诬罔之谮，孙权暮年昏愦，自贻伊戚，可慨也已。】

承字子直，嘉禾中与舅陆瑁俱以礼征。【陆瑁为丞相逊弟。《逊传》“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是也。顾邵少与舅陆绩齐名，顾承又与舅陆瑁同征，顾、陆两世婚姻，俱有令子，独惜谭、承以直臣贬窜，陆逊以愤恚致卒。谗人高张，谓之何哉！】权赐丞相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问休休，【◎《尚书·秦誓》：其心休休焉。◎《孔传》云：其心休休焉乐善。◎《正义》引王肃云：休休，好善之貌。】至与相见，过于所闻，为君嘉之。”拜骑都尉，领羽林兵。后为吴郡西部都尉，【◎赵一清曰：○吴郡西部都尉，汉时未有，亦吴所置。○沈约曰：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或先为西部校尉，后乃更为典农校尉耳。《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云“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是其证也。◎王先谦曰：○沈《志》：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为毗陵郡。○洪氏从沈《志》，以毗陵、武进、云阳三县隶毗陵典农，谢氏据《吴志》书“华覈，吴郡武进人”，“韦曜，吴郡云阳人”，盖嘉禾中，以顾承为吴郡西部都尉，其后省都尉并吴郡，故承祚据其终言之。沈《志》谓“太康二年，省校尉，立毗陵郡”，误矣。今以三县还为吴郡。】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还屯军章阮，【◎章阮，宋本作“章阬”。◎赵一清曰：《陈武传》亦作“章坑”。陆机《辨亡论》作“东坑”。〖钱仪吉说同。〗◎沈钦韩曰：○《吕览》“九塞”高诱注：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

* 章阮当即荆阮，盖章山也。○《方舆纪要》：内方山在荆门州东百八十里。◎弼按：章坑与东坑为两地，解见《孙晧传》末注引陆机《辨亡论》。顾承讨平山越，还屯军章阬；陈（武） **[**表**]**为新安都尉，讨平鄱阳乱民，北屯章阬。参合二传，章坑当在新都之北，丹阳之南，决

不远在荆州也，赵、沈均误。】拜昭义中郎将，入为侍中。芍陂之役，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数年，与兄谭、张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张休赐死时年四十一；顾谭、顾承流徙而死，一年四十二，一年三十七。史备书之，深致慨惜。又按，顾承妻为张温中妹，有节行，见《温传》注引《文士传》。一门忠节，朝野嘉叹，可贵也。】

## 诸葛瑾

诸葛瑾字子瑜，琅邪阳都人也。【阳都，见《魏志·诸葛诞传》。】【◎《吴书》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郡国志》：徐州琅邪国诸。◎《一统志》：故城，今山东青州府诸城县西南三十里。】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官本《考证》曰：《广韵》注作“时人谓徙居者为诸葛”。】因以为氏。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或曰： “尚书”上疑脱“古文”二字，于时谓之古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诸葛亮传》云：亮早孤。】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风俗通》曰：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自立为将军，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齐以东，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此与《吴书》所说不同。【◎何焯曰：孝文时侯者十人，无姓葛者。高祖封乐毅后于一乡，婴何功德，而其孙乃食一县？此《风俗通》传闻之谬也。

◎周寿昌曰：葛婴为陈涉将有功，汉无与也，况亦被诛乎？孝文录封，必不宽滥至此。考《功臣表》内无之，应氏此言恐未足信也。】】汉末避乱江东。【董卓之乱，曹嵩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曹操志在复仇，所过多所残灭。见《魏志·武纪》兴平元年。】值孙策卒，孙权姊婿曲阿弘咨【◎《孙晧传》甘露元年注引《吴录》曰：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孙，孙权外甥也。〖甥，当作“孙”。〗】见而异之，荐之于权，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后为权长史，转中司马。

【◎胡三省曰：时权署置诸将，有别部司马，则中司马者盖中军司马也。瑾自长史转中司马，位任盖不轻矣。◎弼按：○《孙权传》：建安十四年，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瑾盖为车骑将军之中司马也。】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孙权传》：建安十九年，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采，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朱治传》：权年十五，治举为孝廉。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权曾有以望之，

【◎梁章钜曰：○《汉书·汲黯传》云：黯褊心不能无少望。○《音义》：望，怨也。◎赵一清曰：孙权有望于朱治，殆谓暨艳，见《张温传》。】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周寿昌曰：权之忿治，《治传》未载，仅此一见，亦互文见义之法。】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梁章钜曰：○《史记·仲尼子弟列传》：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岂谓此邪？”权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测。群下多为之言，权怒益甚，与相反覆，惟瑾默然，权曰：“子瑜何独不言？”瑾避席曰：“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权闻之怆然，乃曰：“特为君赦之。”

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宣城，见《孙策传》。】以绥南将军【绥南将军，一人，吴置。】

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郡国志》：荆州南郡治江陵。◎吴增僅曰：○洪《志》：南郡治江陵。○今考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江陵。〖《瑜传》。〗及吕蒙袭破荆州领南郡太守，时江陵未城，〖◎《吴志》：赤乌十一年始城江陵。〗遂住公安。〖据《蒙传》云“蒙发疾时，权在公安，迎置内殿”云云，可见。〗诸葛瑾代蒙亦即住此。〖《瑾传》。〗是后魏人攻围南郡，皆须渡江。〖以夏侯尚、王昶传观之可见。〗○沈《志》云：吴南郡治江南。○又云：晋改公安曰江安。○《通鉴》胡注云：晋平吴，以江南之南郡为南平郡，治江安。○参证史志，知吴之南郡始移治公安也。〖◎《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曰：公安灵鼍鸣，童谣有曰南郡城中可长生云云。◎亦足证南郡治公安也。〗◎王先谦曰：○江陵，前汉县，三国吴因。○沈《志》：魏荆州刺史治江陵。〖◎谢云：沈说非是。〗○《通典》：吴荆州理江陵。〖◎马兴龙云：吴江陵设督，其荆州牧驻武昌及乐乡、巴丘，见《吴志》吕岱、诸葛恪等传，无驻江陵者。〗○案：江陵属吴南郡治。《晋志》“南郡，汉置”，首江陵。沈《志》“南郡太守”下同。吴《表》引沈《志》“南平内史，吴南郡治江南”。〖◎马兴龙云：沈《志》言治，皆谓

县地，江南非县名，亦非地名，“南”字当即“陵”字之讹。〗又谓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诸葛瑾代蒙亦住公安。是后魏人攻围南郡皆须渡江，知吴之南郡始移治公安。今考《吴志》南郡太守惟诸葛瑾住公安，旋迁左将军督公安。瑾以前各太守周瑜、鲁肃、程普、吕蒙皆治江陵也。吴谓魏攻南郡皆须渡江，说尤非是。○谢云：赤乌九年，朱然城江陵，见《孙权传》，有百里洲。○《董昭传》：夏侯尚公江陵，欲将步骑入渚中安屯，筑浮桥南北往来。○《潘璋传》：夏侯尚围南郡，〖◎按：据此，南郡即江陵，知吴云魏攻南郡皆须渡江之谬。〗筑浮桥渡百里洲上。○谢云：其地在江陵南、江津戍之西，有中州。○《孙权传》：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张郃传》：夏侯尚击江陵，郃别督军渡江，〖◎案：谓渡江至洲上，非谓至南岸。〗取洲上屯坞。○胡三省云：即百里洲。其洲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江陵县志》：明嘉靖中，江水冲断，分为上百里洲、下百里洲。《晋志》因。

◎《一统志》：江陵故城，今湖北荆州府江陵县治。◎公安，见《蜀志·刘璋传》。】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遗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白帝，见《蜀志·先主传》。】或恐议臣【郝经《续书》“议”作“群”。】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胡三省曰：时蜀人传汉帝已遇害，因称之为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胡三省曰：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汉主因此与吴解仇继好，魏氏其旰食乎！◎何焯曰：及昭烈之时，以大义讨贼，则人心尤易于耸动。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亏，何痛如之，顾可以先元首乎？后儒谓孙权亦汉贼也，则诚如裴氏所论。◎又云：于此时也，责以犄角讨贼，同好弃恶，告诸天地，腾书远近，为文祭羽，晓示士众，旋师北向，身出秦川，若克关中，汉业可复，权即称藩矣。◎弼按：刘、孙之衅，始于关羽之刚愎，吕蒙之图近功，蒋济之为曹操画策许割江南以封权。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遂致关羽毁败，秭归蹉跌，皆由于此。子瑜之笺虽为孙氏释怨求和，然权衡当日大势，实为名论，与赵云谓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当先灭魏，则吴自服，不应置魏先与吴战”，皆所见者大，惜玄德之不纳也。】【◎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何焯曰：关河，谓关中、河内也。】荆楚为维翰，【◎《诗·大雅·板之章》：大邦维屏，大宗维翰。◎郑《笺》云：为屏藩垣榦也。】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官本“行”作“纾”。

◎李龙官曰：当作“纾”。当日云长威震华夏，孟德恐惧，欲迁都以避之。今荆州为权所破，羽死而操安，迁都之计可以缓也。】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

所能迴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故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江表传》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谗瑾者。此语颇流闻于外，陆逊表保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权报曰：“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吴，【◎胡三省曰：盖谓亮至吴求救时也。】孤尝语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胡三省曰：意自，料度也，权自言料度备意，必当相从。】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于人，【宋本“失”作“身”，误。

《通鉴》“以”作“已”。】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此言足贯神明。

【宋本“此”作“其”，《通鉴》同。】今岂当有此乎？孤前得妄语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笔与子瑜，即得其报，论天下君臣大节，一定之分。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知卿意至，辄封来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胡三省曰：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有江东也。】】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吴于濒江要地皆置督。】假节，封宛陵侯。【宛陵，见《孙策传》。】【◎《吴录》曰：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中州，见前“南郡治江陵”注。是役在吴黄武元年，魏黄初三年，详见《孙权传》。】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魏志·夏侯尚传》：黄初三年，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会大疫，尚引诸军还。】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潘漳传》：夏侯尚等围南郡，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魏兵日渡不绝，璋于上流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作筏適毕，尚便引退。】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魏书·明帝纪》：黄初七年，诸葛瑾围襄阳，司马懿击破之。◎本传未载。】】

虞翻以狂直流徙，【◎《虞翻传》：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惟瑾屡为之说。翻与所亲书曰：“诸葛敦仁，则天活物，比蒙清论，有以保分。【◎官本《考证》曰：保分，《册府》作“保全”。】恶积罪深，见忌殷重，虽有祁老之救，德无羊舌，解释难冀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囚叔向，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宣子说，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杜注：羊舌肸，叔向也。】

瑾为人有容貌思度，【◎《诸葛恪传》：恪父瑾面长似驴。】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又别咨瑾曰：【◎刘咸炘曰：特载此书，亦互见之法。】“近得伯言表，【陆逊字伯言。】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赵一清曰：○《晋书·杨骏传》：骏自知素无美望，恐不能辑和远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开封赏，欲以悦众。○则知曹叡嗣统之初，曲媚人情，宜其见轻于敌国也。】其患更深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宋本、毛本“御将”作“将御”，误。】自古少有。比之于操，

【何焯校改“比”作“丕”。】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陈群字长文，曹真字子丹。魏文帝疾笃，召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受遗诏辅嗣主。】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餘，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太史公曰：“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

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之用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利哉！◎《（索） **[**索**]**隐述赞》曰：张耳、陈馀，天下豪俊，忘年羁旅，刎颈相信。耳围钜鹿，馀兵不进。张既望深，陈乃去印。势利倾夺，隙末成衅。】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

【◎沈钦韩曰：○《一切经音义》：笮，犹压也。】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官本“一”作“自”。】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朱邦衡曰：此必指斥仲达，乃为切中，承祚在晋，特为隐其词耳。】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此书叙在权称尊号之前，当在吴黄武六、七年，魏太和元、二年。】【◎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而史载之者，将以主幼国疑，威柄不一，乱亡之形，有如权言，宜其存录以为鉴戒。或当以虽失之于明帝，而事著于齐王，齐王之世，可不谓验乎！不敢显斥，抑足表之微辞。【陈本 “足”作“聊”。曹叡托孤仲达，魏以是亡。】】

权称尊号，拜大将军、左都护，【◎《陆逊传》：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是逊、瑾同时并拜，一为上大将军，一为大将军；一为右都护，一为左都护也。◎胡三省曰：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洪饴孙曰：○吴黄龙元年，初置上大将军，又置大将军，后皆并设。○韦昭《辨释名》：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弼按：吴置左右都护，洪氏《三国职官表》失载。】领豫州牧。【◎洪饴孙曰：黄龙元年，与蜀参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属吴，故四州置州牧遥领之。诸葛瑾、陆凯豫州，朱桓青州，贺齐、丁奉徐州，孙韶幽州。案，以此年之约，故领兖州牧朱然、领冀州牧步骘，皆以地在蜀分，共解牧职。乃永安三年，陆抗即为益州牧，则亦未能如约矣。】及吕壹诛，权又有诏切磋瑾等，语在《权传》。瑾辄因事以答，辞顺理正。瑾子恪，名盛当世，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

【◎《诸葛恪传》：瑾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吴书》曰：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世说·品藻篇》云：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弼按：以公休之忠，不得谓之狗。《世说》之评未为允也。】谨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何焯曰：生子不举，此非人情，果崇不迩之德，无姬侍可也。◎顾千里曰：裴氏谓瑾之才略不及弟，而德行犹纯。吾恐德行亦不及弟，即如出处一节，瑾能待三顾而出者邪？

◎弼按：裴引《吴书》，非裴说也。】】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闰六月卒，见《孙权传》。

◎何焯曰：天不祚汉，武侯不同乃兄之寿。◎弼按：瑾当生于汉灵帝熹平三年，〖长孙策一岁。〗弟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与孙权同岁。〗瑾长亮七岁。亮卒于蜀建兴十二年，即吴嘉禾三年，年五十四，先瑾九年而死，惜哉！】遗命令素棺敛以时服，事从省约。【◎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子瑜都长，体性纯懿，谏而不犯，正而不毅。将命公庭，退忘私位，岂无鹡鸰，固慎名器。】恪已自封侯，【恪出山民，功封都乡侯，见《恪传》。】故弟融袭爵，【袭宛陵侯。】摄兵业，【◎胡三省曰：摄，令也，承也。领父之兵，承父之业也。】驻公安。【瑾女为张承妻，见前《张昭传》。】【◎《吴书》曰：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新都郡，见《孙权传》赤乌六年。】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

《郡国志》：扬州吴郡毗陵，季礼所居，北江在北。◎刘昭注○引《越绝》曰：县南城在荒连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名延陵墟。○《皇览》曰暨阳乡。◎《晋志》改属毗陵郡。◎《一统志》：故城，今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治。◎洪亮吉以毗陵典农校尉为即吴郡西部都尉，说误，

解见《顾承传》。】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代陈表为新都都尉也。】后代父瑾领摄。融部曲吏士亲附之。疆外无事。【◎何焯曰：“融部曲”以下十二字疑系承祚本文，连下“秋冬”。◎弼按：此十二字作正文；或注文，当衍“融”字。】】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经进，【宋本“经”作“继”。】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孙权薨，徙奋威将军。后恪征淮南，假融节，令引军入沔，以击西兵。恪既诛，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取融。融卒闻兵士至，惶惧犹豫，不能决计，兵到围城，饮药而死，三子皆伏诛。【◎《江表传》曰：先是，公安有灵鼍鸣，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及恪被诛，融果刮金印龟，服之而死。】

## 步骘

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汉书·地理志》：临淮郡淮阴。◎《郡国志》：徐州下邳国淮阴。◎刘昭注：武帝置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更为下邳国。淮阴下乡有南昌亭，韩信寄食处。◎《宋书·州郡志》：临淮太守淮阴令，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广陵。◎胡三省曰：魏广陵郡治淮阴。◎谢鍾英曰：《吴志》步骘、步夫人传并云“临淮淮阴人”，盖仍旧言之。◎又曰：○《晋志》：汉章帝以临淮合下邳。太康元年，以下邳县在淮南者置临淮郡。○《荀（凯）**[**顗**]**传》又云：咸熙中，封临淮侯。○系史家较文。胡三省据之，遂谓魏徐州有临淮郡，误矣。◎《一统志》：淮阴故城，今江苏淮安府清河县南。◎谢鍾英曰：今淮安府山阳县西北四十里。】【◎《吴书》曰：晋有大夫杨食采于步，【◎《通志·氏族略》：步氏，姬姓，晋公族郄氏之后。步杨食采于步，逐以为氏。◎胡三省曰：○

《姓谱》：晋有步杨，食采于步，因氏焉。】后有步叔，与七十子师事仲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步叔乘，字子车。◎郑玄曰：齐人。】秦汉之际有为将军者，以功封淮阴侯，骘其后也。【◎沈家本曰：《汉功臣表》无姓步者。】】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避难而能敏学，真不可及。】【◎《吴书》曰：骘博研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钱大昭曰：史家叙事，例得称名。《志》中如蔡伯喈〖邕〗、

刘子奇〖陶〗、司马德操〖徽〗、宋仲子〖忠〗、刘伯安〖虞〗、许文休〖靖〗、任定祖〖安〗、秦子勅〖宓〗之类，不可枚举。此又称其官，更非史例。《臧洪传》称“刘兖州公山〖岱〗、孔豫州公绪〖伷〗”，则又官字并举，尤为变格也。◎刘咸炘曰：“征羌”二字，亦未及改。】

【◎《吴录》曰：征羌名矫，尝为征羌令。【◎《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征羌。◎《一统志》：今河南许州郾城县东南。】】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冯本“畏”作“长”，误。】而今舍去，欲以为高，祗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何能忍此？”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此真饱经世态，识透人情之语，大有韩信忍辱袴下之风。同产淮阴，习闻有自。迨斩徇吴巨，宾服南土，又与韩信之国士无双、一军皆惊者何异？◎或曰：步骘与卫旌不能无大小之分，然所界甚微，易致失足，一失足则廉耻尽矣。宁学卫旌，无效步骘。】【◎《吴录》曰：卫旌字子旗，官至尚书。】

孙权为讨虏将军，【◎《孙权传》：建安五年，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召骘为主记，【◎

《吴书》曰：岁余，骘以疾免，与琅邪诸葛瑾、彭城严畯俱游吴中，并著声名，为当时英俊。】除海盐长，【海盐，见《孙权传》赤乌五年。】还辟车骑将军东曹掾。【◎《孙权传》：建安十四年，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吴书》曰：权为徐州牧，以骘为治中从事，举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领鄱阳太守。【鄱阳郡，见《孙权传》建安八年。】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立武中郎将，一人，吴置。】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征南中郎将，一人，吴置。】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苍梧，见《魏志·陶谦传》。】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互见《士燮传》。◎赵一清曰：○《水经·泿水注》引王氏《交广春秋》曰：建安十六年，吴遣临淮步骘为交州刺史，将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苍梧太守长沙吴巨拥众五千，骘有疑于巨，先使谕巨，巨迎之于零陵，遂得进州。巨既纳骘，而后有悔。骘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区景，勇略与巨同，士为用。骘恶之，阴使人请巨。巨往，告景勿诣骘。骘请不已，景又往，乃于厅事前中庭俱斩，以首徇众。○又曰：骘杀吴巨、区景，使严舟船，合兵二万下取南海。苍梧人卫毅、钱博宿巨部伍，兴军逆骘于苍梧高要峡口，两军相逢于是，遂交战，毅与众投水死者千有余人。○一清案：钱博后降于吕岱，见《吕岱传》。○《水经注》又引邓德明《南康记》曰：昔有卢耽仕州为治中，少栖仙术，善解云飞。每夕辄凌虚归家，晓则还州。尝于元会至朝，不及朝列，化为白鹄，至阙前，回翔欲下，威仪以石掷之，得一双履。耽惊还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骇异。时步骘为广州，意甚恶之，便以状闻，遂至诛灭。◎侯康曰：本传云骘为交州，《南康记》作广州者，据其后名之，盖步骘为交州在建安十六年，其时交州治番禺。后因吕岱之请，分交州置广州。交州治龙编，广州治番禺。然则步骘时之交州，即后来之广州也。】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互见《蜀志·后主传》建兴元年注。】与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互见《士燮传》。】由是加拜平戎将军，【平戎将军，一人，吴置。】封广信侯。【苍梧郡治广信，见《魏志·陶谦传》。】

延康元年，【◎沈家本曰：范《书·献纪书》“建安二十五年”，而不冠延康于岁首。观此称“延康元年”，则当时海内实遵用之。】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先主军次秭归，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权逆命骘上益阳。【◎官本“逆”作“遂”。◎《考证》云：监本讹作“逆”，今改正。◎沈家本曰：上文云“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是骘犹在道也，权遣使逆而命之。则作“逆”自通，不必改字。】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均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益阳，见《先主传》建安十九年。】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黄武二年，迁右将军左护军，【◎洪饴孙曰：吴置中、左、右护军，各一人。◎弼按：详见《周瑜传》。】改封临湘侯。【长沙郡治临湘。】五年，假节，徙屯沤口。【◎《吕岱传》：黄龙三年，岱屯长沙沤口。◎谢鍾英曰：地缺。】

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是岁，都督西陵，【◎西陵，见《孙晧传》凤皇元年。◎胡三省曰：○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独西陵称都督，以国之西门，统摄要重也。○杜佑云：西陵，今夷陵郡。◎洪饴孙曰：吴于濒江要地皆置都督，权轻者但称督。】代陆逊抚二境，【◎《孙权传》：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征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顷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职。【解见《诸葛瑾传》。】时权太子登驻武昌，爱人好善，与骘书曰： “夫贤人君子，所以兴隆大化，佐理时务者也。受性闇蔽，不达道数，虽实区区【宋本“区区”作“驱驱”，误。】欲尽心于明德，归分于君子，至于远近士人，先后之宜，犹或缅焉，

未之能详。【◎钱大昭曰：缅，犹泯也，言“泯泯焉，未能详”。◎沈钦韩曰：○《广韵》：缅，远也。○韦昭《楚语》注：缅，犹邈也。◎弼按：○《魏志·夏侯尚传》：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尚书·吕刑篇》：泯泯棼棼。○《逸周书·祭公篇》：汝无泯泯芬芬。○钱、沈二说皆通。】《传》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此《论语·宪问篇》之辞。

◎苏氏曰：爱而勿劳，禽犊之爱也；忠而勿诲，妇寺之忠也。爱而知劳之，则其为爱也深矣；忠而知诲之，则其为忠也大矣。】斯其义也，岂非所望于君子哉！”骘于是条于时事在荆州界者，【◎宋、元本“事”下有“业”字，《通鉴》同。◎严衍曰：详味上文语意及下文疏中大指，似骘于太子别无所以启诲，但条列时贤姓名与其行状，以教之任贤使能而已，不必身亲小事也。但“条于时事”四字，于下文不贯；疑“于”字当作“列”字，“事”字当作“士”字，则上下文明畅矣。想《通鉴》求其说而不得，乃于“事”字下增一“业”字，又于“者”字下删去十一人姓名，而易其辞曰“及诸寮吏行能以报之”，似分时事与荐贤为二事矣，恐与疏意不合。】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卫旌、【◎诸葛瑾时督公安。陆逊、潘濬俱驻武昌，掌留事。朱然镇江陵。各见本传。卫旌官武陵太守，见《潘濬传》注引《江表传》。此皆在荆州界者。裴玄，见《严畯传》。夏侯承未详。◎陈景云曰：骘所条上诸臣，皆当时有声绩于荆州者。程普之卒在吴主称尊号前，不应亦列其中，恐传录误也。时吕岱在荆州，其名迹亦葛、陆之俦，骘独遗之，为不可晓。或“程普”乃“吕岱”之讹，如《魏志·夏侯惇传》中以“云长”为“吕布”也。】李肃、【◎《吴书》曰：肃字伟恭，南阳人。少以才闻，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迹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众人以此服之。【孟宗从李肃学，见《孙晧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权擢以为选举，号为得才。

【◎何焯曰：“以为”下，《御览》有“选曹尚书”四字。】求出补吏，为桂阳太守，吏民悦服。征为卿。会卒，知与不知，并痛惜焉。】周条、石幹十一人，甄别行状，【◎周寿昌曰： “甄别”二字昉此，此即后世甄别官员之法。】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胡三省曰：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弃后稷，皋陶作士，益作朕虞，垂共工，夷作秩宗，龍作纳言，夔典乐。】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尸子》曰：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礼记》《疏》曰：《南风》，孝子之诗，舜以教天下之孝。◎《琴清英》曰：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齐桓用管仲，被发载车，【◎沈钦韩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论衡·书虚篇》：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侯。○《说苑》：鲍叔言桓公侄娣不离怀衽。○此皆襄公下流之谤，而集于桓公耳。】齐国既治，又致匡合。【◎《论语》：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近汉高祖揽三杰以兴帝业，【◎钱大昭曰：汉三杰之称始此，谓萧何、韩信、张良也。】西楚失雄俊以丧成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汲黯在朝，淮南寝谋；【◎

《史记·汲黯传》：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郅都守边，匈奴窜迹。【◎《史记·酷吏传》：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之，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胡三省曰：○《晏子春秋》：晋平公欲攻齐，使范昭往观之。景公觞之。范昭曰：“愿请君之弃酌。”景公曰：“诺。”已饮，晏子命彻尊更之。范昭归，以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也，吾欲耻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闻之曰： “起于尊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汉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故贤人立朝，折冲厌难，胜于无形。】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于汉北，河、洛之滨尚有僭逆之丑，诚揽英雄拔俊任贤之时也。愿明太子重以轻意，则天下幸甚。”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擿抉细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趋欲陷人【◎冯本“趋”作“趣”。◎钱仪吉曰：从《宋五行志》校作“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谁不战慄？昔之狱官，惟贤是任，故皋陶作士，【◎《尚书·舜典篇》：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孔传》云：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服，从也。言得轻重之中正。】吕侯赎刑，【◎《书序》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孔传》云：吕侯见命为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以布告天下。吕侯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史记·周本纪》：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张、于廷尉，民无冤枉，

【◎《汉书·于定国传》：定国为廷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休泰之祚，实由此兴。今之小臣，动与古异，狱以贿成，轻忽人命，归咎于上，为国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为亏，甚可仇疾。明德慎罚，哲人惟刑，【◎钱大昕曰：哲，当作“折”，用《吕刑》“折民惟刑”语。◎弼按：○《吕刑篇》前文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语，后文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之语。○《孔传》云：言智人惟用刑，乃有无穷之善辞。○《汉书·于定国传》赞云：于安国父子哀鳏哲狱，为任职臣。○应劭曰：哲，智也。○郑氏曰：当言折狱。

* 师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狱，知狱情也。○刘奉世曰：古文“鳏”、“矜”音字盖通用，此乃“哀矜折狱”尔。○是“哲”、“折”亦可通也。】书传所美。自今蔽狱，都下则宜咨顾雍，武昌则陆逊、潘濬，平心专意，务在得情，骘党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宫室百官，动法列宿。若施政令，钦顺时节，官得其人，则阴阳和平，七曜循度。至于今日，官寮多阙，虽有大臣，复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频年枯旱，亢阳之应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乌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动。地阴类，臣之象，阴气盛故动，臣下专政之故也。夫天地见异，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通鉴》作“课其殿最”。◎胡注：○贤曰：殿，军后也，课居后也；最，凡要之先也，课居先也。】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胡三省曰：君，天也。◎弼按：《步骘传》诸疏非一时所上，承祚汇叙于诛吕壹之前。《通鉴》入魏景初二年，即吴赤乌元年。吕壹固以赤乌元年伏诛，然上文疏中叙及赤乌二年事，则确在诛吕壹后上也。骘前疏泛言诸典校，亦未专指吕壹。故壹诛后，孙权有诏责数骘也。】又曰： “县赏以显善，设刑以威奸，任贤而使能，审明于法术，则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听而不闻，何视而不睹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经纬，如是，庶政岂不康哉？窃闻诸县并有备吏，吏多民烦，俗以之弊。【◎沈钦韩曰：○此所谓散吏也。○《隶续》：南阳郡吏题名从掾位者南乡王晧等五十六人，从史位顺阳五肃等十人。○《容斋随笔》：《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阴》故吏题名，从掾位李奉等十五人，《费凤碑》、《溧阳校官碑》皆有之，则县之备吏久矣。】但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权亦觉悟，遂诛吕壹。骘前后荐达屈滞，救解患难，书数十上。权虽不能悉纳，然时采其言，多蒙济赖。【◎《吴录》云：骘表言曰：“北降人王潜等说，北相部伍，图以东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备不豫设，难以应卒，宜为之防。”权曰： “此曹衰弱，何能有图？必不敢来。若不如孤言，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后有吕范、诸葛恪为说骘所言，【◎官本《考证》曰：有，疑作“与”。◎何校本改作“向”。】云：“每读步骘表，辄失笑。此江与开辟俱生，宁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犹是少年夜诵经传之习尚。】被服

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绮，颇以此见讥。【骘附鲁王霸，见《孙和传》注引殷基

《通语》。世期著论，极言骘之失，本传一字不载。】在西陵二十年，邻敌敬其威信。性宽弘得众，喜怒不形于声色，而外内肃然。

十一年卒，【◎钱大昭曰：《吴主传》步骘卒于赤乌十年五月，“一”字疑衍。◎赵一清曰：○《吴地记》：步骘坟在县东北三里，有石碑，见存临顿桥西南。】子协嗣，统骘所领，加抚军将军。协卒，子玑嗣侯。协弟阐，继业为西陵督，加昭武将军，封西亭侯。凤皇元年，召为绕帐督。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征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于是据城降晋。遣玑与弟璿诣洛阳为任，晋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领交州牧，封宜都公；玑监江陵诸军事、左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庐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给事中、宣威将军，封都乡侯。命车骑将军羊祜、荆州刺史杨肇往赴救阐。孙晧使陆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斩阐等，【◎抗破阐事，见《孙晧传》凤皇元年及《抗传》。◎何焯曰：骘有君子之名，而二宫相构不能守正。阐之作逆，或其余殃邪？】步氏泯灭，惟璿绍祀。

颍川周昭著书【◎周昭与韦曜、薛莹、华覈等共撰《吴书》，见《薛莹传》。◎李慈铭曰： “颍川周昭”以下，辞既太繁，与他传不类。上已叙至骘之子孙，何又著此一大篇文字？且以骘与严畯等四人并论，传非同卷，评亦重出。承祚贵简，绝无此等体例，必是裴氏之注误作正文。观传文“步氏泯灭，惟璿绍祀”，文气已完。且此末又附见周昭本末，而目录步骘下并不出周昭姓名，则传文止于“唯璿绍祀”句无疑。而此段是写者混小字为大字耳。至评中有“周昭之论，称之甚美，故详录焉”三句，亦甚可疑。昭所论并不及张承、顾邵二人，何以此三句缀于评承、邵之后？且与下文评顾谭、张休、顾承者语气间隔，疑三句亦是裴氏之注文，本在“见器当世”句下，皆传写者所乱。◎弼按：周昭书中所云张奋威即张承，论之甚详，李云昭未论及者，误也。其论及严畯，则以诸葛瑾、步骘、严畯皆友善也。承祚书中往往有取他人议论本传人物载入正文，如《吕蒙传》末载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吕蒙书，例亦相同。评语亦云“孙权之论，优劣允当，故载录焉”，与此传评语云“周昭之论，称之甚美，故详录焉”事同一例。李说似辩而实未允也。◎刘咸炘曰：周昭书藉作总论，中论诸葛瑾、步骘、顾邵、张承皆在此篇，严畯在下篇。此论所称，亦即汉末名士器量之风。】称步骘及严畯等曰：“古今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倾家害国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归，总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论议一也，争名势二也，重朋党三也，务欲速四也。急论议则伤人，争名势则败友，重朋党则蔽主，务欲速则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文类》“也”上有“者”字。】当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岂独古人乎！然论其绝异，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之为美也。【谓顾邵、诸葛瑾、步骘、严畯、张承也。】

《论语》言‘夫子恂恂然善诱人’，【今本《论语》“恂恂”作“循循”，次序貌。诱，导也。】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邢昺《疏》曰：君子之于人，嘉善而矜不能，反复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也。】豫章有之矣。‘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篇》子夏之辞。◎邢昺《疏》曰：人远望之则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常俨然也；就近之则颜色温和，及听其言辞，则严正而无佞邪也。】使君体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

【◎邢昺曰：虽为恭逊而能安泰，俨然人望而畏之而无刚暴。】丞相履之矣。学不求禄，心无苟得，卫尉、奋威蹈之矣。此五君者，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于趣舍大检，【宋本“大”作“太”。】不犯四者，【急论议，争名势，重朋党，务欲速。】俱一揆也。昔丁谞出于孤家，吾粲由于牧竖，豫章扬其善，以并陆、全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使君、丞相、卫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诸论者因各叙其优劣。初，先卫尉，次丞相，而后有使君也；其后并事明主，经营世务，出处之才【《御览》“才”下有“仪”字。】有不同，先后之名须反其初，此世常人决勤薄也。【《御览》“勤”下无“薄”字。】至于三君分好，卒无亏损，岂

非古人交哉！又鲁横江昔杖万兵，【鲁肃拜横江将军。】屯据陆口，【陆口，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当世之美业也，能与不能，孰不愿焉？而横江既亡，卫尉应其选，自以才非将帅，深辞固让，终于不就。【事见《严畯传》。】后徙九列，迁典八座，【畯为尚书令。当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荣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于二君，皆位为上将，穷富极贵。卫尉既无求欲，二君又不称荐，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斯有风矣。又奋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当一方之戍，受上将之任，与使君、丞相不异也。然历国事，论功劳，实有先后，故爵位之荣殊焉。而奋威将处此，【◎何焯校云：“将处”下有脱误。】决能明其部分，心无失道之欲，事无充诎之求，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元逊虽亲贵，言忧其败，【◎元逊，各本皆作“叔嗣”。◎卢明楷曰：传称张承能甄识人物，又言“终败诸葛氏者元逊也”，叔嗣为承弟休之字，传无忧败之文，“叔嗣”二字当作“元逊”。◎周寿昌曰：叔嗣为承弟休之字，安知承非平日虑家门之祸而有此言？特史未传耳。后休卒被赐死，其言亦验。◎钱仪吉曰：休后亦被祸，焉知周昭所指必与史同乎？】蔡文至虽疏贱，谈称其贤。女配太子，受礼若吊，慷慨之趋，惟笃人物，成败得失，皆如所虑，可谓守道见机，好古之士也。若乃经国家，【“若乃”以下，当是统论诸人。】当军旅，于驰骛之际，立霸王之功，此五者【何焯校“五”下增“君”字。】未为过人。至其纯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当世，保全名行，邈然绝俗，实有所师。【所，疑作“可”。】故粗论其事，以示后之君子。”周昭者，字恭远，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后为中书郎，坐事下狱，覈表救之，孙休不听，遂伏法云。【◎姚振宗曰：○《隋书·经籍志》：梁有《周子》九卷，吴中书郎周昭撰，亡。◎严可均《全三国文编》曰：周昭有《周子新论》九卷，《御览·二百四十一》引周绍《新论》，即“昭”之误。又《四百六》引周昭《新撰》，

亦“《新论》”之误。今存四篇，一赠孙奇诗序，二论步骘、严畯等，三论薛莹等，四立交，并见《御览》及《步骘传》。◎马国翰辑本序曰：《七录·儒家》有《周子》九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录，佚已久。《御览》引《论交》一节，称周昭《新撰》，《白六帖》引二语而已。《吴志》载其论步骘、严畯等，犹为完篇。兹据合辑。其论平情准理，不为低昂，则在当时，臧否人物，当具有特识。遇暴主不以善终，惜哉！◎侯康曰：昭，一作“招”。

《抱（璞）**[**朴**]**子·正郭篇》引中书郎周恭远论郭林宗，当出此书。】

评曰：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或曰：惮则外，此事理之必然。然士君子自立，宁为人之所惮，勿贪人之不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闾巷，养老而已，以此明权之不及策也。【◎王懋竑曰：孙策创业江东，以张昭为长史，待以师友之礼，文武之事，一以委之。以策之雄略，而所以任昭者如此，则昭之才必有大过人者矣。《策传》“创甚，请张昭等谓曰：‘公等善相吾弟’”，《吴历》云“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此与昭烈之托孔明，盖无以异。《昭传》亦云“策临卒，以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则昭固独任托孤寄命之责。而权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规模大定，力能拒操，此昭佐佑镇抚之功亦不细矣。而权之能嗣守江东之业者，皆昭之力也。及曹操之来，昭与瑜等异议。瑜既成功，而昭别攻当涂，亦不克，昭遂以自绌矣。其拒曹操、攻朱光、借荆州、取荆州，昭未有一言，史失之邪？抑竟不与议也？权即尊位，昭以老病上还官位，盖以不用之故。权更以为辅吴将军，改封娄侯，外虽尊宠，而实疏远之。以此明权之不及策也，陈寿之评允矣。】顾雍依杖素业，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极荣位。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张承、顾邵虚心长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论，称之甚美，故详录焉。【元本“详”作“辞”，误。】谭献纳在公，有忠贞之节。休、承脩志，咸庶为善。爱恶相攻，流播南裔，哀哉！【◎刘咸炘曰：四人及其子弟皆以德器称，以周昭之论合之。】

# 卷五十三·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吴书

三国志五十三

张严程阚薛传第八【◎刘咸炘曰：诸人皆以文学进，犹蜀之有刘巴、秦宓、杜琼、许慈辈，薛莹则如蜀之郤正。】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张纮传 校录：**a327384**】

【严畯传、程秉传、阚泽传 校录：河北义士】

【薛综传 校录：把历史还给历史】

【复校：擎骥】

## 张紘

张紘字子纲，广陵人。【广陵，见《孙策传》。】少游学京师，【宋本无“少”字。】【◎《吴书》曰：紘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毛本“京”作“綡”，误。◎《经典释文·序录》云：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房为《易章句》，说长于灾异，由是前汉多京氏学。】《欧阳尚书》，【◎《释文·序录》云：欧阳氏世传业，至曾孙高作《尚书章句》，为欧阳氏学。】又于外黄从濮阳闓受《韩诗》【◎《郡国志》：兖州陈留郡外黄。◎《一统志》：外黄故城，今河南开封府杞县东。◎《释文·序录》云：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数万言，号曰《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吴书》曰：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为掾，皆称疾不就。】避难江东。孙策创业，遂委质焉。【◎《孙策传》注引《吴历》云：策在江都，张紘有母丧，策数诣紘，咨以世务。】表为正议校尉，【◎胡三省曰：正议校尉，亦孙策私所署置。】【◎《吴书》曰：紘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孙策传》注引《吴历》云：策谓紘曰：“一与君同符合契，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一人从征讨。吕布袭取徐州，【宋本“吕布”上有“后”字。】因为之牧，不欲令紘与策从事。追举茂才，移书发遣紘。紘心恶布，耻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辅。答记不遣，曰：“海产明珠，所在为宝，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英伟君子，所游见珍，何必本州哉？”【◎不欲令其还徐州也。◎《孙策传》：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吴录》载策使张紘为书。】】从讨丹杨。【丹阳，见《孙策传》。】策身临行陈，紘谏曰：“夫主将乃筹谟之所自出，三军之所系命也，不宜轻脱，自敌小寇。愿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无令国内上下危惧。”【虞翻亦谏孙策轻出微行，策终不纳，遂为许贡客所害。】

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虞翻传》注引《江表传》：策谓翻曰： “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卿不愿行，便使子纲。◎是役盖策初令翻行，翻不愿，乃遣紘也。】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贡方物，倍于元年所献。其年制书转拜讨逆将军，改封吴侯。◎《通鉴考异》曰：策贡献在二年，非元年也。又陈《志·紘传》曰“建安四年，遣紘奉章诣许”，按《吴书》，紘述策才略忠款，曹公乃优文褒崇，改号加封。然则紘来在策封吴侯前，本传误也。】【◎《吴书》曰：紘至，与在朝公卿及知旧述策材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诚，乃心王室。时曹公为司空，欲加恩厚，以悦远人，至乃优文褒崇，改号加封，辟紘为掾，举高第，补侍御吏，后以紘为九江太守。【九江，见《魏志·武纪》初平四年。】紘心恋旧恩，思还反命，以疾固辞。】曹公闻策薨，【策薨于建安五年。】欲因丧伐吴。紘谏，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胡三省曰：古不伐丧。】若其不克，成雠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辅权内附，出紘为会稽东部都尉。【◎《孙亮传》：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临海郡治章安，见《孙权传》黄武四年、太元元年。◎何焯曰：《汉地理志》会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赵明诚《金石录》有永平八年所造《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铭》，在未分吴郡之前，盖班《书》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见于史焉。◎沈家本曰：○《续志》会稽郡属县有东部、侯官。○《宋志》：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孙亮太平二年立。建安太守，本闽越，后立为冶县，属会稽，后分治地为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此并会稽有东部之证也。惟分冶为东、南二部不知始于何时，班《志》不书，疑西汉尚无东部，东京始分立耳，非班氏之略。◎王先谦曰：○《会稽典录》：阳朔元年，徙东部都尉治鄞，或有寇害，后徙句章。○《金石录》载永平八年《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铭》。《吴志》张紘、全琮、潘濬传并有会稽东部都尉。是此官至后汉、三国时未经省并、前汉当有之明证矣。】【◎《吴书》曰：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紘辄拜牋答谢，思惟补察。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紘与张昭草创撰作。紘以破虏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宋本“义”作“美”。】既成，呈权，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权不以介意。【◎胡三省曰：介，间也，纤微也。言其意不以纤微嫌间也。】初，琅邪赵昱为广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后为笮融所杀，【见《刘繇传》。】紘甚伤愤，而力不能讨。昱门户绝灭，及紘在东部，遣主簿至琅邪设祭，并求亲戚为之后，以书属琅邪相臧宣，宣以赵宗中五岁男奉昱祀，权闻而嘉之。及讨江夏，以东部少事，命紘居守，遥领所职。孔融遗紘书曰： “闻大军西征，足下留镇。不有居者，谁守社稷？深固折冲，亦大勋也。无乃李广之气，仓发益怒，乐一当单于，以尽余愤乎？【◎《史记·李将军传》：广自请曰：“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何焯校改作“叔孙投戈”。】绛、灌俎豆，【◎《汉书·贾谊传》：绛、灌之属尽害之。◎师古曰：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亦在今日，但用离析，无缘会面，为愁叹耳。道直途清，相见岂复难哉？”权以紘有镇守之劳，欲论功加赏。紘厚自挹损，不敢蒙宠，权不夺其志。每从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规讽。【◎王懋竑曰：张紘与张昭俱为策谋谟之臣，策待之亚于张昭。为策将命，入为王官。权之嗣业，紘亦有力焉。曹操以紘为东部都尉。《吴书》曰“权初统事，太夫人属以辅助之义，常令紘与张昭草创撰作”，盖犹如策指，时未之部也。后权遣紘之部，当在建安七年太夫人卒后。至十二年征黄祖，使令紘居守，遥领所部。十三年秋九月后，操东下，紘不与议，则破黄祖后紘又远之部矣。十二月，权以紘为长史，从征合肥，是时张昭别将兵攻当涂，是已罢长史也。《吴书》又曰“每从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规讽”，则权之外尊礼而内疎之，亦与昭同。紘以十七年卒，留牋与权，大抵为昭言，亦自况也。权之不及策，此又一征矣。】◎《江表传》曰：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

公，紘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

后权以紘为长史，从征合肥。【在建安十三年。】【◎《吴书》曰：合肥城久不拔，紘进计曰：“古之围城，开其一面，以疑众心。今围之甚密，攻之又急，诚惧并命戮力。死战之寇，固难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宽之，以观其变。”议者不同。会救骑至，数至围下，驰骋挑战。】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紘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胡三省曰：“兵，凶器；战，危事”，《前书》晁错之言。】今麾下恃盛壮之气，【◎胡三省曰：以权在军中，故称麾下。】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紘言而止。既还，明年将复出军，紘又谏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虽有皇灵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赖武功以昭其勋。然而贵于时动，乃后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隐息师徒，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于是遂止不行。紘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秣陵，见《孙权传》建安十六年。】【◎《江表传》曰：紘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秦淮水在上元县治东南三里，秦始皇掘断连冈接石头城处，今方山、石溠、横渎是也。○《建康实录》云：秦淮水旧名龙藏浦，有二源，一发句容县北六十里之华山南流，一发溧水县东南之东庐山北流，合于方山，西经府城中，至石头城注大江，其水经流三百里，地势高下，屈曲自然，不类人功，疑非始皇所凿也。孙吴至六朝都城皆去秦淮五里，其时夹淮立栅十余里，史所称栅塘是也。】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献帝春秋》云：刘备至京，

【京，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谓孙权曰：“吴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毛本“警”作“惊”，误。】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备曰：“芜湖近濡须，亦佳也。”权曰：“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

◎臣松之以为：秣陵之与芜湖，道理所校无几，【◎朱邦衡曰：理，当作“里”。】于北侵利便，亦有何意？【宋本“意”作“异”。】而云欲闚徐州，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钱大昕曰：秣陵与广陵隔江相对，而广陵属徐州部。权意欲都秣陵以图广陵，故云欲图徐州，裴氏讥之，殆未审于地理矣。】诸书皆云刘备劝都秣陵，而此独云权自欲都之，又为虚错。】令还吴迎家，道病卒。【◎权于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令紘还吴迎家，紘道病卒，当卒于是年。

《通鉴》编入魏太和三年，即吴黄龙元年，误也。《隋书·经藉志》“后汉讨虏长史张紘《集》一卷”，则其官止于孙权为讨虏将军之时，不及权称尊号之时也。《通鉴》因《孙权传》黄龙元年有迁都建业之文，遂误以为紘卒于是年也。◎王懋竑曰：权以魏文帝黄初三年改元，置丞相，众举张昭而不及紘，则紘之前卒可知矣。】临困，授子靖留牋曰：【◎胡三省曰：留牋，犹今遗表也。◎弼按：此时权未称尊，故书曰留牋。】“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尚书·君陈篇》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官本《考证》曰：闇，疑作“谙”。◎周寿昌曰：此“非”字亦贯下句读，言非无忠臣贤佐，亦非无闇于治体也。古人文法多如此。】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周礼·太宰职》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

【◎郑注云：柄，所秉执以起事者也。诏，告也，助也。爵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诗》云“诲尔序爵”，言教王以贤否之第次也。班禄所以富臣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幸，谓言行偶合于善，则有以赐予之，以劝后也。生，犹养也，贤臣

之老者，王有以养之。成王封伯禽于鲁，曰“生以养周公，死以为周公后”，是也。五福，一曰寿。夺，谓臣有大罪没入家财者。六极，四曰贫。废，犹放也，舜殛鲧于羽山是也。诛，责让也，《曲礼》曰：“齿路马有诛。”凡言驭者，所以驱之内之于善。】】无假取於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虽则有衅，【◎《通鉴》“虽”作“离”。

◎胡注：言纳忠而不合于上，则上下之情离，衅隙由此而生也。】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序，【《通鉴》作“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时年六十卒。【前已书卒，此“卒”字为赘。】权省书流涕。

紘著诗赋铭诔十余篇。【◎《隋书·经籍志》：后汉讨虏长史张紘《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唐书·经籍志》：张紘《集》一卷。◎《艺文志》同。◎严可均曰：张紘有《集》二卷，《隋志》及《类聚》、《御览》皆列于后汉，今辑五篇。】【◎《吴书》曰：紘见柟榴枕，爱其文，为作赋。【◎严可均曰：诸书所引有《瑰材枕赋》，未知即《柟榴枕赋》否？俟考。

◎梁章钜曰：《艺文类聚·七十》张紘《瑰材枕赋》，疑即此篇。紘又有《瑰材枕箴》，亦载

《类聚》。】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紘见陈琳作《武库赋》、

【《类聚》、《御览》作“《武军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严可均曰：此书今亡。】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何焯曰：《庄子》逸篇云：小巫见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终身弗如。】神气尽矣。”紘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书，【宋本无“书”字。】尝与孔融书，自书。【冯本无“尝”字。】融遗紘书曰：“前劳手笔，多篆书。

【毛本“多”作“名”，误。】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书。【◎潘眉曰：前云“临困，授子靖留牋”，则紘子实名靖。此作“玄”者，疑因“靖”旁脱讹，又讹“立”成“玄”耳。】【◎《江表传》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玄子尚，【◎《江表传》曰：称尚有俊才。【“曰”字疑衍。】】孙晧时为侍郎，以言语辩捷见知，擢为侍中、中书令。晧使尚鼓琴，尚对曰：“素不能。”敕使学之。后宴言次说琴之精妙，尚因道“晋平公使师旷作清角，旷言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晧意谓尚以斯喻己，不悦。后积他事下狱，皆追以此为诘，【◎梁章钜曰：○晧本使尚鼓琴，尚既对以不能，而复说此事，宜为晧所不容也。○此事见《韩非·十过篇》，云：晋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 “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大令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环氏《吴纪》曰：【◎《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吴纪》九卷，晋太学博士环济撰。◎新、旧唐志作“十卷”，均列《编年类》。

《史略》卷同。◎《通志·校雠略》云：《吴纪》九卷，《唐志》类于《编年》，是；《隋志》类于《正史》，非。◎黄逢元曰：是书《吴志》各注、《宋书·礼志》、《世说·政事》、《雅量》、

《品藻》、《规箴》、《排调》各篇注、《初学记·六》、《御览·书目》均引存。】晧尝问：“《诗》云‘泛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对曰：“《诗》言‘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也。”【◎泛彼柏舟，《诗·邶风·柏舟篇》之辞。桧楫松舟，《诗·卫风·竹竿篇》之辞。◎《毛传》云：柏木所以宜于为舟也。桧，柏叶松身。楫，所以棹舟也。】又问：“鸟之大者惟鹤，小者惟雀乎？”尚对曰：“大者有秃鶖，【◎《诗》：有鶖在梁。◎《说文》曰：鶖，秃鶖也。】小者有鹪鹩。”【◎《尔雅·释鸟篇》：桃虫鹪，其雌艾。◎郭璞注：鹪，桃雀也，俗呼为巧妇。

◎《诗》曰：肇允彼桃虫，拼飞惟鸟。◎注：桃虫，鹪鹩是也，微小于黄雀，其雏化为雕，

故俗语曰鹪鹩生雕雀。◎《易林》亦谓桃虫生雕，或云布谷生子，鹪鹩养之。】晧性忌胜己，而尚谈论每出其表，积以致恨。后问：“孤饮酒可方谁？”【方，比也。】尚对曰：“陛下有百觚之量。”晧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胡三省曰：○《孔丛子》曰：赵平原君与孔子高饮，强子高酒，曰：“谚云：‘尧饮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子何辞焉？”○觚，饮器也，受二升。王，于况翻。】因此发怒收尚。尚书岑昏率公卿已下百余人，诣宫叩头请罪，尚得减死。【◎宋本作“叩头请，尚罪得减死”。

◎《通鉴考异》曰：○《三十国春秋》云：岑昏等泥头请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广州。○今从《尚传》，参取环氏《吴纪》。◎胡三省曰：余观尚之为人，盖以辩给得亲近于孙晧，而亦以辩给取怒。请其死者，必岑昏之徒；《三十国春秋》所书，盖得其实。】】送建安作船。【◎建安，见《孙权传》赤乌二年。◎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云：福州，古闽越地，汉立冶县，以越王冶铸为名，属会稽郡，寻为东冶县。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都尉，此为南部都尉。东部，今临海是也。吴于此立典船都尉，主谪徙之人作船于此。

* 《宋书·州郡志》：晋安太守，晋太康三年分建安立。领县有原丰令，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又有温麻令，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是。】久之，又就加诛。

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孙权谓“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即此人。见《周瑜传》注引《江表传》。】陈端字子正，并与紘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

《孙策传》：以彭城张昭、广陵张紘、秦松、陈端等为谋主。】各早卒。

## 严畯

严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于孙权，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及横江将军鲁肃卒，权以畯代肃，督兵万人，镇据陆口。【陆口，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众人咸为畯喜，畯前后固辞：“朴素书生，不闲军事，【◎胡三省曰：闲，习也。】非才而据，咎悔必至。”发言慷慨，【《通鉴》作“发言恳恻”。】至于流涕，

【◎或曰：此非崇让，以避咎也，可为力弱任重、贪利冒昧者戒。】【◎《志林》曰：权又试畯骑，上马堕鞍。【◎康发祥曰：辞职情形，难分真伪，将以为伪邪？畯畏葸避规，事君不忠；将以为真邪？权无知人之明，漫将重任付予。两失之矣。何得以此为佳事，载之传中乎！】】权乃听焉。【权乃以吕蒙代鲁肃，见《蒙传》。】世嘉其能以实让。【◎王懋竑曰：孙权所用，皆智谋勇力之士。陆口重地，不当以付严畯。此必肃举畯以自代。肃之意，欲协和吴、蜀以拒操，而不用吕蒙之计也。权虽用其言，而意实不在畯，畯亦知之，故力辞而卒以授吕蒙。史谓众嘉畯之能以实让，盖以肃之荐畯为非是，乃讳之而不著其语。此其情事曲折，虽于诸史略无所见，而千百载后犹可以意度之也。】权为吴王，及称尊号，畯尝为卫尉，使至蜀，蜀相诸葛亮深善之。不畜禄赐，皆散之亲戚知故，家常不充。广陵刘颖与畯有旧，颖精学家巷，权闻征之，以疾不就。其弟略为零陵太守，【◎赵一清曰：有两刘略，一见《孙晧传》天纪三年。】卒官，颖往赴丧，权知其诈病，急驿收录。畯亦驰语颖，使还谢权。权怒废畯，而颖得免罪。久之，以畯为尚书令，后卒。【◎《吴书》曰：畯时年七十八，二子凯、爽。凯官至升平少府。【孙和何姬称升平宫，见《妃嫔传》，盖太后三卿也。】】畯著《孝经传》、

【◎畯诵《孝经》，见《张昭传》。◎侯康曰：畯所习者，今文也。据邢《疏》，三国时王肃、苏林、何晏、刘邵、韦昭、徐整诸家所注，亦皆今文。】《潮水论》，【◎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列入河渠之属。】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裴玄，见《步骘传》。】

玄字彦黄，下邳人也，亦有学行，【◎《隋书·经籍志》：《裴氏新言》五卷，吴大鸿胪裴玄撰。◎《唐经籍志》：《新言》五卷，裴玄撰。◎《艺文志》：裴玄《新言》五卷。◎马国翰辑本序曰：《裴氏新言》五卷，《隋志》以为梁有，今亡。《唐志》复著录，今佚。辑录八节，中一条论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吴志·严畯传》所谓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者，佚说励存。至问子钦齐桓、晋文、夷、惠四人优劣，反覆各有文理，则泯绝不可见矣。◎侯康曰：《文选》羊叔子《让开府表》注引《裴氏新语》。《艺文类聚》卷四引《裴氏新语》。《御览·八百十四》引裴玄《新言》。据此三条，皆考证故事，其体例与《风俗通》、《古今注》同，亦有用书也。余见《御览》引者尚多，或称《新语》，或称《新言》，或称《新书》。◎姚振宗曰：宋刻全本《意林》有裴玄《新言》二条，马辑本未采。】官至太中大夫。问子钦齐桓、晋文、夷、惠四人优劣，钦答所见，与玄相反覆，各有文理。钦与太子登游处，登称其翰采。【◎《孙登传》：登临终上疏曰：“裴钦博记，翰采足用。”◎据此，则钦为玄子也。】

## 程秉

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南顿，见《魏志·王基传》。】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刘熙事详见《蜀志·许慈传》。】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续百官志》：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职掌辅导太子，礼如师，不领官属。】黄武四年，权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权亲幸秉船，深见优礼。既还，秉从容进说登曰：“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是以圣王重之，所以率先众庶，风化天下，故《诗》美《关雎》，以为称首。愿太子尊礼教于闺房，存《周南》之所咏，则道化隆于上，颂声作于下矣。”登笑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诚所赖于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三书，隋、唐志均未著录。】

秉为傅时，率更令河南徵崇【◎《续百官志》：太子更率令，一人，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李祖楙曰：○《前书》颜注：率更掌知漏刻。○《晋志》：主宫殿门户及掌罚事，西京率更令有丞。】亦笃学立行云。【◎《吴录》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年七十而卒。】

## 阚泽

阚泽【◎胡三省曰：阚，姓也。齐有大夫阚止。】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山阴，见

《孙坚传》。◎赵一清曰：○《御览》卷四及卷三百六十引《会稽先贤传》曰：泽在母胞八月，叱声震外。年十三，梦见名字炳然在月中。】家世农夫，【◎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九十一：敢山在湖州府德清县东北二十一里，本名阚山，吴丞相阚泽所居，后讹为“敢”。

◎弼按：泽未为丞相。】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

遍。追师论讲，【宋本“思”作“师”。】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察孝廉，除钱唐长，【钱唐，见《孙坚传》。】迁郴令。【桂阳郡治郴，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孙权为骠骑将军，【在建安二十四年，见《孙权传》。】辟补西曹掾；及称尊号，以泽为尚书。嘉禾中，为中书令，加侍中。赤乌五年，拜太子太傅，【◎潘眉曰：○《法苑珠林·破邪篇》引韦曜《吴书》：泽以赤乌四年拜太子太傅。○按：四年，太子登也；五年，太子和也。《登传》不载泽为太傅，《和传》云“赤乌五年，立为太子，阚泽为太傅”，然则韦曜《书》云四年者，非也。◎黄凯钧曰：○韦曜《吴书》：以康僧会来到，遂感舍利，下敕阚泽，泽曰： “诸佛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远佛。”吴主大悦，以泽为太子太傅。○愚谓：泽以儒学勤劳封侯，不应以佞佛拜太傅，陈《志》削之是也。】领中书如故。

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此即节本及提要之意，亦即《群书治要》之滥觞。】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又《是仪传》云：南、鲁二宫初立，仪领鲁王傅。仪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言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姚振宗曰：

* 《孙和传》云：赤乌五年，立为太子，年十九，阚泽为太傅。○泽是书盖作于是时。其后和废而霸亦赐死。又据《泽传》，则尚有刊约《礼》文之书，大抵是《礼记》之属，今不可考。】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姚振宗曰：○《吴志·孙权传》：黄武二年春正月，改四分，用乾象历。○晋书、宋书《历志》曰：刘氏在蜀，不见改历，当是仍用汉四分法。吴中书令阚泽受刘洪《乾象法》于东莱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术精妙，用推浑天之理，以制仪象及论，故孙氏用《乾象历》至于吴亡。○北周甄鸾《数术记遗》注曰：汉会稽太守刘洪付《乾象历》于东莱徐岳，〖◎按：此称“会稽太守”，当是“会稽都尉”之偶误。〗岳授吴中书阚泽，泽甚重焉，为注解。○《隋书·经籍志》：《乾象历》三卷，吴太子太傅阚泽撰。梁有《乾象历》五卷，汉会稽都尉刘洪等注，又有阚泽注五卷，亡。○《唐经籍志》：

《乾象历》三卷，阚泽撰，阚泽注。〖◎按：此当是“刘洪撰，阚泽注”，转写乱之。〗◎《艺文志》：刘洪《乾象历术》三卷，阚泽注。◎汪曰桢《古今推步诸术考》：后汉刘洪《乾象术》，自吴大帝黄武二年癸卯始用此术，迄归命侯天纪四年庚子，凡行用五十八年。◎赵一清曰：刘昭补注《律历志》引袁山松《书》曰：刘洪字元卓，泰山蒙阴人，鲁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应太史征，拜郎中，迁常山长史。后为上计掾，拜郎中，检东观，著作《律历记》。迁谒者、谷城门候、会稽东（郡）**[**部**]**都尉。征还，未至，领山阳太守，卒官。洪善算，当世无偶，作《七曜术》。及在东观，与蔡邕共述《律历记》，考验天官。及造《乾象术》，十余年，考验日月，与象相应，皆传于世。】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周寿昌曰：以勤学封侯，亦是异典。】性谦恭笃慎，官府小吏，【宋本“官府”作“宫府”。】呼召对问，皆为抗礼。人有非短，口未尝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闻少穷。【◎周寿昌曰：少穷，言少能穷之，谓所闻之富也。】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初，以吕壹奸罪发闻，有司穷治，奏以大辟，或以为宜加焚裂，用彰元恶。【◎胡三省曰：殷纣用炮烙之刑，项羽烧杀纪信，汉武帝焚苏文于横桥，然未以为刑名也。王莽作焚如之刑，后世不复遵用。裂，谓车裂，古之轘刑。】权以访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复有此刑。”权从之。【“不”字下八字，冯本、吴本无之，陈本改作“不宜有此举动，宜宽宥”，任意改易，大误。】又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检御臣下，泽每曰“宜依礼、律”，其和而有正，皆此类也。【◎《吴录》曰：虏翻称泽曰：“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又曰：“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权尝从容问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诸卿以为如何？”群臣未对，泽曰：“不及十年，丕其没矣，大王勿忧也。”权曰：“何以知之？”泽曰：“以字言之，不十

为丕，此其数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计孙权年大文帝五岁，【孙权生于光和四年，曹丕生于中平四年，当云大六岁。】其为长幼也微矣。【宋本“矣”作“耳”。】】六年冬卒，权痛惜感悼，食不进者数日。

泽州里先辈丹阳唐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云：先辈，乃同试而先得第者之称。

《通典》“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雒阳，通五经者擢高第，不通者随后辈复试”，故唐时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今考《吴志·阙泽传》言“州里先辈”，《薛综传》言零陵赖恭“先辈仁谨”，《晋书·罗宪传》“诏问先辈宜叙用者”，是先辈之称起于三国之时。◎姚振宗曰：○

《唐书·宰相世系表》：唐林，王莽时封建德侯，六世至翔，为丹阳太守，因家焉。翔二子固、滂。固，吴尚书仆射。○滂有《唐子》十卷，见《隋志》。】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

《国语》、《公羊》、《谷梁传》注，【◎《隋唐·经籍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唐固注。◎《唐经籍志》同。◎《艺文志》：唐固注《国语》二十一卷。◎韦昭《国语注·序》曰：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采摭所见，因贾为主，而捐益之。观其辞义，信多善者。然所理释，犹有异同。◎《经义考》曰：固注《国语》，《初学记》引之，余见韦注者多。◎侯康曰：《史记集解》亦屡引唐注。

◎王谟《贾氏解诂》辑本《序录》曰：内附唐注三十余条。◎马氏《玉函山房》辑存唐氏注一卷。◎《释文·叙录》：唐氏《谷梁注》十二卷，吴尚书仆射。◎《隋书·经籍志》：《春秋谷梁传》十三卷，吴仆射唐固注。◎二唐志均作“十二卷”。】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吴录》曰：固字子正，【◎姚振宗曰：《册府》作“字世正”，或音声之误，或唐人避讳改为子正。】卒时年七十余矣。】

## 薛综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郡国志》：豫州沛国竹邑。◎《一统志》：竹邑故城，今安徽凤阳府宿州北二十五里。◎互见《魏志·明帝纪》景初二年及《胡质传》注。】【◎《吴录》曰：其先齐孟尝君封于薛。秦灭六国，而失其祀，子孙分散。【◎《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相齐十一年，封于薛。婴卒，文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文卒，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弼按：据此传，是孟尝君早无嗣矣。】汉祖定天下，过齐，求孟尝后，得其孙陵、国二人，欲复其封。陵、国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何焯曰：此因求信陵后事，〖◎弼按：信陵，应作“孟尝”。〗从而伪造。果有之，则马迁亦载之传后矣。】自国至综，世与州郡，为著姓。【宋本“与”作“典”。】综少明经，善属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刘熙，见《蜀志·许慈传》。】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官本《考证》曰：元本“中郎”下有“将”字。】除合浦、交阯太守。时交土始开，刺吏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合浦、交阯、九真，均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事毕还都，守谒者仆射。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奉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江表传》曰：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待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

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与本传不同。【◎《蜀志·费祎传》：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权甚器之。◎盖当时两国记载各自夸耀，遂互相歧异耳。】】

吕岱从交州召出，综惧继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于苍梧。【◎《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礼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韦昭曰：桂林，今郁林。象郡，今日南。◎贾谊《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赵佗起番禺，【◎南海郡治番禺，见《孙晧传》天纪三年。◎《史记·南越·尉陀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佗秦时行南海尉事，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钱大昭曰：○珠官，即合浦也，黄武七年更名。○《宋志》云：孙亮复旧。】汉武帝诛吕嘉，【吕嘉，南越王丞相也，反汉，武帝遣兵诛之。】开九郡，【◎《史记·南越列传》：南越已平，遂为九郡。◎徐广曰：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阯也。】设交阯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汉书·陆贾传》：尉佗魋结箕踞见贾。◎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头髻也。◎师古曰：结，读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汉书·萧何传》“何徒跣入谢”，谓赤足步行也。】贯头左衽，【◎

《汉书·地理志》：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师古曰：著时从头而贯之。◎《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邢昺《疏》曰：衽，谓衣衿。衣衿向左谓之左衽。夷狄之人被发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何焯校改“驿”作“译”。】观见礼化。【元本“见”作“其”。】及后锡光为交阯，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范《书·循吏传》：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建武初，诏征为九真太守。光武引见，赐马杂缯，令妻子留洛阳。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適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延视事四年，征诣洛阳，以病稽留，左转睢阳令，九真吏人生为立祠。】由此已降，四百余年，【◎何焯曰：自锡光、任延至此，尚未及三百年，“四”字恐“二”字之讹。】颇有似类。【郝经《续汉书》“似”作“士”。】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李龙官曰：除，一本作“余”。按文义似谓州县之中，犹存礼化，除此之外，则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余”非。◎弼按：各本皆作“除”，无作“余”者，不知李说何据。◎梁章钜曰：○引户，即古之案比。○《周官·司徒职》注：郑司农云：“汉时八月案比。”○《后汉书·江革传》：县当案比。○注：犹今皃阅也。○《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三：隋开皇三年，四方疲人，或诈老或少，规免杂赋。高祖乃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口远配。】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適，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庞二县，【**◎**吴分交阯为新昌郡，治糜泠，见《孙晧传》建衡三年。**◎**潘眉曰：糜泠，《汉书·地理志》、《续汉·郡国志》并作“麊泠”。“糜”、“麊”字皆误也。考《说文·米部》字许慎曰“交阯有泠县，从米，尼声”，知字当为“ ”也。都庞，前汉旧县，

后汉省。此有都庞，当是汉末复置耳。庞，音龙。**◎**王先谦曰：都庞，前汉县，《续志》无。沈《志》“九真太守”下云“汉旧县，《吴录》有”，疑汉末复置。**◎**李兆洛曰：在安南清化府境。】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体，【**◎**《史记·南越列传》：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索隐》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毛本“縻”作“糜”，误。】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然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覈。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汉书·贾捐之传》：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愿遂弃珠厓，上从之，遂下诏罢珠厓郡。**◎**互见《孙权传》赤乌五年。】及臣所见，南海黄盖为日南太守，【**◎**钱大昕曰：此别是一人，非黄公覆也。**◎**弼按：公覆为零陵人，此为南海人。】下车以供设不丰，挝杀主簿，仍见驱逐。九真太守儋萌【毛本“萌”作“明”，下仍作“明”。】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讨，卒不能克。又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士燮传》：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次得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后得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张津、赖恭，均见《士燮传》。**◎**钱大昕曰：赖恭仕蜀，官至太常，而志不立传，以《士燮传》及此传参考之，盖建安中刘表承制授恭交州刺史，为苍梧太守吴巨所逐，乃归先主也。】表又遣长沙吴巨为苍梧太守。【吴巨，见《刘先主传》，又见《士燮传》、《步骘传》。】巨武夫轻悍，不为恭服，所取相怨恨，【**◎**官本《考证》曰：《册府》“所”字衍，“取”作“辄”。】逐出恭，求步骘。是时津故将夷廖、钱博之徒尚多，【**◎**《吕岱传》：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岱承制以博为都尉。】骘以次鉏治，【毛本“骘”字空格，误。】纲纪適定，会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变。【**◎**宋本、毛本“氏”作“民”，误。**◎**赵一清曰：谓士燮子徽也。】越军南征，平讨之日，改置长吏，【据《士燮传》、《吕岱传》，更置长吏在平士氏之前。】章明王纲，威加万里，大小承风。由此言之，绥边抚裔，实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祸福尤甚。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高凉，见《吕岱传》，又见《陆胤传》及《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孙权传》：黄武五年，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是时有珠官、〖即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建安末吴分合浦置，见沈《志》。〗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能治高凉者，【下“能”字衍。】假其威宠，借之形势，【**◎**或云：宋本“借”作“备”。】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故敢竭愚情，以广圣思。”【**◎**何焯曰：此文当与韩退之《送郑权尚书序》参观。**◎**蒋超伯曰：交阯、九真汉末实迹史多脱略，《吴志》士燮、步骘二传亦不甚详。惟薛综请留吕岱一疏极为条畅。此疏于汉末牧守言之罗缕，可补《越史》所遗。**◎**刘咸炘曰：此疏可当《交阯传》。**◎**赵一清曰：○综言后多验。○《水经·温水注》：古战湾。吴赤乌十

一年，魏正始九年，交州与林邑于湾大战，初失区栗。林邑建国，起自汉末。初平之乱，象林功曹姓区，有子名逵，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值世乱离，林邑遂立。后乃袭代，传位子孙。三国鼎争，未有所附。吴有交土与之邻接，进侵寿泠以为疆界，皆在吕岱召还之后。○亦见《陆胤传》。】

黄龙三年，建昌侯虑为镇军大将军，【**◎**《孙权传》：黄武七年，封子虑为建昌侯。**◎**《孙虑传》：黄龙二年，为镇军大将军，假节，开府，治半州。嘉禾元年卒。】屯半州，【**◎**半州，见《张昭传》。**◎**赵一清曰：半州，即半洲城，在九江府西九十里。**◎**钱大昭曰：○半州，地名。○《孙虑传》：假节，开府，治半州。○《甘宁传》注：因令宁将兵，遂徙屯于半州。

* 《潘璋传》：遂领百校屯半州。○《朱绩传》：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以综为长史，外掌众事，内授书籍。虑卒，入守贼曹尚书，迁尚书仆射。时公孙渊降而复叛，权盛怒，欲自亲征。综上疏谏曰：“夫帝王者，万国之元首，天下之所系命也。是以居则重门击柝以戒不虞，【**◎**《周礼·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夕击柝而比之。**◎**郑注云：
* 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为其有解惰离部署。比，校次其人之在否。○郑司农云：柝，戒守者所击也。《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行则清道案节以养威严，【**◎**《续百官志》：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还持麾至宫门，宫门乃开。

**◎**《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更名为执金吾。】盖所以存万安之福，镇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时，托乘桴浮海之语，【各本皆脱“海”字，元本、官本有之。】季由斯喜，拒以无所取才。

【**◎**《论语·公冶长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何晏《集解》云：○马曰：桴，编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郑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者，无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戏之耳。一曰，子路闻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复顾望，故孔子叹其勇曰过我。无所取哉，言唯取于己。古字“材”、“哉”同。】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

【**◎**《汉书·薛广德传》：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人。为御史大夫。上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乃从桥。】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谚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乎？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池之固，【《通鉴》“池”作“隍”。】备御之术，器械铢钝，

【**◎**胡三省曰：铢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轻也。**◎**潘眉曰：○铢亦钝也。○《淮南子·齐俗训》云：其兵戈铢而无刃。○高诱注：楚人谓刃为铢。】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寒埆，【**◎**胡三省曰：埆，克角翻，墝瘠也。】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胡三省曰：卒，读曰猝。度，徒洛翻。】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胡三省曰：滉漾，水深广貌。滉，户广翻。漾，以两翻，又余亮翻。】有成山之难，【成山，见《魏志·明帝纪》太和六年。】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毛本作“此二不可也”，误。】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洿染，【**◎**胡三省曰：洿，鸟故翻。流肿者，谓毒气下流，足为之肿。古人谓之重膇，今人谓之脚气。】凡行海者，稀无斯患，【《通鉴》“斯”作“此”。】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显以符瑞，当乘平丧乱，【《通鉴》作“当乘时平乱”。】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内垂定，逆虏凶虐，灭亡在近。中国一平，辽东自毙，但当拱手以待耳。今乃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胡三省曰：谓倾身而卧，侧鼻而息，不得展布四体，安于偃仰也。】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诗·大雅·皇矣章》：王赫斯怒。】遵乘桥之安，【乘桥事见前。】远履冰之险，【**◎**《诗·小雅·小旻章》：如履薄

冰。】则臣子赖祉，天下幸甚。”时群臣多谏，权遂不行。

正月乙未，权敕综祝祖不得用常文，综承诏，卒造文义，信辞粲烂。【谓综仓猝所造，所造文义信辞粲烂也。郝经改作“文义诚信，辞藻粲烂”，失之。】权曰：“复为两头，使满三也。”综复再祝，辞令皆新，众咸称善。赤乌三年，徙选曹尚书。【综让顾谭，见《谭传》。】五年，为太子少傅，领选职如故。【◎《吴书》曰：后权赐综紫绶囊，综陈让紫色非所宜服，

【◎何焯曰：○《左传》：浑良夫紫衣狐裘。○杜预注：紫衣，君服。】权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浅，君当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茅土之封，非君而谁？”是时综以名儒居师傅之位，仍兼选举，甚为优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隋书·经籍志》：梁又有太子少傅薛综《集》三卷，录一卷，亡。◎《唐经籍志》：薛综《集》二卷。

◎《艺文志》：三卷。◎严可均辑文十一篇。】又定《五宗图述》、【◎《隋志》：梁有《五宗图》一卷。◎严可均曰：《通典》卷七十三引薛综述《郑氏礼五宗图》。】《二京解》，【◎《文心雕龙·指瑕篇》曰：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琮谬注，谓之阉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隋书·经籍志》：梁有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亡。◎《唐经籍志》：《二京赋音》二卷，薛综撰。

◎《艺文志》：薛综《二京赋音》二卷。◎《通志·艺文略》：张衡《二京赋》二卷，薛综注并音。】皆传于世。

子珝，宫至威南将军，【威南将军，一人，吴置。】征交阯还，道病死。【◎《晋书·吾彦传》：将军薛珝杖节南征，军容甚盛。◎《陶璜传》：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陶璜为苍梧太守，距杨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珝怒，谓璜曰： “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珝乃谢之。以璜领交州。珝、璜遂陷交阯。◎互见本志《孙晧传》建衡三年注。】【◎《汉晋春秋》曰：孙休时，【孙休永安时，即蜀后主景耀时，去蜀亡之日不远矣。】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胡三省曰：魏相子顺引先人之言也。呜呼，蜀之亡形成矣，薛珝见而知之。濮阳兴、张布用事浦里塘之役，吴民愁怨，韦昭、盛冲以切直而不得居王所，珝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无亦容身而求免罪邪？】】珝弟莹，字道言，初为秘府中书郎，【◎洪饴孙曰：○吴有秘府郎，掌秘书。《韦曜传》“曜所撰书，乞上秘府”，即此。○《华覈传》：覈以文学入为秘府郎。】孙休即位，为散骑中常侍。数年，以病去官。孙晧初，为左执法，【◎洪饴孙曰：吴置中、左、右执法各一人，平诸官事。】迁选曹尚书，及立太子，又领少傅。建衡三年，晧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莹献诗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汉，奕世绵绵，颇涉台观。

【◎官本《考证》曰：涉，疑作“陟”。】暨臣父综，遭时之难，卯金失御，邦家毁乱。適兹乐土，庶存孑遗，天启其心，东南是归。厥初流隶，困于蛮垂。大皇开基，恩德远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释放巾褐，受职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迁入京辇，遂升机枢。枯瘁更荣，绝统复纪，自微而显，非愿之始。亦惟宠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孙晧传》：元兴元年，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建号东宫，【◎《孙和传》：赤乌五年，立为太子，薛综为少傅。】乃作少傅，光华益隆。明明圣嗣，【谓孙晧也。】至德谦崇，礼遇兼加，惟渥惟丰。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报，委世以终。嗟臣蔑贱，惟昆及弟，幸生幸育，托综遗体。过庭既训，顽蔽难启。堂构弗克，志存耦耕。岂悟圣朝，仁泽流盈。追录先臣，愍其无成，是济是拔，被以殊荣。珝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备物，金革扬声。及臣斯陋，实闇实微，既显前轨，人物之机；复傅东宫，继世荷辉，才不逮先，是忝是违。乾德博好，文雅是贵，

追悼亡臣，冀存遗类。如何愚胤，曾无仿佛！瞻彼旧宠，顾此顽虚，孰能忍媿，臣实与居。夙夜反侧，克心自论，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结草，【◎《左传·宣公十五年》：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生誓杀身，【宋本“杀”作“投”。】虽则灰陨，无报万分。”【◎或曰：诗亦由幹衍枝，清畅可讽。】

是岁，何定建议凿圣谿以通江淮，【◎何定事见《孙晧传》建衡二年、凤皇元年及注引

《江表传》。◎沈钦韩曰：○圣谿，即青谿之古名。○《江南通志》：潮沟在江宁府治西。○

《客座赘语》云：吴赤乌中，凿潮沟以引江水连青溪，南抵秦淮，西通运渎，北接后湖。今旧内城下流入竹桥者，其故迹也。○案：赤乌年无此事，当是孙晧时也。◎谢鍾英曰：○《方舆纪要》：青谿在上元县东六里。溪发源鍾山，下入秦淮。吴赤乌四年，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于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鍾英按，今江宁府城中。◎吴增僅曰：圣谿，疑即今盱眙县东圣人山下禹王河，一名古河，南至六合，隐隐有河身可辨。六合县人相传名为圣人河，其下多石，似是兴工而未成者，与《吴志·薛综传》合。◎又云：三国之际，淮南江北墟无人户，是以吕据督军可以直入淮泗，丁奉袭晋可以直攻穀阳。何定建议凿圣谿以通江淮，其间魏无县戍可证。】晧令莹督万人往，遂以多盘石难施工，罢还，出为武昌左部督。【◎《吕岱传》：诸葛恪代陆逊，孙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后定被诛，晧追圣谿事，下莹狱，【◎《陆抗传》：抗闻武昌左部督薛莹征下狱，上疏曰：“莹父综纳言先帝，傅弼文皇。及莹承基，内厉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如复诛戮，益失民望，乞原赦莹罪。”】徙广州。右国史华覈上疏曰：【◎洪饴孙曰：吴置左、右国史二人，掌修国史。】“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录功美，垂之无穷。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唐书·艺文志》：丁孚《汉官仪式选用》一卷。】郎中项峻【◎《隋志》：《始学》十二卷，吴郎中项峻撰，亡。◎《唐经籍志》：《始学篇》十二卷，项峻撰。】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周昭，见《步骘传》。】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臣愚浅才劣，適可为莹等记注而已，【◎或曰：此言后人所难。

◎弼按：覈连疏救韦曜，见《曜传》。】若使撰合，必袭孚、峻之迹，惧坠大皇帝之元功，【监本“功”作“坊”，误。】损当世之盛美。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慺慺为国惜之。实欲使卒垂成之功，编于前史之末。奏上之后，退填沟壑，无所复恨。”晧遂召莹还，为左国史。【◎韦曜《吴书》，详见《魏志·武纪》兴平元年。◎沈家本曰：○《史通·正史篇》：当归命时，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今案：《曜传》曜于凤皇二年付狱，华覈救之不得，遂被诛。薛因何定事下狱被徙。何定之诛在凤皇元年，薛之徙当在此时。华盖因救韦不得，乃请召还薛。迨后书成，曜亡已久。《史通》云“曜终其书”，殊非事实。惟书非成于韦之手，而仍属之于韦者，大约此书体例皆韦手定，不为孙和作纪乃其一端。韦在时稿本已具，特未裁定奏上耳。故书之成也，华、薛皆不敢居以为功，华、薛二传亦不言作《吴书》也。】顷之，选曹尚书同郡缪祎【毛本“祎”作“袆”，误。】以执意不移，为群小所疾，左迁衡阳太守。【衡阳，见《孙亮传》太平二年。】既拜，又追以职事见诘责，拜表陈谢。因过诣莹，复为人所白，云祎不惧罪，多将宾客会聚莹许。乃收祎下狱，徙桂阳，【桂阳，见

《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莹还广州。【毛本“州”作“川”，误。】未至，召莹还，复职。是时法政多谬，举措烦苛，莹每上便宜，陈缓刑简役，以济育百姓，事或施行。迁光禄

勋。天纪四年，晋军征晧，晧奉书于司马伷、王浑、王濬请降，其文，莹所造也。【◎书见

《孙晧传》天纪四年。◎或曰：郤令先、薛道言皆不幸而有文。】莹既至洛阳，特先见叙，为散骑常侍，答问处当，皆有条理。【◎《晋书·陆喜传》：喜有《较论格品篇》曰：“或问余：‘薛莹最是国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间。’问者愕然请问。答曰：‘夫孙晧无道，肆其暴虐，若龙蛇其身，沉默其体，潜而勿用，趣不可测，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养，玄静守约，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体国思治，心不辞贵，以方见惮，执政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时宜，在乱犹显，意不忘忠，时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无所云补，从容保宠，此第五人也。过此以往，不足复数。故第二已上多沦没而远悔吝，第三已下有声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识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顺也。’问者曰：‘始闻高论，终年启寤矣。’”】【◎干宝《晋纪》曰：武帝从容问莹曰：“孙晧之所以亡者何也？”莹对曰：“归命侯臣晧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莹对晋武帝语亦见《晋书·吾彦传》，与此相同。又见《孙晧传》末注引干宝《晋纪》。】帝遂问吴士存亡者之贤愚，莹各以状对。】太康三年卒。著书八篇，名曰《新议》。【◎《隋书·经籍志》：《后汉记》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唐经籍志》：《后汉记》一百卷，薛莹作。◎《艺文志》：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汪文台辑本一卷。严可均辑《后汉记赞》六篇。〖汪辑本有之。〗◎姚之骃辑本序曰：莹所著《汉书》当是私作，故《吴志》本传不载。余靖表云：“莹作《后汉记》百卷，今他本直云《后汉书》也。”莹书大半弗存，未经拂耳瞥目。然读世祖、显宗二论，波属云委，浩瀚苍郁，洵良史手，他称是矣。袁彦伯竟未采及，何邪？◎姚振宗曰：《吴志》本传未载莹作《后汉记》，此史文偶尔疏漏，不关公私。◎弼按：自唐章怀注范

《书》，范存而诸家微，此亦文人之有幸有不幸也。◎《隋志》：晋散骑常侍薛莹《集》三卷。

◎《唐经籍志》：晋薛莹《集》二卷。◎《艺文志》：吴薛莹《集》三卷。】【◎王隐《晋书》曰：莹子兼，字令长，清素有器宇，资望故如上国，不似吴人。历位二宫丞相长史。元帝践阼，累迁丹阳尹、尚书，又为太子少傅。自综至兼，三世傅东宫。【◎《晋书·薛兼传》：兼，丹杨人。父莹，有名吴朝。吴平，为散骑常侍。兼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儁。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自综至兼，三世傅东宫，谈者美之。◎吴世鉴曰：综为沛郡竹邑人，其后仕吴，故子孙著籍于丹阳也。】】

评曰：张纮文理意正，为世令器，孙策待之亚于张昭，诚有以也。严、程、阚生，一时儒林也。至畯辞荣济旧，不亦长者乎！薛综学识规纳，为吴良臣。及莹纂蹈，允有先风，然于暴酷之朝，屡登显列，君子殆诸。

# 卷五十四·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吴书九

三国志五十四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韩菼曰：吕蒙贪功喜事，无远略至计，其去周、鲁不可以道里计，合传似少史识。◎刘咸炘曰：三人相继屯荆州，以权之论合之。】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周瑜传、鲁肃传 校录：河北义士】

【吕蒙传 校录：兴平建安】

【复校：擎骥】

## 周瑜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庐江郡治舒，见《孙坚传》注。】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范《书·桓帝纪》：延熹九年九月，光禄勋周景为太尉。◎《灵帝纪》：建宁元年四月，太尉周景薨。◎《献帝纪》：初平三年十二月，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四年六月，太尉周忠免。◎又按《周景传》：景代陈蕃为太尉，建宁元年薨。中子忠，代皇甫嵩为太尉，录尚书事，以灾异免。◎袁宏《后汉记》所载亦同。各本皆作“周忠”，局本作“周思”，误。◎章怀注引《吴书》曰：忠字嘉谋，与朱儁共败李傕于曹阳也。】【◎谢承

《后汉书》曰：景字仲向，【◎范《书·周景传》作“字仲飨”。◎惠栋曰：“向”、“飨”古字通，见《大向记残碑》。《前书·宣帝纪》曰“上帝嘉向”，读为飨也。又案仲飨名景，若读为影响之影，则当作“向”，“向”又与“响”通，见《易·系辞·传》及《郑烈碑》也。】少以廉能见称，以明学察孝廉，辟公府。后为豫州刺史，【◎范《书·桥玄传》：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按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辟汝南陈蕃为别驾，颍川李膺、荀绲、杜密、沛国朱寓为从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迁至尚书令，遂登太尉。【◎范《书·景传》：景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后征入为将作大匠。及梁冀诛，景以故吏免官禁锢。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顷之复引拜尚书令，迁太仆、卫尉，代刘宠为司空。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视事，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自将军、牧、守以下免者五十余人，朝廷莫不称之。视事二年，以地震策免。岁余，复代陈蕃为太尉。】◎张璠《汉纪》曰：景父荣，【◎赵一清曰：据《后汉书·周荣传》，当作“景祖父荣”。荣字平孙，子兴为郎中，兴子景。】章、和世为尚书令。【◎范《书·周荣传》曰：肃宗时，举明经，辟司徒袁安府。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事，皆荣所具草，由此显名。自郾令擢为尚书令，出为（颖）**[**颍**]**川太守，坐法当下狱。和帝思荣忠节，左转共令。岁余，复以为山阳太守。所历郡县，皆见称纪。以老病卒于家。】初景历位牧守，好

善爱士，每岁举孝廉，延请入，上后堂，与家人宴会，如此者数四。及赠送既备，又选用其子弟，常称曰：“移臣作子，于政何有？”【各本“政”作“之”。】先是，司徒韩演为河内太守，在公无私，所举一辞而已，后亦不及其门户，曰：“我举若可矣，不令恩偏称一家也。”当时论者，或两讥焉。【◎范《书·周景传》：景迁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贵，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遍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父异，洛阳令。【周忠子晖，亦为洛阳令。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为董卓所害。见范《书·周景传》。】

瑜长壮有姿貌。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周瑜城在庐州舒城县西十八里。瑜从孙策举兵，徙家于舒，因筑此城，今为净梵寺。】坚子策与瑜同年，【吴夫人谓“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见后注。】独相友善，【◎《孙策传》：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江表传》：坚留家著寿春，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周瑜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劝策徙居舒。】瑜推道南大宅【《通鉴》“道南”作“道旁”。】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阳太守，瑜往省之。【◎周寿昌曰：时为丹阳太守者，瑜之从父周尚耳。瑜往省之，何以便能将兵迎策？及策战胜拓地，复谓瑜曰“卿还镇丹阳”，决不及尚一语。逮袁术遣从弟胤代尚为太守，瑜与尚俱还寿春。及瑜求为居巢长，还吴为策迎去，而尚之生卒始末遂不见于传中矣。又按《江表传》策令瑜有云“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其时太守为周尚，则众与粮皆尚主之，瑜为从子，不过禀命而行。策称瑜之功，而无一言及尚，岂瑜全掠其美，以为恩耶？】会策将东渡，到历阳，【历阳，见《孙策传》。】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事谐也。”【◎各本皆作“吾得卿，谐也”，《通鉴》同，惟元本有“事”字。◎胡三省曰：谐，偶也，合也。史言推结分好，正当于此观之，又当于此别“分好”二字。英雄相遇于草泽，一见之倾，靡然为之服役，此岂声音笑貌所能为哉！】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横江、当利，俱见

《孙策传》。◎萧常曰：在江北。孙策征刘繇，济于横江，大破之于牛渚，即采石矶。周瑜从攻横江、当利，乃东渡击秣陵，则知在江北。◎或曰：此功为大，每以语简而忽之，遂令乌林之役独传。】乃渡江击秣陵，【各本皆无“江”字，误。】破笮融、薛礼，【笮融、薛礼，见《刘繇传》。】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秣陵、湖孰、江乘，俱见《孙策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周郎桥在江宁府东八十里，相传周瑜从孙策破秣陵，下湖孰，此其所经云。】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因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

【◎或曰：此云已足，则知前之不足。可知非瑜兵迎，其不济乎！是以服其功大。】卿还镇丹阳。”瑜还。顷之，袁术遣从弟胤代尚为太守，而瑜与尚俱还寿春。术欲以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居巢，见《魏志·武纪》建安二十二年。◎赵一清曰：居巢后入魏。建安二十二年，操军居巢，寻引还，留夏侯惇督二十六军屯居巢，是也。◎弼按：鲁肃南到居巢就周瑜，即此。】欲假涂东归，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洪饴孙曰：建威中郎将，一人，吴置。】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江表传》曰：策又给瑜鼓吹，为治馆舍，赠赐莫与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异才，【宋本“俊”作“雋”。】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瑜时年二十四，【建安三年年二十四，当生于灵帝熹平四年，与孙策同岁。】吴中皆呼为周郎。【◎沈钦韩曰：此六朝以前呼年少者之通称。故袁术呼陆绩为陆郎。王僧虔为御史中丞，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弼按：○《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策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

○又云：或告笮融曰：“孙郎被箭已死。”策往到营，下令左右大呼曰：“孙郎竟云何！”○此

皆呼少年为郎之证。】以瑜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牛渚，见《孙策传》。◎潘眉曰：

○《通典》：当涂县有牛渚圻，亦谓之采石，吴为重镇。○吴氏曰：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润，不过十郡。十郡之间，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紧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紧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紧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后领春谷长。【◎《郡国志》：扬州丹阳郡春谷。◎马与龙曰：春谷长，周瑜、黄盖、周泰，见《吴志》本传。◎洪亮吉曰：有赭圻城，吴所置屯处，见《元和郡县志》。◎谢鍾英曰：

○桓温表称春谷县城赭圻城在江东岸临江，西当濡须口二十里，今繁昌县西四十里赭圻岭下。

○《方舆纪要》：今太平府繁昌县西南。○《通志》作“西北”，非是。】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胡三省曰：○秦置护军都尉，汉因之。高祖以陈平为护军中尉，武帝复以为护军都尉，属大司马。三国虎争，始有中护军之官。○《东观记》曰：汉大将军出征，置中护军一人。○魏、晋以后，资轻者为中护军，资重者为护军将军。然吴又有左、右护军，则吴制自是分中、左、右为三部。】领江夏太守，【江夏郡治，详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及《文聘传》。】从攻皖，【皖，见《孙坚传》“庐江郡”注。】拔之。【◎《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袁术死，术从弟胤等就刘勋于皖城。策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得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并术、勋妻子，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守皖。】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二十五：舒州怀宁县有桥公亭，在县北，隔皖水一里。汉末，桥公有二女，孙策与周瑜各纳其一女，今亭溪为双溪寺。◎沈钦韩曰：桥公者，太尉桥玄也。汉制，为三公者方称公。◎弼按：孙权呼张昭曰张公，时人呼程普为程公，世人呼庞德公为庞公。“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见《汉书·贾谊传》。“于公治孝妇狱，郡中大敬重于公”，见《汉书·于定国传》。是皆不必三公始称公也。

◎又按：本传桥公二女为攻皖时所得，据《寰宇记》，桥公为舒州怀宁人，即汉之庐江郡皖人，范《书·桥玄传》玄为梁国睢阳人，两不相涉。果为玄女，则阿瞒方受知于玄，铜雀春深，早已如愿相偿，伯符、公瑾不得专此国色矣。范《书》、陈《志》绝无一字及之，沈说之误无疑矣。◎又按：○《三国疑年录》云：周瑜破皖城，纳桥太尉小女，在建安三年，时瑜年二十四岁。桥太尉薨于灵帝光和六年，年七十五。纵使二桥为太尉七十外所生，其嫁之年亦在二十以外矣。建安十三年，周瑜赤壁之战时，小桥年约已三十矣。曹公最感桥太尉知己之恩，岂有锁其二女之心？即使平吴，断无此事，牧之之诗，是为失言。】【◎《江表传》曰：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复进寻阳，【寻阳，见

《孙策传》。】破刘勋，讨江夏，【◎《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曰：刘勋走入楚江，从寻阳步上求救于黄祖。策复就攻，大破勋，遂前进夏口攻黄祖，大破之。】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瑜留镇之巴丘，为晋扬州庐陵郡巴丘县，在今江西临江府峡江县北。瑜病卒之巴丘，为晋荆州长沙郡巴陵县，在今湖南岳州府巴陵县治。互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

【◎臣松之案：孙策于时始得豫章、庐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镇，应在今巴丘县也，与后所卒巴丘处不同。【◎卒，各本皆作“平”。◎官本《考证》卢明楷曰：本传后云“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兵卒”，裴注云“瑜所卒之处在今之巴陵，与瑜所镇之巴丘名同地异”，据此，则“平”字当作“卒”。◎沈钦韩曰：留镇巴丘，即《一统志》所云“巴丘故城，在临江府峡江县北，隋开皇中并入新淦县”是也。道于巴丘病卒，则《一统志》所云“巴丘故城，即今岳州府治”是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九：故巴山县，吴后主分新淦、石阳两县置巴丘郡。《吴志》周瑜镇巴丘，瑜堞今在新淦县南。○《方舆纪要》卷八十七：巴丘城，今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治，《旧志》在新淦县南八十里，峡江之东。◎谢鍾英曰：沈《志》、《晋志》无巴丘郡，盖旋即省并也。】】

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孙权传》：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

州郡，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

【◎《江表传》曰：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胡三省曰：操盖以此觇孙权，而观其所以应之。】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阳，【宋本“阳”作“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

【◎胡三省曰：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以子男之田国于丹阳，汉南郡枝江县是也，其后浸强，至若敖、蚡冒封畛于汝，武王、文王奄有江汉之间，庄王以后，与中国争盟。威王破越，至于南海，及秦而灭，凡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冯本“今”作“令”，误。】兼六郡之众，【◎胡三省曰：父，谓孙坚。兄，谓孙策。六郡，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庐江也。】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官本“士”作“土”。】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胡三省曰：建安十三年，操自荆州东下，约孙权会猎。时周瑜未至，鲁肃说权，其意亦与此同。】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胡三省曰：此数语所谓相时而动也。然瑜之言不悖于大义，鲁肃、吕蒙辈不能及也。◎《通鉴辑览》曰：瑜不独持论儁爽，规略实中事理。使瑜不死，东吴必无称臣质子之事，孙权亦中材耳。】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或曰：先主使子父事孔明，权母使子兄事公瑾，安得不使子孙蒙业而安乎！◎弼按：曹操责权送质，为建安七年事。自是年至建安十二年，方与袁谭、袁尚连兵，不暇兼顾。迨北方已平，乃始转兵南下，非置孙权于度外也。】】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麻、保二屯，见《宗室传·孙瑜传》。】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还备官亭。【◎赵一清曰：○官亭，当作“宫亭”，即宫亭湖也。○《水经·庐江水注》：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峰磴险峻，人迹罕及。岭南有大道顺山而下，有若画焉。传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岩上有宫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极于山峰。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尔雅》：“大山曰宫。”宫之为名，盖起于此，不必一由三宫也。◎蒋超伯曰：○《高僧传》云：孙权时，宫亭湖神能分风送舟。】江夏太守黄祖遣将邓龙将兵数千人入柴桑，【柴桑，见《孙权传》黄初二年。】瑜追讨击，生虏龙送吴。十三年春，权讨江夏，瑜为前部大督。【前部大督，出征时置，非常制。】

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云：曹公与权书：“今治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于吴。”】将士闻之皆恐惧。【“惧”字衍。】权延见群下，【冯本、官本无“权”字，误。据后注引传文，当有“权”字。】问以计策。议者咸曰：【《通鉴》作“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胡三省曰：○《释名》云，船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地船。○杜佑云：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战船也。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帜旛、金鼓，此战船也。】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鲁肃传》：权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肃请无用众人之议。时周瑜受使至鄱阳，肃劝追召瑜还。】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李安溪曰：二语卓然，所谓“名其为贼，敌乃可服”。◎或曰：破的之语，使顾名义者亦可释然无疑。】将军以神武雄才，兼

杖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胡三省曰：英雄之士，犹乐其业，言无他志也。】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乎？

【◎李安溪校改“可”作“间”。◎李慈铭曰：乎，疑作“也”。】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胡三省曰：舍，读曰捨。北人便于鞍马，南人便于舟楫，言操舍长就所短。】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据《魏志·武纪》，赤壁之战在十二月。】马无藁草，【◎《说文》曰：禾茎为藁。】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夏口，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保为将军破之。”

【◎李安溪曰：可谓算无遗策，与诸葛公见孙将军语大同小异。所谓智谋之士所见略同。◎弼按：公瑾生长江淮，谙识险要，出入彭蠡，久涉波涛。横江、当利而后战无不胜，而又洞悉敌情，熟筹彼我，用能以寡击众，遁走阿瞒，一战而霸，克建大勋。玄德谓为“文武筹略，万人之英”者，岂虚语哉！】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矣，【宋本“立”下有“久”字，《通鉴》同。】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传》曰：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局本“当”作“常”，误。】与此案同！”【◎胡三省曰：言欲斩之也。】及会罢之夜，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胡三省曰：谓迎操之议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胡三省曰：言新附之人心怀狐疑，未能出死命而为之力战也。】众数虽多，甚未足畏。【◎何焯曰：此则多采诸葛语增饰之，故陈氏略焉。】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背曰： “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诸人，【张昭字子布。秦松字文表，见《张纮传》。】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胡三省曰：卒，读曰猝。】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可谓筹之有素。】卿与子敬、程公【◎胡三省曰：程公，程普也。时江东诸将，普年最长，人皆呼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胡三省曰：谓能办操则诚为能决胜也。】邂逅不如意，【◎胡三省曰：不期而会曰邂逅。谓兵之胜负，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严衍曰：决者，决战也。言卿自料能办此事，则诚当与之决一胜负；不然，当还报孤，孤自与孟德决胜负也。两“决”字前后正相应。】◎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闇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子敬之谋已具本传，互文见义，复出为赘。◎周寿昌曰：《肃传》亦未叙及瑜语，只云召瑜还，其亦攘瑜之美耶？《江表传》明述权语“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皆是瑜与肃并举。】】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当阳，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赤壁，见《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通鉴》“病”作“疫”。】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宋本无“方连”二字，《通鉴》有之。】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通鉴》无“数”字。◎胡注：艘，苏曹翻，船之总名。】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通鉴》作“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江表传》载盖书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六郡，见前。】以当中国百

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见行人，密问之，口敕曰：“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胡三省曰：○杜佑云：走舸，舷上立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涨天，【◎宋本“涨”作“张”，《通鉴》同。◎胡注：“炎”与“焰”同，以瞻翻。张，知亮翻。◎何焯曰：烟，《御览》作“熛”。熛是飞火，作“烟”误。】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云：说者谓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周瑜未必胜。此不善观人者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禽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江表传》曰：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或曰：“白”字可疑。】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举火，【宋本“举”作“发”。】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通鉴》作“船往如箭”。】飞埃绝烂，【◎官本“绝”作“赩”。◎何焯曰：“埃”字，从安溪改 “ ”，言火之飞煨极其烂熳，或言飞扬之灰，绝灭之火也。】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砦。

【宋本“砦”作“柴”，《通鉴》作“延及岸上营落”。】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雷鼓大进，【◎

《通鉴》“雷”作“靁”。◎胡注：靁，卢对翻，疾击鼓也。】北军大坏，曹公退走。【◎《魏志·武纪》注引《山阳公载记》曰：曹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赵一清曰：

○《御览》卷七百七十一引《英雄记》曰：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艘，艘有五十人施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数千人萃于簰，乃放火，火然即回船远去，须臾烧数千簰，火起，光上照天，操乃夜走。】】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大江在荆州府西南七里，自四川夔州府巫山县流入府界，经巴东、归州、夷陵、宜都、枝江县境，东南经府城城南七里，又东经公安、石首而入岳州府界。】兵未交锋，【◎《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夏水在荆州府东南三十五里，有夏水口，乃夏水之首，江之汜也，亦谓之豫章口。○《水经注》：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夷陵，吴改曰西陵，见《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櫟阵，【◎宋本“櫟”作“擽”。◎潘眉曰：櫟，当从手旁作“擽”，与“掠”通。擽阵，犹言击阵也。《唐书·胡证传》“证膂力绝人，取铁镫檠，擽合其跗，横膝上”，即此擽字。从木旁误。】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阵。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杭世骏曰：○《荆州先贤传》云：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弼按：此事互见《庞统传》注。〗

○《古今刀剑录》云：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荡寇将军”字，八分书。◎弼按：周瑜未为荡寇将军，《刀剑录》误。】以下雋、【◎《郡国志》：荆州长沙郡下雋。◎《一统志》：

故城，今湖北武昌府通城县西，今湖南岳州府巴陵县东北境。】汉昌、【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汉昌郡”。】刘阳、【◎《宋书·州郡志》：长沙内史浏阳，吴立。◎《水经·浏水注》：浏水出浏阳县东首裨山，西北流，迳其县南，县凭溪以即名。又西北注于临湘县。◎《元和志》：以县南浏阳水为名。◎《吴谷朗碑》“刘”旁无水。◎《潘濬传》：权称尊号，封浚刘阳侯。◎《方舆纪要》：今湖南长沙府浏阳县东。】州陵【◎《郡国志》：荆州南郡州陵。◎

《宋书·州郡志》：巴陵太守州陵，汉旧县，属南郡，太康元年复立，疑是吴所省。◎王先谦曰：周瑜、吕蒙传皆以此县为奉邑，是吴有此县。◎谢鍾英曰：○杜预云：华容县东南有州国。○《水经注》：江之右岸有雍口，亦谓之港口，东北流为长洋港，又东北迳石子冈，冈之上有故城，州陵县故城也。庄辛所谓左州侯国矣。○鍾英按：据杜说，州陵在今监利县东。据郦说，在沔阳州东南。今从杜说。○《方舆纪要》：今荆州府监利县东三十里。○《一统志》：今汉阳府沔阳州东南。】为奉邑，【◎潘眉曰：奉邑字见《史记·河渠书》，谓官所食，与封邑异。后鲁肃代领瑜兵，则四邑属肃。肃卒，吕蒙亦食四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公安，见《蜀志·刘璋传》、《先主传》。刘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江表传》曰：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公安。◎胡三省曰：荆州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也。〖弼驳胡注，见

《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在建安十三年。〗】备诣京见权，【◎京，见《先主传》建安十三年。◎《鲁肃传》：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唯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通鉴》：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何以不论及诸葛？】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胡三省曰：谓资之土地使成霸业。】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庞统传》注引《江表传》曰：先主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统对曰：“有之。”备叹息曰：“孤殆不免周瑜之手。”◎《吕范传》：范密请留备。◎又见《鲁肃传》注。】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毛本“揽”作“掔”。◎胡三省曰：揽，鲁敢翻，手取也。】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胡三省曰：不从瑜、范之言也。】

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日：“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

【◎胡三省曰：谓曹操以赤壁之败，威望顿损，中国之人，或欲因其败而图之，是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胡三省曰：相事，谓相与从事于战攻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

【孙坚季弟静子瑜为奋威将军。】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李安溪曰：规图荆、益及制曹、刘之策，著著几先，真英物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还江陵治严，所卒之处，应在今之巴陵，与前所镇巴丘，名同处异也。【◎胡三省曰：据《水经注》，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县，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七：巴丘城，今岳州郡治，相传孙吴所筑故城也，初为巴陵邸阁，寻置巴陵县。○《吴地记》：周瑜坟在县东二里。】】时年三十六。【◎《通鉴考异》曰：按《江表传》，瑜与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时年三十六，故知在建安十五年也。◎或曰：公瑾不死，操之忧也，先主亦安能定蜀乎！】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丧当还吴，【庞统送周瑜丧至吴，见《庞统传》。】又迎之芜湖，【芜湖，见《太史慈传》。】众事费度，一为供给。后着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杭世骏曰：○《吴书》云：孙权每赐周瑜衣，寒暑皆白领，诸将皆不及。】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江表传》曰：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

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胡三省曰：酒不浇为醇醪，滓汁酒。】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幹往见瑜。幹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胡三省曰：言江淮人士无能敌其才辩者。】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幹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胡三省曰：蒋幹字子翼。】为曹氏作说客邪？”幹曰：“吾与足下州里，【九江、庐江同属扬州，故曰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乎？”【◎《论语》：子曰：“不逆诈。”◎邢昺《疏》曰：戒人不可逆知人之诈也。】瑜曰：“吾虽不及夔、旷，【◎《尚书·舜典篇》：帝曰：“夔，命汝典乐。”◎《孟子》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云：师旷，晋乐师，知音者也。】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为设酒食。毕，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馆，事了，别自相请。”后三日，瑜请幹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幹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谓苏秦、张仪、郦食其也。】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终无所言。幹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刘备之自京还也，权乘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追送之，大宴会叙别。昭、肃等先出，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李安溪曰：先主亦深得谗人之术，可畏。】瑜之破魏军也，【是时尚不得称魏。】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阿瞒护前。】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及卒，权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权称尊号，谓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六合纷纭，民心将变，鸟择高梧，臣须顾眄。公瑾英达，朗心独见，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持战忘敞。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参分，宇宙暂隔。】】

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宋本无“有”字。】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杭世骏曰：○《古今刀剑录》云：赤乌年中，有人得淮阴侯韩信剑，帝以赐周瑜。○弼按：瑜死于建安十五年，安有赤乌年中赐剑之事？杭氏喜引此书，而不细审，特辨正之。】

瑜两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循尚主即鲁班，循死，改嫁全琮。】拜骑都尉，有瑜风，早卒。循弟胤，初拜兴业都尉，【兴业都尉，一人，吴置。】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龙元年，封都乡侯，后以罪徙庐陵郡。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骘连名上疏曰：“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乌林，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赤壁”注。】走曹仁于郢都，【◎郢城江陵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荆州府江陵县附郭，本秦南郡之郢县地。

○《舆地志》：秦分郢为江阳县，汉景帝三年改曰江陵，为临江国治，寻为南郡治，后汉因之。郢城在府治东北三里，楚旧都也。汉为郢县，后汉省入江陵。】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诗·小雅·采芑之章》：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蛮来威。◎《毛传》云：方叔，卿士也，受命而为将也。◎郑《笺》云：方叔先与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蛮荆，皆使来服于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汉之信、布，【韩信、英布也。】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誓辞，见《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序，又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也。带，衣带也。厉，

砥厉石也。河当何时如衣带，山当何时如厉石，言如带厉，国犹永存，以及后世之子孙也。

◎王念孙曰：“黄”字乃后人所加，欲以黄河对泰山耳，不知西汉以前无谓河为黄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为句也。《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黄”字，则所见本已误。《汉纪》及《吴志·周瑜传》有“黄”字，亦后依误本《汉书》加之。《史表》无“黄”字，如淳注《高纪》引《功臣表》引誓词云“使河如带，大山若厉”，此引《汉表》，非引《史表》也。〖《史表》作“如厉”，《汉表》作“若厉”。〗而亦无“黄”字，则“黄”字为后人所加，甚明。】申以丹书，【◎《汉书·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胡三省曰：以铁为契，以丹书之。谓以丹书盟誓之言于铁券。◎沈钦韩曰：○《秋官·司约》郑注：今俗语有丹书铁券。○然则约誓之词，刻在铁券也。】重以盟诅，【◎《汉书》作“重以白马之盟”。◎师古曰：谓刑白马，歃其血以为盟也。】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于瑜身没而未久，【冯本无“而”字。】而其子胤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于兴继，为胤归诉，乞匄余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权答曰：“腹心旧勋，与孤协事，公瑾有之，诚所不忘。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胡三省曰，横，户孟翻。谓既受侯爵，又将兵也。

◎严衍曰：横受，谓无功而受也。】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李安溪曰：度胤必有言父当年之功，泄漏上闻者，故权恨之如此。若但以酗酒，自可悛改，何至废绝也？】孤于公瑾，义犹二君，【◎胡三省曰：二君，谓诸葛瑾、步骘也。】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虽德非其畴，犹欲庶几，事亦如尔，故未顺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骘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陈乞，权乃许之。会胤病死。

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为偏将军，领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护为将。权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適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也？”【各本“也”作“乎”，《通鉴》作“哉”。】

## 鲁肃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临淮郡，见《步骘传》。东城，见《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为东城太守。◎胡三省曰：东城县，前汉属九江郡，后汉省，当是袁术复置也。◎弼按：《郡国志》下邳国有东城，即临淮之东城，下邳本临淮也，胡注误。】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孟子·万章下》：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注：摽，麾也。】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

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诗·魏风·伐檀之章》：胡取禾三百囷兮。◎《毛诗》云：圆者为囷。◎盖仓廪之圆者。】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郑大夫国侨，字子产。】袁术闻其名，就署东城长。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吴书》曰：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

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一统志》：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阴相部勒，讲武习兵。父老咸曰：“鲁氏世衰，乃生此狂儿！”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州追骑至，肃等徐行，勒兵持满，谓之曰：“卿等丈夫，当解大数。今日天下兵乱，有功弗赏，不追无罚，何为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贯。【贯，穿也，中也。】骑既嘉肃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还。肃渡江往见策，策亦雅奇之。【◎李清植曰：本传后文，肃以刘子扬言，欲往依郑宝，周瑜劝止，乃荐之于权，则不得有先自见策之事。以策之收纳英俊，若早见肃，必不令其栖迟。《吴书》所云，盖传讹也。◎梁章钜曰：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是肃先未渡江，亦未尝见策也。】】留家曲阿。【曲阿，见《孙策传》。】会祖母亡，还葬东城。

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通鉴考异》曰：刘子扬招肃往依郑宝，肃将从之。瑜以权可辅，止肃。案，刘晔杀郑宝，以其众与刘勋，勋为策所灭，宝安得及权时也？◎梁章钜曰：子扬即刘晔字，据《晔传》，晔为郑宝驱逼，欲赴江表，晔谋杀之，是晔本非郑宝党与，岂有劝鲁肃从宝之事？宜为温公所不取也。】“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于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巢湖，见《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拥众万余，处地肥饶，庐江间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李安溪曰：果何验乎？且存此心，则亦曹操之心也。】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胡三省曰：榻，床也，有坐榻，有卧榻。今江南又呼几案之属为卓床，卓，高也，以其比坐榻、卧榻为高也。合榻，犹言合卓也。】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通鉴》“鼎足”作“保守”。◎何焯曰：此时何缘便知为鼎足乎？亦事后傅会之词。◎或曰：是时先主无尺土，何云鼎足？】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胡三省曰：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李安溪曰：人怀此心，故知荀文若犹贤者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或曰：权此时窥觊之心已动。】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胡三省曰：鲁肃家本饶富，先尝指囷以资周瑜矣。】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胡三省曰：谓有附琦者，有附琮者。】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胡三省曰：○枭，坚尧翻。○《前书》：张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师古曰：枭，言最勇健也。有隙，谓备欲杀操不遂也。】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

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胡三省曰：离违，言人有离心，互相违异也。】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李安溪曰：肃始终本末大计，与刘氏合规，此处颇异公瑾耳。】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当阳长坂，见《先主传》建安十三年。】与备会，宣腾权旨，【《通鉴》无“腾”字。】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先主传》注引《江表传》曰：肃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通鉴》同。】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诸葛瑾字子瑜，亮兄也。】即共定交。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臣松之案：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或曰：肃虽语亮，亮非因肃始解此也。权闻肃谋，参之于亮始决也。虽若相袭，实各成说也。】】

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

【◎胡三省曰：○《韩诗》云：屋为宇。○陆德明曰：屋四垂为宇，又隤下曰宇。○

《考工记》曰：宇欲卑。】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胡三省曰：下曹从事，诸曹从事之最下者。】乘犊车，【◎胡三省曰：○《晋志》云：犊车，牛车也。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为常乘。】从吏卒，交游士林，【◎胡三省曰：士林，多士之林，谓京邑大都，四方贤士所聚也。】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通鉴辑览》曰：肃论力破群疑，识见与周瑜伯仲，张昭辈庸懦无能，岂足与计大事哉！】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魏书》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荆州，孙权大惧，鲁肃实欲劝权拒曹公，乃激说权曰：“彼曹公者，实严敌也，新并袁绍，兵马甚精，乘战胜之威，伐丧乱之国，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将军家诣邺；不然，将危。”权大怒，欲斩肃，肃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图，何不遣兵助刘备，而欲斩我乎？”权然之，即遣周瑜助备。◎孙盛曰：《吴书》及《江表传》，鲁肃一见孙权便说拒曹公而论帝王之略，刘表之死也，又请使观变，无缘方复激说劝迎曹公也。又是时劝迎者众，而云独欲斩肃，非其论也。】

时周瑜受使至鄱阳，【鄱阳，见《孙权传》建安八年。】肃劝追召瑜还。【◎《通鉴》“追”作“权”。◎胡注：瑜已受命出使，盖行未远也。】遂任瑜以行事，以肃为赞军校尉，【◎《孙权传》：建安五年，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盖以前未受官也。◎胡三省曰：使之赞军谋，因以为官称。】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閤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钱振鍠曰：甘宁、鲁肃、吕蒙、陆逊传频尊权曰至尊，其时权未称尊号，区区之吴王，尚待曹丕之封，何至尊之有？凡此皆吴人记载而承祚直录之，未及改也。】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是时汉帝犹存，而欲克成帝业，与曹操何异？】更以安车輭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

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借荆州事详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注引《江表传》。◎袁枚曰：孙权以荆州资刘备，肃实劝之，荆州不还，权深为肃病。或曰肃心不忘汉，故资蛟龙以云雨。或曰是肃之失计，公瑾在，必不为此。是二说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计，而熟筹夫当日之形势者也。肃果忠于汉，则去孙归刘矣，何必怀二心以事君？若以为失计，则当日之深于为吴而得计者，莫如肃，浅于为吴而失计者，莫如吕蒙、陆逊，惜乎孙权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国时最强者，操耳。赤壁之战，权能独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于刘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权能兼取蜀以独立乎？抑终不免于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谋蜀也，先结孙权而后攻魏；鲁肃之谋吴也，先结刘备而后攻魏。魏可灭，操可诛，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灭，操未可诛，而唇齿已固，外难不侵，大丈夫将三分鼎足，南面而称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节一朝，局促如辕下驹哉！英雄所见大抵同也。惟孙权见不及此，然后袭取荆州，通和于魏，而从此称臣质子，无虚日矣。惟昭烈见不及此，然后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称兵，一败呕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据形胜之地，拥百万之众，又得孙权为之外应，宜若无所却顾者。然赵俨襄阳之役不肯穷追关羽，劝留之为权害，操深然其说；权请擒关羽自效，操发露其奏，射以示羽，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强，犹欲学战国两利而俱存之说，使自树其敌，而以区区之吴，乃欲外绝蜀援，孤军当操，不已悖乎！力不能当操，势不得不称臣；既称臣，势不得不纳贡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诡词阿谀，而阴为反复。邢贞一匹夫耳，敢于称诏倨傲，坐车自若，而权以江东两世之王业，至于俯首都亭，群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所伤心于地下，而鲁肃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荆州，足偿其辱否？肃之言曰宜相辅协，与之同仇；曰总括九州，先成帝业。权虽有负此言，然黄初以后，魏好不继，蜀使仍通，事到无可奈何，终不出肃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于魏国，窃尊号于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终，合肥之号令不远，自埋自搰，形同狐鼠，不用良谋，祗取辱焉。且权绝蜀好之后，其不亡于魏者，幸也。蜀修关羽之怨伐吴，吴求救于魏，刘晔劝袭之，赖魏主不从以免出兵。后魏伪助讨备，仍欲袭之，赖陆逊收兵以免。及至钟会伐蜀，吴不力救，遂至两亡，此皆日后之明验也。然则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无人乎！曰史称曹操方作书，闻权以荆州资刘备，不觉落笔于手。夫荆州已非曹有，以一家物与一家，与操何与？而乃骇然震惊者，正恐鲁肃之计行，两雄相倚而天下难争故也。呜呼！操之才所以终出孙、刘上哉！】

【◎《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通鉴考异》曰：恐操不至于是，今不取。

◎何焯曰：著此句，以见肃计非左。◎李安溪曰：周瑜在则可，如无瑜者，权必不能独当操，无玄德即无吴耳。子敬之谋，未为非也。】

周瑜病，因上疏曰：【宋本“因”作“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江表传》载：初瑜疾困，与权笺曰：“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胡三省曰：言养虎将自遗患。】天下之事，未知终始，【宋本“未”上有“而”字，误，《通鉴》无之。】此朝士旰食之秋，【◎胡三省曰：旰，古旦翻，晚也。】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案此笺与本传所载，意旨虽同，【宋本无“传”字，误。】其辞乖异耳。【《册府》“乖”作“微”，官本“耳”作“矣”。】】即拜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即下雋、汉昌、刘阳、州陵四县也。】皆属焉。令程普领南郡

太守。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陆口，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顾祖禹曰：昌江山在岳州府平江县东南二里，一名鲁德山，鲁肃尝屯兵于此，后人德之，因名。】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汉昌，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偏将军。十九年，从权破皖城，转横江将军。【横江将军，一人，吴置。】

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仍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互见《先主传》及注引《献帝春秋》。】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通鉴》下有“如此”二字。】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通鉴》作“数生疑贰”。】疆埸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长沙、零陵、桂阳也。◎《孙权传》：建安十九年，权令诸葛瑾从求荆州数郡。】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益阳，见《先主传》建安二十年，又见《吕蒙传》。◎赵一清曰：○《元和郡县志》：益阳县，鲁肃筑也，东门登之，望见长沙城邑，人马形色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长沙、益阳一时相望”。

* 《方舆纪要》卷八十：龟台山在长沙益阳县东南二里，相传鲁肃曾驻兵于此。○又卷七十六：太平城在武昌蒲圻县西南八十里，孙权遣鲁肃征零陵时所筑。】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

【◎何焯曰：本传曰相见，《吴书》曰趋就，征异。】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吴书》曰：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通鉴》“魏”作“敌”，是。此时尚不得曰魏也。◎胡三省曰：即谓赤壁之战也。】岂得徒劳，无一塊壤，【《通鉴》“壤”作“土”。】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宋本“观”作“觐”，《通鉴》同。】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胡三省曰：谓欲图吴巨也。】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通鉴》“士”作“民”。】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通鉴》“隳”作“堕”。◎胡注：私独，谓私其一己之所独也。堕，读曰隳。】今已藉手于西州矣，【◎胡三省曰：谓得益州有以藉手也。】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元本“弱”作“强”。】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孙权传》：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肃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肃当生于熹平元年，长孙策三岁，长诸葛亮九岁。

◎王懋竑曰：鲁肃首建议拒操，周瑜与之同，而肃欲与昭烈协力，瑜意则少异。瑜卒，肃劝权借荆州，至吕蒙直欲图取关羽，盖与肃反矣。瑜荐肃自代，而肃不荐蒙自代也。肃卒，代者自在吕蒙，而权更用严畯。畯书生不闲军旅，固辞；然后以授蒙，盖或肃之遗意抑欲以误羽也。肃卒时年四十六，使肃不死，则樊围必无后患，而操可蹙，北方可图，曹丕不敢称帝矣。事势如此，亦天为之也。】权为举哀，又临其葬。诸葛亮亦为发哀。【◎何焯曰：既交分不苟，而结好孙氏，专力治操，惟子敬克谐故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八十九云：润州丹徒县有鲁肃墓。○《续搜神记》云：王伯阳者，家在京口，东有大冢，传是鲁肃墓。伯阳妻卒，乃平其坟以葬焉。经数年，忽一日伯阳方在厅事中，见一人乘肩舆，从者数十辈，

迳前怒谓伯阳曰：“我鲁子敬也，冢在此二百许年矣，君何敢辄相毁坏！”因目左右与之毒手，从者遂牵伯阳下，以刀环筑之数百而去，登时即死，良久乃苏，其环筑处皆发疽溃烂，寻卒。】

【◎《吴书》曰：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阵，手不释卷。【《御览》“卷”作“书”。】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才为世出，世亦须才，得而能任，贵在无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莱，荷担吐奇，乃搆云台。】】权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曰： “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肃遗腹子淑既壮，濡须督张承谓终当到【“到”上疑脱一“远”字。】至。永安中，为昭武将军、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节，迁夏口督。所在严整，有方幹。凤皇三年卒。子睦袭爵，领兵马。【宋本“马”作“焉”。】

## 吕蒙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富波，侯国。永元中复。◎惠栋曰：○《十三州志》云：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阴置。○案：富波，汉旧县，建武中省并汝阴，和帝复旧也。○郦元云：县多陂塘以溉道，故曰富波。○案《孙叔敖碑》，“波”与“陂”古字通。◎《一统志》：今河南颍州府阜阳县南。◎谢鍾英曰：当在今河南汝宁府新蔡县东北。】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赵一清曰：

○《寰宇记》卷九十四：湖州乌程县西南三十里有石城山，昔乌程豪族严白虎于山下垒石为城，与吕蒙战所。今山上有弩台，烽火楼之迹犹存。】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或曰：数语，一生精神在此。】母哀而舍之。【蒙素至孝，见《甘宁传》。】时当职吏以蒙年小轻之，曰：“彼竖子何能为？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与蒙会，又蚩辱之。【蚩，侮也。】蒙大怒，引刀杀吏，出走，逃邑子郑长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间为言，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

数岁，邓当死，张昭荐蒙代当，【◎或曰：子布不识子敬独识子明，然亦未闻以大将许之也。】拜别部司马。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阴赊贳，为兵作绛衣行縢，【◎顾炎武曰：○《诗》：邪幅在下。○《笺》云：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胫，自足至膝。

* 《释名》：偪，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幐。○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及简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从讨丹阳，所向有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吕城在丹阳县东五十四里，相传吕蒙所筑，城址尚存。】拜平北都尉，【平北都尉一人，吴置。】领广德长。【广德，见本志《妃嫔传·徐夫人传》。】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权曰：“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互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以蒙为横野中郎将，

【◎横野中郎将，一人，吴置。◎胡三省曰：横野本将军号，以资序未至，故为中郎将。】赐钱千万。【元本“千”作“十”。】

是岁，又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益州将袭肃举军来附，【◎元本“袭”作“龚”，《通鉴》作“袭”。◎胡注：甘宁先取夷陵，则与益州为邻，故袭肃举军以降。袭姓，肃名。】瑜表以肃兵益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

也。【◎何焯曰：此举征其为万人督矣。】权善其言，还肃兵。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攻宁，宁困急，使使请救。诸将以兵少不足分，蒙谓诸将曰：【宋本“蒙谓瑜、普曰”。】“留凌公绩，【凌统字公绩。】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又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林国赞曰：南郡为荆州之一郡，如本传，似南郡为蒙据，荆州亦赖蒙定，此在关羽破后言之则可，若在曹仁破后言之则误矣。】还，拜偏将军，领寻阳令。【◎寻阳，见《孙策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五：九江府德化县有寻阳城，汉县，属庐江郡，吴属蕲春郡，三国时为督护要津。】

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陆口，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 “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或曰：写所轻之人见问，不思而答，神理活见。】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李安溪曰：算定于豫。】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江表传》曰：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胡三省曰：当涂，犹言当路也。】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师古曰：涉若涉水，猎若猎兽，言历览之，不专精也。】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何焯曰：三史，似指《战国策》、《史记》、《汉书》。◎潘眉曰：是时谢承《后汉书》尚未成，吴主所谓三史，《史记》、《汉书》及《东观汉记》也。韦昭《吴书》称留赞“好读三史”，亦同。《隋书·经籍志》有吴太子太傅张温撰《三史略》二十九卷。刘知几《史通》目《汉书》、《东观汉记》为班、东二史。】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或曰：孟德自语其儿，此言何从援引？明其为增饰也。】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赵一清曰：○陈芬《芸窗私记》：吕蒙读书，开西馆以延俊髦，共相扢扬，识见日进，孙权益重之。今西馆桥是也。○《拾遗记》：吕蒙入吴，吴主劝其学业，蒙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座上酣醉，忽卧于梦中诵《周易》一部，俄而惊起，众人皆问之。蒙曰：“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贞明之道，莫不精穷极妙，未该元旨，故空诵其文耳。”众座皆云“吕蒙呓语通《周易》”。

◎弼按：是时孙策已早死，吕蒙安得复在策坐上乎？就令策未死，蒙能于策坐上酣醉乎？此真可谓呓语矣。赵氏喜采是书，无一不误。梁章钜每转录之，亦无一字辨正，可异也。】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周寿昌曰：大弟大兄，史传中仅见。】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顾炎武曰：○《抱朴子》：祢衡游许下，自公卿国士以下，衡初不称其官，皆名之曰阿某，或以姓呼之为某儿。

* 《三国志》注：非复吴下阿蒙。○《世说》注：阮籍谓王浑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

〖浑子戎。〗○皆是其小时之称也。】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论，何一称穰侯乎。【◎或曰：穰侯句未详。】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今与为对，当有单复【◎本志《周鲂传》云：臣知无古人单复之术。◎《魏志·文纪》注引《典论·自叙》云：以单攻复。◎严衍曰：单复，犹言表里也。此以著衣为喻，言国家虽与西蜀连和，然人心难测，不可信外而忘内，其防人为己处，须存两条心，如著衣者，有表必有里也。】以卿待之。”【卿，当作

“乡”，同“向”，各本皆误。】密为肃陈三策，肃敬受之，秘而不宣。权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

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蒙于是又为择师，使辅导之，其操心率如此。

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蕲春，见《孙权传》建安十八年、黄武二年。◎谢鍾英曰：谢奇事在鲁肃代周瑜之后，瑜卒于建安十五年，则谢奇事当在十五年后。◎弼按：谢奇事在立坞之前，立坞在建安十六年，则谢奇事当在是年。】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孙权传》：建安十八年，初曹公恐滨江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徙，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梁章钜曰：○《元和郡县志》云：初，吕蒙守濡须，闻曹公将来，夹水筑坞，形如偃月，名曰偃月坞。○《舆地志》云：栅江口，古濡须口也，吴筑两城于北岸，魏置栅于南岸。◎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九：王氏希先曰：“三国鼎立，南北瓜分之际，两淮间常为战场。孙仲谋立坞濡须，曹操先计后战，不能争也。”○观王氏之言，则知子明之谋善矣。今人艳称其袭取荆州之奇谲，而不知其保障江淮之功大也。◎互见《孙权传》建安十八年。】【◎《吴录》曰：权欲作坞，诸将皆曰： “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二十五：吴塘陂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皖水所注，此塘即朱光所开。○一清按：刘馥为扬州刺史，与治吴塘，则不始于光也。○《记》又云：吕蒙凿石通水，注稻田三百余顷，功利及人。先未立庙，里人以灊山庙在吴陂之侧，因指名以祀焉。】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胡三省曰：收孰，谓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粮，则可以增众。孰，古“熟”字，通。】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于是权亲征皖，引见诸将，问以计策。【◎《吴书》曰：诸将皆劝作土山，添攻具，蒙趋进曰： “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月乃成，【宋本“月”作“日”，《通鉴》同。】城备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且乘雨水以入，【《通鉴》“且”下有“吾”字。】若留经日，【何焯校改“日”作 “月”。】水必向尽，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权从之。】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升城督，战时置，非常制。】督攻在前，【◎《甘宁传》：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蒙手执枹鼓，【枹，音肤。】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互见《孙权传》建安十九年。】既而张辽至夹石，【◎夹石，即夹口，见《魏志·蒋济传》。◎胡三省曰：夹石在今安庆府桐城县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峡山。◎赵一清曰：

* 《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南硖戍在桐城县西北四十七里，即夹石山也。汉建安十九年，孙权攻皖，张辽驰救，至硖石，闻城已破，筑垒硖石南而还。○《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五：南硖戍是古南庐州，因名南。】闻城已拔，乃退。权嘉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蒙还寻阳，未期而庐陵贼起，诸将讨击不能禽，权曰：“鸷鸟累百，不如一鹗。”【◎鹗，鉴本作“鸮”，误。◎周寿昌曰：○《汉书》：邹阳谏吴王曰：“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吴王正引此语。◎弼按：○此语见《邹阳传》。○

孟康曰：鹗，大雕也。○师古曰：鸷击之鸟，鹰鸇之属也。鹗自大鸟，而鸷者而非雕也。】复令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

是时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权命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何焯曰：孙氏自武烈为长沙太守，讨平区星，任用良吏，又越境寻讨零、桂诸贼以全异国，三郡怀之，故移书即下。虽以昭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从于孙氏也。子明小数，岂得贪天之功哉？】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郝普，见《蜀志》《季汉辅臣赞》。】而备自蜀亲至公安，遣羽争三郡。权时住陆口，【◎陆口，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赵一清曰：

○《水经·江水注》：江水又入蒲圻县北，迳吕蒙城西。昔孙权征长沙、零、桂所镇也。○

《寰宇记》卷百十二：吕蒙城在鄂州蒲圻县西北，即吕蒙所筑，屯兵于此。】使鲁肃将万人

【各本皆作“使普、肃万人”，误。元本作“使鲁肃万人”，亦误。《通鉴》作“使鲁肃将万人”，是。】屯益阳拒羽，【◎益阳，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九年，又见前《鲁肃传》。◎胡三省曰：○益阳县属长沙郡。○应劭曰：在益水之阳。○《舆地志》：今潭州安化县，本汉益阳县。○杜佑曰：潭州益阳县，汉故城，在今县东。○宋白曰：益阳故城，在今益阳县东八十里，其城鲁肃所筑。】而飞书召蒙，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初，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过酃，【◎湘东郡治酃，见《孙亮传》太平二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一：永州府零陵县有吕蒙城，是蒙所筑。○又卷八十：酃湖在衡州府城东二十里，湖水周三里，深八尺，湛然绿，取水酿酒，极甘美。晋武帝平吴，荐酃酒于太庙。《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酃渌”，是也。】载南阳邓玄之，玄之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及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晨当攻城，【攻零陵城也。】顾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

【◎钱大昭曰：杨戏《辅臣赞》“郝普字子大”，此“太”字，误，下同。◎弼按：《辅臣赞》作“子太”，《通鉴》同，钱说误。】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为孙规所破。【◎或曰：此语不可解，疑有脱误。】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彼方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宋本“子”作 “予”，误，元本作“子太”。◎陈浩曰：“子”字下疑落“太”字。】待不可望之救，犹牛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归者，可也。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问，【◎胡三省曰：此家，谓郝普也。】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蒙留孙河，委以后事。【◎《通鉴考异》曰：孙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朱邦衡曰：河，疑作“皎”。《通鉴考异》不得其人，而强为之说也。◎弼按：○《孙权传》：权召蒙助肃，蒙诱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

* 自以作“孙皎”为是。】即日引军赴益阳。刘备请盟，权乃归普等，【◎赵一清曰：郝普入吴，仕至廷尉，以隐蕃事见责，自杀，见《胡综传》。而《杨戏传》以麇芳、士仁、郝普、潘濬四叛同赞，其不归蜀可知矣。此传云权归普等，恐未实也。◎弼按：《辅臣赞》亦云普入吴为廷尉。】割湘水，以零陵还之。以寻阳、阳新为蒙奉邑。【寻阳、阳新，见《孙权传》黄初二年。】

师还，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凌统以死扞卫。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护军、虎威将军。【◎胡三省曰：虎威，盖孙权置。沈约《志》曹魏置四十号

将军，虎威第三十四。◎洪贻孙曰：虎威将军，一人，第五品。】

鲁肃卒，【建安二十二年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汉昌郡，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食下雋、刘阳、汉昌、州陵。【此四县为周瑜奉邑，瑜死后属鲁肃，肃死后属蒙。】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 “今征虏守南郡，【孙皎时为征虏将军。】潘璋住白帝，【◎白帝，见《先主传》建安十七年。

◎胡三省曰：此即甘宁据楚关之计也。】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胡三省曰：僵仆，谓死也。】欲复陈力，其可得邪？”【◎何焯曰：规取荆州，是蒙本谋，然此传之语多不可信。前据襄阳，或取荆州之后复向襄、樊，若白帝在蜀，潘璋何缘便可往住乎？又此时蒙始逾四十，亦未应便计“一旦僵仆”也。◎李安溪曰：人之识见意计不同如此，若专为割据窃号谋者，则蒙为忠矣。◎韩慕庐曰：如子敬意，岂欲划长江而守之哉？无一刻忘操也。吕蒙所窥者小，不恤远患，而甘近利，开吴、蜀之兵端，成曹氏之篡夺，而权亦称臣屈膝，岁岁被兵。嗟乎！贪功召蒙，误国不细矣。】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胡三省曰：自广陵以上，皆徐州之地。】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何焯曰：尚、熙之死在建安十二年，鲁肃殁于十年之后，而此方云“新破诸袁，抚集幽、冀”，不乖错乎？即蒙陈此计在代肃之先，曹公亦不得远在河北，甚矣作史之难也。◎周寿昌曰：操之破袁，距此已前十年，何云“新破”？此时操方驻军居巢，何云“远在河北”？纵敌国传闻不实，而幽、冀久定，天下皆知，何抚集之有？不知陈氏何忽有此误语？】徐土守兵，闻不足言，【◎胡三省曰：曹操审定天下之势，虑此熟矣。此兵法所谓地有所不守也。】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胡三省曰：吕蒙自量吴国之兵力，不足以北向以争中原者，知车骑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吕蒙、陆逊皆以术谲羽，而骄矜之武夫遂堕其术中矣，惜哉！】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胡三省曰：此南郡，谓江陵。】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胡三省曰：露檄，欲使羽知之。】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

【◎胡三省曰：果堕蒙计。】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胡三省曰：吴与蜀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故置关。◎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五：吴、蜀分荆州，以湘水为界，置关水上，以通商旅，谓之湘关。○又卷八十一：湘口关在永州府北十里，潇、湘二水合流处也。】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 中，【◎胡三省曰：○ ，居侯翻。，卢谷翻。○《博雅》曰：，舟也。◎赵一清曰：○《水经·赣水注》：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



○《北堂书钞》云，豫章城西南有 洲，是吕蒙作 大艑处。】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胡三省曰：屯候虽被收缚，使麋、傅无叛心，羽犹可得闻知也。】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士仁、

麋芳，均见《季汉辅臣赞》。】【◎《吴书》曰：将军士仁在公安拒守，【◎《辅臣赞》云：仁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蒙令虞翻说之。【◎《虞翻传》：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翻至城门，谓守者曰：“吾欲与汝将军语。”仁不肯相见。乃为书曰：“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吕虎威欲径到南郡，【吕蒙时为虎威将军。】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诗·小雅·大东篇》：维南有箕，载翕其舌。◎郑《笺》云：翕，犹引也。引舌者，谓上星相近。】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仁得书，流涕而降。翻谓蒙曰：“此谲兵也，

【◎胡三省曰：谓蒙以诡计行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遂将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何焯曰：观仲翔之辱芳，则《吴书》为不审矣。】◎《吴录》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蜀志·关羽传》：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谤）**[**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慄，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或曰：汉祖入彭城，项羽昼夜兼行以破汉；吕蒙入南郡，关羽不速还，又使人探问，宜其败也。◎弼按：关羽此时大敌在前，进退失据，纵还救江陵，已无及矣。】蒙辄厚遇其使，【蒙前初至陆口，外倍脩恩厚，与羽结好，今已得公安、南郡，仍厚遇羽使，甚矣蒙之谲也。】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胡三省曰：讯，问也。】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胡三省曰：吕蒙所以禽关羽者，摧之而已。】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麦城、漳乡，均见《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传》“漳”作“章”。〗】众皆委羽而降。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关羽传》：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孙权传》：潘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荆州遂定。【◎李安溪曰：缘此遂令仲谋称臣子桓，责质征朝，几至狼狈。向非先主君臣大义素明，难得屈意和魏者，则白帝之戌不撤，东西之好不修，权之折而入于魏不久矣。蒙徼幸之策，亦殆矣哉，安可以成败论人，而谓鲁子敬之见真短于蒙乎！】

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孱陵，见《蜀志·刘璋传》注。◎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吕蒙城在荆州府公安县北二十五里，蒙尝屯孱陵，筑城于此。又孱陵城在公安县西二十五里，汉县，属武陵郡。】【◎《江表传》曰：权于公安大会，吕蒙以疾辞。权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谋也，今大功已捷，庆赏未行，岂邑邑邪？”【“邑邑”与“悒悒”同。悒悒，不乐也。】乃增给步骑鼓吹，【◎鼓吹，解见《蜀志·刘封传》。◎赵一清曰：○

《宋书·乐志》：鼓吹，军乐也。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魏、晋世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其时谓之鼓吹矣。】敕选虎威将军官属，并南郡、庐江二郡威仪。【◎蒙前以破皖功拜庐江太守，此时又以破公安、江陵功拜南郡大守，故并具二郡威仪也。◎《续百官志》：太子洗马，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晋书·陶侃传》：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拜毕还营，兵马导从，前后鼓吹，光耀于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严衍曰：病势若针线之加也。《通鉴》作“加针”，误。】权为之惨慽，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

不然则咄唶，【◎胡三省曰：咄，当没翻，咨也。唶，子夜翻，叹也。】夜不能寐。【◎何焯曰：权真有句践之风，虽晚谬多猜，于时欲不为尽死，得乎？】病中瘳，【瘳，病癒也。】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蒙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当生于光和元年，长孙权四岁。◎何焯曰：周公瑾年止三十六，鲁子敬四十六，吕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吴盟尚固，襄、樊举而汉室复兴矣。此孔明所以发哀也。◎王懋竑曰：《纲目》书“冬十月，吕蒙袭取江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盖快之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十二：鄂州嘉鱼县有吕蒙墓。《江夏记》云：“蒲圻县南对陆溪陆路口，一名刀环山，溯流八十里，有吕蒙城，城中有吕蒙墓。”盛宏之《荆州记》：“长沙蒲圻县有吕蒙冢，中有一髑髅，极大；蒙形长伟，疑即蒙髑髅也。”】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权闻之，益以悲感。

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常以部曲事为江夏太守蔡遗所白，蒙无恨意。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问所用，蒙因荐遗奉职佳吏，权笑曰：“君欲为祁奚耶？”【◎《左传·襄公三年》：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雠也。】于是用之。甘宁粗暴好杀，既尝失蒙意，【甘宁杀厨下儿事详见《宁传》。】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朱然传》：虎威将军吕蒙病笃，权问曰： “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

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霸卒，兄琮袭侯。琮卒，弟睦嗣。

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通鉴》作“貌焉寡俦”。】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胡三省曰：张言者，张大而言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適先对，【◎胡三省曰：无適先对，犹言莫適先对也。適，音的。】至子布、文表，【秦松字文表，见《张纮传》。】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胡三省曰：驳，异也，立异议以纠驳众议之非。驳，北角翻。】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李安溪曰：子敬劝借玄德地，此策亦未为短。盖荆州新附，其势宜然。若两雄相争，北敌之利。◎何焯曰：鲁、吕各以其时。当操气未衰，屡出巢湖，当共刘氏结好以分其势；及操老而无举吴之志，鼎足势成，不据上游，亦非所以立国也。但当与蜀申约，规取襄、樊，徐方议及耳。】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论语》载周公语鲁公言。】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胡三省曰：邓禹建策，以开光武中兴之业，而其后不能定赤眉，故以肃比之。◎韩菼曰：子敬总是大段了了，不在小小成败得失计较，其比公瑾英发，或不及之，其沈静似较胜也。比方邓禹，自是知己语。邓之不急取关中，亦是筹万全耳，非其才果不若冯异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剧，难也。】果敢有胆而已；【冯本“胆”作“瞻”，误。】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胡三省曰：谓关羽之强，適足为吴之驱除也。】此子敬内不能辨，【《通鉴》作“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胡三省曰：谓部界之内，无有废职以为罪负也。◎或曰：负，疑作“务”。】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何焯曰：子敬作军，几于孔明之法，二人故足相友。】

评曰：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下，【宋本“下”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禽关羽，最其妙者。【◎何焯曰：谲普细务，而与禽关羽并论者，其取南郡亦谲兵也。】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孙权之论，优劣允当，故载录焉。【◎王懋竑曰：孙权之遣周瑜与先主并力拒曹操，而赤壁之战，瑜独有其功，其攻南郡亦不与先主俱。先主顾以其间南收四郡，非瑜意也。瑜乘战胜之威，以操为不足畏，而疑忌先主特甚，权则以新破操，操必来攻，仍欲指先主以并力，其意少异。故权以妹妻先主，而先主亦诣京见权，劝权徙治秣陵。陈《志》所云“绸缪恩纪”，盖其实然。权固曰“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而隆中定计，亦云“权可与为援而不可图”，是时绝未有相图之意也。权既不纳瑜之言，而瑜卒后，卒从鲁肃，而以南郡借先主，盖虑程普之不能以守南郡，而操之所惮惟先主，天下所共知，故欲藉其力以拒操。操之南征，向濡须而不向南郡，乃避先主而不攻，则权之计未为不得也。至建安十八年，操攻濡须，不克而退。十九年，权又克庐江，禽朱光，操不能与争。于是权亦知操之不足畏，而无所藉于先主，遂有图取荆州之意。会先主已得益州，而不以南郡还吴，权之忿恨益甚，又以关羽在南郡，度未可攻，故遣吕蒙袭取三郡。后卒中分荆州，而吕蒙之计自是得行，未尝一日忘南郡，而羽疎不之防，蒙遂乘其隙而取之。凡此间隙之开，始于周瑜而成于吕蒙，若权之前后自有猾计，其或从或不从，亦非因人为转移也。而使周瑜不以道病卒，则必取蜀，而先主几无驻足之地。又使权得荆州后而曹操不死，则当先主伐吴时，操必以大军蹙吴，魏攻其外，蜀攻其内，江东成败之机，殆未可料。此皆天焉，非人力之所与也。世皆以图取荆州为吕蒙之功，而不知其几败江东之业，是特有天幸耳。大抵吴之诸臣，周瑜雄略似孙伯符，有并吞中原之志，而不专于自守；鲁肃明于大势，欲合吴、蜀以拒操，为三分之计；至吕蒙则一以谲诡为自利计，而不顾其后，虽有攻战之材，非瑜、肃比也。权自得南郡，请降于魏，屈辱已甚，使不图南郡而与蜀交好，其屈辱岂至于此？其后权卒绝魏，而与蜀交好者，终其身，盖亦有鉴于此也。】

# 卷五十五·吴书十·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吴书十

三国志五十五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刘咸炘曰：程普最长，黄、韩从坚，蒋、周、陈、董从策，甘、凌、潘、徐则权所用也，丁奉行辈最后。】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程普传、黄盖传、韩当传、甘宁传、凌统传 校录：朱义封】

【蒋钦传、周泰传、陈武传、董袭传、徐盛传、潘璋传、丁奉传 校录：瑜策子酱】

【复校：擎骥】

## 程普

程普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人也。【右北平郡土垠，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初为州郡吏，有容貌计略，善于应对。从孙坚征伐，讨黄巾于宛、邓，破董卓于阳人，【宛、邓、阳人，均见《孙坚传》。】攻城野战，身被创夷。

坚薨，复随孙策在淮南，从攻庐江，拔之，还俱东渡。策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等，转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横江、当利、秣陵、湖熟、曲阿，均见《孙策传》。句容，见《孙权传》赤乌八年。】增兵二千，骑五十匹。【◎冯本、吴本、监本、毛本、官本“匹”作“四”，误。◎或曰：疑是“驷”字脱去“马”字。◎潘眉曰：当为“五十匹”。《韩当传》“授兵二千，骑五十匹”，吕范“增兵二千，骑五十匹”，可证。◎弼按：潘说是。】进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余杭，【◎乌程，见《孙坚传》。余杭，见《孙策传》。◎沈钦韩曰：石木、波门、陵传，当在乌程、余杭之间，今《湖州府志》无此地名。】普功为多。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唐。【钱唐，见《孙坚传》。吴郡西部都尉，见

《顾承传》。】后徙丹阳都尉，居石城。【◎《郡国志》：扬州丹阳郡石城。◎《一统志》：故城，今安徽池州府贵池县西七十里铁店，亦曰苍埠潭。以东西两石山夹河如城而名。贵池、建德并汉石城地。吴黄武二年，韩当封石城侯。◎《元和志》云：吴大帝封韩当为石埭城侯，因置石埭县，本汉丹阳郡地，有两横石壅江如埭，因名。◎潘眉曰：石埭是县名，当为石埭侯，不为城侯，封制无城侯。◎周寿昌曰：吴时尚未有石埭名，又石城本县名，非城名。◎谢鍾英曰：丹阳郡无石埭县，《元和志》误。◎吴增僅曰：丹阳都尉治石城，韩当封此，当卒，子琮降魏，国除，于县境置虎林督，为重镇。◎杨守敬曰：○《寰宇记》：石埭本吴石

城，韩当为石城侯，遂置石埭场。乃知《元和志》“石”下衍“埭”字，下“县”字为“场”字之误。◎石城，互见《孙策传》注，此与《魏志·文聘传》之石梵，〖即石城。〗《牵招传》之石城，同名异地。】复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贼，皆破之。【宣城、泾、陵阳，见《孙策传》。安吴，见《孙休传》永安四年。春谷，见《周瑜传》。】策尝攻祖郎，大为所围，普与一骑共蔽扞策，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后拜荡寇中郎将，【荡寇中郎将，一人，吴置。】领零陵太守，从讨刘勋于寻阳，进攻黄祖于沙羡，【寻阳、沙羡，均见《孙策传》。】还镇石城。

策薨，与张昭等共辅孙权，遂周旋三郡，平讨不服。又从征江夏，还过豫章，别讨乐安。

【乐安，见《孙权传》建安八年。】乐安平定，代太史慈备海昏，【海昏，见《孙策传》。】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杭世骏曰：○《湘中记》云：君山有地道楂渚，对岸古城，孙权遣程普所立。◎弼按：○《孙皎传》：吕蒙说权曰：“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

先出诸将，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云：○《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战国策》：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史记》：文帝谓冯唐：“公奈何众辱我？”○《吴志》：时人呼程公。○盖尊老之称。】性好施与，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卒。【◎《吴书》曰：普杀叛者数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疠，百余日卒。】权称尊号，追论普功，封子咨为亭侯。

## 黄盖

黄盖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零陵郡治泉陵，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

《吴书》曰：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也，【◎何焯曰：○《风俗通义》：颍川黄子廉每饮马，辄投钱于水。○然则公覆之祖，自颍川徙零陵也。◎杭世骏曰：○黄溍《笔记》云：陶靖节诗：“昔在黄子廉，弹寇佐名州。”汤伯纪注云：“《三国志·黄盖传》注‘南阳太守子廉之后’，刘潜夫《诗话》亦云‘子廉之名，仅见《盖传》’。”按，后汉尚书令黄香之孙守亮字子廉，为南阳太守，注及《诗话》举其孙而遗其祖，岂未深考欤？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赵一清曰：黄香是江夏安陆人，香子琼，琼子琬，无守亮其人者。且东京人二名者亦少，不知黄氏何从为此说也？】枝叶分离，自祖迁于零陵，遂家焉。盖少孤，婴丁凶难，辛苦备尝，然有壮志，虽处贫贱，不自同于凡庸，常以负薪余间，学书疏，讲兵事。】初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孙坚举义兵，盖从之。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拜盖别部司马。坚薨，盖随策及权，擐甲周旋，蹈刃屠城。

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石城，见《程普传》。】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委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擿谬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无为众先。”初皆布威，夙夜恭职；久之，吏以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盖亦嫌外懈怠，时有所省，各得两掾不奉法数事。乃悉请诸掾吏，赐酒食，因出事诘问。两掾辞屈，皆叩头谢罪。盖曰：“前已相敕，终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

杀之。县中震慄。后转春谷长，寻阳令。【春谷，见《周瑜传》。寻阳，见《孙策传》。】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迁丹阳都尉，【丹阳都尉，见《程普传》。】抑强扶弱，山越怀附。

盖姿貌严毅，善于养众，每所征讨，士卒皆争为先。建安中，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百人山在汉阳府西南七十里，相传周瑜与黄盖诈曹公，大军所起处也。南滨江有百人矶。○《水经注》：鹦鹉州之下尾，江水溠洄洑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故浦得其名。】【◎《吴书》曰：赤壁之役，盖为流矢所中，时寒堕水，为吴军人所得，不知其盖也，置厕床中。【◎《汉书·汲黯传》：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孟康曰：厕，床边侧也。】盖自强以一声呼韩当，当闻之，曰：“此公覆声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锋中郎将。【◎盖行武锋校尉，见《孙策传》注引《吴录》。◎洪饴孙曰：武锋中郎将，一人，吴置。◎沈家本曰：

《孙策传》注载策表，称行武锋校尉黄盖，是时策讨黄祖于沙羡县，盖从行，乃建安四年也。本传不叙为武锋校尉及讨黄祖事，考策表同列名者周瑜、吕范、程普、孙权、韩当各传，皆叙征刘勋、讨黄祖事，而《盖传》独未之及，乃史文之疏也。】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何焯曰：我整彼乱，以练习击乌合，乃可如此用奇。】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潘眉曰：巴、醴当是巴陵、醴陵，由、诞未详。◎赵一清曰：○巴、醴、油、诞四水名，由即油水，诞即澹水也。

* 《水经注》：澧水又东，澹水出焉。王仲宣《赠士孙文始诗》所云“悠悠澹澧”者也。】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加偏将军，病卒于官。

盖当官决断，事无留滞，国人思之。【◎《吴书》曰：又图画盖形，四时祠祭。】及权践阼，追论其功，赐子柄爵关内侯。

## 韩当

韩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也。【辽西令支，见《魏志·公孙瓒传》。】【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马，有膂力，幸于孙坚，从征伐周旋，数犯危难，陷敌擒虏，为别部司马。【◎《吴书》曰：当勤苦有功，以军旅陪隶，分于英豪，【◎官本考证曰：分，疑作“介”。】故爵位不加。终于坚世，为别部司马。】及孙策东渡，从讨三郡，【◎《太史慈传》：孙策从骑士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迁先登校尉，【先登校尉，一人，吴置。】授兵二千，骑五十匹。从征刘勋，破黄祖，还讨鄱阳，领乐安长，【鄱阳、乐安，均见《孙权传》建安八年。】山越畏服。后以中郎将与周瑜等拒破曹公，又与吕蒙袭取南郡，迁偏将军，领永昌太守。【◎永昌郡，见《蜀志·后主传》建兴三年。◎钱大昕曰：永昌郡属益州，盖遥领之。下文“领冠军太守”，冠军属南阳，权亦未有其地。】宜都之役，【宜都郡治夷道，见《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与陆逊、朱然等共攻蜀军于涿乡，【◎谢鍾英曰：涿乡当在夷陵县西，今宜昌府西。】大破之，徙威烈将军，【威烈将军，一人，吴置。】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当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权善之。黄武二年，封石城侯，【石城，详见《程普传》。】迁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冠军，见《魏志·邓哀王冲传》。】后又加都督之号。将敢死及解烦兵万人，【◎吴有解烦督。◎钱大昭曰：解烦兵，犹《陈表传》言无难士也。《张温传》“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陈修尝为解烦督，《胡

综传》“立解烦二部，详领左部，综领右部督”。】讨丹阳贼，破之。会病卒，子综袭侯领兵。

其年，权征石阳，【石阳，见《孙策传》。】以综有忧，使守武昌，而综淫乱不轨。权虽以父故不问，综内怀惧，【◎《吴书》曰：综欲叛，恐左右不从，因讽使劫略，示欲饶之，转相放效，为行旅大患。后因诈言被诏，以部曲为寇盗见诘让，云“将吏以下，当并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官本《考证》曰：自及，元本作“及己”。】左右因曰：“惟当去耳。”遂共图计，以当葬父，尽呼亲戚姑姊，悉以嫁将吏，所幸婢妾，皆赐与亲近，杀牛饮酒歃血，与共盟誓。】载父丧，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互见《孙权传》黄武六年。】魏以为将军，封广阳侯。【◎广阳，见《魏志·荀彧传》。◎潘眉曰：广阳，晋县名，陈承祚据晋时县名书之耳，当为陵阳侯。晋咸康四年，以避杜皇后讳，始改广阳。三国时不得为广阳也。此是魏封，吴则封周泰为陵阳侯。◎弼按：《郡国志》“幽州广阳郡广阳”，三国魏属燕国，荀彧孙甝封广阳乡侯，是汉、魏皆有广阳也。潘说误。】数犯边境，杀害人民，权常切齿。东兴之役，综为前锋，【◎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云：栅水东南，积而为窦湖，湖东有韩纵山，山上有城。○“纵”即“综”也。】军败身死，诸葛恪斩送其首，以白权庙。

## 蒋钦

蒋钦字公奕，九江寿春人也。【寿春，见《魏志·文纪》黄初五年。】孙策之袭袁术，【◎陈景云曰：“袭”字当作“依”或“就”字之误。◎卢明楷曰：《孙策传》袁术僭号，策止以书责而绝之，未有袭术之事，疑有误。◎赵一清曰：何焯校改“袁术”为“李术”。案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策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则不应以兵袭之。袁术、李术皆于本传不相合，或“袭”字误。◎周寿昌曰：李术本策所表用，因策亡背叛，孙权始讨诛之。】钦随从给事。及策东渡，拜别部司马，【◎《古今刀剑录》云：蒋钦拜别部司马，造一刀，文曰“司马”，隶书。】授兵。与策周旋，平定三郡，又从定豫章。调授葛阳尉，【◎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葛阳吴立，属鄱阳内史。◎洪亮吉曰：葛阳，吴分余汗东界立。○《太平寰宇记》：城在葛水之北，故名。◎谢鍾英曰：○《寰宇记》：建安十五年置，即弋阳县。○《方舆纪要》：今广信府弋阳县治。○鍾英按，蒋钦从策平豫章，调授葛阳尉，在兴平元年。乐史谓 “建安十五年置”者，误也。】历三县长，讨平盗贼，迁西部都尉。【◎《传》言“迁西部都尉”，未言何郡。以下文平会稽冶贼事推之，当为会稽西部都尉也。或“西部”上失“会稽”二字，或“会稽”二字误倒在“西部都尉”下。然以《贺齐传》领南部都尉例之，则本文自如是也。◎《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钱唐，西部都尉治。◎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程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唐，见《普传》。◎《宋书·州郡志》：会稽太守，秦立，治吴。汉顺帝永建四年，分会稽为吴郡，会稽移治山阴。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吴孙皓宝鼎元年立。◎宋郑缉之《东阳记》云：此境于会稽西部尝置都尉理于此，吴宝鼎元年始分会稽置东阳郡。】会稽治贼吕合、秦狼等为乱，【◎宋本“治”作“冶”。◎何焯云：即东冶贼也。◎弼按：互见《吕岱传》，作“东冶”。】钦将兵讨击，遂禽合、狼，五县平定，徙讨越中郎将，【讨越中郎将，一人，吴置，讨山越也。】以经拘、昭阳为奉邑。【◎钱大昕曰：按吴诸将食邑，如孙皎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孙韶食曲阿、丹徒二县，吕蒙食下雋、刘阳、汉昌、州陵，徐盛赐临城县为奉邑，朱治以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吕范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又改溧阳、怀安、宁国之类，皆县名也。经拘、昭阳，汉时无此县名。《宋志》邵陵郡有邵阳县，吴立，曰昭阳，即钦所食邑矣。经拘未详。◎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一：昭阳在宝庆府东五十里，后汉析昭陵县置，属零陵郡。○一清案，经拘，晋、宋

志皆不载，疑此文有误。盖钦屯宜城，故其子壹封宜城侯，其食邑当在丹阳，不得远届湘、郢也。汉丹阳郡有泾县，有句容，经拘、昭阳或是乡亭之名。下云“以芜湖田给钦妻子”是也。又凡封侯，乃有奉邑，蒋钦不侯，或史失之。◎弼按：奉邑解在《周瑜传》。】贺齐讨黟贼，【黟，各本均作“黝”，误，元本作“黟”，是。黟，见《孙策传》。贺齐讨黟、歙，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钦督万兵，与齐并力，黟贼平定。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于津北，

【◎《水经注》：合肥东有逍遥津，水上旧有梁。】钦力战有功，【此建安二十年事，见《孙权传》。】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濒江要地置督。】后召还都，拜津右护军，【“津”字疑衍。吴置中、左、右护军各一人。】典领辞讼。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说文》：缥，帛青白色也。】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权谓蒋钦“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见《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钦屯宣城，【宣城，见《孙策传》。】尝讨豫章贼。芜湖令徐盛【芜湖，见《太史慈传》。】收钦屯吏，表斩之，权以钦在远不许，盛由是自嫌于钦。曹公出濡须，钦与吕蒙持诸军节度。盛常畏钦因事害己，而钦每称其善。盛既服德，论者美焉。【◎《江表传》曰：权谓钦曰：“盛前白卿，卿今举盛，欲慕祁奚邪？”【◎祁奚事解见《吕蒙传》。◎沈家本曰：此与《吕蒙传》权谓蒙语相同，恐一事耳而传之不同耳。】钦对曰：“臣闻公举不挟私怨，盛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毛本“用”作“一”，误。】好万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当助国求才，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权嘉之。】

权讨关羽，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领兵拒刘备有功，还赴南郡，与魏交战，临阵卒。壹无子，弟休领兵，后有罪失业。

## 周泰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下蔡，见《魏志·蒋济传》。】与蒋钦随孙策为左右，服事恭敬，数战有功。策入会稽，署别部司马，授兵。权爱其为人，请以自给。策讨六县山贼，权住宣城，【宜城，见《孙策传》。】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而山贼数千人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泰奋击，投身卫权，【◎官本《考证》曰：监本讹作“奋激没身”，今改正。◎弼按：冯本亦“击”误作“激”。】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策深德之，补春谷长。【春谷，见《周瑜传》。】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复补宜春长，【皖、宜春，均见《孙策传》。】所在皆食其征赋。

从讨黄祖有功。后与周瑜、程普拒曹公于赤壁，攻曹仁于南郡。荆州平定，将兵屯岑。

【◎赵一清曰：○《水经·沣水注》：涔水出作唐县西南天门郡界，南流迳涔平屯。○盖屯戍之名，在今沣州东北。本文似有脱误。】曹公出濡须，泰复赴击，曹公退，留督濡须，拜平虏将军。【◎《刀剑录》云：周幼平击曹公军胜，拜平虏将军。因造一刀，铭背曰“幼平”。

◎胡三省曰：平虏将军，盖孙氏创置。◎弼按：汉有平虏将军刘勋，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八年注，非孙氏创置也。】时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伏也，【《通鉴》“伏”作“服”，下文“于是盛等乃伏”，《通鉴》亦作“服”。】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

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江表传》曰：权把其臂，因流涕交连，【元本“连”作“涟”。】字之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吴之功臣，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幼平意快为之，【各本皆作“威平”，误。】勿以寒门自退也。”【◎胡三省曰：寒门，言出所微也。】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坐罢，住驾，使泰以兵马导从出，鸣鼓角作鼓吹。【鼓吹，解见《蜀志·刘封传》。】】于是盛等乃伏。后权破关羽，欲进图蜀，拜泰汉中太守、【◎赵一清曰：此是遥领。】奋威将军，封陵阳侯。【陵阳，见《孙策传》。】黄武中卒。子邵以骑都尉领兵。曹仁出濡须，战有功，又从攻破曹休，进位裨将军，黄龙二年卒。弟承领兵袭侯。

## 陈武

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松兹，侯国。◎《一统志》：松兹废县，在今安徽安庆府宿松县北。《晋志》属安丰郡。又江西九江、湖广荆州俱有松兹，与此不同。◎钱大昕曰：班《志》庐江郡有松兹县，《续汉志》无之，则东京已省此县，疑汉末复置也。今荆州府之松滋县，盖沿其名，非汉、魏之松滋也。◎谢鍾英曰：松滋县，今霍丘县东十五里。◎弼按：按文，“人”下少“也”字，《董袭传》同。】孙策在寿春，武往脩谒，时年十八，长七尺七寸，【◎赵一清曰：○《御览》卷四百四十六引《陈武别传》云：武时无人察者，顿丘阎遐荐之于军府。或问：“武当今可与谁为辈？”遐曰：“方谢道坚不足比，徐世璋有余。”道坚、世璋皆同时知名士也。武闻之笑曰：“乃处我季孟间乎？”】因从渡江，征讨有功，拜别部司马。策破刘勋，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所向无前。及权统事，转督五校。【◎《续百官志》：北军中候，掌监五营。◎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也。◎刘昭注：大驾卤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是时权尚未即尊，不得有五校，或亦如无难督、解烦督耳。】仁厚好施，乡里远方客多依托之。尤为权所亲爱，数至其家。累有功劳，进位偏将军。建安二十年，从击合肥，奋命战死。权哀之，自临其葬。

【◎《江表传》曰：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孙盛曰：昔三良从穆，秦师以之不征；【◎《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左传·宣公十五年》：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士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祸福之报，如此之效也。权杖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何焯曰：殉妾之事固非，孙盛之论，亦奢阔无当。】】

子（修）**[**脩**]**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时诸新兵多有逃叛，而（修）**[**脩**]**抚循得意，不失一人。权奇之，拜为校尉。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修） **[**脩**]**都亭侯，为解烦督。【《韩当传》有解烦兵，当有解烦督。】黄龙元年卒。

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并侍东宫，皆共亲友。尚书暨艳亦与表善，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陈景云曰：徙，当作“从”。中庶子乃陈表初除之官，非迁改也。此与张休从中庶子转右弼都尉同。】兄脩亡后，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

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为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若母不能，直当出别居耳。”

【◎或曰：按表是语，必武妻性严，而无出之妾，难望其容畜者。命爱妾殉葬，或其妾本有从死之志，而权特假之以为名耳。】表于大义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敌场，求用为将，领兵五百人。表欲得战士之力，倾意接待，士皆爱附，乐为用命。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元本“惟”作“虽”。】廷尉以闻。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洪饴孙曰：无难督，吴所立营兵之名。】封都亭侯，以继旧爵。表皆陈让，乞以传脩子延，权不许。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

【◎陈景云曰：安，当作“都”。是时新都犹未改新安，又《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亦云 “新都都尉陈表”，尤明证也。◎钱大昕曰：孙权于建安十三年立新都郡。晋太康平吴，始改新安。此云“新安”，盖“新都”之讹。因下文有会稽新安县，相涉而误耳。◎弼按：○陈、钱说均是。○《宋书·州郡志》：新安大守，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分丹阳立，曰新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是本传所作“新都”也。新都郡，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梁章钜谓“陈《志》作于晋时，郡名宜从晋”云云，说误，不录。】与恪参势。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何焯曰：所谓复人者，不知是有罪之人乎？若以正户羸民补其处，是真以平民当将家为僮仆，较之后世所谓驱户，其虐又有甚焉。江左遗黎，又何堪孙氏之政乎？】在会稽新安县。【◎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东阳大守领新安。是时尚未立东阳郡，故新安仍属会稽。◎钱大昕曰：○此新安即衢州信安县。○沈约《志》：东阳郡信安县，汉献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曰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东阳。○本会稽西部都尉，故云会稽新安县。若新都郡本丹阳之地，不得系以会稽也。◎谢锺英曰：○《方舆纪要》：今浙江衢州府城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事捷当出，会鄱阳民吴遽等为乱，攻没城郭，属县摇动，表便越界赴讨，遽以破败，遂降。陆逊拜表偏将军，进封都乡侯，北屯章坑。【章阬，解见《顾承传》。】年三十四卒。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复为司马代敖。延弟永，将军，封侯。始施明感表，自变行为善，遂成健将，致位将军。

## 董袭

董袭字元代，会稽余姚人，【余姚，见《孙策传》。】长八尺，武力过人。【◎谢承《后汉书》称袭志节慷慨，武毅英烈。】孙策入郡，【会稽郡也。】袭迎于高迁亭，【高迁亭，见《孙静传》。】策见而伟之，到署门下贼曹。时山阴宿贼黄龙罗、周勃聚党数千人，【◎钱大昭曰：以下文“斩罗勃首”证之，则“周”字衍。◎弼按：罗、勃如为二人名，则“周”字不衍。】策自出讨，袭身斩罗、勃首，还拜别部司马，授兵数千，迁扬武都尉。【扬武都尉，一人，吴置。】从策攻皖，又讨刘勋于寻阳，伐黄祖于江夏。

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对曰：“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钱大昭曰：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故有是称。】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

众皆壮其言。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袭与凌统、步骘、蒋钦各别分讨。袭所向辄破，虎等望见旌旗，便散走，旬日尽平，拜威越校尉，【威越校尉，一人，吴置。】迁偏将军。

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蒙冲，解见《周瑜传》。】挟守沔口，【◎何焯曰：挟，《御览》作“侠”。◎朱邦衡曰：○“挟”、“侠”、“夹”古字通。○《仪礼·士丧礼》：妇人侠床，东（西）**[**面**]**。○《汉书·叔孙通传》：殿下郎中侠陛。○是皆挟守之义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汉水东与大江会于大别山北，其地名汉口，山阴石上有石穴二处，谓之锁穴。黄祖横两蒙冲守沔口，即此穴也。◎弼按：沔口即夏口，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又见《文聘传》。】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矴，【◎胡三省曰：○栟闾，榈也。○郭璞曰：落获也，中作器索。○栟，卑盈翻。绁，音薛，长绳也。矴，丁安翻，錘舟石。】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胡三省曰：○《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者谓之槎。○舸，嘉我翻。】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骑士冯则追枭祖首，见《孙权传》。】明日大会，权举觞属袭曰：“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此与王濬然烧铁锁之功何异？彼乃顺流而下，如入无人之境；此则逆流而上，身为众矢之的。非董袭武力过人，不能抽刀断绁，孙权之举觞相属，固是以奖厉士气，然别无旌功录异之典，或史有阙文欤？◎赵一清曰：○《刀剑录》：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铁作一刀。后讨黄祖于蒙冲河，元代引刀断冲头为二流，拜大司马，号“断蒙刀”。○一清案：蒙冲，舟舰名也，今以为河名，云断为二流，妄诞甚矣。◎弼按：赵氏引书辨正极少，此为仅见，所论极是。】

曹公出濡须，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走舸，解见《周瑜传》。】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权改服临丧，供给甚厚。

## 甘宁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郡国志》：益州巴郡临江。◎《一统志》：今四川忠州治。】【◎《吴书》曰：宁本南阳人，【◎《史记·甘茂传》：茂，下蔡人。◎《晋书·甘卓传》：卓，秦丞相茂之后。曾祖宁，为吴将。◎据此二传，宁为甘茂之后，初亦下蔡人也。】其先客于巴郡。宁为吏举计掾，补蜀郡丞，【◎赵一清曰：○《蜀志·刘焉传》注引《英雄记》曰：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璋不胜，走入荆州。○正宁为蜀郡丞时也。】顷之，弃官归家。】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眊带铃，【◎“眊”字解见《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国语》：晋攻狄，叔虎被羽先升，败之。◎韦昭曰：羽，鸟羽。系于背，若今将军负眊矣。】民闻铃声，即知是宁。【◎《吴书》曰：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或曰：发，疑作“废”。◎废负，见《吕蒙传》。胡三省谓“废”是废职事，“负”是罪负。】至二十余年。【刘璋于兴平元年为益州刺史，甘宁击璋，走荆州依刘表，在建安初年，中间安得有二十余年？疑衍“二”字，否则史文为误。】止不攻劫，颇读诸子，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

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胡三省曰：畜，养也。】【◎《吴书》曰：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表儒人，不习军事。【监本作“不智也事”，大误。】时诸英豪各各起兵，宁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土崩，【《通鉴》“土崩”作“众散”。】并受其祸，【◎胡三省曰：聚而不用，其祸必至。】欲东入吴。黄祖在夏口，【夏口，见《魏志·武纪》建安十三年。】军不得过，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礼之。【宋本作“祖三年不礼之”。】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胡三省曰：○《姓谱》：卫康叔支子为周淩人，子孙以为氏。】祖既得免，军罢还营，待宁如初。祖都督苏飞数荐宁，祖不用，令人化诱其客，客稍亡。宁欲去，恐不获免，独忧闷不知所出。飞知其意，乃要宁，为之置酒，谓曰：“吾荐子者数矣，主不能用。【冯本、毛本“主”作“王”，误。】日月逾迈，人生几何，宜自远图，庶遇知己。”宁良久乃曰：“虽有其志，未知所由。”飞曰：“吾欲白子为邾长，【◎邾县，见《孙权传》赤乌四年。◎胡三省曰：○邾县，属江夏郡。○《地道记》曰：楚灭邾，徙其君于此。○贤曰：邾故城在今复州竟陵县东。○飞盖开其奔吴之路也。长，知两翻。○宋白曰：黄州，汉邾县也。◎弼按：以在黄州者为是。】于是去就，孰与临版转丸乎？”宁曰：“幸甚。”飞白祖，听宁之县。招怀亡客并义从者，得数百人。】

于是归吴。【◎《通鉴》建安十三年追述甘宁入吴事。◎《通鉴考异》曰：《吴志·孙权传》建安八年、十二年皆尝讨黄祖，《凌统传》父操死时统年十五，摄父兵，后击麻、保屯，刺杀陈勤。按周瑜、孙瑜传，以十一年击麻、保屯，则操死似在八年，然后五年宁乃奔权，似晚。今无年月可据，追言之。】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宁陈计曰： “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

【◎胡三省曰：谓在吴之西据上流之形势。】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胡三省曰：言又弱于表也。】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通鉴》作“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胡注：言若不先图刘表，必为操所图也。】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脩，【◎胡三省曰：○顿，坏也。○《左传》：甲兵不顿。○顿，读曰钝。】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胡三省曰：楚关，扞关也。蜀伐楚，楚为扞关以拒之，故曰楚关。◎弼按：扞关，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注引《魏书》。】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此即公瑾关蜀之策，宜其识拔推荐也。】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胡三省曰：业业，危惧之意。】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胡三省曰：言固有攸当者，张昭不得以强辞距也。】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胡三省曰：昭为权长史，权之此言，既以奖甘宁之气，又以全张昭之体。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权遂西，果禽祖，尽获其士众。遂授宁兵，屯当口。【◎《通鉴》云：凌统怨甘宁杀其父操，常欲杀宁。孙权令宁屯于他所。◎弼按：后文注引《吴书》云“权令宁徙屯半州”，是屯当口在先，徙屯半州在后，《通鉴》似误为一事也。◎赵一清曰：宁屯始属孙皎，皎督夏口；后因酒失求属吕蒙，蒙督濡须，观本传后文知之。当口必在夏口相近，或曰当口或即当利口。】【◎《吴书》曰：初，权破祖，先作两函，欲以盛祖及苏飞首。飞令人告急于宁，宁曰：“飞若不言，吾岂忘之？”权为诸将置酒，宁下席叩头，血涕交流，为权言： “飞畴昔旧恩，【◎胡三省曰：旧恩，谓荐而不用，又开之使奔吴也。】宁不值飞，固已损骸于沟壑，【宋本“捐”作“殒”，毛本“骸”作“骇”，误。】不得致命于麾下。今飞罪当夷戮，特从将军乞其首领。”【本传称至尊，此称将军。此时权未即尊，似以称将军为是。】权感其言，谓曰：“今为君致之，若走去何？”【◎《通鉴》“致”作“置”，何焯校改作“赦”。◎官本《考证》曰：致，疑作“置”。陈、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监本讹作“若走

云何”，今改正。◎弼按：作“置”是，作“赦”非，下文有“赦”字也。】宁曰：“飞免分裂之祸，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岂当图亡哉！若尔，【◎胡三省曰：亡，谓亡走也。尔，犹言如此也。】宁头当代入函。”权乃赦之。【毛本“乃”作“当”，误。】】

后随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夷陵，汉属南郡，吴改曰西陵，属宜都郡，见《魏志·文纪》黄初元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夷陵州本属楚地，秦属南郡，两汉因之。魏武平荆州，置临江郡。蜀改为宜都郡。吴黄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以为重镇焉。◎何焯曰：既取夷陵，则江路通利，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遣使报瑜，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后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为吾禽。”【宋本“为”作“是”。】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按《孙权传》、《吕蒙传》，皆云破朱光在前，据关羽在后，与此传异。◎赵一清曰：○《水经·资水注》云：益阳县有关羽濑，所谓关羽濑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甘宁谓肃曰：“羽闻吾欬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禽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阳新、下雉二县，见

《孙权传》黄初二年。此西陵与夷陵改名之西陵同名异地。建安二十年置郡，黄初二年阳新、下雉属武昌郡，西陵郡即废省矣。◎杨守敬曰：此西陵郡当在江南，疑《水经注》桑步下所谓“南阳”者，即此西陵郡之误。◎钱大昕曰：此西陵郡盖分江夏郡之地，阳新县亦吴置，今兴国州地也。陆抗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步阐为西陵督，此西陵即汉之夷陵县，黄武元年改名，与此非一地。◎赵一清曰：西陵郡后并入武昌，见《孙权传》。《方舆纪要》卷二十八：甘公城在宁国府南陵县北七里，甃甓甚工，缭以漳水，可容数千人，四旁门址犹有存者。或曰吴将甘宁尝屯此，俗讹为甘罗城。】

后从攻皖，为升城督。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计功，吕蒙为最，宁次之，【互见《吕蒙传》。】拜折冲将军。【◎洪饴孙曰：折冲将军，一人，第五品。】后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殽，宁以料赐手下百余人食。【宋本“以”作“乃”。】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时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削”有二义。一为简札之义。◎《后汉书·苏竟传》：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章怀注：○《说文》曰：编，次也。○削，谓简也，一曰削书刀也。◎惠栋曰：

* 颜之推云：古者书误则削之，故《左传》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谓札为削。王褒《童约》曰“书削代牍”。◎王先谦曰：削，谓简是也。◎一为剑削之义。◎《方言》云：剑削，自河而北燕、赵之间谓之室，自关而东或谓之廓，或谓之削，自关而西谓之鞞。◎钱绎《笺疏》云：○《说文》：削，鞞也。○《玉篇》：韒，刀韒也。○鞘与削同。○《广雅》：室、郭，剑削也。○《燕策》云：拔剑，剑长，操其室。○郭、廓，古今字。○案：削、室、廓、鞞，皆外卫之通名。○《释名》云：刀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杀，里刀体也。○《史记·货殖传》：洒削，薄技也。○颜师古注《汉书》曰：削，谓刀剑室也。主为洒刷之，去其垢也。
* 是刀亦名削也。◎弼按：甘宁引白削置膝上，二义皆可通，以后义为近是。】呵谓之曰： “卿见知于至尊，熟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银碗。【宋本作“即起拜待酒，次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何焯曰：甘宁可为特将，督万兵临敌场，吴人未竟其用。】【◎《江表传》曰：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权率众七万应

之，使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冯本、毛本“部”作“都”，误。】权密敕宁，使夜入魏军。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诣曹公营下，使拔鹿角，踰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北军惊骇鼓譟，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因夜见权，权喜曰：“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即赐绢千匹，刀百口。权曰：“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停住月余，北军便退。】

宁虽麤猛好杀，【各本“麤”作“麄”，误。宁麤暴好杀，又见《吕蒙传》。】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杭世骏曰：○《江表传》云：孙权攻合肥不下而还，休兵皆上道，权与吕蒙等在后。魏将张辽奄至，鼓吹惊怖，不能复鸣，甘宁刀欲斫之，于是使作。】【◎《吴书》曰：凌统怨宁杀其父操，宁常备统，不与相见。权亦命统不得雠之。尝于吕蒙舍会，酒酣，统乃以刀舞。宁起曰：“宁能双戟舞。”蒙曰：“宁虽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元本“楯”作“矟”。】以身分之。后权知统意，因令宁将兵，遂徙屯于半州。【半州，见《张昭传》、《薛综传》。甘宁、凌统分别将兵，遂各为名将；魏延、杨仪互不相下，遂为乱阶。诸葛不忍偏废，或亦蜀中人才之乏欤？】】

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后宁赍礼礼蒙母，临当与升堂，乃出厨下儿还宁。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此亦麤猛好杀之一端。】毕，敕船人更增舸缆，解衣卧船中。蒙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宁闻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谏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属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杀甘宁？宁死之日，纵至尊不问，汝是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闻母言，即豁然意释，自至宁船，笑呼之曰：“兴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宁涕泣歔欷曰：“负卿。”与蒙俱还见母，欢宴竟日。

宁卒，权痛惜之。【◎潘眉曰：甘宁之勇烈功绩，与魏典韦相上下，韦不封侯，宁亦不封侯，酬功之典，均为未副也。陈《志》以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为一卷，考韩当封石埭侯，周泰封陵阳侯，徐盛封芜湖侯，潘璋封溧阳侯，丁奉封安丰侯，皆及身封侯。追论程普功，封子咨为亭侯；追论黄盖功，赐子柄爵关内侯；追录凌统功，封子烈为亭侯，烈有罪，弟封复袭爵；又蒋钦子壹封宣城侯，陈武子脩封都亭侯，表封都乡侯，皆封其子。不封侯者惟董袭、甘宁。《袭传》不言有子，或其人本无胤嗣。若甘宁则身未封侯，而其子于未得罪前亦不加追录，则所以待宁者，不亦薄乎！】子瓌，以罪徙会稽，无几死。【◎潘眉曰：○《晋书·甘卓传》：宁子名述，仕吴为尚书；述子昌，太子太傅。○述当是瓌之弟，史缺不书，亦其疏也。】

## 凌统

凌统字公绩，吴郡余杭人也。【◎余杭，见《孙策传》，吴改属吴兴郡。◎谢鍾英曰：凌统墓在吴县东北二十五里，碑云“统字公绩，吴兴余杭人”，据此，可证承祚书“吴郡余杭”，为仍旧也。】父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守永平长，【永平，见

《妃嫔传·全夫人传》。】平治山越，奸猾敛手，迁破贼校尉。【破贼校尉，一人，吴置。】及权统军，从讨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中流矢死。【操为甘宁所射杀，

见《宁传》注引《吴书》。】

统年十五，左右多称述者，权亦以操死国事，拜统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破贼都尉，一人，吴置。】使摄父兵。后从击山贼，【郝经《续书》“后”作“复”。】权破保屯先还，余麻屯万人，【麻、保二屯，见《孙瑜传》。】统与督张异等留攻围之，克日当攻。先期，统与督陈勤会饮酒，勤刚勇任气，因督祭酒，【何焯校改“祭”作“察”。】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统疾其侮慢，面折不为用。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及当攻屯，统曰：“非死无以谢罪。”乃率厉士卒，身当矢石，所攻一面，应时披坏，诸将乘胜，遂大破之。还，自拘于军正。权壮其果毅，使得以功赎罪。

后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复船人。【◎宋本“复”作“获”，◎或曰：疑作“覆”。】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于是大获。权以统为承烈都尉，【承烈都尉，一人，吴置。】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遂攻曹仁，迁为校尉。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

又从破皖，拜荡寇中郎将，领沛相。与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阳，从往合肥，【何焯校改“往”作“征”。】为右部督。时权彻军，【何焯校改“彻”作“撤”。】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合肥东，逍遥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

【◎《吴书》曰：统创甚，权遂留统于舟，尽易其衣服。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拜偏将军，倍给本兵。时有荐同郡盛暹于权者，以为梗概大节，【冯本“梗”作“便”，误。】有过于统，权曰：“且令如统足矣。”后召暹夜至，时统已卧，闻之，摄衣出门，执其手以入。其爱善不害如此。

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命敕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余人，过本县，【余杭县也。】步入寺门，【官寺门也。】见长吏怀三版，【◎蔡质《汉仪》曰：三署郎见光禄勋，执版拜。◎本志《朱治传》：执版交拜。】恭敬尽礼，亲旧故人，恩意益隆。事毕当出，会病卒，时年四十九。【◎陈景云曰：统父操以建安八年战没，统时年十五，及十一年，即预讨麻、屯之捷，至年四十九，则吴赤乌中也。统自摄领父兵，屡立战功，若赤乌中尚在，则从合肥还二十年间，统之宣力行间多矣，何更无功可录乎？据《骆统传》，凌统死后复领其兵，在随陆逊破蜀以前，计统之年，殆未踰三十。此“四”字当是“二”字之误。】权闻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朱然传》：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使张承为作铭诔。【◎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一：皋亭山在苏州吴县东北二十五里，山东有吴凌统墓，有石碑云：“忠毅果敢，常为前锋。”◎潘眉曰：汉法有谥始有诔，故郑君

《檀弓注》云“诔其行以为谥”，又云“诔其赴敌之功以为谥”。今凌统无谥而作诔，非古也。

◎黄安涛曰：东吴将相有谥者甚少，考陈《志》，惟张昭谥曰文侯，昭子承谥曰定侯，顾雍谥曰肃侯，其余如周瑜、鲁肃诸人皆无谥。陆逊至孙休时始追谥曰昭侯，顾谥者止此四人者。若蜀汉则诸葛亮、蒋琬、费祎、关羽、张飞、庞统、黄忠、赵云、法正、陈祗、夏侯霸等皆得美谥，宜时论以为荣也。】

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孙盛曰：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内著，【何焯校改“内”作“罔”。】而能屈强荆吴，僭拟年岁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于大者远者，是以先王建德义之基，恢信顺之宇，制经略之纲，明贵贱之序，易简而其亲可久，体全而其功可大，岂委璅近务，【◎宋本“委”作“踒”。◎李龙官曰：踒，音窝，训折足也，于“璅”义无涉，当作“委”。】邀利于当年哉？《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其是之谓乎！【◎何焯曰：仲谋之事，惟殉妾失礼，其他亦王者所不废，但非其本也。一部《周礼》，至纤至悉矣。孙盛之论，意则远而未密也。】】

## 徐盛

徐盛字文向，琅邪莒人也。【莒，见《魏志·吕布传》。】遭乱，客居吴，以勇气闻。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长，【柴桑，见《孙权传》黄初二年。】拒黄祖。祖子射，尝率数千人下攻盛。盛时吏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伤射吏士千余人。已乃开门出战，大破之。射遂绝迹不复为寇。【元本“复”作“敢”。】权以为校尉、芜湖令。【芜湖令徐盛收蒋钦屯吏，表斩之，见《蒋钦传》。】复讨临成南阿山贼【成，当作“城”。临城，见《孙韶传》。】有功，徙中郎将，督校兵。

曹公出濡须，从权御之。魏尝大出横江，盛与诸将俱赴讨。时乘蒙冲，遇迅风，船落敌岸下，诸将恐惧，未有出者，盛独将兵上突斫敌，敌披退走，有所伤杀，风止便还，权大壮之。及权为魏称藩，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蔡州在昇州江亭县西十二里，周迴五十里。《丹阳记》云吴时客馆在蔡州上，以舍远使。又有临沧观在上元县劳山上，有亭七间，名曰新亭，吴所筑，古送别所。】贞有骄色，张昭既怒，【互见《张昭传》。】而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旅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胡三省曰：观贞此言，善觇国者也。使还之日，当以复于魏主否？】

后迁建武将军，封都亭侯，领庐江太守，赐临城县为奉邑。刘备次西陵，盛攻取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冯本“口”作“吕”，误。洞口，见《曹休传》。】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风，船人多丧，盛收余兵，与休夹江。休使兵将就船攻盛，盛以少御多，敌不能克，【◎杭世骏曰：《吴书》称徐盛与曹休战，贼积茅草欲焚盛，盛烧船而去，贼一无所得。】各引军退。迁安东将军，封芜湖侯。后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计从建业筑围，作薄落，【◎康发祥曰：草丛生曰薄落，藩也，盖以丛草为藩篱也。】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

【事见《孙权传》黄武二年。】诸将以为无益，盛不听，固立之。文帝到广陵，望围愕然，弥漫数百里，而江水盛长，便引军退。诸将乃伏。【◎干宝《晋纪》所云疑城，已注《孙权传》。◎《魏氏春秋》云：文帝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

黄武中卒。子楷，袭爵领兵。

## 潘璋

潘璋字文珪，东郡发干人也。【发干，见《魏志·管辂传》。】孙权为阳羡长，【阳羡，见

《孙权传》卷首。】始往随权。性博荡嗜酒，居贫，好赊酤，债家至门，辄言后豪富相还。权奇爱之，因使召募，【毛本“募”作“璋”，误。】得百余人，遂以为将。讨山贼有功，署别部司马。后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迁豫章西安长。【西安，详见《太史慈传》。◎钱大昕曰：○两汉、晋、宋志豫章郡并无西安县。○《太平寰宇记》：西安县故城在分宁县西二十里，汉献帝建安中置，开皇元年废。○《寰宇记》又云，武宁县，古西安县也，后汉建安中分海昏县立西安县，晋太康元年改为豫宁。】刘表在荆州，民数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县建昌起为贼乱，转领建昌，【建昌，见《孙权传》黄武七年，又见《太史慈传》。】加武猛校尉，【武猛校尉，一人，吴置。】讨治恶民，旬月尽平，召合遗散，得八百人，将还建业。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权甚壮之，拜偏将军，遂领百校，【◎潘眉曰：百校，当为“五校”。】屯半州。【半州，见《张昭传》。】

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临沮，见《关羽传》。夹石，见《王昶传》。】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权即分宜都至、秭归二县为固陵郡，

【◎钱大昕曰：至，当作“巫”。《魏氏春秋》云“建安二十四年，吴分巫、秭归为固陵郡”是也。◎吴增僅曰：《吴志·潘璋传》权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以璋为太守。考其时为建安二十一年。今考《华阳国志》，先主改巴东为固陵郡，是时宜都属先主，故以宜都之巫县移入固陵。二十四年，关羽败后，巫县当入吴，还属宜都，故是年权分巫、秭归二县与蜀对置固陵也。及章武元年，先主伐吴，复得巫、秭归二县地，似吴之固陵，当以是废。二年，猇亭之役，吴复有二县，宜又还属宜都。故孙休时，又分宜都置建平也。◎宜都郡，见《先主传》章武二年。巫，见《先主传》章武元年。秭归，见《刘璋传》，又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溧阳，见《妃嫔传·何姬传》。】甘宁卒，又并其军。刘备出夷陵，璋与陆逊并力拒之，璋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所杀伤甚众，拜平北将军、【◎洪饴孙曰：平北将军，一人，第三品。】襄阳太守。

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百里洲，即江陵中洲，见

《魏志·张郃传》。】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璋曰：“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作筏適毕，伺水长当下，尚便引退。璋下备陆口。【陆口，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权称尊号，拜右将军。

璋为人粗猛，禁令肃然，好立功夫，【◎官本“功夫”作“功业”。◎官本《考证》云：各本皆误，今改正。◎何焯曰：“夫”字疑。】所领兵马不过数千，而其所在常如万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监司举奏，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黄武六年，孙权攻石阳，及至旋师，潘璋断后，夜出错乱，见《朱然传》。】嘉禾三年卒。子平，以无行徙会稽。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 丁奉

丁奉字承渊，庐江安丰人也。【安丰，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又见《王基传》、

《毌丘俭传》。】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数随征伐，战斗常冠军。每斩将搴旗，身被创夷。稍迁偏将军。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封都亭侯。

魏遣诸葛诞、胡遵等攻东兴，【东兴，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诸葛恪率军拒之。诸将皆曰：“敌闻太傅自来，上岸必遁走。”奉独曰：“不然。彼动其境内，悉许、洛兵大举而来，必有成规，岂虚还哉？无恃敌之不至，恃吾有以胜之。”及恪上岸，奉与将军唐咨、吕据、留赞等，俱从山西上。【毛本“山”作“上”，误。】奉曰：“今诸军行迟，若敌据便地，则难与争锋矣。”【《通鉴》此句下有“我请趋之”四字。】乃辟诸军使下道，【◎胡三省曰：辟读如闢。辟诸军，使避路而己军前进也。】帅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至，遂据徐塘。【◎《通鉴》作“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胡注：徐塘，盖近东关。◎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徐塘在濡须水东，亦曰徐堨。○《诸葛诞传》“吴贼欲向徐堨”，即徐塘也。盖在东关之东。◎互见《魏志·诸葛诞传》。◎或曰：○徐塘，当是“涂塘”。○《孙权传》：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弼按：涂塘在今六合县地，徐塘在今含山县东南，实为两地，不得以字形相近而相混也，或说误。】天寒雪，敌诸将置酒高会，

【《通鉴》作“时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相谓曰：【《通鉴》作 “谓其下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铠著胄，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

《诸葛恪传》：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 时天寒雪，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大笑之。】不为设备。奉纵兵斫之，大破敌前屯。会据等至，魏军遂溃。迁灭寇将军，【灭寇将军，一人，吴置。】进封都亭侯。

【◎陈景云曰：亭，当作“乡”。奉已封亭侯，更封乡侯，斯为进耳。如陈武、是仪进封都乡侯是也。◎潘眉曰：前已封都亭侯，此则都乡侯也。“亭”字误。】魏将文钦来降，以奉为虎威将军，从孙峻至寿春迎之，与敌追军战于高亭。【高亭，见《孙亮传》五凤二年。】奉跨马持矛，突入其阵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封本县侯。】

太平二年，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来降，魏人围之。【各本皆脱“将军诸葛诞据寿春来降，魏人”十二字，惟元本有之。官本《考证》及王鸣盛云元修宋本有此十二字，非也。】遣朱异、唐咨等往救，复使奉与黎斐解围。奉为先登，屯于黎浆，力战有功，拜左将军。【◎王鸣盛曰：各本“太平二年”下作“魏大围之”，似所围者即奉也，下文何云“复使奉解围”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将军诸葛涎据寿春来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后接“围之”云云，此脱去，故不可解。《文选》陆机《辨亡论》李善注引《吴志》正与宋板同，而善所引于“奉为先登”之下，即云“黎斐力战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无传，故于《丁奉传》中带叙黎斐事耳。俗刻误衍“屯于”二字，又误“斐”为“浆”，遂以“黎浆”为地名，而力战有功拜左将军似皆为奉事矣。岂知上文奉先为偏将军、冠军将军、灭寇将军，封都亭侯，又为虎威将军，进封安丰侯，何待此时方拜左将军乎？下文叙建衡元年战事毕，即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说“奉有功骄矜”云云，俗刻脱“卒”字，又不可读矣。◎侯康曰：王氏据宋本及《文选》注补十二字是矣，至以“屯于”二字为衍文，改“黎浆”为“黎斐”，则恐不然。《通鉴》亦作“进屯黎浆”。《水经·肥水注》“芍陂渎水东注黎浆水，黎浆东迳黎浆亭南。文钦之叛，吴军北入，诸葛绪拒之于黎浆”，即此水也。〖◎案：此事载《邓艾传》。〗东注肥水，谓之黎浆水口也。是黎浆实有其地。又《诸葛诞传》称诞等渡黎浆水，《晋书·石

苞传》“诸葛诞举兵淮南，吴遣大将朱异、丁奉等来迎，诞等留辎重于都陆，轻兵渡黎水”，黎水即黎浆水之省文。诸葛诞所以渡此者，正以丁奉屯黎浆水故也。参考诸传，佐证显明，

《选》注乃涉上文“黎斐”而误，未可据彼单词，轻改旧史也。〖《孙晧传》注引《辩亡论》及《晋书·陆机传》皆作“钟离斐”，何焯疑为“钟离牧”之误。〗◎弼按：王氏据元本补脱文，侯氏辩正王说之误，均是。惟于王氏所云拜左将军事未论及。按前后左右将军在各杂号将军之上，丁奉由虎威将军因力战有功进拜左将军，史文无误，王氏失辞矣。黎浆，见《魏志·诸葛诞传》。◎沈家本曰：侯氏之考黎浆也详矣，然谓《选》注为误，恐又不然。李善因黎斐而引《吴志》，则所云“力战有功”者，自谓黎斐，非谓丁奉也。恐今本“屯于黎浆”之下，尚有夺文耳。】孙休即位，与张布谋，欲诛孙綝，布曰：“丁奉虽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国威，将行不轨，欲与将军诛之。”奉曰：“丞相兄弟友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腊会，有陛下兵以诛之也。”【◎《通鉴》作“有陛兵以诛之”。◎胡注：卒，读曰“猝”。陛兵，宿卫之兵，夹殿陛者，所谓陛戟之士。】休纳其计，因会请綝，奉与张布目左右斩之。迁大将军，加左右都护。永安三年，假节领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诸军向寿春，为救蜀之势。蜀亡，军还。

休薨，奉与丞相濮阳兴等从万彧之言，共迎立孙晧，迁右大司马、左军师。【◎洪饴孙曰：吴以三公领之，不属丞相。】宝鼎三年，晧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征还。【◎《晋书·石苞传》：自诸葛诞破灭，苞便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勅征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建衡元年，奉复帅众治徐塘，因攻晋谷阳。【◎《郡国志》：豫州沛国谷阳。◎《一统志》：今安徽凤阳府灵壁县西南。◎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一：谷阳城在宿州灵壁县西北七十五里，汉县，属沛郡。应劭曰：“县在谷水之阳。”谷水，即睢水也。晋省。◎《通鉴》：晋泰始六年春，吴丁奉入涡口。◎《考异》曰：○《吴志·丁奉传》：建衡元年，攻晋谷阳。○《晋帝纪》不载。本传不言入涡口，疑是一事。】谷阳民知之，引去，奉无所获。晧怒，斩奉导军。三年，卒。【◎各本皆无“卒”字。◎陈景云曰：“三年”下各本均脱“卒”字。奉卒于建衡三年，见《孙晧传》。〖钱大昕说同。〗◎赵一清曰：○《宋书·五行志》：孙晧宝鼎元年，野豕入右司马丁奉营。后奉见遣攻谷阳，无功，晧怒，斩其导军。及举大众北出，奉及万彧等相谓曰：“若至华里，不得不各自还也。”此谋泄，奉时虽已死，晧追讨谷阳事，杀其子温，家属皆远徙。

◎事亦见《陆凯传》注。】奉贵而有功，渐以骄矜，或有毁之者，晧追以前出军事，徙奉家于临川。【◎互见《孙晧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临川，见《孙亮传》太平二年。◎沈家本曰：万彧、留平与丁奉同谋，而奉先卒，故晧之毒酒独不及饮奉。然奉家之徙，当以此，或之毁，盖泄其密语也。《宋书·五行志》亦载其事，言晧追讨谷阳事，杀其子温，家属皆远徙。此传不言杀子温事，恐陈氏之疏也。又奉与陆凯、丁固谋废皓不果，事见《凯传》。】奉弟封，官至后将军，先奉死。【◎杭世骏曰：○《宋书·王僧绰传》：初，太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顗、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是称为凶地。僧绰尝以正远自居，谓地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作，未及成而败。】

评曰：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

# 卷五十六·吴书十一·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

吴书十一

三国志五十六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局本夺“传”字。◎刘咸炘曰：当云三朱、吕范合卷之意，即评中所谓“将领之才”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朱治传、吕范传、朱桓传 校录：初晨一缕光】

【朱然传 校录：朱义封】

【复校：擎骥】

## 朱治

朱治字君理，丹阳故鄣人也。【◎故鄣，见《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梁章钜曰：○《寰宇记》卷九十四云：故鄣城，即秦时鄣郡城，今俗号府头是也，在湖州长兴县西南八十里。】初为县吏，后察孝廉，州辟从事，随孙坚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马，从讨长沙、零、桂等三郡贼周朝、苏马等，有功，【◎《孙坚传》：长沙贼区星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起零、桂，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坚表治行都尉。从破董卓于阳人，【阳人，见《孙坚传》。】入洛阳。表治行督军校尉，【督军校尉，一人，吴置。】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

会坚薨，治扶翼策，依就袁术。后知术政德不立，乃劝策还平江东。时太傅马日磾在寿春，辟治为掾，迁吴郡都尉。【吴郡都尉治钱唐，见《程普传》。】是时吴景已在丹阳，而策为术攻庐江，于是刘繇恐为袁、孙所并，遂构嫌隙。【◎或曰：说刘繇构隙甚详，此亦大节目。】而策家门尽在州下，【刘繇为扬州刺史，治曲阿。州下者，曲阿也。】治乃使人于曲阿

【曲阿，见《孙策传》，吴改曰云阳。】迎太妃及权兄弟，所以供奉辅护，甚有恩纪。治从钱唐欲进到吴，吴郡太守许贡拒之于由拳，【由拳，见《孙策传》，吴黄龙三年改禾兴，赤乌五年改嘉兴。】治与战，大破之。贡南就山贼严白虎，治遂入郡，领太守事。【占领吴郡，实为朱治之功。然孙策杀许贡，贡客复仇，其因皆种于此。】

策既走刘繇，东定会稽，权年十五，【时在兴平二年。】治举为孝廉。【权为吴郡富春人，故郡察孝廉也。】后策薨，治与张昭等共尊奉权。【策领会稽，治领吴郡，地位相埒。策死权

继，年方二十，而治乃与张昭等共相尊奉者，实因与孙氏父子久相周旋，攻破严白虎亦由伯符勘定，而张昭、周瑜等谓权可共成大事业，故委心服事权。虽领会稽，而仍屯吴，久已畛域不分矣。】建安七年，权表治为九真太守，【◎潘眉曰：此“九真太守”当为“吴郡太守”。初，孙策以治为吴郡太守，尚未表于汉帝，至是始权表闻。下云“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皆吴郡属城，证一也。又云“权优异之，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明是吴郡太守，非九真太守，证二也。又云“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治，丹阳故鄣人。〗岁余，还吴”，既云“还吴”，则始自吴移屯故鄣可知。岁余即还，又非交州所能往返，证三也。又云“在郡三十一年”，考《后汉书·献帝纪》，孙策以兴平元年据江东，是岁策即以朱治为吴郡太守，自兴平元年至黄武三年，〖治以黄武三年卒。〗正得三十一年，则治始终为吴郡太守，未尝迁转，证四也。况是时吴止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六郡，未得九真；士燮弟方为九真太守，证五也。◎沈家本曰：治前以吴郡都尉领太守事，至是始表为真太守，传文衍一“九”字耳，不必改“九真”为“吴郡”也。◎弼按：《孙贲传》“过定豫章，上贲领太守”，此孙策上贲领豫章太守也。《吴夫人传》“策复以景为丹阳太守。汉遣议郎王誧衔命南行，表景为扬武将军，领郡如故”，是孙策渡江所更置长吏皆已表闻矣，不必待权始表也。或其时汉已命陈瑀行吴郡太守，〖见《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策与瑀相攻，故未及表闻欤？】行扶义将军，【扶义将军，一人，吴置。】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娄，见《张昭传》。由拳，见前。无锡，见《孙瑜传》。毗陵，见

《诸葛瑾传》。奉邑解见《周瑜传》。】置长吏。征讨夷越，佐定东南，禽截黄巾余类陈败、万秉等。黄武元年，封毗陵侯，领郡如故。【领吴郡也。】二年，拜安国将军，【◎安国将军，一人，吴置。◎杭世骏曰：○《刀剑录》云：朱君理拜安国将军，作一佩刀，文曰“安国”。】金印紫绶，【◎《续汉志·舆服志》云：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又云：公、侯、将军，紫绶。◎刘昭注：○引《前书》曰：太尉金印紫绶。将军亦金印。○《汉官仪》曰：马防为车骑将军，银印青绶。和帝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始加金紫。】徙封故鄣。【封本县侯。】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飨宴赠赐，恩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贽私觌，其见异如此。【◎《诸葛瑾传》：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瑾揣知其故，为书泛论。权喜，笑曰：“孤意解矣。”】

初，权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数责数，谕以道义。【◎钱大昕曰：治为翊举主。

◎弼按：翊为左右边鸿所杀，见《翊传》。】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曹公为子彰取贲女，见《孙策传》。】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治闻之，求往见贲，为陈安危，【◎《江表传》载治说贲曰：“破虏将军昔率义兵入讨董卓，声冠中夏，义士壮之。讨逆继世，【宋本、冯本“继”作“系”，误。】廓定六郡，【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及九江、庐江之半。】特以君侯骨肉至亲，器为时生，故表汉朝，剖符大郡，兼建将校，仍关综两府，【◎《孙贲传》：建安十三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贲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荣冠宗室，【此时权未即尊，不得有“宗室”之称。】为远近所瞻。加讨虏聪明神武，继承洪业，【宋本、冯本“继”作“系”，误。】揽结英雄，周济世务，军众日盛，事业日隆，虽昔萧王之在河北，【◎范《书·光武纪》：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无以加也，必克成王基，应运东南。故刘玄德远布腹心，求见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东闻道路之言，云将军有异趣，【毛本“趣”作“之”，误。】良用怃然。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毛本无“邑”字，误。】道殣相望，【饿死为殣。】士叹于外，【毛本“士”作“十”，误。】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

将军当斯时也，而欲背骨肉之亲，违万安之计，割同气之肤，啖虎狼之口，为一女子，改虑易图，失机毫釐，差以千里，岂不惜哉！”】贲由此遂止。

权常叹治忧勤王事。性俭约，虽在富贵，车服惟供事。【“供”字上下疑有脱字。】权优异之，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即娄、由拳、无锡、毗陵也。】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每岁时献御，权答报过厚。是时丹阳深地，频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恋土风，自表屯故鄣，镇抚山越。诸父老故人，莫不诣门，治皆引进，与共饮宴，乡党以为荣。在故鄣岁余，还吴。黄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当生于桓帝永寿二年，小孙坚一岁。】

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吴书》曰：才字君业，为人精敏，善骑射，权爱异之，常侍从游戏。少以父任为武卫校尉，【武卫校尉，一人，吴置。】领兵随从征伐，屡有功捷。本郡议者以才少处荣贵，未留意于乡党，才乃叹曰：“我初为将，谓跨马蹈敌，当身履锋，足以扬名，不知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于是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又学兵法，名声始闻于远近。会疾卒。】才弟纪，权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领兵。纪弟纬、万岁，皆早夭。才子琬，袭爵为将，至镇西将军。

## 朱然

朱然字义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赵一清曰：○昌黎作《太学博士施士丐墓铭》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后施常，事孔子以彰，雠为博士，延为太尉。太尉之孙，始为吴人，曰然，曰绩，亦载其迹。○然则是延之裔也。】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启策乞以为嗣。策命丹阳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吴，策优以礼贺。

然尝与权同学书，【各本均作“同书学”。】结恩爱。【然，赤乌十二年卒，年六十八，当生于光和五年，与孙权同岁。】至权统事，【孙权统事在建安五年。】以然为余姚长，【◎余姚，见《孙策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九十二：余姚县有新旧二城，旧城筑于吴将朱然，周不及二里。后废。】时年十九。后迁山阴令，【山阴，见《孙策传》。】加折冲校尉，

【折冲校尉，一人，吴置。】督五县。权奇其能，分丹阳为临川郡，然为太守，【◎臣松之桉：此郡寻罢，非今临川郡。【◎吴增僅曰：《吴志·朱然传》权分丹阳为临川郡，时当在建安末。裴注云“此郡寻罢”，又《周鲂传》鲂谲曹休笺云“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裴注云“孙亮太平二年始置临川郡，是时未有临川”，今案鲂谲曹休在黄武七年，去建安末不过十年，疑彼时立郡，黄武中郡犹未省，故鲂笺与豫章并言之。至黄武以后，郡始废省。如彼时无临川，鲂安得言之？裴注偶出误记，未敢信也。今据《鲂传》，列之于表，其所属诸县大约西接豫章，东接丹阳，南接新都，如临城、石城等县皆是其地，与太平二年所置之临川名同而地异也。◎弼按：本传分丹阳郡在曹公出濡须之前，当在建安十年间，不在建安末也。余详《周鲂传》。】】授兵二千人。会山贼盛起，然平讨，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须，然备大坞及三关屯，【◎赵一清曰：大坞，即濡须坞也。三关屯，即东兴关也，关当三面之险，故吴人置屯于此。】拜偏将军。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见《潘璋传》。】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西安，见《太史慈传》。】

虎威将军吕蒙病笃，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

为可任。”【◎李安溪曰：蒙举陆议、朱然，可谓知人。】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黄武元年，刘备举兵攻宜都，【宜都，见《先主传》章武二年。】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永安，见《孙休传》永安元年。】

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南阳郡治宛，见《魏志·武纪》卷首。】为其势援，【◎《魏文纪》：黄初三年十月，孙权复叛。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十一月，行幸宛。四年三月，行自宛还洛阳宫。】连屯围城。【围江陵城也。】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通鉴》：吴将孙盛督万人据江陵中州，以为南郡外援。◎胡三省曰：据《潘璋传》，江陵中洲即百里州也。】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却退，

【◎《通鉴》：黄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张郃击破吴兵，遂夺据江陵中洲。】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钱仪吉曰：“解”下脱“围”字。◎弼按：无“围”字亦可通。◎《潘璋传》：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通鉴》：曹真等围江陵，破孙盛，吴王遣诸葛瑾等将兵往解围，夏侯尚击却之。江陵中外断绝。】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凿池道，【宋本“池”作“地”，《通鉴》同。】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恐意，【◎宋本“恐”作“怨”，误。◎胡三省曰：吕蒙所谓“胆守”，于此见之。】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通鉴》作“攻破魏两屯”。】魏攻围然凡六月日，未退。【◎或曰：此举则于魏郝昭之流也。】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通鉴》作“谷食且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垂发，事觉，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彻攻退还。由是然名震于敌国，改封当阳侯。【当阳，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

六年，权自率众攻石阳，【◎《孙权传》：黄武五年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魏志·明纪》：黄初七年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权退走。◎弼按：黄初七年，即吴黄武五年，此传云“六年”，误。石阳，见《魏志·文聘传》。】及至旋师，潘璋断后。夜出错乱，敌追击璋，璋不能禁。然即还住拒敌，使前船得引极远，徐乃后发。黄龙元年，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顷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职。

嘉禾三年，权与蜀克期大举，权自向新城，【◎《孙权传》：嘉禾三年五月，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然与全琮各受斧钺，为左右督。会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沈家本曰：○《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孙权遣将朱然等二万人围江夏郡，荆州刺史胡质等击之，然退走。

○案：景初元年，吴之嘉禾六年也，在赤乌之前，此传及《吴主传》并不书。】

赤乌五年，征柤中，【此为赤乌四年事，潘眉有说，见后。柤中，见《魏志·齐王纪》正始二年。】【◎《襄阳记》曰：柤，音如租税之租。柤中在上黄界，【◎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四十五引《襄阳记》“黄”下有“西”字。○《方舆纪要》卷七十九：上黄城在襄阳府南漳县东南五十里。○郦道元云：晋平吴，割中庐之南乡、临沮之北乡置上黄县，治軨乡。】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冯本“沔”作“污”，误。中庐，见《魏志·刘表传》。宜城，见《魏志·明纪》景初元年。】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魏将蒲忠、胡质各将数千人，要遮险隘，【各本“要”上皆有“忠”字，吴本、毛本无之，误。】图断然后，质为忠继援。时然所督兵将先四出，闻问不暇收合，便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忠战不利，质等皆退。【◎《魏志·胡质传》：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

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

◎此与本传所载互异。盖两国兵争，伐功讳败，故记载各殊也。】【◎孙氏《异同评》曰：《魏志》及《江表传》云【◎陈景云曰：志，当作“书”，此谓王沈等所撰之《魏书》也。】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为寇，所破胡质、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书》，依违不说质等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吴志》说赤乌五年，于魏为正始三年，魏将蒲忠与朱然战，忠不利，质等皆退。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潘眉曰：陈《志》之误，在以赤乌四年为五年。《魏少帝纪》“正始二年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襄阳记》“柤中去襄阳一百五十里”，此一证也。《晋书·宣帝纪》“魏正始二年，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抄柤中”，此二证也。《宋书·天文志》“正始二年五月，吴将朱然围樊城，诸葛瑾入柤中”，此三证也。《魏志·王淩传》“正始二年，吴大将全琮寇芍陂”，即此事，四证也。魏正始二年，于吴为赤乌四年。

《吴主传》赤乌四年书“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此又灼然一显证。故此传之误在以四年为五年。孙盛谓《魏少帝（记）**[**纪**]**》、《孙权传》无此事，真可谓视睫不见；裴世期引之，全无辨证，最是疏处。◎弼按：潘说极是。《魏志·齐王纪》“正始二年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六月辛丑退”，干宝《晋纪》详述宣王退兵事，亦与本传互异。】】九年，复征柤中，魏将李兴等闻然深入，率步骑六千断然后道，然夜出逆之，军以胜反。【◎《魏志·齐王纪》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曰：是年，吴将朱然入柤中，斩获数千。◎赵一清曰：《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吴书》云：朱然破魏将李兴等，斩首五百级，得鼓车三乘。拜然左大司马，加赐御织绒帽。】先是，归义马茂怀奸，觉诛，【◎《孙权传》：赤乌八年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权深忿之。然临行上疏曰：“马茂小子，敢负恩养。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获，震耀远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观，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识臣先言，责臣后效。”权时抑表不出。然既献捷，群臣上贺，权乃举酒作乐，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为难必，今果如其言，可谓明于见事也。”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洪饴孙曰：吴以三公领之，不属丞相。】

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絜，其所文采，惟施军器，余皆质素。终日钦钦，【◎胡三省曰：○毛苌云：钦钦，言使人乐进也。】常在战场，【《通鉴》“常”作“若”。】临急胆定，尤过绝人，【《通鉴》作“过绝于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胡三省曰：严鼓，疾击鼓也。今人谓之擂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

【◎胡三省曰：虽不出兵，而常为行备，敌人之觇者，玩以为常，则不知所以备豫矣。】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官本《考证》曰：宋本“各”作“名”。】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又陆逊亦本，功臣名将存者惟然，【◎陈景云曰：本，当作“卒”，《孙权传》“逊先然五年卒”。云“亦”者，承上葛、步二人言之。】莫与比隆。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三月卒，见《孙权传》。】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子绩嗣。

绩字公绪，【监本“绪”作“绩”，误。】以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建忠都尉，一人，吴置。】叔父才卒，绩领其兵，随太常潘濬讨五溪，【五溪蛮夷，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以胆力称。迁偏将军、营下督，【◎洪饴孙曰：出征时置，非常制。◎弼按：下文云领盗贼事，非出征时置也。】领盗贼事，持法不倾。鲁王霸注意交绩，尝至其廨，【◎胡三省曰：廨，居隘翻，公宇也。】就之坐，欲与结好，绩下地住立，辞而不当。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乐乡，见《孙晧传》凤皇元年。吴于濒江要地皆置督。】明年，【赤乌十三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绩与奋威将军诸葛融书曰：“昶远来疲困，

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于前，足下乘之于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正义》曰：二人若同齐其心，其纤利能断截于金。金是坚刚之物，能断而截之，甚言利之甚也。◎此谓而二人心行同也。】融答许绩。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水经注》：江陵西北有纪南城。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纪南城在荆州府北十里。○《史记索隐》：楚都郢，今江陵北纪南城是。◎谢鍾英曰：在今江陵西北三十里是也。】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魏志·王昶传》：昶诣江陵，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昶欲引至平地与合战，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权深嘉绩，盛责怒融，融兄大将军恪贵重，故融得不废。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半州，见《张昭传》。】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绩复还乐乡，假节。太平二年，拜骠骑将军。孙綝秉政，大臣疑贰，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蜀遣右将军阎宇将兵五千，增白帝守，【白帝，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六年。】以须绩之后命。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自今湖南岳州至今湖北宜昌也。◎《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自平蜀之后，吴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诸军掎角赴救，贼皆遁退。】元兴元年，就拜左大司马。【孙晧宝鼎三年，绩入江夏，见《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初，然为治行丧竟，乞复本姓，权不许，绩以五凤中表还为施氏，建衡二年卒。

## 吕范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也。【◎《郡国志》：豫州汝南郡细阳。◎《一统志》：今安徽颍州府太和县东茨河西岸。】少为县吏，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女母嫌，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邪？”遂与之婚。后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范遂自委昵，将私客百人归策。时太妃在江都，【江都，见《孙策传》。】策遣范迎之。徐州牧陶谦谓范为袁氏觇候，讽县掠考范，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时唯范与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元本“亦”作“以”。】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

后从策攻破庐江，还俱东渡，到横江、当利，破张英、于麋，下小丹阳、【小丹阳，详见《魏志·陶谦传》。】湖熟，领湖熟相。【汉末湖熟为侯国，故置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余众，增范兵二千，骑五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阳贼，【横江、当利、湖熟、秣陵、曲阿、宛陵、丹阳，均见《孙策传》。】还吴，迁都督。【◎《江表传》曰：策从容独与范棋，范曰：“今将军事业日大，士众日盛，范在远，闻纲纪犹有不整者，范愿蹔领都督，

【《通鉴》“蹔”作“暂”。】佐将军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毛本“士”作“上”，误。】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胡三省曰：范先领宛陵令，破丹阳贼而还。】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碎事乎！”范曰：“不然。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胡三省曰：吕范，汝南人。】欲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笑，无以答。范出，更释褠，著袴褶，【◎胡三省曰：褠，居侯翻，单衣也。著，陟略翻。褶，席入翻。袴褶，骑服也。】执鞭，诣閤下启事，【局本“閤”作“阁”，误。】自称领都督，【◎毛本“自”作“曰”，误。◎沈钦韩曰：汉、魏以来，领兵将军帐下有护军，有都督。吕范愿暂领都督，佐将军部分，是也。】策乃授传，【◎胡三省曰：传，株恋翻，符传也。】委以众事。由是军中肃睦，威禁大行。【◎胡三省曰：○老子云：盗亦有道。○傥无其道，安能为盗哉！】】

是时下邳陈瑀【瑀字公玮，下邳淮浦人，陈球之子，陈登之从父也。瑀事详见《魏志·袁术传》注引《英雄记》，又见《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又见本志《孙策传》注引

《江表传》。】自号吴郡太守，【据《江表传》，汉朝诏敕“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则非自号可知。盖瑀阴图袭策，互相攻击，故谓其假借朝命也。】住海西，【海西，见《孙策传》。】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袆死，【宋本“袆”作“伟”。据《英雄记》云，扬州刺史陈温病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丘，【封丘，见《魏志·武纪》初平四年。】南人叛瑀，【“瑀”字似应作“术”。】瑀拒之。术走阴陵，【阴陵，见《魏志·袁术传》。】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范《书·陈球传》：瑀弟琮，汝阴太守。◎公琰，当是琮字也。】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英雄记》云：瑀既领州，而术败于封丘，南向寿春，瑀拒术不纳，术退保阴陵，更合军攻瑀。瑀惧，走归下邳。】】又从攻祖郎于陵阳，【◎陵阳，见《孙策传》。◎《吴夫人传》：孙策与孙河、吕范依吴景，合众共讨泾县山贼祖郎，郎败走。◎《孙辅传》：辅从策讨陵阳，生得祖郎等。◎案：祖郎事详见《孙辅传》注引《江表传》。又按《孙策传》注引《江表传》，祖郎、严白虎等皆为陈瑀所煽诱图攻孙策者也。】太史慈于勇里。【◎《太史慈传》：孙策已平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慈住泾县，策躬自攻讨，遂见囚执。◎胡三省曰：勇里在泾县。◎《方舆纪要》：今泾县西北。】七县平定，【◎赵一清曰：《太史慈传》“泾西六县未服”，连泾数之得七县。】拜征虏中郎将，【征虏中郎将，一人，吴置。】征江夏，【孙策征黄祖，时吕范领桂阳太守，见《孙策传》注引《吴录》。】还平鄱阳。【◎鄱阳，见《孙权传》建安八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五：鄱阳城在饶州府东六十里故县渡，汉县盖治此，即吴芮所居也。后汉时县亦治焉。建安八年，鄱阳山越乱，孙权使吕范讨平之。自晋以后，皆为鄱阳郡治。《志》云今府城本吴芮筑，广周七里，吴时周鲂增九里三十步。或曰此即鄱阳故城，非今郡城也。郡城盖唐初所筑。】策薨，奔丧于吴。后权复征江夏，范与张昭留守。曹公至赤壁，与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将军，领彭泽太守，【◎彭泽，见《孙策传》、《刘繇传》。◎赵一清曰：○彭泽郡后废入豫章。○《方舆纪要》卷八十五：建安十四年，孙权置彭泽郡，以吕范领太守，寻废。◎吴增僅曰：彭泽疑汉末曾作郡，后复省。】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柴桑，见《孙权传》黄初二年。历阳，见《孙策传》。◎赵一清曰：阳，当作“陵”。吴时历陵属鄱阳，三县地相连，不应远取九江。◎弼按：赵说是。历陵，见《孙晧传》天玺元年。彼传亦误以历陵为历阳也。◎吴增僅曰：历陵县属豫章，《汉志》、《续志》同。建安中移属鄱阳。《孙晧传》“天玺元年，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裴注引《江表传》云“历阳县有石山临水，历阳长表上言石印发”，《通鉴》胡注云 “鄱阳无历阳县，‘阳’当作‘陵’”，又引《饶州图经》云“鄱阳历陵有石印山”，洪《志》据之。然《吕范传》“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彭泽、柴桑与历陵地接，去汉九江郡之历阳县隔大江数百里，不应《志》、注并误作“历阳”，疑吴既省庐江之历阳，而于鄱阳置郡时又改豫章之历陵为历阳也。惟《寰宇记》注引《吴志·晧传》作“鄱阳历陵”，未知孰是。今姑从《寰宇记》。】刘备诣京见权，【京，见《先主传》建安十三年。】范密请留备。【亦见

《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此与周瑜所见相同。】后迁平南将军，【◎洪饴孙曰：平南将军，一人，第三品。】屯柴桑。

权讨关羽，过范馆，谓曰：“昔早从卿言，无此劳也。今当上取之，卿为我守建业。”权破羽还，都武昌，【◎沈家本曰：还，疑当作“迁”。孙权得荆州后始都鄂，改名武昌。◎弼按：“还”字属上句读，不误。】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丹阳郡治宛陵，见《孙策传》。】领丹阳太守，治建业，【丹阳郡徙治建业，详见《孙权传》嘉禾三年。】督扶州以下至海，【◎

《贺齐传》：出镇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谢鍾英曰：扶州当系江宁西南江中之洲，未能确指其地。】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溧阳，见《何姬传》。◎《宋书·州郡志》：宣城太守，太康元年分丹阳立。领怀安令，吴立。◎《晋志》：宣城郡怀安。◎洪亮吉曰：

* 怀安，吴分宛陵立。○《方舆纪要》：今宁国县东四十里。◎宁国，见《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此为吴黄武元年、魏黄初三年事。】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洞口，见《曹休传》。】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侯。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拜扬州牧。【◎《魏志·文纪》黄初四年注载诏云：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斩首四万，获船万艘。◎《曹休传》：休为征东大将军，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击权大将吕范等于洞浦，破之。◎《董昭传》：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迸散。◎据《魏志》纪传所载，范军大挫，此虽敌国夸张之辞，然《孙权传》与本传俱云“船人覆溺，死者数千”，亦不讳败，是范军无功可证，而封侯拜牧，俨若战胜酬庸者，何也？盖当时曹休率二十六军而来，愿将锐卒虎步江南，魏文且躬自督师，敕诸军促渡，军未前进，竟无所获。吴则疆域无虞，魏则尹卢战死，以少击众，退走敌军，保境之功诚不可没。徐盛、全琮同进爵赏。仲谋之善于御将，此亦其一端也。】

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脩敬虔肃，不敢轻脱。【◎康发祥曰：逊，吴郡吴人也；琮，吴郡钱唐人也；皆隶扬州，故称州民。◎弼按：范辟陆逊为别驾从事，举茂才，见《逊传》。】其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江表传》曰：人有白范与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僣拟王者，权曰：“昔管仲踰礼，【◎《论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今子衡、公苗，【贺齐字公苗。】身无夷吾之失，【管仲字夷吾。】但其器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適足作军容，【◎或曰：作，疑作“状”。】何损于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初，策使范典主财计，权时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胡三省曰：望，责望也，怨望也。】权守阳羡长，【阳羡，见《孙权传》卷首。】有所私用，策或料覆，【◎胡三省曰：覆，审校也。】功曹周谷辄为传著簿书，【◎《通鉴》“传”作“傅”。

◎胡三省曰：傅，读曰附。著，直略翻。】使无谴问。权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胡三省曰：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窦仪，事亦类此。】

黄武七年，范迁大司马，印绶未下，疾卒。权素服举哀，遣使者追赠印绶。及还都建业，权过范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传》曰：初，权移都建业，大会将相文武，时谓严畯曰：【宋本“时”作“特”。】“孤昔叹鲁子敬比邓禹，吕子衡方吴汉，闻卿诸人未平此论，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谓肃、范受饶，褒叹过实。”权曰： “昔邓仲华初见光武，【邓禹字仲华。】光武时受更始使，抚河北，行大司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劝之以复汉业，是禹开初议之端矣。【◎范《书·邓禹传》：禹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光武见之甚欢。禹进说曰：“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帛，朝夕自快而已。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与一语，便及大计，与禹相似，故比之。吕子衡忠笃亮直，性虽好奢，然以忧公为先，不足为损，避袁术自归于兄，兄作大将，别领部曲，故忧兄事，乞为都督，办护脩整，加之恪勤，与吴汉相类，故方之。【吴汉不肯附王郎而从光武，吕范避袁术而归孙策，事正相同。】皆有指趣，非孤私之也。”畯乃服。】

范长子先卒，次子据嗣。据字世议，以父任为郎，【据为孙壹之妹夫，见《孙奂传》。】后范寝疾，拜副军校尉，【副军校尉，一人，吴置。】佐领军事。范卒，迁安军中郎将。【◎

赵一清曰：军，疑作“东”。】数讨山贼，诸深恶剧地，所击皆破。随太常潘濬讨五溪，【五溪，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复有功。朱然攻樊，据与朱异破城外围，【冯本、吴本、毛本“异”作“冀”，误。】还拜偏将军，入补马闲右部督，【◎杜佑曰：《周官》有校人、圉师、趣马，掌十二闲之马。】迁越骑校尉。太元元年，大风，江水溢流，【何焯校本“水”下增“盛”字。】渐淹城门，权使视水，独见据使人取大船以备害。【◎官本《考证》曰：《御览》“害”作“宫”。】权嘉之，拜荡魏将军。【吴置荡魏将军一人。】权寝疾，以据为太子右部督。【◎洪饴孙曰：太子右部督，一人，吴置此官，疑典太子宿卫。】太子即位，拜右将军。

【《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云“左将军吕据附鲁王”，本传云拜右将军，不云拜左将军。】魏出东兴，【东兴，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据赴讨有功。明年，孙峻杀诸葛恪，【建兴二年也。】迁据为骠骑将军，平西宫事。五凤二年，假节，与峻等袭寿春，还遇魏将曹珍，破之于高亭。【高亭，见《孙亮传》五凤二年。】太平元年，帅师侵魏，未及淮，闻孙峻死，以从弟綝自代，据大怒，引军还，欲废綝。綝闻之，使中书奉诏，诏文钦、刘纂、【冯本“纂”作“繤”，误。】唐咨等使取据，又遣从兄虑【《孙亮传》“虑”作“宪”。】以都下兵逆据于江都。左右劝据降魏，据曰：“耻为叛臣。”遂自杀。【◎胡三省曰：据父范佐孙策以造吴，故耻为叛臣，自杀以明节。】夷三族。

## 朱桓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吴县，见《孙策传》。】孙权为将军，桓给事幕府，【幕府，解见《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除余姚长。【余姚，见《孙权传》。】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迁荡寇校尉，【荡寇校尉，一人，吴置。】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吴郡、会稽二郡也。】鸠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后丹阳、鄱阳山贼蜂起，攻没城郭，杀略长吏，处处屯聚。桓督领诸将，周旋赴讨，应皆平定。稍迁裨将军，封新城亭侯。【◎《宋书·州郡志》：扬州吴郡太守新城令，浙江西南名为桐溪，吴立为新城县，后并桐庐。◎《一统志》：今浙江杭州府新城县治。】

后代周泰为濡须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羡溪，见《魏志·蒋济传》。】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问。【◎宋本“问”作“间”。◎李龙官曰：当作“问”。言仁扬声攻羡溪，实欲攻取濡须，此时卒得其进军音问也。】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孔安国曰：业业，危惧意。】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通鉴》“池”作“隍”。】又谓士众勇怯齐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冯本“仁”作“人”，误。】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胡三省曰：罢，读曰疲。】桓与诸君，共据高城，【宋本“君”作“军”。】南临大江，北背山陵，【濡须山在和州界，谓之东关。七宝山在无为界，谓之西关。】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钱大昭曰：《吴主传》作“常彫”，古字通。】督诸葛虔、王双等，【◎赵一清曰：此别一王双。】乘油船别袭中洲。【◎胡三省曰：油船，盖以油皮为之，外施油以扞水。◎严衍曰：此中洲乃濡须入江之中洲，非江陵之中洲也。】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通鉴》“部曲”上有“桓”字。】仁自将万人留橐皋，【橐皋，见《孙亮

传》五凤二年。】复为泰等后拒。桓部兵将攻取油船，或别击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烧营而退，遂枭雕，生虏双，送武昌，【◎潘眉曰：魏将王双于蜀后主建兴六年为诸葛亮所斩，此传云“生虏双，送武昌”，当是双初被虏，至权称藩于魏时，与于禁等同遣还，故仍为魏将，后乃为亮所斩也。◎弼按：权称藩遣于禁等还在黄初元年，生虏王双在吴黄武二年，即魏黄初四年，孙权改年临江据守之后，潘说误。】临阵斩溺，死者千余。【◎《魏志·蒋济传》：黄初三年，与大司马曹仁征吴，济别袭羡溪。仁欲攻濡须洲中，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舟）**[**洲**]**中，是谓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仁不从，果败。◎互见《孙权传》黄武三年。】权嘉桓功，封嘉兴侯，【嘉兴，见《孙策传》。】迁奋武将军，领彭城相。【◎赵一清曰：此亦遥领。】

黄武七年，鄱阳太守周鲂谲诱魏大司马曹休，休将步骑十万至皖城以迎鲂。【皖城，见

《魏志·明纪》太和二年。】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休知见欺，当引军还，自负众盛，徼于一战。【宋本“徼”作“邀”。】桓进计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胡三省曰：○《元丰九域志》：舒州桐城县北有挂车镇，有挂车岭，镇因岭而得名。◎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淮南有两硖石，在寿州淮水上者曰北硖石，在桐城者曰南硖石。薛氏谓淮西山泽无水隔者，有六安、舒城走南硖之路，南硖所以蔽皖也。汉建安十九年，孙权攻皖，张辽自合肥驰救，至硖石，闻城已破，筑垒硖石南而还，谓之南硖戍。吴黄武六年曹休攻皖，陆逊、朱桓等拒之。休败，追至硖石，斩获无算。今山为控扼要口，北拒庐、凤，南指江、黄，此为通道。挂车岭在怀宁府桐城县西四十里，上有挂车石。汉都长安，江淮往来，此为要路。○《九域志》：桐城县有挂车镇，以挂车岭而名。○一清案：惜哉，此谋之不用也。君子是以知吴之不能跨涉中原也明矣。◎夹石，互见《魏志·蒋济传》、《臧霸传》、本志《吕蒙传》。】此两道皆险阨，若以万兵柴路，【◎胡三省曰：柴路，谓以柴塞路也。】则彼众可尽，而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胡三省曰：汉末都许，魏时都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胡三省曰：言历万世，惟有此一时机会可乘耳。】权先与陆逊议，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蒋济、满宠上疏言曹休深入必败，各见魏志本传。◎《孙权传》：黄武七年八月，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

黄龙元年，拜桓前将军，领青州牧，假节。嘉禾六年，魏庐江主簿吕习请大兵自迎，欲开门为应。桓与卫将军全琮俱以师迎。既至，事露，军当引还。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广三十余丈，深者八九尺，浅者半之，诸军勒兵渡去，桓自断后。时庐江太守李膺整严兵骑，欲须诸军半渡，因迫击之。及见桓节盖在后，卒不敢出，其见惮如此。

是时全琮为督，权又令偏将军胡综宣传诏命，参与军事。琮以军出无获，【◎《孙权传》：嘉禾六年十月，遣卫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乃往见琮，问行意，感激发怒，与琮校计。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综为督，综意以为宜尔。”【◎刘家立曰：综，疑作“琮”。】桓愈恚恨，还乃使人呼综。综至军门，桓出迎之，顾谓左右曰：“我纵手，汝等各自去。”【◎或曰：写忮躁人，如见裂眦张眉，惟用一 “纵”字。】有一人旁出，语综使还。桓出，不见综，知左右所为，因斫杀之。桓佐军进谏，刺杀佐军，遂托狂发，诣建业治病。权惜其功能，故不罪。【◎孙盛曰：《书》云：“臣无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则凶于而家，害于而国。”【◎《尚书·洪范篇》之辞。◎《孔传》云：言惟君得专威福也。】桓之贼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犹不可，况将相乎？语曰：“得一夫而失一国。”纵罪亏刑，失孰大焉！【◎或曰：孙盛论自当，然亦视事势何如耳。主威方行，群臣

效命，区区一眚青，遽坏长城，则亦未得也。故曰未可与权。◎康发祥曰：桓恚恨胡综部分军事，使气擅杀，跋扈之迹，凶暴之行，所谓不待教而诛者也。孙权既不能伸司马之威，已失刑政，而承祚作传复赏其义勇，尤属寡识。《记》曰：“勇能害上，不登于明堂。”桓虽骁勇，何所取哉！】】使子异摄领部曲，令医视护，数月复遣还中洲。【桓为濡须督，部曲妻子皆在中洲。】权自出祖送，【◎《诗·大雅·烝民篇》：仲山甫出祖。◎郑《笺》云：祖者，将行范軷之祭也。】谓曰：“今寇虏尚存，王涂未一，孤当与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万人专当一面，以图进取，想君疾未复发也。”【◎或曰：将将之术，权可无愧。】桓曰：“天授陛下圣姿，当君临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当自愈。”【◎《吴录》曰：桓奉觞曰：“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所复恨。”权冯几前席，桓进前捋须曰：“臣今日真可谓捋虎须也。”权大笑。】

桓性护前，【◎《蜀志·关羽传》：诸葛亮知羽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然轻财贵义，兼以强识，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年六十二，赤乌元年卒。【当生于熹平六年，小孙策二岁。】吏士男女，无不号慕。又家无余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子异嗣。

异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传》曰：张惇子纯【张纯事见《孙和传》及注引《吴录》，又《顾邵传》注引《吴录》云“张敦字叔方，吴郡人”，即张惇。下文张俨、朱异皆吴郡吴人，三人皆童少，又同里，故同往见朱据也。张俨事见《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与张俨及异俱童少，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告曰：“老鄙相闻，饥渴甚矣。夫騕以迅骤为功，【◎吴本、毛本“ ”作“马”，误。◎《尔雅·释畜》：玄驹，褭骖。◎郭璞注：玄驹，小马，别名褭骖耳。◎或曰：此即騕褭，古之良马名。◎陆德明《音义》云：○褭，奴了反。○《字林》云：騕褭，良马。騕，乌了反。○郭注：《上林赋》云：“騕褭神马，日行万里。”】鹰隼以轻疾为妙，【◎《尔雅·释鸟》：鹰隼丑，其飞也翚。◎郭璞注：鼓翅翚翚然疾。◎陆德明《音义》云：“鹰”字或作“應”。隼，西尹反。】其为吾各赋一物，然后乃坐。”俨乃赋犬曰：“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

【◎《广雅·释兽》：韩獹、宋，犬属。◎《疏证》：○《初学记》引《字林》云：獹，韩良犬也。，宋良犬也。○獹，通作“卢”。○《齐风·卢令篇·传》云：卢，田犬也。

* 《秦策》云：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少仪》：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郑注云：名谓若韩卢、宋鹊之属。○《正义》云：《战国策》云：“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又魏文帝说诸方物，亦云狗于古则韩卢、宋鹊。则“ ”、“鹊”音同字异耳。
* 《孔丛子·执节篇》：申叔问曰：“犬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韩卢、宋鹊独否，何

也？”子顺答曰：“卢，黑色；鹊，白黑色。”】纯赋席曰：“席以冬设，簟为夏施，【◎《诗·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乃安斯寝。◎郑《笺》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苇曰簟。】揖让而坐，君子攸宜。”异赋弩曰：“南岳之幹，锺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诗·大雅·皇矣篇》：以伐崇墉。◎《毛传》云：墉，城也。】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悦。】后拜骑都尉，代桓领兵。赤乌四年，随朱然攻魏樊城，建计破其外围，还拜偏将军。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六安，见《孙坚传》。】多设屯砦，【砦，音寨，蒲落也，又垒也，通作“柴”、“寨”。】置诸道要，以招诱亡叛，为边寇害。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

破钦七屯，斩首数百，迁扬武将军。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权谓异从父骠骑将军据曰：“本知季文懀定，见之复过所闻。”【◎赵一清曰：唐人诗有“乖觉”字，即“懀”也。“乖”、“懀”同音，今人习用之，盖吴语也。◎李龙官曰：懀，训闷，训恶，与语意不合，应作“狯”，言其狡狯也。◎弼按：“懀”字疑为“胆”字之误，“定”字属上句读。《朱然传》“临急胆定，尤过绝人”，本传上文“孙权与论攻战，辞对称意”，当亦谓其胆定也。《顾承传》孙权与顾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问休休，至于相见，过于所闻”，与此传“见之复过所闻”语意相同。若“定”字属下句，似不成语。孙权所以告朱据者，乃嘉奖季文之词，若云狡狯，恐不然也。】十三年，文钦诈降，密书与异，欲令自迎。异表呈钦书，因陈其伪，不可便迎。权诏曰：“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胡三省曰：北界，谓魏、吴分界之地，在魏庐江郡南，于吴为北。】钦果不降。建兴元年，迁镇南将军。是岁魏遣胡遵、诸葛诞等出东兴，

【东兴，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异督水军攻浮梁，坏之，魏军大破。【◎《吴书》曰：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合肥新城也。】城既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四：石头驿在南昌府章江门外十里，有石头渚。○《水经注》：赣水经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汪藻曰：自豫章郡绝江而西，有山屹然，并江而出者，石头渚也。阻江负城，十里而近。◎谢鍾英曰：石头，即豫章。◎弼按：此与秣陵之石头城同名异地。】不过数日可拔。【是时吴兵正攻合肥新城，何以云“宜速还豫章”？豫章本为吴地，何以云“袭石头城”？殊不可解。】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侯子言！”【◎宋本“侯”作“傒”。江右人曰傒。◎或曰：○《异苑》云：诸葛恪为丹阳太守，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引人。恪令民去故地，参佐问之，恪曰：“此事在《白泽图》，曰两山之间，有神如小儿，名曰傒。”○此所云“傒子”，疑即用此。】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诸葛恪传》：恪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太平二年，假节，为大都督，救寿春围，不解。还军，为孙綝所枉害。【◎孙綝杀异于镬里，见《孙亮传》太平二年。◎《通鉴》：魏甘露二年，吴朱异率三万人进屯安丰，魏兖州刺史州泰击破朱异于阳渊。复遣朱异前解寿春之围。异留辎重于都陆，进屯黎浆，石苞、州泰又击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袭都陆，尽焚异资粮。异将余兵食葛叶，走归孙綝。綝使异更死战，异以士卒乏食，不从綝命。綝怒，斩异于镬里。綝既不能拔出诸葛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由是吴人莫不怨之。】【◎《吴书》曰：綝要异相见，将往，恐陆抗止之，异曰：“子通，家人耳，【孙綝字子通。】当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于坐上取之。异曰：“我吴国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杀之。】

评曰：朱治、吕范以旧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闻，吕据、朱异、施绩咸有将领之才，克绍堂构。若范、桓之越隘，【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谓之越礼。朱桓素气高，耻见部伍，又性护前，耻为人下，皆为隘。】得以吉终，至于据、异无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时殊也。

# 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吴书十二

三国志五十七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刘咸炘曰：此皆以刚直遭忌害者，其人实非同类共事也。◎弼按：骆统、陆瑁未遭忌害，刘说稍误。◎或曰：此传大约以直谏为线索，穷困为归宿，反覆读之，如《小雅》之变音，《离骚》之苦调。】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虞翻传·**A**、**B** 部分 校录：壮壮的越兮】

【虞翻传·**C**、**D** 部分、骆统传、陆瑁传、朱据传 校录：擎骥】

【陆绩传、吾粲传、张温传 校录：坏蛋赵某】

【复校：擎骥】

## 虞翻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余姚，见《孙策传》。】【◎《吴书》曰：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书奇之，由是见称。【◎何焯曰：○陈琳《檄吴文》：虞文绣砥砺淸节，耽学好古，仲翔能负析薪。○文绣之名，注家未及详。○《翻别传》自序云：臣亡考日南太守歆。◎侯康曰：○《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引《会稽典录》云：虞歆字文肃，历郡守，节操高历。魏曹植为东阿王，东阿先有三十碑，铭多非实，植皆毁除之，以歆碑不虚，独全焉。○按：文肃，当作“文绣”。《文选·吴都赋》注又作“文秀”。】】太守王朗命为功曹。孙策征会稽，翻时遭父丧，衰绖诣府门，朗欲就之，翻乃脱衰入见，劝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战败绩，亡走浮海。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侯官长闭城不受，翻往说之，然后见纳。【◎《贺齐传》“建安元年，孙策临郡。〖临会稽郡。〗时王朗奔东冶，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即此事。侯官，详见《魏志·王朗传》“浮海至东冶”注。侯官、东冶辩论极多，刘昭、沈约已涉疑似。然《王朗传》“浮海至东冶”，本传云“朗亡走浮海，虞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则已至今福州界。即如《续汉志》云“章安，故冶”为不误，亦已至今台州界。然据《贺齐传》所载进兵情形，则确至今福州界矣。侯康有说，见《后汉书补注续》、《三国志补注续》；沈家本有说，见《诸史琐言》卷十六；均以文繁不录。惟胡三省注详引古书，叙次有条贯，且分别辨正，兹全录之。◎胡三省曰：《前汉志》冶县属会稽郡。师古曰：“故闽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晋志》曰：“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祖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

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洪氏《隶释》据《西汉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谔《图经》曰：“文帝时以山阴为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钱唐，为西部。元鼎中又立东部都尉，治冶。光武改回浦为章安，以冶立东候官。”《吴孙亮传》曰：“五凤中，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孙休传》：“永安中，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沈约《宋志》曰：“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又曰：“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续汉志》：“章安故冶，光武更名。”《晋太康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立。”未详孰是。又曰：“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也。”张勃《吴录》曰：“是句践冶铸之所，后分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后汉改冶县为候官都尉，后分冶县为会稽东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东部。”又曰：“二汉会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数说异同，各有脱误。尝参订之，自秦置会稽郡，其治在今吴门。至顺帝分置吴郡，而会稽徙郡于山阴，以浙江为两郡之境，故钱唐在西汉时属会稽，所以为西部治所；及会稽移于浙东，则西部亦移于婺女。回浦后改章安，乃会稽之东部，今台州盖其地。冶县则是南部，在吴属建安郡，至唐遂为福州。《太康记》尝云回浦本鄞之南乡，或云东部治鄞，因致休文之疑。【休文，沈约之字。】然鄞及回浦皆西汉县名，谓西汉割鄞而置县，或未可知。至章帝时，回浦已非乡矣。《太康》所纪，亦误也。《前志》注会稽之冶县云“本闽越地”，《续志》曰“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因脱其中数字，故刘昭补注惑于《太康记》，而休文复不能剖判也。当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候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东部侯国”四字，却是衍文，“侯”与“候”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错乱。班史注回浦为南部，司马彪谓章安是故冶，张勃谓分冶为东、南二都尉，杜佑谓二汉西部皆在婺女，《图经》以冶为东部，皆误也。余按洪说甚详，其言钱唐西汉时属会稽，所以为西部治所，此语亦恐有未安处。】【◎《吴书》曰：翻始欲送朗到广陵，朗惑王方平讯，【宋本“讯”作“记”，一作“计”。】言“疾来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翻谏朗曰：“此妄书耳，交州无南岳，安所投乎？”乃止。【◎《魏志·王朗传》：朗诣策，策拮让而不害。】】朗谓翻曰：“卿有老母，可以还矣。”【◎《翻别传》曰：

【◎《虞翻别传》，隋、唐志未著录。◎章宗源曰：《虞翻别传》，见《三国志注》，亦见《太平御览》。◎侯康曰：《虞翻别传》，见本传注，书中直称孙策、孙权名，则非吴人撰，然亦当三国时人也。】朗使翻见豫章太守华歆，图起义兵。翻未至豫章，闻孙策向会稽，翻乃还。会遭父丧，以臣使有节，不敢过家，星行追朗至侯官。朗遣翻还，然后奔丧。【以上为《别传》语，以下为裴注语。】◎而《传》云“孙策之来，翻衰绖诣府门，劝朗避策”，则为大异。】翻既归，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或曰：策谓权曰：“举贤任能，我不如卿。”此言谦也。权不能容翻，而策待之甚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江表传》曰：策书谓翻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此与语太史慈之语相同。】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长苦之。【宋本“长”作“常”，《通鉴》同。】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胡三省曰：重，尊重。威，威严。言不尊重，则无威严。】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胡三省曰：○张衡《东京赋》之辞。○注云：《说苑》曰：“吴王欲徙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述。天帝曰： “当是之时，若安置而形？”白龙对曰：“我下清泠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之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今弃万乘之位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且，子余翻。】白蛇自放，刘季害之，【◎《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姓刘氏，字季。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有一

老妪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愿少留意。”

【◎胡三省曰：为孙策死于轻出张本。】策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悒，音邑，不安也，犹郁郁也。】有裨谌草创之计，【◎《论语》：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

◎何晏《集解》：孔曰裨谌，郑大夫氏名也，谋于野则获，于国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则使乘车以適野，而谋作盟会之辞。◎《正义》曰：使裨谌適草野以创制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杜注：此才性之蔽也。】是以行耳。”

【◎《吴书》曰：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冯本、监本“三”作“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行一大道，【宋本“一”作“及”。】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鸣之，部曲识声，小大皆出，遂从周旋，平定三郡。◎《江表传》曰：策讨黄祖，旋军欲过取豫章，特请翻语曰：“华子鱼自有名字，【◎胡三省曰：华歆字子鱼。自有名字，言其名闻当时也。】然非吾敌也。加闻其战具甚少，若不开门让城，金鼓一震，不得无所伤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辞行，径到郡，请被褠葛巾与敌相见，谓歆曰：“君自料名声之在海内，孰与鄙郡故王府君？”【谓会稽太守王朗也。】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资粮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与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讨逆将军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刘繇也。】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椒丘，见《华歆传》。】仆便还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与吾辞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军还吴，飨赐将士，计功行赏，谓翻曰：“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卿不愿行，便使子纲；【张纮字子纲。】恐子纲不能结儿辈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宝，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则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监本“吾”作“善”，误。】守会稽耳。”后三日，便遣翻还郡。◎臣松之以为：王、华二公于扰攘之时，抗猛锐之锋，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实高于朗，而《江表传》述翻说华云“海内名声，孰与于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战，华逆请服，实由孙策初起，名微众寡，故王能举兵，岂武胜哉？策后威力转盛，势不可敌，华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说也。若使易地而居，亦华战王服耳。◎按《吴历》载翻谓歆曰：“窃闻明府与王府君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会稽。”翻复问：“不审豫章精兵，何如会稽？”对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会稽，谦光之谭耳；【◎胡三省曰：○《易》云：谦尊而光。】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因述孙策才略殊异，用兵之奇，歆乃答云当去。此说为胜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说有不同。【◎《魏志·华歆传》：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歆传》注引《吴历》、华峤《谱叙》、《江表传》，与此传注所引，互有详略。】】

翻出为富春长。【富春，见《孙坚传》。】策薨，诸长吏并欲出赴丧，翻曰：“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丧。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吴书》曰：策薨，权统事。定武中郎将暠，策之从兄也，屯乌程，【乌程，见《孙坚传》。】整帅吏士，欲取会稽。会稽闻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谕暠。◎《会稽典录》载翻说暠曰： “讨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翻已与一郡吏士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执事图之。”【宋本“执事”上有“惟”字。】于是暠退。◎臣松之案：此二书所说策亡之时，翻犹为功曹，与本传不同。】后翻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史，曹公为司空辟，皆不就。【◎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六：御史床在会稽县东南四里，虞翻为

长沙桓王所重，特设此床以表贤。翻仕汉至御史，故梁元帝《玄览赋》云“御史之床犹在，都护之门不修”。○一清案：汉以侍御史征翻，翻不就，盖未尝一日立汉庭也。记云仕汉，误耳。○《南史·竟陵王子良传》：为会稽太守，郡阁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

◎姚振宗曰：《隋志·易家》称“吴侍御史虞翻”，与《集部》称“后汉侍御史虞翻《集》”异。本传云“汉召为侍御史，不就；孙权以为骑都尉，徙交州，卒”，是翻仕吴至骑都尉，未尝为侍御史。然考《释文·叙录》称“后汉侍御史”，又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太守濮阳兴与书佐朱育问答，兴称翻为御史，育亦称翻为侍御史，又韦昭注《国语》亦称为“故侍御史”，此从后追述之词，类皆以汉所授官为称号，今仍从《隋志》题后汉侍御史，其称吴者，非其实也。】【◎《吴书》曰：翻闻曹公辟，曰：【冯本“闻”作“閒”，误。】“盗跖欲以余财污良家邪？”遂拒不受。】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释文·叙录》：《周易》虞翻注十卷，字仲翔，会稽余姚人，后汉侍御史。◎《隋书·经籍志》：《周易》九卷，吴侍御史虞翻注。◎《唐经籍志》：《周易》九卷，虞翻注。◎《艺文志》：《周易》虞翻注九卷。◎平湖孙堂辑本序曰：

《三国志》本传载其五世传《易》，献帝时作《易》注，奏之上。其书久佚，《集解》所录，以经文准之，殆不能半。然虞之大义，至今未泯者，不可谓非李氏之功。【李氏，谓李鼎祚。】今以《集解》为主，而更采他书附益之，厘为十卷。◎武进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序曰：虞氏之学既世，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可见者十余家，惟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缺，为《虞氏义》九卷。】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谓吴季札。】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纮又与融书曰：“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宋本“雕”作“彫”。】不足以损。”

孙权以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阳泾县。

【泾县，见《孙策传》。】吕蒙图取关羽，称疾还建业，以翻兼知医术，请以自随，亦欲因此令翻得释也。【此即后世保举开复之意，爱惜人才，用心如此。】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吕蒙传》注引《吴书》云：将军士仁在公安，蒙令虞翻说降。翻谓蒙曰： “此谲兵也。”遂将仁至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关羽既败，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翻言。【◎李安溪曰：孔融称其观云物，察寒温，盖学于京、焦之法者。◎赵一清曰：卦变又与今说不同。《节》，五爻阳也，动则变阴，二阳在下，四阴在上，《临》之象也。《临卦》辞云：“至于八月，有凶。”自二至五，乃隔三四两爻，不出二日，是以一爻当一日也。】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通鉴》作“抗鞭欲击禁”。◎胡注：抗，举也。】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曹丕践阼，孙权称藩，方藉于禁为通好之邮，翻屡斥禁，宜其不平。】

【◎《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元本“北”作“比”。】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適

不用耳。”【◎《左传·文公十三年》：绕朝赠士会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適不用也。”】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胡三省曰：翻为是者，所以谏也。】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胡三省曰：○手剑，手援剑也。○《记》曰：子手弓。】侍坐者莫不遑遽，【宋本“遑”作“惶”，《通鉴》同。】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刘繇传》“权为吴王，迁基大农”，不作“大司农”。近人某氏藏燉煌出土旧抄《吴志》残卷，自“惟大农”以下至《张温传》“臣自远境”止，凡七十九行。某氏历举“大司农”为刊本之误，已于《刘繇传》及《魏志·文纪》黄初元年辨正。旧钞所举，多不足据。如本传“手杀善士”，即指权手剑欲击翻之事，钞本无“手”字。“虽翻有罪，天下熟知之”，此言天下无人知翻之罪也，钞本作“天下谁不知之”，则语音相反矣。又如“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本极明显，钞本删去“尚”字、“有”字，则语气索然矣。其他多类是，好古敏求，可可；佞古而为古愚，则不可也。】“大王以三爵之后【◎胡三省曰：古者臣侍君宴不过三爵，惧其失节也。】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通鉴》“畜”作“蓄”。】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互见《刘繇传》。】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何焯曰：则前此之杀者有矣，孙晧昏虐，权之贻也。】

翻尝乘船行，与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驱曰：“避将军船！”翻厉声曰： “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芳阖户不应而遽避之。后翻乘车行，又经芳营，门吏闭门，车不得过。翻复怒曰：“当闭反开，当开反闭，岂得事宜邪？”芳闻之，有惭色。

翻性疏直，数有酒失。【◎何焯曰：自有酒失，何以正君？此权之所以不能容也。】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赵一清曰：○《御览》卷百八十引《楼承先别传》曰：楼玄到广州，密布虞仲翔故宅，出遂徘徊躑躅，哀喉惨怆，不能自胜耳。◎杭世骏曰：○《会稽记》云：昔虞翻尝登绪山，望四郭，诫子孙曰：“可留江北居，后世禄位当过于我，声明不及尔，然相继代兴。居江南必不昌。”】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诸葛瑾传》：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翻别传》曰：权即尊号，翻因上书曰：“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奉承策命，【宋本“策”作“革”。】臣独抃舞。罪弃两绝，【冯本“两”作“雨”，误。】拜贺无阶，仰瞻宸极，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轻雀鼠，性輶毫釐，【◎《诗·大雅·烝民篇》：德輶如毛。◎郑《笺》云：輶，轻也。】罪恶莫大，不容于诛，昊天罔极，全宥九载，【◎姚振宗曰：权称尊号，翻上书言“全宥九载”，则被放在魏文帝黄初二年。又言“臣年耳顺”，至年七十，当卒于吴赤乌二年，在南凡十九年也。◎弼按：钞本作“年七十九卒”，果如所言，则在南二十九年矣，与上文“在南十余年”不合，不问则知其误矣。】退当念戮，【疑作“退念当戮”。】频受生活，复偷视息。臣年耳顺，思咎忧愤，形容枯悴，发白齿落，虽未能死，自悼终没，不见宫阙百官之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仰观巍巍众民之谣，傍听锺鼓侃然之乐，永陨海隅，弃骸绝域，不胜悲慕，逸豫大庆，悦以忘罪。”】

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释文·叙录》：《老子》虞翻注二卷，

《论语》虞翻注十卷。◎《隋书·经籍志》：梁有虞翻注《老子》二卷，亡。梁有虞翻注《论语》十卷，亡。《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虞翻注。◎二唐志同。◎侯康曰：韦昭解内时称贾、唐二君，或称三君，则兼虞仲翔也。◎姚振宗曰：钱塘汪远孙有《国语三君注》，辑

存四卷，马氏玉函山房辑《虞氏注》一卷。◎弼按：仲翔所著书，《老子》、《论语》、《国语》训注外，尚有多种，今汇录于下。◎《隋书·经籍志》梁有《周易日月变例》六卷，虞翻、陆绩撰，亡。◎虞翻《孝经注》，隋、唐志皆不载。◎唐玄宗御注《孝经》序曰：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虞翻奏上郑注五经违失事因，见后注引《翻别传》。虞翻《川渎记》。◎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虞仲翔《川渎记》曰：“太湖东通长洲松江水，南通乌程霅溪水，西通义兴荆溪水，北通晋陵滆湖水，东连嘉兴韭溪水，凡五通，谓之五湖。”◎姚振宗曰：○李兆洛《地理今释》：晋陵郡县始于南宋，非吴时所当有。又吴大帝以立太子和，改禾兴为嘉兴，事在赤乌五年，时翻已前卒，亦非翻所及知。此或为乐史改称，或别有虞仲翔其人。◎虞翻《太玄注》十四卷。◎本传注引《翻别传》曰：又以宋氏解《玄》颇有缪误，更为立注，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

◎《隋书·经籍志》：梁有扬子《太玄经》十四卷，虞翻注，亡。◎《唐经籍志》：扬子《太玄经》十四卷，虞翻注。◎《隋书·经籍志》：《易律历》一卷，虞翻撰。《周易集林律历》一卷，虞翻撰。◎《宋史·艺文志》：虞翻注京房《周易律历》一卷。◎《隋书·经籍志》：汉侍御史虞翻《集》二卷，梁三卷，录一卷。】【◎《翻别传》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 “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县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儒林传》：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从田王孙受《易》。◎

《释文·叙录》：孟喜《章句》十卷。】曾祖父故平舆令成，【汝南郡治平舆，见魏志《武纪》卷首。】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宋本“先”作“亡”。日南郡，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歆字文绣，注见前。】受本于凤，【所谓有本之学。】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枹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又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圣人南面，盖取诸离，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谨正书副上，惟不罪戾。”【◎姚振宗曰：此奏称圣人、天子，盖上之汉朝，而并示孔融。考孔融被杀在献帝建安十三年，则奏上此书及奏论荀谞、马融、郑玄、宋忠《易》注得失，又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因，及玄注五经违义诸章奏，皆在建安十三年之前。◎弼按：翻奏中有“臣没之后”一语，若诸奏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则翻尚止三十余岁，必不为此语。仲翔潜心著述，当在流徙交州之后，此奏或在是时。观其评论孔融、郑玄、宋忠，似在诸人死后，至文举见其《易》注，或为少年草创之本。】翻又奏曰：“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谞号为知《易》，

【◎范《书·荀淑传》：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子爽，字慈明，一名谞。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著《礼》、《易》传。

◎荀悦《汉纪》云：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由是兖、豫之言《易》者咸传荀氏学。◎《隋书·经籍志》：《周易》十一卷，汉司空荀爽注。】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谞。【◎范《书·马融传》：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施养诸生，尝有千树。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融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荀悦《汉纪》曰：孝桓帝时，故南郡太守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颇行于世。◎《释文叙录》：扶风马融为《易传》。◎又曰：○马融《传》十卷。○《七录》云：九卷。◎《隋书·经籍志》：梁有汉南郡太守马融注《周易》一卷，亡。〖◎姚振宗曰：此引《七录》，与《释文》“九卷”异，或经

传各自为编，《七录》别有此一本。〗◎《唐经籍志》：《周易》十卷，马融章句。◎《唐艺文志》：《周易》马融《章句》十卷。◎历城马国翰辑本序曰：《周易马氏传》，宋、元以来无传。茲就《释文》、《正义》、《集解》三书所引，并他书闻见者，辑录为三卷。◎姚振宗曰：又有张惠言《易义别录》、平湖孙堂《汉魏廿一家易注》辑本，各一卷。】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適道’，岂不其然！若乃北海郑玄、【◎范《书·郑玄传》：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先始通《京氏易》，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玄注《周易》，称为纯儒。◎《儒林传》：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隋唐·经籍志》：《周易》九卷，后汉大司马郑玄注。】南阳宋忠，【宋忠事见《魏志·刘表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又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因：【◎因，疑“曰”字之误，宋本“因”作“目”。◎范《书·儒林传》：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释文·叙录》：《古文尚书》郑玄注九卷。◎《隋书·经籍志》：《尚书》九卷，郑玄注。◎《唐经籍志》：《古文尚书》九卷，郑玄注。◎《艺文志》：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郑学录》曰：唐陆元朗撰《释文》，孔冲达撰《正义》，皆以伪孔传为主，郑注由是寖亡。宋末，王应麟采辑为一卷。◎侯康曰：虞翻奏郑注《尚书》违失四事，近王鸣盛、江声、孙星衍诸家皆申郑难虞。】“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伏见故征士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冃’【◎钱大昭曰：即“冒”字，与日月之“月”异。】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钱大昭曰：今本《尚书》“同”、“瑁”连文，同为爵名，瑁为天子执瑁之瑁，各是一物。仲翔谓古“冃”似“同”，郑氏从误作“同”，又训为酒杯，以此讥郑之失，则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冃”，而郑作“同”也。今本《尚书》出于梅赜，或亦习闻仲翔说，兼取二文，以和合郑、虞之义乎？马融本亦作“同”，汉人又有加“金”旁作“铜”字者，并见仲翔说。】成王疾困凭几，洮颒为濯，以为浣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

【◎钱大昭曰：“濯”即古“洮”字。《周礼·春官》“守祧”，古文“祧”为“濯”，《诗》“佻佻公子”，《韩诗》作“嬥嬥”，盖古文“兆”旁与“翟”旁多相通用，仲翔讥郑更字，非也。】又古大篆‘丣’字读当为‘桺’，古‘桺’、‘丣’同字，而以为昧；【◎钱大昭曰：《说文》 “ ，象开门；丣，象闭门。为春门，万物已出；丣为秋门，万物已入”。、丣二文相似，汉人往往误读。《尧典》宅西曰昧谷，伏生今文本作“桺穀”，郑康成依贾逵所奏，定为“昧谷”。昧、丣声相近，故仲翔讥之，谓其误“丣”为“ ”也。考《周礼·缝人》“衣翣桺之材”，郑注引《书》“度西曰桺穀”为证。又《尚书大传》“秋祀桺穀”，郑注 “桺，聚也。齐人语”，则康成亦读为“桺”，未尝与“ ”混也。】‘分北三苗’，‘北’古‘别’字，【◎钱大昕曰：○《说文》： ，别也，从二八。○“ ”、“北”字形相似，故误为“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王）**[**玉**]**人职》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谓之酒杯；天子颒面，谓之浣衣；古篆‘丣’字，反以为昧。甚违不知盖阙之义。于此数事，误莫大焉，宜命学官定此三事。又马融训注亦以为同者大同天下，今经益 ‘金’就作‘铜’字，诂训言天子副玺，虽皆不得，犹愈于玄。然此不定，臣没之后，而奋乎百世，虽世有知者，怀谦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翻放弃南方，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注，【冯本、毛本“注”作

“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丣’字读当言‘桺’，古‘桺’、‘丣’同字”，窃谓翻言为然。故“劉”、“畱”、“ ”、“桺”同用此字，以从声故也，与日辰“卯”字字同音异。然《汉书·王莽传》论卯金刀，故以为日辰之“卯”，今未能详正。然世多乱之，故翻所说云。荀谞，荀爽之别名。【◎何焯曰：“丣”即大篆“酉”字，与“ ”不同，古文作“ ”。裴谓字同音异，误矣。详《说文》第十五卷。◎

《诂经精舍文集》卷十有论《吴志·虞翻传》论郑、马违失数事当否文三篇，辞繁未录。】】

初，山阴丁览，【山阴，见《孙坚传》。】太末徐陵，【◎《郡国志》：会稽郡太末。◎惠栋曰：太，当作“大”，孟康音闼。◎王先谦曰：三国吴改属东阳郡。◎《一统志》：故城，今浙江衢州府龙游县治。】在县吏之中，或众所未识，翻一见之，便与友善，终成显名。【◎

《会稽典录》曰：览字孝连，八岁而孤，家又单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财从弟，以义让称。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长。【◎《宋书·州郡志》：临海太守始丰令，吴立，曰始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互见《孙权传》“南始平”注。】为人精微洁净，门无杂宾。孙权深贵待之，未及擢用，会病卒，甚见痛惜，殊其门户。览子固，字子贱，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见《孙晧传》元兴元年注引《吴历》。】固在襁褓中，阚泽见而异之，曰：“此儿后必致公辅。”固少丧父，独与母居，家贫守约，色养致敬，族弟孤弱，与同寒温。翻与固同僚书曰：“丁子贱塞渊好德，堂构克举，野无遗薪，斯之为懿，其美优矣。令德之后，惟此君嘉耳。”历显位，孙休时固为左御史大夫，孙晧即位，迁司徒。晧悖虐，固与陆凯、孟宗同心忧国，年七十六卒。【丁固事见《孙晧传》宝鼎三年注引《吴书》。】子弥，字钦远，仕晋，至梁州刺史。孙潭，光禄大夫。【◎《晋书·丁潭传》：潭字世康。元帝称制，潭上书陈时事损益。及帝践阼，拜驸马都尉，为琅邪王裒郎中令。会裒薨，潭上疏求行终丧，诏使除服，心丧三年。迁王导骠骑司马，出为东阳太守，以清洁见称。成帝践阼，以为散骑常侍、侍中。苏峻作乱，帝蒙尘于石头，唯潭及侍中钟雅、刘超等随从不离帝侧。峻诛，以功赐爵永安伯，累迁光禄大夫。王导尝谓孔敬康有公才而无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无公才。子话，位至散骑侍郎。】徐陵字元大，历三县长，所在著称，迁零陵太守。时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书曰：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晋，未若于今。”其见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见侵夺，骆统为陵家讼之，求与丁览、卜清等为比，【清，疑作“静”。卜静，见《顾邵传》。】权许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龀知名，翻甚爱之，屡称叹焉。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讨山越，以平威重思虑，可与效力，请平为丞，稍迁武昌左部督，倾心接物，士卒皆为尽力。初，平为恪从事，意甚薄，及恪辅政，待平益疏。【◎余绍宋曰：上云“恪以平威重思虑，可与效力，请为丞”，此又云“待之甚薄”、“益疏”，似相矛盾。◎弼按：余说见《龙游县志》卷十七《人物传》。】恪被害，子建亡走，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别为他军所获。平两妇归宗，【◎陈景云曰：妇，当作“姊”。既曰“归宗敬奉”，必女兄也。◎朱邦衡曰：或姑或姊，未可知，统曰妇为是。】敬奉情过乎厚。其行义敦笃，皆此类也。】

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钞本作“年七十九”，误，辩正见前。】【◎《吴书》曰：翻虽在徙弃，心不忘国，常忧五溪宜讨，【五溪，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吴黄龙三年，潘濬讨武陵蛮夷。】以辽东海绝，【◎官本《考证》曰：海绝，疑作“绝海”。】听人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入财以求马，【宋本“入”作“人”。吴嘉禾元年，孙权加公孙渊爵位。】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胡三省曰：谗佞之人有爱有憎而无公是非，故谓之爱憎。白，陈奏也。◎顾炎武曰：爱憎，憎也。言憎而并及爱，古人之辞，宽缓不迫故也。】复徙苍梧猛陵。【◎《郡国志》：交州苍梧郡猛陵。◎刘

昭注引《地道记》曰：龙山，合水所出。◎《一统志》：故城，今广西梧州府苍梧县西北。

◎马与龙曰：据《郁水注》，当在苍梧县西南。】◎《江表传》曰：后权遣将士至辽东，于海中遭风，多所没失，【◎何焯曰：遭风没失，乃泊成山而为田豫所破。◎弼按：此事在魏太和六年，吴嘉禾元年。】权悔之，乃令曰：“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

《史记·赵世家》：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请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韩诗外传》：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简子居则与之居，出则与之出。居无几何，而周舍死，简子如丧子。后与诸大夫饮于洪波之台，酒酣，简子涕泣。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简子曰：“大夫皆无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众人唯唯，不若一士之谔谔。昔者商纣默默而亡，武王谔谔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尝闻吾过也，吾亡无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虞翻亮直，善于尽言，国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问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儿子仕宦。会翻已终。【◎翻卒于赤乌二年，在吴遣使辽东之后，故孙权有叹悔之言。◎何焯曰：悔赦虞翻，泣谢陆抗，此权所以稍过于亡国之主。】】归葬旧墓，妻子得还。【◎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直遭受黜，叹过孙、阳，放同贾、屈。】【◎《会稽典录》曰：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山阴，见《孙坚传》。】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隋书·经籍志》：梁有《异字》二卷，朱育撰，亡。◎姚振宗曰：据《广韵》、《玉篇》引，当作《异字苑》。◎马国翰辑本序曰：郭忠恕《汗简》引朱育《集字》、朱育《集古字》、朱育

《集奇字》、朱育《字略》凡二十一条。《玉篇》、《广韵》引《异字苑》七条，《异字音》二，要是一书，而引者意为标题，故互有参差也，今并辑，各依所引录之。◎《隋书·经籍志》又有《幼学》二卷，朱育撰，亡。◎《唐经籍志》：《初学篇》一卷，朱嗣卿撰。◎《艺文志》：朱嗣卿《幼学篇》一卷。◎《小学考》曰：《隋志》云“朱育”，《唐志》云“朱嗣卿”，嗣卿盖育字也。◎潘眉曰：朱育字嗣卿，见《唐书·艺文志》，官至侍中、东观令，见《会稽典录》。好奇字，著《幼学篇》，盖《爰历》、《博学》之流也，见《梁七录》。名，即字也。○

《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谕书名。○《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弼按：○《周礼》郑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又云：书名，书文字也，古曰名，《聘礼》曰“百名以上”。至十一岁又偏省焉。◎朱育事又见《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仕郡门下书佐。太守濮阳兴正旦宴见掾吏，言次，问：“太守昔闻朱颍川问士于郑召公，【◎范《书·邓骘传》：朱宠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邓骘府，稍迁颍川太守，治理有声。◎袁宏《后汉纪》：朱宠，京兆杜陵人。初为颍川太守，表孝悌儒义，理冤狱，抚孤老，功曹、主簿皆选明经有高行者。每出行县，使文学祭酒佩经书前驱，顿止亭传，辄复教授。周旋阡陌，观课农桑。宠以正月岁首宴赐群吏，问功曹吏郑凯曰：“闻贵郡山川多产奇士，前贤往哲，可得闻乎？”对曰：“鄙郡炳嵩山之灵，受中岳之精，是以圣贤龙蟠，俊乂凤集。昔许由、巢父耻受尧禅，洗耳河滨，重道轻帝，遁世高跱。樊仲父者，志洁心遐，耻饮山河之功，贱天下之重，抗节参云。公仪、许由，俱出阳城。留侯张良，奇谋辅世，玄算入微，济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辅成。胡元安体曾参之至行，履乐正之纯业，丧亲泣血，骨立形存，精诚洞于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于颍阳。彪义山英姿秀伟，逸才挺出，究孔圣之房奥，存文武于将坠，文丽春华，辞蔚藻缋，出于昆阳。杜伯夷经学称于师门，政事熙于国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损己存公，有公仪之节，以荣华为尘埃，以富贵为厚累，草庐蓬门，藜藿不供，出于定陵。”宠曰：“太原周伯况、汝南周彦祖，皆辞征聘之宠，隐林薮之中，清迈夷、齐，节拟古人，恐贵郡之士未有

如此者也。”凯对曰：“此二贤但让公卿之荣耳，若许由不受尧位，樊仲父不屈当世，以此准之，不以远乎？”宠征入为大鸿胪，拜太尉。◎惠栋曰：郑凯字召公，见《会稽典录》。】韩吴郡问士于刘圣博，【未详。】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陈本“虞”作“王”，误。】尝见郑、刘二答而未睹仲翔对也。钦闻国贤，思睹盛美有日矣，书佐宁识之乎？”育对曰：“往过习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问功曹虞翻曰：‘闻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汉书·地理志》：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五湖，见《蜀志·许靖传》。】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官本《考证》曰：群臣，疑作“群后”。◎元本“臣”作“日”，误。】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宋本、元本、冯本“继”作“係”，误。】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势然矣，士女之名可悉闻乎？’翻对曰：‘不敢及远，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句章，见《孙坚传》。】尽心色养，丧致其哀，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怨亲之辱，白日报雠，海内闻名，昭然光著。【◎或曰：仲翔论士，首孝子。◎侯康曰：○《御览·三百七十八》及《四百八十二》引《会稽典录》云：董黯字孝治，句章人。家贫，采薪供养，得甘果，奔走以献母，母甚肥悦。邻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报。及母终，负土成坟，鸟兽助其悲号。丧竟，杀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诣狱自系，会赦得免。】太中大夫山阴陈嚣，渔则化盗，居则让邻，感侵退藩，遂成义里，摄养车妪，行足厉俗，自扬子云等上书荐之，粲然传世。【◎侯康曰：○《御览·一百五十七》引《会稽典录》云：陈嚣与民纪伯为邻，伯夜窃藩嚣地自益。嚣见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觉之，惭惶，既还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嚣德义，刻石旌别其闾，号曰义里。○又卷四百十九引《典录》云：陈嚣同县车妪，年八十余，无子，慕嚣仁义，欲求寄命。嚣迎妪，出家财以供肴膳。妪以寿终。敛毕，皆免其奴，令守妪墓，财物付与。妪内外衣服不入殡者，以植椁中，制服三日，由是著名流称上国矣。○又卷四百七十四引《典录》云：陈嚣，山阴人。宗正刘向、黄门侍郎杨雄荐嚣行义可厉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车征。嚣时已年七十，每朝请，上常待以师傅之礼。○又卷九百三十五引谢承《后汉书》云：会稽陈嚣，少时于郭外水边捕鱼，人有盗取之者，嚣见，避之草中，追以鱼遗之，盗惭不受。自是无复盗其鱼。】太尉山阴郑公，清亮质直，不畏强御。【◎范《书·郑弘传》：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少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弘独上章，为贶讼罪，由是显名。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杨峤道，于是夷通。在职二年，所息省三亿万计。元和元年，代邓彪为太尉。时举将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帝听置云母屏风，以为故事。】鲁相山阴钟离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县相国，所在遗惠，【钟离意事详见本志《钟离牧传》注。】故取养有君子之謩，鲁国有丹书之信。及陈宫、费齐【◎赵一清曰：此别一陈宫。】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状，记在汉籍，有道山阴赵晔，【◎范《书·儒林传·赵晔传》：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诣杜抚受《韩诗》，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征士上虞王充，【◎上虞，见《孙策传》。◎范《书·王充传》：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户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著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

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谢承《书》曰：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宋本“据”作“摅”。】交阯刺史上虞綦母俊，【俊治《左氏春秋》，永初中举孝廉，拜左校令士，为交州剌史，见《万姓统谱》。】拔济一郡，让爵土之封。决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义。【◎侯康曰：○王充《论衡·齐世篇》云：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非辜，事至复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将死。章后复为郡功曹，从役攻贼，兵卒北败，为贼所射，以身代将，卒死不去。○又《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一引《会稽典录》云：孟英

（子）**[**字**]**公房，上虞人，为郡掾史。王凭坐罪，未应死，太守下县杀凭，凭家诣阙称冤。诏书下州检考，英出定文书，悉著英名，楚毒惨至，辞色不变，言：“太守病，不关众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窃印以封文书，下县杀凭，非太守意也。”系历冬夏，肉皆消烂，遂不食而死。○又《后汉书·循吏传》：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孟英疑即孟尝之先世矣。】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余姚驷勋，【◎侯康曰：○《御览·六百四十九》引《会稽典录》云：梁宏，句章人也。太守尹兴召署主簿。是时楚王英谋反，妄疏天下牧守，谋发，兴在数中，征诣廷尉。宏与门下掾陆续等传考诏狱，掠毒惨至，辞气益壮。○又宏、勋事亦见《后汉书·陆续传》。◎惠栋曰：驷姓，春秋时郑大夫公子驷之后。】主簿句章郑云，皆敦终始之义，引罪免居。门下督盗贼余姚伍隆，鄮〖莫候反。〗主簿任光，【◎钱大昕曰：各本作“ 候主簿任光”，考字书无“ ”字，盖“鄮”字之讹。鄮“莫候反”，本小字夹注，误入正文，又误合“莫反”二字为“ ”也。〖赵一清、潘眉说同。〗◎李龙官曰：鄮，音茂，县名，属会稽，今之宁波慈溪。◎弼按：○《郡国志》：会稽郡鄮。○《说文》：鄮，从邑，贸声。○《一统志》：故城，今浙江宁波府鄞县东。○此任光与南阳之任光同名，别为一人。】章安小吏黄他，【章安，见《孙权传》黄武四年。】身当白刃，济君于难。扬州从事句章王脩，【此与北海之王脩同姓名。】委身授命，垂声来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忧国，列在八俊，为世英彦。【◎范《书·党锢传》序：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魏朗传》：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少为县吏。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雠于县中，遂亡命。诣太学授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后窦武等诛，朗以党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惠栋曰：○《会稽典录》云：朗被征，乃慷慨曰：“丈夫与陈仲举、李元礼俱死，得非乘龙上天乎？”海内列名八俊。◎黄以周《儆季杂箸·子叙》曰：朗著书数十篇，号《魏子》。《意林》仍庾仲容《子钞》，旧题十卷，隋、唐志入儒家，止存三卷。原书之散佚久矣，今搜集其说，仅得十八事，幸箸书之意尚见于残编断简中。朗持己矜严，深有诫于李膺之徒也。喜怒不见容，治病用道术，似又致力于黄、老家言者。黄、老家善保身，朗卒死于党锢，为其与李膺、陈蕃相善也。读其书，知其与陈、李之婞直大不相侔矣。范《书》竟从当时陷害之言，入之党锢，谬哉！】尚书乌伤杨乔，【◎《郡国志》：会稽郡乌伤。◎三国吴改属东阳郡。◎《一统志》：故城，今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治。】桓帝妻以公主，辞疾不纳。



【◎范《书·杨璇传》：璇字机平，会稽乌伤人。父扶，交阯刺史。兄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貌，诏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遗虑，是以天下义兵，思以为首。

【◎范《书·朱雋传》：雋字公伟，会稽上虞人。少孤，母常贩缯为业。雋以孝养致名，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光和元年，拜雋交阯刺史，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及黄巾起，公卿多荐雋有才异，与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悉破平之。

董卓擅政，以雋宿将，外甚亲纳，而心实忌之。及关东兵盛，卓议徙都长安，雋辄止之。卓后入关，留雋守洛阳。徐州刺史陶谦以雋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雋为太师，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会李傕用周忠、贾诩策，征雋入朝，雋遂就征，为太仆。郭汜留质雋，雋素刚，即日发病，卒。】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纪，炳然著显。’【◎范《书·列女传》：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王府君曰：‘是既然矣，颍川有巢、许之逸轨，吴有太伯之三让，贵郡虽士人纷纭，于此足矣。’翻对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节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让位，逃于巫山之穴，【◎钱大昕曰：○《会稽志》：巫山在山阴县北十八里。】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俦邪？【◎《史记·越世家》：王翁卒，子王翳立。◎《索隐》曰：○《庄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舆。○《淮南子》云：子搜，越王翳也。】且太伯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来言之，则大禹亦巡于此而葬之矣。【◎《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鄞大里黄公，洁己暴秦之世，【◎

《郡国志》：会稽郡鄞。◎《一统志》：故城，今浙江宁波府奉化县东。】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让，出则济难。【◎钱大昕曰：○《陈留志》：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仲翔以为会稽鄞人，仲翔去西京未远，当得其实。◎弼按：此即商山四晧之一。】征士余姚严遵，【◎何焯曰：严遵是君平，育于先贤之名亦有误乎？范史云“一名遵”者，亦惑于此语也。】王莽数聘，抗节不行，光武中兴，然后俯就，矫手不拜，志陵云日。【◎范《书·逸民传》：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皆著于传籍，较然彰明，岂如巢、许，流俗遗谭，不见经传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话言也！贤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闻也。’”【以上为朱育述王景兴、虞仲翔问答之语。】濮阳府君曰：“御史所云，既闻其人，

【虞翻为汉侍御史，故以称之。】亚斯已下，书佐宁识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识之？近者太守上虞陈业，洁身清行，志怀霜雪，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汉中微，委官弃禄，遁迹黟歙，以求其志，【◎李慈铭曰：○《水经·浙江篇》注云：浙江又北历黟山，会稽陈业洁身清行，遁迹此山。】高邈妙踪，天下所闻，故桓文遗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侯康曰：

* 《初学记·人部五》引谢承《会稽先贤传》云：业字文理。兄度海倾命，时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烂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歃血，余皆流去。○又《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一引《会稽先贤传》云：郡守萧府君卒，业与书佐鲁双率礼送丧。双道溺于水，业因掘泥扬波，援出其尸。○又《水经·浙江水注》：沛国桓俨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候不见。俨后浮东海，入交州，临去，遗书与业，系白楼亭柱而去。〖俨书载《艺文类聚·三十一》。〗○案：此即朱育所谓“桓文遗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者也，“文”下脱“林”字。文林，桓俨字。陈景云谓“桓文”当作“桓王”，非是。◎李慈铭曰：○《三国志辨误》云：文，当作“王”，谓长沙桓王也。○慈铭案：此上文云“近者太守上虞陈业，洁身清行，遁迹黟歙”云云，予初校《三国志》，亦疑“桓文”当作“桓王”，后读《水经·渐江篇》注云“沛国桓俨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候不见。俨后浮海，南入交州，临去遗书与业，不因行李，系白楼亭柱而去”，考

《后汉书》“桓晔字文林，一名严，〖注引《东观记》“严”作“礹”。〗初平中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晔即俨也，“严”、“礹”皆“俨”之误。乃知此注所云“桓文”者，当作“桓文林”，脱去一字耳，非“桓王”也。◎李清植曰：“比竟三高”句，词旨不明，疑指上文所引越王翳、鄞大里黄公、余姚严遵，而“比竟三高”，或当作“竟比三高”。】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

行茂，作帝师儒。其雄姿武毅，立功当世，则后将军贺齐，勋成绩著。其探极秘术，言合神明，则太史令上虞吴范。【以上诸人，本志有传。】其文章之事，【宋本“事”作“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爽，【◎宋本、冯本“爽”作“奕”。◎黄以周曰：○《意林》：

《任子》十卷，名奕。○仍庾仲容《子钞》旧题也。高似孙《子略》载庾原目作“任弁”， “弁”乃“奕”之误。奕，吴句章人。王伯厚《四明七观赋》注引《会稽典录》朱育语，严铁桥据《魏志·王昶传》注“任嘏著书三十八卷”及《隋志》道家有《任子道论》十卷，遂谓《意林》任子名奕，“奕”当作“嘏”。不知嘏自有书名《道论》，非此《任子》也。任奕之言尚儒术，任嘏之言述黄、老，其书意恉迥异，《意林》所录为任奕，原注不误。】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处士邓卢叙，【◎陈景云曰：邓，当作“鄞”，否或“鄮”字之误。朱育举上虞陈业以下十余人应郡守之间，其人皆不出本郡。邓乃汝南属县，与会稽无预。◎侯康曰：《乾道四明图经》正作“鄮”，然《会稽三赋》云“邓、斯、祈、樊，自杀以代辠”，即用此，注邓卢叙、斯敦、祁庚、樊正事，而以“邓”为姓，则宋时已有误本矣。

◎钱大昕曰：邓非会稽属县，当是“鄮”字之讹。《乾道四明图经》亦以为鄮人，惟“卢”作“虞”为异，二字形相涉，正史固多舛讹，《图经》亦传写之本，未能决其是非也。】弟犯公宪，自杀乞代。吴宁斯敦、【◎《宋书·州郡志》：东阳太守吴宁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郡国志》“诸暨”注引《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水经注》：吴宁溪出吴宁县，经乌伤县为乌伤溪。◎《方舆纪要》：今浙江金华府东阳县东二十七里。】山阴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则松阳柳朱、【◎松杨，见《孙晧传》天纪四年注引《搜神记》。◎潘眉曰：松杨，当为“松阳”。◎说见《贺齐传》。】永宁瞿素，【◎《郡国志》：会稽郡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三国吴改属临海郡。◎《宋书·州郡志》：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永宁令，汉顺帝永建四年分章安东瓯乡立，或云顺帝永和三年立。◎贺齐为永宁长，孙綝封永宁侯，即此。◎《一统志》：故城，今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治。◎李慈铭曰：○官本《考证》云：瞿，一作“翟”。○慈铭案：《艺文类聚·人部二》引《列女传》曰：“会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乱，贼欲犯之，临之以刃。素曰：‘我可得而杀，不可得而辱。’贼遂杀素。”又《人部十九》引皇甫谧

《列女后传》曰：“会稽翟素婢名青，乞代素，贼遂杀素，复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耻获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为！’贼复杀之。”《初学记·人部》、《太平御览·人事部》引亦皆作“翟素”。◎弼按：官本《考证》无“瞿（亦）**[**一**]**作翟”四字，不知李氏何所据。】或一醮守节，【◎《礼记·少仪篇》“醮者”郑注云：酌始冠曰醮。◎又《昏义篇》 “父亲醮子而命之迎”郑注云：酌而无酬酢曰醮。】丧身不顾，或遭寇劫贼，死不亏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虞翻、朱育之答，可作会稽郡人物志。】府君曰：“皆海内之英也。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育对曰：“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汉书·高帝纪》：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东击杀荆王刘贾。十二年，诏曰：“吴，古之建国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后。胀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长沙王臣等言：“沛侯濞厚重，请立为吴王。”◎《地理志》：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汉书·景帝纪》：三年正月，吴王濞等举兵反。二月，诸将破七国，追斩吴王濞于丹徒。◎《史记》、《汉书》诛吴王濞皆在景帝三年，此云“四年”，误。】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何焯校改“治”当作“冶”。◎《汉书·闽粤王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史记》作“都东冶”。〗◎师古曰：地名，即侯官县是也。冶，音（戈）**[**弋**]**者反。◎何焯曰：按《朱育传》，汉灭东粤以为冶，冶之为县在国灭之后。又其民尽徙，故领于会稽之东部都尉。史因后日之名书之。】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秋，

东越王餘善反。元封元年，东越杀王餘善降。诏曰：“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无章安。

《续汉志》“章安，故冶，闽粤地，光武更名”，刘昭注引《晋太康记》云“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详”云云，此则徙章安在成帝阳朔元年之前，是前汉已有章安，异一。章安与冶为两地，异二。是朱育所云，与两汉志全不相符，宜学者多疑两汉志之有误，详见本传“侯官”注。】或有寇害，复徙句章。【◎沈家本曰：东越以元封元年灭，元鼎五年尚不得云“除”也。○《御览·职官部·三十九》引《临海记》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于侯官，以镇抚二越，所谓东南一尉者也。○《州郡部》引《郡国志》则云：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御两越。○五年与六年虽不同，而曰“镇抚”，曰“御”，则都尉为两越未灭时所立，朱育之言，固不足信矣。且两越未灭，侯官既为冶地，则闽越王所都，汉安得即其都立都尉哉？则《临海记》及《郡国志》之言，恐亦未足信也。东部之立，诸书既并言在元鼎中，其言或有所据，第都尉所治，未必在侯官，《汉志》东部都尉治回浦，疑都尉初立，即在其地，至东汉时更曰“章安”，始终未尝徙也。】到永建四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水经·浙江水》注：永建中，阳羡长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元和志》“苏州”下：后汉顺帝永建四年阳羡令周嘉、山阴令殷重上书，求分为二郡，遂割淛江以东为会稽，淛江以西为吴郡。

◎又“越州”下：后汉顺帝时，阳羡令周嘉上书，以吴、越二国周旋一万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险绝，求得分置。遂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自永建四年岁在己巳，以至今年，积百二十九岁。”府君称善。是岁，吴之太平三年，【三，应作“二”。吴太平二年岁在丁丑。】岁在丁丑。育后仕朝，常在台阁，为东观令，【东观令，见《孙晧传》建衡三年。】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艺多通。【◎姚振宗曰：○“推刺占射”者，善推、逆刺、占候及射覆之术也。○《隋书·经籍志》：梁又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亡。《会稽土地记》一卷，朱育撰。○《唐经籍志·杂传类》：《会稽记》四卷，朱育撰。○《艺文志·杂传类》：朱育《会稽记》四卷。○案：朱育对太守濮阳兴访本郡人物及吴会分郡始末，凡千数百言，似即此书之缘起。《隋志》“《土地记》一卷”，两唐志似合《人物》、《土地》为一书，故四卷，又以其书人物为多，故入传记类。】】

翻有十一子，【◎《御览·四百九十》又《七百三十九》载虞翻与某书云：此中小儿年四岁矣，似欲聪哲。虽虾不生鲤子，此子似人，欲为求妇，不知所向，君为访之，勿怪老痴誉此儿也。◎《御览·五百四十一》载虞翻与弟书云：长子容当为求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旧族。杨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门。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家圣受禅，父顽母嚣。虞家世法出痴子。◎《御览·九百七十四》载虞翻书云：有数头男，皆如奴仆。伯安虽痴，诸儿不及。观我所生，有儿无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两弟，有似人也。去日南远，恐如甘蔗，近杪即薄。】第四子汜最知名，【◎胡三省曰：汜，音祀。】永安初，从选曹郎为散骑中常侍，后为监军使者，讨扶严，【扶严，见《孙晧传》建衡三年。】病卒。【汜破交阯，见《孙晧传》建衡元年、三年。】【◎《会稽典录》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南海郡，见《孙晧传》天纪三年。】年十六，父卒，还乡里。孙綝废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宫，图为不轨，召百官会议，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胡三省曰：唯唯，诺也。】汜对曰：“明公为国伊、周，【伊尹、周公也。】处将相之位，【《通鉴》“位”作“任”。】擅废立之威，将上安宗庙，【各本“将”作“势”，属上句读，误。宋本作“将”，《通鉴》同。】下惠百姓，大小踊跃，自以伊、霍复见。【伊尹、霍光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宫，如是，群下摇荡，众听疑惑，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也。”綝不怿，竟立休。休初即位，汜与贺邵、王蕃、薛莹俱为散骑中常侍。以讨扶严功拜交州刺史、冠军将军、余姚侯，【封本县侯。】寻卒。】汜弟忠，宜都太守；【宜都，见《蜀志·先主传》章武

二年。】【◎《会稽典录》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贞固幹事，好识人物，造吴郡陆机于童龀之年，称上虞魏迁于无名之初，终皆远致，【元本“致”作“敢”，一云作“到”。】为著闻之士。交同县王岐于孤宦之族，【岐，一作“歧”。】仕进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晋征吴，忠与夷道监陆晏、晏弟中夏督景【毛本“景”作“京”，误。】坚守不下，城溃被害。【◎《晋书·虞潭传》：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吴之亡也，坚壁不降，遂死之。◎《王濬传》：克吴西陵，获宜都太守虞忠。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又见本志《陆抗传》。】忠子谭，【宋本“谭”作“潭”，《晋书》本传同。】字思奥。◎《晋阳秋》称谭清贞有检操，外如退弱，内坚正有胆幹。仕晋，历位内外，终于卫将军，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书·虞潭传》：潭举秀才，为醴陵令。张昌作乱，郡县多从之，潭独起兵斩昌**[**别率邓穆等**]**。【◎余案：张昌非虞潭所杀，潭杀者乃昌别率邓穆，卢引失之简。】赐爵都亭侯。陈敏反，潭讨敏弟讚于江州，领庐陵太守，又与诸军共平陈恢。转南康太守，进爵东乡侯。元帝召补丞相军谘祭酒。帝为晋王，徙右卫将军，迁宗正卿，以疾告归。沈充等攻逼京都，潭于本县起义军赴国难。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会充已擒，征拜尚书。成帝即位，出为吴兴太守，进封零陵县侯。苏峻反，加潭督五郡军事。峻平，以母老去官。诏转吴国内史，进爵武昌县侯。潭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百转赖之。咸康中，进卫将军。◎《晋书·列女传》：虞潭母孙氏，孙权族孙女也。適虞忠。忠亡，遗孤藐尔。孙氏誓不改节，训潭以忠义，倾资产以馈战士，贸环珮以为军资。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于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谥曰定夫人。】】耸，越骑校尉，累迁廷尉，湘东、河间太守；【◎《会稽典录》曰：耸字世龙，翻第六子也。清虚无欲，进退以礼，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赵一清曰：○《晋书·天文志》：虞喜作《安天论》，喜族祖河间相耸立《穹天论》，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虞喜、虞耸、姚信皆好奇徇异之说，非极数谈天者也。○《困学纪闻》曰：《月令正义》穹天，虞氏所说，不知其名。《天文录》云“虞昺作《穹天论》”，《晋志》“虞耸立《穹天论》”，非昺也。】王素闻耸名，厚敬礼之。耸抽引人物，务在幽隐孤陋之中。时王岐难耸，以高士所达，必合秀异，耸书与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齿于丘园，索良才于总猥，所誉依已成，所毁依已败，此吾所以叹息也。”耸疾俗丧祭无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饭而已，当时族党并遵行之。】昺，廷尉、尚书、济阴太守。【◎钱大昕曰：河间、济阴二郡不在吴封内，盖入晋后所授官，于史例不当书。◎弼按：《会稽典录》已言明河间相、济阴太守为晋官，惟陈寿不应入传耳。】【◎《会稽典录》曰：昺字世文，【宋本作“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傥之志，仕吴黄门郎，以捷对见异，超拜尚书侍中。晋军来伐，遣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昺先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在济阴，抑强扶弱，甚著威风。】

## 陆绩

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也，【监本、官本夺“吴郡”二字，误。吴县，见《孙策传》。】父康，汉末为庐江太守。【◎陆康事见《孙坚传》注引《吴录》。◎范《书·陆康传》：康祖父续，在《独行传》。父裦，有志操，连征不至。灵帝欲铸铜人，诏调民田，亩敛十钱。康上疏谏，书奏，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为表陈解释，免归田里。会庐江贼攻没四县，拜康庐江太守，康击破贼。献帝即位，天下大乱，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诏书策劳，加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袁术遣将孙策攻康，事见《孙策传》注。庐江郡，见《孙坚传》。】

【◎谢承《后汉书》曰：康字季宁，少惇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肃察孝廉。肃后坐事伏法，康敛尸送丧还颍川，行服，礼终，举茂才，历三郡太守，所在称治，【◎范《书·陆康传》：

康少仕郡，以义烈称。除高成令，以恩信为治，寇盗亦息，州郡表上其状。光和元年，迁武陵太守，转守桂阳、乐安二郡，所在称之。】后拜庐江太守。】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据

《孙权传》、《陆逊传》，逊卒于吴赤乌八年，年六十三，当生于汉光和六年。逊长绩数岁，绩当生于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袁术据淮南，〖见范《书·献纪》。〗淮南即九江，绩于九江见术，正年六岁也。孙策于兴平元年从袁术，术遣策攻陆康，当在此时。〖见《孙策传》。〗康遣陆逊及亲戚还吴，逊为之纲纪门户，〖见《陆逊传》。〗则绩与逊还吴矣。】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范《书·陆康传》：少子绩，当时幼年，曾谒袁术，怀橘堕地者也，有名称。】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坐，【孙策死于建安五年，绩建安五年年十三岁，已与上宾同坐，可异也。陆康为孙策所攻破，而其子乃为坐上客，似觉离奇；不知策之攻康本为袁术所遣，非出本谋，术死嫌释，绩之处境与刘基相同，无足异也。】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脩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昭等异焉。【◎赵一清曰：《御览》卷二百六十四引《陆绩别传》曰：太守王朗命为功曹，风化肃穆，郡内大治。◎弼按：孙策取会稽在建安元年，王朗命陆绩为功曹，当在初平、兴平之际，是时绩方数岁，何能为功曹？《别传》所云似不可信。】

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冯本“算”作“等”，误。】无不该览。【◎赵一清曰：○《隋书·天文志》：北极辰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贾逵、张衡、陆绩、王蕃皆以北极纽星为枢，是不动处也。】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续百官志》：郡国皆置诸曹掾史，诸曹略如公府曹。◎孙权是时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辟绩为奏曹掾，当为会稽郡之奏曹掾也。】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郁林郡，见孙权传赤乌二年。郁林属交州，孙权出绩为郁林太守，当在建安十五年士燮奉承节度之后。◎赵一清曰：

○《唐书·陆龟蒙传》：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为郁林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号郁林石，世保其居。】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绩既有躄疾，【◎《礼记·王制篇》：瘖声跛躄。◎《释文》云：跛，彼我反。躄，必亦反。两足不能行也。】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姚振宗曰：○《晋书·天文志》：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其后陆绩亦造浑象。○《开元占经》卷二：后汉末吴人陆绩字公纪，于孙权时又作《浑天仪说》，造《浑天图》，曾于土室居，令不觉昼夜，己在内推步度数，击鼓与外相应，而不失毫厘。◎弼案：《开元占经·一又二》载陆绩《浑天仪说》，《开元占经·六十七》载陆绩《浑天图》。】注《易》【◎《释文·序录》：○后汉偏将军、郁林太守陆绩述十三卷。○《七志》云：录一卷。◎《隋书·经籍志》：周易十五卷，吴郁林太守陆绩注。◎

《唐经籍志》：《周易》十三卷，陆绩注。◎《艺文志》：陆绩注十三卷。◎《四库提要》曰：

《陆氏易解》一卷，吴陆绩撰。原本散佚。明姚士粦采《释文》、《集解》及绩《京氏易传注》辑为此本，凡一百五十条。昔宋王应麟辑《郑氏易注》，为学者所重，士粦此本，虽不及应麟搜讨之勤博，而掇残剩存什一于千百，亦可以见《陆氏易注》之大略矣。◎张惠言《易义别录》辑本序曰：公纪注《京氏易传》，则其《易》，京氏也。余尝以为京氏既为《易章句》，又别为《易传飞候》之书，以谓《易》合万象，不可执一偶，然则绩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传飞候》求《易》者，为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观公纪所述，凡纳甲、六亲、九族、四气、刑德、生克，未尝一言及之。至言六爻发挥，旁通卦爻之变，有与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学，公纪傥得之耶？京氏《章句》既亡，由公纪之说，京氏之大恉庶几

见之。公纪以年少与仲翔为友，观其书，亦几欲与荀、虞颉颃矣。◎又曰：余尝善陆绩治《易》京氏，而其言纯粹，与干宝绝不相类。◎又曰：《隋经籍志》绩又与虞翻同撰《日月变例》六卷。】释《玄》，【◎陆绩《述玄》曰：绩习常见同郡邹邠字伯岐与邑人书，叹杨子云所述

《太玄》，连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镇南将军刘景升遣梁国成奇修好鄙州，奇将《玄经》自随，时虽幅写一通，年尚暗稚，甫学《书》、《毛诗》王谊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为也。后数年，专精读之，半岁间粗觉其意，于是草创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为作《解诂》，后奇复衔命寻盟，仲子以所解付奇，与安远将军彭城张子布，绩得览焉。仲子之思虑，诚为深笃，然玄道广远，淹废历载，师读断绝，难可一备，故往往有远本错误，绩智慧岂能弘裕？顾圣人有所不知，匹夫误有所达，加缘先王询于刍荛之谊，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为本，其合于道者，因乃其说；其失者，因释而正之。所以不复为一解，欲令学者瞻览彼此，论其曲直，故合联之尔。夫《玄》之大意，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书》曰：“若网在纲，有条而弗紊。”今纲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绩不敢苟好著作，以虚誉也。庶合道真，使玄不为后世所尤而已。◎常璩《蜀郡杨雄赞》云：其玄渊源懿，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按：王肃字子雍，魏人。〗

皆为注解，吴郡陆公绩尤善于《玄》，称雄圣人。◎《隋书·经籍志》：杨子《太玄经》十卷，陆绩、宋衷撰。〖◎按：撰，当为“注”。〗◎《唐经籍志》：《杨子太玄经》十二卷，杨雄撰，陆绩注。◎《艺文志》：陆绩注《杨子太玄经》十二卷。◎《宋志》：《玄测》一卷，汉宋衷解，吴陆绩释之。】皆传于世。豫自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

《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年三十二卒。【当卒于建安二十四年，故自述曰“有汉志士”。】长子宏，会稽南部都尉，【会稽南部建安郡，详见《孙权传》赤乌二年。】次子叡，长水校尉。【◎《陆瑁传》：瑁从父绩早亡，二男一女，皆数岁以还，瑁迎摄养，至长乃别。】【◎绩于郁林所生女，名曰郁生，適张温弟白。◎《姚信集》有表称之曰：【◎《释文·序录》：○《周易》姚信注十卷，字德祐。○《七录》云：十二卷，字元直，吴兴人，吴太常卿。◎《隋书·经籍志》：《周易》十卷，吴太常姚信注。◎《唐经籍志》：《周易》十卷，姚信注。◎《艺文志》：姚信注十卷。◎秀水朱彝尊《经义考》曰：阮孝绪云姚信字元直，陆德明云信字德祐，按《吴志·陆绩传》注引《姚信集》，有表请赐绩女郁生以义姑之号，又《陆逊传》“姚信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又《孙和传》“宝鼎二年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二千人，以灵舆法驾，东迎神于明陵”，又《晋书·范平传》“平研览坟、索，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又《南史·姚察传》察让选部书曰“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云云。◎姚振宗曰：《陆逊传》云“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似与二顾并为逊之外生。孙权时尝为太子和官属，孙晧即位，谥父和为文皇帝，改葬明陵，时信以太常奉使迎神云。◎《隋书·经籍志》：梁又有姚信《集》二卷，录一卷，今亡。◎《唐经籍志》：姚信《集》十卷。◎严可均曰：姚信有《士纬》十卷，《姚氏新书》二卷，《集》二卷。《陆绩传》注引《姚信集》，晋、宋、隋书《天文志》引姚氏《昕天论》，《艺文类聚·二十三》引姚信《诫子》。】“臣闻唐、虞之政，举善而教，旌德擢异，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显名国朝，淑妇贞女，表迹家闾。盖所以阐崇化业，广殖清风，使苟有令性，【◎《尔雅·释诂》：令，善也。】幽明俱著，苟怀懿姿，士女同荣。故王蠋建寒松之节而齐王表其里，【◎《史记·田单列传》：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躅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

立为襄王。】义姑立殊绝之操而鲁侯高其门。【◎《列女传》曰：鲁孝义保者，鲁孝公称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与长子括、中子戏朝周宣王，宣王立戏为鲁大子。武公薨，戏立，是为懿公。孝公于时号公子称。括之子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称于宫中，将杀之。义保闻伯御欲杀称，乃衣其子以称之衣，卧于称之卧处，伯御杀之，义保遂抱称以逃。周天子杀伯御，立称，为鲁孝公。鲁人高义保之义，故谓之义保。】臣窃见【毛本“窃”作“切”，误。】故郁林太守陆绩女子郁生，少履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节，【◎《诗·邶风·柏舟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毛传》云：石虽坚，尚可转。】年始十三，適同郡张白。侍庙三月，妇礼未卒，白遭罹家祸，迁死异郡。郁生抗声昭节，义形于色，冠盖交横，誓而不许，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怀霜雪，义心固于金石，体信贯于神明，送终以礼，邦士慕则。臣闻昭德以行，显行以爵，苟非名爵，则劝善不严，故士之有诔，鲁人志其勇，【◎

《礼记·檀弓上》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坠，佐车受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杞妇见书，齐人哀其哭。【◎《孟子》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列女传》：齐人杞梁袭莒，战而死。其妻乃就夫尸于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乞蒙圣朝，斟酌前训，上开天聪，下垂坤厚，褒郁生以义姑之号，以厉两髦之节，【◎《诗·鄘风·柏舟篇》：髧彼两髦。◎《毛传》云：髧，两髦之貌。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饰。】则皇风穆畅，士女改视矣。”】

## 张温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监本、官本作“吴郡人也”，误。】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卒。温少脩节操，容貌奇伟。权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司农刘基曰：“可与全琮为辈。”太常顾雍曰：“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权曰：“如是，张允不死也。”征到延见，【《御览》“延”作“廷”。】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

时年三十二，以辅义中郎将使蜀。【◎互见《孙权传》黄武三年。◎赵一清曰：○《御览》卷四百七引《吴录》曰：温英才瑰玮，拜中郎将，聘蜀，与诸葛亮结金兰之好焉。】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孙权传》：黄武元年，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悔。◎又云：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蜀。【钞本“蜀”作“丕”。某氏谓孙权当日和蜀图魏之策，略得此一字正之，瞭然在心目间，所云诚是，钞本亦惟此一字可取。然犹有疑者，张温使蜀在黄武三年，自黄武元年曹丕三路进兵，孙权改元，临江拒守，江陵、洞浦苦战连年，已大构矣，何谓便欲？惟吴、蜀初通，旧嫌未释，公瑾遗谋，西规凉、益，行人觇国，授以密谋，证以仲谋之反复操纵，亦为情理中应有之事，则作“蜀”字亦可通。后见诸葛治国有经，专主联吴攻魏，遂寝斯议，亦在意中。据此推论，似亦不得谓“蜀”字为误也。】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温对曰：“臣入无腹心之规，出无专对之用，惧无张老延誉之功，【◎《国语·晋语》：悼公知张老之智而不诈也，使为元候，始合诸侯于虚朾以救宋，使张老延君誉于四方，且观道逆者。◎韦注云：张老，晋大夫张孟。元候，中军候奄。延，陈也。陈君之称誉于四方，且观察诸侯之有道德与逆乱者。】又无子产陈事之效。然诸

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温至蜀，诣阙拜章曰：“昔高宗以谅闇昌殷祚于再兴，【◎《尚书·说命篇》：王宅忧，亮阴三祀。◎

《孔传》云：阴，默也。◎《正义》云：阴者，幽闇之义。◎《释文》云：亮，本又作“谅”。】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今陛下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揆于良佐，参列精之炳燿，遐迩望风，莫不欣赖。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平一宇内，委心协规，有如河水，军事兴烦，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论语》：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集解》云：能顺而说之，则无恶戾之言入于耳。】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礼义，未便耻忽。臣自入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以荣自惧，悚怛若惊。谨奉所赍函书一封。”【◎何焯曰：以当日人心思汉，有不自知其出诸口者。然于敌国之体，则失辞矣。以殷宗、傅说称汉君臣，则勤任旅力者，不自同东藩乎？◎或曰：此章失体，又自称下臣，非所谓不辱君命者。】蜀甚贵其才。还，【◎《御览·八百十五》载温上表云：刘禅送臣温熟锦五端。】顷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业未究。

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衔，憾也。◎王鸣盛曰：权下令历数温罪，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绝不言其称蜀美政，惟责其将殷礼到蜀，扇扬异国，亦是借题影射。骆统申理，亦不及美蜀政，作史者探权隐情，表而出之，最妙。◎李安溪曰：揣权之意，衔温在称蜀德太美耳。扇扬蜀人，为礼谭论，此从而为之辞耳。但权意不显，故统无由致辨，独作史者忖度数言，为深探情实耳。】又嫌其声名大盛，【顾雍谓“当今无辈”。】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张温、沈友皆以多才见忌，惜哉！沈友事见《孙权传》建安九年注引

《吴录》。】会暨艳事起，【◎胡三省曰：暨，居乙翻，姓也。◎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元丰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何以知为入声？”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何焯曰：○陶九成云：暨，当音结。】遂因此发举。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钱大昭曰：艳事详见此传，而陆瑁、朱据传皆载之，失之繁矣。◎刘咸炘曰：瑁、据传所载，与此相备，不为繁。但艳可作传而不作，殆由《吴书》本无耳。因仍旧记，不能更加镕裁，则承祚之失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胡三省曰：汉置四曹尚书，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光武改常侍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魏复改选部为吏部，吴盖循东都之制。】艳性狷厉，【《御览》“狷”作“峭”。】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御览》“弹”作“指”。】核选三署，【◎《通鉴》 “选”作“奏”。◎胡注：三署，谓五官、左、右三署郎也。】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何焯曰：置营府以处之，是自合其党而使聚以谋我也。】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张温、暨艳奏丞相孙邵事，见《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录》。】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吴录》曰：彪字仲虞，广陵人也。【宋、元本、冯本此注在“憎爱不由公理”下。】】专用私情，憎爱不由公理，【《御览》作“爱憎”。】艳、彪皆坐自杀。【◎胡三省曰：坐自杀，谓赐死也。◎《隋书·经籍志》：吴选曹尚书暨艳《集》二卷，梁三卷，录一卷。◎《唐经籍志》：暨艳《集》二卷。◎《御览·三百四十八》引《暨艳集》云：角弩既调，射者又工，多获鹑鸟，能无恳伤？】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即罪温。【◎《艺文类聚·九十四》、《御览·八百九十九》载张温自理表云：昔百里奚贤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奚因赁官以养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行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后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当使守门。”公出游，登车，禽息跪而请之曰：“夫养牛者，愿君勿忘也。”公乃问百里奚。曰：“臣之所长，非养牛者也，乃养民也。”公视牛察之，乃知贤人也。遂与同车而出，谢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触门而死云云。◎惜

其文不全。】权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寡人无忌，故进而任之，欲观艳何如。察其中间，形态果见。而温与之结连死生，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捴吏客及残余兵，时恐有事，欲令速归，故授棨戟，奖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讨宿恶，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洪饴孙曰：帐下左右部督各一人，吴所置，掌宿卫兵。】后闻曹丕自出淮、泗，【吴黄武三年、四年，魏文皆出广陵，见《孙权传》及注引《吴录》。】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赖丕自退，不然，已往岂可深计！又殷礼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后乞将到蜀，扇扬异国，为之谭论。【◎李安溪曰：恨只在此。◎何焯曰：此吴王假以示意，其刻骨之恨，故在表辞。以暨艳事坐温者，温方众望所归，欲移众之怨艳者，使之怨温，又吴王之谬术也。暨、徐之狱，类魏崔、毛诛废事，惟蜀无之。】又礼之还，当亲本职，而令守尚书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语贾原：‘当荐卿作御史。’语蒋康：‘当用卿代贾原。’专炫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巿朝，今斥还本郡，

【官本“郡”作“部”，误。】以给厮吏。【◎胡三省曰：厮，音斯，贱也。】呜呼温也，免罪为幸！”

将军骆统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启圣心，招髦秀于四方，置俊乂于宫朝。多士既受普笃之恩，张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谴，孤负荣遇，念其如此，诚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深知其状，故密陈其理。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温年三十二，不得谓之少。】而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于是务势者妒其宠，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李安溪曰：切深著明，果可危哉，果可危哉！】昔贾谊，至忠之臣也，汉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绛、灌一言，贾谊远退。何者？疾之者深，谮之者巧也。然而误闻于天下，失彰于后世，【◎李安溪曰：引喻颇切近。】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也。温虽智非从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辨，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贤才以敦大业，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丽观也。国家之于暨艳，不内之忌族，【◎姜宸英曰：忌族，即《尚书》圮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于朱治，【朱治为吴郡太守，艳盖先为郡吏也。】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亦见交于温也。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时世宠之于上，温窃亲之于下也。【◎韩菼曰：统所谓意巧者也，亦嫌归过君上。】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阴相闻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邻国，则有私觌之礼；【◎《论语·乡党篇》：私觌，愉愉如也。◎《集解》：○郑曰：觌，见也。既享，乃以私礼见。◎《正义》曰：此记为君使，聘问邻国之礼容也。】季子聘诸夏，亦有燕谭之义也。【吴季札历聘诸国。】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美于异境，扬君命于他邦。是以晋赵文子之盟于宋也，称随会于屈建；【◎《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楚屈建字子木。赵孟，赵文子。范武子，随会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使陈信于鬼神，无愧辞。”】楚王孙圉之使于晋也，誉左史于赵鞅。【◎《国语》：楚大夫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鞅鸣玉以相问于圉曰：“楚之

白珩犹在乎？”对曰：“楚之为宝者，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幹任之用，皆胜于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若其诚欲卖恩作乱，则亦不必贪原也。凡此数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参之于众亦不验。臣窃念人君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层宫之内，瞰四国之外，照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阔，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各自言欲为国，谁其言欲为私，仓卒之间，犹难即别。然以殿下之聪叡，察讲论之曲直，若潜神留思，纤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亲臣，臣非爱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独行之于前，臣耻废之于后，故遂发宿怀于今日，纳愚言于圣德，【宋本“德”作“听”。】实尽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温身也。”【◎韩菼曰：权特借端中伤耳，统词意虽佳，顾就事折辨，不足挽救，比如子瑜之解殷模，或庶几乎！◎刘咸炘曰：载此表，明其冤也。】权终不纳。

后六年，温病卒。【◎《隋书·经籍志·杂史类》：《三史略》二十九卷，吴太子傅张温撰。◎《唐经籍志·杂史类》：《三史要略》三十卷，张温撰。◎姚振宗曰：三史者，《史记》、

《汉书》、《东观记》也。蜀孟光锐意三史，三史之学盛行于时。◎《隋志》：吴辅义中郎将张温《集》六卷。】二弟祗、白，亦有才名，【张白事见《陆绩传》注引《姚信集》。】与温俱废。【◎《会稽典录》曰：余姚虞俊叹曰：【◎侯康曰：《御览》卷四百九十一引《会稽典录》云：邵员字德方，余姚人，与同县虞俊邻居。员先不知俊十余年，俊至吴，与张温、朱据等会，清谈干云，温等敬服，于是吴中盛为俊谈。员闻而愧曰：“吾与仲明游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风烈，而令他邦称我之杰。”】“张惠恕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祸，吾见其兆矣。”诸葛亮闻俊忧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叹俊之有先见。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李安溪曰：未之信者，以蜀待吴也；未知其故者，欲决之于天也。】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臣松之以为：庄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张温之废，岂其取名之多乎！多之为弊，古贤既知之矣。是以远见之士，退藏于密，不使名浮于德，不以华伤其实，既不能被褐韫宝，挫廉逃誉，使才映一世，声盖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暂替！温则反之，能无败乎？权既疾温名盛，而骆统方骤言其美，至云“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异燎之方盛，又撝膏以炽之哉！◎

《文士传》曰：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温事，已嫁者皆见录夺。其中妹先適顾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吴朝嘉叹，乡人图画，为之赞颂云。【张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张白之妇陆郁生，年十三，即守义，可谓一门节义。】】

## 骆统

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人也。【乌伤，见《虞翻传》。】父俊，官至陈相，为袁术所害。

【◎范《书·孝明八王传》：献帝初，义兵起，陈王宠屯阳夏。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俊倾资振赡，并得全活。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术忿恚，遗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章怀注引谢承《书》曰：俊拜陈国相，人有产子，厚致米肉，达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骆为名。袁术使部曲将张闓阳私行到陈，之俊所，俊往从

饮酒，因诈杀俊，一郡吏人哀号如丧父母。◎《会稽典录》云：俊，孝灵皇帝擢拜陈相。汝南葛陂盗贼并起，陈与接境，四面受敌，俊厉吏民为保障之计，出仓见谷，以赡贫民，邻郡士庶咸往归之，身捐奉禄，给其衣食。】【◎谢承《后汉书》曰：俊字孝远，有文武才幹，少为郡吏，察孝廉，补尚书郎，擢拜陈相。值袁术僭号，兄弟忿争，天下鼎沸，群贼并起，陈与北界，【何焯校改“北”作“比”。】奸慝四布，俊厉威武，保疆境，贼不敢犯。养济百姓，灾害不生，岁获丰稔。后术军众饥困，就俊求粮。俊疾恶术，初不应答。术怒，密使人杀俊。】统母改適，为华歆小妻，【◎小妻，解见《魏志·文德郭后传》。◎周寿昌曰：骆统之母，本统父俊之小妻也，观下云“事適母甚谨”，可知。】统时八岁，遂与亲客归会稽。其母送之，拜辞上车，面而不顾，其母泣涕于后。御者曰：“夫人犹在也。”【◎梁章钜曰：○此御者称统母为夫人耳。然古者子之称母，皆曰“夫人”。○《列女传·珠厓二义传》：女初曰：“夫人哀初之孤。”○《后汉书》：刘表以书谏袁谭：“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文苑英华》载独孤良弼《路公碑》：年八岁，丁尊夫人艰。○是唐时犹沿此称也。】统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顾耳。”事適母甚谨。时饥荒，乡里及远方客多有困乏，统为之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居无子，【宋本“居”作“归”。故私粟得自主也。】见统甚哀之，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乌程，见《孙坚传》。】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辅女。统志在补察，苟所闻见，夕不待旦。常劝权以尊贤接士，勤求损益，飨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胡三省曰：人之居处避湿就燥。问其燥湿者，问其居处何如也。】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权纳用焉。出为建忠中郎将，【各本皆夺“中”字。】领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统死，复领其兵。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制威福为尊贵，曜德义为荣显，永世胤为丰祚。然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然后应天受祚，保族宜邦。【◎李安溪曰：合道之言。】《书》曰：‘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或曰：统所引《书》，非后出古文也。】推是言之，则民以君安，君以民济，不易之道也。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

【宋本“有”作“以”，误。】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毛本“残”作“贱”，误。】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毛本“见”作“是”，误。】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李安溪曰：此盖以舟喻民，与古载舟覆舟之譬相反。】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宋本“办”作“辨”。】取过目前之急，【◎或曰：过，疑作“適”。】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间，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

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以随陆逊破蜀军于宜都，【宜都，见《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迁偏将军。黄武初，曹仁攻濡须，使别将常雕等袭中洲，统与严圭共拒破之，封新阳亭侯，【新阳，在汝南郡境，疑为“阳新”之误。◎陈景云曰：凡列侯之殁，其有子嗣爵与否，史必详书之，而骆统与是仪传独阙，疑有脱文。统子名秀，为时显士，见《陆逊传》注，又《孙休传》中有司盐校尉骆秀，即其人也，则骆统非无后者。】后为濡须督。数陈便宜，前后书数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载。尤以占募在民间长恶败俗，生离叛之心，急宜绝置，【◎何焯曰：时兵民初分，故统言若此，今则渐以相安，又难变矣。】权与相反覆，终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隋书·经籍志》：吴偏将军骆统《集》十卷，粱有录一卷。◎《唐经籍志》：骆统《集》十卷。】

## 陆瑁

陆瑁【◎胡三省曰：瑁，音冒。】字子璋，丞相逊弟也。【◎钱大昭曰：《陆绩传》既在同卷中，此当云“绩从子”，下卷《逊传》当云“瑁兄”，乃承祚于《逊传》则书里居，于瑁则书“逊弟”，疑其颠倒失次。◎弼按：朱据为朱桓之弟，〖据为桓子异从父，见《异传》。〗贺邵为贺齐之孙，均各书籍贯，其失亦同。】少好学笃义。陈国陈融、【◎《隋书·经籍志》：梁又有《陈子要言》十四卷，吴豫章太守陈融撰，亡。◎《唐经籍志》：《陈子要言》十四卷，陈融撰。◎《艺文志》同。◎马国翰辑本序曰：融，陈国人，附见《吴志·陆瑁传》，仅载里居。《隋志》题“吴豫章太守”，此官爵之可见者。《七录·法家》载《陈子要言》十四卷，

《隋志》云亡，《唐志》复著录，今惟《御览》引二节附考为卷。◎姚振宗曰：宋刻全本《意林》有《陈子要言》一条，马氏辑本失采。】陈留濮阳逸、【逸子兴，有传，见后。】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云【袁晔

《献帝春秋》，见《魏志·武纪》兴平元年。】迪与张纮等俱过江，【迪、纮皆广陵人。】迪父绥为太傅掾，张超之讨董卓，【超为广陵太守，讨董卓，见《魏志·臧洪传》。】以绥领广陵事。】瑁割少分甘，与同丰约。及同郡徐原，【◎赵一清曰：原字德渊，见《吕岱传》。】爰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书，托以孤弱，【吕岱称徐原为益友，原死，哭之甚哀，何以徐原托孤于素不相识之陆瑁？原官侍御史，何以爰居会稽？此皆事之可疑者。】瑁为起坟立墓，

【宋本作“起立坟墓”。】收导其子。又瑁从父绩早亡，一男一女，【◎宋本作“二男一女”，各本皆误。◎朱良裘曰：《陆绩传》“长子宏，次子叡”，此作“一男”，疑误。】皆数岁以还，瑁迎摄养，至长乃别。州郡辟举，皆不就。

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胡三省曰：三署，谓五官、左、右三署也。】颇扬人闇昧之失，以显其讁。【讁，罚也。】瑁与书曰：“夫圣人嘉善矜愚，【◎胡三省曰：○《论语》：君子嘉善而矜不能。】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胡三省曰：谓弃其瑕玷而录其材用。】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

【◎胡三省曰：汉末汝南许邵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胡三省曰：○

《论语》载孔子之言曰：泛爱众而亲仁。】中则郭泰之弘济，【◎《通鉴》“中”作“近”，下句“近”作“庶”。◎胡三省曰；郭泰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奖拔士人，成名者甚众，而不绝左原、贾淑之阴恶，所谓容济也。】近有益于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

嘉禾元年，公车征瑁，拜议郎、选曹尚书。【◎胡三省曰：吴选曹尚书，即魏选部尚书。】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覆，欲亲征之，瑁上疏谏曰：“臣闻圣王之御远夷，羁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谓之荒服，言慌惚无常，不可保也。今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虽托人面，与禽兽无异。国家所为不爱货宝远以加之者，非嘉其德义也，诚欲诱纳愚弄，以规其马耳。渊之骄黠，恃远负命，此乃荒貊常态，岂足深怪？昔汉诸帝亦尝锐意以事外夷，驰使散货，充满西域，虽时有恭从，然其使人见害，财货并没，不可胜数。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践其土，群臣愚议，窃谓不安。何者？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胡三省曰：北寇、猾虏，谓魏也。】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胡三省曰：

《兵法》“以逸待劳”，又曰“逸则能劳之”，言敌人用智以疲我，苦不自觉，比我觉知，则得失之间相去多矣。】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沓渚，见《魏志·齐王纪》景初三年及《公孙度传》。◎胡三省曰：○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应劭曰：沓，长答翻。○又据陈寿《志》景初三年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为新沓县，即沓渚之民也。】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胡三省曰：此虑魏乘吴伐辽之间而南侵也。】若实孑然无所凭赖，【◎《通鉴》作“了然”。◎胡三省曰；了然，犹言晓然也。蜀本作“孑然”，文义尤长。孑，孤孑也。谓渊孤立，孑然无援也。】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胡三省曰：迸，北孟翻。卒，读曰猝。】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承间而起，【◎《通鉴》“承”作“乘”。◎胡三省曰：山虏，谓丹阳、豫章、鄱阳、庐陵、新都等郡山越也。乘，蜀本作“承”。】恐非万安之长虑也。”权未许。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㸦之时，【◎宋本“㸦”作“牙”。

《通鉴》作“盘互”。◎胡三省曰：盘互，谓各盘据而互为敌也。◎刘家立曰：○古“互”字俱作“牙”。○《汉书·谷永传》：百官盘互。○颜注：盘结而交互也。◎弼按：○《后汉书·滕抚传》：磐牙连岁。○章怀注：磐牙，谓相连结。◎惠栋曰：○孙愐云：互，俗作“㸦”。

* 《前书·刘向传》：宗族磐互。○《易·大畜》：豶豕之牙。○郑康成读为互。《易说》“互体”亦作“牙”，音吾。】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胡三省曰：舍，读曰捨。】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带甲之数，粮食之积，可谓多矣，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重兴师旅，告喻而已。【◎《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南海尉任嚣死，佗行南海尉事。秦已破灭，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及孝文帝元年，召陆贾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佗为书谢。】今凶桀未殄，疆埸犹警，虽蚩尤、鬼方之乱，【◎《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易乾凿度》：孔子曰：“《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故当以缓急差之，未宜以渊为先。愿陛下抑威住计，【宋本“住”作“任”。】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韩菼曰：此疏更为简切，能规大势。】权再览瑁书，嘉其词理端切，遂不行。

初，瑁同郡闻人敏见待国邑，忧于宗脩，【宋本“忧”作“优”。】惟瑁以为不然，后果如其言。【◎梁章钜曰：此事他无所见，此又不具本末，似可删。】

赤乌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御览》“亦”作“颇”。】好人伦，【人伦，解见《蜀志·庞统传》。】孙晧时为选曹尚书。【◎《吴录》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晋为散骑常侍。【◎《晋书·陆喜传》：喜字恭仲。父瑁，吴吏部尚书。喜仕吴，累迁吏部尚书。少有声名，好学有才思。尝为自叙，其略曰：“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鉴蒋子通《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所谓忍愧者也。”其书近百篇。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太康中，诏以陆喜为散骑常侍。子育，为尚书郎、弋阳太守。】瑁孙晔，字士光，至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晋书·陆晔传》：晔伯父喜，吴吏部尚书。父英，高平相、员外散骑常侍。晔少有雅望，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预讨华轶功，封平望亭侯。时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明帝即位，以平钱凤功，进爵江陵伯。帝不豫，遗诏晔录尚书事。成帝践阼，开府仪同三司。苏峻之乱，随帝在石头，举动方正，不以凶威变节。峻平，加卫将军，以勋进爵为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归乡拜墓，以疾卒，年七十四。追赠侍中、车骑大将军，谥曰穆。子谌，散骑常侍。】晔弟玩，字士瑶。◎《晋阳秋》称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赠太尉。【◎《晋书·陆玩传》：玩弱冠有美名，元帝引为丞相参军。王导请婚于玩，玩却之。苏峻之乱，与兄晔俱守宫城。玩潜说匡术归顺，以功封兴平伯。寻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薨，以玩有德望，迁侍中、司空。玩谦让不辟掾属，成帝闻而劝之，乃辟寒素有行之士，诱纳后进，谦若布衣。薨，年六十四，谥曰康。子始嗣，历侍中、尚书。】】

## 吾粲

吾粲【◎胡三省曰：○《姓谱》：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后。】字孔休，吴郡乌程人也。

【乌程，见《孙坚传》。】【◎《吴录》曰：粲生数岁，孤城妪见之，【◎卢明楷曰：《赵达传》注云“孤城郑妪能相人”，此云“孤城妪”，即其人也，疑脱一“郑”字。孤城，或当作“菰城”，乌程县旧固名为菰城也。】谓其母曰：“是儿有卿相之骨。”】孙河为县长，粲为小吏，河甚奇之。河后为将军，得自选长吏，表粲为曲阿丞，【曲阿，见《孙策传》。】迁为长史，治有名迹。虽起孤微，与同郡陆逊、卜静等比肩齐声矣。【◎《步骘传》：颍川张昭云：“吾粲由于牧竖，顾豫章扬其善。”】孙权为车骑将军，召为主簿，出为山阴令，还为参军校尉。

【参军校尉，一人，吴置。】

黄武元年，与吕范、贺齐等俱以舟师拒魏将曹休于洞口。值天大风，诸船绠绁断绝，【◎

《通鉴》作“绠缆悉断”。◎胡注：绠，古杏翻；缆，卢瞰翻；皆索也，所以维舟者也。】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粲与黄渊独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为船重必败，粲曰：“船败，当俱死耳！人穷，奈何弃之。”粲、渊所活者百余人。

还，迁会稽太守，召处士谢谭为功曹，谭以疾不诣，粲教曰：“夫应龙以屈伸为神，凤皇以嘉鸣为贵，何必隐形于天外，潜鳞于重渊者哉！”粲募合人众，拜昭义中郎将，与吕岱讨平山越，【粲获庐陵贼李桓，见《孙权传》嘉禾五年。】入为屯骑校尉、少府，迁太子太傅。遭二宫之变，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详见《孙和传》。】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由此为霸、竺等所谮害，下狱诛。

【互见《陆逊传》。】

## 朱据

朱据字子范，吴郡吴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补侍御史。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后咎。艳不听，卒败。

权咨嗟将率，发愤叹息，追思吕蒙、张温，以为据才兼文武，可以继之，自是拜建义校尉，【建义校尉，一人，吴置。】领兵屯湖熟。【湖熟，见《孙策传》。】黄龙元年，权迁都建业，征据尚公主，【据尚公主，即鲁育，字小虎。据死后，公主改配刘纂。据女为孙休夫人，见《妃嫔传·孙休朱夫人传》。】拜左将军，封云阳侯。【云阳，即曲阿，见《孙策传》。】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而常不足用。【据称隐蕃有王佐才，后蕃谋叛伏诛，据禁止，历时乃解，见《胡综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胡三省曰：主者，据军吏也。】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通鉴》“月”作“日”。】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胡三省曰：刘助觉其事而言之。】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赤乌九年，迁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至，义形于色，守之以死，

【互见《孙和传》。】【◎殷基《通语》载据争曰：“臣闻太子国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归心，今卒责之，将有一朝之虑。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晋献公嬖骊姬，骊姬谮太子申生，太子自缢于新城，见《左传·僖公四年》。】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太子与母皇后谋斩充，太子亡，皇后自杀。太子自死于湖。

◎《戾太子传》：武帝末，江充用事，充与太子有隙，充典治巫蛊，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太子收捕充，斩充以徇，太子亡至湖，自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所复及矣。”】遂左迁新都郡丞。【新都郡，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未到，中书令孙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弘，疑作“私”。】追赐死，【◎此赤乌十三年事。赤乌十二年，据犹领丞相，见

《孙权传》。◎何焯曰：魏有孙资，吴有孙宏，皆败国政；蜀用董允，何可比也！】时年五十七。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熊、损死事，详见《孙休传》。损妻为孙峻妹，见《孙休朱夫人传》。◎钱大昕曰：○《妃嫔传》：太平中，孙亮知朱主为全主所害，问朱主死意。全主惧，曰：“我实不知，皆据二子熊、损所白。”亮杀熊、损。○《孙綝传》云：亮内嫌綝，乃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杀损于建业。○以二传推之，熊、损之死出于亮意，非由全主所谮，谓全主诿罪二人则可，谓之谮，不可也。】永安中，追录前功，以熊子宣袭爵云阳侯，尚公主。孙晧时，宣至骠骑将军。

评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难免乎末世，然权不能容，非旷宇也。陆绩之于扬《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严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

其要归本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云：蜀有严君平，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师古曰：严周，即庄周。】以瑚琏之器，

【◎《论语》：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何晏《集解》：○包曰：瑚琏，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琏，周曰簠簋，宗庙之器贵者。】而作守南越，不亦贼夫人欤！【◎《论语》：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骆统抗明大义，辞切理至，值权方闭不开。陆瑁笃义规谏，君子有称焉。吾粲、朱据遭罹屯蹇，以正丧身，悲夫！

# 卷五十八·吴书十三·陆逊传第十三

吴书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子抗】

三国志五十八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坐下喝茶】

【复校：擎骥】

## 陆逊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魏志·明纪》太和二年、青龙二年皆书“陆议”，

《蜀志·先主传》、《黄权传》亦书“陆议”。】世江东大族。【◎《陆氏世颂》曰：【隋、唐志未著录。】逊祖纡，字叔盘，敏淑有思学，守城门校尉。父骏，字季才，淳懿信厚，为邦族所怀，官至九江都尉。【◎九江郡之都尉也。◎《续百官志》：唯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应劭曰：每有据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范《书·滕抚传》：朝廷博求将帅，三公举抚有文武才，拜为九江都尉。】】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陆康事见《陆绩传》。】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

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逊卒于吴赤乌八年，年六十三，当生于汉光和六年。年二十一，当在建安八年也。】始仕幕府，【幕府，解见《魏志·袁绍传》。】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海昌都尉，解见《孙权传》赤乌五年“海盐”注。◎《续百官志》：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并领县事。【◎《陆氏祠堂像赞》曰：【◎沈家本曰：《陆氏祠堂像赞》，隋、唐志不著录，未详何人之词。】海昌，今盐官县也。【◎《宋书·州郡志》：吴郡太守盐官令，汉旧县。《吴记》云“盐官本属嘉兴，吴立为海昌都尉，治此；后改为县”，非也。

◎《水经·沔水注》：○谷水又东南迳盐官县故城南，旧吴海昌都尉治。晋太康中，分嘉兴立。○《太康地道记》：吴有盐官县。◎吴增僅曰：○《寰宇记》引《吴录·地理》云：盐官本名海昌，后改为盐官，属吴郡。○今考《吴志·陆逊传》，逊初为海昌都尉，并领县事。裴注引《陆氏祠堂像赞》曰“海昌，今盐官县”，夫曰“并领县事”，则承上海昌言之，谓以海昌都尉领海昌县事也。盖吴初立县曰海昌，后改曰盐官，故《吴录》曰“本名海昌”也。晋沿吴旧，仍曰盐官，故《陆氏祠堂像赞》曰“海昌，今盐官也”。参合史志，疑《吴录》为确，今从之。◎杨守敬曰：《水经注》两说并存，《吴录·地理》即沈《志》所引之《吴记》，观《寰宇记》又引沈约非之之语，可见至《陆氏祠堂像赞》当必晋时之书，不足以证吴有盐

官。◎洪亮吉曰：沈《志》云盐官汉旧县，非吴立。今考《汉地理志》、《郡国志》俱无此县，疑当以《吴记》为是。又《陆氏祠堂像赞》“海昌，今盐官县”，云“今”，则旧为都尉治，新改为县可知。◎《方舆纪要》：盐官，今浙江嘉兴府海盐县南二十里。】】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阳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

【“与募焉”三字疑有误。】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召”字疑误。】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拜定威校尉，【◎胡三省曰：定威校尉，孙权创置。】军屯利浦。【◎赵一清曰：利浦，即当利浦，见《孙策传》。】

权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跱，财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胡三省曰：旧恶，为自旧为恶者。】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胡三省曰：言可大为部伍，择取精锐也。◎或曰：取，疑作 “收”。】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帐下左右都督，见《张温传》。】会丹阳贼帅费栈【◎胡三省曰：费，父沸翻，姓也。栈，士限翻。】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胡三省曰：东三郡，丹阳、新都、会稽也。】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胡三省曰：羸，伦为翻。】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宋本作“无湖”，以《宋书》校之，良是。芜湖，见《太史慈传》。】

会稽太守淳于式表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胡三省曰：言逊之所在人民皆愁扰也。

◎或曰：当是“所在愁扰”，传写讹倒耳。】逊后诣都，言次，称式佳吏，【◎胡三省曰：孙权时都秣陵。言次，谓言论之次，犹今言语次。】权曰：“式白君而君荐之，何也？”逊对曰： “式意欲养民，是以白逊。若逊复毁式以乱圣听，不可长也。”权曰：“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 “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得务北进，

【宋本“得”作“但”，《通鉴》同。】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不见至尊，【宋本“不”作“下”，《通鉴》同。】宜好为计。”【◎胡三省曰：英雄之士，所见略同，吕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长也。】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胡三省曰：兵事尚密，逊之言虽当蒙之心，蒙未敢容易为逊言之。】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车、右部督，代蒙。

逊至陆口，【陆口，见《孙权传》建安十五年。】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或曰：书词字字斟酌，真是玩敌于掌。】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楚师败绩，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淮阴拔赵之略，【◎《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蔑以尚兹。闻徐晃等步骑驻旌，【◎冯本“步”作“少”。◎赵一清曰：下云“恐潜增众”，则 “少”字义长。】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

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或曰：妙，又效忠言，益使不疑，盖英雄未可以非道罔也。◎又曰：句句是推奖以骄之，卑屈以玩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胡三省曰：果堕蒙计。】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宜都，见《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赵一清曰：○《宋书·州郡志》：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隐《地道记》、何《志》并云吴分南郡立，张勃《吴录》云刘备立。案《吴志》吕蒙平南郡，据江陵，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县。初，权与备分荆州，而南郡属备，则是备分南郡立宜都，非吴立也。习凿齿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刘备改为宜都。○一清案：《刘封传》以孟达为宜都太守，是也。】拜抚边将军，【抚边将军，一人，吴置。】封华亭侯。【◎潘眉曰：○华亭至唐始置县，吴时则亭侯也。○《郡县志》：华亭谷在华亭县西三十五里，陆逊封于此。◎吴士鉴曰：○

《御览·一百七十》引《舆地志》曰：吴大帝以陆逊为华亭侯，以其所居为封也。华亭谷出佳鱼、蒪菜，故陆机云“千里蒪菜，未下盐豉”。◎又曰：○敦煌石室残本《修文殿御览》引《晋八王故事》曰：陆机为成都王所诛，顾左右而叹曰：“今日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华亭，吴由拳县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机兄弟素游于此，十有余年耳。○《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五》曰：华亭谷在华亭县西三十五里，陆逊、陆抗宅在其侧。逊封华亭侯，陆机云“华亭鹤唳”，此地是也。○《读史方舆纪要·二十四》曰：崑山在松江府西北二十三里，其西为长谷，亦曰华亭谷。○杜佑曰：华亭县以华亭谷而名。○《世说·尤悔篇》注

《语林》曰：机为河北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

逊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胡三省曰：詹，姓也，周有詹父，楚有詹尹。】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降得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房陵郡，详见《魏志·文纪》延康元年“新城太守”注。◎吴增僅曰：房龄县汉属汉中郡，《华阳国志》、《元和志》皆云汉末为郡。《通鉴》“先主遣孟达攻房陵，杀太守蒯祺”。胡注云“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领之”，今考刘表据有荆州八郡，内无房陵。疑建安二十年张鲁来降时，魏武所置，至黄初元年，复合于新城也。】南乡太守郭睦，【◎南乡，见

《魏志·钟繇传》注及《蜀志·吕乂传》。◎洪亮吉曰：南乡郡，汉建安十三年魏武分南阳西界置。◎谢鍾英曰：《孙权传》建安二十五年秋，尚无南乡郡。《水经注》建安中，《南乡建国碑》云建安末置南乡郡，《太康三年地记》建安中分南阳立南乡郡，沈《志》魏分南阳立南乡郡。考《文帝纪》建安二十五年二月，改元延康；十月受禅，改元黄初；十一月，郡国县道多所改易。南乡置郡当在此时。《建国碑》据一岁之始，故云汉末；沈《志》据一岁之终，则云魏置。两说虽异，其实则一。《太康地记》混言建安中立，犹未得实。洪氏不详绎《国志》，而从旧图经、《晋志》序例、《容斋随笔》谓建安十三年置，非也。又《陆逊传》云“建安二十四年，攻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今考《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笺与曹公，乞讨羽自效；十二月，获羽，定荆州”，是其时吴方请降，无缘与魏交兵，则《陆逊传》所云南乡太守者，系字之讹，不足为据。◎弼按：本传所云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皆蜀所置也。与上文陆逊领宜都太守，而刘备宜都太守樊友委城走，情事相同。当时三方各相署置，不尽为曹氏所命也。又按《隶续》载《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阴》中曹掾有南阳人，将吏有阴、酂诸县人，是魏之南乡有南阳县，〖本杨守敬说。〗可以释谢氏据《孙权传》建安二十五年尚无南乡郡之惑。◎弼又按：《通鉴》“建安二十四年，荆州剌史胡脩、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关羽”，是建安二十五年以前有南乡郡之证。胡脩、傅方降羽事，见《晋书·文帝纪》。】

大破之。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监本、官本“文”作“艾”。秭归，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合夷兵数千人，首尾西方。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权以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娄县，见《张昭传》。】【◎《吴书》曰：权嘉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或曰：已封侯而犹以茂才为荣选。】】

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胡三省曰：孙权始命吕蒙为大督，以取关羽；今又复命陆逊为大都督，以拒刘备。大都督之号，盖昉此。】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

《通鉴》“围”作“营”。建平，见《孙休传》永安三年、《孙晧传》天纪四年注引干宝《晋纪》。◎胡三省曰：○《水经注》“巫峡首尾一百六十里”，巫县属建平郡，则巫峡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则为宜都郡界，然孙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此时未有建平也，史追书耳。○杜佑曰：吴建平，今巴东郡。】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肜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吴书》曰：诸将并欲迎击备，逊以为不可，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胡三省曰：罢，读曰疲。魏人言陆议见兵势，正由此耳。】诸将不解，以为逊畏之，各怀愤恨。】备知其计不可，【《通鉴》“不可”作“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胡三省曰：自三峡下夷陵，连山叠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峡口，始漫为平流。夷陵正当峡口，故以为吴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何焯曰：水陆并进，则及锋而用，舍船就步，则师老运艰，渐见衅隙，敌得以逸待劳，伺变击怠也。】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钱振锽曰：长江上流，建瓴之势，舫船载卒，不费汗马之劳。先主有上流之势而不用，舍船就步，吾不得其说也。意者，恐顺流而下，将逆流而反，军若不利，将不善其归也。然则先主非致死之军，直畏死不敢进也。相持至七八月，此岂报仇雪恨之师哉？正孙子所谓縻军，非忿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通鉴》作“相守经七八月”。】

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胡三省曰：○《左传》：晋人角之，诸戎掎之。○角者，当前与之角；掎者，从后掎其足也。】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胡三省曰：言一拔营之顷，而兵之胜势成也。一而，犹言一如此也。】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四：定莋废县，汉属越巂郡。○《华阳国志》云：摩沙，夷所居。○沙摩，疑是“摩沙”。】破其四十余营。【◎李安溪曰：吴人只有火攻一策耳，伯言久已筹及，故俟其傍岩依

树，结营既密，而后用之。表权及告诸将，犹不肯显言也。◎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胡三省曰：今峡州夷陵县有马鞍山。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八：马鞍山在夷陵州西北二十里。】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

【◎白帝城，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七年。◎胡三省曰：○汉主初连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驿，以达于白帝。及兵败，诸军溃散，惟驿人自担所弃铙铠，烧之于隘以断后，仅得脱也。据《水经注》，烧铠断道处，地名石门，在秭归县西。○杜佑曰：归州巴东县有石门山，刘备断道处。○铙，尼交翻，如铃无舌而有秉，《周礼》“以金铙止鼓”，军中所用也。断，丁管翻。◎赵一清曰：○《江表传》：备舍船步走，烧皮铠以断道，使兵以锦挽车，走入白帝。】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胡三省曰：依险行兵，敌扼其冲；情见势屈，敌乘其懈。至于失师，此非天也。】

初，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宜都郡治夷道，见《蜀志·先主传》章武二年。】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孙桓为安东中郎将，桓为孙河之子，河本姓俞，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故曰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 “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才略大施，

【宋本“才”作“方”，《通鉴》同。】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

【◎胡三省曰：言至今日，而事始定。】乃知调度自有方耳。”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胡三省曰：强对，犹言强敌。】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胡三省曰：高爵厚禄，受恩多矣，总兵捍敌，受任重矣，皆当有以上报。】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胡三省曰：忍辱，言能容诸将；负重，则自任也。】各任其事，【宋本“任”作“在”，《通鉴》作“任”。】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通鉴》“矣”作“也”。◎胡三省曰：言将行军法。】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告其舍人曰：“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卒相与驩，为刎颈之交。◎范《书·寇恂传》：恂拜颍川太守，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于顾川，恂戮之于市，复以为耻。还过颍川，谓左右曰：“今见恂，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胡三省曰：○《晋职官志》：辅国大将军，位从公。○其号盖始于汉献帝以命伏完，然犹未加大。】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胡三省曰：曹公不追关羽，陆逊不再攻刘备，其所见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国所以鼎立欤？◎何焯曰：

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泝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吴录》曰：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 “贼今已在江陵，【《通鉴》作“江汉”。】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胡三省曰：通亲，谓通使而交亲也。创，初良翻。】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推算，【宋本“推”做“惟”。】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胡三省曰：○《释名》云：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验也。亦曰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七年，【吴黄武七年，魏太和二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各本“周”作“孙”，误。宋、元本不误。】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陆机为逊铭曰：【陆机所作铭，当在《机集》中。】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吴录》曰：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胡三省曰：此犹古之王者遣将，跪而推毂之意也。】】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夹石，见《朱桓传》。】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胡三省曰：休盖未尝整陈交战而败也。乘，蝇证翻。两，音亮。】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遣还西陵。【◎赵一清曰：○《御览》卷六百八十七引《吴书》云：陆逊破曹休于石亭还，上脱翠帽以遗逊。○又卷六百九十六引《吴书》云：上脱御金校带以赐逊，又亲以带之为钩络带。○又卷七百七十引《吴书》云：逊破休，当还西陵，公卿并为祖道，上赐御船一舫，缯彩舟也。○一清案：是役也，孙权倘从朱桓之谋，则曹休几至只轮不返，惜为逊所阻耳。传专叙其长，不言其短，是为曲笔。】

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上大将军，解见《诸葛瑾传》。◎周寿昌曰：此官是似吴为陆逊创置，逊卒，惟吕岱一拜之，不闻有他人也。或谓魏曹真曾拜此官，考《真传》是拜上军大将军，后转中军大将军，非此官也。◎弼按：施绩于永安初迁上大将军，见《绩传》。】右都护。【吴置左右都护。】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胡三省曰：九官，九卿也。】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胡三省曰：三郡，豫章、鄱阳、庐陵也。三郡本属扬州，而地接荆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动，故使逊兼掌之。】时建昌侯虑【◎《孙权传》：黄武七年，封子虑为建昌侯。】于堂前作斗鸭栏，【◎魏文帝遣使求斗鸭，见《孙权传》黄初二年注引《江表传》。◎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七：鸭栏矶在岳州府临湘县东北十五里，相传吴孙虑作斗鸭栏于此。今有鸭阑水。○《水经·江水注》：右历鸭兰矶北，江中山也。东得鸭兰、治浦二口，夏浦也。◎周寿昌曰：今尚名鸭栏，在临湘县城陵矶之下游，再下则为茅埠，属湖北武昌地界矣。◎弼按：茅埠为今沔阳新堤。】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虑即时毁彻之。射声校尉松于公子中最亲，戏兵不整，逊对之髡其职吏。南阳谢景【谢景事见《孙登传》及注引

《江表传》。】善刘廙之先刑后礼之论，【◎上“之”字衍。◎或曰：《魏志》刘廙南阳安众人，与丁仪共论刑礼，传于世。盖谢景乡里前辈也。】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上疏陈时事曰：“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

先，自不奸秽入身，难忍之过，【◎官本《考证》曰：自不，元本作“自非”。】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宋本“朱”作“珠”，下同。夷洲，见《孙权传》黄龙二年， “州”作“洲”。珠崖，见《孙权传》赤乌五年。】皆以咨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不毛，解见《蜀志·诸葛亮传》。】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局本“当”作“常”，误。】昔桓王创基，【◎《孙权传》：黄龙元年，追尊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权遂征夷州，得不补失。【《孙权传》云“得夷洲数千人还”，事在黄龙二年，魏太和六年。陆逊引兵向庐江，见《魏志·满宠传》。魏青龙元年，陆议入淮沔，见《魏明纪》。本传均未载。】

及公孙渊背盟，权欲往征，【事在嘉禾二年。】逊上疏曰：“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名马不献，实可仇忿。蛮夷猾夏，未染王化，鸟窜荒裔，拒逆王师，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其危而涉不测。方今天下云扰，群雄虎争，英豪踊跃，张声大视。陛下以神武之姿，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胡三省曰：言如风行而草偃也。】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胡三省曰：猷，道也，谋也。】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胡三省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喻权不当自越海而加兵于辽东。】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志行万里者，【《通鉴》“志”作“之”。】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匪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胡三省曰：桴，芳无翻。编竹木渡水，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必致窥，慼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胡三省曰：谓权所以远惜辽东而不忍弃绝之者，以其民众与其地产马也。】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权用纳焉。【◎薛综、陆瑁均上疏谏。◎何焯曰：伯言固有远猷，此则中智所悉，其文可不载。】

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瑾攻襄阳。【据《孙权传》，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为嘉禾三年事。此事《通鉴》编于魏青龙二年，〖即吴嘉禾三年。〗嘉禾五年，吴无北征事，本传“五年”当为“三年”之误。】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胡三省曰：扁，补典翻，又音篇。逻，郎佐翻。】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乾，【◎胡三省曰：乾，音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胡三省曰：葑，菜也，谓之蔓青。豆，菽也。】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以旋，无所复慼，【《通鉴》“慼”做“忧”。】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胡三省曰：谓敌既知权还，料逊兵当退，已分守要害之处，欲以遮截逊所部兵，既无进取之气，而有遮截之虑，则其意恐动，将至于或降或溃也。】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

不敢干。【《通鉴》“干”作“逼”。】军到白围，【**◎**胡三省曰：盖立围屯于白河口，因以为名。

**◎**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九：白河在襄阳府东北十里，其上流即河南南阳府，湍、淯诸水所汇流也。自新野县流入界，经光化县东至故邓城东南入于沔水。三国时，于河口立围屯。魏青龙二年，吴陆逊引兵向襄阳，不克而还，行到白围，是也。○一清案：安陆是时属魏，而《周鲂传》鲂谲曹休笺云“别遗从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则汉安陆县故城也。盖其地为魏、吴边邑，故一彼一此，疆埸无常所也。】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新市，见《孙皎传》。安陆，见《魏志·蒋济传》。石阳，见《魏志·文聘传》。**◎**胡三省曰：○新市、安陆二县，皆属江夏郡，魏初以文聘为江夏太守，屯石阳，舟车凑焉，颇为繁富。○沈约曰：江夏曲陵县，本名石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并曲陵入安陆县。】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余人。【**◎**《通鉴辑览》曰：孙吴人才，周瑜而后，当推陆逊。白围之战，持以镇静，实不可及。若瑾之举措惊皇，適足偾事耳。】

【◎臣松之以为：逊虑孙权已退，魏得专力于己，既能张拓形势，使敌不敢犯，方舟顺流，无复怵惕矣，何为复潜遣诸将，奄袭小县，【本传言“石阳市盛”，胡三省亦云“石阳繁富”，何得谓之小县？】致令市人骇奔，自相伤害？俘馘千人，未足损魏，徒使无辜之民横罹荼酷，与诸葛渭滨之师，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违，失律之凶宜应，其祚无三世，及孙而灭，岂此之余殃哉！【**◎**何焯曰：渭滨之规模自远，此举聊以解权之忿耻，但诋其无远略可也。观《朱桓传》与胡综相激事，足明逊非得已矣。**◎**韩菼曰：江东诸将，率皆踔厉风发，趋时赴功，若鸷鸟之击，欲如老将持重守便、宜规远略者不多见；伯言之敌先主，或庶几焉。他如鄱阳之诱敌，石阳之潜师，无足取也。】】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臣松之以为：此无异残林覆巢而全其遗鷇，曲惠小仁，何补大虐？】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赡经恤。

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录。】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惧，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复亲附，遂以免罢。【◎何焯曰：此自为将者所不废，但作史者可不载。大抵《吴志》繁长，未削者多，裴注之论尤乖错。】【◎臣松以为：边将为害，盖其常事，使逯式得罪，代者亦复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将成大患，何足亏损雅虑，【毛本“何”作“自”，宋本“雅”作“唯”，均误。】尚为小诈哉？以斯为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鄱阳、豫章、庐陵三郡。】

时中书典校吕壹，【◎洪饴孙曰：○吴置校事，典校文书，属中书。○《顾雍传》：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步骘传》亦云：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擿抉细致，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趋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朱据传》称“典校吕壹”，《陆逊传》“中书典校吕壹”，《是仪传》又称“典校郎”，惟赤乌元年《传》及《陆凯传》称“校事”，盖与《魏志》约略相同。】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后权诛壹，深以自责，语在《权传》。【见《权传》赤乌元年。】

时谢渊、谢厷等各陈便宜，欲兴利改作，【谢厷事又见《潘濬传》。】【◎《会稽典录》曰：谢渊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无戚容，又不易虑，由是知名。举孝廉，稍迁至建武将军，虽在戎旅，犹垂意人物。骆统子名秀，被门庭之谤，众论狐疑，莫能证明。渊闻之叹息曰：“公绪早夭，同盟所哀。闻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谤，望诸夫子烈然高断，而各怀迟疑，非所望也。”秀卒见明，无复瑕玷，终为显士，渊之力也。【◎侯康曰：○《御览·五百十六》引《会稽典录》云：谢渊字休德，山阴人。其先钜鹿太守夷吾之后也。世渐微替，仕进不继，至渊兄弟，一时俱兴。兄咨，字休度，少以质行自立，幹局见称，官至海昌都尉。渊起于衰末，兄弟修德，贫无慼容，历位建威将军。○按：裴注亦引《典录》，与此不同，故复录之。】◎《吴历》称云，谢厷才辩有计术。】以事下逊。逊议曰：“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是以《诗》叹‘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

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诏曰：“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涂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惶鉴寐。【◎官本《考证》曰：鉴寐，元本作“假寐”。】惟君天资聪叡，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於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寮，可不敬与，君其勖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胡三省曰：私出，谓出私门也。】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汉书·金日磾传》：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適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师古曰：磾，音丁奚反。◎胡三省曰：宿，音秀。留，音溜。阿，相传从安入声。】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赵一清曰：盘，当作“磐”。】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顾承传》：嘉禾中，承与舅陆瑁俱以礼征。◎瑁，逊弟也。◎《通鉴》：太常顾谭，逊之甥也。◎姚信事见《陆绩传》注引《姚信集》。】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顾谭、顾承、吾粲事，各见本传。】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胡三省曰：恚，于避翻。】时年六十三，【◎逊，赤乌八年二月卒，见《孙权传》。◎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五引《吴地记》云：二陆宅在长谷，谷在吴县东北二百里，有崑山，逊父祖墓在焉。故陆机《思乡诗》：“仿佛谷水阳，婉娈崑山阴。”崑山有陆逊墓。】家无余财。

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胡三省曰：蔑者，视之若无。】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孙休时，追谥逊曰昭侯。【◎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献替。谋宁社稷，解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

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孙权以兄策女配逊，见《逊传》。】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建武校尉，一人，吴置。】领逊众五千人，送葬东还，【◎胡三省曰：自荆州东还葬吴。】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权意渐解。赤乌九年，迁立节中郎将，【立节中郎将，一人，吴置。】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柴桑，见《孙权传》黄初二年。】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胡三省曰：差，楚懈翻，病瘳也。】当还，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胡三省曰：一焚灭之，言一切悉焚灭之也。】建兴元年，拜奋威将军。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抗为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关羽濑，见《甘宁传》。白帝城，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七年。◎顾炎武曰：此于文难晓。按《甘宁传》曰“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濑，云欲夜涉渡。肃以兵千人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据此，则当云“自益阳至白帝”也。◎赵一清曰：“关羽濑”与 “白帝城”文义相对，上删“濑”字，下去“城”字，史之省文，然不可通也。◎潘眉曰：

○“关羽”下当有“濑”字，即《甘宁传》所云关羽濑也，在益阳茱萸江上。○《水经注》：益阳县西有关羽濑，南对甘宁故垒也。◎弼按：孙吴于沿江要地置督，分段管辖，自关羽濑至白帝城，即西陵督之辖境。】三年，假节。孙晧即位，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是时蜀已亡，故遥领益州牧也。】建衡二年，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晋书·地理志》：建平郡信陵。◎《宋书·州郡志》：信陵，疑是吴立。◎《会稽典录》：钟离牧子盛戍西陵，谓宜城信陵为建平援。◎《水经注》：江水又东迳信陵城南。◎《一统志》：信陵故城，今湖北宜昌府归州东。◎胡三省曰：○《水经注》：乐乡城在南平郡之孱陵县，江水迳其北，江水又东迳公安县北。○宋白曰：乐乡者，春秋鄀国之地，其城陆抗所筑，在松滋县界。○《晋地理志》：信陵县属建平郡。○沈约曰：疑是吴立。○《水经注》曰：江水自夔城而东，迳信陵县南，又东过夷陵县南。○夷陵即西陵也。乐乡城在今江陵府松滋县东，乐乡城北江中有沙碛，对岸踏浅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四十六云：东晋孝武帝时，荆州刺史桓冲以苻坚强盛，自襄阳退屯，上疏云：“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粱，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余里。”乐乡城即吴时陆抗所筑，在松滋县界。】

抗闻都下政令多阙，忧深虑远，乃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盖六国所以兼并于强秦，西楚所以北面于汉高也。今敌跨制九服，非徒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以西而已。国家外无连国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乂，【陈本“乂”作“久”，误。】而议者所恃，徒以长川峻山，限带封域，此乃守国之末事，【宋本“守国”作“书传”。】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远惟战国存亡之符，近览刘氏倾覆之衅，考之典籍，验之行事，中夜抚枕，临餐忘食。昔匈奴未灭，去病辞馆；【◎《汉书·霍去病传》：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是上益重爱之。】汉道未纯，贾生哀泣。【◎《汉书·贾谊传》：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窃惟时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况臣王室之出，【◎钱大昭曰：抗为桓王外孙，故云。】世荷光宠，身名否泰，与国同戚，死生契阔，义无苟且，夙夜忧怛，念至情惨。夫事君之义犯而勿欺，人臣之节匪躬是殉，谨陈时宜十七条如左。”十七条失本，故不载。

时何定弄权，阉官预政；抗上疏曰：“臣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易·师卦》：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靖谮庸回’，唐书攸戒，【◎《左传·文公十八年》：少皡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杜注：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隐也。慝，恶也。盛德，贤人也。】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叹息也。春秋已来，爰及秦、汉，倾覆之衅，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见既浅，虽使竭情尽节，犹不足任，况其奸心素笃，而憎爱移易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委以聪明之任，假以专制之威，而冀雍熙之声作，肃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见吏，殊才虽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渐道教，或清苦自立，资能足用，自可随才授职，抑黜群小，然后俗化可清，庶政无秽也。”

凤皇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抗闻之，日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贡等径赴西陵，敕军营更筑严围，自赤溪至故市，【◎《水经·江水注》：江水出西陵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迴略满，故城洲上城周五里，吴西陵督步骘所筑也。孫晧凤凰元年，骘息阐复为西陵督，据此城降晋，晋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为陆抗所陷也。江水又东迳故城北，所谓陆抗城也。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胡三省曰：远安县在江北，有孤山，有陆抗故城，有丹山，时有赤气。赤溪当出于丹山，故市即步骘故城，所居成市，而阐别筑城，故曰故市。◎谢鍾英曰：步骘城，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城南。赤溪，今东湖县西北五里。◎吴熙载曰：赤溪，疑巴东县。故市，疑巫山县东。◎弼按：谢说是，吴说误。】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胡三省曰：切，迫也。】如敌以至，众甚苦之。诸将咸谏曰：“今及三军之锐，亟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可拔。何事于围，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胡三省曰：抗先尝督西陵。】今反身攻之，【《通鉴》无“身”字。】既非可卒克，【《通鉴》作“不可猝拔”。】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咸欲攻阐，抗每不许。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围备始合。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胡三省曰：自乐乡而西赴西陵为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

【《通鉴》作“无可忧者”。】假令敌没江陵，【《通鉴》“没”作“得”。】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通鉴》作“如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胡三省曰：南山，谓江南诸山，群夷所依阻。】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陈本“而”作“竟”，《通鉴》作“其患不可量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赵一清曰：此即江陵城东北，所谓北海之地也。◎说见《魏志·王昶传》。】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通鉴》作“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通鉴》“平中”作“平土”。◎胡注：堰，于扇翻。今江陵有三海八柜，引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弥漫数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渐，将廉翻。◎吴熙载曰：江陵东北，诸湖所汇。】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车。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当阳，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建平郡，见《孙休传》永安三年。】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祜；【◎胡三省曰：防托南岸，使祜军不得渡而已。】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胤；【◎胡三省曰：恐胤顺流东下，故以水军拒之。】身率三军，凭围对肇。【◎胡三省曰：凭长围以对之，则彼为客，我为主。】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胡三省曰：○《姓谱》：俞，古善医俞跗之后。】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通鉴》“民”作“兵”。】皆以旧将充之。【《通鉴》作“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命旋军击之，矢石雨下，肇众伤死者相属。肇至经月，计屈夜遁。抗欲追之，而虑阐畜力项领，【项领，解见《魏志·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伺视间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鸣鼓戒众，若将追者。肇众

凶惧，悉解甲挺走，【◎胡三省曰：凶，许拱翻，恐惧声。挺，待鼎翻，拔也。挺走，拔身而走也。】抗使轻兵蹑之，肇大破败，祜等皆引军还。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胡三省曰：元非同谋而胁从者，请而赦之。】修治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晋阳秋》曰：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

【解见《孙晧传》宝鼎元年注引《吴录》。】抗尝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晋书·羊祜传》：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谏抗，抗曰：“羊祜岂酖人者！”

◎《水经·江水注》：江津戍南对马头岸，昔陆抗屯此，与羊祜相对，大宏信义。◎盛弘之

《荆州记》：灌羊湖西三十里有马头戍，吴大司马陆抗所屯。】于时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反于庄王，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何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之乎？是以告之也。”】◎《汉晋春秋》曰：羊祜既归，增修德信，以怀吴人。【◎《晋书·羊祜传》：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晋书·羊祜传》作“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于是吴、晋之间，【陈本 “晋”作“楚”，误。】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晋书·羊祜传》：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抗尝疾，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孙晧闻二境交和，以诘于抗，抗曰：“夫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之人，而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通鉴辑览》曰：羊祜刈谷偿绢，送还猎兽，特用是愚弄边界之人，岂真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遗酒馈药，使命频通，不惟身犯外交，直废弃军律矣。论者率以此事為贤，故不可以不辨。】◎习凿齿曰：夫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虽大猷既丧，义声久沦，狙诈驰于当涂，权略周乎急务，负力从横之人，臧获牧竖之智，未有不凭此以创功，舍兹而独立者也。是故晋文退舍，而原城请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穆子围鼓，训之以力；【◎以上下文推之，“训”上当有“而”字。

◎《左传·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春秋大事表》云：鼓在今直隶正定府晋州西，今州治，即《汉志》所云鼓聚也。】冶夫献策，而费人斯归；【◎《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季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史记 乐毅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已哉！【毛本“徒”作“徙”，误。】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来，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则，【◎《汉书·吾丘寿王传》：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

◎师古曰：五兵，谓矛、戟、弓、剑、戈。】齐其民人，均其施泽，振义网以罗强吴，明兼爱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视听，驰不战乎江表。故能德音悦畅，而襁负云集，殊邻异域，义让交弘，自吴之遇敌，未有若此者也。抗见国小主暴，而晋德弥昌，人积兼己之善，而己无固

本之规，百姓怀严敌之德，阖境有弃主之虑，思所以镇定民心，缉宁外内，奋其危弱，抗权上国者，莫若亲行斯道，以侔其胜。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闻，归重邦国，弘明远风，折冲于枕席之上，校胜于帷幄之内，倾敌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浚沟池之固，信义感于寇仇，丹怀体于先日。岂设狙诈以危贤，徇己身之私名，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备者哉！由是论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官本《考证》曰：协数，北宋本作“挟数”。】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余虑；威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贤人君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护。【◎胡三省曰：吴官有左右都护，尽护诸将也。】闻武昌左部督薛莹征下狱，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国家之良宝，社稷之贵资，庶政所以伦叙，四门所以穆清也。【◎《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孔传》云：穆穆，美也。四门，四方之门。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故大司农楼玄、散骑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楼玄、王蕃，各见本传。李勖，见《孙晧传》建衡元年、二年。】皆当世秀颖，一时显器，既蒙初宠，从容列位，而并旋受诛殛，或圮族替祀，【◎《尚书·尧典》：方命圮族。◎《孔传》云：圮，毁也。族，类也。】或投弃荒裔。盖《周礼》有赦贤之辟，《春秋》有宥善之义。《书》曰：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经忠义，身被极刑，岂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无所识，至乃焚烁流漂，弃之水滨，惧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

《尚书》有《吕刑篇》。◎《孔传》云：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是以百姓哀耸，士民同慼。蕃、勖永已，悔亦靡及，诚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顷闻薛莹卒见逮录。莹父综纳言先帝，傅弼文皇，【孙晧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和为太子，薛综为少傅。】及莹承基，内厉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惧有司未详其事，如复诛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莹罪，哀矜庶狱，清澄刑网，则天下幸甚！”

时师旅仍动，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闻《易》贵随时，【◎《易·随卦》：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传》美观衅，【◎《左传·宣公十二年》：随武子曰：“会闻用师，观衅而动。”】故有夏多罪而殷汤用师，纣作淫虐而周武授钺。【◎胡三省曰：汤数夏之罪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数纣之罪曰：“淫酗肆虐，秽德彰闻，戎商必克。”】苟无其时，玉台有忧伤之虑，【◎《新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才。】孟津有反旆之军。【◎《史记·周本纪》：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旷厥职，明黜陟以厉庶尹，审刑赏以示劝沮，【各本“赏”作“罚”，宋本作“赏”。】训诸司以德，【◎胡三省曰：诸司，谓百执事之人有司存者。】而抚百姓以仁，然后顺天乘运，席卷宇内，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彫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剋【宋本“剋”作“克”，下“克”字同。】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胡三省曰：祖张仪说齐湣王之言，而略变其文。】况今师所剋获，不补所丧哉？且阻兵无众，古之明鉴，诚宜蹔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

二年春，就拜大司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胡三省曰：疾有加而无瘳曰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胡三省曰：蕃，篱也。表，外也。谓二郡为蕃篱于外也。】既处下流，【《通鉴》作“上流”。】受敌二境。【◎胡三省曰：谓二郡之境，西距巴、夔，北接魏兴、上庸，二面皆受敌也。处，昌吕翻。】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

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至者循常，【◎《通鉴》作“主者”。◎胡注：主者，谓居本兵之职者也。】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胡三省曰：强对，犹言强敌也。】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胡三省曰：谓十一王各给三千兵也。】又黄门竖宦，【宋本 “竖宦”作“竖官”，《通鉴》作“宦官”。】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通鉴》“怨”作“避”。】

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韩信、白起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胡三省曰：陆抗固知吴之将亡，特就职分上言之耳。】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

秋，遂卒。【◎《艺文类聚·四十七》载陆机作《吴大司马陆抗诔》云：我公承轨，高风肃迈，明德继体，征旨弈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体合机神，礼交徒候，敬睦白屋，踧踖曲躬，吐食挥沐，爰及鳏寡，赈此惸独，孚厥惠心，脱骖分禄，乃命我公，诞作元辅，位表百辟，名茂群后，因是荆人，造我宁宇，备物典策，玉冠及斧，龙旂飞藻，灵鼓树羽，质文殊涂，百异行彻，人玩其华，鲜识其实，于穆我公，因心则哲，经纶至道，终始自结，德与行满，英与言溢。】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通鉴辑览》曰：善属文而无临敌才，乃命分将父兵，国之不恤，又岂所以恤抗呼？代斫伤手，莫甚于此。】晏为裨将军、夷道监。【宜都郡治夷道。】天纪四年，晋军伐吴，龙骧将军王濬顺流东下，所至辄克，终如抗虑。【详见《孙晧传》。】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骑都尉，封毗陵侯，【毗陵，见《诸葛瑾传》。】既领抗兵，拜偏将军、中夏督，【◎《水经·江水篇》：江水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郦注云：江水左迤为中夏水，右则中郎浦出焉。◎又云：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晋书·武纪》：王濬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盖中夏为水军驻屯之所，故又称水军督也。】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隋书·经籍志》：梁有《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亡。◎《唐经籍志》：《典训》十卷，陆景撰。◎《艺文志》：陆景《典训》十卷。◎《史通·自叙篇》：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严可均辑本序曰：陆景有《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旧唐志》有《典语》，无《典语别》。《新唐志》作 “《典训》”，皆十卷。其书宋不著录，而民间仅或流传。三年前闻绍兴王君理堂游幕山左，携有宋写残本二卷。余未获见之，仅从《群书治要》写出七篇，益以各书所载为一卷，凡十七条。◎马国翰辑本序曰：徐坚《初学记》卷九引陆景《典语》，《太平御览》卷七十八作“陆景《典略》”，又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三引吴陆景《诫盈》，疑是《典语》中之一篇，合辑为卷，凡十一条。◎姚振宗曰：宋本《意林》有陆景《典语》二条，严、马二家皆未采。又马氏诸辑本皆不及《群书治要》，故此所辑止十一条。◎黄以周曰：是书耿耿于任贤恤民，语皆切至。◎朱邦衡曰：“澡身”以下十字，疑为裴注。◎《隋志》：梁又有陆景《集》一卷，亡。】【◎《文士传》曰：陆景母张承女，诸葛恪外甥。【张承妻为诸葛瑾女，见《张昭传》。】恪诛，景母坐见黜。景少为祖母所育养，及祖母亡，景为之心丧三年。】二月壬戌，晏为王濬别军所杀。癸亥，景亦遇害，【◎本传晏、景壬戌、癸亥两日先后死，《晋书·武纪》均系于壬戌日。◎《王濬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盖当时兵乱，记载各殊，故时日互有歧异也。晏、景遇害事又见《虞翻传》注引

《会稽典录》。】时年三十一。景妻，孙晧適妹，与景俱张承外孙也。【◎《张昭传》：张承生女，孙权为子和纳之。◎孙和张夫人，见《妃嫔传》，又见《孙和传》。孙和、陆抗皆张承之婿，故孙晧、陆景皆为张承外孙也。】【◎景弟机，字士衡，云字士龙。【机、云事见《孙皓

传》末注引陆机《辨亡论》，又见《宗室传·孙贲传》注引《孙惠别传》。】◎《机云别传》曰：【◎沈家本曰：《机云别传》，隋、唐志未著录。】晋太康末，俱入洛，【◎《晋书·陆机传》：机父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弼按：吴亡于晋太康元年，机、云至太康末入洛，適十年也。】造司空张华，华一见而奇之，曰：“伐吴之役，利在获二儁。”遂为之延誉，荐之诸公。【◎《晋书·陆机传》：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文选·文赋》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机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空张华素重其名，相见如旧识，以文呈华，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识文体，故作《文赋》。】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转太子洗马、尚书著作郎。云为吴王郎中令，出宰浚仪，【浚仪，见《魏志·陈思王植传》。】甚有惠政，吏民怀之，生为立祠。【◎《晋书·陆云传》：云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市无二价。人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屡谴责之，云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图画形象，配食县社。

◎《寰宇记》云：陆云祠在浚仪县东北三里。】后并历显位。【◎《晋书·陆机传》：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遂委身焉。】机天才绮练，文藻之美，独冠于时。云亦善属文，清新不及机，而口辩持论过之。于时朝廷多故，机、云并自结于成都王颖。颖用机为平原相，云清河内史。

【◎钱大昕曰：晋时郡置太守，王国则置内史，行太守事，然名称率相乱。如陆云称清河内史，亦称太守。〖陆氏《异林》。〗】寻转云右司马，甚见委仗。无几而与长沙王构隙，遂举兵攻洛，以机行后将军，督王椊、【宋本“椊”作“粹”，《晋书》同，此本误。】牵秀等诸军二十万，士龙著《南征赋》以美其事。【◎陆云《南征赋序》云：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称乱，凌逼乘舆，天子蒙尘于外。自秋徂冬，大将军敷命群后，同恤社稷，乃身统三军，以谋国难。自义声所及，四海之内，朔漠之表，蒸徒赢粮而请奋，胡马拟塞而思征。四方之会，众以百万， 军旅之盛，威灵之著，自古已来，未之有也。粤十月，军次于朝歌，讲武治戎，以观兵于殷墟。于是美义征之举，壮师徒之盛，乃作《南征赋》，以扬匡霸之勋云尔。】机吴人，羁旅单宦，顿居群士之右，多不厌服。机屡战失利，死散过半。初，宦人孟玖，颖所嬖幸，乘宠豫权，云数言其短，颖不能纳，玖又从而毁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领众配机，不奉军令。机绳之以法，超宣言曰陆机将反。及牵秀等谮机于颖，以为持两端，玖又构之于内，颖信之，遣收机，并收云及弟耽，并伏法。机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诸夏，并以无罪夷灭，天下痛惜之。【◎机、云死事，详见《宗室传·孙贲传》注引《孙惠别传》。◎《世说新语·尤悔篇》云：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刘孝标○引王隐《晋书》曰：成都王颖讨长沙王乂，使陆为都督前锋诸军事。○《机别传》曰：成都王长史卢志与机弟云趣舍不同，又黄门孟玖求为邯郸令于颖，颖教付云，云时为左司马，曰：“刑余之人，不可以君民。”玖闻此，怨云，与志谗构日至。及机于七里涧大败，玖诬机谋反所致，颖乃使牵秀斩机。先是夕梦黑幔绕车，手决不开，恶之。明旦秀兵奄至，机解戎服，箸衣韬见秀，容貌自若。遂见害，时年四十三，军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雾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八王故事》曰：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语林》曰：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机文章为世所重，【◎

《晋书·陆机传》：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

患其多。”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飘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并行于世。◎吴士鉴曰：○《书钞·一百四》：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前集兄文为二十卷，书不工，纸不精，恨之。”○《隋志》：陆机《集》十四卷。○注云：梁有四十七卷，录一卷，亡。○

《唐志》作十五卷。◎黄逢元曰：《陆机集》，《宋志》十卷，《百三家集》存二卷，又存严辑本。◎又曰：○《晋纪》四卷，陆机撰。《隋志》列《古史》，新、旧唐志作“《晋帝纪》”，列《编年》。○元案：《史通·本纪篇》云：“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汉学堂丛书》辑存四事，题言《晋书》。◎又曰：《洛阳记》一卷，陆机撰，见《隋志》。《水经·谷水注》、《文选·闲居赋》注、《后汉书·光武纪》注、《书钞·一百四十五》、《寰宇记·河南道》引存，《御览·一百七十九》又引作“《洛阳地记》”。◎又曰：

* 《要览》三卷，陆机撰，见唐新、旧志，题云陆士衡撰。元陶宗仪《说郛》辑存一卷，马国翰又补辑。○元案：《玉海·五十四·艺文》载机自序云：“省直之暇，乃集《要览》之篇，上曰《连璧》，集其嘉名，取其连类；中曰《述闻》，实述余之所闻；下曰《析名》，乃搜同辨异也。】云所著亦传于世。【◎《晋书·陆云传》：云有二女无男，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吴士鉴曰：

○《隋志》：陆云《集》十二卷。○《唐志》、《直（齐）**[**斋**]**书录解题》并十卷，《崇文总目》作八卷，盖宋时止存十卷或八卷也。◎又云：○《御览·六百二》《抱朴子外篇》〖今本佚。〗曰：《陆子》二篇，诚为快书，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可益也。○又曰：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常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 “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余谓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后缪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为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赞成陆公《子书》？○案《隋志·道家类》陆云《陆子》十卷，即《新书》也。】初，抗之克步阐也，诛及婴孩，识道者尤之曰：“后世必受其殃！”及机之诛，三族无遗，【◎

《世说新语》注引干宝《晋纪》曰：初，陆抗诛步阐，百口皆尽，有识尤之。及机、云见害，三族无遗。◎何焯曰：步氏夷灭，出于国典，本传云“自将吏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如《别传》所言，又当以此责福报乎？但三世为将，由来所忌，且机、云本当与吴存亡，国亡之后，不思野哭自屏，而弹冠敌国，自结强藩，终致斯咎，为可嗟惜耳。◎姜宸英曰：关羽擒于禁，据荆州，威震邻邦，曹操胆落，此汉室将兴之一机也。陆逊首创难端，致使刘氏君臣狼狈受毙，而操因得坐收渔人之利，成其篡谋，逊之罪也。机、云之死，三族受殃，天道岂不好还哉！◎弼按：何说通，姜说迂。】孙惠与朱诞书曰：“马援择君，【◎范《书·马援传》：建武四年，隗嚣使援奉书洛阳。援至，引见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谓援曰：“卿遨遊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凡人所闻，不意三陆相携暴朝，杀身伤名，可为悼叹。”【《晋书·陆云传》载孙惠语，已见

《孙贲传》注引《孙惠别传》。】◎事亦并在《晋书》。】

评曰：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着，摧而克之，【毛本“摧”作“权”，误。】罔不如志。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及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抗贞亮筹幹，咸有父风，【吴本、陈本脱去“筹幹咸有父风”六字。】奕世载美，具体而微，可谓克构者哉！【◎各本皆脱去“者哉”二字，误，宋、元本不误。◎或曰：陆逊忠纯良实，诸葛之亚，非顾、步匹也。特为作传，史家有识。◎又曰：总逊生平，不出“意思深长”四字。◎刘咸炘曰：此评与《周鲁吕传》笔势相近，盖赤壁、夷陵二战，实孙氏之所以立国也。评中直称先主为刘备，可知寿之于旧主未深尊也。】

# 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吴书十四

三国志五十九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刘咸炘曰：称子，仿《汉书》武五子，以中有太子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孙登传、孙虑传 校录：兴平建安】

【孙和传 校录：擎骥】

【孙霸传 校录：欧罗巴♀忲阳】

【孙奋传 校录：江渚钓客】

【复校：擎骥】

## 孙登

孙登字子高，权长子也。【登不知所出，周寿昌有说，见后注。】魏黄初二年，以权为吴王，拜登东中郎将，【东中郎将，见《魏志·董卓传》。】封万户侯，【◎侯康曰：○《艺文类聚》卷五十一魏文帝《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将封侯文》云：盖《河》、《洛》写天意，符谶述圣心，昭晰著明，与天谈也。故《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孙将军归心国朝，忠亮之节，同功佐命，而其子当为魏将军，著在图谶，犹汉光武受命，李氏为辅，王梁、孙咸并见符纬也。斯乃皇天启祜大魏，永令孙氏仍世为佐。其以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万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汉礼萧何，一门十侯。今孙将军亦当如斯。若夫长平之荣，安丰之宠，方斯蔑如。】登辞侯不受。【宋本“侯”作“疾”。】是岁，立登为太子，【吴王太子也。黄武四年，权为太子登娉周瑜女，见《程秉传》、《周瑜传》。又权为子登拣择淑媛，娉芮玄女为妃，见《潘濬传》注引《吴书》。】选置师傅，【程秉为太子太傅，见《秉传》。】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表，陈武子，事见《武传》。】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命休从昭受读，【◎命，各本皆作“令”。◎范《书·列女传》：扶风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王鸣盛曰：汉人读书，必有师法，无师不能读。《三国·吴志》吴主欲登读《汉书》，使张昭之子休从昭受读，可见。】还以授登。【◎唐庚曰：刘备教禅以《汉书》，而权亦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世以权、备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所贻谋，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训太甲，称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称商三宗而不及唐、虞，岂伊、周之智不足以知尧、舜、禹？亦取其近于时、切于事者已。权、备之教子，不忽近而慕远，不贵名而贱实，此亦伊尹、周公之遗法也。】登待接寮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寐。太傅张温言于权曰：“夫中庶子官最亲密，切问近对，

宜用雋德。”于是乃用表等为中庶子。【中庶子，见《魏志·鲍勋传》。】后又以庶子礼拘，复令整巾侍坐。【◎《东观记》云：以中庶子入侍讲。◎沈《志》：中庶子，汉置。古者世禄卿大夫之子，既为副倅，谓之国子；天子诸侯，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引《宫苑记》云：西池，吴宣明太子孙登所凿，亦谓之太子池，在建康宫西隅，因名。○一清案：《传》云“谥宣”，而《记》云“宣明”，误也。】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胡三省曰：辅正及翼正都尉，皆吴自创置之。◎潘眉曰：左辅、右弼、辅正亦都尉名，与翼正均东宫官属。】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范慎，见《孙晧传》建衡三年。】刁玄、【◎刁玄事见《孙晧传》建衡三年注引《江表传》。◎何焯曰：古无“刁”字，宜从宋本作“刀”。】羊衜等【衜，音道。【◎胡三省曰：衜，古“道”字。◎冯本“音”作“首”，误。】】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侯康曰：○《艺文类聚》卷十六载吴张俨《请立太子师傅表》曰：昔贾谊为汉文帝陈周成王为太子，以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吕望为太师。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与太子居处，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明礼义以导习之，故能光熙文、武，兴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应期，顺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为国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国家多事，师傅之官，阙而未备。臣愚以为高祖初基，天下造创，引张良、叔孙通出为师表，入与朝政，宜博采周、汉，依旧仪用将相名官，辅弼太子，于是以熙赞洪业，增晖日月，实为光大也。○按：俨此表年月不可考，其称权为陛下，则在权称尊号后，姑附于此。◎又曰：○释慧皎《高僧传》：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驱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于吴，权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吴录》曰：慎字孝敬，广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缠绵三益之友，时人荣之。著论二十篇，【毛本“十”作“士”，误。】名曰《矫非》。【◎

《隋志》：粱有《尚书王氏传问》二卷，《尚书义》二卷，范慎问，吴太尉刘毅答，亡。◎侯康曰：《隋志》当云“吴太尉范顺问，刘毅答”，“顺”、“慎”古通。】后为侍中，出补武昌左部督，治军整顿。孙晧移都，甚惮之，诏曰：“慎勋德俱茂，朕所敬凭，宜登上公，以副众望。”以为太尉。慎自恨久为将，遂托老耄。军士恋之，举营为之陨涕。凤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阳人。衜，南阳人。◎《吴书》曰：衜初为中庶子，年二十。时廷尉监隐蕃交结豪杰，自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敬待，惟衜及宣诏郎豫章杨迪拒绝不与通，时人咸怪之。而蕃后叛逆，众乃服之。◎《江表传》曰：登使侍中胡综【毛本“综”作“琮”，误。】作《宾友目》【◎胡三省曰：目者，因其人之才品，为之品题也。】曰：“英才卓越，超踰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官本《考证》曰：《御览》“时”作“知”。】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辨宏达，【◎何焯曰：《魏氏春秋》“凝”作“淑”。◎弼按：《通鉴》“辨”作“辩”。】言能释结，则谢景。【◎胡三省曰：凝，坚定也。宏，阔远也。达，明通也。好辩者每不能坚定其所守，故以能凝辩而证据宏远明通者，可以释难疑之纠结也。】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胡三省曰：究，穷竟也。甄，察别也。】衜乃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诸葛恪字元逊。】子嘿精而很，【顾谭字子嘿，《谭传》作“默”。】叔发辨而浮，【谢景字叔发。宋本“辨”作“辩”，

《通鉴》同。】孝敬深而狭。”【◎范慎字孝敬。《通鉴》“狭”作“陿”。◎胡注：“陿”与“狭”同。】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见咎，不为恪等所亲。后四人皆败，【◎何焯曰：景、慎未尝败也。】吴人谓衜之言有征。位至桂阳太守，卒。【桂阳，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

权迁都建业，征上大将军陆逊辅登镇武昌，领宫府留事。登或射猎，当由径道，常远避良田，不践苗稼，至所顿息，又择空闲之地，其不欲烦民如此。尝乘马出，有弹丸过，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弹佩丸，咸以为是，辞对不服，从者欲捶之，登不听，使求过丸，比之非类，

乃见释。又失盛水金马盂，【◎萧常曰：盛，音成。马盂，言其大也。◎或曰：水盂于时已有。】觉得其主，左右所为，不忍致罚，呼责数之，长遣归家，敕亲近勿言。后弟虑卒，【◎

《孙权传》：嘉禾元年，建昌侯虑卒。】权为之降损，登昼夜兼行，到赖乡，【赖乡，见《孙休传》永安三年。】自闻，即时召见。见权悲泣，因谏曰：“虑寝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下流，解见《魏志·阎温传》及《武文世王公传·乐陵王茂传》。】减损大官肴馔，【◎《续百宫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过于礼制，臣窃忧惶。”权纳其言，为之加膳。住十余日，欲遣西还，深自陈乞，以久离定省，子道有阙，【◎《礼记·曲礼》曰：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又陈陆逊忠勤，无所顾忧，权遂留焉。嘉禾三年，权征新城，【合肥新城也。】使登居守，总知留事。时年谷不丰，颇有盗贼，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

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妃嫔传·吴主权徐夫人传》：使母养子登。后权迁移，以夫人妒忌，废处吴。◎周寿昌曰：孙登立为太子，而不知所出，母以子贵之说，衰世亦有所不行。《左传》“州吁，嬖人之子也”，州吁虽宠，其母虽嬖，而卒莫详其姓氏，只以“嬖人”两字书之，此古之所谓贱妾也。】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步氏有赐，登不敢辞，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或曰：有防微之虑者，当在此时。】【◎《吴书》曰：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

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登立于魏黄初二年，卒于吴赤乌四年，当生于汉建安十四年。孙权二十八岁始生长子登，年六十而登死。赤乌五年立和为太子，赤乌十三年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立亮为太子。孙权自登死后，信任谗间，杀戮忠良，老耄昏愦，倒行逆施，吴国之亡，已肇于此矣。】临终，上疏曰：“臣以无状，婴抱笃疾，自省微劣，惧卒陨毙。臣不自惜，念当委离供养，埋胔后土，长不复奉望宫省，朝觐日月，生无益于国，死贻陛下重慼，以此为哽结耳。臣闻死生有命，长短自天，周晋、颜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

【◎《国语·周语》：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

◎韦注：晋，灵王太子也，早卒，不立。◎《史记·孔子弟子列传》：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况臣愚陋，年过其寿，生为国嗣，没享荣祚，于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讨，万国喁喁，系命陛下，危者望安，乱者仰治。愿陛下弃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下流，见前。】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加羞珍膳，广开神明之虑，以定无穷之业，则率土幸赖，臣死无恨也。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诸葛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张休、顾谭、谢景，皆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范慎、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士之风。羊衜辩捷，有专对之材。刁玄优弘，志履道真。裴钦博记，【裴钦，见《严畯传》。】翰采足用。蒋修、虞翻，【◎何焯曰：此“虞翻”字疑误，于时仲翔没交州已十余年矣，且未尝厕迹官僚也。◎官本《考证》陈晧说同。◎弼按：虞翻死于赤乌二年，孙登死于赤乌四年五月，相距年余，远道或不及知，此“翻”字或不误，何云“已没十余年”，误。】志节分明。凡此诸臣，或宜廊庙，或任将帅，皆练时事，明习法令，守信固义，有不可夺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选置臣宫，得与从事，备知情素，敢以陈闻。臣重惟当今方外多虞，师旅未休，当厉六军，以图进取。军以人为众，众以财为宝，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敝，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陆逊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易·蹇卦》之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正义》曰：蹇，难也。有险在前，畏而不进，故称为蹇。

志匡王室，能涉蹇难，而往济蹇，故曰王臣蹇蹇也。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忠于为国，通达治体。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曾子之辞。】故子囊临终，遗言戒时，君子以为忠，【◎《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岂况臣登，其能已乎？愿陛下留意听采，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既绝而后书闻，权益以摧感，言则陨涕。是岁，赤乌四年也。【陈本无“也”字，误。】谢景时为豫章太守，不胜哀情，弃官奔赴，拜表自劾。权曰：“君与太子从事，异于他吏。”使中使慰劳，听复本职，发遣还郡。谥登曰宣太子。【◎《吴书》曰：初葬句容，【句容，见《孙权传》赤乌八年。】置园邑，奉守如法，后三年改葬蒋陵。【孙权葬蒋陵。】】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凤元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觉自杀，国除。【◎《吴历》曰：孙和以无罪见杀，众庶皆怀愤叹，前司马桓虑因此招合将吏，欲共杀峻立英，事觉，皆见杀，英实不知。】

谢景者字叔发，南阳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称之，以为前有顾劭，其次即景。数年卒官。【◎赵一清曰：○《水经·赣水注》：白社有徐孺子墓，吴嘉禾中，太守长沙徐熙于墓隧种松，太守南阳谢景于墓侧立碑。】

## 孙虑

孙虑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艺，权器爱之。黄武七年，封建昌侯。【◎建昌，见

《孙权传》黄武七年，又见《太史慈》传。◎赵一清曰：○《寰宇记》卷百十一：孙虑城在建昌县南一百里，城南有青石井，可深十丈，常冬夏有水。】后二年，【黄龙二年。】丞相雍等奏虑性聪体达，所尚日新，比方近汉，【鉴本、官本“比”作“北”，误。】宜进爵称王，权未许。【虑作斗鸭栏，陆逊谏止，虑即时毁彻之，见《陆逊传》。虑纳潘濬女，见《濬传》。】久之，尚书仆射存上疏曰：【◎李龙官曰：“存”上有脱文，否则失其姓也。◎钱大昭曰：史失其姓。建衡元年有督军徐存，与监军李勖从建安海道击交阯，未知是否。】“帝王之兴，莫不褒崇至亲，以光群后，故鲁、卫于周，宠冠诸侯，【周公封于鲁，康叔封于卫，皆武王同母弟也。】高帝五王，封列于汉，【汉高帝八男，此言五王者，《汉书》有《高五王传》，惠帝、文帝有纪，淮南王别有传也。】所以藩屏本朝，为国镇卫。建昌侯虑禀性聪敏，才兼文武，于古典制，宜正名号。陛下谦光，未肯如旧，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於邑，郁结也。】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亲与贤。辄与丞相雍等议，咸以虑宜为镇军大将军，授任偏方，以光大业。”权乃许之，于是假节开府，治半州。【◎半州，见《张昭传》、《薛综传》。虑以薛综为长史，见《综传》，事在黄龙三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五：半洲城在九江府西九十里，晋所筑。○一清案：孙虑封建昌侯，今南康府之建昌县也，北去九江寻阳仅九十里耳，故开府于此。然必有城治，或晋时因其旧基修筑之耳。】【◎《吴书》载权诏曰：“期运扰乱，凶邪肆虐，威罚有序，干戈不戢。以虑气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为国佐定大业，故授以上将之位，显以殊特之荣，宠以兵马之势，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敌虏，厌难万里，内欲镇抚远近，慰恤将士，诚虑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虑其内修文德，外经

武训，持盈若冲，【毛本“盈”作“隐”，误。】则满而不溢。敬慎乃心，无忝所受。”】虑以皇子之尊，富于春秋，远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临事，遵奉法度，敬纳师友，过于众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当生于汉建安十八年，小孙登四岁，先登死十年。】无子，国除。

## 孙和

孙和字子孝，虑弟也。少以母王有宠见爱，【◎《妃嫔传·王夫人传》：黄武中得幸，生和。◎和当生于黄武三年，说见《王夫人传》。】年十四，【嘉禾六年。】为置宫卫，使中书令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阙泽、薛综皆以赤乌六年卒，为傅不过一年。此后吾粲为太傅。自此遂二宫交搆。陆逊上疏言太子正统，鲁王藩臣，宜宠秩有差。书三四上，权不听许，且累遣中使责让逊，逊以赤乌八年愤恚致卒，和亦幽闭。直至赤乌十三年徙和于故鄣，鲁王霸赐死，两败俱伤，而吴遂立幼主矣。】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吴书曰：和少岐嶷有智意，

【岐嶷，解见《魏志·明纪》卷首注引《魏书》。】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讲校经义，综察是非，及访谘朝臣，考绩行能，以知优劣，各有条贯。后诸葛丰伪叛以诱魏将诸葛诞，【◎李龙官曰：诸葛诞即诸葛丰之后，此何以云诸葛丰？吴主赤乌十年《传》注引《江表传》作“诸葛壹”，是“丰”字乃“壹”字之讹。】权潜军待之。和以权暴露外次，又战者凶事，常忧劳憯怛，不复会同饮食，数上谏，戒令持重，务在全胜，权还，然后敢安。◎张纯字元基，敦之子。【张纯，事见《顾邵传》及注引《吴录》，又见《朱异传》注引《文士传》。】◎《吴录》曰：纯少厉操行，学博才秀，切问捷对，容止可观。拜郎中，补广德令，【广德，见《妃嫔传·徐夫人传》。】治有异绩，擢为太子辅义都尉。【辅义都尉，一人，吴置。纯事又见后注。】】

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妄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又都督刘宝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宝，和谓晏曰：“文武在事，当能几人，因隙构薄，图相危害，岂有福哉？”遂两释之，使之从厚。常言：“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后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为“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非所以进德修业，积累功绪者也。且志士爱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诗·小雅·车舝之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郑《笺》云：王亦庶几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长久，而人居其间，有白驹过隙之喻，【◎《汉书·魏豹传》：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师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驹，谓日景也。隙，壁际也。◎沈钦韩曰：○《庄子·盗跖篇》：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墨子·兼爱篇》：人之生乎地上无几何也，譬犹驷驰而过却也。○据此，则谓马也。】年齿一暮，荣华不再。凡所患者，在于人情所不能绝，诚能绝无益之欲以奉德义之涂，弃不急之务以修功业之基，其于名行，岂不善哉？夫人情固不能无嬉娱，【宋本“固”作“犹”。】嬉娱之好，亦在于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然后为欢”。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论以矫之。于是中庶子韦曜退而论奏，【曜论见本传。】和以示宾客。时蔡颖好弈，直事在署者颇斅焉，故以此讽之。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通鉴》：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胡注：○孙策追谥长沙桓王。○杜佑曰：孙权

都建业，立兄长沙桓王庙于朱雀桥南。】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张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张休，承弟也。均见《张昭传》。】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胡三省曰：过，工禾翻。觇，丑廉翻，窥也。】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互见《妃嫔传》。】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鲁王霸觊觎滋甚，

【◎《左传·桓公二年》：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杜注：下不冀望上位。觊，音冀。觎，羊朱翻。】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適庶之义，理不可夺。【各见本传。】全寄、杨竺为鲁王霸支党，【◎周寿昌曰：是时党霸者，霸本传内尚有吴安、孙奇，并无步骘，《骘传》内亦无此事，即周昭论步骘，亦无一言及此。疑注引《通语》之言未可信。】谮愬日兴。粲遂下狱诛，谭徙交州。权沈吟者历年，【◎胡三省曰：沈吟者，欲决而未决之意。今人犹有此语。沈，持林翻。】【◎殷基《通语》曰：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寮，而隙端开矣。【◎胡三省曰：和、霸之隙，亦两官僚属交搆成之。】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绩未为大都督，朱然为大督。】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冯本、毛本“事”作“祀”，误。】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胡三省曰：分部，谓各分部党，若汉甘陵南北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矣。【◎韩菼曰：袁、刘固无论矣，如孟德、仲谋，目睹祸败而旋蹈其辙，多少英雄到此便有儿女子气。】◎臣松之以为：袁绍、刘表谓尚、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以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步骘以德度著称，为吴良臣，而阿附于霸，事同杨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犹将义不党庶，况霸实无闻，而和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岂其举体无善，但一为不善，众美皆亡耳。骘若果有此事，则其余不足观矣！吕岱、全琮之徒，盖所不足论耳。】后遂幽闭和。于是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互见

《朱据传》。◎或曰：速之废耳，益知批鳞之无益，哲哉子房！】权登白爵观见，甚恶之，【◎胡三省曰：白爵观在建业宫中。观，古玩翻。】敕据、晃等无事忩忩。【◎监本、官本“忩忩”作“忿忿”，误。◎《通鉴》作“悤悤”。◎胡注：悤悤，急遽不谛细也。】权欲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胡三省曰：吴主置左右无难营兵，又置五营营兵，各置督领之。】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朱据传》注引殷基《通语》载据谏争，亦引晋献事。】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何焯曰：老悖昏惑，吴亡不待晧而决。◎潘眉曰：此陈正、陈象、朱据、屈晃四人，当以“象”字绝句。言族诛陈正、陈象，牵据、晃入殿，杖各一百。◎弼按：《通鉴》作“族诛正、象，牵据、晃入殿，据、晃犹口谏，杖之各一百”。是廷杖之风，由来已远。正、象忠谏，家族诛夷。朱据初尚公主，近复兼领丞相，贵戚重臣，辱之殿陛，专制淫威，无殊桀、纣矣！】【◎

《吴历》曰：晃入，口谏曰：“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跱，实不宜摇动太子，以生众心。愿陛下少垂圣虑，老臣虽死，犹生之年。”叩头流血，辞气不挠。权不纳晃言，斥还田里。孙晧即位，诏曰：“故仆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谏亡身。封晃子绪为东阳亭侯，【东阳，见《魏志·吕布传》。】弟幹、恭为立义都尉。”【立义都尉，吴置。】绪后亦至尚书仆射。晃，汝南人，见胡冲《答问》。【◎冲著《吴历》，见《魏志·文纪》黄初七年。◎沈家本曰：隋、唐志不著，裴所引屈晃事，似传记之属。冲，胡综子，见《综传》，吴天纪中为中书令，后仕晋。】◎《吴书》曰：张纯亦尽言极谏，权幽之，遂弃市。】竟徙和于故鄣，【◎故鄣，见

《孙权传》赤乌十三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九十一：故鄣城在湖州府长兴县西南八十里。秦灭楚，置鄣县，为鄣郡。汉为故鄣县，属丹阳郡。吴属吴兴郡。○一清案：是时尚未置吴兴，县仍属丹阳。】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吴书》曰：权寝疾，

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胡三省曰：争者，恐和复立为己患也。】乃止。】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吴书》曰：和之长沙，行过芜湖，有鹊巢于帆樯，故官寮闻之皆忧惨，以为樯末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鹊巢》之诗有‘积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复受国土，傥神灵以此告寤人意乎？”【◎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九十：严州府淳安县西三十里有普慈山，上有太子城，孙和尝避难于此。】】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张承，诸葛瑾婿也。和妃，张承女也，为瑾之外孙女，恪之甥女。】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诛，孙峻因此夺和玺绶，【◎胡三省曰：南阳王玺绶也。】徙新都，【新都郡治始新，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又遣使者赐死。和与妃张辞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通鉴》无“活也”二字。】亦自杀，举邦伤焉。

孙休立，封和子晧为乌程侯，【乌程，见《孙坚传》。】自新都之本国。休薨，晧即阼，其年追谥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四：乌程县西陵山，孙晧改葬父和于此，号曰明陵，即卞山之别岭也。】置园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后年正月，又分吴郡、丹阳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详见《孙晧传》宝鼎元年十月及注引晧诏。◎潘眉曰：后年者，明年之明年也。正月，当为“十月”。分吴郡之乌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郡之故鄣、安吉、原乡、於潜共九县为吴兴郡。其乌程、阳羡、余杭、故鄣、於潜五县皆汉旧县。其永安县，吴时分乌程、余杭立。临水县，吴时分余杭立。安吉、原乡二县，汉灵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置太守，四时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庙京邑。宝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毛本“珝”作“翊”，误。珝为薛综子，见《综传》。】营立寝堂，号曰清庙。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孟仁，事见《孙晧传》注引《吴录》。】太常姚信等【姚信，事见

《陆绩传》注。】备官僚【何校本“官”作“宫”。宋本“僚”作“寮”。】中军步骑二千人，以灵舆法驾，东迎神于明陵。晧引见仁，亲拜送于庭。【◎刘咸炘曰：备载仪节，盖吴所希有耳。】【◎《吴书》曰：比仁还，中使手诏，日夜相继，【日夜，各本皆误作“曰使”。】奉问神灵起居动止。巫觋言见和被服，颜色如平生日，【《宋书·礼志》无“生”字。】晧悲嘉涕泪，【宋本“嘉”作“喜”。】悉召公卿尚书诣阙门下受赐。】灵舆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晧于金城外露宿。【◎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金城在上元县北三十五里。○《括地志》：在江乘蒲洲上，相传孙吴所筑。】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其翌日，拜庙荐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昼夜娱乐。【◎侯康曰：○《宋书·乐志一》：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晧迎父丧明陵，唯云倡技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歌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

《云翘》承〖缺〗”，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于孙休世上《鼓吹铙歌》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歌者习歌”，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按：韦昭所撰十二曲，见《宋书·乐志四》。】有司奏言“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止。【◎《吴历》曰：和四子：晧、德、谦、俊。孙休即位，封德钱塘侯，谦永安侯，【俱见《孙休传》永安元年。】俊拜骑都尉。晧在武昌，吴兴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万余人，劫谦，将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择吉日，但遣使以谦命诏丁固、诸葛靓。靓即斩其使。但遂前到九里，【赵一清谓九里即牛屯，见《孙晧传》宝鼎元年。又云《方舆纪要》卷二十引史作“九里汀”。】固、靓出击，大破之。但兵裸身无铠甲，临阵皆披散。谦独坐车中，遂生获之。固不敢杀，以状告晧，晧鸩之，母子皆死。俊，张承外孙，【云俊为张承外孙者，当系俊为张妃所生也。晧为何姬所生，余未详。】聪明辨惠，【宋本“辨”作

“辩”。】为远近所称，晧又杀之。【昆弟相残，惨无人道。】】

## 孙霸

孙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何焯曰：“同母”二字衍。传后云霸二子与祖母谢姬俱徙乌伤，则和出自王，霸出自谢矣。〖卢明楷说同。〗】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孙权为子霸纳刘基女，见《刘繇传》。】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督军使者羊衟上疏曰：“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先显别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也。二宫拜授，海内称宜，斯乃大吴兴隆之基。顷闻二宫并绝宾客，远近悚然，大小失望。窃从下风，听采众论，咸谓二宫智达英茂，自正名建号，于今三年，【和立于赤乌五年，此疏当上于赤乌七年。】德行内著，美称外昭，西北二隅，【◎胡三省曰：蜀在西，魏在北。】久所服闻。谓陛下当副顺遐迩所以归德，勤命二宫宾延四远，使异国闻声，思为臣妾。今既未垂意于此，而发明诏，省夺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虽实陛下敦尚古义，欲令二宫专志于学，不复顾虑观听小宜，期于温故博物而已，【◎何焯校本以“听”字为句，一本以“宜”字为句。◎弼按：“宜”字疑误。】然非臣下倾企喁喁之至愿也。或谓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寝息不宁。就如所嫌，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国不远，异同之语，易以闻达。闻达之日，声论当兴，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若无以解异国，则亦无以释境内。境内守疑，异国兴谤，非所以育巍巍，镇社稷也。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地宴，万国幸甚矣。”

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谮毁既行，太子以败，霸亦赐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数谏戒竺，得免大辟，犹徙南州。霸赐死后，又诛寄、安、奇等，咸以党霸构和故也。

霸二子，基、壹。【◎陈景云曰：此传霸次子名壹，而孙奂庶子亦名壹，疑此传“壹”字误。◎钱大昕、陈浩说同。】五凤中，封基为吴侯，壹宛陵侯。基侍孙亮在内，太平二年，盗乘御马，收付狱。亮问侍中刁玄曰：“盗乘御马罪云何？”玄对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亲亲故邪？当思惟可以释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旧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随意所及。”亮曰：“解人不当尔邪！”乃赦宫中，基以得免。孙晧即位，追和、霸旧隙，削基、壹爵土，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乌伤，见《虞翻传》。】

## 孙奋

孙奋字子扬，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为齐王，居武昌。【奋娶袁术孙女，见

《魏志·袁术传》。】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孙休传》作“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徙奋于豫章。【◎赵一清曰：○《水经·赣水注》：王步侧有城，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渚，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郡东南二十余里又有一城，号

曰齐王城，筑道相连，盖其离宫也。○《寰宇记》卷一百六：齐城在洪州南昌县东陆路二十里，诸葛恪徙齐王奋居于此。】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上笺谏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为臣妾。仇雠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理物，先国后身，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太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胡三省曰：谓吴、楚七国，淮南、济北、燕、广陵也。】下则骨肉相残，【◎胡三省曰：谓如广川王去之类。】其后惩戒，以为大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预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胡三省曰：光武设科，禁藩王不得交通宾客。】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近袁绍、刘表各有国土，土地非狭，人众非弱，以適庶不分，遂灭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芽遏萌，虑于千载。是以寝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殷勤，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使百世相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书·洪范》曰：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历。季历之子曰昌，有圣德。太王欲传国季历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荆蛮，让国季历，以成父之志。惟，思也。】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彊恭敬之节，【◎胡三省曰：汉河间献王德，于武帝兄也。东海王彊，于明帝异母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极为恭顺。】下当裁抑骄恣荒乱【宋本“裁”作“存”，《通鉴》作“下存前世骄恣荒乱之王”。】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胡三省曰：吴诸王有常从吏兵，置常从督以领之。明，显也。白，奏也。谓不显奏其罪，而擅杀之也。从，才用翻。】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诏敕，辅导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怀忧怖。华锜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陈道，当纳用之，而闻怒锜，有收缚之语。又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云‘正自不听禁，【◎《通鉴》作“乃云‘正自不听禁’”。◎胡注：谓不听禁约也。】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大小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通鉴》“敬”作“礼”。◎弼按：作“敬”是，《周瑜传》“瑜独先尽敬”。】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夫福来有由，祸来有渐，渐生不忧，将不可悔。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胡三省曰：惊，当作“兢”。】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慺，卢侯翻。慺慺，恭谨貌。】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胡三省曰：至，极也，切也。】愿蒙三思。”

奋得笺惧，遂移南昌，【◎胡三省曰：南昌县，豫章郡治所。】游猎弥甚，官属不堪命。及恪诛，奋下住芜湖，欲至建业观变。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谢慈，一作“射慈”，见

《孙休传》。】【慈字孝宗，彭城人，见《礼论》，【◎《释文·叙录》：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吴中书侍郎、齐王傅。《礼记音》一卷。◎《隋书·经籍志》：《礼记音义隐》一卷，谢氏撰。

◎又曰：梁有郑玄、王肃、射慈、射贞、孙毓、缪炳《音》各一卷，亡。◎《唐经籍志》：

《礼记音》二卷，谢慈撰。◎《艺文志》：射慈，《小戴礼记音》二卷。◎《通志·艺文略》：

《礼记音义隐》二卷，谢慈撰。◎王模辑本序曰：《经典·序录》《礼记音》十三家，内有射慈《礼记音》，无“义隐”字。《隋志》有谢氏《礼记音义隐》一卷，又有射慈《音》一卷，则谢氏与射慈当为二人，其《礼记音义》与《音义隐》亦当为两书也。《经义考》竟作射慈

《音义隐》，今从之，而以《正义》、《释文》所引《隐义》并抄入焉，凡二十八条。◎马国翰辑本序曰：唐时射《音》尚在，故《正义》及引之。然引称谢慈，谢慈即射慈，其所说下室之馈，音兼乎义，此又谢氏即射慈之一证也。《唐志》二卷之《音》，即《隋志》一卷之《音

义隐》，《唐志》标题书目，多与《隋志》不合，幸存射慈之名，犹可寻绎而参考之也。今从

《释文》、《正义》辑录为卷。】撰《丧服图》及《变除》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唐经籍志》：《丧服天子诸侯图》二卷，谢慈撰。◎《艺文志》：射慈《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严可均《全三国文》曰：射慈字孝宗，彭城人，一作谢慈。为中书郎，领齐王奋傅，以谏被杀。有《丧服图》及《变除》五卷。◎又曰：《丧服变除》，今见于《通典》者凡二十条。◎马国翰辑本序曰：裴松之注云“撰

《丧服图》及《除变》行于世”，盖二书也，《七录》合之，云“《丧服除变图》五卷”。《唐艺文志》有《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已非梁时之旧本。今佚，从杜佑《通典》采得二十七节，又从《御览》、《南史》、《礼记正义》各采一节，合而录之。与徐整答问为多，整当是慈之门人，其书体例亦《郑志》之类。】】坐废为庶人，徙章安县。【◎章安，见《孙权传》黄武四年。◎胡三省曰：○章安，前汉治县也，故闽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属会稽郡。○沈约

《宋志》曰：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晋太康记》曰：章安本鄞县南之回浦县。○余谓《太康志》所云吴临海郡之章安县地，今台州黄岩县章安镇是也。奋徙章安，即临海之章安也。】太平三年，封为章安侯。

【◎《江表传》载亮诏曰：“齐王奋前坐杀吏，废为庶人，连有赦令，【局本“令”作“命”，误。】独不见原，纵未宜复王，何以不侯？又诸孙兄弟作将，列在江渚，孤有兄独尔云何？”有司奏可，就拜为侯。】

建衡二年，孙晧左夫人王氏卒。【◎钱大昭曰：《妃嫔传》注引《江表传》，则以左夫人为张布女，即所夺卫尉冯朝子纯妻也。此云王氏，为不同矣。】晧哀念过甚，朝夕哭临，数月不出，由是民间或谓晧死，讹言奋与上虞侯奉当有立者。奋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张俊【◎赵一清曰：此人即造豫章双阙者。】疑其或然，扫除坟茔。【◎胡三省曰：扫，粪扫也。除，芟除荆棘。】晧闻之，车裂俊，夷三族，诛奋及其五子，国除。【官本“五”作“三”，误。】【◎《江表传》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晧不听。奋以此见疑，本在章安，徙还吴城禁锢，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奋上表乞自比禽兽，使男女自相配偶。晧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察战，见《孙休传》永安五年。】奋不受药，叩头千下，【◎千，或改作“于”。◎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云：叩头千下，其事可悯。《韦曜传》云曜下狱置对曰“囚被问，叩头五百下”，华覈救曜表曰“谨通进表，叩头百下”，盖其时卑乞常语。《公羊春秋》“郑伯乞盟”，何休注云“使吾叩头乞盟”，然知东汉末常语。若此形容之文，非真叩头千、叩头五百也。稽首有定仪式，叩首则随地匍匐自叩，无定仪式也。】曰：“老臣自将儿子治生求治，无豫国事，乞丐余年。”晧不听，父子皆饮药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奋之死，孙晧即位，尚犹未久。若奋未被疑之前，儿女年二十左右，至奋死时，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长大，自失时未婚娶，则不由晧之禁锢矣。此虽欲增晧之恶，然非实理。】

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虑、和并有好善之姿，规自砥砺，或短命早终，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奋不遵轨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奋之诛夷，横遇飞祸矣。

【◎刘咸炘曰：此论尚当畅言其兄弟嫌隙，叔侄诛杀之祸。】

# 卷六十·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

吴书十五

三国志六十

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刘咸炘曰：合传之意，评已著之，皆平东南蛮贼者，犹《蜀志》之李恢、吕凯、马忠、张嶷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平青】

【复校：擎骥】

## 贺齐

贺齐字公苗，会计山阴人也。【山阴，见《孙坚传》。】【◎虞预《晋书》曰：贺齐本姓庆氏。齐伯父纯，儒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与江夏黄琼、汉中杨厚【◎潘眉曰：○汉中，当为“广汉”。○《后汉书》本传云：厚，广汉新都人也。○《蜀志·周群传》：舒学术于广汉杨厚。】俱公车征。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讳，【◎官本《考证》曰：“帝”字为后人妄增。】改为贺氏。【◎宋本无“氏”字，误。◎范《书·黄琼传》：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即拜议郎。琼上疏顺帝曰：“臣前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范《书·李固传》：固上疏曰：“陛下拨乱龙飞，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章怀注引谢承《书》曰：贺纯字仲真，会稽山阴人。少为博士，博极群艺，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征博士，四公车征，皆不就。后征拜议郎，数陈灾异，上便宜数百事，多见省纳。还江夏太守。◎《晋书·贺循传》：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为孙晧所杀，徙家属边郡。】齐父辅，永宁长。【永宁，见《虞翻传》。】】少为郡吏，守剡长。【◎冯本、毛本“剡”作“郯”，误。◎《郡国志》：扬州会稽郡剡。◎惠栋曰：○张勃《吴录》：县有天姥岑。○李善云：剡，植琰切。◎潘眉曰：齐，会稽郡人。少为郡吏，守剡长。此剡乃会稽郡之剡县，字正作“剡”，音上冉反，与东海郡之剡县音谈者异。今本作“郯”，从邑旁，误。观下云“威震山越”，可见。◎梁章钜曰：剡即会稽郡之剡县，世所称剡中也。别本作“郯”，失之远矣。◎谢鍾英曰：○孔晔《记》：县本在江东，贺齐为剡令，移于今剡县。◎《一统志》：故城，今浙江绍兴府嵊县西南。】县吏斯从轻侠为奸，【◎官本

《考证》曰：《御览》“斯”作“期”。◎朱良裘曰：斯姓，从名。然期亦姓也。◎沈家本曰：

《广韵》“斯”字注中正引此文，且斯姓至今为大族，《御览》非。】齐欲治之，主簿谏曰：

“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后太末、丰浦民反，【◎太末，见《虞翻传》。汉、晋志皆无丰浦。◎《郡国志》：太末县。◎刘昭注：建安四年，孙氏分立丰安县。◎沈《志》：东阳太守丰安令，汉献帝兴平二年孙氏分诸暨立。〖◎钱大昕曰：二说互异，未知孰是。〗◎《一统志》：丰安废县，在浙江金华府浦江县西南。〖今之浦江，即唐之浦阳县。〗后日之丰安、浦阳，殆即由汉末之丰浦相沿而来。准以地望，介在太末、诸暨之间，与史文相合，特地志无明文耳。】转守太末长，诛恶养善，期月尽平。

建安元年，孙策临郡，【临会稽郡也。】察齐孝廉。时王朗奔东冶，【冯本、毛本“冶”作“治”，误。东冶，见《魏志·王朗传》。】侯官长商升为朗起兵。【侯官，见《虞翻传》。】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此即会稽南部都尉也。会稽南部即建安郡，详见《孙权传》赤乌二年。】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贼帅张雅，詹彊等不愿升降，反共杀升，雅称无上将军，彊称会稽太守。贼盛兵少，未足以讨，齐住军息兵。雅与女婿何雄征势两乖，齐令越人因势交构，遂致疑隙，阻兵相图。齐乃进讨，一战大破雅，彊党震惧，率众出降。

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建安，见《孙权传》赤乌二年。◎胡三省曰：建安本冶县地，会稽南部都尉治焉。建安中分东侯官置建安县，用汉年号也。今建宁府地。汉兴县，沈约曰“汉末立，吴更名吴兴”。南平县亦汉末立，晋武平吴，改曰延平，时皆属南部都尉。◎《一统志》：汉兴故城，今福建建宁府浦城县治。南平故城，今福建延平府南平县西南。◎钱大昕曰：汉兴即吴兴，此别一吴兴，非乌程之吴兴也。◎梁章钜曰：汉曰汉兴，吴曰吴兴，唐曰唐兴。】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潘眉曰：立都尉府者，立会稽南部都尉府于建安也。◎洪亮吉曰：会稽都尉府，建安八年置，吴永安三年废。〖◎弼按：盖改为建安郡也。〗◎谢鍾英曰：会稽都尉府，《寰宇记》在建安县东南三百里。鍾英按，今建宁府东南三百里。】是岁八年也。【◎何焯校增“建安”二字。◎弼按：前有“建安元年”，此不必增。】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齐节度。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姓吴，名五。】六千户别屯大潭，【◎《一统志》：大潭（志），今福建建宁府建阳县治。相传古闽越王筑城于此以拒汉，下瞰溪潭，因名。◎

《方舆纪要·九十七》：大潭山，山势蟠屈。】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一统志》：盖竹镇在建阳县南二十五里。汉建安中，贼邹临别屯盖竹，即此。◎赵一清曰：台州府黄岩县、温州府平阳县皆有盖竹山，俱非建阳之盖竹也。】大潭，【“大潭”二字，何焯校衍。】同出余汗。

【音干。【◎谢鍾英曰：按当时兵势，当在今建宁府松溪县西，非鄱阳郡之余汗县。】】军讨汉兴，经余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杨松长丁蕃留备余汗。【◎（阳） **[**杨**]**松，宋本作“松阳”。松阳，见《孙晧传》天纪四年。◎潘眉曰：○杨松，晋、宋志皆作“松阳”。○李吉甫云：县有大松树，因以为名。后分章安县立，时齐为永宁长，永宁亦分章安县东瓯乡立，故云邻城。◎梁章钜曰：《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有节女松杨柳朱，古字“杨”、“阳”通用，益证此“杨松”为误倒也。】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阵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三将又降。【◎陈浩曰：三将，疑作“二将”，上云屯大潭、盖竹者，吴五、邹临也。】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平东校尉，一人，吴置。】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上饶、建平，见《孙权传》建安十年。】

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威武中郎将，一人，吴置。】讨丹杨黟、歙。【丹杨黟、歙，俱见《孙策传》。】时武彊、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九十：严州府淳安县，汉丹阳郡歙县叶乡地。孙吴析置始兴县，为新都郡治。城在今县西六十里威平镇。武彊山在遂安县西六十里，与歙之白漈诸岭相错。武彊溪在城南，源出武彊山。

* 《水经·渐江水注》云：立始兴之府于歙之华乡。○华乡，即叶乡也。◎弼按：叶乡改名始兴，即新都郡治，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东阳郡，见《孙晧传》宝鼎元年。丰浦，见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兴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勤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赵一清曰：○《郡国志》注引《魏氏春秋》：歙有安勒、乌邪山，黟有林历山。○乌邪，即乌聊也。◎弼按：据此，则安勤山当做安勒山。◎《一统志》：飞布山在安徽徽州府歙县北，一名勒山，亦名主簿山。《元和志》作“布射山”，在县北二十里，即吴时金奇屯处。乌聊山在歙县城内东南隅，《元和志》谓山上有毛甘故城。林历山在徽州府黟县西南。】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通鉴》“日”作“月”。】将吏患之。齐身出周行，观视型便，阴募轻捷士，为作铁戈，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戈拓斩山为缘道，【◎何焯曰：戈，当作“杙”，杙所以缘而上也，旧刻讹作“戈”，今以《水经注》校正。“斩山”字亦误，当作“堑”，以杙拓堑。不然，“拓斩”二字连文，意可通乎？◎官本《考证》曰：杙，音亦，所以缘而上也。《新安志》作“铁弋”，“以戈拓斩山”作“以戈拓堑”，无“山”字。“缘道”下《太平御览》有“道成”二字。◎潘眉曰：两“戈”字俱是“弋”字，今本讹为“戈”。考《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七》引韦昭《吴书》云“乃作铁弋”，又云“以弋拓山为道”，字正作“弋”。收弋部，不收戈部。盖弋本是攻具，《说文》“楫，弋也”，《左传·襄公十七年》“以弋抉其伤”，即此。】夜令潜上，乃多县布以援下人，【◎胡三省曰：县，读曰悬。援，于元翻，引也。】得上数百人，【《通鉴》作“得上者百余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齐勒兵待之。贼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大破仆等，其余皆降，凡斩首七千。【◎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栅源在淳安县东北四十里，吴贺齐与山越战，树栅于此，因名。】【◎《抱朴子》曰：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当交战，官军刀剑不得拔，弓弩射矢皆还自向，辄至不利。贺将军长情有思，乃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官本《考证曰：《御览》引此“吾闻”下有“雄黄胜五兵，还丹能威敌”十字。】虫有毒者可禁，其无刃之物，无毒之虫，则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无刃物矣。”乃多做劲木白棓，【◎《魏志·钟会传》云：已作白棓。◎裴注云：棓，与“棒”同。】选有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尽捉棓。彼山贼恃其有善禁者，了不严备，于是官军以白棓击之，彼禁者果不复行，所击杀者万计。【◎《水经·渐江水注》：孙权使贺齐讨黟、歙山贼，贼固黟之林历山，山甚峻绝，又工禁五兵。齐以铁杙椓山，升出不意，又以白棓击之，气禁不行，遂用奇功平贼。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华乡，令齐守之。】】齐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并黟、歙，凡六县，【◎新定、黎阳、休阳，均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胡三省曰：权分歙县为始新、新定、休阳、黎阳，并黟为六县，置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宋改为徽州。】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钱大昭曰：新都郡已见《大帝传》，此处可省。◎弼按：彼略此详，讨平山越，齐功为最，本传详述，实为得宜。】立府于始新，加偏将军。

十六年，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余杭，见《孙策传》。◎赵一清曰：宗，宗贼也。此言合宗起贼，盖合宗起共作贼，而章怀《后书·刘表传》注以宗党共为贼解之，非矣。】齐出讨之，即复破稚，表言分余杭为临水县。【临水，见《孙晧传》宝鼎元年注。】

【◎《吴录》曰：晋改为临安。】被命诣所在，【◎《孙权传》：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

◎被命诣所在，当诣秣陵也。】及当还郡，【还新都郡也。】权出祖道，作乐舞像。【◎《吴书》

曰：权谓齐曰：“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谁与？”【◎《尚书·益稷篇》：百兽率舞，庶尹允谐。◎《正义》曰：百兽相率而舞，鸟兽感德如此，众正官长，信皆和谐矣。】齐曰：“殿下以神武应期，廓开王业，臣幸遭际会，得驱驰风尘之下，佐助末行，效鹰犬之用，臣之愿也。若殊俗贡珍，狡兽率舞，宜在圣德，非臣所能。”】赐齐軿车骏马，罢坐住驾，使齐就车。齐辞不敢，权使左右扶齐上车，令导吏卒兵骑，如在郡仪。权望之笑曰：“人当努力，非积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余步乃旋。

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才、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起精健为兵，次为县户，迁奋武将军。

二十年，从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官本

《考证》曰：《御览》引此作“徐盛被创失牙，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牙”。◎潘眉曰：《御览》引入《牙部》，不入《矛部》，今本作“矛”，误。◎赵一清曰：牙，谓牙旗也。权作黄龙大牙，见《胡综传》。】【◎《江表传》曰：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逍遥津也。】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泣涕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致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局本“天”作“人”，误。】愿以此终身为戒。”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胡三省曰：权惭谢贺齐也。】谨以克心，【《通鉴》作“谨以刻心”。】非但书诸绅也。”【◎胡三省曰：○《论语》：子张问于孔子，以孔子之言书诸绅。○故以答贺齐。◎何晏《集解》：○孔曰：绅，大带也。◎《正义》曰：书之绅带，意其佩服无忽忘也。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

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收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陵阳、始安、泾县，俱见《孙策传》。◎梁章钜曰：始安县本属零陵郡，属吴，甘露元年改始安县。当非此始安，且不与鄱阳相近。洪亮吉《补疆域志》丹阳郡领十六县，有陵阳、泾，无始安；《程普传》“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城”，《州郡志》谓“安吴，吴立”，

《一统志》谓在泾县西南，因疑“始安”为“安吴”之误。如是，则三县皆为丹阳所属矣。】齐与陆逊讨破突，【◎《陆逊传》：鄱阳贼帅尤突作乱，逊往讨之。】斩首数千，【毛本“千”作“十”，误。】余党震服，丹阳三县皆降，【◎潘眉曰：三县，谓陵阳、始安、泾县也。然始安初属零陵郡，后又属始安郡，非丹阳属县也。◎弼按：据梁章钜说，“始安”为“安吴”，则皆为丹阳属县矣。】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封本县侯。】出镇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扶州，见《吕范传》。皖，见《孙坚传》。吕范，丹阳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

黄武初，魏使曹休来伐，齐以道远后至，因住新市为拒。【监本“住”作“往”，误。】会洞口诸军【洞口，见《魏志·曹休传》。】遭风流溺，所亡中分，将士失色，赖齐未济，偏军独全，诸将倚以为势。

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宋本“瓜”作“爪”。】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休等惮之，遂引军还。迁后将军，假节，领徐州牧。

初，晋宗为戏口将，以众叛如魏，还为蕲春太守，图袭安乐，【◎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七十六：安乐玑在武昌县。】取其保质。权以为耻忿，因军初罢，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诏齐督麋芳、鲜于丹等袭蕲春，【毛本“蕲”作“斩”，误。】遂生虏宗。【互见《孙权

传》黄武二年，又见《胡综传》。】后四年卒，【当卒于黄武六年。】子达及弟景皆有令名，为佳将。【景子邵传见卷六十五。】【◎《会稽典录》曰：景为灭贼校尉，【灭贼校尉，一人，吴置。】御众严而有恩，兵器精饰，为当时冠绝，早卒。达颇任气，所多犯忤，故虽有征战之劳，而爵位不至，然轻财贵义，胆烈过人。子质，位至虎牙将军。【◎洪饴孙曰：虎牙将军，一人，第三品。】景子邵，别有传。【◎赵一清曰：此六字是承祚本书，非注也。】】

## 全琮

全琮字子璜，吴郡钱唐人也。【钱唐，见《孙坚传》。】父柔，汉灵帝时举孝廉，补尚书郎右丞，【◎《续百官志》：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魏志·武纪》建安十八年注有尚书左丞潘勖，此传“郎”字疑衍。◎赵一清曰：此有脱误。】董卓之乱，弃官归，州【归扬州也。】辟别驾从事，诏书就拜会稽东部都尉。【会稽东部都尉，见《张纮传》。】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阳都尉。【丹阳都尉，见《程普传》。】孙权为车骑将军，以柔为长史，徙桂阳太守。【桂阳郡，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柔大怒，琮顿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县之患，故便振赡，不及启报。”柔更以奇之。【◎徐众《评》曰：【◎赵一清曰：众，当作“爰”。】《礼》，子事父无私财，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弃命专财而以邀名，未尽父子之礼。◎臣松之以为：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琮辄散父财，诚非子道，然士类县命，忧在旦夕，权其轻重，以先人急，斯亦冯谖市义、【◎毛本“谖”作“媛”，误。

《史记》作“冯驩”。◎《战国策》云：孟尝君使冯谖收责于薛，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长驱到齐，孟尝君曰：“以何市而反？”冯谖曰：“窃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汲黯振救之类，【◎《史记·汲黯列传》：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河南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反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全谓邀名，或负其心。】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威校尉，【奋威校尉，一人，吴置。】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牛渚，见《孙策传》。】稍迁偏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吕蒙诡对陆逊，孙权不答全琮，军事尚密，不得不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当时无阳华地名，阳华疑为阳羡之误。黄武元年，琮进封钱唐侯，遂封孙邵为阳羡侯，见《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录》。郝经《续书》“阳华”作“新华”。】

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洞口，见《魏志·曹休传》。】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钞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倾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互见《孙权传》黄武元年。】迁琮绥南将军，【◎胡三省曰：绥南将军，吴所创置。】进封钱唐侯。四年，假节，领九江太守。

七年，权到皖，使琮与辅国将军陆逊击曹休，破之于石亭。【石亭，见《魏志·明纪》太和二年。】是时丹阳、吴、会【吴郡、会稽也。】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三郡解见《孙权传》黄武五年。】琮领太守。【◎《吴录》曰：琮时治富春。【富春，见《孙坚传》。】】至，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权召琮还牛渚，罢东安郡。【◎据《孙权传》，黄武五年秋，置东安郡，七年春罢，皆在破曹休石亭之前，此传盖追书之也。破曹休于石亭在黄武七年八月，《魏志·明纪》在太和二年九月。◎钱大昕曰：盖琮从陆逊击曹休在罢郡还牛渚之后，此传于破曹休下始叙分置东安郡云云，失其次矣。】【◎

《江表传》曰：琮还，经过钱唐，脩祭坟墓，麾幢节盖，曜于旧里，请会邑人平生知旧、宗族六亲，施散惠与，千有余万，本土以为荣。】黄龙元年，迁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

《吴书》曰：初，琮为将甚勇决，当敌临难，奋不顾身。及作督帅，养威持重，每御军，常任计策，不营小利。◎《江表传》曰：权使子登出征，已出军，次于安乐，【安乐，见《贺齐传》。】群臣莫敢谏。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臣窃忧疑。”权即从之，命登旋军，议者咸以为琮有大臣之节也。【◎姜宸英曰：《通语》谓琮阿附鲁王，则谏太子出征，未为实录。

◎赵一清曰：盖不欲其获兵权及有功耳，琮真奸臣也。◎弼按：此为孙登之事，非孙和之事，姜、赵皆以后事推测前事，误矣。】】尚公主。【琮尚公主即鲁班，前配周瑜之子循，循死，后配琮，即所谓全公主也。鲁班与孙峻私通，见《孙峻传》。】

嘉禾二年，督步骑五万征六安，【六安，见《孙坚传》。】六安民皆散走，诸将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举不百全者，非国家大体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岂可谓全哉？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其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孙权传》：嘉禾二年，全琮征六安，不克。嘉禾六年，全琮袭六安，不克。◎赤乌四年，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成邸阁，收其人民，亦见《孙权传》。】

赤乌九年，迁右大司马、左军师。为人恭顺，善于承颜纳规，言辞未尝切迕。初，权将围朱崖及夷州，【围，疑作“图”。朱崖，见《孙权传》赤乌五年。夷州，见《孙权传》黄龙二年。】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赵一清曰：障，当作“瘴”。《说文》无“瘴”字，古叚“障”为之。◎潘眉曰：障，古“瘴”字。

《陆胤传》“苍梧、南海，岁有旧风障气之害”。通作“鄣”，《魏志·公孙瓒传》云“日南鄣气”，《后汉书》作“瘴”，俗字也。】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力，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后言次及之，琮对曰：“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

琮既亲重，【◎赵一清曰：○《御览》卷七百十引《吴书》曰：全琮年高，赐以履杖。】宗族子弟并蒙宠贵，赐累千金，【琮阿附鲁王霸，见《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琮子寄阿附鲁王，见《陆逊传》。】然犹谦虚接士，貌无骄色。十二年卒，【◎《孙权传》：赤乌十年正月，全琮卒。◎钱大昭曰：“二”字疑误。】子怿嗣。后袭业领兵，救诸葛诞于寿春，出城先降，魏以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长沙郡治临湘，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三年。】怿兄子祎、仪、静等亦降魏，皆历郡守、列侯。【◎赵一清曰：全琮诸孙无名静者，此是因孙静之孙曰弥、曰曼同降，而误写入耳。弥、曼二人见《晋书·文帝纪》，而纪云“全端兄子祎及仪等奉其母来奔，仪兄静时在寿春，用钟会计作祎、仪书以谲静，静兄弟五人帅其众来降”，

亦误也。《魏志·钟会传》作“密为辉、仪书，使亲信入城告怿，怿开东门出降”，《诸葛诞传》亦作“全怿”，则“静”字为误无疑。◎弼按：赵说全误，解在《魏志·钟会传》。】【◎

《吴书》曰：琮长子绪，幼知名。奉朝请，出授兵，稍迁扬武将军、牛渚督。孙亮即位，迁镇北将军。东关之役，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以破魏军，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党鲁王霸赐死。小子吴，孙权外孙，封都乡侯。】

## 吕岱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也。【海陵，见《魏志·张辽传》。】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统事，岱诣幕府，【幕府，解见《魏志·袁绍传》。】出守吴丞。【◎吴县之丞也。◎《续百官志》：县丞，一人，署文书，典知仓狱。】权亲断诸县仓库及囚系，长、丞皆见，【县长、县丞皆见也。】岱处法应问，甚趁权意，召署录事，【将军府之录事也。】出补余姚长，【余姚，见《孙策传》。】召募精健，得千余人。会稽东冶【冯本“冶”作“治”，误。】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互见《蒋钦传》。】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昭信中郎将，一人，吴置。】【◎《吴书》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寋城，【汉兴郡，见《魏志·张既传》注引《三辅决录注》。寋，音蹇，见《尔雅》。】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

建安二十年，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也。】又安成、【◎

《郡国志》：荆州长沙郡安城。◎惠栋曰：《前志》及《州郡志》皆作“成”。◎王先谦曰： “成”、“城”通作。三国吴改属安城郡。◎洪亮吉曰：○王烈之《安城记》：县有两乡，汉县理西乡，吴县理东乡。◎弼按：安成郡治安成，见《孙晧传》宝鼎二年。】攸、【见《蜀志·黄忠传》。】永新、【◎洪亮吉曰：永新，吴宝鼎二年分庐陵县立。◎谢鍾英曰：○永新，沈《志》 “吴立，属安成”，《寰宇记》“吴宝鼎中分庐陵立”。○鍾英按：据《吕岱传》，永新为汉末所置，洪氏从乐史说，非也。○《方舆纪要》：今江西吉安府永新县西三十五里。】茶陵【茶陵，见《孙权传》赤乌八年。】四县吏共入阴山城，【◎《郡国志》：荆州桂阳郡阴山。◎《宋书·州郡志》：湘东太守阴山令。阴山乃汉旧县，而属桂阳。吴湘东郡有此阴山县，疑是吴所立。◎《水经注》：湘水东北过阴山县西，洣水从东南来注之。◎《一统志》：今湖南长沙府攸县西北六十里。】合众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长沙、零、桂也。】权留岱镇长沙。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砀据攸县，龙在醴陵。【醴陵，见

《顾雍传》。】权遣横江将军鲁肃攻攸，砀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斩龙。【◎蒋超伯曰：吴砀、袁龙皆蜀汉纯臣，前将军之心膂也，急宜表而出之。】迁庐陵太守。【庐陵郡，见《孙策传》。】

延康元年，代步骘为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贼帅钱博乞降，【◎《郡国志》：交州合浦郡高凉。◎刘昭注：建安二十五年孙权立高粱郡。〖◎马与龙曰：《吴志》、《宋志》皆作“高凉”， “凉”、“梁”声近致讹。〗◎《宋书·州郡志》：高凉太守，二汉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立，治思平县。◎《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云：高凉本合浦县也，吴建安十六年，衡毅、钱博拒步骘于高安峡，毅投水死，博与其属亡于高凉。吕岱为刺史，博既请降，承制以博为高凉都尉，于是置郡焉。◎侯康曰：传言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也。盖衡毅死于建安十六年，而钱博降于建安二十五年，是时始置郡，《宋书·州郡志》系之汉建安二十三年，非。《续汉志》注亦作二十五年。《寰宇记·岭南道》“交州”条

下云钱博乞降，多送金银赎其罪。◎吴增僅曰：《南越志》与《吴志·吕岱传》合，则郡为建安二十五年置也。惟《晋志》又云汉桓帝分交趾立高兴，灵帝改曰高凉。沈《志》云吴又分合浦立高兴郡。曰又置者，明先有此郡也。疑桓帝初置高兴，灵帝改名高凉，后为夷贼残破，其郡遂废。建安二十五年，吕岱到州，贼帅既降，于是复置高凉。孙晧初年，广州新置，于是又分合浦立高兴。《晋志》序例云归命侯置郡十二，其一宜都。宜都为刘氏所置，史志俱详，未应《晋志》舛误至此；此“宜都”疑“高兴”误文也。〖吴氏尚有说，见后。〗◎谢鍾英曰：○据《吕岱传》，是延康元年高凉为合浦西部都尉，则沈《志》谓建安二十三年吴置高凉郡者，误也。《晋志》高凉郡吴置，今姑仍之，然置郡之年不可考矣。○《投荒录》：高凉郡土厚而山环绕，高而稍凉，故以为名。◎洪亮吉曰：○沈《志》：高凉郡治恩平。○

《一统志》：恩平，今广东肇庆府恩平县北。】岱因承制以博为高凉西郡都尉。【宋本“郡”作“部”。】又郁林夷贼【郁林，见《孙权传》赤乌二年。】攻围郡县，岱讨破之。是时桂阳、浈阳贼王金【◎《郡国志》：荆州桂阳郡浈阳。◎苏林云：浈，音摚柱之摚，音丈庚反。◎王先谦曰：吴改属始兴郡。◎《一统志》：今广东韶州府英德县治。】合众于南海界上，【南海郡治番禹，见《孙晧传》天纪三年。】首乱为害。权又诏岱讨之，生缚金，传送诣都，斩首获生凡万余人。【◎侯康曰：○《寰宇记》“交州”条下云：时桂阳、浈阳、中宿、临贺、荔浦、冯乘、谢水诸城贼王金、黄肃、梅伊、梅常、陈尤等蜂起，劫掠州郡。权诏岱讨之，岱自讨金，将军曹枉、翟阳讨尤，遂生获金等，斩之。】迁安南将军，假节，封都乡侯。

交阯太守士燮卒，【燮卒于黄武五年。】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九真郡**,**见《孙晧传》建衡三年。】以校尉陈时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互见《孙权传》黄武五年，又见《士燮传》。◎赵一清曰：

* 《晋书·地理志》：黄武五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据此，“三”当作“四”，“四”当作“三”。又《晋志》云“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广州”，则海东亦四郡也。高凉为吴所立，此但数汉旧郡，故以四为三。◎吴增僅曰：《吕岱传》海南三郡，海东四郡，此七郡即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南海、苍梧、郁林也，惟无高凉郡。高凉郡置于汉末，而传乃云“七郡百蛮，云合响应”，似吴初已省高凉。然《薛综传》黄武中综上疏云“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治高凉者，假其威权，庶可补复”云云，《陆胤传》“赤乌十一年，高凉渠帅黄吴等降”云云，是吴初郡实未省，盖因高凉本分合浦所置，仍举汉之旧郡以为言也。】遣良与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虽怀逆计，未虞吾之卒至，【卒，读曰猝。】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合浦，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与良俱进。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详见《士燮传》。】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林国赞曰：据《士燮传》，桓治攻徽，徽伏诛后，无攻岱事。此传云治攻岱，岱破之，则易攻徽为攻岱，其误甚矣。◎弼按：攻徽在前，攻岱在后，本为两事，不得以《士燮传》未载此事，遽指陈《志》为误也。】进封番禹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郡国志》：交州日南郡象林。◎刘昭注：今之林邑国。◎李兆洛云：○在占城西北。◎《晋书·四夷传》云：扶南去林邑三千余里，在大海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王本女子，字叶柳，有外国人混溃击降之，纳以为妻，而据其国。后裔衰微，其将范寻复世王扶南矣。武帝时，频来贡。◎丁谦曰：扶南，即古狼躶国，《北史》谓

其国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方位较合，盖即今暹罗国地无疑。◎《晋书·四夷传》又云：林邑国本汉象林县，马援铸铜柱处也，去南海三千里。后汉时，功曹区姓有子曰连，杀令自立为王，其后王嗣绝，外孙范雄代立其国，太康中始来贡。◎丁谦曰：林邑，即越南所都富春地，古为越裳，汉置日南郡象林县，晋改林邑。◎《南齐书·夷貊传》云：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原作“蛮”，误。〗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名柳叶为王，为激国人混填所征服，因以为妻，王其国。子孙相传，至吴、晋时国乱，别立大将范寻为王，自是时通职贡。◎丁谦曰“扶南在日南郡南海西大湾中，〖今通称暹罗湾。〗即今暹罗及柬埔寨地，大江西流入海”，语似有误。《南史》作“有大江广十里，从西流东入海”，方为正确。盖此指湄公河发源于四川西北土司境，名沧澜江，历云南至老挝，乃由暹罗北界东流至法属西贡地入海。◎胡三省曰：扶南在海大湾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国本汉象林县地，直交趾海行三千里。堂明即道明国，在真腊北。徼，吉吊翻。◎弼按：《水经·温水注》载林邑事极详，文繁未录。】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黄龙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屯长沙沤口。【沤口，见《步骘传》。】【◎王隐《交广记》曰：吴后复置广州，以南阳滕脩为刺史。或语脩虾须长一丈，脩不信。其人后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濬共讨定之。【◎《孙权传》：黄龙三年二月，遣太常潘濬讨武陵蛮夷。嘉禾三年，事毕，还武昌。】嘉禾三年，权令岱领潘璋士众，屯陆口，【◎《潘璋传》：璋备陆口，嘉禾三年卒。】后徙蒲圻。【◎《晋书·地理志》：长沙郡蒲圻。〖原误作“沂”。〗◎《宋书·州郡志》：江夏太守蒲圻，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属长沙。◎胡三省曰：○《水经注》：陆水出长沙下隽县西，迳蒲圻县北，又迳蒲山，北入大江，谓之陆口。江水又迳蒲山北，对蒲洲，洲头即蒲圻县治。○《武昌志》曰：蒲山今在嘉鱼县境，盖蒲圻县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县，汉沙羡县地，吴黄武二年于沙羡县置蒲圻县，在荆江口，因湖以称，故曰蒲圻。◎《寰宇记》：吴黄武二年置，在兢江口。◎《一统志》：蒲圻故城，在湖北武昌府嘉鱼县西南。三国吴置屯，晋太康初置县，隋移县于鲍口，而此城废。鲍口，即今治也。◎洪亮吉曰：○蒲圻，吴黄武五年分沙羡立。○《元和郡县志》：因蒲圻湖以名。◎谢鍾英曰：○按《吕岱传》，潘濬卒，岱代濬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陆逊卒，分武昌为二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是蒲圻吴属武昌。洪氏从沈《志》隶长沙，非也。○《元和郡县志》：吴大帝分沙羡立。○宋白曰：黄武二年立，在荆江口。○《方舆纪要》：今武昌府蒲圻县北。◎吴增僅曰：据《寰宇记》，黄武二年分沙羡置，属长沙，吴于此置督，为重镇。据沈《志》，晋太康元年立。疑吴末所废，至晋复立。】四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权复诏岱督刘纂、唐资等【宋本“资”作“咨”，后文亦作“咨”，此误。】分部讨击。春即时首降，岱拜春偏将军，使领其众，遂为列将；桓、厉等皆见斩获，传首诣都。【互见《孙权传》嘉禾三年、四年、五年，赤乌元年。】权诏岱曰：“厉负险之乱，自致枭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自嘉禾三年至赤乌元年始平。】非君规略，谁能枭之？忠武之节，于是益著。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三郡晏然，【庐陵、会稽、南海三郡也。】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赏不踰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孙权传》：赤乌元年，吕岱讨庐陵贼毕，还陆口。】

潘濬卒，【潘濬赤乌二年卒。】岱代濬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陆逊传》：黄

武元年，逊领荆州牧。◎《孙权传》：黄龙元年，征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潘濬传》：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据诸传所载，是岱代濬领荆州文书也，非领荆州牧也。下文张承书亦云“文书鞅掌”，可证。】故督蒲圻。【◎赵一清曰：故，当作“改”。◎弼按：陆口、蒲圻皆为吕岱屯地，故仍督屯地也，“故”字不误。】顷之，廖式作乱，攻围城邑，

【互见《孙权传》赤乌二年。】零陵、苍梧、郁林诸郡搔扰，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骆驿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及遣诸所伪署临贺太守费杨等，【临贺郡，见《孙权传》赤乌二年。】并其支党，郡县悉平。【◎胡三省曰：当方面者，当如吕岱；委人以方面者，当如孙权。】复还武昌。时年已八十，【赤乌三年，岱年八十。】然体素精勤，躬亲王事。奋威将军张承与岱书曰：“昔旦、奭翼周，【周公旦，召公奭。】《二南》作歌，【《周南》、《召南》也。】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忠勤相先，劳谦相让，功以权成，化与道合，君子叹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书鞅掌，宾客终日，罢不舍事，劳不言倦，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史记·廉颇传》：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礼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尽此美邪？”及陆逊卒，【陆逊赤乌八年卒。】诸葛恪代逊，权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迁上大将军，拜子凯副军校尉，监兵蒲圻。【吕岱附鲁王霸，见《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孙亮即位，拜大司马。【◎《孙奋传》诸葛恪上齐王笺云：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诏敕，辅导大王。】

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权闻之叹息，以让群臣曰： “吕岱出身万里，为国勤事，家门内困，而孤不早知。【◎官本《考证》曰：《御览》无“门”字。】股肱耳目，其责安在？”于是加赐钱米布绢，岁有常限。

始岱亲近吴郡徐原，【徐原事见《陆瑁传》。】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褠，【◎胡三省曰：○《释名》：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言当自谨脩于四教。褠，单衣。汉、魏以来，士庶以为礼服。褠，古侯翻。】与共言论，后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又公论之。【◎胡三省曰：公然于众中论其得失。】人或以告岱，岱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论语》：孔子曰：“益者三友。”】今不幸，【◎《论语》曰：不幸短命死矣。】岱复于何闻过？”谈着美之。

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九月己丑卒，见《孙亮传》。◎周寿昌曰：岱卒于孙亮即位之五年，岱长权二十岁。】子凯嗣。遗令殡以素棺，疏巾布褠，【冯本作“疏布巾褠”。】葬送之制，务从约俭，【宋本作“俭约”。】凯皆奉行之。

## 周鲂

周鲂【◎胡三省曰：鲂，符方翻。】字子鱼，吴郡阳羡人也。【阳羡，见《孙权传》卷首。】少好学，举孝廉，为宁国长，【宁国，见《孙权传》赤乌十三年。】转在怀安。【怀安，见《吕范传》。】钱唐大帅彭式等【冯本“帅”作“师”，误。】蚁聚为寇，以鲂为钱唐侯相，【黄武元年，全琮封钱唐侯。】旬月之间，斩式首及其支党，迁丹杨西部都尉。【◎《程普传》：后徙丹阳都尉，居石城。◎石城在丹阳郡之西，当即丹阳西部都尉治所也。】黄武中，鄱阳大

帅彭绮作乱，【◎互见《孙权传》黄武四年、六年。◎蒋超伯曰：汉季称贼渠为大帅，如彭式、彭绮是也。◎绮事别见《魏志·刘放传》注。】攻没属城，乃以鲂为鄱阳太守，与胡综戮力致讨，【◎官本《考证》曰：《御览》“综”下有“等”字。◎官本“致”作“攻”。】遂生禽绮，送诣武昌，加昭义校尉。【昭义校尉，一人，吴置。】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胡三省曰：所谓山越宗帅也。】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胡三省曰：魏扬州止得汉之九江、庐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为吴所据。】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此黄武七年、魏太和二年事。◎何焯曰：谲休七条，凡鄙寡要，何事尘秽简牍？人才如鲂，即传可以不立，此与《胡综传》所载伪为吴质三表，岂故铺陈其事，以见吴人智略本疏，好行小慧，君臣皆草窃一时邪？◎刘咸炘曰：何说前隘后凿。鲂事于吴重要，自不可不书，史岂当止书人才高者耶？此笺自当书，亦非别有讥意，但失于不删省耳。◎弼按：石亭之役，曹休大败，设无贾逵之援，休几不免。兵家谲诈，多建奇功，鲂之七笺，休果堕计，史文备载，不为无故也。】

其一曰：“鲂以千载徼幸，得备州民，【吴郡隶扬州，故城州民、】远隔江州，敬恪未显，瞻望云景，天寔为之。精诚微薄，名位不昭，虽怀焦渴，曷缘见明？狐死首丘，人情恋本，

【◎《礼记·檀弓上》：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郑注：正丘首，正首丘也。】而逼所制，奉觌礼违。每独矫首西顾，未尝不寤寐劳叹，展转反侧也。今因隙穴之际，得陈宿昔之志，非神启之，岂能致此！不胜翘企，万里托命。谨遣亲人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笺。时事变故，列于别纸，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

其二曰：“鲂远在边隅，江汜分绝，恩泽教化，未蒙抚及，而于山谷之间，遥陈所怀，惧以大义，未见信纳。夫物有感激，计因变生，古今同揆。鲂仕东典郡，始愿已获，铭心立报，永矣无贰。【矣，疑作“矢”。】岂图顷者中被横谴，祸在漏刻，危于投卵，进有离合去就之宜，退有诬罔枉死之咎，虽志行轻微，存没一节，顾非其所，能不怅然！敢缘古人，因知所归，拳拳输情，陈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润，哀拯其急，不复猜疑，绝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测，一则伤慈损计，二则杜绝向化者心，惟明使君远览前世，衿而愍之，留神所质，速赐秘报。鲂当候望举动，俟须向应。”【俟，疑作“事”。向，当作“响”。】

其三曰：“鲂所代故太守广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为变，以见谴责。靖勤自陈释，而终不解，因立密计，欲北归命，不幸事露，诛及婴孩。鲂既目见靖事，且观东主一所非薄，婳不复厚，【◎或曰：○婳，呼麦、乎麦二切。○《说文》云：静好也。】虽或暂舍，终见翦除。今又令鲂领郡者，是欲责后效，必杀鲂之趣也。虽尚视息，忧惕焦灼，未知躯命，竟在何时。人居世间，犹白驹过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当陈愚，重自披尽，【冯本、官本“惟”作“推”，误。】惧以卑贱，未能采纳，愿明使君小垂详察，【宋本“小”作“少”。】忖度其言。今此郡民，虽外名降首，【是时获鄱阳贼帅彭绮。】而故在山草，【后文所谓“山栖草藏”也。】看伺空隙，欲复为乱；为乱之日，鲂命讫矣。东主顷者潜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讨梅敷。【梅敷，见《孙权传》延康元年。】东主中营自掩石阳，【石阳，见《魏志·文聘传》。】别遣从弟孙奂【孙奂，孙坚季弟孙静子也。】治安陆城，修立邸阁，【安陆，见《魏志·蒋济传》。邸阁，解见《魏志·王基传》。】辇赀运粮，以为军储；又命诸葛亮进指关西，江边诸将无复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蒋超伯曰：“所”、“许”古字通，见《说文》。】若明使君以万兵从皖南首江渚，鲂便从此率厉属民，以为内应。此方诸郡，前后举事，垂成而败者，由无外援使其然耳。若北军临境，传檄属城，思咏之民，谁不企踵？愿明使君上观天时，下察

人事，中参蓍龟，则足昭往事之不虚也。”

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长家门，亲之信之，有如儿子。是以特令赍笺，托叛为辞，目语心计，不宣唇齿；骨肉至亲，无有知者。又已敕之到州，当言往降，欲北叛来者，得传之也。鲂建此计，任之于天，若其济也，则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则受夷灭之祸。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诚之微，岂能上感？然事急孤穷，惟天是诉耳。遣使之日，载生载死，形存气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为后信。一赍教还，教还故当言悔叛还首。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无端原。县命西望，涕笔俱下。”

其五曰：“鄱阳之民，实多愚劲，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为变，闻声响抃。今虽降首，盘节未解，山栖草藏，乱心犹存；而今东主图兴大众，举国悉出，江边空旷，屯坞虚损，惟有诸刺奸耳。若因是际而骚动此民，一旦可得便会；然要恃外援，表里机牙，不尔以往，无所成也。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历口，地未详。曹休由庐江郡皖县进兵，即今日安庆府怀宁县，南岸为丹阳郡石城县，在今池州府贵池县西，意历口或在此。◎《方舆纪要》卷二十七：贵池县城西五里，有池口河，其东源出石埭县西百六十里之栎山。◎《一统志》作“历山”。所谓历口，未知即池口否？然无佐证，不敢臆断也。】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赵一清曰：○百里，洲名也。○《水经·江水注》：枝江县旧治沮中，后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县左右有数十洲，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大，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弼按：此百里当指皖县百里上，非谓枝江县之百里洲也。下文 “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谓鄱阳郡民也。若远在上游枝江之百里洲，鄱阳之民何得知之？】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石阳及青、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鲂生在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

其六曰：“东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阳，【◎《孙权传》：黄武五年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今此后举，大合新兵，并使潘濬发夷民，人数甚多。闻豫设科条，当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后。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堑，使即时破，虽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阳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济，诚宜疾密。王靖之变，其鉴不远。今鲂归命，非复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见救以往，则功可必成；如见救不时，则与靖等同祸。前彭绮时，闻旌麾在逢龙，【逢龙，见《魏志·臧霸传》。】此郡民大小欢喜，并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间，事当大成，恨去电速，东得增众专力讨绮，绮始败耳。愿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曰：“今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奖励其志，并乞请幢麾数十，以为表帜，使山兵吏民目瞻见之，知去就之分已决，承引所救画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阔狭之间，辄得闻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鲂笺，乞加隐秘。伏知智度有常，防虑必深，鲂怀忧震灼，启事蒸仍，【蒸仍，未详。】乞未罪怪。”

鲂因别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诛，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举善，上以光赞洪化，下以输展万一，忧心如捣，假寐忘寝。圣朝天覆，含臣无效，猥发优命，敕臣以前诱致贼休，恨不如计。令于郡界求山谷魁帅为北贼所闻知者，令与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窃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惧不可信，不如令臣谲休，于计为便。此臣得以

经年之冀愿，逢值千载之一会，辄自督竭，竭尽顽蔽，撰立笺草以诳诱休者，如别纸。臣知无古人单复之术，【◎《鲁肃传》注引《江表传》云：当有单复。◎《魏志·文纪》末注引

《典论·自序》云：以单攻复。】加卒奉大略，【卒，读曰猝。】伀曚狼狈，【◎潘眉曰：○“伀”与“忡”同。○《广雅·释诂》：伀，惧也。○扬子《方言》：沐、征伀，遑遽也。】惧以轻愚，忝负特施，豫怀忧灼。臣闻唐尧先天而天弗违，博询刍荛，以成盛勋。朝廷神谟，欲必致休于步度之中，灵赞圣规，休必自送，使六军囊括，虏无孑遗，威风电迈，天下幸甚。谨拜表以闻，并呈笺草，惧于浅局，追用悚息。”被报施行，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此传前书陆议，后书陆逊。】休幅裂瓦解，斩获万计。

鲂初建密计时，频有郎官奉诏诘问诸事，鲂乃诣部郡门下，【◎《通鉴》无“部”字。

◎胡注：鄱阳郡门下。】因下发谢，【◎胡三省曰：吴主之诘，周鲂之谢，皆所以谲曹休也。】故休闻之，不复疑虑。事捷军旋，权大会诸将欢宴。酒酣，谓鲂曰：“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徐众《评》曰：【◎赵一清曰：众，当作“爰”。】夫人臣立功效节，虽非一涂，然各有分也。为将执桴鼓，则有必死之义，志守则有不假器之义，死必得所，义在不苟。鲂为郡守，职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诱敌，髡剔发肤，以徇功名，虽事济受爵，非君子所美。】

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臣松之案：孙亮太平二年，始立临川郡，是时未有临川。【◎临川郡，见《孙亮传》太平二年。吴增僅有说，见《朱然传》注。

◎弼按：裴注不误。《朱然传》之临川太守，分丹阳郡置也，《孙亮传》之临川郡，分豫章东部置也。吴云名同地异，是也。惟以朱然、周鲂两传之临川同指为丹阳郡所分，则似不然。

《周鲂传》所指之豫章、临川，地势相连，故史云并受其害。其地与丹阳隔绝，亦惟鄱阳太守足以控制，史文遂连类而书，不必以置郡在后，遂疑其地为丹阳所分之临川也。】】吾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鲂表乞罢兵，得以便宜从事。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嗣弟怖惧，诣武昌降于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复忧惕。

鲂在郡十三年卒，【鲂黄武中为鄱阳太守，当卒于赤乌初年。】赏罚善恶，威恩并行。子处，亦有文武才幹。天纪中，为东观令、无难督。【◎处官太常，见《孙晧传》天玺元年。

◎《晋书·周处传》：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阳羡汉属吴郡，吴属吴兴郡。晋元帝时，处子（圮）**[**玘**]**三定江南，始立义兴郡，治阳羡。〗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不修细行，州曲患之。处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邪？”父老叹曰： “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虎，〖唐人避“虎”字，改作 “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处乃入山，射杀虎；投水，捕杀蛟。乃入吴，寻二陆。〖劳格《校勘记》言《晋书·周处传》处寻二陆之误，持论极是。〗期年，州府交辟，仕吴为东观左丞。孙晧末，为无难督。◎《世说新语·自新篇》：处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具以情告。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虞预《晋书》曰：处入晋为御史中丞，多所弹纠，不避强御。【◎《晋书·周处传》：及吴平，王浑登建业宫，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慼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慼，岂惟一人！”浑有惭色。入洛，稍迁新平太守，征拜散骑常侍。及居近侍，多所规讽，迁御史中丞。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彤违法，处深文案之。】齐万年反，以处为建威将军，西征，众寡不敌。处临阵慷慨，奋不顾命，遂死于战场，追赠平

西将军。【◎《晋书·周处传》：氐人齐万年反，朝臣恶处强直，皆曰：“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隶夏侯骏西征。万年闻之曰：“周府君昔临新平，我知其为人，才兼文武，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处知必当陷己，悲慨即路，志不生还。时贼屯梁山，有众七万，而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彤复命处进讨攻万年于六陌，自旦及暮，斩首万计，弦绝矢尽，遂力战而没。追赠平西将军。处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并撰集《吴书》，谥曰孝。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并知名。】处子玘、札，皆有才力，中兴之初，并见宠任。【◎《晋书·周玘传》：玘字宣佩，强毅沈断，有父风。太安初，妖贼张昌等反，昌别率石冰，略有扬土。玘潜结江东人士，同起义兵，徐、扬并平。玘不言功赏，散众还家。陈敏反于扬州，玘与顾荣、甘卓等斩敏。吴兴人钱璯谋反，玘复率合乡里义众斩之。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帝嘉其勋，以玘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帝以玘频兴义兵，乃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丹杨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不得调，内怀怨望，复耻为刁协所轻。时镇东将军祭酒王恢亦为周顗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共奉帝。后谋泄，忧愤而卒。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晋书·周札传》：札字宣季，性矜险好利，以讨钱璯功，赐爵漳浦亭侯，改封东迁县侯，都督石头水陆军事。王敦举兵攻石头，札开门应敦，故王师败绩。】其诸子侄，悉处列位，为扬土豪右。【◎《晋书·周札传》：札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王敦深忌之。】而札凶淫放恣，为百姓所苦。泰宁中，王敦诛之，灭其族。】

## 钟离牧

钟离牧【◎惠栋曰：○《世本》云：钟离与秦同祖，其后因封为姓。】字子幹，会稽山阴人，【山阴，见《孙坚传》。】汉鲁相意七世孙也。【◎范《书·钟离意传》：意字子阿，少为郡督邮。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府下记案考之。意封还记，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后外，今宜先清府内。”太守甚贤之，遂任以县事。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举孝廉，再迁，辟大司徒侯霸府。光武见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诚良吏也。”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帝怪而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转为尚书仆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诣阙免冠上疏谏，出为鲁相。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 “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意视事五年，以爱利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会稽典录》曰：牧父绪，楼船都尉。兄骃，上计吏。少与同郡谢赞、吴郡顾谭齐名。牧童龀时，号为迟讷，骃常谓人曰：“牧必胜我，不可轻也。”时人皆以为不然。】少爰居永兴，【◎永兴，见《孙静传》注。◎钱大昕曰：○爰，易也。○《春秋传》：晋于是作爰田。○《说文》“爰”作“ ”， 田，易居也。○《陆瑁传》：同郡徐原，爰居会稽。】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以法，牧为之请。长曰：“君慕承宫，自行义事，【◎《世本》：承姓，卫大夫成叔承之后。】【◎《续汉书》曰：宫字少子，琅邪人。尝在蒙阴山中【◎《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蒙阴。◎《续志》：后汉省。◎《一统志》：故城，今山东沂州府蒙阴县西南十五里。】

耕种禾黍，临熟，人就认之，宫便推与而去。由是发名，位至左中郎将、侍中。【◎范《书·承宫传》：宫，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人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后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熟，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何得寑公宪而从君邪？”【冯本、官本“寑”作“寝”，误。】牧曰：“此是郡界，缘君意顾，故来蹔住。今以少稻而杀此民，何心复留？”遂出装，还山阴。长自往止之，为释系民。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是发名。【◎徐众《评》曰：【◎赵一清曰：众，当作“爰”。】牧蹈长者之规。问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论语》：曾子曰：“犯而不校。”◎何晏《集解》：○包云：校，报也。言见侵犯不报。】又从而救之，直而不有，又还而不受，可不谓之仁让乎哉？”答曰：“异乎吾所闻。原宪之问于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何晏《集解》：○马云：克，好胜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贪欲也。】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何晏《集解》：○包云：四者行之难，未足以为仁。】‘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体，而认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与之，又救其罪，斯为让非其意，所救非人，非所谓恶不仁者。苟不恶不仁，安得为仁哉！苍梧浇娶妻而美，让于其兄；【苍梧浇事未详。】尾生笃信，水至不去而死；【◎《庄子·盗跖篇》：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又云：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直躬好直，证父攘羊；【◎《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申鸣奉法，尽忠于君而执其父。【◎《韩诗外传》：楚有士曰申鸣，治园以养父母，孝闻于楚王，召之。申鸣辞。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谓辞之？”鸣曰：“何舍为子，乃为臣乎？”其父曰：“我欲汝之仕也。”鸣曰：“诺。”遂之朝受命，王以为左司马。白公之乱，鸣以兵之卫。白公谓石乞曰：“申鸣，天下勇士也，今将兵，为之奈何？”乞曰：“吾闻申鸣孝。”

劫其父以兵，使谓申鸣曰：“与我则与子楚国，不与我则杀乃父。”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则父之子，今则君之臣，已不得为孝子矣，安得不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王归赏之，鸣曰：“受君之禄，避君之难，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杀其父，非孝子也。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忠信直让，此四行者，圣贤之所贵也。然不贵苍梧之让，非让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许直躬之直，非直体也；不嘉申鸣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还而不取，可以为难矣，未得为仁让也。夫圣人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牧欲以德报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从，吾从孔子也。”】

赤乌五年，从郎中补太子辅义都尉，迁南海太守。【◎《会稽典录》曰：高凉贼率仍弩等【高凉，见《吕岱传》。】破略百姓，残害吏民，牧越界扑讨，旬日降服。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郡国志》：交州南海郡揭阳。◎《一统志》：故城，今广东潮州府揭阳县西。】众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登”字疑误。】自改为良民。始兴太守羊衟【始兴郡，见《孙晧传》甘露元年。】与太常滕胤书曰： “钟离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见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纯，有古人之风。”其见贵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职。】迁为丞相长史，转司直、【◎洪饴孙曰：司直，一人，比两千石。】迁中书令。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建安，见《孙权传》赤乌二年。鄱阳，见《孙权传》建安八年。新都，见《孙权传》建安十三年。】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各地志无秦县，当阙疑。】拜越骑校尉。

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时论惧其叛乱，乃以牧为平魏将军，领武

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宋本“葭”作“发”，官本作“复”。涪陵郡，见《蜀志·后主传》延熙十一年。◎胡三省曰：○沈约云：汉献帝建安六年，刘璋以涪陵县分立丹兴、汉葭二县，立巴东属国都尉，后为涪陵郡，迁陵县属武陵郡，吴境也。◎钱大昕曰：当作“汉葭县”，汉葭属涪陵郡。《通鉴》作“汉葭”，盖温公所见本不误。◎弼按：《华阳国志》涪陵郡有汉发，无汉葭、汉复，《晋书·地理志》涪陵郡有汉复、汉葭，无汉发，《太康地记》有汉复、汉葭。◎谢鍾英曰：盖蜀汉发至晋改名汉葭。◎杨守敬曰：汉葭、汉发均不可解，皆《太康地记》所云汉复之误。◎《一统志》：汉葭废县，在今四川酉阳州彭水县东。◎《郡国志》：荆州武陵郡迁陵。◎《一统志》：今湖南永顺府保靖县治。◎潘眉曰：迁陵属吴，“入蜀”当是“入吴”之讹。】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胡三省曰：○赤沙盖在迁陵、酉阳之间。酉阳县属武陵郡，县在酉溪之阳。○刘昫曰：黔州彭水县，汉酉阳县地，吴分酉阳置黔阳郡，隋于郡置彭水县，寻为黔州。○《九域志》曰：汉武陵郡酉阳县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务川县，亦汉酉阳地。◎谢鍾英曰：○赤沙在今湖南永绥厅北。酉阳，两汉志属武陵。

* 《水经注》：酉水又东迳迁陵故县界，与西乡溪合，又东迳酉阳故县南。○《九域志》：故城在辰州界。○《方舆纪要》：今辰州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邹安鬯曰：今永顺县南。○鍾英按：刘煦曰黔州彭水县，汉酉阳县地，吴分酉阳置黔阳郡，隋于郡置彭水县，寻为黔州。洪氏因之，遂谓永顺府永顺、龙山，思南府安化、印江、婺川、彭水皆酉阳县地。今考《三国志》，彭水，蜀涪陵郡地，吴不能于蜀地置郡，刘氏说误。◎弼按：吴无置黔阳郡事。◎

《一统志》：酉阳故城，今湖南永顺府永顺县南。】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胡三省曰：朝，郡朝也。】“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之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胡三省曰：趣，读曰促。严，装也。】掾史沮议者【◎赵一清曰：史，当作“吏”。◎弼按：“史”字不误。】便行军法。抚夷将军高尚说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又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五溪平。【◎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一：辰州府溆浦县南一里，有车灵城。灵，吴叛臣也，入溆溪以自保，吴将钟离牧讨杀之。城址尚存。】迁公安督、阳武将军，【宋本“阳”作“扬”，各本皆误。】封都乡侯，徙濡须督。【◎《会稽典录》曰：牧之在濡须，深以进取可图，而不敢陈其策。与侍中东观令朱育宴，【朱育事见《虞翻传》注。】慨然叹息。育谓牧曰【◎官本《考证》云：此多“曰”字，今去。】恨于策爵未副，因为牧曰：【宋本“为”作“谓”。】“朝廷诸君，以际会坐取高官，亭侯功无与比，不肯在人下，【◎或曰：“肯”字疑误。】见顾者犹以於邑，【◎

《楚辞》：气於邑而不可止。◎胡三省曰：於邑，短气貌，读如本字。或曰，于，音乌；邑，乌合翻。】沈于侯也！”【宋本“沈”作“况”。】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获我心也。马援有言：‘人当功多而赏薄。’【◎范《书·马援传》：援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援曰：“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吾功不足录，而见宠已过当，岂以为恨？国家不深相知，而见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陈。若其不然，当建进取之计，以报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愤叹以此也。”育复曰：“国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无为不成。愚谓自可陈所怀。”牧曰：“武安君谓秦王云：‘非成业难，得贤难；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任之难。’武安君欲为秦王并兼六国，恐授事而不见任，故先陈此言。秦王既许而不能，卒陨将成之业，赐剑杜邮。【◎《史记·白起传》：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楚拔郢，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赵军长平，武安君为上将军，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尽坑之。韩、赵恐，使苏

代厚币说秦相应侯。应侯言于秦王，许韩、赵割地以和，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诸侯攻秦军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今国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过范睢。【范睢封应侯。】大皇帝时，陆丞相讨鄱阳，【冯本“丞”作“承”。】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讨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议，弃吾于彼，使江渚诸督，不复发兵相继。蒙国威灵自济，今日何为常？【◎官本《考证》曰：句内疑有脱字。】向使吾不料时度宜，苟有所陈，至见委以事，不足兵势，终有败绩之患，何无不成之有！”】复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卒官。家无余财，士民思之。子袆嗣，【宋本“袆”作“祎”。】代领兵。【◎《会稽典录》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让，为尚书郎。弟徇，领兵为将，拜偏将军，戍西陵，【西陵即夷陵，见《魏志·文纪》黄初三年。】与监军使者唐盛论地形势，谓宜城信陵为建平援，【◎信陵，见《陆抗传》。建平郡治巫，巫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官本《考证》曰：北宋本作“与建平接”。】若不先城，敌将先入。盛以施绩、留建平，【◎陈景云曰：“留”下衍“建”字。此因上有“建平”字而复出也。留平，见《孙休传》。平以永安六年以平西将军率众围巴东，数月乃还。则平之经信陵者，屡矣。】智略名将，屡经于彼，无云当城之者，不然徇计。后半年，晋果遣将修信陵城。晋军平吴，徇领水军督，临阵战死也。】

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辞魏氏。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靖邦域者也。吕岱清恪在公；周鲂谲略多奇；钟离牧蹈长者之规；全琮有当世之才，贵重于时，然不检奸子，获讥毁名云。【◎蒋超伯曰：以江左为国者，非包括山越，奄有荆蛮，不能持久。今人但知瑜、肃有功于吴甚伟，吴所以能与曹氏抗者，贺齐、吕岱力为多也。齐平太末、侯官、盖竹、余汗、丹阳、黟、歙、乌聊、林历诸贼，岱定高凉、郁林数州，斩士徽而交阯清，破九真而徼外服。设非二将，八闽、百粤，岂权有哉！无闽、粤则江表一隅，四面受敌，一弹指顷，强者并之矣，李重光、钱俶是也。有闽、粤则负山阻海，外以江、淮为限，而内饶财富之区，所以孙吴有国较长，而南宋亦支持百余岁也。】

# 卷六十一·吴书十六·潘濬陆凯传第十六

吴书十六

潘濬陆凯传第十六

三国志六十一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魔纱兔】

【复校：擎骥】

##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汉寿，见《蜀志·关羽传》。】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宋仲子，见《魏志·刘表传》、《王肃传》。◎《蜀志·尹默传》：默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李譔传》：父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吴书》曰：濬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阳王粲见而贵异之。【王粲时避地荆州。】由是知名，为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续百官志》：诸州皆有从事。◎

《续郡国志》“荆州刺史部郡七”，故云“部江夏从事”也。◎胡三省曰：汉制，州牧、刺史部诸郡，各郡置部从事。】时沙羡长赃秽不修，【沙羡，见《孙策传》。】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湘乡，见《蜀志·蒋琬传》。】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互见《蜀志》杨戏《季汉辅臣赞》注。】

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吴置辅军中郎将，一人。】授以兵。【◎《江表传》曰：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何焯校改“舆”作“举”。】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宋本“咽”作“哽”，

《通鉴》同。◎何焯曰：潘是汉之叛臣，此略之者，已见杨戏《辅臣赞》也，《江表传》为不实。】权慰劳与语，呼其字曰：“承明，昔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局本“爽”作“樊”，误。】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左传》：观丁父者，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彭仲爽者，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后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未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胡三省曰：郝普、麋芳、傅士仁之在吴，未有所闻也。而潘濬所以自见者，与陆逊、诸葛瑾班，识者当于此而观人。】武陵部从事【《通志》“部”作“郡”。】樊伷【◎胡三省曰：伷与胄同。】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胡三省曰：差，初佳翻，择也。督，将也。◎严衍曰：上督是督将，下督是统率。】权不听，

特召问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权曰：“卿何以轻之？”濬曰：“伷是南阳旧姓，【◎胡三省曰：南阳之樊，光武之母党，故谓之旧姓。】颇能弄唇吻，而实无辩论之才。

【◎胡三省曰：今人以辨给观人才，何其谬也。吻，武粉翻，口边曰吻。】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尝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桓谭

《新论》：侏儒观一节而长短可知。◎胡三省曰：侏儒，优人，以能谐笑取宠。观其一节，足以验其技。◎严衍曰：侏儒，短人，观其体中之一节，便知其身之短矣。胡注非。】权大笑而纳其言，即遣濬将五千往，果斩平之。【◎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军山在常德府龙阳县东八十里，潘濬攻樊伷时屯兵于此，因名。◎唐庚曰：权克荆州，将吏悉降，濬独坚卧不屈，权与致之，濬伏床而泣，悲不自胜，其于所事何厚也？既而樊伷欲以武陵自拔归蜀，濬为权画策，卒自将讨平之，其所厚又何薄也？吾闻乐毅去燕適赵，赵欲与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犹今之事赵也。毅若获戾，放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况其国乎。”使乐毅愚人也则可，乐毅少知事君，则濬不得无罪矣。◎王懋竑曰：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特授以兵。杨戏

《季汉辅臣赞》列濬于麋芳、傅士仁、郝普，陈注亦与关羽不协。孙权袭羽，遂入吴。按濬为昭烈治中，又典留州事，职任盖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可乎？即如《江表传》所言，亦仅称疾不见而已。及权慰劳之，遽下地拜谢，更为权用。且樊伷以武陵郡从事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备，为不失旧臣之义，而濬自请兵往斩平之，此岂有人心者？与乐毅所云“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迥乎异矣。故濬当与麋芳、士仁同，戏之讥贬，自不为过。《通鉴》尽载《江表传》语，而削陈《志》注与关羽不协，其事遂不著，故附论之。】】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或曰：常，疑作“高”。

◎弼按：高迁为屯名，非县名，见《宗室传·孙静传》。常迁，见《宋志》宁州南广郡，江左立，当时无此县。作“高迁”、“常迁”均非。】【◎《吴书》曰：芮玄卒，濬并领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阳人。父祉，字宣嗣，从孙坚征伐有功，坚荐祉为九江太守，后转吴郡，所在有声。玄兄良，字文鸾，随孙策平定江东，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会稽东部都尉，见

《张纮传》。】卒，玄领良兵，拜奋武中郎将，【奋武中郎将，一人，吴置。】以功封溧阳侯。

【溧阳，见《妃嫔传·何姬传》】权为子登拣择淑媛，群臣咸称玄父祉、兄良并以德义文武显名三世，故遂娉玄女为妃焉。黄武五年卒，权甚愍惜之。】权称尊号，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刘阳，见《周瑜传》。】【◎《江表传》曰：权数射雉，【◎周寿昌曰：景帝休之好射雉，实大帝析薪之训也。】濬谏权，权曰：“相与别后，时时蹔出耳，不复如往日之时也。”濬曰：“天下未定，万机务多，射雉非急，弦绝括破，【矢末曰括。】皆能为害，乞特为臣故息置之。”濬出，见雉翳故在，【凡隐蔽之物曰翳。】乃手自撤坏之。权由是自绝，不复射雉。】迁太常。五溪蛮夷叛乱盘结，【五溪蛮夷，见《蜀志·先主传》章武元年。】权假濬节，督诸军讨之。【◎《孙权传》：黄龙三年春，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嘉禾三年冬，太常潘濬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八十：常德府武陵县有临沅城，三国吴潘濬以郡城大难固，又筑障城，移郡治之。○《水经·沅水注》：酉水东迳沅陵县北，又东南迳潘承明垒西，承明讨五溪蛮营军所筑也。○《长沙耆旧传》曰：夏隆仕郡，时潘濬南征，太守遣隆修书致礼。濬飞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于岸边拔刀大呼，指濬为贼，因此被收。濬奇其以权变，自通解缚，赐以酒食。】【◎《吴书》曰：骠骑将军步骘屯沤口，【沤口，见

《步骘传》。】求召募诸郡以增兵。权以问濬，濬曰：“豪将在民间，秏乱为害，加骘有名势，在所所媚，不可听也。”【◎官本《考证》张照曰：在所，言骘身所在也。犹言所到之处，人皆媚之云耳。】权从之。中郎将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尝到京师，与孔融交结，然儒生诞节，部曲宽纵，不奉节度，为众作殿，濬遂斩之。其奉法不惮私议，皆此类也。归义隐蕃，【《通志》作“归义人”，郝《书》作“降人”。】以口辩为豪杰所善，【隐蕃事见《胡综传》。】濬子

翥亦与周旋，馈饷之。【◎胡三省曰：翥，章庶翻。◎杜预云：周旋，相追逐也。】濬闻大怒，疏责翥曰：“吾受国厚恩，志报以命，【◎胡三省曰：言志在致命，以报国恩。】尔辈在都，当念恭顺，亲贤慕善，何故与降虏交，以粮饷之？在远闻此，心震面热，惆怅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责所饷。”【◎胡三省曰：濬欲布其子之罪于国中，以绝后祸也。】当时人咸怪濬，而蕃果图叛诛夷，众乃归服。【◎何焯曰：濬本二刘旧人，故尤惧降人反覆，为己累也。】◎《江表传》曰：时濬姨兄零陵蒋琬【◎胡三省曰：同出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则当呼为舅。此盖妻之兄弟也。】为蜀大将军，【《通鉴》作 “为诸葛亮长史”，是；《江表传》误。濬讨武陵蛮夷在黄龙三年，即魏太和五年，蜀建兴九年，是时正诸葛亮复出祁山，蒋琬代张裔为长史之时。】或有间濬于武陵太守卫旍者，【◎《步骘传》作“卫旌”，古今字通。《通鉴》作“旍”。◎胡注：“旍”与“旌”通。】云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旌以启权，权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于濬，而召旌还，免官。】

先是，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还复故。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胡三省曰：○禁止者，虽未下之狱，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止不得与亲党交通也。○郑樵《通志》曰：禁止，谓禁入殿省也，符所属行之。○盘州洪氏曰：魏、晋以来，三台奏劾，则符光禄勋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禄勋主殿门故也。】黄门侍郎谢厷语次问壹：【◎谢厷，事见《陆逊传》。◎胡三省曰： “厷”与“宏”同，乎萌翻。】“顾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或云：佳，疑作“解”。】厷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 “君语近之也。”厷谓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通鉴》无“远”字。

◎胡注：谓欲奏举其罪，而非太常之职，故其道无因也。】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

【◎胡三省曰：汉制，丞相、御史举奏百官有罪者。◎何焯曰：此厷之巧于解元叹之结也。】壹大惧，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诣建业，【◎胡三省曰：濬本留武昌。】欲尽辞极谏。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胡三省曰：至建业而知太子数言壹事。】而不见从，濬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胡三省曰：以身当擅杀之罪。】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濬每进见，无不陈壹之奸险也。由此壹宠渐衰，后遂诛戮。权引咎责躬，因诮让大臣，语在《权传》。【见《孙权传》赤乌元年。】

赤乌二年，濬卒，【◎王懋竑曰：《通鉴》“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吴主以镇南将军吕岱代濬”，《纲目》书“冬十月，吴遣将军吕岱镇武昌”，而不书濬卒、代濬，盖削之也。“太和五年，吴主假太常潘濬节，督军讨五溪蛮”，《纲目》书“吴遣潘濬击五溪蛮”，不书官，亦贬之。】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孙虑。【虑卒于嘉禾元年，已先濬八年死矣。】【◎《吴书》曰：翥字文龙，拜骑都尉，后代领兵，早卒。翥弟秘，权以姊陈氏女妻之，【权姊陈氏女事，应参阅《妃嫔传·吴夫人传》。】调湘乡令。◎《襄阳记》曰：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潘眉曰：当作“大公平，今之州都中正”。◎周寿昌曰：晋承其制，遂有大中正之设。】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因君侯当为州里议主，【宋本“因”作“日”，何焯校改“因”作“目”。】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

## 陆凯

陆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也，【宋本无“也”字。】丞相逊族子也。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

【◎永兴，见《孙静传》。◎《郡国志》：扬州会稽郡诸暨。◎《一统志》：诸暨故城，今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治。】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建武都尉，一人，吴置。】领兵。虽统军众，手不释书。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隋志》：梁有扬子《太玄经》十三卷，陆凯注，亡。】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儋耳、珠崖，均见《孙权传》赤乌五年。◎钱大昕曰：儋耳郡，晋、宋二志皆不载。◎洪亮吉曰：吴时未尝复儋耳郡，《陆传》除儋耳太守者，盖因讨珠崖使虚领之耳。】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五凤二年，讨山贼陈毖于零陵，斩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将军，封都乡侯，转为武昌右部督。与诸将共赴寿春，还，累迁荡魏、绥远将军。【荡魏将军，一人，吴置。】孙休即位，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遥领也。】孙晧立，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嘉兴，见《孙策传》。】孙晧与晋平，使者丁忠自北还，说晧弋阳可袭，【冯本“弋”作“戈”，误。】凯谏止，语在《晧传》。【见《孙晧传》宝鼎元年。】宝鼎元年，迁左丞相。【◎《隋志》：《吴先贤传》四卷，吴左丞相陆凯撰。吴丞相陆凯《集》五卷。】

晧性不好人视己，群臣侍见，皆莫敢迕。【《通鉴》作“莫敢举目”。】凯说晧曰：“夫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听凯自视。

晧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胡三省曰：吴武昌属荆州，而丹阳、宣城、毗陵、吴兴、会稽、东阳、新都、临海、建安、豫章、临川、鄱阳、庐陵皆属扬州，故苦于西上溯流以供给。】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自顷年以来，君威伤于桀纣，君明闇于奸雄，君惠闭于群孽。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辜无罪，赏无功，使君有谬误之愆，天为作妖。而诸公卿媚上以求爱，困民以求饶，导君于不义，败政于淫俗，臣窃为痛心。今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当务息役养士，实其廪库，以待天时。而更倾动天心，骚扰万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国养民之术也。

“臣闻吉凶在天，犹影之在形，响之在声也，形动则影动，形止则影止，此分数乃有所系，非在口之所进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赏轻而罚重，政刑错乱，民力尽于奢侈，目眩于美色，志浊于财宝，邪臣在位，贤哲隐藏，百姓业业，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忧。汉所以强者，躬行诚信，听谏纳贤，惠及负薪，躬请岩穴，广采博察，以成其谋。此往事之明证也。

“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纲纪，晋有其政。又益州危险，兵多精强，闭门固守，可保万世，而刘氏与夺乖错，赏罚失所，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为晋所伐，【◎官本《考证》曰：监本“伐”作“代”，误。】君臣见虏。此目前之明验也。

“臣闇于大理，文不及义，智惠浅劣，无复冀望，窃为陛下惜天下耳。臣谨奏耳目所闻见，百姓所为烦苛，刑政所为错乱，愿陛下息大功，损百役，务宽荡，忽苛政。【◎元本作 “思庶政”。◎梁章钜曰：忽，或“勿”字之讹，言政勿苛也。◎周寿昌曰：○《诗·大雅》：是绝是忽。○《传》：忽，灭也。○此忽字即是除灭之意。元本作“思庶政”，恐是浅夫妄改。】

“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胡三省曰：塉，秦昔翻，土薄也。确，克角翻，山多大石也。】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

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胡三省曰：此苦于溯流供给而为是谣也。】臣闻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蓄，【◎《礼记·王制》：国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况无一年之蓄乎？】此臣下之责也。而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为君计也。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秏，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胡三省曰：以木为喻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有根本也，根渐露则其本将拨。】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搔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秏，此为无益而有损也。愿陛下一息此辈，矜哀孤弱，以镇抚百姓之心。此犹鱼鳖得免毒螫之渊，鸟兽得离罗网之纲，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国存焉。

“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此无益于政，有损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米有畜积，货财有余。先帝崩后，幼、景在位，【◎《通鉴》作“景帝在位”。◎周寿昌曰：幼，即指亮，即位十岁，废时十六也。景，指休，后谥景帝也。】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计其所长，不足为国财，然坐食官廪，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与无妻者。如此，上应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臣闻殷汤取士于商贾，【◎《鹖冠子》：伊尹酒保，立为世师。】齐桓取士于车辕，【◎

《列女传》：寗戚欲见桓公，乃为人仆，将车宿齐东门之外。桓公因出，寗戚击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异之，使管仲迎之。】周武取士于负薪，大汉取士于奴仆。明王圣主取士以贤，不拘卑贱，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颜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见当今内宠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辅国匡时，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愿陛下简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将，藩镇方外，公卿尚书，务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尽其忠，拾遗万一，则康哉之歌作，刑错之理清。愿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时殿上列将何定佞巧便僻，【何定事见《孙晧传》建衡二年、凤皇元年，作“殿中列将”。便僻，当作“便辟”。】贵幸任事，凯面责定曰：“卿见前后事主不忠，倾乱国政，宁有得以寿终者邪！何以专为奸邪，【宋本“奸”作“佞”。】秽尘天听？宜自改厉。不然，方见卿有不测之祸矣。”定大恨凯，思中伤之，凯终不以为意，乃心公家，义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饰，【◎胡三省曰：皆指实事，不为文饰也。】忠恳内发。

建衡元年，疾病，晧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国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胡三省曰：吴主休之时严密尝建此议，熙盖祖其说。】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逴、【◎胡三省曰：逴，敕角翻，又敕略翻。】薛莹、滕修及族弟喜、抗，【◎钱大昭曰：姚信宝鼎二年为太常。张悌字巨先，襄阳人，见《晧传》。郭逴，未详。薛莹附《综传》。滕修，疑即滕循，《孙晧传》“执金吾滕循为司空”。陆喜附《瑁传》。玄、邵、抗自有传。】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通鉴》“姿”作“资”。】皆社稷之桢幹，国家之良辅，愿陛下重留神思，访以时务，各尽其忠，拾遗万一。”遂卒，【凯卒于建衡元年，见《孙晧传》。】时年七十二。

子祎，初为黄门侍郎，出领部曲，拜偏将军。凯亡后，入为太子中庶子。右国史华覈表

荐祎曰：“祎体质方刚，器幹强固，董率之才，鲁肃不过。及被召当下，径还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顾，器械军资，一无所取，在戎果毅，临财有节。夫夏口，贼之冲要，宜选名将以镇戍之，臣窃思惟，莫善于祎。”

初，晧常衔凯数犯颜忤旨，【◎胡三省曰：有所恨怒，蓄而不发者为衔。】加何定谮构非一，【宋本“构”作“搆”。】既以重臣，难绳以法，【◎《世说》曰：孙晧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晧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埸，故以计容忍。抗卒后，【抗卒于凤皇三年。】竟徙凯家于建安。【建安，见《孙权传》赤乌二年。】

或曰宝鼎元年十二月，凯与大司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谋，因晧谒庙，欲废晧立孙休子。时左将军留平领兵先驱，故密语平，平拒而不许，誓以不泄，是以所图不果。【◎《通鉴考异》曰：凯尽忠执讥，必不为此事。况晧残酷猜忌，留平庸人，若闻凯谋，必不能不泄，殆虚语耳，今不取。】太史郎陈苗奏晧久阴不雨，风气回逆，将有阴谋，晧深警惧云。【◎《吴录》曰：旧拜庙，选兼大将军领三千兵为卫，凯欲因此兵以图之，令选曹白用丁奉。晧偶不欲，曰：“更选。”凯令执据，虽蹔兼，然宜得其人。晧曰：“用留平。”凯令其子祎谋语平。平素与丁奉有隙，祎未及得宣凯旨，平语祎曰：“闻野猪入丁奉营，此凶征也。”有喜色。祎乃不敢言，还，因具启凯，故辍止。【◎参阅《孙晧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郝经曰：凯欲废晧以安社稷，乃生平大节也，以平见拒，故不能行。平之不泄，亦知言出祸及尔。】】

予连从荆、扬来者【郝经《续书》“予”作“子”。】得凯所谏晧二十事，博问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为凯藏之箧笥，未敢宣行，病困，晧遣董朝省问欲言，因以付之。虚实难明，故不著于篇，然爱其指擿晧事，足为后戒，故钞列于《凯传》左云。【◎何焯曰：此闾阎之人恨晧之虐，思凯之悫，私造此书以为口实，事辞俱无足征。陈氏之录，盖其识卑也。◎刘咸炘曰：传明言爱其足为戒，非遂信之。◎周寿昌曰：凯前疏峻直，无所回护，至云“君威伤于桀纣”，而晧犹容忍之，则所陈二十事，病付董朝，或亦可信。】

晧遣亲近赵钦口诏报凯：“前表曰‘孤动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谏非也。又建业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室宇摧朽，须谋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凯上疏曰：“臣窃见陛下执政以来，阴阳不调，五星失晷，职司不忠，奸党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传》载凯此表曰：“臣拜受明诏，心与气结。陛下何心之难悟，意不聪之甚也！”】夫王者之兴，受之于天，修之由德，岂在宫乎？而陛下不谘之公辅，便盛意驱驰，六军流离悲惧，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谣。纵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劳，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

“臣闻有国以贤为本，夏杀龙逢，【◎《韩诗外传》：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桀囚而杀之。】殷获伊挚，【伊尹名挚，见《荀子》。居伊水，有莘氏命之曰伊尹，见《吕氏春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故就汤而说之，见《孟子》。】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师表也。【局本“今”作“令”，误。】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黄中通理，见《魏志·刘廙传》。】处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屍骸暴弃。【宋本“屍”作“尸”。】邦内伤心，有识悲悼，咸以吴国夫差复存。【伍员直谏，吴王夫差赐之属镂以死。】先帝亲贤，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

“臣闻宰相国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汉有萧、曹之佐，先帝有顾、步之相。而万彧琐才凡庸之质，昔从家隶，超步紫闼，于彧已丰，于器已溢，而陛下爱其细介，不访大趣，荣以尊辅，越尚旧臣。贤良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

“先帝忧民过于婴孩，民无妻者以妾妻之，见单衣者以帛给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何焯校改作“取而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纣灭由妖妇，【桀之亡由末喜，纣之亡由妲己。】幽、厉乱在嬖妾，【◎《史记》：周厉王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又云：幽王嬖爱褒姒。】先帝鉴之，以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后房无旷积之女。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风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

“先帝忧劳万机，犹惧有失。陛下临阼以来，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乃令庶事多旷，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

“先帝笃尚朴素，服不纯丽，宫无高台，物不雕饰，故国富民充，奸盗不作。而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

“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陈声、曹辅，【陈声，见《孙晧传》凤皇三年。曹辅，未详。】斗筲小吏，【◎

《论语》：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邢昺疏曰：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数也。言斗筲小器之人，何足数也。】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

“先帝每宴见群臣，抑损醇醲，【孙权酒后欲杀虞翻，又于钓台饮酒，以水洒群臣，此岂能抑损醇醲者？以是知身后追美，多为虚辞。】臣下终日无失慢之尤，百寮庶尹，并展所陈。而陛下拘以视瞻之敬，惧以不尽之酒。夫酒以成礼，过则败德，此无异商辛长夜之饮也，是不遵先帝九也。

“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赵一清曰：“权”字当时何以不避？】若江渚有难，烽燧互起，则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

“今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是不遵先帝十一也。

“先帝在时，亦养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复役，赐与钱财，给其资粮，时遣归来，视其弱息。今则不然，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儿从后死，家为空户，是不遵先帝十二也。

“先帝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今则不然，农桑并废，是不遵先帝十三也。

“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今则不然，浮华者登，朋党者进，是不遵先帝十四也。

“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今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是不遵先帝十五也。

“夫赏以劝功，罚以禁邪，赏罚不中，则士民散失。今江边将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是不遵先帝十六也。

“今在所监司，已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阯反乱，寔由兹起，是为遵景帝之阙，不遵先帝十七也。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虽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

“先帝时，居官者咸久于其位，然后考绩黜陟。今州郡职司，【宋本“郡”作“县”，误。】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当留心推按，【冯本、毛本“按”作“接”。】是以狱无冤囚，死者吞声。今则违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或曰：浮泛琐杂，取盈二十之数。】

“若臣言可录，藏之盟府；如其虚妄，治臣之罪。愿陛下留意。”【◎《江表传》曰：晧所行弥暴，凯知其将亡，上表曰：“臣闻恶不可积，过不可长；积恶长过，丧乱之源也。是以古人惧不闻非，故设进善之旌，立敢谏之鼓。武公九十，思闻警戒，《诗》美其德，士悦其行。【◎《国语·楚语》：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于是乎作

《懿戒》以自警也。”◎韦昭曰：○懿，读为抑，《诗·大雅·抑之篇》也。○《诗序》：《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马骕曰：卫武公不与厉王同时，朱子据《国语》左史倚相之言，以为序称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臣察陛下无思警戒之义，而有积恶之渐，臣深忧之，此祸兆见矣。故略陈其要，写尽愚怀。陛下宜克己复礼，述履前德，【宋本“履”作“修”。】不可捐弃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情，疑作“惰”。】吏日欺民；民离则上不信下，下当疑上，【元本“当”作“常”。】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虽愚，闇于天命，以心审之，败不过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国之人夏桀、殷纣，亦不可使后人复忿陛下也。臣受国恩，奉朝三世，复以余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与众沈浮。若比干、伍员，【◎《史记·殷本纪》：王子比干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伍员事见前。】以忠见戮，以正见疑，自谓毕足，无所余恨，灰身泉壤，无负先帝，愿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晧始起宫，凯上表谏，不听，凯重表曰：“臣闻宫功当起，夙夜反侧，是以频烦上事，往往留中，不见省报，於邑叹息，【於邑，短气也。】企想应罢。昨食时，被诏曰：‘君所谏，诚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宫殿不利，宜当避之，乃可以妨劳役，长坐不利宫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纸诏，伏读一周，不觉气结于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

【凯卒于建衡元年，年七十二；年六十九，即宝鼎元年也。】荣禄已重，于臣过望，复何所冀？所以勤勤数进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创基立业，劳苦勤至，白发生于鬓肤，黄耇被于甲胄。天下始静，晏驾早崩，自含息之类，能言之伦，无不歔欷，如丧考妣。幼主嗣统，柄在臣下，军有连征之费，民有彫残之损。贼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强敌当涂，西州倾覆，孤罢之民，宜当畜养，广力肆业，以备有虞。且始徙都，【甘露元年，孙晧徙都武昌。】属有军征，战士流离，州郡骚扰，而大功复起，征召四方，斯非保国致治之渐也。臣闻为人主者，禳灾以德，【各本“禳”作“攘”，误。】除咎以义。故汤遭大旱，身祷桑林，【◎《吕氏春秋》：

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民乃甚悦，雨乃大至。】荧惑守心，宋景退殿，【◎《吕氏春秋》：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韦曰：“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当之。若祭，可移于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岂可除心腹之疾，移于股肱可乎？”曰：“可移于民。”公曰：“民者国之本，国无民，何以为国？如何伤本而救吾身乎？”曰： “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民，岁不登，何以蓄民？”子韦曰：“君善言三，荧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视之，信。】是以旱魃销亡，【毛本“魃”作“魅”，误。】妖星移舍。今宫室之不利，但当克己复礼，笃汤、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忧宫之不安，灾之不销乎？陛下不务修德，而务筑宫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贵，虽殷辛之瑶台，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丧身覆国，宗庙作墟乎？夫兴土功，高台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为父长安，使子无倚，此乃子离于父，臣离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离，虽念克骨，茅茨不翦，复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宫，自谓过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为宫室宜厚，备卫非常，大皇帝曰：‘逆虏游魂，当爱育百姓，何聊趣于不急？’然臣下恳恻，由不获已，故裁调近郡，苟副众心，比当就功，犹豫三年。当此之时，寇钞慑威，不犯我境，师徒奔北，且西阻岷、汉，南州无事，尚犹冲让，未肯筑宫，况陛下危侧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虑哉？愿陛下留意，臣不虚言。”【◎郝经曰：传载凯所上疏勋，动以桀、纣之灭为言，此诸表疏其切直有过之者。第史失其奏上之次，或晧恶其直，留中不下，故史不得而载。没后子连始出其稿尔。】】

胤字敬宗，凯弟也。始为御史、尚书选曹郎，太子和闻其名，待以殊礼。会全寄、杨竺等阿附鲁王霸，与和分争，阴相谮构，胤坐收下狱，楚毒备至，终无他辞。【◎《吴录》曰：太子自惧黜废，而鲁王觊觎益甚。【觊，音冀。觎，音俞。】权时见杨竺，辟左右而论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于是权乃许立焉。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胤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既而逊有表极谏，权疑竺泄之，竺辞不服。权使竺出寻其由，竺白顷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问逊何由知之，逊言胤所述。召胤考问，胤为太子隐曰：“杨竺向臣道之。”遂共为狱。竺不胜痛毒，服是所道。初权疑竺泄之，及服，以为果然，乃斩竺。【竺事见《吾粲传》、《孙霸传》、

《陆逊传》。】】

后为衡阳督军都尉。【衡阳郡，见《孙亮传》太平二年。】赤乌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以胤为交州刺史、【◎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五十七：广州南海县有菖蒲涧，一名甘溪。○裴氏《广州记》：菖蒲生盘石上，水从山过，味甘冷，异于常流。

* 《南越志》：昔交州刺史陆胤之所开也，至今重之。每旦日，辄倾州连汲，以充日用，虽有井泉，不足食。◎赵氏又引《水经·温水注》，见《薛综传》注。◎侯康曰：○《御览》卷三百七十一引刘欣期《交州记》云：赵妪者，九真车安县女子也。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遂攻郡，常著金踪屐，战退辄张幙帷，与少男通，刺史吴郡陆胤平之。】安南校尉。【安南校尉，一人，吴置。】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高凉，见《吕岱传》。】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将军。复讨苍梧建陵贼，【◎建陵，沈《志》“吴立，属苍梧”。◎《方舆纪要》：今广西平乐府修仁县治。】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

永安元年，征为西陵督，封都亭侯，后转左虎林。【◎陈景云曰：左，当作“在”。如王昶从兖州转在徐州，张飞从宜都转在南郡是也。】中书丞华覈表荐胤曰：“胤天姿聪朗，才通

行絜，昔历选曹，遗迹可纪。还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旧风障气之害，【◎何焯曰：“旧”字当从《册府》作“暴”。◎卢明楷曰：“旧风障气之害”，疑有误。观下文“折木飞砂转石”，则“旧风”当作“暴风”；“雾郁飞鸟不经”，则“障气”当为“瘴气”也。◎郝经《续书考证》云：旧，疑作“飓”。◎《投荒杂录》云：岭南诸郡皆飓风。◎蒋超伯曰：○旧，疑“ ”字之讹。○《集韵》：，急风也。】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或曰：“秋”字疑误。】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众无携贰，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宜在辇毂，股肱王室，以赞唐虞康哉之颂。江边任轻，不尽其才，虎林选督，堪之者众。若召还都，宠以上司，则天工毕修，庶绩咸熙矣。”

胤卒，【◎《唐书·经籍志》：《广州先贤传》七卷，陆胤撰。◎《艺文志》：陆胤志《广州先贤传》一卷。】子式嗣，为柴桑督、扬武将军。天策元年，【◎钱大昕曰：天策，当作“天册”，见《三嗣主传》。】与从兄祎俱徙建安。天纪二年，召还建业，复将军、侯。【复扬武将军、都亭侯。】

评曰：潘濬公清割断，陆凯忠壮质直，皆节概梗梗，有大丈夫格业。胤身絜事济，著称南土，可谓良牧矣。【◎刘咸炘曰：二人实不相似，殆徒以濬恶吕壹，凯谏孙晧，而合之耳。濬与陆逊同镇武昌，凯又逊之族子，与抗并辅，为吴重臣，能匡其君，与国存亡。此传实《陆逊传》之余，正宜合之《逊传》，乃别为一篇，宜其评语之肤廓也。】

# 卷六十二·吴书十七·是仪胡综传第十七

吴书十七

是仪胡综传第十七【◎刘咸炘曰：同典尚书辞讼为侍中。】

三国志六十二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Milanzhangnan**】

【复校：擎骥】

## 是仪

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也。【营陵，见《魏志·王脩传》。】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郡，郡相孔融嘲仪，【北海本为国，孔融为北海相。建安十一年，国除为郡。此书郡相，似失之。】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徐众《评》曰：【◎赵一清曰：众，当作“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号，或以祖名，皆有义体，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孙不忘也。今离文析字，横生忌讳，使仪易姓，忘本诬祖，不亦谬哉！教人易姓，从人改族，融既失之，仪又不得也。

【◎何焯曰：古之氏族，本出上赐，汉吏皆成君臣，未足深责。◎钱大昕曰：“氏”、“是”本一字，犹“姒”与“弋”、“嬴”与“盈”、“姞”与“郅”，可以互用。徐众讥其忘本诬祖，由于未通古文。】】后依刘繇，避乱江东。繇军败，仪徙会稽。

孙权承摄大业，优文征仪。到见亲任，专典机密，拜骑都尉。吕蒙图袭关羽，权以问仪，仪善其计，劝权听之。从讨羽，拜忠义校尉。【忠义校尉，一人，吴置。】仪陈谢，权令曰： “孤虽非赵简子，卿安得不自屈为周舍邪？”【◎《韩诗外传》：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既定荆州，都武昌，拜裨将军，后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复授兵，仪自以非材，固辞不受。黄武中，遣仪之皖就将军刘邵，欲诱致曹休。休到，大破之，迁偏将军，入阙省尚书事，【元本“阙”作“关”，误。】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又令教诸公子书学。

大驾东迁，太子登留镇武昌，使仪辅太子。太子敬之，事先咨询，然后施行。进封都乡侯。后从太子还建业，复拜侍中、中执法，平诸官事、领辞讼如旧。典校郎吕壹诬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权怒，收嘉系狱，悉验问。时同坐人皆怖畏壹，【其时与嘉同坐者。】并言闻之，仪独云无闻。于是见穷诘累日，诏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胡三省曰：为，于伪翻。屏，必郢翻。屏息，不敢舒气也。】仪对曰：“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

取夷灭，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据实答问，辞不倾移。权遂舍之，嘉亦得免。

【◎何焯曰：若辞有倾移，亦并得祸，巧者不皆可幸也。】【◎徐众《评》曰：是仪以羁旅异方，客仕吴朝，值谗邪殄行，【◎《说文》：殄，尽也。一日绝也。◎《尚书·舜典》：朕塈谗说殄行。◎《孔传》云：塈，疾也。殄，绝也。言疾谗说绝君子之行也。】当严毅之威，命县漏刻，祸急危机，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伤义，可谓忠勇公正之士，虽祁奚之免叔向，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杀羊舌虎，〖羊舌虎，叔向弟。〗囚叔向。于是祁奚老矣，乘驲而见宣子。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庆忌之济朱云，【◎《汉书·朱云传》：云字游，鲁人也。云上书求见，请斩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何以尚之？忠不谄君，【宋本“谄”作“陷”，误。】勇不慑耸，公不存私，正不党邪，资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谦约，履之以和顺，保傅二宫，存身爱名，不亦宜乎！】

蜀相诸葛亮卒，权垂心西州，遣仪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称意，后拜尚书仆射。南、鲁二宫初立，【◎钱大昕曰：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霸为鲁王。权宠爱霸，与和无殊，故有二宫之称。和废徙后二年，乃封南阳王，则霸已赐死久矣。“南、鲁”之文，于义不通，当云“东宫与鲁王初立”，下文乃称“二宫”，斯得之。◎赵一清曰：南宫，吴太子宫也。《权传》“赤乌十年二月，適南宫”，是也。】仪以本职领鲁王傅。仪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 “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为傅尽忠，动辄规谏；事上勤，与人恭。

不治产业，不受施惠，为屋舍财足自容。邻家有起大宅者，权出望见，问起大室者谁，左右对曰：“似是仪家也。”权曰：“仪俭，必非也。”问果他家。其见知信如此。服不精细，食不重膳，拯赡贫困，家无储畜。权闻之，幸仪舍，求视蔬饭，亲尝之，对之叹息，即增俸赐，益田宅。仪累辞让，以恩为戚。

时时有所进达，未尝言人之短。权常责仪以不言事，无所是非，仪对曰：“圣主在上，臣下守职，惧于不称，实不敢以愚管之言，【◎潘眉曰：○司马贞云：愚陋管见也。○《华覈传》“臣以愚管”，《贺邵传》注“不胜愚管”，并用“愚管”字。后如顾臻表司马兴之议，裴骃《集解序》，并用“愚管”字。】上干天听。”【毛本“干”作“于”，误。】事国数十年，未尝有过。【◎韩菼曰：典机密，傅两宫，皆剧任也。而数十年无过，又持正得大体，吾不能名其物也。◎又云：时校事横行，是君故妙于悟主，所谓以不言言也。】吕壹历白将相大臣，【宋本无“历”字。】或一人以罪闻者数四，独无以白仪。权叹曰：“使人尽如是仪，当安用科法为？”

及寝疾，遗令素棺，敛以时服，务从省约，年八十一卒。

## 胡综

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人也。【◎《郡国志》：豫州汝南郡固始。◎《一统志》：今河南陈州府沈丘县东南三十里。】少孤，母将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

行，【◎《续汉志·舆服志》：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续百官志》刘昭注引《汉官》曰：循行二百三十人。】留吴与孙权共读书。策薨，权为讨虏将军，以综为金曹从事，【◎《续百官志》：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从讨黄祖，拜鄂长。【鄂，见《孙权传》黄初二年。】权为车骑将军，都京，【京，见《孙韶传》。】召综还，为书部，【车骑将军之书部也。】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徐详，见《孙权传》建安二十二年。◎赵一清曰：

* 《吴地记》：吴主遣徐详至魏，魏太祖谓详曰：“孤比者愿济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上，猎长洲之苑，吾志足矣。”对曰：“若越横江而游姑苏，是踵亡秦而蹑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无乃逆诈乎？”】刘备下白帝，【白帝，见《蜀志·先主传》建安十七年。】权以见兵少，使综料诸县，得六千人，立解烦两部，详领左部、综领右部督。【◎胡三省曰：督，督将也。】吴将晋宗叛归魏，魏以宗为蕲春太守，【晋宗，事见《孙权传》黄武二年。】去江数百里，数为寇害。权使综与贺齐轻行掩袭，生虏得宗，【互见《贺齐传》。黄武中，胡综与周鲂讨彭绮，见《周鲂传》。】加建武中郎将。【建武中郎将，一人，吴置。】魏拜权为吴王，封综、仪、详皆为亭侯。

黄武八年夏，【《孙权传》无黄武八年，盖黄武八年即黄龙元年，因黄龙见而改元年。】黄龙见举口，【◎《孙权传》：黄龙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官本“举口”作“夏口”。◎李龙官曰：毛本作“举口”，《御览》作“樊口”，“举口”盖“樊口”之误。然据《孙权传》作“夏口”，则《御览》所云“樊口”，未为得之。◎赵一清曰：举口，

《宋书·符瑞志》作“樊口”，非也。举口，举水入江之口，春秋之柏举也。字亦作“洰”，见《水经注·三十五》。◎弼按：《孙权传》云“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是所见者不止夏口一地，不必改作“夏口”也。“樊”、“举”二字形相似，故又有误作“樊口”者。

◎《一统志》：举水今名岐亭河，出麻城县东北，西南流至黄冈县西三十里团风镇入江。◎谢锺英曰：举口，即团风镇。】于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又作黄龙大牙，【◎《文选》张衡

《东京赋》：牙旗缤纷。◎薛综注引《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旌。谓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饰之，故云牙旗。缤纷，风吹貌。◎弼按：据此，则吾国龙旗由来已久。】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命综作赋曰：“乾坤肇立，【◎《尔雅·释诂》：肇，始也。】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实惟兵精。【◎《史记·天官书》：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

◎《汉书·天文志》：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晋书·天文志上》：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动也。弧九星，在狼东南，天弓也。主备盗贼，常向于狼。】圣人观法，是效是营，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黄、农创代，拓定皇基，上顺天心，下息民灾。高辛诛共，【◎《史记·五帝本纪》：帝喾（帝）**[**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生放勋，是为帝尧。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舜言于帝，流共工于幽陵。】舜征有苗，【◎《尚书·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启有甘师，【◎《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禹之子。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索隐》云：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正义》曰：○《地理志》云：鄠县，古扈国，有户亭。○《训纂》云：“户”、 “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汤有鸣条。【◎《史记·殷本纪》：桀犇于鸣条。

◎《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周之牧野，【◎《史记·周本纪》：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正义》曰：○《括地志》云：卫州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郦元注《水经》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括地志》又云：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汉之垓下，【◎《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应劭曰：垓，音该。◎李奇曰：沛洨县聚邑

名也。◎张揖《三苍》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义》云：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靡不由兵，克定厥绪。明明大吴，实天生德，神武是经，惟皇之极。乃自在昔，【元本“自”作“闻”。】黄、虞是祖，【◎《通志·氏族略》云：又有孙氏妫姓，齐陈敬仲四世孙，孙桓子无宇之后也。桓子曾孙武，以齐之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武之子明，食邑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

◎互见《孙坚传》。】越历五代，继世在下。应期受命，发迹南土，将恢大繇，【◎官本《考证》曰：繇，疑作“猷”，下同。◎沈家本曰：○案，“繇”、“猷”通。○《诗·巧言》：秩秩大猷。○《汉书·叙传》注作“秩秩大繇”。○《文选·幽通赋》：谟先圣之大猷兮。○注：猷，或作“繇”。○《尔雅·释诂》云：繇，道也。○《释宫》云：猷，道也。○此“繇”、 “猷”相通之证也。】革我区夏。乃律天时，制为神军，取象太一，【◎宋本“一”作“乙”。

◎《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隐》曰：○《春秋合诚图》云：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正义》云：○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帝之最尊贵者也。】五将三门；疾则如电，迟则如云，进止有度，约而不烦。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续汉志·舆服志》：天子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刘昭注：○引郑众曰：太常，九旗之画日月者。○郑玄曰：七尺为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桀然特立，六军所望。仙人在上，鉴观四方，神寔使之，为国休祥。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闇谟若神，可谓秘奇。在昔周室，赤乌衔书，【◎《吕氏春秋》：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佥曰惟休。”

蜀闻权践阼，遣使重申前好。综为盟文，文义甚美，语在《权传》。

权下都建业，详、综并为侍中，进封乡侯，兼左右领军。【◎胡三省曰：吴置中领军及左右领军。】时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将军吴质颇见猜疑，综乃伪为质作降文三条：

其一曰：“天纲弛绝，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无居民，风尘烟火，往往而处，自三代以来，大乱之极，未有若今时者也。臣质志薄，处时无方，系于土壤，不能翻飞，遂为曹氏执事戎役，远处河朔，天衢隔绝，虽望风慕义，思托大命，愧无因缘，得展其志。每往来者，窃听风化，伏知陛下齐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极，流化万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焘。英雄俊杰，上达之士，莫不心歌腹咏，乐在归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闻吉日，龙兴践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纲，将使遗民，睹见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尚书·武成篇》：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高祖诛项，四面楚歌。【见前。】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质不胜昊天至愿，谨遣所亲同郡黄定恭行奉表，乃托降叛，间关求达，其欲所陈，载列于左。”

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史记·殷本纪》：伊尹去汤適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陈平委楚归汉，【◎《史记·陈丞相世家》：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王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身间行杖剑亡，渡河，遂至修武降汉。】书功竹帛，遗名后世，世主不谓之背诞者，以为知天命也。臣昔为曹氏所见交接，外托君臣，内如骨肉，恩义绸缪，有合无离，遂受偏方之任，总河北之军。当此之时，志望高大，永与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后嗣继立，幼冲统政，谗言弥兴。同侪者以势相害，异趣者得间其言，而臣受性简略，素不下人，视彼数子，意实迫之，此亦臣之过也。遂为邪议所见构会，招致猜疑，诬臣欲叛。虽识真者保明其心，世乱谗胜，余嫌犹在，常惧一旦横受无辜，忧心孔疚，如履冰炭。昔乐毅为燕昭王立功于齐，惠王即位，疑

夺其任，遂去燕之赵，休烈不亏。【◎《史记·乐毅传》：燕昭王屈身下士，以招贤者，乐毅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畏诛，遂西降赵。】彼岂欲二三其德？盖畏功名不建，而惧祸之将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贾贩为名，

【监本“贩”作“败”，误。】托叛南诣，宣达密计。时以仓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传而已。以为天下大归可见，天意所在，非吴复谁？此方之民，思为臣妾，延颈举踵，惟恐兵来之迟耳。若使圣恩少加信纳，当以河北承望王师，疑心赤实，【《册府》“疑”作“款”。】天日是鉴。而光去经年，不闻咳唾，未审此意竟得达不？瞻望长叹，日月以几，鲁望高子，【◎

《公羊传·闵公二年》：冬，齐高子来盟。庄公死，子般弑，闵公弑，比三君死，旷年无君。设以齐取鲁，曾不兴师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见待稍薄，苍蝇之声，绵绵不绝，必受此祸，迟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质贯穿仁义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谓光所传，多虚少实，或谓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质构谗见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质若有罪之日，自当奔赴鼎镬，束身待罪，此盖人臣之宜也。今日无罪，横见谮毁，将有商鞅、白起之祸。

【◎《史记·商君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闻秦孝公求贤，求见孝公，定变法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史记·白起传》：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楚，拔郢，烧夷陵。秦以郢为南郡。迁为武安君。攻赵军于长平，赵卒四十万人降，尽坑杀之。秦昭王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寻惟事势，去亦宜也。死而弗义，不去何为！乐毅之出，吴起之走，【◎乐毅事见前。◎《史记·吴起传》：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以为西河守。魏文侯卒，其子武侯疑之。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君子伤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愿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怪于臣质也。又念人臣获罪，当如伍员奉己自效，不当徼幸因事为利。然今与古，厥势不同，南北悠远，江湖隔绝，自不举事，何得济免！是以忘志士之节，而思立功之义也。且臣质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乱，柄夺于臣，诸将专威于外，各自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秏，帑藏空虚，纲纪毁废，上下并昏，想前后数得降叛，具闻此问。兼弱攻昧，宜应天时，此实陛下进取之秋，是以区区敢献其计。今若内兵淮、泗，据有下邳，荆、扬二州，闻声响应，臣从河北席卷而南，形势一连，根牙永固。关西之兵系于所卫，青、徐二州不敢彻守，许、洛余兵众不满万，谁能来东与陛下争者？此诚千载一会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计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马，加诸羌胡【何焯校改“诸”作“以”。】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时，驱马来出，隐度今者，可得三千余匹。陛下出军，当投此时，多将骑士来就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两军不能相究虚实，今此间实羸，易可克定，陛下举动，应者必多。上定洪业，使普天一统，下令臣质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见纳，此亦天也。愿陛下思之，不复多陈。”

其三曰：“昔许子远舍袁就曹，规画计较，应见纳受，遂破袁军，以定曹业。【许子远，事见《魏志·武纪》建安五年注引《曹瞒传》，又见《魏志·崔琰传》注引《魏略》。】向使曹氏不信子远，怀疑犹豫，不决于心，则今天下袁氏有也。愿陛下思之。间闻界上将阎浮、赵楫欲归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远授其命，若复怀疑，不时举动，令臣孤绝，受此厚祸，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复托命陛下矣。愿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实闻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质已入为侍中矣。【◎李安溪曰：吴人专作此狡狯，如周鲂、胡综之流，即伯言亦不免也。不知承祚载此等文字于志，欲以何为？◎刘咸炘曰：此较周鲂之笺更无关系。◎弼按：吴质事见《魏志·王粲传》末及注引《魏略》、《世语》、《质别传》。质以文才为魏文帝所善，废簏受绢，早画密谋，股肱心腹，相契至深。魏明又为明主，岂敌

国所能离间者？惟质以太和四年入为侍中，则適为吴黄龙二年也。】

二年，【黄龙二年也。】青州人隐蕃归吴，【◎隐蕃事见《潘濬传》注引《吴书》。◎胡三省曰：○《姓谱》，隐，以谥为氏。】上书曰：“臣闻纣为无道，微子先出；【◎胡三省曰：商纣无道，微子抱祭器而奔周。】高祖宽明，陈平先入。【陈平，事见前。】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归命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胡三省曰：言蒙天之灵，得自全而致身于吴也。】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胡三省曰：此主者，谓主客之官也。】未见精别，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达。於邑三叹，【◎胡三省曰：於邑，短气貌，读如本字。或云，於，音乌；邑，乌合翻。】曷惟其已。【◎胡三省曰：用诗人语。】谨诣阙拜章，乞蒙引见。”【◎李安溪曰：诈人者，人亦诈之。陈氏以蕃附《综传》，有以也。】权即召入。蕃谢答问，【《通鉴》“谢”上有“进”字。】及陈时务，甚有辞观。【◎胡三省曰：言其敏于言辞，美于仪观也。】综时侍坐，权问何如，综对曰：“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而才皆不及。”权又问可堪何官，综对曰：“未可以治民，且试以都辇小职。”【◎胡三省曰：国都在辇毂下，故曰都辇。】权以蕃盛论刑狱，用为廷尉监。【◎胡三省曰：自汉以来，廷尉有正，有监，有平。◎何焯曰：蕃盖投权之多猜也。】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郝普，事见《吕蒙传》，又见

《蜀志》《季汉辅臣赞》。】称蕃有王佐之才，普尤与之亲善，常怨叹其屈。后蕃谋叛，事觉伏诛，【◎《吴录》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诈叛如吴，令求作廷尉职，重案大臣以离间之。既为廷尉监，众人以据、普与蕃亲善，常车马云集，宾客盈堂。及至事觉，蕃亡走，捕得，考问党与，蕃无所言。【局本“蕃”作“审”，误。】吴主使将入，谓曰：“何乃以肌肉为人受毒乎？”蕃曰：“孙君，丈夫图事，岂有无伴！烈士死，不足相牵耳。”遂闭口而死。◎《吴历》曰：权问普：“卿前盛称蕃，又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孙登传》注引《吴书》云：廷尉监隐蕃交结豪杰，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接待，惟羊衜、杨迪拒绝不与通。】】普见责自杀。据禁止，【禁止，解见《潘濬传》。】历时乃解。拜综偏将军，【综为偏将军，宣传诏命，见《朱桓传》。】兼左执法，领辞讼。辽东之事，辅吴将军张昭以谏权言辞切至，权亦大怒，其和协彼此，使之无隙，综有力焉。

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

凡自权统事，诸文诰策命，邻国书符，略皆综之所造也。【◎赵一清曰：○《御览》卷八百五引《胡综别传》曰：吴时掘得铜印，以琉璃盖，画布云母于其上，开之得白玉如意。太皇帝因问综，综曰：“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象，处处埋宝物，以当王者之气，此即是也。”

◎章宗源曰：《胡综别传》，见《类聚》、《御览》。◎侯康曰：《类聚》卷七十及八十三引《综别传》，其事本传不载。】初以内外多事，特立科，长吏遭丧，皆不得去，而数有犯者。权患之，使朝臣下议。综议以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后必绝。遂用综言，由是奔丧乃断。【◎综议见《孙权传》嘉禾六年，此传复出者，刊削不尽也。◎李安溪曰：悖谬甚矣。】

赤乌六年卒，【◎《隋书·经籍志》：吴侍中胡综《集》二卷。梁有录一卷。◎《唐经籍志》：胡综《集》二卷。◎严可均《全三国文》录存六篇。《太子宾友目》亦综所作，见《孙登传》注引《江表传》。综《请立诸王表》，见《类聚》卷五十一，《孙权传》赤乌五年注已引之。】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冲著《吴历》，详见《魏志·文纪》黄初七年注。胡冲《答问》，见《孙和传》注。】天纪中为中书令。【◎侯康曰：○《御览》卷二百二十引薛莹《条列吴事》曰：胡冲意性调美，心趣解畅，有刀笔才，闲于时事。为中书令，虽不能匡矫，亦自守不苟求容媚。】【◎《吴录》曰：冲后仕晋尚书郎、吴郡太守。】

徐详者字子明，吴郡乌程人也，【乌程，见《孙坚传》。】先综死。

评曰：是仪、徐详、胡综，皆孙权之时幹兴事业者也。仪清恪贞素，详数通使命，综文采才用，各见信任，辟之广夏，【◎或曰：夏，疑作“厦”。◎案：○《诗》：夏屋渠渠。○

《韵会》：廈，通“夏”。○引《礼记·檀弓》“见若覆夏屋者矣”。“厦”、“夏”本通。】其榱椽之佐乎！【◎陈景云曰：志中凡不立传而附见他传者，虽有事迹可称，评中皆不及之。《综传》次《是仪传》，详事又附《综传》后，而陈氏评详，乃与是仪、胡综同目，为孙权时幹兴事业者，而尤称详之数通使命，无传有评，疑乖史例。且详通使曹公，惟一见《孙权传》中，如陈氏之评，则详固屡尝奉使称旨矣。前既不著其事，而后忽出此评，更所未喻也。观评中先详后综，则非附见《综传》者甚明。意详当自有传在《综传》之前，而偶逸之。今《综传》后数语，则出自后人附益也。据《江表传》，详尝以侍中、偏将军为节度官，掌典军粮，亦可略见其幹略，余则无从考证矣。◎朱邦衡曰：徐详本应立传，失其行事，而特存其大略于评论中，此亦史家互见法也。马、班论赞，往往有之。陈氏谓乖史例，窃所未详。◎潘眉曰：陈《志》本是以是仪、胡综、徐详三人为一卷，故评曰“是仪、徐详、胡综皆孙权之时幹兴事业者也”。◎又曰：○仪清恪贞素，详数通使命，综文采才用。徐详应有专传，今佚。辄为摭拾闻见，补于左：徐详者字子明，吴郡乌程人也。孙权为车骑将军，都京，详与胡综、是仪俱典军国密事。〖本《胡综传》。〗建安二十二年，迁都尉，权令诣曹公请降。〖本《吴主传》。〗太祖与详曰：“孤比者愿越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上，猎长洲之苑，吾志足矣。”详对曰：“大王欲奉至顺以合诸侯，若越横江而游姑苏，是踵亡秦而蹑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无逆诈耶？”〖本《御览·六十九》引《吴地记》。〗因报使修好，誓重结婚。〖本《吴主传》。〗刘备下白帝，权以详领解烦左部督。魏拜权为吴王，封详亭侯。

〖本《胡综传》。〗为侍中、偏将军。权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详，详死，用诸葛恪代详。〖本《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权践祚，都建业。进封乡侯，与综为左右领军，先综死。〖本《胡综传》。〗◎刘咸炘曰：此本以综、详合传，正是圆神之遗，非无传也。固非附见，亦不劳补。传末乃书详字里，亦行文之宜，非后人附益。】

# 卷六十三·吴书十八·吴范刘惇赵达传第十八

吴书十八

三国志六十三

吴范刘惇赵达第十八【◎或曰：吴、魏俱有《方伎传》，蜀亦有赵直等，承祚蜀人，何以不为立传？◎弼按：赵直，见魏延、蒋琬传。◎刘咸炘曰：此犹《魏书》之《方伎传》，而不直题方伎，犹有马、班遗意。《蜀书》无《方伎传》者，言谶数者皆儒生也。】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Milanzhangnan**】

【复校：擎骥】

## 吴范

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也。【上虞，见《孙坚传》。】以治历数，知风气，闻于郡中。举有道，【◎《后汉书·左雄周举黄琼传》范蔚宗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诣京都，世乱不行。会孙权起于东南，范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

初，权在吴，欲讨黄祖，范曰：“今兹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戊子，为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荆州刘表亦身死国亡。”权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军出，行及寻阳，范见风气，因诣船贺，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权恐失之，范曰：“未远，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刘表竟死，荆州分割。【◎《孙权传》：建安十三年，权复征黄祖，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荆州牧刘表死。】及壬辰岁，【建安十七年。】范又白言：【毛本“白”作“曰”，误。】“岁在甲午，【建安十九年。】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何焯曰：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璋，无缘复在白帝与岱相遇。承祚蜀人，宜知道里违错，故载之以见吴人伪妄耳。◎刘咸炘曰：此是承祚之疏耳，如何氏言，则凡史之谬，皆可云“故载之以见妄”乎？】权以难范，范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备卒得蜀。

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后羽在麦城，【麦城，见《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

言降诈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 “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宋本“拊”作“柎”，误。】“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孙权传》：关羽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因遁走。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韩菼曰：磊落轩天地，不免为气数牢缚，乃至时日亦不误，令人邑邑气尽。◎弼按：关羽之败，由于人谋不臧，不能委之气数也。】

后权与魏为好，范曰：“以风气言之，彼以貌来，其实有谋，宜为之备。”刘备盛兵西陵，范曰：“后当和亲。”终皆如言。其占验明审如此。权以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决。【◎官本《考证》曰：《御览》“决”作“诀”。】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吴录》曰：范独心计，所以见重者术，术亡则身弃矣，故终不言。】

初，权为将军时，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亥子之间为建安二十四、五年，孙权封吴王在黄初二年，吴范说已不验矣。】权曰：“若终如言，以君为侯。”及立为吴王，范时侍宴，曰：“昔在吴中，尝言此事，大王识之邪？”权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绶带范。范知权欲以厌当前言，辄手推不受。及后论功行封，以范为都亭侯。诏临当出，权恚其爱道于己也，削除其名。

范为人刚直，颇好自称，然与亲故交接有终始。素与魏滕同邑相善。【◎何焯曰：陈琳

《檄吴文》作“魏周荣”，《吴夫人传》注作“魏腾”。◎余萧客曰：《会稽典录》云滕为魏朗孙，与陈琳檄文所云“堂构析薪”不合，故李善注从缺。】滕尝有罪，权责怒甚严，敢有谏者死，范谓滕曰：“与汝偕死。”滕曰：“死而无益，何用死为？”范曰：“安能虑此，坐观汝邪？”乃髡头自缚诣门下，使铃下以闻。【◎《续汉志·舆服志》：黄绶，武官伍百，文官辟车。軨下、〖范《书·明帝纪》注引此作“铃下”。〗侍阁、门阑、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范《书·酷吏传·周纡传》：又问铃下。◎章怀注引《汉官仪》曰：铃下、侍阁、辟车，此皆以名自定者也。◎《魏志·管辂传》：所谓老铃下也。◎《晋书·羊祜传》：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盖公府阁有绳，铃以传呼，铃下有吏者也。】铃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范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为吴范死，子以属我。”铃下曰：“诺。”乃排阁入。言未卒，权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权意释，乃免滕。滕见范谢曰：“父母能生长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为！”【◎《会稽典录》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内太守朗，字少英，【◎《三君八俊录》云：语曰：“天下忠平魏少英。”】列在八俊。【◎范《书·党锢传》序：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李膺、魏朗等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大长秋曹节讽有司奏捕前党河内太守魏朗等百余人，皆死狱中。】滕性刚直，行不苟合，虽遭困逼，终不回挠。初亦迕策，几殆，赖太妃救得免，语见《妃嫔传》。历历山、潘阳、山阴三县令，【◎潘眉曰：历山，当为“历阳”。潘阳，当作“鄱阳”。◎梁章钜曰：吴时无历山县、潘阳县也。】鄱阳太守。】

黄武五年，范病卒。【◎《隋书·经籍志》：《历术》一卷，吴太史令吴范撰。《黄帝四神历》一卷，吴范撰。吴有道《占出军决胜负事》一卷，梁二卷。又《黄帝出军杂用决》十二卷，《风气占军决胜战》二卷，太史令全范撰。《对敌权变》一卷，吴氏撰。◎姚振宗曰：《魏志·陶谦传》注引谢承《书》有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当即此人。按吴范举有道，见本传。传载其占出军，决胜负，事尤显著者数条，大抵皆采自有道此书。知《隋志》称吴有道者，即吴范。吴人录其占验者，笔之于书，其下引《七录》称太史令全范者，“全”乃“吴”字之

误。又《隋志》列此书在《黄帝》、《老子》诸书之后，皆兵阴阳一类之书。以时代言之，则又近似。缘是证知此书及下二书，皆出吴范，无复可疑。◎又曰：《隋志》载《风气占军决胜战》于吴有道《占决》之下，而此书之下，又有吴氏《对敌权变》一书，是以证知此书即吴太史令吴范撰，刊本误为“全范”耳。范领太史令多年，史又称其善风气，历举军战决胜占事，其出吴范，似无可疑。《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有吴轨《占候风气秘诀》，盖即此书，而误“范”为“轨”。《隋志》引《七录》，此书之前又有《黄帝出军杂用决》十二卷，疑亦是吴范所裒录者。◎又云：《隋志》《对敌权变》一卷云“吴氏撰”者，即蒙上文指“吴有道”其人也。】长子先死，少子尚幼，于是业绝。权追思之，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三州，荆、扬、交也。】封千户侯，【初封吴范都亭侯，何以削除其名？】卒无所得。【此尚不若孙策之不信于吉，宜其有罗阳王表，为世所笑也。】【◎《吴录》曰：范先知其死日，谓权曰：“陛下某日当丧军师。”权曰：“吾无军师，焉得丧之？”【◎林国赞曰：朱然、全琮、张悌、诸葛靓、刘惇皆为吴军师，而莫先于张昭。黄武五年，权有军师已十八年，昭后此一年裁殁，范殁时昭犹在，不得言无军师也。注误。】范曰：“陛下出军临敌，须臣言而后行，臣乃陛下之军师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范死时权未称帝，此云“陛下”，非也。】

## 刘惇

刘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乱避地，客游庐陵，事孙辅。以明天官达占数显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贼，皆先时处期，无不中者。辅异焉，以为军师，军中咸敬事之，号曰神明。

建安中，孙权在豫章，时有星变，以问惇，惇曰：“灾在丹阳。”权曰：“何如？”曰： “客胜主人，到某日当得问。”是时边鸿作乱，卒如惇言。【◎何焯曰：时孙翊名位甚微，安能星躔示变？此又吴人之夸也。◎弼按：名位崇高亦与星躔无涉。】惇于诸术皆善，尤明太乙，【◎潘眉曰：太乙，纬书也。以一为太极，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辅，又有计神与太乙合之为八将。其以岁月日时为纲，而以八将为纬，三台五福十精之类为经。法以八将推其掩廹、囚击、斗格之类，占人君、将相内外炎福，又推四神所临分野，占水旱、兵丧、饥馑、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运，占古今治乱，天下离合。如遇凶神、阳九、百六、交限之际，卦运灾变之限，大数凶者，其凶发于八将掩迫、囚击、斗格之年；如遇吉星所会之分，卦象和平之运，非阳九、百六、交会之际，大数吉者，八将虽有掩迫之类，其灾不发。故占家以为圣书，私相传习。◎弼按：怪力乱神，皆孔子所不语。】皆能推演其事，穷尽要妙，著书百余篇，名儒刁玄称以为奇。【刁玄，见《孙亮传》太平元年。】惇亦宝爱其术，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 赵达

赵达，河南人也。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或难达曰：“飞者固不可校，谁知其然，此殆妄耳。”达使其人取小豆数斗，播之席

上，立处其数，验覆果信。尝过知故，知故为之具食。食毕，谓曰：“仓卒乏酒，又无嘉肴，无以叙意，如何？”达因取盘中只箸，再三从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时坐有他宾，内得主人情，主人惭曰：“以卿善射有无，欲相试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饮。又有书简上作千万数，著空仓中封之，令达算之。达处如数，云： “但有名无实。”其精微若是。

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孙滕少师事达，勤苦累年，达许教之者有年数矣，临当喻语而辄复止。滕他日赍酒具，候颜色，拜跪而请，达曰：“吾先人得此术，欲图为帝王师，至仕来三世，不过太史郎，诚不欲复传之。且此术微妙，头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语。然以子笃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饮酒数行，达起取素书两卷，大如手指，达曰：“当写读此，则自解也。吾久废，不复省之，今欲思论一过，数日当以相与。”滕如期往，至乃阳求索书，惊言失之，云：“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遂从此绝。

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权问其法，达终不语，由此见薄，禄位不至。【达推算事，见《孙权传》黄武三年注引干宝《晋纪》。】【◎《吴书》曰：初，权即尊号，令达算作天子之后当复几年，达曰：“高祖建元十二年，【汉高祖也。】陛下倍之。”【自黄龙元年至太元二年，適为二十四年。】权大喜，左右称万岁。果如达言。】

达常笑谓诸星气风术者曰：“当回算帷幕，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昼夜暴露以望气祥，

【气，疑作“氛”。】不亦难乎！”闲居无为，引算自校，乃叹曰：“吾算讫尽某年月日，其终矣。”达妻数见达效，闻而哭泣。达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谬误耳，尚未也。”后如期死。权闻达有书，求之不得，乃录问其女，及发达棺，【◎宋本无“达”字。◎刘家立曰：“达”字疑在下“法”字上，传写误倒。】无所得，法术绝焉。【◎何焯曰：发棺求书，可为术家之戒。◎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一百七：饶州鄱阳县有螺洲，一名鳖，在旧县东三里。○《鄱阳记》云：吴太平二年，大饥，猛兽害人。孙权使赵达占之，曰：“天地山川，如人四体，患衄灸脚，其疾即愈。而鄱阳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鳖，可食此郡风气，宜祀以太牢，掘其背。”其掘处今犹存焉。○一清案：太平为孙亮纪年，孙权薨于太元二年，达又卒于权薨之前，此有误。】【◎《吴录》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江都，见《孙策传》。】幼工书。【◎赵一清曰：○《寰宇记》卷九十：折石冈在昇州江宁县南二十里，有大碣石折为三段，故以名冈，即吴皇象书碣也。◎侯康曰：○王僧虔《能书人名录》云：吴人皇象能草书，世称沈著痛快。○袁昂《书评》云：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窦臮《述书赋》注云：象终侍中、吴青州刺史。○张怀瓘《书断》云：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王昶曰：《天发神谶碑》，张勃

《吴录》以为华覈撰文，皇象书也。《书断》及《法书要录》并以象官至侍中，《梁书》及《南史·皇侃传》并云青州刺史。惜《吴志》不为立传，不能定其孰是矣。】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后汉书·文苑传·张超传》：超字子并，河间郑人，留侯良之后。有文才，善于草书，绝妙时人，世共传之。◎侯康曰：陈梁甫无考，《书断》作“良辅”。】甫恨逋，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也。】严武字子卿，卫尉畯再从子也，

【毛本“畯”作“峻”，误。】围棋莫与为辈。宋寿占梦，十不失一。曹不兴善画，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侯康曰：○谢赫《古画品录》云：不兴之迹，殆莫获传，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云：吴赤乌中，不兴之青溪，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晧，晧送秘府。至宋朝，

陆探微见画，叹其妙，因取不兴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日霶霈。】孤城郑妪能相人，

【◎孤城妪，见《吾粲传》注引《吴录》。菰城，乌程县旧名。孤，疑作“菰”。◎赵一清曰：

* 《寰宇记》卷九十四：湖州乌程南十八里，有吴孤城。吴时，郑妪善相人者，居此。春申君黄歇立菰城，青楼连延十里。】及范、惇、达八人，世皆称妙，谓之八绝云。◎《晋阳秋》曰：吴有葛衡字思真，【◎潘眉曰：《御览》卷二引《晋阳秋》作“葛衜字思真”。衜，古“道”字。字曰思真，似当为“衜”字，“衡”字误。】明达天官，能为几巧，作浑天，使地居于中，以机动之，天转而地止，以上应晷度。【◎赵一清曰：○《晋天文志》：汉顺帝时，张衡制浑象，其后陆绩亦造浑象。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与衡时相后先。然浑天之制，当始于衡。】】

评曰：三子各于其术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宋本“算”作“等”，或改作“专”。】宜于大者远者，是以有识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孙盛曰：夫玄览未然，逆鉴来事，虽裨灶、梓慎【裨灶，郑大夫。梓慎，鲁大夫。皆善推灾祥，见《左传》，皆鲁襄公时人。】其犹病诸，况术之下此者乎？吴史书达知东南当有王气，故轻举济江。魏承汉绪，受命中畿，达不能豫睹兆萌，而流窜吴越。又不知吝术之鄙，见薄于时，安在其能逆睹天道而审帝王之符瑞哉？昔圣王观天地之文，以画八卦之象，故亹亹成于蓍策，变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虽殊，卦繇理一，安有回转一筹，可以钩深测隐，意对逆占，而能遂知来物者乎？流俗好异，妄设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弃，是以君子志其大者，无所取诸。【◎何焯曰：盛言是也，若嫌魏得不以正，亦当崎岖入蜀。】◎臣松之以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无所取诸”，故评家之旨，非新声也。其余所讥，则皆为非理。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江左虽有兵革，不能如中国之甚也，焉知达不算其安危，知祸有多少，利在东南，以全其身乎？而责不知魏氏将兴，流播吴越，在京房之筹，犹不能自免刑戮，【◎《汉书·京房传》：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及出郡守，石显告房与张博同谋，非谤政治，房、博皆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死时年四十一。】况达但以秘术见薄，在悔吝之间乎！古之道术，盖非一方，探赜之功，岂惟六爻？苟得其要，则可以易而知之矣，回转一筹，胡足怪哉？达之推算，穷其要妙以知幽测隐，何愧于古！而以裨、梓限之，谓达为妄，非笃论也。◎《抱朴子》曰：时有葛仙公者，【◎《晋书·葛洪传》：洪，丹阳句容人也。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隋书·经籍志》：梁有《老子序次》一卷，葛仙公撰。◎严可均《全三国文》曰：葛玄字孝先，大帝时方士。有《道德经序》，见

《老子》河上公注本，又略见《太平御览·六百六十》。】每饮酒醉，常入人家门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从吴主，别到洌洲，【冯本“洲”作“州”，误。】还遇大风，百官船多没，仙公船亦沉沦，吴主甚怅恨。明日使人钩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见公步从水上来，【冯本“水”作“木”，误。】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见而言曰：“臣昨侍从而伍子胥见请，暂过设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委，弃也。】又有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身临试之，积荻数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数千束荻裹之，因猛风而燔之。荻了尽，谓光当以化为烬，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书。吴主取其书视之，不能解也。◎又曰：吴景帝有疾，求觋视者，得一人。景帝欲试之，乃杀鹅而埋于苑中，架小屋，【官本“架”作“筑”。】施床几，以妇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觋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冢中鬼妇人形状者，当加赏而即信矣。”竟日尽夕无言，帝推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头白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变化作此相，当候其真形而定。无复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实上闻。”景帝乃厚赐之。然则鹅死亦有鬼也。【◎何焯曰：此必觋者先得之左右，待推问急。而始言之，则休信为实见其状耳。鹅微物，气当旋散，安得埋著土中，复有相耶？】◎葛洪《神仙传》

曰：仙人介象，字元则，会稽人，有诸方术。吴主闻之，征象到武昌，甚敬贵之，称为介君，为起宅，以御帐给之，赐遗前后累千金，从象学蔽形之术。试还后宫，及出殿门，莫有见者。又使象作变化，种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吴主共论鲙鱼何者最美，象曰：“鲻鱼为上。”【◎或曰：鲻，法帖作“ ”。】吴主曰：“论近道鱼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于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满之，并求钩。象起饵之，垂纶于埳中。须臾，果得鲻鱼。吴主惊喜，问象曰：“可食不？”象曰：“故为陛下取以作生鲙，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吴主曰：“闻蜀使来，得蜀姜作齑甚好，恨尔时无此。”象曰：“蜀姜岂不易得，愿差所使者，可付直。”【宋本“可”作“并”。】吴主指左右一人，以钱五十付之。象书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姜讫，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中，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识，甚惊，便作书寄其家。【◎何焯曰：张温使蜀时，权方为吴王，何以得称陛下？且正当魏军频出广陵洞口，权亦不在武昌也。】此人买姜毕，捉书负姜，骑杖闭目，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鲙適了。【◎赵一清曰：事与《魏志》所载相似，总属妄诞耳。】◎臣松之以为：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取数事，载之篇末也。神仙之术，讵可测量，臣之臆断，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

# 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吴书十九

三国志六十四

诸葛滕二孙濮阳第十九【◎何焯曰：《诸葛恪传》，虽孟坚当无以过。《吴书》中惟陆伯言事似稍烦冗，他传亦篇篇可观。想周、韦、华、薛之徒，其书本胜，经其整比，乃遂逼前良耳。

◎尚曰：此传仿《史记》廉颇、蔺相如合传及魏其、武安合传体也。《廉颇传》附传赵奢、赵括、李牧，以廉、蔺连贯。《魏其武安传》附传灌夫，以灌夫联贯。《诸葛滕二孙传》以滕、孙连贯，至濮阳之附尾，以其为丞相，犹李牧之附廉、蔺以其为良将，文不属而意相承也。虽离奇变幻不及司马迁之才，然意匠亦极经营。自寿以后，此体不多见于史矣。】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诸葛恪传 校录：洛之嫔】

【滕胤传、孙綝传、濮阳兴传 校录：江渚钓客】

【孙峻传 校录：欧罗巴♀忲阳】

【复校：擎骥】

## 诸葛恪

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知名。【◎《江表传》曰：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岐嶷，解见《魏志·明帝纪》卷首注。】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汉书·地理志》：京兆尹蓝田，山出美玉。◎《水经注》：霸水出蓝田县蓝田谷，所谓多玉者也。◎《元和志》：蓝田山，一名玉山。◎《长安志》：蓝田山在蓝田县东南三十里。】◎《吴录》曰：恪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頞，音遏，鼻茎也。】大口高声。】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为四友，见《孙登传》。】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

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 “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盖尝穷困，年老矣，周

西伯遇于渭之阳，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已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武王即位，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谯周曰：武王号为师尚父，则尚父官名。

◎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号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李安溪曰：才捷之人，必不可当大任。◎刘咸炘曰：书其才捷，所以著其非大器。】【◎《恪别传》曰：【《诸葛恪别传》，隋、唐志不著录。】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宋本“嘲”作“啁”。】 “凤皇来翔，骐驎吐哺，【◎《尔雅·释兽》：麐，麕身，牛尾，一角。◎陆德明《音义》：麐，《字林》“力人反，本又作‘麟’，牦骐也。一音力珍反”。◎《说文》：麒麟，仁兽也。

◎何法盛《征祥记》曰：麒麟者，毛虫之长也，仁兽也。牦曰麒，牡曰麟。◎弼按：见于各书，皆从鹿旁，与此异。】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皇，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权尝问恪：“顷何以自娱，而更肥泽？”恪对曰：“臣闻富润屋，德润身，臣非敢自娱，修己而已。”又问：“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恪尝献权马，先其耳。【，刺也。】范慎时在坐，【范慎，见《孙登传》。】嘲恪曰：“马虽大畜，【何焯校改“大”作“六”。】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江表传》曰：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元本“鹦”作“莺”，何焯校改作“婴”。】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水经·浙江水注》引刘敬叔《异苑》曰：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担者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宿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元绪，奚事尔也？”龟曰：“行不择日，今方见烹，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识性渊长，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计将安治？”龟曰：“子明，无多辞。”既至建业，权将煮之，烧柴万车，龟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献人仍说龟言，权使伐桑，取煮之，即烂。故野人呼龟曰元绪。◎侯康曰：○《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三引刘氏《小说》云：〖据《唐志》，为刘义庆撰。〗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君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

旋，太子圣叡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 “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以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仕于污君，甘于伪主，闇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赵一清曰：○

《御览》卷八百九十四引《吴书》曰：诸葛恪为将伐蜀，未至，上谓使曰：“元逊为将军，若还蜀，可报丞相，为致佳马。”○一清按：恪未尝为将伐蜀，当从本志为得。○又《御览》卷八百三十引《诸葛元逊传》曰：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容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文晃酒一杯。○《世说》：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

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 “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杭世骏所引同。◎或曰：凡此诸事，皆口给御人，或抵侮大臣，或启衅邻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为笑，人道无复可论矣，何足以辱简牍哉！史家无识，可笑。◎弼按：史家美恶兼书，以昭劝惩，或说失之。】】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之名始此。】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江表传》曰：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李安溪曰：终难逃疎之一字，哲鉴远矣。疎与瑾慎正相反。】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

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陆逊传》：逊建议曰： “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可大部伍，取其精锐。”会丹阳贼帅扇动山越，逊破散之，得精卒数万人。】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胡三省曰：为，于伪翻。】三年可得甲士四万。【陈本以“屡自求乞为官”为句，“出之三年”为句，大误。】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胡三省曰：草深曰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胡三省曰：○狖，余救翻。○《说文》曰：狖，鼠属，善旋。】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胡三省曰：逮，及也。谓恪所出山民，终不能及四万之数也。】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恪盛陈其必捷。权拜恪抚越将军，【◎胡三省曰：以招抚山越为将军号。】领丹杨太守，【◎何焯曰：张温未竟之绪，元逊收之。】授棨戟【◎《续汉书·舆服志》：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棨戟为前列。◎范《书·郭躬传》：汉制，棨戟即为斧钺。◎章怀注：○有衣之戟曰棨。○《汉杂事》云：汉制，假棨戟以当斧钺。】武骑三百。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时为吴嘉禾三年。】

恪到府，【丹阳太守府也。】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胡三省曰：四部，当作“四郡”，谓吴郡、会稽、新都、鄱阳，皆与丹阳邻接，山越依阻出没，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谓东、西、南、北四部都尉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局本“部”作“郡”，误。】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胡三省曰：使诸将入扼幽阻之地，故谓之内。内，读曰纳。】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通鉴》作“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何焯曰：先使之无所略，然后困之，则不得不出矣。】恪乃复敕下曰：【◎胡三省曰：敕下者，出教令约敕其下也。】“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胡三省曰：臼阳既置长，必以为县，其地当在丹阳郡，而今无所考。

◎钱大昕曰：丹阳郡无臼阳县，恐有讹字。◎吴增僅曰：《汉志》无臼阳，疑汉末孙氏立。

◎杨守敬曰：臼阳，萧常《续汉书》作“丹阳”，或萧所见古善本如是。◎杨文荪曰：汉、晋志无臼阳，未知萧氏何据。◎弼按：《通鉴》作“臼阳”，胡注存疑为是。】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府。【◎何焯校改“言”作“官”。◎或曰：缚送而言其旧恶于府也。】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即三年得甲士四万也。】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锷，五阁切，刀刃也。】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埽凶慝，又充军用。藜蓧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元帅临履之所致也。虽《诗》美执讯，【◎《诗·小雅·采芑篇》：方叔率止，执讯获丑。◎郑《笺》云：方叔率其士众，执其可言问，所获敌人之众以还归也。】《易》嘉折首，【◎《易》：有嘉折首，获匪其丑。◎刘向《疏》：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周之方、召，【方叔、召虎也。】汉之卫、霍，【卫青、霍去病也。】岂足以谈？功轶古人，勋超前世。主上欢然，遥用叹息。感《四牡》之遗典，【◎《诗序》云：《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悦矣。】思饮至之旧章。【◎《左传》：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故遣中台近官，

【综为尚书仆射，故云。】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拜恪威北将军，【◎胡三省曰：威北将军，亦孙氏所创置。】封都乡侯。【◎王鸣盛曰：自周、秦以来，南蛮总称百越，伏处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传》外，又见《吴主孙权传》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见太史慈、孙贲、吴主权徐夫人、周瑜、黄盖、韩当、朱治、张温、贺齐等传中，或言镇抚，或言讨平，或言山越怀附畏服云云。考吴所有者，扬、荆、交、广四州，交、广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远，彼既不来，我亦不往，任其兽伏鸟窜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阳等郡，亦稍远。惟扬是所都，扬所辖各郡中，丹杨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税敛调发，举足辄及，而山越为梗，故吴世恒以此为事。秣陵，今江苏江宁府，而汉丹杨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宁国、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广德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东南境，皆与吴、会稽二郡为界。吴人于建安十三年分丹杨之黟、歙为新都郡，又于十五年分豫章郡为鄱阳郡，故《诸葛恪传》言丹杨与吴、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也。然山越顽抗，大约尤在与新都、鄱阳邻接处，今徽、宁二府与江西饶州界，万山环绕，正山民负固不服地，故孙策平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太史慈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讨，始见囚执见《慈传》。程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塘，徙丹杨郡都尉居石城，复讨宣城、泾、安吴、陵阳春谷诸贼，破之，见本传。又歙贼屯安勤山及乌聊山，黟贼屯林历山，贺齐破之。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钟离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亦各见本传。可见山越莫盛于此处。予曾两至旌德县，癸巳由浙江湖州府长兴县之四安镇登陆行，过安徽广德州，渡河沥溪，过宁国府宁国县，行乱山中，过石凫山以至旌德，皆自东而西，此路荒僻，行人甚少，叠嶂盘回，险仄殊甚。中有前明万历间开路碑，盖自古为行旅所苦，直至明方开。乙未，则从荆溪过东壩渡固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过泾县琴溪以往，此路差大，然亦险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宜三国时为贼所据也。此在吴为心腹之疾，故《张温传》权谓温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蜀”，而陈寿于贺、全等传评云“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盖山越之为害如此。◎又云：《后汉·度尚传》“抗徐字伯徐，丹阳人。守宣城长，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此可见宣、歙间在后汉为蛮夷，与外间隔绝不通，至三国而顽梗如故，此吴人所以重劳经英。《陈书》三卷《世祖本纪》“授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新唐书》百八十二卷《裴休传》“贞元时，浙东剧贼栗锽（锈） **[**诱**]**山越为乱”，然则山越历六朝至唐，为害未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皖口，见《孙权传》黄武四年。◎潘眉曰：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今有皖口镇。◎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吴庐江大守治皖城，安庆府西十五里有皖口镇，恪所屯也。】因轻兵袭舒，

【舒，见《孙坚传》。】掩得其民而还。【◎《孙权传》：赤乌四年，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何焯曰：以为不可者，盖以此地南北襟喉，虽得其地，非十万之众不足屯守。若魏倾国来争，恐致利钝。其后恪出新城，欲卒此规，又轻用大众，图不以渐，遂致师老民愁，家族倾覆也。】

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徙恪屯于柴桑。

【◎柴桑，见《孙权传》黄初二年。◎《晋书·宣帝纪》：先是吴遣将诸葛恪屯皖，边鄙苦之。正始四年九月，帝督诸君击恪，军次于舒。恪烧积聚，弃城而遁。◎《孙权传》：赤乌六年春，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恪自皖迁于柴桑。】与丞相陆逊书曰：【逊为丞相在赤乌七年。】“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彫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杜注：辅，颊辅。车，牙车。〖牙车，车下骨之名也。〗】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论语》：周公谓鲁公曰： “无求备于一人。”◎邢昺《疏》曰：任人当随其才，无得责备于人也。】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千，其见异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之徒，亚圣之德，【◎钱大昕曰：今人皆以孟子为亚圣，盖本于赵岐题辞，不知子张、子路、子贡诸贤，当时皆有亚圣之目也。】然犹各有所短，师辟由喭，【◎《论语》：师也辟，由也喭。赐不受命。◎何晏《集解》：○马曰：子张才过人，失在邪僻文过。○郑曰：子路之行，失于畔喭。◎《正义》曰：○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刚强，常喭失于礼容也。今本“ ”作“畔”。○王弼曰：刚猛也。】赐不受命，【◎《论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集解》云：赐不受教命，唯财货是殖。】岂况下此而无所阙？且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引以为友，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加以当今取士，宜宽于往古，何者？时务从横，而善人单少，国家职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恶，志在陈力，【◎《论语》：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马曰：言当陈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则当止。】便可奖就，骋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阔略，不足缕责。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苛克则彼贤圣犹将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则难，以人望人则易，贤愚可知。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许劭子子将，见《魏志·武帝纪》卷首注引《世语》。】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责人以正义，则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责，则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则小人得容其间。得容其间，则三至之言，【◎《史记·甘茂传》：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踰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浸润之谮，【◎《论语》：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郑曰：谮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纷错交至，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犹难以自定，况已为隙，且未能明者乎？【◎李安溪曰：此亦至言。】是故张、陈至于血刃，【◎《史记·张耳陈餘列传》：张耳、陈餘，大梁人，两人相与为刎颈交。汉三年，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餘泜水上。太史公曰：“张耳、陈餘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利哉！”】萧、朱不终其好，【◎《汉书·萧望之传》：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本由于此而已。夫不舍小过，【宋本“舍”作 “捨”。】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恪知逊以此嫌己，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会逊卒，【逊卒于赤乌八年。】恪迁大将军，【恪迁大将军在赤乌九年，见

《孙权传》。】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

久之，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吴书》曰：权寝疾，议所付

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困学纪闻》云：孙峻荐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终死于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汉昭烈帝托孤于孔明，而权乃托孤于恪，刘、孙之优劣，于此可见矣。◎胡三省曰：此时通吴国上下，皆以恪为才，而峻荐之，峻本无杀恪之心也。恪死于峻手，其罪在恪。峻既窃权授之弟綝，以乱吴国，其罪在峻。读史者其审诸。◎何焯曰：峻始保恪，而后乃相图，权势之难共如此。】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治第馆，设陪卫。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序。【◎胡三省曰：诸葛恪本盛气者也，吴主既任之，又为制百司拜辑之仪品，是其气愈盛矣。使无东关之捷，合肥之败，恪亦不能济吴之国事也。】诸法令有不便者，条列以闻，权辄听之。【◎何焯曰：及权在时改纪，此有远见，不当以成败论。】中外翕然，人怀欢欣。】

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胡三省曰：谋事曰咨。】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与弟公安督融书曰：【融事见

《诸葛瑾传》。】“今月十六日乙未，【◎潘眉曰：吴主以四月薨，推神凤元年四月乙未，乃二十六日，传文脱“二”字也。】大行皇帝委弃万国，群下大小，莫不伤悼。至吾父子兄弟，并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隶，是以悲恸，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践尊号，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霍光封博陆侯。】而受姬公负图之托，

【◎《荀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礼记·明堂位篇》：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郑玄注：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于宗庙，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负之，言背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焉。】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惭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观，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近汉之世，燕、盖交遘，有上官之变，【◎《汉书·霍光传》：光与左将军上官桀结婚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安女后宫为倢伃，数月立为皇后。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长公主。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桀、安欲为外人求封，光不许。长主大以是怨光，桀、安亦惭。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桑弘羊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上不听，桀等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与贼犬牙相错，【公安与魏接壤。】当于今时整顿军具，率厉将士，警备过常，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犹恐贼虏闻讳，恣睢寇窃。边邑诸曹，已别下约敕，所部督将，不得妄委所戍，径来奔赴。虽怀怆怛不忍之心，公义夺私，伯禽服戎，【伯禽事见《孙权传》建安五年。】若苟违戾，非徒小故。以亲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于是罢视听，息校官，【◎胡三省曰：吴王权置校官，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专任以为耳目。今息校官，即所谓罢视听也。◎周寿昌曰：视听，即声色也。◎弼按：罢视听，以胡义为长，二语相连属，与下文二语相类也。】原逋责，除关税，【◎胡三省曰：古者关讥而不征，后世始征之，关之有税非古也，除之是也。】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初，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筑东兴堤【筑东兴堤事互见《魏志·齐王纪》嘉平四年注引《汉晋春秋》。】遏湖水。【◎潘眉曰：遏巢湖也。】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修。

【◎胡三省曰：谓正始二年〖即嘉禾四年。〗芍陂之败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师，而反为湖

内之船所败，故废而不治。◎弼按：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见《孙权传》嘉禾四年。〗不得谓之败也。《魏志·孙礼传》“礼御琮，战于芍陂，将士死伤过半”，

《王淩传》“全琮寇芍陂，淩率诸军逆讨，与贼争塘，力战连日，贼退走”，合观二传，全琮深入敌地，力战连日，敌死伤过半，后乃退还，亦不得谓之败也。胡云“为湖内之船所败”，似不作如是解。内，或读曰纳。《蒋济传》“曹仁欲攻濡须洲中，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内”字或与此同。】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周氏曰：魏之重镇在合肥，孙氏既夹濡须而立坞矣，又堤东兴以遏巢湖，又堰涂塘以塞北道，总之不过于合肥、巢县左右，力遏魏人之东而已。】左右结山侠筑两城，【◎潘眉曰：结山，《魏志·齐王芳纪》注引《汉晋春秋》亦作“结山”，《通鉴地理通释》作“依山”。◎胡三省曰：○今栅江口有两山，濡须山在和洲界，谓之东关；七宝山在无为军界，谓之西关。两山对峙，中为石梁，凿石通水。○《唐志》：庐州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侠，读曰夹，古者“侠”、“夹”二字通。汉灵帝光和二年《华山亭碑》其文有云“吏卒侠路”，晋、宋书诸正有侠毂队，皆以“夹”为“侠”。◎赵一清曰：○《水经·沔水注》：江水自濡须口又东，左会栅口水，栅水又东南积而为窦湖，又东迳右塘穴北为中塘，塘即东兴堤也。○《方舆纪要》卷三十六：东关在无为州巢县东南三十里，即濡须山麓也。又西关在县东南三十里七宝山上，三国时为吴、魏相持之要地。七宝山与濡须山对峙，相距十里，魏人筑西关于此以距吴。濡须水口亦曰栅江口，东关之南岸吴筑城，西关之北岸魏置栅。】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通鉴》：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

◎胡三省曰：○留，姓也，《汉功臣表》有疆圉侯留肹。○《姓谱》曰：卫大夫留封人之后，汉末避地会稽，遂居东阳，为郡豪族。】引军而还。魏以吴军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恪兴军四万，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度，【《通鉴》“桥”下有“以”字。】阵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

【◎胡三省曰：卒，读曰猝。】恪遣将军【陈本“将”作“诸”，误。】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互见《丁奉传》。】时天寒雪，【《齐王纪》、《孙亮传》皆云东关之役在十二月。】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遏，【◎《通鉴》作“缘堨”。◎胡注：兜鍪，首镫。鍪，莫侯翻。楯，食尹翻。倮，鲁果翻。堨，阿葛翻。】大笑之，不即严兵。兵得上，便鼓噪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乐安，见《魏志·夏侯渊传》。嘉，桓階子，见《魏志·桓階传》。】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综为韩当子，互见《韩当传》。】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进封恪阳都侯，【诸葛氏为琅琊阳都人，恪盖封本县侯。琅琊时为魏领，殆亦遥封。然当时以封本县侯为荣也。】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恪遂有轻敌之心，以十二月战克，明年春，复欲出军。【监本、官本无“年”字。明年，即吴建兴二年，魏嘉平五年，蜀延熙十六年也。】【◎《汉晋春秋》曰：恪使司马李衡往蜀说姜维，令同举，曰：“古人有言，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也。今敌政在私门，【时魏政在司马氏。】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入其西，【此为称蜀为汉之证。】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何焯曰：诚有是形，但亦当审己。】维从之。【◎是年，姜维亦出围狄道，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注。◎《蜀志·后主传》：延熙十六年，卫将军姜维围南安，不克而还。】】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胡三省曰：数，所角翻。罢，读曰疲。】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通鉴》作“中散大夫蒋延固争，恪命扶出”。◎胡注：汉制，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谏议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

恪乃著论谕众意曰：【◎何焯曰：此论祖述武侯《出散关表》。】“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战国之时，诸侯自恃兵强地广，互有救援，谓此足以传世，人莫能危。恣情从怀，惮于劳苦，使秦渐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于是景升儿子，交臂请降，遂为囚虏。凡敌国欲相吞，即仇仇欲相除也。有仇而长之，【◎《左传》：晋先轸曰：“堕军实而长寇仇。”】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伍员语见《左传·哀公元年》。◎杜注：生民聚财，富而后教之，吴宫室废坏，当为污也。】夫差自恃强大，闻此邈然，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至于临败悔之，岂有及乎？越小于吴，尚为吴祸，况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关西耳，【◎胡三省曰：谓函谷关以西也。】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適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胡三省曰：是时魏兴三十余年，生聚教训，精兵良将，分镇方面，诸葛、蒋、费、陆逊、朱然相继凋谢，吴、蜀盖小懦矣。恪不能兢惧以保胜，恃一战之捷，遽谓魏人为衰少未盛之时，其轻敌甚矣。】加司马懿先诛王淩，续自陨毙，【事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三年。】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胡三省曰：既以司马师为幼弱，又谓其未能用人，兹可谓不善料敌者矣。】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毛本“传”作“博”。】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胡三省曰：恪自谓其才足以办魏，不欲以贼遗后人，吾不知其自视与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师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与贼支久，卒无成功，赍志以没。恪无孔明之才，而轻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强吴，適足以灭其身，灭其家而已。】自本以来，务在产育，【◎王曰：本，疑作“丕”。◎赵一清曰：“本”字疑误。◎梁章钜曰：下文云“今者贼民”，则“本”字以是“古”字之误。】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冯本“十”作“大”，误。】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今不达远虑者，必以此言为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此固众人之所迂也。及于难至，然后顿颡，虽有智者，又不能图。此乃古今所病，非独一时。昔吴始以伍员为迂，故难至而不可救。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故无以诒其子孙。今恪无具臣之才，【◎《论语》：可谓具臣矣。◎具臣，谓备臣数而已。】而受大吴萧、霍之任，【萧何、霍光也。】智与众同，思不经远，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俯仰年老，而仇敌更强，欲刎颈谢责，宁有补邪？【◎元本“颈”作“头”。

◎何焯曰：此用沈尹戌事。◎弼按：○《左传·定公四年》：楚左司马沈尹戌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杜注：司马已死，刭取其首。】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间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范《书·公孙述传》：述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说述曰：“汉祖起于行阵之中，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踰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不及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令汉帝释关、陇之忧。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据江陵，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胡三省曰：家叔父，谓诸葛亮。】未尝不喟然叹息也。【◎何焯曰：元逊但知忠武，频烦出师，而不规其务农殖谷，

闭关息民，三年而后南征，还师之后，又畜力一年，乃屯汉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恶有狃于一胜，主少国疑，群情未一，遽谋轻举者乎？是役也，虽克新城，归将不免，而况违众玩寇，弗戢自焚，衅非马谡，不请贬三等，谢创夷之众，塞同异之口，乃更思兴作，愈治威严，虹绕鼍鸣，身分族赤，画虎类狗，元逊之谓矣。】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二三君子之末。【元本“末”作“思”。】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

丹杨太守聂友【聂友，见《孙权传》赤乌五年。】素与恪善，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胡三省曰：吴主之丧未踰年，故称之为大行皇帝。】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胡三省曰：谓寇兵远来，而自送死也。】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胡三省曰：聂友此言，所以抑恪之盛气者，婉而当，有古朋友切偲之义焉。】宜且案兵养锐，【◎胡三省曰：案，抑也。】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胡三省曰：即前所著以论众之论也。】“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胡三省曰：谓胜负存亡之大数也。】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胡三省曰：恪之所以待旧友者，骄倨如此，吴主嫌其刚狠自用，盖已见之矣。】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何焯曰：若不过驱略人民，曜武边界，但选督将伺利而动，足矣，何必发二十万众耶？今既大举，又惑于诸将之言，顿兵坚城之下，是徒尔好大，乃素无成算者也。】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胡三省曰：合肥新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胡三省曰：此即诸葛诞言于司马师之计也。】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

【是时魏张特守新城，详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注引《魏略》。】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胡三省曰：惟，思也。】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或曰：失意人易著此病。】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互见《朱异传》注引《吴书》。】都尉蔡林数陈军计，

【数，所角反。】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围合肥新城，诏太尉司马孚拒之。秋七月，恪退还。

◎本志《孙亮传》：建兴二年三月，恪率军伐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八月，恪引军还。】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胡三省曰：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困不能自扶，相牵引而行。顿仆，颠顿而僵仆也。壑，沟也。】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胡三省曰：渚，水中洲也。】图起田于浔阳，【◎寻阳，见《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又见《孙权传》黄初二年。◎胡三省曰：○汉寻阳故县地也，在大江之北，○《寻阳记》曰：寻阳，春秋为吴之西境，楚之东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蕲州界古兰城是也。】诏召相衔，【◎胡三省曰：言召命相继也。舟行以舳舮不绝为相衔，陆行以马首尾相接为相衔。】徐乃旋师。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通鉴》 “黩”作“讟”。◎胡三省曰：痛怨而谤曰讟。◎王应麟曰：楚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诸葛恪东关之胜，亦以此败，其失在于自用。◎或曰：叙次类《霍光传》，狂悖如此，死不足惜，与峻同传，甚当。◎弼按：邓艾论恪事极当，见《魏志·邓艾传》。】

秋八月军还，陈兵导从，归入府馆。【◎胡三省曰：从，才用翻。府馆，即府舍也。】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胡三省曰：怒其数作诏召之也。数，所角翻。】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通鉴》

作“一更罢选”。◎胡注：曹，选曹也。罢选者，罢而更选也，◎或曰，一罢，谓一切罢去，而更选也。】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常进见者，【宋本“常”作“当”，《通鉴》同。】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胡三省曰：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复敕兵严者，戒兵士使严装也。】

孙峻因民之多怨，【◎或曰：峻之图恪，必因民怨，可见得人者昌。】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或曰：虽峻构恪，然实无君，谓之为变，非全诬也。】与亮谋，置酒请恪。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鉴》作“将入之夜”。◎胡注：○引《左传》郑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杜预曰：爽，明也。扰动，言不安也。】通夕不寐。【◎胡三省曰：死期将至，故然。】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毛本“犬”作“大”，误。】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

初，恪将征淮南，有孝子著缞衣入其阁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入。”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出行之后，所坐厅事屋栋中折。自新城出住东兴，有白虹见其船，还拜蒋陵，【孙权葬蒋陵。】白虹复绕其车。及将见，【◎或曰：此接上文，中间乃插叙法也，史家多用此法。】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胡三省曰：须，待也。】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

【◎《通鉴》恪下有“意”字。◎胡注：尝，试也。】恪答曰：“当自力入。”【◎胡三省曰：言当自力疾而入见吴主也。】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省书而去。未出路门，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阴计，谓恪曰： “君自行旋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踌躇而还，剑履上殿，谢亮，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胡三省曰：言病未良已也。】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吴历》曰：张约、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药酒入。◎孙盛《评》曰：恪与胤亲厚，约等疏，非常大事，势应示胤，共谋安危。然恪性强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岂胤微劝，便为之冒祸乎？《吴历》为长。【◎《通鉴考异》曰：孙盛以本传谓不然，今从《吴历》。】】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著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吴录》曰：峻提刀称诏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为！非我所为！”乳母引亮还内。

◎《吴历》云：峻先引亮入，然后出称诏。◎与本传同。 ◎臣松之以为：峻欲称诏，宜如本传及《吴历》，不得如《吴录》所言。】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赵一清曰：

* 《御览》卷百七十九引《建康宫阙簿》曰：建业宫有迎风观，在县南十五里，孙峻杀诸葛恪于此。】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斫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胡三省曰：武卫之士，武卫将军领之。】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复刃，【◎胡三省曰：令内刀于鞘也。】乃除地更饮。【◎《搜神记》曰：恪入，已被杀，【冯本“被”作“披”，误。】其妻在室，使婢语曰：【疑作“语使婢曰”。】“汝何故血臰？”【臰，俗“臭”字。】婢曰：“不也。”有顷愈剧，又问婢曰：“汝眼目视瞻，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跃，头至于栋，【监本“于”作“宇”。】攘臂切齿而言曰：【元本“攘”作“榱”，误。】“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于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寻至。◎《志林》曰：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 “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见《论语》。季文子，鲁大夫季孙行父也。《论语》下“思”字作“斯”。】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冯本“失言”二字误作四小字。】虞喜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鲜矣。自非采纳群谋，询于刍荛，

虚己受人，恒若不足，则功名不成，勋绩莫著。况吕侯国之元耆，【◎胡三省曰：元耆，元老也。】智度经远，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胡三省曰：机者，逢事会而发。神者，人之灵明。逢事会而灵明无以应之，则为不惧矣。】若因十思之义，广咨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陨首殿堂，死凶竖之刃？

【◎胡三省曰：谓恪为孙峻所杀也。】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哂吕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而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

【◎或曰：精，疑作“整”，音相近，故讹耳。】六军云扰，士马擐甲，羽檄交驰，费祎时为元帅，荷国任重，【元本作“重任”。】而与来敏围棋，意无厌倦。敏临别谓祎：“君必能办贼者也。”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胡三省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记孔子之言，而所谓长宁者，未知其为谁也。】且蜀为蕞尔之国，【◎胡三省曰：蕞，祖外翻。】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余，晏然无戚？斯乃性之宽简，【《通鉴》“乃”下有“祎”字。】不妨细微，卒为降人郭修所害，【《通鉴》“修”作“偱”。】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甄，别也。费祎字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故并而载之，可以镜讥于后，【讥，疑作“机”，一作“诫”。】永为世鉴。】

先是，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石子冈，见《妃嫔传·朱夫人传》。◎潘眉曰：成，当读若常。范蠡曰“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古“成”、“常”字同音。《晋书·五行志》“于何相求常子阁”，竟作“常”字，亦通。读成为常，反语乃为冈。《宋书·五行志》 “于何相求杨子阁”，又作“杨”，盖童谣本无正字也。石子冈，“冈”字《晋志》作“堈”。】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潘眉曰：“钩落”与“钩洛”同，“落”、“洛”字通用，亦谓之郭洛带。古制革带有钩，管仲射桓公中带钩，后汉杨赐赐金错钩佩，以金错饰钩也。此谓以竹篾为之。◎戴吉旋曰：○《国策》：黄金师比。○《楚辞》：若鲜卑只。○《汉书·匈奴传》：黄金犀毘。○颜师古曰：犀毘，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魏、晋人谓之钩落，亦谓之钩。】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于此冈。【恪弟公安督融自杀，见《孙奂传》，又见《诸葛瑾传》。】【◎《吴录》曰：恪时年五十一。【◎恪死于吴建兴二年，当生于汉建安八年。诸葛瑾生于汉熹平三年，年三十生恪。瑾谓恪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见《瑾传》。◎《隋书·经籍志》：梁有《诸葛子》五卷，吴太傅诸葛恪撰，亡。◎马国翰辑本序曰：《诸葛子》，《唐志》不著录，佚已久。《北堂书钞》、

《太平御览》引三节。考《恪传》载其与陆逊及弟公安督融二书，又诸大臣谏伐魏，著论谕众意一篇，恪无文集，当皆采自本书中，并据辑录为一卷。夫恪抱才气而以骄矜致败，陈寿评云“若躬行所与陆逊及弟融之书，则悔吝不至，何尤祸之有哉”，盖惜其人未尝不取其言也。◎姚振宗曰：宋刻全本《意林》有《诸葛子》一条，马氏未采。又《抱（璞）**[**朴**]**子·正郭篇》引故太傅诸葛元逊论郭林宗一条，当亦采自本书。】】

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此与金日磾之杀长子弄儿事相类。】中子竦，长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闻恪诛，车载其母而走。峻遣骑督刘承追斩竦于白都。【◎赵一清曰：○承，当作“丞”。○《寰宇记》卷九十：白都山在昇州江宁县西南八十里，西临大江。昔有白仲都于此学道，白日飞升，因以为名。◎《一统志》：今江苏江宁府江宁县西南七十里。】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数十里，为追兵所逮。

【诸葛建亡走，为徐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别为他军所获，见《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恪外甥都乡侯张震【震为张承子。张承，诸葛瑾婿也。见《张昭传》。】及常侍朱恩等，皆夷

三族。

初，竦数谏恪，恪不从，常忧惧祸。及亡，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闻震雷电激，不崇一朝，【◎郑康成曰：崇，终也。言不终一朝也。】大风冲发，希有极日，然犹继以云雨，因以润物，是则天地之威，不可经日浃辰，【◎胡三省曰：浃，即协翻，周也。辰，十二辰也。十二日辰一周曰浃辰。】帝王之怒，不宜讫情尽意。【讫，亦尽也。】臣以狂愚，不知忌讳，敢冒破灭之罪，【谓破家灭身之罪。】以邀风雨之会。伏念故太傅诸葛恪得承祖考风流之烈，伯叔诸父遭汉祚尽，九州鼎立，分托三方，并履忠勤，熙隆世业。爰及于恪，生长王国，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服事累纪，祸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属以万机之事。恪素性刚愎，矜己凌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侍中武卫将军都乡侯【即孙峻也。】俱受先帝嘱寄之诏，见其奸虐，日月滋甚，将恐荡摇宇宙，倾危社稷，奋其威怒，精贯昊天，计虑先于神明，智勇百于荆、聂，【荆轲、聂政也。】躬持白刃，枭恪殿堂，勋超朱虚，【朱虚侯刘章也。】功越东牟。【东牟侯刘兴居。】国之元害，一朝大除，驰首徇示，六军喜踊，日月增光，风尘不动，斯实宗庙之神灵，天人之同验也。今恪父子三首，县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长老孩幼，无不毕见。人情之于品物，【◎胡三省曰：品，众也，庶也。】乐极则哀生，见恪贵盛，世莫与贰，身处台辅，中间历年，今之诛夷，无异禽兽，观讫情反，能不憯然！【◎胡三省曰：憯，七感翻，痛也。】且已死之人，与土壤同域，凿掘斫刺，无所复加。愿圣朝稽则乾坤，【◎胡三省曰：稽，考也。则，法也。】怒不极旬，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胡三省曰：秦、汉之制，夺官爵者为士伍。】惠以三寸之棺。【◎胡三省曰：○《礼记》云：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郑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礼，上大夫棺八寸，椁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椁四寸；无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称之。○墨子尚俭，桐棺三寸。○《左传》：赵简子曰： “桐棺三寸，不设属辟，下卿之罚也。”】昔项籍受殡葬之施，【◎《史记·项羽本纪》：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韩信获收敛之恩，【◎胡三省曰：敛韩信事，史无所考。史云帝闻信死，且喜且怜之，是必收敛之也。】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胡三省曰：上古送死，弃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此所谓三皇之仁也。】垂哀矜之心，使国泽加于辜戮辜戮之骸，【冯本无下“辜戮”二字，《通鉴》同。】复受不已之恩，于以扬声遐方，沮劝天下，岂不弘哉！昔栾布矫命彭越，【◎《史记·栾布传》：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于雒阳下，诏曰：“敢有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趋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彭王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臣窃恨之，不先请主上，而专名以肆情，其得不诛，实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谨伏手书，冒昧陈闻，【◎胡三省曰：古之人臣进言于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谓人君之威难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乞圣朝哀察。”【《通鉴》“朝”作“明”。】于是亮、峻听恪故吏敛葬，遂求之于石子冈。【◎《江表传》曰：朝臣有乞为恪立碑以铭其勋绩者，【毛本“铭”作“名”，误。】博士盛冲以为不应。【盛冲，见《孙休传》卷首。】孙休曰：“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冲议为是。”遂寝。】

始恪退军还，聂友知其将败，书与滕胤曰：“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郁林太守，【郁林郡，见《孙权传》赤乌二年。】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赵一清曰：○《搜神记》：聂友，新淦人。少好射猎，

见一白鹿，射之中，寻踪，血尽，不知所在。饥困，卧樟树下，仰见所射鹿箭著树枝，怪之。于是还家赍粮，命子弟持斧伐之，树有血，遂截为二板，牵置陂中，常沈，时复浮出。友欲迎宾客，常乘此板，或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复浮。仕官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其板忽随至石头，友惊曰：“此陂中板，来必有意。”因解职还家。二板挟两边，一日至。自尔后板出，或为凶祸。今新淦北二十里余曰封溪，有聂友截樟树板戕柯处。○《御览》卷百五十七引《豫章记》曰：封溪有聂友所用樟木戕柯者，遂生为树，今犹存。其木合抱，始倒置植之，枝叶皆垂下。○《寰宇记·一百九》：吉州安福县有聂友祠墓。】【◎《吴录》曰：友有唇吻，少为县吏。虞翻徙交州，县令使友送之，翻与语而奇焉，为书与豫章太守谢斐，【◎赵一清曰：○《晋书·谢沈传》：沈字行思，会稽山阴人。曾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令以为功曹。郡时见有功曹，斐见之，问曰：“县吏聂友，可堪何职？”对曰： “此人县间小吏耳，犹可堪曹佐。”【何焯校本“佐”上《御览》有“吏”字。】斐曰：“论者以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当时重虞仲翔至此。】乃用为功曹。使至都，诸葛恪友之。时论谓顾子嘿、子直，【冯本“直”作“真”，误。子嘿、子直，顾谭、顾承也。】其间无所复容，恪欲以友居其间，由是知名。后为将，讨儋耳，【讨儋耳事见《孙权传》赤乌五年。】还拜丹阳太守，年三十三卒。【虞翻徙交州在魏黄初二年，〖说见《翻别传》注，即吴黄武前一年。〗是时聂友已为县吏，年约二十。至吴建兴二年，当年五十三，此文上“三”字决为“五”字之误。若年三十三，则在黄武前一年方为初生小儿，决不能为县吏也。】】

## 滕胤孙峻孙綝

滕胤字承嗣，北海剧人也。【北海国治剧，见《魏志·武记》建安三年。】伯父耽，父胄，与刘繇州里通家，【刘繇为东莱牟平人，与北海同属青州，故曰州里。】以世扰乱，渡江依繇。孙权为车骑将军，拜耽右司马，以宽厚称，早卒，无嗣。胄善属文，权待以宾礼，军国书疏，常令损益润色之，亦不幸短命。权为吴王，追录旧恩，封胤都亭侯。少有节操，美容仪。【◎

《吴书》曰：胤年十二，而孤单茕立，能治身厉行。为人白晳，威仪可观。每正朔朝贺修勤，在位大臣见者，无不叹赏。】弱冠尚公主。【◎《孙奂传》：滕胤、吕据，皆孙壹之妹夫也。】年三十，起家为丹杨太守，徙吴郡、会稽，所在见称。【◎《吴书》曰：胤上表陈及时宜，及民间优劣，多所匡弼。权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赐，屡加存问。胤每听辞讼，断罪法，察言观色，务尽情理。人有穷冤悲苦之言，对之流涕。】

太元元年，权寝疾，诣都，留为太常，与诸葛恪等俱受遗诏辅政。孙亮即位，加卫将军。恪将悉众伐魏，胤谏恪曰：“君以丧代之际，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

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胡三省曰：

劳役，谓内有山陵营作；外有东关之师也。】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胡三省曰：

* 《左传》：秦大夫蹇叔谏穆公曰：“劳师以袭远，师劳力屈，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

《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胡三省曰：胤之言可谓深切著明矣。】恪曰：“诸云不可者，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乎？【宋本“乎”作“焉”。】夫以曹芳闇劣，【劣，弱也。】而政在私门，【私门，谓司马氏。】彼之臣民，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胡三省曰：谈何容易。】以胤为都下督，【都下督，吴置。】掌统留事。胤白日接宾客，夜省文书，

或通晓不寐。【◎钱大昕曰：此传未全，疑有脱文。◎或曰：此仿张耳陈餘、魏其武安传体。

◎刘咸炘曰：○曾云：《胤传》、《峻传》末皆作未了之势，犹有《史记》意度。○按，此本合传，后人误提行耳。曾氏不知史篇圆神之体，故有此言。孙峻不附《静传》，亦有马、班之遗。】【◎《吴书》曰：胤宠任弥高，接士愈勤，【宋本“勤”作“下”。】表奏书疏，皆自经意，不以委下。【◎何焯曰：经意处即疏处也。上相出征，其门如市，即同异之嫌，专擅之咎，将自此构矣。胤与恪特未久，故无败耳。】】

孙峻字子远，孙坚弟静之曾孙也。静生暠。暠生恭，为散骑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马，精果胆决。孙权末，徙武卫都尉，为侍中。权临薨，受遗辅政，领武卫将军，故典宿卫，封都乡侯。既诛诸葛恪，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封本县侯也。富春，见《孙坚传》。】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辞位，峻曰：“鲧、禹罪不相及，【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滕侯何为？”峻、胤虽内不沾洽，【◎胡三省曰：言其情不浃洽也。】而外相包容，进胤爵高密侯，【高密，见《魏志·王修传》。高密属北海，时为魏领，盖虚封耳。】共事如前。【◎《吴录》曰：群臣上奏，共推峻为太尉，议胤为司徒。时有媚峻者，以为大统宜在公族，若滕胤为亚公，【◎胡三省曰：司徒位亚太尉，故曰亚公。】声名素重，众心所附，不可贰也。【《通鉴》“贰”作“量”。】乃表以峻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胡三省曰：汉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众事。今峻为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则专吴国之政，故国人失望。】】

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康发祥曰：峻为孙权之从孙，通于鲁班，是以犹子而通于姑也。】五凤元年，吴侯英谋杀峻，英事泄死。【英为孙登之子，英死事互见《登传》。司马桓虚欲杀峻立英，亦死，见《吴历》。】

二年，魏将毌丘俭、文钦以众叛，【监本、官本无“将”字。】与魏人战于乐嘉，【乐嘉，见《魏志·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峻帅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袭寿春，会钦败降，军还。【互见《孙亮传》五凤二年。】【◎《吴书》曰：留赞字正明，会稽长山人。【长山，见

《孙晧传》宝鼎元年。】少为郡吏，与黄巾贼帅吴桓战，手斩得桓。赞一足被创，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读兵书及三史，【元本“史”作“略”。】每览古良将战攻之势，辄对书独叹，因呼诸近亲谓曰：“今天下扰乱，英豪并起，历观前世，富贵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闾巷之间，存亡无以异。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几复见用，死则已矣。”亲戚皆难之。有间，赞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气绝良久。家人惊怖，亦以既尔，遂引申其足。足申创愈，以得蹉步。【冯本“蹉”作“差”。】凌统闻之，【冯本、毛本“统”下多“之”字，误。】请与相见，甚奇之，乃表荐赞，遂被试用。有战功，【宋本作“累有战功”。】稍迁屯骑校尉。时事得失，每常规谏，好直言不阿旨，权以此惮之。诸葛恪征东兴，【事见《恪传》。】赞为前部，合战先陷阵，大败魏师，迁左将军。孙峻征淮南，授赞节，拜左护军。未至寿春，道路病发，峻令赞将车重先还。【车重，即辎重。】魏将蒋班以步骑四千追赞。赞病困，不能整陈，知必败，乃解曲盖印绶【◎《古今注》：曲盖，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付弟子以归，曰：“吾自为将，破敌搴旗，【搴，音愆，拔也。】未尝负败。今病困兵羸，众寡不敌，汝速去矣，俱死无益于国，適所以快敌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赞为将，临敌必先被发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应之，毕乃进战，战无不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云：○《洛阳伽蓝记》：北魏田僧超能吹笳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讨万俟丑奴，每临阵，令僧超为壮士声，遂单马人陈。

* 《五代史补》云：唐庄宗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扬声作唱，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声齐作，凡所战斗，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及败，叹曰：

“吾战有常术，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时年七十三，众庶痛惜焉。二子略、平，并为大将。【留略事见《孙亮传》建兴元年，又见《诸葛恪传》。留平事见《孙晧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又见《王蕃传》。】】是岁，蜀使来聘，将军孙仪、孙邵、綝恂等【◎《孙亮传》：五凤二年秋七月，将军孙仪、张怡、林恂等谋杀峻，发觉，仪自杀，恂等伏辜。◎

《通鉴》亦作“孙仪、张怡、林恂”，当为此传之误。〖李龙官、赵一清所云皆同。〗】欲因会杀峻，事泄，仪等自杀，死者数十人，并及公主鲁育。【◎即朱公主，適朱据者也。◎康发祥曰：峻与鲁班私通，因鲁班之谮而杀鲁育也。传中阴言其事，而未明正其罪。】

峻欲城广陵，【◎《孙亮传》：使卫尉冯朝城广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谏止，不从，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本应书太平元年，因十月始改元，故书明年也。】文钦说峻征魏，峻使钦与吕据、车骑刘纂、镇南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江都，见《孙策传》。◎胡三省曰：江都县属广陵郡，此自邗沟入淮，自淮入泗也。】以图青、徐。【◎胡三省曰：○魏青州统齐、济南、乐安、城阳、东莱，徐州统下邳、彭城、东海、琅琊、东莞、东安、广陵、临淮。○《晋志》曰：《周礼》曰：“正东曰青州。”盖取土居少阳，其色为青。徐州取舒缓之义，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弼按：魏青州尚有北海，胡注漏书。魏徐州无临淮，胡注殆据《晋志》而误。然《晋志》临淮郡下已云汉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复立。胡氏殆未细审耳。】峻与胤至石头，【石头，见《孙权传》建安十六年。】因饯之，领从者百许人入据营。据御军齐整，峻恶之，称心痛去，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以后事付綝。

孙綝字子通，与峻同祖。綝父绰为安民都尉。【安民都尉，一人，吴置。】綝始为偏将军，及峻死，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知朝政。吕据闻之大恐，【◎恐，当作“怒”。

◎《吕据传》：太平元年，帅师侵魏。未及淮，闻孙峻死，以从弟綝自代。据大怒，引军还，欲废綝。◎《通鉴》亦云：吕据闻孙（权）**[**綝**]**代孙峻辅政，大怒。】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綝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綝。綝闻之，遣从兄虑将兵逆据于江都，【◎钱大昕曰：下文云“峻从弟虑”，盖峻之从弟，于綝为从兄，实一人也。《三嗣主传》作“孙宪”，“宪”与“虑”字形相涉而误，当以“宪”为正。孙权之次子虑封建昌侯，此峻从弟，不应与同名也。◎官本《考证》及赵一清说同。《通鉴》作“宪”。】使中使敕文钦、刘纂、唐咨等合众击据，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胡三省曰：魏、晋之制，中书无丞，此吴所置。华，户化翻。】告胤取据，【◎曾云：此处应将据自杀叙出。◎或曰：语在《据传》，或叙于杀滕胤后亦可。】并喻胤宜速去意。【◎胡三省曰：言宜速往武昌，否则且有诛罚。】胤自以祸反，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胡三省曰：杨崇盖胤帐下典军。】告以綝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綝。【◎胡三省曰：有者对无之称，于此则文义不通。《通鉴》既因《三国志》旧文，今亦不欲轻改。难，乃旦翻。】綝不听，表言胤反，许将军刘丞以封爵，使率兵骑急攻围胤。胤又劫融等，使诈诏发兵。【《通鉴》“诈”下有“为”字。】融等不从，胤皆杀之。【◎《文士传》曰：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时皇象亦寓居山阴，【皇象事见《赵达传》注引《吴录》。象亦江都人，与华融同县。】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俄而温为选部尚书，乃擢融为太子庶子，遂知名显达。融子谞，黄门郎，与融并见害。次子谭，以才辩称，晋秘书监。【◎赵一清曰：○《晋书·华谭传》：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据此传，则谭是融之次子，与史异。◎弼按：次子谭，当作“谞子谭”，方与《晋书》合。】】胤颜色不变，谭笑若常。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胡三省曰：苍龙门，吴建业宫之东门也。】将士见公出，必皆委綝就公”。【◎宋本必下有皆字。◎胡三省曰：委，弃也。】

时夜已半，胤恃与据期，又难举兵向宫，乃约令部典，【◎胡三省曰：约勒而号令之。】说吕侯已在近道，故皆为胤尽死，无离散者。时大风，比晓，据不至。綝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为：孙綝虽凶虐，与滕胤宿无嫌隙，胤若且顺綝意，出镇武昌，岂徒免当时之祸，仍将永保元吉，而犯机触害，自取夷灭，悲夫！】

綝迁大将军，假节，封永宁侯，【◎钱大昕曰：《三嗣主传》作“永康侯”，误也。同时张布封永康侯。◎弼按：永宁，见《虞翻传》。永康，见《孙休传》永安元年。】负贵倨傲，多行无礼。初，峻从弟虑【虑，当作“宪”，说见前，下同。】与诛诸葛恪之谋，峻厚之，至右将军、无难督，授节盖，平九官事。【◎胡三省曰：九官，即九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吴主还建业，留尚书九官于武昌。◎“授节盖”为句，陈本句读误。】綝遇虑薄于峻时，虑怒，【宋本无“怒”字。】与将军王惇谋杀綝。綝杀惇，虑服药死。【互见《孙休传》太平元年。】

魏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叛，保城请降。吴遣文钦、唐咨、全端、全怿等帅三万人救之。魏镇南将军王基围诞，钦等突围入城。【◎《魏志·诸葛诞传》：是时镇南将军王基始至，督诸军围寿春，未合。咨、钦等从城东北因山乘险，得将其众突入城。】魏悉中外军二十余万增诞之围。【◎《魏志·诸葛诞传》：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使王基与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表里再重。】朱异帅三万人屯安丰城，【◎安丰，见《魏志·齐王纪》嘉平五年。◎胡三省曰：安丰县，汉属庐江郡，魏分属安丰郡，今安丰县在寿春南八十里。】为文钦势。【《通鉴》作“为文钦外势”。】魏兖州刺史州泰拒异于阳渊，【◎胡三省曰：

○《水经注》：决水出庐江雩娄县北，过安丰县东，又北，右会阳泉水。水西有阳泉县故城，故阳泉乡也。汉灵帝封黄琬为侯国。决水又北入于淮。◎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一：阳渊即阳泉，亦即《满宠传》之阳宜口也，在寿州霍丘县西八十里。◎谢鍾英曰：○《水经注》：施水支津下注为阳渊。○其地在芍陂东南，与安丰兵势不相接。州泰所屯之阳渊，当在今霍丘东，寿州西。】异败退，为泰所追，死伤二千人。綝于是大发卒出屯镬里，【◎镬里，见《孙亮传》太平二年。◎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二十四：镬里在无为州巢县西北，滨巢湖。】复遣异率将军丁奉、黎斐等五万人攻魏，留辎重于都陆。【◎胡三省曰：○《水经传》：博乡县，王莽改曰杨陆，泄水出焉。北过芍陂，又西北入于淮。○意者都陆即杨陆欤？又据《晋纪》，都陆在黎浆南。◎谢鍾英曰：都陆当在寿州芍陂东南。】异屯黎浆，【黎浆，见《魏志·诸葛诞传》。】遣将军任度、张震等募勇敢六千人，于屯西六里为浮桥夜渡，筑偃月垒。为魏监军石苞及州泰所破，军却退就高。异复作车箱围趣五木城。苞、泰攻异，异败归，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诡道袭都陆，【局本误作“陆都”。】尽焚异资粮。【◎赵一清曰：○《晋书·文帝纪》：异之余卒馁甚，食葛叶而遁。】綝授兵三万人使异死战，异不从，綝斩之于镬里，【互见《孙亮传》太平二年及《朱异传》注引《吴书》。】而遣弟恩救，会诞败引还。綝既不能拔出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

綝以孙亮始亲政事，多所难问，甚惧。还建业，称疾不朝，筑室于朱雀桥南，【◎《方舆纪要》：朱雀桥，今江宁府聚宝门内镇淮桥。】使弟威远将军据入苍龙宿卫，【《通鉴》“龙”下有“门”字。】弟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幹、长水校尉闓【◎胡三省曰：闓，音开，又苦亥翻。】分屯诸营，欲以专朝自固。【《通鉴》无“专朝”二字。】亮内嫌綝，乃推鲁育见杀本末，

【◎胡三省曰：寻问朱公主所以见杀之意。】责怒虎林督朱熊、【虎林，见《孙权传》太元二年。】熊弟外部督朱损【◎胡三省曰：吴外部督建业外营兵。】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杀损于建业。綝入谏不从，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胡三省曰：刘承即刘丞。◎赵一清曰：前后两“承”字，俱当作“丞”。】议诛綝。亮妃，綝从姊女也，以

其谋告綝。綝率众夜袭全尚，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遂围宫。【◎《江表传》曰：亮召全尚息黄门侍郎纪密谋曰：“孙綝专势，轻小于孤。【◎胡三省曰：谓轻视之，以为幼小也。】孤见敕之，【《通鉴》“见”作“前”。】使速上岸，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异，擅杀功臣，不先表闻。筑第桥南，【筑第朱雀桥南也。】不复朝见。此为自在，无复所畏，【◎胡三省曰：自在，谓居处自如，不复知有君上。】不可久忍。今规取之，【规，图也。】卿父作中军都督，【◎胡三省曰：卫将军督中军。】使密严整士马，孤当自出临桥，帅宿卫虎骑、左右无难一时围之。【◎胡三省曰：吴有左右无难督，督无难营兵。】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不得举手，【冯本“举”作“奉”，误。】正尔【◎胡三省曰：正尔，犹言正如此也。】自得之。【《通鉴》作“自当得之”。】无卿去，【“无”字衍。】但当使密耳。卿宣诏语卿父，【《通鉴》无“语”字。】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晓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误孤非小也。”纪承诏，以告尚，尚无远虑，以语纪母。母使人密语綝。綝夜发严兵废亮，比明，兵已围宫。亮大怒，上马，带鞬执弓欲出，【◎胡三省曰：鞬，居言翻，戢弓矢器。】曰：“孤大皇帝之適子，【◎胡三省曰：適，读曰嫡。】在位已五年，谁敢不从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牵攀止之，乃不得出，【《通鉴》无“乃”字。】叹咤二日不食，骂其妻曰：【《通鉴》作“叹咤不食，骂权后曰”。】“尔父愦愦，【◎胡三省曰：○愦，乌外翻。○《类篇》曰：闷也。】败我大事！”又呼纪，【《通鉴》作“又遣呼纪”。】纪曰：“臣父奉诏不谨，负上，无面目复见。”因自杀。◎孙盛曰：《亮传》称亮少聪慧，【宋本“慧”作“惠”。】势当先与纪谋，不先令妻知也。《江表传》说漏泄有由，【冯本、毛本“由”作“白”，误，一本作“自”。】

于事为详矣。【◎《通鉴辑览》曰：不密害成，亮之所以属纪也，然终以妇人漏泄，不密孰甚于此！鼠矢烛奸，则所谓小事不糊涂耳。◎林国赞曰：孙亮妃即全尚女，据本传，则泄亮谋者尚女，注引《江表传》则云尚妻。考《妃嫔传》，此谋既泄，尚女与亮俱废，故自无恙，尚家属概见逼杀。向令泄谋者尚妻，非尚女，綝讵肯杀彼释此？然要谓尚女亦可疑，此不与綝奸，即未知父母与天子合谋，否则目睹父母合谋，而反泄之，令父母遇害，身亦与天子俱废，庸非大愚乎！孙盛取《江表传》，不取本传，可谓无识。◎弼按：全尚妻即孙峻姊，见

《朱夫人传》。亮妃为全尚女，《江表传》误。】】使光禄勋孟宗告庙废亮，【◎何焯曰：孟宗于此，恨无大节可取，与王祥皆一行而已。】召群司议曰：“少帝荒病昏乱，不可以处大位，承宗庙，以告先帝【宋本无此四字，《通鉴》有之。】废之。诸君若有不同者，下异议。”皆震怖曰：“唯将军令。”綝遣中书郎李崇夺亮玺绶，以亮罪状班告远近。【宋本无“班”字，

《通鉴》有之。】尚书桓彝不肯署名，【◎赵一清曰：○《困学纪闻》云：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綝怒杀之。【◎《汉晋春秋》曰：彝，魏尚书令階之弟。◎《吴录》曰：晋武帝问薛莹吴之名臣，莹对称彝有忠贞之节。】

典军施正【◎胡三省曰：吴制，中营置左右典军。】劝綝征立琅邪王休，綝从之，遣宗正楷奉书于休曰：“綝以薄才，见授大任，不能辅导陛下。顷月以来，多所造立，亲近刘承，悦于美色，发吏民妇女，料其好者，留于宫内，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余人，习之苑中，连日续夜，大小呼嗟，败坏藏中矛戟五千余枚，以作戏具。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义自立，昔杀小主，自是大主所创，帝不复精其本末，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诸下莫不侧息。帝于宫中作小船三百余艘，成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诸宗亲，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过重，曾无一言以谏陛下，而与敌往来，使传国消息，惧必倾危社稷。推案旧典，运集大王，辄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斩承。以帝为会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侧。”

綝遣将军孙耽送亮之国，徙尚于零陵，迁公主于豫章。【全公主也。】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史记·伍子胥列传》：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吴地

纪》曰：越军于苏州东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临江北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后因立庙于此江上。今其侧有浦名上坛浦。至晋，会稽太守麋豹移庙吴郭东门内道南，今庙见在。◎《一统志》：○《吴郡志》云：伍子胥庙有二，一在胥口胥江上；一在盘门内城西隅。】又坏浮屠祠，斩道人。【◎何焯曰：释子称僧到赤乌年，此是其证。笮融，丹杨人，意其所煽也。◎梁章炬曰：○《法苑珠林·舍利篇》云：吴孙权赤乌四年，有外国沙门康僧会创达江表，设像行道，吴人以为妖异。权召会，问：“佛有何灵瑞？”曰：“佛晦灵迹，遗骨舍利，应现无方，神迹感通，祈求可获。”权曰：“若得舍利，当为兴寺。”经三七日，至诚求请，遂获瓶中，旦呈于权，光照宫殿。权使力者尽力击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损。又以火烧，腾光上涌。权大发信，乃为立寺，名为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孙綝所坏，当即此寺矣。○又云：孙晧虐政，欲屏除佛法，燔经夷塔。○按：晧事不见史，疑即綝也。】休既即位，称草莽臣，【◎何焯曰：刘宗周南渡时，上书号草莽臣，自是不观史书之失。】诣阙上书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国，因缘胏腑，【宋本“胏”作“肺”，是，各本皆误。】位极人臣，伤锦败驾，【◎《左传》：子产谓子皮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重乎！”◎范《书·刘玄传》：军师将军李淑谏曰：“败材伤锦，所宜致虑。”◎《晋书·庾冰传》：策败驾之驷，以冀万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将何以至此！】罪负彰露，寻愆惟阙，【惟，思也。】夙夜忧惧。臣闻天命棐谌，【◎《诗·大雅·荡之章》：天生烝民，其命匪谌。◎《毛传》云：谌，诚也。◎郑《笺》云：天之生此众民，其教导之，非当以诚信使之忠厚乎？今则不然。◎《尚书·大诰篇》：天棐忱辞，其考我民。

◎《孔传》云：言我周家有大化诚辞，为天所辅，其成我民矣。◎《正义》曰：○《释诂》云：棐，辅也。忱，诚也。】必就有德，是以幽、厉失度，周宣中兴，【◎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云：幽王尚在宣王之后，此语误。】陛下圣德，纂承大统，【冯本“纂”作“繤”，误。】宜得良辅，以协雍熙，虽尧之盛，犹求稷、契之佐，以协明圣之德。古人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虽自展竭，无益庶政，谨上印绶节钺，退还田里，以避贤路。”【◎胡三省曰：谓他有贤者进用，恐妨其路，求引身避之。】休引见慰喻。又下诏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兹际会，群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庙。朕用怃然，若涉渊冰。大将军忠计内发，扶危定倾，安康社稷，功勋赫然。昔汉孝宣践阼，霍光尊显，褒德赏功，古今之通义也。其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食五县。”【◎胡三省曰：綝迁大将军，封永宁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据右将军，皆县侯。幹杂号将军、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綝奉牛酒诣休，休不受，赍诣左将军张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布以言闻休，【◎胡三省曰：綝以布为吴主所信倚，故诣之。酒酣失言，遂以贾祸。綝之凶愚，其赤族宜矣。】休衔之，恐其有变，数加赏赐，又复加恩侍中，与綝分省文书。【◎胡三省曰：分綝之权也。】或有告綝怀怨侮上欲图反者，休执以付綝，綝杀之，由是愈惧，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许焉，尽敕所督中营精兵万余人，皆令装载，【◎胡三省曰：○中营兵，即中军也。吴人谓装船为装载。綝欲以此兵自随上武昌。车船装物皆曰载。○《诗》云：载轮尔载。】所取武库兵器，咸令给与。【◎或曰：孙休颇有屈伸，异于曹髦、孙亮多矣。】【◎

《吴历》曰：綝求中书两郎，典知荆州诸军事，主者奏中书不应外出，休特听之，其所请求，一皆给与。【一皆给与，《通鉴》作“一无违者”。】】将军魏邈说休曰“綝居外必有变”，武卫士施朔【◎宋本无“士”字。◎胡三省曰：武卫士，武卫之士也。】又告“綝欲反有征”。休密问张布，布与丁奉谋于会杀綝。

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胡三省曰：谓会，明日腊会也。吴以

土德王，用辰腊。】綝闻之，不悦。夜大风发木扬沙，【《通鉴》“木”作“屋”。】綝益恐。戊辰腊会，綝称疾。休强起之，使者十余辈，綝不得已，将入，众止焉。綝曰：“国家屡有命，不可辞。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还。”遂入，寻而火起，【◎胡三省曰：寻，继时也。】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烦丞相也。”綝起离席，奉、布目左右缚之。綝叩头曰：【宋本“头”作“首”。】“愿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吕据？”【《通鉴》下有“于交州乎”四字。】綝复曰：“愿没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据为奴乎！”遂斩之。

【◎赵一清曰：○《还冤纪》：徐光尝过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 “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车为之倾。因故见徐光在松柏树上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无见者。綝恶之，俄而景帝诛綝。】以綝首令其众曰：“诸与綝同谋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杀之。【◎胡三省曰：綝之诸弟，据、恩、幹盖已就诛，独闓走，欲投北。】夷三族。发孙峻棺，取其印绶，斫其木而埋之，【◎胡三省曰：古者棺槨厚薄皆有度，斫而薄之以示贬。】以杀鲁育等故也。

綝死时年二十八。休耻与峻、綝同族，特除其属籍，称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诏曰： “诸葛恪、滕胤、吕据盖以无罪为峻、綝兄弟所见残害，可为痛心，促皆改葬，各为祭奠。其罹恪等事见远徙者，一切召还。”【◎刘（成）**[**咸**]**炘曰：此总上诸人，足见文本一贯。】

## 濮阳兴

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也。父逸，汉末避乱江东，官至长沙太守。【◎胡三省曰：○濮阳以邑为姓。○《陈留风俗传》：汉有长沙太守濮阳逸。】【逸事见《陆瑁传》。【“事”字疑衍。】】兴少有士名，孙权时除上虞令，【上虞，见《孙策传》。】稍迁至尚书左曹，【吴尚书有左曹。】以五官中郎将使蜀，还为会稽太守。【兴为会稽太守，事见《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时琅邪王休居会稽，兴深与相结。及休即位，征兴为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平军国事，始见于此。】封外黄侯。【◎《郡国志》：兖州陈留郡外黄。◎《一统志》：今河南开封府杞县东。◎范《书·爰延传》：延，陈留外黄人。县令礼请延为廷掾，濮阳潜为主簿。◎是濮阳为外黄人，兴盖封本县侯。】

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杨湖田，作浦里塘。【浦里塘，见《孙休传》永安三年。】诏百官会议，咸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兴迁为丞相。【见《孙休传》永安五年。】与休宠臣左将军张布共相表里，【布典宫省，兴关军国。】邦内失望。

七年七月，休薨。左典军万彧素与乌程侯孙晧善，乃劝兴、布，于是兴、布废休適子而迎立晧，晧既践阼，加兴侍郎，【◎宋本作“侍中”。◎钱大昕曰：兴位为丞相，何缘更加侍郎？此必误。宋本作“中郎”，亦未可据。◎官本《考证》同。◎弼按：宋本作“侍中”，钱说误。◎沈钦韩曰：兴已为丞相，当加官侍中，作“侍郎”者误也。◎李慈铭曰：此盖“侍中”之误也，传言綝弟恩为御史大夫，复加侍中，即此比也。丞相与御史大夫为两府，官尊相亚，而加侍中，则兼内职，为亲臣。六朝三公必加侍中，此其滥觞矣。】领青州牧。俄彧谮兴、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晧因收兴、布，徙广州，道追杀之，夷三族。【孙晧纳布女，见《何姬传》注引《江表传》。】

评曰：诸葛恪才气幹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若躬行所与陆逊及弟融之书，则悔吝不至，何尤祸之有哉？滕胤厉修士操，遵蹈规矩，而孙峻之时犹保其贵，必危之理也。峻、綝凶竖盈溢，固无足论者。濮阳兴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协张布之邪，纳万彧之说，诛夷其宜矣。

# 卷六十五·吴书二十·王楼贺韦华第二十

吴书二十

王楼贺韦华第二十

三国志六十五

晋平阳侯相 安汉陈寿 撰宋中书侍郎西乡侯 闻喜裴松之 注

沔阳卢弼 集解

【校录：擎骥】

【复校：擎骥】

## 王蕃

王蕃字永元，庐江人也。博览多闻，兼通术艺。【◎潘眉曰：○蕃明于天文。○《宋志》云：吴时为中常侍，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乾象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二）**[**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更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始为尚书郎，去官。孙休即位，与贺邵、薛莹、虞汜【《贺邵传》见后。薛莹，见《薛综传》。虞汜，见《虞翻传》。】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驸马都尉。时论清之。【◎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九十七：建安城，今建宁府城也。《志》云，三国吴永安三年，郡守王蕃始筑城于溪南覆船山下。○一清按：本传不言蕃为建安守也。】遣使至蜀，蜀人称焉，还为夏口监军。

孙晧初，复入为常侍，与万彧同官。彧与晧有旧，俗士挟侵，【宋本“士”作“王”，误。】谓蕃自轻。【◎郁松年曰：《通志》作“挟主自尊，谓蕃轻己”，义较明晰。】又中书丞陈声，

【陈声，见《孙晧传》凤皇二年。】晧之嬖臣，数谮毁蕃。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时或迕意，积以见责。

甘露二年，【甘露二年，即宝鼎元年。】丁忠使晋还，晧大会群臣，蕃沈醉顿伏，晧疑而不悦，轝蕃出外。【◎胡三省曰：轝，羊茹翻。】顷之请还，【《通鉴》“请”作“召”。】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通鉴》作“蕃好治威仪”。】行止自若，晧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请，不能得。【◎《江表传》曰：晧用巫史之言，谓建业宫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迁都之意，恐群臣不从，乃大请会，赐将吏。问蕃：“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其义云何？”蕃思惟未答，即于殿上斩蕃。出登来山，【◎胡三省曰：○《水经注》：武昌城南有来山，即樊山也。吴孙晧登之，使亲近掷王蕃首而虎争之。】使亲近将跳蕃首，

【◎《通鉴》“跳”作“掷”，无“将”字。◎官本《考证》曰：“跳”字疑衍，或作“挑”。】

作虎跳狼争咋啮之，【◎胡三省曰：跳，它吊翻。咋，侧革翻，啖也。啮，鱼结翻，噬也。】头皆碎坏，欲以示威，使众不敢犯也。◎此与本传不同。◎《吴录》曰：晧每于会，因酒酣，辄令侍臣嘲谑公卿，以为笑乐。万彧既为左丞相，蕃嘲彧曰：“鱼潜于渊，出水煦沫。何则？物有本性，不可横处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质虎皮，虚受光赫之宠，跨越三九之位，【◎范《书·郎顗传》：三九之位，未见其人。◎章怀注：三公九卿也。】犬马犹能识养，【◎周寿昌曰：○《论语》郑注：包咸曰：“犬能守御，马能代劳，皆能养人。”○合此所言，足证汉经师古训如此。】将何以报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无谬举之才，造父之门无驽蹇之质，

【◎《史记·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蕃上诬明选，下讪桢幹，何伤于日月，適多见其不知量耳。”【◎《论语》：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臣松之案：本传云丁忠使晋还，晧为大会，于会中杀蕃，检忠从北还在此年之春，彧时尚未为丞相，至秋乃为相耳。《吴录》所言为乖互不同。】

丞相陆凯上疏曰：【◎钱大昕曰：凯疏已见本传，此重出。】“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处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韩诗外传》：关龙逢事桀。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桀囚而杀之。】昔事景皇，纳言左右，景皇钦嘉，叹为异伦。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枭之殿堂，尸骸暴弃，郡内伤心，【宋本“郡”作“邦”，《陆凯传》亦作“邦”。】有识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时年三十九，【◎《晋书·天文志》：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又《历志》曰：中常侍王蕃以洪术精妙，用推浑天之理，以制仪象及论。

◎《隋书·天文志》：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蕃今所作，以三分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长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开元占经》曰：吴时庐江王蕃字兴元，为中常侍，善数术，尝造浑仪及《浑天象说》。◎《隋书·经籍志》：《浑天象注》一卷，吴散骑常侍王蕃撰。◎《唐经籍志》：《浑天象注》一卷：王蕃撰。◎《艺文志》：王蕃《浑天象注》一卷。◎阮元《畴人传》论曰：蕃立论考度，通达平正，可谓言天家之圭臬矣。◎严可均《全三国文》曰：王蕃《浑天象说》，《晋书》、《宋书》、《隋书·天文志》、《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开元占经·一》、《太平御览·二》并引之。】晧徙蕃家属广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作”字疑衍。】郭马起事，不为马用，见害。【郭马事见《孙晧传》天纪三年。】

## 楼玄

楼玄字承先，沛郡蕲人也。【◎蕲县，见《魏志·武纪》建安十八年。◎侯康曰：○《御览·七百五十七》引《娄玄别传》云：昔山越民反，所过残毁，至娄氏之里，往中庭，顾见釜甑尚著于灶，曰：“恐他远寇取之！”仍为取洗，沈著井中而去。娄家后还，皆尽得之。】孙休时为监农御史。【监农御史，一人，吴置。】孙晧即位，与王蕃、郭连、万彧【宋本“连”作“逴”，《陆凯传》亦作“逴”。】俱为散骑中常侍，出为会稽太守，入为大司农。旧禁中主者自用亲近人作之，彧陈亲密近识，宜用好人，晧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应其选，遂用玄为宫下镇【宫下镇，见《孙韶传》。】禁中侯，【◎沈钦韩曰：侯，当作“候”，盖与汉北军中候同名，此误。】主殿中事。【◎胡三省曰：吴旧事禁中主者自用亲近人，晧以彧言，用玄主殿中事。】玄从九卿【玄官大司农，九卿也。】持刀侍卫，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

数迕晧意，渐见责怒。后人诬白玄与贺邵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胡三省曰：驻，驻车也。】谤讪政事，遂被诏诘责，送付广州。

东观令华覈上疏曰：“臣窃以治国之体，其犹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总其条目，为作维纲，众事乃理。《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

【◎此《论语》孔子之辞。◎何晏《集解》云：言在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言所任得其人，故优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事无大小，皆当关闻，动经御坐，劳损圣虑。陛下既垂意博古，综极艺文，加勤心好道，随节致气，宜得闲静以展神思，呼翕清淳，与天同极。臣夙夜思惟，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无胜于楼玄。玄清忠奉公，冠冕当世，众服其操，无与争先。夫清者则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终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责其后效，使为官择人，随才授任，则舜之恭己，近亦可得。”晧疾玄名声，复徙玄及子据付交阯将张奕，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奕令杀之。据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随奕讨贼，持刀步涉，见奕辄拜，奕未忍杀。会奕暴卒，玄殡敛奕，于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江表传》曰：晧遣将张奕追赐玄鸩，奕以玄贤者，不忍即宣诏致药，玄阴知之，谓奕曰：“当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药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无缘骤拜张奕，以亏其节。且祸机既发，岂百拜所免？《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

## 贺邵

贺邵字兴伯，会稽山阴人也。【◎钱大昕曰：邵为后将军贺齐之孙，依史例当于篇首著其世系，不应更书郡县也，或于《齐传》末书“孙邵，有传”。◎陈景云曰：邵果齐孙，应系《齐传》，如顾谭附祖传之比，不别立传矣。◎弼按：钱说是，陈说误，邵乃齐孙也。】【◎

《吴书》曰：邵，贺齐之孙，景之子。【◎何焯曰：景，贺齐之弟，邵乃从子，非孙也，《吴书》误。◎卢明楷曰：《贺齐传》云“子达及弟景，皆有令名，为佳将”，则邵乃齐之从子，非孙也。◎弼按：《贺齐传》云“子达及弟景”者，谓达之弟名景也，例如《陆抗传》“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亦同此例，何、卢二说皆误。又按《晋书·贺循传》 “循曾祖齐，仕吴，为名将；祖景，灭贼校尉；父邵，中书令，为孙晧所杀”云云，是邵之世系明白显然，毫无疑义也。又按邵弟惠，见《孙晧传》凤皇元年注引《吴历》。】】孙休即位，从中郎为散骑中常侍，【◎赵一清曰：○《御览》卷三百八十九引《会稽典录》曰：贺邵善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动静有常，与人交久益敬之。至于官府，左右莫见其跣坐，常着袜，希见其足。○《晋书·儒林传》：范平字子安，钱塘人，研览坟索，遍该（民）**[**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太康中卒，诏加谧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出为吴郡太守。【◎赵一清曰：○《世说·政事篇》：贺太傅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曰：“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晧，然后得释。】孙晧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

晧凶暴骄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谏曰：“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统承皇业，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旍贤表善，【旍，同“旌”。】以康庶政。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

【《通鉴》作“贸”。贸，音茂，贸犹乱也，交互之义。“ ”与“贸”同。】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胡三省曰：摧方，言刓稜角而为圆也。】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监本“执”作“魏”，误。】士吐诡道之论，【◎胡三省曰：诡，违也，异也。】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陛下处九天之上，隐百重之室，【◎《通鉴》“重”作“里”。◎胡注：○《管子》曰：堂上远于百里。】言出风靡，令行景从，亲洽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将谓此辈实贤，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闻。

“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让以进贤，虚己以求过，譬天位于乘犇，【◎《尚书·五子之歌》：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以虎尾为警戒。【◎《尚书·君牙篇》：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至于陛下，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通鉴》“臣”作“口”。】眩耀毁誉之实，沈沦近习之言。昔高宗思佐，梦寐得贤，【◎《尚书·说命篇》：梦帝赉予良弼。】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遗。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辅弼，以醉酒之间加之大戮。近鸿胪葛奚，先帝旧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后，礼所不讳，【◎沈钦韩曰：○《燕礼》：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

* 此则献酬之后，礼所不讳也。】陛下猥发雷霆，谓之轻慢，饮之醇酒，【◎官本《考证》曰：醇，疑作“酖”。】中毒陨命。自是之后，海内悼心，朝臣失图，仕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诚非所以保光洪绪，熙隆道化也。

“又何定本趋走小人，仆隶之下，身无锱铢之行，能无鹰犬之用，而陛下爱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宠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国议，手弄天机，上亏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进奸利，定间妄兴事役，发江边戍兵以驱麋鹿，结罝山陵，【冯本、毛本“罝”作“置”，误。】芟夷林莽，殚其九野之兽，聚于重围之内，上无益时之分，下有损耗之费。而兵士罢于运送，人力竭于驱逐，老弱饥冻，大小怨叹。臣窃观天变，自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参之典籍，皆阴气陵阳，小人弄势之所致也。臣尝览书传，验诸行事，灾祥之应，所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异，【◎《史记·殷本纪》：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宋景崇德以退荧惑之变，【◎《史记·宋微子世家》：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 “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愿陛下上惧皇天谴告之诮，下追二君禳灾之道，【宋本“禳”作“攘”，误。】远览前代任贤之功，近寤今日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夺奸势，如是之辈，【◎官本《考证》曰：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一勿复用，广延淹滞，容受直辞，祗承乾指，敬奉先业，则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

“《传》曰：‘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左传》：陈逢滑曰：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其亡也，以民为土芥。”】陛下昔韬神光，潜德东夏，以圣哲茂姿，龙飞应天，四海延颈，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于旦夕也。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官内竖，【◎宋本作“中宫内竖”。◎官本《考证》曰：疑作“中官”。◎周寿昌曰：孙晧凤皇二年传云“晧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正此疏所指中宫也，既云内竖，无容先说中官。】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诗·小雅·大东

章》：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朱传》云：小东大东，东方小大之国也。杼，持纬者也。柚，受经者也。空，尽也。言东方小大之国杼柚皆已空矣。】黎民罢无已之求，【罢，读曰疲。】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时优育，

【宋本“时”作“特”。】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毛本“赡”误作“瞻”。】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慼。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愿陛下宽赋除烦，振恤穷乏，省诸不急，荡禁约法，则海内乐业，大化普洽。夫民者国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又北敌注目，伺国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敌之不来，忽四海之困穷，而轻虏之不为难，诚非长策庙胜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体，创基南夏，割据江山，拓土万里，虽承天赞，实由人力也。余庆遗祚，至于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爱民养士，保全先轨，何可忽显祖之功勤，轻难得之大业，忘天下之不振，替兴衰之巨变哉？臣闻否泰无常，吉凶由人，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也。【◎《通鉴》“航”作“杭”。◎胡注：○《诗》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毛氏曰：杭，渡也。○郑玄曰：言一苇加之，则可以渡也。】昔秦建皇帝之号，据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倾覆。近刘氏据三关之险，【◎潘眉曰：○张莹《汉南记》：蜀阳平、江关、白水为三关。〖见《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沈钦韩曰：汉中有兴势，广汉有葭萌，梓潼有剑阁。】守重山之固，可谓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任授失贤，一朝丧没，君臣系颈，共为羁仆。此当世之明鉴，目前之炯戒也。愿陛下远考前事，近鉴世变，丰基强本，割情从道，则成康之治兴，而圣祖之祚隆矣。【◎胡三省曰：圣祖，谓孙权也。】

书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贞正，亲近所惮。乃共谮邵与楼玄谤毁国事，俱被诘责。玄见送南州，【广州在南，故曰南州。】邵原复职。后邵中恶风，口不能言，去职数月，晧疑其托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通鉴》“所”作“数”。◎胡注：中，竹仲翻。藏，徂浪翻。掠，音亮。】邵卒无一语，竟见杀害，【◎钱大昕曰：○《晋书·贺循传》：元帝与循言及吴时事，因问曰：“孙晧尝烧锯截一贺头，是谁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贺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无道，循创巨痛深，无以上答。”○此传不载烧锯头事，裴注亦不之及。◎林国赞曰：按《晧传》，烧锯截头是陈声事，非贺邵事，但晧淫刑所及，被害非一，或声、邵均遭锯头，亦未可知。◎《晋书校文·三》曰：《吴志》但言邵中风不能言，晧疑其托疾，掠考致死，无锯截事。《世说》误以声事属之邵，注言邵中风不能言，为晧考杀，盖亦以烧锯事不足信，故引《邵传》正之，《晋书》犹复采录，可谓好奇矣。】家属徙临海。并下诏诛玄子孙，是岁天册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彦先。◎虞预《晋书》曰：循丁家祸，流放海滨，吴平，还乡里。节操高厉，童齓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好学博闻，尤善三礼。【◎《晋书·贺循传》：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吴士鉴曰：○《御览·二百四十三》引《晋中兴书》曰：行有余力，则精书学。由是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表儒宗。○《隋经籍志》：梁有贺循《要记》六卷，亡。○《通典·八十一》、

《一百二》引之。】举秀才，【◎《晋书·贺循传》：国相丁乂请为五官掾，刺史嵇喜举秀才。】除阳羡、武康令。【◎阳羡，见《孙权传》卷首。◎《晋书·地理志》：扬州吴兴郡武康县。

◎《宋书·州郡志》：吴兴太守，武康令，吴分乌程、余杭立永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一统志》：今浙江湖州府武康县西。】顾荣、陆机、陆云表荐循曰：“伏见吴兴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践三城，【◎《晋书·循传》作“历试二城”。◎潘眉曰：当为“二城”，谓阳羡、武康也。】刑政肃穆，守职下县，编名凡萃，出自

新邦，朝无知己，【◎《晋书·循传》：循为武康令，政教大行，邻城宗之。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恪居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怅然。臣等并以凡才，累授饰进，被服恩泽，忝豫朝末，知良士后时，而守局无言，惧有蔽贤之咎，是以不胜愚管，谨冒死表闻。”久之，召为太子舍人。石冰破扬州，【各本“冰”作“沐”，误。】循亦合众，事平，杜门不出。【◎《晋书·循传》：逆贼李辰起兵江夏，征镇不能讨，皆望尘奔走。辰别帅石冰略有扬州，逐会稽相张景。冰大将抗宠有众数千，屯郡讲堂。循移檄于宠，为陈逆顺，宠遂遁走，一郡悉平。循迎景还郡，即谢兵士，杜门不出，论功报赏，一无豫焉。】陈敏作乱，以循为丹杨内史，循称疾固辞，敏不敢逼。于是江东豪右【宋本“是”作“时”。】无不受敏爵位，惟循与同郡朱诞不挂贼网。【◎潘眉曰：《晋书·贺循传》作“吴郡朱诞”，贺循会稽人，非同郡。◎吴士鉴曰：○《寰宇记·九十一》：朱诞墓在娄门外一里。晋光禄大夫朱诞，字永长，父恩，本国中正，少有奇名，藏迹吴中。○《晋阳秋》云：陈敏乱，三吴知名之士皆受爵禄，贺循、朱涎不辱其身。】后除吴国内史，不就。元皇帝为镇东将军，请循为军司马，【◎沈家本曰：《晋书·循传》“以军司顾荣卒，引循代之”，则此注“马”字疑衍。】帝为晋王，以循为中书令，固让不受，转太常，领太子太傅。时朝廷初建，动有疑议，宗庙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谘询，为一时儒宗。年六十，太兴二年卒。【冯本“二”作“工”，陈本作“五”，均误。】追赠司空，【◎《世说·规箴篇》：元皇帝时，廷尉张闓在小市居，私作都门，蚤闭晚开，群小患之。诣州府诉，不得理，遂至挝登闻鼓，犹不被判。闻贺司空出，至破冈，连名诣贺诉。贺曰：“身被征作礼官，不关此事。”群小叩头曰：“若府君复不见治，便无所诉。”贺未语，令且去，见张廷尉当为及之。张闻，即毁门，自至方山迎贺。】谥曰穆。

循诸所著论，并传于世。【◎《隋经籍志》：司空贺循《集》十八卷，梁二十卷。◎两唐志：二十卷。】子隰，临海太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曰：《通典·六十七》载尚书张闓驳议云“故司空贺循取从子纮为子。循后有晚生子，遣纮归本”，此事《晋书·贺循传》不载，止云有子隰耳。】】

## 韦曜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也。【◎云阳，见《孙策传》“曲阿”注。◎潘眉曰：曲阿至吴嘉禾三年始改名云阳，曜在凤皇年间已七十许，盖生于建安时，当作“曲阿人”，此据后县名追改之，非是。】【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钱大昕曰：《三国志》于晋诸帝讳多不回避，如《后妃传》“不本淑懿”，《高堂隆传》“留其淑懿”，《吴主王夫人传》“追尊大懿皇后”，《步夫人传》“有淑懿之德”，以至“太师”、“军师”、“昭烈”、“昭献”、“昭文”、“昭德”、 “昭告”之类不胜枚举，《蜀后主传》“景耀六年，改元炎兴”亦未回避，而诸臣传但称景耀六年，不书炎兴之号，最为得体。此韦曜之名注家以为避晋讳，然考书中段昭、董昭、胡昭、公孙昭、张昭、周昭辈，皆未追改，何独于曜避之？疑弘嗣本有二名也。】】少好学，能属文。

【◎赵一清曰：○《晋书·乐志》：吴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宋乐志》：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晧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朝）**[**庙**]**登哥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 “《肆夏》在庙，《云翘》承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哥》十二曲表曰： “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隋礼仪志》：韦昭著《西蚕颂》，则孙氏亦有其礼。】从丞相掾，除西安令，【西安，见《太史慈传》。】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

时蔡颖亦在东宫，【蔡颖，见《孙和传》。】性好博弈，【◎《文选》李善注：○《系本》曰：乌曹作博。○许慎《说文》曰：博，局戏也。六著十二棋也。○扬雄《方言》曰：围棋自关而东齐、鲁之间为之奕。】太子和以为无益，命曜论之。【◎何焯曰：此事已载《和传》，似可省也。◎弼按：此传以文美见传，不嫌复也。】其辞曰：“盖闻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皆《论语》之辞。】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文选》“立”作“建”。】故勉精厉操，【《文选》无“故”字。】晨兴夜寐，不遑宁息，经之以岁月，累之以日力，若宁越之勤，董生之笃，【◎李善注：○

《吕氏春秋》曰：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王师之。○《汉书》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窥园圃，其精如此。】渐渍德义之渊，栖迟道艺之域。且以西伯之圣，姬公之才，犹有日昃待旦之劳，

【◎《尚书》：周公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协和万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兴周道，垂名亿载，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历观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积殊异之迹，劳身苦体，

【《文选》无“立”字，“累积”作“积累”，“身”作“神”。】契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文选》“堕”作“惰”。】穷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黄霸受道于囹圄，终有荣显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李善注：○《汉书》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为事。入山牧羊十余年，羊致千余头。○又曰：黄霸字次公，淮阳人。迁丞相长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胜曰：“武帝不宜为立庙乐。”胜坐非议诏书，霸坐阿纵胜，不举劾，皆下狱。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受之。系更再冬，讲论不怠。】故山甫勤于夙夜，而吴汉不离公门，岂有游惰哉？【◎李善注：○《毛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东观汉记》曰：吴汉字子颜，南阳人。邓禹及诸将多荐举者，再三召见。其后勤勤不离公门，上亦以其南阳人，渐亲之。】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文选》“心劳”作“神迷”。】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李善注：○罫，古买切。○《方言》曰：投博谓之枰，皮兵切。○桓谭《新论》曰：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张置疏远，多得道而为胜；中者务相绝，遮要以争便利；下者守边趋作罫，（目）**[**自**]**生于小地。犹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计取吴、楚，道广者也；中计塞城绝遮要，争利者也；下计据长沙以临越，此守边隅趋作罫者也。更始将相不能防卫，而令罫中死棋皆生。◎梁章钜曰：○《集韵》：罫，博局方目也，字本作“ ”。○《彙苑》：枰，线道也。○案《古文苑》班固《奕旨》云“一棋破，亡地复还”，则“罫”本作“ ”。】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文选》“技”作“伎”。】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广雅》曰：阶，因也。】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李善注：○刘向《围棋赋》曰：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汉书》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吴起》三十八篇。】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梁章钜曰：○《水经·汲水注》云：阮简为开封令，县有劫贼，外白云：“劫急！”简方围棋，曰：“局上劫亦甚急。”○马融《围棋赋》云：深入贪地，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后并没。】则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棋，进退取与，攻劫杀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

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文选》“何”下有“暇”字。◎《左传》：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汉书·述》曰：媚兹一人，日旰忘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

“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圣朝乾乾，【◎《周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务在得人，勇略之士则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则处龙凤之署，【◎李善注：○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龙凤五彩，故以喻文。○《尚书》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苏武《答李陵书》曰：其于学人皆如凤如龙。】百行兼苞，文武并骛，博选良才，旌简髦俊，设程试之科，垂金爵之赏，诚千载之嘉会，百世之良遇也。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

“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梁章钜曰：○《文选》注引邯郸淳《艺经》云：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按沈括《笔谈》云：奕棋古用十七道，与后世法不同。今世棋局纵横各十九道，未详何人所加。◎钱大昕云：

* 尝见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棋谱首载“孙策赐吕范”、“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皆十九道，疑是后人假托。○《艺文类聚·七十四》；晋蔡洪《围棋赋》：算涂授卒，三百惟群。
* 是晋时棋局犹未加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一有围棋说，词繁未录。】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博弈矣。【◎《文选》“ ”作“贸”。◎李善注：○《周礼》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郑玄曰：衮龙，九章衣也。○《东都赋》曰：修衮龙之法服。○《左氏传》曰：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始有金石之乐。○《广雅》曰：贸，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颜、闵，颜回、闵子骞也。良、平，张良、陈平也。猗顿，巨富人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和废后，为黄门侍郎。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覈、薛莹等皆与参同。【韦曜《吴书》，详见《魏志·武纪》兴平元年注。撰《吴书》事互见《薛莹传》右国史华覈疏。】孙休践阼，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汉书·刘向传》：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刘歆传》：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又欲延曜侍讲，而左将军张布近习宠幸，事行多玷，惮曜侍讲儒士，又性精确，惧以古今警戒休意，固争不可。休深恨布，语在《休传》。然曜竟止不入。【详见《孙休传》永安五年。】孙晧即位，封高陵亭侯，【高陵属魏雍州冯翊郡，非吴属地，疑误。】迁中书仆射，【中书仆射，吴置。】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胡三省曰：吴有左右国史，皆掌记述。】时在所【官本作“所在”。】承指数言瑞应。晧以问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通鉴》“人家”作“家人”。◎胡三省曰：言祥瑞而谓之家人筐箧中物者，盖称引图纬以言祥瑞之应，故谓其书为家人筐箧中物也。】又晧欲为父和作纪，曜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如是者非一，渐见责怒。曜益忧惧，自陈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中、左国史也。】乞欲成所造书，以后业别有别付，【宋本“后”作“从”。】晧终不听。时有疾病，医药监护，持之愈急。

晧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宋本“三”作“二”。】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梁章钜曰：○陆羽《茶经》云：茶，周公云“槚，苦茶”，扬执戟雄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宏农云“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曰荈”。○案：《古文苑》王褒《僮约》云“武阳买茶”，

则茶已见汉世，陆氏《茶经》所未尽志也。】至于宠衰，更见偪彊，【彊，其两翻。】辄以为罪。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愆过，或误犯晧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戮。曜以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使不济济，非佳事也，故但示难问经义言论而已。【《通鉴》作“使群臣不睦，不为佳事，故但难问经义而已”。】晧以为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遂积前后嫌忿，收曜付狱，是岁凤皇二年也。

曜因狱吏上辞曰：【◎胡三省曰：辞，狱辞也。】“囚荷恩见哀，无与为比，曾无芒氂，

【◎犹言毫厘也。◎《汉书·司马迁传》：差以毫氂。◎《续汉志·律历志》：损益毫氂。】有以上报，孤辱恩宠，自陷极罪。念当灰灭，长弃黄泉，愚情慺慺，窃有所怀，贪令上闻。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潘眉曰：此指周长生之《洞历》，《论衡》称其上自黄帝，下至汉朝，莫不纪载，故曜撰《洞纪》亦起庖牺至秦、汉。】其所既载既多虚无，【各本“既”作“纪”，误，宋本不误。】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隋书·经籍志》：《洞纪》四卷，韦昭撰，记庖牺以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曰：○按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元年，是年十月魏受禅，是为黄初元年。黄初三年之九、十月间，吴改年黄武，黄武未改之前，吴仍称建安之号，故止于二十七年也。○《唐经籍志》：《洞纪》九卷，韦昭撰。○《艺文志》：韦昭《洞纪》四卷。○《史通·表历篇》：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代年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非国史之流。◎章宗源《隋志考证》曰：○陆德明《庄子·说剑篇》《释文》、《初学记·乐部》、《北堂书钞·乐部》、《太平御览·皇王部》并引韦昭《洞纪》，又作《洞历记》。《开元占经》引十八事，皆纪周、汉日蚀星变事。◎潘眉曰：曜《洞纪》终于汉建安二十七年，曜云事尚未成，故后有臧荣绪《续》一卷。】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刘熙《释名》，详见《蜀志·许慈传》。】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囚自忘至微，又作

《官职训》及《辩释名》各一卷，【◎《隋书·经籍志》：梁有韦昭《官仪职训》一卷，亡。

◎又云：《辩释名》一卷，韦昭撰。◎《唐艺文志》：韦昭《辩释名》一卷。◎毕沅《辩释名补遗》序曰：韦昭《官职训》及《辩释名》，据昭自言各一卷，则捊然成帙。今虽亡失，其引见唐、宋人书者当不止于是，而予之所见仅此而已。◎马国翰辑本序曰：韦昭《辩释名》，今辑录二十五节，其二十三节皆论辩官制，先列《释名》原文，后加辩曰以别之。其无者，引文脱也。今《释名》内无《释官篇》，当是后人缘昭辩而删之，而刘熙之说亦借此以存其缺佚。◎任大椿《小学钩沈》亦辑录一卷。】欲表上之。新写始毕，会以无状，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闻，谨以先死列状，乞上言秘府，于外料取，呈内以闻。追惧浅蔽，不合天听，抱怖雀息，【◎《北史·高丽传》：高丽王左右皆雀息。】乞垂哀省。”

曜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书之垢故，【◎胡三省曰：垢，尘也。故，旧也。】又以诘曜。曜对曰：“囚撰此书，实欲表上，惧有误谬，数数省读，不觉点污。被问寒战，形气呐吃。

【◎《礼记》：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诸其口。◎《史记·韩非传》：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谨追辞叩头五百下，两手自搏。”而华覈连上疏救曜曰：【◎姚振宗曰：按此，知华覈疏救凡两次，本传合并载之，故曰“连上疏”。其初被罪黜，得覈疏救而解，召还史馆，得以续成前书，其事当在凤皇二年之前。至是年收付狱，覈又疏救，以《吴书》未述叙赞为言，而事不可解矣。以是知《吴书》叙赞终未底于成焉。◎弼按：姚说因《史通·正史篇》有“华覈表请召韦曜、薛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云云，不知刘知几之说已误。本志

《薛莹传》华覈救莹疏云“曜负恩蹈罪，莹以过徙，书遂委滞，迄未撰奏”，据此，则曜书实未成。又据本传，亦无初被罪黜，得覈疏救而解之事。姚说殆误解“连”字耳。】“曜运值千载，【宋本无“运”字。】特蒙表识，【冯本、毛本“表”作“哀”。】以其儒学，得与史官，

貂蝉内侍，承合天问，【◎宋本“合”作“答”。◎或云：天，作“大”。】圣朝仁笃，慎终追远，迎神之际，垂涕敕曜。曜愚惑不达，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系史官，使圣趣不叙，至行不彰，实曜愚蔽当死之罪。然臣慺慺，见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伏见前后符瑞彰著，神指天应，继出累见，一统之期，庶不复久。事平之后，当观时设制，三王不相因礼，五帝不相沿乐，质文殊涂，损益异体，宜得曜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刘咸炘曰：○尚云：《吴志》以

《华覈传》为殿，而薛莹、韦曜两传屡载覈论史之疏，称许马、班，寿盖以马、班自况，而信其《三国志》文词典雅，必传于后也。○按：此亦曲说，史家载人文字，岂以自寓！称许马、班，何与己书乎！】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范《书·文苑传·刘珍传》：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永初中为谒者仆射。永宁元年，邓太后诏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又《刘毅传》：毅，北海敬王子也，少有文辩称。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拜议郎。◎《史通·正史篇》：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隋书·经籍志》：《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四库辑本《提要》云：东汉之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甚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姚振宗曰：

* 范《书·文苑·李尤传》：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玉海·艺文》亦云：安帝永初、永宁间，刘珍、刘騊駼、张衡、李尤等撰集为《汉记》。○《汉记》之名，盖始于此。《隋志》题“刘珍等所本”，〖《史通》谓桓帝元嘉时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著作，以后综其书为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汉记》之名实定于安帝时。〗或谓不当题“刘珍”，然珍之前未定书名，珍之时乃奉诏有此目，且安知非本书题署如此者？是不得不题刘珍等也。或又谓珍未尝为长水校尉，则史文简略，此亦据本书题署欤？◎弼按：据《刘珍传》，珍为越骑校尉。越骑、长水，皆五营校尉也。】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元本 “阙”作“关”。】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梁章钜曰：○《汉书·何并传》云：钟廷尉免冠为弟威请一等之罪，愿蚤就髡钳。○如淳曰：减死罪一等也。】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谨通进表，叩头百下。”晧不许，遂诛曜，【◎《隋书·经籍志》：梁又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亡。《孝经解赞》一卷，韦昭解。《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韦昭注。梁又有韦昭《集》二卷，录一卷，亡。◎严可均辑存《云阳赋》、《上鼓吹铙歌十二曲表》、《因狱吏上辞》、《国语解叙》、《博奕论》凡五篇。冯氏《诗纪》录存《鼓吹铙歌十二曲》。◎宋庠《国语补音序》曰：先儒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之徒并治其章句，申之以注释，今惟韦氏所解传于世。韦氏以郑、贾、虞、唐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黄震《日钞》曰：《国语》文宏衍精洁，韦昭注文亦简切称之。◎《四库提要》曰：昭自序称凡所发正三百七事，今考注文之中昭自立义者，不过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讹字、衍文、错简，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数。其传写有误，以六十为三百欤？《崇文总目》作“三百十事又七事”，转讹也。自郑众《解诂》以下，诸书并亡。《国语》注存于今者，惟昭为最古。黄震《日钞》尝称其简洁，而先儒旧训亦往往散见其中。◎蒋超伯曰：韦昭《吴鼓吹曲》第四曰“伐乌林”，第六曰“关背德”，盖当时彼此相夸，犹之南北朝索虏、岛夷诋諆互出也。◎见《丽澞荟录》。◎章宗源《隋志考证》曰：○《寰宇记·江南东道》引韦昭《三吴郡国志》。○《舆地碑记目》曰：《吴兴录》，韦昭作。◎赵一清曰：

○《寰宇记》卷八十九：韦昭墓在润州延陵县西南七里。】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学也。

## 华覈

华覈【◎胡三省曰：华，户化翻。覈，户革翻。】字永先，吴郡武进人也。【吴改丹徒曰武进。丹徒，见《孙策传》。】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上虞，见《孙策传》。何焯校“上虞”下“尉”字衍。钱仪吉、李慈铭说同。◎弼按：○《续百官志》：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则覈为上虞县尉本不误。◎梁章钜曰：○《宋书·州郡志》：吴省丹阳江乘县典农都尉，又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毘陵典农都尉。◎弼按：《宋志》作“毘陵典农校尉”，梁引作“都尉”，误。梁袭潘眉说，潘亦作“校尉”也。当时郡县有屯田者置典农都尉，则覈或为上虞尉，又为上虞典农都尉，故史文并书之。梁氏引江乘、毘陵，与此无涉。】以文学入为秘府郎，【◎洪饴孙曰：吴有秘府郎，掌秘书。《韦曜传》“乞上秘府，于外料取，呈内以闻”，即此。】迁中书丞。【◎胡三省曰：魏有中书监、令，无中书丞，此官盖吴置也。】

蜀为魏所并，覈诣宫门发表曰：“间闻贼众蚁聚向西境，西境艰险，【各本“艰”作“報”。】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李慈铭曰：定，疑作“旋”。】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

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卫懿公。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立戴公以庐于曹。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胡三省曰：卒，读曰猝。胜，音升。忡，丑中翻，忧也。】谨拜表以闻。”【◎胡三省曰：○《左传》：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敢不矜乎？吾自惧也。”○蜀，吴之与国。蜀亡，岌岌乎为吴矣。吴之君臣不知惧，故华覈拜表以儆之。】

孙晧即位，封徐陵亭侯。【徐陵，见《孙权传》黄武元年。】宝鼎二年，晧更营新宫，【◎

《孙晧传》：宝鼎二年，起显明宫。◎《江表传》：晧营新宫，穷极伎巧，陆凯固谏，不从。】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工，农守并废，覈上疏谏曰：“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于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

“谊云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余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通鉴》作“欲与国家为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官本《考证》曰：而急，《册府》作“为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梁章钜曰：

* 《说文》：訾，不思称意也。○《管子·君臣篇》注：訾，限也。○《史记·货殖传》：家亦不訾。○言所积务多，不限其数也。】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耳。

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胡三省曰：自洛进师而造江滨，自蜀下兵而临荆楚，皆东向也。】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孙休传》：永安六年五月，交阯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孙晧传》：是时蜀初亡，而交阯携叛，国内震惧。元兴元年，魏置交阯太守之郡。◎《通鉴》：交趾郡吏吕兴等杀太守孙谞，九真、日南皆应之。】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于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惟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辨。【宋本 “辨”作“办”。】若舍此急，【《通鉴》“急”下有“务”字。】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

【◎胡三省曰：难，乃旦翻。舍，读曰捨。卒，读曰猝。】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冯本“如”作“扣”，误。】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昔太戊之时，桑谷生庭，惧而修德，怪消殷兴。【◎《史记·殷本纪》：帝太戊立，伊陟为相。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欤？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朱邦衡曰：下，当作“不”。《史记·宋世家》作“司星子韦”。】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见《贺邵传》。】夫修德于身而感异类，言发于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宋本“如”作“于”。】他余锱介之妖，【◎梁章钜曰：○《淮南子·诠言》注云：六两曰锱。○按《说山》注又云：六铢曰锱，八铢曰锤。○杨倞注《荀子》云：八两为锱。○《风俗通》：铢六则锤，三锤则锱。○《韵会》：纤芥，细微也。○通作“介”。○《后汉书·窦融传》：长无纤介之怨。○赵岐注《孟子》：一介，草也。】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征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觌，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舆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左传·隐公七年》：夏，城中丘，书不时也。◎中丘，琅邪临沂县东，今山东兖州府沂州东北三十里有中丘城。】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尚书·尧典》：敬授人时。】臣以愚管，窃所未安。

“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日月滋慢。【宋本“不讨”下有“则”字，《册府》“慢”作“蔓”。】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于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沈没，其余存者当须耘穫，【冯本“穫”作“获”，误。】而长吏怖期，

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书奏，晧不纳。后迁东观令，领右国史，覈上疏辞让，晧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赵一清曰： “闻”字疑误。◎或曰：按文义，似当作“典”。】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

时仓廪无储，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夫财谷所生，皆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而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梁章钜曰：○官与刻日为期也。○《公羊·隐元年·传》：会，犹最也。○注：最之为言聚，若今聚民为投最。】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梁章钜曰：○《吕氏春秋·爱类》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天下或受其饥；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天下或受其寒。”○贾谊策所引与此同。】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谓求其为己劳也，求其为己死也。三谓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官本“主”作“王”，误。】则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实，民劳役猥，主之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报。且饥者不待美馔而后饱，寒者不俟狐貉而后温，【宋本“貉”作“狢”。】为味者口之奇，【◎

《通志》“为味”作“滋味”。◎官本《考证》曰：“为”字疑误。】文绣者身之饰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胡三省曰：言下至兵民之家，亦随俗好而事奢侈也。】内无担石之储，【◎宋本“担”作“儋”，《通鉴》作“甔”。◎胡注：○应劭曰：齐人名小瓮曰甔，受二斛。○晋灼曰：石，斗石也。○师古曰：甔，音都滥翻。】而出有绫绮之服，至于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赡，宜一生民之原，丰谷帛之业，而弃功于浮华之巧，妨日于侈靡之事，上无尊卑等级之差，下有耗财费力之损。【陈本“费”作“物”，误。】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采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五采之饰，足以丽矣。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丑妇；废华采，去文绣，未必无美人也，若实如论，有之无益废之无损者，何爱而不暂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使管、晏复生，无以易此。汉之文、景，承平继统，天下已定，四方无虞，犹以雕文之伤农事，【宋本“伤”作“妨”。】锦绣之害女工，开富国之利，杜饥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离疆，甲不解带，而可以不广生财之原，充府藏之积哉？”

晧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潘眉曰：草，谓草书也。】停立待之。覈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圣，受恩特隆。越从朽壤，蝉蜕朝中。熙光紫闼，青琐是凭。【◎钱大昕曰：凭，依字古作“冯”，本读如蓬，后转为符风切。此文以“凭”与

“庸”、“隆”、“中”、“风”、“崇”、“重”、“融”、“穹”为韵。“冯翊”之“冯”，唐人亦列东韵。】毖挹清露，沐浴凯风。效无丝氂，负阙山崇。滋润含垢，恩贷累重。秽质被荣，局命得融。欲报罔极，委之皇穹。圣恩雨注，哀弃其尤。猥命草对，润被下愚。不敢违敕，惧速罪诛。冒承诏命，魂逝形留。”

覈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余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覈疏救薛莹、韦曜，见莹、曜传。◎或曰：覈气稍静下，意更恳诚，所以卒免。呜呼，亦危矣！】天册元年以微谴免，数岁卒。曜、覈所论事章疏，咸传于世也。【◎《隋书·经籍志》：梁又有东观令华覈《集》五卷，录一卷，亡。◎《唐经籍志》：华覈《集》三卷。◎《艺文志》：五卷。◎严氏《全三国文》录存《车赋》、《奏荐陆胤》、《表荐陆祎》、《闻蜀亡诣宫门上表》、

《谏盛夏兴工疏》、《上农务禁侈疏》、《乞赦楼玄疏》、《上疏请召还薛莹》、《上疏救韦曜》、

《奉勅草对》，凡十一篇。】

评曰：薛莹称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畅；贺邵厉志高洁，【◎何焯曰：《御览》“高”作“贞”。】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覈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予观覈数献良规，期于自尽，庶几忠臣矣。然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耳。【◎潘眉曰：此汲古本评语如此。陈仁锡本云“然此数子，处无道之世，或显戮于殿廷，或赐死于遐荒，或诛夷于胤嗣，晧之恶浮于桀、纣，而止于亡国，犹存其躯，亦幸也夫”。陈本误改，不可从。南监本与汲古本同。◎梁章钜曰：○

《战国楚策》：朱英谓春申君曰：“今君处无妄之世，以事无妄之主。”○《左氏·昭七年·传》：匹夫匹妇强死。○注：强死，不病也。◎何焯曰：莹言既不及覈，冲又谓楼宜在先，故评家为之折衷。◎刘咸炘曰：王、楼、贺同为常侍，韦、华同为史官，又同以直谏被诛谪。观评语，盖薛莹《吴书》本以五人同传，莹之于此五人，亦犹承祚之于谯周、郤正也。◎或曰：无道富贵，尚以为耻，况至于杀其身乎！数子之趣，盖可知也。此传固表诸贤之华藻，亦示士君子以进退之节。呜呼，尚鉴兹哉！◎又曰：此传大约以守正致祸为主，而文采又其枝叶，此同传意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真仕人之律令也。】

三国志吧 点校小组

敬制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